



儒

藏



精華編四一冊  
經部禮類

# 儒藏



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儒藏.精華編.四一/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編.—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8. 11  
ISBN 978-7-301-11759-0

I. ①儒… II. ①北… III. ①儒家 IV. ① B22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18) 第 249915 號

書名	儒藏（精華編四一） RUZANG
著作責任者	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 編
責任編輯	王琳
標準書號	ISBN 978-7-301-11759-0
出版發行	北京大學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海淀區成府路 205 號 100871
網址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 北京大學出版社
電子信箱	dianjiwenhua@163.com
電話	郵購部 010-62752015 發行部 010-62750672 編輯部 010-62756449
印刷者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經銷者	新華書店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6 開本 68 印張 1055 千字
	2018 年 1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價	1200.00 元

未經許可，不得以任何方式複製或抄襲本書之部分或全部內容。

版權所有，侵權必究

舉報電話：010-62752024 電子信箱：fd@pup.pku.edu.cn

圖書如有印裝質量問題，請與出版部聯繫，電話：010-62756370



國家出版基金項目

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課題攻關項目





「十一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重大工程出版規劃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  
北京大學「九八五工程」重點項目



《儒藏》精華編第四一冊

首席總編纂 季羨林

項目首席專家 湯一介

總編纂 湯一介 龐樸 孫欽善 安平秋  
(按年齡排序)

本冊主編 彭林



## 《儒藏》精華編凡例

一、中國傳統文化以儒家思想爲中心。《儒藏》爲儒家經典和反映儒家思想、體現儒家經世做人原則的典籍的叢編。收書時限自先秦至清代結束。

二、《儒藏》精華編爲《儒藏》的一部分，選收《儒藏》中的精要書籍。

三、《儒藏》精華編所收書籍，包括傳世文獻和出土文獻。傳世文獻按《四庫全書總目》經史子集四部分類法分類，大類、小類基本參照《中國叢書綜錄》和《中國古籍善本書目》，於個別處略作調整。凡單書已收入入選的個人叢書或全集者，僅存目錄，並注明互見。出土文獻單列爲一個部類，原件以古文字書寫者一律收其釋文文本。韓國、日本、越南儒學者用漢文寫作的儒學著作，編爲海外文獻部類。

四、所收書籍的篇目卷次，一仍底本原貌，不選編，不改編，保持原書的完整性和獨立性。

五、對入選書籍進行簡要校勘。以對校爲主，確定內容完足、精確率高的版本爲底本，精選有校勘價值的版本爲校本。出校堅持少而精，以校正誤爲主，酌校異同。校記力求規範、精煉。

六、根據現行標點符號用法，結合古籍標點通例，進行規範化標點。專名號除書名號用角號（《》）外，其他一律省略。

七、對較長的篇章，根據文字內容，適當劃分段落。正文原已分段者，不作改動。千字以內的短文一般不分段。

八、各書卷端由整理者撰寫《校點說明》，簡要介紹作者生平、該書成書背景、主要內容及影響，以及整理時所確定的底本、校本（舉全稱後括注簡稱）及其他有關情況。重複出現的作者，其生平事蹟按出現順序前詳後略。

九、本書用繁體漢字豎排，小注一律排爲單行。

《儒藏》精華編第四一冊

經部禮類

周禮之屬

周禮正義(卷五十四—八十六)〔清〕孫詒讓

.....

## 周禮正義卷五十四

夏官司馬第四《鄭目錄》云：「象夏所立之官。馬者，

武也，言爲武者也。夏整齊萬物，天子立司馬，共掌邦政，政可以平諸侯，正天下，故曰統六師平邦國。」【疏】

「夏官司馬第四」者，阮元云：「唐石經作第七，非。」

《鄭目錄》云「象夏所立之官」者，司馬於六官爲第四，於四時當夏，故象之而稱夏官。《大戴禮記·千乘篇》

云：「司馬司夏，以教士車甲。」云「馬者武也，言爲武者也」者，《說文·馬部》云：「馬，怒也，武也。」《左》襄六

年傳，宋平公謂華弱爲司武。杜注云：「司武，司馬。」

《藝文類聚·職官部》引韋昭《辯釋名》云：「大司馬，馬，武也，大總武事也。」《白虎通義·封公侯篇》云：

「司馬主兵，不言兵言馬者，馬陽物，乾之所爲，行兵用焉。不以傷害爲文，故言馬也。」云「夏整齊萬物」者，

《鄉飲酒義》云：「夏之言假也。養之，長之，假之，仁也。」《釋名·釋天》云：「夏，假也，寬假萬物使生長

也。」養長與整齊義相成，故亦爲整齊萬物也。云「天子

立司馬，共掌邦政，政可以平諸侯，正天下」者，掌邦政，

《敘官》文。平諸侯，正天下，卽所以整齊之。此明象夏

立官之義。云「故曰統六師平邦國」者，平邦國，亦《敘

官》文。六師卽天子六軍，詳後疏。 周禮 鄭

氏注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

分職，以爲民極。乃立夏官司馬，使帥其屬

而掌邦政，以佐王平邦國。政，正也，政所以正不

正者也。《孝經說》曰：「政者正也，正德名以行道。」【疏】

「使帥其屬而掌邦政，以佐王平邦國」者，《大宰》六典云「四曰政典以平邦國」是也。 注云「政，正也，政所以正不

正者也」者，政正聲類同。《論語·顏淵篇》云：「政者，正也。」《釋名·釋言語》云：「政，正也，下所取正也。」《管子·正篇》云：「正之，服之，勝之，飾之，必嚴其令而民則

之，曰政。」案：此卽《鄭目錄》政可以平諸侯，正天下之義。

① 原脫「類」字，據楚本補。



引《孝經說》曰：「政者正也，正德名以行道」者，賈疏云：「是《孝經緯》文。亦是正者，先自正己之德名以行道，則天下自然正。引之以證正不正之事。」案：鄭凡引緯皆稱說，詳《大司樂》疏。

### 政官之屬：

大司馬，卿一人；小司馬，中大夫二人；軍司馬，下大夫四人；輿司馬，上士八人；行司馬，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六人，胥三十有二人，徒三百有二十人。輿，衆也。行，謂軍行列，晉作六

軍而有二行，取名於此。【疏】大司馬卿一人者，政官之正也。《書·顧命》成王召六卿，僞孔傳謂畢公爲司馬，《詩·淇奥》孔疏引鄭注同。又《毛詩·大雅·常武》傳云：「程伯休父始命爲大司馬。」並卽大司馬卿也。云小司馬中大夫二人者，政官之貳也。《大射儀》有司馬正，賈彼疏謂卽小司馬。又有司馬師，亦司馬之屬官也。云軍司馬下大夫四人者，政官之攷也。《國語·晉語》悼公使魏絳爲元司馬，在輿司馬之上，蓋卽此軍司馬，韋注亦云「中軍司馬」也。江永云：「晉制，敍軍將佐之後有司馬，猶

之軍司馬也。」云「輿司馬上士八人」者，《晉語》悼公使藉偃爲輿司馬，卽此官也。云「府六人，史十有六人，胥三十有二人，徒三百有二十人」者，賈疏云：「此序官從大司馬至府六人，其數與諸官同。自史以下則異，諸官皆云「史十二人，胥十二人，徒百二十人」，獨此官「史十有六人，胥三十有二人，徒三百二十人」，與諸官異者，以大司馬大摠六軍，軍事尚嚴，特須監察，故胥徒獨多。」注云「輿，衆也」者，《淮南子·兵略訓》云：「收藏於後，遷舍不離，無淫輿，無遺輜，此輿之官也。」許注云：「輿，衆也，候領輿衆在軍之後者。」賈疏云：「按《左氏傳》僖二十八年，晉侯聽輿人之誦，是輿爲衆之義也。」云「行謂軍行列」者，《毛詩·周南·卷耳》「實彼周行」，傳云：「行，列也。」云「晉作六軍而有二行，取名於此」者，賈疏云：「《左氏傳》十八年傳云：「晉侯作三行以禦狄。」注云「晉置上中下三軍，今復增置三行，以辟天子六軍之名」，以所加三軍者謂之三行。彼名軍爲行，取於此行司馬之名也。」易拔云：「左傳：魯會晉師于上鄆，輿帥受一命之服；晉享六卿于蒲圃，輿尉受一命之服。所謂輿者，車也。晉作三行以禦狄，其後晉中行穆子與無終及羣狄戰于太原，毀車爲行，所謂行者，徒也。成周師田之法，險野徒爲主，易野車爲主，於是設三司馬之

屬，專掌車與徒之任。」黃度亦云：「輿司馬掌車，行司馬掌卒，軍司馬兼掌之。」詒讓案：易氏據《左》成二年，昭元年傳證輿爲車，行爲徒，《左傳》杜注亦謂輿帥主兵車，其說可通。蔣載康、林喬蔭說亦同。竊疑《詩·唐風·彼汾沮洳》有公路、公行，①公路即輿之長帥，公行即行之長帥，與此輿行兩司馬義同。惜諸職并亡，無可質證，附著於此，以備一義。

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二千有五百人爲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爲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爲卒，卒長皆上士；二十有五人爲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爲伍，伍皆有長。軍、師、旅、卒、兩、伍，皆衆名也。伍一比，兩一間，卒一族，旅一黨，師一州，軍一鄉，家所出一人。將、帥、長、司馬者，其師吏也。言軍將皆命卿，則凡軍帥不特置，選於六官、六鄉之吏。自鄉以下，德任者使兼官焉。鄭司農云：「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故《春秋傳》有大國、次國、小國。又曰：『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周爲六軍，諸侯之大者三軍可也。』」

《詩·大雅·常武》曰：「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整我六師，以修我戎，既敝既戒，惠此南國。」大雅·文王·曰：「周王于邁，六師及之。」此周爲六軍之見于經也。《春秋傳》曰：「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此小國一軍之見於傳也。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故《春秋傳》曰：「廣有一卒，卒偏之兩。」《疏》「凡制軍」者，此經宋以來版本並不跳行，今從唐石經。孔繼汾謂若地官鄉老、鄉大夫、鄉吏之比是也。此王及邦國治軍之制及將吏爵等之差。制軍者，謂平時計戶任民以豫定其軍籍也。江永云：「春秋時，晉作一軍、二軍、三軍、行、新軍、六軍，魯作三軍、舍中軍，皆於平時作之爲中軍，爲上軍、下軍，人有所隸之軍，軍有所統之將。非待出軍時始作之。」案：江說是也。云「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者，一軍，五師之人數也。此軍師旅卒兩伍以下人數，《穀梁·襄十一年范注》、《左傳》昭八年杜注引《司馬法》文並同，彼本出於《夏官·官法》之遺也。《國語·齊語》、《管子》作內政，以萬人爲一軍。又《說文·車部》云「四千人爲軍」，亦與此經不合，未知所據。云「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者，《玉海·食

①「唐」，疑當作「魏」。

貨》引《三禮義宗》云：「天子六鄉六遂，故有十二軍，諸侯三鄉三遂，故有六軍，次國二鄉二遂，故有四軍，小國一鄉一遂，故有二軍。鄉爲正軍，遂爲副卒，故云天子六軍，諸侯大者三軍，次二軍，小一軍，皆據正軍而言，不數副卒。」賈疏云：「此大國次國小國者，皆以命數，同者軍數則同，則上公爲大國，侯伯爲次國，子男爲小國也。魯是侯爵，而《魯頌》云「公徒三萬」注云：「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大國三軍，合三萬七千五百人。言三萬者，舉成數也。」然當僖公之時，其實二軍，故襄公十一年「作三軍」，則前無三軍矣。若僖公時有三軍，則中間應有舍文。注《詩》爲三軍者，作詩之人舉魯盛時而言。若然，魯公伯禽之時則三軍矣。《魯語》季武子爲三軍，叔孫穆子曰不可，又云「今我小侯也」，明大侯之時有三軍矣。鄭荅林碩爲二軍之大數者，以實言之也。《白虎通義·三軍篇》云：「國必三軍何？所以成非常，伐無道，尊宗廟，重社稷，安不忘危也。三軍者何法？法天地人也。《穀梁傳》曰：「天子有六軍，諸侯一軍。」諸侯所以一軍者何？諸侯蕃屏之臣也，任兵革之重，距一方之難，故得有一軍也。」案：班引《穀梁》說者，據襄十一年傳云：「古者天子六師，諸侯一軍。」蓋師軍散文通稱。范注以六師爲萬五千人，非傳義也。古書說天子皆

六軍，惟侯國軍制，文多錯互。《公羊》隱五年何注云：「禮，天子六師，方伯一師，諸侯一師。」疑卽本《穀梁》說。《三略·中略》云：「諸侯二師，方伯三師。」則疑以方伯當大國，諸侯當次國，然又無小國。諸文竝與此經不合。《春秋經傳集解·爵國篇》又謂公侯大國四軍，其一軍以奉公家，凡口軍三；次國小國亦口軍三，但口數遞減；附庸則口師三。此制古所未聞，尤不足據。《周書·武順篇》云：「五伍二十五曰元卒。一卒居前曰開，一卒居後曰敦，左右一卒曰間，四卒成衛曰伯，三伯一長曰佐，三佐一長曰右，三右一長曰正，三正一長曰卿，三卿一長曰辟。」此疑亦論侯國三軍之制，其一元卒卽此經之兩，一伯卽此經之卒，數同而名異。自伯以上，各以三遞乘，至辟而領二萬四千三百人，則與此經大國三軍之數遠不相應，不足取證。云二軍將皆命卿者，江永云：「鄉出萬二千五百人爲軍。軍帥命卿，卽鄉大夫，亦卽王朝之六卿也。」詒讓案：六軍出於六鄉，其軍將以下，卽六鄉之吏也。至出軍征伐，則王於軍將之中，特命一人爲統帥，而鄉吏之中間有不任武事者，則或依爵秩易置之。六鄉制軍命將之法，蓋大略如是。其六遂及都鄙雖無豫定之軍籍，而或遇征伐事多，及師不功六軍不足用，則亦調發及之，其軍制及卒伍之等數，亦當與六



鄉略同。云「二千五百人爲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爲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爲卒，卒長皆上士」者，江永云：「州出二千五百人爲師，師帥中大夫卽州長也；黨出五百人爲旅，旅帥下大夫卽黨正也；族出百人爲卒，卒長上士卽族師也。」云「二十有五人爲兩」者，舊本並脱「有」字，惟唐石經作「廿有五人爲兩」，今據補。此以車一乘爲名也。《書·牧誓》敍孔疏引《風俗通》云：「車有兩輪，故稱爲兩。」蓋兩卽車一乘之名，故《毛詩·召南·鵲巢》傳云：「百兩，百乘也。」在軍則以五伍共衛一車，因謂二十五人爲兩。孔廣森云：「古者車戰，故賦輿之法以乘爲主。而《周禮》萬二千五百人爲軍，不言其車數。以《詩》考之，軍蓋五百乘，乘蓋二十五人。天子六軍，而《采芑》曰「其車三千」，魯僖公時二軍，而《閼宮》曰「公車千乘」，五百乘爲軍，是其明證。周法，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兩之言輛也，二十五人而車一輛。百乘成師，則二千五百人，五百乘成軍，則萬二千五百人。然此唯六鄉制軍之數如是。其郊遂以外，井地制賦所謂甸出長轂一乘者，與此不同。一案：孔說甚瑣。古說兵車卒伍，多誤援丘甸一乘七十五人之法，釋制軍之車乘。《詩·小雅·采芑》云「其車三千，師干之試」，鄭箋云：「戍車三千乘，其士卒皆有佐師扞敵之用。」《司馬

法》：「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宣王承亂，羨卒盡起。《孫子·作戰篇》云：「凡用兵之法，馳車千駟，革車千乘，帶甲十萬。」《古天保集注》引曹操云：「馳車，輕車也，駕馴馬。革車，重車也，言萬騎之重也。一車駕四馬，卒十騎一重，養二人主炊，家子二人主保固守衣裝，廩二人主養馬，凡五人，步兵十人。重以大車駕牛，養二人主炊，家子一人主守衣裝，凡三人也。帶甲十萬，士卒數也。」又引杜牧云：「《司馬法》曰：「一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廩養五人，樵汲五人。輕車七十五人，重車二十五人，故二乘兼一百人爲一隊。」又引張預云：「《曹公新書》云：攻車一乘，前距一隊，左右角二隊，共七十五人。守車一乘，炊子十人，守裝五人，廩養五人，樵汲五人，共二十五人。攻守二乘，凡一百人。」《李靖問對》引《新書》說同。今案：《孫子》曹注，家子二人，當作一人。依其說，則輕車一乘，卒步騎共二十人，又養、家子、廩共五人，通二十五人。其重車一乘，則惟有養二人，家子一人，共三人而已。而曹氏《新書》說，攻車每乘三隊，守車每乘一隊，隊各二十五人，攻車卽輕車，守車卽重車也。依《孫子注》說，則輕重車二乘，共二十八人，兩車各自有廩養等。依《新書》說，則輕重車二乘，共百人，輕車之

廩養，即以將重車。二書同出曹氏，而所計之數絕不同。攷《孫子注》，本以養二人主炊，此與《公羊》宣七年何注云「炊亨曰養」正合，自是古義，而家子與廩各自有所職。今張、李所引《新書》，乃以炊家子爲一，廩養爲一，竟似襲《孫子注》而失其句讀者，其不出曹氏殆無疑義。杜牧所說兵車一乘七十五人，與《采芑》箋引《司馬法》同；所說重車一乘二十五人，則自據曹氏《新書》說，與所引《司馬法》本不相冢，而後人乃并指爲《司馬法》佚文，不知先秦古書安得有「炊家子」句讀之謬哉！後人說車乘人數，並以杜說爲真出《司馬法》，莫能辨證，疏矣。金鶚駁鄭《詩箋》說云：「夫天子六軍，七萬五千人耳！今用一十八軍二十二萬五千人，古者用兵未有如此之多。王者起徒役，無過家人，而謂羨卒盡起，其不合者也。《閼宮》云「公車千乘，公徒三萬」。夫一乘七十五人，是千乘當有七萬五千人，何言三萬？此詩盛誇魯之疆，豈反少言之乎！鄭箋云：「大國三軍，合三萬七千五百人，言三萬者，舉成數也。」不知以三軍言，每乘七十五人，止須五百乘，與「公車千乘」不合。且凡舉大數，皆舉所近者，是三萬七千五百人，當言四萬，不應退減其數而言三萬也。其不合者二也。《孟子》言武王伐殷，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虎賁，甲士也。若每兩甲

士三人，則三百兩當止九百人；若統士卒言之，當有二萬二千五百人，何止三千。其不合者三也。《大司馬》軍、師、旅、卒、兩、伍，此戰陳不易之法，春秋時猶然。四兩爲卒，二兩則爲卒之半，配偶均齊。今以三兩爲一乘，則不得以四兩爲卒，推而上之，旅與師軍之法皆亂矣。其不合者四也。然則一乘七十五人，必不可用之戰明矣。《周官》言五伍爲兩，兩者，車一乘也。蓋兵車一乘，甲士十人，步卒十五人。甲士二伍，步卒三伍，士卒不相襍也。凡用兵，選其強壯有勇者爲甲士；又選其尤者使居車上，左人持弓矢，主射，右人持矛，主擊刺，中人主御，是爲甲首。《左傳》言「獲其甲首三百」。甲首者，甲上之首也，三百人則三百乘也。餘甲士七人，蓋在車之左右，步卒十五人，蓋在車之後也。以二十五人爲一乘，按之諸書皆合。方叔南征，車三千乘，每乘二十五人，三千乘得七萬五千人，是王六軍之制也。《春秋》襄十一年，「作三軍」，明以前無三軍。《閼宮》詩言「公徒三萬」，僖公時止二軍也，二軍二萬五千人，言三萬，舉大數也。抑或兼將重車者言之，每乘二十五人，則千乘適二萬五千人，是爲三軍；併將重車者計之，適三萬也。《孟子》言武王虎賁三千人，是甲士三千；每乘車甲士十人，故革車三百兩也。《韓非子》言武王素甲三千與紂

戰，亦一證也。又《左氏》閔二年傳云「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管子·乘馬》云「一乘四馬，自徒三十人奉車兩」，皆無不合《周官》伍兩卒旅之制，更無論矣。至《齊語》云「五十人爲小戎」，此乃管仲變易周制，然五十人是二十五人之倍，則即變法之中亦可以知古法也。《左》成元年疏謂「對敵布陳必用《大司馬》伍兩卒旅之法，非一乘車七十五人」，此足以證諸說之謬。案：金說尤覈。黃以周謂《周書·武順》二十五人爲元卒，即《詩》之元戎，亦足證孔、金之說。至兵車一乘各以重車一乘載任器，又兵車每乘有養、家子、廩五人，非即將重車之人，並當以《孫子注》說爲正，杜牧及李靖引曹氏《新書》說，不足據也。《司馬法》革車一乘士十人者，謂甲士，徒二十人者，步卒十五人加以廩養等五人也。將重車人，自有廩養三人，御及牽傍又不在此數，要不可以兵車之徒充之矣。廩養等五人雖亦通謂之徒，而不在正卒之數，故此經以二十五人爲兩，此與《魯頌》、《司馬法》文本無迕。《管子·乘馬篇》說徒三十人奉車兩，亦與《司馬法》同，《山至數》又云「二十七人而奉一乘」，七當爲五之誤，此蓋不兼廩養言也。至《孫子》「馳車騶中百人」，疑春秋以後侯國之別制，曹氏萬騎之說，尤非古制，與此經卒兩之數不能強合也。漢、唐諸儒釋車乘

人數，率牽於《司馬法》「一乘七十五人」之文，故《坊記》孔疏引《五經異義》，說以《魯頌》「公車千乘」謂大總計地出軍，「公徒三萬」謂鄉遂兵數，不知《魯頌》正是一乘三十人之制也。《司馬法》所謂一乘七十五人者，據《漢書·刑法志》及《詩·小雅·信南山》孔疏，乃都鄙計井出車之法，與出車一乘三十人者不同。杜牧、張預攷之不審，乃以一乘七十五人爲制軍出戰之常法，以傳合《孫子》之義，是合鄉遂比閭、都鄙丘甸爲一法，說皆必不可通。至《司馬法》丘甸出車徒之法，雖與鄉遂不同，而出軍則亦以二十五人爲一乘，與鄉遂無異。六鄉之士卒出於鄉里，而兵車、大車、馬牛出於官，將重車之人蓋出於四郊，六遂之士卒出於遂邑，車馬牛亦出於官，將重車之人蓋出於近遂之公邑，所謂出兵而不出車也。若都鄙，則車徒馬牛及將重車者竝出於丘甸，所謂出車而兼出兵也。蓋都鄙軍籍雖不豫定，至有事征調及之，則亦必以都鄙之卒，配都鄙之車，其不能易伍兩之制可知矣。互詳《小司徒》疏。又案：《左》隱十一年傳：「鄭伯使卒出穀，行出犬、雞，以詛射潁考叔者。」杜注云：「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行，行亦卒之行列。」則又以兩爲行，未知何據。云「兩司馬皆中士者」，江永云：「閭出二十五人爲兩，兩司馬，中士，即閭胥也。」云「五人爲伍」

者，《通典·兵》引司馬穰苴云：「凡立軍，一人曰獨，二人曰比，三人曰參，比參曰伍，五人爲列。」案：比參不能成列，故軍法必自伍始。云「伍皆有長」者，賈疏云：「伍長是比長下士，不言皆下士者，以衆多官卑，故略而不言也。」詒讓案：制軍始於伍，五伍而成一兩。以伍兩車乘之數計之，每軍蓋爲車五百乘，士萬二千五百人，凡軍將一人，師帥五人，旅帥二十五人，卒長百二十五人，兩司馬五百人，伍長二千五百人。六軍共車三千乘，士七萬五千人，凡軍將六人，師帥三十人，旅帥百五十人，卒長七百五十人，兩司馬三千人，伍長一萬五千人。大國三軍，車千五百乘，士三萬七千五百人；次國二軍，車千乘，士一萬五千人；小國一軍，車七百人，如每軍之數。其軍將以下，並如上國之制，其都數則依軍遞減也。此六軍三千乘，三軍千五百乘，二軍千乘，一軍五百乘，並立鄉制軍之籍，法有增減，如魯則初爲三軍，後減爲二軍，春秋時復增減不常；晉則初爲二軍，春秋初減爲一軍，後又增爲三軍，六軍是也。軍增則鄉亦增，軍減則鄉亦減，可以隨時改易。若計井出賦，則百井一乘，有一定之率。方千里者出車萬乘，方三百十六里有奇者出車千乘，地無加削則賦亦無贏縮。故公五百里，出賦可二千五百乘，而制三軍則止一千五百乘；伯三百里，

出賦止九百乘，而制二軍乃千乘；子二百里，出賦止四百乘，男百里，出賦止百乘，而制一軍乃皆五百乘。所以出賦少而出軍多者，軍以鄉制，一家出一人；賦以井計，八家出一人；兩法不相妨也。若然，五等之國，唯侯四百里，出賦與制軍皆千乘，爲偶合耳。是則制軍與出賦兩不相謀，而立鄉與計井之不能通爲一法亦明矣。注云：軍師旅卒兩伍，皆衆名也者，《小司徒》注義同。云「伍一比，兩一間，卒一族，旅一黨，師一州，軍一鄉，家所出一人」者，明一軍卽一鄉，一萬二千五百家所出也。賈疏云：「鄭以經伍兩卒旅師軍皆據在鄉內民數而言者，以其凡出軍皆據六鄉爲數，是以《小司徒》云「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是以鄭據在鄉之數而以家一人結之也。孔廣森云：「郊外之軍賦，馬牛、車輦、旗鼓、戈盾，皆出自私家。六鄉之軍，則自公家給之，於民無取焉。其車、車僕之所共也；其兵，司兵之所授也；其馬與牛，牧田、牛田之所秣也。所資於民者，家出一卒而已。」云將、帥、長、司馬者，其帥吏也者，將卽軍之師吏，帥卽師旅之師吏，長卽卒伍之師吏，司馬卽兩之師吏也。通言之，將帥司馬皆爲兵卒之長，故《書·牧誓》云「千夫長百夫長」，孔疏引鄭書注云：「師帥旅帥也。」云言軍將皆命卿，則凡軍帥不特置，選於六官、六鄉之吏者，以

六官之卿及六鄉之鄉大夫，並爲命卿。出軍時，則於此十二卿中選擇以爲軍帥也。《書·甘誓》：「大戰於甘，乃召六卿。」《毛詩·大雅·棫樸》及《禮記·曲禮》：「孔疏引鄭《書注》云：『六卿者，六軍之將。周禮六軍皆命卿，則三代同矣。』《續漢書·百官志》：『劉注引劉劭《爵制》云：『古者天子寄軍政於六卿，居則以田，警則以戰，素信者與衆相得也。故啓伐有扈，乃召六卿大夫之在軍爲將者也。及周之六卿，亦以居軍。在國也，則以比長、閭胥、族師、黨正、州長、鄉大夫爲稱；其在軍也，則以卒伍、司馬、將軍爲號，所以異在國之名也。』案：劉氏謂軍將即以六鄉大夫爲之，蓋據平時常法而言。《六韜·農器篇》亦云：『田里相伍，其約束符信也；里有史，官有長，其將帥也。』此並言鄉吏即可爲軍將也。賈疏云：『鄭云選於六官者，謂王朝六卿，此六軍之將，還選六卿中有武者爲軍將也。又別言六鄉之吏者，據六鄉大夫及州長、黨正、族師、閭胥、比長中有武者，今出軍之爵，還遣在鄉所管之長爲軍吏也。鄭必知還遣本長爲軍吏者，見《管子》云『因內政寄軍令』，且經並據在鄉時尊卑而言，故知因遣其鄉之官而領之也。是以《州長職》注云：『掌其戒令賞罰，則是於軍因爲帥。』自黨已下，注皆云因爲旅帥，因爲卒長。閭胥以下雖不言『因爲』，義可

知。江永云：『軍將皆命卿，如春秋時晉國之制，則是以六官之長爲軍將矣。然則元帥必家宰乎？觀宣王命將出師，有其人不必六卿之長，則亦惟王所命也。』黃以周云：『武王伐紂用三軍，誓曰：御事司徒、司馬、司空，是軍帥以正卿治事之埒證。』論讓案：《國語》：『說管子制齊上鄉十五，公帥五鄉爲中軍，國子、高子各帥五鄉爲左右。其制與此經不合，而以軌長、里有司、連長、鄉良人等帥其衆，則與此經鄉吏爲長帥略同。』又《魯語》：『叔孫穆子曰：『天子作師，公帥之以征不德。』』韋注云：『一師，謂六軍之衆也。公，謂諸侯爲王卿士者也。周禮軍將皆命卿。』據韋說，則彼公卽此經命卿也。云『自鄉已下德任者使兼官焉者，謂師帥以下軍吏，則專選鄉吏中州長以下德任者兼之，不選六官武攷以下官也。』賈疏云：『按《大司馬》云：『師都載旂，鄉遂載物。』鄭云：『鄉遂大夫或載旂，或載物，衆屬軍吏無所將。』則自鄉已下至伍長，有武德堪任爲軍之吏者乃兼官。兼官者，在鄉爲鄉官，在軍爲軍吏。若無武德不堪任爲軍吏者，則衆屬他軍吏，身不得爲軍吏，是無所將也。是以《詩》云：『韎韐有奭，以作六師。』鄭云：『諸侯世子除三年之喪，未遇爵

命，服土服而來時，有征伐之事，天子以其吏任爲軍將。」<sup>①</sup>是代爲軍將之事。則王朝之官有武德者，皆可代爲軍吏也。「鄭司農云：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故《春秋傳》有大國、次國、小國」者，明此三等侯國與《左傳》《春秋傳》同也。賈疏云：「《春秋》成三年：『冬十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公問諸臧宣叔曰：「中行伯之於晉，其位在？」孫子之於衛也，位爲上卿，將誰先？」對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上下如是，占之制也。衛在晉，不得爲次國。晉爲盟主，其將先之。丙午，盟晉；丁未，盟衛。」蓋指此爲大國、次國、小國也。」云「又曰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周爲六軍，諸侯之大者三軍可也」者，《左》襄十四年傳云：「晉侯舍新軍，禮也。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周爲六軍，諸侯之大者三軍可也。」杜注云：「成國，大國也。」案：鄭《王制》注以方五百里者爲大國，方四百里、三百里者爲次國，方二百里及百里者爲小國。賈疏本彼注義，謂公爲大國，侯伯爲次國，子男爲小國，晉侯爵，以霸主得置三軍，是謂侯未成國，三軍非其本制。《左傳》孔疏則據《大宗伯》「七命賜國」，注云「方四百里以上爲成國」，謂此經大國三軍，次國

二軍，小國一軍，當以公侯爲大國，伯爲次國，子男爲小國也。諸侯五等，唯有三等之命，伯之命數可以同於侯，其軍則計地大小，故伯國之軍不得同於侯也。是孔謂晉於正法得置三軍。今攷《大宗伯》注，本作「方三百里以上爲成國」，孔所據乃誤本也。然則彼注成國，本兼伯言之。竊疑《左傳》成國，亦當通公侯伯而言。彼云「不過半天子之軍」，明有不及半者亦得爲成國也。先鄭引《左傳》之意，或亦如是。但晉侯爵，爲次國，正法不得立三軍，則當如賈說，《魯頌》「公車千乘」，亦止二軍，卽其證也。又案：凡制軍之數，與鄉遂必相應。魯於正法，止有二軍；而《書·費誓》有「三郊三遂，則本有三軍」。《國語·魯語》韋注云：「魯伯禽之封，舊有三軍，其後削弱，二軍而已。不知何據。竊意魯初二軍，或伯禽特受褒賜，非常制也。其後世復侯國之常制，乃減爲二軍，故《穀梁》昭五年「舍中軍」，傳云「貴復正也」，范注云「魯，次國，舊二軍」是也。若《詩箋》以魯僖千乘爲卽三軍，則金鸞已糾其誤矣。引《詩·大雅·常武》曰：「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整我六師，以修我戎，既儆既戒，惠此南國」者，《釋文》云：「儆，本

①「吏」，《詩·小雅·瞻彼洛矣》鄭箋作「賢」。

亦作敬。」案：《毛詩》本作「敬」。毛傳云：「赫赫然，盛也。明明然，察也。」王命南仲於大祖，皇甫爲大師，鄭箋云：「南仲，文王時武臣也。顯著乎，昭察乎，官王之命卿士爲大將也，乃用其以南仲爲大祖者，今大師皇父是也。」使之整齊六軍之衆，治其兵甲之事。命將必本其祖者，因有世功，於是尤顯。大師者，公兼官也。敬之言警也，警戒六軍之衆，以惠淮浦之旁國，謂勅以無暴掠爲之害也。又引《大雅·文王》曰「周王于邁，六師及之」者，《大雅·棫樸》篇《文》，在《文王之什》，故引稱「文王」也。毛傳云：「天子六軍，鄭箋云：『于，往。邁，行。及，與也。』周王往行，謂出兵征伐也。二千五百人爲師。今王興師行者，殷末之制，未有《周禮》。《周禮》五師爲軍，軍萬二千五百人。賈疏云：「此經言軍，而《詩》云師者，此皆軍也。故鄭荅林碩云：『軍者兵之大名，軍禮重言軍，爲其大悉，故春秋之兵，雖有累萬之衆皆稱師。』《詩》云六師，卽六軍也。然軍旅卒兩皆衆名，獨舉師者，故《易·師·彖》云「師貞，丈人吉，无咎」，軍二千五百人爲師，丈之言長也，以法度爲人之長，故吉无咎。謂天子諸侯而主軍，軍將皆命卿，天子六軍，兵衆之名移矣。正言師者，出兵而多，以軍爲名，次以師名，少旅爲名，言師，舉中言之也。由此言之，故以師爲大名，不

言軍，爲其大悉，不言旅，爲其中，故以師表名，見其得中，兼上下。言多以軍爲名，謂征伐；次以師爲名，謂君行師從；少以旅爲名，謂卿行旅從之時也。」案：賈說是也。《棫樸》六師之義，傳箋不同。先鄭此注引彼六師，證此六軍，卽依毛義，後鄭不破之，則亦與毛及先鄭義同，與《詩》箋義異。《棫樸》孔疏亦駁箋說云：「鄭之此言，未是定說。《鄭志》「趙商問：『此箋引《常武》整我六師，宣王之時，又出征伐之事，不稱六軍而稱六師，不達其意。』荅曰：『師者，衆之通名，故人多云焉。欲著其大數，則乃言軍耳。』此正荅《常武》六師，而不申此箋之意，是其自持疑也。又臨碩并引《詩》三處六師之文，以難《周禮》，鄭釋之云：『春秋之兵，雖累萬之衆皆稱師，《詩》之六師謂六軍之師。』總言三文六師皆云六軍，是亦以此爲六軍之意也。」案：據孔說，則臨碩引《詩》六師以難此經之六軍，雖與《棫樸》箋說異，而以六師與六軍爲一，則同。鄭釋則正依毛說，與此注不破先鄭同，足證彼箋之不爲定論矣。又賈述《易·師·彖》義，卽後鄭《易》注佚文，《天府》疏及《棫樸》疏所引並略同。云「此周爲六軍之見于經也」者，于《釋文》作「於是也」，各本並誤。賈疏云：「此引《春秋》及《大雅·常武》與《文王》，皆是正經，故云之見于經也。」云「春



秋傳》曰：「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此小國一軍之見于傳也」者，于，亦當作「於」。賈疏云：「莊十六年傳文。」

以其新并晉國，雖爲侯爵，以小國軍法命之，故一軍也。云「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故《春秋傳》曰廣有一卒，卒偏之兩」者，賈疏云：「宣十二年，樂武子說楚之軍法云：『其君之戎，分爲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服氏云：『左右廣各十五乘，百人爲卒，言廣有卒爲承也。五十人曰偏，二十五人曰兩。』廣既有一卒爲承，承有偏，偏有兩，故曰卒偏之兩。」引之以證卒是百人，兩爲二十五人意也。案：據賈說，則服意蓋謂一廣有卒百人，是爲廣包一偏，偏包二兩，偏兩卽一卒之內所含之數。《左傳》杜注則云：「十五乘爲一廣。《司馬法》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車十五乘爲大偏。今廣十五乘亦用舊偏法，復以二十五人爲承副，依杜說，則以卒包偏，別以兩裨，卒一廣，凡一百二十五人。」李靖問對《釋》左傳》亦謂兩在卒外，而云五十人曰兩，每乘百五十人，與服、杜復異。先鄭義或當與服同也。一軍則

二府，六史，胥十人，徒百人。【疏】「二軍則二

府，六史，胥十人，徒百人」者，賈疏云：「此非常也。有軍則置之，無則已。府史不言府二人史六人，而逆言其數者，欲見所置非常，故倒言以見義也。」論讓案：六軍則十二府、

三十六史、六十胥、六百徒也。此皆在軍別置，與大司馬本屬之府、史、胥、徒在官府者異。

司勳，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

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故書勳作助。鄭司農

云：「助讀爲勳。勳，功也。此官主功賞，故曰掌六鄉賞地

之法以等其功。」【疏】司勳者，掌功賞之事，軍事所尤

重，故屬夏官。注云：「故書勳作助，鄭司農云助讀爲

勳」者，段玉裁云：「《說文·力部》曰：『勳，能成王功也。

助，古文勳也。』是助古文，勳小篆，實一字。司農當云助勳

古今字，而云「讀爲」者，時無助字，不敢定爲卽勳，寧從易

字之例也。員聲、熏聲聲類同在文魂部。至叔重乃定爲一

字，豈賈侍中說與？」云「勳，功也」者，《爾雅·釋詁》文。

云「此官主功賞，故曰掌六鄉賞地之法以等其功」者，據本

職文，證勳功之義也。

馬質，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賈四

人，徒八人。質，平也。主買馬，平其大小之賈直。

【疏】馬質者，賈疏云：「馬者主以供軍之用，馬質主平

馬賈買之，故亦列職居前也。然不使與校人相近而在此

者，平馬大小賈直，故使與量人相近故也。以其主馬，故屬

夏官 詒讓案：馬質兼掌給六軍之馬，與校人專掌王馬異，故與司勳掌六鄉賞地之官相次，而不屬校人。 注

云「質，平也」者，《地官·敘官·質人》注同。云「主買馬，平其大小之賈直」者，質人主平定物賈，此馬質亦主平定馬大小之賈直，故皆以質名官。

### 量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四人，徒八

人。量猶度也，謂以丈尺度地。【疏】量人者，掌建國

之法及邦國之地，與司馬制畿封國事相因，故亦屬夏官。

注云：量猶度也者，《說文·重部》云：「量，稱輕重

也。」引申之，以丈尺度度長短遠近亦通謂之量。《廣雅·

釋詁》亦云：量，度也。云：謂以丈尺度地者，《王制》云

「司空執度地」，注云：「度，丈尺也。」以其職掌建國之

法，量市朝、道巷、門渠等，皆是度地之事。

### 小子，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八人。小子

主祭祀之小事。【疏】小子者，掌小祭祀羞羊肆等，故列

羊人之前而屬夏官。 注云：小子主祭祀之小事者，即

薦羞及祈珥飾牲之事是也。

### 羊人，下士二人，史一人，賈二人，徒八

人。【疏】「羊人」者，此亦以五行象類屬夏官也。《庖人》

注云：「羊屬司馬，火也。」《月令》注云：「羊，火畜也。」又

《少牢饋食禮》「司馬封羊」，注引《尚書傳》云「羊屬火」。賈

疏云：「羊人在此者，以其職有掌羊牲及祭祀割牲等之事，

羊屬南方火，司馬火官，故在此。按《說卦》云「兌為羊」，注

云：「其畜好剛鹵。」又《易說》云：「大山失金雞，西嶽亡玉

羊。」玉羊者，西嶽之精，而羊不在西方者，羊有二義。按

《五行傳》云：「視之不明則有羊禍。」注云：「羊，畜之遠視

者，屬視。」故列在夏官，兌為羊，又屬西方也。」

### 司燿，下士二人，徒六人。故書燿為燹。杜

子春云：「燹當為燿，書亦或為燿，燿為私火。玄謂燿讀如

予若觀火之觀。今燕俗名湯熱為觀，則燿火謂熱火與？」

【疏】「司燿」者，此亦以五行象類屬夏官也。賈疏云：「在

此者，按其職有行火之政令，火屬南方，故在此也。」 注

云「故書燿為燹，杜子春云燹當為燿，書亦或為燿」者，燹燹

形近而誤。《說文·火部》云：「燹，取火於口，官名，舉火

曰燹。《周禮》曰「司燹掌行火之政令」。重文燹，或從口。

又云：「燹，所以然持火也。《周禮》曰「以明火熱燹也」。」

案：許於燹下引《司燹》文，燹下引《華氏》文，則許亦從杜

讀為燹矣。陳壽祺、呂飛鵬並謂燹有二義：其云取火於日

者，秋官之司烜也；云舉火曰燹，并引《司燹》經文，即此行

火之司燿也。案：陳、呂說是也。許所見《周禮》，蓋夏、秋二官並作燿字，與杜、鄭所校故書又微異。許意以取火於日爲燿之本訓，舉火爲別訓。秋官之司燿氏本訓也，此司燿爲別訓，故引此職文於舉火之後，明與前一義別也。《淮南子·氾論訓》：「拔之以燿火。」高注云：「燿火，取火於日之官也。」《周禮》司燿掌行火之政令，火所以被除不祥也。亦兼夏、秋二官爲訓，足與許書互證，亦詳《秋官·敘官》疏。黃以周云：「依《說文》，燿卽司烜氏之烜字，則司燿當從故書作『燿』。《記》曰『執燭抱燿』。四時抱燿變國火，故名其官曰司燿。」案：黃說亦通。又案：《說文》舉火曰燿，段玉裁謂卽秦漢燿火之制，呂氏春秋·本味篇：「高注亦以《周禮》司燿與燿火爲一，然於經無文，杜、鄭訓讀亦與燿火不合，蓋並不取之矣。」詳本職疏。云：燿爲私火者，段玉裁云：「爲，謂字之誤。私火者，對司烜祭祀之火而言。」賈疏云：「民間理爨之火爲私火。」論讓案：本職云：「凡祭祀則祭燿，則不專屬私火矣，故後鄭不從。」云：玄謂燿讀如予若觀火之觀者，此從杜校擬其音也。燿觀聲類同。予若觀火，書·盤庚文：「賈疏云：『盤庚告其羣臣，不欲徒而匿情者，予若觀熱也，我有刑罰如熱火可畏。』」孔安國以觀爲視，我觀汝情如視火，與鄭義異也。案：賈所述《書》

義，蓋本鄭《書注》。黃以周云：「鄭從子春、司農說，以燿烜爲二字，說與許異，故此注云『燿讀如予若觀火之觀』，彼注云『烜讀如衛侯燬之燬』，以別其音義之不同。」云：「今燕俗名湯熱爲觀，則燿火謂熱火與一者，段玉裁云：『此說其義也。燕俗名湯熱爲觀，此卽涓字，《說文》：『涓，澹也。』今俗語滾水是也。』」古音觀、涓、燿三字同音官。因湯熱爲涓，知熱火謂之燿。下文云：「四時變國火」，則不得訓爲私火，故易其義也。」案：段說是也。鄭以此燿字義訓難通，故引俗語以明之。賈疏謂對司烜明火爲冷火，誤。

掌固，上士二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固，國所依阻者也。國曰固，野曰險。《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疏】「掌固者，此官與司險掌疆，並掌畿疆守固之事，故亦屬夏官。」注云：「固，國所依阻者也。」《說文·口部》云：「固，四塞也。」《國策·秦策》云：「秦東有肴函之固。」高注云：「固，堅牢難攻易守也。此官掌脩城郭、溝池、樹渠之等，皆國所依阻以爲堅固之事也。」云：「國曰固，野曰險」者，《說文·自部》云：「險，阻難也。」賈疏云：「對下文司險是在野之義也。」以其「掌固職」云：「掌脩城郭、溝池、樹渠之固」，

並據國而言，《司險職》云：「周知山林川澤之阻，而達其道，皆據在野而言，故知在野曰險。」引《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者，賈疏云：「《易·坎卦·彖》云：『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引之證固是在國，王公設之以守國。若然，《易》云「王公設險」，險即此固，以其言王公設之，非是在野自然之險者也。是對文則險固異，散則險固通名也。

司險，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四十人。

掌疆，中士八人，史四人，胥十有六人，徒百有六十人。疆，界也。【疏】「掌疆」者，職闕。

《大司徒》云：「辨其邦國都鄙之數，制其畿疆而溝封之。」又《封人》云：「凡封國，封其四疆，造都邑之封域者亦如之。」是王國邦國都邑及九畿並有疆界，掌疆所掌蓋職其守備之事。胡匡衷云：「《左》恒十七年傳，齊人侵魯疆，疆吏來告。疆吏疑即掌疆也。」注云「疆，界也」者，《大司徒》注義同。

候人，上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史六人，徒百有二十人。候，候迎賓客之來者。【疏】「候

人」者，賈疏云：「按其職云：『各掌其方之道治，與其禁令，以設候人。』是候迎賓客之事。故《詩》云：『彼候人兮，荷戈與戣』，亦是武事，故在此也。論讓案：《淮南子·時則訓》「九月官候」，又《兵略訓》云：「前後知險易，見敵知難易，發斥不忘遺，此候之官也。」許注云：「軍候，候望者也。此別主行軍斥候之事，《國語·晉語》所謂候遮扞衛是也。《左》成二年傳，晉有候正，《晉語》又有元候，亦稱候奄，似皆與此不同，互詳本職疏。」注云「候，候迎賓客

之來者者，《說文·人部》云：「候，伺望也。此候人亦伺望賓客之來而迎之，故以爲名。據本職云，若有方治，則帥而致于朝，及歸送之于竟」，則候人兼主送賓客。故《毛詩·曹風·候人》傳云：「候人，道路送迎賓客者。」孔疏云：「案《秋官》，環人掌送迎邦國之賓客，以路節達諸四方；又掌訝掌待賓客，有賓客至，逆於境，爲前驅而入，及歸送亦如之。若候人主送迎賓客，而環人、掌訝又掌送迎賓客者，環人掌執節導引，使門關無禁；掌訝以禮送迎，詔贊進止；候人則荷戈兵，防衛奸寇；雖復同送迎，而職掌不同，故異官也。」

環人，下士六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環猶郤也，以勇力郤敵。【疏】「環人」者，賈疏云：「按其

職云「掌致師，察軍慝」，皆是軍師之事也，故在此也。」

注云「環猶卻也，以勇力卻敵」者，《說文·玉部》云：「環，璧也。」此借爲還字。《鄉飲酒禮》注云：「還猶退。」《廣雅·釋言》云：「卻，退也。」段玉裁云：「此環讀爲往還之還，《秋官·環人》讀爲環繞之環。」洪頤煊云：①「環通作環。《左氏》成二年傳「環甲執兵」，杜注「環，貫也」。下文「環四方之故」，亦謂其威武禦敵，與《秋官·環人》義別。」案：洪說亦通。

### 挈壺氏，下士六人，史二人，徒十有二

人。挈讀如絮髮之絮。壺，盛水器也。世主挈壺水以爲

漏。【疏】「挈壺氏」者，賈疏云：「按其職云：『掌挈壺以令軍井，挈轡以令舍，挈畚以令糧。』又云：『凡軍事，懸壺以序聚散。』皆爲軍事，故在此也。」注云「挈讀如絮髮之

絮」者，賈疏云：「《詩》云「摠角之宴」，毛傳云：「摠角，結髮。」此鄭依毛傳，絮卽結之義也。」段玉裁云：「絮髮猶束髮也。讀如絮者，擬其音也。《說文》曰：「挈，縣持也。」縣而持之曰挈，因以爲凡縣之名，挈壺、挈轡、挈畚是也。詒讓案：《釋名·釋姿容》云：「挈，結也，束也，束持之也。」鄭《大學》注云：「絮猶結也，挈也。」是挈絮結聲義並

通。云「壺，盛水器也」者，壺以盛酒，亦以盛水，所盛雖異，其形制蓋略同，詳《司尊彝》疏。云「世主挈壺水以爲漏」者，《喪大記》注云：「壺，漏水之器也。」賈疏云：「以其稱氏，此則官有世功，則以官爲氏，故以世主解之也。」案：挈壺水爲漏事，詳本職注。凡官名氏者，鄭、賈並以世官爲釋，義未塙，詳《天官·敘官》及《考工記敘》疏。

射人，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疏】「射人」者，《大射儀》注云：「司馬，政官，主射禮。」故此官掌射法，亦屬夏官也。云「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下士八人」者，射人之長，《檀弓》謂之射人師。又凡行射禮，以射人爲射正。《大射儀》有大射正，注云：「射人之長」，蓋若此下大夫二人。又有小射正，蓋若此上士四人，下士八人等。但彼侯國之制，爵次當遞降一等耳。

服不氏，下士一人，徒四人。服不，服不服

之獸者。【疏】「服不氏」者，此官掌教擾猛獸，與田狩之事相通，故屬司馬；又贊射事，故冢射人而次之。注云

①「煊」，原作「烜」，據楚本改。

「服不，服不服之獸者」者，猛獸桀犖不可馴服，此官主教授之，故以服不爲名。《逸周書·周祝篇》云：「山之深也，虎豹貔貅，何爲可服。」即此服不之義。

### 射鳥氏，下士一人，徒四人。【疏】「射鳥

氏」者，此官掌射鳥，又射掌取矢，與服不氏相類，故次其後。

### 羅氏，下士一人，徒八人。能以羅罔捕鳥

者。《郊特牲》曰：「大羅氏天子之掌鳥獸者。」【疏】「羅氏」者，此官掌捕鳥，掌畜掌養鳥，職掌並與射鳥氏相類，故次其後。注云「能以羅罔捕鳥者」者，《釋文》捕作搏，云「本又作捕」。案：搏捕古今字，詳《小司徒》疏。《說

文·罔部》云：「羅，以絲罟鳥也。古者芒氏初作羅。」《爾雅·釋器》云「鳥罟謂之羅」，郭注云「謂羅絡之」。《毛詩·

王風·兔爰》傳云「鳥網爲羅」，孔疏引李巡云：「鳥飛，張網以羅之。」案：凡捕鳥、捕獸、捕魚，並有用罔，此官專掌捕鳥，故以羅氏名官。析言之，則羅專爲捕鳥之罔；通言之，則凡罔並得稱羅，《大司馬》云「羅弊」是也。引《郊特牲》曰：「大羅氏天子之掌鳥獸者」者，賈疏云：「按彼云：『大羅氏，天子之掌鳥獸者也，諸侯貢屬焉。』彼大羅氏則此

羅氏爲一。彼稱大，對諸侯；此直曰羅氏，此無所對，故不稱大。此職唯羅鳥，不主獸，彼兼言獸者，諸侯所貢鳥獸屬焉，則兼掌所貢之獸也。」詒讓案：《呂氏春秋·仲秋紀》高注引此經，大羅氏掌獻鳩杖以養老，亦兼據《禮記》文。

### 掌畜，下士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

十人。畜謂斂而養之。【疏】注云「畜謂斂而養之者，

《釋名·釋言語》云：「畜，養也。」斂謂收聚之。此官掌養鳥，故取蕃養爲義，與《庖人》六畜字異。

### 司士，下大夫二人，中士六人，下士十

有二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疏】「司士下大夫二人」者，賈疏云：「以其職云「掌

以德詔爵，以功詔祿」，與《大司馬》云「進賢興功」同，故列職於此也。」詒讓案：《大戴禮記·盛德篇》云：「賢能失官爵，功勞失賞祿，爵祿失則士卒疾怨，兵弱不用，曰不平也，不平則飭司馬。」亦足證司士屬夏官之義。《燕禮》、《少牢饋食禮》並有司士，《文王世子》云「其在外朝，則以官司士爲之」，是侯國亦有此官。《左》成十八年傳，說晉有司士，則即後司右，與此職異。云「中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者，《少牢饋食禮》有司士贊者，蓋即此中士以下是也。

諸子，下大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

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諸子，主公卿大夫士

之子者，或曰庶子。【疏】「諸子」者，掌國子之倅，又以軍

法治之，故亦屬司馬。又國子之選備宿衛，給侍從者，謂之

士庶子。凡庶子之班敘，次於命士，並此官掌之，故次司士之後。

注云「諸子主公卿大夫士之子者」者，以其職云

「掌國子之倅」，國子即公卿大夫士之子，不分適庶也。云

或曰庶子者，據《文王世子》云「庶子之正於公族者」。鄭

彼注云：「庶子，司馬之屬，掌國子之倅，為政於公族者。」

是此諸子亦稱庶子也。《燕義》載此《諸子職》文亦稱庶子。

又書·康誥云：「矧惟外庶子訓人」，偽孔傳云：「在外掌

衆子之官，主訓民者。」蓋亦以此諸子官為釋，互詳本職疏。

胡匡衷云：「諸庶訓皆為衆，諸子庶子皆掌國子，國子衆

多，故云諸，或言庶，諸庶通名。」俞正燮云：「《宮伯》、《外

饗》、《酒正》、《司士》、《象胥職》庶子在士下，《大僕職》御庶

子在僕下。《掌客職》云：「王巡狩，國君致從者，士眡諸侯

卿，庶子眡諸侯大夫。庶子從王，禮在士從王下。朝大夫

序官，庶子八人列在士府史下。《燕禮》、《大射禮》有庶子

執燭階上。《大射儀》「獲者執薦，庶子執俎從之，設於乏

南」，與服不氏徒四人等。至《夏官》諸子，則下大夫二人，

中士四人，蓋諸子庶子名同而事異。《文王世子》之庶子及

後世太子王侯庶子官，與《夏官》諸子通，此一庶子也。《燕

禮》、《大射儀》之庶子，與《周官》凡所正名庶子者同，此又

一庶子也。《管子·戒篇》云「中婦諸子」，亦言女使賤役。

《新序·雜事》五云：「胡亥置酒饗羣臣，召諸子，諸子賜食

先罷。胡亥下階視羣臣陳履狀善者，因行踐敗而去，諸子

聞見之者莫不太息。」是諸子先食而侍饗，為近侍小臣，或

亦名諸子，與諸子官無涉。一案：俞說甚覈。此經通例，凡

王族及公卿大夫之士子弟，其人學者為國子，國子之備宿

衛，侍從於王者，為士庶子。此諸子者，掌國子、庶子之官

也。《象胥》、《掌客》二職及《燕禮》載庶子禮秩咸在士下，

故司士掌士，此官掌庶子，二官相次。以其掌庶子，故《燕

禮》謂之庶子正。《文王世子》及《燕義》之庶子即庶子正，

亦即此諸子官也。《燕禮》、《大射儀》之稱庶子者，卑於庶

子正及此經所稱士庶子，則皆此官所領之屬及所掌之人，

兩者雖微不同，然《燕義》之庶子本通正屬言之，與此經義

不迕也。互詳《宮伯》疏。

司右，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四人，史

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右謂有勇力之士，充王

車右。【疏】「司右士二人」者，賈疏云：「王車之右，執干戈以衛王，亦是武事，故在此也。」治讓案：本職云「掌羣右之政令」，則此官司衆乘車兵車之右，職重員多，故《司士》謂之大右。然王五路之右，則非其所屬，故不列諸右之前。蓋左右雖亦選於羣右，而爵秩特尊，戎右中大夫，齊右下大夫，司右爵止上士，僅與道右相等，明不與彼爲長也。又《左》成十八年傳云：「荀賓爲右，司士屬焉。」孔疏引服虔，以爲司士主右之官，謂司右也。彼晉官制，與此經名異。注云，右謂有勇力之士，充王車右者，賈疏云：

「其職云『國之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屬焉』，鄭云『選右當於中』，是用勇力充之者也。」案：《御覽·兵部》引《五經要義》云：「國君及元率戎車，將在中央當鼓，御者在左，勇力之士執戈在右。」彼據王侯元帥戎車法也。乘車則尊者居左，御居中。尋常兵車，將卒所乘，與乘車同，而右則常充車右。是中左有時更易，右則有常位，故以右爲名也。詳後疏。

虎賁氏，下大夫二人，中士十有二人，府二人，史八人，胥八十人，虎士八百人。不言徒，曰虎士，則虎士徒之選有勇力者。【疏】「虎賁氏」

者，此官與旅賁氏、節服氏並勇力之士，掌王出入先後儀衛之事，故亦屬司馬而次司右之後。《樂記》注云：「賁，憤怒也。」書·牧誓：「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僞孔傳云：「勇士稱也。若虎賁獸，言其猛也。皆百夫長。」《風俗通義·正失篇》說《書》「虎賁」云：「言猛怒如虎之奔赴也。」《漢書·百官公卿表》顏注云：「賁讀與奔同，言如猛獸之奔。」《北堂書鈔·設官部》引漢官儀云：「虎賁，言其猛怒如虎之奔走。占有勇士孟賁，改奔曰賁，蓋依此是也。」沈約《宋書·百官志》說略同。盧文弨云：「《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旅賁氏》『掌執戈盾夾王車而趨』，『凡祭祀、會同、賓客則服而趨』，『軍旅則介而趨』，皆以趨爲言者，以賁即奔也，古字本通用。《詩·邶風·鶉之奔奔》，<sup>①</sup>襄二十七年《左氏傳》、《禮記·表記》俱作「賁賁」。《宋志》乃以爲王莽輔政，以占有勇士孟賁，故以奔爲賁，說殊無典據。」王引之云：「虎賁有爲宿衛之臣者，《夏官》『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立政》『綴衣虎賁』，《顧命》『虎賁百人』是也。有爲士卒武勇之稱者，《孟子·盡心篇》『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二千人』，《楚策》『秦虎賁之士百

①「邶」疑當作「鄘」。



餘萬」是也。虎賁是士卒，故云三千，云百餘萬，若《周禮》之虎賁氏，但有虎士八百人而已，不得如是之多也。《書·牧誓序》：「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三百人當為三千人，因上文三百兩而誤也。《呂氏春秋·簡選篇》：「武王虎賁三千人，簡車三百乘」，《費因篇》：「武王選車三百，虎賁三千」，《史記·周本紀》：「武王率戎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人數皆作三千，不作三百。蓋一車十人，古人有此兵制。閔二年《左傳》：「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車一乘，卒十人，故革車三百兩得有虎賁之卒三千人，不得云三百人也。乃《孟子》趙注既誤以虎賁為小臣，《書序》傳又沿虎賁三百人之誤，而以虎賁為百夫長，皆考之不審也。一案：王說是也。《牧誓》、《孟子》所言虎賁，皆指兵車之甲士而言，故《樂記》謂之虎賁之士。古制兵車一乘，甲士十人，互詳前疏。云「下大夫二人，中士十有二人」者，即宿衛虎士之長帥，《書·顧命》所謂虎臣也。彼僞孔傳又謂齊侯呂伋為天子虎賁氏，即此下大夫也。注云「不言徒曰虎士，則虎士徒之選有勇力者」者，賈疏云：「以其在胥下，例皆是徒，今不言徒而曰虎士，明先是徒之選有勇力者，乃為之以當徒處。」

### 旅賁氏，中士二人，下士十有六人，史

二人，徒八人。【疏】旅賁氏者，賈疏云：「言旅見其衆，言賁見其勇。」《漢書·百官公卿表》顏注云：「旅，衆也。賁與奔同，言為奔走之任也。」案：《國語·魯語》云：「天子有虎賁，習武訓也；諸侯有旅賁，禦災害也。」又《楚語》，左史倚相述衛武公曰：「在輿有旅賁之規。」然則天子有虎賁，又有旅賁，諸侯唯有旅賁，不得有虎賁也。

### 節服氏，下士八人，徒四人。世為王節所衣服。

【疏】注云「世為王節所衣服」者，賈疏云：「以其著服與王為節而稱氏，故知官有世功，則曰官族。然凡稱氏者，鄭雖不釋為世功，但注有詳略，從可知也。」案：此官掌王之冕服，故以節服為名。賈謂著服與王為節，非也。又經官名凡稱氏者，亦不必皆世官，鄭說未塙，詳《春官·敘官》疏。又案：《書·立政》有「綴衣虎賁」，僞孔傳云「掌衣服」。孔疏以《大僕》「掌正王之服位」為釋，殊不塙。竊疑綴衣即節服氏，故與虎賁同舉矣。

### 方相氏，狂夫四人。方相猶言放想，可畏怖之貌。

【疏】「方相氏狂夫四人」者，亦武士之類，故亦屬司馬而次虎賁諸官之後。狂夫無爵，蓋與虎賁虎士同。《左》閔二年傳「狂夫阻之」，孔疏引服虔云：「方相之士，蒙玄衣

朱裳，主索室中敵疫，號之爲狂夫。一國語·晉語·韋注說同。注云「方相猶言放想，可畏怖之貌」者，《釋文》云：「放，本或作旆。」案：放想言仿佛想象也。《說文·人部》云：「仿，相似也。」《漢書·禮樂志》「相放悲」，顏注云：「放悲猶髣髴也。」方與放仿旆，相與想，聲類並同。

### 大僕，下大夫二人；小臣，上士四人；

祭僕，中士六人；御僕下士十有二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僕，侍御於尊者之名，大僕其長也。【疏】大僕者，賈疏云：「凡言僕御者，是武衛之事。又《大僕職》『凡軍旅田役贊王鼓』，是凡僕御皆連類在此也。」云「小臣上士四人，祭僕中士六人，御僕下士十有二人」者，賈疏云：「大僕以下四官因仍同府史之等者，大僕以下至御僕，乃是別職同官，故共府史胥徒也。詒讓案：凡諸職同府史胥徒者，爲同官府。《燕禮》注謂天子大僕、小臣、祭僕、御僕皆同官，故大僕《射人職》謂之僕人。《左》僖二十四年，襄三年傳，並謂御僕爲僕人。

《大射儀》有僕人正、僕人師、僕人上，注云：「僕人正，僕人之長。師其佐也，士其吏也。」彼經又有小臣正，小臣師，注云：「小臣師，正之佐也。正相君，出入君之大命。」《燕禮》

亦有小臣師，注云：「師，長也。小臣之長一人，猶天子大僕，正君之服位者也。」案：鄭彼注於僕人正師不云何官，而於小臣正師並引《大僕職》爲釋。賈《燕禮》疏遂謂諸侯兼官，有小臣無大僕。依其說，則僕人、小臣止是一官，何以《大射經》二官並舉？且僕人、小臣又各有正有師，則是四等，必非小臣一官明矣。今以《左傳》攷之，成六年，晉有僕大夫，昭十二年，楚有正僕人，蓋即僕人正。而僕人師，《檀弓》又作卜人師，《左傳》孔疏及《禮記》釋文並謂即此大僕，則諸侯自有大僕之官，不盡以小臣兼也。以意求之，疑《大射儀》僕人正即此大僕下大夫，僕人師即此御僕下士，小臣正即此小臣上士，小臣師即此祭僕中士。侯國亦備此四官，但爵當降於王臣耳。蓋大僕、御僕同稱僕人，此經及《左傳》既有可據，而《喪大記》云：「君夫人之喪，小臣復」，與《祭僕》「大喪復于小廟」之文亦相應，則祭僕、小臣二職可互通之明證。要以別職同官，故長屬大小不嫌通稱矣。互詳本職疏。

注云「僕，侍御於尊者之名」者，《左傳》文十八年杜注云：「僕，御也。」《說文·人部》云：「僕，給事者。」是凡侍御給事於尊者，通名爲僕。此大僕、祭僕、御僕、隸僕等，並取侍御爲名。御僕於王尤親近，故又稱御。《射義》引《逸詩》云「御于君所」，注云：「御猶侍也。」胡匡

表云：「大僕、小臣皆侍從之官，與僕馭官別。」《周禮》有大僕、小臣等官，又別有大馭中大夫，與戎僕、齊僕、道僕、田僕、馭夫皆掌馭車。《左傳》諸侯有僕人，又別有戎御等官，其職各不相通。《漢書·百官公卿表》云：「大僕，秦官，掌輿馬。」注引應劭云：「周穆王所置也，蓋大御，衆僕之長，中大夫也。」是秦制以大僕掌輿馬，而後之言官制者，遂誤合兩職爲一矣。」案：胡說是也。此大僕自是侍御之官，周初建國卽設之，非穆王所置也。至秦改以僕夫爲大僕，則與此名同職異，應說殊誤。云「大僕其長也」者，謂與小臣、祭僕、御僕、隸僕三官爲長也。《書敘》云：「穆王命伯冏爲周大僕正。」正長義同。僞孔傳云「大僕，大御，中大夫」，則謂卽後大馭，非也。又《續漢書·百官志》「大僕」劉注引干寶云「若漢侍中」。案：干蓋以職事相近，故以爲況。《書·立政》云「王左右常伯常任」，《文選》劉琨《荅盧諶詩》李注引揚雄《侍中箴》，又《藉田賦》注引應劭《漢官儀》，《古文苑》胡廣《侍中箴》，並以常伯常任爲漢侍中。以干注參互證之，常伯常任或卽此大僕之屬與？《立政》又有綴衣，孔疏謂卽大僕，則未塙。

隸僕，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此吏而曰隸，以其事褻。【疏】「隸僕」

者，賈疏云：以僕皆在此，故亦在此。但所掌事褻，故別官職，不屬大僕。一案：賈說非也。隸僕亦當屬大僕，但不同官耳。注云「此吏而曰隸，以其事褻」者，事褻，謂若

本職云「掌五寢之掃除糞洒之事」，及「王行洗乘石」等，並是勞褻之事。賈疏云：「此經言下士二人，卽是吏。按《秋官》有罪隸已下，是奴稱隸；以其掌褻，故與賤同稱隸也。」

弁師，下士二人，工四人，史二人，徒四人。弁者，古冠之大稱。委貌、緇布曰冠。【疏】「弁師」

者，掌冕弁諸首服，以亦是服御之事，故次諸侍御官之後。但弁師不與司服同屬春官，又不與屨人同屬天官，其義難通。賈疏謂以夏物長大而盛壯，人年長大乃冠以象夏，故不同司服在春官，而在此也。」其說亦未塙。云「工四人」者，爲弁冠及治弁飾等之工，若《考工記》韋氏、玉人、雕人之屬是也。注云「弁者古冠之大稱」者，《說文·兒部》

云：「兗，冕也。周曰兗，殷曰吁，夏曰收。从兒，象形。重文并，或兗字。案：弁卽弁之隸變。又《說文·儿部》云：「冠，弁冕之總名也。」《士冠禮》鄭注云：「弁名出於槃，槃，大也，言所以自光大也。」《白虎通義·緇冕篇》云：「弁之爲言攀也，所以攀持其髮也。」《釋名·釋首服》云：「弁如兩手相合拊時也。」鄭意，析言之，古首服有冕、弁、冠三者

制別：通言之，則冕弁皆爲冠，冕冠亦得言弁，故此官兼掌冕弁而特以弁爲名也。云「委貌，緇布曰冠」者，賈疏云：「此一者對皮弁、爵弁、六冕，惟曰冠。若散文亦得言弁，故《司服》云『凡田冠弁服，凶事服弁服』，皆得言弁也。」詒讓案：此謂對文則冠與冕弁別也。《士冠禮》云：「始冠，緇布之冠也。大古冠布，齊則緇之。」所謂緇布冠也。委貌者，《司服》之冠弁服，鄭《士冠禮》注以爲卽玄冠，詳《司服》疏。

司甲，下大夫二人，中士八人，府四人，

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甲，今之鎧也。司

甲，兵戈盾官之長。【疏】「司甲」者，以下至藥人六官，並

掌戎器之官，故亦屬司馬。云「府四人」者，掌甲兵之藏，

《樂記》云「車甲衅而藏之府庫」是也。注云「甲，今之

鎧也」者，《釋名·釋兵》云：「鎧猶塏也，塏，堅重之言也。

或謂之甲，似物有孚甲以自禦也。」《廣雅·釋器》云：「函、

甲、介，鎧也。」《書·費誓》孔疏云：「《世本》云『杼作甲』。

宋仲子云：『少康子杼也。』經典皆言甲，秦世以來始有鎧

之文。古之作甲用皮，秦漢以來用鐵。鎧字從金，蓋用鐵

爲之，而因以作名也。」武億云：「鄭蓋以漢制況之，謂漢名

甲爲鎧。其實用皮用金，在古並有此制。《管子·地數篇》：「葛盧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爲劍鎧矛戟。」蚩尤已以金作鎧。《韓子》「其工之戰，鐵鉞矩者及乎敵，鎧不堅者傷乎體」。此又在蚩尤以前已云鎧，鎧所從來遠矣，非自後世爲然。春秋時此制益廣，《吳越春秋》「王僚乃被棠鐵之甲」。又《戰國策》「當敵則斬堅甲盾，鞮鍪、鐵幕」，劉氏云「謂以鐵幕爲臂脛之衣」。《呂氏春秋·貴卒篇》：「趙氏攻中山，中山之人多力者曰吾丘鳩，衣鐵甲，操鐵杖以戰。」則甲用金與革，古蓋兼之。諸說妄爲區分，其義非也。」案：武說是也。賈疏說亦與孔同誤。云「司甲，兵戈盾官之長」者，賈疏云：「以其此官下大夫，又在上，已下皆士官，故云長也。」

司兵，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疏】「司兵」者，《說文·奴部》云：

「兵，械也。」案：古者五戎通曰兵。

司戈盾，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

四人。戈，今時句孑戟。【疏】「司戈盾」者，《文王世子》

注引此官作「司戈司盾」，分爲二官，蓋記憶之誤。注

云「戈，今時句孑戟」者，《治氏》注及《書·顧命》孔疏引鄭

《書注》、《文選》、東京賦薛注，義並同。《治氏》注又云：「戟，今三鋒戟也。」鄭謂戈戟二兵，漢時同名戟。其句子者，乃占之戈也。《釋名·釋兵》云：「戈，句子戟也。戈，過也，所刺擣則決過，所鉤引則制之，弗得過也。」《方言》云：「戟，楚謂之釵。凡戟而無刃，秦晉之間謂之釵，或謂之鎮，吳揚之間謂之戈。東齊、秦、晉之間，謂其大者曰鏐胡，其曲者謂之鉤釵鏐胡。」郭注云：「釵，取名於鉤釵也。鉤釵鏐胡即今雞鳴鉤釵戟也。」案：釵字字通。《治氏》先鄭注以胡爲子，然則鄭意蓋謂句子即句胡也。賈疏云：「按《冬官·治氏》爲戈戟，戈則兩刃，長六尺六寸，戟則三刃，長丈六尺。形既不同，鄭云「戈句子戟」而爲一物解之者，鄭舉漢法以況之，漢時見戈有旁出者爲句子，亦名胡子，故號戈爲句子戟也。」案：鄭、賈說戈戟形制，與古不合，詳《治氏》疏。

司弓矢，下大夫二人，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司弓矢，弓弩矢箠官之長。【疏】注云：司弓矢，弓弩矢箠官之長者，賈疏云：司弓矢下大夫，已下繕人、藁人皆士官，故得與之爲長也。論讓案：《大射儀》云：「賓之矢則以授矢人於西堂

下。」胡匡衷謂《司弓矢職》曰「大射燕射共弓矢」，與彼矢人相當是也。矢人蓋即此官之屬，與《考工記》矢人爲工別。

繕人，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繕之言勁也，善也。

【疏】「繕人」者，此官與藁人並掌爲弓弩矢箠之官，皆司弓矢屬官，故《燕禮記》謂繕人爲弓人，詳本職疏。注云

繕之言勁也，善也者，《曲禮》云：「急繕其怒」，注云「繕讀曰勁」，是繕與勁通。《毛詩·鄭風·叔于田·狡》「繕甲治兵」，箋云「繕之言善也」。又《一切經音義》引《三蒼》云：

「繕，治也，繕之言善也。」《華嚴經音義》引《珠叢》云：「凡治故造新，皆謂之繕也。」《管子·輕重甲篇》云：「弓弩多匡軋者，而重藉於民奉繕工。」即此繕人之工也。

藁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鄭司農云：藁讀爲芻藁之藁，箭幹謂

之藁。此官主弓弩箭矢，故謂之藁人。【疏】注鄭司農云

藁讀爲芻藁之藁，箭幹謂之藁者，舊本作藁字，明注疏本又皆作藁，並未是。今依段玉裁，黃丕烈校，下二字從藁。段云：「箭幹謂之藁，芻藁字之引伸也。《說文》：

「藁，稈也。稈，禾莖也。」司農云「讀爲」，蓋經作枯藁字，從

木，同於《地官》，而司農易爲藁從禾也。」阮元云：「枯藁之藁从木，讀爲芻藁之藁，則易其字矣。禾藁者，草也，箭幹亦草也，故箭幹之藁卽禾藁引伸之義也。作枯藁字，則無義矣。藁，枯也，又木名也。易爲藁字，而後曰箭幹謂之藁，注例如此。倘作「謂之藁」，則不當言讀爲藁矣。凡枯槁字，苦浩切；凡禾槁字，古老切。《經典釋文》以及各韻書皆如此。此經《釋文》曰「藁，古老反」，依鄭易字之音也。」案：段、阮說是也。此官故書作藁，而先鄭讀爲藁；《地官·敘官·藁人》故書作藁，而先鄭讀爲藁。二職注正相反，而其以正字讀借字，例則一也。藁藁字，經本多互譌，詳《地官·敘官》疏。賈疏云：「按《冬官·矢人》云「以其筈厚爲之羽深」，後鄭云「筈讀爲藁，謂矢幹，古文假借字」。」云「此官主弓弩箭矢，故謂之藁人」者，藁，亦當從段校作藁。賈疏云：「此藁人非直掌矢藁，兼主弓弩矢箠等，而云藁人者，以藁爲主耳。」

### 戎右，中大夫二人，上士二人。右者，參

乘。此充戎路之右，田獵亦爲之右焉。【疏】「戎右」者，此官與齊右、道右爲五路之右，以掌車馬之事，故屬司馬。此五右不列司右之後而在此者，以右與馭爲聯事，故列大馭之前也。注云「右者參乘」者，右，舊本並作「占」，蓋涉

下齊僕注而誤，今依注疏本正。《齊右》注云：「陪乘，參乘，謂車右也。」《月令》注云：「人君之車，必使勇士衣甲居右而參乘。」賈疏云：「若在軍爲元帥，則將居鼓下，將在中，御者在左。若凡平兵車，則射者在左，御者居中。若在國，則尊者在左，御者亦中央。其右是勇力之士，執干戈常在右，故云右者參乘也。」論讓案：《書·甘誓》云：「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僞孔傳云：「左，車左，左方主射。右，車右，勇力之士執戈矛以退敵。」《詩·魯頌·閟宮》箋云：「兵車之法，左人持弓，右人持矛，中人御。」續漢·百官志：「劉注引劉劭《爵制》：說古車戰兵車，車大夫在左，御者處中，勇士居右。此平兵車三人共乘之法。」《鄭風·清人》箋云：「兵車之法，將居鼓下。」《左》成二年傳，說鞏之戰云：「晉解張御郤克，鄭丘緩爲右。郤克傷於矢，未絕鼓音。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此將在中當鼓下，御當左輪，是元帥兵車三人共乘之法。《公羊》成二年傳謂齊頃公在軍居車左，與禮家說不合，非也。凡乘車法，與平兵車同，尊者在左。一車之上，乘者與御，得右而三，故卽謂右爲參乘。《左》文十八年傳云：「齊懿公使邴歌僕，閭職驂乘。」杜注云：「一僕，御也。」

驂乘，陪乘。《服問》云：「君之母非夫人，則羣臣無服，唯近臣及僕、驂乘從服。」並以車右爲驂乘，驂參字通。兵車又有四人共乘之法，乘者與御、右之外，其一人卽謂之驂乘。《左》文十一年傳云「侯叔夏御莊叔，繇房甥爲右，富父終甥驂乘」是也。云「此充戎路之右」者，戎路卽革路也。《左》桓八年傳，楚伐隨，「鬬丹獲其戎車，與其戎右少師」。以是戎車之右，故與車俱獲矣。云「田獵亦爲之右焉」者，謂兼充木路之右也。《齊右》注亦云「戎右兼田右」。賈疏云：「按《巾車》王路有五，按下文僕亦有五，惟此戎右已下有三，不見玉路、祀路之右，又不見木路、田路之右，故以田戎相類，齊祀相因，以類相兼，故戎右兼田右，齊右兼祀右。若然，僕有五，不兼者，僕難於右，是以六藝之中有五御，而不言右也。按《巾車》，玉路居前，戎路在後。此右在前，又戎右中大夫，齊右下大夫，道右上士，戎右官又尊者，夏官主事尚威武，故戎右居前，使官尊也。」

### 齊右，下大夫二人。充玉路、金路之右。

【疏】注云「充玉路金路之右」者，《巾車》云「玉路以祀，金路以賓」，此官兼充二車之右。賈疏云：「充玉路爲主，故云齊。按《曲禮》云「立如齊」，注「齊謂祭祀時」。則齊雖施於祭前，當祭時亦名齊，故得兼金玉二路。而鄭不言，亦以

其齊同故也。」案：賈說非也。齊車以金路爲主，故本職注亦云：「齊車，金路，王自整齊之車也。齊右與齊僕同車，而有祭祀之事，則兼玉路之右。」蓋金玉二路雖同右，而馭則齊僕專馭金路，其玉路別爲大馭所掌，明齊右充金路是其正，玉路自是兼充。賈謂充玉路爲主，非鄭旨也。王朝覲會同必齊，詳後疏。

### 道右，上士二人。充象路之右。【疏】注云「充

象路之右」者，本職注云「道車，象路也，王行道德之車」是也。賈疏云：「在朝所以行道，是以名車爲道車。不兼而官卑者，以其上四事簡，故使兼，此道右每日視朝行事繁，故不兼，以其事卑於齊戎之等，故官職卑也。」

### 大馭，中大夫二人。馭之最尊。【疏】「大馭

中大夫二人者，此官與戎僕、齊僕、道僕、田僕爲五路之馭，與右同掌車馬之事，故家諸右而次之。此大馭卽玉路駕種馬之僕夫也。《校人》云：「六繫爲廐，廐一僕夫。是五馭爲王路之馭，而兼爲廐長。種馬廐，故有中大夫二人。彼注謂別有僕夫上士之官，非也，詳《校人》疏。又案：依《校人》，良駕六馬，皆以師領圉，以趣馬領圉師，以馭夫領趣馬，以僕夫領馭夫，以校人領僕夫，則此五路之馭及馭夫，並校人之屬。而列於其前者，蓋以馭右類次於此，

與全經長屬尊卑相次者不同，亦變例也。」

注云：馭之

最尊者，賈疏云：「以其御玉路以祀，以是特尊，不與下同名僕，而謂之大馭也。若然，戎右在前尚威武，此戎僕在後者，以其僕雖駕馭為難，仍非武事，故退戎僕於後，進大馭於前也。仍尊戎僕在齊僕之上，而使中大夫為之，與戎右尊卑同也。」

戎僕，中大夫二人。馭言僕者，此亦侍御於

車。【疏】「戎僕中大夫二人」者，此即戎路駕戎馬之僕夫也。亦二廐，廐中大夫一人。

注云：馭言僕者，此亦侍

御於車者，賈疏云：「上大夫已下言僕，並是侍御之官稱僕；今此馭車之人亦言僕者，在車亦是侍御之類，故云亦侍御於車也。」詒讓案：戎僕亦謂之戎御，又曰御戎。《國語·晉語》云：「知欒糾之能御以和於政也，使為戎御。」韋注云：「戎御，御公戎車。」《左》成十八年傳云：「弁糾御戎，使訓諸御知義。」又桓二年傳：「曲沃武公伐翼，韓萬御戎。」杜注云：「御戎，僕也。」

齊僕，下大夫二人。古者王將朝覲會同，必

齊，所以敬宗廟及神明。【疏】「齊僕下大夫二人」者，此即

金路駕齊馬之僕夫也。亦二廐，廐下大夫一人。齊僕亦稱

乘馬御，左成十八年傳云：「程鄭為乘馬御。」杜注云：「乘馬御，乘車之僕也。」孔疏謂當此齊僕是也。

注云：古

者王將朝覲會同必齊，所以敬宗廟及神明者，賈疏云：「按《曲禮下》注云：「春夏受贊於朝，受享於廟，秋冬一受之於廟。」是朝覲敬宗廟。按《覲禮》及《司儀》，會同之時，設方明於壇上，設六玉以禮方明之神，是會同敬神明。《巾車》云：「金路建大旂以賓」，則金路主為賓路。賓路則諸侯與王行朝覲會同之禮，故鄭以朝覲會同以釋齊也。」詒讓案：齊有注以齊車為王自整齊之車者，齊成與整齊義同。又案：朝禮春、夏亦當受摯於廟，詳《大宗伯》疏。

道僕，上士十有二人。王朝朝莫夕，主御王

以與諸臣行先王之道。【疏】「道僕上士十有二人」者，此即象路駕道馬之僕夫也。道馬亦二廐，宜用僕夫二人，而有上士十二人者，以王朝夕燕出入其事尤繁，故於每廐一僕夫之外，增設員數，使得更番休息，備空闕也。賈疏云：

「按上齊右已下至齊僕皆二人，唯戎右與道僕人數多者，則戎右有所斬殺，故《左氏傳》晉縛秦囚，萊駒為右，使萊駒斬之，故人多也；道僕所以特多者，以朝夕在朝，來往駕脫，難而且煩，故人最多也。」

注云：「王朝朝莫夕」者，本職

云「掌馭象路，以朝夕燕出入」，注云「朝夕，朝朝莫夕」是



也。云「主御王以與諸臣行先王之道」者，御當作「馭」。凡五馭字，經注並作馭，與侍御字異，各本並誤。此釋象路名道車之義。《道右職》注云「王行道德之車」，與此注義同。

田僕，上七十有二人。【疏】田僕上七十有

二人者，此即田路駕田馬之僕夫也。亦於二廐僕夫二人之外，增設員數，與道僕同。賈疏云：「人亦多者，王有四時之田，兼有園囿遊獵及取鮮獸之等，亦是事繁而難，故亦特多也。」

馭夫，中士二十人，下士四十人。【疏】

「馭夫」者，即武車、使車、從車之馭，而兼爲繫長，以其爲僕夫之屬官，故次其後。賈疏云：「馭夫總六十人，按《校人》：『三乘爲阜，阜一趣馬，三阜爲繫，繫一馭夫。』則馬三十六匹，一馭夫。計良二千一百六十匹，則六十馭夫。又駕六麗一師，六師一趣馬，六趣馬一馭夫，則一馭夫主四百三十二匹。駕千一百九十六匹則馭夫三人，并前六十三人。與此不合者，蓋此《序官》脫一人也。案：經中下士共六十人，即良馬五種十廐之馭夫也。其駕馬二廐之馭夫，經無文，賈依注說議補三人，未知是否。

校人，中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下士十

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校之爲言校也，主馬者必仍校視之。校人，馬官之

長。【疏】「校人中大夫二人」者，此官主馬，爲左右校之

長，而兼領五馭馭夫，故列僕馭及養馬諸官之間。《左》哀

三年傳云「校人乘馬」，則魯亦有此官。校人之長亦稱校

正，《周書·大武篇》云「校正厲御」，《左》成十八年傳云「弁

糾御戎，校正屬焉」。又襄九年傳云「命校正出馬」，杜注云

「校正，主馬官」，孔疏謂當此校人。案：依本職則僕夫屬

校人，而《左傳》以校正屬戎御，疑晉制與周異也。云「府四

人者，《韓非子·亡徵篇》云「私門之官用馬府之世」，馬府

蓋即校人之府也。注云「校之爲言校也，主馬者必仍

校視之」者，宋余仁仲本、言校、校視兩校字並作「校」。

釋文云：「校人字從木。若從手旁作，是比校之字耳。

今人多亂之。注「校之」、「校人」同。段玉裁云：「案此釋

文，則「校人」、「校之」從木，「言校」、「仍校」從手。後人因

《說文》無從手之字，遂槩從木。」錢大昕云：「《說文·手

部》無校字。漢碑木旁字多作手旁，此隸體之變，非別有校

字。六朝俗師妄生分別，而陸亦從而和之，偵到甚矣。《孟

子》「徹者徹也」，《禮記》「齊之言齊也」，皆以義釋名，非有

異文。案：錢斥陸本之誤是也。盧文弨說同。凡秦漢古書，以義訓名，不嫌同字，此例甚多。據《釋文》，蓋六朝時寫本經注互校字，或皆作從手之校。陸氏於經從校，注則正其，而仍其，不悟其皆譌體，亦其疏也。然陸意注，言校、校視，並為比較之義，則不誤。《國語·晉語》章注云：「仍，數也。仍校視之，言數考校閱視之，以審馬之阜蕃肥健與否。賈疏謂鄭讀從《曲禮》、《少儀》「效馬」、「效羊」之效，取效見之義，則誤。又案：《漢書·司馬相如傳》

顏注云：「養馬稱校人者，謂以木為欄校以養馬耳，故呼為閑也。」焦循云：「師古解校人是也。《廣雅·釋木》云：「校，柴也。」哀四年《公羊傳》：「亡國之社蓋掩之，掩其上而柴其下。」《媒氏》注云：「亡國之社，奄其上而棧其下。」是柴即棧，亦校即棧也。《管子·內業篇》：「傳馬棧者最難：先傳曲木，曲木又求曲木，曲木已傳，直木無所施矣；先傳直木，直木又求直木，直木已傳，曲木亦無所施矣。」蓋編木圍其四面，用以畜馬，則為馬棧，亦即為校為閑。」案：顏、焦說是也。本職云：「六廄成校，校有左右。」是校為馬廄之總名，與閑義略同。此官掌左右校之馬，即以名官，本職自明。此注校視之義，與經不甚合。至《孟子·萬章篇》：「說鄭子產使校人畜生魚於池，趙注云：「校人，主池

沼小吏。」彼侯國下吏，與此官名偶同，固迴不相涉也。云「校人，馬官之長」者，賈疏云：「與下趣馬至圉人為長，有事皆取長官法度。」

### 趣馬，下士，阜一人，徒四人。趣馬，趣養

馬者也。鄭司農說以《詩》曰「蹶惟趣馬」。【疏】趣馬下士阜一人者，自此至圉人六官，並掌養馬，屬於校人，故次其後。《校人》云：「三乘為阜。」沈彤云：「十二匹為阜，駕馬與良馬同。」論讓案：阜，阜之譌別，詳《大司徒疏》。此阜為廄櫪之名。《方言》云：「櫪，梁、宋、齊、楚、北燕之間或謂之櫪，或謂之阜。」郭注云：「養馬器也。」《周書·羅匡篇》云「阜畜約制」，孔注云：「阜，廄別名。」《莊子·馬蹄篇》云「編之以阜棧」，《釋文》引崔譔云：「阜，馬閑也。」《呂氏春秋·權勳篇》云，猶取之內阜而著之外阜也，高注云：「阜，櫪也。」《史記·鄒陽傳》集解引《漢書音義》云：「阜，食牛馬器，以木作如槽也。」案：阜蓋閑廄之小者。此趣馬每阜一人，據良馬言之。若駕馬則與此異。依《校人職》良馬駕馬之數計之，良馬每種一廄，凡三十六阜，趣馬三十六人；五種十廄，凡一百八十阜，趣馬百八十人。駕馬，依經文，八麗一師，八師一趣馬，八趣馬一馭夫，三之為趣馬二十四人。更以三乘為阜計之，二十四趣馬凡馬三

千七十二匹，爲七百六十八乘，三百五十六皐。是一趣馬掌十皐，尚餘十六皐無所隸，合良驚十二廐，凡趣馬二百四人也。依鄭注義，良馬數如經不改，驚馬並破八爲六，則驚馬每皐圉師一人，六圉師一趣馬，六趣馬一馭夫。三之爲趣馬十八人，每一趣馬有六皐，合良驚十二廐，凡趣馬一百九十八人也。又案：《月令·季秋》說天子教田獵，云「命七驪咸駕」，注以七驪爲即趣馬。《呂氏春秋·季秋紀》高注說同。《蔡中郎集·月令問答》云：「問者曰：『《令》曰七驪咸駕，今日六驪，何也？』」曰：「本官職者，莫正於《周官》。《周官》天子馬六種，種別有驪，故知六驪。《左氏傳》晉程鄭爲乘馬御，六驪屬焉，無言七者，知當爲六也。」《月令》孔疏引皇氏則云：「天子馬有六種，又有總主之人，并六驪爲七。」案：此經趣馬各掌其皐，無總主之人。至蔡引《左》成十八年傳六驪，則非天子之制。彼杜注云：「六驪，六閑之驪。《周禮》諸侯有六閑馬。蔡、杜皆據此經，而義互異，恐皆不塙。」云「徒四人者，亦據良馬每皐之數也。徒掌在皐養馬，故古書亦通謂之皐。」《左》昭七年傳云「士臣皐」，此徒亦爲下士之屬，與彼正相應。《史記索隱》引韋昭云：「皐，養馬之官，下士也。」司馬貞云：「養馬之官，其衣皐也。」二說並不足據。依《校人職》，良馬十廐，徒七百

二十人，驚馬二廐，一千二十四人，通一千七百四十四人也。依鄭義，驚馬十八，趣馬爲百八，皐徒四百三十二人，良驚通一千一百五十二人也。注云「趣馬，趣養馬者也」者，《說文·走部》云：「趣，疾也。」又《馬部》云：「驪，廐御也。依許說，此趣即驪之段字。《後漢書·張讓傳》李注云：「驪，養馬人。」《國語·楚語》說齊有驪馬繡，即趣馬官也。鄭則就趣字本義釋之，謂養馬事繁，此官董督令促疾也。說與許蓋小異。《書·立政》亦作趣馬。云「鄭司農說以《詩》曰蹶惟趣馬」者，《小雅·十月之交篇》文。引以證彼趣馬即此官也。惟今《詩》作「維」。鄭彼箋云：「蹶，氏。趣馬，中士也，掌王馬之政。」孔疏謂言中士者字誤。

阮元云：「《毛詩》作「維」，三家詩作「惟」，《釋文》出「蹶惟」二字。賈疏引注作「惟」是也。諸本作「維」，非。」

巫馬，下士二人，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賈二人，徒二十人。巫馬，知馬祖、先牧、馬社、馬步之神者。馬疾若有犯馬則知之，是以使與醫同職。

【疏】「巫馬下士二人，醫四人」者，此即醫治疾馬之官。天子馬六種，十二閑，其數特多，故別設醫官，不并入獸醫。賈疏云：「巫知馬崇，醫知馬疾，故連類在此也。」云「賈」

人者，賈疏云：「治馬死生，須知馬價，故有賣人也。」

注云：巫馬，知馬祖、先牧、馬社、馬步之神者，馬疾若有犯焉則知之，是以使與醫同職者，馬祖、先牧、馬社、馬步，並見《校人職》。鄭意此官掌治馬疾而名巫者，以馬疾或由犯神，當使巫禳治之，故巫醫兩有也。俞樾云：「巫馬職，但云『掌養馬疾而乘治之，相醫而藥攻馬疾』，無一字及祭，然則巫馬非巫也。巫猶醫也。」楚辭·天問篇：「化為黃熊，巫何活焉？」王逸注曰：「言鮫死後，化為黃熊，入於羽淵，豈巫醫所能復生活。」是巫醫古得通稱。蓋醫之先亦巫也，《說文·西部》曰「古者巫彭初作醫」是也，故《廣雅·釋詁》曰「醫，巫也」。其字亦或從巫，《爾雅·釋地》「醫無閭」，《釋文》曰「李本作醫」是也。巫馬即馬醫，因其所屬有醫四人，故於其長，尊之曰巫耳。」案：俞說是也。

牧師，下士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主

牧放馬而養之。【疏】牧師者，此官為牧馬官之長，故稱

師也。注云「主牧放馬而養之」者，謂放馬於牧地而養

之。牧人掌養六牲，此牧師專主養馬，亦稱牧者，六牲得通稱也。

廋人，下士，閑二人，史二人，徒二十

人。廋之言數。【疏】廋人者，亦省稱廋，聘禮記云

「盼肉及廋車」，注云：廋，廋人，是也。云：下士，閑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者，沈彤云：「下士及史每閑二人，天子十二閑，則二十四人；徒每閑二十人，則二百四十人。」

注云：廋之言數者，釋文出數也。二字，是陸本數下有「也」字。明監本亦有。《廣雅·釋詁》云：「廋，數，取也。」廋、數，數，聲義並相近。此廋人掌十二閑之馬政，亦取校數之義也。《郊特牲》：「帝牛必在滌三月」，鄭注云：「滌，牢中所搜除處也。」彼《釋文》載一本「搜」作「廋」。孔疏云：「搜謂搜掃清除，故《周禮》掌養馬者謂之廋人。」案：孔說與鄭此注異，而義亦通。

圉師，乘一人，徒二人。圉人，良馬匹

一人，駕馬麗一人。養馬曰圉。四馬為乘。良，善

也。麗，耦也。【疏】圉師乘一人，徒二人者，依《校人

職》，良馬五種十廐，共馬二千一百六十匹，為五百四十乘。

凡圉師五百四十人，徒一千八十人。駕馬二廐，依經文，馬

三千七十二匹，一千五百三十六麗，七百六十八乘。八麗

一圉師，凡一百九十二人，徒三百八十四人。合良駕十二

廐，凡圉師七百三十二人，徒一千四百六十四人。依鄭讀，

駕馬一千二百九十六匹，六百四十人麗，三百二十四乘。六麗一師，則圉師一百八人，每乘徒二人，則六百四十八人。合良駕，共圉師六百四十八人，徒一千七百二十八人。云「圉人，良馬匹一人，駕馬麗一人」者，《九章算術音義》引《字林》云：「駕，駘也。」依《校人職》，良馬五種十廐，圉人匹一人，凡二千一百六十人。駕馬二廐，圉人麗一人，依經文凡一千五百三十六人，合良駕十二廐，凡圉人三千六百九十六人。依鄭讀，駕馬圉人凡六百四十八人，合良駕十二廐，凡二千八百八人也。《左》莊三十二年傳，魯有圉人桀，《史記·魯世家》作鄧扈樂。《公羊》宣七年何注云：「養馬者曰扈。」扈卽圉人也。注云，養馬曰圉者，本職先鄭正義同。《說文·卒部》云：「圉，一曰圉人，掌馬者。」《左》昭七年傳云：「馬有圉，牛有牧。」杜注云：「養馬曰圉，養牛曰牧。」此經養馬有圉師，又有牧師，掌牧地者。牧圉對文則異，散文亦通。云「四馬爲乘」者，本職先鄭注云：「四匹爲乘。」《管子·乘馬篇》云：「一乘者，四馬也。」乘四馬，故《校人》云「乘馬一師四圉」。云「良，善也」者，《玉府》注同。云「麗，耦也」者，《說文·鹿部》云：「麗，旅行也。」引申爲兩偶之稱。《小爾雅·廣言》云：「麗，兩也。」《詩·鄘風·干旄》孔疏引王肅云：「夏后氏駕兩謂之麗。」《廣雅·釋詁》云：「麗，耦也。」《方言》云「麗，數也」，郭注云：「偶物爲數。」麗麗數字並通。《校人》注亦同。

麗。《廣雅·釋詁》云：「麗，耦也。」《方言》云「麗，數也」，郭注云：「偶物爲數。」麗麗數字並通。《校人》注亦同。

### 職方氏，中大夫四人，下大夫八人，中

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十有六人，胥十有六人，徒百有六十人。職，主也，主四方之職貢者。

職方氏，主四方官之長。【疏】「職方氏中大夫四人」者，洪

适《隸釋》載漢樊毅《脩華嶽碑》，引《周禮·職方氏》「畢謂之西嶽」。案：職識聲類同，疑漢經師或有讀職爲識者，義亦得通也。賈疏云：「在此者，司馬主九畿，職方制其貢，事相成，故在此。官尊而人多，以其共天下人民貢賦之事，事繁故也。」注云「職，主也」者，《亨人》注同。云「主四方之職貢者」者，本職云「制其職各以其所能，制其貢各以其所有」是也。《曲禮》云：「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注亦訓職爲主，云「是伯分主東西者」。此官與彼異，而職方訓義同。云「職方氏主四方官之長」者，與上下方氏至擇人等十官爲長也。

土方氏，上士五人，下士十人，府二人，史五人，胥五人，徒五十人。土方氏主四方邦國之土地。【疏】「土方氏者，自此至形方氏五職，並掌四方

也。《詩·鄘風·干旄》孔疏引王肅云：「夏后氏駕兩謂之麗。」《廣雅·釋詁》云：「麗，耦也。」《方言》云「麗，數也」，郭注云：「偶物爲數。」麗麗數字並通。《校人》注亦同。

疆域教治之官，故類列於此。

注云「土方氏主四方邦

國之土地」者，俞樾云：「土當讀爲度。此官主相度四方，故曰度方氏。其職云『以土地相宅』，注曰『土地猶度地』，是鄭意正以土爲相度之度。乃於此注曰『主四方邦國之土地』，又似以本字讀之者，失之矣。土度古通用，說見《大司徒》。」案：俞說是也。

懷方氏，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懷，來也，主來四方之民及其物。

【疏】注云「懷，來也」者，《爾雅·釋言》文。云「主來四方之民及其物」者，亦據本職文。

合方氏，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合方氏主合同四方之事。【疏】注

云「合方氏主合同四方之事」者，《小行人》注云「合，同也」。

訓方氏，中士四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訓，道也，主教道四方之民。【疏】

注云「訓，道也」者，《爾雅·釋詁》文。云「主教道四方之民」者，《說文·言部》云：「訓，說教也。」訓道卽教道。本職云「正歲則布而訓四方」，明取教道四方之民，故名訓方氏也。

形方氏，中士四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形方氏主制四方邦國之形體。

【疏】注云「形方氏主制四方邦國之形體」者，《遂人》云：「以土地之圖經田野，造縣鄙形體之灋。」注云：「形體謂制分界也。」《司馬法·仁本篇》云：「以土地形諸侯。」此官主正邦國之封疆，故亦以形方爲名，猶營國謂之體國矣。

山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疏】「山師」者，此官與

川師、遯師並掌邦國土地名物之官，故次職方諸官之後。賈疏云：「按其職云：『掌山林之名，辨其物與其利害，而頒之于邦國，使致其珍異之物。』按《王制》云『名山大澤不以封』，故天子立山師，以遙掌之使貢，故與職方亦連類在此也。」

川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遯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遯，地之廣平者。【疏】

注云「遯，地之廣平者」者，《爾雅·釋地》云：「廣平曰原。」

《詩·小雅·公劉》孔疏引李巡云：「廣平，謂土地寬博而平正也。」釋名·釋地云：「廣平曰原。原，元也，如元氣廣大也。」案：違、原古今字。經例用古字作「違」，注例用今字當作「原」，詳《大司徒》疏。

匡人，中士四人，史四人，徒八人。匡，正

也。主正諸侯以法則。【疏】「匡人」者，此官與擇人主巡行邦國論達教治之官，故次諸掌上地官之後。注云

「匡，正也」者，《爾雅·釋言》文云：「主正諸侯以法則」者，據本職文。

擇人，中士四人，史四人，徒八人。擇人，

主擇序王意，以語天下。【疏】注云「擇人，主擇序王意以語天下」者，《釋文》云：「擇與探同。」案：擇者，擲之隸變。

《說文·手部》云：「擲，揆也。揆，遠取之也。」據許書，則

擇、揆義同而字異。《爾雅·釋詁》云：「探，取也。」謂探取

王之志意，序述之以語天下也。俞樾云：「據其職云：『掌

誦王志，道國之政事，以巡天下之邦國而語之。』曰誦，曰

道，曰語，皆言說之義，疑擇字當讀爲譚。《說文·言部》：

「談，語也。」無譚字。蓋古或假擇爲談，因又變其字作譚

耳。莊子·則陽篇「夫子何不譚我于王乎」，《釋文》引李

注曰：「譚，說也。」案：俞說亦通。

都司馬，每都上士十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都，王子弟所封及三公采地也。司馬主其軍賦。

【疏】「都司馬每都上士十二人」者，此官與家司馬及春官之都宗人、家宗人、秋官之都士、家士，皆都家私臣之受命於王者也。《左》昭二十年傳，楚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大子建，即此。以其掌采地軍賦，得以職事自達於王朝，故亦以事類附列《夏官》之末，而實非大司馬之屬官也。鄭唯以家司馬爲家臣，而以都司馬爲王臣，則王國但置一官以總治都家之軍賦足矣，何必每都爲設官於國乎？賈疏謂上士已下王自以臣爲司馬，遙掌都內，亦沿鄭說之誤。注云

「都，王子弟所封及三公采地也」者，鄭意此都唯據大都言之，不含小都也。賈疏云：「不通卿大夫者，按《司裘》云：

「諸侯則共熊侯、豹侯，卿大夫則共麋侯。」卿不入諸侯之

中，故知義然。」案：此都亦當兼小都卿之采地言之，注疑

有悅文，賈說非是。詳後疏。云「司馬主其軍賦」者，賈疏

云：「即《司馬法》云『成出土十人，徒二十人』之等，並是都

司馬所主也。」論讓案：主都家軍賦之官亦謂之司馬者，若

伍長，《大司馬職》謂之公司馬，彼注云「雖卑，同其號」是也。

### 家司馬，各使其臣，以正於公司馬。家、

卿大夫采地。正猶聽也。公司馬，國司馬也。卿大夫之采地，王不特置司馬，各自使其家臣爲司馬，主其地之軍賦，往聽政於王之司馬。王之司馬其以王命來有事，則曰國司馬。【疏】「家司馬，各使其臣，以正於公司馬」者，於經例當作「于」，《石經》及舊本並誤。吳廷華云：「此文似經，不似序官。據《春官·序官》云「都宗人上士」云云，「家宗人如都宗人之數」。《秋官·序官》云「都士中士二人」云云，「家士亦如之」。此序官語也。此不言家司馬官數多寡如何，第云「各使其臣」，則經語，而非序官語。據《都司馬職》云「掌都之士庶子」云云，又云「家司馬亦如之」，其語與春秋兩序官相似。且《家司馬》無文，則可知此語爲《家司馬》經文。其經文「家司馬亦如之」六字，則序官語。蓋錯簡耳。」姜兆錫云：「家司馬亦如之」者，其官若役猶都司馬之數，每家上、中、下上各若干，府、史、胥、徒各若干也。「各使其臣以正於公司馬」者，其職亦猶都司馬之職，但都司馬掌其兵馬與政學，以聽於國司馬；而家司馬則各使其臣以正於公司馬也。此其序官序職義，以類從，亦瞭然矣。

況「家司馬亦如之」句若在序職，則是其職亦如都司馬之掌其兵馬與政學以聽於國司馬也；而此《序官》乃又云「各使其臣以正於公司馬」，是彼此矛盾，豈字句之小訛而已哉！」案：吳、姜二說是也。沈彤、江水說同。右夏官之屬，卿一人，中大夫十四人，下大夫三十人，上士六十七人，中士百五十八人，下士二百六十七人，府七十六人，史二百五人，胥二百四十五人，徒二千一百八十八人，賈八人，工四人，醫四人，虎士八百人，方相氏狂夫四人。凡正官，自卿至庶人，總四千七十一人。又趣馬，每卑下士一人，徒四人。依經，下士二百四人，徒一千七百四十四人；依鄭讀，下士一百九十八人，徒一千一百五十二人。圉師每乘一人，徒二人。圉人，良馬每匹一人，駑馬每麗一人。依經，圉師七百三十二人，徒一千四百六十四人，圉人三千六百九十六人；依鄭讀，圉師六百四十八人，徒一千七百二十八人，圉人二千八百八人。未知孰是。又都司馬，每都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有員數，無總數。又家司馬，無員數。又六軍，軍將卿六人，師帥中大夫三十人，旅帥下大夫百五十人，卒長上士七百五十人，兩司馬中士三千人，伍長下士一萬五千人。又府十二人，史三十六人，胥六十人，徒六百人，皆出



軍權置。以上三者皆不可計。大凡可計者，總四千七十一人。

注云「家，卿大夫采地」者，賈疏云：「按《載師》職：『家邑任稍地』謂大夫采地，『小都任縣地』謂卿之采地，『大都任疆地』謂三公采地，則卿入小都中。今此經直言家，而小都人家中，不在上都中者，司馬主軍事，嚴凝為主，須辦尊卑，故依《司裘》卿與大夫不得稱諸侯者爲家，又不使王臣爲之也。若然，都宗人、家宗人及都士、家士皆使王臣爲之者，都家宗人有祖王之廟，九皇六十四民王所當祭，故使王臣爲之；都家之士，以獄訟刑罪，王政之重，非王臣不決，故亦使王臣爲之，但非嚴凝，故卿入都耳。」詒讓案：家司馬，專指大夫家邑之司馬也。此注兩卿字，疑皆後人所增。蓋夏官之有都司馬，家司馬，猶春官之有都宗人、家宗人，秋官之有都士、家士也。《春官·敘官》：「都宗人、家宗人」注云：「都謂王子弟所封及公卿所食邑，家謂大夫所食采邑。」《方士職》注義同。惟此以卿與大夫同屬家，不入都內。同此都家分職，而注乃互異，且與《載師》「卿食小都」之文，顯相違悞。攷《都司馬職》：「家司馬亦如之」，注云：「大夫家臣爲司馬者」，亦不言卿之家臣，則此注爲傳寫之誤無疑。賈疏所見本已誤，故援《司裘》「卿大夫共廩侯」之文，又謂「司馬主軍事，須辦尊卑」，強爲幹旋，不知都家

宗人主禮，都士、家士主刑，何以不辨尊卑？且《春官》、《秋官》注不據「卿大夫共廩侯」之文，此獨據而合之，果何說乎？又案：都宗人、家宗人、都士、家士，亦家臣之命於王者，非王臣也。賈說亦誤。詳《春官》、《秋官·敘官》疏。云「正猶聽也」者，凡聽受職事及聽斷政治，並謂之正。本職云「以聽國司馬」，是正聽義同。云「公司馬，國司馬也」者，本職注云「大司馬之屬皆是」。對家司馬爲私臣，故云公司馬，明與《大司馬職》公司馬爲伍長之專稱異也。《職喪》：「國有司亦云公有司」，注云：「或言公，或言國。言國者，由其君所來，居其官曰公。」義與此同。云「卿大夫之采地，王不特置司馬」者，明家司馬卽家之臣。鄭意此對上王子弟及三公采地，王爲特置都司馬。實則都司馬亦當爲家臣，非王所特置也。云「各自使其家臣爲司馬，主其地之軍賦，往聽政於王之司馬」者，胡匡衷云：「《少牢饋食禮》：『司馬刲羊』，大夫家臣爲司馬者，如家司馬之職。攷《左傳》，有叔孫氏之司馬禮戾。又襄二十三年，季氏以公鉏爲馬正，杜注「馬正，家司馬」，是大夫自以其家臣爲司馬也。」云「王之司馬其以王命來有事，則曰國司馬」者，明與《職喪》「國有司」義同。賈疏云：「其職云「以聽於國司馬」，對此從下向上則曰公司馬。」

## 周禮正義卷五十五

大司馬之職，掌建邦國之九灋，以佐王

平邦國。平，成也，正也。【疏】：「掌建邦國之九灋」者，

謂修立此九法之書，頒之邦國。九法，九伐等，並政官之官法也。賈疏云：「此九法已下皆言邦國，則施於諸侯爲主。

但此九法，據殷同之時建之，故《大行人》云「殷同以施天下之政」，注云「政謂邦國之九法」。則殷同之時，司馬明布告

之，故云建也。」案：賈說非也。大行人所施之政，雖卽此

九法，但建與施異。大司馬建九法於平時，至殷同之時，乃取此已建之法，與大行人同施行之，二官相與爲官聯耳。

疏并建與施爲一事，誤。注云「平，成也，正也」者，平

成，《爾雅·釋詁》文。《說文·亏部》云：「平又正也。」成

正者，謂成其政治，正其違僭。《司馬法·仁本篇》云：「以

政令平諸侯。」制畿封國以正邦國，封，謂立封於疆

爲界。【疏】：「制畿封國以正邦國」者，佐王制邦國之封域，

與大司徒爲官聯也。曾釗云：「畿謂侯畿、甸畿之等，國謂

大國、次國、小國之等。」賈疏云：「謂制諸侯五百、四百里之等，各有封疆，界分乃得正。」注云：「封，謂立封於疆爲

界」者，《大司徒》「制其畿疆而溝封之」，注云：「封，起上界

也。」蓋於兩疆分判處，起上爲界埒，故謂之封。設儀辨

位以等邦國，儀，謂諸侯及諸臣之儀。辨，別也，別尊

卑之位。【疏】：「設儀辨位以等邦國」者，佐王制邦國之禮

等，與大宗伯、大行人、司儀、掌訝爲官聯也。《司勳》注

云：「等猶差也。」設儀辨位所以明侯國君臣尊卑之等差，

故云以等邦國。《掌訝》云：「掌邦國之等籍，以待賓客。

然則大司馬建其法，掌訝主其籍，其事同也。」注云：「儀

謂諸侯及諸臣之儀」者，賈疏云：「以此經云等邦國。按

《大行人》云：「以九儀辨諸侯之命，等諸臣之爵。」鄭云：

「九儀，謂命者五，公、侯、伯、子、男也；爵者四，孤、卿、大

夫、士也。」知九儀中唯有諸侯諸臣，無天子之臣。按《大宗

伯》云「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注云「每命異儀」，則九

儀之中謂一命以至九命之儀。其中有六命、八命并九命作

伯兼有王臣，則與此異也。」云「辨，別也」者，《天官·敘官》

注同。云「別尊卑之位」者，謂朝位等並以爵之尊卑爲別。

《大行人》云「凡諸侯之王事，辨其位，正其等，協其禮，賓而

見之「是也」。進賢興功以作邦國，興猶舉也。作，起也。起其勸善樂業之心，使不惰廢。【疏】進賢興功以作

邦國者，進賢，謂邦國三歲貢士於天子也。《射義》云：

「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射宮。」

注云：「歲獻，獻國事之書及計偕物也。三歲而貢士，舊說

云：大國三人，次國二人，小國一人。」孔疏謂據《尚書大

傳》。《公羊》莊元年何注說略同。案：諸侯三歲貢士，蓋

與鄉大夫三歲賓興賢能期正相應，伏說甚塢。《漢書·食

貨志》云：「諸侯歲貢少學之秀者於天子。」《公羊》宣十五

年何注，《穀梁》閔元年范注說並同。是謂比歲貢士於天

子，與《伏傳》義不合，鄭所不從也。興功，舉諸臣有功者，

以爲三卿五大夫等。

注云「興猶舉也」者，《大司徒》注

同。云「作，起也」者，胥注同。云「起其勸善樂業之心，使

不惰廢」者，賈疏云：「以臣有賢有功，舉之與官，則起邦國

之內勸善樂業之心，使不惰廢善業也。」建牧立監以維

邦國，牧，州牧也。監，監一國，謂君也。維猶連結也。

【疏】建牧立監以維邦國者，佐王建邦國之君長，與大宰

爲官聯也。賈疏云：「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牧，使維持

諸侯，又一國立一監，以監察一國，上下相維，此則《大宰》

云「建其牧，立其監」，亦一也。」

注云「牧，州牧也」者，

《大宰》注云「以侯伯有功德者，加命作州長，謂之牧」是也。

云「監，監一國，謂君也」者，《釋文》出「監國」無「一」字，蓋

所見本脫之。《大宰》注云「監謂公侯伯子男，各監一國」是

也。並詳彼疏。云「維猶連結也」者，《說文·糸部》云：

「維，車蓋維也。」引申爲繫連締結之語。《廣雅·釋詁》

云：「維，係也。」連結亦與係義相近。制軍詰禁以糾

邦國，詰猶窮治也。糾猶正也。【疏】「制軍詰禁以糾邦

國」者，賈疏云：「按上文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

也。詰禁者，按《士師》有五禁，天子禮。此諸侯國，亦當有

五禁以相窮治、相糾正，故云以糾邦國也。」注云「詰猶

窮治也」者，《說文·言部》云：「詰，問也。」引申爲窮治。

《書·周官》孔疏引《大司寇》馬注云：「詰猶窮也。」《月令》

「詰誅暴慢」，注云：「詰謂問其罪，窮治之也。」云「糾猶正

也」者，《小宰》注云：「糾猶割也，察也。」軍禁亦以割察邦

國之不正，使歸於正，故云猶正也。施貢分職以任邦

國，職謂賦稅也。任猶事也。事以其力之所堪。【疏】

「施貢分職」者，佐王命邦國之貢職，與大行人爲官聯也。

賈疏云：「施貢多少，據國地大小，故《地官》大國貢半，次

國三之一，小國四之一，皆由天子施之。此大宰九貢，并小行人春令人貢，皆是歲之常貢，與大行人因朝而貢者異也。案：賈說大國、次國、小國所貢之差，據《大司徒》「公食者半，侯伯食者參之一，子男食者四之一」為說也。然彼經所云食者，當依先鄭說，為五等諸侯所自食，則不可以此為貢數之差次。賈依後鄭說，以食者並為天子所食之貢，非經義，不可從，詳彼疏。注云「職謂賦稅也」者，《爾雅·釋詁》云：「職，常也。」鄭意賦稅有常法，故通謂之職。

賈疏云：「分職者，即《大宰》所云九職是也。彼據畿內，此據諸侯。諸侯邦國亦由天子分之，使民有職業，因使稅之。所稅者，市之以充貢。若然，言貢據向天子而言，云稅據民所為為說，事相因。」吳廷華云：「《職方氏職》云：『制其職各以其所能，制其貢各以其所有。』職即述職之職，貢即《大宰》之九貢也。注以職為賦稅，疏以職為《大宰》之九職，誤。」案：吳說本王昭禹，是也。莊有可說同。《小行人》云：「令諸侯春人貢，秋獻功。」注云：「功，考績之功也。」彼貢功即此所施與分之貢職。蓋天子施其職，諸侯則獻其功，分職與獻功事相因，猶《大宰》萬民之九職，《司會》謂之九功也。下文，以九畿之籍，施邦國之政職，職亦謂邦國君臣所受之職事，並與賦稅異也。云「任猶事也」者，《大

宰》以任百官，注云：「任猶傳也。」《廣韻·七至》云：「事，事刃，又作制，傳。」是事傳字同，詳《大宰》疏。云「事以其力之所堪」者，謂差其國之大小，定其力所堪承之貢賦以事之。簡稽鄉民以用邦國，簡謂比數之。稽猶計也。【疏】「簡稽鄉民」者，劉台拱云：「鄉民，制鄉以處民。」案：劉說是也。諸侯亦制鄉遂，故《小行人》注謂諸侯有鄉遂大夫。《玉海·食貨》引《三禮義宗》謂諸侯三鄉三遂，次國二鄉二遂，小國一鄉一遂。《書·費誓》云「魯人三鄉三遂」，鄉即三鄉，《史記·孔子世家》魯有昌平鄉是也。賈《飲酒禮》疏說邦國制亦依崔義。《儀禮經傳通解》引《尚書大傳》云：「古者百里之國，三十里之遂，十里之郊，七十里之國，二十里之遂，九里之郊，五十里之國，九里之遂，三里之郊。」《伏傳》三等國里數，與此經不合，而皆有郊遂，則可以證義。《論語·鄉黨》皇疏，《左傳》孔疏並謂諸侯亦郊內為鄉，郊外為遂，與王國制同，蓋即依《書傳》義也。若然，邦國亦有遂，經唯言鄉者，文不具。《國語·

周語》晉文公請隧，韋注以隧為六遂，云「唯天子有隧，諸侯則無也」。今攷晉文所請，乃天子葬禮，韋引賈逵、唐固、虞翻及《左傳》僖二十五年杜注、《賈子·審微篇》說並如是，不可易也。韋說與《費誓》不合，不可從。又《左》襄九年

傳，宋有四鄉正。《國語·齊語》：「管子制國以爲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士鄉十五。」韋注云：「二千家爲一鄉，二十鄉凡四萬二千家。此管子所制，非周法。」並與侯國三鄉之制不合，不爲典要也。

注云「簡謂比數之」者，《小宰》八成，聽師田以簡稽，先鄭注云：「簡猶閱也。」《廣雅·釋詁》云：「閱，數也。」是簡、閱並爲比數之言。賈疏

云：「謂比數計會鄉民而用之。」云，稽猶計也。者，《小宰》

注同。均守平則以安邦國，諸侯有土地者均之，尊

者守大，卑者守小。則，法也。【疏】「均守平則」者，佐王

施邦國之地政，與大司徒、土均、大宗伯爲官聯也。劉台拱

云：「均守，即《土均職》所謂均地守也。平則，所謂以地美

惡爲輕重之法。」案：劉說是也。此則與《大宗伯》五命賜

則義同，即《大司徒》土均之法也，詳《大宗伯》疏。賈疏以

爲職貢之法，則與施貢分職無異，非經義也。注云，諸

侯有土地者均之，尊者守大，卑者守小者，《書·舜典》僞

孔傳云：「諸侯爲天子守土，故稱守。」均之者，謂若大司徒

建五等爵土之差，爵尊則地大，爵卑則地小，均平之使各守

其境上也。云「則，法也」者，《大宰》正義同。比小事大

以和邦國。比猶親。使大國親小國，小國事大國，相合

和也。《易·比·象》曰：「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疏】「比小事大以和邦國」者，《司馬法·仁本篇》云：「比小事大以和諸侯」，義本於此。注云「比猶親」者，《形方氏》注

同。《廣雅·釋詁》云：「親，比，近也。」是比與親義同。云

「使大國親小國，小國事大國，相合和也」者，約《形方氏》

文。賈疏云：「按《司儀》，有五等諸侯自相爲賓，亦有五等

諸侯之臣相爲國客。按《春秋》，有小國朝大國，大國聘小

國。故鄭云使大國親小國，釋經比小；小國事大國，釋經

事大，使相合和，故云以和邦國也。」引《易·比·象》曰：「先

王以建萬國，親諸侯」者，證比訓親之義。以九伐之灋

正邦國，諸侯有違王命，則出兵以征伐之，所以正之也。

諸侯之於國，如樹木之有根本，是以言伐云。【疏】注云

「諸侯有違王命，則出兵以征伐之，所以正之也」者，《白虎

通義·誅伐篇》云：「征猶正也，欲言其正也。」征，正聲類

同，義亦相近。賈疏云：「此經與下文爲目，則下九者皆是

違王命者也。若然，按下文九者，唯有賊賢害民一者稱伐，

其餘八者皆不言伐；此經摠言伐者，侵滅二者亦是伐之

例，其餘六者，皆先以兵加其境，服乃皆之，殫之，削之，正

之，殘之，杜之，故皆以伐言之。」云「諸侯之於國，如樹木之

有根本，是以言伐云者，釋九者總稱伐之義。《說文·人部》云：「伐，擊也。」曰敗也，亦斫也。《白虎通義·誅伐篇》云：「伐者擊也，欲言伐擊之也。」明諸侯專國，根本深固，故以斫伐樹木爲況。賈疏云：「此九伐施於邦國，在於時會之時，是以《大行人》云『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注云『禁謂九伐之法』，是當時會者也。」馮弱犯寡則眚之，馮猶乘陵也。言不字小而侵侮之。眚猶人眚瘦也。《王霸記》曰：「四面削其地。」【疏】馮弱犯寡則眚之者，馮，《司馬法·仁本篇》作「憑」，即馮之俗。《說文·犬部》云：「犯，侵也。」賈疏云：「馮弱，據以強陵弱；犯寡，據以大侵小。如此者，眚瘦其地，使不得强大也。」注云，馮猶乘陵也者，馮訓乘，《春官·敘官》注同。《毛詩·大雅·小旻》傳云：「馮，陵也。」《左》襄八年傳云：「馮陵我城郭。」云「言不字小而侵侮之者，《左》昭十六年傳云，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難」，孔疏引服虔云：「字，養也。」此馮弱犯寡，亦謂不能養小國而侵侮之。云「眚猶人眚瘦也」者，眚，即「省」之段字。經例作眚，注例作省，《大司徒》注可證。此疑當作「眚猶人省瘦也」。《釋名·釋天》云：「眚，省也，如病者省瘦也。」又《釋言語》云：「省，瘦也，羸瘦約少之言也。」《漢書·外戚傳》，注晉灼云：「三輔謂憂愁面省瘦曰

羸冥。」《後漢書·袁閎傳》李注引《謝承書》云：「面貌省瘦，字皆作『省』。」呂飛鵬云：「眚省古通用字。《春秋》莊二十年『肆大眚』，《公羊》作『肆大省』。《大司徒》眚禮，即省禮。」詒讓案：《說文·女部》云：「嬖，減也。」《水部》云：「消，少減也。」凡眚瘦、省瘦字，並有減少之義，蓋與始消聲義略同。引《王霸記》曰「四面削其地」者，蓋《漢書·藝文志·禮記》百三十一篇之一。《司馬法·仁本篇》說此九伐之文，其上文有「王霸之所以治諸侯者六」云云，疑即本《王霸記》也。削其地，亦與滅始之義近。賈疏云：「對下文削之者不四面削之爲異也。」惠士奇云：「如鄭說，則眚與削何別？《春秋》莊二十有二年，『肆大眚』，《穀梁》曰：『肆，失也。眚，災也。災紀也。』范注云：『災謂罪惡。紀，治理也。有罪當治理之。』然則眚之者，治其罪也。眚，《公羊》作省，省與眚通。宣王命程伯休父爲大司馬，而作《常武》之詩曰：『率彼淮浦，省此徐土。』省之言省也，省其上，非削其地也。」曾釗云：「『四面削其地』句，當引在『野荒民散則削之』下。此眚當訓如《大司徒》眚禮之眚，眚，裁損之也。」案：惠、曾二說亦通。賊賢害民則伐之，《春秋傳》曰：「粗者曰侵，精者曰伐。」又曰：「有鍾鼓曰伐。」則伐者，兵入其竟，鳴鐘鼓以往，所以聲其罪。【疏】賊賢害民

則伐之」者，謂專殺賢大夫與害民，皆是暴虐之事，故聲罪以伐之也。

注引《春秋傳》曰「粗者曰侵，精者曰伐」者，《釋文》云：「粗，本亦作麤。」《公羊》莊十年傳：「二月，公侵宋。曷爲或言侵？或言伐？塹者曰侵，精者曰伐。」

何注云：「塹，麤也。將兵至竟，以過侵責之，服則引兵而去，用意尚麤。精猶精密也，侵責之不服，推兵入竟，伐擊之益深，用意稍精密。」案：粗、塹、麤，聲義略同。《穀梁》

隱五年傳云：「苞人民，毆牛馬曰侵，斬樹木，壞宮室曰伐。」此鄭所不用。引又曰「有鍾鼓曰伐」者，《左》莊二十九年傳云：「凡師有鍾鼓曰伐，無曰侵，輕曰襲。」杜氏《釋例》

云：「侵、伐、襲者，師旅討罪之名也。鳴鍾鼓以聲其過曰伐，寢鍾鼓以入其竟曰侵，掩其不備曰襲，此所以別興師用兵之狀也。」云，則伐者，兵入其竟，鳴鍾鼓以往，所以聲其

罪者，即兼用《公羊》、《左氏》義。《國語·晉語》亦云「伐備鍾鼓，聲其罪也」。韋注云：「以聲章其罪也。」暴內

陵外則壇之，內謂其國，外謂諸侯。壇讀如同墀之壇。

《王霸記》曰「置之空墀之地」。鄭司農云：「壇讀從『憚』之威」之憚，書亦或爲墀。玄謂置之空墀，以出其君，更立其次賢者。【疏】暴內陵外則壇之者，暴，經例用古字，

當作「穽」，《石經》及各本並誤。陵，交之段字。暴，詳《地官·敘官》及《司穽》疏。賈疏云：「暴內，即上云『賊賢害民』是也。陵外，即上云『馮弱犯寡』是也。上文各有其，故伐之、害之，不奪其位；此則外內之惡兼有，故壇之，奪其位，立其次賢。」注云「內謂其國，外謂諸侯」者，其

國謂封域之內，諸侯謂鄰國。云「壇讀如同墀之壇」者，段玉裁改讀如「爲」，讀爲「一」，云「鄭君易壇爲墀，今本作讀如，非也」。案：段校是也。《書·金縢》爲「壇同墀」，僞孔

傳云：「壇，築上。墀，除地。」鄭《祭法》注義同。是壇與墀聲近而義別，故鄭破壇爲墀也。丁晏云：《詩·東門之

墀》釋文作壇，云：「依字當作墀。」《左氏》襄二十八年「舍不爲壇」，《正義》引服虔云「除地爲墀」。占壇墀字多通

用。引《王霸記》曰「置之空墀之地」者，《羣書治要》注「地」作「中」。《說文·上部》云：「墀，野土也。」墀爲除地，故謂

之空墀，謂置之空虛之野地，不得居其都邑也。徐養原云：「按《司徒·序官·廛人》注，杜子春以廛爲市中空地。

疑廛亦與墀同也。廛、壇、墀三字同音，互相假借。」案：徐說亦通。鄭司農云，壇讀從憚之以威之憚，書亦或爲墀

者，《釋文》出「憚」之，云「本或無之字」。段玉裁改墀爲憚，云「今本作墀，誤。鄭司農讀從憚，云從者，以書有作憚者

也。「憚之以威」，見《左傳》昭十三年。「黃丕烈亦從段校，云：本書注云『書亦或爲』者，不易讀爲，讀從之字，前後注文可證。」案：段、黃說是也。《國語·魯語》云：「帥大讎以憚小國。」《晉語》云：「大罪伐之，小罪憚之。」下又云：「伐備鍾鼓，戰以鎗于丁寧，則憚與戰事同。」韋注云：「憚，懼也。」《白虎通義·誅伐篇》云：「戰者何謂也？」《尚書大傳》曰：「戰者，憚警之也。」先鄭讀爲憚，蓋與《晉語》、《伏傳》義略同，謂憚卽伐之小者，於義亦得通也。云「玄謂置之空墀以出其君」者，依《王霸記》義，破先鄭讀也。黃以周云：「出謂出其君於墀，對立賢爲文。」惠十奇云：「置之空墀之地者，幽之也。」《荀子·王霸》曰：「官人失要則死，公侯失禮則幽。」幽謂囚之。《左傳》哀八年：「邾子無道，吳子使大宰子餘討之，囚諸樓臺，梏之以棘，使諸大夫奉太子革以爲政。」此占幽之之法。蓋置之空墀之地，制其出入，不得自由，亦不離其國內。《周書》「囚蔡叔于郭鄰」，幽之也。叔卒仍立其子仲於蔡，則郭鄰乃空墀之地名，明在蔡之境内矣。」案：惠謂置之空墀爲幽，是也。鄭謂出其君者，亦謂出其國都，別置之空地，不必出其國境也。云「更立其次賢者」者，亦增成《王霸記》義。賈疏云：「以其占者不滅國，故知更立次已下賢子弟。」野荒民散則削之，

荒，蕪也。田不治，民不附，削其地，明其不能有。【疏】注云「荒，蕪也」者，《說文·艸部》云：「荒，蕪也。一曰艸淹地也。」《曲禮》云：「地廣大，荒而不治。」注云：「荒，穢也。」《國語·周語》云：「田疇荒蕪。」韋注云：「荒，虛也。」荀子·彊國篇云：「國大荒者亡。」楊注云：「大荒，謂都荒廢不治。」云「田不治，民不附，削其地，明其不能有」者，《說文·刀部》云：「削，析也。」《射義》云：「數有讓而削地。」賈疏云：「古者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無曠土，無遊民。今言野荒民散，由君政惡，民並適彼樂國，故民散而野荒，是其君不能有，故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負猶恃也。固，險可依以固者也。不服，不事大也。侵之者，兵加其竟而已，用兵淺者。《詩》曰：「密人不恭，敢距大邦。」【疏】注云：「負猶恃也」者，《說文·貝部》云：「負，恃也。」一曰受貸不償。」案：注例凡云猶者，皆段借引申之義。此本義亦云猶者，鄭說負字義，疑不與許同。云「固，險可依以固者也」者，《毛詩·大雅·天保》傳云：「固，堅也。」謂地險可自依恃爲堅固，故不服也。前《敘官》注云：「固，國所依阻者也。」國曰固，野曰險。散文則險固義通。云「不服，不事大也」者，《爾雅·釋詁》云：



「服，事也。」謂不服事王及方伯。云「侵之者，兵加其竟而已，用兵淺者」者，卽上引《公羊傳》云「粗者曰侵」是也。

《穀梁》僖二十六年、襄八年傳，並云「侵，淺事也」，皆鄭所本。《國語·晉語》云「襲侵密聲，爲蹇事也」，此卽莊二十

九年傳所謂「無鍾鼓曰侵」。又《穀梁·隱五年傳》謂「苞人民，毆牛馬曰侵」。並鄭所不用。賈疏云：「對伐是用兵深

者，以其罪輕，直侵之而已也。」論讓案：依經則侵宜兼從左氏義。蓋古者用兵，不廢權謀，負固不服，則不易攻伐，

故潛師侵襲，使失其所恃，而後可以服之，鄭偏舉「隅爲釋耳」。引《詩》曰「密人不恭，敢距大邦」者，《大雅·皇矣篇》

文。密者，毛傳云「密須氏」。

引之者，證不事大之義。賊

殺其親則正之，正之者，執而治其罪。《王霸記》曰：

「正，殺之也。」《春秋》僖二十八年冬，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坐殺其弟叔武。【疏】賊殺其親則正之者，謂恣爲

淫虐以非罪誅夷宗族者也。凡五服以內爲親。掌戮

云：「凡殺其親者，焚之；殺王之親者，辜之。」注云：親，總

服以內是也。

注云：正之者，執而治其罪者，與前正

邦國義略同，謂執其君，正治其罪也。鄭讀正如字。文

選《鍾會檄蜀文》李注引此經作「征」，疑馬、王諸家讀與鄭

異也。引《王霸記》曰「正殺之也」者，鄭嫌執治其罪謂不殺，故又引《王霸記》文爲釋，謂罪尤重者則正其罪而殺之也。云「《春秋》僖二十八年冬，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坐殺其弟叔武者，《左傳》云：「春，晉侯伐衛，衛侯出奔楚，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六月，晉人復衛侯。公子歆犬、華仲前驅，叔孫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元咺出奔晉。冬，會于溫。衛侯與元咺訟，衛侯不勝。

執衛侯，歸之于京師。鄭以衛侯殺弟，是賊殺其親，晉執衛侯合於執而治其罪之義，故引以爲證。若然，親雖通姪五

服，而以子弟爲尤重。故《公羊》僖五年，晉侯殺其世子申生，傳云：「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何注云：「甚

之者，甚惡親親也。」①《穀梁》襄三十年，天王殺其弟佖夫，傳云：「君無忍親之義，天子諸侯所親者，唯長子、母弟

耳。蓋諸侯之尊，兄弟雖不得以屬通，然無絕親之理，故有殺親則正治其罪矣。放弑其君則殘之，放，逐也。

殘，殺也。《王霸記》曰：「殘滅其爲惡。」【疏】放弑其君

則殘之者，《釋文》云：「弑，本又作殺。」《說文·殺部》

云：「弑，臣殺君也。」白虎通義·誅伐篇云：「弑者，弑

① 下疑脫殺字。

也。欲言臣子殺其君父，不敢卒，候問司事，可稍稍試之。

《釋名·釋喪制》云：「下殺上曰弑。弑，伺也，伺間而後得施也。」案：弑殺經典多互譌，《釋文》或本亦誤。注云

「放，逐也」者，《說文·支部》云：「放，逐也。」《尚書·大甲

敍》云：「伊尹放諸桐」，僞孔傳云：「不知朝政故曰放。」云

「殘，殺也」者，《方言》云：「淋，殺也。」晉、魏、河內之北謂淋

曰殘。賈疏云：「以殺解殘也。經本不云殺，不云滅，云殘

者，蓋取殘賊殺之，殺之苦毒。故《尚書·梓材》云：「戕敗人

宥」，注「戕，殘也」。又云「無胥戕，無胥虐」，注云「無相殘

賊，無相暴虐」。是戕爲殘賊也。《異義》：鄭君以爲《左氏》

宣十八年秋七月，云「邾人戕鄫子于鄫」，傳曰「凡自內虐其

君曰弑，自外曰戕」，卽邾人戕鄫子是也。自內弑其君曰弑

者，晉人弑其君州蒲是也。雖他國君，不加虐，亦曰殺，若

加虐殺之，乃謂之戕之，取殘賊之意也。若自上殺下及兩

下自相殺之等，皆曰殺。若然，此經云殘者，是加虐殺之。

雖非他國君，至於賊臣，亦云殘也。」案：賈引《梓材》注，卽

鄭《書注》佚文。依賈說，則殘與戕義同。宣十八年，《公羊

傳》云：「戕鄫子于鄫者何？」①殘而殺之也。」又《穀梁傳》

云：「戕猶殘也，挽殺也。」范注云：「挽謂捶打殘賊而殺。」

鄭意此殘亦殘賊而殺之，以放弑其君，其罪尤重，當在《掌

戮》焚辜之比也。引《王霸記》云「殘滅其爲惡」者，此訓殘

爲滅也。《戰國策·秦策》云「昔智伯瑤殘范中行」，又《衛

策》云「魏文侯欲殘中山」，高注並云「殘，滅也」。《說苑·

權謀篇》云「荆伐蔡而殘之」，又云「湯乃興師，伐而殘之，遷

桀南巢氏焉」，皆以滅爲殘。俞樾云：「殘當讀爲翦氏之

翦。鄭彼注曰：「翦，斷滅之言也。」古或以踐爲之，《書序》

「遂踐奄」，鄭注曰「踐讀爲翦」是也。又或以殘爲之，《史

記·周本紀》作「殘奄」是也。翦從前聲，與弔聲相近，故得

通用。成王翦奄，正用大司馬法也。成二年《左傳》曰：

「余姑翦滅此而朝食。」《王霸記》所謂殘滅其爲惡者，猶云

翦滅其爲惡也。依《說文》，則字當作「戩」，《戈部》：「戩，

滅也。」《詩》曰：「實始戩商。」今《詩·閟宮篇》作「翦商」。

凡言翦滅者，皆戩之段字。作踐，作殘，又翦之段字矣。」

案：俞說是也。②《尚書敍》釋文引《尚書大傳》云：「遂踐

奄，踐之云者，謂殺其身，執其家，溺其宮。」蓋殘踐聲類同，

皆滅國殺君之尤酷者，與下「外內亂，禽獸行則滅之」爲唯

滅其君異。鄭訓殘爲殺，《王霸記》又以殘滅爲說，義實相

①「鄫」原訛「繒」，據《公羊傳》改。

②「俞」上原衍「惠」，據楚本刪。

成也。犯令陵政則杜之，令猶命也。《王霸記》曰：

「犯令者，違命也。」陵政者，輕政法，不循也。杜之者，杜塞使不得與鄰國交通。【疏】注云：「令猶命也」者，《遂土》注

同。《說文·口部》云：「令，發號也。」又《口部》云：「命，

使也。」《文選·長楊賦》注引《春秋元命苞》云：「命者，天

子之令。」《賈子·禮容語下篇》云：「命，制令也。」是命令

互相訓。引《王霸記》曰「犯令者，違命也」者，《文王世子》

注云：「犯猶干也。」言干犯王之命令也。云「陵政者，輕政

法，不循也」者，《一切經音義》引《蒼頡》云：「陵，侵也。」謂

輕藐國之政法，不率循之，是為陵政也。云「杜之者，杜塞

使不得與鄰國交通」者，《小爾雅·廣詁》云：「杜，塞也。」

《說文·支部》云：「敝，閉也，讀若杜。」杜即敝之段字。謂

杜塞其四境，不得交通鄰國也。惠士奇云：「《戰國策》：

「中山稱王，齊閉關，不通其使以隘之。」隘之者，猶杜之也。

《春秋》莊十年，宋人遷宿，《公羊》曰：「遷之者何？不通

也，以地還之也。」何氏曰：「還，繞也。繞取其地，使不得

通四方。」蓋杜之也。《管子·霸形》「楚欲吞宋，要宋田，夾

塞兩川，使水不得東流。」晉伐齊，亦欲使齊之境內盡東其

畝。《公羊》成二年傳，齊國佐曰：「使耕者東畝，是則上齊

也。」土之言杜也，此九伐杜之之法也。古土杜通。《公羊》

注云「以齊為土地」，失之。《呂氏春秋·簡選篇》晉文公反

鄭之埤，束衛之畝者，亦以此。外內亂，鳥獸行，則

滅之。《王霸記》曰：「悖人倫，外內無以異于禽獸，不可

親百姓，則誅滅去之也。」《曲禮》曰：「夫唯禽獸無禮，故父

子聚麀。」【疏】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者，《公羊》莊二

十六年傳云：「君死乎位曰滅。」《左》文十五年傳云：「凡

勝國曰滅之。」又襄十三年傳云：「用大師焉曰滅。」誅滅去

之，亦謂用大師滅其君也。惠士奇云：「滅之者，滅其君，

不滅其國。滅者，誅君之辭，誅君之子不立，更擇其先世子

孫賢者立之。然則不曰誅而曰滅，何也？君死曰滅。《春

秋》：「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

逞滅。」杜預曰「國雖存，君死曰滅」是也。《公羊》謂邾婁之

君「顏，淫九公子于宮中」，近乎外內亂，鳥獸行矣。「天子

為之誅顏而立其弟叔術」，則滅之之事也。左傳：襄公四

年曰「滅斟灌」，哀公元年又曰「殺斟灌」。王肅云：「古者

滅殺同名。」然則滅之者，殺之而已。注引《王霸記》曰

「悖人倫，外內無以異于禽獸，不可親百姓，則誅滅去之也」

者，于亦當作於。外亂謂外淫，列女傳：貞順篇云

「諸侯外淫者絕」是也。內亂謂內淫，若烝報也。引《曲禮》

曰「夫唯禽獸無禮，故父子聚麀」者，鄭彼注云：「聚，猶共也。鹿牝曰麀。」引之者，證經言鳥獸行也。賈疏云：「按《春秋》《公羊》、《左氏》說，凡征戰有六等，謂侵、戰、伐、圍、入、滅。用兵羸憊，不聲鍾鼓，入境而已，謂之侵。侵而不服則戰之，謂兩陳交刃。戰而不服則伐之，謂用兵精而聲鍾鼓。伐而不服則圍之，謂市其四郭。圍而不服則入之，謂入其四郭，取人民，不有其地。入而不服則滅之，謂取其君。此皆舉重而言，假令先入後滅，書人舉重，已外盡然。」正月之吉，始和布政于邦國都鄙，乃縣政象之灋于象魏，使萬民觀政象，挾日而斂之。以正月朔日布王政於天下，至正歲又縣政法之書。挾日，十日也。【疏】「正月之吉，始和布政于邦國都鄙」者，自此至職末，竝大司馬當官專領之職事，所謂官常也。大司馬於周正建子之月朔日，布政於天下。和當讀爲宣，詳《大宰》疏。賈疏云：「謂上九法、九伐，并下凡令以下，皆此時布之。」云，乃縣政象之灋于象魏，使萬民觀政象者，亦於正月吉布政之日，縣政象之法，使萬民觀之。政象之法，即大司馬之官法九法等是也。注云「以正月朔日，布王政於天下」者，《大宰》注義同。云「至正歲又縣政法之書」

者，鄭以乃縣政象之法以下爲正歲夏正建寅月之事，《小司馬職》雖闕，當亦有正歲帥政官之屬觀政象之灋之文，與小宰、小司徒、小司寇同，此縣政象與彼爲一時事。然與經文承正月之吉者不合，其說非也。亦詳《大宰》疏。云「挾日，十日也」者，《大宰》注云「從甲至甲謂之挾日，凡十日」是也。乃以九畿之籍，施邦國之政職。方千里曰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蕃畿。畿，猶限也。自王城以外五千里爲界，有分限者九。籍，其禮差之書也。政職，所共王政之職，謂賦稅也。故書畿爲近。鄭司農云：「近當言畿。」《春秋傳》曰：「天子一畿，列國一同。」《詩·殷頌》曰：「邦畿千里，維民所止。」【疏】「乃以九畿之籍，施邦國之政職」者，即上九法施貢分職之事也。九畿，即《職方氏》之九服。國畿，爲王國，不在其數。司馬掌九畿，故《書·酒誥》謂之圻父。《詩·小雅·祈父》毛傳云：「祈父，司馬也。職掌

封圻之兵甲。」「圻畿字並通。分建畿服，肇自唐虞，周沿厥制，而數則迥異。《書·禹貢》云：「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史記·夏本紀》說五服云：「今天子之國以外五百里甸服，甸服外五百里侯服，侯服外五百里綏服，綏服外五百里要服，要服外五百里荒服。」依史遷說，則《禹貢》五服面各二千五百里，兩面通五千里，其總銍采男等，即當服五百里之政法。僞孔傳說亦同。是則彼之甸服當此國畿，侯服當此侯畿，綏服當此甸畿，要服當此男畿，荒服當此采畿也。而鄭君《書注》之說，則又不然。《詩·商頌·殷武》孔疏云：「《皋陶謨》云：『禹曰：予惟荒度上功，弼成五服，至于五千。』」注云：「荒，奄也。奄大九州四海之土，敷土既畢，廣輔五服而成之，至於面各五千里，四面相距爲萬里。堯制五服，服各五百里，要服之內四千里曰九州，其外荒服曰四海。禹所弼五服之殘數，亦每服者各五百里，故有萬里之界焉。又《禹貢》云：『五百里甸服』，每言五百里一服者，是堯舊服。每服之外更言三百里、二百里者，是禹所弼之殘

數也。堯之五服，服五百里耳。禹平水土之後，每服更以五百里輔之，是五服服別千里，故一面而爲差至於五千也。」賈逵、馬融之說《尚書》云：「甸服之外，每百里爲差，所納總銍秸粟米者，是甸服之外特爲此數。其侯服之外每言三百二百里者，還就其服之內別爲名耳，非是服外更有其地也。」《史記》司馬遷說以爲，諸小數者皆是五百里服之別名，大界與堯不殊，四面相距爲五千里耳。王肅注《尚書》，摠諸義而論之云：「賈、馬既失其實，鄭玄尤不然矣。禹之功在於平治山川，不在於拓境廣土。土地之廣，三倍於堯，而書傳無稱焉，則鄭之創造，難可據信。且其所以爲服之名，輕重顛倒，遠近失所，難得而通。先王規方千里以爲甸服，其餘均平分之，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寰宇，而使甸服之外諸侯皆入禾粟，非其義也。史遷之旨蓋得之矣。」又《齊譜》疏引鄭注云：「甸服比周爲王畿，其弼當侯服，在千里之內；侯服爲甸服，其弼當男服，在二千里之內；綏服於周爲采服，其弼當衛服，在三千里之內；要服於周爲蠻服，其弼當夷服，在四千里之內；荒服於周爲鎮服，其弼當蕃服，在五千里之內。」據鄭《書注》所云，則堯時五服方五千里，禹弼成五服之後，服各弼五百里，爲萬里；周有天下，地亦方萬里，與禹時同，惟分五服爲九，故《王

制注云：「禹承堯舜，要服之內地方七千里。夏末既衰，夷狄內侵，諸侯相并，土地減，國數少。殷湯承之，更制中國方三千里之界，<sup>①</sup>亦分爲九州。周公復唐虞之舊域，分其五服爲九，其要服之內，亦方七千里。」又《詩》、《齊譜》云：「周公致太平，數定九畿，復夏禹之舊制」是也。蓋《禹貢》通畿內爲五服，此經除畿內爲九畿，文本不同，鄭欲齊而一之，故爲此說。《國語·周語》韋注、《漢書·王莽傳》顏注引服虔說，並依鄭義。今攷《禹貢》五服之義，當以史遷、王孔之說爲允。賈、馬說以甸服總銓諸文爲在服外，而侯服以外四服所云采男等，則又在服內。一經前後文同義異，必不可通。鄭復據賈、馬釋甸服之義，通之侯綏四服，謂每服畸零之文，並爲禹所弼之數，在本服五百里之外。審校文義，既未允協，使果堯服五千，禹弼爲萬里，則宜更立服名，不宜并入舊服。且將新弼舊，一服之倍，爲里二千，甸服所弼，若通爲王畿，是則禹之畿內，倍於殷周，揆之於理，既爲疏闊，若以所弼殘數分建邦國，而仍冢甸服之名，則於分服之義，自相違伐，宜王肅庠其難通也。然《禹貢》孔疏引肅「弃稷」注云：「方五千里者，直方之數，若其迴邪委曲，動有倍加之較。」則又欲舉《書》、《禮》里數倍半之差，歸之道路弧直計算之異。求之古籍，既無塙證，且道路迂曲，

較之鳥道雖有增多，亦斷無倍加之理，其說仍不可據。竊謂自禹至周，更歷三代，戶口日增，疆宇漸闢，故禹之九州五服爲五千里，周之九州王畿并六服爲七千里，每面益地千里，差較無多，理所宜有。至於蕃國三服，地既荒遠，不過因中土畿服之制，約爲區別，王會所及，蓋有不能盡以道里限者矣。要之《禹貢》、《職方》，服數既異，不宜彊爲比傳，諸家之說，削趾適履，鉅銛益甚，今無取焉。云「方千里曰國畿」者，《周書·作雒篇》云：「乃作大邑成周于上中，制郊甸方六百里，因西土爲方千里。」《呂氏春秋·慎勢篇》云：「古之王者，必擇天下之中而立國。天子之地，方千里以爲國，所以極治任也。」賈疏云：「此據王畿內千里而言，非九畿之畿。但九畿以此國畿爲本，向外每五百里加爲一畿也。」云「其外方五百里曰侯畿」者，《周語》韋注云：「侯圻，言諸侯之近者，歲一來見也。」《周書·職方》孔注云：「侯服，爲王者斥候也。」賈疏云：「侯者，候也，爲天子伺候非常也。」云「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畿」者，《曲禮》注云：「甸，服治田出穀稅。」《職方》孔注云：「甸，田也，治田入穀也。」賈疏云：「甸者，爲天子治田，以出賦貢。」云「又其外

①「方」原訛「分」，據《禮記·王制》鄭注改。

方五百里曰男畿」者，《職方》孔注云：「男，任也，任王事。」賈疏云：「男者任也，任王者之職事。」云「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畿者，《曲禮》注云：「采，九州之內地，取其美以當穀稅。」賈疏云：「采者，采取美物以供天子。」云「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畿者，《職方》孔注云：「衛服，爲王扞衛也。」賈疏云：「衛者，爲天子衛守。」云「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畿」者，禹貢疏引鄭書注云：「蠻者，聽從其俗，羈縻其人耳，故云蠻，蠻之言緡也。」《職方》孔注云：「蠻服，用事差簡慢。」賈疏云：「蠻者，縻也，以近夷狄，縻繫之以政教。自此已上六服，是中國之九州，自此已外，是夷狄之諸侯。此蠻服出大行人，云「要服」，亦一也。」言要者，亦見要束以文教也。論讓案：此采、衛、蠻三服，通言之亦曰四衛，《巾車》云「革路以封四衛」是也。云「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畿」者，賈疏云：「夷者，以夷狄而得夷稱也。鎮者，去中國稍遠，理須鎮守。藩者，以其最遠，故得藩屏之稱。此三服摠號蕃服，故《大行人》云「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指此三服也。此云者，衛服之內各舉一邊而言，其實通稱，唯蠻服以外，直據彼爲號，不通中國之名也。論讓案：藩畿，《職方氏》作「藩服」，《周書·職方》同，孔注云：「藩服，屏

四境也。」案：蕃爲屏蔽之義，則當以藩爲止。此經及《大行人》蕃國並作蕃者，段借字也。又案：此九畿自侯畿至此衛畿，五服面五千里，爲中國，故《書·康誥》、《酒誥》、《康王之誥》說外服，並止於采衛。《左》襄十五年傳亦云：「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衛、大夫，各居其列。」《呂氏春秋·慎勢篇》又云：「凡冠帶之國，舟車之所通，不用象譯狄鞮，方三千里。」並據此衛畿之內而言。而《職方》九州則又外及要服，卽此蠻畿，是面三千五百里也。至周代古籍說畿服者，亦多駁文。《國語·周語》，祭公謀父曰：「夫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夷蠻要服，戌狄荒服。」韋注亦依鄭義，兼取禹貢，與此經爲釋，謂邦內甸服卽此經之國畿，云甸服者，爲沿夏名，邦外侯服卽此經之侯服，侯衛賓服則統此經侯甸男采衛五服言之，夷蠻要服卽此經之蠻服夷服，戌狄荒服卽此經之鎮服蕃服，蓋以五服略此經之九服也。然《禹貢》疏引韋注，又以彼賓服卽禹貢之綏服，則於此經當爲采衛二服，非總舉五畿，與今本章注復異。今案：《國語》以甸服爲畿內，同於禹貢，與此經甸在侯服外迥異。攷《書·康誥》云「侯甸男邦采衛」，又《酒誥》云「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二書作於周公致政以前，而畿服之名已與此經同。《白虎通義·爵篇》

引《酒誥》以爲殷制，則此經九服或卽沿殷名，亦未可知。《國語》所云，必祭公追紀古名，故取《禹貢》五服而不取《職方》九服。《周語》襄王謂晉文公曰「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規方千里，以爲甸服」，義亦然也。韋氏以此經曲爲傳合，說殊未安。又《周書·王會篇》云：「方千里之內爲比服，方二千里之內爲要服，方三千里之內爲荒服。」比與賓一聲之轉，《禹貢》「玼珠」，字或作螭，是其證也。彼比要荒三服，卽《周語》所謂侯衛賓服、夷蠻要服、侯狄荒服也。然無甸服，所說里數與此經及《禹貢》又並不合，疑皆傳寫譌互。孔晁注以爲因殷之服名，殊無塙證。《王制》又云：「千里之內曰甸，千里之外曰采，曰流。」孔疏亦以殷制中國方三千里爲釋，與此經畿服之制所差尤多，皆非周制也。

注云「畿猶限也」者，《毛詩·商頌·玄鳥》傳云：「畿，疆也。」《小爾雅·廣詁》云：「限、疆，界也。」是畿限義同。《說文·田部》云：「畿，天子千里地，以逮近言之，則言畿也。」是畿爲國畿之專名，引申之，凡畿疆之限，通謂之畿。《路史·國名紀》引《尚書大傳》云：「圻者，天子之境也。諸侯曰境。」圻卽畿也。畿境對文則異，散文亦通。云「自王城以外五千里爲界，有分限者九」者，此九畿卽謂九服之界限有九者，不數國畿也。《王制》孔疏引《五經異義》云：

「《今尚書》歐陽、夏侯說，中國方五千里。《古尚書》說，五服旁五千里，相距萬里。許慎謹按：以今漢地考之，自黑水至東海，衡山之陽至於朔方，經略萬里，從《古尚書》說。」鄭氏無駁，與許同。案：此九畿面五千里爲界，卽《古尚書》說五服相距萬里，但服數不同。據《異義》所云，則漢時《尚書》古今文兩家說本不同。今文說謂三代並方五千里，則王城以外，面二千五百里，故《王制》注引《孝經說》云「周千七百諸侯，布列五千里內」，《論衡·別通篇》云「殷周之地，極五千里」是也。馬、鄭、許三君則並從古文說，《禹貢》與周並方萬里，王城以外面五千里，故《王制》疏引鄭《易注》謂黃帝、堯、舜地方萬里，三代之末地方五千里。實則《禹貢》面二千五百里，兩面方五千里，此經九服面五千里，兩面方萬里，二經不同。說《禹貢》者，當從今文《書》義；說此經者，當從古文《書》義，不容偏據也。云「籍，其禮差之書也」者，《說文·竹部》云：「籍，簿書也。」禮差，謂國之大小、爵之尊卑及《大行人》說以九服之遠近定朝覲之疏數與貢物等。《左》昭十三年傳，子產曰：「爵卑而貢重者，甸服也。」則職貢之籍，服各不同，若此之類皆著於書也。云「政職，所共王政之職，謂賦稅也」者，賈疏云：「案《大宰》云『以九職任萬民』，據畿內。此九職亦施與邦國，



則此政職也。但施職事與之，使萬民勤職而出賦稅，諸侯得之以市取土毛以貢之，則《禹貢》篚貢是也。據民而出謂之賦稅，據諸侯所送謂之貢也。」案：鄭、賈說非也。此政職，即謂邦國君臣所奉行之政治職事，與上文分職義同，詳前疏。云「故書畿爲近，鄭司農云近當言畿」者，段玉裁云：「當言畿者，當爲畿也。畿聲，斤聲，文微，韻合音也。」丁晏云：「《爾雅》『畿，近也』。《易·小畜》『上九，月幾望』，子夏作『近』。《中孚》『六四，月幾望』，京作『近』。」

引《春秋傳》者，襄二十五年《左傳》，鄭人陳，子產獻捷于晉，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自是以衰。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杜注云：「圻，方千里。同，方百里。」此引圻作畿者，先鄭據《左氏》古文，與杜本異。又引《詩·殷頌》者，《玄鳥》篇文。先鄭引此二者，證字當從畿之義。凡令賦，以地與民制之。上地食者參之二，其民可用者家三人；中地食者半，其民可用者家二人；下地食者參之一，其民可用者家一人。賦，給軍用者也。令邦國之賦，亦以地之美惡、民之衆寡爲制，如六遂矣。鄭司農云：「上地，謂肥美田也。食

者參之二，假令一家有三頃，歲種二頃，休其一頃。下地食者參之一，田薄惡者所休多。」【疏】「凡令賦以地與民制之」者，此家上施政職，而并頒邦國授地令賦之政法也。

注云「賦，給軍用者也」者，所謂軍賦也，別於《大宰》九賦等爲給經用之賦。云「令邦國之賦，亦以地之美惡、民之衆寡爲制，如六遂矣」者，賈疏云：「此文承上邦國之下而云令賦，是還據邦國諸侯而說也。按《遂人》，上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五十畝，中地家二百畝，下地家一百畝，與此上地食者參之二合，故鄭云邦國如六遂矣。」詒讓案：鄭言此者，明此經三等授田，上地食者參之二，與《遂人》六遂之制同，與《大司徒》都鄙之制異也。其三等任民之法，則與《小司徒》六鄉之制同。《遂人》云：「以下劑致甿」，注云：「民雖受上田、中田、下田，及會之以下劑爲率，謂可任者家二人。今此備上中下三劑，則任民之法不與遂同也。賈疏又據《小司徒》注，謂授田有九等之法，云「若然，則上地是上下之地，應家八人，一人爲家長，可任者當云家七人，今云家三人者，經欲互舉以明義，故以中地之上家七人，見出上地之下家八人者，明亦有上地之中、上地之上。又言下地食者參之一，其民可用者家二人，地即據下地之上，人即據中地之下。家五人者亦是互舉以明義，故地舉其下，人舉

其中，欲見亦有下內三等地及人也。其說殊爲迂曲，今並不取，詳《小司徒》疏。鄭司農云「上地謂肥美田也，食者參之二，假令一家有三頃，歲種二頃，休其一頃」者，卽《遂人》云「上地田百畝，萊五十畝」也。歲種其田，而休其萊，其《大司徒》都鄙三等田，則上者不易之田，家百畝。彼無萊田，皆歲種不休，與此異也。賈疏云：「舉上地，只應云一頃五十畝，而云三頃者，直取參之二，舉整言之，或并一家而說也。」云「下地食者參之一，田薄惡者所休多」者，卽《遂人》云「下地田百畝，萊二百畝」是也。此皆磽瘠之地，所休多，謂若歲種一頃，休其二頃也。中春，教振旅，司馬以旗致民，平列陳，如戰之陳。以旗者，立旗期民於其下也。兵者，守國之備。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兵者凶事，不可空設，因蒐狩而習之。凡師出曰治兵，人曰振旅，皆習戰也。四時各教民以其一焉。春習振旅，兵入收衆專於農。平猶正也。【疏】「中春教振旅」者，春習兵之法也。以下四時習兵大田之制，此官脩戰法以教之，亦政官官法之大端，故其文特詳也。教振旅者，習戰罷還師入國之事。云「司馬以旗致民」者，命司常置之，《司常》云「凡軍事，建旌旗，及致民，置旗弊之，甸亦如

之」是也。云「平列陳如戰之陳」者，說文·支部云：「陳，列也。」經典通段陳爲之。此教戰陳列軍衆，如臨敵接戰時之陳，卽後大閱禮陳車徒之法是也。但「冬狩」章云「左右陳車徒，有司平之」，注以爲鄉師正其行列，則此振旅列陳亦鄉師平之，司馬當蒞其事耳。注云「以旗者，立

旗期民於其下也」者，《大司徒》云「大軍旅，大田役，以旗致萬民」，注云：「徵衆刻日樹旗，期於其下。」此與彼義同。此所建卽九旗之熊旗，後作旗、弊旗並同。賈疏云：「謂大司馬素有田獵之期日，今至期日，立熊虎之旗於期處以集衆。」吳廷華云：「司徒以旗致民，此又致之者，司徒致於所治，此則致之田所也。」云「兵者，守國之備」者，言兵械爲國守圉之備，故必豫閑習之。引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者，《論語·子路篇》文。《集解》引馬融云：「言用不習之民，使之攻戰，必破敗，是謂棄之。」引證必豫教民習戰之事。云「兵者凶事」者，《司常》注同。云「不可空設，因蒐狩而習之」者，賈疏云：「蒐狩是田獵之名。欲行蒐狩，先芟草萊，教戰訖，乃入防田獵，是以《書傳》云：「戰鬪不可空習，故於蒐狩以閑之。」閑之者，習之。是其習兵因蒐狩

①「支」原訛「自」，據《說文》改。

也。『詒讓案：《儀禮經傳通解》引《尚書大傳》、《公羊》桓四年傳何注，竝云「禽獸多則傷五穀，因習兵事，又不空設，故因以捕禽獸，所以共承宗廟，示不忘武備，又因以爲田除害」。《穀梁》昭八年傳云：「因蒐狩以習用武事，禮之大者也」。《續漢書·禮儀志》劉注引《月令章句》云：「寄戍事之教于田獵，武事不空設，必有以誠，故寄教于田獵，閑肄五兵。說竝與鄭同。云：凡師出曰治兵，入曰振旅，皆習戰也」者，本《穀梁》莊八年「治兵」傳說。《司馬法·仁本篇》云：「天子大愷，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案：天子有振旅治兵，諸侯亦有蒐獮，《司馬法》蓋錯互言之。賈疏云：「按莊公八年正月甲午，祠兵。《公羊傳》曰：「祠兵者何？出曰祠兵，入曰振旅，其禮一也，皆習戰也。」注云：「禮，兵不徒使，故將出兵，必祠於近郊，陳兵習戰，殺牲饗士卒。」《左氏》說「治兵於廟，禮也」。注云：「三年而治兵，與秋同名。兵革將出故曰治兵。」《穀梁傳》亦云：「出曰治兵，習戰也。入曰振旅，習戰也。」鄭玄於《異義駁》不從《公羊》云祠兵，故云「祠兵者，《公羊》字之誤，因而作說之」。亦不從《左氏》說治兵爲授兵於廟。云「於周《司馬職》曰，仲夏教茆舍，仲秋教治兵，其下皆云如戰之陳。仲冬教大閱，脩戰法，虞人萊所田之野，乃爲之。」

如是治兵之屬，皆習戰，非授兵於廟，又無祠五兵之禮。」案：賈所引《左氏》舊注，蓋賈、服義。《左》隱五年傳，臧僖伯云：「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杜注云：「雖四時講武，猶復三年而大習。」據彼文，則四時講武之外，復有三年之大習，與《公羊》桓六年何注「三年簡車」、《漢書·刑法志》「卒正三年簡徒」事略同。此經無文，殆非周初之制，互詳後疏。云「四時各教民以其一焉」者，以春教振旅爲戰罷收衆之事，夏教茆舍爲在道舍止之事，秋教治兵爲軍行出國之事，冬教大閱爲兩軍接戰之事，征伐則四事備有，無事講習則四時分肄，各教民以一事，互相備也。云「春習振旅，兵人收衆專於農」者，鄭《中庸》注云：「振，收也。」《詩·采芑》箋云：「振猶止也。旅，衆也。」止與收義亦略同。以春農事方興，故教以軍還入國收衆之事，亦使民專於農也。《爾雅·釋天》云：「入爲振旅，反尊卑也。」郭注云：「尊老在前，復常儀也。」此釋振旅之儀法，與收衆之義亦不相悖。《公羊傳》何注云：「將入，嫌於廢之，故以振訊士衆言之。」《國語·吳語》說吳軍譁釗振旅，則何說亦可通。《國語·齊語》章注、《左傳》隱五年杜注、《穀梁》莊八年范注、《爾雅·釋天》郭注、《漢書·刑法志》顏注，皆釋振旅爲整衆，此並與何訓略同，與鄭異也。云「平猶正也」者，前注同。

辨鼓鐸鐺鐺之用，王執路鼓，諸侯執賁鼓，軍將執晉鼓，師帥執提，旅帥執鼙，卒長執鐺，兩司馬執鐸，公司馬執鐺。《鼓人職》曰：「以路鼓鼓鬼享，以賁鼓鼓軍事，以晉鼓鼓金奏，以金鐺止鼓，以金鐸通鼓，以金鐺節鼓。」鄭司農云：「辨鼓鐸鐺鐺之用，謂鉦鐸之屬，鐺讀如濁其源之濁，鐺讀如譟曉之曉。提讀如攝提之提，謂馬上鼓，有曲木提持鼓立馬髦上者，故謂之提。」杜子春云：「公司馬，謂五人爲伍，伍之司馬也。」玄謂王不執賁鼓，尚之於諸侯也。伍長謂之公司馬者，雖卑同其號。【疏】辨鼓鐸鐺鐺之用者，存辨金鼓，與夏辨號名，秋辨旗物，三時各辨其，唯冬兼備。但存亦有號名旗物，夏秋亦有金鼓，唯詳略小異耳。《吳子·應變篇》云：「鼓之則進，金之則退。」春振旅還師，宜習進退之節，故以金鼓爲重。《孫子·軍爭篇》云：「軍政曰：言不相聞，故爲之金鼓；視不相見，故爲之旌旗。」夫金鼓旌旗者，所以人之耳目也。《吳語》云：「王乃秉枹，親就鳴鍾鼓，丁寧，鐺于，振鐸，勇怯皆應。」軍皆譟鉦以振旅。一與此振旅辨鼓鐸鐺鐺事相應。云「王執路鼓者」，《檀弓》孔疏云：「兵車參乘，若是元帥，則在中央鼓下，御者在左，戈盾亦在

右。」故成二年，蹇之戰，於是卻克爲中軍將，時流血及屨，未絕鼓音，是將居鼓下也。若天子，諸侯親爲將，亦居鼓下，故《戎右》云「贊王鼓」，成二年，齊侯圍龍，齊侯親鼓之是也。若非元帥，則皆在左，御者在中，故成二年，韓厥白其車左，居中代御，而逐齊侯，故杜預云「其車，自非元帥，御者皆在中」。故熊氏以爲雖非元帥，上軍、下軍之將亦居鼓下，故成十六年鄆陵之戰，子重將左而公子重鼓之也，故爲將皆在鼓下也。以其親鼓，故以爲鼓下。案：《周禮》諸侯執賁鼓，軍將執晉鼓，師帥執提，旅帥執鼙，豈皆居鼓下也？其義恐非也。一案：熊謂凡軍將皆居中央鼓下是也。此經王侯及軍將所執路賁晉三鼓，鄭謂皆建於所自乘之車，此皆大鼓，必當車中建之，則執之者亦必居中可知。其師帥執提以下，皆小鼓，不必建於車中，則執之者自可居車左。熊竝不謂師帥以下皆居中央鼓下，孔蓋失糾。又案：凡車上建鼓，皆爲楹鼓。《左傳》宣四年孔疏云：「車上不待置簠簋以縣鼓，故爲作跗，若殷之楹鼓也。」鄭珍云：「車箱外三面皆有闌，其式前之闌，金鼓在焉。」《左》宣四年，「伯棼射王，汰輶，及鼓跗，著於丁寧」。可見輶之後有鼓，鼓之後有鉦，鼓有跗者。《吳語》「載常建鼓」，韋昭注：「鼓，晉鼓也。建謂爲之楹而樹之。」知古人戰車上是樹楹

鼓，鼓大跗小，則中多空地。鉦乃手所搖擺，其大無幾，當即繫於跗。襄十八年，齊殖綽、郭最皆衿甲而縛，坐於中軍之鼓下。闌之長各如其輪式，則左右軌兩縱木當隧前一分，及前闌兩端之外皆有四寸六分空地，兩囚坐此，鼓在其上，非坐鼓下而何。」又云：「車之辨等衰者，止在諸飾，其長短廣狹須求合轍，必無貴賤皆同。」據《吳語》十旌一將軍，載常建鼓，韋昭謂鼓是晉鼓。依《周禮》軍將執晉鼓之文，自不誤。但今以《輶人》計之，晉鼓之木長六尺六寸，鼗鼓長八尺，面皆徑四尺。古之鼓面在兩旁，其樹於篋中，面當空處，雖不知高下，跗要與軾相切。爲晉鼓歟，若以面向人，木之占地總六尺六寸，式內外分居三尺餘，軍將即須退式後三尺餘擊之，則身必立當箱軫之際；若以面向側，四尺之面於式內亦居二尺，其木適如車廣，軍將居中，手必繞出左右兩人之外乃及擊之。若鼗鼓，木長八尺，面向人，則擊者幾無立處，而向側，則且出車旁七寸矣。皆無可者。然旗鼓，師之耳目，斷無不建鼓之理。反覆繹之，《夏官》言仲冬教大閱，羣吏聽誓訖，中軍以鼗令鼓，鼓人皆三鼓，司馬振鐸，羣吏作旗，車徒皆作，鼓行。注謂中軍，中軍之將也。三鼓者，鼓人也。鼓人，師帥、旅帥也。中軍之將令鼓，鼓人擊鼓以行之。夫以大閱脩戰法，中軍之將令鼓止

用鼗，而擊鼓率其卒伍以行者，又止是師帥、旅帥，則所擊者亦止是提鼗耳。臨戰所擊，豈得異是。若仲春教振旅，此時本主於辨鼓鐸鐃鐃之用，故王以下所執不同。然鼓坐作進退，亦止是師旅之帥鼓以行之，王及諸侯、軍將不過以所執令之，不必親登車擊鼗晉也。路鼗晉之大，既不可建車上，晉鼓下爲提，然則軍將或王侯自將，必皆建提，下則建鼗明矣。賈氏「中軍令鼓」疏云「將居鼓下」，以鼗晉圍長筭之，人非居其下不可，然如何擊之耶？」案：鄭子尹說是也。據《大僕》「凡軍旅，贊王鼓」，注云：「王通鼓，佐擊其餘面。」賈彼疏亦以路鼓釋之。是鄭意自謂王在軍所乘戍路，實建路鼓，王親與大僕等同擊之，則謂諸侯軍將等兵車亦實建鼗，晉諸鼓可知。賈申鄭自不誤。然子尹依三鼓廣長之度筭之，建與擊皆不能無所妨礙，故疑此經爲習戰之禮，王侯等不必親登車擊鼓；若臨戰，則王、侯、軍將車所建而擊者，亦不過提鼗等小鼓。今攷鼓跗高度，經注無明文。以《考工記·總敘》說兵車六等之度推之，車軫四尺，人長八尺，通爲一丈二尺。《輶人》注謂衡高八尺七寸，輶曲中高度與彼等，則與人要腹正相值也。《左傳》謂鼓跗與輶高相直，而以徑四尺、長六尺至八尺之鼓縣其上，無論跗之爲直木、曲木，鼓之爲直向、側向，縱不觸人首，亦必蔽人

目矣。儻更出人首之上，則跗木必長一丈三尺以上。以一丈三四尺之木，建徑四尺、長六尺至八尺之鼓，車行不搖，抗不安乎？是其不能絕無所礙明矣。況大閱禮中軍以鼙令鼓，曰令鼓，則非親擊可知。若中軍將車自建鼙鼓，何不自擊鼙鼓以令之，而必擊鼙以令鼓人鼓之乎？竊疑此經師帥執提以下，其鼓較小，皆是親執。其軍將以上職位較崇，所用三鼓廣長之度絕侈，將車所不易建，當別以車載之，則三鼓不必親執，經以與下提鼙等牽連並舉，故通言執耳。《吳語》「將軍建鼓」，文例亦同，實則王侯軍將所親執者仍是鼙，與大閱禮中軍用鼙同也。其大師王在軍臨戰之時，王車亦止載鼙以令鼓，而鼓人別乘副車，載路鼓以從之，如大閱中軍以鼙令鼓，而後鼓人三鼓。彼鼓人即地官之屬，所鼓者蓋即路、鼗、晉諸鼓別載以從者也。諸侯軍將以下，當亦如是。《左傳》伯棼射楚王車，及鼓跗，亦即鼙，散文通稱，猶《吳語》嬖大夫提鼓，即此旅師所執之鼙耳。《肆師》注引《尚書大傳》說武王觀兵事，云「王升舟入水，鼓鍾亞」。是水行鍾鼓不與王同舟，則陸行鍾鼓亦必別建於副車。行軍又有鍾鐃，而軍將所令亦止用鐃鐃，皆足相比例。夫然，則三鼓雖大，而專車以載，當無難容之慮，而鼓人唯掌擊鼓，不執它事，亦當無不能擊之虞，於理勢儻有合乎。古軍

禮亡佚，將鼓別載，無可證論。惟大閱中軍用鼙，而鼓人別鼓，可相推迹，而注又誤釋鼓人為師帥、旅帥，其制彌晦。子尹知三鼓必非將車所能建，而不知其有別載之法，後文大閱禮即其塙證也。云「軍將執鼙鼓」者，《釋文》「軍將」作「將軍」，云「本或作軍將」。案：《國語·吳語》云：「吳王陳士卒，百人以為徹行，百行。行頭皆官師，攬鐃，十行一嬖大夫，提鼓；十旌一將軍，建鼓。」彼將軍建鼓，即此軍將執鼙鼓，軍將即將軍也。韋注引此經亦作「將軍執鼙鼓」，與陸本同。《左傳》昭二十八年、《公羊》宣十二年、《穀梁》文五年傳、《國語·晉語》、《大戴禮記·衛將軍文子篇》亦竝有將軍之文，或此經舊本如是，不必與師帥旅帥等同也。云「旅帥執鼙」者，即《吳語》嬖大夫提鼓。旅帥，下大夫也。云「兩司馬執鐃」者，即《吳語》「官師攬鐃」。兩司馬，中士也。韋注據彼百人為行，以官師為卒長，上士。案：《祭法》「官師與適士廟制不同，則官師自當為中、下士。或吳制百人長以中、下士為之，與王朝制異。彼注又引賈逵、唐固、虞翻說，以官師為大夫，則誤，韋氏亦不從也。注引《鼓人職》者，證三鼓三金之用。彼文責鼓作鼗鼓，責即贗之省，詳彼疏。據此經，是路鼓鼙鼓亦軍事所用，彼各舉一端為義，文不具也。鄭司農云「辨鼓鐃鐃鐃之用，謂鈺鐃之

屬一者，賈疏云：「案《司馬法》云：『十人之長執鉦，百人之帥執鐸，千人之帥執鼙，萬人之主執大鼓。』義與此同，故引之爲證也。」詒讓案：《鼓人》注云：「鐸，鉦也，形如小鍾。」《說文·金部》云：「鐸，鉦也。鉦，鐸也，似鈴。鐸，小鉦也。是鐸鐸皆鉦之類，故總云謂鉦鐸之屬以略之。《司馬法》以什計數，與《吳語》陳制正同，而與此經軍制則異，先鄭似不必據彼文，互詳《敍官》疏。云「鐸讀如濁其源之濁」者，此擬其音也。段玉裁云：《淮南子》、《漢書·禮樂志》皆有濁其源之語。」云「鐸讀如謹曉之曉」者，賈疏云：「從《毛詩》云「以謹謹曉」。案：賈引《毛詩》，即《大雅·民勞》篇「以謹愬愬」。《釋文》本鄭箋云：「愬愬猶謹曉也。」曉讀字通。《釋名·釋樂器》云：「鐸，聲曉曉也。」云「提讀如攝提之提」者，《史記·天官書》云：「大角旁星曰攝提。」《索隱》引《春秋》元命苞云：「攝提之爲言提攜也。」此擬其音而義亦同也。云「謂馬上鼓，有曲木，提持鼓，立馬髦上者，故謂之提者」，《說文·手部》云：「提，挈也。」《國語·吳語》之提鼓即鼙，又《越語》云「范蠡乃左提鼓」，韋注亦並訓提爲挈。此提鼓當大於鼙，而其可提挈則同，故即以提爲名。髦謂馬鬣，詩·魯頌·駟·孔疏云：「髦卽是鬣，皆謂馬之鬣也。」案：依先鄭說，提鼓蓋以曲木爲柄，人立馬

上提持之，鼓下垂，與馬之鬣相直。然此章路鼓以下，並據在車言之，不宜師帥執提獨爲單騎。賈疏亦駁之云：「此先鄭蓋據當時已有單騎，舉以況周。其實周時皆乘車，無輕騎法也。莊存與云：『古人車戰，無騎兵。駟馬夾轅，去隊十二三尺，安得有提持之鼓立馬髦上而鼓之！』鄭珍云：「先鄭以漢法況周，然此可推占提鼙之制，其木必短，建車上者，附必曲木折向外，令其面適當式前，高或及膺，乃便軍將之擊。」案：賈、莊、鄭諸說是也。《御覽·樂部》引《大周正樂》云：「馬上之鼓曰提鼓，有木可提執。」蓋即沿先鄭此注之誤。竊謂提鼓以提爲名，固當有柄可以提持，但不必在馬髦上耳。《說文·鼓部》云：「鼙，騎鼓也。」《玉燭寶典》引《蒼頡篇》云：「鼙，馬上鼓也。疑禮家舊說又有釋旅帥執鼙爲騎鼓，與先鄭釋提略同，其說亦非也。鼙，詳《小師》疏。杜子春云「公司馬謂五人爲伍，伍之司馬也」者，以其在兩司馬之下，故知爲伍之司馬，《敍官》云「五人爲伍，伍皆有長」是也。《敍官》又云「家司馬，各使其臣，以正於公司馬」，彼以王國對都家言之，謂之公，乃軍司馬以下之通稱，與此公司馬爲伍長異。云「玄謂王不執責鼓，尚之於諸侯也」者，賈疏云：「按鼓人職，責鼓鼓軍事，計王在軍自爲元帥，自合執責鼓。今不執責鼓者，見諸侯因

朝而來，與王爲賓客，故讓之使執賁鼓，故云尚之於諸侯。  
案：賈說謬也。《廣雅·釋詁》云：「尚，加也，高也。」尚之於諸侯，言尊王加之諸侯之上，以示殊異。此三鼓並依大小尊卑差次用之，據《鼓人》六鼓之次，路鼓尊於鼗鼓。今諸侯既執賁鼓，王不可與彼等，故尊異之而執路鼓，非謂王讓於諸侯而不執賁鼓也。云「伍長謂之公司馬者，雖卑同其號者」，賈疏云：「按諸官大夫乃與大官同號，宰夫已下并上士、中士、下士，皆不得與大官同號。今於《序官》大司馬之下，上士得號與司馬，中士得號行司馬，及在軍二十五人長中士號兩司馬，五人長下士號公司馬，皆與大官同號者，以司馬主軍，軍事主嚴，雖卑得同號也。」案：賈說未塙。諸司馬官卑而同卿號者，以其同主兵耳。《左》成二年傳，齊有「銳司徒」、「辟司徒」，襄十八年傳，鄭有「野司寇」，然則他官亦有正屬同名者，無義例也。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習戰法。【疏】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者，《說文·土部》云：「止也。」重文坐，古文止。案：坐本訓止，引申之，凡坐地坐席並謂之坐。江永云：「古人之坐，兩膝著席而坐於足，與跪相似。但跪者直身，臀不著地，又謂之跏。跪危而坐安。《曲禮》疏云「坐亦跪也」。坐通名跪，跪名不通坐，此跪坐之別也。」案：江

說是也。此坐陳即跪地也。郊特牲說軍旅之事云：「左之右之，坐之起之，以觀其習變也。」賈疏云：「按下大閱禮，備軍法，虞人萊所田之野，下文云「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已下有此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彼大閱具言，於此略說有此坐作之法。」注云「習戰法」者，據後大閱云「脩戰法」，教之即所以習之也。遂以蒐田，有司

表貉，誓民，鼓，遂圍禁，火弊，獻禽以祭社。

春田爲蒐。有司，大司徒也。掌大田役治徒庶之政令。表貉，立表而貉祭也。誓民，誓以犯田法之罰也。誓曰：「無干車，無自後射，立旌遂圍禁，旌弊爭禽而不審者，罰以假馬。」禁者，虞衡守禽之厲禁也。既誓，令鼓而圍之，遂蒐田。火弊，火止也。春田主用火，因焚萊除陳草，皆殺而火止。獻猶致也，屬也。田止，虞人植旌，衆皆獻其所獲禽焉。《詩》云：「言私其穢，獻膚于公。」春田主祭社者，上方施生也。鄭司農云：「貉讀爲馮，馮謂師祭也。」書亦或爲馮。【疏】遂以蒐田者，春大田之法也。云「有司表貉」者，賈疏云：「按下大閱禮，遂以狩田」以下云「以旌爲左右和之門，羣吏各帥其車徒以敍和出，左右陳車徒，有司平之」，「既陳，乃設驅逆之車，有司表貉于陳前」。此亦當如



彼，但春非大備，故亦略言也。」云「誓民者，賈疏云：『即下大閱禮』羣吏聽誓於陳前」，鄭引《月令》「司徒北面誓之」是也。」江永云：「田時誓有一：前誓在列陳之後，戒其坐作進退之不用命也；後誓在表貉之後，戒其從禽之不如法也。春冬各言其一，疏引大閱羣吏聽誓，解有司表貉誓民，未密。」案：江說是也。前誓，習戰之誓，誓以軍法，即大閱陳車徒羣吏聽誓于陳前是也。後誓，田獵之誓，誓以田法，此表貉後之誓是也。云「鼓，遂圍禁者，賈疏云：『即下文「中軍以鞀令鼓，鼓人皆三鼓」，下是也。』既誓，令鼓而圍之。」云「火弊，獻禽以祭社者，賈疏云：『此因田獵而祭，非《月令》仲春祭社也。』」注云「春田爲蒐者，爾雅·

釋天云「春獵爲蒐」，郭注云：「搜，索取不任者。」《左》隱五年傳云「春蒐」，杜注云：「蒐，索，擇取不孕者。」《說苑·脩文篇》云：「蒐者，搜索之。」《國語·周語》云「蒐於農隙」，韋注云：「春田曰蒐。蒐，擇也。禽獸懷妊未著，搜而取之也。」義並略同。蒐字又作狻，《祭義》：「狻狩。」注云：「春獵爲狻。」《齊語》云：「春以狻振旅」，韋注引此經作狻田。又作搜，《玉燭寶典》引《月令章句》，述此經作搜田，說之云：「搜索其不孕任者，以供宗廟之事。」《淮南子·泰族訓》云：「時搜振旅，以習用兵也」，許注云：「搜，簡車馬也。」《漢

書·刑法志》亦云「春振旅以搜」。案：狻搜與蒐並聲近義同。又《公羊》桓四年傳「春曰苗，秋曰蒐」，何注云：「蒐，簡擇也。簡擇幼稚，取其大者。」《春秋經傳集解·深察名號篇》云：「春曰蒐，從《公羊》說也。」《穀梁》桓四年傳「春曰田，秋曰蒐」，范注云：「取獸於田，蒐擇之，舍小取大。」《左傳》隱五年孔疏引《白虎通義》云：「春謂之田何？春，歲之本，舉本名而言之也。秋謂之蒐何？蒐，索肥者也。」從《穀梁》說也。《御覽·資產部》又引《韓詩內傳》云：「春曰畋，夏曰狻。」二傳及《韓詩》說，並與此經義異。云「有司，大司徒也，掌大田役治徒庶之政令」者，據《大司徒職》文。《月令》季秋教田獵，亦云「司徒擗扑，北面誓之」。鄭以經有司通表貉誓民爲文，意表貉誓民事相因，並司徒主之也。鄭鑄云：「有司者，肆師、甸祝也。」《肆師》「大田獵祭表貉則爲位」，《甸祝》「掌四時之田表貉之祝號」，則有司謂此二官明矣。王昭禹、姜兆錫、秦蕙田、莊有可說同。黃以周云：「肆師爲表貉之位，甸祝掌表貉之祝號，與誓民無與。」案：黃說是也。表貉自是肆師、甸祝所掌，而誓民則當爲司徒，注與鄭鑄說相兼乃備。云「表貉，立表而貉祭也」者，表，即後大閱禮列陳之處，一百五十步爲四表，貉祭蓋當最南第一表祭之。《肆師》注云：「貉，師祭也。於所立表之處爲

師祭、祭造軍法者，禱氣勢之增倍。詳彼疏。云「誓民，誓以犯田法之罰也」者，將田，先以犯田法之罰與民誓之，使民不犯，即《士師》田役之禁是也。賈疏云：「當司徒北面誓之時，小子斬牲，以左右巡陳也。」云「誓曰無干車，無自後射者，自此至「罰以假馬」，並誓辭。賈疏云：「此據《漢田律》而言。無干車，謂無干犯他車。無自後射，象戰陣不逐奔走。又一解云：「前人已射中禽，後人不得復射。」彼又云無面傷之等，象降者不逆擊之。」案：《士師》注引此首二語作軍禮，黃以周以爲《司馬法》逸文，近是。賈疏謂出《漢田律》，疑不足據。又《士師》疏引鄭《易注》釋無自後射，謂「不中之後，不復重射」，與此所述二義又不同。黃以周云：「無干車者，謂各守車行，毋躡犯他轍而逐獸也。無自後射者，謂各安徒列，毋自人後而爭射前禽也。」案：黃說亦近是。但無自後射，止是恐其誤傷前人耳，似不必專屬徒言也。云「立旌遂圍禁」者，賈疏云：「旌則下文大閱禮云「旗居卒間」者是也。」詒讓案：此云圍禁，《王制》云「天子不合圍」，《曲禮》云「國君春田不圍澤」者，《王制》孔疏云「天子四時田獵皆得圍，但圍而不合」是也。云「旌弊爭禽而不審者，罰以假馬」者，旌弊即仆旌止田也。田止則屬禽，故有爭禽之罰。《投壺》云「請爲勝者立馬」，

鄭彼注云：「馬，勝筭也。謂之馬者，若云技藝如此，任爲將帥乘馬也。賈疏云：「謂獲禽所筭之籌。罰者，謂效功時爭禽不審，即罰去其籌。陳祥道云：「漢人格五之法，有功馬、散馬，皆刻馬象而植焉。假馬，投壺之馬，蓋亦如此。孔廣森云：「馬者，蓋刻木爲馬象，亦中之類。」案：陳、孔說是也。鄭云勝筭，蓋亦以馬爲籌名。云「禁者，虞衡守禽之厲禁也」者，即《迹人》云「掌邦田之地政，爲之厲禁而守之」是也。以田必於山澤，則守禽當亦虞衡所掌。《山虞》、《林衡》、《川衡》、《澤虞》諸職所云「掌山林川澤之禁令、政令」，蓋並兼守禽之厲禁言之。賈疏禰引《山虞》、《澤虞》「一職「使民守厲禁」爲說，不知彼白爲民間占伐林木、占取澤物之事，與田獵守禽之禁無與也。云「既誓，令鼓而圍之，遂蒐田」者，司徒誓畢，鼓人乃鼓進衆，遂圍其厲禁而蒐田也。云「火弊，火止也」者，《獸人》「弊田」注云：「弊，仆也，仆而田止。」此四時田獵，凡云弊者，義皆爲止。後「車弊」、「羅弊」、「徒弊」並同。云「春田主用火，因焚萊除陳草」者，此所謂火田也。《爾雅·釋天》云：「火田爲狩。」《左》桓七年經「二月，焚咸丘」，孔疏引李巡、孫炎《爾雅注》云：「放火燒草，守其下風。」《郊特牲》云：「季春出火，爲焚也。然後簡其車賦而歷其卒伍，而君親誓社以習

軍旅。」注云：「謂焚萊也。凡出火以火出，建辰之月火始出。君親誓社，誓吏士以習軍旅，而遂田以祭社也。言祭社，則此是仲春之禮也。仲春以火田，田止弊火，然後獻禽。至季春火出而民乃用火，今云季春出火乃誓社，記者誤也。」據彼注則火未出得先焚萊，故《牧師》亦云「孟春焚牧」。又《羅氏注》引《王制》「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之文，以爲十月卽得火田，故《王制》疏以爲十月以後至中春，並得火田。此中春大蒐之地尤廣，以萊是草地，春時新草將生，故因獵而大焚陳草，使新草易生也。云「皆殺而火止」者，謂將殺圍禁而火作，既殺則以火息爲田止之節。《王制》疏說此火弊云：「謂殺獲禽獸將畢，總放火焚萊而後止。」依孔說，則似田止而後火作，非也。云「獻猶致也，屬也」者，鄭以此及後夏苗云「獻禽」，秋獮、冬狩及「山虞」並云「致禽」，《澤虞》又云「屬禽」，三者文異事同，《田僕》云「及獻比禽」，義亦同也。然「冬狩」章先云「致禽」，後又云「入獻禽以享烝」，以文例推之，則此獻禽自指獻薦於社而言，與《田僕》義異。又《甸祝》「致禽于虞中，乃屬禽」，彼注云「致禽，使獲者各以其禽來致於所表之處；屬禽，別其種類」，則致與屬義亦自不同。蓋此及夏苗云「獻禽」，將獻必先致之，經言獻以見致也；秋獮云「致禽」，既致後亦獻之，經言致

以見獻也。三章各偏舉一事，惟冬狩文特詳，故致獻兩載，此經文詳略互見之例也。至致後獻前更有屬禽之節，以《甸祝》文推之，亦四時備有可知。彼此推校，致屬獻三事，節次其明，鄭并三者爲一，似失之。云「田止，虞人植旌，衆皆獻其所獲禽焉」者，《山虞》云：「及弊田，植虞旗于中，致禽而珥焉。」又《澤虞職》云：「及弊田，植虞旌以屬禽。」則山田用旗，澤田用旌，此止云植旌者，旌旗散文得通。獻其所獲禽獻於虞旌界域之中也。引《詩》云「言私其獫，獻肩于公」者，《豳風·七月》篇文，義詳後。引之者，證獻禽之事。彼雖獻之于公，然獻公與獻神事相因，故鄭引以證義。云「春田主祭社者，土方施生也」者，以社爲五土總神，故於土方施生之時獻禽以祭之。此卽《郊特牲》所說君親誓社之事。仲春自有祈社之正祭，與此不同，此獻禽之禮當殺於正祭也。鄭司農云「貉讀爲禡，禡謂師祭也，書亦或爲禡」者，先鄭依《毛詩·大雅》、《禮記·王制》、《爾雅·釋天》諸文，破貉爲禡，故書或本亦正同。後鄭雖用先鄭義，而不從其破字，故引之在後。詳《肆師》、《甸祝》疏。中夏，教芟舍，如振旅之陳。羣吏撰車徒，讀書契，辨號名之用，帥以門名，縣鄙各以其

名，家以號名，鄉以州名，野以邑名，百官各象其事，以辨軍之夜事。其他皆如振旅。芟讀如萊沛之沛。芟舍，草止之也。軍有草止之法。撰讀曰算。算車徒，謂數擇之也。讀書契，以簿書校錄軍實之凡要。號名者，徽識所以相別也。鄉遂之屬謂之名，家之屬謂之號，百官之屬謂之事。在國以表朝位，在軍又象其制而爲之，被之以備死事。帥，謂軍將及師帥，旅帥至伍長也，以門名者，所被徽識如其在門所樹者也。凡此言以也，象也，皆謂其制同耳。軍將皆命卿。古者軍將，蓋爲營治於國門，魯有東門襄仲，宋有桐門右師，皆上卿爲軍將者也。縣鄙，謂縣正、鄙師至鄰長也。家，謂食采地者之臣也。鄉以州名，亦謂州長至比長也。野，謂公邑大夫。百官，以其職從王者。此六者皆書其官與名氏焉。門則襄仲，右師明矣。鄉則南鄉甄，東鄉爲人是也。其他象此，云某某之名，某某之號，某某之事而已，未盡聞也。鄉遂大夫，文錯不見，以其素信于民，不爲軍將，或爲諸帥，是以闕焉。夜事，戒夜守之事。草止者慎於夜，於是主別其部職。【疏】「中夏教芟舍」者，夏習兵之法也。云「如振旅之陳」者，卽如戰之陳也。云「羣史撰車徒，讀書契」者，《說文》

走部云：「徒，步行也。」賈疏云：「羣史謂軍將至伍長，各有部分，皆選擇其在車甲士三人步徒七十二人等。書契，謂兵上簿書之要契，此《小宰》之八成云「師田以簡稽」，一也。」云「辨號名之用」者，賈疏云：「此帥以門名已下是也。」云「以辨軍之夜事」者，明芟舍習戰以夜，與大閱質明而陳異也。江水云：「夏芟舍是習夜戰之事。」《齊語》云「夜戰聲相聞」。夏月晝熱夜涼，宜於此時習之。將帥以號名別之，亦是便於夜也。案：江說是也。《六韜·敵強篇》云：「敵人夜來，當明號審令，出我勇銳冒將之上，人操炬火，二人同鼓，必知敵人在，或擊其表裏，微號相知，令之滅火，鼓音皆止。」是夜戰用微號之事。注云「芟讀如萊沛之沛」者，段玉裁云：「此擬其音也。」賈疏云：「按《王制》云「居民山川沮澤」，注云「沮謂萊沛」。時俗有水草謂之萊沛，故讀從之也。」丁晏云：「芟沛聲相近。」《毛詩》「武王載旆」，《說文》引作坡，是其例也。」云「芟舍，草止之也」者，謂於野地芟除草萊，而軍止其中。除草而不除地，故謂之草止。《詩·召南·甘棠》「召伯所芟」，毛傳云：「芟，草舍也。」孔疏云：「芟者，草也。草中止舍，故曰芟舍。」引此注作「草止也」，無「之」字，《小雅·車攻》疏及《玉燭寶典》

引竝同，疑今本涉下而衍。《說文·艸部》云：「芟，草根

也。春艸根枯，引之而發土爲撥，故謂之芟。」《廣部》云：「芟，舍也。」引《詩》芟作芟。呂飛鵬云：「據此，則芟爲芟舍正字。」《詩·召南》及此經作芟，僖十五年傳作拔舍，皆假借也。魏徵《羣書治要》引此作拔舍。《論讓案》：毛、鄭並訓芟爲草，訓舍爲止，故《車攻》毛傳云：「大芟草以爲防，或舍其中。」防者，田之大界，舍其中卽所謂芟舍草止也。芟，《說文》字作芟，而卽訓爲舍，與毛、鄭異。依許義，則經芟舍二字同訓，文例重複，不若毛、鄭之允。《漢書·刑法志》云「夏拔舍以苗」，顏注云：「拔舍草止，不妨農也。」《左·僖十五年傳》「晉大夫反首拔舍從之」，杜注云：「拔草舍止。」此並以拔爲芟，杜、顏注說亦同毛、鄭。惟《漢書·禮樂志》「拔蘭堂」，注云：「拔，舍止也。」此字亦作拔，而以《說文》芟字說解釋之，蓋芟拔芟聲類同，義得通也。《詩·邶風·載馳》毛傳云：「草行曰跋。」跋芟義亦相近。云「軍有草止之法」者，《尉繚子·武議篇》云：「吳起與秦戰，舍不平隴畝，樸檉蓋之，以蔽霜露。」卽行軍草止之事。《左·襄二十八年傳》，子產相鄭伯以如楚，舍不爲壇，外僕曰：「今子草舍，無乃不可乎？」彼云草舍，亦卽此芟舍也。蓋行旅往來，雖有野舍，亦必除地爲壇，《掌舍》所謂壇壝宮也。軍行所久止之處，亦有軍舍，《量人》云「營軍之壘舍」是也。惟

在道暫息，則除草而舍，不除地爲壇壝，以軍事尚嚴，不求安適也。云「撰讀曰算，算車徒謂數擇之也」者，丁晏云：《易·繫辭》「雜物撰德」，《釋文》：「撰，鄭本作算。」占撰算通用。《段玉裁》云：「此易撰爲算也。」《說文·竹部》曰：「算，數也。」《論語》「何足算也」，鄭注：「算，數也。」《邶詩》「威儀棣棣，不可選也」，《小雅·車攻》曰「選徒囂囂」，毛傳皆訓選爲數，而《漢書》引《邶詩》作「不可算」。此撰車徒注亦讀爲算，訓爲數擇，選撰算三字聲類同也。《案》：段說是也。《詩·小雅·車攻》敍亦云：「宣王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撰車徒卽選車徒也。既陳，恐車徒或有空闕及解怠者，故使軍吏更數擇之。此所選者爲既陳之車徒，與未陳前之致民異。《韓非子·外儲說左》云：「宋襄公與楚人戰於涿谷上，楚人已成列撰陳矣，公乃鼓之，宋人大敗。」撰陳亦卽撰車徒也。云「讀書契，以簿書校錄軍實之凡要」者，簿，舊本作「薄」。《案》：薄雖古字，然注例簿書字皆不作「薄」。宋本並作「簿」，與《釋文》合，今從之。《司會》注云：「書謂簿書，契其最凡也。」此義與彼同。賈疏謂卽《小宰》八成之「聽師田以簡稽」。今案：《小宰》別云「聽取予以書契」，與簡稽所用異。此師田而曰讀書契者，對文則別，散文得通。書契凡要，並詳《小宰》疏。軍實

謂兵甲器械，詳《獸人》疏。云「號名者，徽識所以相別也」。者，《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各有屬，以待國事」。注云：「屬謂徽識也，《大傳》謂之徽號。」徽識、徽號、號名，義並同。賈疏云：「即《司常》注「三者旌旗之細者也」。皆綴之於膊上，以別死者也。」惠士奇云：「幟象銘旌，被之於背，是爲徽。《說文·巾部》謂以絳微笮於背。《春秋傳》「揚徽者公徒」。《東京賦》「戎士介而揚揮」，薛綜云：「揮爲肩上的幟，如燕尾。」然則幟垂於肩，被於背。《國策·齊策》：「秦攻齊，威王使章子將而應之，與秦交和而舍，章子爲變其徽章，以徯秦軍。」皆是物也。」又云：「《墨子·旗幟篇》曰：「吏卒男女皆辨異衣章。」衣章者，小徽幟也。」「城上吏置之背，卒於頭上，城下吏卒置之肩，左軍於左肩，右軍於右肩，中軍置之胸。」蓋被之以備死事者也。」「大旗署百戶邑，及他人財物，建旗其署，令皆明白知之，曰某子旗。」若《國語·齊語》高子之鼓，國子之鼓。所以題別衆臣，在朝表位，在軍象事，某某之名，某某之號，其用蓋如此。《尉繚子·經卒令》曰：「卒有五章，前一行蒼章，次二行赤章，次三行黃章，次四行白章，次五行黑章。前一五行置章於首，次二五行置章於項，次三五行置章於胸，次四五行置章於腹，次五五行置章於腰。」自腰至首，五色爲章，九旗之屬

也。」案：惠引《墨子》、《尉繚子》證此徽幟是也。《毛詩·小雅·六月》箋云：「徽識將帥而下皆著焉。」蓋徽識似旌旗而小，軍禮用之，著於將卒之身，《尉繚子》所云，即其遺制。《周書·世俘篇》云：「謁戎殷于牧野，王佩赤白旂。」蓋即徽識之類，是王亦著之，不僅將帥也。其小徽識亦著羽，故《國語·晉語》「晉攻狄，卻叔虎被羽先登，克之」。《後漢書·賈復傳》李注謂「被羽即析羽之旌」是也。據《齊策》說章子變徽章以徯秦軍，則軍有徽章，所以識別部曲，其用甚廣，而鄭、賈並專據備死事爲說，於義殊隘。云「鄉遂之屬謂之名」者，鄭以經云「縣鄙各以其名」是六遂，又云「鄉以州名」是六鄉，亦即《司常》所云州里各象其名也。云「家之屬謂之號」者，以經云「家以號名」，亦即《司常》所云「家各象其號」也。賈疏云：「謂都家之內，從大夫至士。」云「百官之屬謂之事」者，以經云百官各象其事，《司常職》同。賈疏云：「從王朝六卿已下，至下士。野以邑名，鄭雖不言，亦在鄉遂之例。」云「在國以表朝位，在軍又象其制而爲之，被之以備死事」者，《司常》注云：「事名號者，徽識，所以題別衆臣，樹之於位，朝各就焉。今大閱禮，象而爲之，兵凶事，若有死事者，亦當以相別也。」與此注義同。然徽識亦不徒別死事，並詳《司常》疏。云「帥謂軍將及師帥、

旅帥至伍長也」者，卽上文羣吏及後軍吏是也。以其尊卑雖殊，同是統率兵卒，故皆謂之帥。云「以門名者，所被徽識如其在門所樹者也」者，凡軍帥，在門各樹大旌旗，在軍所被徽識，制度雖短小，亦如大旌旗之制也。云「凡此言以也象也，皆謂其制同耳」者，賈疏云：「以，謂若經云『帥以門名』已下，至『野以邑名』已上，五者皆言以也。惟百官云象。此六者以象雖異，其制則同，皆小旌旗也。」云「軍將皆命卿」者，《敘官》文。云「古者軍將蓋爲營治於國門」者，謂於國門之內爲寺舍也。《國語·吳語》：「越王命有司大令于國曰：苟任戎者，皆造於國門。」韋注云：「國門，城門也。」賈疏云：「此解軍將得以門爲名者，只由非常之急，要在於門，故使卿在門住而營治其門故也。」惠士奇云：「詩·鄭風·緇衣正義引《舜典》曰『闢四門』，鄭注曰：『卿士之職，使爲已出政教於天下。言四門者，亦因卿士之私朝在國門，魯有東門襄仲，宋有桐門右師，是後之取法於前也。』宋有澤門哲，吳有胥門巢，宋向戌稱廬門，合左師，而華氏亦居廬門，皆卿而爲軍帥者。」云「魯有東門襄仲」者，襄仲，莊公子公子遂也。僖二十六年經「公子遂如楚乞師」，左傳云：「東門襄仲」，杜注云：「襄仲居東門，故以爲氏。」又宣十八年傳，逐東門氏是也。云「宋有桐門右

師」者，賈疏云：「按《春秋左氏傳》：『昭二十五年春，叔孫婁聘於宋，桐門右師見之。』注云：『右師，宋師樂大心也。其室居桐門，故曰桐門右師。』是宋有桐門右師也。引之證將帥得以門名之事。」案：賈引《左傳注》蓋賈、服義。云「皆上卿爲軍將者也」者，鄭意襄仲及樂大心並以上卿爲軍將，營治在國門，故以門爲氏號。云「縣鄙謂縣正、鄙師至鄰長也」者，鄭意此六遂之屬官，舉縣鄙以咳鄰里鄰也。下注云「鄉遂大夫，文錯不見」，故不數遂大夫也。案：此縣鄙當從江永、姜兆錫、方苞說，爲公邑。鄭以爲遂屬，非也。詳《宰夫》、《司常》疏。云「家謂食采地者之臣也」者，舉家以咳都，通指三等采地之臣，謂若都家司馬之屬。賈疏云：「食采地，是公卿大夫，其身任朝，其臣在采地，若公山弗擾之類。今隨王在軍，故以家號爲名也。」云「鄉以州名，亦謂州長至比長也」者，六鄉之屬官，舉州以咳黨族間比也。《司常》云「州里建旗」，與此同。鄭意不關鄉大夫。今案：鄉大夫之不爲軍帥者，當亦入此。云「野謂公邑大夫」者，後注同。賈疏云：「謂爲四等公邑，若《載師職》公邑、白甸以出，至五百里，其長二百里，三百里如州長，四百里、五百里如縣正，長下皆有屬官，在軍者皆以邑爲名。」鄭鏐云：「野，六遂也。六遂於《鄰長》言『邑中之政』，於《里宰》

言「掌比其邑之衆寡」，於《遂大夫》言「凡爲邑者」，此六遂爲邑之證也。一案：鄭鑄說是也。江水、姜兆錫、方苞、莊有可說並同。此「野以邑名」與「鄉以州名」連文，則野爲六遂，即《遂人》「掌邦野」之野無疑。《縣師》、《縣士》皆以公邑爲野，而此上文縣鄙已爲公邑，則野中不得又有公邑，與後治兵郊野之野不同。六遂在甸，凡甸稍縣都通謂之野，互詳《遂人》疏。云「百官以其職從王者」者，以職從王，謂無地治，但有職事也。賈疏云：「謂三百六十官，各以其職事從王在軍，若大宰下六十官，隨其長從王，皆以事爲號也。」云「此六者皆書其官與名氏焉」者，賈疏云：「六者謂經五以象。假令爲官，則云大司徒下某官姓名某也。」云「門則襄仲、右師明矣」者，謂已釋於上。云「鄉則南鄉甄、東鄉爲人是也」者，惠士奇云：《廣韻》：「東」引《世本》，有宋大夫東鄉爲，似東鄉氏而爲名。又《二十一》：「晉國高士全隱於南鄉，因以爲氏，則南鄉甄者，亦氏南鄉而名甄也。賈疏謂甄與爲人皆當時鄉名，失之。」段玉裁云：《左傳》文七年正義云：「《世本》宋桓公生公子鱗，鱗生東鄉。」是則《左傳》鱗、東鄉，《世本》作東鄉。鄭注必出《世本》，《廣韻》引《世本》奪人字耳。案：惠、段謂鄭據《世本》是也。南鄉甄無攷。《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云：「宋戴公

生公子充石字皇父，皇父生季子來，來生南雍缺。」南雍缺疑卽南鄉甄之誤。又《左傳》襄九年孔疏引服虔云：「皇鄆，皇父充石之後，十世孫宗卿爲人之子，大司馬椒也。」宗卿爲人亦疑卽東鄉爲人之誤。蓋二人皆系出戴公。《左》成十五年傳，宋別有向爲人，則傳云桓族，與東鄉爲人異。《世系表》及服說當並出《世本》，今《世本》既佚，二書展轉援引，又多譌舛，遂莫能參證矣。云「其他象此，云某某之名，某某之號，某某之事而已，未盡聞也」者，此鄭以意推定縣鄙、家、野、百官四者號名之式也。軍帥及鄉，上文已釋訖，此某某之名乃專據縣鄙與野言之。蓋鄭意縣鄙所書云某某者，卽其縣鄙之名；野所云某某者，卽其邑之名，餘如家與百官所云某某者，亦卽其所號之名與所掌之事也。賈疏謂某某之名，若門名，當云桐門右師之下某官某姓某甲之名；某某之號，若魯之費邑，卽云費邑之下某官某姓某甲之號；某某之事，若地官之下，則云大司徒之下某官某姓某甲之事。非鄭指也。互詳《司常》疏。云「鄉遂大夫，文錯不見」者，賈疏云：「此經六遂直云縣鄙，不言遂；六鄉言以州名，雖見鄉，亦不見鄉大夫之身。其文交錯，不見鄉遂大夫，故云文錯不見也。」云「以其素信于民」者，下，亦當作「於」，此誤，疏述注作「於」。賈疏云：「《孫子》云



「素信者與衆相得」是也。舊素與民相信者，必情義相得，故鄉遂之官還使爲軍吏。二云「不爲軍將，或爲諸帥，是以闕焉」者，賈疏云：「《管子》云『因內政寄軍令』，則鄉遂大夫已下，至比長、鄰長，皆因爲軍吏以領本民在上，或別使人爲軍將，則鄉遂大夫別領人爲師帥、旅帥以下，經在軍吏帥以門名之內，故闕鄉遂大夫也。必知有別使人爲軍將法者，見《外傳》穆叔云『天子作師，公帥之以征不德』，《詩》曰『周公東征，四國是遄』，此並上公爲軍將；《詩》曰『韎韐有奭，以作六師』，此乃諸侯世子爲軍將。田獵亦容如此，於是時鄉遂大夫則爲諸帥也。」云「夜事，戒夜守之事，草止者慎於夜」者，謂戒備夜戰守禦之事。草止無城郭溝池之固，故慎於夜，以防敵來掩襲也。云「於是主別其部職」者，《天官·敘官》注云：「辨，別也。」部謂部曲，職謂職掌之事，二者皆視號名以爲別。賈疏云：「釋經以辨軍之夜事，分別其當部當職，不與外交雜也。」遂以苗田，如蒐之灋，車弊獻禽以享約。夏田爲苗。擇取不孕任者，若治苗去不秀實者云。車弊，驅獸之車止也。夏田主用車，示所取物希，皆殺而車止。《王制》曰：「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田獵。」約，宗廟之夏祭也。冬夏田主于祭宗廟者，陰陽始起，象神之

在內。【疏】「遂以苗田，如蒐之灋」者，夏火田之法也。賈疏云：「如上蒐時有司表貉、誓民、令鼓、遂圍禁之等。」江永云：「苗田亦卽於夜畢之。《爾雅》『宵田爲獠』，《楚辭·招魂》卒章『懸火炎起』，亦言宵田之事。」云「車弊獻禽以享約」者，賈疏云：「二者則與春異，以其春時火弊祭社，此時車弊享約也。」治讓案：獻禽亦謂歸獻之於廟，與上春蒐獻社義同。注云「夏田爲苗，擇取不孕任者，若治苗去不

秀實者云」者，《爾雅·釋天》云：「夏獵爲苗。」《穀梁》桓四年傳云：「夏曰苗。」《左》隱五年傳云「夏苗」，孔疏引《白虎通義》云：「夏謂之苗何？擇去懷任者也。」卽鄭所本。又引《爾雅》孫炎注，亦與鄭同。《左傳》杜注則云「苗，爲苗除害」，《爾雅》郭注及《穀梁》范注說並同，此別一義。又《公羊》桓四年傳，春曰苗，秋曰蒐，冬曰狩。何注云：「苗，毛也，明當毛物，取未懷任者。不以夏田者，春秋制也，以爲飛鳥未去於巢，走獸未離於穴，恐傷害於幼稚，故於苑囿中取之。」何說雖與鄭略同，而《公羊》之義以苗爲春田之名，又謂夏無田，與此經及《爾雅》、《左氏》、《穀梁》迥異。《國語·周語》云「蒐於農隙，獮於既烝，狩於畢時」，似亦謂

① 「恐傷害」原作「害傷恐」，據《公羊傳》何注乙正。

無夏田。《說苑·脩文篇》亦引《春秋傳》「春日苗，夏曰蒐，冬日狩」，而釋之云：「苗者毛也，蒐者毛取之。夏不田何也？」曰：「天地陰陽盛長之時，猛獸不攫，鷙鳥不搏，蝮蠱不螫，鳥獸蟲蛇且知應天，而況人乎哉！」此正同《公羊》說。今本《說苑》爲後人增竄，文前後不相應，非也。又《春秋繁露·深察名號篇》云：「春苗，秋蒐，冬狩，夏獮。」董子傳《公羊》說，故亦以苗爲春田，而別有夏獮之文，與《公羊》不合，蓋亦後人所增。《公羊》謂夏無田法，鄭所不從，然鄭亦自有二說。《王制》云：「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爲乾豆，一爲賓客，一爲充君之庖。」鄭彼注云：「三田者，夏不田，蓋夏時也。」引《周禮》四時田爲證。孔疏謂鄭取《春秋緯運斗樞》文，故以爲夏不田，又引何休《穀梁廢疾》云：「《運斗樞》曰『夏不田』，《穀梁》有夏田，於義爲短。」鄭釋之云：「四時皆田，夏殷之禮。」《詩》云「之子于苗，選徒騶騶」，夏田明矣。孔子雖有聖德，不敢顯然改先王之法，以教授於世。若其所欲改，其陰書於緯藏之，以傳後王。《穀梁》四時田者，近孔子故也。《公羊》正當六國之亡，讖緯見讀，而傳爲三時田。作傳有先後，雖異，不足以斷《穀梁》也。」又引鄭《釋廢疾》云：「歲三田，謂以三事爲田，卽一曰乾豆之等。」據孔說，則《王制》注雖以夏不田爲夏禮，而《釋

廢疾》說則謂夏時亦有夏田，《王制》歲三田卽指下文三事而言，蓋鄭終不從《公羊》、《運斗樞》說也。黃以周云：「《月令》於孟夏云：『驅獸毋害五穀，毋大田獵。』曰驅獸，明夏亦田矣。曰毋大田獵，明夏獮較三時爲小也。夏田較小，故《公羊》不舉其文。」案：黃說亦通。云「車弊驅獸之車止也」者，驅獸之車，卽後云驅逆之車是也。以弊爲止，與上文「火弊」義同。云「夏田主用車，示所取物希」者，賈疏云：「《春秋左氏傳》云：『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是車行遲，取獸少，故知用車示取物希也。」云「皆殺而車止者，亦謂既殺之後，以車止爲田止之節。」《王制》疏說此車弊云：「謂獵人殺禽既畢，布列車乘，總驅禽獸而後止息。」依孔說，則爲田止而後車驅，非也。引《王制》曰「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者，鄭彼注云：「綏當爲綏。綏，有虞氏之旌旗也。下謂弊之。」賈疏云：「據殺訖而言。」《毛詩傳》云「天子發抗大綏，諸侯發抗小綏」者，據始殺而言。《論語》案：《王制》下綏之文，於此經車弊無會，鄭牽連引之耳。大綏卽《巾車》之大麾，亦卽《司常》之旌旄，諸侯制殺於王，蓋用旄物，故謂之小綏。鄭《王制》注讀綏爲綏，以爲有虞氏之旌旗，非也。凡大田，王乘木路，仍載大常以表尊，而表事則以大綏，蓋佐車所載，抗之下之以爲殺及止

之節。故《詩·小雅·車攻》云「建旄設旆，搏獸于敖」。《御覽·資產部》引《韓詩內傳》云：「天子抗大綏，諸侯小綏，羣小獻禽其下，天子親射之旃門。」則似大綏與虞旗爲一，疑非也。大綏爲大麾，亦即旄旛，及王田載大常，竝詳《巾車》疏。云「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田獵」者，彼注云：「佐車，驅逆之車。」案：鄭以《王制》佐車卽驅獸之車，故引以證此車弊。然據《田僕》文，則佐車卽副車，非卽驅逆之車，鄭《王制》注似誤。又庶民惟冬得田獵，故《王制》云「豺祭獸，然後田獵」。四時大田爲王親田，而得有百姓者，蓋卽據鄉遂六軍士徒而言也。云「約，宗廟之夏祭也」者，謂夏祭宗廟，雖非正祭，通名爲約也。《大宗伯》云「以禴夏享先王」，《司尊彝》亦云「夏禴」，約禴字同。《甸師》先鄭注約引此文亦作禴。《說文》有約無禴。但經字不宜錯出，疑此經注並當作禴也。云「冬夏田主于祭宗廟者」者，于，亦當作「於」，賈疏述注不誤。此明下文「冬狩以享烝」與此享約同爲祭宗廟也。云「陰陽始起，象神之在內」者，賈疏云：「仲冬一陽生，仲夏一陰生，是陰陽在內，故神象之而行祭也。此祭因田獵獻禽爲祭，若正祭自在孟月。」案：賈謂正祭在孟月，依鄭《王制》正義。孔疏亦謂此四仲祭非正祭。惟杜氏《春秋釋例》云「周禮祭宗廟以四仲」，蓋

言其下限也。《左傳》桓八年孔疏引秦道靜云：「周禮四時之祭皆用四仲之月」，則以此職夏約冬烝並指正祭，與鄭義異。金鶚云：「《王制》云「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爲乾豆」，鄭注「乾豆，謂腊之以爲祭祀豆實也」。《醢人》朝事之豆，有醢醢、麋臠、鹿臠、麋臠，鄭注：「作醢及臠，必先膊乾其肉，乃菹之，櫛以梁麋及鹽，漬以美酒，百日則成矣。」然則豆實非一時可辦，故必先時而田，春田以供夏，夏田以供秋，秋田以供冬，冬田以供春。自田至祭，約有七八十日，豆實乃具也。夫豆而曰乾，則非方田之時卽獻禽以享宗廟也明甚，而「獻禽以享」之非正祭亦明矣。其曰享約享烝者，凡夏祭皆得謂之約，冬祭皆得謂之烝，不必正祭也。且四時之田皆爲祭祀，此獻禽若是正祭，何以四祭僅舉其；而與祫社並列邪？況祭祀必先齋戒十日，不得出外馳逐，而此經云入獻禽以享烝，明是田獵之日卽入獻禽以享，若是正祭，何以不齋戒乎？豈齋戒不妨田獵乎？」案：金說是也。凡正祭必在四孟之月，不在四仲。又此獻禽之祭，當用薦新之禮，無尸，但饋食而已，與時祭禮異。並詳《大宗伯》疏。

## 周禮正義卷五十六

中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陳。【疏】「中秋教治兵」

者，秋習兵之法也。《穀梁》莊八年傳云：「出口治兵，習戰

也。」《左傳》隱五年杜注云：「治兵，始治其事。」《爾雅·釋

天》云：「出爲治兵，尚威武也。」郭注云：「幼賤在前，貴勇

力。」案：教治兵者，教始出治軍之事。《春秋》莊八年經：

「正月甲午，治兵。」《左氏》謂治兵于廟，《公羊》作「祠兵」，

何注謂將出兵，祠於近郊，與此經不合，鄭所不從，詳前疏。

云：「如振旅之陳」者，亦如戰之陳也。辨旗物之用，王

載大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旗，師都載旛，鄉

家載物，郊野載旐，百官載旟，各書其事與

其號焉。其他皆如振旅。軍吏，諸軍帥也。師

都，遂大夫也。鄉遂，鄉大夫也。或載旛，或載物，衆屬

軍吏，無所將也。郊，謂鄉遂之州長、縣正以下也。野，

謂公邑大夫。載旐者，以其將羨卒也。百官，卿大夫

也。載旛者，以其屬衛王也。凡旌旗，有軍衆者畫異物，無

者帛而已。書當爲畫，事也，號也，皆畫以云氣。【疏】「辨

旗物之用」者，賈疏云：「按下文注以出軍之旗則如秋，則

此經是在軍旌旗也。」案：賈說非也。此辨旗物，即《左》宣

十二年傳所謂百官象物而動也。秋治兵所載旗，與《司常》

冬大閱所載旗同，而文有錯綜互見。鄭不得其義，遂強爲

之說，謂此經爲出軍之法，《司常》爲平時尊卑之常禮，賈亦

沿其誤。今攷定，旛物爲五旗之通制，經故錯文見義，大閱

與治兵載旗物本不異也。詳後疏。云「王載大常，諸侯載

旂」者，與《司常》大閱所建同。凡五等諸侯同載旂，唯旂數

依命數各異，詳《司常》疏。云「軍吏載旗」者，謂六軍將吏，

通軍將以下至伍長言之。軍將當載熊旗之旛，師帥以下當

載熊旗之物。以命數差之，蓋軍將六旂，師帥、旅帥四旂，

卒長三旂，兩司馬二旂，伍長一旂也。案：此經列七等載

旗，敘次並與《司常》同。唯彼文以旗列旛物後者，以旛物

爲五旗之通制，而常旂爲王侯所載，唯有旛而無物；旗則

旛物兩有，宜與旗旐同列也。今此經獨以旗列旛物前，與

彼不合，未詳其義。云「師都載旛」者，師當作「帥」，《司常》

「師都建旗」，經注誤同，石經及各本亦並誤。凡五旗通有

旛，此帥即六軍之將，以其皆命卿，故建熊旗之旛。上「軍

吏「內雖亦含有軍將，然彼通乎大小，明其同載熊旗，此又特出軍將，以明其別爲通帛，以示尊異，亦互文見義也。都則爲大小都之長，凡食都者，必卿以上，故亦載熊旗之旛。以下諸旗旂數之異，並詳《司常》疏。云「鄉家載物」者，唐石經初刻「家」作「遂」，後磨改「家」，宋以來各本並作「遂」。段玉裁云：「此當從唐石經作「鄉家」，各本作「鄉遂」，非也。假令是鄉遂，則注不得云鄉大夫也。嚴可均云：「上文「師都建旛」，鄭注「師都，遂大夫也」。既師都爲遂，此不得復言遂。」案：段、嚴說是也。賈疏所據本已誤。《月令》注引此職亦作遂，蓋後人依此經誤文追改之。俗本彼注或又改作「師遂」，尤誤。物亦五旗所通有，此鄉所載者爲烏旗之物，故《司常》云「州里建旗」，州里卽鄉吏也。家爲家邑之長，所載者爲熊旗之物，與上都旗同，而以純駁爲降殺，詳後疏。云「郊野載旛」者，郊爲四郊，野爲六遂及四等公邑。郊遂公邑地相連比，故同載旛，《司常》「縣鄙建旛」，縣鄙卽公邑也。上文芟舍，縣鄙與野並列，故彼野中不含公邑；此文不見縣鄙，唯有野，明野中兼有遂及公邑，散文通也。詳後疏。云「百官載旗」者，通駭孤卿大夫士。《司常》云「孤卿建旛，大夫士建物」。蓋同建烏旗，而以旛物爲尊卑之異。又依《朝人》，旗當尊於旗旛，而列於末者，經文

不次也。並詳《司常》疏。云「各書其事與其號焉」者，謂大常以下諸旗物，亦書事號以相別異，與芟舍所辨之號名制略同也。凡旗物徽識並有書，詳《司常》疏。賈疏謂此二者卽是仲夏百官各象其事及號名等，秋雖不具辨號名，略舉之，見四時皆有此物。鄭意或當如是，然非經義也。注云「軍吏，諸軍帥也」者，賈疏云：「亦謂從軍將至下伍長，皆是軍吏也。」云「師都，遂大夫也」者，師亦當爲帥，各本並誤。《司常》注云：「帥都，六鄉六遂大夫也。」此但云遂大夫者，鄭意下文又有鄉家載物，鄉大夫既別在鄉中，則帥都內止有遂大夫，故與《司常》注義異。賈疏謂《司常》「孤卿建旛」，鄉大夫是卿，建旛是其常；「師都載旛」，不嫌無鄉大夫，故鄭直舉遂大夫。實非鄭指。然遂大夫爲中大夫，於常法不得載旛，又全經五篇別無六遂稱都之文，卽依其說，亦與《司常》經注岐牾，足徵其非達詁。今案：帥都當分爲二。帥當與前「芟舍」章之「帥以門名」同，蓋專屬六軍之將；都則當從江水說，爲都家。蓋此都卽《載師》之「大都」、「小都」，彼注云：「大都，公之采地，王子弟所食邑也。小都，卿之采地。並指大小都之君長也。此皆與鄉遂無涉，鄭二注並誤，詳《司常》疏。云「鄉遂，鄉大夫也」者，遂，當依唐石經經文作「家」。賈疏及宋以來各本並誤。鄭

以遂大夫已在上帥都內，明此鄉家止有鄉大夫也。今攷帥都非遂大夫，而此鄉家亦當分爲二。鄉則專指六鄉之官，蓋與《司常》州里正同，皆通州長至比長諸官言之。《說文·勿部》謂勿爲州里所建，勿卽物正字。許疑卽據此經舊說，蓋亦謂鄉卽州里也。但鄉大夫爲卿，當載旂，則不得在此鄉內，而鄉大夫在軍，多因爲軍將，則上文帥建旂足以眡之，明此鄉當斷自州里以下，鄭、賈說殊未析。家，卽前「茆舍」章，家以號名之家，亦卽《載師》之家邑，彼注云「大夫之采地」是也。蓋大、小都之長，爲公卿王子弟，故載旂；家邑之長爲大夫，故載物。此與《司常》孤卿建旂，大夫士建物亦足互證。若然，鄉家雖同載物，而鄉所載者爲旂物，家所載者爲旂物，章色實不同也。綜而論之，此鄉與上云帥文互相備，而家則與上云都文又正相對，其等衰亦適合。鄭誤以鄉家爲一，蓋謂六鄉七萬五千家所居，亦得謂之鄉家，其說固非；賈又據誤本作「鄉遂」，疏云「以其遂大夫是中大夫，建物是其常，今鄉遂建物，不嫌無遂大夫，故鄭直舉鄉大夫也」。案：依賈述鄭，是遂大夫載旂，又與鄉大夫同載物，「官兩載，其謬明矣。云「或載旂，或載物，衆屬軍吏無所將也」者，鄭謂旂物皆無畫章，無軍衆者乃載之也。賈疏云：「鄉遂大夫若爲軍將，則在軍吏載旗軍中，

領衆來時亦載旂。今載旂載物不載旂，故知己之所管之衆，屬他軍吏，已無所將。以其已無武用，非直不爲軍將，亦不爲諸帥，故全無所將，以是載旂載物而已。若然，既不爲軍吏，遂大夫上得與卿同載旂，鄉大夫則是卿，下得與大夫同載物也。以鄉遂大夫掌衆同，故同載物也。俱兩載者，以其不爲軍將，又不任鄉職，卿大夫尊卑之常，當載旂載物而已，故容其兩載也。」案：賈說非也。鄭誤以「帥都載旂」爲遂大夫之不爲軍將者，「鄉家載物」爲鄉大夫之不爲軍將者，故爲此說。今案：帥都之帥，明是軍將，況旂物爲五旗之通法，非無畫章，亦不必無軍衆者載之。又鄉大夫爲卿，不爲軍將亦當載旂不載物，而遂大夫則是中大夫，當載物不載旂，皆不得如鄭說。又依鄭說，遂大夫載旂不載物，鄉大夫載物不載旂。賈云俱兩載，尤非鄭指矣。云「郊謂鄉遂之州長，縣正以下也」者，鄭以六鄉在遠郊以內，六遂雖在甸不在郊，而郊甸地相連比，故《小司徒》「大比六鄉四郊之吏」，注云「吏在四郊之內主民事者」。又《遂士》「掌四郊」，注謂「六遂之獄在四郊」是也。鄉，州長以下則有黨正、族師、閭胥、比長；遂，縣正以下則有鄙師、鄣長、里宰、鄰長，故此注亦以郊爲兼鄉遂羣吏。然《小司徒》以六鄉與四郊並言，則郊與鄉異。六遂在甸，《縣師》以稍甸

與郊里並言，則郊與遂亦異。鄭說亦與經不合。今攷郊雖與鄉遂地相連比，而實不同。蓋遠郊以內，地居四同，以七萬五千家爲六鄉，其外餘地並謂之郊。此建旄之郊吏，卽四郊之吏也。《蜡氏》云：「令州里除不蠲以及郊野。」彼州里卽鄉里，而別言郊野，明郊野得包四郊、六遂、公邑，而不得有鄉州，足證此經之義矣。云「野謂公邑大夫」者，前注同。案：《縣師》「徵野之賦貢」，《縣士》「掌野」，並該四等公邑言之。但六遂亦在甸，此野當兼有六遂，與《遂人》「掌邦野」義同。吳廷華、莊有可亦釋此野爲六遂，自遂大夫至鄉長皆是也。遂地內接四郊，而外接甸公邑，故吏所載並同，互詳前疏。云「載旄者，以其將羨卒也」者，鄭意旄有畫章，明亦有軍衆也。賈疏云：「以其六鄉之內，上劑致民，一家一人爲正卒，其餘皆爲羨卒，六遂之內，下劑致民，家人爲正卒，一人爲羨卒，其餘爲餘夫。正卒既屬軍吏，其餘羨卒使此州長已下等不爲軍吏者領之。但公邑之內雖不見有出軍之法，若出軍，亦當與鄉遂同，以其得爲溝洫法故也。若出軍，亦正卒使大夫等爲軍吏，其餘羨卒亦使不爲軍吏者領之。」案：賈據《匠人》注「公邑不制井田」，故謂其軍制同於六遂。實則公邑介於采地之間，不宜獨爲不井之田，則其軍制亦當依《司馬法》「丘甸出車馬之法，不得與

鄉遂同也，互詳《小司徒》、《匠人》疏。羨卒，詳《小司徒》疏。云「百官，卿大夫也，載旗者，以其屬衛王也」者，此亦謂無地治者，卽上注云「百官，以其職從王者」，明其屬亦有軍衆，故旗有畫章也。然此說亦未塙。云「凡旌旗，有軍衆者畫異物者，畫物，謂日月、交龍、熊虎、鳥隼、龜蛇等旗各異章。賈疏云：「卽經天子、諸侯、軍吏、郊野、百官是也。」云「無者，帛而已」者，賈疏云：「鄉遂載旂物是也。」詒讓案：帛謂通帛、襍帛。鄭以旂物無畫章，又以有軍衆畫異物，無軍衆者不畫，亦臆說也。今攷定，旂物爲五旗之通制，郊野爲四郊六遂，皆有軍衆，與畫異物之說尚不相違，而帥都爲六軍之帥及大小都之長，鄉家爲六鄉之吏及采邑之長，則亦有軍衆，鄭說不可通也。云「書當爲畫」者，段玉裁云：「《司常職》不從子春易畫爲書，此易書爲畫者，作畫義長也。云「當爲」者，謂爲字之誤也。」詒讓案：此當從書爲是，鄭破爲畫，未塙，詳《司常》疏。云「事也號也」者，賈疏云：「事卽上百官言事，號卽上家言號。不言名，此亦有名，文略耳。」云「皆畫以雲氣」者，《釋文》云：「氣，本或作乞。」案：《說文·氣部》云：「氣，雲氣也。」《米部》云：「氣，饋客之芻米也。則雲氣正字當作氣，乞卽氣之省，經典通段氣爲之。鄭意事號書於徽識，其旁更畫以雲氣也。雲

氣，賈疏謂畫五色雲氣，此義亦未瑣，詳纂人、司常

疏：遂以獮田，如蒐之灋，羅弊致禽以祀祈。

秋田爲獮。獮，殺也。羅弊，罔止也。秋田主用罔，中殺者多也。皆殺而罔止。祈當爲方，聲之誤也。秋田主祭四方，報成萬物，《詩》曰「以社以方」。

【疏】「遂以獮田如蒐之灋者，秋大田之法也。俗本蒐下有田字，今依唐石經刪。阮元云：『中夏云：遂以苗田如蒐之灋，無下『田』，則此爲衍文無疑。』嚴可均說同。賈疏云：『上文教載旗旛物訖，遂入防行獮田之禮，其灋如蒐田之灋。』云：羅弊致禽以祀祈者，賈疏云：『秋田主用羅，羅止田畢，入國過郊之神位，乃致禽以祀四方之神。』治讓案：致禽，謂使獲者以禽來致於虞中。既致，乃擇取以獻祭於四方之神。此致禽，與春蒐夏苗言「獻禽」異，《甸師》先鄭注約引此文作「獻」，殊未審，詳前疏。

注云：秋田爲獮，獮，殺也。者，《說文·犬部》云：「獮，秋田也。从犬聲。」獮即獮之省。

獮殺，《爾雅·釋詁》文。又《釋天》云「秋獵爲獮」，郭注云：「順殺氣也。」《左·隱五年傳》秋獮，杜注云：「獮，殺也。以殺爲名，順秋氣也。」《國語·周語》云：「獮於既烝」，韋注云：「秋田曰獮。獮，殺也，順時始殺也。烝，升也。」

《月令》孟秋乃升穀，天子嘗新，既升謂仲秋也。又《齊語》

云：秋以獮治兵。管子·小匡篇亦云：秋以田曰獮治兵。漢書·刑法志云：秋治兵以獮。案：月令季秋

云：天子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班馬政，命僕及七駟咸駕，載旌旄，授車以級，整設於屏外，①司徒搢扑，北面誓之，天子乃厲飾，執弓挾矢以獵。彼說秋獵在季秋，不在中秋者，秦制與周不同也。云「羅弊罔止也」者，羅即罔之通稱，詳《敘官》疏。弊訓止，亦與上文「火弊」、「車弊」同。云

秋田主用罔，中殺者多也者，《王制》云：禽獸魚鼈不中殺，不粥於市。注云：殺之非時不中用。則中殺謂時當殺，中用者也。秋萬物長成，中殺多，取之無所擇，故以罔爲主。云「皆殺而罔止」者，謂田畢則罔弛不復用，亦以罔止爲田止之節也。云「祈當爲方，聲之誤也」者，段玉裁云：此因祭名加而旁，同於或祭字。呂飛鵬云：《說文》云：「繫，門內祭先祖，所以徬徨。」重文祈，云「繫或從方」。

據此，則祈爲繫之或體，所謂祭先祖者。鄭注以此爲主祭四方，故易其字曰當爲方。賈疏云：以祈乃是廟門之外內，惟因祭宗廟及明日繹祭，乃爲祈祭。今既因秋田而祭，當是祭四方之神，故云誤也。云「秋田主祭四方，報成萬

①「外」原訛「內」，據《禮記·月令》改。



物」者，與《詩·甫田》箋義同。此因田而告薦四方，非正祭也。《月令·季秋》說天子獵，「命主祠祭禽于四方」。彼注亦引此經祀方爲證。彼在季秋，與此仲秋時雖不相當，而因田獵祭四方事則同，則方爲兼四方之神可知。又此四方之神，禮秩與社相等，即《大宗伯》地祇之五祀，與四方百物之小神異。蓋以分主五行言之，則曰五神；以分位四方言之，則曰四方，其實一也。故《曲禮》云「天子祭四方」，注云：「謂祭五官之神於四郊。」《國語·越語》云：「皇天后土四鄉地主正之」，韋注云：「鄉，方也。」彼四鄉地主，蓋亦指四方地祇而言，《御覽·天部》引《易緯通卦驗》亦有祭四鄉之文是也。凡天子惟仲秋時祭四方五神，而大獮又有告薦之禮，二者不同，互詳《大宗伯》疏。《呂氏春秋·季秋紀》亦有「主祠祭禽四方」之文，高注云：「祭始設禽獸者於四方，報其功也，不知其神所在，故博求於四方。」此以四方爲博求始造田獵之神，不爲地祇之五祀，與鄭不同，恐非。引《詩》曰「以社以方」者，《小雅·甫田》篇文。毛傳云：「方，迎四方氣於郊也。」鄭箋云：「秋祭社與四方，爲五穀成熟，報其功也。」案：毛以方爲迎氣，則是通祭五帝五神，與《御覽·禮儀部》引《鴻範五行傳》六沴之祭亦云祭四方略同。依鄭箋義，則彼爲四方之正祭，特祀五神，而不及五

帝，然與此因田告薦四方事亦小異。此引以證秋有祭四方之事耳，非謂此祀方亦爲正祭也。中冬，教大閱：春辦鼓鐸，夏辦號名，秋辦旗物，至冬大閱，簡軍實。凡頒旗物，以出軍之旗則如秋，以尊卑之常則如冬，司常佐司馬時也。大閱備軍禮，而旗旗不如出軍之時，空辟實。【疏】中冬教大閱者，冬習兵之法也。賈疏云：「以冬時農隙，故大簡閱軍實之凡要也。」江永云：「大閱不分班習戰，則車徒甚衆，四表之地無多，縱列大狹，橫列大闊。竊意四時之田，並分番教閱，一田不必徧集王畿之民，一人不必歲供四役，否則寧無妨農乎？」注云：春辦鼓鐸，夏辦號名，秋辦旗物，至冬大閱，簡軍實者，《說文·門部》云：「閱，具數于門中也。」賈疏云：「欲見春夏秋冬各教其一，至冬大閱之時，摠教之。」詒讓案：鄭知大閱爲簡軍實者，《春秋》桓六年經：「秋八月壬午，大閱。」《左傳》云：「大閱，簡車馬也。」《公羊傳》云：「大閱者何？簡車徒也。」何注云：「大閱簡兵車，使可任用而習之。比年簡徒謂之蒐，三年簡車謂之大閱，五年大簡車徒謂之大蒐。」《漢書·刑法志》於四時常田之外，亦云：「連帥比年簡車，卒正三年簡徒，羣牧五載大簡車徒。」並與《禮經》不合，不足據。《大戴禮記·夏小正》云：「十有一月，王狩，陳筋革。陳筋革者，省兵甲

也。亦大閱簡軍實之證。軍實，詳《獸人疏》云：「凡頒旗物，以出軍之旗則如秋，以尊卑之常則如冬，司常佐司馬時也。」賈疏云：「以其王與諸侯所建秋冬同。」又秋云：「軍史載旗，師都載旛，鄉遂載物，郊野載旛，百官載旗。」不言旛旛者，以其是出軍之法，故不言道車游車所載。大閱之時，見尊卑之常，故《司常》云：「孤卿建旛，大夫上建物，師都建旗，州里建旗，縣鄙建旛，道車載旛，游車載旛。」此爲異也。一論讓案：鄭以司常大閱贊司馬頒旗物，與前中秋治兵所頒旗物不同，遂以爲秋冬異法。不知治兵大閱，同屬軍禮，不當有異，《司常》與此兩經乃互文錯見，義實同也。詳《司常》及前疏。云：「大閱備軍禮，而旛旗不如出軍之時，空辟實」者，賈疏云：「大閱雖備禮，是教戰，非實出軍法，是其空也。秋教治兵，治兵是出軍法，故寄出軍之旗於彼。是冬之空辟實出軍法者也。趙商問：『巾車職：『建大麾以田』，注：田，四時田獵。』商按《大司馬職》，四時皆建大常何？」鄭答曰：「麾，夏之正色。田雖習戰，春夏尚生，其時宜入兵，夏本不以兵得天下，故建其正色以春夏田。至秋冬出兵之時，乃建大常。」趙商又問：『巾車職：『建大白以即戎』，注：云「謂兵事」。《司馬職》，仲秋辨旗物以治兵，王載大常，注：凡頒物以出軍之旗則如秋。』不知大白

以即戎爲何時？」答曰：「白者，殷之正色。王即戎者，或命將，或勞師，不自親將，故建先王之正色，異於親自將也。」案：鄭、賈並以《司常》與此經文小異，而不得其義，故爲此說以釋秋冬治兵頒旗異同之故，其說亦非也。金榜謂大閱旗物與治兵同。又駁鄭說云：「四時之田，春辨鼓鐸，夏辨號名，秋辨旗物，至大閱備焉。鼓鐸號名辨於春夏者無變也，不當獨於旗物空辟實。」案：金說足正鄭說之誤。金又謂王四時田乘木路，即戎乘革路，皆建大常。《巾車》木路建大麾，革路建大白者，乃有大事陳路備五旗時所建。彼文建大麾、大白，與以田即戎之文不相冢。其說亦致塙。鄭答趙商，以爲「春夏田建大麾，秋冬田建大常，戎事親將建大常，不親將建大白」，並失之。互詳《巾車》疏。

**前期，羣吏戒衆庶脩戰灋。**羣吏，鄉師以下。

【疏】「前期」者，賈疏云：「謂若《大宰職》云『前期十日』。此亦在教戰前，不必要十日前也。」論讓案：《司馬法·嚴位篇》云：「凡戰，三軍之戒無過三日。」此云前期，蓋在大閱三日以內。云「羣吏戒衆庶脩戰灋」者，江永云：「即鄉師出田法於州里之事，非羣吏又分教戰法也。」案：江說是也。戰法者，大司馬所掌師田之官法。以習兵言之則曰戰法，以田事言之則曰田法，一事本相因。《鄉師》注云：「田

法，人徒及所當有。

注云：羣吏、鄉師以下者，即《小

司徒》云：「六鄉四郊之吏」是也。賈疏云：「見《鄉師職》」

云：「凡四時之田，前期，出田法于州里，簡其鼓鐸、旗物、

兵器，脩其卒伍。」是其事也。言鄉師以下，則不及鄉，鄉是

鄉大夫，則卿也；則可及州長，故州長職云：「若國作民

而師田行役之事，則帥而致之，掌其戒令與其賞罰。」《黨

正》云：「凡作民而師田行役，則以其法治其政事。」《族師

亦云：「若作民而師田行役，則合其卒伍，簡其兵器，以鼓

鐸旗物帥而至。」是其以下之事也。案：賈說非也。注云

「鄉師以下，則鄉師即在羣吏之列，安得云不及鄉？」若

鄉大夫則不掌田役致衆之事，故注不數之，非謂不及鄉也。

虞人萊所田之野，爲表，百步則一，爲三表，

又五十步爲一表。田之日，司馬建旗于後

表之中，羣吏以旗物鼓鐸鑼鑼，各帥其民而

致。質明弊旗，誅後至者。乃陳車徒如戰

之陳，皆坐。鄭司農云：「虞人萊所田之野，芟除其草

萊，令車得驅馳。」《詩》曰：「田卒汙萊。」玄謂萊，芟除可陳

之處。後表之中，五十步表之中央。表，所以識正行列也。

四表積二百五十步。左右之廣當容三軍，步數未聞。致，

致之司馬。質，正也。弊，仆也。皆坐，當聽誓。【疏】虞

人萊所田之野者，《獸人》先鄭注約此經「萊」作「釐」，音近

字通。疑故書或本有作「釐」者，注偶失校也。賈疏云：

「虞人者，若田在澤，澤虞；若田在山，山虞。謂使其地之

民，於可陳之處芟除草萊。」云爲表，百步則一，爲三表

者，賈疏云：「按下注引《月令》「司徒北面以誓之」。此經

云「司馬建旗於後表之中，車徒皆坐」，則此於可陳之中，從

南頭立表，以北頭爲後表也。云田之日，司馬建旗于後表

之中者，田之日，謂大閱日之旦，質明之前。建旗，亦大司

馬命司常建之，後弊旗同。云質明弊旗，誅後至者，致

民以質明爲限，過此則爲後。至其時，則弊前所建之旗，示

不復致，有後至者，則治以失期之罪。後，大師致衆亦同。

云「乃陳車徒如戰之陳」者，戰陳每車一兩，士徒二十五人，

車徒相將，同列一處，與田狩之陳車徒異屯不同。建旗致

民在後表之中，至弊旗之後列陳，則當在後表之外。蓋四

表之北尚有餘地，表內則皆習戰之地，不能容六軍也。

注鄭司農云：「虞人萊所田之野，芟除其草萊，令車得驅

馳」者，山虞。後鄭注云：「萊，除其草萊也。先鄭意田獵

之地草盛，則田車不得疾行，故必除草，令車得驅馳也。引

「下則汙，高則萊。」引之者，證萊謂草萊也。云「玄謂萊，芟除可陳之處」者，先鄭以萊爲芟除草萊，後鄭所同，惟先鄭以萊所田之野，爲環所田獵之地除草辟道以通車；後鄭因經云「萊所田之野」下，卽說爲四表及除車徒之事，故謂所萊者止據列陳之處而言，不及陳外田獵之處。今攷《穀梁》昭八年傳，說蒐狩之事云：「艾蘭以爲防，過防弗逐。」范注云：「蘭，香草也。防爲田之大限。」《毛詩·小雅·車攻》傳亦云：「田者大艾草以爲防」，又云「戰不出頃，田不出防」。然則田之芟除之地有二：一爲習戰之地，則盡艾其草，以爲列陳及立表之所，所謂頃也；一爲田獵之地，則艾禁外四旁之草以通車，且以爲田限，而留其中厲禁之地不艾以藏獸，所謂防也。田之防，包羅原野，其限至廣闊。而戰之頃，則四表從不過二百五十步，廣足容六軍而止，益以列陳之地，廣袤亦當不逾百步，其界域有定，蓋卽於防之內爲之。《車攻》孔疏謂鄭言教戰之所，毛言田獵之處，二者同處是也。二鄭此注各舉其一義，實互相備。賈疏據《王制》有「火田」及《車攻》傳「大艾草爲防，然後焚射」之文，謂田處不得芟草萊；不知田處雖不芟草，而爲防及通車之道，仍須芟艾也。云「後表之中，五十步表之中央」者，經云後表，明是最後第一表距第二表五十步之中。若然，建旗之

處距第一、第二兩表，各二十五步也。云「表所以識正行列也」者，《荀子·大略篇》云「水行者表深」，楊注云：「表，標誌也。」《管子·君臣篇》云「猶揭表而令之止也」，尹注云：「表以木爲標，有所告示也。」《國策·燕策》：「韓魏共攻燕，楚王使景陽將而救之，暮舍，使左右司馬各營壁地，已，植表。」是軍禮營壁必先樹表。此大閱既不爲營壘，又萊所田之野，廣平無畔限，故樹木爲表，標識步數，以正進退之行列也。《公羊》定四年徐疏云：「表者，謂其戰時旅進旅退之限約。」賈疏云：「於可陳之中央立此四表，表兩相各有三軍之衆，至表則開一而坐，坐而更起，是表正行列也。」云「四表積二百五十步」者，賈疏云：「以三表之間有二百步，又加一表五十步，故摠爲二百五十步也。」詒讓案：此謂最北一表爲後表，以南五十步爲二表，又南百步爲三表，又南百步爲四表，謂之前表，是四表積二百五十步也。《尉繚子·兵教上篇》云：「大將教之，陳於中野，置大表三，百步而一。」《尉繚子》蓋不數後表五十步，故止三表，而每表相去步數與此經正同。《司馬法·仁本篇》云：「占者逐奔不過百步」，故此表遠者亦以百步爲限。云「左右之廣當容三軍」者，謂所萊之野中建四表，南北步數有定，表之東西經無見文，要度其廣輪必足容三軍之陳也。賈疏云：「天

子六軍，左右之地各容三軍，此鄭據天子六軍整數而言。其實兼羨卒之等，故《小司徒職》云「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唯田與追胥竭作」，鄭云「國人盡行」，是非止六鄉之民六軍而已。」云「步數未聞」者，以南北三表，東西不別立表，列陳步數無文。今攷戰不出頃，東西疑亦三百步，左右足容三軍，互詳後冬狩疏。云「致，致之司馬」者，《州長》云：「若國作民而師田行役之事，則帥而致之。」注云：「致之，致之於司徒也。」此云致之司馬者，以司徒掌衆庶，司馬掌師田，相與聯事，故鄉師等率其民而致之司徒，亦致之司馬也。云「質，正也」者，《詛祝》注同。《上冠禮》「質明」注，亦訓質爲正。《地官·敘官》注云：「質，平也。」正與平義亦相近。質明謂天正明時，即《左傳》昭五年杜注說十二時之平旦，在雞鳴後，食時前是也。此四時習戰，春振旅，秋治兵，冬大閱，蓋皆質明而陳，惟夏麥舍習夜事爲異也。云「弊，仆也」者，《獸人》注同。弊旗猶言下旗。《王制》「天子殺則下大綏」，鄭注云：「下謂弊之。」云「皆坐，當聽誓」者，據下文坐謂坐陳也。《尉繚子·兵令篇》云：「立陳所以行也，坐陳所以止也。」晏子春秋·內篇諫下云：「吾聞介冑坐陳不席。」《左》桓十三年傳云「楚伐絞，坐其北門」，又文十二年傳云「裹糧坐甲」，昭二十七年傳云「王使甲坐於道左」。

《司馬法·嚴位篇》云「立進俯，坐進跪」，又云「徒以坐固」。《荀子·正論篇》云「庶士介而坐道」。及《樂記》說《大武》舞亂皆坐，亦象軍列也。羣吏聽誓于陳前，斬牲以左右徇陳，曰「不用命者斬之」。羣吏，諸軍帥也。陳前，南面鄉表也。《月令》：「季秋，天子教于田獵，以習五戎，司徒搢扑，北面以誓之。」此大閱禮實正歲之中冬，而說季秋之政，於周爲中冬，爲《月令》者失之矣。斬牲者，小子也。凡誓之大略，《甘誓》、《湯誓》之屬是也。【疏】「羣吏聽誓于陳前」者，《司馬法·天子之義篇》云：「有虞氏戒于國中，夏后氏誓于軍中，殷誓于軍門之外，周將交刃而誓之，以致民志也。」《文選·東京賦》李注引《尹文子》云：「將戰，有司讀誥誓，三令而五申之，既畢，然後即敵。」案：誓卽誓以上師田役之禁。《毛詩·邶風·定之方中》傳，說大夫九能之事，云「田能施命」，命卽誓命也。此習戰前之誓，誓以軍法，與表貉後之誓誓以田法異。此表貉後不云誓民者，與「大蒐」章互相備也，詳前疏。賈疏云：「士卒皆於後表北面坐，羣吏諸軍帥皆在上卒前南面立，以聽誓。」云「斬牲以左右徇陳」者，《說文·彳部》云「徇，行示也」，引《司馬法》「斬以徇」。徇卽徇之俗。賈疏

云：「從表左右向外以徇陳。」云：「不用命者斬之」者，不用將帥之命，其刑則斬也。《大司寇》五刑，二曰「軍刑上命糾守」，注云：「一命，將命也。」大田用軍法誓衆，故亦以犯命爲最重也。

注云：羣吏，諸軍帥也。一者，上「羣吏戒衆庶脩戰法」，注云「鄉師以下」，此既陳軍，則宜爲軍將以下，亦以鄉吏在軍卽爲軍將以下，名異而實不異也。賈疏云：「從軍將以至伍長，謂衆軍吏建旗者也。」云「陳前南面鄉表也」者，初列陳時，羣吏帥士卒陳於後表之中，將聽誓，則士卒表內北面坐，羣吏出至表外，陳前南面鄉後表而立以聽誓，與司徒北面誓正相對也。以上卒皆北面坐，故以北爲前，與立表以南爲前異。引《月令》「季秋，天子教于田獵，以習五戎，司徒搢扑，北面以誓之」者，鄭彼注云：「教于田獵，因田獵之禮，教民以戰法也。五戎，謂五兵：弓矢、矛、戟、戈、戟也。北面誓之，誓衆以軍法也。」孔疏云：「搢，插也。」案：《釋文》云「搢，一音初洽反」，則或亦讀爲插也。司徒北面誓，蓋正負後表。賈疏云：「引《月令》者，證所誓者是司徒。使司徒誓者，此軍吏及士本是六鄉之民，今雖屬司馬，猶是己之民衆，故使司徒誓之也。」云「此大閱禮實正歲之中冬」者，謂夏正建子之月，在周爲孟春也。凡此經紀時，皆據夏正，夏之孟春，謂之正歲，詳《小宰》、《內宰》。

疏。云：而說季秋之政，於周爲中冬，爲《月令》者失之矣。者，賈疏云：「呂不韋作《月令》者，以爲此經中冬爲周之中冬，當夏之季秋，故說於季秋，是失之矣。按《月令》季秋云「是月也，天子乃教于田獵，以習五戎，班馬政」云云，注引「中秋教治兵法，王載大常」已下爲證，不云失；至此乃以《月令》是中冬教大閱法，而言爲《月令》者失；鄭君兩解之。以其彼云司徒誓衆，與此誓衆之等同，故爲大閱。彼爲治兵法者，以彼文授車以等級，乃命主祠祭于四方，又與中秋治兵者同，故彼爲治兵法也。」詒讓案：依前注，則四時習戰田獵並司徒誓之，《月令》所說不必卽此中冬大閱，且以「祭禽四方」之文推之，與秋蒐之禮尤合，似當以《月令》注爲正。云「斬牲者小子也」者，賈疏云：「《小子職》云「凡師田斬牲以左右徇陳」是也。」云「凡誓之大略，《甘誓》、《湯誓》之屬是也」者，《士師》注義同。以二誓並征伐誓神之辭，故舉以爲證。《書釋文》引馬融《書注》云：「軍旅曰誓，會同曰誥。」亦本《士師》文。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司馬振鐸，羣吏作旗，車徒皆作；鼓行，鳴鐸，車徒皆行，及表乃止；三鼓，攬鐸，羣吏弊旗，車徒皆坐。中軍，中軍之將

也。天子六軍，三三而居一偏。羣吏既聽誓，各復其部曲。中軍之將令鼓，鼓以作其士衆之氣也。鼓人者，中軍之將、師帥、旅帥也。司馬，兩司馬也。振鐸以作衆。作，起也。既起，鼓人擊鼓以行之，伍長鳴鑼以節之。伍長，曰公司馬。及表，自後表前至第二表也。鼓者，鼓人也。鄭司農云：「擁讀如弄。玄謂如涿鹿之鹿。掩上振之爲擁。擁者，止行息氣也。《司馬法》曰：『鼓聲不過闐，鑿聲不過闐，鐸聲不過琅。』」疏：「中軍以鑿令鼓」者，江水云：「鑿所以引鼓，樂有朔鑿、應鑿，亦是先擊鑿而後擊鼓，以小鼓引大鼓也。賈疏云：『此經摠說聽誓既已，將欲向南第二表，象戰陳初發而敵，此卽仲春振旅疾徐坐作之一事也。』」云：「羣吏作旗者，諸軍吏各舉其所建之旗也。」吳子：「治兵篇」云：「教戰之令，一鼓整兵，二鼓習陳，三鼓趨食，四鼓嚴辨，五鼓就行。」聞鼓聲合然後舉旗，故此作旗亦在鼓人三鼓之後。云「車徒皆坐」者，吳廷華云：「車猶言坐，止亦坐也。」注云：「中軍，中軍之將也者，周書·武順篇」云：「天道尚左，地道尚右，人道尚中。吉禮左還，順天以利本；武禮右還，順地以利兵；將居中軍，順人以利陳。」江水云：「中軍，元帥也。三軍，六軍必有元帥。如王在軍，則王爲中軍。」云：「天子六軍，三三而居一偏者，謂左

三軍居一偏，右三軍居一偏也。《詩·大雅·常武》篇孔疏云：「天子六軍當分之爲三，中與左右各二軍也。《春秋》桓五年『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左傳》云：『王爲中軍，號公林父將右軍，周公黑肩將左軍。』是天子之軍分爲左右之事也。」案：據孔說，則天子六軍有三：中軍、賈疏亦謂此六軍，三軍居一偏，皆自有中軍。蓋依注說，六軍分居左右，則中軍自不能并居一偏，但軍令要當從王所處之一偏出耳。《墨子·明鬼篇》云：「《夏書·禹誓》曰：『大戰于甘，王乃命左右六人下聽誓于中軍。』此亦王居中軍，與《左傳》同。但元帥所居何偏，經注並無攷。《少儀》云：『軍尚左，卒尚右』，注云：『左，陽也。陽主生，將軍有廟勝之策，左將軍爲上，貴不敗績。右，陰也。陰主殺，卒之行伍以右爲上，示有死志。』蓋殺位次則尊左，陳行列則尚右，故老子云：『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言以喪禮處之。」《左·桓八年傳》云：「季梁曰：『楚人尚左，君必左。』」明周禮尚右。若然，中軍之將或當居右偏與？云「羣吏既聽誓，各復其部曲」者，賈疏云：「軍吏本各主其部分曲別，謂若伍長主五人，兩司馬主二十五人，卒長主百人之等，皆是部曲。至於誓之時，出向衆前，聽誓訖，各復其部伍本處，故云復其部

曲也。」案：部曲，詳《鄉師》疏。云「中軍之將令鼓」者，中軍之將自擊鼙，以令鼓人鼓也。云「鼓以作其士衆之氣也」者，賈疏述注無「也」字。阮元云：「《通典》無「也」。」賈疏云：「《春秋左氏》，曹翽云：「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是鼓以作士衆之氣也。」云「鼓人者，中軍之將，師帥，旅帥也」者，賈疏云：「按《左氏》成二年傳，晉與齊戰于鞏，郤克傷於矢，曰：『余病矣。』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於是右援枹而鼓之。時郤克擊鼓。哀二年《左傳》，鐵之戰，趙簡子曰：『伏弢嘔血，鼓音不衰。』是皆將居鼓下。知兼有師帥，旅帥者，按上文春辨鼓鐸云「軍將執晉鼓，師帥執提，旅帥執鼙」，皆是鼓人，故知是軍將師帥，旅帥也。其卒長執鐃以下，皆金，非鼓也。」吳廷華云：「注既謂令鼓者爲中軍將，又以鼓人亦中軍將，是將自令而自鼓之，有是理乎？竊謂鼓人，當卽司徒之鼓人。《鼓人職》云：「軍動，則鼓其衆，田役亦如之。」卽此經所謂「三鼓也。天子六軍，故《序官》鼓人中十六人。曰皆三鼓者，是中軍一令而六軍皆鼓也。」江永亦云：「此鼓人謂地官之鼓人。下文鼓行、鼓進、鼓退，乃是軍將師帥旅帥之鼓。蓋中軍先以小鼓號令，而鼓人主軍動鼓其衆者，遂承中軍之令，三鼓以作士氣，於是振鐸作旗而諸鼓皆鳴也。注謂鼓人爲中軍

之將，師帥，旅帥，則地官鼓人不得聯事矣。且中軍將亦不可謂之鼓人，下文「鼓人皆三鼓」，放此。皆者，鼓人非一也。凡云三鼓者，疑皆鼓人之鼓。」案：吳、江說是也。林喬蔭說同。鄭、賈說並失之。凡軍將以上鼓，皆別載，詳前疏。云「司馬，兩司馬也」者，賈疏云：「以其上文云「兩司馬執鐸」，故知此經云「司馬振鐸」者，是兩司馬也。」黃以周云：「本職於大司馬皆曰司馬，其餘別之曰兩司馬、公司馬，又統之則曰羣司馬。司馬以旗致民平列陳，謂大司馬也。『司馬建旗于後表之中』，『司馬振鐸』，其文皆與羣吏相對，兩伍司馬在羣吏中，則司馬亦謂大司馬也。鄭以振鐸之司馬爲兩司馬，意欲合上兩司馬執鐸之文，則下文「鼓行鳴鐸，鼓進鳴鐸」是公司馬，「鼓退鳴鐸」是卒長。竊謂上文辨鐸鐃鐃，爲卒兩伍所執，而大司馬別自有鐸鐃鐃，猶上辨鼓，軍將執晉鼓，師帥執提，旅帥執鼙，而軍將令鼓別自有鼙也。凡鼓主於軍將，軍將以鼙令鼓，則晉鼓、提鼓、鼙鼓皆應。凡金主於大司馬，大司馬振鐸，兩司馬應之，故後又統之曰「羣司馬振鐸」。羣者，羣大司馬及兩司馬也。」<sup>①</sup>大司馬鳴鐸，則公司馬應之，鳴鐃則卒長應之，是卒長執

① 「大司馬及」，原脫，據《田禮通故》補。



鏡，兩司馬執鐸，公司馬執鐸，皆節制於大司馬，猶師帥執提，旅帥執鞶，皆聽命於軍將也。裨將聽命於中軍，中軍主謀。卒兩伍節制於大司馬，大司馬主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一案：黃謂大司馬別自有鐸鐸鏡，此司馬振鐸當爲大司馬，其說是也。凡軍將及王侯六卿車，皆金鼓兼有，故《國語·吳語》說吳王親鳴丁寧振鐸，《左·宣四年傳》亦載伯棼射楚王車，及丁寧，丁寧卽鐸也。但後文之「羣司馬振鐸」，羣司馬與《秋官·小司寇》之羣士，文例正同。彼羣士爲鄉士、遂士等，不開大司寇，明此羣司馬亦不上關大司馬，以正貳爵尊，不當與屬官同以羣咳之也。蓋凡金鼓等皆長帥令，而屬官裨將應之。此云司馬，白爲大司馬，以見發令之倡自上，後云羣司馬，則爲兩司馬，以見應和之偏於下。此經前後立文不同，實互相備也。《雜記》諸侯正極於廟，云「司馬執鐸，左八人，右八人」。彼蓋兩司馬與？云「振鐸以作衆」者，亦謂金鐸也。《鼓人》云「以金鐸通鼓」，振以通鼓，亦所以作士衆之氣，《左·僖二十二年傳》云「金鼓以聲氣」是也。云「作，起也」者，《胥》注同。初聽暫時，車徒皆坐，今聞鼓鐸，坐者則皆作起也。云「既起，鼓人擊鼓以行之者，車徒皆作，立而未行，俟擊鼓乃行。此鼓者卽軍將等，與前鼓人爲地官鼓人異。鄭釋前鼓人爲軍將等，故以

此鼓行亦冢上爲文，失之。云「伍長鳴鐸以節之」者，①賈疏云：「上文云『公司馬執鐸』，《鼓人職》云『金鐸節鼓』，故云伍長鳴鐸以節之也。」云「伍長一曰公司馬」者，見上文。鄭言此者，以經不云何官鳴鐸，明冢上「司馬振鐸」爲文，以伍長亦得稱司馬也。云「及表，自後表前至第二表也」者，從後表前行五十步至第一表也。云「三鼓者，鼓人也」者，與前初令鼓時三鼓同。鄭意亦中軍之將、師帥、旅帥也。今案：亦地官鼓人。鄭司農云「攬讀如弄」者，段玉裁云：「此擬其音也。」《釋文》云「攬音鹿，李扶表反」，盧文弨云：「李音必所見本或從廐。然二字皆不見《說文》。」案：李軌本蓋當如廐說。然攬字以六書之例求之，當从手鹿聲，鹿弄一聲之轉。李音爲攬，則與二鄭讀皆不合，蓋傳寫之誤。云「玄謂如涿鹿之鹿」者，後鄭以攬從鹿得聲，故不從先鄭讀。賈疏云：「謂從史記黃帝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鹿，直取音同，不從義也。此是鹿鹿然作聲也。」云「掩上振之爲攬也」者，賈疏云：「以手在上，向下掩而執之。」案：依鄭、賈說，則上云「振鐸」不掩上執之矣。然振之與攬異同之義，未聞其審。云「攬者止行息氣也」者，以行時三鼓

①「鐸」原訛「鐸」，據前注文改。

振鐸，同爲作氣，此攬鐸卽弊旗，徒皆坐，明爲止行息氣。  
《司馬法·嚴位篇》云：「譟鼓而進，則以鐸止之。」管子·兵法篇》云：「金所以坐也。」此攬鐸亦所以令車徒止坐也。  
引《司馬法》曰：「鼓聲不過闐，鑿聲不過闐，鐸聲不過琅，者，證鼓鑿鐸三者之聲，各有高下之差，故振鐸與攬鐸聲異也。  
今《司馬法》佚此文。案：闐闐亦作鑿鑿。《說文·鼓部》云：「鑿，鼓聲也。」引《詩》曰：「擊鼓其鑿。」又云：「鑿，鼓聲也。」段玉裁云：「《音義》曰：「闐，吐剛反。闐，吐獵反。」然則闐闐卽鑿鑿也。《投壺音義》曰：「『鄭呼爲鼓，其聲高，其音鐘鐘然。』鄭呼爲鑿也，其聲下，其音榻榻然。」是則鐘榻亦卽鑿鑿也。《史記·上林賦》「鏗鏘鏘鏘」，《漢書·文選》作「闐闐」。郭璞曰：「闐闐，鼓音也。」此渾言之耳，鑿亦鼓也。《淮南·兵略訓》「若聲之與響，若鐘之與鈴」，高注「鐘鈴，鼓鑿聲」。此謂鐘鼓聲，鈴鑿聲也。又三鼓，振鐸，作旗，車徒皆作。鼓進，鳴鐸，車驟徒趨，及表乃止，坐作如初。趨者，赴敵尚疾之漸也。《春秋傳》曰：「先人有奪人之心。」及表，自第二前至第三。【疏】「又三鼓振鐸作旗，車徒皆作」者，此與前自後表至第二表同。云「車驟徒趨」者，《說文·馬部》

云：「驟，馬疾步也。」《樂師》注云：「趨，疾於步。」前云車徒皆行，此云車驟徒趨，疾於行也。注云「趨者，赴敵

尚疾之漸也」者，《釋名·釋姿容》云：「兩腳進曰行，疾行曰趨。趨，赴也，赴所期也。前自後表至第二表徒行，此云徒趨，趨疾於行，亦象戰陳疾行赴敵，下云徒走，尤疾，故此云尚疾之漸也。引《春秋傳》者，賈疏云：「昭二十一年《左傳》：冬十月，華登以吳師救華氏。宋厨人濮曰：『《軍志》有之：『先人有奪人之心』。』」注云：「戰氣未定故也。」後人有待其衰，注云：「待敵之衰乃攻。」是其事也。案：賈所引《左傳注》亦賈服義。此注引彼文者，證赴敵尚疾卽取先人奪人之意。云「及表，自第二前至第三」者，前已至第二表，此又進及表，明更前行百步至第三表也。乃鼓，車馳徒走，及表乃止。及表，自第三前至前表。【疏】「乃鼓，車馳徒走」者，此亦與前自後表至第一表同。《說文·馬部》云：「馳，大驅也。」《釋名·釋姿容》云：「疾趨曰走。走，奏也，促有所奏至也。」《左》宣十二年，晉楚戰於郟，傳云「車馳卒奔，乘晉軍」。奔走義同。前自二表至第三表，車驟徒趨，此馳疾於驟，走疾於趨，象與敵近，尤尚疾也。前振旅云「教疾徐之節」，卽此。《尉繚子·兵教上篇》云：「既陳，去表百步而決，百步而趨，百步而驚。」與此略

同。注云「及表，自第三前至前表者，前已至第三表，

此又進及表，明更前行百步，至最前第四表也。鼓戒三

闕，車二發，徒三刺。鼓戒，戒攻敵。鼓壹闕，車壹

轉，徒壹刺，而止，象服敵。【疏】鼓戒三闕者，此既及

最南第四表，遂象與敵接，習合戰之事。《大射儀》注云：

「闕，止也。」謂戒止。注云「鼓戒，戒攻敵」者，《大

僕》注云：「戒鼓，擊鼓以警衆也。」此鼓戒象警衆攻敵同。

《尉繚子·兵教篇》云：「一步一鼓，步鼓也；十步一鼓，趨

鼓也；音不絕，警鼓也。」戒警義同。此鼓戒蓋亦音不絕

也。若然，上文鼓行當步鼓，鼓進當趨鼓與？云「鼓壹闕，

車壹轉，徒壹刺，而止，象服敵」者，《通典·軍禮》引壹並

作一，阮元云：「注中不當用古字，諸本作壹，非。疏中皆

作一。」黃丕烈校同。江永云：「車三發，舊以車轉爲發，恐

不然。車既及表乃止矣，又三轉胡爲？蓋車上主射者三

發矢，以象克敵耳。發刺皆三者，戰車有三人，斃其左、右、

御也。」案：江說是也。蔣載康說同。《墨子·迎敵祠篇》

說誓廟之禮，云「射參發告勝」，與此三發義正同。徒壹刺

者，所謂一伐，《書·牧誓》云「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

伐，乃止齊焉」，《詩·周頌·孔疏》引鄭《書注》云「伐謂擊刺

也，擊刺曰伐是也。乃鼓退，鳴鐃且卻，及

表乃止，坐作如初。鐃所以止鼓。軍退，卒長鳴鐃

以和衆，鼓人爲止之也。退，自前表至後表。鼓鐃則同，習

戰之禮，出入也；異者，廢鐃而鳴鐃。【疏】「乃鼓退，鳴

鐃且卻，及表乃止」者，賈疏云：「謂至南表，軍吏及士卒回

身向北，更從南爲始也。此鳴鐃且卻，據初至南表退軍之

時，象在軍，軍退亦鳴鐃。是以《左氏》哀公傳，艾陵之戰，

陳子云「吾聞鼓不聞金」，亦是鳴鐃退軍法。及其向北，卽

更爲習戰之事，故云及表乃止，坐作如初。」江永云：「鼓退

鳴鐃，疑鼓退音節與鼓進不同。蓋鐃聲不能及遠，欲退軍，

必將帥擊退鼓，而後卒長皆鳴鐃，否則卒長不能自主退。」

案：江說是也。《司馬法·嚴位篇》云「奏鼓輕，舒鼓重」，

疑卽鼓進鼓退之異。《廣雅·釋言》云：「卻，退也。」此退

時行止坐作之節，與進時同，亦當鼓退鳴鐃。車徒皆卻向

北行，由前表至第三表乃止；三鼓擺鐃，羣吏弊旗，車徒皆

坐；又三鼓振鐃作旗，車徒皆作；鼓退鳴鐃，車驟徒趨，及

第二表乃止，坐作如初；乃鼓，車馳徒走，及後表乃止。

注云「鐃所以止鼓」者，賈疏云：「《鼓人職》云「金鐃止

鼓」是也。云「軍退，卒長鳴鐃以和衆」者，以《釋文》作

「目」案：經注以字皆作以，不作目，（釋文）蓋後人所改。前振旅云「卒長執鐃」，（鼓人注）以鐃爲鉦，（詩·小雅·采芑篇）鉦人伐鼓，彼箋云：「鉦也，鼓也，各有人焉。」言鉦人伐鼓，互言爾。然則鉦人疑卽卒長矣。以象退軍，恐衆志乖亂，故云「和衆」，明與進軍時「作衆」異也。云「鼓人爲止之也」者，謂聞鐃則暫止不鼓也。其及表以後，坐作之時，仍有鼓。云「退自前表至後表」者，前進時，自後表進至前表，爲一節；此退時，則自前表卻至後表，亦爲一節也。云「鼓鐃則同」者，蓋亦鼓人三鼓，軍吏鼓退，兩司馬振鐃，攙鐃，與前自後表至前表同。云「習戰之禮出入一也」者，據《公羊》莊八年傳云：「出曰祠兵，入曰振旅，其禮一也。」案：出謂進，入謂退也。凡習戰之禮，雖退亦當整軍，以備掩襲，故行止坐作之節，一與進同。云「異者廢鐃而鳴鐃者」，賈疏云：「前向南時云『鼓行鳴鐃』，此北向，不言鳴鐃而言鼓退鳴鐃，以其雖習戰，出入一猶象退軍，故鳴鐃也。」遂以狩田，以旌爲左右和之門，羣吏各帥其車徒以敘和出，左右陳車徒，有司平之。旗居卒閒以分地，前後有屯百步，有司巡其前後。險野，人爲主；易野，車爲主。冬田爲狩。

言守取之，無所擇也。軍門曰和，今謂之壘門，立兩旌以爲之。敘和出，用次第出和門也。左右，或出而左，或出而右。有司平之，鄉師居門，正其出入之行列也。旗，軍吏所載，分地，調其部曲疏數。前後有屯百步，車徒異羣相去之數也。車徒畢出和門，鄉師又巡其行陳。鄭司農云：「險野人爲主，人居前；易野車爲主，車居前。」【疏】遂以狩田一者，冬大田之法也。《月令》注云：「凡田之禮，唯狩最備。故此經四時田法，亦唯狩最詳。」賈疏云：「此一節摠論教戰訖人防田獵之事。」云「以旌爲左右和之門」者，謂於前教戰之頃內，別爲軍舍，使全軍盡舍其中，乃樹旌爲門，分別左右，出門而屯也。賈疏云：「六軍分三軍，各處東西爲左右，各爲一門。」云「羣吏各帥其車徒以敘和出」者，賈疏云：「以教戰處內，故以田處出。」江永云：「羣吏各帥其車徒以敘和出，象士卒之出軍門，亦欲試御者過君表之法也。」云「左右陳車徒」者，以六軍分列左右，每廂又各自以車徒分列爲陳也。江永云：「未習戰以前，陳徒如戰之陳。此車徒同羣，車以率徒，徒以衛車，擬戰時之陳也。既習戰以後，車徒遂分列也。將田時車徒所以必分者，逐獸不必以徒衛車，山澤閒車徒又不可錯雜，故須分隊而進，是以先異之也。」云「旗居卒閒以分地」者，居，唐石經

誤作「車」，今從宋本、嘉靖本。賈疏云：「軍吏各領己之士卒，執旗以表之，故旗居卒間也。」吳廷華云：「卒百人，卒長統之，旗居卒間，則一卒長一旗以分部也。」江永云：「旗居卒間以分地，車徒皆如是。徒一廂百人，樹一旗，則車一廂亦容兩偏之地，而樹一旗也。」《司馬法》車十五乘爲偏，兩偏爲卒，車徒各有卒。疏謂軍吏各領己之士卒，執旗以表之，非卒間之義也。」案：吳、江說是也。《國語·吳語》云：「陳上卒，百人以爲徹行，百行，行頭皆官師，建肥胡，十行一嬖大夫，建旌，十旌一將軍，載常，爲萬人，以爲方陳。」彼軍制雖與此經不同，而百人爲徹行，卽一卒之陳也。行頭建肥胡，十行建旌，十旌載常，與此以旗爲表之法亦略同。云「前後有屯百步」者，謂每廂又以車徒分列前後二屯，每屯蓋各占地百步，南北東西自相去亦各百步也。

注云「冬山爲狩」者，《說文·犬部》云：「狩，犬田也。」

《爾雅·釋天》云：「冬獵爲狩。」隱五年《左傳》、桓四年《公羊》、《穀梁》傳義並同。《大戴禮記·夏小正》云：「十有一月，王狩。狩者言王之時田，冬獵爲狩。」云「言守取之，無所擇也」者，《左傳》隱五年杜注云：「狩，圍守也。冬物畢成，獲則取之，無所擇也。」《詩·鄭風·叔于田》孔疏引李巡云：「圍守，取之無所擇也。」《爾雅》郭注及《穀梁》桓四

年范注、《國語·周語》韋注義並略同。《管子·五行篇》云：「壬子水行御，①令民出獵禽獸，不釋巨少而殺，所以貴天地之所閉藏也。」釋擇字通，亦說冬狩之事。《說苑·脩文篇》云：「狩者，守留之。」又云：「春蒐者，不殺小麋及孕重者，冬狩皆取之。」《左傳》隱五年，孔疏引《白虎通義》云：「冬謂之狩何？守地而取之也。」《公羊》桓四年何注云：「狩猶獸也，冬時禽獸長大，遭獸可取。」此釋狩義小異，而與取無所擇之義亦同。云「軍門曰和」者，《戰國策·齊策》云：「秦攻齊，威王使章子將而應之，與秦交和而舍。」《孫子·軍爭篇》云：「將受命於君，合軍聚衆，交和而舍。」曹注云：「軍門爲和門，兩軍相對爲交和。」《國語·吳語》云：「遷軍接鉢，鉢和字同。」惠士奇云：《戰國策·燕策》：「齊、韓、魏共攻燕，燕請救於楚。楚使景陽將而救之。」國懼，乃罷兵。魏軍其西，齊軍其東，楚軍欲還不可得也。景陽乃開西和門，通使於魏，齊師怪之，以爲燕、楚與魏謀之，乃引兵而去，楚師乃還。」是軍門有東西和也。《韓非子·外儲說左》曰：「李悝警其兩和，曰：敵入且至。」如是再三而敵不至，兩和懈怠不信，秦襲之，幾奪其軍。

① 行原脫，據楚本補。

曰：「惟與秦人戰，謂左和曰「速上，右和已上矣。」又馳而至右和，曰「左和已上矣。」左右和皆爭上。」是軍壘有左右和也。和者，壁壘之名，因於其壘立旌門，是為左右和之門。《唐開元禮》：「仲冬講武，四出為和門，建旗為之，如其方色。」是軍之四面皆有和門矣。」論讓案：依上注云「天子六軍，三三而居一偏」，蓋偏為一門，左偏東出為一和門，右偏西出為一和門，故有左右和，左右和即東西和也。然則偏止一和門，即軍之正門。《文選·東京賦》：「敍和樹表」，薛注云：「軍之正門為和」是也。唐禮為四出和，既不分偏，又增南北二門，恐非古制。《詩·小雅·車攻》孔疏謂門蓋南開，並為二門，亦臆說，不足據。云「今謂之壘門」者，舉漢法為況。《量人》注云：「軍壁曰壘。」《漢書·百官表》云：「中壘校尉掌北軍壘門。」《文選》潘岳《西征賦》云：「距華蓋於壘和。」《史記·酈商傳》：「擊黥布，攻其前拒」，《索隱》引徐廣云：「一作和。和，軍門也。」則漢時軍壘亦稱和矣。云「立兩旌以為之者，每和各立兩旌為之。」《掌舍》為帷宮，設旌門，注云：「樹旌以表門。」此兩和通包六軍，則必不為帷宮，而門制則略同。《國語·齊語》：「執枹鼓立於軍門」，韋注云：「軍門，立旌為軍門，若今牙門矣。」旌旂字同。《孫子·軍爭篇》曹注亦云：「左右為旗門」。

《墨子·號令篇》云：「一吏卒民下，效寇微職和旌者，斷。」蓋樹旌為和門，因謂其旌為和旌矣。賈疏云：「昭八年穀梁傳云：「秋，蒐於紅，正也。」又云：「刈蘭以為防，置旌以為轅門，以葛覆質以為檠。」注云：「質，棋也。檠，門中梟。」又云：「流旁握御幣者不得入。」注：「流旁握，謂車兩轆頭，各去門邊容握。」①握，四寸也。」又《車攻》詩傳云：「大艾草以為防，或舍其中，褐纏旂以為門，裘纏質以為檠，閒容握，驅而入，轅則不得入，左者之左，右者之右，然後焚而射焉。」又云：「古者戰不出頃，田不出防。」是其事也。案：賈據《穀梁》、《毛詩》說，證此旌門亦用旂是也。《詩·小雅·車攻》孔疏說同。攷四時大田王在軍，則旂門當即建大常而注析羽，王若不親行，則當建軍吏之大旗，二者皆為通帛之旂，故《穀梁》、《毛詩》說皆謂以旂為門，蓋旂旌並五旗之通制也。至《穀梁》說旌門又兼為轅門之制，則與此經小異。《御覽·資產部》又引《韓詩內傳》：「謂天子親射禽於旌門，經亦無其事，恐未足據也。」云「敍和出用次第出和門也」者，敍，注例當作「序」，各本並誤。《說文·支部》云：「敍，次第也。」謂以先後次第出之，不得躐次也。云

①「容」原訛「宰」，據楚本改。

「左右或出而左，或出而右」者，謂出和門而分趨左右，故《曲禮》云：「左右有局，各司其局」，亦即《毛詩·車攻》傳所謂「左者之左，右者之右」也。云「有司平之，鄉師居門，正其出入之行列也」者，賈疏云：「按《鄉師職》云：『巡其前後之屯，而戮其犯命者，斷其爭禽之訟。』故知此經云有司皆是鄉師也。曾釗云：『注義未盡。』《遂師職》云：『田獵平野民。』若然，則有司統鄉師，遂師而言。蓋鄉師平其鄉之車徒，遂師平其遂之車徒也。」云「旗，軍吏所載」者，上文云「軍吏載旗」是也。云「分地，調其部曲疏數」者，軍吏各有分地，以均調其部曲屯集之疏數也。云「前後有屯百步，車徒異羣，相去之數也」者，此即《鄉師》注云：「前後屯，車徒異部也。」賈疏云：「出軍之時，一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車徒同羣。今在軍行列之時，則車徒異羣，故車人有異也。」案：賈說非也。大田雖義卒竭作，然此列陳自是正軍，當依軍法二十五人為兩，一車甲士三人，卒二十五人，與調發之法不同。又諦審鄭意，似以左右各陳三軍，前後屯雖車徒異部，而百步二屯不足以容三軍，故以百步為兩屯相去之空地，則一屯不止百步也。江水則謂即前後屯之地，以經文推校，義似可通。竊疑此列陳之地，蓋方三百步。於北方正中百步為軍舍，建旌為兩和門，左右三百步，

則於南北各以百步為屯，於中留百步為空地。是四屯占地各百步，其中南北東西自相距亦各百步，於經注之義皆無迂矣。至每屯百步，足容陳車徒者，今以左右各三軍計之，為車千五百乘，卒三萬七千五百人，車一兩約占地二丈，百步六十丈，陳車三十乘，每行適符車一卒之數。橫列每兩約占地丈二尺，為二步，百步得五十行，從橫相乘，適容一千五百乘也。至車雖自為屯，亦非空設，必有御及左右，但三人不能成伍，當更有持輪二人，蓋車配五人也。是陳車之屯兼有徒七千五百人，以減三軍之卒，存三萬人。百步之屯，步約容一人，每行百人，亦適符一卒之數。橫列每步約容三人，百步得三百行，從橫相乘亦適容三萬人也。此雖無文可證，而通計步數與車徒之數似皆相合，姑附記之，以備一義。云「車徒畢出和門，鄉師又巡其行陳」者，即據《鄉師職》文。前出和門時，鄉師正其行列；既畢出，則又巡行，視其行陳，察其整否也。鄭司農云「險野人為主，人居前，易野車為主，車居前者，明險野人為主，亦有車，但以徒居車前；易野車為主，亦有徒，但以車居人前也。《六韜·均兵篇》云：『易戰之法，一車當步卒八十人，八十人當一車。險戰之法，一車當步卒四十人，四十人當一車。』彼易戰險戰之法，亦與此經義合。依先鄭說，則險野

主人，易野主車，不過列陳車徒前後分布不同，於車徒多少之數無與也。既陳，乃設驅逆之車，有司表貉

于陳前。驅，驅出禽獸使趨田者也。逆，逆要不得令

走。設此車者，田僕也。【疏】既陳者，即上文陳車徒事

訖也。云乃設驅逆之車者，此爲驅禽獸之車，與前後屯

所陳三軍之車異，故陳訖命田僕別設之也。云「有司表貉

于陳前者，有司亦謂肆師、甸祝之屬。賈疏云：「設車訖，

即爲表貉之祭於陳前也。」注云「驅，驅出禽獸使趨田

者也者，《田僕》注云：「驅，驅禽使前趨獲。」案：謂禽獸

奔逸在圍外者，乘此車驅之，使趨所圍厲禁之中也。云

「逆，逆要不得令走者，《田僕》注云：「逆，銜還之使不出

圍。《爾雅·釋言》云：「逆，迎也。」謂禽獸已在厲禁內者，

則迎而要之，令不得走出圍外也。或驅或逆，皆乘此車，故

謂之驅逆之車。惠士奇云：「驅逆之車，車僕職。所謂輕

車之萃，即此。」名輶車，《駟驥》詩曰「輶車鸞鑣」，毛傳

「輶，輕也」，箋云「輕車，驅逆之車也」，車驅而大獲，則知

驅逆之車并有田犬以從禽矣。云「設此車者田僕也者，據

《田僕職》文。蓋大司馬命田僕設車，山虞、澤虞乘而驅之，

故《詩》·召南·騶虞篇「壹發五豝」，毛傳云：「虞人翼

五豝，以待公之發。」賈子·禮篇亦云：「虞人翼五豝，以

待一發，所以優中也。」騶虞孔疏云：「易曰「王用三

驅，失前禽也。」故知田獵有使人驅禽之義。知虞人驅之

者，以田獵則虞人之事，《田僕》云「設驅逆之車」，則僕人設

車，虞人乘之以驅禽也。惠士奇云：「田僕設之，校人帥

之。中軍以鞶令鼓，鼓人皆三鼓，羣司馬振

鐸，車徒皆作。遂鼓行，徒銜枚而進。大獸

公之，小禽私之，獲者取左耳。」羣司馬，謂兩司

馬也。枚如箸，銜之，有繡結項中。軍法止語，爲相疑惑

也。進，行也。鄭司農云：「大獸公之，輸之於公，小禽私

之，以自畀也。」詩云：「言私其猷，獻爾于公。」一歲爲

豮，二歲爲豝，三歲爲特，四歲爲肩，五歲爲慎。此明其獻

大者於公，自取其小者。一玄謂慎讀爲慶，《爾雅》曰：「豕生

三曰豮，豕牝曰豝，麋牝曰慶。」獲，得也。得禽獸者取左

耳，當以計功。【疏】「中軍以鞶令鼓」者，賈疏云：「此令

鼓之事，與上文教戰時大同，惟徒銜枚爲異。」注云「羣

司馬謂兩司馬也者，與前司馬振鐸注義同。但前大閱司

馬振鐸者，司馬爲大司馬；此羣司馬振鐸，則爲兩司馬。實則兩次振鐸，皆大司馬先振，而兩司馬等應之。經各舉



一耑，亦互相備也。詳前疏。云「一枚如箸，銜之，有績結項中」者，《秋官·敘官》注云：「枚狀如箸，橫銜之，爲績結於項。」與此注義同。賈疏云：「雖無正文，以意言之。績卽兩頭繫也。既有兩繫，明於項後中央結之。」《漢書·高帝紀》顏注云：「銜枚者，止言語譁，欲令敵人不知其來也。」《周官》有銜枚氏。枚狀如箸，橫銜之，績繫於項。績者，結礙也。繫，繞也。蓋爲結紐而繞項也。案：顏說蓋本《秋官·敘官》注義。段玉裁云：「顏注勝於賈說。鞅，緯，漢、魏人皆以戾釋之。結礙是戾意。蓋此物兩耑必稍爲鉏鋸，而後繫紐不脫。」《毛詩·東山》音義亦引績繫於項中案：段說是也。《詩釋文》所引亦《秋官》注文。然則此注「結」亦當爲「繫」。今本作結者，蓋後人所改。《毛詩·爾風·東山》傳云：「枚，微也。」胡承珙云：「枚微者，蓋訓枚爲微也。」《說文》無績字，《支部》：「鞅，戾也。」《玉篇》：「績，乖戾也。」合言之，則爲鞅情，《廣雅·釋訓》：「鞅情，乖刺也。」又作緯績，《離騷》「忽緯績其難遷」，王注：「緯績，乖戾也。」又作微績，馬融《廣成頌》：「微績霍奕，別驚分奔。」是則銜枚於口，組繫兩頭，分組於項，有違戾結礙之意。云「軍法止語，爲相疑惑也」者，《秋官·敘官》注云：「銜枚，止言語譁也。在軍恐言語相疑惑，故令銜枚以止

之。云「進，行也」者，《輪人》注同。《說文·辵部》云：「進，登也。」引申之，凡前行並曰進。《廣雅·釋詁》亦云：「進，行也。」鄭司農云：「大獸公之，輸之於公，小禽私之，以自畀也。」《獸人》先鄭注云：「公之，謂輸之於虞中。卽所謂輸之公也。蓋王取三十，其餘則射於澤宮而頒之，獲者不得擅取也。自畀則獲者自取之小禽，不獻於虞中。」《穀梁》昭八年傳及《詩·小雅·車攻》毛傳，並云：「不成禽不獻，是也。」引《詩》云：「言私其豨，獻肩于公」者，《爾風·七月》文。彼文肩作豨，字通。前「蒐田」章後鄭注引亦作肩。毛傳亦依此經爲釋。云「一歲爲豨，二歲爲豨，三歲爲特，四歲爲肩，五歲爲慎」者，此釋《毛詩》義也。《釋文》云：「豨，本亦作巴。」案：巴卽豨之借字。《詩》毛傳云：「豨一歲曰豨，三歲曰豨。」《齊風·還》傳云：「豨三歲曰肩。」《魏風·伐檀》傳又云：「豨三歲曰特。」此並以豨、特、肩爲豨生歲多寡之名，而說各小異。《說文·豕部》云：「豨，生六月豚，一曰一歲豨，尚叢聚也。豨，牝豨也，一曰二歲能相把挈也。豨，三歲豨，肩相及者。」說與毛略同，但許似據豨之言之，毛、鄭則指「庖人六獸之田豨」或豨豨、田豨通得此稱矣。《廣雅·釋獸》云：「豨一歲爲豨，二歲爲豨，三歲爲肩，四歲爲特。」此亦繫豨言之，而肩特文又互

異，蓋亦別有所據。慎，無攷。云「此明其獻大者於公，自取其小者」者，亦釋《詩》義，明獾一歲爲小，肩四歲爲大也。《詩·小雅·吉日》亦云「發彼小豝」，然則獸二歲以下皆爲小，三歲以上皆爲大與？云「玄謂慎讀爲麇」者，段玉裁云：「慎慶聲類略同。大鄭說別有所本，後鄭以《爾雅》正之。」引《爾雅》曰「豕生三曰豮，豕牝曰豮」者，破先鄭說也。豮，葉鈔本《釋文》作「豮」，云「本亦作豮」。案《釋獸》云：「豕生三豮，一師，一特，牝豮。」郭注云：「豬生子常多，故別其小者之名。」又《釋畜》云：「犬生三豮，一師，一獮。」盧文弨引宋本《釋文》作「三豮」，無「豮」字，與彼文同。但豮爲犬生三之名，豕子無此名，陸所據本誤。《騶虞》孔疏云：「《鄭志》張逸問：『豕生三曰豮，不知母豕也？豚也？』」答曰：「豚也。過三以往，猶謂之豮，以自三以上更無名也。」故知過三亦爲豮。云「麇牝曰麇」者，破先鄭五歲爲慎之說也。《釋畜》云：「麇，牡麇，牝麇。」即鄭所據也。依鄭此說，則豮、豮、特、肩、麇，並不爲豕生歲多寡之名。肩，鄭此注無說，賈疏及《詩·騶虞》疏並據《釋獸》云「麇絕有力豮，鹿絕有力麇」爲釋，鄭意或然也。云「獲，得也」者，《小爾雅·廣言》文。《說文·犬部》云：「獲，獵所獲也。」云「得禽獸者取左耳，當以計功」者，即《山虞》所謂耳也。計功

者，聚而校計其所獲之多少。取左耳，詳獸人及《山虞》疏。及所弊，鼓皆駢，車徒皆譟。鄭司農云：「及所弊，至所弊之處。玄謂至所弊之處，田所當於止也。天子諸侯蒐狩有常，至其常處，吏士鼓譟，象攻敵剋勝而喜也。疾雷擊鼓曰駢。譟，謹也。《書》曰：『前師乃鼓譟。』亦謂喜也。【疏】及所弊者，賈疏云：『冬徒弊止之處，謂百姓獵止。』注鄭司農云：『及所弊至所弊之處者，《廣雅·釋詁》云：『及，至也。』至田弊之處。云：『玄謂至所弊之處，田所當於止也』者，申先鄭義，田有畋限，至其所則止。弊訓止，詳前疏。云：『天子諸侯蒐狩有常』者，據《穀梁傳》云：『過防弗逐』，《毛詩傳》云：『田不出防』，並諸侯以上法。若然，依鄭說，則大夫以下田無常處也。云：『至其常處，吏士鼓譟，象攻敵剋勝而喜也』者，田以習兵，故弊止之時亦鼓譟，象軍攻敵剋勝而喜也。云：『疾雷擊鼓曰駢』者，《釋文》云：「駢，本亦作駢。」段玉裁云：「謂擊鼓聲如疾雷，響而促。雷亦音盧對切，或作𩇛，作𩇛。」丁晏云：「《文選·西京賦》『駢雷鼓』，李注引《周禮》『鼓皆駢』，鄭曰『雷擊鼓曰駢』。駢與駢同。」詒讓案：李所據蓋與陸所見或本同。《說文·馬部》云：「駢，驚也。」無駢字。駢即駢之俗。《大僕》戒鼓，注云「故書戒爲駢」，是故書有駢字，《釋文》

或本近是。但《大僕》故書以駭爲戒，而此經上文云「鼓戒」，此又云「鼓皆駭」，兩文不同。《穀梁》莊二十五年傳云「既成鼓而駭衆」，明駭戒義微異。蓋鼓戒者唯音不絕，而鼓駭則聲彌高而節彌促，方與鼓譟相應，故鄭以疾雷爲釋耳。云「譟，謹也」者，國語·鄭語·韋注云：「譟，謹呼也。」一切經音義引《聲類》云：「譟，羣呼煩擾也。」引《書》曰：「前師乃鼓鼓譟」者，賈疏云：《書傳》文。彼說武王伐紂時事。案：《御覽·人事部》引《尚書大傳》云：「惟丙午，王逮師，師乃鼓譟，師乃愾，前歌後舞。」即賈所據也。然鄭云「《書》曰」，則自據《書·太誓》文。詩·大雅·大明孔疏引《太誓》曰：「師乃鼓譟，前歌後舞，格於上天下地，咸曰孜孜無怠。」蓋漢時今文《書》及鄭所注古文《書》皆有《太誓》，此注所述即出於彼，不必據《伏傳》也。諸書引《太誓》及《伏傳》皆無鼓字者，蓋文有省節。《楚辭·天問》王注云：「言武王三軍，人人樂戰，並前歌後舞，鼙藻謹呼。」王說正本《太誓》，而「鼓譟」又作「鼙藻」。後漢書·杜詩、《劉陶傳》同。鼓字亦作「拊」，《文選》馬融《長笛賦》云「拊譟踴躍」，《隸釋·魏大饗碑》云「上有拊譟之謹」，鼙拊並聲近字通。王鳴盛云：「鼓，說文無此字，疑當爲拊，拊亦擊耳。師心喜悅，或有鼓，或有拊而謹譟。」案：王

說是也。云「亦謂喜也」者，釋《太誓》云「鼓譟」亦即攻敵剋勝而喜也。徒乃弊，致禽饁獸于郊，人獻禽以享烝。徒乃弊，徒止也。冬田主用衆，物多，衆得取也。致禽饁獸于郊，聚所獲禽，因以祭四方神於郊。《月令》「季秋，天子既田，命主祠祭禽四方」是也。人又以禽祭宗廟。【疏】致禽饁獸于郊者，賈疏云：「亦謂因田過郊之神位而饋之。」注云「徒乃弊，徒止也」者，亦訓弊爲止，謂以徒止爲田止之節也。云「冬田主用衆，物多，衆得取也」者，冬時萬物成就衆多，故曰主用衆，使衆人皆得取也。云「致禽饁獸于郊，聚所獲禽，因以祭四方神於郊」者，于亦當作「於」。《小宗伯》及《甸祝》注義同。饁獸於郊，謂以獸獻於四郊羣神之兆，言非正祭也。詳《小宗伯》疏。云「《月令》季秋，天子既田，命主祠祭禽四方是也」者，《月令》季秋令云：「天子乃厲師，執弓挾矢以獵，命主祠祭禽於四方。」鄭彼注云：「以所獲禽祀四方之神也。」《司馬職》曰「羅弊，致禽以祀方」。賈疏云：「證彼祭禽于四郊，與此饁獸于郊爲一物。其實彼一解以爲是仲秋祭禽，以祀祊爲一也。」詒讓案：《月令》此文即前秋獮祭祊之事，彼注不誤，此引以證饁獸於郊，事不相當，非也。《月令》孔疏據此注謂秋冬之

田皆祭四方，亦誤。云：「人又以禽祭宗廟」者，凡冬祭宗廟，通謂之烝。此亦因田獵而獻禽，非正祭也，當用薦禮，詳前疏。及師，大合軍，以行禁令，以救無辜，伐有罪。師，所謂王巡守若會同，司馬起師合軍以從，所以威天下，行其政也。不言大者，未有敵，不尚武。【疏】「及師大合軍」者，此平時因事起師從王之事，與上師田異也。云「以救無辜，伐有罪」者，罪，經例用古字當作「辜」，石經及各本並誤，詳《甸師》疏。王巡守會同，不定有征伐之事，但所至之國，或無辜被侵，有罪不服，則亦以六師救之，伐之，不必別徵發也。注云：師所謂王巡守若會同，司馬

起師合軍以從，所以威天下，行其政也」者，謂王十二歲巡守殷國，及時見曰會，殷見曰同，凡兵車之會，大司馬並起師合軍以從王也。巡守會同，詳《小宗伯》、《大行人》職。《詩·周頌·時邁》孔疏云：「《大司馬》上云「及師」，下云「若大師」，則二者之師不同也。大師言釁主及軍器，是征伐實事，則上云「及師」，非征伐也。明大師為征伐，及師為巡守。言大合軍，猶《大司馬》言大合樂。大合樂者，編作六代之樂，則知大合軍者亦六軍皆行也。而《雜問志》云：「天子巡守禮無六軍之文」者，鄭意巡守必有六軍，但《禮》

無正文，故云無六軍之文耳。天子海內之主，安不忘危，且云救無辜，伐有罪，安得無六軍也！」惠士奇云：「《大行人》「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時會者，諸侯有不順服，王將討之，乃為壇以合諸侯而發禁焉。殷同者，十二歲王不巡守，六服盡來朝王，亦為壇合諸侯，而命其政。政與禁謂九法、九伐，所以平邦國、正邦國，而大合軍以行其禁令者也。《詩》曰「周王于邁，六師及之」。巡守有六軍，見於此矣。云「不言大者，未有敵，不尚武」者，賈疏云：「以對下文云「若大師」，是出軍法。」若大師，則掌其戒令，涖大卜，帥執事涖釁主及軍器。大師，王出征伐也。涖，臨也。臨大卜，卜出兵吉凶也。《司馬法》曰：「上卜下謀，是謂參之。」主，謂遷廟之主及社主在軍者也。軍器，鼓鐸之屬。凡師既受甲，迎主于廟及社主，祝奉以從，殺牲以血塗主及軍器，皆神之。【疏】帥執事涖釁主及軍器」者，賈疏云：「按《小子職》云「釁邦器及軍器」，彼官釁之，而大司馬臨之。」注云「大師，王出征伐也」者，對上王巡守會同師從不言大，及《小司寇》小師為王不自出之師，明此大師為王自出征伐也。《大宗伯》「軍禮亦云：「大師之禮，用衆也。」《白虎通義·誅伐篇》云：

「王法天誅者，天子白出者，以爲王者乃天之所立，而欲謀危社稷，故自出，重天命也。犯王法，使方伯誅之。」云「涖，臨也」者，《天官·世婦》注同。云「臨大卜，卜出兵吉凶也」者，《大卜》云「國大師則貞龜」，是大師大卜貞龜，大司馬涖卜也。《大卜》疏謂大師，大宗伯涖卜，與此經違，非也。引《司馬法》曰「上卜下謀，是謂參之」者，今《司馬法》佚此文。賈疏云：「卜在廟，又龜有神，故云上卜，謀人在下，故云下謀；君居其中，故云參也。」云「主謂遷廟之主及社主在軍者也」者，《小宗伯》：「若大師，則帥有司而立軍社，奉主車。」注云：「王出軍，必先有事於社及遷廟，而以其主行。社主曰軍社，遷主曰祖。」<sup>①</sup>案：廟主，木主；社主，石主也。詳彼疏。云「軍器，鼓鐸之屬」者，《左·定四年傳》云：「君以軍行，拔社釁鼓。」彼云拔社，即此釁主，釁鼓即此釁軍器之事也。《呂氏春秋·慎大篇》云「釁鼓旗甲兵，藏之府庫」。是旗及甲兵皆軍器，亦有釁，此不言者，文不具。鐸，鍾之類，鍾有釁，知鐸亦然也。云「凡師既受甲，迎主于廟，及社主，祝奉以從」者，《左·定四年傳》文。祝即大祝也。詳《小宗伯》及《大祝》疏。云「殺牲以血塗主及軍器，皆神之」者，塗即釁也。《呂氏春秋·慎大篇》高注云：「殺牲祭，以血塗之曰釁。」案：《龜人》：「釁龜」，注亦云：「釁者，殺牲以血

之，神之也。」釁主之牲，於禮無文，以珥社稷之禮例之，蓋當用犬羊，釁軍器則以豕豚，詳《小宗伯》疏。及致，建大常，比軍衆，誅後至者。比或作庀。鄭司農云：「致，謂聚衆也。庀，具也。」玄謂致，鄉師致民於司馬。比，校次之也。【疏】「及致，建大常」者，此猶大閱禮，司馬建旗于後表之中，羣吏以旗物鼓鐸鐃鑼，各帥其民而致是也。賈疏云：「司馬用王大常者，以上文大師王親御六軍，故司馬用王之大常致衆，若王不親，則司馬白用大旗致之。」云「誅後至者」者，以大閱禮校之，蓋亦既致弊旗，誅後至者。《史記·周本紀》及《國語·魯語》韋注並引今文《書·大誓》師尚父誓師云：「後至者斬。」《史記·司馬穰苴傳》云：「軍法，期而後至者當斬。」即後至之刑也。注云「比或作庀」者，《遂師》注，故書庀爲比，先鄭讀爲庀。此比或作庀，並聲類相近字通。葉鈔《釋文》庀作庇，亦通。詳《遂師》疏。鄭司農云「致謂聚衆也」者，《左·哀四年傳》致蔡于負函，杜注云：「致之者，會其衆也。」《遂人》：「凡治野，以下劑致甿」，注云：「致猶會也。」《廣雅·釋詁》

①「祖」原訛「主」，據楚本改。

云：「會，聚也。」云「庀，具也」者，《遂師》先鄭注同。賈疏云：「先鄭從故書庀，後鄭不從，以爲校次者，凡物有數者，皆須校次乃知具不，故不從具也。」云「玄謂致，鄉師致民於司馬」者，以六師還出於六鄉，故鄉師先致其衆，既至，乃帥而致之司馬。《鄉師職》時田有致衆庶之法，大師與大田致民事蓋略同。云「比較次之也」者，《宰夫》注義同。及

戰，巡陳，眡事而賞罰。事，謂戰功也。【疏】「及

戰，巡陳眡事而賞罰」者，賈疏云：「司馬當戰對陳之時，巡軍陳，眡其戰功之事，知其有功無功而行賞罰也。」注

云「事謂戰功也」者，若《司勳》云「戰功曰多」是也。若師

有功，則左執律，右秉鉞，以先愷樂獻于社。

功，勝也。律所以聽軍聲，鉞所以爲將威也。先猶道也。

兵樂曰愷。獻于社，獻功于社也。《司馬法》曰：「得意則

愷樂，愷歌，示喜也。」鄭司農云：「故城濮之戰，《春秋傳》

曰：振旅愷以入于晉。」【疏】「若師有功，<sup>①</sup>則左執律，右秉

鉞」者，《爾雅·釋詁》云：「秉，執也。」以下並大師戰後還

師之事。注云「功，勝也」者，《爾雅·釋詁》文。云「律

所以聽軍聲」者，賈疏云：「《大師職》文。彼初出軍時，大

師執聽，至此剋勝，司馬執之。」案：詳《大師》疏。云「鉞所

以爲將威也」者，《伊耆氏》注云：「將軍杖鉞。」《說文·戊部》云：「戊，大斧也。」《司馬法》曰：「夏執玄戊，殷執白戚，周左杖黃戊，右把白髦。」《金部》云：「鉞，車鑾聲也。」經通借鉞爲戊。《御覽·兵部》引《司馬法》云：「周左執黃鉞，右執白旄，所以示不進者，審察斬殺之威也。」《釋名·釋兵》云：「戊，豁也，所向莫敢當前，豁然破散也。」《書·牧誓》云：「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僞孔傳云：「黃鉞，以黃金飾斧。左手杖鉞，示無事於誅。右手把旄，示有事於教。」<sup>②</sup>案：鉞所以誅斬，故將秉之以示威。此左執律，右秉鉞，與《牧誓》、《司馬法》不同者，凱旋之禮與在軍誓衆異也。云「先猶道也」者，《說文·先部》云：「先，前進也。」引申爲前道之義。《郊特牲》注云：「先謂倡道之也。」《詩·大雅·緜》傳云：「相道前後曰先後。」云「兵樂曰愷」者，《大司馬》云：「王帥大獻，則令奏愷樂。」注云：「愷樂，獻功之樂。」以其軍禮所用，故云兵樂也。云「獻于社，獻功于社也」者，于，亦並當作「於」。此獻克敵之功於大社也。

① 「功」下原衍「者」，據正文刪。

② 「示有事於教」原作「亦有事於殺」，據《尚書·牧誓》僞孔傳改。

《大司樂》：「大獻」注云：「大獻，獻捷於祖」，與此經異者，社祖皆得有獻法，詳彼疏。引《司馬法》曰：「得意則愷樂愷歌，示喜也」者，《司馬法·天子之義篇》文。今本無「愷歌」二字。《後漢書·馬融傳》李注引《司馬法》亦有，今本蓋傳寫脫之。彼文愷樂，與此經同，愷歌謂作樂時奏歌，以紀武功之盛。此引以爲兵樂之證。《司馬法·仁本篇》又云：「天下既平，天子大愷」，亦謂此也。愷歌亦見《樂師職》。鄭司農云：「故城濮之戰，《春秋傳》曰：『振旅愷以入于晉』者，此《左傳》二十八年傳文，引之者，證師有功有愷樂之事，亦詳《大司樂疏》。若師不功，則厭而奉主車。」鄭司農云：「厭謂厭冠，喪服也。軍敗則以喪禮，故秦伯之敗於殽也，《春秋傳》曰：『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一云謂厭，伏冠也。秦猶送也。送主歸於廟與社。」【疏】：「若師不功者，王引之云：『不，無也。師不功，言師無功也。與上若師有功相對爲文。』」注鄭司農云：「厭謂厭冠，喪服也者，據《曲禮》：『檀弓』並有厭冠也。云『軍敗則以喪禮』者，《檀弓》云：『國有大縣邑，公卿大夫士皆厭冠，哭於大廟三日，君不舉。』」注云：「軍敗失地，以喪歸也。」孔叢子·問軍禮云：「軍敗，天子素服哭於庫門之外三日，大夫素服哭於社，亦如之，蓋喪禮也。此軍敗以喪禮之證。」云「故秦伯之

敗於殽也，《春秋傳》曰：『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者，僖二十三年夏四月，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左傳》文。杜注云：「郊次，待之於郊。」先鄭引之證厭冠亦素服也。賈疏云：「按《檀弓》注『厭冠，喪冠，其服未聞』。若然，先鄭引秦伯素服者，據在國向外哭，此則從外向內，不同，故云其服未聞。後鄭不破者，已有《檀弓》注，此從破可知。」案：依賈說，則先鄭義與後鄭不同。《檀弓》云：「軍有憂，則素服哭於庫門之外。」注云：「憂，謂爲敵所敗也。素服者，縞冠也。」審後鄭及賈意，蓋謂在國聞師敗之服當縞冠，與《司服》大裘素服同。秦伯素服，亦當依彼法，與厭冠用布異。縞冠素服，所謂縞素。《淮南子·人間訓》說魯君縞素而朝齊，《越絕書》句踐敗於吳，亦云「衣服純素，不約不玄，並軍敗之服也。云：『玄謂厭，伏冠也者。』」既夕記云：「冠六升，外緹，纓條屬厭。」注云：「緹，謂縫著於武也。外之者，外其餘也。纓條屬者，通屈一條纓爲武，垂下爲纓，屬之冠。厭，伏也。」曲禮：「苞屨扱衽厭冠不入公門。」注云：「厭猶伏也，喪冠厭伏。」賈疏云：「按《下曲禮》云：『厭冠不入公門。』彼差次當總小功之冠，以義言之，五服之冠皆厭，以其喪冠反吉冠，吉冠於武上向內縫之，喪冠於武下向上縫之，以伏冠在武，故得厭伏之名。」曲禮

孔疏云：「喪冠厭帖，無耆彊。」案：厭伏者，謂冠梁低伏不隆起也。孔云無耆彊者，耆與楮同，厭伏則冠梁弱不能楮柱。賈謂喪冠外縫，故得厭名，未析。至五服之冠，並厭伏，其冠布自斬衰六升，至小功十二升，以次遞增，多寡互異。此師不功，厭冠之布，依賈說則十二升也。《戰國策·秦策》、《呂氏春秋·不屈篇》說魏惠王軍敗，布冠白拘，亦即喪冠也。云「奉猶送也」者，《天府》注同。云「送主歸於廟與社」者，主即遷廟之主及社主，故師還仍送主歸廟與社也。凡廟主、社主皆載以齊車，詳《小宗伯》疏。王弔勞

士庶子，則相。師敗，王親弔上庶子之死者，勞其傷

者，則相王之禮。庶子，卿大夫之子從軍者，或謂之庶士。

【疏】「王弔勞士庶子則相」者，謂宿衛士庶子從軍而死傷者，王或親弔勞之，以此官掌軍事，故相其禮。其平時弔勞恒禮，當以禮官爲相，故《大宗伯職》「王哭諸侯，爲上相」。則弔勞諸臣，疑亦彼官相其禮，非司馬所掌也。凡弔上庶子禮，蓋並如士禮。《喪大記》云「君於士，既殯而往，爲之賜，大斂焉」是也。互詳《喪祝》疏。注云「師敗，王親弔上庶子之死者，勞其傷者，則相王之禮」者，鄭以此文冢上，師不功，故知是師敗王弔勞士庶子死傷者之事。其實

師有功歸，如有死傷者，王亦當有弔勞之典。又《大僕》云「掌三公孤卿之弔勞」，《小臣》云「掌士大夫之弔勞」，注云：「王使往。」則王於諸臣，容有不親往者。此以軍事尤重，故王必親往弔勞之也。云「庶子，卿大夫之子從軍者」者，賈疏云：「案：《宮伯》云「掌宮中士庶子」，注云「士，適子；庶子，其支庶」，與此注云「庶子爲卿大夫之子」，適庶俱兼，則經中士爲卿大夫士之身。與《宮伯》注不同者，彼宮正掌卿大夫士身，宮伯別掌士庶子，士庶子爲適子支子明矣。此惟一文云「弔勞士庶子」，不見別有弔勞卿大夫士身，故分之。鄭望經爲注，故不同也。若然，此注不云士之子者，以其卿大夫之適子，爲王與后與士同，故親弔勞之；士之子如衆人，不得爲王及后如上，故不弔勞之也。」案：鄭意或當如賈說，然非經義也。《宮伯》「士庶子」，注以士爲王宮諸吏之適子，庶子其支庶，二者分別釋之；此注則云「庶子，卿大夫之子」，不釋經上者，蓋以經之庶子通該彼職士庶子，明國子之士即在庶子中，故下文又云或謂之庶士也。又不及士之子，蓋文不具。今通校全經，凡總目上庶子者，並爲宿衛羣子之稱，無以士爲卿大夫士者。況《司服》「王爲三公、孤、卿、大夫、士，咸有弔服」。蓋諸臣弔勞，自有恒典。此師還弔勞士庶子，則是殊恩特賜，禮越恒科。蓋宿衛羣



子，以貴游而初登仕籍，其士亦不過一命，而庶子則又未命，班更在上下，平時或不必有弔勞，故經特箸之，以示優異。且弔勞常法，詔相之事亦非大司馬所掌，自無不見卿大夫士身之嫌。鄭、賈說並未允。又經凡言士庶子者，皆以已命未命爲別，不關適庶之異，《宮伯》注義亦非塙詰也。詳《宮伯》疏。云「或謂之庶士」者，謂庶子亦得稱庶士也。《書·大誥》、《酒誥》並有庶士，僞孔傳並釋爲衆士。鄭或以彼爲即指庶子，與僞孔義異。但鄭《書注》久佚，其庶士義，今無可攷，未審此注果據《書》義否也。

**大役，與慮事屬其植，受其要，以待攷而賞誅。**大役，築城邑也。鄭司農云：「國有大役，大司馬與謀慮其事也。植，謂部曲將吏。故宋城，《春秋傳》曰「華元爲植巡功」。屬謂聚會之也。要者，簿書也。考，謂考校其功。」玄謂慮事者，封人也。於有役，司馬與之。植，築城植也。屬，賦丈尺與其用人數。【疏】「大役與慮事，屬其植，受其要」者，《大宗伯》「軍禮」云：「大役之禮，任衆也。」是大役爲軍禮之一，故大司馬亦掌其事也。賈疏云：「屬，謂屬聚徒役，計其人數，賦其丈尺，以課其功也。」注云「大役，築城邑也」者，謂大起徒役，有所功作。知築城邑者，以下文云「屬其

植」，是土功之事也。《大宗伯》「大役」，注釋爲築宮邑。此注不云宮者，文不具。其築作游觀、苑囿及府庫、次舍之等，爲小役，非大司馬所掌。鄭司農云「國有大役，大司馬與謀慮其事也」者，《爾雅·釋詁》云：「慮，謀也。」《左傳》宣十一年，杜注云：「慮事，無慮計功。」先鄭讀與爲預，又讀「與慮事」爲句，後鄭不從。云「植謂部曲將吏」者，先鄭據《左氏》爲說，大役人徒衆多，略依軍法部署，故亦有將吏。先鄭蓋以植爲部曲羣聚之名，《莊子·田子方篇》云「列士壞植散羣」，即其義也。部曲羣聚謂之植，因以爲帥領將吏之稱，《周書·大匡篇》云「伍有植」是也。部曲，詳《鄉師》疏。云「故宋城，《春秋傳》曰「華元爲植巡功」者，賈疏云：「按宣二年《左氏傳》云：「宋城，華元爲植巡功。」注云：「植，將上也。」案：賈所引，疑賈、服注義，與先鄭注說同，杜注亦同。孔疏云：「植謂將領主帥監作者也。」云「屬謂聚會之也」者，《州長》注云：「屬猶合也，聚也。」《左傳》昭三十二年，杜注云：「屬役，謂屬聚丁役也。」聚會與合聚義同。云「要者，簿書也」者，《鄉師》云：「大役既役，則受州里之役要。」注云：「役要，所遣民徒之數。」此要與彼義同。《小宰》注云：「要會，謂計最之簿書。」是要即簿書。惠士奇云：「《左傳》昭三十二年，諸侯城成周，「屬役

賦丈，書以授帥」。書者，要也。「云「考謂考校其功」者，《說文·支部》云：「攷，敏也。」引申爲考校。此經作攷，注作者，亦經用古字，注用今字之例，詳《大宰》疏。《國語·晉語》云「考省不倦」，韋注云：「考，校也。」謂比較其功役之善否。云「玄謂慮事者，封人也，於有役，司馬與之」者，後鄭讀與如字，又讀「與慮事屬其植」爲句，謂司馬與慮事之封人同屬其植，「官爲聯事」。《大史》云「大祭祀，與執事卜日」，此「與慮事」猶彼云「與執事」也。賈疏云：「按宣十一年：『楚令尹蔣艾獵城沂，使封人慮事，以授司徒。』」注云：「封人，司徒之屬官。」是封人慮事，司馬與在謀慮中也。」案：賈所引《左傳》注與杜小異，蓋亦賈服佚義。賈謂司馬與謀慮其事，則仍是先鄭義，既失其句讀，又未達後鄭之旨趣，疏矣。江永云：「後鄭說本《左傳》，然此諸侯之制。疑王朝大役，慮事當是大司空，《鄉師》云「攷司空之辟」。案：江說亦通。云「植，築城植也」者，此破先鄭說，謂植爲築城所樹版榦之材也。《淮南子·覽冥訓》高注云：「植，材也。」《爾雅·釋詁》云：「植，榦也。」《書·費誓》「峙乃植榦」，僞孔傳云：「題曰植，旁曰榦。」孔疏云：「植，正也，築牆所立兩木也。榦，所以當牆兩邊障土

者。」《左傳》說楚城沂亦云「平版榦」，杜注云：「榦，植也。」案：植榦皆植地之長杙，所以持版者。此注言植不言榦者，<sup>①</sup>通言之，榦亦得稱植也。黃以周云：「植謂植，後鄭注是。凡木之直立謂之植，植榦是也。」惠士奇云：《左傳》昭三十二年，諸侯城成周，及會城而栽，宋仲幾不受功。栽者，植也。」呂飛鵬云：「《說文》：「栽」下云：「築牆長版也。《春秋傳》曰：「楚圍蔡，里而栽。」《左》莊二十九年傳「凡土功，水昏正而栽」，杜注：「樹版榦而興作。」植義蓋與栽同。」詒讓案：《左傳》定元年「城成周，庚寅栽」，杜注云：「栽謂版築。」是栽與植榦義亦通。云「屬賦丈尺與其用人數」者，亦破先鄭說，丈尺謂植榦之度，用人數亦即治植之人也。賈疏云：「按昭三十二年，『晉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仞溝洫。』」<sup>②</sup>又云「以令役於諸侯，屬役賦丈尺」。宣十一年，計慮用人功之數。以此知屬謂賦丈尺與人數也。」案：後鄭說蓋隱據《左傳》，與先鄭聚會之訓亦可互通。賈引宣十一年云云，非傳文，蓋亦賈服注義。黃以周云：「以《左傳》營成周事例之，司徒屬役，司

① 「植」「榦」原互訛，據楚本乙正。

② 「洫」原訛「血」，據楚本改。

空賦丈，書以授帥，授諸司馬也。故曰「屬其植，受其要」。植爲立植，屬司空事，要爲役簿，屬司徒事。司馬屬之，受之，其有不功者，即以軍法治之。大會同，則帥士庶子而掌其政令。帥，帥以從王。【疏】注云「帥，帥以從王」者，賈疏云：「按《諸子職》云『若會同賓客，作羣子從』，注云『從，從王』。是其事也。若大射，則合諸侯之六耦。大射，王將祭，射于射宮，以選賢也。王射侯，以諸侯爲六耦。【疏】「若大射則合諸侯之六耦」者，掌次注云：「耦，俱升射者。案：合猶比也。《鄉射禮》云：『司射比三耦于堂西。』注云：『一比，選次其才相近者也。』《大射儀》亦以射人爲司射，比三耦，彼畿外諸侯大射禮，與天子異。此王大射，蓋以大司馬爲司射，故合諸侯之六耦也。注云「大射，王將祭，射于射宮，以選賢也」者，于亦當作「於」。《司裘》注義同。將祭，通郊廟大祭言之，選賢以助祭也。凡大射射宮在郊，詳《司裘》、《諸子疏》。云「王射三侯，以諸侯爲六耦」者，賈疏云：「《司裘》云「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是也。此大射是將祭而射，故用諸侯爲六耦。若賓射，射人亦用六耦，但不用諸侯，當用卿大夫爲之。燕射三耦，自然用卿大夫已下爲之。」案：

《詩·大雅·既醉》孔疏引《白虎通》云：「王者射，以公爲耦。公即諸侯，通五等言之，非必上公也。《通典·軍禮》引崔靈恩云：「若有王後助祭，則天子與共射之；若時無，則與諸侯共爲耦也。」案：崔說是也。依《大射儀》，射有三次：第一次，司射比三耦，先射；第二次，司射請射于公，命賓御于公，遂比公卿大夫士爲衆耦，三耦與衆耦皆射；第三次亦然。此王大射，蓋亦第一次司馬比諸侯之六耦，第一次請射于王，而命諸侯爲賓者御于王，遂比公卿大夫士爲衆耦。凡三耦六耦爲正耦，有定數，衆耦則不必以諸侯，又無常數，亦不定六耦。故《詩·小雅·賓之初筵》孔疏云：「天子大射，賓射，但六耦之外，亦常有衆耦。射以正耦爲主，故禮定其尊卑之數。其餘衆耦，纔廟末而已。」金鶚云：「諸侯大射，以大夫爲三耦，《大射儀》司射選三耦，告于君曰「大夫與大夫」是也。大夫不足，以士充之，《大射儀》所謂士御于大夫也。據此推之，天子大射，若諸侯不足，當以大夫充之也。天子大射，公卿相與爲耦，王與賓爲耦，王爲上射，諸侯在六耦外者，亦自相耦，或與公卿爲耦，皆可推而知也。賓射以諸侯爲賓，則不以諸侯爲六耦，當以羣臣爲之，燕射亦然。吳廷華云：「王燕射耦數無考。據燕禮云「若射，則大射正爲司射，如鄉射之禮」，則

燕射與鄉射同三耦。諸侯禮皆三耦，燕射未嘗少於大射、賓射也。天子大射賓射皆六耦，則燕射亦應六耦矣。疏以爲燕射三耦，則以諸侯耦數例下，謬矣。案：金、吳說是也。黃以周說同。《射人》云「王以六耦射三侯」，亦據大射言之，賈以爲賓射，乃襲鄭說之誤，詳彼疏。大祭祀、饗食，羞牲魚，授其祭。牲魚，魚牲也。祭，謂尸賓所以祭也。鄭司農云：「大司馬主進魚牲。」【疏】「大祭祀、饗食，羞牲魚」者，賈疏云：「大祭祀，謂天地宗廟。其中小之祭祀，亦爲之矣。饗食，謂諸侯來朝，上公饗三食之等，行之在廟，故與大祭祀同。皆羞進魚牲。論讓案：羞牲魚者，羞魚俎也。《大戴禮記·禮》本篇、《荀子·禮論篇》並云，大饗尚玄尊，俎生魚」，楊注云：「大饗，洽祭先王也。」此大祭祀有牲魚也。《左》襄二十七年傳：①「宋人享趙文子，司馬置折俎。」彼司馬爲小臣，然與饗食司馬進俎事，足相比例。又此官之屬有羊人，故《小宗伯》云：「毛六牲而頒之于五官，使其奉之。」先鄭注云：「司馬主馬及羊。」案：大祭祀饗食雖不用馬牲，而羊則宜此官奉之，經文不具也。注云「牲魚，魚牲也」者，王引之云：「《膳夫》六牲，牛羊豕犬鴈魚，故魚亦謂之牲。《昏義》曰「教成

祭之，牲用魚」，《管子·禁藏篇》曰「舉春祭，塞久禱，以魚爲牲」，《輕重己篇》曰「祭日犧牲以魚」是也。」云，祭謂尸賓所以祭也」者，賈疏云：「大祭祀授尸祭，饗食授賓祭。祭者，魚之大饗，即《少牢下篇》云：「主人、主婦、尸、侑各一魚，加膾，祭於其上。」膾謂魚之反覆者。《公食大夫》亦云「授賓祭」。故云「祭謂尸賓所以祭」。若王祭，則《膳夫》云「授王祭」是也。」江永云：「《特牲》、《少牢》魚十有五，正祭時，尸以一魚振祭，啐之。《少牢》饋尸，加膾祭於其上，賓長獻時，司士羞清魚，尸取膾祭祭之。此言授其祭，亦通正祭釋祭言之。」呂飛鵬云：「此指大祭宗廟而言。《楚茨》「爲賓爲客」，傳云：「繹而賓尸及賓客。」《信南山》詩云「界我尸賓」，尸與賓連文，皆言祭祀。賈疏引《少牢下篇》以證尸祭，又引《公食大夫禮》以證賓祭，失之矣。《少牢饋食禮》云：「上佐食舉尸一魚，尸受振祭，啐之。」《少牢下篇》云：「司士牝魚，亦司士載尸俎，五魚橫載之，侑、主人皆一魚亦橫載之，皆加膾祭於其上。」注云：「剗魚時，割其腹以爲大饗也，可用祭也。」此疏約舉其詞，以爲尸祭用魚之證，而不知侑爲賓中之賢者也。《少牢下篇》云「議侑於賓」，注

①「二」原訛「三」，據《左傳》改。

云「擇賓之賢者，可以侑尸」是也。又云「司士羞涇魚，縮執俎以升，尸取膾祭祭之」，是尸祭也。又云「酌獻侑，侑拜受」，獻，北面答拜，司馬羞涇魚一，如尸禮。可見尸取膾祭祭之，侑亦當祭，不言祭者，省文也。故後鄭兼尸賓以言祭也。一案：呂謂祭祀亦有授賓祭，足補賈義。蓋經云「大祭祀，饗食」，祭祀授尸祭，并授賓祭，饗食則惟授賓祭，無授尸祭之事。注以尸賓祭為釋，實兼二者而言，賈、呂兩義亦相兼乃備也。又案：《公食大夫禮》云：「魚腊醬醢不祭。」又云：「贊者取庶羞之大，以授賓，賓受，兼壹祭之。」是彼禮魚俎不祭，唯庶羞魚膾有祭。此蓋唯食禮為然。若大祭祀，以《少牢饋食禮》證之，魚俎當亦有祭，不徒庶羞也。饗禮無文，疑當與祭禮同。授祭，即《大祝》九祭之共祭，詳《大祝》疏。鄭司農云「大司馬主進魚牲」者，江永云：「夏官主二牲，羊也，魚也。小子羞羊肆，而大司馬尊官羞牲魚者，豈禮欲其變與？」抑以魚為水產，與陸產相埒而異之與？《宗伯》不言羞雞牲者，文不具。大喪，<sup>①</sup>平士大夫。鄭司農云：「平，其服也。玄謂平者，正其職與其位。」【疏】「大喪」者，《宰夫》注云：「大喪，王、后、世子也。」云「平士大夫」者，此通公卿大夫士言之。賈

疏云：「司馬之屬有司士，主羣吏。今王喪，不得使司士，故司馬平之。」注鄭司農云「平，其服也」者，《書·堯典》偽孔傳云：「平，均也。」是平有均一之訓。服，謂衰及冠絰等。先鄭義未明，故後鄭不從。賈疏云：「後鄭不從者，小宗伯已懸衰冠故也。」云「玄謂平者，正其職與其位者，前注云：「平猶正也。」職，謂其所掌職事。位，尊卑之位次。大喪，非常之變，恐職有不舉及位次淆舛，故大司馬主平正之。喪祭，奉詔馬牲。王喪之以馬祭者，蓋遣奠也。奉猶送也，送之至墓，告而藏之。」【疏】「喪祭奉詔馬牲者，馬為牧人六牲之一。」《祭儀集·月令答問》云：「禮不以馬為牲。」與此經違，非也。惠士奇云：「古有乘馬，有食馬。」穆天子傳「獻食馬三百」是也。食無馬牲，自秦漢始。注云「王喪之以馬祭者，蓋遣奠也」者，謂大遣奠後包其牲體也。賈疏云：「鄭知喪祭是大遣奠者，以其喪奠、反虞、卒哭祭之等，無奉送詔告，唯有大遣奠入壙之時有奉送之事，故知喪祭是大遣奠耳。」論讓案：《既夕禮》說士大遣奠云「陳鼎五于門外」，注云：「士禮特牲三鼎，盛俎奠加一等，用少牢也。」依彼注推之，則天子禮用

① 「喪」原訛「祭」，據《周禮注疏》改。

大牢，大遣奠加等用馬牲。其他殷奠則並用大牢，無馬牲，故鄭此注偏舉遣奠爲說。賈《既夕》疏說遣奠亦云「天子大牢，又加以馬牲九包，包各九个」是也。禮例，凡有尸謂之祭，無尸謂之奠。散文祭奠亦通稱，故遣奠謂之喪祭。《量人》云「掌喪祭奠竈之俎實」，彼注亦云「謂所包遣奠」，與《庖人》、《小宗伯》、《喪祝》喪祭爲虞祔異也。遣奠，亦詳《大史》、《量人》疏。云「奉猶送也」者，詳前疏。云「送之至墓，告而藏之」者，《大宰》注云：「詔，告也。」告謂告於柩。藏之，謂藏於棺旁椁內也。

## 周禮正義卷五十七

小司馬之職，掌此下字脫滅，札爛又闕，漢興，求之不得，遂無識其數者。【疏】注云：「此下字脫滅，札爛

又闕」者，字脫滅及札爛，謂此職止存首尾二札，而一札之中，字復脫滅不具。札闕，謂此職中間闕文甚多，及下三職

全闕。《說文·木部》云：「札，牒也。」札即簡策。賈《聘禮》疏引鄭《論語序》謂：《禮經》之策長二尺四寸。又鄭《書

注》說一簡文三十字。此經策札，或當與彼同。以下四職，

札並爛闕，未知所闕幾札。此職首僅存六字，未存「凡小祭祀」以下二十一字，皆歟於鄭所言一簡字數。明其為爛脫。

蓋字脫滅者，由於札爛；闕文多及全職闕者，由於札闕，故云札爛又闕。賈疏謂「言脫滅者，直據職掌下一經脫滅；

札爛又闕者，以其下經簡札，為韋編折爛闕落」，說殊未析。云「漢興，求之不得，遂無識其數者」者，賈疏云：「此闕與

《冬官》所亡同日，皆為遭暴秦燔滅典籍，漢興購求遺書不得也。」凡小祭祀、會同、饗射、師田、喪紀，掌

其事，如大司馬之灋。【疏】「凡小祭祀、會同、饗

射、師田、喪紀」者，小祭祀，即《酒正》之小祭，《肆師》之小祀，《司服》之羣小祀也。賈疏云：「小祭祀以下至喪紀，皆

蒙小字，對大司馬大祭祀之等。小會同，謂諸侯使卿大夫來聘，王使卿大夫與之會同。言饗射、師田，皆是諸侯卿大

夫來聘，王還使卿大夫與饗燕及射、師田之等也。小喪紀者，「夫人已下。」案：小會同當為王官伯與諸侯會同，賈

謂卿大夫會同，非也。詳《小祝》疏。小饗射者，《司服》注云：「饗射，饗食賓客與諸侯射也。」則此饗中當兼有食。

此饗射，依賈說，則為侯國使臣來聘，王臣與之為饗射。然《小臣》云「小祭祀、賓客、饗食、賓射掌事」，注云：「賓射，

與諸侯來朝者射。」賈彼疏謂對大射為小。若然，則王與諸侯射亦得為小射，不必王臣與聘臣射也。小師田者，《小司

寇》注云：「小師，王不自出之師。」蓋亦謂王命卿大夫率師征伐，田則四時大田之外，肄兵取獸之事，皆王所不與者。

小喪紀，賈謂「夫人以下，據《宰夫》注義也。今案：亦當含王子弟內諸侯之喪，互詳《外饗》、《大史》疏。云「掌其事

如大司馬之灋」者，賈疏云：「亦如大司馬羞魚牲，授其祭之等也。黃以周云：『大司馬職：『大會同，則帥士庶子，

而掌其政令。』此職如大司馬之法，謂如大司馬掌政令之法

也。疏以羞魚牲授其祭言，誤。」案：黃說是也。

## 軍司馬闕

## 輿司馬闕

行司馬闕。【疏】「軍司馬、輿司馬、行司馬」者，賈

疏云：「軍司馬當宰夫、肆師之等，皆下大夫，四人；輿司馬當士，八人；行司馬當中士，十六人。餘官皆無異稱，此獨有之者，以軍事是重，故特生別名。此等皆與上同闕落之。」

## 司勳掌六鄉賞地之灋，以等其功。賞地，

賞田也。在遠郊之內，屬六鄉焉。等猶差也，以功大小爲差。【疏】「掌六鄉賞地之灋」者，計功之大小，以爲授地之差，司勳之官法也。注云「賞地，賞田也，在遠郊之內」

者，據《載師》文。彼先鄭注云「賞田者，賞賜之田」是也。云「屬六鄉焉」者，釋經以賞地係六鄉也。《載師》九等田，雖在六鄉七萬五千家所授田之外，以其分布遠郊以內，與

鄉里相連比，亦附屬鄉邑，鄉史兼掌之。《左》成七年傳，楚子重請取於申、呂以爲賞田。申公巫臣曰：「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爲賦，以御北方。若取之，是無申、呂。」是凡賞田，皆賜以田，而不得有其邑，與家邑異，故六鄉之賞田可附屬鄉邑也。云「等猶差也」者，《說文·竹部》云：「等，齊簡也。」引申爲齊等，又引申之，凡階級差次亦稱爲等。《廣雅·釋詁》云：「差，次也。」云「以功大小爲差」者，賈疏云：「以下文云『輕重視功』，則賞地大小不定，故知以功大小爲差。」王功曰勳，輔成王業，若周公。【疏】注云「輔成王業若周公」者，賈疏云：「以其言王，繼王身而言，明據王之位業而說耳。以周公攝政，相幼君，致太平，還政成王，是輔成王業之事，故以周公託之。」國功曰功，保全國家，若伊尹。【疏】「國功曰功」者，《說文·力部》云：「功，以勞定國也。」案：許訓與下「事功曰勞」注義同，散文得通也。注云「保全國家若伊尹」者，賈疏云：「以其言國，繼國而言，故知是保全國家者也。以伊尹比之者，以湯時天下太平，湯崩，孫太甲卽位，不明政事，伊尹爲數篇書以諫之，諫既不入，乃放之桐宮。三年思庸，復歸於亳，國家得全，故以伊尹擬之耳。」民功曰庸，法施於民，若



后稷。【疏】民功曰庸者，與《大司徒》「以庸制祿」義同。

注云：「法施於民若后稷」者，《祭法》云：「法施於民則祀之」，下云：「厲山氏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是也。以后稷教民稼穡，亦民功之事，故舉以相擬。」

事功曰勞，以勞定國，若禹。【疏】「事功曰勞」者，《說文·力部》云：「勞，勦也。」注云：「以勞定國若禹」者，《祭法》云：「以勞定國則祀之」，下又云：「禹能脩鯀之功」是也。

治功曰力，制法成治，若咎繇。【疏】「治功曰力」者，《晏子春秋·諫上篇》：「齊景公曰：『昔吾先君桓公，以管子爲有力，邑狐與穀，以共宗廟之鮮。』此以治功行賞稱力之證。」《說文·力部》云：「治功曰力，能圉大災。」

疑本賈侍中說，亦得備一義。注云：「制法成治，若咎繇」者，賈疏云：「以其言治言力，故知制法成治，出其謀力。」案《虞書》：「帝謂咎繇曰：『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是咎繇制其刑法，國家治理，故以咎繇擬之。戰功曰多。剋敵出奇，若韓信、陳平。《司馬法》曰：「上多前虜。」【疏】「戰功曰多」者，《說文·多部》云：「多，重也。」案：「多訓重，而以爲戰功之名，猶最訓積而以爲課最之名，並取層累無上之義。」《書·文侯之命》云：「女多」

修」；《周書·皇門篇》云：「戎兵克慎，軍用克多」；《國語·晉語》云：「下邑之役，董安于多」；《管子·八觀篇》云：「功多爲上，祿賞爲下，則積勞之臣不務盡力」，又《小問篇》①云：「昔者吳王戰，未訖不得入軍門，國子撻其齒，遂入，爲王國多」並戰功曰多之證。賈疏云：「此上六者，皆對文爲義。若散文則通。是以《春秋左氏》云：『舍爵策勦』，彼戰還而飲至，不云『舍爵策多』，是通也。」注云：「剋敵出奇，若韓信、陳平」者，剋卽勦之俗。二人戰功，詳《史記》、《漢書》本傳。引《司馬法》曰「上多前虜」者，今《司馬法》無此文，蓋在佚篇中。《說文·冊部》云：「虜，獲也。」上多，謂戰功高者爲上。前虜，謂虜獲多者居前。賈疏謂以功多爲上，居於陳前，虜獲俘囚，疑非。

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大常，祭於大烝，司勳詔之。銘之言名也。生則

書于王旌，以識其人與其功也。死則於烝先王祭之。詔，謂告其神以辭也。殷庚告其卿大夫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是也。今漢祭功臣於廟庭。【疏】「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大常，祭於大烝」者，於，經例並當作

課最之名，並取層累無上之義。《書·文侯之命》云：「女多」

① 聖原堂問，據《管子》改。

「于」，石經及各本並誤。此皆旌功報祭之典也。云「司勳詔之」者，賈疏云：「以其司勳知功之有無大小故也。詔之，謂詔司常書之，又以辭使春官告神。」案：依注說，則詔爲告春官。依賈說，則兼詔司常，明經詔通含二事，足補鄭義。《左》昭四年傳，杜洩說叔孫豹受王賜路事，季孫爲司徒，書名；叔孫爲司馬，與工正書服；孟孫爲司空，以書勳。彼書勳爲司空，而司馬不與者，孔疏謂春秋諸侯法，不與禮同「是也」。

注云「銘之言名也」者，《祭統》云：

「銘者，自名也。」《釋名·釋言語》云：「銘，名也，記名其功也。」段玉裁云：「之言者，言銘當爲名之假借也。」《小祝》

「置銘」，今書作名。《士喪禮》今文，銘皆爲名。古二字通用。《周禮》惟《梟氏》銘字訓爲刻之。」詒讓案：《左》襄十

九年傳云：「夫銘，天子令德，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

《蔡邕集·銘論》云：「《周禮·司勳》凡有大功者，銘之太

常，所謂言時計功者也。」案：蔡以《左傳》計功與此銘功文合，故舉以證義，非謂此經專據諸侯言也。云「生則書于王

旌，以識其人與其功也」者，于，注例當作「於」，各本並誤。

大常爲王旌，見《巾車》、《司常》、《大司馬》諸職。《大行人》

五等諸侯國皆曰建常，則凡旌旗通得稱常，故經特著王之

大常以示別異。《士喪禮》說銘旌云「書銘于末，曰某氏某

之柩」。若然，此銘功王旌，疑亦當書於大常之旂，云「某子之旌」，其功於六功居何等，亦得附書矣。《韓非子·大體篇》云：「故致至安之世，雄駿不創壽於旗幟，豪傑不著名於圖書，不錄功於盤盂。此銘書於大常，即所謂創壽於旗幟也。」云「死則於烝先王祭之」者，鄭蓋謂此大烝即《大宗伯》六享「以烝冬祭先王」，謂配享孟冬之時祭，對《大司馬》「中冬獻禽享烝」爲大烝。蓋宗廟爲大祀，故四時常祭亦謂之大，猶四時常田謂之大田也。《唐郊祀錄》引馬融注云：

「烝，冬祭也。臣有功德者，則書其功於司馬，爲主祭之。」

鄭即本馬說。《羣書治要》引此注亦云「冬祭曰烝」，或即約馬義也。依此經之義，則時祭有四，功臣配享惟有一祭。

《書·盤庚》僞孔傳以大享爲烝嘗，則謂秋祭亦配，與此經不合。孔疏謂禘祫亦配功臣，又謂近代已來，惟禘祫功臣

配食，時祭不及之。《隋書·禮儀志》梁何佟之議云：「祫

於秋冬，其禮尤大，司勳列功臣有六，皆祭於大烝，知祫尤大，乃及之也。」《唐書·禮儀志》韋挺等議云：「《周禮》六

功之官，皆配大烝而已。先儒皆取大烝爲祫祭，高堂隆、庾

蔚之皆遵鄭學，未有將爲時享。」詒讓案：高堂隆、庾蔚之、

何佟之等說，皆以此大烝爲大祫，非時享。《祭統》孔疏亦謂禮功臣得預大祫，並與此注義異。攷《王制》，有祫禘、祫

嘗、禘。《續漢書·祭祀志》張純奏云：「禘以冬十月」，又《唐禮儀志》開元二十七年，太常議亦云「禘以秋冬」，是禘有在冬之說。《國語·魯語》云：「夏父弗忌爲宗，烝，將躋僖公。」韋注云：「此魯文公三年喪畢，禘祭先君於太廟，升羣廟之主，序昭穆之時也。」經曰「八月丁卯，大事於太廟，躋僖公」是也。凡祭，秋曰嘗，冬曰烝。此八月而言烝，用烝禮也。凡四時之祭，烝爲備。傳曰：「大事者，禘祭也。」案：韋引傳者，據《公羊》文二年傳文。《魯語》下文又云：「商周之烝也，未嘗躋湯與文武。」唯禘爲有昭穆合食之典，則《國語》之烝，固當如韋說爲禘，此即高堂隆等所本。劉敞亦據以證此大烝即大禘，其說不爲無徵。《祭統》說成王賜魯以重祭，云「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孔疏謂大嘗禘祭在秋，大禘禘祭在夏。此大烝與大嘗、大禘，文例亦正同，則高堂隆、劉敞之說，義自得通。但《詩·魯頌·閟宮》孔疏引鄭禘禘志，說周禘以夏，禘以秋，且唯有大禘，無時禘。王制雖有禘烝，而鄭彼注謂是殷制，則鄭謂周禘不在冬可知。禘祭在冬，自是漢制，見《續漢志》及《後漢書·張純傳》。此與功臣配禘，並非鄭義，而韋挺云遵鄭學，殆未足信矣。又《魏書·禮志》載大和十三年高祖詔，引鄭解禘云：「禘則增及百官配食者，審禘而祭之。」案：鄭

諸經注及各書引《禘禘志》並無此義。惟《公羊》文二年何注云：「禘所以異於禘者，功臣皆祭也。」徐疏謂出《禮記》及《春秋說》文，今無可攷，豈魏主誤以何注爲鄭解乎？然鄭謂周禘在夏，則此大烝非禘可知。凌曙又據《詩·商頌·長發》云：「實維阿衡」，王肅謂禘祭宗廟，爲禘祭時功臣皆祭之證。案：凌說雖可通，但《長發》詩敍云「大禘也」，鄭箋以爲郊祭天，則不謂爲宗廟之禘。又《月令》孟冬令大飲烝，鄭注以爲天子諸侯與羣臣飲酒於大學，烝爲升俎，不爲冬祭。而《玉燭寶典》引《月令章句》謂即此大烝，《淮南子·時則訓》高注亦以冬祭爲釋，皆非鄭義也。又案：《國語·魯語》說郊禘祖宗之外，有報祭。《左傳》昭八年，孔疏引孔晁云：「每於歲之大烝而祭焉，謂之報。此謂大烝又有報祭遠祖之典。」攷《詩·周頌·豐年》敍云「秋冬報也」，鄭箋云：「報者謂嘗也，烝也。」孔似隱據彼義，未知埒否。云「詔謂告其神以辭也」者，《大宰》注云：「詔，告也。謂敍其功爲辭，詔大宗伯、大祝告所祭功臣之神。」云般庚告其卿大夫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是也。」《書·盤庚篇》文。盤作般者，《隸釋》載《漢熹平石經》同。僞孔傳云：「古者天子錄功臣，配食於廟。大享，烝嘗也。」賈疏云：「案彼《書》注以大亨爲烝嘗者，此舉冬

祭物成者衆而言，其嘗時亦祭之也。或可周時直於烝時祭功臣，殷時烝嘗俱祭，禮異故也。案：此經無秋祭祭功臣之文，賈前說非也。賈所引《書注》即偽傳文，故兼舉烝嘗，與此注義迕。凡賈引諸經注，亦不盡主鄭學，蓋多沿襲六朝舊疏，若《川師》疏引《禹貢》注亦據偽傳，與鄭義迕異，是其證也。又孔疏云：「近代以來，功臣配食各配所事之君，若所事之君其廟已毀，時祭不祭毀廟，其君尚不時祭，其臣固當止矣。」案：周法當亦如孔說，其太祖廟不毀，則其功臣亦世世配食，故《呂氏春秋·慎大覽》云「祖伊尹世世享商」，高注云「享之盡商世」是也。云「今漢祭功臣於廟庭」者，王氏《漢制攷》引《漢舊儀》云：「宗廟祭功臣四十人，食堂下，惟御僕滕公祭於廟門外塾。」《通典·吉禮》引高堂隆議云：「祭祀之禮，皆依生前尊卑之敘以爲位次，功臣配食於先王，象生時侍燕。《燕禮》，大夫以上皆升堂，以下則位於庭。使功臣配食於烝祭，所以尊崇其德，明其勳，以勸嗣臣也。議者欲從漢氏祭之於庭，此爲貶損，非寵異之謂也。」《周志》曰：「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言有勇而無義，死不登堂而配食，此卽配食之義，位在堂之明審也。下爲北面三公朝立之位耳，燕則脫屣升堂，不在庭也。案：周大烝功臣配食之位，於經無攷，高堂隆據《燕禮》謂當在堂上，賈

疏謂鄭引漢法，欲見古時祭功臣在廟庭。王聘珍云：「鄭引漢法者，蓋謂漢亦祭功臣爾，非謂古者祭功臣在庭也。賈疏失之。」案：鄭意當如王說。惠士奇又據《孔叢子·論書篇》云「天子諸侯之臣，生則有列於朝，死則有位於廟，其序也」，謂有位於廟，其位在庭。又據《祭法》孔疏引《禮問志》云「春祭蒼帝，大皞食焉，句芒祭之於庭」，彼五神配食五帝亦在庭爲證。今案：《孔叢》，王肅僞撰，雖不足據，而五神配食在庭，比例可通，周法或當與漢同也。大功，

司勳藏其貳。貳猶副也。功書藏於天府，又副於此

者，以其主賞。【疏】注云「貳猶副也」者，①《小宰》注義

同。云「功書藏於天府」者，《左》昭十五年傳云「有績而載」，杜注云「功書於策」。司約掌邦國約劑，亦有治功之約，所謂功書也。鄭以此職藏功書之貳，其正籍經無所藏之文，惟《天府》云「凡官府鄉州及都鄙之治中，受而藏之」，《大司寇》邦之大盟約，亦登于天府。此功書卽治中約劑之類，明亦當藏天府，二官相與爲官聯也。云「又副於此者，以其主賞」者，以此官掌賞地之法，故副藏書功之籍，爲賞

①「貳猶副」，原作「副猶貳」，據注文乙。

延於世，當案視審校之也。掌賞地之政令，政令，謂

役賦。【疏】注云「政令謂役賦」者，賈疏云：「鄭以政爲

征，征，稅也。賞地在六鄉之內，亦從溝洫貢子法，其民亦

從鄉之徭役之法。」詒讓案：下云「凡頒賞地，參之一食」，

則賞地賦雖入受地之家，而亦共國賦。《左傳》楚子重請

申、呂以爲賞田，申公巫臣曰「取之是無申、呂」者，既爲賞

田，則賦入國者無多，故不能成邑，非謂全無國賦。《左傳》

所言，與此經義不相迂也。凡賞無常，輕重眡功，

無常者，功之大小不可豫。【疏】注云「無常者，功之大小

不可豫」者，對三等采地及畿外封國，皆眡爵爲地之大小，

有豫定之法也。賈疏云：「賞地在遠郊之內，有疆界，未給

者空之，待有功乃隨功大小給之，故云不可豫也。」凡頒

賞地，參之一食，鄭司農云：「不以美田爲采邑。」玄

謂賞地之稅，參分計稅，王食其一也，二全入於臣。【疏】

注鄭司農云：「不以美田爲采邑」者，賈疏云：「先鄭意以參

之一食者，謂以下地可食三之一，似下地再易，家得三頃，

歲種一頃食之，故云不以美田爲采邑，又以賞田與采邑爲

一物，後鄭不從者，不以美田爲采邑，亦無文以言之。又

案《載師職》：家邑任稍地，小都任縣地，大都任疆地，自三

百里已外爲之，其賞田任在遠郊之內，何得爲一物，故鄭不

從也。詒讓案：先鄭以此賞地參之一食，與《大司馬》令賦

下地食者參之一同，則以食屬受地之人而言，其說自校後

鄭爲長。但此賞地參分，受者食其一，其不食者二分入於

王，下云「唯加田無國正」，明賞地不食者參之二，爲有國正，

非謂授以下地田百畝菜二百畝也。先鄭云「不以美田」，非

經義。云「玄謂賞地之稅，參分計稅，王食其一也，二全入

於臣」者，賈疏云：「采地之稅四之一，與小國人天子同。

今賞田三之一，一分入天子，與次國三之一入天子同。」江

永云：「食字，《大司徒》、《大司馬》及此官皆有之。以《大

司馬》「上地食者參之二」例之，似以其有地而食其所有者

爲順。注謂王食其一，恐不然。」案：江說是也。黃以周說

同。凡經言食者，皆不謂王食，互詳《大司徒》疏。唯加

田無國正。加田，既賞之，又加賜以田，所以厚恩也。

鄭司農云：「正謂稅也。祿田亦有給公家之賦貢，若今時

侯國有司農少府錢穀矣。獨加賞之田無正耳。【疏】「唯

加田無國正」者，《釋文》云：「正，本亦作征。」案：正，征字

通，詳小宰疏。此言加田則受者全食之，與賞地食參之一

主，則有之。但加田未知所在，或可與賞田同處，以其仕田在近郊，加田在遠郊可知也。」

注云：「加田，既賞之，又

加賜以田，所以厚恩也」者，《說文·力部》云：「加，語相增加也。」引申之，凡增加並謂之加。《國語·楚語》韋注云：

「加，增也。」加田，謂賞田之外，增加而賜之田，《月令》季秋

「收祿秩之不當」，注云「恩所增加」是也。賈疏云：「以其

文承賞田之下，即云加田，故知賞田之外所加賜之田可

知。」惠士奇云：《戰國策·魏策》：「魏公叔痤爲將，與

韓、趙戰澮北，禽樂祚。魏王說，以賞田百萬祿之。公叔痤

讓功於吳起、巴寧、鬻襄。於是索吳起之後，賜田三十萬，

寧、襄各十萬。王曰：「公叔，長者」，又與田四十萬，加之百

萬之上，使百四十萬。」此《司勳》所謂加田。」案：惠說是

也。《國語·晉語》云「官宰食加」，韋注云：「官宰，家臣

也。加，大夫之加田。」彼謂家臣所食，於加田取之，與此加

田異也。鄭司農云「正謂稅也」者，《司書》注義同，亦讀正

爲征也。《司門》注云：「正讀爲征，征，稅也。」此不云「讀

爲征」者，文略。云「祿田亦有給公家之賦貢，若今時侯國

有司農少府錢穀矣」者，賈疏云：「漢法，穀入司農，錢入少

府，故舉以爲況。」案：賈說非也。漢制，經用錢穀並入司

農。《續漢書·職官志》：「大司農卿，中二千石，掌諸錢穀

金帛，諸貨幣。少府卿，中二千石，掌中服御諸物，衣服、寶

貨、珍膳之屬。《漢書·百官公卿表》顏注云：「大司農供

軍國之用，少府以養天子也。」是漢制司農掌經用，少府掌

天子私用，非以錢穀分入二官也。漢侯國所食租稅，蓋以

戶爲限，有餘錢穀則亦入官，輸於大司農，少府，故鄭舉以

爲況。云「獨加賞之田無正耳」者，對祿田等有征也。賈疏

云：「祿田，即采地之稅及賞田之等是也。加田是加恩厚，

又不稅入天子。凡大夫士賜地有四種。大夫已上有采，家

邑任稍地之等是也，又有賞田及加田，《載師》又有仕田，及

《王制》圭田，圭田即仕田；是有四種。《禮記·王制》云：

「大夫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少牢》、《特牲》是大夫有田

者，是知士亦有田之法也。」案：《載師》士田，非圭田，亦非

大夫以上所受，賈沿《載師》後鄭注之誤，詳彼疏。

### 馬質掌質馬。馬量三物，一曰戎馬，二

曰田馬，三曰駑馬，皆有物賈。此三馬，買以給

官府之使，無種也。鄭司農云：「皆有物賈，皆有物色及賈

直。」《疏》「掌質馬」者，《敍官》注云：「質，平也。主買馬，

平其大小之賈直。」案：此官主公家買馬之事，與質人掌成

市之牛馬爲民間買馬，職異而事略同。《少儀》云：「君將適他，臣如致金玉貨貝於君，則曰致馬資於有司。」馬資即買馬之資財也。

注云：此三馬買以給官府之使，無種也。者，於十二閑王馬之外，別爲官買馬以共用，與校人諸官爲官聯，職掌亦互相備也。無種，謂非王馬所生，臨用時向民間買之，故與校人六物不同。《周書·繹匡篇》有三牧，蓋亦謂此。賈疏云：「馬有六種，此三者無種，買以給官府，餘三者仍有種馬，齊馬、道馬。其種馬，上善似母者，其齊馬、道馬，雖非上善似母者，亦容國家所蕃育，不買之也。」鄭司農云：「皆有物買，皆有物色及賈直者，《雞人》注云：「一物，毛色也。」謂三物之中，復各辨其毛色，若驪黃翰驪之類，又差定其賈直之貴賤也。」綱惡馬。鄭司農云：「綱讀爲『以亢其讎』之亢，書亦或爲亢。亢，御也，禁也，禁去惡馬不畜也。」玄謂綱，以縻索維綱狎習之。【疏】綱惡馬者，以下養治頒授之事，並通王閑所畜及此官所買民馬言之，亦與校人相贊也。注鄭司農云：綱讀爲以亢其讎之亢者，此易其字也。「以亢其讎」，《左傳》二十八年傳，管子犯語。杜注云：亢猶當也，與先鄭訓略同。云「書亦或爲亢」者，徐養原云：「綱亢同音，古或借亢爲綱。」云「亢，御也，禁也」者，《釋文》云：「御，本亦作禦。」

《小爾雅·廣言》云：「抗，禦也。」《司寇氏》注云：「禦亦禁也。謂遏止之。」亢，抗，御，禦，字並通。亢御即禁制之義。云「禁去惡馬不畜也」者，爲惡馬敗羣，則禁御去之，不畜於廄。《莊子·徐無鬼篇》：「牧馬童子告黃帝曰：『牧馬者，去其害馬者』，即此意。云「玄謂綱以縻索維綱狎習之」者，不從先鄭破字也。《說文·糸部》云：「綱，維紘繩也。」又云：「縻，牛轡也。」《廣雅·釋詁》云：「縻，索也。」《左傳》僖四年，孔疏云：「綱是維之大繩。」後鄭意，惡馬不必去，但以大索維繫，制其悍劣之性，久則串習而馴擾也。凡受馬於有司者，書其齒毛與其賈，馬死，則旬之內更，旬之外入馬耳，以其物更，其外否。鄭司農云：「更謂償也。」玄謂旬之內死者，償以齒毛與賈，受之日淺，養之惡也。旬之外死，入馬耳，償以毛色，不以齒賈，任之過其任也。其外否者，旬之外踰二十日而死，不任用，非用者罪。【疏】「凡受馬於有司者」者，於經例當作「于」，石經及各本並誤。謂給百官府之役載及六軍之戎馬，有司即謂馬賈也。《坊記》孔疏引此文，謂鄉遂出軍之馬，亦國家所給，其說甚是。蓋鄉遂家賦一人，出兵而不出車馬，與都鄙丘甸出車馬異，其馬蓋由官買以給鄉遂

之家，使於牧田共養之。《詩·小雅·出車》云：「我出我車，于彼牧矣。」毛傳云：「出車就馬於牧地。」明戰車之馬非十二閑所畜也。其頒養之法，以乘法計之：蓋一閑二十五家，而給戎馬四匹，一族百家，則給戎馬十六匹；一黨五百家，則給戎馬八十匹；一州二千五百家，則給戎馬四百匹；一鄉一萬二千五百家，則給戎馬二千匹。六鄉，凡戎車三千乘，戎馬一萬二千匹，其大數也。校人王馬戎馬唯四百三十二匹，不以給軍，則六軍之馬皆馬質所給可知矣。又案：《管子·山國軌篇》云：「梁渭陽瑣之牛馬滿衍，請敵之顛齒，量其高壯，曰國爲師旅，戰車敵就，斂子之牛馬，上無幣，請以穀視市橫而庚子牛馬。」此侯國出軍，官量買牛馬之證也。 注鄭司農云「更謂償也」者，《司弓矢》注義同。《廣雅·釋言》云：「更，償也。」更卽更之正字。

《穀梁》襄三十年傳云，「更宋之所喪財也」，與此義同。云「玄謂旬之內死者，償以齒毛與賈，受之日淺，養之惡也」者，謂責其依所書齒毛賈直，買馬以償官，以其受之日淺而輒死，或是養惡致然，故所償重也。云「旬之外死，人馬耳，償以毛色，不以齒賈，任之過其任也」者，此亦以毛色釋物也。此謂雖亦責償，但依所書毛色，賈以償官，不更責其齒與賈直之相當，以其受之日稍久，因乘載過任致死，不關養

惡，故所償稍輕也。江永云：「如謂但償馬之毛色，則太輕；或買他馬以償，不以齒賈，則又何必其同色。此泥物字之義也。以其物更者，以馬之皮骨肉所值之物價償，不責其全償也。」案：江說似較鄭爲長。若然，人馬耳者，蓋欲案驗死馬與所書毛色合否，非責其依毛色以償也。《巫馬》云：「馬死，則使其賈粥之，人其布于校人。」是官馬死亦粥其皮骨等，故受官馬者亦責其入皮骨等物之直，蓋卽以布償也。云「其外否者，旬之外踰二十日而死，不任用，非用者罪」者，此則不償馬亦不償布也。賈疏云：「以其行使二十日以外，馬力既竭，雖齊其任養之善，容得致死，故不償。鄭見有三等之法，下復云「以任齊其行」，以意量之，以爲此解。」馬及行，則以任齊其行。識其所載輕重及道里，齊其勞逸，乃復用之。【疏】「則以任齊其行」者，江永云：「謂以他重物載於車而調習之，猶《左傳》云「駕而乘材」也。此謂將遠行之馬，亦謂受馬於有司者，故因上文及之。其軍事物馬而頒，自有校人掌之。」 注云：「識其所載輕重及道里，齊其勞逸，乃復用之」者，賈疏云：「以其經云馬及行，明授行者所載輕重及道里，須齊勞逸，乃復用之，不得并其勞逸也。」若有馬訟，則聽之。



訟，謂賣買之言相負。【疏】注云「訟謂賣買之言相負」者，賈疏云：「以馬質主買馬，故知之也。」詒讓案：《大司徒》注云：「爭財曰訟。」鄭意蓋以馬賣買相負而訟，亦爭財之事，故云馬訟。此官既習辨馬之物色，又知馬之賈直，故使聽之。此亦通公私賣買之訟言之。民間牛馬之賣價，雖質人所掌，而質人通掌市事，不專主馬，凡馬訟皆此官專聽，其附於刑者，則歸於上也。禁原蠶者。原，再也。天文，辰爲馬。《蠶書》，蠶爲龍精。月直大火，則浴其種，是蠶與馬同氣。物莫能兩大，禁再蠶者，爲傷馬與？【疏】注云「原，再也」者，《爾雅·釋詁》文。《淮南子·泰族訓》云：「原蠶，歲再收，非不利也，然而王法禁之者，爲其殘桑也。」許注亦云：「原，再也。」案：此即今之二蠶，《齊民要術》有夏秋蠶，亦是也。云「天文，辰爲馬」者，《說文·晶部》云：「晨，房星，爲民田時者。」又《辰部》云：「辰，房星，天時也。」《國語·周語》云：「辰馬，農祥也。」韋注云：「辰馬，謂房、心星也。心之所在大辰之次，爲天駟，駟，馬也，故曰辰馬。」《爾雅·釋天》云：「天駟，房也。」郭注云：「房爲天馬，故房四星謂之天駟。」《史記·天官書》索隱引《詩汜麻樞》云：「房爲天馬，主車駕。」案：辰卽房星，爲馬祖，詳《校人》疏。引《蠶書》蠶爲龍精者，《蠶書》，《漢書·藝

文志》不著錄，今無可攷。云「月直大火，則浴其種」者，《爾雅·釋天》云：「大辰，房、心、尾也。大火謂之大辰。」案：大火卽房、心、尾，於辰屬卯，詳《保章氏》疏。仲春卯月，正直其次，因以浴蠶種，與辰馬相應也。賈疏云：「月值大火，謂二月，則浴其種，則《內宰》云「仲春，詔后帥外內命婦始蠶於北郊」是也。若然，《祭義》云「大昕之朝，奉種浴於川」，注云「大昕，季春朔日之朝」，是建辰之月，又浴之者，蓋蠶將生重浴之，故彼下文即云「桑於公桑」之事是也。」案：賈謂蠶種有中春、季春兩浴，說本熊安生，詳《內宰》疏。云「是蠶與馬同氣」者，賈疏云：「以其俱取大火，是同氣也。」惠士奇云：「《海外北經》有歐絲之野，在大踵東，一女子跪據樹歐絲。即《荀子·賦篇》蠶賦所謂身女好而頭馬首者。是爲蠶神，與馬同形，故與馬同氣。」云「物莫能兩大」者，《左》莊二十二年傳文。云「禁再蠶者，爲傷馬與」者，以二者同氣，兩大必有一傷，故禁再蠶以蕃馬也。《淮南王書》以禁原蠶爲殘桑，義亦通，而與此官職掌無會，非此經義也。

量人掌建國之灋，以分國爲九州，營國

城郭，營后宮，量市朝道巷門渠。造都邑亦如之。建，立也。立國有舊法式，若《匠人職》云：「分國，

定天下之國分也。后，君也。」言君，容王與諸侯。【疏】

「掌建國之灋」者，兼匠人建國營國之事，亦量人之官法也。

賈疏云：「以其建國，當先知遠近廣長之數故也。」云：「以分

國爲九州」者，《職方氏》云：「辨九州之國，此官掌量其疆

域，與彼爲官聯也。」賈疏云：「謂分諸侯之國爲九州，州各

有疆界。」故《詩》云：「帝命式于九圍」，是州各有圍限也。

云「營國城郭」者，《匠人》注云：「營，謂丈尺其大小。」《周

書·作雒篇》云：「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立城方千六百二十

丈，郭方二十七里」是也。詳《大宰》疏。賈疏云：「即《匠

人》云「營國方九里」之類也。」云「量市朝道巷門渠」者，賈

疏云：「謂若《匠人》云「市朝一夫」，「經塗九軌」。巷及門

渠亦有尺數，謂若門容一轍，三个之等。」論讓案：《說文·

壘部》云：「𨮒，里中道也。重文巷，篆文從邑省。」經典通省

作「巷」。渠，鄭、賈並無釋。《掌固》云「樹渠」，賈彼疏謂

「渠上有樹」，則是溝渠矣。王引之謂《掌固》渠當與「櫟」

同，即籬落也。其說較賈爲長。此渠亦當爲櫟。凡城郭宮

府皆有門以通出入，亦皆有渠以資遮迺，此官並量而爲之，

故經以門渠同舉矣。渠，詳《掌固》疏。又案：《大射儀

云：「司馬命量人量侯道與所設乏，以狸步。」注云：「量

人，司馬之屬，掌量道巷塗數者。是凡量步之事，並此官掌

之。《王制》云：「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大

戴禮記·千乘篇》云：「量地度居，有城郭，立朝市，地以度

邑，邑以度民。」即此量人之事。云「造都邑亦如之」者，與

封人、縣師爲官聯也。賈疏云：「謂造三等采邑，亦有城

郭、宮室、市朝之等，故云如之。但與之制度大小，未必身

往耳。」論讓案：造都邑，當通采邑、公邑言之。《周書·作

雒篇》云：「千里分以百縣，縣有四郡，郡有四鄙。大縣立

城，方王城之一；小縣立城，方王城九之一。」此即王國

及都邑城郭之里數也。王城方千六百二十丈，即方九里。

以此推之，則大縣城方三里，小縣城方一里也。《左·隱元

年傳》云：「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

之一。」孔疏云：「以王城方九里，依此數計之，則王城長五

百四十雉。其大都方三里，長一百八十雉，中都方一里又

二百四十步，長一百六十八雉也；小都方一里，長六十雉

也。」案：孔所推大小都城里數，與《作雒》大小縣亦正同。

①「州」上原衍「九」，據楚本刪。

但《左傳》大中小三等都，似與此經大都、小都、家邑三等采地正相當；而《作雒》所謂大縣地方一同，則當《小司徒》造都鄙之四都，小縣疑即鄙，則當《小司徒》之縣，又不及中縣，與此經及《左傳》文制皆不甚相合耳。注云：建，立

也者，《天官·敘官》注同。云：「立國有舊法式，若《匠人職》云」者，賈疏云：「按《匠人》有營國言九里，夏后氏世室及左祖右社，面朝後市，市朝一夫之等。」云：「分國，定天下之國分也」者，謂分諸侯之國，國各有所屬之州，若《穀梁》桓五年傳說鄭屬冀州，莊十四年傳說楚屬荊州等，各於當州定其分域也。云：「后，君也」者，《爾雅·釋詁》文。賈疏云：「謂若《典命》注公之官方九百步，天子千二百步之類也。知非王后之宮者，以其不得先言后，故以后為君也。」王昭禹、鄭鏐、姜兆錫並以后宮為即王后之六宮。曾釗亦云：「經先言后宮者，以與國城郭俱言營，故類及之。而與下所云量者，自分二科，不可以為先王朝也。且明言后，又安得以為王乎？雖經典亦多訓后為君，然《周官》初無是例。」案：王、鄭諸說是也。云：「言君，容王與諸侯」者，賈疏云：「以其言分國是諸侯，若云王，即不容諸侯，故變王云后，欲容王與諸侯兩含故也。」案：此亦鄭誤說，賈曲為申證，失之。營軍之壘舍，量其市朝、州、涂、軍

社之所里。軍壁曰壘。鄭司農云：「量其市朝州涂，還市朝而為道也。」玄謂州，一州之衆，二千五百人為師，每師一處，市也，朝也，州也，皆有道以相之。軍社，社主在軍者。里，居也。【疏】「營軍之壘舍」者，軍所止之處，則外周市為壁壘，又於壘中為館舍，《尉繚子·戰威篇》云：「軍壘成而後舍」是也。惠士奇云：「《通典》引《司馬法》曰：『中壘六千尺，積尺得四里，以中壘四面乘之，①一面得地三百步，壘內有地三頃餘百八十步。正門大將居之。』其數則量人之所量也。」云：「量其市朝、州涂、軍社之所里」者，《釋文》云：「涂，本又作塗。」阮元云：「塗，俗字。」呂飛鵬云：「量人營軍壘，倣匠人營國之制而為之。國中面朝後市，故此亦有市朝；國中有九經九緯之涂，故此亦有州涂；②國中左祖右社，故此亦有軍社。」案：呂說是也。市即謂軍市，《商子·墾令篇》云：「令軍市無有女子」，《戰國策·齊策》云：「士聞戰則輸私財而富軍市」是也。凡此並謂大師此官從而掌其營量之事。《周書·大明武篇》說戎事云：「城郭溝渠高厚是量」，即量人所掌也。注云：「軍壁曰壘」者，《說文》。

①「中」原訛「四」，據惠士奇《禮說》改。

②「涂」原訛「徐」，據楚本改。

士部云：「壘，軍壁也。」左文十二年傳：「請深壘固軍以待之。」孔疏云：「壘，壁也。軍營所處，築土自衛，謂之爲壘。」鄭司農云：「量其市朝州涂，還市朝而爲道也。」者，惠士奇云：「還與環通。」包慎言云：「先鄭意州與周義同，故云還市朝而爲道也。」說文：「水中可居曰州，周繞其旁。」是州字本取周繞爲義，此可證成先鄭說。劉昌宗讀還戶申反，亦取還繞之義。後鄭別釋州字，取一州二千五百人爲說，破先鄭釋州爲周之說也。賈疏謂先鄭不釋州義，似未核。案：惠、包說是也。先鄭意此「州涂」與「匠人」環涂「地異而義略同。」《墨子·備城門篇》云：「城下州道內，百步一積藉。」彼州亦讀爲周，州道猶州涂也。云「玄謂州，一州之衆二千五百人爲師，每師一處，市也，朝也，州也，皆有道以相之」者，後鄭謂此州取《大司徒》「五黨之州」爲義，破先鄭說也。賈疏云：「後鄭以一州則一師，每一師各自一處，各立市朝。州卽師也，師皆有道以相湊之。若然，未必環繞爲路也。」呂飛鵬云：「案疏云『師皆有道以相湊之』，疑注中『相』下奪『湊』字。」案：呂說近是。但後鄭以一州出一師，一師爲一道，說殊迂曲，似不若先鄭說之允也。云「軍社，社主在軍者」者，詳《小宗伯》疏。云「里，居也」者，《載師》注同。賈疏云：「所居皆有步數，故職在量人。」

邦國之地與天下之涂數，皆書而藏之。書地，

謂方圓山川之廣狹；書涂，謂支湊之遠近。【疏】注云：書

地謂方圓山川之廣狹者，地有形勢方圓，又有山川廣狹步

里之數，皆書於圖也。云「書涂謂支湊之遠近者，支與枝

同，謂涂徑岐別。湊者，《說文·水部》云：「湊，水上人所

會也。」《廣雅·釋詁》云：「湊，聚也。」謂如王畿、郊野、都

鄙、侯國諸經涂、緯涂、環涂、野涂以及野田五涂之等，凡彼

此湊會之道，亦各書其步里遠近於圖也。凡祭祀饗

賓，制其從獻脯燔之數量。鄭司農云：「從獻者，

肉殽從酒也。」玄謂燔，從於獻酒之肉炙也。數，多少也。

量，長短也。【疏】「凡祭祀饗賓，制其從獻脯燔之數量」

者，《說文·刀部》云：「制，裁也。」賈疏云：「凡者，以其天

地宗廟饗食事廣，故云凡以該之。饗賓，謂若《大行人》上

公「饗九獻之等。饗賓，獻有脯從，若《燕禮》獻賓爲脯醢

是也。祭禮獻以燔從，故摠言之也。」注鄭司農云「從

獻者，肉殽從酒也」者，《詩·大雅·賓之初筵》鄭箋云：

「凡非穀而食之曰殽。」肉殽通含脯燔言之，與《小子》「羊

① 原脫「一者」，據楚本補。

穀」義別。先鄭說與後鄭同。賈疏謂後鄭不從先鄭義，非。從酒者，從獻酒而薦設之。《詩·小雅·楚茨》云「祭以清酒，從以騂牡」，孔疏云：「言從獻者，既獻酒，卽以此燔肉從之，而置之在俎也。」云，玄謂燔從於獻酒之肉炙也」者，補先鄭義也。①《說文·火部》云：「燔，爇也。」又《炙部》云：「燔，宗廟火孰肉。案：燔正字，燔段借字。《鬱人》注引此經燔作燔。《左傳》僖公《釋文》云：「燔，《周禮》又作燔字。」今檢《大宗伯》「脰膾字作，膾」，此職作「燔」，皆不爲燔字。疑舊本此職經實作「燔」，故《左傳釋文》有《周禮》作燔之語。然本職《釋文》又不出燔字，所未詳也。賈疏云：「案《特牲》、《少牢》云「主人獻尸以肝從，主婦獻尸以燔從」，故後鄭據此以爲從獻以燔。《詩》云「載燔載烈」，毛云：「傳火曰燔。貫之加於火曰烈。」燔雖不貫，亦是炙肉，故鄭云炙肉也。論讓案：《禮運》云：「醴醑以獻，薦其燔炙。」此卽從獻之燔也。彼注云：「燔，加於火上。炙，貫之火上。」是炙卽《毛詩·生民》傳所云「貫之加於火曰烈」，與燔本小異。故《詩·楚茨》或燔或炙，鄭箋云：「燔，燔肉也。炙，肝炙也。皆從獻之俎也。」又《行葦》箋云：「燔用肉，炙用肝。並以燔炙別訓。《楚茨》孔疏云：「燔者，火燒之名。炙者，遠火之稱。以難熟者近火，易熟者遠之，故肝

炙而肉燔也。」案：孔述鄭義尤明析。近火亦與《詩·生民》傳「傳火」之義正合。然散文則燔、炙二者同爲火孰肉物，義得互通，故《少儀》注云：「燔，炙也。致祭禮，從獻有炙肉，又有炙肝。《特牲饋食禮》「主人醑尸，賓長以肝從」，注云：「肝，肝炙也。」又「主婦亞獻尸，兄弟長以燔從」，注云：「燔，炙肉也。此疏述注「肉炙作，炙肉，惠棟校本從之。竊謂此注云「肉炙」，與《特牲》注訓燔爲炙肉不同。《禮運》孔疏據《特牲》推諸侯禮，謂君薦用炙，夫人薦用燔；則此王禮，王與后交獻，當亦炙燔兩有。此經止舉燔以略肝炙，注則兼炙肉及肝炙爲釋，故劉文見義，言肉以見燔爲三牲之肉，言炙以見兼有肝，與《楚茨》、《行葦》箋以炙專屬肝炙意正同。賈述注作「炙肉」，雖與《特牲》注合，然實非元文也。惠士奇云：「獻必有從，謂之從獻。祭祀之從獻有肝燔，饗賓之從獻有脯醢。天子諸侯之祭禮亡，以《特牲饋食》言之，主人獻尸以肝從獻，祝亦以肝從；主婦亞獻尸，以燔從亞獻，祝亦以燔從。賓三獻，燔從如初。主婦致爵于主人，肝從燔從如初，主人致爵于主婦，從獻皆如初。尸酢賓長，賓長獻祝及致爵于主人、主婦，燔從亦如

①「補」原訛「脯」，據楚本改。

初，而無肝從，則禮殺於初矣。獻賓及衆賓，獻長兄弟、衆兄弟及內兄弟，雖無肝燔兩從，而有薦俎，薦俎亦謂之從。無從者加爵，加爵非獻也，故無從，則凡獻皆有從也。蓋從獻，肝爲貴，燔次之。上大夫賓尸，惟羞羊燔與豕燔而已，無肝也，賓尸禮殺於正祭，故無肝從，則從獻尤以肝爲貴也。饗賓從獻，則天子之饗禮亡，今存者諸侯之燕禮。饗終乃燕，燕之初，立而行禮，則饗存焉。饗禮獻有從，旅無從。然當其獻卿也，設席乃薦之，及其獻大夫也，則既獻乃布席薦之；既燕而獻士，畢乃薦士，亦各就其位薦之，故皆曰從獻。」案：惠說甚覈。祭禮從獻以肝燔，《士虞》、《特牲》、《少牢》、《有司徹》四篇具有明文。飲食禮從獻以脯醢，則《禮經》謂之薦。其爲從酒則一，故此經通云從獻脯醢矣。云「數多少也，量長短也」者，《敍官》注云「量猶度也」，故長短亦謂之量。賈疏云：「按《儀禮》『脯十挺，各長尺二寸』，是多少長短。燔之數量未聞。」惠士奇云：「鄉射記『所謂脯五臟，臟長尺二寸，似非定數，必有等差。』《曲禮》『脯曰尹祭』。《士虞記》『折俎二尹縮，祭半尹』。《鄉射記》『祭半臟，橫于上』，半臟猶半尹。」掌喪祭奠竈之俎實。竈亦有俎實，謂所包遺奠。《士喪禮下篇》曰：「藏

苞筭於旁。」【疏】「掌喪祭奠竈之俎實」者，賈疏云：「諸於喪祭多據虞祭而言。此『喪祭』文連『奠竈』，竈是壙內，故鄭以喪祭爲大遣奠解之。是以《大司馬》『喪祭』亦爲遣奠也。」案：賈說是也。喪祭，詳《大司馬》疏。竈，詳《小宗伯》疏。注云：竈亦有俎實，謂所包遺奠者，《既夕禮》徹大遣奠後，即云：「苞牲取下體。」鄭彼注云：「苞者，象既饗而歸賓俎者也。取下體者，脰骨象行，又俎實之終始也。是包遺奠即俎實也。包與苞同。」又《禮記》云：「既遣而包其餘」，字亦作包。賈疏云：「按《家人》云『請度甫竈』，竈，穿墻之名。此言奠竈，則奠入於墻，是以云所包遺奠也。」案：遣奠，詳《小祝》、《大史》疏。引《士喪禮下篇》曰：「藏苞筭於旁」者，即《既夕篇》文。苞即謂苞大遣奠之俎實也。彼注云：「苞，所以裹羊豕之肉。筭，畚種類也。」《既夕記》又云：「革苞管筭，則苞筭以革管爲之。」賈疏云：「苞，謂包牲取下體，革苞二者也。藏筭者，即《既夕禮》云『筭：黍稷麥』，並藏之於棺旁。引之者，證喪祭奠入壙之事也。」凡宰祭，與鬱人受罍歷而皆飲之。言宰祭者，家宰佐王祭，亦容攝祭。鄭司農云：「罍讀如嫁娶之嫁。罍，器名。《明堂位》曰：『爵，夏后氏以琖，殷以罍，周以爵。』」玄謂罍讀如緘尸之緘。宰，家宰。【疏】「凡宰祭」

者，賈疏云：「冢宰攝祭非一，故云凡也。」云「與鬱人受罍歷而皆飲之者，此與鬱人爲官聯也。陸佃、鄭鏐並以罍歷爲舉罍之餘歷，李鍾倫、姜兆錫、孫希旦、蔣載康、莊有可、林喬蔭、黃以周說並同。俞樾云：《楚辭·大招篇》曰：「吳醴白蘘，和楚歷只。」王逸注曰：「歷，清酒也。」《廣雅·釋器》亦曰：「歷，酒也。」受罍歷而皆飲之者，謂量人與鬱人受卒爵之酒，而皆飲之也。因段歷爲歷，遂失其義耳。」案：陸、鄭、俞諸說是也。《說文·水部》云：「瀝，漉也。」歷，同聲段借字。又《說文·西部》云：「酺，酺也。」段玉裁謂卽此歷字，亦通。《列女傳·辯通篇》云：「禱祠九江，三淮之神，供具備禮，御釐受福，不勝巫祝杯酌餘瀝。」是祭畢飲瀝，亦御釐受福之意也。賈疏謂鬱人與量人歷皆飲之，誤。

注云：言宰祭者，冢宰佐王祭，亦容攝祭者，賈疏云：「義得兩含。按《大宗伯》云：「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注云：「王有故，代行其祭事。」重掌者，此據宗伯亦有故，則冢宰攝之。」詒讓案：此官受罍歷，卽《文王世子》上嗣受爵之餘，天子禮當太子舉奠罍也。竊疑王或未有太子，或太子幼未能行禮，則以太宰攝舉罍，故經云宰祭，蓋欲通該常變。《鬱人職》不言宰祭，則自據常禮，此經與彼互相備也。李鍾倫云：「言宰祭者，冢宰贊玉爵，鬱人、鬯

人所言受者，皆謂受之於冢宰也。案：李說亦通。鄭司農云「罍讀如嫁娶之嫁」者，段玉裁云：「先鄭如字而擬其音，故云讀如嫁。」詒讓案：《司尊彝》「罍彝」先鄭注云：「罍讀爲稼。稼，彝書禾稼也。」彼破罍爲稼，此不破字而讀如嫁者，先鄭意彼罍彝爲尊，此罍爲爵，二器不同，故說亦異也。云「罍，器名」者，《明堂位》注云：「罍，畫禾稼也。」《毛詩·大雅·行葦》「洗爵奠罍」，傳云：「罍，爵也。」《左·昭七年傳》「賂以瑤鬯、玉櫛、罍耳」，杜注云：「罍耳，玉爵。」《說文·斗部》云：「罍，玉爵，从斗，門象形，與爵同意。或說罍六升。」案：罍爵有兩耳，蓋與爵有兩柱略同。受六升者卽灌尊，則無耳，與此罍爵異，詳《司尊彝》疏。引《明堂位》曰「爵，夏后氏以琖，殷以罍，周以爵」者，證此罍爲爵，與灌尊、罍彝異也。《釋文》云：「琖，劉本作湔。」案：《禮記》作「琖」不作「湔」，《禮運》作「醴罍」，琖、醴、湔音並相近。又案：先鄭讀罍如字，蓋隱據《郊特牲》「舉罍角」之文，以與《鬱人》「受舉罍」之文正相應也。王安石、陸佃、王昭禹亦並據彼經爲釋。今攷《郊特牲》云：「舉罍角，詔妥尸」，後鄭彼注云：「尸始入，舉奠罍若奠角，將祭之，祝則詔主人拜妥尸，使之坐。」天子奠罍，諸侯奠角。孔疏云：「罍角，爵名也。天子曰罍，諸侯曰角。若依此，則饋食薦孰之時，尸

未入，祝先奠爵于銅南，尸入卽席而舉之，如《特牲禮》陰厭後，尸入舉奠焉也。但云舉罍角，恐非周禮耳，崔云是周也。《禮運》疏又引崔氏據《郊特牲》說大洽云：「至薦孰之時，陳於堂，故《禮器》云『設饌於堂』，乃後延主人室，徙堂上之饌於室內坐前，祝以罍爵酌，奠於饌南。既奠之後，乃迎尸入室，舉此奠罍，主人拜以受尸。」《詩·小雅·賓之初筵》孔疏說同。案：《禮記疏》兩引崔說，並謂周天子祭禮有舉罍，先鄭意當與崔同。黃以周申先鄭說云：「朝踐堂事畢，尸乃入室，於是有舉罍詔妥之事，尸所舉之罍，蓋直祭之祝酌奠也。鬱人所受之罍，卽詔妥之罍，故曰舉罍。量人制從獻之脯燔，卽《特牲饋食禮》所謂主人獻尸，賓長以肝從；主婦獻尸，兄弟長以燔從。其事在酳尸之後，則其與鬱人受飲，自當在尸將出爵行之時，故曰卒爵，曰罍歷。尸初入室，舉罍祭之，啐之，禮畢將出，爵行於下，是卒爵矣。受而飲其餘瀝，所以重神惠也。」案：黃說近是。蓋尸舉罍雖在饋食之前，尸初入室時，而卒爵則自指酳尸畢獻之後，先鄭不破字，義自通也。互詳《鬱人》疏。又案：依先鄭讀，則王獻之玉爵亦可稱罍，蓋罍之與爵，雖有殷周之異，而散文得通，故《郊特牲》「舉罍角」，崔靈恩亦以爲周禮。賈疏以周獻用玉爵，無用罍，非也。玉爵亦稱罍，詳

《大宰》疏。云：玄謂罍讀如嘏尸之嘏者，此破先鄭讀，謂受飲罍歷，當在七獻之後，王受嘏卒爵時也。《鬱人》注云：「罍，受福之嘏，聲之誤也。」段玉裁改「讀如」爲「讀爲」，云：「後鄭易字而說其義，故云『讀爲嘏也』。今本作『讀如嘏』，誤。」《鬱人》注云「聲之誤」，說不同而改字同。「嘏尸」當作「尸嘏主人」四字。阮元云：「《鬱人》注云：『王酳尸，尸嘏王，此其卒爵也。』此注『嘏尸』，亦當作『尸嘏』。」案：「讀如」當從段校作「讀爲」，此與《鬱人》注皆破字，不徒擬其音也。「嘏尸」當從阮校乙作「尸嘏」，文誤到也。《釋文》以「之嘏」發音，而不出「嘏尸」，疑陸本亦作「尸嘏」，校者見其與今本不合，遂改「尸」爲「之」以牽就之耳。罍嘏聲類同，詳《鬱人》疏。云「宰，冢宰者，此二字當在」，玄謂上，蓋亦先鄭說也，與後鄭義同，故并引之。今本移著此，則爲後鄭說。案：上既云「言宰祭者，冢宰佐王祭」，而又出此注，於義爲贅，其誤明矣。

### 小子掌祭祀羞羊肆、羊𦍋、肉豆。鄭司農

云：「羞，進也。羊肆，體薦、全烝也。羊𦍋，體解節折也。肉豆者，切肉也。」玄謂肆讀爲鬻。羊鬻者，所謂豚解也。



【疏】「掌祭祀羞羊肆、羊殽、肉豆」者，羊肆、羊殽，俎實也。肉豆，豆實也。謂四時正祭祀，此官專掌進羊牲之肆殽等，與羊人爲官聯，別於下文刳珥等小事，則通用六牲，不專用羊也。

注鄭司農云「羞，進也」者，膳夫先鄭注同。

云「羊肆，體薦、全烝也」者，謂體薦、全烝二者皆謂之肆也。

《大司徒》先鄭注云：「肆，陳骨體也。」《左》宣十六年傳云「王享有體薦」，杜注云：「享則半解其體而薦之。」孔疏云：「薦其半體，亦謂之房烝。」《國語·周語》亦云：「締郊之事則有全烝，王公立飫則有房烝。」韋注云：「全烝，全其牲體而升之。房，大俎也，謂半解其體升之房也。」綜校二

文，是《左傳》之體薦，當《周語》之房烝，故《詩·魯頌·閟宮》「遵豆大房」，毛傳云：「大房，半體之俎也。」然則體薦者半解而升，全烝者全升而不解，二者不同。先鄭蓋謂二者並是陳骨體，故通得肆名矣。賈疏云：「既不爲豚解，則先鄭讀爲肆陳之肆，又爲賜音也。先鄭爲體薦全烝，後鄭不從者，以此經祭用羊，是用大牢，爲宗廟之祭，非祭天。

按《外傳》云：「締郊之事則有全烝，王公立飫則有房烝。」是以知宗廟之祭不得全烝也。是故《禮運》云「腥其俎，孰其殽」，注云：「腥其俎，豚解而腥之；孰其殽，體解而燂之。」又云：「退而合亨，體其犬豕牛羊」，是祭宗廟不得有

全烝也。案：賈說是也。以《國語》注義攷之，則體薦是肆，而全烝不解不可以言肆。《大司徒》「祀五帝，奉牛牲，羞其肆，享先王亦如之」，《大宗伯》「六享亦以肆獻裸爲首，而廟享不得有全烝，則先鄭釋肆兼及全烝，非也。」云「羊殽，體解節折也」者，《說文·肉部》云：「肴，啖也。」殽即肴之借字。《曲禮》後鄭注云：「殽，骨體也。」孔疏云：「熟肉帶骨而饗曰殽。」《左》宣十六年傳，晉侯使士會平王室，定王享之殽烝，武子私問其故。王曰「宴有折俎」。杜注云：「烝，升也。升殽於俎。折俎，體解節折升之於俎。」《周語》亦說其事云「親戚宴饗則有殽烝」，又云「體解節折而共飲食之，於是乎有折俎加豆」。韋注云：「殽烝，升體解節折之俎也，謂之折俎。」先鄭蓋即本《國語》殽烝爲釋，其說亦當與韋、杜同。後鄭釋《禮運》之孰其殽，亦以體解爲說，蓋同先鄭義，故此亦不破也。黃以周云：「祭天用全牲，故曰全烝。房烝者，半解其體，分爲左右胖。豚解，鬻其肩髀爲四，兩脅一脊，分爲七體。體解即是骨折，故亦名折俎，則九體、十一體、二十一體是也。」案：黃說是也。今以《禮經》、《春秋》內外傳及韋、杜、賈諸說參互攷之，肴解之法蓋有五，而實止四等。一曰全烝，全而薦之，則不解者也。凡締郊用犢，又薦血，故有全烝；若成牲及薦腥孰，則未有不

解者。不解故謂之全，若豚解以上皆不得謂之全矣。二曰房烝，謂之體薦，中分左右二體，而升其胖於俎也。凡《禮經》唯豚有合升法，其成牲解肆則皆胖升，吉禮升右胖，凶禮升左胖，皆仍解其體薦之。而房烝則胖升而不解餘體，故《毛詩傳》謂之半體，《周語》韋注謂之半解，皆謂左右半分，不再解肆。而《詩·閟宮》孔疏謂《士昏禮》「豚合升」即房烝，不知彼白是豚解七體，合升者謂不胖升耳，非止解爲二體，與房烝實迥異也。三曰豚解，解前後肱股四、脊一、脅二爲七體也。凡牲之腥者，必先半解，後豚解，故祭祀薦腥者，<sup>①</sup>即以豚解脅之俎，亦或即以半解之腥體爲脅，故《閟宮》說魯祭禮有房烝，與王饗禮同。賈《公食大夫禮》疏遂誤謂體薦即豚解，實則豚解與房烝雖同屬薦腥之節，降殺相等，而解法則異也。四曰體解，節折謂之折俎，亦謂之殺烝。於七體中，復解前後左右肱股、脊、左右脅，各爲三體，則解爲二十一體也。凡牲之燂孰者，必體解。《士冠》醯醢之「肴升折俎」，即殺烝折俎也。《周語》以體解節折連言，鄭釋《鄉飲》、《鄉射禮》之折俎亦云「枝解節折」，枝解猶體解也。賈《士冠禮》疏謂節折即體解，然則節折與《禮經》之骨折不同也。五曰骨折，謂於二十一體之中，更折之爲多骨，若《特牲饋食記》正脊二骨、脰脊二骨、長脅一骨，及

《少儀》牛左肩臂臠折九箇之類，則解之不成體者也。通而言之，骨折亦得稱殺烝。《特牲記》主婦、佐食俎皆云「殺折」，又云「長兄弟及宗人折」，此所謂骨折也。又云：「衆賓及衆兄弟、內賓、宗婦，若有公有司私臣，皆殺脅。」彼注云：「此所折骨，直破折餘體可殺者升之。凡骨有肉曰殺。」依彼經注，則殺烝又骨折之尤略者，其爲不成體則一也。然則殺烝者，上關二十一體，下關不成體之通名。先鄭以體解節折釋此羊殺，蓋專據《周語》，其說自當也。云「肉豆者，切肉也」者，謂若腳臠臠炙臠膾之屬，切肉之盛於豆者，與骨體盛於俎別，故謂之肉豆。《曲禮》云：「左殺右載」，注云：「殺，骨體也；載，切肉也。殺在俎，載在豆。」又云「膾炙皆在豆」。江永云：「肉豆，庶羞也。《特牲》、《少牢》尸食舉之時，佐食羞庶羞四豆於左，尸食之。」又云：「庶羞，小子設之。」案：江說是也。凡祭祀有肉羞，有庶羞。內羞，穀物，天官世婦薦之；庶羞，肉物，此官薦之。《有司徹》說下大夫不賓尸之禮，宰夫羞內羞，司士羞庶羞。宰夫與世婦同天官之屬，司士與小子同夏官之屬，足相比例也。《詩·小雅·楚茨》孔疏謂內羞庶羞並世婦薦，攷之

①「祀」原訛「祝」，據楚本改。

未審。云：玄謂肆讀爲鬻者，段玉裁云：「先鄭如字，後鄭易字。《士喪禮》云：『特豚四鬻去蹄。』今文鬻作剔，然則古文作鬻爲假借字。」說文無剔字，亦從古文也。玉裁謂鬻當作鬻，從刀鬻聲。古「肆」與「四」音同在脂微齊皆灰部，鬻鬻同在支佳部。鄭君以四鬻釋羊肆，可不改字也。」案：段說甚析。《說文·髟部》云：「鬻，髮也。鬻，鬻也。」肆解字當從鬻，但經典多借鬻爲剔，故後鄭即據以發讀耳。云「羊鬻者，所謂豚解也」者，賈疏云：「《士虞禮記》云：『主人不祝，豚解。』豚解之法，則《士喪禮》『特豚四鬻去蹄』，謂四段解之，殊肩髀，如解豚，故名豚解。若然，大夫士祭自饋孰始，故正祭即體解爲一身體，喪事略，則有豚解。其天子諸侯之祭，有腥，有爛，有孰，故初朝踐有豚解而腥之，饋獻則有體解而爛之，醑尸乃有孰，與大夫士不同也。治讓案：《士冠》、《士昏》、《士喪》皆用特豚，豚則四鬻爲正法。其成牲，則初殺時亦四鬻解之，謂之豚解。既夕禮注云：「豚解，解之如解豚，亦前肩、後肫、脊、脅而已。」《士虞記》注云：「豚解，解前後脰、脊、脅而已。熟乃體解，升於鼎也。」是豚解雖四段解之，實則有七體也。又依大宗伯注義，則體解亦謂之肆。此經「羊豢與羊肆」別文，豢既爲體解，則肆內不得兩兼，故鄭專舉豚解爲釋也。互

詳《大司徒》疏。又案：薦爛當九獻何節，經注並無文，賈謂當饋獻時，則不塙，詳《司尊彝》疏。而掌珥于社稷，祈于五祀。故書祀作禩。鄭司農云：「禩讀爲祀，書亦或爲祀。珥社稷，以牲頭祭也。」玄謂珥讀爲珥。祈或爲釁。釁珥者，禋禮之事也。用毛牲曰釁，羽牲曰珥。珥釁社稷五祀，謂始成其宮兆時也。《春官·肆師職》：「祈或作「畿」。《秋官·士師職》曰「凡釁珥則奉犬牲」，此釁珥正字與？」【疏】「而掌珥于社稷」者，以下並《敍官》注所謂主祭祀之小事，故禩用它牲，不定用羊也。云「祈于五祀」者，即《大宗伯》「地示之五祀，謂五行之神兆也」，詳彼疏。注云「故書祀作禩，鄭司農云，禩讀爲祀，書亦或爲祀者，《大宗伯》「五祀」注義同。祀正字，禩或字，故先鄭從祀。云「珥社稷，以牲頭祭也」者，先鄭蓋以此珥字，與《山虞》「致禽而珥」之珥義略同，割取牲頭以祭，猶彼割取左耳也。又《公羊》「僖二十一年，徐疏引李巡《爾雅注》云：「祭風以牲頭蹠及皮，破之以祭，故曰磔。」然則以牲頭，或磔懷之一法與？後鄭以祭社稷無用牲頭法，故不從。賈疏謂漢時祈禱有牲頭祭，亦無據。云「玄謂珥讀爲珥」者，後鄭據《禮記》正其字也。《肆師》注義同。云「祈或爲釁」者，謂經本

祈或有作刳者，與《士師》同，乃其正字也。云「刳岬者，釁禮之事也」者，破先鄭義，《肆師》注義同。云「用毛牲曰刳，羽牲曰岬」者，《士師》注義同。《肆師》「祈珥」鄭讀爲「機岬」，引《禘記》「釁廟用羊，謂機爲羊血，與此云「用毛牲曰刳」，字異而義亦同。惠士奇云：「《禘記》「釁廟用羊及雞，刳于屋中，岬于屋下。康成謂岬，刳割牲以釁，先滅耳旁毛薦之，耳主聽，告神欲其聽之。《祭義》「毛牛尚耳，鸞刀以刳」，此所謂耳旁毛，取以告神，與血並薦，是爲岬。康成見《禘記》用雞，遂云「羽牲曰珥」，非也。《穀梁》「叩其鼻以岬社」，豈羽牲乎？岬一作「珥」，《山海經·東山經》曰：「祠毛用一犬，祈聃用魚。」《中山經》曰「刳一牝羊獻血」，注云：「以血祭也，刳猶刳也。」又曰「祠毛用一雄雞，一牝豚刳」，注云：「刳亦割刺之名。」然則雞豚皆曰刳。康成謂毛牲曰刳，亦非也。」黃以周云：「刳字从刀，義取割牲，《說文》訓斷，《廣雅》訓刺，《山海經》郭注訓刳，皆其證。岬字从血，義取涂釁。《穀梁》「叩鼻岬社」，范注云：「岬，釁也，取鼻血以釁社器。」《山海經》字又作「聃」，郭注云：「聃，以血涂祭。」皆其證。刳岬者，割牲血以涂，乃釁禮之別名也。經傳或言刳，或言岬，或言刳岬，單文連文，義得兩通。《禘記》于羊言刳，于雞言岬，《小子職》于社稷言珥，于五祀

言祈，皆屬互文，非對文。」案：惠、黃說是也。鄭云毛牲者，謂犬羊豕豚之屬，羽牲者，謂雞也。然《大宗伯》祭地而社稷與五祀同用血祭，而社稷先于五祀，何以五祀用毛牲，社稷反用羽牲乎？《羊人》「祈珥共羊牲」，《犬人》「幾珥用騂」，《士師》「刳珥奉犬牲」，彼皆用毛牲而兼云珥，明珥不專屬羽牲也。《山海經》之聃用魚，則又毛羽兩無，足徵其非達詁矣。依鄭《禘記》注義，則岬爲先薦耳旁毛，而後刳割牲以釁，蓋因岬於文從耳，而《祭義》又有「毛牛尚耳」之文，故其說如是。然此注及《肆師》、《士師》、《司約》、《犬人》諸注，咸無是義。至分刳屬毛牲，岬屬羽牲，則與薦毛之義尤遠。若然，《禘記》注義鄭釋此經已不依用，不必援彼補此，強相傅合也。竊謂《祭義》所云，乃大祭祀薦血毛之禮，釁禮至輕，恐未必有是法。而岬字因聲求詁，似當與《男巫》「招珥」字相近，亦未必取耳毛爲義，則《禘記》注說，殆未足馮也。互詳《肆師》疏。又案：《廣韻·七志》引《周禮注》云：「割牲耳血及毛，祭以爲刳岬。」此正與《禘記》注義略同。此經杜及二鄭注，並無是義，或據馬、干諸家說與？又《管子·形勢篇》云：「山高而不崩，則祈羊至矣。」宋本尹注云：「耳羊以祭，故曰祈羊。」彼注蓋亦讀祈羊爲《山海經》「刳羊」之刳。其云「耳羊」者，耳疑岬之誤。

尹說似又牽傳《禘記》注，卬字說解以釋剗字，則尤失鄭指矣。云「卬剗社稷五祀，謂始成其宮兆時也」者，賈疏云：「凡物須釁者，皆謂始成時，是以《禘記》云「廟成則釁之時」是也。」論讓案：始成宮兆者，五祀兆於四郊，大社大稷在路門外，王社王稷在南郊藉田之中，皆爲壇壝宮也。鄭《禘記》注云：「廟新成，必釁之，尊而神之也。」故社稷五祀宮兆新成，亦必釁以神之。《大司馬》大師釁主，則惟釁社主，不及宮兆，且不在始成時，與此異也。云「春官·肆師職」析或作幾者，彼注云「故書析爲幾」。此作幾者，蓋又一別本，幾幾聲類同。惠士奇謂幾卽《說文》幾字之省，黃以周謂此幾蓋幾之誤，<sup>①</sup>亦通。云《秋官·士師職》曰：「凡剗卬則奉犬牲，此剗卬正字與」者，此鄭自著其攷定之例也。全經剗卬字，異同錯出：《肆師》故書及《犬人》並作「幾」，此職及《肆師》、《羊人》並作「析」，注引《肆師》或本又作「幾」，皆聲近通借字。《犬人》先鄭讀爲廢，則別爲一義。惟《士師》作「剗」，爲本字。後鄭參定諸文，從彼爲正。其《士師》卬字，經仍作耳，注讀爲卬，此注依所讀字引之。綜校鄭義，蓋剗爲剗割，卬爲涂釁，而皆用牲血，則與血祭相類。《說文·刀部》云：「剗，剗傷也，一曰斷也。」《血部》云：「幾，以血有所剗涂祭也。」許以幾爲剗卬正字，與鄭字例小

異，義亦略同也。凡沈辜侯禳，飾其牲。鄭司農云：「沈謂祭川。《爾雅》曰：「祭川曰浮沈。」辜，謂磔牲以祭也。《月令》曰：「九門磔禳以畢春氣。」侯禳者，候四時惡氣，禳去之也。」疏：「凡沈辜侯禳飾其牲」者，《封人》注云：「飾，謂刷治潔清之也。」牲亦通六牲言之。注鄭司農云「沈謂祭川」者，《大宗伯》云「以狸沈祭山林川澤」，後鄭注云「川澤曰沈」是也。引《爾雅》曰「祭川曰浮沈」者，《釋天》文。郭注云：「投祭水中，或浮或沈。」《犬人》「沈辜」，先鄭注亦引《爾雅》爲釋。賈疏云：「此浮沈之祭，當祭天之煙，祭社之血，亦謂歆神節。」云「辜謂磔牲以祭也」者，《大宗伯》「以騶辜祭四方百物」，先鄭注云「披磔牲以祭」，與此注同，詳彼疏。引《月令》曰「九門磔禳以畢春氣」者，今本《月令》禳作攘，彼《釋文》作禳，與此注同。鄭彼注云：「磔牲以攘於四方之神，所以畢止其災也。」又云：「天子九門者，路門也，應門也，雉門也，庫門也，臬門也，城門也，近郊門也，遠郊門也，關門也。」此引以證辜是磔牲祭之事。云「侯禳者，候四時惡氣禳去之也」者，《小祝》「將事侯禳禱祠之祝號」，注云：「侯之言候也，候嘉慶。禳，禳卻凶

① 「幾」「幾」原互訛，據楚本乙正。

咎。」是後鄭以侯、禳爲「一祭」。先鄭此注則以侯、禳爲「一祭」，與《小祝》注不同，後鄭不破之者，或亦得爲一義也。釁

邦器及軍器。邦器，謂禮樂之器及祭器之屬。《禋記》

曰：「凡宗廟之器，其名者成，則釁之以豕豚。」【疏】，釁邦

器及軍器者，《大司馬》云：「若大師，帥執事涖釁主及軍器。」注云：「軍器，鼓鐸之屬。」此官釁軍器亦同。注

云「邦器，謂禮樂之器及祭器之屬」者，賈疏云：「鄭以軍器別言，即云邦器者是禮樂之器也。鄭云禮器者，即射器之

等，樂器即鐘鼓之等，祭器即簋、豆、俎、簠、尊、彝器皆是。」

引《禋記》曰「凡宗廟之器，其名者成，則釁之以豕豚」者，證祭器等有釁法。鄭彼注云：「宗廟名器，謂尊彝之屬。」凡

師田、斬牲以左右徇陳。示犯誓必殺之。【疏】

「凡師田，斬牲以左右徇陳」者，軍旅、田獵並有誓衆，此官則掌斬牲以徇衆也。徇，徇之俗，詳《大司馬》疏。注

云「示犯誓必殺之一者，《大司馬》大閱之禮云：「羣吏聽誓于陳前，斬牲以左右徇陳曰，不用命者斬之。」示衆有違犯誓命者，斬之如此牲也。祭祀，贊羞，受徹焉。

【疏】「祭祀贊羞」者，賈疏云：「謂若上文《大司馬職》云

「祭祀羞魚牲」之等，此官即贊之。」云「受徹焉」者，謂膳夫

徹王之胙俎，內小臣徹后之俎，九嬪、外宗贊后徹豆籩。大宗伯，王后不與，則攝徹豆籩。皆此官受之也。賈疏云：「謂祭畢，諸宰君婦廢徹之時，則此官受之。」

羊人掌羊牲。凡祭祀，飾羔。羔，小羊也。

《詩》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疏】，「掌羊牲」者，與

牛人、雞人、犬人爲官聯也。云「凡祭祀飾羔」者，飾義與

《封人》同。《大戴禮記·諸侯釁廟篇》：「雍人拭羊」，盧注

云：「拭，拭。」《禋記》鄭注云：「拭，靜也。」案：飾即拭也。

《曲禮》云「飾羔鴈者以續」，與此義異。《封人》「祭祀飾牛

牲」，不云「飾犢」，此祭祀「飾羔」，不云「飾羊牲」，並互文以

見義，明牲羔兼飾之也。注云「羔，小羊也」者，《大宗

伯》注同。《大戴禮記·夏小正傳》云：「羔，羊腹時也。」羔

小未成羊，故不得謂之牲。凡牲之未成者，羊曰羔，牛曰

犢，豕曰豚。引《詩》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者，《豳

風·七月》文。此謂中春開冰獻羔，祭司寒。凡祭寒暑皆

有用羔，詳《凌人》、《籥章》疏。賈疏云：「凡正祭皆用成

牲，今言祭祀飾羔，則非正祭用羔，是以鄭引《詩》爲證。」詒

讓案：《王制》說薦云「大夫以上用羔」，孔疏謂包天子，則

此祭祀當亦含宗廟薦新言之。祭祀，割羊牲，登其

首。登，升也。升首，報陽也。升首于室。【疏】「割羊

牲」者，《司士》注云：「割牲，制體也。」注云「登，升也」

者，《小爾雅·廣言》文。云「升首，報陽也，升首于室者，

于，注例當作「於」，各本並誤。《郊特牲》云：「用牲於庭，

升首於室。又云：「升首，報陽也。」鄭彼注云：「制祭之

後，升牲首於北墉下，<sup>①</sup>尊首尚氣也。」案：此割羊牲，即用

牲於庭時也。朝踐之時，君親制祭，次乃升首於室中。賈

疏云：「報陽者，首爲陽，對足爲陰。祭祀之時，三牲之首

俱升，此特言羊者，以其羊人不升餘牲。」凡祈珥，共其

羊牲。共猶給也。【疏】凡祈珥，共其羊牲者，祈珥

亦當讀爲「刲軀」，詳《小子》注。共羊牲，即《禘記》「釐廟用

羊之等是也。」注云：「共猶給也者，《說文·人部》云：

「供，設也。」曰「供給」，共即供之借字。《爾雅·釋詁》

云：「共，具也。」賓客，共其灋羊。法羊，餼饗積膳之

羊。【疏】注云：「法羊，餼饗積膳之羊者，法，舊本作灋，

非，今依注疏本正。凡注例用今字作法，詳《大宰》疏。

餼饗，《釋文》作「食饗」，云「本又作餼饗」。案：此猶《牛

人》云「共其牢禮積膳之牛」，注云「牢禮，餼饗也」。陸本作

「食饗」，非。《宰夫》云：「凡賓客，以牢禮之灋，掌其牢禮、

委積、膳獻、飲食、賓賜之餼牽。」此法羊，即謂共賓客之羊

著於牢禮之法者也。賈疏云：「鄭知法羊是爲此等者，以

其言法，即是依法度多少送於賓館及道路，是以掌客致於

賓館有上公餼五牢、饗餼九牢及殷膳大牢，致於道路有五

積之等。其饗食及燕速賓自饌陳者，不言之也。」凡沈、

辜、侯、禋、釐、積，共其羊牲。積，故書爲眡。鄭司

農云：「眡讀爲漬，謂釐國寶、漬軍器也。玄謂積，積柴，禋

祀，積燎，實柴。【疏】「共其羊牲」者，共與充人，別繫養

之。」注云：「積故書爲眡，鄭司農云眡讀爲漬」者，段玉

裁云：「司農從故書而易爲漬，鄭君從今書作積也。占此

聲責聲同在支佳部，故《蜡氏》「除眡」，眡即漬字。」丁晏

云：「積眡聲相近，《小雅·毛傳》「柴積也」，《說文》作「柴積

也」。云「謂釐國寶、漬軍器也者，釐國寶，即《天府》云「釐

寶鎮及寶器」之屬。又《禘記》云「成廟則釐之以羊」，則是

上文祈珥之事，故先鄭專據釐寶爲釋。漬軍器，即《小子》

云「釐軍器」是也。先鄭意漬即是釐，鍾氏注云：「漬猶染

①「墉」原說「牖」，據《禮記·郊特牲》鄭注改。

也，謂以牲血塗染之也。然依先鄭讀，則釁漬義複，且以釁爲漬，於經無徵，故後鄭不從。云「玄謂積，積柴，裡祀，梢燎，實柴」者，《大宗伯》祀天神有裡祀、實柴、標燎三法，注云「標，積也」。三祀皆積柴實牲體焉，或有玉帛，燔燎而升煙，故後鄭以積咳彼三祀也。梢燎，梢即標之譌，詳《大宗伯》疏。賈疏云：「但祭天用犢，其日月已下有用羊者，故《我將》詩云「惟羊惟牛，惟天其祐之」，彼亦據日月以下及配食者也。」案：《郊特牲》孔疏引熊安生說，亦謂祭日月以下，故燔燎用羊，即賈所本。依熊、賈說，則此積內雖兼有裡祀，而昊天上帝之牲則無羊。又此官共積羊，蓋大牢之一，與牛人共牛、冬官豕人共豕爲聯事，非謂少牢及特羊也。其侯禋釁三者，或用特羊耳。《郊特牲》疏引熊說，而又據《小司徒》「凡小祭祀奉牛牲」之文，謂日月以下常祀則用羊，王親祭則用牛，是謂有羊即不復有牛。王氏《訂義》引崔靈恩釋《大宗伯》「實柴」，謂止一牢，殊不足據，孔似即承用彼說，非鄭、熊義也。若牧人無牲，則受布于司馬，使其賈買牲而共之。布，泉。【疏】若牧人無牲者，謂無毛物純色、角體完具中法式之牲也。云「使其賈買牲而共之」者，牧人掌六牲，凡共羊牲，並此官取之於牧人，故牧人無牲，則此官使其賈別買而共之。賈，即

《敘官》云「賈二人」是也。注云「布，泉」者，《外府》注同。

### 司燿掌行火之政令，四時變國火，以救

時疾。行猶用也。變猶易也。鄭司農說以《鄴子》曰：

「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疏】「掌行火之政令」者，賈疏

云：「即四時變國火及季春出火等皆是也。」①詒讓案：《大

戴禮記·五帝德篇》云：「舜使益行火，以辟山萊。」《詩·

小雅·魚麗》毛傳云：「古者不風不暴不行火。」則焚萊亦

爲行火，此官皆掌其政令，與宮正、司烜氏爲官聯也。云

「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者，時氣太盛，則人感而爲疾，故以異木爲燧，而變國中公私炊爨之火以調救之。時疾者，

《疾醫》云「四時皆有癘疾」是也。《管子·禁藏篇》云：「當

春三月，荻室燂造，鑽燧易火，杼井易水，所以去茲毒也。」

尹注云：「凡此皆去時茲長之毒。」《管子》所說，與此經義合。注云「行猶用也」者，《國語·吳語》韋注同。《說

① 原脫「皆」，據楚本補。



文·行部》云：「行，人之步趨也。」引申之，凡行用亦曰行。《月令》：「仲夏，毋用火南方。」行火即用火也。云「變猶易也」者，《小爾雅·廣詁》云：「變，易也。」《說文·支部》云：「變，更也。」變火猶《管子》云「易火」，《周書》云「更火」矣。云鄭司農說以《鄒子》曰：「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櫟之火，冬取槐檀之火」者，謂五時各以其木爲燧，鑽以取火，《莊子·外物篇》云：「木與木相摩則然」是也。此所謂木燧，與《司烜氏》金燧取火於日異。丁晏云：「《漢·藝文志》陰陽家：『《鄒子》四十九篇，《鄒子終始》五十六篇。』」注：「鄒衍所說。」鄒與鄒同。」論讓案：《論語·陽貨篇》鑽燧改火，《集解》馬融云：《周書》、《月令》有更火之文。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櫟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一年之中，鑽火各異木，故曰改火也。」皇疏云：「改火之木，隨五行之色而變也。榆柳色青，春是木，木色青，故春用榆柳也。棗杏色赤，夏是火，火色赤，故夏用棗杏也。桑柘色黃，季夏是土，土色黃，故季夏用桑柘也。柞櫟色白，秋是金，金色白，故秋用柞櫟也。槐檀色黑，冬是水，水色黑，故冬用槐檀也。」《禮運》孔疏說與皇同。賈疏云：「先鄭引《鄒子書》，《論語注》引《周書》，不同者，《鄒子書》出於《周

書》，其義是一，故各引其一。言春取榆柳之等，舊師皆以爲取五方之色同，故用之。今按：棗杏雖赤，榆柳不青，槐檀不黑，其義未聞。」案：賈引舊師說，即皇、孔所本。《藝文類聚·火部》引《尸子》云：「燧人上觀辰星，下察五木，以爲火。五木卽五時之木，但變火之政，後世廢絕，五木更取，莫詳厥義。」《淮南子·時則訓》謂春爨其燧火，夏秋爨柞燧火，冬爨松燧火，五時三木，與《鄒子》所說絕異，亦所未詳也。季春出火，民咸從之；季秋內火，民亦如之。火所以用陶冶，民隨國而爲之。鄭人鑄刑書，火星未出而出火，後有災。鄭司農云：「以三月本時昏，心星見于辰上，使民出火。九月本黃昏，心星伏在戌上，使民內火。故《春秋傳》曰『以出內火』。」【疏】注云：「火所以用陶冶者，明此經出內之火，專主陶冶，非四時所變之食火，亦非田獵焚萊之火也。」《玉燭寶典》引《考靈耀》云：「氣在於夏，其紀熒惑，是謂發氣之陽，可以毀消金銅，與氣同光。氣在於秋，其紀太白，禁民無得毀消金銅，是謂犯陰之則。」鄭彼注云：「火星出，可用火。」與此注義同。《郊特牲》云：「季春出火，爲焚也。」鄭彼注云：「謂焚萊也。此是仲春之禮也。仲春以火田。至季春火出，而民乃用火。今云

季春出火，記者誤也。據鄭說，則田獵之火不待季春始出，故大司馬中春蒐田用火。王制云：「昆蟲未蟄，不以火田。」孔疏謂未十月之時，從十月至中春皆得火田，是也。又《牧師職》「孟春焚牧」，則又在蒐田前一月，亦不在內火之禁也。又《大戴禮記·夏小正》云：「九月，主夫出火。主夫也者，主以時縱火也。」彼「主夫」當作「主火」，蓋卽司火之官。但彼云「出火」與此「內火」之文違牴。又未蟄而出火，亦干焚萊之禁。《小正》文多譌闕，未足取證。《月令》云：「季春，命工師令百工咸理。季秋，霜始降，則百工休。」是陶冶工事，始於季春，休於季秋，經有明文，與此經出火內火之文，足以互證矣。云「民隨國而爲之」者，《鄭長》注云：「從猶隨也。」謂國出內火，民亦隨而效之。云「鄭人鑄刑書，火星未出而出火，後有災」者，《左》昭六年傳文。彼文云：「三月，鄭人鑄刑書。士文伯曰：『火見，鄭其火乎！』火未出，而作火以鑄刑器，藏爭辟焉。火如象之，不火何爲？」六月丙戌，鄭災。」杜注云：「火，心星也。周五月昏見。」引之者，證此出火內火之爲陶冶也。鄭司農云「以三月本時昏，心星見于辰上，使民出火，九月本黃昏，心星伏在戌上，使民內火」者，于《釋文》作「於是也，各本並誤。時昏，《詩·唐風·綢繆》孔疏引作「昏時」是也，當

據校乙。賈疏云：「《左》昭十七年，梓慎曰：『火出，於夏爲三月，於商爲四月，於周爲五月。』心星則大火辰星是也。三月諸星復在本位，心星本位在卯，三月本始之昏，心星時未必出見卯南，九月本始之黃昏，心星亦未必伏在戌上，皆據月半後而言。」孔廣森云：「《月令》注云：『辰角見九月本也。天根見九月末也。』然則月本猶言月初。古語有以月初爲本，月終爲末者，《夏小正傳》『一則在本，一則在末』是也。」案：孔說是也。星見曰昏，星伏曰黃昏者，上「昏」謂定昏也。定昏在黃昏後，見《淮南子·天文訓》。賈謂見伏皆據月半後，與月本之言不合。今以《月令》孔疏所引《三統曆》每月中星攷之，三月穀雨節，昏張二度中，張二度距心初度凡九十三度，相隔三次有餘，張中在午上，則心必在卯上，不能見於辰上。至清明中，昏翼四度中，翼四度距心初度凡七十三度，相隔不及三次，翼中在午，則心可見於辰上矣。九月寒露節，日在氏五度，心適在日前十五度外，昏尚未伏。昏虛二度中，虛二度距心初度凡八十一度，相隔二次有餘，虛中在午上，則心必在西，亦不能至戌上。至霜降中，日在房五度，與心初度相接，自當與日俱伏，故先鄭以黃昏爲說，明日入卽伏不待定昏也。但其時昏危三度中，危三度距心初度凡九十三度，雖相隔三次有餘，然由午

中以至戌初，必盈百五度始爲入限，今尚胸十有二度，則心伏而仍未離酉次，計當九月之末乃能至戌。賈氏之說，實與麻合。然則先鄭此言，殆亦約舉大略，未嘗以麻術精校，故未能密合乎。云「故《春秋傳》曰：以出內火」者，證心星爲出內火之候也。《左》襄九年傳，春，宋災。晉士弱曰：「占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昧，以出內火。是故昧爲鶉火，心爲大火。」杜注云：「謂火正之官配食於火星。」建辰之月，鶉火星昏在南方，則令民放火。建戌之月，大火星伏在口下，夜不得見，則令民內火，禁放火。」孔疏云：「此傳鶉火、大火共爲出火之候。《周禮》之注不言昧者，以昧非內火之候，故唯指大火以解出內火之文。」詒讓案：杜以出火爲令民放火，內火爲禁放火，則以出內火爲田獵之火也。與禮不合，不可從。又《漢書·五行志》引《左氏》說云：「季春昏，心星出東方，而昧七星鳥首正在南方，則用火。季秋星入則出火，以順天時，救民疾。」亦兼本此經爲說。時則施火令。焚萊之時。【疏】「時則施火令」者，《管子·立政篇》、《荀子·王制篇》並云「脩火憲」，火令卽火憲也。注云「焚萊之時」者，謂中春大蒐及十月以後凡田獵焚萊之時。賈疏云：「上言行火政，此又言施火令，則不掌火禁，故鄭云「焚萊之時」。其火禁者，則《宮正》云「春秋

以木鐸脩火禁」，注云：「以春出，以秋入，因天時而以戒。」《司烜》亦云：「仲春，以木鐸脩火禁于國中。」彼二官直掌火禁，不掌火令。凡祭祀，則祭燿。報其爲明之功，禮如祭饗。【疏】「凡祭祀則祭燿」者，謂大中祀並有祭燿之禮。小祀禮殺，蓋不祭也。注云「報其爲明之功」

者，明不爲報熟食之功也。《漢書·五行志》云：「火，南方，揚光輝爲明者也。」此祭燿謂祭先火，亦以其有爲明之功，《祭法》所謂「法施於民則祀之」是也。但祭祀有燿，鄭不云何物，以「爲明」之言推之，則當爲燎燿之屬。《說文·火部》云：「舉火曰燿。」引此職爲證。《呂氏春秋·本味篇》云：「湯得伊尹，拔之於廟，燭以燿火。」高注云：「《周禮》司燿掌行火之政令。火者，所以拔除其不祥。置火於桔皋，燭以照之。燿讀曰權衡之權。」又《贊能篇》注及《淮南子·汜論訓》注說略同。高氏所說，則與《說文》舉火之訓正合。王氏《詳說》及惠士奇並謂此燿爲舉火之燿，其說不爲無據。攷《史記·封禪書》說秦郊有通權火，又漢郊見五帝，亦云「權火舉而祠」，《集解》引張晏云：「權火，烽火也，狀若井絮皋矣。其法類稱，故謂之權。欲令光明遠照，通祀所也。漢祠五時於雍，五里一烽火。」則權火卽烽火，秦漢以後大祭祀則舉之。許、高以爲商周制，於經無文。

且敘官。杜、鄭注亦不讀燿爲權，則不謂與權火爲一，疑事無質，謹附答之。云：禮如祭饗者，特牲饋食記云：「尸卒食而祭饗饗，雍饗。」鄭彼注云：「雍，孰肉，以尸享祭，竈有功也。」舊說云：「宗婦祭饗饗，亨者祭雍饗，用黍肉而已，無籩豆俎。」又《禮器》云：「孔子曰：『臧文仲安知禮！燿柴於奧。夫奧者，老婦之祭也，盛於盆，尊於瓶。』」鄭彼注云：「奧當爲饗，字之誤也。或作竈。禮，尸卒事而祭饗饗，饗饗也。時人以爲祭火神乃燿柴。老婦，先炊者也。盆，餅，炊器也。明此祭先炊，非祭火神，燿柴似失之。」賈疏云：「祭饗，祭老婦也，則此祭燿謂祭先出火之人。」詒讓案：鄭以《禮器》有盛於盆尊於瓶之文，故知祭饗以黍肉，無籩豆俎。此祭燿者，祭先火，與祭饗祭先炊相類，故鄭謂其禮略同。《月令》注說祀竈禮有俎，此祭燿與祭饗同，亦以黍肉，無籩豆俎，殺於祭竈也。又案：占祭火之事有五。「祭火星，以火正配，此爲天神之祭。」《左》襄九年傳云：「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紀時焉。」《漢書·五行志》云：「古之火正，謂火官也。掌祭火星，行火政。季春昏，火星出東方，而昧、七星、鳥首正在南方，則用火；季秋星入，則止火，以順天時，救民疾。帝嚳則有祝融，堯時有閼伯，民賴其德，死則以爲火祖，配食火

星。<sup>①</sup>是也。祭五神之祝融，以犁配，此爲地示之祭，即《大宗伯》血祭祭五祀之一是也。一祭五祀之竈，亦爲地示之祭，《月令》夏其祀竈是也。祭先炊，則爲人鬼之祭，雍饗，饗饗是也。祭先火，亦爲人鬼之祭，即此祭燿是也。

《禮器》孔疏云：「熊氏云：『宗伯以實柴祀日月星辰，有大火之次，故祭火神乃燿柴。』按《異義》：『竈神，今禮載說引此燿柴盆瓶之事。古《周禮》說，顓頊氏有子曰黎，爲祝融，祀以爲竈神。許君謹按：同《周禮》。』鄭駁之云：『祝融乃占火官之長，猶后稷爲堯司馬，其尊如是，王者祭之，但就竈陞，何陋也！祝融乃是五祀之神，祀於四郊，而祭火神於竈陞，於禮乖也。』如鄭此言，則祝融是五祀之神，祀於郊。奧者，正是竈之神，常祀在夏，以老婦配之，有俎及籩豆，設於竈陞，又延尸入奧。饗者，宗廟祭後，直祭先炊老婦之神，在於饗竈。此祝融并奧及饗二者所以不同也。」案：孔引熊安生及鄭駁異義，辨火星及祝融竈饗之祭甚析，惟未及祭燿，不知其爲何神，要其爲先火人鬼之小祀，則近之耳。凡國失火，野焚萊，則有刑罰焉。野焚萊，民擅放火。【疏】「凡國失火」者，國中官府廩里，

①「食」，《漢書·五行志》作「祭」。

比居稠密，故尤嚴失火之禁，《司烜氏》亦云：「中春以木鐸脩火禁于國中」是也。

注云：「野焚萊，民擅放火」者，《王制釋文》引庾氏云：「萊，草也。」謂放火焚野草。《牧師》云：「凡田事，贊焚萊。」彼謂官春田獵有焚萊。此有刑罰者，《管子·立政篇》云：「山澤不救於火，草木不殖成，國之貧也。」賈疏云：「《大司馬》仲春田獵云「火弊」，鄭云：「春田主用火，因除陳生新。」則二月後擅放火則有罰也。」詒讓案：亦謂非蒐狩，民間擅放火焚萊，則有刑罰。此禁蓋四時通有，不徒二月以後、十月以前也。

### 掌固掌脩城郭、溝池、樹渠之固，頒其

士庶子及其衆庶之守。樹謂枳棘之屬有刺者也。

衆庶，民遞守固者也。鄭司農說樹以《國語》曰：「城守之木，於是乎用之。」疏：「掌脩城郭、溝池、樹渠之固」者，此官通掌國邑設險置守之事。溝池，謂五溝及城郭外之池。

《雍氏》注云：「池謂陂障之水道也。」惠士奇云：「《管子·度地篇》曰：「聖人之處國者，必於不傾之地，而擇地形之肥饒者。鄉山左右，經水若澤，內爲落渠之寫，因大川而注焉。」天下有萬諸侯，天子中而處。」因天之固，得地之利，內

爲之城，外爲之郭，郭之外爲之土閭，地高則溝之，下則隄之，命曰金城。樹以荆棘上相穡著者，所以爲固也。」所謂城郭溝池樹渠之固者，蓋如此。」王引之云：「城郭爲一類，溝池爲一類，樹渠爲一類。渠謂籬落也，因樹木以爲籬落，古曰樹渠。《司險職》曰：「設國之五溝、五涂，而樹之林，以爲阻固。」鄭注曰：「樹之林，作藩落也。」是其證矣。渠字或作據，又作据。《廣雅》曰：「据，桺也。」桺與籬同。《釋名》曰：「青徐謂籬曰據。」據据古今字耳。知樹渠之渠非謂溝渠者，溝渠與樹不同類，且渠卽是溝，《呂氏春秋·上農篇》注曰「渠，溝也」，溝池已見上文也。」案：王說是也。樹渠者，於城外宮外設藩落，以資守衛也。《爾雅·釋宮》云：「屏謂之樹。屏藩皆以遮蔽門垣，故藩亦謂之樹，又謂之渠。其制蓋有二：或種植林木，因編聯以爲阻固，《司險》「樹林」是也，或斬伐材木，羅列栽築爲之，《土方氏》云：「王巡守則樹王舍」，注云：「爲之藩籬」是也。渠字亦作据，《墨子·備梯篇》云：「置据城外，去城十尺，伐据，小大盡木斷之，以十尺爲斷，離而深埋，堅築之，毋使可拔。」据卽据之譌。此城守伐木爲渠之法。凡王宮及百官府蓋亦有之，故掌舍「掌王之會同之舍，設柅柅再重」，注云：「故書柅爲柅。柅渠聲類同，亦卽藩落也。」賈疏謂「樹渠

者，非直溝池有樹，兼其餘渠上亦有樹也。」是謂渠即溝，非經義也。渠，互詳《掌舍》疏。云「頒其士庶子及其衆庶之守」者，賈疏云：「即《宮伯》所云，士謂卿大夫士之適子，庶子，其支庶。彼據宿衛王宮，此掌固所頒，亦據宿衛王宮而言。以其庶子不合城郭之處用之，以掌固是固守之官，故兼掌宿衛之事。」宋大詔云：「疏說其謬。經明言城郭、溝池、樹渠，安得云不合用於城郭之處。宿衛之士所以警備非常，王宮內豈有阻固，而云「以固守之官兼掌宿衛之士」？都司馬豈又兼掌乎？」案：此與司險職掌相同，特彼專掌險阨，此則設城郭等以為阻固，故又曰「凡國都之竟皆有阻固，郊亦如之」。然則竟界上凡有城郭、溝池、樹渠之處，掌固分其士庶子及其衆庶以守。」案：朱說是也。此士庶子謂縣鄙公邑貴族子弟來助守禦者，與宮伯所掌士庶子為國中公卿大夫士子弟宿衛王宮者不同也。凡公卿大夫士貴族之子弟，已命者為士，未命而在官者為庶子。賈據《宮伯》注為說，誤，詳《宮伯》疏。注云：樹謂枳棘之屬有刺者也者，《說文·木部》云：「枳，木似橘。」《後漢書·馮衍傳》李注云：「枳之為木，芬而多刺，可以為籬。」棘，詳《大司徒》疏。《管子·度地篇》載水官之令云：「大者為之隄，小者為之防，歲埤增之，樹以荆棘，以固其地，襍

之以柏楊。此樹蓋亦與彼同。云衆庶民遞守固者也者，此皆平民來給役者，即下文之萬民。《爾雅·釋言》云：「遞，迭也。」此猶稍人注云「勞逸遞」，謂更迭來助官守險固之處也。云鄭司農說樹以國語曰：「城守之木，於是乎用之者，《楚語》云：『靈王為章華之臺，伍舉曰：先王之為臺榭也，瘠磽之地於是乎為之，城守之木於是乎用之。』」韋注云：「城守之餘，然後用之。先鄭引之者，證樹亦是為城守之固也。設其飾器，兵甲之屬。今城郭門之器亦然。」【疏】注云：「兵甲之屬者，謂兵甲皆有英飾，既資防禦，又壯觀瞻也。云今城郭門之器亦然者，賈疏云：『漢時城郭門守器所飾，亦若今城郭門傍所執矛戟，皆有幡飾之等是也。』分其財用，均其稍食，財用，國以財所給守吏之用也。稍食，祿稟。【疏】注云：「財用，國以財所給守吏之用也」者，賈疏云：「謂所用之財物分與之，明是以財所給守吏，為守事之用者也。」云「稍食，祿稟者，《宮正》注同。賈疏云：「所守之處，官及民合受官食，月給米稟與之，故謂之稍食也。」案：稍食者，稟食也。士庶子及衆庶，皆有稟食而無祿，賈說非，詳《宮正》疏。沈彤云：「守固士庶子之食，當視王宮士庶子也。」任其萬民，用其材

器。任謂以其任使之也。民之材器，其所用塹築及爲藩落。【疏】注云「任謂以其任使之也」者，《大司馬》注云：

「任猶事也，事以力之所堪。」此任萬民，亦謂視民所堪之事而役使之也。云「民之材器，其所用塹築及爲藩落」者，賈疏云：「對上文財用謂官之財物，此云民之材器，明材是材木，用爲楨榦，以掘塹築作所用，及不築處，即用材爲藩屏籬落以遮障也。」詒讓案：材卽材木。器謂斧斤、耒鋤、版築之屬，用以穿塹爲溝池及築城郭也。藩落者，《廣雅·釋宮》云：「藩，落，柵也。」落與落同。《說文·竹部》云：「筆，藩落也。」《國語·晉語》：「以藩爲軍」，韋注云：「藩，籬落也。」《六韜·軍用篇》云：「山林野居，結虎落柴營。」凡守者受灋焉，以通守政，有移甲與其役財用，唯是得通，與國有司帥之，以贊其不足者。

凡守者，士庶子及他要害之守吏。通守政者，兵甲役財，難易多少，轉移相給也。其他非是，不得妄離部署。國有司，掌固也。其移之者，又與掌固帥致之。贊，佐也。【疏】

「凡守者受灋焉」者，卽受守法，亦卽掌固之官法也。

注云，凡守者，士庶子及其他要害之守吏「者」，賈疏云：「此鄭還據上文士庶子及衆庶之守而言。」云他要害者，謂城郭

所守，是其常處，除此有要害之處，若般、泉、河、漢要路之所，皆爲他要害也。」云「通守政者，兵甲役財，難易多少，轉移相給也」者，《廣雅·釋詁》云：「移，轉也。」謂移易給難，移多給少，相通共也。云「其他非是，不得妄離部署」者，

《說文·网部》云：「署，部署也。」《漢書·高帝紀》顏注云：「一部署，分部而署置。」賈疏云：「此則釋經「唯是得通」之言，其餘非所通之外，皆不得離其本處也。」云「國有司，掌固也」者，鄭以掌固爲王朝之官，對士庶子及守吏言之，則謂之國有司。然經云與國有司帥之，則是掌固與國有司共帥之，國有司非卽掌固明矣。竊疑國有司卽司險、掌疆諸官，對士庶子及它守吏言之，則謂之國有司耳。注說失之。云「其移之者，又與掌固帥致之」者，謂移兵甲役財，轉給他處，則士庶子及守吏等與掌固共致之於所通之處。今案：亦掌固與國有司共致之，注說非經義。云「贊，佐也」者，《外宗》注義同。書「巡之，夜亦如之，巡，行也。行守者，爲衆庶之解惰。」【疏】「書「巡之」者，以下卽守者所受之守法也。賈疏云：「此乃掌固設法，與所守之處，非是掌固自巡行之也。」注云「巡，行也」者，《說文·走部》云：「巡，視行兒。」云「行守者，爲衆之解惰」者，解與懈同，詳《宮正》疏。夜「巡」以號戒。杜子春

云：「讀鑿爲造次之造，謂擊鼓行夜戒守也。」《春秋傳》所謂賓將趣者與，趣與造音相近，故曰終夕與燎。」玄謂鑿，擊鑿，警守鼓也。三巡之間，又三擊鑿。【疏】夜三鑿以號戒者，《說文·号部》云：「號，呼也。」賈疏云：「此乃掌固設法與所守之處，使擊鑿，有所以號呼，使戒守耳。」注杜子春「讀鑿爲造次之造，謂擊鼓行夜戒守也」者，「讀鑿」上不當有「云」字，疑今本誤衍。《眠瞭》注云：「杜子春讀鑿爲憂戚之戚，謂戒守鼓也。擊鼓聲疾數，故曰戚。」王念孫云：「造，戚二字古聲皆與鑿相近，造次亦疾意也。」互詳彼疏。云：《春秋傳》所謂賓將趣者與者，賈疏云：「按昭二十年，衛侯如死鳥，齊侯使公孫青聘衛，賓將趣。」注謂行夜。不作趣者，彼賈、服讀字與子春意異。」案：今本《左傳》與賈引賈、服本同。《鑄師》杜注引《左傳》作「賓將趨」，與此注又異。趣、擷、趨，聲並相近。《左》襄二十五年傳云「陪臣干擷」，《史記·齊世家》作「爭趣」，與此可互證。云「趣與造音相近」者，段玉裁云：「蚤聲取聲古音同在尤侯類也。」云「故曰終夕與燎」者，亦昭二十年《左傳》文。彼云「親執鐸，終夕與於燎」。彼《釋文》無「於」字，與杜所引同。杜注云：「設火燎以備守。引之者，以彼亦行夜戒守之事，明將趣即此夜三鑿，事同也。」云「玄謂鑿，擊鑿警守鼓也」

者，段玉裁云：「鄭君則不易字，謂鑿者鼓名，擊之亦曰鑿，猶鳴鼓曰鼓也。」許氏《說文》說與鄭同。云「三巡之間，又三擊鑿」者，守法尤謹於夜，故巡與鑿並有，明二者相兼，更迭爲之以戒備，別於晝唯三巡，無擊鑿之事也。三鑿，詳《鼓人》疏。若造都邑，則治其固，與其守濠。都邑亦爲城郭。【疏】若造都邑則治其固者，凡初建采邑、公邑，則并脩治其險固，亦通城郭、溝池、樹渠等言之。云「與其守濠」者，則守都邑者亦受法於此官也。注云

「都邑亦爲城郭」者，此亦略三等采邑及四等公邑也。王國

都邑城郭之制，並詳《量人》、《匠人》疏。凡國都之竟

有溝樹之固，郊亦如之。竟，界也。【疏】凡國都

之竟有溝樹之固者，賈疏云：「此經爲上經而設，仍兼見

王國而言，故國都雙言之。言王國及三等都邑所在境界之

上，亦爲溝樹以爲阻固。」云「郊亦如之」者，謂若王國則近

郊五十里，遠郊百里，其都邑亦有郊，《詩·鄘風·干旄》云

「在浚之郊」是也，皆如竟有溝池樹渠之固也。《大司徒》

云：「辨其邦國都鄙之數，制其畿疆而溝封之。」是邦國都

鄙竟上並有溝之證。雷學淇云：「溝樹溝封，互文見義。

有溝者必有封，有封者必有樹。蓋周之經野，其法極嚴，不



惟邦國都鄙有畿疆之封，近郊遠郊亦有之；不惟城郭溝涂有樹渠之固，里鄼縣鄙亦有之。」注云：竟，界也。一者，

《穀梁》隱元年范注云：「竟是疆界之名。」《呂氏春秋·贊

能篇》高注云：「境，界也。」案：《說文》無境字，古境界字

皆以竟爲之。民皆有職焉。職，謂守與任。【疏】「民

皆有職焉」者，民即上文之衆庶，謂居城郭及要塞之處者

也。賈疏云：「此亦兼上王國及都合守之處，其民皆職任，

使勞逸遞守也。」注云：職謂守與任者，謂守固之事，

任即塹築及爲藩落之役事也。若有山川，則因之。

山川，若穀、泉、河、漢。【疏】若有山川則因之者，說文

·口部云：「因，就也。」若界內有山川，則就而脩之以爲

阻固也。《周書·作雒篇》云：「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南

繫于洛水，北因于邲山。」案：《周書》「因」義與此同。賈疏

云：「謂上諸有所造溝樹爲固之處，值有山川之處，則因

之，不須別造。」注云：山川若穀、泉、河、漢。一者，穀泉爲

山之險，河漢爲川之險。《史記·留侯世家》，雒陽東有成

臯，西有穀墜。《左傳》僖三十一年，杜注云：「穀，在弘農

澠池縣西。」案：在今河南河南府永甯縣北六十里。①臯

即《漢書·地理志》河南郡成臯縣，在今河南開封府汜水縣

西二里。河、漢，詳《職方氏》疏。

①上「河南」原涉下而脫，據楚本補。

## 周禮正義卷五十八

司險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其山林川澤之阻，而達其道路。周，猶徧也。達道路者，山林之

阻則開鑿之，川澤之阻則橋梁之。【疏】掌九州之圖者，

卽《大司徒職》所謂天下土地之圖。此官掌案圖以攷其險

要形勢及道路遠近。云「九州」者，明司險道路之事，及要服而止，九州以外不必徧及也。九州，詳《職方氏》疏。云

「以周知其山林川澤之阻，而達其道路」者，《說文·阜部》云：「阻，險也。」國野險阻有守禁者及道路所通，皆攷圖以

知之。《管子·地圖篇》云：「凡兵主者，必先審知地圖。

輶轅之險，濫車之水，名山、通谷、經川、陵陸、丘阜之所在，苴草、林木、蒲葦之所茂，道里之遠近，城郭之大小，名邑廢邑困殖之地，必盡知之，地形之出入相錯者盡藏之，然後可以行軍襲邑，舉錯知先後，不失地利，此地圖之常也。」

注云「周猶徧也」者，《司會》注同。云「達道路者，山林之阻則開鑿之」者，賈疏云：「謂若禹鑿龍門之類。」云「川澤之阻

則橋梁之」者，《說文·木部》云：「梁，水橋也。」《合方氏

注》云：「津梁相湊，不得陷絕」是也。賈疏云：「謂若十月車

梁成」之類是也。」設國之五溝五涂，而樹之林，

以爲阻固，皆有守禁，而達其道路。五溝，遂、

溝、洫、澮、川也。五涂，徑、畛、涂、道、路也。樹之林，作藩落也。【疏】設國之五溝五涂，而樹之林，以爲阻固者，

《說文·言部》云：「設，施陳也。」惠士奇云：《管子·度

地篇》曰：「水之出於山，流於海，曰經水，水別爲他水，曰

枝水，山之溝，一有水，一無水者，曰谷水，水之出於溝，

流入大水及海者，曰川水，出地而不流者，曰淵水。此五

水者，因其利而注之，因而阨之，乃迂其道而遠之，以勢行

之。」是爲司險所設之五溝。其設之之法，「先具備水之器，

籠而板築，上車兩輦，藏於里中。常以朔日出具閱之，取完

堅，補弊久，去苦惡。而以冬少事之時，令其徒以次積薪水

旁。其積之也，以事之已。其作之也，以事未起。大爲堤，

小爲防。地不生草者，必爲之囊，夾水四道，禾稼不傷，歲

埤增之，樹以荆棘，以固其地，雜之以柏楊，以備決水。民

得其饒，是爲流膏。令其地之民守之，往往而爲界。」《司險

職》所謂樹之林以爲阻固，其大略如此。」注云「五溝，

遂溝洫澮川也。五涂，徑畛涂道路也。者，賈疏云：「遂人云：『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是也。此五溝五涂而言樹之林以爲阻固，皆有守禁，則非遂人田間五溝五涂。但溝涂所作，隨所須大小而爲之，皆準約田間五溝五涂，其溝上亦皆有道路以相湊，故以五溝五涂而言之也。」案：賈說未允。爾雅·釋水云：「水注谷曰溝。」說文·水部云：「溝，瀆也。」釋名·釋水云：「水注谷曰溝，田間之水亦曰溝，溝，構也，縱橫相交構也。」又釋道云：「涂，度也，人所由得通度也。」是溝爲注水之通名，涂爲行路之通名，故五溝總稱溝，五涂總稱涂也。賈以此官主達道路，而不掌治田，故謂此五溝五涂非遂人田間之溝涂，蓋卽謂匠人之梢溝及經涂、環涂、野涂等，皆不爲田設也。但經明云五溝五涂，注卽據遂人職爲釋，則不如賈所說。竊謂此官所設溝涂，自兼匠人、遂人兩職而言，凡田間之溝涂，其近野涂者，此官亦兼守治之，經云五溝五涂，固通大小經緯之言矣。云「樹之林，作藩落也」者，卽因林木以爲阻固，掌固所謂樹渠也。林亦卽荆棘榆柳之屬，於溝涂之旁，樹以爲藩籬，所以遮圍行人，使不踰越也。齊民要術有作園籬法，亦種酸棗柳榆

等，剝編爲巴籬，與管子·度地篇所謂「樹以荆棘，上相穡著」者正同，互詳掌固疏。國有故，則藩塞阻路而止行者，以其屬守之，唯有節者達之。有故，喪災及兵也。閉絕要害之道，備姦寇也。【疏】「國有故，則藩塞阻路而止行者」者，藩亦謂作藩落，以遮遏行人也。說文·耳部云：「聑，塞也。」土部云：「塞，隔也。」此塞卽聑之段字。阻路，卽上山林川澤之阻及五涂之路。其通達者，國有故並藩塞之。云「以其屬守之者」，賈疏云：「謂使司險之下胥徒四十人之屬守其要者，其餘使其地之民爲守也。」云「唯有節者達之者」，賈疏云：「節，爲道路用旌節也。」案大司徒職：「若國有大故，則致萬民于王門，令無節者不行于天下。」卽此職有故止行者也。注云「有故，喪災及兵也者」，宮正注云：「有故，凡非常也。此三者皆非常之變。」賈疏云：「喪謂王喪，災謂水火，兵謂寇戎之等。」論讓案：喪當亦兼大札言之，朝士云「若邦凶荒札喪寇戎之故是也」，云「閉絕要害之道，備姦寇也」者，淮南子·主術訓高注云：「塞，閉也。」以經云阻路，卽要害之處藩塞皆是。閉絕之，若國策·秦策云「塞轅轅，緱氏之口」是也。

## 掌疆闕

### 候人各掌其方之道治，與其禁令，以設

候人。道治，治道也。《國語》曰：「候不在竟，譏不居其方也。禁令，備姦寇也。以設候人者，選士卒以爲之。」《詩》云：「彼候人兮，何戈與祿。」【疏】「各掌其方之道治」與其禁令，以設候人者，賈疏云：「以其上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以道路多，故設官及徒亦多也。」論讓案：《左》昭二十二年傳「明其伍候」，孔疏云：「賈、服、王、董皆作五候。董云：『五候，候四方及國中之姦謀也。』」董遇說與此經「候人各掌其方之道治」文合。若然，此官分方設之，四方各上士一人，下士二人，徒二十人，國中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徒四十人與？注云：道治，治道也者，謂治道路，辨護司察之事，與《遂師》「道脩爲脩除異也」。云道治者，到文。云《國語》曰候不在竟，譏不居其方也者，《周語》云：「定王使單襄公聘於宋，遂假道於陳，以聘於楚。火朝覲矣，道弗可行也。候不在疆，司空不視涂，膳宰不致餼，司里不授館。」韋注云：「候，候人也，

掌送迎賓客者。疆，境也。」彼文作「候不在疆」，此引作「竟」者，鄭以義改之。彼候人不居四方，單襄公譏之，明常法方各設候人，居當方竟上而治其道也。《遺人》「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即候人往來所居矣。云「禁令，備姦寇也」者，亦謂道路譏察之禁令，所以備姦寇之竊發也。云「以設候人者，選士卒以爲之」者，謂候人之長白選其徒屬也。經例，舉其官之徒屬者，皆曰人，若《內饗》之饗人，《大祝》之甸人，《射人》之僕人是也。其官長本名人者，亦不易其稱，若此設候人，即本職之徒屬；《廋人》「正校人」，即校人之屬官圉師、圉人是也。賈疏云：「即徒百二十人，皆是甲士與步卒之內爲之也。」案：此當選鄉遂之羨卒習甲兵者爲之，以備姦寇，亦追胥之事，故得以羨卒更番共役也。賈說未析。引《詩》云「彼候人兮，何戈與祿」者，《曹風·候人》篇文。毛傳云：「候人，道路送迎賓客者。何，揭。祿，受也。」言賢者之官不過候人。」孔疏云：「此說賢者爲候人，乃身荷戈祿，謂作候人之徒屬，非候人之官長也。」案：此引《詩》文亦證徒屬得通稱候人，尊卑不嫌同名之意。若有方治，則帥而致于朝；及歸，送之于竟。方治，其方來治國事者也。《春秋傳》曰「晉欒盈過周，王使候人出諸轅轅」，是其送之。【疏】「若有方治，則帥而致于

朝」者，此亦《毛詩·候人》傳道路送迎賓客之事。帥而致于朝，謂來時迎而道之。《聘禮》過邦假道曰「請帥」，注云：「帥猶道也，請道已道路所當由。」《國語·周語》云：「周之《秩官》有之曰：敵國賓至，行理以節逆之，候人為導。」韋注云：「導賓至于朝，出，送之境。是朝聘賓客亦候人迎送之，與掌訝為官聯也。經唯言方治者，文不具耳。」注云：「方治，其方來治國事者也。」若《訝士》云四方之有治于士者，亦方治之一端也。賈疏云：「謂國有事，不能自決，當決于王國，或有國事，須報在上，皆是也。」云「《春秋傳》曰：晉樂盈過周，王使候人出諸轅轅，是其送之者，襄二十一年《左傳》：『晉樂盈出奔楚，過於周，周西鄙掠之。』王使司徒禁掠樂氏者，歸所取焉，使候出諸轅轅。」杜注云：「候，送迎賓客之官也。」彼出諸轅轅，是送之出竟之事，故引以為證。賈疏云：「彼云候，鄭君以義言之，故言候人也。」

### 環人掌致師，致師者，致其必戰之志。古者將

戰，必使勇力之士犯敵焉。《春秋傳》曰：「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摩壘而還。』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鼓，代御執轡，御下，

擗馬掉鞅而還。」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皆行其所聞而復之。」【疏】注云「致師者，致其必戰之志」者，《左·宣二年傳》云「致果為毅」，杜注云：「致謂達之於敵。」此致義與彼同。以其志在必戰，致而示之於敵，求速戰，亦謂之挑戰。《周書·克殷篇》云：「陳于牧野，帝辛從，武王使尚父與伯夫致師。」孔注云：「挑戰也。」《國語·晉語》云：「公令韓簡挑戰。」《史記·項羽本紀》集解引臣瓚云：「挑戰，撓撓敵求戰，古謂之致師是也。」云「古者將戰，先使勇力之士犯敵焉」者，賈疏云：「按文十二年，秦伯伐晉，秦人欲戰，秦伯謂士會曰：『若何而戰？』」對曰：「若使輕者肆焉，其可。」注云：「肆，突。言使輕銳之兵往驅突晉軍。」隱九年，北戎侵鄭，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注云：「勇則能往，無剛不恥退。」案：賈引文十二年《左傳》注，與杜異，蓋賈、服義。引《春秋傳》者，《左·宣十二年》，晉、楚戰于郟傳文。擗，杜本作兩，《左傳釋文》云：「兩，徐云或作擗。」鄭所據與徐引或本同。杜注云：「靡旌，驅疾也。摩，近也。左，車左也。鼓，矢之善者。兩，飾也。掉，正也。示閒暇。折馘，斷耳。」引之者，證勇力之士犯敵致師之事。察軍慝，慝，陰姦也。視軍中有為慝者，則執之。【疏】注云：「慝，陰姦也」者，慝

之言匿也，謂姦謀陰匿者。《匡人》注云：「慝，姦偽之惡也。」《左》昭二十五年傳「日人慝作」，①杜注云：「慝，姦惡也。」《釋名·釋天》云：「慝，態也，有姦態也。」云「視軍中有爲慝者，則執之」者，謂在軍陰爲姦慝，謀逃畔及惑衆者，則執而誅之。賈疏謂「欲陰私爲姦，取此軍之事，往彼言之」，則與下「謀賊同，非經義」。

**環四方之故**，卻其以事謀來侵伐者，所謂折衝禦侮。【疏】注云：「卻其以事謀來侵伐者」者，《敍官》注云：「環猶卻也，以勇力卻敵。謂彼以事謀來侵伐，環人則像卻之也。」云「所謂折衝禦侮」者，《毛詩·大雅·緜》傳云：「武臣折衝曰禦侮。」即鄭所本。《淮南子·說山訓》云：「故國有賢君，折衝萬里。」高注云：「衝，兵車也，所以衝突敵城也。言賢君德不可伐，故能折遠敵之衝車於千里之外。」此皆先事卻敵之事，故舉以爲釋。

**巡邦國，搏謀賊**，謀賊，反間爲國賊。【疏】「巡邦國」者，邦國謂王國，凡王畿之內，更迭巡行之。云「搏謀賊」者，《說文·手部》云：「搏，索持也。」謂遇有謀賊，則搏執繫治之。此與巡邦國爲一事。賈疏謂巡侯國，有謀賊搏捉取之，非也。環人王官，豈能爲侯國搏謀賊乎？明亦謂畿內之謀賊耳。

注云「謀賊，反間爲國賊」者，《掌戮》

「掌斬殺賊謀而搏之」，注云：「謀謂姦寇反間者。」《說文·言部》云：「謀，軍中反間也。」《左》宣八年傳「晉人獲秦謀」，《釋文》云：「謀，間也，今謂之細作。」《孫子·用間篇》云：「用間有五。有因間，有內間，有反間，有死間，有生間。因間者，因其鄉人而用之。內間者，因其官人而用之。反間者，因其敵間而用之。死間者，爲誑事於外，令吾間知之，而傳於敵間也。生間者，反報也。」案：「謀賊爲一事。」《大戴禮記·千乘篇》云：「飭五兵及木石曰賊。以中情出，小曰間，大曰謀。即此經謀賊之義。賊謂私蓄兵養士，欲爲寇畔；謀謂行反間，以內情輸敵者。」《掌戮》注亦以賊與謀爲一，此注似誤并爲一，當以《掌戮》注爲正。

**訟敵國**，敵國兵來，則往之與訟曲直，若齊國佐如師。【疏】注云「敵國兵來，則往之與訟曲直」者，《說文·言部》云：「訟，爭也。」《廣雅·釋詁》云：「訟，責也。」謂至敵軍，與爭辯曲直，陳義以責之也。云「若齊國佐如師」者，《春秋》成二年經：「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鞏，齊師

①「二」原脫，據《左傳》補。

敗績。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左傳》說國佐與晉人爭以蕭同叔子爲質及使齊之封內盡束其畝事甚詳，亦是敵國來伐，使與訟曲直，故引以爲證也。

**揚軍旅**，爲之威武

以觀敵。《詩》云：「惟師尚父，時惟鷹揚。」【疏】注云：爲

之威武以觀敵者，《說文·手部》云：「揚，飛舉也。」《漢

書·五行志》顏注云：「揚謂振揚張大也。」《國語·周語》

云：「祭公謀父曰：先王耀德不觀兵。」揚軍旅所謂觀兵

也。引《詩》云：「惟師尚父，時惟鷹揚」者，《大雅·大明》篇

文。《毛詩》惟並作維。《毛傳》云：「鷹揚，如鷹之飛揚也。」

鄭箋云：「尚父，呂望也，尊稱焉。引之者，證軍旅當揚威

武以觀敵之事。」

### 降圍邑

圍邑欲降者，受而降之。《春

秋傳》曰：「齊人降鄆。」【疏】注云：圍邑欲降者，受而降之。

者，《說文·臼部》云：「降，下也。」又《父部》云：「𡗗，服

也。經典皆借降爲𡗗。言出師征討，圍其城邑，有自服下

者，則就而受之。引《春秋傳》曰：「齊人降鄆」者，莊三十年

經文。《穀梁傳》云：「降猶下也。鄆，紀之遺邑也。」引之

證降圍邑之事。

**挈壺氏掌挈壺以令軍井，挈轡以令舍，**

**挈畚以令糧。**鄭司農云：「挈壺以令軍井，謂爲軍穿

井，井成，挈壺縣其上，令軍中士衆皆望見，知此下有井。

壺所以盛飲，故以壺表井。挈轡以令舍，亦縣轡於所常舍

止之處，使軍望見，知當舍止於此。轡所以駕舍，故以轡表

舍。挈畚以令糧，亦縣畚于所當稟假之處，令軍望見，知當

稟假于此下也。畚所以盛糧之器，故以畚表稟。軍中人

多，車騎雜會，謹器，號令不能相聞，故各以其物爲表，省煩

趨疾，于事便也。」【疏】「掌挈壺以令軍井，挈轡以令舍，挈

畚以令糧」者，此皆大師在軍憲令之事，此官掌縣壺，在軍

或縣挈器物以布令，故并使掌之。《尉繚子·戰威篇》云：

「夫勤勞之師，將必先己，暑不張蓋，寒不重衣，險必下步，

軍井成而後飲，軍食孰而後飯，軍壘成而後舍。然則令軍

井者以資飲，令軍糧者以班食，令軍舍者以表壘舍也。

注鄭司農云：「挈壺以令軍井，謂爲軍穿井，井成，挈壺縣

其上，令軍中士衆皆望見，知此下有井」者，挈，縣持也。詳

《敘官》疏。云「壺所以盛飲，故以壺表井」者，《敘官》注

云：「壺，盛水器也。」盛飲，盛水義同。云「挈轡以令舍，亦

縣轡於所當舍止之處，使軍望見，知當舍止於此者，天

官。《敘官》注云：「舍，行所解止之處。此舍亦謂軍所止宿

之處，與《大司馬》「芟舍」，《量人》「營軍之壘舍」義並同。

云「轡所以駕舍，故以轡表舍」者，《說文·絲部》云：「轡，馬轡也。」《一切經音義》引《字書》云：「轡，馬縻也，所以制牧車馬也。」《家語·執轡篇》王注云：「轡，繫軾前者。」《釋名·釋車》云：「轡，拂也，牽引拂戾以制馬也。」轡所以駕車，軍止則車舍不駕，故縣轡以表舍止之處也。云「挈畚以令糧，亦縣畚于所當稟假之處，令軍望見，知當稟假于此下也」者，于注例並當作「於」，各本並誤。《說文·米部》云：「糧，穀也。」《後漢書·張禹傳》「禹上疏，求人三歲租稅，以助郡國稟假」，李注云：「稟，給也。假，貸也。」軍士當稟給假貸糧穀，故縣畚以表儲糧之處也。云「畚所以盛糧之器，故以畚表稟」者，①《說文·山部》云：「畚，蜃屬，蒲器也，所以盛糧。」《公羊》宣六年何注云：「畚，草器，若今市所量穀者是也。齊人謂之鍾。」又《左傳》宣二年，杜注云：「畚，以草索爲之，筥屬。」《列子·黃帝篇》云：「商丘開假糧，荷畚之子華之門。」是畚爲盛糧之器，故以表稟假軍糧之處也。云「軍中人多，車騎雜會謹囂，號令不能相聞，故各以其物爲表，省煩趨疾，于事便也」者，于亦當作「於」。明經挈壺、轡、畚，令軍井、舍、糧，各假物以表事，所以省號令之煩，使衆疾見也。案：賈《大司馬》疏謂周時無輕騎法，《曲禮》「前有車騎」，孔疏亦謂當是周末時禮。若

然，注云「車騎」，亦據後世法言之，周時軍中實止有車徒，無騎也。凡軍事，縣壺以序聚櫟；凡喪，縣壺以代哭者。皆以水火守之，分以日夜。鄭司農云：「縣壺以爲漏，以序聚櫟，以次更聚擊櫟備守也。」玄謂擊櫟，兩木相敲，行夜時也。代亦更也。《禮》未大斂，代哭。以水守壺者，爲沃漏也。以火守壺者，夜則視刻數也。分以日夜者，異晝夜漏也。漏之箭，晝夜共百刻，冬夏之間有長短焉。大史立成法，有四十八箭。【疏】「凡軍事縣壺以序聚櫟」者，序，經例用古字，當作「敍」，石經及各本並誤。縣壺者，以校時刻，爲聚櫟者更迭直事之節也。云「凡喪，縣壺以代哭者」者，喪謂王、后、世子及諸侯公卿大夫之喪也。《喪大記》謂大夫代哭無縣壺，彼據侯國之臣言之。天子大夫，四命，禮視子男，疑亦有縣壺，故經不別大小喪也。云「分以日夜」者，縣壺下漏，以定晝夜時刻也。《詩·齊風·東方未明》敍云：「朝廷興居無節，號令不時，挈壺氏不能掌其職焉。」毛傳云：「古者有挈壺氏，以水火分日夜，以告時於朝。」則平時此官蓋兼掌告時，與雞人爲

①「稟」下原衍「也」，據楚本刪。



官聯。經唯著軍事及喪事者，文不具耳。孔疏及賈《雞人》疏，並謂彼諸侯兼官，挈壺氏兼雞人，恐不塙也。 注鄭

司農云：「縣壺以爲漏」者，明與上表井事異也。《說文·水

部》云：「漏，以銅受水，刻節，晝夜百刻。」《續漢書·律麻

志》云：「孔壺爲漏，浮箭爲刻，下漏數刻，以考中星，昏明

生焉。」案：軍事爲漏者，亦以校時刻。《史記·司馬穰苴

傳》云：「穰苴馳至軍，立表下漏。」賈疏云：「謂縣壺於上，

以水沃之，水漏下入器中，以沒刻爲准法。」《詩·東方未

明》孔疏云：「置箭壺內，刻以爲節，而浮之水上，令水漏而

刻下，以記晝夜昏明之數也。」案：賈此及後疏謂「下水沒

箭」，而孔依《續漢志》說，云「浮箭」，一說小差。今諦審鄭、

賈之義，蓋壺以盛水爲漏，下當有槃以承之，箭刻百刻，樹

之槃中，水下槃內淹箭，以定刻數。古刻漏之制，約略如

是。孔謂置箭壺內，浮箭水上，似失其制，未足馮也。云

「以序聚櫟，以次更聚擊櫟備守也」者，《肆師》注云：「序，

使相次秩。」又《御僕》注云：「序，更也。」是序兼次更二義。

謂以次敘更迭，聚而擊櫟，備守非常也。賈疏云：「先鄭意

持更人擊櫟。」①洪頤煊云：「《說文·手部》：「擗，夜戒守

有所擊。」《春秋傳》曰「賓將擗」，《左氏》襄二十五年傳「陪

臣于擗」，聚即擗之假借字。」案：洪說亦通。云「玄謂擊

櫟，兩木相敲，行夜時也」者，《宮正》疏引鄭《易注》亦云：

「手持二木以相敲，是爲擊柝。擊柝爲守備警戒也。」《易釋

文》引馬融《易注》云：「柝，兩木相擊以行夜。」詳《宮正》

疏。賈疏云：「謂行夜者擊之。按《脩間氏》：「掌比國中宿

互櫟者」，先鄭云：「櫟謂行夜擊櫟。」《野廬氏》云：「若有賓

客，則令守塗地之人聚櫟之」，司農云：「聚擊櫟以宿衛之

也。」彼二注後鄭皆從先鄭，及至此注不從先鄭者，以《野廬

氏》無行夜者，宿人自擊，故後鄭從之；此文與《脩間氏》同

有行夜者，故此不從先鄭宿者自擊之。是以《宮正》云「夕

擊櫟而比之」，注云：「行夜以比直宿者。」先鄭云：「櫟，戒

守者所擊也。」是亦爲行夜者所擊也。」云「代亦更也」者，亦

上更聚擊櫟也。《廣雅·釋詁》云：「代，更也。」云「《禮》

未大斂代哭」者，明代哭在小斂後，殯前。以王喪言之，則

不數崩日，自五日至七日皆代哭也。《喪大記》云：「君喪，

狄人出壺，司馬縣之，乃官代哭；大夫，官代哭，不縣壺；

士，代哭，不以官。」鄭彼注云：「代，更也。未殯，哭不絕

聲。爲其罷倦，既小斂，可以爲漏刻，分時而更哭也。此挈

壺氏所掌也，屬司馬，司馬涖縣其器。」《上喪禮》既小斂，云

①「持」原說「特」，據楚本改。

乃代哭。鄭彼注云：「孝子始有親喪，悲哀憔悴，禮坊其以死傷生，使之更哭不絕聲而已。」人君以官尊卑，上賤以親疏爲之。三日之後，哭無時。又既殯，云：「朝夕哭。」注云：「既殯之後，朝夕及哀至乃哭，不代哭也。」案：此云「禮」，即據「士喪禮」也。凡喪未大斂，則有更代而哭，取其不絕聲。諸侯以上，則以漏爲代哭之節。大斂畢則殯，既殯，則朝夕哭無時，可以絕聲，無代哭也。云：「以水守壺者，爲沃漏也。」者，漏晷夜下水不息，恐其乾涸，則壓力減少，下水遲緩，不能如其平速，故必守而沃之，使壺水常滿，而後水下速率平均，刻數乃得其正也。云：「以火守壺者，夜則視刻數也。」者，夕須視刻數，以傳五夜，故以火守漏爲明也。云：「分以日夜者，異晷夜漏也。」者，賈疏云：「若冬至則晷短夜長，夏至則晷長夜短，二分則晷夜等。晷夜長短不同，須分之，故云異晷夜漏也。」云：「漏之箭，晷夜共百刻。」者，晷夜一箭，箭上鏤爲百刻也。《靈樞經·五十營篇》云：「漏水下百刻，以分晷夜。」《樂記》云：「百度得數而有常。」注云：「百度，百刻也。」王溥《五代會要》引《漏刻經》云：「晷夜一百刻，分爲十二時，每時有八刻三分之一，以六十分爲一刻，一時有八刻二十分。」案：周秦無十二辰加時之法，而別分日中至隅中十二時，見《左傳》昭五年杜注，則以百刻

分繫十二時，其得數同也。又《漢書·哀帝紀》，建平二年，詔漏刻以百二十爲度，則每時正得十刻，其法尋即蠲除。故鄭仍據百刻爲說。云：「冬夏之間有長短焉。」者，賈疏云：「馬氏云：『漏凡百刻，春秋分晷夜各五十刻；冬至晷則四十刻，夜則六十刻；夏至晷六十刻，夜四十刻。』」鄭注《堯典》云：「日中者，日見之漏與不見者齊。日長者，日見之漏五十五刻，於四時最長也。夜中者，日不見之漏與見者齊。日短者，日見之漏四十五刻，於四時最短。」此與馬義異。以其馬云：「春秋分晷夜五十刻」，據日見之漏。若兼日未見、日沒後五刻，晷五十五刻，夜四十五刻。若夏至晷六十刻，通日未見、日沒後五刻，則晷六十五刻，夜三十五刻。一年通閏有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四時之間，九日有餘校一刻爲率。又《書·堯典》孔疏亦云：「馬融據日出見爲說。天之晷夜以日出入爲分，人之晷夜以昏明爲限。日未出前二刻半爲明，日入後二刻半爲昏。損夜五刻以裨於晷，則晷多於夜，復校五刻。古今麻術與太史所候，皆云夏至之晷六十五刻，夜三十五刻；冬至之晷四十五刻，夜五十五刻；春分秋分之晷五十五刻，夜四十五刻；此其不易之法也。從春分至於夏至，晷漸長，增九刻半；夏至至於秋分，所減亦如之。從秋分至於冬至，晷漸短，減十刻半；

從冬至至於春分，其增亦如之。又於每氣之間增減刻數，有多有少，不可通而爲率。漢初未能審知，率九日增減一刻，和帝時，待詔霍融始請改之。鄭注《書緯考靈曜》仍云「九日增減一刻」，猶尚未覺誤也。」又載王肅難鄭云：「知日見之漏，減晝漏五刻，不意馬融爲傳已減之矣。因馬融所減而又減之，故日長爲五十五刻。因以冬至反之，取其夏至夜刻，以爲冬至晝短，此其所以誤耳。」案：孔所述麻術分至晝夜刻數，與《續漢書·律曆志》劉洪《乾象麻》正同。鄭《書注》說日長日短刻數，並與馬異。其日短刻數，同於《乾象》。惟日長刻數所減過多，晝贏夜胸，與麻校至十刻，宜子雍之席其誤也。又《月令》孔疏云：「日夜分，蔡邕以爲星見爲夜，日入後三刻，日出前三刻，皆屬晝。晝有五十六刻，夜有四十四刻。鄭注《尚書》「日中星」，以爲日見之漏五十五刻，不見之漏四十五刻，與蔡校一刻也。」案：此引鄭《書注》與賈不同，而與《乾象麻》正合，疑有舛誤。至所引蔡氏《月令章句》說，晝多於夜六刻，則校之麻術又贏一刻。大抵諸家所說刻數所以不同者，並以日入之後，日出之前，損夜裨晝，任情增減，本無定率，遂滋差互。今欲嚴定界域，用祛繇惑，則馬氏據日出見之說，庶得厥中矣。云「大史立成法，有四十八箭」者，《易緯乾鑿度》鄭注

云：「大史司刻漏者，每氣兩箭。」《續漢·律曆志》云：「永元十四年，詔曰：『今官漏以計率分昏明，九日增減一刻，違失其實。太史待詔霍融上言，不與天相應。今下晷景漏刻四十八箭，立成斧官府當用者，計吏到，班予四十八箭。』賈疏云：『此據漢法而言，則以器盛四十八箭，箭各百刻，以壺盛水，懸於箭上，節而下之水，水淹一刻則爲一刻。四十八箭者，蓋取倍二十四氣也。』《詩·東方未明》孔疏云：「以一年有二十四氣，每一氣之間又分爲二，通率七日強半而易一箭，故周年而用箭四十八也。」及冬，則以火爨鼎水而沸之，而沃之。鄭司農云：「冬水凍，漏不下，故以火炊水，沸以沃之，謂沃漏也。」《疏》注鄭司農云「冬水凍，漏不下，故以火炊水，沸以沃之」者，《說文·爨部》云：「爨，炊也。」又《水部》云：「沸，畢沸濫泉也。」《南部》云：「瀉，涸也。經典通段沸爲瀉。《喪大記》說縣壺之事云：『虞人出木角，雍人出鼎。』鄭彼注云：『木給爨竈，冬漏以火爨鼎，沸而後沃之。』據此，則以火爨鼎水，鼎即雍人所共之鼎。蓋冬寒水凍，則漏下遲，故以涸沸熱水沃之，使無凍也。云「謂沃漏也」者，《說文·水部》云：「沃，溉灌也。」沃即沃之省。《左傳》僖二十四年，孔疏云：

「沃謂澆水也。」沃漏，亦謂沸水以澆沃漏壺。

### 射人掌國之三公、孤、卿、大夫之位，三

公北面，孤東面，卿、大夫西面。其摯，三公

執璧，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鴈。位，將射，

始人見君之位。不言士者，此與諸侯之賓射，士不與也。

《燕禮》曰：「公升，即位于席西。鄉小臣納卿大夫，卿大夫

皆入門右，北面東上。士立於西方，東面北上。」《大射》亦

云。則凡朝燕及射，臣見於君之禮同。【疏】掌國之三公

孤卿大夫之位者，此治朝朝位之法，與宰夫掌治朝之灋，

司士正朝儀之位並同。射人掌以官法敘其位，與彼二官爲

官聯也。凡天子三朝：其一在路門內，謂之燕朝，其朝位

大僕掌之；其二在路門外，謂之治朝，其朝位射人與宰夫、

司士、大僕共掌之；其三在庫門外，皋門內，謂之外朝，其

朝位小司寇、朝士掌之。三朝各有常位，左昭十二年傳

所謂「朝有著定」也。黃度云：「此即司士朝儀之位。射人

掌公卿大夫其初命見於王，則其位如朝儀之位而有摯。康

成謂將射始人見君之位，非也。將射始人見君，其位或當

如此，而何用摯哉！經文自「掌其治達」以上，未有射事，

是其設職不專爲射也。金榜云：「射人掌三公孤卿大夫之

朝位，故並明其所執之摯。不言士者，羣士之朝位與摯，司

士掌之也。」朱大韶云：「官以射人名，而射法特職中之

發首但著三公孤卿大夫位與摯之不同，非常朝必用摯也。

下云祭祀、會同、朝覲、大賓客、大饗，所掌者衆，射非其專

職也。」案：黃、金、朱說是也。郝敬、金鶚、俞樾說同。云

「三公北面，孤東面，卿大夫西面」者，北面者東上，東西面

者皆北上，詳《司士職》。賈疏云：「三公特北面者，君南面

荅陽，臣之北面荅君，三公，臣中最尊，故屈之使北面，荅君

之義。孤東面者，西方者賓位，以孤無職，尊而賓客之，故

在西也。卿大夫西面者，以其皆有職，故在東。近君，居主

位也。」《玉海·禮儀》引《三禮義宗》云：「每朝，列位所向

不同。其三公之位常北面不變者，以三公內臣，位尊，故屈

之。其餘諸侯、孤、卿、大夫，皆以地道尊右，故尊者東面，

卑者西面。於外朝，諸侯東面；於內朝，孤東面，時無諸侯

故也。」案：崔說即賈所本。《曲禮》孔疏云：「凡朝，三公

北面者，以其貴臣荅王之義也。」案：孔說與崔、賈異，是

也。亦詳《司士》疏。云「三公執璧」者，與子男之瑞同。

《大宗伯》六瑞，公執桓圭。注云：「公，二王之後及王之上

公。」賈彼疏謂據九命之上公，是也。《通典·賓禮》引高堂

降云：「《周禮》『公執桓珪』，公謂上公九命，分陝而理，及二王後也。八命之公則執璧。」金鶚云：「三公有二等。八命者，三公之常秩也。若有功德加一命，令爲東西二伯，與二王之後同，《大宗伯》所謂九命作伯也。成王之初，周公爲大傅，召公爲大保，三公之職也。《公羊傳》云：『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是又爲東西二伯也。」公分陝作伯，始於武王時。《金縢》言武王克商二年，周公禱於三王而秉圭，則三公九命得執圭。」案：金說是也。《通典》謂天子三公執璧，爲臣之屈，與子男同，非經義也。杜氏又云：「佐王論道，理取圓足，以璧爲贊，不必飾以蒲穀。」今攷三公八命者，命數加於子男等，疑亦執蒲璧。杜謂無飾，恐未塙。云「大夫執鴈」者，舊本並脫執字，今據唐石經校增。

注云：「位，將射始人見君之位者，鄭不知此經位即治朝之朝位，因官名射人，遂謂位爲將射始人見君之位，其說非也。」云「不言士者，此與諸侯之賓射，士不與也者，下文云以射法治射儀，本言大射，鄭誤釋爲賓射，故於此亦以賓射爲說。賈疏云：『士無臣，祭無所擇，不得自大射，得與君大射，故司裘云大射，不言士也。』按下文『士豸侯二正』，則士得自行賓射，不得與君賓射矣。金鶚云：射人亦掌治朝，其位與司士同。經文明

言掌國之三公、孤、卿、大夫之位，是謂朝位之法，未嘗言射位也。下云「以射法治射儀」，乃言射事耳。此經所言射，當是大射，非賓射也。而云「士以耦射豸侯」，射位明有士矣。」案：金說是正鄭、賈之誤。此說朝位不及士者，士賤，其朝位蓋司士掌之，射人唯掌卿大夫，故不言士也。引《燕禮》曰：公升，卽位于席西，鄉小臣納卿大夫，卿大夫皆入門右，北面東上，士立於西方，東面北上者，于於，《儀禮》皆作于，依注例或當皆作於，各本于於並錯出，誤。賈疏云：「引《燕禮》者，欲見天子諸侯朝、燕、射三者位同之義。」黃以周云：鄭引《燕》、《大射》之文，爲射人但記射位，未及其始入門時，公卿大夫有北面東上之立，故據《禮經》補言之，明天子大射亦當然也。案：黃說是也。《燕禮》卿大夫士位，本與此經不同，而鄭引之者，鄭意此經所云，乃入門得王揖後，各就其本位；《燕禮》所云，乃初入門待揖之位也。《司士》注說朝位云：公及孤卿大夫始入門右，皆北面東上，王揖之，乃就位。蓋鄭謂朝禮、射禮初入門時，亦如《燕禮》，卿大夫入門右，北面，士立於西方，東面；待王揖就位，則公北面，孤東面，卿大夫西面；如此經之位，其《燕禮》公降揖後，則卿移而西面，大夫仍北面，士仍東面，與此經微不同也。鄭欲見初入門之位與彼同，

故引彼文補經文之所未及耳。賈說未析。云「《大射》亦云」者，《大射儀》云：「小臣師納諸公卿大夫，諸公卿大夫皆入門右，北面東上，士西方，東面北上。」是彼初入門之位與《燕禮》同，其入門得揖之後位，亦與《燕禮》同，與此經異也。云「則凡朝燕及射，臣見於君之禮同」者，於舊本亦誤「于」，今據宋注疏本正。賈疏云：「以《儀禮》內，諸侯有燕朝及射朝，不見正朝。《周禮》內，天子有射朝與正朝，不見燕朝。諸侯射朝與燕朝位同，則天子燕朝亦與射朝位同，則諸侯正朝亦與射朝位同。是天子諸侯三朝各自同，故鄭引《儀禮》見天子諸侯互見爲義耳。」案：依賈說，則鄭意《燕禮》、《大射儀》位同，是諸侯燕與射同，明天子燕與射禮亦同也。此職及《司士》位同，是天子射與朝禮同，明諸侯射與朝禮亦同也。若然，則朝燕射諸臣初入門之位，天子與諸侯總同。若得揖後之位，天子朝燕射自相同，如此職及《司士》所說，諸侯朝燕射亦自相同，如《燕禮》、《大射儀》所說。其天子與諸侯，則固不相同也。然此經實亦朝位，鄭誤以爲射位，於經義究未協。金鶚云：「天子朝位，見於《司士》、《射人》、《朝士》諸職。諸侯之朝位，不見於經。《曲禮》疏據《燕禮》及《大射》云「卿西面，大夫北面，士東面」，謂諸侯無三公及諸侯當同《燕禮》、《大射》

之位，非也。朝位之最尊者北面，蓋君南面，北面正與君對，故其位爲最尊。《燕禮》、《大射》之位，非朝位也。《燕禮》以大夫爲賓，故卿轉西面，而大夫少進，仍北面，以將爲賓，故尊之使與君相對也。朝位必辨尊卑，豈得如此。竊謂諸侯朝位，卿北面，有孤者亦然。蓋諸侯之孤卿猶天子之三公，故其面位同。黃以周云：公卿大夫朝見其君，皆入門右，北面東上，君揖之，乃就位，位即司士所正，三公北面東上，孤東面北上，卿大夫西面北上之位，與射人職所言同。鄭注《射人》引《燕》、《大射禮》，明始入門右皆北面，爲人臣見君之通禮，故云「凡朝燕及射，臣見於君之禮同」，非謂其所就之位同也，亦非謂諸侯正朝亦同射位也，賈說非也。諸侯正朝之位，自當以天子差之。諸侯無三公，有孤卿，孤卿視天子之三公北面，其大夫西面，其士東面，同天子正朝之禮。天子大射射位同正朝，諸侯大射射位不同於正朝，而同於燕。《燕》、《大射禮》並云「公在阼階東南，南鄉」，觀此自與朝位有別。《曲禮》云：「君子下卿位。」君子謂諸侯。凡人君出入必中道，過此則下，爲卿位在治朝中廷北面也。大夫位在其東，故不云大夫。凡朝

①「三」原訛「之」，據楚本改。

位，以中廷北面爲尊。賀循說「三公北面，屈之」，賈公彥說「諸侯在朝皆北面，屈之從三公位」，皆非。其列廷之左右者，以上下定其位，初不以東西分貴賤，與宗廟之昭穆同。天子之朝禮，孤東面，而卿大夫西面，《明堂位》諸侯西面，諸伯東面，兩不相妨。《聘禮》授幣受命諸節皆在朝，其時使者北面，重其事也。於卿大夫，皆云西面北上，依朝位而立也。」案：金、黃二家並謂天子射朝位同，諸侯朝位則卿當北面，與射位異，其說是也。黃又謂諸侯朝位，大夫西面，士東面。以《燕禮》、《大射禮》覈之，亦近是。蓋《燕禮》惟以大夫爲賓，故尊之使與卿互易其位；若士固無事，自可就其本位也。諸侯在朝，則皆北面，詔相其灋，謂諸侯來朝而未歸，王與之射於朝者，皆北面，從三公位，法其禮儀。【疏】諸侯在朝，則皆北面，詔相其灋者，謂來朝諸侯在治朝，射人亦掌其位也。注云「謂諸侯來朝而未歸，王與之射於朝者」者，此亦因官名射人，誤以此位爲王與諸侯射於治朝之位，卽所謂賓射也。金榜云：「射人掌三公孤卿大夫之朝位。諸侯在朝則皆北面，亦指朝位與公卿同。下經言「相孤卿大夫之法儀」，「大賓客作卿大夫從」，「會同朝覲作大夫介」，「大喪作卿大夫掌事」，

又言諸侯在朝「若有國事，則掌其戒令，詔相其事，掌其治達」。凡射人所掌諸侯及三公孤卿大夫事甚衆，不專於射，其不得以諸侯北面爲專指賓射時之位，較然審矣。」案：金說是也。云「皆北面，從三公位」者，金榜云：「朝位以北面爲尊，諸侯與三公同北面，所以尊之。賈疏謂諸侯南面之尊，故屈之從三公位，非也。所以異於《小司寇》「外朝」者，外朝非常朝，詢國危、國遷、立君，此等大事，必廣集諸侯公侯伯子男與羣吏皆至，其人衆矣。而三公之後有州長、百姓，其人尤衆。若諸侯亦北面，不能容矣。北面西面之人皆衆，而東面止有三孤，又不稱矣，故諸侯東面不北面也。治朝，每日常朝，多無諸侯，其朝位如《司士》所說。若有諸侯來朝，與王臣同行朝禮，則與三公皆北面，如《射人》所說也。此諸侯或一二人，或三四人，不若外朝之公侯伯子男畢至，又三公之後無州長百姓，故諸侯得與三公北面也。可知射人所言諸侯之位，正治朝之位也。鄭謂「諸侯來朝而未歸，王與之射於朝者，皆北面」，是不以爲正朝之位，抑又誤矣。」案：金說是也。《曲禮》云：「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彼諸侯北面位與此同，然主觀言之，故天子當依，與常朝事異。互詳《大宗伯》疏。云「法其禮儀」者，此亦注用今字作「法」也，下並同。賈疏云：

「謂在朝進退周旋拱揖之儀也。若有國事，則掌其戒令，詔相其事，謂王有祭祀之事，諸侯當助其薦獻者也。戒令，告以齊與期。」【疏】若有國事則掌其戒令

者，此家上諸侯在朝而言。國事，注以爲專屬祭祀，然亦當廣咳餘事言之。《大射儀》說射人戒射，亦戒令之一端與？

注云：謂王有祭祀之事，諸侯當助其薦獻者也。者，李

光坡云：「《司上職》云：『凡祭祀，掌士之戒令，詔相其灋事。』彼雖掌士，而文與此同，故以此國事當祭事也。」云：戒令，告以齊與期者，賈疏云：「齊謂散齊，則謂祭日也。」

掌其治達。謂諸侯因與王射及助祭，而有所治受而達

之於王。王有命，又受而下之。【疏】掌其治達者，達，

宋本《釋文》作「逆」。盧文弨云：「注云『受而達之』，王有命又受而下之，則與掌復逆者無以異。」案：盧說近是。

阮元說同。蓋陸本作「逆」，賈本作「達」，二本不同，而治逆於義較長。此猶《宰夫》云：「殺羣吏之治，以待賓客之命，

諸臣之復，萬民之逆。」《大僕》云：「掌諸侯之復逆。」此官

掌朝位，而諸侯在朝有復逆之事，則亦爲達之王，與大僕爲官聯也。凡復逆通謂之治，詳《小宰》、《宰夫》疏。注

在「謂諸侯因與王射及助祭，而有所治受而達之於王，王有

命又受而下之」者，明此亦家上諸侯在朝爲文也。賈疏

云：如鄭之意，則治達之中，非直諸侯有治於王，王之有治亦下達於諸侯也。案：依陸本作「逆」，則鄭以「受下」正

釋逆字，先鄭《大僕》注云：「逆謂受下奏」是也。但此治逆並

舉，則當爲「復逆」之逆，其義則當如《小宰》注以爲上書。

此注釋爲「受下」，尚未得其解。若依賈本作「達」，則爲通

乎上下之言，於經注義亦得通。但此亦當廣咳衆事言之，

鄭唯以射及祭祀爲釋，說仍未備也。以射灋治射儀。

王以六耦射三侯，三獲三容，樂以《騶虞》，

九節五正；諸侯以四耦射二侯，二獲二容，

樂以《貍首》，七節二正；孤卿大夫以三耦射

一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蘋》，五節二正；士

以三耦射豻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芣》，五

節二正。射法，王射之禮。治射儀，謂肆之也。鄭司農

云：「三侯，熊、虎、豹也。容者，乏也，待獲者所蔽也。九

節，析羽九重，設於長杠也。正，所射也。《詩》云：『終日

射侯，不出正兮。』二侯，熊、豹也。豻侯，豻者，獸名也。獸

有羆、豻、熊、虎。」玄謂三侯者，五正、三正、二正之侯也。

二侯者，三正、二正之侯也。一侯者，二正而已。此皆與賓



射於朝之禮也。《考工·梓人職》曰：「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遠國謂諸侯來朝者也。五采之侯，即五正之侯也。正之言正也，射者內志正，則能中焉。畫五正之侯，中朱，次白，次蒼，次黃，玄居外。三正，損玄黃。三正，去白蒼而畫以朱綠。其外之廣，皆居侯中參分之一，中一尺。今儒家云：「四尺曰正，二尺曰鵠，鵠乃用皮，其大如正。」此說失之矣。《大射禮》豻作干，讀如「宜豻宜獄」之豻。豻，胡犬也。士與士射則以豻皮飾侯，下大夫也。大夫以上與賓射，飾侯以雲氣，用采各如其正。九節、七節、五節者，奏樂以爲射節之差。言節者，容侯道之數也。《樂記》曰：「明乎其節之志，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行立。」《疏》：「以射灋治射儀者，此明天子以下大射禮樂器數之等差。射法即射人之官法，射儀即大射之儀。」《大戴禮記·朝事篇》云：「古者天子爲諸侯不行禮義，不脩法度，不附於德，不服於義，故使射人以射禮選其德行。」即謂此也。《大射儀》云：「射人戒諸公卿大夫射。」鄭彼注亦引此經，是諸侯大射亦以射人掌其儀，與天子同。云「王以六耦射」，侯一者，王大射以諸侯爲六耦，《大司馬》云：「若大射則合諸侯之六耦是也。」云「獲三容者」，三侯各一乏，每乏各以一人居之以待獲。鄭《鄉射》注云：「射者中，則大言獲，獲，得也。」

射講武，田之類，是以中爲獲也。三獲皆以服不氏之徒爲之，詳《服不氏》疏。云「諸侯以四耦射二侯」者，諸侯亦以其臣爲四耦。《大射儀》云「遂比三耦」。《左》襄二十九年傳云：「范獻子來聘，公享之，射者三耦。彼諸侯禮皆三耦，與此經異者，賈《大射》疏云：「天子大射，賓射，六耦三侯；畿內諸侯則三侯四耦；畿外諸侯大射，賓射，皆三侯三耦。但諸侯畿外畿內各有一申一屈，故畿外三侯，遠尊得申，與天子同，三耦則屈，畿內二侯，近尊則屈，四耦則申。若燕射，則天子諸侯例同三耦一侯而已，以其燕私同也。若卿大夫士，例同一侯三耦。」《左傳》及《射義》孔疏義同。《詩·小雅·賓之初筵》疏則云：「《射人》云諸侯四耦，《大射》唯三耦者，賓射對鄰國之君，尊，故四耦；大射與己之臣子，卑，故降之。」與《左傳》、《禮記》疏及賈說並異。金鶚駁之云：「《射人》言上豻侯，明是大射，孔氏從後鄭說以爲賓射，非也。大射賓射耦數皆同。」《左傳》言魯君享范獻子，公臣不足三耦，可知諸侯賓射亦無四耦也。《司裘》云：「諸侯則其熊侯、豹侯。」司裘是王朝之官，所共諸侯，則畿內之諸侯也。熊侯、豹侯，是三侯也。《大射儀》有諸公卿百官之稱，明是畿外諸侯之禮，而有大侯、參侯、干侯，是三侯也。然則四耦二侯，必爲畿內諸侯之制矣。蓋

射人亦王朝之官，故但言畿內諸侯之制，與司裘同也。賈說視孔爲長。賈又謂燕射則天子諸侯例同三耦一侯。此則不然。《射人》但言以射法治射儀，不言何射，雖主大射說，亦統賓射、燕射而言，然則三射耦數皆無異也。一案：金說是也。吳廷華、黃以周說並同。互詳《大司馬疏》。云：「士以三耦射豻侯者，孫希旦云：「豻侯，皮侯也。皮侯，大射所用。則《射人》所言乃大射之禮，而士之得大射可見矣。一案：孫說是也。士大射亦以其臣爲三耦，與孤卿大夫同。《司裘》注云：士不大射，士無臣，祭無所擇者，非也，詳彼疏。」注云「射法，王射之禮」者，明雖兼有諸侯孤卿大夫士法，以王爲主也。朱大韶云：「射法，射儀，統大射、燕射言。」云「治射儀，謂肆之也」者，肆肆字通。《釋文》引劉昌宗亦讀爲肆。《小宗伯》肆儀注云：「肆，習也。」此治射儀，亦謂肆習其禮儀也。鄭司農云：「侯，熊、虎、豹也」者，熊虎，舊本作「虎熊」，今從宋余仁仲本及宋注疏本。此據《司裘》云「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先鄭以此治射儀亦屬大射，故據彼皮侯爲釋，其說最塢。後鄭則以此爲賓射采侯，與《司裘》大射不同，故不從也。《司裘》說三侯，先虎侯，次熊侯。此注熊在虎上者，先鄭讀與後鄭異。今本多依彼文以改此注，非也，詳彼疏。金鶚云：「此

經有豻侯，而《大射儀》有「豻五十」，其爲大射甚明。司裘云：「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諸侯則共熊侯、豹侯，卿大夫則共麋侯。」此云三侯、二侯、一侯，與彼正合。云「容者乏也，待獲者所蔽也」者，《服不氏》云：「射則贊張侯，以旂居乏而待獲。」又《車僕》云「大射共三乏」，即此三容也。《鄉射禮》乏參侯道，注云：「容謂之乏，所以爲獲者御矢也。」爾雅·釋器云：「容謂之防。」郭注云：「形如今牀頭小曲屏風，唱射所以自防隱。」韋氏《禮圖》引《舊圖》云：「乏，一名容，似今之屏風。其制，從廣七尺，以牛革鞣漆之。」賈《鄉射疏》云：「容者，以革爲之，可以容身，故云容也。」云「九節，析羽九重，設於長杠也」者，此謂獲旌也。《鄉射記》云：「旌各以其物，無物，則以白羽與朱羽糅。杠長三仞，以鴻脰韜上，尋。鄭注云：「裸帛爲物，大夫士之所建也。不命者無物，此翻旌也。杠，樟也。」《記》又云：「君國中射，則以翻旌獲，白羽與朱羽糅；於郊則以旌獲；於竟則龍旂。大夫各以其物獲，士翻旌以獲。」注云：「國中，城中也，謂燕射也。於郊，謂大射也。析羽爲旌。於竟，謂與鄰國君射也。通帛爲旂。」案：依《鄉射記》，則諸侯燕射以翻旌獲，唯有注羽而無帛；大射以旌獲，蓋用大旂而注羽；賓射以龍旂獲，亦用大旂，而不注羽。天子三

射，獲旌無文，疑當與諸侯同，唯易大旂爲大常耳。先鄭意，此經九節、七節、五節，皆據旌羽重數而言。然天子諸侯大射雖以旌獲，而《大射經》諸侯無七節之文。且段令九節等是獲旌，經當次於「獲等」之下，不當繼射樂言之，故後鄭不從也。云「正，所射也」者，一鄭並以正爲射正，但先鄭《司裘》注云「四尺曰鵠，二尺曰正」，則是以正鵠爲同在一侯，而正在鵠內，與後鄭不同。黃以周云：「先鄭意，王三侯五正，亦謂虎熊豹三侯之正，皆五采。詒讓案：先鄭說正鵠之制較後鄭爲長，詳《司裘》疏。但此經五正、三正、二正，則當爲樂節，一鄭皆未得其義。」《詩·大雅·賓之初筵》孔疏引賈逵云：「正，五重。」賈說正鵠與先鄭義異，然似亦以五正爲射正。又《文選》張衡《東京賦》說辟雍大射云：「張大侯，制五正。」語本此經，蓋亦釋五正等爲射正，與賈、鄭同。李善注引此經說之云：「以布畫取五方正色於大侯之上也。」亦依後鄭義而微異，未審得平子意否。引《詩》云「終日射侯，不出正兮」者，《齊風·猗嗟》文，以證正爲所射物之名也。云「二侯，熊豹也」者，亦據《司裘》文。先鄭不釋孤卿大夫侯者，金榜云：「大夫一侯爲麋，推之可知。」云「豻侯，豻者獸名也，獸有獬豸熊虎者，明豻與熊虎並爲獸，射侯無獬，先鄭牽連舉之耳。」金榜云：「卿大夫士

同一侯，而士必著豻侯之名，蓋《司裘》未言士共豻侯，恐其混同於卿大夫之麋侯，故特著之。麋侯已見於《司裘》，故但言「一侯」，此詳略互見之法也。云「玄謂三侯者，五正、三正、二正之侯也，二侯者，三正、二正之侯也，一侯者，二正而已，此皆與賓射於朝之禮也」者，鄭以此爲賓射采侯，故破先鄭大射皮侯之說，而別以五正、三正、二正之侯釋之。《小臣》注云：「賓射與諸侯來朝者射」是也。王常朝在路門外之治朝，故與諸侯射亦於此，互詳《大宗伯》疏。金鶚云：「《司農》引《司裘》以解此文，其說自塙。又下文云：『若王大射，則以狸步張三侯』，若，是發語辭，非轉語辭，鄭泥看『若』字爲轉語，因此此節爲賓射，殊不思『若王大射』以下果是別出大射，則上文當有賓射之文。今但云射法、射儀，安見必爲賓射乎？且賓射惟天子諸侯得有之，非大夫士所得有。又賓射張采侯，安有豻侯乎？鄭必指爲賓射，誤矣。」黃以周云：「鄭以六耦射三侯，爲五正、三正、二正之侯；下以狸步張三侯，爲熊虎豹之侯。上下同文異解，亦不如先鄭三侯虎熊豹，二侯熊豹之說爲安。且經云五正，而後鄭則云有三正、二正，更覺支離。」案：金、黃說是也。云「考工·梓人職曰：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遠國謂諸侯來朝者也，五采之侯卽五正之侯也」者，後鄭以正爲采

侯侯中畫布之名，故引《梓人職》以證義。但經五正三正，文承射樂，鄭說與經究不合。故繼公云：「《鄉射》之歌，五終而鼓五節，其三節先以聽，而二節之間，拾發以將乘矢，此云五節三正是也。王之大射九節五正，諸侯七節三正，卿大夫與士同。姜兆錫、孫希旦、莊有可、蔣載康說並同。金鶚云：「放說視鄭注爲長。但王五節，諸侯三節，安得拾發以將乘矢？果如其說，是射必不與鼓節相應也。且卿大夫士三節先以聽，諸侯四節先以聽，而王乃亦四節先以聽，是尊者之先以聽不多於卑者，非所以優之也。《鄉射禮》賈疏：『尊卑樂節雖多少不同，四節以盡乘矢則同，其餘皆以聽。王九節，五節先以聽，諸侯七節，三節先以聽，卿大夫士五節，一節先以聽。皆四節拾將乘矢。』如此射方與樂節相應，尊卑亦有差。然則所謂正者，非射之樂節，乃聽之樂節。聽之審，欲得其正，故謂之正也。竊疑經文二正「二」字，當爲「一」字之誤。五正、三正、一正，皆降殺以兩，尊卑之差等也。」朱大韶說略同。林喬蔭云：「如注疏言，正是侯中之物，經當連侯言之，不應敘於『樂以騶虞』之下，今曰九節五正，七節三正，五節二正，是正與節皆繫於樂，不繫於侯明矣。蓋正者，樂之闕也，樂之每闕爲成，而小成曰終，大成曰正。謂之正者，經所云『正歌備』

也。《大射》未射之前，工歌《鹿鳴》，管《新宮》，及射而奏《狸首》，此諸侯之三正也。《鄉射》未射之前，合樂二《南》，及射而奏《騶虞》，此大夫士之二正也。推之天子五正，蓋升歌一正，笙入二正，閒歌三正，合樂四正，及射而奏《騶虞》，是爲五正。然則九節、七節、五節者，天子以下樂節疏數之差，而五正、三正、一正，則其用樂多寡之等一案。金、林諸說並從放以正爲射樂，較鄭爲長，而義復小異。金序放說與拾發乘矢之節不相應，蓋深中其失。而金說破經文「三正爲一正」，又謂射節以先聽爲正，於經並無可證，似皆不如林說之義據明瑯。但《鄉射禮》「告于樂正曰：『正歌備』」，在未射之前，明射節不得爲正樂，林說惟此微有未合。竊謂此五正、三正、一正，自據射前正樂言之，與九節、七節、五節文不相冢也。天子五正者，一金奏、二升歌、三下管、四閒歌、五合樂也。諸侯大射無閒歌、合樂，故止三正。《大射儀》云「公升即席，奏《肆夏》，即金奏也，與歌《鹿鳴》、管《新宮》適合三正之數。其大夫士二正，疑當爲閒歌、合樂。《鄉射禮》止有合樂者，或文不具，或侯國大夫之禮殺於王朝大夫士，皆未可定也。此經衆說咸是非錯出，故具述而辯證之。至《射義》引逸《詩》云「曾孫侯氏，四正俱舉」，《大戴禮記·投壺篇》亦同，彼《詩》云侯氏，則是諸

侯射禮。鄭《射義》注釋爲正爵四行，與此經天子五正、諸侯三正，並不相涉也。云「正之言正也，射者內志正，則能中焉」者，《祭義》云：「故射者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鄭彼注亦云：「正之言正也，鵠之言楷也，言人正直乃能中也。」此注訓正爲內志正，與鵠訓直義相成，是也。《大射儀》注又以正爲題肩，鳥名，疑非。云「畫五正之侯，中朱，次白，次蒼，次黃，玄居外，三正損玄黃，一正去白蒼而畫以朱綠」者，此無正文，鄭以意定之，《梓人》注義亦同。惟彼注說五采以黑居外，此云玄者，玄黑色略同也。賈疏云：「中朱以下，皆以相尅爲次。向南爲首，故先畫朱。知三正去玄黃，二正朱綠者，皆依《聘禮記》纁藉而言，三采者朱白蒼，二采者朱綠也。」云「其外之廣，皆居侯中參分之一」者，賈疏云：「此亦約《梓人》云「參分其廣，而鵠居一焉」。彼據大射之侯。若賓射之侯，亦當參分其廣，正居一焉。九十步者侯中丈八尺，七十步者侯中丈四尺，五十步者侯中一丈也。」云「中二尺」者，謂畫朱者也。《詩·齊風·猗嗟》孔疏云：「鄭言中二尺，是中央之采方一尺。以外準其采之多少，正之廣狹，均布之，以至於外畔也。」又云：「侯身一丈八尺者，正方六尺，侯身一丈四尺者，正方四尺六寸大半寸，侯身一丈

者，正方二尺三寸少半寸。正以綵畫爲之，其外之廣雖則不同，其內皆方二尺。」金鶚云：「所謂中二尺者，專指九十步五采之侯中二尺，朱色，其外四色合爲四尺。」案：金說與孔不同。竊謂鄭以正雖大小不同，而中皆二尺，蓋隱據《詩·猗嗟》傳「二尺曰正」之文，則似孔說爲長。若依金說，正中二尺專指九十弓之侯，則七十弓之侯中丈四尺，正方四尺六寸大半寸，正中當得一尺五寸少半寸，五十弓之侯中丈，正方三尺三寸少半寸，則正中當得一尺一寸強。是正居侯中三分之一，正中亦居正三分之一。其說亦可通，姑兩存之。云「今儒家云，四尺曰正，二尺曰鵠」者，《詩·賓之初筵》疏引賈逵云「四尺曰正，正五重，鵠居其內，而方二尺」是也。賈蓋卽釋此五正之義。金榜云：「大射之侯，棲皮爲鵠，鵠外以采畫之以爲正，天子五重，諸侯三重，大夫士再重。」案：賈意或如金說。但以正在鵠外，義不可通，故後鄭不從，互詳《司裘》疏。云「鵠乃用皮，其大如正，此說失之矣」者，此駁賈說也。《梓人》注亦云「正之方外如鵠」。蓋鄭以棲皮曰鵠，大射用之；畫布曰正，賓射用之。正鵠各異而大小同，不得如賈說正大鵠小。實則正鵠本無大射、賓射之分，而有大小之別，《司裘》先鄭注謂鵠大正小，最得其實。賈說固非，後鄭亦未爲得也。云

「《大射禮》猋作干」者，《大射儀》云「干五十」是也。云「讀如宜猋宜獄之猋」者，段玉裁改「如」爲「爲」云：「讀爲，今本作『讀如』，誤。此以《周禮》正《儀禮》字也。《儀禮》注曰「干讀爲猋」，從《周禮》易字也。」案「宜猋宜獄」，《詩·小雅·小宛篇》文。《毛詩》猋作岸，《釋文》引韓詩作「猋」，同。此兼校正《大射經》，段說是也。云「猋，胡犬也」者，《巾車》注同。云「士與士射，則以猋皮飾侯，下大夫也」者，《大射儀》注云：「猋侯者，猋鵠猋飾也。」然則此猋侯亦當兼以猋皮爲鵠，鄭止言飾者，文不具。《司裘》注謂士無大射，天子賓射，士又不得與，故此云士與士射以猋飾侯，又不畫朱綠，是下大夫也。今攷此猋侯，卽士大射之侯。《說文·矢部》說大射之侯云：「士射鹿豕，爲田除害也。」此亦謂士有大射，而所射之侯，別據《鄉射記》爲說，與此經不合，疑不足據。士有大射，詳《司裘》疏。云「大夫以上與賓射，飾侯以雲氣，用采各如其正」者，《梓人》「五采之侯」，注云：「其侯之飾，又以五采畫雲氣焉」是也。賈疏云：「《鄉射記》云「凡畫者丹質」，注云：「賓射之侯，燕射之侯皆畫雲氣於側以爲飾，必先以丹采其地。」是賓射，大夫以上皆畫雲氣。其大射之侯兩畔飾以皮，故鄭直言賓射、燕射。」賈《鄉射記》疏云：「若賓射之侯，天子九十步，侯朱白蒼黃玄

五正者，還畫此五色雲氣於其側。七十步，侯朱白蒼黃正者，還畫此三色雲氣於其側，五十步，侯朱綠二正者，還畫此二色雲氣於其側，以爲飾也。」詒讓案：後鄭謂賓射、燕射，大夫以上侯畫雲氣，用采各如五正、三正、二正之數。《梓人》「采侯」，鄭謂卽五正，故直言五采畫也。云「九節、七節、五節者，奏樂以爲射節之差」者，《鄉射禮》云：「司射命樂正曰，請以樂樂于賓，賓許，司射遂適階間堂下，北面命曰，不鼓不釋。」注云：「鄉射之鼓五節，歌五終，所以將八矢，一節之間當拾發，四節四拾，其一節先以聽也。」此卽卿大夫士五節之樂，天子諸侯節數增多，而拾發以四則同。賈疏云：「九節者五節先以聽，七節者三節先以聽，五節者一節以聽。尊者先聽多，卑者少爲差，皆留四節以乘矢拾發。」云「言節者，容侯道之數也」者，賈疏云：「謂若九節者侯道九十弓，七節者侯道七十弓，五節者侯道五十弓也。」案：賈據《司裘》注說大射天子、諸侯、大夫侯道之數如是。《白虎通義》謂天子射百二十步，說與鄭異，不足據也。詳《司裘》疏。引《樂記》曰「明乎其節之志，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行立」者，賈疏云：「證侯道遠近亦爲節也。此《射義》文，云《樂記》者，誤也。」詒讓案：此疑是《河間樂記》逸卜二篇文，詳《樂師》疏。若王大射，則以狸步張二

侯。鄭司農云：「狸步，謂一舉足爲一步，於今爲半步。」

玄謂狸，善搏者也，行則止而擬度焉，其發必獲，是以量侯道法之也。侯道者，各以弓爲度。九節者九十弓，七節者七十弓，五節者五十弓。弓之下制長六尺。《大射禮》曰「大侯九十，參七十，干五十」是也。①三侯者，司裘所共虎侯、熊侯、豹侯也。列國之君大射亦張三侯，數與天子同。大侯、熊侯也。參讀爲糝。糝，雜也。雜者，豹鵠而麋飾，下天子大夫。【疏】若王大射，則以狸步張三侯者，言王

大射前三日，射人先設其侯，《大射儀》注云：「前射三日，張侯設乏，欲使有事者豫志焉」是也。金榜云：「射人以射法治射儀，通職王與諸侯、孤、卿、大夫、士。下言『若王大射則以狸步張三侯』，則事主於王。經以爲王張侯見義，非爲大射變文。承上經三侯五正言張三侯，其非異侯可知。」金鶚說同。宋大韶云：「《史記·大宛傳》：『徐廣曰：『若，意義猶及也。』」謂及王大射，則以狸步張三侯。其張之者，自有巾車、量人。案：金、宋說是也。鄭誤以「若」爲轉語，故解上經爲賓射。梓人注亦據此文云：「若王大射，以對上文賓射，爲分別之辭，非經意也。」注鄭司農云：「狸步，謂一舉足爲一步，於今爲半步」者，《小爾雅·廣度》云：「跬，舉足也。倍跬謂之步。」說文·走部云：「跬，半步也。」

讀若跬同。「跬，狸聲相近。先鄭蓋以經云狸步，則與步之恒法不同，故以一舉足之跬爲釋。《爾雅·釋宮》邢疏引「白虎通」云：「人踐三尺，法天地人，再舉足曰步，備陰陽也。」蓋三尺爲跬，即一舉足，再舉足乃成步，是跬於六尺之步爲半。先鄭此義與《鄉射禮》量侯道以弓不合，故後鄭不從。黃以周云：「先鄭意，鄉射量侯道可用常法，大射君與射，遠之不能至的，近之又不見鵠，故用狸步法。狸者，跬之借字。一舉足謂之跬，再舉足謂之步，而侯中之廣亦各取數於侯道減半。云：玄謂狸善搏者也，行則止而擬度焉，其發必獲，是以量侯道法之也」者，《釋文》云：「擬，本又作擬。案：《瓶人》注亦作擬度。《說文·手部》云：『擬，度也。』《人部》云：『擬，僞也。』擬度之字當以擬爲正。作擬者，段借字也。此後鄭不從先鄭狸步爲半步，而依本字釋之，謂此量侯道之器，即準度野六尺之步也。《說文·豸部》云：「狸，伏獸似貓。」《大射儀》注亦云：「狸之伺物，每舉足者止，視遠近，爲發必中也，是以量侯道取象焉。義與此同。云：侯道者，各以弓爲度，九節者九十弓，七節者七十弓，五節者五十弓」者，《鄉射記》「侯道五十弓」，注云：

①「千」原訛「千」，據楚本改。

「量侯道以狸步，而云弓者，侯之所取數宜於射器也。」天子大射，熊侯九十弓，豹侯七十弓。畿內諸侯大射，豹侯九十弓，麋侯七十弓。畿外諸侯大射，大侯九十弓，參侯七十弓，豸侯五十弓。大夫大射，麋侯七十弓。士大射，豸侯五十弓。鄭不云天子諸侯大夫士，而云九節、七節、五節者，明侯道與樂節相應也。云「弓之下制長六尺」者，據《弓人》文。《大射儀》注亦引弓人下制以證狸步六尺，與此義同。鄭知必取下制者，《小司徒》注引《司馬法》云「六尺爲步」，弓之下制與步相應故也。云《大射禮》曰「大侯九十，參七十，干五十是也」者，引以證上九十弓、七十弓、五十弓之文也。云「三侯者，司裘所共虎侯、熊侯、豹侯也」者，上所引大侯、參侯、干侯，並畿外諸侯之制，天子三侯與諸侯不同，故又據《司裘》明天子三侯之制也。云「列國之君大射亦張三侯，數與天子同」者，列國諸侯，謂畿外諸侯也。畿內諸侯大射止用熊侯、豹侯，無干侯，則止有二侯，畿外諸侯得備三侯，與天子同。亦詳《司裘》疏。云「大侯，熊侯也」者，明畿外諸侯不得射虎侯也。《大射儀》注云：「大侯，熊侯。謂之大者，與天子熊侯同。」云「參讀爲穆，穆雜也」者，以下《大射儀》注義並同。《說文·米部》云：「糗，以米和羹也。重文穆，古文糗從參。」案：古文糗從參得

聲，故鄭讀從之。穆爲以米和羹，引申之，雜飾亦謂之穆。云「雜者，豹鵠而麋飾，下天子大夫」者，賈疏云：「以《司裘》云「諸侯熊侯、豹侯、卿大夫麋侯」，畿外不得純如天子，近侯已用豸，則大侯不得用虎侯。明大侯用畿內諸侯熊侯爲之，其中豹侯、麋侯，則諸侯兼此二侯乃稱穆。豹尊於麋，明以豹爲鵠，以麋爲飾耳。不純用豹麋者，下天子大夫故也。」王射，則令去侯，立于後，以矢行告，卒，令取矢。鄭司農云：「射人主令人去侯所而立於後也。以矢行告，射人主以矢行高下左右告于王也。《大射禮》曰：「大射正立于公後，以矢行告于公，下曰留，上曰揚，左右曰方。」杜子春說以矢行告，告白射事于王，王則執矢也。杜子春說不與《禮經》合，疑非是也。卒令取矢，謂射卒，射人令當取矢者使取矢也。」玄謂令去侯者，命負侯者去侯也。《鄉射》曰：「司馬命獲者執旌以負侯。」【疏】「王射」者，亦豕上文大射而言。特言王者，以別於六耦之射。賈疏謂承賓射、大射，非也，但賓射、燕射事亦同耳。注鄭司農云，射人主令人去侯所，而立於後也」者，于，注例當作「於」，各本並誤，下並同。《服不氏》云：「射則贊張侯，以旌居乏而待獲。」此人即服不氏及其徒二人分居三



侯者，未射則負侯，將射則令去侯而居乏也。詳《服不氏》疏。立於後，謂射人自立於王後。云「以矢行告，射人主以矢行高下左右告于王也」者，此據《大射儀》爲說也。引《大射禮》曰「大射正立于公後，以矢行告于公，下曰留，上曰揚，左右曰方」者，證立于後及以矢行告之事。鄭彼注云：「若不中，使君當知而改其度。留，不至也。揚，過去也。方，出旁也。」案：《大射》之大射正，即以射人官之長爲之，其屬爲小射正。至將射時，又立大射正爲司射，以主射禮，實皆一官也。彼爲諸侯禮，故云告于公。王大射，則射人以矢行告王，禮與彼同。云「杜子春說以矢行告，告白射事于王，王則執矢也」者，杜意謂此云以矢行告，是王未射以前以射事告白王，使王執矢。《大射儀》云：「司射去扑，適阼階下，告射于公，公許。」是其事也。云「杜子春說不與《禮經》合，疑非是也」者，先鄭以告矢行之事，《大射儀》有明文，杜說與彼不合，故不從也。云「卒令取矢，謂射卒射人令當取矢者，使取矢也」者，《大射儀》云：「卒射，司馬正命取矢，小臣坐委矢于楅，若矢不備，司馬正又命取矢如初。」是其事也。彼命取矢者爲司馬正，而此令取矢者爲射人；彼取矢者爲小臣，而此取矢者爲射鳥氏。故《射鳥氏》云：「射則取矢，矢在侯高，則以并夾取之。」皆天子諸侯禮

異也。云「玄謂令去侯者，命負侯者去侯也」者，《大射儀》云：「司馬師命負侯者執旌以負侯。」又云「司馬正命去侯」，注云：「命去侯者，將射當獲也。」即其事也。引《鄉射》曰「司馬命獲者執旌以負侯」者，賈疏云：「先鄭云射人主令人去侯所者，不辨其去侯之人，故後鄭增成其義，其負侯之人是服不氏也。又引《鄉射》直云司馬命負侯，不言官者，大夫士家無服不氏，家臣爲之故也。」案：獲者即服不氏之徒，詳《服不氏》疏。祭侯，則爲位。祭侯，獻服不，服不以祭侯。爲位，爲服不受獻之位也。《大射》曰：「服不侯西北三步，北面拜受爵。」【疏】注云：祭侯，獻服不，服不以祭侯」者，據《大射儀》文。必獻服不者，爲其負侯也。凡負侯，天子虎侯，即服不負之，熊豹二侯則服不之徒負之，《大射儀》謂之獲者。彼經獻大侯服不之後，又云「司馬師受虛爵，洗獻獲者，皆如大侯之禮」，然則三侯皆祭。虎侯獻服不，服不以祭侯；熊、豹二侯則獻服不之徒，亦徒以祭侯。注不云服不之徒者，卑統於尊，文從省也。云「爲位，爲服不受獻之位也」者，三侯皆張於射宮之廷，各於侯西北三步，爲獻服不之位也。引《大射》者，證服不受獻之位所在也。彼文云：「司宮尊侯于服不之東北兩獻酒，東面南上，皆加勺。設洗于尊西北，篚在南，東肆，實一

散于簠。司馬正洗散，遂實爵，獻服不。服不侯西北三步北面拜受爵。司馬正西面拜送爵，反位。宰夫有司薦，庶子設折俎。卒錯，獲者適右个，薦俎從之。獲者左執爵，右祭薦俎，一手祭酒；適左个祭如右个，中亦如之。卒祭，左个之西北三步東面，設薦俎，立卒爵。是獻服不之禮，服不祭右个左个及中，卽此所謂祭侯也。與大史數射中，

射中，數射者中侯之筭也。《大射》曰：「司射適階西，釋弓，去扑，襲，進，由中東立于中南，北面視筭。」【疏】「與大史數射中」者，凡射皆有三次，第一次射，不釋獲，無數射中之事；第二次、三次射，釋獲，此官則與大史共掌其事，相與爲官聯也。注云「射中，數射者中侯之筭也」者，賈

疏云：「數筭，大史數之，射人但視之耳。」論讓案：「射中」上當有「數」字。《大史》先鄭注云：「中，所以盛筭也。」則中乃盛筭之器，非卽筭也。《大射儀》云：「大史釋獲」，又云：「釋獲者東面，于中西坐，先數右獲，二筭爲純，一純以取，實于左手，一純則縮而委之，每委異之，有餘純則橫諸下，一筭爲奇，奇則又縮諸純下。興，自前適左，東面坐，坐兼斂筭，實于左手，一純以委，十則異之，其餘如右獲。」卽大史數筭之事。引《大射》曰「司射適階西」，釋弓去扑，襲，進，由中東立于中南，北面視筭者，證射人數射中之事。

鄭彼注云：「釋弓去扑，射事已也。」彼經又云「司射適次」，注云：「司射，射人也。是諸侯大射之司射，亦卽以射人爲之。彼云視筭，卽視數射中之事也。凡中設於射宮之廷西，當西序，南北以堂深。佐司馬治射正。射正，射

之法儀也。【疏】「佐司馬治射正」者，《大司馬》云：「若大射，則合諸侯之六耦。」又《大射儀》，治射事者有司馬，鄭注云「司馬，於天子政官之卿」，則卽大司馬也。又有司馬正，司馬師，注云「司馬正，政官之屬；司馬師，正之佐也」。則以小司馬以下官爲之。《大射》又云「司射曰，爲政請射」，注云：「爲政謂司馬也。司馬，政官，主射禮。是射禮大司馬爲政，射人爲司射，與小司馬以下佐之，屬從其長也。」

注云「射正，射之法儀也」者，《地官·敘官》注云：「正之言政也。」射之法儀卽是射政，故謂之射正。賈疏云：「射之威儀，乃是禮之正，故名射儀爲射正也。司馬所主射儀，謂若命去侯，命取矢乘矢之等，皆當佐之。言治者，亦謂預習之類也。」祭祀，則贊射牲，相孤卿大夫之灋儀。烝嘗之禮有射豕者。《國語》曰：「禘郊之事，天子必自射其牲。」今立秋有緡劉云。【疏】「祭祀則贊射牲」者，謂內外大祀天地宗廟之屬。賈《大僕》疏謂祭社稷亦射牲。

又《史記·封禪書》說漢武帝時，諸儒采封禪《尚書》、《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則社稷、望祀亦並有射牲法。凡射牲皆於廟庭，《祭義》云：「祭之日，君牽牲，既入廟門，麗于碑。」蓋於是時王則親射之，此官贊助其事也。外祭祀在壇兆亦然。云「相孤卿大夫之灋儀」者，劉台拱云：「射人相孤卿大夫之法儀，司士相士之法事，猶射人作卿大夫掌事，司事作士掌事，射人作卿大夫從，司士作士從，諸子作羣子從是也。」案：劉說是也。上朝位、射儀等，並諸侯、三公、孤、卿、大夫、士，內外尊卑，通掌不別。自此以下，則並專掌卿大夫之事。下文掌作卿大夫，司士作士，諸子作羣子，是卿、大夫、士、庶子各以爵秩尊卑，官分作之，《小宰》六敍所謂「以敍作其事」者，其分職固較然不同也。

注云：「烝嘗之禮有射豕者」者，賈疏謂據《逸烝嘗禮》而知。案：《逸烝嘗禮》，蓋《逸禮》三十九篇之一，中有射豕之文，故引以證大祭祀有射牲之法。但天子諸侯宗廟之祭，並用大牢，則當兼射牛羊豕。《逸禮》止云射豕者，蓋文不具。引《國語》曰：「禘郊之事，天子必自射其牲」者，《楚語》觀射父曰：「天子禘郊之事，必自射其牲，諸侯宗廟之事，必自射其牛，刳羊擊豕。」亦引以證大祭祀有射牲之法。賈疏云：「據祭天之時牲則犢也。若然，宗廟之祭，秋冬則

射之，春夏否也。祭天則四時常射，天尊故也。是以司弓矢共王射牲之弓矢，此射人贊射牲也。諸侯以下則不射。」案：此經及《司弓矢》並云祭祀射牲，蓋通郊廟而言，無宗廟之祭秋冬射牲春夏否之說。賈氏所云，蓋據注引《烝嘗禮》射豕之文，而肥爲之說，不知鄭引《烝嘗禮》者，據漢時所存《逸禮》唯此耳，未必祠禴禮無射豕之事也。賈又謂諸侯不射，與《楚語》射牛文不合，亦非也。云「今立秋有緇劉」者，《漢書·武帝紀》顏注引如淳云：「《漢儀注》，立秋緇劉。」伏儼云：「腰音劉，劉，殺也。」蘇林云：「腰，祭名也。緇，虎屬。常以立秋日祭獸，王者亦以此日出獵，還以祭宗廟，故有緇腰之祭也。」《續漢書·禮儀志》云：「立秋之日，白郊禮畢，斬牲於郊東門，以屬陵廟。其儀，乘輿御戎路，白馬朱鬣，躬執弩射牲。斬牲之儀，名曰緇劉。」又《祭祀志》云：「立秋，天子入囿射牲，以祭宗廟，名曰緇劉。」是漢制緇劉天子射射牲，與周法相類，故引以爲證。

**會同朝覲，作大夫介，凡有爵者。**作，讀如作止爵之作。諸侯來至，王使公卿有事焉，則作大夫使之介也。有爵者，命士以上。不使賤者。【疏】會同朝覲作大夫介者，賈疏云：「作，使也。有會同朝覲，王使公卿有事於會同，則射人使大夫爲上介。」論讓案：王使卿大聘於諸

侯，則當以大夫爲上介，士爲衆介。司士云：「作士適四方使，爲介」，此射人掌作卿大夫，則聘諸侯亦射人作大夫爲上介，經不言者，文略。云：凡有爵者，賈疏云：「使凡有爵者命士以上爲衆介也。」劉台拱云：「射人掌孤卿大夫，此有爵者當指大夫以上也。」記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諡。」案：劉說是也。姜兆錫、莊有可、蔣載康說同。射人專掌卿大夫，下文大賓客作卿大夫從，作大史及大夫介，大喪作卿大夫掌事，皆不及士，是其證。經云：作大夫介，又云：凡有爵者，明介之外，凡使卿大夫將事者，並此官作之，非謂此官兼作上中下士也。注云：作讀如作止爵

之作」者，賈疏云：「讀從《特牲》、《少牢》『三獻作止爵』。按彼主人主婦二獻尸訖，賓長爲三獻尸，爵止。鄭注云：『欲神惠之均於室中。』使主人主婦致爵訖，三獻則賓長也。賓長作起前所止之爵，使尸飲之。讀從者，取動作使之義也。論讓案：此擬其音以見義也。鄭注《特牲》云：『謂三獻者以事命之，作，起。』一作起與役使義亦相因，故《象胥》注云：「作，使也。」與彼義同。鄭意此作大夫介凡有爵者，亦謂射人以事命使彼二者作起爲介也。凡經云作某事，作某官者，義並同。云：諸侯來至，王使公卿有事焉，則作大使之介也者，謂問勞、禮賜、贈送諸事有使公卿行者，則

作起大夫，使爲之介以往也。云：有爵者，命士以上者，

《大行人》云「等諸臣之爵」，注云：「爵，孤卿大夫士也。」是鄭謂命士以上並爲有爵者。今案：士介當是司士作之，非射人所掌。此，凡有爵者，當依劉說，廣含孤卿大夫而不及士，與它職不同，鄭說未允。云：不使賤者，以介與衆介，皆與使者爲副貳，故不使賤者爲之。賤者，謂不命之士及庶人在官者以下。大師，令有爵者乘王之倅車。倅車，戎車之副。【疏】「大師，令有爵者乘王之倅車者，依鄭、賈義，謂命士以上。今案：當亦指孤卿大夫言之，無命士。戎車有倅車者，備革路有損壞，則王當乘其副。必令有爵者乘之者，以王所乘不敢虛之也。《士喪禮》注云：『貳車，君出，使異姓之士乘之在後。』據彼注，則此有爵者，亦當爲異姓之臣。但彼注云士乘，而此經、《司士》不云令士乘倅車者，疑文略，抑或士卑不得乘王車矣。注云：倅車，戎車之副者，賈疏云：「王出征伐，王乘戎路，副車十二乘皆從王行，則使有爵者命士已上乘之。知倅車戎車之副者，《戎僕》云『掌王倅車之政』，鄭云：『倅，副也。』有大賓客，則作卿大夫從，作者，選使從王見諸侯。【疏】『有大賓客』者，賈疏云：『大賓客，不言

會同，則是秋冬覲遇并春夏受享在廟之時，從王見諸侯也。」案：《司士》疏謂「此雖不云會同，明會同與賓客同。」與此疏說異，彼疏為允。

注云「作者，選使從王見諸

侯」者，此亦訓作爲使也。王選卿大夫之賢者從見諸侯，以備使令，此官則作使之。戒大史及大夫介。戒，戒

其當行者。《覲禮》曰：「諸公奉篋服，加命書于其上，升自

西階，東面，大史氏右。」【疏】「戒大史及大夫介」者，大史

亦下大夫，特言之者，以大史有錫命之事，諸大夫則爲介，

其事不同故也。賈疏云：「此謂王有命使三公命諸侯及衣

服就館賜之時，則射人戒大史及大夫，與諸公介。」注

云：「戒，戒其當行者」者，大史與大夫非一人，考其次當行者

則戒之也。引《覲禮》曰「諸公奉篋服，加命書于其上，升自

西階，東面，大史氏右」者，《覲禮》載王賜侯氏車服之事。

《禮》今文經，大史氏右作「大史是右」。鄭彼注云：「言諸

公者，王同時分命之，而使賜侯氏也。右讀如「周公右王」

之右。是右者，始隨入，於升東面乃居其右。古文是爲氏

也。」此引之者，證大賓客當特戒大史也。賈疏云：「大史

氏右者，謂於西階東面之時，大史在公之右，命侯氏也。

大喪，與僕人遷尸，作卿大夫掌事，比其廬，

不敬者苛罰之。僕人，大僕也。僕人與射人俱掌王

之朝位也。王崩，小斂，大斂，遷尸于室堂，朝之象也。《檀

弓》曰：「扶君，卜人師扶右，射人扶左。君薨，以是舉。」苛

謂詰問之。【疏】「大喪與僕人遷尸」者，謂王喪五日小斂，

七日大斂，此官與大僕同遷尸，相與爲官聯也。互詳《小宗

伯》疏。云「作卿大夫掌事」者，賈疏云：「謂王喪宜各有職

掌。」詒讓案：此則宜兼有后、世子之喪，與上遷尸唯據王

喪小異。云「比其廬，不敬者苛罰之」者，賈疏謂若《宮正》

所云親者貴者居廬，當比其本服親疏及貴賤。案：比其

廬，謂校比其居廬之人數，并糾察其禮儀也。不敬者苛罰

之，亦即比之事。《春官·世婦》云：「大喪，比外內命婦之

朝莫哭，不敬者而苛罰之。」與此事相類。蓋世婦比命婦，

此官比命男，內外職掌互相備也。賈謂比其親疏貴賤，義

未賅。注云：「僕人，大僕也，僕人與射人俱掌王之朝位

也」者，賈疏云：「見大僕掌內朝，射人掌正朝，掌事是同，

《周禮》又更無僕人職，故知是大僕。詒讓案：「大射儀」有

僕人正，僕人師，僕人上相工，當是大僕。又《左·襄三年

傳》：《國語·魯語》、《晉語》，並有僕人，杜預以爲御僕。蓋

僕人者，通舉官長徒屬之稱，大僕與御僕同官屬，故大僕、

御僕通得稱僕人也。云「王崩，小斂大斂遷尸于室堂」者，

于，亦當作「於」。知此大喪不兼后喪者，以后喪遷尸自有婦官執其事，以職掌秩次相推約，疑當世婦、宮卿及女御同遷之，非此官所掌，故鄭唯云王也。賈疏云：「始死於北墉下，遷尸於南牖下。又云『小斂於戶內』，是遷尸於室。小斂訖，遷尸於戶外。又遷尸大斂，①大斂於阼階。大斂訖，又遷尸於西階以入棺，是遷尸于堂也。」云「朝之象也」者，常朝皆在廷，此大小斂在堂室，雖不在廷，以臣見君尸，亦有朝象。鄭言此者，欲見射人與大僕遷尸，亦因同掌朝位，故使爲聯事也。引《檀弓》者，證射人與僕人遷尸之事。「射人」下監本、毛本有「師」字，案《檀弓》亦有。鄭彼注云：「扶君，謂君疾時也。卜當爲僕，聲之誤也。僕人，射人皆平生時贊正君服位者，君薨以是舉，不忍變也。」彼舉卽謂遷尸，故彼又云「叔孫武叔之母死，既小斂，舉者出戶，亦是也。云『苛謂詰問之』者，《廣雅·釋詁》云：「何，詰，問也。」「苛，何聲近字通。互詳《官正》及《春官·世婦》疏。

### 服不氏掌養猛獸而教擾之。猛獸，虎、豹、

熊、羆之屬。擾，馴也。教習使之馴服。王者之教，無不

服。【疏】「掌養猛獸而教擾之」者，獸人、冥氏、穴氏搏取生獸，以與此官養之，亦相與爲官聯也。注云：「猛獸，

虎豹熊羆之屬」者，《說文·犬部》云：「猛，健犬也。」引申爲野獸健者之稱。云「擾，馴也」者，《大宰》注義同。云「教習使之馴服」者，古有教擾猛獸之術，《史記·五帝本紀》

云：「黃帝教熊羆貔貅獬廌。」《列子·黃帝篇》云：「周宣王之牧正有役人梁蕢者，能養野禽獸，委食於園庭之內，雖虎、狼、鵲、鸛之類，无不柔者。」柔與馴擾義同。彼牧正兼養野禽獸，與牧人、牧師養家獸不同，疑卽此官及圉人之屬。云「王者之教，無不服」者，兼釋官名服不之義。凡

祭祀，共猛獸。謂中膳羞者。獸人冬獻狼。《春秋傳

曰「熊蹯不孰」。【疏】「凡祭祀共猛獸」者，與獸人、圉人爲官聯也。注云「謂中膳羞者」者，謂若《膳夫》云「羞用

百有二十品」，及《庖人》六獸共王及后世子之膳羞中，有猛獸之肉。賈疏云：「上云養猛獸，則猛獸皆養之。此言祭

祀所共，據堪食者，故鄭云「謂中膳羞」。引「獸人冬獻狼」者，證猛獸亦中膳羞。《庖人》注說六獸有狼。引《春秋傳》

①「大」原訛「小」，據《周禮注疏》改。

曰「熊蹯不孰」者，《左》宣二年傳，晉靈公不君，宰夫腍熊蹯不熟，殺之。引以證熊蹯中膳羞，亦猛獸之一也。《庖人》「六獸」，先鄭注有熊。《釋文》云：「蹯，掌也。」賓客之事則抗皮，鄭司農云：「謂賓客來朝聘，布皮帛者，服不氏主舉藏之。」抗讀爲「亢其讎」之亢。玄謂抗者，若《聘禮》曰「有司二人舉皮以東」。【疏】注鄭司農云「謂賓客來朝聘，布皮帛者，服不氏主舉藏之」者，《覲禮》云：「四享皆束帛加璧，庭實唯國所有。」鄭彼注云：「初享或用馬，或用虎豹之皮。」是朝覲布皮帛之事。又《聘禮》云：「賓謁，奉束帛加璧享，庭實皮則攝之，毛在內，內攝之人設也。賓入門左，升致命，張皮。公再拜受幣。士受皮者，自後右客。公側授宰幣。皮如入右首而東。」彼注云：「皮，虎豹之皮。凡君於臣，臣於君，麋鹿皮可也。」是聘布皮帛之事也。《郊特牲》云：「虎豹之皮，示服猛也。」是庭實用皮亦取服猛之義，故亦使服不氏舉藏之。《廣雅·釋詁》云：「抗，舉也。」云「抗讀爲亢其讎之亢」者，賈疏云：「讀從僖二十八年，城濮之戰，子犯云『背惠食言，以亢其讎』。」引之者，取亢舉之義也。段玉裁改，讀爲「爲」，讀如「云」，讀如「今本作讀爲」，誤也。此擬其音耳，不若馬質注用亢禦義也。丁晏云：

「抗从亢聲。《梓人》『故抗而射汝』，《大戴禮》作亢。」云「玄謂抗者，<sup>①</sup>若《聘禮》曰：『有司二人舉皮以東』者，《聘禮》說受聘賓介私覲事。後鄭以此抗皮與彼舉皮義同。賈疏云：『後鄭引《聘禮》者，增成先鄭義。二人者，即服不氏也。』射則贊張侯，以旌居乏而待獲。贊，佐也。《大射禮》曰：『命量人，巾車張三侯。』杜子春云：『待當爲持，書亦或爲持。』乏讀爲匱乏之乏，持獲者所蔽。」玄謂，待獲，待射者中舉旌以獲。【疏】「射則贊張侯」者，通三射而言，與射人爲官聯也。云「以旌居乏而待獲」者，司常共旌與此官，始則以旌負侯，繼則去侯居乏以待獲，終則以旌唱獲也。王獲旌以大常，亦兼有翽旌之屬，詳《司常》疏。

注云「贊，佐也」者，《外宗》注義同。引《大射禮》曰「命量人，巾車張三侯」者，鄭彼注云：「巾車，於天子，宗伯之屬，掌裝衣車者，亦使張侯。侯，巾類。」曾釗云：《大射》，諸侯禮。《射人職》曰「以狸步張三侯」，是張侯射人掌之。蓋諸侯官省，故以巾車、量人同兼攝。王朝官備，故仍歸射人。案：曾謂此官贊射人，是也。鄭引《大射》亦證張侯非官耳，非必謂天子諸侯禮同也。杜子春云「待當爲持，書

①「謂」原訛「爲」，據楚本改。

亦或爲持「者」，徐養原云：「持爲字之誤，與《儀禮·公食大夫》『左人待載』，古文作持同。鄭於二經俱從待。」云「乏讀爲匱乏之乏者，《車僕》先鄭注同，詳彼疏。」云「持獲者所蔽」者，杜破待爲持，蓋謂執持獲旌，與《御僕》「持矍義同。《射人》『三容』，先鄭注云：『容者乏也，待獲者所蔽也。』先鄭蓋亦不從杜讀，詳彼疏。」云「玄謂待獲，待射者中舉旌以獲」者，此不從子春破待爲持也。《大射儀》云：「司馬師命負侯者執旌以負侯，負侯者皆過侯，執旌負侯而俟。」又云：「司馬正命去侯，負侯皆許諾以宮，趨直西，及乏南，又諾以商，至乏，聲止，授獲者，退立于西方，獲者興共而俟。」又云：「乃射，獲者坐而獲，舉旌以宮，偃旌以商。」鄭彼注云：「欲令射者見侯與旌，深志於侯中也。」負侯，獲者也。天子服不氏，下士一人，徒四人，掌以旌居乏待獲。析羽爲旌。<sup>①</sup>大侯，服不氏負侯，徒一人居乏，相代而獲。參侯，下侯，徒負侯，居乏，不相代。坐而獲，坐言獲也。」案：《大射》所云獲者，即服不之徒主唱獲者也。王及畿外諸侯大射，皆三侯，侯各一乏，乏各以獲者一人居之，《射人》所謂「三侯三獲三容」是也。依鄭《大射》注約之，則王大射，未射時，則服不執旌負熊侯而立，別令其徒一人居熊侯之乏，其虎侯、豹侯，各以服不之徒執旌居之，無居乏者。及射

時，則司馬正命三負侯者各去其侯而適乏，服不以旌授其徒，而同居熊侯之乏，其徒二人各以旌居虎侯、豹侯之乏。射中，則居乏者各舉旌而唱獲。蓋熊侯服不負侯，射則其徒代而唱獲；虎侯、豹侯則先負侯，後唱獲，即以服不徒一人兼之，不相代。其實射亦三侯，燕射一侯。侯制不同，負侯待獲事則一也。

### 射鳥氏掌射鳥。

鳥謂中膳羞者，鴈、鴈、鵠、鵠之屬。【疏】注云「鳥謂中膳羞者」者，《庖人》掌共王及后、世子之膳羞，內有六禽，先鄭注以爲鴈、鵠、雉、鳩、鵠。又《膳夫》王羞百二十品，其禽皆使此官射之。云「鴈鵠鵠之屬」者，據《內則》說膳羞有此諸鳥也。鵠，《釋文》作鵠。《說文·鳥部》云：「鵠，鵠鳥也。肉出尺載。重文鵠，鵠或从包。」《詩·陳風·墓門》孔疏引陸璣疏云：「鵠大如班鳩，綠色，惡聲之鳥也。人人家，凶。賈誼所賦鵠鳥是也。其肉甚美，可爲羹臠，又可爲炙。」案：《說文》「肉出尺載」，疑當作「肉中炙載」，即謂中膳羞也。《莊子·齊物論》

①「析」原訛「槐」，據楚本改。



有鴉炙。《爾雅·釋鳥》別有鴉、鴉、鴉、鴉，乃小鳥，即鷓鴣也，與單名鴉者別。祭祀，以弓矢毆烏鳶。凡賓

客、會同、軍旅，亦如之。烏鳶，善鈔盜，便汗人。

【疏】「祭祀，以弓矢毆烏鳶」者，毆，唐石經作「毆」，今從嘉靖本及明汪道昆本正。阮元云：「《釋文》作毆。按毆从支，《說文》之古文驅也，與《受部》之「毆」絕不同，<sup>①</sup>唐石經大誤。」案：阮說是也。此經毆字凡七見：《古夢》云「毆疫」，此職云「毆烏鳶」，《方相氏》云「毆疫，毆方良」，《冥氏》云「以靈鼓毆之」，《庶氏》云「毆蠱」，《壺涿氏》云「以炮土之鼓毆之」。《古夢》之毆字，《釋文》無音，唐石經亦損缺，無以攷其異同。此職及《方相氏》、《冥氏》、《庶氏》、《壺涿氏》諸文，《釋文》並作「毆」，音起俱，丘于二反，則皆古文驅字也。唐石經並作「毆」，張參《五經文字》音一口反，與《釋文》不合，殆不足據。又案：此經毆逐字並作「毆」，驅馬字又並作「驅」，若《大司馬》、《田僕》之驅逆，《大僕》、《小臣》之前驅，《大馭》之遂驅之是也。此如飄風、襍祀之例，同一字而錯出，蓋此經字例與《說文》本不同也。云「凡賓客、會同、軍旅亦如之」者，賈疏云：「以其會同皆有盟誼之禮，殺牲之事，軍旅亦有斬牲巡陳之事，故須毆烏鳶。」注云

「烏鳶善鈔盜，便汗人」者，《詩·大雅·旱麓》箋云：「鳶，鴉之類，鳥之貪惡者也。」孔疏引《蒼頡解詁》云：「鳶即鴉也。」烏，詳《羅氏》疏。《一切經音義》引字書云：「鈔，掠也。便汗人，謂遺鹵汗人。射則取矢，矢在侯高，則以并夾取之。」鄭司農云：「王射，則射鳥氏主取其矢。矢在侯高者，矢著侯高，人手不能及，則以并夾取之。并夾，鍼箭具。夾讀爲甲，故《司弓矢職》曰「大射燕射共弓矢并夾」。」【疏】射則取矢者，亦通三射而言。注鄭

司農云：「王射則射鳥氏主取其矢」者，《大射儀》云「司馬正命取矢」，又云「小臣委矢于楅」。彼畿外諸侯大射禮，使小臣取矢。此經使射鳥氏取矢，亦王與諸侯禮異也。其命取矢者，王射則射人掌之，亦與彼異。詳《射人》疏。云「矢在侯高者，矢著侯高，人手不能及，則以并夾取之」者，《大射儀》云：「大侯之崇，見鵠于參，參見鵠于干，干不及地武。」然則天子三侯，豹侯最低，其上綱去地亦一丈七尺四寸，其虎侯、豹侯更有見鵠之增，其高可知。射時矢若著於侯之高處，人手自不能及，故必以并夾取之。云「并夾，鍼箭具」

①「絕」原訛「純」，據楚本改。

者。《釋文》云：「鉞，沈云或作鉞。」後漢書·陳寵傳：「李注引《蒼頡篇》云：「鉞，持也。」司弓矢」注云：「并夾，矢箭也。」惠士奇云：「《說文》：「箭，箝也。」箝與鉞同，一作鉞，皆從金，以甘咸得聲。」丁晏云：「《文選》·東京賦：「并夾既設，儲乎廣庭。」薛綜注：「并夾，鉞矢者。」云「夾讀爲甲者，段玉裁改「爲」爲「如」云：「讀如各本作讀爲，非也。此擬其音。」云，故《司弓矢職》曰：「大射，燕射共弓矢并夾者，賈疏云：「先鄭引《司弓矢職》直有大射，燕射，不言賓射，亦同大射，燕射也。」

### 羅氏掌羅鳥鳥。

鳥謂卑居，鵲之屬。【疏】注

云「鳥謂卑居，鵲之屬」者，《說文》·鳥部云：「鳥，孝鳥也。鳥，雛也，雛，篆文鳥，从佳咎。」《鳥部》云：「鵲，卑居也。」又《佳部》云：「雅，楚鳥也，一名鸞，一名卑居。」《爾雅》·釋鳥云：「鸞斯，鵲鵲。」郭注云：「雅鳥也。小而多羣，腹下白。江東亦呼爲鸞鳥。」《詩》·小雅·小弁：「弁彼鸞斯。」毛傳云：「鸞，卑居。卑居，雅鳥也。」是卑居即鳥屬。案：鵲即雛之俗。《釋鳥》云：「鸞，山鵲。」鵲非鳥屬，而形與鳥相近，故《說文》·鳥部云：「鄭廣言鳥屬，遂并舉鵲也。」

蜡，則作羅襦。作猶用也。鄭司農云：「蜡，謂十二月

大祭萬物也。」郊特牲曰：「天子大蜡，謂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襦，細密之羅。襦讀爲「縐有衣襦」之縐。玄謂蜡，建亥之月，此時火伏，蟄者畢矣，豺既祭獸，可以羅罔圍取禽也。《王制》曰：「豺祭獸，然後田。」又曰：「昆蟲已蟄，可以火田。」今俗放火張羅，其遺教。【疏】注云「作猶用也」者，《易》·離·象辭：「明兩作離」，彼《釋文》引荀爽云：「作，用也。」《毛詩》·大雅·常武箋云：「作，行也。」《方言》云：「用，行也。」是作用義同。鄭意，既蜡則得用細密之羅襦，羅襦非此官所作也。①鄭司農云「蜡謂十二月大祭萬物也」者，據《郊特牲》爲說。引《郊特牲》曰：「天子大蜡，謂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者，此隱括《郊特牲》文，證蜡爲十二月大祭萬物也。並詳《黨正》、《簡章》疏。云「襦，細密之羅」者，謂罔目之數密，可以捕小鳥者。《郊特牲》孔疏引舊解云：「順秋冬殺物，故羅氏用細密之羅網以捕禽鳥矣。」云「襦讀爲縐有衣襦之縐」者，葉鈔本《釋文》作「縐」，云「又作縐」。「縐有衣襦」，《易》·既濟六四爻辭。段玉裁云：「讀爲疑當作讀如。」案：段說是也。凡擬其

① 楚本「作」上有「造」字。

音，例當云「讀如」。《易釋文》云：「繡，子夏作襦，王廣同。柳，《說文》作絮，繻也。京作絮。」李氏《周易集解》引虞翻亦作襦。案：《說文·糸部》云：「絮，絮繻也。」引《易》云：「繻有衣絮。」先鄭與許蓋並依京氏作絮。《弓人》先鄭注作絮，即絮之誤。今本《易釋文》絮亦誤絮，包慎言云：「司農轉襦爲繻。繻者，衣帛端木之織。羅氏言繻，正形其羅之細也。」云云。玄謂蜡建亥之月者，先鄭但以蜡爲十一月大祭萬物，不辨周正夏正，故後鄭補其義，謂建亥之月，即周十二月，夏十月也。《黨正》、《篇章》、《郊特牲》注並同，亦詳《篇章》疏。云「此時火伏，蟄者畢矣」者，《左》哀十二年傳「火伏而後蟄者畢」，杜云：「火，心星也。火伏在今十月。」案：此十月亦即夏十月蜡祭之時。後鄭言此者，欲見蜡月蟄畢，可以火田，故有作羅繻之事。火伏，詳《司燿》疏。云「豺既祭獸，可以羅罔圍取禽也」者，據《王制》說也。引《王制》曰「豺祭獸，然後田」者，《王制》孔疏云：「按《月令》九月豺乃祭獸，夏小正十月豺祭獸，則是九月末十月初，豺祭獸之後，百姓可以田獵。」引又曰「昆蟲已蟄，可以火田」者，彼文云：「昆蟲未蟄，不以火田。」此引不同者，鄭以意改之。案：鄭彼注云：「昆，明也。明蟲者，得陽而生，得陰而藏。」孔疏云：「從十月以後，至仲春，皆得火田，故

《司馬職》云「春火弊」是也。」引此二文者，賈疏云：「證十月蜡祭後得火田，有張羅之事。」云「今俗放火張羅，其遺教」者，此鄭據漢俗爲說。《爾雅·釋天》云：「火田爲狩。」《左傳》桓七年孔疏引李巡、孫炎云：「放火烧草，守其下風。」此放火張羅，亦謂放火而以羅掩其下風也。中春，羅春鳥，獻鳩以養國老，行羽物。春鳥，蟄而始出者，若今南郡黃雀之屬。是時鷹化爲鳩。鳩與春鳥變舊爲新，宜以養老助生氣。行謂賦賜。【疏】「獻鳩以養國老」者，《王制》云：「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孔疏引熊氏云：「國老謂卿大夫致仕者，庶老謂士也。」皇氏云：「庶老兼庶人在官者。」《左傳》二十七年傳「國老皆賀子文」，孔疏云：「國老者，國之卿大夫士致仕者也。陳祥道云：「貴胄謂之國子，則貴而老者謂之國老；賤者謂之庶人，則賤而老者謂之庶老。」案：陳說與熊、皇、孔說相兼乃備。《王制》云：「君子耆老不徒行，庶人耆老不徒食。」《禮器》注云：「君子謂大夫以上，然則此國老即君子耆老，亦謂卿大夫致仕者也。」《大司樂》「國子兼有命士之子」，則此國老當兼命士之老，故孔下兼士言之。其庶士以下，則與庶人同爲庶老，國老養於國學之東膠，庶老則養於

郊學之虞庠。故《文王世子》云：「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東序即東膠，皆國學也。此國老亦兼三老、五更、羣老言之。《續漢書·禮儀志》劉注引盧植云：「選三公老者爲三老，卿大夫中之老者爲五更。」是老更即卿大夫之老，故鄭注亦謂皆老年更事致仕者也。國老之內，以老更爲尤尊，《王制》、《祭義》皆云：「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醕，是也。羣老，蓋卿大夫之不爲老更，以及元士之老，雖與老更同處而養，且同稱國老，然其禮較殺。若庶老則養於虞庠，其尤卑可知。而《續漢·禮儀志》注引《月令章句》云：「三老，國老也；五更，庶老也。」金鶚云：「羣老亦國老，庶老不得與三老五更同食。至五更，則尤非庶老。」《大戴禮·保傳》云：「春秋入學，坐國老于牖前，執醬而親饋之，所以明有孝也。」國老即三老五更，此五更爲國老之確證。蔡氏以五更爲庶老，非也。」案：金說是也。《外饗》、《酒正》、《稿人》云：「饗耆老」，並兼養四等之老。《遺人》、《司門》云：「養老」，則又專指死政之老，與此國老義異。但四等之老同時並養，雖地殊禮異，而獻鳩助生氣，惠宜普及。經惟舉國老者，文不具耳。其養老之時，《月令》仲秋云：「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飲食。」《郊特牲》云：「春饗孤子，秋食耆老。」

彼並謂秋養老，此經養國老以中春者，《王制》云：「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脩而兼用之。」注云：「兼用之，備陰陽也。凡飲養陽氣，凡食養陰氣，陽用春夏，陰用秋冬。」疏引熊氏云：「天子視學之年養老，一歲有七。謂四時皆養老，故鄭注陽用春夏，陰用秋冬，是四時凡四也。按《文王世子》云：「凡大合樂，必遂養老。」注云：「大合樂，謂春入學舍菜合舞，秋頒學合聲。」通前爲六。又季春大合樂，天子視學亦養老，《世子》云：「凡視學，必遂養老。」是摠爲七也。孔氏又駁熊說云：「或鄭因春而言夏，因秋而見冬，周冬夏不養老也。又春合舞，秋合聲，是即春秋養老之事，冬夏更無養老，通季春大合樂有三養老也。熊氏以爲春秋各再養老，故爲一年七養老也。去冬夏，猶爲五，義實可疑。」黃以周云：「《王制》周人養老，兼用燕饗食。鄭注以爲備用，養陽春夏，養陰秋冬。是一歲四舉也。而《羅氏》仲春養國老，《月令》仲秋養衰老，舉入學禮盛者。」鄭注《文王世子》「凡大合樂必遂養老」，據《大胥》文「春入學，舍菜合舞，秋頒學合聲」爲言。先鄭注《大胥》，亦引《月令》仲春上丁仲丁以證。然《大胥》春合舞，秋合聲，本無與養老之事。而《文王世子》大合樂之養老，自指羅氏仲春養國老，《月令》仲秋養衰老之月，非四時

養老外又有大合樂之養也。《保傳》盧注云：「仲春舍菜合舞，仲秋班學合聲，天子視學而遂養老。」與鄭注合，而鄭、盧並不據《月令》季春大合樂以爲說，爲養老惟在春秋兩仲月，不關季春之事也。《月令》季春大合樂，與季冬大合吹同，季冬不養老，季春亦不養老可知。孔疏季春大合樂亦養老，一歲三養老，熊氏於四時養老外，加春秋大合樂爲六，又加季春大合樂爲七，並非鄭意。其實以學禮言，止有仲春、仲秋兩養老而已。案：黃說是也。熊氏謂一年有七養老，繇複無理，孔氏已駁之矣。《文王世子》云：「凡大合樂，必遂養老。」注云：「大合樂，謂春入學釋菜合舞，秋頒學合聲。於斯時也，天子則視學焉。遂養老者，謂用其明日也。」是鄭謂一年止有春秋二養老之明文，與《保傳》春秋入學之文亦正合。此中春養國老，即春入學合舞時之養老。《月令》仲秋養衰老及《郊特牲》秋食耆老，即秋頒學合聲時之養老。蓋春養用饗禮，秋養用食禮，即所謂周兼脩三代之禮也。至《月令》季春大合樂，與中春合舞事相成，不必有比月養老之禮。《禮》經注亦並無季春養老之文。孔謂一年有三養老，尚當刪其一耳。其養老有四種，及春饗秋食之義，詳《外饗》疏。注云：春鳥鰌而始出者，若今南郡黃雀之屬「者，惠棟云：《御覽》郭義恭《廣志》云：

「黃雀脂肥絕美，江夏、竟陵常給獻大官。」詒讓案：《續漢書·郡國志》，江夏與南郡同屬荊州，故物產略同。云「是時鷹化爲鳩，鳩與春鳥變舊爲新，宜以養老助生氣」者，鷹化爲鳩，《月令》仲春令文。此獻鳩者，以爲養老之庶羞。《呂氏春秋·仲秋紀》高注云：「禮，大羅氏掌獻鳩杖以養。」疑傳會此經，獻鳩爲鳩杖，不爲典要也。賈疏云：「此文仲春行羽物，案《司裘職》云：「仲秋獻良裘，王乃行羽物。」彼注云：「仲秋，鳩化爲鷹，仲春鷹化爲鳩，順其始殺與其將止而大班羽物。」若然，則一年二時行羽物。云「行謂賦賜」者，《司裘》先鄭注云：「行羽物，以羽物飛鳥賜羣吏。」此說與彼同。

### 掌畜掌養鳥而阜蕃教擾之。阜猶盛也。

蕃，蕃息也。鳥之可養使盛大蕃息者，謂鷺鷥之屬。【疏】

注云「阜猶盛也」者，《大宰》注義同。云「蕃，蕃息也」者，

《大司徒》注同。云「鳥之可養使盛大蕃息者，謂鷺鷥之屬」

者，此謂家鳥也。鷺即《膳夫》六牲之雁。《爾雅·釋鳥》

云：「舒鴈，鴈。舒鳧，鳧。郭注云：「鴨也。鷺、鷥等並民

間常畜，故掌畜養之。祭祀，其卵鳥，其卵可薦之鳥。

【疏】「祭祀其卵鳥」者，與牧人、雞人爲官聯也。《釋文》云：「卵，劉本作卯，音卯。」案：劉本蓋傳寫之誤。注

云：「其卵可薦之鳥」者，亦謂家鳥、鷺、鷺、雞之屬。《淮南

子·本經訓》高注云：「鳥未穀曰卵。」薦謂薦於宗廟。《王

制》庶人春薦韭以卵」。王祭祀蓋亦有薦卵之法。其雞牲

則雞人掌之。蓋此官共與雞人、雞人共與庖人、內外饗諸

官也。歲時貢鳥物，鴝鵒之屬，以四時來。【疏】注云

「鴝鵒之屬，以四時來」者，此謂野鳥，《新序·雜事篇》莊辛

曰：「隨時鳥」是也。《詩·陳風·墓門》孔疏引陸璣疏云：

「漢供御物，各隨其時，唯鴝冬夏常施之，以其美故也。」

案：據陸說，則鴝冬夏常有，鴈則春去秋來，故鄭總云以四

時來也。鴝，詳《射鳥氏》疏。共膳獻之鳥。雉及鶉鴝

之屬。【疏】「共膳獻之鳥」者，謂共庶羞，若《內則》說上大

夫庶羞二十豆，亦謂之膳是也。《膳夫》膳用六牲爲正饌，

與此義別。膳羞散文亦通，對文則異，詳《膳夫》疏。

注云「雉及鶉鴝之屬」者，亦謂野鳥也。《公食大夫禮》：

「上大夫庶羞二十，加於下大夫以雉兔鶉鴝。」鄭注云：

「鶉，無母。」《內則》載諸膳之目，亦有雉及鶉鴝。又云「鶉

羹鴝醢之蓼」。《爾雅·釋鳥》云「鶉，鶉」。郭注云：「鶉，

鶉屬。」又云「鶉，鶉母」。郭注云：「鶉也。青州呼鶉母。」據  
《公食禮》、《內則》、《爾雅》及鄭、郭諸說，鶉、鴝爲一物。  
《淮南子·時則訓》高注云：「鶉，鶉也。」《公食禮》賈疏亦  
據《莊子》「田鼠化爲鶉」，《月令》作「化爲鶉」，謂鶉鴝物，  
非也。

# 周禮正義卷五十九

夏官司馬下

周禮

鄭氏注

司士掌羣臣之版，以治其政令，歲登下

其損益之數，辨其年歲與其貴賤，周知邦國

都家縣鄙之數，卿大夫士庶子之數，損益，謂用

功過黜陟者。縣鄙，鄉遂之屬。故書，版爲「班」，鄭司農

云：「班，書或爲版。版，名籍。」【疏】掌羣臣之版者，羣

臣，卽邦國都家縣鄙卿大夫士庶子是也。賈疏云：「謂畿

內朝廷及鄉遂都鄙羣臣名籍。」云「以治其政令」者，謂凡政

教戒令施於羣臣者，若黜陟、計比、徵召之事皆是。賈疏謂

卽下損益之數等，非也。云「歲登下其損益之數」者，此官

掌官吏之數，與司民掌民數同。《司民》云：「歲登下其死

生。」注云：「下猶去也。」此羣臣當以黜陟爲損益，皆就其版

而登下之。云「辨其年歲與其貴賤」者，賈疏云：「知羣臣

在任及年齒多少，大夫已上貴，士已下賤也。」案：賈謂年

數兼辨其在任之年者，亦爲或以久奠食也。貴賤謂其秩

次。凡官吏版籍，蓋備記姓名、居里、爵秩、年齒，其品式與

今官吏書履歷略同。云「周知邦國都家縣鄙之數，卿大夫

士庶子之數」者，賈疏云：「邦國，謂周之千七百七十三國

也。都家，謂天子畿內三等采地，大都、小都、家邑是也。

卿大夫士者，卽謂朝廷及邦國都家縣鄙之臣。數，總言之

也。士庶子者，亦如《宮伯》卿大夫之子，謂適子、庶子其支

庶宿衛王宮者也。王引之云：「第二「數」字，蓋因上下兩

數字而衍。《司士》但稱羣臣之數，非如《大司徒》辨邦國都

鄙之數也。邦國都家縣鄙之下不當有「數」字，當以「周知

邦國都家縣鄙之卿大夫士庶子之數」作一句讀，謂卿大夫

士庶子之在邦國、都家、縣鄙者也。《司書》以知民之財用

器械之數，《大司徒》「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小司

徒》「以稽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九比之數」，上下兩「之」

字，相承爲義，正與此同。賈疏釋「之數」二字曰「云之數

者，邦國已下總結之也」。不釋於縣鄙之下而釋於士庶子

之下，則縣鄙之下無數字明甚。唐石經始誤衍。」案：王校

是也。宋大詔說同。此司士掌羣臣之版，云「周知邦國都

家縣鄙卿大夫士庶子之數」，猶司民登民數，云「辨其國中

與其都鄙及其郊野」也。大宰施典于邦國而建其牧以下，施則于都鄙而建其長以下，施灋于官府而建其正以下。此羣臣之版，蓋無不眚載，而詔王廢置，亦與大宰相贊，「官爲聯事也。但大宰施灋官府，正貳攷殷輔五等咸備，則下及府史庶人在官者，此官掌羣臣之版，止有庶子，而不及庶人者，蓋府史等雖給事官府，而名不登於王朝，故此官亦不著於版，其名籍蓋散藏百官府，而總著於司民之版，亦尊卑之異也。朱大韶云：「邦國之士庶子，掌於宮伯；都家之士庶子，掌於都司馬、家司馬、都大夫；縣鄙之士庶子，掌於掌固。其凡則總於司士。」案：朱說是也。凡庶子總掌於諸子，而其宿衛王宮及給事官府、備守都邑者，其名咸著於此官之版。凡卿大夫士之子已命者，與命士通稱士；其未命者則謂之庶子。賈謂士庶子分適庶，亦沿鄭《宮伯》注之誤，詳《宮伯》及《敘官》疏。注云：「損益謂用功過黜陟者」者，賈疏云：「卽三年大比以功過黜陟者也。」案：賈說未眚。經云：「歲登下其損益之數，則謂每歲之中凡有功而陟、有過而黜者，皆書之，不必三年大比也。其無功過而以敘遷攝，或辭退物故者，亦在損益之內，注約舉其略耳。云「縣鄙，鄉遂之屬」者，《宰夫》注云：「六遂五百家爲鄙，五鄙爲縣，言縣鄙而六鄉州黨亦存焉。」是鄭意縣鄙本

爲六遂之屬，而舉縣鄙則兼見有六鄉，故云鄉遂之屬。今案：經凡言縣鄙者，皆當從姜兆錫說爲公邑，非六遂之屬。此職云「都家縣鄙」，猶《宰夫》云「羣都縣鄙」，皆舉都家公邑，而不及鄉遂者，舉外以包內，文不具也。鄭以縣鄙兼鄉遂，賈疏謂專指六遂，內包六鄉，並失之。詳《宰夫》疏。云「故書版爲班，鄭司農云，班書或爲版」者，徐養原云：「《說文》：『臘，人臙臙』，鄭大夫讀臙爲判，杜子春讀臙爲版。《說文》：『反部』：『版，判也。』《儀禮·士虞禮》：『明日以其班拊』，今文，班爲「臙」。是班、版、臙、判，古字互相通也。」云「版，名籍」者，《官正》注義同。《左》僖二十三年傳云「策名委質」，《史記》索隱引服虔注云：「古者始仕，必先書其名於策。」版卽策也。以詔王治，告王所當進退。【疏】注云「告王所當進退」者，《大宰》注云：「詔，告也。」以下文云「凡邦國，三歲則稽士任而進退其爵祿」，明此詔王亦謂進退爵祿之事，卽下以德詔爵等是也。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能詔事，以久奠食。德謂賢者。食，稍食也。賢者既爵乃祿之，能者事成乃食之。《王制》曰：「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疏】「以德詔爵，以



功詔祿」者，與典命、司勳、司祿爲官聯也。詔爵、詔祿，謂命士以上以命受爵得正祿者也。賈疏云：「據賢者試功之後，其德堪用，乃詔王授之以正爵；有功，乃詔王授之以正祿也。」云「以能詔事，以久奠食」者，賈疏云：「奠，定也。據能者先試之以事，事成乃定以稍食。其能堪用，乃後亦詔授之以正爵。」論讓案：詔事者，未命爵先試之以事也。《士冠禮記》云「古者五十而後爵」，注云：「周之初禮，年未五十而有賢才者，試以大夫之事，猶服士服，行士禮，五十乃爵，重官人也。是試事尚未得受命服也。奠食者，未授祿，先頒以稍食也。此詔事奠食，亦謂鄉遂公邑之吏及不命之上庶子等，若《燕禮》上旅食亦是也。其大學論秀，亦以德能命爵詔事，故《文王世子》云：「凡語於郊者，必取賢斂才焉，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注云：「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升諸司馬，曰進士，謂此矣。」綜而論之，周之進賢，蓋非一途。惟王族故臣，世居顯要，內外侯伯，入爲王官，二者皆不依恒典。此外，學校養士，則有公卿大夫之子弟，教於大學，學成而仕者也。次則鄉遂公邑之秀士，其長吏以賓興賢能，貢於大學，而大司馬選擇之以進於王者，《鄉大夫》所云「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是也。又次則不命之士及府史等，亦有積年校勞而馴

至通顯者，《大宰》八統之有達吏，《小司寇》八辟之有議勤，皆是也。是其立賢本自無方，要皆以德功能久四者爲選舉攷課之本，而爵祿事食亦各依常典，不容逾濫。此官所秉以贊司馬而詔王者，咸以是爲科律，故經特著之矣。又案：《大戴禮記·盛德篇》云：「古者，天子孟春論史德行能功。能得德法者爲有德，能行德法者爲有行，能理德法者爲有能，能成德法者爲有功。」與此文足相證。此不論行者，行咳於德也。注云「德謂賢者」者，《大司徒》十二教云：「以賢制爵則民慎德，以庸制祿則民興功。」彼云賢，即有德。《士冠禮記》云：「以官爵人，德之殺也。」注云：「德大者爵以大官，德小者爵以小官。」賈疏云：「即《大司徒》云「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三物謂六德、六行、六藝。有六德、六行即爲賢者，有六藝即爲能者。《鄉大夫》云：「三年則大比，而興賢者、能者。」鄭云：「賢者，有德行者。能者，有道藝者。」云「食，稍食也」者，《宮正》「均其稍食」，注云：「稍食，祿稟。」案：稍食謂不命之士及庶人在官者之稟食，與命士以上之正祿異，詳《宮正》疏。云「賢者既爵乃祿之，能者事成乃食之」者，明爵與祿相將，事與食相將也。自命士以上爲爵。賈疏云：「此二者互見其事。自古以來，事任之者，皆試乃爵之。則賢者有先試之以事，

乃後詔爵；能者既試有功，亦授之以爵。所以賢者先言正爵，能者先言試事者，欲見尊敬賢者，故先言正爵，卑退能者，先言試事，故鄭云賢者既爵乃祿之，能者事成乃食之也。引《王制》曰：「司馬辨論官材者，鄭彼注云：『辨其論，官其材，觀其所長。』」賈疏云：「司馬使司士分辨其論官其材之法。」云「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者，注云：「各署其所長。」案：依《王制》鄉舉之法，凡鄉大夫所教於學者為秀士，三年大比，獻賢能之書於王，而升其名於司徒者為選士，由司徒升於學者為俊士，由學升於司馬者為進士。鄭意周代選舉當如彼法。而此經唯《鄉大夫》有賓興賢能之禮。其升學、升司馬，經無其文，故據《王制》補其義，明司士為司馬之屬，所詔爵祿等，即贊司馬論進士之法也。《大戴禮記·千乘篇》論司馬之職云：「四方諸侯之遊士，國中賢餘秀，興閱焉。」餘即《小司徒》之餘子，秀即《王制》之秀士。其貴遊子弟不舉於鄉者，亦多由大學而升，雖與秀士有殊，而司馬論賢當無二法，此經所舉固足以咳之矣。又《月令》孟夏云：「命大尉贊傑俊，遂賢良，舉長大，行爵出祿，必當其位。」鄭彼注謂大尉秦官，即周司馬，蓋秦亦承周法也。互詳《鄉大夫》疏。云「論定然後官之」者，注云「使之試守」。案即以能詔事之事。云「任官然後

爵之」者，注云「命之」。案即以德詔爵之事。云「位定然後祿之」者，即以功詔祿之事。鄭引之者，明事與爵亦相因也。唯賜無常。賜多少由王，不如祿食有常品。【疏】

注云「賜多少由王」者，明此承上詔祿奠食為文，特賜無常法式者，則王自行之，非司士所詔奠也。賈疏云：「按《司勳》云：『凡賞無常，輕重視功。』彼謂有勳勞據功大小與之賞，此不據功，但時王有恩而賜之，故多少由王，不由功大小也。」云「不如祿食有常品」者，祿依命數為等，食視功事為差，皆有常品也。自卿以下至庶人在官者，祿食之等差，詳《內史》疏。正朝儀之位，辨其貴賤之等。王南鄉；三公北面東上；孤東面北上；卿大夫西面北上；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之右，南面東上；大僕、大右、大僕從者在路門之左，南面西上。此王日視朝事於路門外之位。王族故士，故為士，晚退留宿衛者。未嘗仕，雖同族，不得在王宮。大右，司右也。大僕從者，小臣、祭僕、御僕、隸僕。【疏】「正朝儀之位」者，此亦天子治朝之朝位也。與射人所掌朝位同，與小司寇、朝上外朝之朝位異。此官掌正其儀敘，亦與宰夫、射人、大僕為官聯也。云「王南鄉」者，當宁負屏而

立也。云「三公北面東上，孤東面北上，卿大夫西面北上」者，並與《射人》同。此朝位在治朝之廷，《國語·楚語》所謂「位寧」也，《周語》作「位著」，字通。《左》昭十一年傳云「朝有著定」，<sup>①</sup>杜注云「著定，朝內列位常處」是也。《爾雅·釋宮》云：「門屏之間謂之寧。」《曲禮》孔疏引李巡云：「正門內兩塾間曰寧。」孫炎云：「門內屏外，人君視朝所寧立處也。」案：《荀子·大略篇》、《淮南子·主術訓》並云「天子外屏，諸侯內屏」，鄭《郊特牲》注從之。《曲禮》疏謂外屏在路門之外而近應門。今攷天子五門皆當有屏，路門外之屏當近路門，孔謂近應門，非也。孫云門內屏外，據應門內距路門之屏言之，自屏南出，至應門內。凡朝位所布列之處，通謂之寧位，是寧位者，君與臣共之者也。金鶚云：「《曲禮》：『天子當寧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寧有南面、北面、東面、西面之位，君南面正居其中，是謂當寧。案：金說是也。此王南鄉正當寧，公孤卿大夫所立雖不當寧，要亦不出寧位之外矣。云「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之右，南面東上，大僕、大右、大僕從者在路門之左，南面西上」者，此路門左右之位也。《敘官》虎賁氏之屬，有虎士八百人。此在治朝，蓋虎賁氏帥虎士之直守路門者居之，非八百人盡列於此也。門左，門右，猶《禮經》云門東、

門西。俞正燮云：「門以外向爲用，東爲左，西爲右。《司上》朝位在路門外，故士虎士在路門右，南面東上；大僕、大右及大僕從者在路門左，南面西上。上者，近中爲尊。右以東上，西爲右也；左以西上，東爲左也。王還，揖門左，揖門右，亦朝位東左西右也。」黃以周云：「鄭云生人陽，長左；鬼神陰，長右。周之列位皆尚左，不尚右。周公大師居左，召公大保居右，內史中大夫居左，大史下大夫居右，其顯證也。鄭又注《特牲禮》云：『凡鄉內以入爲左右，鄉外以出爲左右。』君出路門，南鄉面朝，是鄉外也。王族故士、虎士居門右，大僕、大右尊而居門左，是鄉外之位尚左也。」案：俞、黃並以此經據出路門鄉外爲文，左爲東，右爲西，是也。但中廷之位，孤在右而卿大夫在左，則又尊右者，賈《射人》疏謂別依西方賓位爲尊。今攷《朝士》云：「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治朝之位，孤尊而在西，《小司寇》外朝之位，亦諸侯尊而在西，其例正同，則賈義自得通也。詳《射人》及《小司寇》疏。

注云「此王日視朝事於路門外之位」者，即《宰夫》云「掌治朝之灋，以正王及三公六卿大夫羣吏之位。」《大戴禮

① 一原訛「二」，據《左傳》改。

記·盛德篇：說天子路寢云：「待朝在南宮，揖朝出其南門」，亦謂此也。賈疏云：「對彼大僕職，路寢庭有燕朝。」朝士職：庫門外有外朝而言也。但彼外朝，斷獄弊訟并三詢之朝，有諸侯在焉。諸侯既在西方右九棘之下，孤避之在東方羣臣之位西面也。其餘三公卿大夫等，仍與此位同也。案：天子三朝，詳《朝士疏》云：「王族故士，故爲士者。」《穀梁》襄九年范注云：「故猶先也。」《左》昭十三年傳「蔓成然故事蔡公」，①杜注云：「故猶舊也。」故士猶言舊士，謂先時仕而爲士者。《文王世子》云：「公族其朝於外朝，則以官，司士爲之。」據記文，則王族在外朝本無專位，官爲孤者則在孤位，爲卿大夫者則在卿大夫之位，惟故爲士者乃別爲位路門右，故經於王族，特云故士，明見爲士者自入羣士之班，不別列路門之右也。賈疏謂「此云故爲士，對新升試士未得正爵者爲新士，不得留宿衛」，經注並無此義。云「晚退留宿衛者」者，《廣雅·釋詁》云：「晚，後也。」謂先爲士，後辭官而退，以王族仍留宿衛，故亦列於朝位，而與虎士同在路門之右也。賈疏云：「宿衛之人皆不得與凡平羣臣同時出，故云晚退留宿衛。」俞樾云：「一疏全失鄭意。」注蓋以王族故士爲舊曾爲士，今則衰晚已告退也。既已告退，何以仍有位於朝，故又有留宿衛之說，明雖晚退而仍留

宿衛也。晚謂晚年，退謂退位。疏乃以不與羣臣同出爲晚，退則以日暮而退朝，大非鄭義。案：俞說是也。云「未嘗仕，雖同族不得在王宮」者，欲見王族衆多，疏賤者不可皆令人宿衛，故唯故士得入王宮。其貴游爲國子，雖無爵者，亦得入宿衛，《宮伯士庶子》是也。云「大右，司右也」者，賈疏云：「按司右掌羣右，此云大右，是右中之大，明是司右也。」云「大僕從者，小臣、祭僕、御僕、隸僕者，四官並大僕之屬，故謂之大僕從者，即《小宰》六屬舉邦治」云，大事則從其長是也。《大射儀》有小臣師，從者亦即謂小臣之屬官，諸侯或無大僕，以小臣爲僕人之長也。司士擯，詔王出揖公卿大夫以下朝者。【疏】注云：「詔王出揖公卿大夫以下朝者」者，擯，儼之或體。《說文·人部》云：「儼，導也。」《爾雅·釋詁》云：「詔，導也。」是擯與詔義同。《禮器》云：「故禮有擯詔」，注云：「擯詔者，道賓主者也。」此亦謂告導王以揖諸臣之事。賈疏云：「知擯是詔王出揖公卿大夫以下朝者，以其王迎諸侯爲擯是大宗伯及小行人、肆師之等，非司士之職」，此文云公卿大夫士等朝事，下

①「三」原訛「二」，據《左傳》改。

文云「揖，此中閒云司士擯，明爲詔王出揖之事也。」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王還揖門左，揖門右。特揖，一一揖之。旅，衆也。大夫爵同者衆揖之。公及孤卿大夫始入門右，皆北面東上，王揖之乃就位。羣士及故士、大僕之屬，發在其位。羣士位東面，王西南鄉而揖之。三揖者，士有上中下。王揖之，皆逡遁，既，復位。鄭司農云：「卿大夫士皆君之所揖，《禮》、《春秋傳》所謂三揖在下。」【疏】「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者，賈疏云：「此皆先入應門右，北面。其士入應門，卽就西方東面位，不待王揖。其大夫已上，皆待王揖乃就位也。」惠士奇云：「《王制》『七十不俟朝』，王揖之則退，不待朝畢，其餘揖之乃就位。」論讓案：《司儀》：「王見諸侯，士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注云：「揖之者，定其位也。」此朝儀揖孤卿大夫等，亦是定其位。但彼諸侯各立有位，王乃揖之。此孤卿大夫皆未就位，王揖之乃各就本位；士則亦先立有位，待王揖，與彼諸侯同也。《御覽·禮儀部》引《白虎通》云：「朝禮，天子特揖三公，面揖卿，略揖大夫士，所以不拜何？爲其屈尊也。」案：班所云面揖，卽此旁三揖也。略揖，疑卽此旅揖。其說與此經絕

異，未知何據。云「王還揖門左，揖門右」者，門左門右皆大夫士，無孤卿，蓋亦或旅揖，或三揖也。焦循云：「門左門右，其地以東西言，爲兩塾之間。還揖者，王族大僕輩在其後兩旁也。君負屏而立，王族大僕等立於屏外之左右，故在其後。《覲禮》『侯氏出白屏南，適門西，遂入門左』。蓋自門東繞屏南，至門西而入。」案：焦說是也。此王位正當屏南，故揖門左右，須還面向後。但屏上有屋蓋，當在路門門宇之外，而與宇相距不遠。王既出負屏，揖卿大夫訖，乃還面微向後而揖門左門右，則是邪向之，不正面屏也。

注云「特揖，一一揖之」者，《士昏禮》注云「特猶一也」。謂每人一揖之。凡揖者推手，詳《司儀》疏。賈疏云：「對旅揖衆揖之也。孤得揖乃就西方東面位，卿得揖乃就東方西面位，大夫得揖乃就卿後西面位。」云「旅，衆也」者，《天官·敘官》注同。云「大夫爵同者衆揖之」者，賈疏云：「《序官》有中大夫、下大夫。無間多少，但爵同者衆揖之。」爵同中大夫，同得一揖；爵同下大夫，同得一揖。案：大夫旅揖，注不云揖數，賈則云「爵同，同得一揖」，是中下大夫止并得一揖，尚不若上中下士總得三揖，似非其差也。以《禮經》攷之，凡人衆大總致敬者，多以三爲度。《鄉飲》、《鄉射禮》獻衆賓，主人西南面三拜衆賓，衆賓皆答壹拜，注

云「三拜，示偏也」。《少牢饋食禮》云「主人三拜尊者」，注云：「三拜，旅之，示偏也。」《特牲饋食禮》「三拜衆賓」，注亦云「旅之」。以此推之，疑大夫二等，王每等各總三揖之，士三等則并總三揖之，禮異而其爲三揖則同也。賈說似尚未得其義。云「公及孤卿大夫始入門右，皆北面東上，王揖之乃就位，羣士及故士大夫僕之屬，發在其位」者，入門謂入應門也。《射人》注云：「《燕禮》曰「卿大夫皆入門右，北面東上；士立于西方，東面北上」。《大射》亦云。則凡朝燕及射，臣見於君之禮同。」故知孤卿大夫始入門右，皆北面東上。《燕禮》無公，《大射》有諸公，故知公與孤卿大夫同。《大射儀》又云：「小臣師詔揖諸公卿大夫，諸公卿大夫西面北上。揖大夫，大夫皆少進。」彼公卿大夫得揖未即就位，此朝禮簡，故公卿大夫得揖即就位也。《燕禮》、《大射儀》並無揖上移位之文，故知士發在其位，不待揖即就位也。賈疏云：「此王臣無正文，約《燕禮》、《大射》諸侯禮，卿大夫皆始入門右，北面東上，得揖乃就位，羣士發在其位，故知王臣亦然。是以鄭云王揖之乃就位。羣士及故士、大夫之屬發在其位者，若在外朝，上從東方西面也。」黃以周云：「此以天子射位與朝位同，射時未就位前，公卿大夫北面東上，其朝禮亦當然，故約《燕》、《大射》禮文補言

之。」云「羣士位東面，王西南鄉而揖之」者，羣士雖與孤同東面，而位遠在下，近應門，故王必西南鄉乃得揖之也。賈疏云：「但上經不見羣士位，鄭知羣士位東面者，亦約《燕禮》、《大射》諸侯之士西廂東面而知。且約故士、虎士宿衛者門西南面，明士不宿衛者東面可知。位既東面，明知旁三揖者西南鄉揖之。」黃以周云：「此鄭約《燕》、《大射禮》爲文，明公孤卿大夫始入門時皆北面，不登即位，故王得正鄉揖之。其羣士登在西方，不正對王，故王必旁揖之。」黃度云：「經言士旁三揖，則東西皆有士矣。方位，蔣載康說同。金鶚亦駁注義云：「《燕禮》、《大射》之位，非朝位也。《燕禮》卿西面而士東面者，以君在阼階東南南鄉，卿尊，故得近君而待君之揖；士卑，君不揖之，故遠立於西方也。天子治朝之位，羣士分列東西，而遠處孤卿大夫之下，不與並列。何以知之？」《司士》云「士旁三揖」。凡言旁者，或四旁，或兩旁，皆不止一方。《考工記》國旁三門，《司儀》宮旁一門，謂四旁也。此云士旁三揖，謂兩旁也。士所以分列兩旁者，以東方既有卿大夫，若以羣士畢列於其下，則東方之官甚多，而西方無人，殊爲不稱。況王朝之大夫士最衆，聚於一方亦恐不能容矣。案：黃度、金鶚說雖於禮無徵，亦足備一義。又案：《喪大記》孔疏釋旁三拜云：「旁

猶面也。士賤不可人人拜之，故每一面并唯三拜也。」此釋面字之義甚塢。彼疏又引別說云「旁猶不正也」，則非是。攷《士喪禮》朝夕哭，門外東西南三面皆有賓位，經云「主人拜賓，旁三，右還入門」。注云：「先西面拜，乃南面拜，東面拜也。」彼三面還拜，無論與主人正對與否，通謂之旁，足證旁三拜亦非取不正對之義。竊謂無論一面兩面，要面總三揖，即得謂之旁矣。云「三揖者上有上中下」者，賈疏云：「《序官》文既有三等，故旁三揖耳。按《禮器》『有以少爲貴者，諸侯視朝，大夫特，士旅之』。此云大夫旅，與彼不同者，彼諸侯臣少，大夫與卿同特揖，士乃旅揖之；此天子臣多，故大夫亦旅揖，亦是少爲貴也。」黃以周云：「士有三等，王三揖之，是亦以其等旅揖也，故《禮器》云士旅之。」案：黃說是也。士旁三揖，亦是衆揖之，則亦可謂之旅。《士喪禮》：「主人拜賓，大夫特拜，士旅之。」《喪大記》：「君拜卿大夫于位，于士旁三拜。夫人特拜命婦，汜拜衆賓於堂上。」注云：「尊者皆特拜，拜士與其妻皆旅之。」則旁三拜卽旅拜也。又曰汜拜，言不主於一人也。喪禮之拜與朝禮之揖，雖拜揖不同，而以特旅爲等差則一，與此經亦可互證。云「王揖之，皆遂遁」者，《鄉射禮》：「主人阼階上北面拜，賓少退。」注云：「少退，少遂遁也。」蓋羣士既發在其

位，見王揖，則少退辟位，以示敬也。鄭注：「《禮》，凡退辟並爲遂遁。」《說文·辵部》云：「遂，復也。遁，遷也。」《說文》以復訓遂，「復」當爲「復」，「復」卽「退」字。《隸釋·漢鄭固碑》云「遂遁退讓」，蓋遷延攘辟之兒。《司儀》注又作遂巡，義並同。云「既復位」者，賈疏云：「謂得揖乃皆復位也。若然，上文別言公位，及此經不言三公直言孤卿者，亦舉輕以明重，孤卿尚特揖，明三公亦特揖可知，故不見三公也。」鄭司農云「卿大夫士皆君之所揖，《禮》、《春秋傳》所謂三揖在下」者，賈疏云：「哀二年《左氏傳》：『初，衛侯遊于郊，子南僕。公曰：『余無子，將立女。』』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郕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君命祇辱。」注云：「三揖，卿、大夫、士。」引之者，證所揖尊卑不同。案：孔疏引服虔說同。服又據《司儀》「上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爲釋，是謂卿大夫士揖法高下亦不同，未知是否。大僕前，前正王視朝之位。【疏】注云「前正王視朝之位」者，賈疏云：「以《大僕職》云『王視朝，則前正位而退，人亦如之』。上文引大僕位在門左南面，今云前，明從本位前就王正視朝之位可知也。」王人，內朝皆退。王人，入路門也。王入路門，內朝朝者

皆退，反其官府治處也。王之外朝，則朝王掌焉。玉藻

曰：「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謂諸侯也。王日視朝皮弁服，其禮則同。【疏】注云「王入，

入路門也」者，治朝在路門外，故王退朝即入路門適路寢也。云「王入路門，內朝朝者皆退，反其官府治處也」者，賈

疏云：「王視朝訖，王入路門，於路寢聽事，其羣臣等各退

向治事之處。」江永云：「司士言眠治朝之儀，但揖見羣臣

而已，揖畢，王即退適路寢聽政，而諸臣反其官府治事之

處，匠人所謂「外有九室，九卿朝焉」者也。若議論政事，

則在路門內之朝，如《鄉黨》「攝齊升堂」是也。案：諦繹鄭

意，蓋讀「王入」爲句，「內朝皆退」爲句，謂王既入，則在內

朝之人各退反其官府也。此內朝即指治朝，與路寢廷之燕

朝異，故下文舉《朝士》外朝及《玉藻》內朝以見義，賈疏未

憭。黃度讀「王入內朝」句，云：「內朝即路寢之庭燕朝

也。」蔣載康說同。案：依黃說，則內朝不指治朝，義亦得

通。云「王之外朝則朝士掌焉」者，據《朝士》文。鄭言此

者，欲見此實治朝，以對《朝士》之外朝而言，故亦稱內朝

也。賈疏謂鄭欲見天子諸侯皆有「朝」之意，亦非鄭指。引

《玉藻》曰：「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者，鄭彼注云：「朝服，冠

玄端素裳也。此內朝，路寢門外之正朝也。天子諸侯皆三

朝。此引之者，欲見彼內朝與此內朝同爲治朝也。云「朝，

辨色始入」者，注云：「羣臣也。入，入應門也。辨猶正也，

別也。」云「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

夫退，然後適小寢」者，注云：「小寢，燕寢也。」此亦明王入

而內朝朝者退，與彼君適路寢大夫退事同。云「謂諸侯也

者，以彼朝服視朝，諸侯之禮也。」云「王日視朝皮弁服者，

賈疏云：「《司服職》云：『①對諸侯視朝朝服則玄冠，緇布

衣，素裳，緇帶，素鞶也。』云「其禮則同」者，賈疏云：「天子

諸侯惟服別，其視朝之禮則同也。掌國中之士治，凡

其戒令。國中，城中。」【疏】「掌國中之士治」者，賈疏

云：「謂朝廷之臣及六鄉之臣皆是，所有治功善惡皆掌之，

以擬黜陟。此城中士，則卿大夫摠皆號爲士。但此司士

既摠屬，則此「職士者皆臣摠號」。惟有作事適四方使爲介

士者，是單士，不兼卿大夫。故引石尚證又作六軍之士是

甲士，自餘皆臣之摠號耳。」姜兆錫云：「士，上中下士。」莊

存與云：「大夫以上，射人掌之。」方苞、蔣載康說同。案：

① 疑「云」是「文」之訛字。



姜、莊說是也。上羣臣之版及朝儀等，並上自三公，下至上庶子，尊卑通掌不別。自此至職末，則自稽邦國士任外，並專掌命士以下，與射人掌卿大夫、諸子掌庶子，職掌分別，各不相通。三職互校，其義甚明。國中之士，當即《朝士》所謂羣士，專屬元士以下言之。治謂政治。卿大夫等之治及戒令已掌於射人，故《大射儀》云「射人戒諸公卿大夫射，司士戒士射與贊者」，等差與此經正合。彼注亦引此經釋之，云「殊戒公卿大夫與士，辨貴賤也」，則鄭意司士所戒者唯士，不關公卿大夫也。後注「士摯」，先鄭通舉羔雁為釋，疑先鄭已誤以上為卿大夫士之總號。賈疏蓋沿彼誤解，《大射》疏亦謂彼注引此經為斷章取義，疑皆非後鄭指也。

注云「國中，城中」者，《脩閭氏》注同。謂王都城之中也。

《鄉大夫》注云：「國中，城郭中也。」此不云郭者，以經云掌國中士治，則必據其官寺在城內者言之，故不及郭也。詳

《大宰》疏。掌摯士者，膳其摯。摯士，告見初為士

者於王也。鄭司農云：「膳其摯者，王食其所執羔雁之摯。」玄謂膳者，入於王之膳人。【疏】「掌摯士者」者，此亦

專指上中下士也。賈疏謂亦是卿大夫士摯號為士，失之。

注云「摯士，告見初為士者於王也」者，大宗伯云「王命諸侯則摯」，注云：「摯，進之也。」摯，摯字同。此摯士，亦

謂初命為上中下士者，告其姓名而進見之於王也。賈疏謂初得命為卿大夫士，執摯見於王，亦非。鄭司農云「膳其摯者，王食其所執羔雁之摯」者，葉本《釋文》「王食」作「王食」案：主食於文不順，恐非。《大宗伯》六摯，卿執羔，大夫執雁，士執雉，庶人執鶩，工商執雞。雉鶩以下亦皆可膳，此據士以上摯言，故止舉羔雁也。依經義，則此文專據士摯雉而言，先鄭說亦未析。云「玄謂膳者入於王之膳人」者，膳人即膳夫也。賈疏云：「其職云「凡祭祀致福，受而膳之，以摯見者亦如之」是也。」凡祭祀，掌上之戒令，詔相其灋事；及賜爵，呼昭穆而進之。

賜爵，神惠及下也。此所賜王之子姓兄弟。《祭統》曰：

「凡賜爵，昭為一，穆為一，昭與昭齒，穆與穆齒。凡羣有司皆以齒，此之謂長幼有序。」【疏】「凡祭祀掌上之戒令，詔

相其灋事者，此亦謂羣士之有事於祭祀者，司士掌其戒令祭祀之戒。若《大宰》云「祀五帝，掌百官之誓戒」。又云

「前朝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蓋祭前十日，於大宰戒百官，此官則戒羣士。至祀日，又詔相其法事，與射人祭祀

相孤卿大夫之法儀相備也。賈疏謂通指羣臣，失之。賈疏

云：「詔相，謂告語并摯相其行禮之事。」云「及賜爵，呼昭

穆而進之者，呼，經例用古字，當作嘯，此疑誤，詳《雞人疏》。此謂同姓無爵者也。祭祀賜爵雖通於同姓異姓，但異姓序官，必有爵乃得賜，同姓雖無爵亦與上同得賜，故此官依昭穆序呼之，令進升受爵也。其有爵者，則不依昭穆。《文王世子》云：「其在宗廟之中，則如外朝之位，宗人授事，以爵以官」是也。賈疏云：「謂祭末旅酬無算爵之時，皆有酒爵賜及之，皆以昭穆爲序也。」

注云：賜爵，神惠

及下也者，明此卽獻酬之爵，而謂之賜爵者，欲見均神惠，使及在下之子姓也。《禮經》：《燕》與《大射》於旅酬並云賜爵。《燕禮》云：「公又舉奠觶，唯公所賜，以旅于西階上。」

注云：「言賜者，君又彌尊，賓長彌卑。」此天子祭祀旅酬，

王尤尊，故亦以賜言之。《祭統》孔疏云：「爵，酒爵也。謂

祭祀旅酬時，賜助祭者酒爵，故云賜爵。」案：此賜爵，賈

孔並謂在旅酬時，則在加爵後也。《明堂位》云：「加以璧

散，璧角。」《祭統》云：「尸飲几，以散爵獻士及羣有司，皆

以齒。」《詩·邶風·簡兮》云：「公言錫爵」，毛傳云：「祭有

異輝胞翟闔寺者，惠下之道，見惠不過一散。彼通羣有司

言之，錫爵卽賜爵也。此賜同姓無爵者，蓋與獻士及羣有

司同用散爵，故毛云不過一散矣。云「此所賜王之子姓兄

弟」者，《喪大記》注云：「子姓，謂衆子孫也。」賈疏云：「以

其呼昭穆而進之，云昭穆，明非異姓，是同姓可知。姓，生也，子之所生，則孫及兄弟皆有昭穆。引祭統者，證祭祀賜爵序昭穆之事。鄭彼注云：「昭穆，猶特牲、少牢饋食之禮，衆兄弟也。羣有司，猶衆賓，下及執事者。君賜之爵，謂若酬之。」賈疏云：「《祭統》是諸侯法，明天子亦然。凡言昭穆，在助祭之中者，皆在東階之前，南陳。假令祖行爲昭，子行爲穆，孫行還爲昭，曾孫行還爲穆。就昭穆之中，皆年長者在東，年幼者在西，故云齒也。」案：賈說是也。《特牲饋食禮》疏亦謂天子諸侯祭祀之位，同姓無爵者在阼階前，西面北上，若其有爵者，則以爵序之。無爵者從昭穆，有爵者則以官。亦足中此經及祭統注義。

帥其

屬而割牲，羞俎豆。割牲，制體也。羞，進也。【疏】

「帥其屬而割牲，羞俎豆」者，賈疏云：「此不言祭祀享食之事，則凡有割牲及進俎豆者，皆爲之。」劉台拱云：「《少牢》以司馬司士分掌羊豕，彼謂大夫之官，亦其象類。」注

云：「割牲，制體也者，《廣雅·釋詁》云：「割，斷也。」《王

制》注云：「制，斷也。」是割制義同。《內饗》注云：「割，肆

解肉也。」彼云肆解肉，此云制體，謂制骨體，義互相備。賈

疏云：「若據祭祀，則《禮運》云：「腥其俎，孰其醢，體其犬豕

牛羊」之類。鄭彼注云：「腥其俎，謂豚解而腥之」，爲七體是

也；「孰其殽，謂體解而爛之」，爲「十一」體是也。體其犬豕牛羊，鄭云「謂分別骨肉之貴賤，以爲衆俎也」。更破使多，孰而薦之。若據饗，則左氏傳云「王饗有體薦，燕有折俎」是也。案：制骨體之法，詳《內饗》及《小子》疏。云「羞，進也」者，膳夫先鄭注同。《少牢饋食禮》司士升豕魚腊于鼎，又實俎，執設之，並羞俎豆之事也。凡會同，

作士從，賓客亦如之。作士從，謂可使從於王者。

【疏】注云「作士從謂可使從於王者」者，亦謂選上中下士，

使從王見諸侯也。其卿大夫，則射人作之。賈疏謂此士亦

謂卿大夫，非也。作士適四方使，爲介。士使，謂

自以王命使也。介，大夫之介也。《春秋傳》曰：「天王使

石尚來歸賑。」【疏】注云「士使謂自以王命使也」者，釋經

作士適四方使也。鄭知使不與爲介爲一事者，以《內府》

云：「凡適四方使者，共其所受之物而奉之。」又《虎賁氏》

云：「適四方使，則從士大夫。」此文例與彼「職同，故以使

與爲介分別釋之。賈疏云：「此即行大職」云「美惡而無

禮者」，即有使士特使法，即使士與行夫等共行，是以引石

尚之事爲證。云「介，大夫之介也」者，亦明爲介與爲使爲

二事也。凡諸侯聘禮，大聘使卿，則大夫爲上介，士爲衆

介；小聘使大夫，則上介亦士爲之。天子聘諸侯蓋亦然。

故《聘禮》云：「君與卿圖事，遂命使者。既圖事，戒上介。

宰命司馬戒衆介。」鄭彼注云：「衆介者，士也。上屬司馬。

《周禮》司馬之屬司士，作士適四方使爲介。」又《玉藻》云：

「大夫有所往，必與公士爲賓也。」注云：「謂聘也。大聘使

上大夫，小聘使下大夫。公士爲賓，謂作介也。」賈疏云：

「謂聘禮大夫爲次介，其餘皆士介。天子使大夫下聘諸侯，

亦使士爲介。若使卿大夫，則射人作之，故《射人》云「有大

賓客，作卿大夫從」。注云：「作者，使從王見諸侯。」彼雖

不云會同，明會同亦與賓客同可知也。」引《春秋傳》者，定

十四年經文。《公羊傳》云：「石尚者何？天子之士也。」

何注云：「天子士士，以名氏通。」此引以證士自以王命使

之事。歸賑，詳《掌蜃》疏。大喪，作士掌事，事謂奠

斂之屬。【疏】「大喪作士掌事」者，《射人》云「大喪作卿大

夫掌事」，故此官掌作命士以下也。注云「事謂奠斂之

屬」者，賈疏云：「始死則有奠，及至小斂、大斂、朝夕、朔

月、月半、薦新、遷廟、祖奠、大遣奠等，皆是未葬已前，無

尸，不忍異於生，皆稱奠。葬後反，日中而虞，有尸，即謂之

爲祭。此經直云事，不云祭祀，明據奠斂之屬也。」作六

軍之士執披。作謂使之也。披，柩車行，所以披持棺

者，有組以結之，謂之戴。鄭司農云：「披者，扶持棺險者也。天子旁十二，諸侯旁八，大夫六，士四。」玄謂結披必當棺束，於束繫組。天子諸侯載柩三束，大夫二束。《喪大記》曰：「君纁披六，大夫披四，前纁後玄，士二披，用纁。」人君禮文，欲其數多，圍數兩旁言六耳，其實旁三。【疏】

「作六軍之士執披」者，上，唐石經誤，事，今從宋本正。賈疏云：「即六鄉之民，以其鄉出一軍，六鄉故名六軍。但鄭以天子千人，而云六軍者，以天子千人出自六軍，故號六軍之士也，非謂執披有七萬五千人也。」案：《遂人》注云：「用紼，旁六，執之者，天子其千人與？」賈即據彼注義。若然，賈意此六軍之士，即六鄉之卒執六引者，兼執披也。但據賈《既夕》疏說，人君三披，各三人持之，是天子諸侯兩旁六披，持之者不過十八人耳。則與執引紼人數多寡懸殊，似不必興作六軍之士。竊意此上下文並據上中下士言之，此六軍之士，疑亦當於六軍卒長、兩司馬、伍長上中下士中選擇充役；若軍士，則當諸軍將或大司馬等作之，非此官所掌也。注云「作謂使之也」者，《象胥》注云：「作，使也。」《呂氏春秋·知化篇》高注云：「使，役也。」謂司士以令役使之。云「披，柩車行，所以披持棺者」者，《檀弓》云：

「設披，周也。」注云：「披，柩行夾引棺者。」《說文·手部》云：「從旁持曰披。」賈疏云：「柩車則蜃車，云披者，車兩旁使人持之，若四馬六轡然，故名持棺者爲披也。」案：披，互詳《喪祝》疏。云「有組以結之，謂之戴」者，《喪大記》云「纁戴六」，注云：「戴之言值也，所以連繫棺束與柳材使相值，因而結前後披也。」鄭司農云「披者，扶持棺險者也」者，《喪祝》後鄭注云「執披備傾戲」是也。云「天子旁十二，諸侯旁八，大夫六，士四」者，此旁謂兩旁也，與下後鄭注旁三

謂「旁者文同而義異。先鄭以《喪大記》云「君纁披六，士二」爲據一邊言之，左右并之，則六披者有十二，二披者有四。然《大記》言君本謂諸侯，先鄭以爲天子禮，而以意補諸侯，大夫披數，與《大記》文不合。後鄭意彼言君六者，實通兩旁數之，若據一邊言之，則止三披，亦無十二披之說，故不從也。云「玄謂結披必當棺束，於束繫組」者，前云有組以結之謂之戴，則組即戴也。組以帛中屈爲之，其屈中內繫棺束，而兩端外繫柳材，披橫絡棺上，又結於組，出其餘柳帷之外，是披與組及棺束交互連結，相持以爲固也。故《既夕》注云「披絡柳棺上，貫結於戴」。賈彼疏云：「戴兩頭皆結於柳材，又以披在棺上絡過，然後貫穿戴之連繫棺束者，乃結於戴，餘披出之於外，使人持之。」案：據鄭、

賈說，是披結於戴，戴繫於棺，其義甚明。而《喪大記》孔疏云：「纁戴，謂用纁帛繫棺紐，著柳骨也。棺橫束有三，亦每一束兩邊輒各屈處爲紐，三束有六紐。今穿纁戴於紐，以繫柳骨，故有六戴也。纁披亦用絳帛爲之，以一頭繫所連柳纁戴之中，而出一頭於帷外，人牽之。每戴繫之，故亦有六也。」案：依孔說，是戴之外別有棺束，又別有紐戴繫於紐，不繫於棺束，與此注義違，非也。又據賈說則帛一條而爲二披，據孔疏則帛一條止爲一披，二說不同，亦未知孰是。云「天子諸侯載柩三束，大夫士二束」者，以結披與棺束相值，故先釋天子以下棺束之數，此束並謂衡束也。《檀弓》云：「天子棺束，縮二衡三，衽，每束一。」《喪大記》云：「君三衽三束，大夫二衽二束，士一衽一束。孔疏云：「衽謂燕尾合棺縫際也，束謂以皮束棺也。棺兩邊各三衽，每當衽上，輒以牛皮束之。」案：鄭意《喪大記》之君三束，即《檀弓》之天子棺束衡三。參互求之，知天子載柩束數與諸侯同，其設披之處即當三衡束也。「載柩」明注疏本並作「戴柩」。據賈疏釋注，此條兼引《喪大記》注戴字說解，似賈所見本亦作「戴」。然「戴柩」於義不順，今從宋本及嘉靖本。載柩者，謂載於棺以爲固之束，別於將葬祖載時載於車之束也。引《喪大記》曰「君纁披六，大夫披四，前纁後

玄，士二披，用纁」者，證先鄭說天子以下披數之誤。彼文本云「大夫戴前纁後玄，披亦如之」，無披四之文，後鄭以意增之。云「人君禮文，欲其數多，圍數兩旁言六耳，其實旁三」者，亦破先鄭天子旁十二之說也。圍數兩旁，謂通兩旁周圍數之，兩旁六則一旁三也。賈疏云：「其蜃車柳材，與中央棺束數等，人君三，大夫士二。」《大記》云「君纁披六，大夫四披」者，皆是禮文，故圍數兩旁言六言四也。士禮小，無文，故據一旁而言二。若然，大夫亦圍數兩旁言四。直云人君者，據尊者而言也。「凡士之有守者，令哭無去守。守官不可空也。」【疏】注云「守官不可空也」者，守謂有職事治守政者，通官守地守言之。賈疏云：「此文承大喪之下。令哭無去守，則大夫上有使役守，當雖同爲天子斬衰，不可廢事空官，故令哭不得去守也。」案：此與下文亦並據命士以下而言，賈兼及大夫，未允。國有故，則致士而頒其守。故，非喪則兵災。【疏】注云「故，非喪則兵災」者，賈疏云：「知非喪者，以上文已言大喪，明此是兵災，非喪也。」案：賈說是也。《大司徒》注云：「大故，謂王崩及寇兵也。」《司險》注云：「有故，喪災及兵也。」則通言之，凡喪事亦爲有故。今此上文已有大喪

之文，而別以有故作更端之語，明此有故不兼喪事，則必專指兵災可知，故云非喪則兵災也。凡邦國，三歲則

稽士任，而進退其爵祿。任，其所掌治。【疏】凡

邦國三歲則稽士任者，侯國之臣卑於王臣，故卿大夫士，

此官通稽攷之。三歲者，與大宰三歲大計時相當也。

注云「任其所掌治」者，《呂氏春秋·誠廉篇》高注云：「任，

職也。掌治即當官之職事，故謂之任。賈疏云：「此言「稽

士任」，文承邦國，即是邦國之卿大夫士總曰士也。據其所

任治而進退其爵祿。但諸侯之臣進退，應是諸侯當國爲

之。今於天子司士而言者，但司士作法與之，使諸侯自黜

陟耳，非謂司士自黜陟也。」

### 諸子掌國子之倅，掌其戒令與其教治，

辨其等，正其位。故書倅爲卒，鄭司農云：「卒讀如

物有副倅之倅。國子，謂諸侯、卿大夫、士之子也。《燕義》

曰：「古者周天子之官，有庶子官。」與《周官·諸子職》同

文。玄謂四民之業而士者亦世焉。國子者，是公卿大夫士

之副貳。戒令，致於大子之事。教治，脩德學道也。位，朝

位。【疏】「掌國子之倅」者，此官掌庶子，與司士掌上互相

備也。云「掌其戒令」者，以下《燕義》文並同，謂凡戒具徵

令施於羣子者，此官皆掌之也。云「辨其等者，辨，《燕義》

作「別」。案：辨別聲近義同。賈疏云：「等謂才藝高下等

級也。《燕義》孔疏云：「謂分別其貴賤之等。」案：賈、孔

二說亦足互相備。注云「故書倅爲卒，鄭司農云，卒讀

如物有副倅之倅」者，段玉裁改「讀如」爲「讀爲」，與《燕義》

注合，是也。說又見《車僕》。經作倅者，後鄭從今書，與先

鄭讀同也。《燕義》倅亦作「卒」，鄭彼注云：「卒讀皆爲

倅。」與此注同。云「國子謂諸侯卿大夫士之子也」者，《師

氏》、《大司樂》注略同。賈疏云：「《王制》云：「王太子、王

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皆造焉。」則王太子、

王子亦曰國子。不言者，彼不據《諸子職》而言，故含有王

太子、王子，亦以四術成之，故《文王世子》成王猶在學，學

君臣、父子、長幼之禮也。此據諸子主國子，致與大子使

用，故不得通王太子、王子也。」案：詳《師氏》疏。云「《燕

義》曰，古者周天子之官有庶子官，與《周官·諸子職》同

文」者，《燕義》云，古者周天子之官有庶子官，庶子官職諸

侯卿大夫士之庶子之卒」云云，彼文並本此經。鄭彼注

云：「庶子猶諸子也。《周禮》諸子之官，司馬之屬也。國

子，諸子也。《燕禮》有庶子官，是以義載此以爲說。賈疏

云：「彼《燕義》本釋《燕禮》之事，但《燕禮》有庶子執燭及獻庶子之文，記人欲釋《燕禮》庶子之義，故取天子諸子職解庶子，諸庶俱訓爲衆。天子之諸子，諸侯之庶子，皆掌卿大夫士之適子，適子衆多，故云諸，或言庶，諸庶通名，故天子諸子爲庶子也。」案：《燕禮》之庶子卽《宮正》之士庶子，此諸子則掌庶子之官，以諸庶義通，故此官亦或稱庶子，實則與燕禮庶子不同也。鄭彼注誤謂庶子卽此諸子官，賈孔兩疏遂謂天子官名諸子，諸侯官名庶子，與《燕義》不合，非也。互詳《敍官》及《宮正》疏。云：玄謂四民之業而士者亦世焉者，賈疏云：「此《齊語》，桓公謂管仲曰：『成民之事若何？』管仲對曰：『四民無使雜處。』」公曰：「處士、農、工、商若何？」管仲曰：「昔者聖王之處士就閑燕，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少而習焉，其心安焉。士之子恒爲士，農之子恒爲農，工之子恒爲工，商之子恒爲商。」是四民之業爲世也。引之者，見士之子亦入倅色也。按《王制》「大夫不世」，今亦有倅入世者，以大夫有功德亦得世，故詩云「凡周之士，不顯亦世」也。云「國子者，是公卿大夫士之副貳」者，依先鄭讀卒爲副倅之倅而中其義，燕義注亦云諸子副代父者也。案：依二鄭說，則國子卽是父之副倅，經不宜云國子之副，且與下文「存遊倅」之文

不合。竊謂此倅當從故書爲「萃」，而讀爲「萃」，與遊倅義正同。《國語·齊語》管子曰「今夫士羣萃而州處」，韋注云：「萃，集也。」《穆天子傳》云「賜七萃之士戰」，郭注云：「萃，集也，聚也。」皆聚集有智力者，爲王之爪牙也。此國子之萃，萃卽聚集部隊之名。蓋國子造學及備宿衛，皆羣聚曹輩，自爲部分，故特設此官以掌之，猶宮正掌宿衛士庶子等，注謂使之輩作輩學以相勸帥也。云「戒令，致於天子之事，教治，脩德學道也」者，並據下文爲說，《燕義》注亦同。賈疏云：「國子所學道德，卽《師氏職》三德三行并《保氏》六藝者是也。詒讓案：經教治當分爲二事。治謂政治，《司士》「掌國中之士治與其戒令」，與此治義同。《都司馬》云：「掌都之士庶子及其衆庶車馬兵甲之戒令，以國灋掌其政學」此教治卽彼之政學也。鄭合教治爲一，《燕義》疏以治爲治身，並失之。云「位，朝位者，《燕義》注亦同」孔疏云：「正其位者，正其朝廷所立之位也。此等諸子雖未爲官，皆繼父尊卑以爲等級，故有別其等，正其位也。」案：孔說是也。賈疏謂朝太子時，依父蔭高下爲列，亦通。國有大事，則帥國子而致於天子，唯所用之。若有兵甲之事，則授之車甲，合其卒

伍，置其有司，以軍灋治之。司馬弗正。軍

法，百人爲卒，五人爲伍。弗，不也。國子屬大子，司馬雖有軍事，不賦之。【疏】國有大事則帥國子而致於大子，

者，於，經例當作「于」，石經及各本並誤。以下《燕義》文亦

同，彼「帥」作「率」，字通，詳《樂師》疏。大子卽世子，此經

例稱世子，唯此職稱大子，詳《膳夫》疏。賈疏云：「大事下

有兵甲之事，則此大事謂祭祀也，故《左氏傳》云「國之大

事，在祀與戎」，此經二事當之也。」案：賈說未咳。《左》閔

二年傳云：「大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

國，占之制也。」則凡王巡守、會同，出行在外，大子或守或

從，國子皆共其役。此大事當亦兼大會同、大軍旅、大喪之

等。士庶子有戒守之事，詳《宮正》疏。但此文已略軍旅，

下又云「若有兵甲之事」者，蓋於大事之中別舉兵事，以其

有授車甲合卒伍等，不可略也。賈謂唯據大祀，非經義。

云「若有兵甲之事則授之車甲」者，《燕義》「兵甲」作「甲

兵」，「車甲」上有「以」字。此謂巾車、車僕授車，司甲授甲，

此官則共治其事，相與爲官聯也。亦當與司兵授兵，經不

云兵者，文不具也。云「合其卒伍，置其有司，以軍灋治之」

者，《燕義》「灋」作「法」，古今字。《燕義》孔疏云：「言若國

有甲兵之事，則庶子之官傳授以車甲，合會之以卒伍，置立

之以有司，謂立其主將，使統領之，用軍旅之法治理之。論

讓案：置其有司者，謂亦置軍吏，若伍長、卒長之等，使專

治其事。凡士庶子屬大子，蓋亦自爲部隊。《左傳》文元

年，楚公子商臣以宮甲圍成王，又僖二十八年，楚王以東宮

之卒從子玉，蓋皆士庶子之受兵甲者也。凡事有專職者謂

之有司，詳《宰夫》疏。惠士奇云：「內宰掌北宮，宮正掌西

宮，諸子掌東宮，皆典禁兵，豫機密，親近之臣也。宮正卽

司宮，諸子卽庶子。《燕禮》西階之燭，司宮執之，則知宮正

掌西宮也。阼階之燭，庶子執之，則知庶子掌東宮也。《內

宰職》「正歲憲禁令于王之北宮，而糾其守」，則內宰掌北宮

明矣。西宮者王宮，北宮者后宮，東宮者大子宮。國有大

事，諸子帥國子而致之大子，唯所用之。若有兵甲之事，則

授車甲而合卒伍。占者大子宮亦如王宮，有禁兵，所謂兵

甲之事者，謂太子有監國、撫軍之事，在軍則國子守遷主，

在國則國子守王宮也。授車甲，合卒伍，治以軍法，則有司

存。或守太廟，或守貴宮貴室，或守下宮下室，皆諸子致

之，內宰、宮正、宮伯分掌之，而太子弗與焉。云「司馬弗

正者，惠士奇云：「以爲是宿衛之親軍，故司馬之征弗

及。」注云「軍法百人爲卒，五人爲伍」者，據《敍官》文，

《燕義》注亦同。賈疏云：「軍法從五人爲伍，至萬二千五



百人爲軍，有六節，今注直云百人與五人，略舉之耳。」云「弗，不也」者，《燕義》注及《廣雅·釋詁》同。《公羊》桓十年何注云：「弗者，不之深也。」云「國子屬大子」者，國子學而未仕，異於王臣，且與大子同在大學，故使屬大子也。

《大戴禮記·千乘篇》云：「立子設如宗社，宗社先示威，威明顯見，辨爵集德，是以母弟官子，咸有臣志。官子即國子，以其屬大子，故有臣志矣。」云「司馬雖有軍事，不賦之」者，《燕義》注亦同。此讀「正」爲征也。凡此經征字，或作正，詳《小宰》疏。鄭以賦釋正，賦當如《小司徒》注所謂出車徒給繇役。不賦者，即謂司馬凡軍賦徒役之事，徵調不及於國子。賈後疏以爲兵賦，不誤；而此疏謂鄭解經正爲賦稅，謂不賦田稅、泉稅，失之。凡國正弗及。【疏】

「凡國正弗及」者，《燕義》文亦同。此「正」與《司勳》「唯加田無國正」同，亦當讀爲征。謂司馬以外，凡征役皆不及，即《鄉大夫》國中貴者舍征之法也。《王制》：「秀士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注云：「不征，不給其繇役。」此與彼略同。賈疏云：「上文云弗征，謂兵賦。」

此云國正，謂鄉遂之中所有甸徒力征之等，並不及也。大祭祀，正六牲之體。正謂牝載之。【疏】「大祭祀，正

六牲之體」者，與內饗、外饗爲官聯。《燕禮》、《大射儀》注謂庶子與膳宰聯事，膳夫即內外饗之長也。《大射儀》說庶子設賓俎，又設卿俎，又庶子正徹公俎，則射禮庶子亦掌牲俎之事，經不言者，文不具。注云「正謂牝載之」者，賈

疏云：「按《特牲》、《少牢》，移鼎入陳，即有一人鼎中匕出牲體，一人在鼎西，北面載之於俎。既言正六牲之體，明是此二事也。」詒讓案：牝者，以匕出牲體於鼎也。古祭用棘，喪祭用桑。《士昏禮》注云：「匕，所以別出牲體也。」

《士喪禮》作匕，匕字同，故《大僕》、《御僕》注並作「匕載」。今《儀禮》經注匕牝錯出。《士昏禮》釋文引劉昌宗云：「匕，器名。牝者，牝載也。」強爲區別，失之。凡樂

事，正舞位，授舞器。位，佾處。【疏】「凡樂事正舞

位」者，大司樂以樂舞教國子，樂師教國子小舞，是凡樂事與舞，羣子皆在舞位，故此官主正其位列，與大胥爲官聯。

《燕禮》、《大射儀》注謂庶子與樂正聯事，亦是也。云「授舞器」者，亦授羣子舞器，與司干、司兵、司戈盾爲官聯也。賈疏云：「並授舞者之器，文舞則授羽籥，武舞授干鉞之等。」

注云「位，佾處」者，《祭統》注云：「佾猶列也。」謂依佾數，正其進退之鄼位。《大胥》云：「以六樂之會正舞位，是也。」

《御覽·樂部》引《五經通義》云：「何以言舞在庭？」援神

契曰：「合忻之樂儼於堂。」《白虎通義·禮樂篇》亦云：「合歡之樂儼於堂，四夷之樂陳於門。」是舞位皆在堂下庭中也。《穀梁》隱五年傳云：「穀梁子曰：舞夏，天子八佾，諸公六佾，諸侯四佾。」尸子曰：舞夏，自天子至諸侯皆用八佾。《公羊》說與穀梁子同。《左傳》衆仲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案：《左氏》及尸子說諸侯以下佾數不同，而天子八佾則無異說。《白虎通義·禮樂篇》云：「八佾者何謂也？佾者，列也。以八八爲行列，八八六十四人也。諸公六六爲行，諸侯四四爲行。」《公羊》何注、《左傳》杜注、《淮南子·齊俗訓》許注說並同。《左傳》孔疏引服虔說，則謂用六爲六八四十八，大夫用四爲四八三十二，士二爲二八十六。《穀梁》范注及《論語·八佾》集解引馬融、《楚辭·招魂》王注、《通典》引《月令章句》、《呂氏春秋·察微篇》高注、《國語·魯語》章注並謂八人爲佾列。《宋書·樂志》傅隆議亦駁杜說，謂八音克諧，然後成樂，故必以八人爲列。如預說，至上止餘四人，豈復成樂，足明其說之非矣。

**大喪，正羣子之服位。會同、賓客，作羣子從。**從於王。【疏】「大喪正羣子之服位」者，大喪亦謂王及后、大子之喪也。賈疏云：「位謂在殯宮外內哭位也。正其服者，公卿大夫之子爲王斬衰，與

父同，故《雜記》大夫之子得行大夫禮也。」云「會同、賓客，作羣子從」者，《象胥》云「凡作事，王之下事庶子」是也。

注云：從於王「者，與《司士》會同作上從同。《大司馬》云：「大會同則帥士庶子，而掌其政令。」是會同羣子從王之事。凡國之政事，國子存遊倅，使之脩德學道，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攷其藝而進退之。遊倅，倅之未仕者。學，大學也。射，射宮也。《王制》曰：「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

【疏】「凡國之政事，國子存遊倅」者，以下《燕義》文亦同。彼「遊」作「游」。案：遊即游之俗，詳《師氏》疏。國子未任職事，又不共征役，故存於遊倅也。賈疏云：「謂國內有繇役之事，皆是也。此國子存遊暇無事之倅中。」云「使之脩德學道」者，德即《師氏》之三德三行，道即《保氏》之六藝六儀。此官兼掌教事，與彼二官及大司樂爲官聯也。云「春合諸學，秋合諸射」者，賈疏云：「謂於大學之中使之學，使在射宮習射也。」云「以攷其藝而進退之者，《燕義》攷「作」考」。案：攷，考古今字，詳《大宰》疏。賈疏云：「考較才藝長短，才藝長，進與官爵；才藝短者退之，使更服膺受業也。」

注云：遊倅，倅之未仕者。《燕義》注義同。《墨子·七患篇》云：「仕者持祿，游者養佼。」明游爲未仕者也。賈疏云：「倅是副代，已是未仕，復云游，游是游暇，亦是未仕之稱。」案：賈說倅爲副代，非也。此倅亦當讀爲萃。遊即《師氏》所謂貴遊。遊倅，謂貴遊子弟自相與爲部隊也。《國語·齊語》云：「昔聖王之處上也，使就閒燕。」蓋國子之學而未仕者，就閒燕而羣萃，斯謂之遊倅。《左》襄三十一年傳云：「鄭人游于鄉校。」杜注云：「鄉之學校。」明遊倅即《宮正》注所謂輩作輩學矣。云「學，大學也」者，《燕義》注同。賈疏云：「《周禮》若言異代之學，則舉其學名，即成均、瞽宗之類。今此直言學，明是周之大學也。」《周禮》云大學在國中，即夏后氏東序，在王宮之左也。「金鶚云：『經典單言學者，必是國學之大學。』」《孟子》云：「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學記》云：「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王制》上言「耆老皆朝於庠」，下言「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可見國學專稱學。鄉學小學雖有學之名，而不得單稱學，此所以爲別也。《王制》云：「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別學於國，則學不在國中可知。養於國是國中小學，則養於學是國外大學可知。《王制》所謂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

郊，正與此互證明。黃以周云：「古以五十里爲近郊，百里爲遠郊，其在五十里以內者，謂之國中。故大學在近郊以內，謂之國學；其在五十里外者，謂之郊學。」案：金、黃說是也。《王制》云：「周人養國老於東膠。」注云：「東膠，大學，在國中王宮之東。」又釋：「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云殷制。蓋鄭謂殷大學在郊，小學在國；周王國學制反是，大學即東膠，在王宮南之東。故賈釋注義亦謂大學爲東序，東序即東膠也。今攷此大學爲教國子之學，即《大司樂》成均是也。周制：天子立五學於郊，是爲大學。《王制》說大學在郊，即據周制。鄭以爲殷制，誤也。五學之制，中學曰辟雍，爲天子饗射之學；南學曰成均，與上庠、東序、瞽宗同爲教國子之學。辟雍，唯天子饗射及受成獻賦乃在其中，非國子所常居。然則此合國子必在成均可知矣。以五學言之，則辟雍爲尊；以四學言之，則成均爲尊。《大司樂》所謂成均者，舉南學以該三方之學；此云學者，亦通四學之言也。金鶚又云：「《祭義》云：『天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大子齒。』辟雍爲承師問道之所，非學上所居。上所居者，四面之學也。大子與學士齒，必在四學之中，故《祭義》但言四學。」案：金說亦是也。蔡氏《明堂月令論》引《易傳·太初篇》，亦云「在中央曰大學，天子之所自學

也」。足與《祭義》互證。而鄭注《祭義》，則以四學爲四郊之虞庠；《大戴禮記·保傳篇》盧注又云：「四學者，東序、瞽宗、上庠及四郊之學也。」並未得其義。賈疏不知此學即大學之四學，而依《王制》注義以爲專指東序，於義既不備，又依鄭說東序在國不在郊，尤與周制不合，亦誤也。周學制，並詳《大司樂》疏。云「射，射宮也」者，《燕義》注亦同。賈疏云：「《射義》云：『已射於澤，然後射於射宮。』射宮即國之小學，在西郊，則虞庠是也。」論讓案：凡禮射所在之宮即謂之射宮，射宮非宮之定名也。《穀梁》昭八年傳說蒐狩禮云：「以習射于射宮。」范注云：「射宮，澤宮。」是以澤宮爲射宮也。《鄉射禮》云：「主人戒賓，賓許，主人退。」注云：「退還射宮。」是以州序爲射宮也。《大射儀》云：「公入驚。」注云：「射宮在郊，以將還爲入。」又《鄉射記》云：「於郊則間中。」注云：「於郊，謂大射也。大射於大學。」是諸侯與羣臣大射必於大學，即以大學爲射宮。又《樂記》云：「散軍而郊射，左射《狸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注云：「郊射，爲射宮於郊也。左，東學也。右，西學也。」是東學、西學皆可以爲射宮也。以此推之，則賓射在朝，即以治朝爲射宮，燕射在寢，即以路寢爲射宮，舉可知矣。鄭此注及《燕義》、《射義》注並不言射宮所在。以經攷

之，大射在大學，而此經以射學別文者，天子與學士大射當以辟雍爲射宮，故《文選·東京賦》薛綜注云：「射宮，謂辟雍也。」《白虎通義·辟雍篇》云：「大學者，辟雍，鄉射之宮。」案：鄉大夫之射不得在辟雍，而班氏以辟雍爲鄉射之宮者，鄉與饗通，即《詩·大雅·靈臺》孔疏引《韓詩說》所謂春射秋饗也。依其說，則辟雍爲天子大射之宮，春射在是，則秋合國子而射亦在是可知矣。辟雍爲大學之中學，與靈囿、靈沼同在郊。澤即靈沼，於上爲宮，謂之澤宮。《射義》說將祭擇士，云「已射於澤而後射於射宮」者，謂先習射則以靈沼上之澤宮爲射宮，及正行大射，則以大學中學之辟雍爲射宮。《禮器》云：「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頌宮。」此謂魯郊先告於頌宮。若然，周人有事於上帝，亦必先有事於辟雍，故將祭擇士，亦於辟雍，可以例推。至澤宮，《司弓矢》亦謂之澤，乃武射之所，止可習射，若天子與學士大射，則無不於大學者，故知此射非澤宮也。此經云「春合諸學，秋合諸射」者，謂春合國子於四學，而學《詩》、《書》、禮樂；秋合國子於辟雍，而大射、射畢，仍反居四學。通言之，辟雍與四學同稱學，對文則學爲四學，辟雍爲射宮，義各有當也。鄭《儀禮》、《禮記》注說，亦謂天子諸侯大射射宮皆在郊學中爲之，而《王制》注謂周制天子大學

在國中，諸侯用殷制，大學在郊。是諸侯郊學爲大學，天子郊學則小學也。故賈氏此疏及《鄉射》、《大射禮》疏並謂天子大射在西郊虞庠小學，與諸侯大射在大學不同。而《樂記》孔疏說郊射，謂東學在東郊，西學在西郊，即四郊之虞庠；又引皇氏謂並在東郊，則皆小學也。又引熊氏，則謂《王制》殷禮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武王伐紂之後，猶用殷制，以爲射宮於郊，爲據大學。是皆牽於《王制》注說，故有此紛舛。不知《王制》所云，即是周制，並無殷周之異，亦非天子與諸侯不同也。《射義》孔疏又謂天子大射射宮在廟，引《司服》「享先公饗射則鷩冕」，《司几筵》「大朝覲大饗射依前南鄉」爲證。今案：大射在廟，《禮》經注並無是說。《司服》、《司几筵》謂射與享先公、大朝覲冕服筵席同耳，非謂射與祭覲同在廟也。孔說尤不足據。其辟雍所在，漢唐諸說，尤多舛異，並詳《大司樂》、《司弓矢》、《匠人》疏。又《大戴禮記·虞戴德篇》說，歲二月，天子與諸侯教士大射於東郊，爲壇。彼與諸侯教士春射於郊，與此事異，詳《司裘》疏。引《王制》曰：「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者，鄭彼注云：「春夏，陽也。《詩》樂者聲，聲亦陽也。秋冬，陰也。《書》禮者事，事亦陰也。」互

言之者，皆以其術相成。王子，王之庶子也。羣后，公及諸侯。賈疏云：「若王之子，得適庶俱在學。若羣后畿內諸侯已下，則庶子賤，不得在學，故皆云適子也。引之者，證貴賤皆在教科也。案：凡國子入學者，不分適庶。《王制》所說，與經不甚合，賈從之，未塙，詳《師氏》疏。」

### 司右掌羣右之政令。

羣右，戎右、齊右、道右。【疏】注云「羣右，戎右、齊右、道右」者，賈疏云：「按下文云車有五等，右惟三，故下注云『齊右兼玉路之右，戎右兼田右』等也。案：鄭、賈並據王所乘五路之右言之，實則經云羣右，所略其衆。《馭夫》云：「掌馭貳車、從車、使車。」彼三車之等，亦皆有右。此官當亦掌其政令，注文不具也。凡軍旅會同，合其車之卒伍，而比其乘，屬其右。合、比、屬，謂次第相安習也。車亦有卒伍。【疏】「凡軍旅會同，合其車之卒伍」者，此合六軍戎車之卒伍也。賈疏云：「凡軍旅，據征伐。會同，謂時見曰會，殷見曰同。」者皆合車之卒伍。云「屬其右」者，六軍之車凡三千乘，有右三千人，並此官屬聚教令之也。注云「合、比、屬，謂次第相安習也」者，明合、比、屬三字義

略同。《國語·吳語》韋注云：「比，合也。」《州長》注云：

「屬猶合也，聚也。」又《天官·世婦》注云：「比，次也。」是

合、比、屬並謂合聚次第，使相安習也。云、車亦有卒伍

者，明與《敘官》制軍之卒伍異也。賈疏云：「按宣十二年

《傳》云：「其君之戎，分爲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司

馬法》曰「二十五乘爲偏」。又云「以百二十五乘爲伍」，

注：「伍重，故百二十五乘。」是其車之卒伍也。」案：賈引

《司馬法》，今本佚此文。《左傳》昭元年，孔疏服虔引《司馬

法》云：「五十乘爲兩，百二十五乘爲伍，八十一乘爲專，二

十九乘爲參，二十五乘爲偏。」所引較賈尤備。又成七年，

杜注引《司馬法》云：「車九乘爲小偏，十五乘爲大偏。」並

車乘部伍之名也。據賈疏，則伍是車數，而卒仍是人數，

《敘官》疏引《左傳》服注可證。江永謂《左傳》之廣有一卒，

卒乃車三十乘之名，即兩大偏之數也。與服、杜、賈諸說並

異。又云：「車徒各有卒伍之法。徒法，五人爲伍，五伍爲

兩，四兩爲卒。車法，兩偏爲卒，五偏爲伍。二十五乘之

偏，五十乘爲卒，百二十五乘爲伍，十五乘之偏，三十乘爲

卒，七十五乘爲伍。」黃以周亦云：「《司馬法》偏有九乘、十

五乘、二十五乘之異。九乘爲偏之小，十五乘爲偏之大。

小偏大偏者，於一偏中分之，而非正偏。偏之定名，自以一

十五乘爲正。兩其偏謂之兩，五其偏謂之伍。兩，五十乘，

伍，百二十五乘，皆由二十五乘之偏得名。然兩其二十五

乘之偏謂之兩，兩其十五乘之大偏亦曰偏之兩。偏之兩非

正兩也。參其小偏謂之參，重其小偏謂之專。參，二十七

乘，專八十一乘，皆由九乘之小偏得名。服注引《司馬法》

「二十九乘曰參」，九乃七字之誤。案：江、黃說甚瑣，附錄

之，以見古車乘卒伍名數之略。凡國之勇力之上能

用五兵者屬焉，掌其政令。勇力之上屬焉者，選

右當於中。《司馬法》曰：「弓矢圍，受矛守，戈戟助。凡五

兵，長以衛短，短以救長。」【疏】凡國之勇力之上能用五

兵者屬焉者，此謂司右本屬之外，別選擇勇士以爲屬。無

員數，亦《大宰》八法官屬之變例也。《王制》云：「凡執技

論力，適四方，羸股肱，決射御。」《大戴禮記·千乘篇》亦

云：「司馬、司夏以教士車甲，凡士執技論功，脩四衛，強股

肱，質射御，才武聰慧，治衆長卒，可以爲儀綴於國，出可以

爲率，誘於軍旅。」並所謂勇力之上，蓋以技擊特被選擇，與

六軍士卒不同，故自爲屬隊矣。注云「勇力之士屬焉者，選

右當於中」者，《左》成十八年傳云：「荀賓爲右，使訓勇力

之上時使。」杜注云：「勇力皆車右也。」《國語·晉語》

云：「少室周爲趙簡子右，聞牛談有力士，<sup>①</sup>請與之戲，弗勝，致右焉。」是選右必取勇力之士也。引《司馬法》曰：「弓矢圍，受矛守，戈戟助。」者，《定爵篇》文。惠棟云：「今《司馬法》曰：『右兵，弓矢禦，受矛守，戈戟助。』凡五兵五當，長以衛短，短以救長。」賈曰：「弓矢圍者，圍城時也。」愚謂「圍」當作「圍」，古禦字作圍，《管子》、《墨子》書皆然。鄭注作「圍」，傳寫之誤。今《司馬法》爲禦字，从俗作也。一案：惠說是也。云「凡五兵，長以衛短，短以救長」者，亦《司馬法》文。賈疏云：「圍者以弓矢爲長，戈戟爲短；守者亦以戈戟爲短，以受矛爲長。故云長以衛短，短以救長，使力相得也。此五兵據勇力之士所用，下注車之五兵，則無弓矢而有夷矛是也。」案：五兵，詳《司兵》疏。

### 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

王出，將虎賁上居前後，雖羣行亦有局分。【疏】注云「王出，將虎賁上居前後」者，謂王出則此官將虎上分居王之前後以趨，若《士喪禮》君視臣斂，小臣一人執戈先一人後之比。《司戈盾》云：「軍旅會同，授虎士戈盾。」《韓非子·喻老篇》云：「句踐入宦於吳，身執干戈爲吳王洗馬。」蓋卽爲虎士先後而趨也。云「雖羣行亦有局分」者，賈疏云：「以經云卒伍，

則是五人爲伍，百人爲卒。」案：依賈說，《序官》云虎士八百人，則其羣行之局分，蓋凡八卒百六十伍也。軍旅、會同亦如之。舍則守王閑。舍，王出所止宿處。

閑，柅柅。【疏】「軍旅會同亦如之」者，謂行時亦將虎士先後王而趨以卒伍也。云「舍則守王閑」者，與師氏爲官聯也。注云「舍，王出所止宿處」者，謂軍旅會同，王在道

止宿之宮，若《大司馬》芟舍、《掌舍》會同之舍是也。《司戈盾》注云：「舍，止也。」又《天官·敘官》注云：「舍，行所解

止之處。」此義與彼同。云「閑，柅柅」者，《說文·門部》云：「閑，闌也。」《廣雅·釋詁》云：「閑，遮也。」又《釋宮》云：「柅，柅牢也。蓋柅柅所以遮闌行人，故亦謂之閑。賈

疏云：「按《掌舍》云：『掌王之會同之舍，則設柅柅再重。』杜子春以爲行馬。後鄭云：『行馬再重者，以周衛有內外

列。』《校人職》：『養馬曰閑。』是其閑與柅柅皆禁衛之物，故以閑爲柅柅釋之也。王在國，則守王宮。爲周

衛。【疏】「王在國則守王宮」者，鄭《儒行》注云：「宮謂牆垣也。」謂以虎士八百人，分布守衛王宮五門內外之牆垣

① 《國語·晉語》無「士」字。

也。注云「爲周衛」者，周市王宮爲藩衛也。詳《掌舍》

疏：國有大故，則守王門，大喪亦如之。非常

之難要在門。【疏】國有大故則守王門者，司士注

云：「故，非喪則兵災。」王門謂王宮之門，別於王城十二門

爲國門，猶師氏云「守王之門外」，此官與彼爲官聯也。

但彼注以爲守中門之外，據《司士》常朝之位，虎士在路門

之右，則自路門至皋門，並虎士守衛所及，不徒路門中門

也。《國語·魯語》韋注云：「虎賁，王在國則守宮門。」即

本此經。云「大喪亦如之者」，大喪謂王及后、世子之喪，亦

當有戒守事。《書·顧命》：「成王之喪，呂伋以虎賁百人

逆子釗于南門之外。」僞孔傳云：「伋爲天子虎賁氏。」蓋時

方守路門，故因使迎嗣王也。注云「非常之難要在門」

者，《宮正》注云：「有故，凡非常也。」王門衆所出入，有難

則戒守尤嚴，故此官帥虎士守之。及葬，從遣車而

哭。遣車，王之魂魄所馮依。【疏】注云：遣車，王之魂魄

所馮依者，賈疏云：「遣車者，將葬，盛所苞奠遣送者之

車。其車內既皆有牲體。」故云王之魂魄所馮依。」案：天

子遣車之數，詳《巾車》疏。適四方使，則從士大

夫。虎士從使者。【疏】「適四方使則從士大夫者，亦如

《司士》注謂以王命使者也。賈疏云：「天子有下聘諸侯

法，大行人所云歲徧問之等，<sup>①</sup>時則使虎賁從行也。」

注云虎士從使者者，明經士大夫即使者也。依鄭《大

宗伯》：「大行人」注義，則諸侯聘天子及自相聘，皆大聘使

卿，小聘使大夫，則天子聘諸侯當亦然。若然，此經大夫者

小聘之使，士者歲時小事之使，不及卿者，文不具也。若

道路不通有徵事，則奉書以使於四方。不通，

逢兵寇若泥水。奉書，徵師役也。《春秋·隱七年冬，戎伐

凡伯于楚丘以歸。【疏】則奉書以使於四方者，於經例

當作「于」，石經及各本並誤。注云「不通，逢兵寇若泥水，

奉書徵師役也」者，書謂徵令之書。《詩·小雅·出車》云

「畏此简书」，毛傳云：「简书，戒命也。鄰國有急，以簡書

相告，則奔命救之。」若然，王國有事，當亦以簡書徵師役於

四方矣。賈疏云：「若兵寇則徵師，若泥水則徵役。」引《春

秋·隱公七年冬，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者，證兵寇道路不

通之事。

① 編原訛，偏一，據《周禮注疏》改。



## 旅賁氏掌執戈盾夾王車而趨，左八人，

右八人，車止則持輪。夾王車者，其下士也。下士

十有六人，中士爲之帥焉。【疏】「掌執戈盾夾王車而趨」

者，從王備守衛。《公羊》哀十三年何注云：「滕薛俠穀而

趨。此官夾王車，蓋亦夾兩穀。」《史記·商君傳》云：「持

矛而操闔戟者，旁車而趨。」戰國時，封君亦僭設旅賁也。

又《司戈盾》云：「祭祀授旅賁。」《說文·殳部》亦云「殳，

禮旅賁以先驅」。是此官亦執殳，經止言執戈盾者，文不

具。云「車止則持輪」者，《文選·東京賦》薛注云：「持，扶

也。」持輪，亦謂立輪旁，若扶翼維持之也。《荀子·正論

篇》云：「天子乘大路，三公奉軫持納，諸侯持輪挾輿先

馬。」彼持輪與此義同。挾夾字通。挾輿，亦即此夾車而趨

也。注云「夾王車者，其下士也，下士十有六人，中士

爲之帥焉」者，賈疏云：「見《序官》云「旅賁氏中士十人，下

士十有六人」。此經左右十六人，故知是旅賁氏之下士也。

中士皆官首，明爲之帥也。凡祭祀、會同、賓客，則

服而趨。服而趨，夾王車趨也。會同、賓客，王亦齊服，

服袞冕，則此士之齊服，服玄端。【疏】注云「服而趨，夾王

車趨也」者，明此經與上文互相備，上執戈盾夾王車而趨，

亦服其服：此服而趨，亦執戈盾夾王車也。《國語·魯語》

云：「號之會，楚公子圍。人執戈先焉。叔孫穆子曰：『天

子有虎賁，習武訓也。諸侯有旅賁，禦災害也。今大夫而

設諸侯之服，有其心矣。』」據穆子言，則楚公子之二人執戈

先，即旅賁也。云「會同、賓客，王亦齊服服袞冕」者，此言

「亦」者，亦如祭祀也。賈疏云：「見下文《節服氏》云「掌祭

祀朝覲袞冕」，鄭云「從王服」。朝覲服袞冕，則會同賓客亦

服袞冕，故《覲禮》「天子袞冕負黼宸」是也。《金鶚》云：「齊

祭必異服，自天子以至於士皆然，以祭重於齊，不可無別。

又齊服取陰幽之義，不尚文飾；祭貴盛服，必致其華美也。

袞冕甚文，豈宜此乎？」案：金說是也。鄭意王祭祀齊祭

皆袞冕，郊祀裘冕祭，亦袞冕齊，會同、賓客，王亦服袞冕，

與彼同也。今攷天子齊服，說多錯異。依鄭此注，則服袞

冕。《玉藻》孔疏從熊安生說，謂天子玄冕祭則玄冠齊，緇

冕祭則玄冕齊。韋氏《禮圖》引張鎰說，謂天子諸侯齊，

並玄冠、玄衣、玄裳，卿大夫素裳，上士玄裳，中士黃裳，下

士裸裳。此並以天子齊服爲玄冠、玄端。綜校衆說，袞冕

太華，非齊所宜，金氏論之詳矣。依熊、孔、張說，天子齊服

玄端，則與燕服無異，又爲太殺。攷《司服》「齊服玄端素

端」，本通咳王侯爲文，與郊特牲「玄冕齊成」，《荀子·哀

公篇：「端衣玄裳，纁而乘路。」文亦正合。則王六冕祭，蓋當同服玄冕齊。其玄冕祭亦得玄冕齊者，以王祭服玄冕纁裳，齊服則玄冕玄裳，裳色不同，不嫌齊祭無辨也。其諸侯齊服亦玄冕玄裳，《荀子》所云是也。至王會同賓客齊服，亦當玄冕玄裳，不服袞冕，互詳《司服》疏。云：「則此上之齊服服玄端者，據《司服》云，其齊服有玄端素端，彼注以爲專爲上之齊服。」賈疏云：「若上助祭服爵弁，此爲會同，故齊服服玄端。」案：賈說本熊安生也。《玉藻》云：「玄冠丹組纁，諸侯之齊冠也；玄冠綦組纁，士之齊冠也。」注云：「言齊時所服也。四命以上，齊祭異冠。」孔疏云：「四命以上齊祭異冠者，以諸侯玄冕祭，玄冠齊；孤則爵弁祭，亦玄冠齊，是齊祭異冠也。必知孤亦玄冠齊者，以諸侯尚玄冠齊，明孤亦玄冠齊也。其三命以下大夫，則朝服以祭，士則玄端以祭，皆玄冠也。此云「玄冠綦組纁，士之齊冠」，是齊祭同冠也。其天子之士與諸侯上大夫同，故《深衣》目錄云「士祭以朝服」，謂天子之士也。祭用朝服，與諸侯大夫同。然則天子大夫與諸侯孤同，亦爵弁祭，玄冠齊。此是熊氏之說也。皇氏以爲天子大夫與諸侯大夫同，但朝服以祭，便與鄭注四命以上齊祭異冠，於文爲妨，皇氏之說非也。其天子之祭，玄冕祭則玄冠齊，緇冕祭則玄冕齊，以次差之

可知也。此亦熊氏說。此云四命齊祭異冠者，謂自祭也。若助祭於君，則齊祭同冠。故《鄭志》趙商問云：「以《雜記》云：「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己。」是爲三命以下齊祭異冠，何但四命以上也。觀注似若但施於己祭，不可通之也。」鄭答云：「齊祭謂齊時一冠，祭時亦一冠，四命乃然。大夫冕士弁而祭於君，齊時服之，祭時服之，何以亦異。」如鄭此言，是助祭齊祭同冠，故云何以亦異。若然，士之助祭齊服應服爵弁，而鄭注《旅賁氏》云「王齊服服袞冕，則士之齊服服玄端」，不服爵弁者，熊氏云：「若上助王祭祀服爵弁，若助王受朝覲，齊服則服玄端。」義或然也。案：鄭意當如熊、孔說，賈說亦然。但鄭謂上助祭齊祭同服爵弁，非也。以經攷之，天子之士當玄冕助祭，玄冠自祭，其齊則皆以玄冠，助祭與齊不同冠。其侯國之士助祭雖以爵弁，然凡齊服尚玄，爵弁纁裳非齊所用，侯國之士助祭之齊，當亦服玄端，祭時乃易爵弁。然則齊服自天子下達，以至於士，齊祭冠或異或同，不可一例論也。亦詳《司服》疏。喪紀，則哀葛執戈盾。

葛，葛絰。武士尚輕。【疏】，喪紀則哀葛執戈盾者，此亦謂大喪紀王及后喪，則衛嗣王也。蓋亦夾車而趨。《書·顧命》云：「乙丑，王崩。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

齊侯呂伋以二王戈虎賁百人，逆子釗于南門之外。」僞孔傳云：「使桓、毛二臣，各執下戈。」以此經證之，桓、毛二臣蓋即為旅賁氏《敍官》云「中士二人」是也。 注云「葛，葛經」者，謂以葛為首絰，要絰也。絰，詳《司服》疏。云「武士尚輕」者，賈疏云：「中為王貴賤皆斬衰，斬衰麻絰，至葬乃服葛。」今王始死即服葛，故云武士尚輕。軍旅，則介而趨。介，被甲。【疏】軍旅則介而趨者，亦謂大師夾王車趨也。 注云「介，被甲」者，《毛詩·鄭風·清人》傳云：「介，甲也。」《廣雅·釋器》云：「介，鎧也。」賈疏云：「在軍為甲士著甲，餘者不服甲，但此旅賁勇士衛王，故被甲而趨也。」

### 節服氏掌祭祀朝覲袞冕，六人維王之大

常。服袞冕者，從王服也。維，維之以縷。王旌十二旒，

兩兩以縷綴連，旁三人持之。禮，天子旌曳地。鄭司農云：「維，持之。」【疏】「掌祭祀朝覲袞冕，六人維王之大

常」者，此當讀袞冕句，鄭、賈讀誤，詳後。《司服》云：「享

先王則袞冕。」後別見郊祀袞冕，則此祭祀專據享先王也。

王大朝覲服袞冕，詳《司服》疏。

注云「服袞冕者，從王

服也」者，賈疏云：「以其節服氏者，世能節王之衣服，明節服所服與王同，故云從王服也。」案：鄭、賈意，並謂此官從王服袞冕也。攷此官爵下士，依《旅賁氏》注疏義，上助祭當服爵弁，齊服則玄端。今依吳廷華、金鶚說，王下士得服玄冕，然究不得服袞冕。祭祀朝覲儀等至嚴，乃令下士與王同服，以此為節，揆之禮意，殆不然矣。惠士奇云：「官以節服為名，則王之車服旂常皆其職掌。朝祭則六人從王，郊祀則二人從王，持旌執戈，乃其事也。若云從王服袞，從尸服裘，則《周禮》、《顧命》執惠執戈者，雀弁綦弁而已，未聞服冕，況以下士而服袞與裘乎。諸侯四人其服亦如之者，所謂公之服白袞冕而下，如王之服也。郭景純注《爾雅》引《周禮》曰：「六人維王之大常。」服虔注《左傳》引《周禮》亦然。則是節服氏掌朝祭之袞冕，郊祀之裘冕可知矣。學者讀從之可也。曾釗云：「掌王之服袞冕與釋服之節耳。」金鶚云：「此文當於袞冕絕句。若以「袞冕」連下「六人」讀之，而謂節服氏白服袞冕，無論下士不當有此服，亦豈有身服袞冕而維大常以奔走於道路者乎？龍衮為天子之服，下士即得服冕，斷無有服龍衮之理也。」呂飛鵬

①「詩」原訛「風」，據楚本改。

云：「《詩·干旄》正義亦引《周禮》作「六人維王之大常」。據此，則袞冕裘冕俱屬上讀。案：惠、曾、金、呂讀掌祭祀朝覲袞冕爲句，於義較通。王應電、方苞讀同。云：維，維之以縷者，《爾雅·釋天》說旂制云：「維以縷」，郭注云：用朱縷維連持之，不欲令曳地，《周禮》曰「六人維王之大常」是也。《毛詩·鄘風·干旄》篇「素絲紕之」，箋云：「素絲者以爲縷，以縫紕旂旗之旒縷，或以維持之。」案：據《詩》箋說，則凡維旂旗之縷，並以素絲爲之，郭云用朱縷，非鄭義。又案：凡九旗張之，蓋皆維以縷，故《聘禮》云：「及竟，張旂誓」，注云：「張旂，謂使人維之」是也。云「王旂十二旒，兩兩以縷綴連，旁三人持之」者，旒，旂之俗，詳《巾車》疏。賈疏云：「《巾車》云：「玉路建大常，十有二旒。」經云六人維之，明一畔有三人，三人維六旒，故知兩兩以縷連，旁二人持之。」云：禮，天子旂曳地者，賈疏謂出《禮緯含文嘉》。《詩·干旄》孔疏引《爾雅》孫炎注云：「維持以縷，不欲其曳地。卽其義也。鄭司農云：維，持之者，《職方氏》注云：「維，持也。」是維持義同。諸侯則四人，其服亦如之。郊祀裘冕，二人執戈，送逆尸從車。裘冕者，亦從尸服也。裘，大裘也。凡尸，服卒者之上服。從車，從尸車送逆之往來。《春秋傳》曰：「曾祀夏郊，董伯

爲尸。【疏】諸侯則四人者，賈疏云：「依《禮緯含文嘉》云：「天子旂九刀，十二旒，曳地。諸侯七刀，九旒，齊軫，大夫五刀，五旒，齊軫；士三刀，三旒，齊首。」彼或異代法，故旒不依命數。周之諸侯之旂，皆交龍爲之。上公九旒，侯伯則七旒，子男則五旒。今總云四人，則不得兩兩維之，但一畔有三人，分而維之，見威儀耳。」案：賈引《禮緯》說天子以下旂旗刀數，於經無徵。依其說，則車軫至地，較至軫，首至較，皆相較一仞，此與《考工》車制遠不相應，殆不足據。互詳《司常》、《輿人》疏。云「其服亦如之」者，賈疏云：「節服氏之服亦與諸侯同。諸侯惟王後與魯得祭天服袞冕，其餘諸侯惟得祭宗廟服玄冕，節服氏皆與君同服，故云亦如之。」曾釗云：「節服者，節適王之服與釋也。容諸侯亦掌之。蓋諸侯祭祀朝覲，則節服氏亦節適其服，故云亦如之。其不曰驚冕而下，而但曰「其服」者，亦猶但曰「諸侯則四人」，而不曰四人維旂也。此省文法。如疏所云，則尊卑不辨，何以昭服色乎！」案：曾說是也。云「郊祀裘冕，二人執戈」者，當讀裘冕句，鄭、賈讀亦誤。此服裘冕者，謂冬至圜丘，孟春南郊及春祭青帝，冬祭黑帝也。其方丘北郊及夏祭赤帝、黃帝，秋祭白帝等，亦仍服袞冕而已。注云：裘冕者，亦從尸服也」者，亦誤謂節服氏二

人皆從尸服裘冕也。云「裘，大裘也」者，《司裘》云「掌爲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又《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是也。詳《司裘》疏。云「凡尸，服卒者之上服」者，據《士虞記》文，明尸亦服大裘。《守桃》注義同。云「從車，從尸車送逆之往來」者，賈疏云：「送逆皆從尸車後。」引《春秋傳》者，《國語·晉語》云：「鄭簡公使公孫成子來聘。平公有疾，夢黃熊入于寢門。子產曰：『昔者鯀違帝命，殛之于羽山，化爲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爲夏郊，三代舉之。今周室少卑，晉實繼之，其或者未舉夏郊邪？』宣子以告。祀夏郊，董伯爲尸。」是其事也。《漢書·律厯志》引《國語》稱《春秋外傳》，《論衡·案書篇》、韋昭《國語注敘》說並同，故鄭亦稱《春秋傳》也。此引之者，證郊祀有尸之事。韋注云：「董伯，晉大夫。神不欲非類，則董伯其姒姓乎？」尸，主也。一案：韋訓尸爲主，則不以爲祭尸，說與鄭異。《曲禮》孔疏云：「天子祭天地、社稷、山川、四方、百物及七祀之屬，皆有尸也，故《鸞鷖》並云公尸。外神之屬，不問同姓、異姓，但卜吉則可爲尸。故《異義》：《公羊》說祭天無尸。《左氏》說晉祀夏郊，以董伯爲尸。《虞夏傳》云：『舜入唐郊，以丹朱爲尸。』是祭天有尸也。許慎引《魯郊禮》曰「祝延帝尸」，從《左氏》之說也。」論讓

案：許說是也。《大祝》云「大禋祀逆尸」，是祀昊天有尸。《士師》云「祀五帝則沃尸及盥」，是祀五帝有尸也。《詩·大雅·既醉》孔疏引《石渠論》云：「周公祭天，用太公爲尸。」亦郊祀有尸之證。竊謂古者祭天地以下外神，蓋所祭與配食者共一尸，猶《通典·吉禮》引禘於大廟逸禮云「毀廟之主升合食於太祖，而立一尸」，毀主無數，而止以昭穆各立一尸，明祭禮不必一主立一尸矣。蓋凡祭天地以下諸外神，始祭時兼設所祭與所配者之主，至迎尸，則止迎一尸，以其主二而尸一，故郊尸可以謂之帝尸，《魯郊禮》所云是也。亦可謂之配帝之尸，《晉語》「董伯爲尸」之文，承「鯀爲夏郊」之下，則董伯爲郊尸，卽爲鯀尸可知，董伯姒姓，正鯀後也。此注云「尸服卒者之上服」，則鄭以郊尸卽爲所配帝王之尸可知。若別有天神之尸，何得概云服卒者之上服乎？《詩·鸞鷖》箋亦云「喻祭天地之尸，以配至尊之故，其來燕似若止得其處」。彼箋云「天地之尸配至尊，其兼爲配帝之尸，語尤明白。然則天地非無尸，但不立專尸耳。《曲禮》疏謂天地以下皆有尸，亦不謂所祭與所配分立一尸，孔意或與鄭同也。」

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

執戈揚盾，帥百隸而時難，以索室毆疫。蒙，

冒也。冒熊皮者，以驚毆疫癘之鬼，如今魃頭也。時難，四

時作方相氏以難卻凶惡也。《月令》「季冬，命國難」。索，

度也。【疏】「掌蒙熊皮」者，《敍官》「狂夫四人無爵，故不得

服弁冠等，唯蒙熊皮爲首服，若田事之皮冠也。云「黃金四

目」者，鑄黃金爲目者四，綴之面間，若後世假面具也。云

「執戈揚盾」者，象以兵擊伐之事。《廣雅·釋言》云：「揚，

舉也。」云「帥百隸而時難，以索室毆疫」者，毆，依嘉靖本及

汪道昆本正。釋文作「毆」，卽驅之占文。唐石經作「毆」，

宋注疏本作「歐」，並誤。後文「歐方良」同。詳《射鳥氏》

疏。《太平御覽·禮儀部》引《禮記外傳》云：「方相氏之

官，歲有三時，率領羣隸，驅索癘疫之氣於宮室之中，亦攘

送之義也。」案：百隸卽司隸所掌五隸之民，衆言之，故謂

之百隸也。注云「蒙，冒也」者，《說文·艸部》云：

「蒙，玉女也。」又《曰部》云：「冡，覆也。冒，冡而前也。」

經典皆借蒙爲冡。《小爾雅·廣詁》云：「蒙，冒，覆也。」謂

冒覆之於首。云「冒熊皮者，以驚毆疫癘之鬼」者，《釋名·

釋天》云：「疫，役也，言有鬼行役也。」《論語·鄉黨》集解

引孔安國云：「儼，驅逐疫鬼也。」《續漢書·禮儀志》劉注

引《漢舊儀》云：「顓頊氏有三子，生而亡去爲疫鬼，一居江

水，是爲虐鬼，一居若水，是爲罔兩蜮鬼，一居人宮室區

隅，善驚人小兒。方相帥百隸及童子，以桃弧、棘矢、土鼓，

鼓且射之，以赤丸五穀播洒之。」《獨斷》說同。是難以驚毆

疫癘之鬼。《郊特牲》云「鄉人禘」，注云：「禘，強鬼也，謂

時儼，索室毆疫，逐強鬼也。」是難兼逐強鬼，故亦謂之禘

矣。云「如今魃頭也」者，《御覽·禮儀部》引《風俗通》云：

「俗說亡人魂氣飛揚，故作魃頭以存之，言頭體魃然盛大

也。或謂魃頭爲觸墻，殊方語也。」案：魃正字當作「顓」。

《說文·頁部》云：「顓，醜也，今逐疫有顓頭。」《淮南子·

精神訓》「視毛嬙、西施猶顓醜也」，高注云：「顓，頭也。方

相氏黃金四目，衣赭，稀世之顓貌，非生人也，但具像耳

目。」字又作俱，《荀子·非相篇》「仲尼之狀，面如蒙俱」，楊

注云：「俱，方相也。」又引韓侍郎云：「四目爲方相，兩目

爲俱。」《慎子》曰：「毛嬙、西施天下之至姣也，衣之以皮

俱，則見之者皆走也。」蓋周時謂方相所蒙熊皮黃金四目爲

皮俱。漢魃頭，卽周之皮俱，故鄭援以爲證也。云「時難，

四時作方相氏以難卻凶惡也」，《月令》「季冬命國難」者，賈疏

云：「按《月令》季春云「命國難」，命有國者難。仲秋云「天

①「曰」原訛「一」，據楚本改。

子乃難」。惟天子得難，諸侯亦不得。季冬云「乃命有司大難」，言大則及民庶亦難。惟有此三時難，鄭云四時者，雖三時亦得云四時，總言之也。若然，此經所難，據十二月大難而言，是以鄭引季冬爲證也。案：《月令》孔疏說亦與賈同，然非鄭指也。注引《月令》季冬命國難者，蓋兼用季春令文。論語·鄉黨篇「鄉人傺」，《月令》疏引鄭彼注，亦謂十二月命方相氏索室中，逐疫鬼。《獨斷》及《御覽·禮儀部》引《禮緯》說，並以方相氏時傺在十一月。《呂氏春秋·高注》亦引此經以釋季冬有司大難。蓋並以冬難禮最廣，故舉以證義。實則鄭釋經時難，明云四時難，《月令》春秋兩難，鄭注亦並云命方相氏，則此經不獨據季冬難可知矣。云「索，廋也」者，《說文·宀部》云：「索，人家搜也。」此索卽索之段字。《方言》郭注云：「廋，索也。」案：「廋」卽搜字。《漢書·趙廣漢傳》：「廋索私屠酤。」顏注云：「廋，讀與搜同，謂入室求之也。」案：索室，猶下入墓壙，以戈擊四隅。《六藝流別》引《尚書大傳》：「十一月並有索祀四正四隅之禮。」此難索與索祀義蓋略同。《月令》注引《王居明堂禮》云：「季春出疫于郊，以攘春氣。」然則索室毆疫亦送之於郊與？大喪，先匱，葬使之道。【疏】大喪先匱一者，亦謂上后，世子之喪也。注云：葬使之道者，《大

司馬注云：「先猶道也。」亦毆除凶邪之意。及墓，入壙，以戈擊四隅，毆方良。壙，穿地中也。方良，罔兩也。天子之梓柏，黃腸爲裏，而表以石焉。《國語》曰：「木石之怪夔罔兩。」【疏】注云「壙，穿地中也」者，《喪祝》先鄭注義同。云「方良，罔兩也」者，《說文·虫部》云：「罔兩，山川之精物也。淮南王說罔兩狀如三歲小兒，赤黑色，赤目，長耳，美髮。」案：「罔兩」卽罔兩之借字，與方良並疊韻字通。《文選》張衡《東京賦》說大儺毆厲云：「腦方良」，薛綜注云：「方良，草澤之神也。」《莊子·達生篇》云：「水有罔象，野有方皇。」《釋文》引司馬彪本，「罔象」作「無傷」，注云：「狀如小兒，赤黑色，赤爪，大耳，長臂。方皇狀如蛇，兩頭，五采文。」案：司馬彪說「無傷」與《說文》說「罔兩」狀同。但《莊子》以彼爲水怪，則與《國語》不合。而野有方皇，則似與木石之怪略同。方皇與方良音亦相近，疑皆一神。諸說咸詭怪不經，莫可究詰，故鄭亦不詳也。又《封氏見聞記》引《風俗通》云：「《周禮》方相氏葬日入壙驅罔象，罔象好食亡者肝腦。應以方良爲罔象，說與鄭異，卽《帝涿氏》之水神也。今攷《東京賦》既云「方良」，又云「殘夔魃與罔象」，張衡以罔象與方良並舉，蓋亦以方良爲是罔兩，非

罔象，鄭意當與平子同。云：「天子之梓柏，黃腸爲裏，而表以石焉。」者，賈疏云：「欲見有罔兩之義，故引漢法爲證。」又《檀弓》云：「天子柏梓以端長六尺。」言梓柏，則取柏之心黃腸爲梓之裏，故漢依而用之。表之以石，古雖無言，漢亦依古而來。蓋周時亦表以石，故有罔兩也。」臧琳云：「《喪大記》：「君松梓，大夫柏梓。」《正義》曰：「君松梓，君，諸侯也。」盧云：「以松黃腸爲梓。」庾云：「黃腸，松心也。」大夫柏梓者，以柏爲梓，不用黃腸，下天子也。」《漢書·霍光傳》：「光薨，賜便房黃腸題湊各一具。」注蘇林曰：「以柏木黃心致累棺外，故曰黃腸。」如淳曰：「《漢儀注》：天子梓宮次榱梓柏，黃腸題湊。」又《續漢書·禮儀志》下「治黃腸題湊使房如禮」，劉注引《漢舊儀》曰：「梓宮柏黃腸題湊。」此皆鄭所本也。」引《國語》曰：「木石之怪夔罔兩」者，《魯語》仲尼曰：「木石之怪曰夔罔兩，水之怪曰龍罔象，土之怪曰墳羊。」韋注云：「罔兩，山精，好倣人聲而迷惑人也。」罔兩，《史記·孔子世家》作「罔閭」，良閭亦聲類同。《左·宣三年傳》「螭魅罔兩」，杜注云：「罔兩，水神。」案：杜氏疑誤以罔兩與罔象爲一。又《漢舊儀》說罔兩爲顓頊子居若水者，《獨斷》說同，並鄭所不取。

## 大僕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服，

王舉動所當衣也。位，立處也。出大命，王之教也。人大命，羣臣所奏行。【疏】注云：「服王舉動所當衣也。」者，謂若司服、弁師所掌冕弁冠諸服是也。必正之者，《毛詩·小雅·都人士》敍云：「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書·顧命》云：「甲子，王乃洮頰水，相被冕服，憑玉几。」孔疏引鄭彼注云：「相，正王服位之臣，謂大僕。」卽正服位之事。賈疏云：「謂王吉服有九，隨事舉動而衣。大僕，親近王所之官，故王之衣服及位處，恐其不正，故皆正之也。」曾釗云：「此視朝服耳。祭祀、賓客、喪紀則下經言之，燕服則小臣掌之，則此服不得兼言九也。」案：曾說是也。云「位，立處也」者，《小宗伯》先鄭注云：「古者立位同字。謂王行禮時所立之位，若《曲禮》云天子當依而立，當宁而立是也。《爾雅·釋宮》云：「中庭之左右謂之位。」《說文·人部》云：「列中庭之左右謂之位，从人立。」此並以羣臣朝位言之。蓋君臣立處雖異，其爲位則同。云「出大命，王之教也」者，《說文·教部》云：「教，上所施下，下所效也。」《淮南子·主術訓》高注云：「教，令也。」謂以王所施之教令，傳達於外者。若《國語·魯語》宣公使僕人以書命季文子，又《楚語》靈王使僕大夫子皙問於范無宇，皆出教令之事。僕人、僕大夫並即大僕，詳《敍官》及《射人》疏。云「入



大命，羣臣所奉行」者，賈疏云：「謂羣臣奉行王命，報奏者皆是也。」掌諸侯之復逆。鄭司農云：「復謂奏事也，

逆謂受下奏。」【疏】注鄭司農云「復謂奏事也，逆謂受下奏」者，賈疏云：「按《宰夫職》云「諸臣之復，萬民之逆」，先鄭云：「復，請也。逆，迎受王命者。」玄「謂復之言報也，反也，反報於王，謂於朝廷奏事，自下而上曰逆，逆謂上書」。

先鄭彼注與此不同者，先鄭兩解，故彼後鄭不從；至此注，先鄭於義是，故後鄭從之。此說先鄭云復謂奏事，即彼後鄭云復謂朝廷奏事，一也。此先鄭云「逆謂受下奏」，即彼後鄭云「自下而上曰逆，謂上書」，亦一也。」案：賈說非也。

先鄭此注云復謂奏事，與《宰夫》注訓「復」爲「請」義同，奏事即以事自請於王也。逆謂受下奏者，謂王既得所奏事，復下其奏而行之，則迎受王命，與《宰夫》注迎受王命之訓亦同。賈謂先鄭兩解，殆失其指。至《宰夫》後鄭注訓逆爲上書，則與先鄭異。此注又不破先鄭者，蓋偶失刊正。或以彼文復逆互言，分屬諸臣萬民，此則復逆連文，通屬諸侯，故改從先鄭說。而賈氏乃謂先鄭此注受下奏之訓，與《宰夫》後鄭注訓上書者是，則又非一鄭之指矣。全經復逆之文四見，並爲告請之義。先鄭復字說解不誤，而訓逆爲迎受則非，當據後鄭《宰夫》注正之，詳《宰夫》疏。王

眡朝，則前正位而退，人亦如之。前正位而退，道王，王既立，退居路門左，待朝畢。【疏】「王眡朝則前正位而退」者，謂眡治朝則大僕正其位，與宰夫、司士爲官聯也。云「人亦如之」者，《司士》云：「王入，內朝皆退。」注云：「王入，入路門也。」此官亦隨王入而正位，退就本位也。

注云「前正位而退，道王，王既立，退居路門左」者，大僕由本位趨向前，道引王就當寧南向之位。賈疏云：「此即上《司士》所云「大僕前」，亦一也。大僕本位在路門之左，今進前正位訖，還退在本位，故云退居路門左也。」云「待朝畢」者，賈疏云：「欲人亦如之，王退入路寢聽事時，亦前正王位，卻位立也。」建路鼓于大寢之門外，而掌其政。大寢，路寢也。其門外，則內朝之中，如今宮殿端門下矣。政，鼓節與早晏。【疏】「建路鼓于大寢之門外」者，《大射儀》有建鼓，注云：「建猶樹也，以木貫而載之，樹之附也。」《國語·吳語》云「載常建鼓」，韋注云：「建謂爲之楹而樹之。」《明堂位》云：「夏后氏之鼓足，殷楹鼓，周縣鼓。」鄭注云：「楹謂之柱，貫中上出也。縣，縣之簠也。」《春秋·僖公》：「三代改制質文篇」云：「主天法質而王樂程鼓。」程楹字通。此經云建路鼓，則亦用殷楹鼓

之制而樹之，不縣於鼓虡也。賈疏云：「此鼓所用，或擊之以聲早晏，或有窮遽者，擊之以聲寃枉也，故建之於王朝之所也。」惠士奇云：「建路鼓者，若後世闕左懸登聞鼓，人有窮寃，則撾鼓，公車上奏其事焉。」注云「大寢，路寢也」

者，《月令》：「孟春，天子躬耕帝藉，反，執爵于大寢。」彼注亦云「大寢，路寢」。《爾雅·釋詁》云：「路，大也。」故路寢亦謂之大寢，對燕寢爲小寢也。《左》襄二十八年傳「齊人遷莊公殯于大寢」，則諸侯路寢亦謂之大寢。凡王六寢，路寢一，小寢五，詳《宮人》疏。云「其門外則內朝之中」者，門外謂路門之外，內朝卽治朝也。賈疏云：「按《玉藻》云：『視朝於內朝，羣臣辨色始入。』彼諸侯禮，天子亦然。若據《文王世子》，亦得謂之外朝，故《文王世子》云：『其朝於公內朝，臣有貴者以齒，其在外朝則以官。』彼以路門外爲外朝者，對路寢庭朝爲外朝，其實彼外朝亦內朝耳。以其天子諸侯皆內朝二，外朝一。既以三槐九棘朝爲外朝一，明此內二者皆內朝也。」云「如今宮殿端門下矣」者，《漢書·周勃傳》云：「皇帝入未央宮，有謁者十人持戟衛端門。」顏注云：「端門，殿之正門。」《文選·東京賦》：「啓南端之特闈」，薛綜注云：「端門，南方正門。」李注引《洛陽宮舍記》云：「洛陽有端門。」蓋端門下卽殿正門外之廷，與周大寢

門外之正朝相類，故鄭舉以爲況。云「政，鼓節與早晏者，節謂擊鼓疏數多少之節，早晏謂當擊鼓之時。此謂平時擊鼓告時，與下告窮遽者異，蓋亦大僕令鼓人擊之。」《後漢書·明帝紀》李注引薛君《韓詩章句》云「應門擊柝，鼓人上堂」。卽此路寢門之鼓與？以待達窮者與遽令，

聞鼓聲，則速逆御僕與御庶子。鄭司農云：「窮謂窮寃失職，則來擊此鼓，以達於王，若今時上變事擊鼓矣。遽，傳也。若今時驛馬軍書當急聞者，亦擊此鼓，令聞此鼓聲，則速逆御僕與御庶子也。大僕主令此二官，使速逆窮遽者。」玄謂達窮者，謂司寇之屬朝士，掌以肺石達窮民，聽其辭以告於王。遽令，郵驛上下程品。御僕、御庶子，直事鼓所者。大僕聞鼓聲，則速逆此二官，當受其事以聞。【疏】「以待達窮者與遽令，聞鼓聲，則速逆御僕與御庶子」者，達窮民，與大司寇，朝士爲官聯也。賈疏云：「以待者，大僕在王所，恒於路寢之中，若有窮者及遽令二者來擊此鼓，其御僕御庶子直在鼓所者則入告，大僕迎此二官，以所告之事白王。」惠士奇云：「肺石在外朝之闕，路鼓在內朝之門，坐肺石者士聽之，擊路鼓者大僕達之，則天下無窮民矣。」《管子·桓公問篇》：「禹立諫鼓於朝而備訊咎。」

訊之言問，驚問曰：「唉，謂窮遽也。」

注鄭司農云：「窮謂窮

冤失職」者，《說文·穴部》云：「窮，極也。」失職猶言失所，

《楚辭·九辯》云：「坎廪兮貧上，失職而志不平。」《漢書·

武帝紀》云：「有冤失職，使者以聞。」《管子·明法解》云：

「孤寡老弱，不失其職。」《大司寇》：「以肺石達窮民」，即惇獨

老幼不能自達者。後鄭注云：「窮民，天民之窮而無告

者。」《御覽·人事部》引《尚書大傳》說鰥寡孤獨之困窮者，

而云「此皆天下之至悲哀而無告者，故聖人在上，君子在

位，能者任職，必先施此，無使失職」。與先鄭此注義並同。

云「則來擊此鼓以達於王」者，先鄭以此窮者為窮冤失職之

人，自至路寢門擊鼓，與《大司寇》、《朝士》「達窮民」義連，

故後鄭不從。云「若今時上變事擊鼓矣」者，惠棟云：「《晉

刑法志》：《漢庭律》有上變事及警事告急。《漢書·梅福

傳》云：「數因縣道上，言變事，求假軺傳，詣行在所，條對急

政，輒報罷。」師古曰：「變謂非常之事。」《黥布傳》：「賁赫

上變事，乘傳詣長安。」云「遽，傳也」者，《爾雅·釋言》

云：「駟，遽，傳也。」郭注云：「皆傳車駟馬之名。」《說文·

足部》云：「遽，傳也。」又《人部》云：「傳，遽也。」《行夫》云

「掌邦國傳遽之小事」，注云：「傳遽，若今時乘傳騎驛而使

者也。」《詩·大雅·江漢》釋文云：「以車曰傳，以馬曰

遽。」今案：《韓非子·愛臣篇》云：「非傳非遽，載奇兵革，

罪死不赦。」《國語·吳語》韋注及《左·僖三十三年傳》杜注，

並云「遽，傳車也」，則車亦可謂之遽。又《韓非子·外儲說

左上》云：「齊景公游少海，傳騎從中來謁。」則馬亦可謂之

傳。此經注及《爾雅》、《說文》以傳遽連文互訓，皆不分車

馬，蓋單騎之制起於春秋以後，周初所無，此經、傳遽二通為

急車，與秦漢制異也。占凡急事，速行並乘遽。《左·僖二

十三年傳》云「弦高使遽告于鄭」，又昭三年傳云「子產乘遽

而至」，《國語·晉語》云「遽人來告」，《吳語》云「邊遽乃至，

以越亂告」，皆其事也。蓋猶今之急行馳驛矣。傳遽，互詳

《行夫》疏。云「若今時驛馬軍書當急聞者，亦擊此鼓」者，

亦據漢制為說。《說文·馬部》云：「驛，置騎也。」《漢書·

陳湯傳》：「西域都護段會宗為烏孫兵所圍，驛騎上書，願

發城郭敦煌兵以自救。」此所謂驛馬軍書也。先鄭以遽傳

即驛馬軍書之類，故舉漢制為況，此義不誤，但不宜讀遽字

句絕，故後鄭不從。云「令聞此鼓聲則速逆御僕與御庶子

也，大僕主令此二官，使速逆窮遽者」者，賈疏云：「先鄭以

「令」字下讀為句，後鄭不從者，若使御僕御庶子迎窮與遽，

則二官白王，不告于大僕，事何得在大僕職乎？」詒讓

案：依先鄭說，則經不當云速逆御僕與御庶子，於文例未

合，故後鄭不從。云：玄謂達窮者，謂司寇之屬朝士，掌以肺石達窮民，聽其辭以告于王者，朝士掌外朝之法，云右肺石達窮民焉，即《大司寇》所云：「樛獨老幼之欲有復于上，而其長弗達者」是也。後鄭以《朝士》及《大司寇》並云「達窮民」，與此達窮文正相應，故據以破先鄭說。賈疏云：後鄭以為大僕聽其辭，自白王，後鄭以達窮是朝士者，以其《朝士》職有「以肺石達窮民」，窮民先在肺石，朝士達之，乃得擊鼓，故本之也。」案：依賈說，則朝士先在肺石聽其辭，因帥窮民至路門外，使自擊鼓也。江永云：路鼓建於大寢之門外，其地森嚴，肺石之窮民不能至其地擊鼓也。朝士既得其情，則為擊鼓，而大僕遣官達之耳。案：江說亦通。云「遽令，郵驛上下程品」者，後鄭讀「遽令」為句，不從先鄭說也。《史記·張蒼傳》云：「天下作程品。」《說文·禾部》云：「程，品也。」《毛詩·大雅·小旻》傳云：「程，法也。」《廣雅·釋詁》云：「品，式也。」謂郵驛上下法式計課之事。《韓非子·難勢篇》云：「大良馬固車，五十里而一置，使中手御之，迫速致遠可以及也，而千里可日致也。是郵驛利速行，不得稽緩，故為程品督課之。」《掌節》云「皆有期以反節」，注云：「將送者執此節以送行者，皆以道里日時課，如今郵行有程矣。」彼程即此程品也。傳

遽有令，則自有官掌之，若《晉語》所謂遽人之屬，《玉藻》亦云「士曰傳遽之臣」，故得自至路門擊鼓，不煩因朝士而後達也。又案：依《韓子》說，則周法傳遽五十里一置，較漢法驛馬三十里一置為略遠。然據《管子·大匡篇》「三十里置遽委」，則又似與漢同，或周末侯國各自為制，不必盡與？互詳《遣人》、《掌節》疏。云：「御僕、御庶子，直事鼓所者」者，舊本「庶子」上無「御」字，注疏本及汪道昆本並有，今據增。賈疏云：「見《御僕》云「以序守路鼓」。」云「御庶子者，蓋以御僕有下士十二人，分之為御庶子，摠名曰御僕也。」沈彤云：「御庶子，即宮伯所掌王宮之庶子而直事路鼓所者。」汪德鉞云：「庶子，宜指宮伯所領之上庶子。」云「御者，蓋宿衛王宮，其數甚多，其直左右於王者，則曰御庶子也。」庶子與小臣、寺人、內豎皆分日直事，《文王世子》云「內豎之御者」，可以類推也。且經文明言御僕與御庶子，斷不可合為一，又御僕亦不可稱以庶子，賈疏說誤。」案：沈、汪說是也。《文王世子》注云：「御，如今小史直日矣。」直事鼓所，即直日者也。此經凡言庶子者，班秩並在上下，與庶人在官者略同，不得以御僕下士十二人分之為御庶子也。《宮伯》之士庶子，乃卿大夫士之子弟入宿衛者，因給事於宮中，即更迭待御於王，故謂之御庶子。路鼓在王太

寢之門外，正宿衛八次所在。御庶子與御僕同直事鼓所，即宿衛路門，故《墨子·尚賢上篇》有「門庭庶子」，《史記·扁鵲傳》有「號門下中庶子」。《新序·雜事篇》云：「楚莊王中庶子曰，臣尚衣冠御郎十三年矣。」御郎即御郎門也。直御士庶子亦通謂之御士，《周書·祭公篇》云：「汝無以嬖御士，疾莊士。」《左傳》僖二十四年云：①「續叔、桃子奉大叔以狄師攻王，王御士將禦之。」又襄三十年云：②「單公子愆期為靈王御士。」御士即宿衛士庶子。愆期即單伯之子也。杜注僖傳云：「《周禮》，王之御士十二人。」注襄傳云：「御王車者。」蓋亦以御僕及僕夫當之，不知御僕下士十二人，豈能禦狄師哉！又《戰國策·魏策》、《呂氏春秋·長見篇》有公叔痤御庶子公孫鞅，《史記·商君傳》作中庶子，則卿大夫家亦有此官矣。士庶子，互詳《宮伯》疏。云「大僕聞鼓聲，則速逆此二官，當受其事以聞」者，亦破先鄭說也。《小宰》注云：「逆，迎受之。」謂大僕聞達窮遽者擊鼓聲，則速迎此一官，因受其事辭，與朝士同以聞於王也。祭祀、賓客、喪紀，正王之服位，詔灋儀，贊王牲事。詔，告也。牲事，殺割匕載之屬。【疏】「祭祀、賓客、喪紀，正王之服位」者，王祭祀賓客在壇廟，喪紀在寢，皆有拜立之位。服則祭祀賓客六冕，喪紀衰經，此官

皆正之也。云「詔灋儀」者，亦冢上祭祀等為文。灋者通舉其禮典，儀則節文之細別，若《射人》云「以射灋治射儀」，是其義也。注云：「詔，告也」者，《大宰》注同。云「牲事，

殺割匕載之屬」者，賈疏云：「言殺，據祭祀之時，王親自射牲，故《司弓矢》云「其主射牲之弓矢」，注云：「射牲，示親殺。」殺牲非尊者所親，惟射為可。殺時，大僕及射人、大宰等皆贊之。知有割牲者，《郊特牲》云「君肉袒親割，敬也」，注云：「割，解牲體。」《禮器》云「君親割牲，夫人薦酒」，注云：「親割謂進牲孰體時。」《祭統》亦云「君執鸞刀羞饗」。彼據諸侯，明天子亦然。云匕載者，按《易·震卦·象》云：「震驚百里，不喪匕鬯。」注云：「雷發聲百里者，諸侯之象。」人君於祭祀之禮，匕牲為鬯而已，其餘不親。彼諸侯親匕，明天子亦然，是以大僕得有贊牲之事。《少牢》「不親匕，下人君故也。《特牲》親匕者，士卑不嫌也。」案：賈說是也。《周易集解》引鄭《易注》亦云：「升牢於俎，君匕之，臣載之。」匕載，詳《諸子》疏。王出人，則自左馭而前驅。前驅，如今道引也。道而居左自馭，不參乘，

①「四原說」三，據《左傳》改。

②「襄原說」成，據《左傳》改。下同。

辟王也。亦有車右焉。【疏】「王出入則自左馭而前驅」

者，此別於小臣「王之燕出入則前驅」，是出入謂以大事出入宮門、國門也。賈疏云：「謂朝覲、會同并祭祀、巡狩、征伐皆是。」注云「前驅如今道引也」者，道引猶《小司寇》

注所云奉引也，詳彼疏。云「道而居左自馭，不參乘，辟王也」者，參乘者，謂乘者居左，與馭居中，及右爲三。今大僕別乘車而居左自馭，則中更無馭者，左與右止一人，是不參乘，虛中以辟王車也。黃以周云：「大僕居則在王左右，行則乘王之副車。凡乘副車者從王後，而大僕爲王道引則在前。前驅者多步行在涂，而大僕驅以車，與小臣之前道異，故曰馭，明非徒行也。乘副車者多參乘，而大僕乘王路之次路，尊宜辟王，與有爵者乘倅車異，故曰自左馭，明不敢曠左，亦不敢參乘也。《曲禮》曰：「乘君之乘車，不敢曠左，左必式。」專爲乘君次路者言，與此相發明。自左馭，正當式左也。若乘倅車，不必自馭，故馭夫掌馭貳車，從車，明乘副自有馭也。」案：黃釋自左馭之義與《戎右》注合，是也。此經注不云大僕乘何車，黃以爲副車，於義亦近是。副車即十一乘之貳車，亦即倅車，又即鄭《書·顧命》注之次路。凡五正路，王自乘其一，餘四路從行，皆以其路之右充之，非大僕所乘也。乘五路者必自左馭，依《曲禮》自是

常法。乘副車者，本不必居左自馭，大僕以前驅，特自左馭，非常法也。互詳《戎右》疏。云「亦有車右焉」者，賈疏云：「以車右恐車傾覆，備非常，雖無尊者，亦宜有車右勇力者也。」論讓案：此明雖不參乘，仍貳乘有車右也。《戎右》云「會同充革車」，注云：「會同王雖乘金路，猶以革路從行也。充之者，謂居左也。」依彼注說，則乘五路者亦不參乘，而以右居左，馭居中，而虛其右。此大僕前驅，則居左自馭，右仍居右，而虛其中。三者小異，要其不曠左則同也。凡軍旅田役，贊王鼓。王通鼓，佐擊其餘面。

【疏】凡軍旅田役贊王鼓者，與《戎右》爲官聯，於兵車、田車贊王鼓也。賈疏云：「軍旅謂征伐，田役謂田獵。」王皆親鼓，故大僕贊之。」案：賈說是也。田役即謂王大田獵起徒役，與他役事不同，以大役無王親鼓之法也。詳《大宰》、《鼓人》疏。注云「王通鼓」者，賈疏云：「謂王親將軍衆，待王擊乃擊之，謂若鼓人云金鐸通鼓之類也。」論讓案：王通鼓，謂王先鼓一面爲倡，贊者傳達徧鼓之，詳鼓人疏。云「佐擊其餘面」者，賈疏云：「按《大司馬》云「王執路鼓」。路鼓四面鼓，將居鼓下，則前面不得擊之，惟有三面。今之此大僕佐擊一面，《戎右》亦云贊王鼓，則亦擊一面，通王自擊一面，是三面也。若然，王與御者并戎者已

有三人，今更有大僕，則駟乘。按文十一年《左傳》：「侯叔夏御莊叔，縣房甥爲右，富父終甥駟乘。」彼注云：「駟乘，四人共車。」與此同也。」案：賈謂兵車有駟乘之法，鄭意蓋當如是。但此經無與王同車之文，況路鼓身長及面廣尺度，《韞人記》雖無文，以意推之，當不減於晉鼓。以兵車與廣六尺六寸，隧深四尺四寸算之，無論橫建、直建，其占地幾及隧之半，而以四人共乘，復同擊多面，鄭、賈之說，揆之事理，殆不可通。竊疑大僕於軍旅田役，亦如前王出入左馭前驅，當別乘副車，不與王同車，其贊王鼓者，亦謂別自擊鼓，佐王號令諸軍帥，非與王同擊一鼓也。詳《大司馬》疏。救日月亦如之。日月食時。《春秋傳》曰：「非日月之眚不鼓。」疏：「救日月亦如之」者，日月食，王親鼓於大社，故此官亦贊之，禮詳《鼓人》疏。注云「日月食時」者，經惟云救日月，不云食，故注補之。引《春秋傳》曰「非日月之眚不鼓」者，《左》莊二十五年傳文。引之者，證救日月用鼓之事，亦詳《鼓人》疏。大喪，始崩，戒鼓，傳達于四方，窆亦如之。戒鼓，擊鼓以警衆也。故書戒爲駭。鄭司農云：「窆謂葬下棺也。《春秋傳》所謂日中而備，《禮記》謂之封，皆葬下棺也。音相似。窆

讀如慶封汜祭之汜。」疏：「大喪始崩，戒鼓傳達于四方」者，賈疏云：「言大喪，謂王喪。始崩戒鼓，謂擊鼓以警戒，警戒衆人。傳達于四方，謂以鼓聲相傳聞達四方。」案：此當亦含母后及王后之喪，賈說未咳。云「窆亦如之」者，謂葬棺下窆時，亦戒鼓傳達之，《喪大記》云：「君以鼓封」，注云「擊鼓爲縱舍之節」是也。注云「戒鼓，擊鼓以警衆也」者，《說文·廿部》云：「戒，警也。」大喪擊鼓，以非常大變，警告衆人，故亦謂之戒鼓。云「故書戒爲駭」者，段玉裁云：「《大司馬》云「鼓皆駭」，「駭」卽駭字。鄭君曰：「疾雷擊鼓曰駭。」此傳達四方無取疾急，故不從故書。」徐養原云：「《毛詩序》云：『《南陔》，孝子相戒以養。』蓋以戒訓陔也。凡戒聲亥聲多通用。《鍾師》『《緘夏》，杜子春讀爲陔鼓之陔，是緘陔通用。《大司馬》『鼓皆駭』，《釋文》『駭本亦作駭，是駭駭通用。』案：段、徐說是也。《穀梁》莊二十五年傳云：「既戒鼓而駭衆。是戒駭義小異，與《大司馬》注可互證。鄭司農云：窆謂葬下棺也，《春秋傳》所謂日中而備，《禮記》謂之封，皆謂葬下棺也，音相似」者，《鄉師》『遂人』注義並同。日中而備，舊本作「塋」，宋埤釋音本、岳本及葉鈔《釋文》、宋本疏引《春秋傳》並作「塋」，今據校改。案：字當爲塋、塋，凡从崩者皆譌字，並詳《鄉師》疏。云「窆讀

如慶封汜祭之汜者，慶封汜祭，襄二十八年《左傳》文。段

玉裁云：「擬其音也。」縣喪首服之灋于宮門。首服

之法，謂免髮筭總廣狹長短之數。縣其書於宮門，示四方

【疏】「縣喪首服之灋于宮門」者，此與《小宗伯》為官聯也。

注云「首服之法謂免髮筭總廣狹長短之數」者，此亦注

用今字作法也。《士喪禮》「衆主人免于房」，鄭彼注云：

「免之制，未聞。舊說以為如冠狀，廣一寸。」喪服小記

曰：「斬衰髻髮以麻，免而以布。」此用麻布為之，狀如今之

著慘頭矣。自項中而前交於額上，卻繞紒也。又《喪服經》

云：「妻為夫，妾為君，女子子為父，布總，箭筭，髻髮，衰

三年。」傳云：「總，六升，長六寸。箭筭，長尺。吉筭尺二

寸。注云：「此妻、妾、女子子喪服之異於男子者。總束

髮，謂之總者，既束其本，又總其末。箭筭，篠竹也。髻，露

紒也，猶男子之括髮。斬衰括髮以麻，則髻亦用麻。以麻

者，自項而前交於額上，卻繞紒，如著慘頭焉。」小記曰：

「男子冠而婦人笄，男子免而婦人髻。」總六升者，首飾象冠

數。長六寸，謂出紒後所垂為飾也。是免髮筭總之制也。

賈疏云：「按《小宗伯》已云「縣衰冠之式于路門之外」，注

云「制色宜齊同」。彼云冠，專據男子，云衰則兼婦人。此

云首服，明無衰與男子冠，直是婦人首服，故知惟有免髮筭

總耳。但始死，將斬衰者，男子笄纁深衣，婦人麻髻并笄

總，是以《喪服·斬衰章》云「女子竹箭筭髻衰三年」，將齊

衰以下者，始死，男子免，婦人布髻也。云廣狹長短者，鄭

注《禮記》云：「免蓋象冠，廣一寸。婦人笄，齊衰榛木，斬

衰箭竹為之也。」案：免為男子首服，髻筭為婦人首服，賈

謂直是婦人首服，未析。云「縣其書於宮門，示四方」者，謂

書其品式於方版，縣之宮門外也。賈疏云：「《小宗伯》云

「縣于路門」，此宮門亦路門也。掌三、公孤卿之弔

勞。王使往。【疏】「掌三、公孤卿之弔勞」者，弔謂弔喪，

勞謂師役勤於王事，則勞問之。注云「王使往」者，賈

疏云：「此等皆王合親往，今使大僕者，或王有故，不得親

往，故使大僕也。」王燕飲，則相其灋。相，左右。

【疏】「王燕飲則相其灋」者，燕飲即《膳夫》、《酒正職》之燕

飲酒也。亦於路寢行之。賈疏云：「此燕飲謂與諸侯燕，

若公三燕，侯伯再燕，子男一燕之等，或與羣臣燕之等，皆

是。其法，有主人酌酒獻賓，賓酢主人，主人酬賓，洗爵升

降之法，皆左右相助王，故云相其法也。注云「相，左

右」者，《爾雅·釋詁》云：「詔、相、導、左右、助、勸也。」謂

左右贊助，詔其儀法也。王射，則贊弓矢。贊謂授



之，受之。【疏】注云：贊謂授之受之者，繕人注義同。賈疏云：「此謂大射也。按《大射禮》云：『大射正執弓以授公，小臣授矢於公，既射，大射正受弓。』天子之禮則大僕授受，其法與彼同。必知此禮大射禮者，見《小臣職》云：『賓射掌事如大僕之法』，則知大射此大僕所掌者是也。其小臣所掌賓射，亦當授受可知。王眡燕朝，則正位，掌擯相。燕朝，朝於路寢之庭。王圖宗人之嘉事，則燕朝。

【疏】「王眡燕朝則正位」者，江永云：「謂有政事當議而眡燕朝也。」又云：「《玉藻》言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

每日常朝既畢，君自治文書於路寢，臣自治文書於官府，無所議者也。若有所議，則入內朝。成六年左傳：『晉人謀去故絳，韓獻子從，公立于寢庭。』此內朝議政事之一證。

云：「掌擯相」者，亦詔其儀法，如治朝司士擯也。《儒行》

云：「哀公問儒行，孔子對曰：『悉數之乃留，更僕未可終

也。』」注云：「僕，大僕也。君燕朝則正服位，掌擯相。更之者，爲久將倦，使之相代。」若然，王視燕朝，則此官下大夫

二人更相代直事，與御僕同也。

注云：燕朝，朝於路寢

之庭者，內朝主燕謂之燕朝，對外朝主治謂之治朝也。

《朝士》注云：「內朝之在路門內者，或謂之燕朝。」路寢之

庭，即路門之內也。江永云：「因燕羣臣在寢，故謂之燕朝。」焦循云：「路寢庭爲燕朝，又曰內朝，《文王世子》：『公族朝于內朝』，注云：『內朝，路寢庭』是也。」惠士奇云：「《左傳》成六年『韓獻子將新中軍，且爲僕大夫』，杜注『大僕也』。晉謀遷都，諸大夫皆在，公揖而入，獻子從，公立于寢庭。寢庭者，路寢庭，朝則大僕之所掌也。」金鶚云：「《爾雅·釋宮》云：『兩階間謂之鄉，中庭之左右謂之位。』指內朝路寢庭。蓋：朝惟內朝有堂階也。庭者，堂下之地。若治朝，外朝皆無堂，則亦無庭，而名之曰廷，所謂朝廷也。一案：惠、金說是也。《周書·鄭保篇》云：『王在鄭，味爽，立于少庭，王告周公曰。』《大開篇》亦有少庭，皆即路寢庭圖事之朝也。」又《大匡篇》云：『王乃召冢卿、老、史、大夫、百執事之人，朝于大庭，彼大庭對少庭言之，則當即治朝之廷。蓋廷庭亦可通稱。孔注謂是公堂之庭，誤。內朝路寢，雖有堂階，然王眡朝則立兩階間，南鄉，是仍在庭不在堂也。」王：朝制，詳《閭人》及《朝士》疏。云：王圖宗人之嘉事則燕朝者，《文王世子》云：「公族其朝於公，內朝，則東面北上，臣有貴者，以齒。其在外朝，則以官，司士爲之。」又云：「公族朝於內朝，內親也，雖有貴者以齒，明父子也。」注云：「謂以宗族事會。即此注所謂圖嘉事，謂

爲宗族之人圖謀昏冠之事。昏冠爲大宗伯嘉禮之一，故曰嘉事也。國語：魯語：敬姜欲室公父文伯，饗其宗老，師亥曰：「宗室之謀，不過宗人。」又詩：小雅：常棣箋，說飫私云：「圖非常之事，若議大疑於堂，則有飫禮。」彼宗人圖事而饗飫在路寢之堂，明圖事之朝亦在燕朝也。賈《士相見禮》疏引《論語·鄉黨》云：「孔子與君圖事於庭，圖事於堂。」蓋約鄭彼注義。一朝惟路寢內朝有庭有堂，亦內朝圖事之證也。江永云：「路寢門內之朝，君之視之也當有四。一爲與宗人圖嘉事，《文王世子》『公族朝于內朝』，鄭云『謂以宗族事會』是也。一爲與羣臣燕飲，《燕禮》所言是也。一爲君臣有謀議，臣有所進言，則治朝既畢，復視內朝，《鄉黨》所記是也。一爲羣臣以玄端服夕見，亦是有事謀議也。四事外，則君與四方之賓燕亦在寢，非朝禮。又或臣燕見於君，《士相見禮》所謂君在堂，升見無方階，辨君所在，亦非朝禮。孔子侍坐，侍食，對問政，對儒行，皆是燕見時也。《大僕職》『王視燕朝，則前正位，掌摺相』。本不止一事，鄭以宗人圖嘉事解之，舉一邊耳，非謂燕朝專爲宗族視也。」又云：「一朝惟路寢有堂有階，孔子異姓之臣，而攝齊升堂，則燕朝無分同異姓。且燕宗族時，必有異姓一人爲賓，注云『同宗無相賓客之道』。黃以周云：『凡圖事在燕朝。《聘禮》『君與卿圖事』，注云：『圖，謀也。謀事者

必因朝，其位，君南面，卿西面，大夫北面，士東面。此言燕朝之位也。君與卿謀聘事，亦在燕朝，是鄭本不謂止圖宗人嘉事已也。案：江、黃說是也。江所舉四事，唯燕飲非朝禮，餘皆足補鄭義。蓋兩外朝並立位，唯內朝爲圖事及燕之朝，或立議於庭，或坐論於堂，《檀弓》云：「朝不坐。」注謂：大夫坐於上，士立於下是也。雖燕朝正禮必在中庭，而升堂圖事亦自有位次，儀注。此官既掌朝位，則凡王有事於燕朝，無論在庭，在堂，皆當正其位矣。至燕朝位列，此經無文。據《文王世子》說：「公族朝于內朝，有貴者以齒，在外朝則以官，是內朝與外朝不同。黃以周云：『《顧命》『入即位』，在燕朝。疏引鄭注云：『即位者，卿西面，諸侯北面。』是王燕朝之位與諸侯同。鄭又注《曲禮》『君子下卿位』云：『路門之內，門東北面位』。路門內爲燕朝，燕朝之卿位，本不止公族，其位仿燕禮，故謂之燕朝，朝亦不止宗人也。然諸侯朝禮，士旅揖，燕禮公不揖士。朝禮，君在兩階間謂之鄉；燕禮公在阼階東南，南鄉。是燕禮與朝自有不同。鄭注言燕朝之位，但云『君南鄉』，不全用《燕禮》『公在阼階東南』之文，<sup>①</sup>亦以此。」又云：『《燕禮》，卿大夫皆入門右，北面東上，士立于西方，東面北上。其位皆在中庭

① 「南」原訛「面」，據《朝禮通故》改。

之左右。公既揖後，卿西面北上，大夫皆少進，北面。其位仍在中庭之東，非正中庭。燕朝之位蓋同。鄭注《曲禮》云「卿路門內北面位」，以始入門之位言；其注《聘禮》云「卿西面」，以揖後所就之位言。兩注若異，以《燕禮》文參之，自通。又云：「內朝本兼同異姓，異姓之卿大夫朝於內朝，皆在東方，或西面，或北面，自有定位，故同姓在西方東面。」云「則東面北上」者，明其與異姓同朝內朝則如此。若治朝，以官分，不以同異姓分。若朝宗廟之中，亦以官分。即大朝覲在廟中，以同異姓分，亦同姓西面北上，不得東面，《覲禮》所謂「同姓西面，異姓東面」是也。然則公族之得東面者，為燕朝卿大夫之位，在東方有定制，公族不得不然也，故曰公族朝于內朝，則東面北上。案：黃說是也。內朝公族位在西方，東面，猶治朝王族故士位在路門之右，東上。其大僕本位，蓋亦在庭東，北面，與諸大夫位同，與王族亦東西相對也。鄭《曲禮》注謂路門內有卿位，則本不謂內朝唯有宗人，燕朝卿位本在庭東，北面，《曲禮》注說與《文王世子》義亦無迕也。王不眡朝，則辭于三公及孤卿。辭謂以王不視朝之意告之。《春秋傳》曰：「公有疾，不視朝。」《疏》「王不眡朝，則辭于三公及孤卿」者，

江水云：「大僕兼掌治朝燕朝，此不視朝，謂不視治朝與燕朝也。」詒讓案：王將眡朝時，三公孤卿及大夫士並蒞於外朝。此不辭大夫士者，以其人衆，不能徧告，故唯辭公及孤卿也。注云「辭謂以王不視朝之意告之」者，此亦注用今字作「視」也。《檀弓》注云：「辭猶告也。」王無事必日視朝，今有故不視朝，則大僕以王不視朝之意告公卿，使不疑，且無久蒞也。引《春秋傳》者，文十六年經「夏五月，公四不視朝」。《公羊傳》云：「公曷為四不視朝？公有疾也。」引之者，證彼不視朝，因有疾之故；此不視朝，雖不必有疾，亦必有故，然後不視也。

## 周禮正義卷六十

### 小臣掌王之小命，詔相王之小灋儀。

命，時事所勅問也。小法儀，趨行拱揖之容。【疏】「小臣掌王之小命，詔相王之小灋儀」者，此官屬大僕，職事並以大小相備，所掌略同。賈疏云：「《大僕》所云大命及祭祀賓客詔相之者是大，此小臣大僕之佐，故掌其小者也。」

注云「小命，時事所勅問也」者，《廣雅·釋詁》云：「敕，

語也。」勅即敕之借字，詳《宰夫》疏。云「小法儀，趨行拱揖之容」者，此亦注用今字作「法」也。《賈子新書·容經》云：「行以微磬之容，臂不搖掉，肩不下上，身似不則，從容而任。趨以微磬之容，飄然翼然，肩狀若沓，足如射箭。」此趨行之容也。《說文·手部》云：「拱，斂手也。」《喪服記》注云：「古時拱尚左手，喪時拱尚右手。」《儀禮經傳通解》引《尚書大傳》云：「立則磬折，拱則抱鼓。」又《司儀》有「天揖、時揖、土揖」。此拱揖之容也。古之揖，若今之拱手，詳《大祝》及《司儀》疏。賈疏云：「謂若趨以《采芻》，行以《肆

夏》，天子揖同姓之等，皆有容儀，而詔相之。」掌三公及

孤卿之復逆，正王之燕服位。謂燕居時也。《玉

藻》曰：「王卒食，玄端而居。」【疏】「掌三公及孤卿之復

逆」者，復逆，詳《大僕》疏。諸侯不純臣，其復逆大僕掌之。

三公孤卿為朝臣，其復逆小臣掌之，尊卑內外之差也。其

大夫以下復逆，則御僕掌之。賈《御僕》疏謂此官亦掌大夫

士復逆，非也。詳彼疏。注云「謂燕居時也」者，謂退居

燕寢時，對大僕正王之服位，王眡治朝，燕朝皆云正位，彼

為王眡內外朝行禮時之服位也。《孔子燕居》孔疏引《鄭

錄》云：「退朝而處曰燕居。」引《玉藻》曰：「王卒食玄端而

居」者，證王燕居之服也。賈疏云：「彼在路寢中食訖，退

適燕寢，服玄端朱裳而居之。」案：王燕服玄端當玄裳，賈

說未塙，詳《司服》疏。王之燕出入，則前驅。燕出

入，若今游於諸觀苑。【疏】王之燕出入則前驅者，與上

師為官聯也。《士喪禮》君視斂，云：「小臣二人執戈先，二人

後。」《喪大記》亦云：「大夫士既殯，而君往焉，小臣二人執

戈立於前，二人立於後。」注云：「小臣者，行則在前後，君

升，則俠阼階，北面。」依彼注說，是王出入乘車則此官為前

驅，步行則此官亦執戈先後王而立。彼注俠阼階，賈彼疏

謂據《書·顧命》。若然，《書》云：「四人騏弁執戈，夾兩階阼。」鄭謂即此官上士四人，與大僕掌路寢內外之事，小臣佐大僕所掌同。執戈先後者，蓋路寢之常衛。《左》襄二十八年傳說，齊慶舍臣盧蒲癸、王何二人皆嬖，使執寢戈而先後之。然則小臣執戈先後，亦即王之寢戈。蓋祭祀、會同、賓客，王出入則旅賁氏執戈先後，燕出入則小臣執戈先後，職掌亦互相備也。

注云「燕出入，若今游於諸觀苑」者，此舉漢法爲況。此經及《道僕》、《士師》並云「王燕出入」，對《大僕》「王出入前驅」爲朝覲、會同、祭祀、巡守、征伐之事，明爲無事出入游觀可知。漢之觀苑，即周之園游，詳《地官·敘官》及《閭人》疏。大祭祀、朝覲、沃王盥。【疏】大祭祀朝覲沃王盥者，賈疏云：「大祭祀，天

地宗廟酌是。王將獻尸，先盥手洗爵，乃酌獻，故小臣爲王沃水盥手也。詒讓案：大祭祀沃王盥者，謂朝踐獻尸時，此官執匱水爲王沃盥也。「朝覲」亦家大爲文，即《大宰》大朝覲會同，別於四時朝覲爲大也。大朝覲，王有饗禮之事，則亦有盥。《公食大夫禮》云：「小臣具槃匱，在東堂下。」注云：「爲公盥也，公尊不就洗。」然則大祭祀、朝覲，王亦不就洗可知。沃盥，互詳《鬱人》及《御僕》疏。小祭

祀，賓客、饗食、賓射掌事，如大僕之灋。賓

射，與諸侯來朝者射。【疏】「小祭祀賓客饗食賓射掌事」者，賈疏云：「祭祀云小，則賓客饗食皆家小字。若然，饗還爲小賓客者也。小賓客，謂諸侯遣臣聘問天子者也。賓射，對大僕亦爲小也。」案：賈說是也。此賓客、饗食並據聘臣，惟賓射則通咳君臣，以其禮輕也。凡賓射在治朝。又此官掌正王之燕服位，則王燕射在寢，亦當掌其事，經文亦不具也。小祭祀、賓客、饗食，詳《小司馬》疏。云「如大僕之灋」者，亦正王之服位，詔灋儀也。《公食大夫禮》注云：「小臣於小賓客饗食，掌正君服位。」即據此經。

注云「賓射，與諸侯來朝者射」者，《大宗伯》嘉禮「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是也。詳《大宗伯》及《射人》疏。掌士

大夫之弔勞。【疏】「掌士大夫之弔勞」者，賈疏云：

《大僕》「掌三公孤卿之弔勞」，注「王使往」。此不言王使往，亦王使往可知。詒讓案：《天官·世婦》疏引此注云「致禮同名爲弔」。今本無注，疑傳寫脫之。然依《司服》經注，則王於大夫士自有弔法，與公卿同，《大僕》注不云致禮，而此注別以致禮爲釋，未詳其義，或是賈、馬注，賈偶誤記耳。呂飛鵬亦云：「賈氏既於《世婦》疏引之，而本疏不

及一字，疑非鄭君注也。」凡大事，佐大僕。

### 祭僕掌受命于王以眡祭祀，而警戒祭

祀有司，糾百官之戒具。謂王有故不親祭也。祭

祀有司，有事於祭祀者。糾謂校錄所當共之牲物。【疏】

「而警戒祭祀有司」者，大祭祀，於前期十日，大宰戒百官，

大司寇戒百族，時此官則戒祭有司也。云「糾百官之戒具」

者，《小宰》云：「以灋掌祭祀之戒具」，《宰夫》云：「以式灋掌祭

祀之戒具」，此官則糾校之，與彼爲官聯也。注云「謂

王有故不親祭也」者，謂若王有疾及哀慘，不得親與祭祀，

大宗伯攝位之時。其小祭祀王本不親祭者，蓋大小宗伯命

祭有司，不必受命於王也。賈疏云：「此云「受命于王以眡

祭祀，既祭，帥羣有司反命於王，以王命勞之。」明是王合

祭，有故使人攝之者也。」云「祭祀有司，有事於祭祀者」者，

《小宗伯》注云：「祭有司，謂大祝之屬。」此亦謂宗祝諸官

凡有職事於祭祀者，祭僕皆警戒之也。云「糾謂校錄所當

共之牲物」者，《小宰》注云：「糾猶察也。」又云：「戒具，戒

官有事者所當共。」此云校錄，與察義同。牲物即官所當共

者，故必豫校錄其數也。既祭，帥羣有司而反命，

以王命勞之，誅其不敬者。大喪，復于小

廟。小廟，高祖以下也。始祖曰大廟。《春秋》僖八年「秋

七月，禘于大廟」。【疏】既祭，帥羣有司而反命」者，《都

宗人》注云：「反命，還白王。」《文王世子》云：「天子視學，

乃命有司行事，祭先師先聖焉，有司卒事反命。」注云：「告

祭畢也。」《大戴禮記·諸侯釁廟禮》云：「既事皆退，反命

于君。君寢門中，南向。宗人曰：「釁某廟事畢。」君曰

「諾」。宗人請就燕，君揖之，乃退。」此既祭反命之儀，蓋與

彼略同。云「以王命勞之」者，此官既反命，因還以王命勞

羣有司也。云「誅其不敬者」者，有司將事有不敬謹者，則

誅責之，亦此官之官刑也。云「大喪復于小廟」者，王喪以

冕服，后喪以褱衣，皆卜二人復於小廟，詳《夏采》疏。賈疏

云：「大喪，王喪也。王生時所有事之處皆復。此祭僕復

小廟，其夏采復大廟，小寢大寢下隸僕復也。」案：內祭祀

王、后、世子皆與，則此小廟復亦當兼王、后、世子之喪，賈

說未咳。注云「小廟，高祖以下也，始祖曰大廟」者，高

祖以下，謂四親廟也，《檀弓》謂之小祖。始祖謂后稷廟也，

《夏采》、《檀弓》謂之大祖，詳《夏采》及《守桃》疏。賈疏

云：「其桃不言復，亦應此祭僕復，但無寢耳。」引《春秋》

傳八年，秋七月，禘于大廟者，《左傳》杜注，《穀梁》范注並云「大廟，周公廟」。魯以周公爲始祖，故周公廟稱大廟。此周大廟，爲后稷廟。所祖雖異，而以始祖廟爲大廟則同，故引以爲證。凡祭祀，王之所不與，則賜之禽，都家亦如之。鄭司農云：「王之所不與，謂非郊廟尊祭祀，則王不與也。則賜之禽，公卿自祭其先祖，則賜之禽也。玄謂王所不與，同姓有先王之廟。」【疏】「凡祭祀，王之所不與」者，此據侯國而言。《大宗伯》云：「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此與彼義同而事異。彼據王朝羣祀王宜與而不與者，當王官共禽，非祭僕所掌也。」云「則賜之禽」者，謂賜以犧牲也。禽者，鳥獸通名，詳《庖人疏》云。都家亦如之者，《都宗人》注云：「都王子弟則立其祖王之廟，其祭祀，王皆賜禽焉。」又《家宗人》注云：「大夫采地之所祀與都同，若先王之子孫，亦有祖廟。是都家同姓別子爲宗，並有先王廟，故亦有賜禽法也。」注鄭司農云「王之所不與，謂非郊廟尊祭祀，則王不與也」者，先鄭意，王朝非尊祭祀，王尚不與，明公卿等自祭祖廟王不與可知。賈疏云：「後鄭不從者，按《司服》六冕所祭，皆王合親爲，何有非郊廟王不與者乎，故不從之。」云「則賜之禽，公卿自祭其先

祖，則賜之禽也」者，此謂公卿之無采地者，亦得自祭其先祖，與下都家爲有采地者異也。賈疏云：「後鄭不從者，卿大夫自祭其先，是其常事，何有王皆賜之禽也。」論讓案：若如先鄭說，公卿自祭其先祖，則王本無與法，經不當云王所不與，故後鄭不從。云「玄謂王所不與，同姓有先王之廟」者，賈疏云：「若然，經都家謂畿內三等采地，則文云祭祀，是畿外同姓諸侯魯、衛之屬者也。」案：賈謂此指同姓諸侯是也。《左》襄十二年傳：「吳子壽夢卒，臨于周廟。」杜注云：「周廟，文王廟也。周公出文王，故魯立其廟。」是魯有先王之廟也。但王子弟封畿內外者，必別子爲宗，始得於五廟外特立祖王廟。衛非宗國，疑不得立文王廟，賈並舉之，似未審，詳《都宗人疏》。凡祭祀致福者，展而受之。臣有祭事，必致祭肉於君，所謂歸胙也。展謂錄視其牲體數。體數者，大牢則以牛左肩臂臠折几个，少牢則以羊左肩七个，特牲則以豕左肩五个。【疏】「凡祭祀致福者，展而受之」者，《膳夫》云：「凡祭祀之致福者，受而膳之。則此祭僕展視訖，仍與膳夫同受之，二官爲聯事也。」注云：「臣有祭事，必致祭肉於君，所謂歸胙也」者，《膳夫》注云「致福謂諸臣祭祀，進其餘肉，歸胙于王」是也。致

者，都家宗人致之祭僕也。詳《膳夫》疏。云：「展謂錄視其牲體數者，《內宰》注云：『展猶錄也。』此致福卽致牲體，故知展謂錄視其體數也。云：體數者，大牢則以牛左肩臂臠折九個，少牢則以羊左肩七個，特牲則以豕左肩五個」者，並據《少儀》說致福法。彼注云：「折，斷分之也。皆用左者，右以祭也。羊豕不言臂臠，因牛序之可知。」賈疏云：「凡祭祀，周人尚右，故右臂皆祭，故以左臂致人。祭言大牢，天子大夫已上。少牢謂天子之士。言肩臂臠折九個者，則一體折爲三段，則牲少體不得全，自外皆然，以人多故也。皆用前體者，前體貴，故先用也。」

### 御僕掌羣吏之逆及庶民之復，與其弔

勞。羣吏，府史以下。【疏】「掌羣吏之逆及庶民之復」者，此復逆亦互文，並謂以事奏告於王也，詳《宰夫》疏。云「與其弔勞」者，此當專家庶民言之。《小臣》云：「掌士大夫之弔勞」，卽此羣吏，則此官不得復掌其弔勞，明經文不兼家羣吏也。庶民亦有弔勞者，蓋軍旅大役之事，效死服勞，或蒙優禮，非恒典也。注云「羣吏，府史以下」者，《小司寇》、《朝士》注義並同。賈疏云：「大僕掌諸侯復逆，小

臣掌三公孤卿復逆，此官所云羣吏，對庶民是府史以下，兼胥徒。若然，不見大夫士者，小臣孤卿中兼之矣。

案：鄭、賈說非也。羣吏猶言羣臣。凡大夫士皆爲羣吏，

《小臣職》孤卿中不得兼大夫士也。府、史、胥、徒，卽庶人

在官者，庶民內已略之矣。《左》僖二十四年傳「晉侯之豎

頭須求見，僕人以告」，又襄三年傳「魏絳授僕人書」，杜注

云：「僕人，晉侯御僕。」是諸侯御僕亦掌羣臣復逆之事，可

與此經互證。此注及《小司寇》、《朝士》諸注並誤，詳《大

宰》、《小司寇》疏。大祭祀，相盥而登。相盥者，謂

奉槃授巾與？登謂爲王登牲體於俎。《特牲饋食禮》：

「主人降盥出，舉人乃匕載。」【疏】注云「相盥者，謂奉槃授

巾與」者，賈疏云：「上《小臣》云沃，此又云盥，明是奉槃授

巾，以其《少牢》、《特牲》尸盥時有奉槃授巾之事，故云也。

以無正文，故云「與」以疑之也。」論讓案：此亦謂相王盥

也。《特牲饋食禮》云：「尸入門左，北面盥，宗人授巾。」

《記》云：「沃尸，盥者一人，奉槃者東面，執匱者西面，淳

沃，執巾者在匱北，宗人東面取巾，振之三，南面授尸，卒，

執巾者受。」《少牢饋食禮》及《士虞禮》經記尸盥並有奉槃

授巾之節。王尊不就洗，盥與尸同也。又《內則》云：「進

盥，少者奉槃，長者奉水，請沃盥，盥卒，授巾。」注云：「槃，



承盥水者。巾以挽手。《國語·吳語》：「越行成於吳，曰：『一介嫡男，奉槃匱以隨諸御。』」諸御蓋即此御僕之屬。盥儀，詳《鬱人》疏。云「登謂爲王登牲體於俎」者，《羊人》注云：「登，升也。」《有司徹》：「乃升」，注云：「升牲體於俎也。」又《士冠禮》注云：「在鼎曰升，在俎曰載」者，對文則異，散文得通。《左·隱五年傳》云：「鳥獸之肉，不登於俎。」孔疏引服虔說，亦以登爲升。引《特牲饋食禮》：「主人降盥出，舉人乃匕載」者，彼文云：「主人降，及賓盥出，主人在右及佐食舉牲鼎，賓長在右及執事舉魚腊鼎，乃匕，卒載，加匕于鼎。」此約引之，證祭祀相盥及登牲體於俎之事。大喪，持嬰。嬰，棺飾也。持之者，夾蜃車。【疏】「大喪持嬰」者，謂王喪也。后喪則女御持嬰，世子喪疑當使東宮侍御士庶子等持之，皆不使御僕也。注云：「嬰，棺飾也」者，詳《女御》、《縫人》疏。云「持之者，夾蜃車」者，《喪大記》鄭注云：「嬰，車行使人持之而從。」《明堂位》注云：「嬰夾柩路左右前後」，則天子八嬰，即使此御僕持之以夾蜃車，左右前後各二也。蜃車即王之柩路，詳《遂師》疏。掌王之燕令，燕居時之令。【疏】注云「燕居時之令」者，賈疏云：「以御侍近臣，故使掌燕居時之令，施之於外也。」以

序守路鼓。序，更。【疏】「以序守路鼓」者，序，經例用古字當作「敘」，石經及各本並誤。守之者，亦於大寢之門外，大僕建路鼓之所。賈疏云：「此即《大僕》所云『速逆御僕與御庶子』者也。」注云「序，更」者，注例用今字作「序」。《小司寇》注云：「敘，更也。」謂以敘次更迭相代守之。《儒行》云：「更僕」，義亦相近。賈疏云：「即上鄭云『直事鼓所』者也。」

### 隸僕掌五寢之婦除糞洒之事。五寢，五廟

之寢也。周天子七廟，唯祫無寢。《詩》云：「寢廟翼翼」，相連貌也。前曰廟，後曰寢。汜婦曰婦，婦席前曰拊。洒，灑也。鄭司農云：「洒當爲灑。」玄謂《論語》曰：「子夏之門人，當洒婦應對。」【疏】注云「五寢，五廟之寢也」者，謂太祖及四親廟之寢也。知非王之大小寢者，以宮人掌王六寢之脩，則王寢婦除糞洒之事，自有宮人主之，非隸僕所掌也。且段令是王寢，則亦當云六寢，不當言五。若云五燕寢，則文又不備，故鄭以五廟寢爲釋也。賈疏云：「五寢既隸僕婦除，其廟按《守桃》注皆宗伯婦除。」論讓案：宗伯所脩除者爲正廟，與此官掌後寢，職掌互相備，亦官聯也。又

《大射儀》云：「隸僕人埽侯道，司宮埽所畫物。」司宮即宮人。隸僕人亦即此宮之屬。彼畫物在堂，宮人埽之；侯道在庭，此宮埽之，與此經宮人埽王寢在內，此宮埽廟寢在外，比例亦略同，足證鄭義。凡大射在宮外之射宮，而使此宮埽其侯道，則又兼及宮外埽除之事矣。云：周天子七廟，唯祧無寢者，釋廟有七而寢唯五之故。凡五廟在路門外之左，祧無寢，別立，與五廟不同地，詳《春官·敘官》及《守祧》疏。云：《詩》云寢廟繹繹，相連貌也者，今《毛詩》無此文。《聘禮》疏引此注，「繹繹」作「奕奕」。蔡氏《獨斷》云：「《頌》曰『寢廟奕奕』，言相連也。」《玉燭寶典》引《月令章句》同。《呂氏春秋·季春紀》高注云：「前曰廟，後曰寢。」《詩》云「寢廟奕奕」，言相連也。《淮南子·時則訓》注及《續漢書·祭祀志》說並同。今案：《詩·小雅·巧言》云「奕奕寢廟」，與諸家所引文異。據蔡氏引作「頌曰」，則當是《魯頌·閟宮篇》「新廟奕奕」之異文。疑「家」《詩》或作「寢廟繹繹」，又或作「寢廟奕奕」，與毛不同。鄭因其寢廟連文，故引以證廟寢前後同處。「相連貌」即釋「繹繹」之義。《文選·甘泉賦》李注引薛君《韓詩章句》云：「繹繹，盛貌。」盛與相連義亦相成也。云：「前曰廟，後曰寢」者，《獨斷》云：「宗廟之制，古學以爲人君之居，前有朝，後有寢，終則前制廟以象朝，後制寢以象寢。廟以藏主，列昭穆；寢有

衣冠几杖，象生之具。總謂之宮。」賈疏云：「按《爾雅·釋宮》云：『有東西廂曰廟，無曰寢。』寢廟大況是同，有廂無廂爲異耳。必須寢者，祭在廟，薦在寢，故立之。按昭十八年，鄭災，「簡兵大蒐，子大叔之廟在道南，其寢在道北」者，彼廟不在宮中，地隘，故廟寢別處也。」案：《左傳》子大叔之寢在道北者，孔疏以爲即游吉所居宅，於義爲愜。若廟後之寢，與廟必相連，無分居道南北之理，賈說非是。金鶚云：「廟後之寢，以藏衣冠、祭器。其制無東西廂，無東西廂則無夾室，或謂有夾室者，非也。大廟之寢曰大寢，羣廟曰小寢，當各殺於其廟。」案：金說是也。《爾雅·釋宮》云：「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無室曰榭。」此寢榭並繫廟爲文，蓋廟之別制，或又有榭。故《春秋》「宣十六年夏，成周宣榭災」。榭，《公羊》作「謝」，傳云：「宣謝者何？宣宮之謝也。何言乎成周宣謝災？樂器藏焉爾。」何注云：「宣宮，周宣王之廟也。至此不毀者，有中興之功。」亦據《釋宮》文爲釋。此非廟祧之常制，<sup>①</sup>故經不見也。云「汜埽曰埽，埽席前曰拚」者，葉鈔本《釋文》云：「拚，本又作拚。」案：此據《少儀》，彼文亦作「拚」。《說文·土部》云：「埽，棄也。埽，埽除也，讀若拚。拚，疊

① 上兩句楚本作「亦與釋宮義合，榭蓋非廟祧之常制」。

也。又《重部》云：「**灑**，棄除也。」《手部》云：「**拊**，拊手也。」案：糞即**灑**之隸變，糞與拊音義略同。經典多借拊爲拊，故鄭據《少儀》之拊拊，釋此經之拊及糞也。拊者，亦拊之段借字。《少儀》孔疏云：「**汜**，廣也。謂內外俱拊。止拊席前不得名拊，則但曰拊也。拊是除穢，拊是滌蕩。」云「**洒**，灑也」者，《毛詩》·魏風·山有樞傳文，《赤友氏》注同。《管子》·弟子職篇：「凡拊之道，堂上則播灑，室中握手。洒即謂播灑也。」鄭司農云：「洒當爲灑者，謂洒拊字當以灑爲正也。」云「玄謂《論語》曰：子夏之門人當洒拊應對」者，《子張篇》文。段玉裁云：「大鄭云當爲灑，直謂洒爲字之誤。依《說文》：『灑，汛也，麗聲。洒，滌也，西聲。』其音義不同，大鄭是矣。而後鄭但云『洒，灑也』，引《論語》說之。蓋古經典祇用洒拊，《毛詩》三見，毛傳云：『洒，灑也。』《說文》云：『古文以洒爲灑拊字。』鄭意謂洒與灑假借，非字誤也，故不徑主大鄭。」臧庸云：「《毛詩》·抑：『洒拊庭內。』傳云：『洒，灑也。』古文假借，故《周官》·《毛詩》·《古論》俱作洒。鄭司農以今文正字讀之，故云洒當爲灑。毛公、康成知洒即灑字，故云『洒，灑也』，不必轉改。然則康成注《魯論》以《齊》·《古》校定，必從古作洒，注云洒灑。今《論語》作洒，蓋即鄭氏所定也。」

祭祀，脩寢。於廟祭，

寢或有事焉。《月令》凡新物，先薦寢廟。【疏】「祭祀脩寢」者，《大宰》注云：「脩，掃除糞洒。此脩寢，亦即五寢掃除糞洒之事，以祭祀事重，故更端言之。」《祭義》云：「孝子將祭，宮室既脩，牆屋既設。」是將祭脩除之事。注云

「於廟祭，寢或有事焉」者，鄭以凡祭必於廟，而此獨云寢，明時亦或有事於寢，故有脩寢也。云「《月令》凡新物先薦寢廟」者，據《月令》仲春鮮羔開冰，孟夏以彘嘗麥，仲夏以雞嘗黍，孟秋登穀，天子嘗新，仲秋以犬嘗麻，季秋以犬嘗稻，季冬嘗魚，皆云「先薦寢廟」，又「季春薦鮪于寢廟」是也。賈疏云：「引《月令》者，欲見寢有事。彼薦只在寢，不在廟，連廟言者，欲見是廟之寢，非生人之寢故也。」黃以周云：「古者禮不備不敢以祭，薦禮殺，不得行之於廟。喪禮有下室之奠，古禮有後寢之薦，皆先人神靈所依之處。」王行，洗乘石。鄭司農云：「乘石，王所登上車之石也。」《詩》云：「有扁斯石，履之卑兮。」謂上車所登之石。【疏】「王行」者，謂王將乘車出行也。云「洗乘石」者，所以爲潔清。《說文》·水部云：「洗，滌足也。」引申之，洒滌足所履物，亦通謂之洗。注鄭司農云：「乘石，王所登上車之石也」者，《左傳》桓十八年杜注云：「上車曰乘。故王所登上

車之石，謂之乘石。賈《上昏禮》疏謂王后亦履石是也。云「詩云有扁斯石，履之卑兮，謂上車所登之石」者，《小雅·白華篇》文。毛傳云：「扁扁，乘石貌。王乘車履石。」先鄭說與毛同。《文選》任昉《勸進箋》李注引《尸子》云：「昔者武王崩，成王少，周公踐東宮，履乘石，假爲天子七年。《淮南子·齊俗訓》略同，許注云：「人君升車有乘石也。惠士奇云：「乘石一名踐石，謂踐之以升車。《戰國策·趙策》：「武靈王立周紹爲傅，曰：寡人始行縣，過番吾，當子爲子之時，踐石以上者，皆道子之孝。」然則踐石以上謂國之有司，不獨人君爲然矣。《上昏禮》「婦乘以几」，《易林》「登几上輿，駕駟南遊」，是上輿皆登几也。乘以几，故古文乘從几。」論讓案：凡登車，貴者乘以石，其次以几。《曲禮》云「尸乘以几」，注云：「尊者慎也。」依《毛詩》及《尸子》、《淮南書》說，似乘石爲天子禮。《趙策》所云，殆戰國時僭禮之失與？**掌蹕宮中之事。**宮中有事則蹕。鄭司農云：「蹕謂止行者，清道，若今時做蹕。」

【疏】注云「宮中有事則蹕」者，《宮正》云：「凡邦之事，蹕宮中廟中，則執燭。」注云：「事，祭事也。邦之祭社稷七祀於宮中，祭先王先公於廟中，隸僕掌蹕止行者，宮正則執燭以爲明。」然則此宮中之事，亦關廟中矣。彼注事爲祭事，

此不言祭事者，以互見於彼，略之。又《左》襄三十一年傳云：「諸侯賓至，僕人巡宮。」疑亦即此官之屬，蓋賓客之事亦兼行視之矣。鄭司農云「蹕謂止行者，清道，若今時做蹕」者，《釋文》云：「做字又作警。」案：警做字同。《閩人》注云「蹕，止行者」，與先鄭此注義同。《漢書·丙吉傳》「吉又嘗出，逢清道羣鬪者」，顏注云：「清道謂天子當出，或有齋祀，先令道路清淨。」《漢舊儀》云：「輦動，則左右侍帷幄稱警。出殿，則傳蹕止人清道。」《漢書·梁孝王傳》云「出稱警，入稱蹕」，注云：「警者，戒肅也；蹕，止行人也。言出入者，互文耳，出亦有蹕。」案：蹕蹕字亦同。崔氏《古今注》云：「警蹕所以戒行徒也。周禮蹕而不警。秦制出警入蹕，謂出軍者皆警戒，入國者皆蹕止也，故云出警入蹕也。至漢朝梁孝王王出稱警，入稱蹕，降天子一等焉。一曰，蹕，路也，謂行者皆警於塗路也。」互詳《宮正》疏。**大喪，復于小寢、大寢。**小寢，高祖以下廟之寢也。始祖曰大寢。【疏】「大喪復于小寢大寢」者，與夏采、祭僕爲官聯也。大喪，亦兼王、后、世子言之。劉敞、黃度以大寢爲路寢，小寢爲燕寢。金榜云：「以《檀弓》君復于大祖、小祖、大寢、小寢考之，夏采以冕服復于大祖，祭僕大喪復于小

廟，是天子復于大祖、小祖之事。其復于大寢、小寢，則此隸僕所職是也。《士喪禮》：「死于適室，復者升自東榮，降衣于前，受用簠，升自阼階，以衣尸。」此士復適寢之禮，足相證明矣。鄭云廟寢，誤。案：劉、黃、金說是也。吳廷華、林喬蔭、曾釗、莊有可、蔣載康說同。此大寢、小寢，與上五寢及祭祀脩寢之寢別，即王之六寢也。大喪，夏采復大祖，祭僕復小廟。廟後之寢，非王常行禮之處，且已統於廟，諸經皆無復文，不當別掌明矣。又賈疏云：「以祭隸僕職卑位小，故使之復於小廟、小寢也。」案：據疏則經文疑當作「大喪復于小寢」，與《祭僕》云「大喪復于小廟」同。《士喪禮》疏引此經，亦無「大寢」二字。然《祭僕》疏又云「小寢大寢，下隸僕復也」，《夏采》疏及《檀弓》孔疏引此經亦有「大寢」二字，他職又別無掌復大寢之文，此疏疑有誤。又案：《雜記》說諸侯禮云「小臣復」，與此經異，疑以小臣與祭僕、御僕同屬大僕，故兼官通職與？注云「小寢，高祖以下廟之寢也，始祖曰大寢」者，《祭僕》注云：「小廟，高祖以下也，始祖曰大廟。」明寢亦隨廟為稱。但此大寢小寢，以《檀弓》證之，當為王居之寢，鄭說未然。

## 弁師掌王之五冕，皆玄冕，朱裏，延，

組，冕服有六，而言五冕者，大裘之冕蓋無旒，不聯數也。延，冕之覆，在上，是以名焉。組，小鼻在武上，笄所貫也。今時冠卷當簪者，廣袤以冠縱，其舊象與？【疏】「掌王之五冕者，《說文》：『部』云：『冕，大夫以上冠也，遽延垂塗紃續。』古者黃帝初作冕。《白虎通義·緇冕篇》云：『麻冕者何？周宗廟之冠也。禮曰『周冕而祭』。十一月之時，陽氣俛仰黃泉之下，萬物被施，前俯而後仰，故謂之冕也。《釋名·釋首飾》云：『祭服曰冕，冕猶俛也，俛，平直貌也。亦言文也，玄上纁下，前後垂珠，有文飾也。』云，皆玄冕，朱裏延組者，此「皆」字統下五采纁十有二就為文，明其為五冕之通制。《司服》注云：『六服同冕者，首服尊也。是其義。』賈疏云：『古者纁麻三十升布，染之，上以玄，下以朱，衣之於冕之上下，云延者，即是上玄者。凡冕體，《周禮》無文，叔孫通作《漢禮器制度》，取法於周，今還取彼以釋之。按彼文，凡冕以版，廣八寸，長六寸，以此上玄下朱覆之，乃以五采纁繩貫五采玉，垂於延前後。』詒讓案：凡五冕皆麻為之。《論語·子罕篇》云：『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集解》孔安國云：『古者纁麻三十升布以為之。純，絲也。絲易成，故從儉。』《詩·周南·葛覃》孔疏引鄭《論語注》說，與孔同。蓋春秋以後所改易。此經在周初，

未有純冕之制，則無不用麻也。江永云：「古布幅闊二尺二寸，當今尺一尺三寸七分半。若容三十升之纁，二千四百，則今尺一分之地，幾容一十八纁，此必不能爲者也。孔意蓋謂古者朝服十五升，冠當倍於衣，不知冠升倍衣，唯喪服斬衰三升冠六升則然，自齊衰以下則非倍半之數矣。禮無冠倍於衣之例，孔誤釋耳。麻冕之布亦不過十五升，如今尺之一分容九纁，已是細密難成矣。」金鶚云：「冕服，玄衣纁裳，以象天地。五冕皆用玄色之布覆其上，而纁其裏，亦象天地之色。《弁師》：「玄冕朱裏」，朱當是黃朱，即纁色也。地色多黃，純朱非所以象地，故古人象天地皆用玄纁。《穀梁》僖三年疏「冕上玄下纁」，可知《弁師》朱卽纁也。」案：江、金說是也。朱裏，《玉藻》注亦作「纁裏」，《釋名》又云「纁下一」。依鄭《士冠禮》注義，纁爲三人，朱爲四人，深淺小別，色大同也。《管子·輕重己篇》說，天子五時各服其方色之纁。於禮無文，不爲典要。賈說冕體廣長之度，並據《漢禮器制度》文。《左傳》桓二年孔疏云：「阮湛《三禮圖》：《漢禮器制度》云，冕制皆長尺六寸，廣八寸，天子以下皆同。沈引董巴《輿服志》云：「廣七寸，長尺二寸。」應劭《漢官儀》云：「廣七寸，長八寸。」沈又云：「廣八寸，長尺六寸者，天子之冕，廣七寸，長尺二寸者，諸侯之冕，廣七

寸，長八寸者，大夫之冕。」但古禮殘缺，未知孰是。案：《王制》孔疏引皇侃說諸侯卿大夫之冕，與沈文阿同，疑不足據。又依賈說，冕玄表朱裏，皆用布。《王制》疏謂朱裏應以繒爲之。陳旻又據《國語·魯語》說諸侯夫人織紵縫，謂延亦織組爲之，用絲不用麻。今案：古者麻冕，則延亦常用麻。《魯語》以延與紵並舉，或據後世純冕之制與？張惠言云：「冕武之色無文，約以玄繒爲之。」案：張說是也。武蓋亦玄表而朱裏，與延色同。經舉延組而不及武者，文不具也。注云：冕服有六而云五冕者，大裘之冕

蓋無旒，不聯數也者，聯，黃丕烈校改作「連」是也。詳《大宰》疏。旒俗字，當作「旒」，詳後。賈疏云：「按《司服》祭祀六服，皆連冕言之。今此惟云五冕者，但此弁師所掌冕，以旒爲主，祭天用大裘，取質，其冕亦當無旒，爲質，故此不數之，惟有五冕耳。」論讓案：《司服》冕服六，此云五冕者，凡冕服以衣章爲別異，大裘而冕，亦被衮衣，衣冕相同，故不數也。鄭謂大裘之冕蓋無旒，於經無文，故爲不敢質定之辭，本非篤論。陳祥道、陸佃、王昭禹、鄭鏐、戴震、金榜、孫希旦、張惠言，並據《玉藻》：「天子玉藻十有二旒」，《郊特牲》：「祭之日，王被衮以象天，戴冕藻十有二旒，則天數也」，明大裘被衮衣，冕十有二旒。而黃度、王應龍、孔廣森、宋

縣初又謂天子六冕同十一旒，其說尤精，與此經下文及《禮器》、《玉藻》皆密合，可爲定解。今攷《大戴禮記·禮三本篇》、《荀子·禮論篇》並云「郊之麻冕」，陳祥道云：「古者五冕皆麻，至孔子時，乃去麻用純，然郊冕猶用麻，所以示復本也。」案：陳說是也。若然，晚周之世，郊祀之冕亦止麻純制別，不箸旒之有無，則周初裘冕非無旒之冕可知。《公羊》宣元年何注云：「弁加旒曰冕。」《左傳》桓二年疏引宋衷《世本注》云：「冕，冠之有旒者。」是有旒乃謂之冕。古書無言冕無旒者，惟《周書·王會篇》說成王朝諸侯之事云：「天子南面，玄纁無繁露。」孔注以繁露爲旒。攷天子受朝服衮冕，不當無旒，蓋文有駁誤。互詳《司服》疏。云「延，冕之覆，在上，是以名焉」者，《玉藻》注云：「延，冕上覆也。」賈疏云：「《玉藻》注言雖不同，義則不異，皆以玄表覆之在冕上也。以爵弁前後平，則得弁稱。冕則前低一寸餘，得冕名，冕則俛也，以低爲號也。」《玉藻》孔疏云：「用三十升之布，染之爲玄，覆於冕上，出而前後。冕謂以版爲之，以延覆上，故云「延，冕上覆也」。但延之與版，相著爲一，延覆在上，故云延也。故《弁師》注「延，冕之覆，在上，是以名焉」，與此語異而意同也。皇氏以《弁師》注「冕，延之覆，在上」，以《弁師》經有冕文，故先云「冕，延之覆在

上」。此經唯有延文，故解云「延，冕上覆」。今刪定：諸本《弁師》注皆云「延，冕之覆在上」。皇氏所讀本不同者，如皇氏所讀《弁師》「冕，延之覆在上」，是解冕不解延。今按《弁師》注意，云「延，冕之覆在上」，是解延不解冕也。皇氏說非也。案：據《玉藻》疏，是皇侃所見舊本此注作「冕延之覆在上」，唐時定本則與今本同。賈疏謂此注與《玉藻》注不同，又以延「低一寸餘故得冕名」釋注「是以名焉」之義，則賈所見本疑亦「冕」在「延」上，與皇本同。今諦審注意，實謂延覆冕上，前後引出而長，故名爲延，《爾雅·釋詁》云「延，長也」，卽其義也。此與《玉藻》注以冕上覆釋延正同。孔謂此注釋延不釋冕，蓋深得鄭愜，唐定本是也。皇、賈說並誤。延字又作「緹」，《左》桓二年傳「衡紃紃緹」，杜注云：「緹，冠上覆也。」案：冠弁並無延，杜言冠者，冕之通稱也。云「組，小鼻，在武上，笄所貫也」者，《說文·糸部》云：「組，系也。」又《金部》云：「鈕，印鼻也。」《廣雅·釋器》云：「鈕謂之鼻。案：凡器物之有空竅可穿系者，並得稱鼻。冕鼻謂之組，猶印鼻謂之鈕也。武者，《玉藻》云「緇冠玄武」，鄭彼注云：「武，冠卷也。古者冠卷殊。」賈疏云：「組者，綴於冕，兩旁垂之，武兩旁作孔，以笄貫之，使其牢固也。」戴震云：「延有組，自延左右垂，笄貫之以爲

固案：戴說是也。賈云：「組綴於冕者，謂綴於延下也。」冕延與武殊，猶之禮冠之梁與武殊，故必於延下綴組，下垂及武，復於武旁爲空，與組空正相直，而後以笄橫穿組武之空，與纁髻相貫爲固。注不云在延下，而云在武上者，以組之下垂，正當武左右之上，非謂組與武連也。若組即在武，則延與武無由相屬矣。組之材蓋與延同，故下注云：「延組皆玄覆朱裏」是也。云「今時冠卷當簪者，廣袤以冠縱，其舊象與者，賈疏云：「古之組武，笄貫之處，若今漢時冠卷當簪所貫者，於上下之廣及隨縱之袤以冠縱者，貫簪之處，當冠縱之中央。」惠士奇云：「《士冠禮》：『緇纁廣終幅，長六尺』，康成云：『纁，今之幘梁也，緇髮而結之。』徐爰曰：「古者有冠無幘，冠下有纁，以緇爲之，後世施幘于冠，因裁纁爲幘。」然則古曰纁，漢曰幘，晉宋曰幘。阮元云：「廣袤以冠縱，謂以冠縱之廣袤爲之廣袤也。」案：阮說是也。蓋注所謂卷卽武也，縱與纁同。十冠，上昏禮之纁，內則《之縱》，注並以髡髮釋之。《內則》孔疏引盧植云：「所以裹髻承冠，以全幅疊而用之。此禮經之縱也。若漢人所云冠縱，乃古之冠梁。幘之有梁者亦謂之縱，故《說文》：『系部』云：『纁，冠織也。』《漢書·元帝紀》注引李斐云：『齊國舊有三服之官，春獻冠幘纁，爲首服。』冠幘纁卽謂織成

冠幘梁之材也。然古冠梁廣止一寸，而漢之幘梁則冒髮，其度甚廣；古冠縱全幅髡髮，而漢之冠幘纁則不全幅，可冒髮而不可髡髮，是漢之纁非禮經之纁也。惟周時凡冠必先著纁，而後以冠加其上；漢時冠則先著幘而後加冠，故《急就篇》顏注謂幘常在冠下，或單著之。是漢之幘雖與周之纁異制，而其在下冒髻承冠則一，故《士冠禮》注以漢之幘梁況纁也。然則漢人通稱冠幘之梁爲纁，此注之冠縱卽謂冠梁明矣。凡冠梁覆冒前後，屈而屬於冠卷，其冠之左右方面，梁所不覆者，卽當簪之處也。當簪之處既梁所不覆，故別於卷上出爲兩瓣，以與簪相穿爲固。其廣袤則與正面之梁相等，但梁材以一條屈之，冒髻前後，而兩末咸屬於卷。當簪之類組者，則左右各爲一瓣，以蔽髻之兩旁，其下屬於卷，而上與梁不相屬，以此爲異。賈疏未明漢時冠縱卽冠梁，與周時髡髮之縱迥異，故不得其指。五采纁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玉笄，朱紘。纁，雜文之名也。合五采絲爲之繩，垂於延之前後，各十二，所謂遽延也。就，成也。繩之每一市而貫五采玉，十二旂則十二玉也。每就閒蓋一寸。朱紘，以朱組爲紘也。紘一條，屬兩端於武。纁不言皆，有不皆者。此爲衮衣之冕十二旂，則用玉二百八十八。鷩衣之冕纁九旂，用玉二百



一十六。毳衣之冕七旒，用玉百六十八。希衣之冕五旒，用玉百二十。玄衣之冕三旒，用玉七十二。【疏】「五采纁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者，鄭、賈讀「五采纁十有二」句。疏云：「此據衮冕而言，謂合五采絲爲藻繩十二道，爲十二旒也。就皆五采玉十有二者，此各據一旒而言，玉有五色，以青赤黃白黑於一旒之上，以此五色玉貫於藻繩之上，每玉間相去一寸，十二玉則十二寸。就，成也。以一玉爲一成，結之，使不相并也。」王安石、王昭禹、黃度、林喬蔭並讀「五采纁十有二就」句。金榜云：「賈氏以「就」字屬下讀，誤也。經蒙上王之五冕立文，不得專明一冕。此言五采纁十有二就，下言諸侯之纁旒九就，其讀足以明矣。此皆據一旒爲說，先陳就數，次陳玉數，於玉言「皆」，互文也。」朱大韶亦云：「下云「諸侯之纁旒九就，珥玉三采」，於諸侯言纁旒，則五采纁之爲旒可知。於諸侯言纁旒九就，則天子纁旒十有二就可知。於諸侯言珥玉三采，則天子五采玉可知。五采一成一就，就自指纁旒言。疏謂「以一玉爲一成結之」，經於玉無言就者，非也。」案：金、朱說是證鄭、賈之誤。云「玉筭朱紘」者，以美玉爲持冕武之筭，追師所爲者也。賈疏云：「以玉筭貫之，又以組爲紘，仰屬結之也。」金鶚云：「古者冕弁，上有筭，下有瑱，筭所以固冕

弁，亦以縣瑱也。皮弁、韋弁、爵弁皆有筭，亦皆有瑱。若安髮之筭，則服玄冠、緇布冠者皆有之。」孔廣森云：「王之冕言紘，不言瑱，諸侯又無紘，皆文不備。其瑱，天子亦以玉矣。」注云：纁，雜文之名也。者，《聘禮》注云：「雜采曰纁。」案：冕纁皆雜織采絲爲之，與《司几筵》「纁席」，《典瑞》「纁藉」義略同。云「合五采絲爲之繩，垂於延之前後各十二，所謂遂延也」者，《玉藻》云：「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後遂延。」注云：「旒十有」前後遂延者，言皆出冕前後而垂也。案：遂延謂延前後深遂，不關垂旒，鄭說非也。詳前。《白虎通義·緇冕篇》云：「《禮器》云：「天子麻冕朱綠藻垂十有二旒」者，法四時十二月也。」案：此經王冕纁玉並五采，而《禮器》云「天子冕朱綠藻」，注云：「朱、綠，似夏、殷禮也。周禮天子五采藻，白虎通及《獨斷》並以朱綠藻爲周禮。金鶚通之云：五采纁但言朱綠，以此二采下達於大夫上。」案：金說與班、蔡合，亦通。唯《春秋》經露·三代改制質文篇謂黑統首服藻黑，白統首服藻白，赤統首服藻赤，皆不備五色，則與此經義不能強合矣。云「就，成也」者，《典瑞》注同。云「繩之每一玉而貫五采玉」者，此鄭讀「就皆五采玉十有二」爲句。凡五采備爲玉，玉即就也。每一旒采十二就，即十二玉。每一玉綴一玉，依

五采相間次之。鄭此注蓋依《聘禮記》圭玉纁藉之制，以釋此冕纁，謂亦采別爲等，采備爲就。然則天子五采纁，則就爲五等，一旂十二就，凡六十等，於文太縟，疑非也。竊謂冕纁合五采絲爲繩，與纁藉畫章不同。畫章聚數就爲一纁，合絲則以一就爲一旂。蓋每旂一道，備五采一成，則十二就即十二旂也。以其一就即是一旂，故經止著十二就、九就之文，而不必別言旂數。若如鄭說，則經不言一冕之旂數，而反詳一旂采色之就數，詳略失當，於文例疏矣。諸侯三采以下並同。其旂玉采次，注無說。《玉藻》孔疏引皇氏、沈氏說云：「旂垂五采玉，依飾射侯之次，從上而下，初以朱，次白，次蒼，次黃，次玄，五采玉既質偏，周而復始。其三采者，先朱，次白，次蒼。二色者，先朱後綠。」案：皇、沈、孔依射侯之次以推旂玉之采，未詳是否。又此王五采玉及下文諸侯瑱玉三采，並以衆玉而備多采，分之則一玉各自爲一采，不得相兼。而依許叔重說，則是一玉而兼備五采、三采，蓋與鄭義絕異，詳後疏。云「十二旂則十二玉也」者，《通典·嘉禮》引此注作「十二旂，旂則十二玉」。案：「旂」即旂之俗。杜氏所據此注蓋重旂字。十二旂者，鄭嫌經無旂數，故補其義。旂則十二玉者，謂每一旂有十二玉，《玉府》先鄭注所謂冠飾十二玉是也。今本脫一旂

字，則似一旂止一玉，義不可通矣。云「每就間蓋一寸」者，就間謂采色一巾之間。鄭《玉藻》注說遂延，云「天子齊肩」，孔疏云：「以天子之旂十有二就，每一就貫以玉，就間相去一寸，則旂長尺二寸，故垂而齊肩也。言天子齊肩，則諸侯以下，各有差降。則九玉者九寸，七玉者七寸，以下皆依旂垂而長短爲差。」云「朱紼，以朱組爲紼也」者，《說文·糸部》云：「紼，冠卷也。重文紼，紼或從弘。」案：冠卷與紼異物，許不宜合爲一段，王裁校本依《玉篇》作「冠卷維」是也。《左傳》桓二年孔疏云：「《魯語》稱公侯夫人織紼綖，知紼亦織而爲之。《上冠禮》言組纁組紼，知天子諸侯之紼亦用組也。」孔廣森云：「紼唯王朱耳。諸侯以青，《祭義》曰「諸侯爲藉百畝，冕而青紼，躬秉耒」。大夫士以緇，據《上冠禮》爵弁、皮弁緇組紼纁纁邊知之。」云「紼一條屬兩端於武」者，《禮記》云「管仲朱紼」，注云：「冠有笄者爲紼，紼在纁處，兩端上屬，下不結。」又《國語·魯語》韋注云：「冕曰紼，紼，纁之無綏者也。從下而上，不結。」賈疏云：「謂以一條繩先屬一頭於左旁笄上，以一頭繞於頤下，至句上，於右相笄上繞之。是以鄭注《上冠禮》云：「有笄者屈組以爲紼，垂爲飾；無笄者纁而結其條。」彼有笄，據皮弁、爵弁。此五冕皆有笄，與彼同。此言屬於武者，據笄貫武，

故以武言之，其實在筭。案：賈說是也。紃屬於筭當武處，故注通言之云「屬兩端於武」。云「纁不言皆，有不皆者」者，賈疏云：「謂王之五冕，纁則有十二，有九，有七，有五，有」，其玉旒皆十二，故纁不言皆，有不皆者，則九旒以下是也。玉言皆，則五冕旒皆十二玉也。」黃度云：「康成以纁不言皆有不皆者，非也。」「五采纁十有二就」，蒙上「玄冕朱裏延紐」皆字。「十有二就」下，又有皆字，謂每就十二玉也。然則天子五冕，皆玄冕朱裏延紐，纁旒十二就，就皆十二玉，玉筭朱紃。是則一冕耳，而曰五冕者，正以著其同也。」孔廣森云：「經言五冕皆五采纁十有二就，則王之冕無不十二旒者矣。注獨以此爲衮衣之冕，與「皆」文不相會。《左傳》曰：「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王之元服於是取數焉。案：黃、孔說是也。王應電、宋縣初說同。經云：王之五冕皆玄冕，下云五采纁十有二就，既無九七遞減之文，又不云十二旒屬何冕，則王五冕並十二旒可知。禮器說天子之冕藻十有二旒，亦不云諸冕遞減，與此經文正相合，詳後疏。云「此爲衮衣之冕，十二旒則用玉二百八十八」者，《唐郊祀錄》引《禮圖》說同。鄭不知此經十二旒通關五冕，故謂專據衮冕，其鷩冕以下之旒則減於此。賈疏云：「以其十二旒旒各十二玉，前後二

十四旒，故用二百八十八。」王應電謂冕旒皆十二玉，有前無後。江水云：「大戴禮」及東方朔《荅客難》皆云「冕而前旒，所以蔽明」，則無後旒可知。後旒何所取義乎？鄭謂前後皆有旒，此因《玉藻》前後遽延而誤耳。前後遽延，謂版長尺六寸，自延端至武，前後皆有遽，非謂後亦有旒也。《玉藻》言十有二旒，未嘗言前後皆十有二旒也。據疏引《漢禮器制度》亦云「垂於延之前後」，豈叔孫通失之與？且衮冕二十四旒，用玉二百八十八，如此繁重，恐首不能勝。鄭所計用玉，每冕皆當去其半。」金榜云：《續漢書·輿服志》：「孝明皇帝永平二年，初詔有司采《周官》、《禮記》、《尚書·皋陶篇》，乘輿服從歐陽氏說，公卿以下從大小夏侯氏說。冕前圓後方，前垂四寸，後垂三寸。三公諸侯及卿大夫皆有前無後。」案：鄭釋《周官》、《禮記》用歐陽氏說。大戴禮·子張問入官篇：「古者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禮緯：「旒垂曰，纁塞耳，王者示不聽讒，不視非也。」案：王、江、金說可正舊說之誤。戴震、孔廣森、林喬蔭、張惠言、宋縣初、黃以周說並同。《晏子春秋·外篇》：晏子曰：「冕前有旒，惡多所見也。」此亦謂冕唯有前

①「延」原說「旒」，據楚本改。

旂。《淮南子·主術訓》說同。今依其義，衮冕前十二旂，當用玉百四十四也。云「鷩衣之冕纁九旂，用玉二百一十六，毳衣之冕七旂，用玉百六十八，希衣之冕五旂，用玉百二十，玄衣之冕三旂，用玉七十」者，《隋書·禮儀志》引《禮圖》說並同。此即鄭所謂纁有不皆者也。依其說計之，鷩冕前後十八旂，以十八乘十二，則二百一十六也。毳冕前後十四旂，以十四乘十二，則百六十八也。希冕前後十旂，以十乘十二，則百二十也。玄冕前後六旂，以六乘十二，則七十二也。王、江、金說則依鄭所計旂玉各去其半。今依孔廣森定王五冕，並前十二旂，同用玉一百四十四，無增減之差也。諸侯之纁旂九就，璫玉三采，其餘如王之事。纁旂皆就，玉璫，玉笄。「侯」當爲「公」字之誤也。三采，朱、白、蒼也。其餘，謂延組皆玄覆朱裏，與王同也。出此則異。纁旂皆就，皆三采也。每纁九成，則九旂也。公之冕用玉百六十二。玉璫塞耳者，故書璫作璫。鄭司農云：「纁當爲藻，纁古字也，藻今字也，同物同音。璫，惡玉名。」【疏】「諸侯之纁旂九就」者，阮元云：「唐石經原刻作『諸侯之纁九就』，<sup>①</sup>後刮磨重刻，「纁」下增「旂」。按賈疏引經云「諸公之纁九就」，無旂字，

與石經原刻合。此猶上言王纁十有二就，纁下不當有旂也。」論讓案：旂正字當作璫，《說文·玉部》云：「璫，垂玉也，冕飾。」經典皆段旌旗流之游爲之，游又省作旂。或作旂者，旂之俗也。此經並作旂，注則今本旂旂錯出，蓋傳寫之誤。賈疏云：「諸公云『纁九就』，又云『纁旂皆就』，作文與上言『纁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纁玉別文，則纁有差降，玉無差降。此諸公纁玉同文，則惟有一冕而已，故鄭計一冕爲九旂，旂各九玉。據冕九旂，不別計鷩冕已下，以其一冕而已冠五服故也。已下侯伯子男，亦皆一冕冠數服也。」論讓案：五等諸侯冕旂之數，據鄭前後注說，但云公九旂，侯伯七旂，子男五旂，不云五冕遞減有異，故於此破侯爲公，以合九就之文。賈疏申其義，謂公及侯伯子男，各以一冕冠衆服。《王制》孔疏引熊氏云「公以下諸冕，其旂並依命數，不減」，與賈說同。然孔氏不從鄭、熊之說，而云：「公衮冕九旂，鷩冕七旂，毳冕五旂，絺冕三旂，玄冕蓋無旂，旂皆九玉。侯伯鷩冕七旂以下與公同，旂皆七玉。子男毳冕五旂以下與公同，旂皆五玉。」案：孔意蓋因鄭說天子五冕旂依次遞減，公以下亦宜然。然此經上下兩舉諸

①「就」原訛「旂」，據楚本改。

侯，並無依命數增減之文。若如孔說，則「命大夫冕當一旒，既不成飾，五等諸侯玄冕皆無旒，是又不成冕矣。今諦玩經文，竊謂諸侯冕旒之數，五等當同用九。《禮器》說天子冕藻十有二旒，諸侯九。金鶚云：「諸侯之纁旒九就，九就即九旒，此與《禮器》適合。鄭注謂「侯」當爲「公」字之誤，失之。」案：金說是也。凡諸侯公衮冕以下，侯伯鷩冕以下，子男毳冕以下，蓋同九旒，九就，九玉，無增減之差，故經云諸侯之纁旒九就，不云五等有異。然則《禮器》天子六冕皆十二旒，諸侯五等皆九旒，卿即上大夫皆七旒，大夫皆五旒，咸視爵爲降殺，不隨命數，正足與此經相證補。《獨斷》云：「周禮，天子冕，朱綠藻，十有二旒，公侯大夫各有差別。漢興，至孝明帝永平二年，詔有司採《尚書·皋陶篇》及《周官》、《禮記》，定而制爲十二旒，三公及諸侯之祠者，朱綠九旒，卿大夫七旒。」漢制放周禮，自卿以上旒數亦正與此經及《禮器》合。云「璿玉」者，《釋文》云：「璿，本又作珉。」案：《說文·玉部》云：「珉，石之美者。」無璿字。《聘義》注云：「璿，石似玉，或作玟也。」彼《釋文》云：「璿字亦作璿，似玉之石。」然則璿即玟之別體，《說文》玟字說解亦云：「曰石之美者，蓋璿珉二字不同，而義則兩通。」又案：珉从民聲，璿从昏聲，古音昏聲與民聲異部不相通，

後世多淆混莫辨，故璿或作珉。云「玉璿玉筭」者，賈疏云：「王不言玉璿，於此言之者，王與諸侯互見爲義，是以王言玄冕朱裏延組及朱紘，明諸侯亦有之，諸公言玉璿，明王亦有之，是其互有也。」金鶚云：「筭，天子以玉，諸侯以似玉之石。毛公謂諸侯璿用美石，則筭亦用美石可知。《弁師》云：「諸侯之纁旒九就，璿玉三采。」冕旒用璿玉，則筭璿亦宜用璿玉。璿玉者，美石之似玉者也。下云「玉璿玉筭」，即承璿玉而言。不云璿者，省文。」注云「侯當爲公字之誤也」者，賈疏云：「以下別見諸侯，又此經云九就，當上公以九爲節，故知是公也。」金榜云：「經凡言諸公，皆與侯伯子男對文。此經上下兩見諸侯，知「侯」非誤文也。」案：金謂「侯」非誤文是也。金鶚說亦同。今定五等諸侯冕旒同九就，實非專據諸公之冕而言，則「侯」之不當爲「公」益明矣。云「三采，朱白蒼也」者，賈疏云：「《聘禮記》：「公侯伯纁藉三采，朱白蒼」，故知三采亦朱白蒼也。」江水云：「諸侯三采損玄黃，不敢用天地之色也。」云「其餘謂延組皆玄覆朱裏，與王同也，出此則異」者，賈疏云：「異謂天子朱紘，諸侯當青組紘之等，不得與王同也。」云「纁旒皆就，皆三采也」者，鄭意采巾爲就，經云璿玉三采，則纁組亦每就三采也。上公五冕皆以采別三等爲一就，一旒九就

則二十七等也。是爲纁旂皆就。依鄭說，則經據公冕每旂九就一就之采币而言，實非經義也。今攷經云皆就者，自謂凡纁皆一旂而備采一就，明冕纁就之數卽旂之數耳。五等諸侯旂數、就數、玉數皆以九，無不同也。云：「每纁九成則九旂也」者，旂亦當作旂，鄭不知經云九就卽是九旂，故補之謂經言纁九成，兼見一冕有九旂，以互文見義，其實非也。段玉裁云：「此當云『每纁九成則九旂，旂九玉也。』」今本似脫誤。」案：段說亦通。云「公之冕用玉百六十二」者，孔廣森云：「此亦通前後計之，用歐陽說也。」詒讓案：鄭意公冕前後十八旂，以十八乘九，則百六十二也。如江氏說去其半，則用玉八十一。今定五等諸侯冕並九旂、九就、九玉，皆八十一玉也。云「玉瑱，塞耳者」者，《說文·玉部》云：「瑱，以玉充耳也。或作𤟎。」《詩·鄘風·君子偕老》篇「玉之瑱也」，毛傳云：「瑱，塞耳也。」又《淇奥篇》「充耳琇瑩」，傳云：「充耳謂之瑱。琇瑩，美石也。天子玉瑱，諸侯以石。」任大椿云：「毛傳及鄭《上喪禮》注以充耳爲瑱，惟「充耳以素乎而」，箋謂充耳所以縣瑱，卽統也，非瑱也。攷《晏子春秋·外篇》「纁紘琇耳」，《玉篇》充耳亦作琇耳。《說文》「珥，瑱也」，則充耳二字皆從玉，當卽瑱也。《既夕禮記》「瑱塞耳」，注「塞，充室」。然則塞耳卽充耳。」金鶚

云：「瑱之制，縣之以紘，上係于笄。紘與瑱通謂之充耳。《詩·淇奥》篇言「充耳琇瑩」，《彼都人士》篇言「充耳瑱實」，此指瑱而言也。《著》篇言「充耳以素乎而」，此指紘而言也。《旌丘》篇言「褰如充耳」，此兼紘與瑱而言也。毛公以《淇奥》充耳爲瑱，得之，而以《著》篇充耳爲瑱，則非。鄭箋以素青黃爲紘，以瓊華、瓊瑩、瓊英爲瑱，是也。」案：任、金說是也。瑱與紘通謂之充耳，亦通謂之塞耳，故鄭此注釋瑱爲塞耳，《檀弓》注又釋爲充耳，《說文·糸部》亦云「紘，冕冠塞耳者」是也。塞與充義同，故二者互稱。《詩·著》疏引孫毓汶說，謂凡禮名充耳塞耳者皆卽瑱紘，不得謂之充耳，非也。又案：《檀弓》云「練角瑱」，注云：「吉時以玉，人君有瑱。」義卽本此經。然此玉亦卽瑱玉，故《毛詩·淇奥》傳謂諸侯瑱以石，與天子用玉不同。又釋「充耳琇瑩」亦云「琇瑩，美石也」。而《齊風·著》篇說充耳以素青黃三等，毛傳云：「素，象瑱，上之服也；青，青玉，卿大夫之服也；黃，黃玉，人君之服也。」蓋《著》傳言人君卿大夫之瑱皆以玉者，亦當謂石之似玉者，卽此經瑁玉之屬，非真玉也。張惠言云：「瑱制無文，《春秋傳》曰「幣錦二兩，縛一如瑱」，則其形必圓而長。」案：張說是也。《大戴禮記·子張問人官篇》云「紘紘塞耳」，《晏子》作「纁紘琇耳」，紘纁

並與衡通，別爲冕旁所垂之衡玉，與瑱異。《大戴》盧注以續爲《詩》之充耳，非也。詳《追師》疏。云「故書瑱作璫」者，蓋聲轉致誤。徐養原云：「一瑱璫古蓋通用，說見《鬯人》。鄭司農云：『續當爲藻，續古字也。』藻今字也，同物同音者，段玉裁云：『續見《司几筵》、《巾車》。』案：《儀禮》古文作纁，今文作璫，璫同藻也。《禮記》有藻無纁，黃以周云：『先鄭既以纁爲古字，宜云『纁讀爲藻』，不宜云『當爲』以破之。』《聘禮》注云：『古文纁或作藻，今文作璫』，則藻今字，非謂今文。」案：《司几筵》「纁席」先鄭亦讀爲藻率之藻，黃謂此注當作「纁讀爲藻」，與《司几筵》注同，於義近是。但先鄭此讀當本在前章「五采纁」下，後鄭以瑱惡玉之訓牽連引之於此，非其舊也。至先鄭所謂今字，止據漢時經典常用字言之，與《儀禮》今文異也。又案：先鄭意謂此經之纁旒，與《禮記》·玉藻「同音同物，纁取雜文爲名，與藻義尤近，故讀從之。」攷《說文》·糸部云：「纁，繹繭爲絲也。」《艸部》云：「藻，水艸也，重文藻，藻或从澡。」《玉部》云：「璫，玉飾，如水藻之文。」則冕旒之纁蓋無正字，此經作「纁」，《禮記》作「藻」，皆借字也。《聘禮》之纁，今文作璫者，乃典瑞「圭玉之纁」與冕纁異。惟《玉藻》釋文云：「藻本又作璫，亦聲近假借字。」云「璫，惡玉名者，賈疏云：按

許氏《說文》：「璫，三采玉，從玉無聲。」以其三采，又非瑱璫，故云惡玉名也。《說文》又云：「珉，石之美者，從玉民聲。」如是，經云「瑱玉三采」，當以璫爲正，故先鄭從璫爲惡玉名也。案：賈亦誤以瑱與珉爲一字。依先鄭說，則璫爲玉不美者之名，三采者但一旒之中備此三采之玉，非一玉備有三采也。《初學記》·玉部引《逸論語》亦云：「璫，三采玉也。」許說本於彼，則謂璫卽爲備三采之玉，與鄭義異。金鶚云：「凡經典石之似玉者，多通稱玉，非必真玉也。注云惡玉玉之惡者，卽石之美者，其義一也。」徐養原云：「無與武古亦通用，璫疑卽武夫之武。《說文》無珉缺字，漢書·董仲舒傳作武夫。案：徐說亦通。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璫，象邸，玉笄。故書會作脽，鄭司農云：『讀如馬會之會，謂以五采束髮也。』《士喪禮》曰「脽用組，乃笄」。脽讀與脽同，書之異耳。說曰：『以組束髮乃笄，謂之脽。』沛國人謂反紒爲脽。璫讀如綦車轂之綦。玄謂會讀如大會之會。會，縫中也。璫讀如薄借綦之綦。綦，結也。皮弁之縫中，每貫結五采玉十二以爲飾，謂之綦。《詩》云「會弁如星」，又曰「其弁伊綦」是也。邸，下祗也，以象骨爲之。」【疏】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璫者，《釋文》

云：「璵本亦作琪。」《文選·東京賦》李注引此經注並作琪，孔繼汾云：「琪疑當作璵。」案：孔據《說文》校也。《說文·玉部》云：「璵，弁飾，往往冒玉也。從玉璵聲。重文璵，璵或从基。」無琪字，則璵正字，璵或體。鄭本疑本作璵。《詩·曹風·鳴鳩》箋讀騏爲璵，或即本此經也。琪，璵之省。《周書·器服篇》有象琪，即弁飾也。皮弁者，王朝服之弁。依鄭後注，則韋弁飾等亦與皮弁同。 注云「故書會作體，鄭司農云，讀如馬會之會，謂以五采束髮也」者，

此先鄭讀「體五采」爲句，五采謂組，不謂玉也。段玉裁於「讀如」上增「體」字，云：「司農從體，後鄭從會。體讀如馬會之會，後人刪體字，非也。馬會者，即馬儉。《後漢書·郭太傳》注引《說文》：「駟，會也。謂合兩家之買賣，如今之度市也。《史記·貨殖傳》「節駟會」，徐廣曰：「駟，馬儉也。」會儉古今字。司農謂其音如此，其義則亦取會合，謂以五采束髮也。」引《士喪禮》曰「檜用組乃笄」者，檜，葉鈔《釋文》，宋岳珂本並作「檜」，下同。今本《儀禮》作「髻」，鄭彼注云「古文髻皆爲括」，與先鄭所據本異。徐養原云：「檜，汪道崑本作檜，下同。今《士喪禮》今文作髻，乃俗字也。古文作括，括之與檜，猶括之與檜也。」案：徐說近是。束髮之正字當作「髻」，《說文·髟部》云：「髻，髻髮也。」禮

古文作「括」，爲同聲假借字。髻即髻之別體，檜亦即括之別體也。今本作「檜」，檜檜聲類亦同。但經典髻字多作「括」，則宋本作「檜」，於形尤近耳。髻又或省作「會」。《莊子·寓言篇》陳景元《音義》本云：「向也括撮，而今也被髮。」《人閒世篇》云：「會撮指天。」會撮即括撮。《釋文》引司馬彪云：「會撮，髻也。」云「檜讀與體同，書之異耳」者，段玉裁云：「謂《儀禮》之檜，即《周禮》之體也。」徐養原云：「先鄭分體五采及玉璵爲兩事，後鄭合會五采玉璵爲一事。《說文·骨部》「體，骨擿之可會髮者，从骨會聲」，引《詩》「體弁如星」。按今《毛詩》作會不作體，許所引者蓋三家《詩》，今無可考。此外惟《周官》故書有體字。先鄭釋此字祇引《禮經》而不及《詩》，何也？其字从骨，故訓骨擿。後鄭注《禮》時，未見《毛詩》，其作會也，从今書也。」詒讓案：依《說文》體字說解，則此經當斷體字爲句，五采玉璵爲句，骨擿不用玉，亦無五采也。但《說文》不引此經故書，疑許固不以此經之體爲骨擿矣。引說曰「以組束髮乃著笄謂之檜」者，說，謂《禮》今文家舊說。鄭《士喪禮》注云「用組束髮也」，亦與舊說同。先鄭先發五采束髮之訓，又引《禮經》之檜以證義，蓋謂《周禮》之體亦取束髮爲義，與《禮經》檜義同，故并引《禮》說以釋之。但先鄭引此諸文，自專取



束髮之義，與著笄不相冢，此牽連引之耳。云「沛國人謂反紒爲體」者，《釋文》紒作「紒」，云「本又作紒」。案：《說文·彭部》云：「紒，簪結也。」紒，正字，別作紒，紒即紒之變體。《士冠禮》鄭注云：「紒，結髮。」沛國方言以反紒爲體，未詳其說，疑亦束髮之義，故又舉以爲證。云「琿讀如綦車轂之綦」者，段玉裁云：「綦車轂，蓋即《詩》之約軼，此司農擬其音耳，其義蓋同《說文》「弁飾，往往冒玉謂之琿」。司農不易琿爲綦也。」案：段說是也。先鄭讀玉琿爲句，則義同許書可知。云「玄謂會讀如大會之會，會縫中也」者，大會即《占夢》注所謂八會也。賈疏云：「漢歷有大會小會，取會聚之義，故爲縫中。」段玉裁云：「司農謂體五采者，會五采束髮；玉琿者，用玉爲琿。鄭君則以經文五采玉，即上文說冕之五采玉十有二也。不當誤斷其句，故從今書作會，讀會如大會之會。會訓縫中者，凡兩者相合而有縫，故牆隙謂之壁會。」任大椿云：「攷《釋名》以皮弁爲合手之形，下廣上銳，其制當取鹿皮一幅分解之，每片廣頭向下，狹頭向上，片片縫合，自成合手銳頂之狀。縫中曰會，蓋皮之分解者，必以箴功會合之也。《戰國·趙策》：『鮒冠林縫』，注「林，綦箴，言女工之粗」。蓋以冠無論麤細，必有箴縷之迹，於其有箴縷之處，飾以綦玉，則不見箴縷矣。故不

特皮弁有琿，即凡冠弁皆當有琿也。」戴震云：「冠之異於弁者，左右不合，弁則左右合而會之，所謂如覆杯矣。於其會也，飾之以玉。」云「琿讀如薄借綦之綦，綦結也」者，段玉裁改「讀如」爲「讀爲」，云：「薄借綦者，即《說文·糸部》之「不借緋」，不借，繼履也。《釋名》：「齊人云搏腊」，薄不語之轉。《內則》注：「綦，履繫也。」今之鞵帶，所以結鞵，使不脫，故讀琿爲綦，即訓綦爲結。王之皮弁縫中，以五采玉十二貫而結之爲飾，亦謂之綦，又非如仲師、叔重說弁飾名琿也。」惠士奇云：「《喪服傳》注云：「繩菲，今之不借。」《齊民要術》云：「草履之賤者曰不借。」①《釋名》：「不借，言賤易有不假借人也。齊人云搏腊。」於文借腊皆以昔爲聲，古音通。薄搏音相近。故薄借轉爲搏腊。《廣雅》：「不借，履也，其紒謂之綦。」《內則》注云：「綦，履繫。」《士喪禮》：「綦結於跗，連紒」，紒在屨頭，有孔，穿繫於中，而結於足。康成引之亦取結義也。」任大椿云：「《內則》注曰履繫，《廣雅》曰紒，皆可以貫結者也。蓋履下以絲貫紒謂之綦，弁上以絲貫玉亦謂之綦。鄭注以履綦之綦通綦之義，則知琿之當爲綦，亦取義於貫結也。」案：任說是也。《文

①「革」原說「革」，據楚本改。

選·東京賦云「玉笄綦會」，蓋即用此經，亦不作璫，與鄭讀正同，疑後鄭即本張平子也。不借，《齊民要術》及崔氏《古今注》並云草履，《方言》云麻作，此與《喪服》注繩菲說同。《急就篇》及《釋名》則云韋作。蓋漢時凡麤履，不論草韋，通名不借，亦皆有綦。《鹽鐵論·散不足篇》云「綦下不借」，即此薄借綦矣。云「皮弁之縫中，每貫結五采玉十二以爲飾，謂之綦」者，此後鄭讀「會五采玉璫」爲句也。會玉十二，聶氏《禮圖》引梁正、張鎰圖云：「弁縫十二，據《禮圖》說，則弁有十二縫，每縫有十二玉，與冕旒玉數相等也。《隋書·禮儀志》引《五經通義》說弁制，云「高五寸，前後玉飾」。又引《魏臺訪議》云：「天子以五采玉珠十二飾之。」賈疏云：「天子以十二爲飾，約同冕旒也。」孔廣森云：「冕有旒，弁有璫，皆以組貫玉珠，垂而下之則爲旒，綴而上之則爲璫，故璫與旒之數同等。」引《詩》云「會弁如星」者，《衛風·淇奥》文。毛傳云：「弁，皮弁，所以會髮。」鄭箋云：「會謂弁之縫中，飾之以玉，皦皦而處，狀似星也。」案：毛說會弁爲會髮，與先鄭義略同。引又曰「其弁伊綦」者，《曹風·鳴鳩》文。《毛詩》綦作騏，傳云：「騏，騏文也。弁，皮弁也。」鄭箋云：「騏當作璫，以玉爲之。」案：作綦者，疑亦三家文。後鄭引此二詩者，證會綦爲結玉之義。任大

椿云：「璫璫騏綦通。後鄭於《詩》以璫破騏，於《周禮》以綦破璫，璫璫騏三字義相近，騏則假借字耳。《東京賦》「玉笄綦會」。綦之從絲，璫璫之從玉，以絲貫玉故也。然則會弁如星，言會而璫可見，「其弁伊騏」，言綦而會可見也。《弁師》先言會而後言璫，言會中有璫也。《東京賦》先言綦而後言會，言綦飾於會也。」黃以周云：「《說文》「弁飾冒玉謂之璫」，或作璫。此璫字似不必改讀爲綦。鄭箋《曹風》「其弁伊騏」，又破讀爲璫，書「四人綦弁」，又不破讀。鄭意《顧命》「綦弁」文在「爵弁」下，是爲士服，士之弁會無玉飾，故從本字；《曹風》弁騏本不謂上，毛傳云「騏，綦文也」，但言結文，似爲無玉之弁，故改讀爲璫，以明用玉。此經既言五采玉，則璫之爲玉可不待言。且但言縫中五采玉璫，不言所結，義亦不了，故改讀爲綦，以明所結。」案：鄭意當如任、黃說。此注讀璫爲綦，義取於結，《詩箋》則讀騏爲璫，義取於玉，二注微異。《毛詩傳》讀騏如字，釋爲綦文，蓋謂弁色。《書·顧命》「綦弁」，僞孔傳云：「綦文，鹿子皮弁。」《釋文》引馬融本，「綦」作「騏」，云「青黑色」。孔疏引鄭云「青黑曰綦」，王肅云「綦，亦黑色」。馬、鄭、王《書》注義雖小異，而並據色言之，與《毛詩傳》略同。鄭《詩箋》及此注則字義並不從《毛詩》。孔疏引孫毓申鄭云：「皮弁飾有玉

璫而無綦文，綦文非所以飾弁。」即據此經義。今攷鄭《士冠禮》注謂皮弁以白鹿皮爲之，則與青黑、赤黑色並不合，《詩》《書》傳諸家之義，皆不知何據。唯江永據《詩·鄭風·出其東門》毛傳訓綦爲蒼艾色，近白而非白，其說近是。要《書》之綦弁，白是皮色；此經璫白是結玉，段令言色，則不當以玉璫爲文；《詩》之弁綦，不定爲上服，則綦璫兩通。二經之義，當分別釋之，不可參合爲一也。云「邸，下抵也，以象骨爲之」者，任大椿云：「《初學記》載《魏臺訪議》：『邸，以象骨周緣弁下根抵，如魏武帝所作弁抵。』」據此，則邸在弁下，有周緣之形，其象冠之有武歟？賈疏謂於弁內頂上，以象骨爲抵，不特與《魏臺訪議》不合，即注亦明云下抵，則邸在弁下明矣。賈疏以爲在頂上，亦與下邸二字迕。攷《爾雅·釋器》「邸謂之抵」，郭璞注：「根抵皆物之邸，邸即底，通語也。」根抵皆在下之稱。賈疏謂抵在弁之頂上，何解於邸即爲底也？《典瑞》「四圭有邸」，司農云：「於中央爲璧，著四圭，一玉俱成。」此象邸周緣弁下，爲弁之邸，與璧爲四圭之邸名義正同。」案：任說本陳祥道，蓋深得鄭指。王之弁經，弁而加環經。弁經，王弼所服也。其弁如爵弁而素，所謂素冠也。而加環經，環經者，大如緦之麻經，纏而不糾。《司服職》曰：「凡

弔事，弁經服。」【疏】注云：弁經，王弼所服也。者，據《司服》文。云「其弁如爵弁而素」者，《司服》注同。今案：王之弁經即加經於爵弁之上，鄭謂素爵弁，非是，詳《司服》疏。云「所謂素冠也」者，據《詩·檜風·素冠》文。冠弁散文亦通。賈疏云：「《詩》云『庶見素冠兮』，彼素冠謂祥冠，與此雖義別，同是素爲之。」云「而加環經，環經者，大如緦之麻經」者，《司服》注義同。麻經，謂澡麻經也。云「纏而不糾」者，《禮記》「小斂環經，公大夫上一也」，注云：「環經者一股，所謂纏經也。」賈疏云：「但緦之經則兩股，此環經以一股，纏之不糾，麤細同耳。」又《司服》疏云：「凡五服之經，皆兩股絞之。」今言環經，即與絞經有異矣。謂以麻爲體，又以一股麻爲體，不糾而橫纏之如環然，故謂之環經。一論讓案：《釋名·釋喪制》云：「環經末無餘散麻，圓如環也。」《說文·糸部》云：「纏，繞也。」《文選·鵬賦》李注引《字林》云：「糾，兩合繩。」《檀弓》云：「叔仲皮死，其妻衣衰而繆經，叔仲衍以告，請總衰而環經。」鄭彼注云：「繆當爲不繆垂之繆。」案糾繆繆字並通，不糾即謂不絞也。《漢書·王莽傳》顏注云：「謂之環者，言其輕細如環之形。」依

①「璞」原訛「樸」，據《爾雅注疏》改。

顏說，則環紼與總麻之紼形制不異，非經義也。又案：凡經有首有要，要經以象大帶，此環紼加於弁，則首經也。其要經注無文，《喪服》「朋友麻」，注謂亦服弁經而服總之經帶。賈彼疏申其義云：「凡弔服，直云素弁環紼，不言帶。或有解云『有經無帶』。但弔服既著衰，首有經，不可著吉時之大帶，此經注服總之經帶，則三衰經帶同有可知。首言環紼，則其帶未必如環，但亦五分去一為帶紼之矣。」引《司服職》曰：「凡弔事，弁經服」者，賈疏云：「證弁經是弔服之經。」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韋弁、皮弁、弁經，各以其等為之，而掌其禁令。各以其等，纁旒玉璫如其命數也。冕則侯伯纁七就，用玉九十八；子男纁五就，用玉五十，纁玉皆三采。孤纁四就，用玉三十二；三命之卿纁三就，用玉十八；再命之大夫藻再就，用玉八，藻玉皆朱綠。韋弁、皮弁則侯伯璫飾七，子男璫飾五，玉亦三采。孤則璫飾四，三命之卿璫飾三，再命之大夫璫飾二，玉亦三采。弁經之弁，其辟積如冕纁之就然。庶人弔者素委貌。一命之大夫冕而無旒，士變冕為爵弁。其韋弁皮弁之會無結飾，弁經之弁不辟積。禁令者，不得相僭踰也。《玉藻》曰：「君未有命，不敢即乘服。不言冠弁，冠弁兼於

韋弁、皮弁矣。不言服弁，服弁自天子以下，無飾無等。【疏】「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韋弁、皮弁、弁經者，」此通辨諸侯諸臣冕弁以下旒璫之等數也。諸侯亦通五等言之。其冕飾上文已見，此又重出者，侯國孤卿大夫亦有冕，故通舉不別也。鄭、賈破上諸侯為諸公，而謂此諸侯據侯伯子男，無公，非經義。賈疏云：「及孤卿大夫者，此文既承諸侯之下，故鄭以為諸侯之孤卿大夫解之也。既不別見天子之臣，文中可以兼之。上天子與公不言韋弁，此言之，亦是互見之義。」云「各以其等為之」者，賈疏云：「不言爵而言等，則依命數矣。」又云：「自此一經摠包諸侯及臣，不言天子之臣，但天子三公八命，卿六命，大夫四命，士三命，以下冕弁之屬，亦各以其等為之可知。」案：此等自據爵次言之，諸侯及卿大夫冕旒飾並不依命數，賈說亦非。又，諸侯之士亦得服弁，經不及士者，亦文不具也。注云「各以其等，纁旒玉璫如其命數也」者，鄭以諸侯卿大夫等纁旒玉璫之數無文，故依命數推之，其說非也。詳後。云「冕則侯伯纁七就，用玉九十八，子男纁五就，用玉五十」者，此鄭依侯伯以下命數，為其冕旒之差。侯伯前後十四就，以十四

① 原「韋」下脫「弁」，據楚本補。

乘七，得九十八，子男前後十就，以十乘五，得五十也。今依《禮器》說諸侯九旂，又依江氏說無後旂，則侯伯子男冕旂與公同，前九旂九就九玉，用玉同八十一也。天子之三公冕旂數與諸侯同。又案：《隋書·禮儀志》引《禮圖》云：「鷩冕，侯伯服以助祭，七旒，用玉九十八。毳冕，子男服以助祭，五旒，用玉五十。玄冕，諸侯服以祭其廟，三旒，用玉十八。」《禮圖》所說，並與鄭同。但依鄭說，五等諸侯並以一冕冠五服，故賈疏謂侯伯子男之冕，亦據一冕如上公；而《禮圖》謂諸侯玄冕三旂，則與鄭、賈義違，未詳所據。又《淮南子·主術訓》高注說冕旂云：「天子玉縣十二，公侯挂珠九，伯子男各應隨其命數也。此亦依鄭義，而謂公侯同九玉，則與鄭說又小異，疑傳寫之誤。云：『纁玉皆三采』者，據上文。云：『孤纁四就，用玉三十一，三命之卿纁三就，用玉十八，再命之大夫藻再就，用玉八』者，大夫藻，藻當作「纁」，各本並誤。此謂諸侯之卿大夫也。《隋志》引《禮圖》云：「纁冕，孤卿服以助祭，四旒，用玉三十一。」與鄭義同。鄭意公侯伯孤四命，前後八就，以八乘四，得三十二；卿三命，前後六就，以六乘三，得十八；大夫再命，前後四就，以四乘二，得八也。賈疏云：「四命以下，皆據《典命》公之孤四命，公侯伯之卿三命，其大夫三命，子男之卿

再命，大夫一命而言。」詒讓案：《禮器》說冕旂云「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注以爲夏、殷禮。孔疏亦云：「周家旒數隨命數，又士伯爵弁無旒也。」金鶚云：「此亦周禮也。蓋大夫十有王朝侯國之異，王朝之大夫與諸侯略等，上與諸侯之大夫略等，然則王朝之上得服冕也。上大夫爲卿六命，與侯伯等，而服毳冕，其冕七旒；下大夫四命，與子男等，而服希冕，其冕五旒；上士三命，與大國之卿等，而服玄冕，其冕三旒；三公與外諸侯之上公略相等，雖服鷩冕而有九旒，所以尊之也。」案：金說是也。今依《禮器》說，天子之卿七旂，大夫五旂，皆不依命數。又依江氏說，無後旂，則天子卿冕前七旂四十九玉，大夫冕前五旂二十五玉也。諸侯卿大夫旂數無文，疑當降王臣一等，孤卿同前五旂，用玉二十有五；大夫前三旂，用玉九也。《淮南子·主術訓》高注云「卿，黼珠六」，亦未詳所據。又天子孤蓋服鷩冕，而與卿同七旂，上中下上並得服冕，亦同三旂九玉，此經不具也。詳《大宗伯》、《典命》、《司服》疏。云：「藻玉皆朱綠」者，藻亦當作「纁」。賈疏云：「亦據《聘禮記》聘臣藻皆三采朱綠而言也。」云：「韋弁皮弁則侯伯琕飾七，子男琕飾五，玉亦三采，孤則琕飾四，三命之卿琕飾三，再命之大夫琕飾二，玉亦二采者，以琕玉采數之差與冕旂同也。」今依

《禮器》定五等諸侯冕同九旒，則韋弁皮弁瑱飾亦九玉三采，王朝卿瑱飾七，大夫瑱飾五，諸侯孤卿同瑱飾五，大夫瑱飾三，玉並二采，不依命數爲差。又《左》僖二十八年傳「楚子玉白爲瓊弁玉纓」，杜注云：「弁以鹿子皮爲之。瓊，玉之別名，次之以飾弁及纓。」案：子玉之弁，蓋即以瓊爲瑱，此諸侯卿大夫皮弁得以玉爲飾之證也。云「弁經之弁，其辟積如冕纁之就然」者，賈疏云：「以其弔服非吉，故無飾，故辟積有就也。」張惠言云：「鄭蓋以天子至卿大夫皆有素爵弁之弁經服，故爲辟積之差等。其實天子卽以爵弁，君大夫卽以皮弁爲弁經，其爵弁不得有辟積也。」案：張說是也。辟積，與《士冠禮》「皮弁服素積」義同。彼謂皮弁之裳，當要中辟蹙爲褶；鄭此注則謂弁經之弁，當縫辟蹙如冕纁之數，然經無「弁積」之文，不足據也。天子以下弁經之等，自以冠衰爲差，詳《司服》疏。云「庶人弔者素委貌」者，明不得服弁經也。鄭謂庶人以素委貌疑衰爲弔服，詳《司服》疏。賈疏云：「此經不云庶人，鄭云此者，以有大夫已上，因言庶人，且欲從下向上，因推出士變冕爲爵弁之意也。」云「一命之大夫冕而無旒，士變冕爲爵弁」者，賈疏云：「此亦無文，鄭知然者，凡冕旒所以爲文飾，一命若有，則止一旒一玉而已，非華美。又見一命大夫衣無章，士又

避之，變冕爲爵弁；若一命大夫有旒，士則不須變冕爲爵弁，直服無旒之冕矣，故知一命大夫無旒也。若然，爵弁制如冕，但無旒爲異，則無旒之冕亦與爵弁不殊。得謂之冕者，但無旒之冕亦前低一寸餘，故亦得冕名也。」案：鄭、賈說並非也。無旒則不成冕，依《禮器》，旒不隨命數，一命之大夫及王之下士，亦當玄冕三旒。士爵弁形制當同韋弁，皮弁，又不與冕同，詳《大宗伯》、《司服》疏。云「其韋弁皮弁之會無結飾，弁經之弁不辟積」者，亦以等降也。賈疏云：「一命大夫及士冕弁既無旒，故知無此等。」任大椿云：「注云『其韋弁皮弁之會無結飾』，與上注『一命之大夫及士互相承。士不得韋弁，注所云『韋弁無結飾』，蓋指一命之大夫言也。』」詒讓案：今定一命大夫士冕亦三旒，則弁亦當無降也。云「禁令者，不得相僭踰也」者，尊卑之服，各依其等，若有僭踰，則弁師糾詰之，故有禁令也。引《玉藻》曰「君未有命，不敢卽乘服」者，彼文不敢「作，弗敢」。鄭彼注云：「謂卿大夫受賜於天子者，歸必致於其君，君有命，乃服之。」案：彼云乘者，兼賜車馬言也。賈疏云：「彼諸侯之卿大夫聘於天子，天子賜之冕服，歸國告君，得君命乃服之，未得君命則爲僭踰，故引爲證也。」云「不言冠弁，冠弁兼於韋弁、皮弁矣」者，任大椿云：「謂兼於韋弁、皮弁

之冠飾也。」賈疏云：「玄冠，緇布衣，緇帶，素鞶，天子以爲田服，卽諸侯及臣之朝服，亦皮弁之類。不言之者，兼於韋弁、皮弁也。」詒讓案：冠弁之冠委貌卽玄冠，詳《司服》疏。玄冠玉飾經無文。《玉府》先鄭注釋服玉云：「冠飾十二玉。」賈彼疏謂天子冠弁與韋弁、皮弁同十二玉，《王制》孔疏亦謂諸侯及孤卿大夫冠弁采玉之數並同二弁，理或然也。云「不言服弁，服弁自天子以下，無飾無等」者，《雜記》云：「端衰喪車皆無等。」注云：「喪者衣衰貴賤同，孝子於親一也。」明天子以下至於士，喪服制度並同，故經不言也。

## 周禮正義卷六十一

### 司甲闕。

司兵掌五兵、五盾，各辨其物與其等，

以待軍事。五盾，干櫓之屬，其名未盡聞也。等謂功沽

上下。鄭司農云：「五兵者，戈、殳、戟、酋矛、夷矛。」【疏】

「掌五兵五盾，各辨其物與其等，以待軍事」者，賈疏云：

「五兵五盾，各有物色與其善惡，長短、大小之等。按此下

有舞者兵及廡五兵，直云以待軍事者，五兵五盾以軍事爲主故也。」

注云「五盾，干櫓之屬，其名未盡聞也」者，

《說文·盾部》云：「盾，蔽也，所以捍身蔽目。」又《木部》

云：「櫓，大盾也。」《釋名·釋兵》云：「盾，遜也，跪其後，

避刃以隱遜也。大而平者曰「吳魁」，本出於吳，爲魁帥者

所持也。隆者曰「滇盾」，本出於蜀，蜀滇所持也；或曰「羌

盾」，言出於羌也。約脅而鄒者曰「陷膚」，言可以陷破膚敵

也，今謂之曰「露見」是也。狹而長者曰「步盾」，步兵所持，

與刀相配者也。狹而短者曰「子盾」，車上所持者也；子，

小稱也。以縫編版謂之「木絡」，以犀皮作之曰「犀盾」，以

木作之曰「木盾」，皆因所用爲名也。《廣雅·釋器》云：

「吳魁、干、蔽、櫓、戟、盾也。」案：蔽卽伐也。《毛詩·秦

風·小戎》「蒙伐有苑」，傳云「伐，中干」是也。五盾蓋卽

《詩》傳之中干及《釋名》所說步盾、車盾之類。總舉大數，

無五者之名，故云未盡聞。云「等謂功沽上下」者，《司勳》

注云：「等猶差也。」賈疏云：「功謂善者，爲上等；沽謂寵

惡者，爲下等也。必知有此法者，見《藥人職》云「書其等以

饗工，乘其事，試其弓弩，以下上其食」，明兵盾亦當然。」

案：功沽，詳《酒正》疏。鄭司農云「五兵者，戈、殳、戟、酋

矛、夷矛」者，《蘇氏演義》引《世本》說五兵義同。兵者，戎

器之通名，故殳無金刃亦謂之兵。名制並詳《考工記·總

敘》及《冶氏》、《廬人職》。賈疏云：「此謂車之五兵，故下

注云車之五兵，司農所云者是也。」及授兵，從司馬之

灋以頒之。及其受兵輪，亦如之；及其用

兵，亦如之。從司馬之法，令師旅卒兩人數所用多少也。

兵輪，謂師還有司還兵也。用兵，謂出給衛守。【疏】「及授

兵，從司馬之灋以頒之」者，《司弓矢》云：「凡師役會同，頒



弓弩，從授兵甲之儀。則此授兵亦兼師役會同，有領兵甲。《書·費誓》云：「善敕乃甲冑，敵乃干，無敢不弔；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即魯公伐徐戎，命有司治甲兵以頒授之事也。天子六軍，其人出於六鄉，其甲兵則皆臨時官給，故《坊記》孔疏云：「據《司馬灋》之文，諸侯車甲牛馬，皆計地令民自出。若鄉遂之衆，七十五人則遣出革車一乘，甲士三人，馬四匹，牛十二頭，恐非力之所能，皆是國家所給。」案：孔說是也。《左》隱十一年傳「鄭伯將伐許，授兵於大宮」，杜注云：「大宮，鄭祖廟。」《戰國策·齊策》云：「甲兵之具，官之所私給也。」《費誓》命魯人三郊三遂，亦止峙楨榦芻茭，而甲兵不責之郊遂。此皆可證孔官給甲兵之說。但侯國亦有鄉遂，孔謂專用丘甸計地出車之法，則非耳。其畿內四等公邑丘甸軍賦之法，則車馬甲兵皆民自備，非官所授，詳《小司徒》、《縣師》、《夏官·敘官》疏。惠士奇云：《春秋》莊四年，楚武王授師子以伐隨，閔二年，衛懿公將戰，而國人受甲。古者兵器藏於國，有事而後授兵，既事復還兵，所謂良兵藏於王府及內府者，必非民間所造。造之者繕人、鑄人，掌之者司甲、司兵，戈盾弓矢，各有司存。說者謂《周官》兵器出於鄉遂之民，誤矣。」案：惠說足申孔義。凡大師，六軍出於六鄉，蓋巾車

授車，馬質授馬，而此官與司甲授以兵甲，其還則亦受之。唯大田義卒盡作，則車馬甲兵民間自具耳。 注云「從

司馬之法，令師旅卒兩人數所用多少也」者，此亦注用今字作「法」也。賈疏云：「司馬主六軍，是一官之長，先受於王命，知多少，乃始出軍，故從司馬法以頒之。」云「兵輪謂師還有司還兵也」者，《說文·車部》云：「輪，委輪也。」師還，兵不復用，則當歸之有司，司兵主受所輪而藏之也。云「用兵謂出給衛守」者，賈疏云：「以其既言授兵，下別言用兵，明是衛守之處須兵者也。」曾釗云：「注意以衛守別上授兵，然出給與授本無別，且經亦未嘗有衛守意。竊謂其用兵，言利用之兵，如牛刀之屬耳。蓋占出軍，斬牲以徇陳，又軍事共其犒牛，無爲皆執戰陳之刀以殺之，故知其別有兵也。」案：曾說亦通。祭祀，授舞者兵。授以朱干玉戚之屬。【疏】「祭祀，授舞者兵」者，此通授衆舞徒兵器，與司干、諸子爲官聯也。 注云「授以朱干玉戚之屬」者，《明堂位》云：「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祭統》同。鄭注云：「朱干，赤大盾也。戚，斧也。」賈疏云：「按下《司戈盾》云：「祭祀，授旅賁戈，故士戈盾。」司兵尊於司戈盾，明所授兵據以《大武》朱干玉戚也。其司干所授者，又是羽籥之等，非干戚可知也。」案：賈此疏與《司干》疏說

異，非也。司干以下名官，不宜轉不掌干戚。竊謂宋干玉戚，以文飾爲貴，乃專屬舞器，非戍事所用，當爲司干所專掌。此官所掌者，蓋不飾宋玉之干戚耳。鄭以宋干玉戚爲釋亦非也。《祭統》云：「及入舞，君總干戚就舞位，君爲東上，冕而總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然則《大武》之宋干玉戚，蓋君所自執，其羣臣以下所執，則不必有宋玉之飾。舞兵之干戚，自有飾，不飾兩種。鄭、賈不察，而司干與司兵職掌遂淆混莫辨矣。大喪，廡五兵。故書廡爲淫。鄭司農云：「淫，陳也。淫讀爲廡。」玄謂廡，興也。興作明器之役器五兵也。《士喪禮下篇》有甲冑干筭。【疏】「大喪廡五兵」者，《宰夫》注云：「大喪，王、后、世子也。」廡兵者，葬前一日則陳之祖廟之廷，葬日至壙則陳之墓道，及窆則奉而藏之椁中見內也。竝詳《司裘》疏。注云「故書廡爲淫，鄭司農云淫，陳也，淫讀爲廡，玄謂廡，興也」者，一說不同，先鄭爲長，詳《司裘》、《大師》疏。云「興作明器之役器五兵也」者，《既夕禮》云：「陳明器，役器甲冑干筭。」鄭彼注云：「此皆師役之器。」賈疏云：「按《既夕禮》，明器之用器有弓矢，役器之內甲冑干筭。彼雖不具五兵，此既言五兵，明五者

皆有也。論讓案：廡謂陳之，不爲興作，鄭說亦失之。云《士喪禮下篇》有甲冑干筭者，《釋文》云：「筭字又作筭。」案：《既夕》文作「筭」。鄭彼注云：「甲、鎧、冑、兜鍪。干、盾。筭，矢箠。」引以證明器有役器也。《既夕》即《士喪禮下篇》，詳《巾車》疏。軍事，建車之五兵。會同亦如之。車之五兵，鄭司農所云者是也。步卒之五兵，則無夷矛，而有弓矢。【疏】「軍事建車之五兵」者，《天官·敘官》注云：「建，立也。」六軍之制，二十五人爲兩，而革車一乘，皆備建五兵，故謂之兵車。賈疏云：「凡器在車，皆有鐵器屈之在車較及輿，以兵插而建之，故有出先刀、入後刀之事。」論讓案：凡車兵皆插於車軸，詳《考工記·總敘》疏。注云「車之五兵，鄭司農所云者是也」者，《御覽·兵部》引樊文淵《七經義綱》云：「車上五兵，戈、殳、車戟、酋矛、夷矛。與先鄭義同。」賈疏云：「即上文注是也。必知如先鄭義者，見《考工記·廬人》云：「戈、殳、車戟、酋矛、夷矛，乃云六建既備，車不反覆。」注：「六建，五兵與人也。」以是故從司農所云也。《詩·衛風·伯兮》孔疏云：「弓矢不在建中，故不數也。其實兵車皆有弓矢，故《司弓矢》云：「唐大利車

戰、野戰、枉矢、繫矢用諸守城、車戰。」又《檀弓》注云「射者在左」，《左傳》曰①「前驅獸犬，射而殺之」，是皆有弓矢也。」云：步卒之五兵，則無夷矛而有弓矢者，《司右》注引

《司馬法》曰②「弓矢圍，受矛守，戈戟助，凡五兵，長以衛

短，短以衛長」是也。《詩·伯兮》疏云：「步卒五兵與車兵

異，夷矛長，非步卒所宜用，故以《司馬法》五兵弓矢、受、

矛、戈、戟當之。案：孔說是也。《月令·季秋》「習五戎」注

及《御覽·兵部》引《七經義綱》說步卒五兵並同此注義，

它書說五兵者，與《鄭多殊異》。肆師、賈疏引《五經異義》

《公羊》說云：「五兵，矛、戟、劍、楯、弓、鼓。」《穀梁·莊·十

五年傳「天子救日，陳五兵五鼓」，范注云：「五兵，矛、戟、

鉞、楯、弓矢。」楊疏引徐邈、麋信說同。《曾子問》孔疏引

《禮記隱義》云：「東方戟，南方矛，西方弩，北方楯，中央

鼓。」《國語·齊語》韋注、淮南子·汜論訓、高注並云「五

刃，刀、劍、矛、戟、矢也。」《淮南子·時則訓》云：「春其兵

矛，夏其兵戟，季夏其兵劍，秋其兵戈，冬其兵鍛。」揚雄《太

玄經·玄數》云：「木爲矛，金爲鉞，火爲戈，水爲楯，土爲

弓矢。」《漢舊儀》云：「五兵，弓、弩、刀、劍、甲鎧。」《漢書·

吾丘壽王傳》顏注云：「五兵謂矛、戟、弓、劍、戈。」今案：

此經以五兵對五盾，又司甲與司兵異職。《墨子·節用上

篇》云「甲盾五兵」，《穀梁傳》云「五兵五鼓」，則五兵數楯鎧鼓者非也。餘說紛互，並無塙證，今不備論。

### 司戈盾掌戈盾之物而頒之。分與授用。

【疏】注云：分與授用者，授，舊本作「受」，今依余本及注

疏本正。《祭義》注云：「頒之言分也。」授用謂亦如《司兵》

所云授兵、用兵二事，有常用戈盾者，此官則分而與之。賈

疏云：「即下文祭祀會同之等皆是。」祭祀，授旅賁

受，故士戈盾，授舞者兵亦如之。亦頒之也。故

士，王族故士也，與旅賁當事則衛王也。受如杖，長尋有四

尺。【疏】祭祀授旅賁受者，明此官兼掌受也。洪頤煊

云：「旅賁氏掌執戈盾，夾王車而趨，凡祭祀會同、賓客，則

服而趨。」並未言受。下文「軍旅會同授旅賁及虎士戈盾」。

此「受」當是「及」字之譌。案：洪說亦通。莊有司、蔣載康

說同。然《說文·受部》引「禮·旅賁以先驅」，疑即據此

文，則許所見本亦作受，與鄭本同。云：授舞者兵亦如之一

①「左傳」之「左」，原涉上而脫，據《毛詩正義》補。

②法原說注，據楚本改。

者，與司干、諸子爲官聯也。此謂樂師小舞干舞之兵，與司干、司兵所授大舞之干戚並異。賈《司干》疏謂司干授干，司戈盾惟授戈，不足據。注云：亦頒之也者，亦分與

旅賁及衆舞者也。云：故士，王族故士也者，賈疏云：「據

司干而言。」云：「與旅賁當事則衛王也」者，《司干》注云：

「王族故士，故爲士，晚退留宿衛者。是故士爲宿衛之人，

故與旅賁同衛王也。賈疏云：「案旅賁氏掌執戈盾而趨，

此執受者，以其與故士同衛王時，以爲儀衛，故不執戈盾。」

云：「受如杖者，《說文·受部》云：「受，以杖殊人也。禮，

受以積竹，八觚，長丈二尺，建於兵車，旅賁以先驅。」又

云：「投，軍中士所持受也。」《司馬法》曰：「執羽從投。」《釋

名·釋兵》云：「受，殊也，長丈二尺而無刃，有所撞挫，於

車上使殊離也。」《淮南子·齊俗訓》：「搢笏杖受」，高注云：

「受，木杖也。」《文選·西京賦》薛注云：「受，杖也，八棱，

長丈二而無刃，或以木爲之，或以竹爲之。」案：受投臂義

並同。受以竹木爲之而無刃，與杖相似，故高誘、薛綜卽稱

爲杖也。互詳《廬人》疏。云：「長尋有四尺」者，據《考工

記·總敘》及《廬人》文。軍旅、會同，授貳車戈

盾，建乘車之戈盾，授旅賁及虎士戈盾。乘

車，王所乘車也。軍旅則革路，會同則金路。【疏】「軍旅會同，授貳車戈盾」者，革路、金路之副車也，詳《駟夫》疏。賈疏云：「軍旅會同皆有貳車，皆有車右，故授之以戈盾。」

云：「建乘車之戈盾」者，明與兵車備建五兵不同。賈疏云：

「王所乘車有車右，故建戈盾。」鄭珍云：「車箱外三面皆有

闌，其式前之闌，金鼓、干盾、弓矢皆在焉。」《左傳·昭二十

六年》：「齊子淵捷射洩聲子，中楯瓦，繇鞲汰軻，匕人者三

寸。」可見軻之後有盾，盾必樹者，矢乃中之。《詩·小戎

》：「龍盾之合」，毛公曰：「合而載之。」王肅謂合而載之，所以

蔽車。案：鄭說是也。戈則地插於車轆外之闌，詳《考工

記·總敘》疏。云：「授旅賁及虎士戈盾」者，此皆步行從王

爲扞衛者，故別授以戈盾也。虎士，卽虎賁氏之屬八百人，

詳《敘官》疏。注云：乘車，王所乘車也者，謂王所自

乘之車，故此官建其戈盾，明它乘車則此官授與車右自建

之，不親建也。云：「軍旅則革路，會同則金路」者，明軍旅會

同王所乘路不同，此乘車中兼有彼二路也。賈疏云：「皆

《巾車》文。會同則彼以賓，一也。」及舍，設藩盾，行

則斂之。舍，止也。藩盾，盾可以藩衛者，如今之扶蘇

與？【疏】「及舍設藩盾」者，與掌舍爲官聯也。凡王軍旅

及巡守殷國之大會同，皆在外舍止之事。賈疏云：「按《掌舍》，王行止住不言設藩盾者，當宿衛之事，非止一重，除彼柅柅車宮之外，別有此藩盾之等也。」注云：舍，止

也。《天官·敘官》注云：「舍，行所解止之處」是也。云

「藩盾，盾可以藩衛者」者，蓋即所謂櫓也。《說文·艸部》

云：「藩，屏也。」又《木部》云：「櫓，大盾也。」《左》昭十三

年傳云：「乃藩爲軍」，杜注云：「藩，離也。」此藩盾亦謂以大

盾爲屏藩，助衛守也。《六韜·分險篇》云：「凡險戰之法，

以武衝爲前，大櫓爲衛。」云「如今之扶蘇與」者，《六韜·軍

用篇》有武衛大扶胥三十六乘，武翼大櫓矛戟扶胥七十二

具，提翼小櫓扶胥一百四十六具，大黃參連弩大扶胥三十

六乘，大扶胥衝車三十六乘，矛戟扶胥輕車一百六十乘。

舊注云：「扶胥，車上之蔽。」惠士奇云：「蘇與胥古文通，

故扶蘇一作扶胥，蓋秦漢間語，周之藩盾也。建之乘車，以

蔽左右，軍旅會同，前後拒守，在車兩藩，故曰藩盾。止則

設焉，嚴其守也；行則斂焉，利其行也。王之乘車則然。

若凡兵車，雖行亦設之。《掌舍》注謂阻險之處，王行止宿，

次車爲藩，以備非常。然則設車宮，建藩盾，掌舍設之，司

戈盾建焉。案：惠謂扶蘇即扶胥是也。其謂藩盾設於掌

舍之車宮，以在車藩得名，雖非鄭義，然與《六韜》合。《周

書·大明武篇》云：「輕車翼衛，在戎二方。」亦即《六韜》武衛武翼扶胥及輕車之制，是扶胥實設於兵車，惠說亦得備一義也。

### 司弓矢掌六弓四弩八矢之灋，辨其名

物，而掌其守藏與其出入。法，曲直長短之數。

【疏】「掌六弓四弩八矢之灋」者，司弓矢官之官法也。《說

文·弓部》云：「弩，弓有臂者。」《釋名·釋兵》云：「弩，怒

也，有執怒也。」弩亦弓之類，故同官掌之。云「辨其名物，

而掌其守藏與其出入」者，明此官爲弓弩矢受藏受用之府

也。賈疏云：「六弓八矢，各有名號物色，出入者頒之受

之。」注云「法，曲直長短之數」者，此亦注用今字作

「法」也。《司書》注云：「法猶數也。」賈疏云：「曲直者，謂

若王弓弧弓合九成規，已下或合七、合五、合三，是曲者合

少，直者合多。長短者，《弓人》云：「弓之上制，六尺六寸，

中制六尺三寸，下制六尺。」是其長短也。中春獻弓

弩，中秋獻矢箠。弓弩成於和，矢箠成於堅。箠，盛

矢器也，以獸皮爲之。【疏】中春獻弓弩者，此獻並謂獻

成也。李光坡云：「弓人爲弓，夏秋冬造，至春被弦，故弓

弩中春獻之。《臬人職》：「矢箠春作秋成，故矢箠中秋獻之。」

注云：「弓弩成於和，矢箠成於堅」者，弓弩欲其體強弱均調，故成於和；矢箠恐其易損折，故成於堅。中春寒溫中，物皆和適，以此時獻弓弩則和；中秋氣漸涼，物皆堅凝，以此時獻矢箠則堅也。云「箠，盛矢器也」者，《說文·竹部》云：「箠，弩矢箠也」，引《周禮》「仲秋獻矢箠」。《方言》云：「所以藏箭箠謂之箠。」郭注云：「盛弩箭器也。」《續漢書·輿服志》劉注引干注云：「箠，今謂之步叉。」《釋名·釋兵》云：「步叉，人所帶，以箭叉其中也。」《史記·司馬相如傳》集解引呂靜云：「步叉謂之服。」服卽箠之借字。依揚、許說，則箠本爲盛弩矢器，此經之箠則弓弩矢所通用，散文不別也。《巾車》「小服」注云：「服讀爲箠。小箠，刀劍短兵之衣。」箠箠字同，則他兵衣亦得通稱矣。又《既夕記》云：「弓有韉。」此唯有矢箠而無弓韉，以兵衣稱箠例之，或箠內亦得含弓韉與？云「以獸皮爲之」者，《釋名·釋兵》云：「其受矢之器，以皮曰服，柔服之義也。」《詩·小雅·采芣》：「象弭魚服」，毛傳云：「魚服，魚皮也。」孔疏引陸璣疏云：「魚服，魚獸之皮也。魚獸似猪，東海有之。其皮背上班文，腹下純青，今以爲弓韉步叉者也。其皮雖乾燥，以爲弓韉矢服，經年，海水潮及天將雨，其毛皆起。水

潮還及天晴，其毛復如故。雖在數千里外，可知海水之潮，自相感也。」《國語·鄭語》云：「縶弧箕服」，韋注云：「箕，木名。服，矢房。」《北堂書鈔·武功部》引賈逵云：「服，矢筒也。」彼服不用獸皮，故特著其木，然則凡單言箠者，並皮箠也。及其頒之，王弓、弧弓以授射甲革、楛質者，夾弓、庾弓以授射豸侯、鳥獸者，唐弓、大弓以授學射者、使者、勞者。王、弧、夾、庾，唐、大六者，弓異體之名也。往體寡，來體多，曰王、弧。往體多，來體寡，曰夾、庾。往體來體若一，曰唐、大。甲革，革甲也。《春秋傳》曰：「蹲甲而射之。」質，正也。樹楛以爲射正。射甲與楛，試弓習武也。豸侯五十步，及射鳥獸，皆近射也。近射用弱弓，則射大侯者用王、弧，射參侯者用唐、大矣。學射者弓用中，後習強弱則易也。使者勞者弓亦用中，遠近可也。勞者，勤勞王事，若晉文侯、文公受王弓矢之賜者。故書楛爲輶，鄭司農云：「楛字或爲輶，非是也。」《圉師職》曰：「射則充楛質。」又此《司弓矢職》曰：「澤共射楛質之弓矢。」言射楛質自有弓，謂王、弧弓也。以此觀之，言輶質者非。【疏】「及其頒之，王弓弧弓以授射甲革、楛質者」者，《說文·弓部》引《周禮》六弓，楛作甚者，

古文之省。此辨六弓之名物與其頒授所用之異也。云「夾弓庾弓以授射豸侯、鳥獸者」者，《釋文》云：「庾弓，師儒相傳讀庾，本或作庾。」阮元云：「當本作「庾弓師儒相傳讀庾」，故下云「本或作庾」。」案：阮校是也。然疑陸本正文當同《弓人》作「夷弓」。彼《釋文》音庾，即依師儒相傳讀也。庾與聲類同，庚則形之誤。《說文》引「豸侯」作「干侯」，亦古文省。段玉裁云：「豸字作干，與《大射禮》同。」賈疏云：「此經六弓強弱相對，而言王弧直往體寡，夾庾曲往體多，故四者自對先言，唐大往來若一，故退之在後也。」

注云：王、弧、夾、庾、唐、大六者，弓異體之名也。者，賈疏云：「即所引弓人之職往體來體之等是也。」云「往體寡來體多曰王弧，往體多來體寡曰夾庾，往體來體若一曰唐大」者，並據《弓人》一文。彼不云弧弓、大弓，鄭以弧弓與王弓、大弓與唐弓皆同等，約推之，明其體亦同也。云「甲革，革甲也」者，據《函人》有犀甲、兕甲，此甲革即以犀兕之革爲甲也。《弓人》云：「王弓利射革與質」，注云：「革謂干盾。干盾亦以革爲之，與此注互相備也。」①《樂記》有「貫革之射」，注云：「貫革，穿革甲也。」鄉射記：「注釋主皮之射，無侯，張獸皮而射之，雖與鄉射五物主皮不合，而與此甲革之射實相類也。」引《春秋傳》曰「蹲甲而射之」者，《左》成十

六年傳：「潘尫之黨與養由基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杜注云：「蹲，聚也。」此引以證射甲革之事。云「質，正也」者，《射人》注云：「正，所射也。」賈疏云：「謂若賓射之正然也。」惠士奇云：「先鄭謂一尺曰正，四寸曰質。」《小爾雅》亦云：「正方一尺，正中者謂之桡。」桡古文桌，或作壇，所謂質也。質者，射之的。先儒皆分正質爲二，後鄭一之，故曰質正也。樹榘以爲正，若果然矣。」案：惠說是也。依先鄭《射人》注說，則三射之侯皆有正，有質。依後鄭《中庸》注說，則畫布曰正，爲賓射采侯之榘。此射榘質，本不爲侯，以榘爲射桌，亦通謂之質。《荀子·勸學篇》曰：「質的張而弓矢至焉。」《淮南子·原道訓》云：「先者則後者之弓矢質的也。」高注云：「質的，射者之準執也。此榘質與彼義同，與射侯之正質異也。」云「樹榘以爲射正者，爾雅·釋宮》云：「榘謂之榘。」郭注云：「斫木榘也。」《詩·商頌·殷武》孔疏引孫炎云：「榘，斫材質也。」惠士奇云：「《詩》曰「方斲是虔」，箋云：「取松柏斲之，正斲於榘上。」則是用以爲藉也。」《詩》云「取厲取鍛」，箋云：「鍛，石所以爲鍛質。」疏云：「質，榘也。」言鍛金之時，須山石爲榘質，

① 原脫「注」，據楚本補。

故取之。」則樞質又爲鍛厲斧斤之石矣。《史記》范睢曰：「臣之智不足以當樞質，而要不足以待斧鉞。」注云：「樞，莖樞也；質，剡刀也。」失之。《穀梁》昭八年傳云「以葛覆質以爲槩」，則質非刀明甚。鈇爲剡刀，質則莖樞。《淮南子·兵略》曰：「夫射儀度不得，則格的不中。」注云：「格，射之樞質也；的，射準也。」詒讓案：樞者，凡斬斫段擊所用木石藉之通名，亦謂之質。鄭意此樞卽斫斬承鈇鉞之木質，故《弓人》注云「質，木樞」是也。然此注白訓質爲射正，以樞質卽爲樹樞以爲射質，與《弓人》注小異。竊謂當以《弓人》注爲正。蓋甲革樞質，甲革同物，樞質亦同物，故《弓人職》言革質而不言甲樞。若如鄭此注，訓質爲射正，則甲革亦樹以爲射正，《弓人》不當獨於樞言質，且《弓人》言質不言樞，不又與射侯之正淆混無別邪？要之，《弓人》之質與此樞質文同，義不宜異，兩經互勘，知此注爲未審矣。後文及《圉師》凡言樞質者，並放此。云「射甲與樞，試弓習武也」者，明武射不張侯也。賈疏云：「見下文云「澤則共樞質」，是在澤宮中試弓習武也。」云「射侯五十步，及射鳥獸，皆近射也」者，射侯卽《大射儀》之干侯。畿內諸侯大射三侯，惟干侯五十步，侯道最近，故云近射，亦詳《射人》疏。云「近射用弱弓，則射大侯者用王弧，射參侯者用

唐大矣」者，依《大射儀》，大侯九十步，侯道最遠，故用王弧最强之弓，參侯七十步，近於大侯，故用唐大強弱中之弓也。賈疏云：「此據諸侯言之。若據天子，則用王弧射虎侯，用唐大射熊侯，用夾庾射豹侯也。」王氏《訂義》引崔靈恩云：「或問：『鄭注云，射侯五十步，近射用弱弓，當用夾庾，則射大侯者用王弧，射參侯者用唐大矣』。則列國之君得張三侯，及其射時，當用何弓？若君用王弧，卿用唐大，則諸侯僭君，非禮也。君用唐大，卿用夾庾，則弱而不及，亦非其義，而畿內諸侯之射，又用何弓？」荅云：「弓之名制，本非有定。班授諸侯，遠近之名，既非所定，則不得言僭，列國諸侯，禮自得伸。侯同天子，既云應等，則卿用唐大，亦有何嫌？是以鄭注六弓，亦不云天子用王弧，諸侯用唐大，大夫上用夾庾，所以通之於外土諸侯也。」案：依崔推鄭義，則六弓強弱爲三等，自王以下皆視所射侯道遠近而用之，不以爵之尊卑爲降殺。若然，畿內諸侯大射：侯，用唐大射熊侯，用夾庾射豹侯；王國卿大夫用夾庾射麋侯；《射人》「上射射侯」，則亦用夾庾矣。黃以周云：「鄭注可疑。經夾庾以授射射侯，舉射以賅參大兩侯也，故《弓人》通謂之利射侯。鄭以射侯五十步爲近射，用弱弓，因謂大侯用王弧，參侯用唐大，是謂遠射宜用強弓矣。顧



《弓人》記析幹之法，明言射遠者用執，射深者用直，鄭彼注云「執謂形勢，曲執宜薄，直則可厚」，則遠射宜用曲執之夾庾，有明證矣。而謂豸侯近，用夾庾，大侯參侯遠，須用強直之弓，非顯與記文違戾與？鄭亦自知其說之難通，又於《弓人》「夾臿利射侯，王弓利射革與質」注，自圓其義云：「侯非必遠，顧執弓者材必薄，薄則弱，弱則矢不深中侯，不落，大夫上射侯，矢落不獲。」并引《大射禮》「揚觸拊復」以證成天子射用王弓。其實《大射》所謂拊復者，謂矢因叩擊而退復，即《弓人》注所謂矢落是也。矢落非穿侯而去。拊復者，正其不用強直之弓故也。「案：依黃說，則凡禮射有侯者，並用夾庾，無二侯之分。攷《弓人》云「夾臿利射侯」，又云「覆之而幹至，謂之侯弓」，並不云豸侯，則黃說自通。然則崔、賈諸家緣注推論，皆無當於經旨矣。大侯、參侯，詳《司裘》疏。云「學射者弓用中，後習強弱則易也」者，賈疏云：「用中，謂唐大往來體如一，是中也。」云「使者勞者弓亦用中，遠近可也」者，謂使與勞者所用之弓，射遠近皆可，故亦用唐大之中弓也。云「勞者勤勞王事，若晉文侯、文公受王弓矢之賜者」者，《書·文侯之命》云：「用賚爾彤弓一，彤矢百，旅弓一，旅矢百。」僞孔傳云：「彤，赤。旅，黑也。諸侯有大功，賜弓矢，然後專征伐，彤弓以講德習

射，藏示子孫。」是平王賜晉文侯弓矢之事。又僖二十八年《左傳》：「晉楚戰於城濮，楚師敗績，獻楚俘于王，王賜之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是襄王賜晉文公弓矢之事。依鄭此說，則《尚書》、《春秋》所云彤弓、旅弓，當此經之唐弓、大弓也。故《毛詩·小雅·彤弓》傳云：「彤弓，朱弓也，以講德習射。」孔疏云：「《周禮》無彤弓之名。言講德習射，則彤弓《周禮》當唐弓、大弓也。鄭以此彤弓及旅弓，於《周禮》為唐大，故言勞者受得之後，則以學射，故云以講德習射也。但唐大者，是其體強弱之名。此彤旅者，為弓色之異稱。服虔云：「旅弓以射甲革樞質。」則以旅弓當《周禮》之弧。案：得賜旅弓多，彤弓少，則體不得過之；而以彤弓為學射，當唐大，合七成規，旅弓為王弧，合九成規，準之《周禮》，非其差也。」論讓案：鄭以經勞者為賜勤勞諸侯，說恐未塙。以弓六物推之，王弧最尊，侯伯有功，賜弓矢為殊禮，似當用王弧。其唐大以授使者、勞者，使蓋謂諸臣出使，勞蓋謂問勞遠臣。《左》成十六年傳：「楚子使工尹襄問郤至以弓。」哀二十六年傳：「衛出公自城鉏使以弓問子轅。」《穀梁》隱元年傳：「聘弓鏃矢不出竟場。」楊疏引麋信云：「聘，問也，古者以弓矢相聘問。」此經唐大以授勞者，即所謂聘弓也。使與勞，二事皆禮之輕者，故用唐大。若賜賚

有功諸侯，其禮最重，不宜與使者同科矣。云：「故書椹爲輶者，黃以周云：『宜云：故書椹或爲輶』，今脫或字，司農注明言或矣。」案：黃說是也。段玉裁云：「輶與椹聲類不同，蓋因雙聲而誤。《說文·弓部》椹作甚。」徐養原云：「《爾雅·釋宮》：『椹謂之棧。』《說文》無椹，棧字。《毛詩·商頌·殷武》箋云：『椹謂之虔。』虔輶同音。」案：徐說亦通。鄭司農云：「椹字或爲輶，非是也。」《圉師職》曰：「射則充椹質，又此《司弓矢職》曰：「澤共射椹質之弓矢，言射椹質，自有弓謂王弧弓也，以此觀之，言輶質者非」者，先鄭以《爾雅·釋器》云「車革前曰輶」，於射義不相冢，<sup>①</sup>故據《圉師》及本職後文定從椹質，明故書輶質爲譌文也。其矢

輶皆從其弓。從弓數也。每弓者一輶百矢。【疏】注

云「從弓數也」者，以經不言數，故特釋之，明凡獻及頒時，矢輶皆從弓數也。云「每弓者一輶百矢」者，賈疏云：「案《文侯之命》及僖二十八年晉文公受弓矢，皆云『彤弓一，彤矢百』，雖是所賜之弓矢，射之弓矢約同之。按《詩·頌》云「束矢其搜」，毛注云「五十矢爲束」，鄭從之。至此爲百矢者，無正文，鄭兩從不定也。」詒讓案：鄭謂「弓百矢是也。其一輶矢數，經無正文。《大司寇》「束矢」注云：「古者一弓百矢，束矢其百个與？」是鄭意一輶盛矢一束，一束即百

矢也。然《荀子·議兵篇》云：「操十二石之弩，負服矢五十箇。」據荀卿說，則一服盛五十矢，與《泮水》毛傳一束矢數合。若然，則每弓當一輶，輶各五十矢，與鄭義異也。

凡弩，夾庾利攻守，唐大利車戰、野戰。攻城

壘者與其自守者相迫近，弱弩發疾也。車戰、野戰，進退非強則不及。弩無王弧，王弧恒服弦，往體少者，使矢不疾。

【疏】「凡弩，夾庾利攻守，唐大利車戰、野戰」者，此辨四弩之名物與其用也。強弱與弓相擬，故名亦同。《說文·弓

部》亦引《周禮》四弩：夾弩、庾弩、唐弩、大弩。注云

「攻城壘者與其自守者相迫近，弱弩發疾也」者，《量人》注云：「軍壁曰壘。」謂或攻或守，二者皆用夾庾之弩，弩強則

引釋重緩，而發不疾；弱則引釋輕捷，故發疾利於近射也。

云「車戰、野戰，進退非強則不及」者，車戰野戰，進退馳驟，非強弩則矢不及遠，故用唐大，強於夾庾之弩也。云「弩無

王弧，王弧恒服弦，往體少者，使矢不疾」者，賈疏云：「案上弓有六等，有王弧，至此弩，以有夾庾等四種，故云弩無

王弧也。恒服弦者，若弓用則服弦，不用則弛。惟弩則用與不用，一張之後，竟不弛，故云恒服弦也。若然，恒服弦

<sup>①</sup> 楚本，射「下增」正「字」。

用弱者，以其強弓久不弛則就弦，弱則隨體不就弦也。又王弧往體少，使之恒服弦，則使矢不疾，故不用也。」凡

矢，枉矢、絜矢利火射，用諸守城、車戰、殺矢、鏃矢用諸近射、田獵，矰矢、箠矢用諸弋射，恒矢、庫矢用諸散射。此八矢者，弓弩各有四

焉。枉矢、殺矢、矰矢、恒矢，弓所用也；絜矢、鏃矢、箠矢、

庫矢，弩所用也。枉矢者，取名變星，飛行有光，今之飛矛是也，或謂之兵矢。絜矢象焉。二者皆可結火以射敵，守

城、車戰。前於重後微輕，行疾也。殺矢，言中則死。鏃矢

象焉，鏃之言候也。二者皆可以司候射敵之近者及禽獸，

前尤重，中深，而不可遠也。結繳於矢謂之矰。矰，高也。

箠矢象焉，箠之言剋也。二者皆可以弋飛鳥，剋羅之也。

前於重，又微輕，行不低也。《詩》云：「弋鳬與雁。」恒矢，

安居之矢也。庫矢象焉。二者皆可以散射也，謂禮射及習

射也。前後訂，其行平也。凡矢之制，枉矢之屬五分，二在

前，二在後；殺矢之屬參分，一在前，二在後；矰矢之屬七

分，二在前，四在後；恒矢之屬軒輅中，所謂志也。鄭司農

云：「庫矢，讀爲人罷短之罷。」玄謂庫讀如痺病之痺，痺之

言倫比。【疏】「凡矢」者，通弓弩言之。《說文·矢部》

云：「矢，弓弩矢也。古者夷牟初作矢。」此辨八矢之名物與其用也。注云：此八矢者，弓弩各有四焉者，賈疏

云：「以上文六弓四弩俱陳，於下摠列八矢，則知八矢爲弓

弩所設，故鄭分之四矢屬弓，四矢屬弩也。此八矢六弓四

弩不相配者，以四矢配四弩，於義爲可；以四矢配六弓，其

數參差不可相當，故不得相配。但依六弓四弩與矢隨義相

當而用之。」云「枉矢、殺矢、矰矢、恒矢，弓所用也，絜矢、鏃

矢、箠矢、庫矢，弩所用也」者，賈疏云：「八矢兩兩相附，必

知在上者屬弓，在下者屬弩，此上文六弓在上，四弩在下，

故還以在上配弓，在下配弩也。」云「枉矢者，取名變星，飛

行有光」者，《輶人》云「弧旌枉矢，以象弧也」，注云：「妖星

有枉矢者，蛇行有毛目。」此云飛行有光，即所謂蛇行有毛

目是也。八矢之枉矢，以結火射遠，與妖星飛行有光相似，

故取彼爲名。枉矢星，詳《輶人》疏。云「今之飛矛是也」

者，丁晏云：「《方言》：「箭，其鏃長尺六者，謂之飛蚤」。李注

注：「此謂今射箭也。」《文選·閒居賦》「激矢蚤飛」，李注

引《東觀漢記》「光武作飛蚤箭以攻赤眉」，飛蚤即飛矛

也。惠士奇云：「漢之飛矛，古之飛鳬也。以其飛行有光，

一名電影。《六韜·軍用篇》：「凡車戰，以強弩矛戟爲翼，

飛鳬，電影副之。飛鳬，赤莖白羽，銅爲首。電影，青莖赤

羽，鐵爲首，畫以絳縹，長六尺，廣六寸，爲光耀，夜以白縹，長六尺，廣六寸，爲流星。大黃參連弩用之。」然則枉矢配弩明矣。黃以周云：「庭氏：以大陰之弓與枉矢，射妖鳥之神。」此枉矢用諸弓之證也。《六韜》：「飛鳧，依鄭義言之，卽經之累矢。」治讓案：「廣雅·釋器」云：「飛鳧，箭也。矛，鱗聲之轉。惠氏以飛鳧爲即飛矛，其說亦通。但依《六韜》所說，則飛鳧爲弩矢。」墨子·備穴篇：「有短弩鳧矢，亦弩矢也。」黃氏謂卽累矢，近是。累矢本象枉矢，則亦可結火射敵。若此注所云飛矛，則指配弓之矢而言，鄭自據漢制，不據《六韜》。《六韜》亦無枉矢之名，與此注不相家也。云：「或謂之兵矢」者，據《矢人職》：「有兵矢，彼注云：『兵矢謂枉矢，累矢也。』」云：「累矢象鳧」者，賈疏云：「謂輕重象枉矢也。」云：「者皆可結火以射敵，守城，車戰」者，以是象妖星飛行有光，故知可用火射也。《孫子·火攻篇》：「五曰火隊」，《通典·兵》作「火墜」，杜氏注云：「墜，墮也。以火墮敵營中也。火墜之法，以鐵籠火，著箭頭頸，強弩射敵營中，此卽古火射之法。」云：「前於重後微輕，行疾也。」者，賈疏云：「以殺矢三分，一在前，二在後，是最重者也。此枉累矢，則五分，一在前，二在後。云：前於重又微輕，微輕對已下鎗矢，恒矢等爲最輕也。」程瑶田校改作：「前於後

重微輕」，云：「謂其前於後殺鎗二矢之尤重者，爲微輕也。轉寫譌互作『重後』」案：程說是也。云：「殺矢，言中則死」者，賈疏云：「解稱殺矢之名，以其最重，中則死故也。」云：「鎗矢象鳧」者，賈疏云：「亦尤重者也。」云：「鎗之言候也」者，丁晏云：「《爾雅·釋器》云：『金鎗箭羽謂之鎗』，郭注：『今之鎗箭是也。』」《行葦》云：「四鎗既均」，毛傳：「鎗，矢參亭」，卽《矢人》之鎗矢參分一在前，二在後也。《既夕記》云：「撤矢，乘」，注：「撤猶候也，候物而射之矢也。」《方言》云：「箭自關而東謂之矢，江淮之間謂之鎗，關西曰箭。」治讓案：鎗候聲類同。《行葦》孔疏引孫炎《爾雅注》云：「金鎗斷羽，使前重也。」《行葦》以四鎗配敦弓，則不爲弩矢。鄭彼箋云：「周之先王將養老，先與羣臣行射禮，以擇其可與者以爲賓。」孔疏以爲大射，又引王肅說，以爲燕射。據《既夕記》及《爾雅》、《方言》說，則鎗矢爲金鎗八矢之通名，以對志矢之爲骨鎗也。凡禮射亦用金鎗，故亦謂之鎗矢。《既夕》及《行葦》之鎗矢，非此經之弩矢，亦非用諸近射田獵者，惟其制略同。穀梁隱元年傳云：「聘弓鎗矢」，彼鎗矢卽禮射配弓之矢。云：「二者皆可以司候射敵之近者及禽獸」者，卽《既夕》注：「候物而射之義。近射田獵，志在必中，故宜司候而射之。」云：「前尤重，中深，而不可遠也

者，賈疏云：「以其三分一在前，二在後，故云尤重。中深，故殺。名不可遠，故用之近射也。」詒讓案：以其前尤重，故力銳而中深，勢沈而不可遠也。云「結繳於矢謂之矰」者，《說文·矢部》云：「矰，雉射矢也。」又《糸部》云：「繁，生絲縷也。」《淮南子·說山訓》高注云：「矰，弋射短矢。繳，大綸。」是繳者所結於矢之縷，其矢則謂之矰也。丁晏云：《史記·留侯世家》索隱引馬融注：「繳繫短矢謂之矰。」鄭君亦同師說。云「矰，高也」者，釋弋矢名矰之義。《文選》賈誼《弔屈原文》李注引如淳云：「曾，高高上飛意也。」矰曾聲同。結繳於矢，使之升高以射飛鳥，故其矢謂之矰，聲義相貫也。《國語·吳語》說吳陳軍有白羽、赤羽、鳥羽之矰，韋注云：「矰，矢名也，以羽爲衛。」《初學記·武功部》引賈逵云「矢羽爲矰」，則矰又爲戰守所用矢之通名，不徒繳弋矣。云「弗矢象馬」者，以經與矰矢同言，用諸弋射，明其制同，但用之弩、墨子·備高臨篇》說連弩矢端以繩如弋射，即此弗矢之類。云「弗之言矰也」者，《說文·刀部》云：「矰，擊也。」弗矰聲類同。黃以周云：「《廣雅》『第矢，箭也』。弗作第，古从竹之字多作𦏧，弗第皆假借字，以矰爲正。」云「者皆可以弋飛鳥，矰羅之也」者，明弗矢亦可升高，矰

矢亦可制羅，各取一端爲名。賈疏云：「解結繳以羅取而制殺之義。」云「前於重，又微輕，行不低也」者，賈疏云：「此又對枉矢繫矢五分者是重，此於五分之重，又微輕於彼，以此矢七分故也。」詒讓案：行不低者，謂矢前較輕，故勢易舉而行不低，中弋射飛鳥之用也。引《詩》云「弋鳬與雁」者，《鄭風·女曰雞鳴篇》文。此引以證弋射飛鳥之義。鄭彼箋云：「弋，繳射也。」《說文·隹部》云：「雉，繳射飛鳥也。」則弋正字當作「雉」，經典並段繁弋字爲之。《漢書·司馬相如傳》顏注云：「以繳係矰，仰射高鳥，謂之弋射。」云「恒矢，安居之矢也」者，《說文·一部》云：「恒，常也。謂平常安居之矢。」賈疏云：「按《弓人》有『其人安』『其弓安』『其矢安』之文，則此恒矢軒輶訂，是安居之矢也。云「庫矢象馬」者，亦與恒矢同制也。云「二者皆可以散射也，謂禮射及習射也」者，①賈疏云：「已上六矢皆用之攻守及弋射，惟此矢云散射，明散射是禮射也。其禮射者，即大射、賓射、燕射之等皆是，其習亦如此三射中爲之，故并言之也。」詒讓案：禮射不用弩，則恒矢用之禮射、習射，庫矢唯用之習射也。習射謂肆

①「禮」原訛「已」，據楚本改。

習弓弩。又將禮射，前期亦有肄習之事，若《射義》云：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是也。散者，亞次於師田諸射之言。互詳《鹽人》疏。①王賜侯伯有彤矢，旅矢，與彤弓，旅弓相配，其於四矢當何矢，經無正文。《左傳》僖二十八年，孔疏謂天子賜諸侯弓用唐弓，大弓，強弱中，其恒矢軒輶亦中；又賜弓矢，則禮樂之事，彤矢，旅矢或當恒矢。《詩·小雅·彤弓》孔疏說亦同。未知是否，附識於此。云「前後訂，其行平也」者，賈疏云：「以贈矢七分，三在前，四在後，則知此八分，四在前，四在後，即行平也。」詒讓案：《廣雅·釋詁》云：「訂，平也。」《詩·周頌·天作》箋云：「以此訂大王，文王之道。」彼《釋文》云：「訂謂平比之也」，引《字詁》云：「訂，平也。」鄭云前後訂者，凡八矢皆前鐵與後稟參訂之而平，而鐵稟長短則不能正等。惟此恒矢庫矢，鐵稟前後長短相等，故其行允平，無軒輶也。《詩·小雅·行葦》傳亦云：「鍤，矢參亭。」亭訂字通。云「凡矢之制，枉矢之屬五分，二在前，三在後」者，《矢人》云「兵矢，田矢五分，二在前，三在後」，注云「鐵差短小也」是也。云「殺矢之屬參分，一在前，二在後」者，《矢人》云「鍤矢，殺矢參分，一在前，二在後」，先鄭注云「一在前，謂箭稟中，鐵居三分殺一以前」是也。云「贈矢之屬七分，三在前，四在後」者，《矢

人》云「弗矢七分，三在前，四在後」，注云「鐵又差短小也」。贈矢，弗矢制同。云「恒矢之屬軒輶中，所謂志也」者，《既夕記》云：「鍤矢，骨鍤，短衛，志矢軒輶中，亦短衛」，注云：「志猶擬也，習射之矢。」《書》云「若射之有志」，輶，墊也。無鍤短衛，亦示不用。生時志矢骨鍤，案：軒輶中者，謂矢之前後輕重均也。《爾雅·釋器》云：「骨鍤不翦羽謂之志。」郭注云：「今之骨髀是也。」案：依《既夕》注，則明器之志矢乃無鍤，故彼注云「生時志矢骨鍤，明骨鍤自是志矢恒制，非明器也」。但《禮經》三射之矢皆不云骨鍤，而《詩·行葦》說禮射之矢曰四鍤，明其為金鍤矣。諦審鄭意，蓋謂恒矢本有二種：用諸禮射者金鍤，用諸習射者則骨鍤。骨鍤為志矢，金鍤不為志矢，二者少異，但其前後訂則同耳，非謂散射之恒矢，庫矢皆骨鍤也。鄭司農云「庫矢讀為人罷短之罷」者，段玉裁云：「人罷短之罷，見《典同》。庫从广卑聲，在古音支佳部，與罷在歌戈麻部聲類最近。司農易庫為罷，謂其矢短也。」案：段說是也。《大司徒》「其民豐肉而庫」，注亦云「庫猶短也」。云「玄謂庫讀如痺病之痺，痺之言倫比」者，賈疏述注，讀如「作」讀

①「疏」原訛「疎」，據楚本改。

爲」。段玉裁依改，又改痺並爲痺，云：「鄭君意此矢不能短於他矢，故易爲痺字，痺从疒界聲，在脂微齊皆灰部，與庫聲類近，而形畧相似。但痺義訓溼病，以段借求之，則痺之言倫比，痺比同部也。不徑云庫當爲比者，恐其億必，故必兼聲形二者易爲痺字，乃後說其假借之指也。『讀爲』各本作『讀如』，『痺病』各本作『痺』，皆誤。」案：段校是也。《說文·疒部》云：「痺，溼病也。」無痺字。賈疏云：「倫比則與安居之義同也。」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諸侯合七而成規，大夫合五而成規，士合三而成規，句者謂之弊弓。體往來之衰也。往體寡來體多則合多，往體多來體寡則合少而圜。弊猶惡也。句者惡則直者善矣。【疏】「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諸侯合七而成規，大夫合五而成規，士合三而成規」者，通論弓體倨句之差率也。賈疏云：「案上注而言王弧射大侯，夾庾射豸侯言之，則天子之弓王弧也，以其往體寡，故合九成規。諸侯之弓則唐大，以其往來體若一，故合七成規。大夫之弓則夾庾，以其往體多，故合五成規也。士之弓則六弓之外句曲，合三成規。」云「句者謂之弊弓」者，賈疏云：「按天子諸侯三侯，士與大夫同射近侯，無與大夫別侯之法。今以士

合三，與大夫弓別者，以士與大夫尊卑次，暫以合三者託之于士，其實上無合三之弓也。《弓人》疏義同。黃以周云：「鄭注《弓人》，以爲夾庾合五，王弧合九，唐大合七。賈疏因以王弧爲天子之弓，唐大爲諸侯之弓，夾庾爲大夫之弓。此雖有合於彼注，與此注射大侯用王弧、參侯用唐大之說難通。殊不知《弓人》上句往體多來體寡云云，皆以體言也；下句利射侯與弋云云，皆以用言也。弓必適用，豈可拘泥其體。鄭此注既以王弧、唐大、夾庾爲異體之名，下又別著其射豸侯與大侯、參侯之異用，亦以見公有用王弧，大夫有用唐大，未可拘泥其體也。」案：黃說是也。此經雖以四等之體分屬天子、諸侯、大夫、士，而其用之，則仍視所射遠近以施之，前崔靈恩所論足以明之矣。況《射人》「上射豸侯，則弓宜亦用夾庾，不當別於六弓外，制合三之弓。賈強爲之說，不可通也。又案：此四等成規之度，以割圓術言之，合九者其弧四十度，合七者五十一度強，合五者七十二度，合三者百二十度也。又依《弓人》上中下三等弓，以圓率計其周：上弓六尺六寸，合九則五丈九尺四寸，合七則四丈六尺二寸，合五則三丈三尺，合三則一丈九尺八寸也；中弓長六尺三寸，合九則五丈六尺七寸，合七則四丈四尺一寸，合五則三丈一尺五寸，合三則一丈八尺

九寸也；下士弓長六尺，合九則五丈四尺，合七則四丈二尺，合五則三丈，合三則丈八尺也。但挺臂與兩簫皆直，而兩隈則曲，其度之贏胸無可詳，則其弧弦真數亦無從計算耳。又古書說天子以下弓制，文多差異。如《荀子·大略篇》云：「天子彫弓，諸侯彤弓，大夫黑弓，禮也。」《公羊·定四年何注》云：「禮，天子雕弓，諸侯彤弓，大夫嬰弓，士盧弓。」此並以漆飾爲等差，不論弓體強弱，與此經義不相涉也。云「句者謂之弊弓」者，《說文·句部》云：「句，曲也。」

賈疏云：「但句之至極，無過合三。合三之外，雖別言句者，還指合三者而言耳。」案：賈本《弓人》注義也。凡弓有往來體，則有倨句，故《詩·大雅·行葦》云：「敦弓既句。」毛傳云：「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是王弧之屬亦得謂之句。此經弊弓，則指極句合三之弓而言，明合三之句直不任用也。注云「體往來之衰也」者，《淮南子·說林訓》高注

云：「衰，差也。」賈疏云：「此皆據角弓反張，不被弦而合之。從合九、合七、合五、合三，降殺以兩，故言衰也。」云「往體寡來體多則合多，往體多來體寡則合少而闕」者，凡弓合之成規，皆爲正圓之形。其分之，則合多者曲勢微直，合少者曲勢尤闕，故經以合之多少明句直之率也。云「弊猶惡也」者，此段借引申之義。《說文·敝部》云：「敝，

日敗衣。弊卽敝之借字。《史記·晉世家》集解引賈逵《左傳注》云：「弊，敗也。」凡物易敗壞者必窳惡，故惡弓亦謂之弊弓也。《弓人》：「覆之而角至，謂之句弓。」注云：「句於三體，材敝惡，不用之弓也。」彼注卽本此經。經弊字疑亦當作「敝」，詳《巾車》疏。云「句者惡則直者善矣」者，謂經不言直者謂之善弓，明弓以句爲惡，則以直爲善可知，舉偏以見義也。凡祭祀，共射牲之弓矢。射牲，示親

殺也。殺牲，非尊者所親，唯射爲可。《國語》曰：「禘郊之事，天子必自射其牲。」【疏】：凡祭祀，共射牲之弓矢者，謂祭日之口，迎牲入時，共弓矢以授王，與射人爲官聯也。此亦近射，蓋當用夾庾殺矢。凡內外大祀天地、宗廟、社稷、望祀，王皆有射牲法，詳《射人》疏。注云「射牲，示

親殺也」者，王自射之，而使有司殺之，示猶王親殺然者，以昭敬也。云「殺牲非尊者所親，唯射爲可」者，賈疏云：「按《禮記》『君親制祭』，《詩》云『執其鸞刀，以啓其毛』，則射外兼爲，而言惟射者，彼亦示行之，非正制之耳。」引《國語》者，《楚語》文，證大祭祀有射牲之事，亦詳《射人》疏。

① 「兩」原訛「文」，據《說文》改。



澤，共射樞質之弓矢。鄭司農云：「澤，澤宮也。所

以習射選士之處也。《射義》曰：「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

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澤，而后射於射宮，射中者

得與於祭。」【疏】「澤，共射樞質之弓矢者，此共習武射之

弓矢也。習武射，不射侯，與禮射異，故特共其弓矢。」賈疏

云：「此所共弓矢，據王弧，故上云「王弓、弧弓以射甲革樞

質」。詒讓案：此為習射之事，矢蓋用恒矢。」注鄭司

農云：「澤，澤宮也，所以習射選士之處也者，據《射義》為

說。《郊特牲》說郊禮云：「卜之日，王立于澤，親聽誓命。」

注云：「澤，澤宮也，所以擇賢之宮也。」說與先鄭同。引

《射義》曰：「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已

射於澤而后射於射宮，射中者得與於祭者，鄭彼注云：

「澤，宮名也。上謂諸侯朝者諸臣及所貢士也，皆先令習

射於澤，已乃射於射宮，課中否也。」《射義》孔疏云：①澤

是宮名，於此宮中射而擇士，故謂此宮為澤。澤所在無文，

蓋於寬閒之處，近水澤而為之也。非唯祭而擇士，餘射亦

在其中，故《書傳》論主皮射云：「嚮之取也於囿中，勇力之

取也；今之取也於澤宮，揖讓之取也。」是主皮之射亦近於

澤也。選士於澤，不射侯也，但試武而已，故《司弓矢》云

「澤，共射樞質之弓矢」，鄭司農引此《射義》之文而釋之，是

知於澤宮射樞質而已。又鄭注《司弓矢》云：「樹棋以為射

正，射甲與樞，試弓習武也。」其主皮之射，則張皮亦揖讓

也。」案：孔據《書傳》釋此注是也。後鄭《鄉射記》注說主

皮之射云：「主皮者，無侯，張獸皮而射之，主於獲也。」即

引《書傳》澤宮之射以證義。是後鄭意，射宮之射為禮射，

有侯；澤宮之射為主皮之射，則無侯，故以樞質甲革代之。

經不言甲革者，文不具也。今攷主皮為鄉大夫鄉射五物之

一，不當別為張皮之射。《鄉射記》本謂射備五善，不專重

主皮耳，鄭彼注說未塙；而澤宮之射無侯，則與此經義合，

後鄭及孔氏說不可易也。澤宮之射無侯，而可以擇士者，

《鄉射記》注引《書傳》云：「凡祭，取餘獲陳於澤，然後卿大

夫相與射也。」鄭又自釋之云：「澤，習禮之處，非所於行

禮。蓋時田校獲事輕，即就澤而行射禮，射澤之後，不復射

於射宮；擇士禮重，故必先習射於澤，而後行正射於射宮。

射宮即謂辟雍也。澤雖非行正射之所，然習禮亦即習擇士

之禮，故《射義》有澤所以擇士之說矣。至澤即澤宮，鄭、

賈、孔皆不詳其處。金鶚云：「《射義》言將祭擇士，先射于

澤而後射于射宮。」白虎通以辟雍為射宮，則澤宮當與辟

① 射原訛，祭，據《禮記注疏》訂正。

雍相近矣。澤宮兼習武射，《尚書大傳》謂蒐狩陳餘獲于澤宮，卿大夫射而取之，所謂主皮之射也。《司弓矢》「澤共射棋質之弓矢」，則武射在澤宮明矣。」案：依此經及《書傳》文，澤宮爲習武射之宮，辟雍爲天子禮射之宮，二者不同。金謂辟雍爲射宮，澤宮與辟雍相近，其說近是。以經攷之，澤者，蓋卽靈沼也。澤上爲宮，則謂之澤宮，省文亦通謂之澤。《伏傳》云：「嚮之取也於囿中」，囿謂靈囿也。又曰「今之取也於澤宮」，卽「取餘獲陳於澤」之澤，謂靈沼上之宮也。靈沼亦在靈囿之中。《詩·大雅·靈臺》孔疏引《五經異義》《公羊》說，天子囿臺在國東南二十五里，則囿在南方之近郊，蓋與郊宮地亦相適，故郊祭卜日，王立於澤，親聽誓命，明就其近壇兆之處以施命誓上也。《秦風·駟驥》疏又引鄭《駁異義》謂：「靈辟雍同在郊，是靈囿與辟雍地亦相近。《詩·周頌·振鷺》云：「于彼西雝」，毛傳云：「雝，澤也。」鄭箋云：「白鳥卽于西雝之澤。」案：彼西雝蓋亦卽指澤宮而言。毛傳釋雝爲澤，似卽據此經及射義之澤爲訓。《左》宣十二年傳云「川雝爲澤」，明雝澤義同。而《後漢書·邊讓傳》李注引《韓詩章句》，則以西雝爲卽辟雝，鄭箋似亦從韓說。竊謂澤宮蓋與辟雍相近，而在辟雍之西，故謂之西雝。若辟雍於五學則居中，於四郊則在南，不得有

西雝之稱。韓義較毛爲短，《詩·靈臺》疏引鄭《駁異義》謂辟雍在西郊，亦非也。田獵校獲射於澤，故澤宮通言之亦得稱射宮。《儀禮經傳通解》引鄭《尚書大傳》注云：「澤，射宮也。」又《穀梁》昭八年傳，說田狩習射澤宮之事，作「習射於射宮」，范注亦云「射宮，澤宮」是也。此與《射義》射宮不同，互詳《大司樂》、《諸子》疏。大射、燕射，共弓矢如數并夾。如數，如當射者之數也。每人一弓乘矢。并夾，矢籥也。【疏】「大射、燕射」者，王與諸侯羣臣大射於學，燕射於寢也，詳《司裘》、《樂師》、《梓人》疏。云「共弓矢如數并夾」者，弓矢及并夾皆共之也。依鄭義，禮射共弓，各視其侯道之遠近爲異。今案：弓當同用夾庾，矢則用恒矢，詳前疏。注云「如數，如當射者之數也」者，明所共無定數，視射者之多少共之也。云「每人一弓乘矢」者，《鄉射禮》鄭注云：「乘矢，四矢也。」賈疏云：「見《大射》、《鄉射禮》皆人各乘矢也。」云「并夾，矢籥也」者，①《說文·竹部》云：「籥，箝也。」《射鳥氏》先鄭注云：「并夾，鍼箭具。」箝鍼音義略同。大喪，共明弓矢。弓

① 原脫「也」，據注文補。

矢，明器之用器也。《士喪禮》下篇曰「用器弓矢」。

【疏】

「大喪共明弓矢」者，亦謂王及后、世子之喪，將葬則陳之，葬窆則奉而藏之梓中也。明弓矢與明器義亦同，詳《家人》疏。

注云「弓矢，明器之用器也」者，據《士喪禮》陳明器，其目有用器。彼記云：「弓矢之新沽功，有弭飾焉，亦張可也。有秘，設依撻焉，有鞬。鞬矢一乘，骨鏃，短衛，志矢一乘，軒輶中，亦短衛。」是其制也。引《士喪禮》下篇

曰「用器弓矢」者，即《既夕》文。鄭彼注云：「此皆常用之器也。」此引以證弓矢為用器。案：彼用器又有耒、耜、敦、

杆、槃、匱等，此官則唯共弓矢也。凡師役、會同，頒

弓弩各以其物，從授兵甲之儀。物，弓弩矢箠之

屬。【疏】凡師役會同，頒弓弩各以其物者，師役謂軍旅

起徒役也。賈疏云：「言師役，據王巡狩、征伐而言，與會

同異，頒弓弩則不殊也。」云「從授兵甲之儀」者，劉台拱

云：「授兵之儀，《司馬》所云從司馬之法者是也。授甲之

儀，當具於《司馬》之職，而今亡矣。此授弓弩如之。

注云「物，弓弩矢箠之屬」者，即《司馬》云「弓六物，弩四物，

矢八物，箠亦如之」是也。頒弓弩時，各依其物授之。田

弋，充籠箠矢，共矰矢。籠，竹箠也。矰矢不在箠

弋，充籠箠矢，共矰矢。矰，竹箠也。矰矢不在箠

弋，充籠箠矢，共矰矢。矰，竹箠也。矰矢不在箠

弋，充籠箠矢，共矰矢。矰，竹箠也。矰矢不在箠

者，為其相繞亂，將用乃共之。【疏】「田弋，充籠箠矢」者，

《南師》注云：「充猶居也。」謂田弋則共籠箠，以矢充之，皮

之田車箠間也。下別云矰矢，則此矢當為殺矢。注云

「籠，竹箠也」者，對箠為皮箠也。《既夕禮》《薦箠》注云：

「箠，竹箠。」釋名：釋兵：云：「其受矢之器，織竹曰箠，相

迫箠之名也。」籠箠蓋異名同物。陳奐云：「《說文》：「籠，

箠也。箠，車箠也。」矢箠繫於箠，故曰籠箠。一案：陳說亦

通。云「矰矢不在箠者，為其相繞亂，將用乃共之」者，賈疏

云：「以其共矰矢在箠下別言之。」故言不在箠也。論讓

案：矰矢，弋射所用，結絲繳於上，聚束之則易相纏繞，不

便於用，故不在箠中，將用時則特共之。凡亡矢者，弗

用則更。更，償也。用而棄之則不償。【疏】注云「更，

償也」者，《馬質》注同。云「用而棄之則不償」者，謂受矢於

官者，因用諸攻守及弋獵所亡之矢，則不責其償，其不用

無故而亡矢者，則必償也。

繕人掌王之用弓、弩、矢、箠、矰、弋、

①「箠」原訛「矰」，據楚本改。

挾、拾。鄭司農云：「挾者，所以縱弦也。拾者，所以引

弦也。《詩》云：「挾拾既次。」《詩》家說或謂挾謂引弦彊

也，拾謂鞬扞也。玄謂挾，挾矢時所以持弦飾也，著右手

巨指。《士喪禮》曰：「挾，用正王棘若樺棘。」則天子用象

骨與？鞬扞著左臂裏，以韋爲之。【疏】「掌王之用弓、

弩、矢、箛、矰、弋、挾、拾」者，矰卽《司弓矢》之矰矢，弋據

繳絲言之。此八者皆王射所用，繕人主共之。賈疏云：

「謂司弓矢選擇大善者入，繕人以共王用也。」注鄭

司農云，挾者所以縱弦也，拾者所以引弦也」者，縱弦謂

發矢時，釋弦而縱之使往；引弦謂開弓時，鉤弦而引之使

來。黃以周云：「先鄭云挾所以縱弦，卽《士喪禮》注所謂

「極以脊指，放弦令不挈」。縱放義同。先鄭誤合挾極爲

一物。」案：黃說是也。先鄭說二者之用挾，與《禮經》之

遂及極相類，而拾又卽《毛詩傳》所謂鉤弦者。此說與

《毛詩》及《說文》絕異，後鄭亦不從也。引《詩》云「挾拾

既次」者，《小雅·車攻》篇文。《毛詩》「挾」作「決」，「次」

作「飲」，傳云：「決，鉤弦也。拾，遂也。飲，利也。」鄭箋

云：「飲謂手指相飲比也。」引之者，證射有挾拾，又因欲

引《詩》家說以廣異義，故先舉經文於前也。云：《詩》家

說或謂挾謂引弦彊也，拾謂鞬扞也」者，彊猶脊也。鞬扞

義，詳後。此與先鄭前說正相反，後鄭亦從之。《毛詩·

車攻》傳義與此同，而文小異。此所引或三家詩傳文。

《釋文》引劉昌宗云：「鞬，彊字之異者。」案：鞬彊字別，

劉說不足據。云「玄謂挾，挾矢時所以持弦飾也，著右手

巨指」者，後鄭以挾爲鉤弦，破先鄭挾縱弦之說也。《大

射儀》云：「司射適次，袒決遂，執弓，挾乘矢于弓外，見鏃

于肘，右巨指鉤弦。」注云：「方持弦矢曰挾。」蓋開弓注矢

於弦，必用右巨指鉤弦，著挾者，爲挾矢時以持弦使不

脫，又以爲飾也。《禮經》「挾」字並作「決」。《鄉射禮》：

「司射適堂西，袒決遂。」注云：「決猶闔也。以象骨爲之，

著右大擘指，以鉤弦闔體也。」《大射儀》注義略同，後鄭

亦從《詩》家說。段玉裁、胡培翬並謂卽今之扳指是也。

引《士喪禮》曰「挾用正王棘若樺棘」者，證上挾用棘爲

之。今《禮》挾亦作「決」。鄭彼注云：「正，善也。王棘與

樺棘善理堅刃者，皆可以爲決。」云「則天子用象骨與」

者，《詩·衛風·芄蘭》孔疏云：「以上用棘，故推以上用

骨。《大射》注諸侯亦用象骨，以大夫用骨，不必用象。」

詒讓案：《周書·器服篇》說王明器有象決。決，挾字同。

象骨卽象齒，齒骨通言不別。《說文·齒部》云：「齒，口

斷骨也。」鄭《大射》、《鄉射禮》注，並謂決以象骨爲之。

《大射》諸侯禮，《鄉射》大夫禮，鄭皆云用象骨，則大夫以上並同。孔謂大夫用骨不必用象，恐非鄭指也。黃以周云：「《鄉射》、《大射》皆有士與射，經不云士用棘，注於司射決遂，亦云以象骨爲之。《周官注》殆未定之說也。」案：黃說亦通。《說文·韋部》云：「韞，射決也，所以拘弦，以象骨韋系著右巨指。」許意似亦謂生人射決通用象骨爲之。惟依許說，則決與韞同。《詩·芄蘭》云「童子佩韞」，毛傳云：「韞，玦也。」《釋文》「玦，又作決」。此正許所本。鄭《詩箋》則云：「韞之言沓，所以握沓手指。」鄭說與毛、許小異。攷《禮經》又有極，《大射儀》「朱極」，注云：「極猶放也，所以韞指，利放弦也，以朱韋爲之。」三者，食指、將指、無名指。無極放弦，契於此指，多則痛。小指短，不用。又《士喪禮》「續極」，注云：「極以沓指，放弦令不挈也。生者以朱韋爲之，而三。死用續，又三，明不用也。」賈彼疏謂極與決爲藉。《周書·器服》說王明器有朱極。黃以周云：「鄭意決以象骨爲之，韞以韋爲之，所以握沓手指者，即《士喪禮》注所謂「決以韋爲之藉，有韞」是也。韞以藉決分別言之，固屬二物。許云：「以象骨韋系著右巨指。」通言之，韞自統于決，故《士喪禮》「決用正王棘若櫟棘，組繫」，不復言韞。組繫即韞

系，所異者，生用韋系，死用組系，而韞以藉決，生死同也。至《禮經》之極，又別一物，非即韞也。決之韞，以握右手巨擘，極以韞食指、將指、無名指，韞以鉤弦，極以放弦，一物迥然不同。案：依黃說，則韞即決之韋藉，《毛詩》與鄭《詩箋》、《禮注》不過通言析言之別，其說甚析。《韓非子·說林篇》：「羿執鞅持扞。」彼決字變從革，韋革同物，疑亦據韞言之。凡著決者唯一，而極則三，其數亦異。賈《大射》疏非是。《大射》、《鄉射》決、拾、極三者並有，此經有決拾無極者，亦文不備也。云「韞扞著左臂裏，以韋爲之」者，亦中《詩》家說，破先鄭拾爲引弦之物也。《大射儀》注云：「遂，射韞也。以朱韋爲之，著左臂，所以遂弦也。」《鄉射》注義同。又云：「其非射時，則謂之拾，拾，斂也，所以蔽膚斂衣也。」《曲禮》：「野外軍中無摯，以纓拾矢可也。」注云：「拾謂射韞。」《內則》「右佩決捍」，注云：「捍謂拾也，言可以捍弦也。」決即決之借字，捍與扞同。《管子·戒篇》云「弛弓脫鈇」，《賈子新書·春秋篇》云「丈夫釋決鈇」，鈇，鈇亦扞之異文。《說文·韋部》云：「韞，射臂決也。」案：決不得施於臂，韞與決亦不同物，許書此解蓋誤。段玉裁據《文選》李陵《答蘇武書》「李注引作臂衣，近是。黃以周云：「自《說文》有「韞射

臂決」之訓，《楚辭》王注，《史記索隱》遂以決爲射鞬，并決拾亦不分矣。」案：黃說是也。凡拾、遂、鞬、捍，①四者同物。鞬爲凡袒時蔽膚斂衣之通名，《史記·滑稽傳》云：「希鞬鞠蹇」，又《張敖傳》云：「朝夕袒鞬蔽上食」是也。其射時箸之，取其捍弦，故謂之捍，亦取其遂弦，故又謂之遂。非射時，則無取捍遂之義，故謂之拾。《大射》、《鄉射》兩篇於「說決拾」則云拾，於「袒決遂」則云遂，一篇之中，立文有異，其明證也。自先鄭以決拾互易，毛、許又拊決于鞬。《廣雅·釋器》云：「拾、捍、鞬、鞬也。」又拊鞬與拾、捍、鞬爲一物，名實紛貿，並與《禮經》不合。掌詔王射，告王當射之節。【疏】注云「告王當射之節」者，《大宰》注云：「詔，告也。」賈疏云：「王射先行燕禮，以大夫爲賓，賓與王爲耦。所告之事，亦如《大射禮》大射正告公之儀。」贊王弓矢之事，授之，受之。【疏】贊王弓矢之事者，此與大僕爲官聯也。注云「授之，受之」者，《大僕》注義同。賈疏云：「案《大射禮》，大射正授弓，小臣授矢。天子禮，繕人授之，受之。按《大僕職》已授之受之，此又爲者，大僕尊，大僕贊時，此官助贊也。」李鍾倫云：「蓋大僕授受於王，此官掌弓矢，又以弓矢授受於大僕與？」案：李說是

也。賈意蓋亦如是。授受弓矢同是贊射之事，故兩職立文不別，實則繕人不與王爲授受，與大僕所贊微異也。《燕禮記》云：「君射既發，則小臣受弓，以授弓人。」胡匡衷謂諸侯以小臣當大僕，弓人卽此繕人。《攷工記》有弓人爲弓，不與射事。」案：胡說亦是也。繕人屬司弓矢，故亦得謂之弓人。彼諸侯射，小臣與弓人爲授受，此天子射，大僕與繕人爲授受，正足相比例也。凡乘車，充其籠箠，載其弓弩，充籠箠者以矢。【疏】「凡乘車，充其籠箠，載其弓弩」者，王行則繕人共籠箠，充以矢，皮之乘車之間。《巾車》王喪車有小服。《既夕記》云：「主人乘惡車，犬服」，注云：「笭閒兵服。」是乘車有兵服也。此矢箠與彼略同。鄭珍云：「車箱外三面皆有闌，其式前之闌，金鼓在焉。金鼓之下則置矢房弓弰。《左傳》哀二年，趙鞅爲軍將，執金鼓，而曰「吾伏弰嘔血，鼓音不衰」。公子重耳言「左執鞭弰，右屬轡韉」。韋昭云「左執弓，右屬手於房以取矢」。皆其驗。」案：鄭說是也。凡車外三面闌有笭，以居用器及兵器，互詳《輿人》疏。箠卽魚服，詳《司弓矢》疏。賈疏云：

①「捍」原作「扞」，據楚本改。

繕人惟主王所乘之車而言。凡乘車，則除革路之外，玉、金、象、木之車，車皆有石，備制非常，皆充其籠箠及所載弓矢。」

注云「充籠箠者以矢」者，賈疏云：「以籠是盛矢器，今云充之，明所充實者是矢可知也。」既射則斂之。

斂，藏之也。《詩》云：「彤弓召兮，受言藏之。」【疏】「既射則斂之」者，此家上王射爲文。其乘車所載弓矢等，不問射與不射，車止亦斂之。賈疏謂此惟據王乘車有弓矢者，既射還，斂取藏之。案：乘車載兵，以備不虞，不必皆射，賈說未安。

注云「斂，藏之也」者，《說文·支部》云：

「斂，收也。」謂收而藏之。引《詩》云「彤弓召兮，受言藏之」

者，《小雅·彤弓篇》文。毛傳云：「彤弓，朱弓也，以講德習射。昭，弛貌。」引證此斂即謂受而藏之也。無會計。

亡敗多少不計。【疏】注云「亡敗多少不計」者，《司弓矢》

云：「凡亡矢者弗用則更，則亡敗多少有會計。」此王用弓矢等無會計者，亦所以優尊也。

### 橐人掌受財于職金，以齎其工。

者，給市財用之直。【疏】「橐人」者，橐亦當作橐，詳《敘

官疏》。云「掌受財于職金，以齎其工」者，《職金》云：「掌

受士之金罰、貨罰，入于司兵。」是職金之罰貨，主給作兵器，故橐人齎工亦受財於彼也。

注云「齎其工者，給市

財用之直」者，《掌皮》「歲終則會其財齎」，注云：「所給予人以物曰齎。」《大戴禮記·子張問入官篇》云：「良工必自擇齎材。」故此橐人以財給工，爲市財用之直，亦謂之齎。

工卽冶氏、矢人、弓人諸工是也。弓六物爲三等，弩

四物亦如之。三等者，上中下人各有所宜。《弓人職》

曰：「弓長六尺六寸，謂之上制，上士服之；弓長六尺三寸，謂之中制，中士服之；弓長六尺，謂之下制，下士服之。」弩及矢箠長短之制，未聞。【疏】注云「三等者，上中

下人各有所宜」者，賈疏云：「皆據凡人長短爲上中下士，非所謂命數者也。」劉台拱云：「弓弩矢箠皆辨其材之貴賤，功之良苦，爲三等，以給其直，且各量其藝之高下以授之也。」三等謂材用之等，書其等謂技藝之等。」案：劉說亦

通。引《弓人職》者，證三等尺度之異也。云「弩及矢箠長短之制未聞」者，賈疏云：「《弓人》惟云弓之長短，不言弩

之長短，蓋當與弓同。但無文，故注云未聞。按《矢人》造

矢云「五分其長而羽其一」，注云：「羽者六寸。」其羽六寸，

則矢長三尺，而此云矢未聞者，彼矢長三尺，約而言之，亦

無正文。且弓之長短既不同，明矢亦當有差等，其矢之差等及箛亦未聞也。矢八物皆三等，箛亦如之。

春獻素，秋獻成。矢箛，春作秋成。【疏】矢八物皆

三等，箛亦如之者，賈疏云：「矢八物中兼有弩矢，<sup>①</sup>故言皆也。按《司弓矢》注弓弩各有四矢，應作四等，而言三等，蓋據長短爲三等法。《矢人》注矢長三尺者，假設言之，弩既無長短之文，矢亦未聞長短也。若然，箛隨矢長，則弓之矢箛與弓矢齊，弩之矢箛亦與弩矢齊。但矢既未聞，故箛亦未聞也。」云「春獻素」者，謂榦橐之木未飾治者。《說文·木部》云：「櫟，木素也。」即其義。云「秋獻成」者，成謂成功，故後注亦訓功爲成，與《典婦功》云「秋獻功」義同。

注云「矢箛春作秋成」者，賈疏云：「按《士喪禮》明器有獻素獻成，注云：「形法定爲素，飾治畢爲成。」此矢箛亦然。」又賈《士喪禮》疏云：「以其言素，素是未加飾名。又經言獻材是未斲治，明素是形法定，斲治訖可知。又言成是成就之名，明知飾治畢也。」書其等以饗工。鄭司農云：「書工功拙高下之等，以制其饗食也。」玄謂饗，酒肴勞之也。上工作上等，其饗厚；下工作下等，其饗薄。

【疏】注鄭司農云「書工功拙高下之等」者，此義與後鄭同。

姜兆錫謂書其等，即承上三等之制，亦通。云「以制其饗食也」者，《國語·周語》：「大臣饗其祿，」韋注云：「饗，食也。」先鄭蓋謂饗工即領工之稟食。賈疏云：「按下文自有下上其食，此文饗據以酒肴饗之。先鄭以饗爲食，非，故後鄭不從。」云「玄謂饗，酒肴勞之也」者，《士昏禮》注云：「以酒食勞人曰饗。」《公羊》莊四年何注云：「牛酒曰犒，加羹飯曰饗。」後鄭意此饗工與《外饗》、《酒正職》饗士庶子略同，蓋於春秋獻素獻成之時，別以酒肴勞工亦謂之饗，與稟食異也。云「上工作上等其饗厚，下工作下等其饗薄」者，釋經書等之義。賈疏云：「不言中饗者，舉有上下，明有中可知也。」乘其事，試其弓弩，以下上其食而誅賞。

鄭司農云：「乘，計也，計其事之成功也。故書試爲考。」玄謂考之而善，則上其食，尤善又賞之，否者反此。【疏】「乘其事，試其弓弩，以下上其食而誅賞」者，此稟人之官計、官刑也。食謂稍食，《中庸》云：「日省月試，既稟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鄭彼注云：「日省月試，考校其成功也。既讀爲餼。餼廩，稍食也。」亦引此文爲證。凡庶人在官，若工賈之屬，皆有稍食而無祿，詳《宮正》疏。《中庸》孔疏云：

① 「物」原訛「箛」，據楚本改。



「下謂貶退，上謂增益。善者則增上其食，惡者則減其食。」劉台拱云：「賦功則書其等以饗之，獻功則乘其事以進退誅賞之。」注鄭司農云「乘，計也」者，《宰夫》注義同。

云「計其事之成功也」者，會計其所作弓弩矢箠等成功之多少、功苦也。云「故書試爲考，玄謂考之而善則上其食」者，徐養原云：「考」與「試」字異義同，故經作試字，而注以考字釋之，明其可兩通也。」黃以周云：「當云『書試或爲考』。」

司農自從故書作試，又引書或作考，後鄭因申其義，云「考之而善」。此與《輶人》「左不健」，杜子春「健」讀爲「蹇」，又引書健或作券，玄謂「券」今「倦」字，其例正同。試考義通，健券音近。鄭雖申或義，而經仍從故書，義可以通，不輕易

也。「案：黃說是也。但經用古字當作攷，下文亦云「以待會而攷之」。」①作考者，依注改用今字也。試考義同，②故鄭兩從之。《中庸》注引此文亦從考。云「尤善又賞之，否者反此」者，謂次善者給食而已，無賞，必尤善乃賞之，不善者則有誅。

乃人功于司弓矢及繕人。功，成。

【疏】「乃人功于司弓矢」者，以待羣臣及師田之用。云「及

繕人」者，以其工之用也。

注云「功成」者，《爾雅·釋

詁》文。

凡齎財與其出入，皆在橐人，以待會

而攷之，亡者闕之。皆在橐人者，所齎工之財及弓弩矢箠，出入其簿書，橐人藏之。闕猶除也。弓弩矢箠棄亡者除之，計今見在者。【疏】「以待會而攷之」者，此橐人之官成也。

注云「皆在橐人者，所齎工之財及弓弩矢箠，出入其簿書，橐人藏之」者，《小宰》八成云「聽出入以要會」，先鄭注云：「要會，諸計最之簿書。」此簿書即弓弩等出入之要會也。賈疏云：「以橐人是弓矢官之主，故皆有簿書藏之也。」云「闕猶除也」者，《廣雅·釋詁》云：「闕，除，去也。」云「弓弩矢箠棄亡者除之，計今見在者」者，棄亡則於簿書除去不著，但計其見在之數，著之以待會也。

### 戎右掌戎車之兵革使。

使謂王使以兵，有所

誅斬也。《春秋傳》曰：「戰於般，晉梁弘御戎，萊駒爲右。

戰之明日，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疏】「掌戎車之兵革使」者，與戎僕、田僕爲官聯也。《戎僕》注云：「戎車，革路也，師出王乘以自將。」賈疏云：「戎右者，與君同

① 原脫「以」，據楚本補。

② 「義」原訛「也」，據楚本改。

車，在車之右，執戈盾，備制非常，并充兵革使役，謂執兵著甲之使也。詒讓案：凡在車有役使之事，並右掌之。《公羊》成二年傳「齊頃公代逢丑父爲右，使公下取飲」，《穀梁》成五年傳①，晉伯尊遇輦者，不辟，使車右而下而鞭之」，皆其事也。此五路之右，職掌並互相備。戎車、田車，戎右共使，則齊車亦齊右共使，道車亦道右共使可知矣。注

云：「使謂王使以兵，有所誅斬也者，以經云兵革使，則是在軍有誅斬之事用兵革者，當使戎右也。」引《春秋傳》者，《左》文二年傳文。彼以戈斬囚，卽兵革使之事，故引以爲證。詔贊王鼓。既告王當鼓之節，又助擊之。【疏】

「詔贊王鼓」者，與大僕爲官聯也。

注云「既告王當鼓

之節，又助擊之」者，《大宰》注云：「詔，告也。」《州長》注云：「贊，助也。」賈疏云：「大僕已贊王鼓，此亦同是助擊其餘面也。」傳王命于陳中。爲王大言之也。【疏】注

云「爲王大言之也」者，王以命告戎右，戎右則大言述王命，告陳中，使之徧聞。會同，充革車，會同王雖乘金路，

猶以革路從行也。充之者，謂居左也。《曲禮》曰：「乘君之乘車，不敢曠左。」【疏】注云「會同王雖乘金路，猶以革路從行也」者，賈疏云：「《巾車》云『金路以賓』是也。此言

充革車，故知猶以革路從。」詒讓案：會同王自乘金路，其玉象木革四路皆從行，故《典路》云：「凡會同軍旅，弔于四方，以路從」是也。然則會同從王者不止革路，戎右所充則唯革路耳。云「充之者，謂居左也」者，《圜師》注云：「充猶居也。」凡乘車，尊者居左，御居中，與右而。若王自在軍乘革路，則王居中，戎右居右，御居左。今王既不乘革路，則止有御右二人，故以戎右充王之虛位，居左者，從王平時乘車法也。其馭則依常法，居中，其右則虛之，不參乘，與大僕前驅之車小異而大同也。引《曲禮》曰「乘君之乘車，不敢曠左」者，證乘王車居左之事。彼注云：「君存，惡空其位。」又彼上文云「祥車曠左」，注云：「空神位也。祥車，葬之乘車。」孔疏云：「乘車謂君之次路也。王者五路，王自乘，所餘四路皆從行。臣若乘此車，不敢空左。若曠左則似祥車，近於凶時，故乘者自居左也。」案：依鄭《書

注義，《顧命》次路爲五路之副，卽貳車也。孔以次路爲五正路，乃僞孔傳義，與鄭說不合，詳《典路》疏。盟，則以玉敦辟盟，遂役之。鄭司農云：「敦，器名也。辟，法

① 原無「傳」，據楚本增。

也。『玄謂將歃血者，先執其器，爲衆陳其載辭，使心皆開辟也。役之者，傳敦血，授當歃者。』【疏】，盟則以玉敦辟盟」

者，以下贊盟事，與司盟爲官聯也。盟亦家上會同爲文，謂因會同而盟，《封人》所謂大盟也。此雖不涉兵車事，以殺牲割牛耳等亦用兵器，故使戎右兼掌之。注鄭司農云

「敦，器名也」者，《玉府》：「若合諸侯則共珠槃玉敦」，注云「敦，槃類」，又引先鄭云「玉敦，歃血玉器」是也。詳彼疏。

云「辟，法也」者，《鄉師》注同。先鄭意此辟盟爲依盟法而歃血也。其義迂曲，故後鄭不從。云「玄謂將歃血者，先執其器，爲衆陳其載辭，使心皆開辟也」者，賈疏云：「凡盟先割牛耳，盛於珠盤，以玉敦盛血，戎右執此敦血，爲陳其盟約之辭，使心開辟，乃歃之。」詒讓案：此破先鄭義也。《毛詩·大雅·召旻》傳云：「辟，開也。」《說文·門部》云：

「闢，開也。」凡經典辟訓開者，皆闢之借字。然執器陳辭，使心開辟，謂之辟盟，亦無見文。竊謂敦有蓋，歃血時必先開其蓋而後盟，是爲辟盟。《士喪禮》：「朔月奠，用瓦敦，有蓋。」又云：「敦啓會。」鄭彼注云：「會，蓋也。」此辟盟猶云啓會而盟矣。一鄭說並未安。云「役之者，傳敦血授當歃者」者，謂尸盟者先歃，餘皆以尊卑次第偏歃，並戎右持敦血傳授之也。贊牛耳桃茆。鄭司農云：「贊牛耳，

《春秋傳》所謂執牛耳者。故書茆爲滅，杜子春云「滅當爲厲」。玄謂尸盟者割牛耳取血，助爲之，及血在敦中，以桃茆拂之，又助之也。耳者盛以珠盤，尸盟者執之，桃鬼所畏也。茆，茆帚，所以掃不祥。【疏】注鄭司農云「贊牛耳，

《春秋傳》所謂執牛耳者」者，見《左·定八年及哀十七年傳》，並詳《玉府》疏。云「故書茆爲滅，杜子春云，滅當爲厲」者，徐養原云：「厲滅亦同音，《詩·小雅·正月》八章，結、厲、滅、威通協。詒讓案：茆从列聲，與厲亦聲近相通，詳《山虞》疏。《喪祝》先鄭注亦云「桃厲」，則先鄭蓋從杜讀。後鄭以《禮記》、《左傳》並云「桃茆」，故從今書作茆也。云「玄謂尸盟者割牛耳取血，助爲之」者，亦訓贊爲助也。黃以周云：「先鄭意《春秋傳》所謂執牛耳者，卽《周官》之贊牛耳。後鄭以執與贊義自別，故云尸盟者執之。尸，主也。主盟者執牛耳，明盟主自執之，戎右贊之而已。春秋時，盟主不白執，直使其臣執之，故季羔有吳公子姑曹、衛石魋之對，其實皆贊牛耳者也。故先鄭云然。天子尸盟，贊牛耳者，天子之戎右；方伯尸盟，贊牛耳者亦必方伯之臣。故宋之盟，叔向兩言尸盟。若與方伯之臣盟，諸侯執牛耳，故鄭澤之役，衛侯與晉趙鞅盟，自請執牛耳。案：黃說是也。尸盟文，見《左·襄二十七年傳》。凡王與諸侯大盟，王爲尸盟，

即自執牛耳，戎右但贊助其事而已，不得執也。春秋時戶盟者，或不分大國小國，蓋非恒制，詳《玉府》疏。凡盟皆取耳血，曲禮孔疏云：「盟法，割牲左耳，知用左者，以馘者用左耳故也。」云「及血在敦中，以桃茹拂之，又助之也」者，明贊桃茹在贊牛耳後，爲兩時事也。拂與「男巫，被除之拔同」。云「耳者盛以珠盤，戶盟者執之者，《玉府》注義同。彼經注盤並作槃。盤，槃之籀文，詳《司尊彝》、《玉府》疏。云「桃，鬼所畏也」者，《藝文類聚·果部》引《莊子》云：「插桃枝於戶，連灰其下，童子人不畏，而鬼畏之。」淮南子·詮言訓：「羿死於桃棗」，許注云：「棗，大杖，以桃木爲之。以擊殺羿，由是以來，鬼畏桃也。」宗懷《荆楚歲時記》云：「桃者，五木之精，厭伏邪氣，制鬼魅。」是古有鬼畏桃之說。又《左》昭四年傳「桃弧棘矢以除其災」，孔疏引服虔云：「桃，所以逃凶也。」《續漢書·禮儀志》云：「周人木德，以桃爲梗，言氣相更也。此說用桃之義與鄭異，而爲拂除不祥之意則同。」云「茹，菖帶，所以婦不祥」者，《說文·艸部》云：「茹，芳也。芳，葦華也。」若即芳之借字。《檀弓》：「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茹執戈。」鄭彼注云：「茹，菖茹，可婦不祥。」又《玉藻》「膳於君，有葷桃茹」，注云：「茹，菖茹也。」案：葷即今之蘆，菖茹即今之菖也，二者相類亦

通稱。《左傳》襄二十九年，杜注云：「茹，黍稷。」與鄭義異。孔疏云：「茹是帶，蓋桃爲棒也。」毛詩傳曰：「蘆爲葷，菖茹謂蘆穗也。」杜云「茹黍稷」者，今世所謂菖帶者，或用蘆穗，或用黍稷，是二者皆得爲之也。」程瑤田云：「說文：「梨，黍稷也。」芳謂之茹，宜爲婦簪，黍稷亦宜爲婦簪，今北方婦簪皆用席。」喪祝釋文云：「茹，黍苕稷也。」鄭以茹爲菖茹之茹，杜氏以爲黍稷，陸氏則黍苕並釋。據杜、陸說，是茹梨通矣。然案《說文》以黍稷釋梨，以芳釋茹，从不从艸，固宜有別與？」又云：「孔疏以桃爲帶棒，非是。」《玉藻》言大夫去茹，則不去桃，是桃茹異用矣。」賈疏云：「殺牲取血，旁有不祥，故執此二者於血側也。」

齊右掌祭祀、會同、賓客前齊車，王乘則持馬，行則陪乘。齊車，金路，王自整齊之車也。

前之者，已駕王未乘之時。陪乘，參乘，謂車右也。齊右與齊僕同車，而有祭祀之事，則兼玉路之右，然則戎右兼田右與？【疏】「掌祭祀、會同、賓客前齊車」者，與大馭、齊僕爲官聯也。祭祀，王乘玉路，亦以金路從行。會同，謂大會同，或在十二年巡守時，於方岳及東都合諸侯，及殷國在畿

外侯國，則皆乘金路。又《曾子問》說，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載於齊車，亦金路也。云「王乘則持馬」者，持馬與旅賁氏持輪義同，謂王升車之時，齊右則立馬旁，扶翼維持之也。

注云「齊車，金路」者，據齊僕掌馭金路，故知齊車以金路為主也。云「王自整齊之車也」者，《敍官》「齊僕」注云：「古者王將朝覲會同，必齊。」是齊車以齊戒爲名。《祭統》云：「齊之爲言齊也，齊不齊以致齊者也。以齊戒亦取整齊之義，故此注又云「王自整齊之車也。」二注小異，而義可互通。云「前之者，已駕王未乘之時」者，以下云王乘則持馬，明此前齊車是已駕王未乘之時。《曲禮》云：「君車將駕，則僕執策立於馬前。」鄭彼注云：「監駕，且爲馬行。」此齊右前齊車，謂已駕未乘之時。然則將駕，齊僕前，已駕，齊右前，二者並爲止馬行也。云「陪乘，參乘，謂車右也」者，《說文·自部》云：「陪，重土也。」引申爲副貳之義。凡右亦謂之參乘，詳《敍官》疏。云「齊右與齊僕同車，而有祭祀之事，則兼玉路之右」者，以經別無玉路之右，而此職兼掌祭祀，故知兼玉路之右。但會同、賓客，齊僕馭金路，則齊右與齊僕同車。其祭祀，大馭馭玉路，則齊右與大馭同車。金路與玉路，右同馭不同也。云「然則戎右兼田右與者，《敍官》「戎右」注云「此充戎路之右，田獵亦爲之右

焉」是也。賈疏云：「以其王路有五，其右惟有齊右、道右、戎右三者，不見祀右及田右，祭祀時亦名齊，田與戰伐俱用兵，可以相通，故知齊右兼玉路右，戎右兼田右也。」凡有牲事，則前馬。王見牲則拱而式，居馬前卻行，備驚奔也。《曲禮》曰：「國君下宗廟，式齊牛。」【疏】注云「王見牲則拱而式」者，賈疏云：「凡男子立乘，前視五馬。若有敬事則式，式視馬尾，當須端拱，故云拱而式也。」詒讓案：言此者，明右下爲王式也。《道右》云「王式則下前馬」，《曲禮》注云「車右君式則下步行」，明此云「有牲事則前馬」，亦爲王式而下前馬步行也。式，詳《輿人》疏。曾釗云：「牲事，迎牲也。大中小祭皆有牲，故曰凡。前馬者，容君雖乘車出廟門迎牲，及牽牲時，君已下車，故齊右亦下而前馬與？」案：曾說亦通。云「居馬前卻行，備驚奔也」者，以居前，面當向王，故卻行，且以止馬使緩行，故云備驚奔。《國語·越語》云：「越王其身親爲夫差前馬。」韋注云：「前馬，前驅在馬前也。」《莊子·徐無鬼篇》云：「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方明爲御，昌寓驂乘，張若、謏朋前馬，昆閭、滑稽後車。」彼驂乘與前馬二人分主之，又別有後車者，與禮異也。引《曲禮》曰「國君下宗廟，式齊牛」者，證王見

牲則式之事。今本《禮記》作「國君下齊牛，式宗廟」，與此所引不同。以彼下文「大夫士下公門，式路馬」例之，則此注所引是也。《賈子新書·容經》云：「小禮據，中禮式，大禮下，立車之容也。」宗廟尊於齊牛，宜依大禮明矣。《曲禮》孔疏引熊安生說，亦以此注爲正。今本《禮記》蓋傳寫誤倒，非鄭本之舊。賈疏謂此是鄭改，亦非。

### 道右掌前道車。王出入則持馬陪乘，

如齊車之儀。道車，象路也。王行道德之車。【疏】

「掌前道車」者，此與道僕爲官聯也。亦謂已駕王未乘之時，此官立道車前。云「王出入則持馬陪乘」者，亦既乘則持馬陪乘，與齊右同。注云「道車，象路也」者，《司常》

注同。云「王行道德之車」者，據《巾車》云「象路以朝」，朝所以行道德，故以爲名。《曲禮》云「德車結旌」，注云：「德車，乘車。」彼雖兼玉金象木四路言之，義亦同也。自車

上諭命于從車。自，由。【疏】「自車上諭命于從車」

者，《掌交》注云：「諭，告曉也。」賈疏云：「按《馭夫》：『掌馭貳車從車』，彼注「貳車，象路之副」；從車，戎路、田路之副」。此所論從車即彼貳車，與彼從車別，同名耳。」案：賈

說非也。《馭夫》注以從車爲戎路、田路之副，而此道右馭象路，亦有從車，與彼注不合，故賈謂即貳車。然《馭夫》自以貳車從車並舉，安得并而爲一？竊謂凡王出入，有副車十二乘，又有從車，則無定數。副車者，備王自乘，爲王路之副；從車者，諸臣從王者所乘，非王路之副也。此從車即從臣之車。凡王出入，不論乘何路，皆有從臣，即皆有從車。《大戴禮記·諸侯遷廟篇》云：「君升車，從者皆就車也。」即此從車之塙證。盧注亦釋爲貳車，未析。《士昏禮》

云：「主人乘墨車，從車一乘。」注云：「從者，有司也。乘貳車，從行者也。」彼雖亦通釋從車爲貳車，而以爲從行有司所乘，則與此亦足相比例。《馭夫》注以爲戎路田路之副，固非經義，此疏以爲即馭夫之貳車，亦非也。注云

「自，由」者，《大馭》注義同。《爾雅·釋詁》云：「由，自也。」詔王之車儀。顧式之屬。【疏】注云：「顧式之屬」

者，賈疏云：《曲禮》云：「式視馬尾，顧不過轂。」皆是車上威儀，故須詔之。齊右不云者，文不具。王式則下，

前馬，王下則以蓋從。以蓋從，表尊。【疏】「王式則下，前馬」者，《曲禮》云：「人里必式。」及有牲事等，王皆有式也。注云「以蓋從，表尊」者，賈疏云：「蓋有二

種：一者禦雨，二者表尊。此則表尊之蓋也。」案：賈說非也。蓋卽車蓋，王乘車必建蓋，陰以禦雨，晴以蔽日，非徒表尊也。王下，則右取車所建蓋以下，步行從王。鄭《輪人》注誤謂乘車無蓋，賈氏遂分此蓋與車爲二，殊謬，詳《輪人》疏。

### 大馭掌馭玉路以祀。及犯軼，王自左

馭，馭下祝，登，受轡，犯軼，遂驅之。行山曰

軼。犯之者，封土爲山象，以菩芻棘柏爲神主，既祭之，以

車轅之而去，喻無險難也。《春秋傳》曰：「跋涉山川」。自，

由也。王由左馭，禁制馬，使不行也。故書軼作罰，杜子春

云：「罰當爲軼。軼讀爲別異之別，謂祖道、轅軼、磔犬也。

《詩》云：「載謀載惟，取蕭祭脂，取羝以軼。」《詩》家說曰：

「將出祖道，犯軼之祭也。」《聘禮》曰：「乃舍軼，飲酒于其

側。」《禮》家說亦謂道祭。【疏】「掌馭玉路以祀」者，與齊

右爲官聯也。賈疏云：「此據祭天之時，故有犯軼之事。

案：祭地及四望、明堂等大祭，疑亦當有犯軼，賈說未備。

云「及犯軼」者，《毛詩·邶風·泉水》孔疏云：「軼祭，則天

子、諸侯、卿大夫皆於國外爲之，《大馭》云「犯軼」，《詩》云

「取羝以軼」，《聘禮》云「釋軼」是也。又名祖，《聘禮》及《詩》云「出祖」是也。又名道，《曾子問》云「道而出」是也。以其爲犯軼，祭道路之神，爲行道之始，故一祭而二名也。一案：孔說是也。祖道者，道祭之通名，詳舉其禮則曰犯軼。

祭行於廟門外亦謂之軼，然與國門外之軼小異，故孔不數也。據此及《戎僕》兩職，五路唯玉路、戎路有犯軼，蓋兵祭

大事在國外則行之。餘路並無此禮，以金路以賓，非兵車

之會，象路以燕出入，田路以田，其事皆輕，故不爲犯軼之

祭也。云「王自左馭，馭下祝」者，以馭既下車，故王自居左

代之執轡也。祝謂號祝以告神，猶《聘禮》賜饗祭祖禰，僕

爲祝，皆以行道卒遽，趣便攝官，故不使祝官將事也。云

「登受轡，犯軼，遂驅之」者，賈疏云：「馭登，受取王手之

轡，犯軼，遂驅之而出。黃以周云：「下文「及祭，酌僕，僕

左執轡，右祭兩軹，乃飲」，俱在犯軼之前，經逆敘之。馭

下，右亦下，有前馬解轡事，文略耳。注云：「行山曰軼」

者，《毛詩·邶風·載馳》：「大夫跋涉」，傳云：「草行曰跋，

水行曰涉。」跋與軼聲同字通。鄭訓軼爲山行，與毛訓跋爲

草行，義亦相近，以軼壞象山，故取山行以爲祭名。云「犯

之者，封土爲山象」者，《聘禮記》注說釋軼亦云：「委土爲

山，伏牲其上。」《說文·車部》云：「軼，出將有事於道，必

先告其神，立壇四通，樹茅以依神，爲輶，既祭，犯輶，輶牲而行爲範輶。又云：「範輶也，讀與犯同。」又《犬部》云：「犯，侵也。」案：許云「立壇四通，即封土爲山象也。以其象類言之，則爲山；以其封土爲壝埒言之，則爲壇。又謂之輶壤，《月令》「冬祀行」，注云：「行，在廟門外之西爲輶壤，厚二寸，廣五尺，輪四尺。」孔疏云：「皆《中雷禮》文。廣五尺，輪四尺者，謂輶壤，東西爲廣，南北爲輪，常祀行神之壇則然。若於國外祖道輶祭，其壇隨路所嚮而爲廣輪，尺數同也。」案：《曾子問》疏義同。賈疏亦謂此道祭與《月令》「注祀行之輶壤同。犯，《說文》作「範」者，段玉裁云：「許君所見《周禮》作「範」不作「犯」，蓋故書也。《易》「範圍天地之化」，馬、王肅、張作「犯圍」，占「字通用。許說範爲正字，則犯爲假借字，與今義迥異。」案：段說是也。鄭從犯者，取侵輶爲義；許從範，而云「犯輶輶牲」，則亦兼取犯義矣。云「以菩蜀棘柏爲神主」者，《釋文》云：「菩，劉音負，一音倍。」案：《說文·艸部》云：「菩，艸也。」《廣韻·十五海》云：「倍，黃蓓草也。」《漢書·東平王雲傳》云：「治石象瓠山，①立石，束倍草，并祠之。」顏注云：「倍草，黃倍草也。」倍倍並與菩同。是古野祭有束菩草爲神主之法。《說文》說範輶禮，則云「樹茅依神」，與鄭說異者，蓋任

取道中所有草木，暫以依神，本無定物，故許、鄭不同。賈疏謂菩蜀棘柏爲神主者，謂於三者之中，但用其一，以爲神主則可，是也。又案：祖輶之神，經注無文。《曾子問》疏引崔氏云：「宮內之輶，祭古之行神；城外之輶，祭山川與道路之神。」案：崔靈恩說蓋據《聘禮》注義。惠士奇云：「祖道本祭行神，祖在城門外，行則廟門外之西，禮雖不同，其神一也。崔云「道路之神」，非行神而何？若山川之神，則有宗祝以黃金勺前馬之禮焉，以故知釋輶不祭山川也。」案：宮內城外兩輶祭，神不當有異，惠說近是。今攷行爲天子七祀之一，地示之小祀也。祖神即道神，《風俗通義·祀典篇》及《獨斷》竝謂爲共工氏之子脩，《宋書·麻志》引《四民月令》又謂爲黃帝之子累祖，《曾子問》疏亦云「道神名累，蓋即本崔寔說。諸說不同，要皆人鬼之配食者。竊疑宮內廟門外之行，與國門外之祖，二者同祭行神，而以脩等配之，其輶壤制亦略同；而行道有遠近之殊，其祭之時地及禮之隆殺遂迥異。廟門外之行，天子常所出入，歲必祭，此恒禮也；國門外之祖則非，王出國門無祭法，祭亦無常時，以此爲異。故《聘禮》云「釋幣于行」，此廟門外之

①「石」原訛「天」，據《漢書·宣元六王傳》改。



行也；《記》云：「出祖釋轅，祭酒脯。」此國門外之祖也。行近則唯釋幣，祖遠則有祭，明其神同而地異，猶之社神同祭后土，而大社王社亦有大小之異矣。云「既祭之，以車轅之而去，喻無險難也」者，《說文·車部》云：「轅，車所踐也。」既祭，則驅車報轅轅壞而行，示無所不踐，<sup>①</sup>行道不遇險難。此於告祭之後，兼示攘厭之義。又鄭《月令》注據《逸禮》記祀行之禮云：「北面設主于轅上，乃制腎及脾爲俎，奠于主南。又設盛于俎東，祭肉，腎一脾再。」又五祀之禮，皆「既祭徹之，更陳鼎俎，設饌于筵前，迎戶略如祭宗廟之儀」。《詩·大雅·生民》箋云：「取羝羊之體以祭神，又燔烈其肉爲尸羞焉。」孔疏謂諸侯天子轅祭亦有尸，依《聘禮》，卿大夫轅祭用酒脯，則無尸。曾子問疏說亦同。據此，則天子祖道之轅，與卿大夫用釋奠禮不同，當有迎尸之節。經注並不言者，文略。引《春秋傳》曰「跋涉山川」者，《左》襄二十八年傳文。引以證轅爲行山之義也。《聘禮記》注引《春秋傳》跋作轅，疑此亦當與彼同。云「自，由也」者，《道右》注同。云「王由左馭，禁制馬使不行也」者，凡王平時乘路皆居左，馭者執轡居中，今大馭將下祝，故王由左暫代馭者執轡，以禁制馬，使止不行，以俟祭轅也。此與《大僕》「王出入，則自左馭而前驅」微異，彼車行而大僕自

馭，此車止而王暫自馭，行時大馭仍居中馭也。又《戎僕》「犯轅」，爲王在軍，乘革路，當居中，戎僕則居左馭，其犯轅，亦王暫居中代馭，與乘玉路異也。云「故書轅作罰，杜子存云罰當爲轅，轅讀爲別異之別者，段玉裁改「讀爲」爲「讀如」云：「故書作罰，杜據《詩》、《禮》改作轅，讀轅音如別，三字聲類同也。」「讀如」今本作「讀爲」，誤。此字既定作轅矣，不當又易爲別也，故其下文稱《詩》、《禮》爲轅證。案：段校是也。云「謂祖道轅轅磔犬也」者，《犬人》「凡祭祀，其犬牲，用牝物，伏瘞亦如之」。先鄭注云：「伏謂伏犬，以王車轅之」是也。引《詩》云「載謀載惟，取蕭祭脂，取羝以轅」者，《大雅·生民》文。毛傳云：「羝羊，牡羊也。轅，道祭也。鄭箋云：「惟，思也。后稷諏謀其日，思念其禮，至其時，取蕭草與祭牲之脂，爇之於行神之位，馨香既聞，取羝羊之體以祭神。」案：《生民》詩言后稷郊祀之禮有轅，故引以爲證。杜云「轅轅磔犬」，《詩》以牡羊者，《聘禮記》注說轅祭云：「其牲，犬羊可也。」《詩·泉水》疏云：「據天子諸侯有牲，卿大夫用酒脯而已。」《犬人》云「伏瘞亦如之」，明天子以犬伏於轅上，羊人無伏祭之事，則天子不用

① 示原說，亦據楚本改

羊。詩云「取甓以軼」，謂諸侯也。天子以犬，諸侯以羊，尊卑異禮也。《曾子問》及《左傳》昭七年孔疏說並同。案：杜意或當如孔說，但六牲之次，羊尊於犬，不應天子軼牲反降於諸侯，孔說實未允懷。《聘禮》賈疏申鄭義，則謂犬羊各用其一，未必並用，是二牲隨所有用之，無天子諸侯之異。賈說似得鄭指，較孔爲長也。云《詩》家說曰：將出，祖道犯軼之祭也者，此蓋三家《詩》說，《聘禮記》注引《詩》傳：「軼，道祭也，謂祭道路之神」，則疑引毛傳而申其義。引《聘禮》曰：「乃舍軼，飲酒于其側」者，此《聘禮記》文。彼文作出祖，釋軼，祭酒脯，乃飲酒于其側。此約引之，證大夫以下亦有祭軼，但用釋奠禮也。釋，舍古通用。鄭彼注云：「祖，始也。既受聘享之禮，行，出國門，止，陳車騎，釋酒脯之奠於軼，爲行始也。道路以險阻爲難，是以委土爲山，或伏牲其上，使者爲軼祭酒脯祈告也。卿大夫處者於是餞之，飲酒於其側。禮畢，乘車轢之而遂行，舍於近郊矣。」《毛詩·泉水》傳亦云：「祖而舍軼，飲酒於其側，曰餞，重始有事於道也。」云《禮》家說亦謂道祭者，此《禮經》舊說，與《詩》家說同。杜引《詩》、《禮》說，亦兼明軼祭卽祖道之祭。《左》昭七年傳云「夢襄公祖」，杜注云：「祖祭道神。」《曾子問》云「諸侯適天子，道而出」，注云：「祖道

也。並與此軼祭同。及祭，酌僕，僕左執轡，右祭兩軼，祭軼，乃飲。故書軼爲軼，軼爲範。杜子春云：「文當如此，「左」不當重，重非是。」書亦或如子春言。又云：「軼當作軼，軼謂兩軼也。其或言軼，亦非是。」又云：「軼當爲軼，軼謂車軼前也，或讀軼爲籥筭之筭。」【疏】「及祭」者，將祭行神，有迎尸獻酬之事也。云「酌僕」者，此於軼壞神主前，祭獻禮畢，又以行道乘車，僕爲尤重，故并獻之也。《說文·西部》云：「酌，盛酒行觴也。」賈疏云：「使人酌酒與僕，僕卽大馭也。」案：經言僕，注不云何官，賈謂卽大馭，王使人酌之，鄭《少儀》注亦以祭兩軼祭軼爲大馭之事，是也。僕者，五路諸馭之通稱。故《校人》「臧僕」注云：「僕，馭五路之僕。」《條狼氏》云「誓僕有曰殺」，僕卽指五馭而言，故與右同誓。《典路》賈疏亦以僕爲大馭，戎僕、齊僕之等，與此經皆可互證。上經云：馭下祝，此變文稱僕者，明王出國門乘戎路，亦有軼馭之禮，故言僕以略戎僕也。若然，《大僕》云「王出入則自左馭而前驅」，知非大馭酌大僕者，以前驅既不掌御事，不當代大馭登車執轡。且《少儀》又謂酌尸僕如君僕，彼僕亦指爲尸馭車之馭，若君僕爲大僕，豈別有大僕從尸乎？賈此疏以僕爲大馭，說

自塙。惟《條狼氏》「誓僕」賈以爲大僕，則與此疏乖異，失之。云：僕左執轡，右祭兩軹，祭軹，乃飲」者，既酌僕，僕又歸功於車，故受爵先祭左軹，次右軹，次前軹，乃飲，猶《大射儀》獻服不，服不以祭侯，先祭左个，次右个，次侯中，而後卒爵也。賈疏云：大馭則左執轡，右手祭兩軹，并祭軹之軾前三處訖，乃飲，飲者，若祭末飲福酒，乃始轆轤而去。治讓案：《少儀》云：「酌尸之僕如君之僕，其在車，則左執轡，右受爵，祭左右軌范，乃飲。」彼禮與此同。彼云「在車」，則僕受酌及祭飲並於車上爲之，其節次蓋當既下祝登受轡，未驅之時。其祭行神迎尸，則當與僕下祝同時並舉。祭行自以它官爲尸，既獻尸而賜爵，以僕掌馭事，故特得酌獻，非卽以僕爲尸也。注云：故書軹爲軻者，

鄭珍云：「以軹字依篆體書之，「只」作「只」，傳久或增綴，或模糊，卽成开旁爲軻字。經杜子春正定，其誤已明，故《說文》無軻也。」案：鄭說是也。云：軹爲範」者，軹，舊本誤軌，今依蜀石經及宋本正，下同。段玉裁改「範」爲「軹」，云：「軹字從車，從花馬之馬爲聲，與從車范省聲之範不同，《說文》有範無軹。」案：段據杜說校也。此與下文範軹錯出，必有一誤。攷《少儀》孔疏及《邶風》「匏有苦葉」孔疏引此注並作「範」，則唐本亦與今本同。從車從馬之字惟

見此後注及《輶人》注，徐養原、黃以周並謂卽範之譌文。但既是譌體，卽不妨爲《說文》所無之字，段說義亦得通。并存之，以俟詳覈。杜子春云：「文當如此者，杜定從軹軹，而後鄭從之。」云「左不當重，重非是」者，段玉裁云：「謂故書作「僕左左執轡」也。云「書亦或如子春言者，故書或本亦作「祭兩軹祭軹」，又不重「左」字，如杜所定也。又云「軻當作軹，軹謂兩轡也」者，杜正軻爲軹，而又釋其義，與《輪人》先鄭注義同。呂飛鵬云：「鄭注《少儀》「祭左右軌范」，引《周禮》「大馭祭兩軹，祭軹，乃飲」，云「軹與軹於車同謂轡頭也。軹與范聲同，謂軾前也」。蓋以范當《大馭》之軹，軌當《大馭》之軹，故並其文而解其義。《考工記》「軹崇三尺有三寸」，注鄭司農云：「軹，害也。」「弓長六尺謂之庇軹」，注杜子春云：「謂覆幹也。」後鄭皆訓爲轂末，與《少儀》注訓軹爲轡頭異義。李惇云：「先鄭之所謂害，杜子春之所謂幹，與後鄭所謂轂末，相去不過一寸許。」其說似矣。《說文》云：「軹，車輪小穿也。」《考工記》云：「參分其轂長，去一以爲賢，去三以爲軹。」則軹爲轂末無疑。《說文》又云：「害，車軸耑也，或從辟作軹。」則軹爲軸末無疑。徐養原云：「車軸耑有四名：害也，軹也，軹也，軻也。軌轍之軹，軹轡之軹，皆與軹頭同名。」又云：「先鄭注「輪人」，以

軛爲小穿，與《說文》合。後鄭注《輪人》「庇軛，以爲轂末，亦與先鄭義同。蓋轂末曰小穿，軸端曰軛頭，竝非同處，然則軛有二義矣。」案：徐說是也。《說文》「軛字訓車輪小穿，即所謂轂末，亦即《輪人》「賢軛之軛，與車兩軛別，蓋車輪小穿乃軛之本義，兩軛亦段稱之，猶《少儀》「段車轍之軌爲兩軛之稱也。此軛即軛，爲軸末，《輪人》之軛爲轂末，二軛不同。賈謂軛即轂末，《少儀》疏謂軛頭爲車轂小頭，《詩·雄雉》疏又謂轂末軸端共在一處，而有軛軛二名。蓋並混兩軛爲一，非杜、鄭義也。先鄭及杜以《書·幹詁》《輪人》之軛，則又失之。云「其或言軛，亦非是」者，軛，故書別本又有作軛者，蓋傳寫之誤。軛軛形聲竝遠，於義又無取，蓋涉上文而誤，故杜直席其非也。又云「軛當爲軛，軛謂車軾前也」者，亦杜義也。《釋文》「軛作「軌」，云：「音媿美反，又音犯。」蜀石經作範，當爲軌。賈疏云：「此云軛，《少儀》作「軌」，軌與車轍之軌同名。此云軛，《少儀》云「范」，同是軾前也。」案：賈說是也。《少儀》以軛爲軌，而未嘗以軌爲軌，陸本乃傳寫之誤。段玉裁改爲軛當爲軌，軌謂車軾前也，云：「故書爲軛，杜子春言軛當爲軌，鄭君從杜。《詩·匏有苦葉》正義引此注云「故書軌爲範，杜子春云，範當爲軌，軌，車軾前。」其所據《周禮》注未誤也。惟軛字作範爲誤耳。

《周禮》《正義》作「軌當爲軛」，誤倒。《釋文》作「軌當爲軛」，則更誤。「徐養原亦謂段校確當，而云：「但軛字《詩疏》亦作範，軌範同音，古或通用，則作範似無不可。況軛乃俗體，《說文》所無，未知其爲範之俗字與？」抑軛之俗字與？《說文·車部》：「範，範輶也。」範輶二字連文，軛字既或作輶，軛字亦可作範。但軛爲正字，範爲假借，故子春改範從軛，《少儀》「祭左右軌範」，又作从艸之范。」案：段、徐說並通。此承上云「文當如此」，則杜必不從軛，今本之誤，自無疑義。《輪人》先鄭注云：「軌謂式前也，書或作軛。」後鄭云：「軌是。軌，法也。謂輿下三面之材，轎式之所封，持車正也。」《說文·車部》云：「軌，車軾前也，从車凡聲，《周禮》曰：「立當前軌。」立當前軌，即《大行人》「立當車軛」之異文。蓋軌、軛、軛、範，字形相近，遂多歧互。此注上文疊故書，依段校本云「軌爲軛」，此承彼而定其字與義，云「軛當爲軌，軌謂車軾前也」。今以《輪人》注互證之，此云「軛當爲軌」，猶彼云「軌」，是此云軌謂車軾前，猶彼先鄭云「軌謂式前也」，段校自塙。但《詩疏》所引，與上文「軌爲範」之範字同，蜀石經亦正與彼合，徐從孔謂此當作「範」，亦不爲無據，今未能定其孰是也。至《輪人》後鄭注軌法之訓，與杜、許及先鄭軾前之訓亦無迕。蓋軌爲輿下前及左

右三面材之通名，而此文及《少儀》皆以前軌別於左右軹。故杜專訓爲式前，後鄭亦從之，而於《輶人》注則以「輿下三面材」增成先鄭義，明其各有所當，杜及二鄭義實相成，不必專持一端也。互詳彼疏。云「或讀軻爲簪笄之笄」者，此仍故書作軻，而讀爲笄，亦以聲兼義也。杜、鄭皆不從，故引之在後。段玉裁云：「車軸耑之鍵曰輦，亦曰軻，謂制輶之鐵，豎貫軸頭有似叉首之笄也，故軻與笄同聲。」案：段說本戴震，亦通。依杜、鄭說，則軻直是譌體，不必有此字也。凡馭路，行以《肆夏》，趨以《采薺》。凡馭路，謂五路也。《肆夏》、《采薺》，樂章也。行謂大寢至路門，趨謂路門至應門。【疏】「凡馭路，行以《肆夏》，趨以《采薺》」者，此言應門以內馭路，奏樂爲節，行之舒疾必與樂相應也。賈疏云：《樂師》亦有此法，彼下有「車亦如之」，即上云行趨者，據步迎賓客法。此既馭路，亦云行趨者，此雖馭路，行趨遲疾，准步迎賓客爲法，故雖車亦行趨也。注云：凡馭路，謂五路也者，賈疏云：「此大馭惟馭玉路，而云謂五路者，大馭雖馭玉路，以經云凡，所含廣，則餘四路亦准玉路爲法，故云五路也。若然，迎賓客惟乘金路，餘四路雖不用迎賓客，至於乘車，皆自內而出，自外而入，經路寢及門，故鄭據大寢爲正也。云《肆夏》、《采

薺》，樂章也」者，謂皆樂篇章之名。《樂師》先鄭注云：「《肆夏》、《采薺》皆樂名，或曰皆逸詩。」詳彼及《鍾師》疏。云「行謂大寢至路門，趨謂路門至應門」者，《樂師》注亦云「行者謂於大寢之中，趨謂於朝廷」，又引《爾雅·釋宮》爲說。此路門之內，即大寢之庭；又路門之外，應門之內，即治朝所在，與《樂師》義同也。賈疏云：「鄭注《樂師》云：『反入應門、路門，亦如之。』此注不言，亦同於彼也。若應門外，亦應有樂節，但無文，故鄭亦不言也。」論讓案：應門外不得聞樂，當即以鸞和爲節，詳後疏。凡馭路儀，以鸞和爲節。舒疾之法也。鸞在衡，和在軾，皆以金爲鈴。【疏】「凡馭路儀，以鸞和爲節」者，此言應門以外，馭路舒疾之節也。應門以外，距大寢已遠，不得聞樂，故即以在車鸞和之聲爲之節。凡宮外馭路之儀，皆放此。注云「舒疾之法也」者，謂車行舒疾之節，與鸞和之聲必相應，《保氏》五馭所謂鳴和鸞也。《經解》云：「升車則有鸞和之音。」《仲尼燕居》云：「和鸞中《采薺》。」《大戴禮記·保傅篇》云：「馬動而鸞鳴，鸞鳴而和應，聲曰和，和則敬，此御之節也。上車以和鸞爲節，下車以佩玉爲度。」《荀子·正論篇》云：「和鸞之聲，步中《武》，《象》，騶中《韶》，《濩》，以

養耳。《史記·禮書》文略同。《續漢書·輿服志》劉注引《白虎通》云：「車所以有和鸞，以正威儀，節行舒疾也。」又云：「舒則不鳴，疾則失音，明得其和也。」此並以鸞和爲節之義也。云「鸞在衡，和在軾」者，《經解》注引《韓詩內傳》云：「鸞在衡，和在軾前，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玉藻》注義亦同。《大戴禮記·保傳篇》云：「在衡爲鸞，在軾爲和。」此並鄭說所本。《續漢志》注引《白虎通》、《魯詩傳》、《楚辭·離騷》王注、《呂氏春秋·孟春紀》高注、《玉燭寶典》引《月令章句》、《文選·東京賦》薛注，說並同。而《毛詩·小雅·蓼蕭》傳則云「在軾曰和，在鑣曰鸞」。《秦風·駟驥篇》、《輶車鸞鑣》，箋云：「輕車，驅逆之車也，置鸞於鑣，異於乘車也。」又《商頌·烈祖篇》「八鸞鵠鵠」，箋云：「鸞在鑣，四馬則八鸞。」《說文·金部》云：「鑣，人君乘車四馬鑣，八鸞鈴，象鸞鳥聲，和則敬也。」《說苑·說叢篇》、《左傳》桓二年杜注及《史記·禮書》集解引服虔說，《續漢志》注引傳玄《乘輿馬賦》注，說鸞並與《蓼蕭》傳同。案依鄭《駟驥》箋說，則田車鸞在鑣，與乘車鸞在衡異，故賈疏及《駟驥》疏並謂此注及《玉藻》、《經解》注皆據乘車，《駟驥》鸞鑣則據田車，故所在不同。然《蓼蕭》「和鸞」、《烈祖》「八鸞」皆是乘車，依鄭說亦宜置鸞於衡，今《蓼

蕭》箋既不易毛義，而《烈祖》箋又明箸鸞在鑣之訓，是鄭亦不能堅持其說。故《駟驥》疏引《五經異義》載《禮》大戴、《詩》毛氏一說，許謹案云經無明文，且殷周或異，鄭亦不駁，以證鄭爲兩解。今攷《異義》雖並列戴、毛兩說，然《續漢志》注又引許慎曰：「《詩》云「八鸞鎗鎗」，則一馬二鸞也；又曰「輶車鸞鑣」，知非衡也。」蓋亦《異義》許案之語，則又申毛駁戴，故《說文》亦釋鑣爲在鑣，是不從鸞在衡之說也。桓二年《左傳》孔疏云：「案《考工記》輪崇車廣衡長參如一，則衡之所容，唯兩服馬耳。《詩》辭每言八鸞，當謂馬有二鸞，鸞若在衡，衡唯兩馬，安得置八鸞乎？以此知鸞必在鑣。」孔廣林云：「鑣，馬銜也。鸞在鑣，兩口角各一，四馬凡八，故《詩》稱八鸞。若在衡，則八無取義。」案：許君及兩孔氏說，辯鸞之在鑣，其說甚精。鄭《詩》、《禮》注說舛異，自當以《蓼蕭》箋爲定解。至和之在軾，《禮》戴氏、《詩》毛韓魯及許、鄭、高咸無異說。惟《說苑》及《左傳》服、杜注說，並云和在衡，其說於古無徵，恐非。又《春秋》僖露·三·代改制質文篇《說主天法商而王，鸞與垂四鸞，主天法質而王同，主地法夏而王，鸞與垂二鸞，主地法文而王同。此說鸞數與《詩》義不合，不足據也。云「皆以金爲鈴」者，《經解》注義同。《續漢·輿服志》注引干注云「和鸞皆

以金爲鈴，亦從鄭義。《廣雅·釋器》云：「和，鑾，鈴也。」《公羊》宣十二年何注云：「宗廟割切之刀，環有和，鋒有鸞。」則和鸞自是鈴之通名，不必定在車也。鈴，詳《巾車》疏。據鄭說，則和鸞同爲金鈴，以所在異名，許君《說文》義亦同。惟《玉燭寶典》引《月令章句》說鸞路云：「鸞，鳥名也。以金爲鸞鳥，懸鈴其中，施於衡上，以爲遲疾之節。」又《呂氏春秋》高注亦云：「鸞鳥在衡，和在軾，鳴相應和。後世不能復致，鑄銅爲之，飾以金，謂之鸞輅也。」案：蔡、高亦謂鸞在衡，而云以金爲鳥形以縣鈴，蓋據漢制爲說，《續漢·輿服志》載乘輿、金根、安車、立車，並鸞鳥立衡是也。漢·占疑無是制，蔡據以釋《月令》，《史記·禮書》正義引皇侃說同，並誤也。《漢書·五行志》顏注云：「和，鈴也，以金爲之，施於衡上，鸞亦以金爲鸞鳥，而銜鈴焉，施於鑣上。」此亦同蔡氏鸞鳥銜鈴之說，而以和在衡，鸞在鑣，則又兼采服、杜之義，皆不足據。又崔氏《古今注》云：「五路衡上金爵者，朱雀也，口銜鈴，鈴謂鑾，所謂和鑾也。」《禮記》云：「行前朱鳥」，鸞也。前有鸞鳥，故謂之鸞；鸞口銜鈴，故謂之鑾鈴。今或爲鑾，或爲鸞，事一而義異也。崔說亦本漢制。然依《說文》，則「鑾」正字，「鸞」段借字。崔氏謂金爵爲鸞，所銜鈴爲鑾，強析鑾鸞爲二，尤非。又《楚辭·離騷》云：「鳴

玉鸞之啾啾」，王注云：「鸞，鸞鳥也。以玉爲之，著於衡。」彼鸞用玉，疑七國以後之侈制，王注似亦沿鸞鳥立衡之說，皆非古制也。

## 周禮正義卷六十二

### 戎僕掌馭戎車。

戎車，革路也。師出，王乘以

自將。【疏】「掌馭戎車」者，與戎右爲官聯也。

注云

「戎車，革路也，師出，王乘以自將」者，《巾車》云「革路以即戎」，注云：「即戎謂兵事。」以大馭馭玉路，齊僕馭金路，道僕馭象路，皆王自乘之路，明此戎僕所馭者，亦專屬王自乘之革路，別於後凡戎車爲諸臣所乘之車也。王自將者，謂親出征討，若《春秋》桓五年，桓王以諸侯伐鄭之類。掌

王倅車之政，正其服。倅，副也。服謂衆乘戎車者

之衣服。【疏】注云「倅，副也」者，《射人》云：「大師，令有

爵者乘王之倅車。」《車僕》云「掌戎車之萃」，注云：「萃猶副也。」又《諸子》云「掌國子之倅」，注云：「故書倅爲卒，司

農云：「讀如物有副倅之倅。」倅、萃、卒，聲類並同。《左》

襄二十三年傳，說齊侯伐衛有貳廣，杜注云「公副車」。孔

疏引服虔云：「《司馬法》·謀帥篇」曰：「大前驅啓乘車，大

晨倅車屬焉。」大晨，大殿也。音相似。」案：據《司馬法》大

前驅爲前軍，大晨即大殿，爲後軍，則倅車在後軍之內，爲

戎車之副，亦謂之貳廣，又通言之亦曰佐車。詳《田僕》疏。

又卿大夫行道之副車，亦通名倅車。《詩·小雅·綿蠻》云

「命彼後車，謂之載之」，鄭箋云：「後車，倅車也。」云「服謂

衆乘戎車者之衣服」者，賈疏云：「鄭注《坊記》云：「僕右

恒朝服。」據非在軍時。若在軍，則服韋弁服。衆乘戎車者

之衣服，謂此服也。言衆乘戎車者之服，則副車十二乘及

廣闕萃輕之倅皆是也。」案：賈說是也。《左》僖三年傳云

「均服振振」，杜注云：「戎事上下同服。」是戎事諸臣與王

同服韋弁服。正之者，令不得服它服以自殊異也。犯

輶，如玉路之儀。凡巡守及兵車之會，亦如

之。如在軍。【疏】「犯輶如玉路之儀」者，如大馭犯輶之

儀也。云「及兵車之會」者，謂有征討之事而合諸侯，《大宗

伯》云「時見曰會」是也。注云「如在軍」者，賈疏云：

「謂如其犯輶。巡守及兵車會，亦乘革路，若乘車之會即乘

金路也。」掌凡戎車之儀。凡戎車，衆之兵車也。《書

序》曰：「武王戎車三百兩。」【疏】注云「凡戎車衆之兵車

也」者，對前云戎車爲王自乘之戎路，明此凡戎車爲將帥及

卒上所乘。亦謂之小戎，《詩·秦風》云「小戎旆收」，鄭箋



云「此羣臣之兵車」是也。衆兵車自有馭，戎僕不親馭之，唯掌正其儀耳。引《書序》曰「武王戎車三百兩」者，《牧誓序》云：「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與受戰于牧野。」《孟子·盡心篇》亦云：「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引之者，證戎車爲衆兵車也。

### 齊僕掌馭金路以賓。以待賓客。【疏】掌馭

金路」者，與齊右爲官聯也。

注云「以待賓客」者，《巾

車》注義同，謂待朝覲會同諸侯也。朝、覲、宗、遇、

饗、食皆乘金路，其灋儀各以其等爲車送逆之節。節，謂王乘車迎賓客及送相去遠近之數。上公九

十步，侯伯七十步，子男五十步。《司儀職》曰「車逆拜辱」，

又曰「及出車送」。【疏】注云，節謂王乘車迎賓客及送相

去遠近之數」者，賈疏云：「受享於廟則迎之。《大行人》

云：「上公九十步，介九人，擯者五人，廟中將幣，三享。」鄭

注云：「朝先享，不言朝，朝正禮，不嫌有等。」是春夏受贊

於朝，無迎法，受享則有之。秋冬，受之於廟，亦無迎法，

故《郊特牲》云「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是受贊受享

皆無迎法。今言朝覲宗遇饗食皆乘金路者，謂因此朝覲宗

遇而與諸侯行饗食在廟，即有乘金路迎賓客之法也。」案：

《大行人》說公侯伯子男朝位，注云：「朝位，謂大門外賓下

車及王車出迎所立處也。王始立大門內，交擯三辭，乃乘

車而迎之。」賈彼疏亦云：「春夏受贊在朝，無迎法，朝後行

三享，在廟，天子親迎。」《曲禮》孔疏引熊安生說正同，即賈

所本。綜校此與《大行人》兩注，並不云迎賓有春夏秋冬之

異，則鄭意自謂四時朝並無迎賓，享並有迎賓，熊、賈說非

鄭指。《曲禮》疏又引崔靈恩說，則謂春夏朝享並有迎法，

秋冬並無，其說尤謬。陳祥道云：「《齊僕》「朝覲宗遇皆乘

金路，各以其等爲車送逆之節」，蓋春朝、夏宗、秋覲、冬遇，

其送逆之禮並同。」金鶚云：「《大行人》所謂朝位賓主之

間，不言何時，是四時皆同也。《齊僕》且明言朝覲宗遇送

逆，此四時皆迎之確據，則諸家謂春夏迎賓而秋冬不迎者，

誤矣。《郊特牲》云：「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朝覲

宗遇皆謂之覲，必無迎賓之法，所以正君臣之分也。其後

行饗食於廟，以講賓主之禮，通上下之情，乃有迎賓之法。

《周官》一經凡諸侯四時常朝，皆止言朝覲，而此備舉四時

之名，正見諸侯晚來，王亦待之降也。賈疏謂饗食有迎賓

法，視諸家爲優，惜并謂春夏受享亦迎賓，於義不通也。

案：陳、金並謂朝覲宗遇四時同禮，深得經注之指。金謂

享無迎賓，亦塙，但本鄭鑄說，謂迎賓爲因四時常朝而行饗食時事，林喬蔭、朱大韶、黃以周說並同。今攷饗食固當有迎賓，而未盡也。凡四時常朝，朝享無迎賓，享後禮裸則當有迎賓。蓋朝享純乎君臣，故無迎法；禮及饗食純乎賓主，故依諸侯相朝禮，有迎法。經云朝覲宗遇，即指禮裸而言。鄭、賈謂此迎賓，朝宗則在享與饗食，覲遇則又唯在饗食，不知禮賓與饗食同有車迎之法，實朝覲宗遇之通禮也。互詳《大行人》疏。又案：《詩·小雅·蓼蕭》箋云：「諸侯燕見天子，天子必乘車迎於門。」是燕禮雖輕，亦有車迎，此經注並不具也。云「上公九十步，侯伯七十步，子男五十步」者，證送逆相去遠近之數。賈疏云：「《大行人》文。彼據受享於廟，非饗食禮也。引之者，欲見饗食迎賓與受享同。」案：《大行人》所言，正朝享後禮賓之禮也。鄭意則以爲三享時事。賈謂專指饗食，非鄭旨也。引《司儀職》曰「車逆拜辱」，又曰「及出車送」者，證天子待諸侯與諸侯自相朝同。賈疏謂據受饗食之禮，亦非。

**道僕掌馭象路以朝夕、燕出入，其灋儀如齊車。**朝夕，朝朝莫夕。【疏】「掌馭象路」者，與道有

爲官聯也。

注云：朝夕，朝朝莫夕者，《鄉飲酒義》云：

「朝不廢朝，莫不廢夕。」注云：「朝夕，朝莫聽事也。」左

成十二年傳云：「百官承事，朝而不夕。」又昭十二年傳云

「楚右尹子革夕」，杜注云：「夕，莫見。」孔疏云：「旦見君

謂之朝，莫見君謂之夕。哀十四年傳，稱子我夕，《晉語》稱

叔向夕，皆謂夕見君也。」案：孔說是也。《左傳》朝夕，以

臣見君爲文，此朝夕以主聽事見羣臣爲文，其義通也。凡

常朝皆在口，有事則有夕，朝夕同在內外朝，故亦通謂之

朝。《巾車》云：「象路以朝」，不言夕，以朝可咳夕也。《內

則》說子事父母云：「昧爽而朝，日入而夕。」又《文王世子》

云：「文王之爲世子，朝於王季，日三。」下文雞初鳴，日中，

及莫三至。是事親得通稱朝夕，日中及莫亦通得稱朝矣。

賈疏云：「朝朝莫夕，在正朝來往，而言燕者，以其在宮中

行事皆稱燕。」案：賈說非也。朝夕者，謂王乘車出視朝，

白路門外治朝，至皋門內外朝，皆是燕出入，則出入游燕，

其地甚廣，不必在三朝。故《小臣》云：「王之燕出入則前

驅」，注云：「燕出入，若今游於諸觀苑。」是燕出入，自專屬

燕游，與朝朝夕夕爲一事，賈并爲一，殊誤。掌貳車之

政令。貳亦副。【疏】「掌貳車之政令」者，《馭夫》云：「掌

馭貳車」，則貳車馭夫馭之，道僕不親馭，唯掌其政令耳。

注云：「貳亦副」者，謂貳車即象路之副車。《書·顧命》有次路，《典路》賈疏引鄭《書注》以爲象路之貳，《周書·器服篇》云：「次車羔冒」，《穆天子傳》亦有次車之乘，皆是也。大戴禮記·朝事篇說朝日東郊，云：「天子乘大輅，貳車十有二乘」。彼大輅即玉路，則玉路之副亦稱貳車。《大行人》：「上公貳車九乘，侯伯七乘，子男五乘。《國語·魯語》云：「大夫有貳車，備承事也。《既夕記》：「主人乘惡車」，亦有貳車，則士禮也。《韓非子·外儲說左》云：「晉國之法，上大夫二與二乘，中大夫二與一乘，下大夫專乘。」二與亦即貳車。是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並有貳車，不必皆象路之副也。賈疏云：「上文戎僕倅車云副，故此貳亦副也。」案：貳訓副，詳《小宰》疏。賈《觀禮》疏云：「貳車者，飾皆與正路同。」

### 田僕掌馭田路以田以鄙。田路，木路也。

田，田獵也。鄙，循行縣鄙。【疏】：「掌馭田路」者，亦與戎右爲官聯也。注云「田路，木路也」者，賈疏云：「按中車云：『木路建大麾以田』，故知田路即木路也。云：『田，田獵也』者，小司徒注義同。云：『鄙，循行縣鄙』者，此經

縣鄙有之，遂人之縣鄙，爲六遂之屬別，五鄙爲鄙，五鄙爲縣是也。《宰夫》、《司常》、《大司馬》、《司士》、《朝士》諸職之縣鄙，則爲四等公邑之通稱。鄭多據六遂縣鄙爲釋，故此注賈疏亦謂指六遂之縣鄙，以包六鄉，蓋據《宰夫》注義。竊謂畿內千里，皆王所循行，經不當獨言遂鄙。蓋鄙者野也，對城郭之言。凡王遠行，出國門則乘田路，由郊以至於畿，通謂之鄙，以鄙猶言乘以行野也。《左》僖二十四年傳云：「王使來告難，曰：『不穀不德，得罪于母弟之寵子帶，鄙在鄭地汜。』」杜注云：「鄙，野也。」此鄙與彼義同，注疏說並未核。掌佐車之政。佐亦副。【疏】：「掌佐車之政」者，佐車亦馭夫所馭，田僕唯掌其政令，不掌馭也。注云「佐亦副」者，此謂佐車爲木路之副，與戎僕戎路之副爲倅車，道僕象路之副爲貳車，各因事異名，義則同也。《賈子·禮篇》云：「天子佐與十乘，以明貴也。」佐與即佐車。依《大戴禮記》說，王副車宜十二乘，賈子蓋約舉大數。賈疏云：「天子尊，故戎車、田車之貳有別名，諸侯卑，戎車、田車之貳同曰佐，無倅名。是以《檀弓》云：『戰於乘丘，公隊，佐車授綬』，『少儀』注亦云：『朝祀之副曰貳，戎

① 原脫「二」，據《左傳》補。

獵之副曰佐」也。」案：賈謂諸侯戍車田車之貳同曰佐，義本熊安生。《少儀》云：「乘貳車則貳，佐車則否。」注云：「貳車佐車皆副車也。朝祀之副曰貳，戎獵之副曰佐。」孔疏引熊氏云：「此云戎獵之副曰佐者，據諸侯禮也，故莊九年，公及齊師戰于乾時，公喪戎路，佐車授綬是也。」惠士奇云：「熊氏說誤。佐車者，武車也。戎車不式，豈徒諸侯案：惠說是也。倅、貳、佐，皆有副義，分言之，則戎路之副曰倅車，田路之副曰佐車；通言之，則戎田二路之副，並得稱佐車。《左》成二年傳，鞏之戰亦云「鄭周父御佐車，宛蔑爲右載齊侯以免」，《周書·大武篇》云「佐車舉旗，並以戎路之副爲佐車，與《檀弓》、《少儀》合，鄭說甚瑣，《檀弓》孔疏說同。而熊、賈以爲天子諸侯異名，不足據也。佐車又通稱貳車，詳《馭夫》疏。設驅逆之車，驅，驅禽使前趨獲。逆，衙還之使不出圍。【疏】設驅逆之車者，《馭夫》「掌馭使車」，注云：「驅逆之車。」則此車亦馭夫馭之，田僕掌其陳設之事，不掌馭也。注云「驅，驅禽使前趨獲者，《大司馬》乃設驅逆之車」，注云：「驅，驅出禽獸，使趨田者也。」案：《說文·大部》云：「獲，獵所獲也。」謂驅禽趨田獵之所。云「逆，衙還之使不出圍」者，《釋文》云：「衙，本又作御。」馮登府《石經攷異》引蜀石經「衙作禦」。

案：《毛詩·秦風·駉》孔疏引此注亦作御、衙、御、禦字並通。惠士奇云：「禦借作衙，古音同也。」後漢北海相景君銘曰：「強衙改節，微弱蒙恩。」案：惠說是也。《漢石門頌》「綏億衙疆」，亦以禦爲衙。衙還之使不出圍，謂軼獸將出圍，迎御令還，不得出，《大司馬》注云「逆，逆要不得令走」是也。《王制》云：「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田獵。」鄭彼注云：「佐車，驅逆之車。據此經，則佐車爲副車，與驅逆之車爲二，疑王制注誤；或大夫田禮略，不別設驅逆之車，即以佐車共驅逆之用，殺於天子諸侯禮與？令獲者植旌，以告獲也。植，樹也。【疏】「令獲者植旌」者，與山虞、澤虞爲官聯也。賈疏云：「按《山虞》「植旗屬禽」，此官又云「植旌比禽」者，彼此共其事，故並見之。」注云「以告獲也者，告得獲者，令獻禽也。《毛詩·小雅·車攻》傳云：「天子發，抗大綏，諸侯發，抗小綏，獻禽於其下。面傷不獻，踐毛不獻，不成禽不獻。即植旌令獻之事。」云「植，樹也者，《山虞》注義同。及獻，比禽。田弊，獲者各獻其禽。比，種物相從次數之。【疏】及獻比禽者，亦與山虞、澤虞爲官聯也。注云「田弊，獲者各獻其禽」者，《大司馬》注云「獻猶致也，屬也。田止，虞人

植旌，衆皆獻其所獲禽焉」是也。賈疏云：「《大司馬》：「春火弊，夏車弊，秋羅弊，冬徒弊」。弊，止也。田止，百姓所得禽，大獸公之，小禽私之。公之者獻於旌下，每禽擇取三十，其餘爲主皮之射而取之。」云「比，種物相從次數之」者，《宰夫》注云：「比，校次之。」謂以所獲使種類大小相從，比次校數其多少。《山虞》注云：「田止樹旗，令獲者皆致其禽，而校其耳以知獲數」是也。凡田，王提馬而走，諸侯晉，大夫馳。提猶舉也。晉猶抑也。使人扣而舉之，抑之，皆止奔也。馳，放不扣。【疏】凡田，王提馬而走」者，記王以下田車馳驟之節，皆謂逐禽時，保氏五馭之逐禽左是也。《詩·小雅·車攻》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穀梁：「昭八年傳云：「御者不失其馳，然後射者能中。此提馬以下馳走之節，亦欲其不失馳也。」賈疏云：「凡田，亦謂四時田。天子發，抗大綏；諸侯發，抗小綏；大夫發，止佐車；其時有提馬晉馬之事。」注云「提猶舉也」者，《說文·手部》云：「提，挈也。舉，對舉也。」引申之，提與舉義亦通。《漢書·刑法志》顏注引李奇云：「提，舉也。」淮南子·俶真訓：「提挈天地。」高注云：「手曰提，挈，舉也。」是提挈義同。云「晉猶抑也」者，此假借之

義。《廣雅·釋詁》云：「抑，按，按也。」按，晉，聲近義通。云「使人扣而舉之，抑之，皆止奔也」者，《說文·手部》云：「扣，牽馬也。」爲王御田車，則牽馬而舉之，爲諸侯御田車，則牽馬而抑之，皆以止馬，令不急奔。賈疏云：「提遲於馳，皆使尊者體舒，卑者體促之義也。」惠士奇據《毛詩·鄭風·大叔于田》傳云「騁馬曰磬，止馬曰控」，謂提猶控也，勒馬曰提。案：惠謂提控義略同是也。晉則微縱而未騁，蓋略急於控而緩於磬也。云「馳，放不扣者」，《說文·馬部》云：「馳，大驅也。」《廣雅·釋宮》云：「馳，奔也。」謂不牽馬，任其奔馳，卽《詩》所謂磬也。

**馭夫掌馭貳車、從車、使車。**貳車，象路之副也。從車，戎路、田路之副也。使車，驅逆之車。【疏】注云：「貳車，象路之副也」者，賈疏云：「以《道僕》云：「掌貳車之政令」，故知之也。」王安石云：「貳車，副車。」姜兆錫云：「貳車，通謂諸僕倅車、貳車、佐車之屬。對文則分倅、貳、佐，散文則通名貳也。」曾釗亦據《少儀》「乘貳車必式」，注「貳車，副車」，謂非象路獨得是名。案：王、姜、曾說是也。王昭禹、李光坡、莊存與說同。《司戈盾》云：「軍旅、

會同，授貳車戈盾。軍旅乘革路，會同乘金路，而咸名貳車，則貳車不專爲象路之副。《大行人》說五等諸侯來朝，各有貳車，乘數不同，亦不必皆象路也。蓋分言之，則象路稱貳車，戎路稱倅車，田路稱佐車；通言之，則王五路之副各十二，其六十乘，統稱貳車。此職之貳車，蓋略五副路而言，不專屬象路之副也。互詳《道僕》疏。云：從車，戎路田路之副也。者，謂卽戎僕之倅車、田僕之佐車也。賈疏云：「見《戎僕》與《田僕》俱不言貳，田與戎俱是職煩，故知兼此二者也。不掌玉路、金路之副者，二者事暇，蓋車僕不共掌也。」姜兆錫云：「從車，卽《道右職》從王之車。」莊存與云：「卿大夫從王乘公車。」案：姜、莊說是也。王安石、王昭禹、李光坡並釋從車爲屬車，義亦略同。據《道右》云：「自車上諭命于從車」，彼官掌馭象路而有從車，則從車非戎路、田路之副明矣。《射人》云：「有大賓客則作卿大夫從。」《司士》云：「凡會同，作士從，賓客亦如之。」《諸子》云：「會同，賓客，作羣子從。」此從車卽彼諸臣從王者所乘之車，與副車備王自乘者異，鄭、賈亦並失其義。又凡王行自乘一路，其四路亦從行，《典路》云：「凡會同軍旅，弔于四方，以路從」是也。彼從路卽五正路，與貳車、從車不同，則非此官所馭也。互詳《道右》疏。云：「使車，驅逆之車者，

賈疏云：「以使役勞劇之事，故知是驅逆之車也。」王安石云：「使車，使者所乘之車。」案：王說亦是也。王昭禹、李光坡、姜兆錫、莊存與，曾釗說並同。此車爲奉使者所乘，《司士》云：「作士適四方使，及行夫，傳遽之事」，並所乘用。田事驅逆之車雖亦略於其中，而實不止此也。分公馬而駕治之。乘調六種之馬。【疏】分公馬而駕治之者，公馬卽《校人》之「王馬」，與「牛人」公牛義同。《國語·楚語》韋注：以公馬爲公之戎馬。案：此公馬兼六物，則不止戎馬矣。注云「乘調六種之馬」者，六種之馬，卽《校人》之六馬也。賈疏云：「趣馬自主駕脫，故知此駕治者是調習之也。」

### 校人掌王馬之政。政謂差擇養乘之數也。

《月令》曰：「班馬政。」【疏】「掌王馬之政」者，官所畜之馬，以給王事者，別於民馬。謂之王馬，亦卽馭夫所謂公馬也。《國語·楚語》鬬且曰：「古者聚馬，不害民之財用，國馬足以行軍，公馬足以稱賦，不是過也。」韋注云：「國馬，民馬也。十六井爲丘，有戎馬一匹，牛三頭，足以行軍。公馬，公之戎馬也。稱，舉也。賦，兵賦也。」案：韋說非也。

「丘出戎馬一匹」。文出《司馬法》，此乃計井出車之制。其馬出於民間，有兵事，鄉遂軍不足用，乃調發及之，此非常聚於王閑也。鬪且所謂國馬者，乃鄉遂之軍馬，馬質所給者，故曰「足以行軍」。所謂公馬者，乃邦國六閑之馬，官所養以給事者，即此經之公馬，故曰足以稱賦。賦當訓爲頒，謂充頒給官府之用，韋並失其義。《韓非子·解老篇》云：「戎馬乏則將馬出。」彼戎馬蓋即指國馬，將馬即指王馬、公馬也。此職六物雖有戎馬，然止備王戎路倅車及從行公卿大夫宿衛士庶子之用。丘甸軍賦，無與於國馬之數，鄭荅趙商已論之矣。詳後疏。 注云「政謂差擇養

乘之數也」者，數，《石經攷異》引蜀石經作「政」，亦通。賈疏云：「經辨六馬，是差擇也。下云「凡頒良而養乘」，是養乘也。」引《月令》曰「班馬政」者，仲夏、季秋二令並有此文。

仲夏注云：「馬政謂養馬之政教也。」季秋令「冢教田獵爲文」，注云：「馬政謂齊其色，度其力，使同乘也。」此注似引仲夏令文，賈疏謂專據季秋令，未塙。辨六馬之屬，種

馬一物，戎馬一物，齊馬一物，道馬一物，田馬一物，駕馬一物。種謂上善似母者。以次差之，玉路

駕種馬，戎路駕戎馬，金路駕齊馬，象路駕道馬，田路駕田

馬，駕馬給宮中之役。【疏】種馬一物，戎馬一物，齊馬一物，道馬一物，田馬一物，駕馬一物者，《毛詩·小雅·六月》傳云：「物，毛物也。」此物當亦兼齊足齊力言之。《輶人》有國馬、田馬、駕馬三等之輶，注云：「國馬謂種馬，戎馬、齊馬、道馬，高八尺。田馬七尺，駕馬六尺。然則此道馬以上四者，並謂之國馬。國馬與田馬、駕馬等，雖種類毛物不同，蓋亦以馬之高卑相別異。此六馬六物，《馬質》「馬量」物止有戎馬、田馬、駕馬者，彼據買之民間以共官者，故無種馬、齊馬、道馬等。《周書·羅匡篇》有「牧，疑即指《馬質》三物之牧言之。此總辨國廐之馬，故備六物也。

注云「種謂上善似母者」者，《廣雅·釋詁》云：「種，類也。」謂類其母也。種、戎、齊、道、田，五馬並爲良馬，此馬尤善，故獨稱種馬。云「以次差之，玉路駕種馬，戎路駕戎馬，金路駕齊馬，象路駕道馬，田路駕田馬，駕馬給宮中之役」者，①賈疏云：「知差次如此者，以其言戎、道、田，以事爲名，則知戎馬駕戎路，道馬駕道車，田馬駕田路；以此五者，種馬最在上，駕玉路可知；駕馬最在下，五路之外，給役可知。沈夢蘭云：「駕駕馬者，《馭夫》之貳車、從車，使

① 田路駕田馬，原脫，據楚本補。

車，凡驅役之車皆是。論讓案：爾雅·釋畜云：「宗廟齊豪，戊事齊力，田獵齊足。」若然，王路駕種馬當齊豪，戊路駕戎馬當齊力，田路駕田馬當齊足與？荀子·禮論篇云：「大路之馬，必倍至教順，然後乘之，所以養安也。」蓋卽言王路之種馬也。禮記云：凶年則乘駕馬，「明非凶年不乘駕馬，故知供役而已。但駕馬二閑，不止給王宮中之役，官中當作官中，謂給百官府之役也。」穀梁莊二十九年，楊疏引正作「官」，不誤。此與下經「官中之稍食」，「官」誤作「官」同。官中，亦見《士師職》。凡頒良馬而養乘之。乘馬一師四圉；三乘爲皐，皐一趣馬；三皐爲繫，繫一馭夫；六繫爲廐，廐一僕夫；六廐成校，校有左右。駕馬二良馬之數，麗馬一圉，八麗一師，八師一趣馬，八趣馬一馭夫。良，善也。善馬，五路之馬。鄭司農云：「四匹爲乘。養馬爲圉，故《春秋傳》曰『馬有圉，牛有牧』。」玄謂二耦爲乘。師、趣馬、馭夫、僕夫，帥之名也。趣馬下士，馭夫中士，則僕夫上士也。自乘至廐，其數二百一十六匹。《易》「乾爲馬」，此應乾之策也。至校變爲言成者，明六馬各一廐，而王馬小備也。校有左右，則良馬一種

者，四百三十二匹，五種合二千一百六十四。駕馬三之，則爲千二百九十六匹。五良一駕，凡三千四百五十六匹，然後王馬大備。詩云「駉牡三千」，此謂王馬之大數與？麗，耦也。駕馬自圉至馭夫，凡馬千二十四匹，與三良馬之數不相應，八皆宜爲「六」字之誤也。師十二匹，趣馬七十二匹，則馭夫四百三十二匹矣，然後而三之。既三之，無僕夫者，不駕於五路，卑之也。【疏】凡頒良馬而養乘之

者，謂此官辨良馬五物，頒與廐繫諸官，養而乘之，「巫馬」注云，乘謂驅步是也。曾釗云：《漢書·貢禹傳》：「廐馬食粟，苦其大肥，氣盛怒至，乃日步作之。」乘之所謂步作之也。「云，乘馬一師四圉者，以下記十二閑馬及牧馭之數，亦此官之官法也。」云「三乘爲皐，皐一趣馬」者，趣馬，葉鈔《釋文》作「趣馬」，與《敍官》不合，疑誤。皐卽閑之小者，詳《敍官》疏。云「三皐爲繫，繫一馭夫」者，繫，《釋文》作「馭」，云「本又作繫」。案：陸本是也。經例用古字作馭，注例用今字作繫，詳司門疏。繫者，牧羣之名。《國語·齊語》：「桓公與衛繫馬三百。」孟子·萬章篇云：「繫馬千駟」，並卽此。云「六繫爲廐，廐一僕夫」者，《釋名·釋宮室》云：「廐，句也。句，聚也，牛馬之所聚也。」《說文·广部》云：「廐，馬舍也。」《周禮》曰：馬有二百十六匹爲廐，



廄有僕夫。一案：僕夫卽五馭之僕也。此乘四匹，阜十二匹，繫十六匹，良駕三馬所同，惟設官則異。至廄則駕馬當增三倍，並詳後疏。又案：此廄卽養王馬之舍。凡廄有內外不同，《公羊》僖二年傳，荀息云「馬出之內廄，繫之外廄爾」是也。此十二廄蓋王馬之內廄，對養國馬者爲外廄也。《郊特牲》「庫門」注云「庫或爲廄」，則內廄或卽在庫門內，故庫門亦稱廄門與？云：六廄成校者，校者，六閑之總名，卽馬棧也，詳《敍官》疏。注云良，善也者，王

府注同。云「善馬，五路之馬者，謂種馬至田馬，五者通爲良馬，對駕馬不駕路而言也。鄭司農云，四匹爲乘，養馬爲圉者，《敍官》注義並同。云：故《春秋傳》曰，馬有圉，牛有牧者，昭七年《左傳》楚芊尹無宇語引之者，證養馬爲圉。杜注亦云，養馬曰圉，養牛曰牧，與先鄭說同。云：玄謂二耦爲乘者，《易·屯》釋文引鄭《易注》云：「馬牡牝曰乘。」是二耦四馬並得爲乘，皆取兩兩相耦之言也。《詩·

鄘風·干旌》孔疏引《五經異義》云：「天子駕數，《易》孟京，《春秋公羊》說，天子駕六；《毛詩》說，天子至大夫同駕四，士駕二。《詩》云「四驥彭彭」，武王所乘；「龍旂承祀，六轡耳耳」，魯僖所乘；「四牡騤騤，周道倬遲」，大夫所乘。謹案：《禮·王度記》曰：「天子駕六，諸侯與卿同駕四，大

夫駕三，士駕二，庶人駕一。」說與《易》、《春秋》同。《玄之聞也，《周禮·校人》「掌王馬之政，凡頒良馬而養乘之，乘馬一師四圉」。四馬爲乘，此一圉者養一馬，而一師監之也。《尚書·顧命》「諸侯人應門，皆布乘黃朱，言獻四黃馬朱鬣也。既實周天子駕六，《校人》則何不以馬與圉以六爲數？《顧命》諸侯何以不獻六馬？《王度記》曰「大夫駕

三」，經傳無所言，是自古無駕三之制也。案：據《駁異義》

說，則王五路亦止駕四馬。此經以四馬爲一乘，而設一師四圉者，亦以同駕一車，故以四爲數也。云「師，趣馬、馭夫、僕夫、帥之名也者，師卽《敍官》之圉師也。圉師帥圉，趣馬帥圉師，馭夫帥趣馬，僕夫帥馭夫，皆轉相帥領。云「趣馬下士，馭夫中士，則僕夫上士也」者，賈疏云：「《序官》有趣馬下士，阜一人，徒四人，馭夫中士，二十人，無僕夫士數之文。以此文官尊者管卑者，馭夫既中士，明僕夫上士可知。易被云：鄭以僕夫爲上士，非也。玉路之僕曰大馭，金路之僕曰齊僕，象路之僕曰道僕。木路，田僕也；革路，戎僕也。總而名之爲僕夫。五僕中惟道僕、田僕爲上士，大馭、戎僕爲中大夫，齊僕爲下大夫。《黃度》、李鍾倫、姜兆錫說並同。吳廷華亦云：「以經義言，則大馭當掌種馬之廄，種馬駕玉路也；戎僕當掌戎馬之廄，戎馬駕

革路也；齊僕當掌齊馬之廄，道僕、田僕當掌田馬，道馬之廄。蓋各於其所掌之路辨之。」案：易、吳諸家謂僕夫即大馭、戎僕、齊僕、道僕、田僕，其說致塙。蓋析言則五僕分馭五路，故官名互異；總言之，則一廄有一僕，故此通稱僕夫也。僕夫省文亦稱僕，後經云「臧僕」是也。鄭於臧僕釋為馭五路之僕，說自精塙；而於此僕夫乃以為諸僕之外別有是官，復臆定其爵為上士，以增《敘官》之所無，沈彤依鄭說，謂當補僕夫上士十人，皆非也。又《詩·小雅·出車》云「召彼僕夫，謂之載矣」，毛傳云：「僕夫，御夫也。」彼將率所乘不必戎僕御，故毛以御夫釋之。御夫即馭夫，蓋散文得通。此以僕夫帥領馭夫，則二官迥異，與《詩》義亦不同也。云「自乘至廄，其數二百一十六匹」者，謂一廄良馬一種之數也。以一乘四匹，三乘為阜，則十二匹；三阜為繫，則九乘，三十六匹；六繫為廄，則十八阜，五十四乘，二百一十六匹。云「《易》乾為馬，此應乾之策也」者，「乾為馬」《說卦傳》文。又《繫辭上》云：「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韓康伯注云：「陽爻六，一爻三十六策，六爻二百一十六策。」賈疏云：「按《易》，天一生水北方，地二生水南方，天三生木東方，地四生金西方，天五生土中央，是謂陽無匹，陰無耦。又地六成水北方，天七成火南方，地八成木東

方，天九成金西方，地十成土中央，是謂陽有匹，陰有耦。龜取生數一、二、三、四、五，蓍取成數六、七、八、九、十。若然，東方、南方，生長之方，故七為少陽，八為少陰；西方、北方，成熟之方，故九為老陽，六為老陰。不取十者，中央配四方故也。是以《易》之六爻，卦畫七八，爻稱九六，七八九六既配四方，故九六皆以四乘之。乾之六爻，以四乘九，四九三十六，六爻故二百一十六，是為乾之策也。」云「至校變為言成者，明六馬各一廄，而王馬小備也」者，以阜、繫、廄三者皆言「為」，至校獨云「六廄成校」，明取馬數小備，故特異其辭。鄭《喪大記》注云：「成猶備也。」鄭知六馬各一廄者，以一校六廄，與六物之數適相當，故謂六廄成校。經語雖似上家良馬，而實闕下駕馬為文，是良馬每廄二百一十六匹，駕馬三之，則六百四十八匹，合計六廄五良一駕，共一千七百二十八匹也。段令此六廄全為良馬，則當減四百三十二匹。《文選·吳都賦》劉逵注云：「校人中大夫，掌王田獵之馬，一校千二百九十六匹。」劉說正以良馬六廄計之，蓋漢魏《周禮》經師有此義。但良馬止五物，而廄有六，勢無由合，故鄭不如此計數也。云「校有左右，則良馬一種者，四百三十二匹，五種合二千一百六十匹」者，惠士奇云：「一廄二百一十六匹，倍之為四百三十二匹，乃二廄

良馬一種之數也。以其數五之，得二千一百六十匹，乃十廐良馬五種之數也。賈疏云：「經云六廐成校，據一廐言之，王馬小備。下云校有左右，則十二廐爲十二閑。若據一廐，一廐爲二百一十六匹。據兩廐，倍之，故四百三十二匹。種別四百三十二匹，五種計之，自然總合二千一百六十匹。」詒讓案：經云「六廐成校」，則合左右校爲十二廐。而鄭必先通計良馬十廐之數者，以駕馬二廐與良馬數遠不相當，故先就良馬五物計之也。云「駕馬三之，則爲千二百九十六匹，五良一駕，凡三千四百五十六匹，然後王馬大備」者，惠士奇云：「二廐良馬一種四百三十二匹，以其數三之，得一千二百九十六匹，乃二廐駕馬三良馬之數也。以十廐良馬五種之數，與二廐駕馬三良馬之數相并，得三千四百五十六匹，乃五良一駕十二閑之全數也。」引《詩》云「駉牝三千」者，《鄘風·定之方中》文。鄭箋云：「國馬之制，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三千四百五十六匹。邦國六閑，馬四種，千二百九十六匹。衛之先君，兼鄘鄘而有之，而馬數過禮制。今文公滅而復興，從而能富，馬有三千，雖非禮制，國人美之。」亦並據此經爲說。駉牝，詳《度人》疏云。此謂王馬之大數與者，謂《詩》文不合邦國禮，而與王馬之大數正同。云「麗耦也」者，《敘官》注同。云「駕馬自

圉至馭夫，凡馬千二十四匹」者，駕馬一麗二匹，則一圉八麗，凡十六匹，則一師八師凡六十四麗，一百二十八匹，則一趣馬八趣馬凡五百十二麗，千二十四匹，則一馭夫。是自圉至馭夫，總馬千二十四匹也。云「與三良馬之數不相應」者，賈疏云：「依經「八」計之，得此千二十四匹。其三良馬有千二百九十六匹，故言不相當。」云「八皆宜爲六，字之誤也」者，賈疏云：「若作六計，得千二百九十六匹，與三良馬數合，故破從六也。」云「師十二匹，趣馬七十二匹，則馭夫四百三十二匹矣，然後而三之」者，鄭意破八爲六，則六麗二六凡十二匹，而一師以六乘十二，凡七十二匹，爲六師三十六麗，而一趣馬。更以六乘七十二，凡四百三十二匹，爲六趣馬二百十六麗，而一馭夫。良馬左右二廐，合計亦四百三十二匹，兩數正同。再以三乘之，得千二百九十六匹，與經三良馬之數相應也。又案：鄭必破八爲六者，亦以依經圉師以上皆積八成數，則不能成阜，惟改八爲六，則每阜一圉師，六阜一趣馬，三十六阜一馭夫，百八阜一僕夫，於中繫之數亦正合也。云「既三之，無僕夫者，不駕於五路，卑之也」者，以良馬一繫三十六匹，則有一馭夫，一廐二百十六匹，則有一僕夫。今駕馬，依鄭說則四百三十二匹，始有一馭夫，其數已不相當，而駕馬之師，

至馭夫而止，雖三之，至千二百九十六匹之多，亦不更設僕夫，明以不駕五路卑之，故不設貴官也。賈疏云：「案此經，乘馬一師四圉，三乘爲阜，阜一趣馬，三阜爲繫，繫一馭夫。按《序官》云：「趣馬下士，阜一人，徒四十人。」卽此。以云阜一趣馬，合自師至馭夫，中士二十人，下士四十人，并之六十，正充此良馬之馭夫。又不見駕之馭夫者，或脫也。天子十有一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家四閑，馬二種。降殺之差，每廩爲一閑。諸侯有齊馬、道馬、田馬，大夫有田馬，各一閑，其駕馬則皆分爲三焉。【疏】「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家四閑，馬二種」者，王十二閑，半之以爲邦國之閑數。三分邦國之閑去一，以爲家之閑數。《左》成十八年傳云：「程鄭爲乘馬御，六騶屬焉。」杜注云：「六騶，六閑之騶。《周禮》諸侯有六閑馬。」晉制與此經合。注云「降殺之差，每廩爲一閑」者，《說文·門部》云：「閑，闌也。」《漢書·百官公卿表》顏注云：「閑，闌，養馬之所也。」《詩·魯頌·駟》孔疏云：「閑謂馬之所在，有限衛之處。」是閑廩義同，故又謂一廩爲一閑。鄭意上文六廩成校，校有左右，是一校六廩，左右合爲十二廩，卽是十二閑。但天子備十二

閑，六種，邦國以下以次遞降殺之，其每廩爲一閑則同也。《穀梁》莊二十九年「新延廩」，傳云：「延廩者，法廩也。」范注引此經釋之，亦云「每廩一閑」。云「諸侯有齊馬、道馬、田馬，大夫有田馬，各一閑，其駕馬則皆分爲三焉」者，此無正文，鄭意邦國之與天子降殺以兩，故於六種之中，去上二種，取下四種，以充邦國之用。又天子良馬五種，種各二閑，其駕馬三良馬，則以三倍之數並處二閑。今邦國六閑，馬四種，若亦如天子之制，良馬三種，駕馬一種，種各二閑，則有八閑，非六閑所能容，故謂邦國及家皆良駕每種止一閑，駕馬三良馬，則又分處三閑，與天子制不同也。吳廷華據《巾車》「金路同姓以封，象路異姓以封，革路以卽戎，以封四衛，木路以封蕃國」，注「金路以封同姓及公」，以難此注，謂此邦國不分五等，則同姓及公之金路固當用齊馬，而侯伯以下乘象、革、木三路者，不宜概用齊馬。又《夏官·敘官》「邦國有軍制，亦應有兵車，鄭注四種亦不宜獨去戎馬」。案：鄭依上文六物之文，種、戎在齊、道、田之上，故謂邦國無種、戎二馬。但戎馬革路所駕，《巾車》「革路以封四衛」，在邦國爲子男之車，則五等諸侯通得乘之。況邦國無大小，各立軍制，而謂不得備戎馬，於理實難通，吳氏疑之是也。且五路之中，革路卑於金、象，則六馬之中，戎馬

不得尊於齊、道，故《馬質》三物有戎馬而無齊、道，明齊、道之物貴於戎也。然則上經六物，戎在齊上，乃偶順文便，不爲尊卑之定次，而鄭即據之以爲邦國無戎馬，非至論也。攷《毛詩·魯頌·駟》傳云：「諸侯六閑，馬四種，有良馬，有戎馬，有田馬，有駕馬。」其說與鄭此注異。諦審毛意，蓋即以《馬質》三物戎、田、駕三馬，皆買之民間，非國廐所生，故以充諸侯之馬。但其所謂良馬一種，不知正指何馬。依此經注義，則種、戎、齊、道、田五馬並爲良馬，毛既別數戎、田，而種馬又玉路所駕，諸侯所不得乘，則良馬內無種、戎、田三馬可知。竊疑毛所謂良馬者，殆兼指道、齊二馬也。蓋據《巾車》「金路同姓以封，象路異姓以封」之文，諸侯同姓乘金路者，當有齊馬，無道馬；異姓乘象路者，當有道馬，無齊馬；以其齊道不定，故統咳之曰良馬。此毛君依此經爲傳之微指也。今謹依毛義，定邦國四種之馬曰：凡諸侯乘金路以下者，其馬爲齊、戎、田、駕。其金路、象路蓋共駕齊馬，以其事略同也。戎路以下所駕馬與王同。凡乘象路以下者，其馬爲道、戎、田、駕，以駕象路以下，亦與王同。至於四衛乘革路者，雖不得乘象路，而亦得具道馬，以賓祭行禮之馬不可與戎事同也。依此差之，則與此職及《巾車》、《馬質》諸文，無不符合，似較鄭說爲優。而《魯頌》

疏反據鄭以通毛，謂毛以齊馬爲良馬，道馬爲戎馬，名實貿亂，不可通也。又案：依鄭說，每閑馬二百一十六匹，邦國六閑，凡一千二百九十六匹，家四閑，凡八百六十四匹。賈疏云：「趙商問：『《校人職》，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爲三千四百五十六匹，邦國六閑，馬四種，爲二千五百九十二匹，家四閑，馬二種，爲千七百二十八匹。商按：天子之卿，采地食小都，大夫食縣，不審何由當能共此馬數。故《禮記》家富不過百乘，謂其多也。《司馬法》論之甸方八里，有戎馬四匹，長轂一乘。今大夫采地四甸，一甸稅又給王，其餘三甸，纔有馬十二匹，今又就《校人》之職相校，甚異何？』」荅曰：「邦國六閑四種，其數適當二千二百九十六匹，家有四閑二種，又當八百六十四匹。今子以何術計之乎？此馬皆君之所制爲，非謂民賦。畿內百里之國者居四都，五十里之國居四縣，二十五里之國居四甸，而引天子卿食小都，大夫食縣，欲何以難？又《司馬法》：「甸有戎馬四匹，長轂一乘。」此謂民出軍賦，無與於天子國馬之數。事條未理，而多紛紜。」趙商云「邦國二千五百九十二匹」者，謂三良，良四百三十二匹，三良千二百九十六匹；駕三，其一種亦千二百九十六匹，故合爲二千五百九十二匹。家四閑，馬二種，爲千七百二十八匹，謂良馬一種四百三十

二匹，駕馬一種三良馬，一種亦千二百九十六匹，并之千七百二十八匹，正合於數。鄭不從者，天子十二閑，分爲左右，一種馬分爲二廄，故一種馬有四百三十二匹。諸侯及大夫直一廄，不分爲左右，則良馬惟有二廄，三良居一廄，其數六百四十八匹；駕馬亦三，其一種其數亦六百四十八匹，并之千二百九十六匹。家有二種，一良一駕，良居一廄，二百一十六匹，駕馬三之，爲六百四十八匹，并之爲八百六十四匹。故鄭氏云「子以何術計之」。案：據賈引《鄭志》答趙商，謂丘甸出車馬爲軍賦，無與於國馬之數，則此國馬卽公馬，與《國語》不同，其說甚析。依此職經注，則王之戎馬亦止四百三十二匹，才足共駕兵車百有八乘，而天子畿內軍賦號稱萬乘，其不合一也。卽以六軍三千乘計之，當用馬萬二千匹，與此職戎馬數亦復懸絕，其不合二也。蓋此職十二閑之戎馬，專以共王之戎路、倅車及從行公卿大夫、宿衛士庶子等所乘，非以給軍。《左》昭二十七年傳，楚沈尹戌帥都君子與王馬之屬以濟師，明常時王馬不以給軍。又襄九年傳「宋災，使皇郕命校正出馬，庀武守」，彼校正卽此校人，明國內守備之事，乃使校人出馬也。蓋六軍之馬，當由馬質頒與六鄉之家，使共養之，而鄉吏司其稽簡徵發之事。六遂副六鄉，其頒養之法當亦如之。至

都鄙丘甸出戎馬，則又民間自備，都鄙之吏縣師與稍人掌其事。二者之馬皆不畜於王閑，爲校人所不掌。然則此職王及邦國之馬，自據官廄所畜言之，其不足以盡王國及侯國之馬亦明矣。至此經之家馬四閑，依《鄭志》說，爲天子三公食大都者之制，此本畿內大國，與邦國男國相等，故軍賦不過百乘，而家廄畜馬有八百餘匹之多。其卿食小都，大夫食縣者，卽不得備此數，故答趙商云「欲何以難」。至諸侯之卿大夫，尤不能具四閑之制，故《論語·公冶長》篇以陳文子有馬十乘爲多，則邦國卿大夫畜馬之數可知矣。

凡馬，特居四之一。欲其乘之性相似也。物同氣則

心。鄭司農云：「四之一者，三牝一牡。」【疏】注云「欲其乘之性相似也，物同氣則心一」者，賈疏云：「是使三牝各產其一，通牡爲四，共駕一車，取同氣一心之義。」吳廷華云：「鄭本以牝牡爲同氣一心。賈以所產爲同氣一心，舛矣。」案：吳說是也。賈意蓋謂占駕車必用牡，故使三牝各產一牡，與馬父爲四牡。然紬繹鄭意，自以三牝一牡爲一乘而同氣一心，不如賈所說也。《顏氏家訓·書證篇》據《詩》「駟駒牡馬」，謂此經圉人所養良馬皆牡馬，云：「良馬，天子以駕玉路，諸侯以充朝聘郊祀，必無驂也。」案：《魯頌》本作「駟駒牧馬」，顏據誤本，殊不足信。其謂良馬

爲皆牡馬者，疑六朝禮家因上經駕馬三良馬之數，與此特居四之一分率偶合，遂并爲一義，其說尤謬。段玉裁云：「凡馬兼指六種五路之馬。又，康成計王馬之大數，而引《詩》「駉牝三千」，何嘗謂五路之馬無驂歟？良馬通謂五路之馬，倘皆無驂，則通淫游牝，豈專爲駕馬？良馬豈皆駕母所生？康成何以云「種馬上善似母者也」？」案：段糾顏誤是也。《列女傳·辯通篇》云：「昔者湯伐夏，左驂牝驪，右驂牝摩，而遂放桀。武王伐紂，左驂牝騏，右驂牝驥，而遂克紂。」是即戎路不必皆駕牡馬之證。但《詩》屢言四牡，《列女傳》所云則又兩牝，皆無三牝一牡之明文，鄭義亦未知何據。陳注謂此經指養馬言之，其說較通。蓋廐牧之馬，大數牝多特少，若駕乘則不拘此數。大抵特貴於牝，則五路之馬，或純牡，或閒以牝，亦無不可。但純牝則爲賤，非駕路所宜。《韓非子·外儲說左》云：「孫叔敖相楚，棧車牝馬。」明卿大夫以上乘車不用純牝矣。鄭司農云：「四之一者，三牝一牡者，《廣雅·釋獸》云：「牡，特，雄也。」《說文·牛部》云：「朴特牛父也。」是特本爲牡牛，引申之牡馬亦得稱特也。春祭馬祖，執駒。馬祖，天駟也。《孝經說》曰：「房爲龍馬。」鄭司農云：「執駒無令近母，猶攻駒也。一歲曰駒，二歲曰駉。」玄謂執猶拘也。春

通淫之時，駒弱，血氣未定，爲其乘匹傷之。【疏】「春祭馬祖」者，此職四時之祭，經不云何月，以秋祭馬社推之，疑皆在四仲之月。六畜惟馬祖有祭者，以馬給戎事，其用尤重也。《左》僖十七年傳云：「古者六畜不相爲用。」杜注云：「謂若祭馬先，不用馬。」孔疏引沈氏據《春秋說·天苑主牛》，又有天雞、天狗、天豕，謂六畜各有祖，肥說不足據。注云：馬祖，天駟也」者，《爾雅·釋天》云：「天駟，房也。」《詩·小雅·吉日》孔疏引孫炎云：「龍爲天馬，故房四星謂之天駟。」案：師田亦有馬祖之祭，所謂伯也，亦即《甸祝》之禡馬，與此春祭禮異。《詩·吉日》云：「既伯既禱，孔疏云：馬祖，祭之者，春其常也，而將用馬，則又用彼禮以祭之」是也。又《漢書·敘傳》「類馮厥宗」，應劭注云：「馮，馬祖也。馬者，兵之首，故祭其先神也。」案：馮者師祭，與伯不同，非祭馬祖，應說失之。互詳《肆師》、《甸祝》疏。引《孝經說》曰：「房爲龍馬」者，證天駟爲馬祖之義。續漢書·輿服志劉注引《孝經援神契》云：「斗曲杓橈象成車，房爲龍馬，華蓋覆鉤。」宋均注云：「房星既體蒼龍，又象駕四馬，故兼言之也。」此即據《援神契》文。《馬質》注亦云：「天文辰爲馬。」賈疏云：「春時通淫，求馬蕃息，故祭馬祖。」鄭司農云：「執駒無令近母，猶攻駒也」者，《大戴禮

記·夏小正云「四月執陟攻駒」，傳云：「執也者，始執駒也。執駒也者，離之去母也，執而升之君也。攻駒也者，教之服車數舍之也。」案：先鄭云「無令近母」，即《夏小正傳》所云「離之去母也」。《廋人》攻駒與執駒爲二事，與《夏小正》合。此以執駒猶攻駒者，以皆是禁其乘匹之事，非謂執駒亦驟其蹄齧者也。云「一歲曰駒，三歲曰駝」者，《廋人》注及《說文·馬部》並同。賈疏謂《爾雅》文，今攷《爾雅·釋畜》無此文，賈疑誤記也。云「玄謂執猶拘也」者，《釋名·釋言語》云：「執，攝也，使畏攝也。」《說文·卒部》云：「執，捕辜人也。」《句部》云：「拘，止也。」案：執捕引申之與拘止義同。《書·酒誥》云：「盡執拘以歸于周。」《月令》仲夏「游牝別羣則繫騰駒」，《釋文》「繫」作「執」。《淮南子·時則訓》同。《玉燭寶典》引《月令章句》云「繫絆」。《說文·馬部》云：「羣，絆馬也，或作繫。」《莊子·馬蹄篇》云：「連之以羣。」案：執繫聲義亦同。云「春通淫之時」者，據《牧師》文。云「駒弱，血氣未定，爲其乘匹傷之」者，賈疏云：「《論語》孔子云：『血氣未定，戒之在色。』馬亦如此，故引之而言也。按《月令》仲夏「繫騰駒」，注云：「爲其壯氣有餘，相蹄齧。」彼壯氣有餘，相蹄齧，繫之。不爲駒弱者，繫有二種，此謂二歲者，彼據馬之大者，故不同也。」夏

祭先牧，頒馬，攻特。先牧，始養馬者，其人未聞。夏通淫之後，攻其特，爲其蹄齧，不可乘用。鄭司農云：「攻特謂驟之。」【疏】「夏祭先牧，頒馬攻特」者，《夏小正》「五月頒馬」，傳云：「分大夫卿之駒也。將閒諸則，或取離駒納之則法也。」案：此夏祭先牧而頒馬，與《小正》「五月頒馬文合，亦祭先牧在仲夏之證，頒馬即頒駒也。彼傳云分大夫卿之駒者，謂以駒分與卿大夫之當乘馬者。宋本《大戴禮記》作「分夫婦之駒」，誤。注云「先牧，始養馬者，其人未聞」者，《說文·牛部》云：「牧，養牛人也。」通言之，養馬亦曰牧。賈疏云：「以其言先牧，是放牧者之先，知是始養馬者。祭之者，夏草茂，求肥充。」云「夏通淫之後，攻其特，爲其蹄齧不可乘用」者，亦謂驟其蹄齧者也。《說文·足部》云：「蹏，蹏也。」蹄即蹏之借字。謂牡馬性悍怒，喜相蹏齧，必蹏之使馴，而後可乘用也。鄭司農云「攻特謂驟之」者，鄭《廋人》注說攻駒義同。《說文·馬部》云：「驟，騁馬也。」《廣雅·釋獸》云：「驟，騁、攻、謁也。」謂割去馬勢，猶今之扇馬。秋祭馬社，臧僕。馬社，始乘馬者。《世本·作》曰：「相上作乘馬。」鄭司農云：「臧僕，謂簡練馭者，令皆善也。」玄謂僕，馭五路之僕。【疏】



「秋祭馬社」者，蓋亦在仲秋，與國報社同月也。

注云

「馬社，始乘馬者」者，牧地及十二閑之中，蓋皆爲置社，以祭后土，而以始制乘馬之人配食焉，謂之馬社也。引《世本·作》曰「相土作乘馬」者，土，舊本誤「士」。今據宋婺州本、岳本、互注本、明監本正。《作》、《世本》篇名，詳《龜人》疏。《荀子·解蔽篇》云「乘杜作乘馬」，楊注亦引《世本》云：「杜與土同。乘馬，四馬也。四馬駕車起於相土，故曰作乘馬。相土，契孫也。」高承《事物紀原》引《世本》「相土作乘馬，臚作駕」，宋衷注云：「皆黃帝臣。」案：據宋仲子說，則相土爲黃帝臣。《易·繫辭》說黃帝、堯、舜制九事，已有服牛乘馬，宋說與《易》合。楊倞謂即契孫，殆非也。鄭司農云「臚僕謂簡練馭者，令皆善也」者，《爾雅·釋詁》云：「臚，善也。」謂簡擇練習其人，使善其事也。云「玄謂僕，馭五路之僕」者，謂大馭、戎僕、齊僕、道僕、田僕，即上文之僕夫也。先鄭釋僕爲馭者，嫌與下講馭夫無別，故後鄭補釋之。凡五馭通稱僕，互詳《大馭》、《條狼氏》疏。冬

祭馬步，獻馬，講馭夫。馬步，神爲災害馬者。獻

馬，見成馬於王也。馭夫，馭貳車、從車、使車者。講猶講習。【疏】講馭夫者，馭夫不馭五路，視僕爲輕，故後臚

僕也。

注云「馬步，神爲災害馬者」者，讀「步」與「醕」

同。《族師》「春秋祭醕」，注云：「醕者，爲人物裁害之神

也。故書醕或爲步。」亦引此經爲釋。又云：「蓋亦爲壇

位，如芻禁云。」此注與彼注義正同，蓋謂亦爲壇位以祭之

也。今攷馬步之祭，它經無文，鄭以漢制說之，亦無塙證。

竊疑「步」當讀如字。《曲禮》云「步路馬必中道」，孔疏云：

「步猶行也。」《左》襄二十六年傳云「左師見夫人之步馬

者」，杜注云：「步馬，習馬。」馬步蓋謂習馬之道。《月令》

五祀，冬祭行。此冬祭馬步，猶人之有祭行。《史記·封禪

書》有祠馬行，或其遺法。《月令》注，祭行在廟門外之西，

然則祭馬步其在廂門外之西與？云「獻馬見成馬於王也」

者，成馬，謂已調習任乘駕之馬也。賈疏云：「以冬時萬物

成，亦獻成馬於王也。」云「馭夫，馭貳車、從車、使車者」者，

據本職文。云「講猶講習」者，《國語·周語》韋注云：「講，

習也。」又後注云：「簡，差也。」此講馭夫，亦謂差擇而肆習

之，故兼簡習爲訓。凡大祭祀、朝覲、會同，毛馬

而頒之，毛馬，齊其色也。頒，授當乘之。【疏】凡大祭

祀、朝覲、會同，毛馬而頒之者，大祭祀，謂外祭祀闕丘、方

丘、南北郊、明堂之等。朝覲、會同，亦冢大爲文，《大宰》注

云「大會同或於春朝，或於秋覲」是也。三者皆於國外行

之，故有領馬之事。

注云：「毛馬，齊其色也」者，《小宗

伯》「毛六牲」注云：「毛，擇毛也。」此義與彼同。謂一乘四馬，必取同色，若乘黃之類。賈疏云：「此三者皆領馬從王。知齊其色者，按《毛詩傳》云：『宗廟齊豪，尚純也；戎事齊力，尚強也；田獵齊足，尚疾也。』《爾雅》亦云。雖據宗廟，至於田獵、軍旅，既尚疾尚力，亦尚色也。故下云『凡軍事，物馬而領之』，是尚力也。《詩》云『駟驪彭彭』，武王所乘，又云『駟鐵孔阜』，秦襄公以田，是齊色不專據宗廟。」案：賈所引《小雅·車攻》毛傳文。彼《詩》云「我馬既同」，傳云：「同，齊也。」是齊其色即謂馬同色，故孔疏引李巡云：「祭於宗廟，當加謹敬，取其同色也。」大朝覲，會同，馬亦當齊色，齊色即《史記·平準書》所謂「鈞駟」是也。云「領，授當乘之」者，《祭義》注云：「領之言分也。」謂分授與當乘馬之人也。飾幣馬，執扑而從之。鄭司農云：「校人主飾之也。幣馬，以馬遣人，當幣處者也。《聘禮》曰：『馬則北面，奠幣于其前。』《士喪禮》下篇曰：『薦馬，纓三就，入門北面，交轡，圉人夾牽之，馭者執策立于馬後。』」【疏】「飾幣馬」者，此家上大朝覲會同爲文也。云「執扑而從之」者，扑，唐石經初刻作「朴」，磨改作「扑」。

案：朴即扑之誤，詳《司市》、《射人》疏。

注鄭司農云

「校人主飾之也」者，飾與「封人」飾牛牲義同，彼注云：

「飾謂刷治潔清之也。」云「幣馬，以馬遣人，當幣處者也」者，即《圉人》注「王賜賓客之馬」是也。先鄭意校人掌馬不掌幣，而經云幣馬者，以幣馬兩有，二者同陳，馬當幣之處，故通謂之幣馬也。吳廷華云：「校人，馬官，而言幣者，謂以馬爲幣。蓋馬爲《小行人》六幣之一，故亦稱幣，非幣帛之幣也。」王引之云：「馬在六幣之數，故曰幣馬，《齊語》云『天下諸侯羅馬以爲幣』是也。下文幣馬義並同。」案：吳、王說是也。先鄭忘檢《小行人》，故誤以幣馬爲馬當幣處。賈又曲爲之說，謂此直以馬遣人，無幣；又謂王家遣人無庭實。然則下文賓客及國使之幣馬皆有馬兼有幣，注何以別無說乎？殆又未達鄭指矣。引《聘禮》曰：「馬則北面，奠幣于其前」者，《聘禮》實在國夕幣，及入境展幣，並有此文。引之者，證幣馬同設，即所謂當幣處也。賈疏謂彼有幣有馬，此無幣，亦非鄭指。引《士喪禮》下篇曰「薦馬纓三就，入門北面，交轡，圉人夾牽之，馭者執策立于馬後」者，即《既夕》文。馭，彼作「御」，字同。注云：「諸侯之臣，飾纓以三色而三成，此三色者，蓋條絲也，其著之如屬然。天子之臣如其命數。王之革路條纓。」引之者，證此飾馬兼有馬纓等，又彼馭者執策立馬後，與此校人執扑從馬事亦同也。

凡賓客，受其幣馬。賓客之幣馬，來朝聘而享王者。

【疏】注云「賓客之幣馬，來朝聘而享王者」者，賈疏云：

「大行人云『廟中將幣享』者是也。一論讓案：幣馬者，朝聘享王庭實之馬也。《觀禮》云：『享皆束帛加璧，奉束帛，匹馬卓上，九馬隨之。』此朝覲享王之幣馬也。《聘禮記》云：『凡庭實，皮馬相閒可也。此聘問享主國君之幣馬也。侯國之臣聘於王亦然。又《聘禮》使者私覲以馬爲庭實，亦當校人受之。大喪，飾遣車之馬；及葬，埋之。言埋之，則是馬塗車之芻靈。』【疏】「大喪」者，謂王及后、世子喪。云「飾遣車之馬」者，此與巾車、司常爲官聯也。《巾車》云：「大喪飾遣車，遂厥之行。」此官則飾其馬，後圉人廐之。《檀弓》注云：「遣車之差，大夫五，諸侯七，則天子九。」其馬當亦每車爲四馬，如王生時，乘車之制，亦有纓就之飾也。《荀子·禮論篇》說明器云：「趨輿而藏之，金革轡勒而不入，明不用也。」蓋即指埋遣車馬而言。金革轡勒，即車馬之飾。彼云不入者，蓋入壙時解說車馬及飾，不駕繫之，非謂不入壙，猶《典庸器》廐筭虞而不縣，《檀弓》即云「有鍾磬而無筭虞」也。又凡葬窆時，藏器於槨中，有見內見外之異。《士喪禮》有苞筭，無遣車。《既

夕》及《禭記》注謂藏於見外，王禮以遣車載苞藏之，當與彼同，故賈疏謂入壙藏之於槨內覲外，即據《禭記》注義也。互詳《巾車》、《家人》疏。云「及葬埋之」者，埋，《釋文》作狸，云「本亦作埋」。阮元云：「經當作狸，注當作埋，此類皆援注所改。」案：阮說是也。狸即狸之借字，注或從俗作埋，詳《鼈人》疏。注云「言埋之，則是馬塗車之芻靈」

者，鄭意生馬不當埋，言埋明非真馬也。凡送葬車有多種，祥車駕馬，廐車人引之，皆卒窆而反，不埋之。故《既夕記》云：「車至道左，北面立，東上，柩至于壙，斂服載之，卒窆而反。」注云「柩車至壙，祝說載除飾，乃斂乘車、道車、桌車之服，載之以歸」是也。若輶車載柩入壙，其在道駕馬與否，經注無文。《荀子·禮論篇》云：「輿藏而馬反，告不用也。」楊注以輿爲輶軸與輶，藏謂埋之，馬即駕輶軸之馬。據彼說，則輶車至壙亦駕馬，窆時車雖埋，而馬仍反，是真馬送葬，無理法也。塗車芻靈者，《釋名·釋喪制》云：「塗車，以泥塗爲車也。芻靈，束草爲人馬，以神靈名之也。」《檀弓》云：「塗車芻靈，自占有之。孔子謂爲芻靈者善，謂爲俑者不仁。」鄭彼注云：「芻靈，束茅爲人馬。謂之靈者，神之類。俑，偶人也。孔子善古而非周。」孔疏謂「鄭意則周初即用偶人，故《家人》職『言鸞車象人』，注引『謂爲俑者

不仁」其餘車馬器物猶爲塗車芻靈，故校人注云「塗車之芻靈」是偶人之外，猶有塗車芻靈之制。案：孔說是也。依鄭「槽弓」注說，蓋古止有芻靈，至周而有俑，然仍不廢芻靈，故此注亦以爲釋。賈疏誤會鄭意，謂周實用俑，注舉古之芻靈況周，非謂周仍用芻靈。失之。又案：此遺車即鸞車，蓋亦以木爲之，而塗以黝堊等，故通謂之塗車。至《家人》注以象人爲俑，知此遺車之馬不以木爲之者，以「槽弓」止言俑爲木人，更無木馬之文。《史記·封禪書》載秦郊祀用木禺車馬，《鹽鐵論·散不足篇》說明器有桐馬偶人，此秦漢制，周時或未有也。田獵，則帥驅逆之車。帥猶將也。【疏】田獵則帥驅逆之車者，賈疏云：

「驅逆之車，田僕設之，但校人主車馬，帥領田僕而已。」

注云「帥猶將也」者，此段借之義也。說文·巾部云：

「帥，佩巾也。」《行部》云：「衛，將衛也。」經典將衛字多段帥爲之，故此將車亦謂之帥矣。

凡將事于四海、山

川，則飾黃駒。四海，猶四方也。王巡守，過大山川，

則有殺駒以祈沈禮與？《玉人職》有宗祝以黃金勺前馬之

禮。【疏】將事于四海山川者，與小宗伯、大祝將事于四

望禮略同。云「則飾黃駒」者，亦謂刷治潔清之也。賈疏

云：「謂王行所過山川，設祭禮之然後去，則殺黃駒以祭之，山川地神，上色黃，故用黃駒也。」案：依賈說，黃駒取象上色，則所至山川，不論在何方，悉用黃色，與「牧人望祀以方色牲異」彼又云：「凡外祭，毀事用虬可也。」注云：「外祭，謂王行所過山川用事者。」賈彼疏援此經，謂據虬中有黃色者用之，義亦通也。又《大司馬》云「喪祭奉詔馬牲」，當亦此官所共。經不見共馬牲者，亦文不具也。

注云「四海猶四方也」者，明此四海爲王巡守所至，在六服之內，與《布憲》四海爲四夷異也。云「王巡守，過大山川，則有殺駒以祈沈禮與」者，依《玉人》文，則王巡守所過大中小三等山川，並有祭禮，此唯云大山川者，據《大祝》云「大會同，過大山川則用事焉」，文不具也。賈疏云：「《爾雅》云：『祭山曰廢縣，祭川曰浮沈。』今鄭云以祈沈者，總解過山川一事。言「與」者，《爾雅》據正祭，此則行過之，約與彼同，故云「與」以疑之也。案：此注「祈沈」，《釋文》無音。而《玉人》注云「其祈沈以馬」，彼《釋文》引《小爾雅》曰「祭山川曰祈沈」，祈音九委反。然今本《小爾雅》無此文。依《玉人》釋文，則祈讀與廢同。此疏及《大宗伯》疏並謂祈即廢，《詩·大雅·鳧鷖》孔疏引此及《玉人》注，亦並作廢沈，是祈沈即《釋天》之廢縣浮沈也。《大宗伯》山川正祭之

禮以狸沈。據《鳧鷖》疏引《鄭志》荅張逸說，則庶縣與狸異。而此及《玉人》注並據以爲說者，蓋鄭意《大宗伯》山林用狸，是正祭之禮，庶而復狸，其巡守所過，用告祭之禮，山則庶而不狸，川則亦用沈，但禮有降殺。《漢書·溝洫志》載武帝自臨決河，湛白馬玉璧，即用占沈馬之禮也。《覲禮》云：「祭山丘陵升，祭川沈。」鄭注云：「升，沈，必就祭者也。就祭則是謂王巡守及諸侯之盟祭也。彼云升沈，升卽庶縣，沈卽浮沈。鄭以爲王巡守就祭之禮，與此注正同。據此經祭山川有馬牲。《左傳》襄九年「宋災，祝宗用馬于四墉」，亦地示也。祈沈，互詳《大宗伯》及《犬人》疏。云：《玉人職》有宗祝以黃金勺前馬之禮者，據《玉人》文。所過山川以璋瓚先灌，而後用牲，黃金勺卽璋瓚之勺也。引之者，證彼云馬卽此黃駒。對文駒爲小馬，散文駒馬亦通稱，並詳彼疏。凡國之使者，共其幣馬。使者所用私覲。【疏】「共其幣馬」者，亦謂以馬爲幣也。注云：「使者所用私覲」者，《聘禮》云「賓覲，奉束錦，總乘馬」，是私覲有幣馬也。又問卿之後云「賓面如覲幣」，彼私面亦有幣馬。鄭唯云私覲者，覲面散文亦通，故文不具，詳《司儀》疏。賈疏云：「言國之，謂王使之，下聘問諸侯王行禮後，乃更以此幣馬私與主君相見，謂之私覲。諸侯之臣與

君同行，不得私覲；若特聘則有之，則《聘禮》私覲是也。若然，上文飾幣馬，是以馬遺人法，非聘，故無私覲。前賓客來朝聘不言私覲者，諸侯之臣於天子不敢行私覲故也。」吳廷華云：「享亦有幣馬，私覲特其一耳。」案：吳說是補鄭義。賈《大行人》疏謂諸侯大夫見天子有私覲，此疏又謂諸侯之臣於天子不敢行私覲，非也。《郊特牲》云：「朝覲大夫之私覲，非禮也。」鄭注云：「其君親來，其臣不敢私見於主國君也。以君命聘，則有私見。」據《禮經》，《覲禮》無私覲，《聘禮》有私覲，則諸侯之臣聘於王，亦宜有私覲，以申其敬，故《郊特牲》止席朝覲私覲之非禮，而不及聘也。凡軍事，物馬而頒之。物馬，齊其力。【疏】凡軍事，物馬而頒之者，此以十二閑之馬頒授武車及鄉大夫、士庶子所乘從車、使車者也。其六軍兵車之馬萬二千匹，當馬質買而頒之。鄉里既非十二閑所養，則亦非此官所頒，詳前及《馬質》疏。注云：物馬，齊其力者，爾雅·釋畜云「戎事齊力」是也。《詩·小雅·車攻》孔疏引某氏《爾雅注》云：「戎事謂兵革戰伐之事，當齊其力，以載干戈之屬。」賈疏云：「上朝會言「毛馬」，鄭云「齊其色」。此軍事言「物馬」，鄭云「齊其力」。物卽是色，而云齊力，當與上文互以見義，欲見皆有力有色也。」案：賈說是也。

《月令》季秋：「天子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班馬政。」注釋馬政爲齊其色，度其力，使同乘，卽引此經爲證。是鄭意軍事亦兼貴齊色也。《詩·小雅·六月》篇「比物四驪」，毛傳詁物爲「毛物」。孔疏謂：「比物者，比同力之物。戎事雖以齊力爲主，亦不厭其同色。無同色者，乃取異毛耳，「騏驎是中，騊駼是驂」是也。」案：據孔說，則戎事以齊力爲主，色則或齊或不齊，蓋無定法。又《檀弓》云：「夏后氏尚黑，戎事乘驪，殷人尚白，戎事乘翰，周人尚赤，戎事乘騂。」《詩·大雅·大明》篇「駟驪彭彭」，毛傳亦云：「騏驎白腹曰驎，言上周下殷也。」是戎事馬亦各從正色，但《詩·禮》並謂主帥所乘，其他戎車固不嫌有裸色矣。等馭夫之祿，馭夫，於趣馬、僕夫爲中，舉中見上下。【疏】「等馭夫之祿」者，此與司祿爲官聯也。《司勳》注云：「等猶差也。」注云：馭夫於趣馬、僕夫爲中，舉中見上下者，以經云等，明有上中下也。僕夫爲上，趣馬爲下。賈疏云：「掌養馬者，有趣馬、馭夫、僕夫三者，皆須等其祿，獨云馭夫，故鄭云舉中見上下。」宮中之稍食。師圉府史以下也。鄭司農云：「稍食曰稟。」【疏】「宮中之稍食」者，此冢上爲文，謂亦等之也。吳廷華云：「宮當爲官字之誤。」

方苞亦引《士師》云「掌官中之政令」，證此宮當作官。案：吳、方說是也。注疏並不釋「宮中」之義，疑鄭、賈本亦本作「官中」。王及諸侯宮中固當有內廄，《左》昭六年傳，楚有「宮廄尹」是也。然十二閑馬數千匹，斷非宮內所能容，若云等內廄師圉等之稍食，豈十二閑師圉之稍食非校人所掌乎？今本作「宮中」，不可通也。注云：師圉府史以下也者，賈疏云：「上云馭夫之等，言士已上訖，故知此是師圉府史以下，中仍有胥徒之等也。鄭司農云：稍食曰稟者，《說文·禾部》云：「稟，賜穀也。《廣雅·釋詁》云：「稟，祿也。」段玉裁校改作「稍食祿稟」，以「曰」爲「祿」之譌。案：段蓋據《宮正》、《內宰》、《廩人》、《掌固》諸職後鄭

注義，不爲無徵。然先鄭此注疑當作「稍食日稟，稟食以日計，猶月奉以月計也。日日形近而譌。凡經言稍食，與祿不同。此經等馭夫之祿，與宮中之稍食別文，則稍食不可言祿明矣。蓋馭夫中下士，故有祿；師圉府史胥徒之屬，皆庶人在官者，則無祿，但稟食而已，故謂之稍食。先鄭但以稟釋稍食，而不兼言祿，其說最精審。後鄭訓爲祿稟，似亦謂非正祿，然未別白言之，賈疏遂滋誤釋矣。

趣馬掌贊正良馬，而齊其飲食，簡其六

節。贊，佐也。佐正者，謂校人臧僕講馭夫之時。簡，差也。節猶量也。差釋王馬以爲六等。【疏】「掌贊正良馬而齊其飲食」者，趣馬兼掌芻秣之事，故《毛詩·大雅·雲漢》傳云：「歲凶，年穀不登，則趣馬不秣。」齊之者，《吳子·治兵篇》說治馬云「適其水草，節其饑飽」是也。

注云「贊，佐也」者，《外宗》注義同。云「佐正者，謂校人臧僕講馭夫之時」者，賈疏云：「以其校人是養馬官之長，校人既有此諸事，而云佐正，明佐此二者可知。」吳廷華云：「經言贊正良馬，是正其養馬之法。下齊之簡之，皆正之之事。蓋馬掌於校人，而趣馬贊之。」案：吳以贊正爲正養馬之法，深得經義。但僕與馭夫爵秩並尊於趣馬，爲其帥長，趣馬不得與其臧講之事，鄭不宜尊卑不辨。竊疑鄭意亦以正良馬爲正養馬之法。但以經既云贊，則是佐其長官，校人臧僕講馭夫之時，亦兼正馬政，故趣馬得贊之，非謂所正即校人臧講之事也。賈申鄭蓋未達其指趣矣。云「簡，差也」者，《王制》注云：「簡，差擇也。」《詩·小雅·吉日》云「既差我馬」，毛傳云：「差，擇也。」云「節猶量也」者，謂與《馬質》馬量三物義同。《楚辭·離騷》王注云：「節，度也。」《夏官·敍官》注云：「量猶度也。」是節量義相近。云「差擇王馬以爲六等」者，賈疏云：「即上種、戎、齊、道、田、

駕是也。」王應電云：「六節謂行止進退馳驟之節。疏以爲種、戎、齊、道、田、駕，此乃六物，豈得爲六節？且此專指贊正良馬，安得以駕馬襍之。」案：王說近是。姜兆錫、莊存與、莊有可說同。《吳子·治兵篇》說治馬云：「習其馳逐，閑其進止，人馬相親，然後可使。」即簡六節之事。掌

駕說之頒，用馬之第次。【疏】「掌駕說之頒」者，與大馭、戎僕、齊僕、道僕、田僕、典路爲官聯也。《典路》先鄭注云：「說謂舍車也。」注云「用馬之第次」者，此讀頒爲

班也。《小爾雅·廣詁》云：「班，次也。」駕說有第次者，欲均其勞逸，①謂若《左·宣十二年》傳云「楚子爲乘廣三十乘，分爲左右，右廣鷄鳴而駕，日中而說，左則受之，日入而說」是也。辨四時之居治，以聽馭夫。居謂牧房所處。治謂執駒攻特之屬。【疏】「辨四時之居治」者，賈疏云：「謂二月已前，八月已後在廄，二月已後，八月已前在牧，故云四時也。」云「以聽馭夫」者，《都司馬》注云：「聽者，受行其所徵爲也。」此趣馬聽於馭夫，亦謂受馭夫之政令而行之。賈疏云：「以趣馬下士，屬馭夫中士，故云聽馭

①「均」原訛「君」，據楚本改。

夫。注云：居謂牧所處者，《大史》注云：居猶處也。據《圉師》云「春始牧，夏房馬」，是所居不同。莊存與云：「房，蓋今之涼棚，亦在廐中，不在牧地。冬則納馬於閑，夏則繫馬於房也。」云「治謂執駒攻特之屬」者，賈疏云：「以是校人之事，趣馬當佐之，明是此一事也。」

### 巫馬掌養疾馬而乘治之，相醫而藥攻

馬疾，受財于校人。乘謂驅步以發其疾，知所疾處

乃治之。相，助也。【疏】「相醫而藥攻馬疾」者，醫即《敍

官》醫四人是也。《申鑒·俗嫌篇》云：「藥者，療也。」以藥

療馬疾，即謂之藥，猶擊鼓即謂之鼓，動靜義通也。賈疏

云：「巫知馬崇，醫知馬疾，疾則以藥治之，崇則辨而祈之，

二者相須，故巫助醫也。」俞樾云：「蓋巫馬不自醫，使醫四

人治之，而自相助之，猶天官醫師掌醫之政令，凡邦之有疾

病者，疔瘍者造焉，則使醫分而治之，是亦不自醫也。醫師

尊，故言使；巫馬卑，故言相也。二云「受財于校人」者，賈疏

云：「謂共祈具及藥直。」注云「乘謂驅步以發其疾，知

所疾處乃治之」者，亦如《獸醫》「凡療獸病，灌而行之以節

之，以動其氣，觀其所發而養之」是也。《齊民要術》療馬病

之術云：「終日馳驅，舍而視之。不驅者，筋勞也；驅而不

時起者，骨勞也；起而不振者，皮勞也；振而不噴者，氣勞

也；噴而不溺者，血勞也。」即驅步發疾之法。養乘及步

馬，詳《校人》疏。云「相，助也」者，《爾雅·釋詁》云：「相，

助，勸也。」馬死，則使其賈粥之，人其布于校

人。布，泉也。鄭司農云：「賈謂其屬官小吏賈一人。

粥，賣也。【疏】「馬死則使其賈粥之」者，粥其皮骨等也。

云「人其布于校人」者，所以償失馬之費也。注云「布，

泉也」者，《外府》注同。鄭司農云「賈謂其屬官小吏賈二

人」者，據《敍官》文。云「粥，賣也」者，《說文·貝部》云：

「賣，衍也，讀若育。」經典多段粥爲之。《國語·齊語》：「市

賤鬻貴」，韋注云：「鬻，賣也。」粥鬻聲類同。

### 牧師掌牧地，皆有厲禁而頒之。頒馬授圉

者所牧處。【疏】「掌牧地」者，此與牧人及六鄉四郊之吏

爲官聯也。牧地即《載師》「以牧田任遠郊之地」。《詩·小

雅·出車》云：「我出我車，于彼牧矣。」毛傳云：「出車就

馬於牧地。」箋云「牧地在遠郊」是也。互詳《載師》疏。云

「皆有厲禁而頒之」者，牧田爲總牧六畜之田，蓋就中別爲



藩界，以爲十二閑牧馬之地，故有厲禁，若《山虞》云「掌山林之政令，物爲之厲，而爲之守禁」，先鄭注云「厲謂遮列守之」是也。賈疏云：「言厲禁者，謂可牧馬之處，亦使其地之民遮護禁止，不得使人輒牧牛馬也。」注云「頒馬授

圉者所牧處」者，亦謂分而授之也。賈疏云：「圉人，掌養馬者，故《圉人職》云「掌養馬芻牧之事」，論讓案：此謂牧王馬也。其卿大夫以下有馬者，當亦有游牧之地，蓋並牧師頒之矣。孟春焚牧，焚牧地以除陳，生新草。」【疏】

注云「焚牧地以除陳生新草」者，賈疏云：「孟春，謂夏之孟春，建寅之月，草物將出之時，燒焚牧地，除陳草以生新草也。」中春通淫，中春，陰陽交，萬物生之時，可以合馬之牝牡也。《月令》季春「乃合累牛騰馬，遊牝于牧」，秦時書也。秦地寒涼，萬物後動。【疏】注云「中春陰陽交萬物生之時，可以合馬之牝牡也」者，《白虎通義·嫁娶篇》云：

「春者，天地交通，萬物始生，陰陽交接之時也。蓋中春爲春之中，氣尤盛，故游牝以順時氣。」云《月令》季春乃合累牛騰馬，遊牝于牧，秦時書也，秦地寒涼，萬物後動者，《月令》季春令文。注云：「累，騰，皆乘匹之名。是月所合牛馬，謂繫在廐者。其牝欲遊，則就牧之牡而合之。」案：依

《圉師》「春始牧」，注引《左傳》「日中而出」，則春分已出在牧，《月令》不宜季春方云游牧，故鄭特釋之。《月令》注則謂彼據牝馬有尚留在廐者，則遲至季春乃遊之於牧。其說頗牽強，當以此注爲允。賈疏云：「若然，彼不繫在廐，亦二月通淫，則與此經合矣。今此注與彼注不同者，鄭君兩解，故彼此不同也。」案：《月令》秦書，詳《龜人》疏。掌

其政令。凡田事，贊焚萊。焚萊者，山澤之虞。

【疏】贊焚萊者，焚萊即《大司馬》「中春蒐田火弊」，是其事也。以焚萊與焚牧事相類，是牧師所習，故使贊之。

注云「焚萊者，山澤之虞」者，以經云贊，則此牧師特贊助其事，明白有專掌之者，此官與彼爲官聯也。《山虞》云：「若大田獵，則萊山田之野」，又《澤虞》云「若大田獵，則萊澤野」。以山虞、澤虞既主萊事，則焚萊亦其所掌可知。

廐人掌十有二閑之政教，以阜馬、佚

特、教駢、攻駒及祭馬祖、祭閑之先牧及執駒、散馬耳、圉馬。凡者皆有政教焉。阜，盛壯也。

《詩》云：「四牡孔阜。」杜子春云：「佚當爲逸。」鄭司農云：「馬三歲曰駢，二歲曰駒。散讀爲中散大夫之散，謂駘馬

耳，毋令善驚也。」玄謂逸者，用之不使其勞，安其血氣也。教駢，始乘習之也。攻駢，驟其蹄齧者。閑之先牧，先牧制閑者。散馬耳，以竹括押其耳，頭動搖則括中物，後遂申習，不復驚。【疏】及祭馬祖，祭閑之先牧及執駢者，見《校人》職。云「閑馬」者，《圉師》云「掌教圉人養馬」，即閑馬之政教也。

注云「九者皆有政教焉」者，一阜馬，二佚特，三教駢，四攻駢，五祭馬祖，六祭先牧，七執駢，八散馬耳，九閑馬，是九事皆有政教，廋人並掌之也。《月令》仲夏「班馬政」，注云：「馬政，謂養馬之政教也。」亦引此經為說。云「阜，盛壯也」者，《大宰》注云：「阜，盛也。」引詩云「四牡孔阜」者，《小雅·車攻》篇文。引之者，證馬盛壯為阜之義。《秦風》亦云「駟鐵孔阜」，毛傳云：「阜，大也。」與盛壯義同。杜子春云「佚當為逸」者，段玉裁云：「當為」當作「讀為」。佚逸占多通用，如《尚書》「無逸」亦作「毋佚」是也。而杜必改佚為逸者，蓋杜時佚訓散佚，逸訓安逸，從俗分別，而鄭君申明杜義。「鄭司農云「馬三歲曰駢，一歲曰駢」者，《校人》注同。云「散讀為中散大夫之散」者，段玉裁云：「漢有中大夫，有大中大夫，有中散大夫。《後漢志》曰：『大夫皆掌顧問應對，無常事，惟詔命所使。』而中散大夫，蓋對大中大夫言之，中大夫之閒散者，次於中大夫之大

者也。」云，謂聒馬耳，毋令善驚也者，《淮南子·原道訓》高注云：「散，亂也。」《切經音義》引《蒼頡篇》云：「聒，擾亂耳孔也。」聒馬耳，謂不駕時常以聲擾亂之，久而習之，則聞聲不復驚駭。《吳子·治兵篇》說治馬云：「戢其耳目，無令驚駭。」聒之所以戢其耳也。阮元云：「聒之所以習之，令其不驚。凡豢禽獸，自有此法。」云「玄謂逸者，用之不使其勞，安其血氣也」者，從子春說以佚為逸也。《吳子·治兵篇》云：「日暮道遠，必數上下，寧勞於人，慎無勞馬。」不勞所謂逸之也。《左·僖十五年傳》晉慶鄭說小駢云：「亂氣狡憤，陰血周作。」此即血氣不安之病。云「教駢，始乘習之也」者，《國策·秦策》高注云：「教，習也。」襄二十六年《左傳》杜注云：「步馬，習馬。」駢，三歲馬，始可駕乘，故必先教習之而後任用也。《學記》云：「始駕馬者，反之，車在馬前。」蓋即教駢之法。云「攻駢，驟其蹄齧者」者，與《校人》攻特義同。驟，亦詳《校人》疏。《大戴禮記·夏小正》四月，「執陟攻駢」，傳云：「攻駢也者，教之服車數舍之也。」彼攻駢與此經攻駢事異，而與教駢事正相類，故鄭不依彼傳為釋也。阮元云：「古制不盡用駢馬，惟善蹄齧者驟之耳。不盡用駢馬者，凡馬特居四之一也。」云「閑之先牧，先牧制閑者」者，賈疏云：「以其通閑言之也。若

然，上云夏祭先牧者，直是先養馬者，非制閑之人。」案：此先牧，當與校人夏祭先牧者同為始養馬者。經云「閑之先牧」者，謂於十二閑中自為先牧之祭，此乃立文詳略小異，實一神也。鄭、賈說未安。云「散馬耳，以竹括押其耳，頭動搖則括中物，後遂串習，不復驚者，段玉裁云：「括押皆當從木。桺同夾。以竹為桺括，夾其兩耳，頭動搖則括中物，後遂串習不復驚。串同貫，習也。」案：段說是也。《說文·木部》云：「桺，檢桺也。桺，桺也。」桺括二字古或借押括為之。《法言·君子篇》：「蠹迪檢押」，①李軌注云：「檢押猶隱括也。何休《公羊傳序》亦云：「故遂隱括」，隱括即桺括也。②竹括中物，即所以散其耳。」鄭訓散雖皆為擾亂之義，而說微不同。正校人員選。校人謂師圍也。正員選者，選擇可備員者平之。【疏】注云：「校人謂師圍也者，師圍即圍師、圍人，以其皆校人屬官，故亦家校人之名，猶候人之徒屬亦稱候人也，詳彼疏。」賈疏云：「凡言正者，以尊正卑。自趣馬已上並上官，非廋人所正，故知所正者師圍。」云：「正員選者，選擇可備員者平之者，《說文·員部》云：「員，物數也。」小爾雅·廣言云：「選，擇也。」謂選擇其有才智，可備員數者，平定之。」馬八尺以上

為龍，七尺以上為駮，六尺以上為馬。大小異名。《爾雅》曰：「駮，牝驪牡玄，駒褭驂。」鄭司農說以《月令》曰「駕蒼龍」。【疏】「馬八尺以上為龍者，此別馬良驚高卑之異。八尺以上，《輶人》所謂國馬也。《說文·馬部》云：「馬八尺為龍，即本此經。龍字又作「駮」。惠士奇云：「《爾雅》馬屬「絕有力，駮」。又曰「馬八尺為駮」。郭注引《廋人職》龍作駮。龍與駮古音同。龍為天駟，故馬以龍名。」云「七尺以上為駮者，《輶人》所謂田馬也。《說文》亦云，「馬七尺為駮」。《毛詩·邶風·定之方中》傳，說駮亦與此經同。《詩》釋文及孔疏引定本「七尺」作「六尺」，誤。云「六尺以上為馬者，《輶人》所謂駕馬也。《公羊·隱元年》何注云：「天子馬曰龍，高七尺以上，諸侯曰馬，高六尺以上，卿大夫士曰駒，高五尺以上。」案：何說天子乘龍，合於《觀禮》；而以龍為高七尺以上，則與此經舛異，蓋別有所據。《呂氏春秋·本味篇》高注引《周禮》：「馬七尺以上為龍」，又《仲夏紀》注引《周禮》：「五尺曰駒」，此並與何說正同，高氏似誤記。但賈《觀禮》疏引此經亦有一五尺以上

① 此語見《法言序》，非《君子篇》，孫氏誤記。

② 也，字原誤重，據楚本刪。

爲駒」六字，疑漢晉時所傳《周禮》別本，實多此一句，賈或襲六朝舊疏語也。《毛詩·周南·漢廣》傳亦云：「六尺以上曰馬，五尺以上曰駒」。而《淮南子·時則訓》、《脩務訓》高注並云：「馬五尺以下爲駒」，與毛、賈所述復不同。攷《說文·馬部》又云：「馬高六尺爲驕」，則與此經馬高度同。段玉裁、臧庸、陳奐並謂毛、何諸家所云駒者，當爲「驕」之誤。若然，《說文》驕字說解當云：「高六尺以下」，六尺以下即五尺以上也。《詩·陳風·株林》箋云：「六尺以下曰驕」，亦其證矣。

注云：「大小異名」者，此無與職事，通釋馬大小異名而已。引《爾雅》曰：「騾牝牡玄，駒褭驂」者，《釋畜》文。引之者，證馬名騾之事。《釋文》作「騾牝驪牝玄」，宋余仁仲本及閩本、監本同。賈疏云：「《爾雅》所釋，作《詩》「騾牝三千」，但直言牝不言牡，《爾雅》之意，以詩人美衛文公直牝有三千，其實兼有牡，故云騾中所有牝則驪色，牡則玄色，兼有駒褭驂。引之者，證騾是馬色。」案：賈本作「騾牝驪牝玄」，與今《爾雅》郭本同。郭注云：「《詩》云「騾牝三千」。馬七尺以上爲騾，見《周禮》。玄駒，小馬，別名褭驂耳。」攷《爾雅》釋文云：「騾牝，頻忍反，下同。」則陸所見郭注本作「騾牝驪牝」。《說文·馬部》亦同。臧琳、段玉裁謂《爾雅》蓋以驪牝釋《詩》之騾牝，其說甚塢。今郭本《爾

雅》乃傳寫之誤。至郭讀騾牝驪牝爲句，以玄下屬駒褭驂爲句，亦與鄭讀不同。《爾雅》釋文又云：「孫注改上「騾牝」爲「牡」，讀與郭異。」然則鄭所據《爾雅》與孫本正同，叔然蓋亦從鄭讀玄字句絕也。賈據誤本作疏，而宋本仍之。當從《釋文》及余本校正。《檀弓》「戎事乘驪」注引《爾雅》，亦作「騾牝驪牝玄」者，臧琳、盧文弨謂後人依郭本竄改是也。《檀弓》孔疏所據本，亦與賈同誤。孔廣森云：「驪是馬色，合與玄對。且《詩》云「騾牝三千」，若騾即是牝，何勞兩言？《禮》駕四牡不用牝，而《詩》言「比物四驪」、「四驪濟濟」，則驪必騾之牡者。玄乃騾之牝者矣。」案：鄭釋《爾雅》或當如孔說。《檀弓》注云：「馬黑色曰驪。」若然，鄭意驪玄色同，以牝牡異稱，騾則其大名與？云「鄭司農說以《月令》曰，駕蒼龍」者，春二月令文並同。鄭彼注亦據此經爲說。先鄭引之者，證馬名龍之事。案：《觀禮》云：「天子乘龍。」《大戴禮記·五帝德篇》云：「帝嚳春夏乘龍，秋冬乘馬。」亦卽此。

閹師掌教圉人養馬，春除蓐、鬻廄、始牧，夏房馬，冬獻馬。射則充椹質，茨牆則

剪闔。葦，馬茲也。馬既出而除之。新霽焉，神之也。

《春秋傳》曰：「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故字序爲訝，鄭司農云：「當爲序。」玄謂序，廡也。廡所以庇馬涼也。

充猶居也。茨，蓋也。闔，苦也。榘質，剪闔，圉人所習也。杜子春讀榘爲齊人言鈇榘之榘。榘質，所射者習射處。

【疏】「圉師掌教圉人養馬」者，賈疏云：「圉師，即《校人》

云「良馬乘一師四圉」者也。」云「始牧」者，謂春出馬於牧田也。杜氏《春秋釋例》云「凡馬，春分百草始繁，則牧於坰野；秋分農功始藏，水寒草枯，則皆還廄」是也。云「夏序馬」者，謂繫馬於序，不露牧也。賈疏云：「即《趣馬》「辨四時之居」是也。」云「冬獻馬」者，賈疏云：「即《校人》「冬獻馬，尊卑連事相成者也。」云「茨牆則剪闔」者，《爾雅·釋言》云：「剪，齊也。」正字當作「蒯」，《說文·刀部》云：「蒯，齊斷也。」經典通段剪爲之，謂齊斷所苦蓋之艸也。注

云「葦，馬茲也」者，謂以草薦馬也。《爾雅·釋器》云「葦謂之茲」，郭注云：「《公羊傳》曰「屬負茲」。茲者，葦席也。」

郝懿行云：「茲者，席薦之名。《一切經音義》引《三蒼》及

《華嚴經音義》引《聲類》並云「葦，薦也」。《左》文七年傳

「秣馬葦食」，宣十二年傳「軍行右轅左追葦」，皆以葦爲草薦也。茲者，草也。《素問·五藏生成篇》云：「色見青如

草茲者，死。」蓋以茲爲草席也。郭引《公羊》「桓十六年傳云

「屬負茲」。《史記·周本紀》云「衛康叔封布茲」，《集解》徐廣曰：「茲者藉席之名，諸侯病曰負茲。」《荀子·正論篇》

注：「龍茲，即今之龍鬚席。」云「馬既出而除之」者，出謂

出牧時也。馬在廄時，以葦薦之，使可避溼；及出牧時，圉師乃除其舊者。至馬入時，更以新葦易之。云「新霽焉，神

之也」者，謂新作廄，則以牲血霽之，以神明之也。其禮蓋與霽廟略同。其牲經無文，疑當降於廟，與門夾室同用雞

也。《禮記》云：「霽屋者，交於神明之道也。」故云神之。

引《春秋傳》者，《左》莊二十九年傳：「春，新作延廄，書不時也。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杜注云：「日中，春秋

分也。治廄當以秋分，因馬向入而脩之。今以春作，故曰不時。」案：此云春霽廄，則脩廄亦當以春，於周正當爲三

月、四月、五月，是不必以秋分，杜說與此經迂。鄭引《左傳》，似謂春分馬出即可以脩廄，然與《左氏》義究不甚合。

賈疏謂《左傳》爲孟春新延廄，故云不時。蓋欲參合兩經之義，亦未知塙否。云「故字序爲訝，鄭司農云當爲序」者，段

玉裁云：「字當作「書」。《說文·广部》引《周禮》「夏序

馬」，許君從司農易字也。」云「玄謂序，廡也，廡所以庇馬涼也」者，段玉裁云：「《說文》：「序，廡也。」廡堂下周屋，故

可以庇馬使涼。一詒讓案：《釋名·釋宮室》云：「大屋曰廡。廡，幪也。幪，覆也。并冀人謂之房。房，正也，屋之正大者也。」《檀弓》注云：「夏屋，今之門廡也，其形旁廣而卑。」又《漢書·董仲舒傳》晉灼注云：「廊，堂邊廡也。」則房廡之形蓋長廣而卑，與廊同。夏時暑熱，故爲長廣之屋，以庇馬使涼。《吳子·治兵篇》說治馬云：「夏則涼廡。」涼廡卽房馬也。云「充猶居也」者，《小爾雅·廣言》云：「充，備也。」《漢書·張湯傳》顏注云：「居謂儲也。」此充棋質亦儲備置設之意。云「茨，蓋也」者，《說文·艸部》云：「茨，以茅葦蓋屋。」《釋名·釋宮室》云：「屋以草蓋曰茨，茨，次也，次比草爲之也。」云「闔，苫也」者，闔卽蓋之借字。《爾雅·釋宮》云：「白蓋謂之苫」，郭注云：「白茅苫也，今江東呼爲蓋。」《說文·艸部》云：「蓋，苫也。」云「棋質，闔，人所習也」者，賈疏云：「苫，取棋斬苫，則苫蓋之類也，皆闔人所習之事。」惠士奇云：「言闔人養馬，以鈇斬芻，乃其職也。漢掌畜官斫芻，卽此。蓋斫芻以棋爲藉耳。」云「杜子春讀棋爲齊人言鈇棋之棋」者，《文選》陳琳《策魏公九錫文》李注引《蒼頡篇》云：「鈇，棋質也。」《說文·金部》云：「鈇，莖斫刀也。」凡以鈇斫艸木，必以棋承之。杜引齊人方言定棋字之音，兼取其義也。云「棋質，所射者習射處」者，

明唯在習射處射，乃以棋爲質的也。與《司弓矢》「鄭注義同。賈疏云：『按《司弓矢》云：『澤則共棋質之弓矢。』此云射則充棋質，皆謂澤宮中試弓習武時所充也。』」

### 閹人掌養馬芻牧之事，以役閹師。

役者，閹師使令焉。【疏】「掌養馬芻牧之事」者，謂芻秣牧養之事。注云「役者，閹師使令焉」者，《瞽矇》注云：「役，爲之使。」閹師爲閹人之長，其職云「掌教閹人養馬」，故閹人受其使令也。

凡賓客、喪紀，牽馬而入陳。賓客之馬，王所以賜之者。《詩》云：「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喪紀之馬，啓後所薦馬。【疏】「凡賓客喪紀，牽馬而入陳」

者，賈疏云：「雖同牽馬入陳，賓客與喪紀所陳有異。何者？若據賓客，則在館，天子使人就館而陳之。若喪紀，則謂將葬朝廟時，《既夕禮》薦馬纓三就者是也。天子朝廟，亦當在祖廟中，陳設明器之時，亦遣人薦馬及纓，入廟陳之。此馬謂擬駕乘車，吉器最先者也。」

注云「賓客之馬，王所以賜之者」者，《觀禮》云：「天子賜侯氏以車服，迎于外門外，再拜。路先設，西上，路下四亞之。」注云：「路下四，謂乘馬也。」是諸侯朝覲，王賜車馬之事。其時亦

此官牽而入陳之也。又案：《國語·周語》云：「敵國賓至，膳宰致饗，廩人獻餼，司馬陳芻。」韋注云：「司馬掌帥南人養馬，故陳芻，南人職屬司馬。」若然，此官於致饗餼時，兼主陳芻，不徒牽馬矣。引《詩》云「雖無予之，路車乘馬者」，《小雅·采芣篇》文。亦諸侯來朝賜車馬之事，故引以爲證。云「喪紀之馬，啓後所薦馬」者，啓後，謂啓殯後。《既夕禮》：啓後朝祖時云：「薦車，直束榮，北轡，薦馬，纓三就，入門北面，交轡，南人夾牽之。」又祖奠時云：「祖還車，薦馬如初。」又大遺奠後之薦馬，「馬出自道，車各從其馬，駕于門外，西面而俟，南上。」案：彼士禮，亦南人牽馬入陳，與天子同。《裸記》孔疏云：「按《士喪禮下篇》，薦馬之節凡有三時：一者柩初出至祖廟，設奠，爲遷祖之奠，訖，乃薦馬，是其一也；至日側祖奠之時，又薦馬，是其二也；明日將行，設遺奠之時，又薦馬，是其三也。詒讓案：薦馬雖有三節，要在啓殯後，故鄭云啓後以駭之，明皆此官牽而入陳矣。又案：《既夕記》注說上士一廟者，第一日朝廟，不薦車馬。然則王葬徧朝七廟，前六廟皆未薦，至末日朝大祖廟，始牽馬入陳矣。廐馬亦如之。廐馬，遣車之馬。人捧之，亦牽而入陳。」【疏】廐馬亦如之者，此家上喪紀爲文也。注云：廐馬，遣車之馬者，《校人》云

「飾遣車之馬」是也。廐者，謂陳之。云「人捧之」者，謂人廟及行就壙時，皆須人捧之。《校人》注以遣車之馬爲塗車芻靈，明不可駕引以行也。《巾車》云：「大喪，飾車，遂廐之行之。」注云：「謂陳駕之。行之，使人以次舉之以如墓也。」若然，遣車人舉之，故馬亦人捧之矣。云「亦牽而入陳」者，賈疏云：「亦於祖廟陳此明器也。但遣車及馬各使人別捧，故上注云「行則解脫之」是也。」案：賈據《司常》注也。依《巾車》注說，遣車亦陳駕，則入廟陳明器時，當以馬就車駕而陳之。至葬將行時，乃解說而別捧之以如墓。至壙，陳於墓道，亦當駕之。窆時，復解說，藏之椁內見外。互詳《巾車》、《校人》疏。

## 周禮正義卷六十三

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與其財用、九穀、六畜之數要，周知其利害。天下之圖，如今司空輿地圖也。鄭

司農云：「東方曰夷，南方曰蠻，西方曰戎，北方曰貉狄。」玄謂閩，蠻之別也。《國語》曰：「閩，芊蠻矣。」四、八、七、九、五、六，周之所服國數也。財用，泉穀貨賄也。利，金錫竹箭之屬。害，神姦，鑄鼎所象百物也。《爾雅》曰：「九夷、八蠻、六戎、五狄，謂之四海。」【疏】「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者，此與司會、大司徒爲官聯也。《周書·職方篇》與此職文同。彼《敘》云：「王化雖弛，天命方永，四夷八蠻，攸尊王政，作《職方》。」孔注云：「此在《周官·大司馬下篇》，穆王使有司鈔出之，欲時省焉。」案：《周書·職方》次《史記篇》之後，《史記》爲穆王時書，故敘注並蒙彼爲說。然今本《周書》般裸，未必周史官之舊次，《敘》亦似後

人所補作，孔晁強爲之說，不足據。僞孔安國《尚書敘》云：「孔子述《職方》，以除九丘。」又以此經爲孔子所述，尤妄說也。云「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者，此職「辨」字，《周書》及《漢書·地理志敘》並作「辯」，同聲假借字。自邦國都鄙以及四海，並辨其人民之數，則又掌天下之版，與上圖互相備也。此官職掌通於天下，經舉諸侯邦國及采地都鄙，而不及國中鄉遂公邑等者，舉外以該內，亦辨之可知。云「與其財用九穀六畜之數要」者，亦著之於版也。《小宰》注云：「要會，謂計最之簿書。」《周書》無「要」字，疑脫。九穀，詳《大宰》疏。

注云「天下之圖，如今司空輿地圖也」者，此即大司徒所建邦之土地之圖，彼注亦云「若今司空郡國輿地圖」。案：此注不言郡國者，文省。賈疏謂此職方兼主夷狄，漢夷狄不置郡國，故不言，非也。鄭司農云「東方曰夷，南方曰蠻，西方曰戎，北方曰貉狄」者，《職方》孔注義同。《說文·大部》云：「夷，平也，東方之人也。」《虫部》云：「蠻，南蠻，蛇種。」《犬部》云：「狄，北狄，本犬種，狄之言淫辟也。」《豸部》云：「貉，北方多種也。孔子曰：貉之爲言惡也。」《王制》云：「東方曰夷，被髮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髮衣皮，有不粒食



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大戴禮記·千乘篇》云：「東辟之民曰夷，精以僥；南辟之民曰蠻，信以朴；西辟之民曰戎，勁以剛；北辟之民曰狄，肥以戾。」案：諸書言四裔者，皆不及貉。《秋官·敘官》「貉隸」注云：「東北夷。」《職方》孔注云：「貉，狄之別字，俗作貉。」《詩·大雅·韓奕》篇「其追其貉」，毛傳云：「追貉，戎狄國也。」毛、孔亦以貉狄爲一。《漢書·高帝紀》「北貉」，顏注云：「貉在東北方，韓之屬皆貉類也。」又《揚雄傳》注引郭璞云：「今扶餘國卽滅貉故地。」《後漢書·東夷傳》云：「句驪一名貉耳。」①案：貉卽今朝鮮國地。此經四夷夷、蠻、戎、狄外，更有閩貉。貉者，東北夷也。閩者，東南夷也。貉雖與狄同屬北方，而實爲狄之別，猶之閩雖與蠻同屬南方，而實爲蠻之別也。先鄭此注以貉爲北狄。《孟子·告子篇》趙注云：「貉在北方。」賈疏引《鄭志》及《書敘》僞孔傳並以爲東夷。《說文·豸部》云：「貉，北方」，而《羊部》又云「東方貉」，並偏舉一方，不及《貉隸》後鄭注之析矣。又夷蠻戎狄四者，散文亦通，故《秋官》蠻閩夷貉四隸，《司隸》通謂之四翟之隸，翟與狄同，《師氏》又謂之四夷之隸是也。云「玄謂閩蠻之別也」者，《職方》孔注同。《說文·虫部》云：「閩，東南越，蛇種。」《山海經·海內南經》

云：「甌在海中。」郭注云：「閩越卽西甌，今建安郡是也，亦在岐海中。」《文選·吳都賦》劉逵注云：「閩，越名也。秦并天下，以其地爲閩中郡。」案：閩卽今福建，在周爲南蠻之別也。引《國語》曰「閩，芊蠻矣」者，證閩爲蠻之別。《釋文》云：「芊，李云：今《周禮》本或無此字，《國語》則有。」案：韋本《國語》閩作蠻。賈疏云：「案《鄭語》：史伯曰「蠻，芊蠻矣」，注云：「謂上言叔熊避難於濮蠻，隨其俗如蠻人也，故曰蠻。」彼不作閩者，彼蓋後人轉寫者誤。鄭玄以閩爲正。叔熊居濮如蠻，後子從分爲七種，故謂之七閩也。」案：賈卽槩括韋義。攷《鄭語》又云「芊姓夔越」。閩爲東南越，或亦出於芊姓。但賈以閩爲叔熊之後，則古書無徵。鄭、韋所據文義並殊，賈強爲傳合，恐不塙也。云「四八七九五六，周之所服國數也」者，卽《大行人》云「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也」。《職方》孔注云：「八七九五六，見非之言也。」案：孔晁不言四者，蓋以四夷爲總目蠻、閩、貉、戎、狄之言，非東方之夷也。賈疏云：「《鄭志》趙商問：『《職方氏》掌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數。』注云：「周之所服國數。」《禮記·明堂位》曰：「周公六年

①「一」原訛「二」，據《後漢書·東夷列傳》改。

制禮作樂，朝諸侯於明堂，有朝位服事之國數，夷九、蠻八、戎六、狄五。」禮文事異，未達其數？」鄭荅：「《職方氏》四夷，四方夷狄也。九貉即九夷，在東方。八蠻在南方，閩其別也。戎狄之數，或六或五，兩文異。《爾雅》惟有其數耳，皆無別國之名。校不其明，故不定。」若然，《爾雅》之數與《明堂》同，皆數耳，無別國之名。今五六者，正是數耳，其事鄭不其明之，未知何者是，是亦不著其錯誤。」案：賈引《鄭志》說，即孔晁所本。然鄭彼說，以釋《師氏》四夷之隸及《鞮鞻氏》四夷之樂，則正相當，若此注以四八七九五六並舉為所服國數，又無破先鄭之說，則不以四夷為四方夷之總目。《象胥》云「掌蠻夷閩貉戎狄之國」，夷在蠻下，則非總目之文可知。依經攷義，此注為長。孔、賈反依《鄭志》改此注義，慎矣。《大戴禮記·用兵篇》云「六蠻四夷」，盧注云：「《周禮·職方氏》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此周所服四海其種落之數也。《明堂位》曰「九夷、八蠻、六戎、五狄」，此朝明堂時來者國數也。《爾雅》曰「九夷、八狄、七戎、六蠻」，其夏之所服與？殷之夷國，東方十，南方六，西方九，北方十有三。然鄭玄以四夷為四方，九貉為九夷，又引《爾雅》，其數不同，及六四文闕而不定，是終使學者疑於所聞也。」盧氏亦不從《鄭志》說。其云「周

所服種落之數」，正依此注義。惟《爾雅》為夏制，則無塙據；又疑鄭引《爾雅》文數不同，亦非也。詳後。云「財用，泉穀貨賄也」者，《大宰》注云：「財，泉穀也。」又《宰夫》注云：「用，貨賄也。」故此兼釋之。云「利，金錫竹箭之屬」者，據下文。云「害，神姦，鑄鼎所象百物也」者，《左·宣三年傳》王孫滿對楚子云：「夏之方有德，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杜注云：「圖鬼神百物之形，使民逆備之。」是神姦謂鬼神百物也。引《爾雅》曰「九夷、八蠻、六戎、五狄，謂之四海」者，《釋地》文。今郭注本作「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毛詩·小雅·蓼蕭·序》箋同。孔疏云：「《雒師謀》、《我應》注皆與此同。《職方氏》及《布憲》注亦引《爾雅》云「九夷、八蠻、六戎、五狄，謂之四海」。數既不同，而俱云《爾雅》，則《爾雅》本有兩文。今李巡所注「謂之四海」之下，更三句云「八蠻在南方，六戎在西方，五狄在北方」。此三句唯李巡有之，孫炎、郭璞諸本皆無也。李巡與鄭同時，鄭讀《爾雅》蓋與巡同，故或取上文，或取下文也。此及《中候》直言四海，不列其數，故引上文解之。《職方》列其國數，唯「五戎六狄」與《爾雅》「六戎五狄」上下不同，餘則相似，故據下文也。《布憲》則秋官，承夏官之下，故同於《職方》焉。《周

禮注：據《爾雅》下文八蠻六戎五狄當四海者，以《明堂位》陳周公朝於明堂之時，其數與之等，是周時之驗，故據之焉。案：據孔說，則鄭所見《釋地》本有兩文，故此注及布憲注並錯引其語，《調人》注亦同。至《夢蕭序》箋及《尚書中候》注，則又專據《釋地》上文爲說，箋注雖異，要同本《釋地》。盧辯及賈疏未知《爾雅》李、郭本異，妄有所疑，賈又謂《詩箋》或後人轉寫之誤，疏矣。《白虎通義·禮樂篇》云：「東方爲九夷，南方爲八蠻，西方爲六戎，北方爲五狄。故《曾子問》曰：『九夷、八蠻、六戎、五狄，百姓之難至者也。』」班所引《曾子問》佚文，亦與此注及《明堂位》同。《墨子·節葬下篇》又有「八狄七戎」，則與《釋地》郭本同。又《王制》孔疏釋九夷、八蠻、六戎、五狄之名，九夷依《東夷傳》，九種曰：畎夷、于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李巡注《爾雅》云：「一曰玄菟，二曰樂浪，三曰高驪，四曰滿飾，五曰覺夷，六曰索家，七曰東屠，八曰倭人，九曰天鄙。八蠻云：一曰天竺，二曰咳首，三曰僬僥，四曰跂踵，五曰穿胃，六曰儋耳，七曰狗軹，八曰旁春。六戎云：一曰僥夷，二曰戌夷，三曰老白，四曰耆羌，五曰鼻息，六曰天剛。五狄云：一曰月支，二曰穢貊，三曰匈奴，四曰單于，五曰白屋。」《論語·子罕》皇疏說與李略同。今

案：夷蠻諸國，經記並約舉大數，文多錯異。鄭君精博，猶未聞其別國之名，李、范之說，未知所據，附錄之以備攷。乃辨九州之國，使同貫利。貫，事也。【疏】「乃辨九州之國」者，《說文·川部》云：「州，水中可居曰州。昔堯遭洪水，民居水中高土，故曰九州。一曰州，疇也，各疇其土而生之。」《尚書釋文》引《春秋說題辭》云：「州之言殊也。」注云「貫，事也」者，《爾雅·釋詁》文。《職方》孔注亦同。賈疏云：「使同其事利，不失其所也。」東南曰揚州，其山鎮曰會稽，其澤藪曰具區，其川三江，其浸五湖，其利金錫竹箭，其民二男五女，其畜宜鳥獸，其穀宜稻。鎮，名山安地德者也。會稽在山陰。大澤曰藪。具區，五湖在吳南。浸，可以爲陂灌漑者。錫，鐵也。箭，篠也。鳥獸，孔雀、鸞、鷄、鵠、犀、象之屬。故書箭爲簞，杜子春云：「簞當爲箭，書亦或爲箭。」【疏】「東南曰揚州」者，沿《禹貢》制也。阮元云：「《廣韻·二十一震》、《太平御覽·州郡部》皆引作『揚州』。蓋州名字本從木。自開成石經定從手旁，後俱作揚。」詒讓案：揚州字，古書揚楊錯出。宋景祐本《漢書·地理志》述此經並作「揚」，宋本《爾雅·釋地》同。許嵩《建

康寶錄引《春秋元命苞》云：「地多赤揚，因取名焉。則當以「揚」爲正。《釋名·釋州國》云：「揚州州界多水，水波揚也。《禹貢》孔疏引李巡云：「江南其氣燥勁，厥性輕揚，故曰揚。揚，輕也。」《爾雅釋文》引《太康地記》云：「以揚州漸太陽位，天氣奮揚，履正含文明，故取名焉。」此竝依揚字爲釋。張參《五經文字》據李巡輕揚之訓，廣從本爲俗譌，故唐石經《書》、《禮》、《爾雅》皆從手。宋以來版本多沿之。宋小字本、明閩監本《周禮》作揚者，蓋誤而合於古，非所據舊本如是也。至九州名義，大抵就州中所屬山川國邑爲稱，諸家望文生義，似皆未塙。竊謂此州地苞百越，揚越聲轉，義亦同，揚州當因揚越得名，猶荊州之與荊楚義亦相因矣。《禹貢》云「淮海惟揚州」，《公羊》莊十年徐疏引鄭《書注》云：「揚州界自淮而南，至海以東也。」《爾雅·釋地》云「江南曰揚州」，郭注云：「自江南至海。」《呂氏春秋·有始覽》云：「東南爲揚州，越也。胡渭云：「殷割淮南江北之地以益徐，故《爾雅》曰「江南曰揚州」，蓋視夏之揚爲小，然其西又得《禹貢》荊州之地。案《禹貢》導水文，漢至大別入江，而《爾雅》曰「漢南曰荊州」，蓋漢水之名，至大別山而止。其曰漢南者，謂大別以西，漢水之南也。曰江南者，謂大別以東，江水之南也。荊揚之界當於此分。」

朱右曾云：「《禹貢》揚州北至淮，東至海。」《爾雅》言殷制九州，江南曰揚，則北不得淮。周以淮爲青州浸，疑同於殷。案：胡、朱說近是。殷以淮隸徐，周省徐入青，故淮亦隨之，蓋並沿殷制也。周揚州方域東至海，南接越閩荒服，不知所極，西依胡渭說抵漢與荊界，北逾江與青界，東南、東北並至海，西南接南越荒服，不知所極，西北距淮與豫界。此經九州名多因虞、夏、殷制，而疆域則不甚同。今略舉四至八到，以備攷證，其詳未能究也。云「其川三江」者，賈疏云：「案《禹貢》云九江，今在廬江、尋陽南，皆東合爲大江。揚州所以得有三江者，江至尋陽南合爲一，東行至揚州，入彭蠡，復分爲三道而入海，故得有三江也。」詒讓案：「三江者，北江、中江、南江也。」《書·禹貢·揚州》云：「江既入，震澤底定。」孔疏引鄭《書注》云：「江分於彭蠡，爲三孔，東入海。」又導漢云：「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又導江云：「東地北會于匯，東爲中江，入于海。」疏引鄭注云：「東地者，爲南江。此經義與《禹貢》同。」《漢書·地理志》云：「蜀郡湔氐道，《禹貢》嶓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東南至江都入海。」又《會稽郡吳》：「南江在南，東入海，揚州川。」毗陵，北江在北，東入海，揚州川。」又「丹陽郡石城，分江水首受江，東至餘姚入海。蕪湖，中江出西

南，東至陽羨入海，揚州川」。即通釋《禹貢》及此經「江之義。東漢人說三江者，《論衡·書虛篇》云：「有丹徒大江，有錢塘浙江，有吳通陵江。」《水經·禹貢山水澤地所在篇》云：「中江在丹陽蕪湖縣西南，東至會稽陽羨，入于海。北江在毘陵北界，東入于海。」又《河水篇》云：「河水與江合流，又東過彭蠡澤，又東至石城縣分爲二，其一東北流，其一又過毗陵縣北爲大江，又東至會稽餘姚縣，東入于海。」案：《水經》此文難通，酈注亦疑其誤，戴震校本謂當云：「其一東北流，又過毗陵縣北，爲北江；其一又東至會稽餘姚縣，東入于海。」依戴校，則《水經》說與《漢志》三江分江水說正同。又酈注云：「《地理志》曰：江水自石城東出，逕吳國南，爲南江。江水東逕石城縣北，又東逕宣城之臨城縣南，又東逕安吳縣，又東逕寧國縣南，又東逕故鄣縣南，安吉縣北，又東北爲長瀆，歷湖口，又歷烏程縣南，通餘杭縣，則與浙江合，又東逕姚姚故城南，又東注于海。」依酈說，是《漢志》石城下之分江水，即吳南之南江，亦一記其原，詳其委也。金榜申三江鄭義云：「《禹貢》經文凡言東南北者，皆指其下流水所趨之地。經言東爲北江，東爲中江，明在彭蠡東。經言爲北江入于海，爲中江入于海，明皆專流逕達，非渾濤入海者。故注云「江至彭蠡，分爲三

孔，入于海」，蓋據經立訓如此。漢自北入江，故分爲北江者，仍繫於漢；岷江在中，故分爲中江者，仍繫於江。南江不見於經，彭蠡以下首受江者是也。故注云東迤者爲南江，言東迤北會于匯，即東出爲南江矣。此鄭君之說。賈氏疏《職方》三江，顏氏注《地理志》北江中江，皆本其義者也。孔傳于「東爲北江入于海」注云：「自彭蠡江分爲二，入震澤，遂爲北江而入海。」言三江入震澤，與經北江、中江入于海不合；言入震澤遂爲北江，與經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不合。晉顧夷撰《吳地記》云：「松江東北行七十里，<sup>①</sup>得三江口，東北入海爲婁江，東南入海爲東江，並松江爲三江。」此即《吳越春秋》所云出三江之口者。孔傳爲魏晉間書，遂援以釋《禹貢》三江，違失經意。又申班、酈義云：「《班志》毗陵之北江，<sup>②</sup>即今大江。其蕪湖之中江，吳縣之南江，逕流湮廢。據《班志》丹陽石城下云：「分江水首受江，東至餘姚入海。」《說文》：「江水至會稽，山陰爲浙江。」《關駟》十三州志：「江水至會稽，與浙江合。」晉灼亦云：「《水經注》謂《地理志》江水自石城東出，逕吳國南，爲

① 原脫「十」，楚本有，與金榜、禮箋引文合，今據補。

② 原脫「班志」，據楚本補。

南江。」榜謂分江水合三江言之，爲南江，猶岷江合言之爲北江。《班志》于石城著南江源委，猶于潯氏道著北江源委。故《志》于中江言出蕪湖西南，東至陽羨入海，至南江，北江但云東入海，以入海之地已互見于石城、潯氏道也。漢烏程地在震澤之南，東北與吳縣壤接，《志》言震澤在吳西，則南江至烏程者爲在吳南矣。《水經》闕中江不著，酈元敘南江歷湖口，因釋湖口地名云「江南東注于具區，謂之五湖口，東則松江出焉」，援郭景純《江賦》「注五湖以漫漭」爲證，爲中江入海之蹟。然于出蕪湖東至陽羨者，究莫能綜緝所繹，蓋中江徙流久矣。北江爲岷江經流，由毗陵入海，中江出蕪湖，由松江入海，南江出石城，合浙江入海，故子胥云：「吳之與越，三江環之。」《班志》所敘三江如是。《水經·沔水注》引郭景純亦云「三江，岷江、松江、浙江」。蓋診其歸墟之蹟，而未極中江、南江之源者也。錢塘、孫星衍、阮元說並略同。今案：三江之說，以《漢志》最爲近古可信。蓋江水自彭蠡以西，止有經流獨行，至彭蠡以東，乃分爲三。以今水道校之，江水自四川松潘廳羊膊嶺發源，過四川、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經江蘇揚州府江都縣、常州府武進江陰兩縣，卽漢毗陵縣境，至通州入海，此卽《漢志》之北江也。《志》於潯氏道著其源，於毗陵詳其委，迄今

二千年，經流無改，亦向無異說，而中江、南江則說多舛異。蓋《漢志》謂中江出蕪湖，至陽羨入海，其逕流無可校驗。《水經·江水篇》今本有闕佚，故中江下流亦無見文。王象之《輿地紀勝》云：「《水經》云：『中江在丹陽蕪湖縣東，南至會稽陽羨入海。』今縣河東達黃池，入太湖，至銀林止，所謂中江東至陽羨，卽此是也。蘇、常承此江下流，常病漂沒，後築銀林五堰以窒之。自是中江不復東，而宣、歙諸水，皆由蕪湖西達大江矣。」又《文選·江賦》李注引《水經》注云：「中江東南左會漏湖。」又引《風土記》謂漏湖在陽羨，此與《漢志》亦正合。金氏、阮氏推校衆說，謂中江卽今安徽太平府蕪湖縣南之蕪湖水，古蓋本通江蘇常州府宜興縣之荆谿，故樂史《太平寰宇記》江南東道常州宜興縣下云：「荆谿，《漢志》中江，卽此谿也。」今宜興卽漢陽羨縣地，惟蕪湖水自唐宋時築銀林五堰，中江故流遂斷不復東。又荆谿東注太湖，亦不逕入海，並與漢時異。其下流，則顧炎武、胡渭、阮元並謂卽今之松江，東爲吳淞江，由上海縣入海者，與金說略同。陳澧則謂中江蓋自今荆谿入太湖，又東爲長涇白湖，東流至常熟縣入海。今攷蕪湖水及荆谿爲中江遺迹，殆無疑義，惟入海下流尚無塙證。南江依酈說，則當由今安徽池州貴池縣西，分出一派，其下流蓋入太

湖，出爲今江蘇蘇州府吳江縣運河，卽漢吳縣境也。又南流至今浙江紹興府山陰縣爲浙江，《說文·水部》浙字注所云「江水東至會稽，山陰爲浙江」者也。其下流又至今紹興府餘姚縣入海。《水經·沔水篇》注載南江自石城至餘姚入海之蹟，文尚完備。今貴池分江之處，故瀆久湮，吳江運河與浙江又不相屬，故酈說亦無可案驗。金氏、阮氏並據酈說以證《班志》，顧炎武、胡渭、錢大昕、洪亮吉說並同。但《漢志》南江本云從吳南入海，而分江水自從餘姚入海，二文本不同，吳與餘姚南北相距殊遠，中尚隔由拳、海鹽諸縣，似不可并爲一。況《漢志》分江水下並不云揚州川，《水經》江水下流，今本文既闕，酈氏《沔水》注又多疏謬，所說或未必合班氏之旨，故程瑶田、全祖望、戴震、錢坫、陳澧並謂分江水非卽南江，其說似不可通。川流湮徙，舊籍紛互，難以決定，謹備列衆說，用資掣轡。至漢晉以來說三江者，異說甚多。《國語·越語》韋注云：「三江，松江、錢塘江、浦陽江。」《水經·沔水》注云：「松江自太湖東北流，逕七十里，江水奇分，謂之三江口，《吳越春秋》稱范蠡去越，乘舟出三江之口，入五湖之中者也。此亦別爲三江五湖，雖稱相亂，不與《職方》同。庾仲初《揚都賦》注云：「今太湖東注爲松江，下七里有水口，分流，東北入海爲婁江，

東南入海爲東江，與松江而三。」此非《禹貢》之三江也。今案：庾說與《禹貢》釋文引《吳地記》同，《史記·夏本紀》張氏正義亦從其說，此別爲太湖以下之三江。<sup>①</sup>酈道元謂非《禹貢》、《職方》之三江，《禹貢》疏亦云「《職方》揚州，其川曰三江，宜舉州內大川。其松江等，雖出震澤，入海既近，《周禮》不應舍岷山大江之名，而記松江等小江之說」。是也。《吳越春秋》則以浙江、浦陽江、剡江爲三江，是又專就浙東之水言之，並與《書》、《禮》無會。又徐堅《初學記·地部》彙括孔、鄭《書注》「三江」義，云「左合漢爲北江，會彭蠡爲南江，岷江居其中」。此謂三江之分在彭蠡。以上與《禹貢》疏所引三江分於彭蠡爲三孔入海者義乖，疑徐氏之誤，實非鄭注也。《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禹貢》三江俱會於彭蠡，合爲一江入于海。」此說與徐引鄭說略同，並顯與經違，不可依據。唐宋以後，衆說紛異尤甚，今悉無取焉。云「其浸五湖」者，《釋文》云：「浸，本又作寢。」《漢書·地理志》述此經亦作寢，顏注云：「寢，古浸字也。」案：《說文·水部》無浸字，寢下云：「寢水出魏郡武安，東北入呼沱水。」是寢本水名，段借爲陂寢。此經作浸，《漢

①「爲」原作「謂」，據楚本改。

志「作浸者，並寢之省也。」云：「其利，金錫竹箭者，此經九州所述山澤川浸之次，復列其利以下，即上所辨人民、財用、九穀、六畜之數要也。」云：「其民二男五女者，《職方》孔注云：『九州上氣，生民男女各不同。』案：此經揚、荆、豫、兗、幽、并六州，皆女多於男，雍冀二州則男多於女，《淮南子·墜形訓》云：『山氣多男，澤氣多女，是也。』云：『其畜宜鳥獸者，《周書·職方》作『其畜宜雞狗鳥獸』，於文爲贅，蓋誤衍。』云：『其穀宜稻者，《淮南子·墜形訓》云：『江水肥仁而宜稻，』與此經揚荆宜稻亦合。』《易·泰》、《詩·周南·樛木》孔疏引此竝云：『荊州、揚州宜稻麥』，今本兩州竝無麥，《周書·職方》、《漢·地理志》敘並同，疑孔穎達偶誤記也。」注云：「鎮，名山，安地德者也」者，《廣雅·釋詁》云：「鎮，安也。」《大司馬》四鎮，注云：「四鎮，山之重大者。」《書·舜典》「封十有二山」，僞孔傳云：「每州之名山殊大者，以爲其州之鎮。」此九州九山亦並當州重大之山，以鎮安地域者，故尊之曰鎮也。」云：「會稽，在山陰者，《漢·地理志》云：『會稽郡山陰，會稽山在南，上有禹冢、禹井，揚州山。』案：今浙江紹興府山陰縣即漢故縣，會稽山在東南十二里。」云：「大澤曰藪」者，《說文·艸部》云：「藪，大澤也。」《風俗通義·山澤篇》云：「謹案：《爾雅》：『

藪者澤也。』藪之爲言厚也，草木魚鼈所以厚養人君與百姓也。」案：今《爾雅》無此文。賈疏云：「案《澤虞職》：『大澤大藪』，注『水鍾曰澤，水希曰藪』，則澤藪別矣。但澤藪相因，亦爲一物，故云大澤曰藪也。」云：「具區，五湖在吳南」者，《爾雅·釋地》上藪，吳越之間有具區，郭注云：「今吳縣南大湖，即震澤是也。」《漢書·地理志》云：「會稽郡吳故國，周大伯所邑，具區澤在西，揚州藪，古文以爲震澤。」《風俗通義·山澤篇》云：「九藪，揚州曰具區，在吳縣之西。」賈疏云：「依《地理志》，南江在吳南，震澤在西。通而言之，亦得在吳南，具區即震澤，一也。」詒讓案：《山海經·南山經》云：「浮玉之山，北望具區。」郭注云：「今吳縣西南太湖也。」《禹貢》「震澤底定」，僞孔傳云：「震澤，吳南大湖名。」孔疏云：「案《周禮·職方》，揚州藪曰具區，浸曰五湖。五湖即震澤。若如《志》云『具區即震澤』，則浸藪爲一。」案：餘州浸藪皆異，而揚州同名，蓋揚州浸藪同處，論其水謂之浸，指其澤謂之藪。」胡渭云：「具區，班固以爲即震澤。蓋澤自吳西南境東出爲松江，一名笠澤，在今吳江縣界北，去吳五十里。《水經注》云：『笠澤在吳南，松江在右，《國語》越伐吳，吳禦之笠澤，越軍江北，吳軍江南者是也。』」宋葉夢得《避暑錄話》云：「孔氏以太湖爲震澤，非



是。《周官》揚州澤藪爲具區，其浸爲五湖。既以具區爲澤藪，則震澤卽具區也，太湖乃五湖之總名耳。凡言藪者，皆人資以爲利，故曰藪以富得民，而浸則但水之所鍾也。今平望八尺震澤之間，水瀾漫而極淺，與太湖相接，而非太湖，自是人於太湖，自太湖入於海。雖淺而瀾漫，故積潦暴至，無以洩之，則溢而害田，所以謂之震，猶言三川皆震者。然蒲魚蓮芡之利，人所資者甚廣，亦或可隄而爲田，與太湖異，所以謂之澤藪。」黃儀云：「今土人自包山以西，謂之西太湖，水始淵深。自莫釐武山以東，謂之南湖，水極灘淺，蓋卽古之震澤，止以上流相通，後人遂混謂之太湖，誤矣。」案：胡、黃說是也。具區者，太湖旁水希之地，故謂之藪，亦謂之震澤，五湖始爲太湖。《書》僞孔傳及郭璞、孔穎達、酈道元諸人並淆混莫辨。鄭此注則以其同在吳南，故牽連釋之，非謂二者爲一也。《國語·越語》云：「越興師伐吳，戰於五湖。」韋注云：「五湖，今太湖。」《方言》郭注義同。《文選·江賦》李注引張勃《吳錄》云：「五湖者，太湖之別名也，周行五百餘里。」《說文·水部》云：「湖，大陂也。揚州浸有五湖。」案：今江南蘇州府吳縣卽漢故縣，太湖在西南三十里。至五湖枝別之名，秦漢古書無文，吳晉以後異說殊夥。如《水經·沔水注》云：「南江東注于具區，謂之

五湖口。五湖謂長蕩湖、太湖、射湖、貴湖、漏湖也。」又云：「范蠡滅吳，返至五湖而辭越，斯乃太湖之兼攝通稱也。虞翻曰：是湖有五道，故曰五湖。」又《史記·夏本紀》正義云：「五湖者，菱湖、游湖、莫湖、貢湖、胥湖，皆太湖東岸五灣，爲五湖，蓋古時應別，今並相連。」范成大《吳郡志》引《吳地記》說同。《太平寰宇記》江南東道湖州引韋昭《吳郡國志》云：「太湖邊有游湖、莫湖、胥湖、貢湖，就太湖爲五湖。」又云：「胥湖、蠡湖、洮湖、漏湖，就太湖爲五也。」又引虞仲翔《川瀆記》云：「太湖東通常州松江，南通烏程霅溪水，西通義興荆溪水，北通晉陵漏湖，東通嘉興韭溪水。凡五通，謂之五湖。」後漢書·馮衍傳李注云：「漏湖、洮湖、射湖、貴湖及太湖爲五湖，並太湖之小支，俱連太湖，故太湖兼得五湖之名。諸書所說五湖，名各殊異，不知孰爲周秦舊名。攷韓非子·初見秦篇，說秦破荆襲郢，取洞庭五湖，則楚南別有五湖，與揚浸殊異。若《史記·河渠書》索隱又引郭璞《江賦》，以五湖爲具區、洮湖、彭蠡、青草、洞庭。今檢郭賦並不以此爲五湖，況青草、洞庭，遠在荆域，尤與揚浸違倍，洮湖亦本一湖，而并爲一，其說殊謬，不足據也。」云：浸可以爲陂灌溉者，者，《漢地理志》顏注云：「川，水之通流者也。浸，謂引以灌溉者。」案：《說文·

水部《湖下》云：「浸，川澤所仰以灌溉也。」《月令》鄭注云：「畜水曰陂。蓋大川源流緜遠，迴注無定；浸則瀦蓄一方，利資灌溉，小於川者也。」《毛詩·小雅·瞻彼洛矣》傳以洛爲宗周溉浸水，即據後雍浸之洛言，與鄭、許義同。云「錫，鐵也」者，《爾雅·釋器》云「錫謂之釧」，郭注云「白鐵」。《急就篇》顏注云：「錫在銀鉛之間，即今白鐵也。」《禹貢》揚州厥貢惟金三品，又有錫貢，孔疏引鄭《書注》以爲銅三色，又云錫所以采金也。《考工記·總敘》亦云「吳粵之金錫」。金錫並即謂銅鐵，不兼它金也。僞孔傳及《詩·魯頌·泮水》孔疏引王肅說，金三品爲金銀銅，與鄭異。云「箭，篠也」者，《周書》孔注同。《說文·竹部》云：「箭，矢也。篠，箭屬，小竹也。」「篠」即篠之俗。《爾雅·釋艸》云：「篠，箭。」《書·禹貢》揚州云「篠簜既敷」，孔傳云：「篠，竹箭。簜，大竹。水去已布生。」《爾雅·釋地》云：「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郭注云：「竹箭，篠也。」戴凱之《竹譜》云：「箭竹，高者不過一丈，節間三尺，堅勁中矢，江南諸山皆有之，會稽所生最精好。」據此諸文，是箭一名篠，即竹之小而疏節堅中者也。云「鳥獸，孔雀、鸞、鵠、犀、象之屬」者，別於家畜也。《職方》孔注云：「鳥獸，山澤所育之屬也。」《御覽·羽族部》引劉欣期《交州記》

云：「孔雀色青，尾長六七尺，能舒，舞足爲節，出嶺南諸處。」《說文·鳥部》云：「鸞，赤神靈之精也。赤色五采，雞形，鳴中五音，頌聲作則至。周成王時，氏羌獻鸞鳥。」《爾雅·釋鳥》云：「鵠，鵠鵠。」犀，詳《函人》疏。象，詳《壺涿氏》疏。此並南徼珍異鳥獸，故鄭約舉之。云「故書箭爲晉，杜子春云，晉當爲箭，書亦或爲箭」者，云「舊本並誤」，今據明葛肅本正。段玉裁云：「《大射儀》『綴諸箭』，鄭注『古文箭爲晉』，與此故書同，二字古同音也。」《吳越春秋》「晉竹十度」，晉竹正謂箭竹，所謂會稽竹箭也。箭，矢竹也，本小竹之名，中矢，因名矢爲箭。《說文·木部》曰：「檣，木也，從木晉聲。」《書》曰：「竹箭如檣。」案：此當云「周禮」曰「竹檣讀如箭」，今本轉寫譌亂也。許所見《周禮》故書字從木。一案：段說近是。正南曰荊州，其山鎮曰衡山，其澤藪曰雲薈，其川江漢，其浸潁湛，其利丹銀齒革，其民一男二女，其畜宜鳥獸，其穀宜稻。衡山在湘南。雲薈在華容。潁出陽城，宜屬豫州，在此非也。湛，未聞。齒，象齒也。革，犀兕革也。杜子春云：「湛讀當爲人名湛之湛，湛或爲淮。」【疏】「正南曰荊州」者，沿《禹貢》制也。《釋名·釋州國》

云：「荊州取名於荆山也。必取荆爲名者，荆，警也，南蠻數爲寇逆，其民有道後服，無道先強，常警備之也。」《禹貢》孔疏引李巡云：「荊州其氣燥剛，稟性彊梁，故曰荆，荆，彊也。」案：劉氏謂荊州取名於荆山是也。《禹貢》「荆及衡陽惟荊州」，《公羊》莊十年傳，徐疏引鄭《書注》云：「荊州界自荆山，南至衡山之南。」爾雅·釋地云：「漢南曰荊州。」郭注云：「自漢南至衡山之陽。」呂氏春秋·有始覽云：「南方爲荊州，楚也。」案：周荊州方域，東依胡渭說，盡漢與揚界，南逾衡山，接南夷，西距巴蜀，並荒服，不知所極。北據荆山，與豫界。東南與揚界，不知所分。東北抵漢東，與豫界。西南接西南夷，荒服，不知所極。西北距漢與雍界。云「其澤藪曰雲夢」者，夢，《周書》作「夢」，同，詳後。云「其川江漢」者，賈疏云：「揚州云三江，不言漢，此荊州直言江，不言漢，兼云漢者，此州江未分爲三，故直云江，此州有漢水過焉，故江漢並言也。」詒讓案：江卽揚州三江之上流，詳前疏。漢者，《禹貢》云：「蟠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於大別，南入于江。」《說文·水部》云：「漢，漾也，東爲滄浪水。漾水出隴西氐道，東至武都爲漢。沔水出武都沮縣東狼谷，東南入江，或曰入夏水。」《漢·地理志》云：「隴西郡氐道，《禹貢》養水所

出，至武都爲漢。」又，「武都郡沮，沮水出東狼谷，南至沙羨南入江，荊州川。」又，「武都，東漢水受氐道水，一名沔，過江夏，謂之夏水，入江。」又，「隴西郡西，《禹貢》蟠冢山，西漢水所出，南入廣漢白水，東南至江州入江。」又，「南郡華容，夏水首受江，東入沔。」《水經·沔水篇》云：「沔水出武都沮縣東狼谷中，至江夏沙羨縣北，①南入於江。」又《漾水篇》戴震校本云：「漾水出隴西氐道縣蟠冢山，東至武都沮縣，爲漢水，過江州縣東，東南入于江。」金榜云：「後儒言漢水源者，咸求之于蟠冢。以《漢志》考之，「蟠冢導漾」惟據《禹貢》漢水言耳。周《職方》荊州漢水則不導源于蟠冢，故《志》言沮水出沮縣東狼谷，南至沙羨南入江，荊州川。《說文》、《水經》、《後漢郡國志》皆云然。蓋漾水輟流，不與漢水相屬，由來久矣。《志》言《禹貢》漾水出隴西氐道縣，至武都爲東漢水，一名沔，過江夏謂之夏水，入江。此明《禹貢》漢水故道，班氏白謂采獲舊聞，考跡《詩》、《書》，推表山川，以綴《禹貢》。周官《春官》、下及戰國、秦、漢者如是，非謂漢代逕流之道東漢水仍上受氐道水也。」水經言漾水出隴西氐道縣蟠冢山，東至武都沮縣爲漢水，東

①「夏」原訛「漢」，據楚本改。

南至江州縣東，南入于江。潯水既輟東流，勢必西入，徒以氏道無可考見，後世莫能定其孰爲潯水，而與東漢水不相屬，得《水經》校之益明。後儒考《漢志》不詳，于漢源求蟠冢不得，因旁漢水之山強名之爲蟠冢，亦近誣矣。《漢志》，《禹貢》蟠冢山在隴西西縣，西漢水所出，南入廣漢白水，東南至江州入江，不見于氏道。然于氏道言《禹貢》潯水所出，東至武都爲漢，正釋經「蟠冢導潯，東流爲漢」，明氏道亦得有蟠冢山。是山峰岫延長，西氏道皆其盤迴之地。準之地望，氏道當在西縣東，《志》已於西縣著蟠冢山，氏道例不重出。《水經》言潯水出隴西氏道蟠冢山，郭景純《山海經注》亦言蟠冢在武都氏道縣南，可與《漢志》互明。西漢水，鄭《書注》以爲《禹貢》梁州之潯，以上受漢別，故得西漢水之稱。後乃併其上流出蟠冢者，名之爲西漢水矣。一案：金說是也。漢有五名，初出自蟠冢，爲潯，潯字又作養。至武都爲漢，對西漢水言之，則曰東漢水。漢時潯水之源已絕，遂以近源之沮水當漢水。沮又名沔水，過江夏又謂之夏水，實一川也。惟西漢水出西縣蟠冢山，至江州入江者，不入荊州境，非《禹貢》、《職方》之漢水也。《漢志》所述導潯舊蹟，與漢時沮水源流甚悉。《水經》之沔水，即《漢志》之沮水，而所云潯水者，其實即西漢水，<sup>①</sup>而亦襲《漢志》氏

道潯水之文，其說非也。酈注則並據西漢水爲釋，固不誤矣。今漢水源出陝西甯羌州北蟠冢山，至沔縣青陽鋪，有沔水會沮水來會，經褒城縣境，稱爲沔水，至湖北漢陽府城北，入大江，曰漢口。漢隴西氏道西縣，並在甘肅鞏昌府西和縣境。甯羌州之蟠冢山，非《禹貢》、《漢志》之蟠冢山也。蓋今漢源，與古絕異，惟入江之處尚與古同耳。胡渭云：「《禹貢》導水漢至大別，入江，而《爾雅》曰「漢南曰荊州」，蓋漢水之名，至大別山而止。其曰漢南者，謂大別以西，漢水之南也。曰江南者，謂大別以東，江水之南也。荊揚之界當於此分。」案：胡說是也。云「其利丹銀齒革」者，《禹貢》荊州「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礪砥砮丹」。僞孔傳云：「丹，朱類。」《說文·丹部》云：「丹，巴越之赤石也。」案：丹即丹沙也。《史記·貨殖傳》云：「江南出金、錫、連、丹沙、犀、齒革。」《爾雅·釋器》云：「白金謂之銀。」賈疏云：「案《禹貢》荊揚二州俱云貢金三品，則二州通有金錫也。」注云「衡山在湘南」者，《漢·地理志》云：「長沙國湘南，《禹貢》衡山在東南，荊州山。」《爾雅·釋山》云「江南衡」，郭注云「南嶽衡山」。《水經·禹貢山水澤地所

① 「其」原訛「者」，據楚本改。

在《云》：①「衡山在長沙湘南縣南。」案：漢湘南故城在今湖南長沙府湘潭縣西百六十里，衡山在今衡州府衡山縣西北三十里，亦漢湘南地也。云「雲曾在華容」者，《漢地理志》敘述此經亦作「夢」。《志》云「南郡華容，雲夢澤在南，荊州藪」。《爾雅·釋地》十藪，云「楚有雲夢」，郭注云：「令南郡華容縣東南巴丘湖是也。」《風俗通義·山澤篇》云：「九藪，荊州曰雲夢，在華容縣南，今有雲夢長掌之。」《說文·艸部》云：「九州之藪，荊州雲夢。」字並與《周書》同。《水經·禹貢山水澤地所在》云：「雲夢澤在華容縣之東。」又《夏水篇》酈注云：「夏水又東逕監利縣南，縣土卑下，澤多陂池，西南白州陵東界，逕于雲杜、沌陽，爲雲夢之藪矣。韋昭曰：「雲夢在華容縣。」案：《春秋》魯昭公三年，鄭伯如楚，子產備田具，以田江南之夢，郭景純言華容縣東南巴丘湖是也。杜預云：「枝江縣、安陸縣有雲夢。」蓋跨川亘隰，兼苞勢廣矣。案：《禹貢》荊州「雲土夢作乂」。《國語·楚語》王孫圉曰：「楚又有藪曰雲連徒州，金木竹箭之所生也。」韋注云：「楚有雲夢藪澤也。」《左》昭三年傳「王以田江南之夢」，杜注云：「楚之雲夢，跨江南北。」又定四年傳：「楚子涉睢濟江，入于雲中。」孔疏云：「《土地名》云：「南郡枝江縣西有雲夢城，江夏安陸縣東南亦有夢城。」

或曰：南郡華容縣東南有巴丘湖，昭三年，王與鄭伯田於江南之夢，謂此也。言江南之夢，則江北亦有夢矣。司馬相如《子虛賦》云：「雲夢者，方八九百里。」則此澤跨江南北。案：孔說是也。《楚辭·招魂篇》云「與王趨夢兮課後先」，②王注云：「夢，澤中也。楚人名澤爲夢中。」《淮南子·墜形訓》云「南方曰大夢」，高注云：「夢，雲夢也。」據此諸文，則雲者此澤之專名，夢者楚人之通語。《禹貢》之雲土，即《楚語》之雲連徒州，《漢·地理志》江夏郡又有雲杜縣，土徒杜並聲近字通。然則雲土即澤名，雲土夢猶云雲土澤耳，省文曰雲夢，復省之則曰雲，曰夢，實一藪也。《史記·夏本紀》索隱以雲土夢爲二澤，誤。漢華容故城在今湖北荊州府監利縣。③胡渭云：「《漢志》南郡華容縣，雲夢澤在南，荊州藪。編縣有雲夢宮，江夏西陵縣有雲夢宮。④華容今監利，石首二縣，監利在江北，石首在江南。編縣今荊門州，西陵今蘄州，及黃岡、麻城皆在江北。《水

① 澤「原說」釋「據楚本改」。

② 今「原說」分「據楚本改」。

③ 楚本「一縣」下有「東五里」三字。

④ 兩「宮」字《漢志》皆作「官」。

經·沔水》注云：「雲杜縣東北有雲夢城。」雲杜今京山縣。又《夏水》注云：「白州陵東界，逕於雲杜、沌陽，爲雲夢之藪。」州陵今沔陽州，沌陽今漢陽縣也。《元和志》云：「雲夢澤在安陸縣南五十里，東南接雲夢縣界。」以上諸州縣，皆在江北。由是言之，東抵蘄州，西抵枝江，京山以南，青草以北，皆爲雲夢。」案：胡說甚覈。雲夢一澤，水則潞爲洞庭，郭景純云巴丘湖是也。至於全藪陸地，則直跨今湖北漢陽、黃州、安陸、德安、荊州五府境，雖舊蹟湮沒，孔、胡所說，殆近之矣。云「潞出陽城」者，《漢·地理志》云：「潞川郡陽城陽乾山，潞水所出，東至下蔡入淮，荊州寢。」《說文·水部》云：「潞水出潞川陽城乾山，東入淮，豫州浸。」《水經》云：「潞水出潞川陽城縣西北少室山，至慎縣入淮。」酈注云：「今潞川有三源奇發，右水出陽乾山之潞谷，中水導源少室通阜，左水出少室南谿。」案：漢陽城廢縣在今河南河南府登封縣東南四十里。潞水源出登封縣北嵩山西南之少室山，至安徽正陽關入淮，曰潞口。云「宜屬豫州，在此非也」者，鄭意此潞當與豫州之滎互易也。《說文》「潞」下亦云「豫州浸」，《漢·地理志》顏注說同。段玉裁云：「《職方》：荊州浸潞，豫州浸波滎。許「潞」下「滎」下皆曰豫州浸，而「滎」下曰荊州浸，蓋案地形互易之也。」詒

讓案：潞水下流雖入淮，然究在淮北，況潞水更在其西北數百里，斷非淮南所能及。故胡渭亦謂潞與潁實皆在河南淮北之地。若割以屬荆，則斗入豫域七八百里，非帝王分疆建牧之制是也。然則潞潞二水當從許、鄭說，改屬豫州，殆無疑矣。云「滎未聞」者，《說文·水部》云：「滎水，豫州浸。」許以潞移屬豫州，而亦不詳其所在。《續漢書·郡國志》云：「潞川郡昆陽有潞水。」《水經·汝水篇》注云：「潞水出潁縣北魚齒山西北，東南歷魚齒山下，爲潞浦，方五十餘步。《春秋》襄公十六年，晉伐楚，楚公子格及晉師戰于潞阪，楚師敗績，遂侵方城之外。今水北悉枕翼山阜于父城東南。潞水之北，山有長阪，蓋卽潞水以名阪，故有潞阪之名也。潞水又東南逕蒲城北，京相璠曰「昆陽縣北有蒲城，蒲城北有潞水」者是也。潞水又東，於汝水九曲北，東入汝。杜預亦以是水爲潞水矣。《周禮》：荊州其浸潞，鄭玄云「未聞」，蓋偶有不照也。今考地則不乖其土，言水則有符經文矣。」案：《左傳》杜注云：「襄陽昆陽縣北有潞水，東入汝。」卽酈氏所引也。①賈昌朝、易拔、黃度、顧祖禹、胡渭、姜兆錫、方苞、江水、吳廷華、林喬蔭、莊有可、朱

①「引」，楚本改作「據」。

右曾並同鄭說。全祖望云：「湛是汝水支流，而潁亦與汝互相出入之水也。」案：湛水出今河南汝州寶豐縣東四十餘里魚齒山，東南流至南陽府葉縣界，又東流至許州襄城縣南，①入汝，其水道尚與古同。云「齒，象齒也」者，《禹貢》偽孔傳云：「齒，象牙。」詳《壺涿氏疏》。云「革，犀兕革也」者，犀兕革，中作甲，詳《函人疏》。《爾雅·釋地》云：「南方之美者，有梁山之犀象焉。」②邵晉涵據《淮南子·墜形訓》高注說，謂梁山即衡山。是荆域多犀象，故擅齒革之利矣。杜子春云：「湛讀當爲人名湛之湛」者，段玉裁云：「故書湛字，今之沈沒字也。杜讀爲人名湛之湛者，音義當有異，不同沈沒。《說文·水部》云：「湛，沒也，從水甚聲，一曰湛水。」許不言與湛沒音義有異也。論讓案：杜讀爲人名湛之湛者，疑讀此湛字與卑湛字同也。《左》襄二十九年傳「鄭裨湛」，湛，《釋文》作「湛」，《漢書·古今人表》作「卑湛」，顏注云：「湛音湛。」蓋其音與湛沒字異，故杜讀從之。云「湛或爲淮」者，荆寢不宜與青州川同，故鄭不從。王引之云：「淮疑當爲『淫』字之誤也。淫之爲淮，猶淫雨之爲淮雨，見《文心雕龍·練字篇》，又涉下文『淮泗』而誤也。湛與淫古同聲而通用。」《考工記·輿氏》「淫之以蜃」，杜子春曰「淫當爲湛」，宋世榮云：「《說文·水部》：湛，古

文湛字，形近淮。俞樾說同。案：王、宋說並通。河南曰豫州，其山鎮曰華山，其澤藪曰圃田，其川滎雒，其浸波澨，其利林漆絲枲，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六擾，其穀宜五種。華山，在華陰。圃田，在中牟。滎，兗水也，出東垣，入于河，洑爲滎，滎在滎陽。波讀爲播，禹貢曰「滎播既都」。《春秋傳》曰：「楚子除道梁澨，營軍臨隨」，則澨宜屬荊州，在此非也。林，竹木也。六擾，馬、牛、羊、豕、犬、雞。五種，黍、稷、菽、麥、稻。【疏】河南曰豫州者，沿《禹貢》制也。《釋名·釋州國》云：「豫州地在九州之中，京師東都所居，常安豫也。」《爾雅釋文》引《春秋元命苞》云：「豫之言序也，言陽氣分布，各得其處，故其氣平靜多序也。」又引李巡云：「河南其氣著密，厥性安舒，故曰豫，豫，舒也。」案：河南者，南河之南也。《禹貢》云：「荆河惟豫州。」《公羊》莊十年徐疏引鄭《書注》云：「豫州，界自荆山，而北至河。」《爾雅·釋地》云：「河南曰豫州。」郭注云：「自南河至

①「至」原作「入」，據楚本改。

②原脫「焉」，據楚本補。

漢。《呂氏春秋·有始覽》云：「河漢之間爲豫州，周也。」高注云：「河在北，漢在南，故曰之間。」案：周豫州爲王城所在，其方域，東距孟諸，與青界；南抵漢，與荆界；西依胡渭說，抵蟠冢，與雒界；北距南河，與冀界；東南依許君說，距淮據潁尾，與揚界；東北距雷夏澤，與兗界；西南距荆山，與荆界；西北距華山，與雍界。豫居九州之中，與揚荆青兗冀雍六州皆接壤，惟幽隔於青兗，并隔於冀，不得相接。云「其川熒雒」者，唐石經初刻「川」誤「水」，後磨改「川」，「熒雒」作「滎洛」。《釋文》作「熒洛」，嘉靖本作「滎雒」。今從宋余本、岳本、建陽本、小字本、宋注疏本作「熒雒」。段玉裁云：「熒者，光不定之兒。沛水出沒不常，故《尚書》泂爲熒，作此字。《周禮》「熒雒」，《左傳》閔二年，宣十二年，杜預後序，《詩·邶風》箋「熒澤」，①《左傳》杜注「熒陽」，《玉篇》熒下曰「亦熒陽縣」，漢《韓勅後碑》、《劉寬碑》陰、《鄭烈碑》、唐盧藏用《紀信碑》亦作「熒陽」，《隋書·王劭傳》上表言符命，曰「龍關於熒陽者，熒字三火，明火德之盛也」。然則熒澤、熒陽，占無作滎者。《尚書·禹貢》釋文經宋開寶中妄改熒爲滎，而經典、《史記》、《漢書》、《水經》皆爲淺人任意竄易，以爲水名當作「滎」，不知沛水名熒，自有本義，於絕小水之義無涉也。」又云：「雍州洛水，

豫州雒水，其字分別，自古不紊。《周禮》豫州其川熒雒，雍州其浸渭洛，《逸周書·職方》《地理志》引《職方》正同。雒不見於《詩》，《瞻彼洛矣》傳曰：「洛，宗周浸水也。」此《職方氏》文也。洛不見於《左傳》，傳凡雒字皆作雒，如僖七年「伊雒之戎」，宣三年「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於雒」是也。《淮南·墜形訓》曰「洛出獵山」，謂雍州水也；「雒出熊耳」，謂豫州水也。《漢·地理志》，弘農上雒雒水，豫州川，盧氏伊水，電池穀水，新安澗水；河南穀成廬水入雒；此謂豫州水也。左馮翊襄德、北地歸德洛水，直路沮水入洛；此謂雍州水也。皆尚未誤。而《許書·水部》下不舉豫州水，尤爲二字分別之證。後人書豫水作「洛」，其誤起於魏。《魏志·文帝紀》裴松之注引《魏略》曰：「黃初元年，詔以漢火行也，火忌水，故「洛」去水而加「佳」。魏於行次爲土，土，水之牡也。水得土而乃流，土得水而柔，故除佳加水，變雒爲洛。」此不改「雒」爲「洛」，而又妄言漢變「洛」爲「雒」，自魏至今，皆受其欺。《周禮》、《春秋》在漢以前，誰改之乎？」案：段說是也。《釋文》「雒，作「洛」，唐石經作「滎洛」，並誤。雒者，《漢地理志》云：「弘農郡上雒，《禹

①「邶」原訛「庸」，據楚本改。



貢雒水出冢領山，東北至鞏入河，豫州川。《水經》云：「洛水出京兆上洛縣謹舉山，至鞏縣入河。」案：雒水源出今陝西商州雒南縣西冢領山，經河南鞏縣，至汜水縣入河。云「其浸波滢」者，波，《周書·職方》作「陂」，同聲段借字。云「其利林漆絲枲」者，《漢地理志》敘述此經「林」作「麻」。案：麻卽枲也，不宜鍾復，且與注不合，疑誤。《禹貢》：

「豫州厥貢漆枲絺紵，厥篚織纈枲。」詳《天官·敘官》疏。

注云「華山在華陰」者，《漢書·地理志》云：「京兆尹

華陰縣，太華山在南，豫州山。《說文·山部》云：「寧，寧山也，在弘農華陰。」華卽寧之借字。《水經·禹貢山水澤地

所在》云：①「華山爲西嶽，在弘農華陰縣西南。」案：漢華

陰故城在今陝西同州府華陰縣東南五里，華山在縣南十里。云「圃田在中牟」者，《爾雅·釋地》云「十藪，鄭有圃

田」，郭注云：「今滎陽中牟縣西圃田澤是也。」《詩·小

雅·甫田》箋作「鄭有甫田」。《漢·地理志》云：「河南郡

中牟，圃田澤在西，豫州藪。」《風俗通義·山澤篇》云：②

「九藪，豫州曰圃田，在中牟縣西。」宋本《說文·艸部》云

「豫州甫田」，字亦作「甫」。《水經·渠水篇》鄭注云：「渠

水歷中牟縣之圃田澤。皇武子曰：「鄭之有原圃，猶秦之

有具圃。」澤在中牟縣西，西限長城，東極官渡，北佩渠水，

東西四十許里，南北三百許里，中有沙岡，上下二十四浦，津流逕通，淵潭相接。《元和郡縣志》云：「鄭州中牟縣圃田澤，一名原圃，縣西北七里，其澤東西五十里，南北二十六里。」案：漢中牟故城在今河南開封府中牟縣東六里，圃田澤在縣西北七里。云「滎，兗水也，出東垣，入于河，洸爲滎，滎在滎陽」者，滎，段玉裁校並改「熒」，阮元、黃丕烈亦謂注中「滎」字皆「熒」之誤，是也。但《釋文》經作「熒」，而注「滎播」字仍作「滎」。宋刻各本亦經注字異，或鄭於經自從「熒」，於注自從「滎」，若經用古字，注用今字之例，今亦不敢輒改。後注「滎播」同。出東垣，段校刪「東」字，云《地理志》、《郡國志》皆無東字。《史記·魏世家》「城王垣」，徐廣曰：「垣縣有王屋山。」然則「東」字贗也。或云當作「出河東垣」，《職方》注例不舉郡名，增「河」字，非也。《說文》：「沘水出河東垣王屋山，東爲沘。」各本亦誤作「河東東垣」。案：段說是也。入于河，于，注例當作「於」，各本並誤。《漢·地理志》云：「河東郡垣，《禹貢》王屋山，山在東北，沘水所出，東南至武德入河，軼出滎陽北地中，又

①「在」原訛「地」，據楚本改。

②原脫一篇，據楚本補。

東至琅槐入海。滎陽縣屬河南郡。《書·禹貢》：「導沅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史記·夏本紀》：「溢作『洸』，鄭本蓋亦作『洸』。」《說文·水部》：「洸，又云：『洸，洸也，東入于海。洸，水所蕩洸也。』」充卽「洸」之隸變。洸，四瀆之一，卽兗州川，字俗通作「濟」。《水經》云：「濟水出河東垣縣東王屋山，爲洸水；又東至溫縣西北，爲濟水，至鞏縣北，南入于河，與河合流。又東過滎陽縣北，又東北至礪磧南，東出過滎澤，北至乘氏縣西，分爲二。其一水東南流，其一水從縣東北流入鉅野澤，過乘氏縣，與濮渠合，至利縣，過中下邑入河，又東北入海。」酈注說濟水故瀆在溫，云：「濟水當王莽之世，川瀆枯竭，其後水流逕通，津渠勢改，尋梁脈水，不與昔同。」又引《晉地道志》云：「濟自大伾入河，與河水鬪，南洸爲滎澤。」京相璠云：「滎澤在滎陽縣東南，與濟隧合。」案：《水經》濟水至鞏縣北，南入于河，卽入河之處，至礪磧南，東出過滎澤北，卽洸爲滎之處。滎卽洸水所分，故鄭以充水釋滎也。漢垣縣故城在今山西絳州垣曲縣西北二十里。洸水出縣東北百里王屋山。漢滎陽故城在今河南鄭州滎澤縣南十七里，滎澤在縣治南。濟水故瀆自王莽以後絕續遷徙，禹蹟久湮，卽班《志》、桑《經》所載水道，今亦沒於大、小清河，不復可辨識。至

《風俗通義·山澤篇》說四瀆云：「濟出常山房子贊皇山，東入泚。」此因漢時泚瀆字通作「濟」，應氏遂誤以濟當泚，則酈道元已席其謬矣。滎澤縣今屬開封府，澤東漢時已塞爲平地，詳後。云：波讀爲播，《禹貢》曰「滎播既都」者，《釋文》云：「都，本或作豬。」案：今本《禹貢》作「滎波既豬」，僞孔傳云：「滎澤、波水已成遏豬。」孔疏云：「馬、鄭、王本皆作『滎播』，謂此澤名滎播。」案：《史記·夏本紀》亦作「滎播既都」。鄭本《禹貢》當作「滎播」，故此注卽據《書》讀波爲播。僞孔本滎亦誤滎，播作波者，蓋依《周禮》轉改《禹貢》矣。《詩·鄘風·定之方中》孔疏引鄭《書注》云：「洸水溢出河爲澤，今塞爲平地，滎陽民猶謂其處爲滎澤，在其縣東。」《春秋》魯閔公二年，衛侯及狄人戰于滎澤，此其地也。《史記集解》引《書注》：「滎澤」作「滎播」。又《書釋文》引馬融《書注》云：「滎播，澤名。」《說文·水部》云：「潘水在河南滎陽。」《水經·濟水》注云：「閼駟曰：『滎播，澤名也。』」故呂忱曰「潘水在滎陽」，謂是水也。」案：潘，疑當作「潘」，呂忱《字林》多本《說文》也。蓋《禹貢》此文，馬、鄭、王本並作「滎播」，謂卽滎澤，僞孔本作「滎波」，而釋以滎澤、波水。許、闕、呂並作「滎潘」，而以潘爲別一水，與馬、鄭、王、孔字義並殊異。鄭此注既以滎澤釋「滎播」，又引滎

播釋波澹，則似亦以「榮播」爲「澹」，殆猶具區之與五湖，水澤相屬，二而一者與？今播水無攷，《水經·澹水》注云：「澹水又與波水合，水出霍陽西川大嶺東谷，俗謂之歇馬嶺，即應劭所謂孤山，波水所出也。」馬融《廣成頌》曰：「浸以波澹」其水又南逕蠻城下，又南分三川于白亭東，而俱南入澹水，澹水自下兼波水之通稱也，是故闕駰有「東北至定陵入汝」之文。」案：《後漢書·馬融傳》李注引《水經注》以釋波澹，又云：「今在汝州魯山西北。」《通典·州郡》說同。胡渭云：「汝州今屬河南，州西四十里廣成澤，一名黃陂，周百里，有灌溉之利。後漢於其地置廣成苑。澤水出狼皋山，東南流合溢泉水，波水自西來注之。又東南合澹水入汝，此即波澹之波也。」馬融精於《周官》，其頌廣成，明言「浸以波澹」，鄭違其義，非是。《禹貢》「榮波」，自當作播。《職方》之「波澹」，當讀如字，不可牽合。」案：胡說是也。鄭道元、李賢、杜佑咸據馬義，以波即波水，其說甚塙。黃度、顧祖禹、林喬蔭、朱右曾並從其說。全祖望云：「康成、師古皆不知波水所在，而以榮波之波當之。不知榮雖既爲川矣，不應復以其支流爲浸。波水自當以出霍陽，由澹入汝之波爲是。」案：全說是申鄭義。波水入澹之後，澹水亦兼波水之稱，其下流甚遠，宜爲一州之浸。此經之澹，許、

鄭謂當屬荊州，固塙不可易，實則波亦當屬荊州，與潁潁互易。蓋波與潁雖同入汝，而波自在潁南，繫之荊域，亦尚可通也。引《春秋傳》曰「楚子除道梁澹，營軍臨隨」者，《左》莊四年傳云：「楚武王伐隨，王卒，令尹闕祈、莫敖屈重除道梁澹，營軍臨隨，隨人懼，行成。」引以證澹即彼澹水也。彼杜注云：「澹水在義陽厥縣西，東南入鄖水。梁，橋也。」孔疏云：《釋例》曰：「義陽厥縣西有潒水，源出縣北，從縣西東南至隨縣，入鄖水。」杜以潒解澹，蓋聲相近而字轉耳。《水經·潒水篇》注云：「澹水出隨縣西北黃山，南逕潒西縣西，又東南潒水入焉。又東南逕隨縣故城西，又南流注於潒。」案：澹水出今湖北隨州西北界山，南流，有潒水來會。又會德安府雲夢應城數縣水，至漢川縣潒口塘，南入漢，源流長五百餘里。胡渭云：「澹水流短，潒水出蔡陽縣大洪山，東南逕隨縣，至安陸，入於沔。澹既合潒，自下可以通稱，經所謂澹，蓋即潒也。」云，則澹宜屬荊州，在此非也。一者，鄭意《左傳》之澹在漢東，以地望定之，當屬荊州，其豫州浸之潁，又當屬此，二水宜互易也。《漢地理志》顏注說同。《說文·水部》云：「澹水在潁南，荊州浸也。」段玉裁云：「《職方》荊州浸潁潁，豫州浸波澹。」許書於潁曰豫浸，於澹曰荆浸，蓋正經文之誤，與鄭說澹正同也。」

論讓案：《說文·水部》以淇亦爲豫州浸，則「水竝當互易。然則許意此波漾皆宜爲荆浸，不僅如鄭說以潁淇互易矣。但《許書》波字說解不云荆浸，不知以何水當之也。云「林，竹木也」者，《地官·敘官》「林衡」注云：「竹木生平地曰林。」云「六擾，馬牛羊豕犬雞」者，《周書·職方》孔注云：「家所畜曰擾。」《漢地理志》顏注云：「謂之擾者，言人所馴養也。」賈疏云：「此與《爾雅》六畜及《周禮》六牲一也。」案：六牲，詳《膳夫》、《牧人》注。云「五種，黍稷菽麥稻」者，後并州及《月令》「五種」注並同。《周書》孔注亦從鄭說。賈疏云：「此州東與青州相接，青州有稻麥，西與雍州接，雍州有黍稷，故知有此四種。但此九州不言麻與菽及苽，鄭必知取菽者，蓋以當時日驗而知，故添爲五種也。」程瑶田云：「鄭注《疾醫職》之五穀，曰「麻、黍、稷、麥、豆」，據《月令》之文。其注《職方氏》宜五種，曰「稻、黍、稷、麥、菽」，不據《月令》者，以本經他州所見有稻、黍、稷、麥四種，四種有稻，而《月令》五穀無稻，不得易本經而就《月令》，故據所已見之四種而益之以菽。」案：程說深得鄭指。《漢書·食貨志》云「種穀必雜五種」，顏注云：「即五穀，謂黍稷麻麥豆也。」顏即據《月令》，與此注義不同也。豫州爲周東都維邑王畿所在，《大司徒》所謂地中，故六擾五種無不

宜。《淮南子·墜形訓》云：「平土之人慧而宜五穀。」《大戴禮記·千乘篇》云：「是故立民之居，必於中國之休地，因寒暑之利，六畜育焉，五穀宜焉。與此經義合。正東

曰青州，其山鎮曰沂山，其澤藪曰望諸，其川淮泗，其浸沂沭，其利蒲魚，其民二男一女，其畜宜雞狗，其穀宜稻麥。沂山，沂水所出也，在蓋。望諸，明都也，在睢陽。沭，出東莞。二男一女，數等，似誤也，蓋當與兗州同一男三女。鄭司農云：「淮或爲睢，沭或爲洙。」【疏】「正東曰青州」者，沿《禹貢》制，而置域則異。《釋名·釋州國》云：「青州在東，取物生而青也。」《爾雅釋文》引《太康地記》云：「青州，東方少陽，其色青，其氣清，歲之首，事之始，故以青爲名焉。」《說文·丹部》云：「青，東方色也。」《禹貢》云「海岱惟青州」，僞孔傳云：「東北據海，西南距岱。」《史記·夏本紀》集解引鄭《書注》云：「東自海，西至岱。」《呂氏春秋·有始覽》云：「東方爲青州，齊也。」案：周青州方域，東至海，南據淮，與揚界；西據孟諸，與豫界；北距岱，與兗界；東南亦據淮；東北依《漢志》說，距維，與兗界；西南至桐柏，與豫界；西北距沛水，與兗界。云「其川淮泗」者，《漢地理志》云：「南陽

郡平氏，《禹貢》桐柏大復山在東南，淮水所出，東南至淮陵入海，青州川。《說文·水部》云：「淮水出南陽平氏桐柏大復山，東南入海。」《水經》云：「淮水出南陽平氏縣胎簪山，至廣陵淮浦縣入于海。」案：淮水出今河南南陽府桐柏縣西南桐柏山，至江蘇淮安府安東縣雲梯關入海。泗者，《漢地理志》云：「濟陰郡乘氏，泗水東南至睢陵入淮。」又《魯國下》，泗水西南至方與人沛，青州川。《說文·水部》云：「泗水受沛水，東入淮。」《水經》云：「泗水出魯下縣北山，過下邳縣西，東南入於淮。」案：泗水出今山東泗水縣東陪尾山，至兗州府，入運河。《漢志》泗水兩見者，下縣泗水入沛渠以後，至乘氏復出也。其入淮故道，今爲河所奪，非《漢志》之舊矣。《禹貢》淮泗沂並在徐州者，後注謂周青州則《禹貢》徐州地是也。云「其利蒲魚」者，《詩·王風·揚之水》箋云：「蒲，蒲柳。」孔疏引陸璣疏云：「蒲柳有兩種，皮正青者曰小楊，其一種皮紅者曰大楊，其葉皆長，廣於柳葉，皆可以爲箭幹，故《春秋傳》曰：『董澤之蒲，可勝既乎！』今又以爲箕籬之楊也。」案：此蒲卽蒲柳也，與《司几筵》「蒲筵」之蒲爲水艸異。魚，海魚也。《禹貢》青州「厥貢海物維錯」，《史記·夏本紀》集解引鄭《書注》云：「海物，海魚也。」云「其畜宜雞狗」者，狗，《周書·職方》作犬，

義同。注云「沂山，沂水所出也，在蓋」者，《漢·地理志》云：「泰山郡蓋，沂水南至下邳，入泗，青州浸。」《說文·水部》云：「沂水出東海費東，西入泗。一曰沂水出泰山蓋，青州浸。」《水經》云：「沂水出泰山蓋縣艾山，至下邳縣入泗。」鄭注云：「水有二源，南源所導，世謂之柞泉，北水所發，俗謂之魚窮泉，俱東南流，合成一川。」案：沂山在今山東沂州府沂水縣北百十里。沂水今名沂河，①出縣西北百七十里雕崖山，至江蘇邳州入運河。漢蓋縣故城在沂水縣西北七十里。鄭說本《漢志》，《水經》及《說文》後說並同。段玉裁云：「鄭許說乖異者，蓋沂山卽東泰山，是山盤回數縣。今沂水出沂水縣之雕崖山，卽沂山西峯也。」賈疏云：「案《禹貢》云『海岱及淮惟徐州』，又云『淮沂其乂』。注云：『淮沂，一水名。』不在青州者，周公以《禹貢》徐州地爲青故也。」②云「望諸，明都也，在睢陽」者，賈疏云：「案《禹貢》云：『導荷澤，被明都。』彼《禹貢》無望諸，故從明都。案《春秋》，宋戴澤有孟諸，明都卽宋之孟諸者也。」案：今《書》云「被孟豬」，僞孔傳云：「孟豬，澤名，在河東北。」

① 原脫「今」，據楚本補。

② 公原說「貢」，據楚本改。

《詩·陳譜》孔疏引《書》作「盟豬」，《史記·夏本紀》作「明都」，據賈疏，疑鄭本《禹貢》亦作「明都」矣。《漢·地理志》云：「梁國睢陽，《禹貢》盟諸澤在東北。」《志》敘述此經，則作「孟豬」。《爾雅·釋地》十藪，宋有孟諸，郭注云：「今在梁國睢陽縣東北。」《風俗通義·山澤篇》云：「九藪，青州曰孟諸。」《說文·艸部》亦云「青州孟諸」。《水經·禹貢山水澤地所在》云：「明都澤在梁郡睢陽縣東北。」案：望諸鄭釋爲明都，《史記》、《水經》同。《書》作「孟豬」，或作「盟豬」，《漢志》作「盟諸」。《爾雅》作「孟諸」，《左》僖二十八年傳及《墨子·兼愛中篇》、《呂氏春秋·有始覽》、《說文》、《風俗通義》並同。《鄭詩譜·陳譜》作「明豬」。孟望明盟及諸都豬，聲類並相近。《禹貢》孟豬在豫州，周改入青州。《元和郡縣志》云：「宋州虞城縣，孟諸澤在縣西北十里，周迴五十里，俗號盟諸澤。」案：漢睢陽故城在今河南歸德府商邱縣，孟諸澤在府東北，接虞城縣界。云「沐出東莞」者，《漢·地理志》云：「琅邪郡東莞，術水南至下邳入泗，青州寢。」顏注云：「術水卽沐水也。」《說文·水部》云：「沐水，青州浸。」《水經》云：「沐水出琅邪東莞縣西北山，至陽都縣入沂。」鄭注云：「出大弁山舊瀆，入睢陽宿預縣注泗水，《地理志》所謂至下邳注泗者也。經言於陽都入沂，非矣。」

案：漢東莞故城在今山東沂州沂水縣治西北。沐水今名沐河，出沂水縣西北五十里大弁山，至江蘇沭陽縣境，分爲二派，入於海，不入泗，亦不入沂，與《漢志》、《水經》並異。云「二男二女數等，似誤也，蓋當與兗州同二男三女」者，《漢·地理志·敘》及《周書·職方》正作「男三女，與鄭所定合」。段玉裁云：「鄭謂數等誤者，天地化育之道，其數必不能正等也。知當與兗州同者，蓋竟相接，一與三字易誤也。」俞樾云：「男女相等，當云一男一女，不當云二男二女，其誤明矣。」鄭司農云：「淮或爲睢」者，段玉裁云：「睢與淮形聲皆相近。」徐養原云：「《漢書·地理志》：『陳留浚儀，睢水首受狼湯水，東至取慮入泗。』攷漢之陳留，在《職方》亦爲豫州之境，而取慮屬臨淮，已入《職方》青州界。以此爲青州川，固無不可。然淮爲四瀆之一，睢水源流雖長，豈能與淮敵？」青州之川斷無舍淮而數睢之理，故知爲字之誤。」云「沐或爲洙」者，段玉裁云：「洙與沐部分不同，而聲相近。如公叔戌，《世本》作「朱」，《檀弓》作「朮」，鄭云「朮當爲朱」也。今本《檀弓》作「朮」，蓋誤。」詒讓案：《漢地理志》云：「泰山郡蓋，臨樂于山，洙水所出，西北至蓋入池水。」《說文·水部》云：「洙水出泰山蓋臨樂山，北入泗。」班、許皆不云青州浸，或本非是。

河東曰兗州，

其山鎮曰岱山，其澤藪曰大野，其川河、洙，其浸盧、維，其利蒲、魚，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六擾，其穀宜四種。岱山在博，大野在鉅野。

「盧維」當爲「雷雍」，字之誤也。《禹貢》曰：「雷夏既澤，雍沮會同。」雷夏在城陽。四種，黍稷稻麥。【疏】河東曰兗

州者，沿《禹貢》制也。兗，正字當作「沅」。《釋名·釋州

國》云：「兗州，取兗水以爲名也。」《藝文類聚·州部》引

《春秋元命苞》云：「兗之言端也，信也，蓋取兗水以爲名焉。《爾雅釋文》引李巡云：「濟河間，其氣專質，厥性信

謹，故曰兗，信也。案：《春秋緯》及《釋名》云取水爲名

是也。《說文·口部》釋沅州云：「九州之渥地也，故以沅名焉。」亦與緯義相近。沅水卽洙水，洙，俗通作濟，《攷工

記·總敘》亦作濟，詳前豫州癸維疏。《禹貢》云，濟河惟兗

州，《史記·夏本紀》作沅州，《書》僞孔傳云：「東南據

濟，西北距河。《爾雅·釋地》云：「濟河間曰兗州。」郭注

云：「自河東至濟。」《呂氏春秋·有始覽》云：「河濟之間

爲兗州，衛也。」高注云：「河出其北，濟經其南。」案：周兗

州方域，東至海，南據岱，與青界，西距東河，與冀界，北

距九河，與幽界；東南依《漢志》說據灘，與幽界；東北亦

至海；西南據雷夏，與豫界；西北距東河，與冀界。河東者，東河之東也。東河之西爲冀州。云「其川河洙」者，《書·禹貢》兗州云「九河既道」，僞孔傳云：「河水合爲九道，在此州界平原以北是。」又「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砥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降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漢地理志》云：「金城郡河關縣，河水行塞外，東北入塞內，至章武入海。」《說文·水部》云：「河水出敦煌塞外崑崙山，發原注海。」《水經》云：「崑崙虛在西北，河水出其東北隄。又南出葱嶺山。其一流出于闐國南山，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又東入塞，過黎陽縣南，河之故瀆出焉。至利縣甲下邑，東北入于海。」案：禹治河故道，自積石西來，至今鄂爾多斯左翼後旗唐東受降城，折而南流。入《職方》雍冀二州境，《禹貢》、《王制》所謂西河也。至今陝西潼關廳，漢華陰縣境，折而東流，入《職方》豫州境，《禹貢》、《王制》所謂南河也。過大伾山南，至今河南衛輝府濬縣，漢黎陽縣宿胥口，又折而東北流，合漳水，至今直隸永平府樂亭縣碣石入海。王制所謂東河也。西周之世，並同禹蹟。至定王河徙之後，黎陽以上猶禹貢故道，自大伾以下，舊蹟湮廢，河不復自碣石入海。至漢王莽時，東河又改道，

與周定王時復不同，故《漢志》謂之故大河，即周定王時河也。其山章武入海，則仍東周舊迹。章武在今直隸天津府天津縣境。《水經》：河水上流，亦與古同，其黎陽以下，別箸故瀆，即《漢志》所謂故大河也。其自利縣入海者，則東漢後下流改道，又與《班志》不同。利縣在今山東青州府博興縣境。唐宋以後，河流遷徙尤不常。國朝道光以前，大河至江蘇淮安府安東縣入海。咸豐間河又北徙，自山東武定府利津縣大清河入海，與《水經》利縣入海之道相近。此古今河道之略也。

注云「岱山在博」者，《漢地理志》，泰山郡博縣有泰山廟，岱山在西北。《白虎通義·封禪篇》云：「嶽，東方爲岱宗者何？」言萬物更相代於東方也。

《風俗通義·山澤篇》云：「泰山尊曰岱宗。岱者長也，萬物之始，陰陽交代，爲五嶽之長。」《水經·禹貢山水澤地所在篇》云：「泰山爲東嶽，在泰山博縣西北。」案：漢博縣故城在今山東泰安府泰安縣東南三十里，泰山在縣北五里。《禹貢》岱在青州，周改入兗。云：大野在鉅野者，漢·地理志云：「山陽郡鉅野，大野澤在北，兗州數。」《志·敘》述此文又作「泰壑」。案：鉅、大義同，壑、野古今字。《爾雅·釋地》：「十數，云：魯有大野。」郭注云：「今高平鉅野縣東北大澤是也。」《風俗通義·山澤篇》云：「九數，兗州曰

大野，在鉅野縣北。」《史記·夏本紀》集解引鄭《書注》云：

「大野在山陽鉅野北，名鉅野澤。」《水經·濟水篇》云：「濟

水又東至乘氏縣西，分爲二，其一水從縣東北流，入鉅野

澤。」鄭注云：「何承天曰：『鉅野湖澤廣大，南通洙泗，北

連清濟。舊縣故城正在澤中，城之所在，則鉅野澤也。衍

東北出爲大野矣。」元和郡縣志云：「鄆州鉅野縣，大野

澤在縣東五里，一名鉅野，南北三百里，東西百餘里。」案：

今山東曹州府鉅野縣，即漢故縣，鉅野澤在縣東五里。元

末爲河所決，今涸爲平陸。《禹貢》大野在徐州，周無徐州，

故入兗州。云：盧維當爲雷雍，字之誤也。一者，胡渭云：

「《周禮》多古字，盧似盧，雖似維，以字形相近而誤。」案：

胡說是也。此一盧維，鄭破爲雷雍，《漢書·地理志·敘

則作盧維，《志》又云：「琅邪郡箕侯國，《禹貢》維水北至

都昌入海，兗州寢也。」案：維即維，《書釋文》亦云「維又作

維，同聲段借字也。依班說，則此經之維即維水。《說

文·水部》云：「維水出琅邪箕屋山，東入海，徐州浸。」《夏

書》曰「維湍其道」。案：徐州浸當作兗州浸，許蓋亦從班

說，不破字。《通典·州郡》及易拔、黃度、顧祖禹、姜兆錫、

李光坡、方苞、莊有可、林喬蔭說並從之。《水經》云：「維

水出琅邪箕縣維山，至都昌縣入海。」今維水俗曰淮河，源



出山東莒州北境之箕屋山，至萊州府昌邑縣東北入海，曰淮河口。盧水《漢志》敘述此經同，而不著其說。顏注則云：「盧水在濟北盧縣，鄭康成讀曰雷，非也。」則顏讀盧亦如字。攷《漢志》云「泰山郡盧縣，濟北王都此」，即顏所謂濟北盧縣。其地唐屬濟陽郡，故《通典》釋此盧維云：「盧水在濟陽郡盧縣」，是杜亦從顏說也。呂飛鵬云：「盧、濰二水名，維即《禹貢》濰緇其道之濰。」《水經》云：「濰水出瑯邪箕縣濰山，東北過東武縣西。」注云：「濰水又北，右合盧水，即久台水也。」《地理志》曰：「水出瑯邪橫縣故山，山在東武縣故城東南，世謂之盧山也。」西北流逕昌縣故城西，東北流。《齊地記》曰：「東武城東南有盧水，其水又東北流，逕東武縣故城東，而西北入濰。」《班志》瑯邪郡橫下云：「故山，久台水所出，東南至東武入淮。」淮即濰之省，則盧、濰二水本合也。濰淄在《禹貢》屬青州，而周之兗州實侵夏青州之地，故山鎮曰岱山。康成破「盧維」字爲「雷維」，引《禹貢》以證之，蓋見《禹貢》兗州之域無盧維故也。案：呂說本黃度、趙一清，是也。《漢志》有二盧水，又有二盧縣，《水經》亦有一盧水。《漢志》遼西郡肥如有盧水，東入玄水；又中山國北平有盧水，至高陽入河，並不云兗州浸。至《漢志》泰山郡盧縣，此師古云「盧水所在也」，然

《志》不云有此水。又瑯邪郡橫縣久台水，此《水經·濰水》注所謂盧水也，然《志》雖有其水，而不云名盧。又《漢志》城陽國有盧縣，《水經·沂水》注云：「盧川水出鹿嶺山，東南流，逕城陽之盧縣，故蓋縣之盧上里也。」又東南注于桑泉水。據鄭說，則今本《漢志》「盧」乃「盧」之誤，蓋以水名縣也。顧祖禹云：「山東濟南府長清縣，盧城在縣西南二十五里。」案：此即漢濟北之盧縣，其地跨今泰安府平陰縣境，境內並無盧水，則顏說殆不足據。綜校班《志》，《經》「肥如之盧水」，在今直隸灤平縣北境，於周當屬幽州；北平之盧水，在今直隸滿城縣境，於周當屬并州；城陽之盧川水，在沂、沭二水之間，於周又當屬青州；是皆不得爲充浸。惟入濰之久台水，於兗爲近，故黃、趙、呂並以此爲充浸之盧。其水今出山東青州府諸城縣東北三十里盧山，北流經縣東北二十五里，入於濰水。以水道校之，盧水入濰，經或以二水並舉，於義可通。周兗州東逾洙跨岱及大野，皆《禹貢》徐青地。故濰於禹貢雖屬青州，而以周輿地論之，其下流入海之處，大半屬幽州，其上流則與岱宗東西相去不過二百里，以之隸兗，未爲踰越。若周青州，則北界距岱，但能有沂泗，不得及濰，與《禹貢》之青疆域絕異也。引《禹貢》曰「雷夏既澤，雍沮會同」者，《禹貢》兗州文。欲

證經雷卽彼雷夏，雍卽彼雍也。今《書》「雍」誤作「灘」。案：「雍」卽「灘」之隸變，與「灘」別。《史記·夏本紀》及《漢·地理志》並作「雍」，與鄭同。僞孔傳云：「雷夏，澤名。灘、沮二水會同此澤。」《史記集解》引鄭《書注》云：「雍水、沮水相觸，而合入此澤中。」張氏《正義》引《括地志》云：「雍、沮二水在雷澤西北平地也。」《元和郡縣志》說同。胡渭云：「二水合以注澤，則言雍固可該沮也。」案：雍、沮，今無其水。《水經·瓠子河》注，以《禹貢》之雍卽瓠子河，又卽《說文·水部》之灘。不知《禹貢》雍沮並入雷澤，不與河通，今山東曹州又有灘河，則又五代以後決河之分流，皆非古雍水也。云「雷夏在城陽」者，《漢·地理志》云：「濟陰郡成陽，《禹貢》雷澤在西北。」《水經·禹貢山水澤地所在》云：「雷澤在濟陰成陽縣西北。」又《瓠子水篇》酈注云：「瓠子河又左逕雷澤北，其澤藪在大成陽縣故城西北一十餘里，其陂東西二十餘里，南北一十五里，卽舜所漁也。」案：城陽卽成陽。漢成陽故城在今山東曹州東北六十里。雷澤在成陽故城西北，濮州東南境，今涸。云「四種，黍稷稻麥」者，《周書》孔注同。賈疏云：「以其東與青州相接，青州有稻麥，西與冀州相接，冀州有黍稷，故知也。」正西曰雍州，其山鎮曰嶽山，其澤藪曰

弦蒲，其川涇汭，其浸渭洛，其利玉石，其民三男二女，其畜宜牛馬，其穀宜黍稷。嶽，吳嶽也，及弦蒲在汧。涇在涇陽，汭在邠地。《詩·大雅·公劉》曰「汭坻之卽」。洛出懷德。鄭司農云：「弦或爲汧，蒲或爲浦。」【疏】「正西曰雍州」者，沿《禹貢》制也。《御覽·州郡部》引《春秋元命苞》云：「雍，壅也。」《釋名·釋州國》云：「雍州在四山之內，雍，翳也。」《爾雅釋文》引李巡云：「河西其氣蔽壅，厥性急凶，故曰雍，雍，壅也。」又引《太康地記》云：「雍州兼得梁州之地，西北之位，陽所不及，陰氣壅闕，故取名焉。」《禹貢》云：「黑水、西河惟雍州。」《爾雅·釋地》云：「河西曰隴州。」「雍」卽隴之隸變。《公羊》莊十年徐疏引鄭《書注》云：「雍州界，自黑水而東至西河也。」《呂氏春秋·有始覽》云：「西方爲雍州，秦也。」案：周雍州方域，東距西河，與冀界；南據渭，與豫界；西界西戎，北界北狄，並荒服，不知所極；東南距華陰，與豫界；東北亦距西河；西南依胡渭說，逾嶓冢，與荆界；西北亦戎狄荒服。東南北三方與《禹貢》略同，惟黑水於周代經籍無所見，疑淪於戎狄，則西境蹙矣。詳後。云「其山鎮曰嶽山」者，王引之云：「嶽」下「山」字，涉上下文而衍。《爾

雅·釋山釋文、《漢書·郊祀志》注、《後漢書·明帝紀》注引此皆無山字。自唐石經始衍山字，而各本遂沿其誤。據鄭注云「嶽，吳嶽也」，則本無山字可知。或謂注省去山字，非也。注云「會稽醫無閭，下皆無山字，以經文本無故也。其衡、華、沂、岱、霍、恒下皆有山字，以經文本有故也。此云「嶽，吳嶽也」，則經文本無山字，而非鄭之省文明矣。《周書·職方篇》有山字，亦後人依俗本《周禮》加之。據孔注云「華山，西嶽也，嶽，吳嶽也」，則亦無山字可知。」案：王說是也。云「其澤藪曰弦蒲，其川涇汭者，《周書·職方》：「弦蒲」作「疆蒲」，「涇汭」作「涇納」，字並通。」云「其涇渭洛者，禹貢云：「道渭自鳥鼠同穴，入于河。」漢·地理志云：「隴西郡首陽，禹貢鳥鼠同穴山在西南，渭水所出，東至船司空入河，雍州沒。」說文·水部云：「渭水出隴西首陽渭首亭南谷，東南入河。」杜林說《夏書》以為出鳥鼠山，隴州沒也。」《水經·渭水篇》云：「渭水出隴西首陽縣渭谷亭南鳥鼠山，過華陰縣北，又東入于河。」案：渭水出今甘肅渭源縣西青雀山，即鳥鼠同穴山，經陝西華陰縣東北入河，曰渭口，即古渭汭地也。禹貢渭屬梁州者，賈後疏謂周合梁於雍是也。云「其利玉石者，謂多玉及美石也。《禹貢》雍州「厥貢維球琳琅玕」，僞孔傳云：「球琳

皆玉名。琅玕，石而似玉。」《詩·大雅·釋文》引鄭《書注》云：「璆，美玉。琳，美石。琅玕，珠也。」《史記·貨殖傳》云：「山西饒玉石。」賈疏云：「藍田見有玉山，出玉石以為利者也。」云「其穀宜黍稷者，《淮南子·墜形訓》云：「渭水多力而宜黍。」」注云「嶽，吳嶽也」者，《爾雅·釋山》云「河西嶽」，①郭注云「吳嶽」。《漢地理志》云：「右扶風汧，吳山在西，古文以為汧山，雍州山。」案：《禹貢》「導汧及岐」，字作「汧」。《書釋文》引馬本作「開」，故《水經·禹貢山水澤地所在篇》云「開山在扶風汧縣之西也」。又《渭水篇》鄭注云：「汧水又東會一水，發南山南側，②俗以此名吳山。《地理志》曰「吳山古文以為汧山也」，國語所謂虞矣。」據此諸文，是嶽山一名吳山，又名汧山，或曰吳嶽，「吳」或作「虞」，「汧」或作「汧」，「開」，實一山也。《史記·封禪書》：「自華以西名山七，曰華山、薄山、岳山、岐山、吳岳、鴻冢、瀆山。」《漢書·郊祀志》「吳岳」作「吳山」、顏注云：「《周禮·職方氏》《雍州》其山曰嶽」，《爾雅》亦云河西曰嶽，說者咸云嶽即吳嶽也。今《志》有嶽，又有吳山，則

① 釋山原訛釋地，據《爾雅》改正。

② 南側，戴震《水經注》校本作「西側」。

吳、嶽非一山之名，但未詳嶽之所在耳。徐廣云：「嶽山在武功」，據地理志，武功但有垂山，無嶽山也。吳山在今隴州吳山縣。「胡渭云：吳嶽，班、鄺皆謂卽古之岍山。然《史記·封禪書》又析吳嶽與嶽山而爲二，《隴州志》則以州西四十里之吳山爲岍山，州南八十里之嶽山爲吳嶽，諸說互異，未知孰是。竊謂吳山《漢志》雖云在縣西，而閭繆綿亘，延及其南，與嶽山只是一山。自周尊岍山曰嶽山，俗又謂之吳山，或又合稱吳嶽，《史記》遂析嶽山與吳嶽爲二山，而岍山之名遂隱。其實此二山者，《周禮》總謂之嶽山，《禹貢》總謂之岍山，當以《漢志》爲正。案：胡說是也。嶽山卽《禹貢》之岍山，周以爲西都之嶽。《詩·大雅·崧高》孔疏引《鄭志》云：「周都豐、鎬，故以吳嶽爲西嶽。」金鶚謂當爲中嶽，其說近是，詳《大司樂》疏。漢汧縣故城在今陝西鳳翔府隴州南三里，嶽山在州西四十里。云「及弦蒲在汧」者，明嶽與弦蒲同在汧也。《漢·地理志》云：「右扶風汧，北有蒲谷鄉弦中谷，雍州弦蒲藪。汧水出西北，入渭。」風俗通義·山澤篇云：「九藪，雍州曰弦蒲，在汧縣北蒲谷亭。《說文·艸部》云：「離州弦圃」，字別作圃。《水經·渭水篇》注云：「汧水出汧縣之蒲谷鄉弦中谷，決爲弦蒲藪。」案：弦蒲藪亦在今隴州西四十里蒲谷鎮。云「涇出涇陽」者，

《漢地理志》云：「安定郡涇陽，幵頭山在西，禹貢涇水所出，東南至陽陵入渭，雍州川。」《說文·水部》云：「涇水出安定涇陽幵頭山，東南入渭，離州之川也。」案：漢涇陽故城在今甘肅平涼府平涼縣西南，涇河出縣西四十里幵頭山東南麓，至陝西西安府高陵縣西南上馬渡入渭，曰涇口。云「汭在關地」者，《漢·地理志》云：「右扶風枸邑，有關鄉，《詩》關國，公劉所邑。案：汭水源不出關地，鄭云在彼者，據《詩》而言。引《詩·大雅·公劉》曰「汭坰之卽」者，證汭水在關地也。《毛詩》作「芮鞠之卽」。《詩釋文》云：「芮，本又作汭。」毛傳云：「芮，水厓也。鞠，究也。」鄭箋云：「芮之言內也，水之內曰隄，水之外曰鞠。案：《毛詩》不以芮爲水名，鄭亦從之，與此注文義並異。《漢·地理志》云：「右扶風汧，汭水出西北，東入涇。《詩》芮隄，雍州川也。」顏注云：「隄讀與鞠同。《詩》「芮鞠之卽」，《韓詩》作「芮隄」。鄭此注卽據韓、班義也。坰、隄、鞠字並通。《廣雅·釋丘》云：「坰，隈也。」案：汭水出今平涼府華亭縣西隴山東麓，至崇信縣入涇。云「洛出懷德」者，《漢·地理志》云：「左馮翊懷德，洛水東南入渭，雍州寢。」顏注云：「寢亦懷字。」《志》又云：「北地郡歸德，洛水出北蠻夷中，入河。」《說文·水部》云：「洛水出左馮翊歸德北夷界中，

東南入渭。」段玉裁云：「左馮翊當作「北地」。《漢志》，北地歸德，洛水入河。入河者，入渭以入河也。此總舉其源委也。左馮翊褒德，洛水入渭，此言其入渭之處也。」案：段說是也。蓋洛水本出歸德，至懷德而入渭，懷德非其所出之處。鄭蓋忘《漢志》別有「洛出歸德」之文，遂誤以爲出懷德，殆亦偶有不照也。洛水，《禹貢》謂之漆沮，僞孔傳云：「漆沮亦曰洛水，出馮翊北。」《水經·渭水》注云：「渭水東過華陰縣北，洛水入焉，闕駟以爲漆沮之水是也。」《淮南子·墜形訓》云「睢出荆山」，高注云：「荆山，《禹貢》北條荆山，在左馮翊懷德縣南，有荆梁原，雝州浸也。」案：《淮南書》之「睢」，當卽「沮」之借字。蓋沮水入洛，洛亦通稱沮，故高以睢爲雍浸矣。漢懷德故城在今陝西同州府朝邑縣西南二十里，漢歸德故城在今慶陽府合水縣東北百里。洛水卽古漆沮，出今甘肅慶陽府安化縣北境三百餘里之白於山，經中部縣東，沮水來入，亦稱沮水，又過耀州，合漆水，至朝邑縣入河。舊至華陰縣入渭，東至渭口入河，自明時改流，不南入渭，今洛口南去渭口三十里。豫州雝水字亦作「洛」，與此異。詳前疏。鄭司農云「弦或爲汧，蒲或爲浦」者，弦蒲藪卽汧水旁地，汧弦音亦相近。徐養原云：「《水經注》『汧水決爲弦蒲藪』，《爾雅》曰『水決之

澤爲汧』，汧之爲名，實兼斯義。浦者，蒲之省文也。《說文·艸部》藪字，注作「弦圃」，圃與蒲古字通。」

## 周禮正義卷六十四

東北曰幽州，其山鎮曰醫無閭，其澤藪曰奚養，其川河沔，其浸菑時，其利魚、鹽，其民一男二女，其畜宜四擾，其穀宜三種。醫無閭在遼東，奚養在長廣，菑出萊蕪，時出般陽。四擾，馬、牛、羊、豕。三種，黍、稷、稻。杜子春讀奚爲奚。【疏】「東北曰幽州」者，沿舜十二州制也。《藝文類聚·州部》引《春秋元命苞》云：「幽之爲言窈也。言風出入窈冥，敏勁易曉，故其氣躁急。」《釋名·釋州國》云：「幽州在北，幽昧之地也。」《爾雅》釋文云：「李巡云：『燕其氣深要，厥性剽疾，故曰幽，幽，要也。』」《太康地記》以爲因於幽都爲名，或云北方太陰，故以幽冥爲號，二者相依也。《爾雅·釋地》云：「燕曰幽州」，郭注云：「自易水至北狄。」《呂氏春秋·有始覽》云：「北方爲幽州，燕也。」周幽州方域，東南並至海；西距東河，與冀界；北接北狄荒服，不知所極；東南距維，與兗界；東北越海，據醫巫閭；西南距岱，與兗界；西北與并

界，不知所分。云「其川河沔」者，與兗州同。沔，詳，豫州。此州所屬者，河沔下流入海之處，與兗冀相接也。云「其利魚、鹽」者，魚亦謂海魚，鹽即煮海之鹽。今山東登萊青三府及直隸長蘆所產鹽，《鹽人》所謂散鹽也。《禹貢》青州厥貢鹽絺，①青州東偏瀕海之地，周時皆屬幽州也。

注云，醫無閭在遼東者，《爾雅·釋地》云：「東方之美者，有醫無閭之珣玕琪焉。」《淮南子·墜形訓》作，醫毋閭，高注云：「醫毋閭在遼東屬國。」《漢書·地理志》遼東郡有無慮縣，顏注云，即所謂醫巫閭。《續漢·郡國志》：遼東屬國無慮縣有醫無慮山。《楚辭·遠游篇》云，夕始臨乎於微閭，王注云：「東方之玉山也。」案：無、毋、巫、閭，慮、聲並相近；醫、於、無、微，亦一聲之轉，皆一山也。《續漢志》有遼東郡，又有遼東屬國，又並有無慮縣。鄭云在遼東者，謂在遼東屬國也。西漢時無慮屬遼東郡，東漢安帝以後，無慮屬遼東屬國，鄭、高並據時制言之。鄭時遼東郡不當有無慮縣，今本《續志》蓋傳寫誤重。錢大昕據《後漢書·安帝紀》李注說，欲移「有醫無慮山」之文於遼東郡無慮下，而改遼東屬國之無慮爲夫犁。今以《淮南》高注證

①「絺」原訛「夏」，據楚本改。

之，則今本《續志》遼東屬國之無慮不誤。竊疑遼東郡之無慮乃當作大犁耳，李賢所說不若《淮南注》之足馮也。漢無慮廢縣在今盛京錦州府廣甯縣，醫無閭山在縣西十里。云「獶養在長廣」者，漢地理志云：「琅邪郡長廣，奚養澤在西，《秦地圖》曰劇清地，幽州藪。」《風俗通義·山澤篇》云：「九藪，幽州曰奚養，在長廣縣東。」案：漢長廣故城及獶養澤並在今山東登州府萊陽縣東五十里。云「菑出萊蕪」者，《漢地理志》云：「泰山郡萊蕪，原山，淄水所出，東至博昌入沛，幽州寢。」案：淄即菑之或體。《禹貢》又作「淄」，在青州，周改入幽。《水經》云：「淄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至利縣入海。」案：漢萊蕪故城在今山東濟南府淄川縣東南六十里，原山在縣南九十里，淄水出其陰，至樂安縣，入清水泊，由泊東北入海。云「時出般陽」者，漢《地理志》云：「千乘郡博昌，時水東北至鉅定，入馬車瀆，幽州寢。」《水經·淄水篇》鄭注云：「時水出齊城西北二十五里，平地出泉，即如水也，亦謂之源水。至石洋堰分爲二水，枝津西北至梁鄒入沛。時水至廣饒縣故城，東北入淄水。」呂飛鵬云：「地理志不云時水所出，因時水逕博昌城北，故博昌下云『時水東北至鉅定，入馬車瀆』。惟《水經注》云『出齊城西北二十五里』，後鄭云『時出般陽』，般陽在《地理

志》屬濟南郡，在《郡國志》則屬齊國。《水經注》齊城蓋指臨淄而言，般陽與齊城接壤，故鄭注以爲出齊城西北，鄭注以爲出般陽也。」治讓案：時水即如水，《漢志》齊郡臨淄，如水西北至梁鄒入沛，此即《水經注》時水上流出齊城西北，至石洋堰分爲二水，枝津至梁鄒入沛者也。《漢志》「如」「時」兩見，故如水出臨淄，而時水不著所出，《水經注》并爲一水，故時水出齊城，其實班與鄭不異也。漢般陽故城在今濟南府淄川縣西，齊城在今青州府臨淄縣北，時水今名烏河，出臨淄縣西南愚公山，至高苑縣東境入小清河。云「四擾，馬牛羊豕」者，并州、宜五擾，注云「馬牛羊犬豕」。五擾之中，犬爲小牲，故去之。《周書》孔注亦從鄭義。云「三種，黍稷稻者」，《周書》孔注同。賈疏云：「西與冀州相接，冀州宜黍稷，幽州見宜稻，故知三種黍稷稻也。」云「杜子春讀獶爲奚」者，獶奚聲類同。《漢志》、《說文》、《艸部》及《風俗通義》並作奚，與杜讀同。河內曰冀州，其山鎮曰霍山，其澤藪曰楊紆，其川漳，其浸汾潞，其利松柏，其民五男三女，其畜宜牛羊，其穀宜黍稷。霍山在虢。楊紆所在未聞。漳出長子，汾出汾陽，潞出歸德。【疏】河內曰冀州者，沿

《禹貢》制也。《說文·北部》云：「冀，北方州也。」《釋名·釋州國》云：「冀州，取地以爲名也。其地有險有易，帝王所都，亂則冀治，弱則冀強，荒則冀豐也。」《爾雅釋文》引李巡云：「兩河間其氣清，厥性相近，故曰冀，冀，近也。」《爾雅·釋地》云：「兩河間曰冀州」，郭注云：「自東河至西河。」《呂氏春秋·有始覽》云：「兩河之間爲冀州，晉也。」高注云：「東至清河，西至西河。」《爾雅釋文》引韋昭《漢書注》云：「東西南北皆有河，故曰河內。」又引馬融云：「在東河之西，西河之東，南河之北。」案：馬說蓋卽《周官傳》文，其說是也。《史記正義》云：「古帝王之都，多在河東河北，故呼河北爲河內，河南爲河外。」又云：「河從龍門南至華陰，東至衛州，東北入海，曲繞冀州，故言河內。」案：周冀州方域，東距東河，與兗界；南距南河，與豫界；西距西河，與雍界；北距虜池，與并界；東南東北並距東河，西南亦距西河；西北據汾水下流，與并界。州三面距河，西河之西爲雍州，東河之東爲兗州，南河之南爲豫州。北界并州則無河，韋昭謂四面有河，失之。《孟子·梁惠王篇》云：「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史記·魏世家》：「公子無忌上魏王書云：『所亡於秦者河內、河外大縣數十』」，《漢地理志》云：「魏地，其界自高陵以東，盡河東、河內」，及漢之

河內郡，此並以近南河者爲河內，近西河者爲河東，蓋戰國之後所分，與此經義小異。云：「其澤藪曰楊紆」者，《周書》、《漢地理志》、《敘》並作「揚」，同聲段借字。云：「其川漳」者，它州皆「水，冀唯一水者，清漳、濁漳二原同委也。云：「其浸汾潞」者，潞，《周書》作「露」，亦聲同字通。云：「其民五男三女」者，三女，《周書》作「一女」。注云：「霍山在虢」

者，《爾雅·釋地》云：「東方之美者，有霍山之多珠玉焉。」《漢·地理志》云：「河東郡彘縣，霍大山在東，冀州山。」注應劭云：「順帝改曰永安。」是鄭時彘已爲永安，此注據班《志》，故仍其故名。霍山，虞夏時以爲中嶽，《禹貢》謂之大岳。賈疏及《詩·唐譜》孔疏引《禹貢》鄭注云：「大岳在河東故彘縣東，名霍大山」是也。案：漢彘縣卽今山西霍州治，霍山在州東南三十里。云：「楊紆所在未聞」者，《爾雅·釋地》十藪，云：「秦有楊陁」。《爾雅釋文》云：「陁，本或作紆。」郭注云：「今在扶風汧縣西。」《呂氏春秋·有始覽》云：「秦之陽華」，高注云：「陽華在鳳翔，或曰在華陰西。」《淮南子·墜形訓》云：「秦之陽紆」，高注云：「楊紆蓋在馮翊池陽，一名具圃。」又《脩務訓》云：「禹之爲水，以身解於陽盱之河。」注云：「陽盱蓋在秦地。」惠士奇云：「高誘所云皆臆說也。郭景純謂在扶風汧縣，則直以弦蒲當之矣。」案：



《山海經·中山經》：陽華之山，楊水出焉；而西南流注於洛，門水出焉；而東北流注於河，結姑之水出於其陰。酈道元謂其地在弘農上雒，河在東北，洛在西南，實冀州之藪，禹治洪水，具禱陽紆，即其地也。《穆天子傳》：天子西征，驚行至陽紆之山，河伯無夷之所都居，是惟河宗氏。自宗周漣水以西，至於河宗之邦陽紆之山，三千有四百里，自陽紆還歸於周，二千里。陽紆即陽華，蓋山也，衍而爲藪，河伯都焉。其山更在藪之西，故距漣水二千里。而《中山經》亦云：「門水出陽華，至於河七百九十里，入雒水」，則其地之廣可知，故半在秦，半在晉。《竹書》：穆王征犬戎，秦公帥師從王西征，次于陽紆，蓋謂陽紆山也。」案：楊紆、楊陟、陽華、陽紆、陽盱，聲類並相近，惠說以爲一地，義似可通，惟所在地域，則舛互殊甚。蓋此經楊紆爲冀藪，而《爾雅》、《呂覽》、《淮南》並云「秦有」，案之方域，蓋已不能強同。加以衆說參差，益難憑信。郭氏謂在汧縣，遠侵雍藪，其誤固不必辯；《呂覽》高注臚列二說，鳳翔置郡，在唐至德間，非高氏所得聞，蓋當爲馮翊之誤，即《淮南注》所謂在馮翊池陽者也。攷《釋地》十藪，又云「周有焦護」，郭注云：「今扶風池陽縣瓠中是也。」是高氏謂陽華即焦護。至《呂覽注》第一說，又云在華陰西者，洪亮吉謂陝西華陰縣

東南有陽華藪，高說殆即指此。二說無論是非，亦並與冀境縣隔。惠引酈說，蓋據《水經·河水篇》注，云「洛水自上洛縣東北，於拒陽城西北分爲二水，枝渠東北出爲門水，又東北歷陽華之山，即《山海經》所謂陽華之山門水出焉者也」。攷河水注陽華山，似即華陰之陽華藪，酈氏但引《中山經》爲證，不云即冀藪之楊紆。至《穆傳》之陽紆，爲河宗氏所居，《史記·趙世家》正義云：「河宗在龍門之上流，嵐勝二州之地。」案：唐嵐州爲今陝西嵐縣地，勝州爲今鄂爾多斯右翼後旗地。《淮南·脩務訓》之陽盱，亦當與《穆傳》同。《水經·河水》注則謂《穆傳》陽紆及《淮南書》陽盱，即《山海經·海內北經》所云陽紆、陵門之山，河出其中者，並與昆侖河源相近，力斥高注以爲秦藪之非。依酈說，則陽紆乃遠在絕域，故《穆傳》謂在漣水西二千餘里。校其道里，已在要服之表，其非冀藪，尤無疑義。又《風俗通義·山澤篇》：說九藪並依《職方》，惟云「冀州曰秦陸，在鉅鹿縣西北」，蓋因楊紆所在未聞，而據《爾雅》十藪晉有大陸，遂以易之，然不云大陸即楊紆。顧祖禹云：《水經注》大陸澤一名陽紆藪，今在直隸寧晉、隆平及鉅鹿縣境。今檢《水經注》，亦無此文。《太平寰宇記》冀州信都縣，云「有陽陟澤」，引《爾雅》：「秦有陽陟」爲證，蓋亦以大陸爲陽陟。不知

大陸自是冀澤，又不當爲秦敷也。要之，楊紆所在，漢時已不可攷，故班鄭並闕而不言，而舊說多強爲傳合，悉無塙證，謹從蓋闕，以俟知者。云：漳出長子者，《漢·地理志》云：「上黨郡長子鹿谷山，濁漳水所出，東至鄴，入清漳。」又「沽，大睪谷，①清漳水所出，東北至阜城人大河，冀州川」。《說文·水部》云：「濁漳出上黨長子鹿谷山，東入清漳，清漳出沽山大要谷，北入河。」與《漢志》說同。賈疏引鄭《禹貢》注云：「漳水出上黨沽大睪谷，東北至安平阜城入河。」案：《書注》據清漳，此注云出長子，據濁漳，其實濁漳卽入清漳也。《水經·漳水篇》云：「濁漳水出上黨長子縣西發鳩山，至樂成陵縣，別出北瀆。又東北過成平縣南，合清河，至平舒縣入海。清漳水出上黨沽縣西北少山大要谷，至武安縣南黍窖邑入于濁漳。」案：漢長子故城在今山西潞安府長子縣西南，濁漳水出縣南五里發鳩山，又清漳出山西樂平縣西沽嶺之大睪谷。濁漳至河南林縣北之交漳口，與清漳會。一漳既合，入山東界，經邱縣南，又分爲二派，一至青縣會運河，北達直沽，一至直隸新河縣入北泊，東北流會滹沱，至天津入海。云「汾出汾陽」者，《漢·地理志》云：「大原郡汾陽北山，汾水所出，西南至汾陰入河，冀州寢。」《說文·水部》云：「汾水出大原晉陽山，西南

入河，或曰出汾陽北山，冀州浸。」《水經》云：「汾水出太原汾陽縣北管涔山，至汾陰縣注于河。」段玉裁云：「《漢志》：「太原郡晉陽，晉水所出，東入汾。汾陽，汾水所出，西南至汾陰入河。」許云「出晉陽山」，與《志》、《水經》不合者，《志》、《水經》舉其遠源，許舉其近源也。許意謂晉水卽汾水之源。杜注《左傳》曰「汾水出太原」，與許合。」案：段說是也。《戰國策·趙策》云：「三國之兵乘晉陽城，決晉水而灌之。」《史記·趙世家》作汾水，是古汾、晉二水爲一之證。鄭從《漢志》，與許所引或說同。漢汾陽故城在今山西太原府陽曲縣北九十里。又忻州靜樂縣亦漢汾陽縣地，汾水出縣北百四十里管涔山，至榮河縣北境入黃河，在龍門之南五十里，曰汾口。云「潞出歸德」者，《漢·地理志》顏注同。《漢地理志》歸德屬北地郡。《說文·水部》云：「潞，冀州浸也，上黨有潞縣。」《水經》云：「濁漳水又過潞縣北。」鄭注云：「縣故亦狄潞子國也。闕駟曰：「有潞水爲冀州浸，卽漳水也。」余按：無他大川可以爲浸，所有巨浪長湍，惟漳水耳，故世人亦謂濁漳爲潞水矣。」黃度、易被、全祖望、蔣載康、莊有可竝從闕說。顧祖禹云：「今濁

①「大」原訛「上」，據《漢書·地理志》改。

漳經潞安府城西南二十里，土人猶呼爲潞水。」段玉裁云：「鄭云『潞出歸德』，此謂潞卽洛耳。按：班許皆云洛出歸德北夷界中。漢歸德在今甘肅慶陽府境，洛水在今陝西同州府境入河，非冀州地也。且雍州既曰其浸洛矣，安得又爲冀浸？」鄭注於雍州云洛出懷德，冀州云潞出歸德，蓋由株守《地理志》，而未思《志》歸德下言其源，懷德下言其委，一水兩言，不當改洛爲潞以屬冀州。白雍入冀，占無此水以當之。許但云冀州浸，不言何出何入，不欲強爲之說。蓋此浸自周初迄漢，湮沒不彰，班、許皆不言潞之源流，此可以正鄭注矣。闕駟曰「潞縣有潞水，爲冀州浸，卽漳水」，此非許意也。《周禮》川漳浸潞並言，則非一物。」案：段說是也。漢歸德故城在今甘肅慶陽府境，既非冀域，《漢·地理志》歸德亦惟有洛水，無潞水，詳前雍州。又《通典·州郡》說「職方」汾潞云：「潞水出今密雲郡密雲縣也。」顧祖禹亦云：「今直隸通州之白河，卽潞水也。今攷《水經》、《水篇》云：「沽河從塞外來，南過漁陽狐奴縣北，①西南與灤餘水合，爲潞河。」鄭注云：「沽水又南逕安樂縣故城東，俗謂之西潞水也。沽水又南，左會鮑邱水，世所謂東潞也。沽水又南逕潞縣，爲潞河。」《魏土地記》云「城西三十里有潞河」是也。又《鮑邱水篇》云：「鮑邱水從塞外來，南過漁陽

縣東，又南過潞縣西，又南至雍奴縣北，屈東入于海。」注云：「鮑邱水入潞，通得潞河之稱矣。」案：杜氏所說密雲縣之潞水者，《水經》之鮑邱水，鄭注所謂東潞水也，卽今之白河，其水不見於《漢志》。《水經》所謂沽河與灤餘水合爲潞河者，卽今直隸之沙河。《漢志》漁陽郡漁陽之沽水，亦不云卽潞水；其所經潞縣，《續漢·郡國志》屬漁陽郡，《前志》字作「路」，與上黨潞縣異，揆之地望，已在涑易之東北，當隸并境。冀浸之潞必非此諸水也。正北曰并州，

其山鎮曰恒山，其澤藪曰昭餘祁，其川庠池、嘔夷，其浸涑、易，其利布帛，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五擾，其穀宜五種。恒山在上曲陽，昭餘祁在鄆，庠池出鹵城，嘔夷，祁夷與？出平舒，涑出廣昌，易出故安。五擾，馬、牛、羊、犬、豕。五種，黍、稷、菽、麥、稻也。凡九州及山鎮澤藪言曰者，以其非一，曰其大者耳。此州界，揚荊豫兗雍冀與《禹貢》略同，青州則徐州地也，幽并則青冀之北也，無徐梁。【疏】「正北曰并州者，亦沿舜十二州制也。《禹貢》、《爾雅》、《呂氏春秋》並

① 漁原訛「海」，據《水經注》改。

無。《爾雅》釋文引《春秋元命苞》云：「并之言併也，陽合交併，其氣勇壯，抱誠信也。」又引《太康地記》云：「并州不以衡水爲號，又不以恒山爲稱，而言并者，蓋以其在兩谷之間也。」案：周并州方域，東距東河與幽界；南據虜池，與冀界；西距西河，與雍界；北接北狄，不知所極；東南距九河與兗界，東北與幽界，不知所分；西南據昭餘祁，與冀界；西北亦北狄。

注云：恒山在上曲陽者，《漢·地理志》云：「常山郡上曲陽，恒山北谷在西北，并州山。」《爾雅·釋山》云「河北恒」，又云「恒山爲北嶽」。《白虎通義·巡狩篇》云：「北方爲恒，恒者常也，萬物伏藏於北方有常也。」《水經·禹貢山水澤地所在篇》云：「恒山爲北嶽，在中山上曲陽縣西北。案：漢上曲陽故城在今直隸定州曲陽縣西四里，恒山在縣西北百四十里，亘保定府以西及山西大同府東境。云「昭餘祁在鄆」者，《爾雅·釋地》十藪，云「燕有昭餘祁」，郭注云：「今太原鄆縣北九澤是也。」《爾雅》釋文引孫本「祁」作「底」，音近段借字。《漢·地理志》云：「太原郡鄆，九澤在北，是爲昭餘祁，并州藪。」《風俗通義·山澤篇》云，九藪，并州曰昭餘祁，在鄆縣北。《呂氏春秋·有始覽》說九藪云「燕之大昭」，《淮南子·墜形訓》又云「燕之昭余」，不云祁者，省文也。《水經·汾水篇》云：

「汾水又南過大陵縣東。鄆注云：「汾水於縣左進爲鄆澤。」《地理志》曰九澤。又名之曰瀛洩之澤，俗謂之鄆城泊。」又云：「太谷水西接鄆澤，是爲祁藪也，即《爾雅》所謂昭余祁矣。」案：漢鄆縣故城在今山西汾州府介休縣東北二十七里，鄆城泊在縣東北二十里，與平遙縣接界。又今山西太原府祁縣東七里有昭餘祁藪，其水久涸。蓋祁藪故蹟，本延跨今祁縣境，後乃獨渚爲鄆泊耳。至嘯夷與昭餘祁迥異，鄆注并爲一，與《瀧水篇》注自相違伐，誤也。云「虜池出鹵城」者，《漢地理志》云：「代郡鹵城，虜池河東至參戶，入虜池別，并州川。」又「河閒國弓高，虜池別河首受虜池河，東至平舒入海。」案：「虜池」《禮器》作「惡池」，注云「惡當爲呼，聲之誤也，呼池嘯夷，并州川一是也。」《墨子·兼愛上篇》又作「噓池」，字並通。漢鹵城故城在今山西代州繁峙縣東百里，滹沱河出縣東北百二十里秦戲山，入直隸界，至獻縣南分爲二派，復合，至天津府靜海縣入海。云「嘯夷，祁夷與，出平舒」者，《漢·地理志》云：「代郡平舒，祁夷水北至桑乾入沽。」①又靈丘，瀧河東至文安入大河，并州川」。《說文·水部》云：「瀧水起代郡靈丘，東入河，瀧

① 沽，原訛「治」，據《漢書·地理志》改。

水卽嘔夷水，并州川也。」案：「代郡」舊作「北地」，今從段校改。《水經·灋水》注云：「祁夷水出平舒縣之故城南澤中，注于灋水。」不云卽嘔夷。又《澧水篇》云：「澧水出代郡靈丘縣高是山，至博陵縣入易。」鄭注云：「卽嘔夷之水也，出靈丘西北高是山，《山海經》曰「高是之山，澧水出焉，東流注于河」者也。」李惇云：「嘔夷非祁夷。曰「與」者，疑而未定之辭也。」案：《漢志》代郡靈丘縣，注云「澧河，并州川」。《水經注》曰「澧水卽嘔夷之水」。蓋嘔澧音相近而二名，嘔夷卽澧河也。并州之川惟此與孝沱相埒。鄭以祁夷當之，誤。」治讓案：班、許、鄭並以嘔夷爲澧水是也。易拔、黃度、胡渭、戴震、林喬蔭、莊有可說並同。祁夷水卽今出山西大同府廣靈縣之壺流河，與澧水別，鄭以釋此經之嘔夷，失之。漢平舒故城在今山西大同府靈邱縣北，靈邱故城在縣東十里，祁夷水在縣北。澧水今名唐河，出山西渾源州南翠屏山，至直隸安州東南入白洋淀。云：涑出廣昌者，《漢·地理志》云：「代郡廣昌，涑水東南至容城入河，并州寢。」《說文·水部》云：「涑水起代郡廣昌，東入河，并州寢。」案：代郡舊作「北地」，亦據段校改。《水經·巨馬水篇》云：「巨馬河出代郡廣昌縣涑山，至勃海東平舒縣入海。」鄭注云：「卽涑水也，於平舒城北，南入於虜

池，而同歸於海也。」案：漢廣昌故城在今直隸易州廣昌縣北。涑水今名拒馬河，出縣北匡古塔，至東安縣，會桑乾河入清水河。云「易出故安」者，《漢·地理志》云：「涿郡故安閭鄉，易水所出，東至范陽入濡也，并州寢。」《水經·易水篇》云：「易水出涿郡故安縣閭鄉西山，至泉州縣入于海。」案：漢故安縣卽今直隸易州治，易水在州南三十里，源出西山龍華店，西北會濡水，至新城縣會拒馬河，俗曰白溝河。云「五擾，馬牛羊犬豕」者，《周書》孔注同。賈疏云：「六擾中，雞爲緩，故去之。」云「五種，黍稷菽麥稻也」者，《豫州》注同。《周書》孔注：「稻作麻」，疑孔因北方宜稻之地少，故易之。云「凡九州及山鎮澤藪言曰者，以其非一，曰其大者耳」者，《說文·曰部》云：「曰，言也。」謂一州之內，山澤川浸其數衆多，不能徧詳，故略舉其大者言之。云「此州界，揚荆豫兗雍冀與禹貢略同者」，賈疏云：「略同者，不失本處，雖得舊處，猶有相侵入，不得止。若周之兗州，於《禹貢》侵青徐之地；周之青州，於《禹貢》侵豫州之地；周之雍豫，於《禹貢》兼梁州之地；周之冀州小於《禹貢》時冀州，以其北有幽州，并州故知也。」治讓案：周九州方域與禹貢同異，經記史志並無明文，以其山川澤藪約略攷之，揚州東南界蓋與彼同，而北則禹貢距淮，

周淮入於青州，揚雖逾江而界，視彼爲狹。荊州南界亦當同，而西侵梁境，又北漢東地割入於豫，並與彼異。豫則南北與彼略同，東則孟諸割入青，西亦侵梁爲異。兗則東西界略同，而南有岱及大野，並侵徐界，東南有濰，侵青界，與彼異。雍則東西北並略同，而南侵梁爲異。冀則南東西並略同，而北別分爲并則異。其可攷者，大略如是，至其華離細別，則無由校覈矣。云「青州則徐州地也」者，《禹貢》云「海岱及淮惟徐州」，僞孔傳云：「東至海，北至岱，南及淮。」周不立徐州，而以其地爲青州，其方域亦東至海，南則逾淮，而與揚界，北雖不得岱，而距岱，與兗界，與《禹貢》徐州境略同也。胡渭云：「周青州疆域與《禹貢》大異。鄭云徐州地，蓋以其山鎮曰沂山，其川淮泗，其浸沂沐知之。《禹貢》曰『海岱及淮惟徐州』，又曰『淮沂其乂』，又曰『浮于淮泗』，是知徐并於青也。賈云『周之青州，於《禹貢》侵豫州之地』，蓋以其澤藪曰望諸知之。《禹貢》於豫州曰『道荷澤，被孟豬』，是知侵豫地也。《禹貢》徐州岱山，大野皆入於兗，是青亦不全得徐也，鄭亦言其大略而已。」又云：「賈疏以兗州侵《禹貢》青徐之地者，蓋以其山鎮曰岱山，其澤藪曰大野知之。殷之兗州自河東至濟，與《禹貢》同。其徐州自濟東至海，亦與《禹貢》同。而周則言河不言濟，蓋其

境越濟而不得岱矣。岱南爲徐，北爲青，徐州曰「大野既豬」，是知侵《禹貢》青徐之地也。兗界跨濟，唯周制有然。」云「幽并則青冀之北也」者，謂別依舜十二州制，析青州之北爲幽，冀州之北爲并，於《禹貢》九州之外增此二州也。《漢書·地理志》云：「周既克殷，監於二代而損益之，改禹徐梁二州合之於雍青，分冀州之地以爲幽并。」胡渭云：「舜十二州，以冀州之北廣大，分置并州、幽州。至夏而復合於冀，與堯時同。《爾雅》之九州，有冀幽而無并，蓋殷分夏冀州之東北以爲幽，而正北并州之地仍屬冀，視虞之冀則大矣。《周禮》幽州、冀州、并州與虞制同。賈云『周之冀州小於《禹貢》』，以其北有幽并」，然不唯小於《禹貢》，亦小於《爾雅》也。」又云：「周幽州，其川河洹，其浸菑時，皆《禹貢》青地，爲幽之所侵。蓋今青登萊三府之地在青域者，周時皆割入幽。」云「無徐梁者，周九州既增幽并，故省此二州也。《漢書·地理志》顏注云：『省徐州以入青州，并梁州以合雍州。』今案：徐省入青，詳前。梁者，《禹貢》云「華陽黑水惟梁州」，僞孔傳云：「東據華山之南，西距黑水。」以周九州疆域攷之，《禹貢》梁州蓋亦分入荆豫二州，

① 原脫「孔」，據楚本補。

不徒雍也。胡渭云：「殷有荆而無梁。」《爾雅》：「漢南曰荊州。」注云：「自漢南至衡山之陽。」漢水出蟠冢，梁州山也。自蟠冢以東至大別，凡在漢水之南者皆爲荊州。然則《禹貢》梁州之地，荆亦兼之，不盡歸於雍。自大別以東江南之地，爲揚所侵，而大別以西漢東之地，亦皆入於豫州，荊州之境縮於東北，而贏於西南，殷因於夏，所損益可知也。《周禮》荊州衡山、雲夢、江漢，皆《禹貢》荊州之山水，周承殷制，亦有雍而無梁。李巡注《爾雅》，言雍兼梁地，賈疏言雍豫並兼梁地，而皆不及荆，殆未察「漢南曰荆」之義耳。蓋殷周之荆豫，皆以漢水爲界，梁州、漢北之地豫兼之，漢南之地荆兼之，其蟠冢以西則雍兼之，故一代無梁焉。又云：「《爾雅》：『河西曰雍州』，疏引李巡云：『兼得梁州之地。』《周禮疏》云：『周之雍豫，於《禹貢》兼梁州之地。』然雍州西北一邊，世有戎翟之患，則殷周疆場未必能悉如《禹貢》。又《禹貢》梁州之山水，無一人《職方》者，故杜氏言梁州當夏殷之間，爲蠻夷之國，雍之併梁亦虛名耳。」《爾雅》目雍州以河西，則華山以南不在界中可知，其西北亦當虧損，殷周之雍實小於《禹貢》也。賈疏云：「《爾雅》云：『兩河閒曰冀州，河南曰豫州，濟東曰徐州，河西曰雍州，漢南曰荊州，江南曰揚州，燕曰幽州，濟河閒曰兗州，齊曰營

州。』《詩譜》曰：「雍梁荆豫徐揚之民，咸被其化。」數不同者，《禹貢》所云堯舜法，《爾雅》所云似夏法，《詩譜》所云似殷法，亦與《禹貢》三代不同，是以州名有異。自古以來，皆有九州，惟舜時暫置十一州，至夏還爲九州，故《春秋》云「夏之方有德也，貢金九牧」是也。《論讓案》：《書·舜典》「肇十有二州」，《爾雅釋文》引鄭注云：「舜以青州越海，而分齊爲營州；冀州南北太遠，分衛爲并州；燕以北爲幽州。新置三州，并舊爲十一州也。」據鄭《書注》，則周《職方》幽并二州實沿舜制。至《爾雅·釋地》九州，賈疏謂似夏法，其說非也。《詩·周南召南譜》孔疏引《爾雅》孫炎注，云「此蓋殷制」。《釋地》郭注、《爾雅釋文》引李巡說並與孫同。《爾雅》雜采古書，雖無由定其必爲殷制，要之《釋地》九州與《禹貢》不同，其非夏法固無疑也。《說苑·辨物篇》說九州與《釋地》同，惟云齊曰營州，未知何據。《呂氏春秋·有始覽》說九州，則與此經略同，惟無并州，而云「泗上爲徐州，魯也」，則亦分青爲徐，與夏制同，然無梁州，則又與彼異，疑晚周所分，并非復周公之舊制矣。乃辨九服之邦國，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

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服，服事天子也。詩云：「侯服于周。」【疏】乃辨九服之邦國者，

職方制畿服之官法，受之大司馬者也。自王畿外，極五千里，四方各以遠近分畫爲九服。自采服以內，與書·禹貢五服里數同，而服名則異。服各有界限，故大司馬謂之九畿，詳彼疏。云方千里曰王畿者，謂建王國也。大司馬云「國畿」，《大行人》云「邦畿」，義並同。畿，《周書》作「圻」，字通。孔注云：「圻，界也。」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者，《大行人》作「要服」，以內六服兩面共七千里，即前九州之地是也。云「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者」，《大司馬》作「蕃畿」，《大行人》注亦作「蕃服」，藩正字，蕃同聲段借字。此夷鎮藩服，即《大行人》所謂蕃國在九州之外者，亦即《布憲》所謂四海是也。畿服名制，詳大司馬疏。注云「服，服事天子也」者，謂九服之內同服事天子，故皆以服爲名。《職方》孔注云：「服，言服王事也。」《國語·周語》韋注云：「服，服其職業也。」說並略同。引《詩》云

侯服于周者，大雅·文王篇文，引之者，證服事天子之義。凡邦國千里，封公以方五百里，則四公，方四百里則六侯，方三百里則七伯，方二百里則二十五子，方百里則百男，以周知天下。以此率徧知四海九州邦國多少之數也。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以方三百里之積，以九約之，得十一有奇。云「七伯」者，字之誤也。周九州之界，方七千里，七七四十九，方千里者四十九，其一爲畿內，餘四十八。八州各有方千里者六。周公變殷湯之制，雖小國，地皆方百里。是每事言「則」者，設法也。設法者以待有功，而大其封。一州之中，以其千里封公，則可四；又以其千里封侯，則可六；又以其千里封伯，則可十一；又以其千里封子，則可二十五；又以其千里封男，則可百。公侯伯子男，亦不是過也。州二百一十國，以男備其數焉。其餘以爲附庸。四海之封，黜陟之功，亦如之。雖有大國，爵稱子而已。鄭司農云：「此制亦見大司徒職，曰『諸公之地方五百里，諸侯之地方四百里，諸伯之地方三百里，諸子之地方二百里，諸男之地方百里』。」【疏】凡邦國千里，封公以方五百里，則四公者，以下並通計畿外封國之大數，與《大司徒》爲官聯



也。李光坡云：「此《大司馬》九法，所謂制畿封國以正邦國也。」賈疏云：「言凡邦國者，畿外要服已內有八州，州別置二百一十國，摠有千六百八十國，故云凡也。」注云

「以此率徧知四海九州邦國多少之數也」者，《職方》孔注云：「周，徧也。」《廣雅·釋詁》云：「率，計，校也。」天算

書，凡計校數法，並謂之率。先約計一州千里之內地廣狹所容國數，以此爲率，綜計天下四海九州所容邦國多少之數。可以徧知，故云周知天下。云「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

百」者，《王制》文。賈疏云：「方千里，開方之，百里一截，縱橫皆爲十截，十十而百，則得爲方百里者百。」云「以方三百里之積，以九約之，得十一有奇，云七伯者，字之誤也」

者，以三三自乘得九。若依經以七乘九，得六十三，以除方百里者百，所餘尚多，故知其必爲字誤。賈疏云：「方三百里，三三而九，用爲方百里者九十九，爲十一伯，餘有方百里者一，不盡，故云十一有奇也。今經云「方三百里則七伯」，以「十一」似七字，故云字之誤也。」云「周九州之界方七千里」者，據王城至要服，六服，面各三千五百里，兩面相距七千里也。其九州之外，尚有三服，面千五百里，通九州爲萬里。鄭言此者，欲見周公制禮時，疆宇大於殷，五等侯國里數亦大增，與前代異。故《王制》注云：「禹承堯舜，要

服之內，地方七千里。夏衰，夷狄內侵。殷湯承之，更制中國方三千里之界。周公復唐虞之舊域，其要服之內亦方七千里，而因殷之諸侯之數，廣其土，增其爵。」賈疏亦約彼注義，謂先王之作土有三，若太平之時，土廣萬里，中國七千；中平之世，上廣七千，中國五千；衰末之世，上廣五千，中國三千。賈所謂太平之時，即虞夏及周公制禮時；衰末之世，即夏末殷初時；其中平之世，則《王制》注引《孝經說》云：「周千八百諸侯布列五千里內。」鄭又釋之云：

「此文改周之法，關盛衰之中，三七之間以爲說也。」孔疏謂若武王時是也。今攷《禹貢》五服地，實止五千里，與周要服內七千里不同。夏末殷初，中國三千里，武王時，中國五千里，亦無文可證。則《王制》注及賈孔所說三代土地廣狹之差，實非塙論也。互詳《大司徒》、《大司馬》、《大行人》疏。云「七七四十九，方千里者四十九，其一爲畿內，餘四十八，八州各有方千里者六」者，《王制》注說亦同。謂九州之內方七千里，七七自乘，爲四十九，以一爲畿內，餘四十八，以八州除之，州得六也。甄鸞《五經算術》云：「七七四十九，即四千九百萬里，計方一千里者四十九也。分方千里爲畿內，餘爲八州，州各得一千里者六，一州合地六百萬里。治讓案：此乃約略校計之法也。據鄭《詩譜》云：「周

東都畿內方六百里。其封域在豫州太華、外方之間，北得河陽，漸冀州之南。是東都已錯兼二州之地。西都又屬雍州，則畿內必不能專一州。況畿內得二州，則八州得六，則八州每州地域三十六倍於畿內之州，其數復遠不相當，於分率亦必不能平。而鄭必以此計之者，因以九州除四十九，則州得五而有畸零，不如以一爲畿內，而以八州除四十八，則州得六，於率差爲整齊，易於布算，實非平率也。云「周公變殷湯之制，雖小國地皆方百里」者，亦明周制與前代異也。《王制》云：「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鄭彼注云：「此地殷所因夏爵三等之制也。殷爵三等者，公侯伯也。周武王初定天下，更立五等之爵，增以子男，而猶因殷之地，以九州之界尚狹也。周公攝政，致太平，斥大九州之界，制禮，成武王之意，封王者之後爲公及有功之諸侯大者，地方五百里；其次侯，四百里；其次伯，三百里；其次子，二百里；其次男，百里。」據彼注，則鄭意，夏制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者，爵五等，地三等。《王制》注云「夏爵三等」，明爵從地爲三等也。殷因夏三等之地，而減爵爲公侯伯三等，則公百里，侯七十里，伯五十里也。周初改同夏法。周公始盡更夏殷之制，爵地並增爲五等，如

此經之說。是男爲至小國，地亦方百里，與夏殷大國等，故此注云「雖小國亦方百里」也。蓋鄭爲此說者，欲見《王制》所云爲武王增爵未增地之制，此經所云爲周公爵地並增之制，以調停兩經之外牴牾。然《王制》所說三等地制，蓋據實封言之，與此經五等地虛實相除，亦約略相埒，鄭以爲夏及周初制，非其實也。詳《大司徒》疏。至《王制》注又謂周所因殷之諸侯，亦以功黜陟之，其不合者，皆益之地爲百里者，蓋謂周時新封之國，並依此經五等地制，唯殷世舊國，則有功者始增其地如爵，其無功者則一切增爲百里，雖尊爵，未遽得五百里至二百里之地。賈疏乃謂周公之時，無間有功無功，皆先益滿百里，待更有功，乃依其爵，益之地爲二百里至五百里之等，則與《王制》注顯然不合，非鄭指也。云「是每事言則者，設法也，設法者，以待有功而大其封」者，《王制》疏云：「設法，謂假設爲法，非實封也。」賈疏云：「必知不卽封而言設法以待有功者，以其稱公者，惟有二王後及東西大伯，今八州皆言方千里封公則四公，八州豈有三十二公乎？明知五者皆是設法以待有功，乃大其封也。若無功，縱本是公爵，惟守百里地，謂若虞公、虢公，舊是殷之公，至周仍守百里國，以無功故也。故注《王制》云「是以周世有爵尊而國小，爵卑而國大」。」詒讓案：鄭言

此者，亦謂一州之內，不必果有四公六侯之等，但假設此數，以爲異日增封之地。若有功之人本無封地者，則差其功之大小，敘爵而授地如率；其本有封地者，則就而益之，若男則進爵爲子，益地二百里，子以上以次遞進，至公而止。其殷之舊國有功者，亦得增地如爵，與周世新建之國等。賈所舉虞虢二公，爵尊國小，卽殷舊國無功不增者也。

然鄭謂周時新封之國，則無爵尊國小之法，賈疏不分新國舊國，概謂本是公爵，惟守百里地，必待有功乃大其封，亦與《王制》注不合也。云「一州之中，以其千里封公，則可四」者，《王制》孔疏云：「一州有千里之方六，則一箇千里之方，爲方百里者百；一箇五百里之國，爲方百里者二十五，四箇二十五，用千里之方一，是方五百里者不過四也。」《五經算術》云：「方五百里國四，一國二十五萬里，四國合一百萬里。」云「又以其千里封侯，則可六」者，《王制》疏云：「以一箇四百里之國，爲方百里者一十六，六箇一十六，爲九十六，是用百里之方九十六，爲六箇四百里之國，故云方四百里者不過六。用千里之方一，猶餘百里之方四。」《五經算術》云：「方四百里國六，一國十六萬里，六國合九十六萬里。」云「又以其千里封伯，則可十一」者，《王制》疏云：「以一箇三百里之國，爲方百里者九，十一箇九

爲九十九，是用百里之方九十九，故云封方三百里者不過十一，用千里之方一，猶餘百里之方一。」《五經算術》云：「方三百里國十一，一國九萬里，十一國合九十九萬里。」云「又以其千里封子，則可二十五」者，《王制》疏云：「以一箇二百里之國，爲方百里者四，二十五箇二百里國，用千里之方一，<sup>①</sup>故云封方二百里者不過二十五。」《五經算術》云：「方二百里國二十五，一國四萬里，二十五國合一百萬里。」云「又以其千里封男，則可百」者，以千里之方，爲方百里者百，以封百男，適盡。若然，一男國積萬里，百國則百萬里也。云「公侯伯子男亦不是過也」者，謂所封之國數，若一州公過四，侯過六之等，則地不足，故有少無多，必不過是假設之數也。賈疏謂若過五百里，則是特賜法，若魯衛之等是也，非鄭意。云州二百一十國，以男備其數焉，其餘以爲附庸者，《王制》云：「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爲附庸開田。八州，州二百一十國。」鄭彼注云：「此大界方三千里，三三而九，方千里者九也，其一爲縣內，餘八各立一州。此殷制

① 「用千里」原誤重，據楚本刪。

也。周公制禮，九州大界方七千里，七七四十九，方千里者四十有九也。其一爲畿內，餘四十八。八州各有方千里者六。設法：一州封地方五百里者不過四，謂之大國；又封方四百里者不過六，又封方三百里者不過十一，謂之次國；又封方二百里者不過二十五，及餘方百里者，謂之小國。盈上四等之數，并四十六。一州二百一十國，則餘方百里者百六十四也。凡處地方千里者五，方百里者五十九，其餘方百里者四十一，附庸地也。案：鄭意此經五等封地里數，雖與《王制》不合，而一州封國之總數當與彼同，故取彼州二百一十國爲解。然合此經一州五等國數計之，止有一百四十六國，於二百一十之數仍不足，故復增男國爲一百六十四，以補其數。至二百一十國，又不能盡一州之地，故其餘復爲附庸也。賈疏云：「此據《王制》文。彼下又云『天子縣內九十三國，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是通畿內外爲數，並是殷州國數也。既以州有千里之方六，已用五個千里方爲前五等國數，以前公國已得四，侯六，伯十一，子二十五，男百，摠得一百四十六，於二百一十國仍少六十四。鄭必知以男備數者，若不以男備數，則餘千里者一，充數不足，何得更餘爲附庸。若然，則更取餘方一千里開方之，得百里之方百。於前侯國六用千里方，仍有二

百里方一，開方之，得四個男國，於前伯國十一，用千里方一，又得一個男國；得此五國，添前一百四十六，爲一百五十一，仍少五十九。更取餘千里方一開方之，得百里之方百，取五十九爲五十九國，添前百五十一，得二百一十國，餘仍殘百里之方四十一。鄭云其餘以爲附庸者，以附庸不滿百里故也。《王制》兼開田而言，此直云爲附庸，文略不具。其實，人作附庸即受之，無附庸則爲閒田，使大夫治之，以利民稅，若周之畿內四等公邑者也。一詒讓案：此注依《王制》義，附庸雖屬侯國，然皆在封域之外。而先鄭《大司徒》注則據《魯頌》、《論語》，謂當在封域之中，近江水，金鶚竝從其說，是也。若然，此及《王制》注所謂「方百里者四十一，爲附庸地」者，固未爲定論矣。云「四海之封，黜陟之功亦如之」者，以下九州之外，亦有三等封國，與九州內同，而爵則止子男三等也。賈疏云：「鄭以上經九服摠言，此經惟言要服已內九州，不言四海夷狄諸侯，故鄭兼見四海夷、鎮、藩。言黜陟之功亦如之者，亦皆有百里、二百里地，有功者進地，得與侯伯三百四十同，但不進爵耳。無功有過則退之。」云「雖有大國，爵稱子而已」者，謂其次國小國則爵稱男，大國亦不過稱子，故《大行人》注云：「九州之外，其君皆子男也。」賈疏云：「《曲禮》云：『其在東夷、北狄、

西戎、南蠻，雖大曰子。」鄭注云：「雖有侯伯之地，爵亦無過子，是以同名曰子是也。」鄭司農云：「此制亦見《大司徒職》曰：諸公之地方五百里，諸侯之地方四百里，諸伯之地方三百里，諸子之地方二百里，諸男之地方百里」者，《大司徒》文。與此等數正同，故先鄭引以互證。凡邦國，小大相維。大國比小國，小國事大國，各有屬，相維聯也。

【疏】「凡邦國小大相維」者，「小大」，《周書》作「大小」。李光坡云：「此即九瀋所謂建牧立監，以維邦國也。」注云：「大國比小國，小國事大國」者，據《形方氏》文。云「各有屬相維聯也」者，聯，黃丕烈校改「連」，是也。注例聯皆作連，詳《大宰》疏。《大司馬》注云：「維猶連結也。」《周書》

孔注云：「維，持也。」義亦略同。賈疏云：「春秋之世，小國朝大國，大國聘小國，又有敵國自相聘，是以《司儀》公侯伯子男相爲賓，又相爲國客。又《王制》云：『五國以爲屬，屬有長；十國以爲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爲卒，卒有正；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彼雖是殷之諸侯，亦是各有屬相維聯之事也，故鄭據而言也。」王設其牧，選諸侯之賢者爲牧，使牧理之。【疏】注云「選諸侯之賢者爲牧，使牧理之」者，卽州牧也。《周書》孔注云：「牧謂牧御天下之政

教。」賈疏云：「此即《大宰》云『建其牧』是也。」詳《大宰》及《大宗伯》疏。制其職，各以其所能，牧監參伍之屬。用能，所任秩次。【疏】「制其職」者，課邦國君臣所行之職事。《大司馬》云：「以九畿之籍，施邦國之政職」是也。云「各以其所能」者，《大戴禮記·朝事篇》云：「古者，天子爲諸侯不行禮義，不修法度，不附於德，不服於義，故使職方氏、大行人以其治國，選其能功。」卽本此經。李光坡云：「此即九法所謂施貢分職以任邦國也。」注云「牧

監參伍之屬」者，謂邦國任職之人。《周書》孔注云：「連率、牧監，各任能也。」亦同鄭義。賈疏云：「此即《大宰》云『設官分職』。彼下文又云『施典於邦國，而建其牧，立其監，設其參，傳其伍，陳其殷，置其輔』也。」云「用能，所任秩次」者，「用能」疑當作「所能」。《廣雅·釋詁》云：「能，任也。」謂以其國之遠近大小，敘次其所能任之職事。賈疏云「稱其所任，則以次祿秩之」，誤。制其貢，各以其所有。國之地物所有。【疏】注云「國之地物所有」者，《周書》孔注云：「土地所有，乃貢之。」《穀梁》桓十五年傳云：

「古者諸侯，時獻於天子，以其國之所有。」《國語·鄭語》云：「先王求財於有方，韋注云：『使各以其方賄來，方之所

無，則不貢也。」又《周書·王會篇》云：「湯問伊尹曰：『諸侯來獻，或無牛馬之所生，而獻遠方之物，事實相反，不利。今吾欲因其地勢所有獻之，易得而必貴，其爲四方獻令。』」即以所有制貢之事。《書·康王之誥》所謂壤奠，亦即此也。此是邦國之常貢，於《大宰》九貢中，使視其國地所有之物而貢之，與《大行人》六服朝貢每服異物者不同。王將巡守，則戒于四方，曰：「各脩平乃守，攷乃職事，無敢不敬戒，國有大刑。」乃猶女也。守，謂國竟之內。職事，所當共具。【疏】「王將巡守者，《周書》守作狩，段借字。巡守，詳《土訓》及《大行人》疏。云「則戒于四方」者，以書豫戒敕之，恐有不具也。《詩·小雅·出車》云「畏此簡書」，毛傳云：「簡書，戒命也。」云「各脩平乃守，攷乃職事，無敢不敬戒，國有大刑」者，此並簡書之辭。《周書》攷作考，古今字。孔注云：「考，成也。不敬則犯大刑也。」賈疏云：「職方氏既主四方諸侯，故至十二年王將巡守之時，先以文書戒敕于四方曰，各脩汝當國所守境內，待王之務，無得失所。又當考校汝所擬供王職事，若不敬戒，國有大刑。大刑，謂殺之也。」案：賈釋攷爲考校，是也，孔訓爲成，未塙。注云「乃猶女也」者，

《小宰》注同。云「守謂國竟之內」者，此釋脩平乃守之守，謂諸侯所守國竟之內也。云「職事所當共具」者，謂天子至其國，諸侯所當共具，若饗餼、委積之屬。及王之所行，先道，帥其屬而巡戒令。先道，先由王所從道，居前，行其前日所戒之令。【疏】「及王之所行，先道帥其屬而巡戒令」者，《周書》「王」下有「者」字，衍；「道」上挽「先」字，「帥」作「率」，古今字，「令」作「命」，義同。巡戒令，謂行視其所頒之戒令也。注云「先道，先由王所從道居前，行其前日所戒之令」者，賈疏云：「此謂王將發行之時，即在王前巡行前日所施戒令備豫之等，如前所施以不。」王殷國亦如之。殷猶衆也。十二歲王若不巡守，則六服盡朝，謂之殷國。其戒四方諸侯，與巡守同。【疏】「王殷國亦如之」者，《周書》孔注云：「巡戒命亦如巡守也。」注云「殷猶衆也」者，《大宰》注義同。云「十二歲王若不巡守，則六服盡朝，謂之殷國」者，《職方》孔注義同。鄭意殷國即《大宗伯》之殷見曰同也。賈疏云：「王有故，不巡守於方岳之下，則春東方盡來，夏南方盡來，秋西方盡來，冬北方盡來，王待之亦各於其時，在國外爲壇，行朝覲盟載之法。若然，則王自在國外爲之，而云亦如之者，

亦如上文戒令四方諸侯者。王殷國所在無常，或在畿內國城外卽爲之，或向畿外諸侯之國行之，故有戒令之事也。」林喬蔭云：「掌客職云：『王巡守，殷國，則國君膳以牲犢，令百官百姓皆具。』則是天子適於諸侯。賈謂『或在畿內國城外卽爲之，或向畿外諸侯之國爲之』，則非若巡守之有定，安得謂王必有所過之國，特令其具王及百官從者之牲禮，一同於巡守哉！然則『殷國』之與『殷同』禮必不可混，而殷國之與巡守事則略同。蓋王巡守四方，則各朝於方岳之下，其或有故得巡一方，或巡二方，三方，六服羣辟亦卽於天子所至之國朝之，是名殷國。言其以衆朝於諸侯之國，異於王都，故不得稱殷同，而亦是天子適於諸侯，故掌客所令與巡守等。金鶚云：『殷國者，王不巡守而殷國諸侯畢會於近畿。國者，侯國也。若在境內，何謂之殷國？』《大行人》、《掌客》皆連言巡守殷國，可知殷國與巡守略相似，故職方氏亦有戒令之事，其不在畿內城外明甚。如鄭、賈說，是殷國與殷見何異乎？殷見曰見，謂諸侯皆來見天子也；殷國曰國，謂天子出至侯國，諸侯盡朝也；豈得混爲一邪？殷國與巡守同年，其與巡守異者，蓋王有故不能遠巡，故止於近於王畿之地巡行，大約在侯甸二服中，而令四方諸侯畢來朝也。天子出在侯國，有似於時巡

之會；四方諸侯來朝，又有似於殷見之同；是合二事而爲一矣。一案：林、金二說是也。殷國者，謂王出在侯國而行殷見之禮也。蓋常禮，王巡守徧四方，則朝當方諸侯於方岳。若不徧巡守，則不能徧有方岳之朝，故或合諸侯於國城外，謂之殷同。或合諸侯於近畿之侯國，抑或巡守未訖，在道適遭事故，不能終行，亦卽於所至之國，徵諸侯而行朝會之禮，皆謂之殷國。殷國與殷同雖並在十二年王不徧巡守時行之，然一在畿外，一在王都，事迥不同。鄭此注及《大行人》注，並合二者爲一，甚誤。賈疏覺其難通，乃謂殷國或在畿內國城外卽爲之，或向畿外諸侯之國行之，以幹旋其說，不知殷同在國城外，殷國無在國城外之事。至東都與西都通畿封，則《周書·王會篇》所載成周之會，及《詩·小雅·車攻》所云「宣王會諸侯於東都」，亦並爲殷同，非所謂殷國也。又殷同當如鄭《大宗伯》注說，四方四時分來，殷國則王至所期之國，諸侯一時畢會，不必六服分四時更來。儻亦如殷同法，則王終年留滯所至之國，以俟六服之朝，無是理也。賈說竝失之。云：「其戒四方諸侯與巡守同者，亦戒以脩平乃守等事，及王行亦先道巡戒令也」

上方氏掌土圭之灋，以致日景。致日景

者，夏至景尺有五寸，冬至景丈三尺，其間則日有長短。**【疏】**「掌上圭之灋」者，此官之官灋，受之大司徒者也。詳彼疏。

注云：致日景者，夏至景尺有五寸，冬至景丈三尺者，並據地中。至晝漏半，立八尺表，表北得景如率也。《大司徒》云：「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周髀算經》李注引《尚書考靈曜》云：「日永，影尺五寸；日短，一十三尺。」亦詳《大司徒》疏。云「其間則日有長短」者，謂冬至後日漸北，則景漸短；夏至後日漸南，則景漸長。案：

《續漢書·律曆志》載《四分曆》：「二十四氣晷景表」云：「冬至丈三尺，小寒丈一尺三寸，大寒丈一尺，立春九尺六寸，雨水七尺九寸五分，驚蟄六尺五寸，春分五尺二寸五分，清明四尺一寸四分，<sup>①</sup>穀雨三尺二寸，立夏二尺五寸二分，小滿尺九寸九分，<sup>②</sup>芒種尺六寸八分，夏至尺五寸，小暑尺七寸，大暑二尺，立秋二尺五寸五分，處暑三尺三寸三分，白露四尺三寸五分，秋分五尺五寸，寒露六尺八寸五分，霜降八尺四寸，立冬丈四寸二分，<sup>③</sup>小雪丈一尺四寸，大雪丈二尺五寸六分。」此其長短之差。此注止說二至晷景者，舉其最長最短者以核其餘也。《周髀算經》及《易緯通卦驗》並有二十四氣晷景，與《四分曆》各異。《周髀》冬至晷長一丈三尺五寸，夏至晷長一尺六寸。《通卦驗》夏至晷長尺四寸

八分，並互有贏縮，不與《大司徒》文同，鄭所不據也。以

土地相宅，而建邦國都鄙。土地猶度地。知東西

南北之深，而相其可居者。宅，居也。**【疏】**「以土地相宅

而建邦國都鄙」者，亦以土圭測度，定其疆域也。邦國，亦

關建王國言之。賈疏謂「上經據建王國度地法，此經據封

畿外及畿內都鄙」，失之。注云：土地猶度地」者，《大

司徒》、《典瑞》注義同，詳《玉人》疏。云「知東西南北之深，

而相其可居者」者，亦據《大司徒》測土深為說，謂測景以定

其方位，察其地之可居與否也。相宅，與《書·洛誥》及《大

司徒》「相民宅」義並同。云「宅，居也」者，《眠侵》注同。

《釋名·釋宮室》云：「宅，擇也，擇吉處而營之也。」凡邦國

都鄙，並擇吉處而營居，故通謂之宅也。以辨土宜土

化之灋，而授任地者。土宜，謂九穀植穡所宜也。

土化，地之輕重糞種所宜用也。任地者，載師之屬。**【疏】**

「以辨土宜土化之灋」者，亦此官之官法，與草人為官聯也。

① 點校本《後漢書·律曆志》「四分」作「五分」。

② 點校本《後漢書·律曆志》「九分」作「八分」。

③ 點校本《後漢書·律曆志》無「四寸二分」。



云「而授任地者」者，此與鄉師、遂師、閭師、縣師、載師爲官聯也。賈疏云：「謂以書作法授之。」注云「土官謂九

穀植穡所宜也」者，穡，宋附釋音本、余仁仲本並作「穡」。

《詩·魯頌·閟宮》云「植穡菽麥」，毛傳云：「先種曰植，後種曰穡。」《釋文》引《韓詩》云：「植，長稼也。穡，幼穡也。」

穡卽穡之俗。前九州各有所宜穀，而九穀中又各有此植穡二種，亦辨其宜而種之。此注專據穀上而言。《大司徒》

云：「以上宜之濃，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以阜人民，以蕃鳥獸，以毓草木，以任土事。」彼土宜

通人民、鳥獸、草木所宜而言，與此經異，互詳彼疏。云「土化，地之輕重糞種所宜用也」者，並據《草人》文。彼注云

「土化之法，化之使美」是也。地輕重，謂若駢剛輕爽，堅土則重，壤土則輕。糞種所宜用，若用牛用羊之等。云「任地

者，載師之屬」者，《載師職》云「掌任土之法」，注云「任土者，任其力勢所能生育且以制貢賦」是也。王巡守，則

樹王舍。爲之藩羅。【疏】「王巡守則樹王舍」者，《說

文·豳部》云：「封，立也。」樹卽封之段字。王巡守在道，

凡舍止之處，此官掌設立其藩衛。蓋亦以上卡測景，辨其陰陽朝夕，以定王舍，與掌舍爲官聯也。注云「爲之藩

羅」者，羅離，聲之轉。《國語·楚語》云「爲之闌籬藩離」，

韋注云：「藩離，壁落也。」蓋於王所舍之宮外墉埭間，植木材以爲遮迺，詳《委人》疏。賈疏云：「謂若掌舍設棧板之時，則此官亦爲王於外周市樹藩羅。」

### 懷方氏掌來遠方之民，致方貢，致遠

物，而送逆之，達之以節。遠方之民，四夷之民也。

諭德延譽以來之。遠物，九州之外無貢法而至者。達民以

旌節，達貢物以璽節。【疏】致方貢致遠物而送逆之「者，

此與小行人、象胥爲官聯也。致，謂以政令招致之。

注云「遠方之民，四夷之民也」者，《王制》「屏之遠方」，鄭彼

注云：「遠方，九州之外。」與此義同，謂蠻服以外四夷之民

也。云「諭德延譽以來之」者，賈疏云：「曉諭以王之德美，

又延引以王之美譽以招來之。」云「遠物，九州之外無貢法

而至者」者，《大行人》注云：「九州之外，夷服、鎮服、蕃服

也。賈疏云：「此經上云「致方貢」，謂六服諸侯；又云「致

遠物」，宜是蕃國。是以《大行人》上云「侯服歲一見，其貢

祀物」之等，下文云「蕃國世一見，各以貴寶爲摯」，文與此

相當，故知義然也。」云「達民以旌節，達貢物以璽節」者，賈

疏云：「達民則行道路，貢物卽是貨賄，故《掌節》云「道路

用旌節，貨賄用璽節」是也。治其委積、館舍、飲食。續食其往來。【疏】「治其委積、館舍、飲食」者，此與

遣人、小行人、司儀、掌客、掌訝爲官聯也。

注云「續食

其往來」者，《爾雅·釋詁》云：「續，繼也。」謂自來及往，相繼共其飲食，無缺乏也。賈疏云：「按《遣人》云：『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積。』《司儀》云：『遂行如人之積。』是續食其往來也。」

### 合方氏掌達天下之道路，津梁相湊，不得陷

絕。【疏】「掌達天下之道路」者，此與司險爲官聯也。

注云「津梁相湊，不得陷絕」者，《釋文》「湊」作「奏」，云

「本或作湊」。宋注疏本亦作「奏」。案：《廣雅·釋詁》

云：「湊，聚也。」湊，奏字通。《說文·水部》云：「津，水渡

也。」道路當川渠處，津梁陷絕，則行旅不通，今使相湊會接

聚，則無不通之患。《司險》云：「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其山

林川澤之阻，而達其道路。」彼注云：「山林之阻則開鑿之，

川澤之阻則橋梁之。」此不及開鑿山林之事者，文略。通

其財利，茂遷其有無。【疏】注云「茂遷其有無」者，賈疏

云：「按《尚書·益稷》云：『懋遷有無化居。』禹治水後，懋

勉天下，徙有之無，易其居積，若材木徙川澤，魚鹽徙山林，是通其財利。」案：《漢書·敘傳》引《尚書》「懋」亦作「茂」，懋茂字通。賈說本僞孔傳。鄭本《尚書》此文在《皋陶謨》，注今佚，義或與孔同也。同其數器，權衡不得有輕重。

【疏】「同其數器」者，《大行人》亦云「十有一歲，同度量，同數器」，注云：「同謂齋其法式，行至則齊等之也。」彼據天子撫邦國之事，此官則平時通畿內及邦國，皆齋法式齊等之，與彼爲官聯也。注云「權衡不得有輕重」者，《大行人》注云：「數器，銓衡也。」《漢書·律曆志》云：「數，一十百千萬也。所以算數事物，順性命之理也。度長短者不失豪釐，量多少者不失圭撮，權輕重者不失黍累。」又說五權云：「衡權者，衡，平也；權，重也。衡所以任權而均物，平輕重也。權者，銖兩斤鈞石也，所以稱物平施，知輕重也。本起於黃鍾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爲兩，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案：依《漢志》說，則度量權衡通名數器。《管子·君臣篇》云「衡石一稱」，即同權衡也。賈疏云：「鄭知此數器是權衡者，下別見度量，故知義然。」壹其度量，尺丈釜鍾不得有大小。【疏】「壹其度量」者，《質人》、《大行人》「壹」並作

「同」。此篆上變文。賈疏云：「此云『壹』，即上『同』也。」

注云「尺丈釜鍾不得有大小」者，舉丈尺以咳五度，舉釜鍾以咳五量。釜即《桌氏》之「鬴」，《考工記·攻金之工》注亦作「鬴」。此及《大行人》注並作釜者，用借字也。《管子·君臣篇》云「斗斛一量，丈尺一綽制，戈兵一度」，即壹度量也。並詳《內宰》疏。除其怨惡，怨惡，邦國相侵

虐。【疏】注云「怨惡，邦國相侵虐」者，賈疏云：「合方氏

欲使人相合，故除其邦國相怨惡，即相侵伐及相虐殺之等也。」治讓案：《大戴禮記·誥志篇》云：「胤使來往，地資畢極，無怨無惡，率惟懿德。」即除怨惡之事。《典瑞》云：

「琰圭以易行，以除慝。」亦謂此也。同其好善。所好

所善，謂風俗所高尚。【疏】注云，所好所善，謂風俗所高

尚「者，賈疏云：「按《孝經》『樂以移風易俗』，既風俗別言，則風俗異矣。風，謂政教所施，故曰上以風化下，又云『風以動之』是也。俗，謂民所承襲，故曰『君子行禮，不求變俗』是也。」

### 訓方氏掌道四方之政事與其上下之

志，道猶言也，為王說之。四方，諸侯也。上下，君臣也。

【疏】「掌道四方之政事與其上下之志」者，此官主通下情，與擇人主宣上德，職掌互相備也。志，謂志慮，與《擇人》「誦王志」義同。謂侯國君臣之志慮，猶《左》「隱元年傳，以克段為鄭志；襄元年傳，以討魚石為宋志也。《誦訓》：『方志』，即《外史》「四方之志」，與此義別。注云，道猶言也」

者，《擇人》注同。《釋名·釋言語》云：「導，陶也，陶演己

意也。」云「為王說之」者，《士訓》注云：「道，說也。」《國

策·秦策》高注云：「說，言也。」是道說並訓言，故注釋道

為言，又云「為王說之」也。云「四方，諸侯也」者，謂六服以

內諸侯也。云「上下，君臣也」者，《易·泰·彖傳》云：「上

下交而其志同也。」李氏《集解》引何晏云：「上之與下，猶

君之與臣。君臣相交感，乃可以濟養民也。」誦四方之

傳道。傳道，世世所傳說往古之事也。為王誦之，若今

論聖德堯舜之道矣。故書傳為傳，杜子春云：「傳當作傳，

書亦或為傳。」【疏】注云，傳道，世世所傳說往古之事也」

者，謂上古以來，傳聞言說之事。《楚辭·天問》云：「遂古

之初，誰傳道之？」《大戴禮記·五帝德篇》云：「宰我曰：

上世之傳，隱微之說。」《莊子·盜跖篇》云：「此上世之所

傳，下世之所語。」與此義同。云「為王誦之」者，《韓非子·

難言篇云：「時稱《詩》《書》，道法往古，則見以爲誦。舊注云：「誦說舊事。」案：此誦與道義略同，與《大司樂》樂語諷誦義異。云「若今論聖德堯舜之道矣」者，謂若宰我問五帝德之類，皆古事之可常稱誦者也。云「故書傳爲傳，杜子春云，傳當作傳，書亦或爲傳」者，徐養原云：「傳爲字之誤。《車人》《博》字故書作「搏」，與此相類。」正歲，則布而訓四方，布告以教天下，使知世所善惡。【疏】

「正歲則布而訓四方」者，賈疏云：「謂夏之建寅正月，則布告所道所誦之事，教天下使知世所善惡也。」注云：布

告以教天下，使知世所善惡」者，《說文·言部》云：「訓，說教也。」亦謂四方政事等，既爲王道誦之，又以布告於天下，使人知世所善惡，以爲法成。而觀新物。四時於新物

出則觀之，以知民志所好惡。志淫行辟，則當以政教化正之。【疏】「而觀新物」者，新物謂物產珍異及器械便利者，

皆陳而觀之，所以資民用而禁物靡也。《書·盤庚》云：

「器非求舊，惟新。」明智作巧述，利用貴新。《荀子·王制篇》云：「械用則凡非舊器者，舉廢。」此爲黜奇淫者制法，與《書》《禮》義不相核也。注云「四時於新物出則觀

之，以知民志所好惡，志淫行辟，則當以政教化正之」者，賈

疏云：「此訓方觀新物，知民善惡之情，謂若《王制》云：『命市納賈，以知民之所好惡，志淫行辟，則當以政教化正之。』與此爲類，故鄭引以釋經也。」案：《王制》本作「志淫好辟」，賈依注改，以彼注云：「賈，謂物貴賤厚薄也。質則用物貴，淫則侈物貴，民之志淫邪，則其所好者不正。」此明觀新物者，兼欲禁民之爲淫侈也。

### 形方氏掌制邦國之地域，而正其封疆，

無有華離之地。杜子春云：「離當爲雜，書亦或爲

雜。」玄謂華讀爲狐哨之狐，正之使不狐邪離絕。【疏】「掌

制邦國之地域而正其封疆」者，掌正五等侯國之封域，與封人、縣師爲官聯也。注杜子春云「離當爲雜，書亦或爲

雜」者，杜以離爲雜字，形近而誤。鄭以離字義本可通，不必破字，故不從也。云「玄謂華讀爲狐哨之狐，正之使不狐

邪離絕」者，賈疏云：「王者地有狐邪離絕，遞相侵入不正，故今正之。狐者，兩頭寬中狹，邪者，謂一頭寬，一頭狹。」

段玉裁云：「華狐古音同在魚虞模部。鄭易華爲狐，釋狐離爲狐邪離絕。狐邪謂地偏長，則去國遠，離絕，謂若閒以他國之地，逾竟而治之，皆爲邦國之不便。華，苦哇

反，音同夸，《廣韻》、《集韻》作「莖」，非是。」惠士奇云：「《廣雅》：『莖，哨，衰也。』佩與莖同，不正者謂之佩。賈疏謂兩頭寬中狹，未知所出。邪亦作衰。佩即窠字，《說文》云：『污衰，下也，從穴瓜聲。』然則佩邪猶汚邪歟？徑從爲直，佩邪爲曲。」又云：「《說文》、《玉篇》皆無佩字。《玉篇·垂部》莖訓爲莖斜。莖斜者猶佩邪云爾。」徐養原云：「《說文·十部》：『茶，戾也。』俗作莖。《廣韻·十三佳》釋莖字云『莖雜斜絕』，即佩邪離絕也。變離言雜，似從子春讀。又莖字注云：『舛雜之貌。』一治讓案：段、惠說是也。鄭讀華爲佩者，以其聲類相近。劉徽《海島算經·殺》云：「佩離者『望』，即本鄭讀也。《玉篇》、《廣韻》並以華爲莖者，以其形近，誤合爲一字，似亦本唐以前舊詁，然鄭讀陸音則皆無此義。《玉篇·十部》有莖字，苦蛙切，不正也。《廣韻·十三佳》載莖、莖字，莖即莖之譌，莖、莖字則又合茶、垂二字爲之。《說文·垂部》垂亦讀若茶。戴侗《六書故》引唐本《說文》垂作莖，是其證也。此皆展轉譌俗不體之字，與此經華字絕不相涉。《大司徒》、《保章氏》有垂字，並不作華。注佩字亦《說文》所無。依賈疏兩頭寬中狹之說，則惠謂佩即窠，近是。《梓人》注釋哨爲頃小。頃即佩衰，小猶虧損，亦即佩狹之義。《廣韻·九麻》釋佩云：「佩邪離絕之

兒」，亦即本此注。然鄭本以佩邪訓華，離絕訓離，華佩並無絕訓，斯又修韻者之誤也。使小國事大國，大國比小國。比猶親也。《易·比·象》曰：「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疏】「使小國事大國，大國比小國」者，此即《大司馬》九灋「比小事大以和邦國」也。賈疏云：「此亦如上《職方氏》云『大小相維』義同。」注云「比猶親也」者，《大司馬》注同。引《易·比·象》曰「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者，證比有親義。亦詳《大司馬》疏。

山師掌山林之名，辨其物與其利害，而頒之于邦國，使致其珍異之物。山林之名與物，

若岱畎絲枲，蟪陽孤桐矣。利，其中人用者。害，毒物及螫噬之蟲獸。【疏】「使致其珍異之物」者，致物即致邦國之九貢，《職方氏》云：「制其貢各以其所有」是也。《士訓》亦云：「辨其物而原其生，以詔地求。此官及下川師、邊師並與彼爲官聯也。賈疏云：「此山師及下川師、原師等，皆是遙掌畿外邦國之內山川原隰之等，使出稅珍異，以供王家也。」注云：「山林之名與物，若岱畎絲枲，蟪陽孤桐矣。」者，《書·禹貢·青州》云：「岱畎絲枲，僞孔傳云：『畎，谷

也。岱山之谷出此物。」又《徐州》云「嶧陽孤桐」，《史記集解》引鄭《書注》云：「今下邳西葛嶧山也。」孔傳云：「孤，特也。嶧山之陽，特生桐，中琴瑟。」賈疏云：「岱畎，嶧陽是其名，絲枲，孤桐是其物也。」云「利其中人用者」者，若絲枲中衣服，孤桐中琴瑟，是其中人用者也。云「害，毒物又螫噬之蟲獸」者，賈疏云：「謂虻蛇蝮蝎之屬也。」案：賈述注無「獸」字，疏亦不釋獸，疑賈所見本本無此字。毒物謂毒藥之類，獸謂猛獸搏噬人者。

川師掌川澤之名，辨其物與其利害，而頒之于邦國，使致其珍異之物。川澤之名與物，

若泗濱浮磬，淮夷蠙珠暨魚，澤之萑蒲。【疏】注云「川澤之名與物，若泗濱浮磬，淮夷蠙珠暨魚」者，賈疏云：「《徐州》云『泗濱浮磬，淮夷蠙珠暨魚』，注云：『泗水涯水中見石，可以爲磬。蠙珠，珠名。淮夷，水出蠙珠與美魚。』」案：賈引《書注》據僞孔傳也。《史記·夏本紀》集解及《禹貢》孔疏引鄭注云：「蠙珠，珠名。淮夷，淮水之上夷民獻此蠙珠與美魚也。」僞傳以「淮夷」爲「二水名，殊謬。」云「澤之萑蒲」者，《左》昭二十年傳云：「澤之萑蒲，舟鮫守之。」

亦是川澤之物，故并引以爲證。

遼師掌四方之地名，辨其丘陵、墳衍、

遼隰之名地名，謂東原、大陸之屬。【疏】「辨其丘陵墳

衍遼隰之名」者，當屬下，物、字句，鄭讀非是。此官掌丘陵

墳衍原隰，與上山師掌山林、川師掌川澤合之，即《大司徒》

十等土地，詳彼疏。注云，地名謂東原、大陸之屬者，

《禹貢·徐州》云「東原底平」，《冀州》云「大陸既作」。《史

記·夏本紀》集解引鄭《書注》云：「東原，地名，今東平郡

卽東原。大陸澤在鉅鹿。」物之可以封邑者。物之，

謂相其土地可以居民立邑。【疏】「物之可以封邑者」者，

王安石、鄭鏐、莊有可並以「名物」連讀。王引之云：「《山

師》、《川師》皆云「辨其物」，《地官·大司徒》亦云「辨其山

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名物」，則物字當上屬爲句。」

俞樾云：「鄭君於「名」字斷句，非也。『之名物之可以封邑

者』，兩之字皆蒙丘陵、墳衍、遼隰而言。蓋既辨其丘陵、墳

衍、遼隰之名物，又辨其丘陵、墳衍、遼隰之可以封邑者。

若分言之，則於文累矣。故總言辨其丘陵、墳衍、遼隰於

上，而以「之名物之可以封邑者」分承於下也。」案：俞說是

也。封邑，謂立邑而爲之畧界。封卽《大司徒》「溝封」之封，彼注云：「封，起上界也」，《封人》云：「造都邑之封域」是也。

注云：「物之，謂相其土地可以居民立邑」者，《既夕記》「家人物土」，注云：「物猶相也」。《左》昭三十二年傳「物土方」，杜注云：「物，相也」。鄭以「物之」屬讀，故訓爲相土地之事，實非經義。凡民所聚居，大小通曰邑，詳《里宰》疏。

**匡人掌達灋則，匡邦國而觀其慝，使無敢反側，以聽王命。** 法則，八法八則也。邦國之官府

都鄙亦用焉。慝，姦僞之惡也。反側猶背違法度也。《書》云：「無反無側，王道正直。」【疏】「掌達灋則」者，《大行

人》云：「十有一歲脩灋則」，此官則於平時達之邦國，與彼爲官聯也。 注云：「法則，八法八則也，邦國之官府都鄙亦

用焉」者，此亦注用今字作「法」也。賈疏云：「案《大宰》云：「八法治官府，八則治都鄙。」謂王朝官府及畿內都鄙。

今云以法則匡正邦國而觀其慝，卽據諸侯下都鄙。外內雖殊，八法八則治官府都鄙卽同，故治官府都鄙亦用焉。」云「慝，姦僞之惡也」者，《竹書》注云：「慝，惡也」，又《環人

注云：「慝，陰姦也」。是陰匿姦僞之惡，謂之慝也。《莊子·漁父篇》云：「稱譽詐僞以敗惡人謂之慝。」云：「反側猶背違法度也」者，《毛詩·大雅·何人斯》傳云：「反側，不正直也」。《管子·七臣篇》注云：「背理爲反」。《說文·人部》云：「側，旁也」。《厂部》云：「仄，側傾也」。側卽仄之借字。背違法度，卽不遵八法八則也。引《書》曰「無反無側，王道正直」者，《洪範·皇極章》文。《史記·宋世家》集解引馬融云：「反，反道也。側，傾側也。」

**擇人掌誦王志，道國之政事，以巡天下**

之邦國而語之，道猶言也。以王之志與政事諭說諸侯，使不迷惑。【疏】「掌誦王志，道國之政事」者，此官與掌交並主宣布王之德意，相與爲官聯也。 注云：「道猶

言也」者，《訓方氏》注同。云「以王之志與政事諭說諸侯，使不迷惑」者，誦王志，卽《掌交》所云「道王之德意志慮，使

咸知王之好惡辟行之」是也。《戰國策·齊策》云：「孟嘗君讌坐，田齊曰：『車軼之所能至，請掩足下之短。』誦足下之

長。此誦王志與彼義同。」《詩·大雅·緜》云：「予曰有奔走，毛傳云：『喻德宣譽曰奔走。』蓋近此擇人之職矣。賈

疏云：誦志者，在心爲志，欲得使天下順從，若擇取王之此志，又道國之政事，用此一事以巡國而語之，使不迷惑而向王，使萬民和說而正王面。面猶鄉也。使民之心曉而正鄉王。【疏】「使萬民和說而正王面」者，說文：言部云：說，說釋也。掌交云：達萬民之說。注云：說，所喜也。注云：面猶鄉也。匠人：面朝後市注同。說文：面部云：「面，顏前也。又，人部云：備，鄉也。」少儀曰：「尊壺者備其鼻。」此面即備之段字，今少儀備亦作面。孟子：梁惠上篇：趙注云：面者向也。《廣雅·釋詁》云：面，鄉也。鄉，向，鄉字並通。正王面猶《司儀》云「正主面」也。云「使民之心曉而正鄉王」者，此萬民即邦國之民也。擇人巡行誦道，萬民皆聞之，故得心曉而正鄉王。《易·革》上六《象傳》云：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即使萬民正王面之義。賈疏謂向諸侯說之，使諸侯化民而民向王，失之。

**都司馬掌都之士庶子及其衆庶、車馬、兵甲之戒令。**庶子，卿大夫士之子。車馬兵甲，備軍發卒。【疏】「掌都之士庶子及其衆庶、車馬、兵甲之戒令」

者，賈疏云：此王都司馬，故序官注「都，王子弟所封及三公采地也。司馬主其軍賦」。若王家有軍事，徵兵於采地都鄙，則都司馬以書致於士庶子，有此衆庶、車馬、兵甲之戒令，士庶子受而依行之。論讓案：此官乃大小都之私臣，掌都之軍事者，鄭、賈以爲王臣，非也。詳《敘官》疏。士庶子，即都之貴族子弟從軍者，衆庶即丘甸所出士徒，則平民也。若然，士庶子及衆庶皆即都之軍衆，但以貴賤殊別之。掌固云：領其士庶子及其衆庶之守，與此正同。賈乃謂士庶子受此官之戒令而依行之，則似以上庶子爲軍吏，失其義矣。注云：庶子，卿大夫士之子者，此與

《大司馬》注義同，謂凡卿大夫士之子通爲庶子，與《宮伯》注分士爲適子庶子爲支庶異。今案：卿大夫之子，已命者爲士，未命而在官者爲庶子，都家貴族之子弟亦然，皆無適庶之分。詳《宮伯》疏。云：車馬兵甲，備軍發卒者，車馬兵甲皆戎事所用，故知備軍發卒。《左·定八年傳》云：陽虎戒都車曰：癸巳至，即都發車卒之事。以國濫掌其政學，政謂賦稅也。學，脩德學道。【疏】「以國濫掌其政學」者，《釋文》：「政，作正。」云「一本亦作政」。案：政正字通。國法即國大小司馬諸官之官法，此官受之，以治都中士庶子、衆庶之政學也。王引之云：「政當讀『政事』之政。」



《小司徒》：「凡用衆庶則掌其政教」，《鄉大夫》：「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政學卽政教也。」朱大韶云：「王讀是也。春官有都家宗人，掌禮者也；秋官有都士家士，掌刑者也；則夏官之都家司馬，掌兵者也。以國法掌其政學者，卽大司馬四仲治兵之法。」案：此政當從王，朱讀，王謂政學猶言政教，尤塙。蓋自施教者言之謂之教，自受教者言之謂之學，其義通也。諸子掌國中士庶子，云：「掌其戒令與其教治」，此都司馬亦掌都士庶子衆庶之政學，猶彼之教治也。彼又云：「若有兵甲之事，則授之車甲，合其卒伍，置其有司，以軍法治之。」此以國法掌其政學，蓋以大司馬之軍法掌其政，以大司徒、保氏之教灋掌其學也。小司馬、軍司馬諸官，亦必有掌六軍教學之法，今職佚，無可攷耳。注云：「政謂賦稅也者，亦讀政爲征也。」小宰注云：「征謂賦也。」凡其字或作政，或作正，或作征，以多言之宜從征。又《大司徒》注云：「征，稅也。」賈疏云：「正謂軍之賦稅，無田稅、泉稅之等。」案：此政當讀如字。王引之云：「征稅與學道並舉，殊爲不倫。」朱大韶云：「此官專掌守禦，不掌賦稅。」案：王、朱說是也。云：「學，脩德學道者。」《諸子》云：「國子存遊倅，使之脩德學道。」鄭據彼爲說，古者道藝之教，通於士民，若宮正掌宮衆，亦云：「會其什伍而教之

道藝，是其比也。以聽國司馬。聽者，受行其所徵爲也。國司馬，大司馬之屬皆是。【疏】：「以聽國司馬」者，王念孫云：「本作『聽於國司馬』，猶《論語》言聽於冢宰也。唐石經脫『於』字，而各本皆沿其誤。《序官》疏兩引此文，皆作『聽於國司馬』。又《序官》云：『家司馬各使其臣以正於公司馬』。文義亦與此同，故鄭彼注云『正猶聽也』。」案：王說是也。注云：「聽者，受行其所徵爲也」者，《鄭長》：「凡歲事之戒令皆聽之」，注云：「聽之，受而行之也。」此義與彼同。所徵爲，謂征役法令之屬，都司馬皆受國司馬之命而行之。云：「國司馬，大司馬之屬皆是」者，此國謂王國，對都爲采地言之，與《職喪》：「國有司」義同。賈疏云：「《經》國司馬不云大，則小司馬、軍司馬、輿司馬，皆得稟其戒令。」家司馬亦如之。大夫家臣爲司馬者。《春秋傳》曰：「叔孫氏之司馬穀戾。」【疏】：「家司馬亦如之」者，此《敘官》文誤移於此，其《家司馬》職文又誤入《敘官》，二簡互錯，詳《敘官》疏。注云：「大夫家臣爲司馬者」者，賈疏云：「按《序官》云：『家司馬各使其臣以正於公司馬。』鄭云：『家，卿大夫采地。正猶聽也。公司馬，國司馬也。卿大夫之采地，王不特置司馬，各自使其家臣爲司馬，

主其地之軍賦，往聽政於王之司馬，其以王命來有事，則曰「國司馬。」若然，是卿之小都，大夫采地，皆家自置司馬之明文。」案：注云「大夫家臣」，則專據大夫家邑言之。《敘官》注兼及卿之小都，非也，賈亦襲彼注之誤。引《春秋傳》者，賈疏云：「《左氏》昭二十五年，叔孫氏之司馬裒戾言其衆曰：『若之何？』莫對。又曰：『我，家臣也，不敢知國。』」彼是諸侯卿家自置司馬。此王之卿大夫之家亦自置，引諸侯家法者，自置是同，故得引以況義也。」

# 周禮正義卷六十五

## 秋官司寇第五

《鄭目錄》云：「象秋所立之官。寇，害

也。秋者，適也，如秋義殺害收聚斂藏於萬物也。」天子

立司寇，使掌邦刑，刑者所以驅恥惡，納人於善道也。」

【疏】秋官司寇第五者，阮元云：「第五」唐石經作

「第九」，非。」《鄭目錄》云「象秋所立之官」者，司寇

於六官爲第五，於四時當秋，故象之而稱秋官，《大戴禮

記·千乘篇》云：「司寇司秋以聽獄訟是也。」春秋繁

露·五行相勝篇，以司寇爲北方水官，與經義不合，不

足據。云「寇，害也」者，《說文·支部》云：「寇，暴也。」

又《支部》云：「害，傷也。」《史記·衛世家·集解引馬融

《書注》亦云：「司寇主誅寇害。」云「秋者適也」者，《鄉

飲酒義》云：「秋之言愁也，愁之以時察，守義者也。」鄭

彼注云：「愁讀爲擎。擎，斂也。察猶察察，嚴殺之貌

也。」《說文·手部》云：「擎，束也。」引詩曰：「百禄是

擎」。今《詩·豳風·破斧》擎作適。又《說文·足部》

云：「適，迫也，重文適，或作酉。」案：適擎字通。鄭說

卽本《鄉飲酒義》。又《釋名·釋天》云：「秋，緡也，緡

迫品物使時成也。緡與適音義亦同。」云：如秋義殺害

收聚斂藏於萬物也者，《御覽·時序部》引《洪範五行

傳》云：「西方金，其性義。」《春秋繁露·陰陽義》篇云：

「秋，怒氣也，故殺。」《御覽·時序部》引《禮義宗》

云：「秋之言擎縮之意，陰氣出地，始殺萬物。」《管子·

形勢解》云：「秋者，陰氣始下，故萬物收。」是秋主義，

又兼殺害收聚斂藏萬物，司寇主刑，亦象之也。《書·

周官·僞孔傳亦云：「秋，司寇刑姦，順時殺。」云：天子

立司寇，使掌邦刑，刑者所以驅恥惡，納人於善道也。」

者，《說文·刀部》云：「刑，剋也，从刀开聲。」又《井部》

云：「刑，罰臯也，从井从刀。《易》曰「井法也」。井亦

聲。案：凡刑法字並當作刑，今隸變作刑，失之。《說

苑·政理篇》云：「刑者懲惡而禁後者也。」白虎通

義·刑罰篇云：「聖人治天下，必有刑罰何？所以佐

德助治，順天之度也。故懸爵賞者，示有勸也；設刑罰

者，明有所懼也。」

周禮 鄭氏注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乃立秋官司寇，使帥其屬而掌邦禁，以佐王刑邦國。禁，所以防姦者也。

刑，正人之法。《孝經說》曰：「刑者例也，過出罪施。」

【疏】使帥其屬而掌邦禁，以佐王刑邦國者，《大宰》六典云：「五曰刑典以詰邦國，以刑百官，以糾萬民。」刑禁事相因，邦禁亦刑典也。《書·立政》云：「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又云「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僞孔傳云：

「準人平法，謂士官。」《隸釋·漢石經》：「準，作辟，辟法義同。平法亦掌邦禁之義。彼蓋通司寇長屬言之。」立政孔疏謂專屬士師，未塙。注云「禁，所以防姦者也」者，

《廣雅·釋詁》云：「禁，止也。」謂立邦禁，所以防遏姦惡於未犯之前。賈疏云：「案《士師》『五禁以左右刑罰』。王者恐民以姦入罪，故先設禁示之，防其姦惡。若有不忌爲姦，然後以刑罪之。」云「刑，正人之法」者，《大司寇》注云：「刑亦法也。」謂刑者立法，所以正人於已犯之後。引《孝經說》者，賈疏云：「《孝經援神契·五刑》章曰：『刑者，例也。過出罪施者，下例爲著也。行刑者，所以著人身體。過誤者出之，實罪者施刑。是以《尚書》云：『眚災肆赦，怙終賊』

刑。」引之者，證司寇行刑當審慎也。」詒讓案：《王制》云：「刑者例也，例者成也。」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此說與《孝經緯》同。

### 刑官之屬：

大司寇，卿一人；小司寇，中大夫二人；士師，下大夫四人；鄉士，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士，察也，主察獄訟之事者。鄭司農說以《論語》曰：「柳下惠爲士師。」鄉士，主六鄉之獄。【疏】「大司寇卿一人」者，刑官之正也。《書·立政》云：「司寇蘇公。」《左·成十一年傳》云：「昔周克商，蘇忿生以溫爲司寇。」又定四年傳云：「康叔爲司寇。」《書·敘》云：「呂命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僞孔傳云：「呂侯見命爲天子司寇。」並即此大司寇卿也。云「小司寇中大夫二人」者，刑官之貳也。云「士師下大夫四人」者，刑官之攷也。云「鄉士上士八人」者，賈疏云：「其職云『掌國中』，國中兼百里內六鄉，以八人分主六鄉，故謂之鄉士。」詒讓案：鄉士亦謂之正。《王制》云：「成獄辭，史以獄成告於正，正聽之，正以獄成告於大司寇。」注云：「正，於周鄉師之屬。」案：「鄉師」蓋「鄉士」之譌，故彼注下文即

引《鄉士職》文爲證。此正與大司寇爲秋官大正異。國中六鄉同獄，蓋卽與大司寇所治官府同處，故鄉士卽以司寇之屬士爲之。《鄉士職》云「掌國中者，鄉士以主六鄉之獄訟爲專職，而六鄉地與王國城郭相比，故國中之獄訟，亦鄉士兼掌之。本職不云掌六鄉，而云掌國中者，舉內以咳外。實則此經凡言國中者，並與鄉異地。六鄉之治雖得兼及於國中，而國中之名則不通於六鄉也。注疏說並未愾。互詳本職疏。」注云「士，察也」者，《爾雅·釋詁》文。郭注

云：「士師官主聽察。」云「主察獄訟之事者」者，賈疏云：「訓士爲察者，取察理獄訟，是以刑官多稱士。案上代以來，獄官之名有異。是以《月令》『命理瞻傷察創』，鄭注云：『有虞氏曰士，夏曰大理，周曰大司寇。』天子諸侯同，故魯有司寇，晉魏絳亦云『歸死於司寇』。至於衰世，國異政，家殊俗，官名隨意所造，故僖二十八年，晉有士榮爲大士；文十年，楚子西云『臣歸死於司敗』；《論語》云『陳司敗』；昭十四年，士景伯如楚，叔魚攝理：是後官號不同者也。治讓案：古通以士爲刑官之稱。《書·舜典》『皋陶作士』，卽刑官之正，故大司寇亦曰大士。「大」或作「泰」，《晏子春秋·諫上篇》景公曰：『爲夫婦獄訟之不正乎？則泰士子牛存矣。』《周書·王會》篇亦有「泰士」、「彌士」，彌

士蓋小司寇也。士又通作「理」，《文子·精誠》篇云「皋陶暗而爲大理」，《管子·法法》篇作「皋陶爲李」，又《小匡》篇云「賓胥無爲大司理」。理李字通。《漢書·胡建傳》引《黃帝李法》，則黃帝時已立此官，李法卽司寇官法也。互詳《大司徒》疏。云「鄭司農說以《論語》曰，柳下惠爲士師」者，《微子》篇文。何氏《集解》引孔安國云：「士師，典獄之官也。」引之者，證彼士師與此士師官同。《曲禮》六大亦有「大士」，王引之謂卽士師之屬，則與刑官之正同名，非周制也。云「鄉士主六鄉之獄」者，謂主國中至距王城百里六鄉之獄也。今案：鄉士兼主國中獄，而鄉里實在國城之外，官名鄉士者，以六鄉地大，獄訟繁多，是其專職也。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疏】「史十有二人」者，卽《王制》『治獄之史』，鄭注云：「史，司寇吏也。」《國語·晉語》云「以煩刑史」，亦卽此，韋注以刑史爲司寇與大史，非也。賈疏云：「自大司寇以下，至胥徒，皆是同官別職，故各有職而同府史也。」

遂士，中士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遂士，主六遂之獄者。【疏】「遂士」者，此官與縣士、方士、訝士，並分

主郊遂、公邑、都家、邦國獄訟之官，故次鄉士之後。

注云「遂上主六遂之獄者」，此與上注「鄉士主六鄉之獄」文例同，疑亦先鄭說也。不著，鄭司農云「者」，注引舊說亦有冢上章而省者。如《鍾師》注云「鼓讀如莊王鼓之鼓」，即冢上章鄭司農云「騶虞聖獸」而省，是其證也。賈疏云：「其職云『掌四郊』，四郊有六遂之獄故也。鄉士主六鄉之獄，遂上主六遂之獄，所以鄉士使上士，官尊而人少，遂上使中士，官卑而人多者，六遂去王遠，故官卑；以六遂在遠郊外，兼主公邑，地廣人衆，故官多。」方苞云：「疏謂遂士兼主六遂中公邑之獄訟，非也。其職曰『各掌其遂之民數而糾其戒令』，則不兼公邑明矣。上獄訟於國，司寇職聽其成，書其成與聽獄訟者，至都家始有異文，則甸稍縣都之公邑，並掌於縣士可知矣。《縣士職》與《鄉士》、《遂士》無異文，以其爲王朝之吏而所掌公邑耳。」案：方說是也。遂士掌六遂之獄，而兼掌六鄉外之四郊，官名遂士者，亦以六遂地大，是其專職也。地遠又兼掌四郊，故官特多。至六遂之餘地爲公邑者，其獄訟自別掌於縣士，注疏說並非。互詳《縣士職》疏。

縣士，中士三十有二人，府八人，史十有六人，胥十有六人，徒百有六十人。距王城

三百里至四百里曰縣。縣士，主縣之獄者。【疏】注云「距王城三百里至四百里曰縣」者，賈疏云：「案其職云『掌野』，謂掌三等公邑之獄。故鄭於《縣士職》注云：『二百里以外至三百里曰野，三百里以外至四百里曰縣，四百里以外至五百里曰都。郊外曰野，大摠言之，故其職云『掌野』。其六遂之中公邑之獄，遂士兼掌之矣。既三處獄並掌，而此注云『距王城三百里至四百里曰縣』，似不主三百里中、五百里中獄者，縣在四百里中，故舉中以言，其實外內皆掌之耳。」詒讓案：此先鄭義也。本職注引先鄭云「掌三百里至四百里」，與此注義正同。後鄭則謂縣爲三處公邑之通名，不定在三百里至四百里地。本職注破先鄭甚詳，不應於此復襲其說，疑此與《遂士》注並引先鄭說，不著「鄭司農云」者，亦冢《鄉士》注而省，後鄭固不從此義也。又此官實掌四等公邑，賈云：「三等者，謂甸公邑掌於遂士。」其說非也，詳前疏。云「縣士主縣之獄者」者，此與《鄉士》注文例同，蓋亦先鄭說也。縣士掌野，亦謂之野司寇。《左》襄十八年傳：「鄭災，使野司寇各保其徵。」杜注云：「野司寇，縣士也。」

方士，中士十有六人，府八人，史十有六人，胥十有六人，徒百有六十人。方士，主四

方都家之獄者。【疏】注云：「方士主四方都家之獄者」者，賈疏云：「案其職云『掌都家』，鄭彼注云：『都，王子弟及公卿之采地，家，大夫之采地。』主此三等采地之獄，采地在王城四方，故云方士也。是以鄭此注云『方士，主四方都家之獄者』也。」

訝士，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訝，迎也。士官之迎四方賓客。【疏】

「訝士」者，賈疏云：「案其職云『掌四方之獄訟』，非直迎賓客，爲獄訟爲主，故亦上言之也。」注云「訝，迎也」者，

後《掌訝》注同。《說文·言部》云：「訝，相迎也。《周禮》曰

「諸侯有卿訝」也。重文訝，訝或從走。《聘禮》注云：「以

君命迎賓謂之訝，訝，迎也。」云「士官之迎四方賓客」者，本

職云「邦有賓客，則與行人送逆之」是也。訝士或亦謂之行

理，詳本職疏。

朝士，中士六人，府三人，史六人，胥六人，徒六十人。朝士主外朝之法。【疏】「朝士」者，賈

疏云：「案其職云『掌建邦外朝之法』，左九棘、右九棘之

事，以朝士爲詢衆庶，讞疑獄，故屬秋官。但序官之法，秋

官雖爲刑獄所施，至於防禁之屬，皆在秋官；又於賓客是

主人所敬，故鄉飲酒坐賓於西北，象天地嚴凝之氣始於西南，盛於西北，是以賓客之事亦屬焉。」注云「朝士主外

朝之法」者，賈疏云：「天子諸侯皆三朝：內朝二，路門外

與路寢庭是也；外朝一，此朝在皋門內、庫門外是也。」詒

讓案：《韓非子·外儲說右下》云：「荆莊王有茅門之法

曰：「羣臣大夫、諸公子入朝，馬蹏踐雷者，廷理斬其軔，戮

其御。」彼廷理蓋卽朝士。諸侯三門，外朝在雉門外。《說

文·佳部》：「雉，古文作𠂔。或省爲弟，與茅形近，故《韓子》

作「茅門」。《史記·魯世家》：「築茅闕門」，卽雉闕門也。

司民，中士六人，府三人，史六人，胥二

人，徒二十人。司民主民數。【疏】「司民」者，此官掌

民數，小司寇掌獻民數於王，故司民亦屬司寇。注云

「司民主民數」者，據本職文。

司刑，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

人，徒二十人。【疏】「司刑」者，此官與司刺並總掌刑

法之事，故亦屬司寇。

司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四

人。刺，殺也。三訊罪定則殺之。【疏】注云「刺，殺也」

者，《爾雅·釋詁》文。《小司寇》及本職注並同。《說文·

刀部云：「君殺大夫曰刺，刺，直傷也。」通言之凡殺皆曰刺。云：「訊罪定則殺之者，《小司寇》、本職注同。以其職有訊羣臣、訊羣吏、訊萬民等，又云：聽民之所刺有，以施上服下服之刑」，是知「訊罪定，民言當刺則殺之也」。《春秋經》書魯殺大夫並謂之刺，僖二十八年經：「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又成十六年經：「刺公子偃。」《左傳》杜注云：「內殺大夫皆書刺，言用《周禮》刺之法，亦不枉濫也。」《穀梁》范注說同。案：《春秋》書刺，即《說文》刺之本訓，然與此經之義亦足互證。但「刺之法兼有宥赦，則刺者不必皆殺，此官以司刺為名者，亦偏舉一端為義。

### 司約，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

人。約，言語之約束。【疏】「司約」者，此官與司盟並掌

盟約之官，與刑禁事相成，故亦屬司寇。注云「約，言

語之約束」者，《釋名·釋書契》云：「約，約束之也。」《大

史》注云：「約劑，要盟之載書及券書也。盟辭券書，並以

言語相約束之事也。

### 司盟，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

人。盟，以約辭告神，殺牲歃血，明著其信也。《曲禮》

曰：「涖牲曰盟。」【疏】「司盟」者，盟必有約書，故「司約

而次之。云「府一人」者，掌盟書之藏。《左》僖五年傳云：「虢仲、虢叔為文王卿士，勳在王室，藏於盟府。」杜注云：「盟府，司盟之官。」又二十六年傳，說成王賜周公、大公盟，亦云「載在盟府」是也。注云「盟，以約辭告神，殺牲歃

血，明著其信也」者，《說文·囹部》云：「盟，《周禮》曰：『國有疑則盟。』諸侯再相與會，十二歲一盟。北面詔天之司

慎，司命，盟殺牲歃血，珠盤玉敦，以立牛耳。从囹从血。重文盟，篆文从明，又盟古文从明。」今經典並从古文省。

《釋名·釋言語》云：「盟，明告其事於神明也。」案：約辭即本職所謂盟載是也。殺牲歃血，詳《玉府》疏。引《曲禮》

曰「涖牲曰盟」者，證盟有殺牲之事。鄭彼注云：「涖，臨也。坎用牲，臨而讀其盟書。」孔疏云：「《異義》云：『禮約

盟不，今《春秋公羊》說：『古者不盟，結言而退。』故《穀梁傳》云：『誥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質子不及二伯，

詛盟非禮。』《古春秋左氏》云：『《周禮》有司盟之官，殺牲歃血，所以盟事神明。又云：『凡國有疑，盟詛其不信者。』

是知於禮得盟。許君謹案：從《左氏》說，以太平之時有盟詛之禮。鄭氏不駁，從許慎義也。盟詛不及三王，①非鄭

①「三」原訛「二」，據楚本改。



所用。然盟牲所用，許慎據《韓詩》云：「天子諸侯以牛豕，大夫以犬，庶人以雞。」又云《毛詩》說「君以豕，臣以犬，民以雞」。又《左傳》云：「鄭伯使卒出豕，行出犬雞，以詛射。」又云「衛伯姬盟孔悝以豕」。鄭云《詩說》及鄭穎考叔者。又云「衛伯姬盟孔悝以豕」。鄭云《詩說》及鄭伯皆謂詛小於盟。《周禮·戎右職》云：「盟則以玉敦辟盟，遂役之。」鄭注云：「役之者，傳敦血，授當敵者。」下云「贊牛耳桃茢」，又《左傳》云「孟武伯問於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然則盟者，人君以牛。伯姬盟孔悝以豕，下人君也。《穀梁》僖九年范注引鄭君云：「盟牲，諸侯用牛，大夫用豕。」詒讓案：《國語·晉語》，叔向云「成王盟諸侯於岐陽」，是周初有盟禮，故此經設司盟之官，《觀禮》記方明之祭。《穀梁》之義，必不可通，故許、鄭咸不從之。《異義》說盟牲引《毛詩》說者，《小雅·何人斯》傳文。彼《詩》云「出此三物，以詛爾斯」，蓋據詛牲而言，與《左傳》鄭伯詛射穎考叔正同，孔疏謂詛用一牲，非也。其盟牲當禴用六牲，不徒以豕犬雞。《戰國策·齊策》云：「齊衛先君刑馬壓羊盟。」《墨子·明鬼》篇云：「齊莊君之臣王里國、中里微，訟三年而獄不斷，乃使之人共一羊，盟齊之神社。」《史記·平原君傳》，毛遂結楚趙之盟，亦兼取雞狗馬血。是皆雜用六牲。唯《公羊》襄二十七年傳說，衛公子鮒與妻子盟，則以

雉，為不用牲。竊意六牲之中，大盟詛當用大牲，小盟詛則用小牲。韓、毛、許、鄭並謂尊卑異用，諸說乖異，未容泥也。

職金，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職，主也。【疏】「職金」者，賈疏云：「案其職云『掌凡金玉之戒令』，又云『掌受金罰貨罰』，亦是刑獄之事，故在此。」注云「職，主也」者，《亨人》注同。

司厲，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十有二人。

犯政為惡曰厲。厲士主盜賊之兵器及其奴者。【疏】「司厲」者，掌舉沒盜賊人民任器之等，亦刑罰之事，故屬司寇。任器與罰金同人司兵，故冢職金而次其後。注云「犯政為惡曰厲」者，《毛詩·小雅·正月》傳云：「厲，惡也。」言盜賊之人，干犯政令而為姦惡，此官主治之也。云「厲士主盜賊之兵器及其奴者」者，厲士即謂司厲下士，其職云「掌盜賊之任器」，先鄭注釋為兵器。又云「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舂槩」是也。

犬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賈四人，徒十有六人。【疏】「犬人」者，此亦以五行象類，

屬秋官也。《庖人》注云：「犬屬司寇，金也。」《月令》注云：「犬，金畜。」《說文·犬部》云：「犬，狗之有縣蹠者也。」賈疏云：「案其職云：『凡祭祀，共犬牲。』犬是金畜，故《五行傳》云：『二曰言，言之不從則有犬禍。』故連類在此。」

司圜，中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府三人，史六人，胥十有六人，徒百有六十人。鄭

司農云：「圜，謂圜土也。圜土，謂獄城也。今獄城圜。」

《司圜職》中言「凡圜土之刑人也」，以此知圜謂圜土也。又

《大司寇職》曰「以圜土聚教罷民」，故《司圜職》曰「掌收教罷民」。【疏】「司圜」者，此官與掌囚、掌戮並掌刑獄囚殺

之事，故亦屬司寇。圜土收教罷民，其罪輕，故司圜列掌囚之前。注鄭司農云「圜謂圜土也，圜土謂獄城也」者，

《大司徒》注義同。云「今獄城圜」者，《文選》司馬遷《報任

安書》云：「幽於圜牆之中」，是漢時獄亦圜牆，故先鄭舉以爲說。云「《司圜職》中言凡圜土之刑人也」，以此知圜謂圜

土也」者，明訓圜爲圜土之意。云「又《大司寇職》曰，以圜土聚教罷民，故《司圜職》曰掌收教罷民」者，證圜土卽是收教罷民之獄也。

掌囚，下士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囚，拘也。主拘繫當刑殺之者。【疏】「掌囚」者，此官掌五刑罪囚之事，重於圜土之罷民，故次司圜之後。注云「囚，拘也」者，《爾雅·釋言》

文。《說文·口部》云：「囚，繫也。」拘繫義同。云「主拘繫當刑殺之者」者，據本職云：「及刑殺，奉以適朝士，以適市而刑殺之。」故知是主拘繫當刑殺之人也。

掌戮，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十有二人。

戮猶辱也，既斬殺又辱之。【疏】「掌戮」者，此官掌刑殺之事，重於拘囚，故次掌囚之後。注云「戮猶辱也，既斬

殺又辱之」者，《說文·戈部》云：「戮，殺也。」《廣雅·釋

詁》云：「戮，辱也。」戮本義爲殺，引申爲戮尸之稱。本職注云：「戮謂膊焚辜肆。」《國語·晉語》云「請殺其生者而

戮其死者」，韋注云：「陳尸爲戮。」是戮爲既死辱尸之名也。

司隸，中士二人，下士十有二人，府五

人，史十人，胥二十人，徒二百人。隸，給勞辱

之役者。漢始置司隸，亦使將徒治道溝渠之役，後稍尊之，使主官府及近郡。【疏】「司隸」者，帥領五隸。五隸，罪隸

是罪人，四翟則夷狄之虜也，故亦屬司寇。

注云：「隸給

勞辱之役者」者，凡隸皆男子爲奴給役之名。《國語·周

語》韋注云：「隸，役也。」本職云：「帥其民役國中之辱事」，

故云給勞辱之役。又《左》昭七年傳云：「上臣卑，卑臣與，與

臣隸」，孔疏引服虔云：「隸，隸屬於吏也。」義亦通。云：漢

始置司隸，亦使將徒治道溝渠之役，後稍尊之，使主官府及

近郡「者，《漢書·百官公卿表》云：「司隸校尉，周官，武帝

征和四年初置。持節，從中都官徒千二百人，捕巫蠱，督大

姦猾。後罷其兵，察三輔、三河、弘農。」《續漢書·職官志》

云：「建武中，并領一州。」此云使將徒治道溝渠之役，即謂

將中都官徒也，與周官職掌略同。云：「主官府及近郡，即謂

後罷兵，察三輔、三河、弘農及建武後領州也。

### 罪隸，百有二十人。盜賊之家爲奴者。【疏】

「罪隸」者，罪，經例用古字當作「辜」，石經及各本並誤，詳

《甸師》疏。注云：盜賊之家爲奴者」者，賈疏云：「此

中國之隸言罪隸。古者身有大罪，身既從戮，男女緣坐，男

子入於罪隸，女子入於舂槁，故注云盜賊之家爲奴者。治

讓案：《既夕記》注云：「隸人，罪人也，今之徒役作者也。」

又《左》襄二十三年傳云：「斐豹，隸也，著于丹書。」杜注

云：「蓋犯罪沒爲官奴。」則凡有罪罰作者，並入罪隸，不徒

盜賊之家矣。惠士奇云：「《鷩冠子·世兵》篇曰：『百里奚，官奴。』官奴者，罪隸之奴也。」

### 蠻隸，百有二十人。征南夷所獲。【疏】注云

「征南夷所獲」者，《職方氏》先鄭注云：「南方曰蠻。故征

南方所獲俘虜謂之蠻隸也。

### 閩隸，百有二十人。閩，南蠻之別。【疏】注

云：「閩，南蠻之別」者，《職方氏》注義同。詳彼疏。

### 夷隸，百有二十人。征東夷所獲。【疏】注云

「征東夷所獲」者，《職方氏》先鄭注云：「東方曰夷。」故征

東夷所獲俘虜謂之夷隸也。

### 貉隸，百有二十人。征東北夷所獲。凡隸衆

矣，此其選以爲役員，其餘謂之隸民。【疏】注云：「征東北

夷所獲」者，以東北夷曰貉，有九種，其所獲俘虜謂之貉隸

也。①以上四隸，《司隸》通謂之四翟之隸，《師氏》又云四

夷之隸，統言之，夷翟得通稱，故注並云夷也。但《職方氏》

有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狄、六狄，而此獨無戎狄之隸，

或夷可兼戎，貉可兼狄與？互詳《職方氏》疏。云：「凡隸衆

①「有九種其」楚本作「故東北方」。

矣，此其選以爲役員，其餘謂之隸民者，統五隸而言也。賈疏云：「蠻隸以下皆百二十人，謂隸中選取善者，以爲役之員數爲限。其餘衆者以爲隸民，故《司隸職》云『帥其民而搏盜賊，役國中之辱事』之等，是百二十人外謂之民者也。」

布憲，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憲，表也。主表刑禁者。

【疏】「布憲」者，此官與禁殺戮、禁暴氏皆總主刑禁之官，故亦屬司寇。注云「憲，表也，主表刑禁者」者，憲表，

《小司寇》及本職注並同。《小宰》注云：「憲謂表縣之，若今新有法令云。」是憲爲表示之義。其職云：「正月之吉，執旌節以宣布于四方，而憲邦之刑禁。」此官即取宣布憲表爲名也。

禁殺戮，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十有二人。禁殺戮者，禁民不得相殺戮。【疏】注云「禁殺戮者，

禁民不得相殺戮」者，民間擅相殺戮，易以兆亂，故設官以禁之。

禁暴氏，下士六人，史三人，胥六人，徒六十人。【疏】「禁暴氏」者，暴，經例用占字，當作「𡵓」，

石經及各本並誤，詳《地官·敘官》疏。《大司寇》五刑，「五曰官刑，上愿糾暴」。此官所掌即糾暴之事。

野廬氏，下士六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廬，賓客行道所舍。【疏】「野廬氏」者，以

下至《司烜氏》，六官並掌國道路溝池之禁及水禁、夜禁、火禁之事，故亦屬司寇，而次諸總掌刑禁官之後。注云

「廬，賓客行道所舍」者，《漢書·食貨志》云：「在壘曰廬。」賈疏云：「見遺人云『十里有廬，三十里有宿』，故知之也。」

惠士奇云：「十里曰廬，三十里曰宿，五十里曰市，宿有路室，市有候館，皆謂之廬，故掌達道路之官爲野廬氏。」

蜡氏，下士四人，徒四十人。蜡，骨肉腐臭，

蠅蟲所蜡也。《月令》曰「掩骼埋𩺰」，此官之職也。蜡讀如狙司之狙。【疏】注云「蜡，骨肉腐臭，蠅蟲所蜡也」者，段

玉裁云：「《說文·虫部》曰：『蜡，蠅胆也。』《周禮》蜡氏掌除𩺰。《肉部》曰：『胆，蠅乳肉中也。』《通俗文》同，謂蠅所聚乳也。」案：段據《說文》爲釋是也。蜡胆字異而義同。

引《月令》曰「掩骼埋𩺰」，此官之職也者，《釋文》埋作狸，云「本又作埋。𩺰，本又作𩺰」。案：蜀石經作「埋𩺰」，今《禮記·孟春令》同。《說文·骨部》引《明堂月令》亦作「埋

𩺰」。

鼬」。彼文與此《蜡氏》職掌除鼬合，故云此官之職也。狸即狸之借字，俗作埋。鼬或鼬字，詳《鼬人》及本職疏。賈疏云：「案彼注『骨枯曰鼬，肉腐曰鼬』。掩亦埋，但鼬鼬不同，故別言也。言鼬鼬者，凡人物皆是。」云「蜡讀如狙司之狙」者，段玉裁云：「擬其音也。狙司即覲伺。《史》《漢》狙擊秦皇帝，應劭云：「狙，伏伺也。《方言》：「掩，索取也。自關而西曰索，或曰狙。」郭注云：「狙，伺也。《詩》：「狙，伺也。《通俗文》：「伏伺曰狙。」司伺古今字。」

### 雍氏，下士二人，徒八人。雍，謂隄防止水

者也。【疏】注云「雍謂隄防止水者也」者，雍即鼬之隸變，正字當作邕，《說文·川部》云「四方有水，自邕成池者」是也。經典多借鼬爲之。《白虎通義·辟雍》篇云，雍者雍之以水，《穀梁》僖九年傳云「毋雍泉」。俗又作壅。《廣雅·釋詁》云：「壅，障也。」《月令·孟秋》云：「完隄防，謹壅塞，以備水潦。」《說文·自部》云：「隄，唐也。防，隄也。」《稻人》云：「以防止水。」是隄防並所以邕障水，使止不行，故謂之雍也。

### 萍氏，下士二人，徒八人。鄭司農云：「萍讀

爲蜉，或爲萍號起雨之萍。」玄謂今《天問》萍號作萍。《爾

雅》曰：「萍，萍，其大者蘋。」讀如「小子言平」之平。萍氏主水禁，萍之草無根而浮，取名於其不沈溺。【疏】注，鄭司農云萍讀爲蜉，或爲萍號起雨之萍，玄謂今《天問》萍號作萍者，段玉裁云：「此注轉寫譌誤。云『今《天問》萍號作萍』，此謂今之《天問》與舊《天問》字異，不當皆作萍也。疑是『鄭司農云，萍或爲蜉，讀爲萍號起雨之萍，玄謂今《天問》萍號作萍』。蓋司農說或作蜉蟻蜉之蜉不可通，故讀爲「萍號起雨」之萍。王逸《楚辭注》云：「萍，萍翳，雨師名也。號，呼也。興，起也。言雨師號呼則雲起而雨下。萍一作萍，一作萍。」司農易蜉爲萍翳字，今不得其解。後鄭則云《天問》「萍翳」字今本多作「萍翳」。考之《爾雅》萍與萍正是一物，而兩字古音同部，故《天問》通用。司農既讀蜉爲萍，則亦可徑從經作萍。案：段校近是。陳壽祺據王逸《楚辭注》本，改作「今《天問》萍號作萍」，云「後鄭下引《爾雅》，正明萍萍一物」。其說亦通。引《爾雅》曰「萍萍，其大者蘋」者，《釋草》文。《釋文》云：「萍，本亦作苹。」案：郭本《爾雅》作苹，注云：「水中浮萍，江東謂之藻。」《釋草》別有「苹，蘋」。諦審注意，疑後鄭以萍爲水草，與苹爲蘋不同，鄭所見《爾雅》自作萍，故引證此經之萍，明其不必改萍。《釋文》或本作苹，乃後人依郭本改，與經注

上下文並不相應也。《說文·艸部》云：「萍，萍也，無根浮水而生者。萍，苹也。」《水部》云：「萍，苹也，水艸也。」三字不同。《玉篇·艸部》及《廣韻·十五青》並以萍萍爲一字，此與《爾雅》、《說文》不合，不足據也。云「讀如小子言平之平」者，擬萍字之音也。小子言平，未詳所本。云「萍氏主水禁，萍之草無根而浮，取名於其不沈溺」者，段玉裁云：「經之萍氏，取名於萍草之不沈溺也。幾酒、禁酒、禁川游者，皆令不沈溺。」

司寤氏，下士二人，徒八人。寤，覺也，主夜

覺者。【疏】注云「寤，覺也」者，《小爾雅·廣言》文。《說文·寢部》云：「寐覺而有言曰寤。」云「主夜覺者」者，賈疏云：「凡人之寐卧恒在寢，得禁之者，人有夜寐，忽覺而漫出門者，故謂之夜覺也。」莊存與云：「寤，不寐也。此官主常覺，疏說誤。」案：莊說近是。夜覺謂警夜，使人覺寤不犯禁也。

司烜氏，下士六人，徒十有二人。烜，火

也。讀如衛侯燬之燬，故書燬爲烜，鄭司農云「當爲烜」。【疏】「司烜氏」者，此官掌火禁，兼掌墳燭庭燎。《國語·周語》云「火師監燎」，韋注云：「火師司火。燎，庭燎也。」

董增齡謂即此司烜氏，是也。

注云「烜，火也」者，鄭謂

自有烜字訓爲火也。《說文·火部》以烜爲燿之或體，云：「燿，取火於日，官名。舉火曰燿，《周禮》曰「司燿掌行火之政令」。重文烜，或从亘。陳壽祺云：「《說文》曰「取火於日，官名」，此據《司烜氏》以夫燧取火於日言之。其下又曰「舉火曰燿」，此據《夏官·司燿》言之。其下重文烜，曰「或从亘」，此以烜燿爲一字也。高誘《淮南·汜論》注亦曰「燿，取火於日之官也」。下復引《司燿》之文。許師賈景伯，高師盧子幹，其言皆有所受。蓋諸儒所見《周禮》「司燿」有作「司烜」者，如世婦、桑人、環人之兩見，故併兩職解之也。」案：陳說是也。王昭禹、方苞並引《易·說卦》傳「日以烜之」，謂此官掌取火於日，故以司烜爲名，亦通。云「讀如衛侯燬之燬」者，《春秋》僖二十五年經：「衛侯燬滅邢。」《說文·火部》云：「燬，火也，从火毀聲，《春秋》傳曰：衛侯燬。」段玉裁云：「燬讀如衛侯燬之燬者，言其音義同耳。亘聲在元寒桓刪山仙部，毀聲在脂微齊皆灰部，合韻最近。」云「故書燬爲烜」者，段玉裁云：「或云當作「故書烜爲烜」。案：段引或說是也。陳壽祺、黃以周說並同。蓋此章注中惟此燬字爲涉上文而誤，此外別無譌文。蜀石經「烜」作「烜」，則傳寫之誤。引鄭司農云「當爲烜」者，先

鄭定此字爲烜，而後鄭從之也。蜀石經作「當爲垣」，亦誤。

### 條狼氏，下士六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杜子春云：「條當爲滌器之滌。」玄謂滌，除也。狼，狼扈道上。

【疏】條狼氏者，此官與脩閭氏並掌道路閭里辟禁之事，故亦屬司寇，而次諸主禁官之後。《續漢書·輿服志》劉注引下注云：「今卒辟車之屬。」案：此本鄭說，詳本職疏。云「下士六人，胥六人，徒六十人」者，沈彤改「六」皆爲「八」，云：「其職云『王出入則八人夾道，公則六人』。此下士屬王，當八人也。下士之夾道者八，則隨而滌狼之胥亦當八，胥爲什長，胥八則徒當八十也。」案：沈說近是。蔣載康說同。然據本職賈疏，則唐本已並作六矣。注

杜子春云「條當爲滌器之滌」者，滌條聲類同。賈疏云：「讀從《特牲》、《少牢》滌祭器等之滌也。」段玉裁云：「滌器之滌，古音蓋同條。」云「玄謂滌，除也」者，從杜讀而釋其義。《說文·水部》云：「滌，洒也。」《大射儀》「射人宿視滌」，①注云：「滌謂溉器，埽除射宮。」此官亦主埽除道路也。云「狼，狼扈道上」者，賈疏云：「謂不蠲之物在道，猶今言狼藉也。」

### 脩閭氏，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十有二

人。問謂里門。【疏】注云「問謂里門」者，《說文·門部》

云：「問，里門也。閭，里中門也。」《呂氏春秋·仲夏紀》「門閭無閉」，高注用許義。案：凡民所聚居，通謂之里。里外周市有圍牆，其門謂之閭，問卽里之外門。其里中門別爲閭。此官掌脩除國中廛里之閭。《司稼》之「邑閭」，則野外邑里之閭。二者地異而名同。此閭不必爲六鄉五比之間，里亦不必爲六遂五鄰之里也。惠士奇云：「脩閭氏比宿櫟而守閭互，互謂行馬，櫟以行夜，問其門也。」《管子》曰：「閭閭無闔，外內交通，男女無別。」《晏子春秋·內篇》曰：「急門閭之政而淫民惡之，緩門閭之政而淫民說。」《公羊》成二年傳，②邵克、臧孫許同時聘於齊，「大夫相與踰閭而語，移日然後去。」《墨子·公輸》篇，墨子自楚歸，過宋，天雨，庇其閭中，守閭者不內也。則閭互之法，有節者內之，無節者譏之，春秋及戰國皆然矣。《管子·立政》篇：「審閭閭，慎筦鍵，筦藏於里尉，閭有司以時開閉。凡出入不時，衣服不中，圜屬羣徒不順於常者，閭有司見之，復無時。」所謂閭有司者，卽脩閭氏歟？

①「儀」原作「義」，據《儀禮》改。

②二原訛，元、據《公羊傳》訂正。

冥氏，下士二人，徒八人。鄭司農云：「冥讀

爲冥氏春秋之冥，玄謂冥方之冥，以繩縻取禽獸之名

【疏】冥氏者，以下至庭氏十二職，並掌攻除鳥獸蟲蠱及

草木之官，以其亦是殺伐之事，故並屬司寇 注鄭司

農云：「冥讀爲冥氏春秋之冥者，阮元云：『讀爲』漢書

蕭該音義引作『讀如』。此擬其音，非改其義。釋文所

云『冥如字』是也。至後鄭始易其字義，此作『讀爲』，誤

也。王應麟云：『漢儒林傳：『堂谿惠授泰山冥都，都與

筦路又事顏安樂，故顏氏復有筦冥之學。』冥氏春秋，即冥

都也。惠棟云：『冥都傳春秋，故云冥氏春秋。』夏本

紀禹姒姓，後有冥氏。一案：阮、王、惠說是也。漢書·儒

林傳：『顏注云：『冥，莫零反。』《廣韻·十五青》引《風俗通》

云：『冥氏，漢有冥都，爲丞相史。』冥亦讀如字，與陸、顏讀

同。云『玄謂冥方之冥』者，段玉裁云：『冥方即算法之方

冪也。』釋文：『曰：『冥，又莫歷反。』此音當專屬後說。

案：段說是也。依後鄭讀，則冥與天官冪人之冪字

同。賈疏謂「後鄭亦取音同，以繩縻取禽獸，冥然使不覺」，

失其讀矣。云「以繩縻取禽獸之名」者，《廣雅·釋詁》云：

「冪，覆也。」《說文·糸部》云：「縻，牛轡也。」後鄭意此冥

爲冪之借字，取禽獸當掩覆羈縻之，故謂之冪，與本職注

局緇禽獸之義略同。

庶氏，下士一人，徒四人。庶讀如藥蕒之

蕒，驅除毒蠱之言。書不作蠱者，字從聲。【疏】注云庶

讀如藥蕒之蕒，驅除毒蠱之言，書不作蠱者，字從聲者，毒

蠱，葉鈔釋文作「毒蠱」，羣經音辨同，並誤。段玉裁

云：「讀如蕒，擬其音耳。云驅除毒蠱之言者，以蠱與庶同

音爲訓，必先云『讀如蕒』，而後庶與蠱同音也。蠱今音讀

如古，古音如「居」上聲，是以與「蕒」略同。庶氏既掌除毒

蠱，則其官曰蠱氏可矣，而書不作蠱字者，庶與蠱音同，是

以作庶氏。云字從聲者，謂古人用字，但取其同聲者，六書

之假借如是也。」

穴氏，下士一人，徒四人。穴搏蟄獸所藏

者。【疏】注云「穴搏蟄獸所藏者」者，《說文·穴部》云：

「穴，土室也。」賈疏云：「凡獸蟄皆藏在穴中，故以穴爲官

名，使取蟄獸也。」

翬氏，下士二人，徒八人。翬，鳥翮也。鄭

司農云：「翬讀爲翬翼之翬。」【疏】注云「翬，鳥翮也」者，

《說文·羽部》云：「翮，羽莖也。」後鄭以本職云「以時獻其

羽翮」，故釋翬爲鳥翮。鄭司農云「翬讀爲翬翼之翬者，段



玉裁云：「司農說與鄭君異，司農謂翹卽翹字，翹者翼也，如禩卽祀字，助卽勳字之比，是聲支聲同在古音支佳部，是以大鄭如此云也。鄭君載之者，廣異義也。」呂飛鵬云：「《說文》：『翹，鳥之彊羽猛者。』此經翹氏職掌攻猛鳥，故取鳥之猛者以名官。翹雖同聲，而義有別。《說文》云：『翹，翼也，或從氏作抵。』詒讓案：許說又與鄭異，而義較長。」

### 柞氏，下士八人，徒二十人。柞，除木之名。

除木者必先刊剝之。鄭司農云：「柞讀爲音聲啗啗之啗，屋簷之簷。」【疏】注云：「柞，除木之名者。」詩·周頌·載芟篇「載芟載柞」，毛傳云：「除木曰柞。」《後漢書·馬融傳》：「廣成頌：『焚萊柞木。』」李注云：「柞，邪斫木也。」文選《張衡西京賦》「柞木剪棘」，李注云：「賈逵《國語注》曰：『槎，邪斫也。』柞與槎同。」案：李說是也。《說文·木部》云：「柞，柞木也。槎，衰斫也。」國語·魯語：「里革曰：『山不槎蘖。』」韋注云：「槎，斫也。柞卽槎之段字。」云：「除木者必先刊剝之」者，刊，舊本作「校」，《釋文》同。宋大字本、錢鈔本、明注疏本並作「刊」，與賈疏合，①今從之。疏云：「見其職云：『夏日至，令刊陽木而火之；冬日至，令剝陰木而水之。』是先刊剝之。」案：賈說是也。古無從手之

「校」，詳《夏官·敘官》疏。鄭司農云「柞讀爲音聲啗啗之啗，屋簷之簷」者，段玉裁改「讀爲」爲「讀如」，云：「謂讀如此二音也。今各本作『讀爲』，誤。除木曰柞，又見《毛詩》，不當易爲啗簷二字。」丁晏云：「《考工記注》先鄭云：『柞讀爲迫啗之啗。』」典同《注杜子春》讀爲行扈啗啗之啗，後鄭謂聲迫簷出去疾也。《爾雅·釋鳥》「行扈啗啗」，郭注「諸扈皆因其毛色聲音以爲名」。案：段校是也。屋簷，詳《匠人》疏。

### 薙氏，下士二人，徒二十人。書「薙」或作

夷。鄭司農云：「掌殺草，故《春秋傳》曰：『如農夫之務去草，芟夷蕪崇之。』」又今俗間謂麥下爲夷下，言芟夷其麥，以其下種不豆也。玄謂薙讀如鬚小兒頭之鬚。書或作夷，此皆翦草也，字從類耳。《月令》曰：「燒薙行水，謂燒所芟草乃水之。」【疏】「薙氏」者，薙，唐石經初刻誤從竹，後磨改從艸。《釋文》云：「字或作薙。葉鈔本作『李或作薙』，則是謂李軌本。徐養原云：『今本云：『字或作薙，同。』謂薙字他書有作薙者，其字同耳。若如葉本，則『李』下須有『云』字，其義乃通。《釋文》中凡言字或作某者，乃辨別字

① 與「原訛與」，據葉本改。

體也。若列諸本異同，則云「本或作某」。案：徐說是也。

注云：「書籀或作夷者，惠棟云：『漢書·揚雄傳』：『甘泉賦』云：『列新雉於林薄』，服虔曰：『新雉，香草也。』雉夷聲相近。」師古曰：『新雉卽辛夷。』《左》昭十七年傳曰：

「五雉爲五丁正夷民者也。」《正義》服虔曰：「雉者，夷也；夷，平也。」孔穎達云：「雉聲近夷，雉訓夷，夷爲平。」鄭司農云：「掌殺草者，此據夷字作訓也。」云：故《春秋傳》曰：

如農夫之務去草，芟夷蕪崇之者，《左》隱六年傳文。杜注亦訓夷爲殺，與先鄭義同。引之者，證夷爲殺草之義，詳《稻人》疏。云：「又今俗間謂麥下爲夷下，言芟夷其麥，以其下種禾豆也」者，《稻人》注云：「今人謂禾下麥爲夷下麥，<sup>①</sup>言芟刈其禾於下種麥也。」義與此同。段玉裁云：

「仲師從作『夷』之本，故引《春秋傳》『芟夷蕪崇』，又引方俗語言『麥下禾豆爲夷下禾豆』，與《稻人》注『禾下麥爲夷下麥』互相發明。謂此夷氏之夷，卽《稻人》『芟夷之夷也。』云：「玄謂籀讀如鬚小兒頭之鬚，書或作夷」者，後鄭從籀不從夷也。《文選》張衡《東京賦》亦作「籀氏」，平子讀與後鄭同。惠棟云：「《說文·佳部》云：『古文雉从弟。』篆文弟夷字相似。荀氏《易·渙》六四云『匪弟所思』，見《釋文》，今本作夷。《說文·髟部》云：『鬚，鬚髮也。大人曰髟，小

兒曰鬚，盡及身毛曰鬚。」段玉裁云：「鄭謂雉字之音義，如鬚小兒頭之鬚。其釋夏日至而雉之，曰『以鉤鎌迫地芟之』，是卽如鬚小兒頭之說也。案：段說是也。云此皆剪草也，字從類耳」者，《說文·艸部》云：「雉，除艸也。」後鄭意，正本作雉，或本作夷，義並通，不必定從或作也。段玉裁云：「謂籀夷二字皆爲剪草之語言，其類同而字異。類者，《周禮序》所云字之聲類也。雉夷同在古音脂微齊皆灰部，不特同部，而且同音。後鄭讀如鬚以伸其義，讀雉如鬚，卽讀夷如鬚也。」案：賈以從類爲形，段以從類爲聲，段是也。此鄭謂籀夷相類，故云皆剪草也。引《月令》曰：「燒雉行水」者，《仲夏令》文。賈疏云：「引之者，欲見籀草須燒之，又須水之之意也。」云「謂燒所芟草乃水之」者，舊本「謂」上衍「非」字，今依蜀石經及宋大字本、錢鈔本、注疏本刪。段玉裁云：「『謂』岳本作『非謂』，誤也。《月令》注曰：『欲稼萊地，先雉其草，草乾，燒之。至此月大雨，流水潦畜於其中，則草死不復生，而地美可稼。』引《籀人職》『夏日至而雉之，如欲其化也，則以水火變之』。然則《周禮》於夏至雉之，《記》於六月行水，事正相成，故此注云『燒所芟

①「夷」原訛「蕪」，據楚本改。

「草乃水之」，與《月令》注相應也。岳本「非謂」，不辭。

### 砮蒺氏，下士一人，徒二人。鄭司農云：

「砮讀爲擿，蒺讀爲爵族之族，謂巢也。」玄謂砮古字從石，折聲。【疏】注鄭司農云「砮讀爲擿，蒺讀爲爵族之族，謂巢也」者，《說文·手部》云：「擿，搔也，一曰投也。」《呂氏春秋·求人篇》：「啁噍巢林，高注云：『巢，族也。』」段玉裁云：「擿，它歷反，音剔。爵族，謂爵巢也。砮蒺卽《公羊》宣元年何注所謂摘巢也。」治讓案：摘巢亦見《春秋繁露·五行順逆篇》。丁晏云：「《文選·吳都賦》：『砮墜山谷』，劉注云：『言其如砮擿而墜落山谷者。』」陳壽祺云：「雀窠謂之族，猶蠶箔謂之族，皆謂物湊集有所藉也。」《說文》「族行蠶箔」是其義。云「玄謂砮古字從石，折聲」者，段玉裁云：

「鄭君謂砮古字者，此因大鄭義申之，謂砮擿古今字，非有二字也。《釋文》云『李軌又思亦反』，此從析作砮之本。又云『徐丈列反，沈勑徹反』，此從折作砮之本。陸氏以前寫本不一，作音者各異，陸氏未能決擇耳。」《說文·石部》曰：「砮，上擿山巖空青珊瑚，墮之，從石折聲。」《周禮》有砮蒺氏。其云上擿山巖空青珊瑚者，釋從石之故也。王念孫云：《說文》、《玉篇》、《廣韻》、《集韻》皆有砮無砮，許鄭並云「從石折聲」，則當作砮明矣。砮音它歷反，唯李軌本誤作

砮，故音思亦反。《玉篇》、《廣韻》砮字並他歷，且列二切。①《文選·吳都賦》「砮墜山谷」，李善音勑列切，而皆無思亦之音，不從李軌也。賈疏曰：「鄭謂砮古字從石折聲者，以石投擿毀之，故古字從石，以折爲聲。」然則砮蒺氏掌覆天鳥之巢，②義取毀折，而非取分析。《說文》「砮，上擿山巖空青珊瑚墮之」，亦是毀折之義，非分析之義。砮或通作折。《管子·地數篇》曰：「上有丹沙者，下有黃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銅金；上有陵石者，下有鉛、錫、赤銅；上有赭者，下有鐵。君謹封而祭之，然則與折取之遠矣。」折取之者，謂擿取黃金鉛錫銅鐵也。《墨子·耕柱篇》曰：「昔者夏后開使蜚廉折金於山，以鑄鼎於昆吾。」折金者，擿金也，猶《說文》言「上擿山巖空青珊瑚」也。折卽砮之借字，則砮之從折而非從析益明矣。《檀弓》「古事欲其折折爾」，鄭讀折折爲提提。提與擿占同聲，砮之讀爲擿，猶折之讀爲提提也。折與擿聲相轉。一案：王說是也。

### 翦氏，下士一人，徒二人。翦，斷滅之言也，

主除蟲蠹者。《詩》云：「實始翦商。」【疏】翦氏者，以下

①「砮」原訛「砮」，今訂正。

②「天」原訛「天」，據本職文改。

四職並除蟲之官。注云：「翦，斷滅之言也。」者，《說文》

羽部云：「翦，羽生也。」《刀部》云：「前，齊斷也。」此翦即前之借字。云「主除蟲蠹者」者，此與下赤友氏，並主除陸蟲，故取斷滅之言以名官也。引《詩》曰「實始翦商」者，《魯頌·閟宮》文。鄭彼箋云：「翦，斷也。」此引以證翦有斷滅之義。

赤友氏，下十一人，徒二人。赤友猶言抹拔

也，主除蟲豸自理者。【疏】「赤友氏」者，阮元云：「《說文》：『魃，旱鬼也。』《周禮》有赤魃氏除牆屋之物也。《詩》曰：『旱魃爲虐。』」許引《周禮》作赤魃者，當是古文假借字。許所據故書作魃，其義則爲除牆屋物，而非旱鬼也。段玉裁云：「物讀精物鬼物之物，故歐之之官曰赤魃氏。說義亦與鄭異，蓋賈侍中說與？」案：段說是也。漢時蓋有謂此官掌歐鬼物者。《續漢書·禮儀志》：「逐疫詞云：『赫女軀，拉女幹。赫，赫，赤聲近，字並通也。』」注云：「赤友猶言抹拔也。」者，賈疏云：「拔，除去之也。」呂飛鵬云：「鄭云『抹拔』，與許云『除牆屋之物』義同。《說文·手部》：『抹，裂也。拔，擢也。』」段玉裁云：「以赤友爲抹拔，六書之假借也。抹音采昔反，則抹同籍。」案：段說是也。《鼃人》

云：「以時籍魚鼃龜蜃，凡狸物。」除狸蟲謂之抹，與刺狸物

謂之籍，音義略同。云「主除蟲豸自理者」者，蜀石經「埋」下有「藏」字。《爾雅·釋蟲》云：「有足曰蟲，無足曰豸。」埋謂埋藏於牆屋者，赤友氏主除之也，與翦氏主除蟲蠹爲不埋之蟲異。

蝮氏，下十一人，徒二人。鄭司農云：「蝮讀

爲蝮，蝮，蝮蠹也。《月令》曰『蝮蝮鳴』，故曰『掌去蝮蠹』。蝮蠹，蝮蠹屬。書或爲『掌去蝮蠹』。玄謂蝮，今御所食蛙也。字從蟲，國聲也。蝮乃短狐與？」【疏】注鄭司農云「蝮讀爲蝮」者，《夏小正》云：「四月，鳴蝮。蝮也者，長股也。或曰屈造之屬也。」《小正》此文與《月令》「孟夏蝮蝮鳴」正相應，蝮即蝮字，先鄭讀與彼正同。《說文·虫部》：「蝮，重文蝮，云『蝮又從國』，亦以蝮蝮爲一字，然訓蝮爲短狐，則與先鄭說異。云『蝮，蝮蠹也』者，此與《夏小正傳》或說同。《淮南子·說林訓》：「鼓造辟兵。」高注云：「鼓造，一曰蝮蠹。」鼓造即屈造也。《說文·虫部》云：「蝮，蝮蠹也。」《爾雅·釋蟲》云「蝮蝮」，郭注云「蛙類」。又《釋魚》「鼃鼃蟾諸」，注云：「蟾諸似蝮蠹，居陸地。」《神農本草經》及《月令》孔疏引李巡說，並以蟾諸爲即蝮蠹，非也。先鄭引《月令》以爲說，則亦不以蝮蠹爲蟾諸矣。引《月令》曰「蝮蝮鳴」者，《孟夏令》文。段玉裁改蝮爲蝮，云「司農所據《禮

記》，蓋作「螻蟈」。案：段說是也。杜氏《玉燭寶典》引《月令章句》云：「螻蟈鳴：螻，螻蛄；蟈，蟲電之屬也。」字正作蟈，蔡說亦以蟈爲電屬。鄭本仍作蟈，注云「螻蟈，蛙也」，說與先鄭、蔡氏異。《呂氏春秋·孟夏紀》亦云「螻蟈鳴」，高注云：「螻蟈，蝦蟇也。」高說與先鄭同。云「故曰掌去鼃鼃，鼃鼃，蝦蟇屬」者，先鄭意本職云「掌去鼃鼃」，鼃鼃雖非蝦蟇，而實其屬類，故名其官爲蟈氏也。《說文·鼃部》云「鼃，蝦蟇也」，《廣雅·釋魚》同，則以鼃與蝦蟇爲一。《古今韻會舉要》引《說文》作「鼃，蝦蟇屬」，則又與先鄭說同。《漢書·武帝紀》載元鼎五年，鼃、蝦蟇鬪，明二物相類而別。依後鄭本職注以鼃爲耿鼃，則蝦蟇也，鼃也，鼃也，三者各異物。先鄭以鼃鼃爲一物，後鄭不從也。云「書或爲掌去蝦蟇」者，謂本職云「掌去鼃鼃」，故書或本作「掌去蝦蟇」，與官名蟈氏正相應也。云「玄謂蟈今御所食蛙也」者，本職注云：「齊魯之間謂鼃爲蟈。」《玉燭寶典》引《古今字詁》云：「鼃，今蛙。」注「蟈也」。後鄭意，此官名字當從蟈，而蟈又非蝦蟇，不當如先鄭說也。訓蟈爲蛙，與《夏小正傳》訓蟈爲長股同。此上文及本職注「鼃」字並不作「蛙」，惟此獨異，疑傳寫之譌。王應麟云：「《漢書》、《霍山曰：丞相擅減宗廟羔、兔、鼃。詒讓案：《本草別錄》云：

「鼃一名長股，生水中。」陶注云：「鼃其類最多。一種黑色，南人名爲蛤子，食之至美。又一種小形，善鳴喚，名鼃子，此則是也。」《廣雅·釋魚》云：「鼃，蟈，長股也。」案：《急就篇》「水蟲科斗鼃蝦蟇」，顏注云：「鼃一名螻蟈，色青，小形而長股。」據鄭說，漢時以鼃供御，則當即指陶氏所謂蛤子者，《爾雅》郭注之青蛙，亦其類也。云「字從蟲，國聲也」者，蟲當爲虫，蟈字從虫形而諧國聲，於六書屬形聲也。云「蟈乃短狐與」者，明蟈與蟈別，亦破先鄭說也。《說文·虫部》云：「蟈，短狐也。似鼃，三足，以氣射害人。」賈疏云：「案莊公十八年「秋，有蟈」，服云：「短狐，南方盛暑所生，其狀如鼃，古無今有。含沙射人，人皮肉中，其瘡如疥，偏身中溲溲或或，故爲災。禮曰惑君則有。」案：《五行志》劉向以爲蟈生南越，由齊姜淫惑莊公，故生於魯。」

### 壺涿氏，下士一人，徒二人。壺謂瓦鼓。

涿，擊之也。故書「涿」爲「獨」。鄭司農云：「獨讀爲濁其源之濁，音與涿相近，書亦或爲濁。」【疏】注云「壺謂瓦鼓」者，謂鼓匡中空如壺，猶《輪人》注以敝爲敝空壺中也。《一切經音義》引《埤蒼》云：「鼗，鼓柎也。」瓦鼓名壺，與鼓柎名鼗，从壺爲形，義亦相類。知用瓦鼓者，本職云「炮土之鼓」是也。云「涿，擊之也」者，《說文·支部》云：「敋，擊也。」

《木部》云：「桮，擊也。」《殳部》云：「殺，椎擊物也。」涿與桮、桮、殺音義並相近。擊謂擊鼓作聲。云「故書涿爲獨，鄭司農云：獨讀爲濁其源之濁」者，賈疏云：「先鄭雖讀涿爲濁，聲轉字誤故爲濁，猶從涿爲義，故後鄭引之在下。」「濁其源」，《大玄經》文也。段玉裁云：「故書涿作獨，司農從作獨之本，讀獨爲『濁其源』之濁者，此據本職『以焚石投之』以牝棹午貫象齒而沈之」而云也。」案：段說是也。云「音與涿相近，書亦或爲濁」者，段玉裁改「濁亦爲涿」，云：「此又別一說。」獨之音與「水流滴涿」字音相近，而書亦或爲涿，是以鄭君從作涿之本，釋壺以瓦鼓，釋涿以擊，此據本職「以炮土之鼓馷之」而云也。各本注作「書亦或爲濁」，誤。「案：段校是也。徐養原說同。《後漢書·馬融傳》《廣成頌》亦作「壺涿」，則馬季長已定從涿」，後鄭亦本師讀也。

庭氏，下士一人，徒二人。庭氏主射妖鳥，令國中絜清如庭者也。【疏】注云「庭氏主射妖鳥，令國中絜清如庭者也」者，葉鈔本《釋文》絜作潔，與《宮人》注不合，不足據。《說文·广部》云：「庭，宮中也。」宮庭之中，常掃除絜清，此官主射妖鳥，言欲使國中絜清如宮庭之中，故謂之庭氏。

銜枚氏，下士二人，徒八人。銜枚，止言語

器謹也。枚狀如箸，橫銜之，爲繡結於項。【疏】「銜枚氏」者，賈疏云：「案其職云『大祭祀令禁無語』，亦是禁成之事，故在此也。」注云「銜枚，止言語器謹也」者，凡人口銜枚，則不得言語。本職云「掌司器」，明主禁言語器謹之事，故以銜枚爲名。《漢書·高帝紀》顏注云：「銜枚者，止言語器謹，欲令敵人不知其來也。」《文選·吳都賦》云：「銜枚無聲。」云「枚狀如箸，橫銜之，爲繡結於項」者，爲繡「舊本作『爲之繡』」。宋蜀大字本無「之」字，與《釋文》合，今從之。《大司馬》注義同。賈疏云：「繡謂以組爲之，繫著兩頭，於項後結之。」阮元云：「《詩·東山》釋文引此注云：『枚如箸，橫銜之於口，爲繡繫於項中。』」繡「上亦無『之』」，「枚」下并無「狀」，今本皆衍。「結」作「絜」，古字也。當據以訂正。段玉裁云：「《大司馬職》注亦曰『有繡結項中』。顏氏《漢書注》引作『繡繫於項』，云：『繡者，結礙也。絜，繞也。爲結組繞項也。』勝於賈本賈說。」案：阮、段校是也。互詳《大司馬》疏。

伊耆氏，下士一人，徒二人。伊耆，古王者號。始爲蜡，以息老物。此主王者之齒杖。後王識伊耆氏

之舊德，而以名官與？今姓有伊耆氏。【疏】「伊耆氏」者，賈疏云：「案其職云『掌共杖』，杖，老者所依，秋是長老之方，故在此。」

注云：「伊耆古王者號」者，《明堂位》云：「土鼓，黃桴，鞀，籥，伊耆氏之樂也。」鄭彼注云：「伊耆氏，古天子有天下之號也。」《曲禮》孔疏引熊安生云：「伊耆氏即神農氏也。」又《郊特牲》疏引皇侃云：「神農，伊耆，一代之總號。」此皆以伊耆氏為神農氏。而《郊特牲》釋文云：「伊耆或云即帝堯是也。」《易·繫辭》孔疏引《帝王世紀》云：「帝堯，陶唐氏，伊祈姓。」伊祈即伊耆。二者並無瑣證，故鄭此注及《明堂位》注並不贅言也。云：始為蜡，以息老物」者，《郊特牲》云：「伊耆氏始為蜡。」《論章》云：「國祭蜡，則歛爾頌，擊土鼓，以息老物。」賈疏云：「取息老物證伊耆供杖於老者之事故也。」云：此主王者之齒杖，後王識伊耆氏之舊德而以名官與」者，後王謂伊耆氏以後王者。鄭意此伊耆氏主王齒杖，與始蜡息老物義相近，或即識古王者之舊德，而以名官。《莊子·胠篋》篇古帝有祝融氏，而高辛火正亦名祝融，是以帝王號名官之例也。云：「今姓有伊耆氏」者，鄭名世《古今姓氏書辯證》云：「伊耆亦作伊祈，帝堯號也，後因氏焉。」魏孝文時，魏懷州民伊耆苟聚衆於重山作亂，洛州刺史討滅之是也。」

大行人，中大夫二人；小行人，下大夫四人；司儀，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行夫，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行夫，主國使之禮。【疏】「大行人」

者，以下至掌貨賄十一職，並掌四方朝聘賓客及使命往來之官。亦屬秋官者，以大司寇掌佐王刑邦國，詰四方，故以義類屬之。云「小行人下大夫四人」者，此與司儀、行夫，唐石經、宋蜀本、岳本、嘉靖本並跳行，今從注疏本。賈疏云：「亦謂別職同官，故四官各有職司，而共府史胥徒也。」治讓案：《國語·周語》云：「敵國賓至，關尹以告，行理以節逆之。」韋注云：「理，吏也。行理，小行人。理通作李。」左襄八年傳：「介行李。」杜注云：「行李，行人也。」又襄十四年傳云：「《夏書》曰『適人以木鐸巡于路』，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杜注云：「適人，行人之官也。」漢書·食貨志云：「孟春之月，行人振木鐸徇于路，以采詩獻之。」此文與左傳略同，亦以適人為行人，足證杜說。方言：劉歆與揚雄書云：「三代，周秦軒車使者，適人使者，以歲八月巡路，宋代語僮謡歌戲。」又雄答書云：「嘗聞先代輶軒之使，奏籍之書，皆藏於周秦之室。」蓋行人乘輶軒而巡行

天下，因謂之適人，適輒適字並通。適人亦稱近人，《說文·丌部》云：「近，古之適人，以木鐸記詩言」是也。《書·胤征》偽孔傳以適人爲宣令之官，臆說不足據。

注云「行夫，主國使之禮」者，案本職無主禮之文，疑「禮」當作「事」。其職云：「掌邦國傳遽之小事，嫩惡而無禮者，凡其使也，必以旌節。」是國使之事也。

環人，中士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環猶圍也。主圍賓客，任器，爲之守衛。【疏】

「環人」者，此職與《夏官·環人》字同而義則異。彼環人主致師，此環人主環衛賓客，是其異也。注云「環猶圍

也」者，《呂氏春秋·愛士》篇「晉人已環穆公之車矣」，高注云：「環，圍也。」呂飛鵬云：「《夏官·環人》注云「環猶卻也」，蓋取卻敵之義。此注云「猶圍也」，蓋取環繞之義。」云「主圍賓客任器爲之守衛」者，本職云「有任器則令環之」，先鄭注云：「四方人有任器者，則環人主令徇環守之。」圍繞與徇環義同，後鄭即本先鄭義。

象胥，每翟上士一人，中士二人，下士八人，徒二十人。通夷狄之言者曰象。胥，其有才知者也。此類之本名，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

方曰譯。今摠名曰象者，周之德先致南方也。【疏】「象胥每翟上士一人」者，翟狄字通，詳《內司服》疏。翟者，蠻夷閩貉戎狄之通稱，猶《司隸職》蠻閩夷貉四隸，通謂之四翟之隸也。沈彤云：「象胥上士每翟一人，六翟則六人。」云「中士二人，下士八人，徒二十人」者，沈彤云：「中士每翟二人，則十二人。下士每翟八人，則四十八人。徒每翟二十人，則百二十人。」注云「通夷狄之言者曰象」者，《大

行人》先鄭注云：「象胥，譯官也。」《大戴禮記·小辯》篇云：「傳言以象，反舌皆至。」是象爲通夷狄言語者之通稱也。《國語·周語》謂之「舌人」，韋注云：「舌人，能達異方之志，象胥之官是也。」《續漢書·百官志》引干注，云「今鴻臚」，據晉官況周也。云「胥其有才知者也」者，《大行人》注云：「胥讀爲語，胥謂象之有才知者也。」此不云讀爲語者，文略。詳《天官·敘官》疏。云「此類之本名，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者，《王制》云：「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達其志，通其欲，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鄭彼注云：「皆俗間之名，依其事類耳。鞮之言知也，今冀部有言狄鞮者。」《呂氏春秋·慎勢》篇云：「凡冠帶之國，舟車之所通，不用象譯狄鞮，方二千里。」鞮又作騃，《淮南子·齊俗訓》：「雖重象狄



驥，不能通其言」，高注云：「象、狄驥，譯也。」賈疏云：「寄者，賓主不相解語，故寄中國於東夷，又寄東國語於中國，使相領解。」云象者，傳南方於中國，還象中國以傳之；與南方人語，則還象南方語而傳之。云狄驥者，鄭彼注云「驥之言知也」，雖不訓狄，狄即敵也，謂言語相敵使之知也。云譯者，譯即易，謂換易言語使相解也。云「今摠名曰象者，周之德先致南方也」者，釋六翟通名象胥之義。《大行人》注云：「周始有越重譯而來獻，是因名通言語之官爲象胥云。」越裳爲南方之夷，故此云周之德先致南方也。

掌客，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掌訝，中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訝，迎也。賓客來，主迎之。鄭司農

云：「訝讀爲『跛者訝跛者』之訝。」【疏】注云「訝，迎也」者，前《訝士》注同。云「賓客來，主迎之」者，據本職文。《聘禮記》注云：「訝，主國君所使接待賓者，如今使者護客。」《國語·晉語》云：「臼季舍于逆旅甯嬴氏。」韋注云：「旅，舍也，逆客而舍之也。」《左傳》文五年杜注及孔疏引賈逵、孔晁，並以爲掌逆旅之大夫。案：訝逆同義。掌逆旅

大夫，疑即此掌訝也。《荀子·榮辱篇》云「監門御旅」，訝御字亦通，御旅蓋逆旅之賤役，或即此官之胥徒與？鄭司農云「訝讀爲跛者訝跛者之訝」者，賈疏云：「此《公羊傳》文。時晉使卻克聘齊，卻克跛，齊使跛者往御。御亦訝，故讀從之也。」段玉裁云：「他經多作御，惟《周禮》作訝，占訝音同御也。」《說文·言部》曰「訝，相迎也」，引《周禮》「諸侯有卿訝」。《公羊傳》「跛者訝跛者」，《正義》所見本作「御跛者」。論讓案：今本《公羊》成二年傳，訝作迓。《輪人》先鄭注亦引作訝。《公羊釋文》云「迓本又作訝」。《穀梁傳》作御。賈所見《公羊》文蓋與《穀梁》同。

掌交，中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徒三十有二人。主交通結諸侯之好。【疏】注云「主交通結諸侯之好」者，本職云「掌邦國之通事而結其交好」是也。

掌察，四方中士八人，史四人，徒十有六人。【疏】「掌察四方中士八人」者，職闕，四方八人，則每方二人也。賈疏云：「蓋督察邦國之事。」俞樾云：

「此官以『掌察四方』四字爲名，非名『掌察』也。此下又有『掌貨賄』。賈疏出『掌察四方掌貨賄』七字，則賈氏所見經文必是『掌察四方』，不如今本止作『掌察』也。」案：俞說亦

通。但本職止存「掌察」二字，唐、蜀石經已如是，疑漢唐舊讀皆以「四方」屬下爲句，本職文闕，無可質證矣。

### 掌貨賄，下士十有六人，史四人，徒三十有二人。

【疏】「掌貨賄」者，職闕。蓋掌大府、內府九貢之貨賄，又《內府》云「凡四方之幣獻之金玉齒革兵器，凡良貨賄入焉」，皆是也。《國語·晉語》云：「王者成其德，而遠人以其方賄歸之。」故設此官以掌之，亦與外府、內府爲官聯也。《書·洪範》八政，二曰貨。孔疏引鄭《書注》云：「貨，掌金帛之官，若《周禮》司貨賄是也。」案：掌司義同，司貨賄卽此官也。云「史四人」者，莊存與云：「官有史無府，亦錄其幣書耳。薦陳而輸受者，惟宰及大府、內府、玉府也。」

朝大夫，每國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庶子八人，徒二十人。此王之士也，使主都家之國治，而命之朝大夫云。【疏】「朝大夫」者，賈疏云：「在此者，案其職云『掌都家之國治』，因有邦國賓客在朝，都家之治亦在此。」詒讓案：此二公王子弟采地私臣之聽事於朝者，俞正燮謂若漢郡國邸吏，是也。以其得以職事達於國，故附列秋官之末。鄭以爲王臣，未審。

云「庶子八人」者，賈疏云：「庶子者，蓋亦主采地之諸子。今在府史之下，蓋官長所自辟除也。」案：賈說非也。庶子者，蓋都家貴族之子弟未命而在官者。若《左》昭二十七年傳，楚沈尹戌帥都君子二是也。未命則與庶人在官者同，故敘於府史之後，徒之前，當胥之處。《大射儀》：「賓受爵于筵前，宰胥薦脯醢，賓升筵，庶子設折俎。」彼庶子與宰胥爲聯事，亦以其職略相等也。鄭彼注以爲夏官之諸子，非也。疏以此庶子爲主采地之諸子，疑涉彼注而誤。詳《宮伯》及《諸子》疏。注云「此王之士也，使主都家之國治，而命之朝大夫云」者，賈疏云：「此云每國上士二人，是王朝之士。以其主采地之國治，事重，則名之曰朝大夫云。畿內三等采地，地雖有百里、五十里、二十五里，摠謂之國，若《王制》云九十三國也。」吳廷華云：「此居朝廷而掌都家之治者曰朝大夫，猶邑宰而曰邑大夫云爾。」詒讓案：此國當專指大都三公及王子弟之采地言之，與《王制》之國爲三等采地之通稱者異。此官亦非王朝之士，鄭、賈說並誤。

都則，中士一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庶子四人，徒八十人。都則，主都家之八則者也。當言每都，如朝大夫及都司馬云。【疏】「都則中士

「人」者，此都謂小都，卿之采地，其家邑大夫之采地亦兼有之。俞正燮謂都則中士一人，即每都置朝大夫一人，云「《序官》文每國爲一句，都爲一句，言國與都之朝大夫，其人不同，其職掌同也。朝大夫者，如言山衡、林衡、川衡、澤虞；每國者，如言大山、大林麓、大川、大澤、大藪；都者，如言中山、小山，中林麓、小林麓，中川、小川，中澤、中藪、小澤、小藪也。其職皆兼國都言之。今別都則爲一官而闕其職掌，則朝大夫之職掌與序官不相應，故知注說失之。」案：俞說是也。此即小都之私臣爲朝大夫者，故爵降於大都之朝大夫一等也。此經當與前朝大夫爲一條，鄭分爲二，失之。注云「都則主都家之八則者也」者，鄭以都則爲官名，故取大宰八則治都鄙爲釋。云「當言每都如朝大夫及都司馬」者，鄭既謂都則是官名，則每都各有此官，故據朝大夫言每國中下士若干人，與《夏官·都司馬敘官》言每都上中下士若干人之例，擬於官名下補「每都」二字也。

都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家士亦如之。都家之士，主治都家吏民之獄訟，以告方士者也。亦當言每都。

【疏】都士者，此下並都家掌刑之官，以其家臣受命於王者，故不屬方士，而附秋官之末。云「家士亦如之」者，唐石經跳行別爲一經，宋蜀本、建附釋音本、岳本、嘉靖本同。今從注疏本，注亦以都家并釋，則鄭本不分爲兩經明矣。此亦每家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喪服》卿大夫家臣有室老有士。注云：「士，邑宰也。」與此家士異。右秋官之屬，卿一人，中大夫四人，下大夫八人，上士二十六人，中士百六十四人，下士二百五十一人，府七十人，史百五十九人，胥百六十五人，徒二千二百八人，賈四人，五隸六百人，凡正官自卿至庶人，總三千六百六十人。此外朝大夫，每國上士一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庶子八人，徒二十人。都則，依鄭注每都中士一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庶子四人，徒八十人。都士，每都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家士，每家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皆有員數無總數，不可計。大凡可計者，總三千六百六十人。注云「都家之士，主治都家吏民之獄訟，以告方士者也」者，都士主治大都小都王子弟公卿采地之獄訟，家士主治家邑大夫采地之獄訟也。賈疏云：「此官雖闕，以其稱士，則知主獄。必知王家不置都士

而云都家之士者，以其都司馬使王臣爲之，家司馬家自置司馬，以司馬主軍事重，故王置都司馬，此刑事輕於軍，故都家王皆不置都士，但已有方士主其獄，故使都家之士以獄告也。」案：都司馬亦家臣，賈說非是。又賈《夏官·敘官》疏以此都士、家士爲王臣，尤與此疏說迂，詳彼疏。《方士職》云：「凡都家之士所上治則主之」，故知以告方士也。云「亦當言每都」者，謂當如朝大夫、都司馬例也。

## 周禮正義卷六十六

## 大司寇之職，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

邦國，詰四方，典，法也。詰，謹也。《書》曰：「王秬荒，度作詳刑，以詰四方。」【疏】，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者，三典、五刑等，並刑官之官法也。《大宰》六典，「五曰刑典，以詰邦國，以刑百官。」此云，佐王刑邦國，詰四方者，互文以見義也。注云，典，法也者，

《大宰》注同。云「詰，謹也」者，《布憲》注同。《說文·言部》云：「詰，問也。」《大宰》注云：「詰，禁也。」案：「問，問禁止其爲非，卽謹敕之義。」《書·周官》孔疏引馬融注云：

「詰猶窮也，窮四方之姦也。」《漢書·刑法志》云：「昔周之法，建三典以刑邦國，詰四方。」顏注云：「詰，責也。字或作詰。詰，謹也，以刑治之令謹敕也。」案：顏所見或本與此經異，詰謹訓本《爾雅·釋言》。《易·姤象傳》云：「后以施命詰四方。」《易釋文》云：「鄭作詰，止也。」詰詰形近，義亦得通。《月令》「詰誅暴慢」，注謂問其罪窮治之，窮問

與謹止，義亦相成，鄭各據一偏爲釋耳。引《書》曰「王秬荒，度作詳刑，以詰四方」者，舊本「秬」並作「耄」，今依蜀石經正。宋蜀大字本、董本、宋注疏本並作「耗」，卽「耗」之俗。《呂刑》云：「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詰四方。」僞孔傳云：「言呂侯見命爲卿，時穆王以享國百年，耄亂荒忽，度時世所宜，訓作贖刑，以治天下四方之民。」此引「耄」作「耗」，又「刑」上有「詳」字，並與僞孔本異。耗，《釋文》作「旄」，宋附釋音本、岳本同。阮元云：「《羣經音辨·禾部》引《書》「王秬荒」，鄭康成讀，蓋賈氏所據。北宋本《釋文》作「耗，荒也」，今《釋文》作「旄荒」，非。」治讓案：《司刺》經注，耄亦作「旄」，並蔓之段字，詳《司刺》疏。詳刑，詳《大宰》疏。一曰刑新國用輕典，新國者，新辟地立君之國。用輕法者，爲其民未習於教。【疏】，一曰刑新國用輕典者，《漢書·刑法志》引此經，國「作」邦，下二句並同。注云「新國者，新辟地立君之國者，謂新建立之國。」賈疏云：「趙商問：『《族師職》曰：「四閭爲族，八閭爲聯，使之相保相受，刑罰慶賞相及。」在《康誥》曰：「父不慈，子不孝，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族師之職，鄰比相坐，《康誥》之云，門內尚寬。不知《書》《禮》是錯，未達指趣。」答曰：「族師之職，周公新制禮，使民相共勅之法

《康誥》之時，周法未定天下，又新誅三監，務在尚寬，以安天下。先後量時，各有云爲，乃謂是錯也？」若然，言周公之時，未定天下，卽是新國，更云新誅三監，假令周法先定，新誅之國亦是新國，故此云新辟地立君也。」云，用輕法者，爲其民未習於教者，《釋文》出「爲民」，無其「字」，疑所見本異。此言國既新定，其民素未習於教令，不可驟相督禁，故用輕法，以使之漸化也。二曰刑平國用中典，

平國，承平守成之國也。用中典者，常行之法。【疏】注云

「平國，承平守成之國也」者，謂立國日久，承平無事者也。

云，用中典者，常行之法者，謂得輕重之中，其法可以常行，卽司刑所掌是也。故《漢·刑法志》云：「五刑：墨罪

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剕罪五百，殺罪五百，所謂刑平

邦用中典者也。《書·立政》云：「茲式有慎，以列用中

罰。」僞孔傳云：「中罰，不輕不重。」與此用中典義同。一

曰刑亂國用重典。亂國，篡弑叛逆之國。用重典者，

以其化惡伐滅之。【疏】注云「亂國篡弑叛逆之國」者，弑，

《釋文》作「殺」，云「本亦作弑」。案：《漢書·刑法志》顏

注，《羣書治要》注亦並作「殺」，殺卽弑之譌字，詳《大司馬》

疏。篡弑，謂侯國君臣自相篡弑。叛逆，謂諸侯叛上，若管

蔡之類。賈疏謂若臧紇叛魯，非也。云，用重典者，以其化

惡伐滅之者，謂兵刑同原，重典卽征伐之事。若其國政教

大亂，民亦化而爲惡，則用重典伐滅其人，以其非中典所能

治故也。《漢·刑法志》云：「周道既衰，穆王眊荒，甫侯度

時作刑，以詰四方。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髡罰之屬五

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蓋

多於平邦中典五百章，所謂刑亂邦用重典者也。案：《呂

刑·五刑之數，雖多於《司刑》五百章，然宮及大辟數皆遞

減，惟劓墨倍加，故《司刑》賈疏謂《呂刑》減重入輕，夏刑輕

於周。班氏以《司刑》爲中典，而以《呂刑》爲重典，似失之。

但依《漢志》說，則刑亂國五刑皆加重，與鄭伐滅之說不同，

而於經義尤合。吳廷華亦云：「三典皆以施於民者言之，

亂國民心乖亂，非重典不足以懾服，《呂刑》所謂刑罰世輕

世重。鄭以五刑之屬三千爲重典，五刑之屬二千爲輕典是

也。此注乃以伐滅訓重典，則與經義不符。《大司馬》云：

「賊賢害民則伐之，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非凡民俱伐滅

之也。」案：吳說是也。以五刑糾萬民，刑亦法也，

糾猶察異之。【疏】以五刑糾萬民者，謂糾萬民之惡，而

分別施五者之刑也。注云「刑亦法也」者，《爾雅·釋

詁》云：「刑，法也。」言亦者，與上三典同義。賈疏云：「此

五刑與尋常正五刑墨劓之等別，刑亦法也。此五刑者，或刑之中而含五，或此五刑全不入五刑者。一云，糾猶察異之者，《小宰》注云：「糾猶察也。察異之，謂察其善惡而別異之。」案：《司諫》云「掌糾萬民之德」，則糾者兼善惡之辭。但此官掌刑，所糾者似以察惡爲重，詳後疏。一曰

野刑，上功糾力；功，農功。力，勤力。【疏】「一曰

野刑」者，《甸師》注云：「郊外曰野。」謂六遂以外田野之刑。注云「功農功，力勤力」者，賈疏云：「以其言野，

則國外，若《鄉大夫》云「野自六尺」之類。既言在野爲功，故知功是農功，力，勤力也。論讓案：《國語·周語》云：

「稷則徧戒百姓，紀農協功，曰：陰陽分布，雷震出滯，土不備舉，辟在司寇。」《呂氏春秋·上農》篇云：「若民不力田，

墨乃家畜。」卽上功糾力之刑也。一曰軍刑，上命糾

守；命，將命也。守，不失部伍。【疏】「二曰軍刑」者，謂

師田軍旅之刑。《說文·耳部》引《司馬法》云：「小罪聒，

中罪聒，大罪聒。」所謂軍刑也。注云「命，將命也」者，葉鈔

本《釋文》作「將令」。賈疏云：「以其在軍，棚外之事，將軍

裁之，故知命是將命也。」云「守，不失部伍」者，《左》昭二十

一年傳云：「干犢曰：不死伍乘，軍之大刑也。」賈疏云：

「軍行必有部分卒伍，故云不失部伍也。」二曰鄉刑，上德糾孝；德，六德也。善父母爲孝。【疏】「三曰鄉刑」

者，鄉卽六鄉，謂鄉里之刑。《大司徒》云：「以鄉八刑糾萬

民，一曰不孝之刑，二曰不睦之刑，三曰不姻之刑，四曰不

弟之刑，五曰不任之刑，六曰不恤之刑，七曰造言之刑，八

曰亂民之刑。」卽其目也。注云「德，六德也」者，賈疏

云：「謂在鄉中之刑。《大司徒》云，以鄉三物教萬民，一曰

六德，知、仁、聖、義、中、和。既言在鄉，故知德是六德，教

民者，非教國子三德、咎繇九德者也。」云「善父母爲孝」者，

《爾雅·釋訓》文。《大司徒》正義同。八刑以不孝爲首，故

云糾孝。四曰官刑，上能糾職；能，能其事也。

職，職事修理。【疏】「四曰官刑」者，《士師》「官禁」注云：

「官，官府也。」大宰以八灋治官府，七曰官刑以糾邦治，此

與彼爲官聯也。《書·舜典》云「鞭作官刑」，義亦與此同。

《墨子·非樂》篇云：「湯之官刑有之曰：其恒舞於宮，是

謂巫風，其刑，君子出絲二衛。」此古官刑之一端。注

云「能，能其事也」者，大宰注云：「能，多才藝者。」同

諫云：「辨其能而可任于國事者。」《司士》云：「以能詔

事，是能卽謂多才藝，堪任事者也。」云「職，職事修理者，

廣雅·釋詁云：「職，事也。」職事脩理，謂課舉其當官之職事，故大宰以官刑糾邦治。又宰夫云：「掌治灋以考百官府、羣都縣鄙之治，乘其財用之出入，凡失財用、物辟名者，以官刑詔冢宰而誅之。」即此糾職之事也。五曰

國刑，上愿糾暴。愿，愨愨也。暴，當爲恭字之誤

也。【疏】「五曰國刑，上愿糾暴」者，暴，經例用古字當作「競」，此職作「暴」，鄭破爲「恭」，則漢時經本已如是，《誨士》、《小行人》、《禁暴氏》並同，皆與例不合，詳《地官·敘官疏》。《士師》「國禁」注云：「國，城中也。」此國刑亦謂城郭中塵里之刑也。《小宰》有官刑、司市有市刑，此並無之，蓋亦昧於國刑矣。注云：「愿，愨愨也」者，說文·

心部：「愿，愨，愨，並訓謹也。」《廣雅·釋言》云：「愿，愨也。」是愿兼愨慎二義。云：「暴當爲恭字之誤也」者，賈疏云：「一知爲恭不作暴者，以上四刑皆糾察其善，不糾其惡，以類言之，故知是恭。恭又似暴字，故云字之誤也。」吳廷華云：「一上功，上命，上德，上能，上愿，俱是當嘉尚者。糾力，糾守，糾孝，糾職，糾暴，與上五者相反，糾則有刑，故上曰五刑耳。是所謂糾力、糾守、糾孝、糾職者，糾其不力、不守、不孝、不職也。糾暴，則直糾其暴而已。」俞樾亦駁賈

云：大司徒以鄉八刑糾萬民，一曰不孝，二曰不睦，三曰不嫺，四曰不弟，五曰不任，六曰不恤，七曰造言，八曰亂民。是所糾皆是不善者。州長云：「正月之吉，各屬其州之民而讀法，以考其德行道藝而勸之，以糾其過惡而戒之。」明言糾其過惡，不得云糾察其善，不糾其惡也。案：王安石、王昭禹、李鍾倫並讀暴如字，即吳、俞說所本，於義爲長。司市所屬市官有司競，掌禁競亂，即國刑之小者。《荀子·王制篇》云：「抑愿禁悍，而刑罰不過。」又《議兵篇》云：「暴悍勇力之屬，爲之化而愿。」即此上愿糾暴之事也。以圜上聚教罷民，圜上，獄城也。聚罷民其中，困苦以教之爲善也。民不愨作勞，有似於罷。【疏】「以圜上聚教罷民」者，此治司圜所掌過失之罷民，有罪而未入五刑者，與司救爲官聯也。注云：「圜上，獄城也」者，《司救》注同，詳《大司徒疏》。云：「聚罷民其中，困苦以教之爲善也」者，《國語·齊語》管子曰：「罷士無伍，罷女無家，夫是故民皆勉爲善。」案：此罷民聚教之在圜上，則當在近圜上之地役作之，不入司空。賈疏謂夜入圜上，晝則役之司空，誤。互詳《司救疏》。云：「民不愨作勞，有似於罷」者，釋罷民之義。《釋文》云：「愨，《尚書》作啓，又作昏，皆訓強。」案：《尚書·盤庚》云：「惰農自安，不昏作勞，不服田畝，



越其罔有黍稷。彼《釋文》云：「昏，馬同，本或作啓。」孔疏云：「鄭玄讀昏爲啓，訓爲勉也。」案：鄭此注正用《盤庚》文。啓、昏、啓、聲義並通。陸訓強者，本僞孔傳義。罷與疲同，《羣書治要》引此經注並作疲。《國語·齊語》韋注云：「罷，病也，無行曰罷。」《管子·小匡》篇尹注云：「罷，謂乏於德義者。」荀子·非相篇云：「君子賢而能容罷，知而能容愚。」又《王霸篇》云：「無國而不有賢士，無國而不有罷士。」又《成相篇》云：「曷謂罷，國多私；曷謂賢，明君臣。」楊注云：「罷，讀曰疲，謂弱不任事者也。」《說苑·君道》篇云：「賢者進以顯榮，罷者退而勞力。」案：荀、劉並以賢與罷相對爲文，則凡人之不賢者通謂之罷，謂其窳惰無行，若《盤庚》所謂「不啓作勞」。是人之疲病者，亦謂之惰游，《玉藻》云：「垂綏五寸，惰游之士也。」注云：「惰游，罷民也。」《中論·譴交》篇云：「古之立國也，有四民焉，不勤乎四職者，謂之窮民，役諸圜土。彼窮民卽此罷民，散文得通。不勤四職，亦卽「不啓作勞」之義也。凡害人者，寘之圜土而施職事焉，以明刑恥之。害人，謂爲邪惡已有過失麗於法者。以其不故犯法，寘之圜土繫教之，庶其困悔而能改也。寘，置也。施職事，以所能役使之者，謂於近圜土之處，收聚罰作之，所役無定事，依其

役使之。明刑，書其罪惡於大方版，著其背。【疏】注云「害人，謂爲邪惡已有過失麗於法者，以其不故犯法，寘之圜土繫教之，庶其困悔而能改也」者，鄭意下經嘉石之罷民，云未麗于法；此經無文，明爲已麗于法，卽麗於五刑之法。蓋此過失罷民，所犯雖輕，然已入五刑下服之科；其所以不遽施刑者，以其出於過失，於情尚可原，故免其刑而以職事罰作之，以示懲艾，且冀其悔而自改也。賈疏云：「案《司救職》云：「凡民之有寘惡者，三讓而罰，三罰而士加明刑，恥諸嘉石，役諸司空。」卽此下文者是也。此謂語言無忌，<sup>①</sup>侮慢長老，過淺，直坐之嘉石，不入圜土者也。彼下文又云：「其有過失者，三讓而罰，三罰而歸於圜土。」此謂抽拔兵劍，誤以傷人，罪重，不坐嘉石，徑入圜土。此罷民本無故心，直是過誤，比入五刑者爲輕，比坐嘉石者爲重，故云已麗於法，麗於法是入圜土者也。」云「寘，置也」者，《毛詩·魏風·伐檀》傳文。段玉裁云：「寘者寘之譌。」《說文》：「寘，塞也，从穴貞聲。」《東山》箋云：「古者聲寘填廩同。」因毛訓置，讀之歧反，非也。」云「施職事以所能役使之者，謂於近圜土之處，收聚罰作之，所役無定事，依其

① 「語言」原倒，據楚本乙。

所能任之事役使爲之。此役使與後篇石罷民略同，但彼罪輕，隸於司圜，此罪重，隸於司圜，刑官之法嚴於事官也。《毛詩·小雅·正月》傳云：「古者有罪，不入於刑，則役之圜上，以爲臣僕，是也。」案：毛說亦謂役之在圜上，足正賈疏役司圜之誤。此圜上所役刑人，亦謂之胥靡。《墨子·尚賢》下篇云：「傳說居北海之洲，圜土之上，衣褐帶索，庸築於傅巖之城。」《呂氏春秋·求人篇》、《史記·殷本紀》並說傳說爲胥靡，築於傅巖。《書·說命》偽孔傳則謂傳說代胥靡刑人，築護傅巖之道。《莊子·則陽篇》亦有胥靡築城之語。《莊子釋文》引司馬彪云：「胥靡，刑徒人也。」以《墨子》與《呂覽》、《史記》參合攷之，則圜土謂作即胥靡之刑，施職事亦即任庸築道涂之役矣。又《墨子·天志》下篇說係累俘虜云：「丈夫以爲僕圜胥靡，婦人以爲舂舂。」此與《司厲》盜賊之奴人罪隸舂槁事相類。若然，圜上胥靡亦與罪隸略同，故《毛詩傳》云「以爲臣僕」。但此役於司圜，與罪隸役於司隸二者微異耳。云「明刑，書其罪惡於大方版，著其背一者，即《司救》注所云「書其哀惡之狀，著之背也」。方版，詳《內史》疏。其能改者，反于中國，不齒二年；反於中國，謂舍之還於故鄉里也。《司圜職》曰：「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不齒

者，不得以年次列於平民。【疏】注云：反於中國，謂舍之還於故鄉里也者，反於舊本誤，于今據蜀石經正，注例皆作於也。《士冠禮》注云：「反，還也。」俞樾云：「中國者，國中也。昭二十五年《公羊傳》云「非中國之禽也」，哀十四年傳曰「非中國之獸也」；《國語·吳語》曰「必不須至之會也，而以中國之師與我戰」。凡言中國者，並猶國中也。」案：俞說是也。鄭意此反中國，對出圜上言之，謂罷民本所居鄉里若國邑之中也。鄉里即六鄉之里，六鄉與城郭地相比，故經云國中，鄭即以鄉里釋之。蓋鄉上六鄉之獄在國中，圜土雖與獄異，亦當於國中爲之。中國猶言國中，反于中國，謂舍出圜土，任其往來於國中也。賈疏引《舜典》有五宅三居，謂彼不在中國，則似以中國對外域言之，非鄭指也。引《司圜職》已下者，賈疏云：「見舍之遠近。」云「不齒者，不得以年次列於平民」者，《詩·鄘風·蟋蟀》箋云：「不齒者，不與相長稚。」《廣雅·釋詁》云：「齒，年也。」謂不得與平民以年齒相列敘，即《齊語》所云「罷士無伍」也。《王制》說「不帥教者，屏之遠方，終身不齒」，注云：「齒猶錄也。」錄亦謂以年次相列敘，與此注義相成也。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出謂逃亡。

【疏】「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者，圜土罷民未入刑，以其

怙惡不悛，又擅出鬪上，則入於大辟，明其罪加重，故施以刑也。

注云：出謂逃亡者，謂繫期未滿，未當舍而擅

逃亡出鬪上者也。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於朝，

然後聽之。訟，謂以財貨相告者。造，至也。使訟者兩

至，既兩至，使人束矢乃治之也。不至，不入束矢，則是自

服不直者也。必入矢者，取其直也。《詩》曰：「其直如矢。」

古者一弓百矢，束矢其百个與？【疏】「以兩造禁民訟，入

束矢於朝，然後聽之」者，於經例當作「于」，石經及各本並

誤。賈疏云：「此并下二經，論禁民獄不使虛誣之事。言

禁者，謂先令人束矢，不實則没人官，若不入，則是自服不

直，是禁民省事之法也。論讓案：《國語·齊語》云：「索

訟者，三禁而不可上下，坐成以束矢。」韋注云：「索，求也，

求訟者之情也。三禁，禁之三日，使審實其辭也。而不可

上下者，辭定不可移也。坐成，訟獄之坐已成也。則訟者

坐成，以束矢入於朝，乃聽其訟。」管子·中匡篇云：「軍

無所計而訟者，成以束矢。」又小匡篇云：「無坐抑而訟

獄者，正三禁之，而不直，則入束矢以罰之。」並禁訟入束矢

之遺制。據管子所云，蓋訟未斷之先，則令兩人束矢，既

斷之後，則不直者，没人其矢以示罰，其直者則還其矢，故

《淮南子·汜論訓》云：「齊桓公令訟而不勝者出一束箭，明勝者不失矢矣。」

注云：訟謂以財貨相告者」者，《大司

徒》注云：「爭財曰訟。」賈疏云：「以對下文獄，是相告以

罪名也。此相對之法。若散文則通，是以衛侯與元咺訟，

是罪名亦曰訟。」黃度云：「小曰訟，大曰獄。」案：黃說是

也。鄭說訟獄之義，於經無塙證。《小司徒》云：「民訟，地訟，

不必皆爭財也。」《士師》云：「凡以財獄訟者，正之以傅別約

劑，則爭財亦曰獄矣。」《詩·召南·行露》次章云：「何以速

我獄？」末章云：「何以速我訟？」非一爭罪、一爭財也。凡獄

訟對文者，皆訟小而獄大，本無爭財爭罪之別。蓋凡以小

事相爭者，所競既小，其罪甚輕，不必具要辭，直身至官質

之而已，故經云：「以兩造禁民訟。」明訟者身兩至即足聽斷

也。以大事相告者，所論既大，其罪較重，則不徒身至官，

必兼具要辭，以備反覆抵冒，故下經云：「以兩劑禁民獄。」明

其必先入要辭文字，不徒身兩至而已也。然則獄訟者，以

其事之大小為異，束矢之人輕於鈞金，亦其證矣。云：「造，

至也」者，《司門》注義同。《書·呂刑》云：「兩造具備，師聽

五辭，僞孔傳亦同鄭義。」云：「使訟者兩至者，謂相與訟者

兩人同至也。」《呂刑》僞孔傳說兩造云：「兩謂囚證。」則謂

記·周本紀集解引徐廣云：「造一作遭。」《說文·日部》云：「營，獄之兩曹也，在廷束。」造、曹、遭，並聲近字通。蓋就訟者人兩至言之，則曰造；就其聽訟之地言之，則曰曹。在廷束，蓋即謂外朝之左，近嘉石之地也。云「既兩至，使人束矢乃治之也，不至不入束矢，則是自服不直者也」者，《齊語》韋注云：「兩人訟，一人入矢，一人不入則曲，曲則服。入兩矢乃治之。與此義同。云「必入矢者，取其直也」者，欲其訟無枉曲。《齊語》韋注云：「矢取往而不反也。」說與鄭異。引《詩》曰「其直如矢」者，《小雅·大東》文。毛傳云：「如矢，賞罰不偏也。」引之者，證矢取直義。云「古者一弓百矢」者，賈疏云：「《尚書·文侯之命》『平王賜晉文侯，及僖二十八年襄王賜晉文公，皆云「彤弓一，彤矢百」，故知一弓百矢。」云「束矢其百个與」者，《說文·束部》云：「束，縛也。」《漢書·刑法志》顏注云：「个讀曰箇。箇，枚也。」案：百个謂以矢百枚，聚縛爲一束。《司弓矢》注云「每弓者一箇百矢」，則鄭意束矢卽一箇之矢也。賈疏云：「彼是所賜，此乃入官，約同之，故云「與」以疑之。」《泮水》詩云「束矢其搜」，毛云：「五十矢爲束。」彼鄭從之者，彼或據在軍矢數，與受賜者異，故從毛傳也。《詩·魯頌·泮水》孔疏云：「荀卿《議兵》云：「魏氏武卒，衣三屬之甲，

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箇。」是一弩用五十矢。荀則毛氏之師，故從其言，以五十矢爲束也。一詒讓案：束矢之數，毛與鄭不同，鄭箋《詩》不破毛，則鄭亦自無定說。至毛鄭之後異義，復有二家。《齊語》韋注云：「十二矢爲束」，《淮南子·汜論訓》高注，亦云「箭十二爲束也」。此據《漢書·匈奴傳》云：「一弓一矢，張矢四發。」顏注引服虔云：「發，十二矢也。」韋昭云：「射禮，三而止，每射四矢，故以十二爲一發也。」案：高韋說束矢數似太少，又《鄉射》、《大射》二禮，並以四矢爲束，則爲數尤少，皆非此經義。以兩劑禁民獄，入鈞金，三日乃致于朝，然後聽之。獄，謂相告以罪名者。劑，今券書也。使獄者各齎券書，既兩券書，使人鈞金，又三日乃治之，重刑也。不券書，不入金，則是亦自服不直者也。必入金者，取其堅也。三十斤曰鈞。【疏】「入鈞金，三日乃致于朝，然後聽之」者，此亦謂獄未斷之先，兩人鈞金，既斷之後，則不直者沒入金以示罰，直者仍還其金。故《易·噬嗑》爲獄訟之象，其九四《爻辭》云「得金矢」，又六五云「得黃金」，卽謂訟得直而歸其鈞金束矢也。注云「獄謂相告以罪名者」者，《大司徒》注云：「爭罪曰獄。今案：獄者，訟之大者也，不必告以罪名，詳

前疏。云「劑今券書也」者，《司約》注義同。《小宰》注云：「質劑，今之券書也。」賈疏云：「《小宰》云：『聽買賣以質劑。』《質人》云：『大市以質，小市以劑。』鄭《小宰》注云：『簿書之最目，獄訟之要辭，皆曰契。』則劑謂券書者，謂獄訟之要辭，若王叔氏不能舉其契是也。」案：賈說是也。劑即獄訟之要辭，蓋與今簿獄之責具結狀略相類。此劑爲獄要，猶《遂人》之下劑致甿爲役要，雖爲券書，而與《小宰》、《司市》、《質人》之「質劑」，《司盟》之「約劑」並異也。云「使獄者各齋券書，既兩券書，使人鈎金，又三日乃治之，重刑也」者，賈疏云：「此聽爭罪之事，與上聽訟有異。此則各遣持劑之書契，又入金不入矢，三日乃致於朝者，皆謂以獄事重於訟事，故鄭云重刑也。」治讓案：既兩券書，入鈎金，仍不即治之，必待三日者，容其自審計，或悔而輟訟，則可勿治也。云「不券書，不入金，則是亦自服不直者也」者，義亦與不入束矢同。云「必入金者，取其堅也」者，物之堅者莫如金，故取其義，欲其不虛薄也，與矢取直義相成。此金與後《職金》之金罰並謂銅，詳彼疏。云「三十斤曰鈎」者，《臬氏》注義同。《說文·金部》云：「鈎，三十斤也。」《小爾雅·廣衡》云：「斤十謂之衡，衡有半謂之秤，秤二謂之鈎。」《淮南子·天文訓》云：「三十日爲一月，故三十斤爲鈎。」

一鈎。《漢書·律厯志》云：「鈎者，均也。陽施其氣，陰化其物，皆得其成就平均也。三十斤爲鈎者，一月之象也。」並鄭所本。《呂刑》五罰最輕者墨，罰百鍰。依《治氏》注，鍰爲六兩大半兩。則百鍰爲金四十一斤十兩大半兩。此治獄人鈎金，未入五刑，故視墨罰尚減四分之一也。《治氏》注又引東萊或以大半兩爲鈎，則漢時俗語，非此經之義。又《管子·小匡》篇云：「管子制小罪入金鈎分，宥薄罪人以半鈎。」尹注亦用鄭義。《國語·齊語》作「小罪譴以金分」，韋注云：「小罪不入於五刑者，以金贖，有分兩之差。」《淮南子·汜論訓》云「有輕罪者，贖以金分」，高注亦云「以金分出金贖罪，輕重有分兩也」。案：據《小匡》文，則齊罰金有一鈎半鈎之差，故亦謂之金分。此經治獄入金，則正以一鈎爲度，抑或兼用金分之制，要倍半皆以鈎計，於文亦得通也。以嘉石平罷民，嘉石，文石也。村之外朝門左。平，成也。成之使善。【疏】「以嘉石平罷民」者，此治衰惡之罷民，罪輕於入圜土者。亦與司救爲官聯也。以朝上所掌嘉石平罷民，肺石達窮民，事相次，故不與「圜土聚教罷民」文相屬。注云「嘉石，文石也」者，《說文·豆部》云：「嘉，美也。」賈疏云：「以言嘉，嘉善也。有文乃稱嘉，故知文石也。欲使罷民思其文理，以改悔自

脩。「云，封之外朝門左」者，封，賈疏述注及蜀石經並作「樹」，嘉靖本同。宋附釋音本、明放岳本、宋注疏本並作「封」。案：《說文·木部》樹，籀文作「封」，又《豈部》云：「封，立也。」經注例，凡樹字咸不從籀文，而《瓶人》、《廬人》注並有封字，此注疑當與彼同。但宋本作「封」，與《釋文》合，今姑從之。外朝門左，謂庫門外外朝之東，即《朝士》云「左嘉石」是也。云「平，成也」者，《大司馬》注同。云「成之使善」者，猶上圜土聚教罷民，亦教之爲善，使有所成也。凡萬民之有罪過而未麗于灋，而害於州里者，桎梏而坐諸嘉石，役諸司空。重罪旬有三日坐，替役；其次九日坐，九月役；其次七日坐，七月役；其次五日坐，五月役；其次三日坐，三月役。使州里任之，則宥而舍之。有罪過，謂邪惡之人所罪過者也。麗，附也。未附於法，未著於法也。木在足曰桎，在手曰梏。役諸司空，坐日訖，使給百工之役也。役月訖，使其州里之人任之，乃赦之。宥，寬也。【疏】「凡萬民之有罪過而未麗于灋，而害於州里者」者，「罪」當作「皐」，凡經例用占字作「皐」，注例用今字作「罪」，前四篇並如是。惟《秋官》、《冬官》二篇

經並作「罪」，疑傳寫之誤，詳《甸師》疏。上「于」字石經誤「於」，今據嘉靖本正。下「於」字亦當作「于」，石經及各本並誤。州里，據六鄉言之，即《鄉師》、《州長》之州里也。不及郊里以外者，舉近足以略遠。其六遂公邑都鄙之民，或各於長吏所治處坐役之，不必皆坐於外朝之嘉石，役於王國之司空也。云「重罪，旬有三日坐，替役」者，王念孫云：「旬有三日坐，」三「當爲二」，因下文「三日坐而誤也。替役者十二月，役以十一月，則坐當以十二日，猶下文九日坐九月役，七日坐七月役，五日坐五月役，三日坐三月役也。」案：王說是也。替，棋之俗，經通作「期」，此疑後人所改，詳《質人》疏。注云「有罪過，謂邪惡之人所罪過者也」者，邪惡輕於過失，即《司救》所云「凡民之有衰惡者」，彼注云「衰惡謂侮慢長老，語言無忌，而未麗於罪者」是也。「所罪過」，於義難通，疑當作「近罪過」，《司救》注亦云「過失近罪」。近者，未麗於罪之言也。云「麗，附也」者，《小司寇》、《鄉士》注並同。《論衡·說日篇》云：「麗者，附也。」《說文·鹿部》云：「麗，旅行也。」《艸部》云：「麗，艸木相附麗土而生也。」麗即麗之段字。《王制》云「郵罰麗於事」，注亦訓麗爲附。又《書·呂刑》云「越茲麗刑」，《詩·小雅·正月》孔疏引鄭《書注》云：「麗，施也。」施附義亦相近。云

「未附於法，未著於法也」者，此亦注用今用作「法」也。《小司寇》注云：「附猶著也。」《廣雅·釋詁》云：「麗，著也。」是麗即附，附即著也。《司刑》云：「掌五刑之灋，以麗萬民之罪。」經云未麗於法，法亦謂五刑之法。蓋前麗民入圜土者，罪已附於法，以過失不施以刑；此坐嘉石者，則尚未附於法，明其罪尤輕也。云「木在足曰桎，在手曰梏」者，《掌囚》注義同。彼《釋文》引《說文》云：「桎，手械也，所以告天。梏，足械也，所以質地。」案：今本《說文·木部》文，不及陸所引之備，許說與鄭同。賈疏云：「無正文，見《掌囚》云：『上罪桎梏而桎』，桎謂兩手共一木，桎與梏連言，故知桎在手，梏在足也。」《廣雅》云：「手間之桎械，足間之梏械。」亦是手曰桎，足曰梏。《易》志：「冷剛問：『大畜六四，童牛之牯，元吉。』」注：「巽爲木，互體震，震爲牛之足，足在艮體之中，艮爲手持木以就足，是施桎。」又《蒙》初六注云：「木在足曰桎，在手曰梏。」今大畜六四施桎於足，不審桎梏手足，定有別否？」答曰：「牛無手，故以足言之。」案：今本《廣雅·釋詁》云：「桎謂之桎，械謂之梏。」亦與賈所引異。《呂氏春秋·孟秋紀》高注云：「械在足曰桎，在手曰梏。」《左傳》莊三十年杜注義同。《山海經·海內西經》云：「危與貳負殺窺窬，帝乃桎之疏屬之山，桎其右足。」此

可證桎爲足械之說。郭氏《山海經注》則云：「桎猶繫縛也。桎，械。」與鄭說異。又《掌囚》釋文引張揖云：「參著曰桎，偏著曰梏。」《一切經音義》引《蒼頡篇》同。蓋謂手足皆著械謂之桎，手著足不著，或足著手不著，則謂之梏，與《廣雅》義復不同，未詳所據。云「役諸司空，坐日訖，使給百工之役也」者，以司空掌百工之官，故知役諸司空，謂其坐日滿訖，則罰給百工之役也。云「役月訖，使其州里之人任之，乃赦之」者，《管子·大匡》篇云：「吾權任子以死生。」尹注云：「任，保也。」以其本爲害於州里，故役月訖，必使州里之人保任其不復爲惡，乃赦之，使得相督察，禁其怙惡也。賈疏云：「仍恐習前爲非而不改，故使州長里宰保任乃舍之。」以稍輕，入鄉即得與鄉人齒，亦無垂綏五寸之事也。」案：注云州里之人，即謂士民之同居州里者，不必州里之吏也。賈說未然。云「有，寬也」者，《說文·宀部》文：「小司寇，《司刺》注並同。」以肺石達窮民，肺石，赤石也。窮民，天民之窮而無告者。【疏】「以肺石達窮民」者，此即《朝士》云：「有肺石，樹之庫門外，外朝之門有石也。」注云「肺石，赤石也」者，賈疏云：「陰陽療疾法，肺屬南方火，火色赤，肺亦赤，故知名肺石是赤石也。」必使之坐赤石者，使之赤心不妄告也。」案：賈謂五藏肺屬火

者，古尚書說也。鄭《駁異義》從今尚書說，肺屬金，則不以爲火藏。注訓肺石爲赤石者，蓋以肺色本赤，不謂五行屬火也。賈說非。五藏所屬，詳《疾醫》疏。云「窮民，天民之窮而無告者」者，據《王制》文。謂孤獨矜寡，下文「惲獨老幼」亦是也。詳《大司徒》疏。凡遠近惲獨老幼之欲有復於上而其長弗達者，立於肺石，三日，士聽其辭，以告於上，而罪其長。無兄弟曰惲。無子孫曰獨。復猶報也。上謂王與六卿也。報之者，若上書詣公府言事矣。長，謂諸侯若鄉遂大夫。【疏】凡遠近惲獨老幼之欲有復於上，而其長弗達者，於亦當作「于」，石經及各本並誤，下並同。賈疏云：「言遠近者，無有遠近，畿外畿內之民，皆有惲獨老幼之等。謂長官不肯通達審知其貧困者，故須復報於上，如此之類，是上窮民即來立於石也。」云「士聽其辭」者，吳廷華云：「士，朝士也。」云「以告於上而罪其長」者，罪，亦當作「臯」。《管子·大匡》篇云：「凡庶人欲通，鄉吏不通，七日囚；士欲通，吏不通，五日囚；貴人子欲通，吏不通，二日囚。」此即其長弗達而罪之之事。注云「無兄弟曰惲」者，《說文》無惲字，惟《兮部》云：「惲，驚辭也。重文惲，惲或从心。」惲，疑

惲之俗體。《書·洪範》云「無虐癡獨」，僞孔傳云：「癡，單無兄弟也。《說文·走部》云：「趨，獨行也，讀若癡。」案：惲癡並趨之段字。又作癡，《方言》云：「癡，特也，楚曰癡。」《小爾雅·廣義》云「寡夫曰癡」，則與「鰥」訓同，非此義。云「無子孫曰獨」者，《王制》云：「老而無子者謂之獨。」孟子·梁惠王篇說同。《釋名·釋親屬》云：「老而無子曰獨。獨，隻獨也，言無所依也。」賈疏云：「案《王制》唯云「老而無子曰獨」，今兼云孫者，無子有孫不爲獨，故兼云無孫也。」云「復猶報也」者，《宰夫》注義同。云「上謂王與六卿也」者，《司書》云「凡上之用財用，必攷于司會」，注云「上謂王與冢宰」。此遠近窮民，所眚甚廣，故知通含六卿。以王統邦國，六卿長六官，通關百職，明肺石雖掌於司寇，而經窮民所復，羣上所告，不必專屬司寇也。云「報之者，若上書詣公府言事矣」者，《後漢書·靈帝紀》李注云：「公府，三公府也。王符《潛夫論·愛日》篇云：「郡縣既加冤枉，州司不治，令破家遠詣公府。」蓋漢時民間有冤獄，得詣公府上書自言，故舉以爲況。」上書「蜀石經作「上卿書」，卿謂九卿，則與詣公府爲二事，恐誤。云「長謂諸侯，若鄉遂大夫」者，《大宰》注云：「長，諸侯也。」其鄉遂有地治之吏，亦與所屬民爲長。賈疏云：「以畿外諸侯及畿內鄉遂



大夫皆得爲長也。若然，不言三等采地之主及三公邑大夫者，在長中可知，故舉外內以包之也。」正月之吉，始和布刑于邦國都鄙，乃縣刑象之灋于象魏，使萬民觀刑象，挾日而斂之。正月朔日，布王刑

於天下，正歲又縣其書，重之。【疏】「正月之吉始和布刑

于邦國都鄙」者，自此至職末，並大司寇當官專領之職事，所謂官常也。始和，和當讀爲「宣」，詳《大宰》疏。云，乃縣

刑象之屬于象魏，使萬民觀刑象」者，凡周正，建子月朔日，大司寇布刑於天下，卽於是日縣刑象之法於象魏，使萬民觀之。刑象之法，卽上三典五刑及《司刑》五刑二千五百條之屬是也。注云，正月朔日，布王刑於天下」者，①《大

宰》布治注義同。云「正歲又縣其書」者，鄭以「乃縣刑象之灋」以下爲正歲夏正建寅月之事，與《小司寇》云「正歲則帥其屬而觀刑象」者爲一，然與經承正月之吉者不合，其說非也。亦詳《大宰》疏。云「重之」者，謂慎重其事，故既布之，又縣之。《布憲》「憲刑禁」，注云「刑者，王政所重，故屢丁寧焉」是也。凡邦之大盟約，涖其盟書，而登之

于天府，涖，臨也。天府，祖廟之藏。【疏】「凡邦之大盟約」者，《封人》注云：「大盟，會同之盟。」②賈疏云：「謂王

與諸侯，因大會同而與盟所有約誓之辭。」云「涖其盟書而登之于天府」者，將盟，涖司盟爲其盟書，既盟，則以此盟書正本登于天府藏之。《左》定四年傳說，晉文公爲踐土之盟，其載書藏在周府，可覆視也。周府卽謂王之天府矣。

注云「涖，臨也」者，《天官·世婦》注同。云「天府，祖廟之藏」者，《天府》云「掌祖廟之守藏」是也。大史、內

史、司會及六官皆受其貳而藏之。六官，六卿之官也。貳，副也。【疏】「大史、內史、司會及六官皆受其

貳而藏之」者，此與五官及大史、內史、司會爲官聯也。《大史》云：「凡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有約劑者藏焉，以貳六官。」此盟約亦邦國約劑之一也。賈疏云：「大史、內史、司會掌事皆與六卿同，故皆有副貳盟辭而藏之，擬相勘當也。」

注云「六官，六卿之官也」者，謂大宰等六官之正，大司寇卽六正之一。蓋自涖登之，復同受其貳而藏之。云「貳，副也」者，詳《小宰》疏。凡諸侯之獄訟，以邦典定之；邦典，六典也。以六典待邦國之治。【疏】注云「邦

①「王刑」原訛「五刑」，據楚本改。

②「會」原訛「明」，據楚本改。

典，六典也，以六典待邦國之治」者，賈疏云：「案《大宰職》「以典待邦國之治」，故邦國有獄訟之事來詣王府，還以邦典定之。」凡卿大夫之獄訟，以邦灋斷之；邦法，八法也。以八法待官府之治。【疏】「凡卿大夫之獄訟，以邦灋斷之」者，命上有獄訟，亦當以邦法斷之，經不及士者，文不具。

注云「邦法，八法也，以八法待官府之治」者，<sup>①</sup>此亦注用今字作「法」也。賈疏云：「案《大宰》云「以八法治官府」，是以卿大夫有獄訟，還以邦之八法斷之。若然，《大宰》有「八則治都鄙」，此不言都鄙有獄訟以八則斷之者，都鄙有獄訟，都家之士告于方士治之，故此不言也。」凡庶民之獄訟，以邦成弊之。邦成，八成也，以官成待萬民之治。故書「弊」爲「愆」。鄭司農云：「愆當爲弊。邦成，謂若今時決事比也。弊之，斷其獄訟也。故《春秋傳》曰「弊獄邢侯」。」【疏】注云「邦成，八成也，以官成待萬民之治」者，賈疏云：「《大宰》云「以官成待萬民之治」，是以庶民有獄訟，還以邦成弊之。八成者，則《小宰》云「一曰聽政役以比居，二曰聽師田以簡稽」已下是也。」云「故書弊爲愆，鄭司農云，愆當爲弊」者，徐養原云：「《說文》無愆字。此與弊皆從敝聲，故相假借。《列子·力命》篇愆懲訓

急速，《方言》云「鉗、痼、惡也」，皆非此經之義。」云「邦成，謂若今時決事比也」者，賈疏云：「皆是舊法成事品式，若今律其有斷事，皆依舊事斷之，其無條，取比類以決之，故云決事比也。」詒讓案：《王制》云「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注云：「小大猶輕重，已行故事曰比。」漢之決事比，蓋若今之事例。《漢書·刑法志》云：「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條，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決事比萬二千四百七十二事。」顏注云：「比，以例相比況也。」《後漢書·陳寵傳》云：「寵爲鮑昱撰《辭訟比》七卷，決事科條皆以事類相從。」又寵子忠《傳》云：「略依寵意，奏上二十三條，爲決事比，以省請讞之敝。」惠棟云：「《士師職》云「掌士之八成」，先鄭云：「行事有八篇，若今之決事比。」則八成謂邦約邦賊以下八事。」案：以先鄭兩注互證之，似當如惠說，然經義實不如是。蓋此邦典、邦灋、邦成，並據大宰、小宰所掌而言，以斷獄訟時，必據典法成以定其是非，而典法成則不專爲刑法設也。賈據《小宰》「八成」以釋此注，得之。先鄭似誤謂與《士師》「八成」爲一，後鄭所不從也。云「弊之，斷其獄訟也」者，明與上「邦法」文異義同。《大宰》注云：

① 「八」原訛「官」，據注文改。

「弊，斷也。」公《春秋傳》曰：「弊獄邢侯」者，《左》昭十四年傳：「晉邢侯與雍子爭鄆田，叔魚攝理，韓宣子命斷舊獄，叔魚蔽罪邢侯。」杜注云：「蔽，斷也。」此引「蔽罪」作「弊獄」，疑先鄭所見本異。《國語·晉語》說此事云：「及蔽獄之日，叔魚抑邢侯。或先鄭兼取彼文。此引之者，證弊爲斷獄訟之義。」大祭祀，奉犬牲。奉猶進也。

【疏】「大祭祀奉犬牲」者，與五官爲聯事。大司寇奉犬者，以大於五行屬金也。詳《敍官》疏。注云：「奉猶進也」。

者，《大司徒》注同。若禋祀五帝，則戒之日，涖

誓百官，戒于百族。戒之日，卜之日也。百族，謂府

史以下也。《郊特牲》曰：「卜之日，王立于澤，親聽誓命，

受教諫之義也。獻命庫門之內，戒百官也。大廟之內，戒

百姓也。【疏】「若禋祀五帝」者，天神之大祀，《大宗伯》

云：「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上帝卽五帝之一也。凡祀五

帝，與昊天上帝同用禋祀。《大宗伯》注謂五帝用實柴，與

此文語，非也。詳《大宗伯》疏。賈疏云：「禋祀五帝，謂迎

氣於四郊及摠享五帝於明堂也。治讓案：當亦兼夏至南

郊，詳《大宰》疏。云：「則戒之日，涖誓百官，戒于百族」者，

賈疏云：「謂餘官誓百官之時，大司寇則臨之；戒于百族

者，大司寇親自戒之。其百官所戒者，當大宰爲之，是以

《大宰》云：「祀五帝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故知

大宰戒百官也。若然，《大宰》云：「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

戒。」《大宰》雖云「掌百官誓戒」，戒則親爲之，<sup>①</sup>誓則掌之

而不親誓。何者？此司寇卑於大宰，此云涖誓百官，豈司

寇得臨大宰乎？故知大宰掌之。餘小官誓之，司寇臨之

也。案：易拔，王氏《詳說》並謂誓百官亦大宰親爲之，是

也。大宰誓，而大司寇涖其事，官爲聯事，不得以卑涖尊

爲嫌。賈謂大宰掌之，餘小官誓之，不足據。其地而人鬼

之大祀，亦當有涖誓百官及戒百族之事，故《大宰》說祀五

帝卜戒之事，下云「祀大神而享先王亦如之」是也。經不

編舉者，文略。注云「戒之日，卜之日也」者，《大宰》云

「前期十日，卜日，遂戒」，注云「既卜，又戒百官以始齊，是

戒與卜同日，事相因也。凡卜皆在祭前十日，詳《大宰》疏。

云「百族謂府史以下也」者，鄭意百族卽百姓，王祭祀庶民

不得與，府史以下諸庶人在官者與百姓同，故以爲釋。族

猶言屬，《國語·楚語》云：「在中軍王族而已。」韋注云：

「族，部屬也。」《左》成十六年傳云「樂范以其族夾公行」，孔

①「戒」原涉上而脫，據楚本補。

疏引劉炫云：「族者，屬也。」府史等亦百官府之屬，故亦謂之百族。賈疏云：「以其王之百姓亦同大宰成之，故知百族府史胥徒也。」引《郊特牲》云「卜之日，<sup>①</sup>王立于澤，親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者，此即郊祀成誓之事。鄭彼注云：

「澤，澤宮也，所以擇賢之宮也。既卜，必到澤宮，擇可與祭祀者，因誓勅之以禮也。」云，獻命庫門之內，戒百官也。者，彼注云：「王自澤宮而還，重相申勅也。庫門在雉門之外，入庫門則至廟門外矣。百官，公卿以下也。」賈疏云：「王自澤宮而還，入皋門，至庫門之內，大宰獻命，命即戒百官。」云「大廟之內，戒百姓也」者，大，舊本作「太」，今據宋蜀本改。內，彼文作「命」。注云：「大廟者，祖廟也。百姓，王之親也。入廟戒，親親也。」鄭引此文者，欲見戒卜同日，又見百族即百姓。然與彼注義小異。《司市》先鄭注亦以百族為百姓，與此義異而說略同。及納亨，前王；

祭之日亦如之。納亨，致牲。【疏】「及納亨前王」者，

納亨即納牲，在祭日將明時。祀五帝無二裸，祭初，未迎尸以前即迎牲，與廟享異也。前王，謂步行在王前，為道引也。云「祭之日亦如之」者，謂質明以後行正祭之事時。詳

《大宰》疏。注云「納亨，致牲」者，《小司寇》注同。《大

宰》云「及納亨，贊王牲事」，注云：「納亨，納牲，將告殺。

謂鄉祭之晨。既殺以授亨人。凡大祭祀，君親牽牲，大夫贊之。」又《充人》云「碩牲則贊」，注云：「君牽牲入，將致之，助持之也。」蓋鄉祭之晨，王親迎牲而納之於庭，乃告，致之於神而後殺，而授亨人。是既致牲，乃授亨，故通謂之納亨。實則納致之時，尚未亨也。互詳《大宰》疏。奉其

明水火。明水火，所取於日月者。【疏】注云，明水火所

取於日月者，據《司烜氏》文義，詳彼疏。賈疏云：「奉此水火者，水以配鬱鬯與五齊，火以給饔飧也。」凡朝覲

會同，前王，大喪亦如之。大喪所前或嗣王。

【疏】「凡朝覲會同，前王，大喪亦如之」者，賈疏云：「朝覲不言大，則四時朝也。會同，謂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此者皆司寇在王前，為導也。其大喪亦如之，亦導王也。」詒讓案：《小司寇》云：「大賓客，前王而辟，后世子之喪亦如之。」彼大賓客即朝覲會同，然則大司寇但前王而不辟，小司寇則前王又兼掌辟，職卑則事彌勞也。注云「大喪所前或嗣王」者，賈疏云：「以經云大喪是王喪，復云前王，明是嗣王也。言或者，大喪或是先后及王世子，皆是大喪。」

① 原脫「日」，據楚本補。

若先后及世子大喪，則王爲正王也。既言前王，明以先后世子爲正，故云或嗣王也。凡大喪之禮有三。《大宰》云「大喪，贊贈玉含玉」，《大司馬》云「大喪，平士大夫」。贈玉謂王喪。《大宗伯》云「朝覲會同，則爲上相，大喪亦如之」。注云「王、后、世子」。及此「大喪亦如之」，者容有先后及后、世子。又《宰夫》云「大喪，小喪，掌小官之戒令」。注云：「大喪，王、后、世子也。小喪，夫人以下。」然則大喪與小喪相連，則不容有王喪。案：此經凡言大喪，有專指王喪者，有關后、世子喪者，后中又兼有先后，實止二例。賈謂有三，非也。凡經大喪，無不兼王喪者，《宰夫》、《大宗伯》兩注文同。賈意似謂《宰夫》注「王后」專屬后，故云不容有王喪，非鄭悞也。又案：《小司寇》謂后、世子之喪，亦如大賓客前王而辟，則疑大司寇專掌王喪，小司寇專掌后、世子之喪，否則不宜王喪小司寇反不前王而辟也。然則此職大喪不當有后、世子，但注意未明，或如賈說耳。大軍旅，泣戮于社。社，謂社主在軍者也。鄭司農說以《書》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疏】大軍旅，泣戮于社者，《小司寇》「小師泣戮」，注云「王不自出之師」，則此大軍旅，是王自出在軍也。注云：社謂社主在軍

者也者，即《小宗伯》「大師立軍社」是也。云「鄭司農說以《書》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者，此《甘誓》文。今《書》「不作弗」，詳《小宗伯》疏。《墨子·明鬼下》篇云：「故聖王其賞也必於祖，其僇也必於社。賞於祖者何也？告分之均也。僇於社者何也？告聽之中也。」此戮必於社之義。凡邦之大事，使其屬蹕。屬，士師以下也。故書蹕作避，杜子春云：「避當爲辟，謂辟除姦人也。」玄謂蹕，止行也。【疏】「凡邦之大事」者，即《鄉士》云大祭祀、大喪紀、大軍旅、大賓客諸事，凡王親與者皆是。《小司寇》義同。云「使其屬蹕」者，蹕，《釋文》作「趕」，云「本亦作蹕」。阮元云：「《說文·走部》曰：「趕，止行也。」从走爲正字，从足爲或體。」段玉裁云：「趕，今本作蹕。惟《釋文》從走，與《說文》合。《周禮》全書蹕字，皆轉寫失其正也。」注云「屬，士師以下也」者，賈疏云：「見《士師職》云：「諸侯爲賓，則帥其屬而蹕于王宮。」注云：「諸侯來朝若燕饗時。」《士師》云帥其屬，則士師以下士、中士、下士皆蹕。知者，以此注云士師以下故也。云「故書蹕作避，杜子春云：避當爲辟，謂辟除姦人也」者，段玉裁云：「杜從作避之本，而改爲辟。」丁晏云：「小司寇「前王而辟」，先鄭云：「爲王道辟除姦人。」《士師》「王燕出入則前驅而辟」，後鄭云：

「道王且辟行人。」《孟子》「行辟人可也」，趙注：「辟除人，使卑辟尊，可爲也。」故杜君讀避爲辟。」詒讓案：《說文·辵部》云：「避，回也。」《辟部》云：「辟，法也。」辟除爲辟法引申之義，其字當作辟；辟除而使人回避，其字當作避。《左》成五年傳：「晉伯宗辟重，曰辟傳。」彼《釋文》上辟字音匹亦反，下辟字音避，最爲分析。此經字當作辟，而故書作避，義亦得通。杜以《閭人》、《小司寇》、《士師》、《鄉士》、《遂士》、《縣士》、《訝士》、《朝士》、《野廬氏》、《條狼氏》諸職並作辟，故依全經字例校定從辟，而訓爲辟除。《閭人》注云：「辟，辟行人使無干也。」云「玄謂蹕止行也」者，《閭人》注義同。段玉裁云：「鄭君從今書作蹕。《小司寇職》『大賓客前王而辟』，「凡國之大事，使其屬蹕」。辟與蹕並見，知其制不同。」案：段說是也。《閭人》云：「凡外內命夫命婦出人，則爲之辟。大祭祀喪紀之事，蹕宮門、廟門。」亦辟蹕並見。蓋辟者，唯辟除姦人，猶《祭義》云「見老者則車徒辟」，《左》成三年傳「齊侯戰敗，入國，辟女子」，皆是彼此相遇，禁其干犯，不干犯者自得行。蹕爲止行，則猶《祭義》云「八十九十者，東行西行者弗敢過，西行東行者弗敢過」。蓋凡當道者人皆不得行，二字義本異也。

### 小司寇之職，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

詢焉。一曰詢國危，二曰詢國遷，三曰詢立君。外朝，朝在雉門之外者也。國危，謂有兵寇之難。國遷，謂徙都改邑也。立君，謂無冢適遷於庶也。鄭司農云：「致萬民，聚萬民也。詢，謀也。《詩》曰「詢于芻蕘」，《書》曰「謀及庶民」。」【疏】「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者，以五官正貳通例校之，「外朝之政」上，疑當有「建邦」二字，《朝士》亦云「掌建邦外朝之灋」，是其證也。致萬民而詢，即《鄉大夫》「國大詢于衆庶之事」。賈疏云：「外朝之職，朝士專掌。但小司寇既爲副貳長官，亦與朝士同掌之耳，故云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案：下文羣吏並在內，而此經獨云致萬民者，但羣吏在朝是常，萬民不合在朝，惟在大事及疑獄乃致之，故特言之也。注云「外朝，朝在雉門之外者也」者，依後鄭五門三朝之說，三詢之外朝當在庫門之外，此云在雉門外，與《閭人》、《朝士》注說不合，疑誤沿先鄭五門雉門在庫門外之說，偶失刊易也。《玉海·禮儀》引《禮義宗》，謂天子三朝之外，別有此三詢之朝，云「雉門有兩觀，觀外亦有詢事之朝，在宗廟社稷之間」，《通典·賓禮》遂謂周制天子有四朝，蓋並爲此注所誤，不

足據也。江水云：「外朝在庫門外，無宮室，平時臣民得皆往來。」《朝士職》云：「凡得獲貨賄、人民、六畜者，委於朝，告於士，旬而舉之。」謂委於朝十日，待來識之者。是凡民皆可至外朝矣。「孔廣森云：「皋門內之庭，是爲外朝。凡民之出入城者，得由於朝。故縣法則萬民觀之，詢衆庶則萬民造之，嘉肺之石，民之罷者窮者至之。」《左傳》曰「卿喪自朝」，《奔喪》禮曰「哭辟市朝」。令朝在王宮之內，「樞衰經何由而過乎？」案：江、孔說是也。「鄭說朝制異同，詳《閭人》及《朝士》疏。云「國危謂有兵寇之難」者，《呂氏春秋·本味》篇高注云：「危，難也。」江水云：「僖十五年，晉陰飴甥言朝國人曰「孤雖歸，辱社稷，其卜貳圉」。詢立君也。定八年，衛靈公朝國人問叛晉。哀元年，陳懷公朝國人問欲與楚，欲與吳，詢國危也。」詒讓案：《左》僖十八年傳：「<sup>①</sup>邢人狄人伐衛，圍菟圃。衛侯以國讓父兄、子弟及朝衆，曰：「苟能治之，燬請從焉。」亦詢國危之事。云「國遷，謂徙都改邑也」者，《爾雅·釋詁》云：「遷，徙也。」國遷即《大卜》、《大史》所謂大遷是也。賈疏云：「謂王國遷徙，若殷之盤庚遷殷之類。若遷卿大夫都邑，不在詢限。」江水云：「盤庚出矢言，登進厥民，太王屬耆老而告，詢國遷也。」云「立君，謂無冢適，選於庶也」者，賈疏云：「冢適雙

言。案《內則》而言，謂適后所生最長者爲冢。若無冢，適后所生次冢以下爲適，則適者非一。若無適，則於衆妾所生擇立之。衆妾生非一，是以須與衆人共詢可否。」《左》昭二十六年傳云：「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卜，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占之制也。」孔疏引何休《左氏膏肓》難，年鈞以德之言云：「人君所賢，下必從之，焉能使王不立愛也。」鄭答云：「《周禮》小司寇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其三日詢立君。其位王南鄉，三公及州長百姓北面，羣臣西面，羣吏東面。小司寇以敍進而問焉。如此，則大衆之口，非君所能掩，是王不得立愛之法也。」是詢立君者，使王不立愛，所以示無私也。惠士奇云：「昭二十五年《左傳》、<sup>②</sup>王子朝與敬王爭立，求助於晉。晉欲助之，而莫知適立也，乃使士景伯洩問於周。士伯立於乾祭，而問介衆。由是遂絕子朝之使，而戴敬王，君子曰禮。夫禮，立君必詢萬民也。」案：冢適，亦詳《大卜》疏。鄭司農云「致萬民，聚萬民也」者，《大司馬》注云：「致謂聚衆也。」《周書·皇門》篇云：「百姓兆民，用罔不茂在王庭。」即外

①「八」原訛「七」，據《左傳》改。

②「五」應作「四」。

朝致萬民之事。云，詢，謀也。者，《鄉大夫》注同。引《詩》曰：「詢于芻蕘」者，《大雅·板》文。毛傳云：「芻蕘，薪采者。」鄭箋云：「有疑者，當與薪采者謀之。」案：此引之證萬民雖賤，亦在詢列也。引《書》曰：「謀及庶民」者，《洪範》文。民，舊本並作「人」，今依蜀石經正。《鄉大夫》先鄭注引同。今本作「庶人」者，後人依偽孔本改，非其舊也。引之者，亦證詢萬民之事，詳《鄉大夫》疏。其位：王南鄉，三公及州長、百姓北面，羣臣西面，羣吏東面。羣臣，卿大夫士也。羣吏，府史也。其孤不見者，孤從羣臣。鄉大夫在公後。【疏】「其位」者，此天子外朝三詢之朝位也。與《司士》治朝之朝位異。金鶚云：「小司寇與朝士同掌外朝，所言朝位皆同。《小司寇》但言羣吏而不言公侯伯子男，其文略耳。《小司寇》詳其所詢之事而略其人，《朝士》詳其人而略其所詢之事，一文亦詳略互見。」云「王南鄉，三公及州長百姓北面」者，三公北面，與《射人》、《司士》治朝朝位同，亦以爵貴特尊之，使正與王相對也。賈疏云：「案《郊特牲》：『君之南鄉，答陽之義也；臣之北面，答君也。』」公，臣中之尊，北面屈之，答君之意。一案：賈以北面爲屈，說本崔靈恩，其義未塙，詳《司士》疏。

金鶚云：「上云『致萬民而詢』，百姓即萬民也。《朝士》則謂之衆庶。」孟子言民爲貴。外朝爲詢萬民而設，故百姓北面，正與王對，可見王者重民之意也。州長爲鄉遂之官，與民最親，率其民而至，故與民同面位。然則萬民亦鄉遂之民焉耳。注云：羣臣，卿大夫士也。者，以此三詢之

朝與《朝士》朝位同。彼云「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士在其後」，與此羣臣西面位正相當，故知羣臣即卿大夫士也。依彼經，羣臣內又當兼有孤。蓋此職統孤卿大夫士言之，故曰羣臣，《朝士》殊士於孤卿大夫言之，故別曰羣士，然則此羣臣足該彼羣士矣。《中庸》以羣臣別於大臣言之，云「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彼羣臣專據命士以下，與此異也。云「羣吏，府史也」者，《御僕》及《朝士》注義並同。金鶚云：「《小司寇》、《司刺》別羣吏於羣臣，似羣吏爲府史胥徒，不知羣臣是在朝之臣，羣吏則鄉遂都鄙之官也。總之，古者官即吏，自秦、漢以後，始謂庶人在官者爲吏，而吏與官異矣。」又云：「大宰歲終令百官府各正其治，下云『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是羣吏即百官也。小宰以官府之六敘正羣吏，又以官府之六計弊羣吏之治，宰夫掌治朝之法，敘羣吏之治，皆以百官爲羣吏。鄭注以羣吏爲府史，不知府史是庶人在官者，諸經皆謂之庶人，其職最賤，不得謂之羣



吏。一案：金氏謂羣吏非府吏是也。此職及《司刺》之羣吏，皆與羣臣對文，《朝士》之羣吏亦對孤卿大夫及羣士言之，則羣臣者，朝廷官府有職事之官也；羣吏者，鄉遂公邑都鄙之吏有地治之官也。《大司馬》注云：「羣吏，鄉師以下。」《小司徒》云：「六鄉四郊之吏。」《鄉大夫》云：「六鄉之吏。」《族師》云：「四閭之吏。」《黨正》、《遂大夫》並云：「帥其吏」，即此所謂羣吏也。《文王世子》注亦云：「羣吏，鄉遂之官」，義正與此同。若《太宰》、《小宰》諸職之羣吏，則通大小內外羣臣言之，與此異也。互詳《太宰》疏。外朝之位，依《朝士職》，東面尚有諸侯羣吏從諸侯之後者，以其分地治民與諸侯同，且與羣臣別內外也。州長亦羣吏，而在三公後北面者，以其領百姓也。云：「其孤不見者，孤從羣臣」者，賈疏云：「案《射人》及《司士》，孤位皆西方東面北上，今此獨在東方西面，從羣臣之位者，孤無職，尊之如賓，恒在西。但此三詢之朝，即朝士所掌之位。」案《朝士》外朝云：「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羣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以此故知孤從羣臣之位。《曲禮》孔疏云：「外朝，孤與士辟諸侯，故就東方西面同其位。」金鶚云：「孤卿皆大臣，鄭既以卿爲羣臣，則孤亦可謂羣臣，何謂不見乎？」

案：金說是也。云：「鄉大夫在公後」者，「鄉」，舊本並誤「卿」，今依宋注疏本正。賈疏云：「以州長衆鄉之屬在公後，又二鄉公一人，明鄉大夫亦在公後可知也。每鄉大夫皆別命卿爲之，六卿別也。」案：鄭、賈意，州長在三公後，則自鄉大夫以下鄉遂之吏，並在三公後，故《朝士》注云：「州長，鄉遂之官」，蓋謂經舉州長，實闢衆鄉遂官也。今案：鄉遂都鄙之吏，即所謂羣吏。東面，則鄉大夫自當與羣吏同東面，不在公後。若果鄉大夫亦在公後，則經何不以鄉大夫領百姓，而顧特舉州長乎？鄭、賈說亦失之。小司寇擯以敘進而問焉，以衆輔志而弊謀。擯，謂揖之使前也。敘，更也。輔志者，尊王賢明也。【疏】：小司寇擯者，擯，葉鈔《釋文》作「賓」，注同。案：賓即擯之借字，詳《大宗伯》疏。注云：「擯謂揖之使前也者，擯，擯之或體。」《大宗伯》「王命諸侯則擯」，注云：「擯，進之也。」此義與彼同。賈疏云：「此既在朝立定而問之，明擯者無別相見之禮，故知以次一揖之使前問之。」云「敘，更也」者，經例用古字作「敘」，注例用今字當作「序」，此疑後人誤以經改注也。《說文·支部》云：「敘，次第也。」《廣雅·釋詁》云：「更，遞也。」謂自三公以下，各以爵秩尊卑

次第更遞進而問之。云：輔志者，尊王賢明也者，《孟子·梁惠王》篇，齊宣王曰：「願夫子輔我志。」謂以衆論輔助王之志慮，贊其斷決，即使衆尊王賢明，示不專己也。以五

刑聽萬民之獄訟，附于刑，用情訊之。至于

旬，乃弊之，讀書則用灋。附猶著也。故書附作

付。訊，言也，用情理言之，冀有可以出之者。十日乃斷

之。《王制》曰：「刑者例也，例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

君子盡心焉。」鄭司農云：「讀書則用法，如今時讀鞫已乃

論之。」【疏】以五刑聽萬民之獄訟者，佐大司寇聽獄訟

於外朝也。云「附于刑，用情訊之」者，此即鄉士、遂士等所

上獄訟，其罪重附於五刑者，乃上於司寇，司寇復以情訊

之。其罪輕未附於刑者，則羣士自可專決，不必上於司寇

也。賈疏云：「以囚所犯罪附於五刑，恐有枉濫，故用情實

問之，使得真實。」云「至于旬乃弊之」者，謂訊得其情，猶必

待旬日，乃與羣士、司刑同弊其罪也。《鄉士》云：「司寇聽

之，斷其訟，弊其獄于朝。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灋以議

獄訟。」是先聽之謂之訊，後斷之謂之弊，其間相距旬日，欲

其參酌詳議，以求至當也。云「讀書則用灋」者，《文王世

子》孔疏云：「讀書，讀囚人之所犯罪狀之書。用法，謂明

其法律平斷其罪。一案：孔說是也。此讀書用法，與弊之同

日。謂其獄訟既定，則錄先後訊辭及其所當之罪爲書，使

刑史對衆宣讀，囚不反覆，聽者亦無辯論，則是情罪允當，

乃用法署其牘，明刑定也。《鄉士》云：「獄訟成，士師受

中。」用法所以質其成而定其中，以授士師也。至於協日刑

殺，更在其後，且非大、小司寇所職，其事不同。賈疏謂「行

刑之時，當讀刑書罪狀，則用法刑之」，非經義。注云

「附猶著也」者，後注及《輪人》注義並同。《說文·土部》

云：「坳，益也。」引申爲坳著。經典皆借附爲之。《毛詩·

小雅·角弓》「如塗塗附」，傳云：「附，著也。」《王制》云「附

從輕」，注云：「附，施也。」著與施義亦相近。云「故書附作

付」者，後注同，詳《司市》疏。云「訊，言也」者，《爾雅·釋

言》文。本職後注及《司刺》注並同。《說文·言部》云：

「訊，問也。」《廣雅·釋言》云：「言，問也。」《詩·大雅·皇

矣》「執訊連連」，箋云：「訊，言也，執所生得者而言問之。」

然則訊者，謂問其言也。《公羊》僖十八年何注云：「上問

下曰訊。」云「用情理言之，冀有可以出之者」者，以情理更

重訊問之，冀可附於輕比，出其刑罪也。云「十日乃斷之」

者，《宰夫》注云：「旬，十日也。」又《大宰》注云：「弊，斷

也。鄉士掌國中之獄訟，三旬而職聽于朝，遂士掌四郊則二旬，縣士掌野則三旬，方士掌都家則三月，而上獄訟于國。然則羣士上獄於司寇，地有遠近，期限不同，而司寇之先訊後弊，則一以旬日為斷也。《書·康誥》云：「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偽孔傳云：「要囚，謂察其要辭以斷獄，既得其辭，服膺思念五六日，至於十日，至於三月，乃大斷之。言必反覆思念，重刑之至也。」案：《書》云旬時乃蔽者，似即通眚此經羣士弊獄之期，鄉士旬，遂士二旬，縣士三旬，方士三月言之。抑或疑獄有不能遽斷者，容不限以旬日與？引《王制》曰：「刑者例也，例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者，鄭彼注云：「變，更也。賈疏云：『上刑為法，下例為著，謂行刑著人身體。』又訓為成者，意取一成不可變，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更續，是其不可變也。故君子盡心焉，不可濫。此釋用情訊之也。鄭司農云：『讀書則用法，如今時讀鞫已乃論之者，此亦注用今字作「法」也。』《說文·辛部》云：「鞫，窮治辜人也。鞫，即鞫之俗。」《史記·張湯傳》：「訊鞫論報。」《集解》引張晏云：「鞫，吏為讀狀論其報行也。亦作鞠。」《文王世子》注云：「讀書用法曰鞫。」《漢書·刑法志》：「遺廷史與郡鞠獄。」顏注引李奇云：「鞫，窮也，獄事窮竟也。」如淳云：

「以囚辭決獄事為鞫。」蓋漢時決獄，事既窮竟，先使吏讀所訊囚之罪狀，而致論以法，與周時讀書用法相類，故先鄭舉以為況。《文王世子》注以用法為鞫，亦與先鄭說同，此並不涉行刑之事。賈疏謂「鞫謂劾囚之要辭，行刑之時，讀已乃論其罪也」，則與「鄭義不合，不足據也」。凡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為治獄吏襲尊者也。躬，身也。不身坐者，必使其屬若子弟也。《喪服傳》曰：「命夫者，其男子之為大夫者；命婦者，其婦人之為大夫之妻者。」《春秋傳》曰：「衛侯與元咺訟，甯武子為輔，鍼莊子為坐，上榮為大理。」【疏】凡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者，坐謂坐地也，詳《大司馬》疏。《晏子春秋·內篇雜上》云：「晏子北面坐地曰：『要聞訟夫坐地。』」又《諫下》篇云：「獄訟不席。然則凡獄訟者皆不席而坐地矣。」注云：「為治獄吏襲尊者也。」賈疏云：「古者取囚要辭皆對坐，治獄之吏皆有嚴威，恐獄吏襲尊，故不使命夫命婦親坐。」云「躬，身也」者，《爾雅·釋詁》文云「不身坐者，必使其屬若子弟也」者，賈疏云：「若取辭之時不得不坐，當使其屬或子弟代坐也。」詒讓案：《左》襄十年傳：「王叔陳生與伯與爭政，晉侯使士句平王室，王叔與伯與訟焉。」王叔之宰與伯與之大夫瑕禽

坐獄於王庭。杜注云：「宰，家臣。瑕禽，伯與屬大夫。使宰與屬大夫對爭曲直。」又僖二十八年傳注，亦說王叔、伯與事云：「蓋今長吏有罪，先驗吏卒之義。」此即使屬代坐之事。其爵卑者或無屬官，則當使子弟代坐，故鄭兼言子弟也。引《喪服傳》曰：「命夫者其男子之爲大夫者，命婦者其婦人之爲大夫之妻者。」《喪服經》：「齊衰不杖期章。」云：「大夫之子爲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姑姊妹女子子無主者，爲大夫命婦者。」傳云：「大夫者，其男子之爲大夫者也。命婦者，其婦人之爲大夫妻者也。」注云：「命者，加爵服之名。自士至上公凡九等。君命其夫，則后夫人亦命其妻矣。」案：《喪服傳》云：「大夫，此引作『命夫』者，鄭依此經文改之。《喪服傳》命夫婦不及士者，彼據不降服者爲說，詳《內宰》疏。引《春秋傳》者，僖二十八年《左傳》文。衛侯殺弟叔武，<sup>①</sup>元咺訴於晉，晉文公會諸侯于溫以討之。彼文『大理』作『大士』，《大司徒》注引亦作『士』，疑此誤。杜注云：『大士，治獄官也。』《周禮》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元咺又不宜與其君對坐，故使鍼莊子爲主，又使衛之忠臣及其獄官質正元咺。」《釋文》云：「嚴，《左傳》作莊。」案：《漢書》明帝名莊，改爲嚴。賈疏云：「引之者，證命夫命婦不身坐獄訟之事。若然，元咺、甯子、鍼莊子皆大

夫，得坐訟者，大夫身不得與士坐訟，若兩大夫，或代君，皆得坐，無嫌，以是衛侯不得坐，使莊子與元咺對坐也。若然，觀此文命夫命婦，惟據大夫，不通士。案《內宰》云：「佐后使治外內命婦」，先鄭云：「外命婦，卿大夫之妻。」後鄭云：「士妻亦爲命婦。」又《閭人》云：「凡外內命夫命婦」，注：「內命夫，卿大夫士之在宮中者。」如是，士及士妻亦得爲命夫命婦者，彼皆據王臣而言。王之士有三命、二命、一命，皆得王命。此文兼諸侯臣子男士，則不命，以是此文命夫命婦惟據大夫爲文，不通士也。」案：賈謂王臣士以上得爲命夫命婦是也。《肆師》注說內命男亦闕卿大夫士，與《內宰》、《閭人》注同。吳廷華、蔣載康並謂王一命之士以上，皆不躬坐獄，亦足輔賈義。若然，此注不及士者，鄭依《喪服》成文，偶未析別耳。惟據王叔與伯與不身坐，則兩大夫獄訟亦當不坐，賈謂兩大夫得坐，則失之。凡王之

同族有罪，不即市。鄭司農云：「刑諸甸師氏。《禮

記》曰：「刑于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疏》「凡王之同

族有罪，不即市」者，「罪」當作「辜」。《掌囚》云：「凡有爵

① 「叔武」原倒，據楚本乙。

者與王之同族，奉而適甸師氏，以待刑殺。」此不及有爵者，蔣載康云：「上章以命夫命婦該王族，此章以王族該命夫命婦，皆互文。」

注鄭司農云「刑諸甸師氏」者，據《甸師》及《掌囚》文。引《禮記》曰「刑于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者，《文王世子》文。引之者，證不即市之義，亦詳《甸師》疏。

**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疏】「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者，五聲、八辟、三刺等，並小司寇之官法也。

賈疏云：「案下五事，惟辭聽是聲，而以五聲目之者，四事雖不是聲，亦以聲為本故也。案：《呂刑》云：「惟貌有稽，

在獄定之後。」則此五聽，亦在要辭定訖，恐其濫失，更以五聽觀之，以求民情也。」

論讓案：此五聲亦謂之五聽，《荀子·成相篇》云「五聽修領」，楊注云：「折獄之五聽也。」

**一曰辭聽，**觀其出言，不直則煩。【疏】注云「觀其出言，不直則煩」者，賈疏云：「直則言要理深，虛則辭煩義寡。」

**二曰色聽，**觀其顏色，不直則赧然。【疏】注云「觀其顏色，不直則赧然」者，《說文·色部》云：「色，顏氣也。」

賈疏云：「理直則顏色有厲，理曲則顏色愧赧。」《小爾雅》云：「不直失節，謂之慙愧。」面慙曰赧，心慙曰慙，體慙曰

悛。【論讓案：《說文·赤部》云：「赧，面慙赤也。」《孟

子·滕文公篇》「觀其色赧赧然」，趙注云：「赧赧，面赤心

不正之貌。」《大戴禮記·文王官人》篇有觀色之法，義亦通

於此。三曰氣聽，觀其氣息，不直則喘。【疏】注云「觀其氣息，不直則喘」者，《說文·口部》云：「喘，疾息也。」

《釋名·釋疾病》云：「喘，湍也，湍，疾也，氣出入湍疾也。」案：《大戴禮記·文王官人》篇有視中之法，云「以其聲處其氣」，其說甚詳，義亦通於此。賈疏云：「虛本心知，氣從內發，理既不直，吐氣則喘。」

**四曰耳聽，**觀其聽聆，不直則惑。【疏】注云「觀其聽聆，不直則惑」者，《說文·耳部》云：「聆，聽也。」賈疏云：「《尚書》云：「作德，心逸日休，作

偽心勞日拙。」聆其事直，聽物明審，其理不直，聽物致疑。」

**五曰目聽，**觀其眸子視，不直則眊然。【疏】注云「觀其眸子視，不直則眊然」者，《釋文》云：「眊，本又作旄。」

案：《說文·目部》云：「眊，目少精也。」旄即眊之段字。

牟俗作眸。《孟子·離婁》篇云：「曾中正則眸子瞭焉，曾

中不正則眸子眊焉。」趙注云：「眸子，目瞳子也。眊者，蒙

蒙目不明之貌。」即鄭所本。賈疏云：「目為心視，視由心

起，理若直實，視盼分明，理若虛陳，視乃眊亂。」以八辟

麗邦瀆，附刑罰。辟，法也。杜子春讀麗為羅。玄謂

麗邦瀆，附刑罰。辟，法也。杜子春讀麗為羅。玄謂

麗邦瀆，附刑罰。辟，法也。杜子春讀麗為羅。玄謂

麗邦瀆，附刑罰。辟，法也。杜子春讀麗為羅。玄謂

麗邦瀆，附刑罰。辟，法也。杜子春讀麗為羅。玄謂

麗邦瀆，附刑罰。辟，法也。杜子春讀麗為羅。玄謂

麗，附也。《易》曰：「日月麗于天。」故書附作付。附猶著也。【疏】「以八辟麗邦灋，附刑罰」者，《大司寇》云：「凡卿大夫之獄訟，以邦灋斷之。」注云：「邦灋，八法也。」此八辟所議，百官府爲多，故亦以邦法麗之。賈疏云：「案《曲禮》云：「刑不上大夫」，鄭注云：「其犯法則在八議輕重，不在刑書。」若然，此八辟爲不在刑書，若有罪當議，議得其罪，乃附邦法而附于刑罰也。」詒讓案：依《曲禮》注義，蓋凡人八議限者，輕罪則宥，重罪則改附輕比，仍有刑也。《史記·五帝本紀》集解引《舜典》「五宅三居」馬融注云：「謂在八議，君不忍刑，宥之以遠。五等之差亦有三等之居：大罪投四裔，次九州之外，次中國之外。」《舜典》孔疏引王肅說同。則謂凡在八議者，悉人流宥之科。然此經無文，鄭《書注》亦不從馬說。又《司刑》疏引《左傳》文十八年「九刑」賈服注，以爲正刑一，加之以八議。案：此經本無九刑之名，以正刑一配八議爲九，義亦未允。注云「辟，法也」者，《鄉師》注同。謂議刑之法有八也。云「杜子春讀麗爲羅」者，「羅」，蜀石經作「罹」。惠棟云：「麗者離也，離猶罹也。《洪範》云「不罹于咎」，《史記》引作「離」，《尚書大傳》引作「麗」，古字並通。」段玉裁云：「杜易字，鄭不易字。羅今之罹字也。」詒讓案：罹俗字，《說文》所無，

古止作羅。此八辟是未入刑法者，不當言羅，故後鄭不從。云「玄謂麗，附也」者，《大司寇》注同。引《易》曰「日月麗于天」者，《離·彖辭》。王弼本「于」作「乎」，汪道昆本及注疏本亦並作「乎」。蜀石經及宋本、嘉靖本並作「于」，與注字例亦不合。未知孰是。彼上文云：「離，麗也。」李氏《集解》引荀爽云：「陰麗於陽，相附麗也。」是彼麗亦訓附，故引以爲證。云「故書附作付，附猶著也」者，前注並同。一曰議親之辟，鄭司農云：「若今時宗室有罪，先請是也。」【疏】「一曰議親之辟」者，《廣雅·釋詁》云：「議，謀也。」謂謀議其罪，從輕比也。《左》昭六年傳云：「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易·中孚·象辭》云：「君子以議獄緩死。」八辟皆不用恒法，故須聽時議之，《漢書·刑法志》謂之八議。親者，《漢志》顏注云：「王之親族也。」《掌戮》注云：「親，總服以內也。」賈疏云：「親謂五屬之內及外親有服者皆是。議限親，不假貴，故賢能及功勤若貴亦不假。餘賢能之等，各據一邊，則得人議。假令既有親兼有餘事，亦不離議限。」注鄭司農云「若今時宗室有罪先請是也」者，惠棟云：「《漢書·平帝紀》：「元始元年，令公列侯嗣子有罪耐以上，先請。」《續漢書·百官志》云：

「宗室若有犯法當髡以上，先詣宗正，宗正以聞，乃報決。」  
 二曰議故之辟，故謂舊知也。鄭司農云：「故舊不遺，

則民不偷。」【疏】注云：故謂舊知也者，《國策·秦策》高

注云：故，舊也。賈疏云：「此故舊據王爲言，①是以《大

宗伯》注：故舊朋友謂其在學者」。若《伐木》詩，亦是故友

之類。」鄭司農云：「故舊不遺，則民不偷」者，《論語·泰伯》

篇文。彼文「偷」作「偷」。《集解》引包咸云：「君能不遺忘

其故舊行之美者，則民皆化之，不偷薄。」案：《說文·女

部》云：「偷，薄也。」偷即媮之借字。今《論語》作「偷」者，

媮之俗體，《說文》所無。此引之者，證議故即不遺故舊之

意。二曰議賢之辟，鄭司農云：「若今時廉吏有罪，

先請是也。玄謂賢有德行者。【疏】注鄭司農云：若今時

廉吏有罪先請是也者，惠棟云：「《漢書》：宣帝黃龍元年

詔曰：『舉廉吏，誠欲得其真也，吏六百石，位大夫，有罪先

請。』云玄謂賢有德行者者，鄉大夫。注義同。四曰

議能之辟，能謂有道藝者。《春秋傳》曰：「夫謀而鮮

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

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以棄社稷，不亦惑乎？」【疏】注

云能謂有道藝者者，鄉大夫。注義同。惠棟云：《說

文·網部》曰：「罷，遣有辜也。从網能。言有賢能而入

網，即貴遣之。《周禮》曰議能之辟。」是也。」引《春秋傳》

者，賈疏云：「《左氏》襄二十一年，叔向被囚，祁奚作此辭

以告范宣子，使赦小罪，存大能。引之者，證以能議也。」

五曰議功之辟，謂有大勳力立功者。【疏】注云：謂有

大勳力立功者者，賈疏云：「此即司勳所掌王功國功之

等，皆入此功也。」六曰議貴之辟，鄭司農云：「若今時

吏墨綬有罪，先請是也。」【疏】注鄭司農云：若今時吏墨綬

有罪先請是也者，賈疏云：「先鄭推引漢法墨綬爲貴，若

據周，大夫以上皆貴也。墨綬者，漢法，丞相二千石，金印

紫綬；御史大夫二千石，銀印黃綬；縣令六百石，銅印墨

綬是也。孔廣森云：宣帝紀曰：「吏六百石，位大夫，

有罪先請。」此漢舊法也。世祖建武三年，始詔令吏不滿六

百石，下至墨綬長相，有罪皆得先請。《前漢·劉屈氂傳》

云：「司直，吏二千石，當先請，奈何擅斬之？」惠棟云：

「蔡邕《橋公碑》云：『遷齊相，臨淄令賂財贓多，罪正受鞠

就刑，竟以不先請免官。』七曰議勤之辟，謂憔悴以

①「王」原訛「上」，據《周禮注疏》改。

事國。【疏】「七曰議勤之辟」者，謂命士以下凡不在議貴之科者，則又有此法，以念其勤勞官事也。汪德鉞云：「勤指小吏言。此與《大宰職》八統相應。八統，一曰親親，此亦曰議親；二曰敬故，此亦曰議故；三曰進賢，此亦曰議賢；四曰使能，此亦曰議能；五曰保庸，此亦曰議功；六曰尊貴，此亦曰議貴；八曰禮賓，此亦曰議賓。獨七曰達吏，此曰議勤，蓋國家勞動之役，皆小吏受之，其服勤最久者，亦有以存之也。故鄭注達吏謂舉勤勞之小吏，其說最確。」案：汪說是也。此議勤者，其人既非親貴，又無賢能功可紀，但以校年積勞，宜蒙甄錄，故雖卑官小吏，亦得與優議之典，猶之《司士》「以久莫食」，與德能功同其詔論矣。

注云「謂憔悴以事國」者，《詩·小雅·北山》云：「或盡瘁事國」，《左》昭七年傳引作「或憔悴事國」。《楚辭·離世》王注云：「憔悴，憂也。」《爾雅·釋詁》云：「勤，勞也。」憔悴以從國事，是勤勞之事，故引以爲說。八曰議賓之辟。謂所不臣者，三恪二代之後與？【疏】「八曰議賓之辟」者，謂賓恪諸侯來朝，王待以殊禮，或犯法則別議之也。《大宰》八統，禮賓」注云：「賓客，諸侯。」則平諸侯亦得爲賓。此注專舉三恪二代之後，蓋謂平諸侯有罪，當入議貴

之科，與彼義微異也。

注云「謂所不臣者，三恪二代之

後與」者，謂黃帝堯舜之後爲三恪，夏殷之後爲二代，通爲國賓也。《左》襄二十五年傳云：「昔虞閼父爲周陶正，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杜注云：「周得天下，封夏殷二王後，又封舜後，謂之恪，并二王後爲三國，其禮轉降，示敬而已，故曰三恪。」《郊特牲》云：「天子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孔疏云：「案《異義》：『《公羊》說，存二王之後，所以通天三統之義，引此文。』古《春秋左氏》說，周家封夏殷二王之後，以爲上公，封黃帝堯舜之後，①謂之三恪。許慎謹案云：治《魯詩》丞相韋玄成，治《易》施曄等說引《外傳》曰：『三王之樂，可得觀乎』，知王者所封，二代而已。不與《左氏》說同。」鄭駁之云：「所存二王之後者，命使郊天，以天子之禮祭其始祖受命之王，自行其正朔服色。恪者敬也，敬其先聖而封其後，與諸侯無殊異，何得比夏殷之後。」如鄭此言，《公羊》自據二王之後，《左氏》兼論三恪，義不乖異也。」賈疏云：「案《樂記》云：『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蓟，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

①「舜」原訛「舞」，據楚本改。



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殷之後於宋。」此皆自行當代禮樂，常所不臣，爲賓禮禮之，故爲賓也。」案：孔、賈說深得鄭旨。《通典·賓禮》引崔靈恩說同。據《五經異義》，則《左氏》舊說亦正如是。杜預轉據韋玄成、施曄等說，以舜後并二代數之爲三恪，與鄭義異，不足據也。《白虎通義·王者不臣》篇云：「王者所不臣者三，何也？謂二王之後、妻之父母、夷狄也。不臣二王之後者，尊先王，通天下之二統也。《詩》云「有客有客，亦白其馬」，謂微子朝周也。《尚書》曰「虞賓在位」，不臣丹朱也。不臣妻父母何？妻者與己一體，恭承宗廟，欲得其歡心，上承先祖，下繼萬世，信於無窮，故不臣也。《春秋》曰「紀季姜歸于京師」，父母之於子，雖爲王后，尊不加於父母，知王者不臣也。又譏宋三世內娶於國中，謂無臣也。夷狄者，與中國絕域異俗，非中和氣所生，非禮義所能化，故不臣也。《尚書大傳》曰「正朔所不加，即君子所不臣也」。案：班氏所說王者不臣有三，其不臣夷狄，爲外絕域異俗，非所賓敬也，王之妻父，當在議親之科，故鄭唯舉三恪二代之後爲說。以三刺斷庶民獄訟之中：中謂罪正所定。

【疏】「以三刺斷庶民獄訟之中」者，司刺所掌以贊司寇聽獄訟者也。《王制》云：「司寇正刑明辟，以聽獄訟，必三

刺。」蓋於司寇聽之日，亦於皋門之外朝，致衆而訊之，與三詢之位同，王與三公六卿咸與其事，《鄉士》云「若欲免之，則王會其期」是也。《通典·賓禮》云：「外朝之法，朝有疑獄，王集而聽之，故禮云王會三公，會其期者，三刺問以定其法。」案：杜說是也。凡平時聽獄訟，自是司寇專職，訊筭論斷，蓋有恒法，羣士、司刑，不出本屬。自非疑難不決，不必備此三刺。故《王制》又云「疑獄汜與衆共之」，明必疑獄，乃有與羣臣羣吏萬民共訊議之法矣。此與上八辟，皆於常法之外，別爲慎恤之典。但八辟止於親貴，而三刺則通於庶民，故經據庶民言之。賈疏謂「當是罪定斷訖，乃向外朝，始行三刺」，與《王制》義不合，非也。注云

「中謂罪正所定」者，《淮南子·主術訓》高注云：「中，正也。《書·呂刑》云「士制百姓于刑之中」，又云「咸庶中正，其刑其罰，其審克之」，是中正義相成也。《大戴禮記·千乘》篇云：「司寇司秋以聽獄訟，以民之煩亂，執權變民中。」鄭意獄訟平斷，恐其有偏頗，故以三刺之法，求其中正，以定其罪，是謂之中也。孔廣森云：「《國語》「左執鬼中」，韋昭曰：「執謂把其錄籍。」然則獄訟之中，亦其錄籍，若今秋審招冊也。《天府》「治中」之中，與此同義。」案：孔說是也。斷獄訟必協於中正，因之獄訟之成即謂之中。此

云：「獄訟之中」，下文云：「登中于天府」，及「鄉士」，《遂士》、  
《縣士》、《方士》之「受中」，並謂獄訟成要之簿書，亦詳《天  
府疏》。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  
民。刺，殺也。三訊罪定則殺之。訊，言也。【疏】「一曰  
訊羣臣」者，亦通孤卿大夫士言之，詳前。云「一曰訊羣吏」  
者，亦謂鄉遂公邑都鄙之官。賈疏謂庶人在官者，非也。  
詳前疏。

注云：「刺，殺也。三訊罪定則殺之」者，《敍官》  
注同。此對《司刺》「三宥」爲名，明刺宥兩有，不可豫定也。  
賈疏云：「但所刺不必是殺，餘四刑亦當三刺。直言殺者，  
舉法重者而言，其實皆三刺。是以下文云「聽民之所刺宥，  
以施上服下服之刑」，是兼輕重皆刺也。」云「訊，言也」者，  
前注同。謂言問其當殺當宥。聽民之所刺宥，以施  
上服下服之刑。宥，寬也。民言殺，殺之；言寬，寬  
之。上服，劓墨也。下服，宮刑也。【疏】注云「宥，寬也」  
者，詳《大司寇疏》。云「民言殺殺之，言寬寬之」者，三訊先  
羣臣羣吏，而經言刺宥並聽之民者，舉衆言之。《王制》云  
「衆疑赦之」，所謂民言寬，寬之也。云「上服劓墨也，下服  
宮刑也」者，《司刺》注同。惟彼云「上服殺與墨劓也」，此無  
殺者，疑文有闕脫，非其舊也。《書·舜典》云：「五刑有服」，

僞孔傳云：「服，從也。」賈疏云：「墨劓施于面，故爲上  
服；宮刑施於下體，故爲下服。」惠士奇云：「《呂刑》：「上  
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服問曰：  
「罪多而刑五，喪多而服五，上附下附，列也。」然則「服」讀  
爲「附」，附之上下，如喪之輕重矣。或從重而輕，或從輕而  
重，上附下附，皆有等比。《服問》所謂列，猶《呂刑》所謂  
權。《禮記》「服」作「附」。《王制》曰「附從輕」，《小司寇》八  
辟亦曰「麗邦法，附刑罰」。附者，律之比例，所謂上下比，  
臯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者也。《呂飛鵬》云：「《呂刑》傳  
曰：「重刑有可以虧減，則之輕服下罪。人有二罪，則之  
重而輕并數。」蓋以重刑釋上刑，以輕刑釋下刑。對上刑言  
之，曰下服，是輕於上刑也。對下刑言之，曰上服，是重於  
下刑也。上服、下服，當以罪之重輕爲上下。鄭注《大傳》  
云：「數罪以上，一罪刑之。」是鄭解下刑適重上服，與傳同  
也。」案：惠、呂說本王安石、王昭禹、鄭鏗、易拔，足正此注  
之誤。吳廷華、方苞、姜兆錫、梁玉繩、蔣載康、莊有可說並  
同。惠釋服爲附，義亦得通。上服、下服，猶言上刑、下刑，  
輕重之辭也。依《呂刑》五刑五罰之差說之，則大辟爲上，  
次宮，次劓，次剕，墨爲下。鄭此注以刑之所加於體之上下  
釋之，非經義也。及大比，登民數，自生齒以上，

登于天府。大比，三年大數民之衆寡也。人生齒而體備。男八月而生齒，女七月而生齒。【疏】「及大比，登民數，自生齒以上，登于天府」者，自此至職末，並小司寇之官常也。三年大比，司民登民數，大司寇受之，以獻於王，而登於天府，小司寇咸與其事也。互詳《司民》疏。 注云

「大比，三年大數民之衆寡也」者，《小司徒》「及三年則大比」，注云：「大比，謂使天下更簡閱民數及其財物也。」此小司寇唯主登民數，故注不及簡閱財物。云「人生齒而體備，男八月而生齒，女七月而生齒」者，《司民》注義同。賈疏云：「按《家語·本命》：『男子八月生齒，八歲而齟齒；女子七月而生齒，七歲而齟齒。男子陽，得陰而生，得陰而落；女子陰，得陽而生，得陽而落。故得男偶女奇也。』」

案：《家語》文本《大戴禮記·本命》篇，詳《司厲》疏。內史、司會、冢宰貳之，以制國用。人數定而九賦可知，國用乃可制耳。【疏】「內史、司會、冢宰貳之」者，小司寇與此三官爲官聯也。賈疏云：「內史掌八柄之等，司會主計會，冢宰所主兼設，故皆取副貳民數簿書。」云「以制國用」者，賈疏云：「得民數乃制國用，以其國用出於民故也。」 注云「人數定而九賦可知，國用乃可制耳」者，鄭

以國用出於賦，即《大宰》之九賦，謂口賦也，故以人數定言之。案：九賦乃田賦，非口賦，但以計口受田之法校之，則九賦亦自與民數有關，注義自可通也。口賦，詳《大宰》疏。小祭祀，奉犬牲。奉猶進也。【疏】「小祭祀奉犬牲」者，賈疏云：「大祭祀，自大司寇奉犬牲；若小祭祀，王玄冕所祭，則小司寇奉進犬牲也。」 注云「奉猶進也」者，《大司徒》注同。凡禋祀五帝，實鑊水，納亨亦如之。納亨，致牲也。其時鑊水當以洗解牲體肉。【疏】「凡禋祀五帝」者，詳《大司寇》疏。云「實鑊水」者，五帝用特性，此官涖亨人，實其牛鑊之水也。 注云「納亨，致牲也」者，《大司寇》注同。賈疏云：「謂將祭鄉祭之晨，實以水亨牲也。」云「其時鑊水當以洗解牲體肉」者，以既納牲，告致之，遂殺而解其骨體，須用鑊水洗其垢穢，乃授亨人也。賈疏云：「鄭知實鑊水爲洗解牲肉者，以下云『納亨亦如之』，是實鑊水亨煮肉，故知此是洗肉也。《封人》云『共其水菓』，亦謂洗牲肉也。」盧文弨云：「《通考》引此『時』作『實』，據疏本作『實』字。黃丕烈亦云：『實』誤『時』，此覆舉經文，當訂正。」大賓客，前王而辟，鄭司農云：「小司寇爲王道，辟除姦人也，若今時執金吾下至

令尉奉引矣。【疏】大賓客前王而辟者，《大司寇》云：

「凡朝覲會同，前王。」此大賓客，即朝覲會同之等，前王亦贊大司寇也。賈疏云：「下《士師》云：諸侯爲賓，帥其屬

蹕於王宮。」饗燕時，此小司寇爲王辟，亦謂於宮中饗燕在寢及廟時也。注鄭司農云：「小司寇爲王道，辟除姦人

也者，前王爲道，辟爲辟除姦人也。詳《大司寇》疏。云

「若今時執金吾下至令尉奉引矣者，《文選·西京賦》薛注云：「奉引，謂引道者。」惠棟云：《續漢·輿服志》云：「乘

輿大駕，公卿奉引，大僕御，大將軍參乘。乘輿濃駕，八卿不在鹵簿中，河南尹、執金吾、雒陽令奉引，奉車郎御，侍中

參乘。」后、世子之喪亦如之。【疏】后、世子之喪

亦如之者，賈疏云：「謂后、世子之喪，當朝廟之時，王出人，亦前王而辟也。」小師，泣戮。小師，王不自出之

師。【疏】注云「小師，王不自出之師」者，對《大司寇》「大

軍旅泣戮于社」及《大宗伯》、《大司馬》「大師」爲王自出之師也。賈疏云：「謂王不自出，使卿大夫出軍，闕外之事，

將軍裁之，軍將有所斬戮於社主前，則小司寇泣戮也。」凡

國之大事，使其屬蹕。屬，士師以下。【疏】凡國

之大事使其屬蹕者，亦贊大司寇也。國小事無蹕文者，蓋

小官所掌，不受命於司寇也。注云，屬，士師以下者，

《大司寇》注同。孟冬祀司民，獻民數於王，王拜

受之，以圖國用而進退之。司民，星名，謂軒轅角

也。小司寇於祀司民而獻民數於王，重民也。進退猶損益

也。國用，民衆則益，民寡則損。【疏】孟冬祀司民，獻民

數於王者，於，經例當作「于」，石經及各本並誤。孟冬，謂

夏之孟冬也。《通典·吉禮》謂周制立冬後亥日，祀司民於

國城西北，蓋誤據北周制，不足馮也。賈疏云：「前文「大

比登民數於天府」，據三年大比而言。此則據年年民數皆

有增減，於孟冬春官祭司民之時，小司寇以民數多少獻於

王也。」云「王拜受之者，拜，經例用古字當作「擗」，石經及

各本並誤，詳《大祝》疏。此亦重民也。《賈子新書·禮》篇

云：「受計之禮，王所親拜者。」聞生民之數則拜之，聞登

穀則拜之。」注云，司民，星名，謂軒轅角也者，《天府》

注義同。云「小司寇於祀司民而獻民數於王，重民也者，

以民爲邦本，故於祭司民之日獻民數之版籍於王，使王知

生齒之殷耗，皆所以重民也。云「進退猶損益也者，《說

文·走部》云：「進，登也。《廣雅·釋詁》云：「退，減也。」

登益與進，減損與退，義並相成，故云進退猶損益也。云

「國用，民衆則益，民寡則損」者，賈疏云：「國家所用財物，由民上而來，是以國用多少，要由民衆寡，故民衆則益豐用之，民寡則損儉用之。」歲終，則令羣士計獄弊訟，登中于天府。上其所斷獄訟之數。【疏】「歲終則令

羣士計獄弊訟」者，此小司寇之官成也。歲終，謂夏之季冬，詳《宰夫》疏。賈疏云：「羣士，謂鄉士、遂士以下皆是。」詒讓案：此羣士謂衆刑官，疑當含有士師，與下文及《朝士》之羣士並異。必於歲終者，《大戴禮記·盛德》篇云：「故季冬聽獄論刑者，所以正法也。」《管子·立政》篇云：「季冬之夕，君白聽朝，論罰罪刑殺，亦終五日。」並與此經合。云「登中于天府」者，《天府》云：「凡官府鄉州都鄙之治中，受而藏之，以詔王察羣吏之治。」此獄訟之中，亦治中之一也。《周書·嘗麥》篇記王命大正正刑書及奠中受中之事，而云「大史乃藏之盟府，以爲歲典」。彼歲典即歲終登中天府之典。藏盟府者，蓋天府所登獄訟之中，大史、司盟亦貳之也。惟彼大正當即大司寇，而此經《大司寇》不云「掌中」，蓋文不具。疑登中之禮，秋官正貳咸蒞其事矣。賈疏云：「必登獄訟之書於祖廟天府者，重其斷刑，使神監之。」注云：「上其所斷獄訟之數者，亦訓弊爲斷也。」《國語·周語》云「司寇協姦，韋注云：「司寇，刑官

也，掌合姦民以知死刑之數。」此云計獄弊訟，即協姦之事也。正歲，帥其屬而觀刑象，令以木鐸，曰「不用濫者，國有常刑」。令羣士，羣士，遂士以下。【疏】「正歲，帥其屬而觀刑象」者，此小司寇正歲建寅之月縣刑象，使百官觀，與大司寇正月縣刑象使萬民觀者異。鄭《大司寇》注亦合二者爲一，非也。詳《大司寇》及《大宰》疏。注云「羣士，遂士以下」者，上注云「屬，士師以下」，明此令羣士，不關彼一士，與上令羣士異也。賈疏云：「此所戒，應六官，各應其所掌。知羣士是遂士以下者，以其鄉士已入帥其屬中，遂士、縣士、方士、訝士等雖是六十官之屬，以其主六遂以外漸遠，恐不在屬中，故經特云「令羣士」，明羣士是遂士以下可知。」乃宣布于四方，憲刑禁。宣，徧也。憲，表也。謂縣之也。刑禁，《士師》之五禁。【疏】「乃宣布于四方，憲刑禁」者，易被以上文「令羣士」屬此讀。王應電云：「鄉大夫「令羣吏，考法于司徒，各憲之于所治」，與此同意，可知羣士應聯下讀。」姜兆錫亦引《小司徒》「令羣吏，憲禁令」爲證。並較鄭讀爲長。賈疏云：「此所宣布，則《布憲》所云者是也。此官主之，彼乃布之，事相成也。」注云「宣，徧也者，《爾雅·

釋言《文》。云「憲，表也」者，《敍官》注同。云「謂縣之也」者，《小宰》注義同。云「刑禁，士師之五禁」者，士師五禁，皆以木鐸徇之于朝，書而縣于門閭，事與此相應。此憲即書縣，故知刑禁亦即彼五禁也。乃命其屬人會，乃致事。得其屬之計，乃令致之於王。【疏】「乃命其屬人會，乃致事」者，此小司寇之官計也。人會致事，蓋遙冢上「歲終」爲文。《大宰》云：「歲終，則令百官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而詔王廢置。」《小宰》云：「歲終，則令羣吏致事。」《大司徒》云：「歲終，則令教官上治而致事。」《小司徒》云：「歲終，令羣吏正要會而致事。」<sup>①</sup>是諸官受會致事皆在歲終。王應電、李光坡、姜兆錫、方苞、莊有可並謂此命人會致事當在歲終是也。姜又引《士師》「歲終則令正要會」爲證，尤塙。致事，詳《小宰》疏。注云「得其屬之計，乃令致之於王」者，《大司徒》注云：「會，計也。」刑官之歲會，當亦冢宰先聽之，攷其得失，而後致之王，以詔廢置也。

① 原脫「令」，據楚本補。

## 周禮正義卷六十七

士師之職，掌國之五禁之灋，以左右刑罰，一曰宮禁，二曰官禁，三曰國禁，四曰野禁，五曰軍禁，皆以木鐸徇之于朝，書而縣于門閭。左右，助也。助刑罰者，助其禁民爲非也。

宮，王宮也。官，官府也。國，城中也。古之禁書亡矣。今宮門有符籍，官府有無故擅入，城門有離載下帷，野有《田律》，軍有躡謹夜行之禁，其脩可言者。【疏】「掌國之五禁之灋」者，五禁五戒等，竝士師之官法也。此五禁與《大司寇》五刑相當。惟彼有鄉刑無宮刑，與此錯互者，宮中之刑眩於國而禁異，鄉中之禁通於野而刑亦異，故刑禁不盡同也。云「四曰野禁」者，城郭外田野之禁。《呂氏春秋·上農》篇云：「庶人不冠弁，娶妻嫁女享祀不酒醴聚衆，農不上聞不敢私籍於農，爲害於時也。然後制野禁，苟非同姓，農不出御，女不外嫁，以安農也。野禁有五，地未辟易不操麻，不出糞，齒年未長不敢爲園圃，量力不足不敢墾地而

耕，農不敢行，賈不敢爲異事，爲害於時也。然後制四時之禁，山不敢伐材下木，澤人不敢灰僇，繯網罟罩不敢出於門，罟罟不敢入於淵，澤非舟虞不敢緣名，爲害其時也。若民不力田，墾乃家畜。」惠士奇、呂飛鵬並引此以證野禁是也。惠氏又云：「士師野禁，亦曰道禁，野廬氏掌之，橫行徑踰，蓋其一也。」云「五曰軍禁」者，軍旅之禁。云「書而縣于門閭」者，縣，唐、蜀石經並作「懸」，懸即縣之俗。今從《釋文》及宋本。書於版而表縣之，即《小司寇》之憲刑禁也。賈疏云：「《爾雅》云「巷門謂之閭」，則縣於處處巷門使知之。」惠士奇云：「晏子曰：「君子有道懸之閭。」士師五禁，書而縣于門閭，以此。」注云，左右，助也。者，《爾雅·釋詁》云：「左右，助，勸也。」云「助刑罰者，助其禁民爲非也」者，猶下五戒云「無使罪麗於民」也。五禁及刑罰皆禁民爲非，但刑罰治之於麗罪之後，五禁則豫設條目，遏之於未犯之前，故縣之門閭，助司寇刑罰之灋，《王制》所謂執禁以齊衆也。云「宮，王宮也」者，據皋門以內，亦兼后宮也。云「官，官府也」者，謂朝廷治事之處。《大宰》以八法治官府，注云：「百官所居曰府。」案：官與府通，故官府亦省稱官也。云「國，城中也」者，《鄉大夫》注云：「國中，城郭中也。」此單云國，亦得爲城中者，別於野禁言之，知爲

國城中也。云「古之禁書」矣者，周時五禁當有專書，漢時已亡也。云「今宮門有符籍」者，證周之宮禁也。《宮正》「掌王宮之戒令糾禁，幾其出入，先鄭注云：『幾其出入，若今時宮中有罪，禁止不得出，亦不得入，及無引籍，不得入宮，司馬殿門也。』此符籍即引籍之屬。云「官府有無故擅入者，證周之宮禁也。謂非當官有職事者，不得擅入。云城門有離載下帷者，證周之國禁也。賈疏云：『謂在車離耦，耦載而下帷，恐是姦非，故禁之。』案：離載下帷，蓋《漢律》文，今無可攷。賈說亦不愜。以意求之，離蓋當讀爲《曲禮》「離坐離立之離，鄭彼注云：『離，兩也。』即賈所云「耦載」。但耦載無禁，禁其耦載而下帷，爲其傳聚隱蔽，易爲姦慝也。云「野有田律」者，證周之野禁也。《田律》，蓋《漢律》篇名，若《典路》注引《上計律》之類。云「軍有踴躍夜行之禁者，證周之軍禁也。禁踴躍，爲其惑衆；禁夜行，以遏姦謀。云「其柝可言者者，公羊莊十年何注云：『柝，羸也。』謂柝略言之，不能得古禁書之精詳也。以五戒先後刑罰，毋使罪麗于民：一曰誓，用之于軍旅；二曰誥，用之于會同；三曰禁，用諸田役；四曰糾，用諸國中；五曰憲，

用諸鄙鄙。先後猶左右也。誓誥於書，則甘誓、

《湯誓》、《大誥》、《康誥》之屬。禁則軍禮曰「無干車」、

自後射，此其類也。糾、憲，未有聞焉。【疏】「以五戒先

後刑罰，毋使罪麗于民者，罪，經例用古字當作「辜」，有經

及各本並誤。以五禁豫戒敕民，無使以不知而麗陷罪法

也。賈疏云：「戒與禁亦是所用異，異其名耳，同是告誥，

使不犯刑罰。」云「三曰禁，用諸田役者，田役謂因田獵起

徒役，亦兼畋諸功作之事，詳《大宰》疏。上誓誥云「用之」，

此禁及下糾、憲並云「用諸者，文變義同。上昏禮注

云：「諸，之也。」注云「先後猶左右也」者，《毛詩·大

雅·緜》傳云：「相道前後曰先後。」爾雅·釋詁云：

「詔、亮、左右、相、導也。詔、相、導、左右、助、勵也。」是「先

後與上文「左右」同爲相道亮助之義。謂豫教導之，使民

知避罪也。《韓非子·外儲說左》：「衛跖危謂子皋曰：『方

公之獄治臣也，公傾側法令，先後臣以言，欲臣之免也甚。

此先後與彼義略同。云「誓誥於書，則甘誓、《湯誓》、

《大誥》、《康誥》之屬者，《說文·言部》云：「誓，約束也。

誥，告也。《書·敍》云：「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

又云：「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陟，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作

《湯誓》。」又云：「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



黜殷，作《大誥》。又云：「成王既伐管叔、蔡叔，<sup>①</sup>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以其書名與此經相應，故舉以為釋。《墨子·非命上》篇云：「先王之書，所以整設師旅，進退師徒者，誓也。」亦誓用諸軍旅之證。云「禁則軍禮曰：無干車，無自後射，此其類也」者，此，舊本並誤「比」，今依蜀石經及宋岳本，明監本正。「無干車」「無自後射」，《大司馬》注說蒐田誓民，亦有此二語。賈疏云：《易·比》之九五曰：「王用三驅，失前禽。」注云：「王因天下顯習兵于蒐狩焉。驅禽而射之，三則已，法軍禮。失前禽者，謂禽在前來者不逆而射，旁去又不射，惟其走者順而射之，不中亦已，是皆所失。用兵之法亦如之，降者不殺，奔者不禁，背敵不殺，以仁恩養威之道。」若然，此不自後射，亦謂不中之後不重射。」黃以周云：「此軍禮《司馬法》逸文也。《詩·車攻》毛傳言田獵之三殺，皆以自後射立文，故獸無面傷。」鄭《易》注：「即據毛傳自後射為義。賈引以證此無自後射為不中不重射，於自後之文無著；《大司馬》疏以無後射象戰陳不逐奔，又引一說以為前人已射中禽，後人不得復射，說其游移。竊謂田獵之法，獸有背我前去者，我自後射之，本屬正法。茲云「無自後射」，為爭獸之禁，不關三殺之事。」疏引鄭《易》注以證其義，非也。無干車者，謂各守車行，無躡犯

他轍而逐獸也。無自後射者，謂各安徒列，無自人後而爭射前禽也。一案：黃說近是。凡師田，車徒各自有行，不得相干犯，《國語·晉語》云：「趙孟使人以其乘車干行」，「干車即以車干犯行列也。互詳《大司馬》疏。云「糾、憲，未有聞焉」者，以《書》、《禮》諸經，糾憲並無見文也。惠士奇云：

《戰國策·魏策·安陵君曰：「吾先君成侯受詔襄王，以守此地也。手受大府之憲，憲之上篇曰：子弑父，臣弑君，有常不赦。國雖大赦，降城亡子不得與焉。」所謂大府之憲，即上師之憲用諸都鄙者。而稱憲之上篇，則憲即古之章也。《管子·立政篇》：「正月之朔，布憲於國，百吏習憲於君前，受憲於太史。太史既布憲，入籍於大府。憲未布，莫敢就舍，就舍謂之留令，辜死不赦。憲既布有不行憲者，謂之不從令，辜死不赦。考憲而有不合於大府之籍者，侈曰專制，不足曰虧令，辜死不赦。是為首憲。」《墨子·非命上》篇曰：「先王之書，出國家，布施百姓者，憲也。」論讓案：糾、憲皆戒令之文，以其可表縣則謂之憲，以其主糾察則謂之糾，皆以所用異名。《國策》及《管子》、《墨子》諸文，雖非專用之都鄙者，然義可互證。《新序·雜事》云：「必

①「成」原訛「武」，據《尚書·康誥》改。

子賤爲單父宰，請借善書者二人，使書憲書教品。亦其類也。掌鄉合州黨族間比之聯，與其民人之什伍，使之相安相受，以比追胥之事，以施刑罰慶賞。鄉合，鄉所合也。追，追寇也。胥讀如宿偁之偁，偁謂司搏盜賊也。【疏】：「掌鄉合州黨族間比之聯」者，《族師》云：「五家爲比，十家爲聯，四間爲族，八間爲聯。」即所謂聯也。若然，鄉合之法，止於二族二百家。其二黨十族，二州十黨，二鄉十州以上，家數太多，里居較遠，則皆不爲聯。凡此爲聯，皆以通其情志，而因以施政教。賈疏謂爲其有施刑罰，非也。云「與其人民之什伍」者，《族師》云：「五人爲伍，十人爲聯。」是五家出一人而成伍，十家十人而成什也。依彼二族八間爲聯，則亦當以二百家二百人爲聯。其二黨以上，人數較多，則亦不爲聯也。賈疏云：「此即因內政寄軍令之類。五家爲比，比即一伍也，一伍爲什，據追胥之時。」云「使之相安相受」者，《比長》云：「五家相受相和親。」此相安亦謂相和親，以安其居處。《大司徒》云：「五比爲閭，使之相受」，注云：「受者，宅舍有故，相受寄託也。」賈疏云：「宅舍有故，使當比當閭相受寄託，使得安穩也。」云「以比追胥之事」者，賈疏云：「以比什伍，

使追胥二事也。」云「以施刑罰慶賞」者，賈疏云：「使鄰伍相及也。」注云：「鄉合，鄉所合也」者，謂六鄉中，以州黨

族間及卒伍之法，使民皆什伍相合比，不分散，與大小司徒、鄉師等爲官聯也。云「追，追寇也」者，《小司徒》注云：

「追，逐寇也。」云「胥讀如宿偁之偁，偁謂司搏盜賊也」者，

《小司徒》注義同。段玉裁改「讀如」爲「讀爲」，云：「宿偁

蓋漢制。漢語易胥爲偁，故下文即承偁字釋之。各本「讀

爲」作「讀如」，誤也。司搏與伺捕同，漢人多以司爲伺，以

搏爲捕。《小司徒》注作「伺捕」，《小司徒》注不云胥讀爲偁

者，錯見也。」案：段說是也。掌官中之政令。大司

寇之官府中也。【疏】注云「大司寇之官府中也」者，賈疏

云：「士師所施政令，惟在當官，故鄭云大司寇之官府中

也。」察獄訟之辭，以詔司寇斷獄弊訟，致邦

令。詔司寇，若今白聽正法解也。致邦令者，以法報之。

【疏】：「察獄訟之辭，以詔司寇斷獄弊訟」者，賈疏云：「獄

訟辭訴，各有司存。謂若鄉士、遂士、縣士、方士，各主當司

之獄訟，其有不決來問都頭士師者，則士師審察以告大司

寇斷獄弊訟也。」云「致邦令」者，亦致之司寇也。賈疏謂

「此即所察獄訟斷訖，致與本官」，恐非。

注云「詔司

寇，若今自聽正法解也」者，此亦以漢法爲況。《漢書·百官公卿表》云：「廷尉掌刑辟，有正、左右監，秩皆千石。此正當即廷尉正。然，自聽正法解」，史無其文，未詳其義。蜀石經作「若今時百官聽政法解」九字，疑亦肥改。云：「致邦令者，以法報之者，邦令與後犯擣邦令義同，亦謂王之教令著爲法者，《內史》『國令』亦即此也。凡斷獄弊訟，又當檢校令書，與刑書相參攷，以定其所應比之罪名，故此官兼以邦令報聞司寇也。」**掌上之八成**：鄭司農云：「八成者，行事有八篇，若今時決事比。」

【疏】「掌士之八成」者，賈疏云：「言士者，此八者皆是獄官斷成事品式，上即士師已下是也。莊存與云：「若今現行例也，乃決獄之成案。論讓案：此八成專屬之上者，別於小宰之八成通於六官也。士師掌以此八者，定百官府之刑罰，即刑官之官成、官法也。《晏子春秋·諫上》篇云：「景公令免職計，令三出，而士師莫之從。是士師主官吏黜免之事。」注鄭司農云：八成者，行事有八篇」

者，行事猶云往事，即大宰「官成」注所謂成事品式也。《漢書·翟方進傳》云：「時慶有章劾，自道行事以贖論。」又《藝文志》有「漢五星書客行事占驗」八卷。此行事義與

彼同，謂刑官之故事也。八篇即下邦沟等八者，每事爲一篇。賈疏謂即《小宰》八成，誤。云「若今時決事比」者，《大司寇》邦成注同，詳彼疏。一曰邦沟，鄭司農云：「沟讀如『酌酒尊中』之酌。國沟者，斟沟盜取國家密事，若今時刺探尚書事。」【疏】注鄭司農云：「沟讀如酌酒尊中之酌，國沟者，斟沟盜取國家密事」者，惠棟云：「《詩正義》云：『沟與酌古今字。』《周頌·酌》、《左傳》作『沟』。《公羊》僖八年經云：『鄭伯乞盟』，傳云『蓋酌之也』，注云：『酌，挹也。』《穀梁》作『沟』。是沟爲挹取之義。」段玉裁云：「此擬其音而義亦同也。斟沟猶斟酌也。論讓案：沟酌聲類同。《白虎通義·禮樂》篇云：周公曰酌，言周公輔成王，能斟酌文武之道而成之也。《國語·晉語》云：而後王斟酌也。韋注云：斟，取也。酌，行也。《說文·女部》云：「酌，酌也，斟酌，姓者也。蓋斟酌有求取之義，故盜取國家密事者，謂之邦沟。」云：若今時刺探尚書事者，惠棟云：「後漢書·楊倫傳：『尚書奏倫探知密事』。應劭《風俗通》云：『司徒韓演伯南爲丹楊太守，坐從兄季朝爲南陽太守刺探尚書，演法事徵。』蓋漢律有此條，故鄭據以爲說。孔廣森云：『《丙吉傳》曰『隨驛騎至公車刺取』。《宋書·百官志》

曰：「刺之爲言猶參覘也，寫書亦謂之刺，《漢志》不得刺尚書事是也。」<sup>①</sup>然則刺探者，謂探知祕事而私寫之。一曰

邦賊，爲逆亂者。【疏】注云：爲逆亂者，者，謂爲逆亂犯

上之事。《左》宣十八年傳云「毀則爲賊」，《大戴禮記》·千

乘《篇》云「飭五兵及木石曰賊」，即此八成之邦賊也。三

曰邦謀，爲異國反間。【疏】注云：爲異國反間者，謂以

邦之密謀輸之異國，若《孫子》·用間《篇》之五間也。《環人》

巡邦國，搏謀賊，注云：謀賊，反間爲國賊，與此義同。

《大戴禮記》·千乘《篇》云：「以中情出，小曰間，大曰謀。」即

此八成之邦謀也。互詳環人《疏》。四曰犯邦令，王冒

王教令者。【疏】注云「王冒王教令者」者，《文王世子》注

云：「犯猶干也。」《大司馬》注引《王霸記》云：「犯令者，違

命也。」《國語》·周語《韋注》云：「冒，抵觸也。」謂干犯抵觸

王之教令，專輒妄行。五曰矯邦令，稱詐以有爲者。

【疏】注云「稱詐以有爲者」者，《說文》·手部《云》：「矯，舉

手也。一曰：矯，擅也。」王紹蘭云：《漢書》·元帝紀《甘

延壽、陳湯矯發戍已校尉屯田吏上》，師古曰：「矯與矯同，

託也。實不奉詔，詐以上命發兵，故言矯發也。」《高五王

傳》「矯制以令天下」，師古曰：「矯，託也，託天子之制詔

也。」此即《士師》所云「矯邦令」，謂擅發制令，故鄭云稱詐。

經典多以矯爲矯，假借字耳，矯矯音同而誼異。《說文》·矢

部：「矯，揉矢箝也。」謂枉者矯之使直。矯則擅專，師古

謂矯與矯同，非也。」詒讓案：《春秋》宣十五年「王札子殺

召伯、毛伯」。《穀梁傳》云：「矯王命以殺之。」《公羊》傳：「

十一年何注云：「詐稱曰矯。」《呂覽》·悔過《篇》高注云：

「擅稱君命曰矯。此矯邦令，亦謂詐稱王之教命，擅有所爲

也。六曰爲邦盜，竊取國之寶藏者。【疏】注云「竊取

國之寶藏者」者，《說文》·次部《云》：「盜，私利物也。」《左

文》十八年傳，周公《誓命》云：「竊賄爲盜。」《穀梁》定八年

傳云：「非其所取而取之，謂之盜。」《大戴禮記》·千乘《篇

云：「作於財賄六畜五穀曰盜。」即此八成之邦盜也。賈疏

云：「謂若定八年，陽貨盜竊寶玉大弓以出奔之類是也。」

七曰爲邦朋，朋黨相阿，使政不平者。故書朋作備，鄭

司農云：「備讀爲朋友之朋。」【疏】注云：朋黨相阿，使政

不平者，者，《說文》·鳥部《云》：「鳳，神鳥也。重文朋，古文

鳳，象形。鳳飛，羣鳥從以萬數，故以爲朋黨字。」《白虎通

鳳，象形。鳳飛，羣鳥從以萬數，故以爲朋黨字。」《白虎通

① 漢志《宋書》·百官志《下作「漢制」。

義·二·綱六紀》篇云：「朋者，黨也。」《國語·晉語》韋注云：「阿私曰黨。」《大戴禮記·千乘》篇云：「以財投長曰貸。」即此八成之邦朋也。賈疏云：「朋謂朋黨阿曲。相阿，違國家正法，擅生曲法，使政不平，以罔國法，故曰邦朋也。」云「故書朋作備，鄭司農云，備讀爲朋友之朋」者，次「備」字舊本並誤「朋」，今依蜀石經正。惠士奇云：「《漢書·王尊傳》有南山盜備宗，蘇林曰「備音朋」，蓋本鄭司農讀。同道爲朋，阿黨爲備，《管子·幼官》篇所謂「散羣備署」者也。」段玉裁云：「讀爲」各本作「讀如」，誤也。司農易備爲朋，故鄭君從之，經字作朋矣。《說文·人部》：「側，輔也，從人朋聲，讀若陪位。」側即備字。朋者，古文鳳，用爲朋友，假借也。側，從人，朋友正字也。」案：段說是也。錢大昕說同。《鄉師》、《遂人》、《大僕》注引昭十二年《左傳》，「朋」字亦並作「備」。《說文·上部》：「𡗗字注引《虞書》：「朋淫于家」。是朋側𡗗聲類並同，備即側之俗。故書當作側，傳寫誤作備，先鄭易爲朋，故云讀爲朋友之朋。《鵠冠子·備知》篇云：「敗則備，亂則阿，阿則理廢，備則義不立，君好備阿，故有弑主。」此說邦朋之害也。八曰爲邦誣。誣罔君臣，使事失實。【疏】注云：「誣罔君臣，使事失實」者，《樂記》云：「誣上行私」，注云：「誣，罔也。」

《國語·晉語》韋注云：「以惡取善曰誣。」《說苑·臣術》篇引《泰誓》云：「附下而罔上者死，附上而罔下者刑。」此邦誣亦謂讒臣誣搆上下，亂善惡之實。《大戴禮記·千乘》篇云：「利辭以亂屬曰讒。」即此八成之邦誣也。若邦凶荒，則以荒辯之濫治之，鄭司農云：「辯讀爲風別之別。救荒之政十有二，而士師別受其數條，是爲荒別之法。」玄謂「辯」當爲「貶」，聲之誤也。遭飢荒則刑罰、國事有所貶損，作權時法也。《朝士職》曰「若邦凶荒，札喪、寇戎之故，則令邦國、都家、縣鄙慮刑貶」。【疏】：若邦凶荒則以荒辯之濫治之者，濫，唐、蜀石經及宋大字本、明嘉靖本並作法，今依宋附釋音本、明注疏本正。凡經例用古字作濫，詳《大宰》疏。荒辯之法，亦士師之官法也。① 注鄭司農云：「辯讀爲風別之別」者，風別，未詳，後傳別「先鄭讀同，似皆取分別之義。段玉裁云：「辯與別古多通用，司農以別字義親，易辯爲別。」云「救荒之政十有二，而士師別受其數條，是爲荒別之法」者，救荒之政十有二，即《大司徒》云「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是也。先鄭意荒政十二，司

① 「士師」原倒，據文意乙正。

徒掌其大綱，此官則分別受其數條，與彼爲官聯。數條謂名數條件，若下文緩刑即十二政之一是也。云「玄謂辯當爲貶，聲之誤也」者，破先鄭讀也。段玉裁云：「貶在古音侵鹽添部，與元寒桓刪山仙部之「辯」絕不相通，故知爲聲之誤。」《玉藻》「立容辯」，注亦改爲貶。云「遭飢荒則刑罰，國事有所貶損，作權時法也」者，「飢荒」《司關》注作「饑荒」，他職注饑字亦並不作飢，此疑傳寫之誤。刑罰有所貶損，即後云緩刑是也。國事有所貶損，若《廩人》云「若食不能人二鬴，則詔王殺邦用」。二者皆權時作法，以救民之困也。引《朝士職》曰「若邦凶荒，札喪、寇戎之故，則令邦國、鄰家、縣鄙慮刑貶」者，證凶荒刑罰國事有貶損之法，故依彼破「辯」爲「貶」也。令移民、通財、糾守、緩刑。移民，就賤救困也。通財，補不足也。糾守，備盜賊也。緩刑，紓民心也。【疏】「令移民、通財、糾守、緩刑」者，《大司徒》云「大荒大札則令邦國移民、通財、緩刑」，與此事同。此上文不言大札者，文不具，亦令之可知。注云「移民就賤救困也，通財補不足也」者，《大司徒》注云：「移民辟災就賤，其有守不可移者，則輸之粟。」即其義也。云「糾守，備盜賊也」者，《大司寇》「軍刑糾守」注云：「守不失部伍。」此凶荒恐盜賊竊發，故亦糾守嚴戒備，如有軍事也。

云「緩刑，紓民心也」者，《釋文》云：「紓，本亦作舒。」案：《說文·素部》云：「緩，綽也，重文緩，緩或省。」《系部》云：「紓，緩也。」紓紓音義同。凶荒民心悚懼，故緩刑罰以安之。《大司徒》十二荒政，三曰緩刑，義與此同。凡以財

獄訟者，正之以傳別、約劑。傳別，中別手書也。

約劑，各所持券也。故書別爲辯，鄭司農云：「傳或爲符。

辯讀爲風別之別，若今時市買，爲券書以別之，各得其一，

訟則案券以正之。【疏】「凡以財獄訟」者，獄訟義同，惟以

大小爲異，謂因財貨之事而以成獄訟也。《大司寇》注謂獄

相告以罪名，與訟以財貨相告者異，非是。注云「傳別

中別手書也」者，賈疏云：「《小宰》注「爲大手書於一札，中

字別之」，語異義同。」云「約劑，各所持券也」者，《小宰》注

云：「質劑，謂兩書一札，同而別之。」此約劑即彼質劑

也。①據彼注，質劑一札，別爲二，各持其一，故曰各所持

券也。云「故書別爲辯」者，《小宰》「傳別」故書同。鄭司農

云「傳或爲符」者，《小宰》「傳別」，鄭大夫讀同。云「辯讀爲

風別之別」者，與前「荒辯」注同。云「若今時市買，爲券書

①「約」、「質」原互訛，據楚本移正。

以別之，各得其，訟則案券以正之者，賈疏云：「義與後鄭同，故引之在下。」《小宰》注先鄭云：「傳，傳著約束於文書，別，別爲兩，兩家各得其一。」後鄭不從。先鄭至此更爲一解，故從之。一論讓案：先鄭《小宰》注以傳別爲一，此注則以傳別爲一，二說小異，後鄭兩注則並以傳別爲一，詳《小宰》疏。若祭勝國之社稷，則爲之尸。以刑官爲尸，略之也。周謂亡殷之社爲亳社。【疏】若祭勝國之社稷，則爲之尸者，勝國之社，即廟屏之戒社也。兼言稷者，亡國之社亦有稷，《喪祝》云「掌勝國邑之社稷之祝號是也」。《唐郊祀錄》引魏孔晁議，謂此經亡國之社稷，但一尸，同壇共坐，其說非也。士師中大夫四人，足備二尸。凡社稷皆同堂異壇，無同壇之法，詳《大司徒》疏。勝國社稷，詳《媒氏》疏。注云「以刑官爲尸，略之也」者，謂殺其禮，不得同大社王社。賈疏云：「案《覺驚》詩，宗廟、社稷、七祀皆稱公尸，不使刑官。今祭勝國之社稷，用士師爲尸，故鄭云略之也。」莊存與云：「刑官以示戒也。」亦通。云周謂亡殷之社爲亳社者，詳《喪祝》疏。王燕出入，則前驅而辟。道王且辟行人。【疏】「王燕出入，則前驅而辟」者，與小臣爲官聯也。《小臣》注云：「燕出

人，若今游於諸觀苑。」注云「道王且辟行人」者，《大僕》注云：「前驅，如今道引也。」又《閭人》云：「凡外内命夫命婦出入，則爲之闢。」注云：「辟行人，使無干也。」案：前驅而辟，乘車在前，爲道引，且呼避行人也。《史記·宋世家》索隱引莊子說，宋桓侯行，未出城門，其前驅呼辟，司馬彪云：「一呼避，使人避道。」《晏子春秋·外篇·晏子》曰：「古者人君出，則闢道十里。」闢避字通。祀五帝，則沃尸及王盥，洎鑊水。洎，謂增其沃汁。【疏】「祀五帝則沃尸及王盥」者，尸謂帝尸也。詳《節服氏》疏。沃盥，詳《鬱人》疏。賈疏云：「案《特牲》、《少牢》，尸尊不就洗，入門北面，則以盥也盥手。王盥，謂將獻尸時，先就洗盥。此直言祀五帝沃尸及王盥，其餘冬至、夏至及祭先王、先公所沃盥者，案《小祝職》云「大祭祀沃尸盥」，《小臣職》云「大祭祀朝覲沃王盥」，如是，則冬至夏至及先王先公，小祝沃尸盥，小臣沃王盥。《鬱人》云「凡裸事，沃盥」惟在宗廟爲裸時。」云「洎鑊水」者，賈疏云：「鑊在門外之東，享牲之饗。言須鑊水，就饗增之。享實鑊水，此官增之，示敬而已。」注云「洎謂增其沃汁」者，《說文·水部》云：「洎，灌釜也。」《史記·封禪書》「歲在鹿中，水而洎之」，裴氏《集解》引徐廣云：「灌水於釜中曰洎。」《左》襄二十八年

傳，去其肉而以其汨饋，孔疏云：「汨者，添釜之名。添水以爲肉汁，遂名肉汁爲汨。」論讓案：「小司寇云：凡禋祀五帝實鑊水，則鑊水小司寇始實之，士師繼增之也。」

凡刳珥，則奉犬牲。珥讀爲蚺。刳蚺，釁禮之事。用

牲，毛者曰刳，羽者曰蚺。【疏】注云：「珥讀爲蚺，刳蚺，釁

禮之事者，《肆師》注義同。此經刳蚺字，異文錯出，鄭以

此職作刳爲正，詳《小子》疏。云「用牲毛者曰刳，羽者曰

蚺」者，《小子》注義同。今案：刳亦有用羽牲，蚺亦有用毛

牲者，鄭說未然，亦詳《小子》疏。諸侯爲賓，則帥其

屬而蹕于王宮，謂諸侯來朝若燕饗時。【疏】「諸侯

爲賓，則帥其屬而蹕于王宮」者，賈疏云：「士師言帥其屬，

當官下云屬，上士已下皆是也。」注云：「謂諸侯來朝若

燕饗時」者，諸侯爲大賓，故在宮，則士師爲之蹕。若大客

及小賓客，則閭人爲之蹕，《閭人》云：「凡祭祀喪紀之事，蹕

宮門廟門，凡賓客亦如之」是也。賈疏云：「饗在廟，燕在

寢。言于王宮，故知燕饗時也。」大喪亦如之。【疏】

「大喪亦如之」者，《宰夫》注云：「大喪，王、后、世子也。」賈

疏云：「大喪在宮中，謂朝廟亦在宮中爲蹕也。」大師，帥

其屬而禁逆軍旅者與犯師禁者而戮之。逆軍

旅，反將命也。犯師禁，干行陳也。【疏】「大師，帥其屬而禁逆軍旅者與犯師禁者而戮之」者，賈疏云：「帥其屬，亦謂上士已下，在軍而戮，亦謂戮於社主前。」注云：逆

軍旅，反將命也」者，《賈子新書·道術》篇云：「反順爲

逆。《大司寇》：軍刑上命，注云：「命，將命也。」賈疏云：

「王在軍自將，違王命亦是反將命。王不在，棚外之事，將

軍戮之，亦是反將命。」云「犯師禁，干行陳也」者，亦訓犯爲

干。《國語·晉語》云：「河曲之役，趙孟使人以其乘車干

行，韓獻子執而戮之。」韋注云：「干，犯也。行，軍列也。」

《左》宣十二年傳越使罪人三行，屬劍於頸而辭曰：「二君有

治臣奸旗鼓，蓋即干行陳，亦即前五禁之軍禁也。賈疏

云：「干犯軍之行陳。案昭元年，晉荀吳敗狄于太原，將

戰，魏舒曰：「請皆卒，自我始。」荀吳之嬖人不肯即卒，斬

以徇。襄二年，雞澤之盟，晉侯之弟楊干亂行於曲梁，魏絳

戮其僕，魏絳曰：「軍事有死無犯爲敬。」此二者是反將命

干行陳之事也。歲終，則令正要會。定計簿。【疏】

「歲終則令正要會」者，此正獄訟之歲會，亦刑官之官計也。

歲終謂夏之季冬，詳《宰夫》疏。注云：「定計簿」者，《小

宰》注云：「要會，謂計最之簿書。」賈疏云：「定計簿者，年終將考之故也。」正歲，帥其屬而憲禁令于國及



**郊野。**去國百里爲郊，郊外謂之野。【疏】「正歲帥其屬而憲禁令于國及郊野」者，賈疏云：「取除舊布新之義。言于國及郊野者，則自國至百里外皆憲禁之也。」詒讓案：此憲禁令與五戒之憲禁微異，此國謂國中，郊關六鄉，野通甸稍縣置也。注云「去國百里爲郊」者，謂遠郊也，詳《大宰》、《載師》疏。云「郊外謂之野」者，《甸師》注義同。

### 鄉士掌國中，鄭司農云：「謂國中至百里郊也。」

玄謂其地則距王城百里內也。言掌國中，此主國中獄也，六鄉之獄在國中。【疏】「掌國中」者，此官以主六鄉獄訟爲正，而亦兼掌國中之獄訟也。六鄉地本在國城以外，然城郭廛里家數甚衆，士師之下無專掌獄訟之官，故以鄉士兼職之，以六鄉地本附近城郭也。鄉士以鄉名官，不嫌不掌六鄉，故經不云掌六鄉，而云掌國中，猶遂士掌四郊及六遂，亦不云掌六遂，而云掌四郊，皆舉近包遠，詳其兼掌之區，而略其正治之地也。要之鄉士所掌，內則國中，外則六鄉，而六鄉外之餘地爲四郊者，則非其所掌，鄭、賈說並未析。注鄭司農云，謂國中至百里郊也」者，《鄉大夫》注云：「國中，城郭中也。」又《載師》杜注云：「五十里爲近

郊，百里爲遠郊。」先鄭蓋謂自城郭中以至遠郊，其內並爲六鄉，與國中是一，其說固非；又距國百里遠郊之內，自六鄉七萬五千家之外，別有郊里，則又非鄉士所掌，先鄭說未允，後鄭亦不從也。云「玄謂其地則距王城百里內也，言掌國中，此主國中獄也」者，破先鄭說也。後鄭意六鄉地，自城郭以外，至距王城百里止，實不得通城郭以內。凡鄉吏所掌，亦不及國中；惟鄉士兼國中，故即於國城內設獄，凡國中與六鄉之罪人並繫焉，故言掌國中耳。云「六鄉之獄在國中」者，即《縣士》注所云獄居近也。後鄭意六鄉與國中地本異，以獄須居近，故六鄉之獄并入國中，不別於鄉設獄也。又案：《詩·大雅·小宛》云「宜岸宜獄」，《釋文》引《韓詩》「岸」作「犴」，云：「鄉亭之繫曰犴，朝廷曰獄。」案：朝廷之獄，即大司寇之獄，在外朝嘉石之處者。鄉亭之犴，則似即鄉士、遂士之獄。但此經無犴稱，《韓詩》所說未知果周制否也。

**各掌其鄉之民數而糾戒之，鄉士八人，言各者，四人而分主三鄉。**【疏】「各掌其鄉之民數而糾戒之」者，兼掌當鄉案比之法，與鄉師爲官聯也。《小宰》注云：「糾猶察也。」糾戒即糾其戒令。其國中民數及糾戒，當亦兼掌之。經不言者，文略。注云，鄉士八人，言各者，四人而分主三鄉」者，《說文·口部》云：「各，異詞

也。」以各者分異之言，六鄉分之，左右各三鄉，以鄉士四人共三鄉之事，猶鄉師下大夫四人，亦以二人共三鄉之事，相左右也。鄉分左右，詳《地官·敘官》疏。聽其獄訟，

察其辭，察，審也。【疏】「聽其獄訟，察其辭」者，辭即謂

獄訟之辭。《書·呂刑》云：「察辭于差，非從惟從」，又云：「民

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御覽·刑法部》引《尚書大

傳》云：「聽訟之術有三，治必寬，寬之術歸於察，察之術歸

於義。是故聽而不寬是亂也，寬而不察是慢也。故古之聽

訟者，言不越辭，辭不越情。」即審其辭之義也。注云

「察，審也」者，《爾雅·釋詁》文。《賈子新書·道術》篇

云：「纖微皆審謂之察。」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

而要之，旬而職聽于朝。辨，異，謂殊其文書也。

要之，為其罪法之要辭，如今劾矣。十日，乃以職事治之於

外朝，容其自反覆。【疏】「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者，罪，

當作「臯」，後《遂士》、《縣士》、《方士》、《訝士》、《朝士》並

同。賈疏云：「死與四刑輕重不同，文書亦異。文書既得，

乃後取其要辭。」治讓案：要者，獄訟之小成，羣士所專定

而上之司寇者也。云「旬而職聽于朝」者，鄉士雖已定其罪

之要辭，仍不敢專決，至旬日，乃以囚證及所定獄辭刑要

等，致之皋門內司寇聽獄訟之外朝，與衆公議之也。

注云「辨異謂殊其文書也」者，《天官·敘官》注云：「辨，別

也。」是辨有殊別之義。或訟或獄，或死或刑，有大小輕重

之異，必別為其治讞之文書。云「要之，為其罪法之要辭」

者，要辭亦謂獄訟之簿書，最括當死及當刑者所犯之罪狀

及所傳之法，簿錄為書，上之司寇，以俟定獄也。《左》襄十

年傳「使王叔氏與伯與合要，王叔氏不能舉其契」，杜注云

「合要辭」，孔疏云：「謂官人略取罪狀，為其要約之辭，如

今斷事也。此言要辭，亦是辭之要約，如今辯答也。」云「如

今劾矣」者，《說文·力部》云：「劾，法臯人也。」《急就篇》

云：「誅罰詐僞劾罪人」，顏注云：「劾，舉案之也。」《書·呂

刑》孔疏云：「漢世問罪謂之鞫，斷獄謂之劾。」云「十日乃

以職事治之於外朝，容其自反覆」者，外朝即《小司寇》三詢

之朝也。《遂士》、《縣士》並同。外朝，九棘之所在，故《王

制》云「正以獄成告於大司寇，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

《左》襄十年傳「王叔之宰與伯與之大夫坐獄於王庭」，即外

朝之廷。蓋古者獄訟，先由羣士斷之，乃上之大司寇，聽之

於朝，故《鄉士》、《遂士》、《縣士》、《方士》諸職，皆有聽於朝

之文。《韓非子·解老》篇云：「朝甚除者，獄訟繁也。」容

其反覆，謂囚有枉濫，容反其初辭也。賈疏云：「恐囚虛承

其罪，十日不讎，即是實，然後向外朝對衆更詢，乃與之罪。司寇聽之，斷其獄，弊其訟于朝；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灋以議獄訟。麗，附也。各附致其法以成議也。【疏】司寇聽之，斷其獄弊其訟于朝者，即《小司寇》云「附于刑，用情訊之，至于旬，乃弊之」。蓋初聽而訊之，至旬而弊之，皆于外朝也。賈疏云：「此即朝衆聽之事。獄言斷，訟言弊，弊亦斷，異言耳。」云，羣士司刑皆在者，羣士與小司寇同，亦通士師、鄉士、遂士等言之。士師云：「察獄訟之辭，以詔司寇斷獄弊訟。」司刑亦云：「若司寇斷獄弊訟，則以五刑之灋詔刑罰，而以辨罪之輕重。」是羣士與司刑皆掌詔司寇斷獄弊訟之事，故皆在朝與司寇同聽之也。賈疏云：「所謂《呂刑》云「師聽五辭」，也。恐專有灋，故衆獄官共聽之。」云，各麗其灋以議獄訟者，《司刑》云：「掌五刑之灋，以麗萬民之罪。」謂依罪之大小，議其所當附之法也。《荀子·王制篇》云：「法而不議，則法之所不至者必廢。」楊注云：「議，講論也。」《說苑·至公篇》云：「孔子爲魯司寇，聽獄必師斷敦敦然皆立，然後君子進曰：『某子以爲何若？』某子曰云云；又曰：『某子以爲何若？』某子曰云云。辯矣，然後君子曰：『

幾當從某子云云乎。』此議獄訟之法也。注云「麗，附也」者，《大司寇》注同。云「各附致其法以成議也」者，即《服問》云「上附下附，列也」之義。彼注云：「列，等也。」謂以等列比附，推致其罪所應輕重之法，以成定其議也。賈疏云：「所議本欲得其實情，故須各致其法以成其議，致法行刑當與議狀相依也。獄訟成，士師受中。協日刑殺，肆之三日。」受中，謂受獄訟之成也。鄭司農云：「士師受中，若今二千石受其獄也。中者，刑罰之中也。故《論語》曰「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協日刑殺，協，合也，和也，和合支幹善日，若今時望後利日也。肆之三日，故《春秋傳》曰「三日棄疾請尸」，《論語》曰「肆諸市朝」。玄謂士師既受獄訟之成，鄉士則擇可刑殺之日，至其時而往蒞之，尸之三日乃反也。【疏】獄訟成，士師受中者，賈疏云：「此經爲上議得其實，欲行刑之時，故云獄訟成。成謂罪已成定，士師當受取上成定中平文書爲案。案：賈謂在欲行刑之時，非也。此即《小司寇》云「讀書則用灋，在旬弊之日，去行刑時尚遠。既用法而後其文書定，是謂之中。中者，獄訟之大成，即司寇與羣士、司刑衆定之者也。」士師云：「察獄訟之辭，以詔司寇斷獄弊訟，致

邦令，則司寇聽獄於朝，士師實詔其事。及獄訟既定，司寇則與羣士定其文書，以授士師，士師受而藏之，歲終總登之天府，故《小司寇》云「歲終，則令羣士計獄弊訟，登中于天府」。所登者即此獄訟之中也。云「協日刑殺者，協，《釋文》作「汁」，云「本亦作協，下同」。阮元云：「汁協古今字。」詒讓案：經凡和協字，鄭並從協不從汁，陸本非是，詳《大史》、《大行人》疏。此鄉士協日行刑殺，即於國中之市。以王宮前朝後市，相去不遠，故經不別言刑殺所就之處也。云「肆之三日」者，《掌戮》注云：「肆猶申也，陳也。此亦於國中之市肆之也。以肆與刑殺並同所，故經亦不著所肆之處。其六鄉之罪人，則當各就其鄉肆之，與六遂同，經不言者，亦文不具也。賈疏云：「肆之三日者，據死者而言。其四刑之類，行訖即放，不須肆之。肆，陳也，殺訖陳尸也。」注云「受中謂受獄訟之成也」者，《禮器》注云：「中猶成也。」案：中即獄訟之成要簿書，詳《天府》及《小司寇》疏。鄭司農云「士師受中，若今二千石受其獄也」者，謂漢時廷尉斷獄訖，郡國守相受其獄也。《續漢書·百官志》：「每郡置太守一人，二千石，王國之相亦如之。云「中者，刑罰之中也」者，《大司寇》云「以三刺斷庶民獄訟之中」，注云：「中謂罪正所定。」先鄭意，獄訟之簿書謂之中，即取得

刑罰中正之義。云「故《論語》曰，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者，《子路》篇文。皇疏云：「刑罰既濫，故下民畏懼。刑罰之濫，所以踰天踏地，不敢自安，是無所自措立手足也。」引之者，證刑罰宜得中也。云「協日刑殺，協，合也，和也者，協訓合，《大史》注同。訓和者，《爾雅·釋詁》云：「協，和也。」「《說文·彳部》云：「協，衆之同和也。」「云「和合支幹善日」者，謂依日辰配合，選擇可行刑之日也。《五行大義》云：「干不獨立，支不虛設，要須配合，以定歲月日時。從甲至癸爲干，從寅至丑爲支。」幹干同。支幹即《稽族氏》十二辰十日。故《楚辭》云「吉日兮辰良」。古凡擇日，並以斗建合辰爲吉。《月令》「孟春擇元辰，躬耕帝藉」，注以元辰爲吉亥。《南齊書·禮志》，何譚之議云：「五行說十二辰爲六合，建寅月東耕，取月建與日辰合也。」郭茂倩《樂府詩集》漢焦仲卿妻詩云：「六合正相應，良辰三十日。」並和合支幹之義也。云「若今時望後利日也」者，亦舉漢法爲況。漢時決刑，蓋必於望後利口。《易林·復之升》云：「霜降旬日，鄉晦伏法。」鄉晦即望後也。云「肆之日，故《春秋傳》曰，三日棄疾請尸」者，《左》襄二十二年傳云：「楚觀起有寵於令尹子南，楚人患之。子南之子棄疾爲王御士。王殺子南於朝，三日，棄疾請尸，王許之。」引之

者，證肆不過三日也。引《論語》曰「肆諸市朝」者，賈疏云：「《憲問》篇云：『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吾力猶能肆諸市朝。』」注云：「大夫於朝，士於市。公伯寮是士，止應云肆諸市，連言朝耳。」引之者，皆證肆之三日之事也。案：賈所引蓋鄭《論語注》佚文。何氏《集解》又引鄭注云：「有罪既刑，陳其尸曰肆。」皇疏云：「殷禮，殺大夫以上於朝，殺士於市，殺而猶陳暴其尸以示百姓，曰肆也。」《檀弓》云：「杞梁妻曰：君之臣不免於罪，則將肆諸市朝，而妻妾執。」注云：「肆，陳尸也。大夫以上於朝，士以下於市。」又《曲禮》孔疏引《五經異義》古《周禮》說云：「士尸肆諸市，大夫尸肆諸朝。」《漢書·刑法志》應劭注、《國語·魯語》韋注說並同。許所引《周禮說》，即鄭、韋所本，蓋此經舊師之說。凡肆於市朝者，皆就行刑之所而肆之。《書·舜典》偽孔傳及孔疏引《國語》賈逵注說，並謂行刑大夫以上於朝，士於市。然以此經攷之，此職及《遂士》、《縣士》凡言肆者，皆謂刑平民肆諸市，故《掌戮》云「凡殺人者，踣諸市，肆之三日」，無士肆市、大夫肆朝之文。《國語·魯語》云：「大者陳之原野，小者致之市朝，五刑三，次，是無隱也。」《書·舜典》「五服三就」，孔疏云：「馬、鄭、王三家皆以三就爲原野也，市朝也，甸師氏也。依其說，則

就甸師者不更就市朝。《掌戮》云：「唯王之同族與有爵者，殺之于甸師氏。」《掌囚》注謂有爵，自命士以上。是天子大夫士皆殺於甸師氏，故皇侃及《王制》疏並以殺於市朝爲殷法，明非周制也。刑殺既不於市朝，則亦不當有肆市朝之事。然則古《周禮》說謂士肆市、大夫肆朝者，實非周禮本制。《左傳》晉殺郤，尸諸朝，又尸雍子與叔魚於市，齊尸崔杼於市，或春秋以後增制之法。《曲禮·檀弓》疏乃謂肆市朝者，爲諸侯大夫士之制，固無塙證；又謂天子大夫在甸師氏，士與諸侯大夫同在朝，則又顯違《掌囚》注義，失之遠矣。互詳《掌戮》疏。云：玄謂士師既受獄訟之成，鄉士則擇可刑殺之日，至其時而往泣之，尸之三日乃反也。一者，賈疏云：「乃反，謂收取其尸。」鄭言此者，經云「士師受中，協日刑殺」，文無分別，恐是士師受中，還是士師刑殺，故須辨之。知非士師刑殺者，以其士師是司寇之考，摠攝諸士，所刑殺者，鄉士、遂士、縣士、方士各自往泣之。若遣士師自行，於理不可，是以鄭爲此解也。若欲免之，則王會其期。免猶赦也。期，謂鄉士職聽于朝，司寇聽之曰：王欲赦之，則用此時親往議之。【疏】若欲免之，則王會其期者，謂鄉士以獄訟之要，士之朝，或尚疑

其寃濫，及在八議三宥三赦之科，則於司寇聽之之日，王親視外朝，以三刺之法更審議之也。

注云「免猶赦也」。

者，《廣雅·釋詁》云：「免，去也。」引申之，赦宥以去其罪，亦謂之免。《公羊》昭十九年傳云：「赦止者，免止之罪辭也。」云「期謂鄉士職聽于朝，司寇聽之日」者，于，注例當作「於」，各本並誤。上文云「旬而職聽于朝，司寇聽之」，以是日爲議獄訟之期，過此則獄成不得復免，故王必以是日往會之也。云「王欲赦之，則用此時，親往議之」者，王親往外朝，與司寇羣士共議其可否，不敢輕縱有罪也。惠士奇云：「《孔子集語》引《尚書大傳》曰：『今之聽民者，求所以殺之；占之聽民者，求所以生之。不得其所以生之道，乃刑殺。君與臣會焉，若欲免其死，則近者王會其期，遠者王令三公及六卿會其期。』蓋當司寇聽之之日，而往議之，《書傳》所謂君與臣會焉者也。」大祭祀、大喪紀、大軍旅、大賓客，則各掌其鄉之禁令，帥其屬夾道而蹕。屬，中士以下。【疏】「大祭祀、大喪紀、大軍旅、大賓客則各掌其鄉之禁令」者，賈疏云：「此四者，六鄉皆有其事。大祭祀，若祭天、四時迎氣，即於四郊；大喪紀，當葬所經道；大軍旅，王所行所經過；大賓客，四方諸

侯來朝，各由方而入；並過六鄉路，以是故各掌其鄉之禁令。治讓案：《蜡氏》云：「凡國之大祭祀，令州里除不蠲，禁刑者、任人及凶服者，以及郊野大師大賓客亦如之。」此蓋鄉遂羣士禁令之一隅。大喪，亦謂王、后、世子也。云「帥其屬夾道而蹕」者，凡邦之大事，大小司寇使士帥其屬蹕，此官則帥其屬在鄉境內爲王蹕，職事略同。

注

云，屬，中士以下者，謂鄉士當官之屬，即《敍官》云「中士十有六人」以下是也。三公若有邦事，則爲之前驅而辟，其喪亦如之。鄭司農云：「鄉士爲三公道也，若今時三公出城，郡督郵盜賊道也。」【疏】「三公若有邦事，則爲之前驅而辟」者，《掌次》注云：「有邦事，謂以事從王，若以王命出也。」賈疏云：「三公有邦事，須親自入鄉，則鄉士爲公作前驅，引道而辟止行人。」云「其喪亦如之」者，此家上三公爲文，亦謂三公或在國，或在鄉，其喪葬之事，此官則亦爲之前驅而辟也。賈疏謂通公卿大夫之喪，非經義。通校前後諸職，大喪大司寇前王而辟，三公之喪此官前驅而辟，六卿之喪遂上前驅而辟，大夫之喪縣士前驅而辟，其尊卑隆殺之差正相當，則此職喪不得關卿大夫明矣。

注鄭司農云「鄉士爲三公道也」者，亦以道釋

前驅也。云「若今時三公出城，郡督郵盜賊道也」者，亦舉漢法爲況。《廣韻·十八尤》引《釋名》云：「督郵，主諸縣罰負郵殿糾攝之。」王聘珍云：「郡督郵，盜賊，皆員吏也。《續漢書·百官志》云：『郡皆置諸曹掾史，有五部督郵曹掾。』《輿服志》，大使車，持節者，重導從，有賊曹車、督車。《志》又云：『公卿以下至縣三百石長導從，置門下五吏，賊曹、督盜賊功曹。』」案：王說是也。郡督郵盜賊道者，謂督郵與督盜賊二郡吏，並爲三公道也。今所存《漢北海

相景君銘碑》陰有故門下督盜賊劇騰頌，《漢倉頡廟碑》陰有故督盜賊趙某。洪氏《隸釋·漢巴郡太守張納功德敘碑》陰亦有府後督盜賊枳李街。然則此注云盜賊者，即郡督盜賊，以冢上督郵，故省文不稱「督」耳。賈疏不悟，乃妄云郵謂郵行往來，盜賊謂舊爲盜賊郡內督察郵行者。是以盜賊之人使之道，謬矣。凡國有大事，則戮其犯

命者。【疏】凡國有大事則戮其犯命者」者，上云「大祭祀、大喪紀、大軍旅、大賓客各掌其鄉之禁令」，此犯命即謂犯禁令者，《小司徒》注云「命，所以誓告之」是也。又彼經云「凡國之大事，致民」，注釋爲戎事。攷此經《大司寇》、《小司寇》、《遂士》、《訝士》諸職，並有大事之文。審校文義，疑與《小司徒》不同。賈疏謂止謂征伐田獵之大事，義

似未咳也。

### 遂士掌四郊，鄭司農云：「謂百里外至三百里

也。」玄謂其地則距王城百里以外至二百里。言掌四郊者，此主四郊獄也。六遂之獄在四郊。【疏】「掌四郊」者，此官以主六遂獄訟爲正，而亦兼掌四郊之獄訟也。四郊者，距王城百里，六鄉之餘地，在遠郊以內，謂之郊里，外與六遂疆域相接，故遂士得兼掌其獄訟，猶之六鄉與城郭相接，鄉士亦兼掌國中之獄訟也。此官職掌並與鄉士同，惟以郊遂地別。郊里，詳《縣師》疏。注鄭司農云「謂百里外

至三百里也」者，先鄭意距王城百里外，至二百里之甸地，三百里之稍地，並遂士掌之也。賈疏云：「見《縣士》云『掌野』，去王城四百里曰縣，故曰小都任縣地。《方士》云『掌都家』，謂去王城五百里。既以鄉士所掌爲去王城百里內，惟有一二百里、三百里二處在，當是此遂士掌之，故爲此解。後鄭不從。」云「玄謂其地則距王城百里以外，至三百里」者，後鄭謂遂士惟掌二百里甸，不及二百里稍，破先鄭百里外至三百里之說也。云「言掌四郊者，此主四郊獄也，六遂之獄在四郊」者，賈疏云：「後鄭意，六遂之地則在一百里中，但獄則不在二百里中，當在百里四郊上置之，亦若六鄉

地在王城外，獄則在城中然。詒讓案：後鄭意四郊即六鄉，本與六遂異地，四郊獄訟之事，仍入鄉士；此遂士實止掌六遂，不掌四郊，但六遂之獄在四郊，故云掌四郊耳。依其說，則是遂士空設獄於所掌地界之外，於經殊不可通。不知遂士若僅掌六遂之獄，經不當云掌四郊，明此官實兼掌四郊之獄訟。惟遂與郊同設一獄，四郊止四獄，當遂不別設獄，猶之六鄉與國中同設一獄，當鄉亦不別設獄也。各掌其遂之民數，而糾其戒令，遂士十二人，言各者，一人而分主一遂。【疏】各掌其遂之民數而糾其戒令者，此兼掌當遂案比之法，與遂師爲官聯也。其四郊民數及戒令，當亦兼掌之。經不言者，文略。注云：遂士十二人，言各者，二人而分主一遂者，賈疏云：「遂士十二人，《序官》文。亦如鄉士，若摠掌不分，不得云各，既言各掌，十二人有六遂，是二人分主一遂可知。」聽其獄訟，察其辭，辨其訟獄，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二旬而職聽于朝。司寇聽之，斷其獄，弊其訟于朝；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灋以議獄訟。獄訟成，士師受中。協日就郊而刑殺，各於其遂，肆之二日。就郊而刑殺者，遂士也。遂

士擇刑殺日，至其時往澣之，如鄉士爲之矣。言各於其遂者，四郊六遂，遂處不同。【疏】二旬而職聽于朝者，賈

疏云：此一經亦如鄉士，獄成就朝聽斷，事有異者二旬，與鄉士別，以其去王城漸遠，恐多枉濫，故至二旬，容其反覆也。云「協日就郊而刑殺，各於其遂肆之二日」者，於經例當作「于」，石經及各本並誤。六遂之獄在郊，刑殺各於其獄所在之市也。肆各於其遂，既殺之後，則以尸各移向當遂之市肆之，不於郊市也。鄉士殺與肆同處，而此官掌六遂則否，故經設文不同。賈謂「鄉士獄在國中，不須言『就』，此在郊，差遠，故云『就』」；又謂「六鄉獄并在國中，不得言『各』，六遂獄分在四郊之上，故須言『各』」。並非經義，詳後。注云：就郊而刑殺者，遂士也者，賈疏云：

「經云『士師受中』，即云『協日就郊刑殺』，觀其文勢，亦恐士師刑殺，故云遂士也。云「遂士擇刑殺日，至其時往澣之，如鄉士爲之矣」者，謂如鄉士治國中之獄，亦和合支幹善日而刑肆之也。云「言各於其遂者，四郊六遂，遂處不同」者，賈疏云：「六遂分置四郊之外有六處，獄還六處置之，故云不同也。」案：賈說非也。經云各於其遂肆之二日，謂所肆之地也。鄭雖謂遂士不掌四郊，然此注似亦謂六遂所肆之地不同，非謂獄也。凡四郊六遂之罪人，刑殺



皆於郊獄，既殺而肆則各於其所居之地。郊人有罪，殺之則肆於郊之市；遂人有罪，殺之則各肆於遂之市。經不云於郊者，以既有就郊刑殺之文，故略之。凡因未決則繫於獄，已決則肆於市，不於獄也。六遂之獄并設於四郊，蓋仍依四郊分置四獄，六遂各隨其所近人之，猶鄉獄并設國中，亦止置一獄，不置四獄也。鄭雖不知遂士掌四郊之獄訟，然實未嘗謂六遂分置六獄，<sup>①</sup>賈說既違經義，又失鄭指矣。

若欲免之，則王令三公會其期。令猶命也。王

欲赦之，則用遂士職聽之時，命三公往議之。【疏】則王

令三公會其期者，期，即旬而職聽於朝之期也。賈疏

云：「若會其期，皆在外朝。但民有遠近，故六鄉獄，王自

會其期，六遂獄差遠，使三公會其期也。」注云：「令猶命

也」者，《大司馬》注同。賈疏云：「下文《縣士》云「命」，此

變命云「令」，令命義不殊，故云令猶命也。」云：王欲赦之，

則用遂士職聽之時，命三公往議之者，遂降於鄉，王不親

會其期，故使三公往議之。《王制》云：「大司寇以獄之成

告於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之成告於王，王三有，

然後制刑。」案：此經別無三公聽獄之文，疑即指此三公會

議遂獄之事也。若邦有大事聚衆庶，則各掌其

遂之禁令，帥其屬而蹕。大事，王所親也。【疏】

若邦有大事聚衆庶，則各掌其遂之禁令者，《小司徒》云

「凡用衆庶，則誅其犯命者」，又云：「凡國之大事致民，大故

致餘子。」注云：「大事，謂戍事也。大故，謂災寇也。」案：

此大事聚衆庶，疑當兼戍事致民、災寇致餘子及縣士大役

之等，通言之，大事與大故義得兩含也。賈疏云：「案上鄉

士在四郊內有大祭祀、大喪紀等四事，事多故須歷陳。此

在四郊之外，無大祭祀、大喪紀，惟有大軍旅、大賓客出入

所經，二者有聚衆庶之事，故總云大事聚衆庶耳。此雖不

言夾道，亦當夾道蹕也。案：賈謂大事兼有大賓客之事是

也。但此遂士所掌，亦兼在四郊內，惟在六鄉外耳。賈說

失之。云「帥其屬而蹕」者，賈疏云：「此雖不言夾道，亦當

夾道蹕也。」注云：「大事，王所親也」者，謂王親臨蒞其

事，即謂大軍旅、大田獵之屬也。六卿若有邦事，則

為之前驅而蹕，其喪亦如之。凡郊有大事，

則戮其犯命者。【疏】六卿若有邦事，則為之前驅而

蹕者，賈疏云：「若六鄉近，則使三公有邦事。此六遂差

①「獄」原訛「遂」，據楚本改。

遠，邦事使六卿往。」云：「其喪亦如之」者，亦家上六卿爲文。賈疏亦謂通公卿大夫之喪，非經義也。云：「郊有大事則戮其犯命者」者，賈疏云：「亦謂六遂之民從軍征伐，田獵，其犯命也。」

### 縣士掌野，鄭司農云：「掌三百里至四百里，大夫

所食。晉韓須爲公族大夫，食縣。」玄謂地距王城三百里以外至三百里曰野，三百里以外至四百里曰縣，四百里以外至五百里曰都。都縣野之地，其邑非王子弟、公卿大夫之采地，則皆公邑也，謂之縣，縣士掌其獄焉。言掌野者，郊外曰野，大摠言之也。獄居近，野之縣獄在三百里上，縣之縣獄在三百里上，都之縣獄在四百里上。【疏】「掌野」者，此主四等公邑之獄訟也。職掌亦與鄉士、遂士並同，惟以公邑地別。注鄭司農云：「掌三百里至四百里，大夫所食者，此亦謂三百里外至四百里也。不云外者，文略。先鄭以縣爲四百里之專名，據《司馬法》義也。《地官·敘官》、《載師》先鄭注義並同。賈疏云：「先鄭意，遂士既主三百里、三百里，又案《載師職》「小都任縣地」，在四百里中，故云「掌三百里至四百里，大夫所食」。論讓案：《載師》後

鄭注云：「家邑，大夫之采地；小都，卿之采地。則大夫食三百里稍，不食四百里縣，亦不從先鄭說也。」云：「晉韓須爲公族大夫，食縣」者，賈疏云：「即《載師職》云「小都任縣地」，一也。案：昭五年《左傳》，楚薳啓疆曰：「晉韓襄爲公族大夫，韓須受命而使矣。」注云：「韓襄，無忌子也，爲公族大夫。須，起之門子，年雖幼，已任出使。」如是，韓須不爲大夫，言受命而使，明時爲公族大夫，但年幼。或此注當爲韓襄。知食縣者，下有「十家九縣」，注云「韓氏七邑」是也。案：賈云「或韓須當爲韓襄」是也。《左傳》下文云「韓賦七邑，皆成縣也」，故先鄭知韓襄食縣。杜注則云：「成縣，賦百乘也」，是不以爲縣置之縣，與先鄭義異。云「玄謂地距王城三百里以外至三百里曰野，三百里以外至四百里曰縣，四百里以外至五百里曰都」者，《載師》先鄭注引《司馬法》云：「王國三百里爲州，三百里爲野，四百里爲縣，五百里爲都。」先鄭即據彼爲釋。後鄭則以彼縣爲距王城三百里至四百里之專名，與此縣爲公邑之通名異，特分別釋之，故賈疏云「鄭言此者，欲明此三處之中，有三等公邑」是也。云「都縣野之地，其邑非王子弟、公卿大夫之采地，則皆公邑也，謂之縣，縣士掌其獄焉」者，明此縣士之縣，乃公邑之通名，非三百里至四百里之專名，破先鄭說也。金榜

云：「本職云：『各掌其縣之民數』，又云：『各就其縣肆之三日』，『若邦有大役聚衆庶，則各掌其縣之禁令』，與上經鄉士掌鄉、遂士掌遂協文，與下方士掌都家異職，是公邑謂之縣。」王氏詳說云：「縣士掌四等公邑之獄，惟六鄉無公邑。自遂達畿，自三百里至五百里，公邑之田在是。後鄭以爲三百里甸所有公邑之獄，遂士兼之，故止於三等公邑，失之。」案：王說是也。載師以公邑之田任甸地，注云：「公邑謂六遂餘地，自此以外皆然。」蓋《司馬法》「二百里州立六遂，遂之餘地爲公邑，即公邑任甸地，三百里之野即家邑任稍地，大夫之采地，四百里之縣，即小都任縣地，卿之采地，五百里之都，即大都任疆地，王子弟及公之采地，其有餘地，不爲王子弟、公卿大夫采地者，則王使大夫治之，皆謂之公邑，亦皆謂之縣也。」然則公邑自三百里甸，至五百里疆，凡四等，縣士通掌其獄，與縣師所主之地域正同。後鄭意，甸之公邑爲遂士所兼掌，故此注不及甸，不知《遂士》云「就郊而刑殺，各于其遂，肆之三日」，無掌縣之文，則甸之公邑，非其所兼掌可知。縣士既掌公邑，則甸之公邑尤不宜別隸它職矣。互詳敘官疏。云：「言掌野者，郊外曰野，大摠言之也者，明此掌野亦非三百里至三百里之專名也。」賈疏云：「爾雅云：『郊外曰野』者，非謂

郊外三百里之中，縱四百及五百里，皆得謂之野。是以《遂人》亦云「掌野」，野亦謂百里郊外至五百里皆稱野。故鄭彼注及此注皆云「郊外曰野」，是大摠而言也。鄭言此者，欲見《縣士》云「掌野」，掌三百里外至五百里三處之獄，皆是野耳。」案：此野當依《遂人》注說，通甸稍縣都，乃自百里以外至五百里之摠名，中俱有公邑也。賈依注義，謂不兼甸之公邑，故謂斷三百里外爲始，非經意也。云：「獄居近」者，賈疏云：「從鄉士掌國中已外，遂士掌四郊，皆據近而言，明此縣士三等獄，以次據近而置。」詒讓案：鄉士兼掌國中，遂士兼掌四郊，故各於所治之近地設獄。此縣士實掌四等公邑之獄，宜各就當處設獄，不當如鄭說移居境外而就近也。云「野之縣獄在二百里上，縣之縣獄在三百里上，都之縣獄在四百里上」者，賈疏云：「以三處獄皆名縣者，自三百里外有稍、縣、都，縣居中，故皆以縣獄爲名。若言野縣都，據本爲稱。若然，云掌野，則三處摠名野。及歷言之，則惟三百里得名野者，以其外四百里五百里有縣都之名，還指本號。三百里中地雖有稍名，縣士既名掌野，不得不存一野以爲獄名故也。」案：《載師》云「公邑在甸地」，則三百里中亦有公邑，縣士惟掌三百里已外，其三百里獄，遂士兼掌之矣。」案：注疏說亦誤。此縣士所掌公

邑，實兼四等甸、稍、縣、都，各於當處設獄，甸之獄在三百里上，野之獄在三百里上，縣之獄在四百里上，都之獄在五

百里上。

鄭誤謂甸公邑掌於遂上，遂迭移其地，於經不合，賈亦不能辨也。

各掌其縣之民數，糾其戒令，而

聽其獄訟，察其辭，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三旬而職聽于朝。司寇聽之，斷其獄，弊其訟于朝。群士司刑皆在，各麗其灋以議獄訟。獄訟成，士師受中。協日刑殺，各就其縣，肆之三日。刑殺各就其縣者，亦謂

縣上也。

【疏】各掌其縣之民數者，與縣師爲官聯也。

凡公邑，蓋以百里爲一大縣，長吏治之，井、邑、丘、甸、縣、都，則其屬列也。賈疏云：「案《序官》，縣士三十有二人。縣獄既有三處，蓋三百里地狹人少，當十人，四百里、五百里地廣民多，各十一人，以是故得云各掌其縣之民數也。」案：此縣士實通掌四等公邑，則獄有四處，疑當每處八人，賈不數甸公邑，故謂獄止三處，其說非也。云「三旬而職聽于朝」者，賈疏云：「亦是去王漸遠，故加至三旬，容其自反覆。」云「協日刑殺，各就其縣，肆之三日」者，謂刑殺及肆二事，皆各就其縣。蓋刑殺則各於其設獄之縣市，肆則各於

其罪人所居之縣市也。《遂上職》刑殺於郊之市，肆各於其遂之市，以郊遂不同，故云「協日就郊而刑殺」，又云「各于其遂肆之三日」，別爲更端之詞。此「縣上職」刑殺與肆地雖亦不同，而皆是縣，故以「各就其縣」爲最樞之詞，固各有當也。

注云：刑殺各就其縣者，亦謂縣上也。者，謂縣

士就設獄之縣，澠而刑殺之，猶遂士就郊而刑殺也。賈疏

云：「亦以經文勢相連，恐士師刑殺，故須解之。」若欲免

之，則王命六卿會其期。期亦謂縣士職聽之時。

【疏】則王命六卿會其期者，賈疏云：「以其差遠，故不

使三公，而使六卿會其期也。

注云：期亦謂縣士職聽

之時者，即上文「三旬而職聽于朝」，是其期也。若邦

有大役聚衆庶，則各掌其縣之禁令。若大

夫有邦事，則爲之前驅而辟，其喪亦如之。

凡野有大事，則戮其犯命者。野，距王城二百里

以外，及縣都。【疏】若邦有大役聚衆庶，則各掌其縣之

禁令者，亦與縣師、稍人爲官聯也。《大司馬》注云：「大

役，築城邑也。」案：疑亦當兼師役田役言之。賈疏云：

「直言大役，不言大事，又不言帥其屬而蹕者，則非王行征

伐之事。謂起大役役使民衆，故直各掌其縣之禁令而已。」

云「其喪亦如之」者，亦家上「大夫」爲文。賈疏亦謂通公卿大夫之喪，非經義。云「凡野有大事，則戮其犯命者」者，賈疏云：「謂有軍事於此而犯命者也。」詒讓案：此亦當兼大田獵言之。

注云「野距王城二百里以外及縣都」者，①與上注義同。賈疏云：「上「掌野」雖已解野，今此文云「凡野」，恐有別義，故鄭詳言之。」云「野距王城二百里以外及縣都」者，若如此言，則不通二百里以內，故云距王城二百里以外。從野三百里，縣則四百里，都則五百里，還是縣士獄之所主三處也。」詒讓案：此亦誤不數甸公邑，實當云距王城百里以外也。

### 方士掌都家，鄭司農云：「掌四百里至五百里，

公所食，魯季氏食於都。」玄謂都，王子弟及公卿之采地。家，大夫之采地。大都在置地，小都在縣地，家邑在稍地。不言掌其民數，民不純屬王。【疏】注鄭司農云「掌四百里至五百里」者，亦謂四百里外至五百里也。先鄭依《司馬法》謂都惟在五百里置地，與《載師》大小都家邑文不合，故後鄭不從。賈疏云：「先鄭意，縣上既掌四百里中，故此方士掌五百里之中。」云「公所食」者，謂三公所食大都也。云

「魯季氏食於都」者，魯季氏食邑於費。定十一年《左傳》云：「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杜注云：「三都，費、郕、成也。」先鄭蓋據彼文。然彼都爲大小都之通稱，不定在四百里、五百里之地也。且魯爲侯國，亦不得有五百里上之大都，故後鄭亦不從。云「玄謂都，王子弟及公卿之采地，家，大夫之采地」者，《春官·敘官·都宗人》、《家宗人》注義同。云「大都在置地，小都在縣地，家邑在稍地」者，賈疏云：「欲見此經都是《載師》『大都任置地，小都任縣地』，家是「家邑任稍地」。王子弟親者與公同百里，稍疏者與卿同五十里，更疏者與大夫同二十五里。引《載師》職『大都在置地以下爲證者，是不從先鄭之驗。若先鄭以采地在四百里、五百里之中，《載師》何得有三等之差乎？是以後鄭縣士自掌三等公邑之獄，方士自掌三等采地之獄。且縣士掌三等公邑之獄，親自掌之；若方士掌三等采地之獄，遙掌之。采地自有都家之上掌獄，有事上於方士耳。」云「不言掌其民數，民不純屬王」者，對鄉士、遂士、縣士皆云掌其民數也。賈疏云：「采地之民，雖在王畿之內，屬采地之主，類畿外之民屬諸侯，故云不純屬王。」聽其獄訟之辭，

①「及」原訛「至」，據上注文改。

辨其死刑之罪而要之，三月而上獄訟于國。

三月乃上要者，又變朝言國，以其自有君，異之。【疏】「聽

其獄訟之辭」者，謂方士涖都士、家士而聽獄訟也。賈疏

云：「此則上文都家之士自治其獄，獄成，上王府，亦於外

朝詳聽之事。」注云：「三月乃上要者，又變朝言國，以其

自有君，異之」者，此官掌稍縣都三等采地之獄訟，其地域

遠近，與縣士三等公邑同。而三月上要，較之縣士三旬而

職聽於朝，其期既特遠，又不云于朝，而云于國，國亦指王

朝，對都家爲文，故稱國也。賈疏云：「謂異於鄉士、遂士、

縣士之等。」司寇聽其成于朝，羣士司刑皆在，

各麗其灋以議獄訟。成，平也。鄭司農說以《春秋

傳》曰：「晉邢侯與雍子爭鄙田，久而無成。」【疏】注云

「成，平也」者，《調人》注同。賈疏云：「上三處直言「司寇

聽之」，此獨云「聽其成」者，成謂采地之上所平斷文書，亦

是異之類也。」云鄭司農說以《春秋傳》者，《左》昭十四年

傳文。杜注云：「邢侯，楚申公巫臣之子也。雍子亦故楚

人。」引之者，證成是平之義。獄訟成，士師受中，

書其刑殺之成與其聽獄訟者。都家之吏自協日

刑殺。但書其成與治獄之吏姓名，備反覆有失實者。

【疏】注云：「都家之吏自協日刑殺」者，都家之吏，蓋謂都

士、家士也。以經無協日刑殺之文，明方士不掌刑殺之事，

仍使都士、家士等就其都家協日刑殺，則亦就其所治肆之

三日也。云「但書其成與治獄之吏姓名，備反覆有失實者」

者，刑殺之成，成謂方士所上，司寇所弊之成，聽獄訟者亦

通都家之士及王朝羣士，皆書之；如後有反覆失實，則可

案驗，且誅責失聽之吏也。必書之者，以鄉士、遂士等聽弊

刑殺，總屬一官，而方士則唯掌聽弊，不掌刑殺，且有都家

之上參與其事，更歷非一，易滋舛互，故書之特詳矣。凡

都家之大事聚衆庶，則各掌其方之禁令。方

士十六人，言各掌其方者，四人而主一方也。其方以王之

事動衆，則爲班禁令焉。【疏】「凡都家之大事聚衆庶」者，

謂采地大軍旅、大賓客、大田、大役之事。注云「方士

十六人，言各掌其方者，四人而主一方也」者，賈疏云：「若

不分主，則不得云「各掌」，故知分之。」云「其方以王之事動

衆，則爲班禁令焉」者，以經云大事，故知以王之事動衆；

若都家自以事動衆，則非方士所掌。以時脩其縣灋，

若歲終，則省之而誅賞焉。縣法，縣師之職也。

其職，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野之地域，而辨其夫家人民田萊

之數，及其六畜車輦之稽。方士以四時脩此法，歲終又省之，則與掌民數亦相近。【疏】以時脩其縣灋者，采邑授

地致民之法，與公邑同。此官脩縣法，以施案比徵發之事也。云若歲終則省之而誅賞焉者，省察法之脩舉與否，以誅賞采地之吏，亦都家官之官計、官刑也。注云「縣

法，縣師之職也」者，此亦注用今字作「法」也。縣師職，即下所引是也。惠士奇云：「地官有縣師，秋官有縣士。

凡縣之衆庶，縣士聚之，縣師作之。若將有會同，師田，行役之事，則縣師受法於司馬，甸稍都鄙受法於縣師，是爲縣師之法，名曰縣法。」案：惠說是也。稍人云：「若有會

同，師田，行役之事，則以縣師之灋，作其同徒輦輦，帥而以至，治其政令，以聽於司馬。」此縣法與彼正同。縣師主四等公邑，都家非其所掌，然采地制井田，與公邑同用丘乘

之法，故縣師不掌都家，而方士得脩縣法，此正采地公邑同制井田之塙證也。云其職，掌邦國都鄙甸郊野之地域，而辨其夫家人民田萊之數，及其六畜車輦之稽者，並縣

師文。郊野彼作郊里，此疑誤。後鄭據縣師職文，釋此縣法，其義最塙。然謂縣師所主數周天下，都鄙亦其所掌，則非也。縣師唯掌公邑，不及都鄙，詳彼疏。云「方

士以四時脩此法，歲終又省之，則與掌民數亦相近者，賈

疏云：「上鄉士之等皆言民數，惟方士不言，今此《縣師》云「夫家之數」，即與民數亦相近。言相近者，依《縣師》而知，故云相近也。凡都家之士所上治，則主之。都家之士，都士，家士也。所上治者，謂獄訟之小事，不附罪者也。主之，告於司寇，聽平之。【疏】注云「都家之士，都

士，家士也」者，據敘官文云：「所上治者，謂獄訟之小事，不附罪者也」者，賈疏云：「以其上文已有上師受中，爲附罪之大事，明此是小事。」案：獄訟小事不附罪者，宜都家之士與其長吏自決之，不必上於王國，鄭、賈說不合事情。黃度據訝士「凡四方之有治於上者造焉」，注釋此都家所上治爲讞疑獄，其說似較長。蓋此與《訝士》二經所云治者正同，主即主其來造者也。上文所云者，爲已決之獄訟，此則未決之獄訟，二者不同。《左》昭二十八年傳云：「梗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決，以獄上。」即都家疑獄上於國之塙證矣。云「主之，告於司寇聽平之」者，方士官卑，不得專聽平都家之事，故必告於司寇也。聽平之，即上云「聽其成」是也。

訝士掌四方之獄訟，鄭司農云：「四方諸侯之

獄訟。【疏】注鄭司農云：四方諸侯之獄訟者，賈疏云：

案尚書·呂刑云：「四方司政典獄」，據諸侯爲言。此「訝

士」亦云：「掌四方獄訟」，又下文「諭罪刑于邦國」，皆言諸侯之事，故先鄭云：「諸侯之獄訟也。」諭罪刑于邦國。

告曉以麗罪及制刑之本意。【疏】注云：「告曉以麗罪及制

刑之本意」者，《掌交》注云：「諭，告曉也。」賈疏云：「麗罪

者，謂斷獄附罪輕重也。治讓案：此與《大行人》「諭書名」

義同。謂以刑書告曉邦國制刑之本意。謂依罪之輕重制

作刑法以治之，其意義或深遠難知，訝士則解釋告曉之，若

後世律書之有疏議也。凡四方之有治於士者，造

焉。謂讞疑辯事，先來詣，乃通之於士也。士，主謂士師

也。如今郡國亦時遣主者吏，詣廷尉議者。【疏】凡四方

之有治於士者造焉者，於，經例當作「于」，石經及各本並

誤，下同。賈疏云：「謂四方諸侯有疑獄不決，遣使上王府

士師者，先造詣訝士，乃通之士師也。」注云：「謂讞疑辯

事，先來詣，乃通之於士也」者，辯，舊本並誤「辨」，今據蜀

石經正。《大史》云：「辯事者攷焉。」此注本彼文。《說

文·水部》云：「讞，議臯也。」讞即讞之俗。《文王世子》云

「獄成，有司讞于公」，注云：「讞之言白也。」《續漢書·百

官志：「廷尉，凡郡國讞疑罪」，劉注引胡廣云：「讞，質也。

案：讞疑辯事，謂邦國之士來讞問疑難不決之獄，及辯論

法律之事，則先詣訝士，訝士爲通之於士也。賈疏謂「諸白

疑辯之事」，未達其義。王引之云：「古者謂訟理爲治訟。

凡四方之有治於士者，謂有訟理於士者也。」案：王說亦足

補鄭義。《公羊》成十六年傳，說晉執曹伯云：「公子喜時

外治諸京師而免之。」何注云：「訟治于京師，解免使來

歸。」即侯國訟理於王國之事。經凡治訟對文則異，若《司

市》大治小治，大訟小訟是也；散文則義亦互通。此經四

方之治，亦容咳獄訟言之。蓋治獄訟之官以疑事上請，與

獄訟之人自求訴於士，通得爲治，亦皆經義所包矣。互詳

《小宰》疏。云「士，主謂士師也」者，賈疏云：「以其士師受

中，故知疑獄亦士師受之也。」云「如今郡國亦時遣主者吏，

詣廷尉議者」者，惠棟云：「此請讞之法，當在漢《興律》篇

中。《北堂書鈔》引胡廣《漢官篇解詁》曰：「廷尉當疑獄。」

《漢書·景帝紀》，後元年詔曰：「獄疑者讞有司，有司所不

能決，移廷尉。有令讞而後不當，讞者不爲失。」《杜周傳》

云：「周爲廷尉，二千石繫者新故相因，不減百餘人。郡吏

大府舉之廷尉，一歲至千餘章。大者連連證案數百，小者



也，言郡吏大府上事皆歸廷尉也。」《陳湯傳》：「廷尉增壽議以爲，臣下承用失其中，故移獄廷尉。」如淳曰：「移獄廷尉，如今讞罪輕重。」《于定國傳》：「定國爲廷尉，冬月，治請讞，飲酒益精明。」是漢時疑獄皆讞於廷尉。「四方有亂獄，則往而成之。」亂獄，謂若君臣宣淫、上下相虐者也。往而成之，猶呂步舒使治淮南獄。【疏】「四方有亂

獄則往而成之」者，惠士奇云：「成者，斷獄之名，《王制》所謂成獄辭也。凡聽五刑之訟，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史以獄成告於正，正聽之，正以獄成告于大司寇，大司寇聽之，以獄成告於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成告於王，此之謂成獄辭。訝上掌四方之亂獄，則往而成之。成之者，聽之也。《詩》曰「虞芮質厥成」，虞芮之獄，文王成之。《竹書》：「帝啓八年，帝使孟涂如巴涖訟。」涖者，往而成之也。《左傳》成四年，<sup>①</sup>晉伐鄭，楚子反救鄭，鄭伯與許男訟焉，子反不能決，曰：「側不足以知二國之成。」然則聽訟謂之成也。」注云，亂獄，謂若君臣宣淫、上下相虐者也」者，此皆獄之尤重，大不易平斷者也。《穀梁》昭二十二年傳云：「亂之爲言事未有所成也。」賈疏云：「謂若《左氏傳》

宣九年，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共淫徵舒之母夏姬，衷其相

服，以戲于朝。又，公曰「徵舒似汝」，對曰「亦似君」，泄冶諫，被殺。後徵舒射殺靈公，二子奔楚。楚爲討陳，殺徵舒。是君臣宣淫、上下相虐之事。」云「往而成之，猶呂步舒使治淮南獄」者，《史記·儒林傳》云：「董仲舒弟子溫呂步舒至長史，持節使決淮南獄，於諸侯擅專斷，不報，以《春秋》之義正之。」《漢書·五行志》云：「淮南王安謀反，元朔六年，使董仲舒弟子呂步舒持斧鉞，治淮南獄，以《春秋》誼顯斷於外，不請。」亦王臣至侯國治獄之事，故引以爲況。邦有賓客，則與行人送逆之。入於國，則爲之前驅而辟，野亦如之。居館，則帥其屬而爲之蹕，誅戮暴客者。客出入則道之，有治則贊之。送逆，謂始來及去也。出入，謂朝覲於王時也。《春秋傳》曰：「晉侯受策以出，出入三覲。」入國人野，自以時事。【疏】「邦有賓客，則與行人送逆之」者，行人謂小行人，訝士與彼爲官聯也。《小行人》云：「凡諸侯入王，則逆勞于畿。」是大賓，行人有送逆之禮。小賓客，非小行人所送逆，則與掌訝送逆之。故《掌訝》云：「若將有國賓

①「四」原訛，五，據《左傳》訂正。

客至，與上逆賓于疆；及歸，送亦如之。」注云：「上，訝士。」又《聘禮》，賓及竟，云「君使上請事，遂以入竟」。又賓歸，云「士送至于竟」。《聘義》亦云「君使上迎于竟」。上皆即此訝士也。又《國語·周語》云：「敵國賓至，闕尹以告，行理以節逆之。」此與《聘禮》合。行理，韋注謂是小行人。竊疑或即訝士，凡士官亦稱理，如大司寇曰大理，朝士曰廷理是也。云「居館，則帥其屬而爲之蹕」者，館謂賓客所居之館。古者蹕之名，通於上下，故賓客亦得稱蹕，詳《內豎》疏。云「誅戮暴客者」者，暴，經例用古字，疑當作「競」，詳《地官·敘官》疏。暴客，謂侵暴賓客者，此官則誅戮之也。云「客出入則道之」者，道，唐石經作「導」，案：導正字，道段字，詳《寺人》疏。云「有治則贊之」者，此治謂諮問陳請之事，與上「士治」不同。贊謂佐助，爲達之王也。注

云「送逆，謂始來及去也」者，謂來則逆之，去則送之。云「出入謂朝覲於王時也」者，謂出入於朝也。引《春秋傳》曰「晉侯受策以出，出入三覲」者，賈疏云：「以其言出入，與晉侯稱出入同，故引晉侯事。案：《左氏》僖二十八年，襄王策命晉侯爲侯伯，晉侯「受策以出，出入三覲」。注云：「出入猶去來也。從來至去，凡三見王。」上公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再裸而酢，饗禮九獻，食禮九舉，三勞三問，出入三

覲，爲行此禮，是出入爲朝覲。」案依杜義，則彼出入，猶言從來訖去，與《大行人》、《司儀》「出入幾積」義同。鄭此注專據朝覲出入言，蓋與彼微異。賈說未析。云「人國入野，自以時事」者，賈疏云：「以其外國至此，人國須有親故相見之法，人野須有採取之宜，並是私事，故云時事也。」凡邦之大事聚衆庶，則讀其誓禁。【疏】「凡邦之大事聚衆庶，則讀其誓禁」者，大事，亦謂大祭祀、大喪紀、大軍旅、大賓客，有戒守征役之事，詳《大司寇》疏。賈疏云：「大事者，自是在國征伐之等，聚衆庶非諸侯之事也。則訝士讀其誓命之辭及五禁之法也。」

## 周禮正義卷六十八

朝士掌建邦外朝之灋，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羣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左嘉石，平罷民焉；右肺石，達窮民焉。樹棘以爲位者，取其赤心而外刺，象以赤心三刺也。槐之言懷也，懷來人於此，欲與之謀。羣吏，謂府史也。州長，鄉遂之官。鄭司農云：「王有五門，外曰皋門，二曰雉門，三曰庫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路門，一曰單門。外朝在路門外，內朝在路門內。左九棘，右九棘，故《易》曰『係用徽纆，寘于叢棘』。玄謂《明堂位》說魯公宮曰『庫門，天子皋門；雉門，天子應門』。言魯用天子之禮，所名曰庫門者，如天子皋門；所名曰雉門者，如天子應門。此名制二兼四，則魯無皋門、應門矣。」檀弓曰：「魯莊公之喪，既葬，而絰不入庫門。言其除喪而反，由外來，是庫

門在雉門外必矣。如是，王五門，雉門爲中門，雉門設兩觀，與今之宮門同。闔人幾出入者，窮民蓋不得入也。《郊特牲》譌繹於庫門內，言遠，當於廟門，廟在庫門之內，見於此矣。《小宗伯職》曰：「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然則外朝在庫門之外，皋門之內與？今司徒府有天子以下大會殿，亦占之外朝哉。周天子諸侯皆有二朝，外朝一，內朝二。內朝之在路門內者，或謂之燕朝。【疏】掌建邦外朝之灋者，朝士之官法也。法謂位次及刑禁之類。云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羣吏在其後者，此亦天子外朝之朝位，與《小司寇》三詢之朝位同，與《司士》治朝之朝位異。左謂外朝之東，右謂外朝之西。羣士謂上、中、下士，與《小司寇》、《鄉士》、《遂士》、《縣士》、《方士》諸職之羣士異，詳《小司寇》疏。金鶚云：「外朝有諸侯，故其位與治朝異。諸侯不純臣，有賓道，故東面以尊之，而以卿大夫與孤同列西面也。」云「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者，三公位在外朝之前，南方北面也。凡此三槐九棘，皆謂朝位，非官府所在。《通典·賓禮》據此文謂近庫門有三府九寺，不足據。注云：「樹棘以爲位者，取其赤心而外刺，象以赤心三刺也者，《說文·東部》云：「棘，小棗叢生者。」《毛詩·魏風·園有

桃傳云：「棘、棗也。」又《小雅·大東》傳云：「棘，赤心也。」《初學記·政理部》引《春秋元命包》云：「樹棘槐，聽訟於其下。棘，赤心有刺，言治人者，原其心不失赤實，示所以刺人其情，令各歸實。」《左·昭四年傳》：「桃弧棘矢，孔疏引服虔云：「棘矢者，棘亦有箴，取其名也。」案：《毛詩傳》以棗訓棘，《呂氏春秋·分職》篇云：「棗，棘之有」。此九棘亦即棗之通名，非小棗叢生之木也。《淮南子·時則訓》高注云：「棗取其赤心也。」《方言》云：「凡草木刺人，自關而西謂之刺，江湖之間謂之棘。」是棘與刺義同。《小司寇》及《司刺》以「刺聽獄訟，即在「詢之外朝，故《王制》云：「正以獄成告於大司寇，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明外朝樹棘即取義於是也。云：「槐之言懷也」者，《說文·木部》云：「槐，木也。」槐懷聲類相近。《大戴禮記·勸學》篇云：「懷氏之苞」，《荀子·勸學篇》「懷」作「槐」。《淮南子·時則訓》高注云：「槐，懷也，可以懷來遠人也。」《初學記·政理部》引《元命包》云：「槐之言歸也，情見歸實。」與鄭、高義異。《國語·晉語》云：「鉏麇觸庭之槐而死」，韋注云：「庭，外朝之廷也。《周禮》王之外朝三槐，三公位焉，則諸侯之朝三槐，二卿位焉。」又范獻子執董叔紡於庭之槐。是諸侯、卿大夫外朝之庭皆樹槐也。云：「懷來人於此，欲與之謀」者，

賈疏云：「此亦據「詢而言也。」云：「羣吏謂府史也」者，《小司寇》注義同。金鶚云：「府史是王朝百官之府史，何以屬於諸侯而立於其後乎？」則羣吏非府史明矣。案：金說是也。此羣吏與《小司寇》之「羣吏」同，皆鄉遂公邑都鄙之吏，有地治之官，故立於諸侯之後。《文王世子》云：「王乃命公侯伯子男及羣吏曰：「反養老幼於東序。」注云：「羣吏，鄉遂之官。」彼亦以羣吏與諸侯同命，足與此經互證，詳《小司寇》疏。云：「州長，鄉遂之官」者，鄭意鄉官州長帥其屬黨正以下，遂官縣正亦帥鄙師以下，並在「三公之後，經舉州長以駭縣正。然其說非也。鄉遂之官，即上所謂羣吏在諸侯之後者，州長亦羣吏而在「三公後者，以其領衆庶，殊異之。遂官唯縣正容與州長並列，餘官並不爾也。鄭司農云：「王有五門，外曰皋門，二曰雉門，三曰庫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路門一曰畢門」者，《閭人》注同。後鄭說天子門數與先鄭同，惟雉門與庫門內外互易為異，並詳《閭人》疏。云：「外朝在路門外，內朝在路門內」者，先鄭所謂外朝即治朝也，內朝即《大僕》之燕朝也。後鄭說亦同。惟先鄭不及庫門外之外朝，是謂天子止二朝矣。後鄭則依《小司寇》及此職，別有外朝在皋門之內、庫門之外，與治朝、燕朝而三，與先鄭說異。若如先鄭說，外朝止一，則此職及《小司寇》

之朝位不宜與《司士》互異，其說不通，後鄭改之是也。云「左九棘，右九棘，故《易》曰係用徽纆，寘于叢棘」者，《釋文》「真」作「示」，云「本或作真」。案：《坎》上六《爻辭》云：「繫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繫，係，寘，示，字並通。《易釋文》引劉表亦作「示」。《公羊》宣元年徐疏引鄭《易注》云：「繫，拘也。爻辰在巳，巳爲蛇，蛇之蟠屈似徽纆也。三五互體艮，又與震同體。艮爲門闕，於木爲多節，震之所爲有叢拘之類，門闕之內有叢木多節之木，是天子外朝左右九棘之象也。外朝者，所以詢事之處也。左嘉石，平罷民焉；右肺石，達窮民焉。罷民，邪惡之民也。上六乘陽，有邪惡之罪，故縛約徽纆，寘于叢棘，而後公卿以下議之。其害人者，置之闕上；而施職事焉，以明刑恥之。能復者，上罪三年而赦，中罪二年而赦，下罪一年而赦。不得者，不自思以得正道，終不自改而出闕上者，殺，故凶是也。」是後鄭《易注》說亦以叢棘爲左右九棘，與先鄭同。又案：一鄭以叢棘爲九棘，蓋謂聽訟在外朝。而李氏《周易集解》引虞翻云：「獄外種九棘，故稱叢棘。」依虞說，則獄在九棘之處，是棘在庫門外之左右矣。攷《韓詩外傳》云：「子產之治鄭，一年而負罰之過省，二年而刑殺之罪亡，三年而庫無拘人。」彼庫似即指獄言之。若然，王都之

獄在皋門內，侯國之獄在庫門內與？云「玄謂《明堂位》說魯公宮曰，庫門天子皋門，雉門天子應門，言魯用天子之禮，所名曰庫門者如天子皋門，所名曰雉門者如天子應門，此名制二兼四，則魯無皋門應門矣」者，此引《明堂位》而說之。鄭彼注云：「言門如天子之制也。天子五門，皋、庫、雉、應、路。魯有庫、雉、路，則諸侯三門與？」賈疏云：「後鄭言此者，欲破先鄭以天子雉門在庫門外爲之。若然，魯作庫門，名曰皋門，其制則與天子皋門同，是制一兼二，庫門向外兼得皋門矣。魯作雉門，名曰應門，其制與天子應門同，是亦制一兼二，則雉門向內兼得應門矣。是魯制二兼四之事。魯之庫門既向外兼皋門，魯之雉門又向內兼應門，則天子庫門在雉門外，何得庫門倒在雉門內？此爲一明。治讓案：後鄭意，諸侯三門有皋、應、路，而無庫、雉。魯雖亦三門，而以周公之故，得立庫門、雉門，然但以二門兼皋門、應門之制，仍不得別立皋應二門、備五門之數也。故《大雅·緜》云：「迺立皋門，皋門有伉，迺立應門，應門將將。」毛傳云：「王之郭門曰皋門，王之正門曰應門。美太王作郭門以致皋門，作正門以致應門焉。」鄭箋則云：「諸侯之宮外門曰皋門，朝門曰應門，內有路門。天子之宮加以庫雉。」依毛說，則諸侯不得有皋門、應門。鄭不從其

說也。《玉海·宮室》引《禮義宗》說同。《詩》孔疏中鄭說云：「襄十七年傳，宋人稱『皋門之哲』，諸侯有皋門也。《家語》云『衛莊公易朝市，孔子曰，繹之於庫門之內，失之矣』，則衛有庫門。魯以周公立庫門，而衛亦有庫門者，《家語》言多不經，未可據信，或以康叔賢，亦蒙褒賞故也。」劉敞云：「《明堂位》言魯之庫門制如皋門，魯之雉門制如應門也。魯用王禮，故門同王門。其制雖同，而名不同也。皋門、應門，非諸侯門也。《春秋》曰『雉門及兩觀災』。子家曰『設兩觀，乘大路，諸侯之僭禮也』，譏兩觀，不譏雉門。雉門者，諸侯之禮；兩觀者，天子之禮也。」戴震、焦循說同。案：諸侯三門，當從劉說，有庫、雉而無皋、應。《明堂位》說魯制雖兼天子，而仍不敢僭皋應之名。鄭君謂諸侯有皋應而無庫雉，非也。至襄十七年《左傳》「皋門之哲」，杜本實作「澤門」，陸氏《釋文》斥作「皋」者為誤本，孔氏轉據以證鄭說，疏矣。《家語》，王肅偽撰，固不足證經，然庫門自是諸侯通制，孔氏疑衛或蒙褒賞，則亦非也。互詳《閭人》疏。引《檀弓》曰「魯莊公之喪，既葬而經不入庫門」者，欲證庫門在雉門外也。鄭彼注云：「時子般弑，慶父作亂，閔公不敢居喪，葬已，吉服而反，正君臣欲以防遏之，微弱之至。」云「言其除喪而反，由外來，是庫門在雉門

外必矣」者，亦破先鄭雉門在庫門外之說也。賈疏云：「若庫門在內，雉門在外，應云『而經不入雉門』，何得云『不入庫門』？故鄭云是庫門在雉門外必矣。」云「如是，王五門，雉門為中門」者，後鄭據《禮記》定庫門在雉門外，是雉門為三門，適在五門之中也。賈疏云：「已下更欲破先鄭外朝在路門外事。」云「雉門設兩觀」者，此據魯制兩觀在雉門，謂天子亦雉門設兩觀。其說非也。今案：天子當於應門設兩觀，詳《大宰》及《閭人》疏。云「與今之宮門同」者，《閭人》注說中門云「若今宮闕門」，闕即兩觀也。張衡《東京賦》說漢宮闕，亦云「建象魏之兩觀，旌六典之舊章」。云「閭人幾出入者，窮民蓋不得人也」者，據《閭人》云：「掌守王宮之中門之禁。」鄭意，彼中門即指雉門言之。雉門既有守禁，則窮民不得入，明此外朝有達窮民之事，則不在雉門內可知。然閭人掌中門之禁，實兼庫、雉、應三門言之，鄭謂專屬雉門，亦未咳，詳彼疏。賈疏云：「若外朝在路門外、中門內，外朝有右肺石，達窮民，中門既有閭人幾，則何得度中門入於路門乎？明外朝在中門外矣。」云「《郊特牲》譏繹於庫門內」者，彼文云：「孔子曰：繹之於庫門內，祊之於東方，失之矣。」鄭彼注云：「祊之禮，宜於廟門外之西室，繹又於其堂，神位在西也。此二者同時，而大名曰

繹。其祭禮簡，而事尸禮大。」賈疏云：「引《郊特牲》者，欲見庫門內、雉門外中門不得置外朝之事。」云「言遠，當於廟門」者，賈疏云：「言遠，謂譏其太遠，宜在廟門西，故云當於廟也。」云「廟在庫門之內，見於此矣」者，鄭欲見庫門內無外朝，但有廟。引《小宗伯》職曰「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者，賈疏云：「見社廟在中門外。既然中門外有社稷宗廟在於左右，不得置外朝可知。」案：鄭彼注云：「庫門內、雉門外之左右。」今攷諸侯三門，廟社當在雉門內、路門外。天子五門，廟社當在應門內、路門外。鄭、賈謂在庫門內、雉門外，非也。詳《小宗伯》疏。云「然則外朝在庫門之外，皋門之內與」者，鄭意天子五門，應門之內既有內朝，雉門爲中門，窮民不得入庫門之內，但有廟社而無朝，故定外朝爲在庫門外、皋門內也。云「今司徒府有天子以下大會殿，亦古之外朝哉」者，亦舉漢法爲況，詳《槁人》疏。云「周天子諸侯皆有二朝，外朝一，內朝二」者，賈疏云：「天子外朝一者，卽朝士所掌者是也。內朝二者，司士所掌正朝，大僕所掌路寢朝，是二也。諸侯內朝二者，《玉藻》云：『朝于內朝，朝，羣臣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彼亦路門外內二者爲內朝。」閔二年，季友將生，卜人云：「閒於兩社，爲公室

輔。」兩社，周社、亳社。是兩社在大門內、中門外，爲外朝。是諸侯外朝一，內朝二。」又《掌訝》云：「至于朝，詔其位。」賈疏云：「解諸侯外朝之法，有二稱解之。或解取閔公傳『季友將生，閒于兩社，爲公室輔』，注云：『兩社，周社、亳社。』此二社在大門內、內門外。既云兩社爲公室輔，則外朝所在也。或解以爲《聘禮》『聘賓在外卒，以柝造朝』，柝不可入公門造朝，朝在大門外可知。是其兩解不同。驗此文云于朝者，即是大門外陳擯介之處。言朝即外朝，在大門外，於義可矣。」案：諸侯外朝所在，鄭三禮注無明文。賈謂在大門內，中門外；《掌訝》疏又謂在大門外，《聘禮》疏說同。兩疏自相違伐，無所折衷。劉敞、戴震、焦循並從在大門內之說。金鶚云：「天子外朝在皋門內，則諸侯外朝亦當在庫門內矣。朝必有門，門與朝相對。若在庫門外，則朝不必有門。又朝必有廷，所謂朝廷也。廷必有門以限之，諸侯三朝亦宜有廷。若外朝在庫門外，是諸侯外朝獨無廷矣。無門無廷，何得謂之朝乎？外朝雖不常御，然亦君之朝廷，不可褻慢，故必在門內，設閭人以守之。乃置朝廷於門外，而無守禦，任民馳逐踐踏，褻慢不已甚乎？且路門外有朝，則雉門外亦宜有朝，乃越雉門而遠設於庫門外，此何意也？雉門有兩觀，月吉懸書，萬民得以觀象

法者在此。而外朝爲詢萬民而設，宜亦在此矣。乃設於庫門外，又何意也？」聘禮云：「明日，賓拜于朝。」鄭注：「拜謝主君之恩惠於大門外。」賈疏「諸侯外朝在大門外」，不知鄭謂拜謝於大門外，亦謂朝門之外，可通稱爲朝，如上文賓至於朝之例耳，未嘗謂諸侯外朝之位在庫門外也。賈疏誤甚。經典朝字最多，所指皆不同。有指治朝言者，有指內朝言者，有指外朝言者，有統指三朝而言之者，有指三朝之前，其地通稱爲朝者，讀者當分別觀之。」案：金說甚嚴。聘禮「至于朝」，注云「賓至外門」。又「賓皮弁聘至于朝」，賓入于次，注云「次在大門外之西」。又「若賓死，未將命，則既斂于棺，造于朝，介將命」。此諸文皆指外朝門外之地言之，鄭注並不謂即外朝之廷。賈氏不悟，遂有極入公門之疑，疏矣。又案：此云內朝二者，據《玉藻》「正朝爲內朝，則燕朝更在其內，亦爲內朝可知。若以正朝、燕朝自相對言之，則正朝亦稱外朝」。文王世子云：「公族其在朝，則以官，司士爲之。」鄭彼注云：「外朝，路寢門之外庭。」《國語·魯語》云：「天子及諸侯合民事於外朝，合神事於內朝。」並以正朝與燕朝相對爲內外庭是也。詳《大僕疏》。云：「內朝之在路門內者，或謂之燕朝者，《大僕》云：「王砥燕朝則正位」，注云：「燕朝，朝於路寢之庭，路門內

即路寢庭也。帥其屬而以鞭呼趨且辟。趨朝辟行人，執鞭以威之。【疏】帥其屬而以鞭呼趨且辟者，呼，經例當作「呼」，此疑誤。詳《雞人疏》。釋文云：「趨，本又作趣。」案：趨正字，趣段字。經例趨行字皆作趨，或本非是。詳《縣正疏》。呼以戒警，趨者巡行，皆執鞭爲之。賈疏云：「案《序官》，朝士中士六人，府三人，史六人，胥六人，徒六十人。云帥其屬者，是徒六十人爲之。」注云「趨朝辟行人」者，庫門外之外朝，平時庶民皆得往來，故朝士帥其屬趨於朝，且辟行人，使無干犯也。云「執鞭以威之者，《國語·魯語》云：「薄刑用鞭扑。」韋注云：「鞭，官刑。」蓋行人有不辟者，則以官刑威之。鞭，詳《司市疏》。禁慢朝、錯立、族談者。慢朝，謂臨朝不肅敬也。錯立，族談，違其位傳語也。【疏】禁慢朝、錯立、族談者，此掌肅朝儀也。注云「慢朝謂臨朝不肅敬也」者，《說文·心部》云：「慢，惰也。一曰：慢，不畏也。」《呂氏春秋·上德篇》高注云：「慢，易，不敬也。在朝當肅敬，不肅敬則爲慢朝，故禁之也。」云「錯立族談，違其位傳語也」者，《說文·走部》云：「遣，送遣也。」錯即遣之段字。《小爾雅·廣詁》云：「錯，雜也。」《廣雅·釋詁》云：「族，聚



也。」賈疏云：「違其位解錯立，傳亦聚也，聚語解族談也。」  
詒讓案：《說文·人部》云「傳，聚也」，引《詩》曰「傳胥背憎」。又《口部》云「噂，聚語也」，引《詩》又作「噂」。傳噂聲義並同，疑本一字也。凡得獲貨賄、人民、六畜者，委于朝，告于士，旬而舉之，大者公之，小者庶民私之。俘而取之曰獲，委於朝十日，待來識之者。人民，謂刑人、奴隸逃亡者。《司隸職》曰：「帥其民而搏盜賊。」鄭司農云：「若今時得遺物及放失六畜，持詣鄉亭縣廷。大者公之，大物没人公家也。小者私之，小物自畀也。」玄謂人民之小者，未亂七歲以下。【疏】「凡得獲貨賄、人民、六畜者，委于朝」者，禁民之拾遺也。《荀子·大略篇》云：「國法禁拾遺，惡民之串以無分得也。」委于朝，亦謂庫門外、皋門內之外朝，嘉石、肺石及縣書所在，萬民皆可至者也。金鶚云：「貨賄、人民、六畜委于朝，此外朝，在大門內，可無散失，可待來者識之也。」云「告于士」者，此家上委朝而言，則士即謂朝士也。賈疏云：「得物之人告朝士，乃委之於朝。」惠士奇云：「《費誓》：『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祇復之，我商賈汝。』復之者，在軍則復於長，在國則復於朝，故曰委於朝，告於士。朝者，斷

獄弊訟之外朝，朝士受而聽之，商度其所獲而畀之，是為商賈。」注云，俘而取之曰獲者，賈疏云：「則得者非所俘也。所俘即人民、六畜，其餘貨財之等稱得。」詒讓案：《左》定九年傳：「凡得器用曰得，得用曰獲。」杜注云：「謂用器物以有獲，若麟為田獲，俘為戰獲。」案：得獲對文則異，散文亦通。《公羊》昭二十三年傳云：「君生得曰獲，大夫生死皆曰獲。」此獲人民、六畜，則並謂生而得之。《說文·人部》云：「俘，軍所獲也。」引申之，凡得人民、六畜，非軍獲亦謂之俘，故鄭云俘而取之也。云「委於朝十日，待來識之者」者，謂其主或來識取，則當畀還之，故必委於朝十日以待之也。云「人民，謂刑人、奴隸逃亡者」者，即司厲所掌男人罪隸、女人春梟者也。案：《質人》「掌成市之貨賄、人民、牛馬、兵器、珍異」，注云：「人民，奴婢也。」則占私家奴婢亦得買賣。此人民當兼官私奴婢言之，注未咳。引《司隸職》曰「帥其民而搏盜賊」者，證人民為刑人、奴隸也。鄭司農云「若今時得遺物及放失六畜，持詣鄉亭縣廷」者，舉漢法為況。持詣鄉亭縣廷，不得私取之，與此經委於朝告於士事略同。云「大者公之，大物没人公家也」者，《司市》注云「舉之没人官」。然則經云旬而舉之，即謂沒其大者也。云「小者私之，小物自畀也」者，謂畀所得獲之人

也。云：玄謂人民之小者，未亂七歲以下」者，賈疏云：「案《家語·本命》：『男子八歲而亂齒，女子七歲而亂齒。』此言七歲，據男子，若女子則六歲，皆刑人所生，諸處八歲是男，七歲是女。案：詳《司厲疏》。凡士之治有期日，國中一旬，郊二旬，野三旬，都三月，邦國替。期內之治聽，期外不聽。鄭司農云：「謂在期內者聽，期外者不聽，若今時徒論決，滿三月，不得乞鞫。」【疏】「凡士之治有期日」者，治謂聽訟也。凡治訟對文則異，散文亦通，詳《質人疏》。賈疏云：「即上文聽訟于朝者，鄉七旬，遂士二旬。期日即上鄉士遂士之等，獄訟成，來於外朝職聽，遠近節之，皆有期日。」案：賈說非也。此上治有期日，蓋有二義。一則民以事來訟，上官爲約期日以治之；一則獄在有司而斷決不當者，許其於期內申訴。王平仲云：「謂鄉士、遂士等不能決，及弊，而民不服，赴愬於士者，故以遠近爲期限，非鄉遂士等所上之獄成也。」姜兆錫、莊存與說同。案：王說亦是一義。據先鄭注，以過期不得乞鞫爲證，則固以此爲民之以獄訟來治於士者而言，非羣士上獄訟之期明矣。質人治質劑有期日，與此經同。彼後鄭注云：「謂

齋券契者來訟也，以期內來則治之，後期則不治，所以絕民之好訟且息文書也。以彼證此，則後鄭亦當以此爲民來治獄訟者之期。若羣士稽殿獄訟，而反以不聽距之，是則《禁殺戮》所謂攘獄遏訟之當誅者，豈得著爲令典乎？又案：賈據《鄉士》、《遂士》諸職，謂此期即職聽之期。不知彼期日雖與此同，而自是課羣士治獄訟之遲速，與民之來治於士者不同。《公羊》宣元年，何注云：「占者疑獄，三年而後斷。然則假令有疑難不決之獄，必不限以旬月之期矣。云「國中一旬，郊二旬，野三旬，都三月」者，賈疏云：「國中者，謂獄在國中，據鄉士。郊謂獄在郊，據遂士。野謂縣獄三處皆是野，都謂方士掌都家。」案：賈並據諸士職聽之期爲說，以訟獄之事當依士官所分部職爲科律，故野與都雖同屬稍縣畱地，而爲公邑，一爲采邑，則其期有三旬與三月之異。若質人，則以界域遠近均分爲法，旬稍通屬野，縣鄙通屬都，與此官法小異也。云「邦國替」者，替，《釋文》作「期」。阮元云：「一期者正字，替者俗字。」詒讓案：《釋文》是也。經典凡棋年字與期限字，通作期，俗別作替，非也。亦詳《質人疏》。邦國通畿外九服，故期特遠也。注鄭司農云：「謂在期內者聽，期外者不聽，若今時徒論決，滿三月，

不得乞鞠者，惠棟云：「史記·夏侯嬰傳」集解：「鄧展曰：『律，有故乞鞠。』司馬貞案：《晉令》云：『獄結竟，呼囚鞠語罪狀，囚若稱枉，欲乞鞠者，許之也。』《晉書·刑法志》，陳羣等《新律序》云：『二歲刑以上，除以家人乞鞠之制，省所煩獄也。』二歲刑謂耐以上，此魏世所改，一詒讓案：王符《潜夫論·述赦篇》云：『被冤之家，乃甫當乞鞠，告故以信直，亦無益於死亡矣。乞鞠即乞鞠，字同。囚徒論決三月之內，若有枉濫，得乞再鞠問；若滿三月，則爲時已久，不得復乞鞠也。與期外不聽事相類，故引以爲證。凡有責者，有判書以治，則聽。判，半分而合者。故書判爲辨。鄭司農云：『謂若今時辭訟，有券書者爲治之。辨讀爲別，謂別券也。玄謂古者出責之息，亦如國服與？』【疏】凡有責者，有判書以治，則聽。者，責，即小宰之稱責，注云：『謂貸子』是也。注云：『判，半分而合者』者，《媒氏》注云：『判，半也。』《說文·刀部》云：『判，分也。』又云：『券別之書，以刀判契其旁，故曰契券。』文心雕龍·書記篇云：『券者束也，明白約束，以備情僞，字形半分，故周稱判書。』賈疏云：『即質劑傳別，分支合同，兩家各得其一者也。案：此與小宰「傳別」同，詳彼疏。云「故書判爲辨」者，徐養原云：

「儀禮·士虞記」《明日以其班祔》，注云：「古文班或爲辨，今文爲胖。」胖判皆从半，義亦相近。鄭司農云：『謂若今時辭訟，有券書者爲治之』者，亦以漢法爲況。先鄭意，蓋以有責爲有辭訟，後屬責，注亦釋責爲訟可證。凡辭訟有券書則爲治，無券書或誣謾，則不爲治也。云「辨讀爲別」者，《士師》「傳別」注「故書別爲辨」，引先鄭云：『辨讀爲風別之別，此讀與彼同。』小宰「傳別，故書亦作傳辨」，鄭大夫、杜子春並讀爲別。先鄭以此經云「凡有責者，有判書以治則聽」，與《小宰》「聽稱責以傳別」文正相應，故從故書作辨，而依鄭大夫、杜子春讀爲別。後鄭則以今書作判，義與別同，故不復破字也。云「謂別券也」者，即券之半分而合者也。《管子·問篇》云：『問人之貸粟米有別券者幾何家。』升注云：『別券謂分契也。』並詳《小宰》疏。云「玄謂古者出責之息，亦如國服與」者，後鄭釋責爲稱責，破先鄭義也。賈疏云：『案《泉府》云：『凡民之貸者，以國服爲之息。』彼謂貸官物之法。今此是私民出責之法，無正文，約與之同，故云「與」以疑之。』若然，國服者，如地之出稅。依《載師》「近郊十一之等，若近郊，民取責，一歲十千出一千，遠郊二十而三者，二十千歲出三千，已外可知之。」案：賈說非也。如國

服者，<sup>①</sup>亦如彼四等税法，或二十而一，或十一，或二十而三，或十二，或二十而五，不論何地，出息輕重各隨其所使利，至重不得逾此耳。非必分地面區其等率也。互詳。泉府疏。凡民同貨財者，令以國灋行之。犯令者，刑罰之。鄭司農云：同貨財者，謂合錢共賈者也。

以國法行之，司市爲節以遺之。玄謂同貨財者，富人畜積者，多時收斂之，乏時以國服之法出之，雖有騰躍，其贏不得過。此以利出者與取者，過此則罰之。若今時加賈取息坐臧。【疏】凡民同貨財者，令以國灋行之者，賈疏云：

謂財主出債與生利還主，則同有貨財。令以國法，國法即國服，爲之息利，故云國法行之。論讓案：此同貨財，與司市以泉府同貨而斂賒義同。彼官與民同貨財，斂賒之事，泉府掌之；此民與民同貨財，斂賒之事，民自主之，朝士則掌其法令。云：犯令者刑罰之一者，謂不依國法者，重則有刑，輕則有罰也。注鄭司農云：同貨財者，謂合錢共賈者也。《說文·冂部》云：「同，合會也。」《司市》注云：

「同，共也。先鄭意，此同貨財，爲民欲爲賈而力不能獨舉，則與他人合錢居物，相共爲賈者也。云：以國法行之，司市爲節以遺之者，此亦注用今字作「法」也。《司市》云：「凡

通貨賄，以璽節出入之。先鄭意，經云國法，即司市通貨賄之法，行之，謂達其出入也。但商賈出入有璽節，自是司市恒法，不必屬合錢共賈，且此說與《司市》「同貨」之義亦不合，故後鄭不從。云：玄謂同貨財者，富人畜積者，多時收斂之者，即司市同貨斂賒之事也。後鄭彼注云：「同者，謂民貨不售則爲斂而買之，民無貨則賒賈而予之。此同貨財與彼義同，但彼謂官斂滯貨，此謂富人畜積，事小異耳。云：乏時以國服之法出之者，後鄭意，此國灋即泉府之法，富人於貨賄多時收斂畜積，至缺乏時出而售之，則朝士令之，亦若泉府貸官物，依國服之法，以取其贏。若依十一之法，其本十千，期而出之，則賈爲十一千，以一千之贏爲之息也。泉府同貨，有賒物，有貸泉；此民間同貨財，當亦兼有賒貸之事，若《周書·文酌》篇云：「大農假貸」是也。注謂多時斂之，乏時出之，斂即斂其賒貸之物，出即出而予之。但賒者無息，貸子有息，<sup>②</sup>則亦不逾國服四等之率。金榜又謂此同貨財指貸本以賈者，要皆經義所咳矣。云：雖有騰躍，其贏不得過此者，賈疏云：謂販易得利多少

<sup>①</sup> 原脫「如」，據楚本補。

<sup>②</sup> 「子」，楚本作「予」。

者，騰躍其贏，謂其贏利騰踴乘躍而出，故晉灼曰：「言市物賤，預買畜之，物貴而出賣之，故使物騰躍。」是其事。」案：賈說非也。此謂乏時則賈必騰躍，令以國法行之，則雖當賈騰躍之時，其取贏不得過國服之息，所以禁其踰法以求高賈也。云「以利出者與取者」者，其贏與國服之息相比，則出者有利；賈雖騰躍，而所贏不過國法，則取者亦有利也。云「過此則罰之」者，賈疏云：「物違國服，則爲犯令，得刑。」云「若今時加貴取息坐臧」者，黃丕烈校改「加貴」爲「加責」云：「《司厲》注「盜賊臧加責没人縣官」，今據正。」案：黃校是也。加責取息，謂責取加倍之息也。惠棟云：「《漢書·王子侯表》云：「旁光侯殷坐取息過律，免。」陵鄉侯訴坐貸穀息過律，免。」息有程限，過律則坐臧也。」

**凡屬責者，以其地傳，而聽其辭。**鄭司農云：「謂訟地畔界者，田地町畔相比屬，故謂之屬責。以地傳而聽其辭，以其比畔爲證也。玄謂屬責，轉責使人歸之，而本主死亡，歸受之數相抵冒者也。以其地之人相比近，能爲證者來，乃受其辭爲治之。」

【疏】注鄭司農云「謂訟地畔界者，田地町畔相比屬，故謂之屬責」者，《說文·田部》云：「田踐處曰町。」又《尾部》云：「屬，連也。」《莊子·人間世》釋文引李頤云：「町畦，畔埒。」先鄭訓屬爲連，責爲訟，謂

田之町畔相比屬，因而爭訟也。惠士奇云：「《戰國策》云：「邦屬而壤挈者七百里。」《呂氏春秋·知化》亦云「吳之與越，接上鄰境，壤交通屬」，高注曰：「屬，連也。」責者訟也，《論語》「內自訟」，包咸注云：「訟猶責也。」屬責者，地訟也。」案：惠引《國策》、《呂覽》及《論語》包注證先鄭義，得之。賈疏以地畔界不得名責，駁先鄭，非其旨也。然經不云地訟，又「屬責」與上經「有責」及《小宰》「稱責」文同，則義不得異，先鄭義實不若後鄭之長也。云「以地傳而聽其辭，以其比畔爲證也」者，蓋謂此地傳即《小司徒》之「地比」也。《廬人》注云：「傳，近也。」謂比畔相近之地，使爲證佐，以定其曲直也。云「玄謂屬責，轉責使人歸之」者，《漢書·王莽傳》顏注云：「屬，委付也。」轉責亦謂展轉相委付，故謂之屬。賈疏云：「謂有人取他責，乃別轉與人，使子本依契而還財主。」曾釗云：「屬，託也。屬責者，謂遠賈異方而死者，屬伴侶之人收取其責，負者或賴不償，因訟於官，則官必召其地相比近之民，問是果與亡者爲伴侶否，然後聽而責負者償之。」案：曾說亦通。云「而本主死亡，歸受之數相抵冒者也」者，賈疏云：「轉責者或死或亡也，受責之人見轉責者死亡，則詐言所受時少，是歸受之數相抵冒也。」治讓案：抵冒者，《潛夫論·斷訟》篇云：「借本

治生，逃亡抵中。」《史記·孟嘗君傳》云：「離上抵負。」亦詳《大史》疏。云「以其地之人相比近，能為證者來，乃受其辭為治之」者，後鄭亦以傳為傳近，而義與先鄭異。賈疏云：「謂以其地相比近，委其事實，故引以為證也。言能為證者，則有不能為證之法。地雖相近，有不知者，則不能為證，乃不受其辭而不治之也。」凡盜賊軍鄉邑及家人，殺之無罪。鄭司農云：「謂盜賊羣輩若軍共攻盜鄉邑及家人者，殺之無罪。若今時無故入人室宅廬舍，上人車船，牽引人欲犯法者，其時格殺之，無罪。」【疏】「凡盜賊軍鄉邑及家人，殺之無罪」者，賈疏云：「盜賊並言者，盜謂盜取人物，賊謂殺人曰賊。鄉據鄉黨之中，邑據郭邑之內。」案：賈說非也。鄉邑謂鄉遂公邑，家人謂平民家室，若被盜賊攻略，許其擅殺，不必歸之上也。鄉邑，詳《大宗伯》疏。注鄭司農云「謂盜賊羣輩若軍共攻盜鄉邑及家人者，殺之無罪」者，先鄭蓋以「盜賊軍」略讀，意謂軍為軍衆，言盜賊羣聚成軍者，所至鄉邑若家人，遇則任聽格殺，不以擅殺為罪也。王安石、鄭鏐並釋「軍」為攻圍，屬下讀之。江永云：「軍猶攻殺也。」惠士奇云：「軍謂持兵者。」《春秋》襄二十五年吳子謁伐楚，門于巢，卒。何休曰：「書

伐者，明持兵入門乃得殺之。」然則不持兵不得殺之明矣。雖羣輩共入鄉邑及人家，而格殺之，則殺之者不得無罪，以其不持兵也。苟持兵，豈必羣輩而後殺之無辜哉！故不徒曰盜賊，而又曰軍，所以正盜賊之名也。《左傳》凡兩軍相攻曰軍某師，則軍訓為攻，與《春秋》書伐同義。案：王、鄭、江、惠說是也。俞樾說亦略同。云「若今時無故入人室宅廬舍，上人車船，牽引人欲犯法者，其時格殺之無罪」者，先鄭舉漢法為況。《公羊》定四年徐疏云：「格猶拒也。」案：牽引人，亦謂劫略良人也。賈疏以為《漢賊律》文。凡報仇讎者，書於士，殺之無罪。謂同國不相辟者，將報之，必先言之於士。【疏】「凡報仇讎者，書於士，殺之無罪」者，經例「於」當作「于」，石經及各本並誤。此與調人為官聯也。此士與前告于士異，蓋謂羣士，通上師、鄉士、遂士、縣士、方士、訝士、朝士等而言，凡刑官皆得書也。賈疏謂朝士，①未咳。注云「謂同國不相辟者，將報之，必先言之於士」者，鄭意調人三等辟讎之法，以國中為最近，彼職云「弗辟則與之瑞節而以執之」，彼謂官執之。若官未執，而報者之身與仇讎相遇者，則得殺之。但必先

① 原脫「疏」，據楚本補。

告之於上官，書其姓名於簿籍，不得不告而殺，所以申其情而禁其專擅也。然調人所云，實爲過失殺人，罪不當殺，而設此調和之法，其與之端節而以執之者，本謂以端節與報讎之人，但使執之，不遽殺也。此云殺之無罪，則是法所當討，與彼不同。竊謂此報仇讎，乃謂殺人而不義者，罪本當殺，或逃匿，官捕之未得，則報者得自殺之。此本不在相辟之科，鄭援《調人》以釋此經，實不相當。賈疏謂會赦後，使已離鄉，其人反來還於鄉里，尤非經義，詳《調人》疏。若邦凶荒、札喪、寇戍之故，則令邦國、都家、縣鄙慮刑貶。故書慮爲憲，貶爲寔。杜子春云：寔當爲禁。憲謂幡書以明之，玄謂慮，謀也。貶猶減也。謂當圖謀緩刑，且減國用，爲民困也。所貶視時爲多少之法。【疏】若邦凶荒、札喪、寇戍之故者，凶荒、札喪，即《膳夫》大荒大札。彼又云「國有大故」，注云：「大故，寇戍之事也。」此總言之，則荒札亦爲大故。《宮正》注云「故，凡非常也」是也。此札喪即謂疫癘之喪，非謂王家大喪、小喪之事，喪禮無省刑之法也。云「則令邦國、都家、縣鄙慮刑貶者」，令謂此官依法戒令之。賈疏云：「邦國據畿外，都家謂畿內三等采地，縣鄙謂六遂之內，不言六鄉，舉

六遂則六鄉亦在其中，謂國有此事，則朝上當謀慮緩刑，自貶損之，不得仍依常法也。案：經凡言縣鄙者，皆指四等公邑而言，非六遂五鄣之鄙、五鄙之縣，賈說失之。此舉邦國都家公邑，而不及鄉遂者，舉外以包內，文不具也。詳《宰夫》疏。注云「故書慮爲憲，貶爲寔，杜子春云寔當爲禁者」，據《胥師》及《小司寇》《布憲》諸職並有「憲刑禁」之文，故讀從之。段玉裁云：「子春從故書作憲寔，而易寔爲禁，寔禁古音同在侵鹽添部也。鄭君從今書作「慮貶」，注《士師職》「荒辨」，即援此爲證。然則憲爲字誤，寔爲聲誤。」云「憲謂幡書以明之」者，丁晏云：「《說文》：「六曰鳥蟲書，所以書幡信也。」崔豹《古今注》：「信幡，占之微號也。所以題表官號，以爲符信，故謂爲信幡也。」漢書·鮑宣傳：「博士弟子王咸舉幡太學下曰：欲救鮑司隸者，會此下。」詒讓案：幡即旛之段字。《說文》：「旛，旛，旛胡也。」國語·吳語·韋注云：「肥胡，幡也。旛胡即旛旗之幅。」杜讀爲憲刑禁，謂書刑禁之事於布帛之幅，縣建宣播之，使衆共見，若微識之幡，故云幡書以明之。小宰云：「以官刑憲禁於王宮。」後鄭注云：「憲謂表縣之。」若今新有法令云：「杜說正與彼同。」云「玄謂慮，謀也」者，《爾雅》釋詁《文》云「貶猶減也」者，《說文》·貝部云：「貶，損

也。引申爲減省之義。《廣雅·釋詁》云：「貶、損、減也。」云：「謂當圖謀緩刑，且減國用，爲民困也者。」《大司徒》「十二荒政及《士師》凶荒荒貶之法，並有緩刑減國用，若《廩人》云：「詔王殺邦用」是也。云：「所貶視時爲多少之法者，賈疏云：「此經所有之事重，民益困，則所貶多；所有之事輕，民困不至甚，則所貶少，故云視時爲多少之法也。」

### 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

於版，辨其國中與其都鄙及其郊野，異其男女，歲登下其死生。登，上也。男八月女七月而生齒。版，今戶籍也。下猶去也。每歲更著生去死。【疏】

「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者，於經例當作「于」，石經及各本並誤。此官掌庶民之版，與司土掌羣臣之版，尊卑互相備也。云：「辨其國中與其都鄙及其郊野」者，賈疏云：「國中據六鄉在城中者，都鄙據三等采地，郊謂六鄉之民在四郊者，野謂六遂及四等公邑，是偏畿內矣。案：此國中當專屬王國城郭中，不兼六鄉；而郊則當爲郊里，而兼六鄉。鄉里七萬五千家，內不萃居國中，外與郊里亦不襍處也。賈說未析，詳《大宰》、《縣師》疏。

注云「登，上也」者，《輶人》注同。《說文·趾部》云：「登，上車也。」引申之，凡增上並曰登。此釋登萬民之數，謂進上其所書之數，猶後云獻也；下云「登下」，則猶言增減。《左傳》「昭三年杜注云：「登，加也。」但登下相對爲文，則與上義亦互通，故注不別釋也。云「男八月女七月而生齒」者，詳《小司寇》疏。案：生齒以上，所謂成男成女也。《大戴禮記·千乘》篇云「古者殷書爲成男成女名屬，升於公門」是也。彼「殷」當爲「版」，形近而譌。又《內則》「記子生三月，父名之，即書而告閭史、州史、藏諸閭府、州府。彼生三月而書，即媒氏書成名以上男女之事，與此職亦互相備也。云「版，今戶籍也」者，詳《小宰》、《宮伯》疏。云「下猶去也」者，《戰國策·西周策》高注云「下猶減也」，言減去之也。此登下猶言增減，與《司土》「掌羣臣之版，歲登下其損益之數」義同。云「每歲更著生去死」者，生者著其名於籍，死則去之也。《商子·境內》篇云：「四境之內，丈夫女子皆有名於上，生者著，死者削。」與此經合。《管子·乘馬》篇云：「秋日大稽，與民數得亡。」彼「與」讀爲「舉」，得亡猶此云死生也。又《國語·周語》：「仲山甫曰：古者不料民而知其多少，司民協孤終。」韋注云：「協，合也。無父曰孤。終，死也。合其名籍以登於王也。」此經云「登下其死生」，



即協孤終之事。及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獻其數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內史、司會、冢宰貳之，以贊王治。鄭司農云：「文昌宮三能，屬軒轅角，相與爲體。近文昌爲司命，次司中，次司祿，次司民。」玄謂司民，軒轅角也。天府，主祖廟之藏者。贊，佐也。三官以貳佐王治者，當以民多少黜陟主民之吏。【疏】「及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者，此司民之官成也。云「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獻其數于王」者，凡獻民數有：一、三年大比獻，即此文是也；一、每年孟冬獻，《小司寇》云「孟冬祀司民，獻民數于王，王拜受之」是也。二者並在祭司民之日。此經不言比年獻者，三年總獻，冢宰、大司寇、司民、內史、司會、天府諸官相與聯事，其禮尤盛，足以咳之也。此以民數詔司寇，司寇獻其數于王，皆謂大司寇也。今攷兩獻民數並見《小司寇》，而《大司寇職》無文，疑唯比年之獻爲小司寇所專掌，其三年大比總獻民數，禮尤隆重，則大小司寇正貳宜咸與其事。彼經不言者，或以已具於此，而略之與？祀司民禮，詳《天府》、《小司寇》疏。云「王拜受之，登于天府」者，拜，經例當作「擗」，石經及各本並誤，詳《春

官·世婦》疏。王既受所獻民數，復以付天府使藏之。云登者，亦重之也。云「內史、司會、冢宰貳之，以贊王治」者，《小司寇》云：「內史、司會、冢宰貳之，以制國用。」此贊治亦兼制國用，二職文互相備也。注鄭司農云「文昌宮三能，屬軒轅角，相與爲體，近文昌爲司命，次司中，次司祿，次司民」者，賈疏云：「《武陵太守星傳》，文昌第一曰上將，第二曰次將，第三曰貴相，第四曰司命，第五曰司中，第六曰司祿。不見有司民。三台六星，兩兩相居，起文昌東南，別在大微，亦無司民之事，故後鄭不從。」案：賈說是也。《開元占經·石氏中官占》引《黃帝占》云：「文昌宮三能，與軒轅相與爲體。」又說文昌六星，與《星傳》同。又說三能，近文昌宮者曰太尉司命，次司徒司中，次司空司祿。又引《春秋緯元命苞》，說魁下六星，兩兩而比，曰三能，上台司命，次中台司中，次下台司祿，亦並不云有司民星。先鄭說，未詳所據。互詳《天府》疏。云「玄謂司民，軒轅角也」者，《天府》注義同，亦詳彼疏。云「天府主祖廟之藏者」者，亦據《天府》文。彼又云：「若祭天之司民、司祿，而獻民數、穀數，則受而藏之。」即此官所登者也。云「贊，佐也」者，《外宗》注義同。云「三官以貳佐王治者，當以民多少黜陟主民之吏」者，民數增多則主吏有陟，減少則主吏有黜，

三官皆佐王行之也。賈疏云：「主民之吏，即六鄉六遂大夫、公邑大夫、采地之主，皆是也。」

### 司刑掌五刑之灋，以麗萬民之罪。墨

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剕罪五百，殺罪五百。墨，黥也，先刻其面，以墨室之。劓，截其鼻也。今東西夷或以墨劓爲俗，古刑人亡逃者之世類與？宮者，丈夫則割其勢，女子閉於宮中，若今宦男女也。剕，斷足也。周改臙作刖。殺，死刑也。《書傳》曰：「決關梁，踰城郭而略盜者，其刑臙。男女不以義交者，其刑宮。觸易君命，革輿服制度，姦軌盜攘傷人者，其刑劓。非事而事之，出入不以道義，而誦不詳之辭者，其刑墨。降畔、寇賊，劫略、奪攘、擄虐者，其刑死。」此二千五百罪之目略也，其刑書則亡。夏刑大辟二百，臙辟三百，宮辟五百，劓墨各千，周則變焉，所謂刑罰世輕世重者也。鄭司農云：「漢孝文帝十三年，除肉刑。」【疏】「掌五刑之灋以麗萬民之罪」者，罪，經例用古字，當作「臙」，後及《司刺》、《司厲》、《司圜》、《掌囚》、《掌戮》、《罪隸》並同。此司刑之官法也。《大司寇》注云：「麗，附也。」此官掌五刑之法，依法以附民罪

之輕重。《漢書·刑法志》謂此二千五百條，即《大司寇》三典之中典是也。云「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剕罪五百，殺罪五百」者，罪，《大宰》先鄭注引並作「臙」，當據正。此五刑條目之略，皆先輕後重。依《書·呂刑》宮重於剕，而此經先宮後剕，《漢·刑法志》同，疑亦傳寫之誤。五刑各五百者，亦約舉成數言之。

注云「墨，黥也，先刻

其面以墨室之」者，《白虎通義·五刑》篇云：「墨者，墨其額也。」《說文·上部》云：「墨，書墨也。」《黑部》云：「黥，墨刑在面也。」《書·呂刑》云：「爰始淫爲劓、刖、殛、黥。」孔疏引鄭《書注》云：「黥爲羈黥人面。」《堯典》疏又引今文夏侯等《書》，作「臙、宮、割、劓、頭鹿、剕」。《御覽·刑法部》引《尚書刑德放》云：「涿鹿者，笮人類也。黥者，爲羈笮人面也。」又引鄭彼注云：「涿鹿，黥，皆先以刀笮傷人，墨布其中，故後世謂之刀墨之民也。」據今文《書》及緯文，則墨刑在面，謂之黥，字又作剕。在額謂之涿鹿，亦作頭鹿。以其布墨爲刑，通謂之墨。然散文則在額亦謂之黥，<sup>①</sup>故《國策·秦策》高注云：「刻其額，以墨實其中，曰黥。」鄭此注云「刻面」，不及刻額者，以面可以眡額也。《呂

①「謂」原訛「在」，據楚本改。

刑先言黥，後又言墨辟，黥墨義同。賈疏謂黥爲苗民之虐刑，夏改爲墨，《呂刑》疏亦謂黥面甚於墨額，恐不足據。室，《釋文》云：「本又作涅。」《廣雅·釋器》云：「涅，黑也。」《呂刑》僞孔傳云：「刻其額而涅之曰墨刑。」①《國語·周語》韋注亦云：「刀墨，謂以刀刻其額而墨涅之。室，涅義通。」云「剕，截其鼻也」者，《說文·刀部》云：「剕，刑鼻也。重文剕，剕或從鼻。」《白虎通義·五刑》篇云：「剕者，剕其鼻也。」云「今東西夷或以墨剕爲俗，古刑人亡逃者之世類與」者，《韓詩外傳·廉稽說越俗》云「剕墨文身翦髮」，後漢書·東夷傳云「倭男子皆黥面文身」，此即以墨剕爲俗之類。鄭意古時有犯此二刑者，亡逃於彼，世類蕃衍，相沿爲俗也。又《國語·周語》云：「有散遷懈慢，而著在刑辟，流在裔土，於是有蠻夷之國，有斧鉞刀墨之民。是古刀墨之民流在裔土之事。」云「宮者，丈夫則割其勢，女子閉於宮中」者，《御覽·刑法部》引《尚書刑德放》云：「宮者，女子淫亂，執置宮中，不得出也。割者，丈夫淫，割其勢也。」《白虎通義·五刑》篇說同。《呂刑》僞孔傳云：「宮，淫刑也。男子割勢，婦人幽閉，次死之刑。」《列女傳·貞順》篇云：「士庶人外淫者，宮割。」案：「宮，《呂刑》又謂之椓。《詩·大雅·召旻》云「昏椓靡共」，鄭箋云：「椓，椓毀陰

也。《說文·支部》作「斂」，云「去陰之刑也。」《左傳》僖十五年杜注云：「古之宮閉者，皆居之臺，以抗絕之。」《列女傳·辯通篇·齊威虞姬傳》云：「周破胡惡虞姬嘗與北郭先生通，王疑之，乃閉虞姬於九層之臺，而使有司即窮驗問。即閉宮中不得出之事也。」云「若今宦男女也」者，《天官·敘官》注云「奄，精氣閉藏者，今謂之宦人」是也。詳彼疏。云「剕，斷足也」者，《說文·刀部》云：「剕，絕也。」又《足部》云：「跖，斷足也，重文跖，跖或从兀。」跖正字，剕段借字。《廣雅·釋詁》云：「一剕，斷也。」云「周改臙作刖」者，《文選·西征賦》李注引《尚書刑德放》云：「臙者，脫去人之臙也。」《說文·骨部》云：「臙，郛尚也。臙即臙之俗。鄭意《書傳》有臙無刖，此經有刖無臙，故謂周改臙爲刖。然《公羊·襄十九年》徐疏引鄭《駁異義》云：「皋陶改臙爲制，《呂刑》有制，周改制爲刖。賈疏亦本彼爲說，謂臙本苗民虐刑，咎繇改臙作臙，至周改臙作刖。案：據《駁異義》說，則臙與制異，制與刖亦異，故以三者相變，未詳其說。段玉裁云：「古五刑，臙者，去郛頭骨也。周改臙作跖，斷足也。」古文尚書·呂刑說夏刑作制，《周本紀》

①「刻」原訛「額」，據楚本改。

《漢·刑法志》、《尚書大傳》皆作臙。《周禮注》云「周改臙作刖」，而鄭《駁異義》云：「皋陶改臙爲刖，周改刖爲刖」，與《周禮注》不合。許謂跽即刖，鄭析跽爲二，不知其制何以分別。竊謂制惟見於《呂刑》，他經傳無言跽者，蓋跽者，臙之一名，故《周禮》說周制作刖，《呂刑》說夏制，則刖，即改跽爲刖也。黃以周云：「鄭意臙者，脫其臙也；刖者，斷其趾也；刖者，斷其足也。」《白虎通義·五刑》篇云：「刖者，脫其臙也。」是以刖爲臙也。《漢書·刑法志》孟康注云：「臙者，刖左右趾。」是又以臙爲刖也。《說文》制作跽，刖作刖，「跽，刖也；刖，斷足也」。是又以刖爲刖也。《史記》、《龐涓召孫臙》，以法刑斷其兩足，是又以刖爲臙也。《說文》：「臙，鄒耑也。」脫其臙，謂剔去其鄒耑骨，使不能行，重於刖而輕於刖。「案：黃推《駁異義》說，深得其情。但《莊子·德充符》篇云：「兀者叔山無趾踵見仲尼。」《釋文》引崔譔云：「無趾故以踵行。是亦以刖爲刖。蓋臙、刖、刖，通言之皆爲足刑，故古書咸不其析別。唯《駁異義》顯區爲二，故謂臙與刖異。此注直云周改臙作刖，下引《呂刑》復以刖爲臙，是鄭意實如段說，謂制臙爲一刑，與《駁異義》說自不同，賈并爲一，非也。云「殺，死刑也」者，《說

文·殳部》云：「殺，戮也。」《釋名·釋喪制》云：「罪人曰殺，殺，竄也，埋竄之使不復見也。」《白虎通義·五刑》篇云：「大辟者謂死也。」引《書傳》曰「決關梁，踰城郭而略盜者，其刑臙」者，以下並《尚書大傳·呂刑傳》佚文。《孝經釋文》引鄭《孝經注》云：「踰垣牆，開人關闔者，臙。與伏說略異。云「男女不以義交者，其刑宮」者，即所謂淫刑也。《孝經釋文》引鄭注云：「男女不與禮交者，宮割。」說與此同。云「觸易君命，革輿服制度，姦軌盜攘傷人者，其刑剕」者，《御覽·刑法部》引鄭《大傳注》云：「攘，竊也。」《孝經釋文》引鄭注云：「穿窬盜竊者，剕。說與此略異。賈疏云：「觸君命令不行及改易之，革輿服制度者，依《典命》：上公九命，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九爲節；侯伯已下及卿大夫士，皆依命爲多少之節。是不革，今乃革之。革，改也，謂上僭也。制度，即宮室禮儀制度也。姦軌者，案《舜典》云「寇賊姦軌」，鄭注云：「強聚爲寇，殺人爲賊，由內爲姦，起外爲軌。」案：成十七年，長魚矯曰：「臣聞在外亂爲姦，在內爲軌，御姦以德，御軌以刑。」鄭與傳不同。鄭欲見在外亦得爲軌，在內亦得爲姦，故反覆見之。或後人傳寫誤，當以傳爲正。」云「非事而事之，出入不以道義，而誦不詳之辭者，其刑墨」者，詳《蜀石經作「祥」，古字通

用。《御覽》引《大傳》亦作「祥」，又引鄭彼注云：「非事而事之，令所不當爲也。」《孝經釋文》引鄭注云：「劫賊傷人者墨。」說與此異。云「降畔、寇賊、劫略、奪攘、擄虔者，其刑死」者，賈疏云：「案《呂刑》云「寇賊、姦軌、奪攘、擄虔」，注云：「有因而盜曰攘。擄虔謂撓擾。」《春秋傳》：「虔劉我邊垂」，謂劫奪人物以相撓擾也。」詒讓案：《書傳》云「降畔、寇賊、劫略、奪攘、擄虔」，即《呂刑》之「罔不寇賊、鴟義、姦宄、奪攘、擄虔」也。《呂刑》疏引鄭《書注》說「鴟義」云：「盜賊狀如鴟梟，鈔掠良善，劫奪人物。」是鄭意《書傳》之「劫略」即《呂刑》之「鴟義」也。賈引《書》宄作軌，矯作擄，蓋初唐本如是。今本爲衛包所改，故與賈異。《孝經釋文》引鄭注云：「手殺人者大辟。」說與此異。云「此一千五百罪之目略也，其刑書則亡者，謂此經五刑，刑各五百，是其凡目之較略，其詳具於刑書，則已亡佚。《呂刑》云「明啓刑書胥占」，即此五刑之書也。云「夏刑大辟二百，殛辟三百，宮辟五百，劓墨各千」者，賈疏云：「據《呂刑》而言。案《呂刑》「腠辟五百，宮辟三百」，今此云「殛辟三百，宮辟五百」，此乃轉寫者誤，當以《呂刑》爲正。詒讓案：《呂刑序》云：「呂命穆王訓夏贖刑。」是穆王重申夏法，故鄭據彼爲夏刑也。長孫無忌《唐律疏議》引《尚書大傳》云「夏刑三千條」，

與《呂刑》數適合。又案：此引《呂刑》，「二百」「五百」，刑數互誤。至引彼「剕辟」作「殛辟」者，則是從《今文書·呂刑》。凡「剕辟」「剕罰」字，《史記·周本紀》、《漢書·刑法志》、《白虎通·五刑》篇、《公羊》襄二十九年徐疏引《元命包》，並作「殛」，即鄭所本。鄭此注不從古文作「剕」，亦不以剕與殛爲二之證也。賈疏皆以爲字誤，失之。云「周則變焉」者，賈疏云：「夏刑三千，墨劓俱千，至周，減輕刑，入重刑，俱五百，是夏刑輕，周刑重。案文十八年，史克云，周公制禮，曰「則以觀德」，作《誓命》，曰「毀則爲賊，竊賄爲盜，在九刑不忘」。言九刑者，鄭注《堯典》云：「正刑五，加之流宥、鞭、扑、殛刑，此之謂九刑者。」賈、服以正刑五，加之以八議。昭六年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而云周公作者，《鄭志》云：「三辟之興，皆在叔世。受命之王所制法度，時不行耳，世末政衰，隨時自造刑書，不合大中，故叔向譏之。作刑書必重其事，故以聖人之號以神其書耳。」若然，九刑之名，是叔世所作，假言周公，其實非周公也。」案：依《漢刑法志》說，則此五刑二千五百爲中典，《呂刑》五刑三千爲重典。則夏重周輕，與賈不同。今攷此經自是中典，但《呂刑》實輕於此經，當以賈說爲優。《周書·嘗麥篇》有「刑書九篇」，疑即周公之九刑。此經有五刑，無九

刑，或當如鄭《書注》說，加流宥、鞭、扑、贖爲九。漢·刑法志顏注引韋昭說同。至叔向以九刑爲周之亂政，此必非周公之九刑，賈合爲一而曲爲之說，失之。云「所謂刑罰世輕世重者也」者，亦《呂刑》文。僞孔傳云：「言刑罰隨世輕重也。刑新國用輕典，刑亂國用重典，刑平國用中典。」即據《大司寇》三典爲釋。鄭司農云，漢孝文帝十三年除肉刑者，賈疏云：「案《文帝本紀》，十三年，太倉令淳于公有罪當刑，徙繫長安，無男，有五女，小曰提繫，遂泣上書，乞赦肉刑。所赦者，惟赦墨劓與剕三者，其宮刑至隨乃赦也。」《呂刑》疏說同。惠棟云：「《史記索隱》引崔浩《漢律序》曰：『文帝除肉刑，而宮不易。』張斐注云：『以淫亂人族序，故不易之也。』案：《漢書》鼂錯對策曰『除去陰刑』，張晏曰『宮刑也』。則漢文亦除宮刑矣。或後仍復之。賈、孔之說，蓋本崔、張。」王聘珍云：「《漢書》景帝元年詔曰：『文帝除宮刑，出美人，重絕人之世也。』則文帝之除宮刑審矣。景帝中元四年，赦徒作陽陵者，死罪欲腐者許之。如淳曰：『腐，宮刑也。』是景帝之時宮刑復用，至隋開皇乃除之。」案：惠、王說是也。依《漢·刑法志》說，文帝下令除肉刑，丞相張蒼等議，當黥者髡鉗爲城旦舂，當劓者笞三百，當斬左止者笞五百，當斬右止者棄市。然則十三年所

除者，惟黥、劓、斬左右止耳。其除宮刑，《漢志》無文，故崔、張、賈、孔並謂不易，然恐在十三年後復除此刑，史偶失紀也。若司寇斷獄弊訟，則以五刑之灋詔刑罰，而以辨罪之輕重。詔刑罰者，處其所應不，如今律家所署法矣。【疏】「若司寇斷獄弊訟，則以五刑之灋詔刑罰者，《縣士》云：『司寇聽之，斷其獄，弊其訟于朝，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灋以議獄訟。即其事也。』賈疏云：『司刑主刑書，若於外朝司寇斷獄之時，司刑則以五刑之法詔刑罰。刑罰並言者，刑疑則入罰故也。』注云：『詔刑罰者，處其所應不者，平其法之輕重，審處所抵罪之當與不當也。』云「如今律家所署法矣」者，鄭據漢時律令家有署法，蓋謂書其罪及所當之法於牘也。司刑詔刑罰，亦當書署其法，故舉以爲況。

**司刺掌三刺、三宥、三赦之灋，以贊司寇聽獄訟。**刺，殺也。訊而有罪則殺之。宥，寬也。赦，舍也。【疏】「掌三刺三宥三赦之灋」者，此司刺之官法也。五刑正法，職在司刑，而有疑獄及別情，當反覆詳議者，則又有是三法以求情理之平，此官別掌之，以與司刑相

左右者也。云「以贊司寇聽獄訟」者，《州長》注云：「贊，助也。」司寇聽獄訟時，此官以三法贊助之，皆所以致其詳慎，不輕於施刑也。

注云：「刺，殺也，訊而有罪則殺之」者，

《敘官》注義同。三刺者，問衆以當殺與否。是刑與宥不可豫定，與二宥三赦專在赦宥不同，故以三刺爲名，亦取與三宥相對爲義也。云「宥，寬也」者，《大司寇》注同。云「赦，舍也」者，《爾雅·釋詁》文。宥者，減從輕比，仍科小刑。赦則放免，全無刑罰。《易·解·象傳》云：「君子以赦過宥罪」是也。壹刺曰訊羣臣，再刺曰訊羣吏，三

刺曰訊萬民。訊，言。【疏】「壹刺曰訊羣臣」者，此即

司寇聽於外朝，《鄉士》、《遂士》、《縣士》諸職所謂王及三公六卿會其期者也。羣臣謂孤卿大夫士也。其位在外朝西面，與三詢之位同。云「再刺曰訊羣吏」者，謂鄉遂、公邑、都鄙之吏也，其位東面。云「三刺曰訊萬民」者，謂鄉遂之民，其位北面。賈疏云：「此三刺之事，謂斷獄弊訟之時，先羣臣，次羣吏，後萬民，先尊後卑之義。」

注云：「訊，

言」者，《小司寇》注同。壹宥曰不識，再有曰過

失，三宥曰遺忘。鄭司農云：「不識，謂愚民無所識

則有之。過失，若今律過失殺人不坐死。」玄謂：「識，審

也。不審，若今仇讎當報甲，見乙，誠以爲甲而殺之者。過失，若舉刃欲斫伐，而軼中人者。遺忘，若聞帷薄，忘有在焉，而以兵矢投射之。」【疏】「壹宥曰不識」者，《漢書·刑法志》作「弗識」，義同。二宥，皆本有罪入五刑，而改從輕比，賈後疏謂仍使出贖是也。《書·呂刑》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又云：「五刑之疑，有赦。」下即說五辟疑赦所罰之數，蓋亦含此三宥罰贖之法。彼云赦者，通言之，赦宥義略同也。又《書·舜典》云「流宥五刑」，彼《釋文》引馬融云：「宥，三宥也。」馬據此證彼流宥之義，則馬謂三宥當減從流。然此經諸職無流放之文，鄭《書·禮》注亦皆不以流宥爲二宥，蓋不從馬說。《史記·五帝本紀》集解引馬氏《書注》，別援下文三赦以釋流宥，與陸氏所引不合，疑裴駰之誤。三赦直赦不刑，尤不得爲流宥也。《王制》云：「三公以獄之成告於王，王三又，然後制刑。」注云「又當作宥」，亦引此文爲說。又《管子·法法》篇云：「文有三侑，武無一赦。」又《戒》篇云：「令曰：老弱弗刑，參宥而後弊。」參，三，又，侑，宥，字並通。惟《管子》云「老弱弗刑」，則又兼此三赦矣。注鄭司農云「不識，謂愚民無所識則宥之」者，謂愚民不識法令而誤有觸犯，則宥之，以其與三赦意恩無別，故後鄭不從。云「過失，若今律過失殺人不坐死」者，

《晉書·刑法志》引魏張裴《律注》云：①「不意誤犯，謂之過失，以其非故殺，故不坐死也。」云云，謂識、審也。者，說文·言部云：「識，知也。不識，謂知之不審也。」云不審，若今仇讎當報甲，見乙，誠以爲甲而殺之者，賈疏云：「甲乙者，興喻之義耳。假令兄甲是仇人，見弟乙，誠以爲是兄甲，錯殺之，是不審也。」云過失，若舉刃欲斫伐，而軼中人者，申先鄭之義。《調人》：「凡過而殺傷人者，以民成之。」注云：「過，無本意也。」《漢書·刑法志》顏注云：「過失，非意也。」《廣雅·釋詁》云：「軼，過也。」言舉兵刃本欲斫伐艸木，而過旁出中傷人。淮南子·汜論訓云：「以刃相戲，必爲過失，過失相傷，其患必大。」亦此義也。司救：「鬪士之罷民，亦在過失之科，彼注謂：「酬釐好訟，若抽拔兵器，誤以行傷害人，麗於罪者，與此刃軼中人事亦略同。」云遺忘，若閒帷薄，忘有在焉，而以兵矢投射之者，在焉。下蜀石經有「者」字，王應麟《漢制攷》引同，疑今本誤脫。《漢刑法志》顏注云：「遺忘，忽忘也。」又《西域傳》注云：「閒，隔也。」《國語·晉語》韋注云：「薄，簾也。謂隔帷薄，內實有人在，遺忘以爲無人，而以兵矢投射致傷人也。」者皆非本意，故寬宥其罪。壹赦曰幼弱，再赦曰老旄，三赦曰憊愚。憊愚，生而癡騃。

童昏者，鄭司農云：「幼弱、老旄，若今律令年未滿八歲，八十以上，非手殺人，他皆不坐。」疏：「壹赦曰幼弱」者，矜其幼也。漢書·刑法志顏注云：「幼弱謂七歲以下。《曲禮》云：「人生十年曰幼學，二十曰弱冠」，與此幼弱義別。云「再赦曰老旄」者，矜其老也。旄，葉鈔《釋文》作「耗」，云「本又作旄」。俗本《釋文》作「耄」，非。阮元據《大司寇》注引《書》「王秣荒」，證葉本爲是。案：《說文·老部》作「耄」，云「年九十曰耄」。《漢書·刑法志》說《周禮》三刺作「老耄」，耗旄耗並耄之借字，耄則俗體也。《曲禮》「八十九十曰耄」，《釋文》亦作「旄」，鄭彼注云：「耄，昏忘也。」《釋名·釋長幼》云：「七十曰耄，頭白耄耄然也。」《國語·周語》韋注云：「八十曰耄。耄，昏惑也。」據此諸說，則耄爲七十八九十之通稱。鄭注引《漢律》「八十不坐」爲釋，蓋從《曲禮》說。云「三赦曰憊愚」者，矜其性識之不逮也。賈疏云：「三赦與前三宥所以異者，上三宥不識、過失、遺忘，非是故心過誤，所作雖非故爲，比三赦爲重，據今仍使出贖；此三赦之等，比上爲輕，全放無贖。」案：薛據《孔子集語》引《尚書大傳》：「子曰：古之聽民者，察貧窮，哀孤獨。」

①「裴」，楚本作「斐」。



矜寡。有老幼不肖無告。有是必赦。小過勿增。大罪勿累。老弱不受刑。有過不受罰。是故老而受刑謂之悖。弱而受刑謂之暴。不赦有過謂之賊。率過以小謂之枳。《伏傳》所云有過不受罰。即此經三宥之法也。宥老幼不肖。即此經三赦之法也。

注云「愆愚。生而癡騷童昏者」者。《說文》。

心部云：「怠，愚也。愚，慙也。」哀公問云：「寡人怠，愚冥煩。」案：「怠」字與「慙」之「慙」別。廣雅·釋詁云：

「僮、惛、狂、癡也。騃、癡也。一切經音義引蒼頡云：

「駭，無知之貌。」《國語·晉語》胥臣說八疾云「僮昏不可使謀」，韋注云：「僮，無知。昏，闇亂也。」童、僮、昏、悒，字並

同。鄭司農云：「幼弱老旄，皆令律今年未滿八歲，八十以上，非手殺人，他皆不坐。」者，賈疏云：「案曲禮云：『八

十九日薨，七年日悼，悼與耄，雖有罪不加刑焉。」與此先鄭義合。彼亦謂非手殺人，他皆不坐也。云未滿八歲，則

未薨，是七年者。若八歲已薨，則不免也。惠棟云：「光武紀」建武三年詔曰：「男子八十以上，十歲以下及婦人從

坐者，自非不道、詔所名捕，皆不得繫。」鄭氏《孝經注》云：「手殺人者，大辟。」二詒讓案：《漢書·刑法志》云：「孝景

後三年，下詔著令，年八十以上，八歲以下，當鞠繫者，頌繫之。孝宣元康四年，又下詔，諸年八十非誣告殺傷人，它皆

勿坐。<sup>①</sup>成帝鴻嘉元年，定令，年未滿七歲，賊鬪殺人及犯殊死者，上請廷尉以聞，得減死。合於二赦幼弱老眊之人。」

先鄭說與班同。以此三瀟者求民情，斷民中，而施上服下服之罪，然後刑殺。上服，殺與墨、劓。

下服、宮、刖也。《司約職》曰：「其不信者，服墨刑。」凡行刑，必先規識所刑之處，乃後行之。【疏】以此三濃者求

民情，斷民中者，謂察民情之虛實，求民罪之中正，必用此三法。《小司寇》云：「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以三刺斷庶

民獄訟之中。此以上三法又兼求民情，斷民中，皆互相通貫也。云「而施上服下服之罪」者，此謂凡不在三宥三赦之

科者也。  
注云「上服殺與墨劓，下服宮刑也」者，小司

寇注義同。案：鄭以刑之所加於體之上下，解經上服下服，非也。此服之上下，當以刑之輕重言之，詳《小司寇》。

疏。引《司約職》曰：其不信者服墨刑一者，證刑得言服也。云：凡行刑必先規識所刑之處，乃後行之者，《國語·晉

規畫也。此釋經施上服下服之罪，然後刑殺，施即謂規

畫其當刑之處。然非經義。賈疏謂：「規識在體，若衣服在身，故名規識爲服」，則又失鄭指矣。

## 司約掌邦國及萬民之約劑，治神之約

爲上，治民之約次之，治地之約次之，治功之約次之，治器之約次之，治摯之約次之。

此六約者，諸侯以下至於民，皆有焉。劑，謂券書也。治者，理其相抵冒上下之差也。神約，謂命祀、郊社、羣望及所祖宗也。夔子不祀祝融，楚人伐之。民約，謂征稅遷移，仇讎既和，若懷宗九姓在晉，殷民六族七族在魯衛皆是也。地約，謂經界所至，田萊之比也。功約，謂王功國功之屬，賞爵所及也。器約，謂禮樂吉凶車服所得用也。摯約，謂玉帛禽鳥，相與往來也。【疏】「掌邦國及萬民之約劑」者，與司會、大史、內史爲官聯也。凡王與邦國及萬民爲約，或邦國及萬民自相與爲約，此官並掌其約劑之書。《大史》云：「凡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有約劑者藏焉，以貳六官，六官之所登，則都鄙及百官府亦皆有約劑。此唯舉邦國萬民者，文不具也。云：治神之約爲上一者，國事莫重於祀，故神約爲首也。其餘皆以事之輕重次之。」注云：「此六約者，諸侯以下至於民皆有焉」者，賈疏云：「經云『掌邦國及萬民之約劑』，故知也。以諸侯爲主，中亦有王事，但王至尊，設約不及之耳。」云「劑謂券書也」者，《大司寇》注義同。云

治者，理其相抵冒、上下之差也。者，《喪服》注云：「治猶理也。抵冒，謂與約相抵忤于冒者。上下之差，謂約所著尊卑上下之差等。理之者，所以杜僭倍也。抵冒，詳《大史》疏。」云：「神約，謂命祀、郊社、羣望及所祖宗也」者，《左》僖三十一年傳云：「不可以閒成王、周公之命祀。」杜注云：「諸侯受命，各有常祀。賈疏云：『凡命祀，皆天子命之也。郊者，謂若《祭統》成王命魯外祭則郊社。常平諸侯，直命祀社，故《王制》云『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是常也。羣望，諸侯祭三望，故《傳》云『三代命祀，祭不越望』也。祖宗，諸侯五廟，下及士各有差，庶士庶人祭於寢也。」案：《鶡冠子·王鈇》篇云：「禮靈之符，藏之宗廟，以璽正諸。」蓋所謂神約也。鄭、賈釋神約，專主邦國命祀言之。《大祝》云「禁督逆祀命者」，逆祀命即抵冒神約之事。據《大宗伯》云「乃頒祀于邦國、都家、鄉邑」，則都家以下皆有神約。其邦國自相與亦有神約，若《左》隱八年傳云「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是也。云「夔子不祀祝融，楚人伐之」者，《左》僖二十六年傳云：「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秋，楚成得臣、鬬宜申帥師滅夔，以夔子歸。」杜注云：「祝融，高辛氏之火正，楚之遠祖也。夔，楚之別封，故亦世紹其祀。」此即神約內祭祀之「耑」，故引以爲證。云「民約謂

征稅遷移者，征稅出於夫家，遷移繫其國邑，皆有約劑以檢之，是之謂民約。惠士奇云：「民約者，小司徒邦國之比要，《鄉師》州里之役要也。凡大司馬之所簡稽，旅師之所興積，質人之所賣償，泉府之所斂賒，有約劑者皆是一案：民約所核甚廣，當如惠說。但約與要異，凡有要而無約劑者，則非司約之所掌也。」云「仇讎既和者，賈疏云：『謂若調人云：凡和難，父之讎，辟之海外』之屬是也。諸侯亦有和難之法，故曰『君之讎視父』是也。」論讓案：仇讎既和，則不得復相報，故亦有約也。云「若懷宗九姓在晉，殷民六族七族在魯衛皆是也者，賈疏云：『定四年《左傳》：祝佗云『分魯公以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注云：『殷民，祿父之餘民，三十族六姓也。』又分康叔以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注云：『復如分周公，欲使康叔以化之。』又云『分唐叔以懷姓九宗，職官五正』，注云：『五正，五官之長。』」案：賈所引《左傳注》與杜異，蓋賈、服義。鄭引彼二文者，證邦國民族有定屬也。賈謂亦是和之使遷移，失之。云「地約，謂經界所至，田萊之比也者，惠士奇云：『地約者，封人所封之四疆，量人所量之涂數，形方所正之華離，遂人所造之形體，匠人所畫之溝洫，皆是。』」論讓案：田萊

之比，即《小司徒》之「地比」。《朝士》先鄭注所謂「田地町畔相比屬」是也。云「功約，謂王功國功之屬，賞爵所及也」者，謂《司勳》六功，凡賞爵所及，皆有約以書之也。惠士奇云：「功約者，如二號爲卿，勳在王室，藏于盟府者是也。周官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大常，而司勳藏其貳焉。」云「器約，謂禮樂吉凶車服所得用也者，賈疏云：『謂白天子以下達庶人，皆有之。禮器：簋豆俎簠之屬。樂器：鐘鼓竽笙之屬。吉服：祭服。吉車：巾車。所云天子至庶人，役車皆是凶之車服。』」禮記云「端衰喪車無等」是也。惠士奇云：「器約者，凡喪祭賓射吉凶禮樂之器皆是。春秋列國大夫亦得受天子之器，大路、先路、次路，三命、再命之服。《左》昭四年傳，魯叔孫穆子之聘於周也，王賜之路，復命於君，君復賜之，使三官書之，司徒書名，司馬書服，司空書勳。衛仲叔于奚有功，賜繁纓，與曲縣之樂，亦書在三官。蓋器約之書於丹圖者如此。魯、衛三卿，故書爲三策，則天子六官皆書而藏之可知，故約劑亂而六官辟藏也。云「摯約，謂玉帛禽鳥，相與往來也者，賈疏云：『案《大宗伯》：『以玉作六瑞，公執桓圭』已下，是玉，又以禽作六摯，孤摯皮帛，卿羔，大夫鴈，士雉，工商雞，庶人鶩，皆執以相見，是往來也。』」惠士奇云：「《左傳》定八年，『定公會晉師于瓦，范獻

子執羔，趙簡子、中行文子皆執鴈，魯於是始尚羔」。記祭約之失官也。凡大約劑，書於宗彝；小約劑，書於丹圖。大約劑，邦國約也。書於宗廟之六彝，欲神監焉。小約劑，萬民約也。丹圖，未聞。或有彫器簠簋之屬，有圖象者與？《春秋傳》曰：「斐豹，隸也，著於丹書。」今俗語有鐵券丹書，豈此舊典之遺言？【疏】凡大約劑書於宗彝，小約劑書於丹圖者，於經例並當作「于」，石經及各本並誤。書於宗彝，謂刻銘重器，丹圖則箸於竹帛，皆所以徵信也。注云：「大約劑，邦國約也者，賈疏云：『一上言掌邦國及萬民之約劑，有此者，故大小據而言之。』」云：「書於宗廟之六彝，欲神監焉者，《說文·糸部》云：『彝，宗廟常器也。』《書·益稷》孔疏引鄭《書注》云：『宗彝，謂宗廟之鬱鬯樽也。』《祭統》衛孔悝《鼎銘》云：『勤大命，施于烝彝鼎。』注云：「刻著於烝祭之彝鼎，彝，尊也。」亦引此文為證。賈疏云：「六彝之名，若《司尊彝》云雞、鳥、罍、黃、虎、雉之等，以畫於宗廟彝尊，故知使神監焉。使人畏敬，不敢違之也。」惠士奇云：「宗彝者，宗廟之常器，所謂銘勳彝器，歷世彌光。《韓非子·大體》篇曰：『至安之世，不著名於圖書，不錄功於盤盂，記年之牒空虛。』盤盂，宗彝之屬。

圖書即丹圖。」江永云：「宗彝，謂宗廟之常器，鍾鼎皆是。書於宗彝，如《博古圖》鍾銘、鼎銘是也。注謂宗廟之六彝，誤。案：惠、江說是也。大約劑，事重文繁，故銘勒彝器，藏於宗廟，若鍾鼎盤盂諸重器，通謂之宗彝，欲其歷久不磨滅也。《書·分器》敍云：「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彝。」《左》昭十五年傳云：「撫之以彝器。」義並如是。古鍾鼎款識言彝者甚多，不必鬯尊也。《祭統》之彝鼎，亦即謂鼎，不關尊彝。鄭並未得其義。云：「小約劑，萬民約也者，對邦國為小也。云：「丹圖未聞，或有彫器簠簋之屬，有圖象者與者，《巾車》彫面」注云：「彫者畫之。《說文·彡部》云：「彫，琢文也。」凡刻畫木器為文字，謂之彫器。鄭意，經云丹圖，或謂祭器之有刻畫圖象，又塗以丹漆者，《禮器》云：「丹漆彫幾之美」是也。簠簋，謂木器，故可刻著約劑，與《瓶人》瓦簠異。賈疏云：「此鄭見時有人為此說者，故云『或有』。案：梓人造器有刻畫祭器，博庶物也。是圖象事亦有似，故云『與』以疑之。」引《春秋傳》曰：「斐豹隸也，著於丹書」者，此別一說。據《左》襄二十三年傳文，以丹圖為丹書。杜注云：「蓋犯罪沒為官奴，以丹書其罪。」孔疏云：「丹書，以丹書其籍。」詒讓案：鄭以此丹圖類彼丹書，故引以為證。此與《韓非子》所謂圖書略同。小約劑，事輕文

約，則書於竹帛，取足檢考而已，不必鏤之金石也。云「今俗語有鐵券丹書，豈此舊典之遺言」者，「言」下蜀石經有「乎」字，《漢制攷》引作「與」，今本並無。案：《北堂書鈔·券契部》引《三輔故事》云：「婁敬爲高車使者，持節至匈奴，與其分上界，作丹書鐵券曰：『自海以南，冠蓋之士處焉；自海以北，控弦之士處焉。』」即鄭所謂俗語也。丁晏云：「《漢書·高帝紀》，又與功臣剖符作誓，丹書鐵契，金匱石室。鄭君所言，漢法也。」若有訟者，則珥而辟藏，其不信者服墨刑。鄭司農云：「謂有爭訟罪罰，

刑書謬誤不正者，爲之開藏，取本刑書以正之。當開時，先祭之。」玄謂訟訟約，若宋仲幾、薛宰者也。辟藏，開府視約書。不信，不如約也。珥讀曰珥，謂殺雞取血釁其戶。

【疏】「若有訟者，則珥而辟藏」者，以下並司約之官刑也。賈疏云：「訟，謂爭約劑不決者。珥而辟藏，謂以血塗戶，乃開辟其戶，以出本約劑之書勘之。」注鄭司農云：「謂

有爭訟罪罰，刑書謬誤不正者，爲之開藏，取本刑書以正之」者，《毛詩·大雅·召旻》傳云：「辟，開也。」案：辟，闢之借字，詳《戎石疏》。先鄭意，此謂官府刑書傳寫謬誤不正，以致斷擬失當，成爭訟者，則開藏書之府，取刑書舊本

校驗之也。然司約掌約劑，不掌刑書，故後鄭不從。云「當開時先祭之」者，《小子》「珥於社稷」，先鄭注云：「珥社稷，以牲頭祭也。」先鄭此注義蓋與彼同，謂祭所開之藏也。云「玄謂訟訟約」者，以司約所掌，謂爭約劑、相辯訟者也。云「若宋仲幾、薛宰者也」者，賈疏云：「案《左傳》：定元年正月，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將城成周。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邾，吾役也。』薛宰曰：『宋爲無道，絕我小國於周，以我適楚，故我常從宋。晉文公爲踐土之盟曰：『凡我同盟，各復舊職。』若從踐土，若從宋，亦惟命。』宋仲幾曰：『踐土固然。』又士彌牟曰：『子姑受功，歸，吾視諸故府。』仲幾曰：『縱子忘之，山川鬼神其忘諸乎？』此是訟約法，故引之爲證。」云「辟藏，開府視約書」者，後鄭亦訓辟爲開，但謂視約書，明不當如先鄭爲取刑書也。《說文·戶部》云：「府，文書藏也。」凡約書皆藏於司約之府，其大者則又登於天府，故《大司寇》云「凡邦之大盟約，涖其盟書，而登之于天府」，《天府》云「掌祖廟之守藏」是也。此則珥辟藏，疑兼本職及天府二府藏言之。下文六官辟藏，其事尤慎重，或即指祖廟之守藏與？云「不信，不如約也」者，訟辭不實，與所藏約書舛悞不相應也。云「珥讀曰珥」者，《小子》注讀同，詳《肆師疏》。段玉裁云：「凡言「讀曰」者，

與「讀爲」同，易其字也。云「謂殺雞取血釁其尸」者，賈疏云：「以《雜記》云：『割雞，門當門，其卬皆於屋下』，言卬，故知用雞也。」治讓案：《小子》注云，用羽牲曰卬，其說未塙。然《雜記》載釁廟之禮，云「門夾室皆用雞」，又云卬。此辟藏謂開府門，而亦有卬，明當與《雜記》釁廟門同，殺雞而卬於其門屋之下，其比例是也。又據《雜記》注義，則卬當先薦毛以告神，而後刲其血以釁尸，詳《小子》疏。《廣韻·七志》云：「卬，開刑書，殺雞血祭名。」蓋兼用二鄭此注義。今案：刲卬爲釁禮之通名，不專爲開刑書，《廣韻》說誤。若大亂，則六官辟藏，其不信者殺。大亂，謂僭約，若吳、楚之君，晉文公請隧以葬者。六官辟藏，明罪大也。六官初受盟約之貳。【疏】「若大亂則六官辟藏」者，謂以大約劑爭訟，因而稱詐，誦觚不能辨決者，則此官從六官之長同辟藏，案視之，示重其事也。云「其不信者殺」者，蓋弊以邦誣之刑，附之大辟也。注云，大亂謂僭約者，賈疏云：「以其司約者主約，故知僭約也。」云「若吳楚之君」者，賈疏云：「既言大亂，明是若吳楚之君僭稱王也。」云「晉文公請隧以葬者」者，亦僭約之事，見《左》僖二十五年傳。杜注云：「闕地通路曰隧，王之葬禮也。諸侯皆縣柩而下。」賈疏云：「隧者，請掘地通路，上有負土。」

諸侯已下，上無負土，謂之羨塗。天子有負土，謂之隧。文公請之，欲行天子之禮，故對曰「未有代德，而有一王」，不許之也。云「六官辟藏，明罪大也」者，謂僭踰王章，其罪尤大，故慎重其事也。吳廷華云：「注以亂爲僭，蓋僭亦亂也。但此《司約職》其所謂亂，亦亂其約劑耳。若吳楚僭王，晉文請隧，固不可謂非僭，然未聞有約也。要之大亂是亂約，如神約、民約等皆是，何必僭王請隧乃爲大亂？況僭王請隧，又何必辟藏？至六官辟藏，以其亂大，故羣證之。其有罪與否尚未可定，可遽以罪大爲說乎？案：吳說是也。云「六官初受盟約之貳」者，賈疏云：「以《大司寇》云：『凡邦之大盟約，大史、內史、司會及六官皆受其貳而藏之』者是也。」

## 周禮正義卷六十九

司盟掌盟載之灋。載，盟辭也。盟者書其辭

於策，殺牲取血，坎其牲，加書於上而埋之，謂之載書。《春秋傳》曰：「宋寺人惠牆伊戾坎用牲，加書，爲世子痤與楚客盟。」【疏】「掌盟載之灋」者，司盟之官法也。注云

「載，盟辭也」者，《詛祝》云「作盟詛之載辭」，注云：「載辭，爲辭而載之於策。」案：盟辭即載辭也。詛祝作之，此官掌其法。載者，記載要辭之名。賈疏謂以牲載此盟書於上，故謂之載，非也。《左傳》哀八年，孔疏引劉炫謂載書不得單稱載，亦非。詳《詛祝》疏。云：盟者書其辭於策，殺牲取血，坎其牲，加書於上而埋之，謂之載書者，《左》僖二十五年傳云：「秦晉伐郿，圍商密，宵，坎血加書，僞與子儀、子邊盟者。」②杜注云：掘地爲坎以埋之，餘血加盟書其上，是也。《曲禮》孔疏云：「盟法，先鑿地爲方坎，殺牲於坎上，割牲左耳，盛以珠盤，又取血盛以玉敦，用血爲盟書，成乃歃血而讀書。」案：孔說非也。殺牲歃血，所以申誓，

盟辭書於策，非用血爲書也。又盟亦有不殺牲者，《穀梁》僖九年傳云：「葵丘之會，陳牲而不殺，讀書加於牲上。」是盟之變禮也。引《春秋傳》者，賈疏云：「案襄二十六年《左傳》曰：『宋寺人惠牆伊戾爲太子痤內師無寵。楚客聘於晉，過宋。太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之。至則坎，用牲，加書，徵之，而聘告公曰：太子將爲亂，既與楚客盟矣。』」注云：「惠牆，氏。伊戾，名。」鄭引此者，證坎用牲加書載之事也。論讓案：坎，今本《左傳》作「飲」，坎飲聲近通用。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北面詔明神。既盟，則貳之。有疑，不協也。明神，神之明察者，謂日月山川也。《覲禮》加方明于壇上，所以依之也。詔之者，讀其載書以告之也。貳之者，寫副當以授六官。【疏】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者，以下皆贊盟事，與詛祝、戎右爲官聯。邦國會同之盟，《封人》所謂大盟也。凡大盟必在會同。《詩·小雅·巧言》云「君子屢盟」，毛傳云：「凡國有疑會同，則用盟而相要也。」鄭箋云：「屢，數也。時見曰會，殷

① 鄭原說，鄭、據《左傳》改。

② 「僞」原作「爲」，據楚本改。

見曰同，非此時而盟謂之數。即據此經爲釋。云：「及其禮儀」者，儀，《釋文》作「義」，云「音儀」。盧文弨云：「義本占儀字。」論讓案：「鄭校定經本從「儀」不從「義」，例詳《肆師》注，陸本非。云：北面詔明神者，謂司盟於壇上，北面以盟約詔告神也。《王制》孔疏云：「如《覲禮》及鄭注所云，祀方明之後，乃徹去方明，乃以會同之禮見諸侯，見諸侯訖，若有不協，更加方明於壇上，諸侯等俱北面，戎右傳敦血以授敵者，司盟主其職，故《司盟》云：『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北面而詔明神。』於時王立無文，不可與諸侯同北面，當於阼階上西面。」案：依鄭、孔說，則盟時盟神位在壇上南面，司盟與同盟諸侯皆在壇上北面，唯王西面也。

注云「有疑不協也」者，《左》昭三年傳，鄭子太叔曰「不協而盟」，謂王與諸侯不協，或諸侯自不相協，則盟以要之也。云「明神，神之明察者，謂日月山川也」者，《覲禮》注所謂尚著明是也。案：《左傳》僖二十八年云：「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曰：『有渝此盟，以相及也，明神先君，是糾是殛。』」又襄十一年，同盟于亳，載書曰：「或閒茲命，司慎、司盟，名山、名川，羣神、羣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明神殛之，俾失其民，隊命亡氏，踣其國家。」杜注云：「二司，天神。羣祀，在祀典者。」據此，則盟神所眚甚廣。《說文·同

部》說盟禮云，「北面詔天之司慎、司命」，即以《左傳》說此經之明神，而「司盟」又作「司命」。段玉裁謂「司慎、司命」即《大宗伯職》之「司中、司命」是也。鄭此注云「日月山川」，而不及司慎、司盟等者，舉其明察者而言，其實盟神不止此也。云「《覲禮》加方明于壇上，所以依之也」者，《覲禮》云：「諸侯覲于天子，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玄下黃。設六玉：上圭，下璧，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東方圭。」鄭彼注云：「方明者，上下四方神明之象也。上下四方之神者，所謂明神也。會同而盟，明神監之，則謂之天之司盟。有象者，猶宗廟之有主乎？六色象其神，六玉以禮之。」《覲禮》又云：「天子出拜日於東門之外，反祀方明。」注云：「已祀方明，乃以會同之禮見諸侯也。凡會同者，不協而盟。《司盟職》曰：『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書及其禮儀，北面詔明神，既盟則藏之。』言北面詔明神，<sup>②</sup>則明神有象也。象者，其方明乎？及盟時，又加於壇上，乃以載辭告焉，詛祝掌其祝號。」《覲

① 有渝「四句係甯武子與衛人盟于宛濮之盟辭。

② 「明」原作「盟」，據楚本改。



禮》又云：「禮日於南門外，禮月與四瀆於北門外，禮山川丘陵於西門外。」注云：「盟神必云日月山川焉者，尚著明也。」《詩》曰：「謂予不信，有如皦日。」《春秋傳》曰：「縱子忘之，山川神祇其忘諸乎？」此皆用明神爲信也。」《覲禮》又云：「祭天燔柴，祭山川丘陵升，祭川沈，祭地瘞。」注云：「是謂王巡守及諸侯之盟祭也。其盟愒其著明者。燔柴祭天，謂祭日也。祭地瘞者，祭月也。日月而云天地，靈之也。」《王制》曰：「王巡守至于岱宗，柴。」是王巡守之盟，其神主日也。《春秋傳》曰「晉文公爲踐土之盟」，而傳云「山川之神」，是諸侯之盟，其神主山川也。月者，太陰之精，上爲天使，臣道莫貴焉。是王官之伯會諸侯而盟，其神主月與？」案：方明之神，卽《大宗伯》所謂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也。《覲禮》設六玉，上圭下璧，與彼文小異。鄭注謂不以蒼璧黃琮，則上下之神非天地之至貴者。賈彼疏援此注以申鄭義，謂非天地之至貴，則日月山川之神，故下文「祭天燔柴祭地瘞」，鄭注天地謂日月。金鶚云：「日月可言東西，不可言上下，以上下爲日月，謬甚。」《典瑞》、《考工記》皆言禮山川用璋，安得用圭乎？一案：金說是也。以《禮經》考之，方明蓋古六宗之遺典。大會同合諸侯而盟

誓，則亦合會羣神而詔告之，通六方之神，皆爲盟神，其神衆多，無所專主，謂之方明，總括之稱也。日月山川雖亦咳於上下四方之中，而方明實非專指日月山川，此注說殊不塙。《楚辭·惜誦》云：「所非忠而言之兮，指蒼天以爲正。」令五帝使折中兮，戒六神與嚮服。俾山川以備御兮，命咎繇使聽直。」此亦說盟誓之事，六神卽方明之神，天及五帝山川亦咳於方明，而特舉之者，明其神之衆也。《覲禮》記禮祭天地、日月、四瀆、山川、丘陵，雖卽方明所有之神，然實不必專爲盟祭，故《大戴禮記·朝事》篇以拜日爲教尊尊。鄭專以爲盟神，又以意定爲王巡守盟神主日，諸侯之盟神主山川，王官伯會諸侯而盟神主月，其說並無塙證，殆不足據。方明，互詳《大宗伯》疏。云「詔之者，讀其載書以告之也」者，《大宰》注云：「詔，告也。」謂讀其盟載之書以告神也。云「貳之者，寫副當以授六官」者，此與六官及天府、司會、大史、內史爲官聯也。《小宰》先鄭注云：「貳，副也。」《左·僖二十六年傳》云：「昔周公、大公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呂氏春秋·誠廉》篇云：「武王使叔旦就膠鬲於次四內，而與之盟曰：『加富三等，就官一列。』爲三書同辭，血之以牲，埋一於四內，皆以一歸。」又說，使召公盟微子開於共頭之

下」，亦同。蓋凡盟書，皆爲數本，一本埋於坎，盟者各以一本歸，而盟官復書其辭而藏之。其正本藏天府及司盟之府，副本又別授六官，以防遺失，備檢勘，慎重之至也。賈疏云：「《大司寇職》：『凡邦之大盟約，泚其盟書，而登之于天府，大史、內史、司會及六官，皆受其貳而藏之』者是也。」

**盟萬民之犯命者，詛其不信者亦如之。** 盟詛者，欲相與其惡之也。犯命，犯君教令也。不信，違約者也。《春秋傳》曰：「臧紇犯門斬關以出，乃盟臧氏。」又曰：「鄭伯使卒出緹，行出犬雞，以詛射潁考叔者。」【疏】盟萬民之犯命者，詛其不信者亦如之者，《詩·小雅·何人斯》云：「出此三物，以詛爾斯。」毛傳云：「民不相信，則盟詛之。君以豕，臣以犬，民以雞。」孔疏云：「《司盟》犯命者盟之，不信者詛之，是盟大而詛小也。盟詛雖大小爲異，皆殺牲歃血，告誓明神，後若背違，令神加其禍，使民畏而不敢犯。其人君亦有詛法，襄十一年《左傳》，言季武子將作三軍，盟諸僂閼，詛諸五父之衢；定六年，既逐陽貨及三桓盟於周社，盟國人於亳社，詛諸五父之衢。是人君與羣臣有詛法也。」詒讓案：亦如之者，亦司盟掌其盟約禮儀及北面詔明神等也。臣民盟詛不得設方明，蓋就其地所主之神詛之，若周社、亳社是也。

注云「盟詛者，欲相與其

惡之也」者，致衆而陳其罪以告神，欲使人與神共絕之也。互詳《詛祝》疏。云「犯命，犯君教令也」者，《詩·周頌·下武》箋云：「命猶教令也。」若《上師》「八成」所謂犯邦令者，以其萬民犯國教令，人數衆多，不可盡誅，故盟以威之。云「不信，違約者也」者，《司約》注義同。云「《春秋傳》曰，臧紇犯門斬關以出，乃盟臧氏」者，《左》襄二十三年傳云：「季孫命攻臧氏，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乃盟臧氏。」曰：「無或如臧孫紇，干國之紀，犯門斬關。」是其事也。云「又曰鄭伯使卒出緹，行出犬雞，以詛射潁考叔者」者，《左》隱十一年傳：「鄭伯將伐許，公孫闕與潁考叔爭車。傳于許，潁考叔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顛。」故詛射潁考叔者。杜注云：「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行，行亦卒之行列。疾射潁考叔者，故令卒及行間皆詛之。」引之者，證盟詛是與衆共惡之事。

**凡民之有約劑者，其貳在司盟。** 貳之者，檢其自相違約。【疏】注云「貳之者，檢其自相違約」者，賈疏云：「此與司約副寫一通，來入司盟，檢後相違約勘之。」有獄訟者，則使之盟詛。不信則不敢聽此盟詛，所以省獄訟。【疏】有獄訟者，則使之盟詛者，惠士奇云：「《墨子·明鬼》篇：『昔者齊莊君之臣，有所謂

王里國、中里微者。此二子者，訟三年而訟不斷。齊君由謙殺之，恐不辜；猶謙釋之，恐失有罪。乃使之入共一羊，盟齊之神社，二子許諾。於是泔泔，撓羊而澆其血。讀王里國之辭，既已終矣；讀中里微之辭，未半也，羊起而觸之，折其腳，祧神之而棄之，殢之盟所。著在齊之《春秋》。所謂有獄訟者使之盟，其禮蓋如此。」

注云：不信則不

敢聽此盟詛，所以省獄訟者，賈疏云：「此盟詛，謂將來訟者，先使之盟詛，盟詛不信，自然不敢獄訟，所以省事也。」

凡盟詛，各以其地域之衆庶共其牲而致焉。

既盟，則爲司盟共祈酒脯。使其邑閭出牲而來

盟，已，又使出酒脯，司盟爲之祈明神，使不信者必凶。

【疏】「凡盟詛，各以其地域之衆庶共其牲而致焉」者，此亦

萬民盟詛之事。賈疏云：「盟處無常，但盟則遣其地之民出牲以盟，并出酒脯以祈明神也。」

注云：使其邑閭出

牲而來盟者，謂邑閭有盟詛之事，則司盟使其邑閭之人合

共其牲，邑閭即其地域也。出牲，若《詩》出三物，《左傳》鄭

伯使卒出覈，行出犬雞等是。小盟及詛，並與其事者自出

牲；其大盟，則官共其牲，《封人》「飾牛牲」是也。來盟者，

釋經之致。遂人注云：「一致猶會也。」經云「各以其地域

之衆庶共其牲而致焉，即謂共牲而會其衆庶，使來就盟所而盟也。云「已」又使出酒脯，司盟爲之祈明神，使不信者必凶者，以盟事既訖，而別有祈酒脯，明祈神使不信者必凶，以要同盟者使不敢違也。

### 職金掌凡金、玉、錫、石、丹、青之戒令。

青，空青也。

【疏】「掌凡金玉錫石丹青之戒令」者，此與

人爲官聯也。《說文·金部》云：「金，五色金也。黃爲

之長。銀，白金也。鉛，青金也。銅，赤金也。鐵，黑金

也。」案：金爲黃金，亦爲五金之總名。但古制器多用銅，

故經典通稱銅爲金。此經及《考工記》攻金之工，亦以銅爲

主，而兼有它金，互詳《考工記疏》。錫即白鐵，爲金之別

種。丹即丹砂，與青並爲石之別種，詳《升人》、《職方氏》

疏。賈疏云：「此數種同出於山，故職金摠主其戒令。若

然，地官升人已主，又職金主之者，彼官主其取，此官主其

藏，故二官共主之也。」

注云：青，空青也。二者，《荀子·

王制篇》云：「南海則有曾青丹干。」《神農本草經》云：「空

① 金，原訛，人，據楚本改。

青，生益州山谷及越嶲山有銅處，精熏則生空青，其腹中空。陶注云：「空青多充畫色。」《書·梓材》：「惟其塗丹腹」，孔疏引鄭注云：「《山海經》青丘之山多有青腹。」《釋文》引馬融云：「腹，善丹也。」案：彼丹腹，即此丹青，青腹亦即空青也。丹青並以共石染，故此官令取之也。受其

人征者，辨其物之嫩惡與其數量，楬而璽之，入其金錫于爲兵器之府，入其玉石丹青于守藏之府。爲兵器者，攻金之工六也。守藏者，玉

府、內府也。鄭司農云：「受其人征者，謂主受采金玉錫石丹青者之租稅也。楬而璽之者，楬書其數量以著其物也。璽者，印也。既楬書揃其數量，又以印封之。今時之書有所表識，謂之楬槩。」《疏》「辨其物之嫩惡者，嫩，占美字，詳《大司徒》疏。」注云：「爲兵器者，攻金之工六也」者，

據《考工記》文，築氏爲削，冶氏爲戈戟，桃氏爲劍，是爲兵者。皐氏爲鍾，栗氏爲量，段氏爲鑄，是爲器者。六者爲工，其官皆常有府，冬官闕，故無文。知非司兵之府者，以司兵掌藏不掌爲也。云「守藏者，玉府內府也」者，此與大府守藏之府義同。賈疏云：「案《玉府》云：『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凡良貨賄之藏。』《內府》云：『掌受九貢九賦九

功之貨賄、良兵、良器。」故知守藏府是此二者也。兵器之府言爲者，攻金之工須造作，守藏之府不造器物，故云守也。鄭司農云「受其人征者，謂主受采金玉錫石丹青者之租稅也」者，《大司徒》注云：「征，稅也。」凡采金玉錫石丹青之人征者有三：一則大宰九職虞衡商賈所貢之功，二則九賦山澤之賦，此二者爲正法；三則地官虞衡所屬山澤之農出物，以當九穀之賦。凡此諸征之人，職金皆受之也。云「楬而璽之者，楬書其數量，以著其物也」者，謂書其物多少之數量於代，仍著於其物之側，以爲表識。《職幣》注云：「楬之，若今時爲書以著其幣」，與此義同。《釋文》云：「著，直略反，沈張慮反。」案：直略之音爲附著之著，張慮之音爲表著之著，以《職幣》、《典婦功》、《泉府》諸注證之，則陸音是，沈音非也。云「璽者印也」者，古通以印爲璽，詳《司市》疏。云「既楬書揃其數量，又以印封之」者，揃，宋附釋音本作「揃」。案：揃揃並揃之別體，詳《泉府》疏。以印封書，若《左》襄：「十八年傳所謂璽書。」賈疏云：「楬，即今之版書。揃，即今錄記文書。謂以版記錄量數多少并善惡，爲後易分別故也。」云「今時之書有所表識，謂之楬槩」者，《蜡氏》：「若有死於道路者，則令埋而置楬焉」，先鄭注亦云：「楬，欲令其識取之，今時楬槩是也。」《廣雅·釋器》

云：「楊槩，杙也。」《方言》郭注云：「概，楊，杙也。」江東呼都。」案：都槩聲類同，合言之則曰楊槩。段玉裁云：「《說文·木部》楊字下曰楊槩也。然則楊槩，漢時語。《說文》無槩篆者，槩即箸之俗字。」案：段說亦通。但楊槩連語，即概杙之名，與泛言楊槩別。封演《聞見記》引此注，<sup>①</sup>作「楊如今題署物」，疑舛改，不足據。人其要。要，凡數也。人之於大府。【疏】「人其要」者，此官既受諸物之人征，分送諸府，又以總要入大府，以備檢攷，亦所謂官成也。注云：「要，凡數也」者，《說文·二部》云：「凡，最括也。」《小宰》注云：「要會，謂計最之簿書。此要亦所入征金玉錫石丹青等最括大數之簿書也。」云「人之於大府」者，賈疏云：「職金既知量數，錄要簿入大府。掌受士之金罰、貨罰，入于司兵。給治兵及工直也。貨，泉貝也。罰，罰贖也。」《書》曰：「金作贖刑。」【疏】「掌受士之金罰貨罰，入于司兵」者，《大司徒》注云：「士，司寇、士師之屬。金罰、貨罰，五罰之金與貨。二者並先入士官，士官以授職金，又受而轉給司兵，與彼爲官聯也。」《書·呂刑》云：「五行不簡，正于五罰。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劓辟疑赦，其罰惟倍，閱實其罪。剕辟疑赦，其罪倍。」制辟疑赦，其罪倍

差，閱實其罪。官辟疑赦，其罰六百鍰，閱實其罪。大辟疑赦，其罰千鍰，閱實其罪。」即五罰輕重之差也。蓋罪重者則罰金鍰，罪輕者則罰貨之泉貝。賈疏謂出罰之家，時或無金，即出貨以當金直，故兩言之，亦通。又《大司寇》「民獄人鈞金，不直者當沒金入官」，則亦此官受之矣。注

云「給治兵及工直也」者，謂罰金則給治兵之用，罰貨則給攻金六工之直也。古者以銅爲兵，金即銅也。《國語·齊語》云：「桓公問曰：『齊國寡甲兵，爲之若何？』管子曰：『制重罪贖以犀甲一戟，輕罪贖以鞮盾一戟，小罪適以金分。美金以鑄劍戟，惡金以鑄鉏夷斤櫨。』」《管子·小匡》篇亦有其文。是罰金給治兵之事。吳廷華云：「貨罰亦入於司兵，《藥人》所謂受財于職金，以齎其工是也。」云「貨，泉貝也」者，《說文·貝部》云：「貨，財也。」又云：「古者貨貝而寶龜，周而有泉，至秦廢貝行錢。」是泉貝通爲貨。司市有罰布，亦貨罰之一也。云「罰，罰贖也」者，《說文·刀部》云：「罰，擊之小者，从刀从罍。未以刀有所賊，但持刀罵置，則應罰。」謂罪疑及小入三者，則責令輸金貨於官，以自贖也。引《書》曰：「金作贖刑」者，堯典文，僞古文入

①「聞見」原倒，據楚本乙。

《舜典》。《史記·五帝本紀》集解引馬融《書注》云：「金，黃金也。意善功惡，使出金贖罪，坐不戒慎者。」賈疏云：「《呂刑》云：『墨辟疑赦，其罰百鍰。』《考工·冶氏》云：『戈戟重：鈇。』夏侯、歐陽說云：『墨罰疑赦，其罰百率，古以六兩爲率。』《古尚書》說，百鍰，鍰者率也，一率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也，百鍰爲三斤。鄭玄以爲古之率多作鍰。鄭注《冶氏》云：『許叔重《說文解字》云：鈇，鍰也。』今東萊稱或以大半兩爲鈇，十鈇爲鍰，鍰重六兩大半兩。」若然，鍰鈇一也。言大半兩，是二分兩之一。鄭意以此爲正，故不從諸家以六兩爲鍰。且古者言金，金有兩義。若相對而言，則有金銀銅鐵爲異；若散而言之，摠謂之金。是以《考工記》云「六分其金而錫居一」之等皆是銅。是以《禹貢·揚州》云「貢金三品」，孔以爲金銀銅，鄭以爲銅三色，是對散有異。但古出金贖罪，皆據銅爲金。若用黃金百鍰，乃至大辟千鍰，無齊之理。」案：賈說是也。注云「給治兵」，則鄭固以金爲銅矣。《大司寇》「鈇金」，亦謂銅也。馬氏《書傳》以金爲黃金，僞孔傳同。孔疏云：「此以金爲黃金，《呂刑》『其罰百鍰』，傳爲黃鐵。俱是贖罪而金鐵不同者，古之金銀銅鐵，摠號爲金，銅鐵俱名爲金，則鐵名亦包銅矣。此傳黃金，《呂刑》黃鐵，皆是今之銅也。古之贖罪

者皆用銅，漢始改用黃金，但少其斤兩，令與銅相敵。故鄭玄《駁異義》言贖死罪千鍰，鍰六兩大半兩，爲四百一十六斤十兩大半兩銅，與今贖死罪金三斤，爲價相依附，是古贖罪皆用銅也。漢及後魏贖罪皆用黃金，後魏以金難得，合金一兩，收絹十匹。今律乃復依古死罪贖銅一百二十斤，於古稱爲三百六十斤。孔以鍰爲六兩，計千鍰爲三百七十五斤，今贖輕於古也。案：孔說與賈同。但馬、孔《書傳》所云黃金者，蓋並誤依漢制爲說，孔見其與古制用銅不合，而不欲顯廢其非，強爲之說，實非馬、孔義也。旅于上帝，則共其金版，饗諸侯亦如之。鉸金謂之版，此版所施未聞。【疏】「旅于上帝則共其金版」者，謂有故而祭受命帝也。旅上帝共金版，則郊禘大祭並共之可知。賈疏謂旅上帝即祭五天帝於四郊及明堂，《爾雅》郭注引此經亦云「祭五帝」，並非也。詳《掌次》疏。云「饗諸侯亦如之」者，賈疏云：謂若《大行人》上公「饗侯伯再饗子男一饗」之等。此旅上帝及饗，一者皆設金版。」注云「鉸金謂之版」者，即《爾雅·釋器》云：「鉸金謂之鉸。」彼《釋文》云：「鉸，本亦作版。」郭注亦引此爲釋。金版蓋謂鍊冶金爲版，金當兼有金銀銅三品，《說文·金部》云：「釘，鍊

鉗黃金」是也。云「此版所施未聞」者，《禮經》祭饗無施金版之文，故云未聞。莊存與云：「《禮器》曰：『金次之，見情也。』大饗饗賓皆有之，即此金版與？」姜兆錫說同。案：《禮器》據大饗而言，鄭注謂禘祭先王，凌廷堪據《郊特牲》謂即饗食燕之饗，未知孰是。莊氏據彼以說此金版，於義可通。惟《郊特牲》文作「以鍾次之」，則金爲鍾，不爲版，豈不鑄鍾則以金版充之與？凡國有大故而用金

石，則掌其令。主其取之令也。用金石者，作檜雷椎

攄之屬。【疏】「凡國有大故而用金石」者，《膳夫》注云：

「大故，寇戎之事。」此金當兼有銅鐵，《國語》所謂惡金之屬。賈疏云：「用金石而云大故，止謂寇戎，爲禦捍之器有用金石者也。」注云「主其取之令也」者，明職金主令取

金石以給之，不主造作之事。云「用金石者，作檜雷椎攄之屬」者，《釋文》云：「雷，沈云當爲礪，卽對反。攄，宅耕反，本又作攄。」案：攄，蜀石經、宋蜀大字本、附釋音本並作

「攄」，注疏本載音義及《羣經音辨·木部》、《雨部》兩引並同。而《集韻·十三耕》有攄無攄，則北宋時《釋文》已有二

本矣。鄭以檜雷椎攄釋經用金石，則四者必皆金石所作之器。攷《墨子·備城門》篇有檜二十枚，而未詳其制。《漢

書·揚雄傳》「木雍檜繫」，顏注云，以木雍檜，蘇林又云「竹檜」，則非金石所施。唯《史記·天官書》、紫宮左右星有天檜、天棓；又歲星生天檜，長數丈，兩頭兌。《索隱》引《詩緯》云：「檜，三星；棓，五星。主檜人、棓人。」則檜蓋類棓，皆爻之屬，而以金沓之與？雷者，《左傳》襄十年孔疏云：「雷卽礪也。兵法，守城用礪石以擊攻者，陳思王《征蜀論》云「下礪成雷，榛殘木碎」是也。」惠士奇云：「鼃錯傳《具藺石》，如淳曰：「城上雷石也。」一名礪石，《閒居賦》云「礪石雷駭」，注：「礪石今之拋石也。《范蠡兵法》：飛石重二十斤，爲機發，行三百步。」一名旛，《說文·舂部》：「建大木，置石其上，發以機，以槌敵。」案：孔、惠說並與沈重同，是也。椎亦金器，《莊子·外物篇》有金椎，《史記·魏公子傳》云，宋亥袖四十斤鐵椎，卽其物也。攄義難通，別本作「攄」作「攄」，亦並非金石器，不宜與檜雷椎並舉。段玉裁校改攄爲「攄」云：「攄，《說文》作打，撞也。《通俗文》曰：「撞出曰打。」案：段校近是。陸音宅耕反，與打音正協。《類篇·木部》云：「打，棓也。」《天官書》有天棓，又歲星生天棓，長四尺，末兌。《集解》引蘇林云：「棓音榔，打之榔。榔棓打攄字同，是攄卽棓之證。蓋亦似爻而銳末，以金沓之，六韜·軍用篇有鐵棓是也。此四

者，槍椎擗皆用金，惟雷用石，鄭錯舉以見義耳。諸器雖用金石，蓋形制簡略，猝辦易成，故皆臨事乃共，與《司兵》五兵必平時鑄造以備用不同也。

### 司厲掌盜賊之任器、貨賄，辨其物，皆

有數量，賈而楬之，入于司兵。鄭司農云：「任器、貨賄，謂盜賊所用傷人兵器及所盜財物也。入于司兵，若今時傷殺人所用兵器，盜賊贓，加責沒入縣官。」【疏】「皆有數量賈而楬之入于司兵」者，與「職金」義同。賈，謂平其物賈直之貴賤。賈疏云：「其任器多是金刀，所盜財貨雖非金刀，以其賊物，亦入司兵，給治兵刀之用，故並入司兵也。」注鄭司農云「任器貨賄，謂盜賊所用傷人兵器及所盜財物也」者，《司隸》：「任器，先鄭注云：「任持之器」。此盜賊之任器，亦任持所用傷人之兵器，即《閭人》之賊器也。貨賄則所盜之財物。《左》昭七年傳，楚文王作僕區之法，曰「盜所隱器，與盜同罪」，明盜所得器物皆入官也。云「入于司兵，若今時傷殺人所用兵器，盜賊贓，加責沒入縣官」者，于注例當作「於」，各本並誤。贓俗字，阮元、黃丕烈並據《朝士》注「加責取息坐贓，校改，贓是也」。

此亦舉漢法爲況。縣官，詳《天官·敘官》疏。此貨賄入司兵，蓋謂無主之贓及盜賊之家財，《鹽鐵論·刑德》篇云：「占者盜有贓者罰」是也。《列子·天瑞》篇云：「宋之向氏爲盜，以贓獲罪，沒其先居之財。則周時盜賊有沒家財之法。」

漢法加責沒官，蓋亦據盜官物或無主者。《晉書·刑法志》劉劭《新律序》引《漢盜律》，有「還贓界主」，則有主贓，固不入官矣。加責，亦見《朝士》注。《新律序》引《漢金布律》有「罰贖人責」，疑即此也。賈疏云：「其加責者，即今時倍贓者也。」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舂槁。

鄭司農云：「謂坐爲盜賊而爲奴者，輸於罪隸，舂人、槁人之官也。由是觀之，今之爲奴婢，占之罪人也。故《書》曰：「予則奴戮女。」《論語》曰：「簞子爲之奴」，罪隸之奴也。故《春秋傳》曰：「斐豹，隸也，著於丹書，請焚丹書，我殺督戎。」恥爲奴，欲焚其籍也。」玄謂奴從坐而沒入縣官者，男女同名。【疏】「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舂槁」者，阮元云：「《漢書·刑法志》作「女子入舂槁」，槁，字也。《說文·女部》：「《周禮》曰：「其奴男子入于隸隸，女子入于舂槁。」罪，當從許引作占「梟」字。」案：阮說是也。舂槁與梟人字同，俗注疏本或作「梟」，宋本《說文》作「梟」，並誤。《釋文》亦作梟字，而音占老反。案從木之「梟」，不切



古老。《地官·敘官》：「棄人」陸音苦報反，與此不同，則疑陸所見本亦誤作「棄」，蓋但依本作音，忘檢「地官」先鄭讀也。經本「棄」字多互譌，詳《地官·敘官》疏。 注鄭司

農云：謂坐爲盜賊而爲奴者。先鄭意上云「掌盜賊」，此家彼爲文，亦身爲盜賊，罰作爲奴者也。云「輪於罪隸」，春人、棄人之官也。者，謂司厲收其人，輪彼三官，使爲奴給役，男即罪隸百二十人，女即女春枕一人，女棄十六人及奚各五人。是也。《漢·刑法志》顏注引韋昭云：「春，春人，槁，槁人也。給此一官之役。」說與先鄭同。又引孟康云：「主暴燥春之也，則釋槁爲枯槁之義，不爲官名。失之。」惠士奇云：「罪隸百有二十人，役辱事，積任器，助牽車。」《漢律》所謂隸臣，《地官》女春枕、女棄皆有奚，奄人掌之，是爲春棄。而天官女酒、女漿、女籩、女醯、女醢、女醢、女箒、春官女桃，皆有奚，奄人掌之，名曰女奴，不獨給事春人棄人，總謂之春棄。若《漢律》之白繁鬼薪，詒讓案：「墨子·天志下篇」云：「丈夫以爲僕圉胥靡，婦人以爲春酉。」僕圉即此罪隸，春酉即此春棄。酉者蓋枕之假字，即《地官·敘官》之「女春枕」。又《管子·小匡篇》云：「女三嫁，入於春殺，亦即此春棄也。」據《管子》、《墨子》所云，則古時凡輕罪及俘虜，亦入罪隸春棄，不徒盜賊之家人也。至《墨子》之胥

靡，即《司圜》罰作之刑。參校古書，疑古者罪人從坐亦有入圜上者，故《書·說命》孔疏引咎灼《漢書音義》釋胥靡云：「胥，相也；靡，隨也。古者相隨坐輕刑之名。」蓋入罪隸者不徒盜賊之奴，入圜上者亦不徒罷民，二者可互證矣。云「由是觀之，今之爲奴婢，古之罪人也」者，蜀石經無「爲」字，各本並有。此謂古皆以罪人爲奴婢也。《說文·女部》云：「奴，奴婢皆古之皐人也。」惠棟云：「《魏志·毛玠傳》：『《漢律》，罪人妻子沒爲奴婢，黥面。』《初學記》引《說文》曰：『男人罪曰奴，女人罪曰婢。』《風俗通》曰：『古制本無奴婢，奴婢即犯事者或原之，臧者被臧罪沒入爲官奴婢，獲者逃亡獲得爲奴婢也。』」引《尚書》曰：「予則奴戮女」者，《甘誓》、《湯誓》並有此文。僞孔本「奴」並作「孥」。《漢書·王莽傳》：「禁不得賣買奴婢詔」，引亦作「奴」，與先鄭同。先鄭意謂《書》之「奴戮」即指罪人爲奴婢者，故引以爲證。案：《湯誓》僞孔傳云：「古之用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云孥戮汝，權以脅之，使勿犯。」孔疏引鄭《書注》云：「大罪不止其身，又孥戮其子孫。」亦引此經爲釋，是鄭本書似亦作「孥」，其釋「孥戮」則亦爲子孫從坐，與先鄭義異也。《書·費誓》云：「魯人三郊三遂，峙乃楨幹，無敢不共，汝則有無餘刑，非殺。」孔疏引鄭《書注》云：「無餘刑非

殺者，謂盡奴其妻子，不遺其種類，在軍使給廩役，反則入於罪隸春臬，不殺之。」亦與《湯誓》注義同。又引《論語》曰：「箕子爲之奴者，《微子》篇文。《集解》引馬融云：「箕子，紂之諸父，見紂無道，佯狂爲奴。」先鄭引之者，以箕子佯狂爲奴，亦自同於罪人，與《書》云「奴戮」同也。云「罪隸之奴」者，謂《書》及《論語》所云，即男子爲奴之人於罪隸者也。又《呂氏春秋·開春》論云：「叔嚮之弟羊舌虎善樂盈，樂盈有罪於晉，晉誅羊舌虎，叔嚮爲之奴而腰。」高注云：「奴，戮也。律坐父兄沒入爲奴，《周禮》曰「其奴男子入於罪隸」，此之謂也。腰，繫也。」亦即此罪隸之奴也。云「故《春秋傳》曰，斐豹隸也，著於丹書，請焚丹書，我殺督戎，恥爲奴，欲焚其籍也」者，賈疏云：「《左氏傳》襄公二十三年云：「初，斐豹，隸也，著於丹書。欒氏之力臣曰督戎，國人懼之。斐豹謂宣子：苟焚丹書，我殺督戎。」引之者，證隸爲奴。」案：杜注說同先鄭，詳《司約》疏。云「玄謂奴從坐而沒入縣官者，男女同名」者，破先鄭身坐盜賊爲奴之說，謂父母犯罪，其子女沒入爲奴也。以經男人罪隸，女人春臬，並家其奴爲文，故知奴者男女同名。①《漢書·刑法志》注引李奇亦云：「男女徒總名爲奴。」析言之，則男曰隸，曰奴，曰童，女曰奚，曰妾，故《說文·辛部》云：「男有

辜曰奴，奴曰童，女曰妾。互詳《天官·敘官》疏。凡有爵者與七十者與未亂者，皆不爲奴。有爵，謂命士以上也。亂，毀齒也。男八歲女七歲而毀齒。【疏】「凡有爵者與七十者與未亂者，皆不爲奴」者，亂，正字當作亂，俗省作亂。此不必爲盜賊，或別犯他罪當爲奴者，皆爲褻尊，且以恤老幼，故特免之，與《小司寇》八辟，議貴之辟，及《司刺》三宥，幼弱老旻之宥，一意同也。注云：有爵謂

命士以上也」者，《大宗伯》注云：「王之下士一命，中士再命，上士三命。」賈疏云：「見《典命》公侯伯之士皆一命，天子之士皆三命，以下可知。」云「亂，毀齒也」者，《說文·齒部》同。《廣雅·釋親》云：「毀齒謂之齠。」《釋名·釋長幼》云：「毀齒曰齠。齠，洗也，毀洗故齒更生新也。」云「男八歲女七歲而毀齒」者，《大戴禮記·本命》篇云：「男以八月而生齒，八歲而毀齒；女七月生齒，七歲而毀。」《韓詩外傳》、《家語·本命》篇、《說苑·辯物》篇、《說文·齒部》說並同。賈疏云：「《曲禮》云：「悼與耄，雖有罪，不加刑焉。」是未齠不加刑焉，又不爲奴。若七十者，雖不爲奴，猶

①「知」原訛「如」，據楚本改。

加其刑。至八十始不加刑，以其八十九十始名耄故也。」

### 犬人掌犬牲。凡祭祀，共犬牲，用牲

物。伏、瘞亦如之。鄭司農云：「牲，純也。物，色也。」

也。伏謂伏犬，以王車轅之。瘞謂埋祭也。《爾雅》曰：

「祭地曰瘞埋。」【疏】「凡祭祀，共犬牲，用牲物」者，《釋

文》云「牲，本亦作全」。案：全牲聲類同。《月令》「循行犧

牲視全具」，《穆天子傳》「官人陳牲全」，並以全爲牲。此經

《牧人》「牲物」字作牲不作全，則別本非也。此官共犬牲

者，共與犒人豢之，與彼爲官聯也。注鄭司農云「牲，

純也」者，牧人先鄭注同。牲物爲純色，對下駝爲不純色

也，亦詳《牧人》疏。賈疏云：「純色，則《牧人》云「陽祀用

騂牲，陰祀用黝牲」之類也。」云「物，色也」者，《保章氏》注

同。云「伏謂伏犬，以王車轅之」者，謂磔犬伏於轅壤，以王

車轅之而行也。賈疏云：「此謂王將祭，而出國轅道之祭

時，《大馭》所云者是也。但轅祭之時，犬羊俱得，故《生民》

詩云「取羝以軼」，是以聘禮注云「其用牲，犬羊可也」，

是其兩用也。案：賈說是也。互詳《大馭》疏。云「瘞謂埋

祭也」者，即《大宗伯》地示三祭埋沈之狸。凡瘞埋有牲玉

帛三者，此瘞則專據埋牲言之，詳《大宗伯》、《司巫》疏。引

《爾雅》曰「祭地曰瘞埋」者，《釋天》文。祭地瘞埋，用犢不

用犬。此引之者，欲證此瘞亦謂祭地示耳，非謂方丘北郊

之祭亦埋犬也。互詳《司巫》疏。凡幾、珥、沈、辜，

用駝可也。故書駝作龍。鄭司農云：「幾讀爲廢。《爾

雅》曰：「祭山曰廢縣，祭川曰浮沈。」《大宗伯職》曰：「以

埋沈祭山川林澤，以罷辜祭四方百物。」龍讀爲駝，謂不純

色也。一玄謂幾讀爲刳，珥當爲𩚑。刳𩚑者，鬻禮之事。

【疏】「凡幾珥沈辜，用駝可也」者，賈疏云：「駝謂雜色牲，

此則《牧人》云「段事用駝」是也。用純爲正，用駝亦可也。

注云：故書駝作龍者，《巾車》注同，詳《牧人》疏。鄭

司農云「幾讀爲廢」者，《釋文》「廢作「枝」，下引《爾雅》同。

段玉裁云：「幾與廢雙聲，故讀幾爲廢。」《管子·形勢》「祈

羊沈玉」，祈亦讀廢。《釋文》「廢作枝，從小支聲。詒讓案：

「玉人」注又作「祈沈」，幾、廢、枝、祈，並聲近字通。引《爾

雅》者，《釋天》文，郭注云：「廢縣，或廢或縣，置之於山，

《山海經》曰「縣以吉玉」是也。浮沈，投祭水中，或浮或沈

也。公羊僖二十一年，徐疏引李巡云：「祭山以黃玉及

璧，以廢置几上，遙遙而眡之若縣，故曰廢縣。」孫炎云：

埋於山足曰廢，埋於山上曰縣。」諸說舛異。依《詩·大雅·鳧鷖》孔疏引《鄭志》答張逸說，謂《爾雅》「廢縣浮沈」與《大宗伯》「以狸沈祭山林川澤」義異。是後鄭亦謂廢縣非狸，則不當如孫叔然之說，但未知先鄭說若何也。先鄭引此者，以廢縣證此經之幾，以浮沈證此經之沈。《小子》「凡沈辜侯饗飾其牲」，先鄭注亦引《爾雅》為說。後鄭說沈同先鄭，而以幾為刳，則不從先鄭讀。廢縣浮沈，互詳《大宗伯》、《校人》、《小子》疏。引《大宗伯職》曰「以埋沈祭山川林澤，以罷辜祭四方百物」者，證祭有沈辜也。彼埋作狸，古今字。山川林澤，彼文作「山林川澤」，此疑誤到。罷，彼作𦏧，蜀石經同。段玉裁云：「司農從故書作『罷』，釋以披磔牲也。後鄭從今書作『𦏧』，音義皆殊。劉昌宗於此罷音孚通反，是合罷於𦏧也。」《大宗伯音義》云：「罷如字，音芳皮反。」一治讓案：《史記·封禪書》秦德公磔狗邑四門」，又《月令》「九門磔攘」，《風俗通義·祀典》篇云「於九門殺犬磔攘」，此並辜磔用犬之事。又案：《牧人》云「凡時祀之牲必用牝物」，注云：「時祀，四時所常祀，謂山川以下，至四方百物。」則山林川澤及四方百物皆用純色。此沈辜得用騶者，蓋謂非時告祭及祈禳之事，則不必用牝物也。互詳《牧人》疏。云「龍讀為騶」者，《巾車》注亦同。

云「謂不純色也者」，《牧人》杜注云：「虬謂雜色不純。」虬騶字通，亦詳彼疏。云「玄謂幾讀為刳者」，據上師作刳，正其字也。《肆師》「祈珥」，注云「故書祈為幾」，與此經同。彼注破祈為機，與此讀為刳不同，當以此注為正。凡經祈珥，幾珥，字並當為刳，詳《小子》疏。云「珥當為珥，刳珥者，饗禮之事者」，當為賈疏述注作「讀為」，《肆師》注同，詳彼疏。凡相犬、牽犬者屬焉，掌其政治。相謂視擇，知其善惡。【疏】「凡相犬牽犬者屬焉者」，與《旄人》云「凡四方之以舞仕者屬焉」同義，蓋亦在犬人本職官屬之外，無員數者也。賈疏云：「犬有三種：一者田犬，二者吠犬，三者食犬。若田犬，吠犬，觀其善惡，若食犬，觀其肥瘦，故皆須相之。牽犬者，謂呈見之，故《少儀》云「犬則執紼」是也。」吳廷華云：「牽犬，以田犬言之。」注云「相謂視擇知其善惡者」，《春官·敘官》注云：「相，視也。」《矢人》注云：「相，擇也。」是相兼視擇義。《莊子·徐無鬼》篇，徐無鬼曰：「嘗語君吾相狗也，下之質，執飽而止，是狸德也；中之質，若視日；上之質，若亡其。」所謂視擇知其善惡也。

司圜掌收教罷民，凡害人者，弗使冠飾而加明刑焉，任之以事而收教之。能改者，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雖出，三年不齒。弗使冠飾者，著墨幪，若占之象刑與？舍，釋之也。鄭司農云：「罷民，謂惡人不從化，爲百姓所患苦，而未入五刑者也，故曰凡人害人者。不使冠飾，任之以事，若今時罰作矣。」【疏】「掌收教罷民」者，此官掌圜土之獄，與鄉士、遂士、縣士之獄異。《爾雅·釋詁》云：「收，聚也。」謂收聚罷民於圜土之地而教之，即《大司寇》云：「以圜土聚教罷民」是也。賈疏云：「此罷民入圜土者，不坐嘉石。《朝士》坐嘉石者，不入圜土。云收教者，謂入圜土見收，使困苦改悔，是收教也。」云「凡人害人者，弗使冠飾而加明刑焉」者，賈疏云：「以版牘書其罪狀與姓名，著其背，表示於人，是明刑也。」注云「弗使冠飾者，著墨幪，若占之象刑與」者，墨，宋大字本、岳本、附釋音本、嘉靖本並作「黑」，《釋文》同。蜀石經及舊注疏本並作「墨」，與賈疏合，今從之。阮元云：「幪，依《說文》當作幪。賈疏云：『案《孝經緯》云：『三皇無文，

五帝畫象，三王肉刑。』畫象者，上罪墨幪、赭衣、雜屨，中罪赭衣、雜屨，下罪雜屨而已。象刑者，則《尚書》象刑直墨幪，略言之，其實亦有赭衣雜屨。無文，故云「與」以疑之也。」《公羊》襄二十九年徐疏、《御覽·刑法部》引《尚書大傳·唐傳》云：「唐虞之象刑，上刑赭衣不純，中刑雜屨，下刑墨幪，以居州里，而民恥之。」又引鄭注云：「純，緣也。時人尚德義，犯刑者但易之衣服，白爲大恥。屨，履也。幪，巾也。使不得冠飾，《周禮》罷民亦然。上刑易三，中刑易二，下刑易一，輕重之差。」案：據《大傳》注，是惟下刑墨幪爲無冠飾，與此經教罷民法相類，故注引以爲釋。赭衣、雜屨之類，其刑差重，不止無冠飾矣。賈疏以墨幪爲上罪，又謂鄭略言，並非。又案：《北堂書鈔·象刑部》引《大傳》云：「唐虞象刑，犯墨者蒙皂巾，犯贖者以墨幪其贖。」是墨幪有蒙首、蒙贖之異。此注以墨幪證弗使冠飾，則白據首服而言。《荀子·正論篇》楊注說墨幪亦云，但以墨巾蒙其頂是也。云「舍釋之也」者，《說文·手部》云：「捨，釋也。」舍即捨之借字。《占夢》、《大史》、《旬祝》注並讀舍爲釋。釋之，謂免其罪。《呂氏春秋·貴直篇》高注云：「舍，不誅也。鄭司農云：罷民，謂惡人不從化，爲百姓所患苦，而未入五刑者也，故曰凡

害人者，者，即《司救》云「哀慈過失」是也。此圜土聚教罷民，雖與坐嘉石者異，而其害人則同，故《大司寇》嘉石平罷民亦云「害於州里」也。云「不使冠飾，任之以事，若今時罰作矣」者，舉漢法爲況。王應麟云：「《史記·馮唐傳》：雲中守魏尚削其爵，罰作之。」孔廣森云：「《漢書音義》蘇林曰：『一歲爲罰作，二歲刑以上爲耐。』」凡圜土之刑人也不虧體，其罰人也不虧財。言其刑人，但加以明刑，罰人，但任之以事耳。鄭司農云：「以此知其爲民所苦，而未入刑者也。故《大司寇職》曰：『凡萬民之有罪過而未麗於法而害於州里者，桎梏而坐諸嘉石，役諸司空。』」又曰「以嘉石平罷民」。《國語》曰：「罷士無伍，罷女無家。」言爲惡無所容人也。玄謂圜土所收教者，過失害人已麗於法者。【疏】「凡圜土之刑人也不虧體，其罰人也不虧財」者，《小爾雅·廣言》云：「虧，損也。」賈疏云：「刑人不虧體，對五刑虧體者也。其罰人不虧財，對五刑疑出金爲罰虧財者也。」注云「言其刑人但加以明刑，罰人但任之以事耳」者，加以明刑，不罰其身，故云不虧體，任之以事，不罰其金，故云不虧財也。《司救》云：「其有虧失者，三讓而罰，三罰而歸于圜土。」

彼罰爲未入圜土以前之事，故彼注訓爲撻擊，與此異也。鄭司農云「以此知其爲民所苦而未入刑者也」者，蜀石經「苦」上有「患」字。爲民所苦，即上云凡害人者是也。以經云不虧體、不虧財，故知未入刑者。云「故《大司寇職》曰：凡萬民之有罪過而未麗於法而害於州里者，桎梏而坐諸嘉石，役諸司空，又曰以嘉石平罷民」者，此《大司寇》說嘉石平罷民之事，與圜土聚教罷民異，先鄭誤引之。賈疏云：「先鄭以坐嘉石共入圜土二者爲一，其義不通，故後鄭不從。」引《國語》曰「罷士無伍，罷女無家」者，《齊語》文。韋注云：「罷，病也。無行曰病。無伍，無與爲伍也。丈夫稱家也。」亦引《大司寇》以圜土聚教罷民。又《管子·小匡》篇亦有此文，并注云：「罷謂乏於德義者，《周禮》所謂罷民，不義之衆，恥以爲伍也。罷女猶罷士，衆恥娶之，故無家。」先鄭引之者，亦證罷民即彼罷士也。云「言爲惡無所容人也」者，先鄭釋《齊語》之義，士無伍是無所容，女無家是無所入，即上文云「三年不齒」是也。云「玄謂圜土所收教者，過失害人，已麗於法者」者，正先鄭合嘉石圜土爲一事之誤，與《大司寇》正義同。賈疏云：「按《司寇職》及《司救職》，皆上論嘉石之罪民，下別云圜土之罰民，分明兩事不同，故後鄭謂圜土所收

教者，過失害人已麗於法者，與嘉石之罷民是邪惡過淺別也。」<sup>①</sup>

### 掌囚掌守盜賊，凡囚者。上罪桎梏而

桎，中罪桎梏，下罪桎，王之同族桎，有爵者桎，以待弊罪。凡囚者，謂非盜賊自以他罪拘者也。

鄭司農云：「桎者，兩手共一木也。桎梏者，兩手各一木也。」玄謂在手曰桎，在足曰梏。中罪不桎，手足各一木耳。

下罪又去桎。王同族及命士以上，雖有上罪，或桎或桎而下罪猶斷也。【疏】掌守盜賊，凡囚者者，謂盜賊及凡

以罪囚者，並械繫之於鄉士，遂上等獄，此官則守視之也。

賈疏云：「此謂五刑罪人，古者五刑不入閹士，故使身居三

木，掌囚守之。」云：上罪桎梏而桎者，罪，《說文·手部》引

作「梏」，當據正。石經及各本並誤，下「罪」字同。桎梏而

桎，《史記·李斯傳》所謂關三木，列女傳·仁智篇·魯臧

孫母傳《所謂木治是也。賈疏云：「此一經所云五刑之人，

三木之囚，輕重著之。極重者三木俱著，次者二，下者一。」

云：王之同族桎，有爵者桎一者，賈疏云：「縱重罪，亦著一

而已，以其尊之故也。」注云：凡囚者，謂非盜賊自以他

罪拘者也」者，《敍官》注云：「囚，拘也。」賈疏云：「以其既

言盜賊，乃別云凡囚，明凡囚中無盜賊。盜賊重，故為罪人

之首而言之也。鄭司農云「桎者兩手共一木也，桎梏者兩

手各一木也」者，《釋文》引《漢書音義》韋昭云：「兩手共

一木曰桎，兩手各一木曰梏。」《說文·手部》云：「桎，兩手

同械也，从手从共，共亦聲。」周禮「上罪桎梏而桎」。重

文桎，桎或从木。」案：先、後鄭說桎並與許同。其先鄭以

桎梏為兩手各一木者，既同為手木，而復制二名，於義難

通。疑先鄭本專釋桎字之義，偶兼舉桎耳，非謂兩手各

一木，一名桎，一名梏。《釋文》引韋昭說正同先鄭，而不兼舉

桎字，可以互證。蓋下後鄭說乃補釋桎字義，非破先鄭也。

賈疏謂後鄭不從先鄭，似未審。依經文云「桎梏而桎」，則

上罪手械雖共一木，其足械仍兩足各一木，不共。蓋三木止

有手桎，無足桎，故其字从手為形。又《王制》孔疏引鄭《舜

典·五刑》注云：「它讀為咤，<sup>③</sup>懲艾之器。五它者，<sup>④</sup>

① 原：過在也，下，據楚本移正。

② 原：脫手，據楚本補。

③ 為，楚本作，曰。

④ 「宅」，楚本作「咤」。

是五種之器，謂桎、梏、桡、杻、箠。彼文疑當作桎、梏、桡、杻、箠。蓋桎梏左右手足各一，故云桎二梏；桡則兩手共一而足無之，故云桡一，傳寫譌誤，遂不可通耳。又案：桎、桡亦或通稱校。《易·噬嗑》初九「履校滅趾，无咎」，上九「荷校滅耳，凶」。王弼注云：「校者，以木絞校者也，即械也，校者取其通名也。」<sup>①</sup>又謂屢校即桎為薄戮，荷校為極罰。依《易》義，屢校輕而荷校重，而此經下罪惟桎，《大司寇》嘉石罷民，未麗法者亦著桎，則與彼義不相應。《書·康誥》孔疏引鄭《易注》謂荷校滅耳即《書》之「則」，臣從君坐割耳之刑，則王說非鄭義也。云「玄謂在手曰桎，在足曰桎」者，《大司寇》注義同。云「中罪不桡手足，各一木耳，下罪又去桎」者，經中罪止言桎梏，不言桡，明手足各一木；下罪止言桎，又不言桎，明又去足木而留手木也。云「王同族及命士以上雖有上罪，或桡或桎而已」者，以親貴優假之，雖上罪，同於中下，不兼著三木也。命士，謂王下士一命以上。周之爵，下及命士，故下士以上為有爵，詳《大宰》疏。云「弊猶斷也」者，《大宰》注義同。及刑殺，告刑于王，奉而適朝，士加明桎，<sup>②</sup>以適市而刑殺之。告刑于王，告王以今日當行刑及所刑姓名也。其死

罪則曰「某之罪在大辟」，其刑罪則曰「某之罪在小辟」。奉而適朝者，重刑，為王欲有所赦，且當以付士。士，鄉士也。鄉士加明桎者，謂書其姓名及其罪於桎而著之也。囚時雖有無桎者，至於刑殺，皆設之，以適市就眾也。庶姓無爵者，皆刑殺於市。【疏】「及刑殺告刑于王」者，猶《文王世子》說侯國法獄成，有司讞于公也。賈疏云：「此經謂欲行刑之日。」云「以適市而刑殺之」者，賈疏云：「謂死罪、刑罪有二種，以適市者，據庶姓又無爵者也；若有爵及王同姓，即於甸師也。」注云「告刑于王，告王以今日當行刑及所刑姓名也」者，于注例當作「於」，各本並誤。今日行刑，即鄉士、遂上所協刑殺之日，所刑姓名，謂囚之姓名。必告於王，明不敢擅刑殺。云「其死罪則曰某之罪在大辟，其刑罪則曰某之罪在小辟」者，據《文王世子》文。鄭彼注云：「辟亦罪也。」引之者，證告刑于王當告以所刑姓名及所當之法也。云「奉而適朝者，重刑，為王欲有所赦，且當以付士，士，鄉士也」者，賈疏云：「凡囚，鄉士、遂士、縣士、方士各自有獄。推問之時，各於本獄之所，獄成上於王時，

① 「校」原訛「械」，據《易經》王注改。

② 「加」原訛「出」，據《周禮注疏》改。



則使掌囚掌之。及欲刑殺，掌囚還付士。若然，上皆云士師受中協日刑殺，刑殺各於本獄之所。今此經云以適市者，此文止謂六鄉之獄在國中，推問在獄，行刑殺則在市；若遂士以下，自在本獄之處刑殺之，故此云士鄉士也。若遂士以下，於此時，掌囚亦當付士也。」案：鄭、賈並以適朝與適市文自相對。鄭鑄、俞樾則讀「奉而適朝上」爲句，謂既告刑于王，即奉之而適朝士，以朝士掌外朝之法。奉而適朝士，與下文奉而適甸師氏文義相對。加明梏者，即朝士加之。其說亦通。云「鄉士加明梏者，謂書其姓名及其罪於梏而著之也」者，此明梏與《大司寇》司圜之明刑義略同。鄉士書囚之姓名與所犯之罪狀於囚所著之梏，謂之明梏者，言明著其罪名以示衆也。云「囚時雖有無梏者，至於刑殺皆設之」者，賈疏云：「案上經，王之同族及有爵，囚時並無梏也。」云「以適市就衆也」者，《王制》云：「刑人於市，與衆棄之。」孔疏云：「謂殷法。彼法貴賤皆刑於市，周則有爵者刑於甸師氏也。」黃以周云：「《御覽》引《司馬法》云：『夏賞於朝，貴善也；殷戮於市，威不善也；周賞於朝，戮於市，勸君子，威小人也。』然則刑人於市，亦是周法。」案：黃說是也。云「庶姓無爵者，皆刑殺於市」者，對王族及有爵者於甸師，不於士也。①

### 凡有爵者與王之同

族，奉而適甸師氏，以待刑殺。適甸師氏，亦由朝乃往也。待刑殺者，掌戮將白市來也。《文王世子》曰：「雖親不以犯有司，正術也，所以體異姓也。刑于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也。」【疏】「凡有爵者與王之同族，奉而適甸師氏」者，此謂親貴犯大罪，不在八議之科者也。《曲禮》孔疏引《五經異義》云：「《禮》戴說：『刑不上大夫。』《古周禮》說：士尸肆諸市，大夫尸肆諸朝，是大夫有刑。許慎謹案：《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刑渥，凶。』無刑不上大夫之事，從《周禮》之說。」鄭康成駁之云：「凡有爵者，與王同族，大夫以上適甸師氏，令人不見，是以云刑不上大夫。」案：依前注，有爵者據命士以上，《駁異義》云「大夫以上」者，欲證刑不上大夫，故就其文，義實不異也。注云

「適甸師氏，亦由朝乃往也」者，以經云「奉而適甸師氏」，嫌不適朝，故特釋之，明亦與上庶姓等奉而適朝告刑於王同也。《文王世子》云：「獄成，有司讞于公，公曰『宥之』，及三宥，不對，走出，致刑于甸人。」是由朝往之證。云「待刑殺者，掌戮將白市來也」者，下《掌戮》云：「王之同族與有爵者，殺之于甸師氏」，則知雖不於市，亦使掌戮刑殺之。行

① 疑「士」當作「市」。

刑殺之日，獄囚衆多，則待掌戮刑市訖，乃至甸師氏行刑也。引文王世子者，證王族亦有刑殺及必於甸師之事。禮記陸、孔本，異姓並作百姓。彼釋文云：「本或作異姓，非。」據此注，則作異姓者是也。彼注云：「犯猶干也。術，法也。」孔疏云：「法無二制，故雖公族之親，猶治之，與百姓爲一體，不得獨有私也。」案：互詳《甸師》疏。

### 掌戮掌斬殺賊謀而搏之。斬以鈇鉞，若今

要斬也。殺以刀刃，若今棄市也。謀，謂姦寇反間者。賊與謀，罪大者斬之，小者殺之。搏當爲「搏諸城上」之搏，<sup>①</sup>字之誤也。搏，謂去衣磔之。【疏】「掌斬殺賊謀而搏之」者，掌刑五刑之囚并戮尸之法。賈疏云：「自此經以至「刑盜于市」以下，皆據死罪而言。此經惟據賊謀二者而言。二者雖同大罪，仍擇大重者斬之，稍輕者殺之，搏之則同也。」注云：「斬以鈇鉞」者，《說文·車部》云：「斬，截也。《爾雅·釋詁》云：「斬，殺也。」斬殺對文則異，散文則通。賈疏云：「鈇鉞是斬之物。按《魯語》云：溫之會，晉人執衛成公。臧文仲言於僖公曰：『夫衛君殆無罪矣，夫刑有五，大刑用甲兵，』注云：「諸侯逆命，征討之」；「其次用斧

鉞」，注云：「謂犯斬罪者」；「中刑用刀鋸」，注云：「用刀以劓之，鋸以笮之」，如是刀中容棄市。「其次用鑽笮」，注云：「鑽額涅墨，笮，割勢，謂宮刑也」；「薄刑用鞭朴，以威民也。故大者陳之原野，小者致之市朝」。是用鈇鉞之事。案：賈引《國語注》與《書·舜典》孔疏引賈逵說略同，蓋亦賈注也。云「若今要斬也」者，《公羊》文十六年，何注云：「無營上犯軍法者，斬要。」釋名·釋喪制云：「斫頭曰斬，斬要曰要斬，斬，暫也，暫加兵即斷也。」云「殺以刀刃者，即釋名所謂斫頭也，通言之亦謂之斬。云「若今棄市也」者，《漢書·景帝紀》中元二年，改磔曰棄市。《釋名·釋喪制》云：「市死曰棄市，衆所聚，與衆人共棄之也。」云「謀謂姦寇反間者」者，《夏官·環人》注義同。云「賊與謀罪大者斬之，小者殺之」者，以經兼言斬殺，故知論其罪之輕重，大者斬之，小則殺之也。云「搏當爲搏諸城上之搏，字之誤也」者，《左》成二年傳：「齊侯圍龍，頃公之嬖人盧蒲就魁門焉，龍人囚之，殺而搏諸城上。」杜注云：「搏，磔也。」鄭意經云斬殺賊謀，不當復云搏，故以聲類讀爲《左傳》之搏，明與《環人》「搏謀賊」、《司隸》「搏盜賊」之搏異也。云「搏

①「搏」原訛「捕」，據楚本改。

謂去衣磔之者，段玉裁云：「《說文·肉部》曰：『膊，薄脯膊之屋上也。』此膊字本義。《方言》：『膊，暴也。東齊及秦之西鄙言相暴僂爲膊，燕之外郊、朝鮮洌水之間，凡暴肉、發人之私、披牛羊之五藏，謂之膊。』下文「辜之」，注云「謂磔之」。此云「謂去衣磔之」，去衣者，暴露也，於膊義爲近。凡殺其親者，焚之；殺王之親者，辜之。親，總服以內也。焚，燒也。《易》曰「焚如死如棄如」。辜之言枯也，謂磔之。【疏】注云「親，總服以內也」者，舉最輕之服以明通咳互服也。賈疏云：「親謂互服。殺其親，據人之親與王之親，皆謂互服以內。」云「焚，燒也」者，《廣雅·釋言》同。《說文·火部》云：「焚，燒田也。是焚本爲燒田，段爲刑名。《釋名·釋喪制》云：『死於火者曰燒，燒，焦也。』」引《易》曰「焚如死如棄如」者，賈疏云：「按《離卦》：『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注云：「《震》爲長子，爻失正，又互體《兌》，《兌》爲附決，子居明法之家而無正，何以自斷其君父，不志也。突如其來，《震》之失正，不知其所如，又爲《巽》，《巽》爲進退不知所從。不孝之罪，五刑莫大焉，得用議貴之辟刑之，各如所犯之罪。焚如，殺其親之刑。死如，殺人之刑也。棄如，流宥之刑。」引之者，證焚如是殺其親之刑也。案：依賈引鄭《易注》說，則焚如乃

不孝之刑，專屬弑父母者而言。此經殺親廣咳總服以內，則不專爲不孝之刑。《左》昭二十二年傳云：「獲鄆，焚諸王城之市。則王子朝之黨是叛臣，亦用焚如之刑也。竊謂此經膊焚辜肆，皆謂先殺而後戮其尸。此殺其親者焚之，當先科殺罪，既殺而焚之，非生焚之也。《易》及《左傳》義亦並當如是。《漢書·匈奴傳》王莽作焚如之刑，燒殺陳良等，此莽傳會經義，別制淫酷之刑，古無此法也。云「辜之言枯也，謂磔之」者，惠棟云：「荀子·正論》云『斬斷枯磔』，注引《韓子·內儲說上》曰『采金之禁，得而輒辜磔』，辜即枯也。又《莊子·則陽》有「辜人」，辜枯字古通。」桂馥云：「《說文·尸部》：『殂，枯也。』《玉篇》：『殂，殂乾。』通作辜。《說苑·善說》云：『朽者揚其灰，未朽者辜其尸。』」案：惠、桂說是也。《漢書·景帝紀》顏注云：「磔，謂張其尸也。《說文·桀部》云：『磔，辜也。』辜與《大宗伯》「殛辜」義亦同。磔人猶磔牲也。《呂氏春秋·行論》篇云：「舜殛鯀於羽山，副之以吳刀。」副與殛同，亦謂辜磔之。《韓非子·說難》篇亦云「葛弘分脰田」，明辜射皆磔刑也。凡殺人者，陪諸市，肆之三日。刑盜于市。陪，偃尸也。肆，猶中也，陳也。凡言刑盜，罪惡莫大焉。【疏】「凡殺人者，陪諸市，肆之三日」者，謂平民自相殺者，

殺而肆其尸於市三日也。注云：路，僵尸也。者，說

文·足部云：路，僵也。引春秋傳曰：晉人路之。又

《左傳》襄十一年，<sup>①</sup>杜注云：「路，斃也。」人斃則尸僵，故

曰路也。云：肆猶中也。陳也者，《廣雅·釋詁》云：肆，伸

也。申伸古今字。陳義見《春官·敘官》注。《論語·憲

問》集解引鄭注云：有罪，既刑，陳其尸曰肆。互詳《鄉

上》疏。云：凡言刑盜，罪惡莫大焉者，以殺人之外，別出

刑盜，明以其罪大，別異言之，然則盜刑於市亦肆之三日

也。《鹽鐵論·刑德》篇云：盜馬者死，盜牛者加，所以重

本而絕輕疾之資也。盜傷者與殺同罪，所以累其心而責其

意也。漢律刑盜亦特重，與周法同意。凡罪之麗於

灋者，亦如之。唯王之同族與有爵者，殺之

于甸師氏。罪二千五百條，上附下附，刑五而已。於刑

同科者，其刑殺之也。【疏】凡罪之麗於灋者亦如之

者，於經例當皆作「于」，石經及各本並錯出，誤。賈疏

云：合人死者，亦路之。合人四刑者，雖不路，亦刑之在

市，故摠言亦如之。云：唯王之同族與有爵者，殺之于甸師

氏者，賈疏云：謂不路。路者，陳尸使人見之。既刑於

隱處，故不路之。案：賈說是也。刑於甸師氏者，無肆市

法，詳《鄉上》疏。又案：此有爵與王族殺雖同處，但王族

磔雉，則非刀刃之殺。經通言不別，其實異也。注云

「罪二千五百條」者，五刑刑各五百條，詳《司刑》職。云：上

附下附，刑五而已者，賈疏云：《禮記》云：喪多而服五，

罪多而刑五，上附下附是也。案：賈據《服問》文。麗附

訓同，詳《大司寇》疏。云：於刑同科者，其刑殺之一也者，

謂或刑或殺皆決之於市也。凡軍旅田役斬殺刑

戮，亦如之。戮謂膊焚辜肆。【疏】凡軍旅田役斬殺

刑戮亦如之者，田役謂田獵起徒役，詳《大宰》疏。賈疏

云：「此云軍旅田役斬殺刑戮，皆使掌戮爲之。按《士師》

「大師，帥其屬而禁逆軍旅犯禁者而戮之」，《鄉上》云：「凡國

有大事，則戮其犯命者」，《遂上》亦云：「凡郊有大事，刑戮其

犯命」。彼並不使掌戮者，此等皆權時之事，軍旅之間或有

臨時即決，不假掌戮者也。是以《戎右職》云：「掌戊申之兵

革使」，注云：「使謂王使，以兵有所誅斬也」。引戰于般，襄

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是也。注云：戮謂膊焚辜

肆者，皆謂戮其尸也。鄭以此文於斬殺之外別言刑戮，故

① 原脫「襄」，據楚本補。

以膊焚辜肆解之，即《敘官》注所云「既斬殺又辱之」是也。

**墨者使守門**，黥者無妨於禁御。【疏】「墨者使守門」

者，此言墨劓以下刑人，既刑之後，各任以職事，皆據其多

者而言。依《天官·敘官》酒人、漿人、籩人、醢人、醢人、鹽

人、冪人、內司服、縫人等皆有奄，則宮者不必定守內，餘四

者當亦然也。墨者使守門，即司門之徒守王城十二門者。

凡諸官府廩庫之門，或亦以墨者守之。賈疏謂此即閹人掌

守王中門之禁令者，非也。王宮之閹人乃奄人，即在後「宮

者守內」之中，非墨者也。詳《天官·敘官》疏。注云

「黥者無妨於禁御者，《司刑》注云：『墨，黥也。』門所以禁

御人之闖入，故無妨使黥者守之也。劓者使守關，截

鼻者亦無妨，以貌醜遠之。【疏】「劓者使守關」者，賈疏

云：「此則王畿五百里上，面有三關，十二關門，劓者守

之。案：依賈說，此守關即司關之徒，與上守門爲司門之

徒相類。管子·揆度篇云：『自言能爲官，不能爲官者，

劓以爲門父。』對文門與關異，散文則通，門父即此守關也。

注云「截鼻者亦無妨，以貌醜遠之者，《司刑》注云：『劓，

截其鼻也。』關在畿置，視門爲遠，故云遠之。宮者使守

內，以其人道絕也，今世或然。【疏】「宮者使守內者，賈

疏云：「此所守，則寺人之類，守正內五人之等是也。」詒讓

案：《司刑》「宮罪」，注「兼宦男女」。此守內則專指宦男，

不兼宦女，守內亦通王宮內諸奄宦及閹人言之，不徒寺人

也。詳《天官·敘官》疏。注云「以其人道絕也」者，

《司刑》注云：「宮者，丈夫則割其勢。守內與嬪婦同處，故

絕其人道。」韓非子·難一篇云：「管仲對齊桓公曰：『君

妬而好內，豎刁自宮以治內。』云「今世或然」者，漢時宮中

用宦者，故舉以爲況。劓者使守關，斷足驅衛禽獸，無

急行。【疏】「劓者使守關」者，賈疏云：「此則圜游亦如之

者，墨者守門，則者於圜中驅衛禽獸者也。案：賈說非也。

守圜即《天官》「圜游之閹人。凡圜游之門，不必以墨者守

之，詳《天官·敘官》疏。注云「斷足驅衛禽獸，無急

行者，《司刑》注云：『劓，斷足也。』無急行者，禽獸在圜，

驅衛之而已，無事急行逐捕也。《漢志》顏注云：「驅御禽

獸，無足可也。彼似亦用鄭義，則疑顏所見本「衛」或作

「衙」，御與衙古字通。此與《田僕》「驅逆」注義同，亦得通

也。詳彼疏。髡者使守積。鄭司農云：「髡當作完，

謂但居作三年，不虧體者也。玄謂此出五刑之中而髡者，

必王之同族不宮者。宮之爲翦其類，髡頭而已。守積，積

在隱者宜也。【疏】「髡者使守積」者，此輕刑，在《司刑》五刑之外者。《漢書·刑法志》顏注云：「積，積聚之物也。」案：積即《大司徒》、《遺人》、《委人》「委積」之積。凡米禾薪芻之積，聚以給用者皆是也。蓋兼倉廩及露積二者而言，詳《大司徒》疏。注鄭司農云「髡當作完」者，作，錢

鈔本及宋附釋音本、注疏本、閩本並作「爲」。先鄭以周時無髡刑明文，故依聲類讀爲「完」。段玉裁云：「大鄭改字，後鄭如字。《漢·刑法志》曰：『完者使守積。』字正作「完」。蓋用漢人改字之《周禮》，仲師所本者也。」呂飛鵬云：「《漢書》張蒼等請定律曰：『諸當髡者，完爲城旦舂。』此司農所據。」臧庸云：「《禮記·王制》『公家不畜刑人』，注「髡者使守積」。《釋文》：「髡，本又作完，徐戶官反。」《漢書·刑法志》「完者使守積」，師占曰：「完謂不虧其體，但居作也。」考《說文》：「元，从一兀聲。髡，从髟兀聲。髡，髡或从元。」是完髡聲相近。班義與鄭司農同。徐仙民音戶官反，則徐本《禮記注》亦作完。鄭注《禮記》與注《周禮》不同，與先鄭及《班志》同。」云「謂但居作三年，不虧體者也」者，賈疏云：「以此爲鬪上罷民解之。不從者，掌戮所掌皆虧體，獨以此爲不虧體，於義不可，故後鄭引《文王世子》解之也。」論讓案：漢法完輕於髡，《後漢書·明帝

紀》李注云：「完者，謂不加髡鉗，亦曰髡。」《說文·而部》云：「髡，罪不至髡也，或作耐。」見《漢書·高帝紀》，顏注引應劭云：「輕罪不至於髡，完其髡鬢，故曰耐。」《禮運》孔疏云：「古者犯罪，以髡其鬢，謂之耐罪。」《史記索隱》引江遂云：「漢令稱完而不髡曰耐。」據應、孔說，則完者蓋唯去頰毛及鬢，不鬻髮。以其非肉刑而役作，與鬪上罷民之刑相當，故云居作三年不虧體。賈以掌戮所掌皆虧體難之。然髡亦不可以爲虧體，此不足以破先鄭之說也。但《大司徒》罷民有「重者入鬪土，非積聚所在，輕者坐嘉石，則役諸司空，或別使守積。然經無明文，故後鄭不從耳。云「玄謂此出五刑之中而髡者，必王之同族不宮者，宮之爲翦其類」者，後鄭以上墨、劓、宮、剕，皆罪之入五刑者，惟此髡爲五刑所無，故謂出五刑而減從輕比者也。《文王世子》注云：「翦，割截也。」賈疏云：「此鄭亦無正文，若令宮者宮之。今按《文王世子》據諸侯法，公族無宮刑，不翦其類。王家同族犯淫罪者亦當與諸侯同，不宮之亦是不翦其類之色。」王應電云：「注非也。公族不翦其類，但可減爲劓以下耳。苟降用髡，則應劓刑者不獲減刑，乃反重耶！」案：王說是也。以《司刑》攷之，宮刑輕於殺剕，而重於劓墨，則不宮者減一等，正當改爲劓，今乃止從髡，於刑實太輕。但

周時髡刑所附何罪，經典無文。鄭及賈氏所釋又皆未甚塙，姑闕所疑，以俟討覈。云「髡頭而已」者，後鄭依字爲釋。《說文·髡部》云：「髡，鬚髮也。」云「守積，積在隱者宜也」者，凡積聚倉廩等，必在隱奧之處，以防盜竊，故云在隱。賈疏云：「按王同族犯餘罪，刑於甸師氏，刑於隱處。今同族既不宮，亦當於隱處罪之。此守積亦是隱處，故知髡者使守積，是王同族不宮者必矣。」

### 司隸掌五隸之灋，辨其物，而掌其政

令。五隸，謂罪隸、四翟之隸也。物，衣服、兵器之屬。

【疏】「掌五隸之灋」者，謂簡閱隸民、部署員數之法，亦此官之官法也。注云「五隸謂罪隸、四翟之隸也」者，據

下文爲說。云「物，衣服兵器之屬」者，賈疏云：「即下文云

「使之皆服其邦之服，執其國之兵」是也。」帥其民而搏

盜賊，役國中之辱事，爲百官積任器，凡囚

執人之事。民，五隸之民也。鄭司農云：「百官所當任

持之器物，此官主爲積聚之也。」玄謂任猶用也。【疏】「帥

其民而搏盜賊」者，以下四者皆此官帥五隸所治之事。搏

盜賊者，助追胥也。云「役國中之辱事」者，《廣雅·釋詁》

云：「辱，污也。」謂卑褻污賤之事。若《左》昭四年傳說內冰云「隸人藏之」，彼隸人蓋即五隸之民，亦役辱事之一端也。云「凡囚執人之事」者，吳廷華云：「囚，拘繫也。執，擒致也。言搏又言囚執，則囚執又在盜賊之外也。」莊存與云：「囚執人，句攝罪人也。」注云「民，五隸之民也」

者，《序官》「貉隸」注云「凡隸衆矣，此其選以爲役員，其餘謂之隸民」是也。賈疏云：「上《序官》五隸皆百二十員，員外皆是民，故云五隸之民也。」鄭司農云「百官所當任持之

器物」者，《祭義》注云：「任，所擔持也。」先鄭以任訓持，故

以任器爲任持之器，若杖械之屬。云「此官主爲積聚之也」

者，《廣雅·釋詁》云：「積，聚也。」吳廷華云：「官府所需，

使隸運而積之。」云「玄謂任猶用也」者，《牛人》注同。破先

鄭以任器爲任持之器，明廣賅衆用器也。賈疏云：「用器，

除兵之外，所有家具之器皆是用器也。」邦有祭祀、賓

客、喪紀之事，則役其煩辱之事。煩，猶劇也。

《士喪禮》下篇曰：「隸人湣廁。」【疏】「邦有祭祀、賓客、喪

紀之事，則役其煩辱之事」者，此亦即役國中之辱事，以其

三者事尤大，故別著之。《典祀》「掌外祀之兆守，若以時祭

祀，則帥其屬而脩除，徵役于司隸而役之」，即祭祀之役事

也。《左》襄三十一年傳云：「諸侯賓至，隸人牧圉各瞻其事。」即賓客之役事也。

注云「煩猶劇也」者，《荀子·

非十二子篇》楊注云：「劇，繁多也。」《釋名·釋言語》

云：①「煩，繁也。」是煩繁劇義同。卑褻事必繁多，故云煩

辱之事。引《士喪禮》下篇者，既夕篇文。此引以證喪紀

隸民役煩辱之事。彼注云：「隸人，罪人也，今之徒役作者

也。涅，塞也。為人復往褻之，又示鬼神不用。」案：依鄭

說，則彼隸人專指罪隸，不及四翟之隸。疑凡役事，多用罪

隸，而四翟之隸，則多共守衛，故下文守王宮者不及罪隸

《國策·趙策》：「豫讓變姓名，為刑人，入宮塗廁，蓋即為罪

隸役作也。掌帥四翟之隸，使之皆服其邦之

服，執其邦之兵，守王宮與野舍之厲禁。」野

舍，王行所止舍也。厲，遮例也。【疏】「掌帥四翟之隸」

者，此助守政，與師氏、虎賁氏為官聯也。翟與狄同。蠻閩

夷貉四隸，總謂之四翟之隸，猶《師氏》云「四夷之隸」也。

云「使之皆服其邦之服，執其邦之兵」者，《師氏》注云：「旃

布弓劍不同也。」賈疏云：「若東方南方衣布帛，執刀劍；

西方北方衣毳裘，執弓矢。」云「守王宮與野舍之厲禁」者，

賈疏云：「即《師氏職》云「帥四夷之隸，守王宮野舍亦如

之」者是也。」注云「野舍，王行所止舍也」者，謂王師

田、巡守、會同等在道路所止舍，若掌舍所掌者也。云厲，

遮例也者，釋文云：「例，本又作列。」案：作「列」是也。

《蜀石經》亦作「列」。《山虞》先鄭注云：「厲，遮列守之。」《典

祀》、《墓大夫》注亦並作「列」。守野舍之厲禁，即《師氏》所

云「朝在野外則守內列」。

②厲與列同，例即列之借字，詳《師氏》及《山虞》疏。

### 罪隸掌役百官府與凡有守者，掌使令之

小事。役，給其小役。【疏】「掌役百官府與凡有守者，

者，謂若司門、司關、掌固、司險所掌，凡有地守者，罪隸皆

役之。云「掌使令之小事」者，亦家上百官府而言。官府大

事自有當官之胥徒共其使令，故罪隸唯共使令之小事也。

注云「役，給其小役」者，即《司隸》云「役其煩辱之事」，

對軍旅、田狩、溝洫、城道諸大役，當合衆庶，非罪隸所任

也。凡封國若家，牛助，為牽傍。鄭司農云：「凡

①「名」原訛「言」，據楚本改。

②原脫「外」，據楚本補。



封國若家，謂建諸侯、立大夫家也。牛助爲牽傍，此官主爲送致之也。「玄謂牛助，國以牛助轉徙也。」罪隸牽傍之，在前曰牽，在旁曰傍。【疏】「凡封國若家，牛助爲牽傍」者，王引之校移牛助爲牽傍，五字於「夷隸掌役牧人養牛下」云：「夷隸役牧人養牛，則當助牧人爲牽傍，「牛助爲牽傍」五字當在《夷隸》，不當在《罪隸》也。」又云：「《牛人》「凡會同、軍旅、行役，共其兵車之牛與其牽傍」，此助爲牽傍，蓋亦謂兵車之牛。鄭依誤本作解云「牛助國以牛助轉徙，罪隸牽傍之」，非也。」案：王說是也。又「凡封國若家」下，當依王說，補「子則取隸焉」五字，詳《閭隸》疏。注

鄭司農云「凡封國若家，謂建諸侯、立大夫家也」者，建諸侯爲封國，立大夫家爲立家也。家即采邑，《書·盤庚》云「永建乃家」，僞孔傳云「卿大夫稱家」是也。云「牛助爲牽傍，此官主爲送致之也」者，此先鄭依誤書爲說，謂封國立家時，罪隸以牛助送致其任器也。云「玄謂牛助國，以牛助轉徙也」者，賈疏云：「國家以官牛助諸侯及大夫家運物，往至任所。」案：鄭、賈並依誤本爲說，謂若詩·小雅·黍苗《箋》說召伯營謝，轉輸之役有車牛牽傍等是也。云「罪隸牽傍之，在前曰牽，在旁曰傍」者，此皆指大車轅外之牛而言。《牛人》注云：「牽傍，在轅外輓車也。人御之，居其前

曰牽，居其旁曰傍。」蓋轅中之牛，自有將大車者御之，其在轅外之前及兩旁之牛，則此隸助牽之也。賈疏謂「車轅內一牛，前亦一牛，今還遺二隸，前者牽前牛，傍者御當車之牛」，失之。互詳《牛人》疏。又案：此助牽傍者，依王說，當爲《夷隸》職文。《鄉師》注引《司馬法》云：「輦、殷曰胡奴車。」釋名·釋車云：「胡奴車，束胡以罪没人官爲奴者引之。彼胡奴當即此夷隸，或兼掌輓輦之役與？」其

守王宮與其厲禁者，如蠻隸之事。【疏】「其守

王宮與其厲禁者，如蠻隸之事」者，王應電云：「上《司隸職》止言掌帥四翟之隸守王宮及野舍之厲禁者，未及於罪隸也。以文勢推之，不應未言蠻隸而先言如蠻隸之事。十四字疑《閭隸》脫簡而誤見於此。」王引之云：「其守王宮」下脫「者」字，「與其」下脫「守」字。《夷隸》、《貉隸》皆云「其守王宮者與其守厲禁者，如蠻隸之事」，不應《閭隸》獨無此文。當如王應電說，移《罪隸》「其守王宮」三句於《閭隸》，而補「者」字「守」字。案：王說是也。吳廷華、姜兆錫、方苞、江水、浦鐘、阮元、莊有可、蔣載康說並同。

蠻隸掌役校人養馬。其在王宮者，執

其國之兵以守王宮。在野外，則守厲禁。

【疏】「掌役校人養馬」者，賈疏云：「爲校人所役使以養馬。按《校人》，良馬乘一師四圉，不見隸者，蓋是雜役之中。」詒讓案：此與圉人爲官聯也。《墨子·天志下》篇說俘虜云「丈夫以爲僕圉」，即養馬之隸也。云「其在王宮者，執其國之兵，以守王宮」者，亦從師氏及司隸也。《國語·晉語》云：「昔成王盟諸侯于岐陽，楚爲荆蠻，置茅絕，設望表，與鮮卑守燎，故不與盟。」彼蓋以蠻夷君長而使率其民掌守望之事，雖非蠻隸，而所役略同。賈疏云：「執其國之兵，蠻隸、閩隸俱是刀劍也。」云「在野外則守厲禁」者，謂野舍蕃衛之外列也。《師氏》云：「朝在野外，則守內列。」此蠻隸蓋從司隸守外列，與師氏所守，內外互相備。

### 閩隸掌役畜養鳥而阜蕃教授之，掌子則

取隸焉。杜子春云：「子當爲祀。」玄謂掌子者，王立世子，置臣使掌其家事，而以閩隸役之。

【疏】「掌役畜養鳥」者，王安石云：「役，役於掌畜也。」王引之云：「蠻隸役於校人，夷隸役於牧人，貉隸役於服不氏，不應閩隸無所役之官。『畜』上蓋脫『掌』字。掌畜掌養鳥，而阜蕃教授之。」

案：王說是也。云「掌子則取隸焉」者，王引之云：「五字當在《罪隸》『凡封國若家』之下。言凡封邦國及都家，若王子出封，則取隸於罪隸，使往爲之役也。『子』上又有脫文耳。」案：王說是也。方苞亦以「子則取隸焉」爲《罪隸》之文。又職末「掌」字下，當依王說補「與鳥言」，其守王宮者與其守厲禁者，如蠻隸之事十九字。詳《夷隸》及《罪隸》疏。

注杜子春云「子當爲祀」者，杜依誤本而讀「子」爲「祀」，子祀聲相近。云「玄謂掌子者，王立世子，置臣使掌其家事，而以閩隸役之」者，後鄭亦依誤本爲說，惟不破字，與杜小異。鄭意世子亦當置家臣，若《諸子》注云「國子屬大子」。彼國子貴則爲宮臣，此隸民賤則爲宮臣役也。賈疏云：「言掌家事者，若國事不使隸，今取隸，故以家事而言也。」

### 夷隸掌役牧人養牛馬，與鳥言。鄭司農

云：「夷狄之人或曉鳥獸之言，故《春秋傳》曰：『介葛盧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矣。』是以貉隸職掌與獸言。」

【疏】「掌役牧人養牛馬，與鳥言」者，賈疏云：「爲牧人之所役使，牧牛牲。」王引之云：「養馬乃蠻隸之事，不得屬之

夷隸，「馬」字蓋衍文也。夷隸不養鳥，則不得與鳥言，養鳥乃閩隸之事。貉隸養獸，而與獸言，則閩隸養鳥，亦當與鳥言。「與鳥言」三字，當在《閩隸》「阜蕃教擾之」下，承「掌」字連讀無疑。案：王說是也。又，養牛下，當依王說補「牛助爲牽傍」五字，詳《罪隸》疏。 注鄭司農云：「夷狄之人或曉鳥獸之言」者，先鄭依誤本爲說，以此職云「掌與鳥言」，《貉隸》云「掌與獸言」，官皆以夷狄之人爲之，明其人能解也。云「故《春秋傳》曰：介葛盧聞牛鳴，曰：是生犧，皆用矣」者，僖二十九年左傳文。杜注云：「介，東夷國也，在城陽黔陬縣。葛盧，介君名也。」案：介即《列子》·黃帝篇所謂「今東方介氏之國，其國人數數解六畜之語者，蓋偏知之所得」是也。此引之者，證夷狄人或曉鳥獸語也。賈疏引賈、服注云：「言八律之音，聽鳥獸之鳴，則知其嗜欲，生死可知。伯益明是術，故堯舜使掌朕虞。至周失其道，官又在四夷。」賈、服說亦隱據此經。云「是以《貉隸職》掌與獸言」者，兼釋《貉隸》文。

其守王宮者與其守厲禁者，如蠻隸之事。【疏】「如蠻隸之事」者，亦執其國之兵。依鄭、賈說，蓋亦執刀劍也。

貉隸掌役服不氏而養獸而教擾之，掌

與獸言。不言阜蕃者，猛獸不可服，又不生乳於圈檻

也。【疏】「掌役服不氏而養獸」者，王引之謂「而」字衍，以

上三職文例校之，王說是也。 注云：「不言阜蕃者，猛獸

不可服，又不生乳於圈檻也」者，以上閩隸養鳥阜蕃教擾

之，此貉隸養獸止言教擾，不言阜蕃，故釋之也。知獸爲猛

獸者，據《服不氏》云「掌養猛獸而教擾之」是也。圈檻者，

養獸之闌。《說文·口部》云：「圈，養畜之閑也。」《木部》

云：「檻，櫬也，一曰圈也。」《廣雅·釋宮》云：「檻，牢也。」

其守王宮者與其守厲禁者，如蠻隸之事。

【疏】「如蠻隸之事」者，亦執其國之兵。國兵，依鄭、賈說，

當爲弓矢。

## 周禮正義卷七十

秋官司寇下

周禮

鄭氏注

布憲掌憲邦之刑禁。正月之吉，執旌節以宣布于四方，而憲邦之刑禁，以詁四方邦國及其都鄙，達于四海。憲，表也，謂縣之也。

刑禁者，國之五禁，所以左右刑罰者。司寇正月布刑於天下，正歲又縣其書於象魏。布憲於司寇布刑，則以旌節出宣令之；於司寇縣書，則亦縣之於門閭及都鄙邦國。刑者，王政所重，故屢丁寧焉。詁，謹也，使四方謹行之。《爾雅》曰：「九夷、八蠻、六戎、五狄，謂之四海。」【疏】「掌憲邦之刑禁」者，贊大小司寇布刑禁於天下也。《國語·周語》云：「武王反，及羸內，布憲施舍於百姓。」韋注云：「憲，法也。」《管子·立政》篇亦載布憲五鄉鄉師及所屬州長之事，云「正月之朔，百吏在朝，君乃出令布憲于國，五鄉

之師，五屬大夫，皆受憲于太史。彼布憲即布法，若大宰布治法之類。此官布刑禁，則憲為表縣，其義不同，而循行表示通於天下，與彼事亦異也。云「達于四海」者，明此官所布通于九服也。注云「憲，表也，謂縣之也」者，《小

司寇》注同，詳《小宰》疏。云「刑禁者，國之五禁，所以左右刑罰者」者，據《士師》文，《小司寇》注義同。云「司寇正月布刑於天下，正歲又縣其書於象魏」者，於舊本並作「于」，案注例當作「於」，蜀石經下「於」字不誤，今并據正。此皆據《大司寇職》為說。今案：司寇正月布刑，即縣書象魏。鄭以縣書別為正歲之事，在布刑之後兩月，非也。詳《大司寇》疏。云「布憲於司寇布刑，則以旌節出宣令之」者，以此云「正月之吉，執旌節以宣布于四方」，即《大司寇職》「正月之吉，始和布刑于邦國都鄙之事也。必以旌節者，《掌節》云「道路用旌節」，此宣布刑禁亦道路之事，故所用節同。云「於司寇縣書，則亦縣之於門閭及都鄙邦國」者，之於「於」字，舊本亦誤「于」，今據蜀石經正。鄭以此云「憲邦之刑禁」，當《大司寇職》「乃縣刑象之法于象魏」，為正歲縣書之時。又《小司寇》「正歲，帥其屬而觀刑象，乃宣布于四方，憲刑禁」，即此憲刑禁之事，故謂與司寇布刑同在正歲。然大司寇縣刑象自在正月，鄭以為在正歲者，非也。至布憲

執旌節以宣布於四方，雖亦以正月之吉就道，然其所宣布者遠及邦國都鄙，達於四海，必非一時所能徧達，則其憲刑禁雖承正月之吉爲文，實當在正歲之後，布憲憲刑禁，斷不能與大司寇縣刑象同時明矣。鄭說亦誤。互詳《大司寇》疏。知憲刑禁縣於門閭者，據《士師》五禁書而縣於門閭，明此布憲所縣亦在門閭也。云「刑者王政所重，故屢丁寧焉」者，《漢書·谷永傳》顏注云：「丁寧，謂再三告示也。」鄭意大司寇布刑，布憲則宣令，司寇縣書象魏，布憲亦縣書門閭，所謂屢丁寧也。云「詰，謹也」者，《大司寇》詰四方「注同」。云「使四方謹行之」者，布憲布之四方，所以使四方謹行刑禁也。引《爾雅》曰「九夷八蠻六戎五狄，謂之四海」者，《釋地》文，此所引與郭本不同，詳《職方氏》疏。四海，謂夷鎮蕃服在九州之外者也。《詩·商頌·殷武》孔疏引鄭《尚書注》云：「堯制五服，要服之內四千里曰九州，其外荒服曰四海。」若然，周則三千五百里之外至五千里爲四海，與唐虞制微異，以其九州大界不同，故每面相較近五百里也。凡邦之大事合衆庶，則以刑禁號令。

【疏】「凡邦之大事合衆庶」者，賈疏云：「謂征伐、巡守、田獵，皆是大事合衆庶也。」論議案：大事當亦兼有大祭祀、大喪紀、大賓客戒守征役之事，互詳《大司寇》疏。云「則以

刑禁號令」者，以合衆庶，慮其干犯刑禁，故此官號令，使衆徧知之也。

### 禁殺戮掌司斬殺戮者，凡傷人見血而

不以告者，攘獄者，遏訟者，以告而誅之。司

猶察也。察此四者，告於司寇罪之也。斬殺戮，謂吏民相斬相殺相戮者。傷人見血，見血乃爲傷人耳。鄭司農云：

「攘獄者，距當獄者也。遏訟者，遏止欲訟者也。」玄謂攘猶

卻也，卻獄者言不受也。【疏】「掌司斬殺戮者，凡傷人見

血而不以告者」者，凡斬殺戮及傷人，皆於法當誅者，恐其有不達於官，故司察而告之。經「不以告」通承上句而言。

此皆慮小民窮冤失職，通其壅闕之事，與大司寇以肺石達窮民同意。注云「司猶察也」者，《師氏》注同。司即今

之伺字，謂候察而搏之。云「察此四者，告於司寇罪之也」

者，以司寇主刑，禁殺戮即司寇之屬，明經云「以告而誅之」，即告於司寇而罪之也。云「斬殺戮謂吏民相斬相殺相

戮者」者，此謂擅故殺人者也。《荀子·正論篇》云：「殺人

者死，斬殺戮三者不同，即《掌戮》所云「斬殺刑戮」，注云

「斬以鈇鉞，殺以刀刃，戮謂膊焚辜肆」是也。云「傷人見

血，見血乃爲傷人耳」者，此謂故傷人者也。《荀子·正論篇》云：「傷人者刑。」不見血，蓋不以傷人論，不抵刑也。《月令·孟秋》：「命理瞻傷察創視折」，注云：「創之淺者曰傷」，明創爲傷之深者。《鹽鐵論·刑德》篇云：「古者傷人有創者刑。」有創即見血也。《說文·舛部》：「舛字注亦云：「戰見血曰傷。」賈疏云：「恐經傷人與見血事別，傷人見血連言者，是見血乃爲傷人；若不見血，不爲傷人也。若然，踣跌折支之等不見血，豈得不爲傷人乎？然今言見血乃爲傷人者，止爲蹉跌及刃物麗歷應見血之等，不爲餘事而言。」鄭司農云：「攘獄者，距當獄者也。」《管子·君臣下》篇云：「治斧鉞者，不敢讓刑」，尹注云：「讓猶拒也。」<sup>①</sup>讓攘拒距字並通。賈疏云：「後鄭不從者，此經皆謂未在官司，而先鄭云距獄，據在官而言，故不從也。」案：先鄭訓攘爲距，距亦猶卻也。然則一鄭訓本略同，特先鄭說未明，後鄭更申其義耳。賈謂後鄭不從先鄭，似非。云「遏訟者，遏止欲訟者也」者，《爾雅·釋詁》云：「遏，止也。」賈疏云：「有人見欺犯，欲向官所訟之，而遏止不使去也。」云「玄謂攘猶卻也」者，《說文·手部》云：「攘，推也。」推與卻義相成。《公羊》僖四年何注亦云：「攘，卻也。」云「卻獄者，言不受也」者，賈疏云：「謂人有罪過，官有文書追攝，不肯受者。」

莊存與云：「此經皆理未在官司者。若云官文書追攝而不受，則既在官矣。」案：賈說甚誤，莊氏糾之是也。鄭上注說斬殺戮，兼吏民言之，則鄭謂攘獄遏訟亦通吏民而言可知。卻獄不受者，謂小吏及府史胥徒阻人之來獄者，不受達其陳告之辭也。《漢書·淮南王賜傳》云：「故劾謁者衛慶死罪，強榜服之，內史以爲非是，卻其獄。」與此注卻獄事異而義實同。蓋此經所云攘獄、遏訟，皆阻止獄訟之事。以獄大訟小，故獄言攘，訟言遏，實則攘與遏義略同也。獄訟大小之異，詳《大司寇疏》。

### 禁暴氏掌禁庶民之亂暴力正者，撝誣

犯禁者，作言語而不信者，以告而誅之。民之好爲侵陵，稱詐，謾誕，此三者亦刑所禁也。力正，以力強得正也。【疏】「禁暴氏掌禁庶民之亂暴力正者」者，暴，經例用古字當作「撝」，《司撝》云「禁其撝亂者」，與此義同。此作暴，疑誤，詳《地官·敘官疏》。亂暴力正，即《大司徒》鄉八刑亂民之刑也。云「作言語而不信者」者，即《大司徒》

① 「讓」原作「攘」，據楚本改。

鄉八刑造言之刑。《大宰》注云：「造，作也。」云「以告而誅之」者，亦告之司寇而罪之也。

注云「民之好爲侵陵、

稱詐、謾誕，此三者亦刑所禁也」者，《釋文》云：「謾，本或作慢。」案《士師》八成「攝邦令」，注云：「稱詐以有爲者。」

《大戴禮記·盛德》篇云：「凡鬪辨生於相侵陵也，相侵陵生於長幼無序。」又《曾子立事》篇云：「不能行而言之，誣也；非其事而居之，矯也。」《國語·周語》云「其刑矯誣」，

韋注云：「以詐用法曰矯，加誅無辜曰誣。」《漢書·宣帝

紀》顏注云：「謾，誑言也。」慢謾字通。賈疏云：「侵陵，釋

經亂暴力正者也。稱詐，釋經攝誣犯禁者也。謾誕，釋經

作言語而不信者也。謾誕謂浮謾虛誕也。」云「力正，以力

強得正也」者，謂本不正，而挾勢力之強以自申得正者也。

今案：正當讀爲征，言恃強力以相爭取。《管子·君臣下

篇》云：「獸處羣居，以力相征。」《大戴禮記·用兵》篇云：「諸

侯力政，盧注云：「言以威力侵爭。」《漢書·游侠傳》云

「力政爭彊」，顏注云：「棄背禮義，專任威力也。」《周書·

度訓》篇云：「力爭則力政，力政則無讓。」正征政聲類並

同，鄭未得其義。《漢書·五行志》注釋力政爲以力相征

討，又引或說，以力爲政，相攻伐，並專據諸侯爲說。此經

力正則通於庶民，其義甚廣也。

凡國聚衆庶，則戮

其犯禁者以徇。凡奚隸聚而出入者，則司

牧之，戮其犯禁者。奚隸，女奴男奴也。其聚出入

有所使。【疏】凡國聚衆庶者，即《布憲》凡邦之大事合

衆庶是也。云「凡奚隸聚而出入者，則司牧之」者，與司

厲、司隸爲官聯也。司牧謂監察之。《禁殺戮》注云：「司

猶察也。」《方言》云：「監，牧、察也。」《史記·酷吏傳》云

「置伯格長，以牧司姦盜賊」，司牧猶云牧司矣。注云

「奚隸，女奴男奴也」者，奚爲女奴，隸爲男奴也。賈疏云：

「按《司厲》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春槩」，是男女

同坐爲奴。天官酒人漿人之等，皆名女奴爲奚，五隸又是

男奴，故云奚隸，女奴男奴。案：奚，詳《天官·敘官》疏。

云「其聚出入，有所使者，謂其官長之使令，或羣聚而出入

也。蜀石經作「其聚出入者，有所役也」，亦通。

野廬氏掌達國道路，至于四畿。達，謂巡

行通之，使不陷絕也。去王城五百里曰畿。【疏】掌達國

道路，至于四畿者，謂脩治國中九經九緯之涂及環涂野

涂，以達於甸稍縣都，與司險爲官聯也。注云達謂巡

行通之，使不陷絕也者，廣雅·釋詁云：達，通也。賈

疏云：「巡行者，國之道路使其地之人治之，野廬氏直巡行不通之處，使人治之，使無陷絕也。」云「去王城五百里曰畿」者，《大司馬》云「方千里曰國畿」是也。王城居中，而各五百里，其邊界爲四畿。比國郊及野之道路、宿息、井、樹。比猶校也。宿息，廬之屬，賓客所宿及晝止者也。井共飲食，樹爲蕃蔽。【疏】「比國郊及野之道路、宿息、井、樹」者，與遣人、司險爲官聯也。賈疏云：「此經所云王爲賓客在道，須得供承守衛之事。國郊謂近郊、遠郊，野謂百里外至畿。」注云「比猶校也」者，《大胥》注同。云「宿息，廬之屬，賓客所宿及晝止者也」者，賈疏云：「宿謂十里有廬，三十里有宿，五十里有市。直言宿者，舉中言之，故云廬之屬以苞之。息，賓客晝止之處。」詒讓案：《楚辭·初放》王注云：「夜止曰宿。」《毛詩·召南·殷其雷》傳云：「息，止也。」《遣人》：「廬有飲食，宿有路室，市有候館」，則廬惟可晝止，宿市以上有室館，則可夜止矣，故此職以宿息關彼二者也。云「井共飲食，樹爲蕃蔽」者，以宿息之處，皆有井以供賓客之飲食，有樹以爲廬宿之蕃蔽。蕃蔽謂爲蕃離屏蔽。《大戴禮記·王言》篇云：「千步而井。」《周書·大聚》篇云：「闢闢脩道，五里有郊，十里有

井，二十里有舍。」彼雖非王國之制，亦道路必有井之證。又國語·周語云：「列樹以表道，立鄙食以守路。」此野廬氏掌達道路，則樹中亦兼有表道之事，不徒爲廬舍之蕃蔽也。若有賓客，則令守涂地之人聚櫟之，有相翔者則誅之。守涂地之人，道所出廬宿旁民也。相翔，猶吕翔觀伺者也。鄭司農云：「聚櫟之，聚擊櫟以宿衛之也。有姦人相翔於賓客之側，則誅之，不得令寇盜賓客。」【疏】「有相翔者則誅之」者，舊本並脫，則二字，今據唐石經、乾隆石經、宋大字本、岳本、王氏《訂義》本補。

注云「守涂地之人，道所出廬宿旁民也」者，《掌固》云：「掌脩城郭、溝池、樹渠之固，頒其士庶子及其衆庶之守。」注云：「衆庶，民遞守固者也。」明涂地旁民亦有受役於官吏迭徼守之法。此人即《掌固》之衆庶也。此賓客道涂所出廬宿市旁之居民，平時既受守涂地之役，賓客至，因令給事客舍，供守衛之事也。云「相翔猶吕翔觀伺者也」者，相翔，吕翔，並疊韻連語。《觀禮》注釋箱爲相翔待事之處。相翔或作相羊，亦作相佯。《楚辭·離騷》「聊逍遙以相羊」，王注云：「逍遙，相羊，皆遊也。」《漢書·外戚傳》顏注云：「相羊，翱翔也。」《後漢書·張衡傳》李注云：「相佯猶徘徊



也。」又《馮衍傳》注云：「相佯猶逍遙也。」此相翔亦謂徘徊觀望，伺間爲盜竊者。賈疏謂昌狂翱翔，失之。鄭司農云「聚櫟之，聚擊櫟以宿衛之也」者，賈疏云：「謂其地之人自聚擊櫟，無行夜，故使宿衛自擊。宮正之等使行夜者擊櫟校比直宿者，彼行夜者與此異也。」案：依鄭、賈說，此聚櫟，令守涂地之人民爲之，則即持更，與官吏行夜擊櫟異，詳《宮正》、《挈壺氏》疏。云「有姦人相翔於賓客之側，則誅之，不得令寇盜賓客」者，凡昌翔觀伺於賓客之側者，姦人欲爲寇盜之事，故誅之，使不得近側也。凡道路之舟車擊互者，敍而行之。舟車擊互，謂於迫隘處也。車有轆轤，抵闕，舟有砥柱之屬。其過之者，使以次序之。【疏】：凡道路之舟車擊互者，敍而行之者，阮元云：《說文·車部》云：「擊，車轄相擊也。从車从毆，毆亦擊。《周禮》曰：舟與擊互者。」按「舟車」許引作「舟與」爲異。「擊」當從《周禮》作「擊」，許正引此經以證擊字也。案：阮說是也。擊擊擊類同。《戰國策·齊策》云：「主者循軼之途也，轄擊摩車而相過。」轄擊即所謂擊也。丁晏云：「《穀梁》昭八年「傳御擊者不得入」，范甯集解：「擊，挂也。」《釋文》：「擊，劉兆云：挂也。」本或作擊。」注云「舟車擊互，謂於迫隘處也」者，賈疏云：「謂水陸之道，舟車往來，狹隘之所，更互相擊，故云擊互者。」案：互，當與《脩閭氏》注「障互」、《說文·走部》「遡互」義同，謂舟車相摩擦抵格。賈釋爲更互，乃望文生訓，非鄭旨也。云「車有轆轤，抵闕」者，阮元云：《釋文》作「環轆」，云「本亦作轆，同」。按：「轆」當依陸本作「環」，因注云「車有環轆」，故改從車旁也。賈疏云：「案襄二十一年，晉欒盈有罪適楚，過於周，周西鄙掠之，告於周，使候出諸轆轤，是轆轤也。」孔廣森云：「轆轤，漢時屬河南尹緱氏縣，薛綜曰：「轆轤坂，十二曲。」抵闕即劍閣棧道也。《蜀志》建興十一年，治斜谷邸閣。抵與邸同，故劉昌宗音抵，都禮反。邸當作抵，《說文·自部》「秦謂陵坂曰抵」。一段玉裁云：「《釋文》抵字，徐之爾反，則字作抵。」詒讓案：《左傳》襄二十一年，杜注云：「轆轤關在緱氏縣東南。」今在河南河南府偃師縣境。抵當從劉音爲正。徐邈本非。云「舟有砥柱之屬」者，賈疏云：「按《禹貢》：「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砥柱。」孔安國云：「砥柱，山名。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見水中若柱然，在西虢之界。」是砥柱爲水之隘道者也。詒讓案：《水經·河水》篇「河水又東過砥柱間」，鄭注云：「砥柱，山名也，亦謂之三門。山在虢城東北，大陽城東也。」

鄭玄按《地說》：「河水東流，貫砥柱，觸闕流。」今世所謂砥柱者，蓋乃闕流也。砥柱當在西河，未詳也。余按：鄭玄所說非是。西河當無山以擬之。自砥柱以下，五戶以上，其間一百二十里，河水竦石桀出，勢連襄陵，蓋亦禹鑿以通河，疑此闕流也。案：鄭所引鄭說，蓋《書·禹貢》注文。

據其所引，則鄭不謂砥柱在號界，賈引偽孔傳為釋，非鄭指也。云「其過之者，使以次序之」者，序，舊本並誤「敘」，今據蜀石經正。凡注例用今字作「序」。謂為其迫隘，不能方軌維舟同時並過，則野廬氏為依次序行之，令其先至者先過，後至者不得爭越也。凡有節者及有爵者至，

則為之辟。辟，辟行人，亦使守涂地者。【疏】凡有節

者及有爵者至，則為之辟者，賈疏云：「謂若諸侯之使，則有山國用虎節之等。若民自往來，則有道路用旌節之等。及有爵已上，皆為之辟止行人，使無侵犯者也。」注云

「辟，辟行人」者，《閭人》注云：「辟行人，使無干也。」云「亦使守涂地者」者，與上為賓客聚櫟同，亦使道所出廬宿旁民為之辟行人也。案：此當亦兼辟舟車，若《左》成五年傳①「晉侯以傳召伯宗，伯宗辟重，曰辟傳」是也。禁野之橫行徑踰者。皆為防姦也。橫行，妄由田中。徑踰，射邪

趨疾，越隄渠也。【疏】禁野之橫行徑踰者，即《士師》五禁之野禁也。注云，皆為防姦也者，橫行徑踰，不由正路，恐其為姦盜，故禁以防之。云「橫行，妄由田中」者，謂不由田上之五涂，而躐黿晦以行者。《六韜·戰車》

篇云：「殷革橫畝。」賈疏云：「不要東西為橫，南北為縱，但是不依道塗，妄由田中，皆是橫也。」云「徑踰，射邪趨疾，越隄渠也」者，《祭義》云：「是故道而不徑」，注云：「徑，步邪趨疾也。」《楚辭·離騷》：「夫唯捷徑以窘步」，王注云：「徑，邪道也。」《釋名·釋道》云：「徑，經也，人所經由也。」謂趨射邪道，以求急速，是謂之徑。《毛詩·鄭風·將仲子》傳云：「踰，越也。」凡有溝渠之處，不由橋梁，輒躐越而過，是謂之踰。《管子·八觀》篇云：「郭周不可以外通，里域不可以橫通。郭周外通，則姦遁踰越者作；里域橫通，則攘奪竊盜者不止。」《晏子春秋·內篇雜上》云：「晏子為東阿宰，築蹊徑，急門閭之政，而淫民惡之。」此並禁徑踰之事。惠士奇云：「徑謂之蹊，《釋名·釋道》曰：「蹊，倮也，言射疾則用之，故還倮於正道也。」衛有亂，季羔逃之，走郭門。門者曰：「彼有缺。」季羔曰：「君子不踰。」又曰：「彼有竇。」

①「五」原訛「三」，據《左傳》改。

季羔曰：「君子不踰。」蓋由徑則必踰缺，踰缺則必隧竇，不踰不隧，必自不由徑始，故曰徑踰，踰謂踰缺。」案：惠說是也。《釋名》云：「射疾用之。」即此注「射邪趨疾」之義。凡

國之大事，比脩除道路者。比校治道者名，若今

次金敍大功。【疏】「凡國之大事，比脩除道路者」者，《典

祀》注云：「脩除，芟埽之。」賈疏云：「大事謂若征伐、巡

守、田獵、郊祀天地，王親行所經，並須脩除道路及脩廬，校

比民夫，使有功效。」詒讓案：大事當兼有大賓客朝覲會同

之事，互詳《大司寇》疏。注云：「比校治道者名」者，《宰

夫》注云：「比，校次之。」名謂治道人役之姓名。云「若今

次金敍大功」者，賈疏云：「謂漢時主役之官，官名次金敍，

主以丈尺賦功，今俗本多誤為次敍大功也。」阮元云：「按

疏云「漢時有官名次金敍」，敍字恐衍。蓋賈本作「次金丈

功」，俗本云「次敍大功」，今本轉寫互誤，各衍一字耳。賈

云「有官名次金」，亦未可信。此注宜定為「若今次敍丈

功」。「金」與「敍」形之誤，「大」與「丈」亦形之誤。」案蜀石

經亦作「次敍大功」，與唐俗本同。此注似當以阮校為是。

孔繼汾校本同。又疑當作「次敍人功」，《匠人》注有「程人

功」之語。賈謂「次金」，官名，《漢書·百官公卿表》及《續

漢書·百官志》並無，未詳所據。掌凡道禁。禁，謂若

今絕蒙大巾、持兵杖之屬。【疏】注云「禁謂若今絕蒙大

巾、持兵杖之屬」者，疑亦《漢律》文。《方言》云：「幪，巾

也，大巾謂之帟。」郭注云：「巾主覆者，故名幪也。」《左》哀

二十五年傳，衛太子與渾良夫二人蒙衣而乘。《史記·衛

世家》集解引服虔云：「蒙衣為婦人之服，以巾蒙其頭而共

乘也。」此大巾疑即蒙覆之巾，然「絕蒙」之義未詳。此與持

兵杖皆疑於為姦盜，故禁之。邦之有大師，則令埽

道路，且以幾禁行作不時者、不物者。不時，

謂不夙則莫者也。不物，謂衣服操持非比常人也。幾禁之

者，備姦人內賊及反間。【疏】「邦之有大師」者，舊本並脫

「有」字，今據唐石經校增。《大司馬》注云：「大師，王出征

伐也。」注云「不時謂不夙則莫者也」者，《詩·齊風·

東方未明》篇「不能辰夜，不夙則莫」，毛傳云：「夙，早。

莫，晚也。」注即用彼文，即《司寤氏》所云晨行宵行之類。

云「不物謂衣服操持非比常人也」者，《司稽》注義同。云

「幾禁之者，備姦人內賊及反間」者，賈疏云：「內賊，謂賊

在內起。反間，謂外賊密來覘探，間候國家，反彼論說。」

案：反間即《環人》之「諜賊」，詳彼疏。

## 蜡氏掌除骹。《曲禮》曰：「四足死者曰漬。」故

書「骹」作「脊」。鄭司農云：「脊讀爲漬，謂死人骨也。」《月令》曰：「掩骼埋胔，骨之尚有肉者也。」及禽獸之骨皆是。【疏】注引《曲禮》曰「四足死者曰漬」者，舊本挽上「曰」字，今依蜀石經及宋大字本補。漬，《釋文》作殯，云「又作漬」。案：《曲禮》本作「漬」。鄭注云：「漬，謂相穢汚而死也。」《春秋傳》曰：「大災者何，大漬也。」賈疏云：「彼謂四足之獸相漸漬而有疫死，此骹謂肉腐，義理有殊。引之者，直取音同，仍取四足死者即有肉腐之骹也。」案：後鄭不從先鄭讀爲漬，而又引《曲禮》此文以冠注首，於義既無所取，通校六篇之注，亦無此例，其爲傳寫錯互無疑。賈曲爲之說，非也。云「故書骹作脊，鄭司農云脊讀爲漬者，蜀石經漬作骹，疑誤。」《管子·度地》篇云：「春不收枯骨朽脊，則夏旱至矣。」亦以脊爲骹。段玉裁云：「骹，胔、漬、殯、脊五字同，在古音支佳部。」《公羊》莊二十年傳「大瘠」，《禮記注》引作「大漬」。《漢·食貨志》：「國亡捐瘠」，孟康曰：「肉腐爲瘠。」瘠即故書之脊也。丁晏云：「《史記·劉敬傳》：『徒見羸瘠老弱』，《漢書》『瘠』作『胔』。《後漢·彭城靖王恭傳》

「毀胔過禮」，即毀瘠也。《羊人》注：「積，故書爲毗，先鄭云：毗讀爲漬。」《玉篇·歹部》：「殯，病也，獸死也。義與胔同。」云「謂死人骨也」者，此與《曲禮》義不合，故後鄭不從。引《月令》曰「掩骼埋胔」，骨之尚有肉者也者，段玉裁依浦鍾校，於「胔」下增一「胔」字，云：「《月令》曰」之上當有「玄謂」二字。司農從故書作「脊」，而易爲「漬」。鄭君從今書作「骹」而釋其義也。胔同骹，《說文》曰「骹或從肉」是也。阮元云：「此引《月令》，當本作「掩骼埋骹」。《禮記音義》云「胔亦作骹」。此疏引彼注云「肉腐曰骹」可證。此作「胔」，是淺人據今本《月令》所改，當訂正。」案：段、阮校是也。《月令》孔疏引此注，亦重胔字。竊疑上引《曲禮》文，宜繫於此，當云「玄謂《曲禮》曰「四足死者曰漬」，下乃接引《月令》之文。蓋後鄭欲破先鄭脊漬之讀，故先引《曲禮》以證漬之不爲人骨，更引《月令》明人骨之爲骹，以證今書作骹之是也。然《月令》疏引此注稱「司農云」，則唐初本已如是矣。胔亦當從阮校作骹，《序官》注引《月令》亦作骹可證。鄭彼注云：「骨枯曰骼，肉腐曰胔。」《禮記釋文》引蔡氏《月令章句》云：「露骨曰骼，有肉曰胔。」亦同鄭義。《呂氏春秋·孟春紀》作「掩骼埋骸」，高注云：「骸讀水漬物之漬。白骨曰骼，有肉曰骸。」高讀同先鄭，而義則與後鄭同。

《晏子春秋·諫下》篇，晏子曰：「朽而不斂謂之僂尸，臭而不收謂之陳膚。」所謂肉腐也。云「及禽獸之骨皆是」者，後鄭不從先鄭讀漬，而謂醢鬬禽獸骨者，明漬不得為死人骨，而醢則得兼人及禽獸骨，亦以見今書作醢之義尤完備也。《說文·骨部》云：「鳥獸殘骨曰醢，醢可惡也。則專以醢為鳥獸骨，與此注義微異。凡國之大祭祀，令州里

除不蠲，禁刑者，任人及凶服者，以及郊野，大師、大賓客亦如之。蠲讀如吉圭惟饔之圭。

圭，絜也。刑者，黥劓之屬。任人，司圜所收教罷民也。凶服，服衰經也。此所禁除者，皆為不欲見，人所蔑惡也。

【疏】「凡國之大祭祀，令州里除不蠲」者，賈疏云：「大祭祀謂郊祭天地。論讓案：州里亦即鄉師之州里，據六鄉以內而言。云「以及郊野大師、大賓客亦如之者，郊野通四郊六遂及四等公邑言之，詳《大司馬疏》。賈疏云：「大賓客，謂諸侯來朝。若據天地，其神位在郊，至郊而已。若賓客，則至畿，故兼言野。郊外曰野，大總言也。」注云

蠲讀如吉圭惟饔之圭，圭，絜也者，蜀石經如作若，「惟」作「為」。宋大字本「如」亦作「若」。案：「惟」作「為」，與「宮人」及「士虞禮」注同，似勝今本。賈疏云：「毛詩

云「絜蠲為饔」，無此言。鄭從三家《詩》，故不同。一段玉裁改「讀如」為「讀為」，云：「《士虞禮》饗辭曰：哀子某圭為而哀薦之饗」，注：「圭，絜也。《詩》曰：吉圭為饔。」與此注為惟有異，而作圭則一。蓋三家《詩》作圭，圭訓絜。蠲之本義訓馬蠲蟲，不訓絜，故易蠲為圭。蠲從益聲，益聲與圭聲古音同在支佳部，蠲之古音同圭。《詩·天保》：「周禮·宮人」，《蜡氏》、《尚書·多方》、《釋文》皆曰「蠲音圭」，此古音也。《宮人》注曰：「蠲猶絜也。《詩》云吉蠲為饔。」鄭注《三禮》時，多不從《毛詩》，此引「吉蠲」恐亦是三家《詩》有作蠲者耳。孔賈在唐初，《韓詩》尚存，於兩「吉圭」皆未質言。韓詩，而宋輩迫詩故乃以「吉圭」係韓嬰章句，殊不可信。一案：段說是也。圭，絜，《匠人》注義同。《白虎通義·文質篇》云：「圭之為言潔也。圭，圭字同。云「刑者，黥劓之屬」者，賈疏云：「之屬中含有宮刑也。云「任人，司圜所收教罷民也者，賈疏云：「經「任人」文承「刑者」之下，則罷民亦刑之類，是以「司圜」云「任之以事」是也。云「凶服，服衰經也者，祭義云：「郊之祭也，喪者不敢哭。凶服者不敢入國門，敬之至也。」注云：「祭者吉禮，不欲聞見凶人。」賈疏云：「凶服，五服皆是。云「此所禁除者，皆為不欲見，人所蔑惡也者，釋文云：「蔑，今

本多作穢。一案：蜀石經亦作穢。《說文·艸部》云：「穢，無也。」穢即歲之俗。阮元云：「鄭用歲字。《考工記》注云：『粵地塗泥多草穢。』又《函人》注『無歲也』，皆可證。」治讓案：凡大祭祀、大師、賓客等事，貴潔清，人復緜萃，此不蠲等，皆人所歲惡，故除禁之，不使見也。若有死於道路者，則令埋而置楬焉，書其日月焉，縣其衣服任器于有地之官，以待其人。有地之官，主此地之吏也。其人，其家人也。鄭司農云：「楬，欲令其識取之，今時楬繫是也。有地之官，有部界之吏，今時鄉亭是也。」【疏】「若有死於道路者，則令埋而置楬焉」者，於經例用古字，皆作「于」，不當錯出。埋即葬之俗，經例用古字當作「葬」，唐、蜀石經及各本並誤，詳《鼈人》疏。此恤道殣之政也。《詩·小雅·小弁》云：「行有死人，尚或殣之。」毛傳云：「殣，路冢也。」埋而置楬，即爲路冢矣。云「縣其衣服任器于有地之官」者，任器，詳《牛人》、《司隸》疏。官謂官府所治處也。注云「有地之官，主此地之吏也」者，賈疏云：「謂比問族黨之等皆有長吏，若比長、閭胥、里宰之輩皆是。若今時鄉亭治事之處，縣衣服任器等，仍使守掌，使不失也。」云「其家人也」者，謂死者之家

人也。鄭司農云：「楬欲令其識取之」者，《漢書·酷吏傳》：「升賞襍舉長安中輕薄少年惡子內穴中，死便輿出，瘞寺門恒東，楬著其姓名。」顏注云：「楬，杙也。瘞，杙於瘞處，而書死者名也。」此埋而置楬，亦謂以木爲杙，書其日月，楬於所埋之地，欲其有所辨識，待其人來可取之也。云「今時楬繫是也」者，詳《職金》疏。云「有地之官，有部界之吏，今時鄉亭是也」者，謂小吏主地治有部界者。《漢書·百官公卿表》云：「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有秩，嗇夫，游徼。」潛夫論·愛日篇云：「刑法之理，鄉亭部吏足以斷決。」是漢時鄉亭小吏，即爲有部界吏，故此以爲況也。掌凡國之酖禁。禁謂孟春掩骼埋胔之屬。【疏】注云：「禁謂孟春掩骼埋胔之屬」者，據《月令》文。胔亦當作酖，詳前疏。

雍氏掌溝瀆澮池之禁，凡害於國稼者。春令爲阱獲溝瀆之利於民者，秋令塞阱杜獲。溝、瀆、澮，田間通水者也。池，謂陂障之水道也。害於國稼，謂水潦及禽獸也。阱，穿地爲壻，所以禦禽獸，其或超踰，則陷焉，世謂之陷阱。獲，柞鄂也。堅地阱淺，則

設柞鄂於其中。秋而杜塞阱獲，收刈之時，爲其陷害人也。

《書·堯誓》曰：「敷乃獲，敘乃阱。」時秋也，伯禽以出師征徐戎。【疏】掌溝瀆澮池之禁，凡害於國稼者者，於經

例當作「干」，下同，唐、蜀石經及各本並誤。此與遂人、稻

人爲官聯也。國稼，謂國農之種穀者。《地官·敘官》注

云：「種穀曰稼。」賈疏云：「溝瀆澮池，或田間通水，或在

田外所須，本爲利民而造，其中有放溢奔流爲害者，則禁

之。」云「春令爲阱獲溝瀆之利於民者」者，春農事將興，故

爲阱獲溝瀆，以去害而利民也。《國語·魯語》云：「鳥獸

成，於是乎設罝鄂，以實廟庖。」韋注云：「謂立夏鳥獸已

成，設取獸之物。」彼爲取獸，則夏設罝鄂，較此微晚，要在

秋前，與此杜塞之文不相妨也。《月令·季春》云：「命司

空曰，時雨將降，下水上騰，修利隄防，道達溝瀆，開通道

路，毋有障塞。」又《管子·四時篇》云：「春三月，以甲乙之

日發五政」，三政曰「凍解修溝瀆」，與此經合。注云

「溝、瀆、澮，田間通水者也」者，溝澮皆田間水道，詳《遂

人》、《稻人》、《匠人》疏。瀆者，《說文·水部》云：「溝，水

瀆。瀆，溝也。」曰邑中溝。《管子·地員篇》云：「瀆田悉

徙，井注云：「瀆田，謂穿溝而溉田。」是瀆亦田間溝名。

《說苑·臣術篇》云：「子路爲蒲令，備水災，與民春修溝瀆

曰：以暴雨將至，恐有水災，故與人修溝瀆以備之。是溝

瀆以通水，所以備水災也。又《爾雅·釋水》云：「水注川

曰谿，注谿曰谷，注谷曰溝，注溝曰澮，注澮曰瀆。」彼溝瀆

澮爲山間水道。又《荀子·解蔽篇》云：「醉者越百步之

溝，以爲跬步之澮。此溝大於澮。並與《遂人》之「五溝」

異。云「池謂陂障之水道也」者，池以瀦水，與上三者爲田

間通水別也。《國語·周語》韋注云：「積水曰池。」《月

令·仲春令》毋漉陂池，鄭彼注云：「畜水曰陂，穿地通

水曰池。」賈疏云：「《詩》云「彼澤之陂」，毛云：「澤障曰

陂。」今云陂障之水道，謂障澤爲陂之時，於澤通水入陂之

道曰池。」云「害於國稼，謂水潦及禽獸也」者，經上云「溝瀆

澮池之禁」，是禦水潦，下云「爲阱獲」，是禦禽獸，故知害於

國稼兼含水潦禽獸二者言之。云「阱，穿地爲壩，所以禦禽

獸，其或超踰則陷焉」者，壩，舊本誤「漸」，宋注疏本同，今

據宋附釋音本、汪道昆本、明注疏本正。《釋文》云：「壩，

本又作壑。蜀石經及宋大字本亦並作壑。案：壩即壑之

變體。《掌固》注字亦作壑。《說文·井部》云：「阱，陷也，

重文穿，阱或从穴。」又《土部》云：「壑，坑也。」《廣雅·釋

言》云：「穿，坑也。」一切經音義引《三蒼》云：「穿謂穿

地爲壑，以張禽獸者也。」云「世謂之陷阱」者，以其可陷禽

獸，故謂之陷阱，《中庸》云「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是也。云「獲，柞鄂也，堅地阱淺，則設柞鄂於其中」者，《書·費誓》孔疏引王肅云：「獲，所以捕禽獸，機檻之屬。」《國語·魯語》：「鳥獸成，設罝鄂，韋注云：「鄂，柞格，所以誤獸也。」賈疏云：「阱則深爲，不須別設柞鄂；獲則堅地，不可得深，故須柞鄂。柞鄂者，或以爲豎柞於中，向上鄂鄂然，所以載禽獸，使足不至地，不得躍而出，謂之柞鄂也。」惠士奇云：「《淮南子·俶真訓》曰：「走獸擠腳。」蓋設柞鄂以擠其腳而獲之。」一名係蹄，《戰國策·趙策》云：「人有置係蹄者而得虎，虎怒決蹄而去。」《文選·檄吳將校部曲文》李注引延叔堅曰：「係蹄，獸絆也。」是爲柞鄂。」云「秋而杜塞阱獲，收刈之時，爲其陷害人也」者，春爲阱獲，所以禦禽獸之害稼，至秋成收刈之時，則無害稼之慮，且農人往來，恐誤入其中，或遭陷害，故杜塞之也。引《書·柴誓》曰「斂乃獲，斂乃阱」者，今《書》作《費誓》。《說文·米部》云：「柴，惡米也。」《周書》有《柴誓》。《史記·魯世家》集解，索隱引《書》亦並作「柴」，段玉裁、阮元並謂自唐以前皆作「柴誓」，至衛包乃妄改爲「費誓」，是也。又「斂」，今《書》作「杜」，《尚書釋文》云：「杜，本又作斂。」阱，今《書》作「窞」，《說文·支部》云：「斂，閉也，讀若杜。斂，塞也。」案：斂杜

字通。《費誓》孔疏引鄭《書注》云：「山林之田，春始穿地爲窞，或設獲其中以遮獸。」義即本此經也。鄭以彼斂獲斂阱即此塞阱杜獲，故引以證義。云「時秋也，伯禽以出師征徐戎」者，《釋文》云：「徐，劉本作郃。」案：郃正字，徐借字。《說文·邑部》云：「郃，郃下邑地，魯東有郃城」是也。《書序》云：「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東郊不開，作《費誓》。」《書》又云：「甲戌，我惟征徐戎。」是其事也。時秋也，蜀石經作「時非秋也」，亦通。賈疏云：「彼不見時節，但此說在秋，明彼亦秋，故得有斂獲斂阱之事也。」吳廷華云：「《費誓》無春秋之文。其杜獲塞窞，蓋爲傷牛馬而設。鄭、賈傳會爲伯禽以秋出師，謬矣。」案：吳說是也。竊疑此注當如蜀石經作「時非秋」，或鄭意《柴誓》「斂獲斂阱」，非當斂斂之時，爲出師特發此令，故注附及之與？**禁山之爲苑，澤之沈者。**爲其就禽獸魚鼈自然之居而害之。鄭司農云：「不得擅爲苑囿於山也。澤之沈者，謂毒魚及水蟲之屬。」【疏】「禁山之爲苑，澤之沈者」者，沈，湛之段字，詳《大宗伯》疏。此申山澤之禁令，與山虞、澤虞爲官聯也。注云「爲其就禽獸魚鼈自然之居而害之」者，鼈，蜀石經及宋本並作「鼈」。案：鼈正字，鼈俗字。《玉



篇·鼃部云：鼃或作螯。此謂山爲禽獸自然之居，澤爲魚蟹自然之居，就彼而害之，所殺尤多，故特禁之。鄭司農云：「不得擅爲苑囿於山也者，說文·艸部云：苑，所以養禽獸也。」淮南子·本經訓高注云：「有垣曰苑。」大戴禮記·夏小正云：「囿，山之燕者也。」蓋唯君得因山爲苑囿，其民間或就山林多禽獸處，爲藩垣遮格取之，若苑囿然者，此官則禁之也。云「澤之沈者，謂毒魚及水蟲之屬」者，《荀子·王制篇》云：「鼃鼃魚鼃鱗鱗，孕別之時，罔罟毒藥不入澤，不夭其生，不絕其長也。」楊注云：「毒藥，毒魚之藥。」案：爾雅·釋木：有光，魚毒，神農本草經·艸部云：「光華可用毒魚。」此澤之沈即光華之類也。賈疏云：「謂別以藥沈於水中以殺魚及水蟲，不謂鵠，故不作鵠，作沈也。」案：據賈說，則唐時別本「沈」字蓋有作「鵠」者，譌謬難通，故賈庶之也。

### 萍氏掌國之水禁。

水禁，謂水中害人之處，及

入水捕魚蟹不時。

【疏】注云：水禁謂水中害人之處者，

謂禁人畝涉。《荀子·大略篇》云：「水行者表深，使人無陷。」亦水禁之一端。賈疏云：「或有深泉洪波，沙蟲水

弩。」云「及入水捕魚蟹不時」者，此與敝人、鼃人、川衡、澤虞爲官聯也。賈疏云：「案《月令》，春秋及冬取魚，夏不合取魚。夏取則不時，皆禁之也。」案：取魚蟹之時，詳《敝人》、鼃人疏。又《月令·仲春》云：「毋竭川澤。」毋漚陂池。《國語·魯語》云：「鳥獸成，水蟲孕，水虞於是乎禁罟罟，又云：魚禁鯢鮪。」所謂取魚鼃之禁。《荀子·王制篇》云：「汙池淵沼川澤，謹其時禁，故魚鼃優多，而百姓有餘用也。」幾酒，苛察沽買過多及非時者。【疏】幾酒者，賈疏云：「酒亦水之類故也。」注云：苛察沽買過多者，《釋文》云：「買，一本作賣。」幾訓苛察，詳《司關》疏。此謂民自買酒於市也。說文·西部云：「酤，一曰買酒也。」沽即酤之段字。《漢書·食貨志》：「王莽居攝，義和魯匡言：『《詩》曰：無酒酤我，而論語曰：酤酒不食。』夫《詩》據承平之世，酒酤在官，和旨使人，可以相御也。論語孔子當周衰亂，酒酤在民，薄惡不誠，是以疑而弗食。」案：《酒正》、酒人無官酤之文，明承平世酒酤亦在民，魯匡妄說，不足據。然雖民間沽買，但過多則飲之將不節，故亦察而詰之。云「及非時者」者，賈疏云：「時謂若

① 湯原訛渴，據禮記·月令改。

《酒誥》「惟祀茲酒」，及鄉飲酒及昏娶爲酒食以召鄉黨僚友，是其時也。」謹酒，使民節用酒也。《書·酒誥》曰：

「有政有事無夷酒。」【疏】「謹酒」者，《說文·言部》云：

「謹，慎也。」謂戒敕民，使謹慎於飲酒。《晏子春秋·諫上》篇云：「《晏子》曰：『古之飲酒者，足以通氣合好而已矣。

故男不羣樂以妨事，女不羣樂以妨功。男女羣樂者，周觴三獻，過之者誅。』此即謹酒之事。」注云：「使民節用酒

也」者，謂用酒有節度，飲不及亂也。引《書·酒誥》者，證

謹酒之事。今《書》「政」作「正」，「夷」作「彝」，與鄭本異。

宋附釋音本、巾箱本、注疏本「夷」亦作「彝」，與今《書》同。

阮元云：「《韓非》引《書》亦作「夷」。賈疏云：「有政之大

臣，有事之小臣，夷，常也，不得常飲，明如上文合飲時乃飲

也。」案：賈釋蓋本鄭《書注》義。

### 禁川游者。

備波洋卒

至沈溺也。【疏】「禁川游者」者，《說文·水部》云：「汙，

浮行水上也，重文汙，汙或从囙聲。」案：游即汙之借字。

《大戴禮記·曾子大孝》篇云：「舟而不游。」注云：「備

波洋卒至沈溺也」者，《一切經音義》引《三蒼》云：「洋洋，

大水貌也。」《管子·樞言》篇云「善游者死於梁池」，故禁

之也。

### 司寤氏掌夜時。

夜時，謂夜晚早，若今甲乙至戊。【疏】「掌夜時」者，司夜告時，與挈壺氏爲官聯也。

注云：「夜時謂夜晚早」者，《左傳》昭五年，杜注以日中、食

時、平旦、雞鳴、夜半、人定、黃昏、日入、晡時、日昃、日出、

隅中爲十二時。其雞鳴至日入五時即夜時也。云「若今甲

乙至戊」者，蜀石經及舊刻本「戊」並誤「戌」，今據岳珂《刊

正九經》傳沿革例引宋、蜀本正。賈疏謂甲乙則早時，戌

亥則晚時，①所據亦誤本也。王應麟云：「疏以戌爲戌，

誤。甲乙至戊，謂夜有五更。《西域傳》：「杜欽曰：斥候

上五分夜，擊刁斗自守。」注：「夜有五更，故分而持之。」

《天文志》有甲夜乙夜。衛宏《漢舊儀》：「晝漏盡，夜漏起，

省中用火，中黃門持五夜，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相

傳授，守火帥內戶外數五止。宮中衛宮，城門擊刁斗，傳五

夜，百官各徵，直符行，衛士周廬，擊木柝嚙呼備火。」案：

王說是也。以星分夜，以詔夜士夜禁。夜士，主

行夜徼候者，如今都候之屬。【疏】「以星分夜」者，謂察中

星以定夜之早晚也。《藝文類聚·天部》引《尸子》云：「使

①「亥」原作「刻」，據楚本改。

星司夜。」賈疏引《書傳》云：「春昏張中，可以種稷；夏大火中，可以種黍稷；秋虛中，可以種麥；冬昴中，可以收斂蓋藏。」此並約舉四時昏中之星言之。實則五夜各有中星，可爲早晚之候，又隨每月節氣遞移，亦不能定以四時也。

注云：「夜上主行夜微候者，謂國中巡行夜守之士，若脩閭氏掌比國中宿互權者，先鄭注云：『權，謂行夜擊檠是也。微候，詳《宮伯》疏。』云：『如今都候之屬』者，《續漢書·

百官志》云：「左右都候各一人，六百石。」本注云：「主劔戟士微循宮，及天子有所收考。」劉注引干注與鄭同。依鄭

義，則此夜十亦有官秩，若《宮伯》、《掌固》、士庶子之屬，故唯主行夜，與持更者異也。禦晨行者，禁宵行者，

夜遊者。備其遭寇害及謀非公事。禦亦禁也，謂遏止

之，無刑法也。晨，先明也。宵，定昏也。《書》曰：「宵中

星虛。」春秋傳曰：「夜中星隕如雨。」【疏】：「禦晨行者，

禁宵行者，夜遊者」者，賈疏云：「謂在道路中。」《禮志》云

「男女夜行以燭」，謂在宮中也。晨行宵行者，惟罪人與奔父母之喪。若天子祭天之時，則通夜而行，故《禮記》云：「汜

埽反道，鄉爲田燭」。禁夜遊者，禁其無故遊者。」注云

「備其遭寇害及謀非公事」者，晨夜之時，或有姦人爲寇害，

恐行者遭之，又防有姦謀害公家事，以晨夜潛行，故並備而禁禦之。云：「禦亦禁也，謂遏止之，無刑法也」者，《爾雅·

釋言》云：「禦，禁也。」《廣雅·釋詁》云：「禦，止也。」是禦

訓禁，亦訓止。但禦禁文有輕重，禦但遏止之，不令行而

已，不治以法，禁則有刑法也。云：「晨，先明也者，《爾雅·

釋詁》云：「晨，早也。」《說文·晶部》云：「晨，房星，爲民

田時者，重文晨，晨或省。」《晨部》云：「晨，早昧爽也。」經

典通借晨爲晨。《淮南子·天文訓》云：「日出于暘谷，浴

于咸池，拂于扶桑，是謂晨明；登於扶桑，爰始將行，是謂

朏明；至於曲阿，是謂旦明。」高注云：「朏明，將明也。」旦

明，平旦。《左·成十六年傳》云：「楚晨壓晉軍而陳，旦而

戰。」僖五年孔疏云：「晨謂夜將旦，雞鳴時也。」據此，則晨

先於旦，是將明未明之時。賈疏引《光考靈耀》云：「日

入三刻爲昏，不盡三刻爲明。」蓋夜漏盡則爲旦，不盡三刻

則爲晨，故《淮南書》晨明在旦明前，所謂先明也。《釋名·

釋天》云：「晨，伸也，旦而日光復伸見也。」蓋晨與旦對文

則異，散文亦通。云：「宵，定昏也者，《說文·宀部》云：

「宵，夜也。」又《日部》云：「昏，日冥也。」《士昏禮》曰：「日入，商爲昏。」商即《考靈耀》所云三刻。《淮南子·

天文訓》云：「至於虞淵，是爲黃昏；至於蒙谷，是爲定

昏。案：鄭即本《淮南書》說。《詩·邶風·定之方中》孔疏引孫炎《爾雅》注云：「定，正也。」宵在黃昏之後，日入三刻正昏之時，故謂之定昏。引《書》曰「宵中星虛」者，《書·堯典》文。僞孔傳亦云：「宵，夜也。」鄭引之者，證此宵爲定昏，與《尚書》義同。引《春秋傳》曰「夜中星隕如雨」者，《左·莊七年經》：「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傳無「夜中」字，此蓋據《穀梁傳》也。彼經作「昔」，恒星不見，與下「夜中」字異，傳云「日人至於星出，謂之昔」。鄭引之，明此禁夜遊文，在宵行之後。宵已爲夜，則夜謂夜半時，猶《穀梁傳》以夜中別於昔時也。其《公羊經傳》上「夜」字不作「昔」，而「隕」字別作「貫」，非鄭所據。

### 司烜氏掌以夫遂取明火於日，以鑒取

明水於月，以共祭祀之明燄、明燭，共明水。夫遂，陽遂也。鑒，鏡屬，取水者，世謂之方諸。取日之火，月之水，欲得陰陽之繫氣也。明燭以照饌陳，明水以爲玄酒。鄭司農云：「夫，發聲。明燄，謂以明水滌滌燄盛黍稷。」【疏】：掌以夫遂取明火於日，以鑒取明水於月二者，於經例並當作「于」，石經及各本並誤。注云：夫遂，

陽遂也者，即《內則》之金燧，攻金之工以金錫半鑄之者也。《說文·金部》云：「鑠，陽鑠也。」《淮南子·天文訓》云：「陽燧見日則燃而爲火。」高注云：「陽燧，金也。取金杯無緣者，熟摩令熱，日中時以當日下，以艾承之，則燃得火也。」釋慧琳《一切經音義》又引許慎注云：「鑠，五石之銅精，圓以仰日，則得火。」《論衡·率性篇》云：「陽遂取火於天，五月丙午，日中之時，消鍊五石，鑄以爲器，磨礪生光，仰以嚮日，則火來至。」《古今注》云：「陽燧，以銅爲之，形如鏡，向日則火生，以艾承之，則得火也。」案：遂，《考工記·攻金之工》經注及《華氏》注並作「燧」。《晁氏》注文作「隧」，《內則》亦作「燧」。鑠正字，遂隧並段借字，鑠即鑠之省。燧則燧之俗，燧爲燧火，與陽燧義別也。陽遂形制，注無其說，崔云「形如鏡」，近是。《御覽·服用部》引《魏名臣奏》高堂隆說，亦同。古陽遂蓋用窄鏡，故《晁氏》注云：「隧在鼓中，窄而生光，有似夫隧。」高氏云「金杯無緣」，即窄鏡之形，非真用杯也。依光理，窄鏡回光，則光綫聚於弧心，故可以取火於日矣。云「鑒，鏡屬」者，《考工記·鑒燧》注云：「鑒亦鏡也。」《廣雅·釋器》云：「鑒謂之鏡。」《御覽》引高堂隆云：「陽燧取火於日，陰燧取水於月，並銅作鏡，名曰陰陽之鏡。」與鄭說同。《說文·金部》云：「鑑，大

盆也，一曰鑑諸，可以取明水於月。一案：許書前一義，即《凌人》之冰鑑，後一義即此及《考工記》之鑒。鑒，鑑之變體。《郊特牲》注云：「明水，司烜以陰鑑所取於月之水也。」賈《大司寇疏》及《士昏禮疏》引此經，亦並云「陰鑒」，疑皆以義增之，非鄭、賈經本多一字也。云「取水者，世謂之方諸」者，此亦以漢時方言爲說。《淮南子·天文訓》云：「方諸見月則津而爲水。」高注云：「方諸，陰燧，大蛤也。熟摩令熱，月盛時，以向月下則水生，以銅盤受之，下水數滴，先師說然也。」《華嚴經音義》又引許注云：「方諸，五石之精，作圓器似杯圻，向月則得水也。」又《御覽·天部》引許注云：「諸，珠也。方，石也。以銅盤受之，下水數升。」是許君《淮南注》有二說，其後說與高誘略同。蓋以方諸爲別一物，鑑則受水銅盤也。又《御覽·地部》引《淮南萬畢術》云「方諸取水」，注云：「方諸，形若杯，無耳，以五石合作治，以十二月壬子夜半作之，以承水，即來。」此與許前說同。鄭君之意，則以方諸爲鑑，鑑即鏡，與《萬畢術》及許、高諸說並異。《舊唐書·禮儀志》載李敬貞議，亦從高誘說，以方諸爲大蛤，云：「《考工記》云：『金有六齊，金錫半，謂之鑑燧之齊。』鄭注云：『取水火於日月之器也。』準鄭此注，則水火之器皆以金錫爲之。今司宰有陽燧，形如

圓鏡，以取明火；陰鑑形如方鏡，以取明水。但比年祠祭，皆用陽燧取火，應時得；以陰鑑取水，未有得者。《周禮》金錫相半，自是造陽燧法。鄭玄錯解以爲陰鑑之制。依古取明水法，合用方諸，用大蛤也。一又稱，曾八九月中取蛤，尺二寸者，依法試之，自人定至夜半，得水四五斗。」依敬貞說，大蛤取水，得之日驗，然與《考工記》「鑒燧同齊」文迂，又與陰鑒名義不相應，恐非古制。今考水爲流質，既非光氣所生，又月繞地，映日成景，原其光體，亦非積水，承月得水，於理難通。但明水配齊，古祭祀所通用，必非虛妄。竊意取明水，止是用鑒承露。澤潤烝騰，遇冷成露，月夜澄朗，更無風雲，露下尤多，因謂取水於月，以配明火。大蛤得水，亦同茲理。斯由古人測天未精，沿習弗察，固不得以此席鄭之誤解矣。又案：依許《淮南注》說，則方諸爲圓鏡，而《抱朴子》云：「水出於方諸，方諸方而水不方也。」此與唐司宰方鏡制同，亦不知古制然否。云「取日之火，月之水，欲得陰陽之繫氣也」者，釋明水火之義。《郊特牲》云：「祭齊加明水，報陰也。其謂之明水也，由主人之繫著此水也。」此注與彼義異，而訓明爲繫則同。云「明燭以照饌陳」者，賈疏云：「謂祭日之口，饌陳於堂東，未明，須燭照之。」云「明水以爲玄酒」者，明經於共明燹之外，別云共明水也。

賈疏云：「鬱鬯五齊以明水配，三酒以玄酒配。玄酒，井水也。玄酒與明水別，而云明水以爲玄酒者，對則異，散文通謂之玄酒。是以《禮運》云「玄酒在室」，亦謂明水爲玄酒也。鄭司農云：「夫，發聲也。」《淮南子·覽冥訓》云：「夫燧取火於日」，高注云：「夫讀大夫之夫。」《少儀》：「加夫撓與劒焉」，注云：「夫撓，劒衣也。夫，發聲。」此陽遂謂之夫遂，亦是發聲，與劒衣謂之夫撓同。云：「明燔謂以明水滌滌，燔盛黍稷」者，明燔，舊本並誤作「明燔」，今依蜀石經正。《釋文》出經「明燔」，云「注作燔」，則注本不與經同，蜀石經與陸本正合。今本注亦作「明燔」，後人依經改也。此蓋亦讀「燔」爲「燔」，《甸師》注云：「燔盛，祭祀所用穀也。」凡經燔盛字，鄭並讀爲燔，詳《甸師》、《小宗伯》疏。《詩·小雅·甫田》云：「以我齊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毛傳云：「器實曰齊。」鄭箋云：「累齊豐盛。」彼《釋文》云：「齊，本又作燔。」案：《詩》「齊明」即此「明燔」，倒文以協韻。又《士虞禮》祝辭亦有「明齊」，注云：「今文曰明燔。」王引之謂即此經之明燔，其說甚塙，燔齊燔字並通也。滌者，《內則》注云：「秦人沒曰滌。」《說文·水部》云：「沒，浸漬也。」凡祭祀以明水滌滌燔盛，而後炊饔之，所以示累。《左·桓六年傳》云：「奉盛以告曰絜燔豐盛。」明燔即絜燔也。賈疏

云：「滌謂滌滌，滌謂蕩滌，俱謂釋米者也。」凡邦之大事，其墳燭庭燎。故書墳爲蕢。鄭司農云：「蕢燭，麻燭也。玄謂墳，大也。樹於門外曰大燭，於門內曰庭燎，皆所以照衆爲明。」【疏】凡邦之大事其墳燭庭燎者，與閭人、宮正、宮人爲官聯也。閭人云：「大祭祀，喪紀之事，設門燎，凡賓客亦如之。」此大事即大祭祀、大喪紀、大賓客之事，墳燭亦即門燎，此官共與閭人設之。其庭燎在廟寢之中，蓋共與宮正宮人等設之。《宮正》云：「凡邦之事蹕宮中廟中，則執燭。」宮人云：「凡寢中之事，執燭。」彼掌宮廟執燭，當并掌設燎矣。此墳燭、庭燎，並樹地之大燭。其人執之小燭，當亦此官共之，經文不具耳。注云：「故書墳爲蕢」者，墳蕢聲類同。鄭司農云：「蕢燭，麻燭也。」者，先鄭從故書爲說。《邊人》先鄭注云：「麻曰蕢」，故以蕢燭爲麻燭。段玉裁云：「司農謂蕢即葩蕢字，故云麻燭也。」麻燭蓋攢麻廢爲之。《程瑤田》云：「後鄭不從麻燭之說。然《淮南子·說林訓》「蕢燭桶，膏燭澤」，是麻燭之說，蓋有所受。今世猶以麻蒸爲夜行燎也。」案：程說是也。後鄭以墳燭與大燭義尤合，故不從先鄭。賈此疏及《燕禮》疏並謂古無麻燭而用荆樵，則非。《易林·蠱之蹇》云：「執

蕢然犧，爲風所吹，即蕢燭也。云：「玄謂墳，大也。」者，《爾雅·釋詁》文。後鄭依今書，故不從先鄭說。云：「樹於門外曰大燭」者，《燕禮》云：「宵則庶子執燭於阼階上，司宮執燭於西階上，甸人執大燭於庭，閽人爲大燭於門外。」《大射儀》文同。注云：「燭，燠也。」賈疏云：「樹於門外曰大燭者，非人所執也。《燕禮》甸人執大燭於庭，不言樹者，彼諸侯燕禮，不樹於地，使人執。彼注云：「庭大燭，爲位廣也。」此言大燭，亦爲位廣，又樹之於地也。詒讓案：經云墳燭，鄭知非人執之者，以此墳燭樹於門外，即《閽人》之門燎，彼注云：「燎，地燭也。」彼此互證，知亦樹地之大燭矣。燎燭通稱，互詳《閽人》疏。云：「於門內曰庭燎者，此家上文，亦樹之於庭。」上喪禮云：「宵爲燎于中庭。」中庭即門內也。金鶚云：「庭者，堂下之地。《聘禮》、《燕禮》凡言庭者，皆廟寢堂下也。庭與朝廷字有別。《說文》云：「庭，宮中也。廷，朝中也。」庭有堂，故其文从广；廷無堂，但爲平地，故其文从辵。」賈疏云：「於門內，在庭中，故謂之庭燎。」庭燎與大燭亦一也。其所以照衆爲明，是以《詩·庭燎》云：「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將將。」謂宣王時諸侯來朝之事。按《郊特牲》云：「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鄭云：「庭燎之差，公蓋五十，侯伯子

男皆三十。」《大戴禮》文。其百者，天子禮。庭燎所作，依慕容所爲，以羣爲中心，以布纏之，飴蜜灌之，若今臘燭。百者，或以百般一處設之，或百處設之。若人所執者，用荆燠爲之，《少儀》云「執燭抱燠」，《曲禮》云「燭不見跋」是也。案：賈說是也。通言之，庭燎亦爲大燭，故《燕禮》凡庭階執與不執並曰大燭。《詩·小雅·庭燎》毛傳云：「庭燎，大燭也。」鄭箋云：「於庭設大燭。」《國語·周語》：「襄王使大宰文公及內史興賜晉文公命，館諸宗廟，設庭燎。」韋注與《詩箋》義同。是庭燎與大燭異名同物。依《上喪禮》注云：「火在地曰燎，執之曰燭」，則燭燎本以樹地與手執異稱。此墳燭庭燎同爲在地之燎，經以門庭異地，變文見義耳。賈說庭燎之制，不知與古合否。《郊特牲》孔疏引皇侃說庭燎云：「作百炬列於庭也，或曰百炬共一束也。即賈所本。今案：當以百炬分列爲正。門燎之數當減於庭，或無百炬也。云：「皆所以照衆爲明」者，以廟寢門內外地廣人衆，故於地樹燭燎以照之；若堂室，則以人執燭，不樹也。中春，以木鐸脩火禁于國中。爲季春將出火也。火禁，謂用火之處及備風燥。【疏】以木鐸脩火禁于國中者，與司燿爲官聯也。國中，謂城郭中。火禁亦上師國禁之一端。廛里緜密，微火特重，故脩其法令，而以木鐸徇

戒之。凡文事奮木鐸以警衆，詳《小宰》疏。

注云「爲

季春將出火也」者，季春出火，《司燿》文。《宮正》：「春秋以

木鐸脩火禁」，注云：「火星以春出，以秋入，因天時而以

戒。」案：彼掌王宮火禁尤嚴謹，故一歲兩脩，此官掌國中

火禁，則唯中春火星出時一脩，其事略同也。云「火禁謂用

火之處及備風燥」者，用火之處，若陶冶之屬，備風燥，謂

因天時以戒儆備火災也。《墨子》：「號令篇云：『官府城

下，吏卒民家，前後相傳保火，火發白燔，燔蔓延燔人，斷

即備火之禁令也。軍旅，脩火禁。邦若屋誅，則

爲明竈焉。」鄭司農云：「屋誅，謂夷三族。無親屬收葬

者，故爲葬之也。三夫爲屋，一家田爲一夫，以此知三

也。玄謂屋讀爲其刑劇之劇。劇誅，謂所殺不於市而以適

甸師氏者也。明竈，若令楊頭明書其罪法也。司烜掌明

竈，則罪人夜葬與？」【疏】「軍旅脩火禁」者，亦士師軍禁

之一端。軍壘所居，尤以備火爲重。《墨子》：「號令篇云：

「諸竈必爲屏，火突高出屋四尺，慎無敢失火，失火者斬。

其端失火以爲事者，車裂；伍人不得，斬；得之，除。」是其

類也。注鄭司農云「屋誅謂夷三族，無親屬收葬者，故

爲葬之也」者，賈疏云：「先鄭以屋爲夫三爲屋者，謂夷三

族解之。後鄭不從者，夷三族乃是戰國用商鞅連相坐之

法，造三夷之誅，既亂世之法，何得以解太平制禮之事

乎？」云：「三夫爲屋，一家田爲一夫，以此知三族也者，釋

屋誅爲夷三族之意。先鄭以此屋與《小司徒》攷大屋義

同。三夫爲屋，據《司馬法》文。一家田爲一夫者，一夫受

田百畝，九夫爲井，即九家所治之田。三族與三族相類，故

曰屋誅也。大屋，詳《小司徒》疏。云：「玄謂屋讀爲其刑劇

之劇」者，破先鄭夷三族之義。「讀爲」今本並誤作「讀如」，

今依蜀石經校正。此易其字，非擬其音也。賈疏云：

「《易·鼎卦》云：『鼎折足，覆公餗，其刑劇。』鄭義以爲餗，

美饌；鼎，足；公，公象；若三公傾覆王之美道，屋中刑之。

與此同。案：賈《醢人》疏引鄭《易注》義尤詳。段玉裁

云：「《周易》王弼本作『其形渥』，形刑古通用。《釋文》

曰：『渥，鄭作劇，音屋。』賈云：『鄭義以爲屋中刑之。』然則

鄭以屋中刑之釋劇。鄭所傳《費氏易》實作劇，故此注《周

禮》「易屋爲劇」，釋劇爲殺，不於市而於甸師氏也。《說文》

《易》用孟氏，故不收劇字。今本「讀爲」作「讀如」，誤。」惠

士奇云：「班固述《哀紀》曰『底劇鼎臣』，服虔曰：『《周禮》

有屋誅，誅大臣於屋下，不露也。』詒讓案：呂祖謙《古易

音訓》引晁氏云：「九家京、虞作劇，重刑也。京謂刑在頤



爲劇。」案：九家京、虞《易》字並與鄭同，而義則異。云「劇誅謂所殺不於市，而以適甸師氏者也」者，賈疏云：「屋誅，謂甸師氏屋舍中誅，則王之同族及有爵者也。」案：詳《掌囚》疏。云「明竈若今楊頭明書其罪法也」者，謂削木爲杙，明書其所犯之罪狀與所讞之刑法，著罪人之頭也。楊，詳《職金》疏。賈疏云：「鄭知罪人亦有明刑書於木者，見昭二年，鄭公孫黑作亂，子產數其罪云：『不速死，大刑將至。』七月壬寅，縊，尸諸周氏之衢，加木焉。」注云：「書其罪於木以加尸上而梟之，非禮，故書殺以惡黑。」知明刑者書可知。孔廣森云：「明竈者，殺人瘞其尸，而楊著之。」《漢書》：「尹賞殺少年惡子，瘞寺門桓東，楊著其姓名。」師古云：「楊，杙也。」何並斷王林卿奴頭，置都亭下，署曰：「故侍中王林卿坐殺人埋冢舍，使奴刺寺門鼓。此即楊頭明書其罪法者。」惠士奇亦引《漢書》以證注說云：「既葬，而楊著梟名立於其地，蓋與尹賞之事合，非若子產誅公孫黑以木加尸也。且楊者，表識之名，《蜡氏》：『有死於道路者，埋而置楊』，立於地，不加於尸。賈疏失之。」案：惠、孔說是也。鄭舉漢法楊頭以相比況，實則此經主謂楊竈，非楊頭也。凡屋誅既刑於隱，則無肆尸之事，賈說誤。云「司烜掌明竈，則罪人夜葬與」者，小宗伯注：「杜子春云：竈皆謂葬穿

壙也。」鄭以經云明竈，則是葬時所楊，明使此官爲之，兼以燎燭爲明也。賈疏云：「以其司烜主明火掌夜事，既令掌之，則罪人夜葬可知，故《曾子問》云『見星而行者惟罪人』，是夜葬之事也。」曾釗云：「《荀子·禮論篇》曰：『刑餘罪人之喪，不得晝行，以昏殮。』古之法也。」

### 條狼氏掌執鞭以趨辟。王出入則八人

夾道，公則六人，侯伯則四人，子男則二人。

趨辟，趨而辟行人，若今卒辟車之爲也。孔子曰：「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言上之賤也。【疏】：掌執鞭以趨辟者，鞭所以威人，衆有不辟者，則以鞭毆之。《穀梁》成五年傳：「晉伯尊遇輦者不辟，使車右下而鞭之」是也。鞭，詳《司市》疏。云「王出入則八人夾道」者，夾王車爲衛，與旅賁氏爲官聯。《荀子·正論篇》云：「天子乘大路，庶士介而夾道」是也。賈疏云：「案序言條狼氏下士六人，胥六人，徒六十人。今云天子八人，少二人矣，蓋取胥徒中兼充也。」案：沈彤謂《敍官》六字並當爲八，則夾道八人皆下士也。其說較賈爲長，詳《敍官》疏。注云「趨辟，趨而辟行人」者，前馬而趨，禦行人使辟王及諸侯之車，

無有干犯也。朝士掌外朝，帥其屬而以鞭呼趨且辟。彼官辟於朝，此官辟於道，其事正同。云「若今卒辟車之爲也」者，蜀石經「今」下有「時」字，宋大字本同。惠棟云：「《續漢書·輿服志》云：『大使車，立乘駕駟，從五百，環弩十二人，辟車四人。』」云，孔子曰，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言士之賤也者，《論語·述而》篇文。《集解》引鄭注云：「富貴，不可求而得之，當修德以得之。若於道可求者，雖執鞭之賤職，我亦爲之。」引證執鞭爲士之賤役。此經執鞭者，如胥爲市民，朝士爲中士，此官是下士，皆賤者也。凡誓，執鞭以趨於前，且命之。誓僕右曰殺，誓馭曰車轡，誓大夫曰敢不關，鞭五百，誓師曰三百，誓邦之大史曰殺，誓小史曰墨。前，謂所誓衆之行前也。有司讀誓辭，則大言其刑以警所誓也。誓者，謂出軍及將祭祀時也。出軍之誓，誓左右及馭，則《書》之《甘誓》備矣。《郊特牲》說祭祀之誓曰：「卜之日，王立於澤，親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車轡，謂車裂也。師，樂師也。大史，小史，主禮事者。鄭司農云：「誓大夫曰敢不關，謂不關於君也。」玄謂大夫自受命以出，則其餘事莫不復請。【疏】「凡誓，執鞭以趨於前」

者，於經例當作「于」，唐石經及各本並誤。此贊大司徒、大司馬諸官之誓衆，亦與彼爲官聯也。云「誓僕右曰殺，誓馭曰車轡」者，賈疏云：「僕，大僕，與王同車，故《大僕職》云『軍旅贊王鼓』，注云：『佐擊其餘面。』」通右與馭及王四乘也。右謂勇力之士，在車右，備非常。誓馭，謂與王馭車者也。案：此僕馭之別，鄭注無釋，注雖引《甘誓》誓左右馭之文以證軍旅之誓，而彼左爲乘車之人，與僕實不相涉。賈則據《大僕職》釋爲大僕，然彼職「贊鼓」，注意謂大僕與王同車，說殊不埒。而彼職別有「王出入則自右馭而前驅」之文，又不與王同車，賈說殆未足據。竊謂此僕即謂大馭、戎僕、齊僕、道僕、田僕，《校人》「臧僕」注云，僕，馭五路之僕是也。馭則謂馭夫，馭貳車、使車、從車之等者也。僕右，主王所乘五路而言，故唯誓以殺；馭則通諸臣以下車言之，故更誓以車轡以警之也。《月令》，季秋天子教田獵，云「命僕及七驪咸駕」，彼注云：「僕，戎僕及馭夫也。」彼僕兼有馭夫者，僕馭對文別，散文則通也。《大馭》說犯較之禮，云「及祭酌僕」，賈彼疏以僕爲大馭，其說甚埒。而此疏乃以僕爲大僕，而以馭爲五馭，失之。僕亦謂之僕夫，詳《校人》疏。云「誓大夫曰，敢不關，鞭五百」者，《書·舜典》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國語·魯語》云「薄刑用鞭扑」

是也。《白虎通義·五刑》篇云：「刑不上大夫者，據禮無大夫刑，或曰撻笞之刑也。」案：此誓大夫曰鞭，則有撻笞之刑，班說不足據。鄭說刑不上大夫，謂適甸師氏，詳《掌囚》疏。云誓邦之大史曰殺，誓小史曰墨者，王引之云：

「此經不可解者有三。上文曰僕右，曰馭，曰大夫，曰師，皆邦之官職也，而不言邦，獨至大史，則曰邦之大史，其不可解一也；刑之有殺有墨，恒視其罪之大小，何以大史所犯之罪必當殺，小史所犯之罪必當墨，其不可解二也；六官之屬與於祭祀軍旅者多矣，何以所誓者獨在史官，其不可解三也。」案：二「史」字皆當爲「事」，古文事字之誤也。

《說文》：「事從史，出省聲。」史，古文事。徐鍇曰：「此則出字不省也。」古文之史，脫去上半則爲史矣。《詩》：「凡邦之大事聚衆庶，則讀其誓禁。」是邦之大事有誓之明證。準此以推，則下句之爲小事可知矣。大事重則以重刑威之，小事輕則以輕刑懼之，故誓邦之大事曰殺，誓小事曰墨也。《周官》一書，每以大事小事相對爲文，小宰：「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肆師》：「凡國之大事，治其禮儀以佐宗伯，凡國之小事，治其禮儀而掌其事，如宗伯之禮」；是其例也。《司約》曰：「若有訟者，則珥而辟藏」，其不信者服墨刑；若大亂，則六官辟藏，其不信者殺。此即大事殺、小

事墨之證。案：王說是也。此經誓僕右、馭、大夫、師皆官別爲誓，大事小事則總上下有事之人通誓之。自經文譌誤，說者遂不得其解矣。注云：前謂所誓衆之行前也。

者，聽誓之時，衆皆分列爲行，誓者欲令衆徧聞之，故趨於行前也。云：有司讀誓辭，則大言其刑以警所誓也者，賈疏云：「誓自有大官，若《月令》田獵，司徒北面以誓之。誓時，此條狼氏則爲之大言，使衆聞知，故云且命之。」云：誓者，謂出軍及將祭祀時也者，賈疏云：「若且命以上軍旅祭祀同有此事，僕右四乘據軍旅時，師與大史小史皆據祭祀時，大夫敢不關亦據祭祀須闕君，是以鄭引《甘誓》證軍旅，引《郊特牲》證祭祀也。」治讓案：出軍之誓，若《大司馬》大閱之誓是也。祭祀之誓，若《大宰》祀五帝大神而享先王，百官皆有誓戒。《明堂位》說魯禘之誓云：「各揚其職，百官廢職，服大刑。」此殺輶等即所謂大刑也。大司馬之誓曰：「不用命者斬之」，蓋通誓軍衆之辭，即此誓大事曰殺是也。此誓有車輶及鞭者，官別誓之，故祝職掌之輕重爲誓也。依王說，大史小史「史爲事之譌文，則不專屬祭祀。賈依注爲釋，非經義。云：出軍之誓，誓左右及馭，則《書》之《甘誓》備矣」者，《甘誓》：夏后啓與有扈戰於甘，誓師之辭。彼文云：「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

右，汝不恭命，馭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賞于祖，弗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史記集解》引鄭《書注》云：「左，車左；右，車右。」是左右及馭通誓，故云備矣。云《郊特牲》說祭祀之誓曰，卜之曰，王立於澤，親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者，於舊本並作「予」，今依蜀石經正。《郊特牲》上文有卜郊之文，故以證祭祀之誓，詳《大司寇疏》。云「車轡謂車裂也」者，《說文·車部》云：「轡，車裂人也。」《釋名·釋喪制》云：「車裂曰轡，轡，散也，肢體分散也。」惠士奇云：「轡，車裂，一作軫。」《史記·龜策傳》曰：「頭懸車軫，四馬曳行。」《鵠冠子·王鈇篇》曰：「害百姓者，軫以狗。」《春秋》桓十八年，齊襄轡高渠彌於首止，宣十一年，楚莊轡夏徵舒於栗門，皆弑君之賊也。襄二十二年，楚殺令尹子南而轡觀起。觀起者，子南之私。子南得辜，觀起車裂，則凡不臣者皆轡之，不獨弑君之賊矣。云「師，樂師也」者，賈疏云：「師是樂師，大師，瞽人之長也。」論讓案：此師疑亦兼衆樂官言之。《左》襄十四年傳，衛獻公鞭師曹三百，師曹即衛樂人也。云「大史小史，主禮事者」者，鄭不知大史小史「史」爲「事」之譌文，故以春官大史小史二職爲釋。蜀石經作「主書記禮事者」，疑非。鄭司農云，誓大夫曰敢不關，謂不關於君也者，《史記·佞幸傳》：「公卿皆因

關說」，《索隱》云：「關，通也。」此不關亦謂不通告於君也。云「玄謂大夫自受命以出，則其餘事莫不復請」者，賈疏云：「欲見受命出征，梱外之事，將軍裁之，不須復請，除此以外，其無不復請，皆須請於君，乃得行事。是以襄公十九年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晉上句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公羊傳》曰：『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大其不伐喪也。此受命乎君而伐齊，則何大乎其不伐喪？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也。』是其不復請君之事也。若《穀梁》，大夫雖在外，猶當復請于君，不敢專，故曰：『還者，事未畢之辭也。受命而誅生，死，無所加其怒，不伐喪，善之也。善之則何爲未畢也？君不尸小事，臣不專大名，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讓矣。上句外專君命，故非之也。然則爲上句者宜奈何？宜墮帷而歸命乎介。』是其雖在外不得專命之事也。論讓案：此誓大夫、誓師，皆謂常事當關，而有不關者也，故罪止於鞭。若非常大事，如《漢律》所謂矯詔害者，則當在士師八成撓邦令之條，豈徒鞭挐而已哉！」

脩閭氏掌比國中宿互櫜者與其國粥，而

比其追胥者而賞罰之。國中，城中也。粥，養也。

國所游養，謂羨卒也。追，逐寇也。胥，讀爲偕。故書互爲

巨。鄭司農云：「宿謂宿衛也。巨當爲互，謂行馬，所以障

互禁止人也。樓謂行夜擊樓。」【疏】「掌比國中宿互樓者」

者，賈疏云：「互謂行馬，所以爲遮障，宿者所守衛。樓者，

謂宿復擊樓持更也。莊存與云：「野廬氏主野，脩閭氏主

國中。」注云：「國中，城中也。」者，《司士》注同，謂王城方

九里之中也。亦當兼郭門以內言之，詳《大宰》疏。云：「粥，

養也者，《大戴禮記·夏小正》傳文。《莊子·德充符》篇

云：「天鬻者，天食也。此，國粥與。」《莊子·天鬻》義略同。

云：「國所游養，謂羨卒也者，賈疏云：『謂國家粥養，未入

正卒，且爲羨卒者。』一案：賈說本析。注云游養，謂閒游無

常職，而養於國者。蜀石經作「鬻養」，疑依疏改，不足據。

鄭以《小司徒》云：「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唯

田與追胥竭作」，此經云「比其追胥」，故以國粥爲羨卒也。

但羨卒不得盡養於國。審繹鄭意，蓋謂簡擇丁壯，以備守

衛，給以稍食，故謂之國粥；以其在六軍之外，故謂之羨

卒，非六鄉七萬五千家，家一人外凡可任者盡爲國粥也。

又《司隸》掌五隸云：「帥其民而搏盜賊，彼隸民亦國所養，

搏盜賊，即追胥之事，疑亦此國粥所咳矣。」云：「追，逐寇也。」

者，《小司徒》注同。云「胥讀爲偕」者，《士師》注云：「胥讀

爲宿偕之偕，謂司搏盜賊也。」云：「故書互爲巨」者，《司會》

注同。又《掌舍》「桎柅」注云：「故書柅爲柅。」此互爲巨，

與彼柅爲柅正相類。《古文苑》楊雄《城門校尉箴》云：「國

有城溝，家有柅柅。柅柅蓋即此經之巨樓。疑此「互樓」，

故書別本或亦作「柅樓」矣。楊云：「家有柅柅」，則亦以柅爲

備禦非常之械，疑即《量人》之「門渠」，《掌固》之「樹渠」，柅

渠聲類同，亦即《墨子·備梯》篇之「柅」，謂伐木爲藩落也。

此西漢經師古讀古義，與「鄭不同也。鄭司農云：宿謂宿

衛也」者，《宮正》云：「以時比宮中之官府次舍之衆寡，夕

擊柝而比之，國有故則令宿，其比亦如之。」先鄭注云：「令

宿，宿衛王宮。」此比宿互樓亦與彼同。但彼謂宮中直宿之

人，此謂國中諸官府門閭宿衛之人，與彼小異。云「巨當爲

互者，《司會》杜注亦讀巨爲互，義同，詳彼疏。云：「謂行馬

所以障互，禁止人也」者，互爲行馬，即《掌舍》之「桎柅」也。

《說文·自部》云：「障，隔也。」惠士奇云：「謂之互者，《說

文·走部》「邁，邁互不得行也。」木如疾藜，上下相距，形若

犬牙，左右相制，所以禁止行人。」云「樓謂行夜擊樓者，即

司宿氏所謂夜士也。」樓，詳《宮正》及《挈壺氏》疏。禁

徑踰者，與以兵革趨行者，與馳騁於國中

者。皆爲其惑衆。【疏】「禁徑踰者」者，兼掌國中之道

禁，與野廬氏爲官聯也，詳彼疏。云「與以兵革趨行者」者，

此通人與車馬言之。《韓非子·愛臣》篇云：「不得四從，

不載奇兵，非傳非遽，載奇兵革，罪死不赦。」即禁車以兵革

趨行之事。云「與馳騁於國中者」者，於經例當作「于」，

唐、蜀石經及各本並誤。此禁車馬之行不如法也。《說

文·馬部》云：「馳，大驅也。騁，直馳也。」注云：皆爲

其惑衆者，三者形跡詭異，使衆駭惑，故禁之也。《曲禮》

云：「人國不馳」，注云：愛人也，馳善蘭人也。此禁馳騁於

國中，當亦兼彼注義。邦有故，則令守其閭互，唯

執節者不幾。令者，令其閭內之間胥里宰之屬。

【疏】「邦有故，則令守其閭互」者，《宮正》先鄭注云：「故

謂禍災。」閭互，謂國中閭里之門亦各有障互，有禍災則須

置守也。《鄉大夫》云：「國有大故，則令民各守其閭以待

政令。」若然，大故則鄉大夫令守，小故則此官令守，一官爲

官聯與？賈疏云：「邦有故，謂有寇戎、大喪、札喪皆是，

恐有姦非，則命各遣守閭里巷門。」云「唯執節者不幾」者，

賈疏云：「有執節公使者，不幾訶也。」注云「令者，令

其閭內之間胥里宰之屬」者，謂令其當閭之吏也。此官掌

國中城郭廛里，蓋亦以五家爲聯。但置設官吏，依鄉法，或  
依遂法，經無明文，故鄭兼舉閭胥里宰以核之。賈疏謂此  
官兼主六鄉六遂，殆誤會鄭旨矣。

### 冥氏掌設弧張。

弧張，罩罩之屬，所以扃緇禽

獸。【疏】注云：弧張罩罩之屬者，《爾雅·釋器》云：「繫

謂之罩，罩，①覆也，覆謂之罩，罩，覆車也。」郭注云：「今

之翻車也。有兩轆，中施冒以捕鳥。」《詩·王風》釋文引

《韓詩》云：「張羅於車上曰罩。」案：此注「張」上疑衍「弧」

字。《廣雅·釋詁》云：「張，施也。」凡網羅之屬，竝爲機軸

張施之，故即謂之張。《楚辭·九章》「設張辟」，王注亦以

張謂罽羅是也。《輞人》注云：「弧，木弓也」，則是機弩之類。

弧與網羅不必竝設一處。此「設弧張」與下「爲阱獲」文相

對，弧張阱獲各爲一物，注并釋之，似微誤。賈疏謂張弓以

取猛獸，似亦誤合爲一物也。云「所以扃緇禽獸」者，《莊

子·胙箴》釋文引崔譔云：「扃，關也。」《後漢書·馬融傳》

《廣成頌》云：「緇，緇獸」，李注云：「緇，繫也，與冒通。」惠士

①「罩」原訛「罩」，據《爾雅》改。

奇云：「選氏注云：『置其所食之物於絹中，鳥下來則倚其腳。』」絹當作羅，省爲絹，其音同也。《西京賦》所謂置羅之所網結者，即此。莊子·外物曰：「蹄者所以在兔」，釋文：「兔，胃也。又云兔，係其腳，故曰蹄。」案：惠說是也。《說文·網部》云：「羅，網也，一曰絹也。」《糸部》云：「絹，絹也。」文選·上林賦：「羅要裏。」李注引聲類云：「羅，係取也。」《史記·司馬相如傳》作「胃」。《呂氏春秋·上農篇》云：「纆網罟罟，不敢出於門。」案：羅正字，絹纆段借字，罟罟並羅之俗。局絹禽獸，亦謂關局而絹繫之也。爲阱獲以攻猛獸，以靈鼓毆之。靈鼓，六面鼓。毆之，使驚趨阱獲。【疏】爲阱獲以攻猛獸者，與獸人服不氏爲官聯也。阱獲，詳雍氏疏。云以靈鼓毆之者，毆，依宋蜀大字本，附釋音本，明汪道昆本正。釋文作毆，即古文驅字也。唐、蜀石經皆作毆，嘉靖本作「毆」，竝誤。詳《射鳥氏》疏。注云「靈鼓，六面鼓」者，詳鼓人疏。云毆之，使驚趨阱獲者，謂爲阱獲於獸來往之處，乃以靈鼓毆，令驚駭趨陷其中也。若得其獸，則獻其皮、革、齒、須、備。鄭司農云：「須，直謂頤下須，備謂搔也。」【疏】若得其獸，則獻其皮革齒須備

者，謂獻之司裘、掌皮、王府諸官，以備國用也。賈疏云：「若得猛獸之時，猛獸之肉不堪人噉，故當獻其皮革須備也。皮謂若虎豹熊羆。革謂無文章者，去毛而獻之。齒即牙也。虎豹有須備，獻之以擬器物之用也。」注鄭司農云：「須，直謂頤下須者，釋名·釋形體云：頤下曰須。」《說文·須部》云：「須，面毛也。」云備謂搔也者，搔與爪通。《士虞禮記》沐浴櫛搔剪，注云：「搔當爲爪，今文或爲蚤搔。」惠士奇云：「備所以衛也，爪牙所以衛其體。鄭鑄讀備如字，云若得其獸，則皮也，齒也，須也，皆備獻焉。」姜兆錫說同。俞樾亦云：「掌客職云：『王合諸侯而饗禮，則具十有二牢，庶具百物備。』」與此文法正同。案：依鄭、俞說，則備當爲荀之段字。《說文·用部》云：「荀，具也。」於義亦通。

### 庶氏掌除毒蠱，以攻說瘡之，以嘉草攻

之。毒蠱，蟲物而病害人者。《賊律》曰：「敢蠱人及教令者，棄市。」攻說，祈名，祈其神求去之也。嘉草，藥物，其狀未聞。攻之，謂燻之。鄭司農云：「瘡，除也。玄謂此瘡讀如潰癰之潰。」【疏】以攻說瘡之，以嘉草攻之者，嘉草

上唐石經及舊本竝無。以「字」惟蜀石經有。以《翦氏》文例校之，有者是也。今據增。草，《釋文》作「艸」，云：「本亦作草。」案：「艸」正字，草借字。然此經「艸」字多作「草」，則今本非誤。賈疏云：「攻說檜之，據去其神也。」嘉草攻之，據去其身者也。注云：「毒蠱，蟲物而病害人者。」者，蜀石經

「病」上有「能」字，宋蜀大字本同。《說文·蟲部》云：「蠱，腹中蟲也。」一切經音義引《聲類》云：「蠱，蟲物病害人也。」巢氏諸病源候總論云：「凡蠱毒有數種，皆是變惑之氣。人有故造作之，多取蟲蛇之類，以器皿承貯，任其自相噉食，唯有「物獨在者，即謂之爲蠱，便能變惑，隨逐酒食，爲人患禍。又有飛蠱，去來無由漸，狀如鬼氣者，得之卒重。凡中蠱病，多趨於死。以其毒害勢甚，故云蠱毒。」案：據此經注，則秦漢以前已有造蠱害人者，故設官除之也。引《賊律》曰：「敢蠱人及教令者，棄市」者，《唐律疏議》云：「魏文侯時，李悝首制《法經》，有《盜法》、《賊法》。自秦漢逮至後魏，皆名《賊律》、《盜律》。此即《漢律·賊律》篇文。蠱人謂身以毒蠱毒人，教令謂教人爲毒蠱，令以害人，二者同罪。鄭引此者，證毒蠱害人當攻治也。云「攻說，祈名」者，據《大祝》六祈，五曰攻，六曰說也。蓋亦鳴鼓攻之，復以辭責其神，故兼有二名，詳彼疏。云「祈其神求

去之也」者，以毒蠱亦有神憑之，故以攻說聲其罪，除去之。云：「嘉草，藥物，其狀未聞者，漢時治蠱不用嘉草，故鄭未聞。《神農本草經》云：「白蘘荷，主中蠱。」干寶《搜神記》云：「今世攻蠱，多用蘘荷根，往往驗。蘘荷或謂嘉草。」

《證類本草》引宗懷《荆楚歲時記》亦以嘉草爲蘘荷。惠士奇、江永並從其說。案：「嘉荷聲類相近。《詩·陳風·澤陂》「有蒲與荷」，孔疏謂樊光注《爾雅》引《詩》作「茄」。《漢書·揚雄傳》顏注引張揖《古今字詁》云：「荷亦茄字。」是其例也，下說不爲無徵。至《證類本草》引陳藏器說，謂茜亦爲嘉草，則肥說不足據。云「攻之謂蠱之者，《廣韻》：「十文」云：「熏，燻同。」案：「燻，燻俗字。蜀石經作「熏」，近是。《翦氏》經注亦並作「熏」。宋以來版本並從《釋文》作「燻」。今姑仍之。鄭以翦氏除蠱物以莽草熏之，故知此攻亦即熏，謂焚而取其煙以熏之也。鄭司農云：「檜，除也。」者，《神仕》杜注同。先鄭言此者，以別於六祈之檜也。知攻說是祈而檜獨非者，《翦氏》除蠱物云：「以攻檜攻之」，此文例與彼同，彼攻非即攻檜之攻，則知此檜非即檜檜之檜矣。云：「玄謂此檜讀如潰癰之潰者，明音亦與六祈之檜異也。《神仕》注亦同。凡毆蠱，則令之比之。使爲之，又校次之。【疏】「凡毆蠱者，毆，依宋蜀大字本及明汪道



昆本正。《釋文》作「毆」，唐石經誤「毆」，嘉靖本誤「毆」，詳冥氏疏。毆，即謂檜之攻之也。注云

「使爲之，又校次之者，令依攻毆之法爲之，又校次其人衆使窮索也。」

### 穴氏掌攻蟄獸，各以其物火之。

蟄獸，熊羆之屬冬藏者也。將攻之，必先燒其所食之物於穴外以誘出之，乃可得之。【疏】「掌攻蟄獸」者，與獸人爲官聯也。

注云：蟄獸，熊羆之屬冬藏者也者，《說文·虫部》

云：「蟄，臧也。」臧，俗作藏。又《熊部》云：「熊獸似豕，山

居，冬蟄。」羆如熊，黃白文。《大戴禮記·夏小正》云：「九

月，熊羆豹貉鼯鼯則穴若蟄而。」案：《小正》而，當爲

「尔」。熊羆豹貉，皆所謂蟄獸也。云將攻之，必先燒其所

食之物於穴外以誘出之，乃可得之者，爲其蟄穴不可攻，

故必以其所食之物燒於穴外，誘其出穴，乃攻之。案：經

攻用火，疑亦兼有熏毆之事，注唯云燒食物，文不具也。

以時獻其珍異皮革。【疏】「以時獻其珍異皮革」

者，珍異謂可共膳羞者，與《質人》、《廩人》、《賈師》義同。

獻亦獻於膳夫、司裘、掌皮也。賈疏云：「謂熊羆之皮革及

熊蹯之等。」

### 翬氏掌攻猛鳥，各以其物爲媒而拑之。

猛鳥，鷹隼之屬。置其所食之物於絹中，鳥來下則拑其腳。

【疏】「掌攻猛鳥」者，與射鳥氏、羅氏爲官聯也。云各以

其物爲媒而拑之者，賈疏云：「若今取鷹隼者，以鳩鴿置

於羅網之下以誘之。」注云：猛鳥，鷹隼之屬者，《爾

雅·釋鳥》云：「鷹，鵟鳩。」隼，詳《司常》疏。《說文·犬

部》云：「猛，健犬也。」引中之，健鷙之鳥亦稱猛鳥。以其

性健鷙，善搏擊，故攻之。云置其所食之物於絹中，鳥來

下則拑其腳者，謂即以所食之鳥物爲媒以誘之也。文

選：潘岳《射雉賦》：「雉媒，徐爰注謂少養雉子，至長狎人，

能招引野雉，彼以同類鳥爲媒，與此猛鳥之媒異而義同。

《說文·手部》云：「拑，偏引也。」《漢書·敘傳》顏注云：

「拑，偏持其足也。」絹，羅之借字，即《爾雅·釋器》郭注所

謂施罽以捕鳥也。詳冥氏疏。以時獻其羽翮。

【疏】「以時獻其羽翮」者，入於羽人，共車飾及旌旗之

用也。

柞氏掌攻草木及林麓。林，人所養者。山足

曰麓。【疏】「掌攻草木及林麓」者，與山虞、林衡爲官聯

也。賈疏云：「此柞氏與雍氏治地，皆擬後年乃種田。但

下有雍氏除草，此柞氏攻木，兼云草者，以攻木之處有草，

兼攻之，故云草也。林麓謂麓上有林者也。」 注云「林，

人所養者」者，《地官·敘官》注云：「竹木生平地曰林。」此

林亦兼竹木言之，別於上草木爲白生之木，非人所養也。

賈疏云：「若林衡所掌者，未必人所養，此乃人所攻治，以

擬種植，故知此林麓人所養治者也。漆林之征，亦此類

也。」云「山足曰麓」者，《地官·敘官》注同。夏日至，

令刊陽木而火之；冬日至，令剝陰木而水

之。刊剝互言耳，皆謂斫去次地之皮。生山南爲陽木，生

山北爲陰木。火之水之，則使其肄不生。【疏】「夏日至，

令刊陽木而火之」者，賈疏云：「謂五月夏至之日爲之也。

謂先刊削以去其皮，乃燒之。」云「冬日至，令剝陰木而水

之」者，賈疏云：「謂十一月冬至之日爲之，亦謂剝去其皮

乃水。此文與下文相兼乃足也。必以夏刊陽木冬剝陰木

者，夏至之日則陰生，冬至陽生，陽木得陰而鼓，陰木得陽

而發，故須其時而刊剝之也。山虞取其堅刃，冬斬陽，夏斬

陰。此欲死之，故夏陽木，冬陰木。」案：夏日至，冬日至，

亦謂二至之月，賈謂正在二至之日，非也。詳《大司樂》

疏。 注云「刊剝互言耳，皆謂斫去次地之皮」者，《說

文·刀部》云：「刊，剡也；剡，裂也。」又《斤部》云：「斫，擊

也。」謂擊去木近根處之皮。《書·禹貢》「隨山刊木」，僞孔

傳云：「刊，槎其木。」賈疏云：「刊謂削之亦剝之，剝謂剝去

其皮亦削之，故云互也。」云「生山南爲陽木，生山北爲陰

木」者，《山虞》注義同。云「火之水之則使其肄不生」者，謂

以水火絕其萌枿之端。《毛詩·周南·汝墳》傳云：「肄，

餘也，斬而復生曰肄。」若欲其化也，則春秋變其

水火。化猶生也，謂時以種穀也。變其水火者，乃所火

則水之，所水則火之，則其上和美。【疏】注云「化猶生也」

者，《素問·天元紀大論》云：「物生謂之化。」云「謂時以種

穀也」者，謂伐去其木，即於其地以時種穀。蜀石經「時」作

「將」，亦通。伐草木爲田以種穀，所謂苗也。《爾雅·釋

地》云：「田一歲曰苗。」《詩·小雅·采芑》孔疏引孫炎

云：「苗，始災殺其草木也。」然諦審此與《雍氏》兩經「化」

字，似當與《草人》、《土方氏》「土化」義同，謂變化所攻草

木，以糞上使肥，四官亦相與爲官聯也。鄭訓爲生，疑未得

其義。云「變其水火者，乃所火則水之，所水則火之，則其土和美」者，變亦化也。變其水火，猶言以水火變之，下《雉氏》文可證。賈疏云：「前文云夏日至刊陽木火之者，至秋，以水漬之；前冬日至剝陰木以水之者，至後春，以火燒之。如此則地和美也。」凡攻木者，掌其政令。除木有時。【疏】注云「除木有時」者，賈疏云：「凡國家有欲攻木者，皆來取柞氏政令。所以取政令者，除木有時，如上冬夏者也。」

### 雉氏掌殺草。春始生而萌之，夏日至

而夷之，秋繩而芟之，冬日至而耜之。故書萌作薨。杜子春云：「薨當爲萌，謂耕反其萌芽，書亦或爲萌。玄謂萌之者，以茲其所其生者。夷之，以鉤鎌迫地芟之也，若今取芟矣。含實曰繩。芟其繩則實不成孰。耜之，以耜測凍上耨之。」【疏】「春始生而萌之」者，此統一時言之，秋同。云「夏日至而夷之」者，此謂建午之月也，與春秋通舉三月者不同。云「冬日至而耜之」者，亦謂建子之月也。賈疏云：「此雉氏所掌治地，從春至冬亦一年之事，後年乃可種也。」注云「故書萌作薨，杜子春云薨當爲萌」

者，徐養原云：「萌薨，聲之轉。《說文·民部》：「民，衆萌也。」萌而無識也。《遂人》注云：「變民言眊，異外內也。眊猶懵，懵，無知兒也。」蓋萌即眊字。懵薨同音，故萌轉爲薨。」宋世榮云：「薨當爲夢，《說文·艸部》：「夢，灌淪，讀若萌。」《爾雅·釋草》：「其萌蘢淪」，即夢灌淪字。案：宋說亦通。云「謂耕反其萌芽」者，《說文·艸部》云：「萌，草芽也。《月令》云：「孟春，艸木萌動。季春，句者畢出，萌者盡達。」注云：「句，屈生者。芒而直曰萌。此謂艸初生出地時，耕而發之，反其萌芽，以土蒙覆其上，使不復生。《爾雅·釋地》郭注云：「今江東呼初耕地反草爲苗。」此反其萌芽即反草也。云「書亦或爲萌」者，謂別本字或作萌，與杜所定同。云「玄謂萌之者，以茲其所其生者」者，鄭以經無反草之義，故易杜釋。《說文·木部》云：「櫨，斫也。齊謂之鉷鉷。」草初生之萌芽，不任芟刈，故以鉷斫土去之，因謂之萌。莊子·外物篇云：「春雨日時，草木怒生，銚耨於是乎始脩」是也。茲其即鉷鉷，詳《遂大夫》疏。云「夷之，以鉤鎌迫地芟之也」者，夷，雉字通。《月令》注引此文作「薨」，又云：「薨謂迫地芟之也。」義與此同。《國語·齊語》章注云：「夷，平也，所以削草平地。芟，大鎌，所以芟草也。」《說文·刀部》云：「劂，鎌也。」《金部》云：「鎌，鉏草也。」

也。鉤即鉤之借字，鎌即鎌之俗。《方言》云：「刈鉤，自關而西，或謂之鉤，或謂之鎌，或謂之鋏。」迫地芟之，謂迫近地面，於稟之屬根處芟刈之也。《齊民要術》引《汜勝之書·治區田法》云：「區中草生，芟之。區間草，以利剗剗之，若以鋤鋤。苗長不能耘之者，以剗鎌比地刈其草矣。」鄭云「迫地芟之」，猶汜云「比地刈其草也」。云「若今取芟矣」者，《說文·艸部》云：「芟，乾芻。」《漢書·溝洫志》「民芟牧其中」，顏注云：「芟，乾草也。」凡取芻芟，亦迫地芟之，故鄭舉以爲況。云「含實曰繩，芟其繩則實不成孰」者，《釋文》云：「繩音孕。」《月令》孔疏引皇侃讀同。惠棟云：「繩當爲繩字之誤也。」《管子·五行》篇「繩婦不銷棄」，注云：「繩，古孕字。」《大玄·馴》首曰：「繩其膏。」人一月而膏。繩與繩同。《玉篇》云：「繩，或孕字。」《汗簡》云：「古文尚書以繩爲孕。」詒讓案：草之含實猶人之懷孕，故謂之繩。繩繩聲類同，字得相通借，非誤也。段玉裁謂此當有「繩讀爲孕」之注，近是。《家語·屈節》篇王注云：「繩，魚之懷任也。」繩亦與繩義略同。云「耜之，以耜測凍土剗之」者，《釋名·釋用器》云：「耜，齒也，似齒斷物也。」《小爾雅·廣詁》云：「剗，滅也。」案：耜即耒刃，可以伐土滅草。賈疏云：「耜廣五寸，謂耒頭金。冬時地凍，故以耜附

測凍土剗之。如此，春種則地和美。」案：錢鈔本、明注疏本「測」作「側」，《玉燭寶典》引同。蜀石經及宋本、嘉靖本並作「測」，《月令》疏引同。賈述注亦作「附測凍土」，而未釋其義。阮元謂「測」即《毛詩·周頌》「麥麥良耜」傳云「麥麥猶測測」之義。今攷鄭《詩箋》云：「農人測測以利善之耜，熾苗是南畝也。」與此注義似未甚協。竊疑鄭意或謂凍土堅沍難發，當以利耜測試剗之。又疑作「側」者義亦可通。《釋名·釋姿容》云：「側，偏也。」附側凍土剗之，猶上注云「迫地芟之也」。《國語·齊語》云：「及寒擊臬除田」，韋注云：「寒謂季冬大寒之時。臬，枯草也。」即此側剗凍土之事。若欲其化也，則以水火變之。謂以火燒其所芟萌之草，已而水之，則其土亦和美矣。《月令》「季夏，燒薶行水，利以殺草，如以熱湯」。是其一時著之。

【疏】「若欲其化也，則以水火變之」者，與《柞氏》義同，亦與草人、土方氏爲官聯也。注云「謂以火燒其所芟萌之草，已而水之，則其土亦和美矣」者，云「亦」者，亦上《柞氏》也。鄭意此官殺草，春萌秋芟，皆以火燒之，復以水化之，則其上肥宜稼。《文選》張衡《東京賦》云：「若薙氏之芟草，既蘊崇之，又行火焉。」與鄭義同。《稻人》「凡稼澤，夏以水殄草而芟夷之」，注云：「將以澤地爲稼者，必於夏

六月之時，大雨時行，以水病絕草之後生者，至秋水涸，芟之，明年乃稼。」彼注意，蓋亦謂夏末行水之前，先有芟，至秋水涸之後，復芟後生之草，與此職夏夷秋芟之文正同。云「《月令》季夏，燒薙行水，利以殺草，如以熱湯，是其一時著之者，鄭彼注云：「此謂欲稼菜地，先薙其草，草乾燒之。至此月大雨，流水潦畜於其中，則草死不復生，而地美可稼也。」亦引此經為釋，蓋兩文義同，故互引作證。惟此經有四時殺草之政，《月令》止著季夏薙草，故云是其一時著之也。掌凡殺草之政令。」

**哲族氏掌覆夭鳥之巢。**覆猶毀也。夭鳥，惡

鳴之鳥，若鴞鵂。【疏】「掌覆夭鳥之巢者，《說文·巢部》

云：「鳥在木上曰巢，在穴曰窠。」注云「覆猶毀也」者，

《王制》云「不覆巢」，彼注云：「覆，敗也。」《國策·秦策》高

注云：「毀，敗也。」是覆毀義同。毀夭鳥之巢者，將以絕其

類。云「夭鳥，惡鳴之鳥若鴞鵂」者，夭，禠之借字，經典通

借妖為之。此經《眠侵》、《保章氏》妖祥二字並作妖，《後庭

氏》「夭鳥」字，《御覽》引馬本亦作妖，疑此當與彼同。《說

文·虫部》云：「衣服歌舂艸木之怪謂之禠，禽獸蟲蝗之怪

謂之蠶。」統言之，禠蠶得通稱，故怪鳥謂之夭鳥。以其夜鳴聲惡，聞者不祥，故去之。《晏子·禠下》篇，景公曰：「有鴞，昔者鳴聲無不為也，吾惡之甚。」《毛詩·陳風·墓門》傳云：「鴞，惡聲之鳥也。」孔疏云：「鴞一名鵂，與梟異。」名鵂，《瞻印》云「為梟為鵂」是也。俗說以為鴞即上梟，非也。」又引陸璣疏云：「鴞，大如班鳩，綠色，惡聲之鳥也，人人家，凶，賈誼所賦鴞鳥是也。」《史記·賈誼傳》云：「楚人命鴞曰服。」《索隱》云：「案鄧展云「似鵂而大」。晉灼云，《巴蜀異物志》云：「有鳥山鴞，體有文色，土俗因形名之曰服，不能遠飛，行不出域。」《荊州記》云：「巫縣有鳥如雌雞，其名為鴞，楚人謂之服。」此鴞即服也。據《史記》及陸、孔、晉灼所說，鴞鵂是一鳥。賈疏以為二鳥，疑非。互詳《掌畜》疏。以方書十日之號，十有二辰之號，十有二月之號，十有二歲之號，二十有八星之號，縣其巢上，則去之。方，版也。日，謂從甲至癸。辰，謂從子至亥。月，謂從娵至荼。歲，謂從攝提格至赤奮若。星，謂從角至軫。夭鳥見此五者而去，其詳未聞。【疏】注云「方，版也」者，謂木版也。《聘禮記》云：「百名以上書于策，不及百名書于方。」鄭彼注同。此

日辰等五者之號，亦不及百名，故以方書之。又《內史》杜注云：「方直謂今時牘也。」版牘義亦同，詳彼疏。云「日謂從甲至癸，辰謂從子至亥」者，《大戴禮記·易本命》云「日數十」，又云「辰主月」。《續漢書·律曆志》劉注引《月令章句》云：「大撓始作甲乙以名日，謂之幹，作子丑以名月，謂之枝。」賈疏云：「日據十幹而言，辰據十二支而說。」云「月謂從艮至荼」者，賈疏云：「彼《爾雅·釋天》文。正月爲陬，二月爲如，三月爲寤，四月爲余，五月爲皋，六月爲且，七月爲相，八月爲壯，九月爲玄，十月爲陽，十一月爲辜，十二月爲涂是也。」《釋文》云：「《爾雅》正月爲陬，十二月爲涂。今注作『艮』『荼』二字，是假借耳。」云「歲謂從攝提格至赤奮若」者，亦《爾雅·釋天》文，詳《馮相氏》疏。云「星謂從角至軫」者，即二十八宿也。《呂氏春秋·圜道》篇云：「月躔二十八宿，軫與角屬。」《開元占經·東方七宿占》說二十八宿云：「《石氏簿讚》皆始於角，而終於軫。」蓋二十八星分列四方，自東而北，而西，而南，故始角終軫。賈疏云「右旋數之」是也。案：亦詳《馮相氏》疏。云「天鳥見此五者而去，其詳未聞」者，明古有此術，其術意不可知也。《晏子春秋·雜篇下》說齊景公使柏常騫懷鵠，築新室，爲置白茅，夜用事而鵠死，其事亦與此相類。

### 翦氏掌除蠹物，以攻禳攻之，以莽草熏

之，蠹物，穿食人器物者，蠹魚亦是也。攻禳，祈名。莽草，藥物殺蟲者。①以熏之則死。故書蠹爲蠹。杜子春云：「蠹當爲蠹。」【疏】以攻禳攻之，以莽草熏之者，賈疏云：「攻之，據祈去其神，故以六祈而言之；熏之，據去其身也。」注云：「蠹物，穿食人器物者」者，《說文·蝨部》云：「蠹，木中蟲也。」《一切經音義》引《字林》云：「蠹，木中蟲也，穿食人器物者也。」《呂氏春秋·達鬱》篇云：「木鬱則爲蠹。」高注云：「蠹，蝨，食木之蟲也。」云「蠹魚亦是也」者，蠹，舊本誤，蟲，今據宋本及明注疏本正。《玉篇·蝨部》云：「蠹，白魚也。」《爾雅·釋蟲》云「蟬，白魚」，郭注云：「衣書中魚，一名蛭魚。」《本草經》云：「衣魚一名白魚，一名蟬。」鄭意蠹物種類多，白魚亦其一也。云「攻禳，祈名」者，大祀六祈，四曰禳，五曰攻。此攻禳蓋亦兼有二祈，與《庶氏》「攻說」略同，謂以辭告其神，又鳴鼓以攻之也。云「莽草，藥物殺蟲者，以熏之則死」者，蜀石經此注首

①「藥」原訛「草」，據楚本改。

有，今用以殺魚。山海經朝歌山有草名莽，可以毒魚。郭璞云：「凡二十一字，非鄭注，蓋唐五代時校書者所記，石經誤并錄之，然足補鄭義。」案：《神農本草經·木部》云：「莽艸有毒，主風殺蟲魚，一名蒺，一名春草，生上谷山谷及冤句。」《證類本草》引陶弘景注云：「今東開處處皆有，人用搗以和米，內水中，魚吞即死。」莽草字亦作蒺，今俗呼爲蒺草也。又引蘇頌《圖經》云：「木若石南，而葉稀無花實。」說藤生繞木石間。此木也。而《爾雅·釋草》云：「蒺，春草。」釋曰：「藥草，莽草也。」郭璞云：「一名芒草。」蒺音近故爾。然謂之草者，乃蔓生者是也。惠士奇云：「《山海經·中山經》：『朝歌之山有草焉，名曰莽草，可以毒魚。』葢山有木，狀如棠而赤葉，名曰芒草，可以毒魚。」莽轉爲芒，語有輕重耳。《淮南萬畢術》曰：「莽草浮魚。」《爾雅》「蒺，春草」，注云：「一名芒草。」《本草》曰：「莽草，主風」，蓋蟲生於風，潛於陰，魚，陰類也，治風之草能毒魚者，亦能殺蟲歟？治讓案：莽、蒺、芒，並一聲之轉。據蘇頌說，蓋有草木二種。此經及《山海經》之「莽草」，即《釋艸》之「蒺」，皆草也。《本艸》之「莽草」入木部，及《山海經》之「芒草」，皆木也。云：故書蠹爲囊，杜子春云囊當爲蠹者，《釋文》云：「囊，本或作囊。」蜀石經亦作囊。王引之云：「作囊者

是也。囊蠹古同聲，故蠹譌爲囊。《說文》蠹作蠹，從虫囊聲。《地官·掌染草》注「囊蠹」，《釋文》「囊音託，又音妬」。妬與蠹同音，是其證也。若囊與蠹，則聲遠而不可通矣。」案：王說是也。阮元說同。凡庶蠹之事。庶，除毒蠹者。蠹，蠹之類，或熏以莽草則去。【疏】「凡庶蠹之事者，蜀石經「凡」上有「掌」字。案：此與庶氏爲官聯也。

注云：庶，除毒蠹者，與《庶氏》義同。賈疏云：「翦氏主除蠹物，其蠹毒自是庶氏。今此云凡庶蠹者，同類相兼，左右而掌之。」云：蠹，蠹之類者，以其同爲蠹類也。《左》昭元年傳云：「於文，皿蟲爲蠹，穀之飛亦爲蠹。」杜注云：「皿，器也，器受蟲害者爲蠹。穀久積則變爲飛蟲，名曰蠹。」彼蠹即是蠹，與此毒蠹異也。云：「或熏以莽草則去者」者，以庶氏攻蠹雖用嘉草，此莽草殺蟲，或亦可以敵蠹，故使翦氏兼掌除蟲也。

**赤友氏掌除牆屋，以蜃炭攻之，以灰洒毒之。**洒，灑也。除牆屋者，除蟲多藏逃其中者。蜃，大蛤也。搗其炭以粉之則走，淳之以灑之則死。故書蜃爲晨。鄭司農云：「晨當爲蜃，書亦或爲蜃。」【疏】注云：洒，

灑也」者，《隸僕》注同。洒，灑之借字。云「除牆屋者，除蟲多藏逃其中者」者，謂除官廟、官府諸牆屋有蟲多者。經唯云「除牆屋，知爲除蟲多者，以云攻之毒之，明指蟲多而言」。賈疏云：「《爾雅》有足曰蟲，無足曰豸。藏逃之類，有此二者。」云「蜃，大蛤也」者，《鼈人》注同。《左傳》成二年杜注云：「蜃炭，燒蛤爲炭。」云「擣其炭以垆之則走」者，鄭意經以蜃炭攻之，亦用其灰，灰即《掌蜃》注所謂又灰是也。經不云灰者，與下句互文見義也。《說文·土部》云：「垆，塵也。」《掌蜃》注謂「蜃炭可以禦濕」，蓋兼可以殺蟲，故擣其炭爲灰，以被牆屋而攻之，則蟲豸畏其氣而走避也。云「淳之以灑之則死」者，《鍾氏》注云：「淳，沃也。」謂以所擣蜃炭之灰，沃水以灑牆屋，蟲豸遇之則死也。云「故書蜃爲晨，鄭司農云晨當爲蜃，書亦或爲蜃」者，晨蜃聲類同。先鄭據《左傳》有蜃炭，故定從蜃。徐養原云：「《說文·品部》：『晨，房星，爲民田時者，从品辰聲，或省作晨。』《史記·律書》曰：『辰者，言萬物之蜃也。』蜃字不見於《說文》。《集韻》：『十一，震，蜃通作蜃，故借晨爲蜃。』」凡隙屋，除其狸蟲。狸蟲，蜃、肌蛛之屬。【疏】，凡隙屋除其狸蟲者，《說文·白部》云：「隙，壁隙孔也。」《韓非子·亡徵》篇

云：「牆之壞也必通隙。」此隙屋亦謂官所有宅舍久故壞漏者，狸蟲尤多，故此官主除之。注云「狸蟲，蜃、肌蛛之屬」者，謂陸產自狸藏之蟲，與《鼈人》「狸物」爲水蟲物異而義同。狸即鍾之借字，詳《鼈人》疏。《說文·虫部》云：

「蜃，蟲也。」《廣雅·釋蟲》云：「負蟄，蜃也。飛蜃，飛蠓也。《御覽·昆蟲部》引《說文》云：『蟠蜃，鼠婦也。』」蜃即蠓之變體。《本艸經》云：「蜃蟲一名地鼈，一名土鼈。生河東川澤及沙中，人家牆壁下土中溼處。」《證類本艸》引陶注云：「形扁扁如鼈，故名土鼈，而有甲，不能飛，小有臭氣。」又引《唐本艸》注云：「此物好生鼠壤土中及屋壁下，狀似鼠婦，而大者寸餘，形小似鼈，無甲但有鱗也。」肌蛛者，蛛，《釋文》作「求」，云「本或作蛛」。《說文·蠹部》云：「蠹，多足蟲也。重文蜚，蠹或从虫。」《一切經音義》引《通俗文》云：「務求謂之蚊蛛，關西呼蜚蠊爲蚊蛛。」又《淮南子·說林訓》「曹氏之裂布，蛛者貴之」，高注云：「曹布燒以傅蜘蛛瘡，則愈。」蚊蛛，蜘蛛並即肌蛛，聲之轉。肌蛛即今蓑衣蟲。亦名蛛蠊，《廣雅·釋蟲》云：「蛛蠊，蠊蛛也。」張華《博物志》云：「蛛蠊溺人影，隨所著生瘡。」亦名蠊蠊，《證類本艸》引陳藏器云：「蠊蠊能溺人影，令發瘡，如熱沸而大繞腰，蟲如小蜈蚣，色青黑，長足是也。」



# 蝸氏掌去鼃鼃，焚牡鞠，以灰洒之，則

死。牡鞠，鞠不華者。齊魯之間謂鼃爲蝸。鼃，耿鼃也。

蝸與耿鼃尤怒鳴，爲聒人耳去之。【疏】「掌去鼃鼃」者，

《敍官》先鄭注云：「書或爲『掌去蝦蟇』。」此注不出者，以

互見於彼，略之。云「焚牡鞠」者，鞠，唐石經初刻作「鞠」，

後磨改作「鞠」，各本同。嚴可均云：「《說文》：『鞠，治牆

也。』《爾雅》：『鞠，治牆』，郭云：「今之秋華菊。』《說文》又有

鞠字，日精也。郭注菊字假借。《爾雅》：『菊，蓬麥。』《說

文》同。石經初刻作鞠者，漢碑但有鞠字，鞠从鞠聲，故省

艸作鞠，亦得與鞠通。故《月令》「鞠有黃華」，《釋文》「鞠，

本又作鞠」，並用假借字。其實鞠，踴鞠也，與鞠誼別。《論

讓案：《說文·艸部》云：「鞠，日精也，以秋華。』《夏小正》

云「九月榮鞠」，字亦作「鞠」。《神農本草經·草部》云：

「菊花一名日精。」然則古所謂秋華之艸者，即日精，其正字

當作「鞠」，經典作鞠鞠菊者，皆假借字。郭璞以「鞠」爲即

秋華菊之本字，失之。此牡鞠不華者，亦即日精之別種，正

字亦當作「鞠」，經作鞠或作鞠者，亦用借字也。注云

「牡鞠，鞠不華者」者，賈疏云：「此則《月令·季秋》云「鞠

有黃華」，是牡鞠也。」云「齊魯之間謂鼃爲蝸」者，詳《敍官》

疏。云「鼃，耿鼃也」者，《說文·鼃部》云：「鼃，鼃鼃也。」

《梓人》注云：「鼃鳴，鼃鼃屬。」《爾雅·釋魚》：「鼃鼃，蟾

諸，在水者鼃。」郭注云：「鼃，耿鼃也，似青蛙，大腹，一名

上鴨。」《本艸》陶注云：「鼃大而青背者，俗名上鴨，其鳴甚

壯。據郭、陶說，則耿鼃即所謂上鴨，蓋鼃類之最大者。云

「蝸與耿鼃，尤怒鳴爲聒人耳，去之」者，以鼃類衆多，唯去

此二者，明以其尤怒鳴聒人耳故也。以其煙被之，則

凡水蟲無聲。杜子春云：「假令風從東方來，則於水

東面爲煙，令煙西行，被之水上。」【疏】「以其煙被之」者，

賈疏云：「上文云「焚牡鞠洒之則死」，此經云「以其煙」，明

還用牡鞠之煙被之水上也。云「則凡水蟲無聲」者，「則」下

唐石經初刻有「死」字，磨改刪。案：有者非也。水蟲即鼃

鼃之屬有聲者，與《壺涿氏》水蟲異。注杜子春云「假

令風從東方來，則於水東面爲煙，令煙西行，被之水上」者，

蜀石經作「被水上」，無「之」字，疑今本衍。《楚辭·招魂》

王注云：「被，覆也。」謂順風所來之方，播所焚牡鞠之煙，

使隨風散行，被覆水上也。

壺涿氏掌除水蟲，以炮上之鼓毆之，以

焚石投之。水蟲，狐蟻之屬。故書炮作泡。杜子春讀

炮爲「苞有苦葉」之苞。玄謂燔之炮之炮，炮上之鼓，瓦鼓

也。焚石投之，使驚去。【疏】「掌除水蟲」者，《後漢書·

馬融傳·廣成頌》云：「乃命壺涿驅水蟲。」李注引此經亦作

「蠱」，疑所見本異。云：「以炮上之鼓毆之」者，毆，依宋附釋

音本，明汪道昆本正，唐、蜀石經並誤毆，詳冥氏疏。

注云：水蟲，狐蟻之屬。者，蟻，一名短狐，水中毒蟲也。

詳敍官疏。云：故書炮作泡者，炮，炮聲類同。云：杜子

春讀炮爲苞有苦葉之苞，玄謂燔之炮之炮者，臧庸云：

「杜讀炮爲苞字，从艸，鄭讀泡爲炮字，从火。此云「杜子

春讀炮爲苞有苦葉之苞」，炮字誤也。鄭始讀从火，杜在鄭

前，不應已作炮字，當改作泡無疑。」案：臧說是也。段玉

裁說同。又：燔之炮之下，毛居正、岳珂云當更有一「之

字，段、臧並據增，亦是也。蜀石經作「杜子春泡當爲匏有

苦葉之匏」，文雖譌謬，而泡字則不誤。段氏云：「此皆易

讀也。杜讀泡爲苞有苦葉之苞者，杜所僞蓋非《毛詩》、二

家《詩》有作苞者。古經苞裏字多用从艸之苞，苞上之鼓，

所謂上鼓也。鄭君以苞字義未協，故又易爲炮。」徐養原

云：「泡乃字之誤。杜子春注《論語》云：「上鼓以瓦爲匡，

以革爲兩面，可擊也。」此說與苞上不同，卻與炮上相合。

云：炮上之鼓，瓦鼓也。者，段玉裁云：「謂此鼓，陶者成之，

故曰瓦鼓，瓦鼓故曰壺。」云：焚石，投之使驚去。者，賈疏

云：「石之燔燒，得水作聲，故驚去也。」若欲殺其神，

則以牡槀午貫象齒而沈之，則其神死，淵爲

陵。神，謂水神龍罔象。故書槀爲梓，午爲五。杜子春

云：「梓當爲槀，槀讀爲枯。枯，榆木名。書或爲槁。」又

云：「五貫當爲午貫。」【疏】「則以牡槀午貫象齒而沈之」

者，此蓋古方術家所傳毆殺水神之法。《說文·象部》云：

「象，南越大獸，長鼻牙，三年一乳。」又《齒部》云：「齒，口

斷骨也。」《牙部》云：「牙，壯齒也。」案：齒牙骨亦通稱，故

象齒《司尊彝》、《繕人注》謂之象骨。牡槀爲木，恐人水不

得沈，故必貫象齒而沈之。必用牡槀象齒者，其義未詳。

賈疏云：「以槀爲幹，穿孔，以象牙從槀貫之爲十字，沈之

水中，則其神死，淵爲陵，所謂深谷爲陵是也。」注云

「神謂水神龍罔象」者，《國語·魯語》，仲尼曰「水之怪曰龍

罔象」，韋注云：「龍，神獸也，或曰罔象，食人，一名沐腫。」

《淮南子·汜論訓》「水生罔象」，高注云：「罔象，水之精

也。《廣雅·釋天》云：「水神謂之罔象。」釋道世《法苑珠林·六道篇》引《夏鼎志》云：「罔象如三歲小兒，赤日，黑色，大耳，長臂，赤爪，索縛則可得食。」案：《夏鼎志》所說，詭誕不足信。沐腫，亦未聞。云「故書棹爲梓，午爲五」者，釋文云：「梓，本或作棹。」阮元云：「疑當作『本或作杆』，梓與杆一字也。若作棹，則故書棹爲梓矣。」論讓案：「梓梓形近，午五音近，故互易也。」《釋文》別本疑當作「梓」，與棹梓形並相近。阮說亦通，今附存之。云「杜子春云，梓當爲棹，棹讀爲枯，榆木名」者，段玉裁云：「梓當爲棹者，字之誤也。棹讀爲枯者，易其字也。棹枯皆音姑。必改梓爲棹而後讀棹爲枯者，棹與梓形相近，枯與棹音相同也。枯是姑榆木，《爾雅》之無姑，《廣雅》之毋估也。棹則別是一木，杜時分別甚明。此正如《小師》、《小史》帝當爲堯，堯讀爲定也。」徐養原云：「《說文》無棹字。《掌戮》『殺王之親者，辜之』，注云：『辜之爲言枯也。』《巫咸文》云『暴虐不姑』，姑與辜通。《易·大過》之九二云『枯楊生稊』，鄭讀枯爲姑，謂無姑，山榆。是辜枯姑三字，古皆通也。」論讓案：《爾雅·釋木》云「無姑其實夷」，郭注云：「無姑，姑榆也，生山中，莢圓而厚，剥取皮合漬之，其味辛香，所謂無夷。」《急就篇》顏注云：「無夷，無姑之實也。無姑一名棹

榆，其莢圓厚。」《藝文類聚·木部》引《廣志》云：「有枯榆，有郎榆，郎榆無莢。」牡、無、毋、棹、枯、姑，音並相近。云「書或爲枹者，枹與棹音同部，故書別本作此。杜、鄭不從者，牡枹木未聞也。」云「又云五貫當爲午貫者，段玉裁云：「五易爲午者，杜見禮家說一縱一橫曰午，因易之。不知五午一字，古音義皆同。古文五作乂，則尤一縱一橫之狀也。」徐養原云：「《儀禮·大射儀》『度尺而午』，注云：「一縱一橫曰午。」《說文·五部》：「五，五行也，从二，陰陽在天地間交午也。古文省作乂。」是五有交午之義，故與午通。」案：段、徐說是也。午五二字古本通用，《左》成十七年傳「夷羊五」，《國語·晉語》作「夷羊午」，是其證。杜、鄭改字，取通俗易明耳。

### 庭氏掌射國中之夭鳥。若不見其鳥獸，

則以救日之弓與救月之矢夜射之。不見鳥獸，

謂夜來嗚呼爲怪者。獸，狐狼之屬。鄭司農云：「救日之弓，救月之矢，謂日月食所作弓矢。玄謂日月之食，陰陽相勝之變也，於日食則射大陰，月食則射大陽與？」【疏】「掌射國中之夭鳥者，《北堂書鈔·武功部》、《御覽·兵部》引

作「妖鳥」，又引馬融注云：「國中妖鳥，梟鷂惡聲之鳥也。」蓋馬本作妖，與《眠侵》、《保章氏》「妖祥」字同。妖即祲之借字，並詳《誓族氏》疏。賈疏云：「城郭之所，人聚之處，不宜有妖鳥，故去之。」注云：「不見鳥獸，謂夜來嗚呼爲怪者」者，鳥獸晝鳴者，其形易見，不爲怪異；若夜來嗚呼，聞其聲而不見其形，尤駭人，爲怪害，故以救日之弓救月之矢射之也。云「獸，狐狼之屬」者，一獸皆喜夜鳴爲怪者。

《御覽》引馬注云：「獸，虎狼嗥鳴也。鄭司農云：「救日之弓，救月之矢，謂日月食所作弓矢」者，先鄭意救日月之弓矢，即日月食時所作。後鄭意救日用枉矢，救月用恒矢，非關食時別作，故不從也。救日月食禮，詳《鼓人》疏。云「玄謂日月之食，陰陽相勝之變也」者，《白虎通義·災變》篇云：「日食爲救之何？陰侵陽也。月食救之者，陰失明也。云「於日食則射大陰，月食則射太陽與」者，明當射其勝者以救之也。《曾子問》及《穀梁》莊十五年傳，說救日食並有兵，亦詳《鼓人》疏。《御覽》引馬注云：「救日食，則伐鼓北面射大陰；救月食，則伐鼓南面射太陽，以此弓矢射之。鄭亦本馬說也。若神也，則以大陰之弓與枉矢射之。神，謂非鳥獸之聲，若或叫於宋大廟謠謠詘詘者。大陰之弓，救月之弓，枉矢救日之矢與？不言救月之

弓與救日之矢者，互言之。救日用枉矢，則救月以恒矢可知也。【疏】「若神也，則以大陰之弓與枉矢射之」者，亦當夜射之，經家上文省也。蓋視其聲所出之方，射以厭之。

注云「神謂非鳥獸之聲」者，賈疏云：「謂不見其身，直聞其聲，又非鳥獸之聲，故知是神聲，若神降于莘之類是也。」云「若或叫於宋大廟謠謠詘詘者」者，於舊本並作「于」，今據蜀石經正。詘詘，舊本並作「出」，今據宋附釋音本正，《釋文》亦作「詘」，云「本亦作出」。案：《左·襄三十年傳》文作「出」，杜注云：「叫，呼也。謠謠，熱也。出出，戒伯姬。」彼《釋文》亦云：「鄭注《周禮》引此作詘詘，劉昌宗亦音出。」然則此劉、陸音本並作「詘」，今本作「出」者，後人依《左傳》改之。彼下文又云：「鳥鳴于亳社，如日謠謠。」以彼是神聲，與鳥聲別，故引以爲證。云「大陰之弓，救月之弓，枉矢救日之矢與」者，《御覽·兵部》引馬注云：「枉矢，矢名也。」《觀禮》注云：「月者，太陰之精。」賈疏云：「以其與經云救日之弓相對，彼言救日之弓，明此太陰之弓是救月之弓可知。若然，上言救月之矢，則此枉矢是救日可知。」案：枉矢，詳《司弓矢》疏。云「不言救月之弓與救日之矢者，互言之」者，謂上文見弓矢之用，此文見弓矢之名，欲使互推而兩得之也。云「救日用枉矢，則救月以恒矢

可知也」者，用，蜀石經及宋大字本並作「以」。此亦以互文推之。賈疏云：「見《司弓矢》枉矢最在前，明救月矢當在枉矢之下，故知救月用恒矢可知。不用庫矢，以其庫矢弩所用故也。」

### 銜枚氏掌司蹕。

察蹕謹者，爲其聒亂在朝者之言語。

【疏】「掌司蹕」者，司內外朝蹕謹之禁也。

注

云「察蹕謹者，爲其聒亂在朝者之言語」者，亦訓司爲察也。《司蹕》注云：「蹕，謹也。凡王內外三朝，皆有議論國事，不得妄爲蹕謹以聒亂之。國之大祭祀，令禁無蹕。」

令，令主祭祀者。

【疏】「國之大祭祀，令禁無蹕」者，此司

郊廟祭祀蹕謹之禁，與蜡氏爲官聯也。

注云「令，令主

祭祀者」者，賈疏云：「國之大祭祀，謂天地宗廟。令主祭祀之官，使禁止無得蹕蹕，蹕蹕則不敬鬼神故也。」

軍旅、

### 田役，令銜枚。

爲其言語以相誤。

【疏】「軍旅田役令

銜枚者，此司師田野外蹕謹之禁也。其禁較平時尤重，故

更令銜枚。《國語·晉語》云：「襲侵密聲。」《白虎通義·

誅伐篇》云：「人銜枚，馬緘勒，爲襲。」依此經義，則銜枚爲

軍法之常，不必襲侵矣。田役，謂因田獵而起徒役時。田

講武事，尤嚴重，故亦令銜枚。若他功作大役，無令銜枚之法，詳《大宰》疏。

注云「爲其言語以相誤」者，恐其妄

相言語，誤戰守及逐禽之事。《墨子·號令篇》云：「器謹

賊衆，其罪殺。」即軍旅之禁也。

禁蹕呼歎鳴于國中

者，行歌哭于國中之道者。爲其惑衆相感動。

鳴，吟也。

【疏】「禁蹕呼歎鳴于國中者」者，「禁」下《檀弓》

注引有「野」字，疑誤衍。呼，經例當作「噓」，此疑誤改從今

字。蹕，詳《雞人》疏。于，唐、蜀石經並誤「於」，今據宋

附釋音本、嘉靖本正，下同。此司國城內道涂蹕謹之禁也。

云「行歌哭于國中之道者」者，國中之道，即《匠人》國中九

經九緯之道也。惠士奇云：「《雜記》：『國禁哭則止。』《郊

特性》：『喪者不哭。』蓋國之大祭祀，民皆敬之，敬則吉主清

靜，州里除不蹕，刑者、任人、凶服亦皆禁焉，非徒哭也。甯

戚將任車，歌於車下，苟非師田祭祀，則歌哭皆弗禁也。

《呂氏春秋·貴直論》：「狐援諫齊湣王而不用，出而哭國

三日，王問吏曰：『哭國之法若何？』吏曰：『斷。』明哭國

者斷，無道之刑，蓋起於戰國歟？《墨子·號令篇》曰：

「無敢歌哭於軍中，有則其辜射。」言惟軍中則然。奔喪哭避

市朝，魯哀姜大歸，將行，哭而過市，市人皆哭，則哭亦有不

避市者，國中不禁可知。」

注云：「爲其感衆相感動」者，謂

跼呼歎鳴及歌哭，皆足以感衆，而歎鳴歌哭又易相感動，故禁之也。云「鳴吟也」者，《釋名·釋言語》云：「鳴，舒也，氣憤懣，故發此聲以舒寫之也。」《文選》陸士衡《赴洛道中詩》李注引《韓詩章句》云：「鳴，①歎辭也。」又蘇子卿《古詩》注引《蒼頡》云：「吟，歎也。」是鳴吟並歎憤發舒之聲也。

### 伊耆氏掌國之大祭祀共其杖咸；

咸讀爲函。老臣雖杖於朝，事鬼神尚敬，去之。有司以此函藏之，

既事乃授之。【疏】注云「咸讀爲函」者，惠棟云：「古咸與

函通。《毛詩·巧言》曰「僭始既函」，《韓詩》作「既減」，減

猶涵也。司馬相如《封禪文》云「上咸五，下登三」，徐廣

曰：「咸，一作函。」《漢書·天文志》「閒可械劍」，蘇林曰：

「械音函。」詒讓案：《說文·木部》云：「械，篋也。」又《

部》云：「匱，械藏也。」《廣雅·釋器》云：「匱謂之械。」咸

函械並聲近字通。云「老臣雖杖於朝，事鬼神尚敬，去之，

有司以此函藏之，既事乃授之」者，此謂唯共函以藏杖，不

共杖也。賈疏云：「下二文云授杖，此經惟言共杖函，止謂

祭祀時，臣雖老合杖，但爲祭祀尚敬，暫去之，去杖之時，共

杖函盛之，祭祀訖，還與老臣拄之。老臣雖杖於朝，事鬼神

尚敬，去之，謂七十有德，君不許致仕者也。《王制》云「七

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謂得致仕者，與此異也。詒讓

案：《儀禮經傳通解》引《尚書大傳》云：「文王之治岐也，

七十者杖於朝，見君揖杖。鄭彼注云：「朝當爲國，揖當爲

去。」《大傳》又云：「八十者杖於朝，見君揖杖，九十者杖而

朝，見君建杖。」注云「揖，挾也。建，樹也。」是見君惟七十

者去杖，八十九者不去杖，大祭祀或有老臣助祭，則八

十以上亦當去杖也。軍旅，授有爵者杖。別吏卒，

且以扶尊者。將軍杖鉞。【疏】「軍旅授有爵者杖」者，與

司兵、司戈盾授兵同時授之，官爲官聯也。凡軍旅之杖，

蓋用笏。《廣雅·釋器》云：「笏，杖也。」《御覽·兵部》引

《司馬法》云：「有司皆執笏，示諸鞭扑之辱。」賈疏云：

「此謂在軍之時。有爵，謂士以上。若然，自伍長下士，兩

司馬中士、卒帥上士、旅帥下大夫、師帥中大夫等並得杖。」

注云「別吏卒且以扶尊者」者，吏謂軍吏，即經有爵者。

卒謂六軍七萬五千人。吏有杖，所以殊異之於士卒，且以

爲扶持之助也。云「將軍杖鉞」者，明將軍所杖又別於衆軍

①「鳴」原訛「吟」，據《文選》注改。

吏。《大司馬》注云：「鉞所以爲將威也。」《六韜·軍用》篇云：「大柯斧刃長八寸，重八斤，柄長五尺以上，千二百枚，一名天鉞。」《呂氏春秋·異用》篇云：「六尺之杖，今鉞柄亦長五尺以上，故可以代杖。」賈疏云：「今文秦誓『師尚父左杖黃鉞，右把白旄』，是將軍杖鉞之事也。」詒讓案：鉞蓋司兵所授，非此官所掌也。《書·牧誓》亦云：「王左杖黃鉞，則大師，王在軍亦杖鉞。共王之齒杖。」王之所以賜老者之杖。鄭司農云：「謂年七十當以王命受杖者。今時亦命之爲王杖。」玄謂《王制》曰：「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疏】注云：王之所以賜老者之杖者，《廣雅·釋詁》云：「齒，年也。」此王所賜老者之杖，校年以授之，故謂之齒杖。《月令》云：「仲秋，養衰老，授几杖。」鄭司農云：「謂年七十當以王命受杖者。今時亦命之爲王杖者，續漢書·禮儀志云：「仲秋之月，縣道皆案戶比民，年始七十者，授之以王杖。王杖長九尺，端以鳩鳥爲飾。」案：王杖，《續漢志》作「玉杖」，《御覽·玉部》引同，並誤。惠士奇引《論衡·謝短》篇曰「七十賜王杖」爲證。盧文弨云：「《漢制攷》亦作『王杖』。名之曰王杖者，榮所賜也。」呂飛鵬云：「先鄭云『今時亦命之爲王杖』，蓋承上文，以王命受杖者而言，以王命受杖者，故曰王杖。」

案：惠、盧、呂說是正今本。《續漢志》之誤。蜀石經亦作「王杖」。云「玄謂《王制》曰：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者，引此者，後鄭意五十以上即得受王賜杖，不必七十而後受杖也。

## 周禮正義卷七十一

### 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以親

諸侯。大賓，要服以內諸侯。大客，謂其孤卿。【疏】

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者，以下《大戴禮記·朝事》篇文並略同。儀，彼作義，案：義儀古今字。大賓之禮，大客之儀，總爲賓禮。大宗伯以賓禮親邦國，其目有八，此官通掌之，亦與彼爲官聯也。賈疏云：大賓言禮亦有儀，大客言儀亦有禮。言禮，據其始爲本；言儀，據威儀爲先。云：以親諸侯者，與大宗伯「親邦國」義同，亦兼王以禮親諸侯與諸侯以禮自相親二者言之。注云大賓，要服以內諸侯者，《說文·貝部》云：「賓，所敬也。」此以爲朝覲諸侯之尊稱。《詩·周頌·臣工》孔疏引《五經異義》云：《公羊》說，諸侯不純臣；《左氏》說，諸侯者，天子藩衛，純臣。鄭駁云：「賓者，敵主人之稱，而禮，諸侯見天子稱之曰賓，不純臣諸侯之明文矣。」賈疏云：「對要服以外爲小賓，下文云『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壹見』是也。」云

大客，謂其孤卿者，《說文·宀部》云：「客，寄也。」此以爲聘親諸臣之尊稱，賓客殊文，以別君臣也。《聘禮記》亦以大國之卿爲大客。賈疏云：「謂還是大賓下孤卿，對《小行人》所云『小客則受幣聽其辭』者爲小客。言孤卿者，據大國得立孤一人，孤來聘，侯伯已下無孤，使卿來聘。不言大夫士者，殷聘使卿，時聘使大夫，士雖不得時聘，爲介來亦入客中，故下云『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大夫士亦如之。』是皆得爲客。但據大聘略舉尊者而言也。此大賓大客尊卑異，故言『及』以殊之。此賓客相對則別，散文則通。是以《大司徒》云『大賓客則令野脩道委積』，賓亦名客；《小司徒》云『小賓客令野脩道委積』，則客亦名賓，是賓客通也。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夏宗以陳天下之謨，冬遇以協諸侯之慮，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此六事者，以王見諸侯爲文。圖、比、陳、協，皆考績之言。王者春見諸侯則圖其事之可否，秋見諸侯則比其功之高下，夏見諸侯則陳其謀之是非，冬見諸侯則合其慮之異同。六服以其朝歲，四時分來，更迭如此而徧。時會即時見也，無常期。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



既朝，王命爲壇於國外，合諸侯而發禁命事焉。禁，謂九伐之法。殷同即殷見也。王十歲一巡守，若不巡守則殷同。殷同者，六服盡朝，既朝，王亦命爲壇於國外，合諸侯而命其政。政謂邦國之九法。殷同，四方四時分來，歲終則徧矣。九伐九法皆在《司馬職》。《司馬法》曰：「春以禮朝諸侯，圖同事；夏以禮宗諸侯，陳同謀；秋以禮覲諸侯，比同功；冬以禮遇諸侯，圖同慮；時以禮會諸侯，施同政；殷以禮宗諸侯，發同禁。」【疏】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者，此謂大賓之禮也。云「夏宗以陳天下之謨者，謨，《大戴記》作「謀」，謨謀義同。」注云「此六事者以王見諸侯爲文」者，對《大宗伯》春見曰朝等以諸侯見王爲文也。

云「圖比陳協，皆考績之言者，《書·舜典》云：「三年考績。」鄭意經圖比陳協四者，訓義雖不同，而爲考校諸侯功績之言則一。考績，詳《小行人》疏。云「王者春見諸侯則圖其事之可否者，《大戴禮記·朝事》篇云：「與之圖事，以觀其能。」《爾雅·釋詁》云：「圖，謀也。」《聘禮》云：「君與卿圖事。」注同。春爲歲始，故與諸侯圖謀。歲行事之可否。」云「秋見諸侯則比其功之高下者，《天官·世婦》注云：「比，次也。」《小行人》云：「令諸侯秋獻功。」故秋覲即以比次其功之高下。云「夏見諸侯則陳其謀之是非者，《肆

師》注云：「陳，列也。」《爾雅·釋詁》云：「謨，謀也。」《說文·言部》云：「謨，議謀也。」謂陳列諸侯之謀議，而定其是非。云「冬見諸侯則合其慮之異同」者，《大史》注云：「協，合也。」《說文·思部》云：「慮，謀思也。」謂協合諸侯之志慮，而辨其異同。云「六服以其朝歲，四時分來，更迭如此而徧」者，即《大宗伯》注云「六服之內，四方以時分來，或朝春，或宗夏，或覲秋，或遇冬，名殊禮異，更迭而徧」是也。六服朝歲，即後侯服歲一見之等。四時分來，鄭依賈馬說，謂一服之內各分四方，一方之中又四分之一，以四時更遞而來，歲終則一服徧，六歲而六服徧也。賈疏謂六服皆春東方來，夏南方來，秋西方來，冬北方來，則是有虛方俱行之時，非鄭意也。詳《大宗伯》疏。云「時會即時見也者，據《大宗伯》文。云「無常期，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既朝，王命爲壇於國外，合諸侯而發禁命事焉」者，《大宗伯》注義同，即《司儀》所云是也。云「禁謂九伐之法者，《司馬法·仁本篇》云：「會之以發禁者九：憑弱犯寡則告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壇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弑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政則杜之，外內亂，禽獸行則滅之。」與《大司馬》九伐文同，故鄭據以爲釋。案：《穀梁》僖九年傳說齊

桓公會葵丘云：「豈明天子之禁，曰毋雍泉，毋訖羅，毋易樹子，毋以妾爲妻，毋使婦人與國事。」《孟子·告子》篇說葵丘之會五命文尤詳。此亦時會發禁命事之事，然則禁不必專屬九伐之法，鄭舉其大者言之耳。云「殷同即殷見也」者，亦據《大宗伯》文。云「王十二歲一巡守」者，據後文，此據常法也。云「若不巡守則殷同，殷同者，六服盡朝者，明王有故不巡守，始合諸侯而行殷同之禮，若巡守則否」云。既朝，王亦命爲壇於國外，合諸侯而命其政者，明殷同與時會禮不異也。《大宗伯》注義亦同。云「政謂邦國之九法」者，亦據《大司馬》文。云「殷同四方四時分來，歲終則徧矣」者，《大宗伯》注義同。云「九伐九法皆在《司馬職》」者，賈疏云：「按《大司馬》云『掌建邦之九法，以佐王平邦國，制畿封國，以正邦國』之等是也。九伐者，彼又云『以九伐之法正邦國，憑弱犯寡則責之』之等是也。」引《司馬法》者，亦當在逸篇中。此經云「夏宗以陳天下之謨」，彼云「陳同謀者，亦以謨爲謀，與《大戴記》同。又彼云時會施同政，殷宗發同禁，與此經發禁屬時會，施政屬殷同異。」宗諸侯，孔繼汾謂「宗」爲「同」之誤，是也。殷見之名不宜與夏朝同，賈疏述《司馬法》亦作「殷同」，足證其誤。

時聘

以結諸侯之好，殷覲以除邦國之慝，此「事者」

亦以王見諸侯之臣使來者爲文也。時聘者，亦無常期，天子有事，諸侯使大夫來聘，親以禮見之，禮而遣之，所以結其恩好也。天子無事則已。殷覲，謂「服朝之歲也。慝猶惡也。一服朝之歲，五服諸侯皆使卿以聘禮來覲天子，天子以禮見之，命以政禁之事，所以除其惡行。」【疏】「時聘以結諸侯之好者，此謂大客之儀也。云『殷覲以除邦國之慝者』，《朝事》作『殷眺以成邦國之貳』。案：『眺，即覲之段字，貳，蓋『貳』之誤，慝，貳聲近字通。結好除慝，並詳《典瑞》疏。」注云：「此「事者」，亦以王見諸侯之臣使來者爲文也」者，《喪服傳》所謂「諸侯之大夫，以時接見乎天子」是也。鄭知此非王使臣於諸侯之禮者，以《大宗伯》唯云「時聘曰問，殷覲曰視」，而無問問以下四者之文，又時聘與問問皆曰問，明不得與下四者同爲王聘諸侯之事也。《穀梁》隱九年范注以此「事與下文四者，同爲天子施於諸侯之事」，劉敞亦謂時聘者以時聘諸侯，殷覲者徧問天下諸侯，即下文「歲徧覲」案：「依范、劉說，則此覲通該下文存覲省三事，義亦得通。王昭禹、鄭鏐、黃度、方苞、林喬蔭、蔣載康、黃以周說並同。賈疏云：『言亦，亦上諸侯也。』是亦以王見諸侯之臣使來者爲文。此亦，亦對《宗伯》。彼無考績之事，直相見，故云『時聘曰問，殷覲曰視』，以見王爲

文。此有好惡之事，故以王下見爲文。」云「時聘者，亦無常期」者，《大宗伯》注同。賈疏云：「亦諸侯云時會也。」云「天子有事，諸侯使大夫來聘」者，《大宗伯》注義亦同。有事，即有征伐之事。知使大夫來者，《鄭王制》注云：「小聘使大夫。孔疏云：『按聘禮云小聘曰問，三介；大聘使卿，爲介有五人。其小聘唯三介，故知小聘使大夫。易被謂時聘亦當使卿，云：『《左氏》襄公二十九年，鄭伯將聘於周，而鄭上卿有事，子展使印段往。昭公三十年，鄭游吉如晉，魏獻子使上景伯詰之，游吉以爲先王之制，唯嘉好、聘享、三軍之事，於是乎使卿；且援印段之事，謂段少卿也，王吏不討，恤所無也。命少卿以往且不可，而況於大夫之銜命；霸主猶責諸侯以大夫行禮，而況乎行禮於天子之庭。』案：易說是也。蓋諸侯於天子，大小聘皆當使卿。」《聘禮》所言，乃侯國自相聘之禮，不可以推之天子也。方苞亦云：「《左傳》晉鞏朔獻捷於周，王使詰之曰『不使命卿鎮撫王室』，則是不命之卿不得上聘王朝，況大夫乎！」云「親以禮見之，禮而遣之，所以結其恩好也」者，蜀石經及宋大字本「親」上並有「王」字。阮元云：「上注云『上六事者以王見諸侯爲文』，又『此一事者亦以王見諸侯之臣使來者爲文』，故此云王親以禮見之，此「王」字當有。論讓案：此

家上天子有事爲文，則無「王」字亦通，今不據增。鄭以經云結好，故知惟結其恩好，無論政禁之事，禮而遣之，即下待聘使之禮是也。賈疏謂諸侯使大夫來，亦有兵至助王討逆，失之。云「天子無事則已」者，明此時聘爲天子有事，諸侯不敢自安，故遣使來問，或有徵發之命，其無事則不問，《大宗伯》注云：「竟外之臣，既非朝歲，不敢瀆爲小禮是也。」云「殷親，謂服朝之歲也」者，《大宗伯》注義同。賈疏云：「按《宗伯》注云：『一服朝在元年、七年、十一年。』以其朝者少，聘者多，故亦得稱殷、殷，衆也。案：亦詳《大宗伯》疏。云「惡猶惡也」者，《胥師》注云：「惡，惡也。」又《匡人》注：「匡，邦國而觀其惡。」注云：「惡，姦僞之惡也。」云「服朝之歲，五服諸侯皆使卿以聘禮來親天子，天子以禮見之，命以政禁之事，所以除其惡行」者，賈疏云：「以其言除邦國之惡，大司馬九法九伐，平正邦國，所以除惡。既言除惡，明亦命以政禁者也。」問問以諭諸侯之志，歸賑以交諸侯之福，賀慶以贊諸侯之喜，致餼以補諸侯之裁。此四者，王使臣於諸侯之禮也。問問者，問歲。問諸侯，謂存省之屬。諭諸侯之志者，諭言語、諭書名其類也。交，或往或來者也。贊，助也。致餼，凶禮

之弔禮贈禮也。補諸侯戕者，若春秋。澗淵之會，謀歸宋財。【疏】問問以諭諸侯之志者，賈疏云：「此經天子於諸侯之法，即下文云『王之所以撫邦國』以下是也。」云歸賑以交諸侯之福者，交，《大戴記》作「教」，字通。云「賀慶以贊諸侯之喜」者，《說文·喜部》云：「喜，樂也。」有嘉喜之事，則使賀慶之。左襄二十八年傳云：「重其幣帛，以賀其福而弔其凶。」賈疏云：「案宗伯『賀慶之禮親異姓之國』，此云諸侯者，欲見庶姓諸侯有恩亦施及之故也。」云「致贈以補諸侯之戕」者，《大戴記》「贈」作「會」，字亦通；「戕」作「災」，古今字。賈疏云：「《宗伯》凶禮有五，此唯言弔禮者，行人唯主弔法，餘禮蓋自有人主之，故此不言也。隱元年『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贈』，服氏云：『咺，天子宰夫。』是宰夫主贈之事，是其別主之類也。」注云「此四者王使臣於諸侯之禮也」者，賈疏云：「對上是諸侯及臣見王之禮。」《王制》孔疏云：「《異義》：『天子聘諸侯，《公羊》說，天子無下聘之義，《周禮》說，問問以諭諸侯之志。許慎謹案：禮，臣疾，君親問之，天子有下聘之義，從《周禮》說。』鄭無駁，與許慎同也。」《春秋》隱九年經云：「王使南季來聘。」《穀梁傳》云：「聘諸侯，非正也。」說與《公羊》同。范注亦據此經及許君說以難之。鍾文烝云：

「時聘是諸侯聘天子，問問是天子問諸侯，猶諸侯使人於諸侯曰聘，使人於大夫則曰問，與小聘同名。故《聘禮》曰『賓皮弁聘』，又曰『賓朝服問卿』，是上之於下，有問無聘，分異禮殊。黃以周云：『古者王於諸侯不純臣，故有親聘。何注《公羊》隱七年『王使凡伯來聘』云：『古者諸侯有較德殊風異行，天子聘問之，當北面稱臣，受之於大廟，所以尊王命，歸美先君，不敢以己當之。』是下聘之禮固有異於凡聘也。何注《公羊》亦不用舊說。」案：黃說是也。通言之，問問亦得為聘；析言之，則天子於諸侯止有小聘，無大聘。《公》《穀》家說據大聘而言，與此經義不相妨也。云「問問者，問歲」，問諸侯，謂存省之屬者，賈疏云：「按下文云『歲徧存，三歲徧覲，五歲徧省，七歲徧象胥，九歲徧瞽史，十有一歲達瑞節』，並是問歲之事，故鄭云『之屬』以包之。」云「諭諸侯之志者，諭言語，諭書名其類也」者，亦據下文。《掌交》注云：「諭，告曉也。」云「交或往或來者也」者，「或往或來」舊本作「或來或往」，誤，今從蜀石經及宋本注疏本乙。謂王祭歸賑於諸侯，諸侯祭亦歸賑於王，交互往來也。《左》昭十六年傳，①子產曰，孔張為嗣大夫，喪祭有職，受

①「六」原訛「九」，據《左傳》改。

賑歸賑。天子之於諸侯，蓋與諸侯待其臣同，或受或歸，所謂交也。賈疏云：「欲見臣有祭祀之事，亦得歸胙於王，故《玉藻》云：『臣致膳於君，有葷桃菊』，亦歸胙於王也。」案：《宗伯》云：「賑膳之禮，親兄弟之國。」此言賑不言膳者，對文則賑爲祭社稷肉，膳爲祭宗廟肉；散文則祭宗廟肉亦得稱賑，以其同盛於蜃器也。詳《大宗伯》疏。俞樾云：「交當爲效。襄二十七年《左傳》：『使諸侯僞效烏餘之封者』，杜注曰：『效，致也。』歸賑以效諸侯之福，謂以致諸侯之福也。《大戴記·朝事》篇作「教」，《廣雅·釋詁》、《釋名·釋言語》並曰「教，效也」，是教與效義通。」案：俞說亦通。云「贊，助也」者，《州長》注同。云「致餼，凶禮之弔禮餼禮也」者，賈疏云：「按《宗伯》云『以餼禮哀國敗』，此災亦云餼者，同是會合財貨，故災亦稱餼也。」論讓案：鄭知兼有弔禮者，以《大宗伯》凶禮又有「以弔禮哀禍裁」，此云補裁，明當兼有弔禮也。云「補諸侯裁者，若春秋澶淵之會，謀歸宋財」者，襄三十年經「冬，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左傳云：「爲宋災故，諸侯之大夫會，以謀歸宋財，是也。以同是補裁之事，故引以爲證。」以九儀辨諸侯之命，等諸臣之爵，以同邦國之禮，而待其

賓客。九儀，謂命者五、公、侯、伯、子、男也。爵者四，孤、卿、大夫、士也。【疏】「以九儀辨諸侯之命，等諸臣之爵」者，《大戴記》「辨」作「別」，古字通。此以下別邦國君臣爵命之差，亦與《大宗伯》爲官聯也。凡制賓禮，其儀法以尊卑爲此九等。《大戴記》又說朝覲之禮云：「各執其主瑞，服其服，乘其輅，建其旌旂，施其樊纓，從其貳車，委積之以其牢禮之數，所以明別義也。」義儀字同。云「以同邦國之禮而待其賓客」者，《大戴記》作「以同域國之禮而行其實主」，義亦略同。注云「九儀，謂命者五，公侯伯子男也，爵者四，孤卿大夫士也」者，命者五，謂五命以上，諸侯之命也。爵者四，謂四命以下，諸臣之爵也。《大宗伯》云：「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此九儀與彼同。但彼通賅王臣及諸侯，此則專據侯國君臣，既無王臣，而子男之士不命，是又在彼九命之外。兩經義微有不同，故此注不據彼爲釋也。《小行人》義同。賈疏云：「下文有五等諸侯，次有孤執皮帛，次諸侯之卿下其君二等，次有大夫士亦如之，是列五等四命等爵，故鄭云『命者五，公侯伯子男也，爵者四，孤卿大夫士也』。」論讓案：《大宰》注云：「爵謂公、侯、伯、子、男、卿、大夫、士也。」若然，公侯伯子男亦爵，而此別云命者，以禮籍等衰，咸依命數，言爵則數不顯，故據

命而言。孤卿大夫士亦有命而必云爵者，《掌客》注云：「以命數則參差難等，略於臣用爵而已。」是君用命、臣用爵之義也。上公之禮，執桓圭九寸，纁藉九寸，

冕服九章，建常九旒，樊纓九就，貳車九乘，介九人，禮九牢，其朝位賓主之間九十步，立當車軹，擯者五人，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再裸而酢，饗禮九獻，食禮九舉，出入五積，三問三勞。諸侯之禮，執信圭七寸，纁藉七寸，冕服七章，建常七旒，樊纓七就，貳車七乘，介七人，禮七牢，朝位賓主之間七十步，立當前疾，擯者四人，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壹裸而酢，饗禮七獻，食禮七舉，出入四積，再問再勞。諸伯執躬圭，其他皆如諸侯之禮。諸子執穀璧五寸，纁藉五寸，冕服五章，建常五旒，樊纓五就，貳車五乘，介五人，禮五牢，朝位賓主之間五十步，立當車軹，擯者三人，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壹裸不

酢，饗禮五獻，食禮五舉，出入三積，壹問壹勞。諸男執蒲璧，其他皆如諸子之禮。纁藉，

以五采韋衣服，若奠玉，則以藉之。冕服，著冕所服之衣也。九章者，自山龍以下。七章者，自華蟲以下。五章者，自宗彝以下也。常，旌旗也。旒，其屬慘垂者也。樊纓，馬飾也，以屬飾之，每一處五采備爲一就。就，成也。貳，副也。介，輔己行禮者也。禮，大禮饗餼也。三牲備爲一牢。朝位，謂大門外賓下車及王車出迎所立處也。王始立大門內，交擯三辭乃乘車而迎之，齊僕爲之節。上公立當軹，侯伯立當疾，子男立當衡，王立當軫與？廟，受命祖之廟也。饗，設盛禮以飲賓也。問，問不恙也。勞，謂苦倦之也。皆有禮，以幣致之。故書裸作果。鄭司農云：「車軹，軹也。三享，三獻也。裸讀爲灌。再灌，再飲公也。而酢，報飲王也。舉，舉樂也。出入五積，爲饋之芻米也。前疾，謂駟馬車轅前胡下垂柱地者。」玄謂三享皆束帛加璧，庭實唯國所有。《朝事儀》曰：「奉國地所出重物而獻之，明臣職也。一朝先享，不言朝者，朝正禮，不嫌有等也。王禮，王以鬱鬯禮賓也。《鬱人職》曰：「凡祭祀賓客之裸事，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禮者使宗伯攝酌圭瓚而裸，王既拜送爵，又攝酌璋瓚而裸，后又拜送爵，是謂再裸。再裸賓乃酢王也。

禮侯伯一裸而酢者，裸賓，賓酢王而已，后不裸也。禮子男一裸不酢者，裸賓而已，不酢王也。不酢之禮，《聘禮》禮賓是與？九舉，舉牲體九飯也。出入，謂從來訖去也。每積有牢禮米禾芻薪，凡數不同者，皆降殺。【疏】「上公之禮」者，賈疏云：「此一經摠列五等諸侯來朝天子，天子以禮迎待之法。上公之禮至三問三勞，偏論上公之禮。」云「執桓圭九寸，纁藉九寸」者，此以下並《典命》所謂上公九命，其車旗、衣服、禮儀以九爲節也。《雜記》贊大行曰：「圭，公九寸，侯伯七寸，子男五寸，博三寸，厚半寸，剡上，左右各寸半，玉也。藻，三采六等。」注云：「《贊大行》者，書說大行人之禮者名也。」據鄭說，則《贊大行》乃先秦此經佚說之最古者。纁作藻者，古今字也。並詳《典瑞疏》。賈疏云：「此王行朝禮於朝所執，其服則皮弁。若行三享則執璧瑞。」案：皮弁乃王常朝之服，非朝覲所服也。五等諸侯朝覲，並當冕服行於廟，賈說非是，詳後疏。云「冕服九章」者，謂袞冕服也。云「建常九旒」者，《大戴》旒作旒，旒，即旒之俗。依《典命》、《司常》，五等諸侯同建旒，而旒依命數，是上公當建旒而九旒，《輶人》云「龍旒九旒」，即謂此也。云「貳車九乘」者，賈疏云：「按《覲禮記》云：『偏駕不入王門。』鄭云：『在旁與己同曰偏，同姓金路，異姓象路，四衛

革路，蕃國木路。』此等不入王門，舍於館，乘墨車龍旒以朝。彼據《覲禮》。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故諸侯不得申偏駕。今此春夏受質在朝，無迎法，亦應偏駕不來。今行朝後行三享在廟，天子親迎，並申上服，明乘金路之等。若不申上車，何得有樊纓九就之等，以此知皆乘所得之車也。但貳車所飾無文，未知諸侯貳車得與上車同否？但數依命九乘、七乘、五乘。黃以周云：《大行人》「建常九旒」數句，文在朝享裸饗食之上，是入境郊勞之車馬也。故鄭箋《采芻》詩據之云：「諸侯來朝，王使人迎之，因觀其衣服車乘之威儀，所以爲敬，且省禍福。」其行朝禮自乘墨車，與《覲禮》同。義當從鄭。自賈疏不得其說，誤以樊纓貳車爲行享之車乘，直到經文，以就已見，非也。云「介九人者，上介、卿一人；次介、大夫一人；餘七人皆上介也。凡五等諸侯，介數有多少，其上介皆以卿爲之。故《大戴禮記·虞戴德》篇云：『諸侯相見，卿爲介。』蓋專據上介言之。賈疏云：「陳於大門外，賓北面時，介皆西北陳之也。」云「禮九牢」者，賈疏云：「此謂饗餼大禮，朝享後乃陳於館，以數有九，故進之與介同在上。」云「其朝位，賓主之間九十步，立當車軹」者，賈疏云：「上公去門九十步，王未迎之時，在大門內與賓相去之數也。軹謂轂木。車轅北向，

在西邊，亦去大門九十步。公於車東，東西相望，當轂末。」

云：「擯者五人」者，此則不依命數，而以五爲節。以下侯伯

子男，並以減一爲差次，與命數以三等爲升降異也。賈疏

云：「大宗伯爲上擯，小行人爲承擯，尚夫爲末擯，其餘二

人是上。」案：賈謂擯者五人，四人，自大宗伯、小行人、<sup>①</sup>

尚夫外，餘皆爲上，大宗伯疏說同。聘義孔疏亦謂朝

聘擯數同。若擯者五人，則士爲紹擯者三人，若擯者四

人，則士爲紹擯者二人，若擯者三人，則士爲紹擯者一人，

案：賈、孔並據聘禮以紹擯爲上。攷司儀云：「掌九儀

之賓客擯相之禮，則士或即司儀上中士與？」又《曲禮》

疏云：「諸侯自行，介各從如其命數，擯所以不隨命數者，

謙也，故並用強半之數也。」云：廟中將幣三享者，此五等

諸侯所同也。賈疏云：「此謂行朝禮在朝訖，乃行三享在

廟，乃有此迎賓之法也。」案：賈說非也。此經說四時朝覲

之通法，廟中將幣三享者，將幣與三享爲一事。姜兆錫、方

苞、金鶚並謂將幣即授玉，其說甚謬。司儀諸侯相聘之

禮，凡言將幣者，皆指授玉，與享別，是其證也。凡朝覲宗

遇，受摯受享皆於廟，諸侯皆乘墨車，服綈冕，天子皆服衮

冕，無迎賓法，《覲禮》所云，即其通禮也。自鄭《曲禮》注誤

謂春夏受摯於朝，受享於廟，與秋冬受之於廟不同，故此

注亦以廟中將幣並爲三享之事，而謂朝禮不見，實非經義。

賈疏亦承其誤，謂行朝禮於朝則皮弁服，而冕服九章以下，

別爲行三享於廟之事；又謂春夏受摯在朝，無迎法，偏駕

不來，朝後行享在廟，親迎，並申上服乘金路等。《王制》孔

疏引崔靈恩說，又謂諸侯春夏來朝，各乘命車，王乘車迎入

門，行朝禮，則天子諸侯皆別服朝服。此即賈行朝服皮弁

之說，而又小異。二說並與《覲禮》不合。互詳《大宗伯》

疏。云「王禮再裸而酢」者，賈疏云：「已下至三勞，見王禮

上公之禮，此與下爲目，則自此以下皆王禮耳。大宗伯代

王裸賓，君不酌臣故也。次宗伯又代后裸賓。裸訖，賓以

玉爵酢王。是再裸而酢也。」云「饗禮九獻」者，賈疏云：

「謂後日王速賓，賓來就廟中行饗。饗者，享大牢以飲賓，

設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飲。饗以訓恭儉。九獻者，王酌獻

賓，賓酢主人，主人酬賓，酬後更八獻，是爲九獻。」案：依

賈說，則饗獻無裸。今攷饗禮最盛，兼食燕，當與祭禮相

擬。以《司尊彝》「大祭九獻」約之，疑大宗伯攝王初裸，又

攝后亞裸，裸後，王與后又以次各三獻而後止。賓食九舉，

食後酌爵，又各一獻，衆賓長又一獻，是爲九獻。其七獻，

①「小」原作「大」，據楚本改。



五獻，亦皆有一裸，可以例推。賈謂無裸，非也。詳後。又《國語·晉語》云：「文公如楚，楚成王以周禮享之九獻，庭實旅百。」韋注云：「九獻，上公之享禮。」案：享饗字通。彼以上公九獻爲周禮，亦是證此經義。云「食禮九舉」者，賈疏云：「亦享大牢以食賓，無酒，行食禮之時，九舉牲體而食畢。」詒讓案：《掌客》說諸侯相朝，饗食燕者備有，此經但有饗食之數而燕無文。《覲禮》云「饗禮乃歸」，注云：「禮謂食燕也。」《大戴記》說天子待諸侯之禮云：「饋而禮之，三饗三食三宴，以與之習立禮樂。」宴即燕之借字。彼文與《掌客》上公之禮正同，明侯伯亦再饗再食再燕，子男亦一饗一食一燕，皆與彼同。燕禮褻，故經文不具耳。云「出入五積」者，此與摺數同。賈疏云：「謂在路供賓，來去皆五積，視殮牽，但牽牲布之於道。」案：此謂自來至去通五積也，賈說非是。詳《司儀》疏。下四積，三積，並放此。云「三問」者，此與勞亦不如命數，而以三爲節也。若侯伯子男，亦以減一爲差次，與命數異。賈疏云：「按《司儀》諸公相爲賓云：『主國五積三問，皆三辭拜受，皆旅摺。』」注云：「閒闕則問，行道則勞，其禮皆使卿大夫致之。」若然，天子於諸侯之禮，亦當使卿大夫問之，亦有禮以致之，所行三處，亦當與三勞同處也。云「三勞」者，賈疏云：

「小行人逆勞於畿。按《覲禮》云：『至于郊，王使人皮弁用璧勞。』」注云：「郊謂近郊。」其遠郊勞無文，但近郊與畿大小行人勞，則遠郊勞亦使大行人也。按《書傳略說》云：「天子太子年十八曰孟侯。孟侯者，四方諸侯來朝，迎於郊。」或可遠郊勞，使世子爲之，是以《孝經注》亦云「世子郊迎」。郊迎即郊勞也。彼雖據夏法，周亦然。詒讓案：五等諸侯三勞，再勞，一勞降殺遠近之差，鄭君無說。《覲禮》賈疏云：「案《小行人》云：『凡諸侯入王，則逆勞于畿。』」不辨尊卑，則五等同有畿勞。其子男唯有此一勞而已，侯伯又加遠郊勞，上公又加近郊勞。若然，聘禮使臣聘而云近郊勞者，臣禮異於君禮，君禮宜先遠，臣禮宜先近故也。《左傳》隱十年孔疏云：《大行人》云「上公三勞」，近郊勞一也，遠郊勞二也，竟首勞三也。侯伯再勞，去竟首。子男一勞，去遠郊。胡培暉云：「昭五年《左傳》：昭公如晉，自郊勞至於贈賄，無失禮。又遠啓疆曰『人有郊勞』。《聘禮》「勞賓于近郊」，是朝聘皆以郊勞爲重。竊謂近郊之勞，五等諸侯皆有之，侯伯加以遠郊勞，上公加以畿勞。爵尊者其勞遠，爵卑者其勞近，禮宜然也。」案：孔、胡說是也。黃以周說同。賈疏引《伏傳》「天子郊勞之法以說此經」。《太平御覽·禮儀部》引《白虎通》云：「朝禮奈何？諸侯將至京

師，使至通命于天子，天子遣大夫迎之百里之郊，遣世子迎五十里之郊矣。」說與伏同。據班說，則世子迎乃指近郊勞。鄭《覲禮》注謂大行人郊勞，則不從伏說也。《孝經注》非鄭君手定，故有世子郊迎之說。賈《覲禮》疏亦謂彼非周禮，而此疏乃謂周禮亦然，與經注並違迂，亦非也。又依《聘禮》郊勞使卿，則天子郊勞來朝諸侯，似亦宜使卿，不當使大行人。《覲禮》注說未瑩。詳《小行人》疏。云「諸侯之禮執信圭七寸，纁藉七寸者，諸侯七命，故皆以七爲節也。賈疏云：「餘文云諸侯者兼五等，而此諸侯惟據單侯也。其禮皆降上公二等。又自擯者以下亦皆降殺。云「冕服七章者，謂鷩冕服也。云「建常七旒者，亦建龍旒而七旒也。云「介七人，禮七牢」者，《禮器》云「諸侯七介七牢」，鄭彼注以爲專指侯伯之禮是也。《左》僖十五年傳說，秦「改館督侯，饋七牢焉」，此侯伯七牢之見於傳者。云「立當前疾」者，「疾」當爲「侯」之譌，《說文·車部》引又作「軌」，並詳後疏。謂立位在車東，與軛頸東西相當也。云「再問再勞」者，遠郊勞，近郊勞也。問亦同。云「諸伯執躬圭」者，伯命圭文與諸侯異，而度七寸則同。云「其他皆如諸侯之禮」者，以命數同也。云「諸子執穀璧五寸纁藉五就」者，諸子五命，故皆以五爲節也。云「冕服五章」者，謂鷩冕服也。

云「建常五旒」者，亦建龍旒而五旒也。云「立當車衡」者，立位在車東，與前衡東西相當也。云「壹問壹勞」者，唯近郊勞也，問同。云「諸男執蒲璧」者，男命璧文與諸子異，而度五寸則同。云「其他皆如諸子之禮」者，亦命數同也。

注云：「纁藉以五采韋衣服者，版，舊本並作「板」。案：板卽版之俗。蜀石經作「版」，與《釋文》合，今從之。《典瑞》注云：「纁有五采文，所以薦玉，木爲中幹，用韋衣而畫之。」案：此版卽所謂木爲中幹也。纁藉，詳《典瑞》疏。賈疏云：「按《聘禮》記云：「公侯伯三采，朱、白、蒼。子男二采，朱、綠。」《典瑞》天子乃五采，此諸侯而言五采者，此注合三采二采而言五，非得有五采也。」云「若奠玉則以藉之」者，《覲禮》將幣時云：「侯氏入門右，坐奠圭，再拜稽首。」又《記》云「奠圭於纁上」，注云：「謂釋於地也。」又《聘禮》注云：「纁所以藉圭也，其或拜，則奠於其上。」是凡執玉時，並兼藉纁執之，將拜則奠於地，圭仍在纁上，所以備失墜，示慎重也。云「冕服，著冕所服之衣也」者，謂五冕之服也。《司服》云：「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以其首皆服冕，其服通謂之冕服，別於首著弁、冠，所服之衣爲弁服、冠服也。云「九章者白山龍以下，七章者白華蟲

以下，五章者自宗彝以下也」者，並詳《司服》疏。云「常，旌旗也」者，謂五旗之總名也。以日月爲常，爲《司常》九旗之首，《司勳》謂之王之大常，非諸侯所得建。依《司常》：「諸侯建旂，而此五等諸侯皆云建常，明常旂散文通稱。國語：吳語有白常、白旗、赤常、赤旗、玄常、玄旗，是其證也。云「旂其屬慘垂也」者，《釋文》出「屬其慘」，蓋誤到。《巾車》注云：「正幅爲慘，旂則屬焉。」慘卽慘之俗，蜀石經亦作慘。云「樊纓，馬飾也，以屬飾之，每一處五采備爲一就」者，《巾車》注云：「樊讀如鞶帶之鞶，謂今馬大帶也。纓，今馬鞅。樊及纓皆以五采屬飾之。此注不云「樊讀如鞶」者，文不具。後注訓「就」爲「成」，《詩·齊風·猗嗟》箋云：「成猶備也。是成備義同。每處五采備爲一就，如此者九，是爲九就。五等諸侯就數有增減，備采則同。七就五就義並放此。互詳《巾車》、《典絲》疏。云「就，成也」者，《典瑞》注同。云「貳，副也」者，《小宰》注同。凡王以下乘車之副，通謂之貳車。《道僕》云「掌貳車之政令」，王象路之副也。此經公以下貳車，有九乘、七乘、五乘三等之差。《少儀》云：「貳車者，諸侯七乘。彼五等數同，與此經不合，故鄭注以爲殷制。云「介，輔已行禮者也」者，已謂賓也。《士冠禮》：「擯者請期。」鄭注云：「擯者，有司佐禮者，

在主人曰擯，在客曰介。」又《少儀》注云：「介，賓之輔也。」《爾雅·釋詁》云：「介，助也。」謂輔助賓行禮者也。云「禮，大禮饗餼也」者，對殮爲小禮也。外饗注云：「致禮於客，莫盛於饗。」故知此禮主饗餼言也。云「牲備爲一牢」者，《宰夫》注義同，詳彼疏。云「朝位，謂大門外賓下車及王車出迎所立處也」者，大門外，謂臬門外也。朝者，指臬門外之廷而言。其地與《小司寇》三詢之外朝南北正相直，故通謂之朝位，別於下將幣三享等行於廟中也。《公食大夫禮》云：「賓之乘車在大門外西方，北面立。」注云：「凡賓卽朝，中道而往，將至下行，而後車還立於西方，賓及位而止，北面。」若然，朝聘賓客蓋皆至大門外下車行，及位，北面立。王迎朝賓亦於大門外下車，南面立，故有賓主朝位也。賈疏云：「《約·聘禮》，在大門外去門有立位，陳介之所。」江永云：「《掌訝》云：「及將幣，爲前驅，至于朝，詔其位，入復。」此朝與位，正所謂朝位賓主之間幾十步，立當車下某處者也。」云「王始立大門內者，賈疏云：「亦約聘禮。」聘禮雖後亦不出迎，要陳擯介時，主君在大門內。云「交擯，辭乃乘車而迎之者，賈疏云：「王與諸侯行禮，與諸侯待諸侯同。按《司儀》云：「諸公相爲賓，及將幣，交擯三辭，車逆拜辱。」玄謂「既三辭，主君則乘車，出大門而迎

賓」是也。必知天子待諸侯敵禮者，按下文，大國之孤繼小國之君，不交擯，其他皆眡小國之君，則諸侯於天子交擯，交擯是敵禮也。案：《覲禮》云：「諸侯承命告于天子。」注云：「諸侯，蓋司空之屬也。爲未擯，承命於侯氏下介，傳而上，上擯以告于天子。天子見公，擯者五人；見侯伯，擯者四人；見子男，擯者三人，皆宗伯爲上擯。」賈彼疏云：「此諸侯見天子交擯，此所陳擯介當在廟之外，門東陳擯，從北鄉南；門西陳介，從南鄉北，各自爲上下。此經先云『諸侯承命告于天子』，則命先從侯氏出。」下文天子得命，呼之而入，命又從天子下至侯氏，即令人。若然，此覲遇之禮略，唯有此一辭而已，無三辭之事。《司儀》云：「交擯三辭者，據諸侯自相見於大門外法。其天子春夏受享於廟，見於大門外，亦可交擯三辭矣。案：依鄭《覲禮》注義，則行覲禮時，有交擯而無三辭，故賈謂三辭據春夏受享於廟時。江永、金鶚則並謂王禮不當有三辭，其義爲允。又賈此疏謂享有迎法，陳擯介在大門外，而《覲禮》疏謂覲無迎法，陳擯介在廟門外，是謂春夏與秋冬陳擯不同所也。竊謂無論有迎法無迎法，陳擯介皆當在大門外。朝聘陳擯介者，不敢擅入大門也。若在廟門外，則已入應門矣，非所以示敬也。其天子迎賓之法，《曲禮》孔疏云：「崔云：『諸侯

春夏來朝，各乘其命車至皋門外陳介也。天子車時在大門內，傳辭既訖，則乘車出大門，下車。若升朝之時，王但迎公，自諸侯以下則隨之而入，更不別迎也。」若熊氏之義，則朝無迎法，唯享有迎諸侯之禮。黃以周云：「鄭注此朝位爲車迎所立處，又注下『廟中將幣三享』，云『朝先享，不言朝者，朝正禮，不嫌有等也』。則此車迎之法，鄭亦據享而言。」案：黃說是也。賈前疏及《齊僕》疏並謂此迎賓爲朝後在廟行三享之時，即依熊安生說，與崔靈恩義異。諦釋此注說交擯車迎，不別何時，《齊僕》：「朝覲宗遇饗食皆乘金路，各以其等爲車送逆之節，」彼注亦引此經朝位步數爲釋，不云朝宗有、覲遇無，是鄭意通四時朝覲，凡授玉皆無車迎，享皆有車迎也。熊、賈之義雖較崔爲長，然於鄭旨，實未盡合也。金鶚云：「大行人，所謂朝位賓主之間，不言何時，是四時皆同也。《齊僕》且明言朝覲宗遇送逆，此四時皆迎之確據。則諸家謂春夏迎賓而秋冬不迎者，誤矣。夫均是諸侯，而春夏待之之隆，秋冬待之之殺，此何理邪？」《郊特牲》云：「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覲禮》云：「天子負斧依，諸侯承命告于天子。天子曰：『伯父其人，予一人將受之。』侯氏入門右，坐奠圭，再拜稽首。」此所謂不下堂而見諸侯也。下堂且不可，況可出大門而迎之乎？

覲者，諸侯朝見天子之名。朝覲宗遇皆謂之覲，鄭乃專以覲爲秋覲，不亦謬乎！熊氏及賈、孔謂春夏朝無迎法，受享于廟則迎之，不知《曲禮》「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寧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謂先覲後朝也。鄭注謂春夏受摯於朝，受享於廟，必無此禮，安得謂先朝後享乎？且受摯受享必同日，既已受摯于朝，是諸侯已入應門矣。天子既與諸侯相見矣，諸侯何必復出大門，天子何必復出而迎之乎？又云：「考之《覲禮》，侯氏行三享與受摯同時，天子未嘗出迎也。行享之時，侯氏亦於中庭再拜稽首，升致命，又降西階前再拜稽首。其嚴敬與奠主禮同。此皆正君臣之分，安得謂講賓主之禮乎？竊謂朝覲必無迎賓之法，其後行饗食於廟，乃有迎賓之法。《齊僕》言朝覲宗遇饗食皆乘金路送逆，此迎賓在饗食時，經文甚明。賈疏謂饗食有迎賓法，視諸家爲優，惜并謂春夏受享亦迎賓，而疏《大行人》「賓主之間，亦謂春夏受享時迎賓，於義不通也。」黃以周云：「朝覲本無車迎法，而此云賓主之間若十步者，兼明朝之交擯傳辭其立位同耳。鄭注亦據享而言。疏家以此爲春朝迎法，實與經注俱違，崔說更誤。」又云：「聘禮有迎賓法者，聘非已臣，主君客之，故經謂之賓。朝覲皆已臣也，謂之侯氏，明不客也。疏家據

《聘禮》迎聘賓，遂謂朝亦迎賓，非。」案：金、黃說足糾鄭、賈諸說之誤。但依鄭說，則四時朝並無迎賓，享並有迎賓。依熊、賈說，則春夏朝無迎賓，享有迎賓；秋冬朝享並無。依崔、孔說，則春夏朝享並迎賓，秋冬無。依金說，則四時朝享並無迎賓，惟饗食有之。衆說差異。以經攷之，朝享不當有迎賓，於義無疑。依《聘禮》，諸侯待異國之臣，聘後行享，亦止擯者出請，主國之君不出迎。則天子待諸侯，朝後行享，天子不出迎可知。竊謂此經朝位，即《掌訝》所詔之位。賓主之間幾十步之位，其義蓋有二：其一，在將幣之時，則陳擯介之位也。蓋侯氏入朝，乘車至臯門外而下車，遂陳擯介，侯氏門西北面立，公則當車軹，介九人在公之北，東面，以次陳列而北。太宗伯爲上擯，立於臯門外闌東，西面，承擯等四人以次陳列而南，末擯當公之末介。所謂公九十步者，即公與上擯南北邪相去之步數也。下文諸侯卿大夫禮降殺之等，鄭亦以朝位賓主之間爲釋。《聘禮》「賓至朝旅擯」，彼注亦云「公之使者七十步」等，然則陳擯介之步數，即朝位之步數可知矣。其一在朝享之後，王禮賓時，則王車迎之位也。蓋朝享皆所以明君臣之分，宜無迎法；至朝享既畢而禮諸侯，則待以不純臣，故備賓主之禮，而有迎法。《聘禮》享後禮賓，主國之君亦出迎。《司

儀諸公相賓，饋亦如將幣有車逆，即其比例。以《聘禮》約之，蓋諸侯享畢而出大門，更陳摯介傳辭，摯者請禮賓，賓禮辭聽命，當夫人告，天子則乘車出大門而迎賓。其時公則立當車軹，如將幣交摯時所立之處；王則立當車軫，當將幣交摯時上摯所立之處。王與公南北邪相去亦九十步，其陳摯介亦如將幣時，但上摯立王之南，位較前略促耳。若然，將幣王不出迎，則賓與上摯爲賓主，禮賓王出迎，則賓與王爲賓主，事異而位則同。凡賓客之禮，王不出迎者，視將幣之朝位，饗食之等，王出迎者，視禮賓之朝位，義相兼乃備。《齊僕》：「朝覲宗遇饗食，各以其等，爲車送逆之節。」彼云朝覲宗遇，即指禮賓而言。以將幣與禮賓同日，饗食則不同日，故備言之。禮賓與饗食同爲修賓主之禮，故並有迎賓，迎賓不惟饗食也。至禮之通例，凡迎賓，主人敵者於大門外，主人尊者於大門內。君於己臣則無迎法，故《聘禮》主君迎賓止於大門內。而天子待諸侯乃迎於大門外者，蓋天子待諸侯禮，有甚嚴者，如朝享，天子不下堂，不迎賓之類，殺於諸侯待聘賓是也。有極隆者，如聘禮旅摯，而天子待諸侯則交摯。聘禮禮賓以禮，而天子待諸侯則裸鬯，皆降於諸侯待聘賓，而與《司儀》諸公相爲賓之禮略同。蓋言乎分則君臣，接以情則賓主，故禮與饗食亦

擬諸侯相朝之禮，車逆出大門，或隆或殺，固各有當也。互詳《齊僕》疏。云「齊僕爲之節」者，賈疏云：「以《齊僕》云『朝覲宗遇饗食皆乘金路，其法儀各以其等爲車送逆之節』，亦是敵禮，故鄭此即取之爲證也。」云「上公立當軹，侯伯立當疾，子男立當衡，王立當軫與者，疾亦當作『侯』」。此並謂立位與車東西相當也。鄭以此上公以下位，並卑者在後，尊者在後，以此例之，經雖無王立所當明文，要必校公差後，故以意補之。軫本爲輿前後四面材之通稱。王所立既在車軹後，則宜專據後軫爲節，《考工記總敘》注亦云：「軫，輿後橫木也。」案：《輶人》注云：「輶，輶前十尺，與隧四尺四寸，凡丈四尺四寸。」此車後軾至前衡之全度也。今王立當後軾，上公當車軹，正直車隧之中，前於後軾二尺二寸也。侯伯當前侯，與輶相切，前於軹二尺二寸強也。子男當前衡，直輶前端，則前於侯幾一丈矣。此並就車前後約分此數節，其進退差度不必正均也。又案：《公食大夫》注謂賓至大門外，下行，車還立於西方。賈彼疏謂立於西方，鄉外。據賈說，則還車外鄉，軹衡內外前後亦互易。若然，車立處蓋亦視爵之尊卑爲遠近，故子男立近外而步數則少，公立在內而步數則多與？云，廟，受命祖之廟也」者，謂文王廟也。賈疏云：「此約《覲禮》。覲在文王廟，

故《覲禮》云「前朝皆受舍于朝」，注云：「受舍，受次于文王廟門之外。」《聘禮》受朝聘於先君之祧，故知王受覲在受命祖廟，在文王廟，不在武王廟可知。」案：鄭意當如賈說。《聘禮》說諸侯受聘於廟云：「不腆先君之祧，既拚以俟矣。」注云：「遷主所在曰祧。周禮，天子七廟，文武為祧；諸侯五廟，則祧始祖也。是亦廟也。言祧者，祧尊而廟親。待賓客者，上尊者。」鄭蓋以《聘禮》推之，謂天子受覲亦當在祧。而《守祧》注謂先公遷主藏后稷廟，先王遷主藏文武廟，二王受命，文先於武，故凡行禮皆在文王廟。今考祧廟散文通稱，《聘禮》既不必正指二祧，而文武世室亦與祧不同。若云上尊，則文王之尊不得逾后稷，鄭說殆不甚塙。金鶚謂天子受覲當在大祖后稷廟，此與諸侯受朝聘在始祖廟正同，其義較鄭為長也。云「饗，設盛禮以飲賓也」者，《春人》注云：「饗禮兼燕與食。」《國語·魯語》云：「饗養上賓。」案：飲食之禮有三：曰饗，曰食，曰燕。惟饗最盛，《大司樂》及《仲尼燕居》、《坊記》並謂之大饗。《詩·小雅·彤弓》箋云：「大飲賓曰饗。」孔疏云：「饗者，烹大牢以飲賓，是禮之大者，故曰大飲賓曰饗，謂以大禮飲賓，獻如命數，設牲俎豆，盛於食燕。」《周語》曰：「王饗有體薦，燕有折俎。公當饗，卿當燕。」是其禮盛也。」案：互詳《酒正》。

疏。云「問，問不恙也」者，《說文·口部》云：「問，訊也。」《心部》云：「恙，慙也。」《司儀》注說問君問大夫之辭，皆云「不恙」。顏師古《匡謬正俗》引《風俗通》云：「無恙，俗說恙，病也。凡人相見及通書皆曰無恙。謹案：《易傳》上古之世，艸居露宿，恙，噬人蟲也，善噬人心，故俗相勞問者云無恙，非為病也。」案：應說不經，不足據也。此據朝賓來時在道有問禮，其去時則無。又問禮輕，當殺於勞。《覲禮》、《聘禮》皆無文，蓋略之也。云「勞謂苦倦之也」者，《爾雅·釋詁》云：「勞，勤也。以賓方在道路，故敍其遠來之苦倦以慰勞之，亦來有去無也。」云「皆有禮以幣致之者」，賈疏云：「按《聘禮》勞以幣，《覲禮》使人以璧，璧則兼幣，是有幣致之也。」案：璧帛通謂之幣。《覲禮》至于郊，王使人皮弁用璧勞，鄭彼注云：「璧無束帛者，天子之玉尊也。然則勞諸侯用璧，無束帛，與《聘禮》勞使以束帛異。賈云「璧則兼幣」，失之。」云「故書裸作果」者，《大宗伯》大賓客則攝而再果，裸亦作果，與此故書同。鄭司農云「車軹，軹也」者，段玉裁云：「此注有誤字，當云「車軹轄也」乃合。如今本則不可通矣。《大馭》注云：「軹謂兩轄也。」《少儀》注云：「軌與軹於車同謂轄頭也。」皆以此軹別於《輿人》「參分較圍去一以為軹圍」之軹。」案：段說近是。

云：「享，獻也。」者，牛人注云：「享，獻也。」享本爲祭享字，引伸之爲下獻物於上之稱。觀禮賈疏云：「享在庭，分爲三段，一度致之。」張惠言據《聘禮》注難賈云：「鄭於事畢云：『享訖，謂三享皆訖乃爲事畢，則三享一度致之。』案：張說是也。」觀禮經云：「四享皆束帛加璧。」彼「四」爲「三」之誤。「皆」之云者，即非一度之辭也。云「裸讀爲灌」者，先鄭意宗廟之裸爲灌祭，故字从示作裸，賓客之裸，字當爲灌。說文·示部云：「裸，灌祭也。」許說與先鄭正同。後鄭則謂裸灌義同，宗廟賓客字並爲裸，與先鄭及許異，故此職注先鄭皆作灌，後鄭皆作裸，分別甚明。而小宰「凡祭祀贊裸將之事」，注則云：「裸之言灌也。」於賓客贊裸「注不云，讀爲灌」，足明後鄭皆從裸矣。云「再灌，再飲公也」者，《投壺》云：「奉觴曰賜灌。」注云：「灌猶飲也。」云「而酢，報飲王也」者，酢正字當爲「醕」，說文·西部云：「醕，客酌主人也。酢，醖也。」經典多以酢爲醕。爾雅·釋詁云：「酬，酢，侑，報也。」詩·小雅·彤弓箋云：「飲酒之禮，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主人又飲而酌賓，謂之醕。」此禮賓，王爲主人，故獻賓之後，賓又報飲王，亦謂之酢。凡酢用玉爵，故《大宰》云：「大朝覲會同贊玉爵。」注云：「玉爵，王禮諸侯之酢爵是也。」又案：《左傳·莊

十八年云：「虢公、晉侯朝王，王饗禮，命之有。」僖二十五年，二十八年兩傳，說晉文公朝王，亦並有享禮命有之文。《國語·晉語》載其事作「王饗禮，命公胙侑」。王引之謂胙即酢之假借字，《爾雅》「酢侑同訓，命侑即命酢也，其說甚塢」。蓋凡朝享後之受禮與饗，公侯伯皆得與，王相酢侑。虢公、晉侯謙不敢當盛禮，故必王命之乃酢。左傳所云，與此經可互證也。云「舉，舉樂也」者，《左·昭十七年傳》云：「三辰有災，君不舉。」《漢書·五行志》引《左氏》說云：「不舉，去樂也。」先鄭蓋本《左氏》說，其實非也。經典飲食禮，凡單言舉者，皆謂盛饌；凡言不舉者，皆謂去盛饌。不當以舉樂爲舉。詳膳夫疏。賈疏云：「案襄十六年左氏傳云：『將刑，爲之不舉，不舉則徹樂。』後鄭易之以爲舉牲體者，但此經食禮九舉，與饗禮九獻相連，故以食禮九舉爲舉牲體。其實舉中可以兼樂，以其彼傳亦因舉食而言也。」案：後鄭破先鄭說九舉七舉五舉爲舉牲體，則不兼舉樂，賈說非後鄭意。云「出入五積謂饋之芻米也」者，饋，《釋文》作「餽」，云「本又作饋」。蜀石經亦作「餽」。盧文弨云：「饋字是。」《說文》：「饋，餉也。」又「吳人謂祭曰餽」。一治讓案：後注積亦有牢禮，此但云芻米者，積以芻米爲主也。云「前疾謂駟馬車轅前胡下垂柱地者」者，賈疏云：



「謂若《輶人》：『輶深四尺七寸，軾前曲中』是也。」惠士奇云：「前疾，『疾』當作『侯』。」論語·鄉黨·邢疏引《周禮》作「前侯」，云「侯伯立當前侯胡下」。又《小雅·蓼蕭》孔疏引《大行人》亦作「前侯」。蓋《說文》疾作「疾」，古文侯作「疾」，相似易亂，故前侯訛爲前疾。賈疏不詳，莫能辨正，俗本傳誤久矣。又案：《說文》引《周禮》作「前軌」，云「軌，車軾前也」。《考工記》「軌前十尺」，謂軾前曲中下垂柱地，如人之頸，故謂之侯，侯猶胡也，故鄭注訓爲胡。以其在軌前，故曰前侯。古音侯讀爲胡，《水經·汾水注》中都縣胡甲山，山有胡甲嶺，劉歆遂初賦所謂越侯甲而長驅者也。蔡邕曰：「侯甲，亦邑名。」古侯與胡通，侯甲通爲胡甲，故「前侯」注爲「前胡」。段玉裁云：「《說文·車部》引《周禮》『立當前軌』，前軌者，前乎軌也，亦以在軾衡之中爲節。蓋故書作『侯』，杜、衛、賈容有不得侯字之說易爲軌者，而許從之。惟司農得其說，不易字，所謂其所彌縫奄然如合符復析也。」王宗濂云：「侯與胡同。胡，牛顚之下垂者。軌前之輶上穹，其後有似下垂之胡，故謂之胡，侯以同音通借。」案：惠校致塙，段、王及江水、戴震、李惇說並同，鄭珍亦謂侯卽喉，喉胡卽《輶人》之頸，說皆精覈。蓋《說文·肉部》云：「胡，牛顚垂也。」《口部》云：「喉，咽也。」顚與咽同，在

頸。乘車曲輶出軌前者，亦通謂之頸。頸曲中隆起，兩端下垂，後端當軌，前端持衡。此前侯遠於衡，則專謂頸後端與前軌之木正相切之處也。凡車駕時，侯距地三尺有三寸，舍車則侯正檣柱於地，若獸垂顚，故云前胡下垂柱地者。此與《說文》胡爲牛顚垂之訓正合。凡乘車曲輶，與大車直輶異。先鄭云輶者，散文通也。至《說文》引作「前軌」，則由所據本異，抑或經師異讀，皆未可定。軌爲輿下三面材，前胡雖適當軌前，然輿輶異材，前軌之義不可通於前侯也。云「玄謂三享皆束帛加璧，庭實唯國所有」者，唯，舊本並作，惟，今據蜀石經正，與《覲禮》合。此皆《覲禮》文。彼文「作」四，鄭注云：「四當爲三。」古書作「四」或皆積畫，此篇又多四字，字相似，由此誤也。《大行人職》曰：「諸侯廟中將幣皆三享。」其禮差又無取於四也。初享或用馬，或用虎豹之皮，其次享三牲，魚腊，籩豆之實，龜也，金也，丹漆，絲纁，竹箭也。其餘無常貨。此地物非一國所能有，唯所有分爲三享，皆以璧帛致之。」案：《覲禮》注說三享所用，並據《禮器》·大饗章文。彼注謂洽祭先王諸侯所貢。鄭意蓋謂朝覲三享與彼同。凌廷堪云：「《覲禮》注說非也。《聘禮記》：『凡庭實，皮馬相間可也。』言有皮則以皮，有馬則以馬，卽覲禮唯國所有之義。觀下文

但云「匹馬卓上，九馬隨之」，不云他物，則三享皆皮馬，無他物可知。《聘禮》享庭實云皮，私覲庭實云馬，《覲禮》享庭實亦云馬，皆互見也。至於《禮器》云「大享其王事與」，又云「其出也，《肆夏》而送之」，蓋指饗食燕之饗禮而言，故有三牲、魚腊、籩豆之屬，非謂《覲禮》之享也。案：凌氏謂《禮器》大饗即饗食燕之饗，與《禮器》注異，其說亦通。但三享庭實，經雖唯有皮馬，然仍有獻諸珍異之禮，後文之六貢，即朝覲之享獻。《周書·王會》所云「方物」，即會同之享獻也。鄭謂三享有龜金之等，於義無迂。惟三牲魚腊等乃祭饗之饌具，朝覲會同之享必無此等，《禮器》之文究不能盡通於朝享耳。互詳後疏。引《朝事儀》曰「奉國地所出重物而獻之，明臣職也」者，事，舊本並作「上」，今據蜀石經正。此亦《大戴禮記·朝事》篇文。引之者，證庭實唯國所有也。云「朝先享，不言朝者，朝正禮，不嫌有等也」者，賈疏云：「按《覲禮》，行朝訖乃行享。此經冕服九章以下唯言享，不見朝禮，故鄭言之。云不嫌有等者，朝在路門外，正君臣尊卑之禮，不嫌有九十、七十、五十步之差等相迎之法，故云不嫌有等也。」詒讓案：鄭意蓋據《曲禮》推之，謂春夏受摯於朝，受享於廟。經唯云「廟中將幣三享」，無朝於朝之文，故謂將幣即受享於廟。《司儀》注「會同將幣」，

亦以將幣爲享實，則將幣即受玉，乃朝覲之正禮，與三享爲四時常朝，並受摯於朝，經云將幣，未嘗不言朝也。鄭說失之。詳前及《大宗伯》疏。又此經冕服九章，建常九旒及摯介人數，朝位賓主之間步數，亦並朝禮。賈謂唯言享，不言朝，亦非。云「王禮，王以鬱鬯禮賓也」者，《司儀》注云：「禮謂以鬱鬯裸之也。謂朝享禮畢，王禮諸侯，猶《聘禮》聘享禮畢，主國之君以醴禮賓也。」《郊特牲》云：「諸侯爲賓，灌用鬱鬯，灌用臭也。」又《禮器》云：「諸侯相朝，灌用鬱鬯。」《司儀》注謂即朝禮畢饋賓。然則五等諸侯自相朝，朝畢禮賓，亦用鬱鬯。凡賓主行禮畢，主人用醴待賓，謂之禮。此用鬱鬯，與用醴同，故亦稱禮也。《覲禮》禮畢，王無禮侯氏之事者，蓋文不具。引《鬱人職》曰「凡祭祀賓客之裸事，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者，彼賓客裸事，即指此上公再裸等，故引以證禮賓用鬱鬯之事。云「禮者，使宗伯攝酌圭瓚而裸，王既拜送爵，又攝酌璋瓚而裸，后又拜送爵，是謂再裸」者，禮者，蜀石經作「禮公者」，案：以後注校之，疑當有「公」字。《大宗伯》云「大賓客則攝而載果」，注云：「載，爲也。果讀爲裸。代王裸賓客以鬯，君無酌臣之禮。言爲者，攝酌獻耳，拜送則王也。」此宗伯攝酌圭瓚而裸之事。又《內宰》贊后之事云「凡賓客之裸獻皆贊」，注

云：「謂王同姓及二王之後來朝覲爲賓客者，裸之禮，亞王而禮賓。」此後亞王禮賓之事。知亦宗伯攝者，《祭統》載祭大廟之禮云：「君執圭瓚裸尸，大宗執璋瓚亞裸。」注云：「大宗亞裸，容夫人有故攝焉。」彼宗廟之禮，夫人親裸，有故則宗伯攝裸。此王禮上公，王不親裸，宗伯攝之，則后亦不親裸，宗伯攝之可知。上一裸，后亞裸，是所謂再裸也。賈疏云：「王與后皆同拜送爵者，恭敬之事不可使人代也。」秦惠田云：「饗禮之裸，經無明文。以禮賓之節推之，上公九獻，則王一獻，后亞獻，皆裸。侯伯七獻，子男五獻，則惟王裸而已。」記云：「獻之屬，莫重於裸。」大饗者，賓客之大禮，其十二獻，九獻，七獻，與事神同，亦必有裸明矣。《周禮》所載賓客之裸事，注疏皆以禮賓當之，而不及大饗，似尚未備。」孫希旦云：「賓客之饗亦有灌，有獻，有醕。上公饗禮九獻，侯伯七獻，子男五獻，此自灌至醕之獻數也。」案：秦、孫說是也。凡裸亦通謂之獻，故《祭統》以裸爲獻之屬，內宰亦云裸獻是也。此王禮賓，再裸一裸，裸後別無獻酒，饗賓則裸獻兩有。凡九獻者，再裸後有七獻，七獻者，一裸後有六獻，五獻者，一裸後有四獻，是獻者祇裸而言之。此經於饗不云裸者，亦以裸獻通言不別也。詳《內宰》及前疏。云「再裸賓乃酢王也」者，明與饗燕

常禮異也。凡常禮備三獻者，主人初獻畢，賓卽酢主人，再獻則再酢。此王裸禮諸公，三獻訖後，公始酢王，是賓不酢后，故有再裸而無再酢也。云「禮侯伯一裸而酢者，裸賓，賓酢王而已，后不裸也，禮子男一裸不酢者，裸賓而已，不酢王也」者，爵彌卑則禮彌殺。於侯伯，無后裸，仍得酢王；於子男，王又不受酢也。云「不酢之禮，《聘禮》禮賓是與」者，以彼賓亦不酢主君也。賈疏云：「《聘禮》禮賓用醴。子男雖一裸不酢，與《聘禮》禮賓同，子男用鬱鬯不用醴，則別。約同之，故云「與」以疑之也。」云「九舉，舉牲體九飯也」者，公食大夫禮，無舉牲體文。今以祭禮攷之，《少牢饋食禮》云：「上佐食舉尸牢肺正脊以授尸，尸食舉三飯。」上佐食舉尸牢幹，尸又食。佐食舉尸一魚，又食。上佐食舉尸腊肩，又食。上佐食舉尸牢骼，又食。尸告飽。祝侑曰「皇尸未實」，侑，尸又食。上佐食舉尸牢肩，尸不飯，告飽。主人拜侑，尸又三飯。彼大夫祭禮，尸十一飯之節，佐食四舉牲體。《特牲饋食禮》，士九飯，禮略同。《少牢》注云：「食舉，舉牢肺正脊也。四舉牢體，始於正脊，終於肩，尊於終始。」賈《特牲》疏云：「食舉，謂骨體正脊，從俎舉向口，因名體爲舉。」又《少牢》疏云：「一口謂之飯。」黃以周云：「古者飯以手。凡禮食有飯數，一手謂之一飯，手三

取飯謂之「飯」。案：賈、黃二說並通。據「少牢」、「特牲」經，則尸飯佐食所舉牲體外，尚有獸魚等。又舉牲體數與飯數不同，而此注釋九舉爲舉牲體九飯者，蓋專據初飯舉肺脊胙肩言之，不數獸魚等也。凡初飯，大夫上皆三，故公食大夫禮云：「賓三飯以清醬。」注云：「每飯歡洽，以肴揣醬，食正饌也。」褚寅亮、胡培暉、黃以周並謂每飯一食舉，又據此經差之，謂卿大夫當三舉，其說是也。「特牲」三飯而佑，牲體唯舉正脊；少牢七飯而佑，則舉脊幹骼矣。諸侯以上飯數尤多，或備舉脊幹骼肩而佑。以此推之，蓋公初飯九，亦九食舉；侯伯初飯七，亦七食舉；子男初飯五，亦五食舉。其加飯數無文，依祭禮，《特牲》士九飯，《少牢》大夫十一飯。鄭《有司徹》注云：「士九飯，大夫十一飯，其餘有十三飯、十五飯。」賈彼疏謂五等諸侯同十三飯，天子十五飯。若然，則諸侯加飯之數，當上公四，侯伯六，子男八，於差次似究未合。竊疑祭禮尸飯與食禮賓飯數不必同也。云「出人謂從來訖去也」者，出謂去，入謂來也。《司儀》云「諸公之臣相爲國客則三積」，又云「遂行如人之積」，彼注云：「如人之積，則三積從來至去。」是聘使人出在道總幾積，明此五等諸侯來朝禮與彼同。若然，上公入出總五積，侯伯入出總四積，子男入出總三積。《左》僖二

十八年傳說晉文公朝王，云「出入三覲」，杜注云：「出入猶去來也，從來至去，凡三見王。」此出入文例與彼正同，可以互證。賈疏謂不謂從來訖去共五積，若然，來去皆五積依其說，則是上公有十積，侯伯有八積，子男有六積，與經注義並不合，非也。詳《司儀》疏。云「每積有牢禮米禾芻薪」者，賈疏云：「掌客積視殯牽，殯有米禾芻薪，明在道致積者可知。」①案：積之陳數，詳《掌客》疏。云「凡數不同者，皆降殺者」，賈疏云：「五等諸侯爲三等者，以依命數爲差故也。」凡大國之孤，執皮帛以繼小國之君，出入三積，不問，壹勞，朝位當車前，不交擯，廟中無相，以酒禮之。其他皆眡小國之君。此以君命來聘者也。孤尊，既聘享，更自以其摯見，執束帛而已，豹皮表之爲飾。繼小國之君，言次之也。朝聘之禮，每一國畢，乃前。不交擯者，不使介傳辭交於王之摯，親自對擯者也。廟中無相，介皆入門西上而立，不前相禮者，聘之介是與？以酒禮之，酒謂齊酒也，和之不用鬱鬯耳。其他，謂貳車及介、牢禮、賓主之間、擯者、將幣、

①「者」原訛「有」，據《周禮注疏》改。

裸酢、饗食之數。【疏】「凡大國之孤，執皮帛以繼小國之君」者，賈疏云：「按《典命》，上公之國，立孤一人，侯伯已下則無，故云大國之孤也。趙商問：『《大行人職》曰：「凡大國之孤執皮帛，所尊衆多，下云其他眡小國之君，小國之君以五爲節。今此亦五，下云「諸侯之卿各下其君二等以下」，注云：「公使卿亦七，侯伯亦五，子男三。不審大國孤五而卿七何？」答曰：「卿奉君命，七介。孤尊，更自特見，故五介。此有《聘禮》可參之，未之思邪？反怪此更張摺介。又繼小國之君，非私覲也。」然則諸侯之大夫，以時接見天子，服總衰於天子，或可有私覲結其恩好，但無文耳。」云，出入三積，不問壹勞者，此明積勞數與小國君同。不問，則降也。勞亦謂近郊勞。賈疏云：「趙商又問：『《大行人職》曰：「孤出入三積。」此即與小國同，宜云視小國之君，何須特云三積，與例似錯。』答曰：「三積者，卿亦然，何獨孤也。故不在視小國之中。與例似錯，何所據也？」然則一勞者，亦是卿亦然，故須見之。若然，牢禮卿亦五，視小國君五牢同，其餘則異。按《聘禮》，腥牢無鮮腊，醯醢百甕，米百筥，禾四十車，薪芻倍禾。按《掌客》，饗餼五牢，米八十筥，醯醢八十甕，米二十車，禾三十車，薪芻倍禾。有此別，故在視小國之君中。然則孤聘天子，既以

聘使受禮，又自得禮，如是孤法再重受禮矣。」案：賈以《聘禮》致饗餼多於此眡小國之君之數，故謂孤有再重受禮。蓋謂以聘使受禮，則如《聘禮》；以特見再受禮，則如《掌客》所云。竊謂孤既爲聘使，自當如《聘禮》，所謂眡小國之君者，不必關致禮之米禾薪芻等，經偶未別白言之耳，恐不當如賈所說也。云「朝位當車前」者，亦降於小國君也。孤禮王當無車迎，此謂大門外陳摺介時，孤下車立於車前之東，邪距車衡當閒數尺，不正當衡前也。云「以酒禮之」者，王既受幣及享畢，乃以齊酒禮孤，孤亦不酢王也。注云「此以君命來聘者也」者，以孤無特來見法，故知奉君命來聘也。聘謂大聘。大聘使卿，孤卽冢卿也。鄭意小聘使大夫，非孤所使。云「孤尊，既聘享，更自以其摯見，執束帛而已」者，摯，舊本並作「贊」，《釋文》云：「摯本又作贊。」蜀石經與《釋文》同，今據正。贊卽摯之俗，詳《大宗伯》疏。賈疏云：「若行正聘，則執瑑圭璋八寸以行聘，何得執皮帛也？」但侯伯已下臣來，直行公使執圭璋，無此更見法，以大國孤四命，尊，故天子別見之也。案《宗伯》云「孤執皮帛」，故云自以其摯見，執皮帛而已。一案：賈述注亦作「束帛」，而疏云皮帛者，兼取下注爲釋也。聘禮，賓奉束錦以請覲，彼注云：「不用羔，因使而見，非特來。」是凡因使

而來，不得自以其摯見，此孤尊，則雖因使而來，聘享正禮既畢，仍得自以其摯見。是私覲之外別有此特見之禮，故鄭志答趙商云：「非私覲也。」云：豹皮表之爲飾者，賈疏云：「宗伯注云：天子之孤飾贊以虎皮，公之孤飾贊以豹皮也。」云：繼小國之君，言次之也者，說文·糸部云：「繼，續也。」謂亞次繼續其後。小國之君卽子男也。《典命》說諸侯之適子，云：「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又云：公之孤四命，以皮帛祗小國之君。」注云：「視小國之君者，列於卿大夫之位，而禮如子男也。」然則孤次子男者，亦謂見子男禮畢後，孤乃見，其位則自在卿大夫之列，不與子男同位也。蓋孤雖貴，亦是諸侯之臣，故與諸侯之子次子男後同，而位則異。云：「朝聘之禮每一國畢乃前」者，謂先見之國事畢，次國乃前；明孤繼小國之君，亦謂小國之君禮畢而後孤前也。其會同之禮則衆國同見，與此禮異。云：「不交摯者，不使介傳辭交於王之摯」者，於舊本並作「于」，今依蜀石經正。賈疏云：「則諸侯行交摯者，使介傳於王摯，傳而下，又傳而上是也。」論讓案：此孤依子男禮五介，王三摯，並以次列之，但不傳辭。凡王於來朝諸侯則交摯，於來聘孤卿以下則旅摯。交摯傳辭，旅摯不傳辭，此不交摯卽旅摯也。詳《司儀疏》。云：「親自對摯者也」者，賓親自對

上摯也。賈疏云：「則《聘禮》賓來在末介下，東面，上摯亦至末摯下，親相與言者是也。」案：賈據《聘禮》注義。今依彼約之，當亦摯者出請事之時，賓出次，直闌西北面，上摯在闌東闌外西面，相去五十步。上介在賓西北，東面，承摯在上摯東南，西面，各自次序而下，末介末摯旁相去三丈六尺。上摯之請事，進，南面揖賓，俱前，賓至末介，上摯至末摯，亦相去三丈六尺，止，揖而請事，還入告於王也。云：「廟中無相，介皆入門西上而立，不前相禮者，聘之介是與」者，謂介雖入廟而不相禮也。賈疏云：「案《聘禮》，賓行聘之時，摯者納賓，賓入門左，介皆入門左，北面西上。」注云：「隨賓人也，介無事止於此。」是介入廟門西上，不相者也。案：賈亦據《聘禮》注義。《司儀》說諸公之臣相聘將幣之禮，亦及廟唯君相入。然則孤特見王，孤相不與孤俱入，但絕行在後，王相則隨王入也。云：「以酒禮之，酒謂齊酒也」者，以《酒正》五齊，尊於三酒，嫌經云酒是三酒，故釋之。《坊記》云：「禮酒在室，是禮齊亦通稱酒也。」賈疏云：「案《聘禮》，禮賓用體齊，明此亦用體齊。對文三酒五齊別，通而言之齊亦名酒，故云齊酒也。」云：「和之不用鬱鬯耳」者，對前五等諸侯裸用鬱鬯，此禮孤用體，則不和鬱，亦不用柎鬯也。云：「其他謂貳車及介、牢禮、賓主之間、摯者、

將幣、裸酢、饗食之數者，賈疏云：「此其他中之數。」準上子男禮中，卽孤之所用者也。若然，子男用鬯裸，孤用醴，今得入其他中者，裸據小國君而言，以其孤用醴體之，不酢，子男裸亦不酢，不酢同。故舉小國君裸而言，不謂孤用裸也。詒讓案：孤特見亦旅擯，故賓主之間步數亦視子男也。樂記孔疏云：「凡饗禮，案大行人云，上公九獻，侯伯七獻，子男五獻，並依命數，其臣介則孤同子男，卿大夫略爲一節，但三獻，則天子諸侯之士同壹獻。故昭六年「季孫宿如晉，晉侯享之，有加籩，武子退，使行人告曰：得貺不過三獻」，是其事也。但春秋亂世之法，或有大夫五獻者，故昭元年，鄭伯享趙孟，具五獻之籩豆於幕下，是亂世之法也。或以鄭以公孤之禮享趙孟，故五獻也。案：孔說是也。士冠禮注云：「上禮一獻，卿大夫三獻，孔卽本於彼。」左昭元年杜注云：「朝聘之制，大國之卿五獻，與此經及鄭義並不合，不可從。」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以下，及其大夫士皆如之。此亦以君命來聘者也。所下其君者，介與朝位，賓主之間也。其餘則自以其爵。聘義曰：「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是謂使卿之聘之數也。朝位，則上公七十步，

侯伯五十步，子男三十步與？【疏】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以下者，賈疏云：「各下其君二等，則五等諸侯據上文三等命而言，上公以九，侯伯以七，子男以五。卿自各下其君二等，若公之卿以七，侯伯卿以五，子男卿以三也。」云及其大夫士皆如之者，賈疏云：「大夫又各自下卿二等。士無聘之介數而言如之者，士雖無介與步數，至於牢禮之等，又降殺大夫。」《大行人》首云「以九儀」，注云「九儀，謂命者五，爵者四」。爵者四中有士，故於此連言士。其於此經，介與步數則無士也。注云：「此亦以君命來聘者也」者，亦上孤而言，謂大聘使卿，小聘使大夫也。士則爲介。云「所下其君者，介與朝位，賓主之間也」者，以三者皆不依命數也。此亦謂旅擯時，有陳介及朝位，賓主之間步數。《公食大夫記》注云：「卿大夫之位當車前，則與孤立處同，唯賓主之間步數當以次遞減耳。」金鶚云：「公執桓圭以下及擯者五人以下，卿皆不得下其君二等，故知指介與賓主之間言之。」云其餘則自以其爵者，謂瑞摯車服等，各自依其爵之命數，不視其君之禮爲降殺之差也。云「聘義曰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是謂使卿之聘之數也」者，鄭彼注亦云：「此皆使卿出聘之介數也。」以上文朝禮上公九介，侯伯七介，子男五介，《聘義》此文各差

二介，故知是使卿聘下君二等。聘禮有五介，禮器又云「大夫五介五牢」，鄭彼注並以爲侯伯卿大聘之禮是也。云「朝位則上公七十步，侯伯五十步，子男三十步與者，亦謂使卿聘之數也。」聘禮注義同。賈疏云：「大夫下卿二介，按聘禮云：『小聘使大夫，其禮如爲介，三介。』彼侯伯之大夫三介，則亦三十步。若上公大夫五介五十步，子男大夫一介一十步可知。鄭不言者，舉卿則大夫見矣，故不言之也。邦畿方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謂之侯服，歲壹見，其貢祀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甸服，二歲壹見，其貢嬪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男服，三歲壹見，其貢器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采服，四歲壹見，其貢服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衛服，五歲壹見，其貢材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要服，六歲壹見，其貢貨物。要服，蠻服也。此六服去王城三千五百里，相距方七千里，公侯伯子男封焉。其朝貢之歲，四方各四分趨四時而來，或朝春，或宗夏，或覲秋，或遇冬，祀貢者，犧牲之屬。故書嬪作嬪。鄭司農云：「嬪物，

婦人所爲物也。」爾雅曰：「嬪，婦也。」玄謂嬪物，絲枲也。器物，尊彝之屬。服物，玄纁絺纈也。材物，八材也。貨物，龜貝也。【疏】「其外方五百里謂之侯服，歲壹見，

者，此辨六服諸侯見王遠近疏數之法也。依此經，則侯服比年朝，甸服二年，四年，六年，八年，十年朝，男服三年，六年，九年朝，采服四年，八年朝，衛服五年，十年朝，要服六年朝，十二年，六服從王巡守。此蓋周之正法。而經傳言朝覲年數舛異特甚。王制云：「諸侯之於天子也，比年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左》昭三年傳，子大叔曰：「昔文、襄之霸也，其務不煩諸侯，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鄭王制注云：「此大聘與朝，晉文霸時所制也。虞夏之制，諸侯歲朝。周之制，侯甸男采衛要服六者，各以其服數來朝。是依《左氏》爲說也。」然《左傳》又有十二年四朝之說，昭十三年傳云：「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杜注云：「歲聘，三年而一朝，六年而一會，十二年而一盟。凡八聘，四朝，再會，王一巡守，盟于方岳之下。」此與昭三年傳文，又自相違迕。《王制》孔疏云：「按《左傳》文：三年聘，五年朝，諸侯相朝之法。今此經文云『諸侯之於天子，三年一朝，五年一朝』，則文、襄之制，



諸侯朝天子與自相朝同也。云虞夏之制，諸侯歲朝者，按《尚書·堯典》云：「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鄭注云「巡守之年，諸侯朝于方岳之下，其間四年四方諸侯分來朝於京師，歲徧」是也。按《孝經注》，諸侯五年一朝天子，天子亦五年一巡守。熊氏以爲虞夏制法，諸侯四朝分爲四部，四年乃徧，摠是五年一朝，天子乃巡守，故云諸侯五年一朝天子，天子亦五年一巡守。按鄭注《尚書》「四方諸侯分來朝於京師，歲徧」，則非五年乃徧。又《孝經》之注多與鄭義乖違，儒者疑非鄭注，今所不取，熊氏之說非也。按《春秋》文十五年《左傳》云：「諸侯五年再相朝，以脩王命，古之制也。」按《鄭志》，孫皓問云：「諸侯五年再相朝，不知所合典禮。」鄭荅云：「古者據時而道前代之言，唐虞之禮，五載一巡守，夏殷之時，天子蓋六年一巡守，諸侯間而朝天子，其不朝者朝罷朝，五年再朝，似如此制，禮典不可得而詳。」如《鄭志》之言，則夏殷天子六年一巡守，其間諸侯分爲五部，每年一部來朝天子，朝罷還國；其不朝者，朝罷朝諸侯。至後年，不朝者往朝天子而還，前年朝者今既不朝，又朝罷朝諸侯，是再相朝也，故鄭云朝罷朝也。如鄭之意，此爲夏殷之禮。而鄭又云虞夏之禮，諸侯歲朝，以夏與虞同，與《鄭志》乖者，以羣后四朝文在《堯典》，《堯典》是虞夏之書，

故連言夏，其實虞也。按昭十三年《左傳》云：「歲聘以志業，閒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賈逵、服虔皆以爲朝天子之法，崔氏以爲朝霸主之法，鄭康成以爲不知何代之禮，故《異義》云：「《公羊》說，諸侯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天子。《左氏》說，十二年之間，八聘、四朝、再會、一盟。許慎謹按：《公羊》說，虞夏制。《左氏》說，周禮。傳曰「三代不同物」，明古今異說。」鄭駁之云：「三年聘，五年朝，文、襄之霸制。《周禮》·大行人《諸侯各以服數來朝，其諸侯歲聘閒朝之屬，說無所出。晉文公，強盛諸侯耳，非所謂三代異物也。」是鄭以「歲聘閒朝」，文無所出，不用其義也。」②孫經世云：「朝禮，虞時蓋分諸侯爲四部，部各一歲，四歲而周。至周則分諸侯爲六部，部各升降一歲，六歲而周。周以四歲者，合之巡守之歲，共五歲，統四部計之，則爲五載四朝，《堯典》所言是也。自各部計之，則爲五年一朝，《王制》所言是也。《王制》與《堯典》同一巡守之期，即一朝期，固無可疑也。周以六歲

①「五」原訛「二」，據《禮記·王制》孔疏改。

②楚本此下有「案孔氏綜述賈許鄭服虔諸說甚數」十五字。

者，統六部計之，則六歲中爲朝共十有四；自各部計之，則六歲中爲朝或六，<sup>①</sup>或三；或二；或一，《大行人》所云是也。要服視虞較疏，而侯甸等視虞加密。案：孫氏參合《堯典》、《王制》之義，近是。攷《公羊》：「桓元年何注云：『王者與諸侯別治，勢不得自專朝政，故即位比年使大夫小聘，三年使上卿大聘，四年又使大夫小聘，五年一朝。』」徐疏云：「五年一朝，《虞傳》文。」又《北堂書鈔·禮儀部》引《白虎通》云：「朝者，見也。五年一朝，備文德，明禮義也。」此及孔氏引《孝經注》，並與《王制》說同。又《國語·魯語》，曹劌曰：「先王制諸侯，使五年四王一朝也。」韋注亦引《王制》爲說。據徐彥引《書傳》，則伏生固以五年一朝釋羣后四朝，足證孫氏謂《王制》爲唐虞法之說。孔引鄭《駁異義》說，以五年一朝爲春秋以後霸主之制，而謂十二年四朝之法與各經並不合，鄭亦不能定其爲何制，《左傳疏》強爲之說，謂周公、成王時，自有此法；復謂《大行人》「歲壹見者，是遣使貢物，非親朝」；又以《大宗伯》「時見曰會」即再朝而會，「殷見曰同」即再會而盟；並鑿空皮傳，不可依據。其《僞古文書·周官》云：「六年五服一朝」，僞孔傳云：「五服侯甸男采衛，六年一朝，會京師。」此又勦《左》「昭十三年傳文，而改六年一會爲六年一朝，尤馮虛妄作，不爲典要者

也。《管子·幼官》篇云：「千里之外，二千里之內，諸侯三年而朝，習命，二年三卿使四輔，一年正月朔日，令大夫來修，受命於公。」二千里之外，二千里之內，諸侯五年而會至，習命，三年名卿請事，二年大夫通吉凶。」彼蓋約舉男衛二服朝會年數言之，與此經義得通也。云「其貢祀物」者，賈疏云：「此因朝而貢，與《大宰》『九貢』及下《小行人》『春人貢』者別。彼二者是歲之常貢也。《大宰》四曰幣貢，此中無幣貢者，因朝而貢，三享中已有幣，故不別貢幣也。《大宰》歲歲常貢，此依服數因朝而貢，數既有異，時又不同，故彼此物數不類也。」詒讓案：此六貢皆因朝而貢，蓋於將幣三享後獻之，亦以玉致之，故《大宰》謂之玉獻。三享爲正禮，貢獻爲加禮，故《覲禮》無文。詳《大宰》疏。

注云「要服，蠻服也」者，《職方氏》九服之制，自衛服以前，文並與此同，惟此要服彼作蠻服，《大司馬》九畿亦作蠻畿，故特釋之。《書·禹貢》亦云「要服」，僞孔傳云：「要束以文教。」《國語·周語》云「蠻夷要服」，韋注云：「蠻，蠻圻；夷，夷圻也。《周禮·行人職》衛圻之外謂之要服。要

①「爲朝」下原有「共十有四自各部計之則六歲中爲朝」十五字衍文，據楚本刪。

者，要結好信而服從也。」又謂此經以蠻服爲要服，猶《國語》以邦畿爲甸服，皆爲沿古名是也。云「此六服去王城三千五百里，相距方七千里」者，邦畿千里，王城居其中，面五百里，益以六服各五百里，是三千五百里也。兩面并之，爲相距方七千里。《大戴禮記·朝事》篇云：「是故千里之內，歲一見；千里之外，千五百里之內，二歲一見；千五百里之外，二千里之內，三歲一見；二千里之外，三千五百里之內，四歲一見；三千五百里之外，六歲一見。」案：彼據距王城一面言之，故以侯服爲在千里之內，餘義並與此經合。周畿服之制，詳《大司馬》疏。云「公侯伯子男封馬」者，賈疏云：「對彼蕃國惟有子男，無五等也。」云「其朝貢之歲，四方各四分趨四時而來，或朝春，或宗夏，或覲秋，或遇冬」者，《大宗伯》注義同。賈疏云：「按馬氏之義，六服當面各四分之一，假令東方侯服四分之一，東方朝春，南方宗夏，西方覲秋，北方遇冬。南方侯服亦然，西方北方皆然，甸服以外皆然。是以韓侯是北方諸侯，而言入覲，以其在北方，當方分之在西洋，故云覲。」鄭《荅志》云：「朝覲四時通稱，故《覲禮》亦云朝。」若然，鄭不與馬同。觀此注似用馬氏之義者，鄭既不與馬同，今所解云四方各四分之一，謂四方諸侯六服，服各四分，趨四時而來，或朝春，據王城東

方；或宗夏，據王城南方；或覲秋，據王城西方；或遇冬，據王城北方。」案：賈述馬義，與《詩·大雅·韓奕》孔疏引馬說不同，未知孰是。經云見者，並以諸侯見王爲文。《大宗伯》四時朝覲，並云見，義與此同。《王制》疏謂此經因貢而見，不必皆君自朝，非也。依鄭此注義，四方各四分，趨四時而來，蓋謂四方之中，每一方各別四分之一，四時迭來，與賈所述馬說亦本不異。《韓奕》疏引賈述說，謂蕃屏之臣不可虛方俱行，故分趨四時助祭。趨，趣字通。此注卽本賈景伯義。蓋賈、馬、鄭三君說正同。賈疏謂鄭不同馬義，非也。互詳《大宗伯》疏。云「祀貢，犧牲之屬」者，《大宰》九貢祀貢，先鄭注亦云：「祀貢，犧牲、包茅之屬。」後鄭與彼義同。云「故書嬪作頻」者，徐養原云：「《大宰》『嬪貢』，故書作賓。此嬪物故書作頻，故司農各爲一義。又案：頻卽濱字。《說文》有頻無濱，頻嬪聲同，故借頻爲嬪。」王引之云：「《大行人》侯服其貢祀物，甸服其貢嬪物。嬪亦當讀爲賓。祀物，祭祀之事所用之物；賓物，賓客之事所用之物也。故書作『頻物』，頻卽賓之借字。《漢書·司馬相如傳》『仁頻并問』，顏注曰：『仁頻，賓根也，①頻字或作賓。』《說文》曰：『頻，水厓，人所賓附。』是頻與賓同聲而通用

① 根，原訛，根，據《漢書》顏注改。

也。鄭司農乃誤讀頻物爲嬪物，以爲嬪物婦人所爲物，後鄭因以絲枲當之，豈知《大行人》之「其貢頻物」卽《大宰》之「賓貢」乎！案：王說是也。互詳《大宰》疏。鄭司農云「嬪物，婦人所爲物也」者，從今書作嬪釋之，謂女工所作黼繡諸物也。《大宰》九貢嬪貢，先鄭從故書作賓貢釋之，<sup>①</sup>與此義異，彼注爲長。引《爾雅》曰「嬪，婦也」者，《釋詁》文。證婦人所爲名嬪物之義。云「玄謂嬪物絲枲也」者，增成先鄭義，《大宰》嬪貢，注義亦同。云「器物，尊彝之屬」者，賈疏云：「按《大宰》云『器貢』，先鄭以爲宗廟之器，後鄭易之，以爲器貢銀鐵、石磬、丹漆，不從先鄭。此云『器物』，後鄭以爲尊彝之屬，與彼先鄭同者，彼是歲之常貢，不合有成器，故破之；此乃因朝而貢，得貢成器，故爲尊彝解之。知因朝得貢成器者，見昭十五年六月，大子壽卒。秋八月，穆后崩。十一月，晉荀躒如周，葬穆后，籍談爲介。以文伯宴，尊以魯壺，王賁之分器。籍談歸，以告叔向。叔向曰：『王其不終乎！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焉，於是乎以喪賓宴，又求彝器。」以此知因朝得貢成器。案：後鄭此注與《大宰》注異，此注爲長。《大宰》九貢器貢亦是成器，賈說不足據。云「材物八材也」者，《大宰》九職云「百工飭化八材」，先鄭注以八材爲珠象玉、石、木、金、革、羽。九貢材貢，

後鄭注云：「櫛、幹、栝、柏、篠、簴也。」專據木材者，彼注以珠入游貢，石入器貢，金入貨貢，與此注不同也。云「服物，玄纁、絺、纈者」者，《大宰》九貢「服貢」注云：「服物，絺、紵也。」此云「玄纁、絺、纈」者，《禹貢》荊州厥篚玄纁，豫州厥篚纖纈，故增之。云「貨物，龜貝也」者，《大宰》九貢「貨貢」注云：「貨貢，金玉龜貝也。」上注八材已有金玉，故不復數諸貢物，並詳《大宰》疏。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壹見，各以其所貴寶爲摯。九州之外，夷服、鎮服、蕃服也。

《曲禮》曰：「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春秋傳》曰：「杞，伯也，以夷禮，故曰子。」然則九州之外，其君皆子男也。無朝貢之歲，父死子立，及嗣王卽位，乃一來耳。各以其所貴寶爲摯，則蕃國之君無執玉瑞者，是以謂其君爲小賓，臣爲小客。所貴寶見傳者，若犬、戎獻白狼、白鹿是也。<sup>②</sup>其餘則《周書·王會》備焉。【疏】「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壹見者，見六服以外無分年來朝及貢物之法也。《管子·幼官》篇云：『三千里之外諸侯，世一至。』與

① 書「原訛」者，據文意改。

② 鹿「原訛」虎，據楚本改。

此經同。《國語·周語》韋注因祭公謀父曰「蠻夷要服」，<sup>①</sup>謂夷圻朝貢或與蠻圻同，與此經不合，不足據。 注

云：九州之外，夷服鎮服蕃服也者，謂距王城二千五百里之外至五千里也。《職方氏》九服蠻服以外，有夷鎮藩三服，《大司馬》九畿同。此總云九州之外謂之蕃國，是此蕃國即《職方》外三服也。蕃亦取藩屏之義，當如《職方氏》「藩服」字作藩。蕃，藩之借字。《玉藻》云：「其在邊邑曰蕃屏之臣某」，注云：「邊邑，九州之外」，即謂蕃國也。亦謂之四塞，《明堂位》云：「四塞世告至」，注云：「四塞謂夷服、鎮服、蕃服在四方爲蔽塞者」是也。亦謂之四海，詳《布憲》疏。引《曲禮》曰：「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者，鄭彼注云：「謂九州之外長也。天子亦選其諸侯之賢者以爲之子，子猶牧也。入天子之國曰子，天子亦謂之子。雖有侯伯之地，本爵亦無過子，是以同名曰子。」案：依《曲禮》說，則夷服以外蕃國地，雖大小不齊，爵則皆無過子。《管子·事語》篇云：「齊諸侯方百里，負海子七十里，男五十里。《管子》所謂負海子男，蓋據四衛及四海蕃國言之。依彼說，則遠服小侯，爵地並減，與《曲禮》說微異，未知孰是。又引《春秋傳》曰「杞伯也，以夷禮，故曰子」者，《左》僖二十七年傳：「杞桓公來朝，用夷禮，故曰子。」杜注云：「杞，先

代之後，而近於東夷，風俗雜壤，言語衣服有時而夷，故杞子卒，傳言其夷也。」案：彼傳無「杞伯也」之文，鄭據桓二十七年經云「杞伯來朝」補之。引此二文，證蕃國無公侯伯等也。云「然則九州之外，其君皆子男也」者，此亦補《曲禮》義，明兼有男也。《曲禮》云：「庶方小侯，入天子之國曰某人，於外曰子。」注云：「謂戎狄子男也。於外亦曰男，舉尊言之。」《詩·小雅·蓼蕭》敍箋云：「國在九州之外，雖有大者，爵不過子。」孔疏云：「大者曰子，小者曰男而已。」《左傳》曰「驪戎男是也。」賈疏云：「按《書序》『武王既勝殷，巢伯來朝』，注云：『巢伯，南方之國，世一見者。』夷狄得稱伯者，彼殷之諸侯，與周異也。」云「無朝貢之歲，父死子立，及嗣王即位，乃一來耳」者，「父死子立」上，蜀石經及宋大字本並有「以」字。後注云：「父死子立曰世」，賈疏云：「此經世中含二，父死子立，須得受王命，故須來；新王即位亦須來。故《明堂位》『周公朝諸侯於明堂，四夷皆在四門之外。周公攝位與新王同，況成王新即位也。』案：賈說是也。《國語·周語》『祭公謀父曰「荒服者王」，又曰「終王」，』韋注云：「終謂世終也，朝嗣王及即位而來見。」祭公又

①「要，原訛，荒」，據《國語·周語》改。

曰：「今白大畢、伯士之終也，犬戎氏以其職來王。」韋注云：「大畢、伯士，犬戎氏之二君。終，卒也。以其職，謂其嗣子以其貴寶來見王也。」此荒服父死子立，有來見之禮之證。云：「各以其所貴寶爲摯，則蕃國之君無執玉瑞者」者，謂不得如九州之內五等諸侯執圭璧爲瑞也。《左》襄十四年傳，戎子駒支曰：「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贊幣不通，言語不達。」是《小行人》六瑞六幣之等不達於蕃國。故《王制》注云：「《春秋傳》曰：『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言執玉帛，則是惟爲中國耳。卽此義也。云：「是以謂其君爲小賓，臣爲小客」者，據《小行人》有小客是蕃國之臣，知蕃國之君爲小賓也。云：「所貴寶見傳者，若犬戎獻白狼白鹿是也」者，《國語·周語》，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不聽，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韋注云：「犬戎，西戎之別名也，在荒服之中。白狼、白鹿，犬戎所貢。」引之者，證禽獸亦得爲貴寶。云：「其餘則《周書·王會》備焉」者，《王會》，《周書》第五十九篇，記成王會諸侯獻物之事。其序云：「周室既寧，八方會同，各以其職來獻。欲垂法厥世，作《王會》。」所貢貴寶，若稷慎大麋、穢人前兒之類，名數甚多，故不備引。此九州之外所獻貴寶，卽《懷方氏》所謂致遠物也。與上六服有貢異。然通而言之，亦得

謂之貢。《國語·魯語》云：「昔武王克商，通道於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使無忘職業，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弩，其長尺有咫。」是夷狄獻物亦得稱貢之證。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歲徧存，二歲徧覲，五歲徧省；七歲屬象胥，諭言語，協辭命；九歲屬瞽史，諭書名，聽聲音；十有一歲達瑞節，同度量，成牢禮，同數器，脩瀡則；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撫猶安也。存、覲、省者，王使臣於諸侯之禮，所謂問問也。歲者，巡守之明歲以爲始也。屬猶聚也。自五歲之後，遂間歲徧省也。七歲省而召其象胥，九歲省而召其瞽史，皆聚於天子之宮，教習之也。故書「協辭命」作「叶詞命」。鄭司農云：「象胥，譯官也。叶當爲汁，詞當爲辭，書或爲叶辭命。」玄謂胥讀爲諧。《王制》曰：「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達其志，通其欲。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此官正爲象者，周始有越重譯而來獻，是因名通言語之官爲象胥云，謂謂象之有才知者也。辭命，六辭之命也。瞽，樂師也。史，大史、小史也。書名，書之字也，古曰名，《聘禮》曰「百名以上」。至十一歲又徧省焉。度，丈尺也。量，豆區釜也。數

器，銓衡也。法，八法也。則，八則也。達，同、成、脩，皆謂齋其法式，行至則齊等之也。成，平也，平其僭踰者也。王巡守，諸侯會者各以其時之方，《書》曰：「遂覲東后」是也。其殷國，則四方四時分來如平時。【疏】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此並以王下撫邦國爲文。云「歲徧存，三歲徧覲，五歲徧省」者，《大戴記》「存」作「在」，「覲」作「眺」，聲義並同。以下至十一歲達瑞節等，並卿大夫奉王命間歲而一行者也。云「成牢禮」者，謂平均待賓客之牢禮，卽《幸夫》云「凡朝覲、會同、賓客牢禮之灋」是也。云「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者，此爲王親行至邦國之事。凡王不巡守，乃有殷國，殷國與巡守不並行。此經兩舉之者，明或巡守，或殷國，惟王所行無定法也。十一歲「巡守者，《通典·古禮》引崔靈恩云：「取歲星一周，天道之備數。」案：古書多言五歲一巡守者，乃虞制，故《書·堯典》云「五歲一巡守」，《王制》云「天子五年一巡守」，鄭彼注云：「天子以海內爲家，時一巡省之。五年者，虞夏之制也。周則十二歲一巡守。」白虎通義·巡守篇云：「所以不歲巡守何？」爲太煩也。過五年，爲大疏也。因天道時有所生，歲有所成，三歲一閏，天道小備，五歲再閏，天道大備，故五年一巡守。」此並據虞制，與此經年數異。《公羊》隱八年何注以五年巡

守說周制，誤也。《王制》孔疏又引鄭志：「答孫皓：謂夏殷六年一巡守，未知罔否。」注云「撫猶安也」者，《說文·手部》云：「挾，安也。」撫卽挾之隸變。云「存、覲、省者，王使臣於諸侯之禮」者，對巡守爲王親至侯國也。覲亦與前殷覲爲諸侯使臣於王異。《說文·子部》云：「存，恤問也。」爾雅·釋詁云：「在、存、省、視，察也。」又云：「覲，視也。」《廣雅·釋詁》云：「省，視也。」三者訓義略同，隨事立名耳。云「所謂間問也」者，謂三者通爲間問，以其皆間歲一舉也。賈疏云：「卽上文云「間問以諭諸侯之志」者也。云歲者，巡守之明歲以爲始也者，王十二年，六服朝貢既更迭而徧，巡守殷國之事又畢，故於次年更端復始也。其新王卽位，則當以元年爲始，《公羊》閏二年何注云：「禘祫從先君數，朝聘從今君數。」大宗伯注說：「服朝亦以元年爲始是也。」云「屬猶聚也」者，《州長》注同。云「自五歲之後，遂間歲徧省也」者，賈疏云：「但經「歲與三歲、五歲云存覲省，至七歲、九歲、十一歲不云省。不言者，以五歲已言省，義可知，故直見其事意也，是以鄭皆連省而言也。」云「七歲省而召其象胥，九歲省而召其贊史，皆聚於天子之宮教習之也」者，此謂行人召侯國之象胥，贊史來至王國，則於王宮內爲次舍，聚而教習言語、辭命、書名、聲音之等

也。《漢書·食貨志》說孟春行人采詩，獻之大師，比其音律，以聞於天子。《方言》劉歆《與揚雄書》亦說周道人以歲八月巡路，窠代語僮謠歌戲。道人即行人也。彼雖非七歲九歲省邦國時事，然亦行人諭言語，協辭令，諭書名，協聲音之，尚矣。方苞、孔廣森並謂象胥瞽史皆王官，使至其國而屬諭之，不聚於天子之宮，亦通。云「故書協辭命作叶詞命」者，段玉裁校改「叶」爲「汁」。阮元云：「《釋文》亦作叶。又《春官·大史》注云「故書協作叶」，與此注相應。」案：段、阮校是也。詳後。鄭司農云「象胥，譯官也」者，《說文·言部》云：「譯，傳譯四夷之言者。」《象胥》云：「掌蠻夷閩貉戎狄之國使，掌傳王之言而諭說焉。」是譯官也。云「叶當爲汁，詞當爲辭，書或爲叶辭命」者，蜀石經「或爲」上有「亦」字。段玉裁校改「叶當爲汁」爲「汁當爲叶」，云：「協見《大史》，辭見《大祝》。兩「當」皆當作「讀爲」，聲類皆同也。司農必易汁爲叶，易詞爲辭者，叶辭義較親切也。」徐養原云：「叶汁見《大史》。《說文·司部》：「詞，意內而言外也。」《辛部》：「辭，訟也，从舌，舌猶理辜也，舌理也。」是言詞作詞，辭訟作辭，截然二字。故書叶詞命，原本嘗誤。杜子春注《大史》曰：「叶，協也。書亦或爲協，或爲汁。」蓋漢時詞辭已濫用，司農意在曉俗，不暇考證字體也。

凡注內言當作某者多類此。「案：段、徐說是也。凡注例云書或爲某者，或本之字多與所讀之字正合。此注云「書或爲叶辭命」，明故書作汁詞，先鄭讀爲叶辭也。至叶汁二字聲類雖同，而叶即協之重文，汁則爲協之借字，義甚疏遠。儻故書本作叶，先鄭讀爲汁，則是舍義近之叶，而就義遠之汁，例不可通，足知其誤。協，《大戴禮記·朝事》篇作「計」，王引之謂亦汁字之誤。云「玄謂胥讀爲誥」者，《天官·敘官》注同。段玉裁云：「《說文·言部》曰：「誥，知也。」《大宰·序官》注亦云：「胥讀爲誥，謂其有才知，爲什長。」《秋官·序官》注不言讀爲誥而此言之者，互見也。」引《王制》曰「五方之民，言語不通，胥欲不同，達其志，通其欲，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者，欲，《釋文》作「慾」，云「本多作欲」。蜀石經作嗜欲，與《禮記》同。俗本並作嗜慾。嘉靖本上作者欲，下仍作慾。蜀石經二字並作欲，今據正。案：嗜即嗜之段字，慾則欲之俗體也。鄭以《王制》分方立名，此總名爲象，故引彼文而釋之。並詳《序官》疏。云「此官正爲象者，周始有越重譯而來獻，是因名通言語之官爲象胥」者，越，上蜀石經有「南」字。「名」字舊本並脫，今據蜀石經及宋大字本補。《後漢書·馬融傳》李注引此注並與蜀石經同。通言語者，通達異方



言語之謂。《御覽·四夷部》引《尚書大傳》云：「交趾之南，有越裳國。周公居攝六年，制禮作樂，天下和平，越裳以三象重譯而獻白雉。」言此者，明四方之中獨取南方名官之意，《敘官·象胥》注云「周之德先致南方」是也。云「謂謂象之有才知者也」者，謂訓有才知，《天官·敘官》注義亦同。云「辭命，六辭之命也」者，《大祝》六辭，一曰祠，二曰命，先鄭彼注云：「祠當爲辭，謂辭令也。命，《論語》所謂爲命裨諝草創之。」後鄭云：「一曰祠者，交接之辭。」此注蓋謂辭命卽《大祝》之「一曰命」，以其爲六辭之一，故曰辭命，與彼一曰祠讀爲辭者不相涉也。云「瞽，樂師也」者，《春官·敘官》注云：「凡樂之歌，必使瞽矇爲焉，命其賢知者以爲大師、小師。此瞽亦兼大師、小師等而言，與《樂師》來瞽」專據瞽矇者小異，必屬瞽者，將以聽聲音也。云「史，大史、小史也」者，「官爲衆史之長，屬之者，將以論書名也。云「書名，書之字也，古曰名」者，《外史》注義同。引《聘禮》曰「百名以上」者，《聘禮記》云：「百名以上書于策，不及百名書于方。」彼注亦云：「名，書文也，今謂之字。此引之者，證書字古曰名也。云「至十一歲又徧省焉」者，承上注九歲省後，間一歲，至十一歲則又徧省，而脩達瑞節等五事也。云「度，丈尺也」者，《內宰》注同。云「量，豆、區、

釜也」者，釜，輔之借字，《考工記·攻金之工》注同。豆、區、釜，見《左·昭三年傳》，詳《內宰》疏。云「數器，銓衡也」者，《廣雅·釋器》云：「一稱謂之銓。」《文選·緒淵碑文》李注引韋昭《漢書注》云：「銓，稱錘。」案：銓卽權也。《合方氏》「同其數器」，注亦釋爲權衡。凡五權、五量、五度，通爲數器。此及《合方氏》並以度量與數器分舉，故知數器惟據銓衡言也。云「法，八法也，則，八則也」者，法，亦注用今字也。賈疏云：「據《大宰》云：「八法治官府，八則治都鄙。」諸侯國有都鄙官府，以此法則治之，故須脩之。云「達同成脩，皆謂脩其法式，行至則齊等之也」者，《廣雅·釋詁》云：「達，通也；脩，治也。」《說文·門部》云：「同，合會也。下又訓成爲平。四者訓義小異，同爲齊等之言。齋法式行至，謂王使齋諸法式，至諸侯國，考校齊等之。賈疏云：「經瑞節、度量、牢禮、數器，下至法則等八者，皆天子法式之等，當豫脩治，使輕重大小方圓皆正，然後將以齊諸侯器物，故云行至則齊等之。」云「成，平也」者，《調人》注同。云「平其僭踰者也」者，僭踰，若左《哀六年傳》吳微魯百牢之類。賈疏云：「若牢禮云侯伯子男卿大夫士，依上文及《掌客》多少皆有常，不得僭上，故云平其僭踰也。」云「王巡守，諸侯會者各以其時之方」者，謂周制與虞制同，如

春巡守東岳，則東方諸侯總會，餘三時三方亦然，不必如朝覲法每方各分趣四時也。云：「書曰遂覲東后是也」者，《堯典》文，僞孔本人《舜典》。彼云：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覲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脩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贊，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禮。歸格於藝祖，用特。」彼云「肆覲東后」，此引「肆」作「遂」者，肆遂義同。《史記·五帝本紀》《封禪書》、《漢書·郊祀志》、《續漢書·律曆志》、《後漢書·肅宗紀》、《白虎通義·巡守》篇、《公羊·隱八年傳何注》、《風俗通義·山澤》篇，引《書》亦並作「遂」，蜀石經作「肆」，疑依孔書改。《公羊》徐疏引鄭《書注》云：「東后，東方之諸侯也。」案：《書》說四時巡守之法，《王制》說亦略同。依鄭此注義，則周天子巡守亦分四時，各至當方之岳以朝諸侯，歲終而徧，《書》僞《周官》云：「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僞孔傳云：「周制，十二年一巡守，春東，夏南，秋西，冬北，故曰時巡。考正制度禮法於四岳之下，如虞帝巡守然。覲四方諸侯，各朝於方岳之下。」說亦與鄭同。又《書》說四時巡守皆以四仲之月，周制當亦然。依

《通典·占禮》引鄭《書注》義，云：「每歸用特者，明祭一岳即歸也。」《白虎通義·巡守》篇亦云：「巡守所以四時出者何？當承宗廟，故不踰時也。」即鄭說所本。《舜典》僞孔傳則謂夏自東岳至南岳，歷四時，徧四岳，然後歸。二義不同，而皆有難通，未知孰是。至《通典》又引崔氏《禮義宗》亦申鄭說，而云唐虞五載巡守一嶽，三十年徧四嶽，周則四十八年矣，則為時尤疏闊，不足據也。云「其殷國，則四方四時分來如平時」者，此亦誤以殷國與殷見為一。《大宗伯》注云：「殷見，四方四時分來，終歲則徧。」蓋殷同即在王都，故仍六服分為四方，每方又分四部，四時分來，如平時朝覲法也。賈疏云：「謂分四方，各逐春夏秋冬如平時；若六服盡來，即與平時別也。」金鶚云：「諸侯朝覲，經典並無分方分時之說。至謂殷國亦分時分方，則尤謬。夫殷見之禮，四方諸侯畢至，故有殷名。若殷國止一方來朝，何以謂之殷乎？天子巡守，諸侯隨時分方而朝者，一年而周也。今殷國不周行四方，止在一處，豈有僅會一方而三方不會乎？若謂久淹於外以待諸侯，或既歸而復出，皆於義無取，而空多繁費，有是禮乎？若謂亦一年而周，所行不遠，何必如此稽留乎？若謂殷國在畿內，而四方四時分來，總不得謂之殷也，況殷國必不在畿內乎？」案：金

說是正鄭、賈之誤，亦詳。職方氏疏：「凡諸侯之王事，辨其位，正其等，協其禮，賓而見之。」王事，以王之事來也。《詩》云：「莫敢不來王。」《孟子》曰：

「諸侯有王。」【疏】：「凡諸侯之王事者，即前會同、朝覲、宗遇之事。」云：「辨其位，正其等，協其禮，賓而見之者。」大司馬云：「設儀辨位以等邦國。」注云：「辨，別也。別尊卑之位。」此官與彼爲官聯也。賈疏云：「位謂九十、七十、五十步之位，等謂尊卑之等，謂冕服、旌旗、武車之類皆有等級，禮謂牢饗燕積膳之禮，以此禮等賓敬而見之也。」釋文云：

賓，劉云應言「擯」，《小行人職》同。案：賈釋賓爲賓

敬，蓋讀賓如字，與劉、陸讀異，非也。《小行人》云：「大客則

擯」，注云：「擯者，擯而見之王。」即用此文，則鄭本讀賓爲

擯，劉、陸即據彼注校此，深得鄭指。《象胥》云：「凡其出

入送逆之禮節幣帛辭令而賓相之。」鄭注亦以擯釋賓，與此

經可互證。擯作賓者，用借字也。詳《大宗伯》疏。又《覲

禮》：「郊勞。」注說諸侯入王，大行人有郊勞之事，此經不言

者，文略，詳前疏。注云：「王事，以王之事來也」者，《小

行人》：「凡諸侯入王。」先鄭注云：「入王，朝於王也。」此王

事亦謂入王之事，詳彼疏。引《詩》云：「莫敢不來王」者，《商

頌·殷武》篇文。鄭彼箋云：「世見曰王。」又引《孟子》曰：

「諸侯有王」者，毛居正云：「《孟子》無此。《小行人》注引

《春秋傳》：「諸侯有王，王有巡守」是也。傳寫誤作「孟子」。

案：毛校是也。孔繼汾、黃丕烈說同。今所傳《孟子外書》

四篇，其《孝經篇》有此語，蓋即采此注僞作，不足據。《左

傳》義，詳《小行人疏》。引此者，證諸侯朝王謂之王事

也。若有大喪，則詔相諸侯之禮。詔相，左右教

告之也。【疏】：「若有大喪則詔相諸侯之禮」者，《宰夫》注

云：「大喪，王、后、世子也。」賈疏云：「大喪言若，見有非

常之禍，諸侯爲天子斬，其有哭位、周旋、擗踊、進退皆有禮

法，須有助而告教之也。」莊存與云：「吉禮則射人詔相

之。」注云：「詔相，左右教告之也」者，《爾雅·釋詁》

云：「詔，相、導、左右、助、勸也。」《說文·言部》云：「詔，

告也。」此詔相諸侯之禮，亦謂左右導助教告其禮也。若

有四方之大事，則受其幣，聽其辭。四方之大

事，謂國有兵寇諸侯來告急者。禮動不虛，皆有贊幣，以崇

敬也。受之，以其事入告王也。《聘禮》曰：「若有言，則以

束帛如享禮。」【疏】注云：「四方之大事，謂國有兵寇諸侯來

告急者」者，《小司徒》云：「大事謂戍事也。」此謂要服以內

侯國被兵寇，使臣以事來告也。《小行人》云：「小客則受其幣而聽其辭，則此官所掌者爲大客可知。」云「禮動不虛，皆有贊幣以崇敬也」者，贊俗字，前注及《大宗伯》注並作摯，當據正，各本並誤。摯幣，亦謂玉帛皮馬之屬。以崇敬者，所以敬事天子也。其邦國相告亦然。《左》哀七年傳云：「魯師入邾，邾茅夷鴻以束帛乘韋，自請救於吳。」是邦國兵寇告急亦用幣之事。云「受之，以其事入告王也」者，明諸侯使臣不得親告王，必由大行人以達，故大行人既受其幣，又聽其辭，乃以其來告之事入告於王也。《左》襄十一年傳云：「樂盈過於周，周西鄙掠之，辭於行人」，事亦略同。引《聘禮》曰：「若有言則以束帛如享禮」者，彼注云：「有言，有所告請若有所問也。」《春秋》臧孫辰告羅于齊。公子遂如楚乞師，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皆是也。」引之者，證彼云「有言」，卽此聽其辭；彼云「束帛」，卽此受其幣也。賈疏云：「彼雖是諸侯自相告，告天子亦然，故引爲證也。」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小聘曰問。殷，中也。久無事，又於殷朝者及而相聘也。父死子立曰世。凡君卽位，大國朝焉，小國聘焉。此皆所以習禮考義、正刑、德以尊天子也，必擇有道之國而就脩之。鄭司農說殷聘以《春秋傳》曰：「孟僖子如齊

殷聘，禮也。」【疏】「凡諸侯之邦交」者，謂侯國君臣交接往來之事。《大戴禮記·朝事》篇作「使諸侯世相朝，交歲相問，殷相聘」。似古讀爲「凡諸侯之邦」絕句，「交」字屬下「歲相問」爲句。案：此云「凡諸侯之邦交」，猶《司儀》云「凡諸侯之交」，自是以「邦交」總曰問聘朝之事。《大戴記》似西漢禮家誤讀，抑或傳寫譌衍，不足取證。賈疏云：「謂同方嶽者一往一來爲交，謂己是小國朝大國，己是大國聘小國，若敵國則兩君自相往來，故《司儀》有諸公諸侯皆言相爲賓是也。但春秋之世有越方嶽相聘者，是以秦使術來聘，吳使札來聘，時國數少，故然，非正法也。」云「歲相問也，殷相聘也」者，《聘義》云：「故天子制諸侯，比年小聘，三年大聘。」鄭彼注云：「比年小聘，所謂歲相問也；三年大聘，所謂殷相聘也。」彼說與此經同。云「世相朝也」者，諸侯相朝年數，《春秋》家說與此經差異。《左》文十五年「曹伯來朝」，傳云：「諸侯五年再相朝。」此謂五年再朝也。又《昭》十二年傳，說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問朝，再朝而會，杜注謂「三年一朝，六年一會」。孔疏引《釋例》謂兼諸侯朝天子及自相朝。此謂三年一朝、六年再朝也。又昭三年傳，說晉文、襄令諸侯「歲聘，五歲朝」。《國語·魯語》亦謂先王制諸侯，五年一朝。此並謂五年一朝也。三者之

文，舛互不合。文十五年孔疏爲之說云：「諸侯之邦交者，將以協近鄰，結恩好，安社稷，息民人，土宇相望，竟界連接。一世一朝，疏闊大甚，其於閒暇之年，必有相朝之法。《周禮》言世相朝者，以其一舊一新，彼此未狎，於此之際，必須往朝，舉其禮之大者，不言唯有此事。五年再相朝，正是周禮之制，《周禮》文不具耳。文襄之霸，其務不煩諸侯，以五年再朝往來大數，更制三年一聘五年一朝，所以說諸侯也。昭十三年「歲聘閒朝」，是周之諸侯朝天子之法。沈氏以爲諸侯五年再相朝及昭十二年，皆爲朝牧伯之法；以閒朝以講禮與再朝而會，是二歲之朝與六年之朝，大率言之，是五年之內再相朝也。但魯非曹之伯國，而沈云朝牧伯之禮；又昭十三年朝盟主之法，亦無明證。沈氏之言，未可從也。」案：《王制》孔疏引《鄭志》說，謂五年再朝爲夏殷之法。又引鄭《駁異義》說，謂歲聘閒朝之屬，文無所出，不用其義。具詳前疏。沈文阿謂五年再相朝及三年一朝爲朝牧伯之法，又謂三歲之朝與六年之朝，大率言之，是五年之內再相朝，其說固不足據。孔氏謂五年一朝正是周禮之制，亦與此經不合。又謂歲聘閒朝非諸侯自相朝法，則又與昭十三年疏義自相抵牾。惟云《周禮》世相朝是舉其禮之大者，不言唯有此事，則自是通論。蓋《左氏》所云，多

後世權時更變之法，與此經周公致太平之初制，勢固不能盡合，而邦交疏數亦自有斟酌變通之道，必謂非父子立，即不可相朝，是亦膠固之論矣。注云「小聘曰問」者，賈疏云：「《聘禮》云「小聘曰問，不享」是也。大聘使卿，小聘使大夫也。」詒讓案：《聘禮》《鄭目錄》云：「大問曰聘。諸侯相於久無事，使卿相問之禮。小聘使大夫。」據鄭說，則聘問散文亦通。故《毛詩·小雅·采芣》傳云：「聘，問也。」《曲禮》云：「諸侯使大夫問於諸侯曰聘。」即所謂小聘曰問也。然則問使大夫亦得曰聘矣。云「殷，中也」者，《爾雅·釋詁》文。《掌客》注亦同。中者，謂中間閒闊，與中年中歲義異。云「久無事，又於殷朝者及而相聘也」者，賈疏云：「《聘義》、《王制》皆云「三年一大聘」，此不言三年而云殷者，欲見中間久無事，及殷朝者來及亦相聘，故云殷，不云三年也。若然，《聘義》與《王制》皆云「比年一小聘」，此云歲相問不云比年者，取歲歲之義也。」案：諦玩注意，蓋謂殷聘與《掌客》殷膳義同。殷者皆中間閒闊之謂，自閒歲以上通得謂之殷，不論年數多少，其至數者亦必以閒歲爲限耳。《王制》所云，則是諸侯聘天子法，鄭所不取，賈并引之，非也。久無事者，《聘禮記》云「久無事則聘焉」，鄭彼注云「事謂盟會之屬」是也。殷朝者及「義頗難解，賈亦

無釋。竊意鄭蓋謂有殷聘亦有殷朝，朝不必限以世。凡《春秋》非新君即位而相朝者，皆殷朝也。此殷聘實含兩義，一則中間久無事而相聘，一則中間遇有小國之君來殷朝者，大國君不報朝，則亦聘以報之，故云久無事又於殷朝者及而相聘也。至《大宗伯職》：「殷覲曰視，鄭彼注云『殷猶衆也』」，與此注訓爲中異，則此注殷朝與彼不相涉也。云「父死子立曰世」者，《國策·秦策》高注云：「父死子繼曰世。」案：此「世相朝」與前「蕃國世」見「之世」義同，但世朝亦言其至疏之限，實則非繼世亦有相朝之法也。云「凡君即位，大國朝焉，小國聘焉」者，證世相朝之義。賈疏云：「按文元年，公孫敖如齊，傳曰：『凡君即位，卿出竝聘。』」謂已卿往聘他，他卿來聘已，是總語也。云「大國朝焉，已是小國，已往朝大國。小國聘焉，已是大國，使聘小國。」治讓案：《左》襄元年傳云：「九月，邾子來朝，禮也。冬，衛子叔，晉知武子來聘，禮也。凡諸侯即位，小國朝之，大國聘焉，以繼好結信，謀事補闕，禮之大者也。」彼據它國來朝聘即位之君言，故云小朝大聘。此注據即位之君朝聘它國言，故云大朝小聘，與《左傳》文異而旨同。又案：《通典·凶禮》引《五經異義》云：「諸侯未踰年，出朝會與否？」《春秋公羊說》云：「諸侯未踰年，不出境，在

國中，稱子，以王事出，亦稱子，非王事而出會同，安父位，不稱子。鄭伯伐許，未踰年，以本爵，譏不子也。」又《嘉禮》引《異義》云：「《左氏》說：『妾子爲君，當尊其母，有三年之喪而出朝會，非禮也，故譏魯宣公。』」又引鄭駁亦謂服閒無王事，不得出朝會。又《左傳》文元年孔疏引何休《左氏膏肓》，以爲三年之喪使卿出聘，於義《左氏》爲短。鄭康成箴云：「《周禮》：『諸侯邦交，歲相問，殷相聘，世相朝。』《左氏》合古禮，何以難之。」依許、鄭諸說，蓋諸侯即位，未除喪，得使卿出聘，不得相朝會，是則世相朝必俟三年喪畢也。又《左傳》文十五年疏云：「凡諸侯相朝，皆小國朝於大國，或敵國相爲賓，或彼君新立此往朝焉，或此君新即位自往朝彼，皆是世相朝也。襄元年邾子來朝，傳曰『凡諸侯即位，小國朝之』，是此新立而彼朝之也。文九年，曹伯襄卒，十一年，曹伯來朝，傳曰『即位而來見也』，是彼新立而朝此也。則知春秋之時，猶有世朝法，與《周禮》合也。」云「此皆所以習禮考義，正刑一德，以尊天子也」者，《大戴禮記·朝事》篇云：「是故一朝而近者三年，遠者六年，有德焉，禮樂爲之益習，德行爲之益脩，天子之命爲之益行。然後使諸侯世相朝，交歲相問，殷相聘，以習禮考義，正刑一德，以崇天子。故曰朝聘之禮者，所以正君臣之

義也。又王制云：「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考禮、正刑、一德，以尊天子。」鄭蓋兼取彼二文。《穀梁》隱十一年傳云：「天子無事，諸侯相朝，正也。考禮脩德，所以尊天子也。」公羊隱七年何注云：「古者諸侯朝罷朝聘，爲慕賢考禮，一法度，尊天子。」《書鈔·禮儀部》引《白虎通》云：「諸侯相聘，爲相尊敬也，故諸侯朝聘天子逮鄰國也。往朝聘之，問天子無恙，法度得無變更，所以憲禮、正刑、一德，以尊天子者也。義並略同。云：必擇有道之國而就脩之者，謂朝聘必先就有道之國，而與脩習禮考義、正刑、一德之事也。云：鄭司農說殷聘以《春秋傳》曰，孟僖子如齊殷聘，禮也者，賈疏云：按《左氏》昭公九年傳曰：『孟僖子如齊殷聘，禮也。』按服彼注云：『殷，中也。自襄二十一年叔老聘於齊，至今積二十一年聘齊，故中復盛聘。』與此中年數不相當。引之者，年雖差遠，用禮則同，故引爲證也。」案：據賈引服說，與鄭此注同；杜注訓殷爲盛，與鄭服異。

## 周禮正義卷七十二

### 小行人掌邦國賓客之禮籍，以待四方

之使者。禮籍，名位尊卑之書。使者，諸侯之臣使來者

也。【疏】掌邦國賓客之禮籍，以待四方之使者者，賈疏

云：「大行人待諸侯身，小行人待諸侯之使者。其邦之禮

籍，則諸侯及臣皆在焉。」注云「禮籍，名位尊卑之書」

者，名位尊卑，謂若九儀上下之差著於冊籍者，即「掌訝邦

國之等籍是也。《說文·竹部》云：「籍，簿書也。」《左》成

二年傳云：「晉侯使鞏朔獻捷於周，王以鞏伯宴而私賄，使

相告之曰：「非禮也，勿籍。」杜注云：「籍，書也。」案：《左

傳》說非禮勿籍，明凡協禮者無不著於籍矣。云「使者，諸

侯之臣使來者也」者，即後文大客小客是也。賈疏云：「即

時聘殷覲是也。令諸侯春入貢，秋獻功，王親受

之，各以其國之籍禮之。」貢，六服所貢也。功，考

績之功也。秋獻之，若今計文書斷於九月，其舊法。【疏】

「令諸侯春入貢，秋獻功」者，謂小行人以令布之邦國，使依

時入貢獻功，與大司馬、職方氏爲官聯也。大司馬云：

「施貢分職，以等邦國。」此春入者即彼所施之貢，秋獻者即

彼所分之職，有職則有功也。此皆於聘覲之外，歲時使使

者來，諸侯不親其事。賈疏云：「此云貢，即《大宰》九貢，

是歲之常貢也。必使春入者，其所貢之物，並諸侯之國出

稅於民，民稅既得，乃大國貢半，次國三之一，小國四之一，

皆市取美物，必經冬至春，乃可入王，以是令春入之也。秋

獻功者，物皆秋成，諸侯亦法秋，故秋獻之。案：賈說大

國、次國、小國所貢之數，即據《大司徒》注五等國所食之數

言之，其說未塙，詳《大司徒》疏。又案：此人貢獻功，分屬

春秋，蓋據近畿侯甸諸服言之。其距王國較遠者，或可一

時并獻，故射義云：「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注云：

「歲獻，獻國事之書及計偕物也。此貢即計偕物，功即國事

之書。蓋因秋獻，并入春貢，故書貢得同時偕至，斯亦王者

綏懷遠方之微指矣。林喬蔭云：「諸侯之於天子也，有歲

事，有時事。歲事者，君親行之，《大宗伯》「朝覲宗遇會

同」，以其或一歲一行，或數歲一行，故爲歲事。商頌云：

「歲事來辟，勿予禍適」是也。時事者，遣使達於天子，《小

行人》「令諸侯春入貢，秋獻功，王親受之」，以其行於春秋



二時，故爲時事。《左傳》僖十二年，管仲曰「若節春秋，來承王命」，襄二十六年，韓宣子曰「晉土起將歸時事於宰旅」，皆是也。」云「王親受之」者，明諸侯雖不親來，王則親受之，示重其事、通其情也。云「各以其國之籍禮之」者，謂以禮待其使者也。賈疏云：「卽上所掌禮籍尊卑多少不同。」注云「貢，六服所貢也」者，六服卽《大行人》侯甸男采衛要六服有貢物之法。《穀梁》桓十五年傳云：「占者諸侯時獻於天子，以其國之所有。」卽此春人貢也。賈疏云：「對九州外之服無此貢也。」云「功，考績之功也」者，謂其政治之成也。《書·舜典》云「三年考績」，僞孔傳云：「三年有成，故以考功。」案：依此經之義，則諸侯比歲獻功，與唐虞之制「三年考績」，法異而義同。《春秋繁露·考功名》篇云：「考績之法，考其所積也。天道積聚衆精以爲光，聖人積聚衆善以爲功。考試之法，大者緩，小者急，貴者舒，而賤者促。諸侯月試其國，州伯時試其部，四試而一考。天子歲試天下，三試而一考。前後三考而絀陟，命之曰計。」案：此諸侯比歲獻功，卽董子所謂天子歲試天下也。云「秋獻之，若今計文書斷於九月，其舊法」者，惠棟云：《續漢志》劉昭注，盧植曰：「計斷九月，因秦以十月爲正故。」凡諸侯入王，則逆勞于畿。鄭司農

云：「入王，朝於王也。故《春秋傳》曰『宋公不王』，又曰『諸侯有王，王有巡守』。」【疏】凡諸侯入王則逆勞于畿者，諸侯來至距王城五百里之畿，則小行人爲使，往勞之也。其禮以《覲禮》約之，當亦皮弁用璧，如郊勞之禮。據《大行人》云上公三勞，侯伯再勞，子男一勞，則畿勞之禮，蓋唯上公有之，侯伯子男並無也。《覲禮》賈疏謂五等同有畿勞，非也。黃以周云：「《聘禮》、《覲禮》，皆主侯伯中諸侯言。經曰郊勞，不曰畿勞，則畿勞非五等諸侯之通制可知矣。《小行人》云「凡」者，統下郊勞、眡館等言。有畿勞，則逆之爲上賓；有郊勞、眡館諸事，則承之爲承賓。此小行人之通例也。賈疏誤會《小行人》文，故於《覲禮》、《聘禮》並不可通。」案：黃說是也。互詳《大行人》疏。《國語·周語》云：「敵國賓至，行理以節逆之。」《左傳》僖三十年孔疏引賈逵云：「理，吏也，小行人也。」是逆賓爲小行人之通職。又《詩》上云：「邦有賓客，則與行人送逆之。」則諸侯有畿勞者，其歸，小行人當亦送至於畿。經不言者，文不具也。注鄭司農云「入王，朝於王也」者，《大行人》云「諸侯之王事」是也。凡諸侯見於天子，並謂之王。《詩·曹風·下泉》云「四國有王」，鄭箋云：「有王，謂朝聘於天子也。」《國語·周語》云「荒服者王」，又云「有不王則

修德」；《魯語》云「先王制諸侯，使五年四王」；《周語》韋注云：「王，王事天子也。」互詳《大行人》疏。云「故《春秋傳》曰宋公不王」者，《左》隱九年傳文。賈疏云：「不王，不宗觀於王。案：賈所述，蓋賈、服義。杜注云：不共王職，與先鄭義異，非。引又曰「諸侯有王，王有巡守」者，《左》莊二十三年傳，曹劌語。賈疏引《左傳注》云：「有王，朝於王。案：此亦賈、服義。杜注云：王，從王事，亦非。及郊勞、胝館、將幣，為承而擯。視館，致館也。承猶承也。王使勞賓於郊，致館於賓，至將幣，使宗伯為上擯，皆為之承而擯之。」【疏】及郊勞、胝館、將幣，為承而擯者，三事皆此官為承擯也。郊勞兼遠郊近郊。公侯伯備有「郊勞」，子男唯有近郊勞而已。胝館以下，則五等諸侯通有之。注云「視館，致館也」者，視，舊本並作胝，今據蜀石經正。凡經例用古字作胝，注例用今字作視，詳《大宰》疏。致館，即《覲禮》之賜舍也。館舍義同，據王言之謂之賜，據使者言之謂之胝，謂之致，其事一也。賈疏云：「《聘禮》及下《司儀》皆云致館，故同之也。云胝者，使卿大夫往胝，觀其可否。云致者，致使有之。」云承猶承也者，《大戴禮記·保傅》篇云：「博聞強記，接給而善對

者，謂之承。承者，承天子之遺忘者也。《藝文類聚·職官部》引《風俗通》云：「承者，承也。」是承承義通。《說文·奴部》云：「丞，翊也。」《左》哀十八年傳，說楚使子國帥師請承，杜注云：「承，佐也。」此承擯亦所以佐上擯而翊贊之者，與《肆師》佐饋義同也。丁晏云：「《聘禮》大夫為承擯，《大戴·朝事》作「承擯」。古承承通用。云「王使勞賓於郊」者，《覲禮》云：「至于郊，王使人皮弁用璧勞。」注云：「郊謂近郊，去王城五十里。《小行人職》曰「凡諸侯入王則逆勞于畿」，則郊勞者大行人也。」依鄭彼注，則郊勞小行人從大行人也。云「致館於賓」者，《覲禮》「天子賜舍」，注云：「以其新至，道路勞苦，未受其禮，且使即安也。賜舍猶致館也。所使者司空與？」小行人為承擯。」然則胝館，小行人從司空也。云「至將幣」者，賈疏云：「謂至廟將幣三享。」云「使宗伯為上擯」者，《大宗伯》云「朝覲會同則為上相」，注云：「出接賓曰擯，人詔禮曰相。」是上擯即上相也。賈疏云：「惟謂將幣時大宗伯為上擯，於郊勞及胝館二者不使大宗伯為上擯者，以其使者或大行人，官卑，何得使大宗伯為擯也。當別遣餘官為上擯，小行人為承擯。而言宗伯為上擯者，取《宗伯》成文，為將幣而言也。」方苞云：「《國語·周語》：「敵國賓至，卿出郊勞。」《覲禮》：「王

賜侯氏，命諸公奉篋服。」則郊勞宜使卿。」劉台拱云：「諸公相爲賓，郊勞致館皆主君親之，王雖不親行，亦當使卿。然則此二事，皆大行人爲上賓，小行人爲承賓歟？」案：方、劉說近是。鄭《覲禮》注謂司空致館，大司空卽卿也。以次差之，自當大行人爲上賓。惟彼注謂郊勞使大行人，則中大夫也。以《聘禮》郊勞使卿例之，天子勞來朝諸侯不當殺於彼，鄭、賈說似未塙。若然，郊勞亦使卿，大行人爲上賓，其小行人爲承賓則同。云「皆爲之承而賓之」者，承，蜀石經作承。案：通郊勞、眠館、將幣而言。此小行人爲承賓，皆謂四時朝覲，其會同則肆師爲承賓，詳彼疏。凡四方之使者，大客則賓，小客則受其幣而聽其辭。賓者，賓而見之王，使得親言也。受其幣者，受之以入告其所爲來之事。【疏】「大客則賓」者，《大行人》云：「凡諸侯之王事，賓而見之。」賓，賓字通。此爲侯國使臣之王事，禮殺，故小行人賓見之。賈疏云：「大客，則《大行人》云『大客之儀』，一也。彼鄭云：『大賓，要服以內諸侯，大客謂其孤卿。』則此大客爲要服以內諸侯之使臣也。」云「小客則受其幣而聽其辭」者，《大行人》注云：「蕃國其君爲小賓，臣爲小客。」又謂蕃國君無朝貢之歲，則其

臣亦無聘親大禮可知。據《大行人》云：「若有四方大事，則受其幣，聽其辭。」此小客蓋亦以大事特來告者，以其禮殺，故小行人受幣聽辭也。注云：「賓者，賓而見之。」

王，使得親言也」者，賈疏云：「則時聘殷親之時，行旅賓人見王，王與使之親言也。」云「受其幣者，受之以入告其所爲來之事」者，《大行人》注謂蕃國君無玉瑞，則臣來亦無玉，此幣蓋亦束帛之屬，詳彼疏。此則小行人聽其辭以轉達於王，明王不親見也。此小客卑於九州內之大客，故禮彌殺，不得賓見王。賈疏謂「蕃國使臣是夷人，不能行禮，故直聽其辭而已。」義未咳。使適四方，協九儀。賓客之禮，朝、覲、宗、遇、會、同，君之禮也；存、覲、省、聘、問，臣之禮也。適，之也。協，合也。【疏】

「使適四方，協九儀」者，謂小行人自奉使而往邦國也。賈疏云：「自此以下皆是小行人使適四方之事。使適四方，向諸侯之國，所至之國則合九等之儀。九儀，則上《大行人》九儀，命者五，爵者四是也。」云「賓客之禮」者，卽《大宗伯》之「賓禮」，亦與彼爲官聯也。云「朝覲宗遇會同，君之禮也，存覲省聘問，臣之禮也」者，此君專指邦國之君，臣則通王臣及侯國之臣言之。賈疏云：「存覲省三者，天子

使臣撫邦國之禮。聘問者，是諸侯使臣行聘時聘殷親問天子之禮。其禮已備於上，小行人略言之也。注云

「適，之也」者，《說文·辵部》云：「適，之也，宋魯語。」適卽適之隸變。云「協，合也」者，《大史》注同。達天下之

六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以金爲之；道路用旌節，門關用符節，都鄙用管節，皆以竹爲之。此謂邦國之節也。達

之者，使之四方，亦皆齋法式以齊等之也。諸侯使臣行覲聘，則以金節授之，以爲行道之信也。虎、人、龍者，自其國

象也。道路，謂鄉遂大夫也。都鄙者，公之子弟及卿大夫之采地之吏也。凡邦國之民遠出至他邦，他邦之民若來

人，由國門者，門人爲之節；由關者，關人爲之節。其以徵令及家徙、鄉遂大夫及采地吏爲之節，皆使人執節將之以

達之，亦有期以反節。管節，如今之竹使符也。其有商者，通之以符節，如門關。門關者與市聯事，節可同也，亦所以

異於畿內也。凡節，有天子法式，存於國。【疏】達天下之六節者，與掌節爲官聯也。此與下「成六瑞」「合六幣」

並卽《大行人》達瑞節之事。賈疏云：「此經亦是適四方之事。言達天下之六節者，據諸侯國而言；《掌節》所云，據

畿內也。虎節、人節、龍節者，據諸侯使臣出聘所執。旌節、符節、管節者，據在國所用。注云此謂邦國之

節也。賈疏云：「對掌節所掌者兼主王國之節也。」云「達之者，使之四方亦皆齋法式以齊等之也」者，與《大行人》注義同。六節有法式，必齊等，乃可以通行天下，故此

官主贊大行人以法式達之四方也。云「諸侯使臣行覲聘，則以金節授之，以爲行道之信也」者，《掌節》注云：「使卿

大夫聘於天子諸侯，行道所執之信也。則此覲聘兼諸侯聘天子及自相聘言之。」賈疏云：「知是使臣行所執者，見《掌

節》云「凡邦國之使節，山國用虎節」，故知此亦使臣所執也。諸侯身行不須節，以其尊著，故不須也。按《掌節》云

「守邦國者用玉節」，注云：「謂諸侯於其國中玉節之制，如王爲之，以命數爲大小。」此不達玉節者，文略耳，亦達可知。」云「虎、人、龍者，自其國象也」者，《掌節》注云：「山多

虎，平地多人，澤多龍，以金爲節鑄象焉。必自以其國所多者，於以相別爲信明也。」所謂自其國象也。云「道路謂鄉

遂大夫也」者，《掌節》注同。此謂邦國鄉遂之吏。《鄉射禮》注謂小國鄉大夫，命，州長士不命。以此推之，則大國

次國鄉大夫再命，州長士一命，其遂大夫以下，各降於鄉

等，可遞推也。五等侯國制鄉遂，詳《大司馬》疏。賈疏

云：「按《掌節》注變鄉遂言道路者，容公邑大夫及小都大都之吏。今此旌節中何知不亦容都鄙之吏，而以都鄙吏在管節中者，彼都鄙用角節，文在上，當直是都鄙之主，此都鄙用管節，最在下，明都鄙吏在其中。若然，邦國之中，都鄙主及吏同用管節矣。」案：賈說是也。依《掌節》注，公邑用節與采邑同。此經都鄙吏既別用管節，則公邑吏當與鄉遂大夫同。鄭不言者，文不具也。云「都鄙者，公之子弟及卿大夫之采地之吏也」者，此「公」為五等諸侯之通稱。侯國君之子弟亦食大都，卿大夫亦食小都及家邑，與王國同。唯所食里數，則依國大小降殺不等，其置采吏亦同也。云「凡邦國之民遠出至他邦，他邦之民若來入，由國門者門人為之節，由關者關人為之節」者，《掌節》注云：「凡民遠出至于邦國，邦國之民若來入，由門者司門為之節，由關者司關為之節。」彼注據王民出至邦國，邦國民人至王畿而言，此注據邦國之民自相出入為言，其事則同。此云門人即司門，關人即司關也。云「其以徵令及家徙，鄉遂大夫及采地吏為之節」者，《掌節》注義同。謂國內往來不由門關，則有地治之吏授之節也。依鄭、賈義，則徵令家徙在鄉遂者，鄉遂大夫為之旌節，在都鄙者，則采地大夫為之管節，與畿內采邑之吏亦用旌節者異也。云「皆使人執節將之以達之」

者，賈疏云：「《比長》云：『邦之民徙於郊，則從而授之。』明皆將送使達前所也。」云「亦有期以反節」者，亦據《掌節》文。云「管節如今之竹使符也」者，管節，蓋截竹為節，若樂器之管。漢竹使符亦以竹為之，故舉以為況。詳《掌節》、《典瑞》疏。云「其有商者，通之以符節，如門關，門關者與市聯事，節可同也」者，明商與民同用符節也。賈疏云：「《掌節》云『貨賄用璽節，門關用符節』，各別。《司關》既言『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門市節既相聯，此中無貨賄用璽節，明同用符節可知，故為此解也。」詒讓案：門關與市聯事，即《司關》所云「聯門市」，亦即大宰之官聯也。聯，當從黃丕烈校改，連，詳《大宰》、《司關》疏。云「所以異於畿內也」者，賈疏云：「畿內貨賄用璽節，門關用符節，畿外同用符節，是異也。」云「凡節，有天子法式存於國」者，猶王國之節有法式藏於掌節也。成六瑞：王用璚圭，公用桓圭，侯用信圭，伯用躬圭，子用穀璧，男用蒲璧。成，平也。瑞，信也。皆朝見所執以為信。【疏】成六瑞者，與典瑞為官聯也。賈疏云：「此亦通四方。若然，諸侯國無鎮圭，因言之。六瑞，玉人所造。典瑞之令小行人直平知得失而已。不言達六瑞者，諸侯受命已得

之，不令別作法式以齊，故不言達也。云「王用瑱圭」者，段玉裁云：「《天府職》：『凡國之玉鎮』，注『故書鎮作瑱』。鄭司農云：『瑱讀爲鎮。』此瑱字正同，不注者，省文互見。」案：六瑞名制並詳《大宗伯》疏。 注云「成，平也」者，

《調人》注同。謂平其文瑒及尺寸等，《大行人》注云：「平其僭踰者也。」云「瑞，信也」者，《春官·敘官》：「典瑞」注云：「瑞，符信也。」云「皆朝見所執以爲信」者，《典瑞》注云：「人執以見曰瑞。」凡鎮圭，王執以祭天地宗廟及朝旦夕月等，桓圭以下皆五等諸侯朝見王及自相朝所執，其聘問用瑒圭，不得用此六瑞也。 合六幣：圭以馬，璋

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故。合，同也。六幣，所以享也。五等諸侯享天子用璧，享后用琮，其大各如其瑞，皆有庭實，以馬若皮。皮，虎豹皮也。用圭璋者，二王之後也。一王後尊，故享用圭璋而特之。《禮器》曰：「圭璋特一，義亦通於此。其於諸侯，亦用璧琮耳。子男於諸侯，則享用琥璜，下其瑞也。凡二王後，諸侯相享之玉，大小各降其瑞一等。及使卿大夫覲聘，亦如之。」【疏】「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者，此圭璋卽《玉人》之瑒圭璋，與六瑞之圭璧

不瑒者異。六玉形制，並詳《大宗伯》疏。凡皮馬與幣，對文則幣專爲幣帛，通言之則皮馬亦爲幣。故《校人》云「飾幣馬」。《國語·齊語》云「桓公使諸侯罷馬以爲幣」，韋注云：「幣，圭以馬也。此並以馬爲幣是也。賈疏謂「圭以馬，璋以皮」者本非幣帛，以用之當幣處，故總號爲幣」，乃沿鄭《校人》注之誤，詳彼疏。云「璧以帛，琮以錦」者，亦

《玉人》之瑒璧琮也。《說文·帛部》云：「錦，襄邑織文也。」案：帛謂璧色帛及玄纁，詳《大宗伯》疏。孔廣森云：「六幣帛先於錦，攷之禮典，皆大事用帛，小事用錦。如《聘禮》，享以束帛，私覲以束錦；公食大夫侑以束帛，大夫相食侑以束錦；《冠禮》：『醴賓酬以束帛』，《昏禮》：『饗從者，酬以束錦』。大氏古人尚純，於幣亦然，錦有雜文，斯次帛之下矣。」凌廷堪云：「束帛則加璧，束錦則加琮，琮下璧一等，則束錦亦下束帛一等也。」云「琥以繡，璜以黼」者，繡黼並刺帛成文，詳《畫纁》疏。 注云「合，同也」者，《廣雅·

釋詁》同。謂玉與幣各相合同不得差舛也。云「六幣，所以享也」者，謂朝禮禮畢後享獻之幣，卽《大行人》說五等諸侯皆廟中將幣，享是也。賈疏云：「對上文六者是朝時所用也。」云「五等諸侯享天子用璧，享后用琮，其大各如其瑞」者，賈疏云：「《玉人》云『瑒琮九寸，諸侯以享天子』，注

云：「享，獻也。《聘禮》，享君以璧，享夫人以琮。」引此者，欲明后用琮，故《覲禮》享天子云「束帛加璧」，是其施於天子也。不言享后，文不具。言九寸，據上公而言。明侯伯子男皆如瑞。知子男享天子亦用璧琮者，《覲禮》摠稱「侯氏用璧」，明五等同也。」案：賈說是也。《聘禮》注云：「君享用璧，夫人用琮，天地配合之象也。此享王用璧，后用琮，義與彼同。大各如其瑞者，公用璧琮九寸，侯伯用璧琮七寸，子男用璧琮五寸，各依其瑞玉之尺度，不降也。又依鄭此注義，則凡公非王後，享王后亦用璧琮，不得用圭璋。《左傳》昭五年孔疏申此注義，謂凡公享王並圭以馬，享后並璋以皮，非鄭指也。云「皆有庭實，以馬若皮者，賈疏云：「按《覲禮》：「享皆束帛加璧，庭實唯國所有，奉束帛，匹馬卓上，九馬隨之，中庭西上」，是其以馬也。《聘禮》「奉束帛加璧享，庭實皮則攝之」，是其用皮也。《聘禮記》曰「皮馬相間可」是也。」論讓案：鄭言此者，欲見公以下至子男，享玉幣之外，仍以皮馬之等為庭實也。鄭《聘禮記》注云：「間猶代也。上物有宜，君子不以所無為禮。畜獸同類，可以相代。依鄭彼注義，則庭實皮馬隨所有而用之，是用圭享者亦可用皮，用璋享者亦可用馬。此經圭馬璋皮，文取相配，實可互用也。其璧琮琥璜，亦以皮馬為庭

實，《覲禮》、《聘禮》璧以帛，仍有皮馬是也。《老子》云：「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亦據庭實言之。云「皮，虎豹皮也」者，《聘禮》注義同。黃以周云：《郊特牲》：「虎豹之皮，示服猛也；束帛加璧，往德也。」皆據享禮為文。凡享禮，諸侯自相為及聘賓於其君，皆用虎豹，不獨享天子為然也。《聘禮》「享有庭實，皮則攝之，鄭注「皮，虎豹之皮」，是聘賓用虎豹之證也。聘賓享諸侯用虎豹皮，則諸侯自相為亦可知矣。若聘賓覲諸侯及諸侯之待使臣，則用麋鹿皮，鄭《聘禮》注：「凡君於臣，臣於君，麋鹿皮可也。」臣於君，謂私覲，庭實設四皮，及介以儷皮。君於臣，謂使者歸，君使卿贈如覲幣，及食饗以侑幣，酬幣，庭實皆有皮。大夫於大夫，亦用麋鹿皮，鄭注賓問卿云「庭實設四皮，麋鹿皮」是也。然則用虎豹皮者諸侯禮，故諸侯以之享天子，聘賓以之享諸侯，用麋鹿皮者大夫禮，故主國之君以之待聘賓，聘賓亦以之私覲，以之問卿大夫。」案：黃說甚覈。《周書·王會篇》云：「參方玄繚璧，虎豹皮十二。」亦諸侯享王庭實用虎豹皮之證。《左·襄四年傳》：「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管子·輕重甲篇》云：「發朝鮮不朝，請文皮氈服而以為幣乎。」《淮南子·道應訓》云：「散宜生得玄豹、黃熊、青豸、白虎、文皮干

合，以獻於紂。高注云：「文皮，①虎豹之皮也。」爾雅·釋地云：「東北之美者，有斥山之文皮焉。」郭注云：「虎豹之屬，皮有縹綵者是也。」管子·小匡篇又云：「桓公知諸侯之歸己也，故使輕其幣。諸侯以縷帛布鹿皮四介以爲幣，齊以文錦虎豹皮報。」國語·齊語亦載其事，彼用鹿布爲國幣者，乃桓公故殺其禮，以示厚往薄來，實非正法。賈·聘禮疏謂：「齊語爲臣聘君，降於天子，用麋鹿皮，非也。」云「用圭璋者，二王之後也，二王後尊，故享用圭璋而特之者，賈疏云：『按玉人『璧琮九寸，諸侯以享天子』言九寸，則上公之禮，上公用璧琮，則圭璋是二王後明矣。言而特之者，惟有皮馬無束帛可加，故云特。如是，皮馬不上堂，陳於庭，則皮馬之外別有庭實可知。』」論讓案：「左昭五年傳云：『享覲有璋，』蓋亦據二王後享后言之。鄭知用圭璋而特之者，以經云：『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帛錦繡黼以外，仍有庭實之皮馬，此圭璋直云皮馬，不云帛錦繡黼，明惟有皮馬，更無他幣，故知其特也。引『禮器曰：圭璋特者，彼注云：『圭璋特，朝聘以爲瑞，無幣帛也。』云『亦通於此』者，謂『禮器』本據朝聘所用圭璋而言，不謂享玉；然此享玉之圭璋但有皮馬，無所加之幣帛，則亦可謂之特，是『禮器』之義可通於此也。『書·康王之誥』云：

「皆布乘黃朱，賓稱奉圭兼幣曰：『一臣衛，敢執壤奠。』」孔疏引鄭注云：「此幣圭以馬，蓋舉王者之後以言耳。諸侯當璧以帛，亦有庭實。」云「其於諸侯亦用璧琮耳」者，亦謂二王後與平諸侯同也。賈疏云：「見玉人職云：『琮八寸，諸侯以享夫人』，明享君用璧琮八寸，是下享天子一寸。如是，明二王後相享，不可同於天子用圭璋，則用璧琮可知。言是兩公自相朝，二王後稱公，是於諸侯還同二王後可知。」論讓案：「依此注義，則公侯伯自相享用璧帛，享夫人當用琮錦；而『聘禮』受享束帛加璧，夫人玄纁束帛加琮，彼聘享夫人亦用琮，而合以帛者，或聘享與朝享不同與？」云「子男於諸侯，則享用琥璜，下其瑞也」者，賈疏云：「《觀禮》，子男已入侯氏用璧琮中，則此琥璜不知何用。」二王後自相享，退入璧琮，則子男自相享，退用琥璜可知。且子男朝時用璧，自相享，降一等，故用琥璜。案：此經上四玉並爲享幣，故鄭賈以此琥璜亦爲享幣。而『禮器』云「琥璜爵」，鄭注云：「天子酬諸侯，諸侯相酬，以此玉將幣也。」《聘禮》注說同，是又爲酬幣矣。《詩·小雅·鹿鳴》孔疏兼取此文說之云：「天子酬諸侯以繡黼，而琥璜將

①「文」原訛「皮」，據楚本改。



之。今攷饗禮酬幣雖無文，然據《公食大夫禮》侑幣以束帛，饗禮降於食禮，而六幣之差，繡黼卑於帛錦，則天子酬諸侯雖用琥璜，或不必合以繡黼。若如孔說，是禮降而幣轉殺，差次違舛，殆未足馮也。云「凡二王後諸侯相享之玉，大小各降其瑞一等」者，等，蜀石經作「寸」，賈疏云：「玉人云：『璪琮八寸，諸侯以享夫人。』禮重無用八寸之法，<sup>①</sup>明是上公九寸，降一等至八寸。上公既降一寸，則侯伯子男各降一等可知。」二王後相朝，敵，無用相尊之法，明亦降一寸，見子男者雖退入琥璜，亦降一寸可知。若然，知五等諸侯自相朝，圭璋亦如其命數，其相享璧琮等，則降一寸。知者，《玉人》云：「璧琮八寸，諸侯以享夫人。」據上公會，不云圭璋朝所執者，明圭璋自朝天子所執。故《聘禮》云「所以朝天子，圭與纁皆九寸」，上公之玉也。「問諸侯朱綠纁八寸」，注云：「於天子曰朝，於諸侯曰問，記之於聘文互相備。」以此上公爲然，侯伯子男可知也。案：依鄭、賈說，則二王後及上公相享用璧琮八寸，侯伯相享用璧琮六寸，子男相享用琥璜四寸，各降其瑞一等也。云「及使卿大夫覲聘亦如之」者，賈疏云：「直言覲聘亦如之，不分別享與聘，則聘享皆降一等，同。」故《玉人》云：「璪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覲聘。」此據上公之臣圭璋璧琮皆降一等，其餘侯

伯子男降一寸明矣。其子男之臣享諸侯不得過君，用琥璜可知。「若國札喪，則令賻補之；若國凶荒，則令調委之；若國師役，則令槁檜之；若國有福事，則令慶賀之；若國有禍戕，則令哀弔之。凡此五物者，治其事故。」故書賻作傳，槁作藁。鄭司農云：「賻補之，謂賻喪家，補助其不足也。若今時，室戶，則官與之棺也。藁當爲槁，謂槁師也。玄謂師役者，國有兵寇以戕病者也。使鄰國合會財貨以與之。《春秋》定五年夏，歸粟於蔡是也。《宗伯職》曰：「以檜禮哀困敗。禍戕，水火。」【疏】「若國札喪則令賻補之」者，以下並以凶禮，嘉禮令侯國交相往來之事，與大宗伯爲官聯也。《大戴禮記·朝事》篇文並同。賈疏云：「此文雖皆單言國，亦據諸侯而言。按《宗伯》云「以喪禮哀死亡」，此云「國札荒則令賻補之」，不同者，彼據弔葬致哀，此據設財物補其不足，相包乃具也。」云「若國凶荒則令調委之」者，《大司徒》注云：「調者，謂禮物不備相給足也。」委與委積義同。調委，謂相給致其委積也。賈疏云：「《宗伯》云「以荒

①「重」，《周禮注疏》作「經」。

禮哀凶札」，不同者，言哀凶札者，自貶損，故《曲禮》云「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之類是也；此云「調委者，令他人以財調委之，亦相包乃成也。」云「若國師役則令槁檜之」者，葉鈔《釋文》：「槁」作「槁」，《羣書治要》同。案：槁即槁之俗。賈疏云：「但凶禮有五，惟不見恤禮，以義差之，當於師役中兼之。」云「若國有福事則令慶賀之」者，賈疏云：「嘉禮有六，此惟言賀慶」者，其飲食、冠昏、賓射、饗燕之法，皆當國自行，非是相交通之物，故此不言之。《宗伯》嘉禮歸脈膳，此不見者，諸侯無自相歸脈膳法故也。」云「凡此五物者治其事故」者，此與下經並云「五物」，與《大司徒》「鄉三物」事異而義同。彼注云：「物猶事也。」此五者並侯國邦交之餘事，此官皆以法令治之。注云：故書「賁作傳」者，賁傳聲類同。段玉裁云：「司農從今書作賁，其實傳可訓爲附益，《說文》不收賁字。」案：段說是也。云「槁作槁」者，舊本作「槁爲槁」，蜀石經作「槁作槁」。今案：槁槁並誤字，惟「作」字與《釋文》合，不誤。上云「賁作傳」，則此不宜別云「爲」矣，今據正。槁，舊本及石經並誤，今依宋本作「槁」。阮元云：《釋文》：「槁檜，苦報反。作槁，古老反。」宋本、錢鈔本載《音義》：「槁皆作「槁」，與《地官·敘官》、石經合。按《釋文》：「槁檜，苦報反。作槁，古老

反。」①本白明白之甚。禾槁字切古老，與枯槁字切苦浩，槁勞字切苦報，迥不同也。學者不知音紐分別，乃如治絲而棼矣。此經故書作禾槁字，鄭本作槁檜，从木，槁即槁也。」案：阮說最析。此經故書作從禾之槁，先鄭讀爲從木之槁，與《地官·敘官》正同。但彼正文仍從故書作槁，此經則徑改作槁，小異耳。單行本《釋文》出「作槁」二字，其「作」字是也，「槁」則傳寫之誤。陸書凡音古老反者，皆從禾之槁，若從木之槁，則無古老之音，槁尤爲俗體，皆不足據也。詳《地官·敘官》疏。鄭司農云「賁補之，謂賁喪家，補助其不足也」者，從今書作賁釋之。《既夕禮》云：「知死者贈，知生者賁。」鄭彼注云：「賁之言補也，助也。貨財曰賁。」《白虎通義·崩薨》篇云：「賁者助也，所以相佐助給不足也，貨財曰賁。」此國札喪，則官以貨財給有喪之家，亦所以補助其不足，故謂之賁補，《大戴禮記·王言》篇云「優但以補不足」是也。賁，互詳《宰夫》疏。云「若今時一室二尸則官與之棺也」者，亦舉漢法爲況。云「槁當爲槁，謂槁師也」者，《地官·敘官》、槁人「先鄭注讀同。《大戴禮記·朝事》篇亦作「槁」，即先鄭所據也。槁，舊本並誤槁，今依

①「古」原作「苦」，據阮元《周禮校勘記》改。

上文正。槁，蜀石經及舊本並誤槁，今依岳本正。阮元云：「槁本上聲，槁勞則讀去聲，猶勞本平聲，勞來則讀去聲也。淺人乃別製槁字，鄭注無此從牛之槁。」案：阮說亦是也。凡槁師字，鄭並作從木之槁，詳《地官·敘官》及《牛人》疏。云：玄謂師役者，國有兵寇以廣病者也。者，國因被兵寇，而致財廣民病，即所謂圉敗之等是也。云：使鄰國合會財貨以與之者，《大宗伯》注說禴禮，云：同盟者合會財貨以更其所喪是也。云：《春秋》定五年夏，歸粟於蔡是也。者，《春秋經》文。引之者，證師役槁禴之事。《大司徒》注亦引此文，詳彼疏。引《宗伯職》曰「以禴禮哀圉敗」者，圉敗，蜀石經作「國敗」。案：《大宗伯》疏引馬本作「國敗」。此引之者，明此槁禴與彼義同，亦證師役為有兵寇之事也。云：禍戕，水火者，《大宗伯》注義同。《大戴禮記·朝事》篇戕作災，古今字。此注例用今字，亦當作災，詳《膳夫》疏。及其萬民之利害為一書，其禮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逆順為一書，其悖逆暴亂作慝猶犯令者為一書，其札喪凶荒厄貧為一書，其康樂和親安平為一書。凡此五物者，每國辨異之，以反命于王，以周知天下之故。

慝，惡也。猶，圖也。【疏】「及其萬民之利害為一書」者，謂若職方氏掌辨邦國之人民，周知其利害，及山師川師所辨，皆為一書也。賈疏云：「此總陳小行人使適四方，所采風俗善惡之事。」云：「其禮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逆順為一書者，禮俗與《大宰》八則「六曰禮俗以馭其民」同。《士均》云：「以和邦國都鄙之政令刑禁與其施舍，禮俗喪紀祭祀，皆以地熾惡為輕重之灋而行之，掌其禁令。」是禮俗等四者，皆士均以王命令侯國所守以為治者。此官察其順命與否而為一書也。云：「其悖逆暴亂作慝猶犯令者為一書者，《說文·言部》云：「諄，亂也。重文悖，諄或從心。暴，經例用古字當作譌，詳《地官·敘官》疏。《朝事》「猶」作「欲」，義同。此察邦國民志之不順者，若匡人匡邦國而觀其慝是也。鄭《詩·魯頌譜》說魯君云：「其有大罪，侯伯監之，行人書之，似即本此經。若然，此五物所書，雖主於民，亦兼及國君與？」云：「其札喪凶荒厄貧為一書者，此陳民之疾苦也。厄即厄之隸譌。《切經音義》引《蒼頡篇》云：「厄，困也。」「鄉師」，《遺人》作「難阨」，字同。《鄉師》注云：「難阨，饑乏也。」厄貧亦謂民貧乏不能自存，故與札凶同書。云：「其康樂和親安平為一書者，此紀民之和樂也。云：凡此五物者，每國辨異之，以反命于王，以周知天下之

故」者，《朝事》「辨」作「別」，義同；「故」作「政」，形近而誤。

謂五事各自爲總編，又以每國別異其子曰也。都宗人注

云：「反命，還白王。」賈疏云：「各各條錄，別爲一書，以報

上也。」詒讓案：《漢書·食貨志》云：「孟春之月，行人振

木鐸徇于路，以采詩，獻之大師，比其音律，以聞於天子，故

曰王者不窺牖戶而知天下。」方言：劉歆與揚雄書說，周

適人以歲八月巡路，宋代語僮謡歌戲。又雄答書云：「嘗

聞先代輶軒之使，奏籍之書，皆藏於周秦之室。輶軒之使

即行人，此五物之書即輶軒使者奏籍之書也。蓋大則獻五

物之書，小則采詩及代語僮謡歌戲，與大行人屬象胥諭言

語、協辭令、屬譬史諭書名、聽聲音、事略相類。諸書所言，

與此經足互相備。此云「周知天下之故」，亦猶班云「不窺

牖戶而知天下」矣。適人即行人，互詳《敍官》疏。注云

「慝，惡也」者，《胥師》注同。《詩·大雅·民勞》云「無俾作

慝」，毛傳亦訓爲惡。云「猶圖也」者，《神仕》注同。

### 司儀掌九儀之賓客擯相之禮，以詔儀

容、辭令、揖讓之節。出接賓曰擯，人贊禮曰相。以

詔者，以禮告王。【疏】「掌九儀之賓客擯相之禮」者，九

儀，見《大行人》職。凡擯相者爲紹擯，贊大宗伯、小行人

也。賈《大宗伯》、《大行人》疏，謂五等諸侯紹擯皆爲上。

案《敍官》，此官爵爲上中士，疑十擯即此官也。云「以詔儀

容辭令揖讓之節」者，儀容即下文行人之儀及《保氏》六儀

賓客之容是也。辭令即《大行人》之辭命，注云：「六辭之

命也。揖讓，即下文上揖、時揖、天揖及三讓之等。三者皆

有尊卑降殺之節，此官掌其法以詔王也。」注云「出接

賓曰擯，入贊禮曰相」者，《大宗伯》注義同。賈疏云：「擯

即下文交擯而在門外是也。相，下文「及廟唯上相入」是

也。①云「以詔者，以禮告王」者，《大宰》注云：「詔，告

也。賈疏云：「即下文云「詔王儀」是也。將合諸侯，則

令爲壇三成，宮，旁一門。」合諸侯，謂有事而會也。

爲壇於國外，以命事。宮謂壇土以爲牆處，所謂爲壇壇宮

也。天子春帥諸侯拜日於東郊，則爲壇於國東；夏禮日於

南郊，則爲壇於國南；秋禮山川丘陵於西郊，則爲壇於國

西；冬禮月四瀆於北郊，則爲壇於國北。既拜禮而還，加

方明於壇上而祀焉，所以教尊尊也。《覲禮》曰「諸侯覲於

①「及」原訛「入」，據《周禮注疏》改。

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是也。王巡守殷國而同，則其爲宮亦如此與？鄭司農云：「三，成，三重也。《爾雅》曰「丘」成爲敦丘，再成爲陶丘，三成爲昆侖丘。《詩》三重。《疏》將合諸侯，則令爲壇三成者，《大戴禮記·朝事》篇文略同。此掌王大會同之禮。合諸侯，兼大行人時會殷同二者而言。令爲壇，謂諸侯既朝於廟，王將命政事於壇，則司儀以法令掌舍爲之。賈疏謂封人爲壇，蓋亦兼令之也。云「宮旁一門」者，《掌舍》云：「掌上之會同之舍，爲壇壝宮，棘門。」此宮卽壇宮，門卽棘門，四方方有一門也。注云「合諸侯謂有事而會也」者，鄭意會

合義同，卽《大宗伯》所云「時見曰會」也。實則經亦含「殷見曰會」之。知非四時朝覲者，以朝覲常禮皆於廟行之，不別爲壇也。有事而會，《左》昭三年傳文。《大宗伯》注亦引彼文爲說，詳彼疏。云「爲壇於國外以命事」者，於舊本並作「于」，今據蜀石經正。《大宗伯》注云：「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既朝覲，王爲壇於國外，合諸侯而命事焉。」是也。賈疏云：「宮方三百步，明在國外也。言命事，則上《大行人》云「時會以發四方之禁」，禁卽九伐，是其事也。云「宮謂壇上以爲牆處，所謂爲壇壝宮也」者，蜀石經及宋大字本並無下一爲「字」。《掌舍》「壇壝宮」注

云：「謂王行止宿平地，築壇，又委壇上，起墼埒以爲宮。」《覲禮》注云：「宮謂壇上爲埒，以象牆壁也。」焦循云：「蓋四面壅土爲矮牆，每方之中，闕之作門，鄭云「諸侯入壇門」是也。」詒讓案：《覲禮》注謂「壇上爲埒象牆壁」，則與宮室之牆不同，故云爲牆處。《周書·王會》篇說成周之會，埒有內臺、中臺、外臺、營牆，卽壇及壇牆也。互詳《掌舍》疏。云「天子春帥諸侯拜日於東郊則爲壇於國東，夏禮日於南郊則爲壇於國南，秋禮山川丘陵於西郊則爲壇於國西，冬禮月四瀆於北郊則爲壇於國北」者，釋爲壇所在地。《禮月》下蜀石經及宋大字本並有「與」字。《覲禮》云：「天子乘龍，載大旂，象日月升龍降龍，出拜日於東門之外，禮日於南門外，禮月與四瀆于北門外，禮山川丘陵於西門外。」鄭注云：「此謂會同以春夏秋冬也。」又云：「爲宮者於國外，春會同則於東方，夏會同則於南方，秋會同則於西方，冬會同則於北方。」說與此同。賈彼疏云：「四方之壇，並宜在四郊之內。以其拜日之等於近郊，退來就壇，明壇在近郊之內。但去城不知遠近，或四方皆依成數，東方八里，南方七里，西方九里，北方六里，四方此其定分。案《職方》，王會同或出畿，在諸侯之國，故職方氏令諸侯其待之事則無常數。」案：四時壇異方及四時分祭之說，經無正

文、鄭、賈蓋以意推之。故繼公謂四時會同，皆爲壇壝宮於國門外之南方以受朝；又謂禮日以下三禮與拜日相屬而舉之，東門、南門、北門、西門，卽壇壝宮之四門。並與鄭義異。金鶚云：「《觀禮》及《司儀》皆但言爲壇，並不言隨時而設于其方。鄭說於經無據。且王必南鄉，《司儀》明言之，則壇必在南可知。若在東方、西方、北方、王將東鄉、西鄉、北鄉乎？若亦南鄉，則皆不正矣。」又云：「《觀禮》經文並無春夏秋冬字。《朝事儀》言天子帥諸侯朝日，亦不言春，是四時皆同也。蓋均是諸侯，安得以時而異其禮？如鄭說，是諸侯春夏會同者待之隆，秋冬會同者待之輕，此何說邪？且春但拜日，而夏則祀日，又何說邪？夫天神莫尊於日，而月則稍卑，山川丘陵則更卑矣。秋時會同，第帥之以祭山川丘陵，何其卑視之邪？惟四時皆並祭，大小兼行，斯無隆殺之嫌耳。」案：故、金之說，於禮似通，孫經世說亦同。但四禮同時並舉，恐非一日所能畢事，而拜日、禮日，一日之間兩有事於日，則又嫌煩瀆。《禮經》簡略，無可質證，今兩存以俟攷。云「既拜禮而還，加方明於壇上而祀焉」者，並據《觀禮》爲說。方明，詳《大宗伯》、《司盟》疏。賈《觀禮》疏據《大戴禮記·朝事》篇，唯言朝日，不言祀方明，謂邦國有疑則有盟事，朝日既畢，乃祀方明，若無疑，

王帥諸侯朝日而已，無祀方明之事。今審繹此注，鄭意似謂無論盟否，並先祀方明，賈說非也。云「所以教尊尊也」者，據《朝事》篇文。賈疏云：「言教尊尊者，天子親白拜日禮日之等，是尊尊之法，教諸侯已下尊敬在上者也。」引《觀禮》曰「諸侯覲於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上有二尋，深四尺是也」者，《觀禮》經末附載會同之禮，與此事同，故引以爲證。鄭彼注亦云：「四時朝覲受之於廟，此謂時會殷同也。」案彼云宮方三百步，卽所謂壇也。四門，卽此旁一門。謂於壇旁面各爲一門，四旁則四門也。壇廣深之度，詳後疏。又案：此合諸侯之宮，卽《觀禮》諸侯覲天子之宮，或謂亦稱明堂。《荀子·彊國篇》云：「築明堂於塞外而朝諸侯。」楊注云：「塞外，境外也。明堂，壇也。」謂巡狩至方岳之下，會諸侯，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上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於其上。《左氏傳》：「築王宮於踐土」，亦其類也。金鶚云：「古者壇壝皆謂之宮，《掌舍》『爲壇壝宮』，其證也。壇壝易成，故將會同則令爲之。若明堂宮室，豈一時可爲邪？況四岳明堂爲布政之宮，朝會之所，有天下必早建之，何待巡狩之日諸侯畢覲而始爲之乎？」案：金說是也。此經及《觀禮》、《朝事儀》言壇宮者，皆不云明堂，《盛德》言明堂則不云壇，明其非處也。《盛德》宮方三百

步之文，雖與觀禮偶合，然彼上文盛陳堂室戶牖之制，則非壇墼宮明甚。《孟子·齊宣王》曰：「人皆謂我毀明堂。」《史記·封禪書》：「泰山東北趾，古時有明堂處。」此泰山之明堂，蓋西周遺跡，亦常有堂室，故齊宣王欲毀之。若僅方三百步之墼墉，四尺露處之壇，則東遷至戰國已數百年，無不隳圯之理，何勞議毀。況此經將合諸侯，則令爲壇，《觀禮》亦言觀而爲宮，明皆臨時封築，禮畢則不復修治，豈有常在岱麓，久而不毀者乎？攷之於經，明堂亦有會同，《明堂位》所說是也。然惟東都及四岳有之，且非常禮。若常時在國，則合諸侯而助祭，率於明堂；合諸侯而會盟，率於壇宮。助祭之禮，尊祖配天，故於明堂舉宗祀之典；會盟之禮，質信明神，故於壇宮設方明之祀。其事異，其禮異，故其地亦異，不可傳合爲一也。《漢書·律曆志》引古文《伊訓》，云「伊尹祀于先王」者，宗祀之禮也。又云「誕資有牧方明」者，合諸侯而盟，因祀方明也。二事蓋不同處。而《漢志》載劉歆說，謂「冬至祀先王於方明，以配上帝」，似即提明堂，方明爲一，其說疏謬，與經不合。古者南郊與方岳皆有明堂，其四堂五室八个之制當同，必無以壇墼爲明堂者，楊說不足據也。云「王巡守殷國而同，則其爲宮亦如此與」者，明會同禮不異也。巡守者，謂王十二年巡守邦

國，至方嶽，合當方諸侯。《觀禮》注云：「王巡守至於方嶽之下，諸侯會之，亦爲此宮以見之」是也。殷國而同者，《大行人》有「殷同」，即《大宗伯》之「殷見曰同」，謂王不巡守則六服諸侯來見也。《職方氏》及《大行人》、《掌客》別有「殷國」，鄭謂即與「殷同」爲一，故此注云殷國而同。今案：殷國者，王不巡守，出在邦國而合諸侯，與殷同禮雖同，而在畿外，一在國城外，其事迥異。鄭此注及《職方氏》注並提而一之，賈疏亦謂殷國就王國左右爲壇如時會，並誤。詳《職方氏》疏。鄭司農云：「成，三重也」者，《廣雅·釋詁》云：「成，重也。」後鄭《觀禮》注引此經而釋之，亦同先鄭義。案：壇實四成，云「三成者，上一成即堂，不數也」，引《爾雅》曰：「丘，成爲敦丘，再成爲陶丘，三成爲昆侖丘」，謂三重者，釋丘文。蜀石經敦作頓，昆侖作崑崙。宋大字本亦作「崑崙」。郭本《爾雅》作「敦丘」、「崑崙丘」。案：敦，釋文音頓，石經疑涉陸音而誤。《毛詩·衛風·氓》傳及《釋名·釋丘》亦作頓丘。崑崙即昆侖之俗。《大宗伯》注亦作崑崙。此注《釋文》自作昆侖，今本不誤。此引以證「成爲三重之義」。《爾雅》郭注亦訓成爲重，與鄭義同。詔王儀，南鄉見諸侯，上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謂王既祀方明，諸侯上介皆奉其君之

旂置于宮，乃詔王升壇，諸侯皆就其旂而立。諸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東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門東，北面東上；諸男門西，北面東上。王揖之者，定其位也。庶姓，無親者也，土揖，推手小下之也。異姓，昏姻也。時揖，平推手也。《衛將軍文子》曰：「獨居思仁，公言言義，其間詩也。」一日三復，「白圭之玷」，是南宮縚之行也。天子信其仁，以爲異姓。謂妻之也。土揖，推手小舉之。【疏】詔王儀，南鄉見諸侯，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者，《大戴禮記·朝事篇》云：「天子南鄉見諸侯，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所以別親疎外內也。」賈疏云：「詔，告也。謂諸侯各就位立，王在壇亦立，司儀乃告王降壇，南向見諸侯，乃揖之。」金鶚云：「觀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會同與觀禮相似，故載在《觀禮》中，必不降至壇下而見諸侯也。」《司儀》云：「爲壇三成，王南鄉見諸侯」，可知天子不下壇也。案：金說近是。此經及《觀禮》皆無王降壇揖諸侯之文。鄭《觀禮》注云：「諸侯入壇門，或左或右，各就其旂而立。」王降階，南鄉見之，三揖。「賈彼疏謂據《燕禮》、《大射》，公降揖羣臣使定位，故知王亦然，亦以在壇會同與觀異。」此疏亦約《觀禮》注爲說。此蓋鄭以意推定，本非定論。黃以周亦謂《觀禮》與此

注升壇之說兩岐，是也。竊謂此經揖在壇前，蓋王既升壇，諸侯始入門，尚在壇下，各就左右而立，王卽於壇上遙揖之；王揖以後，乃設擯以升諸侯，王不必降壇也。蓋王立壇中，南鄉，以每等各三步計之，距壇下不過八步，從上揖下，尚不嫌其太遠，儻稍前，臨堂玷，則尤近矣。如是，則與此經及《觀禮》皆無不合，於理或有當乎。注云謂王既祀方明，諸侯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于宮，乃詔王升壇，諸侯皆就其旂而立者，于注例當作於各本並誤。賈疏云：「按《觀禮》云：『諸侯觀于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于宮，尚左，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四傳擯。天子乘龍，載大旂，象日月升龍降龍，出，拜日于東門之外，反，祀方明。」注引《朝事儀》曰：「天子冕而執鎮圭，尺有二寸，纁藉尺有二寸，播大圭，乘大路，建大常十有二旒，樊纓十有二就，貳車十有二乘，帥諸侯而朝日於東郊，所以教導尊也。退而朝諸侯。」由此二者言之，已祀方明乃以會同之禮見諸侯也。若然，《觀禮》上介奉君之旂置于宮，尚左，及公侯伯子男就其旂而立，并四傳擯者，並陳設其位，其立當在祀方明後，是以彼下文乃始云拜日之禮及祀方明之事。故彼置旂于宮之下，注云：「置于宮者，建之，豫爲其君見



王之位也。」是其未即位也。此鄭注依次第而言，故云「謂王既祀方明，諸侯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于宮，乃詔王升壇，諸侯皆就其旂而立」也。」詒讓案：此祀方明後，將行會同，表位及諸侯始入壇門之事。必建旂者，《左》昭十一年傳所謂會有表也。鄭以《覲禮》先言拜日，後言反祀方明，《朝事》先言朝日，後言退朝諸侯，參互定之，知祀方明在拜日之後，朝諸侯又在祀方明之後。故《王制》孔疏申鄭義云：「既告至之後，爲宮，加方明於壇，天子出東門外拜日，反祀方明，祀方明之後，乃徹去方明。未祀方明之前，未有見諸侯之事。皇氏以爲未祀方明之前已見諸侯，非也。」賈《覲禮》疏義與孔同。案：以此經及《覲禮》、《朝事記》覈之，諸侯既告至，當先特朝於廟，既一一朝畢，王乃總率以拜日，祀方明，乃升壇行會同之禮。未祀方明以前，止有特見於廟，未有旅見於壇之事。皇侃所謂見諸侯者，謂旅見也；以爲在祀方明之前，則亦在拜日之前矣。此與《覲禮》、《朝事》並不合，孔氏糾之是也。云「諸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東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門東，北面東上，諸男門西，北面東上」者，《覲禮》注亦同。《大戴禮記·朝事》篇說會同禮，王南鄉見諸侯後，云「公侯伯子男各以其旂就其位，諸公之國，中階之前」云云，與此

文同，故鄭據以爲說。《明堂位》及《周書·明堂》篇說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亦與此同。依此注說，則大會同之位與常朝覲異。《覲禮》云：「諸侯前朝，皆受舍于朝，同姓西面北上，異姓東面北上。」此常朝覲位也。會同之位與彼異，故《覲禮》說會同禮亦云「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明其敘爵而不分同姓異姓。《檀弓》注云「朝覲爵同同位」，卽謂此也。經言「三等揖者」，蓋於同爵之中，又以同姓、異姓、庶姓分列上下，王則每爵各爲「三」等揖耳。至《曲禮》云：「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寧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彼諸公尊而東面，諸侯卑而西面者，疑王每日常朝之位與朝覲會同又異，詳《大宗伯》疏。黃以周云：《覲禮》前朝受舍，同姓西面北上，異姓東面北上。受舍卽受次。會同之受次與朝覲同，同姓西面，異姓東面。西面者，在王之左，同姓爲先，亦尚左也。王未升壇之時，諸侯當先出次俟立，同姓西面，異姓東面，故王南鄉見之，得施土時天「三」揖。既揖之後，王升壇，諸侯皆入門，就旂而立，於是有諸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位。及其四傳擯，諸侯各執玉而前見王，於是公上等，侯伯中等，子男下等之位，東上卽尚左，「三」等亦尚左也。《朝事儀》云「天子南鄉見諸侯，上揖庶姓」云云，又「公侯伯子男各以

其旂就其位，諸公之位，中階之前，北面東上」云云，又「及其將幣也，公於上等」云云，其列位之異同，先後之次第，皆班班可考矣。鄭注以就旂而立，在王南鄉三揖之前，非特三揖無所施，與《朝事儀》文顯背。一案：黃據《朝事記》糾鄭，義亦得通。云：「王揖之者，定其位者，賈疏云：『此約《燕禮》云：『卿大夫皆入門右，北面立，公降階揖之，卿得揖，東廂西面，大夫得揖，中庭少進北面，其位乃定。』」此王揖，亦得揖乃定。有少別者，彼諸侯揖臣，臣皆北面，得揖就位；此五等立已在位，王揖之，逡巡而已，位乃定，是其別也。云：「庶姓，無親者也」者，《爾雅·釋詁》云：「庶，衆也。庶姓猶言衆姓，謂異姓之無親者，對下時揖異姓爲異姓之有親者也。《左》隱十一年傳云：『薛，庶姓也。』」與此義同。《大傳》云：「庶姓別於上，則以同姓五世親盡者爲庶姓，與此別。云：「上揖，推手小下之也」者，《說文·手部》云：「揖，攘也。一曰，手箸臂曰揖。攘，推也。」鄉飲酒禮云：「主人揖衆賓，賓厭介，介厭衆賓。」鄭彼注云：「賓之屬相厭，變於主人也。推手曰揖，引手曰厭。今文皆作揖。」江水云：「古人之揖，如今人之拱手而推之，高則爲天揖，平則爲時揖，低則爲土揖也。推手爲揖，引手爲揄，又謂之厭。」黃以周云：「拱手小下曰土揖，土揖下衡也。」

案：江、黃說是也。凌廷堪、朱大韶說竝同。拱手有推手、引手之分。推手者，推而致於前；引手者，引而斂於側也。禮古文分爲二字，今文則並作揖。《說文》揖字，前一義即所謂推手曰揖，後一義即所謂引手曰厭，許從今文也。推手小下之，則向下謂之土揖，土即地也，對向上爲天揖言之。云「異姓，昏姻也」者，《大宗伯》注云：「異姓，王昏姻甥舅。」詳彼疏。云「時揖，平推手也」者，平推手，適當上下之中，故謂之時揖，上法天，下法地，中法四時也。黃以周云：「拱手當心曰時揖，時揖平衡也。」引《衛將軍文子》曰：「以下者，賈疏云：『此《大戴禮》文，引之證有異姓之事也。』按：《大戴禮》云：「衛將軍文子問子貢曰：『蓋受教者七十有餘人，聞之孰爲賢？』」子貢對之，麻陳諸子行，遂陳南宮縚之行。此乃子貢之辭，而云「衛將軍文子曰」者，引篇名耳。一案：賈說是也。《大戴禮記》盧注云：「南宮縚，魯人也，字子容。」云「謂妻之也」者，釋《大戴禮》義，明與此經異姓同。《大戴禮》盧注云：「以爲異姓，謂以兄之子妻之也。」亦用鄭義。但鄭舉此證唯見異姓爲王女下嫁之國，實則外女來嬪亦其比例，故《大傳》注云：「異姓，謂來嫁者也。」二注各偏舉一隅，足互相備也。云「天揖，推手小舉之」者，推手小舉之，則向上，故謂之天揖也。黃以周云：

拱手小舉曰天揖，天揖上衡也。」及其擯之，各以其禮，公于上等，侯伯于中等，子男于下等。謂

執玉而前見於王也。擯之各以其禮者，謂擯公者五人，侯伯四人，子男三人也。上等、中等、下等者，謂所奠玉處也。

壇三成，深四尺，則一每一尺也。壇十有二尋，方九十六尺，則堂上二丈四尺，每等丈二尺與？諸侯各於其等奠玉，降拜，升成拜，明臣禮也。既，乃升堂，授王玉。【疏】

「及其擯之，各以其禮者，姜兆錫云：『擯者，王既揖，而設擯以升諸侯，即《觀禮記》四傳擯也。』金鶚云：『各以其禮，即謂公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也。』一案：姜、金說是也。此經專說擯儀，禮即謂三等尊卑之次，經文於擯儀之外，絕不及幣玉、鄭、賈以授玉為釋，非也。」云「公于上等，侯伯于中等，子男于下等者，謂先見公於庭，交擯傳辭訖，上擯則升壇，立於上等以擯詔之也。次見侯伯，則上擯立於中等，終見子男，則上擯立於下等，其儀並放此。蓋交擯時，本陳擯介於庭，既傳辭，則上擯當升壇相禮。《觀禮》雖不言其所立之處，以《聘禮》授玉時上擯立中庭推之，則《觀禮》侯氏入門時，上擯亦立中庭可知。侯氏既入門右，即奠圭，是奠玉亦於庭也。此會在壇，侯氏奠玉，則升壇各

於其等。是常觀上擯所立之位與侯氏奠玉同在庭，會同則上擯所立之位與侯氏奠玉同於壇上三等，足相比例也。況侯氏奠玉降拜之時，上擯當謁侯氏，延之升拜於其等，則立亦各於其等，固其宜矣。注云「謂執玉而前見於王也」

者，阮元云：「釋文出『見王』二字，則『於』當為衍文。」論讓案：鄭不知此經所言為擯儀，下經將幣乃為授玉，故誤謂此經為奠玉送玉各於其等之事，下經將幣則別為三享也。云「擯之各以其禮者，謂擯公者五人，侯伯四人，子男三人也者，並據《大行人》文。《觀禮》云「四傳擯」，彼注云：「王既揖五者，升壇設擯。四傳擯者，每一位畢，擯者以告，乃更陳列而升。其次，公也，侯也，伯也，各一位；子男俠門而俱東上，亦一位也。」王揖諸侯之後乃陳擯者，《觀禮》注云：「至庭乃設擯，則諸侯初入門，王官之伯帥之耳。是王揖諸侯升壇之後乃陳擯，與此經敘次正同。傳擯，即《大行人》及後諸公相為賓之交擯也。但此經所云各以其禮者，當依金鶚說，即謂五爵三等之差。鄭以為擯者之數，非經義也。云「上等等下等者，謂所奠玉處也」者，據《觀禮》云「侯氏入門右，坐奠圭」，鄭彼注云：「卑者見尊，奠摯而不授。但觀禮在廟，不為壇，則奠玉於庭；此在壇，則於三等壇奠玉，與彼異也。」云「壇三成者，深四尺，則

「等一尺也」者，此合上文及「覲禮」參互推校堂及「等深廣之度也。」鄭《覲禮》注云：「深謂高也，從上向下曰深。」

賈疏云：「二等爲一尺。發地一尺，上有三成，爲三尺，總四尺也。」論讓案：《公羊》莊十三年何注云：「上基三尺，上階三等曰壇。蓋無發地一尺，與「覲禮」不合，不足據。」云「壇有十二尋，方九十六尺」者，《覲禮》注云：「八尺曰尋，十有二尋則方九十六尺也。」案：方九十六尺即十六步也。官方三百步，壇居其中，則自壇至墻，每面各百四十二步也。云「則堂上二丈四尺，每等丈二尺與」者，《覲禮》注云：「三重者，自下差之爲三等，而上有堂焉。堂上方二丈四尺，上等、中等、下等每面十二尺。」案：此堂謂土堂也，上無屋，與宮室之堂異。《周書·王會》篇云：「成周之會，墀上張赤帟陰羽。天子南面立，唐叔、荀叔、周公在左，大公望在右，旁天子而立於堂上。」是會同之壇有堂之證。賈疏云：「上二丈四尺爲堂，王立之處，并祀方明之所。」黃以周云：「堂上方二丈四尺，加上等每面十二尺，其方四十八尺，又加中等每面十二尺，其方七十二尺，又加下等每面十二尺，其方九十六尺。」云「諸侯各於其等奠玉，降拜，升成拜，明臣禮也」者，《大戴禮記·朝事》篇云：「奠玉，降拜，升成拜，明臣禮也。」即鄭所據。《覲禮》云：「侯氏入門

右，坐奠圭，再拜稽首，擯者謁，侯氏坐取圭，升致命，王受之玉，侯氏降階東，北面再拜稽首，擯者延之曰升，升成拜，乃出。」案：凡禮之通例，君臣行禮，臣皆堂下再拜稽首，君待臣以客禮，下拜則辭之，然後升成拜。此王待諸侯以不純臣禮，故亦命升成拜也。又鄭《覲禮》注說會同禮云：

「其奠瑞玉及享幣，公拜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擯者每延之升堂致命，王受玉撫玉，降拜於下等。」然則奠玉與升成拜同等，降拜則各下奠玉一等。所云降拜於下等者，謂每下一等，不定爲壇之下等，故賈疏云：「公奠玉於上等，降拜於中等，侯伯奠玉於中等，降拜於下等，子男奠玉於下等，降拜於地。及升成拜，皆於奠玉之處。言成拜者，鄉於下拜之時，王使人辭，下拜之不成，故於升乃更成前拜，故云成拜。是敬上之禮，故云明臣禮也。」案：賈即依《覲禮》注義。龔崇義亦從賈釋，而引別說云：「一或可降拜者皆降於地，升成拜於奠玉之處也。」其說與鄭、賈異。黃以周亦云：「子男之升成拜尚在下等，則降拜爲降拜於地矣。」案：黃從龔氏別說是也。凡禮例，升拜必於堂，降拜必於庭。壇宮則以平地爲廷，壇三成皆堂也。中下二等雖卑於上等，然仍是堂而非廷。如鄭、賈說，則公侯伯降拜皆於堂，於例乖迕，足明其非也。云「既乃升堂授玉玉者，

賈疏云：「禮法，禮敵並授，禮不敵者訝受。此行臣禮，則諸侯皆北面授之於堂上也。王既受玉，約《聘禮》亦當側授宰玉。此壇上無玷，不得取《明堂位》「崇圻亢圭」為義也。」

論讓案：依《覲禮》，則侯氏先奠玉再拜，擯者辭以王欲親受，侯氏則由左升授王玉，乃降拜以送玉，擯者又延之升，乃升成拜，則降拜升成拜在升堂授王玉後。鄭以拜亦為送玉，故先云「降拜升成拜」；後云「既，乃升堂，授王玉」。禮之節次實不如是也。又案：授玉即正行朝禮。凡會同之禮，皆先朝於廟，後朝於壇，兩次行之。故《大宗伯》注說時會云：「既朝覲，王為壇於國外，合諸侯以命事」，說殷同亦云：「六服盡朝，朝禮既畢，王亦為壇，合諸侯以命政」是也。依此上下文，則不徒朝有兩次，其享及禮裸亦有兩次，蓋壇廟禮異，不嫌重複也。其將幣亦如之，其禮亦如之。將幣，享也。禮謂以鬱鬯裸之也。皆於其等之上。

【疏】其將幣亦如之者，謂朝而受玉也。朝享禮畢後，當有王命政事之事。以《覲禮》推之，蓋當侯氏告聽事之節。經不言者，或王一命於堂，不各於其等與？注云：將幣，享也者，賈疏云：「將幣者，即將幣三享，一也。但彼

大行人據在廟，此據在壇，云亦如之者，譬以帛，琮以

錦，如前公於上等之類。」姜兆錫云：「將幣，謂諸侯既見而進摯，即《覲禮記》「奠圭於纁上也。不言享者，舉大以包小也。《大戴禮·朝事篇》云：「及其將幣也，公於上等，所以別貴賤，序尊卑也。奠圭降拜，升成拜，明臣禮也。奉國地重物而獻之，明臣職也。」舉此推之，則將幣為受摯，而注誤以為受享益見矣。」金鶚云：「古者玉幣皆謂之幣，將幣指瑞玉，而三享亦在其中。鄭專指享言，非也。」案：姜、金說是也。此將幣，即謂王受玉之時，侯氏奠玉及升成拜，皆各於其等之上，如前注所說也。凡此經言將幣者八。《大史》云：「大會同朝覲，及將幣之日，執書以詔王。」《大行人》說五等諸侯朝覲之禮，云「廟中將幣三享」，文凡三見。此職後諸公相為賓之禮，云「及將幣，交摯三辭」；又諸公之臣相為國客之禮，云「及將幣，旅摯三辭」。《掌訝》說有國賓客云：「及將幣，為前驅。與此文而八，皆據朝聘授玉之正禮言之也。此職後文兩言將幣，鄭皆以授玉為釋，與亭別，自是的解。《掌訝》將幣為前驅」，注云：「道之以如朝」，則亦以為授玉之先可知。《大史》將幣，鄭無注。案彼文云「將幣之日」，凡授玉與享同日，而授玉在享之先。且以

①「將，原訛，掌」，據《掌訝》文改。

禮言之，授玉爲朝聘之正禮，亦重於享，則將幣之日「白指授玉之日」可知。賈疏於彼專以享爲釋，非經注義也。至《大行人》及此節之將幣，則鄭並以爲「享」。然《大行人》以將幣與「享」並舉，明將幣爲授玉，與享爲「享」。姜氏引《朝事儀》先云「將幣」，後云「奠圭」，證此經是授玉，非享，尤爲證據塙鑿。鄭誤謂授玉時奠拜之節，已在上文擯見內，故不得不以此將幣爲享，而不知其與全經通例不合也。又案：會同之享在壇，以《覲禮》約之，當亦各奠幣於其等，升致命於堂，王撫玉，侯氏降拜於下，惟不升成拜於其等耳。享亦有玉幣，但其禮輕於授玉，故經舉將幣以咳享也。云「禮謂以鬱鬯裸之也」者，《大行人》注義同。云「皆於其等之上」者，亦如上奠玉分就三等也。凡授玉及享，諸侯奠玉奠幣及拜送，皆各於其等，王受玉撫玉白於堂也。其裸禮，則大宗伯酌獻，諸侯受禮，升拜，受幣及酢王，皆各於其等。據《大宰》、《大行人》注，王親拜送及受酢，當下堂就所禮賓之等阼階上行之，與受玉享王不下堂異也。王燕，則諸侯毛。謂以須髮坐也。朝事尊尊上爵，燕則親親上齒。鄭司農云：「謂老者在上也。老者一毛，故曰毛。」

【疏】「王燕則諸侯毛」者，《釋文》云：「毛，劉本作毫，音

毛。」案：毫毛字亦通。此謂合諸侯而燕也。諸侯蓋通同

姓，異姓，庶姓言之。《毛詩·小雅·常棣》傳云：「王與親戚燕則尚毛。」彼即《中庸》之燕毛，亦即《文王世子》族燕之禮，與此不同。《常棣》孔疏謂此經亦謂同姓諸侯，則即《大宗伯》所謂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者；賈疏又謂此燕即《掌客》之公三燕，侯伯再燕，子男一燕。以經考之，二說皆非也。此經乃專據王合諸侯而燕，與平時燕諸侯羣臣不同。若是同姓族燕，則經又不宜概稱諸侯，絕無別異之文矣。蓋王合諸侯而饗，禮在《掌客》，彼注謂公侯伯子男盡在。此燕亦五等諸侯盡在，而其禮則貴齒而不尚爵。若饗禮則以爵爲獻數，故《掌客》云：「諸侯長十有再獻」，注云：「獻公侯以下，如其命數。」二禮所尚不同，亦禮貴相變也。凡燕皆在寢，此合諸侯而燕亦然。注云：「謂以須髮坐也」者，《中庸》云「燕毛所以序齒也」，鄭彼注云：「燕以髮色爲坐。」《說文·毛部》云：「毛，眉髮之屬及獸毛也。」《國語·齊語》云「班序顛毛，以爲民紀統」，韋注云：「顛，頂。毛，髮也。言次列頂髮之白黑，使長幼有等。」又《楚語》注云：「毛，須髮也。」云「朝事尊尊上爵」者，賈疏云：「依爵尊卑爲先後。」云「燕則親親尚齒」者，賈疏云：「此乃不問爵之尊卑，取以年齒爲先後也。」詒讓案：親親者，言與諸

侯歡燕，所以示親愛。《常棣》疏據此注以證其燕同姓之說，非鄭指也。鄭司農云：「謂老者在上也，老者二毛故曰毛」者，先鄭說與後鄭同。《檀弓》「不獲二毛」，鄭注云：「二毛，髮髮斑白。」《左傳》僖二十二年，杜注云：「二毛，頭白有二色。」凡諸公相爲賓，謂相朝也。【疏】凡諸公相爲賓者，以下並諸侯在國待來朝之君之禮，此官亦掌其儀節，隨時頒而致之。注云「謂相朝也」者，卽《大行人》云「世相朝」是也。此據諸公自相朝之禮。其侯伯子男朝公及自相朝，則待賓之禮各視其爵而降殺焉。主國

五積，三問，皆三辭拜受，皆旅擯，再勞，三

辭，三揖，登，拜受，拜送。賓所停止則積，問闕則

問，行道則勞。其禮皆使卿大夫致之。從來至去，數如此也。三辭，辭其以禮來於外也。積問不言登，受之於庭也。

鄭司農云：「旅讀爲「旅於大山」之旅，謂九人傳辭，相授於上，下竟，問賓從末上行，介還受，上傳之。」玄謂旅讀爲鴻臚之臚，臚陳之也。賓之介九人，使者七人，皆陳擯位，不傳辭也。賓之上介出請，使者則前對，位皆當其末擯焉。

三揖，謂庭中時也。拜送，送使者。【疏】「主國五積三問」者，此賓入竟以後之禮。賈大行人疏謂問勞同處，則諸

公三問者，謂入竟問，遠郊問，近郊問也。凡積問及勞，皆受於舍館，或亦爲帷宮以行禮。五等諸侯相爲賓，積問之禮差，並詳《大行人》、《掌客》職。云「皆三辭拜受者，拜，經例用古字，當作「接」，石經及各本並誤，下並同，詳《春官·世婦疏》。三辭，謂上介辭禮於舍門外，拜受，謂賓親受幣於舍館之庭，以聘禮。覲禮推約之，蓋使者於堂下東面致命，賓則西面拜受也。云「皆旅擯者，此朝君待主國卿大夫，故用臣禮也。云「再勞」者，謂入竟勞，遠郊勞也，并後主君近郊勞爲三勞，與問數同。但問禮輕，主君不親，故立文不同。此再勞禮亦當旅擯，經不言者，家上文省。又依《覲禮》、《聘禮》，朝賓受勞訖，亦當有僎使者之節，經文皆不具也。云「三辭三揖者，亦辭禮於門外，既入門，則於庭中三揖。云「登拜受拜送」者，此則使者登堂東面致命，賓則於東階上，北面拜受幣，主國之使不拜送幣，禮畢，使者出，則賓於門內西面拜送使者，使者亦不答拜。

《聘禮》注云「凡爲人使，不當其禮」是也。注云「賓所停止則積者，謂致牢禮米禾薪芻，有饌陳之積也。大戴禮記·朝事篇云：「諸侯相朝之禮，委積之以其牢禮之數，所以別義也。」賈疏云：「謂遣人云：「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積」是也。」

云「閒闊則問」者，謂中間閒闊無禮事，則問訊之也。其禮蓋殺於勞。孤卿大夫則無問，直有勞而已。云「行道則勞」者，謂以方在道路。故勞其勤苦也。云「其禮皆使卿大夫致之」者，賈疏云：「按《聘禮》，遣卿行勞禮。臣來尚遣卿勞，明君來遣卿勞可知。此再勞，一勞在境，一勞在遠郊，皆使卿。其近郊勞，當主君親爲之也。其積問當使大夫，故下句云『致餼如致積之禮』，注云：『俱使大夫，禮同也。』」知致餼使大夫者，見《聘禮》宰夫朝服設餼。宰夫即大夫，問亦小禮，明亦使大夫也。一案：賈說非也。《大戴禮記·朝事篇》云：「君使大夫迎于境，卿勞于道」，則境勞當使大夫。《左傳》隱十年孔疏亦云：「勞禮，遠郊使卿，竟首使大夫」，與《朝事》合。致餼亦疑當使卿，詳後疏。云「從來至去數如此也」者，明經云五積，三問，再勞，爲來去之通數也。《大行人》云「上公之禮出入五積」，注云：「出入，謂從來訖去也。」案：上公五積，疑當來三去二。但經注無文，無可質證，要來去止此數。賈《大行人》疏謂來去皆五積，非是。其三問再勞等，據此經蓋並來有去無，故《左》昭五年傳云：「人有郊勞，出有贈賄。」明問勞專爲來時之禮，去別有贈送，與問勞異也。云「三辭，辭其以禮來於外也」者，謂賓辭主國之使以禮來致積與問勞也。《上冠禮》注云：

「禮辭，一辭而許，再辭而許曰固辭；三辭曰終辭，不許也。」若然，此經皆三辭而許，故不曰終辭矣。云外者，以賓所居之舍爲內，故以使來爲外。云「積問不言登，受之於庭也」者，別於再勞登拜受爲受之於堂也。《聘禮》說受勞之禮云：「迎于舍門之外，再拜，賓揖先入，受于舍門內，勞者奉幣，東面致命，賓北面聽命，再拜稽首，受幣。」鄭彼注謂侯伯之臣不受於堂。此諸公受積問於庭，約如彼侯伯臣受勞之禮，亦於舍門內之庭也。但此賓爲朝君，則與彼臣禮不同，蓋當使者東面致命，賓則西面拜受幣，不北面，亦無稽首也。鄭司農云「旅讀爲旅於大山之旅」者，季氏旅於泰山，《論語·八佾》篇文。先鄭謂旅擯亦傳辭，此蓋讀旅爲臚，而訓爲傳也，詳後。云「謂九人傳辭，相授於上，下竟，問賓從末上行，介還受，上傳之」者，九人專據公之介言之，不云使介，或當如後鄭說，七人也。此謂公介九人，以次傳辭，相授而下，問賓之末介受之，以次傳而上，告於問賓。問賓又以答辭授上介，以次傳而下，公之末介又受之，以次傳而上，至上介，乃入告公，如下文交擯也。賈疏云：「此先鄭以爲旅擯與交擯同之。後鄭不從者，此臣禮云旅擯，下文云『主君郊勞，交擯三辭』，明其別。旅直陳擯介，不傳辭，交則一往一來傳辭也。」劉台拱申先鄭義云：「交擯傳



辭，旅擯亦傳辭。《叔孫通傳》：「大行設九賓臚句傳。」賓與擯，臚與旅，古今字也。蘇林曰：「上傳語告下爲臚，下告上爲句。」莊周曰：「大儒臚傳。」然則臚擯猶傳擯也。《聘義》曰：「介紹而傳命，君子於其所尊，弗敢質，敬之至也。」又曰：「讓而後傳命，安在其不傳辭哉！」黃以周云：「合讀先鄭各注，旅之言臚，臚之言傳，旅擯者，衆擯臚傳其辭也。以經記覈之，當以先鄭爲長。如聘用旅擯，《司儀》有明文，而《聘義》則曰『介紹而傳命』，《論語》『君召使擯』，亦爲聘禮，而皇侃等釋『揖所與立』，亦以爲擯傳辭有左右揖。此皆旅擯傳辭之明據也。」案：先鄭釋旅擯與後鄭不同，劉、黃並申先鄭義，而劉謂旅擯交擯皆傳辭，以先鄭前後注義覈之，似劉說近得其指。但經凡君與臣行禮皆旅擯，兩君行禮則皆交擯，是旅擯之禮必殺於交擯，事無可疑。如劉申先鄭說，則是全無區別，信有未安。今攷《覲禮》尚夫承命及四傳擯，爲交擯之禮；《聘禮》聘享諸節，並賓與擯面相交言，爲旅擯之禮。是旅擯不傳辭，後鄭義合於經，殆不可易。《聘義》及《論語》皆廣論擯介之事，固不容拘執矣。至此經致積問，在道，朝賓與主使所陳，皆依介數，不依擯數，故先鄭謂公介九人，後鄭後注又謂使者介七人，斯乃在道與在國不同。《鄭義本無異也》。互詳後疏。

云「玄謂旅讀爲鴻臚之臚，臚陳之也」者，爲蜀石經作「如」，誤。案：旅臚聲近字通。《續漢書·百官志》云：「大鴻臚，卿一人，中二千石。」賈疏云：「按《爾雅·釋詁》云：『尸、旅、陳也。』《釋言》云：『豫、臚、敘也。』注云：『皆陳敘也。』後鄭不從旅大之旅，從臚者，欲取敘義也。段玉裁云：「後鄭云不傳辭，但陳之而已，故讀爲臚，臚陳之也。」後鄭意，下文交擯乃是傳辭。陳壽祺云：「《士冠禮》注：『古文旅作臚。』《漢書·敘傳》『大夫臚岱』，鄭氏曰：『臚岱，季氏旅於泰山是也。』師古曰：『臚旅聲相近，其義一耳。』《史記·六國表》『位在藩臣，而臚於郊祀』，即臚岱也。然則先鄭亦讀旅若臚，後鄭恐人不知旅於泰山之旅音臚，故引伸之，非與先鄭有異也。」案：陳謂旅泰山之旅亦通作臚，是也。但後鄭《論語注》今佚此章，義無可攷。漢書·敘傳：顏注訓臚岱爲陳，與後鄭此注義合。然先鄭實詁旅爲臚句傳之臚，不爲陳訓，鄭讀雖略同，義不能強合也。云「賓之介九人」者，據《大行人》「上公介九人，與先鄭說同。若侯伯則介七人，子男則介五人，云『使者七人』者，以其爲主國之臣也。賈疏云：『自從降一等之禮。』案：鄭、賈亦據《大行人》義。此專屬諸公之使言之，若侯伯之使則五人，子男之使則三人，亦並依介數，不依擯數公

五、侯伯四也。云：皆陳擯位，不傳辭也。者，別於傳擯有傳辭也。凡賓禮，君於臣則旅擯。《聘禮》說諸侯於聘賓旅擯之法，云：「擯者出請事。」注云：「擯謂主國之君所使出接賓者也。於是時賓出次，直闌西，北面；上擯在闌東闌外，西面。其相去也，公之使者七十步，侯伯之使者五十步，子男之使者三十步。此旅擯耳，不傳命。上介在賓西北，東面，承擯在上擯東南，西面，各自次序而下，末介末擯旁相去三丈六尺。上擯之請事，進，南面揖賓，俱前，賓至末介，上擯至末擯，亦相去三丈六尺，止，揖而請事，還入告于公。此三丈六尺者，門容二徹參个，旁加各一步也。此卽旅擯之禮，唯上擯與聘賓相問對，餘擯介皆陳位不傳辭也。呂飛鵬云：《聘禮》諸侯於聘賓則旅擯，此經云諸公相爲賓而亦旅擯者，五積三問，再勞皆使卿大夫致之故也。」云：「賓之上介出請，使者則前對，位皆當其末擯焉者，末擯卽所謂末介也。謂使者直闌西，北面；公之上介在闌東闌外，西面；使者之上介在使者西北，東面；公之次介在上介東南，西面。各自次序而下，公之末介與使者末介東西相直。公之上介進，南面揖使者，俱前，使者至其末介，公之上介至其末介，各三丈六尺止。公之上介揖而請事，使者則對，如《聘禮》旅擯之位也。云：「揖謂庭中時也」者，賈疏云：

「如《聘禮》入門揖，當曲揖，<sup>①</sup>當碑揖是也。」治讓案：此謂進至舍館之庭中時，《表記》云「故君子三揖而進，一辭而退」是也。禮之通例，凡入門，將左右曲，揖，則當門內雷也；將北曲，揖，則當陳也；當碑揖，則於堂下三分庭一在北也。三揖地不同而皆在庭中，故云謂庭中時。云：「拜送使者者，謂禮畢使者出，賓拜送使者於大門內也。凡禮之通例，送賓，主人尊者皆於大門內也。經文拜送與拜受相次，嫌其爲使者拜送幣，故特釋之。主君郊勞，交擯，三辭，車逆，拜辱，三揖，三辭，拜受，車送，三還，再拜。」主君郊勞，備三勞而親之也。鄭司農云：「交擯三辭，謂賓主之擯者俱三辭也。車逆，主人以車迎賓於館也。拜辱，賓拜謝辱也。」玄謂交擯者，各陳九介，使傳辭也。車逆拜辱者，賓以主君親來，乘車出舍門而迎之，若欲遠就之然。見之則下拜，迎謝其自屈辱來也。至去又出車，若欲遠送然。主君三還辭之，乃再拜送之也。車送迎之節，各以其等，則諸公九十步，立當車軹也。三辭重者，先辭辭其以禮來於外，後辭辭升堂。【疏】主君郊

①、揖「原訛「主」，據《儀禮注疏》改。

勞」者，此賓至近郊之禮。《覲禮》說侯氏受郊勞云：「侯氏皮弁迎於帷門之外，再拜。」注云：「郊舍狹寡，為帷宮以受勞。」又《左》襄二十八年傳云：「子產相鄭伯以如楚，舍不為壇。」杜注云：「至敵國郊，除地封土為壇，以受郊勞。」是受郊勞當為壇及帷宮也。云「交擯三辭，車逆拜辱者，此兩君始相見用敵禮也。」辭，亦賓主之介傳辭辭禮。車逆拜辱，則賓親迎主君而拜其辱。此皆於舍門外行之。賈疏云：「此當近郊勞，交擯者，主君至郊，郊有館舍，賓在內。主君至館大門外，主君北面而陳此九介，去門九十步，東面。賓在大門內，於門外之東亦陳九介，西面。不陳五擯者，非主君，從賓禮故也。車迎拜辱者，傳辭既訖，賓乘車出大門迎主君，至主君處下車，拜主君屈辱自至郊也。」云「揖三辭者，賓主同入門於庭中，三揖至階，則三辭讓升也。此賓主敵，三讓則賓先升，以道主君。」聘禮注云「凡升者，主人讓於客三，敵者，則客三辭，主人乃許升」是也。云「三拜受者，賓主既登堂，賓則於東階上北面拜受幣也。賈疏云：「賓再拜乃受幣，主君亦當拜送，不言，省文也。」云「車送三還再拜者，此亦賓於舍門外乘車送主君也。賓拜送，主君亦不答拜。賈疏云：「賓乘車出門就主君，若欲遠送之。」還者，主君見賓送已，三還辭之。再拜者，賓見

主君辭，遂再拜送主君也。」注云「主君郊勞，備三勞而親之也」者，《大戴禮記·朝事篇》云：「君親郊勞。」《大行人》云「上公三勞」，此文止有再勞，至此主君身自郊勞，乃備三勞之數，且益親之也。彼王待來朝諸侯，使大行人勞，上不親行，故直云三勞，文不別也。鄭司農云「交擯三辭，謂賓主之擯者俱三辭也」者，先鄭後注云：「交擯，擯者交也。蓋與後鄭說同。擯即介也。依前「旅擯」注義，則賓及主君各介九人，不依擯數，俱三辭，謂賓之擯辭主君之勞，主之擯又辭之，如此者各三而止。此云「賓主之擯」，<sup>①</sup>正謂主擯與賓擯交傳其辭，賓不自對也。云「車逆，主人以車迎賓於館也，拜辱，賓拜謝辱也」者，先鄭意此為賓入國以後，主國君親逆於館之事。拜辱，亦謂拜其親迎之辱，與郊勞不相家。後鄭則以「三者並為迎謝郊勞」，說不同，後鄭為長。賈疏云：「後鄭不從者，此直是備三勞，既未至國，何有輒迎賓於館乎？」云「云謂交擯者，各陳九介者，賈疏云：「以其在道，俱不為主，故無五擯之事，故各陳九介也。云「使傳辭也者，對旅擯不傳辭，覲禮所謂傳擯也。凡賓禮，兩君相見則交擯傳辭。天子待朝覲諸侯不純用臣

①「主」原訛「揖」，據楚本改。

禮，故亦傳辭。《觀禮》云「喬夫承命告于天子」，注云：「喬夫，蓋司空之屬也。爲末摯，承命於侯氏下介，傳而上，上摯以告天子。天子見公，摯者五人，見侯伯摯者四人，見子男摯者三人，皆宗伯爲上摯。又《聘禮》注云：「天子，諸侯朝覲，乃命介紹傳命耳。其儀各鄉本受命，反面傳而下，及末，則鄉受之，反面傳而上，又受命傳而下亦如之。」此郊勞交摯，陳九介使傳辭，與《觀禮》略同；但天子受朝於國，陳五摯，此主君勞賓於郊，則陳九介，與彼小異耳。凡摯介之數，爵尊者多，爵卑者少。行禮之時，又以遞傳爲文，蓋非第致敬於主君，在賓亦自有得申之隆禮。故兩君相見，用交摯，其陳位與旅摯亦同。但旅摯則上介請事，使者自對，不傳辭；交摯則賓之上介受命於賓而出，以次遞傳於末介，末介傳於主君之末介，主介又以次遞傳於主君之上介，上介又受主君之辭，遞傳於賓之上介，賓上介又傳而入，以復於賓，此傳辭之法也。云「車逆拜辱者，賓以主君親來，乘車出舍門而迎之，若欲遠就之然，見之則下拜，迎謝其自屈辱來也」者，此破先鄭說也。以主君與朝賓禮敵，當迎於大門外，明車逆即來朝之賓乘車出所止之舍門，迎主國之君，若不敢當其親來而欲遠就見之者。既遇而相見，則朝賓先下車，西面迎拜，謝其來勞之屈辱也。云「至去又出車，若

欲遠送然，主君還辭之，乃再拜送之也」者，至主君勞禮畢去時，賓又親出門，西面拜送之也。此賓主禮敵，故迎送皆於大門外。賈疏云：「賓乘車出門就主君，若欲遠送之，主君見賓送已，還辭之，賓見主君辭，遂再拜送主君也。」云「車送迎之節各其以等」者，據《齊僕》說朝覲宗遇云：「各以其等爲車送迎之節，明諸侯相朝禮亦同，皆以其爵之尊卑爲送迎遠近之節，亦如《大行人》職五爵三等也。云「則諸公九十步，立當車軹也」者，賈疏云：「賓主俱立當軹，《大行人》文。」云「辭重者，先辭辭其以禮來於外，後辭辭升堂」者，以經「辭文兩見，故特釋之。先辭在舍門外，爲辭禮；後辭在堂下，爲辭升也。賈疏云：「按《鄉飲酒禮》：「主人取爵降洗，賓降，主人坐奠爵于階前，辭。」注云：「事同曰讓，事異曰辭。」禮，升堂是事同，不云讓而云辭者，此賓主敵者，主人之意欲有受於庭之心，故從事異曰辭。是以下諸公之臣等升堂皆云讓，依事同曰讓，非敵。故《聘義》云：「三讓而後傳命，三讓而後入廟門」，並事異，不云辭者，欲取致尊讓之意，變文耳。又彼《記》文，非正經，故不爲例也。」案：賈說非也。《鄉飲酒》注所謂「事同曰讓」者，謂若賓主同升階，不辭其升而讓先也。「事異曰辭」者，謂主不敢當賓之降而辭其降也。依彼義，則此注所

云辭禮、辭升堂者，正合事異曰辭之例。賈反謂禮升堂是事同，失之。至辭讓散文亦通，故《聘義》亦以事異爲讓。劉台拱云：「疑後『三辭』當作『三讓』。既三揖，則升堂必矣，乃又辭升堂，何也？」案：以後「諸公之臣相爲國客受郊勞」之文校之，疑劉說近是。致館亦如之。館，舍

也。使大夫授之，君又以禮親致焉。【疏】致館亦如之

者，以下皆賓初至國之禮。《聘禮》云「卿致館」，注云：

「致，至也。賓至此館，主人以上卿禮致之，所以安之也。」

此致館禮與彼同，惟以君親致爲異。賈疏云：「亦如之者，

上主君郊勞，此親致館，明亦如之也。凡致者，皆有幣以致

之，致之使若「有然也。」

注云：館，舍也。《委人》注

同。《聘禮》注云：「古者天子適諸侯，必舍於大祖廟，諸

侯行，舍於諸公廟；大夫行，舍於大夫廟。」賈彼疏謂諸公、

大國之孤。又《聘禮記》云：「卿館于大夫，大夫館于士，士

館于工商。」注云：「館者必於廟。」然則此五等諸侯相朝，

並館於卿之廟也。云「使大夫授之，君又以禮親致焉」者，

賈疏云：「鄭知使大夫授舍者，見《聘禮》云「大夫帥至館，

卿致之」，以此知先遣大夫授館也。此大夫亦應是卿。」

案：賈謂此大夫是卿者，待朝君之禮宜隆於聘臣也。國

語·周語云：「周之秩官曰，敵國賓至，司里授館。彼

似通朝聘言之。司里蓋掌宅里之官，經不見者，或冬官之屬，韋注以爲里宰，非也。此注大夫，賈謂是卿，蓋君特使與司里同授之，鄭意未必卽謂司里也。致飧如致積

之禮。俱使大夫，禮同也。飧，食也。小禮曰飧，大禮曰

饗。【疏】致飧如致積之禮者，此賓受館後，致之於館

也。賈疏云：「上公飧五牢，賓始至之禮，故致館後卽言

之。」又《聘禮》疏云：「致積有幣，致飧亦有幣也。」注

云「俱使大夫禮同也」者，賈疏云：「以其俱小禮，不使卿，

故云俱使大夫禮同也。」詒讓案：俱使大夫，謂致積致飧，

使者爵同，人則異也。王氏《詳說》謂此君親致館，則致飧

與積似當使卿。案：後致饗飧亦君親致，飧雖小禮，然不

過降饗一等，王說於理得通。竊疑五積在道，致非一次，當

使大夫，飧止一致，又在國，當使卿。爵實不同，以其同爲

臣致，故禮得相如，猶竟勞使大夫，遠郊勞使卿，其禮亦同

也。若然，注云「同使大夫」，似亦對君親致言之。卿大夫

渾言不別，猶後致饗食亦當使卿，而注云大夫，上注云大

夫授館，疏謂大夫亦應是卿，諸注文例或略同與？云「飧，

食也」者，飧本爲饋食，引中爲凡食物之稱，蜀石經作「飧夕

食也」，則與《宰夫》先鄭注同，非後鄭義也。詳《宰夫》疏。

云「小禮曰餼」者，《聘禮》：宰夫朝服設餼，其禮有飪腥而無餼牽，又饌設不多，故鄭《聘禮》注云：「食不備禮曰餼」，是比饗餼爲小也。云「大禮曰饗餼」者，其禮比餼爲盛也。《外饗》注亦云：「致禮於客，莫盛於饗」。詳彼疏。及將幣，交擯，三辭，車逆，拜辱，賓車進，荅拜，三揖，讓，每門止一相，及廟，唯上相入。賓三揖，讓，登，再拜，授幣，賓拜送幣。每事如初，賓亦如之。及出，車送，三請，三進，再拜，賓三還，三辭，告辟。鄭司農云：「交擯，擯者交也。賓車進荅拜，賓上車進，主人乃荅其拜也。及出車送三請，主人三請留賓也。三進，進隨賓也。賓三還，三辭告辟，賓三還辭謝，言已辟去也。」玄謂既三辭，主君則乘車出大門而迎賓，見之而下拜其辱，賓車乃前下荅拜也。三揖者，相去九十步，揖之使前也。至而三讓，讓入門也。相謂主君擯者及賓之介也。謂之相者，於外傳辭耳，入門當以禮詔侑也。介紹而傳命者，君子於其所尊，不敢質，敬之至也。每門止一相，彌相親也。君入門，介拂闥，大夫中牀與闥之間，士介拂牀，此爲介鴈行相隨也。止之者，絕行在後耳。賓三揖，讓，讓升也。登再拜授幣，授當爲受，主人拜

至且受玉也。每事如初，謂享及有言也。賓當爲擯，謂以鬱鬯禮賓也。上於下曰禮，敵者曰擯。《禮器》曰：「諸侯相朝，灌用鬱鬯，無籩豆之薦。」謂此朝禮畢，賓也。三請三進，請賓就車也。主君每一請，車一進，欲遠送之也。三還，三辭，主君一請者，賓亦一還一辭。【疏】「及將幣」者，此謂致餼之明日，正行朝禮於廟也。將幣亦謂授玉也。凡諸侯相朝以命圭，與朝天子同。《史記·齊世家》索隱引張衡云：「禮，諸侯朝天子執玉，既受而反之。若諸侯自相朝，則不授玉。」此與經不合，不可從。賈疏云：「及，至也。至將幣，謂賓初至館，後日行朝禮之時。幣卽圭璋也。」云「交擯三辭，車逆拜辱」者，此與郊勞同，但前爲朝君受主君之禮，此爲主君受朝君之禮，賓主互易，當主君西面拜，朝君東面拜，下送賓同。賈疏云：「此並在主君大門外，賓去門九十步而陳九介，主君在大門外之東陳五擯。上擯入受命，出請事，傳辭與承擯，承擯傳與末擯，末擯傳與末介，末介傳與承介，承介傳與上介，上介傳與賓，賓又傳與上介，上介傳與承介，承介傳與末介，末介傳與末擯，末擯傳與承擯，承擯傳與上擯，上擯入告君。如是者三，謂之交擯三辭。諸交擯者，例皆如此也。車逆拜辱者，傳辭既訖，主君乘車出大門，至賓所下車，拜賓屈辱來此也。」江永云：「交

賓三辭，再辭是主君辭其朝而賓答之，三辭是主君固辭其朝而賓又答之。仍有主君許之辭當傳。自主傳至賓者四，自賓傳至主者三也。」案：江說是也。疏謂賓主皆止三次傳辭，說未備。云「賓車進答拜」者，賈疏云：「賓初升車進就主君，主君下，賓亦下車答主君拜也。」云「三揖三讓」者，此揖讓在大門外時，讓謂讓人，（仲尼燕居）云「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是也。至雉門時，讓人亦同。賈疏云：「主君遙揖賓使前，北面三讓人大門也。」云「每門止一相」者，賈疏云：「既入門，迴而東，至祖廟之時，祖廟西仍有二廟。以其諸侯五廟，始祖廟在中，兩廂各有二廟，各別院爲之，則有三門，門傍皆有南北隔牆，隔牆皆通門，故得有每門。若不然，從大門內卽至祖廟之門，何得有每門，而云門止一相乎？故爲此解也。」案：賈說非也。此云每門者，謂入雉門及五廟之外門，故云每門也。凡廟，諸侯在雉門內，天子在應門內。鄭、賈謂天子諸侯皆在中門外，失之。詳《小宗伯疏》。又賈說廟制爲五廟平列，是也。惟謂廟門之外牆南向無門，凡至廟者，皆由穆第二廟外西牆闔門入，東行，凡經三闔門，始至大祖廟，以是說經之每門，（聘禮疏）亦謂此經每門爲據闔門言，則非也。今定五廟門外有牆，中爲總門，與大祖廟門正相直。其由大祖廟入昭穆廟，乃

別爲闔門，穆第二廟外西牆無闔門也。詳《守桃疏》。云「及廟，唯上相人」者，上相，相中最貴者。《大宗伯》云：「朝覲會同則爲上相。此諸侯相朝禮，雖殺於王，亦使卿爲上相也。」賈疏云：「相人，卽上擯上介，須詔禮，故須人。」云「賓三揖三讓」者，此第三次揖讓在廟庭中時，讓謂至階讓升，（仲尼燕居）云「揖讓而升堂」是也。云「登再拜授幣，賓拜送幣」者，賈疏云：「一授當爲受。賓主俱升，主人在階上北面拜，乃就兩楹間南面，賓亦就主君，賓授玉，主人受之，故云再拜受幣也。賓既受，乃退向西階上，北面拜送幣，乃降也。」云「及出，車送，三請三進，再拜」者，債賓訖，賓降出，主人送至門外，以車從，既請賓就車，又以已車前，進至所止之處，則再拜以送賓也。云「賓三還三辭告辟」者，賓亦不答拜也。方苞云：「三辭告辟，以主君將拜，驅而辟之，不欲見主人之拜也。主君再拜當在賓告辟後，而序於前，見賓告辟時主君卽拜，而賓已辟，然後主賓之敬皆曲盡而各得其安也。」注鄭司農云：「交擯，擯者交也。」者，先鄭說無旅擯交擯之異，謂擯者主客交錯傳辭也。案：此賓至國，正行朝禮，則賓陳九介，主君陳五擯，與前郊勞交擯賓主並陳九介者小異。云「賓車進答拜，賓上車進，主人乃答其拜也」者，賈疏云：「後鄭不從者，車逆拜

辱，已是主人，今云車進答，當是客，何得主人再度拜，故不從也。」詒讓案：先鄭蓋以車逆拜辱爲主君車逆而賓拜其辱，故以此答拜爲主人答賓之拜也。云「及出，車送」，請，主人三請，留賓也者，賈疏云：「後鄭亦不從者，行朝享禮賓訖，送賓出，禮既有限，何因更有留賓之事，故不從也。」云「三進，進隨賓也」者，謂賓行前進，主人亦進從之，三請故有三進也。云「賓三還」，辭告辟，賓三還辭謝，言已辟去也者，告辟，告辟主君之拜也。賓但告辟遂去，不答拜者，禮之通例，送者拜，去者不答拜。《鄉射禮》：「賓出，主人送于門外，再拜。」注云：「不答拜，禮有終也。」是也。云「玄謂既三辭，主君則乘車出大門而迎賓」者，《大戴禮記·朝事》篇云：「君拜迎于大門外。」案：大門外謂諸侯庫門外，其內卽外朝也。禮通例，賓主人敵者，迎於大門外。此既交擯三辭，主君乃出大門迎賓，故經車逆在交擯三辭之後。《大行人》注云：「王始立大門內，交擯三辭，乃乘車而迎之。」是天子待來朝諸侯亦同。《曲禮》孔疏謂「賓至主國大門外，主人及擯出門相接，而後交擯傳辭」。與此經注敘次並迕，非也。云「見之而下，拜其辱，賓車乃前，下答拜也」者，此破先鄭說也。主君出門，既見賓車，則主君先下車，拜其辱，賓車稍前，賓乃下車，答主君之拜也。凡賓車止於門

外，故《曲禮》云「客車不人大門」。云「三揖者，相去九十步，揖之使前也」者，據《大行人》「上公朝位賓主之間九十步也。若侯伯則相去七十步，子男則相去五十步。此三揖在大門外，與後庭中三揖有將右曲，將北曲，當碑之節者不同。云「至而三讓，讓入門也」者，與後升堂時三讓爲讓升者異也。《國語·周語》云：「在禮，敵必三讓。」《曲禮》云：「凡與客人者，每門讓於客。」此讓入門，亦謂人大門，主君由闕東，朝君由闕西，皆中門而入。此主君三讓，則賓亦三辭，《禮器》云「三辭三讓而至，不然則已蹙」是也。云「相謂主君擯者及賓之介也，謂之相者，於外傳辭耳，入門當以禮詔伯也」者，明相卽主君之上擯及賓之上介，因事異名耳。前注云「出接賓曰擯，入贊禮曰相」，故專據擯言之。攷《聘禮》云「擯者進相幣」，又「擯者立于闕外以相拜」，<sup>①</sup>凡言相，亦皆專據擯而不及介。鄭知此相兼有介者，後諸公之臣相爲國客，云「每門止一相，及門，唯君相入」，注云：「唯君相入，客臣也，相不入矣。」彼以君相對臣相爲文，臣相卽聘介也。此經唯云上相，不辨賓主，明兼有賓相可知，故注兩舉擯介也。互詳《大宗伯》疏。云「介紹而傳

① 闕「原說」闕一，據《儀禮·聘禮》改。



命者，君子於其所尊不敢質，敬之至也」者，賈疏云：「此《聘義》文。按彼介紹而傳命，謂聘者旅擯法。引證此交擯者，但紹繼也，謂介相繼而陳，則交擯旅擯皆得爲紹，故此交擯亦得紹介而傳命也。按彼注，質謂正自相當，賓主不敢正自相當，故須擯介通情也。」云「每門止一相，彌相親也」者，每人入門時，止一人相禮，不如在外用五擯九介傳辭者，示情彌親，禮彌簡也。云「君入門，介拂闌，大夫中棖與闌之間，士介拂棖」者，《玉藻》文。引之者，證介隨君入門之節。鄭彼注云：「此謂兩君相見也。棖，門楔也。君入必中門，士介夾闌，大夫介士介鴈行於後，示不相沿也。君若迎聘客，擯者亦然。」孔疏云：「闌，謂門之中央所豎短木也。棖，謂門之兩旁長木，所謂門楔也。」又引崔氏、皇氏云：「君必中門者，謂當棖闌之中，主君在闌東，賓在闌西。主君上擯在君之後，稍近西而拂闌；賓之上介在賓之後，稍近東而拂闌。大夫擯介各當君後，在棖闌之中央。」賈疏云：「君入門不言所拂者，朝君入由闌西亦拂闌，不言之者，君特行，不與介連類，故不言也。介拂闌者，士介隨君後，與大夫士介自爲鴈行於後也。」王念孫云：「疏云『朝君入由闌西亦拂闌』，與鄭《玉藻》注『君入必中門』不合，其說甚誤。君入當棖闌之間，未嘗拂闌也。」案：王說是也。凡

門皆兩棖一闌，闌在兩扉之間，當以崔靈恩、皇侃說爲正。孔穎達、李如圭、楊復、江水、凌廷堪、張惠言、孫希旦、胡培翬、朱大韶並從之。賈《聘禮》疏獨謂闌有二，分列東西，非也。凡入門，近闌則拂闌，近棖則拂棖，若中門，則當一扉之中，於棖闌皆無所拂。依《玉藻》注義，則君與大夫介入門，行列正相當。賈此疏謂君亦拂闌，則與上介行列相當，不當棖闌之間，其誤明矣。云「此爲介鴈行相隨也」者，卽《玉藻》注所云「大夫介士介鴈行於後」是也。蓋入門時，君特在前，上介相禮者則先衆介拂闌而行，次介以下則繼上介後，相鴈行以次而入也。《玉藻》孔疏云：「鴈行，參差節級。」云「止之者，絕行在後耳」者，明非終不入，特絕行在後，不相隨俱入耳。賈疏云：「知不全人而爲絕行在後者，以《聘禮》介皆入廟門門西，北面西上，故知此君介亦入門西北而西上可知，故云絕行在後，後亦入廟也。」云「賓三揖三讓，讓升也」者，此三揖卽入門後庭中三揖也。讓升者，別於前三讓爲讓入門也。《聘禮》說歸饗餼之禮云：「大夫奉束帛入，三揖，皆行，至于階，讓，大夫先升一等。」注云：「讓不言三，不成三也。凡升者，主人讓於客三，敵者則客三辭，主人乃許升，亦道賓之義也。使者尊，主人三讓則許升矣。」據彼注，則賓主敵者，主人一讓賓一辭，主人

再讓賓再辭，主人三讓賓三辭，主人乃先升以道賓。此諸公賓主相敵，則亦三讓而主人先升也。云登，再拜授幣，授當爲受者，授受聲類同。鄭意下文云「賓拜送幣」，則此不當云授幣，且「授幣」與「再拜」文相屬，再拜屬主君，則授幣非指賓授主可知，故必破授爲受也。云「主人拜至且受玉也」者，釋再拜之義。《大戴禮記·朝事篇》云：「北面拜謁，所以致敬也。」即此。云「每事如初，謂享及有言也」者，後注義同。朝畢必有享，即《大行人》云「廟中將幣」，享是也。有言，據《聘禮》文，詳《大行人》疏。云「賓當爲債」者，謂「賓亦如之」之賓，當爲債，聲類同也。段玉裁云：「以賓爲債，古文假借也。《聘禮》、《少牢饋食禮》債字亦多作賓。依《說文》，債，債同字，皆訓導也。而鄭君說禮，債爲導，債爲禮賓，分別與許不同。」云「謂以鬱鬯禮賓也」者，謂與《大行人》職王禮諸侯，事同而文異。《朝事記》亦云，債而禮之是也。今攷以鬱鬯禮賓謂之賓，賓猶敬也。此與《大司徒》「賓興」及《鄉大夫》「興賢者能者，以禮禮賓之」義同。鄉飲酒禮以酒獻賓，朝覲禮以鬱鬯裸賓，二者通謂之禮，亦通謂之賓，足相比例，似不必讀爲債也。云「上於下曰禮，敵者曰債」者，賈疏云：「《大行人》云王禮再裸而酢之屬，是上於下曰禮。此諸侯云債，是敵者曰債也。」凌廷堪云：

「凡賓主人行禮畢，主人待賓用禮則謂之禮，不用禮則謂之債。《士昏禮》納采問名禮畢，請禮賓，注「禮當爲禮」，此女父禮賓也。《聘禮》聘享禮畢，請禮賓，此主國之君禮賓也，皆用禮。又《聘禮》郊勞禮畢，賓用束錦債勞者；又夫人使下大夫勞債之如初；又歸饗餼畢，出迎大夫，注「賓出迎，欲債之」；又下大夫歸上介饗餼，債之兩馬束錦；又夫人使下大夫歸禮畢，賓債之乘馬束錦，上介債之兩馬束錦；此聘賓及上介債主國之使者也。《覲禮》郊勞畢，侯氏用束帛乘馬債使者；又天子賜舍畢，債之束帛乘馬；又賜侯氏車服畢，債使者；諸公賜服者束帛四馬，債大史亦如之；此皆侯氏債天子之使者也。皆不用禮。」案：凌說甚析。但此經之債爲裸禮，《禮經》之債爲幣馬，事實不同。鄭此注之意，蓋謂此經字雖作「債」，實與《禮經》之禮相近，但以尊卑文異，其與《禮經》之債事固不相涉也。若然，此注之禮即《禮經》之禮，而債非即《禮經》之債，不必援彼釋此。後注云，禮以禮禮客，即用《禮經》義也。引《禮器》曰，諸侯相朝，灌用鬱鬯，無籩豆之薦者，證債不用禮而用鬱鬯也。孔疏云：「謂五等自相朝，朝享禮畢，未饗食之前，主君酌鬱鬯之酒以獻賓，示相接以芬芳之德，不在殷味也。」云「謂此朝禮畢債賓也」者，《禮器》下文又云「大夫聘禮以

脯醢、饋禮相對爲文，明此卽指朝畢饋賓之事。云「三請進，請賓就車也」者，主君送賓至大門外，則請賓就車，如是者三也。云「主君每一請，車一進，欲遠送之也」者，此車謂主君之車，主君每一請，則主君之車亦一進，不欲乘車遠送賓也。云「三還三辭，主君一請者，賓亦一還一辭者，浦鐘云：『者』字當在『三還三辭』下。」阮元云：「疏引注『請』下無『者』，當如浦說。」案：浦、阮校近是。賓出大門向外行，以主君送請，不敢徑行，故主君一請，則賓還面向內辭之也。致饗餼、還圭、饗食、致贈、郊送，皆如將幣之儀。此六禮者，惟饗食速賓耳。其餘主君親往。親往者，賓爲主人，主人爲賓。君如有故，不親饗食，則使大夫以酬幣侑幣致之。鄭司農云：「還圭，歸其玉也。故公子重耳受嬖反璧。」玄謂聘以圭璋，禮也；享以璧琮，財也。已聘而還圭璋，輕財而重禮。贈，送以財，既贈又送至於郊。【疏】致饗餼、還圭、饗食、致贈、郊送一者，此行朝禮後在館及行至近郊之禮。凡五等諸侯相爲賓，饗餼饗食之數，並詳掌客職。此饗食亦家致爲文，與饗餼還圭皆致之賓館，致贈卽於郊，與送禮相將。經以君親行，故文特致詳也。云「皆如將幣之儀」者，亦謂交賓及迎送辭受揖

讓之儀略同，其節次細別則異也。注云：此六禮者，惟饗食速賓耳者，惟蜀石經、宋大字本作「唯」，字通。此謂饗食正禮行於廟，則使卿或速賓於館，主君不親往也。方苞云：「注非也。冠禮之賓，儕輩也。鄉飲酒之賓，鄉大夫所治部民也。主人猶親速，況敵體之國君乎？」案：方說較鄭爲長。鄭謂速賓君不親往者，以《公食大夫禮》及聘禮饗食君皆不親往。然彼皆君待臣禮，不可以例此也。《公食禮》云：「使大夫戒，各以其爵。」注云：「告之必使同班，敵者易以相親敬。」又云：「大夫相食，親成速。」注云：「記異於君者也。速，召也。先就告之，歸具，既具，復自召之。則成速禮同，必以同班，敵者相食必親往速無疑矣。」云：其餘主君親往者，謂饗餼等四事皆君親致之也。唯饗食於廟，君親行之，而致禮則否。《大戴禮記·朝事》篇云：「君親致雍既、還圭、饗食、致贈、郊送，所以相與習禮樂也。」雍既與「饗餼」字通，《朝事》亦據親饗食言也。《國語·周語》云：「周之秩官有之曰：敵國賓至，膳宰致饗，廩人獻餼，司馬陳芻。彼云官致者，廣賅朝聘，亦以具送陳設事在有司耳。實則以幣致之者，君自親其事也。」云：親往者，賓爲主人，主人爲賓者，此主君親至賓館，則賓轉爲主人，而以待賓之禮待主君也。《聘禮》注亦云：

賓在公館如家之義，亦以來者爲賓。賈疏云：「見《聘禮》云『君使卿歸饗餼』，又云『賓迎于外門外』，又云『大夫束面致命，君使卿還玉于館，賓迎于外門外，不拜，帥大夫以入』。鄭君以此二者知賓爲主人，主人爲賓，致贈郊送亦然可知也。聘禮乃君於臣，此兩君敵，明主君親爲之矣。云『君如有故不親饗食，則使大夫以酬幣侑幣致之』者，明此經饗食亦據致禮，故得如將幣之儀也。凡此致饗食，與《聘禮待國客同》。《掌客》云：『上公饗，三食，三燕，若弗酌，則以幣致之』是也。其不親燕，亦有致幣，注不言者，文不備。互詳酒人及《掌客》疏。又據《聘禮》，致幣各以其爵，鄭注謂致禮於卿，使卿致禮於大夫，使大夫。此致禮於國君，君既不自致，則當使孤卿，注云大夫者，亦謂上大夫也。鄭司農云：「還圭，歸其玉也」者，以《聘禮》說還圭亦云，還玉，後鄭彼注云：「玉，圭也。」但彼臣聘用瑑圭，此國君相朝用命圭耳。朝時廟中受其玉，上公受幣是也；禮畢則主君親歸圭於賓館。據《聘禮》則并還璋，經文亦不具也。云「故公子重耳受飧反璧」者，賈疏云：「僖公二十三年《左傳》：『公子重耳反國，』及曹，曹其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國。』反其國，必得志於諸侯。」

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者，曹其首也。子盍蚤自貳焉。」乃饋盤飧，實璧焉。公子受飧反璧。」是其事。引之者，證還圭之事。但彼反璧者，義取不貪寶，意非還圭，故後鄭不從也。云「玄謂聘以圭璋，禮也」者，賈疏云：「《聘義》云：『以圭璋聘，重禮也。』謂行聘禮也。」云「享以璧琮，財也」者，賈疏云：「賁財貨時，用璧琮以致之，故云財也。」云「已聘而還圭璋，輕財而重禮」者，亦《聘義》文。鄭彼注云：「圭，瑞也，尊圭璋之類也。用之、還之，皆爲重禮。禮必親之，不可以已之有，遙復之也。財，謂璧琮享幣也。受之爲輕財者，財可遙復，重賄反幣是也。」案：鄭言此者，明朝聘皆有還圭，其義同也。云「贈，送以財」者，《說文·貝部》云：「贈，玩好相送也。」《聘禮》注云：「贈，送也，所以好送之也。」《左》昭五年傳云「出有贈賄」，杜注云：「去則贈之以貨賄。」財賄義同。《詩·大雅·韓奕》云：「韓侯出租，出宿于屠，其贈維何，乘馬路車。」箋云：「贈，送也。又使送以車馬，所以增厚意也。」《樂記》云：「所謂大略者，天子之車也。龍旂九旒，天子之旌也。青黑緣者，天子之寶龜也。從之以牛羊之羣，則所以贈諸侯也。」此蓋天子贈上公之禮。《詩·秦風·渭陽》說康公送晉文公云：「何以贈之？」路車乘黃。則侯國自相贈，亦有車馬矣。云「既贈又

送至於郊」者，於舊本並作「于」，今依蜀石經正。賈疏云：「《聘禮》『賓遂行，舍于郊，公使卿贈如覲幣』。注云：

『言如覲幣，見爲反報。』是贈并送至于郊。」案：朝禮無文，故鄭、賈約《聘禮》爲說，亦君親送於近郊，與來時郊勞同。

**賓之拜禮：拜饗餼，拜饗食。**鄭司農云：「賓之

拜禮者，因言賓所當拜者之禮也。所當拜者，拜饗餼、拜饗食。」玄謂賓將去，就朝拜謝此三禮。三禮，禮之重者也。

賓既拜，主君乃至館贈之，去又送之于郊。【疏】「賓之拜

禮」者，此賓將行時，拜主國之禮於朝也。注鄭司農云

「賓之拜禮者，因言賓所當拜者之禮也」者，明經言拜禮，與下二句爲日。諸公相爲賓，授玉後，主君當亦有禮裸。知

此拜禮非別爲拜裸禮者，以《聘禮》將幣後亦有禮賓而無拜禮，明此亦不當拜也。云：所當拜者，拜饗餼、拜饗食」者，

謂當拜者止此諸禮，其餘燕羞俶獻乘禽等皆不當拜，與《聘禮》異也。云：玄謂賓將去，就朝拜謝此三禮，三禮禮之重

者也。此朝謂庫門外之廷，《聘禮》注云：拜謝主君之恩惠於大門外」是也。三禮，謂饗餼、饗食。賈疏

云：「先鄭所說是，後鄭增成其義。按《聘禮》，饗餼燕羞俶獻之明日，賓皆拜於朝；將去，又三拜乘禽于朝。彼臣，故

盡拜謝。此賓之拜禮在致贈郊送之下，則不及燕羞、俶獻、

乘禽，以其君，略小惠。將去，惟拜其大禮也。按《聘禮》，

賓三拜乘禽於朝，遂行，舍于郊，公使卿贈。若然，此致贈

郊送在拜禮後，今設文在前者，欲取如將幣之儀，故進文在前，其贈送合在後也。云：「賓既拜，主君乃至館贈之，去又

送之于郊」者，于，亦當作「於」，蜀石經及各本並誤。《聘

禮》云：「君使卿贈，上送至于竟。」此國君來朝，禮尤重，故主國君親至館贈，又親送之於郊也。但《聘禮》使卿郊贈

後，唯有上送于竟，更無卿郊送之文。此注說君贈於館，又

別送於郊，與彼不同者，以上文先云致贈，後云郊送，明贈

不在郊，至郊別有送，蓋亦君臣隆殺之異也。賈疏云：「鄭以贈送之文在前，拜禮在後，恐疑顛倒，故此解之，是其次

也。」賓繼主君，皆如主國之禮。鄭司農云：「賓繼主君，復主人之禮費也，故曰皆如主國之禮。」玄謂繼主君

者，續主君也。續之者，主君郊勞、致館、饗餼、還圭、贈、郊送之時也。如其禮者，謂玉帛皮馬也。有饌陳之積者，不

如也。若饗食主君及燕，亦速焉。【疏】注鄭司農云：「賓繼主君，復主人之禮費也，故曰皆如主國之禮」者，《說文》系

部云：「繼，續也。」引申之爲往來報復之義，故先鄭以復訓繼也。賈疏云：「後鄭不從者，主人禮費既多，非實所能

復。云：玄謂繼主君者，續主君也」者，賈疏云：「按《聘

禮，君遣卿勞及致館等皆債，債者報也。上注云敵者曰債，故此報主君爲債。云「債之者，主君郊勞，致館、饗餼、還主、贈、郊送之時也」者，賈疏云：「按《聘禮》云「賓至于近郊，君使卿朝服用束帛勞」，又云「賓用束錦債勞者」，「君使卿韋弁歸饗餼」，又云「大夫奉束帛」，又云「賓降，授老幣，出迎大夫」，注云「出迎欲債之」，「庭實設乘馬，賓降堂，受老束錦。賓奉幣西面，大夫東面，賓致幣」，是皆有債法。彼兩臣有債，此兩公有債可知也。若然，彼《聘禮》致館無債者，彼君使卿致館，不以幣，故亦無債，明此兩君致時有幣，合亦債之也。主君有故，不能親饗食，以侑幣酬幣致之，亦無債。鄭彼注云：「以已本宜往。」還玉于館及還享，雖無束帛文，亦當債之矣。」案：《聘禮》致館，實有幣而無債，賈謂無幣，非是，詳後疏。云「如其禮者，謂玉帛皮馬也，有饗陳之積者，不如也」者，「皮馬」賈疏述注作「乘馬」。阮元云：「諸本作「皮」，誤。治讓案：此謂主君致饗餼時，有牲牢米禾薪芻等饗陳之積，賓債主君，則惟如致幣以報之，不報其饗陳之積也。云「若饗食主君及燕亦速馬」者，賈疏云：「《聘禮》賓不見有饗食速主君者，臣於君，雖他國，亦不敢速君，故《禮記》云「大夫饗君非禮」是也。此兩君即得，其燕食等皆得速主君也。」案：上注云「惟饗食速

賓，故賈意賓饗食主君，當亦使人速之，賓不親往速，燕禮輕於饗食，亦不親速可知。然依方苞說，主君饗食賓，當親速，則賓饗食主君及燕，似亦當親速，不必如鄭、賈所說也。諸侯、諸伯、諸子、諸男之相爲賓也各以其禮，相待也如諸公之儀。賓主相待之儀與諸公同也，饗餼饗食之禮則有降殺。【疏】注云「賓主相待之儀與諸公同也，饗餼饗食之禮則有降殺」者，賈疏云：「五等諸侯以命數分爲三等，其圭璋、饗餼、餼積、步數、債介皆降殺，備於《大行人》、《掌客》。其進退揖讓之儀，一與公同，故云如諸公之儀。」諸公之臣相爲國客，謂相聘也。【疏】「諸公之臣相爲國客」者，以下並國君待聘使之禮。賈疏云：「謂上諸公之臣相聘往來爲國客，相待相送之儀，此法皆備於下文也。」注云「謂相聘也」者，謂奉君命聘問，往來爲國客也。則三積，皆三辭拜受。受者，受之於庭也。侯伯之臣不致積。【疏】「則三積者，客初入竟之禮也。三積通出入言之，初入竟時或一積，或二積，經注無文，未知其審。賈疏云：「此謂在道之禮，於路館致之，亦有束帛致之。」云「皆三辭拜受者，與前諸公受積同，案：亦當旅擯，經不言者，文略。凡此諸公之臣，蓋亦唯有

積勞，不問，與《大行人》職待大國之孤禮同，經不言不問者，亦文略也。

注云：「受者，受之於庭也。」者，亦與前諸公受積同受之於舍門內之庭也。以《聘禮》受勞禮約之，蓋

亦使者入門，東面致命，客則北面再拜稽首受幣也。此諸公之臣凡受禮，自郊勞外，蓋皆受於庭，與受積同，詳後疏。

云：「侯伯之臣不致積」者，賈疏云：「按《聘禮》以五介，又張廌，是侯伯之卿聘使者。經不云積，明侯伯之臣不致積可知。但不以束帛行禮致之，豈於道全無積乎，明有也。」黃

以周云：「致積致餼，皆使卿大夫致之。」《司儀》云：「致餼如致積之禮」，是其致禮同也。其不使卿大夫致，而微者直陳其禮，謂之設。《聘禮》「宰夫朝服設餼」，《記》云：「餼不

致」，謂不用致禮，非無餼也。侯伯之臣不致積，與不致餼同，亦非無積也。《聘義》云：「主國待客，出入三積」，自是五等之臣通禮。但諸公之臣以禮致，侯伯子男之臣不以禮

致，直使微者陳設之而已。其設之之法，亦當與宰夫朝服設餼同。賈疏說甚通，其據束帛言之者，用鄭「餼不致」注。

其實當依經致皆卿大夫，不致而設者上。案：賈、黃說足補注義。《聘禮》無積，蓋亦因不致禮殺，故文不具耳。《聘

義》孔疏謂彼三積專謂上公之臣，亦誤會此注，不足據也。

及大夫郊勞，旅賁，三辭，拜辱，一讓，登，聽

命，下拜，登受。賓使者如初之儀。及退，

拜送。登聽命，賓登堂也。賓當爲賁。勞用束帛，賁用

束錦。侯伯之臣，受勞於庭。【疏】及大夫郊勞者，此客

至近郊之禮也。凡聘臣，蓋皆一勞。《聘禮》云：「賓至于

近郊，君使下大夫請行，反，君使卿朝服用束帛勞。」鄭彼注

云：「大夫請行，卿勞，彌尊賓也。彼侯伯之臣相聘，尚使

卿勞，則此諸公之臣，郊勞使卿可知。云大夫者，以卿即上

大夫，得通稱也。云旅賁者，亦用臣禮也。賈疏云：「旅

賁不傳辭，賓使各陳七介而已。」云「三辭者，辭郊勞也。

《左》昭二年傳云：「叔弓聘于晉，晉侯使郊勞，辭曰：『寡

君使弓來繼舊好，固曰，女無敢爲賓，微命于執事，敝邑宏

矣，敢辱郊使，請辭。』是辭郊勞之事。但《聘禮》載受郊勞，

唯「禮辭」，此則有三辭，與彼異者，或禮文不具，抑諸公之

臣尊於侯伯，故禮亦彌賁與？云「拜辱」者，謂既三辭，客

乃出舍門門東，西面迎拜使者外來之辱。案：《聘禮》賓

再拜，勞者不答拜，則此拜辱，使者亦不答拜可知。云「一

讓登聽命」者，此謂入郊舍之門，及階，聘客三讓，大夫三

辭，而後聘客先升堂，聽使者所致主君勞問之命。《聘禮》

云：「勞者奉幣入，東面致命，賓北面聽命。」此唯升堂不

同，其致聽之節也。云「下拜登受者，尊主君之命，故降拜於堂下也。」據聘禮，當北面再拜稽首。凡臣與君行禮，皆降拜；君若待以客禮，則辭之，然後升成拜。凌廷堪謂：「下文云『致饗餼如勞之禮』，考聘禮歸饗餼，大夫東面致命，賓降階西，再拜稽首，即此下拜也。大夫辭，升成拜，受幣堂中西，北面，即此登受也。」案：凌說比例其端。若然，此亦當大夫辭，升成拜乃受，經文不具也。云「賓使者如初之儀者，此受勞訖，更端復旅擯，迎入舍行餼也。」賈疏云：「謂使傳命訖，禮畢出門，賓以束帛賓使者如初行勞時之儀。」前賓受幣，今使者受幣，受幣雖異，威儀則同，敬主君使者也。云「及退拜送者，餼畢，使者退，聘客於舍門外西面拜送，使者亦不答拜。」聘禮受餼訖亦云「乃退，賓送再拜是也。」注云「登聽命，賓登堂也者，謂聘賓與使者相讓，至堂，則賓先登堂聽命，使者隨之登堂，東面致命授幣也。」<sup>①</sup>堂謂舍館之堂。云「賓當爲餼者，前注同。」據聘禮，受勞後有餼勞者之禮。云「勞用束帛，餼用束錦者，呂飛鵬云：『聘禮：『君使卿朝服，用束帛勞。』此使者勞賓用束帛之證也。又云：『賓用束錦餼勞者。』此聘賓餼使者用束錦之證也。」云「侯伯之臣受勞於庭者，賈疏云：『亦按聘禮，賓是侯伯之臣，云『受於舍門內』，是不

登堂也。」論讓案：《聘禮》郊勞注云：「不受於堂，此主於侯伯之臣也。公之臣受勞於堂。」彼注亦據此經爲說，致館如初之儀。如郊勞也，不饋耳。侯伯之臣致館於庭。不言致餼者，君於聘大夫不致餼也。《聘禮》曰：「餼不致，賓不拜。」【疏】致館者，此賓初至國之禮也。案《聘禮記》，諸公之臣當館於大夫之廟。注云「如郊勞也者，賈疏云：『按聘禮，賓至，大夫帥至館，卿致館。此公之臣亦當然。』上云郊勞，此云如初，如初郊勞也。」案：此亦當卿致之，司里授之，詳前疏。云「不饋耳者，明唯此不如郊勞也。」賈疏云：「聘禮致館無束帛，賓亦無餼，知此亦然也。」案：《聘禮》致館注云：「主人以上卿禮致之。」賈彼疏云：「《覲禮》注云：『王使人以命致館，無禮猶餼之者，尊王使也。』無禮謂無束帛。此云以上卿禮，明有束帛致亦可知。若然，有禮則稱致，《覲禮》不稱致，無禮故也。」據此文，侯伯之卿聘，郊勞致館有幣，則五等待臣皆同有幣也。一案：《聘禮》疏說與此疏不同。黃以周云：「《覲禮》賜舍餼之。《聘禮》卿致館，賓迎再拜，卿致命，賓再拜稽首，卿退，賓送再拜。不言餼之，是不饋也。」

① 授「原作」受，據楚本改。



鄭此注亦以《聘禮》決之。凡諸公相爲賓及其臣之爲國客，致館皆有束帛。鄭注郊勞云「勞用束帛」，注致館云「如郊勞也，不饋耳」，明主國亦有束帛，特賓不饋使爲異耳。疏云「聘禮致館無束帛，與《聘禮》本疏違。案：黃說是也。」云「侯伯之臣致館於庭者，於舊本並誤。于，今依蜀石經正。《聘禮》云：『大夫帥至于館，卿致館，賓迎再拜。卿致命，賓再拜稽首。卿退，賓送再拜。亦無登聽命、下拜、登受之事，故知致館於庭也。』云「不言致餼者，君於聘大夫不致餼也」者，凡聘使至者有餼，直設之而已，不以束帛致之，故云不致也。賈疏云：「按《聘禮》致館之下卽云『宰夫設餼』，卽此致館；下不云致餼，故云君於聘大夫不致餼。如是五等之臣皆無致餼也。」引《聘禮》曰「餼不致賓不拜」者，鄭彼注云：「不以束帛致命，草次饌，餼具輕，賓不拜，以不致命。」引之者，證君於聘大夫不致餼之事。及將幣，旅賁三辭，拜逆，客辟三揖，每門止一相，及廟，唯君相入，三讓，客登，拜，客三辟，授幣，下，出，每事如初之儀。客辟，逡巡不答拜也。唯君相入，客，臣也，相不入矣。拜，主君拜客至也。客三辟，三退負序也。每事，享及有言。【疏】「及將幣」者，此

謂致館之明日，正行聘禮於廟也。賈疏云：「謂賓在館至將幣，將幣亦謂上璋也。」云「旅賁」者，賈疏云：「亦謂於主君大門外，主君陳五賁，客陳七介，不傳辭，故云旅賁也。」案：此旅賁與前郊勞賓主皆陳七介異，故賈謂主君陳五賁，以其既至，則主君用賁，與在道用介異也。《聘禮》云：「卿爲上賁，大夫爲承賁，士爲紹賁。」鄭彼注云：「主君公也，則賁者五人；侯伯也，則賁者四人；子男也，則賁者三人。此並據大行人天子待五等諸侯賁數，以爲已國待賓之賁數也。放繼公據《聘禮》但言上賁、承賁、紹賁，謂諸侯之賁者三人而已，不以己爵及朝聘者之尊卑而異。凌廷堪云：「諸侯之於聘賓，不應上同天子，放說似亦可從。」聘禮「賓問卿，下大夫賁，是卿之賁者一人。《大行人》職曰：『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卿賁一人，則主君賁宜三人矣。黃以周說同。孫希旦又謂上公卿七介，則主賁五人；侯伯卿五介，則主賁三人；子男卿三介，則主賁一人。案：以君臣差降三等數之，凌、孫說似皆可通。經既無文，姑並存以俟攷。」云「辭者，賈疏云：『前郊勞三辭，辭其以禮來於外；此三辭，辭其主君以大客禮當已。』論讓案：聘義云：『三讓而后傳命，三讓而后入廟門，三揖而后至階，三讓而后升，所以致尊讓也。』鄭注云：「此揖讓，主謂

賓也。三讓而後傳命，賓至廟門，主人請事時也。賓見主人陳擯，以大客禮當已，則三讓之，不得命，乃傳其君之聘命也。三讓而后入廟門，讓主人廟受也。黃以周云：「據鄭彼注，傳命前之三讓，即《司儀》之三辭，故賈疏三辭即用鄭彼注以爲說，散文辭猶讓也。但鄭注《聘義》「三讓」主賓言，注《司儀》「三辭」又指主人言，各據一偏。」案：黃謂此疏本《聘義》注義是也。然賈說實非鄭指。此三辭當據主擯言之。《左》文十二年傳，秦伯使西乞術來聘，襄仲辭王，亦云主人三辭，是其證也。綜校後鄭前後注義，似亦與《聘義》注義不同。蓋此章「三辭」鄭無釋者，明其與朝禮同，前朝禮將幣節「三辭」亦無釋者，明其與致積勞郊勞同，皆冢上而省也。前朝禮致積郊勞三辭注，並主內爲文，辭爲辭外來之禮；此注既不別釋，則鄭不以爲賓辭客禮當已明矣。江水謂此三辭爲主人辭不敢當而賓對，庶疏謂辭其以客禮當已之誤是也。又攷《聘義》「三讓」文三見，此經及《聘禮》唯有讓升，餘三節並未見。彼先云「三讓而后傳命」，則傳命在三讓之後，彼注謂三讓不得命，乃傳聘命。此經云「旅擯三辭」，三辭已是傳命，則非彼三讓亦明矣。以鄭意推之，蓋擯介將陳而未就位之前，有讓擯之節，不得命，而後各就位傳命。三讓之禮細於三辭，故此經不載。

至《聘禮》，則公出迎以前無辭文，而辭王則在賓及廟門時，又無三辭之文，並與此經小異。或大門外與廟門外各有三辭，兩經詳略互見與？若如賈說，則客辭擯而主竟不辭聘，有是禮乎？云「拜逆客辟」者，主君迎賓於大門內也。《公食大夫禮》注云：「不出大門，降於國君。」賈疏云：「謂三辭訖，主君遣上擯納賓，賓入大門，主君在大門內，南面拜，拜賓奉君命屈辱來見已。客辟不受拜者，使者奉君命來，不敢當拜，故逡巡辟君拜也。」云「三揖者，即《聘禮》云「公揖人，每門每曲揖」是也。云「每門止一相，及廟，唯君相入」者，廟亦大祖廟也。《聘禮》云：「不腆先君之桃，既拊以俟矣。」注云：「諸侯五廟，則桃始祖也。是亦廟也，言桃者，桃尊而廟親，待賓客者上尊者。」賈疏云：「與前諸公少異。彼是兩君，故云唯上相入，則兩君擯介各有。此上相亦不入，故據君而言也。」云「三讓客登」者，即《聘義》之三讓而後升也。謂至階，主君讓賓升，賓又讓主君，如此者三，主君則先升。故《聘禮》云：「至于階，三讓，公升二等，賓升，西楹西，東面。」是三讓之後，主君實先升。此主客言之，則云客登，不論先後也。賈疏云：「按《聘義》云：「三讓而後入廟門，三揖而後至階。」此不言者，文不具。客登者，主君與客俱登，據客而言，故云客登也。」云「拜客三辟」

者，即《聘禮》云「賓致命，公當楣再拜，賓三退負序」是也。賈疏云：「主君與客俱登訖，主君於阼階上北面拜，拜賓喜至此堂，并拜受幣。客三辟者，三退負序，不敢當君拜。」云「授幣下出」者，賈疏云：「授玉於主君也。」方苞云：「《聘禮》，公受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間，賓降出，即此授幣下出也。不敢拜送幣者，奉君命以將事，不敢當君也。」注云：客辟，逡巡不答拜也」者，《聘禮》云：「公皮弁迎賓于大門內，大夫納賓，賓入門左，公再拜，賓辟不答拜。」注云：「辟位逡巡，不敢當其禮。」又《曲禮》云：「君若迎拜，則還辟不敢答拜。」注云：「嫌與君抗賓主之禮。」案：逡巡與《聘禮》注「逡遁」字同，詳《司士》疏。云「唯君相人，客，臣也，相不入矣」者，以客是臣，禮殺，故相不入。不入者，謂客人之後，上相與衆介絕行在後，不與客俱入。故《聘禮》云：「賓入門左，介皆入門左，北面西上。」注云：「隨賓入也，介無事，止於此。」賈彼疏云：「司儀「及將幣，每門止一相，及廟，唯君相人」。注云：「客，臣也，相不入矣。」此介皆入，不同者，彼云「每門止一相」，鄭云「絕行在後」耳，非是全不入廟。又云唯君相人者，謂前相君禮，須入，故言之；臣相不前相禮，故不言人。其實皆入，與此同也。」案：此經及廟唯君相入，與《聘禮》文異，故賈彼疏據前「諸公相朝」注

「絕行在後」之說通之，理或然也。云「拜，主君拜客至也者，即《聘禮》，賓入門左，公再拜」，注云：「南面拜迎」是也。案：拜客，拜其至之辱也，《聘禮記》贊拜之辭曰「子以君命在寡君，寡君拜君命之辱」是也。云「客三辟，三退負序也者，賈疏云：按《聘禮》云「賓三退負序」，注云：「三退，三逡遁也。不言辟者，以執圭將進授之。」此亦執圭將授，言辟者，儀禮是委曲行事，故云將進，不得云辟；此周禮事未見，據大摠而言，故云辟無嫌。」案：賈《聘禮》疏謂此經是諸公之臣相聘之禮，與侯伯之卿聘於鄰國之禮少異，與此疏說不同，此疏爲允。云「每事享及有言者，前注義同。」《聘禮》受幣之後，云「賓奉束帛加璧享」，又「聘於夫人用璋，享用琮」，所謂享也。又云「若有言則以束帛，如享禮」，所謂有言也。詳《大行人》疏。二者皆在將幣之後，其禮並同，故經以每事咳之。及禮、私面、私獻，皆再拜稽首，君答拜。禮，以體禮客，私面、私覲也，既覲則或有私獻者。鄭司農說私面以《春秋傳》曰：「楚公子棄疾見鄭伯，以其良馬私面。」疏：「及禮、私面、私獻」者，以下並行聘禮後之禮。賈疏云：「此三者皆於聘日行之，故并言之。」云「皆再拜稽首，君答拜」者，稽，疑當從大祝釋文

作詣，下同。<sup>①</sup>前將幣爲致君命，拜不稽首；此禮爲主君

禮使臣，私面私獻爲使臣以禮見主君，故皆稽首以致敬也。

聘禮：賓受禮云：「升，再拜稽首，受幣，當東楹，北面，公

壹拜，賓降也公再拜。」又賓私覲云：「入門右，北面，奠幣，再

拜稽首。」又云：「公北面再拜。」又記私獻云：「賓東面坐奠

獻，再拜稽首，公答再拜。」皆其事也。凡君與臣行禮，臣皆

稽首，詳大祝疏。注云：禮，以體禮客者，聘禮聘

享畢後，卽云「請禮賓」，是其事也。凡禮之通例，賓主人行

禮畢，主人待賓用體，並謂之禮，詳前疏。賈疏云：「按聘

禮，禮客用體齊，異於君鬱鬯也。」云：私面，私覲也。者，據

聘禮記，郊特牲，聘義及論語，鄉黨篇並云：私

覲。《荀子·大略篇》亦云：「私覲，私見也。」《聘禮》既將

幣，云：「賓奉束錦以請覲。」鄭彼注云：「覲，見也，鄉將公

事，是欲交其歡敬也。」又問卿之後，云：「賓面如覲幣。」注

云：「面亦見也，其謂之面，威儀質也。」賈疏云：「彼於君

謂之覲，於卿謂之面，覲面別。此云私面、私覲，爲一者，以

彼文兩見，則私覲據君，私面據卿；此文不見有私覲，直言

私面，豈不見君直見臣也。明此私面主於君，故以私面爲

私覲也。案：賈說是也。《聘義》亦云：「賓私面私覲。」面與

覲爲二。此經及《左傳》直以私覲爲私面者，以覲面義同通

稱，故《聘禮》，小聘曰問，面不升，注云「面猶覲也」。彼亦

以覲爲面。又《左·昭十六年傳》，晉韓起聘于鄭，<sup>②</sup>私覲於

子產，以玉與馬。是私面又稱私覲，蓋皆散文互通也。云

「既覲則或有私獻者」者，《聘禮記》云：「既覲，賓若私獻，

奉獻將命。」鄭彼注云：「時有珍異之物，或賓奉之，所以自

序尊敬也，猶以君命致之。」案：云「或有」者，私獻不必常

有也。云「鄭司農說私面以《春秋傳》曰：楚公子棄疾見鄭

伯，以其良馬私面」者，證私覲亦通稱私面也。舊本「說」上

衍「云」字，今從宋大字本、岳本刪。賈疏云：「按《左氏·昭

六年》，楚公子棄疾如晉，過鄭，見鄭伯如見王，以其乘馬八

匹私面，見子皮如上卿，以馬六匹，見子產以馬四匹，見

子大叔，以馬二匹。稱面者，以其面亦覲也。」出，及中

門之外，問君，客再拜對，君拜，客辟而對；

君問大夫，客對；君勞客，客再拜稽首，君荅

拜，客趨辟。中門之外，卽大門之內也。問君曰：「君

不恙乎？」對曰：「使臣之來，寡君命臣于庭。問大夫曰：

① 原無「下同」，據楚本補。

② 「鄭」原訛「晉」，據楚本改。

「二三子不恙乎？」對曰：「寡君命使臣于庭，二三子皆在。」勞客曰：「道路悠遠，客甚勞。」勞介則曰：「二三子甚勞。」問君，客再拜對者，爲敬慎也。【疏】出及中門之外

問君者，此客私覲事畢後，君出送客至中門外，門東西面，有此問勞之事也。賈疏云：「賓來主爲以君命行聘享，是以先行聘享訖，乃始行私相慰問之事。」是以《聘禮》注云「鄉以公禮將事，無由問也」。云「客再拜對，君拜，客辟而對」者，客門西東面拜對，君門東西面答拜，客辟，又東面對。以下君與客拜及問對位並同。《聘禮》無第二次對，文不具也。方苞云：「前對問不恙，後對或別問君之所爲也。」

後曰君答拜，前第曰君拜者，非答客也，問其君之起居不恙，則如親見而拜以致敬也。一案：方說是也。《聘禮》注謂問君居處何如，又引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問曰：「夫子何爲？」是問居處兼問所爲之類，故使者不唯一次對也。云「君問大夫，客對」者，《聘禮》文同。大夫，謂客國之卿大夫，或執政降重，或與主君雅故，皆得蒙咨問。不拜而對，降於君也。云「君勞客，客再拜稽首，君答拜」者，《聘禮》文亦同。注云：「勞以道路之勤。」此主君又特勞問客，故再拜稽首以拜其恩意也。《曲禮》云：「大夫士見於國君，君若勞之，則還辟，再拜稽首。」云「客趨辟」者，《聘禮》云：

「賓出，公再拜送，賓不顧。」注云：「公既拜，客趨辟。」即據此經。若然，主君尚有拜送之節，此經亦不具。客不敢當主君之拜，故趨出辟之，且見不敢勞主君之遠送也。

注云「中門之外即大門之內也」者，謂雉門外，庫門內也。諸侯三門，以雉門爲中門，庫門爲大門。鄭謂諸侯以應門爲中門，皋門爲大門，失之。詳《閭人》及《朝士》疏。賈疏云：「《聘禮》云：『及大門內，公問君。』故指彼云，即大門內也。按《聘禮》云：『及大門內，公問君，賓對，公再拜。』注云：『賓至始入門之位，北面，將揖而出，衆介亦在其右，少退，西上，於此可以問君居處何如，序殷勤也。時承摯紹摯亦於門東，北面東上，上摯往來傳君命，南面。』」焦循云：「《聘禮》云：『公出送賓，及大門內，公問君，賓對，公問大夫，賓對，公勞賓，賓再拜稽首。』賓出，公再拜送，賓不顧。」《司儀》云：「出及中門之外，問君，客再拜對，君問大夫，客對；君勞客，客再拜稽首，君答拜，客趨辟。」二文互同。中門外，即大門內，外朝之地也。蓋送至此，仍用摯傳命，而賓出大門也。公在雉門外，送至外朝，不送出大門也。云「問君曰君不恙乎，對曰使臣之來，寡君命臣于庭，問大夫曰二三子不恙乎，對曰寡君命使臣于庭，二三子皆在，勞客曰道路悠遠，客甚勞，勞介則曰二三子甚勞」者，

寡君命臣于庭」，蜀石經、宋大字本，「命」下並有「使」字，與下文同，疑今本脫之。于，當作「於」，各本並誤。《大行人》注云：「問，問不恙也。」賈疏云：「未知鄭君所出何文，或云是孔子聘問之辭，亦未得其實也。」惠棟云：「襄廿七年《左傳》曰：『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爲多文辭。』服虔曰：『以其多文辭，故特舉而用之。』」後世謂之《孔氏聘辭》，此書漢時猶存，故鄭引之，或說非無據也。案：惠說亦通。《呂氏春秋·異用》篇云：「孔子弟子從遠方來，孔子問之曰：『子之公不有恙乎？』子之父母不有恙乎？子之兄弟不有恙乎？」賈引或說，疑即據《呂覽》推定，謂出孔子也。《聘禮》云：「君與卿圖事，遂命使者。」此即所謂君命使臣于庭，「子皆在也」。明君與諸臣皆無恙，故得親命使，圖事於庭。凡圖事在燕朝，即路寢庭也。云「問君，客再拜對者，爲敬慎也」者，以下問大夫，客不拜而對，明問君再拜對者，爲尊君，特示敬慎也。致饗餼如勞之禮，饗食還圭如將幣之儀。饗食，亦謂君不親，而使大夫以幣致之。【疏】「致饗餼如勞之禮」者，賈疏云：「同使卿，威儀進止皆如上郊勞之禮。」詒讓案：上文郊勞云：「旅賁三辭，拜辱，三讓，登，聽命，下拜，登受，賓使者如初之儀，

及退，拜送。」今以《聘禮》致饗餼之禮校之，大略相同，惟彼經侯伯之臣受勞於庭，與致饗餼受於堂不無殊異，而此經諸公臣受勞於堂，則尤爲符合，故經直云如勞之禮也。又案：上諸公相爲賓說致饗餼與饗食還圭，同云「如將幣之儀」，而此文又以「致饗餼如勞之禮」特爲別異者，蓋以詳略變文，實則諸禮皆有同有異，經或偏舉一隅，或綜論大較，義各有當。故《聘禮》說致饗食亦云「如致饗」，明文可兩通，不容泥也。云「饗食還圭如將幣之儀」者，《聘禮》云：「公于賓，壹食再饗，燕無常數；上介，壹食壹饗。」賈彼疏據《掌客》注，諸臣用爵不依命數，推之云：「以此言之，公侯伯子男大聘使卿，主君一食再饗，小聘使大夫，則主君一食一饗。若然，案《掌客》『子男一食一饗』，子男之卿再饗，多於君者，以其君臣各相望，不得以君決臣也。」案：依賈義，五等臣同一食再饗，則子男臣有踰君之嫌，於等例必不可通。竊意聘臣饗食之數，亦當以三等降殺，疑當公之卿再食再饗，侯伯之卿一食再饗，子男之卿一饗不食，於差次或有合耳。此「饗食」家上「致」爲文，與還圭並致之賓館，則其行禮，亦當如上注云，賓爲主人，主人爲賓，而得如將幣者，蓋迎送揖讓之節略同。賈疏云：「致饗及還圭，賓主皆是大夫。其將幣，主君與使臣行禮。如

將幣者，蓋不盡如之，所如者，如旅擯，主人皮弁，賓皮弁襲將幣同，自餘則別。是以《聘禮》：「君使卿皮弁還玉于館，賓皮弁襲迎于外門外，不拜，帥大夫以入，大夫升自西階，鉤楹，賓自碑內聽命，升自西階，自左南面受主，退，負右房而立。」是與將幣別之事也。注云：「饗食亦謂君不親，而使大夫以幣致之者，聘禮云：『若不親食，使大夫各以其爵，朝服致之以侑幣，如致饗，無饋，致饗以酬幣亦如之。』是其事也。賈疏云：『以其與還主其文，同是致之，故知君不親，使大夫致之也。』

君館客，客辟，介受命，遂送，客從，拜辱于朝。君館客者，客將去，就省之，盡殷勤也。遂送，君拜以送客。【疏】君館客，客辟，介受命者，以下並客行時之禮。君親至客館送使者，使者不敢當君之盛禮，故辟，而使介於舍館大門外聽命也。云「客從拜辱于朝者」，釋文作「客朋」云：「本又作從，同。」

案：《說文》：「從，相聽也。從，隨行也。此經義為隨從，當以「從」為正。盧文弨云：「師為篆文從字，隸作從，釋文本作兩刀，誤。書內從字甚多，惟此一字作古體。」賈疏云：「聘禮曰：『公退，賓從，請命于朝，公辭，賓退』是也。詒讓案：《聘禮》賓拜于朝，鄭並謂拜謝於大門外，則此客拜辱於朝，亦於庫門外門西，東面拜，朝即庫門外廷，與宮內三朝異也。詳《朝士》、《掌訝》疏。注云：「君館客者，客將去，就省之，盡殷勤也」者，謂聘禮畢，使者將行，主國之君就客館省之，故謂之館客。《聘禮》云：「公館賓」，鄭彼注云：「為賓將去，親存送之，厚殷勤，且謝聘客之意也。」又云：「賓辟」，注云：「不敢受主國君見已於此館也。此亦不見，言辟者，君在廟門，敬也。」又云：「上介聽命」，注云：「聽命于廟門中，西面，如相拜然也。擯者每贊君辭，則曰：『敢不承命，告于寡君之老。』此與彼禮節正同。云「遂送，君拜以送客者，謂君於客館門外，東面拜以送客也。賈疏云：『鄭知君拜送者，見《聘禮》云：『聘享，夫人之聘享，問大夫，送賓，公皆再拜』，是其有拜。』詒讓案：《聘禮》又云「又拜送」，注云：「拜送賓也。其辭蓋云：『子將有行，寡君敢拜送。』」鄭蓋兼據彼文。明日，客拜禮賜。遂行，如人之積。禮賜，謂乘禽，君之加惠也。如人之積，則積從來至去。【疏】明日者，即君館客之次日也。云「客拜禮賜者，亦於庫門外之朝，東面拜賜，主國之擯聽之，以告於君，君不見也。」注云：「禮賜謂乘禽」者，賈疏云：「按《聘禮》『公館賓』下云『賓三拜乘禽於

朝」，以此知禮賜是乘禽也。」論讓案：《聘禮》致饗餼，夫人歸禮及饗食明日，客皆拜賜于朝。此經無文，唯於行時著拜禮賜之文，蓋以其小節略之，抑或文得兼含，不甚區別，要兩經之義，大致無迕矣。賈《聘禮》疏引此經，而云：「臨行大小禮皆拜賜」，是謂諸禮皆行時總拜，與此注不合，亦未知然否。云「君之加惠也」者，以在致餼及饗餼諸正禮之外，故曰加惠。云「如入之積，則三積從來至去」者，《大行人》注義同，即《聘義》云「出入三積」是也。賈疏云：「入與出各三積，故得以後如前。以此而言，諸侯言出入五積、四積、三積之類，入出各五、各四、各三者也。」《聘義》孔疏說同。黃以周云：「出入三積，謂自入至出，其所致積有三也。故注云：『從來至去，數如此。』」賈、孔謂來去皆有此數，則注何爲言從至？」案：黃說是也。上文「三積」與《聘義》文同，自通來去言之。此云「遂行，如入之積」，明致積之禮與人時同耳。若其積數，則或來去一，或來去二，總而爲三，入與行積數本不相等也。《大行人》五等諸侯來朝，惟侯伯四積，來去二，積數相等，其公五積，子男三積，來去數亦皆不相等。彼經五積、四積、三積，並通出入爲文，亦不謂出數如入數也。賈誤謂出入數等，殊失鄭指。互詳《大行人》疏。凡侯伯子男之臣，以其國之

爵相爲客而相禮，其儀亦如之。爵，卿也，大夫也，士也。【疏】凡侯伯子男之臣，以其國之爵相爲客而相禮，其儀亦如之者，此明侯伯子男之臣禮與諸公之臣同也。賈疏云：「其儀亦如之者，亦以三等相差，七十步七介，五十步五介，三十步三介。小聘使大夫，又降殺也。」論讓案：《聘禮》是侯伯之臣相爲國客之禮，亦有與此諸公臣禮不同者，如受郊勞，受館皆於庭之等是也。蓋其繁文縟節不能無少差異，要其大致略同，故經云亦如之。注

云「爵，卿也，大夫也，士也」者，賈疏云：「諸侯之臣言爵相爲客而相禮者，不離三等，卿、大夫、士。鄭注《掌客》云：『爵，卿也，則餼二牢，饗餼五牢；大夫也，則餼大牢，饗餼三牢；士也，則餼少牢，饗餼大牢也。此降小禮，豐大禮也。以命數則參差難等，略於臣用爵而已。』」以此三等相禮也。案：此鄭、賈約言之，諸臣有此三等，實則每等之中，亦自有尊卑細別不同。《左》僖十二年傳云：「齊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管仲辭受下卿之禮而還。」則爵同是卿，仍有上下之等也。自命士以上爲爵，詳《大宰》疏。凡四方之賓客禮儀，辭命、餼牢、賜獻，以二等從其爵而上下之。上下猶豐殺也。



【疏】「凡四方之賓客，禮儀、辭命、餽牢、賜獻，以二等從其爵而上下之」者，此通論賓客之禮，不限以朝聘也。禮儀辭命卽上文儀容辭令，餽牢謂致饗餽等，賜獻卽禮賜及《聘禮記》之禽羞俶獻皆是也。《國語·周語》云：「其貴國賓至，則以班加一等。」是班爵同者仍有隆殺之等也。賈疏云：「上經云爵，鄭以卿大夫士三等解之。此經云二等，卽與《大行人》云『諸侯之卿，各下其君二等，大夫士亦如之』，大夫下卿，上下大夫，降殺以兩解之同也。」云「從其爵」者，以二等降殺，從三等而爲之。注云「上下猶豐殺也」者，

賈疏云：「爵尊者禮豐，爵卑者禮殺，以二等爲豐殺也。」

凡賓客，送逆同禮。謂郊勞、郊送之屬。【疏】「凡賓

客送逆同禮」者，上文云「行如入之積」，又《環人》云「送逆及疆」，亦送逆同禮之一端。注云「謂郊勞郊送之屬」

者，賈疏云：「經云送逆，故知郊勞、郊送也。郊勞是逆，郊

送是送，尊卑不同，此二者一也。」案：賈說非也。尊卑無同禮之理。經注之意，蓋謂賓客之至，逆以此禮，送亦以此禮，非謂尊卑禮一也。凡諸侯之交，各稱其邦而

爲之幣，以其幣爲之禮。幣，享幣也。於大國則

豐，於小國則殺。主國禮之，如其豐殺，謂賄用束紡，禮用

玉帛、乘皮及贈之屬。【疏】「凡諸侯之交」者，卽《大行人》所云「凡諸侯之邦交問聘朝之等是也」。云「各稱其邦而爲之幣，以其幣爲之禮」者，賈疏云：「據朝聘所齎享幣，大國多，小國少。禮者，據主國賄客，還依來者多少而報之。」

注云「幣，享幣也」者，賈疏云：「以其經云『稱其邦』，復云幣，明幣是享幣，不得據圭璋璧琮也。」案：賈說是也。朝聘瑞玉，法數有定，不得爲豐殺，故鄭專據享幣言之。《聘禮記》云「幣美則沒禮」，注云：「幣，人所造成，以自覆蔽，謂束帛也。」然此注則謂凡享用束帛加璧，又以皮幣爲庭實，同謂之幣，猶《小行人》云「幣兼皮馬矣」。《聘禮》有夕幣、展幣，亦並通玉帛皮馬而言。云「於大國則豐，於小國則殺，主國禮之如其豐殺」者，<sup>①</sup>謂來朝聘者，於大國則幣豐，於小國則幣殺，其主國禮幣，則視其來者而報之，不以來朝聘之國大小爲異也。云「謂賄用束紡，禮用玉帛乘皮及贈之屬」者，《聘禮》云「大夫賄用束紡」，注云：「賄，予人財之言也。紡，紡絲爲之，今之縛也。所以遺聘君，可以爲衣服，相厚之至。又云：禮，玉束帛乘皮」，注云：「禮，禮聘君也，所以報享也。亦言玉，璧可知也。」又云「遂行，舍于

① 原「者」上衍「也」，據楚本刪。

郊，公使卿贈如覲幣。又《記》云：賄，在聘手賄。注云：賄，財也。于讀曰「爲」，言主國禮賓，當視賓之聘禮而爲之財也。賓客者，主人所欲豐也。若苟豐之，是又傷財也。亦引此經爲證。凡行人之儀，不朝不夕，不正其主面，亦不背客。謂擯相傳辭時也。不正東鄉，不正西鄉，常視賓主之前卻，得兩鄉之而已。【疏】凡行人之儀者，卽見賓客之儀，此官豫肆習之，而以詔大小行人者也。云：「不正其主面者，《檀人》注云：『面猶鄉也。』」案：面，偏之借字，詳彼疏。注云：謂擯相傳辭時也者，謂大小行人爲擯相傳辭之儀，它若大宗伯、嵩夫及此官等爲擯相之時，亦視此儀也。云：「不正東鄉，不正西鄉」者，釋經不朝不夕，朝卽東也，夕卽西也。《毛詩·大雅·卷阿》傳云：「山東曰朝陽，山西曰夕陽。」《匠人》云：「以正朝夕，義亦同。賈疏云：『朝謂日出時，爲正鄉東。夕謂日入時，爲正鄉西。』」云：常視賓主之前卻，得兩鄉之而已者，謂大小行人隨賓主之前進及卻退，宛轉鄉之，兩不違背也。賈疏謂亦指司儀，誤。俞正燮云：「不朝不夕，不正其主面，亦不背客，蓋北面而少偏西面，注言常視賓主之前卻得兩向之是也。正主面，是正向主背。《檀人》云：

『使萬民和說而正主面』，亦言向主。案：俞說是也。上相見禮云：凡燕見于君，必辯君之南面，若不得，則正方，不疑君。注云：辯猶正也。君南面，則臣見正北面，君或時不然，當正東面，若正西面，不得疑君所處邪鄉之。彼爲諸臣燕見之儀，專主於君，與此行人擯相之儀兼視賓主事正相反。彼經辯君之南面，猶此經正主面也。彼注正東面、正西面，卽此經朝夕也。彼注疑君所處邪鄉之，猶此注視賓主前卻兩鄉之也。兩經義異而正可互證。

## 周禮正義卷七十三

## 行夫掌邦國傳遽之小事、媿惡而無禮

者。凡其使也，必以旌節。雖道有難而不時，必達。傳遽，若今時乘傳騎驛而使者也。美，福慶也。惡，喪荒也。此事之小者無禮，行夫主使之。道有難，謂遭疾病他故，不以時至也。必達，王命不可廢也。其大者有禮，大小行人使之。有故則介傳命，不嫌不達。【疏】「掌邦國傳遽之小事，媿惡而無禮者」者，媿，古美字，詳《大司徒》疏。賈疏云：「行夫者，以身自行於外。言媿惡無禮者，無摯介而單行，謂之無禮也。」案：無禮當亦謂無聘享玉帛之禮，賈疏未咳。《觀禮》：「賜舍不以幣致」，注云：「使人以命致館，無禮。」賈彼疏謂無禮謂無束帛，是無幣亦得為無禮審矣。云：「凡其使也，必以旌節」者，明此官為小事特使，與聘問不同，不得用邦節、珍圭、牙璋之等，故與環人同用路節也。云：「雖道有難而不時，必達」者，賈疏云：「無難者，即依程至，祇由有難，故不時，必達者，雖不時，必

達於所往之處也。」注云「傳遽，若今時乘傳騎驛而使者也」者，《大僕》注云：「遽，傳也。」《玉藻》云：「上曰傳遽之臣」，注云：「傳遽，以車馬給使者也。」《爾雅·釋言》云：「駟，遽，傳也。」《左》成五年傳「晉侯以傳召伯宗」，杜注云：「傳，驛。」又傳三十一年孔疏引孫炎云：「傳車驛馬也。」《說文·馬部》云：「驛，置騎也。駟，驛傳也。」案：秦漢以後，凡急事速行，乘車曰傳，曰駟，乘馬曰遽，曰驛，故鄭、許亦分別釋之。然此經為周初典法，似尚未有單騎之制，則傳遽當通為乘車。《漢書·高帝紀》：「田橫乘傳詣雒陽」，顏注引如淳云：「一律，四馬高足為置傳，四馬中足為馳傳，四馬下足為乘傳，一馬二馬為軺傳。急者乘一乘傳。」師古云：「傳者，若今之驛，古者以車，謂之傳車，其後又單置馬，謂之驛騎。」此說漢時乘傳騎驛之制，亦以單置馬為起於後世，足證周初有乘無騎矣。又案：周時傳遽，蓋用輕車，取其速至。故《方言》揚雄《荅劉歆書》以行人為軺軒使者，軺軒即輕車也。行夫，亦即行人之屬。凡王官以事巡行天下，必乘傳遽，通謂之傳遽之事，則亦通謂之軺軒之使矣。互詳《大僕》疏。云：「美，福慶也」者，此亦經用古字，注用今字之例。福慶者，美善之事，即《大宗伯》、《大行人》賀慶之禮是也。云「惡，喪荒也」者，即《大宗伯》凶禮之二。

賈疏云：「謂民有死喪及年穀不熟，若諸侯薨之等大事，即使卿大夫，若《春秋》王使榮叔、宰咺之等，有禮不使行夫也。」云，此事之小者，無禮，行夫主使之者，以行夫下上，秩卑於大小行人，故事之小無禮幣者，則使行夫特往也。云，道有難，謂遭疾病他故，不以時至也者，遭疾病，謂行夫身有疾病也。他故，若《虎賁氏》云，道路不通，注云，逢兵寇若泥水，是也。云，必達，王命不可廢也者，明事雖小，亦奉王命而往，雖不以時至，亦期於必達。賈疏謂，以行夫下上，十二人，人數多，縱有難，必達，失之。云，其大者有禮，大小行人使之者，明行人使邦國亦乘傳遽也。賈疏云：「按《大行人》，雖不云身使之事，其間問及王之所以撫諸侯之等，或身自行。《小行人》云，「使適四方」，是身行之事也。」云，「有故，則介傳命，不嫌不達也」者，明大事雖有故，亦必達也。《聘禮》云：「賓入竟而死，遂也。主人爲之具而殯，介攝其命。」鄭彼注云：「爲致聘享之禮也。初時介接聞命。」又云：「若賓死，未將命，則既斂於棺，造於朝，介將命。」是聘使死則介傳命，鄭即據彼爲說。居於其國，則掌行人之勞辱事焉，使則介之。使謂大小行人也。故書曰夷使。鄭司農云：「夷使，使於四夷，

則行夫主爲之介。」玄謂夷，發聲。【疏】「居於其國」者，於，經例當作「于」，唐、蜀石經及各本並誤。此謂行夫隨行人居所使之國也。云，「則掌行人之勞辱事焉」者，與行人爲役也。勞辱事，猶《司隸》云「煩辱之事」。注云，「使謂

大小行人也」者，此謂大事有禮使大小行人者，則行夫爲之介也。云，「故書曰夷使」者，謂故書「使則介」之上多一「夷」字也。《釋文》出「焉使」，云「劉焉音夷」，則劉昌宗以「夷」爲即「焉」之異文。王引之云：「焉字屬上爲句。使則介之，故書「使」上有「夷」字，夷乃發聲，故鄭兼存故書有夷字者，而以發聲解之，非謂「焉」故書作「夷」也。若「焉」字故書作「夷」，則鄭當云「故書焉作夷」，方合全書之例。今不言焉作夷，而云「使謂大小行人也，故書曰夷使」，是故書「使」上多一「夷」字，而「焉」字仍屬上讀明矣。劉音誤甚。陸氏以「焉使」連讀，亦沿劉氏之誤。」案：以注疊故書通例覈之，王說是也。孔繼汾說亦同。劉音及陸讀，並失之。惠棟引《三年問》「焉使倍之」，以證焉當訓「於」，陸意或當如是，然非經注義也。鄭司農云，夷使，使於四夷，則行夫主爲之介者，先鄭從故書爲說，以夷爲四夷也。賈疏云：「後鄭不從，以爲夷發聲者，以經云「居則掌行人之勞辱事」，是行人所使即云介，明還與行人爲介，文勢不容與行

人別行，直四夷使，自使象胥，何得使行夫也？故不從之也。」云「玄謂夷發聲」者，王引之云：「凡鄭注所列或本，亦有爲之解者。如《稟人》『試其弓弩』，故書試爲考。玄謂考之而善，則上其食，尤善，又賞之。《考工記》『貉踰汶則死』，貉或作援，謂善緣木之援也。《輶人》『左不捷』，捷或作券，玄謂券今倦字也。是其例也。夷發聲，乃解故書夷字，非解經文焉字。《周官》一書用焉字者多矣，皆句末語助，無爲句首發聲者。」案：王說亦是也。

### 環人掌送逆邦國之通賓客，以路節達

諸四方。通賓客以常事往來者也。路節，旌節也。四方，圻上。【疏】注云「通賓客以常事往來者也」者，通大小賓客、朝覲、會同、聘覲言也。《掌交》云：「掌邦國之通事，而結其交好。」注云：「通事，謂朝覲聘問也。」此與彼義同。云「路節，旌節也」者，據《掌節》、《大行人》文。賈疏云：「以其道路用旌節，故知路節旌節也。」云「四方，圻上」者，圻與畿同，即《大司徒》注云「千里曰畿」，謂距王城五百里疆，與侯國畿封相接之處也。下文云「送逆及疆」，故知不出畿。賈疏云：「至畿，即入諸侯國，諸侯國自有通之者

也。」舍則授館，令聚櫟，有任器，則令環之。令，令野廬氏也。鄭司農云：「四方人有任器者，則環人主令殉環守之。」【疏】「舍則授館」者，此授館據在道言之，與入國致館異。賈疏云：「館則道上廬宿市所館舍。」云「有任器則令環之」者，賈疏云：「謂賓客任用之器。」案：任器，詳《司隸》疏。注云「令，令野廬氏也」者，賈疏云：「其職云『若有賓客，則令守涂地之人聚櫟之』，故知令野廬也。」鄭司農云「四方人有任器者，則環人主令殉環守之」者，蜀石經「殉」作「徇」。案：殉即「徇」字。《左傳》桓六年注「以木鐸徇」，《釋文》云：「徇本作殉。」徇亦即徇之俗。《敘官》注云：「環猶圍也，主圍賓客任器，爲之守衛。」徇環亦謂徇行圍繞，爲客戒守，以備盜竊，與後鄭義同。凡門關無幾，送逆及疆。鄭司農云：「門關不得苛留環人也。」玄謂環人送逆之，則賓客出入不見幾。【疏】「送逆及疆」者，謂與訝上、掌訝同從小行人送逆於竟上也。注鄭司農云「門關不得苛留環人也」者，《王制》注云：「幾，呵察也。」苛呵字同，詳《宮正》疏。依先鄭說，則似門關得幾賓客，惟不幾環人，故後鄭更釋之。云「玄謂環人送逆之，則賓客出入不見幾」者，補先鄭義，明無幾，即謂不幾賓客

也。《周書·大子晉》篇云：「委積施關，道路無限。」彼施讀爲弛，弛關卽謂門關無幾也。

### 象胥掌蠻、夷、閩、貉、戌、狄之國使，掌

傳王之言而諭說焉，以和親之。謂蕃國之臣來

親聘者。【疏】「掌蠻夷閩貉戌狄之國使」者，姜兆錫云：

「卽職方氏：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戌、六狄之國，《大行人》所謂蕃國也。」注云：「謂蕃國之臣來親聘者」者，

明經云：「國使，卽蕃國之臣奉使來至王國者也。」賈疏云：

「蕃國之君世壹見，其臣得有親聘者，彼雖無聘使法，有國事來，小行人受其幣，聽其辭，以中國親聘況之耳，其實無親聘也。案：王無親聘蕃國之禮，若蕃國之於王，則不必絕無親聘，但不限以常期耳。賈說未然。若以時人

賓，則協其禮，與其辭，言傳之。以時人賓，謂君

其以世一見來朝爲賓者。【疏】「若以時人賓，則協其禮」

者，夷狄君長來朝，亦以禮接之，猶《大行人》「凡諸侯之王協其禮，但其禮當殺於中國五等諸侯耳」。《王制》孔疏引皇侃云：「戌狄之君使來，王饗之，其禮則委饗也。若夷狄君來，則當與中國子男同，故《小行人》職掌小賓小客，所陳牲

牢當不異也。」案：孔、皇云委饗者，《國語·周語》云：「戌

狄則有體薦，其適來班貢，坐諸門外，而使舌人體委與之。」

韋注云：「舌人，能達異方之志，象胥之官。卽此協禮之

事。云「與其辭，言傳之」者，辭，謂蕃國君長告請之辭。言

傳與上文「傳王之言義異」，家人言鸞車象人，《大祝》言

甸人，注並云「言猶語也」，此言當與彼同，謂告語傳達之。

《大行人》云：「屬象胥，諭言語，協辭命。」是此官通蕃國之

辭，故以主賓之辭傳譯通之也。注云：「以時人賓，謂其

君以世一見來朝爲賓者」者，《釋文》作「壹」。案：注例

用今字當作「一」，詳《酒正》疏。此卽《大行人》云「九州之

外謂之蕃國，世壹見是也。凡其出入送逆之禮節

幣帛辭令，而賓相之。從來至去皆爲摺，而詔侑其

禮儀。【疏】「凡其出入送逆之禮節幣帛辭令，而賓相之」

者，賓亦當讀爲摺，詳《大宗伯》、《大行人》疏。《大行人

注謂蕃國之君無玉瑞，則唯有幣帛可知。《左》隱七年傳

云：「戌朝于周，發幣于公卿。」此夷狄亦有幣帛之證。賈

疏謂「夷狄無玉帛，來向中國，幣帛爲王有賜與之者。」是謂

無玉并無幣帛，失之。注云：「從來至去，皆爲摺，而詔

侑其禮儀」者，《大行人》注云：「出入，謂從來訖去也。」此經

亦云出入，故知來去皆然。攢釋賓，詔伯禮儀釋相之。凡

國之大喪，詔相國客之禮儀而正其位。客，謂

諸侯使臣來弔者。【疏】凡國之大喪者，賈疏云：大喪

言凡，則非王喪。若王喪，諸侯皆來，何得有使臣來，諸侯

絕無來者？則大喪王后、世子也。或大喪王喪，不言諸侯

者，餘官掌之，此象胥直掌臣也。又象胥本主夷狄之使，亦

兼掌中國之使，故下有大事諸侯之等也。注云：客謂

諸侯使臣來弔者，司儀云：諸公之臣相爲國客，是諸

侯使臣謂之國客。此爲大喪而來，故知爲來弔者也。凡

軍旅會同，受國客幣而賓禮之。謂諸侯以王有

軍旅之事，使臣奉幣來問。【疏】凡軍旅會同，受國客幣

而賓禮之者，鄉大夫先鄭注云：「賓，敬也。此與上文

賓相義不同。注云：謂諸侯以王有軍旅之事，使臣

奉幣來問者，賈疏云：正謂禮動不虛，以爲相見之禮，以

幣致其君命，非謂別有幣也。凡作事，王之大事諸

侯，次事卿，次事大夫，次事士，下事庶

子。作，使也。鄭司農云：王之大事諸侯，使諸侯執大

事也。次事卿，使卿執其次事也。次事使大夫，次事使上

士，下事使庶子。【疏】凡作事者，此通論諸侯以下所共

王事之差等，非必皆象胥作之也。《小宰》六敘正羣吏，云

以敘作其事，此則通作諸侯、諸臣等之事，亦依敘以作

之。云：次事上士者，賈疏云：「直言上士，不作中士、下

士者，摠以王之三等之士皆曰上士，與《王制》所云「元士」

同也。王引之云：周禮序官凡言上士者，皆對中士、下

士言之，無合三等之上言之者。《掌客》：「從者三，公眡上

公之禮，卿眡侯伯之禮，大夫眡子男之禮，士眡諸侯之卿

禮，庶子壹眡其大夫之禮。」①其序卿大夫士庶子之等與此

同，而但稱爲士，不稱上士。《夏官·司士》：「凡會同，作

士從，賓客亦如之。」作士適四方使，爲介。正此所謂次事

使士者，亦無上士之稱。「上」蓋衍文也。若有「上」字，則

與直言士者不同，鄭必訓釋其義。今鄭不爲上字作解，則

所見本無此字也。案：王說是也。云：下事庶子者，庶子

謂公卿大夫之子未命而在官者，故次在上下，詳宮伯、

《諸子》疏。注云「作，使也」者，《司士》注義同。鄭司

農云：王之大事諸侯，使諸侯執大事也，次事卿，使卿執其

次事也，次事使大夫，次事使上士，下事使庶子者，王引之

① 原脫「壹」，據楚本補。

云：「上」字亦後人依誤本經文加之。」案：王校是也。先鄭亦訓作爲使，謂自大事至下事，有此五等，各依其爵次尊卑作使之。

### 掌客掌四方賓客之牢禮、餼獻、飲食之

等數與其政治。政治，邦新殺禮之屬。【疏】：掌四方

賓客之牢禮、餼獻、飲食之等數一者，牢，唐石經初刻誤作「勞」，磨改作「牢」。此卽下文五等諸侯禮數不同之法。

《宰夫》云：「凡朝覲、會同、賓客，以牢禮之灋掌其牢禮、委積、膳獻、飲食、賓賜之餼牽，與其陳數。」此所掌與彼略同，亦官聯也。牢禮，謂若下文餼積殷膳等，皆有牲牢之禮。餼卽下饗餼，獻卽下乘禽。《宰夫》注云：「膳獻，禽羞俶獻也。飲食，燕饗也。此不言膳及賓賜餼牽者，詳略互見，足相咳約也。」注云「政治，邦新殺禮之屬」者，據下文。

王合諸侯而饗禮，則具十有二牢，庶具百物備，諸侯長十有再獻。

饗諸侯而用王禮之數者，以公侯伯子男盡在，是兼饗之，莫敵用也。諸侯長，九命作伯者也。獻公侯以下，如其命數。【疏】「王合諸侯而饗禮」者，《司儀》注云：「合諸侯，謂有事而會也。」案：亦兼時會

殷同言之。凡會同在國外爲壇，此饗則仍在廟，以饗與會同不同日也。云「則具十有二牢」者，《宰夫》注云「三牲牛羊豕具爲一牢」，則十二牢卽十二太牢也。云「庶具百物備」者，《祭統》云：「官備則具備，水草之菹，陸產之醢，小物備矣。」牲之俎，八簋之實，美物備矣。昆蟲之異，草木之實，陰陽之物備矣。鄭彼注云：「具謂所共衆物。」案：十二牢爲牲俎，則庶具百物蓋指庶羞，《膳夫》所謂羞用百有二十品之屬是也。云「諸侯長十有再獻」者，待方伯以殊禮，蓋與大衿十二獻禮略同。凡上公九獻，依《司尊彝》注說祭禮約之，蓋先有裸，裸後又有四獻，賓食後酌爵又二獻，衆賓之長又二獻，是爲九獻。此外更有三獻，則《禮經》無可推約，莫能詳也。賈《大行人》疏說九獻無裸，不足據。注云「饗諸侯而用王禮之數者」者，賈疏云：「王禮則十二牢，是故哀七年，吳來徵百牢，魯使子服景伯對曰：『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以爲天之大數也。』」上公以九爲節，則十二者，是王禮之數也。云「以公侯伯子男盡在，是兼饗之，莫敵用也」者，以四時朝覲，五等諸侯皆一專饗，故牢禮多不逾九；今合諸侯而兼饗之，既不分牢各具，則不得專屬一人，故特用盛禮，與專饗不同也。賈疏云：「以經云合則時會殷同，是盡在，於是兼饗，故用十二



牢也。若單饗一國，即有賓主之敵，則單用大牢。今兼饗諸侯，無一一相敵，故云莫敵用也。若《曲禮》云「大饗不問卜」，鄭云：「莫適卜也。」彼亦非一帝，摠饗五帝，莫適卜也。」案：賈說非也。敵適字同。凡言莫適者，皆無所專主之謂。《論語·里仁篇》無適也，《釋文》引鄭本作「敵」。《詩·衛風·伯兮》篇「豈無膏沐，誰適爲容」，毛傳云：「適，主也。」此注云「莫敵用」者，即謂不能專主一人之禮而用之，故用王禮之數。《曲禮》注云「莫適卜」，亦謂帝有五，不能專主一帝而卜之，非無一一相敵之謂也。云「諸侯長，九命作伯者也」者，據《大宗伯》文。先鄭彼注云「長諸侯爲方伯」，故此云諸侯長也。云「獻公侯以下如其命數」者，賈疏云：「《大行人》云『上公饗禮九獻，侯伯七獻，子男五獻』是也。」王巡守、殷國，則國君膳以牲犢，令百官百姓皆具。從者，三公眡上公之禮，卿眡侯伯之禮，大夫眡子男之禮，士眡諸侯之卿禮，庶子壹眡其大夫之禮。國君者，王所過之國君也。犢，繭栗之犢也。以膳天子，貴誠也。牲，天子不食也，祭帝不用也。凡賓客則皆角尺。令者，掌客令主國也。百牲皆具，言無有不具備。【疏】「王巡守殷國」者，即

《大行人》「十有三歲巡守殷國時也」。賈疏云：「王巡守則殷同，殷同則殷國也。」王巡守至於四岳之下，當方諸侯，或所在經過，或至方岳之下。若殷國，或在王城，出畿外在諸侯之國，所在之處皆設禮待王，故巡守殷國並言也。案：殷國者，王巡行近畿之國。因而合諸侯也。故有侯國膳具之事，與《大行人》之殷同，在王都者異。賈沿鄭《職方氏》注之誤說，合二事爲一，故謂或在王城，非也。詳《職方氏》疏。云「則國君膳以牲犢」者，賈疏據下文諸侯禮，謂此王膳亦謂殷膳。今案：王在侯國，亦若在國日，舉侯國之君當有進膳之禮，不唯殷膳也。賈說似未核。《史記·魯仲連傳》云：「天子巡守，諸侯避舍，納莞鑰，攝衽抱机，視膳於堂下，天子已食，乃退而聽朝也。」是天子巡守，諸侯有親視膳之禮也。云「令百官百姓皆具」者，此謂致積飧饗餼及殷膳皆有牲牢也。賈疏云：「此文與下爲目，百官即三公已下是也。」論讓案：《左傳》二十四年傳云：「天子出居于鄭。鄭伯與孔將鉏、石甲父、侯宣多省視官具于汜，而後聽其私政，禮也。」此百姓亦官具之一端也。云「從者，三公眡上公之禮」者，王三公眡畿外諸公之禮也。《國語·周語》說襄王使大宰文公賜晉文公命，晉待以公命侯伯之禮，云「上卿逆於境，晉侯郊勞，館諸宗廟，饋九牢」，與此後文上

公之禮正同。云「卿眡侯伯之禮，大夫眡子男之禮，士眡諸侯之卿禮，庶子壹眡其大夫之禮」者，賈疏云：「上公已下及侯伯子男禮，備於《大行人》及《掌客》；諸侯之卿及諸侯大夫禮，亦備於《聘禮》及《公食大夫》也。」 注云「國君者，王所過之國君也」者，賈疏云：「鄭偏舉一邊而言，所在亦須共待。」云「犢，繭栗之犢也」者，《爾雅·釋畜》牛屬云「其子犢」。《國語·楚語》云「郊禘不過繭栗」，韋注云：

「角如繭栗」。《漢書·禮樂志》顏注云：「繭栗，言角之小如繭及栗之形也。」賈疏云：「《王制》云：『天地之牛，角繭栗。』《郊特牲》云：『天子適諸侯，諸侯膳用犢。』謂殷膳時特與祭天之牲同用犢，則天子繭栗可知也。」云「以膳天子，貴誠也，性孕，天子不食也，祭帝不用也」者，據《郊特牲》文。鄭彼注云：「犢者誠慤，未有牝牡之情。孕，任子也。」云「凡賓客則皆角尺」者，明餘賓客自上公以下皆不用犢也。《王制》云「賓客之牛角尺」，謂長一尺也。云「令者，掌客令主國也」者，賈疏云：「以其掌客掌諸侯已下牢禮，故知掌客令也。」云「百牲皆具，言無有不具備」者，百牲舉成數，明隨從官多少，無不具備，不必限以百也。 凡諸侯之禮：上公五積，皆眡飧牽，三問皆脩，羣

介、行人、宰、史皆有牢；飧五牢，食四十，簋十，豆四十，鉶四十有二，壺四十，鼎簋十有二，牲三十有六，皆陳；饗餼九牢，其死牢如飧之陳，牽四牢，米百有二十筥，醢醢百有二十甕，車皆陳；車米眡生牢，牢十車，車乘有五簋，車禾眡死牢，牢十車，車三秬，芻薪倍禾，皆陳；乘禽日九十雙，殷膳大牢，以及歸，三饗、三食、三燕，若弗酌則以幣致之；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飧饗餼，以其爵等爲之牢禮之陳數，唯上介有禽獻；夫人致禮，八壺、八豆、八籩，膳大牢，致饗大牢，食大牢；卿皆見，以羔，膳大牢。侯伯四積，皆眡飧牽，再問皆脩；飧四牢，食三十有二，簋八，豆三十有二，鉶二十有八，壺三十有二，鼎簋十有二，腥二十有七，皆陳；饗餼七牢，其死牢如飧之陳，牽三牢，米百筥，醢醢百甕，皆陳；米三十車，禾四十車，芻薪倍禾，

皆陳；乘禽日七十雙，殷膳大牢，三饗、再食、再燕；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飧饗餼，以其爵等爲之禮，唯上介有禽獻；夫人致禮，八壺、八豆、八簋，膳大牢，致饗大牢；卿皆見，以羔，膳特牛。子男三積，皆眡飧牽，壹問以脩；飧三牢，食二十有四，簋六，豆二十有四，鉶十有八，壺二十有四，鼎簋十有二，牲十有八，皆陳；饗餼五牢，其死牢如飧之陳，牽二牢，米八十筥，醢醢八十甕，皆陳；米二十車，禾三十車，芻薪倍禾，皆陳；乘禽日五十雙，壹饗、壹食、壹燕；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飧饗餼，以其爵等爲之禮，唯上介有禽獻；夫人致禮，六壺、六豆、六簋，膳眡致饗；親見卿皆膳特牛。積皆視飧牽，謂所共如飧，而牽牲以往，不殺也。不殺則無鉶鼎。簋簋之實，其米實于筐，豆實實于甕。其設，筐陳于楹內，甕陳于楹外，牢陳于門西。車米禾芻薪，陳于門外。壺之有無未聞。三

問皆脩，脩，脯也。上公三問皆脩，下句云「羣介行人宰史皆有牢」，君用脩而臣有牢，非禮也。蓋著脫字失處且誤耳。飧，客始至，致小禮也。公侯伯子男飧皆飪一牢，其餘牢則腥。食者，其庶羞美可食者也。其設，蓋陳于楹外東西，不過四列。簋，稻粱器也。公十簋，堂上六，西夾東夾各二也；侯伯八簋，堂上四，西夾東夾各二；子男六簋，堂上二，西夾東夾各二。豆，菹醢器也。公四十豆，堂上十六，西夾東夾各十二；侯伯三十二豆，堂上十二，西夾東夾各十；子男二十四豆，堂上十二，西夾東夾各六。《禮器》曰：「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以《聘禮》差之，則堂上之數與此同。鉶，羹器也。公鉶四十二，侯伯二十八，子男十八，非衰差也。二十八，書或爲二十四，亦非也。其於衰，公又當三十，於言又爲無施。禮之大數，鉶少於豆，推其衰，公鉶四十二，宜爲三十八，蓋近之矣。則公鉶堂上十八，西夾東夾各十，侯伯堂上十二，西夾東夾各八，子男堂上十，西夾東夾各四。壺，酒器也，其設於堂夾，如豆之數。鼎，牲器也。簋，黍稷器也。鼎十有二者，飪一牢，正鼎九與陪鼎三，皆設於西階前。簋十二者，堂上八，西夾東夾各二。合言鼎簋者，牲與黍稷俱食之主也。牲當爲腥，聲之誤也。腥謂

腥鼎也。於侯伯云「腥二十有七」，其故腥字也。諸侯禮盛，腥鼎有鮮魚、鮮腊，每牢皆九爲列，設於阼階前。公腥鼎三十六，腥四牢也；侯伯腥鼎二十七，腥三牢也；子男腥鼎十八，腥二牢也。皆陳，陳列也。殯門內之實，備于是矣。亦有車米禾芻薪。公殯五牢，米二十車，禾三十車；侯伯四牢，米禾皆二十車，子男三牢，米十車，禾二十車。芻薪皆倍其禾。饗餼，既相見致大禮也。大者，既兼殯積，有生，有腥，有孰，餘又多也。死牢如殯之陳，亦飪一牢在西，餘腥在東也。牽，生牢也。陳于門西，如積也。米橫陳于中庭，十爲列，每宮半斛。公侯伯子男黍粱稻皆二行，公稷六行，侯伯稷四行，子男二行。醢醢夾碑從陳，亦十爲列，醢在碑東，醢在碑西。皆陳於門內者，於公門內之陳也。言車者，衍字耳。車米，載米之車也。《聘禮》曰：「十斗曰斛，十六斗曰簋，十簋曰秉。」每車秉有五簋，則二十四斛也。禾，稟實并刈者也。《聘禮》曰：「四秉曰宮，十宮曰稷，十稷曰秬。」每車三秬，則三十稷也。稷猶束也。米禾之秉宮，字同數異。禾之秉，手把耳；宮讀爲棟枳之枳，謂一積也。皆陳，橫陳門外者也。米在門東，禾在門西。芻薪雖取數于禾，薪從米，芻從禾也。乘禽，乘行羣處之禽，謂雉鴈之屬，於禮以雙爲數。殷，中也，中又致膳，示念賓

也。若弗酌，謂君有故，不親饗食燕也。不饗則以酬幣致之，不食則以侑幣致之。凡介、行人、宰、史、衆臣從賓者也。行人主禮，宰主具，史主書，皆有殯饗餼，尊其君以及其臣也。以其爵等爲之牢禮之數陳，爵卿也，則殯二牢，饗餼五牢，大夫也，則殯大牢，饗餼三牢，士也，則殯少牢，饗餼大牢也。此降小禮，豐大禮也。以命數則參差難等，略於臣，用爵而已。夫人致禮，助君養賓也。籩豆陳于戶東，壺陳于東序。凡夫人之禮，皆使下大夫致之。於子男云膳視致饗，言夫人致膳於小國君，以致饗之禮，則是不復饗也。饗有壺酒，卿皆見者，見于賓也。既見之，又膳之，亦所以助君養賓也。卿見又膳，此《聘禮》卿大夫勞賓，餼賓之類與？於子男云「親見卿皆膳特牛」，見讀如「卿皆見」之見，言卿於小國之君，有不故造館見者，故造館見者乃致膳。鄭司農說牽云：「牲可牽行者也，故《春秋傳》曰「餼牽竭矣」。秬讀爲「秬秠麻荅」之秬。」【疏】「凡諸侯之禮」者，賈疏云：「此一經並是諸侯自相朝，主國待賓之禮。若然，天子掌客不見天子待諸侯之禮，而見諸侯自相待者，以外包內，天子待諸侯亦同諸侯自相待可知。」案：賈說是也。《覲禮》「饗禮乃歸」，注引此經上公三饗、三食、三燕云爲釋，則鄭謂天子待諸侯亦用此法明矣。云「上公五積

皆既飡牽，三問皆脩」者，此賓客在道之禮，《大行人》「上公出入五積，三問，三勞」是也。此不言勞者，文不具。云「飡五牢」者，以下至「皆陳」，皆賓客始至所致之禮，《司儀》云「致飡如致積之禮」是也。云「饗餼九牢」者，以下至「皆陳」，皆賓客既將幣後所致之禮也。云「乘禽日九十雙」者，以下皆留問所以給賓客之禮。乘禽卽下文禽獻也。《聘禮》亦云：「歸乘禽，日如其饗餼之數。」彼聘臣饗餼五牢，故《聘義》云「乘禽日五雙」。此上公九牢，而乘禽日九十雙，十倍其數者，亦君臣禮異也。云「殷膳大牢」者，亦留問所致也。云「以及歸三饗三食三燕」者，《大戴禮記·朝事》篇云：「饋而禮之，三饗，三食，三宴，以與之習立禮樂。」宴卽燕之借字。經文先饗、次食、次燕者，凡賓禮饗最盛，食次之，燕爲最輕，行禮先後亦同。故《公食大夫禮》云「設洗如饗」，注云：「必如饗者，先饗後食，如其近者也。」《聘禮》注亦據《公食經》云：「則饗與食互相先後也。」依彼注義，則行此三禮亦依敘次錯互舉之。蓋上公則先一饗，次一食，次一燕；又再饗，次再食，次再燕；又三饗，次三食，次三燕。侯伯子男及聘臣，數遞減而三禮相互並同。唯《左》昭二十五年傳，叔孫婁聘宋，宋公享之，明日宴。彼亦先饗後燕，而先後兩日饗燕相接，其間無食者，或文不具，抑或以侯

伯之卿再饗一食，前已得一饗一食，故更端再饗而無食，皆未可知也。云「若弗酌，則以幣致之」者，謂不親饗食燕，而以禮致之也。云「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飡饗餼」者，以下皆待賓客從者之禮。云「唯上介有禽獻」者，五等諸侯上介皆以卿，故特降其禮，其大夫士介則無也，詳《大行人》疏。云「夫人致禮，八壺、八豆、八簋，膳大牢，致饗大牢，食大牢」者，皆夫人待賓客之禮也。云「卿皆見以羔，膳大牢」者，此皆卿大夫待賓客之禮也。《大宗伯》六摯，卿執羔，五等侯國同。云「侯伯四積」者，以下至「膳特牛」，皆待侯伯之禮，與公略同，唯等數皆遞殺。云「三饗再食再燕」者，浦鏗云：「《內宰》、《大宗伯》、《職金》疏及《覲禮》注並作「再饗」。汪文臺云：「《通典》七十四引亦作「再饗」。《郊特牲》疏云：「侯伯則再饗，再食，再燕。南本或云侯伯亦三饗，誤也。」案：浦、汪並據孔說校此。孔云南本者，謂南朝本也。唐、蜀石經及今本並與彼同。依北朝本，則五等諸侯饗食燕數各自相同，於上下文例亦符合。但攷《聘禮》侯伯之卿壹食再饗，則饗食數不必盡同。況《大行人》注謂「大國之孤饗食之數，並視小國之君」，而此經子男止壹饗壹食，反不得視大國之卿，則於禮例似不甚協。竊疑南本此文不誤，下文子男當作「再饗一食」，與大國卿同。六朝

以後子男文誤作「壹饗」、北本遂改此文，以與彼相儷。實

則五等諸侯，唯上公三禮自相等，餘皆不相等也。云「子男

三積」者，以下至「親見卿，皆膳特牛」，皆待子男之禮，與侯

伯略同，而等數亦遞殺，云「夫人致禮六壺、六豆、六籩」者，

俞樾云：「經文夫人致禮，於上公則八壺、八豆、八籩，於侯

伯亦八壺、八豆、八籩，於子男則六壺、六豆、六籩。此必

誤也。以上文例之，降則公侯伯子男遞降，如食四十、簠

十、豆四十之類皆是也。不降則公侯伯子男皆不降，如鼎

簠十有二是也。未有侯伯不降而子男獨降者。疑致禮侯

伯爲六壺、六豆、六籩；子男爲四壺、四豆、四籩。據「聘

禮」夫人致禮于賓，六豆、六籩、六壺，于介則四豆、四籩、四

壺，降殺以兩，卽其例也。」案：俞謂此經文有誤，信然。然

《聘禮》五介，爲侯伯之卿行聘之禮，夫人致禮六豆、六籩、

六壺。若如俞說，此夫人致於侯伯亦六壺、六豆、六籩，則

君臣無等；又破子男爲四壺、四豆、四籩，則降於侯伯之臣

矣。於禮次似未協。蔣載康則謂侯伯子男數並不誤，唯上

公當作十壺、十豆、十籩，亦無塙證。竊疑此經於子男亦當

作八壺、八豆、八籩。蓋夫人致禮五等諸侯，數皆不降，猶

膳用大牢，亦五等同不降。經文子男數誤，而侯伯數則不

誤也。大抵此章文多舛譌，但無它經可證，姑並存諸說，俟

通學詳定焉。

注云：積皆視飧牽，謂所共如飧，而牽牲

以往，不殺也」者，此亦注用今字作「視」也，下並同。此五

等諸侯相朝，積飧饗餼之等同用大牢，天子待來朝諸侯亦

然，《郊特牲》云「諸侯適天子，天子賜之禮大牢」是也。賈

疏云：「上公五積，公國自相朝，是上公待上公之禮，有五

積，皆眡飧，一積眡一飧，飧五牢，五積則二十五牢。言牽

者，數雖眡飧，飧則殺，積全不殺，並生致之，故云牽。侯伯

四積，亦皆眡飧牽，飧四牢，一積眡一飧，則一積四牢，摠十

六牢，亦牽不殺。子男三積，積亦眡飧，飧三牢，一積三牢，

三積九牢，亦牽之不殺也。必牽之不殺者，以其在道分置

豫往，故不殺之，容至自殺也。既云眡飧，飧則有芻薪米禾

之等。故鄭解積皆依飧解之也。」案：賈說是也。凡積皆

不殺，《左傳》隱十年孔疏謂積亦或有孰，失之。云「不殺則

無銅鼎」者，賈疏云：「一銅鼎卽陪鼎是也。但殺乃有銅鼎，

不殺則無銅鼎可知，侯伯子男皆然。」王引之云：「下文「飧

五牢，銅四十有二，鼎簠十有二」，是飧有銅與鼎。飧五牢

皆殺，則必烹肉於鼎，盛汁於銅，故有銅鼎也。五積視飧而

不殺牲，則無銅鼎可知，故鄭云不殺，則無銅鼎。銅鼎二

器也，賈誤以爲一器，而云卽陪鼎，其說不可通。下文「銅四

十有二，鼎簠十有二」，注曰：「鼎十有二者，正鼎九，陪鼎

三。」是陪鼎已在鼎十有二之內，何得又以銅爲陪鼎？《郊特牲》曰「鼎俎奇而籩豆偶」，正鼎九，陪鼎三，正所謂鼎俎奇也。銅數偶而不奇，明與陪鼎非一物。《聘禮》饗飪一牢，陪鼎設于西階前，當內廉，銅設于堂上戶西，及東西夾，二者絕殊。鄭注《聘禮》云：「羞鼎則陪鼎也。以其實言之則曰羞，以其陳言之則曰陪。」未嘗以爲銅也。注《掌客》曰：「銅，羹器也。」注《公食大夫禮》曰：「銅，菜和羹之器。」注《士虞禮》曰：「銅，菜羹也。」注《特牲饋食禮》曰：「銅，肉汁之有菜和者。」《召南·采蘋》篇《釋文》引鄭曰：「銅，和羹之器。」未嘗以爲陪鼎也。賈誤解注之銅鼎爲陪鼎，又以解亨人之銅羹，皆以爲陪鼎，是直不知鼎與銅之有辨也。韋崇義《禮圖》亦沿賈氏之誤。「案：王說是也。胡培翬說同。云：簠簋之實，其米實于簠，豆實實于簋者，于注例並當作「於」，各本並誤，下同。賈疏云：「皆約《公食大夫》，親食則有簠簋之實已下，皆飪在俎；若不親食，使大夫各以其爵朝服以侑幣致之，則生往。今積既不殺，與《公食》生致同，故鄭皆約《公食大夫》解之也。」云「其設簠陳于楹內，饗陳于楹外，牢陳于門西」者，賈疏云：「彼云：『豆實實于簠，陳于楹外，一以並，北陳；簠實實于簠，陳于楹內兩楹間，一以並，南陳；牛羊豕陳于門內西方，東

上。」是鄭皆依《公食大夫》之文也。」論讓案：鄭彼注云：「陳饗簠於楹間者，象授受於堂中也。牛羊豕爲其踐汗館庭，使近外。」云「車米禾芻薪陳于門外」者，賈疏云：「此約《聘禮》致饗餼之文。彼云：『門外米三十車，設于門東，爲三列，東陳；禾三十車，設于門西，西陳；薪芻倍禾。』」注云：「薪從米，芻從禾。」是其事也。侯伯子男積之簠豆米禾薪芻等，陳列亦與此同也。云「壺之有無未聞」者，以致餼、致饗餼皆有壺，惟此致積經不言壺數，《公食大夫禮》致侑幣亦無壺，故云有無未聞。云「問皆脩，脩，脯也」者，脩脯，《膳夫》先鄭注同。以問禮輕，故無牲牢，云「上公三問皆脩，下句云羣介行人宰史皆有牢，君用脩而臣有牢，非禮也，蓋著脫字失處且誤耳」者，賈疏云：「君尊用脩，臣卑用牢。」故云非禮。按下文，「凡介行人宰史」皆在饗食燕下，此特在上。有人見下文脫此語，錯差著於此，更有人於下著訖，此剩不去，故云蓋著脫字失處也。下文皆云「凡介」，此云「羣介」，故云且誤耳。段玉裁云：「皆有」二字本下屬「餼饗餼」，今乃因下文「餼五牢」而爲「皆有牢」，與君脩爲對文，鄭所謂且誤，謂誤中又誤也。云「餼，客始至

① 原「臣」上行「而」，據楚本刪。

致小禮也」者，詳《宰夫》及《司儀》疏。云「公侯伯子男飧皆飪一牢，其餘牢則腥」者，賈疏云：「鄭言此者，下惟言腥，不言飪，此有鉶及鼎，皆爲飪一牢而言，以是經雖不言飪，須言飪之矣。腥之數，備於下也。」治讓案：鄭意若公飧五牢，飪一牢，餘四牢並腥，餘放此。《聘禮》致飧，飪一牢，腥亦一牢者，彼侯伯之卿，飧止二牢，故飪腥各一。其諸侯相朝，牢雖多，飪亦止一牢，與《聘禮》同，惟腥牢多爲異。云「食者，其庶羞美可食者也」者，庶羞亦實於豆，經以別於正豆之菹醢，故謂之食，明與《食醫》六食爲飯異也。庶羞，詳《膳夫》疏。云「其設蓋陳于楹外，東西不過四列」者，于，亦當作「於」。賈疏云：「前所陳，皆約《公食大夫》致食之禮。」今按《公食》，若不親食，庶羞陳于碑內者，設飧之時，堂上皆有正饌，無容庶羞之處，楹外既空，不須向碑內及堂下，故疑在楹外陳之，十以爲列，故四列也。《公食》陳于碑內者，由饗陳于楹外，故在下也。必知爲四列，見《公食》云「庶羞西東毋過四列」，故知也。云「簠，稻梁器也」者，梁，舊本並誤「梁」，今據宋蜀大字本正。此對簠爲黍稷器也。《說文·竹部》云：「簠，黍稷鬯器也。」許以簠亦爲黍稷器，與鄭說異。凌廷堪云：「《聘禮》歸饗餼，堂上兩簠，梁在北，西夾兩簠，梁在西，東夾亦如之。《公食大夫》賓北面

自閒坐，左擁簠梁，右執桴以降。是簠乃稻梁器，非黍稷器，當以經文爲正。」案：凌說根據《禮經》，足申鄭義。又鄭《舍人》注云：「方曰簠，亦與許異，詳彼疏。」云「公十簠，堂上六，西夾東夾各二也，侯伯八簠，堂上四，西夾東夾各二，子男六簠，堂上二，西夾東夾各二」者，賈疏云：「鄭知此者，見《聘禮》致饗餼，堂上二簠，東西夾各一簠，今此公十，侯伯八，子男六，<sup>①</sup>禮之通例，堂上之數與東西夾之數，堂上不多則等，鄭遂以意裁之，五等東西夾各一，以外置於堂上，故云公六，侯伯四，子男二也。《聘禮》設飧，鄭約致饗餼，今亦約致饗餼也。但《聘禮》設飧云西夾六，無東夾之饌者，蓋降於君禮故也。」云「豆，菹醢器也」者，《毛詩·大雅·生民》傳云：「木曰豆，豆薦菹醢也。」《醢人》云：「掌四豆之實。是豆爲盛菹醢，凡濡物之器也。凡飲食之禮，有正羞之豆，有庶羞之豆，此豆專盛正羞之菹醢，其庶羞，經別謂之食，不在此數，互詳《醢人》、《瓶人》疏。」云「公四十豆，堂上十六，西夾東夾各十二，侯伯三十二豆，堂上十二，西夾東夾各十，子男二十四豆，堂上十二，西夾東夾各六」者，《禮器》注義亦同。賈疏云：「鄭以堂上豆

①「子男」原倒，據楚本乙。



數，取《聘禮》致饗餼於上大夫八豆，是堂上豆數；又取《禮器》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謂侯伯子男同，則亦是堂上豆數可知。以此文公言四十，明十六在堂上，餘二十四豆分之於東西夾，各十二；此侯伯言三十二，亦以十二爲堂上豆數，餘二十分於東西夾，各十；此子男云二十四，以十二爲堂上豆數，其餘十二分爲東西夾，各六。其堂上豆數既約《聘禮》與《禮器》，東西多少，鄭以意差之可知。云《禮器》曰：「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以《聘禮》差之，則堂上之數與此同」者，鄭自明上所釋堂上東西夾豆數，並據《禮器》及《聘禮》參定之意。鄭《禮器》注云：「豆之數，謂天子朔食，諸侯相食及食大夫。」《公食大夫禮》曰：「宰夫自東房薦豆六，設于醬東。」此食下大夫而豆六，則其餘著矣。《聘禮》：「致饗餼於上大夫，堂上八豆，設于戶西。」則凡致饗餼，堂上之豆數亦如此。」案：《禮器》記天子以下豆數，《公羊》桓四年何注說同。鄭據《公食禮》下大夫豆數六，定爲食禮；又以《聘禮》致饗餼於上大夫，堂上八豆，亦與《禮器》文合；則上大夫致饗餼，堂上豆數與食禮同，明諸公諸侯等致餼並與食禮同可知。彼二經與此足互相推定也。云「鉶，羹器也」者，《說文·金部》云：「鉶，器也。」

案：《亨人》有大羹、鉶羹。凡羹和菜者盛於鉶，大羹不和菜，則盛於登，故《公食大夫禮》注云：「鉶，菜和羹之器。」此注通言不別也。聶氏《三禮圖》引《舊圖》云：「鉶受一斗，兩耳，二足，高二寸，有蓋。土以鐵爲之，大夫已上以銅爲之，諸侯飾以白金，天子飾以黃金。」案：聶引《舊圖》說，《毛詩·召南》釋文引鄭說同。聶又別釋云：「受一升，口徑六寸，足高一寸。」與《舊圖》異。黃以周云：「《御覽》引《舊圖》，鉶有足，高一寸。聶氏誤以鉶爲鼎，改云「三足高二寸」以合之，非也。」案：黃說是也。鉶形制容實當與豆相近，聶《圖》別說近是。《舊圖》說兩耳三足，所容又太多，皆陪鼎制，非鉶制。《詩釋文》引鄭說，蓋亦據《禮圖》說，鄭《三禮注》無是義也。云「公鉶四十二，侯伯二十八，子男十八，非衰差也」者，賈疏云：「衰差之法，上下節級似，若九，若七，若五，校一節是衰差。今公四十二，侯伯二十八，子男十八，公於侯伯子男大縣絕，故云非衰差也。」云「二十八，書或爲二十四，亦非也」者，賈疏云：「侯伯若二十四，爲比公四十二，校十八；又以二十四比子男十八，校六，亦非其類，故云亦非也。」王引之云：「書或爲二十四者，此《周禮》原文也。蓋侯伯之鉶三八而爲二十四，加八鉶則爲三十二，上公之鉶之數也。今本上公鉶四十有二，四乃三

之誤也。減八鉶則爲十六，子男之鉶之數也。今本子男鉶十有八，八乃六之誤也。試以上下文例之，上公食四十，豆四十，壺四十，皆五八之合數也，故其降殺以八。四八而爲三十二，故侯伯食三十有二，豆三十有二，壺三十有二也。三八而爲二十四，故子男食二十有四，豆二十有四，壺二十有四也。上公簠十，五二之合數也，故其降殺以二。四二而爲八，故侯伯簠八也，三二而爲六，故子男簠六也。上公腥三十有六，四九之合數也，故其降殺以九。三九而爲二十七，故侯伯腥二十有七也。二九而爲十八，故子男腥十有八也。然則上公鉶三十有二，四八之合數也，故其降殺亦以八。三八而爲二十四，故侯伯鉶二十有四也，二八而爲十六，故子男鉶十有六也。若云上公鉶三十八，則既多於四九之合數，又少於六七之合數，將何以爲降殺之本乎？此當據或本以正經文之譌，鄭君偶未審耳。」案：王說差數精審，足正經注之誤。云：「其於衰，公又當三十，於言又爲無施」者，蜀石經「又爲無施」作「又無所施」。賈疏云：「爲三十，亦非衰法，以其無所倚就，故云無所施也。」案：鄭意公鉶三十，侯伯二十四，子男十八。是爲降殺以六，爲衰雖是，但經文作「公鉶四十有二，四十下有零數，若改作三十，則無奇零，與經文字數不合，故云於言爲無

施。言卽指經句，賈謂無所倚就，亦此意也。云：「禮之大數，鉶少於豆」者，賈疏云：「案侯伯豆三十二，鉶二十八，子男豆二十四，鉶十八。是鉶少豆多。《公食大夫》豆六鉶四，是其鉶少於豆也。」云：「推其衰，公鉶四十二，宜爲三十八，蓋近之矣」者，王引之云：「鄭言三十八蓋近之者，意欲降殺以十，使公三十八，侯伯二十八，子男十八也。不知降殺以十者，必始於十之積數，如下文上公米四十車，禾五十車，侯伯米三十車，禾四十車，子男米二十車，禾三十車是也。若三十有八，不足四十之數，則不能降殺以十矣。再以鉶少於豆計之，上公豆四十，鉶三十二，侯伯豆三十二，鉶二十四，子男豆二十四，鉶十六，鉶少於豆者皆八，所謂較若畫一也。若云上公鉶三十八，則少於豆者二，侯伯鉶二十八，則少於豆者四，子男鉶十八，則少於豆者六：反致多寡參差矣。」案：王說亦是也。云：「則公鉶堂上十八，西夾東夾各十，侯伯堂上十二，西夾東夾各八，子男堂上十，西夾東夾各四」者，賈疏云：「知如此差者，亦約《聘禮》致饗餼，兼以意準量而言。」案：依王氏所定，則公鉶三十二，當堂上十六，東西夾各八，侯伯二十四，當堂上十二，東西夾各六，子男十六，當堂上八，東西夾各四：堂上之鉶各降殺以四，東西夾之鉶各降殺以二也。云：「壺，酒

器也」者，即《司尊彝》之壺尊也，詳彼疏。云「其設於堂夾如豆之數」者，鄭以《聘禮》堂上八豆，壺亦八，東西夾各六壺，豆亦各六，是上大夫致饗餼之禮，堂夾所設壺與豆數同。此經上公侯伯子男壺豆總數亦同。以此推之，其分設堂夾之數，壺亦當與豆同。其公四十壺，亦堂上十六，東西夾各十二；侯伯三十二壺，亦堂上十二，東西夾各十；子男二十四壺，亦堂上十二，東西夾各六也。云「鼎，牲器也」者，《說文·鼎部》云：「鼎，三足兩耳，和五味之寶器也。」案：凡牲亨於鑊，升於鼎，載於俎，詳《內饗》疏。云「簠，黍稷器也」者，《說文·竹部》云：「簠，黍稷方器也。」凌廷堪云：《聘禮》歸饗餼，堂上八簠，黍其南稷錯；西夾六簠，黍其東稷錯；東夾亦如之。《公食大夫禮》正饌，宰夫設黍稷，六簠。是諸侯盛黍稷之器謂之簠也。大夫上盛黍稷之器謂之敦。案：凌說是也。鄭《舍人》注云「圓曰簠」，與許說異，詳《舍人》疏。云「鼎十有二者，鉶一牢，正鼎九與陪鼎」皆設于西階前」者，陪，《釋文》作「倍」，蜀石經及明注疏本同。案：陪倍古通用。于亦當作「於」。《聘禮》云：「鉶一牢，鼎九，設于西階前，陪鼎當內廉東南，北上，上當碑，南陳。牛、羊、豕、魚、腊、腸胃同鼎，膚、鮮魚、鮮腊，設扃鼎，腳臠臠蓋陪牛羊豕。」鄭並約彼為說。此五等同用大

牢，故鼎皆十有二，與《膳夫》王日一舉鼎十有二同，皆通正鼎陪鼎言之。《左》昭五年傳云「殽有陪鼎」，亦謂此也。陪鼎，《聘禮》又謂之羞鼎，互詳《膳夫》疏。云「簠十二者，堂上八，西夾東夾各二」者，以《聘禮》致饗餼於上大夫，堂上八簠，約此經諸侯十二簠，堂上簠數當與彼同，其餘四簠兩夾分設，則每夾各二也。賈疏云：「此五等諸侯同簠十二。按《聘禮》致饗餼，堂上八簠，東西夾各六簠，摠二十簠。彼臣多此君少者，禮有損之而益故也。」賈《聘禮》疏說同。案：《聘禮》致殽，堂上八簠，西夾六簠，則十四簠也。彼臣禮致殽，無東夾之饌，尚多於此君禮，於義頗難通，所未詳也。云「合言鼎簠者，牲與黍稷俱食之主也」者，對簠豆銅壺等，皆析言之也。賈疏云：「黍稷與衆饌為主，牲與羞物為主，是俱得為食之主也。」云「牲當為腥，聲之誤也」者，謂上公牲三十有六，子男牲十有八，二「牲」字也。以牲即牢，於義無取，故依《聘禮》易為「腥」，牲腥聲類同。段玉裁云：「《說文》腥，為「豕望眊而交睫腥」之正字，與鄭《禮注》異，見《內饗》。」治讓案：依《說文》，則腥鼎之「腥」當作「胜」。云「腥謂腥鼎也」者，腥者，對鉶為文，謂殺而未亨者也。亦實於鼎，故曰腥鼎。云「於侯伯云腥二十有七，其故腥字也」者，明經言腥，其二並誤為牲，惟侯伯文不誤也。

云「諸侯禮盛，腥鼎有鮮魚鮮腊，每牢皆九爲列，設於阼階前者，於舊本亦誤，于，今依蜀石經正。賈疏云：「此皆約《聘禮》設餼而言。案彼飪一牢在西，鼎九；羞鼎二，腥一牢在東，鼎七。致饗餼云，腥二牢，鼎二七，無鮮魚，鮮腊，設于阼階前，西面南陳，<sup>①</sup>如飪鼎二列。此云三十六，故知有鮮魚、鮮腊也。」治讓案：《聘禮》致餼、歸饗餼，皆飪鼎九，腥鼎七。此諸侯禮腥鼎亦九，與飪鼎同列，數又多，是其盛也。云「公腥鼎三十六，腥四牢也，侯伯腥鼎二十七，腥三牢也，子男腥鼎十八，腥二牢也」者，皆每牢九鼎爲一列也。云「皆陳，陳列也」者，陳列，《司市》注義同。云「飪，門內之實備于是矣」者，于，亦當作「於」。門內，謂堂上及東西夾所設，別於米禾之設於門外者。以上所說，略已略備也。云「亦有車米禾芻薪」者，此則門外所設，《聘禮》云「門外米禾皆二十車，芻薪倍禾」是也。云「公飪五牢，米二十車，禾三十車，侯伯四牢，米禾皆二十車，子男三牢，米十車，禾二十車」者，《聘禮》注云：「諸侯之禮，車米視生牢，禾視死牢，牢十車。大夫之禮，皆視死牢而已，雖有生牢，不取數焉。」據鄭彼注，則此上公五牢，生二死三，故米二十車，禾三十車，侯伯四牢，生死各二，故米禾皆二十車，子男三牢，生一死二，故米十車，禾二十車也。云

「芻薪皆倍其禾」者，《聘禮》致餼亦云「芻薪倍禾」，與此經同。若然，上公芻薪六十車，侯伯子男並四十車也。米禾芻薪三者并之，則公百有十車，侯伯八十車，子男七十車。《御覽·禮儀部》引鄭《孝經注》說天子待來朝諸侯，云：「芻米百車，舉成數，通五等言之也。」賈疏云：「若然，按《聘禮》米禾皆二十車者，彼大夫禮，豐小禮，大夫飪二牢，故米禾皆抵之，米禾各二十車也。」案：依賈說，抵《聘禮》米禾皆二十車，通咳五等聘臣，則子男之臣米數倍多於其君，於禮例亦難通。竊疑米禾之數，君臣或同。《聘禮》專爲侯伯臣之禮，上公之臣當亦米二十車，禾三十車，子男之臣當亦米十車，禾二十車，於差次似較合，但與牢數又不無差異，經注並無文，未敢定也。云「饗餼既相見致大禮也」者，《外饗》注云：「饗，既將幣之禮。致禮於客，莫盛於饗。」凡賓主相見而將幣，將幣既退而致饗。凡朝聘皆同。云大禮者，對餼爲小禮也，並詳《外饗》疏。云「大者，既兼餼積，有生，有腥，有孰，餘又多也」者，此釋饗餼獨爲大禮之意。凡歸饗餼，有飪，有腥，有餼。飪者孰而亨之，腥者殺而未亨，餼者生而致之，是生腥孰三者兼備也。賈疏

① 原脫「南」，據《儀禮·聘禮》補。

云：「假令上公饗餼九牢，五牢死，四牢牽。上公五積，皆祇飡牽，則是一積五牢。言兼飡，死五牢與飡同。言兼積者，則兼不盡，止兼四耳，以其牽與積同，故云兼之也。侯伯子男皆兼積不盡。言餘又多者，謂米禾芻薪醢醢之屬。」云「死牢如飡之陳」，<sup>①</sup>亦飡一牢在西，餘腥在東也。《聘禮》歸饗餼，飡一牢設于西階前，腥一牢設于阼階前，是飡在西，腥在東也。云「牽，生牢也」者，生致之，不殺也。《聘禮》歸饗餼謂之餼，鄭注云：「餼，生也。」云「陳于門西如積也」者，<sup>②</sup>于亦當爲「於」。《聘禮》云「餼一牢陳于門西，北面東上，牛以西羊豕，豕西牛羊豕」是也。賈疏云：「前飡之陳及積之陳，皆約《聘禮》致饗餼法。今於此云如積，則亦如《聘禮》饗餼也。」云「米橫陳于中庭，十爲列，每筥半斛，公侯伯子男黍粱稻皆二行，公稷六行，侯伯稷四行，子男二行」者，于亦當作「於」。「子男」下賈疏述注有「稷」字，疏云：「約《聘禮》致饗餼法。彼云「米百筥，筥半斛，設于中庭，十以爲列，北上，黍粱稻皆二行，稷四行」。此以增稷餘不增，故知公稷六行。子男米八筥，黍粱稻各二行，更得二卽足，故知稷二行。」論讓案：鄭《聘禮》注云：「中庭者，南北之中也。東西爲列。」據鄭彼注，則上公米百二十筥，十以爲列，自東至西橫陳之，黍二行在北，次粱二行，

次稻二行，次南稷六行也。餘並放此。每筥半斛，卽後文米筥之數也。《毛詩·召南·采蘋》傳云：「圓曰筥。」《說文·竹部》云：「筥，箱也。箱，飯筥也，受五升。」與《禮經》米筥異也。云「醢醢夾碑從陳，亦十爲列，醢在碑東」，<sup>③</sup>醢在碑西者，據《聘禮》云：「醢醢百簋，夾碑，十以爲列，醢在東。」鄭彼注云：「夾碑，在鼎之中央也。醢在東，醢，穀陽也。醢，肉陰也。」賈疏云：「言夾碑，故知從陳。然侯伯醢醢百簋，米百筥，上介筥及簋如上賓，上介四人米百筥，此數多于子男，與侯伯等者。上公醢醢百二十簋，與王舉百二十簋同，故《鄭志》云此公乃二王後。如是王之上公，與侯伯俱用百簋，子男八十簋，其筥米皆同簋數。此是尊卑之差。至於《聘禮》，乃是臣法，自爲一禮，不相與，亦是損之而益。」案：夾碑陳，十爲列。若上公醢醢百二十簋，醢六十簋，爲六列，從設碑西；醢六十簋，爲六列，從設碑東也。餘亦並放此。又案：賈此疏及《聘禮》疏並謂《聘禮》臣法，損之而益者，《醢人》疏謂五等聘臣同醢醢百簋，

① 原「陳」下衍「者」，據前注文刪。

② 原缺「也」，據前注文增。

③ 「醢」，原誤作「醢」，據楚本改。

則子男臣多於君，故爲是說以斡旋之。此於禮例亦難通。竊疑米筥醴醢之數，亦君臣禮同，子男之臣當亦米八十筥，醴醢八十甕耳。賈說恐不塙也。云「皆陳於門內者，於公門內之陳也」者，經言車皆陳，文承牢米醴醢之下，皆門內所設，故知皆陳於門內者，明並於所館門內陳之也。云「言車者，衍字耳」者，謂經言「車皆陳」，不當有「車」字。賈疏云：「言車，載米之車，不合在醴醢下言之。」又按「侯伯子男醴醢」下皆無「車」字，故知衍字也。段玉裁云：「因下文「車」字多見而誤衍。」云「車米，載米之車也」者，門外所陳米禾芻薪，皆載於車，此車米則爲載米之車，別於後車禾爲載禾之車也。薪芻不云車者，文略。鄭必釋此者，明此車字宜有，非衍字也。引《聘禮》曰「十斗曰斛，十六斗曰簋，十簋曰秉」者，釋經秉簋之數。此秉卽後文所謂米秉也，鄭彼注云：「秉，十六斛。今江淮之間，量名有爲簋者。今文簋爲逾。」云「每車秉有五簋，則二十四斛也」者，秉十六斛，五簋共八斛，合之是二十四斛，《聘禮記》所謂「一百四十斗也」。云「禾，稯實并刈者也」者，「稯」，舊本誤「稯」，今據錢鈔本，明注疏本正，與《釋文》合。《說文·禾部》云：「禾，嘉穀也。稯，稈也。稈，禾莖也。」案：稯謂禾稈，實謂采粟，并刈謂連稯與實而刈之，不去其采粟也。凡穀之采稈，

通謂之禾。故《說文·禾部》云「莖節爲禾」，此謂稈也。《廣雅·釋草》云：「稯，黍、稻，其采謂之禾。」此謂采也。此以稯實并刈爲禾，義亦同。《書·禹貢》「百里賦納總」，僞孔傳云：「禾稯曰總，人之供國馬。」此禾稯實并刈，卽所謂總也。程瑶田云：「禾，稯之有稯者也，其實稯也，其米稯也。」《聘禮》及《掌客職》禾皆言若干車，車三秬，薪芻倍禾，以薪芻例禾，是禾爲有稯者矣。又《聘禮記》云「四百秉爲一秬」，鄭注：「此秉謂刈禾盈手。」然則秉秬者，禾稯之名，禾爲稯之有稯者，故以秉秬數之也。《聘禮》米禾皆兼黍稷稻粱言之，以他穀連稯者不別立名，遂假借通稱，非謂禾爲諸穀苗幹大名也。引《聘禮》曰「四秉曰筥，十筥曰稷，十稷曰秬」者，釋秬之名數。此秉筥卽後文所謂禾之秉筥也。《釋文》稷作總，云「本又作縵」。案：《聘禮記》作稷，鄭彼注云：「古文稷作縵。稷總縵字並通。」《漢書·王莽傳》顏注引韋昭說，亦作「縵」。《說文·禾部》云：「五稷爲秬，二秬爲秬。」《周禮》曰：「二百四十斤爲秉，四秉曰筥，十筥曰稷，十稷曰秬，四百秉爲一秬。」許所述《周禮》說亦本《聘禮記》，而以秉爲二百四十斤，與鄭本經文及義並不同，詳《載師》、《陶人》疏。云「每車三秬，則三十稷也」者，十稷爲秬，三秬則三十稷。鄭《聘禮》注亦云：「一車之禾三秬，爲

千二百秉，三百筥，三十稷也。」云「稷猶束也」者，釋《聘禮》稷字之義。《說文·糸部》云：「總，聚束也。禾稾實并刈，總而束之，故以爲十筥之名。云「米禾之秉筥，字同數異」者，《詩·小雅·大田》孔疏云：「禾之秉一把耳，米之秉十六斛。禾之筥四把耳，米之筥則五斗，是字同數則異也。」王念孫云：「據《周官·儀禮》及鄭注之文，是禾束之秉與量名之秉，其事既異，其數亦殊。量名之秉爲十六斛，比於斗斛數爲最多之數；禾束之秉爲一把，比於筥稷耗爲最少之名。論讓案：鄭言此者，以其字同，易滋淆混，故特辨別之。《說文》及《載師·賈疏》引《五經異義》、《國語·魯語》、《章注·廣雅·釋器》並誤合米禾秉筥爲一，亦詳《載師》、《陶人疏》。米筥，互詳《舍人疏》。云「禾之秉手把耳者，《聘禮記·四秉曰筥》注云：「此秉謂刈禾盈手之秉也。」《毛詩·小雅·大田》篇彼有遺秉」，傳云：「秉，把也。」孔疏云：「秉，刈禾之把也。《小爾雅·廣物》云：「把謂之秉。」案：《說文》又部《云》：「秉，禾束也，从又持禾。兼持二禾，秉持一禾。」《手部》云：「把，握也。」《莊子·人間世》釋文引司馬彪云：「一手曰把。」據此，蓋穫時持禾稾，盈手一握，刈而束之，是謂之秉，因爲禾一束之名也。《左·昭二十七年傳》或取「秉秆爲」，杜注用毛義。《家語·正論篇

「秉芻」，王注云：「一把曰秉。」是芻稾之秉皆據一把言之。《國語·魯語》韋注引《聘禮記》，十庾曰秉二之文，以釋秉芻，蓋誤以米秉爲禾秉。庾卽今文《禮》之逾，亦卽斂也。云「筥讀爲棟栳之栳者，段玉裁改讀爲爲讀如」云：「此擬其音，各本作「讀爲」，誤。此言禾之筥讀如栳，以別於米之筥讀姜呂反。」云「謂一積也」者，《聘禮記》注釋禾秉云：「筥，積名也。若今萊、易之閒，刈稻聚把，有名爲筥者。」《說文·禾部》云：「穡，穫刈也，一曰撮也。撮卽刈禾聚把之義。賈疏云：「穡卽《詩》云「此有不斂穡」，穡卽鋪也。《詩·大田》孔疏云：「穡者，禾之鋪而未束者。」案：依鄭、孔說，蓋刈禾一把謂之秉，聚四把謂之筥，皆未束者。至十筥四十把，乃總束之，所謂總也。云「皆陳，橫陳門外者也，米在門東，禾在門西」者，《聘禮》云「門外米三十車，設于門東，爲三列，束陳；禾三十車，設于門西，西陳是也。鄭彼注云：「車皆陳，北轉。」云「芻薪雖取數于禾，薪從米，芻從禾也者，于亦當爲於」。此明薪亦在門東，芻亦在門西也。云「乘禽，飛行羣處之禽，謂雉鴈之屬者，《聘禮》注亦云：「乘禽，乘行之禽，謂鴈鶩之屬。」方言云：「飛鳥曰雙，鴈曰乘。」《廣雅·釋詁》云：「雙，耦，匹，乘，二也。」《列女傳·仁智傳》云：「夫睢鳩之鳥，猶未嘗見

其乘居而匹處也。」案：乘行謂雙雙相並而行，羣處謂成羣而居，猶言乘居而匹處矣。云「於禮以雙爲數」者，賈疏云：「卽此九十、五十及士中日則二雙，皆以雙爲數是也。」云「殷，中也」者，《大行人》注同。云「中又致膳，示念賓也」者，賈疏云：「此爲牢禮之外，見賓中間未去，恐賓慮主人有倦，更致此膳，所以示念賓之意無倦也。」云「若弗酌，謂君有故，不親饗食燕也，不饗則以酬幣致之，不食則以侑幣致之」者，《聘禮》云：「公于賓壹食，再饗，上介壹食，壹饗。若不親食，使大夫各以其爵朝服致之以侑幣，致饗以酬幣亦如之。」鄭彼注云：「君不親食，謂有疾及他故也。必致之，不廢其禮也。」案：《說文·西部》云：「酌，盛酒行觴也。饗燕皆有酒，食禮無獻酬，則不得言酌，經舉饗以見食耳。經言弗酌，亦當闕燕言之。《酒人》注云：「王不親饗燕，不親食，而使人各以其爵以酬幣侑幣致之。《覲禮》：「饗禮乃歸」，注云：「禮謂食燕也。王或不親，以其禮幣致之，略言饗禮，互文也。」據彼二注，則天子待來朝諸侯，不親燕，尚有致幣之禮，明諸侯自相朝，主國之君不親燕，當亦有致幣。《聘禮》：「諸侯使卿自相聘，禮殺，燕無常數，故彼經惟有致饗食幣，無致燕幣。此五等諸侯相朝，燕有常數，與饗食同，則不親燕亦致幣可知。此注及《司儀》注並不云

「不親燕有致幣」者，蓋文不備。賈《酒人》疏謂不燕亦以酬幣致之，《覲禮》疏亦謂此經通饗食燕是也。此疏又謂「不言致燕者，燕禮襲，不親酌，蓋不致」，非鄭指也，互詳《酒人》疏。云「凡介行人宰史，衆臣從賓者也」者，謂來朝諸侯之臣，從其君有職事者也。云「行人，主禮」者，賈疏云：「主賓客之禮，大行人之類，是掌賓禮也。」胡匡衷云：「春秋諸國皆有行人，而不言大小，則諸侯僅立行人之官，通掌其事。」云「宰主具，史主書」者，《聘禮》云「宰命司馬成衆介」，注云：「宰，上卿貳君事者。諸侯謂司徒爲宰。」又云「命宰夫官具」，注云：「宰夫，宰之屬也。」此宰在行人下，則非司徒卿，蓋指宰夫以下言之。賈疏云：「此云史，止謂大史之屬官，以其有爵等故知也。案《聘禮》云：「史讀書，宰執書，告備具于君。」又掌饌具，故《公食大夫》云「宰夫具饌于房」，是掌具也。」黃以周云：「掌客」史從君而行者，當是大史，《聘禮》從卿而行者，乃其屬。疏非。」云「皆有餼饗餼，尊其君以及其臣也」者，衆臣皆別致餼饗餼，明推尊禮其君之意以及其臣。《聘禮記》云「上無饗」，注云：「謂歸餼也。」是聘臣士介唯有餼之生牢，無饗，此朝君卿大夫士介皆有饗，亦禮之隆殺也。云「以其爵等爲之牢禮之數陳」者，此述經，陳數「作數陳」，與經文不合。浦鏜以爲



誤到。今攷《檀弓》孔疏、《聘禮》賈疏引經並作「數陳」。又《詩·小雅·大東》箋云：「凡飧饗餼，以其爵等爲之牢禮之數陳。」正用此經，孔疏引注同。竊疑此經本作「數陳」，猶《肆師》云「展器陳」也，今本經誤到，而注則不誤。但「數陳」它職未見，而「陳數」則見《宰夫》經。疑事毋質，謹著其說以俟攷。云「爵卿也則飧三牢，饗餼五牢，大夫也則飧大牢，饗餼三牢，士也則飧少牢，饗餼大牢也」者，賈疏云：「已下皆約《聘禮》賓之卿，上介之大夫，士介四人歸饗餼降殺而言也。」案：鄭、賈意，經言以爵等爲陳數，明依卿、大夫、士爲三等之差，不分國大小，亦不依命數。《左傳》昭二十一年，孔疏引劉炫說同。蓋《聘禮》致飧，賓飪一牢，腥一牢，上介飪一牢，衆介皆少牢。歸饗餼，賓五牢，飪一牢，腥二牢，餼二牢，上介三牢，飪一牢，腥一牢，餼一牢，士介四人皆大牢。彼侯伯之卿，三命而五牢，此即牢禮不依命數之證，故據彼釋此。若然，鄭、賈意，此飪腥餼之數亦當如彼也。云「此降小禮，豐大禮也」者，謂子男之卿饗餼五牢，與其君等也。賈疏云：「小禮謂飧，飧則去君遠矣，并乘禽之等皆是小禮也。」大禮謂饗餼，卿與君等，是豐大禮也。云「以命數則參差難等，略於臣，用爵而已」者，賈疏云：「依命，公侯伯卿三命，大夫再命，士一命，子男卿再

命，大夫一命，士不命，并有大國孤一人四命。是從孤已下，通一命不命有五等。若以此命數五等爲之，則參差難可等級，略於臣用爵而已，爵則有三等，易爲等級也。言略於臣用爵，則君不依爵而用命，即諸侯爵五等，命惟三等，《大行人》「掌客」皆依命是也。方苞云：「注非也。」曰以其爵等，則各以三等之國卿大夫爵之相當者爲等明矣。三等之國皆曰以其爵等，正爲卿大夫士之爵同而其等各異也。若如注說，子男之卿陳數與君同，則紊大禮矣。案：方說是也。卿大夫牢禮雖不依命數，然五等國大小不同，不宜同禮。竊謂《大行人》云「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以下，及其大夫士皆如之」，即此經爵等之義。疑公之卿當飧三牢，饗餼七牢，大夫當飧二牢，饗餼五牢，士當飧大牢，饗餼三牢。侯伯之卿大夫士，如《聘禮》賓介之數。子男之卿當如《聘禮》之上介，飧大牢，饗餼三牢，大夫當如《聘禮》之上介，飧少牢，饗餼大牢，士當飧特豕，饗餼少牢。皆下其君二等，如是則子男之卿無與君同禮之嫌，似於禮爲合。《左》昭二十一年傳，說魯待齊鮑國禮以七牢。蓋鮑國爲侯國之卿，依聘禮當五牢，魯人加一等，故以公之卿七牢之禮待之。而杜注云「牢禮各如其命數」，孔疏推之，謂鮑國當三牢，則與《聘禮》不合，不足據也。又案：此

經不言附庸之君牢禮之數，《左傳》僖二十八年疏云：「附庸執帛，與公之孤同，則饗餼亦五牢，禾三十車，米二十車，薪芻倍禾。」案：依孔說，則與子男同，亦未知是否。賈《聘禮》疏據此注諸臣用爵之義，推聘臣饗食之數，謂公侯伯子男大聘使卿，主君同一食再饗，而此經子男相朝一食一饗，則臣有踰君之嫌，賈強爲之說，終不可通，亦足見此注之不容泥矣。云「夫人致禮，助君養賓也」者，謂主國夫人也。夫人與君同體，君既以禮養賓，夫人亦致禮以助之。君於賓有致積、致餼、致饗，夫人唯「致禮」，略擬致饗餼而禮大殺，皆降於君也。云「籩豆陳于戶東，壺陳于東序」者，于亦並當作「於」。《聘禮》云：「夫人使下大夫韋弁歸禮，堂上籩豆六，設于戶東，西上，二以並，東陳，壺設于東序，北上，二以並，南陳，醢黍清皆兩壺。」是也。云「凡夫人之禮皆使下大夫致之」者，即據《聘禮》夫人歸禮而言。鄭彼注云：「使下大夫，下君也。」此云「皆」者，兼致膳、致饗諸事言之。賈疏云：「若然，不使卿者，案《內宰》云『致后之賓客之禮』，注：『謂諸侯朝覲及女賓之賓客。』亦內宰，是下大夫。王后尚使下大夫，況諸侯夫人乎？故知使下大夫也。」云「於子男，云膳視致饗，言夫人致膳於小國君以致饗之禮，則是不復饗也，饗有壺酒」者，賈疏云：「公侯伯夫

人致禮，則曰八壺、八豆、八籩，與膳大牢，致饗大牢三者各別。於子男夫人，則云「膳視致饗」，鄭云「饗有壺酒」，則致膳無酒矣，故云饗有酒。若然，子男夫人於諸侯惟有一禮矣。《聘禮》夫人於聘大夫，直有籩豆壺，又不致饗，是其差也。」詒讓案：膳視致饗，謂子男則夫人不致饗，惟致膳禮特盛，有壺酒，與饗同。其公侯伯既別有致饗，則其膳無壺酒，不同致饗也。但《酒正》云：「共后之致飲于賓客之禮，醫醢糟」，彼即后致饗之禮，注云：「王致酒，后致飲，夫歸之義。」是后致饗有飲無酒。此注謂夫人致饗有酒，與彼不同，殆后夫人禮有降殺與？云「卿皆見者，見于賓也，既見之，又膳之，亦所以助君養賓也」者，于亦當作「於」。謂主國之卿皆以禮見賓也。既見之後，又致膳。賈疏云：「言『亦』者，亦夫人也。」云「卿見又膳，此《聘禮》卿大夫勞賓餼賓之類與」者，謂見與勞賓相類，膳與餼賓相類也。賈疏述注「見」上有「既」字，疑今本誤脫。疏云：「案《聘禮》：『賓即館，卿大夫勞賓，賓不見，大夫奠鴈再拜，上介受，勞上介亦如之。』」注云：「不言卿，卿與大夫同執鴈，下見於國君。」《周禮》凡諸侯之卿，見朝君皆執羔。」又云：「大夫餼賓大牢，米八筐，上介亦如之。」此朝君有膳無勞餼，聘客有勞餼無膳，明此事相當，故云勞賓餼賓之類與。」案：鄭以見膳

《禮經》無文，約與勞飭相似，然其隆殺究不甚相合。賈《聘禮》疏謂此經卿見朝君，公膳大牢，侯伯子男膳特牛，又無簋米。《聘禮》侯伯之臣得用大牢，有簋米者，爲君臣禮各自爲差降，不得以彼難此。蓋亦以意強爲之說，於理仍難通，所未詳也。云「於子男」云親見卿皆膳特牛，見讀如卿皆見之見，言卿於小國之君，有不故造館見者，故造館見者乃致膳者，賈疏云：「上公侯伯直云『卿皆見以羔』，於子男即云『親見卿』，作文有異。此言親見卿，似朝君親自來見卿，有此嫌，故讀從上文『卿皆見』以兼之，明此見亦是見朝君。」卿之內有見者不見者，若故造館見，則致膳；若不故造館見，則不致膳。鄭司農說牽云：「牲可牽行者也」者，《宰夫》先鄭注義同。牲可牽行，即是生牢。《鄭說》不異，故并引之。云「故《春秋傳》曰，餼牽竭矣」者，僖三十二年《左傳》文。《宰夫》先鄭注亦引此文證牲可牽行之義。云「秣讀爲秣秣麻苽之秣」者，孔廣森云：「《說文》曰：『五稷爲秣，二稷爲秣。苽，小豆也。』麻苽皆禾屬，故以秣秣計之。此未見所出，然與《急就》相類，似古小學文也。」案：孔說是也。段玉裁亦謂當是《蒼頡篇》若《凡將篇》中語。但鄭云讀爲秣秣之秣，爲變易之詞，則不以二稷爲秣之本義，蓋與許義不同。麻苽，穀名。此牽連引之，於義無取。賈疏

謂答是鋪名，刈麻者數把共爲一鋪，未得其義。凡諸侯之卿、大夫、士爲國客，則如其介之禮以待之。言其特來聘問，待之禮，如其爲介時也。然則聘禮之所以禮賓，是亦禮介。【疏】注云：「言其特來聘問者，賈疏云：『前文云『凡介行人宰史』，是從君之法。今言此者，見不從君而特來聘問者，亦有三等之爵，爵卿也，爵大夫也，爵士也。若大聘曰聘，卿爲賓，大夫爲上介，士爲衆介；小聘曰問，大夫爲賓，介皆士也，故歷言卿大夫士也。』云「待之禮如其爲介時也」者，謂雖特來，待之亦與從君爲介禮同。賈疏云：「則前注爵卿已下是也。」云「然則聘禮凡所以禮賓，是亦禮介者，鄭意此經謂待特聘之卿大夫士，如朝覲之介，則《聘禮》凡所以禮賓者，即朝覲所以禮介者可知，明《聘禮》與此職文足互相證，蓋欲申前注約《聘禮》釋以爵等爲牢禮陳數之意。賈疏謂禮介亦指《聘禮》上介衆介言，未得其指。凡禮賓客，國新殺禮，凶荒殺禮，札喪殺禮，禍裁殺禮，在野在外殺禮。皆爲國省用愛費也。國新，新建國也。凶荒，無年也。禍裁，新有兵寇水火也。【疏】「凡禮賓客，國新殺禮者，以下並待賓客之變禮。《廩人》注云：『殺猶減也。』新國庶事

艸芻，故減損賓禮，不如恒法也。云「札喪殺禮」者，謂遭大札及君喪，亦殺禮也。《聘禮》遭君喪，云「不郊勞，不禮賓，不賄，不禮玉，不贈。遭夫人世子之喪，如遭君喪」，注云「喪殺禮，爲之不備」是也。云「在野在外殺禮」者，在野謂王行在畿內都邑，在外則巡守殷國及大師出在畿外，以其行道偶遇賓客，故不備禮也。

注云：皆爲國省用愛費

也」者，此皆非常急遽，異於平時，取其省用愛費，故不得如常禮也。云「國新，新建國也」者，賈疏云：「謂若『刑新國用輕典』，鄭云『新辟地立君之國』。」治讓案：此亦兼遷國言之，若饗賓當用大牢，而《大雅·篤公劉》「執豕于牢」，毛傳云：「新國則殺禮也。」亦以公劉遷豳爲新國，足補此注之義。云「凶荒，無年也」者，《說文·禾部》云：「季，穀熟也。」「無年」見《均人》，謂凶荒穀不孰也。凶荒殺禮，即《大司徒》十二荒政，皆禮之一端。《周書·糴匡》篇云：「年饑則勤而不賓，大荒賓旅有賜。」孔注云：「賓旅隨位賜之，不饗燕。」又《大匡》篇云：「大荒祈而不賓，非公卿不賓，賓不過具。」《墨子·七患》篇云：「凶饑，諸侯之客，四鄰之使，雍食而不盛。」並凶荒殺賓禮之事。《禮器》云：「禮之厚薄，以年之上下，是故年雖大殺，衆不匡懼。」亦謂此也。云「禍哉，新有兵寇水火也」者，裁，注例用今字當作「災」，詳

《宮正》疏。《大宗伯》注云：「禍哉謂遭水火。」此又有兵寇者，以《大宗伯》凶禮有繪圖敗，恤寇亂，皆國被兵寇，亦宜殺禮，此上下經無其文，故知禍哉所該者廣，得兼之也。

凡賓客死，致禮以喪用。死則主人爲之具而殯矣。

喪用者，饋奠之物。【疏】凡賓客死，致禮以喪用一者，

《左》哀十五年傳云：「有朝聘而終，以尸將事之禮」，杜注云「朝聘道死，以尸行事」是也。賈疏云：「若諸侯之君出行，則以三年之戒以稗從，死者除棺之外，主人皆借之。若臣從者死，棺物皆共之。」注云：「死則主人爲之具而殯矣」

者，主人謂朝聘所至之國也。《聘禮》云：「賓人竟而死，遂

也，主人爲之具而殯。」注云：「具謂始死至殯所當用。」賈

疏云：「此乃在館權殯，還日以柩行。知者，時賓死以柩造

朝是也。」云「喪用者，饋奠之物」者，謂常禮當致饗餼，今改

致其喪禮饋奠之物也。《聘禮》云：「主人歸禮幣，必以

用。」注云：「當中奠贈諸喪具之用，不必如賓禮。」此喪用

亦當兼幣，鄭不備舉耳。賈疏云：「小斂特豚一鼎，大斂特

豚三鼎之類是也。」賓客有喪，唯芻稍之受。不受

饗食，饗食加也。喪謂父母死也。客則又有君焉。芻，給

牛馬。稍，人稟也。其正禮餼饗餼，主人致之則受。【疏】

賓客有喪，唯芻稍之受」者，賈疏云：「上文賓客身死，此文據爲賓客聘至彼國後，有喪來告者。君行師從，卿行旅從，須得資給，故受芻稍也。」案：此賓客當兼朝聘，賈唯云聘，未暇。有喪亦通公私。此皆謂既入竟以後。若尚未出己國竟，聞君喪則當反，以吉凶禮不相干也。聞私喪則或容受代。故《公羊》宣八年傳云：「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何注云：「聞喪者，聞父母之喪。徐行者，不忍疾行，又爲君當使人追代之。」是也。 注云「不受饗食，

饗食加也」者，賈疏云：「一者並速賓於廟飲食之事，故自爲而不受之。《聘禮》亦云：『聘君若薨于後，入竟則遂，受禮不受饗食。』」注云：「受饗餼也。」論讓案：《聘禮》有私喪亦云「不饗食」，是凡速賓饗食，固不當受，但不受饗食當兼含致於館者而言。蓋賓雖不受，主國仍不容無致也。饗食加者，對殯饗餼是正禮，饗食是主國所以加禮於賓者，遭喪不敢當盛禮，故不受也。云「喪謂父母死也」者，賈疏云：「據正賓而言。若諸侯，正應母死，而有父者，或始封之君，舊爲卿大夫，容有父；或父有廢疾不立，已受位於祖，亦云有父也。」案：此亦兼朝聘賓客而言，因通闢朝賓，故不得云君。賈謂止據正賓，誤也。朝賓有父死者，或如《典命》所說，諸侯適子攝其君而來朝者耳；其介及聘使有

父母喪，是其常也。云「客則又有君焉」者，此專據朝介及聘客而言。賈疏云：「謂介已下，非直有父母，又有君喪，以其俱三年，故《聘禮》若有私喪，則哭于館，衰而居。」案：此客亦兼卿大夫士特來聘問者而言，卽《聘禮》「君薨于後」者是也。賈專以朝介以下爲釋，未暇。云「芻給牛馬」者，當亦兼有禾也。《聘禮》注云：「禾以秣馬。」云「稍，人稟也」者，謂人所食米穀之屬。《聘禮》說君薨于後之禮，亦云「唯稍受之」。又《記》云「既致饗，旬而稍」，注云：「稍，稟食也。」義並同。致稍亦有酒漿，故《漿人》云「共賓客之稍禮」。蓋飲食通得爲稟也。稍亦詳《宮正》疏。云「其正禮殯饗餼，主人致之則受」者，據《聘禮》「君薨于後，既受稍，又云受禮，補此經之義。明芻稍之外，仍得受殯饗餼，以其並主國待賓飲食之正禮，不容辭也。遭主國之喪，不受饗食，受牲禮。牲亦當爲「腥」，聲之誤也。有喪，不忍煎烹，正禮殯饗餼當孰者，腥致之也。【疏】：遭主國之喪者，謂朝聘既入竟，遭主國君或夫人、世子之喪，《左文六年傳》季文子將聘於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又哀十五年傳亦云「有朝聘而遭喪之禮」是也。據《聘禮》說遭夫人、世子之喪，亦唯饗餼之受，與遭君喪同。云「不受饗食，

者，亦通速及致皆不受也。

注云「牲亦當爲腥，聲之誤

也」者，賈疏云：「亦上文『公與子男牲三十有六』當爲『腥』是也。」云「有喪不忍煎烹者，飧饗有飪牢，皆須煎烹致之，有喪則哀痛方深，故不忍煎烹。」云「正禮飧饗當孰者，腥致之也」者，賈疏云：「案《聘禮》『聘遭喪，人竟則遂也』，注云：『遭喪，主國君薨也。』『主人畢歸禮』，注云：『賓所飲食不可廢也，禮謂饗餼饗食。』『賓惟饗餼之受』，注云：『受正，不受加也。』饗食雖主人歸賓，賓不受其加。若饗，主人致之，亦應受，以其正受腥禮。」

### 掌訝掌邦國之等籍，以待賓客。等九儀之

差數。【疏】注云「等九儀之差數」者，據《大行人》、《小行人》並有九儀。《司勳》注云：「等猶差也。」《大司馬》九法云：「設儀辨位，以等邦國。」故九儀差數之書謂之等籍，亦謂之禮籍，《小行人》「掌邦國賓客之禮籍」，注云「禮籍，名位尊卑之書」是也。賈疏云：「九儀之差數，即《大行人》命者五，等者四，以九以七以五爲差數是也。」若將有國賓客至，則戒官脩委積，與士逆賓于疆，爲前驅而入；官謂牛人、羊人、舍人、委人之屬。士，訝上

也。既戒，乃出迎賓。【疏】「若將有國賓客至」者，賈疏

云：「謂五等諸侯及其臣來朝聘。至謂人畿內。至廬宿市，當共待之。」云「則戒官脩委積」者，《遺人》云「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委人》云「以稍聚待賓客」，是自四郊以至於疆道路之間，皆有委積，賓客至則更申戒之。云「與士逆賓于疆」者，《夏官·敍官》注云：「疆，界也。」《載師》云：「以大都之田任置地。」置疆字同。謂於距王國五百里疆界之處，迎賓客也。

注云「官謂牛人、羊人、舍人、委人之屬」者，賈疏云：「以委積有牛羊豕、米禾芻薪之等，故知戒官者，謂牛人已下也。舍人掌給米稟，委人掌芻薪之委布於道，遣人道上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積之等是也。」案：據疏說，則賈所見本此注疑并舉遣人，《大司徒》「大賓客，令野脩道委積」，注亦云「令遣人」，是其證也。云「士，訝上也」者，《訝士》云：「邦有賓客，則與行人送迎之。入于國，則爲之前驅而辟，野亦如之。」與此「逆賓于疆，爲前驅而入」，文正相應，故知士即訝士，與此掌訝爲官聯也。《聘禮》「賓及竟，君使士請事，遂以入竟」，又《聘義》云「君使士迎于竟」，並稱訝士爲士，與此文同。云「既戒乃出迎賓」者，戒官脩委積之事訖，乃出迎賓於疆，恐猝至事有所闕也。及宿，則令聚

櫟，令，令野廬氏。【疏】「及宿則令聚櫟」者，此與環人爲官聯也。 注云「令，令野廬氏」者，《環人》注同。 及

委，則致積；以王命致于賓。【疏】「及委則致積」者，

《大司徒》注云：「少曰委，多曰積，皆所以給賓客。」此謂當致委積之處，則依法致之，委積文互通也。 注云「以王

命致于賓」者，于，注例當作「於」，各本並誤。此雖依常禮而致，不必請命於王，以禮統於尊，故亦稱王命也。 至于

國，賓入館，次于舍門外，待事于客；次，如今

官府門外更衣處。待事于客，通其所求索。【疏】「至于

國」者，謂至國都也。云「賓入館，次于舍門外，待事于客」者，賈疏云：「賓客至，王使卿致館。掌訝既爲賓客前驅，

入館，掌訝次止于舍門外，待事于客。」呂飛鵬云：「聘禮記云：『賓即館，訝將公命。』疏引此經及注爲證，而云『彼

謂天子有掌訝之官，其承客禮；此諸侯使，無掌訝，是以還遣所使大夫，上訝將公命，有事通傳於君』。據此《記》，則

諸侯之待事於客者，使大夫上之訝爲之。此經所謂待事于客者，乃掌訝主之，故下文疏云「天子有掌訝之官，即館之

訝，餘事皆掌主之，惟朝覲聘問之日，使卿大夫訝」也。

注云：次，如今官府門外更衣處「者，《掌次》云：『凡祭

祀，張尸次。』先鄭注云：「尸次，祭祀之尸所居更衣帳。」漢時官府門外亦各有更衣處，故舉以爲況。《大射儀》「司射適次」，注亦云：次，若今時更衣處，帳幃席爲之是也。云「待事于客，通其所求索」者，于，亦當作「於」。謂客有闕乏求索之事，則爲通之於所職之官，使具而與之。 及將幣，爲前驅；道之以如朝。【疏】「及將幣」者，賈疏

云：「謂至行朝聘之日。」 注云「道之以如朝」者，前驅

即道引，詳《內小臣》疏。如朝者，自客館以至於朝也。 至

于朝，詔其位，入復。及退亦如之。鄭司農

云：「詔其位，告客以其位處也。」入復，客人則掌訝出復其故位也。客退，復入迎，爲之前驅至于館也。玄謂入復者，人告王以客至也。退亦如之，如其爲前驅。【疏】「至于

朝」者，賈疏云：「即是大門外陳擯介之處，外朝在大門外。」金鶚云：「諸侯大門之外有空地，西旁可爲賓客次舍，

《聘禮》賓至于朝，入于次是也。天子大門外兩旁皆有賓客

次舍，《覲禮》諸侯前朝，皆受舍于朝，同姓西面北上，異姓東面北上，是也。此大門外兩旁通稱朝也。案：金說是也。

凡朝聘，賓初至，皆止於大門外以待事，《聘禮》云：賓皮弁聘，至于朝是也。以後凡請事拜禮，亦並於此大門外朝。

彼侯國禮爲庫門外，此王朝禮則當爲皋門外，其內直外朝，故亦謂之朝，實非外朝之廷也。凡天子諸侯外朝皆在大門內，其門外之地或通謂之朝。賈謂諸侯外朝在大門外，誤。詳《朝士》疏。凡朝覲及聘，並於皋門外爲次，詳《掌次》疏。

注鄭司農云：「詔其位，告客以其位處也者。」大宰注云：「詔，告也。」賈疏云：「謂告賓門外立位。」云：「入復，客人則掌訝出復其故位也者。」賈疏云：「先鄭以入復爲掌訝詔客，自復已之故位。後鄭不從，以入復爲自王，於義爲允也。」云：「客退，復入迎，爲之前驅，至于館也者，于亦當作於。」先鄭意，客退則掌訝入迎，導以出，遂爲之前驅，以至客館。後鄭則謂無人迎之事，其前驅至館則與先鄭同。云：「玄謂入復者，入告王以客至也者，破先鄭掌訝復位之義。」廣雅·釋詁云：「告，復，語也。」是告復同訓。此復與復逆之復義同，詳《宰夫》疏。云：「退亦如之，如其爲前驅者。」賈疏云：「賓客行朝聘訖，出還館謂之退，亦如前與之道至館。凡賓客之治，令訝，訝治之。」賓客之治，謂欲正其貢賦理國事也。以告訝，訝爲如朝而理之。【疏】凡賓客之治，令訝，訝治之者，《聘禮》注引此經作「令訝聽之」。案：治聽義同。彼經云：「賓三拜乘禽于朝，訝聽之。」又《記》云：「凡賓拜于朝，訝聽之。」《公食大

禮》云：「明日，賓朝服拜賜于朝，訝聽之。」鄭蓋兼用彼諸文。此治以令訝者，即《宰夫》云：「待賓客之令，謂朝聘賓客之小治，拜賜即其治也。」其大治，則大僕以達於王，不以令訝。《大僕》云：「掌諸侯之復逆，是也。」注云：賓

客之治，謂欲正其貢賦理國事也者，治即復逆之事，與小宰「治訟」之治義同。凡諮辯、陳訴、請求皆是。鄭云：「正貢賦理國事者，約舉。」尚以見義耳。云：「以告訝，訝爲如朝而理之者，朝謂治朝，賓客以所欲治者告訝，訝爲如治朝，以其事達於王，辦理其可否也。」凡從者出，則使人道之。從者，凡介以下也。人，其屬胥徒也。使道賓客之從者，營護之。【疏】凡從者出，則使人道之者，道，唐石經作「導」，今從宋本及《釋文》。導正字，道段字，詳《寺人》疏。注云：從者凡介以下也者，賈疏云：「上掌客凡介、行人、宰、史從賓客來者，皆是從者也。」云：「人，其屬胥徒也者，即掌訝所屬胥四人，徒四十人是也。」云：「使道賓客之從者，營護之者，賈疏云：「使不得侵陵從者也。」及歸，送亦如之。如之者，送至於竟，如其前驅、聚櫜、待事之屬。【疏】及歸送亦如之者，此亦與訝上送之，與前來時與上逆賓於疆同，故《聘義》賓歸亦云：「上送至于竟。」



是也。經不云與士者，家上文省。

注云「如之者，送至

於竟，如其前驅聚櫟待事之屬」者，亦如前來時之禮，送至

于疆，竟即疆也。賈疏云：「來時訝為之道，今歸又為之

道，及聚櫟待事皆如前，故云亦如之。」凡賓客，諸侯有

卿訝，卿有大夫訝，大夫有士訝，士皆有訝。

此謂朝覲聘問之日，王所使迎賓客於館之訝。【疏】注云

「此謂朝覲聘問之日，王所使迎賓客於館之訝」者，於各本

誤「于」，今據明錢氏鈔本、監本、毛本正。此明通記訝事，

故兼有卿大夫士，非掌訝中士所為也。《聘禮》載行聘之

禮，云「厥明，訝賓于館」，注云：「此訝，下大夫也，以君命

迎賓謂之訝。」此聘問之日迎賓之事。彼賓是卿，故使下大

夫訝也。賈疏云：「此訝是諸侯朝覲，卿大夫士聘問之日，

訝之人至朝聘之時。按《聘禮記》云：「卿，大夫訝；大夫，

士訝；士皆有訝。賓即館，訝將公命。」①注云：「使已迎待

之命。」「又見之以其摯」，注云：「訝將舍於賓館之外，宜相

親也。」聘問之日亦使之訝者，但天子有掌訝之官，即館之

訝餘事皆掌主之，惟朝覲聘問之日，使卿大夫訝。諸侯兼

官，故大夫士為訝，賓即館時即為之訝，與此掌訝不同也。」

論讓案：《聘禮記》主聘問言，故不及諸侯卿訝，此則關朝

覲，故有卿訝也。凡訝者，賓客至而往，詔相其

事而掌其治令。【疏】「凡訝者，賓客至而往詔相其

事」者，此訝亦通指王使迎賓客之訝。往謂往至客館也。

《覲禮》賜舍後云：「天子使大夫戒曰：某日，伯父帥乃初

事。」注云：大夫者，卿為訝者也，亦引此經為釋是也。

### 掌交掌以節與幣巡邦國之諸侯及其萬

民之所聚者，道王之德意志慮，使咸知王之

好惡，辟行之。節以為行信，幣以見諸侯也。咸，皆

也。辟讀如辟忌之辟。使皆知王之所好者而行之，知王所

惡者辟而不為。【疏】「掌以節與幣巡邦國之諸侯」者，節

蓋旌節也，與行夫、環人及布憲所執略同。云「及其萬民之

所聚者」者，謂國都之外有大都邑，亦巡行之也。云「道王

之德意志慮，使咸知王之好惡，辟行之」者，宣布王之威德，

與擅人為官聯也。注云「節以為行信」者，《地官·敘

官》「掌節」注云：「節猶信也，行者所執之信。」云「幣以見

諸侯也」者，亦以禮動不虛，雖王使巡行邦國，其見諸侯亦

① 原脫「將」，據《儀禮注疏》補。

自有摯幣玉帛之屬也。云「咸，皆也」者，《大卜》注同。云「辟讀如辟忌之辟」者，辟忌見《誦訓》。段玉裁云：「辟避古今字。」云「使皆知王之所好者而行之，知王所惡者辟而不爲」者，明使邦國君民皆順王之好惡也。《緇衣》云：「故君民者，章好以示民俗，慎惡以御民之淫，則民不惑矣。」是其義。

**使和諸侯之好**，有欲相與脩好者，則爲和合之。【疏】注云：有欲相與脩好者，則爲和合之一者，賈疏云：「下有結其交好爲朝聘，則此好謂使爲婚姻之好也。」案：和好亦謂非朝聘而特遣使通其和好，若《典瑞》殺圭以和難之類皆是，不必專指婚姻，賈說未然。

**達萬民之說**。說，所喜也。達者，達之於王若其國君。【疏】注云：說，所喜也「者，《爾雅·釋詁》云：「悅、喜、樂也。」「《國語·周語》章注云：「說，古悅字。案：此與「擇人」使萬民和說義同。云「達者，達之於王若其國君」者，於舊本並作「丁」，今據錢鈔本、明監本、毛本校正。賈疏云：「掌交既巡民間，見民有喜說之事，王與國君未知，掌交通達于王及國君也。」

**掌邦國之通事而結其交好**。通事，謂朝覲聘問也。【疏】注云：通事謂朝覲聘問也「者，據《大行人》云「時聘以結諸侯之好」，又云「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

殷相聘也，世相朝也。此皆以禮相交通之事，亦兼凡使命往來言之。

**以諭九稅之利，九禮之親，九牧之維，九禁之難，九戎之威**。諭，告曉也。九稅，所稅民九職也。九禮，九儀之禮。九牧，九州之牧。九禁，九法之禁。九戎，九伐之戎。【疏】「以諭九稅之利」者，以下五事，並家諭爲文。《大戴禮記·朝事篇》云：「諸侯之得失治亂定，然後明九命之賞以勸之，明九伐之法以震威之。尚猶有不附於德、不服於義者，則使掌交說之，故諸侯莫不附於德、服於義者。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兵不用而諸侯自爲正之法也。」案：彼記卽本此經。

注云：「諭，告曉也」者，《說文·言部》云：「諭，告也。」「《廣雅·釋言》云：「諭，曉也。」「九稅以下五者並當告邦國，使曉其利害也。云「九稅，所稅民九職也」者，《說文·禾部》云：「稅，租也。租，田賦也。」賈疏云：「《大宰》云「以九職任萬民」，既任之，使之營種，因卽稅之。三農生九穀，稅九穀，園圃毓草木，稅草木。九稅唯臣妾聚斂蔬材者無稅。今掌交還以此九稅之法告曉，使之任之、稅之。」案：鄭、賈以九職爲地稅，故以當此九稅。實則此九稅當爲《大宰》之九賦，《司書》謂之九正，彼注云：「九正謂九賦，九貢。正，稅也。」其

義正同。九職任民乃口賦，非地稅之正共也。互詳《大宰》疏。云：「九禮，九儀之禮」者，賈疏云：「以其大行人、小行人、掌訝皆掌九儀之禮，以其專據諸侯國，不得以《大宗伯》九儀解此也。言之親，則朝聘是也。」云「九牧，九州之牧」者，牧即九州長也，詳《大宰》疏。賈疏云：「《大司馬》九法，「建牧立監，以維邦國」，故云維。」云「九禁，九法之禁」者，即《大司馬》九法「平邦國」，禁者，禁其不奉法也。《大行人》：「時會以發天下之禁」，彼注云：「禁謂九伐之法。」此九伐別入下文九戎，故更以九法為釋，與彼義異。云：「九戎，九伐之戎」者，《說文·戈部》云：「戎，兵也。」大司馬九伐，皆用兵威武之事，故謂之九戎之威。《大戴·朝事》篇說九伐之法，亦云：「震威之」是也。

### 掌察闕。

### 掌貨賄闕。

### 朝大夫掌都家之國治。

都家，王子弟、公卿及大夫之采地也。主其國治者，平理其來文書於朝者。

【疏】「掌都家之國治」者，謂國有事施於都家及都家以事請於國，通謂之治，下文云：「凡都家之治於國者」是也。此官為都家之臣，奉其君長之命，居於王國者，故國治下達，都家治上達，通掌之也。此職凡言國者，並指王朝言，與《敘官》「每國上士二人」指大都言者異。賈疏謂國即都家，雖有百里、五十里、二十五里不同，皆謂之國，即《王制》云畿內九十三國。失之。

注云「都家，王子弟、公卿及大夫之采地也」者，王子弟公卿之采地為都，大夫之采地為家，詳《載師》及《春官·敘官·都宗人》、《家宗人》疏。云「主其國治者，平理其來文書於朝者」者，鄭亦以國指王朝言也。謂都家以文書請事於朝，則朝大夫為平理而達之。今案：朝大夫唯主達其文書，不必有平理之事，注義未塙。日朝以聽國事故，以告其君長。國事故，

天子之事當施於都家者也。告其君長，使知而行之也。君，謂其國君。長，其卿大夫也。【疏】日朝以聽國事故，

以告其君長者，謂王每日視路門外之治朝，聽受國之政事，朝大夫亦在位，故得聽聞王國所施行之事，記錄之，而以文書告其君長也。注云「國事故，天子之事當施於

都家者也，告其君長，使知而行之也」者，謂國有政治通行於畿內者，朝大夫聽得之，則以告都家之君長，亦依放而行

之也。然王朝有大政治，雖不施於都家者，亦當告其君長，注偏舉一端耳。俞正燮云：「朝大夫，若漢郡國邸吏。國事故者，謂邸報是也。」云：「君謂其國君，長，其卿大夫也。」

者，賈疏云：「摠而言之，皆曰國君。別而言之，唯三公及王子弟得稱國君，卿大夫摠稱長。是以司裘國君共熊侯，豹侯，卿大夫共麋侯，是其別稱也。治讓案：君即大都之主，長即小都及家之主也。通言之，大都亦稱長，大宰乃施則于都鄙而建其長是也。國有政令，則令其

朝大夫。使以告其都家之吏。【疏】國有政令者，謂

政令專施於都家者也。云：「則令其朝大夫者，謂政令既宣布，則各以文書下其都家之朝大夫也。」注云：「使以告

其都家之吏者，賈疏云：「上文據天子國事，遣朝大夫告君長，此經據天子政令告朝大夫之事。治讓案：都家之

吏，即下文云「有司」是也。鄭以此不云告其君長，故云告其吏。然王朝有政令施於都家，亦當告其君長，注文亦不

具也。凡都家之治於國者，必因其朝大夫，然後聽之，唯大事弗因。謂以小事文書來者，朝大夫

先平理之，乃以告有司也。大事者，非朝大夫所能平理。【疏】凡都家之治於國者，必因其朝大夫，然後聽之者，

於，經例當作「于」，石經及各本並誤。聽謂王官斷其治之是非也。賈疏云：「此經據都家有事，上諸王府之事。」

注云：「謂以小事文書來者，朝大夫先平理之，乃以告有司

也」者，謂都家之有司，有小事以文書請於國者，則先達朝

大夫，朝大夫先平理其是非，而後告於國有司也。今審經

義，都家之治必由朝大夫而達者，以防其詐偽及壅遏耳。

此官所主者，傳達徵令之事，似無平理之權，鄭說恐非經

義。云：「大事者，非朝大夫所能平理者，鄭意朝大夫是上

士，中士，爵卑，不能平理大事，故都家之吏自告其君長，其

君長專達於朝，不因朝大夫也。今案：都家有大事，則當

令專使來至王國咨問辯論，非徒以文書上達，故不因此官，

亦非爲其爵卑不能平理也。凡都家之治有不及

者，則誅其朝大夫。不及，謂有稽殿之。【疏】「凡都

家之治有不及者，則誅其朝大夫」者，此治謂王國所令徵發

及計考之事也。俞正燮云：「誅其朝大夫，如漢丞相長史

詰郡國邸吏。」注云：「不及謂有稽殿之者，說文：稽

部云：稽，留止也。廣雅·釋詁云：殿，後也，負

也。」謂阻遏法令，後期，事不辦者也。賈疏云：「都家治有

不及稽殿，誅朝大夫者，以其朝大夫專主都家，責其不能催

促故也。在軍旅，則誅其有司。有司，都司馬、家司馬。【疏】「在軍旅則誅其有司」者，此亦謂徵令有不及者也。注云「有司，都司馬、家司馬」者，謂都家司馬帥車徒從王者也。賈疏云：「言此者，見軍旅不干朝大夫之事。都司馬，王家之司馬，王臣爲之者。家司馬，卿大夫使家臣自置其司馬者也。」詒讓案：知有司非卽朝大夫之屬者，明朝大夫當日朝以聽國事，故不得從軍也。都司馬亦當以家臣爲之，詳《夏官·敘官》及《都司馬》疏。

都則闕。【疏】「都則」者，案：此非官名。此條蓋

西漢時經師所增，當刪，詳《敘官》疏。

都士闕。

家士闕。

## 周禮正義卷七十四

### 冬官考工記第六《鄭目錄》云：「象冬所立官也。」是

官名司空者，冬閉藏萬物，天子立司空，使掌邦事，亦所以富立家，使民無空者也。司空之篇亡，<sup>①</sup>漢興，購求千金，不得。此前世識其事者，記錄以備大數，占《周禮》六篇畢矣。古《周禮》六篇者，天子所專秉以治天下，諸侯不得用焉。六官之記可見者，堯育重黎之後，羲和及其仲叔四子，掌天地四時。《夏書》亦云「乃召六卿」。商周雖稍增改其職名，六官之數則同矣。【疏】冬官考工記第六者，此西漢補闕時所題署也。鄭《詩·大雅·文王有聲》箋云：「考，稽也。」《釋名·釋典義》云：「記，紀也，紀識之也。」百工為大宰九職之一，此稽考其事，論而紀識之，故謂之《考工記》，亦以別於前五篇為古經也。此篇故與《周官經》別行，以其取補事典之闕，故冢五官而冠以冬官之目。《國語·齊語》說工云：「相語以事，相示以巧，相陳以功。」《少儀》

云「工依於法，游於說」，鄭注云：「法謂規矩尺寸之數，說謂鴻殺之意。」斯記之作，蓋於事功法說特詳，而工別為職，實與五官文例略相類。至旗章瑞玉之度，明堂溝洫之制，則尤《禮經》之枝別也。備遺事典，於義允矣。阮元云：「第六，唐石經作『第十一』，非。」《鄭目

錄》云「象冬所立官也」者，《小宰》云：「冬官之職，其屬六十，使掌邦事。」以其次六官之末，於四時當冬，故云象冬，《大戴禮記·千乘篇》云「司空司冬，以制度制地事」是也。云「是官名司空者，冬閉藏萬物，天子立司空，使掌邦事，亦所以富立家，使民無空者也」者，明冬官亦當有大司空卿一人為正，小司空中大夫二人為貳，如五官之例。《左》定四年傳說，成王時，聃季為司空，又《書·顧命》偽孔傳說，毛公為司空，並即大司空卿也。知掌邦事者，大宰云：「六曰事典，以富邦國，以任百官，以生萬民。」故鄭依為說。但司空之訓，衆說不同。《古文苑》楊雄《司空箴》云：「空臣司土。」白虎通義·封公侯篇云：「司空主土，不言土言空者，空尚主之，何況於實，以微見著。」《初學記·職官部》引應劭

①「空」原訛「徒」，據楚本改。

云：「空，穴也。司空主土，占者穴居，主穿土爲穴，以居人也。」《漢書·百官公卿表》顏注義同。《續漢書·百官志》劉注引馬融云：「司空掌營城郭，主空土以居民。」義並與鄭異。又據《鄉師》注，冬官當有匠師下大夫四人爲攷，其下亦當有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以五官通例推之可知也。云司空之篇亡，漢興，購求千金，不得，此前世識其事者，記錄以備大數者，《釋文》引「司空」下無「之」字，「購」下無「求」字，疑陸氏所節。又「大數」下《釋文》引有「爾」字，賈述作「耳」，今並不據增。《司空》篇亡，塙在何時，及此記補亡出於何人，鄭《錄》無文。《明堂位》說官數云「周三百」，注云：「周官三百六十，此云三百者，時《冬官》亡矣。」則似謂亡於先秦以前，而補以此記則在漢世。《釋文》敘錄及隋《經籍志》並謂河間獻王時，李氏上《周官》五篇，失《事官》一篇，乃購千金，不得，取《考工記》以補之。據此，是購經補記皆河間獻王事。然賈《敘錄》引馬融敘則云：「劉向子歆，校理秘書，著於《錄》、《略》，然亡其《冬官》一篇，以《考工記》足之。」尋釋馬意，或以「劉校」上，此經始顯，因追敘補闕之事，屬文先

後，偶爾不次，未必《周官》初得，六篇本自備具，至向歆校書時，乃闕《冬官》，而足以《考工記》也。然則馬敘所言，與陸敘本無不合。《大宰》賈疏謂《冬官》六國時亡，其時以《考工記》代之。《御覽·學部》引《物理論》，謂魯恭王得《周官》，闕《冬官》，漢武購千金，莫得，以《考工記》備其數。《禮器》孔疏又謂文帝得《周官》，不見《冬官》，使博士作《考工記》補之。斯並不經之論，不足馮信。王應麟云：「《齊書》，文惠太子鎮雍州，有盜發楚王家，獲竹簡書十餘簡，以示王僧虔。僧虔曰：『是科斗書《考工記》。』科斗書漢時已廢，則記非博士作也。」案：王說是也。攷《漢書》，河間獻王以孝景前二年立，武帝元光五年薨，故馬傳謂《周官》之出在武帝時。若文帝時，獻王尚未受封，何云已得《周官》，且《漢書·藝文志》云：「《周官經》，王莽時，劉歆置博士。」是孝文時，此經亦尚無博士，故趙岐《孟子題辭》載孝文所立博士，有《論語》、《孝經》、《孟子》，而無《周官》，安得有博士作記補經之事，足證其妄矣。據鄭云，記錄出於前代，則是成於晚周，故賈疏云：「雖不知作在何日，要知在秦以前，是以得遭秦滅焚典籍，《韋氏》、《裘氏》等闕也。」《士冠禮》疏亦云：「《考工記》，六國時所錄。」

王季子：「考工記，東周後齊人所作也。其言『秦無虛』，鄭之乃『厲王封其子友，始有鄭』，東遷後，以西周故地與秦，始有秦；故知爲東周時書。其言『橘踰淮而北爲枳』、『鸛鳴不踰濟』、『貉踰汶而死』，皆齊魯間水；而『古，戚坐，檉菱之類』，鄭注皆以爲齊人語，故知齊人所作也。」案：江說近是。云「古《周禮》六篇畢矣」者，謂《周禮》六篇終於冬官。《禮記》文：「《周官經》六篇」，亦兼補記數之。云「古《周禮》六篇者，天子所專秉以治天下，諸侯不得用焉」者，此總論六官之義。《天官·敘官》注云：「周公居攝而作六典之職，謂之《周禮》。七年，致政成王，以此禮授之，使居維維治天下。」明此六篇周天子秉以治天下之書也。①云「六官之記可見者，堯舜重黎之後，羲和及其仲叔四」，考天地四時者，以下並援古官制證《周官》六典有所沿襲也。《國語·楚語》云：「觀射父對昭王曰：『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亂德，重暵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念舊者，使復典之。』《書·堯典》云：『乃命羲和，實疏敘引燧彼注云：『高辛之世，命重爲南正，司天，黎爲火正，司地。堯育重、黎之後，羲氏、和氏之子賢者，

使掌舊職天地之官。其時官名蓋曰稷、司徒，是天官稷也，地官司徒也。』《堯典》又云：『分命羲仲，申命羲叔，分命和仲，申命和叔。』賈敘引鄭注云：「仲、叔，亦羲和之子。堯既分陰陽四時，又命四子爲之官。掌四時者字曰仲、叔，則掌天地者，其曰伯乎？」官名，蓋春爲秩宗，夏爲司馬，秋爲士，冬爲共工，通稷與司徒，是六官之名見也。《儀禮經傳通解續》引《尚書大傳》云：

「舜元祀巡守四嶽八伯。」注云：「春官，秩宗也，伯夷掌之，契爲司徒，掌地官矣。後又舉禹掌天官。夏官，②

司馬也，棄掌之；秋官，士也，咎陶掌之；冬官，司空也，垂掌之。」又云：「堯始得羲和，命爲六卿，其主春夏秋冬者，并掌方嶽之事，是爲四嶽，出則爲伯。其後稍死，鵬殺，其上等代之，乃分置八伯，通校鄭義，蓋堯時初以羲和及四子爲六卿，其後及舜時，則以禹契等爲之，其官名可也。」又云：「今文尚書說，以羲仲等四人即是羲和，而鄭不同，故《漢書·百官公卿表》『《尚書》志』，論衡，是應重說並如是。世《尚書》文，孔疏引爲融說，

① 原注：「《堯典》：『乃命羲和，實疏敘引燧彼注云：『高辛之世，命重爲南正，司天，黎爲火正，司地。堯育重、黎之後，羲氏、和氏之子賢者，

② 官：原注：「《尚書》：『乃命羲和，實疏敘引燧彼注云：『高辛之世，命重爲南正，司天，黎爲火正，司地。堯育重、黎之後，羲氏、和氏之子賢者，



與鄭同，蓋卽鄭所本也。云：《夏書》亦云「乃召六卿」者，《甘誓》文。《詩·大雅·棫樸》及《曲禮》孔疏引鄭《書注》云：「六卿者，六軍之將。《周禮》六軍將皆命卿，則三代同矣。」《曲禮》疏又引鄭《大傳注》云：「所謂六卿者，后稷、司徒、秩宗、司馬、作士、共工也。」《通典·職官》云：「夏后氏之制，亦置六卿，《甘誓》曰「迺召六卿」是也。其官名次猶承虞制。」亦同鄭義，謂夏六官與唐虞同也。金鶚云：《曲禮》天子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注謂殷制，是殷止五官。昭十七年《左傳》：「少皞氏鳥名官，祝鳩司徒，鴈鳩司馬，鴈鳩司空，爽鳩司寇，鴈鳩司事，此少皞五官。」又黃帝雲紀：「炎帝火紀，共工水紀，大皞龍紀，注亦以五方五色言之，此黃帝、炎帝、共工、大皞皆五官也。」又二十九年傳：「五行之官，木正句芒，火正祝融，金正蓐收，水正玄冥，土正后土，孔疏謂在高陽之世，是顓頊亦五官也。」竊意唐虞五官，秩宗卽周宗伯，爲春官，春爲木行，是秩宗木官；司徒掌教禮，禮於行爲火，是司徒火官；士卽司寇，爲秋官，秋爲金也；司空在周爲冬官，冬爲水也；后稷教民稼穡，《洪範》稼穡屬土，是后稷土官也。此五官不及司馬者，以上兼攝之。鄭增以司馬，列爲六，則經明無此

官。共工之官不尊，故少皞五正不列於五官，唐虞時何得以共工列五官之內？且經明言伯禹作司空，是冬官爲司空，非共工也。古天官皆治天事，堯以羲和之伯，分掌天地，其仲叔分掌四時，此治天事之官有六，非周六官也。案：金謂唐虞羲和四子非周六官及其工非冬官是也。鄭《大傳注》亦謂舜時冬官爲司空。但古自六官，《管子·五行篇》載黃帝六相，其名有當時、廩者、土師、司徒、司馬、李。又云：「春者，土師也；夏者，司徒也；秋者，司馬也；冬者，李也。」是唐虞以前已有六官，但不必與周制符合耳。至《甘誓》六卿，以《夏官·絃官》軍將皆命卿及《春秋》晉六卿將六軍推之，鄭說罔不可易。但鄭彼注所謂六卿者，自據虞制，《大傳注》及《通典》可證。若然，鄭意夏雖亦六卿，而職名則與周異也。云：商周雖稍增改其職名，六官之數則同矣。者，《曲禮》五官鄭以爲殷時制，孔疏引《鄭志》崇精問焦氏云：「鄭云三王同六卿，殷應六卿，此云五官，何也？」焦氏答曰：「殷立天官與五行，其取象異耳。焦述鄭意，蓋謂兼上六大內大宰爲六卿。」金鶚云：「大宰何以與宗祝卜史並列，其說不可通矣。」詒讓案：《曲禮》所載六大、五官、六府、六工，鄭謂殷制，本非定論，

焦氏強圓其說，遂多牽合。然春秋宋用殷制，《左傳》紀其官，以左師、右師、司馬、司徒、司城、司寇爲六卿，是殷實有六官，焦荅雖不可馮，而《鄭目錄》固不誤也。

### 周禮 鄭氏注

#### 國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百工，司空事官

之屬。於天地四時之職，亦處其一也。司空，掌營城郭，建都邑，立社稷宗廟，造宮室車服器械。監百工者，唐虞已上曰共工。【疏】國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者，總述百工之事，以發三十工之端也。六職，自天子以下至於庶民，職事有此六等，與《小宰》六職義異，而與《大宰》九職其四略同，但增王公士大夫而省園圃、虞衡、數牧、臣妾、閒民爲異。

此通賅尊卑，彼專據任民，義各有所取也。賈疏云：「卽下云『或坐而論道』，至『治絲麻以成之』是也。」注云：百工，司空事官之屬者，賈疏云：「鄭據本而言。案《小宰》職云：『六曰冬官，其屬六十，掌邦事。』此百工卽其屬六十，言百者，舉大數耳。但爲其篇亡，故六十之官不見，記人以此三十工代之也。」詒讓案：《月令》「季春，命工師令百工」，注云：「工師，司空之屬官也。」又「孟冬命工師效

功」，注云：「工師，工官之長也。」是冬官之屬有工師與匠師、梓師同領諸工，而前五官亦或有給事之工，若《玉府》、《典婦功》諸職所屬之工皆是也。此經三十工並卽在官之工，故有明堂、城郭、溝洫、瑞玉、量器諸制，而梓人又著梓師監視之法，是其證矣。至此篇本爲紀錄工事之專書，不爲補冬官而作，漢時因其與事職相應，取以補闕耳。賈謂記人以三十工代六十官，失之。云於天地四時之職，亦處其一也者，賈疏云：「記人本意，以國有六職，據此下文『或坐而論道』已下，百工與居其一。鄭以此爲本。又以天地四時六職，天官冢宰、地官司徒之等官主，百工亦居其一分。」案：賈說是也。鄭言於天地四時之職者，明《小宰》六職，非此王公士大夫等之六職也。百工處此六職之一，司空則處《小宰》六職之一，職異而皆以六爲目，故云亦處其一，言亦者，明其事異而可取以相況也。云「司空掌營城郭，建都邑，立社稷宗廟，造宮室、車服、器械，監百工者」者，此並據三十工所掌工事言之。監百工與上營城郭等四事平列，並爲司空所掌。《御覽·職官部》引環濟《要略》云：「冬官司空掌邦事，營城郭都邑，立社稷宗廟，造宮室器械，監百工。」卽本鄭義。賈疏屬下讀，非也。《王制》云：「司空執度地，居民山川沮澤，時四時，量地遠近，興

事任力。《御覽·職官部》引《尚書大傳》云：「溝壙遏，水爲民害，田廣不舉，則責之司空。」《韓詩外傳》云：「山陵崩弛，川谷不通，五穀不殖，草木不茂，則責之司空。」以上各書所述司空職掌，亦與鄭略同。云「唐虞已上其共工」者，已，《釋文》作「以」。阮元云：「作『已』非，凡注作『以』者，案：阮校是也。」書·堯典云：「其土方鳩僝功。」《史記·五帝本紀集解》引鄭《注》云：「其工，水官名。」賈疏云：「以公，公，楚世家云：『其工作亂，帝使重、黎誅之。』又按：《舜典》云：『帝曰：『嚳若予工。』』僉曰：『垂才。』帝曰：『嚳，咨垂，汝工。』」是唐虞已上其共工者也。若然，唐虞以上皆曰其工，是時皆爲司空，是以《尚書·舜典》：「二十八載後，咨四岳，欲置百揆。」僉曰：「伯禹作司空。」《注》云：「初，堯各官爲其工，舜舉禹治水，堯知有強法，必有成功，改命司空，以官異之。」禹登百揆後，更名其工，是其事也。《治讓案》：「淮南子·大文訓：『昔者其工與顓頊爭爲帝。』」高注云：「共工，官名。伯於處義，神農之間，其後子孫仕智刑以強，故顓頊黃帝之孫爭位，是堯以前即有其工之官。」賈疏敘亦引鄭《書注》云：「禹登百揆之任，捨司空之職，爲其工與虞，故曰垂作其工，益作朕虞。」據此，是鄭意謂改其工爲司空，自堯始也。《史記集解》引馬融

《書注》說垂爲共工，云「爲司空，共理百工之事」，亦以共工爲即司空。鄭《大傳注》說亦同。案《堯典》云：「納于百揆，百揆時敘。」馬、鄭諸儒多以爲官名，《書》僞古文《周官》同，與《史記》所載古文說，釋百揆爲百官者異。閻若璩《潛堂文集》十八年《左傳》云：「舜臣堯，舉八凱，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予，證百揆非官名，其說致精。若然，舜之命禹蓋作司空而總百揆，非登百揆遂捨司空之職也。垂益與禹同命，亦不得謂堯先改其工爲司空，舜後分司空爲其工與虞，鄭《書注》說殊未塙。《金鶚》謂共工當爲司空之佐，虞爲后稷之佐。以理推驗，金說近是。若然，唐、虞、夏並有司空，《書疏》引馬融云：「咎單爲暘司空。」是殷制亦然，司空沿古名也。或坐而論道，或作而行之，或審曲面缺，以飭五材，以辨民器，或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或飭力以長地財，或治絲麻以成之。古人德能事業之不同者也。論道，謂謀慮治國之政令也。作，起也。辨猶具也。①資，取也，操也。鄭司農云：「審曲面缺，審察五材曲直方面形缺之宜以治之及陰

①「辨」原訛「辨」，據楚本改。

陽之面背是也。《春秋傳》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謂金、木、水、火、土也。一故書資作齊。杜子春云：「齊當爲資，讀如冬資絺之資。」玄謂此五材，金、木、皮、土、石。【疏】或坐而論道者，賈疏云：「此六者卽上文之六職也。此皆舉其事，下文皆言其人以覆之。」云或飭力以長地財者，賈疏云：「飭，勸也。地財，穀物皆是。」案：大宰賈疏釋飭材之飭亦爲勸，則賈意飭力與上飭五材義同。尋繹此文，飭材、飭力二者義似小異。《說文·力部》云：「勸，致堅也。讀若敕。」飭材之飭，當從先鄭訓爲治，乃致堅引申之義。飭力依賈訓爲勸，則爲敕之段借。《爾雅·釋詁》云：「敕，勞也。」彼《釋文》「本又作飭」是也。然飭材謂治五材，致極其堅緻，飭力則謂任力，致極其勤勞，二義亦得相通也。互詳《大宰》疏。《呂氏春秋·慎人篇》高注云：「地材，五穀。」亦卽此長地財之義。注云：「言人德能事業之不同者也」者，賈疏云：「言人德者，坐而論道是也。言人能者，作而行之是也。言人之事，審曲面執是也。言人之業，通四方珍異以資之，飭力以長地財，治絲麻以成之，二者是也。」云論道謂謀慮治國之政令也者，說文·言部云：「論，議也。」《廣雅·釋詁》云：「謀，慮，議也。」是論與謀慮義同。云「作，起也」者，《晉》注同。云「辨猶具

也」者，《特牲饋食禮》注云：「具猶辨也。」案：《說文·刀部》云：「辨，判也。」隸變爲辨，辨本訓判，引申爲辨具之義。俗辨具字別从力作辦，非。云資取也，操也者，《說文·貝部》云：「資，貨也。」引申之爲取，亦爲操。《廣雅·釋詁》云：「資，操也。」又《釋詁》云：「操，齎，持也。」齎，資字亦通。謂商賈取四方珍異之物，齎操居積之，轉售以求利。《周書·大宰篇》云：「商賈貴而來，賈物益賤，資貴物，出賤物，以通其器。」是其義也。鄭司農云：「審曲面執，審察五材曲直方面形缺之宜以治之者，形勢字古通作「執」。《說文·丑部》云：「執，種也。」無勢字。《弓人》經注亦竝作「執」。《爾雅·釋詁》云：「察，審也。」先鄭意蓋以「曲直」方面形缺「平列爲三事，皆當審察之，又以治之訓飭材，治與致堅義亦相成也。《弓人》：「凡析幹射遠者用執。」先鄭注亦云：「執謂形缺，假令木性自曲，則當反其曲以爲弓，故曰審曲面執。」與此注同。《文選》張衡《東京賦》：「審曲面勢。」薛綜注云：「審，度也。謂審察地形曲直之勢。」《中論·遣交篇》云：「審曲直形勢，飭五材，以別民器，謂之百工。」亦竝同先鄭說。鄭鑄云：「審曲者，審其曲也。面執者，面其缺也。材有曲直，直者不待審而可知，審其曲者，然後見其理之所在。執有向背，背者不可向以爲

用，面其執然後順其體之所向。」陳汪云：「面字非物之面，乃人向道之面也。」《檀人》：「以正正面」，《召誥》云：「面稽大若」，皆向之謂也。」案：鄭、陳二說與先鄭異，亦通。《初學記·器物部》引後梁甄玄成《車賦》有「亦面勢而審曲」之語，以面執與審曲對舉。《文選》潘岳《笙賦》云：「審洪纖，面短長。」李注亦引此文，則六朝、唐人已有訓面爲向者，或本賈、馬、干諸家義與？云：及陰陽之面背是也」者，謂面兼含面背之義，亦當審之也。賈疏云：「謂若下云『斬轂之道，必矩其陰陽』，是記其陰陽之面背也。」引《春秋傳》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者，《左》襄二十七年傳，宋子罕語，引以證五材之義。云「謂金木水火土也」者，《左傳》杜注亦用先鄭義。然此經說百工飭材，而有水火，於義未允，故後鄭不從。云「故書資作齊，杜子春云，齊當爲資，讀如冬資絺之資」者，「絺」下宋余本、岳本、附釋音本、巾箱本、舊注疏本並有「給」字，衍。段玉裁云：「此用聲類改其字，而復說其音讀也。」徐養原云：「《外府》等職齋資通用，《司尊彝》齊盥通用，此經齊資通用，並同音相借也。」《周易·旅》「得其資斧」，《釋文》云：「子夏傳及衆家並作齊斧。」此亦資通作齊之一證。賈疏云：「按《越語》云：『大夫種曰：臣聞之，賈人夏則資皮，冬則資絺，旱則資舟，水則資車，以待

乏也。』」詒讓案：韋注云：「資，取也。」與杜、鄭義同。云「玄謂此五材，金木皮玉石」者，後鄭據後經有攻木、攻金、攻皮之工，又有刮摩即玉工，搏埴即土工，明此五材與《左傳》異也。江永云：「五材，後鄭謂金、木、皮、玉、土爲長。水火可制器，不可爲器。金雖可兼玉，而皮革不可遺。《曲禮》六工：上，金、石、木、獸、草。獸即皮也。玉可兼石，木可兼草。」案：江說是也。《大宰》：「百工飭化八材」，八材亦即五材，文有詳略。先鄭以八材爲珠、象、玉、石、木、金、革、羽。後鄭此注以五材爲金、木、皮、玉、土，蓋玉可關珠，革可關象、羽，土可關石也。坐而論道，謂之王公；天子、諸侯。【疏】「坐而論道謂之王公」者，此明六職之人也。注云「天子諸侯」者，《通典·凶禮》引馬融《喪服注》云：「公，諸侯也。」賈疏云：「公，君也。」諸侯是南面之君，故知是諸侯也。若然，《尚書》「三公論道經邦，變理陰陽」。鄭不言者，三公有成文，不言可知。故《夏傳》云：「坐而論道，謂之三公。」通職名，無正官名，是其義也。阮元云：「注以天子釋王，諸侯釋公也。」案：阮說是也。《北堂書鈔·職官部》引《五經異義》云：「《古周禮》說，天子立三公，曰太師、太傅、太保，無官屬，與王同職，故曰『坐而論道，謂之王公』。」《地官·敘官》：「鄉老注云：

「三公者，內與王論道，中參六官之事，外與六鄉之教。」《續漢書·禮儀志》劉注引《月令》盧植注云：「天子之三公，坐而論道，參五職事。」是並謂公即三公。此注不云者，三公雖爲公，然此云公者，亦兼孤卿言之。天子公孤六卿，多以畿內外諸侯爲之，故釋公爲諸侯也。賈疏所引《書·周官》乃僞古文，鄭不援證，不足爲疑。今本《書鈔》引《異義·古周禮說》，「王公」誤作「三公」。賈疏引鄭《尚書大傳·夏傳》注，「三公」又誤作「王公」。案：《古周禮說》，因說三公與王同職，故引此經爲證，則當作「王公」無疑。賈引《書傳》「三公」作「王公」，則又涉正文而誤，今並據文義攷正。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親受其職，居其官也。

【疏】注云：「親受其職，居其官也」者，賈疏云：「此即設官分職、治職、教職之等是也。」審曲面勢，以飭五材，以辨民器，謂之百工；五材各有工，言百，衆言之也。【疏】「審曲面勢，以飭五材，以辨民器，謂之百工」者，此即《大宰》九職之「五曰百工飭化八材」也。注云：「五材各有工」者，下輪、輿、輶、弓、廬、匠、車、梓、柳、矢、木工也。築、冶、鳧、桌、段、桃、金工也。函、鮑、鞞、革、裘、皮工也。玉、雕、磬、玉工也。陶、瓶、土工也。惟畫績、鍾、筐、

輻四工在五材之外。云「言百，衆言之也」者，此經五材之工止三十，明百工者，舉成數衆言之。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謂之商旅；商旅，販賣之客也。《易》曰：

「至日商旅不行。」【疏】「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謂之商旅」者，珍異謂貨賄，此即《大宰》九職之「六曰商賈，阜通貨賄」也。《賈人》注云：「珍異，四時食物。」與此異。注云

「商旅，販賣之客也」者，賈疏云：「按《大宰》九職注：「行曰商，處曰賈。」商旅，賈客也。行商與處賈爲客。此文無賈，直云商旅，故云販賣之客也。」引《易》曰「至日商旅不行」者，《復·象辭》文。引以證商旅之義。《易釋文》引鄭彼注云：「資貨而行曰商；旅，客也。」與此注同。飭力

以長地財，謂之農夫；三農受大田也。【疏】「飭力以長地財，謂之農夫」者，此即《大宰》九職之「一曰三農生九穀」也。注云：「三農受夫田也」者，三農，詳《大宰》

疏。賈疏云：「《遂人》云：『夫一廛，田百畝。』是三農受夫田也。」治絲麻以成之，謂之婦功。布帛，婦官之事。【疏】「治絲麻以成之，謂之婦功」者，此即《大宰》九職之「七曰嬪婦，化治絲枲」也。《天官·敘官》典婦功，九嬪教九御亦以婦功，注並釋婦功爲絲枲，枲即麻也。注

云：「布帛，婦官之事」者，賈疏云：「鄭云婦官，據典婦功爲婦官。此治絲麻者，婦官所統攝，故言婦官也。」粵無縛，燕無函，秦無廬，胡無弓、車。此四國者，不置是也。縛，田器，詩曰：「昔者農耨，以備其利。」鄭司農云：「所讀如國音含垢之含。」廬，重也。傷人「廬」讀爲「廬」，謂手裏間，竹櫛也，或曰摩綱之器。馬，今匈奴。【疏】粵無縛者，賈疏云：「粵卽今之「越」字也。」杜氏《春秋釋例·土地名》云：「越，會稽山陰縣。」案：今屬浙江紹興府。云「燕無函」者，《土地名》云：「燕，燕國薊縣也。」案：燕都在今順天府大興縣。云「秦無廬」者，《釋文》云：「廬，本或作蘆。」阮元云：「廬乃籬之訛。」案：詳後。《土地名》云：「秦國都扶風雍縣也。」案：秦都在今陝西秦州清水縣。注云：「此四國不置是工也」者，謂粵無縛等，皆爲不專置是工也。江水云：「此甚言四國能此者多，雖有若無，非真謂不置是工，亦非真謂人皆能作也。注泥。」案：江說是也。賈疏謂無縛官、函官之等，尤誤。云「縛，田器」者，後縛器注亦云：「縛器，田器錢縛之屬。」《說文·金部》云：「縛，一曰田器。」《釋名·釋用器》

云：「縛，亦鋤田器也，縛，迫也，迫地去草也。」縛與縛同。引詩云「恃乃錢縛」，又曰「其縛斯揭」者，《周頌·良耜》《臣工》二篇文。引之者，證縛爲田器。恃，《毛詩》作「序」，傳云：「序，具。錢，銚。縛，鋤也。」案：恃序字通。揭，《毛詩》作「趙」，傳云：「趙，刺也。」鄭蓋本一家詩，故與毛異。鄭司農云「所讀如國音含垢之含」者，《說文·馬部》云：「岳，舌也。」隸變作「函」，又假借爲「甲」名，亦取含容爲義，故擬其音也。國君含垢，《左》宣十五年傳文。云「函，鎧也」者，《廣雅·釋詁》同。《釋名·釋兵》云：「甲亦曰函，堅重之名也。」名甲爲鎧，漢時語，詳《司甲》疏。引《孟子》者，《公孫丑篇》文，趙注與先鄭同，此引以證甲之名函也。云「廬讀爲籬」者，賈疏云：「籬，縷之籬，取細長之義也。」段玉裁云：「《說文·竹部》：「籬，積竹矛戟矜也，从竹盧聲。」引《春秋國語》「侏儒扶籬」。此注籬當作籬。若依籬字，則當云「讀如」不當云「讀爲」矣。《釋文》「廬，本或作蘆」，此正用注說易正文也。一案：段說是也。《說文·糸部》云：「縷，布縷也。與廬器義遠，賈曲爲之說，失之。」云「謂矛戟柄，竹櫛也」者，後注亦云「廬，矛戟矜也」。阮元云：「《釋文》作「竹櫛也」，此脫「也」字。按《說文·木部》：「櫛，積竹杖也。櫛，櫛也。」段玉裁云：「櫛，聚也。竹櫛者，

積竹也，合細竹挺爲之，《昌邑王傳》所謂積竹杖。案：阮、段說是也。賈疏謂櫟謂柄之人器處，非其義。云：或曰摩鐓之器者，段玉裁云：「此以鐓廬同音爲訓，別一說，非謂矛戟柄也。」丁晏云：「《方言》云：『希，鑠，摩也。』燕齊摩鐓謂之希。」即鄭所云摩鐓也。《玉篇·金部》：「鐓，錯也。」鋁同上。《集韻·九御》：鐓，鋁，鐓，引《說文》：「錯銅鐵也。」或从呂从間。《磬氏》先鄭注云：「摩鐓其旁。」《大雅·抑》箋云：「玉之缺者，可摩鐓而平。」即摩鐓也。《治讓案》：《說文·手部》云：「摩，研也。」鐓，鐓之正字，與廬聲近，故或以廬爲摩鐓之器。然摩鐓爲刮摩之事，此後文以廬人屬攻木之工。況廬人本職廬器，自爲矜秘，亦無取摩鐓之義，或說非也。賈疏謂柄須摩鐓令滑，或解得爲一義，亦非。云：胡今匈奴者，即今內、外蒙古諸部落是也。《御覽·四夷部》引《風俗通》云：「胡者，山戎之別種。胡者，互也，言其被髮左衽，言語贊幣事殊互也。」《史記·匈奴傳》索隱引服虔云：「堯時曰葷粥，周曰獫狁，秦曰匈奴。」故鄭云今匈奴。然《山海經·海內南經》、《周書·王會篇》及《伊尹獻令》並有匈奴，則匈奴之名不自秦漢始矣。粵之無鐓也，非無鐓也，夫人而能爲鐓也；燕之無

函也，非無函也，夫人而能爲函也；秦之無廬也，非無廬也，夫人而能爲廬也；胡之無弓車也，非無弓車也，夫人而能爲弓車也。

言其丈夫人皆能作是器，不須國工。粵地塗泥，多草蕒，而山出金錫，鑄冶之業，田器尤多。燕近強胡，習作甲冑。秦多細木，善作矜秘。匈奴無屋宅，田獵畜牧，逐水草而居，皆知爲弓車。【疏】注云：言其丈夫人皆能作是器，

不須國工者，《說文·夫部》云：「夫，丈夫也。」鄭以此夫亦爲丈夫，然其義迂曲，不可從。《釋文》引沈重音扶，此六朝經師之異讀，其義較鄭爲長。王引之云：「夫人猶衆人也。鄭以夫爲丈夫，失之。」《孝經疏》引劉瓛曰：「夫猶凡也。」《淮南子·本經篇》高注曰：「夫人，衆人也。」襄八年《左傳》曰「夫人愁痛」，《國語·周語》云「夫人奉利而歸諸上」，杜、韋注曰：「夫人猶人人也。」案：王說是也。此亦極言能爲者多耳，非謂其人皆能作。《穀梁》成元年傳云：「夫甲非人人之所能爲也。」與此記義不相妨也。云「粵地塗泥，多草蕒，而山出金錫，鑄冶之業，田器尤多」者，《釋文》引劉昌宗云：「蕒，穢字之異者。」案：詳《蜡氏疏》。《書·禹貢》揚州云：「厥土惟塗泥。」《職方氏》揚州，其利



金錫」。越地屬揚州，故鄭云然。云「燕近強胡，習作甲冑」者，《史記·匈奴傳》云：「燕北有東胡山戎。」《漢書·地理志》云：「燕上谷至遼東，地廣民希，數被胡寇。」蓋以戰爲常，故習作甲冑也。云「秦多細木，善作矜秘」者，《方言》云：「戟，其柄自闕而西謂之秘；矛，其柄謂之矜。」《說文·矛部》云：「矜，矛柄也。」引申之爲凡長兵柄之通稱，故《廣雅·釋器》云：「矜，秘，柄也。」《漢書·地理志》云：「秦有鄠、杜竹林，南山檀柘，號稱陸海。」天水、隴西山多林木，故云「秦多細木，善作矜秘」也。云「匈奴無屋宅，田獵畜牧，逐水草而居，皆知爲弓車者」，《史記·匈奴傳》云：「其俗，隨畜牧而轉移，逐水草遷徙，無城郭常處，因射獵禽獸爲生業，其長兵則弓矢。」並鄭所據也。知者創物，謂始闢端造器物，若《世本》作者是也。【疏】「知者創物」者，《釋文》云：「一創，依字作舛。」案：《說文·井部》云：「舛，造法舛業也，讀若創。」經典皆借創爲之。注云「謂始闢端造器物」者，闢開字同，詳《典瑞》疏。《廣雅·釋詁》云：「創，始也。」《國語·周語》韋注云：「創，造也。」故鄭訓創物爲始闢端造器物。云「若《世本》作者是也」者，謂《世本·作》篇所說造作器物之人，詳《龜人》疏。巧者

述之，守之世，謂之工。父子世以相教。【疏】「巧者述之」者，《說文·走部》云：「述，循也。」謂循故法而增修之。注云「父子世以相教」者，即《大司徒》十二教之「世事」。《國語·齊語》云：「今夫工，羣萃而州處，審其四時，辨其工苦，權節其用，論比協材，日莫從事，施於四方，以飭其子弟，相語以事，相示以巧，相陳以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工之子恒爲工。」《荀子·儒效篇》云：「工匠之子，莫不繼事。」即世守之事也。百工之事，皆聖人之作也。事無非聖人所爲也。【疏】注云「事無非聖人所爲也」者，《樂記》云：「作者之謂聖。」《易·繫辭》云：「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即其義也。爍金以爲刃，凝土以爲器，作車以行陸，作舟以行水，此皆聖人之所作也。凝，堅也。故書舟作周，鄭司農云：「周當爲舟。」【疏】「爍金以爲刃」者，《釋文》云：「爍，義當作鑠。」案：爍即鑠之俗。《莊子·釋文》引崔譔云：「爍，消也。」《說文·金部》云：「鑠，銷金也。」《漢書·藝文志》云「鑠金爲刃」，顏注云：「鑠與鑠同，謂銷也。」此謂攻金之事。《廣韻·十一庚》引

「世本」云：「出尤以金作兵器。」云：「凝土以爲器者，謂陶瓶之事。」《一切經音義》引《世本》云：「舜始陶。」云：「作車以行陸，作舟以行水」者，謂攻木之事。《山海經·海內經》郭注引《世本》云：「奚仲作車，共鼓化狄作舟。」案：《世本》說作器之人，不必皆聖人，經約舉大較言之。注云：

「凝，堅也」者，凝正字本作「冰」，《說文·欠部》云：「冰，水堅也。重文凝，俗冰从疑。」云：「故書舟作周，鄭司農云，周當爲舟者，段玉裁云：此古文同音假借字。」惠棟云：

「《詩·大東》『舟人之子』，鄭曰：『舟當作周。』《詩》以舟爲周，考工以周爲舟，義並通。案：段說是也。舟周聲類同。《釋名·釋船》云：『舟言周流也。』亦其例。天有

時，地有氣，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後可以爲良。時，寒溫也。氣，剛柔也。良，善也。

【疏】「材有美者，前經五篇，凡美字並用古字作『嫩』，《人經》同。惟此及《弓人》作『美』，與字例不合，疑誤。

注云：時，寒溫也」者，賈疏云：「謂若《弓人》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冬定體之屬，是依寒溫而作。」云「氣，剛柔也」者，《易·說卦》云：「立地之道曰柔與剛。」《左》昭二十五年傳云：「因地之性」，杜注亦謂高下剛柔之性是也。云

「良，善也」者，《玉府》注同。材美工巧，然而不良，

則不時，不得地氣也。不時，不得天時。【疏】注云：

「不時，不得天時者，以地氣言地，天時不言天，文有詳略，

故申其義。橘踰淮而北爲枳，鸛鵒不踰濟，貉

踰汶則死，此地氣然也。鸛鵒，鳥也。春秋：昭二十五年，「有鸛鵒來巢」。傳曰：「書所無也。」鄭司農云：

「不踰濟，無妨於中國有之。貉或爲獫，謂善緣木之獫也，

汶水在魯北。」【疏】「橘踰淮而北爲枳」者，此明地氣有所

不宜也。《說文·木部》云：「橘，果出江南。枳，木似橘。」

《晏子春秋·內篇雜下》云：「晏子對楚王曰：嬰聞之，橘

生淮南則爲橘，生於淮北則爲枳，葉徒相似，其實味不同，

所以然者何？水土異也。」《淮南子·原道訓》云：「橘樹

之江北則化而爲枳。」竝與此經同。《列子·湯問篇》云：

「吳楚之國，有大木焉，其名爲檮，碧樹而冬生，實丹而味

酸，渡淮而北而化爲枳焉。蓋傳聞之異。淮，青州川，詳

《職方氏》疏。云：鸛鵒不踰濟」者，《列子》文同。案：濟當

依《職方氏》作「沛」，兗州川，詳彼疏。《釋文》：「鸛鵒」作「鸛」，

云：徐、劉音權，《公羊傳》同。本又作鸛，《左傳》同」。案：

《公羊》昭二十五年，徐疏引此經亦作「鸛」。正字本作

「鵠」。鵠，鵠之俗，鵠則段借字也。詳後。云「貉踰汶則死」者，《列子》文亦同。《釋文》云：「貉，獸名，依字作貉。」案：《說文·豸部》云：「貉，似狐，善睡獸。經典多借貉爲之。」注云：「鵠，鳥也者，說文·鳥部云：鵠，鵠也。」一切經音義云：「鵠，似百舌，頭有兩毛角者。」云「《春秋》昭二十五年，有鵠鵠來巢，傳曰，書所無也」者，《左傳》文。鵠，宋余仁仲本、附釋音本、宋注疏本並作「鵠」，與上文不同，疑依《說文》妄改。賈疏云：「《左氏傳》作「鵠鵠」，《公羊傳》作「鵠鵠」，此經注皆作鵠字，與《左氏》同。」阮元云：「《釋文》本作「鵠鵠」，賈疏本作「鵠鵠」。按徐邈、劉昌宗作「鵠」，音權，是此經舊作「鵠鵠」矣。鄭注所引者爲《左氏傳》，則鄭所據《左氏春秋》亦作「鵠」。賈疏本唐石經作「鵠」，爲失其舊。《說文·鳥部》云：「鵠，鵠鵠也，古者鵠鵠不踰汶，權鵠一語之轉。蓋攷「記」，《春秋》皆有二本不同，依《說文》別作「鵠」爲是也。」陳壽祺云：「左傳音義：「鵠，嵇康音權，本又作鵠」。穀梁音義：「鵠本又作鵠，①音權，今攷《左氏》、《攷工記》古本亦皆作鵠，音權。觀鄭注引《左氏春秋》、徐邈劉昌宗、周禮音、嵇康《左傳音》、陸德明《周禮音義》並同，可證其作「鵠」者非古本也。賈所見本不如諸家之善，又不知《左氏》

有作「鵠」之本，疏矣。」案：阮、陳說是也。《淮南子·原道訓》字亦作「鵠」，《說文·鳥部》無鵠字而有鵠字，②別爲一鳥。鵠鵠之字，經典古本多作鵠者，蓋借鵠爲鵠也。鄭引《左傳》者，證不踰濟，故魯無此鳥。《左傳》杜注云：「此鳥穴居，不在魯界，故云來巢。」鄭司農云「不踰濟，無妨於中國有之者，此隱駁《春秋》公、穀說也。《公羊春秋》有鵠鵠來巢，傳云：「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禽也。」又《穀梁傳》云：「一有一亡曰有。來者，來中國也。並以鵠鵠爲非中國之鳥。《玉燭寶典》引《禮稽命徵》說同。賈疏云：「按《異義》：「《公羊》以爲鵠鵠夷狄之鳥，穴居，今來至魯之中國巢居，此權臣欲自下居上之象。《穀梁》亦以爲夷狄之鳥來中國，義與《公羊》同。《左氏》以爲鵠鵠來巢，書所無也。彼注云：「《周禮》曰鵠鵠不踰濟，今踰，宜穴而又巢，故曰書所無也。許君謹案：從《傳》。後鄭駁之云：「按《春秋》言來者甚多，非皆從夷狄來也。從魯疆外面至則言來。鵠鵠本濟西穴處，今乃踰濟而東，又巢，爲昭公將去魯國。」今先鄭云「不踰濟無妨於中國有

① 原「鵠」「鵠」互訛，據楚本修改。

② 原作「鵠」，據《說文·鳥部》及楚本改。

哥，北方所無。經云不踰濟者，謂不踰濟而北也。魯在濟東南，嫌未爲踰濟，故駁異義，謂鸛鵒本濟西穴處，至魯爲踰濟而東，明此經之義可通於《春秋》也。《左傳》孔疏不達斯旨，乃謂鸛鵒北方之鳥，南不踰濟，失之矣。云貉或爲援，謂善緣木之援也者，說文·虫部云：「援，善援，禺屬。」爾雅·釋獸云：「獐，援善援，援卽援之俗。」詩·小雅·角弓《箋》云：「獐之性善登木。」孔疏引陸璣疏云：「獐，獐獐也。老者爲獐，長臂者爲援。徐養原云：「援貉形聲各別，不相假，故鄭君特釋援義，以見其不與貉通也。」治讓案：「援獐之屬，今南北通有之，不聞其踰汶則死也，或本蓋誤。云：汶水在魯北者，《漢書·地理志》云：『琅邪郡朱虛東泰山，汶水所出，東至安丘入維。』」①又泰山郡萊蕪縣云：『禹貢：汶水所出，西南入沛。』桑欽所言一案，鄭此注云在魯北，則謂入沛之汶也。其水出今山東萊蕪縣，西南流入運河。其出東泰山之水，水經謂之東汶水，出今沂水縣沂山，東流至安丘縣入維，②與此別。賈疏云：『汶陽田或屬齊，或屬魯，是齊南魯北，故云魯北也。殷敬順列子釋文引此經注云：『先儒相因，以爲魯之汶水，皆大誤也。』案《史記》汶與嶧同武巾切，謂汶江也，非音問之

【疏】「鄭之刀」者，以下明地各有所宜也。《春秋釋例·土地名》云：「鄭，滎陽宛陵縣西南有新鄭城。」案：鄭都在今河南許州府新鄭縣。《說文·刀部》云：「刀，兵也。」云「宋之斤」者，《土地名》云：「宋，梁國睢陽縣也。」案：宋都在今河南歸德府商丘縣南。《說文·斤部》云：「斤，斫木也。」《釋名·釋用器》云：「斤，謹也。版廣不可得削，又有節，則用此斤之，所以詳謹令平滅斧跡也。」云「魯之削」者，《土地名》云：「魯，魯國魯縣。」案：魯都在今山東兗州府曲阜縣。削，詳《冶氏》疏。云「吳粵之劍」者，《土地名》云：「吳，吳郡吳縣。」案：今屬江蘇蘇州府。吳粵出金錫，利以爲劍，故《莊子·刻意篇》云「干越之劍」，彼《釋文》引司馬彪云「干，吳也，吳越出善劍」是也。劍，詳《桃氏》疏。

注云「去此地而作之，則不能使良也」者，言移其地之工及所產之材，至他所作之，則不能如其地所作之良也。江水云：「刀斤削劍，必用水淬，遷乎其地而弗能爲良，水性異也。」燕之角，荆之幹，舛胡之筈，吳粵之金、錫，此材之美者也。荆，荊州也。幹，柘也，可以爲弓弩之幹。舛胡，胡子之國，在楚旁。筈，矢幹也。禹貢：荊州貢橧幹栝柏及箇籛栝。故書筈爲筈。杜子春

云：「舛讀爲焚咸丘之焚，書或爲郃。舛胡，地名也。筈當爲筈，筈讀爲橧，謂箭橧。」【疏】「燕之角，荆之幹」者，角，牛角，與幹爲弓人六材之一。《列子·湯問篇》云：「燕角之弧。」《列女傳·辨通篇》：「晉弓工妻曰：臣夫造此弓，傳以燕牛之角。」《御覽·兵部》引綦母邃注云：「燕角善。」《爾雅·釋地》云：「北方之美者，有幽都之筋角焉。」燕於《職方氏》九州屬幽州。云「舛胡之筈」者，筈，唐石經作「筈」，誤，詳後。云「吳粵之金錫」者，即《職方氏》揚州「其利金錫」，吳粵於《職方》屬揚州也。注云「荆，荊州也」者，《職方氏》云「正南曰荊州」是也。云「幹，柘也，可以爲弓弩之幹」者，《說文·木部》云：「幹，築牆耑木也。柘，桑也。」案：幹即幹之隸變。幹本爲楨幹，段借爲弓材之名。《弓人》云：「凡取幹之道，柘爲上。」故知幹即爲柘也，詳《弓人》疏。云「舛胡，胡子之國，在楚旁」者，《左·襄十八年傳》：「胡子朝于晉。」杜注云：「胡子，楚屬也。」《釋例·土地名》云：「汝陰縣西北有胡城。」案：今安徽潁州府阜陽縣西北有故胡城，即此。又《釋例》附唐人《盟會圖疏》云：「胡在豫州鄆城」，則在今河南許州鄆城縣，與杜說異，未知孰是。左傳：「胡子國不云舛胡，其說亦未聞。」云「筈，矢幹也」者，《矢人》注義同，別於上幹爲弓幹也。引《禹貢》：荊

州貢樺幹栝柏及籊籊栝者，證幹筍之材出荆楚也。阮元云：「釋文：栝作枯，云「音戶」，尚書作栝，音同」。然則今注作栝，爲改同《尚書》，非也。」案：阮說是也。《說文·木部》引《書》亦作「枯」，與陸本合。樺，今《書》作「栝」，樺卽栝之或體，詳《大宰》疏。籊，今《書》作「籊」，卽籊之古文。賈疏云：「按《禹貢》，荊州貢樺幹栝柏及籊籊栝，三邦底貢。注云：「樺、幹、栝、柏，四木名。幹，栝幹。籊籊，聆風。栝，木類。周之始，肅慎氏貢栝矢石簞。此州中生聆風與栝者衆多，三國致之。」云「故書筍爲筍」者，此字形之誤，段玉裁據唐石經改筍爲筍，云：「注中筍字今本皆作「筍」，而唐石經經文作「妨胡之筍」，蓋正依故書，可藉以正注中筍字之誤。」①「可」與「句」相亂，如《尚書》「盡執柯」，或作「執拘」。《說文》許敘云：「俗謂苛之字止句。」荷水，《續漢書·郡國志》注作「荷水」，皆其類也。」姚文田云：「此注兩筍字，當並作「筍」。《釋文》於《梓人》「爲筍虞」，始云「爲筍，息允反，本又作筍」，而此不發音，爲此注不作筍，以是明之。」案：筍，唐石經作筍，與筍字形聲尤近。段、姚諸家，並據彼謂注兩筍字當作「筍」，徐養原、馮登府校同，其說是也。但石經經文作「筍」，則與《矢人》不合，唐刻例不違鄭，何得破筍爲筍。此經與《儀禮》，凡筍字皆不作筍，

足明其非。況字書筍字無古老反之音，《五經文字》筍字注亦止云見《爾雅》，不云見《考工記》，足證陸德明、張參所見經本不作筍。蓋石經筍字雖可藉以正此注之譌文，而正文則自當作筍，彼自是涉注而誤。黃以周云：「唐石經作妨胡之筍，猶《弓人》「謂之參均」作「謂之不參均」，一從故書改，一從司農說，皆有經之失當者也。」杜子春云：「妨讀爲焚，咸丘之焚」者，焚咸丘，《春秋》桓七年經文。段玉裁改「讀爲「讀如」，云：「妨讀如焚，擬其音耳。案：段校是也。云「書或爲邠」者，妨邠同聲段借字。云「妨胡，地名也」者，杜不詳妨胡地所在，胡承珙、陳奐並謂妨卽汝墳。《詩·召南·汝墳》毛傳云：「汝，水名也。墳，大防也。」《漢書·地理志》：「汝南郡汝陰，故胡國，莽曰汝墳。」是汝墳卽胡地。墳，《說文·土部》作坻，云「大防也」。胡、陳說不爲無徵。但墳爲大防，則非胡地之專名，而《爾雅·釋水》又云「汝爲潰」，郭注亦引《詩》爲釋。《水經·汝水》鄭注以潰爲汝水之別，卽今鄆城之大澗水，與唐人說胡國在鄆城者同處。若然，妨或當爲潰之借字。又此經妨或作「邠」，《周書·度邑篇》說武王在殷郊，升汾之阜，以望商邑。汾本亦作

①「筍」原訛「筍」，據楚本改。

「邠」。《史記·周本紀》作「邠」。《續漢·郡國志》襄城有汾丘，即此，其地亦在今許州，與鄆城之胡相近。洪頤煊又謂《籥章》「邠簫」，先鄭云：「邠國之地竹，邠通作邠，其地產竹，或亦可以爲筍。」俞樾復據《爾雅·釋地》云：「西至邠國」，《說文》作「汎」，云「西極之水」，邠胡蓋西戎國名。以上諸義，於聲類似皆可通，而未能決定，姑並存之，俟學者攷焉。云「筍當爲筍」者，筍，段徐校亦並改爲「筍」。黃以周云：「以《矢人》筍厚及相筍諸文決之也。」云「筍讀爲藁」，謂「藁」者，此正故書筍爲筍，而又讀爲藁也。《矢人》注云：「筍讀爲藁，謂矢幹，古文假借字。」彼故書，今書並作「筍」，故徑讀爲藁。此故書爲「筍」，<sup>①</sup>與藁形聲並遠，故必正其字而後讀爲藁，杜、鄭義同也。黃以周云：「此與《鄉師》譬當爲殿，又讀爲屯，《替矇》帝當爲定，又讀爲奠同例。」案：黃說是也。藁，舊本並誤「藁」。惟汪道昆本及監本、黃丕烈校本作「藁」，與宋本《釋文》合，今從之。《夏官·敘官》：「藁人先鄭注云：「藁讀爲芻藁之藁，箭幹謂之藁。」足證此注當作藁也。段玉裁云：「筍與藁異部雙聲也。」《夏官》注云：「箭幹謂之藁。」蓋不藁字引申爲矢幹字。《說文》無筍，蓋以幹字藁字包之。」案：段說是也。凡藁藁二字，《釋文》音讀迥異，詳《夏官·敘官》疏。天有時以

生，有時以殺，草木有時以生，有時以死，石有時以泐，水有時以凝，有時以澤，此天時也。言百工之事當審其時也。鄭司農云：「泐當如再扞而後卦之扞，泐謂石解散也。夏時盛暑大熱則然。」【疏】天有時以生，有時以殺者，此論天時各有所宜也。殺，下篇《矢人》、《梓人》、《匠人》、《弓人》並作「綱」，字例與此不同，未詳。云「水有時以凝，有時以澤」者，《釋文》云：「澤音亦，李音釋。」案：李音是也。澤釋聲類同，古通用。《說文·采部》云：「釋，解也。」《淮南子·詮言訓》云：「夫水向冬則凝而爲冰，迎春則釋而爲水。」《國語·齊語》說「云」審其四時，韋注云：「言四時各有所宜，謂死生凝釋之時也。韋即本此經，亦以澤爲釋，是其證也。」注云：「言百工之事，當審其時也」者，此泛論天時之殊異，以明「工之事」之亦然。鄭司農云「泐讀如再扞而後卦之扞」者，《易·繫辭》文。卦，今《易》作「掛」，《易釋文》引京氏本作「卦」，即先鄭所據也。段玉裁云：「此擬其音也。」云「泐謂石解散也」者，段玉裁云：「《說文·水部》曰：「泐，水石之理也，從水

①「筍」原訛「筍」，據楚本改。

防「引」周禮「石有時而泐」，謂石如其理而解散，猶水之依其理也。防，地理也，從防，會意。云「夏時盛暑大熱則然者」，春秋經露·循天之道篇云：「陰陽之會，夏合南方，而物動於上爲熱，則焦沙爛石。」蓋夏時暑熱大盛，則日暎氣漲，石爲之泐也。凡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設色之工五，刮摩之工五，搏埴之工二。攻，猶治也。搏之言拍也。埴，黏土也。故書七爲「十」，刮作「挽」。鄭司農云：「十當爲七。挽摩之工謂玉工也。挽讀爲刮，其事亦是也。」【疏】凡攻木之工七者，以下記六工之凡數也。云「設色之工五」者，《說文·言部》云：「設，施陳也。言以采色施陳於素物之上。」五疑當爲四，詳後疏。云「搏埴之工二」者，搏，唐石經作「搏」，《釋文》同，誤也。今據宋余仁仲本、建陽本及嘉靖本正。詳後。注云「攻猶治也」者，《瘍醫》注同。《說文·支部》云：「攻，擊也。」引申爲攻治。《瘍醫》注不云猶者，文略。云「搏之言拍也」者，搏，《釋文》亦作「搏」，云：「李音團，劉音博。」戴震云：「團音當手旁專，搏音手旁專，絕然二字，譌溷莫辨。」鄭注搏之言拍，取音聲相邇爲訓，拍古音滂各反。《釋名》云：「拍，搏也，手搏其上也。」又云：

「搏，博也，四指廣博，亦似擊之也。」據此，定從博音。「阮元云：「按注，則當從劉昌宗音博。」李軌音團，《釋文》、唐石經作「搏」，誤也。段玉裁云：《說文·手部》：「搏，索持也。拍，拊也。」是搏之本義不訓拍，故鄭以「之言」通之。」案：戴、阮、段說是也。凡注云某之言某者，多依聲爲訓，若《天官·敘官》注云「膳之言善」，「庖之言苞」，並其例也。此注搏拍聲相近，若作搏，則與拍聲義俱遠，足證其非。《說文·手部》云：「拍，拊也。」拍與拊同。此云搏埴，即《瓶人》注所謂拊泥也。賈疏云：「以手拍黏土以爲埴，乃燒之。」云「埴，黏土也」者，《說文·土部》同。《草人》：「埴埴用豕」，注亦云：「埴埴，黏土者。」《荀子·性惡篇》云：「故陶人埴埴而爲器。」《莊子·馬蹄篇》云：「陶者曰：我善治埴。」《釋文》引司馬彪云：「埴土可以爲陶器。」云「故書七爲十」者，徐養原云：「七十形相似，《轉人》：「軌前十尺」，十或作七，與此互誤。」又《漢隸字源》：「孔廟置卒史碑，元嘉三年三月廿十日，袁君碑有十國之謀義，皆作七」，是漢人每以十爲七。云「刮作挽」者，段玉裁云：「完聲，昏聲，合音最近。」《檀弓》：「華而阮」，注云：「說者以阮爲刮節目，字或爲刮。」可相參證。鄭司農云「十當爲七」者，下文舉攻木之工凡七，故先鄭據以校正。《孟子·滕文公篇》趙注亦



云：「《周禮》攻木之工七，從先鄭讀也。然增輶人則當爲八，此說未審。云：「挽摩之工謂玉工也者，以五工首玉人也。實則五工之中，椰人、矢人治木，雕人治骨角，磬氏治石，不皆玉工，先鄭偏舉一耑爲釋耳。《爾雅·釋器》云：「金謂之鏤，木謂之刻，骨謂之切，象謂之磋，玉謂之琢，石謂之磨。」一切經音義引《爾雅》磨作摩。案：磨卽摩之段字。《釋器》所說六事，約言之通得爲刮摩矣。云：「挽讀爲刮，其事亦是也」者，說文·刀部云：「刮，揩杷也。刷，刮也。刮刷卽揩杷引中之義。段玉裁云：「謂刮刷之事，亦正是玉工所爲也。臧琳云：「說文·手部：無挽字，惟《刀部》有利字，云：「刺也，一曰齊也。」「二禮當用此字，摩刮節曰，正齊之意。古元完同聲，因誤作皖，或作挽也。案：臧說亦通。挽俗字，說文不收，蓋亦同先鄭讀。攻木之工，輪、輿、弓、廬、匠、車、梓。攻金之工，築、冶、鳧、櫟、段、桃。攻皮之工，函、鮑、鞞、韋、裘。設色之工，畫、績、鍾、筐、幌。刮摩之工，玉、椰、雕、矢、磬。搏埴之工，陶、瓶。事官之屬六十，此識其五材三十二，略記其事耳。其曰某人者，以其事名官也。其曰某氏者，官

有世功，若族有世業，以氏名官者也。廬，矛戟矜秘也。《國語》曰「侏儒扶廬」。梓，榎屬也。故書雕或爲舟。鄭司農云：「輪、輿、弓、廬、匠、車、梓，此七者攻木之工，官別名也。《孟子》曰「梓匠輪輿」。鮑讀爲鮑魚之鮑，書或爲鮑。《蒼頡篇》有「鞞」。鞞讀爲歷運之運。幌讀爲芒芒禹迹之芒。椰讀如巾櫛之櫛。瓶讀爲甫始之甫。埴，書或爲植。杜子春云：「雕或爲舟者，非也。玄謂瓶讀如放於此乎之放。《疏》：「攻木之工，輪、輿、弓、廬、匠、車、梓者，此記六等工之細目也。」云：「攻金之工，築、冶、鳧、櫟、段、桃者，《釋文》云：「櫟，古栗字。」案：詳《籩人》疏。云：「攻皮之工，函、鮑、鞞、韋、裘者，《釋文》云：「鞞，本或作鞞。案：鞞正字，鞞或體，詳後疏。云：「設色之工，畫、績、鍾、筐、幌者，嚴可均云：「幌當作幌，《說文》有幌無幌。五經文字：「幌又作恍，見《周禮》，則張所見正本，又作本，皆不從艸。治讓案：幌卽幌之別體，雖與《說文》不同，然《釋文》及賈疏本並已如是。五經文字疑當作幌又作幌，張參在陸、賈後，不應未見作幌之本。且若如今石本下字作恍，則是譌文，張氏又不宜絕無辯證矣。云「刮摩之工，

① 原「也」字誤重，據楚本刪。

玉、珣、雕、矢、磬」者，嚴可均云：「彫作雕，隸借。」說文：「彫，琢文也。雕，斲也。」隸釋載劉寬碑「疾雕飾」，漢時已通用。下《雕人》，釋文「雕本亦作彫」，則本字矣。云「搏埴之工，陶、甒」者，陶正字當作「匱」。《說文·缶部》云：「匱，瓦器也。古者昆吾作匱。經典通借陶爲之。」書·梓材釋文引馬融《書注》云：「治土器曰陶。」甒，從瓦方聲，唐石經譌「甒」，今從宋本及嘉靖本正。陳祥道謂：「經設色之工五，而其實則四；攻木之工七，而其實則八。於輪、輿、弓、廬、匠、車、梓之外，遺輞人；而誤分畫績爲二。案：此經各工都數與職事不相應，信如陳說。據上注故書本作「攻木之工十」，先鄭破爲七，則漢時經本已無輞人，不知何以前後絕不檢照，竊所未詳。程瑤田則謂標曰無輞人，而云輞人爲輞，恐輿人之誤，蓋從輪輞宜從輿也。案：以輞人兼及任正之園，後鄭釋以輿輞證之，則程說可通。但去輞人而以畫績爲一，則止二十九工，於注三十工之數又有所闕。竊疑鄭意畫績實當分爲二工，故於此五工絕無校議，而《司服》注引《績人職》，或當別有畫人，故書並列二工，而與韋裘同闕。今存一經，乃并二工而總記其事，故曰畫績之事，猶《甒人職》末亦通舉陶甒之事也。如是，則經文無脫無誤，於義得通。但以闕誤已久，臆說無

徵，未敢質也。凡工官名義，並詳本職疏。又《曲禮》說天子六工曰：「土工、金工、石工、木工、獸工、草工，典制六材。」鄭彼注云：「此殷時制也。周則皆屬司空，土工、陶、甒也；金工、築、冶、鑄、桌、段、桃也；石工、玉人、磬人也；木工、輪、輿、弓、廬、匠、車、梓也；獸工、函、鮑、鞞、韋、裘也。唯草工職亡，蓋謂作萑葦之器。」案：彼六工無設色，而別有草工，與此異。竊謂萑葦草器，其用甚少，不必專設一工。今攷《說文·艸部》云：「草，草斗，櫟實也。」草爲櫟實正字，其物可染帛，疑染工或可謂之草工，亦即設色之工也。若然，彼六工與此正相符合，儻可備一義與？注

云「事官之屬六十一者，據《小宰》六屬文。云：此識其五材三十工，略記其事耳」者，即《鄭目錄》所謂前世識其事者記錄以備大數者也。凡此三十工，各有所隸之官，如《梓人職》有梓師，《鄉師職》有匠師，即梓匠一工之長。亦有給事它官者，如玉府有工八人，即此玉人；巾車有工百人，即此輪人之等是也。云「其曰某人者，以其事名官也」者，賈疏云：「匠人、梓人、鞞人、鮑人之類是也。此等直指其事上爲名也。」《曲禮》孔疏引賈云：「凡言人者，終其身也。」與鄭略異。云「其曰某氏者，官有世功，若族有世業，以氏名官者也」者，《左》隱八年傳云：「官有世功，則有官族。」

杜注云：「謂取其舊官之稱以爲族。」《曲禮》疏引干寶云：「凡言氏者，世其官也。」與鄭說同。賈疏云：「其曰某氏者，其義有二：一者，官有世功，則以官爲氏，若韋氏、裘氏、冶氏之類是也；二者，族有世業，以氏名官，若覺氏、桌氏之等是也。」案：賈蓋謂覺桌等職官名，與職事不甚相應者，皆由族有世業，即以族爲官名，鄭意或當如是。然三十工皆當世業，何以惟九工以氏名官，鄭說不甚通。竊謂此經諸工，亦皆隨事立名，與五官官名，同無定例，不必強爲之說，詳《天官·敘官》疏。云「廬，矛戟矜秘也」者，《說文·矛部》云：「矜，矛柄也。」詳前疏。引《國語》曰「侏儒扶廬者，廬，舊本作，廬」，與今本《國語》同，今從明刻注疏本正。此《晉語》胥臣對文公語，韋注云：「扶，緣也。廬，矛戟之秘，緣之以爲戲。」廬，《王制》孔疏引《國語》亦作「廬」，又引舊注云：「廬，戟柄也。」《說文·竹部》引《晉語》又作「簾」，簾正字，廬廬並同聲段借字。云「梓，榿屬也」者，《釋文》云：「榿字或作檟。」案：《爾雅·釋木》云：「槐小葉曰榿。」郭注云：「槐當爲榿，榿細葉者爲榿。」又云「椅梓」，注云「即榿」。《說文·木部》云：「梓，榿也。檟，榿也。檟與榿字同，故鄭以梓爲榿屬。」釋木：別有「栢山榿」，則又榿之別種。云「故書雕或爲舟者，段玉裁云：

「雕從周聲，故古文假借舟爲之，此亦上文『舟』作『周』之類也。以學者不能通，故皆從今書。」鄭司農云「輪、輿、弓、廬、匠、車、梓，此七者攻木之工，官別名也者，舉此以見三十工，皆爲司空屬官之工也。」引《孟子》曰「梓匠輪輿」者，《滕文公篇》文，證木工有此諸名。云「鮑讀爲鮑魚之鮑」者，《籒人》有「鮑魚鮑」。段玉裁云：「讀爲『當作，讀如』，謂其音同也。」案：段校是也。云「書或爲鞞」者，謂故書或本也。《鮑人》本職注義同。段玉裁云：「鞞正字，鮑同音假借字。」《說文·革部》曰：「鞞，柔革工也，從革包聲，讀若朴。」《周禮》曰「柔皮之工鮑氏」，鮑即鮑也。」許所據《周禮》字亦從魚。《史記·宋世家》：「昭公弟鮑革，賢而下士。」此取攻皮之事爲名也。論讓案：《墨子·節用中篇》云「輪車鞞鞞」，鞞亦鞞之同聲假借字。又《非儒篇》云「鮑函車匠」，則與此經字同。云《蒼頡篇》有「鞞鞞」者，證攻皮字當從鞞爲正也。舊本「鞞」譌「鞞」，宋余本、附釋音本、注疏本並作「鞞」，與《釋文》合，今從之。正字當作「鞞」，《說文·革部》云：「鞞，柔革也，從北、皮省、雙省。此下隸變從允，亦譌。」賈疏云：「按漢·藝文志：『蒼頡』有七章，秦丞相李斯所作。《鞞鞞》是其一篇，內有治皮之事，故引爲證也。」段玉裁云：「蒼頡篇有『鞞鞞』者，謂其篇內

有此二字。云：「鞞讀爲歷運之運者，段玉裁云：『此「讀爲」當作「讀如」，其音同耳。』《說文·革部》曰：「鞞，攻皮治鼓工也，從革軍聲，讀若運，或從革作鞞。』案本職曰「鞞書或作鞞」，而《說文》云「鞞或作鞞」，《革部》無鞞字，蓋與司農所據異。案：段校亦是也。《祭統》云：「鞞者，甲吏之賤者也。」注云：「鞞，周禮作鞞，謂鞞磔皮革之官也。鞞、鞞、運、聲類並同。鞞字又作鞞，《墨子·節用篇》「鞞」，王念孫謂鞞即鞞之音轉是也。云「鞞讀爲芒芒禹迹之芒芒者，賈疏云：『襄四年《左氏傳》、魏絳請和諸戎，云：『芒芒禹迹，畫爲九州，經啓九道。』引之者，亦取音同耳。』」段玉裁云：「讀爲」當作「讀如」，《說文·巾部》曰：「鞞，設色之工，治絲練者，讀若荒。」案：段校是也。芒荒聲類同。云「鞞讀如巾櫛之櫛」者，段玉裁云：「謂其音同也。鞞字《說文》不載，蓋古文櫛字，節亦即聲也。」云「瓶讀爲甫始之甫者，段玉裁云：「『讀爲』當作「讀如」，瓶從瓦方聲，方與甫雖雙聲而不同部，故鄭君易之。」案：段校亦是也。云「埴書或爲埴」者，段玉裁云：「此同音假借也。」徐養原云：「埴即徐州土赤埴之埴，亦作埴，說詳《弓人》。或亦通作埴，《儀禮·鄉飲記》「五職」，今文或作埴是也。職即埴也。《禹貢》「赤埴」，鄭作「哉」，見《釋文》。《杜子春》云「雕或

爲舟者非也者，杜定從今書作雕，故席故書之非，使學者無疑也。云「玄謂瓶讀如放於此乎之放」者，賈疏云：「隱二年「無駭人極」，《公羊傳》曰「疾始滅也，始滅放於此乎」是也。」案：放，何本《公羊傳》作「昉」。隱五年傳「始僭諸公，昉於此乎」，隸釋「載漢石經昉作「放」。昉俗字，《說文》所無，當從賈引作放爲正。鄭《詩譜》亦云「詩之道放於此乎」，何本不足據。鄭言此者，亦以聲兼義。《曲禮》孔疏云：「瓶取放法之名也。」段玉裁云：「《說文·瓦部》云：「瓶，周家搏埴之工也。讀若抵破之抵。」抵破二字疑即「放於」之誤。」有虞氏上陶，夏后氏上匠，殷人上梓，周人上輿。官各有所尊，王者相變也。舜至質，貴陶器，甗大瓦棺是也。禹治洪水，民降丘宅土，卑宮室，盡力乎溝洫而尊匠。湯放桀，疾禮樂之壞而尊梓。武王誅紂，疾上下失其服飾而尊輿。【疏】「周人上輿」者，王宗淩云：「自此至「登下以爲節」，乃輪輿輶車四職之總敘。」注云「官各有所尊，王者相變也」者，《廣雅·釋詁》云：「尚，上也。尊，尚，高也。」尚上義同。王者受命，必易器械，故制器之官所尊尚亦異也。云「舜至質，貴陶器」者，賈疏云：「按《禮記·表記》云：「虞夏之文，不勝其

質，殷周之質，不勝其文。」謂上代質，後代文，若以文質再而復而言，則虞又當質，故云至質。瓦器又至質，故《禮記·郊特牲》云「器用陶冶」。是祭天地之器，則陶器爲質也。以代當質，故用質器也。」云「甗大瓦棺是也」者，《禮器》云「君尊瓦甗」，孔疏謂卽《燕禮》「公尊瓦大」是也。《明堂位》云「秦有虞氏之尊也」。注云：「秦用瓦。彼釋文：『秦一作大』，字通。《司尊彝》謂之大尊，詳彼疏。《檀弓》云「有虞氏瓦棺」，注云：「有虞氏上陶。」《御覽·禮儀部》引譙周《古史考》云：「舜作瓦棺。甗大瓦棺並虞制，故鄭引以證上陶之法。云「禹治洪水，民降丘宅土，卑宮室，盡力乎溝洫而尊匠」者，「降丘宅土」，《書·禹貢》文。「禹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論語·泰伯》篇文。明匠掌爲宮室溝洫，故夏上之也。云「湯放桀，疾禮樂之壞而尊梓」者，王宗淩云：「梓人所爲筭虞樂器也；勺爵觚侯，禮器也。」云「武王誅紂，疾上下失其服飾而尊輿」者，賈疏云：「紂之無道，臣下化之，無尊卑之差，失其服飾。但車服者，顯尊卑之差，故周公制禮，尊上於輿也。」故一器而工聚焉者，車爲多。周所上也。【疏】故一器而工聚焉者，車爲多者，說文·車部云：「車，輿輪之總名也。夏后時，奚仲所造。此家上而論上輿之法。賈疏云：「謂有輪人，

輿人，車人，就職中仍有輿人，是一器工聚者車最多於餘官也。」詒讓案：「工謂工官也。《左》定元年傳云：「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爲夏車正。」是夏時已有掌車之官，但工不如周之備。《呂氏春秋·君守篇》云：「今之爲車者，數官而後成。《淮南子·主術訓》云：「故古之爲車也，漆者不畫，鑿者不斲，工無二伎，士不兼官，各守其職，不得相姦。」並與此經義同。注云「周所上也」者，謂以一代所尚，故其制特詳也。車有六等之數：車有天地之象，人在其中焉。六等之數，法《易》之三材六畫。【疏】注云「車有天地之象，人在其中焉」者，卽後文「軫方象地，蓋圓象天」是也。云「六等之數，法《易》之三材六畫」者，賈疏云：《易·說卦》云：「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材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兼三材者，天有陰陽，地有柔剛，人有仁義。三材六畫，一材兼二畫，故車之六等法之也。一案三材，材，《詩·鄘風·伯也》孔疏引作「才」，與《易·說卦》合，當從之。賈上冠禮疏引鄭《易》注云：「三才，天地人之道。六畫，畫六爻。此疏卽本鄭彼注義。車軫四尺，謂之一等；戈秘六尺有六寸，既建而地，崇於軫四

尺，謂之二等；人長八尺，崇於戈四尺，謂之三等；及長尋有四尺，崇於人四尺，謂之四等；車戟常，崇於及四尺，謂之五等；酋矛常有四尺，崇於戟四尺，謂之六等。此所謂兵車也。軫，輿後橫木。崇，高也。八尺曰尋，倍尋曰常。及長丈二，戈、及戟、矛皆插車輪。鄭司農云：「地讀爲『倚移從風』之移，謂著戈於車邪倚也。酉發聲，直謂矛。」

【疏】「車軫四尺」者，由軾厚加軾轢崇數計之，文具於後。云「戈秘六尺有六寸，既建而地崇於軾四尺者，一地下，鮑人注引有之字，未知孰是。《釋文》云：「崇，本亦作古密字。」案：《漢書·郊祀志》顏注亦云：「密，古崇字。」然此即崇形聲上下互易，非古今字也。《說文·山部》崇重文無密於前，經五篇並用古字作「于」，此記上下篇並作於，疑經記字例本不同，鄭、賈各仍其舊，非傳寫之誤也。後不備校，建而地者，鄭《大射儀》注云：「建猶樹也。」戈秘長六尺六寸，地建高於軾四尺，則減於直建者二尺六寸也。

注云「此所謂兵車也」者，即《車僕》之五戎車，王及軍將以下至卒兩所乘皆是也。《少儀》云：「乘兵車，出先刃，入後刃。」亦據建兵言之。賈疏云：「此六等，軾一人

一之外，兵有四等。此謂前驅車所建，故《詩》云「伯也執殳，爲王前驅」，彼注引此文爲證，明此是前驅所建可知。案：賈說非也。此四等兵所建，自是兵車之通法，《詩箋》引證執殳耳，非謂建兵專屬前驅車也。其平時乘車雖不建兵，然亦建戈盾，故司戈盾云：「軍旅會同，建乘車之戈盾。但無矛戟及等，故乘車六尺有六寸，加軾轢亦得爲四尺，而不得備此六等也。」云「軾輿後橫木」者，《輿人》注及《說文·車部》、《國語·晉語》韋注、《方言》郭注並略同。而鄭後章「加軾與轢」注又云輿也，義與此小異。徐養原云：「軾之本義，專指車後橫木，以其爲輿之本，言輿者多舉以言之，故輿牀及兩旁通謂之軾矣。《說文》云：「軾，車軾前也。」鄭注《輿人》云：「軾謂輿下三面之材，轎式之所對。」然則輿之兩旁，或因乎前面，通謂之軾，或因乎後面，通謂之軾，本無定名。惟前軾後軾，則不可互易。《小戎》疏謂車前有軾，謬矣。記軾凡五見，其別有三：六分其廣，以一爲之軾圍，輿後橫木也；加軾與轢，軾方象地，輿也；五分軾間，弓長底軾，兩旁也。」江水云：「軾本車後橫木之名，《輿人》六分車廣，以其一爲之軾圍是也。及其載於轢上，則通輿下四面皆可謂之軾。此言加軾與轢，後言弓長四尺謂之底軾，又言軾方象地是也。猶之式本有其木，而

隧前三分之一之處亦得通謂之式也。鄭珍云：「輿後橫木名軫，本以紵轉爲稱。《小雅》、《方言》並云軫謂之枕，《釋名》亦以軫爲枕。以枕是薦首之物，車由此登，卽以此爲首，名枕止取首意，亦緣與軫同聲。《毛詩》謂之收者，是指輿下四方，故得以深淺言，名收，蓋取收固車箱意。軫自是輿後橫木專名，軾自是輿下三面材專名。軫名可通於軾，軾名不可通於軫。以輿下輿後高度如一，故可以軾包之。軾者範輿，軾固不範輿也。康成注軾凡三處，此云「軾與後橫木者」，著其主名也。四面高同，言專處餘可見矣；下「加軾與轆」云「軾，輿也」者，以經通言四面也；「輿人」云「軾圍」云「軾，輿後橫者」，以軾軾異圍，經所明是後橫者之度，其軾圍在「輿人」，故宜別言之也。案：徐、鄭說是也。云「崇，高也者，《爾雅·釋詁》文。後注及《流人》、《梓人》、《匠人》注並同。云「八尺曰尋，倍尋曰常」者，《廬人》注同。《說文·寸部》云：「度人之兩臂爲尋，八尺也。」《小爾雅·廣度》云：「四尺謂之仞，倍仞謂之尋，尋，舒兩肱也，倍尋謂之常。案：《小雅》說仞四尺，誤，其尋常度數，則與此同。車戟長二尋，故《說文·戈部》引《周禮》戟長丈六尺。《吳子·圖國篇》云「爲長戟，丈四尺，短戟，丈二尺」，竝與此不合。《釋名·釋兵》云：「車戟曰常，長丈六尺，車上

所持也。八尺曰尋，倍尋曰常，故稱常也。」則本此經而失其義，蓋劉氏之謬也。云「戈長丈二」者，尋八尺，尋有四尺則丈二尺也。爰制詳《司戈盾》疏。云「戈爰戟矛皆插車輪」者，插，葉鈔宋本《釋文》作「捷」。案：捷與插古通用。《士冠禮·捷柶輿》，《釋文》「捷本作插，是其證。廬人」注亦云「晉矜所捷也」，《釋文》本是也。《釋文》云：「輪，車傍也。」義本《說文》。賈疏云：「皆當以鐵圍範，邪置於輪之上下，乃插而建之。容出先刃入後刃言之，一則邪向前，一則邪向後，乃可得也。」戴震云：「車輪外設局，戈爰戟矛所建。」程瑶田云：「四兵之插車輪也，惟戈迤之，其餘爰戟矛三兵，竝直建不迤。鄭珍云：「輪，《說文》云「車傍也」，則注云插車輪者，止謂插車之兩旁耳，自是插於外圍。以《詩》詠二矛例之，知四兵左右皆有矣。釋賈氏意，似是以輪爲輿板，其鐵圍當釘在板上。以其說推之，四兵宜上下各有兩圍始固，又須有向後向前，則輿面有十六，將鐵圍布滿兩箱，絕無是理。案：經文計四兵崇數，惟戈是秘之迤高，爰戟矛皆直量其秘之實高。若都是斜建，其長短雖不齊，而斜之距，宜上下如一，乃彼此不相拒礙。秘六尺六寸者，斜之則高止四尺，以此數差之，至西矛，止得崇一丈二尺，皆不得如經所云。程以戈獨迤之，餘皆直插，先刃後

刃亦止戈乃如是，其說確矣。」又云：「車箱外三面皆有闌。三面材，自軌以外，尚寬四寸六分者，所以爲置闌地也。古人臨戎所需一切，皆宜在其左右。而隧前一分，爲人所憑立；隧後二分，又登降無常，如衛蒯聩九上九下，鄭丘緩有險必下推。可見皆不容置物其中，觸礙手足，故必於輿外爲闌焉，兵器旗物以插闌上，金鼓諸具陳在闌中，然後可進可戰，非徒孑然一箱也。記文不及之者，以非車正，橫直諸度皆可仿轎式消息之。其制以柱承平板，牽以橫木，交於轎式之梁柱，板上穿孔直軋下，釘鐵圍箠，以受插者，式外如式之長，轎外如轎之長，其名曰局。《西京賦》：「旗不脫局」，薛綜注：「局，闌也。謂建旗車上，有闌制之，令不動搖曰局，每門解下之。今此門高，不復脫局。」其說此制甚明。然則《左傳》宣十二年，「晉人以廣隊不能進，楚人碁之脫局，少進，馬還，又碁之拔旆投衡，乃出」，可知是旆插於局，楚人初教之脫去，晉人不從，迨復教，乃拔脫而投之耳。《正義》謂脫者是闌木，殊誤。服虔《左傳注》：「局，橫木校輪間。」蓋以局指左右闌，爲旆插其上。若其稱「曰車前橫木也」，是服前舊說爲指前闌建旆，與服異，要可證左右前三面闌木皆局也。此較輪間之闌，戈及戟矛建焉，所需諸物廢焉。又云：「車箱後面空虛，兩柱上宜牽以一橫木，

其轎始固，今既以人由此登下，不可以一橫礙之。則兩輪壁立，高過五尺，車行時必有戰抗不安之勢，又可以鐵圍範邪置轎之上下，插旗物兵器以益危之，如賈疏之說邪？故於理勢不能固之於內者，可以闌，使相扶相倚，固之於外。」案：兵車闌局之制，當如子尹所定，王宗淶、黃以周說略同。黃又據《漢書·成帝紀》顏注云：「校謂以木自相貫穿爲闌校」，證服說之校，亦近是。古兵車，乘車轎外咸有闌局，亦謂之闌，《墨子·貴義篇》云：「子墨子南遊使衛，闌中載書甚多」是也。兵車以四等兵環建局間，《呂氏春秋·悔過篇》載秦師過周，拘服回建，即謂是也。兵惟戈、迪、建、餘兵皆正建，程說得之。莊存與說同。《文選》張衡《東京賦》云：「立戈迪戛，戛與戟同。張賦與此正相反，文人屬辭，不爲典要也。鄭司農云：「迪讀爲倚，移從風之移者，《弓人》先鄭讀同。倚移從風，賈疏謂出司馬相如《上林賦》。案：今本《史記》本傳，「倚移」作「旖旎」，《漢書》作「倚柅」，《文選》作「倚柅」，並與鄭、賈所見本異。段玉裁云：「《說文》：「迪，袞行也。」戈邪倚，作「迪」是正字，與《上林賦》「倚移」之移音義同。倚移，今《史記》·《上林賦》作「旖旎」，《說文》於禾曰「倚移」，於旗曰「旖旎」，於木曰「倚柅」，皆謂阿那也。論讓案：「迪移聲近，字義略同。」《玉藻》：「手足毋移」，注云：「移之言靡



迪也。彼以靡迪釋移，與先鄭讀迪爲移可以互證。云：「謂著戈於車，邪倚也。」者，程瑶田云：「戈之迪也，非向前，卽向後。蓋六尺六寸之戈，迪之爲四尺，用股弦求句法，得句迪出者五尺一寸五分弱。若左右橫迪，加以車廣，共得丈有七尺，必遮塞道塗矣。」鄭珍云：「占戈制，刃部秘端，橫貫秘鑿，則秘端卽盡其長，故其崇止以秘計。車上所以斜插者，以其長止六尺六寸，若直插，則比人低一尺餘，其援胡正當肩臂之間，射御指揮，不無觸礙，故斜插之。若矛戟高出人上，迴不相干，詎須斜插乎？其插之之所，余思外闌扁木，廣亦無幾，其上不能差互爲孔，使邪正之秘得相交過。程氏以股弦求句，得句之進出者五尺二寸五分弱，計當在後軫前帆外。而直闌內處各釘一鐵闌，令斜向，與凡四鐵簋，皆足容戈鏹，先刃則插之軫，後刃則插之帆。如此則輿深四尺四寸，加軫廣四寸一分，帆外廣四寸六分，戈自鐵簋斜出闌之連較橫木傍闌內，以至高軫四尺之處，秘端略直帆軫之盡，比式雖高七寸，而以援胡向下，嚮出秘之上尚高，不至妨其磬控，亦不至登降相妨，於理勢庶有合乎？」云西發聲，直謂矛者，說文：「矛部」云：「矛，西矛也，建於兵車，長二丈。」《毛詩·秦風·無衣》傳云：「矛長二丈」，是經典單稱矛者，卽西矛也。《廬人》、《六建》及《司兵》

注說車五兵，並有夷矛。此無之者，夷矛不常用，故此唯舉西矛之度。鄭《廬人》注以西夷爲長短名，與先鄭異，詳《廬人》疏。又案：西矛夷矛並一刃直刺。《書·顧命》孔傳云：「惠，三隅矛。」孔疏引鄭注云：「戮瞿，蓋今三鋒矛。」《詩·秦風·小戎》毛傳云：「一公矛，三隅矛也。」彼諸矛並矛之別制，與兵車常建之西矛、夷矛不同也。車謂之六等之數。申言數也。【疏】注云「申言數也」者，賈疏云：「申，重也。」凡察車之道，必自載於地者始也，是故察車自輪始。先視輪也。自，從也。【疏】「凡察車之道，必自載於地者始也」者，王宗淶云：「此節敘記以輪人爲首之故，兼小車任載車言。」阮元云：「車者，輪輿輶之總名，而其用莫先於輪，是故察車自輪始。」《說文》曰：「有輻曰輪，無輻曰軫，」是輪又爲輻輳之總名矣。」注云「先視輪也」者，《文選·西京賦》薛綜注云：「察，視也。」《輪人》規、萬、縣、水、量、權六事，皆言眡，卽察輪之義。云「自，從也」者，《爾雅·釋詁》云：「從，自也。」凡察車之道，欲其樸屬而微至。不樸屬，無以爲完久也；不微至，無以爲戚速也。樸屬，猶附著堅固貌也。齊人有名疾爲戚者，《春秋傳》曰：「蓋以操之

爲已戚矣。」速，疾也。書或作「數」。鄭司農云：「樸讀如子南僕之僕。微至，謂輪至地者少，言其圜甚，著地者微耳。著地者微則易轉，故不微至無以爲戚數。」【疏】凡察車之道，欲其樸屬而微至一者，此卽謂察輪也。賈疏云：「此以下云車有善惡、高下、大小之宜。」程瑤田云：「輪人三材不失職，是最重者專在於牙，故曰「察車之道欲其樸屬而微至」。樸屬通謂三材，而微至則專重乎牙也。」注云「樸屬猶附著堅固貌也」者，《詩·大雅·棫樸》鄭箋云：「相樸屬而生。」《爾雅·釋木》「樸杓者」，郭注云：「樸屬叢生者爲杓。」《方言》云「樸，聚也」，郭注云：「樸屬，藁相著貌。」案：《方言》之樸，段玉裁改爲《說文·木部》「樸棗」之樸，云「樸樸」同，皆謂積密」是也。蓋樸屬，戚速，皆疊韻連語。《士冠禮》鄭注云：「屬猶著也。」云「齊人有名疾爲戚者」，《春秋傳》曰：「蓋以操之爲已戚矣」者，賈疏云：「按《公羊傳》，莊公三十年冬，齊人伐山戎。傳云：「此齊侯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司馬子曰：蓋以操之爲已蹙矣。」注云：「操，迫也。已，甚也。蹙，痛也。」鄭氏以蹙爲疾，與何休別。」阮元云：「賈疏引《公羊傳》作「蹙」，戚正蹙俗。」案：今本《公羊傳》亦作「蹙」，明注疏本竝改戚爲

「蹙」，則非。段玉裁云：「引《公羊傳》者，以證齊言。」云「速，疾也」者，《爾雅·釋詁》文。《弓人》先鄭注義同。云「書或作數」者，丁晏云：「《曾子問》「不知其已之遲數」，注「數讀爲速」。《樂記》「衛音趨數煩志」，注「趨數讀爲促速，聲之誤也」。《祭義》「其行也趨趨以數」，注「數之言速也」。又《漢書·賈誼傳》「淹速之度」，《史記》作「淹數」，徐廣曰「數，速也」。云「鄭司農云，樸讀爲子南僕之僕」者，賈疏云：「哀二年《左氏傳》云：「初，衛侯游于郊，子南僕。」引之者，取音同也。」王宗淶云：「《詩·既醉》「景命有僕」，毛傳云：「僕，附也。」樸僕聲同義近，故先鄭讀爲僕，而後鄭訓爲附著也。」云「微至謂輪至地者少，言其圜甚，著地者微耳」者，《祭義》注云：「微猶少也。」此據《輪人》云：「進而眡之，欲其微至也，無所取之，取諸圜也。」故知微至專屬輪至地言之，云「著地者微則易轉，故不微至，無以爲戚數」者，先鄭從或本作「數」，此亦明圜甚則利轉之義。輪已崇，則人不能登也；輪已庫，則於馬終占登地也。已，大也，甚也。崇，高也。齊人之言終古猶言常也。地，阪也。輪庫則難引。【疏】「輪已崇則人不能登也」者，賈疏云：「輪已崇，則過六尺六寸，軫卽過四尺，大

高，故人不能登也。」云「輪已庫，則於馬終古登阨也」者，  
 阨，《釋文》作「陴」，非。《說文》：「陴，一庫，一曰屋  
 卑。」通言之，輪卑亦得稱庫。賈疏云：「輪已庫則無六尺  
 六寸，軫即無四尺，天下，則馬難引，常似上阪也。」

注云：「已，大也，甚也」者，皆引申之義。鄭《檀弓》注云：「已  
 猶太也。」又云：「已猶甚也。」云「崇，高也」者，前注同。云

齊人之言終古猶言常也者，①此鄭據漢時方言釋之。

《文選》·吳都賦：劉逵注云：「終古猶永古也。」案：《楚  
 辭》·離騷：《九歌》·九章並有終古之語，則不獨齊人有此  
 語矣。云「阨，阪也」者，輶人注同。《爾雅》·釋地云：

「阪者曰阪。」郭注云：「阪陀不平。」案：陀即阨之俗。《說

文》·自部云：「阨，小岬也。」凡山小岬者，必阨陀寰下，故  
 因之阪之阨陀者，亦謂之阨。俗分別爲二音，故《釋文》載

劉昌宗音黨何反，李軌音他，並失之。惟徐邈音丈爾反，不  
 誤。云「輪庫則難引」者，王宗淩云：「輪庫則壓馬重，常若

登阨然。」故兵車之輪六尺有六寸，田車之輪

六尺有三寸，乘車之輪六尺有六寸。此以馬大

小爲節也。兵車，革路也。田車，木路也。乘車，玉路、金

路、象路也。兵車，乘車駕國馬，田車駕田馬。【疏】故兵

車之輪六尺有六寸，田車之輪六尺有三寸」者，鄭珍云：

「後文輪輿諸事俱不著尺寸，先出三車輪崇，明根數也。」王

宗淩云：「置六尺六寸、六尺三寸兩輪，以六觚率推之，兵

車、乘車輪周丈九尺八寸，田車輪周丈八尺九寸。以密率

推之，兵車、乘車輪周丈零七寸三分四釐五豪一秒一忽，

田車輪周丈九尺七寸九分三釐零三秒三忽。此輪周當依

密率算。如依六觚率算，則於輪崇之度必皆有所不足。」詒

讓案：此經及鄭注所算圓周、圓徑，並據六觚率，與《九章

算術》·方田篇《圓田率》同。法數雖疏，然古法本如是。圓

率自祖沖之以來，所推益密，非先秦、兩漢人所得聞也。今

於圓率周徑相求，並首列古法，以明經注之本義；而附著

密率，以窮法數之微焉。注云：「此以馬大小爲節也」

者，輶人注云：「國馬高八尺，田馬七尺。故此兵車、田

車亦視馬之大小，爲輪高下之節度也。」云「兵車革路也，田

車木路也，乘車玉路、金路、象路也」者，賈疏云：「皆據《巾

車》而言也。」云「兵車乘車駕國馬，田車駕田馬」者，《校人》

六馬：種馬、戎馬、齊馬、道馬、田馬、騶馬，注云：「玉路駕

① 下「言」原脫，據楚本補。

種馬，戎路駕戎馬，金路駕齊馬，象路駕道馬，田路駕田馬。下：輶人：「國馬之輶。」注：「國馬謂種馬，戎馬，齊馬，道馬。」故此亦云「兵車乘車駕國馬」也。《輶人》：「三輶，又有駕馬之輶。」阮元云：「記不言駕馬輪崇，然輶深既以七寸遞減，輪數亦必以三寸遞減，駕馬輪崇當六尺也。」案：依阮說，則駕馬輪崇與「車人：柏車同度與？」六尺有六寸之輪，輶崇三尺有三寸也，加軫與轆焉四尺也。人長八尺，登下以爲節。此車之高者也。軫，輿也。鄭司農云：「軾，車也。」轆讀爲旃僕之僕，謂伏兔也。玄謂軾，轂末也。此軾與轆并七寸，田車又宜減焉。乘車之軌廣，取數於此。軌廣八尺，旁出輿亦七寸也。【疏】：六尺有六寸之輪，輶崇三尺有三寸也。者，軾得輪全度之半也。賈疏云：「此經論軾崇四尺，不高不下之節。上云「兵車乘車輪高六尺六寸」，軾是軸頭，處輪之中央，故崇三尺有三寸。云「加軾與轆焉四尺也」者，以軾轆加軾崇之和數也。云「人長八尺，登下以爲節」者，據中人之度。《御覽·人事部》引《春秋元命苞》云：「陰極于八，故人旁八幹，長八尺。」經意以人長八尺，取其半爲輿軾之高度，則無不能登之患也。」注云：「此車之高者也」者，賈疏云：

「對田車是車之下者也。」云「軾，輿也」者，以此軾加轆軾之上，明通輿下四面材言之，不徒指後軾也。詳前疏。鄭司農云「軾，車也」者，車，書之隸變。《說文·車部》云：「書，車軸尚也。」大馭：杜注云：「軾，謂兩軾也。軾即書之或體，詳大馭疏。程瑶田云：「軾崇當輪崇之半，其數取節於軸圍之半徑，由是平出而達軸末，謂之書，是軾崇處也。」云「轆讀爲旃僕之僕」者，旃僕未詳。段玉裁云：「僕當作撲。《廣韻》：「撲，拂箬也。」漢人多用旃爲毬。毬撲者，以毬爲物，如今婦人之粉拍，「讀爲」當作「讀如」。案：段說亦通。云「謂伏兔也」者。即《輶人》「兔圍之兔也。戴震云：「伏兔謂之轆。《易·小畜》九三「輿脫輻」，《大畜》九二「輿脫輻」，《大壯》九四「壯于大輿之輻」。《說文》：「轆，車伏兔也。輻，車軸縛也。《釋名》：「履，似人履也。又曰伏兔，在軸上，似之也。又曰輻，輻，伏也，伏於軸上也。」按轆下有革以縛於軸，今《易·小畜》作輻，蓋傳寫者誤。」阮元云：「轆在輿底，而銜於軸上，其居軸上之高，當與輶圍徑同。至其兩旁，則作半規形，與軸相合，而更有一長足，少鏤其軸而夾鉤之，使軸不轉，鉤軸後又有革以固之。輿底有轆，則不至與軸脫離矣。」案：戴阮兩家說伏兔形制是

也。伏兔承輿下而加軸上，其正中與輶當兔圍徑同。其前後作半規形下銜軸者，鄭珍謂亦徑二寸二分，其說甚瑣。蓋其所銜者，正切軸半徑而止，則伏兔中方徑雖止三寸六分，共銜軸處則橢方徑五寸八分，兼得軸半徑之度。故此經亦止以軫轆加軾下半徑，而不必再計軾上半徑之度也，軾與輶略同。《易·小畜》孔疏引子夏傳云：「輶，車履也。」《易釋文》引鄭《易注》云「伏兔」。《左》僖十五年傳云：「車脫其輶。」孔疏引「子夏《易傳》」云：「輶，車下伏兔也。」今人謂之車履，形如伏兔，以繩縛於軸，因名縛也」。《廣雅·釋器》云：「轆、輶，伏兔也。是轆輶同爲伏兔之名。然以《易》言大輿之輶攷之，蓋輶爲大車之伏兔，轆爲駟馬車之伏兔，其用不同也。詳《車人》疏。云「玄謂軾，轂末也」者，卽《輪人》「賢軾之軾，謂轂末小穿也。鄭意軸末轂末並有軾稱，此言軾崇，取轂末半徑，求之卽得，不必如先鄭說別取軸末半徑也。李淳云：「車上之軾，一名而二物。其一爲車較之直木，橫木，《輿人》云「參分較圍去一以爲軾圍」是也。其一爲車軸之末出轂外者，《輪人》云「六尺六寸之輪，軾崇三尺有三寸」，又云「弓長六尺，謂之庇軾」，《大馭》云「右祭兩軾」，又《大行人》云「公立當軾」是也。其一

爲轂內之小穿，《輪人》云「五分其轂之長，去一以爲賢，去三以爲軾」是也。車闌之軾及轂穿之軾，注無異說，惟軸末之軾，後鄭頗有異說。軾崇三尺有三寸，先鄭云「軾，害也」，後鄭云「轂末也」，不從先鄭。然以軾崇而言，則軸在轂中，其徑圍小，六尺六寸之輪，可於軸末取半；若轂末，則其徑圍廣，其崇當不止三尺三寸矣。且云加軾與轆焉，轆在軸上，軾在轆上，其當指軸無疑。若轂末，則既不在軾下，且與轆迴不相涉矣。」案：李說是也。軸貫轂中，軸末半徑與轂小穿半徑高度雖同，而以轆所加言之，則軸末之訓與經文尤爲密合，後鄭之說自不如先鄭之切也。云「此軾與轆并七寸」者，以四尺減三尺三寸，餘七寸，爲并軾轆厚之度。江永云：「加軾與轆之數，軾方徑二寸七分有半，自軸心上至軾面，總高七寸。轂入輿下，左右軾在轂上須稍高，容轂轉，故軸上必有轆皮之。轆之圍徑無正文。《輿人》當兔之圍，居輶長十之一，方徑三寸六分。輶亦在輿下皮輿者，則兔圍與當兔等可知。軸半徑一寸二分，加轆方徑三寸六分，共高五寸八分。以密率算，轂半徑五寸一分弱，中間距軾七分強，可容轂轉。以五寸八分加後軾出轆上者約一寸二分，總高七寸也。輿板之厚，上與軾平，亦以

一寸二分爲率。後軫在輿下者，餘一寸五分半，軾踵爲缺曲以承之。算加軾與轆之七寸，當從軾算起。蓋軾在軸上必當與底相切，而兩旁伏兔亦必與軾齊平，故知軾之當兔圍必與兔圍等大。後不言兔圍者，因軾以見也。又云：「轆有二，設之蓋在軾內八寸間，以轂人輿下者亦七寸也。轆當連于輿，有兩木鉗軸，如今制軾之鉗軸，亦當如轆之制與？」案：伏兔圍徑之度，當與軾人當兔之度同，江說是也。至江氏說軾高，依《輿人》注「兵車軾圍尺一寸」，以正方之徑求之，得一寸七分五釐，加伏兔六寸三分半，再加以軸半徑二寸二分，則爲八寸五分半。較之記文七寸之度，贏一寸五分半。<sup>①</sup>故江氏必謂後軾人輿下者餘一寸五分半，乃適與贏高相消，而正合七寸之度也。鄭珍則謂軾圍橢方，云：「通考車制，知軾軾異圍。軾廣當四寸一分，軾廣當五寸八分，厚皆一寸四分。令四面上下齊平，故曰「軾方象地」，非正等方面而後軾獨下於軾一寸五分半也。其軸踵蓋平承軾下，有直木關固之，亦非爲缺曲。若爲缺曲，踵即不與軾後齊。兔圍固與當兔等大，方徑皆三寸六分，而並須除鉤心入底板之數，則高當約三寸二分。軸半徑二寸二分，是約率，以密率算，止二寸一分。今於輪半崇三尺

三寸之上，加軸半徑二寸一分，軾高三寸二分，軾厚一寸四分，於七寸尚少三分。據《說文》：「軾，伏兔下革也。」知兔下有革爲藉，不令木與木相摩，當兔下應亦不異，則革厚約三分，添成高七寸。爲軾崇四尺，軾轆中間空三分強，於轂半徑五寸三分強，入軾下者，仍得容轉也。設伏兔處，江氏以轂人輿下七寸推之，云當在軾內八寸間。余計宜距軾內一寸二分設之也。案：子尹說較江尤密，但其所定軾軾異圍及伏兔鉤入底板之數，經注並無見文，未敢偏持一義，今兩存以資參攷。凡車制度數，經有明文者，並以經爲正。注說間有微差，近儒攷正，義據塙鑿者，亦詳著之。至經注並無文，後人以意推定者，衆說紛紜，難以質正。且根數一差，則全車度數並隨之遷易，黍稷之較，舛馳千里。今博採諸家，略存一二，不悉論也。云「田車又宜減焉」者，《輿人》注云：「田車加軾與轆五寸半。」又云：「輪軾與軾轆之減率寸半」是也。賈疏云：「田車軾崇三尺一寸半，減乘車寸半，加軾與轆爲五寸半也。」云「乘車之軾廣，取數於此，軾廣八尺，旁出輿亦七寸也」者，《匠人》注云：「乘車六尺六寸，旁

①「贏」原訛「轆」，據楚本改。

加七寸，凡八尺，是爲轍廣。旁加七寸者，輻內二寸半，輻廣三寸半，綆三分寸之二，金轄之間三分寸之一。」賈疏云：「車輿六尺有六寸。軌廣謂轍廣。轍八尺，則車輿外出輿兩相各七寸，<sup>①</sup>取於軫轆七寸之數，故云取數於此也。」案：詳《匠人》疏。

① 原脫「相」，據《周禮注疏》補。

## 周禮正義卷七十五

輪人爲輪，斬三材，必以其時。

三材，所以

爲轂輻牙也。斬之以時，材在陽，則中冬斬之；在陰，則中夏斬之。今世轂用雜榆，輻以檀，牙以櫨也。【疏】「輪人

爲輪」者，以所制之器名工也。《裸記》云：「叔孫武叔朝見輪人以其杖關轂而輶轂者。」注云：「輪人，作車輪之官。

案：此輪人卽其官之屬也。《春官·敘官》：「巾車有士百人，

亦卽此輪、輿、輶、車諸工。《總敘》云：「察車自輪始」，故車

工首輪人。云「斬三材必以其時」者，斬材與《山虞》義同。

程瑤田云：「古人用材，必量其事之大小而度之。轂則度

其材之約有四圍者，輪牙則度其材之過乎把，或將及乎拱

者。《山虞》「凡服耜，斬季材」，注云：「季猶釋也。服，牝

服。」古人度材之法，此可類推。」注云：「三材所以爲轂

輻牙也」者，轂輻牙皆統於輪，故先庀其材。《韓詩外傳》

云：「輪扁曰：『以臣輪言之，夫以規爲圓，矩爲方，此其可

付乎子孫者也。若夫合三木而爲一，應乎心，動乎體，其不

可而傳者也。」三木卽此三材也。阮元云：「《說文·車部》云：『有輻曰輪，無輻曰輅。』是輪爲牙轂輻之總名。」云

「斬之以時，材在陽則中冬斬之，在陰則中夏斬之」者，據《山虞職》，明時卽中冬、中夏也。云「今世轂用雜榆，輻以檀，牙以櫨也」者，論三材所用之木。程瑤田云：「《爾雅·

釋木》：「榆白，枋。」《玉篇》：「枋，白榆也。」然則榆爲赤枋矣。雜榆，赤白兼用之與？《詩·魏風》：「坎坎伐檀」，又曰

「坎坎伐輻」，毛傳：「輻，檀輻也。」又曰「坎坎伐輪」，毛傳：「檀可以爲輪。」伐輻兼言伐輪，則牙亦可用檀矣。《說

文》：「櫨，枋也。」枋木可作車。《廣韻》：「櫨，一名櫨，萬年木。」《爾雅》：「柎，櫨」，郭注：「似棣，細葉，材中車輶，關

西呼柎子，一名土櫨。」治讓案：《齊民要術》云：「挾榆可以爲車轂。雜榆疑卽挾榆。《潛夫論·相列篇》云：「檀宜

作輻，榆宜作轂。」《御覽·木部》引崔寔《政論》述師曠語同。則周時輻轂亦以檀榆作之，與漢時不異也。檀卽櫨，

詳《弓人》疏。一、材既具，巧者和之。調其鑿內而合之。【疏】「三材既具，巧者和之」者，程瑤田云：「三材

治之，各有度法，合之爲輪，所謂和也。」注云：「調其鑿內而合之」者，《釋文》云：「內，依字作枘。」案：《說文》無

枘字，古鑿枘字止作內。內謂輻菑蚤之入轂牙者，鑿謂



轂牙受筓蚤之空。《食醫》注云：「和調也。」賈疏云：「謂孔入轂入牙者並須調，使得所也。」轂也者，以為利轉也；輻也者，以為直指也；牙也者，以為固抱也。利轉者，轂以無有為用也。鄭司農云：「牙讀如跛者訝跛者之訝，謂輪輻也。」世間或謂之罔，書或作輻。

【疏】轂也者，以為利轉也者，以下明三材之各有其職。

《說文·車部》云：「轉，還也。」轂中貫軸，轉還無滯，謂之利。云：輻也者，以為直指也者，《說文·車部》云：「輻，輪輳也。」謂三十輻各指其鑿，無偏倚也。云：牙也者，以為固抱也者，《說文·手部》云：「攄，引取也。」重文抱，攄或從包。輪牙輳會合衆木聚成大圓形，互相持引而固也。

注云：利轉者，轂以無有為用也者，賈疏云：「案《老子

道經》云：『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注：『無

有謂空虛。轂中空虛，輪得用，輿中空虛，人居其上。』引

之者，證轂為由空乃得利轉之義也。《錢坫》云：『《說文·車

部》：『轂，輻所湊也。』言轂外為輻所湊，而中空虛受軸，以

利轉為用。王宗淶云：『轂之穿空，闔正而滑易，則利轉，

故云以無有為用也。』鄭司農云：「牙讀如跛者訝跛者之訝

者，此引《公羊》成二年傳文以擬其音也。」訝，今本《公羊

傳》作「迓」，同，詳《秋官·敘官》疏。云：謂輪輻也，世間或

謂之罔，書或作輻者，徐養原云：『《車人》云：『渠，柯者

三。』鄭司農云：『渠謂車輻，所謂牙。』《說文·木部》：

「材，木也，一曰車輞會也。」又《車部》：「輻，車輞也。輞，

礙車木也。」如司農說，則牙輻同物而異名，如許君說，則

牙輻異物。案：徐據《說文》宋本，今段玉裁校本，據《玉

篇》、《廣韻》改車輞為車罔，則亦以輻與材為一物。但材訓

車輞會，會為會合衆材；而輞則輪外匡之總名。許於材訓

分析甚明，而輻訓則又渾舉不別，義微異耳。《釋名·釋

車》云：「輞，罔也，罔羅周輪之外也。關西曰輻，言曲輻

也。《廣雅·釋器》云：「輻，輞也。」《急就篇》：「輻轂輞輻輻

輞輻」，顏注云：「輻，車輞也。關西謂之輻，言其柔曲也。」

案：輻亦作柔，柔，鹽鐵論·散不足篇云：「古者椎車無

柔」，又云「郡國繇吏素桑柔」是也。阮元云：「輞非一木，

其曲須揉，其合抱之處，必有牡齒以相交固，為其象牙，故

謂之牙。《說文》曰：「牙，牡齒，象上下相錯之形。」于車牙

牙字，則加木作材，曰車輞會也。蓋材本車輞會合處之名，

本義也；因而車輞通謂之材，此餘義也。王宗淶云：

「木之屈曰輻，輻，燥也。言木經燥屈也。合衆輻以成大圓曰

輞，輞，罔也，言如罔之結繩聯綴也。兩輻交合之牡齒曰

牙，此其本義也。二字經典亦通用。案：阮、王說是也。

牙材，分言之則曰牙，或曰輶，總舉其大輦則曰輦，輦與牙微異。漢時俗語通稱牙爲輦，故先鄭據以爲釋。書或作輶，謂今書別本有如此作者，義兩通，故記之。

輪敝，三

材不失職，謂之完。敝盡而輶輻牙不動。【疏】：輪

敝，三材不失職，謂之完者，莊有可云：「不失利轉，直指、

固抱之職也。」程瑶田云：「《說文》：『完，全也。』謂之完

者，工巧之極致，三材不失職，天時、地氣、材美、工巧兼任之，而要其歸於工巧。當其初成，固已知之，至於輪敝，始

可驗耳。注云：敝盡而輶輻牙不動者，《說文·雨部》

云：「敝，雨衣敗。」引申之，凡物敗壞並謂之敝。《晁氏

注云：「敝，弊，義亦相近。賈疏云：『輶輻牙各有職任，自

相支持，雖盡不動，是不失職也。』治讓案：《荀子·大略

篇》云：「乘輿之輪，太山之木也。」示諸輶括，三月五月爲

輶菜，敝而不反其常。楊注云：「菜讀爲苗，謂輶與輻也。」

案：此輪敝，三材不動，即所謂敝而不反其常也。望而眡

其輪，欲其輶爾而下地也；進而眡之，欲其

微至也；無所取之，取諸輦也。輪謂牙也。輶，

均致貌也。進猶行也。微至，至地者少也。非有他也，輦

使之然也。鄭司農云：「微至，書或作『危至』，故書輦或作

員，當爲輦。【疏】：望而眡其輪，欲其輶爾而下地也」者，

明治牙之善，《總敘》所謂察車自輪始也。賈疏云：「下地

者，謂輻上至輶，兩兩相當，正直不旁地。」段玉裁謂疏當本

作「不地」，云：「下地，賈氏作『不地』，文理甚明。今各本

疏文皆作『下地』，此由宋人以疏合經注者改疏之『不』字，

合經之『下』字，所仍之經，非賈氏之經本也。然則經本有

「下」者是也。望而視其輪，謂視其已成輪之牙。輪輦

其牙皆向下地邪，非謂輻與輶正直，兩兩相當。經下文

「縣之以視其輻之直」，自謂輻；「規之以視其輦」，自謂牙。

輪之輦在牙。上文輶輻牙爲三材，此言輪輻輶，輪即牙也。

然則唐石經及各本經作「下」，是；賈氏本作「不」，非也。

案：段說是也。注云「輪謂牙也」者，輪外周市之大輦

爲牙也。云「輶，均致貌也」者，與輶人「巾幕」字同。《廣

雅·釋詁》云：「輶，覆也。」此輪牙之均平致密，如物之下

覆，不偏衰也。《禮器》云：「德產之致也精微。」注云：「致，

致密也。」案：致即今緻字，詳《大司徒》疏。江永云：「凡

圓形，遠望，中半漸積而下，輶爾而下地，周遭皆均致也。」

云「進猶行也」者，《大司馬》注義同。江永云：「注未確。

進非車進，乃人進。《鮑人》：『望而眡之，進而握之』可證。

大略好處、遠望可見，其精致處，須近前細察。案：江說是也。程瑤田、王宗淾說並同。下二章義並放此。云「微不至，至地者少也」者，《總敘》注義同。程瑤田云：「至地者少，闕使之然，非指牙厚切地者言。牙厚有籽有侔，不皆微不至也。」云「非有他也，闕使之然也」者，言下地微不至，非別有巧術取之，惟其闕故耳。鄭司農云「微不至書或作危至」者，段玉裁云：「此聲之誤也。」云「故書闕或作員，當爲闕」者，徐養原云：「說文·口部：『闕，大體也，从口闕聲。』闕，全也，从口，員聲，讀若員。蓋闕圓音義俱相近，而闕員又同讀，故以員爲闕。論讓案：闕正字，員借字，故先鄭定從闕。望其輻，欲其掣爾而纖也；進而眡之，欲其肉稱也；無所取之，取諸易直也。」掣纖，殺小貌也。肉稱，弘殺好也。鄭司農云：「掣讀爲紛容掣參之掣。玄謂如桑螵蛸之蛸。」【疏】望其輻，欲其掣爾而纖也者，明治輻之善也。掣爾，徐鍇本《說文·手部》引作「掣尔」。案：《說文·彡部》云：「爾，麗爾，猶靡麗也。」《八部》云：「尔，詞之必然也。尔正字，經典通段爾爲之。」云「無所取之，取諸易直也」者，《弓人》注云：「易，理滑致也。程瑤田云：「易直者，輻不失職之極致，貴直尤貴易也。」

注云「掣纖，殺小貌也」者，《廣雅·釋詁》云：「纖，小也。謂從股趨骸，以次漸殺而小也。賈疏云：「凡輻皆向轂處大，向牙處小。言掣纖，據向牙處而言也。」戴震云：「纖纖通，輻有鴻有殺，似人之臂擊，故欲其掣爾而纖，不攢腫也。」《說文·手部》曰：「掣，人臂兒，攢，好手兒。」詩云「攢攢女手」，今《毛詩》作「攢」，傳云：「攢攢猶纖纖也。」王宗淾云：「輻圍外一偏，股骸若一，內偏三分其長，而殺其近牙之一分，與臂正相似，記故以掣纖形容其殺也。」云「肉稱弘殺好也」者，《爾雅·釋言》云：「稱，好也。」《樂記》云：「寬裕肉好。」肉稱與肉好義亦同，謂輻均好也。程瑤田云：「弘謂股，殺謂骸。好謂弘殺之間，弘不腫，殺不陷也。鄭司農云「掣讀爲紛容掣參之掣」者，段玉裁云：「《史記·司馬相如上林賦》說樹木云『紛容蕭參』，《漢書·文選》皆作『紛容蕭參』。案：蕭參與樛參同，蕭森一音。郭璞曰：『紛容蕭參，枝疎擢也。』鄭司農所傳作掣參，音義與郭同。謂輻之纖長略如枝條疎擢，故曰『讀爲』，言音義皆同也。云「玄謂如桑螵蛸之蛸」者，擬其音也。《神農本草經》云：「桑螵蛸生桑枝上，螵蛸子也。」《說文·虫部》作「蟲」，螵蛸即蟲之俗。望其轂，欲其眼也；進而眡之，欲其疇之廉也；無所取之，取諸急也。眼，出

大貌也。幬，幔轂之革也。革急則裹木廉隅見。鄭司農云：「眼讀如限切之限。」【疏】「望其轂欲其眼也」者，明治轂之善也。眼，《說文·車部》作「輓」，云：「輓，轂齊等兒，《周禮》曰：望其轂欲其輓。」與鄭字義並異。戴震云：「眼當作輓，齊等者，不撓減也。」云，無所取之，取諸急也者，程瑤田云：「急者，轂不失職之極致。」注云：「眼，出大貌也者，《說文·日部》云：「暉，大日出也。」與眼聲近。」

段玉裁云：《說文》：「眼，日也。」鄭意《日部》論「暉、睨、睨」等字，與眼音皆相近，故以出大貌訓眼。大對廉而言，望之如大出日，進而視，則其幔革又斂約。云，幬，幔轂之革也者，《說文·巾部》幬作幬，云「禪帳也」，又云「幔，幬也」。《廣雅·釋詁》云：「幬，覆也。」案：幬本為帳，引申為覆幬之義。凡小車轂以革家幬為固，故亦謂之幬。戴震云：「以革幬轂謂之幬，《說文》亦作輒，從革。」《小雅》「約輒錯衡」，毛傳曰：「長轂之輒也。」輒即幬革，惟長轂盡飾，大車短轂則無飾，故曰長轂之輒。」案：戴說是也。《史記·禮書》云「大路之素幬也」，疑即謂轂革純素，無朱漆之飾。《索隱》謂車蓋素帷，非其義也。互詳後及《巾車》疏。云「革急則裹木廉隅見」者，《廣雅·釋言》云：「廉，棱也。」轂榦木極圓，雖平易齊等，而兩端近賢輒處自有廉棱，家革

急則見也。賈疏云：「凡轂初作時隱起，然後以革輓之，革急裹木隱起見。」云，鄭司農云，眼讀如限切之限者，①此擬其音兼取其義也。《漢書·外戚傳》顏注云：「切，門限也。」《說文·自部》云：「限，門楣也。」切楣字通。惠士奇

云：《釋名》云：「眼，限也，瞳子限限而出也。」與二鄭說同。段玉裁云：「限切謂門限。」《爾雅》「秩讀千結反，即切字也。」《漢書》曰「切皆銅沓」，《西都賦》「玄墀鉅切」，《西京賦》「設切厓隙」，高誘注《淮南》多偁門切。司農讀如限者，擬其音，謂其齊整截然也。鄭君訓出兒，則不讀如限也。眡其綆，欲其蚤之正也。蚤當為爪，謂輻入牙中者也。鄭司農云：「綆讀為關東言餅之餅，謂輪輦也。」玄謂輪雖輦，爪牙必正也。【疏】眡其綆，欲其蚤之正也者，以下論輻入牙轂之巧。②綆即下文云六尺有六寸之輪，綆參分寸之二是也。戴震云：「輻上端入轂中，用正柄；下端入牙中，用偏柄，令牙外出，不與輻股較參值，是為綆，綆之言偏輦也。蚤正，謂衆輻齊平，雖有綆之減，蚤皆均正也。」程瑤田云：「綆者，牙綆也。綆之形見於輻廣

①「如」原訛「加」，楚本刪之，今據注文改。

②「論」原訛「輪」，據楚本改。

之外而綆之，故藏於輻廣之中。輻廣有全有殺，故轂牙兩鑿心，對望有相左之差。鑿心相左，則菑蚤相左，入牙一準乎蚤則輪綆，故曰砥其綆欲其蚤之正也。

注云：「蚤當

爲爪」者，後「爲蓋章弓蚤」注同。《說文·蝨部》云：「蚤，

齧人跳蟲。又，古爪字。重文蚤，蚤或从虫。」又《爪部》云：

「爪，夙也，覆手曰爪。」又部云：「又，手足甲也。」此蚤當

爲又，取手足甲之義。此經《梓人》段爪爲又，故許君以又爪

爲古今字，鄭此注亦破蚤爲爪也。車輻大頭名股，蚤爲小

頭，對股言之，與人手爪相類，故以蚤爲名，段玉裁云：

《儀禮·士喪禮》、《士虞禮》爪字皆作蚤，古文假借字也。

云：謂輻入牙中者也」者，別於菑爲輻入轂中者也。戴震

云：「輻端之柄建牙中者，謂之蚤。鄭司農云：綆讀爲關東

言餅之餅，謂輪筭也」者，段玉裁改，讀爲「讀如」云：

「擬其音也。今本作「讀爲」，誤。必以關東言餅，則他處言

餅非其讀也。《玉篇》云：「綆，鄭衆音補管反。」蓋近之。」

鄭珍云：「輪偏出股鑿之名，古無正字，其聲如綆，記即以

綆爲之。綆从吏聲，吏从內聲，古讀綆非如今之姑杏切也。

先鄭讀爲關東言餅，而《玉篇》音補管反，是關東言餅，亦非

如今之必井切也。漢人言輪偏出，其聲如筭，因又以筭爲

之。綆與筭只聲有輕重，其實一也。今俗言物之偏出爲筭

出，猶漢之遺語。」案：鄭說是也。《釋文》云：「筭，劉薄歷

反，李又方四反，一音薄計反」者，《說文·竹部》云：「筭，

筵筭也。」此注借爲外偏之義，與訓蔽輓底之筭絕異。盧文

弼校本《釋文》誤作筭，段氏謂筭不得反以薄歷，足正其誤。

云「玄謂輪雖筭，爪牙必正也」者，程瑶田云：「謂蚤入牙鑿

必直也。」詒讓案：「正謂鑿空正居牙中，爪入牙仍不偏也。

詳後疏。察其菑蚤不齟，則輪雖敝不匡。」菑，謂

輻入轂中者也。菑與爪不相侔，乃後輪敝盡不匡刺也。鄭

司農云：「菑讀如雜廁之廁，謂建輻也。泰山平原所樹立

物爲菑，聲如蔽，博立鬱棊亦爲菑。匡，枉也。」【疏】「察其

菑蚤不齟，則輪雖敝不匡」者，賈疏云：「上視輻入牙中，此

言察輻入轂中須得所之意。詒讓案：《說文·齒部》云：

「齟，不正也。」《一切經音義》引《蒼頡篇》云：「齟，齒重生

也。」謂齒不齊平者也。惠士奇云：「《荀子·君道篇》：「弛

易齟差」，《淮南子·泰族訓》：「吮齟之卻」。齟者，參差有罅

卻也。《玉篇》云：「齒不齊」。《管子·輕重甲篇》曰：「弓弩多

匡軫」，注云：「匡軫，戾礙也。」戴震云：「人齒侏戾曰齟。

凡物刺起不平曰匡。」案：戴說是也。此不匡據牙言之，輪

① 「蚤」原作「蚤」，據楚本改。

用久而敝，其牙之匡乃見，初成時不見也。惟驗其齒蚤上下鑿柄正相直，則可決其牙雖敝不至匡戾也。注云

「齒謂輻入轂中者也」者，戴震云：「輻端之柄建轂中者，謂之齒。」阮元云：「齒蚤皆指名也。」《公羊》文十四年傳曰：

「如以指則接齒也四」接齒即駢指也。古人命物，多就人身體名之，如牙股骸胡頸踵腹等皆是。云「齒與爪不相侔，乃後輪敝盡不匡刺也」者，鄭訓駢為侔也。程瑤田云：「蚤

正則與齒不相駢，齒不當不正也。蚤偏，齒亦因之而偏。駢者，鑿柄相戾致然也。」王宗淶云：「輻居轂輞之間，齒與

爪大小不侔，且爪偏在外，最易侔戾，齒爪不駢，由於四周之齒鑿正齊也。」《說文·束部》云：「刺，戾也。」義亦近

枉。鄭司農云：「齒讀如裸廁之廁」者，賈疏云：「讀從史游《急就章》『分別部居不裸廁』義，取不參差意也。」段玉裁

云：「擬其音也。」案：段說是也。齒並不取不裸廁之義，疏說非。云「謂建輻也」者，建猶插入也。輻上頭插入轂，

故名爲齒。云「泰山平原所樹立物爲齒，聲如戛」者，段玉裁云：「廣證之，皆建立之義。」《弓人》之「齒栗」，《詩箋》之

「熾齒」，《管子》之「剗耕剗耘」，《史記》之「剗刃」，義訓略

同。惠士奇云：「齒猶立也，雨也，義與剗同。」《漢書·溝洫志·瓠子歌》「捷石齒」，即齒蚤之齒。一案：段、惠說是

也。《漢書·溝洫志》顏注云：「齒亦雨耳，與剗同，即惠所本。」

《釋名·釋言語》云：「傳，立也，青徐人言立曰傳。」《文選·思玄賦》李注引韋昭《漢書注》云：「北方人呼插物地

中爲剗。」剗又爲事，《漢書·蒯通傳》注引李奇云：「東方人以物雨地中爲事。傳事齒音並相近。」《毛詩·大雅·皇

矣》傳云：「木立死曰齒。」亦取樹立之義。云「博立梟基亦爲齒」者，韓非子·外儲說左云：「博，貴梟，勝者必殺

梟。」《西京雜記》云：「郭舍人善投壺，激矢令還謂之爲駢。」言如博之豎梟，於輩中爲驍傑也。」《列子釋文》引《古博經》

云：「基行到處即豎之，名爲驍基。驍基即梟基也。」云「匡，枉也」者，呂飛鵬云：「匡，《說文》作輗，《車部》：『輗，

車戾也。』與先鄭訓枉之義合。」江水云：「《輪人》兩匡字皆訓爲枉，後鄭訓刺，刺亦枉也。」凡斬輻之道，必矩其

陰陽。矩，謂刻識之也。故書矩爲距，鄭司農云：「當作

矩，謂規矩也。」《疏》：「凡斬輻之道，必矩其陰陽」者，賈疏

云：「此欲斬輻之時，先就樹刻之，記識其向日爲陽，背日爲陰之處。必記之者，爲後以火養其陰故也。」江水云：

「《山虞》陽木陰木，以生山南爲陽，山北爲陰。此則陰陽木各有向日背日，以向日爲陽，背日爲陰。」程瑤田云：「一木

必有一木之陰陽向背，矩之乃能不誤施也。故無論冬夏斬時，皆當刻識之。案：江、程說是也。《列女傳·辯通篇》說弓幹云：「生於大山之阿，一日三觀陰，三觀陽。」此言陰陽之均調也。穀木不能皆均調，故必矩識之。注云

「矩謂刻識之也」者，刻識猶畫也。《國語·周語》：「其母

夢神規其臂以墨。」韋注云：「規，畫也。」刻識謂之矩，猶畫謂之規矣。云「故書矩爲距」，鄭司農云當作矩者，徐養原云：「《說文·工部》：『巨，規巨也，从工，象手持之，或从木，矢作桼。』別無矩字，是巨卽矩也。距從巨聲，故距矩通用。」釋名：「鬢曲頭曰距，距，矩也，言曲似矩也。」云

「謂規矩也」者，謂以規矩度而識之。陽也者，積理而堅，陰也者，疏理而柔，是故以火養其陰而齊諸其陽，則穀雖敝不蔽。積，致也。火養其陰，炙

堅之也。鄭司農云：「積讀爲奠祭之奠，蔽當作耗。」玄謂蔽，蔽暴，陰柔後必撓減，撓革暴起。【疏】陽也者，積理而

堅」者，《釋文》云：「積本又作慎。」阮元云：「《說文》：『積，

種概也，从不貞聲。』引《周禮》『積理而堅』，是此經舊從不，

作慎非也。一案：阮說是也。理謂木之脈理。《說文·木部》云：「枋，木之理也。」云「是故以火養其陰而齊諸其陽，

則穀雖敝不蔽」者，蔽，《說文·艸部》引作「弊」，聲之譌也。賈疏云：「此穀若不以火養炙陰柔之處，使堅與陽齊等，後以革輓陰柔之處，木則瘦減，革不著木，必有暴起。若以火養之，雖敝盡不蔽暴也。」注云：「積，致也」者，《詩·唐

風·鴛羽》箋云：「積者，根相迫迫相致也。」《爾雅·釋言》

云：「苞，積也。」郭注云：「今人呼物叢緻者爲積。」鴛羽

孔疏引孫炎云：「物叢生曰苞，齊人名曰積。」《聘義》注

云：「積，緻也。」積，緻同。段玉裁云：「致，今之緻字。積

者，禾之密，引申爲文理之密。」云「火養其陰，炙堅之也」

者，凡物柔者得火則堅，故陰木疏理而柔，亦須火炙使堅強

也。鄭司農云「積讀爲奠祭之奠」者，段玉裁改，讀爲「爲

「讀如」，云：「讀如奠者，擬其音。今本作『讀爲』，非也。

漢時奠音如震。案：段校是也。云「蔽當作耗」者，先鄭改

讀與《梟氏》改「煎金錫則不耗」同，謂穀圓滿不虧減也。段

玉裁云：「司農謂蔽者聲之誤也，故改爲耗。」云「玄謂蔽，

蔽暴，陰柔後必撓減，撓革暴起」者，戴震云：「減下曰蔽，

虛起曰暴。洪頤煊云：「蔽亦作槁。」晏子春秋·楮上

篇：「今天車輪，山之直木也。良匠揉之，其圓中規，雖有

槁暴，不復羸矣。」《荀子·勸學篇》：「雖有槁暴，不復挺

者，揉使之然也。」卽其義矣。段玉裁云：「《說文·艸部》

云：「蔽，艸兒。」此蔽之本義。下文引《周禮》「穀弊不蔽」，此說其假借也。陰柔後必撓減，所謂耗也。轉革暴起，所謂暴也。轉必負幹，注云「革穀相應，無贏不足」，暴者，穀不足而革贏也。案：洪、段說是也。暴，暴之隸譌。《瓶人》注云：「暴，墳起不堅致也。」後鄭以蔽爲暴，革贏也。先鄭以蔽爲耗，穀不足也。二讀不同，而義實相因。《大戴禮記·勸學篇》用《荀子》文，稿暴作枯暴，蔽稿聲類同。後鄭以蔽暴古恒語，故不從先鄭改讀。《荀子》楊注云：「稿枯暴乾，亦非古義。」穀小而長則柞，大而短則桴。

鄭司農云：「柞讀爲迫桴之桴，謂輻間柞狹也。桴讀爲桴，謂輻危桴也。」玄謂小而長則菑中弱，大而短則末不堅。

【疏】穀小而長則柞，大而短則桴者，桴，錢氏宋本作桴，

釋文：《唐石經》及各本並作桴。②《羣經音辨》同。阮元以

《唐石經》爲非。案：桴，先鄭破爲桴，依宋本則爲聲之誤，依

石經則爲形之誤。二字並通，無由決定，今姑從石經。程瑤

田云：「穀之大小長短必適中，斯無柞桴之弊，此爲下文言

穀長穀闊諸度法起本也。」注鄭司農云：「柞讀爲迫桴之

桴者，《秋官·序官》先鄭注云：「柞讀爲音聲桴之桴。」

與此讀同。迫桴猶言迫柞。《典同》「侈聲柞」，注云：「侈

名。釋宮室作迫進，字並同。云：謂輻間柞狹也者，王

宗棟云：「穀間須爲桴，以容三十輻共一穀，故穀小則輻間

柞狹，而菑中弱。」云：桴讀爲桴，謂輻危桴也者，戴震云：

「桴同陴。」呂飛鵬云：「《說文·出部》云：「陴，桴陴，不安

也。《易》曰：「桴陴。」先鄭讀桴爲桴，訓危桴，卽此義。」案：

戴、呂說是也。許引《易》：「桴陴，今《易》：困，上六爻辭，

作「艱陴」。又《說文·自部》云：「陴，危也，班固說，不安

也。《周書》曰：「邦之既陴。」今《書·秦誓》作「机陴」。《文

選·馬融《長笛賦》云：「巖根時之桴荆兮。」李注云：「桴荆，

危貌。桴陴陴並聲近義同。輻危桴，謂菑不固搖動也。」云

「玄謂小而長則菑中弱，大而短則末不堅」者，「末」上宋附

釋音本、汪道昆本及注疏本並有「穀」字，衍。此增成先鄭

義也。賈疏云：「以穀小而長，則輻間柞狹，故菑中弱；穀

大而短，卽穀末淺短，故不得堅牢也。」論讓案：穀小而長，

則衆菑之間，餘地太少，故弱；穀大而短，則數外距賢輒餘

地又太少，故不堅也。江永據《車人》云：「短穀則利，長穀則

安，」謂此云桴者安之反，戴震亦謂車行危陴不安，義亦通。

①「桴」原訛「桴」，據楚本改。

②「桴」原訛「桴」，據楚本改。



是故六分其輪崇，以其一爲之牙圍。六尺六寸

之輪，牙圍尺一寸。【疏】「是故六分其輪崇，以其一爲之

牙圍者，牙圍之度，爲車制諸度之根。依鄭注說，牙圍爲

長方形，詳後。注云「六尺六寸之輪，牙圍尺一寸」者，

賈疏云：「此據兵、乘車而言。若田車之輪小，崇六尺三

寸，計亦可知也。」案：依賈說，田車牙當圍一尺十分寸之

五，減於兵車乘車五分，注特出六尺六寸之輪，亦明田車牙

圍不得有此數也。參分其牙圍而漆其二。不漆其

踐地者也。漆者七寸三分寸之一，不漆者三寸三分寸之

二。令牙厚一寸三分寸之二，則內外面不漆者各一寸也。

【疏】「參分其牙圍而漆其二」者，記漆牙之度，并爲下轂長

轂圍明根數也。注云「不漆其踐地者也」者，牙外踐

地，沙石輟轆，易至顛敝，非漆所能固，蓋別以薄鐵傅之，故

不漆也。說文·金部云：「錫，鑠車輪鐵也。」即牙外傅

鐵之名。云「漆者七寸三分寸之一，不漆者三寸三分寸之

二」者，賈疏云：「就一尺一寸，且取九寸，三分分之，各得

三寸，猶有六寸在。又一寸爲三分，三寸爲六分，六分分之

各得三分。若然，一分有三寸三分寸之二，二分總得七寸

三分寸之一，是漆之者也。餘一分者，三寸三分寸之二，是

不漆者也。」阮元云：「漆其近輻之二分，寬七寸三分三釐

三豪，不漆其近地之一分，寬三寸六分六釐六豪也。」云

「令牙厚一寸三分寸之二，則內外面不漆者各一寸也」者，

鄭珍云：「詳玩注文，蓋專明牙之踐地不漆一邊之度，所云

牙厚，不兼投輻一邊也。注所以必專明不漆一邊者，以上

文但言六分輪崇一爲牙圍，其圍之尺一寸者可知。而以此

尺一寸者分爲四面，廣狹之數不可知。不知四面廣狹數各

若干，則牙厚牙廣不能定，即漆與不漆之地無從定，而下

文轂輻諸數出於漆內中詘者皆茫然矣。故先云「不漆其踐

地者」，以明不漆者在踐地一邊。然後接云①「漆者七寸三

分寸之一，不漆者三寸三分寸之二」，以明漆其二不漆其一

之數。然後即不漆之數析之，云「令牙厚一寸三分寸之二」，

則內外面不漆者各一寸」，順文理讀之明明。所云牙厚，爲

就牙之踐地一邊言，非兼投輻一邊，謂牙上下同厚也。凡

牙之厚，其度皆如輻之廣。小車輻廣三寸五分，則牙厚亦

三寸五分。惟踐地一邊須不杼不侔，自不能與投輻一邊同

厚。其制蓋於牙內外兩邊距地一寸之處，各微微銳殺，而

①「然」原訛「落」，據楚本改。

下至牙厚九分一釐三豪三不盡而止，則牙之踐地不削者，<sup>①</sup>只餘一寸六分六釐六不盡，合兩邊距地一寸圍之，得三寸六分六釐六不盡，居牙圍三分之一不漆。是兩邊距地之一寸，雖爲輪之崇自若，而牙踐地一邊既不杼不侔，則此一寸者俱踐地矣。此注所以算不漆踐地者，必并內外面各一寸計之也。得此不漆之度，乃後以漆者七寸三分寸之一，分居投輻一邊及內外兩邊。投輻一邊，如輻之廣占三寸五分，內外兩邊各占一寸九分一釐六豪六不盡。於是二尺一寸之牙圍，其爲四面廣狹皆得的數。自輪之平面視之，六尺六寸之崇，上下不漆者各去一寸，其餘六尺四寸皆爲漆內，而轂輻諸度之根定矣。令者，非假設之辭，以記無明文，由參互推得，而不敢質言，使若假設其數云爾。下注「令輻廣三寸半」，語意亦然。又云：「古人凡創一物，必合於物之情理，當於人之心目，絕無勉強牽就，故其制易知易從，美善而不可易也。即如輪牙，以注云踐地不漆一分之內，有內外各一寸推之，知車輞揉治初成，其厚本上下相侔也。乃先於內外面距邊一寸，各畫一規，又於厚之外邊中除一寸六分強，周畫兩界線。然後各即規外隨殺之，至於界線而止，則規自成廉堦，而輪成不侔不杼之形。立而視之，輪之面盡於規，白規以外皆踐地者，非輪面也。然後

盡漆其輪面，既使濂泥易脫易洗，又得飾爲美觀。杼內油中，易而且準。若如後人所說，牙厚上下相等，則牙面自是齊平，而一截漆之，一截素之，入於目既不成象，又於無界堦之平面加漆，必有過與不及之處，拙中取度，求準則難。自然之與勉強，可以定是非矣。」案：子升釋注牙厚一寸三分寸之二，爲踐地一邊之厚數，極爲精瑣，足申注義。知牙投輻一面不爲此數者，後注云「令輻三寸半」，依經參分股圍去一以爲轂圍，尚存一寸有零，更加輪綆參分寸之二，此豈一寸三分寸之二之地所能容乎？況牙木須揉曲成圍，必廣厚略等，方可揉屈；假令牙投輻與踐地兩面正等，則倍一寸三分寸之二，得三寸三分寸之一，以減一尺一寸，餘七寸三分寸之二，爲牙內外兩平面之廣，每面得三寸六分寸之五，爲三寸八分三釐有奇，是平面之廣，較之厚度，贏至一倍有餘。以如此之木，向厚面揉之使圍，亦甚難矣。杼其漆內而中拙之，以爲之轂長，以其長爲之圍。六尺六寸之輪，漆內六尺四寸，是爲轂長三尺二寸，圍徑一尺三分寸之二也。鄭司農云：「杼者，度兩漆之

①「踐」原訛「賤」，據楚本改。

內相距之尺寸也。【疏】「桴其漆內而中詘之，以爲之轂長者，《說文·言部》云：「詘，詰詘也。《廣雅·釋詁》云：「詘，曲也。」案：詘屈聲類同。取牙漆內直度中屈之，折取其半以爲轂之長度也。惠士奇云：「凡測圓者，必先得其心，從心出線，則面面皆等。桴者，度量之名。度兩漆之內而中詘之，則輪之心也。輪內置轂，轂內貫軸，如此則軸正當輪心，面面皆等。然則中詘者測圓之法，而轂之圍徑亦從此出焉。」戴震云：「大車短轂，取其利也。兵車、乘車、田車賜轂，取其安也。六尺六寸之輪，轂長三尺二寸，則車行無危隄之患。」云「以其長爲之圍者，明轂長與圍等，圍謂圍圍也。《淮南子·說山訓》云：「郢人有買棟者求大三圍之木，而人予車轂，跪而度之，巨雖可而長不足。」案：《莊子·人間世》釋文引李頤云：「徑尺爲圍。此轂圍三尺二寸，故三圍之木於度爲可。《淮南書》與此經義合。」戴震云：「圍亦三尺二寸，以建三十幅，則幅間無柞狹之患。」注云「六尺六寸之輪，漆內六尺四寸，是爲轂長三尺二寸，圍徑一尺三分寸之二也」者，賈疏云：「上經不漆者外內面各一寸，則兩畔減二寸，故漆內有六尺四寸也。中屈此六尺四寸，故轂長三尺二寸也。又以三尺二寸爲圍，圍三徑一，三尺得一尺，餘二寸，寸作三分爲六分，又

徑二分，故徑一尺三分寸之二也。戴震云：「周三尺二寸者，徑尺有五分寸之弱。鄭注用六觚之率，周三徑一，約計大數爾，非圍率也。」王宗淶云：「度起兩漆，不及不漆之大圍，是桴其漆內也。圍密率圍三尺二寸，徑得一尺零一分八釐五豪九秒，忽零。鄭司農云，桴者，度兩漆之內相距之尺寸也。」者，《說文·章部》云：「章，度也。桴，章聲類同，義亦相近。阮元云：「桴者，橫充物內而度之之名也。桴與光廣二聲同轉。《書·堯典》「光被四表」，《漢書·王莽傳》及《後漢書·馮異傳》並讀爲「橫被四表」。《爾雅》：「桃，充也。」桃卽與橫同義，光黃聲相近也。光轉聲爲廣，廣從黃得聲，亦卽有橫義。故《爾雅》曰「緇廣充幅」，《方言》曰「幅廣爲充」，此卽橫充而度物之義。光廣聲再轉卽爲廓，《方言》曰「張小使大謂之廓」，《淮南子》曰「橫廓六合」，並同斯義。廓與擴聲亦相近，《孟子》曰「知皆擴而充之矣」，趙岐注曰：「擴，廓也。」然則桴其漆內之桴，卽與光廣一聲之轉，知其爲橫充物內而度之之名矣。以其圍之防捎其藪。捎，除也。防，三分之一也。鄭司農

① 尺，原說「寸」，據上下文義改。

云：「梢讀爲桑螵蛸之蛸。數讀爲蜂數之數，謂轂空壺中也。玄謂此數徑三寸九分寸之五。壺中，當輻箭者也。蜂數者，猶言趨也，數者衆輻之所趨也。」【疏】以其闕之防

梢其數者，梢，賈《匠人》「梢溝」疏引此作「梢」，從木。據

彼疏，則賈所見本，梢數與梢溝字同，而今本兩經梢梢

錯出，必有一誤。段玉裁、阮元皆謂字當從木，此經梢誤，

當作梢。然《說文·木部》云「梢，木也」，《爾雅·釋木》云

「梢，梢櫂」，皆無梢除之義。竊疑此與《匠人》「梢溝」，實皆

當作梢，《匠人》經誤從木，後人遂并改賈疏耳。江永云：

「以其闕之防梢其數，謂以三分之一爲肉，三分之二爲壺中

空也。壺中空，所以受軸者也。下文言「五分其轂之長，去

二以爲賢，去三以爲軹」，則壺中內大而外小，其當輻箭處

得三分之一也。統言之，中空處皆爲數；切指之，外當箭

者爲數。若轂上三十孔受輻箭者謂之鑿，不謂之數。案：

注說是也。注云「梢，除也」者，《說文·手部》云：「自

關以西，凡取物之上者爲撟梢。」梢除蓋其引申之義，謂剝

刻木中，除去內心而空之也。阮元云：「梢有除去之義，

《史記·龜策列傳》「撟菟絲而去之」是也。撟其數者，乃抽

拔去轂木中心以爲數也。《輪人》「撟數」，《匠人》「梢溝」，

《上林賦》「撟鳳皇」，《甘泉賦》「梢夔魑」，撟梢同義。鄭珍

云：「撟訓除者，除去其實，使虛而成孔也。从手，與《匠人》从木同。」云「防者三分之一也」者，程瑤田云：「防，餘也，又分也，理也。《王制》「祭用數之飭，喪用三年之飭」，

注以爲十分之一也。十分之一可曰飭，則三分之一當亦可

曰防。」鄭珍云：「防者，分理之名，本無專字。言地理，即

从自作防；言木理，即从木作飭；言指之分，即从手作飭；

言骨之分，从月作助。因从木，又可从艸作芳；因从手，又

可从人作飭。《王制》飭注爲什一，此爲三一者，以彼喪祭

費不能多至三，此於上下諸數惟三爲適合，故知是三

之一也。孔氏《正義》謂飭者分散之言，數亦不定，得其義

矣。論讓案：注定數徑小於小穿之軹者，以軹穿有金，須

減去二寸，而數則無是也。鄭後注蓋以賢軹與數三者之徑

適相稱，其說甚精，不可易也。鄭司農云「撟讀爲桑螵蛸之

蛸者，《匠人》「梢溝」先鄭讀同，爲「段玉裁改作」如是

也，此擬其音，不當云「讀爲」，《匠人》注亦誤。桑螵蛸，見

前。云「數讀爲蜂數之數，謂轂空壺中也」者，段玉裁云：

「轂空壺中，《老子》所謂以無有爲用者也。案《說文·木

部》：「櫟，車轂中空也。從木杲聲，讀若數。」蓋故書作櫟，

大鄭易櫟爲數，故云「讀爲」，許謂櫟爲正字，故云「讀若數」。

今《周禮》本恐有誤。又案：《急就篇》作「櫟」，碑作「桑」，

桑敷雙聲。阮元云：「敷，《說文》作操，《急就篇》作輳，敷操輳聲之轉也。敷爲中空之物，故量亦名之，《聘禮記》「十六斗曰敷」是也。觀《記》曰「量其敷以黍」，是穀敷雖不必定如十六斗之多，而要爲物中空受物者之名可知。」案：阮謂操敷雙聲是也，戴震說同。輳當卽操之變體。穀空中侈，向外兩端漸斂，與鼓匡相似。《廣雅·釋器》：「一切經音義」引《埤倉》並以鼓匡爲鼓鼗壺中名。敷又作輳，義與彼同。惠士奇、黃以周並以《急就篇》桑爲臬之誤，亦通。鄭珍云：「穀孔內當輳箔處曰壺中，蓋俗間熟傳舊名，故先鄭舉以通古。」云：玄謂此敷徑三寸九分寸之五者，賈疏云：「車穀其孔必大頭寬，小頭狹，當輳入處謂之敷，寬狹處中而已。穀徑一尺三分寸之二，今一尺取九寸，三分之一得三寸，仍有一寸三分寸之二在。今以一寸者爲九分寸之二爲六分，摠爲十五，三分取一得五分，故云徑三寸九分寸之五也。」戴震云：「捐空穀中如壺然，所以受軸，以密率計之，徑三寸五分寸之二弱。惠士奇云：「依注，設敷以穀圍三尺二寸而三分之，取其一以爲敷，則敷圍一尺九分寸之六，穀兩相共徑七寸有奇，足以內貫軸，外受輳，而無不勝任之患。」錢坫云：「敷圍一尺三分寸之二，此是敷內圍，若敷圍，則是一尺五寸十五分寸之八，方與賢圍輳圍

相應。」云：壺中，當輳箔者也。者，謂壺中卽穀中之空，其外則與輳箔之鑿正相直也。云：蜂敷者，猶言趨也，敷者衆輳之所趨也。者，鄭珍云：「蜂敷，亦俗間言衆湊意有此語，與蜂起、蜂聚、蜂擁意同。後鄭申之云：「敷猶趨，蜂敷，衆輳之所趨者。」李軌音敷，倉豆反，則敷趨音義並與湊同。蜂敷是泛語，注意以衆輳湊之，亦是蜂敷，所以名敷，非穀敷卽是蜂敷也。」五分其穀之長，去一以爲賢，去二以爲輳。鄭司農云：「賢，大穿也。輳，小穿也。」玄謂此大穿，徑八寸十五分寸之八，小穿，徑四寸十五分寸之四。大穿甚大，似誤矣。大穿實五分穀長去二也。去二，則得六寸五分寸之二。凡大小穿皆謂金也。今大小穿金厚一寸，則大穿穿內徑四寸五分寸之二，小穿穿內徑二寸十五分寸之四，如是乃與輳相稱也。【疏】五分其穀之長，去一以爲賢，去二以爲輳者，明車穀含釭內外大小之異度也。《說文·金部》云：「釭，車穀中鐵也。」《釋名·釋車》云：「釭，空也，其中空也。」總言之，大小通曰釭；析言之，大曰賢，小曰輳，其物以鐵爲之。又《說文·玉部》云：「琮，似車釭。」大宗伯注云：「琮，八方象地。車釭與彼相似，則當內圓而外爲八觚形。蓋釭內空，與軸相函，故必圓以利轉；外邊則嵌入穀中，故爲觚棱，使金木相持而固，

不復搖動也。江永云：「五分其轂之長，長與圍同，言長卽是言圍。」阮元云：「大穿圍大，小穿圍小，蓋輻內之軸任重，故不可殺，使其穿大而轂弱；輻外之軸任輕，可以使其穿小而轂強，且殺軸亦所以限轂，使不致內侵也。」注

鄭司農云：「賢大穿也，軹小穿也。」者，阮元云：「穿者，軸所貫也。大穿者在輻內，近輿之名。小穿者，在輻外，近轄之名。」錢坫云：「《廣雅》：『賢，大也。』賢有大義，故大穿謂之賢。《說文·車部》：『軹，車輪小穿也。』」鄭珍云：「轂孔自內頭起，其圍徑卽漸殺漸小，<sup>①</sup>軸入轂之圍徑如之，故孔適相函而運轉。其內頭孔曰大穿，外頭孔曰小穿。賢者，《說文·目部》：『賢，大目也。』與此賢音義並同。軹者，凡語止詞曰只，轂孔至末而止，卽呼爲只，後因加車作軹。軸耑鑄亦當軸止處，又所以止軸之出，故亦呼爲只，其作字遂兩同。」案：鄭說是也。凡兩穿及壺中，一例措之，則三處當有一定之度。若準賢軹兩圍，則轂徑不止三寸五分五釐五豪強，造轂者正因恐傷輻鑿，故特增數厚，不因賢軹爲一定之殺。不然，由賢以趨於軹，既以相去遠近逐漸平殺，則但見賢軹之圍，數圍自可例推，經何必特出數圍之度乎？至釭金雖當隸金工，然轂穿必沓金而後可以利轉。若僅詳釭外木空之圍，<sup>②</sup>則轂穿之真度本無此大，易致淆混，故必兼金計之，而後其度數乃備也。云「玄謂此大穿徑

八寸十五分寸之八，小穿徑四寸十五分寸之四」者，賈疏云：「五分其轂之長，去一以爲賢，卽以轂長三尺二寸，徑一尺三分寸之二，而五分去一，一尺去二寸，得八寸，三分寸之二者，本三分寸，今爲十五分寸，卽以二分者爲十分，去二分，得八分，故云徑八寸十五分寸之八也。小穿經云去三，一尺五分去三，去六寸得四寸，三分寸之二，亦爲十五分寸之十，五分去三，去六分，得四分，故云徑四寸十五分寸之四。」王宗淶云：「賢得轂長五分之四，圍二尺五寸六分。軹得轂長五分之三，圍尺二寸八分。鄭謂大穿徑八寸十五分寸之八，小穿徑四寸十五分寸之四，用六觚率也。以密率求之，大穿徑八寸一分四釐八豪七秒三忽零，小穿徑四寸零七釐四豪三秒一忽零，是大穿倍小穿也。」云「大穿其大，似誤矣，大穿實五分轂長去二也」者，兩穿雖有大小之殊，然增減之數不宜過遠，又欲與轂相稱，若依經五分去一爲賢，則大於軹已倍，故知其誤而別定爲五分去二也。阮元云：「訛『去二』爲『去一』者，<sup>③</sup>蓋記文偶有缺筆

①「圍」原訛「餘」，據楚本改。

②「木」原作「本」，據楚本改。

③「去二爲去一」，「二」「一」原互訛，據《考工記車制圖解》改。

耳。」云「去二則得六寸五分之二」者，以一尺五分去二，去四寸，得六寸；以三分寸之二，爲十五分之二，五分去二，去四分，得六分，爲十五分之六，約之即五分之二也。錢坫云：「賢圍一尺九寸二分，軛圍一尺二寸八分，轂圍一尺十五分之二，此用金裹之，故轂圍徑與兩穿不合。」云「凡大小穿皆謂金也」者，金謂釭鐵也。云「今大小穿金厚一寸，則大穿穿內徑四寸五分之二，小穿穿內徑一寸十五分之二之四，如是乃與轂相稱也」者，戴震云：「今當作『令』，賈疏已誤。」案：戴校是也。此與上注云「令牙厚一寸三分寸之二」同。金厚經無文，故爲假設之度以明之。賈疏云：「大小穿內皆以金消去二寸，故各減二寸也。」鄭珍云：「兩穿有內外徑者，孔頭必嵌金釭，使與軸之鋼相摩切。作孔之時，預儲嵌金厚一寸之地，圍徑自寬多二寸，深則止足容金，自內即圍徑與軸等大，故有內徑外徑。及嵌金之後，外亦與軸等大，而其孔是金，非仍木也。故曰凡大小穿皆謂金也。」案：注大小穿內徑，賈疏無釋，鄭子尹則謂壺中當輻之外釭金盡處爲內徑，其說雖可通，但諦玩注意，似指釭金兩軸之空爲穿內徑，指轂木兩釭之空爲穿外徑。內徑、外徑並據轂兩端露見者而言。若轂內釭金盡處函於空中，則當以去壺中遠近消息以爲其度之弘殺，不能

與釭口平也。江水云：「注算大小穿甚密。但《輞人》軸圍一尺三寸五分之二，若依圍三徑一算之，則軸徑當大穿穿內處，正得徑四寸五分之二，與鄭所算大穿穿內徑同，何以能轉？蓋圍三徑一非真率，以祖沖之徑七圍十二，約率算，軸徑不及四寸五分之二，故能稍寬而轉。」鄭珍云：「以金厚一寸，故令穿之外徑增寬一寸，爲嵌金之地。及其嵌訖，金圍自與穿內圍齊平也。」案：江、鄭說是也。轂兩穿皆沓金，自是常制，此大穿徑六寸有奇，若非加金二寸，不能與輞人軸徑之度適相函，則注說塙不可易明矣。容轂必直，陳篆必正，施膠必厚，施筋必數，轆必負幹，鄭司農云：「讀『容』上屬，曰『軛容』。玄謂容者，治轂爲之形容也。篆，轂約也。轆負幹者，革轂相應，無贏不足。」【疏】容轂必直者，程瑶田云：「木飾之先，治之之法也。篆，膠筋轆專言飾。鄭珍云：「治經火養之木，爲圓長三尺二寸之形，是曰容轂。以繩縣之，身及兩端之圍皆與繩觸則直矣。」云「陳篆必正」者，鄭珍云：「陳，列也。篆非一處，故曰陳篆。其廣狹及幾處無聞，當任意爲之，無定數也。每篆一周，以矩準之，其高下皆與圍相切則正矣。篆，《說文》作『軛』，訓車約，蓋所據本異。」云「施

膠必厚，施筋必數一者，轂外周巾施以膠筋，使之黏合纏繞，則任力不至圻裂，而亦可以助幬幹之呢著，使無閒罅也。程瑶田云：「數者疏之反，謂縱橫重疊，互相牽繫以爲固也。」

注鄭司農云：「讀容上屬，曰軹容」者，段玉裁云：

「農下」云「字衍文，此離經之異。」案：段校是也。盧文弨、黃丕烈說同。據此，則上先鄭注當云「軹容，小穿也」，後鄭引之刪容字。軹容，蓋謂小穿內空所容之度，其義爲短，故後鄭不從，云「玄謂容者，治轂爲之形容也」者，此破先鄭讀，謂容爲頌之段借，容轂猶言治轂也。段玉裁謂「容者」當爲「容轂者」，亦通。云「篆，轂約也」者，《巾車》：「孤乘夏篆」，先、後鄭並釋爲轂約，與此義同。王宗淶云：「篆刻轂木爲垠鄂，篆起如竹有節約然。」鄭故訓轂約，小車不皆有篆，孤以上車乃有之。《巾車》云「卿乘夏縵」，言不爲篆也。篆致飾之一，所以辨等威也。」鄭珍云：「約轂與幬革是兩事，諸家說皆不愾。幬革者，除置輻處，通輓之，所以固轂，因以爲飾，凡小車皆然，無貴賤之別。上文云「進而眠之，欲其幬之廉，無所取之，取諸急」，知與輪必取圓，輻必取直，同是小車通制，不得而缺者也。篆者謂轂約，轂約謂之篆，鐘帶亦謂之篆，皆指其圍繞一周者。據《巾車》先鄭注「篆讀爲圭，篆之篆，夏篆，轂有約也」，參之先鄭《典瑞》注

「瑑，有圻瑑瑑起」，《說文》「瑑，圭璧上起兆瑑」，知篆以瑑起而名，鐘帶亦名因瑑起。其制於轂幹刻之，令起圻瑑一周，刻此處微容，即彼處起圻瑑，其圻瑑處即是篆也，當不止一處，刻訖，其狀蓋如竹形，然後渾體厚播以膠，密被以筋，又播膠一層，乃以革輓之，令革與容處、圻瑑處，皆緊相貼切，則瑑起者亦隨革瑑起，容突分明；然後通丸漆之，待乾摩平，乃就瑑起上周畫五采，其外通朱漆之。此篆之制也。以其周繞束轂，故曰約。非賴此約束其轂始固之謂。

據《巾車》「孤乘夏篆，卿乘夏縵，大夫乘墨車」，後鄭注：

「夏篆五采畫轂約，夏縵亦五采畫轂，無瑑爾，墨車不畫。」是篆爲孤以上專制，幬爲上下通制明矣。幬轂占謂之軹，

《詩·商頌》、《小雅》並云「約軹錯衡」。毛公《采芑》傳云：

「軹，長轂之軹也，朱而約之。」而鄭《烈祖》箋云：「軹，轂飾也。」飾即幬革，則長轂之軹，猶云小車轂之幬革耳。朱而

約之，乃是解約字。蓋孤以上之轂，既五采畫其篆約，則篆約之外皆朱漆也，故云朱而約之。《說文》：「軹，長轂也，

以朱約之。」是本毛義，非即以朱爲約。《廣雅》云：「轂篆

謂之軹。」張揖爲失毛旨。《詩疏》云：「軹者，長轂之名。」

又據許而違許意矣。」案：篆約爲孤乘夏篆以上車轂之制，王宗淶、鄭珍說是也。凡轂初斲治成，平縵無文。自卿以



上乘夏篆，則迴環琢刻，自成圻堦，若竹之有節者，是謂之篆，亦謂之約。又以革鞞篆約之外，是謂之軹。凡小車有革鞞，大車則無，故毛許並釋軹爲長轂，明惟小車轂有此也。鞞革密附轂木，故篆在革內，而文見於革外。《毛詩》謂之約軹，明軹與約備有也。既篆刻而革鞞，又漆之爲五色，是謂之夏篆，毛許則以爲朱約，朱亦五色之一也。凡篆約之用，以爲文飾，且以辨等威，非以附纏約束爲義；篆約之名，亦起於刻琢，不繫於施筋與否也。至於筋膠之被，則凡車木任力處皆有之，附纏之以爲固，故《輶人》注謂輶亦有此，不徒轂也。蓋筋膠與篆不相涉，卿乘夏縵，大夫乘墨車，皆無篆，而不得謂無筋膠之被。筋膠之外加以漆，則其痕亦成圻堦，《輶人》謂之「縵」，《少儀》謂之「幾」，而不謂之篆。此經亦以施筋與陳篆並舉，篆非卽筋膠之文明矣。鄭珍謂鞞革爲小車之通制，不知施筋亦小車之通制也。《毛詩》、《說文》朱約之義，非謂約束其轂，鄭珍說是也。然後鄭謂夏爲五采，先鄭、毛許則以爲朱赤，其設色不同，鄭珍兼取其義，謂五采之外皆朱漆色，未知是否。轂約，互詳《巾車》疏。云：「鞞負幹者，革轂相應，無贏不足者。」左襄十八年杜注云：「負，依也。」謂鞞革與轂幹密相依倚也。賈疏云：「鞞，覆也。謂以革覆轂之木，隱著革使之急，是

革轂相應也。無贏不足者，若轂有耗瘦，不隱著轂，則革有贏而轂不足；若轂不耗，革無贏，轂亦無不足也。」既摩，革色青白，謂之轂之善。謂丸漆之，乾而以石摩平之，革色青白，善之徵也。【疏】既摩，革色青白者，程瑤田云：「色青白者，鞞廉而急，必負幹之所致也。革以冒鼓爲最急，鼓色近白，是其驗。云：謂之轂之善者，此總家容轂以下六者言之。」注云：謂丸漆之，乾而以石摩平之，革色青白，善之徵也者，《說文·手部》云：「摩，研也。」賈疏云：「謂以革鞞轂訖，將漆之，先以骨丸之，待乾，乃以石摩平之，其色青白則善也。」程瑤田云：「據注，丸漆之後，乃以石摩之。」王宗淶云：「賈意謂丸在摩前，摩在漆前是也。今革既摩，色俱青白，未漆甚明。」案：程、王說皆是也。在摩前者，和灰之丸漆；在摩後者，不和灰之漆。鄭、賈義並不相連。丸漆者，《說文·土部》云：「垠，以黍和灰丸而繫也。」段玉裁云：「灰者，燒骨爲灰也。」一切經音義引《通俗文》曰：「燒骨以漆曰垠。」蓋以黍合和燒骨之灰，搏而丸之，以繫擦物，丸而繫之。既乾，如沙修不光潤，乃摩之，鄭所云「丸漆之，乾乃以石摩平之」也。既摩，乃復漆之，《說文》鮑下所云「黍垠已，復黍之」也。如此數四，乃後

鼓丹腹，今時漆工亦略同此。案：段說其析，據此，則轂革有數次漆，先凡漆，不設色，故摩之色青白，後漆設色，則爲「巾車」之夏篆、夏縵及《毛詩傳》之朱紵，不得露青白之色矣。經注並據未鼓丹腹前之漆言之，故在摩前，非謂既摩之後，遂不復漆也。參分其轂長，二在外，一在內，以置其輻。轂長三尺二寸者，令輻廣三寸半，則輻內九寸半，輻外一尺九寸。【疏】「參分其轂長，二在外，一在內，以置其輻」者，賈疏云：「此經欲論置輻於轂相去遠近之法。」趙溥云：「外謂轂之趨軹處，內謂轂之趨賢處，與輿相近。以轂長三尺二寸，三分之，以二分爲外，以一分爲內，於二者之間而置輻焉。所以在外數多，在內數少者，蓋一車用兩轂，而兩轂之間置輿，輻內數少則兩輪近，輿有倚靠處，自然牢固，而行得穩；輻外數多，則轂行無所礙。」

注云「轂長三尺二寸者，令輻廣三寸半，則輻內九寸半，輻外一尺九寸」者，輻廣三寸半，即後文輻股之度也。《匠人》注亦云「乘車輻廣三寸半」。賈疏云：「按上云『以圍之防稍其數』，轂中三分徑一，轂徑既一尺三分寸之二，今取一分作空，空中徑三寸九分寸之五，兩畔得二分，有七寸九分寸之一，兩廂分之，一畔得三寸九分寸之五。下文云

「量其鑿深以爲輻廣」，鑿深三寸半，故知輻廣三寸半也。依前所計言之，輻深實應三寸八分寸之十，言三寸半，舉成數言也。若然，轂既長三尺二寸，輻居三寸半，餘有二尺八寸半，三分之，輻外得一尺九寸，輻內得九寸半也。」鄭珍云：「輻廣三寸半，乃兵車、乘車不可增減之實數。令之云者，以由經推得，而經無文，故不敢質言，使若假設云爾。賈疏謂注以稍數鑿深知之，不得鄭旨。稍數鑿深之數，於經亦無文，注蓋由《輶人》之明言軸圍者，屬遞推至牙圍而得之也。」又云：「長上無內外也。內外由輻而立，則輻之地自在中間。故三分轂長，擬九寸五分居內，一尺九寸居外，其中間三寸五分即置輻之地矣。」《記》於車總目著輪崇尺寸，爲輪輿諸度之根，各度遂不明言，使讀者互求自得，則輻之廣厚，宜即於輪輿輶職中求之。《車人》大車輻博三寸，厚三之一。大車小車輻之所以不同者，正有其故。大車轂短，只一尺五寸，其圍之大，卻四尺五寸。制令輻廣三寸，即正中置輻，其兩頭止各餘六寸。令輻厚一寸，三十輻佔轂圍三尺，餘一尺五寸，兩輻相距尚有五分不鑿空地，故輻比小車廣少而厚多。小車轂長不止增倍，而圍僅三尺二寸。制令輻廣三寸半，其外一內一者所餘其長。令輻厚七分，則兩輻相距不鑿者只有三分零，故輻比大車廣多而

厚少。其因轂之闊長，以增減輻之廣厚，爲數雖異，而廣少者增厚之，厚少者增廣之，使其強力而固則一。案：鄭說是也。輻廣與鑿深同度，下經有明文；而鑿當盡捎數餘徑之數，其理亦明焉無疑，注義不可易也。凡輻，量其鑿

深以爲輻廣。廣深相應，則固足相任也。【疏】「凡輻

量其鑿深以爲輻廣者，《說文·金部》云：「鑿，穿木也。」

案：鑿本穿木之器，引申之，凡穿物爲空亦謂之鑿。此鑿

即輻筓所入之空，①其數與輻同。《文子·上德篇》云：「

十輻共一轂，各直一鑿，不得相入」是也。輻廣，即上注云

三寸半者也。江永云：「輻廣者，輻之博也。不言其厚者，

轂闊三尺一寸，三十輻之股端相著，厚一寸有奇可知也。

輻相著不留空隙者，欲其輻與輻相湊，相挾有力也。觀今

車用十八輻，股猶相湊，況三十輻乎。」鄭珍云：「凡者，最

括之辭，包《輪人》、《車人》六車在內，上凡斬轂，下凡揉牙

亦然。《記》不著輻廣之數者，量其鑿深爲之，是鑿深之數

即輻廣之數也。而亦不著鑿深之數者，轂孔壺中當輻筓之

數，居轂闊三分之一，餘三分之二之徑，即兩畔輻筓之鑿

深，是捎數餘徑之數即鑿深之數也。止發此一句爲率，上

文已著數徑，而由數徑得鑿深，即鑿深見輻廣，已不啻詳言

之矣。《車人》之止著輻博三寸，亦以有此句爲率，即可由輻

博見鑿深，由鑿深得數徑，同省文之法。明乎此，益見數徑鑿深輻廣三事數同，而小車是小車之數，大車是大車之數也。凡以柎周繞圓物投之者，必深視其圓之徑，使投者相湊相倚，衆力如，始固而益固。輪人之爲輪爲蓋，其鑿

之法是，轂猶蓋斗也，輻猶蓋弓也，軸猶達常也。蓋斗徑

六寸，達常徑一寸，以達常貫蓋斗中，猶以軸貫轂中也。蓋

斗之徑，除達常徑一寸，止餘五寸，猶轂徑除軸當數處徑三

寸五分五釐強，則止餘七寸一分一釐強也。蓋斗鑿深二寸

五分，相對則盡其五寸，猶轂鑿深三寸五分，相對則盡其七

寸也。而蓋鑿之深無餘分，轂鑿尚有一分一釐強未盡者，

以蓋斗與達常常靜不動，故鑿雖穿通而不傷達常；轂與軸

常動不靜，故鑿高一枚之前，須稍留五釐強，使輻與軸兩不

相及。然，畔五釐強，其留數甚微，雖曰不盡，而其徑亦適

盡矣，與蓋鑿究無異也。」案：子尹以車蓋爲輪輻轂軸之比

例，其說甚當。惟蓋之達常與斗爲一木，則與軸轂二木相

貫同而實異，賈後疏以達常斗爲二木，說尚未足馮耳。

注云：廣深相應則固足相任也者，言輻之廣深同度，則

強弱相等，而後足相持以爲固也。輻廣而鑿淺，則

①「輻」原訛「輪」，據楚本改。

是以大扞，雖有良工，莫之能固。扞，搖動貌。

【疏】「輻廣而鑿淺則是以大扞」者，阮元云：「輻入轂之菑當史薄，而菑末又當削銳之。蓋以三十輻共趨轂心，若菑厚而豐末，轂心不堅，而鑿亦相通，故《淮南·說山訓》曰：『轂強必以弱輻，兩強不能相服。』又《說林訓》曰：『輻之入轂，各值其鑿，不得相通。』《荀子·勸學》引《詩》曰：『轂既破碎，乃大其輻。』此皆強有餘而固不足也。」

注云「扞，搖動

貌」者，《史記·司馬相如傳》集解引郭璞云：「扞，搖也。」

《說文·手部》云：「扞，動也。」《詩·小雅·正月》「天之扞

我」，毛傳同。惠士奇云：《方言》曰：「舟僞謂之扞，扞，

不安也。」注：「船動搖之貌。」則車之大扞，狀如船矣。鑿

深而輻小，則是固有餘而強不足也。言輻弱不

勝轂之所任也。【疏】「鑿深而輻小，則是固有餘而強不足

也」者，程瑤田云：「輻小亦謂菑也。菑雖長而狹小，則能

固而不能強，謂易折也。」鄭珍云：「輻與鑿其深廣如一，言

一則二見，輻廣鑿淺，是廣及度而深不及度；鑿深輻小，是

深及度而廣不及度。深不及度，則菑之入轂不固；廣不及

度，則菑之承轂少力。見輻鑿廣深非皆三寸半不可也。以

此益驗菑是直入尖筍，非鋸筍。」

注云「言輻弱不勝轂

之所任也」者，輻廣與鑿深同度，所以為強足以任轂之重；今鑿雖深而輻大不及度，故輻之力弱，不能勝轂之任也。故茲其輻廣以為之弱，則雖有重任，轂不折。言力相稱也。弱，菑也。今人謂蒲本在水中者為弱，

是其類也。鄭司農云：「茲讀如紘縵之紘，謂度之。」【疏】

「故茲其輻廣以為之弱，則雖有重任轂不折」者，鄭用牧

云：「量其鑿深以為輻廣，茲其輻廣以為之弱，弱自與鑿深

相應，反覆言之爾。扞而不固則轂折，轂不能持輻也。」戴

震云：「菑厚蓋大半寸，漸殺之，至末不得過三分寸之一。」

鄭珍云：「輻菑當入轂處，廣三寸半，長如鑿深，亦三寸半。

其初雖已削廣之兩面，漸殺漸窄，以至於端，令適與鑿相

函，而其廣三寸半自若也。今以入鑿處起，兩邊斜殺以至

於端，與弓之股端一校同，則是成尖角形之筍，故曰茲其輻

廣以為之弱。弱所以必紘之為尖筍者，車輿之重，全藉六

十輻之力承之，而六十輻更迭，常直地者止有兩輻，輻鑿心

之末盡轂徑者止五釐強，輻端又鋒薄無餘分。若為方筍，

即鑿亦方鑿。其投弱也，弱兩邊直入，上以鋒薄之端，憾未

鑿五釐之木，雖不通猶通也。而重任壓於上，弱必上僣侵

軸，轂亦必往下潛移，一輻如是，即輻輻如是，轂之破折，恒

由是作。惟剡輻廣，使如箭鏃前半，則弱之兩邊斜交鑿心。其投轂也，自入鑿至鑿心，如並負轂，迤邐相承，豪不能上僭，轂亦豪不能下移。而轂之壓輻，以弱兩邊計之，直是壓七八寸，則輻之承轂，愈固而有力，故雖有重任，轂不折也。」案：菑之殺度，經注並無文。依戴說，則厚殺而廣不殺，江水、程瑤田說同。依子尹說，則并殺其廣爲銳角形，黃以周說同。義並通，故兩存之。但審釋經文，似以不傷轂爲義，則子尹說於理尤密也。鄭又云：「輻爪之長短廣狹，經注皆無明文。案菑爪爲輻上下之柄，其於形制宜同。菑既竝其股廣以爲尖筍，明爪亦當竝其股廣以爲尖筍。菑之長既如其鑿深而盡轂之徑，明爪之長亦當如其鑿深而盡牙之廣。即其上可知其下，經注故不言也。爪所以必爲尖筍者，蓋牙之廣三寸弱，而踐地一寸又是斜殺，則方者止三寸弱，若爪爲方筍，亦止可長三寸弱，如此即仍不免輻廣鑿淺、大扞難固之病。又牙厚三寸五分，若以一寸一分之方筍投之，兩邊不鑿者無幾，必不勝爪之搖撼而有破裂之患。故必爲尖筍，自散廣兩邊斜殺，交於端一分，如菑之端，長三寸九分強，如牙之廣，而其鑿則穿達於外。自外視之，其廣一分，其長七分。及以爪投之也，牙兩邊漸內漸厚，迤邐固抱其爪，上雖有重任壓之，而爪豪不能下出，

此制之所以善也。」案：子尹以弱推之人牙之爪，其說甚密。黃以周則云：「輻向外一面直下爲倨，向內一面剡曲爲句，爪於倨亦直，於句亦剡曲而銳。」黃所說輻散倨句之形，於義可通，而謂爪亦外倨直而內剡銳，與子尹說異。竊謂經止以牙出輻外爲綆，其爪入牙之柄爲鑿所含，何必隨綆勢而爲倨直。若然，鑿內之爪，似當以子尹說兩面剡成銳角爲是。但經注並無文，姑兩存之。注云：「言力相稱也」者，明菑與鑿力相等，無強弱之異也。賈疏云：「謂輻廣與鑿深相稱。」云「弱，菑也」者，即上文菑蚤之菑，輻入轂中者也。戴震云：「菑沒鑿謂之弱。」云「今人謂蒲本在水中者爲弱，是其類也」者，弱與菑通。《說文·艸部》云：

「菑，蒲子，可以爲平席。」《詩·大雅·韓奕》孔疏引陸璣疏云：「蒲始生，取其中心入地者名菑，大如匕柄，正白，生噉之甘脆。」段玉裁云：「蒲本在水中，其字作菑，即菑在轂中之意也。」鄭司農云：「竝讀如絃綫之絃，謂度之者，《左·桓二年傳》云，衡統絃綫。」①段玉裁云：「竝讀如絃，擬其音而義在是，絃繫於項，故與圍度之訓相近。」參分其輻之長而殺其一，則雖有深泥，亦弗之謙也。

①「左」原訛「在」，據楚本改。

殺，衰小之也。<sup>①</sup>鄭司農云：「濂讀爲黏，謂泥不黏著輻也。」**【疏】**「參分其輻之長而殺其一」者，此明輻股與骸不同度，以起輪綆之義也。阮元云：「參分輻長，股不殺者二分，骸殺者一分也。」鄭珍云：「輪崇六尺六寸者，除去牙之漆者一寸九分一釐六豪六不盡，不漆者一寸，上下牙共除五寸八分三釐三不盡，又除骸徑一尺六分六釐六不盡，餘四尺九寸五分。分爲兩輻之長，則一輻除齒爪不計，長二尺四寸七分五釐。三分之而殺其一，則殺者長八寸二分五釐。止於廣之向車箱一邊殺，狹至爪入牙際，其向外一邊不殺，兩面近牙處亦稍殺，但其數甚微。試以人之立驗之，由股而至足，其前面直下，後面自腓腸即漸斜漸細，兩邊亦略殺焉。此文股骸之所由名也。」云：「則雖有深泥亦弗之濂也」者，有，唐石經初刻誤「其」，磨改作「有」。鄭珍云：「輻所以必有殺者，止爲泥之黏著。殺者連牙高一尺有奇，泥之上及輻，至此已深。若過是，則不能行矣。或曰：「輻之向外者，豈泥不能黏，何以獨不殺乎？」曰：「不黏者，謂殺其一邊，使細如骸形，自然通骸泥不黏著，非謂只不黏殺之一面也。」」注云「殺，衰小之也」者，惠棟云：「殺猶衰也，見《儀禮注》。衰亦訓小，《春秋傳》云「其周德之衰乎」，注云：「衰，小也。」小猶殺也。」鄭司農云「濂讀爲

黏，謂泥不黏著輻也」者，段玉裁云：「說文：『濂，薄冰也。』」中絕小水，故大鄭易經之濂爲黏，黏與濂聲類同也。鄭君注《易》「爲其慊于陽也」，慊讀如羣公濂之濂，濂，慊也。慊之訓與黏相近。論讓案：《說文·黍部》云：「黏，相著也。濂黏聲近段借字。」參分其股圍，去一以爲骸圍。謂殺輻之數也。鄭司農云：「股謂近骸者也。骸謂近牙者也。方言股以喻其豐，故言骸以喻其細。人脰近足者細於股，謂之骸。羊脰細者亦爲骸。」**【疏】**「參分其股圍，去一以爲骸圍」者，承上輻三分殺一之文，而明其所殺骸圍之度。股圍，即輻上半橢方之全圍，不殺者也。鄭珍云：「輻股廣三寸五分，厚七分，兩面廣七寸，兩邊厚一寸四分，共八寸四分爲股圍。三分之一，分得二寸八分，去其一分，有五寸六分，以爲骸圍。骸兩面不殺，則兩邊厚仍各七分，共占一寸四分，餘四寸二分，兩面廣各居二寸一分也。」案：鄭說是也。錢坫云：「骸圍三分去一，則骸廣二寸三分奇，厚大半寸矣。」案：錢謂骸厚亦三分殺一，與鄭子尹說不同，於骸圍全度亦無迂，謹存之，以備一義。

① 小，原訛「少」，據楚本改。

注云：「謂殺輻之數也」者，之，舊本作「內」，宋余仁仲本同，於義得通，但宋明各本皆作「之」，今從之。輻股不殺，惟骹殺之，所殺之圍，參分輻廣，亦祇殺其向內之一分，非周市通殺之也。鄭司農云：「股謂近骹者也，骹謂近牙者也」者，鄭珍云：「上三分殺一，著所殺之長短，此著所殺之廣狹，輻之本殺者皆股也。股廣如一分，殺之使細，則成上股下骹之形。其殺數非直斜就向內一邊，乃略圓漸斜而下，至將入牙際，骹圍即於此取之。先鄭謂骹近牙者指此，此以下則爪也。謂股近骹者，取其將入骹際，以明此之為將入牙際耳。云「方言股以喻其豐，故言骹以喻其細」者，明股骹以麤細相對比例為義。云「人脛近足者細於股，謂之骹」者，釋股骹得名之義也。《弓人》注亦云：「齊人名手足擊為骹。阮元云：『說文』曰：「股，髀也。骹，脛也。」蓋人股本豐，自膝以下，則向內削而細。今輻形正似之也。云「羊脛細者亦為骹」者，《爾雅·釋畜》云：「馬四骹皆白，驢。」郭注云：「骹，膝下也。則獸脛通稱骹，不徒羊矣。揉輻必齊，平沈必均。揉謂以火槁之，衆輻之直齊如一也。平沈，平漸也。鄭司農云：「平沈，謂浮之水上無輕重。」【疏】「揉輻必齊」者，鄭鍔云：「木有曲直，不能皆易直，故以火矯揉其曲者，使與直者齊，則三十

輻直必等矣。」鄭珍云：「輻、牙、輓三者皆曰揉，蓋並用全木。或析木為之，木之經鋸者，筋理必不全，不堪任力。」云「平沈必均」者，鄭鍔云：「木有虛實，不能無輕重，故平而沈諸水，以觀其入水之淺深。入深者知其必重，入淺者知其必輕。從其重者而削之，則必平矣。」注云：「揉謂以火槁之者，段玉裁云：「字當作『燂』，下文『揉牙』，《說文》引作『燂牙』可證。《說文》曰：「燂，屈申木也。」無揉字。」錢坫云：「揉與燂同。凡木直者，燂以曲之，曲者燂以直之，故兼屈申兩義。」惠士奇云：「槁一作『槁』，《長笛賦》曰「揉揉斤械」，注引鄭注曰：「揉謂以火槁之。」《釋文》亦有「音」，劉音書老反者，作「槁」；「沈音居趙反者，作「槁」。槁與矯同，《蒼頡篇》曰：「矯，正也。」案：惠說是也。《說文·矢部》云：「矯，揉箭箝也。引申之，凡揉材木並為矯，槁、矯並矯之借字。《荀子·性惡篇》云：「故枸木必待櫟括烝矯然後直。」鄭云以火槁之，即《荀子》所謂烝矯也。互詳《弓人》疏。云「衆輻之直齊如一也」者，揉者非徒矯直木使之曲，亦所以矯曲木使之直，輻實直指，故揉之使三十如一也。云「平沈，平漸也」者，沈與《鍾氏》以朱湛丹林之湛字通。彼先鄭注云：「湛，漬也。」後鄭讀如漸，廣雅·釋詁云：「漸，漬也。」故此亦以漸沽沈。平漸謂置之

水，兩輪所漸漬之度，高下平等。王宗淩云：「平爲木出水分數，沈爲木入水分數。」案：王說亦通。鄭司農云「平沈謂浮之水上無輕重者，亦即平漸之義。賈疏云：「重者沈多，輕者沈淺，此沈重者更去之，則平而輕重等也。」直以指牙，牙得，則無槩而固。得謂倨句鑿內相應也。鄭司農云：「槩，櫟也。蜀人言櫟曰槩。」玄謂槩讀如涅，從木熱省聲。【疏】直以指牙者，以下申論上文，輻以爲直指，牙以爲固抱，二事相得益善也。鄭珍云：「直以指牙，謂三上輻投穀訖，皆將入牙鑿時也。」治讓案：輻有骹之殺，輪有牙之綆，雖似不相當，而爪入牙鑿，則與股之中線首尾相貫，其直中繩，至輻厚則又股骹如一，更無豐殺，是皆直指之理也。云「牙得則無槩而固」者，程瑤田云：「謂蚤牙相稱，齊密而無罅縫，故能無槩而固也。」注云「得謂倨句鑿內相應也」者，鑿內，詳前疏。賈疏云：「以輻直爲倨，以牙曲者爲句，輻牙雖有倨句，至於鑿內必正，正則爲得，得則若無槩而牢固也。」江水云：「疏非也。輻之人牙者作倨句之形，卽邊筭是也。」戴震云：「輻外直下爲倨，內曲刻之爲句，內柄同，卽蚤。」鄭珍云：「衆筭既投穀，乃以牙兩半規交而抱之，時柄各指其鑿，鑿各值其柄，兩相應

而無豪末偏邪相就之處，斯之謂得；若少偏斜相就，卽不得矣。」黃以周云：「鄭注倨句，當以江、戴說爲正。但爪宜刻而銳，不可方也。」案：江、戴、黃說是也。凡輻外近軋者股骹直下爲倨，卽牙綆所由生；內近輿者骹曲刻爲句，卽骹殺所由見也。賈說非注指。鄭司農云「槩，櫟也，蜀人言櫟曰槩」者，程瑤田云：「槩與楔同。」《說文·木部》：「楔，機也。機，楔也。」徐鍇謂機，簪也，柄也。《集韻》：「楔，蜀人从殺，《周禮》从缺。」據此注言之也。段玉裁云：「櫟，《說文》作「楔」，其正字也。蜀人言櫟曰槩者，方言之異也。舉方言證經之槩謂楔也。經傳多假槩爲臬，又本職注用爲危槩。楔之訓，僅見於此。治讓案：櫟楔，聲之轉。云「玄謂槩讀如涅，從木熱省聲」者，《說文·木部》云：「櫟，木相摩也，从木執聲。」段玉裁云：「大鄭未說槩讀何音，故擬其音曰讀如涅。又曰從木熱省聲者，蓋以正《說文》櫟字下云執聲之未密。」阮元云：「不曰从執聲者，取其音之相近也。」案：鄭意當如段、阮說，但槩熱並從執得聲，不必別諧熱省聲，鄭說較許爲短。不得，則有槩，必足見也。必足見，言槩大也。然則雖得，猶有槩，但小耳。【疏】「不得則有槩，必足見也」者，鄭珍云：「足，槩之末



也。苟鑿柄不應，其投也必強一邊使相就，則其一邊必鬆。槩有厚薄無長短，以不能進爲極。鑿柄既有一邊鬆，即槩無不進，其末必露出踐地一面，待不能進，始削其首令齊平，此不得已之徵也。輻兩頭並是尖筍，其鑿深必盡其徑，而牙鑿且穿通踐地一邊，成廣一分長七分之二之孔，故鑿柄不相得，必致槩見於此孔外。」案：「子尹槩足之說與鄭、賈意合，但紬繹經義言槩足之見否，似唯段以明鑿柄之得不得，非謂輻入鑿必用槩也。注疏說於經，似尚未合。注云

「必足見，言槩大也」者，賈疏云：「足乃據槩而言。言足見，故知槩大乃足見也。」云「然則雖得，猶有槩，但小耳」者，謂鑿柄相得，得槩而益固，然其容槩之地甚窄，故雖有槩必小也。程瑤田云：「云有槩者，反言以見無槩之固也。注說疑不然。」案：程說近是。凡制器，鑿大而柄小，相含不密，則爲槩以充之，此惟靜物爲可。輪之用常動，使輻爪柄鑿不密，此豈槩所能固乎？且爪柄與鑿空有一定之度數，使良工爲之，自可無槩而固。若豫留間隙以容槩，此豈制器之理哉！鄭殆未達經旨。六尺有六寸之輪，綆參分寸之二，謂之輪之固。輪筭則車行不掉也。參分寸之二者，出於輻股鑿之數也。【疏】綆參分寸

之二者，戴震云：「以偏柄入牙而出之謂之綆。」鄭珍云：「經曰凡斬轂以下言爲輪，首明轂，次明輻，又次明牙，三材和而輪成矣。輪成其綆斯見，故以綆數終焉。」注云

「輪筭則車行不掉也」者，輪筭謂牙偏向外也。江水云：「假令牙之孔與轂孔正相值，牙不稍偏向外，則重勢兩平，輪可掉向外，又可掉向內。造車者深明此理，欲去車掉之病，令牙稍出三分寸之二，不正與輪股鑿相當，於是重勢稍偏，而輪不得掉向內矣。」戴震云：「固謂不傾掉也。輪不筭，必左右乞搖，故輻蚤用偏柄，令牙出於輻股鑿三分寸之二，如此則重執微注於內，兩輪訂之而定，無傾掉之患。」云「參分寸之二者，出於輻股鑿之數也」者，賈疏云：「鑿牙之時，孔向外侵三分寸之二，使輻股外筭，故云出輻股鑿之數也。江水云：「疏非也。牙之厚無幾，鑿孔有偏，恐偏薄一邊，非暴裂即先齲矣。此賈氏察物未精，失鄭注之意者也。今車牙孔不偏，而輻爪用邊筍，缺邊向內，是以牙偏向外。鄭前言倨句鑿內相應，是古人亦用邊筍。」鄭珍云：「注云出者，牙出也。牙所出於輻股鑿者，牙之厚如輻股之廣，同三寸五分，當其爲受爪之鑿孔，距牙外邊六分六釐六豪六不盡，起鑿向內邊，其廣長如較之厚七分，廣二寸一分，兩邊亦斜刻，令鑿端廣一分，長七分，直通於背，使容尖筍，則

向內一邊不鑿者，亦有六分六釐六不盡，是內外不鑿之地相等，而鑿孔正居牙中也。及以輻爪指牙中投之，向外一邊不殺，其直中繩，向內一邊所殺廣之一寸四分，爪之兩邊槩縫，約消六釐六豪強，而其半猶當牙上。則投訖視之，輻股向內一邊有六分六釐六豪六不盡出牙邊之外，牙向外之厚有六分六釐六不盡出股鑿之外，而牙自平，鑿自中，輻自直，原正而不偏。惟牙厚與股鑿同是三分五分，而上下不正相對，則牙厚較股鑿爲偏出矣。注曰「三分寸之二者，出於輻股鑿之數」，又曰「輪雖算爪牙必正」，苟得其端緒，其旨明若指掌。賈疏以後乃皆失之。一案：鄭子尹說甚精，輪綆之制，必如此而後牙出股外，爪仍建於牙之正中，爪內外餘地正相等，與上文蚤正之義乃合。牙有綆則偏出於輻股鑿之外，牙外之平面，不與轂壺中正相直，故注凡說軌徹之廣，必加綆數計之。但子尹於輻內轂斜殺而下，以趨於牙，則較近股處之度既太贏，近鑿處之度又不足，於三分留一之圍似未密合。黃以周則謂較近爪處作倨句形，約去三分之一。牙內一邊，宜留餘地以安句；中鑿孔以投倨之爪，外留餘地以爲綆之筭。綆者筭出外，故鄭注《匠人》「徹廣八尺，於旁加七寸，必數綆三分寸之二」。依黃說，蓋於輻下三分，與股分處曲刻三分，爲句，而後直下，其下尚貼牙又

曲刻三分，爲句以入鑿，是鑿孔正在牙中；其內外皆有空地，外當牙綆處，其木露見，內則爲爪筭之句者所覆，其木不見，而轂內無綆，其內邊與牙之內邊正相齊切，更無贏腠，於經義物理似較爲允協也。王宗淩云：「輻轂殺在內，不在外。外之輻股與轂，<sup>①</sup>其齒鑿與爪鑿參值，牙是以外出而不與輻股轂參值也。外之牙出於輻股三分寸之二，內之輻股亦即出於牙三分寸之二。賈曰輪皆向外筭，輪即謂大闕也。大闕向外，則輻股向內，是謂之筭。」凡爲輪，行澤者欲杼，行山者欲侔。杼，謂削薄其踐地者。侔，上下等。【疏】，凡爲輪者，此專指牙言之。云，行澤者欲杼，行山者欲侔者，鄭珍云：「澤地多塗，山地多石，故行澤之輪須削牙如杼，使不爲塗所著；行山之輪須牙上下等，使不爲石所傷。至於行平地，其常也，雖亦有行山之時，亦有行澤之時，亦有行平地而值泥似澤、遇石似山之時，然其車之輪，斷不專爲行山使牙上下等，亦不專爲行澤使牙如杼，然於輪人必有常度，在不杼不侔之間明矣。所以必著此節者，正以見常度之不杼不侔也。猶之《輞人》極

①「與」原訛「輿」，據王宗淩《攷工記攷辨》改。

論大車之轅直無橈，乃正以見轉之不直不橈耳。」案：鄭說是也。前注云「令牙厚一寸三分寸之二」，此即牙踐地一邊不朽不倅之度也。

注云「杼謂削薄其踐地者」者，《玉人》大圭杼上終葵首，注云：「杼，綱也。削薄即綱之也。」

云「倅，上下等」者，《說文·人部》云：「倅，齊等也。」杼以

行澤，則是刀以割塗也，是故塗不附。附，著

也。【疏】「杼以行澤，則是刀以割塗也」者，《毛詩·小

雅·角弓》傳云：「塗，泥也。」王宗淩云：「此節說杼之利

於行澤。論讓案：刀以割塗，謂牙削薄如刀之刃，以行澤

之塗泥，如刀割物也。云「是故塗不附」者，程瑶田云：「塗

割之則劃開，故不附牙，而或上濂於輻。」注云「附，著

也」者，《小司寇》注同。倅以行山，則是搏以行石

也，是故輪雖敝，不齲於鑿。搏，圜厚也。鄭司農

云：「不齲於鑿，謂不動於鑿中也。」玄謂齲亦敝也。以輪

之厚，石雖齧之，不能敝其鑿旁使之動。【疏】「是故輪雖

敝不齲於鑿」者，《釋文》云：「齲，本又作鄰。」案：鄰，齲聲

之誤。王宗淩云：「此節說倅之利於行山。」注云「搏，

圜厚也」者，梓人、廬人、弓人注並云「搏，圜也」。

《說文·手部》同。楚辭·橘頌：「王注云：搏，圜也，楚人

名圜爲搏。對澤輪削薄，故云搏厚。鄭司農云：「不齲於鑿，謂不動於鑿中也」者，賈疏云：「先鄭以齲爲動，後鄭不從者，以其動者，先動於旁，乃及於中，不可先動於中，故不從也。」王宗淩云：「《說文》無齲字。齲與《論語》『磨而不磷』

同韻，孔注云：『磷，薄也。』鑿空兩旁敝薄，則空中之柄動

搖不固。先鄭云不動於鑿，特言不齲之善，非以動訓齲。

後鄭訓齲爲敝，補先鄭所未詳，說相成。賈以爲歧異，失

其指矣。云「玄謂齲亦敝也」者，明二字義同，經變文耳。

《鮑人》說治革云：「察其線而藏，則雖敝不齲。」先鄭釋不

齲爲纒不傷，敝亦即傷也。云「以輪之厚，石雖齧之，不能

敝其鑿旁使之動」者，輪牙近地者搏厚，雖爲石所齧而敝，

終不至侵其中之鑿，使輻搖動。凡揉牙，外不廉而

內不挫，旁不腫，謂之用火之善。廉，絕也。挫，

折也。腫，癰也。【疏】「凡揉牙」者，揉，《說文·火部》引

作「揉」，正字也。詳前。賈疏云：「此論用火揉牙，使之圜

正之意。古者車輞屈一木爲之，要當木善，火齊又得，乃可

圓而得所也。」鄭珍云：「疏謂古者車輞屈一木爲之。嘗細

思其理，若果用一木屈成一大圜規，當建輻時，若先投牙

鑿，待三十輻投訖，中間空處只是容數徑，轂之全徑不能貫

過受齒之人。若先投轂鑿，輞爲諸輻爪長幾三寸所限斷，不能挪讓得至爪下，卽展開合縫，亦僅受一二爪而止，斷不能復伸之以受諸爪之人，則疏說蓋疏也。古當是屈兩木爲兩半規，其兩端各爲筭，使相交固。玩經文於善輻之後，接云「直以指牙，牙得則無桯而固」，知建輻時是先投轂鑿。司農注上筭云「謂建輻也」，其意是謂先以筭投轂鑿，諸輻投訖，乃以牙兩半規就爪合之，如是乃於理得、於事便也。」案：鄭駁賈說是也。此經兵車之輪，以密率求之，牙大周二丈七寸有奇，田車輪，牙大周一丈九尺七寸有奇，至車人大車之輪，牙大周則二丈七尺，柏車輪最小，牙大周一丈八尺。此必非一木所能揉，其不便建輻，更無論矣。惟子尹謂屈兩木爲之，亦無塙證。竊疑當是合三木爲之，據《車人》「大車云：『渠三柯者三』」，柏車云：『其渠三柯者三』」，說渠並以三命分紀度，他工無此文例，是必非苟爲詭異，蓋牙木通制實是合三成規，無論大車、小車，咸用是法。經於《車人》著此二文，亦與《輪人》互相備也。若然，兵車、乘車牙木合三段爲之，每段長六尺九寸有奇，田車牙木三段，每段長六尺六寸弱。如是則揉曲與建輻皆較易，於事理尤切也。互詳《車人》疏。云「外不廉而內不挫，旁不腫，謂之用火之善」者，記火燠之度也。賈疏云：「凡屈木，多外廉

絕理，內挫折中，旁腫負起。無此三疾，是用火之善也。」王宗淶云：「外當火之對面，於輞牙爲踐地處；內當火之正面，於輞牙爲植骸處；旁當火之左右側面，於輞牙爲平面。凡燠木使屈，火皆在內。火力不勻，則外或理傷而斷絕，內或焦灼而挫損，旁或爆裂而壅腫。故燠牙必除此三者，始爲善於用火。」鄭珍云：「今試以竹木屈之，外急則層析，是廉也；裏急則皺縮，是挫也；旁左右暴出，是腫也。然必筋理全始有此三病，故知牙材斷不用鋸木也。」注云「廉，絕也」者，段玉裁云：「《說文·火部》曰『燠，火燠車網絕也』，引《周禮》『燠牙外不嫌』。鄭本當同，轉寫失之耳。絕者，賈云絕理。」案：段說是也。嫌正字，廉段借字，許、鄭義同。宋本《文選·長門賦》「心慊移而不省故兮」，李注引此注云：「慊，絕也。慊字或從火。疑唐時此經別本尚有作嫌者，慊則似卽嫌之聲誤。云『挫，折也』者，《廣雅·釋詁》同。《說文·手部》云：『挫，摧也。摧，一曰折也。』又《刀部》云：『剉，折傷也。』挫剉聲義同。云『腫，癰也』者，《說文·壯部》云：「癰，病也。一曰腫旁出也。」是故

規之以眡其圜也，輪中規則圜矣。【疏】「是故規之以眡其圜也」者，以下明爲輪必中規矩準繩權量，而後爲善也。鄭珍云：「六事皆輪成後驗其工致之法。」注云

「輪中規則圓矣」者，《詩·小雅·沔水》箋云：「規，正圓之器也。」①《大戴禮記·勸學篇》云：「木直而中繩，輅而爲輪，其曲中規。」《墨子·天志中篇》云：「今夫輪人操其規，將以量度天下之圓與不圓也。曰：中吾規者謂之圓，不中吾規者謂之不圓，是以圓與不圓皆可得而知也。此其故何？則圓法明也。」故云輪中規則圓也。萬之以眡其匡也，等爲萬萑，以運輪上，輪中萬萑，則不匡刺也。故書萬作禹。鄭司農云：「讀爲萬，書或作矩。」【疏】萬之以眡其匡也者，鄭鍔云：「萬，矩也。匡，方也。」趙溥說同。洪頤煊云：「萬與規對，萬卽矩字。匡與圓對，讀爲方。」《輿人》「圓者中規，方者中矩」，亦同此義。案：鄭、洪讀萬爲矩，與故書或本合，是也。訓匡爲方，亦是備一義。《荀子·不苟篇》楊注云：「矩，正方之器也。」《史記·禮書·索隱》云：「矩，曲尺也。此職以規、萬、縣、水、量、權、驗輪之善，與輿人以規、矩、水、縣驗輿之善文正同。蓋輪雖以圓爲用，而牙之平面與輻之上下相直，非矩無以定之也。宋翔鳳亦據《周髀》云：「圓出於方，方出於矩」，又曰：「以方出圓」，又曰：「環矩以爲圓」，謂徒圓不能知其數，故必以方之數出之也。宋蓋據圓內容方法，以度牙之周徑，說與鄭、洪

小異，於義亦得通也。注云「等爲萬萑，以運輪上，輪

中萬萑，則不匡刺也」者，此亦釋匡爲刺，與前輪雖敝不匡義同。戴震云：「正輪之器名萬，亦謂之萬萑。蓋與輪等大，平可取準。萬之縣之，猶《瓶人》之器中膊豆中縣也。

《方言》：「秦晉之間，謂車弓曰枸萑。」二者其狀仿佛，故方俗同稱。鄭珍云：「圓否見於牙上，匡否見於牙兩邊。牙

是合成材，易向兩邊枉戾，故須以萬萑運而視之。萬之有不觸處，是枉向外也；有稍闕處，是枉向內也；適相觸，則不匡矣。注云「等爲萬萑，以運輪上」，則是萬萑運而輪不

運，所謂輪上，卽指牙邊，與「眡其輪」輪謂牙同。疏乃謂「輪·轉·匝，不高不下，中於萬萑」，意蓋以萬萑冒輪上，

視輪之運中否，以驗其匡不匡，與注殆相反。」江永云：「湊合諸木成牙，恐其匡枉不正，故須以萬萑運之，視其稍有枉處，則削而正之耳。後鄭言等爲萬萑，是當時有其名物。

余見造車者用木架作一圓，與輪同大，輪與之竝立而運之，此正古人用萬萑之法也。」案：注萬萑之義，當如戴、鄭、江三家說。此自是造輪之一法，鄭君蓋據目驗得之，但依其說，則仍是察圓之器，殆非經義。至訓匡爲匡刺，則自可

通。蓋眡其匡猶言視其不匡，謂牙身不侖戾，與上文「察其齒蚤不調，則輪雖敝不匡，謂齒爪與牙不侖戾者，事異而義同也。」云。故書萬作禹，鄭司農云：「讀爲萬，書或作矩」者，阮元云：「『云』下當脫『禹』字。」徐養原云：「《說文·艸部》：『萬，艸也，从艸禹聲。』萬夔本無正字，或借用萬，或借用禹。惟矩字，雖亦與萬同音，自爲規矩字。若與萬通用，異物同名，易致相濶，故不從別本作矩。」縣之以眡其輻之直也，輪輻三十，上下相直，從旁以繩縣之，中繩則鑿正輻直矣。【疏】注云：「輪輻三十，上下相直，從旁以繩縣之，中繩則鑿正輻直矣」者，鄭珍云：「每上下兩輻，當正中而縣之以繩，必爲轂長所閼，不能切輻邊也，故須從旁縣之。旁，轂之兩旁也。縣繩於兩旁，令倚牙面，以尺準輻邊至繩，上下如一則直矣。」案：鄭說是也。凡物之直者，縣度之必與垂線正等。《墨子·法儀篇》云：「百工爲方以矩，爲圓以規，直以繩，正以縣。」蓋引繩雖亦可以度直，唯縣而度之則直而又正，其法尤精也。水之以眡其平沈之均也，平漸其輪無輕重，則斲材均矣。【疏】「水之以眡其平沈之均也」者，明其平中準也。鄭鍔云：「上文言平沈必均，言揉輻之時也。此則輪已成，又置之水中，欲其平沈之均。」注云：「平漸其輪無輕重，則斲材均矣」者，賈疏云：「兩輪俱置水中，觀眡四畔入水均否，若平沈均，則斲材均矣。」量其數以黍，以眡其同也，黍滑而齊，以量兩壺，無贏不足，則同。【疏】量其數以黍，以眡其同也者，數爲轂空壺中，然賢軹亦得家數稱，是數爲轂空之通名。《急就篇》顏注云：「縣者，轂中空受軸處是也。此量之以黍，蓋兼壺中及賢軹兩端通量之，數其一端，滿實之以黍，以觀其所容之同否，非專就壺中當輻齒之處量之也。」注云「黍滑而齊，以量兩壺，無贏不足則同」者，程瑤田云：「量必用黍者，取其滑也。今之黃米，穀皮光澤，小大勻稱，所謂滑而齊也。治讓案：兩壺，亦通轂空函軸者言之，以不止量當輻齒處，故不云壺中也。江永云：『兩壺欲同者，欲其肉好均而輕重等也。量之以黍，猶古人以黍量黃鐘之意。』案：江說是也。鄭云：『黍滑而齊』，與《漢書·律曆志》以子穀秬黍中者量黃鐘之龠同。賈疏謂鄭不取《律曆志》以黍爲度量衡之義，非也。九穀之黍，即今之稌，其米爲黃米，詳《大宰》疏。權之以眡其輕重之侔也。侔，等也。稱兩輪，鈞石同，則等矣。輪有輕重，則引之有難易。【疏】注云「侔，等也」者，詳前疏。

云、稱兩輪、鈞石同、則等矣」者、賈疏云：「以其輪非斤兩所可準擬、故以三十斤曰鈞、百三十斤曰石言之也。」云、輪有輕重、則引之有難易者、兩輪有畸輕畸重、則馬引之輕者易而重者難；又以輪貫軸、其公重心不在軸之正中、則車行必不正；此皆不可不侔之義。故可規、可萬、可

水、可縣、可量、可權也、謂之國工。國之名工。

【疏】注云「國之名工」者、謂六法皆協、則工之巧足擅一國者也。

## 周禮正義卷七十六

輪人爲蓋，達常圍三寸，圍三寸，徑一寸也。

鄭司農云：「達常，蓋斗柄下入杠中也。」【疏】「輪人爲蓋」者，《釋名·釋車》云：「蓋在上，覆蓋人也。」程瑶田云：

蓋亦輪人爲之者，輪圍蓋亦圍，蓋弓之趨於部也，猶輪輻之趨於轂，故兼官也。」王宗淶云：「蓋凡三等，大者弓長六尺，中者弓長五尺，小者弓長四尺。蓋雖有三等之殊，而達常圍、程圍、部廣、部長、程長、部尊、鑿廣、鑿上、鑿下、鑿深、下直、鑿端之度，則無殊。」詒讓案：《淮南子·汜論訓》「輶躡羸蓋」，高注云：「蓋，步蓋也。」則蓋有車有步，此專爲車蓋，故輪人兼爲之。注云：「圍三寸，徑一寸也」者，

《周髀算經》趙注云：「圓徑一而周三。」故圍三寸得徑一寸，然此疏率也。王宗淶云：「三寸圍周也，以密率推之，徑九分五釐四豪九秒二忽零。」鄭司農云「達常，蓋斗柄下入杠中也」者，賈疏云：「蓋柄有兩節，此達常是上節，下入杠中也。」戴震云：「蓋斗謂之部，其柄謂之達常。」程圍

倍之，六寸。圍六寸，徑二寸，足以含達常。鄭司農云：「程，蓋杠也。讀如丹桓宮楹之楹。」【疏】「程圍倍之六寸」者，賈疏云：「此蓋柄下節，羸大常一倍，向上含達常也。」注云「圍六寸，徑二寸」者，此亦依圓周求徑率求

之。王宗淶云：「六寸亦圍周也。以密率推之，徑一寸九分零九豪零八秒五忽零。」云「足以含達常」者，錢坫云：「達常徑一寸，下入杠中，杠徑二寸，則鑿外猶餘十分寸之五，鑿柄不傷。」鄭司農云「程，蓋杠也」者，《華嚴經音義》云：「杠謂蓋竿也。」《釋名·釋車》云：「杠，公也，衆義所公共也。」案：古者車蓋之杠，蓋皆建於軾間，有環以持之，謂之輶輶。故《釋名》又云：「輶輶猶祕齧也，在車軾上正轅之祕齧前卻也。」《華嚴經音義》引聲類云：「俾倪，是軾中環，持蓋杠者也。」《急就篇》顏注亦云：「俾倪，持蓋之杠，在軾中央，環爲之，所以止蓋弓之前卻也。」是古車蓋皆在軾間，有環以持其程，則不入輿版，亦足以爲固也。今本《釋名》「軾，譌「軸」，「轅，譌「輪」，學者遂不知車蓋建於軾間之制，故附論之。云「讀如丹桓宮楹之楹」者，段玉裁云：「此擬其音也。」詒讓案：《釋文》云：「程圍讀爲楹，音盈。」據此，「讀如」疑當作「讀爲」。前「轂大而短則摯」，注「摯讀爲槩」，《釋文》亦先出，則摯讀爲槩，而後發音，與此



例同。①讀爲楹者，謂此程卽楹字也。丹桓宮楹，見《春秋》莊二十三年經。《說文·木部》云：「程，牀前几。楹，

柱也。」此蓋杠直建，與柱義近，故先鄭讀爲楹。《說文·糸部》：「縵，重文作縵。」《左傳》：「樂盈。」《史記·晉世家》作

「樂逞」，是盈呈聲近相通之例。蓋杠，《論衡·談天篇》又謂之「蓋葦」，葦與程聲義亦相近。信其程圍以爲部

廣，部廣六寸。廣謂徑也。鄭司農云：「一部，蓋斗也。」

【疏】信其程圍以爲部廣者，賈疏云：「此言蓋之斗四面鑿孔，內蓋弓者於上部，高隆穹然，謂之爲部。信，占之申字。申上程圍六寸以爲此部徑。論讓案：此申程之曲圍以爲達常之直徑，故以信言之。」云，部廣六寸者，王宗淩云：「蓋圓則部亦圓，徑六寸，於六觚率周一尺八寸，以密率推之，周一尺八寸八分四釐九豪五秒五忽零。達常與部，當以一定木爲之，上留廣六寸，厚一寸，分者爲部，下斲削其四旁，獨留圍三寸之心木爲達常。」注云：廣謂

徑也者，周髀算經趙注云：「徑者，圓中之直也。」此部亦圓形，中直廣博如一，故廣卽徑也。鄭司農云「部，蓋斗也」者，謂蓋頭之斗，部卽拊之借字。《左》昭二十五年傳

「編拊」，《說文·木部》引作「編部」，是其證也。《弓人》弓

把名拊，車蓋之弓，兩邊下垂，類射弓，部當其中，與把相似，故其名亦同。蓋斗，漢時語。《御覽·天部》引桓譚《新論》云：「北斗極天樞，樞，天軸也，猶蓋有保斗矣。蓋雖轉而保斗不移，天亦轉周匝而斗極常在。是蓋斗亦謂之保斗。《論衡·談天篇》又謂之蓋葆。葆與部，並一聲之轉。部長一尺，謂斗柄達常也。」【疏】注云：謂斗柄達

常也者，賈疏云：「此部卽達常。以此達常上入部中，遂名此達常爲部，其實是達常也。」鄭用牧云：「部厚一寸，連於達常，通長二尺，不計其入程中者。」王宗淩云：「部與達常通高二尺，達常雖部之柄，而與部連爲一節，故統名爲部。二尺者，直蓋之部也。直蓋，卿以下車。《左》定九年「與之犀軒直蓋」，杜云「犀軒，卿車」，其證也。諸侯以上車用曲蓋，其達常常較長於直蓋之達常，而燦屈之。然部高於程仍不過二尺，記故不詳曲蓋之達常。案：王說是也。部與達常同一木，故蓋弓二十八持之而固。若如賈說，部與達常異木，則部雖二尺，入達常者不過一寸一分，雖有鍵以持之，亦不足以爲固矣。程長倍之，四尺者二。」

①「例」原說「列」，據楚本改。

杠長八尺，謂達常以下也。加達常二尺，則蓋高一丈，立乘也。【疏】：「程長倍之，四尺者」者，此經文例與上下不同。程長八尺，較之部長實不止一倍。儻如舊說，程止是一長八尺之直杠，則經家上文云「程長四之足矣」。而乃云「程長倍之，四尺者」，以徑直之度，而爲迂曲之文，果何義乎？據下注謂故書上與上「合爲廿字」，杜子春定爲「十」，是杜、鄭所見，並如今本，則又無譌文。竊謂經文當與《車人》「大車渠三柯者三」同例。疑古車蓋之杠，當爲二節，上下各長四尺，蓋與達常爲三節也。其建於車上，則別以軸鍵連貫爲一。車止時，車右持蓋以從，則但持其上節六尺之部杠而下，《道右》：「王下則以蓋從」是也。蓋在車上，則建於軾間，故必八尺之杠而後無蔽目之患。在車下，則人持之，其高下在手，故去其下杠，使輕便易舉。此則校之經文而適協，揆之事理而可通矣。又案：據《左》「定九年傳有直蓋，則亦有曲蓋」。曲蓋之程，長度當亦與直蓋同。知此云四尺者，不指曲蓋之杠曲折上下截之分度者，以曲杠上下曲直不同，則經文當如《車人》爲末，中直下句，分著其度。蓋上直四尺，則下句有弧曲之減，其弦必不及四尺。段令弦度四尺，則通弧曲計之，又必增於四尺，斷不能上下平等。今經云四尺者「二」，則是上下等度，必非曲蓋明

矣。注云「杠長八尺，謂達常以下也」者，杠在達常之下，而達常之度，略於部長二尺之內，故知此長八尺指達常以下也。云「加達常二尺，則蓋高一丈，立乘也」者，林希逸云：「此下文所謂蓋崇十尺者也。」賈疏云：「人長八尺，蓋弓有宇曲之減二尺，得不障人目也。」詒讓案：《釋名·釋車》云：「高車，其蓋高，立乘載之車也。安車，蓋卑，坐乘，今吏所乘小車也。」據此，則惟高車之蓋，部杠得長十尺，小車蓋卑，則部杠之度當遞減，不得有十尺，故鄭云「立乘也。十分寸之一，一謂之枚，爲下起數也。枚，一分。故書「十」與上「二」合爲「二十」字，杜子春云：「當爲四尺者二十十分寸之一。」【疏】「十分寸之一，一謂之枚」者，此枚卽十釐之分，不云分而云枚者，經文它言分者，並取算術差分爲義，此爲實度，慮其淆混，故改分爲枚，而明揭其度也。注云「爲下起數也」者，下文部尊及鑿上下諸度，並以枚計，故此先出枚之度以起例也。云「一枚，一分」者，《賈子·六術篇》云：「十釐爲分，十分爲寸。」是十分寸之一卽一分也。云「故書十與上二合爲二十字，杜子春云，當爲四尺者二十十分寸之一」者，《二十字》賈疏作「廿字」。段玉裁云：「各本注誤，惟疏不誤。《說文·十部》曰：「廿，二十并也，古文省多。」卅，三十并也，古文省」。案：廿讀如入，卅讀

如颯，秦刻石文如是，并爲一字，則不讀爲兩字。後世如唐石經作廿、作卅，仍讀二十、三十，非古也。此經二上屬，十下屬，而故書合爲一字，正由寫者不分句讀所致。部尊一枚，尊，高也。蓋斗上隆高，高一分也。【疏】注云

「尊，高也者，《廣雅·釋詁》同。云「蓋斗上隆高，高一分也」者，錢坫云：「部厚一寸，而上隆高十分之一，亦例以上欲尊也。王宗淶云：「謂部頂上加厚一分也。部徑六

寸，其加厚之一分，四旁當各減三分，徑五寸四分，爲十分部廣而殺其一。」弓鑿廣四枚，鑿上二枚，鑿下四枚，弓，蓋檠也。廣，大也。是爲部厚一寸。【疏】「弓鑿

廣四枚」者，王宗淶云：「鑿，部上容弓笛之穴，縱橫皆四分方空也。一部積二十八鑿，凡一尺一寸二分。置部圍一尺八寸八分四釐九豪五秒五忽，除去一尺一寸二分，餘七寸六分四釐九豪五秒五忽，則每鑿口相距二分七釐三豪二秒零。云「鑿上二枚，鑿下四枚」者，賈疏云：「必以孔上二枚，孔下四枚者，以其弓下用力故也。注云「弓，蓋檠

也」者，《大戴禮記·保傳篇》云：「二十八檠以象列星。」盧注云：「檠，蓋弓也。續漢書·輿服志：「羽蓋華蚤，劉注引徐廣云：「金華施檠末，有二十八枚，即蓋弓也。《淮南

子·說林訓》云：「蓋非檠不能蔽日。」《御覽·車部》引《淮南》舊注云：「檠，蓋骨也。」案：正字本作檠。丁晏云：「急就篇：「蓋檠俾倪柅縛棠」，顏師古注：「檠，蓋弓之施爪者也。謂之檠者，言若屋椽檠也。」《說文·車部》：「檠，車蓋弓也。」《釋名·釋車》：「檠，蓋叉也，如屋構檠也。」《論衡案》：《方言》云：「車枸簠，宋魏陳楚之間謂之簠，或謂之簠籠，西隴謂之搯，南楚之外謂之簠，或謂之隆屈。」郭注云：「即車弓也。」彼車枸簠亦呼爲簠，疑猶今轎車上隆起爲簠，人居其中，漢時蓋已有此制，與此車蓋弓異。云「廣，大也」者，《廣雅·釋詁》同。賈疏云：「恐直以橫廣四枚，上下不知其數，故訓廣爲大，明上下及橫皆四分也。案：

經凡言廣者，多爲橫。此廣鄭、賈知爲方徑者，經言鑿上二枚，鑿下四枚，皆主直徑言之，不容鑿間不言直徑，故知爲正方之廣也。云「是爲部厚一寸」者，戴震云：「鑿上下合六分，并鑿空四分，共一寸也。惠士奇云：「鑿廣四分，其不鑿者，上有二分，下有四分，合之爲一寸。王宗淶云：「鄭云厚一寸，不計部尊也。連隆高者，部厚一寸一分。」鑿深一寸有半，下直二枚，鑿端一枚。鑿深對爲五寸，是以不傷達常也。下直二枚者，鑿空下正而上低二分也。其弓笛則撓之，平刻其下二分而內之，欲令蓋之

尊終平不蒙撓也。端，內題也。【疏】「鑿深二寸有半」者，

賈疏云：「此經說蓋斗之上鑿孔，內弓二十八，孔之上下廣狹之義。」云，下直二枚，鑿端一枚者，惠士奇云：「鑿孔外內若一曰直。內孔之下與外平，而上低二分不鑿，則上有四分，下有四分，其鑿者二分而已。弓廣四分，殺去二分而內於鑿內，其端又殺去參分，惟一分而已，故曰鑿端一枚。端謂弓頭也。」戴震云：「弓鑿外大內小，外縱橫皆四分，內縱二分，下直二枚是也；橫一分，鑿端一枚是也。下直者，對上地爲言。鑿下外內同四分，鑿上外二分，內四分，加部尊焉。」又云：「二枚一枚，皆鑿端弓杪所至，欲見鑿空下正，故云下直二枚，鑿端一枚，便文協句爾。」詒讓案：弓笛之人鑿內者，長當盡其鑿，亦二寸五分。其廣從橫漸殺，以趨鑿端者，下平刻二分，留上二分不刻，兩旁各刻一分五釐，留中一分不刻，故從厚得二分，橫廣止一分也。一枚者，弓笛之末，從橫皆止一分也。

注云「鑿深對爲五寸，是以不傷達常也」者，賈疏云：「前文云部廣六寸，達常徑一寸，達常上入部中徑一寸，則兩畔共有五寸在。今以弓鑿深二寸半，兩各二寸半，是不侵達常也。」案：賈意達常與部爲二木，非也。鄭不云不傷部，而云不傷達常者，正以達常與部爲一木，明部內不鑿者，尚留有一寸之徑耳，非

謂達常別爲一木，爲部所含也。蓋弓二十有八，以鑿端一

枚計之，積二寸八分。環欖部心徑一寸圍三寸之外，鑿端相距餘地，止七豪有奇，假令部與達常爲二木，達常縱不傷，而部幾全穿，斷無不傷之理，將何以爲固乎？足明其不然矣。云「下直二枚者，鑿空下正而上低二分也」者，賈疏云：「直，正也。鑿孔下正者，上文鑿下四枚，今於內畔於下亦四枚，與外正平，故云下正也。上低二分者，前文鑿上二枚，今於內畔孔低二分，鑿上亦四枚，故云上低二分也。」云，其弓笛則撓之，平刻其下二分而內之」者，賈疏云：「撓亦減也。弓外畔上下四枚，今於內畔減二枚，惟有二分。刻，去也。故云平刻其下二分而內之。」詒讓案：撓者，對鑿下直而言，謂笛下雖平刻，而由鑿外之弓視之，則若逆插不正直也。云「欲令蓋之尊終平不蒙撓也」者，賈疏云：「蓋尊外畔孔上二枚，及內畔上下俱四枚。若然，蓋弓向外頭仰，但以蓋弓三分一分外爲宇曲，又以衣蒙之，則弓低，故蓋尊終平不蒙撓，又得吐水也。」案：賈說亦非也。此明弓笛必平刻其下二分之意。不蒙撓，謂不蒙入鑿之笛而撓曲也。蓋弓笛內鑿者爲仰勢，以逆制其俛者，故雖重勢下注，而俛仰相劑，近部處終平也。疏未得鄭指。云「端，內題也」者，端，耑之段字。《說文·耑部》云：「耑，物

初生之題也。《淮南子·本經訓》高注云：「題，頭也。」此鑿端亦即鑿內之頭，故云內題也。弓長六尺，謂之

庇軹，五尺謂之庇輪，四尺謂之庇軫。庇，覆

也。故書庇作祕。杜子春云：「祕當爲庇，謂覆幹也。」玄

謂軹，轂末也。輿廣六尺六寸，兩轂并六尺四寸，旁減軌內

七寸，則兩軹之廣凡丈一尺六寸也。六尺之弓倍之，加部

廣，凡丈二尺六寸。有字曲之減，可覆軹，不及幹。【疏】

「弓長六尺謂之庇軹」者，蓋之大小無定，其差有此以下三等，降殺各以一尺，與車軹輪軫之廣相應也。王宗淶云：

「六尺、五尺、四尺，弓當未入算。」注云：「庇，覆也」者，

《表記》注同。云「故書庇作祕，杜子春云，祕當爲庇」者，段

玉裁云：「必聲，比聲，合音相近。杜謂字之誤也。」云「謂

覆軹也」者，上疑當有「庇軹」二字。杜以此庇軹即謂覆車

軸端之軹也，與《大馭》注訓軹爲兩轄同。幹者，輦之借字。

《說文·舛部》云：「輦，車軸端鍵也。」又《車部》云：「轄，

鍵也。」字或作錯，孫奭《孟子音義》引丁公著云：「錯，車轄

也。輦、轄、錯、幹義並同，故聶氏《禮圖》約此注義作轄。

《釋文》作轄，云：「或作幹，俱音管。」案：轄幹同音，字亦

通。然在此注，則轄爲誤文。《說文·車部》云：「輦，轂端

錯也。《類篇·軹部》云：「幹，轂脊也。」是幹之義可通於

轂脊，而轄則無軸端鍵義。若依陸本作轄，則與軹雖異物，

而同在轂端，後鄭不應以庇軹不及轄破杜說。陸蓋依誤本

作音，不足據也。幹，明注疏本作「幹」，尤誤。云「玄謂軹，

轂末也」者，《總敘》注同，此破杜說也。云「輿廣六尺六寸」

者，《輿人》文。輿廣即兩軹間之度，四尺之弓所覆者也。

云「兩軹并六尺四寸」者，據《輪人》轂長三尺二寸，兩之得

六尺四寸也。云「旁減軌內七寸」者，賈疏云：「上云以其

轂長，二在外，一在內，以置其輻，輻內九寸半，綆三分寸之

二，金轄之間三分寸之一，輻又三寸半，總尺四寸。以此計

之，以七寸承輿，七寸爲軌，故云旁減軌內七寸也。」詒讓

案：兩軌相距八尺，即輪間之度，五尺之弓所覆者也。云

「則兩軹之廣凡丈一尺六寸也」者，賈疏云：「向計輿六尺

六寸，并兩轂六尺四寸，總一丈三尺，減尺四寸入輿下，其

餘有丈一尺六寸也。」云「六尺之弓，倍之加部廣，凡丈二尺

六寸，有字曲之減，可覆軹，不及幹」者，謂六尺之弓，僅能

覆轂末，不能及軸末也。惠士奇云：「六尺之弓，加部廣六

寸，凡丈二尺六寸。有字曲之減，謂近部平者二尺，而四尺

爲字曲，低於部二尺，而三尺幾半；以面加尊二尺，則弓長

近部平者二尺，并宇曲之平徑，兩數共得五尺四寸六分有奇。倍之加部廣蓋徑，凡一丈一尺五寸三分弱，準以一丈一尺六寸之軹，不足七分強。案：依王說，蓋平徑較之兩軹之廣，雖不足七分強，然兩面分之，止差三分強；宇曲平徑容少有增侈，加以蚤飾蓋巾之幪，無不覆之嫌也。參

分弓長而揉其一。參分之持長撓短，短者近部而平，

長者爲宇曲也。六尺之弓，近部二尺，四尺爲宇曲。【疏】

參分弓長而揉其一者，阮元云：「揉，依《說文》當作揉。」案：詳上燦牙疏。注云「參分之持長撓短，短者近部，

而平長者爲宇曲也」者，賈疏云：「弓長六尺，三分，一分有二尺。既云參分長揉其一，則揉其二尺近部者。必揉近部二尺者，以其本鑿弓孔時，外畔弓上二枚，弓下四枚，內畔上下俱四枚，由弓頭仰，故須近部撓之使平，向下四尺持之，爲宇曲吐水也。」戴震云：「弓菑入鑿中，剡其下二分，兩旁各剡一分有半，鑿空下平直，則弓必上仰，故揉其近部之二尺使平，外四尺自下地而成宇曲。」詒讓案：蓋菑入鑿者爲仰勢，故鑿外之弓須略揉之，而後可以取平。其所揉，蓋始於菑本之外，至距部三分而止。是揉者在近部平處，而不在宇曲下地處也。云「六尺之弓，近部二尺，四尺

爲宇曲」者，此以底軹六尺之弓計之。若五尺之弓，則近部當一尺六寸三分寸之二，以三尺三寸三分寸之一爲宇曲。四尺之弓，近部當一尺三寸三分寸之一，以二尺六寸三分寸之二爲宇曲也。王宗淶云：「五尺之弓，近部一尺六寸六分六釐六豪六秒六忽強，宇曲三尺三寸三分三釐三豪三秒三忽強。四尺之弓，近部一尺三寸三分三釐三豪三秒三忽強，宇曲二尺六寸六分六釐六豪六秒六忽強。參分其股圍，去一以爲蚤圍。蚤當爲爪。以弓鑿之廣爲股圍，則寸六分也。爪圍一寸十五分寸之一。【疏】「參分其股圍，去一以爲蚤圍」者，並謂方圍也。股即弓上之傳於鑿者。股圍即鑿之方徑，故經不別出股圍之度。王宗淶云：「股，弓近部者。爪，弓末也。」鄭鏐云：「股，與輻之近轂者謂之股同。弓之近部者亦謂之股，以其大也；蚤，與輻之人牙者謂之蚤同。弓之宇曲者亦謂之蚤，以其小也。」

注云「蚤當爲爪」者，前注同。案：此與輻蚤字皆當作又，鄭以漢時習用爪，故讀從之。《獨斷》云：「凡乘輿車，皆羽蓋金華爪。」《續漢書·輿服志》作「華蚤」。《說文·玉部》云：「瑤，車蓋玉瑤。」此秦漢制輿未有玉飾者之專名，占無此字也。云「以弓鑿之廣爲股圍，則寸六分也」者，賈疏

云：「上云弓鑿廣四枚，即以方圍之，四四十六，故圍寸六分。」云「爪圍一寸十五分寸之一」者，賈疏云：「一寸爲三十分，六分者爲十八分，通前總四十八。取三十分，去十分，得二十分。十八分者去六分，得十二分。以十二并二十，爲三十二分。三十分作寸，餘二分是三十分寸之二。三十分寸之二，卽是十五分寸之一，故云爪圍十五分寸之一也。」王宗淶云：「自股漸殺至末，其圍得股圍三分之二，凡一寸零六釐六豪六秒六忽零，乃殺之極也。」參分弓長，以其一爲之尊。尊，高也。六尺之弓，上近部平者二尺，爪末下於部二尺。二尺爲句，四尺爲弦，求其股，股十二，除之，面三尺幾半也。【疏】參分弓長，以其一爲之尊者，此明揉弓之度也。注云「尊，高也」者，前注同。

云「六尺之弓，上近部平者二尺，爪末下於部二尺」者，近部平，謂不曲者也。其下宇曲有四尺，宇曲之末爪端下於部者則二尺，卽上平高於爪端之度也。其五尺之弓，則上近部平者一尺六寸三分寸之二，爪末下於部同。四尺之弓，則上近部平者一尺三寸三分寸之一，爪末下於部亦同。云「二尺爲句，四尺爲弦，求其股，股十二，除之，面三尺幾半也」者，賈疏云：「幾，近也。言近半。甄鸞《五經算術》

云：「按句股之法，橫者爲句，直者爲股，邪者爲弦。若句三，則股四，而弦五，此自然之率也。今此車蓋句二弦四，則股三，此亦自然之率矣。求之法，句自乘以減弦自乘，其餘開方除之，卽股也。今車蓋崇二尺，弓四尺，以崇下二尺爲句，弓四尺爲弦，爲之求股。求股之法，句二尺，自乘得四，弦四尺自乘得十六，以四減十六，餘十二，開方除之，得三，卽股三尺也。餘三倍方法三得六，又以下法一從之，得七，卽股三尺七分尺之三，故曰幾半也。」李淳風注云：「謹案：其問宜云：『車蓋之弓長六尺，近上二尺，連部而平爲高，四尺邪下宇曲爲弦，爪末下於部二尺爲句，欲求其股，問股幾何？』曰：『二尺七分尺之三。』術曰：句自乘以減弦自乘，其餘開方除之，卽得股也。」王宗淶云：「此句但據六尺弓之大蓋言也，鄭故依弓之長六尺者計之。六尺之弓，股長三尺四寸六分四釐一豪零一忽零，并近部平者倍之，加部廣蓋徑，得一丈一尺五寸二分八釐二豪零二忽零。」案：上所推與甄、李術同。《永樂大典》本《五經算術》引此注「求其股」，①求作乘，當是誤書。又除之「上有開方」二字，疑甄鸞所增也。其五尺、四尺之弓句股弦之數，

①「股」原訛「句」，據楚本改。

鄭及甄、李並未推，以此率求之可得也。上欲尊而宇

欲卑，上，近部平者也。隕下曰宇。【疏】，上欲尊而宇

欲卑者，以下並申論參分弓長以爲尊之意也。賈疏

云：「上謂近部二尺者，宇謂持長四尺者也。」① 注云

「上，近部平者也」者，對宇下垂者爲下，故近部平者爲上

也。云「隕下曰宇」者，說文·八部云：「宇，屋邊也」

淮南子·覽冥訓高注云：「宇，屋簷也」廣雅·釋詁

云：「隕，衰也」蓋爪隕衰下覆，與屋四垂相似，故以屋檐

爲名，猶爪之亦名揅也。程瑶田云：「參分，在上爲尊，其

二者在下爲宇也」上尊而宇卑，則吐水疾而雷

遠。蓋者，主爲雨設也。乘車無蓋。禮所謂潦車，謂蓋車

與？【疏】「則吐水疾而雷遠」者，《說文·雨部》云：「雷，

屋水流也」蓋弓如屋宇之隕下，故以雷言之。雷遠者，言

水下流不溼輅輪軫以內也。注云「蓋者主爲雨設也，

乘車無蓋」者，賈疏云：「按《巾車》五路皆不言蓋，以其建

旌旗故無蓋，故彼云「及葬，執蓋，從車持旌」，鄭云「王平生

時乘車建旌，雨則有蓋」。又《道石職》云：「王式則下，前

馬，王下則以蓋從。」注云：「以蓋從，表尊。」非謂在車時，

若今傘蓋者也。鄭鏐云：「巾車惟王后五路重翟安車皆

有容蓋，輅車言有翼羽蓋。彼婦人車蓋，疑非此輪人所專

掌也。車未有不有蓋者。道右掌前道車，言王下則以蓋

從，不專爲雨而用蓋也。」孔廣森云：「車上設蓋，陰則御

雨，晴則蔽日。道右王下則以蓋從。《春秋左傳》，衛侯出

奔，使華寅肉袒執蓋；又齊侯賜敝無存犀軒直蓋。是五路

有蓋明矣。左傳「等轂」，注云：「兵車無蓋，尊者則邊人

執笠，依轂而立」亦未知是否。一案：鄭、孔謂乘車有蓋，不

專爲雨設是也。《史記·商鞅傳》：「趙良曰：五段大夫勞

不坐乘，暑不張蓋。是蓋兼以蔽日之證。」大戴禮記·保

傳：「以蓋圓象天，爲路車之制，是路車有蓋。」《史記·晏子

列傳》云：「晏子御擁大蓋，策四馬。」《說苑·臣術篇》云：

「田子方遇翟黃，乘軒車，載華蓋。」並乘車有蓋之證。乘車

建旌旗而得建蓋者，蓋杠插於式間，揅圓取足覆輿，而不盡

方軫之四隅，故與旌旗之建於轎外闌局者不相妨也。王宗

淩又謂兵車亦張蓋，云：「《左》宣四年，楚子與若敖氏戰，

伯棼射王，貫笠轂。笠，蓋也；轂，輻所聚也。部亦蓋弓所

聚，因名爲笠轂。據此，兵車亦有時設蓋也，安得云乘車無

蓋哉！」案：王說未知是否，姑存以備攷。云「禮所謂潦

① 「四」原訛「二」，據《周禮注疏》改。



車，謂蓋車與「者」。《既夕記》：「藁車載蓑笠」，注云：「藁猶散也。散車，以田以鄙之車。蓑笠，備雨服。今文藁爲潦。」是鄭彼注從古文作藁車，此仍從今文者，以欲明蓋主爲雨設。彼潦車或取備水潦之義，載蓑笠時當並設蓋，故疑蓋車卽彼潦車也。蓋已崇則難爲門也，蓋已卑是蔽目也，是故蓋崇十尺。十尺，其中正也。蓋十尺，宇一尺，而人長八尺，卑於此，蔽人口。【疏】「蓋已崇則難爲門也」者，蓋長十尺，建於車上，軫距地四尺，則丈四尺也。《藝文類聚·禮儀部》引《周書》：「說明堂門方十六尺。其說不甚瑯。疑宮室之門，容有高不及丈五尺者，故蓋逾十尺則難爲門也。」注云「十尺其中正也」者，以部長二尺，椹長八尺，合之爲十尺。三等之蓋，大小不同，而崇度必以十尺爲中正，不得損益也。云「蓋十尺，宇一尺，而人長八尺，卑於此，蔽人口」者，人長八尺，見《總敘》。明人長正與宇末相直，故不蔽目也。良蓋弗冒弗紘，殷畝而馳不隊，謂之國工。隊，落也。善蓋者以橫馳於輦上，無衣若無紘，而弓不落也。【疏】「良蓋弗冒弗紘，殷畝而馳不隊」者，畝，畝之俗。《大司徒》：「遂人，經並作晦，此疑誤。隊，唐石經作墜。」阮元云：「墜者，隊之

俗。王宗洙云：「此言弓箭與部鑿相得之甚也。以幕蒙蓋弓曰冒，以繩聯綴蓋弓之宇曰紘。紘，維也。」《說文·糸部》：「維，車蓋維也。」凡爲車蓋，既植弓於部鑿，乃以繩聯綴其宇，而後衣之。治讓案：此記察蓋之法。《淮南子·原道訓》：「紘，宇宙而章光。高注云：「紘，綱也。若小車蓋四維謂之紘，繩之類也。」是維蓋之繩名紘之證。冒者，《說文·巾部》云：「幪，蓋衣也。」幪，冒一聲之轉。冒字又作帽，《文選》張衡《西京賦》：「戴翠帽」，薛綜注云：「翠羽爲車蓋。」《韓非子·外儲說左篇》云：「管仲父出，朱蓋青衣。」《鵠冠子·天則篇》云：「蓋毋錦杠悉動者，其要在」也。蓋言以錦爲衣。凡蓋衣施蓋弓之上，婦人車又下垂爲容，詳《巾車》疏。注云「隊，落也」者，《說文·自部》云：「隊，從高隊也。」《爾雅·釋詁》云：「墜，落也。」云「善蓋者以橫馳於輦上，無衣若無紘，而弓不落也」者，《莊子釋文》引司馬彪云：「輦上曰畝。」《爾雅·釋詁》云：「殷，中也。」車馳於畝中，卽是橫絕，故鄭訓殷爲橫。《史記·天官書》云：「北斗七星衡殷南斗。」《六韜·戰車篇》云：「殷革橫畝，犯歷浚澤者，車之拂地也。卽殷畝之義。無衣無紘而弓不落者，言弓蓄人鑿之固也。」

輿人爲車，輪崇、車廣、衡長，參如一，謂之參稱。稱猶等也。車、輿也。衡亦長容兩服。【疏】

輿人爲車者，亦以所制之器名工也。《釋名·釋車》云：「輿，舉也。」賈疏云：「此輿人專作車輿，記人言車者，車以輿爲主，故車爲總名。」云「輪崇、車廣、衡長參如一」者，賈疏云：「謂俱六尺六寸也。」錢坫云：「古車蓋用橫廣。」史記袁盎曰「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蓋舉成數言。漢制與工官亦同。案：錢說是也。《賈子新書·禮篇》云：「六尺之輿，無左右之義，則君臣不明。亦舉成數言之。凡兵車、乘車，輿廣衡長六尺六寸；田車，輿廣衡長六尺三寸。

注云「稱猶等也」者，《廣雅·釋詁》云：「等，齊也。」云「車、輿也」者，《說文·車部》云：「車，輿輪之總名也。輿，車輿也。」《論語·鄉黨》皇疏云：「車牀名輿。」段玉裁云：「輿人不言爲輿而言爲車者，輿爲人所居，可獨得車名也。軾、較、軫、軹、轡，皆輿事也。」阮元云：「輿者，軫、軹、軾之總名。專謂較式內爲輿者，非。」云「衡亦長容兩服者」，《莊子·馬蹄篇》釋文云：「衡，轅前橫木縛軛者也。」《釋名·釋車》云：「衡，橫也，橫馬頸上也。」《詩·鄭風·大叔于田》箋云：「兩服，中央夾轅者。」《呂氏春秋·愛士篇》高注云：「兩馬在中爲服。」鄭言此者，明馬車衡下容兩服，別於

牛車，高下止一牛，故車人大車高長六尺，此贏於彼六寸也。賈疏云：「以其驂馬別有輻，引車，故衡唯容服也。」

案：衡制度詳《輶人》疏。參分車廣，去一以爲隧。

兵車之隧四尺四寸。鄭司農云：「隧謂車輿深也。讀如鑽燧改火之燧。玄謂讀如邃字之邃。」【疏】參分車廣，去一

以爲隧者，以下明輿上三面之度數也。注云「兵車之

隧四尺四寸者」，賈疏云：「鄭皆言兵車者，按上文先言兵

車，後言乘車，故據先而言，其實乘車亦同也。隧謂車輿之

縱。凡人所乘，皆取橫闊，以或參乘，或四乘，故橫則六尺

六寸。此隧輿之縱，三分六尺六寸取二分，以四尺四寸爲

之。鄭珍云：「經注並於車之長無文，本疏云：「隧謂車輿

之縱，橫則六尺六寸。」又《巾車》疏云：「兵車、乘車橫廣，

前後短，大車、柏車、羊車皆方。」孔氏《詩·小戎》疏云：

「兵車當輿之內，前軫至後軫，深四尺四寸。大車深八尺。

兵車之軾較大車爲淺。故謂之淺軾。」知賈、孔諸儒並以隧

深爲即車之長也。黃以周云：「隧四尺四寸，即謂輿深、軾

廣、軌廣統於四尺四寸之內。《輶人》「任正」注云：「輶軌

前十尺，與隧四尺四寸，凡丈四尺四寸。」案：黃說是也。

依鄭、賈義，則車箱式軾之木，皆盡軾軌之邊際，而軾踵亦

適齊後軾，是四尺四寸之外，四面略無餘地矣。若然，式軾

外有闌扇及零者，蓋皆以竹木編構，附著軾轡軫軻之間，而於軾軻廣長之度，則一無所增也。又案：田車之隧蓋深四尺二寸。鄭司農云：隧謂車輿深也。者，深謂從度，對廣爲橫度也。云：讀如鑽燧改火之燧者，先鄭讀如《論語·陽貨篇》之燧，取音同也。晁氏注：夫隧，亦卽金燧。云：玄謂讀如邃宇之邃者，後鄭以鑽燧與此義不協，故易之。楚辭·招魂：「高堂邃宇」，王注云：邃，深也。此隧亦謂車深邃之處，故卽音以明義耳。段玉裁云：此皆擬其音，而邃宇於義近。參分其隧，一在前，二在後，以揉其式。兵車之式，深尺四寸三分寸之二。【疏】「參分其

隧，一在前，二在後，以揉其式」者，《釋名·釋車》云：「軾，式也，所伏以式敬者也。」說文·車部：「軾，車前也。」《史記·淮陰侯傳》集解引韋昭云：「軾，今小車中隆起者。」案：經典通段式爲軾。《論語·鄉黨》皇疏云：「古人乘路車，如今龍旂車，皆於車中倚立。倚立難久，故於車箱上安一橫木，以手隱憑之，謂之爲較。詩云「倚重較」是也。又於較之下木至車牀半許，安一橫木，名爲軾。若在車上應爲敬時，則落手憑軾。曲禮：孔疏說略同。江永云：「式有通指其地者，「參分其隧，一在前，二在後，以揉其式」是也。有切指其木者，「參分軾圍，去一以爲式圍」是也。

因前有憑式木，故通車前參分隧之，皆可謂之式。其實式木不止橫在車前，有曲而在兩旁，左人可憑左手，右人可憑右手者，皆通謂之式。人立車前皆式之地也，其言揉其式何也？蓋揉兩曲木自兩旁合於前。所以用曲木者，不欲令折處有棱角觸礙人手，如今人作椅子扶手，亦揉曲木是也。式崇三尺三寸，并式深處言之。兩端與兩轆之植軾相接，軍中望遠，亦可一足履前式，一足履旁式。《左傳》長勺之戰，登軾而望是也。式木有轡木承之，甚固，故可履也。車制如後世紗帽之形，前低後高。式崇三尺三寸，不及人之半腰，故御者可執轡，射者可引弓，而憑式須小俯也。前人但知式車前橫木，不細考《輿人》「車前三分之一處通名爲式，而可憑之木又有在兩旁者，是以不得其狀。於鄭注較兩轆上出式，遂意其在橫木之上，於是輿制皆謬亂矣。試思較若在橫木上，則人憑式，首觸較矣，較崇五尺五寸，及人之胸，射者亦不便於引弓，橫木在較下，將必以筭貫入轡木，而轡圍甚小，如何能貫式木，又如何能登軾。事事推之，皆不合矣。案：江說甚精，足正皇、孔諸說之誤。戴震云：「記不言式較之長，一在前，其上三，面周以式，則式長九尺五寸三分寸之一也。二在後，其上爲較，則左右較各長二尺九寸三分寸之一也。」王宗淶云：「古者乘車之儀，

三分其隧，御者立在前一分，居中而箸於式。左右兩人立中一分，旁倚於較前，直式隅闕折處，《楚辭》云「倚結軫兮長太息，涕潺湲兮下霑式」是也。其或四乘，則一人居中後一分。兩轂貫軸，適直中一分之中，《禮》故云「顧不過轂」。又云：「戴倍式深，并輿廣六尺六寸，得九尺五寸三分之一，是以式隅爲方折也。方折之隅，未有能揉屈一本以爲之者。」案：王謂式兩隅當爲闕折是也。黃以周說同。但揉折之處，所減蓋無多，戴并輿式深廣之和數，大略計之，亦不甚相遠也。注云：兵車之式深尺四寸三分寸之二者，賈疏云：以四尺四寸，取三尺，得二尺，又一尺二寸三分之，取四寸，仍有二寸在，一寸爲三分，二寸爲六分，取一分，故云深尺四寸三分寸之二。」阮元云：「二在前，卽式深也；二在後，則輪深也。式深一尺四寸六分六釐六豪。」江藩云：「一在前，一尺四寸六分六釐六豪；二在後，一尺九寸三分寸之一四。」論讓案：田車之式蓋深一尺四寸。以其廣之半爲之式崇，兵車之式高三尺三寸。【疏】「以其廣之半爲之式崇」者，阮元云：「式長與輿廣等，六尺六寸，崇於軫三尺三寸。」戴震云：「式卑於較者，以便車前射御執兵，亦因之伏以爲敬。」注云

「兵車之式高三尺三寸」者，賈疏云：「車輿之廣六尺六寸，取

半爲式之高，故知三尺三寸也。錢坫云：《春秋·穀梁傳》：「叔孫得臣敗長狄於鹹，斷其首而載之，眉見於軾。」范注：「兵車之軾，高三尺三寸。」說與鄭合。論讓案：乘車之式高與兵車同，距地皆七尺三寸，田車之式高三尺一寸五分，距地六尺三寸。以其隧之半爲之較崇。

較，兩輪上出式者。兵車白較而下凡五尺五寸。故書較作權，杜子春云：「當爲較。」【疏】以其隧之半爲之較崇者，《釋名·釋車》云：「較，在箱上爲宰較也。重較，其較重，卿所乘也。《詩·衛風·淇奥》：「猗重較兮」，毛傳云：「重較，卿上之車。」字本作「較」，《說文·車部》云：「較，車輪上曲銅鉤也。」段玉裁云：「曲鉤，言句中鉤也，亦謂之車耳。《西京賦》云：「戴翠帽，倚金較。」荀卿《禮論》及《史記·禮書》云：「彌龍以養威。」彌，許書作「靡」，解云「乘輿金耳也」。皆謂較爲龍形而飾以金。司馬氏《輿服志》：「乘輿金薄繆龍，爲輿倚較」，是其義也。」阮元云：「《說文》曰：「輶，車兩輪也。从車耳聲。」又曰：「耳，耳下垂也，象形。《春秋傳》曰：秦公子虺者，其耳下垂，故以爲名。」又曰：「輶，車耳反出也。」車耳反出乎輪之上，①象耳之耳，故

①「輪」原訛，論一，據楚本改。

謂之輓。以其反出，又謂之輓。至其直立軫上，上曲如兩角之木，則謂之重較。《古今注》曰：「車耳，古重較也。在車藩上，重起如牛角。」此固謂車耳重出式上，如兩角之觭勢也。秦公子名軫，衛公子名輓，晉公子名重耳，魯叔孫輓字子張，鄭公孫輓字子耳，皆此義也。《輿人》曰：「棧車欲弁，飾車欲侈。」侈即兩耳侈張。大約古人重較，惟卿大夫之車有之，至漢猶然。禮，上乘棧車。棧車者，木立軾上，不曲如棧也。若大夫墨車，卿夏縵，以上則並名軒，有車耳。一案：重較之制，阮氏略得大概。今以先秦兩漢人所言者，反覆攷之，蓋周制庶人乘役車，方箱無較。士乘棧車以上皆有較，唯士車兩較出式上者，正方無飾，則有較而不重也。大夫以上所乘之車，則於較上更以銅爲飾，謂之曲銅鉤，其形圓句，邊緣卷曲，反出向外，故謂之輓。自前視之，則如角之句，自旁視之，則高出式上，如人之耳，故謂之車耳。凡車兩旁最下者爲軾，軾下附軾，象耳下垂，故又謂之輓。較在軾上，則象耳之上聳。是則車耳者，較軾之通名也。其較上更設曲銅鉤，向外反出，則是在較耳上重案爲之，斯謂之重較重耳矣。以《荀子》、《彌龍養威》之文推之，則周時已有金薄繆龍，明金耳不徒爲漢制也。凡軾較輓皆木材，惟重較爲金材。此爲攻木之工，所記者不重之較也。

《說文》所釋者，重較也。凡重耳所附之軾輓，無論重與不重，並是直對。其句曲而反出者，唯銅輓耳。《左傳》鄭大夫姚句耳，名即取諸此。又案：輓字亦作輓，又通作蕃。《漢書·景帝紀》云：「長吏二千石車，朱兩輓。」《古今注》云「文官赤耳」是也。《大玄經·積次四》云：「君子積善，至于車耳。測云，至于車蕃也。」范注云：「蕃，車耳也。」崔豹謂重較在車藩上重起。藩即謂輓，此與車藩蔽異。《漢書》顏注引應劭說車輓云：「車耳反出，所以爲之藩屏，翳塵泥也。」說尚不誤。又云：「輓以簞爲之，或用革。」①則似搥輓藩爲一，顏師古已辟其誤矣。又《史記·司馬穰苴傳》云：「斬其僕車之左駟。」《索隱》云：「駟當作輓，謂車箱外立木承重較之材。」張氏《正義》引劉伯莊說同。依小司馬說，輓蓋即較之木材，上承曲銅鉤者。此亦足證較爲立木，唯金耳乃反出矣。錢坫云：「式深一尺四寸三分寸之二爲句。」②較崇爲股，句股求弦，得弦二尺六寸太，爲式去較之度。」注云「較，兩軾上出式者」者，《論語·鄉黨》皇疏云：「軾豎在車箱兩邊，三分居前之一，承

① 「革」原訛「華」，據楚本改。

② 原脫「四寸」，據錢坫《車制攷》補。

較者也。」賈疏云：「較謂車輿兩箱，今人謂之平鬲也。言兩輪，謂車箱兩旁豎之者。二者既別，而云較兩輪上出式者，以其較之兩頭皆置於輪上，一木相附，故據兩較出式而言之。」鄭珍云：「《說文》：『輪，車旁也。』則輪止是車兩旁之稱。注云兩輪，猶兩旁也。上出式者，謂兩旁之上，高出於式之平木。此平木爲較，猶較前平木爲式。式崇較崇，並是平木距箱底之高，非指豎木承式較者，豎木不得有此高也。詳康成注《考工》及他經，並不見車兩旁有版處。謂旁是版，自賈疏其見已然。」案：子尹說輪較之制是也。但賈意較爲車箱上端之橫木，輪爲箱間豎木以承較者。較木平設，故此及《車人》疏謂之「平鬲」，《山虞》疏及《詩·衛風·淇奥》孔疏又作「平較」，其說輪較亦不誤。輪較在車兩旁通謂之箱，故《續漢書·輿服志》劉注引徐廣云：「較在箱上。」又引《通俗文》云「車箱爲較」是也。古車制，輿上三面皆有橫直木而無版，貴者所乘，則有轆革耳。云「兵車自較而下，凡五尺五寸」者，亦謂距軫之數也。下距地則九尺五寸。賈疏云：「以其前文式已崇三尺三寸，更增此隧之半二尺二寸，故爲五尺五寸。按昭十年《左氏傳》云：『陳、鮑方睦，遂伐欒、高氏。』子良曰：『先得公，陳、鮑焉往？』遂伐虎門。公卜使王黑以靈姑鉅率，吉，請斷三尺而

用之。」彼注云：「斷三尺，使至於較，大夫旗至較。」按《禮緯》「諸侯旗齊軫，大夫齊較」。軫至較五尺五寸，斷三尺得至較者，蓋天子與其臣乘重較之車，諸侯之臣車不重較，故有三尺之較也。或可服君誤。」江藩云：「式崇三尺三寸，較崇二尺二寸，去三尺至較，是二尺五寸也。賈據《禮緯》言三尺之較，與禮制不合。據賈說，豈天子與卿士之較崇六尺，倍於三尺，故言重較與？」案：賈意當如江說。《禮緯》「諸侯旗齊軫，大夫齊較」，《節服氏》疏引《含文嘉》，《左傳》昭七年孔疏，《公羊》襄十八年徐疏引《稽命徵》，並同。《新序·義勇篇》，芋尹文曰：「大夫之旗齊軾。」《廣雅·釋天》又云：「卿大夫七旂至軾。」文並小異。竊謂軾高於軫三尺三寸，君旗齊軾，斷三尺，適可至軾，較雖高出於軾二尺二寸，而兩輪上下通得較稱，自軾以上三尺，①雖非較盡之處，而不得謂非較也。至軾又即較橫直材，是齊較、齊式、齊軾，文並得通。但據《含文嘉》、《稽命徵》說，並謂天子旗九仞，諸侯七仞，大夫五仞，士三仞，則皆於理難通，故《左傳疏》亦疑其誤。是服據《禮緯》與此經車制及《左傳》「斷三尺」之文必不能合，不足取證。賈乃援彼，謂三尺爲

①「軾」原訛「較」，據楚本改。

諸侯之臣車，不重較，是較卑於式，其說殊謬。又案：田車較崇蓋二尺一寸，崇於軫五尺二寸五分。云「故書較作椎」，杜子春云：「當爲較者，椎，舊本作推，明注疏本作椎，與釋文合，今從之。」徐養原云：「說文·木部：『椎，水上橫木，所以渡者也。』椎爲水上橫木，較爲車上橫木，義亦相近，故較椎古字通。」《晉書·林邑傳》：「韓戢估較太半。」估較卽椎，此較椎通用之證。六分其廣，以一爲之軫圍。軫，輿後橫者也。兵車之軾圍尺一寸。

【疏】「六分其廣，以一爲之軾圍」者，輿下後軾之圍，小於三面材之圍。阮元云：「軾所以收衆材者，故又謂之收。」《詩·秦風·小戎》：「淺收」，傳曰：「淺收，淺軾也。」《晏子春秋》曰：「淺軾之車」，卽小戎義也。注云「軾，輿後橫者也者，鄭珍云：『康成注「加軾與幃」云：「軾，輿也。」』是非不以軾爲四方底軾，軾間爲兩旁矣。而前注「車軾四尺」，云「軾，輿後橫木」，此又云然者，以此經軾圍獨爲輿後橫木之數也。知獨爲輿後橫木之數者，以左右前三面材之圍在下，軾人也。四方皆軾，其圍宜同，而後獨異者，以輿後止人所登下，非若三面範圍任正之外，又須於上置圍，故其圍狹於三面也。四方圍數雖異，同連輿底，自歸輿人爲

之。而任正圍不與軾圍同見，輿人，乃見之。軾人者，以軾圍出數於車廣，任正圍出數於軾長也。云「兵車之軾圍尺一寸者，賈疏云：『輿廣六尺六寸，而六分取一，故得尺一寸也。』鄭珍云：『軾圍一尺一寸，兩邊厚一寸四分，兩面廣四寸一分，長六尺六寸。向前一邊中爲槽，深七分，以受底板。兩端爲中筓，貫左右任木之鑿，達於外，自而鑿之。以軾踵承其下，當軾中爲圓孔，連踵通之，上天下小。合時，以圓木旋轉圍之，令上與軾面平，復以橫槩鍵其下。若解輿，則向上旋轉脫之。軾與輿固合而不稍移掉傾脫者，①鉤心之後全賴此。軾之名轉，琴柱之名軾，皆由斯義。輿上諸材，惟軾之四面非正方。後人皆以正方算之，又不知軾與任正異圍之所以然，經注大旨全失。案：子升說，推算頗密，於義近是。依其說，則軾圍爲橢方圍。江永則以爲正方形，云「軾方徑二寸七分有半」。金榜、江藩、王宗淶說同。凡此經諸圍，或方，或圓，或橢長，不等，經注既無明文，姑兼存衆義以備攷，不敢實也。又案：田車軾圍蓋一尺五分。參分軾圍，去一，以爲式圍；兵車之式圍，七寸三分寸之一。【疏】注云「兵車之式圍，七寸三

①「輿」，原說「圍」，據鄭氏《輪輿私箋》改。

分寸之一」者，此謂圓圍也。賈疏云：「謂參分前軛圍尺一寸而爲之。尺一寸取九寸爲三分，去三寸得六寸，餘二寸各三分之，二寸爲六分，去二分得四分，以三分爲一寸，餘一分。添前六寸，爲七寸三分寸之一也。」阮元云：「式圍七寸三分三釐三豪。王宗淩云：「式圍圍徑三寸三分三釐四豪七秒七忽零。」鄭珍云：「式木正圍，徑二寸四分四釐強，揉木爲之，計長八尺餘。其兩端入較柱。其下正中爲鑿，以受植軛之柄。當折向兩旁處，宜各有柱承之。前之橫，自軛以內，長五尺有奇，爲通軛，不固也。宜中介一柱或兩柱，分其軛爲兩大格或三大格。柱皆正方，大如式之圍，差互爲鑿，視軛半厚以受其柄。式較大小所以異者，人立常當式之地，式之爲人憑任也，比較爲勞，故其圍差大。」案：式木圍徑，王據密率，鄭據古率，所算皆是也。江藩以爲方徑一寸八分三三三，亦存備一義。田車式圍蓋七寸參分式圍，去一以爲較圍；兵車之較圍，四寸九分寸之八。【疏】「參分式圍，去一以爲較圍」者，鄭用牧云：較小於式者，在兩旁，用力少也。注云：兵車之較圍，四寸九分寸之八」者，此亦謂圓圍也。賈疏云：「以式圍七寸三分寸之一，取六寸三分，去二寸得四寸。仍有一寸三分寸之一，以一寸者爲九分，一分者轉爲三

分，并爲十二分，去四分得八分，故云較圍四寸九分寸之八也。阮元云：「較圍四寸八分八釐八豪。」王宗淩云：「較圍圓徑一寸五分五釐一秒八忽零。」鄭珍云：「較木亦正圓，徑一寸六分二釐強。兩端揉曲向下，以與柱銜接。前後柱四，正方，大如上木之圍，而鉤其前柱。自式以上之外廉，以揉式推之，知不欲觸礙人手同也。其受橫植軛及橫軛之鑿，各視其半厚爲之。較之長，自柱以內僅二尺六寸零八釐強，而高五尺三寸三分強，爲通軛，亦不固，前後柱上於軛三尺當加一橫方梁，大如柱，上下差互爲鑿，以受植軛。如此則植軛不至太長勢危，又與較木相配，令柱上下牽倚得力，又令外圍橫間之木有所交附。否卽內爲立寬長之窗，外爲附長狹之圍，皆机杼不可終日矣。」案：經止云揉式，不云揉較，則較兩端與植木柄鑿相配處，似當平設，不當曲揉也。況卿以上重較之車，較上更有曲銅鉤，則尤宜平設，以與銅鉤相接。子尹說姑存以備攷。又案：較木圍徑，亦王據密率，鄭據古率。江藩以爲方徑一寸二分二二二，亦存備一義。田車較圍蓋四寸三分寸之二。參分較圍，去一以爲軛圍；兵車之軛圍，三寸二十七分寸之七。軛，軛之植者衡者也，與轂末同名。【疏】注云



「兵車之軹圍，三寸二十七分寸之七」者，此謂方圍也。賈疏云：「以前較圍四寸九分寸之八，四寸取三寸，去一寸得二寸，餘一寸爲二十七分，餘八分爲二十四分，并之爲五十一分，取三十，去十分得二十分。又二十一者，去七分得十四，添前二十爲三十四分。取二十七分爲一寸，餘有七分在，添前二寸，總爲三寸二十七分寸之七也。」阮元云：「軹圍三寸二分五釐九豪。」江藩云：「方徑八分一釐四豪八秒一忽二五。」王宗淶說同。詒讓案：田車軹圍蓋三寸九分寸之一。云：軹，轎之植者衡者也。者，戴震云：「轎內之軹謂之軹，軹之言積也，積者，大小枝交結也。」云：與轂末同名者，轂末之軹卽輪人所謂「五分其轂之長，去一以爲賢，去三以爲軹者也。以其名同易於淆混，故特釋之。」詳總敘疏。參分軹圍，去一以爲轡圍。兵車之轡圍，二寸八十一分寸之十四。轡，式之植者衡者也。鄭司農云：「轡讀如繫綴之綴，謂車輿軹立者也。立者爲轡，橫者爲軹。書轡或作軹。玄謂轡者，以其鄉人爲名。」

【疏】「參分軹圍去一以爲轡圍」者，鄭用牧云：「軹在較下，軹在式下，長短不同，故軹小於軹。」鄭珍云：「軹軹凡兩端，皆爲偏筩，各縱橫相貫如窗櫺然，故謂之櫺。陽貨載蔥靈，寢其中而逃。蔥靈卽窗櫺之借。以是棧車無革鞅，

故稱蔥靈。虎蓋託上車，使人不覺也。軹轡同是軹木而大小異者，較高於式，軹之任力比轡自多，故增厚三分有奇，所謂惟其稱也。」注云「兵車之轡圍，二寸八十一分寸之十四者，此亦謂方圍也。」賈疏云：「參分軹圍三寸二十七分寸之七，取三寸，去一寸得二寸，餘七分者，假令整寸爲八十一分，此二十七分寸之七爲二十一，三分之，去七得十四分，故云軹圍二寸八十一分寸之十四也。」阮元云：「軹圍二寸一分七釐三豪。」王宗淶云：「方徑五分四釐二豪九秒零。」詒讓案：田車軹圍蓋二寸二十一分寸之二。云：軹，式之植者衡者也。者，謂式間衡植材總名爲軹也。鄭珍云：「此可見車箱三面止是櫺，無所謂版也。軹式所以止作軹者，輿可以輕則輕，軹之視版輕數倍，格格縱橫交結，其視版之堅亦數倍，古人蓋計之精矣。飾車鞅革當鞅貼軹內，若糊窗然。棧車雖不鞅革，觀《士喪禮》：「惡車且有蒲蔽，則平時有席蔽軹內可知，不徒窗格也。」鄭司農云：「轡讀如繫綴之綴者，段玉裁云：「擬其音也。」宋世榮云：「士喪禮『綴足用燕几』，注『今文綴爲對』，云謂車輿軹立者也，立者爲軹，橫者爲軹」者，鄭珍云：「先鄭以軹之立者爲軹，橫者爲軹。案：軹圍大，軹圍小，以二木相交，犯大倚小之病。經文大小無并，正爲設軹軹，故後鄭改之。」

《說文》：「𨮒，車橫軛也。」又以𨮒爲橫者，則必以軛爲直者矣，亦失之。云，書𨮒或作軛者，軛爲軛𨮒之大名，故書別本作此字，則無以別於上文之軛圍，不如作𨮒之辨，故二鄭皆不從也。戴震云：「車圍謂之軛，《曲禮》：『僕展軛效駕。』《釋文》：『軛，盧云：『車轄頭軛也。』舊云車圍也。』《說文》：『軛，車輻間橫木。輻，車籍交錯也。』《楚辭·九辨》：『倚結軛兮長大息，涕潺湲兮下霑軛。』《集注》：『軛，軛下從橫木。』按：軛者，軛較下從橫木統名，即軛𨮒也。結軛謂軛之衡絕交結，倚軛而涕霑軛，則是倚於軛內之軛，故其涕得下霑軛。盧植轄頭軛之說，乃因漢時路車之轄施小幡，謂之飛軛，遂以解經爾，古無是名也。」案：戴說甚覈。周時軒車之軛，亦稱飛軛。《文選·七發》李注引《尚書大傳》云：「未命爲士，車不得有飛軛。」注云：「如今窗車也。」依鄭彼注說，則飛軛即結軛如窗，但加飾飛揚，與重較相類，與漢飛軛制不相涉也。云，玄謂𨮒者，以其鄉人爲名者，段玉裁云：「釋其字之從對也。」錢坫云：「𨮒者對也，以式對人而言。」圓者中規，方者中矩，立者中縣，衡者中水，直者如生焉，繼者如附焉。治材居材如此乃善也。如生，如木從地生。如附，如附枝之

弘殺也。【疏】「圓者中規，方者中矩」者，以下通論爲輿上諸材形度之中規矩準繩也。《管子·形勢篇》亦云：「奚仲之爲車器也，方圓曲直，皆中規矩。與此經義同。鄭珍云：「圓者謂式較上平木，方者謂諸柱軛𨮒。」云，立者中縣，衡者中水者，立即材之直樹者，《莊子·馬蹄篇》云，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鉤，直者應繩，是也。以下別云直者，故變文見義。江水云：「謂軛𨮒也。較式之平置，亦橫者也。」鄭珍云：「立者謂柱及軛𨮒之植，衡者謂式較及軛𨮒之橫。」云，直者如生焉，繼者如附焉者，明其際會鑿枘之密合也。江水云：「直者如生，即中縣者，言其著於底版甚固也。版之相連，與軛𨮒橫直之相交，皆爲繼。」鄭珍云：「直者謂輿，繼者謂圍。」注云，治材居材如此乃善也者，鄭珍云：「中規、中矩，治材之善也。中水、中縣，如生、如附，居材之善也。」云「如生，如木從地生」者，王宗淶云：「言立之軛上，如木生於地，不可動搖也。」云「如附，如附枝之弘殺也」者，賈疏云：「材有大小相附著，如木之枝柯本大末小之弘殺也。」凡居材，大與小無并，大倚小則摧，引之則絕。并，偏邪相就也。用力之時，其大并於小者，小者強不堪則摧也。其小并於大者，小者

力不堪則絕也。【疏】「凡居材大與小無并」者，《大史》注云：「居猶處也。居材與《弓人》居幹居角義同。謂處置車上之材，大與大，小與小，各自相從，不可錯互。《釋文》載舊音，據，則讀爲鋸字，非也，詳《弓人》疏。云，大倚小則摧」者，《說文·人部》云：「倚，依也。」《手部》云：「摧，一曰折也。」大小相依，則小者不能任，必至於折也。云「引之則絕」者，鄭珍云：「謂人扳引之。」詒讓案：此謂橫引之也，當兼人馬言之。注云「并，偏邪相就也」者，《說

文·并部》云：「并，相從也。」相就與相從義同。凡材大小各自相值，則交午勻正；若大小相并，則侷偃不相當，故有偏邪牽就之患。鄭珍云：「軹輶小，式較及諸柱大，以小縱橫交於大，宜鑿柄相應，不令偏邪相就，否則摧絕之患作。」案：子尹說亦通。云「用力之時，其大并於小者，小者強不堪則摧也，其小并於大者，小者力不堪則絕也」者，鄭意大并小，則以小承大，重勢下厭而摧；小并大，則強弱不調，旁引之，小者必絕。鄭珍云：「用力，謂人憑倚著力。」

棧車欲弇，爲其無革輓，不堅，易圯壞也。上乘棧車。

【疏】棧車欲弇一者，爾雅·釋器云：「闔弇上謂之弇。」郭注云：「鼎斂上而小口，此弇亦謂上斂也。」詳《典同》

疏。賈疏云：「弇向內爲之。」江永云：「賈謂弇向內，侈向外。按成二年《左傳》「且父寢于輶中」，孔疏謂輶與棧者音義同。引此棧車之注，而云「然則弇者謂上狹下闊也。」此以上下言之，與賈說異。向內、向外，是車後戶有翕張；上下則謂較與邸有闔狹。一案：賈氏向內向外之說，不審何指。江謂指後戶，然《輪輿》諸職疏竝無是說。諦審賈意，疑仍據輶較上端而言，與孔說異而指同也。但輿上橫直材度數，既有一定之繩尺，無論內外上下，皆不得有侈弇。依賈、孔說，則輶較諸材皆當衰設，破壞度率，幾成奇車，其可通乎？故鄭珍亦駁之云：「兩輪壁立五尺五寸，不加外闌，猶且危之，況又可令衆材斜弛？」案：鄭所糾其當，竊謂此經輪輿度數，自是上下之通制，上乘棧車，制亦如此。所謂弇侈者，自指較端之飾言之。上車無輓飾，其較不重，對飾車言之，則謂之弇；其實內外上下本方正，不必狹於常制也。又案：《韓非子·外儲說左》云：「孫叔敖相楚，棧車牝馬。」《晏子春秋·內篇·楮下》云：「晏子棧軫之車，而駕駑馬以朝。」彼棧軾與《詩·秦風·小戎》「儻收」義同，謂車軾軾狹。棧儻同聲假借字，與此棧車小異。但儻即《鮑人》注「儻淺」之儻，淺狹與斂弇義亦相近，可相參證也。注云「爲其無革輓，不堅，易圯壞也」者，《巾車》

注云：「棧車，謂不革鞵而漆之。」蓋鞵革所以爲堅固，此不鞵革，則慮其不堅而易圯壞，故欲弇也。云「士乘棧車」者，賈疏云：「《巾車職》文。」江永云：「士棧車無飾，而庶人乘役車，亦如棧車欲弇之制，故《詩》云「有棧之車，行彼周道」。飾車欲侈。飾車，謂革鞵輿也。大夫以上革鞵輿。故書侈作移，杜子春云：「當爲侈。」疏：「飾車欲侈者，《五音集韻》引《字林》云：「侈，大也。」飾車，大夫以上之車，有重較，較上重耳反出，校之常車爲張大，故欲侈。阮元謂「侈即指張耳言之」，其說是也。賈疏不憶，以爲向外侈，失之。」

注云「飾車，謂革鞵輿也」者，對棧車無革鞵也。云「大夫以上革鞵輿」者，賈疏云：「則天子諸侯之車，以革鞵輿及轂約也。但有異物之飾者，則得玉金象之名號。無名號者，直以革爲稱，革路、墨車之等是也。若木路，亦以革鞵，但不漆飾，故以木爲號。孤卿轂上有篆飾，即以篆綬爲名也。按《殷傳》云：「未命爲士者，不得乘飾車。」士得乘飾車者，後異代法也。」案：《巾車》「木路」注云：「不鞵以革，漆之而已。」則木路本無革鞵。此注雖通駭王侯，而木路則不在其列，賈說大誤。江永云：「閔二年，歸衛夫人魚軒；定九年，與敝無存犀軒。夫人用魚皮，卿用犀，則大夫之軒及凡革車，皆用牛革乎？」詒讓案：飾

車制度侈大，故亦謂之大車。《詩·王風》「大車檻檻」，毛傳云：「大車，大夫之車。」《曹風·候人》傳，又謂大夫以上乘軒，皆即飾車也。又《公羊》昭二十五年，何注云：「禮，大夫大車，士飾車。」彼大車亦即此飾車，而謂士乘飾車，則與《伏傳》同。《文選·別賦》李注又引《大傳》云：「未命爲士者，不得乘朱軒。」注云：「軒，輿也。士以朱飾之。」依《巾車》，大夫止乘墨車，不宜命士反得乘朱軒。伏、何說非此經之義。賈亦謂《伏傳》是異代法，而《巾車》疏則謂《伏傳》飾車，即是有漆飾之棧車。二疏說不同。《曲禮》孔疏又謂士三命，得賜車馬，中上乘棧車，是士有不乘棧車者。若然，則伏、何說飾車，即此大夫所乘之車，或三命上加賜得乘之與？云，故書侈作移，杜子春云，當爲侈者，《晁氏》侈弇之所由興」注同。段玉裁云：「此古文段借字也。《少牢饋食禮》「侈袂」，一作「移袂」。」

# 周禮正義卷七十七

輶人爲輶。輶，車輶也。《詩》云：「五檠梁輶。」

【疏】輶人爲輶者，亦以所制之器名工也。《總攷》說攻木之工七，無輶人。程瑤田疑輶當并屬輿人，輶人爲輿人之誤。未知然否，詳彼疏。注云「輶，車輶也」者，《說

文·車部》云：「輶，輶也。」《釋名·釋車》云：「輶，句也，

輶上句也。」《方言》云：「輶，楚衛之間謂之輶。」《公羊》僖

元年，何注云：「輶，小車輶，冀州以此名之。」案：小車曲

輶，此輶人所爲者是也；大車直輶，車人所爲者是也。散

文則輶輶亦通稱。王宗淩云：析言之，曲者爲輶，直者爲

輶。小車曲輶，一木居中，兩服馬來輶左右。任載車直輶，

兩木分左右，一牛在兩輶中。《說文》云：「輶，輶也。輶，

輶也。」渾言之也。阮元云：輶者曲輶，駕馬者也。輶所

以必撓曲之者，爲登降均馬力也。引《詩》云：「五檠梁輶」

者，證小車曲輶也。《釋文》云：檠，本又作檠。案：此

《秦風·小戎》文。《毛詩》亦作「檠」，傳云：「五，五束也。」

檠，歷錄也。梁輶，輶上句衡也。一輶五束，束有歷錄。」

《說文·木部》云：「檠，車歷錄束文也。」《革部》云：「鞶，

車軸束也。」二字聲義略同。輶有二度，軸有三理。

目下事。度，深淺之數。【疏】輶有三度，軸有三理者，

《說文·車部》云：「軸，持輪也。」《釋名·釋車》云：「軸，

抽也，入轂中可抽出也。」鄭《樂記》注云：「理者，分也。」

理亦謂軸之分理有三事也。注云「目下事者，謂與下

七事爲目。云「度，深淺之數」者，賈疏云：「四尺七寸之等

是也。」國馬之輶深四尺有七寸，國馬，謂種馬、戎

馬、齊馬、道馬，高八尺。兵車，乘車軹崇三尺有三寸，加軹

與軹七寸，又并此輶深，則衡高八尺七寸也。除馬之高，則

餘七寸，爲衡頸之間也。鄭司農云：「深四尺七寸，謂輶曲

中。」【疏】國馬之輶深四尺有七寸者，以下明輶有三度

之數，各視其馬之良駑以爲淺深也。注云「國馬謂種

馬、戎馬、齊馬、道馬，高八尺」者，賈疏云：「校人：馬有六

種，下文有田馬駕馬，明此四者當國馬也。」《廋人》云「馬八

尺以上爲龍」，故鄭云高八尺。云「兵車，乘車軹崇三尺有

三寸，加軹與軹七寸」者，據《總攷》文。云「又并此輶深，則

衡高八尺七寸也」者，鄭意此輶深爲曲中下至軹之度，非全

輶下而與軸相切之度也。以此輶深加軫轆與軾崇之和數四尺，則曲中去地總高八尺七寸。衡當輶末，橫度輶頸之上，其上平度與輶曲中高度正等，故衡亦高八尺七寸也。云「除馬之高則餘七寸爲衡頸之間也」者，頸卽下文頸圍之頸，謂輶前持衡者也。賈疏云：「按下文注，衡圍一尺三寸五分之二，頸圍九寸十五分之二。并尺三寸與九寸，爲二尺二寸。衡圍五分寸之一，於十五分之二，當得十五分之二三，并頸圍十五分之二九，爲十五分之二十二。圍三徑一，二十一寸徑七寸。餘有一寸十五分之二十二。一寸復分之爲十五分，通前十五分之二十二爲二十七，徑得十五分之二九。此九分當爲馬頸低消之。」鄭珍云：「以衡加於頸端之上，頸之圓徑三寸一分，衡之方徑三寸三分，增衡頸筋膠束革之厚共五分，通得高七寸，是三輶衡頸之間也。以加國馬八尺，得八尺七寸；加田馬七尺，得七尺七寸，加駕馬六尺，得六尺七寸。是爲衡高，而適與曲中齊平。其衡頸之間七寸，卽馬高以上空處。凡馬股與領平之後，卽斜圓而下。此七寸之空，於十尺之平長，向後必六尺有餘。輶之曲始直馬尾，其後尚有長三尺餘之地，始抵軌前，故能容兩服兩驂，無不足之患。若田馬駕馬之輶，則空處更長矣。」又云：「賈疏以衡頸皆圓徑推算，又不知二

者皆被筋革，故餘九分爲消於馬頸之低，失之。」案：鄭子升說是也。衡著於輶頸之上，其平度與輶曲中等。衡下來頸設兩軾，軾曲中與頸之平度亦正等，故注止就衡頸計之，不及軾也。鄭司農云：「深四尺七寸，謂輶曲中」者，此輶亦輶之通名。阮元云：「《記》曰『凡採輶欲其孫而無弧深』，曰『輶深則折，淺則負』。深字皆指曲中者爲言。是所謂深四尺有七寸者，乃曲中之度，非輶端下垂之高明矣。」鄭珍義後鄭同之，故注都不解深字。輶前十尺，採輶者必先以平度十尺爲股，以各輶深度爲句，而求得其弦。既而以深度正中直弦之正中，適成十字，卽得弧曲之倨句深處，爲輶曲之中也。乃以輶木平出軌前者，直軌之盡處，微微採令前曲而上，以至曲中，卽微微前曲而下，至與十尺平度相直，是爲輶頸之端，而適與馬領之高齊平，則輶成而中度矣。」田馬之輶深四尺，田車軾崇三尺一寸半，并此輶深而七尺一寸半。今田馬七尺，衡頸之間亦七寸，加軾與軾五寸半，則衡高七尺七寸。【疏】注云「田車軾崇三尺一寸半」者，亦依《總攷》以輪崇取其半徑爲軾崇推之。田車既輪崇六尺有三寸，取其半徑三尺一寸半，卽軾崇也。云「并此輶深而七尺一寸半」者，并軾崇與輶深兩和總計之

也。云「今田馬七尺，衡頸之間亦七寸」者，賈疏云：「田馬七尺者，亦約《廋人》『馬七尺曰駟』。以其兵車乘車駕國馬，明田車駟馬也。以此約之，明役車駕駟馬也。田車高七尺，則七寸亦衡頸之間消之也。」云「加軫與轆五寸半，則衡高七尺七寸者，以七尺一寸半加五寸半，故衡高七尺七寸。然田車輪軾加軫轆之度，經無明文，鄭以較兵車減寸半之率推之，定爲五寸半。然此注實有可疑。蓋田車之轆，以當兔例之，當圍一尺四寸，方徑三寸五分，加軸半徑二寸一分，兩和已得五寸六分。軾爲橢方形，至少亦當厚一寸有零。即轆有鉤心之減，而與兵車乘車軾轆之數，必不能差至一寸半。然則鄭所定田車衡高之數，未足馮也。駟馬之軾深二尺有三寸。輪軾與軾轆大小之減率寸半也。則駟馬之車，軾崇三尺，加軾與轆四寸，又并此軾深，則衡高六尺七寸也。今駟馬六尺，除馬之高，則衡頸之間亦七寸。【疏】注云「輪軾與軾轆大小之減率寸半也」者，減，《釋文》作「咸」，云「本又作減」。案：咸即減之省。《史記·萬石君傳》：「九卿咸宣。」《集解》引服虔云：「咸音減損之減」是也。①賈疏云：「鄭以田車之輪，下於兵車，乘車，軾崇及軾轆皆校一寸半，則駟馬是六尺之馬，所駕之車又宜下，故知輪軾軾轆大小之減率，例一寸半，與田車減

兵車、乘車同也。」論讓案：鄭謂田車軾崇減於兵車、乘車寸半，駟馬車又減於田車寸半，得之。其謂軾轆加數亦各減寸半，則非定率也。云「則駟馬之車軾崇三尺」者，王宗淶云：「校人注：『駟馬給宮中之役。』《詩》『有棧之車』，《毛詩》『棧車，役車也』。役車軾崇，經無的證。然任載之柏車，輪崇六尺，軾崇半於輪崇，是柏車固軾崇三尺。給役小車軾崇等於柏車。」云「加軾與轆四寸，又并此軾深，則衡高六尺七寸也」者，謂田車軾轆共五寸半，此減寸半，得四寸；以加軾崇三尺，爲三尺四寸；又加衡高，得六尺七寸也。然此說亦未塙。今攷駟馬車之轆，以當兔例之，當圍一尺三寸三分，方徑三寸三分二豪五釐；加軸半徑二寸，已得五寸三分二豪五釐；再加軾厚，至少亦一寸有零。則駟馬車與兵車、乘車軾轆之數，必不能差至一寸。鄭所定衡高之度，亦未足馮也。云「今駟馬六尺」者，《廋人》云：「六尺以上爲馬」，則六尺爲馬之最下者，故知駟馬高六尺也。云「除馬之高，則衡頸之間亦七寸」者，賈疏云：「輪軾軾轆大小之減率，例一寸半。衡頸之間同七寸者，車雖有上下，至於衡頸，不得不同，故下云『小於度謂之無任』。衡頸用

①「損」原訛「省」，據《史記集解》改。

力是同，是以不得有蠶細。軸有三理：一者以爲

嫩也，無節目也。【疏】一者以爲嫩也者，以下明軸有

三理之義。嫩美古今字。《大司徒》：「嫩宮室。」注云：「美，

善也。」注云：「無節目也者，謂治材平易，不見節目也。」

二者以爲久也，堅刃也。【疏】注云：「堅刃也者，堅刃

則久而不敝。刃，韌古今字，詳《山虞》疏。三者以爲利

也。滑密。【疏】注云：「滑密者，滑言其旋轉不滯，密言

與轂密湊無隙也。帆前十尺，而策半之。謂轉帆

以前之長也。策，御者之策也。十或作七。合七爲弦，四

尺七寸爲鉤，以求其股，股則短矣，七非也。鄭司農云：

「帆，謂式前也。書或作𦨇。玄謂帆是。帆，法也。謂輿下

三面之材，轉式之所對，持車正也。【疏】一帆前十尺而策

半之者，帆，賈疏本蓋誤作「軌」，詳後。程瑤田云：「十尺

由帆前平指至上，直轉端之虛度，三轉此度皆同也。案：

程說是也。賈疏謂十尺指轅曲中，轅震亦謂自帆至衡頸

十尺，據轅穹隆言。王宗淩駁之云：「穹隆有三等：嘗以

轉深四尺七寸爲句，十尺爲弦，而求其股，得八尺八寸二分

六釐六豪六秒四忽零；四尺爲句，十尺爲弦，而求其股，得

爲弦，而求其股，得九尺四寸三分九釐八豪零九忽零。是  
國馬轉之式衡間反短，田馬、駕馬轉之式衡間反長也。知  
必不然，故謂十尺是式距衡之平徑。穹隆深者轉長，穹隆  
淺者轉短，其長不過數寸，而平徑則皆十尺也。案：王說  
是也。注云：「謂轉帆以前之長也」者，轉長一丈四尺四  
寸，其四尺四寸在輿下，故出於輿外帆前者有十尺也。江  
永云：「帆前十尺，此以直度虛地，而不論其弧曲。」鄭珍  
云：「注云：『謂轉帆以前之長』，明是平長，非斜長也。蓋轉  
本曲物，其深淺必有底，其端末必有限，而非平無以立度，  
非帆無以取平，故不必各計其弧曲，而止以十尺平度爲定。  
合輿下四尺四寸，通得一丈四尺四寸，爲三轉之平長。使  
採轉者上求準於深度，下求準於平度，一差即無不差，一合  
即無不合，而弧曲多少之數，皆不待言而自明焉。」云「策，  
御者之策也」者，說文·竹部云：「策，馬箠也。箠，擊馬  
也。馬箠御者所執，故云御者之策。」云「十或作七」者，鄭  
珍云：「篆文十与形似而誤。」云「合七爲弦，四尺七寸爲  
鉤，以求其股，股則短矣，七非也」者，此以算術課之，知  
「七」爲誤字也。阮元云：「『合』當『令』字之訛。《九章·  
盈不足》有假令。『鉤』當作『句』，《輪人》注云：『二尺爲  
句。』案，阮校是也。令七爲弦，與《輪人》注云：『令牙厚一



寸三分寸之二、「令大小穿金厚一寸」同。賈疏云：「七七四十九，四丈九尺。四四十六，丈六尺。七七四十九，又得四尺九寸。并之，二丈九寸。算法以鉤除弦，以二丈九寸除四丈九尺，仍有二丈八尺一寸在。然後以求其股，以二丈八尺一寸方之，爲五尺之方，五五二十五，用二丈五尺爲方五尺也。餘有三尺一寸，皆以方一寸乘之，得三百一十寸，方之，三百寸得廣六寸，長五尺。中分之，裨前五尺之方，一廂得三寸，角頭方三寸，三三而九。又用一寸之方九，餘有一寸之方一在。摠得方五尺三寸餘方一寸。以此言之，則軌前唯有五尺三寸，不容馬，故云股則短矣，七非也。」鄭珍云：「十尺，本或作七尺。康成以句弦求股法正之，云令七爲弦，則股短。意欲見五尺零之股，於容馬爲極短，不合耳。其實就令以七尺爲股，亦僅足容服馬，而不足容驂馬也。」又云：「七尺爲弦，四尺七寸爲句，以求股。賈疏所算得股五尺三寸餘方一寸，誤也。今計之，弦自乘七七四丈九尺，句自乘四四一丈六尺，四七二尺八寸。又七四二尺八寸，七七四寸九分，并二丈二尺零九分，以之除弦，弦餘二丈六尺九寸一分。然後以開方求股，股方五尺，除五五二丈五尺，餘一尺九寸一分，爲一百八十二寸，方之，一百寸得廣一寸，長一丈，中分之，以裨前五尺之方，

一廂得一寸，角頭補一寸，得方五尺一寸。尚餘八十一寸，爲八千一百分，若作方，廣八分，長五尺，中分之，以裨前五尺之方。此八千一百分，除盡尚少一百二十四分，是得股五尺一寸八分弱也。凡句股弦自乘，必皆成方。如賈氏算句自乘，先不成方，此所由誤。」案：鄭子尹說是也。鄭司農云「軌謂式前也」者，《大馭》杜注及後鄭《少儀》注、《詩·秦風·小戎》箋說並同。此經及《大馭》、《少儀》並專據輿前言之，則詰以式前，於義自允。但軌之本義，則自通駭輿前及左右三面材。《大行人》之「車軹」，《說文·車部》引作「前軌」。有前軌，明有左右軌矣，故後鄭又增成其義也。軌，賈本蓋亦譌作「軌」，詳後。云「書或作軹」者，謂故書別本或作軹也。《大馭》「祭軌」，注亦云：「故書軌爲範。」軹與範範字同，詳《大馭》疏。云「玄謂軌是，軌，法也，謂輿下三面之材，軹式之所對，持車正也」者，後鄭於經定從軌，不從軹，故自著其從軌之故。又因先鄭詰軌爲式前，於義未駭，復補釋之，謂軌本訓爲法，與正義近，明當爲輿下三面橫木之通稱，卽下任正以其持任車之正，與法義相協也。賈本經軌譌軌，此注二軌字又譌軹。疏云：「經作軌字不爲軹，先鄭以軌爲式前，後鄭從古書軹不從軌者，以軹爲法。是定雖有《少儀》「祭軌」字，爲車旁凡，與此古書

車旁已字雖異，同是式前；若作軌則不可，軌謂轍廣，轍末亦爲軌，故《少儀》云「祭左右軌」。軌卽轍末。《考工》「經涂九軌」，軌卽轍廣。是軌不定，故從軛也。段玉裁云：「玄謂軌是，句絕，謂當從軌也。鄭君意謂此經軌是軛非。正義乃云「後鄭從古書軛不從軌」，蓋其所據注作「玄謂軛是軛法也」，字譌句誤而支離其說矣。」大馭「祭軌」，故書作軛，杜子春易爲軌。《少儀》注云：「範與軌聲同，謂軛前也」皆以軛爲正字。阮元說同。徐養原云：「軛卽軌字。司農訓軛爲式前，蓋以經言軌前，故望文生義。鄭君則謂輿下三面之材皆名軌，一面在前，式所對也，兩面在旁，輪所對也。在前者爲前軌。《說文》引《周禮》曰：「立當前軌。」軌前者，前軌之前也。與司農小異。軌與範通用。《說文·竹部》：「範，法也。」故軌亦訓法。軌又與範通用。範之字从車从範省聲，昧者去竹作軛，遂不成字。」案：段糾賈疏之誤，徐謂軛卽範字，並是也。此章經注之誤，始於賈疏，今以其所釋密覈之，蓋其所據本經及先鄭注，「軌」字並誤作「軛」，後鄭注內兩「軌」字則又誤作「軛」。故推鄭意謂軛訓法，雖與它經作軛者字異而同爲式前，若作「軛」，則與轍廣及轍末之字掣，以申鄭從軛之義，其誤作軛者，軌軛形近，亦猶《大馭》注「軌」字，《釋文》誤據「軌」字

作音也。此經釋文所據劉昌宗本「軌」字不誤，故止音犯而不出軌音，則其本較賈爲優。唐石經亦因之。至後鄭詁軌爲輿下三面材，先鄭詁軌爲式前，義雖小異，意實相成，並非破軌爲軛。軛卽軌之形譌，其字古書罕見，鄭所不從。軛範範並以弓爲聲母。《少儀》注謂範軌聲義同，明此注必不別軌軛爲二物也。此注傳寫舛迕，易滋眩惑，故具論之。輿下三面材持車正者總名軌，而大馭、《少儀》皆於左右軌之外別言軌，故杜及後鄭並專據式前爲釋。此經雖亦謂前軌之前，而後鄭欲明軌法之達詁，則先鄭義尚未備，故增成之。又式前別有掣輿版，亦曰掣軌。《毛詩·秦風·小戎》傳云：「陰，掣軌也。」鄭箋云：「掣軌在式前，垂軌上。」孔疏謂以版木橫側車前，所以陰映此軌。然則彼乃掣蔽前軌之版，本與軌異物。《釋名·釋車》云：「陰，蔭也，橫側車前以蔭零也。」零卽前闌，與軌同處。陰零非卽零，則掣軌亦非卽軌明矣。凡任木，日車持任之材。【疏】注云：「日車持任之材者，車輿下橫直材，持任輿之重以行者，通謂之任木。《淮南子·說林訓》云：「任動者，車鳴也。」任蓋卽指任木。高注釋爲輦，失之。任訓持，詳《司隸疏》。賈疏云：「此與下經爲日。任木，卽下云任正以下是也。」黃以周云：「凡任木，通下軸當免頸踵諸材，而爲於輦人者

爲多，故以輶人言之。任正者，十分其輶之長，以其一爲之圍，衡任者，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圍。小於度，謂之無任。任正者，謂輿下三面

材，持車正者也。輶，輶前十尺與隆四尺四寸，凡丈四尺四寸。則任正之圍，尺四寸五分之二。衡任者，謂兩輶之間也。兵車、乘車衡圍一尺三寸五分之一。無任，言其不勝任。【疏】任正者，十分其輶之長，以其一爲之圍，衡

任者，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圍者，鄭珍云：「經於輶人始見輶圍者，以輶輶同上而異圍，輶圍出數於車廣，而輶圍出數於輶長。自上以來，未著輶長，即無從著輶度。此既出輶前十尺，則輶長之度已明，故即承輶下著其圍數；以與衡同是任木，故即並著衡圍，此經意也。」黃以周云：「任正之名統於輶，衡任之名統於衡。任正衡任必參差言之者，曰任正，疑於正下別有任材也；曰任衡，疑於輶頸之持衡也。任正者，十分其輶之長，明其出數於輶也。衡任者，五分其長，明其出數於衡也。輶軸亦任重之木，下文又別記之，明任正、衡任之非輶軸也。」案：鄭、黃說是也。注

云任正者，謂輿下三面材持車正者也者，鄭珍云：「車箱三面之下，即輶之左右前方也。其木經謂之輶，其字即

法範正字，古作輶、輶、範，借作范、範。輿爲車之正，輶持此正，故謂之任正者，注云「謂輿下三面材持車正者」是也。其圍數不見《輶人》而見之《輶人》者，以其出數於輶長也。

輶乃輿人所爲，而取度於輶長，猶之軸乃輶人所爲，而取度於輶間也。凡曰範、曰模、曰型者，皆自立規式，使彼受範圍而不過之名。若止是三方一匡，其爲範也不見。且箱之兩頭，前必不盡前輶之邊，後必不盡後輶之邊。苟無定限，則輶前隆深無準，輶長之數亦難取準矣。今按經云：「任正者，十分輶長，以其一爲之圍。」其圍一尺四寸四分，山加輶與轆推之，輶之厚當一寸四分。三面與後輶必上下齊平，則任正者亦厚一寸四分。其廣五寸八分。當前橫者長六尺六寸，兩頭留五寸八分爲枘；當兩旁縱者長五尺二寸七分，後留四寸一分爲鑿，以受後輶，前留五寸八分爲鑿，以受橫者。當刻其中間向內之上半，厚七分，廣一寸二分，爲偏槽。當橫者槽長五尺四寸四分，當縱者槽長四尺二寸八分。三面合之，其槽成轆式及底之範，此輶之所以名也。其槽留下半厚七分底版，等任木之厚。而兩頭缺邊，留上半七分。合時，即上下齊平，乃連版儘外爲鑿，通於背，廣長如輶輶之半，厚則受輶者向內有八分弱，受輶者向內有九分許，不鑿也。合輶輶時，以一橫下貼版，一橫上貼式

較，令樞孔分明，則版受軹轡鉗制，不上動矣。其受較柱之鑿，內留四分，外侵四分，釐強；受式柱之鑿，內留四分，外侵一寸，釐強。則合材時諸柄皆是偏筭，缺邊向內，而箱內立壁皆齊平，無觸礙人手處，隧深軹前之數，皆得切其軹前之槽起度矣。」又云：「車箱之底，軹及伏兔是直承，底必用橫版爲之，始克受其承，而兩頭著槽乃有力。其厚與軹同一寸四分。兩頭留其上半之厚，刻其下半七分，廣亦一寸二分如偏筭。合底時，軹之下半與版之上半合，卽上下齊平也。其版各於一邊中爲槽，一邊中爲筭，令諸版互相銜納。惟最後一版入於軹之槽。最前一版當槽不槽，而爲偏筭，廣厚如兩頭，以合於軹。其版背正中及兩旁，量伏兔當兔所承處鑿之，深四分，廣三寸六分，長一尺四寸六分六釐強，以受伏兔當兔之鉤。《車人》所謂鑿其鉤法，蓋大小車相同。康成《易注》以伏兔爲鉤心之木，所鉤之心謂此。」又云：「輿空其後面，止三面樹軹轡爲箱，軹承其所樹，故謂之輿下三面材。疏云：「此木下及兩旁見面，上面託著輿版，其而不見，故云三面材。」大誤。正，車正也。輿當車之正，而軹任之，故云任正者。疏云「此木任力，車輿所取正」。亦誤。」黃以周云：「任正者，任此正也。正謂車正。車正者，輿也。輿形方正，故謂之車正。其前左右三

面材之對轆式者，與古文「正字同，故注云「任正者，輿下三面材，持車正者」也。不及軹者，軹任輕，故其圍亦小也。」案：鄭、黃說是也。《韓詩外傳》云：「孔子曰：美哉！顏無父之御也。馬知後有輿而輕之，知上有人而愛之，馬親其正而愛其事。」是車正卽輿之證。云「軹軹前十尺與隧四尺四寸，凡丈四尺四寸，則任正之圍尺四寸五分之二者，此謂橢方圍也。賈疏云：「以其經云軹，則軹前輿下摠是軹，故鄭通計之。一丈得一尺，四尺得四寸，四寸者一寸爲五分，四寸爲二十分，得二分，故云任正之圍尺四寸五分之二。」論讓案：田車任正圍，蓋一尺四寸，駕馬之車任正圍，蓋一尺三寸三分。云「衡任者，謂兩軹之間也」者，軹，軹之俗。賈疏云：「服馬有二，一馬有一軹。軹者，厄馬領不得出。云兩軹之間，則當軹頸之處，費力之所者也。」江永云：「衡軹上有缺處，不正得衡之圍徑，故必以兩軹之間言之。」鄭珍云：「衡卽上衡長之衡。衡之任力在兩軹之間，故曰衡任者，猶言衡之任者也。下文「五分其長」，其字卽承上所謂衡而言。黃以周云：「衡任者，衡之任也。衡之任重在中間當軹頸處，故注云「兩軹之間」。衡長已見於《輿人》，其圍未見，故於此著之。」阮元云：「衡與車廣等，長六尺六寸，平橫軹端直木也。別有曲木縛於衡兩之

下，以下扼馬牛之頸。包咸《論語注》曰：「輓者，轅端橫木以縛輓。」此雖誤解輓爲鬐，而其言輓縛於橫木之下，則漢時目驗猶然。皇侃疏曰：「古作牛車二轅。先取一橫木縛著兩轅頭，又別取曲木爲扼。縛著橫木，以駕牛脰也。即時，馬牽車猶如此也。」據皇氏說，則扼別爲衡鬐下曲木甚明。至梁時，此制尚存，故亦得以目驗而知。由此說驗之諸書，無不合者。《急就篇》既言輓衡，又言輓縛。《莊子·馬蹄篇》曰「加之以衡扼」，衡輓爲一物甚明。《儀禮·既夕》曰：「楔貌如輓上兩末。」楔乃末含飯置尸口中者，爲半規形，末向上。據此可知輓曲半規，特末向下耳。鬐下駕牛，祇用一輓。若衡下駕馬，則用兩輓，故兩輓又名兩輓，輓亦以其曲句名之也。《左》襄十四年「射兩輓而還」，昭二十六年：「中楯瓦，繇胸汰輓。」服虔曰：「輓，車輓兩邊又馬頸者。」鄭珍云：「今時駕車，邊馬用長數寸直木，夾貼於肩領之交，以繫鞵鞅，木爲前硯骨抵拒，馬之致力前引全恃之。占一轅車服馬用輓，其必似此歟？輓向下有兩末，計兩末出缺月外必長七八寸許，裡平而外圓削，如肋骨之形。兩末須是直者。衡既是以直爲橫，兩末其長如許，必不能即衡木爲之，當別製兩末，削穹其上，貼缺月釘著之，復各爲兩穿，以受鞵鞅之絆。駕時，衡加輓頸上，輓之兩末

下過輓頸，圍徑三寸二分，始與馬頸平，是狹者全在空處。及鬐肉以下，骨張肉容，末乃實壓而夾貼於肩領之交，爲前硯骨抵拒，可使馬致力引輓矣。若駕驂馬，恐即如今時駕邊馬之法。」案：阮、鄭說是也。衡輓雖同在輓端，而衡直輓曲，制度迥異。輓縛於衡之下，非輓即衡也。故《韓詩外傳》云：「百里奚自賣五羊皮，爲一輓車，見秦繆公。」言一輓者，蓋即《公羊》昭二十五年，徐疏引《尚書大傳》所云「庶人單馬木車」，別於士以上乘車有兩輓也。若輓即是衡，則凡車無不一衡，何獨以一輓爲異乎？又《說苑·雜言篇》云：「孫叔敖相楚三年，而不知輓在衡後。」案：輓在衡下，劉云，在衡後，或有舛誤，然可證輓與衡爲二物也。自《小爾雅·廣器》云，衡，輓也，輓上者謂之烏啄，始以輓當衡。《論語·衛靈公》包注亦釋衡爲輓。《說文·車部》云：「輓，轅前也。輓，輓下曲者。」蓋與《小爾雅》同誤。輓又省作厄，《毛詩·大雅·韓奕》「偉革金厄」，傳云：「厄，烏啄也。蠋當依《釋文》作「囁」，與《小爾雅》「烏啄」字正同。《釋名·釋車》云：「在馬曰烏啄，下向又馬頸，似烏開口向下啄物時也。」劉釋烏啄，義最析。孔疏引《爾雅·釋蟲》「蛇，烏蠋」爲釋，非也。又案：衡輓異物，而此注釋衡爲兩輓之間者，以衡當著輓處之度有缺月之減，故必以兩輓之

間言之。但缺月在衡，不過微擊之以著軛，而缺月非卽軛也。互詳《車人》疏。云「兵車、乘車衡圍一尺三寸五分寸之一者，此謂方圍也。賈疏云：「田車之衡，更無別文，亦應與兵車、乘車同。鄭特言此二者，都無正文。且據尊者而言，其田車之衡任亦當同也。衡長六尺六寸，五尺得一尺，又以尺五寸得三寸，又以一寸者爲五分，得一分，故云衡圍一尺三寸五分寸之一也。」江藩云：「衡方徑三寸三分。鄭珍說同。案：江說近是。王宗淶依前賈疏說，謂此一尺三寸二分爲圓周，徑得四寸三分強，疑非。又案：衡長必與輪崇等，田車輪崇六尺三寸，駕馬車輪崇六尺，衡長各如其輪崇，亦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圍，則田車衡任圍當得一尺二寸六分，駕馬車當得一尺二寸。賈疏謂田車與兵車、乘車同，則以田車之衡圍而取數於兵車、乘車之衡長，殆非也。云「無任，言其不勝任」者，賈疏云：「謂折壞不任用也。」阮元云：《匠人》「凡任索約大汲其版，謂之無任」，文意同此。」五分其軛間，以其一爲之軸圍。軸圍亦一尺三寸五分寸之一，與衡任相應。【疏】五分其軛間，以其一爲之軸圍者，戴震云：「左右軛之間六尺六寸，軸之長出轂末，而以軛間爲度者，主乎任輿之六尺六寸也。」案：戴說是也。軸在輿下者圍一尺三寸二分，以徑一

圍三疏率求之，得徑四寸四分，與《輪人》注所定賢徑正同。若以密率求之，則止徑四寸二分一豪零，校賢徑尚少一分九釐八豪零者，軸外尚有薄鐵鑠之，謂之鋼。《說文·金部》云：「鋼，車軸鐵也。」《釋名·釋車》云：「鋼，間也，間軛軸之間，使不相摩也。是也。軛厚一寸，而鋼薄不及二分者，恐斲小軸木，傷其力也。其軸貫壺中以出於小穿者，圍徑又當漸殺，度蓋如轂軛之徑而微腦，以爲鑠鋼之地。此僅箸輿下之圍度者，以數軛圍徑《輪人》已詳，可以互推，故從略也。注云：軸圍亦一尺三寸五分寸之一，與衡

任相應者，此謂圓圍也。賈疏云：「上《輿人》云「輪崇、車廣、衡長參如一」，則軛間卽輿廣與衡長，俱六尺六寸。以六尺六寸五分取一，與衡任同，故軸圍亦一尺三寸五分寸之一，與衡任相應也。」江藩云：「軸圓徑四寸四分。」詒讓案：田車軸圍蓋一尺二寸六分，駕馬車蓋一尺二寸。十分其軛之長，以其一爲之當兔之圍。軛當伏兔者也，亦圍尺四寸五分寸之二，與任正者相應。【疏】十分其軛之長，以其一爲之當兔之圍者，鄭珍云：「軛承輿下者四尺四寸，宜廣厚如一，而惟箸對伏兔處，長尺四寸六分強一段之圍，明前後不對伏兔者，其圍異矣。以此推之，

與底當處鑿深約四分，以受輈與伏兔之鉤入爲固。當兔三寸六分之厚，約以四分鉤心，則在外者仍有三寸二分，廢軸上。其前後不當兔者，當止減上厚四分，使與輈底相切，兩邊及下面則漸殺矣。向後殺至於踵，止闊七寸六分八釐；向前殺至於頸，止闊九寸六分。是輈在輿下者正中一段，前後漸斂漸窄，底則漸收漸上，形若舟然，此輈之所以名也。當兔承輿中，伏兔如履，承兩旁，惟中間當軸一分須厚，下爲銜軸地，銜軸又須作半規形，不可以闊計，此外則其圍宜同。當兔亦方三寸六分，其鉤心廢軸上並同。經以兩事度同，可以互見；而輈在輿下者，有當兔不當兔、鉤心不鉤心之增減，若著兔圍，則當兔且不能見，今止著當兔之圍，不惟可見兔圍，即不當兔者亦並見之矣。一案：鄭說是也。三分與下之輈，而當兔居其一，蓋長一尺四寸六分，與伏兔長正相應。前至輈前之頸，後盡踵之外邊，亦各一尺四寸六分。當兔之處，正直輿心，軸又橫其下，作時上當隆起以持輿，下復當突出鑿爲鉤，以函軸半徑，與大車輈同，故亦可謂之鉤心。蓋輈之與輿軸相鉤連者全在此處，故必大於頸踵諸圍，非小車輈當兔處不鑿鉤也。但此兔圍，則正指加軸上者言之，不兼計鉤軸之度耳。注云：輈當伏兔者也。者，伏兔即總絞之轆也。戴震云：「當兔在輿

下正中，其兩旁置伏兔者。錢坫云：「當兩轆之間，謂之當兔。」云：亦圍尺四寸五分寸之二，與任正者相應者，此謂方圍也。賈疏云：「通計輈之輈前及踵，總一丈四尺四寸，十分取一，故輈當伏兔之處，麤細之圍有一尺四寸五分寸之二，與任正相應也。」江藩云：「當兔圍一尺四寸四分，方徑三寸六分，鄭珍說同。詒讓案：此圍徑乃當兔之真度，不計下銜軸者也。其銜軸者，當亦徑三寸二分，盡軸之半徑，與伏兔同，詳《總敘》疏。又案：田車當兔圍蓋一尺四寸，駕馬車蓋一尺三寸三分。參分其兔圍，去一以爲頸圍。頸：前持衡者，圍九寸十五分寸之九。【疏】「參分其兔圍，去一以爲頸圍」者，鄭珍云：「兔圍即是伏兔之圍，明當兔伏兔其圍也。」王宗淶云：「兔謂伏兔也。伏兔與輈當兔大小齊等，故上云當兔之圍，此云兔圍，明伏兔圍亦得輈長十分之一，並非當兔之圍之省也。」注云：頸，前持衡者，說文：頁部。云：頸，頸莖也。賈疏云：「衡在輈頸之下，其頸於前向下持制衡高之輔，故云頸前持衡者也。」詩：秦風·小戎。孔疏云：「輈從軫以前，稍曲而上，至衡則居衡之上，而嚮下句之，衡則橫居輈下，如屋之梁然，故謂之梁輈也。」鄭珍云：「此注三輈皆以軫平并輈深得衡高，其曲中高軫平之數，即衡高軾平之數，是

衡與曲中適平。輶自曲中以往，斷非平指以投於衡，必漸曲向下以就衡，而漸低於曲中。假令衡居輶下，其高必不得與曲中平。如注筭衡高，乃與曲中平，知衡必橫居頸上也。若如孔、賈說，輶曲至衡上，始向下句之，令衡居輶下。是未至衡以前，皆止曲上而不句，至衡上乃向下就衡，勢必以頸投衡，衡頸乃相連接，其向下乃是頸，而輶深惟至衡之處，乃其曲之最高，計其深當在此處。自此處句下，必數寸始抵衡，衡高如何得等輶深，則皆違失注義明矣。凡言持者，皆所持者在持之者上。注於輶言持車正者，於頸言持衡者，以輶承輿下，頸承衡下故也。即稱衡頸之間，文次皆衡上頸下，亦可見。案：子尹說是也。云「圍九寸十五分寸之九」者，此謂圓圍也。賈疏云：「以前當兔圍有一尺四寸五分寸之二，今以一尺二寸三分之，去四寸得八寸。又以一寸者分爲十五分，二寸爲三十分。又以五分寸二者爲六分，并三十分爲三十六分。三十分去十分，得二十分。六分者去二分，得四分。總得二十四分。以十五分爲一寸，仍有九分在。添前八寸，總九寸十五分寸之九也。」王宗洙云：「九寸十五分寸之九，即九寸六分也。輶自當兔以前漸殺其下，至於縛衡之頸，圍周得九寸六分，殺之極也。」江藩云：「頸圍九寸六分，圓徑三寸二分。」鄭珍云：

「輶承輿下者宜方，揉弧曲者宜圓。軫方木，承以方則穩；衡亦方木而承以圓者，蓋路不能平如水，兩服之領必互有高下，衡不能不隨馬領爲低昂，承以方則礙，承以圓則活也。頸不獨當衡下者，凡弧曲皆是。則自當兔以前漸殺，至曲起而上，其棱隅亦漸盡就圓矣。故頸圍乃當兔前漸殺以至於衡上之數，踵圍乃當兔後漸殺以至於軾下之數。經於全輶之長，就中明當兔圍，就兩頭明頸踵圍。其間之漸殺漸小不可以圍定者，度數自見；非承軾持衡之處，突然削小就此圍數也。不然，當兔而外，惟承軾衡處有度，餘皆令人莫知其大小，經豈如是疏略乎！」治讓案：田車頸圍蓋九寸三分寸之一，駕馬車頸圍蓋八寸十五分寸之十二。五分其頸圍，去一以爲踵圍。踵，後承軾者也，圍七寸七十五分寸之五十一。【疏】注云「踵，後承軾者也」者，《說文·足部》云：「踵，追也。」《止部》云：「踵，跟也。」此踵即踵之段字。賈疏云：「輶後承軾之處，似人之足踵在後名爲踵，故名承軾處爲踵也。」云「圍七寸七十五分寸之五十一」者，賈疏云：「以上注九寸十五分寸之九計之，取五寸，去一寸得四寸，仍有四寸九分在。一寸爲七十五分，四寸爲三百分。又以十五分寸之九者轉爲四十五分，三百分，五分去一，去六十分，得二百四十分。四十五分



者，五九四十五，爲五分，分得九分，去一九，得三十六分。并前總二百七十六分。還以七十五分約寸，取二百二十五分，爲三寸。添前四寸，爲七寸，餘有五十一。是以鄭云圍七寸七十五分寸之五十一也。」王宗淶云：「七寸七十五分寸之五十一，卽七寸六分八釐也。輞自當免以後，漸殺其下及旁側，以至于踵，則圍得七寸六分八釐，爲正方形，徑得一寸九分三釐，此殺之極也。上面不殺，置軫尚平也。」

案：王說是也。江藩說同。田車踵圍蓋七寸四十五分寸之十九，駕馬車蓋七寸七十五分寸之七。

### 凡揉輞，欲

其孫而無弧深。孫，順理也。杜子春云：「弧讀爲盡

而不汗之汗，玄謂弧，木弓也。凡弓引之中參，中參，深之極也。揉輞之倨句，如二可也，如三則深，傷其力。」【疏】

「凡揉輞者，賈疏云：以火揉使曲也。」注云「孫，順

理也者，匠人水不理孫，注亦云：「孫，順也。」王宗淶

云：「順本曲之木理而揉屈之也。」鄭珍云：「揉直令曲，必

順木理微微曲之，若太深，將自輞前卽驟令直上，此不待馬之椿柱，勢無不先裂斷者。經曰「揉欲孫而無弧深」，又曰

「輞欲弧而無折，經而無絕」，蓋淳淳爲不中理，不中數者言也。杜子春云：「弧讀爲盡而不汗之汗者，段玉裁云：「盡，

俗本作「淨」，轉寫之誤也。盡而不污，見《春秋》成十四年

《左氏傳》。污讀爲紆，謂紆曲也。杜易弧爲污，污訓窻下，

窻下猶紆曲也。」云「玄謂弧，木弓也」者，賈疏謂見《三倉》。

案：《說文·弓部》說同。鄭讀弧如字，不從杜讀也。《司

弓矢》亦有弧弓。云「凡弓引之中參，中參，深之極也」者，

賈疏云：「弓之下制六尺，引之三寸，是中參深之極也。」鄭

珍云：「輞狀擬弧，其弦卽以擬弓弦。其深之上距，至弦之

正中，卽以擬矢。中參者，謂凡弓引之，其中容矢長三寸，

所謂弧深也。」錢坫云：「王弓合九而成規，弧弓亦然。令

規圍五丈九尺四寸，九分之，爲六尺六寸。六尺六寸之弓，

求其矢，則深矣，故惟三寸爲可。」云「揉輞之倨句，如二可

也」者，賈疏云：「六尺引三寸，若然，九尺得三寸，則是弓

一尺得三寸三分寸之一。輞輞以前十尺，國馬之輞深四尺

七寸，與二不相當者，通計一丈四尺四寸，并輿下數之，故

得二也。二者，輞摠長丈四尺四寸，且取丈二尺得四尺，餘

二尺四寸，復得八寸，摠爲四尺八寸，是國馬之輞猶不滿二

之數也。言二，舉大而言。」江永云：「輞出前輞，漸曲而

上，至衡微鉤而下，輞前十尺，①揉之以定者也。『揉輞欲

① 尺，原訛丈，據前經文改。

其孫而無弧深」，注云：「揉輶之倨句，如二可也。」蓋以一丈三尺三寸揉之爲十尺也。疏并輿下之不揉及輶前揉已定者，通計如二，未是。鄭珍云：「輶之矢，止如弧深三之二，故曰如二。輶之矢，以深度約之，每寸得四釐二豪五絲強。深四尺七寸者，中當一尺。深四尺者，中當一尺七寸。深三尺三寸者，中當一尺三寸。而實度之，皆多三寸強。注云「如二可也」，可者，約略之詞，止欲明三輶固欲似弧，而其深度斷不可過與不及耳。」云「如三則深傷其力」者，鄭珍云：「謂輶過曲，不存直勢，即木力無勁耳，非謂馬力也。」今夫大車之輶摯，其登又難；既克其登，其覆車也必易。此無故，唯輶直且無橈也。大車，牛車也。摯，輶也。登，上阪也。克，能也。【疏】「今夫大車之輶摯，其登又難」者，以下並論牛車直輶之不安利，以見駟馬車之必爲曲輶也。《說文·車部》云：「輶，輶也。」爰，籀文以爲輶字。古輶與爰袁三字通用。《釋名·釋車》云：「輶，援也，車之大援也。」錢坫云：「援即從爰，故爰與輶同。爰亦引也。輶在車前，所以引也。」戴震云：「小車謂之輶，大車謂之輶。人所乘，欲其安，故小車暘轂梁輶。大車任載而已，故短轂直輶。此假大車之輶，

以明揉輶使撓曲之故。王宗淩云：「大車不爲曲輶者，任重載多，輶苟撓曲爲輶，引時必折，故用直輶而助以牽傍也。」云「既克其登，其覆車也必易」者，《說文·門部》云：「覆，覆也。謂大車輶直，上阪則勢仰，而後之重勢彌增。即使能登，而重心偏袤外越，非前輶所能制，則易致傾覆也。」云「此無故，唯輶直且無橈也」者，江永云：「輶人不爲大車之輶，而言之者，借彼喻此也。大車輶木直無橈，其輶夾牛，輶端鬲厭牛領，高下相當，更不可作橈曲。非作車者不善爲輶，致有覆車之患，亦不因其登下之難而欲改從橈曲也，但借大車之輶難於登下，以明馬車之輶當曲橈耳，疏謂駕牛者亦須曲橈，非是。今駕牛之車皆直輶。」注云

「大車，牛車也」者，《國語·晉語》韋注同。即《車人》大車、柏車、羊車之通稱，三車皆駕牛者也。《論語·學而》篇云：「大車無輶，小車無輶。」包咸注亦云：「大車，牛車。小車，駟馬車也。」是牛車爲大車，對駟馬車爲小車言之。《詩·小雅·無將大車》毛傳云：「大車，小人之所將也。」亦即此。《詩·王風·大車》傳及《公羊·昭·十五年何注》，並以大車爲大夫車，則似即《巾車》之墨車，與此異也。云「摯，輶也」者，《說文·手部》云：「摯，握持也。」又《車部》云：「輶，重也。輶，抵也。」抵低通。《廣雅·釋詁》云：

「輜、輦，低也。」惠棟云：「摯本軒輊字，或作輦。《淮南子·人間訓》：「置之前而不輦，錯之後而不軒。」或作輦，《儀禮·既夕》云：「志矢一乘，軒輜中。」注云：「輜，輦也。」《廬人》注云：「反覆猶軒輜也。」軒輜猶軒摯。《毛詩·小雅·六月》「如輊如軒」，傳云：「輊，輦也。」案：惠說是也。輦輊、輦輦，音義並同。輜與輊亦一聲之轉。駟馬車曲輜，深者四尺七寸，上出於式者二尺餘。而大車直輦橫出牝服之下，較之梁輜，高卑懸殊，故曰輦輦。云「登，上阪也」者，後注云「登，上也」，下文云「登陲」，故此亦以上阪爲釋。云「克，能也」者，《爾雅·釋言》文。是故大車平地既節軒輦之任，及其登陲，不伏其輦，必縊其牛。此無故，唯輦直且無撓也。陲，阪也。故書伏作偃。杜子春云：「偃當作伏。」《疏》「是故大車平地既節軒輦之任」者，《弓人》注云：「節猶適也。」《樂記》孔疏云：「軒，起也。」《玉篇·車部》云：「前輓曰輦，後輓曰軒。」王宗淶云：「大車前重後輕，行平地時，節其任載，俾之輊重適均，不至崎輊畸重也。蓋大車牝服，半在軸前，半在軸後。任載後多於前，則輊重中節。」云「及其登陲，不伏其輦，必縊其牛，此無故，唯輦直且無撓也」者，說

文·糸部》云：「縊，經也。」王宗淶云：「大車任載後多於前，行於平地，輦直而平，則輊重齊。」登陲時，其輦前高後下，重勢獨注於後，使無人抑伏其前輦，則車箱後傾，前輦高揭，而牛縣若縊矣。上文云「既克其登，其覆車也必易」，此其一也。曲輜車之登陲，車箱非不前高後下也，輜之穹曲者高出式上，重勢仍注於前，不用抑伏前輜，而馬自不至縣縊，記故以縊牛爲輦直無撓之故也。注云「陲，阪也」者，《總攷》注同。云「故書伏作偃」，杜子春云，偃當作伏者，段玉裁云：「此鄭依杜改字，伏偃古音同部。徐養原云：「伏古通匍，匍匍一作蒲伏。《釋名》：「匍，伏也，伏地行也。」匍與偃俱从品聲。《說文》無偃字，《品部》：「品，滿也，讀若伏。」江永云：「伏其輦者，人爲攀援以助牛登也。鄭用牧云：「抑伏車輦，謂登下必恃牽傍助之。」故登陲者，倍任者也，猶能以登；及其下陲也，不援其邸，必納其牛後。此無故，唯輦直且無撓也。倍任，用力倍也。故書納作鰓。鄭司農云：「鰓讀爲納，關東謂紂爲鰓。鰓，魚字。」《疏》「不援其邸，必納其牛後」者，《說文·手部》云：「援，引也。」江永云：「援其邸者，人援車邸，使不速下也。」王宗淶云：「邸當作軹，說

文·車部云：「軹，大車後也。」今謂之車尾。邸借字。」案，王說是也。《掌次》：「設皇邸。」司農注云：「邸，後版也。」則此邸亦謂車後，《釋名·釋車》云：「有邸曰輶，無邸曰輅。」《宋書·禮志》引《字林》云：「輅，車有衣蔽，無後輶，其有後輶者謂之輶。」是邸即軹，亦即後輶也。《車人》：「車牝服，後皆有後輶，詳彼疏。」注云：「倍任，用力倍也。」

者，登阪者自下而上，用力多，倍於平地。云：故書輶作輶，鄭司農云：「輶讀爲輶者，葉鈔《釋文》：「輶作一輶」，蓋陸賈本異，詳後。段玉裁云：「輶輶古音同部，是以司農依聲類易之。」云：「關東謂紂爲輶者，《方言》云：「一車紂，自關而東，周洛、韓、鄭、汝、潁而東，謂之輶，或謂之曲輶，或謂之曲綸，自關而西謂之紂。」《說文·糸部》云：「紂，馬輶也。」輶，馬紂也。」輶輶字同。惠士奇云：「《說文·革部》：「乾，馬尾鞞也，今之般輶。」則般輶在馬尾，故曰輶其後。輶一作輶，《釋名》曰：「輶，適也，在後適迫使不得卻縮也。」王隱《晉書》：「潘岳疾王濟，裴楷，乃題閣道爲謠曰：「閣道東，有大牛，王濟鞞，裴楷輶。」夾頸爲鞞，後適爲輶，言濟在前，楷在後也。」作輶，《荀子·彊國》曰：「巨楚縣吾前，大燕輶吾後。」《廣雅》云：「輶，紂，輶也。」王宗淶云：「輶以生革縷，般牛尾之下，引而前至背上，與繫輶之革縷相接

續。當下地時，車箱後高前下，輶直，重勢直注輶端，不援其軹，輪轉速於牛足，則輶引而前，輶擎牛尾，必至傾敗，此又易覆之一也。輶之穹曲者下地，重勢注於輶前輶之平上曲處，不注於輶端，無俟援輶，自不至輶其馬後，記故以輶牛後爲輶直且無撓之故也。」云：「輶，魚字」者，賈疏云：「字猶名也。既輶是魚名，明不從故書也。」段玉裁云：「言輶字與經無當，故知當是輶也。」本注輶作輶，葉鈔本《釋文》曰：「輶音秋，與輶同。」《集韻》：「輶同字。」若然，則陸本注無「輶魚字」三字，與賈本異。宋世榮云：「輶當爲輶，《廣韻·十八尤》：「輶，車輶」，輶輶同，引《周禮》曰：「必輶其牛後。」案：段、宋說是也。《廣韻》引此經即故書本作輶之明證。若作輶字，則陸不宜云與輶同也。輶字，《說文》：《玉篇》並無，其爲魚名亦未詳。惠士奇謂《荀子》之輶，即此輶之異文，則輶疑亦輶之變體。《說文·魚部》云：「輶，輶也。」與輶音同。是故輶欲頤典；頤典，堅刃貌。鄭司農云：「頤讀爲懇，典讀爲殄。駟車之輶，率尺所一縛，懇典似謂此也。」【疏】是故輶欲頤典一者，賈疏云：「此以下還說四馬車輶也。」注云「頤典，堅刃貌」者，頤典，蓋連語形容字。《淮南子·兵略訓》云：「典凝如冬。」《廣雅·釋詁》云：「腆，美也，久也。」典與腆同，堅刃與美

久義亦相成。刃韌同，詳《山虞》疏。鄭用牧云：「頤典者，穹隆而堅強之貌，雖撓而不傷其力也。」鄭司農云：「頤讀爲懇，典讀爲殄」者，惠棟云：「殄古文腆字，《毛詩》『籩簋不殄』，箋『殄當爲腆』。《燕禮》『不腆之酒』，注云『古文腆作殄』。」段玉裁云：「頤典二字疊韻，鄭訓爲堅刃兒。司農擬以車歷錄訓之。其云讀爲懇，讀爲殄者，皆當作『讀如』，擬其音耳，故下文仍云頤典，不云懇殄也。」云「駟馬之轅，率尺所一縛，懇典似謂此也」者，懇，段玉裁校改「頤」是也。賈疏云：「此即《詩》『五檠梁輶』，一也。」孔廣森云：「《檀弓》注『高四尺所』，《正義》曰：『所是不定之詞。』然則尺所即尺許也。《疏廣傳》『數間其家，金餘尚有幾所』，師古曰：『幾所猶言幾許。』古許與所通，《詩》『伐木許許』，許叔重引作『所所』。」案：孔說是也。《毛詩·秦風·小戎》傳云：「一輶五束，束有歷錄。」段校《說文·車部》云：「輶，車句衡五束也。曲輶輶縛，直輶輶縛。」縛束義同。輶輶前十尺，尺許一縛，蓋在輶弧中以前近衡之處，五束爲五尺，則輶前之輶其半有縛，即《毛詩》之檠，《許書》之輶是也。先鄭之意，蓋以懇典爲縛輶之貌，則亦爲連語形容字。然此上下文並言曲輶之利病，不宜於此忽論輶縛，先鄭之義，於經無會也。又案：先鄭懇殄之義，賈氏無釋。段玉裁云：

「懇與阮雙聲，殄與朕雙聲。阮朕者，拗突也。每一縛則有一拗突。」案：段說亦未知塙否。《瓶人》「鬢鬢」，後鄭釋爲輶傷。而《梓人》注「頃小」，頃，本作頤。《釋文》引李軌音懇，似亦隱據此注爲讀。以彼三文證之，則懇似爲約小之義。《爾雅·釋詁》云：「殄，絕也。」義亦相近。若然，輶上之深，傷其力，馬倚之則折也。揉之淺，則馬善負之。

【疏】「輶深則折，淺則負」者，此又明輶不可太曲之義。

注云「揉之太深，傷其力，馬倚之則折也」者，鄭珍云：「若中二，則深，過於深度，其輶雖非直上，而已傷直，馬股時擠挂之，輶力不勝，必向後裂斷，故云輶無弧深。又云：「弧而無折，輶深則折也。」云「揉之淺則馬善負之」者，賈疏云：「輶直似在馬背，負之相似，故善。『負之』本或作『若負』，皆合義，不須改也。」鄭珍云：「若不中二，則又淺，不及深度，其輶無衡頸間七寸之空，必將與馬身平，馬股又喜上戴之，故云淺則負也。輶當兩服之中，不直馬背，而注云馬倚之負之者，緣路有高下險易，即馬股有橫側退卻，故有倚其後，負其上之時也。輶注則利準，利準則久，和則安，故書準作水。鄭司農云：「一注則利水，謂輶脊

上雨注，令水去利也。玄謂利水重讀，似非也。注則利，謂輶之揉者形如注星，則利也。準則久，謂輶之在輿下者平如準，則能久也。和則安，注與準者和，人乘之則安。【疏】「輶注則利準」者，江水云：「注者，不深不淺，行如水注。利準者，使利而安耳。」戴震云：「輶注，謂深淺適中也。輶之曲執隕然下注，則車行有利準之善。利，疾速也。準猶定也，平也。」案：江、戴並不刪「利準」字，與二鄭說異，亦通。云：利準則久，和則安者，《墨子·節用篇》云：「車爲服重致遠，乘之則安，引之則利，安以不傷人，利以速至，此車之利也。」注云：故書準作水者，徐養原云：

「至平莫如水，故準字从水。規矩準繩必以水，《輪人》曰『水之以砥其平沈之均也』，《匠人》曰『水地以縣』，皆用準之法。古音準與水同，可通用。《梟氏》『準之』，故書亦作『水之』，此通用之證。」丁晏云：「《梟氏》注：『準，故書或作水，杜子春云，當爲水。』《說文·水部》：『水，準也。』《釋名·釋天》：『水，準也，準平物也。』《白虎通·五行》云：『水之爲言準也，養物平均有準則也。』《管子·水地篇》：『水者，萬物之準也。』《廣雅·釋言》：『水，準也。』鄭司農云：「注則利水，謂輶脊上雨注，令水去利也」者，賈疏云：「先鄭依故書準爲水解之。後鄭不從者，輶輶之上縱不爲

雨注，水無停處，故不從也。」云「玄謂利水重讀，似非也」者，賈疏云：「依後鄭讀，當爲『輶注則利也，準則久也，和則安也』。」段玉裁云：「鄭君謂衍『準利』二字。」云「注則利，謂輶之揉者形如注星，則利也」者，後鄭讀注與《梓人》「注鳴」之注同，其義則取象注星也。《史記·天官書》云：「柳爲鳥注。」又《律書》云：「注者，言萬物之始衰，陽氣下注，故曰注。」索隱云：「注，味也。」爾雅·釋天云：「味，謂之柳。」郭注云：「味，朱鳥之口。《開元占經·南方七宿占》云：『味一曰注，音相近也。』丹元子《步天歌》云：『柳八星，曲頭垂似柳。』謂輶之末下垂者，其句如注星，則利於引車也。」云「準則久，謂輶之在輿下者平如準，則能久也」者，賈疏云：「準，平也。輶平輿亦平，平則穩，故得長久也。」徐養原云：「鄭不從司農說，而曰平如準，則亦不以水爲非。」云「和則安，注與準者和，人乘之則安」者，後鄭意，兼注準：善，則車行和也。賈疏云：「注謂輶曲中以前，準謂在輿下，前後曲直調和，則人乘之安穩。」輶欲弧而無折，經而無絕。揉輶大深則折也。經，亦謂順理也。【疏】「輶欲弧而無折」者，賈疏云：「按上文云『揉而無弧深』，此云『欲弧而無折』者，此欲得如弧，無使折，則不

弧深亦一也。王宗淶云：「蓋煇輶如引滿之弓，則深傷木理，不能無折也。輶欲弧，言但欲煇屈如弧，而無折，言不欲深傷木理也。」云：「經而無絕」者，賈疏云：「則上文欲其孫，亦一也。」王宗淶云：「絕，與「火煇車輶絕」之絕同。蓋即順本曲之木理煇之，而用火不均，則木理絕而易折，無絕，謂欲用火得宜，不使灼絕木理也。」注云：「採輶大深則折也」者，大深即謂中參以上。云：「經亦謂順理也」者，謂經與上文「孫」義同。《呂氏春秋·察傳篇》高注云：「經，理也。進則與馬謀，退則與人謀，言進退之易，與人馬之意相應。馬行主於進，人則有當退時。」【疏】

注云：「言進退之易與人馬之意相應」者，韓非子·喻老篇云：「王季期曰：『凡御之所貴，馬體安于車，人心調于馬，而後可以進速致遠。』」與此意略同。賈疏云：「若下文「猶能一取」，皆是喻其利也。」云：「馬行主於進，人則有當退時」者，退謂車當還駐及陷聲時，或當退行，由馭者使之。終日馳騁，左不健，杜子春云：「健讀爲蹇。左面不便，馬苦蹇；輶調善，則馬不蹇也。」書健或作券。玄謂券今倦字也。輶和則久馳騁，載在左者不罷倦，尊者在左。

【疏】注杜子春云：「健讀爲蹇」者，段玉裁云：「健蹇古音同。」

部。云：「左面不便，馬苦蹇，輶調善則馬不蹇也」者，賈疏云：「子春意，據將軍乘車之法，將在中，故御者在左。健爲蹇澀解之。四馬六轡，在御之手，不在中央，而在於左，故云左面不便，馬苦蹇。」云：「書健或作券，玄謂券今倦字也」者，惠棟云：「《說文》：『券，勞也。』《漢涼州刺史魏君碑》云：『施舍不券。』是券與倦同。」段玉裁云：「古多用券，今多用倦，是之謂古今字。」《說文·力部》：「券，勞也。」《人部》：「倦，罷也。」分載之，不云一字。」徐養原云：「健券同音，古蓋通用。鄭君雖以券爲正，而經文仍作健，是讀健爲券也。」云：「輶和則久馳騁，載在左者不罷倦」者，《說文·馬部》云：「騁，直馳也。」杜讀爲不蹇，主馬言，鄭讀爲不倦，主人言。言乘車者安也。云：「尊者在左者，賈疏云：『尋常在國乘車之法，尊在左，御者中央。』《曲禮》云：『乘君之乘車，不敢曠左，左必式。』」注云：「君存，惡空其位。」是尊者在左也。詒讓案：此據乘車及平兵車言也。其君及元帥之兵車，則尊者在中央，御者在左，詳《夏官·敘官》疏。行數千里，馬不契需，鄭司農云：「契讀爲『愛契我龜』之契，需讀爲『畏需』之需。謂不傷蹄，不需。」

①「淶」原訛「沐」，逕改。

道里。【疏】注鄭司農云：「契讀爲愛契我龜之契」者，「愛契我龜」，《詩·大雅·縣》文，詳《華氏》疏。段玉裁云：「用其義也。」云：「需讀爲畏需之需」者，段玉裁改需爲契，云：「契，今本作需。」疏引《易·需卦》釋文云：「需音須，又乃亂反。」今案：云乃亂反，則當是契字。《說文·大部》曰：「契，稍前大也，讀若畏契。」《人部》曰：「便，弱也。」司農云：「畏契者，與許畏便同。」案：段校是也。畏契字，與《易·需卦》之「需」異，疏說失之。凡經注契便字，多譌爲需及從需聲字，互詳《山虞》、《鮑人》疏。云：「謂不傷蹄，不需道里者，段玉裁云：『毛公曰：『契，開也。』故以傷蹄言之。』不契道里者，不怯便道里悠遠也。」包慎言云：「契龜者，開龜也。馬蹄傷則開坼，故謂不契爲不傷蹄。」案：段、包說是也。戴震引《方言》謂畏懼爲契需，亦足備一義。終歲御，衣衽不敝，衽謂裳也。【疏】終歲御，衣衽不敝者，前經例馭車字作馭，此作御，疑亦經記字例之異，詳《大司徒》疏。《說文·兩部》云：「敝，一曰敗衣。」不敝，謂不破敗也。注云「衽謂裳也」者，《公羊》昭二十五年，何注云：「衽，衣下裳當前者。」賈疏云：「《禮記·深衣》：『續衽鉤邊』者，據在旁屬帶處。至於《問喪》云『扱上衽』及《曲

禮》云『苞屨扱衽不入公門』，此皆據深衣十二幅，要閒之裳皆是衽，故此注云「衽謂裳也」。「戴震云：『衽者，衣裳之旁削幅也。』」論讓案：衽有二義，《說文·衣部》云：「衽，衣衿也。衿，交衽也。」此衽之本義，指凡衣前承領之衽而言。又有禮衣削幅掩裳際之衽，深衣屬於裳之衽，並與衣衿不同。《玉藻》說深衣云「衽當旁」，注云：「衽謂裳幅所交裂也。凡衽者，或殺而下，或殺而上。衽屬衣則垂而放之，屬裳則縫之以合前後，上下相變。」江永云：「凡衽者，皆以揜裳際得名。喪服之衽殺而下，左右各三尺五寸，輶作燕尾之形，屬於衣，垂而放之。朝祭服亦當然。深衣長衣之衽殺而上，屬於裳。蓋輶不和則車不安，御者裳之兩旁，常掉動而易敝，輶和則無此患也。」案：江說衽甚析。但喪服及朝祭服之衽，垂衣兩旁。深衣之衽，夾裳兩旁，此注以裳釋衽，則專指裳旁之衽言之。然裳旁之衽，唯深衣有之，而御者不必皆服深衣，則鄭意似謂無論朝祭喪服，其裳幅亦通謂之衽，故《深衣》孔疏謂裳之前後左右皆有衽名是也。賈說蓋與孔略同。凡御者立於輿內近前，行時，惟裳前幅下際，與橫直材相摩拂，易於破敝，故鄭通以裳爲釋，明非衣衿，亦不定指禮衣及深衣在旁之衽也。此唯輶之和也。和則安，是以然也。謂「進則與馬謀而下。」【疏】注



云「和則安，是以然也」者，申上言和則安之諛也。云「謂進則與馬謀而下一者」，賈疏云：「總結上四經。」勸登馬力，登，上也。勸和勸馬用力。

【疏】注云：「登，上也」者，《司民》注同。戴震云：「登猶進也，加也。」云「勸和勸馬用力」者，《廣雅·釋詁》云：「勸，助也，教也。」勸和，則馬引之時，若助教其用力也。馬力既竭，勸猶能一取焉。

馬止，勸尚能一前取道，喻易進。【疏】注云：「馬止，勸尚能

一前取道，喻易進」者，葉鈔本《釋文》「喻」作「諭」，字通。

取猶言進取也。勸和則勢利於進，故馬力雖竭，而為勸和所趣，猶能進取，若不能自己也。王宗淶云：「馬行欲止，是其力竭也。然以勸注之故，不得遽止，猶必能行數步，此之謂一取。良勸環灑，自伏兔不至軋七寸，軋

中有灑，謂之國軋。伏兔至軋，蓋如式深。兵車，乘

車式深尺四寸三分寸之二。灑不至軋七寸，則是半有灑

也。軋有筋膠之被，用力均者則灑遠。鄭司農云：「灑讀為灑酒之灑。環灑謂漆沂鄂如環。」【疏】自伏兔不至軋

七寸者，賈疏云：「是從內向外之言。云軋中有灑，謂之

國軋者，猶輪人爲輪蓋云，謂之國工也。戴震云：「記

反覆言軋之和，灑耐久遠，亦和之徵。」注云：伏兔至

軋，蓋如式深」者，賈疏云：「伏兔銜車軸，在輿下，短不至軋，軋即輿下三面積是也。無伏兔處去軋遠近無文，以意斟酌，經云「自伏兔不至軋七寸」，明七寸之外更有寸數，故鄭云伏兔至軋蓋如式深也。」江水云：「伏兔半在軸前，半在軸後。兔之長，當一尺四寸有奇，軸前約七寸，軸後亦如之。賈疏有兔尾上載軋之說，未是。」案：江說是也。依鄭說，伏兔之長亦一尺四寸六分，與軋當兔同居隧深三分之一，①則前至前軋，後至後軋，亦各一尺四寸六分也。《總敘》疏謂兔尾上載軋，蓋由兔後遙指後軋，以明加軋轆之度，非謂兔尾之長實至後軋也。云「兵車，乘車式深尺四寸三分寸之二」者，見前《輿人》注。云「灑不至軋七寸」，②則是半有灑也。賈疏云：「自伏兔至軋亦一尺四寸三分寸之二，如是軋轆之深入式下，半一尺四寸三分寸之二，有七寸三分寸之二，直言半有灑者，據七寸。不言三分寸之二，舉全數而言也。」云「軋有筋膠之被」者，筋膠所以爲固，軋任力多與轂同，故亦被以筋膠也。筋膠之被，軋前曲及輿下並當有之，但軋前與軋正相摩切處，久而無灑，其軋

① 「隧」原訛「遂」，據楚本改。

② 「軋」原訛「軋」，據楚本改。

內七寸上承輿版者，軌和則與版不相侵，乃常有澠耳。云「用力均者則澠遠」者，謂軌用力均調，則軌不外出，軌不內侵，而七寸內之輿版與軌亦相承而安，故澠得以久遠。不然，則軌軌及輿版動而相摩切，澠久而漸平，不得常有七寸矣。遠是久遠之遠。賈疏以漆入式下七寸爲澠遠，非。鄭司農云「澠讀爲澠酒之澠」者，賈疏云：「讀從《上冠禮》『若不體，澠用酒』之澠也。」段玉裁云：「『讀爲』當作『讀如』，謂其音同也。」疏引《上冠禮》『澠用酒』。按《說文》，冠娶禮祭字作醺，酒盡字作醺。此注澠酒，正當爲醺酒。一云「環澠謂漆沂鄂如環」者，先被筋膠，後漆之，漆乾則有沂鄂也。沂鄂，與《典瑞》注圻鄂同，即《輪人》所謂篆也。車轂及輓皆有筋膠之被，故皆有之。《郊特牲》云「丹漆雕幾之美」，注云：「幾謂漆飾沂鄂也。」又《少儀》、《哀公問》並云「車不雕幾」，注云：「雕，畫也。幾，附纏爲沂鄂也。」《御覽·兵部》引《周書》云：「年飢，上用輿曲輓不漆。」據此，是《少儀》之不幾，即《周書》所謂不漆，此經之澠，又即《少儀》所謂幾。幾沂圻亦聲近字通。蓋筋膠相附纏，加之以漆，則其墳起處，容突紆屈，自成沂鄂。此經之「環澠」及《弓人》之「弓澠」，皆是物也。程瑶田云：「澠謂紋理。有筋膠之被乃有澠，故《弓人》云『牛筋黃澠，麋筋斥蠖澠』，角亦有

之，故《弓人》云『角環澠』。」案：程說是也。凡爲車及弓，漆及筋膠初被時即有澠，摩甌太甚，恐其無澠，故以有澠爲和耳。軫之方也，以象地也；蓋之圓也，以象天也；輪輻三十，以象日月也；蓋弓二十有八，以象星也。輪象日月者，以其運行也。日月三十日而合宿。【疏】「軫之方也，以象地也，蓋之圓也，以象天也」者，以下通論車制取象之法。《周書·周祝篇》云：「天爲蓋，地爲軫。」《大戴禮記·保傅篇》云：「古之爲路車也，蓋圓以象天，二十八牀以象列星，軫方以象地，三十輻以象月。故仰則觀天文，俯則察地理，前視則覩鸞和之聲，側聽則觀四時之運：此巾車教之道也。」《賈子·容經》、《續漢書·輿服志》文並略同，蓋即本此經。案：地形實圓，赤道贏而兩極微陷，古渾天家言亦謂天地皆渾圓如丸。而經典並云地方者，《大戴禮記·曾子天圓篇》：「曾子曰：『如誠天圓而地方，則是四角之不揜也。參嘗聞之夫子曰：『天道曰圓，地道曰方。』」是地方白主道言之，其形體圓而不方，古人固知之矣。《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云：「主天法商而王，鸞與尊，蓋法天列象。主地法夏而王，鸞與卑，法地周象載。」然則周人上輿，兼法夏商，故此經軫蓋兼象

地天與？云「輪輻三十以象日月也」者，三十是日月合宿之數。《大戴記》及《賈子》並止云象月，不云日者，文之省也。云「蓋弓二十有八，以象星也」者，星即《馮相氏》之二十八星也。《史記·律書》載二十八舍，曰東壁、營室、危、虛、須女、牽牛、建星、箕、尾、心、房、氏、亢、角、軫、翼、七星、張、注、弧、狼、罰、參、濁、留、胃、婁、奎。此古蓋天家說，與《玉燭寶典》、《唐書·曆志》引《甄曜度》及《魯曆》同。此經有象伐象弧，則所云二十八星必與彼同。《淮南子·天文訓》、《漢書·律曆志·三統曆》、四方經星，南方有東井、輿鬼而無狼、弧，西方有觜、參而無罰，北方有南斗而無建星，又以注爲柳，以濁爲畢，以留爲昂，名亦小異。此與《史記》及佚緯不同，後世天文家沿用之，非此經之義。

注云「輪象日月者，以其運行也，日月三十日而合宿者，據一月之日言之。」《周書·周月篇》云：「日月俱起於牽牛之初，右回而行，月周天超一次而與日合宿。」孫穀《古微書》引《尚書考靈耀》云：「日行一度，<sup>①</sup>月口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故日一月行二十九度半餘，月一月行天一市，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過而更行二十九度半餘，而與日會。」《御覽·天文部》引《范子計然》云：「月行疾，二十九日三十日閒，一與日合。」日月合宿在二十九日三十日

閒，此云三十日者，舉大數也。阮元云：「日月三十日合朔，遷一舍，輪周三十輻，在地遷一，焉似之。」龍旂九旂，以象大火也；交龍爲旂，諸侯之所建也。大火，蒼龍宿之心，其屬有尾、尾九星。【疏】龍旂九旂，以象大火也者，以下記路車所建旂旂，象東南西北四官之星，又放星數爲旂數也。《巾車》云「金路建大旂」，大旂即龍旂也。《巾車》別有玉路建大常十二旂，此不及者，大常設三辰，此文已有輪輻蓋弓等象日月星，故不復舉也。《曲禮》云：「行前朱雀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急繕其怒。」孔疏引崔靈恩云：「此謂軍行所置旂旂於四方，以法天。此旂之旂數，皆放其星。龍旂則九旂，雀則七旂，虎則六旂，龜蛇則四旂，皆放星數以法天也。皆畫招搖於此四旗之上。」崔氏所說旂數，並據此文。蓋謂此龍旂、鳥旂、熊旂、龜旂，即《曲禮》前後左右四旗，其說是也。鄭君釋此經四星，舉蒼龍、朱鳥、白虎、玄武四官爲說，亦與彼暗合。其釋《曲禮》，乃云「以此四獸爲軍陳，象天也」，不以爲旂旗之象，蓋偶失之。賈疏云：「此以下九旂、七旂、六

① 下「日」原訛「月」，據楚本改。

旂、四旂之旌旗，皆謂天子自建，非謂臣下。若臣下，則皆依命數。然天子以十二爲節，而今建九旂、七旂、六旂、四旂者，蓋謂上得兼下也。又云：「九旂正謂天子龍旂，其上公亦九旂。若侯伯則七旂，子男則五旂。」《大行人》所云者是也。案：賈說是也。《樂記》云：「龍旂九旒，天子之旌也。」《荀子·禮論篇》、《史記·禮書》並云：「天子龍旂九旒，所以養信也。」《國策·齊策》說魏王行王服，建九旂，明天子龍旂旂數與上公同矣。《續漢書·輿服志》云：「龍旂九旒，七仞，齊軫，以象大火。」其象星之義卽本此。惟所說諸旌旗仞數及所齊，與《節服氏》賈疏引《禮緯·含文嘉》說略同，蓋別據彼文，非此經義也。注云「交龍爲旂，諸侯之所建也」者，賈疏云：「皆《司常》文。此既非臣下所建，而鄭引《司常》者，蓋取彼交龍以釋此旂，因言諸侯亦建旂，非謂此經論諸侯事。」云「大火，蒼龍宿之心」者，《大戴禮記·夏小正》云：「九月內火，內火也者，大火。」大火也者，心也。《左·襄九年傳》云：「占之火正，或食於心，是故心爲大火。」《爾雅·釋天》云：「大辰，房、心、尾也。大火謂之大辰。」《左傳·孔疏》引李巡云：「大辰，蒼龍宿之體最爲明，故云房、心、尾也。大火蒼龍宿心，以候四時，故云辰。」《史記·天官書》云：「東官蒼龍房心。」案：大火次

度，詳《保章氏疏》。云「其屬有尾，尾九星者，大火之次雖以心爲主，然心三星，與龍旂旂數不合，惟尾九星，故知此象大火謂尾也。」《天官書》云：「尾爲九子。」《開元占經·東方七宿占》引石氏云：「尾九星，十八度。」《春秋·經·奉本篇》云：「大火二十六星」，蓋合房心尾三星之通數言之。鳥旂七旂，以象鶉火也；鳥隼爲旂，州里之所建。鶉火，朱鳥宿之柳，其屬有星，星七星。【疏】鳥旂七旂者，《巾車》云：「象路建大赤，大赤卽鳥旂也。」《續漢書·輿服志》云：「鳥旂七旂，五仞，齊軫，以象鶉火。」

注云「鳥隼爲旂，州里之所建」者，賈疏云：「《司常職》文。州長中大夫四命，里宰下士一命，皆不得建此七旂之旗。言州里建旗者，亦取彼成文以釋旗，非謂州里得建七旂也。」案：《司常》之州里，專指六鄉，不兼六遂之里宰也。鄭、賈說誤，詳彼疏。云「鶉火，朱鳥宿之柳」者，《左·襄九年傳》云：「占之火正，或食於味，是故味爲鶉火。」《爾雅·釋天》云：「味謂之柳，柳，鶉火也。」《天官書》云：「南官朱鳥，柳爲鳥注。」案：鶉火次度，詳《保章氏疏》。鶉卽數之省，數隼同物，卽朱鳥也。詳《司常疏》。云「其屬有星，星七星者，柳八星，亦與鳥旂旂數不合，故知象鶉火者，專據七星也。」《左傳·襄九年》、孔疏引《春秋·緯·文耀鉤》云：

度，詳《保章氏疏》。云「其屬有尾，尾九星者，大火之次雖以心爲主，然心三星，與龍旂旂數不合，惟尾九星，故知此象大火謂尾也。」《天官書》云：「尾爲九子。」《開元占經·東方七宿占》引石氏云：「尾九星，十八度。」《春秋·經·奉本篇》云：「大火二十六星」，蓋合房心尾三星之通數言之。鳥旂七旂，以象鶉火也；鳥隼爲旂，州里之所建。鶉火，朱鳥宿之柳，其屬有星，星七星。【疏】鳥旂七旂者，《巾車》云：「象路建大赤，大赤卽鳥旂也。」《續漢書·輿服志》云：「鳥旂七旂，五仞，齊軫，以象鶉火。」

「味爲鳥陽，七星爲頸。」宋均注云：「陽猶首也。柳謂之味，朱鳥首也。七星爲朱鳥頸也。味與頸共在於午者，鳥之止宿，口屈在頸，七星與味體相接連故也。」是則七星與柳同位連體，故旗象朱鳥，即取彼星。《國策·齊策》說魏王從七星之旗，亦其證也。賈疏云：「七星者，《月令》云「日七星中」是也。不指七星言柳，乃云其屬有星者，當鶉火三星，柳爲首，故先舉其首，後言其屬也。若然，上心與尾別辰，心非尾之首，亦舉心後言其屬尾者，心爲大辰，雖非北辰，亦爲其首也。」熊旗六旂，以象伐也；熊虎爲旗，師都之所建。伐屬白虎宿，與參連體而六星。【疏】「熊旗六旂」者，《巾車》云「革路建大白，大白即熊旗也。《司常》云，熊虎爲旗，此云熊旗者，舉熊以略虎。《續漢書·輿服志》云：「熊旗六旂，五仞，齊肩，以象參伐。《說文·𠂔部》云：「熊旗五旂，以象伐星。依《巾車》革路條纓五就，旗旂數或當與纓就同，則許說亦可通。但此注以參伐連體六星爲釋，則鄭本自作六，若伐不連參，則止三星，亦不得爲五旂，許說與星象究不合也。」注云，熊虎爲旗，師都之所建者，賈疏云：「亦《司常職》文。師都，鄉遂大夫也。鄉大夫雖是六命，即得建六旂，遂大夫是中大夫四命，即不得建六旂。此亦謂天子所建也。」①案：「師都，

當作「帥都」，帥都即軍將及都家之長。鄭、賈以爲鄉遂大夫，誤，詳《司常疏》。云「伐屬白虎宿，與參連體而六星」者，《史記·天官書》云：「參爲白虎。三星直者，是爲衡石。下有三星，兌，曰罰，爲斬艾事。其外四星，左右肩股也。張氏《正義》云：「罰亦作伐。《春秋運斗樞》云：「參伐，事主斬艾也。《開元占經·西方七宿占》引《黃帝占》云：「參中央三小星，曰伐。」案：古說皆以參爲三星者，不數肩股四星也。故《毛詩·唐風·綢繆》傳云：「三星，參也。伐在參中，與參連體，并數之則爲六星，故參通謂之伐。《大戴禮記·夏小正》云：「五月參則見。參也者，伐星也。《毛詩·召南·小星》傳云：「參，伐也。」孔疏引《演孔圖》云，參以斬伐是也。伐亦通謂之參，《公羊》昭十七年傳云：「伐爲大辰，何注云：「伐謂參伐也。此經亦通謂參爲伐，故六旂取象於彼。今天官家言參皆七星者，不數伐而數肩股四星也。龜蛇四旂，以象營室也；龜蛇爲旂，縣鄙之所建。營室，玄武宿，與東壁連體而四星。【疏】「龜蛇四旂」者，蛇，唐石經、宋本附釋音本、嘉靖本並作「虵」，俗。今據舊注疏本正。《巾車》云「木路建大麾」，

① 原脫「亦」，據楚本補。

大麾即龜旐也。《續漢書·輿服志》云：「龜旐四旂，四仞，齊首，以象營室。」王引之云：「經文本作『龜旐四旂』，今作『龜蛇』者，涉注文而誤也。上文『龍旂』、『鳥旟』、『熊旗』，上一字皆所畫之物，下一字皆旗名，此不當有異。若作『龜蛇』，則旗名不著，所謂四旂者，不知何旗矣。龜蛇爲旐而稱龜旐者，猶熊虎爲旗而稱熊旗，約舉其一耳。上文交龍爲旂，釋旂字也；鳥隼爲旟，釋旟字也；熊虎爲旗，釋旗字也。此注龜蛇爲旐，釋旐字也。以注考經，其爲龜旐明甚。《續漢書·輿服志》載此文正作『龜旐四旂』。《通典·禮》同。桓二年《左傳正義》、《太平御覽·兵部》引此文，亦皆作『龜旐』。唐石經始誤爲『龜蛇』。《說文》旐字注『龜蛇四旂』，亦當作『龜旐』，後人依俗本《周禮》改之耳。」案：王說是也。王宗淶說同。

注云「龜蛇爲旐，縣鄙之所建」者，賈疏云：「亦《司常職》文。縣正雖是下大夫四命，鄙師上士三命，則不得建四旂，此亦謂天子自建也。」案：《司常》縣鄙當爲公邑之長，鄭、賈說亦誤，詳彼疏。云「營室，玄武宿，與東壁連體而四星」者，壁，《釋文》作「辟」。案：辟壁字通。《爾雅·釋天》云：「營室謂之定，娵觜之口，營室東壁也。」《爾雅釋文》亦作「東辟」。《左傳》襄三十年，孔疏引李巡注云：「娵觜，玄武宿也。營室東壁，北方宿名。」

《天官書》云：「北官玄武營室。」《詩·鄘風·定之方中》箋云：「營室，其體與東壁連，正四方。」《開元占經·北方七宿占》云：「營室、東壁四星，四輔也。」又引石氏云：「營室二星，離宮六星，十六度；東壁二星，九度。」弧旌枉矢，以象弧也。《觀禮》曰「侯氏載龍旂，弧旌」，則旌旗之屬皆有弧也。弧以張縵之幅，有衣謂之鞬。又爲設矢象，弧星有矢也。妖星有枉矢者，蛇行，有毛目。此云枉矢，蓋畫之。【疏】「弧旌枉矢」者，《司常》云「析羽爲旌」。九旗皆有弧，此獨舉弧旌者，蓋弧矢以象武事。他旗注全羽之旌者，或不畫枉矢，唯旌畫之與？

注云「《觀禮》曰，侯氏載龍旂弧鞬，則旌旗之屬皆有弧也」者，此云弧旌，是旌有弧也。《觀禮》弧鞬主龍旂言，是旂有弧也。推之九旗之屬，蓋皆有之。《明堂位》說大常，亦云「弧鞬旂」，是其證也。云「弧以張縵之幅」者，《釋文》縵作鞬，云「本又作縵」。案：鞬即縵之俗。鄭《觀禮》注亦云：「弧所以張縵之弓也。」《明堂位》注云：「弧，旌旗所以張幅也。」案：《巾車》注謂縵爲旂之正幅，蓋以弧張之，而後縣於杠。《左》隱十一年傳，有鄭伯之旗螭弧，蓋即弧旌也。云「有衣謂之鞬」者，鄭《觀禮》、《明堂位》注並云「弓衣曰鞬」。案：鞬本射

弓衣弣之名，故《說文·韋部》云：「韣，弓衣也。」《廣雅·釋器》云：「韣，弓藏也。」因之張繆之弓，其衣亦曰韣。又鄭《既夕禮》注謂弓衣以緇布爲之。此旌旂之韣，蓋當以采帛爲之，與繆同。云：又爲設矢象，弧星有矢也者，《文選》張衡《西京賦》：「弧旌枉矢。」薛綜注亦云：「弧，星名。」《天官書》云：「參其東有大星曰狼，下有四星曰弧，直狼。」李播《大象賦》云：「狼援戈而野戰，弧屬矢而承天。」苗爲注云：「弧九星，在狼東南，天弓也。」主捕盜賊。常屬矢，直對狼則占。《開元占經》：「石氏外官占」引石氏說略同。是弧星有矢也。《後漢書·馬融傳·廣成頌》云：「棲招搖與玄戈，注枉矢於天狼。」則馬季長亦以枉矢爲即弧星之矢，故得注天狼。李賢注專據妖星爲釋，非馬指也。云妖星有枉矢者，蛇行，有毛目」者，賈疏謂《孝經緯》文。又引《孝經援神契》云：「枉矢所以射惡謀輕。」又引《春秋考異郵》云：「枉矢狀如流星，蛇行，有毛目。」《漢書·天文志》云：「枉矢類大流星，蛇行而倉黑，望如有毛目然。」《開元占經·妖星占》引《春秋合誠圖》云：「枉矢者，射星也。水流蛇行含明，故有毛目。陰合於四，故長四丈。」乙巳占：「妖星占」引《巫咸海中占》說枉矢形狀，並云有毛目。毛，宋巾箱本、舊注疏本並作「尾」。《續漢·輿服志》劉注引

同。《司弓矢》疏引《考異郵》及《後漢書·馬融傳》李注亦並作「尾」，義得兩通。鄭言此者，以弧星屬矢，不名枉矢，經云枉矢，兼取妖星爲象也。云：此云枉矢，蓋畫之者，賈疏云：「知畫之者，以其弓所以張幅，幅非弦，不可著矢，以畫於繆上也。」戴震云：「畫矢於韣。」案：賈、戴二說不同，未知孰得鄭指。今依金榜說，旌旂卽日月爲常等七旗而注羽，則繆上自各有正章，不得復畫枉矢以混廁其間，戴說於經義較合也。又《續漢·輿服志》注引于注云：「枉矢象妖星，非其義也。枉蓋應爲枉直，謂枉矢於弧。」案：于破鄭說，蓋謂枉矢卽是矯矢，令枉曲以屬於弓，不爲畫妖星。然九旗並有弧，不聞著矢，且段令弧旌著矢，亦宜直而不枉。于說疑未然。

## 周禮正義卷七十八

攻金之工，築氏執下齊，冶氏執上齊，

鳧氏爲聲，栗氏爲量，段氏爲鑄器，桃氏爲

刃。多錫爲下齊，大刀、削殺矢、鑿燧也。少錫爲上齊，鍾

鼎、斧斤、戈戟也。聲，鍾、鐸于之屬。量，豆、區、鬴也。鑄

器，田器錢鏹之屬。刃，大刀、刀劍之屬。【疏】「築氏執下

齊，冶氏執上齊」者，此通論金工齊和之等，爲下六工發端

也。《詩·周頌》鄭箋云：「執，持也。」謂執持此金機，依齊

量鑄以爲器。賈疏云：「據下文六等言之，四分已上爲上

齊，三分已下爲下齊。築氏爲削，在二分中，上仍有三分大

刃之等，亦是下齊。若然，築氏於下齊三等之內，於此舉中

言之。」注云：多錫爲下齊者，錫多則金不純，故爲下

齊。多者，謂參分其金，而錫居一以下。云「大刀、削殺矢、

鑿燧也」者，據下文。云「少錫爲上齊」者，錫少則金純，故

爲上齊。少者，謂四分其金，而錫居一以上。云「鍾鼎、斧

斤、戈戟也」者，亦據下文。賈疏云：「若然，鳧氏入上齊，

桃氏入下齊，其栗氏爲量，段氏爲鑄器，亦當入上齊中。」

案：鄭意當如賈說。《管子·小匡》篇云：「美金以鑄戈劍

矛戟，試諸狗馬。惡金以鑄斤斧鉏夷鋸櫨，試諸木土。」依

《管子》說，斧斤與鑄器同用惡金，則不當與戈戟同齊。此

與鄭、賈說異，未知其審。云「聲，鍾、鐸于之屬」者，聲與

《典同》十二聲義同，謂凡聲樂之金器也。鐸于，即《鼓人》

四金之一，詳彼疏。云「量，豆、區、鬴也」者，《大行人》注

同，詳《內宰》、《栗氏》疏。云「鑄器，田器錢鏹之屬」者，《總

敘》注義同。《管子·輕重》篇云：「一農之事，必有一耜、

一鈹、一鎌、一鋤、一椎、一鎚，然後成爲農。」凡田器有金

者，蓋皆段氏爲之，其金齊同也。云「刀，大刀、刀劍之屬」

者，《說文·刀部》云：「刀，刀鑿也。」又《刀部》云：「剗，刀

劍刃也。」刀劍雖非長兵，而其鋒剗在兵中爲最大，故謂之

大刀。賈疏云：「案桃氏爲劍，此言刃，變言之者，亦是劍

類非一，故注云大刀、刀劍之屬也。」金有六齊：日和金

之品數。【疏】「金有六齊」者，下文金皆與錫相和，《職金》

賈疏謂此金皆謂銅，是也。《左傳》僖十八年杜注云：「古

者以銅爲兵。」案：古鍾鼎及兵器、田器之屬，皆以銅爲之。

然兵器、田器亦間有用鐵者，故《越絕書外傳·記寶劍》

云：「風胡子曰：神農、赫胥之時，以石爲兵，黃帝時以玉



爲兵，禹之時以銅爲兵，當今之時作鐵兵。《越絕》說古兵器變易原流甚析。<sup>①</sup>蓋太古唯有石兵，中古用銅，最後乃用鐵，今古器出土者，猶可徵驗。但依《世本》、《史記》，黃帝、蚩尤已以金爲兵，玉兵之說詭誕不足憑耳。綜而論之，自黃帝至周初，大抵皆用銅兵，而鐵兵亦漸興，迄晚周，始大盛。故《矢人》、鄭注，並以刃爲鐵。《六韜·軍用篇》說器械亦有鐵者。《孟子·滕文公》篇又云「以鐵耕」，即鑄器也。是知夏禹作貢，亦有鐵鑄，殷周之際，鐵器必夥。唯究不及銅之多，故今所傳古戈劍之等，有款識可徵者，率皆銅質，明鐵兵尚尠，且易朽蝕，故不經見也。若然，則此金齊固當以銅錫爲主，而金工所用之材，則當兼有鐵，經文不具也。互詳《職金》疏。注云「目和金之品數」者，《少儀》注云：「齊，和也。」字人注云：「齊，多少之量。」故和金錫亦謂之齊，品數即謂多少之量也。六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鍾鼎之齊；五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斧斤之齊；四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戈戟之齊；參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大刃之齊；五分其金而錫居二，謂之削殺矢之齊；金錫半，謂之鑿燧之齊。鑿燧，取水火於日月之器。

也。鑿亦鏡也。凡金多錫，則刃白且明也。【疏】六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鍾鼎之齊者，以下辨六齊之等也。鍾、甬氏所爲也。爲鼎之工無文，《棠氏》注謂鍾鼎與量異工，則鄭意鼎或亦甬氏爲之與？江水云：鍾鼎欲其堅，不剝蝕，故金最多。」云「五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斧斤之齊，四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戈戟之齊」者，並冶氏所爲也。《說文·斤部》云：「斤，斫木斧也。斧，斫也。」賈疏云：「上文《棠氏執下齊，冶氏執上齊」者。今於此文，戈戟之齊在四分其金而錫居一之中，則此已上六分其金與五分其金在上齊中，參分其金已下爲下齊中可知。其斧斤在上齊，上齊中惟有冶氏造戈戟，則斧斤亦當冶氏爲之矣。」云「參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大刃之齊，五分其金而錫居二，謂之削殺矢之齊」者，亦並冶氏所爲。江水云：「斧斤至削殺矢皆有刃。其用之重，欲其難缺者，金多；用之輕，欲其不折者，金少。」云「金錫半謂之鑿燧之齊」者，燧，葉鈔本《釋文》作「隧」。阮元云：「燧隧皆《說文》隧字之誤。此於鑿燧無涉，《秋官》《夫遂》祇作「遂」，是爲正字。」詒讓案：燧，俗隧字。鑿燧正字當作鑿，古或段遂，隧爲之。甬氏注

①「絕」原說「紐」，據楚本改。

亦作「夫隧」，疑葉鈔《釋文》近是。互詳《司烺氏》疏。江永云：「鑒燧欲明，故金錫半。」注云「鑒燧，取水火于日月之器也」者，據《司烺氏》云：「掌以夫隧取明火于日，以鑒取明水于月。六齊之工惟鑒燧無文，蓋記者失之。」云

「鑒亦鏡也」者，《司烺氏》注義同。鑒錫最多，故《管子·輕重己》篇說，天子迎春帶玉監，迎秋帶錫監。監鑒字通。玉監者，以玉飾監。天子帶之者，蓋事佩之屬。云「凡金多錫則刃白且明也」者，刃即堅韌字。《釋文》作「忍」，宋附釋音本及注疏本並同。嘉靖本作「刃」，與賈疏述注合，今從之。《山虞》注「柔刃」，《輶人》、《車人》注「堅刃」，字亦並作「刃」，賈以為即大刀之刃，則謬也。《史記·夏本紀》集解引鄭《書》注云：「錫所以柔金也。」《呂氏春秋·別類》篇云：「金柔錫柔，合兩柔則為剛。」蓋金錫相得則堅刃。錫在銀鉛之間，其色白，故多則白而含明，又宜為鑒燧也。《呂氏春秋》又云：「相劍者曰：白所以為堅也，黃所以為物也，黃白雜則堅且物，良劍也。」物亦與韌同。彼白即謂錫，黃即謂金，而云白以為堅與黃以為物，相反者，彼謂柔刃，鄭則謂剛刃，義各有所取也。錫，詳《升人》疏。

築氏為削，長尺博寸，合六而成規。今之

書刀。【疏】「築氏為削」者，《說文·木部》云：「築，擣也。」攻金之事必椎擣而成，故作削之工謂之築氏。《韓非子·外儲說左下》云：「鄭有臺下之冶者，謂燕王曰：臣削者也。」蓋通言之，為削者亦得稱冶矣。云「長尺博寸，合六而成規」者，削為曲刃，合六成規，著其句之度也。申其句而度之，其長一尺。賈疏云：「削反張為之，若弓之反張，以合九、合七、合五成規也。馬氏諸家等，亦為偃曲卻刃也。」案：據賈說，疑賈、王諸家咸以削為偃曲卻刃，謂削形偃，折刃卻向內也。《說文·刀部》云：「刮，曲刀也。即此。陳祥道云：《少儀》曰：『刀，卻刃授穎；削，授拊。』鄭曰：『穎，鑲也。拊，把也。』然則直而本鑲者，刀也；曲而本不鑲者，削也。」劉嶽麀云：「削長一尺，合六而成規，是規周六尺也。周六尺，應得半徑九寸五分五釐，即六十度，通弦削長一尺，首末相距之數也。」注云「今之書刀」者，孔廣森云：「《釋名》曰：『書刀，給書簡札有所刊削之刀也。』《漢書音義》管灼曰：『舊時蜀郡工官作金馬削刀者，似佩刀形，金錯其拊。』」詒讓案：古作書，以削刻簡札，故謂之書刀，《御覽·兵部》有漢李尤《金馬書刀銘》，《三國志·魏志》韓馥以書刀自殺是也。又《晏子春秋·內篇襟上》云：「景公使晏子於楚，楚王進橘置削。」是此刀亦用以

剖削果實，不徒削牘作書也。《書·顧命》孔疏又引鄭此注，云「曲刃刀也」。今本注無此文。據疏云「馬氏諸家亦爲偃曲卻刃」，亦者，家上爲文，疑本有此注而今本挽之與？欲新而無窮，謂其利也。鄭司農云：「常如新，無窮已。」【疏】注云：「謂其利也」者，《說文·刀部》云：「利，銛也。」鄭司農云「常如新，無窮已」者，謂久用之，常如新發於硯，無已時也。敝盡而無惡。鄭司農云：「謂鋒鏑俱盡，不偏索也。」玄謂刃也，脊也，其金如一，雖至敝盡，無瑕惡也。【疏】注鄭司農云「謂鋒鏑俱盡，不偏索也」者，鋒謂刃末，鏑即刃也，詳《桃氏》疏。凡鍊冶不精，用久則金惡者先銷，故有偏索之患。此敝盡而無惡，則鋒與鏑同敝，無偏索之弊也。云「玄謂刃也，脊也，其金如一」，雖至敝盡，無瑕惡也」者，敝與《輪人》三輪敝三材不失職之敝義同。削，一面銛者爲刃，一面鈍者爲脊。脊無刻削之用，金或不精。今脊金之精與刃同，故雖刃金銷敝至盡，而不見瑕惡也。又案：鄭說削刃脊，蓋止一面有刃，而淮南子：「本經訓」高注云：「削，兩刃句刀也。」依高說，削兩面有刃，則當爲劒脊，鄭意似不如是也。

冶氏爲殺矢，刃長寸，圍寸，鋌十之，重三垸。殺矢與戈戟異齊，而同其工，似補脫誤在此也。殺矢，用諸田獵之矢也。鋌讀如「麥秀鋌」之鋌。鄭司農云：「鋌，箭足入橐中者也。垸，量名，讀爲丸。」【疏】「冶氏」者，《說文·欠部》云：「冶，銷也。」《金部》云：「銷，鑠金也。」《總敘》云：「鑠金以爲刃，故工以冶爲名。」《書·梓材》釋文引馬融《書》注云：「治金器曰冶。」云「爲殺矢」者，爲金鏃，與矢人爲聯事也。此工亦爲斧斤，詳前疏。云「刃長寸圍寸」者，江永云：「刃者，鏃鋒。鋒上漸廣，闊一寸。不言博而言圍者，闊處有脊，厚薄不等，故以圍言之。謂轉一周皆一寸也。」戴震云：「矢匕中博。刃長寸，自博處至鋒也。」《矢人》「刃長二寸」，通謂匕爲刃也。圍寸，不言博言圍者，矢匕有脊之減，博不及一寸。」案：戴說與《矢人》注異。彼經亦作「刃長寸」，注謂當作「刃長一寸」，經脫二字。此注不言者，鄭以彼爲正經，此爲補脫之誤，故不詳校。戴氏則謂矢刃中博，自其中刻而上下者各一寸，是亦一寸也。其說近是。互詳《矢人》疏。云「鋌十之」者，段玉裁云：「刃圍一寸，而穎入橐中者一尺。」注云「殺矢與戈戟異齊，而同其工」者，賈疏云：「按上文戟在上齊內，殺

矢在下齊中，是異齊；今此同工，不可也。江永云：「異齊未嘗不可同工，鄭疑未確。」云：似補脫誤在此也。者，段玉裁云：「鄭意補脫者當補入於《築氏職》，而在此，是為誤也。殺矢與削同齊，此與《掌客》著脫字失處同。」案：段說是也。賈疏謂補「矢人」之脫漏，又補此職，殊誤。云：殺矢，用諸田獵之矢也。者，《司弓矢》云：「殺矢，鏃矢，用諸近射田獵。」彼六矢，殺矢第三，此不舉餘五矢者，據《矢人》：諸矢惟鐵入槩者輕重長短不同，刃則不異，故此舉中以略其餘也。云：鏃讀如麥秀鏃之鏃者，段玉裁云：「讀如」者，謂其音同也。麥秀鏃，鄭時蓋有此語，謂麥秀芒束森挺然也。箭足入槩中者，纖銳似之。論讓案：《集韻》：「挺，稻麥傑立兒。」鏃挺字通。鄭司農云「鏃，箭足入槩中者也」者，槩，舊本並譌作「槩」，《釋文》同。今據岳本正。箭足謂金也。《釋名·釋兵》云：「矢又謂之箭，其本曰足。矢形似木，木以下為本，以根為足也。又謂之鏃，齊人謂之鏃。」案：槩即矢幹，箭足著金，惟見其刃，其入幹中不見者，謂之鏃也。云「坵，量名」者，此量謂權也。《家語·五帝德》篇王注云：「五量：權衡、斗斛、尺丈、量步、十百。」是權衡亦通稱量。賈疏謂「坵是稱兩之名，非斛量之號」，<sup>①</sup>非先鄭意。至坵之為量，經注無文。戴震謂即緩之

段字，云「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程瑤田及段玉裁並從其說，詳後及《弓人》疏。云「讀為丸」者，段玉裁云：「讀為」疑當作「讀如」。案：段校是也。此亦擬其音也。《說文·土部》坵訓丸黍。《列子·黃帝》篇「壘坵」，殷氏《釋文》音丸，《莊子·達生》篇「坵」作「丸」，是其證。戈廣二寸，內倍之，胡三之，援四之。戈，今句子戟也，或謂之雞鳴，或謂之擁頸。內謂胡以內接秘者也，長四寸。胡六寸，援八寸。鄭司農云：「援，直刃也。胡，其子。」【疏】「戈廣二寸」者，《說文·戈部》云：「戈，平頭戟也，从弋，一橫之，象形。」《方言》云：「凡戟而無刃，吳揚之間謂之戈。」趙溥云：「廣二寸，總內與援胡言，二者皆徑廣二寸。疏謂「廣二寸只說胡廣」，則經當言胡廣，不當說戈廣也。」案：趙說是也。金榜說同。云「內倍之，胡三之，援四之」者，明戈諸體之長度，並以廣為根數也。凡戈三體，援為橫刃，主擊，故最長；胡半刃，主決，次之；內即援本之入秘為固者，又次之。黃伯思《東觀餘論》云：「戈之制，兩旁有刃，橫置，而末銳若劍鋒，所謂援也。援之下如磬

① 「斛量」原說「斗斛」，據楚本改。

折，稍利而漸直，若牛頸之垂胡者，所謂胡也。胡之旁一接秘者，所謂內也。援形正橫，而鄭以爲直刃，《禮圖》從而繪之，若矛槩然，誤矣。蓋戈，擊兵也，可句可啄，而非用以刺也。是以衡而弗從。」程瑶田云：「戈之制有援，援其刃之正者，衡出以啄人。其本卽內也。內衡貫於秘之鑿而出之，故謂之內。援接內處下垂者，謂之胡。胡上不冒援而出，故曰平頭戟也。近見山東顏崇榘所藏銅戈，以證治氏制度，無不相合。銅戈之胡貼秘處，有闌以限之。闌之外復爲物，上當內而垂下，廣一二分，如胡之修而加長焉。蓋恐內廣二寸，僅足以持援，而或不足以持胡，致有搖動之患。爲此物於秘鑿之下，亦刻其鑿以含之，則胡有所制而不能搖動矣。又於胡上爲三空，內上爲一空，殆於既內之後，復以物穿空處，約之以爲固與？」又云：「戈戟謂之句兵，又謂之戟兵。其用主於橫戟，故其著秘處，不用直戴，而用橫內。戈戟之有內也，其名蓋出於此。內者，於秘端却少許爲鑿，戈戟之內，以薄金一片，橫內於其鑿。內與鑿納之納同義。非若矛之著秘者，爲圓筩，空其中，而以秘貫之，如人足之脛，故名之爲戟也。戈之著秘，橫內於後，則其正鋒必橫出於前，如人伸手援物，故謂之援。援體如劍鋒，既橫出，則上下皆有刃，如劍之鏑，鋒以啄，上刃以椿，

下刃以句。下刃之本，曲而下垂爲刃，輔其下刃，以決人，所謂胡也。胡之言喉也，援曲而有胡，如人之喉在首下曲而下垂。然則胡之名，因援而有者也。」案：戈戟之制，漢時所傳已誤，故二鄭所說形制，與古器不合，《曲禮》孔疏亦沿其誤，宋以後說戈制者，亦多不得其解。惟黃氏、程氏據世所傳古戈，就其形度，別爲考定，其說特爲精瑯，校以經文，亦無不密合，信爲定論矣。 注云「戈，今句子戟

也」者，《夏官·敘官》注同。鄭意古戈胡橫句，與漢時句子戟戟形制同。然戟爲刺兵，戈爲句兵，形制絕異。漢句子戟乃戟之別制，非卽古之戈也。云「或謂之雞鳴，或謂之擁頸」者，《方言》郭注謂大戈，卽雞鳴鉤鈎戟。《御覽·兵部》引張敞《督陳宮舊事》云：「東列崇福門之右，雞鳴戟十枚。」卽此。擁頸，未聞。云「內謂胡以內接秘者也」者，此鄭意謂戈有直刃，有橫刃。其直刃謂之援，橫刃謂之胡，內則其直刃之首近胡入秘者，故云胡以內接秘者也。然古戈平頭，實無直刃，援乃其橫刃，胡乃橫刃之下，當援內相接處，爲半刃下垂，附於秘者。注就漢時所傳句子戟說之，與古戈制度並不合也。云「長四寸」者，謂內之長也。倍二寸故得四寸。云「胡六寸，援八寸」者，三二寸故得六寸，四二寸故得八寸也。鄭司農云：援，直刃也。者，亦誤以橫刃爲

直刃也。云「胡，其子」者，子者小枝之名。《釋名·釋兵》說子盾云：「子，小稱也。」故枝兵小枝亦謂之子也。先鄭意亦以胡爲戈之橫刃，誤與後鄭同。已倨則不入，已句則不決，長內則折前，短內則不疾，戈，句兵也，主於胡也。已倨，謂胡微直而邪多也，以啄人，則不入。已句，謂胡曲多也，以啄人，則創不決。胡之曲直鋒，本必橫，而取闕於磬折，前謂援也。內長則援短，援短則曲於磬折，曲於磬折則引之與胡並鉤。內短則援長，援長則倨於磬折，倨於磬折則引之不疾。【疏】已倨則不入，已句則不決者，明戈援橫出倨句之度也。凡戈之用，以援爲主。援橫出，微邪向上。若太昂，則倨；正平或微俛，則句；皆不適用也。程瑤田云：「倨謂援倨於外博，太向上也。戈啄人蓋橫用之，太向上是以不能入也。句謂援句於外博，橫啄之雖可入，然太向下，與胡相迫，是以人而難決斷也。倨句外博，則二病除。」云「長內則折前，短內則不疾」者，明內長短之度也。程瑤田云：「前謂援也。內長則重，而援轉輕，輕則爲重者所累，故易掉折，亦啄而不能入也。內短則輕，而不足以爲援助，故人之而不疾也。二病弗除，雖倨句外博，戈亦未盡善也。」注云「戈，句兵也」

者，賈疏云：「下文《廬人》云「句兵欲無彈」，鄭注云：「句兵，戈戟屬。」是戈爲句兵也。」云「主於胡也」者，程瑤田云：「注意以句之名，由橫者而生，定胡爲橫刃，故謂胡爲戈之主。其實主於援，援其橫刃也。」云「已倨謂胡微直而邪多也」者，謂刃直太侈向上，邪勢多也。然經云倨句並據援言之，鄭謂據胡言，並誤。云「以啄人，則不入者，刃向上多，則下擊其鋒不正，故不能入也。金榜云：「戈擊人，若鳥之開口啄物然，注釋爲啄人，取其象類。」云「已句謂胡曲多也」者，《說文·句部》云：「句，曲也。刃大屈向下，曲勢多也。」云「以啄人，則創不決」者，《廣雅·釋詁》云：「創，傷也。」《曲禮》鄭注云：「決猶斷也。言胡過曲，則啄人雖傷，而不能割斷也。」云「胡之曲直鋒，本必橫，而取闕於磬折」者，賈疏云：「胡子橫捷微邪向上，不倨不句，似磬之折殺也。」案：賈說非鄭意也。鄭蓋謂胡爲戈之橫刃，其本雖橫出正平，其外卻微邪向下，與直刃爲圓勢，其折處若圓之鈍角，與磬折相似也。賈謂子微邪向上，則正與注義相反矣。云「前謂援也」者，謂援在胡前也。然鄭意援爲直刃，出胡前，故以前爲援，與經之援爲橫刃出胡前者不合，義雖無迂，而形制失矣。云「內長則援短，援短則曲於磬折，曲於磬折則引之與胡並鉤」者，賈疏云：「曲於磬折，由

胡向上近援，胡頭低，胡頭低則胡曲於磬折也。胡既與援相近，故援共胡並鉤，並鉤則援折，故云折前也。〔詒讓案：鄭意以內長則橫刃近下，前之直刃不得不短，直刃短則其鋒接橫刃近，若微曲而內向有橫刃之一邊，引之則與橫刃並鉤矣。云內短則援長，援長則倨於磬折，倨於磬折則引之不疾者，賈疏云：「以其由胡近下安之，則頭舒，頭舒則倨於磬折也。以頭舒，則引之不疾。」程瑤田云：「長內短內二語，釋內之所以四寸，以配援之八寸，於倨句無與也。」案：程說是也。鄭意以內短則橫刃近下，前之直刃不得不長，直刃長則鋒接橫刃遠，必漸倨，若外向無橫刃之一邊，而引之不疾矣。以上諸義，並是鄭以意說之。實則經言倨句，既不取闕於磬折，而內之長短，與倨句尤不相蒙，鄭說並非經義。是故倨句外博。博，廣也。倨之外，胡之裏也。句之外，胡之表也。廣其本以除四病而使用也。俗謂之曼胡，似此。〔疏〕是故倨句外博者，程瑤田云：「倨句外博，專承已倨已句二語而定之。戈之刃在援與胡，其用以爲句兵也，主於援，故其發斂之度，以援與胡定倨句之形，而曰倨句外博。外博，云者，不中矩之云也。」又云：「戈之援，昂然如橋衡。其衡不與內之平相應，故戈之倨句外博。外博者，援與胡縱橫不正方也。所以然者，戈無枝，

其上徒平，故使其援外博焉，而不令中矩也。倨句外博者，外博於矩也。〔案：程說是也。此經說制器曲折形勢，凡侈者曰倨，斂者曰句，合校其角度之銳鈍，則曰倨句，《樂記》云：「倨中矩，句中鉤」是也。互詳《車人》疏。注云「博，廣也」者，《磬氏》注同。《廣雅·釋詁》云：「廣，博也。」鄭意博卽上文「戈廣二寸」之廣。然經「外博」，實言外侈，與廣度不相涉，鄭未得其義。云「倨之外，胡之裏也」者，金榜云：「外讀如『大防外綢』之外。戈廣二寸，廣于二寸外者，謂之外博。胡上邪與援接，取圓磬折者爲倨，由倨下度之，博逾二寸者爲倨之外博，故外爲胡裏也。〕詒讓案：鄭意橫刃之鋒窠向內，其近直刃者爲倨，其近內者爲句。自倨處視之，則胡裏句者爲外，故云倨之外胡之裏也。云「句之外，胡之表也」者，金榜云：「胡下橫與援接者爲句，由句上度之，博逾二寸者爲句之外博，故外爲胡表也。〕詒讓案：鄭意自句處視之，則胡外倨者爲外，故云句之外胡之表。云「廣其本以除四病而使用也」者，鄭意倨外者博，則橫刃之本當句處者博矣；句外者博，則本之當倨處者亦博矣。表裏俱博於二寸，是其本之廣也。欲其除不入、不決、折前、不疾之四病。然經外博，實言援胡倨句之度。援侈邪指，外不謂胡之表裏，博亦非謂廣於二寸，鄭說亦並非經

義。云：俗謂之曼胡，似此者，證戈橫刃本廣，故有曼胡之稱也。曼胡義，互詳《鼈人》疏。金榜云：《方言》：「凡戟而無刃，秦晉之間謂之鈇，或謂之鎮，吳揚之間謂之戈，東齊、秦、晉之間謂其大者曰鏃，其曲者謂之鉤鈇鏃胡。」郭注云：「卽今雞鳴鉤鈇戟也。」重鈇。鄭司農云：「鈇，量名也。讀爲刷。」玄謂許叔重《說文解字》云：「鈇，鏃也。」今東萊稱或以大半兩爲鈇，十鈇爲環，環重六兩大半兩。鏃鈇似同矣，則三鈇爲一斤四兩。【疏】重鈇者，明戈金全體之重也，兼內胡援三者言之。注鄭司農云「鈇，量名也」者，量亦權也。《書·呂刑》孔疏引馬注同。云「讀爲刷」者，戴震云：「《史記·周本紀》『其罰百率』，徐廣曰：『率卽鏃也，音刷。』《平準書》『白選』，《索隱》曰：『《尚書大傳》云：夏后氏不殺不刑，死罪罰一十饌。』《漢書》作『撰』，一字音同也。《蕭望之列傳》：『甫刑之罰，小過赦，薄罪贖，有金選之品。』應劭曰：『選音刷，金銖兩名也。』師古曰：『音刷是也。』字本作鈇，鈇卽鏃也。』段玉裁改，讀爲「爲」讀如「云」，「應劭曰『選音刷』，與此讀如刷，一也。今本注作『讀爲』，誤。案：段說是也。云：玄謂許叔重《說文解字》云：鈇鏃也」者，證鈇與鏃義同。《弓人》注亦用此義。今本《說文·金部》云：

「鈇，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也。《周禮》曰『重三鈇』。北方以二十兩爲三鈇。一又，鏃，鈇也。《書》曰『罰百鏃』。鈇下無『鏃也』之文，蓋脫也。《書·呂刑》疏引馬注亦云：「鈇，量名，當與《呂刑》鏃同。俗儒云『鈇，六兩，爲一川』，不知所出耳。」是鄭、許說並本馬季長也。川選音亦相近。云「今東萊稱或以大半兩爲鈇，十鈇爲環，環重六兩大半兩」者，戴震改「環」爲「鏃」，以環爲鏃之誤。阮元云：「《釋文》不出環字，三鈇下云『或音環』。賈疏兩引此注，先作環，後作鏃。」案：戴、阮校是也。賈《職金》疏及《呂刑》孔疏引此注，亦作「鏃」。賈疏云：「鈇鏃輕重無文，故王肅之徒皆以六兩爲鏃，是以鄭引許氏及東萊稱爲證也。凡數言大者，皆三分之二爲大，三分之一爲少。以一兩二十四銖，十六銖爲大半兩也。鏃則百六十銖，二十四銖爲兩，用百四十四銖爲六兩，餘十六銖爲大半兩，是鏃有六兩大半兩也。案：鏃鈇義同，其數則有三說。鄭以爲六兩大半兩，三之，則二十兩，此注引東萊語，《說文》引北方語是也。賈引王肅則以爲六兩，三之，爲十八兩。《小爾雅·廣衡》云：『二十四銖曰兩，兩有半曰捷，倍捷曰舉，倍舉曰鈇，鈇

① 「二」原訛「一」，據《史記·平準書》索隱改。



謂之鏹。」即王氏所本。《呂刑》偽孔傳孔疏及《釋文》引馬融、賈逵述俗儒說同。又《路史·後紀》引《尚書大傳》、《史記索隱》引馬融釋饌、賈《職金》疏引《五經異義》、《尚書》夏侯、歐陽說釋率亦同。許君則以爲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職金》疏引《異義》、《尚書》說及《呂刑釋文》引馬融說是也。《書·舜典》疏引鄭《駁異義》云：「贖死罪千鏹，鏹六兩大半兩，爲四百一十六斤十兩大半兩銅，與今贖死罪金三斤，爲價相依附。與此注同。而《呂刑釋文》引鄭《書》注，又與王肅同。《路史》引鄭《書傳》注，以千饌爲三百七十五斤，亦以一饌六兩計之。是鄭說亦自舛異。《呂刑》疏謂鄭說鏹重六兩三分兩之二，多於孔、王所說，惟較十六銖。然則王說與東萊方言所差甚微。孔廣森亦謂：「言六兩者舉成數，此鄭《書》禮兩解錯出之故與？」云：「鏹銖似同矣。者，許謂鏹銖數同，鄭證以東萊人所稱，而定從其說也。戴震云：「鏹銖篆體易訛，說者合爲一，恐未然也。鏹讀如丸，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垓，其假借字也。銖讀如刷，六兩大半兩，率、選、饌，其假借字也。二十五鏹而成十二兩，三銖而成二十兩。《呂刑》之「鏹」當爲「銖」，故《史記》作「率」。《漢書》作「選」，伏生《大傳》作「饌」。《弓人》「膠三銖」，當爲「鏹」。一弓之膠三十四銖二十五分銖之十

四。賈逵說俗儒以銖重六兩。此俗儒相傳譌失，不能蔽實，脫去大半兩言之。案：戴謂銖鏹異量，孔廣森說同，亦通。云「則三銖爲一斤四兩」者，一銖爲六兩大半兩，三六得十八兩，三大半兩合成二兩，故得一斤四兩。以四分其金而錫居一之齊計之，則金十五兩，錫五兩也。若依馬、王及鄭《書》注說，銖爲六兩，則三銖止一斤二兩也。戟廣寸有半寸，內三之，胡四之，援五之，倨句中矩，與刺重三銖。戟，今三鋒戟也。內長四寸半，胡長六寸，援長七寸半。三鋒者，胡直中矩，言正方也。鄭司農云：「刺謂援也。玄謂刺者，著秘直前如鑄者也。戟胡橫貫之，胡中矩，則援之外句磬折與？」【疏】戟廣寸有半寸者，亦通內胡援刺四者言之。程瑶田云：「戈戟並有內，有胡，有援，二者之體，大略同矣。其不同者，戟獨有刺耳。是故《說文》曰「戈，平頭戟也」，然則戟爲戈之不平頭者矣。又曰「戟，有枝兵也」，然則戈爲戟之無枝者矣。《說文》言枝，《考工記》言刺，枝刺一物也。」云「內三之，胡四之，援五之」者，戟胡長與戈同，內則贏於戈半寸，援則勝於戈半寸，形制與戈同。云「倨句中矩」者，程瑶田云：「戟之制，內也，胡也，援也，猶之乎戈之內也，胡也，援也。其刺

則胡上冒援而枝出者也。內、胡、援、刺，四物相際，交午於中，不似戈形。相際，平其上而不交午也。戟之援衡如內之平，而內小卻焉。倨句中矩，中矩者，援與胡縱橫，適正方也。一云「與刺重鈔」者，亦明戟金全體之重也。程瑤田云：「戈戟廣之數，援之數，胡之數，內之數，並有紀，惟戟之刺無度。然三者並重鈔，而戈形或豐於戟。兩相較焉，取其戈之所有餘者，以與戟之刺，刺亦如戟之廣，則其長當六寸與？」司馬相如《上林賦》有「雄戟」，張揖注云「胡中有鉅」者，蓋言有刺如雞距。《增韻》云：「凡刀鋒倒刺皆曰距。」然《說文》解刺爲直傷，且以有枝對平頭，其非倒刺明矣。有刺謂之雄戟，其名甚正。而曰鉅在胡中，是爲倒刺，《記》曰「已句則不決」，戟中矩，視戈爲句矣，胡中設又加刺，豈能決乎？蓋所傳聞異辭矣。又云：「戟廣寸有半寸，內三之，胡四之，援五之。」三事并之，長十八寸，與戈三事并數同其長，而殺於戈之廣者四分之一，則輕於戈者亦四分之一矣。取所殺之長，截之爲三，而并之成廣寸半，長六寸，以之爲刺，加於胡之上，適與戈同其重，故《記》云「與刺重鈔」也。阮元云：「戟之異於戈者，以有刺。刺同援長，可省言刺五之，但曰與刺而已。」又記歛程敦所拓古戟，其刺直上出於秘端，與旁出之援繫之，正

中乎矩，且刺與援長相同，可以爲《考工》之證。詒讓案：《淮南子·汜論訓》云：「古之兵，脩戟無刺。」高注云：「刺，鋒也。」蓋戟有直鋒，故謂之刺。戟制，二鄭所說亦誤，程、阮一說得之。阮所見古戟，胡內有文云：「龍伯作奔戟。」銘度相應，尤爲塙證。惟程以戟與戈廣殺而重同，推刺當長六寸，與胡等，而阮所見古戟，刺之度乃與援同，長於胡。案：此記「與刺」，家上「援五之」爲文，明刺度與援同，故不別出。阮圖出於目驗，亦較程說尤塙。注云

「戟，今三鋒戟也」者，《釋名·釋兵》云：「戟，格也，旁有枝格也。」《方言》云：「三刃枝，南楚、宛、郢謂之區戟。」郭注云：「今戟中有小子刺者，所謂雄戟也。」程瑤田云：「鄭意，據司農刺爲援，是以刺援爲一物，與胡僅兩鋒耳，故以今戟三鋒破其說。」詒讓案：古戟止刺援二鋒，胡則有鐔而無鋒，以其附秘也。漢之三鋒戟，蓋直刃一，與橫刃一而三，與古戟刺不同。郭所云「小子刺」，即中之直刃也。云「內長四寸半」者，戟廣寸半，三之，得四寸半也。云「胡長六寸」者，以四乘寸半，得六寸也。云「援長七寸半」者，以五乘寸半，得七寸半也。云「三鋒者，胡直中矩，言正方也」者，鄭意戟有三鋒，中直刃爲刺，旁二刃，其一橫出者爲胡，其一、本橫而外句微直向上者爲援，經言中矩，即指橫刃旁

出正平，無袞曲，與戈之橫刃取圓於磬折者異也。《史記·司馬相如傳》索隱引《禮圖》云：「戟支曲下爲胡也。」此說又與鄭異，不知何據。鄭司農云：刺謂援也者，凡刃直出曰刺。先鄭以戈援爲直刃，故以戟刺卽爲援。然刺直傷，援橫擊，實爲二刃。此并而一之，與經不合，後鄭亦不從。云：玄謂刺者著秘直前如鑄者也者，曲禮：進戈者前其鑄，後其刃，注云：「銳底曰鑄。」廬人：先鄭注云：「刺謂矛刃冒也。」後鄭不知戈戟刃皆橫著於秘，與矛刃之直冒於秘者不同，而誤謂刺卽戟直刃之冒著秘，直前而銳其尚，與兵器之鑄略相似，故云如鑄也。云：戟胡橫貫之一者，謂橫貫刺之近本處也。云：胡中矩，則援之外句磬折與者，程瑤田云：「鄭意胡既橫貫於刺，中矩，則援必不中矩，袞出於刺，其外句成磬折，而爲一鋒矣。然胡橫貫於刺，其用止能橫轂，若斬首，必不能決，而援袞倚於刺，卽以刺人，亦恐難勝任也。」案：程說是也。鄭蓋謂戟橫刃直出，與刺爲中矩，惟旁出之直刃外句，亦取圓於磬折，云外句者，別於戈橫刃之內句也。通校經注，蓋戈戟本制，並橫著於秘。戈上：橫刃，平出而微昂，謂之援。援之下直下，其半爲刃，半無刃，附於秘者，謂之胡。與援相接，橫貫於秘者，謂之內。戟則二刃，援胡與戈正同，惟援上別爲一刃直出者，

謂之刺；而援則正平，不昂起，與戈異。此古制也。先鄭所說之制，則戈戟並二刃，戈之直刃上出者爲援，其橫刃下句者爲胡，援之下直冒於秘者爲內；戟援內並與戈同，惟胡橫出正平，與戈胡之下句者異。此其所說戈制全誤，戟制則與古戈相類，而以刺爲援，以援爲胡，又其著秘以橫穿爲直冒，則與古戈制亦不合。後鄭之說戈制，與先鄭同，而戟則三鋒，中一直者謂之刺，兩旁二小刃，一橫出正平者爲胡，一本橫出而鋒上句者爲援；其著秘亦並以橫穿爲直冒。蓋沿先鄭之說而少變之，其誤尤甚。今謹據程、阮所攷糾正之，而綜論其義於此。

### 桃氏爲劍，臘廣二寸有半寸。臘謂兩刃。

【疏】桃氏爲劍者，桃，名義未詳。疑卽耐之段字，《說文·斗部》云：「耐，一曰利也。《爾雅》曰：「耐謂之鍵。」有司徹：桃匕，」注云：桃謂之敵，卽用雅訓，而以桃爲耐，是其證也。刀劍鋒銳利，有似匕而，故以名工。《說文·刃部》云：「劍，人所帶兵也。」《釋名·釋兵》云：「劍，檢也，所以防檢非常也。又斂也，以其在身，拱時斂在臂內也。」云「臘廣二寸有半寸」者，明劍身一面之橫度也。臘廣者，中爲一脊，左右兩從，合爲一面，謂之臘。其橫徑之度，

廣二寸半，則臘上下旬巾蓋圍五寸。知非兩面之廣者，下首廣兼言圍，則云：參分其臘廣，去一，以爲首廣而圍之，此不言圍之，是僅言橫徑，不兼圍度可知。段令以二寸有半寸分爲二面，則一面止得一寸四分寸之一，於今度不逾八分，其臘太狹，知其非也。

注云：臘謂兩刃二者，劍刃爲

薄匕形，猶《聘禮》栖匕之攬，故謂之臘。賈疏云：「兩面各有刃也。」兩從半之。鄭司農云：「謂劍脊兩面殺趨

鏐。」【疏】兩從半之者，此明分臘廣爲二之度，以其從夾劍脊，故云兩從。脊中隆起，分爲兩刃，故其橫徑適得臘廣之半度。半之者，自脊中分，兩邊各廣一寸四分寸之一也。

注鄭司農云：謂劍脊兩面殺趨鏐者，鏐，《說文·刀

部》作𠂔，云：「刀劍刃也。」凡劍，自脊以下，殺之漸薄，

以趨於刃。《戰國策·趙策》趙奢說劍云：「夫毋脊之厚而鋒不入，無脾之薄而刃不斷。脾卽所謂鏐也。賈疏謂鏐卽

鋒。案：鋒，《說文·金部》作「鏐」，云「兵尚也」。蓋卽劍

末。《莊子·說劍》篇鋒鏐兩出。賈合爲一，失之。《莊子

釋文》引一說云「鏐，劍棱也」，則誤以鏐爲卽劍脊，亦非。

以其臘廣爲之莖圍，長倍之。鄭司農云：「莖謂

劍夾，人所握，鏐以上也。」玄謂莖在夾中者，莖長五寸。

【疏】以其臘廣爲之莖圍，長倍之者，明劍柄圍長之度也。莖纖細挺直，含貫夾木之中，義蓋與桎相近。程瑤田云：「莖者，人所握者也。莖之言頸也，在首下。以臘廣爲之圍，則參分臘廣之一，其莖圍之徑也。」案：程說是也。莖圍二寸半，其形正圓，徑蓋八分強也。

注鄭司農云

「莖謂劍夾，人所握，鏐以上也」者，金榜云：「劍夾以木爲之，桃氏攻金之工，而明劍夾大小之數，殆非也。」程瑤田云：「《莊子·說劍》篇：『天子之劍，以燕谿、石城爲鋒，齊

岱爲鏐，晉、魏爲脊，周、宋爲鏐，韓、魏爲夾。諸侯之劍以

知勇士爲鋒，以清廉士爲鏐，以賢良士爲脊，以忠勝士爲鏐，以豪傑士爲夾。」據其所次者言之，則鋒者其尚也，鏐者

其刃也，脊者身中隆者也，鏐者其首也，夾次鏐後，繼夾遂

言包裹。《釋文》司馬彪云：「夾，把也。」先、後鄭亦並以人

所握者爲夾，是謂莖外著木，如今之刀劍拊者。先、後鄭曰

驗漢劍，億之以爲說，故與記文違異。又云：《說文》云：

「鏐，劍鼻也。」《釋名》云：「旁鼻曰鏐。鏐，尋也，帶所貫尋

也。」《廣雅》云：「劍耳謂之鏐。」《莊子釋文》：「鏐，《玉篇》

云「劍口也」，徐云「劍環也」，司馬云「劍珥也」。又引一云

「鏐從棱向背，缺從棱向刃也」。《漢書·韓延壽傳》注曰：

「鏐，劍喉也。」又曰：「似劍而小陜。」又案：《說文》云：

「璣，劍鼻玉也。」《玉篇》璣與鐔同釋，並云劍鼻也。《王莽傳》：「莽進玉具寶劍於孔休，解其璣。」蘇林曰：「璣，劍鼻也。」《雋不疑傳》：「帶櫛具劍」，應劭曰：「櫛具，木標首之劍，櫛落壯大也。」晉灼曰：「古長劍以玉作井鹿盧形，上木作山形，如蓮花初生未敷時。今大劍木首，其狀如此。」然則劍鼻玉謂之璣，以物施置其上則曰具，並謂劍首也。古劍首鑄銅爲之，後世異其制，而飾之以玉與？一案：程釋鐔爲劍首，其精覈，深合鄭指。賈疏謂：「鄭意劍夾是柄，莖又在夾中，卽劍鐔，非也。凡劍把著木，所以便握擊，古今制當不異。今所傳古銅劍，木夾皆已朽，故不可見，非古劍把不著木也。先鄭釋莖爲人所握，不誤，但以莖爲夾，不知莖南夾內，金木異材，則其疏也。」云：「玄謂莖在夾中者」者，後鄭不從先鄭說，謂莖在夾中，明與夾異材也。戴震云：「刃後之鋌曰莖，以木傳莖外使持握者曰夾。」云：「莖長五寸」者，卽莖圍之倍數也。中其莖，設其後。鄭司農云：「中謂穿之也。」玄謂從中以卻稍大之也。後大則於把易制。【疏】中其莖，設其後者，明劍把之飾也。程瑶田云：「中其莖者何？當莖長之中也。」《史記·孟嘗君傳》：「馮煖有一劍，又蒯緌」，說者謂劍把以蒯繩纏之。劍把者，莖也。莖必纏以緌，中其莖而設之者在是也。」戴震云：

「設其後，猶之曰設其旋，設其羽爾。」案：程、戴說是也。江水亦謂設當訓置。後之爲物，古書未見。①程氏目諡古劍，當莖中別有隆起爲沂鄂者，以爲卽纏緌之處，亦卽此經之後。其說與「中其莖」之文頗合。但設後之處，雖卽纏緌之處，然不可謂緌卽爲後。以意推之，疑古劍把莖外之飾，蓋分三節，上近刃及下近鐔者各自爲一木夾，兩夾之間別以銅爲環，大於兩夾，著於莖五寸適中之處。則既可助把握以爲固，而後與承刃之金及把後之鐔相間，匄市隆起，亦足以飾觀。程氏所見古劍莖中之沂鄂，卽設後之界埒也。今所傳古劍多無此者，蓋以鑄冶時與莖不相屬，故易墜失；抑或亦刻玉石角木爲之，則固不能久存。今古劍亦有無首者，斯其諛矣。至馮煖之長鋌蒯緌，則因貧不能具飾，不設後，亦并無夾，故直以蒯繩纏之耳。凡劍身以鋒爲前，其與莖相屬處，雖別有金承之，而此物著劍莖，則亦在劍身之後，故對鋒而謂之後也。至其圍徑之度，則取足南莖而突出夾外，可以意量度爲之，故經不著耳。注鄭司農云「中謂穿之也」者，舊本無「中」字，今據明注疏本增。賈疏云：「謂穿劍夾，納莖於中。」論讓案：經文二句相貫

①「未」，楚本作「罕」。

爲義。先鄭以中其莖別穿夾納莖，與設後爲一事，於文例不合，故後鄭不從。云玄謂從中以卻稍大之也，後大則於把易制者，鄭意謂後即莖後與首相屬者也，從中以卻稍大之，謂從莖中半以下一寸半稍大之，以趨於鐔，則把之易制。然今所傳古劍，並無此制。賈疏云：「鄭意設訓爲大，故《易·繫辭》云『益長裕而不設』，鄭注云：『設，大也。』」周禮·考工記曰：「中其莖，設其後。」案：賈引《易》注證注義，深得鄭指。但訓設爲大，與經文例不合，不足據也。參分其臘廣，去一以爲首廣，而圍之。首圍，其徑一寸三分寸之。

【疏】「參分其臘廣，去一以爲首廣而圍之者，《曲禮》云：『進劍者左首』，孔疏云：『首，劍拊環也。』《少儀》曰『澤劍首』，鄭云：『澤，弄也。』推尋劍刃利，不容可弄，正是劍環也。《春秋》魯定公十年，叔孫之圉人欲殺公若，僞不解禮，而授劍末。杜云：『以劍鋒末授之。』案：解鋒爲末，則環是首也。金榜云：『首謂劍之標首也。漢時或用玉若木爲之，古劍首皆用銅。』韓延壽傳：『取官銅物，鑄作刀劍鉤鐔。』鐔即劍首，殊言之者，明劍與鐔鑄作異事，與古合矣。今時所見古劍，其首圓長，豐下而細上。《少儀》『澤劍首』，謂其形樸落，弄之便也。首漸殺，而上端有小孔，以繩導之，若印鼻然，莊周所謂吹劍首者是

也。劍首，或謂之鐔，或謂之鑲，或謂之鼻，或謂之口，或謂之珥，皆據其端小孔命名者。賈疏以劍把接刃處爲首，失之。程瑶田云：「首者何？戴於莖者也。首也者，劍鼻也。劍鼻謂之鐔，鐔謂之珥，又謂之鑲，一謂之劍口。有孔曰口，視其旁如珥然曰珥，面之曰鼻。對末言之曰首。」又曰：「首及莖並與劍同物，鑲金而成，自首至末一體也。《少儀》云『澤劍首』，鄭以爲金器弄之易於汗澤是也。去三分臘廣之一以爲首廣，則其廣與其圍，並視莖而倍之。」又云：「汪中得一古劍，有劍首，形如覆盂，宛然而中空，可以證《考工》制度。《莊周書》：『夫吹管也，猶有嗃也；吹劍首者，吹而已矣。』《釋文》司馬彪云：『劍首，謂劍鐔頭小孔也。』吹然如風過。劍首必如此乃可言吹。吹聲異於管者，管空長，故其聲嗃；劍首空淺，不能有嗃聲，但吹然而已。然則劍首之義可定矣。」案：孔、金、程說是也。劍首與《廬人》『受首』同義。賈疏推鄭義，以首廣爲劍把接刃處之徑，誤。賈疏云：「圍之者，正謂圍之，故《廬人》皆以圍爲圍之也。」注云「首圍其徑一寸三分寸之二」者，《輪人》「部廣」注云：「廣猶徑也。」賈疏云：「以一寸爲六分，二寸爲十二分，半寸爲三分，添十二爲十五分，三分去一得十分，取六分爲一寸，餘四分名爲六分寸之四。六分寸之四即三

分寸之二，故云一寸三分寸之二也。」詒讓案：以圓徑求周率課之，首圍蓋五寸強。身長五其莖長，重九鈺，謂之上制，上士服之；身長四其莖長，重七鈺，謂之中制，中士服之；身長三其莖長，重五鈺，謂之下制，下士服之。上制長三尺，重三斤十二兩。中制長二尺五寸，重二斤十四兩三分兩之二。下制長二尺，重二斤一兩三分兩之一。此今之匕首也。人各以其形貌大小帶之。此上謂國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也。樂記曰：「武王克商，裨冕播笏，而虎賁之士說劍。」

【疏】「身長五其莖長，重九鈺，謂之上制，上士服之」者，記三等服劍長短輕重之差。身長卽臘之從度也。身之長度，三等不同，而臘莖廣長之度及首之圍徑之度並同。程瑶田云：「身長五其莖，亦略以人況之，人身五其頭之長也。莖五寸，五倍之，則連莖長三尺也。上中下異制者何也？人貌異形，服劍宜稱。上士服中制，則病劍短；中士服下制，則病形長矣。」注云「上制長三尺，重三斤十二兩，中制

長二尺五寸，重二斤十四兩三分兩之二，下制長二尺，重二斤一兩三分兩之一」者，賈疏云：「以其言五其莖長，上文長倍之，莖長五寸，五其莖長，三尺五寸，并莖五寸爲三尺

也。已下皆如此計之可知。重三斤十二兩者，以其言九鈺，鈺別六兩大半兩，六九五十四爲五十四兩；九鈺皆有大半兩，鈺別有十六銖，爲百四十四銖，二十四銖爲一兩，摠爲六兩，添前五十四爲六十兩。十六兩爲一斤，取四十八兩爲三斤，餘十二兩，故云重三斤十二兩。已外皆如此計之，亦可知也。詒讓案：以三分其金而錫居一之齊計之，則重九鈺者，金二斤八兩，錫一斤四兩也。重七鈺者，金一斤十五兩二銖又三分銖之二，錫十五兩十三銖又三分銖之一也。重五鈺者，金一斤六兩五銖又三分銖之一，錫十一兩二銖又三分銖之二也。又《書·呂刑》釋文引馬融《書》注云：「俗儒以鈺重六兩，周官劍重九鈺，俗儒近是，依馬說，則上制重三斤六兩，中制重二斤十兩，下制重一斤十四兩，與鄭微異。鈺義詳前疏。云「此今之匕首也」者，御覽·兵部引《通俗文》云：「匕首，劍屬，其頭類匕，故曰匕首，短而使用。」《史記·鄒陽傳》索隱引《風俗通》說同。程瑶田云：「《史記·刺客傳》『曹沫執匕首刼齊桓公』，《索隱》曰：「匕首，劉氏云「短劍也」。《鹽鐵論》以爲長尺八寸。」鄭注下士之劍爲今匕首，則二尺，非尺八寸也。詒讓案：匕首爲刀劍之最短者，故鄭以況下士之劍。《御覽·兵部》引魏文帝《典論》述所作匕首，有長三尺三

寸、二尺、三寸者，則不必定長一尺也。云：「人各以其形貌大小帶之者，賈疏云：『解經上士、中士、下士，非謂三命如士上之屬，直以據形長者爲上，次者爲中，短者爲下。』」詒讓案：經言服，卽謂帶之紳帶之間。《大戴禮記·武王踐阼》篇：「劍銘曰『帶之以爲服』。」呂氏春秋·順民篇：云「服劍臂刃」，高注云：「服，帶也。」劍有三等，各以人形貌大小所宜帶之。故《莊子·說劍》篇，趙文王問莊子曰：「天子所御杖長短何如」，是人所用劍長短不同也。云「此士謂國勇力之上能用五兵者也」者，據《司文》證此士卽彼勇力之士也。引《樂記》曰「武王克商，裨冕播笏，而虎賁之士說劍者，證此三等之上亦兼有虎上也。鄭彼注云：「裨冕，衣裨衣而冠冕。裨衣，袞之屬也。播猶插也。」虎賁，詳《夏官·敘官》疏。

### 鳧氏爲鍾，兩樂謂之鈇，故書樂作樂，杜子春

云：當爲樂，書亦或爲樂。鈇，鍾口兩角。【疏】鳧氏爲鍾者，鳧，名義未詳。賈《總敘》疏謂族有世業以名官，義未塙。鍾，鐘之段字，詳《春官·敘官》疏。此官掌鑄金爲鍾，又兼爲鼎，詳前疏。云「兩樂謂之鈇者」，《釋文》云：「樂，本又作鸞。」案：樂鸞聲同字通。程瑶田云：「此記欲

見鍾體，鍾柄、飾之、縣之諸命名及其分布位置之所也。古鍾溪而不闕，故有兩樂在鍾旁，言其有棱樂樂然。兩樂謂之鈇，鍾是以有兩鈇也。詒讓案：樂者，小而銳之貌。《說文·山部》云：「鑾，山小而銳者。」鍾兩角亦小而銳謂之樂，猶山小而銳謂之鑾矣。注云「故書樂作樂，杜子春

云，當爲樂，書亦或爲樂」者，段玉裁云：「此字之誤也。」《說文》「大夫葵樹樂」。《家人》正義引《春秋緯》作「樂草」，其誤正相似。云「鈇，鍾口兩角」者，《說文·金部》云：「鈇，金之澤者。一曰鍾兩角謂之鈇。」賈疏云：「古之樂器應律之鍾，狀如今之鈴，不闕，故有兩角也。」程瑶田云：「兩樂通長生光澤，故謂之鈇。鈇閒謂之于，于上謂之鈇，鼓上謂之鈇，鈇上謂之舞；此四名者，鍾體也。鄭司農云：「于，鍾唇之上袪也。鼓，所擊處。」

【疏】鈇閒謂之于，于上謂之鈇」者，程瑶田云：「兩鈇下垂角處相距之間，卽鍾口大徑，其體于然不平，故謂之于。于上爲鍾體，下段擊處，故謂之鈇。徐養原云：「于者，鍾口上下之闕周也，與舞相對。于上謂之鈇，猶鈇上謂之舞，非直上也。卧鍾而觀之，一崙似壁而橢者，舞也；一崙似環而橢者，于也。立鍾而觀之，鈇上不見舞，鼓下不見于。鈇



閒謂之于，弧背也，以其鉦爲之，銑閒弧弦也。《記》兩言銑閒，其義不同。」云「鼓上謂之鉦，鉦上謂之舞」者，程瑤田云：「鼓上爲鍾體之上段正面也，謂之鉦。鉦上爲鍾頂，覆之如廡，故謂之舞。」又云：「見銑閒者，以銑閒有于之名而見之。不見鼓閒，鉦閒者，無名可紀，亦如舞之脩廣，必俟後文出度乃可。」紀之也。詒讓案：「鼓人」注云：「鐻，鉦也，形如小鍾。凡鍾上段殺小，其形如鐻，故謂之鉦。」

注云：此四名者，鍾體也者，賈疏云：「對下甬衡非鍾體也。」程瑤田云：「銑判鍾體爲兩面，面之上體曰鉦，其下體曰鼓。體有兩面，故有兩鉦，兩鼓也。鄭司農云：于，鍾脣之上袂也。」者，《檀弓》「長袂」注云：「袂，謂袞緣袂口也。」①鍾脣之侈者，與袞緣相似，故先鄭以袂釋于也。云

鼓，所擊處者，《小師》注云：「出音曰鼓。」此于上正鍾所擊而出音處，故亦謂之鼓也。江藩云：「鍾磬之制，擊處謂之鼓。」《鳧氏》「于上謂之鼓」，磬氏「鼓爲」是也。「舞

上謂之甬，甬上謂之衡」，此二名者，鍾柄。【疏】

舞上謂之甬者，戴震云：「鍾體鍾柄皆下大，漸斂而上。甬之爲言，如華甬之甬長，故甬長與鉦等。」程瑤田云：「舞上連鍾頂而出之鍾柄也。」爲筓，故謂之甬。云「甬上謂之衡」者，戴震云：「衡者，鍾頂平處。」程瑤田云：「甬末正

平，故謂之衡。」江永云：「衡，甬之上端，非別有一物爲衡。鄭意甬之上，一截爲衡者，誤。」注云：此二名者鍾柄」

者，對上于、鼓、鉦、舞四者爲鍾體也。鍾以甬縣於虞，故通謂之鍾柄。鍾縣謂之旋，旋蟲謂之幹；旋屬鍾

柄，所以縣之也。鄭司農云：「旋蟲者，旋以蟲爲飾也。玄謂今時旋有蹲熊、盤龍、辟邪。」【疏】鍾縣謂之旋，旋蟲謂

之幹者，此記鍾紐之名也。王引之云：「鍾縣者，縣鍾之環也。環形旋轉，故謂之旋。旋環古同聲。環之爲旋，猶

還之爲旋也。旋蟲謂之幹者，銜旋之紐，鑄爲獸形，居甬與旋之間，而司管轄，故謂之幹。幹之爲言猶管也。」《楚辭·

天問》「幹維鳥繫」，幹，作「筓」，筓與管同。《後漢書·竇憲傳》注云：「幹，古管字。」余嘗見劉尚書家所藏周紀侯

鍾，甬之中央近下者，附半環焉，爲牛首形，而以正圓之環貫之。始悟正圓之環所以縣鍾，即所謂鍾縣謂之旋也；半

環爲牛首形者，乃鍾之紐，所謂旋蟲謂之幹也。而旋之所居，正當甬之中央近下者，則下文所謂參分其甬長，二在

上，一在下，以設其旋也。幹爲銜旋而設，言設其旋，則幹之所在可知矣。幹即幹字隸變。案：王說是也。注

①「袂」原訛「袂」，據楚本改。

云旋屬鍾柄，所以縣之也。一者，鍾柄即謂甬，旋屬甬間，所以縣於虞也。鄭司農云：「旋蟲者，旋以蟲爲飾也。」者，王引之云：「此以旋與幹爲一物也。若然，則記文但言『鍾縣謂之旋，旋謂之幹』可矣，何以次句又加蟲字乎？幹所以銜旋，而非所以縣；幹爲蟲形，而旋則否；不得以旋爲幹也。」又云：「旋蟲爲獸形，獸亦稱蟲。」《月令》「其蟲毛」，謂獸也。《儒行》「鶩蟲攫搏」，鄭注「鶩蟲，猛鳥猛獸也」。案：王說亦是也。漢時縣鍾之制，蓋已與古異，故先鄭之說如此。云「玄謂今時旋有蹲熊、盤龍、辟邪」者，此舉漢法證先鄭以蟲飾旋之義。賈疏云：「辟邪亦獸名。」案：王氏《經義述聞》所圖紀侯鍾，旋蟲爲獸首，有角如牛形，疑即辟邪也。

### 鍾帶謂之篆，篆間謂之杖，杖謂之景：

帶所以介其名也。介在于鼓鉦舞甬衡之間，凡四。鄭司農云：「一枚，鍾乳也。」玄謂今時鍾乳俠鼓與舞，每處有九，面三十六。【疏】鍾帶謂之篆，篆間謂之杖，杖謂之景也。程瑶田云：「鉦體正方，中有界，縱三橫四，爲鍾帶；篆起，故謂之篆。篆之設於鉦也，交午爲之，中含扁方空者六。空設三枚，三十六枚，故兩鉦凡三十六枚。枚之上，下左右皆有篆，故曰篆間謂之枚也。詒讓案：古鍾鉦間，每面爲大方圍一，以帶周畧其外，而內以二從帶中分之，從

列橢方圍。橢方圍中又以三橫帶畧之，爲橫列橢方圍五，大小相間，三大而二小。大者各容乳三，小者爲篆文回環其間，此帶篆所由名也。阮元云：「余所見古鍾甚多，大小不一，而皆有乳，乳即枚也。其枚或長而銳，或短而鈍，或且甚平漫，鍾不一形。余在杭州鑄學宮之樂鍾，筭律以定其范。將爲黃鍾者，及鑄成，則失之爲夾鍾。乃令其別擇一鍾，挫其乳之銳者，乳鈍而音改矣。夫乃知《考工》但著摩磬之法，而不著摩鍾之法者，爲其枚之易摩，人所共知，不必著於書也。」云「一枚謂之景」者，程瑶田云：「一枚，隆起有光，故又謂之景。」注云「帶所以介其名也」者，《說文·人部》云：「介，畫也。」《左傳》襄三十一年，杜注云：

「介，閒也。」言縱橫畫於鍾體諸名之間，示區別也。云「介在于鼓鉦舞甬衡之間，凡四」者，賈疏云：「中二，通上下畔爲四處。」王引之云：「疏誤。四處者，合鍾之兩面計之，非謂一面有四帶也。」江永云：「帶如人腰之有帶，當設於鼓之上，舞之下，二帶之間即鉦間，帶唯二耳。若于之上，舞之端，無所用帶。注謂介在于鼓鉦舞甬衡之間，凡四，非也。『衡』疑爲衍字。若甬衡之間有介，豈帶亦施於甬上乎？案：王、江說是也。戴震亦謂帶當俠鉦，與今所存古鍾形制正合。今以古鍾校之，帶皆設於鉦，而其上爲舞，其

下爲鼓。則注謂介鼓鉦舞之間，義尚可通。惟不得兼介鍾柄之用及甬上平之衡耳。鄭司農云：「枚，鍾乳也」者，枚隆起如乳，故亦曰鍾乳。《北堂書鈔·樂部》引《樂緯汁圖微》云：「君子鑠金爲鍾，四時九乳。」宋均注云：「九乳，法九州也。」案：四時謂帶有四，九乳謂枚有九也。《樂緯·文與此注義合。云：玄謂今時鍾乳俠鼓與舞，每處有九，而三十六者，俠夾字通。賈疏云：「舉漢法一帶有九，古法亦當然。鍾有兩面，面皆三十六也。」王引之云：「面當爲『而』字之誤也。此承上文凡四言之。鍾之兩面，帶凡四處。每帶一處而有九鍾乳，四九而得三十六，故云每處有九而三十六。《博古圖》所圖周漢古鍾，凡百一十四鍾，每一面篆各兩處，分列左右，兩面凡四處，注所謂帶介在于鼓鉦舞而衡之間，凡四也。每篆一處，鍾乳上中下三列，列三鍾乳，三三而九。面有篆兩處，而得十八，兩面四處，而得三十六，注所謂每處有九而三十六也。程氏《通藝錄》所圖周公甬鍾及余所見紀侯鍾，無不皆然。鄭注正合，其爲『而』字無疑。賈氏不能釐正，而云『鍾有兩面，面皆三十六』，則是上十一矣。無論古鍾無此制，且非一鍾所能容。案：王說是也。江永亦謂枚兩面乃得三十六，注云「一處有九，而疏謂一帶有九，乳不設於帶，何云」，帶有九，爲失注意。並足

匡賈說之謬。于上之攓謂之隧。攓，所擊之處攓弊也。隧在鼓中，窞而生光，有似夫隧。【疏】于上之攓謂之隧者，①隧當作遂。俞樾云：「下文『爲遂，六分其厚，以其一爲之深而圓之』，字正作遂，可證也。《釋文》於《匠人》出隧字，曰『隧音遂，本又作遂』。蓋隧即遂之俗字。簡之中，正俗錯見，傳寫異耳。」案：俞說是也。作「隧」者，蓋後人妄改。《釋文》不爲隧字發音，疑陸本尚不誤矣。程瑤田云：「鼓所擊之處，在于之上，攓弊焉，窞下生光，如夫隧，謂之隧。」注云「攓，所擊之處攓弊也」者，攓，摩之雙體。《說文·手部》云：「摩，旌旗所以指摩也。摩，研也。」此攓即摩之假字。《後漢書·文苑傳》李注引《字書》云：「攓亦摩字。方言云：摩，減也。郭注云：或作攓減字。」案：攓弊與「少儀」摩敝二字通，與「總敝」刮摩義亦相近。鍾隧常用鼓擊，易銷敝，故因以爲名。云「隧在鼓中，窞而生光，有似夫隧」者，隧，亦當依《司烜氏》作「遂」。賈疏云：「隧者，據生光而言，故引《司烜氏》『大隧』彼隧若鏡，亦生光。窞而生光者，本造鍾之時即窞，於後生光。」

① 楚本於此句下增二十一字：「于上當鼓處左右之中爲圓規而窞之以便攢擊也。」

治讓案：①《說文·穴部》云：「窞，空也。」呂氏春秋·任地篇：「子能以窞爲突乎？」高注云：「窞，容污下也。」史記·樂書索隱云：「窞即窞也。窞而生光，謂污下而生光澤也。凡摩錮擁蔽而成圓窞者，通謂之遂。」《莊子·天下》篇云：「若磨石之隧。」與此義可互證。擁遂並據當鼓擊處爲名。鄭云：「似大遂者，以古大遂即窞鏡，鍾當鼓亦窞而光，故以相比況也。」十分其銑，去二以爲鉦，以其鼓間爲之舞脩，去二分以爲舞廣。此言鉦之徑居銑徑之八，而銑間與鉦之徑相應；鼓間又居銑徑之六，與舞脩相應。舞脩，舞徑也。舞上下促，以橫爲脩，從爲廣。舞廣四分，今亦去徑之二分以爲之間，則舞間之方恒居銑之四也。舞間方四，則鼓間六亦其方也。鼓六，鉦六，舞四，此鍾口十者，其長十六也。鍾之大數，以律爲度，廣長與圓徑，假設之耳。其鑄之，則各隨鍾之制爲長短大小也。凡言間者，亦爲從篆以介之，鉦間亦當六。今時鍾或無鉦間。【疏】「十分其銑，去二以爲鉦，以其鉦爲之銑間，去二分以爲之鼓間」者，程瑤田云：「此記以鍾之命名位置既定，須制矩度，以爲諸命名出分之本也。其矩度，即以鍾體

之長所謂銑者爲之。於是十分其銑，然後以十分之銑去二得八，爲鍾體上段之鉦，所去之二在下段者爲鼓也。兩銑之間，即以其鉦爲之，鉦八，銑間亦八也，是爲鍾口大徑。去銑間之二分，以爲兩鼓間，銑間八，鼓間六也，是爲鍾口小徑。如是，則鍾口縱橫之度得矣。」又云：「凡物有兩，斯有間，是故有上下，然後有上下之間；有前後，然後有前後之間；有左右，然後有左右之間。鍾有兩銑，兩鉦，兩鼓，於是乎有銑間、鉦間、鼓間也。十分其銑者，命其鍾體之長爲十分，而因以爲度鍾之法。去其下體之二分，餘八分在上者爲鉦，其二分則鼓也。銑間謂之于，明鍾脣于然曲，當兩銑之間，故謂之銑間。銑間者，鍾口之大徑。凡闔中所含直觸兩邊之數，謂之徑，步算家之率所謂徑一闔二也。橢圓有羨，有斂，故徑有大小。鍾口大徑，所謂羨者之徑，大徑橫，小徑縱。于上謂之鼓，兩鼓相觸，以爲鍾口小徑，是謂鼓間。何以不名于間也？于言鍾脣于曲，非鍾體之名；且自兩銑而中趨之，皆其于曲處，非若兩鼓適當小徑之所觸，此鼓間之所由名也。以其鉦爲之銑間，去二分以爲之鼓間，銑間八，鼓間六也。鼓上謂之鉦。鉦間者，兩鉦

① 楚本於此句下增「賈說是也」四字。

之間，與鼓交接處，觸兩鉦之下際。蓋鼓間既準鍾口，則鉦間亦準其在下者可知。」又云：「一鍾口空，無物可指以寫其縱橫大小之徑，於是指其兩銑之下端與其兩鼓之下端，而命之曰銑間、鼓間。鉦間不言數者，鼓間六，舞廣四，介其中者有定形，不必知也。無已，則以句股法求之，當五又十分之一之六矣。」案：程說是也。徐養原說同。經凡單言銑、言鉦者，皆鍾體之直徑也。自銑間謂之于外，凡言銑間、鼓間者，皆鍾空中相距之橫徑也。蓋古鍾橢圓，侈弇必有定度，而後可以協律。<sup>①</sup>然兩銑之間，若唯紀實體之度，則隅角之銳鈍與弧中之增減，無由可定，故必度其下口弧弦虛直之大徑，合之鼓間及舞廣之小徑，<sup>②</sup>而弧背之實度自畢含於其中，此古經究極度數之微指也。云「以其鼓間爲之舞脩，去二分以爲舞廣」者，<sup>③</sup>程瑶田云：「以其鼓間六爲舞脩六，是爲鍾頂大徑；去其二分以爲舞廣四，是爲鍾頂小徑；如是則鍾頂縱橫之度得矣。」又云：「鉦上謂之舞，舞，覆也，謂鍾頂。其脩六所羨之徑，去二分則廣之徑四也。舞覆在上者一而已，故但有脩廣之數，不得以間命之。戴震云：「古鍾體羨而不闕，故有脩有廣。橢圓大徑爲脩，小徑爲廣。舞者，鍾體上覆。其脩六，是爲橢圓大徑；其廣四，是爲橢圓小徑。金榜說同。徐養原云：「此

記鍾體也。銑間鼓間一橫一從於下，而鍾口之大小見矣。舞脩舞廣一橫一從於上，而鍾頂之大小見矣。上下定而全體皆定，故特記此四者。鼓間之度同乎舞脩，銑間之度倍於舞廣，此又度數之上下相準者也。案：程、戴、徐並以舞之廣脩爲鍾頂平體縱橫之度，是也。注云「此言鉦之

徑居銑徑之八，而銑間與鉦之徑相應」者，經云「十分其銑，去二以爲鉦，以其鉦爲之銑間」，本言鍾全體直徑十，體上半之鉦直徑八，又以鉦之直徑爲銑間，卽鍾口之大橫徑也。鄭誤以銑十爲鍾口之橫徑，鉦八爲鉦之橫徑，銑間八爲鍾體下半之直徑，非經義也。云「鼓間又居銑徑之六，與舞脩相應」者，經云「去二分以爲之鼓間，以其鼓間爲之舞脩」，本言去鍾口大橫徑之二分，爲鼓間之小橫徑六，又以爲鍾頂之大徑亦六。鄭誤以鼓間爲鼓之直徑，舞脩爲鍾體近頂處之橫徑，亦非經義。云「舞脩，舞徑也」者，謂舞脩卽舞之橫徑也。鄭釋舞爲鉦上之一體，誤；而釋脩爲徑，則義尚可通。云「舞上下促，以橫爲脩，從爲廣，舞廣四分」者，舞

① 是本於此句下增，且無柝鬱之聲病」七字。

② 是本於「舞廣」上增「上端」二字。

③ 是本於此句下增「記鍾上端廣脩之度也」九字。

本鍾上覆，經舞廣本爲小徑。鄭誤謂鍾分三體，鉦上別有舞。經云：以鼓間爲舞脩，脩爲橫徑，則六分去二分以爲廣，廣爲直徑則四分，故云舞廣四分也。云：今亦去徑之一分以爲之閒，則舞閒之方恒居銑之四也」者，鄭意舞廣卽舞閒，與銑閒鼓閒之爲直徑者同。舞閒亦有正方之篆畝，從如其廣，而橫則減於脩一分，與廣度同，故曰舞閒恒居銑閒之四也。云「舞閒方四，則鼓閒六亦其方也」者，鄭意以舞閒推鼓閒，亦當有正方之篆畝，從橫皆六，爲鼓方也。云「鼓六、鉦六、舞四，此鍾口十者，其長十六也」者，鄭意鼓在下有六，舞在上有四，鉦在舞鼓之間，經雖無文，以意定之，亦當有六，二六十二，加四則十六矣，故曰「鍾口十而長則十六」。不知鍾長實止十無十六也。云「鍾之大數以律爲度，廣長與圓徑，假設之耳，其鑄之，則各隨鍾之制爲長短大小也」者，賈疏云：「按《周語》云：『景王將鑄無射，問律於伶州鳩。對曰：律所以立均出度，占之神瞽，考中聲而量量以制度，度律均鍾。』韋昭云：『均，平也。度律呂之長短，以平其鍾、和其聲也。』據此義，假令黃鍾之律長九寸，以律計，身倍半爲鍾，倍九寸爲尺八寸。又取半，得四寸半，通二尺一寸半，以爲鍾。餘律亦如是。其以律爲廣長與圓徑也。此口徑十，上下十六者，假設之，取其鑄之形，

則各隨鍾之制爲長短大小者，此卽度律均鍾也。」案：鄭意鍾之大小，視律之長短以定；而銑鼓鉦甬之長短亦隨之。若鍾長尺，則銑得其全，鼓得其寸，凡皆以此爲差。假設者，命分之法，非實數。賈《小胥》疏引服虔《左傳注》云：「晁氏爲鍾，以律計，自倍半。賈說卽本於彼。但依賈義，凡鍾皆依律倍之，更加半律，是以二律有半，爲自倍半。聶崇義說同。《通典·樂》則云：『以子聲比正聲，則正聲爲倍，以正聲比子聲，則子聲爲半。』是以或倍或半，大小不同，爲自倍半，與賈義異，未知孰是。互詳《典同》疏。云「凡言閒者，亦爲從篆以介之」者，鄭意銑閒、鉦閒、舞閒，皆有從篆以畝之，使上下體易辨也。云「鉦閒亦當六」者，此無正文，鄭以鼓與鉦相接，其長度當同也。今依經文，鉦之長度實八，銑十而鉦八含於其中，鉦八不在銑十外也。鄭說誤。云「今時鍾或無鉦閒」者，古鍾本無舞閒而有鉦閒，鄭誤以舞爲鍾直體之一，則與鉦鼓爲二體。漢時鍾篆畝或有三截，與鄭說巧合，而亦有止二截與古鍾同者。鄭不知其無舞閒，而誤以爲無鉦閒，故其說如此。以其鉦之長爲之甬長。并衡數也。【疏】以其鉦之長，爲之甬長」者，鉦長八，卽上文所云「十分其銑，去二以爲鉦」也。程瑤田云：「鍾體度定，乃度鍾柄。於是以其鉦之長，爲之

甬長，甬長亦八也。

注云：「并衡數也」者，衡本鍾上平

處，有廣而無長。鄭誤切甬上別有一物謂之衡，而經不著其度，故謂此甬長當并衡長數之。其說非也。以其甬

長爲之圍，參分其圍，去一以爲衡圍。衡居甬

上，又小。【疏】「以其甬長爲之圍」者，程瑶田云：「甬長

八，以其長爲之圍。圍謂與舞交接處。準銑間、鼓間，亦指其在下者以命名。命名之法，一器中不得異也。云：參分

其圍，去一以爲衡圍者，戴震云：「衡者，鍾頂平處。鍾體

柄皆下大，漸斂而上。」程瑶田云：「甬體上小下大，略準鍾體爲之。治讓案：甬長八，參分去一以爲衡圍，則衡圍五

又三分分之一也。

注云「衡居甬上，又小」者，鄭誤謂

衡別居甬上，故其圍異。不知衡卽甬末平處，由甬本漸殺以上至於衡，而得甬圍三之一，非於甬上別爲衡也。參

分其甬長，二在上，一在下，以設其旋。令衡

居一分，則參分，旋亦二在上，一在下。以旋當甬之中央，

是其正。【疏】「參分其甬長，二在上，一在下，以設其旋」

者，記設旋於甬上下之度，謂於三分甬八之中，旋居下之一分，上空其二也。凡古鍾皆如此。注云「令衡居一分，

則參分，旋亦二在上，一在下」者，鄭誤謂衡別設於甬上，而

甬長又并衡長數之，則參分甬長，衡當居其一分，而甬止二分矣。今經云「二在上，一在下」，上二分內當除衡一分，則

甬上實仍止一分，與下等設旋，卽在甬上一下一之間，通

衡言之，則亦二在上，一在下也。云：以旋當甬之中央，是

其正者，設旋必當甬之中央，而後縣之中正，不裛掉也。

今驗古鍾，旋皆設於甬下，不居甬中，注與古制不合。薄

厚之所震動，清濁之所由出，侈弇之所由

興，有說。說猶意也。故書侈作移。鄭司農云：「當爲

侈。【疏】「薄厚之所震動」者，此以體言，謂鍾體有薄厚，

而聲之震動從之也。云：清濁之所由出」者，此以聲中十二

律而言。云：侈弇之所由興」者，此以鍾口之度言。《說

文·舛部》云：「興，起也。」言侈弇之所由起也。云「有說」

者，江水云：「有說卽在此」言中，謂其中有理可說也。諸

家以下文之說解之，不確。下文自說不中度之病。案：江

說是也。此明鍾之薄厚清濁侈弇自有其度，下乃論其不合

度之患。賈疏謂此文與下爲目，失之。注云：說猶意

也者，《少儀》云：「上依於法，游於說。」注云：「說謂鴻殺

之意所宜也。《釋名·釋言語》云：「說，述也，宣述人意

也。」云：故書侈作移，鄭司農云當爲侈者，與人注同。

鍾已厚則石，大厚則聲不發。【疏】鍾已厚則石者，

賈疏云：「案典同病鍾有十等，此但言薄厚侈弇者，典同具陳，於此略言其意。」注云：大厚則聲不發者，

「月令：雷乃發聲」，注云：發猶出也。典同云：「厚聲

石」，注云：「鍾大厚則如石叩之無聲。」此注云「聲不發」，

猶彼注云「叩之無聲」也。已薄則播，大薄則聲散。

【疏】注云：大薄則聲散者，文選劉琨答盧諶詩李注

引聲類云：「播，散也。」賈疏云：典同云「薄聲甄」，

鄭云：「甄猶掉也。」與此聲播亦一也。以聲則掉也。侈

則柞，柞讀爲昨。昨然之昨，聲大外也。【疏】侈則柞

者，典同云「侈聲柞」，柞柞聲近字通。注云柞讀爲

昨。昨然之昨者，典同杜注云：「柞讀爲行扈暗暗」之

暗。此昨昨與暗暗字亦通。云「聲大外也」者，賈疏云：

「典同注云：『侈則聲迫柞，出去疾。』此聲大外亦一也。

弇則鬱，聲不舒揚。【疏】注云：聲不舒揚者，廣雅·

釋詁云：「鬱，幽也。」聲幽滯不得出，故不舒揚也。賈疏

云：「典同注云：『弇則聲鬱勃不出也。』與此注不舒揚

亦一也。長甬則震。鍾掉則聲不正。【疏】「長甬則

震者，謂甬長過於八也。」注云：鍾掉則聲不正者，

《爾雅·釋詁》云：「震，動也。」《廣雅·釋詁》云：「掉，動也。」是震掉同義。賈疏云：「甬長，縣之不得所，則鍾掉，

故聲不正也。」是故大鍾十分其鼓間，以其一爲

之厚；小鍾十分其鉦間，以其一爲之厚。言

若此，則不石、不播也。鼓鉦之間同方六，而今宜異，又十

分之一猶大厚，皆非也。若言鼓外鉦外則近之，鼓外二，鉦

外一。【疏】「是故大鍾十分其鼓間，以其一爲之厚，小鍾

十分其鉦間，以其一爲之厚者，記鍾厚薄之正度也。」爾

雅·釋樂云：「大鍾謂之鏞，其中謂之剡，小者謂之棧。」

凡特鍾編鍾，皆應十二律，其大小各不同。大鍾厚得鼓間

十分之一，小鍾厚得鉦間十分之一，亦各以其鍾體直徑十

爲根數也。程瑤田云：「鍾已厚則石，小鍾尤易石，故大鍾

之厚取節於鼓間，小鍾之厚取節於鉦間，鉦間小於鼓間也。

鉦間，兩鉦之間與鼓交接處，觸兩鉦之下際。蓋鼓間既準

鍾口，則鉦間亦準其在下者可知。」又云：「大鍾之厚，十分

鼓間，六而取其一；而小鍾之厚，則十分鉦間，五又十分一

之六而取其一。必薄於大鍾者，以鍾小易石故也。徐養原

云：「此記厚薄之差，爲別聲之法也。大鍾小鍾者，一均之

鍾自有大小也。鼓間者，鼓之下端接于者也；鉦間者，鉦



之上尚接舞者也。鍾上小下大，鼓間廣，鉦間狹。十分鼓間以其一爲厚者，羽鍾也。十分鉦間以其一爲厚者，宮鍾也。大鍾聲小，小鍾聲大，舉其兩端以差次其中間，即各聲可得矣。上文記鍾體，不言鉦間，至此乃言者，蓋鉦屬於舞，鉦間即舞廣耳。以其鼓間爲之舞脩，既以其鉦間爲之舞廣，鼓間鉦間皆與舞相應，對舞脩則曰舞間，對鼓間則曰鉦間。」

注云「言若此，則不石不播也」者，明此所以去厚而石，薄而播之病也。云「鼓鉦之間同方六」，而今宜異者，此言間者，並爲鍾大小徑之橫度。鄭誤以爲從徑，而謂鉦與鼓同，即上注云「鉦間亦當六」是也。賈疏云：「此鍾有大小不同，明厚薄宜異，不得同取六也。」云「又十分之一猶大厚，皆非也」者，此承鉦間六而言也。金榜云：

「鄭疑小鍾十分鉦間之一猶大厚。云：若言鼓外鉦外則近之，鼓外一，鉦外一者，鄭意此經，鼓間鉦間一當作，鼓外鉦外」也。賈疏云：「鄭不敢正言，是故云近之。鼓外一，鉦外一者，據上所圖鼓外有銑間，乃銑外有二間，鉦外唯一間，就外中十分之一爲鍾厚可也。金榜云：「鼓外一，謂鉦間，舞間，鉦外一，謂舞間。」鍾大而短，則其聲疾

而短聞，淺則躁，躁易竭也。【疏】鍾大而短一者，程瑤田云：「謂體太博，則鍾形短。如銑十分，銑間亦十分或九分也。」

注云「淺則躁，躁易竭也」者，《廣雅·釋詁》云：「躁，疾也。」鍾大而短則內淺，鼓之，其震盪急而出聲躁疾，故易竭也。鍾小而長，則其聲舒而遠聞。

深則安，安難息。【疏】「鍾小而長」者，程瑤田云：「謂體太狹，則鍾形長。如銑十分，銑間則六分或七分也。」云「則其聲舒而遠聞」者，賈疏云：「於樂器中，所擊縱聲舒而聞遠，亦不可。是以《樂記》云「止如槁木」，不欲聞遠之驗也。」徐養原云：「疾而短聞，舒而遠聞，說者以爲聲病。

按：上文有播柞鬱，聲病已詳，此處無庸復說聲病。蓋此乃聲音自然之道，非病也。「疾而短聞」莫甚於羽，「舒而遠聞」莫過於宮。《韞人》末章亦有此四句。賈侍中釋《韞人》首章云：「晉鼓大而短。」然則晉鼓必疾而短聞者。鼓雖無當于五聲，而其制既殊，則其聲隨之，此亦自然之道，豈聲病哉！「案：依鄭、賈說，則此二句並爲聲病。依徐氏說，則爲通論鍾聲疾舒遠近之理。以文義較之，徐說亦足備一義。

注云「深則安，安難息」者，《說文·予部》云：「舒，伸也。一曰舒，緩也。」《弓人》先鄭注云：「舒，徐也。」聲舒則不疾，故安。此謂鍾體小而長，則內深，鼓之，其震

① 原脫「之」，據楚本補。

盪緩而出聲安徐不迫，故難息也。爲遂，六分其厚，

以其一爲之深而圍之。厚，鍾厚。深謂窄之也。

其窄圍。故書圍或作圉，杜子春云：「當爲圍。」【疏】「爲

遂」者，卽「上之擔謂之隧」之隧。阮元云：「遂是古字，

《說文》無隧字。隧，後世俗字耳。」案：阮說是也。云「六

分其厚，以其一爲之深而圍之」者，遂與鼓同處，然鼓是鍾

下半之全體，上接鉦而下接于其地平廣，叩擊易差，故於

正中處，六分其厚，而圍窄其一分，使擊時易辨也。賈疏

云：「此遂謂所擊之處。初鑄之時，卽已深而圍，以擬擊

也。」注云「厚，鍾厚」者，遂當鍾下體正中處，故其厚卽

鍾厚也。云「深謂窄之也，其窄圍」者，卽前注云「隧在鼓

中，窄而生光」，故有深也。云「故書圍或作圉，杜子春云，

當爲圍」者，段玉裁云：「杜謂字之誤。案：圍義自可通，

規其處而後深之也。施之於文，則蒙上先言以其一爲之深

耳。」詒讓案：圍圍義通。《廬人》云：「凡爲父，五分其長，

以其一爲之被而圍之。」注云：「圍之，圍之也。」與此文例

正同。杜氏因圍有方有圉，且與上甬圍、衡圍無別，故改從

圍也。

桌氏爲量，改煎金錫則不耗。消涑之精，不

復減也。桌，古文或作歷。玄謂量當與鍾鼎同齊。工異

者，大器。【疏】桌氏爲量者，桌，名義未詳。疑當從故

書作「歷氏」。歷與《陶人》「鬲實五穀」之鬲，聲通字通。

《說文·鬲部》云：「鬲，漢令作歷。」《史記·滑稽傳》「銅歷

爲棺」，《索隱》云：「歷卽釜鬲也。」嘉量之鬲，亦鬲之類，故

「以爲名也。」《大行人》注云：「量，豆、區、釜也。」《漢書·

律曆志》云：「量者，龠、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

本起於黃鍾之龠，用度數審其容，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

百實其龠，以井水準其粟。合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

斗，十斗爲斛，而五量嘉矣。」案：《漢志》嘉量無鬲豆，此經

又無合斗斛，皆文不具也。云「改煎金錫則不耗」者，凡金

樸初出鑛，多含異質，爲量當用精金，故鑄造時，必先鍊冶，

去其滓濁使淨盡，而後得其純質也。《廣雅·釋詁》云：

「改，更也。」《說文·火部》云：「煎，熬也。」謂以金樸入冶

竈，更改煎鍊非一次，以不復耗減爲度也。注云「消涑

之精，不復減也」者，減，《釋文》作「咸」，云「本亦作減」。

案：咸卽減之省，詳《輞人》疏。《廣雅·釋詁》云：「耗，減

也。」消涑，卽銷鍊之借字。《說文·金部》云：「銷，鑠金

也。鍊，冶金也。」又《支部》云：「漱，辟漱鐵也。」涑，漱音義

亦同。凡金錫樸，消涑之，分出其濁氣及粗滓，則重率必減。此更煎之，以不減爲度，則至精矣。云：「桌，古文或作歷者，段玉裁云：『桌歷異部而雙聲。』聘禮：『燕禮曰「栗階」，《檀弓》曰「歷階」，其實一也。』徐養原云：『古文猶古書也。』周禮注內稱古文者，惟庖人及此經而已。又下有「玄謂」字，則此句乃司農、子春說。案：徐說是也。此疑亦杜子春說，不著某云者，家《臯氏》末章注而省。鄭問有此例，詳《鍾師》及《秋官·敘官疏》云：「玄謂量當與鍾鼎同齊者，賈疏云：『按上文云「六分其金而錫居其一」，謂之鍾鼎之齊」，是上齊。鄭以臯氏爲鍾，鍾鼎在上齊之中，桌氏爲量，量是鍾類，故知亦在上齊之中矣。」云：「王異者，大器者，鄭意量與鍾同齊，本常同耳，因其器大，故爲特設一工，不使臯氏兼爲之也。不耗然後權之，權，謂稱分之也。雖異法，用金必齊。」【疏】：「不耗然後權之」者，既得純金，則其輕重之真數乃可求也。九章算術：少廣篇《劉注》云：「黃金方寸，重十六兩，金丸徑寸，重九兩。率生於此，未曾驗也。」《考工記》：「桌氏爲量，改煎金錫則不耗，不耗然後權之，權之然後準之，準之然後量之。」言鍊金使極精，而後分之，則可以爲準也。注云：「權謂稱分之也者，漢書·律曆志云：『權者，所以稱物平施，知輕

重也。』賈疏云：「謂稱金多少，分之以擬鑄器也。」云：「雖異法，用金必齊」者，賈疏云：「法謂模。假令爲兩箇龡，卽爲兩箇模，器之用金多少，必須齊均也。」權之然後準之，準，故書或作水，杜子春云：「當爲水。金器有孔者，水入孔中，則當重也。」玄謂準擊平正之，又當齊大小。【疏】：「權之然後準之」者，重率既定，乃更校其體積也。江永云：「權之者，惟知金錫之輕重，而不得大小之度，亦不能算此龡當用金錫幾何。凡重者體小，輕者體大。量爲法度之器，欲其適重一鈞。雖云六分其金而錫居一，若先以一鈞之數，六分之一，則不能通合一鈞矣，故必平正之。如銅立方一寸，其重幾何？錫立方一寸，其重幾何？知其體積與輕重之比例，然後可以計金錫而入模範也。」注云：「準，故書或作水」者，與《輞人》「輞注則利準」，故書作水同。杜子春云「當爲水」者，杜以《輪人》、《矢人》並有「水」之文，故讀從之。段玉裁云：「爲當作從。」云：「金器有孔者，水入孔中則當重也」者，杜意量鑄成後，或有罅罅，故以水試之。如加重，則是尚有微孔，是其冶鑄未精也。然經意實指未成量言，故後鄭不從。江永云：「準字古文作水。或是先以方器貯水令滿，定其重，乃入金若錫於水，水

溢。取出金錫，再權其水，視所減之斤兩與分寸，可得金錫大小之比例。後人算金銀之法如此，疑古人亦用此法。模範先成，而金錫體異，先權以知輕重，準以知大小，然後可量金錫之多寡，入模範，使其成適合。鈞也。戴震云：「以合度之方器承水，置金其中，則金之方積可計，而其體之重輕大小可合而齊，此準之法也。」案：江、戴一家亦並依故書爲說，與算術合，較杜說爲長。云「玄謂準擊平正之，又當齊大小」者，《說文·水部》云：「準，平也。」《管子·宙合篇》云：「準壞險以爲平。」蓋謂段擊之，以齊其體積之大小。賈疏云：「後鄭以準爲平。前經已稱知輕重，然後更擊鍛金，令平正之，齊其金之大小也。準之然後量之。鑄之於法中也。量讀如量人之量。」【疏】準之然後量之者，戴震云：「量範之大小所受，以爲用金多少之量數也。先權之，以知輕重，次準之，以知輕重若干，爲方積幾何，又次量之，以知爲器大小，受金多寡。」注云「鑄之於法中也」者，賈疏云：「此量，謂既準訖，量金汁以入模中鑄作之時也。云「量讀如量人之量」者，讀與《夏官·量人》同，明與爲量嘉量別也。段玉裁云：「此擬其音也。」量之以爲黼，深尺，內方尺而闕其外，其實

黼；以其容爲之名也。四升曰豆，四豆曰區，四區曰黼。黼，六斗四升也。黼十則鍾。方尺，積千寸。於今粟米法，少二升八十一分升之二十二。其數必容黼，此言大方耳。闕其外者，爲之脣。【疏】「量之以爲黼」者，記嘉量容實之數也。賈疏云：「謂量金汁入模，以爲六斗四升之黼。」云「深尺，內方尺而闕其外者」，賈疏云：「謂向下方尺者，黼之形，向上謂之外。遶口闕之，又厚之以爲脣。」案：嘉量形制，鄭、賈所釋未明。而黼豆課算算積之法，自漢以來，衆說紛異。《九章算術·方田篇》劉注云：「晉武庫中，漢時王莽作銅斛，其銘曰「律嘉量」。斛內方尺而闕其外，底旁九釐五毫，幂一百六十二寸，深一尺，積一千六百二十寸，容十斗。」此即《漢書·律曆志》劉歆銅斛法。依其法推之，斛十斗，黼六斗四升，容積不同，而皆以方尺深尺爲度，則斛內外皆闕，黼必外闕內方矣。劉徽、祖沖之以漢斛周黼互相推說，並如此。此舊說也。徐養原云：「黼之形，其猶斧乎？斧背狹，斧刃廣；黼底小，黼口大。內謂黼底也，外謂黼口也。黼底方尺，向上則漸大，不止方尺矣。至近口處，則遶而闕之，故曰內方尺而闕其外。賈疏甚明。劉歆斛制與《考工》不同，先儒多以劉歆說釋《考工》，以方尺深尺爲立方一尺，既齟齬不合，其爲黼闕者，自底至口

皆內方外圓，果爾，則其實安得一鬴，其重豈止一鈞，而其聲亦焉能中黃鍾之宮乎？「其鬻一寸，其實一豆」，一寸言其深也。不言方者，鬻之底卽鬴之底，不言可知。此鬻近口處亦微侈，不得爲直口也。然則鬴與鬻皆底狹口廣，而非直口明矣。」鄒伯奇云：「劉歆作斛，欲附合此文，乃爲口圓徑一尺四寸一分四釐二毫，令內容方尺深尺而旁斜之，則內容積一千六百一十寸。先儒不審，乃以鬴制爲外圓內方。然則當方角至少厚一分，當四弧厚至二寸餘矣。以今輕重率求之，變從今尺度，則圓徑九寸二分弱，深六寸四分，內除方六寸四分立方虛積，則鬴外體實積一百六十寸。每寸重半斤，尚有兩耳及底未算，已重今衡八十斤。今衡於古三倍有餘，則古衡二百四十斤有餘矣。與一鈞之數懸殊，其體又厚薄不等，亦豈能有聲耶？且鬴內如果正方，則言內方尺足矣，又何贅言深尺乎？蓋內有容納之義，然則內方尺，謂其容積千寸耳，其形體不方也。今設鬴爲圓體，詳繹記文，以算術求之：鬴積千寸，四升曰豆，四豆曰區，四區曰鬴，然則豆積六十二寸半，升積一十五寸六百二十五分。鬻深一寸實一豆，則鬻內徑八寸九分二釐，周二尺八寸零二釐三毫。豆底周徑卽鬴底周徑。而鬴深一尺，則口徑一尺三寸四分九釐二毫六絲三忽六微。以口徑自

乘，又以底徑自乘，又以底徑乘口徑，併三數深尺乘之，又以圓率七八五三九八一六二五因之，三歸之，得積千寸。又耳深三寸，實一升，則耳口徑二寸五分七釐七毫，周八寸零八釐九毫六絲二忽。以耳口徑乘周徑，深三寸乘之，四歸之，得一十五寸六百二十五分，爲一升之積。以鬻口徑乘周徑，深一寸乘之，四歸，得六十二寸五百分，爲一豆之積。以此形體爲重三十斤，但當厚一分餘耳，故能聲中黃鍾之宮。」案：鄒說與徐略同。但徐謂鬴底方一尺，至口則漸侈而圓；鄒氏則謂底口皆圓，底斂而口侈，方尺爲中容之實積。諦審鄭、賈之旨，似與徐說同。二說咸無文可證。今以經校之，經云「深尺，內方尺」，此容積之一定者也。經又以鬻一寸爲豆，耳三寸爲升，則無論鬴之累積多少，而必以十六分之一爲豆，六十四分之一爲升，此差分之一定者也。經又云「重一鈞，聲中黃鍾之宮」，則輕重亦有定，而厚薄之度又必可擊而成聲也。依漢晉古說，謂鬴內方外圓，重既不止一鈞，擊之又不成聲，與經義必不合，徐、鄒所糾甚塢，則周鬴必不爲內方外圓之形可知。若以內外正圓之度推之，則容積幾與莽斛同；況鬴底爲豆深寸，當得鬴十分之一，與十六分之一之差復迕，則周鬴亦必不爲正圓之形又可知。《說文·鬲部》云：「鬴，鍑屬也。」《金部》云：「鍑，釜

大口者。明黼鍤之口，大小不一，此口與底不正等之塙證。

《管子·輕重甲篇》云：「釜鑑之數，不得爲侈弇。」不曰大小而曰侈弇，明乎其不爲上下正等之形也。然則黼爲圓形，口大而底小，當如徐、鄒之說無疑。但徐說於經方尺得千寸之容積，未能密合。參互校覈，鄒說推算精密，以黼豆升三數校之悉合，足爲此經之的解矣。又案：此經嘉量有黼無斛。《九章算術·商功篇》劉注又據此黼容積，推周斛之制云：「釜，六斗四升，方一尺，深一尺，其積一千寸。若此，方容六斗四升，則通外圓積庑旁，容十斗四合一龠五分龠之三也。以數相乘之，則斛之制，方一尺而圓其外，庑旁一釐七毫，冪一百五十六寸四分寸之一，深一尺，積一千五百六十二寸半，容十斗。」又《隋·律厯志》說祖沖之以算術考周斛之積云：「凡一千五百六十二寸半，方尺而圓其外，減旁一釐八毫，其徑一尺四寸一分四毫七秒二忽有奇，而深尺，即古斛之制也。」案：劉、祖兩家並以黼法推斛法，庑數少異者，一家圓率不同也。雖古斛形制無文，而容積則不誤，謹附著之於此。注云「以其容爲之名也」者，賈

疏云：「此量器受六斗四升曰釜，因名此器爲黼。」云「四升曰豆，四豆曰區，四區曰黼，黼，六斗四升也，黼十則鍾」者，鄭據《左傳》釋此黼之容數也。《九章算術》劉注、《隋書·

律厯志》引祖沖之說同。《左》昭三年傳：「晏子曰：齊舊

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于釜，釜十則鍾。陳氏三量皆登一焉。」杜注云：「四豆爲區，區，斗六升。四區爲釜，釜，六斗四升。鍾，六斛四斗。登，加也。加一謂加舊量之一也。以五升爲豆，四豆爲區，四區爲釜。則區二斗，釜八斗，鍾八斛。《晏子春秋·內篇問下》說與《左傳》同。黼並作釜，釜即黼之或體。區，甌之段字。《說文·瓦部》云：「甌，小盆也。」案：齊舊量即周之古法，故與此經及《虞人職》並合。若陳氏新量，依杜說，則四量各就舊法而加四爲五，故釜爲八斗。今諦審《左傳》文義，竊謂當以豆四升不加，而區釜鍾則並以五五遞加。蓋區二斗，釜十斗，鍾十斛，乃與三量皆登一之文合。《管子·輕重丁篇》云：「今齊西之粟釜百泉，則區二十也。齊東之粟釜十泉，則區一泉也。請以令藉人三十泉，得以五穀菽粟決其籍。若此，則齊西出三斗而決其籍，齊東出三釜而決其籍。」尹注云：「五區爲釜。斗二升八合曰區。」區與區同。以管子所言推之，齊西粟一區二十泉，而三斗三十泉，則是二斗而當一區，齊東粟一釜十泉，而一區二泉，則是五區而當一釜。釜凡十斗也。此正用陳氏新量之數，與《海王篇》說，鹽百升而成釜一亦相應。杜釋新量，尹釋區，

皆非也。《管子》書多後人屬易，故與舊量不合。且《廩人》云「凡萬民之食，人四鬴，上也，人三鬴，中也，人二鬴，下也」，以《漢書·食貨志》人食粟月一石半計之，則塙以一鬴六斗四升爲是。若以百升之鬴計之，則鬴卽是石，下歲之食，人有二石，尚不止一石半，其不可通明矣。古說釜容數多異，《載師》賈疏引《五經異義》說釜米十六斗，聶氏《三禮圖》又引《舊圖》云「釜受三斛，或云五斛」，並非此嘉量也。詳《廩人》疏。云「方尺積千寸者，賈疏云：「方尺者，上下及旁徑爲方尺，縱橫皆十。破一寸一截，一截得方寸之方百，十截則得千寸也。」云「於今粟米法少二升八十一分升之二十二」者，《九章算術·商功篇》云：「程粟一斛，積二尺七寸。其米一斛，積一尺六寸五分寸之一。菽荅麻麥一斛，皆二尺四寸十分寸之三。」劉注云：「二尺七寸者，謂方一尺，深二尺七寸，凡積二千七百寸，米斛積一千六百二十寸，菽荅麻麥斛積二千四百三十寸。」鄭此注據米斛也。《五曹算經》、夏侯陽算經說斛法並同。徐養原云：「《九章算術》斛有三等。此記言「耳三寸，實一升」，則是粟斛也。而鄭以米斛計之者，粟斛大，米斛小，小者猶不足六斗四升之數，則大者可知。故知此記所謂內方尺，言其底耳，非謂立方一尺也。」賈疏云：「算法，方一尺，深尺六寸二

分，容一石。如前以縱橫十截破之，一方有十六寸二分，容一升，百六十二寸，容一斗，千六百二十寸，容一石。今計六斗四升爲釜，以百六十二寸受一斗，六斗各百爲六百，六斗各六十，六六三十六，又用三百六十，六斗又各二寸，二六十二，又用十二寸。摠用九百七十二寸，爲六斗。於千寸之內，仍有二十八寸在。於六斗四升曰鬴，又少四升未計入。今二十八寸，取十六寸二分爲一升，添前爲六斗一升，餘有十一寸八分。又取一升分爲八十一分，以十六寸二分，一寸當五分，十寸當五十分，又有六寸，五六三十，又當三十分，添前爲八十分，是十六寸當八十也。仍有十分寸之二當一分。都并十六寸二分，當八十一分。如是，十一寸八分於八十一分當五十九，更得八十一分升之二十二分，始得一升。添前爲六斗二升，復得二升，乃滿六斗四升爲鬴也。」黃以周云：「《九章》粟米斛法，一尺六寸二分。王莽嘉量，斛積千有六百二十寸，斗積百六十二寸。以是推之，鬴積應有千零三十六寸八百分。古鬴僅有積千寸，是少漢法三十六寸八百分。以升法一六二除之，得二升一百六十二分升之四十四，以二約之，故曰少二升八十一分升之二十二。以今量言之，其所容約得九升七合七勺弱。論讓案：鄭意劉歆斛亦與《九章》米斛同，故舉以

校此。依其率，斗積一百六十二寸，則升積十六寸二分。周輔校《九章》凡少三十六寸八分，以三十二寸四分爲少二升，餘四寸四分不成升，卽八十一分升之二十二也。云「其數必容黼，此言大方耳」者，毛晉本「大方」作「內方」，誤。此謂經言方尺必足容黼，而以立方之積較粟米之率不符，故定此方尺，謂言其大方若黼，形則略侈，不必正方一尺也。然則鄭意蓋如徐氏之說。然經不容無容積之數，況漢量較之周量，其數自當稍贏，鄭說不若鄒說之塙也。云「圓其外者爲之脣」者，《釋名·釋形體》云：「脣，緣也，口之緣也。」此外圓亦謂黼之外緣，故云爲之脣也。其臀一寸，其實一豆，故書臀作脣，杜子春云：「當爲臀。謂覆之其底深一寸也。」【疏】「其臀一寸，其實一豆」者，嘉量內深尺，而臀深寸，與度正相應也。《玉篇·肉部》引《聲類》云：「臀，尻也。」正字當作「尻」。《說文·尸部》云：「尻，髀也。重文臀，尻或从骨殿聲。」臀卽髀之異文。一寸者，其深之度。不言容積者，以黼積差之可知。依鄒伯奇說，臀口徑八寸九分二釐，積六十二寸半。錢塘云：「升法十五寸六分二釐五毫，四乘升法，爲六十二寸五分。其深一寸，當用開平方開之，命爲八寸，少一寸五分。」案：漢量

四升，積六十四寸八分，故周豆少一寸五分，錢說與鄒同。

注云「故書臀作脣，杜子春云，當爲臀」者，段玉裁云：

「殿聲辰聲古音同部，此謂聲之誤也。」云「謂覆之其底深一寸也」者，賈疏云：「此謂黼之底著地者。」其耳三寸，

其實一升，耳在旁可舉也。【疏】「其耳三寸，其實一

升」者，三寸亦其深之度也。依鄒伯奇說，耳口徑二寸五分

七釐，圓周八分八釐九毫六絲二忽，積十五寸六百二十五

分。鄒氏又云：《漢書·律曆志》：「合龠爲合，①十合爲

升。」《說文》：「升，十龠也。」龠當爲合。《漢志》黃鍾之龠

八百一十分，則一升之積一萬六千一百分。《考工記》黼積

千寸，容六斗四升，則一升容積一萬五千六百二十五分。」

錢塘云：「升之爲方，六十四分黼之一。以六十四除千寸，

得十五寸六分二釐五毫，爲一升；三寸自乘爲九，以除之，

命爲寸八分，少五分七釐五毫。」案：漢升法積十六寸二

分，故周升少五分七釐五毫。錢說亦與鄒同。賈疏云：

「實一升，亦謂覆之所受也。」注云「耳在旁可舉也」者，

徐養原云：「耳常在脣下，向下設之，故云可舉也。」賈疏

①「律曆志原訛，食貨志」，爲合「原訛」爲龠，據楚本

改。



云：「此罽之耳在旁可舉，謂人以手指舉之處。」詒讓案：此謂兩耳各爲一升，形度同也。《漢·律曆志》劉歆銅斛，左耳爲升，右耳爲合，與此異。重一鈞；重三十斤。

【疏】「重鈞者，記嘉量之應衡也。」徐養原云：「據鄭

注，量與鍾鼎同齊，六分其金而錫居一，爲金二十五斤，錫五斤。」注云「重三十斤」者，《大司寇》注義同。此與《冶氏》

注引東萊方言大半兩爲鈞異。《孫子算經》云：「稱之所

起，起於黍。十黍爲一糸，十糸爲一銖，二十四銖爲一兩，

十六兩爲一斤，三十斤爲一鈞，四鈞爲一石。」若然，一鈞爲

斤三十，爲兩四百八十，爲銖一萬二千五百二十，爲糸十二

萬五千二百，爲黍百二十五萬二千也。其聲中黃鍾

之宮。應律之首。【疏】其聲中黃鍾之宮者，記嘉量

之應律也。賈疏云：「十二辰各有律十二，律以黃鍾爲初。

不直言中黃鍾之聲，而云之宮者，十二辰其變聲辰各有五

聲，則子上有宮商角徵羽五聲具。今之所中者，中其宮聲，

不中商角之等，故以宮言之也。」案：賈不詳律度長短。今

攷黃鍾之宮，古說有三。《月令》中央土律中黃鍾之宮，

鄭注云：「黃鍾之宮最長也。」《史記·律書》生黃鍾術，說

苑·修文篇並謂黃鍾之宮長九寸，此卽黃鍾之全律也。

《月令》孔疏云：「蔡氏、熊氏以爲黃鍾之宮，謂黃鍾少宮也，半黃鍾九寸之數，管長四寸五分。此謂卽黃鍾之半律也。」《呂氏春秋·古樂篇》云：「昔黃帝令伶倫作爲律，伶

倫自大夏之西，乃之阮隃之陰，取竹於嶰谿之谷。以生空

竅厚鈞者，斷兩節間，其長三寸九分而吹之，以爲黃鍾之

宮，吹曰舍少。次制十二筒，以之阮隃之下，聽鳳皇之鳴，

以別十二律，其雄鳴爲六，雌鳴亦六，以比黃鍾之宮，適

合。黃鍾之宮皆可以生之，故曰黃鍾之宮，律呂之本。」此

謂不及黃鍾半律者也。《陳澧中》《呂覽·義》云：「律呂之度見

於古書者，以《呂氏春秋》爲最古。其云三寸九分爲黃鍾之

宮，自來無知其說者。惟《律呂正義》云：「間嘗截竹爲管，

詳審其音，黃鍾之半律不與黃鍾合，而合黃鍾者爲太簇之

半律。《呂氏春秋》以三寸九分之管爲聲中黃鍾之宮，非半

太簇合黃鍾之義耶。」謹案：三寸九分爲黃鍾之宮，得此說

而昭然若發矇矣。蓋絲聲倍半相應，竹聲倍半不相應，必

半之而又稍短乃相應。故半太簇之管乃合黃鍾，卽京房所

謂竹聲不可以度調也。《月令》亦出於呂氏，其所謂黃鍾之

宮卽三寸九分之管，鄭注以爲最長，固失之矣。蔡氏、熊氏

知其爲黃鍾少宮，而云管長四寸五分，則又不知竹聲倍半

律麻志：說嘉量云：「聲中黃鍾，始於黃鍾而反覆焉。」注引孟康云：「反斛聲中黃鍾，覆斛亦中黃鍾之宮，宮爲君也。」此經云中黃鍾之宮，無反覆之異。《漢志》所說本於劉歆，與此經異。注云「應律之首」者，《續漢書·律麻志·律術》

云：「黃鍾，律呂之首，而生十一律者也。」案：十二律相生，首黃鍾，詳《大師》疏。槩而不稅。鄭司農云：「令百姓

得以量而不租稅。」【疏】「槩而不稅」者，《荀子·宥坐篇》云

「盈不求概」，楊注云：「概，平斗斛之木也。」《考工記》曰：

「概而不稅。」案：楊倞釋槩與鄭異，而義實長。陳祥道亦

云：《律麻志》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白實其龠，以井水準

其槩。《月令》：「仲春，正權槩。」《荀子·君道》曰：「勝斛敦

槩者，所以爲噴也。」《管子·樞言》曰：「釜鼓滿則人槩之。」

槩，平也，以竹木爲之，五量資之以爲平也。戴震亦謂平黼

區者曰槩。稅脫古字通。案：陳、戴並本楊義是也。林喬

蔭說同。《說文·木部》云：「槩，抗斗斛。」抗，平也。《韓非

子·外儲說左》云：「槩者，平量者也。」《玉燭寶典》引《月令

章句》云：「概，直木也，所以平斗斛也。」《月令》鄭注，《呂氏

春秋·仲春紀》、《淮南子·時則訓》高注，義並同。稅當讀

爲脫。《說文·手部》云：「挽，解脫也。」謂以槩平斗斛，所實

米粟，適平其屑，無復有隨槩而解落者也。注鄭司農云

令百姓得以量而不租稅」者，此釋槩爲量，稅爲租稅。後鄭

《曲禮》注云：「槩，量也。」賈疏云：「按《鄭志》：趙商問：『桌

氏爲量，槩而不稅，《廩人職》有稅何？』答曰：『官量不稅。』

若然，此官量鎮在市司，所以勘當諸廩之量器以取平，非是

尋常所用，故不稅。彼廩人所稅，在肆常用者也。」案：據賈

引《鄭志》，則後鄭亦以稅爲租稅，故此注直引先鄭，不復增

釋，然非經義也。其銘曰：「時文思索，允臻其

極。銘，刻之也。時，是也。允，信也。臻，至也。極，中

也。言是文德之君，思求可以爲民立法者，而作此量，信至

於道之中。【疏】「其銘曰」者，以下言鑄量既成，而繫以銘

也。注云「銘，刻之也」者，《國語·晉語》韋注云：「刻器

曰銘。」賈疏云：「刻之者，正謂在模上刻之，非謂在器乃刻。

今之鍾鼎爲文亦爾。」云「時，是也，允，信也，臻，至也」者，並

《爾雅·釋詁》文。王引之云：「允猶用也，言用臻其極也。

鄭義未安。案：王說亦通。云「極，中也」者，《天官·敘官》

注同。云「言是文德之君，思求可以爲民立法者，而作此量，

信至於道之中」者，《釋文》云：「索，求也。」故注亦訓爲思求。

《荀子·大略篇》云：「能思索謂之能慮。」《左傳》定四年，孔

疏謂鄭以索爲法，非也。嘉量既成，以觀四國。以觀

示四方，使放象之。【疏】嘉量既成者，《漢書·律曆志》顏注云：「嘉，善也。」又引張晏云：「量知多少，故曰嘉。」方矩云嘉量，即《夏書》所謂和鈞也。此器兼律度量衡，方尺深尺則度也，實一鬴則量也，重一鈞則衡也，聲中黃鍾之宮則律也。內方外圓，則方圓冪積，少廣旁要之理，該而具也。

注云，以觀示四方，使放象之者，《爾雅·釋言》云：「觀，示也。」言以此嘉量頒示四方邦國，令無不協同，即大行人同度量之事也。永啓厥後，茲器維則。「永，長也。厥，其也。茲，此也。又長啓道其子孫，使法則此器長用之。」

【疏】注云，永，長也者，《爾雅·釋言》云：「厥，其也」者，

《爾雅·釋言》文。云「茲，此也」者，亦《釋言》文。云「又長

啓道其子孫，使法則此器長用之」者，《廣雅·釋詁》云：「啓，

開也。」《國語·楚語》云：「道，開也。」故鄭訓啓爲道。又《爾

雅·釋詁》云：「則，法也。」言以此嘉量垂之子孫，教訓啓道

之，使長遵用，守爲法則也。凡鑄金之狀，故書狀作壯，

杜子春云：「當爲狀，謂鑄金之形狀。」【疏】凡鑄金之狀

者，《說文·金部》云：「鑄，銷金也。」此通論攻金諸工鑄冶之

度，以桌氏爲量改煎之法最詳，故綴於此也。注云，故

書狀作壯，杜子春云當爲狀者，段玉裁云：「此亦聲之誤。」

徐養原云：「狀壯亦形之誤。」王逸《楚詞·敘》云：「又以壯

爲狀，義多乖異。」與此相類。云，謂鑄金之形狀者，《說

文·大部》云：「狀，大形也。」引申爲凡物之形狀。此銷鑄金

樸，亦宜察其形狀也。金與錫，黑濁之氣竭，黃白

次之；黃白之氣竭，青白次之；青白之氣竭，

青氣次之；然後可鑄也。消涑金錫精麤之候。

【疏】金與錫黑濁之氣竭，黃白次之者，凡金樸改煎之，所含麤質，得熱則化爲氣而上騰，其色有此數等也。注云

「消涑金錫精麤之候」者，消涑金錫，久則濁滓淨盡，而質彌精，故視其煙氣以爲候也。

段氏闕。【疏】段氏者，《說文·爰部》云：「段，椎

物也。」又《金部》云：「鍛，小冶也。」凡鑄金爲器，必椎擊之，

故工謂之段氏。鍛，則所用椎段之具也。上文云，段氏爲鑄

器，蓋凡農器之有金者，皆此工爲之。段，兩人段借作

「鍛」。《醢人》注云，鍛，鑄，亦卽此。

## 周禮正義卷七十九

### 函人爲甲，犀甲七屬，兕甲六屬，合甲

五屬。屬讀如灌注之注，謂上旅下旅札續之數也。革堅者札長。鄭司農云：「合甲，削革裏肉，但取其表，合以爲甲。」【疏】「函人爲甲」者，亦以所作之器名工也。《孟子·公孫丑》篇亦有函人，趙注云：「函，甲也。」詳《夏官·敘官》疏。云「犀甲七屬，兕甲六屬」者，《說文·牛部》云：「犀，南徼外牛，一角在鼻，一角在頂，似豕。」《豳部》云：「豳，如野牛而青，重文兕，古文从儿。」《爾雅·釋獸》云：「犀似豕，兕似牛。」郭注云：「犀形似水牛，豬頭，大腹，庫脚，脚有三蹠，黑色。三角，一在頂上，一在額上，一在鼻上。鼻上者，卽食角也，小而不櫛。好食棘。亦有一角者。兕一角，青色，重千斤。」《國語·晉語》云：「唐叔射兕於徒林，殪，以爲大甲。」又《越語》云：「衣水犀之甲」，韋注云：「犀形似象而大。今徼外所送，有山犀，有水犀。水犀之皮有珠甲，山犀則無。」《一切經音義》引《南州異物志》云：

「兕角長二尺餘，其皮堅，可爲鎧甲。」七屬，六屬，甲每旅連屬之數也。云「合甲五屬」者，江永云：「犀甲、兕甲皆單而不合。合甲則一甲有兩甲之力，費多工多而價重。」論讓案：《荀子·儒效篇》云「定三革」，楊注云：「三革，犀也，兕也，牛也。」亦引此經三種甲。疑楊倞卽以合甲爲牛革所爲。今攷牛革雖亦可爲甲，然甲材究以犀兕爲最善。此三甲以合甲爲尤堅，當亦以犀兕爲之，但材良而工精耳，非別用他革也。《荀子·議兵篇》注又說楚人以鮫魚皮爲甲，則非恒制也。

注云「屬讀如灌注之注」者，《匠人》「水屬不理孫」，注亦云「屬讀如注」。《司服》賈疏引《鄭志》釋《左傳》「韎韁之跗注」，以跗爲幅，注爲屬，謂以韎韁幅如布帛之幅，而連屬以爲衣。此屬讀如注，義亦與彼同。段玉裁云：「屬者，連屬附著之義。讀如注者，重言之也。」云「謂上旅下旅札續之數也」者，賈疏云：「謂上旅下旅皆有札續。一葉爲一札，上旅之中，續札七節，六節，五節，下旅之中亦有此節，故云札續之數也。」惠士奇云：「《大玄·玄梘》曰：『比札爲甲。』比猶屬也。凡皮皆曰札。《淮南子·齊俗訓》『羊裘解札』，言裘敝也。合爲屬，散爲解。」案：惠說是也。惠又據成十六年《左傳》「養由基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呂氏春秋·愛士篇》「晉惠公之右路石奮投而擊

繆公之甲，中之者已六札矣」，未徹者特一札耳，謂古甲皆七札，亦塙。《韓詩外傳》及《列女傳》說齊景公、晉平公射事，並云穿七札，足與《左傳》、《呂覽》互證。但札與屬不同制，革片謂之札，爲甲則以組帛綴屬之，所謂組甲被練也。《左傳》所云七札者，甲內外層厚薄複疊之數。此經云七屬、六屬、五屬者，札上下層長短連屬之數也。云「革堅者札長」者，釋兕甲、犀甲，合甲屬數遞減之義。江永云：「甲續札爲之，節節相續，則一札而表裏有兩重。不甚堅者，續欲密，札稍短而多，堅則可稍長而少也。如第一札之半，第二札續之，第二札之半，第三札續之，則第三札之上端，當第一札之盡處，故一札有兩重。惠士奇云：《荀子·議兵》曰：『魏氏武卒衣三屬之甲。』《漢·刑法志》注如淳謂上身一，髀一，蹠一。蘇林謂兜鍪、盆領、髀一爲三屬。」<sup>①</sup>兜鍪，胄也。以胄爲甲固非，以蹠爲甲尤非。上旅甲，下旅裳，甲裳三屬，其甲更長於合甲矣，革之最堅者歟？」案：江、惠說是也。《荀子》甲屬與此經義同。若如如，蘇說，則此經云七屬、六屬、五屬，甲裳上下旅之外，不得有屬數如此之多，足明其非也。鄭司農云：合甲，削革裏肉，但取其表合以爲甲者，戴震云：合之爲言取重堅相并。惠士奇云：革裏肉者，革之敗歲，去之則材良，所

謂視其裏而易，則材更也。《戰國策·燕策》：「燕王思欲報齊，身自削甲札，妻白組甲緋。」削甲札者，司農所謂削其裏而取其表也。《管子·小匡》：「輕罪入蘭盾、韜革、二戟。」注云：「韜革，重革，當心著之可以禦矢。」韜省爲合，古今文。韜猶堅也。《荀子·議兵》曰：「楚人鮫革犀兕以爲甲。」<sup>②</sup>韜如金石。楊注云：「韜，堅貌。」武億云：「韜卽合，」《士喪禮》注云「古文韜爲合」也。然則合或從韜，或從革，均一字耳。兩人「合」，從古文。《管子》及《荀子》「韜」，從今文。「犀甲壽百年，兕甲壽二百年，合甲壽二百年。」革堅者又支久。【疏】注云「革堅者又支久」者，家上注「革堅者札長」爲文，故云又支久也。凡爲甲，必先爲容，服者之形容也。鄭司農云：「容謂象式。」

【疏】注云「服者之形容也」者，《說文·頁部》云：「頌，兒也。容，頌之借字。」賈疏云：「凡造衣甲，須稱形大小長短而爲之，故爲人之形容，乃制革也。」江永云：「甲片片而爲

① 渾原訛，裨，據楚本改。

② 原爲誤重，據《荀子·議兵篇》刪。

之，非若裁衣之易，故必爲人身之形容，而後裁制之。<sup>①</sup>爲甲甚多，其容亦當有大小長短，服時以身合之，非先擬一人之身，而後制甲爲此人服也。鄭司農云：「容謂象式」者，此直謂甲之通式，不爲人之形容，說與後鄭微異。然後制

革。裁制札之廣袤。【疏】然後制革「者，以下明制甲之尺度也。」注云：「裁制札之廣袤」者，《說文·刀部》云：

「制，裁也。」《衣部》云：「裁，制衣也。」制甲與制衣相似，故亦言裁制。《淮南子·兵略訓》云：「制革爲甲。制卽割也。」賈疏云：「節數已定，更觀人之形容，長大則札長廣，短小則札短狹，故云裁制札之廣袤。廣卽據橫而言，袤卽

據上下而說也。權其上旅與其下旅，而重若一，

鄭司農云：「上旅謂要以上，下旅謂要以下。」【疏】「權其上旅與其下旅，而重若一」者，此權甲之輕重也。戴震云：

「合言之，上旅下旅通謂之甲。分言之，上旅謂之甲，又名爲盤領；下旅謂之髀禪。甲之札有七屬、六屬、五屬，髀禪之札屬與甲等。」案：戴說本蘇林《漢書注》。江永云：「甲自要半上下相等，故權之而重若一。」注鄭司農云：「上

旅謂要以上，下旅謂要以下」者，《說文·臼部》云：「要，身中也。」甲與衣同，亦上衣下裳。《左》宣十二年，晉楚戰于

郟，傳云：「趙旃棄車而走林，屈蕩搏之，得其甲裳。」杜注云：「下曰裳。」賈疏云：「上旅謂衣也，下旅謂裳也。」呂飛鵬云：「先鄭以要釋旅，旅當爲脅。」《說文》：「呂，脅骨也。」篆文从肉从旅。要以上，要以下，猶言脅以上，脅以下也。經文蓋省脅作旅，疏訓旅爲衆，非。案：呂說是也。江永說亦同。以其長爲之圍。圍謂札要廣厚。【疏】「以

其長爲之圍」者，此度甲之要圍也。江永云：「以其長爲之圍，文承權其上旅下旅之後，必通計上旅下旅之長。蓋甲裳當下蔽脛及跗。中人長八尺，自肩及跗，約六尺五六寸，計上旅下旅，正合人身之要圍。」又云：「深衣裳計要半下七尺二寸者，彼禮服欲寬博，又有帶束之。甲欲貼身緊束，故要圍當殺數寸。」案：江說是也。戴震說同。賈疏謂止取一旅之長，則圍必太小而與甲不稱，不可從。注云

「圍謂札要廣厚」者，長謂甲旅札上下之直度，故圍卽指上下旅之間要圍之橫度也。凡甲鍛不摯則不堅，已

敝則橈。鄭司農云：「鍛，鍛革也。摯謂質也。鍛革大孰，則革敝無強，曲橈也。」玄謂摯之言致。【疏】凡甲鍛

①「後」原說「從」，據楚本改。

不摯則不堅」者，此記治甲之法。

注鄭司農云：「鍛，鍛革也。」

《廣雅·釋詁》云：「鍛，椎也。」《韓非子·外儲說左篇》云：「椎鍛者，所以平不夷也。」案：鍛，段之借字。

此與段氏之段義略同，謂椎擊皮革使純孰也。《喪服》記斬衰冠，《深衣》注說衣布，並有鍛。此鍛革與鍛布事同。云

「摯謂質也」者，摯質字通。《左》昭十七年傳「少皞摯」，《周書·嘗麥》篇摯作「質」，是其證。《論語·雍也》皇疏云：

「質，實也。」鍛不摯亦謂鍛之不實，故不堅也。云：「鍛革大孰則革敝無強，曲撓也。」者，《說文·木部》云：「撓，曲木也。」引申之，凡物曲弱並謂之撓。《廣雅·釋詁》云：「撓，

曲也。」治革鍛過其度，則革理傷敝，故曲弱不強韌也。《御覽·兵部》引此注作「撓曲也」，亦通。云：「玄謂摯之言致」

者，《弓人》注同。此以聲類爲訓也。致即今緻字，詳《大司徒疏》。鍛不摯，謂椎鍛不精緻也。凡察革之道，

眡其鑽空，欲其窻也；鄭司農云：「窻，小孔貌。窻讀爲『宛彼北林』之宛。」

《疏》「凡察革之道」者，以下記相甲之法。云：「眡其鑽空，欲其窻也」者，《說文·金部》云：

「鑽，所以穿也。」又《穴部》云：「空，竅也。」鑽空，謂以組縷綴甲所穿之空竅，《燕策》所謂「組甲緝」，是穿甲用組之事。

惠士奇云：「《左》襄三年傳『組甲三百，被練三千』，孔疏引

賈逵注：「組甲，以組綴甲。被練，帛也，以帛綴甲。」而有盈窻半任力，盡任力之說。其說本於《呂氏春秋·去尤》篇

云：「邾之故法爲甲裳以帛。公息忌謂邾君曰：『不若以組。凡甲之所以爲固者，以滿窻也。今窻滿矣，而任力者

半耳。且組則不然，窻滿則盡任力矣。邾君以爲然。』然則察革之道，先視其窻，窻大則難盈，故任力半；窻小則易

滿，故任力全。合甲者，任力全之謂也。而組練實爲之助焉，故曰隨繩而斷，因鑽而縫。窻者鑽空，所謂視其鑽空而

窻，則革堅者以此，合甲之堅亦以此。」注鄭司農云「窻，小孔貌」者，《說文·穴部》云：「宛，屈艸自覆也。重

文窻，宛或从心。」《詩·小雅·小宛》，毛傳云：「宛，小貌。」是窻有小義也。空孔古今語。云：「窻讀爲宛彼北林之

宛」者，段玉裁改「爲」爲「如」云：「此擬其音也。今本作『讀爲』，誤。」案：段校是也。宛彼北林，《詩·秦風·晨

風》文。今《毛詩》「宛」作「鬱」。此所引蓋出三家《詩》。宛鬱古通用，《內則》：「兔爲宛脾。」鄭注云：「宛或作鬱。依先

鄭說，則窻宛非一字，與許說異。眡其裏，欲其易也；無敗歲也。」

《疏》「眡其裏，欲其易也」者，戴震云：「易，治也。治除革裏敗歲，犀甲兕甲皆然，若合甲，則用功

尤多，但存其表，詒讓案：「弓人，冬析幹則易」，注謂理滑致。此易亦謂革裏滑致也。

注云：無敗歲也者，

《釋文》云：「歲，本或作穢。」案：穢即歲之俗，詳《蜡氏》疏。

《文選·西都賦》李注引《字書》云：「穢，不潔清也。」

革有敗歲者，即前注云「革裏肉」是也。眡其朕，欲其

直也；鄭司農云：「朕謂革制。」【疏】「眡其朕，欲其直

也者，江永云：「甲縫欲正直，不可斜枉。」《深衣篇》：「負

繩及踝以應直。」深衣背縫直中繩，此縫甲亦欲如是也。

注鄭司農云：「朕謂革制者，據下制善爲釋，謂裁制革之

縫也。」江永云：「朕爲目縫，則朕謂甲之縫也。」戴震云：

「舟之縫理曰朕，故札續之縫亦謂之朕。」囊之，欲其約

也；鄭司農云：「謂卷置囊中也。」《春秋傳》曰：「囊甲而

見子南。」【疏】「囊之欲其約也者，《廣雅·釋詁》云：

「約，少也。」謂卷束藏之囊中，約少易持載也。」注鄭司

農云：「囊謂卷置囊中也者，武億云：「甲衣謂之囊。」檀

弓「赴車不載囊鞬」，注：「囊，甲衣。」《樂記》「鍵囊」，注：

「兵甲之衣曰囊。」《少儀》「袒囊」，注：「毀鎧衣也。」《呂氏

春秋·悔過篇》：「囊甲束兵。」引《春秋傳》者，證甲之有

囊也。賈疏云：「按昭元年傳，鄭公孫黑與子南爭，徐吾犯

之妹，適子南氏，子皙怒，既而囊甲而見子南，欲殺之。彼以衣裏著甲謂之囊，此以甲衣藏甲爲囊，相似，故引以爲證也。舉而眡之，欲其豐也；豐，大。【疏】注云：「豐

大者，《易象》下傳文。《矢人》、《弓人》注並同。」衣之，

欲其無齟也。鄭司農云：「齟謂如齒齟。」【疏】注鄭司

農云：「齟謂如齒齟者，王聘珍云：『方言云：「齟，怒也。」』

郭注云：「言嚙齒也。」《說文》云：「齟，齒相切也。」欲其無

齟也者，謂札葉不欲其相摩切，如人之怒而切齒也。」案：

王說是也。賈疏謂人之齒齟前卻不齊，札葉參差，與齒齟

相似，非經注之義。眡其鑽空而窓，則革堅也；

眡其裏而易，則材更也；眡其朕而直，則制

善也；囊之而約，則周也；舉之而豐，則明

也；衣之無齟，則變也。周，密致也。明，有光耀

鄭司農云：「更，善也。變，隨人身便利。」【疏】「眡其鑽空

而窓，則革堅也者，此下總論察革六事備具之善。」注

云：「周，密致也者，說文·口部云：「周，密也。」白虎通

義·號篇云：「周者，至也，密也。」致亦即緻字。云：「明有

光耀者，《賈子·道德說》云：「光輝之謂明。」鄭司農云

「更，善也」者，俞樾云：「更之爲善，猶易之爲善也。」周



易·繫辭傳：「辭有險易。」《釋文》引京房曰：「易，善也。」易與更同義。變謂之更，亦謂之易，善謂之易，亦謂之更；正占訓之展轉相通者。案：俞說是也。云「變，隨人身便利者，謂隨人屈申不變悟也。」

### 鮑人之事

鮑，故書或作「鞞」。鄭司農云：「《蒼頡篇》有鮑鞞。」《疏》：「鮑人之事」者，以事名工也。事謂柔治韋革之事。注云：「鮑故書或作鞞，鄭司農云，《蒼頡篇》有鞞鞞」者，《總敘》注義同。鞞字當爲度，並詳《總敘》。

疏：望而眡之，欲其茶白也；韋革，遠視之，當如茅莠之色。【疏】注云：「韋革遠視之，當如茅莠之色」者，此亦注用今字作「視」也。賈疏云：「此官主革，不主韋，韋自韋氏爲之。鄭云韋革者，夾句而言耳。」詒讓案：《地官·敘官》注云：「茶，茅莠。」莠者，秀之借字。《毛詩·鄭風·出其東門》傳云：「茶，英茶也。」鄭箋云：「茶，茅莠。」孔疏云：「英是白貌。茅之秀者，其穗色白。」又《國語·吳語》云：「皆白裳，白旂，素甲，白羽之矰，望之如荼。」蓋韋革色貴白，遠視之與茅華色同，故經云茶白也。互詳《地官·疏》。

進而握之，欲其柔而滑也；謂親手煩擗之。

【疏】「進而握之」者，此下當有「引而信之，欲其直也」八字，誤錯著於後，詳後疏。注云：「謂親手煩擗之」者，

《毛詩·周南·葛覃》：「薄汚我私」，傳云：「汚，煩也。」鄭箋云：「煩，煩擗之，用功深。彼《釋文》引阮孝緒《字略》云：「煩擗猶撻撻也。」案：煩擗，撻撻並用兩手上下摩揉之謂。」

《說文·手部》云：「握，搯持也。」謂持革煩擗之。卷而搏之，欲其無地也；鄭司農云：「卷讀爲『可卷而懷之』之卷，搏讀爲『縛』如瑱之縛。謂卷縛韋革也。地讀爲『既建而地之』之地。無地，謂革不韞。」【疏】注鄭司農云：「卷讀爲『可卷而懷之』之卷」者，段玉裁云：「卷與《論語》卷懷義同。」云「搏讀爲『縛』如瑱之縛」者，此易其字也。縛一如瑱，《左》昭二十六年傳文。《釋文》云：「瑱，本或作顛。段玉裁、阮元並以顛爲瑱之誤，是也。」《說文·玉部·瑱，重文，云：「瑱或从耳」。云「謂卷縛韋革也」者，《左傳》杜注云：「縛，卷也。」段玉裁云：「易搏爲縛，縛謂卷之緊也。」云「地讀爲既建而地之之地」者，此引《總敘》文，「地」下多「之」字。段玉裁云：「謂與既建而地之義同，謂不寒也。」云「無地謂革不韞者，韞字，唐以前字書未見，類篇·韋部始有此字，云『柔革平均也』。案：《釋文》音勸，

疑卽虧之俗。《小爾雅·廣言》云：「虧，損也。」不虧蓋謂革不縮而減損，則卷之無地邪不正之患。《類篇》蓋本此注而失其義。

**砥其著，欲其淺也；**鄭司農云：「謂郭

韋革之札入韋革，淺緣其邊也。」玄謂韋革調善者鋪著之，

雖厚如薄然。【疏】砥其著，欲其淺也者，江水云：「言

縫合兩皮相著之處，欲淺狹。若太深廣，則革爲厚邊縫皮起，而革不信。」

注鄭司農云：「謂郭韋革之札入韋革，淺

緣其邊也」者，郭廓聲類同。《淮南子·道應訓》云：「譬之

猶廓革者也，廓之大則大矣，裂之道也。」方言云：「張小

使大謂之廓。此注言張郭皮革使極伸，則其札之邊緣接入

相連著者，乃淺而不厚也。先鄭此說深得經意，後鄭破之，

非也。云「玄謂革革調善者鋪著之，雖厚如薄然」者，此訓

著爲鋪著，與先鄭異。《廣雅·釋詁》云：「鋪，陳也。調，

和也。」謂革和與則不暴起，其鋪著之時，雖厚亦如薄也。

**察其線，欲其藏也。**故書線或作綜。杜子春云：「綜

當爲糸旁泉，讀爲納，謂縫革之縷。」【疏】注云：故書線或

作綜，杜子春云：綜當爲糸旁泉，讀爲納者，段玉裁云：

「泉宗篆相似，正其形之誤，當爲線，而後說線卽納字，蓋子

春時多用納字也。《說文》綫爲小篆，綫與納同也。線爲古

文，謂《縫人》及《考工》故書也。晉灼注《漢書·功臣表》

云：「綫，古線字。」則晉時綫爲古字，線爲今字，與許時互

易。徐養原云：「晉世專行線字，故反以綫爲古字，至今猶

然。《說文》有綫無納。然子春不讀爲綫而讀爲納，則綫字

在後漢已不行矣。」云：謂縫革之縷者，《縫人》先鄭注云：

「線，縷也。革欲其茶白而疾澣之，則堅；鄭司農

云：「韋革不欲久居水中。」【疏】「革欲其茶白而疾澣之，

則堅」者，申論上文五者之義。《說文·水部》云：「澣，濯

衣垢也。澣卽澣之俗。制革必澣之者，所以去其不潔，猶

布帛之有鍛濯灰治也。色既茶白而澣之又疾，則不潔去而

無傷其朋，故堅也。注鄭司農云：「韋革不欲久居水中，

者，韋革久漸漬水中，則敝而損其堅，故澣之欲疾。欲其

柔滑而脛脂之，則需；故書需作制。鄭司農云：

「脛讀如『沾渥』之渥，制讀爲『柔需』之需。謂厚脂之韋革

柔需。」【疏】欲其柔滑而脛脂之，則需者，需當作「更」。

柔滑者，治革之精；然恐其枯燥而坼，故又以脂潤之，以助

其輒也。戴震云：「蓋革宜柔，柔則利於屈伸而能久。」

注云：故書需作制者，段玉裁校改經注及《釋文》需爲

製，制爲製，云：「《釋文》：『需，人充反。制，而髓反，又人

究反。『蓋作音義時，字未誤也。』古音奐聲在元寒桓部，需聲在侯部。陸氏在唐初，尚未誤，自後乃奐需互譌，延及經傳。『大祝』『揅祭』、①『軛人』『契奐』及此皆是也。唐初契奐已誤爲需，故陸有須音。揅祭及此經未誤，故反以而泉，人究。徐養原云：『考說文，从奐从需在同部者，如臚臙、儒臙、濡臙、婦臙、婦臙，皆截然兩字。其从奐从需而爲一字者，如臙之作臙，臙之作臙，皆不見於說文，其誤明矣。』《五經文字·刀部》：『割，柔奐之奐，見《考工記》注。』割字誤而奐字不誤。《集韻·二十八獮》：『割或作割。』則割之本當从奐，信而有徵。但割字《說文》亦不載。奐字注云：『稍前大也，讀若畏臙。』疑故書本借用臙字，後譌爲割耳。《易·需卦》釋文云：『從兩重而者，非。』是需字或作『需』，與臙字形相似。《隸釋·魯峻碑》：『學爲臙宗』，以臙爲儒，則漢時已誤矣。《說文》需臙俱從而聲，似二字聲類相近，或可通。案：段、徐說是也。《說文·豐部》云：『豐，柔臙也，讀若臙。』《戶部》云：『反，柔皮也。』此臙與豐反聲義並同。據《釋文》，則陸時經注字已誤，而音讀相傳未誤，當據校正。鄭司農云：『臙讀如沾渥之渥者，段玉裁云：『此擬其音，而義可知也。』《說文》不收臙字者，蓋其字因脂從肉旁，而亦從肉，實則用渥足以包之也。沾，今之添字。』案：

段說是也。《說文·水部》云：『渥，濡也。』沾渥與需渥同。云：『割讀爲柔需之需者，亦當從段校，改割爲割，需並爲臐。』此改其字又釋其義也。柔需猶司几筵注之『柔需』，《詩·大雅·桑柔》箋之『柔需』，並臙臙之譌文。一切經音義引《詩》云：『臙，弱也。』物柔曰臙。云：『謂厚脂之韋革柔需者，需亦當作臙。』此釋臙脂之則需之義。《廣雅·釋詁》云：『渥，厚也。』段玉裁云：『臙之言厚也，脂之猶《詩》言膏之。』案：段說亦是也。《梓人》注云：『脂，牛羊屬。膏，豕屬。』此散文通言，脂膏皆可以柔韋革，不定用牛羊脂也。引而信之，欲其直也。信之而直，則取材正也；信之而枉，則是一方緩、一方急也。若苟一方緩、一方急，則及其用之也，必自其急者先裂。若苟自急者先裂，則是以博爲幘也。鄭司農云：『幘讀爲翦，謂以廣爲狹也。』玄謂翦者，如僂淺之僂，或者讀爲羊豬彘之彘。②

【疏】『引而信之，欲其直也』者，王引之云：『此皆先列其

① 「揅」原訛「揅」，據楚本改。  
② 或「原」在「爲」下，據楚本乙。

目，後乃一一申言之。不應「引而信之」二句不見於前，而見於後，蓋本在「進而握之欲其柔而滑也」下，寫者錯亂耳。案：王說是也。信與伸同。云「信之而直，則取材正也」者，取材正，謂革裁斷之成札，腠理齊正而不邪絕，其伸之乃得直也。云「信之而枉，則是一方緩一方急也」者，革不直者，郭之必不均，故一方緩一方急。云「必自其急者先裂者」，說苑·敬慎篇云：「革剛則裂。急則必剛，故先裂也。」

注鄭司農云：「棧讀爲剪者，棧剪聲近假借字。」

《既夕禮·緇剪》，注云：「今文剪作淺。」賈疏云：「剪亦是狹小之意。」云「謂以廣爲狹也者，訓棧爲狹也。革札以廣爲貴，若有坼裂，則廣者反成狹矣。」云「玄謂剪者如淺之淺，或者讀爲羊豬淺之淺者」，釋文云：「沈云：『馬融音淺，下實爲殘，與《周易》淺之字同，亦音素干反，不知其義。』或云：『字則如沈釋，而羊豬淺之語，未見出處。』俗謂羊豬脂爲刪，音素干反，豈取此乎？」案：《周禮》注殘餘字，本多作淺，宜依殘音。」王引之云：「馬音是也。古人多以博與淺相對爲文。」《草書治要》引曾子·脩身篇曰：「君子博學而淺守之。」《管子·八觀篇》曰：「彼野悉辟而民無積者，國地小而食地淺也。田半墾而民有餘食而粟米多者，國地大而食地博也。」《荀子·脩身篇》曰：「多聞曰

博，小聞曰淺。」非相篇曰：「君子博而能容淺，粹而能容雜。」《儒效篇》曰：「以淺持博，以古持今，以一持萬。」《禮論篇》曰：「博之淺之。」《呂氏春秋·執一》篇曰：「駢猶淺言之也，博言之，豈獨齊國之政哉！」《賈子·容經》篇曰：「人主大淺則知聞，大博則業厭。」《淮南·說山》篇曰：「所受者小，則所見者淺，所受者大，則所照者博。」皆是也。棧乃淺之假借耳。」段玉裁云：「司農易棧爲剪，說其義曰狹。鄭君恐人不知剪意，申明之曰此剪音義如詩：『淺淺之淺。』淺，淺也，見《毛詩·小戎》傳，『淺淺者，狹意也。』又云或者讀爲羊豬淺之淺者，此鄭君博異說也。案：『淺淺之義，王、段所說是也。羊豬淺之淺，以沈重所說推之，蓋與干讀殘同。《文選·七命》『髦殘象白』，李注云：『殘白，蓋煮肉之異名也。崔駰《博徒論》云：『燕隴羊殘。』此羊豬淺，疑即羊殘字。蓋漢時俗語謂煮羊豬肉爲殘。又凡經典言殘餘者，正字當作『綱』。《說文·占部》云：『綱，禽獸所食餘也。』則羊豬所食之餘，亦得謂之殘。未審後鄭塙指何物。下氏似亦用殘餘義。《易·賁》：『束帛淺淺。』釋文：『載子夏傳本，亦作殘殘。』故云與《周易》淺淺之字同。陸謂《周禮》注殘餘字作淺者，見《稿人》注。以博爲淺者，謂破廣爲狹；以博爲淺者，謂破整爲殘。後鄭讀少異，而義

不甚相遠。賈疏謂淺義同，非也。<sup>①</sup>卷而搏之而不

迪，則厚薄序也；序，舒也。謂其革均也。【疏】「則

厚薄序也」者，序，前經例用古字並作，敍，此作「序」，疑經記字例之異。注云：「序，舒也」者，《毛詩·大雅·常

武》傳云：「舒，序也。」是序舒可互訓。云：「謂其革均也」者，革均則無偏厚偏薄之處，故均平而不迪。眡其著而

淺，則革信也；信，無縮緩。【疏】注云「信無縮緩」

者，信亦伸字。《廣雅·釋詁》云：「伸，展也，直也。」革展之直，則平而無縮，急而不緩。察其線而藏，則雖敝

不甌。甌，故書或作鄰。鄭司農云：「鄰讀爲「磨而不

磷」之磷。謂韋革縫縷沒藏於韋革中，則雖敝，縷不傷也。」

【疏】察其線而藏，則雖敝不甌者，《釋文》云：「甌或作

鄰。」案：或本蓋涉注疊故書而誤。注云「甌故書或作

鄰，鄭司農云：「鄰讀爲磨而不磷之磷」者，磨而不磷，《論

語·陽貨》篇文。段玉裁云：「甌與磷同，瓦石皆磨甌之物

也。鄰者，古文假借字。」徐養原云：「甌磷俱不見於《說

文》，故書借用鄰字。《輪人》「不甌於鑿」，《釋文》：「甌，本

又作鄰。」是不特故書爲然矣。云：「謂韋革縫縷沒藏於韋革

中，則雖敝縷不傷也」者，《輪人》注云：「甌亦敝也。」此謂

線縷深藏於韋革中，則磨甌不能及，故革雖敝，其線終不傷而斷也。

鞞人爲皐陶，鄭司農云：「鞞，書或爲鞫。皐陶，

鼓木也。」玄謂鞫者，以皐陶名官也。鞫則陶，字從革。

【疏】「鞞人爲皐陶」者，亦以事名工也。《祭統》注釋鞞爲

鞞磔皮革，明此工主治革以冒鼓，又兼爲鼓木。《祭統》鞞

作「鞞」，以爲甲吏者，亦以鞞與函同爲攻皮之工，故通言不

別也。注鄭司農云「鞞書或爲鞫」者，徐養原云：「《說

文》無鞫字，《革部》鞫，或从韋作鞫。<sup>②</sup>篆文旬，與旬相似，

遂誤爲鞫。云「皐陶，鼓木也」者，謂鼓匡也。亦名鞞，《廣

雅·釋器》云：「鼓錄謂之柅。」鼓匡皆以木爲之，故柅字從

木。《史記·龜策傳》云：「殺牛取革，被鄭之桐。」《集解》

引徐廣云：「牛革桐爲鼓也。」則鼓木以桐爲之。程瑶田

云：「鼓木曰皐陶，蓋穹隆之形，雙聲疊韻字，與《莊周書》

「瓠落」義略同。又云：「皐陶卽鼓名。先鄭以爲鼓木，或

卽以木名其鼓。若但作鼓木，不應三鼓獨此鼓不見鼓名

① 「非也」，楚本作「未析」。

② 「鞫」原訛「鞫」，據《說文》改。

也。案：先鄭義當如程氏前說。後說謂皋陶鼓名，不爲無見，但與《鼓人》六鼓文並不合。六鼓「鞀鼓」，此後文作「皋鼓」，度已別見，此鼓又不宜與彼同名。竊疑皋陶當讀爲「鞀鼓」。鞀陶古音雖不同部，而合音最近，古可通用。《大司樂》有「鞀鼓、鞀鼓、路鼓」，則亦當有皋鼓矣。以下文推之，此鼓高度殺於中穹之徑，形較賁皋二鼓爲獨扁，則於搖播反擊爲宜。且皋鼓長尋有四尺，此鼓長六尺六寸，於率約倍半之較，亦正相應也。依賈、鄭義，下文爲晉鼓，於經亦無見文，抑或晉鼓與皋鼓度同而制異，亦未可知。要鼓鼓同用革，其爲一工所爲，固無可疑。首舉鼓制者，先小而後以次及大也。此雖臆測，而於義似得通，謹附著以備一解。云「玄謂鞀者，以皋陶名官也」者，此姑依或本說之也。後鄭雖不從作鞀之本，而謂若作鞀人，則是以皋陶名官。凡故書鄭所不從，亦間有釋其義者。賈疏謂後鄭謂鞀人爲皋陶，不取鞀字爲官名，失其指矣。《大射儀》注引此職作「鼓人」，則通稱也。云「鞀則陶字從革」者，「則」即「古通用」。謂若作鞀，則當與陶爲一，但變從自爲從革，字則同也。段玉裁云：「鄭君釋鞀字曰从革从陶省，爲皋陶，故官名鞀也。陶省亦聲也。《壺涿氏》有炮土之鼓，《明堂位》有土鼓，蓋大古鼓腔用匏，後乃用木，鼓木曰皋陶。」長六尺

有六寸，左右端廣六寸，中尺，厚二寸，版中廣頭狹爲穹隆也。鄭司農云：「謂鼓木一判者，其兩端廣六寸，而其中中央廣尺也。如此乃得有腹。」【疏】「長六尺有六寸」者，徐養原云：「六尺六寸乃循鼓身之屈折計之，非兩面相距之直度也。下一鼓仿此。凡量曲物皆然。車人之末，弓人之弓，與皋陶同度，其量之亦同法。晉鼓兩面相距五尺七寸弱。」又云：「首節不言鼓面，與下二鼓同也，下二鼓不言版廣，與首節同也。皆互見也。言版廣而不言鼓面，則鼓之大小僅有虛率，而無實數；言鼓面而不言版廣，則鼓面雖得，而中徑不可知。」案：依鄭下注，則此六尺六寸者，爲緣版正弧曲之度，以中穹之度減之，爲弦直之數，即徐氏所謂兩面相距之度也。中圍廣而直距短，所謂大而短者。知此六尺六寸非鼓高直弦之度者，若以此爲鼓高，則校之中穹之度，止減三分寸之一，所差無多，穹與高幾等，於形未協。且車人爲末，底長尺有一寸，中直者三尺有三寸，上句者二尺有二寸，末身亦有句曲；而所謂六尺有六寸之長，正指緣身曲折之度。徐氏謂此與量末同法，塙不可易也。云「左右端廣六寸，中尺」者，易拔云：「謂鼓木之版。此鼓二十版，每版兩頭各廣六寸，其圍丈有二尺，而鼓面徑四尺矣。中尺，謂鼓版之中廣一尺，其圍二丈，其

鼓之中徑六尺六寸三分寸之二矣。此鼓之中徑，即所謂穹者三之一。『云厚三寸』者，徐養原云：『謂中段也。至兩端則漸薄。』案：徐說近是。周尺三寸，於今尺約一寸強。兩旁漸殺而薄，則足以發其聲而無痛鬱之患矣。注云

版中廣，頭狹，爲穹隆也者，鼓匡中必大於兩端，而後有聲，故其版必中廣頭狹，旬巾聯合之以爲匡也。穹隆者，高突上出之貌。《大玄·玄告》云「天穹隆而周乎下」是也。

鄭司農云：『謂鼓木，判者，其兩端廣六寸，而其中央廣尺也。』《說文·刀部》云：「判，分也。」《片部》云：「片，判木也。」版，片也。此一判，猶云一片、一版。鼓以二十版合爲一圓形，版又折爲三正，故有左右兩端及中也。云「如此乃得有腹也者」，謂頭狹則合之而斂，中廣則合之穹隆而侈，故得有腹也。穹者三之一，鄭司農云：「穹讀爲

『志無空邪』之空。謂鼓木腹穹隆者居鼓三之一也。」玄謂穹讀如「穹蒼」之穹。穹隆者居鼓面三分之一，則其鼓四尺者，版穹一尺三寸三分寸之一也。倍之爲二尺六寸三分寸之二，加鼓四尺，<sup>①</sup>穹之徑六尺六寸三分寸之二也。此鼓合二十版。【疏】穹者三之一者，明鼓匡隆起之度也。

注鄭司農云：『穹讀爲志無空邪之空者，惠棟云：《弟子職》云：「志無虛邪。」或古本虛作空，故讀从之。古穹與

空同，《文選》注引《韓詩·白駒》云「在彼穹谷」，薛君曰：『穹谷，深谷也。』今《詩》穹作空。段玉裁云：「司農云腹穹隆，則穹讀空而已，非易爲空字，今本作『讀爲』，誤也。」案：段說是也。云「謂鼓木腹穹隆者，居鼓三之一也」者，明穹即取穹隆之義。云「玄謂穹讀如穹蒼之穹者」，<sup>②</sup>此改先鄭之讀而不易其義也。爾雅·釋天云：「穹蒼，蒼天也。」《文選·古辭傷歌行》李注引李巡云：「仰視天形，穹隆而高，其色蒼蒼，故曰穹蒼。是穹蒼亦取穹隆義也。」云「穹隆者，居鼓面三分之一，則其鼓四尺者，版穹一尺三寸三分寸之一也」者，賈疏云：「此鄭所言，皆從二十版計之，乃得面四尺及穹之尺數。經既不言版數，知二十版者，此以上下相約可知。何者？此鼓言版之寬狹，不言面之尺數，下經「鼓皆言鼓四尺，不言版之寬狹，明皆有鼓四尺及鼓版之廣狹也。若然，下「鼓皆言鼓四尺，明此鼓亦四尺，據面而言。若然，鼓木兩頭廣六寸，面有四尺，二十版，六十二，長丈二尺，圍三徑一，是一丈二尺得面徑四尺矣。以此面四尺穹隆加三之一，三尺加一尺，其一尺者取九寸，

①「加」原訛「如」，據《周禮注疏》改。下同。

②下「穹」原訛「蒼」，據楚本改。

加三寸，其一寸者爲三分，取一分，并之得一尺三寸三分寸之一也。程瑶田云：「穹者，穹之一，注據鼓面四尺言之。穹言腹徑，與鼗鼓據中圍加三之一者不同。」徐養原云：「鼓雖不言鼓面，而記版廣之數特詳。知版廣之數，則左右端之口徑定矣。口徑即鼓面也。左右端廣六寸，中尺，以左右端之廣三分益二，即得中廣，然則口徑三分益二，亦必得中徑。由廣知徑，由徑知穹，其專計一廂何也？尺與六寸，一版之廣也，二十版兩兩相對，今祇就一版驗之，故其穹也亦祇得一廂數爾。」云二倍之爲一尺六寸三分寸之二，加鼓四尺，穹之徑六尺六寸三分寸之二也。穹出者，匊巾鼓身，欲求直徑，須合兩穹面計之，故必倍一尺六寸三分寸之一計之。得兩穹面之合數二尺六寸三分寸之二，再益以鼓平面之四尺，適得徑六尺六寸三分寸之二也。云「此鼓合二十版」者，江永云：「凡徑一者，不止圍三。祖沖之約率，徑七圍二十二。如鼓面徑四尺，則其圍十二尺五寸七分弱。以端廣六寸計，幾有二十一版，以中穹六尺六寸三分寸之二計之，則其圍二十尺九寸四分，亦幾有二十一版。蓋造鼓時，自有伸縮，以求密合。記不言版數，或用二十版，而稍加其六寸與一尺之度，或用二十一版，而稍減其六寸與一尺之度，皆可也。先儒習於徑一圍三之說，

未知有密率耳。」徐養原云：「中徑六尺六寸三分寸之二，合二十版，以割圓之法求之，每版一尺一分七釐有奇。言一尺者，舉成數也。凡圓物之有棱者，兩棱之間仍是平面，不可以圍周論也。占率固疏，或用密率，亦非。案：此依江說以圍徑求周密率推之，徑六尺六寸三分寸之二者，當周二丈九寸四分三釐七豪零。以二十版，每版廣尺，消去二丈，尚餘九寸四分三釐七豪零。以二十版分之，一版贏四分七釐一豪有零。依徐說二十版爲二十觚計之，則合二十版，共贏三寸四分強。二說不同，徐爲近是。要之每版所益無多，即可密合無隙，故鄭徑定爲二十版也。上二

正。鄭司農云：「謂兩頭一平，中央一平也。」玄謂三讀當爲參。正，直也。參直者，穹上一直，兩端又直，各居二尺二寸，不弧曲也。此鼓兩面，以六鼓差之，賈侍中云「晉鼓大而短」，近晉鼓也。以晉鼓鼓金奏。【疏】「上三正」者，此明鼓匡三折之形也。注鄭司農云「謂兩頭一平，中

央一平也」者，《楚辭·離騷》王注云：「正，平也。」謂鼓匡每版爲三折，每折之上，其版正平，故有兩頭及中央三平也。云「玄謂三讀當爲參」者，以經例凡分率參等字並作參，與紀數字作「三」別，故正其讀也。段玉裁云：「先、後



鄭讀異而說同。必易三爲參者，如《弓人》「爲之參均」之參，雖兩地一平，而各居二尺二寸，又各弦直也。異而同曰參。云「正，直也者，鬼谷子·摩篇云：『正者，直也。』」云「參直者，穹上一直，兩端又直，各居二尺二寸，不弧曲也」者，穹上一直，即先鄭所謂中央一平也。兩端又直，即先鄭所謂兩頭一平也。以六尺六寸之長，三折平分之，各得二尺二寸，無所贏縮。不弧曲，謂三正爲方折，不爲屈曲圓折之平弧形也。云「此鼓兩面」者，《說文·鼓部》云：「鼗鼓、晉鼓、皋鼓，皆兩面。」賈疏云：「下經二鼓言四尺之面，此經不言四尺之面，故言之，對發祭祀三鼓四面已下。」論讓案：言此鼓二面，明其與雷鼓八面、鼗鼓六面、路鼓四面不同，亦以定此鼓之當爲晉鼓也。云「以六鼓差之，賈侍中云晉鼓大而短，近晉鼓也」者，《後漢書·賈逵傳》云：「逵字景伯，扶風平陵人，作《周官解故》，永元八年爲侍中。此即解故說也。鄭據鼓人惟有六鼓，此鼓二面，既非雷、靈、路三鼓，而鼗鼓、皋鼓制度已見下文，明此當爲晉鼓。又以此鼓亦大而短，與賈說晉鼓相合，故因定之曰近晉鼓也。胡彥昇、徐養原並謂雷鼓、靈鼓、路鼓亦二面，與晉鼓同，此制兼四鼓。未知然否。詳《鼓人》疏。云「以晉鼓鼓金奏」者，賈疏云：「鼓人，文也。鼓長八尺，鼓

四尺，中圍加三之一，謂之鼗鼓。中圍加三之一者，加於面之圍以三分之一也。面四尺，其圍十二尺，加以三分之一，四尺，則中圍十六尺，徑五尺三寸三分寸之一也。今亦合二十版，則版穹六寸三分寸之二耳。大鼓謂之鼗，以鼗鼓鼓軍事。鄭司農云：「鼓四尺，謂革所蒙者廣四尺。【疏】鼓長八尺者，亦據緣版三正之長言之。其鼓高，弦直之度，亦當略減。經不著左右端中廣及穹數者，以有中國之數，可以互推也。不言厚三寸及上三正者，以與晉鼓同，亦文不具也。云「謂之鼗鼓」者，鼗，《釋文》作「賁」，云：「本或作鼗，又作鼗。」案：《鼓人》作「鼗」。《說文·鼓部》云：「大鼓謂之鼗，从鼓賁省聲。或作鼗。」賈即贛之省。《大司馬》經及《毛詩·大雅·靈臺》並作「賁」。惟「鼗」字，字書所無，疑有誤。注云「中圍加三之一者，加於面之圍以三分之一也」者，中圍據鼓腹言。面圍即鼓四尺之面也。云「面四尺，其圍十二尺，加以三分之一，四尺，則中圍十六尺，徑五尺三寸三分寸之一也」者，賈疏云：「添四面圍丈二尺爲十六尺，然後徑之，十五尺徑五尺，餘一尺，取九寸，徑三寸，取餘一寸者破爲三分，得一分。摠徑五尺三寸三分寸一。此言中圍加三之一，與上穹三之一者異。彼據一相之穹加面三之一，故兩相加二尺六

寸三分寸一；此則於面四尺摠加三分之一，則摠一尺三寸三分寸一。若然，此穹隆少校晉鼓一尺三寸三分寸之一，與彼穹隆異也。」江永云：「鼗鼓，依密率算之，中圍十六尺七寸六分。」戴震云：「密率，徑四尺者，圍十二尺五寸三分寸之一弱。」治讓案：若依密率，圍十六尺五寸三分寸之一弱，則徑當五尺一寸七分三釐零。若依鄭十六尺之圍算，則徑尤少。鄭依疏率約略計之，不甚密合也。程瑶田云：「言面四尺，其圍十二尺，加以三分一，四尺，則中圍十六尺。以二十版通之，兩端版廣六寸者，中圍版廣八寸也。」云「今亦合二十版，則版穹六寸三分寸之二耳」者，以中圍之徑，除去面四尺，餘一尺一寸三分寸之一；兩分之，則每面各穹出於面者六寸三分寸之二也。云「大鼓謂之鼗」者，《鼓人》注同。云「以鼗鼓鼓軍事」者，亦據《鼓人》文。鄭司農云「鼓四尺，謂革所蒙者廣四尺」者，謂鼓面也。凡擊鼓，必當革所蒙之兩面，故即謂之鼓，與《鼗氏》、《磬氏》名鍾磬當擊處爲鼓同義。先鄭恐與鼓匡之廣相淆，故特明之。爲臯鼓，長尋有四尺，鼓四尺，倨句磬折。以臯鼓鼓役事。磬折，中曲之，不參正也。中圍與鼗鼓同，以磬折爲異。【疏】「爲臯鼓」者，即《鼓人》之磬鼓也。臯，磬之借字。云「長尋有四尺」者，亦謂緣版句折之度。其弦

直之度亦當略減。不著中圍及所厚之度者，中圍與鼗鼓同，厚與晉鼓同，亦可互推也。注云，以臯鼓鼓役事

者，亦據《鼓人》文。云「磬折，中曲之，不參正也」者，謂中曲於鼓腰，爲鈍角，不如上晉鼓「正隆起而參直也」。云「中圍與鼗鼓同，以磬折爲異」者，鄭意此鼓與鼗鼓中圍同十六尺，亦合二十版，中穹六寸三分寸之二。惟鼗鼓與晉鼓同「正爲三折，此則磬折止一折，與彼異也」。案：《磬氏》爲磬云：「倨句一矩有半。」《車人》云：「半矩謂之宣，一宣有半謂之櫜，一櫜有半謂之柯，一柯有半謂之磬折。」二文不同。程瑶田云：「鄭解此倨句磬折，言中圍與鼗鼓同。依其說圖之，過乎《磬氏》磬折約三十度。」治讓案：「鼓異長而面同四尺，則鼗臯鼓雖異長，中圍同度無害也。」《車人》磬折，本爲「柯有半，與《磬氏》文異。依鄭此注，其倨雖視一柯有半尚贏十餘度，然亦不害其同爲磬折。」《車人》倨句四形，祇就侈弇弧度約略區別之，不必豪秒密合也。詳彼疏。凡冒鼓，必以啓蟄之日。啓蟄，孟春之中也。蟄蟲始聞雷聲而動，鼓所取象也。冒，蒙鼓以革也。【疏】注云「啓蟄，孟春之中也」者，《大戴禮記·夏小正》云：「正月啓蟄，言始發蟄也。」《周書·時訓》篇云：「立春又五日，蟄蟲始振。」《月令》注云：「漢始亦以驚蟄爲正月

中，雨水爲二月節。」錢大昕云：「古以啓蟄爲正月中，雨水爲二月節。《夏小正》：『正月啓蟄。』《春秋傳》：『啓蟄而郊。』杜云：『啓蟄，夏正建寅之月，祀天南郊。』《月令》：『孟春之月，蟄蟲始振，仲春之月，始雨水。皆其證也。漢改啓蟄曰驚蟄，避景帝諱，而中節次第無改。』統術亦如之。《律曆志》注稱「驚蟄今日雨水，雨水今日驚蟄」者，乃東漢所改，班氏紀之於史耳。《孝經緯》：『立春十五日爲雨水，雨水十五日爲驚蟄。』緯書出於東漢，則中節亦其時所改矣。」案：錢說是也。啓蟄之日，鄭義與三統麻合，自是古法。《周書·周月篇》、《淮南子·天文訓》、《易緯通卦驗》、《藝文類聚·歲時部》引《孝經援神契》並先雨水，後驚蟄。《周髀算經》先雨水，後啓蟄。蓋皆東漢以後人追改，故與古憲不合。《左傳》桓二年孔疏謂太初以後所改。然三統麻尚與古同，則其改必在劉歆後明矣。《春秋釋例·郊雩》僉嘗篇又以啓蟄爲正月中氣，驚蟄爲二月節，謂蟄蟲既啓之後，遂驚而出。蓋兼采占麻，強生分別，始不足據。《夏小正》說啓蟄在正月，而爲鼓則在二月，與啓蟄相較一月，與此經亦不合也。云「蟄蟲始聞雷聲而動，鼓所取象也」者，賈疏云：「《月令·仲春》云『雷乃始收』，注：『雷乃收，聲在地中，動內物。』則此云『孟春始聞雷聲而動』者，亦謂

未出地時，故蟄蟲聞之而動。至二月，即雷乃發聲出地，蟄蟲啓戶而出，故《月令·仲春》云『日夜分，雷乃發聲，蟄蟲咸動，啓戶而出』，是也。」云「冒，蒙鼓以革」者，《漢書·王商傳》顏注云：「冒，蒙覆也。」《易緯通卦驗》云：「冬至擊黃鍾之鼓，鼓用馬革，夏至鼓用黃牛皮。」《淮南子·說山訓》云：「剥牛皮，鞞以爲鼓。」又《詩·大雅·靈臺》云：「鼃鼓逢逢。」《月令》季夏，命漁人取鼃，注云：「鼃皮又可以冒鼓。」《夏小正》亦云：「二月剥鯉，以爲鼓也。」是冒鼓有用牛馬皮及鼃皮者。六鼓所用何革，於經無文，或亦用鼃也。良鼓瑕如積環。革調急也。【疏】良鼓瑕如積環者，謂蒙革之善也。《通典·樂》引作「革鼓」，譌。賈疏云：「瑕與環皆謂漆之文理。」林希逸云：「瑕者，痕也。積環者，鼓皮既漆，其皮鞞急，則文理累累如環之積。案：林說是也。此與《輶人》、《弓人》輶弓之環灋相類，謂革漆之圻鄂也。注云「革調急也」者，賈疏云：「謂革調急故然。若急而不調，則不得然也。」論讓案：調急，猶鮑人注云「革革調善」，亦謂郭革調適而冒之急也。鼓大而短，則其聲疾而短聞；鼓小而長，則其聲舒而遠聞。【疏】鼓大而短，則其聲疾而短聞者，

以下並明爲鼓不中度，則爲聲病，與《晁氏》爲鍾義同。賈疏云：「此乃鼓之病。大小得所，如上三者所爲，則無此病。」

### 韋氏闕

【疏】「韋氏」者，以所治之材名工也。

《說文·韋部》云：「韋，相背也。獸皮之韋，可以束枉戾相韋背，故借以爲皮革。」一切經音義引字林云：「韋，柔皮也。蓋此工專治柔孰之韋，與鮑人兼治生革異。」漢書·鄭崇傳顏注云：「孰曰韋，生曰革。」曲禮孔疏云：「韋，孰皮，爲衣及韎韐者。」

### 裘氏闕

【疏】「裘氏」者，以所作之服名工也。

《曲禮》孔疏云：「裘謂帶毛狐裘之屬。」案：詳《司裘》疏。

畫績之事，雜五色，東方謂之青，南方謂之赤，西方謂之白，北方謂之黑，天謂之玄，地謂之黃。青與白相次也，赤與黑相次也，玄與黃相次也。此言畫績六色所象及布采之第

次，績以爲衣。【疏】「畫績之事」者，亦以事名工也。《司

几筵》注云：「績，畫文也。」古今韻會舉要引《說文》云：

「績，一曰畫也。」今本《說文·糸部》云：「績，織餘也。繪，

會五采繡也。」案：依許說，績畫、繪繡字義殊別。經典多

段繪爲績。《釋名·釋書契》云：「畫，繪也，以五色繪物象

也。」亦通作會，《書·益稷》云「作會」，鄭《書》注讀會爲績，

訓爲畫，故《司服》注亦引作「績」，詳彼疏。蓋鄭亦用許義，

以績爲即成文之畫，與繪爲繡異。此經畫績，依鄭義亦止

是一事，舉畫以略繡。但經諸工皆云某人某氏，故此職《司

服》注引作「績人」。《總敘》以畫、績、鍾、簠、簠、爲設色之

工五，則似以畫衣畫器分爲二工，而以下文五章及《書》十

二章兼備績繡證之，抑或此績轉爲繪之借字，經自兼有繡

繡之工，《司几筵》筵席有畫純，又有績純，亦可證。若然，

績人之外，當更有畫人，以其事略同，經遂合記之云畫績之

事。若《瓶人職》末總舉陶瓶之事，亦其比例與？互詳《總

敘》疏。云「雜五色」者，《說文·衣部》云：「襍，五采相合

也。」此即下云「襍四時五色之位以章之，謂之巧」。《荀

子·正論篇》云：「天子則服五采，襍閒色，重文繡。」案：

此雜五色，謂以正五色雜比錯綜成文，與綠紅碧紫駢五間

色不同。又此方色六而云五色者，玄黑同色而微異，染黑，

六入爲玄，七入爲緇，此黑卽是緇，與玄對文則異，散文得通。賈疏云：「但天玄與北方黑，二者大同小異。何者？

玄黑雖是其一，言天止得謂之玄天，不得言黑天。若據北方而言，玄黑俱得稱之，是以北方云玄武宿也。」<sup>①</sup>案：賈

說是也。《禮運》亦云：「五色，六章，十二衣，還相爲質

也。」孔疏云：「五色謂青赤黃白黑，據五方。六章者，兼天

玄也。以玄黑爲同色，則五中通玄。」云「天謂之玄，地謂之

黃」者，《易·文言》云：「天玄而地黃。」《周髀算經》云「天

青黑，地黃赤」者，青黑卽玄，赤亦與黃近。《染人》注亦

云：「玄纁，天地之色。」纁卽黃赤也。云「青與白相次也」

者，以下布衆采相次之法。順其次，則采益章明也。金鶚

云：「此五行相克者也。」注云「此言畫纁六色所象」

者，謂四方天地各有所象之色。觀禮云：「設六色，東方青，

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玄下黃是也。」云「及布采之第

次者，采體色用義略同。」《楚辭·思古》王注云：「次，第

也。此經青與白相次以下，並指謂布采之第次。故《左·昭

二十五年傳》謂之六采。云「纁以爲衣」者，賈疏云：「案《虞

書》云：「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纁。」

是據衣始言纁，故鄭云「纁以爲衣」也。詒讓案：鄭因此是

畫，故謂在衣。然此經畫纁章采，當通冠服旗章等而言，鄭

約舉冕服十二章爲說耳。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

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

采備謂之繡。此言刺繡采所用，繡以爲裳。【疏】，青

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者，以下記采繡之事，皆合二

采以上爲之，《左·昭二十五年傳》所謂五章也。此五章雖參

合諸色，而亦各有定法。《賈子新書·傳職》篇云「裸綵從

美不以章」，謂施采不應法則，不成章也。金鶚云：「此五

行相生者也。」云「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者，《說

文·黼部》云：「黼，白與黑相次文。黻，黑與青相次文。」

《書·益稷》僞孔傳云：「黼爲斧形，黻爲兩己相背。孔疏

云：「《釋器》云：『斧謂之黼。』孫炎云：『黼文如斧形，蓋半

白半黑，似斧刃白而身黑；黻謂兩己相背，謂刺繡爲兩己

字相背。」案：依孔引孫說，是黼黻雖以色別，亦兼取象斧

己，則與文章繡微異，經義或當如是。《漢書·韋賢傳》顏

注云：「朱紱畫爲亞文，亞，古弗字也。故因謂之紱，字又作

黻，其音同聲。」此說與孫、孔異。阮元云：「亞乃兩弓相背

之形，言兩己者訛也。紱畫爲亞，亞古弗字，師古此說，必有

① 原脫「云」，據楚本補。

師傳。經傳中彌、弗、每相通假，音亦近轉。凡鍾鼎文作亞者，乃輔戾、弓之象，正是古彌字。<sup>①</sup>亦卽是弗字。黻乃繡亞於裳，故从黻，義又屬後起。陳諱祺云：「玉篇：『部：弗下云：『亞古文。』《晉書·輿服志》：『榮戟韜以黻繡，上爲亞字。』」此亦在小顏前，似可證黻之爲繡亞也。《集韻·類篇》：「古今韻會」並云「弗，古作亞」，蓋皆祖《玉篇》。班固《白虎通》謂黻譬君臣可否相濟，見善改惡。杜注《左·桓二年傳》：「孫、郭注《爾雅·釋言》，僞孔注《尚書·益稷》，並謂黻爲兩己相背，則此字傳譌已久，不知黻之爲亞也。」案：阮、陳說近是。繡象斧形相背，黻象弓形相背，文正相對。竊疑古鍾鼎款識有作鼎字者，卽索繡文；有作亞字者，亦卽連黻文。或蟠屈鉤連，繁縟滿器，皆斧弓兩形之遞變也。云「五采備謂之繡」者，《說文·糸部》云：「繡，五采備也。」釋名·釋采帛云：「繡，修也，文修修然也。」書·益稷：「五采五色。」孔疏引鄭《書》注云：「性曰采，施曰色。」未用謂之采，已用謂之色。案：采色亦通稱，故《毛詩·秦風·終南》傳云：「五色備謂之繡。」卽據此經，而以五采爲五色。又上四章采兼衆色，唯黃未見；此則五色具備，其文尤緝，故獨專繡名。《祭義》云：「朱綠之，<sup>②</sup>玄黃之，以爲黼黻文章。」彼兼有黃色而獨不舉繡者，錯文互見，

與此經義不迕也。注云「此言刺繡采所用」者，謂箴縷

所紕，別於上經爲畫績所用也。《益稷》疏引鄭《書注》云：

「凡刺者爲繡。」《廣雅·釋詁》云：「刺，箴也。」繡成於箴功，故云刺繡。此當爲縫人、典婦功等所職，而與畫績同工者，其設色之法同也。凡對文，五采備謂之繡，散文，文章

繡黻繡亦通稱。故《爾雅·釋詁》云：「繡，黼也。」彰章字通。《毛詩·王風·揚之水》傳云：「繡，黼也。」賈疏

云：「凡繡亦須畫，乃刺之，故畫繡。」王共其職也。」云，繡以爲裳者，賈疏云：「案《虞書》云：『宗彝、藻、火、粉米、

繡、黻，絺繡。』鄭云：「絺，紵也。」謂刺繡於裳，故云以爲裳也。衣在上陽，陽主輕浮，故畫之；裳在下陰，陰主沈重，

故刺之也。」土以黃，其象方，天時變，古人之象，無天地也。爲此記者，見時有之耳。子家駒曰：「天子僭天，

意亦是也。鄭司農云：「天時變，謂畫天隨四時色。」【疏】

「土以黃，其象方」者，以下又記畫物采象之別也。<sup>③</sup>《禮

作「繡」。

①「繡」原訛「黻」，據楚本改。按：阮元《鍾鼎彝器款識》

②「綠」原訛「錄」，據楚本改。

③「采」原訛「乎」，據楚本改。

運孔疏云：「言若畫作土，必黃而四方之，象地之黃而方。云「天時變者，《易·賁·家傳》云：「觀乎天文，①以察時變。」謂凡畫天象，隨時施布采色，變易無常，與畫土唯用黃色異也。」

注云：古人之象，無天地也，為此記者見時有之耳者，賈疏云：「此據《虞書》日月以下，不言天地，古人既無天地，若記者不見時君畫於衣，記者何因輒記之為經典也。」案：鄭、賈說並未允。此經本汎言畫續章采，鄭專據衣裳十二章。然日月星辰亦天象也，則不得以無天地，疑其非古。賈疏又謂於六色之外，別增天地二物於衣，亦非是。云：子家駒曰：「天子僭天，意亦是也」者，賈疏云：

「案《公羊傳》云：「昭公謂子家駒云：季氏僭于公室久矣，吾欲殺之，何如？」子家駒曰：「天子僭天，諸侯僭天子。」彼云僭天者，未知僭天何事，要在古人衣服之外，別加此天地之意，亦是僭天，故云意亦是也。」案：賈引《公羊》昭二十五年傳文，②何本無「天子僭天」之語。賈《大宰》疏引同。鄭引有之者，疑是嚴、顏之異。「意亦」猶云抑亦，疏誤。③續漢書·五行志劉注引《春秋考異郵》

云：「天子僭天，大夫僭人主，諸侯僭上。」《漢書·貢禹傳》云：「昭公曰：『吾何僭矣！』今大夫僭諸侯，諸侯僭天子，天子過天道。」蓋並本《公羊》文。鄭司農云「天時變，謂畫

天隨四時色」者，④《爾雅·釋天》云：「春為蒼天，夏為昊天，秋為旻天，冬為上天。」又云：「春為青陽，夏為朱明，秋為白藏，冬為玄英。」是四時之色也。四時天名雖異，而形象不殊，故假四時之色以章之。火以圜，鄭司農云：

「為圓形似火也。」玄謂形如半環然，在裳。【疏】注鄭司農云「為圓形似火也」者，《左傳》昭二十五年，杜注云：「火，畫火。」《續漢書·律曆志·律術》云：「陽以圓為形。」火，陽氣之尤盛者，故亦為圓形也。《書·益稷》偽孔傳云：「火，為火字。」凡說不可從。云「玄謂形如半環然」者，《莊子釋文》引《廣雅》云：「環，圓也。」故鄭訓圓為環，與司農說異。賈疏謂與先鄭不別，誤。然火形如半環，經典無文，未詳其說。云「在裳」者，賈疏云：《虞書》藻火以下皆在裳。「山以章，章讀為獐，獐，山物也。」在衣。齊人謂麋為獐。【疏】注云：章讀為獐，獐，山物也」者，此依馬融讀

① 平，原訛，采，據楚本改。

② 五，原訛，四，據楚本改。

③ 意亦猶云抑亦疏誤，楚本改作，賈亦本六朝舊疏也。

④ 四時，原訛，四是一，據楚本改。

也。正字作麋。《說文·鹿部》云：「麋，麋屬，从鹿章聲。」章即麋之省。俞樾云：「山物莫尊於虎，<sup>①</sup>故澤國用龍節，山國用虎節。若水必以龍，則山必以虎，何取於獐而畫之乎？」案：俞駁馬，鄭不當破章爲獐，是也。竊謂此「章」，即上文亦與白謂之章。山以章，章即五章之一，猶上以黃，黃即五色之一。蓋畫平地者，其色以黃；畫山者，其色以赤白，以示別異耳。云「在衣者」，亦據虞書「山龍在作繪之列，繪是畫衣也」。云「齊人謂麋爲獐」者，《說文·鹿部》云：「麋，麋也。籀文作麋。」毛詩·召南·釋文引陸氏《艸木疏》云：「麋，麋也，青州人謂之麋，麋即麋之俗。」御覽·獸部引伏侯《古今注》云：「麋，一名麋，青州人謂麋爲麋。」案：以伏說校之，則陸疏云「青州人謂之麋」，麋蓋麋之誤。青州即齊地，伏、陸二書所說，與此注正同也。

水以龍，龍，水物，在衣。【疏】「水以龍者，此明衣服旗章，凡畫龍以備水物也。」注云「龍，水物者」，賈疏云：「馬氏以爲獐山獸，畫山者并畫獐；龍水物，畫水者并畫龍，鄭即以獐表山，以龍見水，此二者各有，是非，非古人之象，有山不言獐，有龍不言水。今記人有獐有水，止可畫山兼畫獐，畫龍兼畫水，何有棄本而遵末也。」案：賈說非也。山以章，止謂畫山，馬鄭兩讀並不碍。水以龍，則當

從鄭說，以龍見水爲正。古衣服旗章無畫水者，馬氏謂畫龍兼畫水，於古無徵，恐不足據。云「在衣者」，亦據虞書爲釋。鳥獸蛇。所謂華蟲也。在衣。蟲之毛鱗有文采者。【疏】「鳥獸蛇」者，唐石經蛇作「蛇」。案：蛇俗字，今從宋本。此亦兼衣服旗章言之。九旗有鳥隼熊虎龜蛇，又有交龍，即上文之龍，合之亦即《曲禮》「左青龍，右白虎，前朱鳥，後玄武」四官之象也。衣服則王鷩衣，后三翟，並鳥之類。注云「所謂華蟲也」者，賈疏云：「《虞書》云「山、龍、華蟲」。彼畫華蟲，次在龍下。此文亦次龍下，故知當華蟲也。」春官·司服「饗射則鷩冕」，注云：「鷩以雉，謂華蟲也。華蟲，五色之蟲。」案：鄭、賈意，蓋以十章中有雉，名爲華蟲。雉實兼鳥獸蛇三者之形，但華蟲爲鷩，則是鳥而不得兼獸蛇。鄭說甚迂曲，殆非經義。云「在衣者」，亦據虞書「華蟲在作繪之列也」。云「蟲之毛鱗有文采者」者，賈疏云：「言華者，象草華。」言蟲者，是有生之摠號。言鳥，以其有翼。言獸，以其有毛。言蛇，以其

① 原脫「物」，據楚本補。俞樾《羣經平議》原作「山中之物莫尊於虎」。

② 華，原訛「蟲」，據楚本改。



有鱗。以首似鱗，亦謂之鱗鬣也。《王制》孔疏云：「雉是鳥類，其頸毛及尾似蛇，兼有細毛似獸，故云鳥獸蛇。」雜

四時五色之位以章之，謂之巧。章，明也。績繡

皆用五采鮮明之，是為巧。【疏】雜四時五色之位以章

之，謂之巧」者，四時即謂「月令」春青、夏赤、秋白、冬黑之

四時色。又中黃附屬季夏，是為四時五色。戴震云：「凡

衣裳旗旐所飾，必合四時五色之位，雜間章施之。」注

云「章，明也」者，《楚辭·懷沙》「章畫志墨」，①王注同。云

「績繡皆用五采鮮明之，是為巧」者，《書·皋陶謨》云：「以

五采彰施於五色，作服汝明。」是績繡皆用五采錯雜章明之

乃成也。凡畫績之事，後素功。素，白采也。後布

之，為其易漬汙也。不言繡，繡以絲也。鄭司農說以《論

語》曰「績事後素」。【疏】注云「素，白采也」者，《小爾雅·

廣詁》云：「素，白也。采謂采色，明非白質。」云「後布之

者，為其易漬汙也」者，白色以皎潔為上，漬汙則色不顯，故

於衆色布畢後布之。若先布白色，恐布他色時漬汙之，奪

其色也。凌廷堪云：「詩云「素以爲絢兮」，言五采待素

而始成文也。今時畫者尚如此，先布衆色畢，後以粉勾勒

之，則衆色始絢然分明。《詩》之意即《考工記》意也。」云

「不言繡，繡以絲也」者，鄭意繡以色絲刺之，刺成後不布色，故此不言也。云「鄭司農說以《論語》曰「績事後素」者，

《八佾》篇文。何晏本績作「繪」，《釋文》云：「本作績。」先

鄭所引與陸所見或本同。《集解》引鄭注云：「繪，畫文也。

凡繪畫，先布衆色，然後以素分布其間，以成其文。與此事

同，故引以爲證。俞樾云：「《玉人》「璋邸射素功」，司農

云：「素功，無瑑飾也。」然則素功不專以畫績言。凡不畫

績者，不雕琢者，皆謂之素功。畫績之事後素功，言其居素

功之後也。孔子言繪事後素，義亦如此。一案：俞說與鄭

異，而與《玉人》文合，義亦得通。

### 鍾氏染羽，以朱湛丹秫三月，而熾之。

鄭司農云：「湛，漬也。丹秫，赤粟。」玄謂湛讀如「漸車帷裳」之漸。熾，炊也。羽所以飾旌旗及王后之車。【疏】

鍾氏染羽者，名義未詳。《職金》說受丹青之征有數量，

《掌染草》斂染草亦云以權量受之。若然，此工受染石染

草，或以鍾繡計與？此工掌染羽，與染人染布帛絲枲，職

① 墨、原說「黑」，據楚本改。

互相備，凡石染法略同也。云「以朱湛丹秫三月，而熾之」者，賈疏云：「《染人》云『春暴練，夏纁玄』，注云：『石染，當及盛暑熱潤，始湛研之，三月而後可用。』若然，熾之當及盛暑熱潤，則初以朱湛丹秫，春日豫湛，至六月之時即染之矣。」案：賈意蓋謂季春湛石，歷三月至季夏，乃染。凡染羽，蓋皆用石染。《說文·木部》云：「朱，赤心木。段借爲羽，蓋皆用石染。」《說文·木部》云：「朱，赤心木。段借爲赤石之名，即《職金》之丹。故《呂氏春秋·誠廉》篇云：「丹可磨也，而不可奪赤。《論衡·率性》篇云：『染之丹則赤。』《鄉射記》注云：「丹淺於赤。賈彼疏謂朱與赤同，丹亦淺於朱。蓋丹朱淺深雖異，而其染石用丹沙則同。以朱湛丹秫，此專據染赤法。若四人以後，將染黑，則以涅不以朱，其湛熾淳漬法同爾。染法，互詳《染人》疏。」注鄭司農云：「湛，漬也」者，《月令》「湛熾必潔」，注同。謂合染羽之色，先以朱及丹秫漬而烝之也。《一切經音義》引《通俗文》云：「水浸曰漬。」云「丹秫，赤粟」者，《說文·禾部》云：「秫，稷之黏者。」程瑶田云：「稷，大名也。黏者爲秫。北方謂之高粱，或謂之紅粱，通謂之秫。秫其黏者，黃白二種；不黏者赤白二種。民俗多種赤者，故得專紅粱之名也。」案：赤秫疑亦有黏不黏兩種，程偶未見耳。此染羽當用黏者。《爾雅釋文》云：「江東人皆呼稻米爲秫米。」《古

今注云：「稻之黏者爲秫。」此以秫爲黏稻，蓋漢晉以後方語之變易，周秦時所未有也。云「玄謂湛讀如漸，車帷裳之漸」者，依注例，讀如「當作，讀爲」，明湛改讀爲漸，而後得訓漬也。漸，車帷裳，《衛風·氓》篇文。毛傳云：「漸，漬也。」與先鄭義同。段玉裁云：「湛者，今之沈溺字，於義無施，故易爲漸漬之漸。」云「熾，炊也」者，《月令》注同。熾即鑄之借字。《月令》「湛熾」，《呂氏春秋·仲冬紀》作「鑄」，高注亦云：「鑄，炊也，鑄讀熾火之熾。」云「羽所以飾旌旗及王后之車」者，賈疏云：「《司常》云：『全羽爲旌，析羽爲旌。』自餘旌旗竿首亦有羽旄，《巾車》有重翟、厭翟、翟車之等，皆用羽是也。案《夏采》注云：「夏采，夏翟羽色。」《禹貢》徐州貢夏翟之羽，有虞氏以爲綏。後世或無，故染鳥羽，象而用之，謂之夏采。」此是鍾氏所染者也。「淳而漬之。淳，沃也。以炊下湯沃其熾，烝之以漬羽。漬猶染也。」《疏》注云「淳，沃也」者，《廣雅·釋詁》云：「淳，沃，漬也。」《說文·水部》云：「淳，淥也。」淳即淥之隸省。淳沃並以水澆淥物之稱，故鄭此注及《士虞禮》、《內則》注並訓淥爲沃。云「以炊下湯沃其熾，烝之以漬羽」者，賈疏云：「上熾之，謂以朱湛丹秫，三月末乃熾之，即以炊下湯淋

所炊丹秫，取其汁以染鳥羽，而又漸漬之也。」案：賈說非也。鄭意蓋謂炊者，以簞隔水炊之，水氣上蒸而下於湯，炊畢，遂以所炊之湯，復沃所炊之朱秫，并蒸之使濃厚，乃可染也。經止言淳沃，不言更蒸，注知更蒸者，蓋據漢時染羽法如是。云「漬猶染也」者，亦謂浸而染之。段玉裁云：

「與上文注漸漬不同訓，賈疏誤。」三人爲纁，五人爲

緇，七人爲緇。染纁者，三人而成。又再染以黑，則爲

緇。緇，今禮俗文作爵，言如爵頭色也。又復再染以黑，乃

成緇矣。鄭司農說以《論語》曰：「君子不以紺緇飾」，又曰

「緇衣羔裘」，爾雅曰：「染謂之緇，再染謂之緇」，染

謂之緇。詩云：「緇衣之宜兮。」玄謂此同色耳。染布帛

者，染人掌之。凡玄色者，在緇緇之間，其六人者與？

【疏】「三人爲纁」者，此明染色淺深之異名。人，謂人染汁

而染之，故爾雅云：「染也。」朱染四，黑染三，各有其名，

而此止著纁緇緇三色者，疑染羽止有此三色，縹經諸色並

爲染縹帛及他器服設，故文不具與？注云：「染纁者，

三人而成」者，《說文·糸部》云：「纁，淺絳也。」《士冠禮》

正義同。王制孔疏引鄭《易》注云：「黃而兼赤爲纁」，

案：《說文》絳爲大赤，纁雖三人，深於縹經，而色尚兼黃，

則淺於絳也。纁亦謂之彤，故書·顧命「彤裳」，僞孔傳

云：「彤，纁也。」絳纁散文亦通，故《染人》注云：「纁謂絳

也。」云：「又再染以黑則爲緇」者，黑謂涅也。染朱以四人而

止，不能更深，故五人之後卽染以黑也。云：「緇，今禮俗文

作爵，言如爵頭色也」者，《士冠禮》注云：「爵弁者，其色赤

而微黑如爵頭然，或謂之緇。」爵字又作雀，巾車漆車雀

飾。注云：「雀，黑多赤少之色韋也。」案：《巾車》注疑當

作「亦多黑少」，詳彼疏。段玉裁云：「此注謂爵爲今之俗

文，然則古文皆當作緇矣。」《說文》不取緇字，取纁字，云：

「帛雀頭色，一曰微黑色，如紺。纁，淺也。讀若讒。」蓋漢

時《禮》今文作爵，亦作纁，許與鄭所取不同也。鄭不取纁，

故今《禮》無纁字。纁與緇爵皆雙聲。云：「又復再染以黑，

乃成緇矣」者，《說文·糸部》云：「緇，帛黑色也。」釋名·

釋采帛云：「緇，滓也。泥之黑者曰滓，此色然也。」賈疏

云：「若更以此緇入黑汁，則爲玄。更以此玄入黑汁，則名

七人爲緇矣。但緇與玄相類，故禮家每以緇布衣爲玄端

也。」云：「鄭司農說以《論語》曰：「君子不以紺緇飾」者，《鄉

黨》篇文。皇疏及《玉燭寶典》引鄭注云：「紺、緇，玄之類

也。玄纁所以爲祭服等其類也。紺緇，石染，不可爲衣飾，

飾謂純緣也。」案：依鄭義，蓋紺緇色近祭服之玄，故不敢

襲用，非謂君子所不服。《莊子·讓王篇》云：「子貢中紺而表素。」《墨子·節用中篇》云：「古者聖王制爲衣服之法，曰冬服紺緇之衣，輕且暖。」皆以紺緇爲法服之證。先鄭引之者，證此五人爲緇，義當與後鄭同。何氏《集解》引孔安國云：「一人曰緇。紺者，齊服盛色。緇者，三年練，以緇飾衣。」案：孔以緇爲一人，與此經異者，江永、錢大昕、錢坫並謂孔誤以緇爲緇，蓋據《爾雅》：「緇，染及檀弓。」練中衣，緇緣爲說，緇本無是義，其說紺爲齊服，則又誤以紺爲玄，是也。《續漢書·輿服志》云：「宗廟諸祀皆服綌玄。」《獨斷》則云：「綌，紺繒。」蓋漢時紺玄不別，故孔有此說，皇疏亦庸其誤矣。賈疏云：「淮南子云：『以涅染紺，則黑於涅。』涅卽黑色也。繇若人赤汁，則爲朱，若不入赤而入黑汁，則爲紺矣。若更以此紺入黑，則爲緇。則此五人爲緇是也。」案：依賈說，則紺爲四人，微淺於緇也。賈引《淮南子》，見《俶真訓》，今本紺作緇，賈《上冠禮疏》兩引並作「紺」，疑唐本文異。涅爲染黑之石，故鄭《論語注》云：「石染。」俗本皇疏作「木染」者，乃傳寫之誤。今據《寶典》校正。古止有石染、草染，無木染，詳《地官·敘官疏》。金鶚云：「疏繇入黑汁爲紺，是紺赤黑間色也。而《說文》云：『緇，帛深青揚赤色也。』《釋名》：『紺，含也，青而含赤色也。』與賈不同。案《禮器》注：『秦時或以青爲黑，民言從之，今語猶存也。』漢人所謂青者，卽黑也。」引又曰「緇衣羔裘」者，亦《鄉黨》文，證緇爲深黑色也。引《爾雅》曰：「染謂之緇，再染謂之緇。」染謂之緇者，《釋器》文，《釋文》云：「緇，本又作緇，亦作緇。」案：郭本《爾雅》作「緇」，據《說文》，則經爲正字，緇爲或體，緇又經之借字。《夏采》、《小祝》、《司常》注並有一「緇」字，鄭本疑當與郭同。《左哀十七年傳》：「如魚窺尾。」杜注云：「窺，赤色。」《釋器》郭注云：「緇，今之紅也。緇，淺赤。緇，絳也。此經無一人再入之文，故鄭引以補其義。」賈疏云：「凡染緇玄之法，取《爾雅》及此相兼乃具。按《爾雅》：『染謂之緇，再染謂之緇。』染謂之緇，卽與此同。此三者皆以丹林染之。此經及《爾雅》不言四人及六人，按《上冠禮疏》有『朱紘』之文，鄭云：『朱則四人與。』是更以繇入赤汁，則爲朱。以無正文，約四人爲朱，故云『與』以疑之。」黃以周云：「《說文》云：『緇，純赤也。緇，淺絳也。絳，大赤也。』繇爲淺絳，則絳深於緇矣。絳卽赤也。《乾鑿度》云：『天子朱帶，諸侯赤帶。』《詩·斯干》箋謂帶者，『天子純朱，諸侯黃朱』，則赤者黃朱也。黃朱非純赤，純赤則爲朱矣。許意如此，但分緇繇絳爲三色，義與鄭異。鄭意亦爲黃朱，卽所

謂纁也。《士冠禮》注云：「纁裳，淺絳裳也。」對朱爲深絳言之。《論語》案：《說文》「絳」卽今之朱字。以許、鄭說參互攷之，蓋朱與絳爲一色，赤與纁爲一色。朱絳色最深，最純，赤纁較淺而不甚純，故赤爲朱而兼黃。《詩·小雅》孔疏引鄭《易》注，謂朱深於赤，而纁又爲淺絳。《詩·豳風·七月》毛傳亦云：「朱，深纁也。」再淺則爲經，爲緇。緇色赤而兼黃白。《既夕》注云：「緇，今紅也。」《說文·糸部》訓緇爲帛赤黃色，紅爲帛赤白色。蓋赤淺則近於黃，更淺則又近於白矣。通言之，則自朱以下通謂之絳，故《士冠禮》注以緇績纁通爲染絳也。又案：此經及《爾雅》所云染絳，皆石染之法。其草染則以茅蒐，深淺之度，此經無文。攷《說文·草部》云：「靺，茅蒐染草也，一入曰靺。是靺爲草染絳之最淺者，與石染之緇正同。其最深者則爲績，《說文·糸部》云：「績，赤緇也。」《左·定四年傳》「績伐」，杜注云：「績，大赤，取染草名也。」績蓋與石染之絳同，則當爲四人。其二人、三人，名無可攷。經有績、緇，意或是與？引《詩》云「緇衣之宜兮」者，《鄭風·緇衣》文。毛傳云：「緇，黑色。」云「玄謂此同色耳」者，謂染羽與染布帛色同也。云「染布帛者，染人掌之」者，賈疏云：「染布帛者，在天官染人。此鍾氏惟染鳥羽而已，要用朱與秣則同。彼染

祭服有玄纁，與此不異故也。」云「凡玄色者在緇緇之間，其六人者與」者，六人之色，此經及《爾雅》並無文，故鄭又補其義。《士冠禮》注義亦同。《毛詩·豳風·七月》傳云：「玄，黑而有赤也。」《說文·玄部》云：「黑而有赤色者爲玄。」賈疏云：「若更以此緇入黑汁，卽爲玄，則六人爲玄。但無正文，故此注與《士冠禮》注皆云「玄則六人與」。」《論語》案：玄與緇同色，而深淺微別。其染法亦以赤爲質，故毛、許、鄭三君並以爲赤而兼黑。玄於五行屬水。《史記·封禪書》：張蒼以爲漢水德，年始冬十月，色外黑內赤，與德相應。是正玄以赤爲質，而加染以黑之塙證。張蒼與毛公時代相接，其言可互證也。

**篋人。**闕。【疏】「篋人」者，《說文·匚部》云：

「匚，飯器篋也，重文篋，匚或从竹。」此「匚」文闕，職事無攷。《毛詩·小雅·鹿鳴》傳云：「篋，篋屬，所以行幣帛也。」《書·禹貢》記九州地貢，又別有篋爲織文絲纁之屬，僞孔傳謂盛於篋篋而貢焉。則此有篋人，疑亦治絲帛布帛之工，故與畫績、幘氏相次也。

幌氏凍絲，以泔水漚其絲七日，去地尺

暴之。故書泔作涓。鄭司農云：「涓水，溫水也。玄謂

泔水，以灰所泔水也。漚，漸也。楚人曰漚，齊人曰淒。

【疏】幌氏凍絲者，亦以事名工也。此記絲灰凍之法。

《說文·水部》云：「凍，滴也。案：凡治絲治帛，通謂之凍。

《染人》云：「春暴練」者，借練爲凍也。《華嚴經音義》引《珠

叢》云：「煮絲令熟曰練。練亦凍借字，云：以泔水漚其絲

七日」者，《釋文》出漚絲二字，則陸所見本無「其」字，《郊特

牲》注引同。戴震云：「凡凍絲，凍帛，灰凍水凍各七日。」

注云：故書泔作涓，鄭司農云涓水，溫水也」者，段玉裁

云：「涓當作「漚」。《釋文》曰「涓一音奴短反」可證也。

《士喪禮》「漚濯棄於坎」，古文漚作涓，涓泔同字，猶椽稅同

字。司農據作涓之本。《說文》據作泔之本，《水部》曰「泔，

財溫水也，從水兌聲」，引《周禮》「以泔漚其絲」。鄭君則從

泔而義異。《阮元》云：《說文》引《周禮》無水字，司農與《說

文》義同。疏又云「諸家及先鄭皆以泔水爲溫水」，是賈、馬

諸氏義亦與許、鄭同也。一詒讓案：《說文》引此經蓋泔水

字。涓，段謂當作「漚」，近是。《說文·水部》云：「漚，湯

也。云：玄謂泔水以灰所泔水也」者，灰卽欄灰也。後鄭以

此方言灰凍，則不徒用溫水，故易先鄭說也。泔訓凍，司

尊彝「泔酌」，注義同。《郊特牲》「明水泔齊」，注云：「泔猶

清也，泔之使清，亦引此經爲釋，然則此泔亦謂泔清之水

也。凍絲必以灰和水，又恐其濁而失其色，故必凍而清之，

而後可漚。古凡治絲麻布帛，必以灰。故《喪服》有澡麻

經，《襍記》說總布加灰爲錫，《深衣》注亦謂用布鍛濯灰治，

《鹽鐵論·實貢》篇云：「浣布以灰」，皆以灰治麻布之事。治

絲帛用灰，與彼同。但絲之灰凍，蓋唯用欄灰漚之，不淫以

蜃，與帛灰凍小異也。云「漚，漸也」者，《廣雅·釋詁》云：

「漚，漸，漬也。《說文·水部》云：「漚，久漬也。此凍絲以

水漬之七日，故曰漚。云「楚人曰漚，齊人曰淒」者，蓋漢時

方言。引之者，廣異語也。晝暴諸日，夜宿諸井，

七日七夜，是謂水凍。宿諸井，縣井中。【疏】是

謂水凍者，記絲水凍之法。注云「宿諸井，縣井中」

者，縣而漸之於水，經宿也。井有幘，構木爲之，可縣絲帛。

凍帛，以欄爲灰，渥渥其帛，實諸澤器，淫之

以蜃。渥讀如繒人渥菅之渥。以欄木之灰，漸釋其帛

也。杜子春云：「淫當爲渥，書亦或爲淇。」鄭司農云：「澤

器，謂滑澤之器。蜃謂炭也。《士冠禮》曰：「素積白屨，以黻

柑之。』說曰「魁，蛤也」。周官亦有白盛之蜃，蜃，蛤也。玄謂淫，薄粉之，令帛白。蛤，今海旁有焉。【疏】：「涑帛者，以下記帛灰涑之法也。」云：以欄為灰，涑其帛，實諸澤器，淫之以蜃者，涑與鍾氏「涑而漬之」之涑同。戴震云：「涑，淳者，以欄木之灰，取瀋厚沃之也。凡涑帛，朝沃欄瀋，夕塗蜃灰。」注云：涑讀如緇人涑菅之涑者，左哀八年傳云：「初，武城人或有因於吳境田焉，拘邠人之涑菅者，曰：『何故使我水滋？』」段玉裁云：「公讀如者，音義同也。今左傳作『邠人涑菅』。鄭君所據作『涑』。涑之言厚也，久也。以欄灰和水，久日濃，沃其帛。」論讓案：「涑，今《左傳》作『邠』。邠正字，繒借字。鄭所見本作『涑』。《毛詩·邶風·簡兮》傳云：『涑，厚漬也。』陳風·東門之池：『可以涑菅。』傳云：『涑，柔也。』此涑絲言涑，涑帛言涑，文異義同。云以欄木之灰，漸釋其帛也者，鄭釋涑為漸，與涑同。欄即棟字。《說文·木部》云：「棟，木也。」《玉篇·木部》云：「棟，木名，子可以洗衣。」證類本艸：棟實引《圖經》云：「一木高丈餘，葉密如槐，三四月開花，紅紫色，芬香滿庭間，實如彈丸，生青熟黃。」段玉裁云：「漸釋者，猶今俗云浸透也。」案：段說是也。鄭意涑亦訓沃，而涑又為厚沃，經兼言之，明欲帛之漸浸柔潤，如解釋然。杜子春云：「淫當為涑，書亦或為湛者，」

王引之云：「涑與淫形聲俱不相近。涑即湛之譌也。湛淫古字通，故子春讀淫為湛。」爾雅曰：「久雨謂之淫。」論衡·明雩篇曰：「久雨為湛。」湛即淫字也。下云「書亦或為湛」，大宗伯「五祀」，鄭司農云：「禋當為祀，書亦或作祀。」肆師「為位」，杜子春云：「涑當為位，書亦或為位。」樂師「趨以采齊」，鄭司農云：「路當為趨，書亦或為趨。」是凡言「書亦或為某」者，皆承上之辭。湛涑隸書形相似，故湛譌涑耳。《釋文》有湛無涑，以是明之。案：王說是也。淫帛以蜃，欲其白。涑以染緇，於義無取，足知其非。鄭司農云：「澤器，謂滑澤之器」者，《說文·水部》云：「澤，光潤也。」器之潤澤者必滑，故即謂之澤器，必用滑澤之器，取其難乾也。云「蜃謂炭也」者，炭，明注疏本作「灰」。案：蜃炭，見亦友氏，炭擣之即為灰。掌蜃，其白盛之蜃，注云：「今東萊用蛤謂之叉灰云。」此蜃亦即蛤灰也。引《士冠禮》曰「素積白纁，以魁柎之」者，《釋文》云：「魁又作魃。」案：魃即魁之譌體。鄭引之者，證此蜃灰即《士冠禮》之魃也。鄭彼注云：「柎，注也。」云：說曰「魁，蛤也」者，蓋禮家舊說。鄭《士冠禮》注云：「魁，蜃蛤。」案：魁蛤二字連讀。魁蛤者，

①「案」原訛「素」，據楚本改。

蛤之一種。《說文·虫部》說食有三，云「魁食，一名復食，老服翼所化也。」《爾雅·釋魚》云「魁陸」，郭注云：「本草云：『魁狀如海蛤，圓而厚，外有理縱橫。』即今之蚶也。」攷《本草經》云：「海蛤，一名魁蛤。」①生東海。」又云：「魁蛤一名魁陸，一名活東，生東海，正圓，兩頭空，表有文，兩文錯出，未知孰是。據《釋魚》郭注及陸音引《說文》，則魁蛤與海蛤埒是一種。又《本艸》陶注云：『魁蛤形如紡紆，小狹長，外有縱橫文理。』又引蜀本《圖經》云：『形圓長，似大腹櫛櫛，兩頭有乳。』則又與蚶異。周時所用蜃灰，不知是何蛤也。云『《周官》亦有白盛之蜃』者，見《掌蜃》及《匠人》。云『蜃，蛤也』者，《鼃人》注云：『蜃，大蛤。』案：蜃蛤二字亦連讀，即所謂大蛤也。大蛤正名為蜃，通言之則曰蜃蛤，與《說文》三種蛤異物。先鄭意，蓋以《禮經》之魁為蜃蛤，此經之蜃為蜃蛤，二者同類而小異，故分別釋之。後鄭則以魁亦即蜃蛤，凍帛之蜃灰，即附屨之蜃灰，與先鄭微異。任大椿云：『魁亦訓大，《本草》「魁蛤」，《爾雅》「魁陸」，皆以魁為大也。蓋蛤粉本白，蜃蛤則蜃之尤大者，為尤白也。云「玄謂淫薄粉，令帛白」者，鄭讀淫如字，不從子春破為湛也。《說文·水部》云：『淫，浸淫隨理也。』淫之以蜃，亦謂以蜃粉浸淫附著之，與《匠人》「善防者

水淫之」義同。段玉裁云：『鄭君从淫訓薄粉之，然則淫之言慘也。』任大椿云：『蓋蜃粉與欄灰及水參相和，則浸淫漸漬而善入，粉必薄乃善入也。云淫者，浸潤之，使易徹也。』云「蛤，今海旁有焉」者，《說文·虫部》云：「蜃屬有」，皆生于海。『清其灰而盥之，而揮之，清，澄也。於灰澄而出盥晞之，晞而揮去其蜃。』【疏】清其灰而盥之，而揮之者，此灰兼欄灰、蜃灰，二者皆清之。戴震云：『每日之朝，置水於澤器中，以澉蜃灰，乃取帛出，盥之揮之。』注云「清，澄也」者，《說文·水部》云：『清，腴也，澉水之貌。』又云：『澉，清也。澉澄字同。蓋以水澄去其灰之麤滓，其細灰仍著帛不去，故後復振之也。云「於灰澄而出盥晞之」者，《爾雅·釋詁》云：「盥，澗，竭也。正字當作「淥」。《說文·水部》云：「淥，浚也，重文淥，澗或从录。」字亦作盥，方言云：『盥，澗也。盥即盥之省。』《說文·日部》云：『晞，乾也。謂埃灰清時，出布，去其水而暴乾之。云「晞而揮去其蜃」者，《戰國策·齊策》高注云：『揮，振也。謂因其乾，更振去其蜃也。』而沃之，而盥之；

①「一原訛」二，據楚本改。



而塗之，而宿之。更渥淳之。【疏】「而沃之，而盪之」

者，沃，漢之隸省。《說文·水部》云：「沃，溉灌也。謂更以

灰水澆沃，又漉乾之。戴震云：「更沃欄藩。」云「而塗之，

而宿之」者，戴震云：「每日之夕，盪欄藩，塗廡灰，經宿。」

注云「更渥淳之」者，明沃與渥義同。《鍾氏注》云：

「渥，沃也。」明日，沃而盪之。朝更沃，至夕盪之。又

更沃，至旦盪之。亦七日如漚絲也。【疏】「明日沃，而盪

之」者，戴震云：「明日者，承宿之爲言也。沃前則清其灰

而盪之，揮之；沃後則盪之，塗之，宿之。詳略互見。」

注云「朝更沃，至夕盪之，又更沃，至旦盪之」者，明沃盪相

繼，無閒朝夕也。云「亦七日，如漚絲也」者，明漚絲漚帛日

數等也。晝暴諸日，夜宿諸井，七日七夜，是

謂水漚。【疏】是謂水漚者，賈疏云：「漚帛漚絲皆有

二法，上文爲灰漚法，此文是水漚法也。」

## 周禮正義卷八十

冬官考工記下

周禮

鄭氏注

玉人之事，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

命圭九寸，謂之桓圭，公守之；命圭七寸，謂

之信圭，侯守之；命圭七寸，謂之躬圭，伯守

之。命圭者，王所命之圭也。朝覲執焉，居則守之。子守

穀璧，男守蒲璧。不言之者，闕耳。故書或云，命圭五寸，

謂之躬圭。杜子春云：「當爲七寸。」玄謂五寸者，璧文之

闕亂存焉。【疏】「玉人之事」者，亦以所攻之材名工也。

《左·襄十五年傳》：宋有玉人，杜注云：「玉人，能治玉者。」

《孟子·梁惠王》篇云：「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

彫琢之。」此事即彫琢之事也。云：「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

之」者，以下即《大宗伯》六瑞之四也。《蘇氏演義》引《三禮

義宗》云：「天子大圭尺有二寸者，法十二辰也。」戴震云：

「鎮圭、命圭，通謂之介圭。《爾雅》：『珪大尺二寸謂之珪』，

據鎮圭言也。《詩·崧高》：『錫爾介圭，以作爾寶』，《韓奕》

「以其介圭，人覲于王」，據命圭言也。介者，大也。大有二

義，以尊大言者，鎮圭、命圭之爲大圭是也。以長大言者，

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是也。一案：戴說是也。《書·康

王之誥》云：「大保承介圭。」僞孔傳亦據此鎮圭爲釋。尺

二寸者，圭之長度。《聘禮記》說上公朝圭云：「刻上寸半，

厚半寸，博三寸。」三等命圭當同。王鎮圭博厚度，無文。

攷後云：「大琮上有二寸，厚寸，是謂內鎮，宗后守之。」注

謂如王之鎮圭，則鎮圭之厚當亦盈一寸，命圭之厚蓋半之，

其等衰適合也。唯博及刻上之度，或當與命圭同耳。四圭

名制，並詳《大宗伯》疏。又王鎮圭、諸侯命圭，並有纁繅，

此經文不具，詳《典瑞》、《大行人》疏。注云「命圭者，

王所命之圭也」者，謂諸侯初封及嗣位來朝時，王命以爵，

即賜以圭。《覲禮》云：「乃朝以瑞玉，有纁。」鄭注亦以五

等圭璧爲釋，是也。《演義》引《三禮義宗》云：「謂之命圭

者，言皆受命而得，故朝覲宗遇則執焉。」即本鄭義。賈疏

云：「《公羊傳》云：『錫者何？賜也。命者何？加我服

也。』於王以策命諸侯之時，非直加之以車服，時即以圭授

之，以爲瑞信者也。一案：賈謂命圭即錫命時所授者，《國

語·周語》云：「襄王使召公過及內史過賜晉惠公命，晉侯執玉卑。」韋注云：「命，瑞命。諸侯即位，天子賜之命圭，以爲瑞節。玉，信圭，侯所執。」《左傳》僖十一年，文元年杜注說同，即賈氏所本。惠士奇云：「此臆說也。」《白虎通》：「《禮》曰：『諸侯薨，使人歸瑞玉於天子，諒闇之後，更爵命嗣子而還之。』故在喪則視元士，以君其國。除喪，則服土服而來朝。天子爵命之也，其在來朝之時乎？春秋禮壞久矣，晉惠、魯文錫命於即位，魯桓、衛襄追命於既薨，則新天子輯瑞之典不行，嗣諸侯還圭之禮亦廢，不知天子所賜者是何瑞也。或曰：『瑞圭者，諸侯有德，王命賜之，使者執瑞圭以致命。』春秋錫命蓋以此。」案：惠說是也。諸侯歸瑞、還瑞之禮，當於喪畢來朝時行之，與春秋錫命所致玉不同。《白虎通》君薨歸玉之說，似亦未可信。至周語：「晉侯所執之玉，即王使執以致命之玉，故內史過云：『夫執玉卑，替其摯也』，明與命圭不同。僖十一年《左傳》說其事云：『情于受瑞。』瑞玉通稱耳，非必六瑞之命圭。惠引或說以爲瑞圭，理或然也。」云：朝覲執焉，居則守之者，明《大宗伯》、《典瑞》說六瑞及《大行人》說五等圭璧皆曰執，此四圭皆曰守，二文足互相備也。云：「子守穀璧，男守蒲璧，不言之者，闕耳」者，經無子男命璧，故鄭據《大宗

伯》、《典瑞》、《大行人》補之。云：「故書或云命圭，五寸謂之躬圭，杜子春云，當爲七寸」者，杜據《典瑞》「正此經譌字也。云：玄謂五寸者，璧文之闕亂存焉」者，段玉裁云：「此鄭從杜作『七寸』，而明經作『五』之所由也。闕亂者，依《典瑞》，則有兩命璧五寸之文，而闕，又以五字屬入圭文也。存焉者，於此可考也。」徐養原云：「篆文『五』『七』相似，詩七月『鳴鵙』，王肅讀爲『五月』。此經因闕而亂，亦字形相涉所致。」天子執冒四寸，以朝諸侯。名玉曰冒者，言德能覆蓋天下也。四寸者，方以尊接卑，以小爲貴。【疏】「天子執冒四寸以朝諸侯」者，冒，正字作「瑁」。《說文·玉部》云：「瑁，諸侯執圭朝天子，天子執玉以冒之，似繅冠。」《周禮》曰：「天子執瑁四寸」，古文作瑁。」案：冒即瑁之借字。《御覽·珍寶部》引此經舊注云：「玉以冒之，似繅冠也。」疑馬注佚文。繅冠即許書之繅冠也。段玉裁云：「繅冠，爾雅注作『瑁鎔』，謂粗也。黃以周云：『瑁方四寸，其冒圭之空在下面，孔疏謂『當下邪刻之如圭頭』是也。據《說文》云：『似繅冠』，似袞刻之空，從兩旁洞達其下。《御覽》引《禮舊圖》云：『圭制上小下大，狀如繅鋒，圭冒乃似繅冠。』此正用許說者。攷漢之繅冠，本方，末兩岐，中空銳如圭頭。車人『爲末，庇長尺有一寸』，先鄭注云：

「庇謂未下岐。」《匠人》「相廣五寸」，後鄭注云：「古者相，金；今之相岐頭，兩金。」庇即相，相即紒冠。案：段、黃說是也。紒鎔即匠人注所謂相岐頭兩金者也。洪适《隸續》載《漢柳敏碑陰》、《益州太守碑陰》、《六玉碑》所畫瑁，並外方，自半以下，褒刻其內為岐足，與圭首之銳適足相函，正與岐頭相刃相似，非金之相也。《爾雅·釋樂》郭注釋大磬，亦云「形似紒鎔者」。晉時磬蓋已橫縣，故股鼓兩末平偃，其下岐出。郭說與古磬直縣形制不合，而與瑁形似紒冠之義正足相證矣。《書·康王之誥》云：「上宗奉同瑁。」①《國志·虞翻傳》裴注引《翻別傳》、秦述鄭《書》注訓同為酒杯，翻駁之云：「康王執瑁，占「同」似「同」。」《玉人職》曰：「天子執瑁以朝諸侯。」馬融訓注亦以為同者大同天下。據彼則馬氏《書注》以同為瑁之別名，虞氏則直謂同當作「同」，即古文瑁字之省，同瑁並舉為義文。今案：《書》下文云：「王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啞。」又云：「大保以異同秉璋以酢。」瑁以冒圭，非祭酢所用，則馬、虞義非也。注云「名玉曰冒者，言德能覆蓋天下也」者，《小爾雅·廣詁》云：「冒，覆也。」《白虎通義·文質篇》云：「合符信者，謂天子執瑁以朝諸侯，諸侯執圭以覲天子。瑁之為言冒也，上有所覆，下有所冒也。」賈疏

云：「案《書傳》云：『古者圭必有冒，言不敢專達之義。天子執冒以朝諸侯，見則覆之。』」注云：「君恩覆之，臣敢進。」是其冒覆之事。案：孔注《顧命》云：「言冒，所以冒諸侯圭，以齊瑞信，方四寸，邪刻之。」不言冒以覆蓋天下者，義得兩含，故注有異。故《書傳》云「古者圭必有冒」，亦是冒圭之法也。此冒據朝覲諸侯時執之。《詩·殷頌》云：「受小球大球，為下國綴旒。」注云：「小球尺二寸，大球長三尺，與下國結定其心，如旌旗之旒。」彼據天子與諸侯盟會，故云結定其心，故執鎮圭，不執瑁也。《書·顧命》孔疏云：「禮，天子所以執瑁者，諸侯即位，天子賜之以命圭，圭頭邪銳，其瑁以下邪刻之，其刻闊狹長短如圭頭；諸侯來朝，執圭以授天子，天子以冒之刻處冒彼圭頭，若大小相當，則是本所賜，其或不同，則圭是偽作，知諸侯信與不信。故天子執瑁所以冒諸侯之圭，以齊瑞信，猶今之合符然。經傳惟言圭之長短，不言闊狹，瑁方四寸，容彼圭頭，則圭頭之闊無四寸也。天子以一瑁冒天下之圭，則公侯伯之圭闊狹等也。此瑁惟冒圭耳，不得冒璧。璧亦稱瑞，不知所以齊信，未得而聞之也。」《左傳》文元年孔疏說同。案：

① 康王之誥「應作「顧命」。

《書》偽孔傳及孔疏謂瑱刻之，與犂鎡形正合。但申《伏傳》冒圭之說，則終有不能冒璧之疑，鄭亦不從其說，恐未足馮也。云「四寸者，方以尊接卑，以小爲貴」者，天子之玉，尺度宜侈，此冒獨止四寸，故云以小爲貴，示降尊接卑之義也。《禮器》云：「禮有以小爲貴者。」是鄭所據也。

天子用全，上公用龍，侯用璚，伯用將。鄭司

農云：「全，純色也。龍當爲龍，龍謂雜色。」玄謂全，純玉也。璚讀爲「養展」之展。龍、璚、將，皆雜名也。卑者下

尊，以輕重爲差。玉多則重，石多則輕，公侯四玉一石，伯

子男三玉二石。【疏】「伯用將」者，惠士奇、戴震、阮元並

謂「將」當依《說文》作「埒」。段玉裁云：「埒，許、鄭同，皆不作「將」。倘是將字，鄭不得釋爲雜。鄭已後傳寫失之。」

案：段說是也。此作「將」者，字形之誤，詳後。 注鄭

司農云「全，純色也」者，《士昏禮》注云：「純，全也。」是純

全互訓。純色謂玉色粹一，不龍駁也。云「龍當爲龍」者，

《牧人》杜注義同。《說文》字作璚。戴震云：「龍璚古字通

用。」云「龍謂雜色」者，《牧人》云：「凡外祭毀事，用龍可

也。」杜注云：「龍謂雜色不純。」此龍亦謂玉色不純者也。

云「玄謂全，純玉也」者，謂不參以石也。此破司農純色之

說。《說文·人部》云：「全，完也，重文全，篆文全，从玉，

純玉曰全。」與後鄭說同。賈疏謂純玉卽純色，義無殊，誤。

云「璚讀爲養展之展」者，葉鈔《釋文》及賈疏述注「讀」下皆無「爲」字。段玉裁據刪，云：「璚讀養展者，謂其音同展也。」

案：《釋文》云：「璚，才旱反。司農音璚。」然則陸本「璚讀

養展之展」六字在「玄謂」之上，與賈本不同，疑陸筆誤。錢

大昕云：「據《玉篇》，展卽璚之古文。《說文·食部》云：

「璚，以羹澆飯也。《禮記·內則》云：「小切狼臠膏，以與

稻米爲醢。」注：「狼臠膏，臠中膏也。以煎稻米，則似今膏

展矣。」《釋名》：「臠，璚也，以米糝之，如膏璚也。」賈疏謂

漢時有膏展，蓋本《內則》注。《集韻》：「展，以膏煎稻爲

醢。」與賈疏合。王引之云：「《內則》釋文：「展，本又作養，

又作展，並同之然反，又音贊。」案：展字《說文》缺載，以六

書之例求之，展蓋從食，展省聲，字當作「展」。俗書譌作

「展」，則諸聲之理不明。其又作「展」者，展之省耳。《楚

辭·九思「時混混兮澆璚」，注云：「璚，餐也。混混，濁

也。言如澆璚之亂也。」則展有雜亂之義，故《玉人》注讀璚

爲展，而訓爲雜，聲中兼義也。」案：王說是也。云「龍、璚、

將，皆雜名也」者，段玉裁謂龍當作龍，是也。將亦當作

① 原作「展糝也以米饋之如膏展也」，據楚本改。

「埴」。賈疏云：「雜名者，謂玉之雜名。此亦含雜色。知者，鄭《異義駁》云『玉雜則色雜』，則知玉全色亦全也。」案：賈說非也。玉雜者，雖同色，而質必微異，故《駁異義》謂兼色雜。至玉全則不必色全，故鄭不從先鄭之說，不可以彼證此。云「卑者下尊，以輕重爲差，玉多則重，石多則輕」者，賈疏云：「《盈不足術》曰：『玉方寸，重七兩。石方寸，重六兩。』」案：賈引《盈不足術》者，《九章算術》第七篇也。《孫子算經》云：「玉方寸，重一十二兩。石方寸，重三兩。」與《九章》不同，未知孰是。云「公侯四玉一石，伯子男三玉二石」者，賈疏云：「按《禮緯》云：『天子純玉尺二寸，公侯九寸，四玉一石；伯子男三玉二石。』此注出於彼，但此經公與侯異，彼文公侯同，又彼伯子男同七寸，皆與此經不同者，彼據殷法。若然，公侯同四玉一石，而龍璫異者，蓋玉色有別也。」戴震云：「《說文·玉部》曰：『璫，三玉二石也。禮，天子用全，純玉也；公用駢，四玉一石；侯用璫，伯用埴，玉石半相埴也。』此蓋泛記用玉爲飾之等。石謂石之次玉者，如《詩》之「充耳琇瑩，貽我佩玖」，琇與玖皆美石。」案：戴說是也。金鶚說同。《白虎通義·文質》篇云：「《禮·王度記》曰：『天子純玉，尺有二寸；公侯九寸，四玉一石也。伯子男俱三玉二石也。』」又云：「公珪九

寸，四玉一石。何以知不以玉爲四器石特爲也？」以《尚書·皋陶謨》五玉也。」案：《禮緯》文卽本《王度記》。據此諸文，則此章卽指瑞玉而言。其公公九寸，伯七寸，與此命圭尺度同，而云侯上同公，子男上同伯，並與此異者，傳禮者各據其所聞，不必合。賈以爲殷禮，則無據。《說文》以公四玉一石，侯三玉二石，伯玉石半相埴，與注及《禮緯》又異，其說較允。許、鄭說並不以此三玉爲瑞玉。蓋命圭爲邦國重鎮，不宜屑襍玉石，其爲泛記玉飾，殆無疑義。此經不詳子男用玉之名，依鄭說或當與伯同。段玉裁云：「依許差之，子男同位，一玉二石。一未知然否。」繼子男執

皮帛。謂公之孤也。見禮次子男，贊用束帛，而以豹皮表之爲飾。天子之孤，表帛以虎皮。此說玉及皮帛者，遂言見天子之用贊。【疏】「繼子男，執皮帛」者，賈疏云：「此公之孤。上不言子男，而此云繼子男者，以上文不見子男也。以子男與伯同用三玉二石，故空其文，見子男與伯等，以是得言以皮帛繼子男也。以《大行人》注言之，此亦是孤尊更以其贊見也。」案：賈說非也。以《大宗伯》、《典命》兩經證之，疑此文當次前三等命圭之後，因上闕子男執璧之文，而誤移於此。經備記五等瑞玉，因及孤之摯耳。

注云「謂公之孤也」者，《典命》云：「公之孤四命，以皮帛，眡小國之君。」不言侯伯有孤。又《大行人》云：「凡大國之孤，執皮帛，以繼小國之君。」與此文相應，故知是公之孤也。鄭鍔云：「有天子之孤，有諸侯之孤。」《大宗伯》曰「孤執皮帛」者，天子之孤也。二者皆執皮帛，特所用以飾之皮異耳。天子之孤不當繼子男之後，故康成以爲此公之孤也。然《典命》又有「諸侯適子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之文，則公之孤與諸侯適子之未誓者，皆執皮帛而列子男之後歟？「云見禮次子男，贊用束帛，而以豹皮表之爲飾，天子之孤表帛以虎皮」者，《大宗伯》注義同，彼注贊並作「摯」是也。贊即摯之俗，詳彼疏。云此說玉及皮帛者，遂言見天子之用贊者，以皮帛非玉人之事，明此經因說玉而類及皮帛之贊也。天子圭中必。必讀如「鹿車繹」之繹，謂以組約其中央，爲執之以備失隊。【疏】天子圭中必「者，賈疏云：『案《聘禮》謂五等諸侯及聘使所執圭璋，皆有繹藉及絢組，絢組所以約圭中央，恐失墜，卽此中必之類。若然，圭之中必尊卑皆有，此不言諸侯圭，舉上以明下可知。』」注云：必讀如鹿車繹之繹「者，《廣雅·釋器》云：『繹車謂之麻鹿，道軌謂之鹿車。』《方言》云：『繹車，趙魏之間謂之轆轤車，東齊海岱之間謂之道軌。』又云：『車下鉄，陳

宋淮楚之間謂之畢，大者謂之綦。」郭注云：「鹿車也。」戴震云：「此言繹車之索，故郭云麗車也。」《玉篇》云：「鉄，索也，古作鉄。」據此，鉄乃本字，鉄卽其假借字。圭中必爲組，鹿車繹爲索，其約束相類，故鄭讀如之。繹畢古通用。段玉裁云：「《廣雅·鹿車本《方言》，鹿車與歷鹿義同，皆於其圍繞命名也。」《說文》曰：「繹，止也。」古畢必通用。」案：戴、段說是也。《說文》繹訓止，蓋凡以絲麻爲組索，皆所以止縛爲繫固，故通謂之繹。鹿車卽收絲之器，《說文·糸部》云「繹，簪絲於寧車也」是也。繹卽束鹿車之索，索亦名鉄，段借作鉄。《方言》所謂車下鉄，車非乘載之車，鉄亦非五金之鐵也。《御覽·車部》引《風俗通》「鹿車窄小，裁容鹿也」，與此鹿車亦異。云「謂以組約其中央，爲執之以備失隊」者，《聘禮記》云：圭皆玄纁繫絢組，鄭注云：「采成文曰絢。繫，無事則以繫圭，因以爲飾。皆用五采組，上以玄下以絳爲地。」《說文·糸部》云：「組，綬屬。」圭重器，恐失隊破損，故以組約而執之。此組繫，《聘禮》亦謂之纁，與《典瑞》、《大行人》畫韋之纁異，詳《典瑞》疏。四圭尺有六寸，以祀天。郊天，所以禮其神也。《典瑞職》曰：「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疏】「四圭尺有六寸，以

祀天者。賈疏云：「據下裸圭尺有二寸而言，則此四圭，圭別尺有二寸。」戴震云：「一邸而四圭，邸爲璧，在中央，圭各長尺二寸，在四面。」論讓案：《周易集解》引《荀九家易注》云：「天子以尺二寸元圭事天。卽謂此也。璧度經注無文，賈《典瑞》疏以爲徑六寸是也。《爾雅·釋器》云：「璧大六寸謂之宜。」此四圭邸璧及下祀日月星辰之圭璧，蓋皆如宜璧之度。《古文苑·秦詛楚文·祠巫咸·亞駝·久湫·亦用宜璧》：「漢書·郊祀志」謂之瑱玉，蓋古祭玉多用六寸之璧矣。注云：「郊天，所以禮其神也者。」《典瑞》注云：「祀天，夏正郊天也。」外祀用玉禮神，詳《大宗伯》疏。引《典瑞職》者，賈疏云：「證祀天爲夏正郊所感帝，兼國有故旅祭五帝之事，亦以此圭禮神也。」案：此不云有邸及旅上帝者，文略。但彼祀天當爲闕丘祭昊天，旅上帝爲旅祭受命帝，鄭、賈說並失之。詳彼疏。大圭長二尺，杼上，終葵首，天子服之。王所摺大圭也，或謂之瑱。終葵，椎也。爲椎於其杼上，明無所屈也。杼，綱也。相玉書曰：「瑱玉六寸，明白炤。」【疏】大圭長三尺者，此圭較鎮圭爲尤長，故稱大圭。《禮器》云「大圭不琢」，注謂卽此大圭，又云：「琢當爲篆。」不篆者，蓋謂純素無文，與

鎮圭有瑑異也。《詩·商頌·長發》云「受大球小球」，鄭箋云：「受小玉，謂尺二寸圭也。受大玉，謂瑱也，長三尺。」案：大圭以球玉爲之，故《玉藻》云「笏天子以球玉」。《晏子春秋·諫上篇》齊景公帶球玉，亦謂笏也。白虎通義·文質篇引《禮》云「珪造尺八寸」。案：禮無尺八寸之圭，或卽笏瑱之屬與？云「杼上終葵首者，杼，說文·玉部」引作「杼」，誤。《荀子·大略篇》楊注云：「謂刻上，至其首而方也。」云「天子服之者，服猶服劍之服，謂帶之於身，典瑞謂之摺，彼注云「插之於紳帶之間，若帶劍」是也。注云「王所摺大圭也者，據典瑞文。云或謂之瑱者，《玉藻》云：「天子摺瑱，方正於天下也。」鄭注云：「此亦笏也。謂之爲瑱，瑱之言挺然無所屈也。或謂之大圭。」說文·玉部云：「瑱，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左傳·桓二年》孔疏引徐廣《車服儀制》云：「瑱，一名大圭。」說並與鄭同。戴震云：「大圭，笏也。天子玉笏，其首六寸，謂之瑱。」案：戴說是也。《大戴禮記·虞戴德篇》云：「天子御瑱，諸侯御茶，大夫服笏。」《荀子·大略篇》同。《隋書·禮儀志》引《五經異義》、《御覽·服章部》引



《五經要義》<sup>①</sup>並以珽爲天子笏。《左傳》桓二年杜注云：「珽，玉笏也。」《廣雅·釋詁》、《周書·王會》孔注、《穆天子傳》郭注，亦並以笏珽相詰，是珽與笏異名同物。《典瑞》：「天子晉大圭以朝日，而管子·輕重已言天子祭日播玉笏，是大圭與珽同爲玉笏之塙證。至《玉藻》所云笏度二尺有六寸者，《左傳》桓二年疏謂是諸侯以下之度分，其說其塙。蓋播珽與帶劍同，大圭三尺與上士之劍度適相當，諸侯以下之笏二尺六寸，與中士之劍度亦相近，其等例同也。云「終葵，椎也」者，惠士奇云：「說文·木部：「椎，擊也，齊謂之終葵。」終葵爲椎，猶邾婁爲鄒，皆齊魯間俗語。治讓案：《廣雅·釋詁》云：「柎，椎也。」《御覽·器物部》引何承天《纂文》云：「柎，方椎。」《後漢書·馬融傳·廣成頌》云「暈終葵」，柎，即終葵。依《玉藻》注云「方如椎頭」，何說是也。云「爲椎於其杼上，明無所屈也」者，《玉藻》注云：「終葵首者，於杼上又廣其首，方如椎頭。是謂無所屈，後則恒直。」《玉藻》又云：「諸侯荼，前詘後直，讓於天子也。大夫前詘後詘，無所不讓也。」注云：「詘謂圍殺其首，不爲椎頭。大夫又殺其下而圍。」賈疏云：「《玉藻》鄭注言挺然無所屈，此注亦云明無所屈，皆對諸侯爲荼，大夫前屈後屈，故云無所屈也。」又《典瑞》疏云：「終葵

首，謂大圭之上，近首殺去之，留首不去處爲椎頭。」惠士奇云：「杼上者，網其上，此椎頭六寸，指不網者而言。」云「杼，網也」者，《釋文》云：「網，殺字之異者，本或作殺。」阮元云：「經作網，注當用殺字，下文注中「取殺」，殺文皆不作網也。今此諸本皆作網，蓋淺人援《釋文》本改之。案：阮說是也。網即殺字，詳《矢人》疏。《輪人》：「行澤者欲杼」，注云：「杼謂削薄其踐地者。」此杼義與彼同，謂圭接首處削而殺之也。《玉藻》云：「笏度二尺有六寸，其中博三寸，其殺六分而去一。」注云：「殺猶杼也。天子杼上終葵首，<sup>②</sup>諸侯不終葵首，大夫士又杼其下首，廣二寸半。戴震云：「凡笏廣三寸，殺半寸，自中已上漸殺，笏上廣二寸半也。」治讓案：鄭以此經之杼，即《玉藻》所謂殺，故互相訓。杼之近首者廣二寸半，首與後同廣二寸。依鄭說，所杼者在笏上首下，終葵首在杼上，杼殺而首方，固不杼也。方言引《燕記》云：「豐人杼首，與此及《輪人》之杼義並別。引《相玉書》曰：「珽玉六寸，明白炤者，《玉藻》注同，證大圭首六寸，名珽，自殺以下二尺四寸也。賈疏云：「謂於

① 「覽」原訛「覺」，據楚本改。

② 上原訛「其」，據楚本改。

三尺圭上，除六寸之下，兩畔殺去之，使以上爲椎頭。言六寸，據上不殺者而言。引之者，證大圭者爲終葵六寸以下杼之也。《惠士奇》云：《離騷》王注：『相玉書』：理，大六寸，其燿自照。』《玉篇·玉部》亦云：『理，美玉，埋六寸，光自輝。』而康成引《相玉書》理作『珽』。《說文》有珽無理。蓋理即珽，古今文。論讓案：《玉藻》釋文云：『珽本又作理。』與《楚辭注》所引同。土圭尺有五寸，以致日，

以土地。致日，度景至不。夏日至之景尺有五寸，冬日至之景尺有三寸。土猶度也。建邦國以度其地，而制其域。【疏】「土圭」者，《典瑞》云：「土圭以致四時日月，封國則以土地。」此不言致日者，以致日爲重，文不具也。並詳《大司徒》、《典瑞》、《馮相氏》、《土方氏》疏。注云

致日，度景至不者，《典瑞》注義同。云「夏日至之景尺有五寸，冬日至之景尺有三寸者，《馮相氏》、《土方氏》注義同。此明土圭之長，與夏至地中之景相應。其冬至之景，則八土圭之長又三分長之二也。云「土猶度也」者，據段借義也。土度聲近義通。《詩·豳風·鴉鳴》：「徹彼桑土」，《釋文》引《韓詩》作「杜」。《書·費誓》：「杜乃獲」，《雍氏》注引杜作「敷」，是土度聲類相通，故土亦有度訓。《大司徒》、

《典瑞》、《土方氏》注並訓土爲度。云「建邦國以度其地，而制其域者，據《大司徒》文，詳彼疏。裸圭尺有二寸，有瓚，以祀廟。裸之言灌也。或作「裸」，或作「果」，裸謂始獻酌奠也。瓚如盤，其柄用圭，有流前注。【疏】

裸圭尺有二寸，有瓚者，《詩·大雅·旱麓》孔疏云：「天子之瓚，其柄之圭長尺有二寸。其賜諸侯，蓋九寸以下。論讓案：尺有二寸者，圭之長度，不兼瓚言之。裸圭與鎮圭同度，故亦謂之大圭，《明堂位》云「灌用玉瓚大圭」是也。

又《說文·玉部》云：「瑒圭尺二寸，有瓚，以祠宗廟者也。」瑒圭尺度形制與裸圭同，蓋卽《國語·魯語》之「鬯圭」。鬯，經典或通作「暢」，故鬯圭字亦作瑒也。裸圭亦當有纁，詳《典瑞》疏。云「以祀廟」者，賈疏云：「鄭注《小宰》云：

「惟人道宗廟有裸，天地大神，至尊不裸。」故此唯云「以祀廟」。《典瑞》兼云「以裸賓客」，此不言者，文略也。」注云「裸之言灌也」者，《小宰》、《大宗伯》注並同，詳《小宰》疏。云「或作裸」者，《說文·水部》云：「裸，水也，從水果聲。」與裸聲類同。云「或作果」者，《大宗伯》云「大賓客攝

二六九三

而載果，①小宗伯云：辨六彝之名物，以待果將，注並讀爲裸，與此或作同。云：裸謂始獻酌奠也。者，王禮廟享有九獻，二裸爲始也，詳《大宗伯》、《司尊彝》疏。賈疏云：「小宰注云：裸亦謂祭之，啐之，奠之，以其尸不飲，故云奠之。」云：瓚如盤，其柄用圭，有流前注者，賈疏云：「鄭注《典瑞》引《漢禮》，瓚盤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盤口，徑一尺，言有流前注者，案下三璋之勺，鼻寸是也。言前注者，以尸執之向外，祭乃注之，故云有流前注也。」詒讓案：鄭言此者，明圭爲柄，與瓚不同物，瓚卽勺也。《白虎通義·考黜》篇說圭瓚，云「玉飾其本」，亦謂柄也。《書·文侯之命》：敘，僞孔傳及鄭特性，孔疏引王肅說，並同。又《詩·大雅·旱麓》「瑟彼玉瓚，黃流在中」，陸本毛傳云：「玉瓚，圭瓚也。黃金，所以流鬯也。此流前注，所謂瓚口流鬯者也。」互詳《典瑞》疏。戴震云：「以圭爲柄曰圭瓚，以璋爲柄曰璋瓚，其勺並同。」琬圭九寸而纁，以象德。琬猶圓也，王使之瑞節也。諸侯有德，王命賜之，使者執琬圭以致命焉。纁，藉也。【疏】琬圭九寸而纁，以象德者，賈疏云：「《典瑞》云：『琬圭以治德，以結好。』此不言結好，此文略。彼云治德，據使者而言，此言象德，據

圭體而說。彼不言有纁，此言有纁，亦是互見爲義。

注云「琬猶圓也」者，琬圭耑圓，宛曲下覆，故云猶圓也。

《說文·宀部》云：「宛，屈草自覆也。琬宛聲類亦同。」九

章算術·方田篇有宛田，亦上圓隆起，與琬圭形相似。

《典瑞》先鄭注云「琬圭無鋒芒」，無鋒芒則圓也。互詳《典

瑞》疏。云「王使之瑞節也，諸侯有德，王命賜之，使者執琬

圭以致命焉」者，《典瑞》注同。惠士奇謂天子使使賜諸侯

命，當執琬圭，於義近是。詳前疏。云「纁，藉也」者，聘

禮注云：纁所以緇藉玉，又云：纁所以藉圭也。詳《典

瑞》、《大行人》疏。纁采就，經無文。以此圭長九寸，與公

侯伯命圭同，則纁疑亦當三采三就，與彼同也。琰圭九

寸，判規，以除慝，以易行。凡圭，琰上寸半。琰

圭，琰半以上，又半爲瑑飾。諸侯有爲不義，使者征之，執

以爲瑞節也。除慝，誅惡逆也。易行，去煩苛。【疏】琰

圭九寸者，此度與琬圭同。書·顧命：弘璧琬琰，賈

天府。疏引鄭《書注》謂彼琬琰皆度尺一寸。蓋其度尤長，

非常用之玉也。注云：凡圭，琰上寸半者，琰與剡同，

①「戴」原作「戴」，據楚本改。

此據聘禮記及雜記文。云：琰圭，琰半以上，又半爲瑑飾者，公羊定八年傳，璋判白，何注云：「判，半也。」賈疏云：「以其言判，判，半也。」又云：規，明半以上琰至首，規半以下爲瑑飾可知。案：鄭、賈並釋判爲半，而規字無釋，似卽以爲瑑飾也。《說文·玉部》云：「琰，璧上起美色也。」此與瑑飾義近，但以圭爲璧。段玉裁以爲字誤，然疑賈、馬諸家，或有破圭爲璧，以傳合判規之文者。若然，則是琰瑑之類，與圭不同，與鄭剡射之義尤不相家也。戴震云：「凡圭，直剡之，倨句磐折，上端中矩。琰圭，左右剡，坳而下，如規之判。」黃以周云：「判規之義，戴說爲合。但戴氏以凡圭例之，僅剡寸半，鄭則謂剡半以上，此其異也。蓋琰之言剡，其首剡然上起，其半以上如規之判也。」案：戴、黃說並與鄭異。鄭意此圭加剡半以上，則所剡者四寸五分，銳角尤纖長，較常法剡寸半增一倍，故獨得琰名。<sup>①</sup>但鄭以爲直剡，則與規義不相應。戴以爲圓剡，故曰判規。是判規者，若割圓爲四象限形，圭左右剡各一象限，合兩圭而成規也。其義於經較切。黃兼取鄭、戴義，謂剡半以上如規形，但圭廣三寸，左右各寸半，於寸半之內，圓剡之至四寸半之長。則其圓界甚大，左右并之，適成橢圓。雖合兩圭，亦斷不能成規，與半規之義無會。則鄭、戴兩義固不

能強合也。衆說紛互，未審孰得，姑並存之。云：諸侯有爲不義，使者征之，執以爲瑞節也。者，《典瑞》先鄭注云：「琰圭有鋒芒，傷害征伐誅討之象，故以易行除慝。」是除慝易行，爲使者征不義所執以爲信也。但後鄭彼注據《大行人》職，以除慝爲殷覲時使大夫執以命事。此義亦常同。可以互推，故不具也。云：「除慝，誅惡逆也。」者，《小行人》云：「其悖逆暴亂作慝猶犯令者，爲一書。」注云：「慝，惡也。」此除慝亦謂諸侯有悖逆作慝者，乃誅之也。云：「易行，去煩苛也。」者，賈疏云：「此非惡逆之事，直政教煩多而苛虐，是諸侯行惡，故王使人執之以爲瑞節，易去惡行。」璧羨度尺，好二寸，以爲度。鄭司農云：「羨，徑也。好，璧孔也。《爾雅》曰：『肉倍好謂之璧，好倍肉謂之瑗，肉好若謂之環。』」玄謂羨猶延，其袤一尺而廣狹焉。【疏】璧羨度尺，好三寸，以爲度者，陳祥道云：「璧圓九寸，好三寸，延其袤爲一尺，旁各損半寸，則廣八寸矣。《說文》曰：『人手卻十分動脈爲寸口。十寸爲尺。周制寸、尺、咫、尋、常、仞諸度量，皆以人之體爲法。』」又曰：「中婦人手長八寸

①「琰」原作「剡」，據楚本改。

謂之咫，周尺也。」然則璧羨袤十寸，廣八寸。以十寸起度，則十尺爲丈，十丈爲引。以八寸起度，則八尺爲尋，倍尋爲常。度必爲璧以起之，則圖三徑一之制，又寓乎其中矣。」程瑤田云：「《典瑞》曰『以起度』，《玉人》曰『以爲度』，蓋造此以度物，猶《周髀算經》所用之折矩也。」案：陳、程說是也。璧羨度尺者，據其袤言之。其廣則中咫，經不著廣度者，文不具也。古人度數有以十起者，尺、丈、引是也。有以八起者，咫、仞、尋、常是也。以十起者，視璧羨之度尺，以八起者，視璧羨之廣咫。起度之說蓋如是。 注鄭司

農云「羨，徑也」者，明經云度尺，爲璧之直徑，橫廣則不滿尺也。黃以周云：「《典瑞》先鄭注云：『羨，長也，此璧徑長尺。』亦謂橢圓形。」案：黃說是也。《典瑞》賈疏亦謂先，後鄭同爲不闕，但璧羨袤尺，廣八寸，先鄭釋爲徑，於義未明，故後鄭補釋之。云「好，璧孔也」者，好對肉爲文。《詩·魯頌·泮水》孔疏引孫炎《爾雅注》云：「肉，身也。好，孔也。」引《爾雅》者，《釋器》文。《左傳》昭十六年，孔疏引李巡注云：「肉倍好，邊肉大，其孔小也。好倍肉，其孔大，邊肉小也。肉好若一，其孔及邊肉大小適等也。」郭注義同。賈疏云：「引《爾雅》，欲見此璧好三寸，好卽孔也。兩畔肉各三寸，兩畔共六寸，是肉倍好也。」程瑤田云：「據

經與注，謂若璧孔一寸，則邊二寸，合兩邊及孔，其徑五寸也。賈氏誤釋。」案：程述李、郭義是也。依其說，則璧正法，好三寸，兩畔肉當各六寸，則廣袤皆尺五寸也。此璧羨好廣袤皆三寸，而肉則袤各三寸五分，廣各二寸五分，故合之袤尺而廣八寸。肉雖不倍好，而袤則肉較好已略贏，故仍得段璧稱也。云「玄謂羨猶延」者，二字聲近義通。《文選·東京賦》「乃羨公侯卿士」，薛注云：「羨，延也。」《豕人》注「羨道」，《左傳》隱元年杜注亦作「延道」。皆其證。《典瑞》先鄭注訓羨爲長。《爾雅·釋詁》云：「延，長也。」是羨延義同。云「其袤一尺而廣狹焉」者，賈疏云：「造此璧之時，應圓徑九寸。今減廣一寸，以益上下之袤一寸，則上下一尺，廣八寸，故云其袤一尺而廣狹焉。狹焉謂八寸也。」歐陽謙之云：「好三寸，左右之肉減六寸爲五寸，上下之肉增六寸爲七寸。」詒讓案：注意謂損廣以益其袤，損益係於肉，則好自爲正圓之三寸，無所損益。所損益者，唯肉之廣袤耳。又案：周尺度數，衆說差異。沈彤據今所傳周尺，謂一尺當今尺七寸四分。江水以同身寸推之，謂人張兩手，古爲一尋，今爲五尺，則古一尺當今尺六寸二分半。金鶚據《漢書·律曆志》黃鍾素黍法，謂古一尺當今尺八寸一分。黃以周說同。古尺亡失，無可質定，姑備列之，俟學

者致焉。圭璧五寸，以祀日月星辰。禮其神也。

圭，其邸爲璧，取殺於上帝。【疏】圭璧五寸者，最崇義

云：「於六寸璧上，琢出一圭，長五寸。」賈疏云：《典瑞》

又有珍圭牙璋，此不言文略，並玉人造之可知。注云

「禮其神也」者，與祀天以圭璧禮神同也。云「圭其邸爲璧，

取殺於上帝者，《典瑞》注同。璧琮九寸，諸侯以享

天子。享，獻也。《聘禮》：「享君以璧，享夫人以琮。」

【疏】「璧琮九寸，諸侯以享天子」者，此即《小行人》所云

「璧以帛，琮以錦」，亦即下文「琮以錦」也。《覲禮》亦云：「四

享皆束帛加璧。」若然，享后則束錦加琮矣。九寸者，爲上

公自朝以享天子及后之法，《小行人》注所謂「大各如其瑞」

是也。下云八寸者，據上公之臣聘天子及諸侯所用，故尺

度不同。不言琮，又不言享后者，皆文略。《白虎通義·文

質篇》云：「琮，后夫人之財也。」賈疏云：「按《小行人》：「

王後享天子及后用圭璋，則此璧琮九寸，據上公。」注

云「享，獻也」者，《牛人》注同。《大行人》：「廟中將幣三享」，

先鄭注云：「三享，三獻也。」《聘禮》注云：「既聘又獻，所

以厚恩惠也。」引《聘禮》者，賈疏云：「欲見經云享天子用

璧，享后用琮，此據上公九命。若侯伯，當七寸，子男當五

寸。案：彼文云：「受享，束帛加璧。」受夫人之聘璋，享玄

纁束帛，加琮。」又云：「聘于夫人用璋，享用琮。」但彼據侯

伯之臣聘他國，以享君及夫人者，與此上公親朝時所用享

王及后者不同。鄭因享王及后《禮經》無文，故假彼文爲證

耳。案：賈後疏亦謂五等諸侯朝王享同用璧琮。若然，自

伯以上，享玉降於朝，子男朝與享同玉不降，但以琮爲異

也。穀圭七寸，天子以聘女。納微加於束帛。

【疏】「穀圭七寸，天子以聘女者，《典瑞》云：「穀圭以和

難，以聘女。」此不言和難者，文略。穀圭形制，詳《典瑞》

注。注云：「納微加於束帛者，《士昏禮》：「納微，玄纁

束帛，儷皮，如納吉禮。」鄭彼注云：「束帛，十端也。執束

帛以致命。」此云天子以聘女，蓋使者亦執束帛加穀圭以致

命，即《媒氏》所謂入幣。《晉書·禮志》云：「太康八年，有

司奏：婚禮，古者以皮馬爲庭實，天子加以穀圭，諸侯加大

璋。」案：《士昏禮》，有皮無馬。有馬者，蓋天子諸侯也。

案：據《晉志》說，則天子入幣，又有皮馬爲庭實也。賈疏

云：「自上以上皆用玄纁皮帛，但天子加以穀圭，諸侯加以

大璋也。」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射四寸，

厚寸，黃金勺，青金外，朱中，鼻寸，衡四寸，

有纁，天子以巡守，宗祝以前馬。射，琰出者也。

勺，故書或作「約」，杜子春云：「當爲勺，謂酒尊中勺也。」

鄭司農云：「鼻，謂勺龍頭鼻也。衡，謂勺柄龍頭也。」玄謂

鼻，勺流也。凡流皆爲龍口也。衡，古文橫，假借字也。衡

謂勺徑也。三璋之勺，形如圭瓚。天子巡守，有事山川，則

用灌焉。於大山川，則用大璋，加文飾也。於中山川，用中

璋，殺文飾也。於小山川，用邊璋，半文飾也。其祈沈以

馬，宗祝亦執勺以先之。禮，王過大山川，則大祝用事焉。

將有事於四海山川，則校人飾黃駒。【疏】，大璋中璋九

寸，邊璋七寸者，記璋瓚形制及所用之事。凡祭祀，賓客

之裸，后佐王亞裸，並用璋瓚，大宗伯攝裸亦然。此不言，

文略也。詳《內宰》、《大宗伯》、《大行人》疏。又案：《公

羊》定八年「盜竊寶玉大弓」，傳云：「寶者何？璋判白。

何注云：「五玉盡亡之，傳獨言璋者，所以郊事天，尤重，

《詩》云「奉璋峩峩，髦士攸宜」是也。《春秋繁露·郊祭篇

亦以《械櫜》爲文王郊辭，與毛、鄭異。據其所說，璋別爲郊

天之玉，則非此璋瓚。璋瓚用以裸祭，惟宗廟、山川用之。

天地大神，至尊，不裸，不得有璋瓚也。云「射四寸，厚寸」

者，凡圭皆刻上寸半，厚半寸；此璋刻四寸，則多於圭二

寸半，而厚又倍之也。邊璋長度殺於大璋，中璋一寸，而射

及厚度則同。云「黃金勺，青金外」者，勺卽三璋之瓚也，以

金爲之，《王制》「金璋」，孔疏謂卽此金飾璋是也。《爾雅·

釋器》云：「黃金謂之盨，其美者謂之鏐。」《說文·金部》

云：「鉛，青金也。」案：以黃金爲勺，則不宜以鉛飾其外。

竊疑古通以銅爲金，《書·禹貢》揚州貢金三品，孔疏引鄭

注云：「金三品者，銅三色也。」則此黃金、青金，疑卽謂銅

三品爲圭瓚、璋瓚之勺。①《書·顧命》謂之同，《三國志·

虞翻傳》裴注引今文《書》作「銅」，卽其證也。詳《典瑞》疏。

云「朱中」者，謂於黃金勺之中，又以朱漆涂之爲飾也。云

「有纁」者，亦謂纁藉也。其采就，經無文。攷大中璋九寸，

與公侯伯命圭同，疑纁亦當三采三就；邊璋七寸，與子男

命璧同，疑纁亦當二采再就也。注云「射，琰出者也」

者，《典瑞》「璋邸射」，注云：「射，刻也。」琰與刻同，謂三璋

上半所刻既多，角尤鐵銳，若芒刺上出，以達於尚也。《方

言》云：「忽達，芒也。」郭注云：「謂草杪芒射出。」卽此射

出之義。賈疏云：「向上謂之出，謂琰半已上；其半已下

爲文飾也。」案：大璋、中璋所刻不及半，邊璋則又過半。

賈概謂刻半以上，未析。云「勺故書或作約」，杜子春云，當

①「爲」原作「卽」，據楚本改。

爲勺者，勺約聲類同。段玉裁云：「此古文假借。」云「謂酒尊中勺也」者，《明堂位》云：「灌尊，夏后氏以雞夷，殷以斚，周以黃目。其勺，夏后氏以龍勺，殷以疏勺，周以蒲勺。」案：灌尊，即《司尊彝》之六彝。凡酒皆盛於尊，以勺挹之，而注於爵。杜意謂此勺即彼灌尊中所斟之蒲勺也。《典瑞》先鄭注云：「於圭頭爲器，可以挹鬯裸祭，謂之瓚。」先鄭似亦以瓚爲挹鬯之勺，而兼用爲裸祭之爵。實則瓚雖爲勺制，而裸祭則以當爵，其挹之仍用蒲勺，不用瓚，故後鄭《王制》注直釋爲鬯爵，明不得如杜及先鄭說。至蒲勺，即《梓人》所爲之勺，以木爲之，不以黃金，又止容一升。此勺不言所容，以漢禮瓚鑿徑八寸，受五升推之，此勺徑四寸，所受當不止一升。是二勺形度並異，尤不可合爲一，故後鄭不從也。吳廷華云：「此勺有鼻，有流，則即裸盤，但四寸與八寸及尺爲異耳。杜以酒尊中之勺訓之，誤。」鄭司農云，鼻謂勺龍頭鼻也，者，鼻謂勺前銳出之口也。鄭注《明堂位》：「龍勺，云：『龍，龍頭也。』」然彼是尊中勺，此勺卽是鬯瓚。其爲龍頭，於經無文，先鄭蓋依漢制說之。聶氏《禮圖》引阮氏、梁正等圖云：「璋之勺鼻，爲獐犬之首，其柄則畫以雞尾，皆不盈寸。」與注違異，聶氏亦席其謬也。云「衡謂勺柄龍頭也」者，吳廷華云：「勺柄卽璋，先鄭

以衡爲勺柄，後鄭不從。」云「玄謂鼻，勺流也，凡流皆爲龍口也」者，前「裸圭」注云「有流前注」，卽此。以其口旁出，則謂之鼻；以其吐水，則謂之流，猶《既夕》及《士虞禮》謂匱口吐水爲流也。龍口亦卽謂流，爲龍頭，其口以吐酒鬯。此說與先鄭略同。但先鄭不云勺流，故後鄭增成其義。云「衡古文橫假借字也」者，衡橫聲近段借字。《檀弓》「今也衡縫」，注云「今禮制衡讀爲橫」，是其證也。云「衡謂勺徑也」者，此破先鄭說也。勺中橫徑四寸，鬯周蓋尺二寸也。其勺鼻當如《禮》舊圖說，廣不盈寸。云「璋之勺，形如圭瓚」者，如前裸圭之瓚也。《左傳》昭十七年，杜注云：「瓚，勺也。」賈疏云：「圭瓚之形，前注已引《漢禮》，但彼口徑八寸，下有盤口徑一尺。此徑四寸，徑既倍狹，明所容亦少，但形制相似耳。」案：賈引《漢禮》，見《典瑞》注。《詩·大雅·旱麓》箋云：「圭瓚之狀，以圭爲柄，黃金爲勺，青金爲外，朱中央矣。」《白虎通義·攷黜》篇說圭瓚云：「玉以象德，金以配情，芬香條鬯，以通神靈。玉飾其本，君子之性；金飾其中，君子之道。君子有黃中通理之道，美素德。金者，精和之至也；玉者，德美之至也。」是圭

①「口」原訛「只」，據《典瑞》注改。



璫、璋璫並爲金勺，惟柄異也。云：天子巡守，有事山川，則用灌焉者，賈疏云：「以其圭璫灌宗廟，明此巡守過山川用灌可知。」云：於大山川則用大璋，加文飾也，於中山川用中璋，殺文飾也，於小山川用邊璋，半文飾也者，明兼以文飾之加殺，爲大小尊卑之差。知巡守有祭山川者，詩·周頌·般·敍云：「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也。」僖三十一年《公羊傳》云：「山川有能潤于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偏雨乎天下者，唯泰山爾。河、海潤于千里。」又《王制》孔疏引《尚書大傳》云：「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山川視伯，小者視子男。」此三璋長度，與五等命圭璧降殺正相應。若然，大山川卽《大宗伯》之四望，謂五嶽四瀆及海視三公者也；中山川卽視伯者也；小山川卽視子男，所謂潤于百里者也。云「其祈沈以馬」者，《釋文》云：「《小爾雅》云：『祭山川曰祈沈。』」案《爾雅》：「祭山川曰廢縣，祭川曰浮沈。」今讀宜依《爾雅》音。」案：祈卽廢之借字。今《小爾雅》無「祭山川曰祈沈」之文，蓋有佚脫。祈沈之義，詳《大宗伯》及《夫人》疏。賈疏云：「取校人飾黃駒，故知以馬也。」云：宗祝亦執勺以先之者，宗祝有二，有謂大小宗伯，大小祝諸官者，《禮運》云「宗祝在廟」，注云：「宗，宗人也。」國語·周語云「宗祝執祀」，

韋注云：「宗，宗伯；祝，大祝。」是也。亦曰祝宗，《左·襄九年傳》云：「宋災，祝宗用馬于四墉。」卽謂祝與宗人也。有專謂大祝者，《周書·克殷篇》云：「乃命宗祝崇賓饗禱之于軍。」古文苑·詛楚文云：「宗祝邵馨。」是也。此經宗祝，則似專屬大祝，故下注卽引《大祝職》以證義也。江永云：「先行灌而後殺駒也。」云：禮，王過大山川，則大祝用事焉者，據《大祝》文，證此宗祝卽大祝也。賈疏云：「《大祝職》不言中山川、小山川者，舉大者而言，或使小祝爲之也。」云：將有事於四海山川，則《校人》飾黃駒者，據《校人》文。引之者，亦證此馬卽謂黃駒也。大璋亦如之，諸侯以聘女。亦納徵加於束帛也。大璋者，以大璋之文飾之也。亦如之者，如邊璋七寸，射四寸。【疏】大璋亦如之，諸侯以聘女者，陳祥道云：「以文攷之，當繼天子以聘女之後。亦如之者，亦如穀圭之七寸。蓋聘女，天子以圭，諸侯以璋，是爲降殺之等。若以邊璋與黃金勺用以酌，聘女加於束帛，非酌事，禮安所用哉？」案：陳說是也。林希逸、江水、戴震說並同。吳廷華云：「天子九寸之璋，謂之大璋。諸侯降於天子，七寸之璋亦可謂之大，與《大射儀》「大侯」之義等。」注云：亦納徵加於束帛也者，與天子

納微以穀圭加於束帛同，亦使者執以致命也。云「大璋者，以大璋之文飾之也」者，鄭不知此文爲錯簡，誤謂「家上璋璜大璋爲文，於經無驗，蓋不足據」。云「亦如之者，如邊璋七寸，射四寸」者，亦鄭意爲之說，不知此云亦如之者，本「家上穀圭七寸爲文，不家璋也」。經云「大璋，鄭必謂如邊璋七寸者」，賈疏云：「以其天子穀圭七寸以聘女，諸侯不可過於天子爲九寸。」江永云：「天子用穀圭七寸，謙也；諸侯用大璋七寸，謂上公七寸，亦謙也。侯伯當用五寸，子男其用璧琮與？」**「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覲聘。」**瑑，文飾也。覲，視也。聘，問也。衆來曰覲，特來曰聘。《聘禮》曰：「凡四器者，唯其所寶，以聘可也。」【疏】「瑑圭璋八寸」者，此聘享之玉度，並用偶數，與命圭異。《爾雅·釋器》云：「璋大八寸謂之瑑。」殆卽此瑑璋與？云「璧琮八寸」者，家上瑑爲文。《說文·玉部》云：「琮，瑞玉，大八寸，似車釐。」亦謂此瑑琮也。云「以覲聘」者，賈疏云：「此謂上公之臣，執以覲聘用圭璋，享用璧琮於天子及后也。若兩諸侯自相聘，亦執之。侯伯之臣宜六寸，子男之臣宜四寸。」案：《左傳》隱六年孔疏引此注云：「八寸者，據上公之臣。」今本注無此文，疑孔約《小行人》注義釋之。凡聘享之玉，各降其瑞一等。上公命圭九寸，故使臣聘王用瑑

圭八寸，聘后用瑑璋八寸，享王用瑑璧八寸，享后用瑑琮八寸。其侯伯之臣聘享王后，當用瑑圭璋璧琮，皆六寸，賈所說是也。其子男以璧爲瑞，則聘王后不得用瑑圭璋。賈《典瑞》疏謂子男之臣當用瑑璧琮。《左傳》文十二年，昭五年疏，並謂子男之使當瑑璧四寸。若然，子男之臣聘后當用瑑琮四寸。此疏唯謂子男之臣宜四寸，不著圭璧之異，文不具也。其子男之臣享王后之玉，經注無文，或當降君，用琥璜四寸與？

注云「瑑，文飾也」者，《典瑞》先鄭注云：「瑑有圻鄂瑑起。」文飾卽圻鄂也。《典瑞》瑑圭璋璧琮又有纁，皆二采一就。此經不云纁，文不具也。賈疏云：「凡諸侯之臣覲聘，並不得執君之桓圭、信圭之等，直瑑爲文飾耳。」云「覲，視也，聘，問也」者，據《大宗伯》云：「時聘曰問，殷覲曰視。」云「衆來曰覲，特來曰聘」者，《典瑞》注義同。賈疏云：「衆來則元年、七年、十一年，一服朝之歲來者衆也，特來則天子有事乃來，無常期者是也。」案：詳《大宗伯》疏。引《聘禮》者，《聘禮記》文。四器卽此圭璋璧琮是也。賈疏云：「所寶，謂不聘時寶之。」牙璋、中璋七寸，射二寸，厚寸，以起軍旅，以治兵守。二璋皆有鉏牙之飾於琰側。先言牙璋，有文飾也。【疏】「牙璋

中璋七寸，射二寸，厚寸」者，二璋長厚並與璋瓚邊璋同，唯射減於彼二寸。云：「以起軍旅，以治兵守」者，賈疏云：「牙璋起軍旅，治兵守，正與《典瑞》文同。彼無中璋者，以其大小等，故不見也。牙璋起軍旅，則中璋亦起軍旅。」璋蓋軍多用牙璋，軍少用中璋。注云：「二璋皆有鉏牙之飾於琰側者，琰側即所射上半二寸之側。」《釋名·釋形體》云：「牙，櫛牙也。」《廣韻·九麻》云：「齧齧，齒不平正。」《說文·金部》云：「鐏，鉏鐏也。」又《齒部》云：「齧齧，齒不相值也。」案：《楚辭·九辨》又作「鉏鉏」。鉏櫛齧及牙齧鐏齧齧，皆音近段借字。鉏，《釋文》引沈重音徐加反，即讀爲櫛也。鉏牙，謂就其刻處刻之，若鋸齒然，不平正。《典瑞》先鄭注云：「瑑以爲牙，義同。」賈疏云：「鄭知二璋皆爲鉏牙之飾者，以其同起軍旅；又以牙璋爲首，故知中璋亦有鉏牙。」云：「先言牙璋，有文飾也」者，鄭意二璋形度同，但牙璋別有文飾，故經列中璋之前，明以文質爲尊卑之次也。

**駟琮五寸，宗后以爲權。**駟讀爲組，以組繫之，因名焉。鄭司農云：「以爲稱錘，以起量。」【疏】駟琮五寸，宗后以爲權者，《說文·玉部》云：「琮，琮玉之瑑。段玉裁云：「駟琮，許作組。」方言曰：「琮，好也，美也。」許意謂兆琮之美曰琮，鄭所不從。」《記》又云「瑑琮八寸」，則駟

琮非謂瑑明矣。賈疏云：「此后所用，故五寸，降於下文天子所用七寸者也。」林希逸云：「宗后，尊后也，即王后也。其重可以起五權之制，亦譬羨起度之意。」注云「駟讀爲組者，《典瑞》云「駟圭璋璧琮琥璜之渠眉」，彼注讀同，詳彼疏。云「以組繫之，因名焉」者，別於他琮不繫組，故名組琮也。戴震云：「此亦有鼻以結組，省文互見。」吳廷華云：「組琮七寸，鼻得七寸之二分有零，爲寸半，則此鼻得五寸之二分有零，爲一寸有零也。」鄭司農云：「以爲稱錘，以起量」者，後鄭《月令》注云：「稱錘曰權。」《廣雅·釋器》云：「稱謂之銓，錘謂之權。」《漢書·律曆志》云：「權，重也，銖、兩、斤、鈞、石也，所以稱物平施，知輕重也。五權之制，大小之差，以輕重爲宜。圓而環之，令之肉倍好者，周旋無端，終而復始，無窮已也。」顏注引孟康云：「謂爲錘之形如環也。」案：彼權以銅爲環形，不爲琮。今世所存秦權，亦多爲環形而有鼻，與漢制同。賈疏云：「量自升斛之名，而云爲量者，對文量衡異，散文衡亦得爲量，以其量輕重故也。」大琮十有二寸，射四寸，厚寸，是謂內鎮，宗后守之。如王之鎮圭也。射，其外鉏牙。【疏】大琮十有二寸，射四寸」者，賈疏云：「言大琮者，對

上駟琮五寸爲大也。言十有二寸者，并角徑之爲尺二寸。言射四寸者，據角各出二寸，兩相并，四寸。」鄭鍔云：「琮本八寸爾，其射二寸，兩旁各射一寸，是爲四寸。四寸之射，八寸之琮，此所以十有二寸。」戴震云：「惟大琮言射四寸，其餘皆不言射。琮八方象地，疑不刻爲射，故八方也。」云「是爲內鎮」者，賈疏云：「對天子執鎮圭爲內。」詒讓案：此鎮琮卽王后所守之瑞玉。若然，諸侯夫人受命於后，亦當有命玉。公夫人疑當中琮九寸，侯伯夫人疑當中琮七寸，子男夫人疑當小琮五寸，度各視其夫之圭璧而用琮與？

注云：如王之鎮圭也者，謂其名及尺度同。

依《典瑞》，王鎮圭有纁繡，五采五就，此後鎮琮亦當同。《大宗伯》注說鎮圭云：「鎮，安也，所以安四方。」此後爲內鎮，亦取安四方之義。陳祥道謂亦刻鎮山以爲飾，未知是否。云「射，其外鉏牙」者，亦謂刻外出爲鉏牙，別於它琮八方平列也。《白虎通義·文質》篇云：「圓中牙身方外曰琮。」賈疏云：「據八角鋒，故云鉏牙也。」駟琮七寸，鼻寸有半寸，天子以爲權。鄭司農云：「以爲權，故有鼻也。」【疏】駟琮七寸者，駟亦當讀爲組。天子駟琮，制與后同，而度較大，所以別等差也。

注鄭司農云：以

爲權，故有鼻也者，鼻謂組也，所以穿組而縣之。《弁師》注云：「組，小鼻也。」《廣雅·釋器》云：「鈕謂之鼻。」先鄭意，蓋謂駟琮八方，於中隆起爲鼻以繫組，若印鈕然，它琮無此制也。《左》昭十三年傳，說楚平王當璧拜，曰「厭組」，彼璧好通謂之組，與鉏鼻異。賈疏云：「上后權不言鼻者，舉以見后亦有鼻可知。」兩圭五寸，有邸，以祀地，以旅四望。邸謂之柢。有邸，儼其本也。【疏】「兩圭

五寸，有邸」者，聶崇義云：「兩圭五寸，亦宜於六寸璧兩邊各琢出一圭，俱長二寸半，博厚與四圭同。」黃以周云：「兩圭五寸，亦謂各出邸五寸。」聶云各琢出二寸半，非。戴震云：「兩圭蓋琮爲之邸，故文在此。」《大宗伯職》注曰：「禮神者，必象其類，璧圓象天，琮八方象地。」案：兩圭之邸，舊說用璧。戴本陳祥道、趙溥說，以爲用琮，是也。五寸者，亦謂邸兩面各琢五寸圭，繫於一邸。其邸之琮亦徑六寸，與四圭之邸璧度同。云「以祀地」者，兼方丘北郊兩祭言之。賈疏依《大宗伯》、《典瑞》注，謂專指北郊神州之祭，方丘大地自用黃琮，非也。《周易集解》引《荀九家注》云：「天子以圭九寸事地。」與此經不合，未知何據。互詳《大宗伯》、《典瑞》疏。注云：邸謂之柢者，《釋文》云：「柢，劉作柢。」阮元云：「邸謂之柢，《爾雅·釋器》文。劉本作

「栝」，字形之訛。「云有邸，儼共本也」者，《爾雅·釋言》云：「栝，本也。」《典瑞》先鄭注引《爾雅》「栝作「邸」」。又後鄭彼注云：「儼而同邸。」儼與舛同，言兩圭足反舛相對，而同著一邸也。瑑琮八寸，諸侯以享夫人。獻於所朝聘君之夫人也。【疏】瑑琮八寸，諸侯以享夫人者，戴震云：「前已云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覲聘，復見此文，以明覲聘兼享與夫人之禮。」案：戴說是也。《說苑·脩文篇》云：「親迎之禮，諸侯以履二兩，加琮，曰：『某國寡小君，使寡人奉不珍之琮，不珍之履，禮夫人貞女。』夫人受琮，取一兩履以履女。」劉氏此說，於禮無文，其所加之琮，或亦即瑑琮與？注云：獻於所朝聘君之夫人也。

者，賈疏云：「言以享夫人，則是諸侯自相朝所用致享者也。五等諸侯朝天子，享用璧琮，不降瑞。若自相享，降瑞一等。此八寸，據上公、二王後自相享，亦用璧琮八寸；侯伯當六寸；子男自相享，退用琥璜，降用四寸。經言諸侯，正是朝，注兼云聘者，其臣聘，瑑圭璋璧琮亦皆降一等，與君寸數同，故兼言聘也。此經直言瑑琮，不言瑑璧以享君，文略可知也。論讓案：鄭知聘享與朝同者，據聘禮云「聘于夫人用璋，享用琮」也。案十有二寸，棗栗十

有二列，諸侯純九，大夫純五，夫人以勞諸侯。純猶皆也。鄭司農云：「案，玉案也。夫人，天子夫人。」玄謂案，玉飾案也。夫人，王后也。記時諸侯僭稱王，而夫人之號不別，是以同王后於夫人也。玉案十二以爲列，王后勞朝諸侯皆九列，聘大夫皆五列，則十有二列者，勞二王之後也。棗栗實於器，乃加於案。《聘禮》曰：「夫人使下大夫勞以二竹籩方，玄被纁裏，有蓋，其實棗栗，擇兼執之以進。」【疏】「案十有二寸」者，此附記飾玉之器也。《說文·木部》云：「案，几屬。」《急就篇》顏注云：「無足曰檠，有足曰案，所以陳舉食也。」案：此承食物之案，與《掌次》「甄案」重案爲牀異。十有二寸，蓋案之高度。《曾子問》孔疏引阮《禮圖》謂几高尺二寸。此案亦几屬也。其櫛方廣長之度，無文。依後鄭義，每案各陳棗栗二器，此必非尺二寸之長所能容，則鄭亦不以此爲案之長度可知矣。賈疏云：「案十有二寸者，謂玉案十有二枚。」亦非是。戴震云：「案者，櫛禁之屬。」《儀禮注》曰：「櫛之制，上有四周，下無足。」蓋如今承檠。《禮器》注曰：「禁，如今方案，隋長局足，高三寸。」櫛又名斯禁，斯，盡也，切地無足。此以案承棗栗，上宜有四周。漢制小方案局足，此

亦宜有足。惠士奇云：案有大小。漢舊儀：旋案，丈二，以陳肉食，大案也。漢書：許后奉案上食，孟光舉案齊眉，小案也。案者，今之槃，古之禁。云：棗案十有二列者，賈疏云：案案皆有棗栗，爲列十有二者，還據案十爲數，不謂一案之上十有二也。注云：「純猶皆也」者，此引申之義，緇衣注同。後鄭意棗栗合廢，案數皆以或九或五爲列也。戴震云：「列謂兩以列也。純，耦也。鄉射禮：算爲純，算爲奇。」惠士奇云：「純猶兩也，與淳通。《左》襄十一年傳，「淳十五乘」。或曰列，或曰純，純謂兩行並列。案：惠、戴皆訓純爲耦，蓋依賈、馬義，較鄭說爲長。鄭司農云：案，玉案也。」者，猶大宰、司几筵之玉几也。惠士奇云：「《欽文類聚·服飾部》引《楚漢春秋》：「淮陰侯曰：臣去項歸漢，王賜臣玉案之食。」云：夫人，天子夫人者，謂卽《昏義》之三夫人也。戴震云：「《漿人》：共夫人致飲于賓客之禮」，則此爲夫人勞諸侯，未爲不可。論讓案：先鄭說是也。璧琮舉天子以咳后，以見禮之下達，此文舉夫人以兼后，以見禮之上達，皆以互見爲例。賈疏駁先鄭，謂勞諸侯以王后爲主，豈不見后，先見三夫人乎？非也。上琿琮以享諸侯夫人，知此不謂諸侯夫人者，《聘禮》諸侯夫人勞賓不用玉案也。云：「玄謂案，玉飾

案也者，謂梓人爲之案，而玉人以玉飾之，此增成先鄭義也。先鄭但云玉案，不云玉飾，嫌於以金玉爲案，故後鄭補釋之。賈疏云：「以其在《玉人》，故知以玉飾案也。」云：夫人，王后也，記時諸侯僭稱王，而夫人之號不別，是以同王后於夫人也者，此謂夫人卽王后，以破先鄭天子夫人之說。賈疏云：「春秋之世，吳、楚及越僭稱王，而吳、楚夫人不稱后，是夫人之號不別也。周王與吳、楚同號王，故周王后亦下同吳、楚之夫人也。」案：此當以先鄭說爲正，後鄭及賈說非也。王氏詳說云：鄭以爲記時諸侯僭稱王，而夫人之號不別，又何以有「宗后爲權」與夫「宗后守之」之文乎？云：「玉案十以爲列」者，鄭意案之成列者，有十二列也。賈疏云：「微破賈，馬以此十二列比《聘禮》醢醢夾碑百簠，十以爲列。論讓案：《聘禮》：醢醢百簠，夾碑，十以爲列，醢在東。」彼文謂醢五十簠，爲五列，在東，醢五十簠，爲五列，在西。賈、馬據彼爲訓，蓋謂此玉案案與栗各以一案盛一器陳之，棗栗各十有二列，則二十有四案也。若後鄭之義，則每案之上，各有棗、簠、栗、簠，十有二列止十有二案。以經文審之，當以賈、馬爲長。惠士奇亦申賈、馬義云：「二王后二十有四，兩兩列之，則十有二，諸侯十有八，兩兩列之，則九；大夫十，兩兩列之，則五。」

案：惠說是也。經於諸侯大夫言純九、純五，於十有二列不言純者，蓋互文以見義。云：「王后勞朝諸侯皆九列，聘大夫皆五列，則十有二列者，勞二王之後也」者，此由平諸侯九列推而上之，則十二列當屬二王後。此勞蓋皆謂郊勞也。依聘禮，夫人待聘臣，使下大夫近郊勞。此夫人待上公諸侯，或當有遠郊勞等，與《大行人》「上公三勞，侯伯再勞之禮略相擬與？」云：「棗栗實於器，乃加於案」者，以聘禮推之。《籩人》、《弓人》皆經用古字作「栗」，注用今字作「栗」，惟此職及《矢人》經注皆作「栗」，疑後人所改，下同。引聘禮者，明棗栗所實之器，即竹籩之類也。烝，《禮經》作「蒸」，字通。彼注云：「竹籩方者，器名也，以竹爲之，狀如篋而方。兼猶兩也。右手執棗，左手執栗。」賈疏云：「聘禮」「五介入境張旂」，是侯伯之卿大夫聘者也。而主國夫人使下大夫勞賓以二竹籩方者，籩法圓，今此竹籩方爲之者，此或棗栗與黍稷籩異也。玄彼者，以玄纁爲表。彼《聘禮》，諸侯夫人使下大夫勞，無案，直有棗栗。此後勞有棗栗，又亦有案。引之者，證此棗栗亦盛於竹籩者也。「璋邸射，素功，以祀山川，以致稍餼。邸射，剡而出也。致稍餼，造賓客納稟食也。鄭司農云：「素功，無瑑飾也。餼或作氣，杜子春云：「當爲餼。」疏：「璋邸射」

者，璋以琮爲邸，又於琮剡之爲八角也。其尺度無文，疑當璋五寸，邸琮六寸，與上圭璧同。云「以祀山川，以致稍餼」者，《典瑞》云：「璋邸射以祀山川，以造贈賓客。」贈與致稍餼爲二事，此不云贈者，文不具也。注云「邸射，剡而出也」者，《典瑞》先鄭注義同。賈疏云：「向上謂之出，半圭曰璋，璋首邪卻之。今於邪卻之處，從下向上總邪卻之，名爲剡而出。」案：賈說非也。剡而出者，專據琮邸言之，出即謂邸八出也。賈謂於璋首爲之，誤。詳《典瑞》疏。云「致稍餼，造賓客納稟食也」者，造賓客，據《典瑞》文。稍即《漿人》云「共賓客之稍禮」，注謂王不親饗食，而致以酬幣，侑幣。又《聘禮記》「既致饗，句而稍」，注云：「稍，稟食也。」是二者皆得稱稍也。餼即《司儀》、《掌客》之致饗餼。二者皆造賓客所舍之館納之，其使者則執玉帛以致命也。凡天子待朝聘賓客及五等侯國君相爲賓，臣相爲國客，蓋皆通有此禮。但聘禮致饗餼，止以束帛致之，不用玉致，稍禮尤殺，其無玉可知。此璋邸所用，疑爲天子待朝賓之禮。聘客禮降於朝君一等，其致稍餼用玉與否，經注無文，未能詳也。互詳《典瑞》疏。稍爲稟食，詳《掌客》疏。鄭司農云：「素功，無瑑飾也」者，《禮器》云：「大圭不瑑，此以素爲貴也。」是素即不瑑之謂。素功與畫績之事同，彼布帛則爲白

采，此玉則爲無瑑飾。璋邸之琮，但爲剡射，無瑑飾，對上文瑑琮等有瑑飾也。云「餽或作氣，杜子春云當爲餽」者，段玉裁云：《說文·米部》曰「氣，饋客芻米也，從米，氣聲」，引《春秋傳》曰「齊人來氣諸侯」，又曰「或從既」作𩚑，又曰「或從食」作餽。然則氣正字，餽或字，不當云氣當爲餽也。蓋漢時已用氣爲氣假字，氣爲雲氣字，而餽爲饗餽字，略如今人。子春以今字釋古，往往讀古字爲今字，於此可得其例。《聘禮》注「古文餽爲既」，中庸「既稟稱事」，此皆「𩚑」文之爛與？」

## 柳人

闕。【疏】「柳人」者，《釋文》云：「柳本或

作櫛。案：《總敘》先鄭注云：「柳讀如巾櫛之櫛。」《說文·木部》云：「櫛，梳比之總名也。柳櫛字同。」玉藻有「櫛櫛」、「象櫛」，《喪服傳》有「櫛笄」，注云「以櫛之木爲笄」是也。凡刮摩之工，蓋玉、石、骨、角、木通有之。玉人治玉，雕人治骨角，磬氏治石，此柳人疑卽治木之工。《明堂位》有「刮楹」，注云：「刮，刮摩也。木工刮摩，以梳比爲尤精致，故工亦卽以爲名矣。」

## 雕人

闕。【疏】「雕人」者，《釋文》云：「雕，本亦

作彫。」案：《說文·彡部》云：「彫，琢文也。彫琢字當以彫爲正。《司几筵》：彫几，《巾車》：彫面，《司約》注「彫器」，字並作彫。作雕者，段借字也。詳《總敘》疏。又《爾雅·釋器》云：「玉謂之雕。」其正字則當作「琯」，詳《梓人》疏。雕琢之事，蓋亦玉石骨角木所通有，故《梓人》說祭器云「小蟲之屬，以爲雕琢」。但此刮摩五工，已有玉人、柳人、磬氏等，則此雕人當爲治骨角之工，《意林》引《尸子》云：「雕人裁骨，則知牛長少」是也。《毛詩·大雅·棫樸》傳又曰「金曰彫」，則非此義。江永云：「姓有漆雕氏，《記》言丹漆雕幾之美，《司几筵》有彫几、彫几、漆几。蓋凡漆器，彫人作之。」案：江說亦足備一義。凡漆草木，有彫刻爲文。輪人說轂漆云：「既摩，革色青白，謂之轂之善。」是漆器亦有刮摩之事矣。

## 磬氏爲磬，倨句一矩有半。

倨句，一矩爲股，而求其弦。既而以一矩有半觸其弦，則磬之倨句也。磬之制有大小，此假矩以定倨句，非用其度耳。

【疏】「磬氏爲磬」者，亦以所作之器名工也。《說文·石



部云：「磬，樂石也，從石殸，象縣虞之形，殸擊之也。古者毋句氏作磬。」云「倨句一矩有半」者，謂磬有大小，其股鼓之折，皆爲鈍角，侈弇之度，一矩又益以半矩乃合也。蓋一矩爲正方之角，侈之，而以半矩益一矩，則成鈍角矣。今磬皆橫縣，股鼓正平，古磬則皆直縣，股袞側而鼓直下。程瑶田云：「磬縣之，其鼓之直中繩。」《曲禮》：「立則磬折垂佩」，謂立而曲身，如磬之折也。《左氏內外傳》：「室如縣磬。」古人五架屋，從第四架下，爲戶牖以隔之，外爲堂，內爲室。室上之宇，北出斜下，以交於北墉。墉直如磬鼓，宇如磬股也。《文王世子》：「公族有死罪，則磬於甸人。」鄭注：「縣縊殺之曰磬。」謂如磬之縣也。案：程說是明古制。《爾雅·釋樂》：「大磬謂之磬」，郭注謂形似犁鎗。犁鎗即耜金岐出者。郭蓋據後世橫縣之磬言之，是晉時已不知有直縣之制矣。互詳《玉人》疏。注云「必先度一矩爲句，一矩爲股，而求其弦，既而以一矩有半觸其弦，則磬之倨句也」者，江永云：「倨猶直也，句猶曲也。磬須作折旋形，然不可正方如矩而失於太句，又不可使兩股間過開而失於大倨，故先度一矩爲句，一矩爲股，句股間之弦，比正方之弦稍長，得一矩有半，以爲作磬之法，則得倨句之宜也。凡正方形方十者，斜弦十四，四有奇，此正方矩也。」

今以一矩有半爲弦，是爲十有五，不止十四一四有奇，而兩股稍開也。後世作磬，不知此率，作正方如矩形。」戴震云：「取句股相等，各自乘，并之爲弦實，開方除之得弦。矩有半，大於所求之弦，張句股就之。」又云：「任取大小縱橫等成方，是爲一矩，度兩對角徑隅，不及一矩有半。今以一矩有半爲之徑隅，則倨句不中矩，而成磬折矣。」程瑶田云：「度一矩爲句者，磬股矩也；一矩爲股者，磬鼓矩也。二矩均長，而求其弦，得弦數是正方角之倨句，非磬之倨句也。於是推而求之，以句一矩應磬股，二爲一矩也。以股一矩應磬鼓三，三則一矩有半，侵出弦外半矩，不能觸弦。今乃推開一矩有半而漸張之，令其侵出者反而歸乎弦位，而不出乎弦，其弦亦自然引而伸之以來相就。是之謂以一矩有半觸其弦，而向之正方角倨句，變爲鈍角之倨句，則磬之倨句得矣。」案：依江、戴說，則一矩有半爲弦之長。依程說，則一矩有半爲股之長。二說於算術並通。今諦玩鄭云：「以一矩有半觸其弦」，則是謂以股觸弦，程說似得鄭指，李銳說亦同。然經實無是義，故程氏譏鄭義爲煩碎，且與經文齟齬。程又別說之云：「磬折之發斂也倨句然，正方折之一矩，又外博其折，而斜出其半矩以爲股。」案：程說是也。蓋經凡云倨句者，止論角度之侈弇，與弦徑無涉。

今段割圓四象限之度數求之，蓋一矩爲九十度，益以半矩，則百三十五度，卽此磬之倨句也。若依鄭注，李銳以三角法算之，止得一百六度五十二分二十八秒，是不及一矩有半，於形爲太句矣。至《車人》云「一柯有半謂之磬折」，則當得百五十一度有奇，與此不同，而亦以磬折名之者，彼爲倨句形之通名，不必與此豪秒密合也。互詳彼疏。云「磬之制有大小」者，謂若特磬大而編磬小，又律各有長短不同。賈疏云：「按《樂》云：『磬前長三律，一尺七寸；後長二律，一尺八寸。』是磬有大小之制也。」案：賈依下文先鄭注義，以大小據一磬之中，股爲大，鼓爲小，似非注義。賈引《樂》云者，聶氏《禮圖》載《舊圖》引《樂經》云：「黃鍾磬前長三律，一尺七寸；後長二律，一尺八寸。」此謂特縣大磬配鈔鍾者也。是賈所引卽《樂經》義。依其說，則此乃特磬之度，故長皆倍增於正律也。云「此假矩以定倨句，非用其度耳」者，鄭《車人》注定一矩長一尺六寸三分之一，此磬之長短，自依律爲增減，其度不一，故知經所謂一矩有半者，止假以定其倨句之形，非言長短之度也。其博爲一，博謂股博也。博，廣也。【疏】「其博爲一者，聶崇義云：『謂股博一律也。黃鍾之磬博九寸。』程瑶田云：『截其股之長，半之爲其博，命之爲一，以爲出度之本。』」注

云：博謂股博也者，①磬直懸，上下爲股鼓二體，鼓博之度，別見下文，故鄭知此博爲專主股言也。云「博，廣也」者，《治氏》注同。股爲二，鼓爲二。參分其股博，去一以爲鼓博；參分其鼓博，以其一爲之厚。鄭司農云：「股，磬之上大者。鼓，其下小者，所當擊者也。」玄謂股外面，鼓內面也。假令磬股廣四寸半者，股長九寸也，鼓廣三寸，長尺三寸半，厚一寸。【疏】「股爲二，鼓爲三」者，鼓之長度贏於股三分之一也。聶崇義云：「股爲二，後長三律者也。鼓爲三，前長三律者也。黃鍾之磬，股長一尺八寸，鼓長一尺七寸。」云「參分其股博，去一以爲鼓博」者，鼓博勝於股三分之一也。聶崇義云：「黃鍾磬鼓博六寸。」程瑶田云：「參分其股博，去一以爲鼓博，鼓博得股博之太半也。」又云：「磬之體，鼓三，一片石耳。其股之，如懸疣枝指，非所應有，以其孔必設於其旁，懸之不能正，故侈而壓之使正耳。然則股二何以股博一？鼓三何以鼓博三分之一之二也？曰：壓之使正之道也。偏諸左者，必益之於其右；偏諸下者，必益之於其

①「注」，原脫，據楚本補。

上。所益之數與所偏之數，必兩相當焉，而後偏者正矣。曷爲其益股於鼓而後能兩相當也？曰：股與鼓之數兩相當，而後股與鼓之體兩相當。是故三分其鼓三，以其一爲股博一，三分其股二，以其一爲鼓博六六六不盡，是股博鼓博之數兩相當於鼓股中也。其股博之一，即鼓之三；其鼓博之六六六不盡，即股之三，是鼓股之數兩相當於股博鼓博中也。股鼓和而三分之一，即股博鼓博之和；股博鼓博和而三倍之，即股鼓之和，是股鼓之和數與股博鼓博之和數，又互相函於兩數之中也。此其故何也？股二與股博一自乘，得積二百；鼓三與鼓博六六六不盡自乘，亦得積二百，其積同，其兩體之輕重同也，故能益其偏而使之使正也。案：程說磬股鼓體積相函之理極精，足補鄭、賈義。云參分其鼓博，以其一爲之厚者，股與鼓厚度同。程瑤田云：「厚得鼓博之少半也。」聶崇義云：「黃鍾磬厚二寸。徐養原云：『磬惟藉厚薄以分清濁，賈疏謂『厚則聲清，薄則聲濁』是也。依晁氏爲鍾之例，則當以分別大磬、小磬厚薄之度。今云『三分其鼓博，以其一爲之厚』，是厚薄之度生乎鼓博。鼓博同，則厚薄亦無弗同，何以分清濁哉？是有說焉。」八音惟絲與石俱倍半同聲，而絲之倍半與石相反。絲音長者濁，短者清，全弦爲正聲，則半弦爲

半聲；半弦爲正聲，則全弦爲倍聲。石音薄者濁，厚者清，半其厚則得倍聲，倍其厚則得半聲。上生者反用損，下生者反用益。然其半而又半，倍而又倍，皆自然相應，則與絲者同理，故舉一聲而各聲可得。鐘磬皆十聲，而磬之十聲與鐘異。鐘於五正聲外有五清，磬則於五正聲外有微羽二濁聲，宮商角三清聲。傳曰「鐘尚羽，石尚角」，此之謂也。磬上聲，清角最清，其磬最厚，磬之厚不得過其廣之半。假如鼓廣三寸，則角磬寸四分，商寸二分，宮一寸，羽九分，徵八分，再退一分得七分，則復爲角矣，由是六分爲商，五分爲宮，四分半爲羽，四分爲徵，而十聲皆備。然則鼓博三寸，其厚一寸，乃宮聲也，所謂黃鍾小素之首也。夫宮，音之主也。凡制樂器，必吹律以定宮聲。得宮聲，而五聲可推；得清宮，而正宮亦可得矣。案：徐說是也。磬亦有特縣編縣之異。賈前疏引「樂經」及晁氏所說爲特磬之數度，徐氏所說爲編磬之數度，足互相備也。特磬、編磬制，詳「小胥」疏。注鄭司農云：「股，磬之上大者，鼓，其下小者，所當擊者也。」賈疏云：「以其股而廣，鼓面狹，故以大小而言也。」程瑤田云：「磬之有股，猶鍾之有甬也。鍾縣設於甬，磬縣設於股，恐著鍾磬之本體而爲聲病，故別爲甬與股以設之。」又云：「磬有二體，曰鼓，曰股。縣設

於股，故股橫在上；其下縱者鼓，蓋所擊處，磬之本體也。司農以上下寫其形，得古縣磬之法。案：程說是也。磬所擊處謂之鼓，猶鼗氏鍾所擊處亦謂之鼓也。股專爲縣磬設，其縣孔所在，經無文。程氏及汪萊謂鼓與股相同，積，推其重心，縣孔當於鼓上中線之右設之，於算術亦密合，可補經注義也。云：玄謂股外面，鼓內面也者，鄭鐸云：「擊者爲前而在內，不擊者爲後而在外，內者在下，外者在上，故康成謂股外面，鼓內面也。」程瑤田云：「先鄭言上下，後鄭言內外，蓋互相足。先鄭解直縣，則鼓在下，故以上下寫之。後鄭申言鼓直縣，故恒在內，爲內面；惟鼓直縣，則股斜出，故恒在外，爲外面，而向人。」又云：「《國語》『籛篠蒙膠』，則古人縣磬，當以折處向人面，以槌旁擊其鼓。磬直股斜出，有偃形，籛篠立其下，仰而蒙之。」案：程說亦是也。云：假令磬股廣四寸半者，股長九寸也，鼓廣三寸，長尺二寸半，厚一寸者，賈疏云：「假令者，經直言不定尺寸，是假設之言也。若定尺寸，自當依律爲短長也。以四寸半爲法者，直取從此已下爲易計，非實法也。徐養原云：『鄭意舉黃鍾磬爲例，正是實法。』古磬之大小，讀此可得其概。若取易計，何不如《樂》云「一律、二律、三律，不更整齊乎？」惟林夷南無應五律，股博宜用全

數。又云：「四寸半與黃鍾律數相準，得黃鍾而他律亦可類推。假如林鍾之磬當倍律，股博六寸，脩尺二寸，鼓脩尺八寸，博四寸。」案：依徐說，則鄭據黃鍾半律，見編磬股博之數也。其說較賈爲長。已上則摩其旁，鄭司農云：「磬聲大上，則摩鐃其旁。玄謂大上，聲清也。薄而廣則濁。」【疏】：已上則摩其旁者，江藩云：「爲磬雖有度數，然不摩鐃之，則清濁不分，焉能合律乎？」以意度之，磬制成之後，吹十二律之管，以定其聲。如一律有清濁二音者，求濁聲，則摩之使薄而廣；求清聲，則摩之使短而厚，再以律管比其聲，於是五音諧矣。徐養原云：「摩其旁，摩其端，此劑量之法也。」《典同》云：「凡爲樂器，以十有二律爲之度數，以十有二聲爲之劑量。」觀磬氏之爲磬，可得其法矣。物性無常，即同爲一物，而剛柔精粗，良非一致。不知劑量之法，雖得其度數，終不得聲。磬氏爲刮摩之工，非摩無以成器。上言三分其股博，以其一爲之厚，則磬之厚薄本有一定之度。然或合度而不得聲，故又有摩旁、摩端之法，以爲之劑量。注鄭司農云：「磬聲大上，則摩鐃其旁者，明此云上下，皆造磬既合度而聲尚未協律，故爲此調劑之法。聲太高，則須減其厚度，故摩錯其旁使之薄。摩鐃，詳《總敘疏》。磬之考擊，雖以鼓爲主，而其得聲，則

股鼓同體，互相函含，亦兩相震盪，不能分爲二也。依後鄭  
 薄厚之義，似謂摩其平面之兩面。但摩厚使薄，則止摩一  
 面已足，不必摩兩面，而摩面亦必上下均平，則於厚度所  
 減無多，而已足改其聲矣。徐養原云：「聲以鼓爲主，既摩  
 其鼓，則股亦須摩，否則輕重不等，而鼓縣不得直矣。」案：  
 徐說是也。云「玄謂大上，聲清也」者，上猶高也。聲高則  
 清，故云大上聲清。云「薄而廣則濁」者，賈疏云：「凡樂  
 器，厚則聲清，薄則聲濁。今大上，是聲清，故使薄，薄而廣  
 則濁也。」論讓案：狹者不可使廣。此摩其旁，其廣度自  
 若，但厚度既減，<sup>①</sup>則因薄見廣耳。已下則摩其耑。

大下，聲濁也。短而厚則清。【疏】「已下則摩其耑」者，

《釋文》云：「耑，劉又音穿，本或作端。」案：劉音與經義不

合，不足據。《說文·耑部》云：「耑，物初生之題也。」《立

部》云：「端，直也。」阮元云：「依《說文》，則耑爲肇耑字，

端爲端正字。」案：阮說是也。耑端古今字。《釋文》或本，

蓋後人所改。鼓上耑與股相接，不可摩，則可摩者，唯股之

上耑與鼓之下耑。然股鼓兩積正等，若止摩一耑，則上下

既不均平，而重心亦隨之而改，縣與擊皆不協矣。諦審注

短而厚之義，自謂股上鼓下兩端並摩之，以略減其脩度也。

注云「大下，聲濁也」者，下猶低也。聲低則濁，故云大

下聲濁也。云「短而厚則清」者，賈疏云：「此聲濁由薄，薄  
 不可使厚，故摩使短，短則形小，形小則厚，厚則聲清也。」  
 案：賈說是也。此摩耑，其厚一寸之度亦自若，但兩耑長  
 度得摩而減，則因短見厚耳。

① 原：厚，下無，度，據楚本增。

## 周禮正義卷八十一

### 矢人爲矢，鏃矢參分，莠矢參分，一在

前，一在後。參訂之而平者，前有鐵重也。《司弓矢

職》弗當爲殺。鄭司農云：「一在前，謂箭槩中鐵莖居參分

殺一以前。」【疏】「矢人爲矢」者，亦以所作之器名工也。

《說文·矢部》云：「矢，弓弩矢也。古者夷牟初作矢。」《大

射儀》及《孟子·公孫丑》篇並有矢人。云「鏃矢參分，莠矢

參分，一在前，一在後」者，程瑤田云：「《司弓矢職》：『掌

八矢之法，枉矢、絜矢、殺矢、鏃矢、矰矢、莠矢、恒矢、庫

矢。」鄭注：「殺矢、鏃矢，一者前尤重，中深而不可遠也。

恒庫二者前後訂，其行平也。」又云：「恒矢之屬軒輶中，所

謂志也。」《矢人職》所舉五矢，僅三等。鏃矢、莠矢曰參分，

一在前，二在後，即《夏官》注所謂前尤重者也。」易拔云：

「三分其槩之三尺，則一尺在前，二尺在後。以後二尺之重

與前一尺相等，則槩前之鐵爲極重矣，故其發遲，而近射用

焉。」治讓案：恒矢之鏃，蓋有二種，禮射用金，習射用骨，

《既夕禮》及《爾雅》所謂志也。此經不及恒矢、庫矢者，以其前後訂，分數易明，文不具也。互詳《司弓矢》疏。

注云「參訂之而平者，前有鐵重也」者，訂謂平比之。《釋

文》云：「訂，李音亭，呂、沈同。」則讀訂爲亭。《毛詩·大

雅·行葦》傳云：「鏃，矢參亭。」淮南子·原道訓：高注

云：「亭，平也。」亭訂字通，詳《司弓矢》疏。鐵謂刃也。前

《攻金之工》云：「五分其金，而錫居二，謂之削殺矢之齊。」

則矢鏃亦以銅爲之，故得與錫相和。而鄭此注並云鐵

者，蓋據漢時爲矢皆用鐵鏃，周時矢鏃亦容兼用銅鐵，故並

云鐵矣。鄭意凡矢以刃爲前，刃以鐵爲之，故恒重；後則

唯著枯羽，故恒輕，《既夕》注云「凡爲矢，前重後輕」是也。

此二矢後多而前少，以相稱量而適平者，明鐵重，故厭前

一，使重得與後二等也。云「《司弓矢職》弗當爲殺」者，段

玉裁云：「『當』字衍文。」賈疏云：「彼鏃矢與殺矢相對，弗

矢自與矰矢相對。此上既言鏃矢，明下宜有殺矢對之，故

破此弗爲殺也。《司弓矢》注亦云：「殺矢之屬，參分，一在

前，二在後。」鄭司農云：「在前，謂箭槩中鐵莖居參分殺一

以前」者，槩，舊本並誤槩，《釋文》同，今依毛晉本正，後注

並同。鐵莖即鋌也。此矢槩三尺，殺者居一尺，鋌之人槩

中者亦止一尺，故云「居參分殺一以前」也。兵矢、田

矢五分，二在前，三在後。鐵差短小也。兵矢，謂

枉矢，繫矢也。此二矢亦可以田。田矢，謂贈矢。【疏】

「兵矢，田矢五分，二在前，三在後」者，程瑤田云：「《司弓

矢》注：「枉矢，繫矢」者，前於後重微輕，行疾也。《記》言

兵矢，田矢五分，二在前，三在後，即《夏官》注所謂前於重微

輕者也。《易》被云：「五分其橐之三尺，則尺有一寸在前，尺

有八寸在後也。以後尺有八寸之重，而與前尺有二寸相

等，則橐前之鐵比殺矢蓋短而小矣，故其發遠而火射用

焉。」注云「鐵差短小也」者，賈疏云：「前參分一在前，

得訂，此五分二在前得訂，故知鐵差短小也。」云「兵矢謂枉

矢，繫矢也」者，亦據《司弓矢》文。彼注云「枉矢者，今之飛

矛是也，或謂之兵矢，繫矢象焉」是也。云「此二矢亦可以

田」者，鄭意謂二矢雖為兵矢，亦兼為田矢也。《司弓矢》以

二矢為利火射，用諸守城車戰，則專屬兵事，不云可以田，

鄭以意定之。彼注亦云：「枉矢之屬五分，二在前，三在

後。」云「田矢謂贈矢」者，賈疏云：「按《鄭志》，趙商問：

「《司弓矢》注云：「凡矢之制，贈矢之屬七分，二在前，四在

後。」按《矢人職》曰：「田矢五分，二在前，三在後。」注云：

「田矢謂贈矢。」數不相應，不知所裁。」答曰：「田矢謂贈

在篋筥之間，屬錄事得之，謹答。」若然，鄭君本意以贈矢為

田矢，非經田矢，白是尋常田矢。「此二矢亦可以田」，解經

田矢是枉矢，繫矢，非直為兵矢，此二者亦可以田也。此鄭

云「田矢謂贈矢」，案《司弓矢職》，枉矢，繫矢，言利諸田獵；

弗矢，贈矢，直言弋射，不言田獵，而云田矢者，弋射即是田

獵也。」案：《司弓矢》云：「殺矢，鏃矢，用諸田獵。」賈說似

誤記。鄭以殺矢，鏃矢參分，二在前，三在後，已見上文，則

此田矢不得為彼二矢，故別以枉矢，繫矢為釋；而又以為

贈矢者，蓋因《司弓矢》云「田弋共贈矢」，故注復著此說。

然與彼注違牾，故趙高疑而發問。據鄭君所答，則田矢謂

贈矢，乃鄭初定之注。後因與《司弓矢》注不合，乃重定云

「此二矢亦可以田」。則謂田矢仍是枉矢，繫矢，其贈矢自

與下弗矢同度，與《司弓矢》注無不合矣。然則鄭後定之

注，當刪去「田矢謂贈矢」五字。而今本兼有之者，殆由鄭

先定本早已行世，學者見後定本有「此二矢亦可以田」之

語，輒據增入，而忘去「田矢謂贈矢」五字，遂成兩載。亦猶

《保氏》「九數」注，鄭云「今有重差句股」，馬融、王寶云「今

有重差夕桀」，校者誤合兩注，遂於鄭本增「夕桀」二字也。

賈疏所見本已誤，而不知鄭後定本當無此五字，乃強圓其

說，云「鄭君本意以贈矢為田矢，非經田矢」。若然，鄭君既

以非經田矢，則又何爲於此注出之乎？其誤甚矣。殺

矢七分，三在前，四在後。鐵又差短小也。《司弓

矢職》殺當爲弗。【疏】「殺矢」者，殺，《釋文》作「綱」。阮

元云：「經當作「綱」，此因注云「殺當爲弗」，遂改「殺」也。」

錢大昕云：《梓人》、《矢人》篇皆有「綱」字。《說文》無杀

部，从閃亦無義。此卽籀文「殺」字，「門」譌爲「門」，「又」譌

爲「人」，非別有綱字也。一案：阮、錢說近是。段玉裁說同。

此經下篇《梓人》、《匠人》、《弓人》凡殺字皆作「綱」，疑此職

五殺字亦當同，今本作「殺」。字例岐互，非其舊也。云「七

分，三在前，四在後」者，程瑤田云：《司弓矢》注：「矐矢，

弗矢二者，前於重又微輕，行不低也。」殺矢七分，三在前，

四在後，卽《夏官》注所謂前於重又微輕者也。《易》拔云：

「七分其橐之三尺，則在前者尺有三寸七分寸之六，在後者

尺有七寸七分寸之一也。以後七分之四與前七分之三

等，則橐前之鐵比兵矢又短而小矣，故其發高，而弋射用

焉。賈疏云：「此經直言弗矢，不言矐矢者，以其與弗矢同

制，故略而不言也。」注云「鐵又差短小也」者，賈疏

云：「以其前五分二在前，此七分三在前，是差短小也。」云

《司弓矢職》殺當爲弗者，段玉裁謂「當」亦衍文。此「弗」

字與上文「殺」誤互易，故鄭兩破之。《司弓矢》注云：「矐

矢之屬，七分，三在前，四在後。」此破「殺」爲「弗」，亦當兼

矐矐矢也。參分其長而殺其一，矢橐長三尺，殺其

前一尺，令趣鏃也。【疏】「參分其長而殺其一」者，以下通

記爲矢之法，六矢所同。殺，《釋文》亦作「綱」，云「本又作

殺」。注云「矢橐長三尺」者，《鄉射記》云：「物長如

筈。注亦云：「筈，矢幹也，長三尺，與跬相應。」賈疏云：

「按《橐人》注：「矢服長短之制，未聞。」彼以無正文，故云

未聞。此云「三尺者，約羽六寸，逆差之，故知三尺也。」江水

云：「矢筈有長短，三尺其中制。」詒讓案：《橐人》云「矢八

物，皆三等」，則八矢長短各異，與弓同。又《輶人》注云：

「凡弓引之中參。中參者，蓋謂弓之下制六尺，引滿之，中

容矢長三尺。然則矢之制，以三尺爲最短，其上中制當以

次遞增也。云「殺其前一尺，令趣鏃也」者，鏃卽刃也。《釋

名·釋兵》云：「矢本，齊人謂之鏃。鏃，族也，言其所中皆

族滅也。正字當作族。《說文·金部》云：「鏃，利也。」《放

部》云：「族，矢鋒也，束之族族也。」趣與趨同。鏃細而橐

豐，故殺橐前一尺，使趣前漸殺，至於鏃而平也。五分

其長而羽其一，羽者六寸。【疏】「五分其長而羽其



一」者，《釋名·釋兵》云：「矢其旁有羽，如鳥羽也。鳥須羽而飛，矢須羽而前也。」《說文·羽部》云：「翦，矢羽。」

既夕記有撥矢、志矢，並短衛。鄭注云：「示不用也。然

則羽短則矢不可用，太長則又行遲，故必以五分矢長之一為度。」注云「羽者六寸」者，以三尺之槩，五分之，而取

一分，則六寸也。以其筈厚為之羽深，筈讀為槩，謂

矢幹，古文假借字。厚之數，未聞。【疏】「以其筈厚，為之

羽深」者，深謂羽入筈之深。凡設羽深淺之度，必視筈之厚薄為差，則不傷其力也。注云「筈讀為槩，謂矢幹，古

文假借字」者，《總敘》杜注義同。《釋名·釋兵》云：「矢其

體曰幹，言挺幹也。」鄭意筈自有本義，與矢幹之槩聲近，故段筈為槩也。《說文·竹部》無筈字，然許、鄭、君說字不

盡同，疑古本有此字，从竹可聲，而別有本義，今不可攷。

禮經借為矢幹之槩，故云古文假借。若鄉射、大射

禮，注並訓筈為矢幹，則即以借義釋之，故不復正其讀，與此注不相盤也。互詳《總敘》疏。又案：此經筈字，蓋故書

今書所同，鄭云「古文假借字」，乃釋字例，非校故書也。與

小史注以軌為篠古文同，與庖人、臬氏注所稱古文即指故書異。云「厚之數未聞」者，矢厚經無文，故鄭云未

聞。程瑤田云：「刃圍寸」者，刃本之圍也。刃之本即筈

之末。循其所綯之末而漸豐之，至於其所綯之始，所謂參分其長而綯其一也。準之而為筈末之綯圍，則亦參分其圍

而綯其一而已矣。綯圍寸，則不綯者圍寸有半，其厚半寸

可知也。若是，刃之圍寸似無三等之差矣。圍寸無差，而

三等之差實由金鐵。豈所謂鋌十之重三坑者，惟殺矢之屬

為然，故冶氏專言殺矢與？案：此程氏以意推之，未知

是否，姑存之，以備一義。水之以辨其陰陽，辨猶正

也。陰沈而陽浮。【疏】「水之以辨其陰陽」者，為欲設比

也。水之，謂取筈末漸之水中，猶輪人云「水之，以砥其

平沈之均也。陰陽，謂槩之向日背日者，亦與輪人「斬

轂必矩其陰陽」同。賈疏云：「就其浮沈刻記之。」注

云「辨猶正也」者，此引申之義。《小爾雅·廣言》云：「辨，

別也。辨別所以正其陰陽之面，故云猶正也。云「陰沈而

陽浮」者，陰潤就下故沈，陽燥向上故浮也。夾其陰陽

以設其比，夾其比以設其羽，夾其陰陽者，弓矢比

在槩兩旁，弩矢比在上下，設羽於四角。鄭司農云：「比

謂括也。【疏】「夾其陰陽以設其比」者，莊存與云：「比，

今人謂之扣，所以扣弦也。夾其陰陽以為扣，謂箭筈當弦

處，半陰半陽，不偏重也。程瑤田云：「如弓矢既辨其沈而

在下者爲陰，浮而在上者爲陽，而刻記之矣。乃夾其兩旁而設比，是爲夾其陰陽。」案：莊、程說是也。云「夾其比以設其羽」者，矢羽有四，設之必夾比，蓋在四角邪夾之，故羽著四角，自從橫相直，而不與比相侵也。古矢皆四羽，與今矢三羽異。

注云：夾其陰陽者，弓矢比在彙兩旁，弩矢比在上下」者，賈疏云：「以其弓豎用之，故比在彙之兩畔；弩弓橫用之，故比在彙上下。」詒讓案：設比蓋當陰陽均處，弓矢則比在兩旁，陰陽在上下，弩矢則比在上下，陰陽在兩旁也。云「設羽於四角」者，弓弩之矢，比在兩旁上下，則四角皆適當空處，故就之設羽也。鄭司農云：「比謂括也」者，《文選·西京賦》薛注云：「括，箭括之御弦者。」括正字作「栝」。《說文·木部》云：「栝，一曰矢栝，築弦處。」《釋名·釋兵》云：「矢，其末曰栝，栝，會也，與弦會也。栝旁曰叉，形似叉也。」《國語·魯語》說栝矢云：「銘其栝曰，肅慎氏之貢。」韋注云：「栝，箭羽之間也。」案：栝即栝之隸變。此注及《儀禮》、《尚書》並作括，同聲段借字。比卽於筈末刻之。《魯語》云「銘其栝」者，卽銘其筈也。經不著比之長度者，比之長不過數分，於二尺之筈，所增損無多，不關前後輕重之數，故可從略也。參分其羽以設其刃，刃二寸。【疏】「參分其羽以設其刃」者，江永云：

「此刃并鋌言之，設刃卽設鋌也。俞樾云：「分」字衍文也。《記·文本》云「參其羽以設其刃」，刃者兼鋌而言之也。羽長六寸，三六一尺八寸，加鋌一尺刃二寸，適合矢長三尺之數，故曰「參其羽以設其刃」，明設鋌刃在一尺八寸之外也。上文云「五分其長而羽其一」，此就全矢計之。若除去鋌刃一尺二寸，則參分其長而羽其一矣，所謂參其羽以設其刃也。誤衍「分」字，義不可通矣。」案：俞謂經「分」字當爲衍文，其說近是。

注云「刃二寸」者，賈疏云：「以其言參分其羽以設其刃，不可參分取二分，作四寸，明知參分取一，得二寸爲刃，故知刃二寸。」俞樾云：「如疏義，則當云「參分其羽以爲刃長」，不當言「參分其羽以設其刃」也。且羽長六寸，但云「參分其羽」，將取二分乎？抑取一分乎？古人之辭不應如是之鶻突也。」詒讓案：鄭、賈之意，以經參分其羽，爲參分六寸之長，而取其一爲二寸，故下文又增刃長寸爲刃長二寸。於此經義雖未協，但以下文校之，刃長寸爲薄匕之度，其匕上爲豐本，出筈外圍寸者，長亦一寸，合之亦得二寸；則鄭云「刃二寸」，於矢鏃之度，固不謬也。則雖有疾風，亦弗之能憚矣。故書憚

① 原脫「之」，據楚本補。

或作「但」。鄭司農云：「讀當爲「憚之以威」之憚，謂風不能驚憚箭也。」【疏】注云「故書憚或作但」，鄭司農云「讀當爲憚之以威之憚，謂風不能驚憚箭也」者，段玉裁云：「大司馬職」注：「墳讀從憚之以威之憚。」墳、但、憚三字古音同部。」張文虎云：「《廬人》『句兵欲無彈』，①注「故書或作但」，鄭司農云：「但讀爲彈丸之彈，但謂掉也」。此憚彈二字同義，當皆訓爲掉。《商頌》『不震不動』，箋：『不可驚憚也。』以驚憚訓震動，蓋彈、憚、但、動、掉，皆聲之轉。案：張說是也。注云「驚憚箭，亦謂矢行爲風所撼而振掉，若驚憚然，與《廬人》注讀雖異，而意則同。又《莊子·大宗師》篇『子犁曰無怛』，彼《釋文》引先鄭注作「不能驚怛」，蓋以音同改之，以就《莊子》之文，不知此經故書憚作「但」，與《廬人》『彈』作「但」正同。「不能驚憚」之訓，又正承「憚之以威」之讀，改作「怛」，不可通也。刃長寸，圍寸，鋌十之，重三禬。刃長寸，脫「二」字。鋌一尺。【疏】「刃長寸」者，記鏃末之長也。以下《冶氏》文同。凡矢鏃以金鑄之，與藥異材，別使金工爲之。既成，以授此工，設之於槩，故其文兩見，亦百工之聯事通職也。云「圍寸」者，此專指鏃本之圓在槩外者言之，其長與鏃末之薄也等也。鏃

末之匕，薄而且銳，不可以言圍，則圍寸指鏃本言明矣。鏃本與末各寸，合之適二寸。云「鋌十之」者，謂鏃本之入槩者，十倍圍之度也。鄭讀「刃長寸」爲「長二寸」，則謂此不冢彼爲文也。云「重三禬」者，并鏃與鋌之重也。程瑤田云：「《冶氏》曰爲殺矢，《矢人》言刃同，不專言殺矢也。余以三等之矢，訂之而平者，前後殊所，其故在金鏃有輕重，則《記》所云刃之度法與權刃之數，宜如《冶氏》專指殺矢言也。其他二等，則以次差短，亦以次差輕，準訂平處試之，可知其數。治讓案：殺矢之刃，在三等爲最重，兵矢、田矢、弗矢等，當以次遞輕。然此皆就鋌之長短豐殺消息之以取均平，而刃長寸、圍寸之度，則諸矢固無不斟酌畫之也。鋌之度法，八矢爲四等，可以意參定之，故經不分別著之也。互詳《冶氏》疏。注云「刃長寸，脫二字」者，段玉裁云：「謂「寸」上脫「二」。江永云：「刃長寸，此及《冶氏》兩言之。謂此處脫「二」字，既未安，而刃長二寸，鋌十之者，又有鋌二十寸之嫌，文意尤不協。案：江說是也。此經本無脫文，但鄭說矢長二寸，亦不誤。戴震謂矢匕中博、刃長寸，自博處至鋒也。程瑤田云：「余見古矢鏃不爲

①「彈」原作「憚」，據楚本改。

匕，豐本銳末，白其半而漸殺之。然則二寸者，刃之通長。言刃長寸者，蓋言其半之發於劓者耳。」案：古矢鏃，蓋有豐本及薄匕兩制，其鋒皆一寸。戴、程兩說並得通。《左》昭

二十六年傳云：「齊子淵捷從洩聲子，射之，中楯瓦，繇胸汰轉，匕入者三寸。」杜注云：「匕，矢鏃也。」孔疏云：「今人猶謂箭鏃薄而長闊者爲匕。」據杜、孔說，則古矢鏃多爲匕。《方言》云：「凡箭鏃胡合贏者，四鏃，或曰拘腸。」鏃

者，謂之羊頭。其廣長而薄鏃，謂之鉞，或謂之鉞。」郭注云：「鏃，稜也。」楊氏所謂四鏃、三鏃、胡合贏者，即豐本銳末之制。廣長而薄鏃者，即占薄匕之制。是矢鏃有二制，

漢時猶然矣。前弱則俛，後弱則翔，中弱則紆，

中強則揚，羽豐則遲，羽殺則趨。言幹羽之病，

使矢行不正。俛，低也。翔，迴顧也。紆，曲也。揚，飛也。

豐，大也。趨，旁掉也。【疏】「前弱則俛」者，俛，唐石經作

勉，宋余仁仲本同。錢大昕云，勉與俛，占多通用。毬

勉，漢碑多作「僂俛」。陸機《文賦》「在有無而僂俛」，李善

注引《詩》「僂俛求之」。《漢書·谷永傳》「閔免遁樂」，師占

注：「閔免猶毬勉也。」《表記》「俛焉日有孳孳」，讀如勉。

此經又讀勉爲俛，音同義亦同也。」案：錢說是也。以下並

論矢不中法之弊。程瑤田云：「前弱後強，後弱前強，與前後強弱同而中或偏強偏弱，則俛翔紆揚之病生。」云「羽殺則趨」者，殺亦當作「綢」，下章並同。羽殺謂羽減少也。

注云：「言幹羽之病，使矢行不正」者，凡矢行正，必應拋物線。若幹羽有病，則行失其正。前弱、後弱、中弱、中強、幹之病，羽豐、羽殺、羽之病也。俛、翔、紆、揚，謂矢行不應正線，遲、趨，則不中常節也。云「俛，低也」者，《說文·頁

部》云：「頽，低頭也，重文俛，頽或从人免。」引申之，矢行低亦通謂之俛。程瑤田云：「俛者前低。」云「翔，迴顧也」者，《說文·羽部》云：「翔，回飛也。」程瑤田云：「翔者前

高。」云「紆，曲也」者，《楚辭·惜誦》王注同。程瑤田云：

「紆者中曲而不直。」云「揚，飛也」者，《說文·手部》云：

「揚，飛舉也。」《大射儀》云：「揚觸柵復」，與此揚義略同。

程瑤田云：「揚者，前後輕而不定。」云「豐，大也」者，《南

人》注同。云「趨，旁掉也」者，《說文·走部》云：「趨，疾

也。」《廣雅·釋詁》云：「掉，動也。」謂矢太疾則動而旁出。

是故夾而搖之，以砥其豐殺之節也；今人以指

夾矢僂衛是也。【疏】「是故夾而搖之」者，《釋文》云：

「搖，本又作搖。」案：搖即搖之變體。漢隸凡从彳之字，或

變从彳。劉球《隸韻》載《漢孔廟禮器碑》、《劉寬碑》、《朱龜

碑、李翕西狹頌、「繇」並作「繇」，《韓敕碑》、《鄭固碑》、  
「繇」並作「瑤」，是其證也。阮元云：「葉本作『本又作瑤』，  
疑正文瑤字當本作『繇』。」案：阮說亦通。以下記試羽之  
法也。云「以眡其豐殺之節也」者，《弓人》注云：「節猶適  
也。」程瑤田云：「豐殺得其節，則遲趨之病亦除矣。」

注云：「今人以指夾矢，儼衛是也。」者，《釋名·釋兵》云：「矢  
羽，齊人曰衛，所以導衛矢也。」程瑤田云：「今人試矢，以  
左手指撮而圍之，藏矢其中，復以右手兩指夾其比，旋之令  
前行，以觀其遲趨之宜。衛即羽也，《既夕記》云：「撥矢短  
衛，志矢亦短衛。」疏言羽所以防衛其矢，不使不調，故名羽  
爲衛是也。」**橈之，以眡其鴻殺之稱也。**橈，擲其  
幹。【疏】「橈之，以眡其鴻殺之稱也」者，記試幹之法也。

賈疏云：「此言鴻，即上文強是也，此言殺，即上文弱是  
也。」注云：「橈，擲其幹者，《廣雅·釋詁》云：「一橈，曲  
也。」說文·手部云：「擲，按也。」謂抑按其幹令曲，則殺  
者先屈，可以驗其稱否也。」

**凡相筭，欲生而搏，同**

**搏欲重，同重節欲疏，同疏欲臬。**相猶擇也。生

謂無瑕蠹也。搏讀如「搏黍」之搏，謂圍也。鄭司農云：

「欲臬，欲其色如臬也。」【疏】「凡相筭」者，記選筭之法也。

云「同重節欲疏」者，節謂筭之節目也。《呂氏春秋·舉難》  
篇云：「一尺之木，必有節目。矢筭長三尺以上，必不能無節  
目，但以疏爲善耳。」注云：「相猶擇也」者，《爾雅·釋

詁》云：「相，視也。」相筭亦謂視而擇之。云「生謂無瑕蠹  
也」者，謂若初生之木也。賈疏云：「無瑕謂無異色，無蠹  
謂無蠹孔也。」程瑤田云：「生如《漢·律志》：「泠綸取竹之  
解谷生，其竅厚均」之生。晉灼曰：「生而自然均也。」彼言  
其厚生而自然均，此言其形生而自然圍。且生字直貫下四  
者搏、重、疏、臬，生而自然者也。」案：程說較鄭爲長。云  
「搏讀如搏黍之搏」者，賈疏云：「讀如《爾雅·釋鳥》黃鳥，  
搏黍也。」云「謂圍也」者，《輪人》注云：「搏，圍厚也。」義  
同。鄭司農云「欲臬，欲其色如臬也」者，臬，注例用今字作  
「栗」，此經注皆作「臬」，疑亦後人所改。詳《籩人》、《玉人》  
疏。戴震云：「堅實之色。詒讓案：《聘義》：「縝密以栗，  
注云：「栗，堅貌。此云色如臬，亦由質堅，故色如臬也。」

**陶人爲甗，實二鬴，厚半寸，脣寸。盆，**

**實二鬴，厚半寸，脣寸。甗，實二鬴，厚半**

**寸，脣寸，七穿。**量六斗四升曰甗。鄭司農云：「甗，

無底甗。【疏】「陶人爲甗，實二鬴」者，陶人亦以事名工也。《左》襄二十五年傳云：「虞閼父爲周陶正。」《喪大記》云：「陶人出重鬲」，此工卽其屬也。互詳《總敘》疏。《說文·瓦部》云：「甗，甗也。」穿。案：甗，盆，甗皆容一斛文。二斗八升。戴震云：「一穿爲甗，七穿爲甗，並上天下小。《爾雅》：『甗謂之甗。甗，鈔也。』《方言》：『甗，自關而東謂之甗，或謂之甗，或謂之甗。』郭注云：『涼州呼鈔。』甗甗亦通稱也。甗上體如甗，無底，施算其中，容十二斗八升，下體如鬲，以承水，陞氣於上。古銅甗有存者，大勢類此。」又云：「《陶人》：甗，盆，甗，鬲，庾，皆不言廣崇之度，或脩而斂，或庳而庳，不一定也。」治讓案：甗甗皆炊飪之器，故《少牢饋食禮》云：「雍人概鼎匕俎于雍饗，廩人概甗甗匕與敦于廩饗。」是甗甗以炊飯，與鼎以烹牲體同。甗盆甗並陶土爲之，故《左傳釋文》引《字林》云：「甗，土甗也。」《左》成二年傳：「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甗玉磬。」杜注云：「甗，玉甗。」此別以玉爲之，不爲用器，非常制也。云：厚半寸，脣寸二者，《說文·肉部》云：「脣，口耑也。」凡器厚半寸，其口脣周卽有緣，故厚倍之，陶旃諸器並同。云：盆實二鬴者，制詳《牛人》疏。云：「甗實二鬴」者，《說文·瓦部》云：「甗，甗也。」又《鬲部》云：「甗，甗屬。」案：甗甗字同。

《切經音義》引《字林》云：「甗，炊器也。」云：「七穿」者，穿卽謂空。《說文·穴部》云：「穿，通也。室，空也。」《楚辭·離騷》有「甗室」，王注云：「室，上甗孔也。」此七穿，卽所謂室矣。注云：量六斗四升曰甗者，《廩人》：「桌氏」注並同。鄭司農云：「甗，無底甗」者，《少牢饋食禮》注云：「甗如甗，一空。」《說文》云：「甗，一穿。」《釋名·釋山》云：「甗，甗，孔也。」賈疏云：「對甗七穿，是有底甗。」段玉裁云：「無底，卽所謂一穿。蓋甗七穿而小，甗一穿而大，一穿而大，則無底矣。」鬲，實五穀，厚半寸，脣寸。庾，實二穀，厚半寸，脣寸。鄭司農云：「穀讀爲斛，穀受二斗，《聘禮記》有斛。」玄謂豆實二而成穀，則穀受斗二升。庾讀如「請益與之庾」之庾。【疏】「鬲實五穀」者，容六斗。《說文·鬲部》云：「鬲，鼎屬，實五穀。斗二升曰穀。象腹交文三足。」《角部》云：「穀，盛饌也，讀若斛。」《方言》云：「甗，北燕朝鮮泐水之間或謂之甗，或謂之餅；江淮陳楚之間謂之錡，或謂之鏤；吳揚之間謂之鬲。」郭注云：「甗，釜屬也。」戴震云：「《爾雅》：『鼎款足謂之鬲』，注云：『鼎曲脚也。』蓋或以金、或以瓦爲之，款而三足，無足則釜也。《毛詩傳》：『有足曰錡。』案：戴說是也。

鬲，是似鼎，故《史記·封禪書》說九鼎云：「其款是曰鬲」，《索隱》云：「款者，空也，言其足中空也。」《漢書·郊祀志》：「款足，作『空足』，顏注引蘇林云：「足中空不實者，名曰鬲。」是鬲形制與鼎同，但以空足爲異，故許君云：「鼎屬」。其用主於烹飪，與釜鍤同，故《方言》又以爲鍤之別名。古或範銅爲之，《史記·滑稽傳》云：「銅歷爲棺」，《索隱》云：「歷卽釜鬲也。」歷，歷之借字。此陶人所作，是瓦鬲。《說苑·反質》篇云：「瓦鬲煮食。」《說文》載鬲字重文或作「甗」，又引《漢令》作「甗」，並從瓦是也。云「庾實二穀」者，容二斗四升。《左傳》昭二十六年，孔疏云：「庾，瓦器，今甗之類。案：形制未聞。」注鄭司農云：「穀讀爲斛」者，段玉裁云：「似傳寫之誤，『讀爲斛』，當本是『或爲斛』。」案：段校是也。此甗異文，非改讀其字也。云「穀受三斗」者，此據《瓶人》文，而讀豆爲斗，兼據今文禮家說，以此經之「庾」，爲《聘禮記》之「逾」；又以庾實二穀爲六斗，半之爲一穀所受之數也。彼「逾」，《掌客》及古文《禮》並作「斂」。《聘禮記》說致禮之米云：「十斗曰斛，十六斗曰斂，十斂曰秉。」注云：「今文斂爲逾。」彼記下文別釋車米總數，云「二百四十斗」，又別說禾云「四秉曰筥，十筥曰稷」。此後鄭本記三文，各不相家也。《說文·禾部》托字注，則

以十斂之秉與四秉之秉爲一，而云《周禮》曰二百四十斤爲秉，四秉曰筥，十筥曰稷」。此亦本《聘禮記》，而易二百四十斗之斗爲斤，以爲一秉之總數。許所據文義並與鄭異。其稱《周禮》者，謂此經舊師說，故《載師》疏引《五經異義》《古《周禮》》說，「井出稷禾二百四十斛，秉筥二百四十斤，釜米十六斗」，與《說文》同。孔廣森云：「《異義》以稷禾爲二百四十斛，是秉乃六斛矣。《禮》注云『今文斂爲逾』。似今文不但逾斂字異，且唯作六斗曰逾，而無『十』字，逾卽庾也。記『庾實二穀』，司農注『穀受三斗』。《梓人》『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後鄭讀豆爲斗。蓋《瓶人》『豆實三而成穀』，先鄭亦讀豆爲斗，故云穀受三斗。穀斛同音，而所容實異。三斗爲穀，六斗爲庾，十庾爲秉。秉六斛，二百四十斤。四十秉爲稷，稷二百四十斛，九千六百斤也。」案：孔參綜《異義》、《說文》，證先鄭此注穀受三斗，據今文《禮記》逾之半量，其說甚塢。蓋先鄭意，穀三斗，實爲三斗，是庾卽逾，六斗，兩一斛五斗也。以此數遞乘之，則一秉爲庾者十，爲斛者六，爲穀者二十也。一稷爲秉者四十，爲庾者四百，爲斛者二百四十，爲穀者八百也。與《異義》所述古《周禮》說稷禾之數正合。蓋此經舊師說本如是，故先鄭從之。後鄭《掌客》注及《聘禮記》注，則並從古

文作「十六斗曰斂」，不從今文作「逾」，亦不從別本作「六斗曰逾」，而四秉自爲不把，與十斂之量不相家。先鄭及許依今文說，於義爲短，故不從也。許君雖從今文禮義，然《說文·鬲部》又云「斗二升曰斂」，則許不以此「庾」爲即今文《禮》之「逾」，其說與先鄭又小異。云「聘禮記有斛者，段玉裁云：『謂十斗曰斛，此分別斂斛之解也。』」正經斂或爲斛之誤。案：段說是也。先鄭既不從或本作「斛」，又嫌斂斛音義易混，故別自之云「聘禮記有斛，明彼斛自爲十斗之量，與此斂異」。賈疏謂先鄭說斂受三斗，或十斗，未達先鄭之指。云「玄謂豆實三而成斂，則斂受斗二升者，後鄭亦據《瓶人》文，而不破字。豆實四升，三之爲斗二升。此破先鄭斂受三斗之說。《說文》義同。云「庾讀如請益與之庾之庾」者，《論語·雍也》篇文。後鄭引之，明此庾即《論語》之庾也。依鄭義，則庾容二斗四升。何氏《集解》引包咸云「十六斗曰庾」，非鄭義也。戴震云：「量之數，斗二升曰斂，十斗曰斛，二斗四升曰庾，十六斗曰斂。斂與斛，庾與斂，音聲相邇，傳注往往譌濶。《論語》「與之庾」，謂於釜外更益一斗四升。蓋與之釜已當，所益不得過乎始與。包注「十六斗曰庾」，誤也。」案：戴說是也。賈疏云：「《小爾雅》「斛，升，一斛爲豆，豆四升，四豆曰區，四區曰釜，二

釜有半謂之庾」者，庾本有二法，故《聘禮記》云「十六斗曰斂」，注云：「今文斂爲逾。」逾即庾也。按昭二十六年，申豐云「粟五千庾」，杜注云：「庾，十六斗。」以此知庾有二法也。案：賈引《小爾雅·廣量》文，與今本異。庾，《小爾雅》作「斂」，則仍與《聘禮記》字同。《禮》今文作「逾」，別本又作「六斗曰逾」。先鄭以當此經之庾，彼逾字或亦作「庾」。《國語·魯語》「缶米，韋注云：「缶，庾也。《聘禮》曰：十六斗曰庾。是庾與逾聲近字通，故包、杜及《史記集解》、《論語》皇疏引賈逵《左傳》《國語》注、《周語》韋注引唐固說，並同。後鄭但引《論語》以證此經之庾，而不引《聘禮記》，明今文《禮》之「逾」與此經及《論語》之「庾」異字異量，亦與先鄭意不同。賈引《聘禮記》謂庾本有二法，與後鄭指實無當也。據《論語》，則釜庾二量迥殊。《小爾雅·廣量》云「斂，有半謂之缶」，則缶爲四斛，是缶與釜庾亦異。而《魯語》「缶米」，許氏《異義》以缶爲釜，韋注又以爲即庾，則是掘釜庾缶爲一量，殆必不可通。今文《禮》之逾字，又作「斛」「區」，詳《弓人》疏。

瓶人爲簋，實一斂，崇尺，厚半寸，脣



寸，豆實三而成穀，崇尺。崇，高也。豆實四升。

【疏】瓶人爲簋者，瓶，唐石經誤，旒，今據宋本正。瓶人，亦以事名工也。賈疏云：「祭宗廟皆用木簋，今此用瓦簋，據祭天地及外神尚質。」按《易·損卦·彖》云：「二簋可用享。」四，以簋進黍稷於神也。初與一直，其四與五承上，故用二簋。四，巽爻也，巽爲木。五，離爻也，離爲日。日體圓，木器而圓，簋象也。是以知以木爲之，宗廟用之。若祭天地外神等，則用瓦簋，故《郊特牲》云「掃地而祭，於其質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是其義也。案：賈所述《易·損·彖》義，據鄭《易》注，亦見《詩·秦風·權輿》孔疏。簋之容與穀同，皆斗二升。賈《舍人》疏引鄭《孝經》注謂簋受斗二升，則簋簋所容亦同，唯以方圓爲異。戴震云：「古者簋簋，或以金，或以木，或以瓦爲之。管仲鏤簋，金簋也，《爾雅》金謂之鏤是也。飾以玉，飾以象者，木簋也。瓦簋不得有飾。」案：戴說是也。《韓非子·十過》篇云「堯飯於土簋」，土簋卽此瓦簋也。《聘禮》又有「竹簋方」，則簋之別制，此與木簋、金簋，並非瓶人所爲矣。唯瓶人爲瓦簋，亦當兼爲瓦簋。此不言者，文不具也。簋形制，互詳《舍人》疏。云「豆實三而成穀，崇尺」者，戴震云：「簋豆並崇尺，簋通蓋高，豆下有柄，亦通蓋高。《爾雅》木豆謂

之豆，瓦豆謂之登，竹豆謂之籩。此瓦豆則登也。豆其通名。登與豆用同，宜濡物。若籩，惟宜乾物。」黃以周云：「崇尺，瓦豆之高也。《籩人》注云：「籩如豆，其容實皆四升。」賈疏以爲籩豆皆面徑尺，柄尺，依《漢禮器制度》知之。《管子·弟子職》「柄尺不跪」，注云：「豆有柄，長尺，則立而進之。」則柄尺實古制矣。《論語》皇疏云「柄尺一寸」，非也。柄卽中央直者，《禮》謂之校；其下有跗，《禮》謂之鐙。跗與口各高一寸，合柄一尺爲高尺二寸。鄭注《雜記》云「豆徑尺」，疏云「面徑尺」。以口高一寸，圓徑一尺算之，已足容實四升。聶氏以爲口圓徑尺二寸，亦非也。案：戴、黃說甚覈。聶氏《三禮圖》引梁正、阮謀《圖》云：「登盛清，以瓦爲之，受斗二升，口徑尺二寸，足徑尺八寸，高二尺四寸，小身，有蓋，似豆狀。」此所說形制過大，聶崇義已辟之矣。又賈疏謂祭宗廟用木簋，祭天地外神用瓦簋，則豆亦當然。《郊特牲》孔疏亦謂祭天之簋豆用瓦，與賈意同。陳祥道云：「《詩·生民》述祀天之禮言「于豆于登」，則祀天有木豆矣。《少牢饋食禮》有瓦豆，則宗廟有瓦豆矣。」案：陳說是也。蓋簋豆各有瓦木二種，內外祭祀賓客通用之。賈、孔強爲區別，未足據也。又案：豆實三而成穀，先鄭蓋讀豆爲斗，故《陶人》注云「穀受三斗」。若然，則簋亦容三

斗，於量太多。又斗用木，不用瓦，非瓶人所爲，故後鄭不從，此注亦不載，詳《陶人》疏。豆形制，互詳《醢人》疏。

注云「崇，高也」者，《總敘》注同。云「豆實四升」者，《棗氏》注同。《廣雅·釋器》云：「升四曰桓。」桓，木豆正字。

凡豆，瓦木容實並同，詳《醢人》疏。凡陶瓶之事，髻

墾辟暴不入市。爲其不任用也。鄭司農云：「髻讀爲刮。」

辟讀爲藥黃藥之藥。暴讀爲剝。玄謂髻讀爲跂。墾，

頓傷也。辟，破裂也。暴，墳起不堅致也。【疏】凡陶瓶

之事者，以下通論陶人、瓶人制器之法式。云「髻墾辟暴

不入市」者，墾，墾之譌體。集鈔《釋文》作「狼」。案：當從

《說文》作「狼」，詳後。不入市，謂不得鬻於市，即《司市》僞

飾之禁在工者也。注云「爲其不任用也」者，明髻墾辟

暴則器苦窳不任用，故不入市也。鄭司農云「髻讀爲刮」

者，髻刮聲類同。《廣雅·釋詁》云：「刮，減也。」戴震云：

「刮，削薄減下之義。段玉裁云：『《說文》髻訓髮也，故

大鄭易爲刮，謂器似刮刷然也。』云「辟讀爲藥黃藥之藥」

者，《說文·木部》云：「槩，黃木也。」段玉裁改「爲」爲

「如」，槩爲「槩」，云：「黃槩今俗作黃柏，黃槩，皆誤。讀

如槩者，擬其音也。今本作「讀爲」，誤。案：段校是也。

阮元說同。云「暴讀爲剝」者，《說文·刀部》云：「剝，裂

也。《廣雅·釋詁》云：「剝，落也。」先鄭蓋謂辟暴爲破裂

剝落之貌。云「玄謂髻讀爲跂」者，賈疏云：「跂，謂器不正

欹邪者也。段玉裁云：「鄭君以爲刮義未安，乃易髻爲跂，

謂器之折足者也。髻從昏聲，昏從氏聲，音厥，與月聲近。

治讓案：《廣雅·釋詁》云：「刖，危也。」刖，謂器不正

折足，則危而易覆也。云「墾，頓傷也」者，段玉裁云：「墾，

集鈔《釋文》作「狼」。《集韻·入聲四覺》引《周禮》「髻狼辟

暴」。案：《說文》本無墾字，《豕部》云：「狼，齧也。」凡齧

物必用力頓傷，謂若傾跌器墜傷辟戾者也，顛頓而傷。」

案：段校是也。《華嚴經音義》引《文字集略》云：「頓，損

也。頓傷猶言損傷。云「辟，破裂也」者，謂燒成破裂有罅

隙。《說文·缶部》云：「缶，燒善裂。」段玉裁云：「辟讀爲

《西京賦》『擘肌分理』之擘，謂器之擘者也。」案：段說是

也。《西京賦》李注引此注辟作「擘」，蓋李亦以辟擘爲一

字，故依賦文改之，非唐時有此異本也。云「暴，墳起不堅

致也」者，段玉裁云：「鄭君以剝義與辟相亂，故從本字作

暴，訓墳起不堅致，與槁暴之暴略同。」案：段謂此暴與《輪

人》注「歛暴」字同是也。《一切經音義》引《聲類》云：「爆，

「爆，本又作暴。」《爾雅·釋畜》「爆牛」，郭注云：「領上爆朕起。」彼《釋文》述注作「爆」，引此注云：「爆謂墳起。」蓋暴、爆、曝，曝聲義並略同。陸引此注作「爆」，則似依《爾雅》文改也。不堅致，謂不堅固密致，此即《檀弓》所謂「瓦不成沫」，孔疏謂瓦器無光澤是也。致即今緻字，詳《大司徒疏》。器中膊，豆中縣。膊讀如車輪之輪，既拊泥而轉其均，對膊其側，以儗度端其器也。縣，縣繩正豆之柄。【疏】器中膊者，此記陶瓶範器之法也。器兼甗、盆、甑、鬲、庾、簋、豆諸器而言。云「豆中縣」者，瓦器惟豆有柄，尤貴其直，故別出之。注云「膊讀如車輪之輪」者，賈疏謂讀從《裸記》載以輪車之輪，取音同也。案：今《禮記》輪作「輜」，注云：「輜讀為輪，或作膊。」鄭、賈並依所改字為讀。膊與膊聲類亦同。云「既拊泥而轉其均，對膊其側，以儗度端其器也」者，《釋文》云：「對本又作樹。」案：對樹義同，詳《大司寇疏》。賈疏云：「按下文『膊崇四尺』，上下高四尺，無邪曲。轉其均之時，當儗度此膊，宜與膊相應，其器則正也。」詒讓案：拊泥即《總敘》之搏埴，謂拍泥為瓦器之埴也。諦審經文及注義，膊蓋為長方之式，以度器使無褻曲者。注所謂均，則器範下圓物，以使旋轉者。《管子·七法》篇云「猶立朝夕於運均之上」，尹注

云：「均，陶者之輪也。」即此。其字又作「鈞」，《淮南子·原道訓》云「鈞旋轂轉」，高注云：「鈞，陶人作瓦器法下轉旋者。」《漢書·鄒陽傳》顏注引張晏云：「陶家名模下圓轉者為鈞。」賈誼傳注亦云：「今造瓦者，謂所轉為鈞。」綜覈諸說，蓋均圓膊方，其制迥殊，相資而為用者。《莊子·駢拇》篇云：「陶者曰，吾善治埴，圓者中規，方者中矩。」若然，均其中規之式，膊其中矩之式與？云「縣，縣繩正豆之柄」者，與《輿人》「立者中縣」義同，謂豆柄之直，與縣繩之垂綫相應也。賈疏云：「豆柄，中央把之者，長一尺，宜上下直與縣繩相應，其豆則直。」案：豆柄謂校也。《祭統》云「夫人薦豆執校」，注云：「校，豆中央直者也。」賈知柄長一尺者，據《弟子職》文，詳前疏。膊崇四尺，方四寸。凡器高於此，則埴不能相勝；厚於此，則火氣不交，因取式焉。【疏】膊崇四尺者，謂對膊之直度也。云「方四寸」者，膊平方之橫徑也。注云：「凡器高於此，則埴不能相勝」者，《集韻·十五灰》云：「埴，陶器範。」《說文·上部》云：「坏，一曰瓦未燒。」又《缶部》云：「磬，未燒瓦器也。」讀若箛篥同。埴與坏聲義並相近。不能相勝，謂太高過四尺，則未燒時易傾壞也。云「厚於此，則火氣不交」者，謂厚過四寸。賈疏云：「謂埴不熟則易破者也。」云「因取式焉」

者，鄭意拊泥爲浮，對膊以僂度端正其器，因即視爲高厚之度也。

### 梓人爲筍虞。樂器所縣，橫曰筍，植曰虞。鄭司

農云：筍讀爲竹筍之筍。【疏】梓人爲筍虞者，梓人亦以所攻之材名工也。《爾雅·釋木》云：「椅，梓。」《說文·木部》云：「梓，楸也。」凡木材以梓爲良，故《書》云「若作梓材，彼《釋文》引馬融云：「治木器曰梓。」《大射儀》：「工人士與梓人畫物」，即此工也。筍，《釋文》作「筭」，①云「本又作筍」。《廣韻·十七準》云：「筭筭同。」案：筭筭並筍之俗，筍，椅之省，詳《典庸器疏》。《爾雅·釋器》云：「木謂之虞。」莊子·達生篇云：「梓慶削木爲鐻，鐻亦虞之段字。」彼《釋文》引李頤云：「梓，官名。」即此工官也。周時縣樂器之筍虞，並以木制，故梓人爲之。秦漢以後或鑄金爲之，非古也。注云：樂器所縣，橫曰筍，植曰虞者，《典庸器杜注義同。鄭司農云：筍讀爲竹筍之筍者，段玉裁改爲爲，如云：「各本作『讀爲』，誤也。」此與《典庸器》注，皆擬其音耳。此筍，竹胎字也，與竹箭有筍字同音異。竹箭有筍，于貧反。案：段校是也。天下之大獸

五：脂者，膏者，羸者，羽者，鱗者。脂，牛羊

屬。膏，豕屬。羸者，謂虎豹貔螭爲獸淺毛者之屬。羽，鳥

屬。鱗，龍蛇之屬。【疏】「天下之大獸五者」，《爾雅·釋

鳥》云：「足而羽謂之禽，四足而毛謂之獸。此五獸兼羽

鱗者，對文則異，散文可通，猶《月令》五蟲有羽毛也。

注云：脂，牛羊屬，膏，豕屬者，賈疏云：「三者祭宗廟以爲

牲，故知也。鄭注《內則》云：「凝者曰脂，釋者曰膏。」論

讓案：《說文·肉部》云：「戴角者脂，無角者膏。」家語·

執轡篇云：「無角無前齒者膏，有角無齒者脂。」王注云：

「膏，豕屬。脂，羊屬。」《淮南子·墜形訓》云：「無角者膏

而無前，有角者脂而無後。」高注云：「膏，豕熊獫之屬。

脂，牛羊麋之屬。」義並與鄭同。《大戴禮記·易本命》篇亦

云：「無角者膏而無前齒，有羽者脂而無後齒。」有羽一即

有角之譌。云：羸者，謂虎豹貔螭爲獸淺毛者之屬者，

《大司徒·羸物注義同。螭即羸之借字，詳彼疏。云羽，

鳥屬者，《大司徒·羽物》注云：「翟雉之屬。」《文選·蜀

都賦》劉注云：「羽族，鳥也。」云：鱗，龍蛇之屬者，《月令

春其蟲鱗》注同。《大司徒·鱗物》注云：「魚龍之屬」，

① 文原說人，據楚本改。

案：此經魚入小蟲連行屬，蛇入小蟲紆行屬。筍虞大獸鱗屬，當專據龍言之。又案：《說文·魚部》云：「鱗，蟲連行紆行者。」依此經下文，連行為魚屬，紆行為蛇屬，則鱗似亦魚蛇水蟲之通名，非一蟲而兼兩行也。若然，疑此經故書別本鱗或有作「鱗」者，故許即據下經為訓，鱗鱗聲類亦相近也。

**宗廟之事，脂者、膏者以為牲；致美味也。**【疏】「宗廟之事」者，即《大宗伯》人鬼六享之事。云「脂者膏者以為牲」者，《牧人》六牲，唯雞為羽屬，餘皆獸屬，有脂膏者也。賈疏云：「上摠言，於此已下別言之，欲分別可為筍虞者也。」注云「致美味也」者，脂膏者肥腍，中為犧牲，故以共祭，致其美味也。羸者、羽者、鱗者以為筍虞；貴野聲也。【疏】注云「貴野聲也」者，野物有聲者，或不中為牲，則刻其形於筍虞，使樂作時，匪色似鳴，若備其聲也。

**外骨、內骨，卻行、仄行、連行、紆行，以脰鳴者，以注鳴者，以旁鳴者，以翼鳴者，以股鳴者，以胷鳴者，謂之小蟲之屬，以為雕琢。**刻畫祭器，博庶物也。外骨、龜屬。內骨、蟹屬。卻行、蟪衍之屬。仄行、蟹屬。連行、魚屬。紆行、蛇屬。脰鳴、鼃鼃屬。注鳴，精列屬。旁鳴，蜩

蜩屬。翼鳴，發皇屬。股鳴，蚣蝮動股屬。胷鳴，榮原屬。【疏】「謂之小蟲之屬」者，賈疏云：「上云大獸，或為宗廟牲，或為筍虞設。今此更別言小蟲之屬，以飾祭器者也。自紆行以上不能鳴者，據行而言；自脰鳴以下能鳴者，據鳴而言之。」注云「刻畫祭器，博庶物也」者，此亦以雕為彫也。《巾車》注云：「彫者畫之。」《司約》「丹圖」注，謂彫器簠簋之屬，有圖象者。雕，彫之借字，詳《總敘》疏。賈疏云：「以雕畫及刻為琢飾者也。」案：賈蓋以雕為畫，琢為刻，二義不同。然攷《說文·彡部》云：「彫，琢文也。」《玉部》「瑀琢並云治玉也」。《爾雅·釋器》云「玉謂之雕」，又云「玉謂之琢」。瑀雕字亦通。《孟子·梁惠王》篇趙注云：「彫琢，治飾玉也。」《論語·公冶長》篇「朽木不可雕也」，《集解》引包咸云：「雕，雕琢刻畫。依包說，則雕琢即雕，亦即刻畫，可證鄭義。」《說文·刀部》云：「刻，鏤也。」蓋施刀削曰刻，成文采曰畫。祭器雖有畫文，而經云雕琢，則自專據刻鏤言之。若《司尊彝》注說雞彝、鳥彝、山彝，並云「刻而畫之」，《雜記·饗簋》注云「刻為蟲獸」是也。賈分雕琢為兩訓，非經注義。云「外骨，龜屬者」，《說文·龜部》云：「龜，舊也，外骨內肉者也。」案：禮敦簠皆刻龜形，詳《舍人》疏。此外骨、內骨，皆《鼈人》所謂互物也。外骨

當亦兼有蜃貝之屬，《鬯人》有「蜃尊」，注謂蜃，亦祭器也。云「內骨，蟹屬」者，《釋文》云：「本又作蟹。」案：字當作「鼈」。《說文·龜部》云：「鼈，甲蟲也。」蟹皆俗體。蟹亦見《雍氏》注。賈疏云：「按《易·說卦》云：「離爲鼈，爲蟹，爲龜」，注皆云「骨在外」。與此注違者，龜鼈皆外骨，但此經外骨內骨相對，以鼈外有肉緣爲內骨也。」云「卻行，蝨衍之屬」者，《廣雅·釋言》云：「卻，退也。」《釋文》云：「《爾雅》云：「蝨衍，入耳。」郭璞云：「蝨，蝨也。」按此蟲能兩頭行，是卻行。劉云：「或作衍蝨，今曲蟻也。」臧琳云：「《說文·虫部》：「蝨，側行者。」與鄭異。然鄭以仄行爲蟹屬，《說文》亦以蟹爲旁行，則此作「側行」，或字誤。蝨衍，今《爾雅》爲「蝨衡」，陸云「本又作蟹」，皆《說文》所無。當定作「衍」。又《說文》云「蝨，蝨或从引」，與劉昌宗所見或本合。《釋文》作「衍蝨」，誤倒也。以爲曲蟻，亦非。《說文》：「蟻，死蟻也。」此卽曲蟻，與蝨衍異。《方言》云：「蝨，蝨，自關而東謂之蝨蟻，或謂之入耳，或謂之蜃蟻，趙魏之間或謂之蚨蚨，北燕謂之蚨蚨。」案：臧說甚析。凡連言蝨衍者爲蚨蚨，《本艸》陶注云「細黃蟲，狀如蜈蚣」是也；單言蝨者爲丘蝨，劉云「曲蟻」是也。鄭云「卻行者，自謂蝨蝨」，許云「側行者，自謂丘蝨」，故《玉篇》亦云「蟻蝨仄行」，卽

寒蝨也。今日論蝨能兩頭行，而丘蝨則非側行，許說爲短也。云「仄行，蟹屬」者，《漢書·五行志》顏注云：「仄古側字。」《廣雅·釋言》云：「側，旁也。」《說文·虫部》云：「蝨有二敖，八足，旁行。」又以側行爲蝨，字義並與鄭異。云「連行，魚屬」者，《王制》注云：「連猶聚也。」連行卽《易·剥》六五《爻辭》所謂貫魚，王注云「駢頭相次」是也。云「紆行，蛇屬」者，《矢人》注云：「紆，曲也。」《說文·糸部》云：「紆，曲也。」賈疏云：「紆，曲也，以其蛇行屈曲，故謂之紆行也。」云「脰鳴，鼃屬」者，《說文·肉部》云：「脰，項也。」《公羊》莊十二年何注云：「脰，頸也，齊人語。」《釋名·釋形體》云：「咽，青徐謂之脰。」《說文·虫部》云：「鼃，鼃，詹諸，以脰鳴者。」《爾雅·釋魚》：「鼃，鼃，詹諸，在水者鼃。」案：鼃鼃水居，詹諸陸居，種類略同。鄭云「鼃，鼃屬」，足以眩詹諸，許、鄭義不異也。鼃鼃無肋骨，口不能呼氣成聲，其聲似出咽項之間，故云脰鳴也。鼃鼃，詳《秋官·敍官》疏。云「注鳴，精列屬」者，《公羊釋文》云：「注與味同。」案：《說文·口部》云：「味，鳥口也。」注卽味之段字。賈疏云：「按《釋蟲》云：「蟋蟀，蜚。」注云：「今促織也，亦名青蜚。」《方言》：「精列，楚謂之蟋蟀，或謂之蜚，南楚之間或謂之王孫。」詒讓案：《大戴禮記·易本命》篇

盧注云：「蟋蟀無口而鳴。今日論蟋蟀有口，而鳴不以口，其聲出兩翼間。鄭以釋注鳴，似未塙。《說文·虫部》云：「虺，以注鳴，詩曰「胡爲虺蜥」。又云：「榮蜺，蛇醫，以注鳴者。虺即榮蜺，亦即榮原。鄭以爲智鳴之屬，與許異，當以許爲長。《玉篇·虫部》亦云：「石虺，今以注鳴者。」依許義也。云「旁鳴，蝸蜺屬」者，《說文·肉部》云：「膀，脅也。旁即膀之段字。又《說文·虫部》云：「蝸，蟬也。《詩》曰「五月鳴蝸」。蟬，以膀鳴者。蜺，寒蝸也。」賈疏云：「蟬鳴在脅。云「翼鳴，發皇屬」者，賈疏云：「按《爾雅》：「蜺，蟬蜺。」郭云：「甲蟲也，大如虎豆，綠色，今江東呼爲黃蜺。」即此發皇也。臧琳云：「《說文·虫部》：「蜺，蟬蜺，以翼鳴者。《爾雅》：「蜺，蟬蜺。」《御覽》引孫炎注云：「翼在甲裏」發聲同，古人多通用，故《爾雅》作「蜺」，周禮注《作「發」。《爾雅音義》云：「蜺本或作黃，黃與皇亦古通。」案：臧說是也。今有綠色甲蟲，形狀如郭說，鳴聲甚清亮，江蘇人謂之金鐘子，當即發皇也。云「股鳴，蚣蝮動股屬」者，《說文·虫部》云：「蚣蝮，以股鳴者。重文蚣，蚣或省。《詩·邠風·七月》云：「五月斯蜚動股，毛傳云：「斯蜚，蚣蝮也。《爾雅·釋蟲》云：「蜚，蚣蝮。」郭注云：「蚣蝮也，俗呼蜚蜚。《詩·周南·蟋蟀》孔疏引陸璣疏云：「幽

州人謂之春箕，春箕即春黍，蝗類也。長而青，長角，長股，股鳴者也。或謂似蝗而小，班黑，其股似瑋瑋文。五月中以兩股相搓作聲，聞數十步。案：蚣蝮鳴聲亦出兩翼旁，以其與股相摩切，故謂之股鳴。《詩》云「斯蜚動股」，即謂蚣蝮振股而鳴。此注亦用《詩》成文，非以動股爲別一蟲也。云「智鳴，榮原屬」者，《釋文》云：「智，本亦作骨，又作胃。干本作骨，云「敝屁屬也」。賈、馬作胃，賈云「靈蠅也」。鄭云「榮原屬也」。不知榮原之屬以何鳴。作「骨」者，恐非也。沈云「作胃爲得」，亦所未詳。聶音胃。劉本作智，音齒。原亦作蠅。賈疏云：「此記本不同，馬融以爲胃鳴，干寶本以爲骨鳴。胃在六府之內，其鳴又未可以骨，爲狀亦難信，皆不如作智鳴也。」臧琳云：「《說文·虫部》：「蠅，大龜也，以胃鳴者。《爾雅釋文》引《字林》云：「蠅，大龜，以胃鳴。」本《說文》。許叔重學於賈景伯，故從賈說，馬季長亦同。沈重云「作胃爲得」，據鄭本也。詒讓案：《說文·勹部》云：「勹，膺也。重文胃，勹或从肉。」胃即勹之俗。《玉燭寶典》引經作「勹」。攷《巾車》、《廬人》注並有胃字，經文作「胃」，作「胃」並通。諸家本作「骨」，作「胃」，字形咸相近，知故書不作「勹」也。此經文及訓義，諸家差互，未知孰是。《釋文》引干寶本胃作「骨」，云「敝屁

屬。「敝屣」段玉裁定爲「鼈」字之誤分，是也。又引劉昌宗本作「胃」，音鹵。胃，今本《釋文》作「胃」，字書所無，胃字亦無鹵音，疑誤。榮原，《說文》作「榮蜺」，原卽蜺之借字。陸載別本作「蜺」，《玉燭寶典》引同。《爾雅·釋蟲》云：「蠓蜺，蜺蜺。」《方言》云：「守宮，其在澤中者謂之易蜺，南楚謂之蛇醫，或謂之蠓蜺。桂林之中，守宮大者而能鳴，謂之蛤解。」注：「榮原當卽指蛤解也。」段成式《酉陽雜俎·廣動植》篇云：「榮原，胃鳴。此從賈，馬本作「胃」，而義則仍從鄭，與陸引聶音略同。今攷《說文》以榮原爲注鳴，蓋亦本賈侍中說，義實允協。但此胃鳴，賈、馬作「胃」，於義爲短。竊謂經文當從胃，而義則當從賈說爲蠓蜺。《爾雅·釋魚》「蠓蜺」，郭注云：「涪陵郡出大龜，甲可以下，緣中文似瑇瑁，俗呼爲蠓蜺，卽今猪蠓蜺，一名蠓蜺，能鳴。」是也。凡龜屬，肋骨咸與外甲相屬，不能張翕，故其鳴似出胃間，與龜腹鳴相類也。厚脣弇口，出目短耳，大胃耀後，大體短脰，若是者謂之羸屬，恒有力而不能走，其聲大而宏。有力而不能走，則於任重宜；大聲而宏，則於鍾宜。若是者以爲鍾虞，是故擊其所縣，而由其虞

鳴。耀讀爲哨，頃小也。鄭司農云：「宏讀爲紘，紘之紘，

謂聲音大也。由，若也。」【疏】，厚脣弇口者，《呂氏春秋·仲冬紀》高注云：「弇，深邃也。」謂脣厚而口深大。云「大胃耀後」者，《後漢書·馬融傳·廣成頌》胃作「勾」，李注引此經同。聶氏《禮圖》云：「耀，本又作曜。案：賈《塵人》疏引此記亦作「曜」，詳後。云「有力而不能走，則於任重宜，大聲而宏則於鍾宜」者，明鍾虞宜用羸屬之義。云「若是者以爲鍾虞」者，《說文·虍部》云：「虞，鍾鼓之柝也，飾爲猛獸。」卽謂羸屬之獸。古飾鍾虞以猛獸，說者因誤以虞爲獸名。《後漢書·董卓傳》李注引《前書音義》，及《漢書·郊祀志》、《賈山傳》顏注，並以筍虞之虞爲神獸。此蓋以爲「虞」之段字，非古義也。依《說文》，則鼓虞亦象羸屬爲之。蓋鼓音宏大，虞宜與鍾同也。此不云爲鼓虞者，文不具。《穆天子傳》云：「鳥以建鼓，獸以建鍾。」彼似謂建鼓之柝以鳥爲飾，則又與磬虞同也。江永云：「凡羸羽蟲皆刻於植虞上，曰任重，曰任輕，曰加任焉，假設言之耳，非真以全架任之於其背也。」戴震云：「羸者爲鍾虞，羽者爲磬虞，皆所以負筍，非爲虞下之跗也。《西京賦》：「洪鍾萬鈞，猛虞馼馼，負筍業而餘怒，乃奮翅而騰驤。」薛綜注云：「當筍下爲兩飛獸以背負。」案：江、戴說是也。《文



選·上林賦張揖注云：「虞獸以俠鍾旁，足爲虞獸負拘之證。聶氏《禮圖》乃畫獸於虞獸之下，若負虞然，失之。」

注云：燿讀爲哨，頃小也。者，頃，余仁仲本作「頃」，注

疏本及《羣經音辨》並同。《釋文》作「頃」，云「音傾，李一音懇」。惠士奇云：「馬融《廣成頌》曰：『鸛鳥殺蟲，偃牙黔」

口，大匈哨後。』然則燿一作「哨」，音義宜然，康成讀從之，

本師說也。燿一作「臞」，細小之貌，與哨通。臞一作「臞」，

《爾雅》曰：「臞，臞，瘠也。」瘠則細小，音異而義同。」段玉

裁云：「《說文》：『哨，不容也。』《記·投壺》曰：『枉矢哨」

壺，哨是頃意，不容是小意。頃，今傾字。頃，不正也。或

作「頃」，李音懇。《釋文》本作「頃」，是賈疏本作「頃」，非

案：此經無作「臞」之本，惠說蓋據《大司徒·釋文》及《塵人》

疏而言。以音義攷之，此經訓頃小者宜作「燿」，「臞」；《大

司徒》、《塵人》注訓瘠瘠者，宜作「臞」，二字形近，故多互

譌。頃小之義，當如段說。阮元說亦同。《廣雅·釋詁》：「頃

哨並訓衰也。頃與傾同。《形方氏》注亦以「佩邪」爲「佩

哨」，然則「哨」後亦謂後衰殺而小也。李軌本作「頃」，音

懇，則謂與「轉人」，「頃」字同，未詳其義。後漢書注引

此注作「燿」，讀曰哨。哨，小也。疑李賢所改。鄭司農云

「宏讀爲紘紘之紘，謂聲音大也」者，《說文·六部》云：

「宏，屋深響也。」《爾雅·釋詁》云：「宏，大也。」《書·盤

庚》孔疏引樊光注，亦援此《記》爲釋，用先鄭義也。賈疏

云：「讀從左傳，桓二年，臧哀伯曰『衡統紘紘』，取其音同

耳。阮元云：「此『讀爲』疑當作『讀如』。」段玉裁云：「『月

令』其器闔以闔」，注云：「闔讀爲紘，紘謂中寬象土含

物。」正義云：「紘從頤下屈而上屬於冕，中央寬緩。」

案：凡其外闔弁，其內深廣曰宏，似不假易爲紘也。聲音，

謂聲之成文者。案：阮說是也。云「由，若也」者，由與猶

同。《郊特牲》注云：「猶，若也。」銳喙決吻，數目顙

脰，小體鵞腹，若是者謂之羽屬，恒無力而

輕，其聲清陽而遠聞。無力而輕，則於任輕

宜；其聲清陽而遠聞，則於聲宜。若是者以

爲磬虞，故擊其所縣，而由其虞鳴。吻，口脰

也。顙，長脰貌。故書顙或作輕。鄭司農云：「輕讀爲『鬲

頭無髮』之鬲。」【疏】銳喙決吻者，《說文·口部》云：

「喙，口也。」文選·甘泉賦李注云：「決亦開也。謂口銳

利而唇開張也。」云數目顙脰者，《毛詩釋文》云：「數，細

也。謂細目也。」云小體鵞腹者，《說文·馬部》云：「鵞，

馬腹繁也。」段玉裁校改繁爲鵞，謂馬腹低陷是也。《毛

腹繁也。」段玉裁校改繁爲鵞，謂馬腹低陷是也。《毛

詩·小雅·無羊傳云：「騫，虧也。體小則腹虧損低陷也。」無羊孔疏引崔靈恩《毛詩集注》本詩傳作「騫，曜也」。則與此上文「曜後」之「曜義同」。云「其聲清陽而遠聞」者，《弓人》云「凡相幹，欲赤黑而陽聲」，注云：「陽猶清也。」案：陽與揚通。《釋名·釋天》云：「陽，揚也，氣在外發揚也。」《荀子·法行篇》云：「玉扣之，其聲清揚而遠聞。」聘義作「扣之，其聲清越以長」，揚越，聲之轉。云「無力而輕則於任輕宜，其聲清陽而遠聞則於磬宜」者，「於磬」上俗本並脫「則」字，今據唐石經補。賈疏云：「磬輕於鍾，故畫鳥爲飾。」注云「吻，口脰也」者，《說文·口部》

云：「吻，口邊也。」《集韻·僊》云：「脰，吻也。」《釋名·

釋形體》云：「吻，口卷也，可以卷制食物，使不落也。」卷脰

字通。云「頤，長脰貌」者，頤與肩通。《莊子·德充符》篇

云：「其脰肩肩。」《釋文》引李頤云「羸小貌」，梁簡文帝云

「直貌」。此頤脰亦項長而直之貌也。云「故書頤或作脰」，

鄭司農云：「脰讀爲鬲頭無髮之鬲」者，《釋文》云：「鬲，呂忱

云「鬻秃也」。」案：呂本《說文》。脰鬻聲相近。《左》襄十

七年經：「邾子邾，邾，《公羊》：《穀梁》作「邾」，是其例。惠

士奇云：《廣雅》曰：「鬻，鬻、鬻、鬻，秃也。」《明堂位》：「夏

后以楬豆」，注云：「楬，無飾也，齊人謂無髮爲秃楬。」則鬻

與楬音同。器無文，猶頭無髮，其義亦同矣。楬，一作「駝」，  
《士喪禮》「駝豆兩」，段玉裁云：《說文·頁部》曰：「頤，  
頭鬻少髮也，从頁肩聲。」引《周禮》「數目頤脰」。此蓋賈侍  
中說，字與鄭同，義與鄭異。頤或爲脰，司農讀爲鬲，皆雙  
聲字。《說文·影部》云：「鬻，鬻秃也。」《明堂位》注「秃  
楬」，楬即鬻之段借。《釋名》作「駝」。司農與影部合，謂  
項無毛也。羽屬項，不必無毛，故鄭君不取。「小首而  
長，搏身而鴻，若是者謂之鱗屬，以爲筍。」  
搏，搏也。鴻，備也。【疏】若是者謂之鱗屬，以爲筍者，  
賈疏云：「上論鍾磬之虞用鳥獸不同，此論二者之筍同用  
龍蛇鱗物爲之也。故直云爲筍，不別言鍾之與磬，欲見二  
者同也。詒讓案：《明堂位》「夏后氏之龍簠虞」，注云：  
「橫曰簠，飾之以鱗屬。」孔疏謂此經筍飾以龍，彼經并云虞  
者，蓋夏時簠虞皆飾之以鱗，或可因簠連言虞也。又引漢  
禮器制度云：「爲龍頭及頤口銜璧，璧下有旄牛尾也。」  
《文選》顏延之《曲水詩序》李注引阮譔《禮圖》云：「筍虞  
兩頭並爲龍以銜組。」以上二說並漢制，不知與古合否。  
《說文·金部》鑄字注云：「鑄，鱗也，鍾上橫木上金華也。  
以鱗屬爲鍾上橫木之飾，故謂之鑄鱗矣。」注云：「搏，鬻

也者，《廬人》、《弓人》注同，詳《輪人》疏。云「鴻，備也」者，《爾雅·釋言》云：「備，均也。」郝懿行云：「備與鴻聲近，鄭蓋以龍蛇之屬，其身搏鬪，前後均等，故訓鴻爲備，義本《爾雅》。」案：郝說是也。《典同》先鄭注云「鍾聲上下正備」，與此義同。林希逸云：「鴻，大也。搏身而鴻，身圓而大也。」俞樾云：「鴻當讀爲『塢』，《說文·佳部》：『塢，鳥肥大堆也，或從鳥作塢。』搏身而塢者，亦謂其肥大也。作鴻者，段字。案：林、俞說亦通。凡攫網援簪之類，必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鱗之而。謂筍虞之獸也。」

深猶藏也。作猶起也。之而，頰頰也。【疏】凡攫網援簪

之類者，網，籀文殺字之譌，詳《矢人》疏。賈疏云：「此覆釋上文鍾虞之獸。云攫網者，攫者則殺之，援簪者，援攬則噬之。」詒讓案：攫猶搏持，詳《獸人》疏。《廣雅·釋詁》

云：「援，引也。噬，齧也。」簪噬字同。《春官》以爲卜筮字，彼爲段借，此用本義也。《山師》注作「噬」。簪噬古今字，詳《春官·敘官》疏。攫網援簪，謂猛殺剝殺之獸。《爾雅·釋獸》云「獠鰕善援」，郭注云：「便攀援。」又云「獠父善顧」，注云：「能攫持人。」亦其類也。云「必深其爪，出其目者，謂刻猛獸之爪必深入，目必高出也。爪，又之段字，

詳《輪人》疏。云「作其鱗之而」者，賈疏云：「謂動頰頰，此皆可畏之貌。」注云：「謂筍虞之獸也。」者，此有鱗屬，則

兼筍虞而言。賈疏謂此唯說鍾虞，鄭連言筍，非也。云「深猶藏也」者，亦引申之義。《廣雅·釋詁》云：「藏，深也。」

云「作猶起也」者，《地官·胥》注同。云「之而，頰頰也」者，鄭蓋以「之而」爲疊韻連綿語，其義則爲頰頰也。賈疏云：

「舊讀頰字以沾罪反，謂起其頰頰。劉炫以爲於義無所取，當爲頰頰音壹讀之，於義爲允也。」《釋文》云：「頰，許慎曰忽反，禿也。劉古本反，李又其懇反，一音苦紇反，又音混。」戴震云：「頰側上出者曰『之』，下垂者曰『而』，須鬣屬也。」王引之云：「《說文》：『頰，禿也。』禿爲無髮，則不可以言作矣。鄭說非也。案：而，頰毛也。之猶與也。作其鱗之而，謂起其鱗與頰毛也。若龍有鱗，虎有鬚，皆象其形，使之上起耳。古文連及之詞，或言『與』，或言『之』。《說文》而，頰毛也。」引《周禮》「作其鱗之而」，釋「而」不釋「之」，然則「之」爲語詞，非實義所在矣。一案：王說於義爲允。然鄭意似當如戴說。頰頰，陸、賈所列諸家音讀，義並難通。今攷疏所舉「沾罪反」一音，《釋文》及《說文》、《玉篇》、《廣韻》並不載。又引劉炫讀爲壹，《廣韻·二十一混》

訓禿頭。《集韻·十四賄》沾罪切及《二十一混》苦本切，兩

收領字，並訓頰高。據疏則兩音當異訓，不知劉讀於義何取。竊疑「頰領」當作「頰須」。領正字作「領」，與「須」形近致誤。《禮運》孔疏引《說文》云：「而者，鬚也。」鬚即須之俗。今本《說文·而部》作「頰毛」，而《須部》云「頰，頰須也，頰須與頰毛義同」。冥氏先鄭注以須爲頰下須，許鄭詁「而」云「頰須」者，明其與頰下須微異也。然據李、劉兩音，則晉時本已如此，蓋其誤久矣。而字又作「鬚」，「鬚」，《文選》張衡《西京賦》云「猛毅鬚鬚」，薛綜注云：「鬚鬚，作毛鬚也」。《漢書·西域傳》注孟康云：「師子有頰鬚」。顏注云：「鬚亦頰旁毛也」。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鱗之而，則於眡必撥爾而怒。苟撥爾而怒，則於任重宜。且其匪色，必似鳴矣。匪，采貌也。故書撥作「廢」，匪作「飛」。鄭司農云：「廢讀爲撥，飛讀爲匪，以似爲發。」【疏】則於眡必撥爾而怒者，眡謂人眡之也。注云「匪，采貌也」者，《詩·衛風·淇奧》「有匪君子」，毛傳云：「匪，文章貌。」《說文·文部》云：「斐，分別文也。」段玉裁云：「匪者，斐之假借，與《淇奧》詩同。」故書撥作「廢」，匪作「飛」，鄭司農云「廢讀爲撥，飛讀爲匪」者，段玉裁云：「撥、廢、匪、飛，皆以聲類易字

也。」云「以似爲發」者，亦述先鄭義。段玉裁云：「謂『似』當爲『發』也。僅云『似鳴』，形容未盡，故改爲『發』。」鄭君經仍作「似」，蓋不謂然。俞樾云：「『以似爲發』，與上兩句不一律。且經文『必似鳴矣』，文義甚明。若破似爲發，而曰『必發鳴矣』，義轉未安。下文云『其匪色必似不鳴矣』，豈可曰『必發不鳴』乎？然則此注殆必有誤。疑故書『廢』字，先鄭讀爲『撥』，後鄭以撥字無義，改讀爲『發』。《論語·微子》篇「廢中權」，《釋文》曰：「鄭作發。」是鄭注《論語》亦讀廢爲發，可證。案：似發形聲並遠，固似有誤，然俞疑爲後鄭讀廢爲發，則此無「玄謂」之文，於注例不合，所未詳也。爪不深，目不出，鱗之而不作，則必積爾如委矣。苟積爾如委，則加任焉，則必如將廢措，其匪色必似不鳴矣。措猶頓也。故書措作「厓」，杜子春云：「當爲措。」【疏】「則必積爾如委矣」者，積，唐石經初刻並作「積」，磨改作「積」。案：顏即積之誤。《說文·禿部》云：「積，禿貌。」又《自部》云：「隤，下墜也。」此積爾形容厭伏不振之貌，當爲隤之段借。《易·繫辭》云：「夫坤隤然，示人簡矣。」《釋文》引馬融云：「隤，柔也。」委亦廢措之意。此申明爲虞獸而不深爪

出目作麟之而者之不足觀也。賈疏謂：此說脂者膏者止可爲牲，不可爲虞之義，非也。云：其匪色必似不鳴矣者，段玉裁謂此本云「其匪色必不似鳴」，今本「似不鳴」，誤。

注云「措猶頓也」者，此引申之義也。《說文·手部》

云：「措，置也。」《廣雅·釋詁》云：「頓，偃也。」云：故書措

作厝，杜子春云：當爲措者，段玉裁云：「此古文假借也。」

漢人抱火厝之積薪之下同。子春謂厲石之字非訓，故易爲

措。古廢置皆曰措。」

### 梓人爲飲器，勺一升，爵一升，觚三升。

獻以爵而酬以觚，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

勺，尊升也。觚，豆，字聲之誤，觚當爲觶，豆當爲斗。

【疏】爲飲器者，飲酒所用之器也。勺所以斟，爵觚所以

飲，三者通爲飲器。云「勺一升」者，《說文·勺部》云：

「勺，挹取也，象形，中有實。」《明堂位》云：「夏后氏以龍

勺，殷以疏勺，周以蒲勺。」鄭注云：「龍，龍頭也。疏，通刻

其頭。蒲，合蒲如冕頭也。」①韋氏《禮圖》引《舊圖》云：

「龍勺，柄長二尺四寸，受五升，士大夫漆赤中，諸侯以白金

飾，天子以黃金飾。疏勺長二尺四寸，受一升，漆赤中，丹

柄端。蒲勺所受同。」案：《舊禮圖》說疏勺、蒲勺所受，與

此經同；而龍勺則容五升，所贏太多，殆誤以洗勺容量釋

尊料與？《禮器》有「櫛勺」，《士喪禮》有「素勺」，亦並以木

爲之，與蒲勺略同。又案：《漢書·律曆志》云：「十合爲

升。」此勺一升，即容十合也。《孫子算經》云：「十勺爲

合。」彼爲量之微數，與尊料亦異也。云「爵一升，觚三升」

者，《蠡圖》及《御覽·器物部》引《三禮舊圖》云：「觚受三

升，銳下方足，漆赤中，畫青雲氣通飾，其卮、爵、觚、觶、角、

散諸觴皆形同，升數則異。」案：爵形制，詳《大宰疏》。云

「獻以爵而酬以觚」者，《說文·西部》云：「觶，主人進客

也，重文酬，醕或从州。」《詩·小雅·彤弓》箋云：「飲酒之

禮，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主人又飲而酌賓，謂之醕。醕猶

厚也，勸也。觚當依鄭作觶，凡酬皆用觶。凌廷堪云：

《鄉飲酒記》：「獻用爵，其他用觶。」《鄉射記》同。此爲鄉

飲酒、鄉射而言也。若燕禮、大射，雖獻亦用觚，宰夫爲主

人，避君也。至於酬、旅酬，無算爵，則同用觶矣。云「一獻

而三酬則一豆矣」者，劉敞云：「獻以一升，酬以三升也，并

而計之爲四升。四升爲豆。」豆雖非飲器，其計數則然。」戴

震亦云：「合獻酬共一豆酒。其曰「獻而三酬者，爵一升

① 頭原訛，祥、據楚本改。

以之獻，觶三升以之酬，蒙上省文。詒讓案：「獻三酬，合爲一豆。馬、鄭並破豆爲「斗」。是以一獻三酬，一三並爲獻酬之次數，一獻得一升，三酬得九升，則一斗也。然於《禮》無據。《禮器》孔疏云：「案《燕禮》：「獻以觚」，又《燕禮》：「四舉酬」。熊氏云：「此一獻三酬，是上之饗禮也。若是君燕禮，則行無算爵，非唯三酬而已。若是大夫以上饗禮，則獻數又多，不唯三獻也。故知上之饗禮也。」案熊、孔中鄭說，謂此是上之饗禮，臆說無左證。且梓人制器，必準之士禮，義亦無取。劉敞謂一升獻而三升酬，一三非謂獻酬次數，故書作豆可通，不煩破字，其說甚塢。陳祥道及近儒多從其說。①陳喬樞云：「攷《儀禮》：上冠禮：「乃醴賓以壹獻之禮」，注：「壹獻者，獻酢酬，賓主人各兩爵而禮成。」案：賓兩爵，謂獻飲一爵而酬飲一觶；主人兩爵，謂酢飲一爵而酬飲一觶也。然主人之酢酒，若有介酢者，②則酢酒不止一爵。今《梓人》言獻酬，非言酢酬，知一爵一觶但就賓客而言，不指主人言也。又攷《鄉飲酒》：《鄉射》並行壹獻之禮者，壹獻之禮始於獻，而成於酬，賓、介、衆賓各得一獻一酬焉。自獻賓以迄旅酬皆是也。《鄉飲酒禮》：迎賓，拜至，主人取爵于篚，實爵獻賓，賓拜受，坐卒爵。此主人獻賓而賓飲一爵也。賓實爵，酢主人畢，主人

實觶酬賓，賓奠觶于薦東，則賓雖受酬而未飲矣。主人又實爵獻介，介拜受，坐卒爵。此主人獻介而介飲一爵也。介洗爵授主人，主人酌酢畢，又實爵獻衆賓，衆賓之長升拜受者三人，立卒爵，授主人爵，衆賓獻則不拜授爵。此主人獻衆賓各飲一爵也。衆賓不酢主人。鄉射無介，則衆賓之長一人酢，既畢獻，主人以虛爵降奠於篚，而獻酬之爵遂不復用焉。於是一人舉觶于賓，賓受奠觶于其所，舉觶者降，是賓仍受觶而未飲也。至正歌告備，旅酬方起，賓乃取俎西之觶，降階上酬主人，卒觶，賓實之，授主人觶，揖復席。此賓酢主人而飲一觶，以爲旅酬之始也。主人以所受賓酬之觶，西階上酬介，如賓酬主人之禮，主人揖復席。司正升，相旅曰「某子受酬」，受酬者自介右。此介受主人酬而飲一觶以酬衆賓之長也。衆賓長又以所受介酬之觶酬衆賓，皆如賓酬主人之禮。衆受酬者受自左，辯，卒受者以虛觶降，奠于篚。此衆賓以次行酬而各飲一觶也。至是旅酬事畢，而壹獻之禮終矣。賓若有遵者諸公大夫，則既一人舉觶乃入，主人獻遵者，遵者皆飲一爵。《鄉射禮》云：遵酢

①「祥」原訛，頭一，據楚本改。

②「有」原訛，於「有」，楚本作「有」，與《禮堂經說》合，據改。

主人，鄉射無介，其旅酬也。賓酬主人，主人酬尊者，遵酢衆賓。然則鄉飲酒禮若有尊者，當主人酬介，介酬尊者，遵酬衆賓也。賓、介、尊者及衆賓並獻爵之外，不多一爵；酬觶之外，不多一觶。據此，則壹獻之禮，賓皆飲酒一爵一觶。爵受一升，觶受三升。獻酬二者共四升，與《梓人》言一獻三酬當豆相合，不當改字，斯亦足以明矣。」案：陳說是也。

注云：「勺，尊升也。」者，段玉裁改升爲斗，云：「斗祭與料同。」說文：「料，勺也。」尊料，謂挹取尊中之料也。今本作「尊升」，誤。魏晉人書斗多作「斤」，故易譌「升」。」案：段校甚塢。《上冠禮》云：「實勺觶角柶」，注亦云：「勺尊斗所以斟酒也。」賈彼疏云：「案《少牢》云『盥水有料』，與此勺爲一物，故云尊斗，對彼是盥料所以斟水，則此爲尊斗斟酒者也。」案：賈說是也。今本《儀禮》注亦譌斗爲升，與此注同。鄭言此者，別於《鬯人》大泚設斗爲挹水之料也。《蠡圖》引《舊圖》云「洗勺受五升」，彼卽盥料，與此勺異。云「觶、豆，字聲之誤，觶當爲觶，豆當爲斗」者，此依馬融說也。賈疏云：「觶字爲觶，是字之誤；斗字爲豆，是聲之誤。」又疏及《燕禮》疏、禮器孔疏引《五經異義·爵制》篇云：「今《韓詩》說：『一升曰爵，二升曰觶，三升曰觶，四升曰角，五升曰散，總名曰爵，其實曰觶。』」古《周禮》說：

「爵一升，觶三升，獻以爵而酬以觶，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許慎謹案：《周禮》云「一獻三酬當一豆，卽觶二升，不滿一豆矣。」鄭玄駁之云：「《周禮》：『獻以爵而酬以觶。』觶字角旁著辰，汝穎之間師讀所作。今《禮》角旁單，古書或作角旁氏。角旁氏則與觶字相近。學者多聞觶，寡聞觶，寫此書亂之而作觶耳。又南郡太守馬季長說：『獻而三酬則一豆，觶當爲觶，豆當爲斗，與一爵三觶相應。』賈疏又云：『《禮器制度》云：『觶大二升，觶大三升。』是故鄭從二升觶，三升觶也。」案：各疏引《異義》，互有誤脫刪改，今參合校正。古《周禮》說：「觶三升」，賈、孔所見本並誤作「二升」，與此不合，今從程瑶田、陳壽祺校正。觶字角旁著辰，今本賈疏誤作「角旁友」，臧琳改爲「角旁支」，與《古今韻會》及《周禮訂義》引王氏詳說同，然字書無此字。段玉裁改爲「角旁辰」，字見《說文·角部》，較有根據，今從之。鄭駁所引馬季長說，蓋《周禮傳》佚文，亦從《韓詩》說。論語·雍也篇：「觥不觥」，《集解》引馬注義同。鄭此注及《禮器》注並本之。臧琳云：「《儀禮·燕禮》：『坐取觶洗。』賓少進，辭洗，主人坐奠觶于篚」，注：「古文皆爲觶。」《上長升拜受觶》，「主人拜觶」，注：「今文觶作觶。」「賤觶于公」，注：「此當言『賤觶』，酬之禮皆用觶，言觶者，字之誤也。古者

觶字或作角旁氏，由此誤爾。」「賓降洗象觶」，注：「今文曰洗象觶。」「公坐取賓所饔餼興」，注：「今文觶又爲觶。」「大射儀」：「十長升拜受觶」，注：「今文觶作觶。」「饔餼于公」，注：「今文觶爲觶。」「洗象觶」，注：「此觶當爲觶。」據此，知觶觶二字形相近，《儀禮》古文多作觶，今文多作觶。鄭參校古今文，以義言之。義當作觶者，從古文，則云「今文作觶」；義當作觶者，從今文，則云「古文作觶」。亦有古文觶字反爲觶者，如《燕禮》：「饔餼于公」，①《大射儀》：「洗象觶」及《梓人》：「獻以爵而酬以觶」是也，鄭俱云「觶當爲觶」，精審之至也。許叔重不知觶觶易混，皆作如字讀，觶爲三升，則觶爲四升。故《說文·角部》云：「觶，鄉飲酒角也，受四升。觶，觶或从辰。觶，《禮經》觶。觶，鄉飲酒之爵也。」一曰，觶受三升者謂之觶。此許自用其說，非古義也。《儀禮注》、《駁異義》皆云「觶字，古書或作角旁氏」，與《說文》「觶，《禮經》觶」正合。陳喬樞云：「許君《異義》從古三升酬者，當亦古《周禮》說如此。鄭君參攷《禮經》酬皆用觶，定《梓人》觶當爲觶。」又據馬氏說，改豆爲斗，謂與一爵三觶相應，然則馬氏以前無爲此說者矣。今案：許從此經故事舊說，定爲觶三升，觶四升。馬、鄭從《韓詩》及《漢

①「觚」原作「觶」，據《儀禮·燕禮》改。

② 原作「鄭君參攷禮經酬皆用觚梓人觶當爲觚」，今據陳喬樞《禮堂經說》正。



之長罪於梓人焉。【疏】「凡試梓，飲器鄉衡而實不盡，梓師罪之」者，罪，前經五篇並用古字作「臬」，此作「罪」者，疑亦經記字例之異。梓師，蓋司空之屬，工官之一。古者器成，工官必考試之，以校其功事之巧拙，《管子·七法》篇云「成器不課不用，不試不藏」是也。試梓，猶《稟人》「試弓弩，以下上其食而誅賞之」，亦工官之官計官刑也。注

鄭司農云「梓師罪也」者，賈疏云：「謂梓師身自得罪。後鄭不從者，梓師是梓官之長，不可自受罪，故為梓師罪梓人也。」云「衡謂麋衡也」者，麋眉聲近段借字。《士冠禮》「眉壽」，注云：「古文為麋壽。」程瑶田云：「《王莽傳》「盱衡厲色」，注：「孟康曰：「眉上曰衡。盱衡，舉眉揚目也。《蔡邕傳》「揚衡含笑」，注云：「衡，眉目之間也。」衡皆指眉言。鄉衡者，飲酒之禮，必立而飲之。《賈子·容經》經立之容，固頤正視，則不能昂其首矣。」①試舉古銅爵飲之，爵之兩柱適至於眉，首不昂而實自盡。衡指眉言，兩柱向之，故得謂之鄉衡也。由是觀之，兩柱蓋節飲酒之容，而驗梓人之巧拙也。」案：程說深得經指。引《曲禮》「執君器齊衡」者，證麋衡之訓。彼文云：「執天子之器上衡，國君則平衡。」鄭彼注云：「衡謂與心平。」不為麋衡。先鄭蓋據禮家舊誥，故與後鄭異。云「玄謂衡，平也」者，《地官·敘官》注

同，此破先鄭麋衡之義也。云「平衡鄉口酒不盡」者，後鄭意，凡飲酒，舉爵鄉口，平橫而酒適盡，乃為中法。若平橫而尚有餘瀝，則是制器不應程法，非良工也。程瑶田云：「後鄭衡指爵之平，是衡而鄉之，非鄉衡也。」案：程說是也。云「則梓人之長罪於梓人焉」者，亦破先鄭罪梓師之義也。《天官·敘官》注云，師猶長也，故梓人之官長謂之梓師，猶匠人之官長謂之匠師也。梓人制器不應程法，則長當施以罪。若《月令》「孟冬命工師効功，功有不當，必行其罪，以窮其情」是也。

① 原「不」誤重，據《通藝錄》刪。

## 周禮正義卷八十二

梓人爲侯，廣與崇方，參分其廣而鵠居一焉。崇，高也。方猶等也。高廣等者，謂侯中也。天

子射禮，以九爲節，侯道九十弓，弓二寸以爲侯中，高廣等，則天子侯中丈八尺。諸侯於其國亦然。鵠，所射也。以皮爲之，各如其侯也。居侯中參分之一，則此鵠方六尺。唯大射以皮飾侯。大射者，將祭之射也。其餘有賓射、燕射。

【疏】梓人爲侯者，《鄉射禮》注云：「侯，謂所射布也。」

梓人攻木之工，而爲侯者，凡侯皆以木爲植以張之也。云「廣與崇方，參分其廣而鵠居一焉」者，以下通說三射之侯制。凡侯鵠个身之度，皆以侯中爲根數。不正言其度者，侯中大小視侯道爲差，天子、諸侯、大夫、士侯道不同，侯中崇廣不能齊壹，故先差分以起度，使可互通也。三射之侯，依《司裘》先鄭注說，皆有正有鵠，正小而鵠大，正中又有質。此不及正質之度者，文略。侯制，互詳《司裘》疏。

注云「崇，高也」者，總敘注同。云「方猶等也」者，《毛

詩·大雅·生民箋云：「方，齊等也。」此廣與崇方，亦言侯之廣與其高齊等也。云「高廣等者，謂侯中也」者，即正鵠所居者也。《鄉射記》云：「鄉侯中十尺。」注云：「方者也。」亦引此經爲釋。此不云中，鄭知者，以下文有身及兩個，即《鄉射記》之躬與舌，獨侯中不見，明此文即指中而言也。云「天子射禮，以九爲節」者，賈疏云：「按《射人》及《樂師》皆云「天子以《騶虞》九節」是也。」云「侯道九十弓，弓二寸以爲侯中，高廣等，則天子侯中丈八尺」者，《司裘》注說天子三侯云：「虎九十弓，熊七十弓，豹、麋五十弓。」此偏舉虎侯侯中之度以概其餘。一弓取二寸，九十弓則丈八尺。若然，熊侯七十弓，侯中當丈四尺；豹侯、麋侯五十弓，侯中當一丈；皆以侯道遞減，而廣與崇方則一也。弓二寸以爲侯中，亦《鄉射記》文。云「諸侯於其國亦然」者，謂畿外諸侯於其國大射，亦具三侯，大侯侯道亦九十弓，則侯中及鵠之廣崇亦同。《大射儀》云：「大侯九十，穆侯七十，狝侯五十。」鄭彼注云：「大侯之鵠方六尺，穆侯之鵠方四尺六寸大半寸，狝侯之鵠方三尺三寸少半寸。」是與天子同。《司裘》注所謂遠尊得伸是也。畿內諸侯及畿外諸侯入爲卿士者，則當依熊侯七十弓之制，不得與王同，詳《司裘》疏。云「鵠，所射也，以皮爲之，各如其侯也」者，賈疏云：「侯謂以

皮飾兩畔，其鵠之皮亦與飾侯用皮同也。謂若虎侯以虎皮飾侯側，其鵠亦用虎皮。其餘熊豹麋等亦然。云「居侯中參分之一，則此鵠方六尺」者，此家上天子侯中丈八尺，而以參分居之數推其鵠也。賈疏云：「以侯方丈八尺，六十八，故知方六尺也。」云「唯大射以皮飾侯，大射者，將祭之射也，其餘有賓射、燕射者，鄉射禮注云：天子大射張皮侯，賓射張五采之侯，燕射張獸侯」案：鄭以皮侯惟大射得有之。賓射采侯畫布，燕射獸侯畫獸，皆不以皮飾，故特著之。今以鄉射記考之，天子諸侯之獸侯亦以皮飾，鄭說非也。三射之外，又有鄉射，亦用獸侯，賈疏依鄭鄉射記注說，謂「鄉射用采侯，與賓射同，亦非也」。詳後疏。上兩個，與其身三，下兩個半之。鄭司農云：兩個，謂布可以維持侯者也。上方兩枚，與身三，設身廣一丈，兩個各一丈，凡為三丈。下兩個半之，傳地，故短也。玄謂个讀若齊人擗幹之幹。上个，下个，皆謂舌也。身，躬也。《鄉射禮記》曰：「倍中以爲躬，倍躬以爲左右舌，下舌半上舌。」然則九節之侯，身三丈六尺，上个七丈二尺，下个五丈四尺。其制，身夾中，个夾身，在上下各一幅。此侯凡用布三十六丈。言上个與其身三者，明身居一分，上个倍之耳，亦爲下个半上个出也。个或謂之舌者，

取其出而左右也。侯制上廣下狹，蓋取象於人也。張臂八尺，張足六尺，是取象率焉。【疏】「上兩個與其身三」者，王引之云：「《說文》：『介，畫也，从人从八。』隸書作介，省人則爲个。介音古拜反，轉音古賀反。後人於古拜反者則作『介』，於古賀反者則作『个』，而不知非兩字也。」梓人爲侯，上兩個，下兩個，《大射儀》謂之左个右个，義與明堂左右个相近。侯之有个，偏處於旁，而副介乎中，則亦介字隸書之省明矣。《白帖》八十五載「梓人」之文，正作「介」。《鄉射禮》「適右个」，《白帖》作「適右介」，是侯之左右个皆介字也。《大雅·生民》箋曰：「介，左右也。」《鄉射禮記》注曰：「居兩旁謂之个。」案：王說是也。賈疏云：「此經云身，即中上布一幅者是也。上兩個居二分，身居一分，故云與其身三，謂三分如等也。」云「下兩個半之者，賈疏云：『謂半其出者也。』」戴震云：「九節之侯，上个左右出各丈八尺，下个左右出各九尺。」注鄭司農云：兩個，謂布可以維持侯者也。明个亦以布爲之也。云「上方兩枚，與身三，設身廣一丈，兩個各一丈，凡爲三丈」者，此先鄭讀个爲箇也。《說文·竹部》云：「箇，竹枚也。」鄭《上虞禮》注云：「个猶枚也。」今俗或名枚曰個，音相近。案：個即箇之俗。凡漢以後經典言个者，多爲箇之借字，故先鄭易

兩個曰兩枚。一丈、三丈，皆假設其數以明之。司裘：先鄭注云「方十尺曰侯」，即此身廣一丈，彼亦設數也。依先鄭義，則上下個夾中，上下共三層也。賈疏云：「先鄭意，身即與中爲一，謂方丈者，其上又加布一幅，長三丈，爲兩個。後鄭不從者，侯有中，有躬，有介者，今先鄭唯有身，不見中，故不從之也。」云「下兩個半之，傳地，故短也」者，下兩個與綱相連。《鄉射禮》云：「乃張侯，下綱不及地武。」武，尺二寸，是兩個傳地至近，故短也。云「玄謂個讀若齊人撙幹之幹」者，段玉裁云：「此擬其音也。」賈疏云：「此讀從《公羊傳》『桓公朝齊，齊侯使公子彭生撙幹而殺之』。是幹爲脅骨，故云撙幹之幹。」案：賈引《公羊》『莊元年傳文。後鄭意，此上下兩個夾身爲之，若兩脅然，故以撙幹擬其音，而其義亦見，明不當如先鄭讀爲箇而訓爲枚也。云「上下個皆謂舌也，身，躬也者，明此個與身，即《鄉射記》之上舌，下舌與躬也。引《鄉射禮記》曰「倍中以爲躬，倍躬以爲左右舌，下舌半上舌者，欲破先鄭上方兩枚與身三之說，故先引此文爲證。鄭彼注云：躬，身也，謂中之上下幅也。半者，半其出於躬者也。云然則九節之侯，身三丈六尺，上個七丈二尺，下個五丈四尺一者，謂身个橫長之度也。九節之侯，中丈八尺，身倍之，得三丈六尺，上個

又倍身，得七丈二尺，出於身者，左右各一丈八尺，下個當身處三丈六尺，不減，其出於身者減之，得上個之半，左右各九尺，凡一丈八尺，連當身總五丈四尺也。然則七節之侯，侯身二丈八尺，上個五丈六尺，下個四丈二尺。五節之侯，侯身二丈，上個四丈，下個三丈。故《鄉射記》云：「鄉射，上個五尋」，注云「八尺曰尋，上幅用布四丈」是也。此可以類推，故注不出。云「其制，身夾中，个夾身」者，皆謂上下夾之也。身夾中之上下端，兩個夾身之外，上下共五層也。云「在上下各一幅者，明身及上下个長度不同，而廣則皆充幅，除削縫一寸，爲二尺。《鄉射記》注云「今官布幅廣二尺二寸，旁削一寸」是也。上身、下身、上個、下個各有一幅，共四幅。其侯中幅數，則隨侯道爲增減，不能等也。云「此侯凡用布三十六丈者，《白虎通義·鄉射篇》云：「侯者，以布爲之。布者，用人事之始也。本正則未正矣。」賈疏云：「古者布幅廣二尺二寸，二寸爲縫，皆以二尺計之。此侯是九十弓侯，侯中丈八尺，則九幅布，布長丈八尺，九幅九丈，幅有八尺，爲七丈二尺，添前爲十六丈二尺，上下躬各三丈六尺，即上下共爲七丈二尺。其上个七丈二尺，下個有五丈四尺，添前總用布三十六丈也。」詒讓案：此亦指九節之侯也。若七節、五節之侯，亦依此爲差。故鄭《鄉

射記注云：凡鄉侯用布十六丈，數起侯道五十弓以計。道七十弓之侯，用布二十五丈二尺，道九十弓之侯，用布三十六丈。」是其差也。云「言上个與其身三者，明身居一分，上个倍之耳」者，明此經所謂「乃上合之下」爲「是兩層之和數，亦以破先鄭兩個各一丈與身爲三丈之說也。」云「亦爲下个半上个出也」者，謂爲下个半上个之出身外者，故經先明上个倍躬之度也。其當身之度，則上下个等，不半之。云「个或謂之舌者，取其出而左右也」者，鄭注《鄉射記》左右舌云：「謂上个也。居兩旁謂之个，左右出謂之舌。」蓋兩個陔長，猶人舌外出，故以爲名。云「侯制上廣下狹，蓋取象於人也，張臂八尺，張足六尺，是取象率焉」者，《釋文》云：「率，本又作類。」案：率類聲義並相近。《鄉射記》下舌半上舌，注云：「所以半上舌者，侯，人之形類也。上个象臂，下个象足。中人張臂八尺，張足六尺。五八四十，五六三十，以此爲衰也。」案：張臂八尺，所謂尋也；張足六尺，所謂步也。又《鄉射禮》「下綱不及地武」，鄭注亦云：「武，迹也。中人之迹尺二寸。侯象人，綱卽其足也，是以取數焉。是侯制取象於人者，其義甚廣，不徒躬舌諸名也。上綱與下綱出舌尋，緝寸焉。」綱所以繫侯於植者也。上下皆出舌一尋者，亦人張手之節也。

鄭司農云：「綱，連侯繩也。緝，籠綱者。緝讀爲竹中皮之緝。舌，維持侯者。」《疏》「上綱與下綱出舌尋緝寸焉」者，臧琳云：《釋文》：「緝，于貧反，或允粉反。劉侯犬反，音古犬反。」案：于貧，允粉兩反，皆員聲，字作「緝」。侯犬，古犬兩反，皆昌聲，字作「緝」。《鄉射禮》疏曰：「《周禮·梓人》云：緝寸焉。此緝字作緝之證。然說文·糸部云：「緝，持綱紐也，从糸員聲，《周禮》曰「緝寸」。則綱紐字員聲爲正。許叔重所據古文本作「緝」。作緝爲緝，如麥稍，義別。劉呂宗音侯犬反，《儀禮疏》作「緝」，非也。」案：臧說是也。依先鄭讀推之，亦當以從員爲正。《大射儀》「中離維綱」，注云：「或曰維當爲緝，緝，綱耳。緝亦卽緝之譌。」戴震云：「《鄉射禮》曰：「乃張侯，下綱不及地武。」尺二寸爲武，然則九節之侯高二丈七尺四寸，上綱兩植相去八丈八尺，下綱兩植相去七丈。」案：依戴說，則七節之侯高二丈三尺四寸，五節之侯高一丈九尺四寸。《大射儀》說議外諸侯：「侯云：大侯之崇，見鵠于參，參見鵠于干，干不及地武。」注云：「以豢侯計之，穆侯去地一丈五寸少半寸，大侯去地一丈二尺五寸少半寸。賈彼疏謂以豢侯五十弓上綱去地丈九尺二寸計之。與戴率較二寸者，戴兼上下各緝寸計之，鄭、賈不兼緝計之，戴說爲密。」鄭、賈

所計皆當增一寸。但王大射、賓射等，皆三侯並張，則熊侯當見鵠於虎，虎侯當見鵠於豹，所謂下綱不及地武者，惟豹侯爲然耳。其熊虎二侯各以見鵠於次侯，而遞增其去地之高度，如大射穆侯、豸侯之數，非三侯皆下綱不及地武也。

注云「綱所以繫侯於植者也」者，賈疏云：「植則在兩傍邪豎之也。必知邪豎之者，下个半上个，皆出舌尋，明知兩相皆邪向外豎之也。」詒讓案：植謂侯兩旁所樹之長木。

云「上下皆出舌一尋者」者，明綱雖亦上長下短，而左右出舌之數則同，與舌之下半上者異也。云「亦人張手之節也」者，謂象人張臂八尺也。鄭司農云「綱，連侯繩也」者，《鄉射禮》注云：「綱，持舌繩也。」持舌即所以連侯，彼注與司農說同。《說文·糸部》云：「綱，維紼繩也。」是綱爲繩名，故連侯繩亦謂之綱也。云「綱，籠綱者」者，即《說文》所謂持綱紐也。戴震云：「綱者，个上之紐，以綱貫之。」詒讓案：《大射儀》注又謂之「綱耳」。綱貫綱中，綱籠絡綱，使不脫，故曰籠綱。賈《大射儀》疏謂亦以布爲之。聶氏《三禮圖》引舊圖云：「上紐皆十二，下紐皆十，而三侯數同。」

今案：紐數經注無文，《三禮》舊圖說，未知所據。聶氏駁之，謂「九十弓、七十弓、五十弓之侯，丈尺廣狹不同，綱紐籠繫宜異，但依侯大小取稱爲是」，是也。又《大射儀》別有

維，注謂邪制射舌之角者。賈彼疏謂小繩綴角繫著植，則與綱紐迥異。《聶圖》以綱維爲一，大謬。云綱讀爲竹中皮之綱者，段玉裁云：「當作『讀如竹青皮筍之筍』，擬其音也。筍，于貧反，今之筠字。」《顧命》、《禮器》、《聘義》注字皆作筍。云「舌，維持侯者」者，亦謂舌即个也。與後鄭說兩個義同。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

皮侯，以皮所飾之侯。《司裘職》曰：「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謂此侯也。春讀爲蠢，蠢，作也，出也。天子將祭，必與諸侯群臣射，以作其容體，出其合於禮樂者，與之事鬼神焉。【疏】：張皮侯而棲鵠者，以下辨三侯之用也。皮侯者，大射於學之侯也。《說文·西部》云：「西，鳥在巢上也。重文棲，西或从木妻。」案：鵠取名於鳥，故亦以棲言之。賈疏云：「張皮侯者，天子三侯，用虎熊豹皮飾侯之側，號曰皮侯。棲鵠者，各以其皮爲鵠，綴於中央，似鳥之棲也。」金鶚云：「侯中有鵠，又有正，本當兼言正鵠。」《記》但言鵠而不言正者，以正在鵠中，言鵠則正可知，故省之也。下云張五采之侯，張獸侯，并不言鵠，家上省文可知也。鄭因采侯不言鵠，遂謂畫布爲正，與棲皮之鵠異，誤矣。案：金說是也。宋大韶說同。鄭《中庸》、《射義》注，並云：「畫布曰正，棲皮曰鵠。」陸氏《釋文》、孔氏

《詩》、《禮記》疏，咸以爲大射賓射之異，其說非是。詳《司裘》、《射人》疏。云「則春以功」者，孔廣森云：「春當如字讀。《射義》曰：『諸侯歲獻貢士于天子，天子試之于射宮。』《小行人》『令諸侯春入貢』，於春貢之時，因貢教士，乃張皮侯而大射。《三朝記》：天子以歲二月，爲壇於東郊，與諸侯之教士射。是其事也。《漢·五行志》曰：『春而大射，以順陽氣。』《東京賦》曰：『春日載陽，合射辟雍。』古者大射，本在春審矣。《鄉射禮》注曰：『今郡國行此禮以季春。』金鶚云：『春以功，蓋大射在春，而以較諸侯羣臣之有功與否也。《王制》云『習射上功』，此其明證。《射義》云：『諸侯君臣盡志於射，以習禮樂。』《文王世子》云：『春秋教以禮樂。』而春時陽氣舒和，尤善於秋，故大射必于春也。《白虎通·鄉射》篇云：『天子所以親射何？助陽氣達萬物也。春陽氣微弱，恐物有窒塞不能自達者，射自內發外，貫堅人剛，象物之生，故以射達之也。』《漢書·五行志》、《東京賦》皆與《白虎通》合。案：孔、金讀春如字，較鄭爲長。戴震讀同。《說文·矢部》云：『侯，春饗所射侯也。亦據春行大射言之。凡諸侯三歲貢士，王與大射，及王每歲與羣臣大射，皆於春行之。以功者，凡射以中爲功。《詩·大雅·賓之初筵》云：『射夫既同，獻爾發功。』是其

義。注云「皮侯，以皮所飾之侯」者，《司裘》注云：「以虎熊豹麋之皮飾其側，又方制之以爲韋，謂之鵠，著於侯中，所謂皮侯。」是侯側之飾及鵠，並以皮爲之，故專得皮侯之名也。云《司裘職》曰：「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謂此侯也」者，引以證皮即指虎、熊、豹、麋等皮也。云「春讀爲蠹，蠹，作也，出也」者，段玉裁云：「此易其字。蠹，作也，見《方言》。治讓案：春蠹聲類同。《鄉飲酒義》云：「春之爲言蠹也。」蠹作之訓，亦見《爾雅·釋詁》。《廣韻·十八真》引《尚書大傳》云：「春，出也，萬物之出也。」又《廣雅·釋詁》云：「蠹，出也。」蠹亦即古文蠹字，是蠹有「作」出兩訓。然此經春當如字讀，鄭破爲蠹，非經義。云「天子將祭，必與諸侯群臣射，以作其容體，出其合於禮樂者，與之事鬼神焉」者，據《射義》文，詳《司裘》疏。張

**五采之侯，則遠國屬；**五采之侯，謂以五采畫正之侯也。《射人職》曰：「以射法治射儀，王以六耦射三侯，三獲三容，樂以《騶虞》，九節五正。」下曰：「若王大射，則以狸步張三侯。明此五正之侯，非大射之侯明矣。其職又曰：『諸侯在朝，則皆北面。遠國屬者，若諸侯朝會，王張此侯與之射，所謂賓射也。正之方外如鵠，內二尺。五采者，內朱，白次之，蒼次之，黃次之，黑次之。其侯之飾，又

以五采畫雲氣焉。【疏】「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者，此賓

射於朝之侯也。采侯中亦兼有鵠正。其制蓋純布而畫五采，故謂之五采之侯。鄭《鄉射記》注謂鄉射亦張此侯，非也，詳後疏。金榜云：「不言棲鵠，冢上皮侯省文。」注

云：五采之侯，謂以五采畫正之侯也。者，五采即下朱、白、蒼、黃、黑是也。畫者，統鵠六尺全畫之。不云畫鵠，云畫正者，鄭謂大射有鵠無正，賓射有正無鵠也。引《射人職》曰：以射法治射儀，王以六耦射三侯，三獲三容，樂以騶虞。九節五正者，鄭意彼五正即此五采侯，故引以爲證。《射人》注亦引此經爲釋，云五采之侯即五正之侯也。實則《射人》五正乃樂節，非指五采之侯，詳彼疏。云：下曰，若王大射，則以狸步張三侯，明此五正之侯，非大射之侯明矣。者，賈疏云：鄭引《射人職》賓射及大射者，陰破賈，馬以此五采與上春以功爲一物，故云非大射之侯明矣。詒讓案：鄭意《射人》言若大射，若爲更端語，明彼上文爲賓射，其說非也。《射人》所言皆大射，非賓射；此五采之侯爲賓射，與《射人》所言實不相涉也。據疏，則賈、馬並以此五采之侯，爲即上大射所用皮侯。然皮侯采侯儻同是一侯，則經不宜兩見，亦不可通也。①云：其職又曰，諸侯在朝，則皆北面者，證此云「遠國屬」，即謂諸侯來朝也。然

彼文自汎指諸侯在朝之禮，不專屬射，鄭說亦誤，並詳彼疏。云：遠國屬，若諸侯朝會，王張此侯，與之射，所謂賓射也。者，《射人》注引此文而釋之云：遠國，謂諸侯來朝者也。屬謂朝會，詳後。賈疏云：言遠國屬，對畿內諸侯爲

遠國。若以要服以內對夷狄諸侯，則夷狄爲遠國也。云「正之方外如鵠」者，鄭意賓射采侯之正，一如大射皮侯之鵠，外亦廣與崇方，居侯廣三分之一，惟內爲五采異。今依先鄭說，正小鵠大，正在鵠中。凡射侯，無論大射、賓射，皆有鵠有正，非以皮侯、采侯異名，詳《司裘》及《射人》疏。云：內二尺者，賈疏云：「中央畫朱方二尺，故《司裘》注引諸家方二尺曰正。以此二尺爲本，其外以白蒼等充其尺寸，使大如鵠也。」云內二尺者，爲畫五采地也。云：五采者，內朱、白次之，蒼次之，黃次之，黑次之者，《射人》注義同。彼注云「玄居外」，而此云「黑居外」者，黑、玄色近，古書多通稱。云：其侯之飾，又以五采畫雲氣焉者，《射人》注云：大夫以上與賓射，飾侯以雲氣，用五采各如其正。鄭意此侯五正，故雲氣亦五采畫也。然其說無據，亦詳《射人》疏。張獸侯，則王以息燕。獸侯，畫獸之侯也。《鄉射

①「亦」，楚本作「必」。



記曰：「凡侯，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凡畫者丹質，是獸侯之差也。息者，休農息老物也。燕謂勞使臣，若與羣臣飲酒而射。」【疏】「張獸侯則王以息燕者，此王於大學及大寢行息燕之射之侯也。鄉遂之吏行鄉射於庠序，蓋亦用之。不言棲鵠者，亦家上文省。其制，天子熊侯，諸侯麋侯，並以皮飾侯之側，惟以布爲鵠，而染其質以白赤。大夫以下則全以布爲之，與采侯同，惟畫其側爲虎豹鹿豕，而染其質以丹。蓋兼取皮侯，采侯之制而少變之。因天子諸侯用獸皮爲飾，大夫以下畫獸之毛物，故名之曰獸侯也。」

注云：獸侯，畫獸之侯也。者，謂畫獸於三分侯中居一之處，以當正鵠也。鄭意天子諸侯之飾亦畫獸，非皮侯，故謂止取畫獸之義。不知天子諸侯之侯並不畫獸，獸侯實兼取獸皮及畫獸爲名也。云「鄉射記曰：凡侯，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凡畫者丹質，是獸侯之差也」者，鄭彼注云：「此所謂獸侯也，燕射則張之。鄉射及賓射當張采侯二正。而記此者，天子諸侯之燕射，各以其鄉射之禮而張此侯，由是云焉。白質，赤質皆謂采其地。其地不采者，白布也。熊麋虎豹鹿豕，皆正面畫其頭象於正鵠之處耳。君畫一，臣畫

二，陽奇陰偶之數也。燕射射熊虎豹，不忘上下相犯，射麋鹿豕，志在君臣相養也。其畫之，皆毛物之。賓射之侯，燕射之侯，皆畫雲氣於側以爲飾。必先去丹采其地，丹淺於赤。」案：依鄭彼注說，則獸侯不辨尊卑，侯道皆五十弓，侯中並方一丈，其中三分居一畫布爲獸首，以當正鵠，天子則以白地畫熊，諸侯則以赤地畫麋，大夫則以白布畫虎豹，士則以白布畫鹿豕；其畫獸之外，當侯中四旁者，尊卑同以丹地，畫雲氣爲飾。故繼公謂「凡畫者丹質」，專指畫虎豹鹿豕之侯。金榜申敬說云：「熊麋虎豹鹿豕之侯，咸取名於鵠。記言大夫，士布侯用畫，則熊侯、麋侯棲皮爲鵠，對文見異矣。質，天子白，諸侯赤。記言「凡畫者丹質」，謂大夫，士畫以虎豹鹿豕者用丹矣。」黃以周云：「鄉射記言大夫，士布侯用畫，則天子熊侯、諸侯麋侯之爲皮也可知。凡皮侯不去毛，去毛無以別熊麋。又皮侯純用皮，非以熊麋飾其側而中仍用布。質謂質的，天子熊侯用白的，諸侯麋侯用赤的，則大夫，士之畫侯亦必有的也可知。『凡畫者丹質』，爲大夫，士畫侯言也。人有大夫，士之異，侯有虎豹鹿豕之分，故曰「凡以統之。人有天子，諸侯及大夫，士之異，侯有飾皮及畫布之分，故曰「凡畫者」以別之。鄭說熊麋亦是畫侯，質是采地，畫熊白質，畫麋赤質，

與下文「凡畫者丹質」語相觸礙，因以凡畫丹質爲畫賓射、燕射之侯，白質、赤質爲畫熊侯、麋侯之正，殊非經意。《記》又云「禮射不主皮」，則天子諸侯大射、賓射、燕射之爲皮侯也可知。鄭謂賓射、燕射不用皮，亦未審矣。案：金氏、黃氏據《鄉射記》虎豹鹿豕言畫，而熊麋不言畫，定熊侯麋侯爲即皮侯不畫，又以畫者丹質，即承上文畫以虎豹，畫以鹿豕而言，說皆致塙。孔廣森、林喬蔭、陳奐、朱大韶、俞樾說並同。今攷《司裘》先鄭注說，凡侯皆有鵠、正、質三等，其說最是。《鄉射記》白質、赤質、丹質，即正中最小之的，亦即韓非子·外儲說左·所謂「五寸之的」，非采其地之謂也。蓋獸侯尊卑同用布爲侯中。天子、諸侯則以熊麋之皮飾侯側，又棲其皮以爲鵠，鵠內又用布爲正，不畫，正內則又畫白赤之采以爲質。大夫、士用布，侯側不飾，而畫虎豹鹿豕於布以爲鵠，鵠內亦用布爲正，不畫，正內則亦畫丹采以爲質。獸侯之制蓋如是，則於此經及《鄉射記》，義無不通矣。獸侯熊麋皆非畫丹質，鄭一禮一注並誤。云「息者，休農息老物也」者，《籥章》云：「國祭蜡則獻《爾頌》，擊土鼓，以息老物。」注：「杜子春云：『《郊特牲》曰：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爲蜡，歲十二月而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黃衣黃冠而祭，息

田夫也。既蜡而收，民息已。』」玄謂十二月，建亥之月也。求萬物而祭之者，萬物助天成歲事，至此爲其老而勞，乃祀而老息之，於是國亦養老焉。《月令》孟冬勞農以休息之是也。此注云「休農息老物」，蓋兼用《籥章》及《月令》之文，謂息即因大蜡息老物之祭，遂行射禮，是謂之息。故繼公云：「鄉飲酒『乃息司正』，息，疑飲燕之異名。」案：放據《鄉飲酒禮》證此經，甚塙。然竊疑息燕自是一事，息非專指息老物，與燕亦不同。攷《鄉飲酒》、《鄉射禮》，明日皆息司正。又《大戴禮記·千乘篇》云：「方冬三月，草木落，庶虞藏，五穀必入于倉，於時有事蒸于皇祖皇考，息國老六人，以成冬事。」是皆「息」之見於經記者，不必蜡祭息老物而後有息也。《鄉飲酒禮》說息云：「無介，不殺，薦脯醢，羞唯所有，徵唯所欲。」《鄉射》注云：「息猶勞也。勞司正，謂賓之，與之飲酒。」又云：「勞禮略貶於飲酒也。是息亦飲酒於學，而其禮稍略。息即鄉飲酒之細別，故通言之。凡飲酒皆謂之息。」鄭《月令》注云：「勞農以休息之，黨正屬民飲酒正齒位是也。」《月令》又云：「季冬大飲烝。」注云：「十月農功畢，天子、諸侯與其羣臣飲酒於大學，以正齒位，謂之大飲，別之於燕。」據鄭說，則黨正息民即用鄉飲酒禮，天子、諸侯則別有大飲之禮，二者蓋皆通稱息。《千乘》之息

國老，卽指養老於學，亦卽用飲酒正齒位之禮。若燕禮則行於寢，而輕於鄉飲酒，與《禮經》之息迴殊，不可并爲一也。蓋王與諸侯、卿、大夫、士咸有飲酒於學之禮，卿、大夫、士飲酒在鄉遂之學，則謂之鄉飲酒，王與諸侯、諸臣飲酒在大學，則謂之大飲，二者亦通有射。此經息燕之射，雖同用獸侯，而其事則別。息者，先行飲酒禮而射，在卿大夫士則謂之鄉射；燕者，先行燕禮而射，卽所謂燕射也。《射義》云：「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禮。是天子、諸侯有息燕之射而無鄉射，大夫、士有鄉射而無燕射。」《鄉射記》云：「唯君有射于國中，其餘否」是也。陳旻云：「獸侯用諸鄉射，故特著於《鄉射記》，而燕射亦用獸侯，《燕禮》云「若射，如鄉射之禮」，是其義也。案：陳說是也。黃以周說同。《鄉射記》云：「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此息燕射之侯也。又云：大夫士布侯，此鄉射之侯也。鄭君彼注未悟，乃曲爲之說，謂燕射張獸侯，鄉射、賓射當張采侯，因天子、諸侯燕射各以其鄉射之禮而張獸侯，故附見獸侯於《鄉射》之記。此曲說，與《鄉射記》及此經並不合，不足據也。云「燕謂勞使臣，若與羣臣飲酒而射者，羣臣」下宋余仁仲本、岳珂本、附釋音本、宋注疏本並有「閒暇」二字。阮元謂係疏語誤

入，鄭注本無，是也。今從嘉靖本。賈疏云：「勞使臣，謂若《四牡》勞使臣之來。若與羣臣飲酒者，君臣閒暇無事而飲酒。息老物及勞使臣并無事飲酒，三者燕皆有射法。此燕射以其事褻，天子已下，唯有五十步侯而已，無尊卑之別也。祭侯之禮，以酒脯醢。謂司馬實爵而獻獲者于侯，薦脯醢折俎，獲者執以祭侯。【疏】「祭侯之禮者，梓人不掌祭事，此記其辭者，因侯制連類及之也。云以酒脯醢者，明有獻有薦也。」注云「謂司馬實爵而獻獲者于侯，薦脯醢折俎，獲者執以祭侯」者，于注例當作「於」，各本並誤。《鄉射禮》云：「司馬洗爵，升，實之以降，獻獲者于侯，薦脯醢，設折俎，俎與薦皆三祭。獲者負侯北面拜受爵，司馬西面拜送爵。獲者執爵，使人執其薦與俎從之，適右个，設薦俎，獲者南面坐，左執爵，祭脯醢，執爵興，取肺，坐祭，遂祭酒，興。適左个，中，亦如之。」卽此注所據。《大射儀》載此禮略同，惟獻獲者作「獻服不」。服不，司馬之屬，卽獲者也。賈疏云：「大射雖諸侯禮，天子射亦然。又此不辨大射、賓射、燕射，則三等射皆同一其辭曰：

「惟若寧侯，若猶女也。寧，安也。謂先有功德，其鬼有神。」【疏】其辭曰：「惟若寧侯」者，鄭《大射儀》注引此，

以爲天子祝侯之辭，又云：「諸侯以下祝辭未聞」，則此記是天子之禮，故以射不寧侯爲祭辭也。惟「大射注引作『唯』」，字通。《大戴禮記·投壺》篇亦載此辭云：「嗟爾不寧侯，爲爾不朝于王所，故亢而射女。強食，食爾曾孫侯氏百福。」《白虎通義·鄉射》篇云：「所以名爲侯何？明諸侯有不朝者，則當射之。故禮射祝曰：『嗟爾不寧侯，爾不朝于王所，以故天下失業，亢而射爾。』」《說文·矢部》：「侯」字注云：「其祝曰：『毋若不寧侯，不朝于王所，故伉而射女也。』」文並與此小異，而意旨略同。孔廣森云：「此《狸首》之首章也。天子大射歌之以祭侯。《曾孫》其次章，諸侯以爲射節。禮，獸侯皆畫獸首，故以『狸首』名篇。《史記·封禪書》曰：『葭弘設射《狸首》。狸首者，諸侯之不來者。』鄭《儀禮》注曰：『狸之言不來也。其詩有射諸侯首不朝者之言。』即此章是也。」詒讓案：此經云祭侯之辭，則非詩也。《樂師》先鄭注以《狸首》爲《曾孫》之詩。《大戴禮·投壺》載《曾孫》之詩，與此辭文亦不相屬。但《大射儀》注謂《狸首》詩有射諸侯不朝之言，與此文頗相近，鄭意或當然也。詳《樂師》疏。注云「若猶女也」者，《小爾雅·廣詁》云：「若，汝也。」汝女字同。云「寧，安也」者，《爾雅·釋詁》文。云「謂先有功德，其鬼有神」者，賈疏云：「祭侯

者，祭先有功德之侯。若射侯，則射不寧侯，有罪者也。舉有功以勸示，又舉有罪以懲之，故兩言之也。毋或若女不寧侯不屬於王所，故抗而射女。或，有也。若，如也。屬猶朝會也。抗，舉也，張也。【疏】「毋或若女不寧侯」者，毋，《大射儀》注引作「無」，同。不寧侯，謂不安順之諸侯。《易·比卦》辭云：「不寧方來」，義與此同。云「不屬於王所」者，《觀禮》載諸侯來覲，天子賜舍之辭曰：「伯父女順命于王所，賜伯父舍。不屬於王所，猶言不順命于王所也。《廣雅·釋詁》云：『所，居也。』王所謂王所居之處，通王都及巡守朝會之地言之。注云「或，有也」者，《小爾雅·廣言》文。云「若，如也」者，《廣雅·釋言》云：「如，若也。是若如可互訓。云「屬猶朝會也」者，此屬與上文「遠國屬」之屬義同。《大戴禮·投壺》、《白虎通義·鄉射》篇、《說文·矢部》並作「不朝於王所」。《國語·齊語》云：「兵車之屬六，乘車之會三。」韋注云「屬亦會也」，故云猶朝會也。云「抗，舉也，張也」者，《詩·大雅·賓之初筵》云「大侯既抗」，毛傳云：「抗，舉也。」《廣雅·釋詁》云：「抗，張也。」《大戴禮》作「亢」，《說文》作「伉」，義並同。

強飲強食，詒女曾孫諸侯百福。詒，遺也。曾孫

諸侯，謂女後世爲諸侯者。【疏】「詒女曾孫諸侯百福」者，

曾孫，上，集鈔本《釋文》無「女」字。阮元云：「集鈔本蓋

誤脫也。」注云「曾孫諸侯謂女後世爲諸侯者」，是經本有女

字。「毋或者女不寧侯，故抗而射女」，此二女目不寧侯也。

「惟若寧侯，詒女曾孫諸侯」，此二女目寧侯也。注云：「若

猶女也。」經意雖各有屬，固無妨同言女矣。一案：阮說是

也。《大射儀》注引此辭亦有女字。注云「詒，遺也」

者，《爾雅·釋言》云：「貽，遺也。」詒貽字同。《大射儀》注

引亦作「貽」。云「曾孫諸侯，謂女後世爲諸侯者」者，女即

指寧侯。爲寧侯祝後世子孫世爲諸侯，而詒以福也。

### 廬人爲廬器，戈秘六尺有六寸，矨長尋

有四尺，車戟常，酋矛常有四尺，夷矛三尋。

秘猶柄也。八尺曰尋，倍尋曰常。酋，夷，長短名。酋之言

適也。酋近夷長矣。【疏】「廬人爲廬器」者，亦以所作之

器名工也。云「戈秘六尺有六寸」者，賈疏云：「凡此經所

云柄之長短，皆通刃爲尺數而言。」案：賈說是也。毛

詩·秦風·無衣《傳》云：「戈長六尺六寸。」亦通秘刃言之。

五兵秘度若不通刃而言，則夷矛加刃，不止三尋，過於三人

之身，而弗能用矣。云「夷矛三尋」者，唐石經作「矛夷」，誤，今從宋本及嘉靖本正。此戈、矨、車戟、酋矛、夷矛五者，即《司兵》先鄭注所說車之五兵也。注云「秘猶柄

也」者，《說文·木部》云：「秘，櫜也。」《總敘》注云：「廬謂

矛戟柄竹櫜秘。」是秘本爲櫜竹柄之名，引申之，凡木柄不

櫜者亦謂之秘。《廣雅·釋器》云：「秘，柄也。」方言

云：「戟其柄，自關而西謂之秘。」案：古戈戟皆於柄端爲

鑿，而以金爲內，橫插之，謂之秘，與矛於刺本爲闌臂而以

矨直貫之不同。此下所爲兼有秘矨兩制，經唯見戈秘，而

酋矛、夷矛不云矨，蓋文不具。二鄭則誤謂戈戟秘與矛矨

同制，故注中秘矨二者咸通言不別也。又昭十二年《左傳》

云：「刺圭以爲戚秘，戚於刃首爲鑿，而以柄橫貫之，與戈

秘矛矨又並不同，而亦謂之秘，則古蓋以秘爲兵柄之通稱

矣。云「八尺曰尋，倍尋曰常」者，《總敘》注同。云「酋、夷，

長短名，酋之言適也，適近夷長矣」者，段玉裁云：「前引司

農云「酋矛」，酋發聲，直謂矛。鄭君此云「酋近夷長」以正

之，酋之言適，有近義，夷有長義。詒讓案：酋適聲類同

《廣雅·釋詁》云：「適，近也。」《說文·大部》云：「夷，平

也。凡物引之長則平，故夷引申之亦爲長，矛之至長者以

爲名。《釋名·釋兵》云：「矛，冒也，刃下冒矨也。夷矛，

夷，常也，其矜長丈六尺，不言常而曰夷者，言其可夷滅敵，亦車上所持也。案：劉說矛刃冒矜，深得其制，而誤以車戟之度爲夷矛，義與此經注並違，不足馮也。《墨子·備蛾傳》篇有：「丈四矛，即此夷矛。」凡兵無過三其身，過

三其身，弗能用也而無已，又以害人。人長八尺，與尋齊，進退之度三尋，用兵力之極也。而無已，不徒止耳。【疏】注云：人長八尺，與尋齊者，據《總敘》文。云

進退之度三尋，用兵力之極也者，言三尋之外，人力有所不及。《司馬法·天子之義》篇云：「兵大長則難犯。」義亦通也。云「而無已，不徒止耳」者，戴震云：「不徒止於不能用也，又適以害執兵之人。」故攻國之兵欲短，守國之兵欲長。攻國之人衆，行地遠，食飲飢，且涉山林之阻，是故兵欲短；守國之人寡，食飲飽，行地不遠，且不涉山林之阻，是故兵欲長。言罷羸宜短兵，壯健宜長兵。【疏】故攻國之

兵欲短，守國之兵欲長一者，通論攻守之兵長短互用之法。賈疏云：「按《司馬法》云：『弓矢圍，殳矛守，戈戟助。』此言攻國之兵欲短，則弓矢是也。守國之兵欲長，則殳矛是也。言戈戟助者，攻國守國皆有戈戟，以助弓矢殳矛，以其

戈戟長短處中故也。

注云「言罷羸宜短兵」者，謂行地

遠而食飢，故不任用長兵而用短也。江永云：「人衆地阻，則勢不便，①人勞飢罷則力不勝，故兵宜短不宜長，注未該。」云：壯健宜長兵者，謂行地近而食飽，則任用長兵也。

凡兵，句兵欲無彈，刺兵欲無蜎，是故句兵棹，刺兵搏。句兵，戈戟屬。刺兵，矛屬。故書彈或作

但，蜎或作蜎。鄭司農云：「但讀爲彈丸之彈，彈謂掉也。

蜎讀爲蜎邑之蜎，蜎謂橈也。棹讀爲鼓鼙之鼙。」玄謂蜎亦

掉也。謂若井中蟲蜎之蜎。齊人謂柯斧柄爲棹，則棹，隋

圜也。搏，圜也。【疏】「句兵欲無彈」者，以下記制兵秘之

法也。注云：句兵，戈戟屬者，《呂氏春秋·知分》篇

云：句兵鉤頸，高注云：「句戟也。」賈疏云：「以戈有胡

子，其戟有援向外，爲磬折入，胡向下，故皆得爲鉤兵也。

案：戈戟之句主於援，不主於胡，賈不識占戈戟形制，詳

《治氏》疏。云：刺兵，矛屬者，程瑤田云：「矛用恒直，故

曰刺。《說文·刀部》：「刺，直傷也。」詒讓案：刺兵亦謂

之直兵。《呂氏春秋·知分》篇云「直兵造冒」，高注云：

① 原脫「則」，據楚本補。

「直矛也。」《淮南子·汜論訓》云：「槽矛無擊，修戟無刺。」是矛亦得稱擊，戟亦得稱刺，蓋散文通也。云「故書彈或作但」者，段玉裁云：「《說文·人部》曰：『憊，疾也，從人單聲。』《周禮》：『句兵欲無憊。』此注當云『故書彈或作憊』，司農讀憊爲彈也。」案：段說是也。惠士奇亦謂此注但爲憊之誤。云「蝟或作絹」者，蝟絹聲類同。鄭司農云「但讀爲彈丸之彈，彈謂掉也」者，但亦當爲憊。《御覽·兵部》引《字林》云：「彈，行丸者。又拏也，拏使戰動掉彈也。」是彈有掉義。段玉裁云：「司農易但爲彈，書亦或爲彈。彈丸者，傾側而轉者也。掉之義取此。《說文》：『憊，疾也。』疾與掉義相足。」案：段說是也。《說文·手部》云：「掉，搖也。」凡持長物，緩則定，疾則動掉，故憊訓疾，亦訓掉，二義相成。惠士奇謂憊訓疾，訓動，讀爲《上林賦》象輿婉憊之憊。戴震又讀爲「宛蠲」之蠲，訓爲轉掉。今案：婉憊卽宛蠲，與憊彈聲義亦通，然與蝟掉義近，不若先鄭義之切也。句兵之刃橫向一邊，若一轉掉，則其刃違盤而不能中，故欲其無掉。程瑶田云：「司農云彈掉，蓋言戈戟之秘欲其不轉掉於手。戈戟之體，其援橫出而偏長，用之防其轉掉，故爲內，令穿秘之鑿而出之，以與援相稱，爲其援之重也。若內過長，則內轉重而援反輕。是故援重亦掉，援輕

亦掉。《治氏》云：「長內則折前。」前謂援，折謂掉也。合《治氏》、《廬人》兩職觀之，知句兵之病在易轉掉也。云「絹讀爲悃邑之悃，悃謂橈也」者，《詩·陳風·澤陂》「中心悃悃」，毛傳云：「悃悃猶悃悃也。」邑卽悃之借字。段玉裁云：「大鄭本作絹，易爲悃。悃邑者，悃悃也，鬱抑之兒。橈之義取此。」程瑶田云：「先鄭謂『蝟，橈也』是也。案下《記》云：『凡試廬事，置而搖之，以砥其蝟也。』置謂植之也。蝟謂不直兒，如蜀之蝟蝟然也。立而搖之，以砥其往來，或有偏強偏弱處也。偏強處則往少來疾，偏弱處則往多來緩，所謂蝟也。」案：程說是也。刺兵直刃，所遇必決，不患其掉，惟患其橈弱，則刺之無力而不入。先鄭訓爲橈，義最精。而讀爲悃，則取義轉迂遠，不若後鄭作蝟之當矣。云「裊讀爲鼓鑼之鑼」者，段玉裁云：「『讀爲』當爲『讀如』，擬其音耳。」案：段校是也。云「玄謂蝟亦掉也，謂若井中蟲蝟之蝟」者，惠士奇云：「《爾雅·釋魚》『蝟蠃』，注云：『井中小蝟蠃，亦蟲。』《廣雅》：『子子，蝟也。』《莊子·秋水》篇釋文：『司馬彪云：『蚌，井中赤蟲，一名蝟。』然則蝟者，水中子子掉尾之蟲，動搖不定，蝟乃動搖之狀也。詒讓案：此破先鄭悃邑之讀，則『謂』疑當爲『讀』之誤，蓋擬其音而義亦存乎其中也。程瑶田云：「後鄭謂蝟亦掉者，

非也。《爾雅》「蝸蟻」，郭注「一名子子」。据《說文》，無右臂曰子，無左臂曰子。是蟲行水中，恒屈曲其體，轉變無定，勝負不均。苟爲廬一器中若此蟲然，偏強偏弱，節節相聞，是之謂蝸。井中蝸，是槁象，而亦以掉釋之，與彈相涵，不可從。「云齊人謂柯斧柄爲棹，則棹隋闔也」者，《說文·木部》云：「棹，闔槓也。」《廣雅·釋器》云：「廬槓謂之棹。」案：闔而廬卽隋闔也。此段借爲兵，秘隋闔之名。柯卽車人「柯櫛」之柯。《毛詩·豳風·伐柯》傳云：「柯，斧柄也。」又《破斧》傳云：「隋，釜曰斧。」斧以柄納於釜，釜隋故柄亦隋，釜與柄適相函也。但戈戟之秘與斧柄制實不同，以其同爲隋闔，假以證義耳。賈疏云：「隋闔謂側方而去楞是也。」段玉裁云：「斧柄必隋闔，則棹者隋闔之言，隋闔對下文搏是正闔言也。」程瑶田云：「秘正闔則易轉掉，秘隋闔則難轉掉，故曰句兵棹。」云「搏，闔也」者，《梓人》注同。擊兵同強，舉圍欲細，細則校；刺兵同強，舉圍欲重，重欲傳人，傳人則密，是故侵之。改句言擊，容受無刃。同強，上下同也。舉謂手所操。鄭司農云：「校讀爲『絞而婉』之絞。重欲傳人，謂矛柄之大者在人手中者。侵之，能敵也。」玄謂校，疾也。傳，

近也。密，審也，正也。人手操細以擊則疾，操重以刺則正。然則爲矜，句兵擊者在後，刺兵擊者在前。【疏】「擊兵同強舉圍欲細」者，擊擊義同，亦古今字。前經五篇，如《方相氏》「以戈擊四隅」、《宮正》「擊櫟」、《大師》、《小師》等「擊樂器」，字並作「擊」。而「擊」見《司門》、《占人》、《校人》釋文，則並以爲繫字，亦經記字例之異。但此記「梓人」擊其所縣，字兩見，亦作「擊」，未審其義例也。以下並論兵秘舉圍大小之用，爲下章起義也。云「是故侵之」者，程瑶田云：「總承細重」者，謂不彈不蝸，尚何患不能侵乎？」

注云：「改句言擊，容受無刃」者，鄭意下文有「戈」，此擊兵對刺兵爲文，則卽上句兵，此因欲咳「戈」，故變文言「擊也」。《弓人》注云：「擊，拂也。」《說文·殳部》作「擊」，云：「相擊中也。如車相擊，故从殳从車。」隸變作「擊」，經典通段擊爲之。鄭鏐云：「變句兵而謂之擊者，戈戟可以句，可以擊，殳不可以句，可以擊，故專言句兵，足以見戈戟而不及殳，於是言擊以包之。」左傳襄十三年「晉人以戟句樂樂而殺之」，昭元年「子南以戈擊子皙」，此戈戟句句可擊之驗也。案：鄭說是也。金榜云：「戈戟用恒主於擊人，故亦謂之擊兵。」《左傳》襄十八年「中行獻子夢與獻公訟，公以戈擊之」，二十八年「王何以戈擊子之」，昭元年「子南逐子皙」，及



衝，擊之以戈」，二十年「齊氏用戈擊公孟」，二十五年「公將以戈擊僚祖」，定四年「盜以戈擊王」，十四年「靈姑浮以戈擊闔廬」，<sup>①</sup>哀十四年「公執戈將擊之」，十五年「石乞、孟黶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是也。「程瑤田云：「記文改句兵曰敵兵者，句言其形，敵言其用。戈戟用恒橫，故曰敵。橫用曰敵。」云「同強，上下同也」者，賈疏云：「謂本末及中央皆同堅勁，故云同強也。」云「舉謂手所操」者，謂秘中當人手操處也。《說文·手部》云：「舉，對舉也。」引申之，凡獨舉亦曰舉。此「舉圍」與下「被圍」略同，據其最後之近晉者而言，則曰舉圍；統其略前者而言，則曰被圍，其實一也。鄭司農云「校讀爲絞而婉之絞者」，《弓人》先鄭注同，此易校爲絞也。賈疏云：「昭元年《左傳》『子羽謂子皮曰，叔孫絞而婉』，注云：『絞，切也。』故讀從之，取切疾之義也。」云「重欲傳人，謂矛柄之大者在人手中者」者，亦謂手所操處，稍大之則重。云「侵之能敵也」者，《國語·楚語》韋注云：「侵，犯也。」兵傳人而密，則能犯人，而無不敵之患，故云能敵也。戴震云：「侵，善入也。」云「玄謂校，疾也」者，《弓人》注同，此義與先鄭略同。段玉裁云：「校，司農易爲絞，鄭君則不易字。蓋校有疾義，與剿斃字同。《弓人》注亦兩言校疾也。」云「傳，近也」者，《小爾雅·廣詁》文。云「密，

審也，正也」者，謂兵之中人審諦而正也。云「人手操細以敵則疾」者，細則操之堅，任力多，故敵之疾也。云「操重以刺則正」者，程瑤田云：「蓋謂勁直有定，在手之所用與日之所視相準，無游移之病，以刺人，自然審而且正。」云「然則爲矜，句兵堅者在後，刺兵堅者在前」者，賈疏云：「以句兵向後牽之，故堅者在後也；以刺兵向前推之，故堅者在前也。」凡爲矜，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被而圍之。參分其圍，去一以爲晉圍；五分其晉圍，去一以爲首圍。凡爲酋矛，參分其長，一在前，一在後而圍之。五分其圍，去一以爲晉圍；參分其晉圍，去一以爲刺圍。一以爲晉圍；參分其晉圍，去一以爲刺圍。被，把中也。圍之，圍之也。大小未聞。凡矜八觚。鄭司農云：「晉謂矛戟下銅鑄也。刺謂矛刃智也。」玄謂晉讀如「王搢大圭」之搢，矜所捷也。首，矜上鑄也。爲戈戟之矜，所圍如矜，夷矛如酋矛。【疏】凡爲矜，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被而圍之」者，矜制，詳《司戈盾》疏。賈疏云：「矜長丈二尺，五分取一，得二尺四寸，爲把處而圍之也。」注

①「以」原訛「於」，據楚本改。

云：被，把中也者。說文·手部云：「把，握也。」言當手握處之中也。云：圍之，圍之也者，明戈雖與戈戟同爲戟兵，而圍則與酋矛同爲正圓形也。云「大小未聞」者，以經文不具。程瑤田云：「凡爲爻，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被而圍之，參分其圍，去一以爲晉圍，五分其晉圍，去一以爲首圍」，是晉圍、首圍之數皆出於其圍也。「凡爲酋矛，參分其長，二在前，一在後而圍之，五分其圍，去一以爲晉圍，參分其晉圍，去一以爲刺圍」，是其晉圍、刺圍之數亦皆出於其圍也。然則爻與酋矛之圍，乃其廬體上下諸圍之宗也。而鄭注則云「大小未聞」，夫既爲其諸圍之宗，安得不以大小示人也！考之喪服傳「苴絰大搨」，注云：「搨，手曰搨。搨，挖也。中人之挖圍九寸。」今訓被爲「把中」，《說文》訓搨爲把，搨圍九寸，是把圍九寸也。用爻與矛以把，故卽以把之數爲其圍之數。《莊周書·言櫟社樹繫之百圍》，《吳越春秋》言伍子胥腰十圍，皆具數於人之把，豈廬之用在把，反疑其圍之之云，非卽其把之數乎？曰「爲之被而圍之」，蓋謂爲之把而圍之也。依文義讀之，亦是著數之辭。案：程說其精，足補鄭義。鄭訓被爲把中，則被圍卽把圍。《莊子·人間世》釋文引司馬彪云：「手曰把」，李頤云「徑尺爲圍」，亦與程所定相近。此經言圍之者，《桃

氏爲劍》云：參分其廬廣以爲首廣而圍之，首廣卽首徑，以求其圍，可得其度，故不言圍度，而度卽寓乎廣。此爲爻，云：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被而圍之，亦不言圍度，而度卽寓乎被。求度不同，而文例則一也。至諸圍之度，以程說推之，爻圍九寸，參分去一以爲晉圍，則晉圍六寸也。五分其晉圍，去一以爲首圍，則首圍四寸又五分寸之四也。酋矛圍與爻同，五分其圍，去一以爲晉圍，則晉圍七寸五分寸之一也。參分其晉圍，去一以爲刺圍，則刺圍亦四寸又五分寸之四也。然則酋矛之刺圍與爻之首圍正同，惟爻之晉圍，視酋矛六分減一。蓋凡戟兵刺兵秘之圍度並同，其被皆漸殺以趨於晉，戟兵所殺多，舉之則細，句兵所殺少，舉之則重，故被圍雖同，而近晉之舉圍，則又不害其異也。長兵之制，其可攷者如此。云：凡矜八觚者，賈疏云：以經二者近手皆云圍之，明不圍者爲八觚也。程瑤田云：「爻，據說文『積竹八觚』。《說文》又云：『簾，積竹矛戟矜也。』蓋言凡廬皆積竹爲之。《記》所言廬，似並用木，今注云『凡矜八觚』，類同《說文》所謂積竹者，或亦爲廬之一法。然如戈戟之秘隋圍，則斷不能積竹爲之矣。」案：程說甚析。文選：張衡《西京賦》：「竿爻之所捏畢」，薛注云：「爻，杖也，八棱，長丈二，而無刃，或以木爲之，或以竹爲

之。是受本有竹木兩種。唯古戈戟秘，爲鑿以函內，自不能以積竹爲之。許說似據漢制，與古不合。至戈戟秘雖爲隋圓形，然舉闔之外，亦未嘗不可爲八觚而隋之，鄭說與經卻不相近也。鄭司農云：「管謂矛戟下銅鑄也者。」說文·金部云：「鑄，秘下銅也。」釋名·釋兵云：「矛下頭曰鑄，鑄入地也。」《曲禮》：「進戈者前其鑄後其刃，進矛戟者前其鏃。」注云：「銳底曰鑄，平底曰鏃。」案：鑄鏃對文則異，散文得通。段校《說文·金部》云：「鏃，矛戟秘下銅鑄也。」《毛詩·秦風·小戎》：「公矛鏃鏃」，傳云：「鏃，鑄也。」是兵器秘末並以銅鑄之，名曰鑄，亦曰管。程瑶田云：「受以管圍對首圍，而矛以管圍對刺圍，則管圍者，廬所內鑄之一端也。管尊一聲之轉。」云「刺謂矛刃智也者」，淮南子·汜論訓高注云：「刺，鋒也。」即謂矛刃本與矜相舍之圍鑄。《詩·鄭風·清人》箋所謂室是也。云「玄謂管讀如王播大圭之播，矜所捷也」者，據《典瑞》文。段玉裁改播爲管，云：「謂其音義同管大圭，訓爲兩於紳帶之間。知此管謂矜兩於銅鑄。捷同兩，俗作插。管大圭，俗本作『播大圭』，非一案：段校是也。」典瑞亦作管，注引先鄭讀爲薦中之薦，今本彼注薦中作播紳，誤也。捷插古通，詳《總敘疏》。云「首，受上鑄也者」，賈疏云：「受下有銅鑄，

此受首無，亦以上頭爲首而稍細之，以其似鑄，故鄭云首受上鑄也。」案：受無刃，蓋首末並有銅鑄以爲固，賈說疑非。程瑶田云：「矛之用，在刺，故即以刺名其內刺之一端；受所用之一端無刺，但平其首，故名之曰首。」云「爲戈戟之矜，所圍如受，夷矛如西矛者，經不管戈戟夷矛之圍度，故鄭補其義，以受爲較兵。戈戟亦可句可較，與受用同，其秘雖有隋圓、正圓之異，而圍度大小可約略相等。夷矛、西矛則並爲刺兵，其矜自當同也，其由被以下漸殺以趨於管者則異。凡試廬事，置而搖之，以眡其蛎也；灸諸牆，以眡其撓之均也；橫而搖之，以眡其勁也。置猶封也。灸猶柱也。以柱兩牆之間，輓而內之，本末勝負可知也。正於牆，牆踞。」【疏】凡試廬事者，記廬人爲廬，器成後，試其利用與不，其法有三也。程瑶田云：「三法之試，初一法，防其蛎，次二法，防其末弱；次三法，無上二病，專主於強。刺兵無掉病，而防其蛎，故曰欲其無蛎也。然三法之試，凡兵皆然，故刺兵搏而試之以三法，則可無蛎病，且均而同強。句兵之不搏而裊也，專以防掉，然亦不可有蛎病，故試廬之法，句兵亦然。故記言『凡』以包之。」云「置而搖之，以眡其蛎也者」，戴震

云：「眠其蝟，審察搖掉之勢也。」云：「灸諸牆，以眠其橈之均也者，戴震云：『審察屈勢，皆欲通體無勝負。』」荀材有勝負，必自負處動折。」程瑤田云：「如爲廬，母，<sup>①</sup>擇兩牆間函，二丈者，屈廬而柱諸牆，令橈，而因以觀其所橈兩端，初無勝負則均也。」云：「橫而搖之以眠其勁也者，」說文·力部云：「勁，強也。」戴震云：「試之既齊均，又以強勁爲尚。」程瑤田云：「勁謂通體同強無弱，眠之挺直不下垂也。」

注云「置猶對也」者，《說文·豈部》云：「對，立也。」廣雅·釋詁云：「置，立也。」是置與對義同。案：

置凡訓對立者，並植之段字，說文·木部植或作櫟可證。

植謂直立，與橫搖正相對。云：「灸猶柱也，以柱兩牆之間，

輓而內之，本末勝負可知也者，惠棟云：「灸，《說文·久

部引作『久』，云『从後灸之，象人兩脰後有距也』，案：

「士喪禮」云「審用疏布久之」，注云：「久讀爲灸。」既夕

云「木桁久之」，注云：「久當爲灸，謂以蓋案塞其口。」注云

「以柱兩牆之間，輓而內之」，與「儀禮『久之』」同義。是久

爲古文，灸爲今文也。灸从火久聲，古文省火。段玉裁

云：「《說文》久字下引《周禮》『久諸牆以觀其橈』，案：此

則故書作久，師讀爲灸也。許君從故書作久，自可通，無勞

易字。久灸義相近，許以灸釋久。案：久之本訓從後抵

拒，引申爲長久之訓。後人乃知長久之訓，而不知本訓，遂以抵拒之訓專歸灸字。注家欲知古今異言，古今異字之梗概耳。柱，今之柱字。云：「正於牆，牆，𡗗者，」釋文云：「𡗗，本又作𡗗，又作𡗗，<sup>②</sup>同。」案：《說文·止部》云：「𡗗，不滑也。𡗗，並𡗗之俗。取牆𡗗者，欲其柱之定也。」六

建既備，車不反覆，謂之國工。六建，五兵與人

也。反覆，猶軒輞。【疏】注云「六建，五兵與人也者，賈

疏云：「廬人所造有柄者，戈戟及與西矛夷矛五兵而已，

上車有六等，除軫與人四兵，此云六建，建在車上，明無軫，

自取人與五兵爲六建可知也。」戴震云：「六建當爲五兵與

旌旗。」案：戴說是也。人立車上不可言建，注義爲短。云

「反覆猶軒輞」者，《既夕記》志矢一乘，軒輞中，注云：

「軒輞猶軒輞。」《御覽·車部》引《通俗文》云：「後重曰軒，

前重曰輞。」戴震云：「六建搖動，則車行反覆，矜秘不彊

故也。」

①「三尋」原訛「尋層」，據楚本改。

②「𡗗」原訛「𡗗」，據楚本改。

# 匠人建國，立王國若邦國者。【疏】「匠人建國」

者，《說文》：「部」云：「匠，木工也。」《禮記》云：「匠人御柩。」《孟子》·梁惠王篇云：「工師得大木，匠人斲而小之。」又《左》·成二年傳：魯賂楚以執斲百人，杜注以爲匠人。《鄉師職》有匠師，即匠人之長也。凡建立國邑，必用上木之工，匠人蓋木工而兼識版築營造之法，故建國營國溝洫諸事，皆掌之也。注云「立王國若邦國者」者，《天

官·敘官》注云：「建，立也。」賈疏云：「《周禮》單言國者，據王國；邦國連言，據諸侯。經既單言國，鄭兼言邦國者，以其下文有王及諸侯城制，明此以王國爲主，其中兼諸侯邦國可知。下文又有都城制，則此亦兼諸侯也。」**水地以縣**，於四角立植而縣，以水望其高下。高下既定，乃爲位而平地。【疏】水地以縣者，將建國，必先以水平地，以爲測量之本。《莊子》·天道篇云：「水靜則平中準，大匠取法焉。」李筌·太白陰經·水攻具篇有水平法，蓋古之遺制也。江永云：「此謂測量之地，須先平之。蓋地不平，則景有差，故下注云『於所平之地中央，樹八尺之臬』，非謂通國城之地皆須平也。疏謂欲置國城，先當以水平地，知地之高下，然後平高就下，誤矣。國地隨地勢皆可居民，何用

平。一案：江說是也。

注云：於四角立植而縣，以水望

其高下一者，賈疏云：「植即柱也。於造城之處四角立四柱。而縣，謂於柱四畔縣繩以正柱。柱正，然後去柱遠，以水平之法遙望柱，高下定，即知地之高下。」江永云：「令工人作室，有平水之法：各柱任意量定若干尺，畫墨，四面依墨用橫線，線下以竹承水，縣直物於線，進退量之。如柱平，則直物至水皆均；如不均，則知柱有高下，而更定之。意古人亦用此法。」戴震云：「水地者，以器長數尺承水，引繩中水而及遠，則平者準矣。立植以表所平之方，縣繩正植，則度水面距地者準矣。案：江、戴說是也。四角立植，即於所平之地立之。縣繩所以正植，亦以測四植距水之高下均否，此蓋兼有準繩之用矣。」淮南子·齊俗訓云：「視高下不失尺寸，明主弗任，而求之於浣準。」許注云：「浣準，水望之平。」浣準疑即「管準」，所以測高下之表儀也。云：高下既定，乃爲位而平地者，位即「天官·敘官」·「辨方正位」之位。彼注謂定宮廟也。凡建國必先定宮廟之位，而後平地。**置槷以縣，眡以景**。故書槷或作弋，杜子春云：「槷當爲弋，讀爲杙。」玄謂槷，古文臬假借字。於所平之地中央，樹八尺之臬，以縣正之，眡之以其景，將以正四方也。《爾雅》曰：「在牆者謂之杙，在地者謂

之桌。【疏】置槩以縣，眡以景者，地既平，然後揆日眡景，以正東西南北之鄉背，即辨方之事也。賈疏云：「置槩者，槩亦謂柱也。以縣者，欲取柱之景，先須柱正，欲須柱正，當以繩縣而垂之於柱之四角四中，以八繩縣之，其繩皆附柱，則其柱正矣。然後眡柱之景，故云眡以景也。」

注云：故書槩或作弋，杜子春云：槩當爲弋，讀爲杙者，段玉裁云：「杜正槩從弋，又云弋讀爲杙，此與正帝爲奠，奠讀爲定，正筍爲筍，筍讀爲槩同。《說文》槩弋字作『弋』，而杙爲爾雅劉劉杙之字，杜易弋爲杙者，蓋漢時槩弋字已作杙，故以今字易古字，如以灸易久之比。許自據《周禮》故書及字形得其說，故不同也。」云：玄謂槩古文桌假借字者，段玉裁云：「鄭君則從槩，謂槩爲桌之假借，如筍爲槩之假借，九軌爲筍之假借。下文引《爾雅》分別杙桌字，見此經言在地者則作桌爲正，不當如杜作杙也。」案：段說是也。鄭以槩桌爲古今字，故以後注中並作桌。云：於所平之地中央，樹八尺之桌，以縣正之者，賈疏云：《天文志》云「夏日至，立八尺之表」，《通卦驗》亦云「立八神，樹八尺之表」，故知樹八尺之桌，桌即表也。必八尺者，按《考靈曜》曰「從上向下八萬里，故以八尺爲法也」。彼云八神，此縣一也。以於四角四中，故須八神，神即引也，向下引而縣

之，故云神也。江永云：古人樹桌用八尺何也？蓋測景之桌不可過短，過短則分寸太密而難分，過長則取景虛淡而難審，八尺與人齊，如是爲宜。八尺雖無正文，而土中之地，夏至景尺有五寸，以知用八尺桌也。後世郭守敬測景用四丈之表，表上作橫梁，下用銅皮鑽小竅，於小竅中取橫梁之景，謂之景符。此後人之功法，然四丈表亦不易作也。

疏引《考靈曜》謂「從上向下八萬里，故以八尺爲法」，此漢人之妄說，天去地豈止八萬里哉！「詒讓案：桌即《大司徒》測景之表。《周髀算經》亦謂之髀，長八尺，取天高八萬里。《周髀》已有此論，雖非實測，然古大官家習傳其說，故鄭亦從之。互詳《大司徒》疏。云：眡之以其景，將以正四方也者，眡，《詩·鄘風·定之方中》孔疏引作「視」，是也。凡經作「眡」，注例用今字作「視」，各本並誤，詳《大宰》疏。正位必先辨方，故眡景以正之也。引《爾雅》曰「在牆者謂之杙，在地者謂之桌」者，證桌與杙異，槩當爲桌也。《釋宮》云：「櫨謂之杙，在牆者謂之櫨，在地者謂之桌。」郭注云：杙，槩也。桌即門槩也。此引作在牆者謂之杙者，鄭以杙櫨同物，隨文便改之。《爾雅》之桌，即此經之槩，與門闌字異，郭注亦誤。爲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日出日入之景，其端則東西正也。又爲規以識之者，

爲其難審也。自日出而畫其景端，以至日入，既則爲規測景兩端之內規之規之交，乃審也。度兩交之間，中屈之以指臬，則南北正。【疏】「爲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者，測東西之景也。《詩·大雅·沔水》箋云：「規，正員之器也。」林喬蔭云：「此蓋於土圭之外，別詳測景之用。謂於地平上爲圓規，而植槲其中，日出景在槲西，日入景在槲東，視景端與規齊之處識之，參以日中午正之景，則東西正。又中屈其規以指槲，而南北亦正。與土圭互相爲用。」

注云「日出日入之景，其端則東西正也」者，中國在赤道北，日景所照，恒偏指北。惟日初出時，景端正指東，日將入時，景端正指西，故正東西必眡日出入時景端。《詩·邶風·定之方中》云「揆之以日，作於楚室」，毛傳云：「揆，度也。度日出日入以知東西。」《周髀算經》云：「以日始出立表，而識其晷，日入後識其晷，晷之兩端東西也。中折之，指表者，正南北也。」皆卽此法也。又《淮南子·天文訓》亦有以表測景正朝夕之術，與此經及《周髀》並不同，蓋漢以後所更定也。云「又爲規以識之者，爲其難審也」者，但識景端，恐尚不審，故復爲規以攷其合否也。云「自日出而畫其景端，以至日入，既則爲規測景兩端之內規之規之交，乃審也」者，規之交，賈疏述注作「規交」。阮元云：

「『之』字蓋涉上衍。」詒讓案：此謂從日初出始有景時，測臬西之景端，畫識之。隨景東移，接續畫之，至日入時，窮臬東之端不復有景處而止。既得其景，乃以臬爲心，而於臬兩端景線相距之內爲圓規，其大盡景線之兩端，匄巾旋轉，若規適相交，則東西正也；如有微差，則兩端距臬心必不能同度，東長則東半規邊線出西半規之外，西長則西半規邊線出東半規之外，而不能交矣。故必規之交，東西乃審也。鄭意蓋如是。江永云：「爲規者，以樹槲之處爲心，而畫墨於地爲圓形，視朝景端之當規者識之，又視夕景端之當規者識之，作一模線，①於規心亦作一模線，與之平行，則東西之位正矣。後世郭守敬作正方案，多爲之規，樹短表於案心，多爲之墨，亦放此意而變通之，日景近二分時，朝夕有微差，當一至時，朝夕均，方位尤審。」戴震云：「先爲規而後識景，記文也。先識景，徐徐作點，後乃連爲規，鄭說也。」案：江、戴說是也。江謂先爲規後識景，與經文合，似勝鄭義。梅穀成、林喬蔭說同。云「度兩交之間，中屈之以指臬，則南北正」者，臬卽八尺之臬，圓規兩交之間，正與臬心南北相當，爲直線，與東西橫線交午爲十字

①「模」，《周禮疑義舉要》作「橫」，下同。

形。橫線兩端正指東西，則取直線折半屈之，兩端正指南北矣。《周髀》正東西南北之法，即與此同，惟不爲規，不若此之審。晝參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日中之景，最短者也。極星，謂北辰。【疏】「晝參諸日中之景」者，兼測南北之景也。日中，謂日加午時，其景與前指梲之南北線相合，則正也。凡日中景端必正指北，故《墨子·經上》篇云：「日中，正南也。」云，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者，極星恒居正北，測其與所識日中之景合否也。正朝夕者，舉東西以較南北也。《春秋·經傳集解·深察名號》篇云：「正朝夕者視北辰。」晏子春秋·雜篇下云：「古之立國者，南望南斗，北戴樞星，彼安有朝夕哉！」北辰，樞星並即極星，董、晏二子說與此經合。程瑤田云：「朝夕即《大司徒職》所謂景朝景夕也。正朝夕者，正其東西也。必夜考之極星者，極星與地中正南北相直者也。日東立表，北視極星，則在表西；日西立表，北視極星，則在表東，南北不相直者也。當地中未得，其求之時，使不考之極星，安知尺有五寸者之爲地中；而日東景夕，日西景朝，使不考之極星，又安從而知其景之夕與景之朝哉！是故考極星者，測景之權衡，而正朝夕以求地中，舍是則弗得其求也。」林喬蔭云：「夜考極星，經既未言其術，鄭注亦不之

及，惟賈疏謂當夜半考之。而所以考之之方，究未明也。竊案：《周髀》有云：「正極之所游，冬至日加西之時，立八尺表，以繩繫表顛，希望北極中大星，引繩致地而識之。又到日明日加卯之時，復引繩而希望之，首及繩致地而識其端。其兩端相去，正東西，中折之以指表，正南北。」此即所謂夜考極星者。正猶定也，謂定極星所在之處也。八尺表即八尺之槲，於地平之所立之。以繩繫表顛，亦置槲以縣之意也。其必於冬至日加卯西之時者，以冬至前後卯西之間皆得見星，故於此時希望。引繩致地，識其兩端，其相去爲東西之正，猶爲規識景，以日出日入參諸日中而正東西也。中折其所識之兩端，以指表爲南北之正，猶測景之規，度兩交之間，以指槲而正南北也。是其法與測景略同。」案：林氏據《周髀》以釋此經考極星之法是也。但《周髀》望極星定於冬至，故必以卯西二時；此經正朝夕則通四時言之，故考必以夜。以卯西二時，惟二至乃見極星，若夜則通四時無不見也。此經與《周髀》法，蓋大同小異。又案：《毛詩·鄘風·定之方中》傳云：「南視定，北準極，以正南北。」則古法正南北兼考中星，蓋中星必在正南，與極星在正北，亦參相直也。但中星無定，隨時變易，不若日中之景及極星之不差。故此經略之耳。注云「日中之



景，最短者也。者，日中晷直，故景最短也。云「極星謂北辰」者，《爾雅·釋天》云：「北極謂之北辰。」《公羊》昭十七年傳云「北辰亦爲大辰」，何注云：「北辰，北極，天之中也，常居其所，迷惑不知東西者，須視北辰，以別心伐所在。」徐疏引李巡云：「北極，天心，居北方，正四時，謂之北辰。」許宗彥云：「匠人『夜考諸極星以正朝夕』，今北極星甚小，不易辨。」《周髀》曰：「冬至日加西之時，立八尺之表，繩繫表顛，希望北極中大星，引繩至地面識之。」蓋《周髀》本言北極中大星，則非今所指之小星可知也。《史記·天官書》「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北極大星，或卽此歟？今法測句陳大星東西所極，折中以定南北，與《周髀》北極樞璿之用正同。若《論語》所云「北辰」，卽《周髀》所謂「正北極璿璣之中，正北天之中」者，蓋赤道極也。鄒伯奇云：「《論語》、《爾雅》『北辰』，皆通指北極四星言之，猶大火謂之大辰，伐謂之大辰，皆不必定指一星也。謂之北辰者，居天之北，以正四時。然惟不正常不動處，故可因其四游以測日度，而知節候。」論讓案：天體渾圓，二極居其中，爲左旋之樞。周王城爲今河南洛陽縣。今實測北極出地二十四度四十二分，南極入地亦如之。南極不見，故揆測者必以北極爲宗。續漢書·天文志：劉注引張衡

《靈憲》云：「天有兩儀，以儗道中。其可觀者，極星是也，謂之北極。在南者不著，故聖人弗之明焉。」是也。北極正中，卽天之中，古謂之天極，又謂之北極樞，後世謂之赤道極。然天中之極，無可識別，則就近極之星以紀之，謂之極星。沿襲既久，遂并稱星爲北極，又謂之北辰。然則北極者，以天體言也；北辰者，以近極之星言也。呂氏春秋·有始覽云：「極星與天俱游，而天極不移。」《周髀算經》云：「欲知北極樞璿璣周四極，常以夏至夜半時北極南游所極，冬至夜半時北游所極，冬至日加西時西游所極，日加卯時東游所極，此北極樞璿璣四游，正北極樞璿璣之中，正北天之中。」《周髀》之說與《呂覽》正同。璿璣者，卽極星，故續漢志注引《星經》云：「璿璣謂北極星也。」尚書大傳云：「璿璣謂之北極，是也。北極樞者，卽天極也。然則極星繞極四游，非不移者，其不移者，乃天極耳。」《論語》爲政篇云：「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此亦謂天極而曰北辰者，舉星以表極，許氏謂卽指赤道極是也。至古天文家說極星，或以爲四星，《史記·天官書》云：「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旁三星三公，或曰子屬。《漢書·天文志》說同，或以爲五星，《史記索隱》引春秋合誠圖云：「北極，其星五，在紫微中。」《開元占經》、石氏

中官占篇》引石氏說同。則兼數天樞小星。《晉書·天文志》云：「北極，五星，在紫微宮中。北極，北辰最尊者也。其紐星，天之樞也。第二星，帝王也，亦大乙之坐，謂最赤明者也。」《隋書·天文志》、《苗爲《天文大象賦》、丹元子《步天歌》，說並略同。攷《史記》所云天極四星，其一明者，即《晉志》北極第二星最赤明者，苗爲謂之帝星。丹元子謂之大帝之坐。今名與苗爲同。《史記》所云旁三星，苗爲謂之太子、庶子、後宮三星，今名亦同。《晉志》所謂紐星，苗爲亦以爲後宮屬，丹元子則以爲第五星天樞，今直謂之北極，此星距帝星較遠，故《史記》不數。《說苑·辨物篇》說書璿璣玉衡云：「璿璣，謂北辰句陳樞星也。」說苑之樞星，即所謂天樞，今所謂北極者，而劉向以與北辰並稱，則亦不數樞星矣。其考測亦有一法：有專測帝星者，《周髀》立表希望北極中大星是也；有專測樞星者，晏子云「北戴樞星」是也。《占經》引《黃帝占》云：「北極者，一名天樞，一名北辰。天樞，天一座也。又《靈憲》云：樞星謂之北極。」《隋書·天文志》云：「賈逵、張衡、蔡邕、王蕃、陸績，皆以北極紐星爲樞，是不動處。」此經極星，其爲帝星、樞星，無可質證。要之古說北極星或四或五，其攷測或主帝星，或主樞星，皆先秦舊術也。至二極終占如一，而極星則隨恒星東

徙，今則紐星移遠極至五度四十五分，而不動之處乃在鉤陳大星與紐星之間，故推步家改以鉤陳大星測極。然《說苑》雖以鉤陳與北辰樞星同爲璿璣，已開以鉤陳測極之端，而終不以鉤陳當北辰，知古經無是義也。又北極帝星，即鄭所謂天皇大帝名耀魄寶者。《占經》引甘氏別有天皇大帝星，在鉤陳口中，今名亦同，鄭所不從。互詳《大宗伯》疏。

## 周禮正義卷八十三

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營謂丈尺其大

小。天子十二門，通十二子。【疏】「匠人營國，方九里」

者，謂營王都也。賈疏云：「按《典命》云：『上公九命，國  
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以九爲節。』侯伯子男已下，皆依  
命數。鄭云『國家謂城方。公之城蓋方九里，侯伯七里，子  
男五里。』并《文王有聲》詩箋差之，天子當十二里。此云九  
里者，按下文有夏殷，則此九里通異代也。鄭《異義駁》或  
云周亦九里城，則公七里，侯伯五里，子男三里，不取《典  
命》等注。由鄭兩解，故義有異也。」焦循云：「方九里，以  
開方計之，徑九里，圍三十六里，積八十一里也。《尚書大  
傳》云：『古者百里之國，九里之城。』注云：『玄或疑焉。  
』匠人營國，方九里」，謂天子之城。今大國九里，則與之  
同。然則大國七里之城，次國五里之城，小國三里之城爲  
近。又其《駁異義》云：「公七里，侯伯五里，子男三里，準  
此，天子之城九里也。」及注《典命》，則疑公之城方九里，侯

伯之城方七里，子男之城方五里。而《坊記》注、《大雅·文  
王有聲》箋並用此說。今按：《周書·作雉》篇云：「作大  
邑成周於土中，城方千六百二十丈。」計每五步得三丈，每  
百八十丈得一里，以九乘之，千六百二十丈，與《考工》九里  
正合，則謂天子之城九里者是也。《金鶚》云：「以《典命》注  
推之，天子之城宜方十二里。鄭蓋以《典命》、《匠人》俱有  
正文，故兩解不定，《左氏》隱元年傳云：『都城過百雉，國  
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夫鄭、伯爵也。  
侯伯城方三百雉，雉長三丈，三百雉得九百丈，適足五里。  
推而上之，天子當九里矣。《孟子》言三里之城，此國城之  
小者，當是子男之城。子男城方三里，可知天子城有九里  
也。《射人》言公執璧，與子男同。《五經異義》古《周禮》  
說，都城之高皆如子男之城，指三公大都言。然則大都城  
方亦當如子男。《作雉》言大縣城方王城三之一，與《左傳》  
大都參國之一合。天子城方九里，則大都方三里，適與子  
男同。若城方十二里，則大都方四里，與子男五里不同，  
苟亦方五里，非參國之一矣。《匠人》言王城隅高九雉，諸  
侯七雉，古《周禮》說公七雉，侯伯五雉；《禮器》言天子堂  
高九尺，諸侯七尺：皆九降爲七，其例相合，又何疑於九里  
之說哉！《大雅·築城伊汭》，鄭箋以汭爲成溝，成方十

里，謂文王之城大於諸侯，而小於天子，說者以爲天子城方十二里之證。然此特謂城放乎洫以爲池，池深廣與洫等，非謂城有十里也。文王方爲諸侯，其城安得獨大哉！賈謂匠人九里，或是夏殷之制，以下文有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也。然《考工記》書，皆言周制，惟世室、重屋，明標夏殷，以見其與周之明堂同中有異，非《匠人》所言皆夏殷制也。」案：焦、金二說是也。陳啓源、戴震、林喬蔭說並同。《續漢書·郡國志》劉注引《帝王世紀》說成周云：「城東西六里十一步，南北九里一百步。」又《晉太康地道記》云：「城內南北九里七十步，東西六里十步，爲地三百頃十二畝三十六步。」此敬王以後王都之制，輪亦不逾九里，而廣復腴焉，足徵此記之爲周制矣。互詳《典命》疏。王城方九里，積八十一里，地每里九夫，則積七百二十九夫也。王城郭郭里數，經注並無文。案《作雉》篇云：「郭方七十二里。」依其說，是郭大於城八倍，於理難信。《作雉》別本作「七十里」，金履祥《通鑑前編》又作「十七里」，亦皆無分率可說。攷《孟子·公孫丑》篇云「三里之城，七里之郭」，《國策·齊策》貂勃說卽墨云「三里之城，五里之郭」，又田單云「五里之城，七里之郭」，是郭大於城不得過二倍，足證今本《周書》之謬。以意求之，疑《作雉》當作「郭方二十七里」。據

《典命》注說九里之城，其官方九百步，則周王宮亦必方三里。若然，宮三里，城九里，郭二十七里，皆以三乘遞加，於差分比例正合。今本《周書》作「七十里」，上下互易，遂不可通耳。依此計之，則郭中積七百二十九里，除城中八十一里，餘六百四十八里，積五千八百三十二夫，通爲國中也。又案：《公羊》定十一年傳云「百雉而城」，何注云：「一萬尺，凡周十一里三十三步二尺，公侯之制也。禮，天子千雉，蓋受百雉之城十，伯七十雉，子男五十雉。」此說復與鄭異。焦循云：「雉長三丈，每里爲雉六十。天子之城徑五百四十雉，周二千一百六十雉，公之城徑四百二十雉，周一千六百八十雉；侯伯之城徑三百雉，周一千二百雉；子男之城徑一百八十雉，周七百二十雉。如何休說，則千雉爲二十萬尺，凡周一百一十三步二尺，方徑得二十七里一百三十步五尺，城不應如是之大。子男五十雉，周五里一百六十六步三尺有奇，方徑一里一百十六步十五尺有奇，於地又太狹。何氏本《春秋》說，與鄭不合，在其異說可也。」案：焦說亦是也。何說雉長二百尺，與古說並不合。其所說天子城千雉，卽以鄭說雉長三丈計之，亦得十六里有二百步，與經必不相應也。雉制，詳後疏。注云「營謂丈尺其大小」者，《廣雅·釋詁》云：「營，度也。」營國以

丈尺度其大小，若量人所量是也。賈疏謂丈尺據高下而言，大小據遠近而說，誤。云「天子十二門」者，四旁各三門，總十二門。《月令》云九門者，金鶚以爲上公之制，與此異也。云「通十二子」者，賈疏云：「按《孝經》援神契云：『天子卽政，置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慎文命，下各十二子。』如是，甲乙丙丁之屬十日爲母，子且寅卯等十二辰爲子，故王城面各三門，以通十二子也。」國中九經九緯，經涂九軌。國中，城內也。經緯謂涂也。經緯之涂，皆容方九軌。軌謂轍廣，乘車六尺六寸，旁加七寸，凡八尺，是爲轍廣。九軌積七十二尺，則此涂十二步也。旁加七寸者，輻內二寸半，輻廣三寸半，縷三分寸之二，金轄之間三分寸之一。【疏】國中九經九緯，經涂九軌者，賈疏云：「王城面有三門，門有三涂，男子由右，女子由左，車從中央。」焦循云：「疏所引《王制》文。彼注云『道中三涂』，蓋謂道之中，分而爲三。疏以此三涂，卽九經九緯之三，而男女與車各行一涂也。若然，則涂雖有九，道止有三。每涂九軌，則每道二十七軌，爲步三十有六，其度爲太廣。或三涂分爲三處，則三涂卽是三道，不得爲一道三涂。且每涂皆以軌度，斷非僅以中涂行車，若左右之

涂止行男女，又何用此九軌之廣哉！經文曰「九經九緯」，又曰「經涂九軌」，其制甚明。《王制》所云道路，與涂爲通稱。鄭所云一道三涂，猶云一涂中分爲三涂。一之爲三，以男女車而別，非真界畫爲三，如每門之三涂也。」案：焦說是也。《呂氏春秋·樂成》篇云：「孔子用於魯，三年，男子行乎塗右，女子行乎塗左。」是一涂分爲左右中之證。王城旁三門而涂有九，則每門有三涂，故《文選》張衡《西京賦》云：「旁開三門，參塗夷庭。」薛注云：「一面三門，門三道」是也。實則九涂之中，正當門者止三涂，其六皆不當門，蓋並由環涂以達之。注云「國中，城內也」者，《鄉大夫》注云：「國中，城郭中也」與此義同，謂王城之內也。云「經緯謂涂也」者，賈疏云：「南北之道爲經，東西之道爲緯。」云「經緯之涂皆容方九軌」者，焦循云：「容方九軌者，容廣九軌也。」治讓案：經無緯涂軌數，鄭知亦九軌者，後文唯云「環涂七軌，野涂五軌，明緯涂軌數同經涂，故不別出也。」方九軌者，淮南子·汜論訓高注云：「一方並也。」謂容並列九軌。《呂氏春秋·權勳》篇云：「中山之國有風蘇秦傳」亦云「車不得方軌」是也。《左傳》隱十一年，杜注云：「達道九軌。」孔疏引李巡《爾雅注》說同。若然，經緯

涂亦通稱塗與？云：軌謂轍廣者，阮元云：《說文》無轍，當作「徹」。案：阮校是也。後經注皆作「徹」。《說文·車部》云：「軌，車徹也。」段玉裁云：「車徹者，謂輿之下兩輪之間，空中可通，故曰車徹，是謂之車軌。軌之名，謂輿之下四方空處。」老子所謂「當其無，有車之用」也。高誘注《呂氏春秋》曰：「兩輪之間曰軌。」毛公《匏有苦葉》傳曰：「由軌以下曰軌。」兩輪之間，自廣陘言之，凡言度涂以軌者必以之。由軌以下，自高庫言之，《詩》言「濡軌」，晏子言「其深滅軌」，以之。案：段說是也。車之兩輪間爲軌，因以兩輪所輟之迹爲軌，《中庸》云「車同軌」，《孟子·盡心》篇云「城門之軌」是也。後文云「涂度以軌」，故此言經緯涂之廣，並以軌計之。云「乘車六尺六寸，旁加七寸，凡八尺，是謂轍廣」者，乘車六尺六寸，見《總敘》。左右輪旁各加七寸，共加一尺四寸，是轍廣八尺也。云「九軌積七十二尺，則此涂十二步也」者，軌廣八尺，以九乘之，得積七十二尺；以步法收之，適得十二步也。焦循云：「每涂容方九軌者，累二百二十五，推城中爲方一里者八十一，每方一里中，積九萬步，經緯各三千六百步，減中五百四十四步，共得經緯積七千一百五十六步，餘八萬二千八百四十四步。一城之中，九經九緯，共積五十七萬九千六百三十

六步，餘積六百七十一萬三百六十四步。又環涂減五萬八千九百七十步四尺，餘六百六十五萬一千三百九十三步三分步之一。凡朝市、苑囿、學校皆奪涂之地，涂之於城，蓋不足十之一也。」云「旁加七寸者，輻內二寸半，輻廣三寸半，綆三分寸之二，金鍔之間三分寸之一」者，鄭珍云：「輻內綆長九寸半，只有二寸半者，以其七寸入輿下也。金者，大穿之釭也。其去內轄不可太切，使之利轉，故金鍔相去其間有三分三釐強也。軌以兩輪所踐之迹相距之廣爲度，其度自以牙外邊所及爲限，牙外踐一分，則度廣一分。假令牙不偏出，以三寸半之厚與三寸半之輻股鑿正對，即所踐之迹亦與股鑿正對。是兩輪之間，止有車廣，輻內輻廣及金鍔間之數，而軌不及八尺矣。今輻股向外一邊不殺，直入牙鑿，鑿之外邊有六分六釐強，是多踐六分六釐強，合成軌度八尺。」案：鄭子升說是也。輻廣三寸半，《輪人》注同。此與鑿深同，皆得稍數餘徑之半，故三寸半也。輻內三寸半者，輻距輿之度。綆三分寸之二者，亦《輪人》文，此牙外出於輻股鑿之度也。並詳《輪人》、《輿人》疏。又案：軌廣八尺，凡兵車、乘車、田車並同。蓋度涂以軌，爲周人度法之要事，必無不斟酌畫一者。此注及《總敘》注並唯云「乘車者，文不具也」。至《車人》大車、羊車、柏車，雖不駕馬，

輻廣及輪綆數亦不與乘車同，而揆以同軌之義，亦當無異徹。彼經云徹廣六尺者，自是誤文，鄭於彼注未能刊正，實爲疏舛。不知凡軸上輿下，小車有兩轆，大車有兩轆，輿皆不正與轂相切，則長轂者或入輿下，短轂者或出輿外，消息之以合八尺之徹，無所不可，八尺之軌固大小車之通度矣。互詳《車人》疏。左祖右社，面朝後市，王宮所居也。祖，宗廟。面猶鄉也。王宮當中經之涂也。【疏】

「左祖右社」者，謂路門外之左右，詳《小宗伯》疏。《天官·敘官》賈疏云：「宗廟是陽故在左，社稷是陰故在右。」云「面朝後市」者，謂路寢之前，北宮之後也。《天官》賈疏云：「三朝皆是君臣治政之處，陽，故在前；三市皆是貪利行刑之處，陰，故在後也。」案：《書·召誥》孔疏引顧氏云：「市處王城之北。朝爲陽，故在南；市爲陰，故處北。」即賈疏所本。詳《朝士》、《司市》疏。注云「王宮所居也者，賈疏云：『謂經左右前後者，據王宮所居處中而言之，故云王宮所居也。』云「祖，宗廟者，據《小宗伯》云「左宗廟，與此云左祖」同，故知祖即宗廟也。云「面猶鄉也」者，《檀人》注同。案：鄉亦前也。《士冠禮》注云：「面，前也。云「王宮當中經之涂也」者，王宮必居國城正中之處，故於九經涂常當中經之涂。《晏子春秋·雜篇下》云：「景

公新成柏寢之室，師開曰：「室夕。」公召大匠曰：「室何爲夕？」大匠曰：「立室以宮矩爲之。」於是召司空曰：「立宮何爲夕？」司空曰：「立宮以城矩爲之。」然則宮在國城之正中，立宮與建國方位必相應也。市朝一夫。方各百

步。【疏】市朝一夫者，①戴震云：「以朝百步言之，方九百步之宮朝，左右各四百步。外門百步之庭曰外朝，路門百步之庭曰內朝，路門內至堂百步之庭曰燕朝。王與諸侯若羣臣射於路寢，則路寢之庭容侯道九十弓，弓與步相應，其百步宜也。」焦循云：「考《聘禮》注：『賓與賓相去，公七十步，侯五十步，大夫三十步。』推此，則天子之外朝當有百步矣。《射禮》言大侯九十，參七十，干五十，設乏各去其侯西十北十，賓射在路門之外，燕射在大寢之廷，於此張九十步之侯，則自應門至路門，自路門至路寢之階，各百步可見，是三朝各方一夫之地也。伏生《書大傳》「路寢之制，南北七雉，東西九雉」。七雉得三十五步，廷深三倍，當得百五步，亦合也。又云：「《司市職》云：『大市，日昃而市，百族爲主。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爲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爲主。』據此，則市有三。《郊特牲》云：「朝市之於

① 原無「者」，據疏例增。

西方，失之矣。」注云：「朝市宜于市之東偏。」據此，則大市居中，朝市居東，夕市居西。前有朝，王立之；後有三市，后立之。三朝朝方一夫，三市市方一夫也。」案：焦說是也。依鄭義，王宮三里，前有五門。三朝惟皋門內及路門内外有朝，白應門至雉門，雉門至庫門，並不爲朝，而宮室府庫所在，兩門南北相距亦當各有百步。則路門之前當有四百步，其後尚有五百步，以百步爲路寢庭之內朝，又以百步爲王后北宮之朝，餘三百步分建王路寢燕寢，后路寢燕寢，亦並不迫隘也。其後市之制，以此經及《司市》推之，蓋三市爲地南北百步，東西三百步，共一里，在王宮之北，左右中平列爲之。三市，市有一垣以爲界，故《說文·門部》云：「市，買賣所之也。市有垣，从門。」是其證。賈《司市疏》謂三市皆於一院內爲之，殆未得其制。又王宮前朝後市，朝在宮九百步內，而市朝則在其外。以其附近宮牆，而建國之初，內宰佐后所立，亦或繫宮言之。故《初學記·帝王部》引《尸子》云：「君天下者宮中三市，而堯鵠居。」即指此宮後之市，非皋門以內更有市也。朝制，互詳《閭人》、《朝士》疏。注云「方各百步」者，《小司徒》注引《司馬法》云：「晦百爲夫。田百晦，方百步，故方百步之地亦謂之夫。」三朝朝各方百步，三市市亦各方百步也。知非以

百步分爲三朝三市者，百步凡六十丈，三分之，每一分止得二十丈，朝市衆人所集，地太隘則不能容，故知不然也。賈疏云：「按《司市》，市有三朝，總於一市之上爲之。若市總一夫之地，則爲大狹。蓋市曹、司次、介次所居之處，與天子三朝皆居一夫之地，各方百步也。」案：賈以市一夫爲專指市朝司次、介次吏所治者言之。《司市》疏亦謂列行肆之處，居地多，在一夫之外。不知王城止九里，本不甚大，則以三百步之地爲市，未爲太狹。凡商賈列肆及販夫販婦，蓋皆羣萃於此三市之中，不徒市吏次舍也。惟儲貨物之廩，則當於市旁相近隙地爲之，雖亦市吏所掌，而不在三夫之內。《廩人》之廩布，於次布總布之外，別爲征斂，亦其證也。夏后氏世室，堂脩二七，廣四脩一，世室者，宗廟也。魯廟有世室，牲有白牡，此用先王之禮。脩，南北之深也。夏度以步，令堂脩十四步，其廣益以四分脩之一，則堂廣十七步半。【疏】「夏后氏世室」者，以下皆記三代明堂制度之異。世室者，即夏之明堂。《史記·五帝本紀》正義引《尚書·帝命驗》云：「五府者，夏謂之世室，殷謂之重屋，周謂之明堂，皆祀五帝之所也。」《輔黃圖》云：「明堂，夏后曰世室。」《隋書·牛弘傳·明堂議》引漢司徒馬宮云：「夏后氏世室，室顯於堂，故命以室。」是漢儒



舊說亦以世室爲卽明堂。云堂脩二七，廣四脩一者，三代明堂之通制，皆四面爲四堂，世室四堂，此其一，面脩廣之度，四堂全基正方，鄭注以廣脩之數爲全基之度，則堂爲橢方形，非也。《隋書·宇文愷傳》，愷奏《明堂議》云：「周官·考工記曰：『夏后氏世室，堂脩二七，博四脩一。』」臣愷案：「王之世，夏最爲古，從質尚文，理應漸就寬大，何因夏室乃大殷堂？相形爲論，理恐不爾。」記云「堂脩七，博四脩」，若夏度以步，則應脩七步。注云「令堂脩十四步」，乃是增益《記》文。殷周二室獨無加字，便是其義類例不同。山東《禮》本輒加「二七」之字，何得殷無加尋之文，周闕增筵之義？研覈其趣，或是不然。《禮》校古書，並無「二」字，此乃桑間俗儒信情加減。據愷議，則六朝舊本並作「堂脩七」，無「二」字。黃式三云：「殷度以尋，堂脩七尋，周度以筵，堂脩七筵，則夏度以步，堂脩七步。鄭君以堂脩七步爲隘，注有『令堂脩十四步』之文，假令之辭也。而後人乃依此作「二七」字，宇文愷所規固得其實也。」俞樾亦云：「堂脩二七，「二」字衍文。宇文愷曰『記云堂脩七，山東《禮》本輒加「二七」之字』，則隋時古本並作「堂脩七」，鄭本亦當如是。注云『令堂脩十四步』，此乃鄭君假設。若記文本作「堂脩二七」，則是實數，如此何言令乎？」

學者從鄭義作十四步，遂增《記》文作「二七」，改經從注，貽誤千古。當據宇文愷議訂正。大室之外，四面有堂，其南明堂，其北玄堂，其東青陽，其西總章之堂。凡堂皆脩七步。廣四脩一者，廣二十八步也。堂脩一七，其廣四七，廣之四，脩之一也。是謂廣四脩一。雖然，堂不已廣乎？曰：此兼四旁兩夾而言也。中央爲五室，四面爲堂。東堂之南卽南堂之東，南堂之西卽西堂之南，西堂之北卽北堂之西，北堂之東卽東堂之北。是故東西兩面各廣四七，而南北兩面之各脩一七者，卽在其中矣；南北兩面各廣四七，而東西兩面之各脩一七者，卽在其中矣。《記》文不曰廣四七，而變其文曰廣四脩一，明廣之數兼有脩之數也。於是堂基定而室基亦定，堂基方二十八步，室基方十四步。案：黃、俞兩家據宇文愷議，考定經文，最塙。此經廣脩之說，亦當以俞氏爲允。依其說，則夏世室全基正方，百六十八尺，與周明堂爲亞字形者異也。牛弘議又引馬宮說，謂夏后氏堂廣百四十四尺，以步法六尺除之，則二十四步也。其義牛氏亦謂未詳。今攷馬謂周明堂廣二百六十六尺，爲二十四筵，蓋以兩堂一室東西合併計之。是周度以

① 「三」原訛「二」，據楚本改。

筵，其廣二十四筵，夏度以步，廣亦二十四步，比例相同。若然，馬意世室亦兩堂，堂各七步，中室合十步，并之爲二十四步，分率及度法與明堂正同。三室所以得有十步者，疑謂隅室各三步，中室則四步。蓋馬釋「四步之義如是，而四三尺之度則不計，似亦謂包於「四步之內，但不審其意云何。又馬謂周堂廣二十四筵，而以十六筵爲兩序間，則世室廣二十四步，亦當以十六步爲兩序間。馬說大意約略如是，於此經義未必密合，然可證馬氏所見本亦作「堂脩七」，故每堂止以七步入算，與明堂每堂九筵七筵同也。又《春秋經傳集解》三·代改制質文篇云：「主天法商而王，郊宮明堂員；主地法夏而王，郊宮明堂方。主天法質而王，郊宮明堂內員外櫛；主地法文而王，郊宮明堂內方外衡。」今攷三代明堂制雖不同，而皆爲方形。董子所說，亦與此經不合。

注云「世室者，宗廟也」者，鄭謂此世室卽夏宗廟，與殷路寢、周明堂相配也。《玉海·郊祀》引《禮記外傳》云：「夏謂太廟爲世室，不毀之義。」卽本鄭義。戴震云：「王者而後有明堂，其制蓋起於古遠，夏曰世室，殷曰重屋，周曰明堂，三代相因，異名同實。明堂在國之陽，祀五帝，聽朔，會同諸侯，大政在焉。世室猶大室也，夏曰世室，舉中以該四方，猶周曰明堂，舉南以該三面也。」孔

廣森云：「世室者，明堂之中室，夏以室舉，周以堂稱，異名而同實。故周公作洛，立文武之廟，制如明堂，謂之文世室、武世室。《洛誥》曰「王入太室裸」，太室猶世室也。《春秋》「世室屋壞」，《左氏》經爲「太室」，古者世太字多通用。阮元云：「世室，乃明堂五室之中，猶《尚書大傳》所言太室，夏特取此爲名概其餘耳。《匠人》言三代明堂之制，皆郊外明堂也。白室中度以几以下，乃通言城中王宮之制，非專指明堂。鄭注謂世室爲宗廟，殆以魯世室例之耳。其實夏之名世室，非專爲祀祖。」案：戴、阮二說是也。《公羊》文十三年經「世室屋壞」，《左氏》、《穀梁》「世」作「大」。《穀梁傳》云：「大室猶世室也，周曰大廟，魯公曰大室，羣公曰宮。」范注云：「世世有是室，故言世室。」此宗廟之世室，與夏明堂名同而義異。周宗廟與明堂不同制，詳後。云「魯廟有世室，牲有白牡」者，《明堂位》云：「魯君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牲用白牡。」又云：「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卽鄭所據也。云「此用先王之禮」者，賈疏云：「世室用此經夏法，白牡用殷法，皆是川先王之禮也。」治讓案：鄭言此者，證夏宗廟爲世室，魯廟卽法夏制爲名也。云「脩，南北之深也」者，《周髀算經》趙爽注云：「從者謂之脩。」《一切經音義》引《韓詩傳》

云：「南北曰從。」故此經亦以南北之深爲脩也。云「夏度以步」者，據下有五室三四步之文也。云「令堂脩十四步，其廣益以四分脩之一，則堂廣十七步半」者，賈疏云：「知堂廣十七步半者，以南北爲脩十四步，四分之，取十二步，益三步爲十五步，餘二步，益半步，爲二步半，添前十五步，是十七步半也。」孫星衍云：「六尺爲步，二七十四步，南北得八十四尺也。八十四尺而四分之，其一得二十一尺，以益八十四尺，東西爲百五尺也。」俞樾云：「鄭意五室皆在一堂之上，疑堂脩七步不足以容之，以爲是記人假設之數，使人以七步推算，非是止脩七步；故下注云『令堂脩十四步』，此乃鄭君以意說之，謂設以二七推算，則是十四步也。」案：俞說是也。鄭嫌堂脩七太狹，因疑其當爲二七十四步，而經無文，故爲假令之辭。凡注言「令」者，並是經文不具，而鄭以意補之。若「輪人牙圍」，注云「令牙厚一寸三分寸之」，以經無牙厚之文也。賢軾注云「令大小穿金厚一寸」，以經無大小穿金厚之文也。置輻注云「令輻廣一寸半」，以經無輻廣之文也。晁氏爲鍾注云「令衡居一分」，以經無衡居一分之文。磬氏注云「假令磬股廣四寸半」，以經無磬股廣幾寸之文也。此經云堂脩七，不言二七，故鄭補之云「令堂脩十四步」。若如今本云「堂脩

二七」，則其爲十四步甚明，何藉爲假令之辭乎？然鄭此說，其誤有在。則經云廣脩，本爲四堂每面一堂之度，鄭誤以爲四堂五室之通基，遂令一代布政之宮，尺度迫隘，形制不稱，且脩廣異度，四堂不方，尤爲非制。則橫增二七之數，不直據經文，而假設爲說，有乖經義。則廣四脩一，經文本明，而猥云四分益一，增字成義，說尤牽強。故宇文愷議亦據馬宮言，謂此經廣脩止論堂之一面，三代堂基並方，廣鄭說與古違異。今案：殷周堂皆四出，雖不正方，然世室之制，自當如愷議。俞樾亦云：「如鄭義，則當云『益以四脩一』，其文方明，不得但云『廣四脩一』也。且其數畸零不齊，於義無取，足知其非，並是正鄭注之誤。」五室，二四步，四二尺，堂上爲五室，象五行也。四步，室方也。四二尺，以益廣也。木室於東北，火室於東南，金室於西南，水室於西北，其方皆三步，其廣益之以三尺。土室於中央，方四步，其廣益之以四尺。此五室居堂，南北六丈，東西七丈。【疏】「五室」者，亦三代明堂之通制也。云「四步，四二尺」者，鄭漢助云：「室各方四步，中一室，隅四室，是自東而西，自南而北，皆三室之廣，故言三，四步也。五室，東西凡四墉，南北亦四墉，墉厚三尺，故言四二尺也。」黃以周云：「五室，室各四步。四隅室及中室

之正堂，其內有三箇四步，故曰「四步」，謂其四步也。凡隅室設窗戶，其四面有墉，墉之地各有三尺，四隅室及中室之正堂，其內有四箇三尺，故曰「四三尺」，謂四其三尺也。」案：鄭、黃說是也。沈夢蘭、俞樾說三四步亦同。蓋五室惟上室在中，四室分居四維，室方四步而墉厚三尺，<sup>①</sup>上室之四墉與四室之四墉廣脩相接，是四墉合，室而占地十四步，後文云墉厚三尺，亦其證也。牛弘《明堂議》引馬宮說，夏堂廣度不以四三尺入算。疑漢人舊說已有以此爲五室之墉者，但以爲包於室廣之內，故於「四步」之度無所增益耳。注云「堂上爲五室，象五行也」者，《三輔黃圖》說明堂同。牛弘議引《尚書·帝命驗》云：「帝者承天立五府，赤曰文祖，黃曰神斗，白曰顯紀，黑曰玄矩，蒼曰靈府。」注云：「五府，與周之明堂同矣。是五室沿五府之制也。」王藻《孔疏》引《五經異義》講學大夫淳于登說周明堂云：「周公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上帝，五精之帝，大微之庭中有五帝座星。」案：據《書緯》五府之說，則夏殷以前當已有五帝五神之祭。若然，夏世室五室象五行，亦兼爲合祭五帝五神之宮也。云「三四步室方也」者，謂一室之方。鄭意中太室方四步，旁四室皆方三步，經云「三四步」，卽室方或三步，或四步也。云「四三尺以益廣也」者，謂以四尺益

中太室之廣，以三尺益旁四室之廣。經云「四三尺」，卽或益廣以四尺，或益廣以三尺也。依鄭說，則五室並橢方，故賈後疏謂世室室東西廣於南北。今攷定：世室五室亦正方，與周明堂同。鄭、賈說並失之。云「木室於東北，火室於東南，金室於西南，水室於西北」者，明四室分居四維。《玉藻》孔疏引鄭《駁異義》說明堂五室云：「水木用事交於東北，木火用事交於東南，火土用事交於中央，金土用事交於西南，金水用事交於西北。與此義略同。」焦循云：「鄭《易繫辭傳》注云：『天一生水於北，地二生火於南，天三生木於東，地四生金於西，天五生土於中。地六成水於北，與天一並；天七成火於南，與地二並；地八成木於東，與天三並；天九成金於西，與地四並；地十成土於中，與天五並。大衍之數，五十有五，五行各氣並，氣並而減五。』據鄭此義，生數既位於各方，而又有成數與之並，故世室正北有水堂，西北又有水室；正南有火堂，東南又有火室；正東有木堂，東北又有木室；正西有金堂，西南又有金室也。以爻辰之位言之，寅木居東北，巳火居東南，申金居西南，亥水居西北，亦其義也。」黃以周云：「明堂五室法五行生成

① 步原訛二尺，據上文意改。

數，合八卦方位。鄭意：水生於乾金，而六成之於坎，故乾爲水室，坎爲水堂，於支爲亥子。木生於艮水，而八成之於震，故艮爲木室，震爲木堂，於支爲寅卯。二火生於巽木，而七成之於離，故巽爲火室，離爲火堂，於支爲巳午。四金生於坤土，而九成之於兌，故坤爲金室，兌爲金堂，於支爲申酉。其象如此。」案：焦、黃說並依五行生成數以推鄭義，是也。《大戴禮記·盛德》篇引《明堂月令》說明堂九室云：「一九四七五二六三八」，則依九疇數爲方位，卽漢人之九宮數，宋人以爲《洛書》數者也。依其位推之，則四正之九七，金與火兩易，四維之二四，東南與西南互更，鄭所不據也。又案：凡世室重屋明堂五室，旁四室並隅列，鄭說罔不可易。蓋古人寢室本有東房西室之制，則室固不必皆居正中。況上室已在中央，則四室自宜讓而居隅，彼此乃不相蔽礙，揆之形制，理自無疑。《藝文類聚·禮部》引《禮圖》說周明堂五室云：「東爲木室，南火，西金，北水，土在其中。」此以四室居四正，與鄭說不合。《魏書·李謐傳·明堂制度論》亦駁鄭說云：「鄭釋五室之位，謂上居中，水火金木，各居四維。然四維之室，既乖其正，施令聽朔，各失厥衷。既依五行，當從其正。用事之交，出何經典。依《禮圖》及李說，並以四室移居正中，則四室環列中

室之外，由四堂而入，必經四室而後可至中室，且中室四面蔽礙，不能納光，其不可信明矣。云「其方皆三步，其廣益之以三尺」者，謂四室方各三步，又各益以三尺，則方三步半也。焦循云：「以算推之，四隅室各廣一丈一尺，深一丈八尺。」云「上室於中央，方四步，其廣益之以四尺」者，上於五行位中央，故上室在中央。鄭意五室以上爲最尊，故方四步，廣又多四尺，較旁四室方多一步，廣多一尺也。焦循云：「中室廣一丈八尺，深一丈四尺。」云「此五室居堂，南北六丈，東西七丈」者，賈疏云：「以其大室居中，四角之室皆於大室外，接四角爲之。大室四步，四角室各三步，則南北三室十步，故六丈，東西三室六丈外加四三尺，又一丈，故七丈也。」案：鄭、賈說以尺益步，取數畸零，亦非經義。九階，南面三，北面各二。【疏】九階者，《說文》：「自部」云：「階，陞也。」此亦明堂三代之通制也。《北史·封軌傳·明堂議》云：「九階法九土。」賈疏云：「按賈、馬諸家皆以爲九等階。鄭不從者，以周殷差之，夏人卑宮室，故一尺之堂爲九等階，於義不可，故爲旁九階也。」案：疏述賈、馬說九階爲九等階，則階數與鄭不同，蓋謂南面亦二階，四面共八階矣。《藝文類聚·禮部》引徐虔《明堂議》云：「四門八階」，卽用賈、馬說也。依後注，則夏堂崇一尺，爲

等階，於度太卑，恐不足據。竊疑世室重屋之階，當同高三尺，而爲三等。《呂氏春秋·別類篇》云：「明堂上階三等，」即據夏殷制言之。賈、馬說亦非，詳後疏。其階之廣，經無文。宇文愷《明堂議》引《周書·明堂》云：「階博六尺三寸，未知是否。牛弘《明堂議》云：『案《考工記》：夏言九階，四旁夾窗，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殷周不言者，明一同夏制。』」注云：「南面三階，北面三階，東面三階，西面三階，各三階，賈疏云：『鄭知南面三階者，見《明堂位》云：『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故知南面三階也。知餘三面各三階者，大射禮云：『工人士與梓人升自北階。』又《雜記》云：『夫人至入自闕門，升自側階。』《奔喪》云：『婦人奔喪升自東階。』以此而言，四面有階可知。』孔廣森云：『《管子·君臣》曰：『立三階之上，南面而受要。』《明堂位》曰：『三公中階之前。』知明堂南面正中有階，與廟寢惟賓階、阼階者異也。』俞樾云：「四堂之制如一，何以南面獨多一階？蓋土室戶牖南鄉，必由明堂而入，故於南面特設中階。將有事乎土室，則由中階升堂焉。秦制增爲十二階，惡知此意哉！」案：孔、俞說是也。宇文愷議引《禮圖》云：「秦明堂九室十二階。愷謂其雖不與禮合，一月一階，非無理思。」失之。

#### 四旁

兩夾，窗，助戶爲明，每室四戶八窗。【疏】四旁兩夾，窗者，亦三代明堂之通制也。孔廣森以四旁兩夾爲句，云：「四旁各有兩夾，當隅室戶牖之外，即所謂左右个也。」

木室南之前曰明堂左个，東之前曰青陽右个，水室東之前曰青陽左个，北之前曰玄堂右个，金室北之前曰玄堂左个，西之前曰總章右个，火室西之前曰總章左个，南之前曰明堂右个。《盛德記》：「十堂，謂此四方各一堂兩個，通之爲十二矣。凡廟寢兩序之外，必有東堂、西堂。明堂之有左右个，猶廟寢之有東西堂。由此言之，明堂之所異者，在四面如个，而自其一面視之，則皆前堂後室，隅室之墉卽序也，个卽箱也，與儀禮廟寢之制固不相遠也。阮元亦云：「四旁者，四堂之旁也。兩夾者，左右个也。此个與五室不相涉也。个與介同，古經子中每通用。《初學記》引《月令》：「个」卽作「介」。个介相同，卽是一堂兩旁夾室之義也。梓人爲侯，侯有上兩個，下兩個，亦皆具旁夾之形，卽廟寢之東西箱、東西夾也。」俞樾云：「《說文》無「个」字。个者，介之變體。《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曰：『楚介江淮。』《索隱》曰：「介者，夾也。」是夾與介義通。案：孔、阮讀是也。俞樾、黃以周讀同。此明四堂有八个之義，與《月令》文正相應。孔氏謂兩夾與八个爲一制，通四正堂爲十

二堂，其說甚是。鄭以爲記五室八窻之制，非也。旁，阮謂四堂之旁，亦墻。兩夾在隅室之前，卽堂兩序之外，故云四旁兩夾。世室全基正方二十八步，中五室爲地方十四步，每面之堂與兩夾亦通廣十四步，夾之外墻與隅室之牆正參相直，與重屋明堂之制同。惟世室四旁兩夾之外，各餘地方七步，以爲堂址。殷周則四堂外出爲亞字形，夾外墻之外無餘地，制小異耳。江永云：「序外之室，《儀禮》、《顧命》皆言東夾西夾，未有言夾室者。注疏或言夾室者，因《裸記》下《霽廟章》及《大戴禮·霽廟》篇而誤耳。《裸記》云：「門夾室皆用雞，先門而後夾室。」又云「夾室中室」。此夾室二字本不連，夾與室是二處，室謂堂後之室也。夾又名爲達，《內則》：「天子之閣，左達五，右達五。」閣者，皮食之物也。夾又名爲个，《左·昭四年傳》「豎牛置鎖于个而退」是也。戴震云：《釋名·釋宮室》：「夾室在堂兩頭，故曰夾也。」凡夾室前堂或謂之箱，或謂之个，《左傳》「昭四年，杜注云：「个，東西箱。」是箱得通稱个也。古者宮室恒制，前堂後室，有夾，有个，有房，惟南嚮一面。明堂四面闔達，亦前堂後室，有夾有个而無房。房者，行禮之際別男女，婦人在房。明堂非婦人所得至，故無房宜也。案：夾个之義，當以江氏爲正。凡廟寢之夾，在左右房外，夾堂爲

之。明堂則在隅室之外，亦夾堂爲之。夾惟後三面有壁，前一面接東西堂者則無壁，其制似室而非室，故《聘禮》、《公食大夫禮》及《書·顧命》謂之東西夾，此經謂之兩夾，皆不云夾室。《諸侯饋廟禮》之「門夾室」，江氏謂夾與室爲二，而《大戴禮記·盧注》則以爲門夾之室，近陳喬樞、黃以周並從其說，義未孰是。要東西夾之不全爲室制，則固無疑義。鄭《儀禮》、《禮記》注及《釋名》，並云夾室者，通言之耳。析言之，夾之前無壁者爲東西堂，謂之个，亦謂之箱，《覲禮記》「几俟於東箱」，注云「東箱，東夾之前，相期待事之處」是也。統言之，則隅室之外，盡於東西堂廉，通謂之夾，亦通謂之个，謂之箱，《月令》鄭注釋左右个並爲堂偏，明是堂序外盡東西堂之通名矣。而高誘注《呂氏春秋·十二紀》及《淮南子·時則訓》之左右个，並釋爲隔，而云某堂某頭室者，此亦沿夾室之稱，故云堂頭室，卽指東西堂後言之，與五堂固不相涉也。至明堂本無房，而《呂覽》高注云：「明堂通達四出，各有左右房，謂之个。」李謐《明堂制度論》云：「四面之室，各有夾房，謂之左右个，个者卽寢之房也。」今案：个卽寢之東西夾，與房迥別。高氏知个在堂兩頭，而誤混房名。李氏則直以个爲夾四室，似隱據《書·顧命》「僞孔傳」東西房卽東西夾之謬說，與古制殊不

合。賈思伯《明堂議》又謂四維之室即是左右个，兩堂共一室，四室即是八个，其說亦誤，詳後疏。《隋書·禮儀志》又載梁武帝說，謂左右个別爲小室，在營域之內，明堂之外，說尤謬盭，不足論也。又案：夾內則謂之達，故明堂八个亦謂之八達。張衡《東京賦》云「八達九房」，《續漢書·祭祀志》注引薛綜注，以八達爲八窗，《文選》李注亦同，非也。達字又作闔。蔡邕《明堂月令論》云：「八闔以象八卦，九室以象九州。」八闔九室，猶張賦云「八達九房」矣。注

云「窗，助戶爲明者」，《釋名·釋宮室》云：「窗，聰也，於內窺外爲聰明也。」《說文·穴部》云：「窗，通孔也。」《肉部》云：「肉，在牆曰牖，在屋曰肉，重文窗，或从穴。」《片部》云：「牖，穿壁以木爲交窗也。」案：此窗乃肉之段字，即所謂在牆曰牖，《輔黃圖》云「八窗即八牖」是也。在屋曰肉，謂於室屋覺宇之上，開窗爲明，亦謂之中雷，與牖義別。云「每室四戶八窗」者，胡培輩云：《爾雅·釋宮》：「戶牖之間謂之扂。」《書·顧命》：「牖間南嚮。」古人宮室之制，內爲室，外爲堂，牖戶皆在室之南壁，①向堂開之，戶在東，牖在西。明堂之牖曰窗，則室之四旁皆有之。夾窗又名達鄉，《明堂位》曰「大廟，天子明堂」，又曰「達鄉，天子之廟飾也」。鄭注：「鄉，牖屬，謂夾戶窗也，每室八窗爲四達。」孔

疏「達，通也，每室四戶八窗，皆相對通達，故曰達鄉」是也。明堂每室八牖，其餘廟寢之室止有一牖。賈疏云：「言四旁者，五室室有四戶，四戶之旁皆有兩夾窗，則五室二十戶，四十窗也。」案：依鄭、賈說，室有四戶八窗，則室旁各於正中爲戶，左右兩窗夾之，此亦三代明堂之通制也。《大戴禮記·盛德》篇云：「明堂一室，而有四戶八牖。」又引《明堂月令》云：「室四戶，戶三牖。」《續漢書·祭祀志》劉注引桓譚《新論》云：「明堂八窗，法八風；四達，法四時。」《輔黃圖》云：「八牖者，陰數也，取象八風。四闔者，象四時四方也。」《白虎通義·辟雍》篇及《玉藻》孔疏引《五經異義》淳于登說，《孝經援神契》說明堂並有八窗四闔。達闔字亦通。此四闔即四戶，與它書云八達八闔爲八个者不同。明堂堂室深邃，非多爲戶牖，不足以通出入而納光明。鄭以「四旁兩夾窗」句，雖與經讀不合，然四戶八窗之制，古說並同，不可易也。至《大戴禮記·盛德》篇又云：「明堂三十六戶，七十二牖。」《續漢志》注引《新論》云：「明堂三十六戶，法三十六雨；七十二牖，法七十二風。」《明堂月令論》云：「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四戶八牖乘九室之數

①「室」原訛「堂」，據文意改。



也。《輔黃圖》及《明堂制度論》說並同。此以九室每室四戶八牖計之，故有此數，與此經五室二十戶四十牖制異。九室之說，義不可通，鄭所不從，詳後。阮元云：《大戴》九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之說，即《東京賦》之八達九房。此蓋因漢明堂而誤五室爲九室，與《考工》不合也。白盛，蜃灰也。盛之言成也，以蜃灰塗牆，所以飾成宮室。【疏】白盛者，孔廣森讀，窓白盛爲句，云：《大戴禮》·盛德明堂月令云：「室四戶，戶一牖。亦綴戶也，白綴牖也。」白盛卽所謂白綴。獨言此者，明其尚潔質。案：孔據《盛德記》·白綴牖證此經當以，窓白盛爲句，罔不可易。阮元、俞樾、黃以周讀竝同。窓白盛，亦三代明堂之通制也。白盛白指每室八窓言之。古書說明堂之制，多以五室四堂各從其方色。宇文愷《明堂議》引《黃圖》云：「堂四向五色，法四時五行。」《藝文類聚》·禮部引桓譚新論說明堂亦云：「爲四方堂，各從其色，以倣四方。」蔡邕《明堂月令論》亦云：「四鄉五色者，象五行。」今以青陽玄堂諸名推之，從方色之說，於理可信。世室之制，當亦如之。然則自西方堂室外，不皆白色也。此經白盛之文，自專指窓而言。明四堂五室，塗飾異色，而牖則同爲白色以取明。《大戴》·白綴專言牖，其明證也。自鄭注失其句讀，而古制晦矣。

注云：蜃灰也者，賈疏云：「地官·掌蜃，掌供白盛之蜃，則此蜃灰出自掌蜃也。」云：盛之言成也者，「掌蜃」注義同。云：以蜃灰塗牆，所以飾成宮室者，「爾雅·釋宮」云：「牆謂之墼。」《釋名·釋宮室》云：「墼，亞也，次也，先泥之，次以白灰飾之。」鄭意世室墼壁並先以泥塗牆，而後加蜃灰，爲三代明堂之通制。然據《爾雅》及《守桃文》，則以墼飾牆，乃廟寢恒制。僅世室四堂五室通爲白牆，經不必特著其文。此亦足證鄭讀之誤矣。門堂，二之二，門堂，門側之堂，取數於正堂。令堂如上制，則門堂南北九步二尺，東西十一步四尺。《爾雅》曰：「門側之堂謂之塾。」【疏】門堂之二者，亦三代明堂之通制也。凡廟寢制亦略同。門堂者，四門門塾之堂。明堂有四門，每門內外左右共四塾。左塾之左廉與右塾之右廉相距之度，蓋與正堂之廣度正等。三者，以正堂之脩三分取二，爲一堂之脩，以正堂之廣三分取二，爲一堂之廣也。依俞氏所定世室正堂之度，取三之二，以爲門堂，則每堂脩四步四尺，廣九步二尺，合左右一堂廣十八步四尺也。內塾外塾脩廣之度同。注云：門堂，門側之堂，取數於正堂者，明此三之二，卽承上正堂脩廣之度，三分之，取其二分

也。云「令堂如上制」者，卽上注謂堂脩十四步，廣十七步半，爲假令之數是也。云「則門堂南北九步二尺，東西十一步四尺」者，賈疏云：「以十四步取十二步，三分之二，得八步。二步爲丈二尺，三分之二，得八尺。以六尺爲一步，添前爲九步，餘二尺，故云南北九步二尺也。云「東西十一步四尺」者，十七步半，以十五步得十步，餘二步半爲丈五尺，三分之二，得一丈。以六尺爲一步，餘四尺，添前爲十一步四尺也。」焦循云：「此以夏世室而言也。若殷重屋，則脩三丈七尺有奇，廣四丈八尺也；周明堂，則脩七步，廣九步也。詒讓案：鄭釋正堂廣脩之根數未合，而所定門堂與正堂差減分率則是也。諦繹其意，蓋以南北九步二尺爲一塾，通堂室之脩度，而東西十一步四尺，則二塾堂廣度之合數，分之，每塾堂廣五步五尺也。何以言之？凡塾堂後爲室，則室脩度自減於堂，而堂外無左右房，則室廣卻當與堂廣度等，是室脩減而廣則不減也。故下注以室三之一爲室與門各居一分，蓋猶言塾與門各居一分，合兩塾及門，與正堂之廣正相埒也。《通典·吉禮》說周明堂門堂之制，以每塾各得正堂三之一計之。依其率以釋世室，則當以十一步四尺爲一塾之堂廣。不知室廣卽堂廣，今堂廣三之一，而室止居堂廣之半，則其所餘之半復爲何地乎？且合兩塾及

門之廣，將增於正堂三分之一，占地太廣，鄭義必不如是矣。引《爾雅》曰「門側之堂謂之塾」者，《釋宮》文。郭注云：「夾門堂也。」《詩·周頌·絲衣》孔疏引《白虎通》云：「所以必有塾何？欲以飾門，因取其名，明臣下當見於君，必熟思其事。」李如圭云：「門之内外，其東西皆有塾，門一而塾四，其外塾南鄉。」案：《士虞禮》「陳鼎門外之右，匕俎在西塾之西」，注曰：「塾有西者，是室南鄉。」又案：《士冠禮》「擯者負東塾」，注曰：「東塾，門內東堂。負之，北面。」則內塾北鄉也。焦循云：「門堂之制，《顧命》云：『先路在左塾之前，次路在右塾之前。』鄭注云：『先路在路門內之西，北面。次路在門內之東，北面。』《士冠禮》云：『簠與席，所卦者，具饌于西塾。』注云：『西塾，門外西堂也。』又「擯者玄端負東塾」，注云：「東塾，門內東堂。」是東西内外皆有塾無疑也。其謂之塾者，《說文》作「墀」，云：「射鴈也，讀若準。」又云：「墀，堂塾也。」蓋塾爲築土成埒之名，路門車路所出入，不可爲階，兩塾築土高於中央，故謂之塾。《絲衣》詩云「自堂徂基」，箋云：「使士升門堂，視壺濯及籩豆之屬，降往于基，告濯具。」凡四方而高者曰堂，兩塾高謂之堂，中央平地謂之基。往塾視之，至門堂而告也。」案：焦氏攷定門堂之制甚覈。此門堂者，亦謂門塾之堂，

與門基異。《周頌·絲衣》云「白堂徂基」，堂即門側之堂，基則門中平地。段令門中亦得稱堂，則《詩》言「白堂徂基」將爲「自基徂基」，於文不可通矣。徧攷書傳，門中與地平，無堂之名。且合門基與兩塾廣度，當與正堂同，於制乃適稱。儻門堂即是門基，則全基減於正堂三分之一，於制尤爲不稱。以此經及《詩》、《雅》互相證覈，門堂之爲兩塾，可無疑矣。室，三之一。兩室與門各居一分。【疏】「室三之一」者，亦三代明堂之通制也。室謂門兩塾之室也。張惠言云：「門堂棟當阿，亦五架爲之，則前後各以一架爲室，一架爲堂。」案：張說是也。凡門塾亦前堂後室，與正堂同。三之一者，以正堂之脩三分取一，爲每門室之脩，即門堂之半也。其廣當與門堂同。以一室言之，亦得正堂三之一，於差率仍無悖矣。今以正堂脩七步，廣二十八步計之，門室蓋脩二步二尺，廣亦九步二尺。《通典·吉禮》說周明堂，謂門兩堂各得正堂三之二，室三之一，即於門堂三之中三分減一取一，不取數於正堂，其說必不可通，與鄭注義亦不合，不足據也。又案：門塾唯前堂後室，而無左右房，與正堂小異。又凡門皆內外東西共四塾，塾各有堂室，室後隔以牆，內外不相通也。四塾各自爲堂室，其度並同。注云：兩室與門各居一分者，謂亦取數於正

堂，居三分之一，則門室南北當四步四尺，東西當五步五尺。若在重屋，則南北一丈八尺有奇，東西二丈四尺。在明堂，則南北二丈一尺，東西二丈七尺也。其門脩廣之數亦同。合門與左右二室之度，與正堂東西之廣適等。案：鄭此注，惟所定正堂根數未足，餘則不誤。其以門室與門各居三分之一者，因門室之脩可減於門堂，而廣不可減，故謂室三之一爲與門各居一分，其說自塙。殷人重屋，

堂脩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重屋者，①王

宮正堂若大寢也。其脩七尋五丈六尺，放夏周，則其廣九尋七丈二尺也。五室各二尋。崇，高也。四阿若今四注屋。重屋，複簷也。【疏】殷人重屋者，亦殷之明堂也。

《大戴禮記·少間篇》云：「商履循禮法，發厥明德，順民天心，配天制典慈民，咸合諸侯。」②作八政命於總章。盧注云：「總章，重屋之西堂。」據彼則殷已有四堂之名。此舉其總名，故曰重屋。牛弘《明堂議》引馬宮云：「殷人重屋，屋顯於堂，故命以屋是也。」《藝文類聚·禮部引》《尸子》云：「殷人曰陽館，周人曰明堂。」《三輔黃圖》說同。蓋所

① 原劉作「重者屋」，據《周禮註疏》乙正。

② 原脫「合」，據《大戴禮記》補。

傳之異。云「堂脩七尋」者，亦四堂一面之度也。孔廣森云：「殷人始爲重檐，故以重屋名。八尺曰尋，七尋五十六尺也。不言廣，正方可知。堂基通二十一尋，凡百六十八尺。」案：重屋四堂，廣脩各自正方，常如孔說。蓋四面堂各方七尋，中五室每室方二尋，縱橫各三室閒列而爲六尋，加一尋以爲四壁，則室每面壁各厚二尺也。夏世室堂基正方，四堂之角各有餘地以爲玷。殷重屋四堂，蓋爲四出，若亞字形，與周明堂制同，則四角無餘地，與世室不同。通南北兩堂及包中央五室計之，凡二十一尋，東堂至西堂亦然，而四維皆缺隅而不正方，則就四室一面度之，仍止方七尋，故經唯筭堂脩七尋而其制已見也。至夏堂基正方，則可爲一棟而一屋；殷堂四出，則宜爲四棟而重屋。然則經於殷特筭四阿之文，非徒見屋之兩重，亦兼明四出之堂制始於此。假令四出爲周堂所獨，則其形制鉅異，下經不宜絕無殊別之文。僅謂重屋堂基亦通方二十一尋，則是與世室制同，每堂兩角各多出方七尋之地，較之夏堂餘地更多，於義無取，知不然矣。云「四阿重屋」者，重屋謂屋有二重；下爲四阿者，方屋也。其上重者，則圓屋也。圓屋以覆中央之五室，而蓋以茅，方屋以覆外出之四堂而蓋以瓦，此亦殷周之通制。故《大戴禮記·盛德》篇說明堂云：「以茅蓋

屋，上圓下方。」《玉藻》孔疏引淳于登說，《三輔黃圖》引「援神契」續漢書·祭祀志劉注引「新論」，白虎通義·辟雍篇說，並云「上圓下方」。《月令論》又有堂方及屋圓徑之度，諸書所謂下方者，兼四堂之基及四阿之屋而言也。上圓者，指上重高屋如圓蓋形，出四阿之上者而言也。若夏世室，無上圓之屋，則屋與堂基皆方，不可以言上圓矣。

注云：「重屋者，王宮正堂若大寢也。」者，鄭謂此重屋卽殷王寢，與夏舉宗廟，周舉明堂相配也。《御覽·宮室部》引「新論」云：「商人謂路寢爲重屋，商於虞夏稍文，加以重檐四阿，故取名。」與鄭義同，然其說非也。凡王寢與明堂不同制，詳後疏。云「其脩七尋五丈六尺者，尋，八尺，以七乘之，得五丈六尺也。」云「放夏，周則其廣九尋七丈二尺也」者，謂以周制例之，脩七則廣九，此脩七尋，則廣亦當九尋也。經不言重屋廣度，故鄭據周法補推之。賈疏云：「經言堂脩七尋，則其廣九尋；若周言南北七筵，則東西九筵。是偏放周法，而言放夏者，七九偏據周，夏后氏南北狹，東西長，亦是放之，故得兼言放夏也。」案：重屋之廣無文，常如孔廣森說，亦廣七尋，與脩正等。鄭說失之。云「五室各二尋」者，亦放周制爲釋。五室當亦於四維設之。牛弘《明堂議》云：「其「殷人重屋」之下，本無五室之文。

鄭注云「五室」者，亦據夏以知之。今攷鄭以重屋之廣放周爲九尋，說雖不塙，而以五室爲方二尋，則從橫各三室，爲地六尋，外加一尋，與堂方度正相應，其說是也。經本有上下文互見之例。夏殷堂同高三尺，而經於重屋始筭「堂崇三尺」之文，卽其例矣。云「崇，高也」者，《總敘》、《瓶人》、《梓人》注並同。《大戴禮記·盛德》篇明堂月令云：「堂高三尺。」《月令論》亦云：「堂高三尺，以應三統。」云「四阿若今四注屋」者，《漢書·司馬相如傳·上林賦》云：「高廊四注。」案：四注屋謂屋四面有雷下注，卽所謂殿屋也。《燕禮》云：「設洗篚于阼階東南，當東雷。」注云：「當東雷者，人君爲殿屋也。」又《士冠禮》云：「設洗直于東榮。」注云：「榮，屋翼也。」周制，自卿大夫以下，其室爲夏屋。蓋鄭意，夏人君之屋，南北兩下，與臣民同。《檀弓》注謂：「夏屋如漢之門廡，是也。」殷周人君之屋皆四注，則有東西雷，故賈疏謂四阿卽四雷。《周書·作雒》篇云：「乃位王宮、太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咸有四阿反圻。」孔注云：「宮廟四下曰阿。」卽本鄭說。焦循云：「鄭注後《門阿》云：『阿，棟也。』」注《上昏禮》「當阿」云：「阿，棟也。」入堂深，示親親。」又注《鄉射禮記》云：「正中曰棟，次曰楣，前曰殿。」彼記文云：「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楣。」此當棟與「昏禮」當阿義同。

棟處極高，斷非雷之所能奪。阿既爲棟之定名，則曰四阿者，四棟也，非四雷之謂也。四阿之屋有四雷，兩下之屋亦有四雷也。且以東雷爲四阿之制，是諸侯之屋四阿矣。《明堂位》言複廟重檐爲天子廟制，諸侯不重屋，阿何有四？《左·成二年傳》云：「宋文公卒，始厚葬，櫛有四阿。」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生則縱其惑，死又益其侈，是弃君于惡也。」宋公爲諸侯，用四阿，而傳譏之，故杜注云「皆上禮」。然則四阿之制，不獨卿大夫無之，卽諸侯亦無之。」案：焦說是也。蓋屋之極謂之阿，猶後文門阿之爲門極也。古廟寢屋皆五架，極下正當棟，故鄭《禮》注亦皆以棟釋阿，以屋極咸覆以薨而承以棟，其義通也。屋雷之溝，必自棟下進，而注於宇，故《作雒》云「四阿反圻」，圻當爲「圻」之形譌。四阿爲上棟之制，反圻卽反宇，爲下宇之制，亦卽所謂屋翼。四注主雷言，則是宇而非棟矣。夏世室亦爲四面堂，則亦有四雷；而不得有四阿者，蓋夏制唯於南北之中爲一棟，其東西雷則自楣殿以外袞殺之以注水。是楣殿有四而棟則一，故阿亦不得有四。若殷重屋，則中別爲屋，重屋之外，四面回環各別爲棟，四棟則有四阿。是四阿必四注，而四注之屋不必皆有四阿。鄭此注訓四阿爲四注，則是四雷之通制，不及焦說之精析。焦又謂

燕禮之束霤乃兩下屋檐之束角，非四阿，亦非四注，尤足正鄭說之誤。《國語·晉語》云：「虢公夢冲人立于西阿。」

韋注云：「西阿，西榮也。」案：彼西阿，蓋自屋脊下趨檐宇之通稱，猶《士喪禮》所謂前束榮、後西榮，與此經「四阿」門阿義並小異。諸侯以下，屋無四阿，而不妨有西阿，通言不別也。此經四阿者，通四堂而言，面有一堂，堂爲一阿，四面匍巾則四阿，非謂一堂而有四阿也。云「重屋，複簷也」者，賈疏述注複作「復」，明注疏本同，復復古今字。

《說文·竹部》云：「簷，迫也，在瓦之下禁上。」《釋名·釋宮室》云：「簷，迤也，編竹相連迫迤也。」《爾雅·釋宮》云：「屋上薄謂之簷。」郭注云：「屋簷也。」姚鼐云：「重屋，複屋也。別設棟以列椽，其棟謂之桯，椽棟既重，軒版垂椽皆重矣。軒版卽屋簷，或木或竹，異名。簷在瓦之下，椽之上。檐垂椽端，椽亦謂之椽。」《記·言重屋》鄭以複簷釋之，而他書所稱曰重檐，曰重檼，曰重軒，曰重棟，曰重桯，各舉其一爲言爾。《焦循》云：「簷之訓有。」《說文》、《釋名》之簷，爲屋上所覆者之名，《爾雅》所謂簷也。《廣雅》云「簷謂之簷」，此爲構櫨之名，所謂斗拱者也。鄭以簷解屋，當如《說文》、《釋名》所云。」又云：「《明堂位》云「大廟，天子明堂」，又云「山節藻梲，復廟重檐，天子之廟飾也」，注云：

「復廟，重屋也。重檐，重承壁材也。」《春秋》文公十三年：

「太室屋壞。」《五行志》云：「前堂曰太廟，中央曰太室，屋，其上重者也。」孔氏《左傳疏》云：「大廟之制，其檐四阿，而下當其室中，又拔出爲重屋。此是大廟當中之室，其上屋壞，非大廟全壞也。」重屋重於阿之上，不重於楣殿之上，故阿必用四。於四阿之上，更立以檼，檼上又累以阿。阿之四旁又有檐，與正屋之檐相重，故曰重檐。以蔡邕之說言之，明堂方百四十四尺，屋闊徑二百一十六尺，大廟明堂方六丈，通天屋徑九丈，足爲太室屋證矣。」俞樾云：「古有重屋，有複屋。重屋者，此記所說是也。複屋者，於棟之下復爲一棟以列椽，亦稱重檼。徐鍇《說文繫傳》於「檼」篆下引《東方朔傳》「後閣重檼」而釋之曰：「大屋廡下椽，自上峻下，則自其中棟假裝其一旁爲椽，使若合掌然，故曰重檼。」此說複屋之制，至詳盡矣。《說文·木部》：「樓，重屋。」《林部》：「桯，複屋棟也。」《周書·作雒》「重亢重郎」，孔晁注曰：「重亢，累棟也。重郎，累屋也。」所謂累棟者，卽複屋矣；所謂累屋者，卽重屋矣。是古制明分爲二。鄭君此注，殆誤以複屋說重屋乎？」案：姚釋複簷義甚覈，但此經重屋之義，當以焦、俞說爲是。《月令論》說明堂有通天屋，宇文愷《明堂議》引《黃圖》云「通天臺」，又引《禮圖》云「於

內室之上起通天之觀，並即明堂重屋之制。蓋當四堂中脊內五室之上拔起別爲崇高之屋，以其可以納光，故有通天之名，與複屋、複簷不同。重屋通天，得納日光；複屋、複簷止取重簷爲飾，不通天納光也。凡複屋、棟簷等皆於一層屋之上重簷合并爲之，重屋則上下兩層屋，各自爲棟簷等，不相合并，二制迥異。古明堂宗廟蓋皆有重屋，故《漢志》載左氏《占說》以大室屋爲重屋。《左傳》孔疏謂廟上拔起爲重屋，深得其制；唯謂大廟亦有四阿，則誤沿鄭宗廟明堂同制之說耳。《明堂位》之復廟即複屋，重簷乃是重屋，故《文選》張衡《東京賦》云「複廟重屋」，即用《明堂位》文，而以重簷爲重屋。薛綜注云：「重屋，重棟也。桓譚《新論》亦云：『商加重簷四阿。』」明此經重屋當彼重簷矣。鄭《明堂位》注釋復廟爲重屋者，蓋仍指複簷言之；又釋重簷爲重承壁材，其義難通。賈疏即援彼注「重承壁材」之義，以釋此注之「複簷」，似皆以複屋爲說。《作雒》之「重亢復格」，亦似皆複屋之制，並與此重屋不相冢也。又古凡室屋之高而上出者，通謂之臺，謂之觀，故《黃圖》及《禮圖》亦以重屋爲臺爲觀。實則臺觀可以登眺，而明堂之重屋不可登眺，與臺觀制復不同。臺觀，後世又謂之樓，故《說文》訓樓爲重屋，此亦非古重屋之制。《史記·封禪書》說公玉

帶所上黃帝時《明堂圖》，上有樓從西南入，名曰昆侖。此即誤以重屋爲樓，因之臆造是圖。不知殷重屋與樓別，又不知夏以前明堂并未有重屋，說尤謬妄，不爲典要也。又《詩·大雅·靈臺》孔疏引盧植、穎容說，謂明堂即靈臺，亦與通天臺異，詳後及《春官·敘官》疏。

## 周禮正義卷八十四

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明堂者，明政教之堂。周度以筵，亦王者相改。周堂高九尺，殷三尺，則夏一尺矣，相參之數。禹卑宮室，謂此一尺之堂與？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同制。

【疏】周人明堂者，此記周明堂之制也。牛弘《明堂議》引馬宮說云：「周人明堂，堂大於夏室，故命以堂。」蔡邕《明堂月令論》云：「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玄堂，中央曰太室。《易》曰：『離也者，明也，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人君之位，莫正於此』，故雖有五名，而主以明堂也。」戴震云：「周人取天時方位以命之，東青陽，南明堂，西總章，北玄堂，而通曰明堂，舉南以該其三也。」云，東西九筵，南北七筵者，明堂亦四堂，此南堂一面廣脩之度也。餘三堂同。云「五室，凡室二筵」者，五室亦土室居中，四行室居四維，與夏世室同，每室廣脩皆

二筵。賈疏云：「夏之世室，其室皆東西廣於南北也。周亦五室，直言凡室二筵，不言東西廣，鄭亦不言東西益廣，或五室皆方二筵，與夏異制也。若然，殷人重屋亦直云堂脩七尋，不言室，如鄭意，以夏周皆有五室十二堂，明殷亦五室十二堂。」論讓案：世室明堂五室並正方，夏周制本不異，十二堂即兩夾及四正堂之合數，並詳前疏。東西九筵，南北七筵，為明堂一面之度。故《玉海·郊祀》引《禮記外傳》：「《孝經》援神契》云：『明堂之制，東西九筵，南北七筵，筵長九尺，東西八十一尺，南北六十三尺，故謂之大室。』」《孝經緯》說與此經同。白鄭誤以九七之筵為全堂橢方之度，而古制晦。李謐《明堂制度論》駁之云：「《記》云：『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五室凡室二筵。』置五室於斯堂，雖使班、倕構思，王爾營度，則不能令三室不居其南北也。然則三室之間，便居六筵之地，而室壁之外裁有四尺五寸之堂焉。豈有天子布政施令之所，宗祀文王以配上帝之堂，周公負宸以朝諸侯之處，而室戶之外僅餘四尺而已哉？假在儉約，為陋過矣。抑云二筵者，乃室之東西耳，南北則狹焉。曰：若東西二筵，則室戶之外為丈三尺五寸矣。南

① 原脫「之」，據楚本增。



北戶外復如此，則三室之中南北裁各丈二尺耳。《記》云：『四旁兩夾窗。』若爲三尺之戶，一尺之窗，窗戶之間，裁盈一尺。繩樞甕牖之室，華門圭竇之堂，尚不然矣。假令復欲小廣之，則四面之外闊狹不齊，東西既深，南北更淺，屋宇之制，不爲通矣。驗之衆塗，略無算焉。且凡室三筵，丈八地耳，然則戶牖之間不踰二尺也。《禮記·明堂》：『天子負斧扆南向而立』，鄭注云：『設斧於戶牖之間』。而鄭氏《禮圖》說扆制曰：『縱橫八尺』，以八尺扆置一尺之間，此之不通，不待智者，較然可見矣。且若三筵之室爲四尺之戶，則戶之兩頰裁各七尺耳，全以置之，猶自不容，矧復戶牖之間哉？又云：『堂崇一筵』，便基高九尺，而壁戶之外裁四尺五寸，於營制之法，自不相稱。『牛弘議亦云：』依鄭注，每室及堂，止有一丈八尺，四壁之外，四尺有餘。明堂總享之時，五帝各於其室，設青帝之位，須於大室之內，少北西面。太昊從食，坐於其西，近南北面。祖宗配享者，又於青帝之南，稍退西面。丈八之室，神位有三，加以簠簋籩豆，牛羊之俎，四海九州美物咸設，復須席上唱歌，出罇反坫，揖讓升降，亦以隘矣。案：李、牛所論，足證鄭義之疏。宇文愷議亦謂三代堂基並方，席鄭義與古違異。惟李氏又以夏周文質之異，度堂筵几之殊，并疑經文之謬，則妄也。唐

宋以後說明堂者，率沿鄭說。近代諸儒始知九七之筵爲一堂之度，而阮元所釋尤覈，其說云：『東西九筵者，八丈一尺也，約當今尺四丈八尺六寸。南北七筵者，六丈三尺也，約當今尺三丈七尺八寸。此明堂南一堂之丈尺。經不言東西北三堂者，丈尺相同，舉南可概三方也。四方之堂，寬皆九筵。此四堂之背，四角相接，是明堂之北距玄堂之南，青陽之西距總章之東，皆九筵也。以此方九筵之地爲太室及四室，每室止用三筵，丈尺恰可相容。凡言室者，皆廟屋內劃出之名，非建五小屋於露處之地可名爲室也。此五室皆當重屋圓蓋之下，若於太室四角立四大柱，或再倚四堂之背，木室之西之南，火室之西之北，金室之東之北，水室之東之南，立八大柱，則可上載圓屋并遮五室矣。』又云：『重屋，見於《考工記》，上圓下方，見於《大戴記》，皆是古制。此中央九筵之地，假使立大柱出乎四堂背之上，而加以圓蓋之屋，則是上圓之重屋矣。圓蓋須比九筵爲大，乃不雷雨水於五室也。九筵方徑當今尺四丈八尺六寸，約須徑今尺六丈有餘之圓蓋方能蓋之。至於圓屋之下，方屋之上，必可虛之以吸日景而納光也。陳澧云：『明堂之制，見《月令》曰太廟者四，曰个者八，曰太廟太室者一。』見《考工記》曰五室。見《大戴禮·盛德》曰上圓下方。說者大都以

四太廟八个五室皆在九筵七筵之內，其制度太狹，廣與袤又不稱。阮以九筵七筵爲一面之度，舉一面以該三面，於是九筵七筵之義始明。室二筵者，其地本方三筵，四壁皆厚半筵，室中方二筵也。一記云「室中度以几」，鄭注云「室中舉謂四壁之內」，卽其義也。一記云「室中」，筵者，猶九筵七筵不必云堂上也。云「筵不云若干几者，與上文九筵七筵連文也。其度則二筵，而度之則以几不以筵耳。築土爲壁，上承重屋，非半筵之厚，不勝其任。且古一尺當今六寸許，二筵僅當今一丈許。若復去四壁，其中太狹，不足行禮，二筵不計四壁明矣。并四壁則方三筵，三室則九筵，與一面之廟个同廣也。堂基爲亞字形，八隅立柱，以承圓屋。《盛德》所云上圓者，圓屋也。下方者，亞形八隅也。案：阮、陳說是也。明堂東西九筵，廣度不及世室之半，明四堂之角無復餘地，則堂必四出爲亞字形可知。依阮說，四堂各廣九筵，脩七筵，堂內正中爲五室，爲地總方九筵，而堂外四角各缺方九筵之地爲廷。其說塙不可易。以此推之，蓋自南堂廉至北堂廉，共二十五筵，爲尺二百二十五，東西亦如之，卽四堂全基之度也。惟五室每室中方二筵，加每室四壁一筵，適盡方九筵之地，則當以陳說爲定解。此經於周制止舉堂室，實則九階、四旁兩夾、窻白盛之制，當與

夏世室同；四阿重屋之制，當與殷重屋同。經不具詳者，家上文而省也。其四鄉各從方色，每室四戶八牖，屋上圓下方，宮外四門之制，參證羣籍，蓋亦當與古同。故《通典·吉禮》約此經及鄭注說之云：「明堂東西長八十一尺，南北六十三尺。其堂高九尺，於一堂之上爲室，每室廣一丈八尺。每室開四門，旁各有窻，九階。外有四門，門之廣二十一尺。門兩旁各築土爲堂，南北四十二尺，東西五十四尺。其堂上各爲一室，南北丈四尺，東西丈八尺。其宮室牆壁以蜃蛤灰飾之。今攷杜以五室於廣九筵脩七筵，堂之上爲之，及以白盛爲牆壁之通制，並沿鄭說，而所推門階牖戶之數則不誤。惟明堂門堂之制，經注並無文，以世室之制推之，當亦取正堂脩七筵，廣九筵，三分減一，以爲門堂之度，則每塾堂脩四筵有六尺，廣三筵，兩塾合廣六筵也。又取七筵九筵三分減二以爲門室之廣脩，則每塾室脩二筵有三尺，廣與堂同。依鄭兩室與門各居一分之說推之，則明堂門當廣亦三筵。杜謂每塾堂各得正堂三分之一，則合門與兩塾，其廣倍侈於堂；又以門室取數於門堂三之一，卽於三之二中三分取一；其說並不可通。又謂明堂門廣二十一尺，蓋依下文廟門容大廟七个爲說，則合門與兩塾，不得各居一分，與鄭義亦不合。互詳前疏。漢魏

以來言明堂者，駁文詭制，不可殫述。『玉藻』：「明堂位，孔疏引《五經異義》云：『明堂制，今《禮》載說，《禮》：盛德記』曰：『明堂自古有之。凡有九室，室有四戶八牖，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茅蓋屋，上圓下方，所以朝諸侯。其外有水名曰辟雍。』明堂月令書說云：『明堂高三丈，東西九仞，南北七筵，上圓下方，四堂十二室，室四戶八牖，其官方三百步，在近郊三十里。』講學大夫淳于登說：『明堂在國之陽，丙巳之地，三里之外，七里之內而祀之，就陽位。』上圓下方，八憲四闕。布政之宮，故稱明堂。明堂，盛貌。周公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上帝，五精之帝。大微之庭中有五帝座星。『古《周禮》、《孝經》說：『明堂，文王之廟，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東西九筵，筵九尺，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一筵，蓋之以茅。周公所以祀文王於明堂，以昭事上帝。』謹按：今禮古禮，各以其義說，無明文以知之。』鄭駁之云：「玄之聞也，《禮》載所云雖出《盛德記》，及其下，顯與本章異。九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似秦相呂不韋作《春秋》時說者所益，非古制也。四堂十二室，字誤，本書云『九室十二堂』。淳于登之言，取義於《孝經》援神契。援神契說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曰：『明堂者，上圓下方，八憲四闕，布政之宮，在國之陽。帝

者，諦也。象上可承五精之神，五精之神實在太微，於辰爲巳。』是以登云然。今漢立明堂於丙巳，由此爲也。水木用事交於東北，木火用事交於東南，火土用事交於中央，金土用事交於西南，金水用事交於西北。周人明堂五室，帝一室，合於數。案：異義所述古《周禮》說，卽本此《記》。惟云「明堂文王之廟」，又云「蓋之以茅」，則《記》無其文，蓋別據《孝經》說，許參合引之，未及析別耳。許所述諸家說與經異者，如此云「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而許引《明堂月令》說云「堂高三丈，東西九仞，南北七筵」。攷宋本《大戴禮記·盛德篇》引《月令》本作「堂高三尺」，則與後鄭說殷堂之高三仞同，非周制也。東西九筵之文，則《盛德》所引亦與此經正同。孔引《異義》譌「尺」爲「丈」，「筵」爲「仞」，遂成齟齬。此經既特著度筵之文，明廣脩皆以筵計，《月令》說不當筵仞錯出，其譌審矣。此經云「五室」，室有四戶八憲，則有二十戶四十牖。而《盛德記》云「九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又引《明堂月令》云「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卽九室之數位也。《續漢書·祭祀志》劉注引《新論》云：「九室法九州，十二坐法十二月。」《白虎通義·辟雍篇》、《漢書·平帝紀》應劭注並同。《明堂月令論》云：「九室以象九州，十二宮以應辰，說亦略同。今攷十二堂，

卽四堂兼兩夾之通數。桓、班云「十二坐」，蔡云「十二宮」，其實一也。已詳前疏。至九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之說，則與此經乖刺，鄭廣爲秦制。《御覽·禮部》引《禮圖》云：「周制五室，秦爲九室。」蓋卽本鄭義。《魏書·袁翻傳》明堂議云：「明堂五室，三代同焉；配帝象行，義則明矣。」及《淮南》、《呂氏》與《月令》同文，雖布政班時，有堂个之別，然推其體例，則無九室之證。明堂九室，著自《戴禮》，探緒求源，罔知所出。而漢氏因之，自欲爲一代之法。張衡《東京賦》云：「乃營三宮，布教班常，複廟重屋，八達九房。」薛綜注云：「房，室也，謂堂後有九室。」堂後九室之制，非巨異乎？裴頠又云：「漢氏作四維之个，不能令各居其辰，就使其像可圖，莫能通其居用之禮，此爲設虛器也。」甚。今案：袁氏亦申鄭義，又謂《月令》無九室之證，九室卽漢制之九房，其說甚塙。封軌、牛弘《明堂議》並席九室爲秦漢之制，謂室以祭天，依行而祭，故不過五，九室爲無用。《魏書·賈思伯議》亦謂《孝經》援神契》、《五經要義》、《禮圖》及徐氏、劉氏之說皆同此記爲五室，席戴、蔡九室之制爲不可從，與鄭義皆足相申證。然賈氏又以《月令》八个傳會五室，云：「案《月令》亦無九室之文，原其制置，不乖五室。其青陽右个卽明堂左个，明堂右个卽總章左个，總

義·辟雍篇》、《三輔黃圖》、《漢書·平帝紀》應劭注，並云在國之陽。《大戴禮記·盛德篇》盧注引《韓詩》說云：「明堂在南方七里之郊。」又《詩·靈臺》孔疏引馬融云：「明堂在南郊，就陽位。」《藝文類聚·禮部》引徐虔《明堂議》，亦云「在國之陽，國門外」。說並與淳于登說同。前左祖右社，章賈疏引劉向《別錄》，則云「左明堂辟雍，右宗廟社稷」，《說苑·脩文篇》亦云「路寢承乎明堂之後」，是謂明堂在宮中。金鶚云：「《玉藻》云『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鄭注以爲在明堂。夫諸侯受朔於天子，天子受朔於天，明堂祭天之所也，是知聽朔於南門外者，必明堂也。淳于登謂在國南丙巳之地，本於《援神契》，其說自確。明堂既在國外，則國中不得有明堂矣。明堂以祀上帝，在國中則褻，故與秦壇同置於郊。」玉藻言在南門之外，則去國不遠，當在國南三里，南爲陽方，爲陽數也。案：金說近是。黃以周謂《大戴》云「近郊三十里」，「十字疑衍，孫星衍亦據《尸子》殷曰陽館，證明堂在國陽，謂夏商已在東南郊，皆足證鄭義。至先秦西漢古書述明堂制度許，鄭所未及者，復多紛互。宇文愷《明堂議》及《藝文類聚·禮部》引《周書》云：「明堂方一百一十二尺，高四尺，階廣六尺三寸，室居中，方百尺，室中方六十尺，戶高八尺，廣四尺，牖高三尺，門

方十六尺，東應門，南庫門，西皋門，北雉門。」案：《周書》說戶牖高廣之度，無可質證。堂高四尺，與《觀禮》會同壇高同，而與此經不合。堂方百一十二尺，則止十二筵四尺，於一堂之度爲太多，於四堂之度則又太少。且彼室方百尺，內方六十尺，與此經五室之度亦絕不相應。況堂通方百一十二尺，而室已占百尺，則堂止得一筵有三尺，兩面分之止六尺，此必不可信者也。明堂有四門，於制無疑，而《周書》取五門之舉，庫、應、雉，分列四面，則與宮寢門制不合。且五門以應門爲正門，明堂以南爲正，故特爲三階。假令取宮門爲名，亦宜以南門爲應門，今乃南庫東應，其不足據明矣。宇文愷議引《黃圖》云：「堂方百四十四尺，法坤之策也，方象地。屋圓楣徑二百一十六尺，法乾之策也，圓象天。室九宮，法九州。太室方六丈，法陰之變數。十二堂法十二月，三十六戶法極陰之變數，七十二牖法五行所行日數。八達象八風，法八卦。通天臺徑九尺，法乾以九覆六。高八十一尺，法黃鍾九九之數。二十八柱，象二十八宿。堂高三尺，土階三等，法三統。堂四向五色，法四時五行。殿門去殿七十三步，法五行所行。門堂長四丈，取太室三之一。垣高無蔽日之照，牖六尺，其外倍之。殿垣方，在水內，法地陰也。水四周於外，象四海，圓法陽也。水闊

二十四丈，象二十四氣。水內徑三丈，應《觀禮經》。《明堂月令論》說略同。今攷上圖下方，爲通天臺及堂四向五色之制，於理可信，詳前。唯堂方十六筵，與此經不合。孫星衍謂百四十四尺，爲卽南北七筵、東西九筵之合數。然論方積，則九七之筵廣脩相乘，共五千一百三尺，若論方面，則廣脩不可合併爲方。《書》之說，必不能通於此經。至屋圓楣之說，似謂覆四堂之屋亦爲圓屋，則與重屋四阿之文不合。太室方六丈，與《周書》說同，通天臺之徑，此經無文，尤不足論。明堂上圓者，惟最高之重屋爲然。所覆者不出五室九筵之地，必無徑一百十六尺之廣。第二層方屋四面外出，與四堂正相覆，豈能爲圓楣哉！又據世室門堂取數於正堂三分之一，明堂門塾當與彼同。《黃圖》說謂太室方六丈，取三分之一，門堂長四丈，率尤不合。其他室屋壇柱度數，皆無可證，今不具論。牛弘、宇文愷議又引馬宮說云：夏后氏益其堂之廣百四十四尺，周人明堂以爲兩序間，大夏后氏七十二尺。案：馬說與諸書並不其合，牛氏亦謂不詳其義。以意推之，百四十四尺加七十二尺，爲二百十六尺，則是二十四筵也。馬意蓋以東西兩堂各九筵爲十八筵，加三室每室二筵，凡六筵，合之適二十四筵。以十六筵爲兩序間，序外左右堂隅各四筵，合之爲七十二尺，卽

大於夏堂之數。馬說大意蓋如此。依其說，則明堂兩序間廣已幾及倍，全堂之廣復過於此。實不可通，姑著之以備一義。注云：明堂者，明政教之堂者，明堂位云：「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卑也。」《盛德記》說同。周書·大匡篇云：「明堂所以明道。」五經異義·淳于登說云：「明堂盛貌。」輔黃圖云：「明堂所以正四時，出教化，天子布政之宮也。」《白虎通義·辟雍篇》云：「天子立明堂者，所以通神靈，感天地，正四時，出教化，宗有德，章有道，顯有能，褒有行者也。」續漢書·禮儀志·劉注引新論云：「天稱明，故命曰明堂。」賈疏云：「以其於中聽朔，故以政教言之。」孝經緯·援神契云：「得陽氣明朗謂之明堂，以明堂義大，故所含理廣也。」案：賈引孝經緯，專據南堂言之。玉燭寶典引《月令章句》云：「明者，陽也，光也。鄉陽受光，故曰明。義亦同。鄭通駭四堂，故說與彼異。云周度以筵，亦王者相改者，說文·竹部云：「筵，竹席也。」《周禮》曰：「度堂以筵。」筵，丈。案：許說本此經，而長度不合，未詳所據。《公食大夫記》云：「司宮具几與蒲筵，常，加萑席，尋。」注云：「丈六尺曰常。」聶氏《三禮圖》引《舊圖》云：「上蒲筵長七尺，廣三尺一寸。」文王世子注云：「席之制，廣三尺一寸三分。」蓋筵席廣度略同，

而長度則有或丈六尺、或一丈、或九尺、八尺、七尺之異，故此記特著其度與？賈疏云：「對夏度以步，殷度以尋，是王者相改也。」云「周堂高九尺，殷三尺，則夏一尺矣，相參之數」者，賈疏云：「夏無文，以後代文而漸高，則夏當一尺，故云相參之數。」孫星衍云：「《禮器》稱天子之階九尺，故周制堂崇一筵，高三尺則階三等，凡三尺爲一等歟？九階，賈疏引賈、馬九等階者，蓋言九尺之筵，階凡九等，說亦通。」詒讓案：堂崇九尺，以三尺爲一等，於度似太高。攷《覲禮記》會同之壇，深四尺，鄭注謂「等一尺」。以彼例此，則明堂九尺之階，亦當爲九等。前疏引賈、馬九等之階，與世室之九階雖不合，而移以釋明堂，則適相當。故《士冠禮》賈疏亦云「案《匠人》天子之堂九尺，賈、馬以爲傍九等爲階，是也。至古書說明堂者，多云高三尺。《盛德記》云：「堂高三尺。」宇文愷議引《黃圖》云：「堂高三尺，土階三等，法三統。」又引《周書》明堂云「高四尺」，孫星衍、陳壽祺並謂「四」字蓋「三」字積畫之誤。依鄭此注說，則三尺爲殷制，而夏制一尺，爲尤卑。俞樾云：「堂崇三尺，夏殷同之。《禮器》曰：『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是三尺之堂已爲極卑，一尺之堂占無有也。」《呂氏春秋·召類》篇曰：「明堂茅茨蒿柱，土階三等。」若有一尺

之堂，則當有一等之階。《呂氏》方極言古制之儉，何不言一等而必言三等乎？」案：俞說是也。《呂覽》三等之階，疑亦據夏殷制言之。云「禹卑宮室，謂此一尺之堂與」者，《論語·泰伯》篇云：「禹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鄭言此者，欲證夏堂一尺，卑於殷周，與《論語》義正合也。云「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同制」者，賈疏云：「夏舉宗廟，則王寢、明堂亦與宗廟同制也。殷舉王寢，則宗廟、明堂亦與王寢同制也。周舉明堂，則宗廟、王寢亦與明堂同制也。云其同制者，謂當代三者其制同，非謂三代制同也。若然，周人殯於西階之上，王寢與明堂同，則南北七筵，惟有六十三尺；三室居六筵，南北共有一筵，一面惟有四尺半，何得容殯者。」案《書傳》云：「周人路寢，南北七雉，東西九雉，室居二雉。」則三室之外，南北各有半雉。雉長三丈，則各有一丈五尺，足容殯矣。若然，云同制者，直制法同，無妨大矣。據周而言，則夏殷王寢亦制同，而大可知也。」案：依鄭、賈義，則宗廟、路寢、明堂三者同制，故《詩·小雅·斯干》箋云：「宗廟及路寢制如明堂，每室四戶。」《玉藻》注義亦同。《斯干》孔疏云：「明堂位」曰：「太廟，天子明堂。」又《月令》說明堂，而季夏云「天子居明堂大廟」。以明堂制與廟同，故以太廟同名其中室，

是宗廟制如明堂也。又宗廟象生時之居室，是似路寢矣，故路寢亦制如明堂也。宣王都在鎬京，此考室當是西都宮室。《顧命》說成王崩，陳器物於路寢云：「胤之舞衣，大貝，鼗鼓，在西房；兕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若路寢制如明堂，則五室皆在四角與中央，而得左右房者，《鄭志》：「答趙商云：成王崩之時，在西都。文王遷豐，作靈臺、辟雍而已，其餘猶諸侯制度，故喪禮設衣物之處，寢有夾室與東西房也。周公攝政，致太平，制禮作樂，乃立明堂於王城。」如鄭此言，則西都宗廟路寢依先王制，不似明堂。此言如明堂者，《鄭志》：「答張逸云：周公制禮上中，《洛誥》『王入太室裸』是也。《顧命》成王崩於鎬京，承先王宮室耳。宣王承亂，未必如周公之制。」以此二答言之，則鄭意以文王未作明堂，其廟寢如諸侯制度。乃周公制禮，建國上中，以洛邑爲正都，其明堂廟寢天子制度，皆在王城爲之。其鎬京則別都耳，先王之宮室尚新，周公不復改作，故成王之崩，有一房之位，由承先王之室故耳。及厲王之亂，宮室毀壞，先王作者無復可因，宣王別更脩造，自然依天子之法，不復作諸侯之制，故知宣王雖在西都，其宗廟路寢皆制如明堂，不復如諸侯也。若然，明堂周公所制，武王時未有也。《樂記》說武王祀乎明堂者，彼注云：「文王之

廟爲明堂制。」知者，以武王既伐紂爲天子，文王又已稱王，武王不得以諸侯之制爲父廟，故知爲明堂制也。江永云：「周路寢之制，略見《顧命》，有堂，有序，有夾，有房，何嘗有五室？有兩階，有二垂，有側階，何嘗有九階？蓋宗廟、路寢宜同制，而明堂則否也。明堂者，朝諸侯、聽朔、祀上帝、配文王之堂，東西南北有四門，堂上中央與四隅有五室，東西階之間有中階，而東西北堂皆有兩階爲九階，皆與寢廟不同也。案：江說是也。洪頤煊、金鶚說並同。賈孔及唐人申鄭說者，率舉《月令》、《明堂位》及《周書》作維篇文以爲微證。今攷《月令》十二月居四大廟八个，自是王居明堂之禮，鄭注誤以爲大寢，《大史》疏已辯之矣。《明堂位》謂魯大廟如天子明堂者，自謂天子宗廟堂皆南向，其重屋兩夾諸制與明堂南面一堂形制略同耳，非謂宗廟亦具四堂五室也。《春秋》文十三年，大室屋壞，《漢書·五行志》述左氏說，以大室爲大廟中央之室，屋即重屋，蓋亦以魯大廟爲明堂制。然《左傳》實無是說，《公羊》、《穀梁》說則並以大室爲魯公廟。《漢志》所說，蓋西漢《左氏》經師臆定，以傳合《明堂位》之文，實不足據也。《荀子·宥坐篇》云：「子貢觀於魯廟之北堂，九蓋皆繼。」此可證魯廟不爲明堂制，故房後之北堂與正堂異制。否則四堂



如：「安得北堂獨爲殊異乎？」《作雒篇》云：「乃位五宮，大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咸有四阿反坫，重亢重郎，常累復格藻梲，設移旅楹，春常畫旅，內階玄階，隄唐山牆，應門庫臺玄闔。」《宋書·禮志》云：「《周書》清廟、明堂、路寢同制，鄭玄注《禮》，義生於斯。蓋卽指此。今審釋《作雒》之文，乃總記廟寢明堂三者殊異之制，非謂每宮各備此衆飾也。否則明堂四面九階，《記》有明文，安得復有內階邪？然則《三經》之說，皆不足證鄭義。夫明堂爲祭五帝之宮，故有五室之制，隨五時而用之。若宗廟時享，則歲四舉，本無中央之祭，而虛制五室爲無用矣。路寢之制，《顧命》有明文。鎬京雖周舊都，然大寢內朝所在，必不因陋就簡，鄭若趙商以爲猶諸侯制，殆曲爲之說，不足憑也。至賈疏引《書傳》說路寢制度，《明堂位》孔疏及《禮書》並引《書·多士》傳云：「天子之堂廣九雉，三分其廣，以二爲內，五分其內，以一爲高。東房、西房、北堂各三雉。與賈所引又小異。所說度既似太多，又不宜有北堂而無室，疑皆有舛誤。今攷定：廟寢制本不如明堂，則南北無三室，自無不容殯之疑，賈氏所辯，可勿論矣。兩漢諸儒說明堂者，又或以路寢、祖廟、大學、辟雍傳合爲一。」《玉藻》疏引《五經異義》云：「古《周禮》、《孝經》說，明堂，文王之廟。」

《盛德記》云：「或以爲明堂者，文王之廟也。周時德澤洽和，蒿茂大，以爲宮柱，名爲蒿宮也。此天子之路寢也，不齊不居其室。待朝在南宮，揖朝出其南門。此既以明堂爲卽文王廟，又以爲卽路寢，蓋襍采衆說，故自成岐悟，此與蒿宮之說同不足據。《舊唐書·禮儀志》，顏師古《明堂議》不從《盛德》文王廟之說，而謂明堂卽路寢，與《盛德》後說同。《左傳》文二年孔疏云：「《左氏》舊說及賈逵、服虔等，皆以祖廟與明堂爲一。」此以明堂爲卽祖廟也。《詩·靈臺》疏引《五經異義》云：「《韓詩》說，辟雍者，天子之學，立明堂於中。」《文選·東京賦》李注引《三輔黃圖》：「馬宮奏曰：明堂、辟雍，其實一也。」牛弘議亦云：「馬宮、王廬以爲明堂、辟雍、太學同處。」又《舊唐志》引漢孔安等議，說同。此以明堂爲卽辟雍也。《詩·靈臺》疏引盧植《禮記注》云：「明堂卽太廟也。天子太廟，上可以望氣，故謂之靈臺；中可以序昭穆，故謂之太廟；園之以水似璧，故謂之辟雍。古法皆同一處，近世殊異，分爲三耳。」又引穎子容《春秋釋例》云：「太廟有八名，其體一也。肅然清靜，謂之清廟；行禘祫，序昭穆，謂之太廟；告朔行政，謂之明堂；行饗射，養國老，謂之辟雍；占雲物，望氛祥，謂之靈臺；其四門之學，謂之太學；其中室，謂之太室，總謂之

宮。『明堂月令論』云：「明堂者，天子太廟，所以崇禮其祖，以配上帝者也。雖有五名，而主以明堂。其正中焉，皆曰太廟。謹承天隨時之令，昭令德宗祀之禮，明前功百辟之勞，起尊老敬長之義，<sup>①</sup>顯教幼誨稚之學。朝諸侯選造士於其中，以明制度。生者乘其能而至，死者論其功而祭。故爲大教之宮，而四學具焉，官司備焉。故言明堂，事之大，義之深也。取其宗祀之清貌，則曰清廟；取其正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尊崇，則曰太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四面周水圓如璧，則曰辟雍。異名而同事，其實一也。《春秋》因魯取宋之姦賂，則顯之太廟，以明聖王建清廟明堂之義。經曰：「取郕大鼎于宋，納于太廟。」傳曰：「非禮也。君人者，將昭德塞違，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昭其儉也。」以周清廟論之，魯太廟皆明堂也。魯禘祀周公於太廟明堂，猶周宗祀文王於清廟明堂也。《禮記·檀弓》曰：「王齋禘於清廟明堂」也。《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禮記·明堂位》曰：「太廟，天子曰明堂。」又曰：「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位以治天下，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禘祀周公於太廟，以天子禮樂，升歌《清廟》，下管《象舞》，所以異魯於

天下。』取周清廟之歌，歌於魯太廟，明堂魯之太廟，猶周清廟也，皆所以昭文王、周公之德，以示子孫者也。《禮記·保傅篇》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入太學，承師而問道。」魏文侯《孝經傳》曰：「太學者，中學明堂之位也。」《禮記·昭穆篇》曰：「太學，明堂之東序也，皆在明堂辟雍之內。」《月令記》曰：「明堂者，所以明天氣，統萬物。明堂上通於天，象日辰，故下十二宮象日辰也。水環四周，言王者動作法天地，廣德及四海，方此水也，名曰辟雍。」《王制》曰：「天子出征，執有罪，反舍奠於學，以訊馘告。」《樂記》曰：「武王伐殷，薦俘馘於京太室。」京，鎬京也。太室，辟雍之中明堂太室也。卽《王制》所謂「以訊馘告」者也。凡此皆明堂、太室、辟雍、太學事通文合之義也。又《淮南子·本經訓》高注云：「明堂，王者布政之堂。王者月居其房，告朔朝麻，頒宣其令，謂之明堂，其中可以敍昭穆，謂之太廟；其上可以望氛祥，書雲物，謂之靈臺；其外圍以辟雍。」案：盧、穎、蔡、高之說，傳會廟寢大學，概

①「尊老敬長」原作「尊長敬老」，今據《續漢書·祭祀志》劉昭注引蔡邕《明堂論》及楚本乙正。

以爲卽明堂，說殊牽合。今攷《盛德記》及《韓詩說》，鄭《駁異義》已糾其非，盧辯《盛德》注亦席明堂爲文王廟之謬。《南齊書·禮志》王儉議又引《鄭志》，趙商問云：「說者謂天子廟制如明堂，是爲明堂卽文廟耶？」鄭答曰：「明堂主祭上帝，以文王配耳，猶如郊天以后稷配也。」與《駁異義》說同。牛弘議引《五經通義》云：「靈臺以望氣，明堂以布政，辟廱以養老教學，三者不同。」《靈臺》疏引袁準《正論》云：「明堂、宗廟、太學，禮之大物也。事義不同，各有所爲。而世之論者，合以爲一體，取《詩》書放逸之文，經典相似之語而致之，不復考之人情，驗之道理，失之遠矣。且夫茅茨采椽，至質之物，建日月，乘玉輅，以處其中，象箸玉杯，而食於土簋，非其類也。如《禮記》先儒之言，明堂之制，四面東西八丈，南北六丈。禮，天子七廟，左昭右穆，又有祖宗不在數中。以明堂之制言之，昭穆安在？若又區別，非一體也。大宗廟鬼神之居，祭天而於人鬼之室，非其處也。大明堂法天之宮，非鬼神常處，故可以祭天，而以其祖配之。配其父於天位可也，事天而就人鬼，則非義也。是故明堂者，大朝諸侯講禮之處，宗廟，享鬼神歲覲之宮；辟廱，大射養孤之處；太學，衆學之居；靈臺，望氣之觀；清廟，訓儉之室；各有所爲，非一體也。古有王居明

堂之禮，月令則其事也。天子居其中，學士處其內，君臣同處，死生參並，非其義也。明堂以祭鬼神，故亦謂之廟。明堂太廟者，明堂之內太室，非宗廟之太廟也。穎氏云：「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其言『遂』，故謂之同處。」夫遂者，遂事之名，不必同處也。馬融云：「明堂在南郊，就陽位。」而宗廟在國外，非孝子之情也。古文稱明堂陰陽者，所以法天道，順時政，非宗廟之謂也。融云：「告朔行政，謂之明堂。」夫告朔行政，上下同也，未聞諸侯有明堂之稱也。順時行政，有國皆然，未聞諸侯有居明堂者也。齊宣王問孟子：「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孟子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夫宗廟之設，非獨王者也。若明堂卽宗廟，不得曰「大明堂，王者之宗廟也」。且說諸侯而教毀宗廟，爲人君而疑於可毀與否，雖復淺丈夫，未有是也。孟子，古之賢大夫，而皆子思弟子，去聖不遠，此其一證也。《尸子》曰：「昔武王崩，成王少，周公踐東宮，祀明堂，假爲天子。」明堂在左，故謂之東宮。王者而後有明堂，故曰「祀明堂，假爲天子」。此又其證也。賈思伯議亦駁蔡說云：「周禮營國左祖右社，明堂在國之陽，則非天子太廟明矣。然則《禮記·月令》四堂及太室皆謂之廟者，當以天子暫配享五帝故耳。又《王制》云『周

人養國老於東膠」，鄭注云：「東膠即辟雍，在王宮之東。」又《詩·大雅》云：「邕邕在宮，肅肅在廟。」鄭注云：「宮謂辟雍宮也，所以助王。養老則尚和，助祭則尚敬。」又不在明堂之驗矣。一案：袁、賈二家所論，足正諸說之謬。惟《尸子》說周公踐東宮，似非明堂，袁合爲一，則非也。明堂古制，外環以水，或通稱辟雍。徐養原云：「凡水形如璧，即曰辟雍。明堂自有辟雍，何必大學。其說是也。然則明堂之辟雍，與大學辟雍絕異。若路寢、宗廟，則皆在王宮之中，與明堂地遠不相涉，其形制固亦絕不同也。凡宗廟、路寢、大學與明堂不同之說，互詳《宮人》、《大史》、《大司樂》疏。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宮中度以尋，野度以步，涂度以軌。周文者，各因物宜爲之數。室中，舉謂四壁之內。【疏】：室中度以几者，此汎論諸度之法也。几度，詳《司几筵》疏。戴震云：「馬融以爲几長三尺，六之而合，筵歟？」注云：周文者，各因物宜爲之數者，賈疏云：「對殷已上質，夏度以步，殷度以尋，無異稱也。因物宜者，謂室中坐時馮几，堂上行禮用筵，宮中合院之內無几無筵，故用手之尋也；在野論里數皆以步，故用步；涂有三道，車從中央，故用車之軌；是因物所

宜也。云：室中，舉謂四壁之內者，謂堂後室四壁之內也。賈疏云：「對宮中是合院之內。依《爾雅》，宮猶室，室猶宮者，是散文宮室通也。」論讓案：《明堂位》孔疏引《尚書大傳》說路寢制，堂室並度以筵，則與明堂異，此經又不具也。詳宮人疏。廟門容大廟七個，大廟，牛鼎之廟，長三尺。每廟爲一個，七个二丈一尺。【疏】：廟門容大廟七个者，以下並記廟寢諸門廣狹之制。廟門者，謂宗廟南向之大門也。都宮之門當亦同。廟在應門內之左，而門度則小於應門。依前注周明堂之門廣三筵，三丈七尺，則廟門減於明堂門六尺也。《說文·鼎部》引《周禮》廟作「闕」，个作「箇」。段玉裁云：「《說文·鼎部》：「闕，以木橫貫鼎耳而舉之，從鼎門聲。」此以郊門之門爲聲，讀如屆，古莢切。鼎，鼎蓋也，從鼎門聲。此以一下垂之「」爲聲，讀如幘，莫狄切。闕字下引《周禮》：「廟門容大闕七箇」。蓋作闕作箇者，故書；作闕个者，今書也。今本《說文》有闕無鼎，而闕音莫狄切，正誤合二字爲一也。」案：段說分別闕鼎二字是也。《說文·金部》鉉字注又云：「《易》謂之鉉，《禮》謂之闕。」王引之謂《說文》「禮謂之闕」，禮上當有「周」字，亦可與闕字注互證。又案：此經所記門制，並止詳廣度不及高

度，他書亦無見文。竊謂古者兵車得入國門，乘車又得入宮門、廟門。依《總敘》兵車建兵六等之數，凡二丈四尺，而輪人乘車建蓋，凡一丈四尺。若然，國門之高度當在二丈四尺以上，宮廟門高度當在一丈四尺以上與？

注云：大廟，牛鼎之局，長三尺者，賈疏謂約漢禮器制度。案：局，鬬之段字。《士昏禮》：「公食大夫禮，陳鼎皆設局鼎。」注云：「局，鼎扛，所以舉之者也。」牛鼎者，《聘禮》：「牛鼎九，實牲魚腊等，以牛鼎爲首，形制亦最大。」淮南子·詮言訓云：「函牛之鼎沸，而蠅蚋弗敢入。」許注云：

「函牛，受一牛之鼎也。」《爾雅·釋器》云：「鼎，絕大謂之鼎。」牛鼎蓋卽所謂鼎矣。《御覽·珍寶部》引阮瞻《禮圖》云：

「牛鼎受一斛，天子飾以黃金，錯以白銀，諸侯飾以白金，有鼻目，以銅爲之，三足。」李氏《周易集解》引《九家

易》說同。韋崇義云：「牛鼎，三足，如牛，每足上以牛首飾之。」局長三尺，漆丹，兩端各一寸。天子以玉飾兩端，諸侯

以黃金飾兩端，亦各一寸，丹飾。案：《詩說》局天子以玉飾，

卽《易·鼎》上九所謂玉鉉也。諸侯以金飾，卽《鼎》六五所謂金鉉也。云每局爲一個，七個二丈一尺者，以七乘三

尺，得二丈一尺也。《特牲饋食禮》注云：「一個猶枚也。今

俗言物數有云若干個者，此讀然。」方言云：「箇，枚也。」

案：「个者，介之省，經典通借爲箇字，詳《梓人》疏。」闔門

容小局參个，廟中之門曰闔。小局，鬬鼎之局，長二

尺。參个，六尺。【疏】闔門，容小局參个者，闔門爲廟

中之小門，故其廣又狹於廟門。宮中小寢門及諸側門制亦

當同。注云：「廟中之門曰闔者，《保氏》注云：「闔，宮

中之巷門。」此家上廟門，故知其爲廟中小門。《禮記》記奔

喪云：「夫人至，入自闔門。」上冠禮云：「降自西階，適東

壁，北面見于母。」注云：「適東壁者，出闔門也。」時母在闔

門之外，婦人入廟由闔門。焦循云：「兩廟之間有巷，婦人

入廟，由巷入闔門也。不然，太祖廟之闔門外卽昭穆廟，立

於闔門外，豈立於昭穆廟乎？案：焦說是也。蓋闔爲小

門之通稱，廟側小門旁出，外通於巷，故亦謂之巷門。廟中

闔門方位所在，無文。《禮記》孔疏云：「闔門謂東邊之

門。案：孔說蓋據《冠禮》爲說。焦循據《士虞禮》注云：「闔

門，如今東西掖門，」謂朝廟東西壁有二闔門。金鶚則謂東

西北當有三闔門，各居當方之中。今攷《士冠禮》冠者自西

階適東壁而出闔門者，以母適在東壁闔門之外，無由決西

壁之必無闔門也。孔說與鄭《士虞》注義不合，殆未足馮。竊疑廟外都宮之周垣，當有東西北三闔門，其內前廟後

寢，由寢達廟及昭穆二廟夾垣，並當有闔門，寢門出廟北，東西門在廟兩旁，則金說是也。凡天子七廟，諸侯五廟，皆有闔。《左》閔二年傳云：「共仲使卜齋賊公于武闔。」武闔疑卽魯武公廟之側門，猶襄十一年傳云「盟諸僖闔」，杜注以爲僖公廟門。闔閔通稱，皆側門也。互詳《保氏》疏。云「小局，腳鼎之局，長二尺」者，賈疏云：「亦《漢禮器制度》知之。腳鼎亦牛鼎，但上牛鼎局長三尺，據正鼎而言，此言腳鼎，據陪鼎。腳鼎臙臙而說也。」①詒讓案：《聘禮》云：

「陪鼎臙臙臙，蓋陪牛羊豕。」鄭《公食大夫禮》注云：「腳臙臙，今時臙也。牛曰腳，羊曰臙，豕曰臙。」蓋牢鼎九，以牛鼎爲首；陪鼎三，以腳鼎爲首。此小局爲腳鼎之局，卽謂陪鼎之局也。鼎崇義云：「羊鼎之局長二尺五寸，豕鼎之局長二尺。依鼎說，則豕鼎局與腳鼎同。」云「參个六尺」者，以三乘二尺，得六尺也。經文例，凡命分字用「參」，紀數字用「个」。此參个爲紀數，而作參，下應門同，並與例不合；下章注作「个」，亦與此注不同。疑經注並當作「二三」，今本乃傳寫之誤。路門不容乘車之五个，路門者，大寢之門。乘車廣六尺六寸，五个三丈三尺。言不容者，是兩門乃容之。兩門乃容之，則此門半之。丈六尺五寸。【疏】「路門不容乘車之五个」者，焦循云：「乘車廣

六尺六寸，五个得三丈三尺。云不容者，視三丈三尺爲狹也。」金鶚云：「記謂不容乘車之五个，則是四个有餘、五个不足之文。若是兩門乃容，當云容乘車五个之半矣。竊意路門廣三丈，蓋四个爲二丈六尺四寸，五个爲三丈三尺，折其一个之中，又足成整數而爲三丈，故曰不容乘車之五个也。天子路寢堂廣二十四丈，若門止一丈六尺五寸，殊爲不稱，可知其必有三丈也。」案：焦、金二說略同，並較鄭爲長。

注云「路門者，大寢之門」者，路寢之大門也。《大僕》云「建路鼓于大寢之門外」，注云：「大寢，路寢也。」是大寢卽路寢，故門亦卽名路門。天子五門，自外而入，路門爲第五，詳《闔人》疏。云「乘車廣六尺六寸」者，據《輿人》車廣與輪崇同。云「五个，三丈三尺」者，以五乘六尺六寸，得三丈三尺也。云「言不容者，是兩門乃容之」者，鄭意前經並言一門所容之度，此獨言不容，其度未明，故定爲兩門乃容之，明一門不得容也。云「兩門乃容之，則此門半之，丈六尺五寸」者，半三丈三尺，得丈六尺五寸也。焦循云：「廟門容大局七个，得二丈一尺，應門容二徹參个，得二丈四尺。路門爲人君視朝之地，宜廣于諸門，不應小至一丈

①「陪」原訛「倍」，據楚本改。

六尺，視應門止之也。」應門二徹參个。正門謂之應門，謂朝門也。二徹之內八尺，三个二丈四尺。【疏】

「應門」：徹參个」者，江永云：「此諸門之廣，皆并兩扉言之也。」賈《聘禮》疏云：「直舉應門，則皋、庫、雉亦同。」

注云：「正門謂之應門，謂朝門也」者，據《爾雅·釋宮》文。

洪頤煊云：「天子諸侯皆以路門外之治朝爲正朝，天子正朝之前有應門，①故《爾雅》曰『正門謂之應門』。」云：「二徹之內八尺」者，徹即軌也。軌廣八尺，故二徹之間八尺。云

「三个二丈四尺」者，以三乘八尺，得二丈四尺也。內有九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內，

路寢之裏也。外，路門之表也。九室，如今朝堂諸曹治事處。九嬪掌婦學之法以教九御。六卿：孤爲九卿。【疏】

「外有九室，九卿朝焉」者，戴震云：「外九室，蓋九卿省其政事處也。」《玉藻》曰：「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視朝在路門外庭，凡有職於朝者咸至也。聽

政在路寢，君退於路寢，以待朝者各就其官府治處，有當告者乃入也。《玉藻》又曰：「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

寢，釋服。」大夫退於家，君乃適小寢也。注云：「內，路

寢之裏也」者，王六寢，前路寢，後燕寢五，並在路門之

內。此九室，九嬪所居，則當在後宮，蓋又在王燕寢之後。通而言之，則皆王路寢之裏也。胡培翬云：《左傳》成十

八年，諸侯夫人有內宮之朝，則后正宮之前當亦有朝。故

《昏義》云「后聽內治」。九卿之九室在正朝之左右，則九嬪

之九室當亦在後朝之左右也。」案：胡說是也。焦循說略

同。洪頤煊云：「九嬪九室，以外朝之法準之，九室亦當左

右六，居后正寢之兩旁。」云：「外，路門之表也」者，謂九卿

之室在路門之外，路門外即治朝左右。《昏義》注云：「天子六寢，而六宮在後，六宮在前，所以承副，施外內之政也。」九室即《詩·鄭風·緇衣》所謂館，鄭彼箋云：「卿士

所之之館，在天子之宮，如今之諸廬也。」六卿於九室朝其屬吏，而治其職事，故亦通謂之朝。《國語·魯語》云：「自卿以下，合官職於外朝，合家事於內朝。」韋注云：「外朝，

君之公朝；內朝，家朝也。」案：彼卿以下內朝、外朝，當如陳祥道、金鶚說，爲卿大夫私家之朝。若韋所云公朝，對卿

之寺舍朝家臣之朝爲名，蓋即指此九室言之，與君之治朝異。亦謂之次，《宮正》：「比宮中之官府次舍」，注以次爲諸

吏直宿之處是也。蓋九卿入宮治事之次，與宮中諸吏同

① 朝，原訛「廟」，據楚本改。

處。若常時退直及治小事，則各於宮外之寺舍。《詩·緇衣》孔疏引鄭《舜典》注云：「卿士之私朝在國門」，《大司馬》注亦謂：「古者軍將蓋爲營治於國門」，軍將卽命卿也，然則九卿之寺舍不在宮中明矣。《通典·賓禮》云：「皋門之內曰外朝，近庫門有三府九寺。應門內曰中朝，中朝東有九卿之室，則九卿理事之處。朝則入而理事，夕則歸於庫門外。案：杜謂九室在應門之東，據朝士外朝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以推此經義也。然彼爲朝位，此爲治事之室，二者不足相證。又謂夕歸於庫門外，則由誤謂九卿寺舍在宮內，不足據也。云：九室如今朝堂諸曹治事處者，班固《西都賦》云：「左右庭中，朝堂百寮之位。」此卽《宮正》注所謂部署諸廬是也。賈疏云：「謂正朝之左右爲廬舍者也。」云：九嬪掌婦學之法以教九御者，賈疏云：「九嬪職文。按：內宰，王有六宮，九嬪已下分居之。若然，不得復分居九室矣。此九嬪之九室與九卿九室相對而言之，九卿九室是治事之處，則九嬪九室亦是治事之處，故與六宮不同。是以鄭引《九嬪職》掌婦學之法，則九室是教九御之所也。」云：「六卿三孤爲九卿」者，《漢書·百官公卿表》云：「大師、大傅、大保，是爲三公。又立少保爲之副，少師、少傅、少保，是爲孤卿，與六卿爲九焉。」鄭注本此，《通

典·職官》說同。王引之云：「鄭以六卿三孤爲九卿者，用《漢表》說也。蓋當時說經者見《周禮》屢言三公孤卿，則謂孤爲三公之副，而以《大戴禮·保傅》篇之三少當之。不知《周禮》之孤乃六卿之首，而非三公之副，其數一人而已，未嘗有三也，豈得以孤爲三，強合六卿而爲九乎？且經云「外有九室，九卿朝焉」，鄭注曰「九室如今朝堂諸曹治事處」，則九卿乃治事之官，非論道之官矣，豈得雜以論道之少乎？經又云「九分其國，以爲九分，九卿治之」，則九卿不可闕一。若謂中有三少佐三公論道，則《文王世子》曰「三公不必備，唯其人」，假如三公闕其一，則三少亦闕其一，將所謂「分國爲九，九卿治之」者，亦必闕其一分而無人以治之，所謂九室者亦必闕其一室，而無人以蒞之而可乎？若不闕三少而獨闕三公，則三少乃三公之副，未有有副而無正者也。然則九卿之中不得有三少明矣。《說苑·臣術篇》引伊尹對湯問曰：「三公者，知通於大道，應變而不窮，辯於萬物之情，通於天道者也。其言足以調陰陽，正四時，節風雨。如是者舉以爲三公，故三公之事常在於道也。九卿者，不失四時，通於溝渠，修隄防，樹五穀，通於地理者也。能通不能通，能利不能利。如此者，舉以爲九卿，故九卿之事常在於德也。是九卿之事異於三公。若謂中



有三少佐三，公論道。則與三公之事同在於道，不得謂九卿之事皆在於德矣。此可知古人言九卿者，不以三少備其數也。自新莽誤以《周禮》之孤爲三公之副，而置三公司卿以放效之，且合義和、作士、秩宗、典樂、共工、予虞爲九卿。孟堅作表，又沿其意而變其名，以少師、少傅、少保爲孤卿，合六卿爲九，於是九卿之官遂以三少則其閒矣。鄭君注《掌次》及此，皆誤用其說；而注《王制》、《月令》、《昏義》之九卿，則不以爲六卿三孤，高誘注《呂氏春秋·孟春紀》、《淮南·時則篇》之九卿，韋昭注《魯語》之九卿亦然，蓋有所不安於班氏之說，故疑而闕之也。九卿之與六卿，增減異同，書無明證。或九卿皆有官名，如《堯典》之九官；或無官名，如晉之六卿爲三軍之帥，八卿爲四軍之帥，皆未可知。必欲於《周禮》六官之外求官名以實之，則鑿矣。一案：王說是也。《漢表》以九卿爲三少及六卿，此古文說也。《藝文類聚·職官部》引《尚書大傳》、《白虎通義·封公侯》篇並謂天子立司馬、司徒、司空爲三公，每一公以三卿佐之，是爲九卿。《春秋經傳集解·爵國》篇亦云：「公自參以九卿，此今文說也。」說並與《周官》制不合。竊謂《王制》、《昏義》「九卿」，鄭注以爲夏制；《說苑·伊尹》所云，則殷制也。唯《國語·魯語》爲周人述當代之法。而《月令》所說，

則本《呂氏春秋》。此經作於戰國之際，故與呂書正同，疑春秋以後侯國僭侈之法，必非周初官制，則不當以六卿三孤強充其數矣。孤非三少，亦詳《掌次》疏。九分其國以爲九分，九卿治之。九分其國，分國之職也。三孤佐三公論道，六卿治六官之屬。【疏】注云「九分其國，分國之職也」者，其國通咳王國而言，非謂國城中。賈疏云：「鄭恐九分其國分其地域，故云分國之職也。」云「三孤佐三公論道」者，鄭以三少爲三孤，故云佐三公論道。其說亦非也。云「六卿治六官之屬」者，賈疏云：「欲見分職爲九分之意。以其三公三孤無正職，天地四時正職，六卿治之；其餘非正職者，分爲三少，三公治之，三孤則佐三公者也。但三公中參六官之事，外與六卿之教，《書傳》又云司徒公、司馬公、司空公，則三公六卿亦有職。此亦據夏而言，周則未見分爲九分也。」案：此經皆據時制，必非夏法，鄭亦無此意，賈說不足據。王宮門阿之制五雉，宮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阿，棟也。宮隅，城隅，謂角浮思也。雉長三丈，高一丈。度高以高，度廣以廣。【疏】「王宮門阿之制五雉」者，此記王以下宮城門牆之崇度也。五雉者，高五丈，卽六仞有二尺也。賈疏云：

爲門之屋，兩下爲之，其脊高五丈。案：賈說是也。門屋，自天子以下皆爲兩下，故《燕禮》云：「賓所執脯，以賜鍾人于門內。」蓋中高爲阿，而內外各兩下爲窗，是其制也。兩下卽夏屋之制，故《檀弓》注云：「夏屋，今之門廡也。」《通典·吉禮》引《韓詩傳》云：「殷，商屋而夏門，周，夏屋而商門，則以周門屋爲商四阿之制，殆非也。此門阿，依後注卽臺門之阿，則是天子諸門之通制。」鄭闡人、朝士注謂天子雉門設兩觀，今以明堂位攷之，似當在應門，兩觀當高於臺門。雉，則宜高七雉，與宮隅同。《禮書》引《尚書大傳》說，天子堂廣九雉，三分其廣，以其二爲內，五分其內，以其一爲高，則堂高一雉，長又五分雉長之一，卽三丈六尺也。彼蓋據路寢檐宇距地言之。門堂之制既準正堂，而門基又與地平，則檐宇之高必不得踰於堂，然則門阿蓋高於門堂約二丈，門闕又高於門阿二丈，其降殺亦略相應也。阮元云：「雉與絳同音，雉有度量之義，雉絳皆用長繩平引度物之名。」封人「置其絳」，司農注：「絳，著牛鼻繩，所以牽牛者。今時謂之雉，與古者同名。」案：阮說是也。絳，《說文·糸部》作紃，《爾雅·釋詁》云：「雉，引，陳也。」雉與引義蓋亦相近，但度數不同耳。云：「宮隅之制七雉者，賈疏云：『七雉亦謂高七丈。』不言宮牆，

宮牆亦高五丈也。詒讓案：七雉卽八仞有六尺也。云：「城隅之制九雉者，賈疏云：『九雉亦謂高九丈。』」不言城身，城身宜七丈。案：賈本《五經異義》說，詳後疏。九雉卽十一仞有二尺也。注云「阿，棟也」者，《士昏禮》「賓升西階當阿」，注同。《鄉射記》注云：「是制五架之屋也。」正中曰棟，次曰楹，前曰戩，胡承珙云：「鄭以棟訓阿者，非謂棟有阿名，謂屋之中脊其當棟處名阿耳。阿之訓義爲曲。」

《毛詩·考槃》傳云：「曲陵曰阿。」《大雅》「有卷者阿」，傳云：「卷，曲也。」一切經音義引《韓詩傳》：「曲京曰阿。」《說文》：「阿，一曰曲阜也。」其在宮室，則凡屋之中脊，其上穹然而起，其下必卷然而曲。其曲處卽謂之阿。棟隨中脊之勢，亦必有穹然卷然之形，故《易》於棟言隆，《禮》卽以棟爲阿。屋有四注，兩下，必皆於中脊分之。《考工記》於四注者曰四阿，於兩下者曰門阿，然則阿爲中脊卷曲之處明矣。中脊者棟之所承，故鄭以當阿爲當棟耳。案：胡謂屋之中脊當棟處名阿是也。蓋阿卽所謂極。凡屋之中脊最高處謂之極，上覆以瓦謂之甍，下承以木謂之棟，二者上下相當，故鄭《禮注》訓阿爲棟，當阿爲當棟。而《說文·木部》云：「棟，極也。」《瓦部》云：「甍，屋棟也。」《釋名·釋宮室》云：「屋脊曰甍。棟，中也，居屋之中也。」明其義互

通。凡門屋雖兩下，而亦爲上棟下宇，故鄭卽以棟言之。實則棟木承甍，究不足以盡極之高，經著門屋高度，自當據門脊之盡處計之，鄭偶未析別耳。至稱極爲阿，義蓋取於高而下地。《爾雅·釋山》云：「大陵曰阿。」又《釋丘》云：「偏高阿丘。」蓋極爲屋之最高者，猶大陵高於大陸大阜也。極自一面視之，則有偏高之形，猶阿丘之爲偏高也。又案：《莊子·外物》篇，闔阿門，阿門亦卽謂門臺之有阿者。彼《釋文》引司馬彪云：「阿，屋曲檐也。」屋曲檐卽所謂反宇，與阿棟上下縣殊，非正義也。云「宮隅、城隅，謂角浮思也」者，《釋文》云：「浮思本或作累思。」案：《明堂位》疏屏，注云：「屏謂之樹，今浮思也。」刻之爲雲氣蟲獸，如今闕上爲之矣。《釋名·釋宮室》云：「累思在門外。累，復也。思，思也。臣將入請事，於此復重思之也。」《廣雅·釋宮》云：「累思謂之屏。」《古文苑》宋玉《大言賦》云：「大笑至今摧覆思。」《漢書·文帝紀》：「十七年，未央宮東闕累思災。」顏注云：「累思，謂連闕曲閣也，以覆重刻垣墉之處，其形累思然。」曰屏也。《古今注》云：「累思，屏之遺象也。漢西京累思合版爲之，亦築土爲之，每門闕殿舍前皆有焉。于今郡國廳前亦樹之。」案：浮思、累思、覆思，並聲近字通。角，與《宮伯》注「四角四中」義同。《說

文·自部》云：「隅，陬也。」《廣雅·釋言》云：「隅，陬，角也。」故鄭以宮隅城隅爲角累思。焦循云：「宮隅、城隅，隅卽西南隅曰奧之隅。鄭注「角浮思」，角卽四隅之謂；浮思者，《廣雅》、《釋名》、《古今注》皆訓爲門外之屏。角浮思者，城之四角爲屏以障城，高於城上，蓋城角隱僻，恐奸宄踰越，故加高耳。」《詩·邶風·靜女》篇云：「俟我于城隅。」傳云：「城隅，以言高而不可踰。」箋云：「自防如城隅。」皆明白可證。案：焦說是也。《漢書·五行志》說未央宮東闕累思云：「劉向以爲東闕所以朝諸侯之門也。累思在其外，諸侯之象也。」據此，則累思本爲門屏，屏在門外，築上爲高臺，又樹版爲戶牖而覆以屋，其制若樓觀而小，故《漢書》顏注以爲連闕曲閣。賈疏及《明堂位》孔疏又並以爲小樓是也。城隅築土合版，高出雉堞之上，與門屏相類，是謂之角浮思。漢時宮城之制蓋尚有此，故鄭據爲釋也。凡古宮城四隅皆闕然而高，故《韓詩外傳》云：「宮成則必缺隅。」宮隅城隅皆在四角，與城臺門闕居四中者異。《墨子·備城門》篇云：「城四面四隅，皆爲高磨櫓。」又《非攻下》篇：「天命融隆火于夏之城間西北之隅。」是城隅必在四角之證也。又案：天子諸侯宮門有臺，又有闕，闕卽觀也，城門亦然，故城臺亦謂之城闕。《詩·鄭風·子矜》

云：「在城闕兮。」又《出其東門》云「出其闔闔」，毛傳云：

「闔，城臺也。」新序·雜事五：云「天子居闔闔之中」，闔闔

卽闔闔也。城臺之高度，此經無文。以意求之，蓋當與城

隅同度。經著城隅之度而不及城臺者，互文以見義。《毛

詩傳》謂城隅以言高而不可踰，明城以隅爲最高，則城闕

之高不得過於隅明矣。云「雉長三丈，高一丈，度高以高，

度廣以廣」者，據《周禮》舊說及《今文尚書》、《春秋左氏》說

也。《左傳》隱元年孔疏謂賈逵、馬融、王肅說並同。賈疏

云：「凡版廣一尺。《公羊》云：『五版爲堵，高一丈。』五堵

爲雉。」《書傳》云：「雉長三丈，度高以高，度長以長，廣則

長也。言高一雉則一丈，言長一雉則三丈。」引之者，證經

五雉、七雉、九雉，雉皆爲丈之義。《論讓案》：「左隱元年

傳：①鄭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杜注云：『方

丈曰堵，三堵曰雉。一雉之牆，長三丈，高一丈。侯伯之

城，方五里，徑三百雉，故其大都不得過百雉。杜說用鄭

義。蓋堵雉之根數生於版，鄭說版廣二尺，長一丈，積五版

之廣以爲堵之高，則方一丈；積三堵之廣以爲雉之廣，則

三丈。雉之廣三堵，卽三版之廣，雉之高一堵，亦卽五版之

積也。而《公羊》定十二年傳云：「雉者何？五版而堵，五

堵而雉。」何注云：「八尺曰版，堵凡四十尺，雉二百尺。」

《詩·小雅·鴻雁》毛傳云：「一丈爲版，五版爲堵。」鄭箋

引《公羊傳》而釋之云：「雉長三丈，則版六尺。」《檀弓》注

亦云：「版蓋廣二尺，長六尺。」《大戴禮記·王言》篇又

云：「一百步而堵。」此說版堵度並異。《左傳》孔疏引《五經

異義》云：「戴禮及韓詩說，八尺爲版，五版爲堵，五堵

爲雉，版廣一尺，積高五版爲一丈，五堵爲雉，雉長四丈。

古《周禮》及《左氏》說，一丈爲版，版廣二尺，五版爲堵，一

堵之牆長丈，高丈，三堵爲雉，一雉之牆長三丈，高一丈，以

度其長者用其長，以度其高者用其高也。又《詩·鴻雁》孔

疏引鄭駁異義云：「《左氏》傳說，鄭莊公弟段居京城，祭

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

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古之雉制，

《書傳》各不得其詳。今以《左氏》說，鄭伯之城方五里，積千

五百步也。大都三國之一，則五百步也。五百步爲百雉，

則知雉五步。五步於度長三丈，則雉長三丈也。雉之廣量

於是定可知矣。又引王愷期注《公羊》云：「諸儒皆以爲雉

長三丈，堵長一丈。疑「五」誤，當爲「三」。焦循云：「《詩

傳》云：「一丈爲版，五版爲堵。」正義云：「五版爲堵，累

①「隱」原訛「應」，據楚本改。

五版也，版廣一尺。」然則毛公說版以長言，說堵以高言，與《周禮》、《左氏》說同。箋引《公羊傳》云「五堵爲雉」，與三堵爲雉之說不同。<sup>①</sup>鄭云則版六尺者，蓋雉爲高一丈，廣三丈之定名，今日五堵，則由一雉而五之，每堵得高一丈，廣六尺；又由一堵而五之，每版得高一尺，廣六尺。毛以一丈爲版，則三堵爲雉。鄭以六尺爲版，則五堵爲雉。說版有不同，而雉之數則一也。《左傳疏》引《戴禮》及《韓詩》說云：「八尺爲版，五版爲堵，版廣一尺，積高五版爲一丈。」此但版長八尺爲異，五版爲堵，仍累一尺而五，與毛鄭同也。何休則以累八尺者五之，故以堵爲四丈，又累四丈者五之而爲雉，故雉長二十丈，百雉長二千丈，得十一里三分里之二，制且大於王城，非《公羊傳》義一案。焦說是也。經塗九軌，環塗七軌，野塗五軌。廣狹之差也。故書環或作輶，杜子春云：「當爲環。環塗，謂環城之道。」【疏】經塗九軌，環塗七軌者，經塗已見前，此復出之者，以環塗野塗皆依此迭減，明根數也。七軌者，積五十六尺，則環塗九步二尺也。賈疏云：「不言緯者，以與經同也。」云野塗五軌者，賈疏云：「國外謂之野，通至二百里內，以其下有都之塗三軌，言都，則二百里大夫家塗亦三軌也，故知此野通二百里內也。」案：依賈說，則此野

塗專屬郊甸以內田野間通行之道，與《遂人》田間五塗異。其稍以外公邑、家邑之野塗，並當與都野塗同度也。此野塗五軌，積四十尺，則六步四尺也。注云「廣狹之差

也」者，環塗環九經九緯之外，故狹於經塗、緯塗。野塗在國門之外，故又狹於環塗，皆以一軌迭減也。云「故書環或作輶，杜子春云當爲環者，徐養原云：『環輶同聲相借，軌爲輶跡。以輶爲環，所謂字從類也。』阪名輶輶，蓋亦此意。」段玉裁云：「以其義正其字也。」云「環塗謂環城之道」者，《國語·齊語》韋注云：「環，繞也。謂繞城下之道，與經緯塗相湊者。」《墨子·備城門篇》云：「城下州道內，百步積藉，州與周通，州道卽此環塗也。」賈疏云：「謂遠城道如環然，故謂之環也。」門阿之制以爲都城之制。都，四百里外距五百里，王子弟所封。其城隅高五丈，宮隅門阿皆三丈。【疏】門阿之制以爲都城之制者，記內諸侯之城制也。城卽城隅，不言隅者，家上文省。隱元年《左傳》鄭祭仲曰：「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孔疏云：「以王城方九里，依此數計

①「與」原訛「興」，據楚本改。

之，則王城長五百四十雉；其大都方三里，長一百八十雉，中都方一里又二百四十步，長一百六十八雉也；小都方一里，長六十雉也。公城方七里，長四百二十雉，其大都方二里又一百步，長一百四十雉也；中都方一里又一百二十步，長八十四雉也；小都方二百三十三步二尺，長四十六雉又二丈也。侯伯城方五里，長三百雉，其大都方一里又二百步，長百雉也；中都比王之小都，其小都方一百六十六步四尺，長三十三雉又一丈也。子男城比王之大都；其大都比侯伯之中都，其中都方一百八十步，長三十六雉也；小都方百步，長二十雉也。」詒讓案：依《左傳》說，都有大中小，方長里步各異，其城高度則一，故此經直云都城，不分大中小也。注云「都，四百里外距五百里」者，《縣土》注云，四百里以外至五百里曰都「是也。云「王子弟所封」者，即《載師》云，以大都之田任置地「是也。大都爲王子弟所封，詳《大宰》、《載師》疏。賈疏云：「鄭云『都，四百里外距五百里，王子弟所封』者，則惟據大都而言，不通小都卿之采地。以《司裘》『諸侯共熊侯、豹侯、卿大夫共麋侯』，則卿不入諸侯中。此云都按諸侯而言，故不及小都也。大都，諸侯兼三公，直云「王子弟」，其言略，兼有三公可知。」案：此都當亦兼卿采邑之小都言之，蓋小都

惟里數減於大都，其城之高度則同也。鄭、賈說未核。云「其城隅高五丈」者，賈疏云：「以上文王門阿五雉，今云『門阿之制爲都城制』，城制五雉，若據城身，則與下諸侯同，故知此城制據城隅也。」案：賈說此城身高三丈，據《五經異義》說，侯伯城制約與彼同也，詳後疏。云「宮隅門阿皆三丈」者，明宮隅門阿降於城二丈也。王宮門阿降於宮隅二丈，此與宮隅同者，以三丈不可更減，亦禮窮則同也。賈疏云：「以下文畿外諸侯尊得申，爲臺門高五丈，此畿內屈，故宮隅門阿皆三丈也。」宮隅之制以爲諸侯之城制。諸侯，畿以外也。其城隅制高七丈，宮隅門阿皆五丈。《禮器》曰：「天子諸侯臺門。」【疏】「宮隅之制以爲諸侯之城制」者，記外諸侯之城制，亦謂城隅也。注云「諸侯，畿以外也」者，別於上王子弟所封都爲畿內侯國也。云「其城隅制高七丈」者，據王宮隅之制七雉，諸侯城制與之同，則七丈也。云「宮隅門阿皆五丈者，亦降於城二丈也。賈疏云：「按《異義》占《周禮》說云：「天子城高七雉，隅高九雉，公之城高五雉，隅高七雉，侯伯之城高三雉，隅高五雉。都城之高皆如子男之城高。」隱元年服注云：「與古《周禮》說同。」其天子及公城與此《匠人》同。其侯伯

以下與此《匠人》說異者，此《匠人》云「門阿之制以爲都城之制」，高五雉亦謂城隅也。其城高三雉，與侯伯等，如是子男豈不如都乎？明子男城亦與伯等，是以《周禮》說不云子男及都城之高，直云「都城之高皆如子男之城高」。有此《匠人》相參，以知子男皆爲本耳，亦互相曉明子男之城不止高一丈隅一丈而已。如是王宮隅之制以爲諸侯城制者，惟謂上公耳。以此計之，王城隅高九雉，城高七雉；上公之城隅高七雉，城高五雉；侯伯以下城隅高五雉，城高三雉。天子門阿五雉，則宮亦五雉，其隅七雉。上公之制，鄭云「宮隅門阿皆五雉」，則其宮高亦五雉。都之制，鄭云「宮隅門阿皆三雉」，則其宮高亦三雉。何者？天子門阿與宮等，明其餘皆等。惟伯子男宮與都等，其門阿蓋高於宮，當如天子五雉。何者？《禮器》云：「天子諸侯臺門，大夫不臺門。」以此觀之，天子及五等諸侯其門阿皆五雉可知。①都城據大都而言，其小都及家之城，都當約中五之一，家當小九之一，爲差降之數未聞也。」論讓案：諦繹鄭意，似以諸侯城制五等皆同。《異義》引占《周禮》說，分諸侯之城爲三等，非鄭義也。又案：天子諸侯門阿亦宜有降殺，而鄭謂諸侯宮隅門阿同五雉者，審校注義，蓋專說諸侯中門之制，猶上經門阿亦專說天子應門之制也。天子

中門設兩觀，故門阿必低於觀，諸侯中門跨門爲一觀，則門阿即觀之阿，故高得與宮隅等，此正足證鄭意，亦謂觀高與隅同度也。若中門以外，餘門皆不設觀，則其門阿固當低於宮隅，此其形制甚易明，鄭必不混同之矣。互詳前疏。又諸侯小都以下城高，賈云未聞。《左傳》隱元年孔疏謂「三丈以下不復成城，諸侯都城蓋亦高三丈」，則似無差降，理或然也。引《禮器》曰「天子諸侯臺門」者，賈疏云：「欲見諸侯門阿得與天子同之意也。」環塗以爲諸侯經塗，野塗以爲都經塗。經，亦謂城中道。諸侯環塗五軌，其野塗及都環塗野塗皆三軌。【疏】環塗以爲諸侯經塗者，此記畿內外侯國道塗之制也。諸侯經塗七軌，賈疏云：「諸侯直云經塗，不言緯塗，緯塗亦與天子環塗同可知。」云「野塗以爲都經塗」者，王國家邑大小都經塗五軌也。注云「經亦謂城中道」者，據上文云「國中九經九緯」。云「諸侯環塗五軌，其野塗及都環塗野塗皆三軌」者，賈疏云：「以經塗七軌以下差降爲之，故知義然也。又知都環塗野塗皆三軌者，此塗皆男子由右，女由左，車從中

①「天子」原脫，據《周禮注疏》補。

央，三者各一軌，則都之野涂不得降爲一軌，是以《遂人》注云『路容三軌』。都之野涂與環涂同，以其野涂不得下於田間川上之路故也。」案：依賈說，凡涂制以三軌爲極限，不得復減。若然，諸侯國之都經涂環涂野涂當同三軌，更無降殺，亦禮窮則同也。



# 周禮正義卷八十五

匠人爲溝洫，主通利田間之水道。【疏】「匠人

爲溝洫者，記都鄙采地治井田溝洫之制也。與遂人鄉遂之溝洫制異。對文五溝各有其名，散文則通謂之溝洫。

注云：主通利田間之水道者，小司徒注云：溝洫爲

除水害，遂人注云：遂溝洫皆所以通水於川也。是也。

通利，謂去其澇閼，使不湛溢。賈疏云：古者人耕皆畎上

種穀，畎遂溝洫之間通水，故知通利田間水道。耜廣五

寸，二耜爲耦，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

畎；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古

者耜一金，兩人併發之。其隼中曰畎，畎上曰伐。伐之言發

也。畎，畎也。今之耜，歧頭兩金，象古之耦也。田，夫

之所佃百畝，方百步地。遂者，夫間小溝，遂上亦有徑。

【疏】「耜廣五寸」者，治溝洫必用耜，因段以起度也。詳

中人疏云：耜爲耦，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畎。

者，以下並記井田五溝形體之法。井田溝洫之度，起數於

隼中之畎。畎字當爲畎，《說文·水部》云：「畎，水小流也。

《周禮》：「匠人爲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爲耦，耦之伐，廣

尺，深尺，謂之畎，倍謂之遂，倍遂曰溝，倍溝曰洫，倍洫曰

《重文畎，古文畎从田从川。畎，篆文畎，从田犬聲。六

畎爲一畎，並據此經爲義。程瑶田云：溝洫廣深之度起

於畎。匠人之畎，此人力所爲，在田間者。然田間之畎，又

分爲兩事，一爲百畝行列之畎，因以爲田間水道之始。

夫百畝，中容萬步。司馬法：「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然

則畎廣六尺，長六百尺，詩所謂「禾易長畎」是也。百畝

則百畎矣。《信南山》之詩：「我疆我理，南東其畎。」畫其經

界之謂疆，分其地理之謂理，是故疆之以成井，所以別夫

也；理之以成畎，所以爲畎也。畎有東南，故畎有縱橫，順

其地理以分之而已矣。一爲播種行列之畎，《漢書·食貨

志》：「趙過能爲代田，一畝三畎，歲代處，故曰代田，古法

也。后稷始爲畎田，以二耜爲耦，廣尺，深尺，爲畎，長終畎。

夫三畎，而播種於畎中，苗生葉以上，稍耨壟草，因墾

其土以附根苗，苗稍壯，每耨輒附根，比盛暑，壟盡而根

深，能風與旱。」夫畎廣六尺，畎廣尺，畎三畎，尺也。餘三

尺與畎相間，分高下，所謂壟也。以長畎平百行，是爲一夫

百畝，廣六百尺，其始也畎，壟，蓋百畝百壟。今更爲畎以

播種，一夫三百畝，亦三百壠，耨壠草，隳其上於畝以附根，則畝浸高，壠浸下，屢隳屢附，壠與畝平，故曰壠盡而根深也。代田者，更易播種之名。畝播則壠休，歲歲易之，以畝處壠，以壠處畝，故曰歲代處也。與《周禮》「易之田意蓋略同。是故代田之爲畝也，畝三之，以畝度畝，則畝六畝。《說文》云「六畝爲一畝」，猶云六尺爲一畝也。」案：程說是也。凡畝包在畝廣六尺之中，每畝三畝三壠，壠以種禾，賈所謂「畝上種穀」是也。畝以通水，其在畔者，因以爲畝之分畝，程所謂「百畝則百畝」是也。《漢志》代田之法，亦一畝三畝，而於畝中播種，隳土附根，則畝壠相平，不可辨識。此自是趙過之別法，與古田制不甚合。許亦就畝壠相平言之，故畝有六畝，蓋即兼三壠數之也。又《呂氏春秋·任地篇》云：「六尺之耜，所以成畝也；其博八寸，所以成畝也。」高注云：「耜六尺，其刃廣八寸。古者以耜耕，廣六尺爲畝，三尺爲耜。彼云耜六尺者，指耒木言之，與《車人》文正同；而謂耜廣八寸，以言一金之耜，則侈於此三寸，而以八寸成畝，則又腴於此二寸，蓋秦法貴小畝也。但此經畝廣一尺，合兩耜乃能成之，而彼謂一耜成畝，於文例終不能合，不必強爲牽傳。高誘謂畝三尺，則似據一畝三畝除壠言之，與《呂覽》本文亦不相應也。云「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

尺，謂之遂」者，倍畝之廣深以爲遂也。遂，釋文作「隧」，云「本又作遂」。阮元云：「隧俗字，遂正字。」程瑶田云：「畝在一夫百畝中，物其上宜而爲之，南畝畝橫，順其畝之首尾，以行水入於遂，故遂在田首。井田，夫三爲屋，三夫田首同枕一遂，遂在屋間，非夫間也。謂之屋者，三夫相連綿如屋然，但疆之以別夫而已，不若《遂人》夫爲一遂以受畝水，此所以別夫間而言田首也。」注云：「古者耜一金者，賈疏云：『對後代耜岐頭一金者。』論讓案：金即耒耨鐵刃，著於底者也。《莊子·天下》篇釋文引《三蒼》云：「耜，耒頭鐵也。《月令》注云：『耜者，耒之金也，廣五寸。』然則廣五寸者，謂刃也。其底木無五寸。云「兩人併發之一者，《里宰》所謂「合耦」也。賈疏云：『二人各執一耜，若長沮、桀溺耦而耕，此二人雖共發一尺之地，未必並發。』案：賈說是也。耦耕，但二人同耕，不必同發徑尺之地。此經一耦之伐，則依同發計之，欲見畝廣深一尺，爲五溝起數耳。云「其壠中曰畝」者，《莊子·讓王》釋文引司馬彪云：「壠上曰畝，壠中曰畝。」程瑶田云：「壠，陂阪之名，平地中之高者也。有畝然後有壠，有壠斯有畝，故曰「壠上曰畝」；兩壠之中則畝，故曰「壠中曰畝」也。《呂氏春秋·任地》曰：「上地棄畝，下地棄畝。」又《辯土》曰：「大畝小畝，

地竊之也。」又曰：「畝欲廣以平，畝欲小以深。」皆言壟中之畝。「云「畝上曰伐」者，段玉裁校改「上」爲「土」是也。《說文·土部》云：「垝，治也，一亩土謂之垝。」《耒部》云：「耜，廣五寸爲伐，一伐爲耦。」段氏云：「此與「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畎」稍不同。鄭云「畎土曰伐」，伐即垝，依《考工記》，二耜之土爲伐。許云一耜之土爲伐，即一亩土謂之垝也。案：段說是也。此本作「畝上曰伐」，校者不達，妄意其對上「壟中」爲文，因誤改土爲「上」，不知壟中曰畝者，壟高而畝下，畝壟異地，故云壟中；此伐與畝同地，伐即發土以爲畝，則不得云「畝上」明矣。賈疏釋伐爲「畎上高上」，蓋所見本已誤。伐即垝之借字，其字又通作「發」，俗作「壠」。《國語·周語》云：「王耕一壠，韋注云：「壠，一耜之壠也。王無耦，以一耜耕。」宋庠《舊唐書》引賈逵本作「發」，注云：「一發，一耜之發也。」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發深尺。蓋王無耦，以一耜爲發，諸侯以下有耦，則以二耜爲發，故賈、許、韋三君並以一耜所發之土謂之發。垝與此經以二耜所發謂之伐，文異而義同，畝之度，起於二耜，伐之名不定於二耜也。云「伐之言發也」者，《續漢書·禮儀志》劉注引盧植《禮記注》亦云：「伐，發也。蓋伐土即發土。」《說文·艸部》云：「芟，草根也。春艸根枯，引之而發土爲攢，

故謂之芟。」伐發攢聲義並同。云「畝，畎也」者，畝亦當爲畎，《釋文》云：「畎與畝同，古今字也。」案：依《說文》，則畎爲古文，畎爲小篆，實一字也。隸譌作畝。漢時通用畎字，故鄭以畎釋畝，亦以今字釋古字也。云「今之耜，歧頭兩金，象占之耦也」者，賈疏云：「至後漢，用牛耕種，故有歧頭兩腳耜，今猶然也。詒讓案：《說文·木部》云：「耜，耒也。耒，兩刃耒也。耜即耜正字。耒與耜形制略同，但耒柄直，耜輶曲，故許通訓耜爲耒也。漢時耜兩金，蓋與耒同。《爾雅·釋樂》郭注謂「大磬形如耜」，蓋據晉時橫縣之聲言之，故有兩歧。《爾雅釋文》云：「江南人呼耜刃爲鎡，鎡即指兩金耜也。古耜爲一金，故有耦耕；漢無耦耕，而耜爲兩金，故鄭謂古耦耕之遺象。云「田，一夫之所佃，百畝方百步地」者，《小司徒》注引《司馬法》云：「步百爲畝，畝百爲夫」是也。《韓詩外傳》云：「廣百步，長百步，爲百畝。」案：廣長相等，所謂方也。遂在一屋三夫之間，卽爲一夫百畝田之首，故知此田首卽一夫所佃之田也。云「遂者夫間小溝」者，據《遂人》云「夫間有遂」。但《遂人》之遂在一夫之間，其長竟夫，則六十丈；此遂在三夫之間，其長竟屋，則百八十丈。長短不同，而一夫三夫通得謂之夫間。五溝，遂爲最小，故云小溝也。程瑶田云：「《遂人》

「夫間有遂」，以南畝圖之，東西之間也。而《匠人》之遂在屋間，屋間亦東西之間。蓋南畝畝橫，遂之短長雖不同，其受東流之畝水則同也。屋間爲東西，則其南北之間，但疆之以別夫，賈所謂「夫間無遂」是也。鄭注《匠人》「田首之遂」爲夫間小溝，承用《遂人》之文，非有誤也。以井間可通十井命之，則夫間亦可通三夫命之，然是記脩辭之法，恐人誤以兩遂之形體爲同其實，故別之曰田首，而不名夫間。又井田有「夫」爲屋之名，其遂實在屋間，則夫間之名移之。夫南北疆別之處，適符其實。此賈命井中無遂者爲「夫間」，亦因事立名也。云：遂上亦有徑者，明記止詳五溝而不及五涂，文不具也。賈疏云：「按《遂人》云：『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彼溝洫法，此井田法，雖不同，遂在夫間，遂上有徑則同。」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此畿內采地之制。九夫爲井，井者，方一里，九夫所治之田也。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及公邑。三夫爲屋，屋，具也。一井之中，三屋九夫，三三相具，以出賦稅。共治溝也。方十里爲成，成中容一甸，甸方八里出田

稅，緣邊一里治洫。方百里爲同，同中容四都，六十四成，方八十里出田稅，緣邊十里治澮。采地者，在三百里、四百里、五百里之中。《載師職》曰：「園廛二十而一，近郊什一，遠郊二十而一，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謂田稅也，皆就大稅之輕近重遠耳。滕文公問爲國於孟子，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徹者，徹也；助者，藉也。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爲常。文公又問井田，孟子曰：『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又曰：『《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爲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魯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與。』曰：『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春秋》宣十五年秋，初稅畝。傳曰：『非禮也。穀出不過藉，以豐財也。』此數者，世人謂之錯而疑焉。以《載師職》及《司馬法》論之，周制，畿內用夏之貢法，稅夫無公田。以《詩》、《春秋》、《論語》、《孟子》論之，周制，邦國用殷之助

法，制公田，不稅夫。貢者，自治其所受田，貢其稅穀。蒔者，借民之力以治公田，又使收斂焉。畿內用貢法者，鄉遂及公邑之吏，旦夕從民事，爲其促之以公，使不得恤其私。邦國用蒔法者，諸侯專一國之政，爲其貪暴，稅民無藝。周之畿內，稅有輕重。諸侯謂之徹者，通其率以什一爲正。《孟子》云：「野九夫而稅一，國中什一。」是邦國亦異外內之法耳。圭，圭累也。周謂之上田。鄭司農說以春秋傳「有田一成」，又曰「列國一同」。【疏】「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者，程瑶田云：遂流井外，溝橫承之。井中無溝，溝當兩井之間，故以井間命之，其長連十井，不嫌井間之稱。澗，十井之縱者，其縱亦遂之在屋間而受澗水者也。案：程謂遂長連十井，此約計大數也。以井田實地計之，遂長實止連八井，詳後。云「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澗」者，程瑶田云：「溝十之，含百井，爲一成。十溝之水，咸入於澗，澗縱當兩成之間，故曰「成間有澗」也。澗之長連十成，亦不嫌成間之稱。澗十成之橫者，其橫亦溝之在井間而受遂水者也。案：程亦約計之也。以井田實地計之，成中含六十四井，溝長亦止連八成，詳後。云「方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者，澮，《說文》：「部作『𡿨』，澮卽『𡿨』之段字，詳《遂人》疏。」

疏。《方言》云：「度廣曰尋。」《左傳》杜注云：「度深曰仞。」此經五溝廣深皆以相信爲數，澮廣二尋，深二仞，廣深各丈六尺，尋與仞，度廣與測深異名也。《漢書·鼂錯傳》引《兵法》云「丈五之溝」，與此澮相近，溝澮散文通也。仞之尺度，注未釋。《鄉射記》注云：「七尺曰仞。」其說此經當與彼同，故《遂人》注云：「遂廣深各二尺，溝倍之，澮倍溝，澮廣二尋，深二仞。」不云澮倍澮，蓋亦以二仞爲丈有四尺也。《書·旅獒》僞孔傳云：「八尺曰仞。」孔疏云：「《匠人》有畎遂溝澮，皆廣深等，而澮云「廣二尋深二仞」，則澮亦廣深等，仞與尋同。王肅《聖證論》及注《家語》皆云「八尺曰仞」。鄭玄曰「七尺曰仞」，與孔意異。今案：孔引鄭義，卽據《鄉射》注，以孔說推之，則《聖證論》有破鄭之語，其釋此記澮廣深等，或卽本王論，而《鄉射》賈疏則謂王肅依《小爾雅》「四尺曰仞」，是王又有二說矣。今攷仞之度數，古說不同。鄭云七尺，《論語》包注，《呂氏春秋》、《淮南子》高注、《楚辭》王注、郭璞司馬相如賦注引司馬彪說，論語《皇疏》、《莊子》陸《釋文》並同。《說文·人部》則云：「仞，伸臂一尋八尺。」《淮南子·原道訓》許注云：「八尺曰仞。」《孟子》趙注、王肅《聖證論》、《孫子》曹操李筌注、《山海經》郭注、《漢書》顏注、《管子》并注並同。而《小爾雅》

廣度《云》四尺曰仞，《漢書·食貨志》顏注引應劭《云》五尺六寸曰仞，則尤爲差異。金鶚《云》：「仞字从人，明是以人身爲度。《考工記》《云》人長八尺，則仞爲八尺可知。《說文》《云》仞，伸臂，尋八尺，蓋釋从人之義，許說自確。但仞與尋亦稍有不同：尋用以度廣，故取於兩臂之伸；仞用以度深，故取於一身之長。記《云》：「同閒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廣深相等，同爲八尺，其廣言尋，深言仞，則尋以度廣，仞以度深可知矣。鄭君以仞爲七尺，於經無據。鄉射禮賈疏以爲《書傳》《云》雉高一丈，則牆高一丈，祭義「築宮仞有三尺」，除三尺之外，只有七尺，故知七尺曰仞也。不知經傳凡言有幾者，皆奇零之數，若適足一丈，則當言築宮一雉，何必言仞有三尺乎？惟仞爲八尺，其宮牆過於一丈，故言仞有三尺也。一案：金說致塙，足正鄭說之誤。程瑤田《云》：「澮十之，含萬井，爲一同。十澮之水，咸入於澮，澮橫當兩同之間，故曰「同閒有澮」也。賈《云》「井田之法，畝縱遂橫，溝縱澮橫，澮縱川橫」，余謂縱橫無定法，視其畝之東南而爲之。如賈說，是東畝法耳。《左傳》晉使齊東其畝，以晉伐齊必向東，東畝則川橫，而川上路乃可東西行，故曰「唯吾子戎車之利」也。此畝縱爲東畝，畝橫爲南畝之確證。《遂人》、《匠人》二法所同者。賈氏不明《匠人》於

遂不命「夫閒」之故，而以爲夫閒縱者但分其界而無遂，又不明遂人夫閒之遂亦於田首爲之，而以爲田首必在百畝之南，故必易其縱橫以通其說。若然，是井田之制必無南畝矣，豈其然乎？陳喬樞《云》：「司馬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十爲終，終十爲同」，統言土地之數耳。其實井邑丘甸縣都之法，皆積四成八。成容一甸，甸六十四井，方八里，縱橫數之皆八井，八八爲六十四井也。同容四都，六十四成，爲四千九十六井，積六十四甸之數，縱橫數之皆八甸，亦八八爲六十四成也。則其溝澮之制，自當從井法，而八井共一溝，成爲八溝，八溝之水皆注之澮，八成共一澮，澮長終同，同爲八澮，八澮之水咸注之澮，方爲合制。故《匠人》文但言井閒、成閒、同閒，與《遂人》制異也。知《匠人》、《遂人》溝澮之異，則不當仍倣《遂人》之意以十爲數。」案：陳說是也。此職與《遂人》溝澮形體之異，程說得之；而此職溝澮以八積數，則當以陳說爲正。程約計之，尚未密合也。凡五溝積數，每井有一溝三遂，每成有一澮，八溝、百九十二遂，每同有一澮、八澮、四千九十六溝、九萬八千三百四遂。其五涂則徑與遂同，畛與溝同，涂與澮同，道與澮同也。注《云》「此畿內采地之制」者，對遂人治野爲畿內鄉遂之制也。賈疏《云》：「對畿外諸侯亦制井田，與此

同。云「九夫爲井，井者方一里，九夫所治之田也」者，《小司徒》注同。云「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及公邑」者，《小司徒》注謂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此又謂公邑亦不制井田者，《載師》注云：「公邑，謂六遂餘地，天子使大夫治之。」故鄭謂亦同鄉遂，不制井田。金鶚云：「鄉遂之民皆五家相比，故不得爲八家同井之制；公邑在野，其民非五家相比，何不可制井田乎？凡言邑者，皆四井爲邑也。若不制井田，何以名公邑乎？」《小司徒》云「攷夫屋」，夫夫屋者，井田之制也。鄉遂有夫屋，蓋其餘地皆有公邑，公邑制井田，故攷其夫屋也。若無井田，何有夫屋乎？一案：金說是也。公邑，不徒六遂之餘地，稍縣都皆有之。凡王子弟食邑，公卿大夫采地，皆取之公邑以與之。其絕除者，王收其地，則復歸之公邑。是公邑與采地隨時更易，不可豫定也。田制則井與不井，一成而不可易。若如鄭說，則公邑與采地田制迥異，假令本爲公邑，而取爲采地，則將盡易其已井之田而爲井，本爲采地，而反之公邑，又將盡易其已井之田而不爲井：紛紛更改，有是理乎？云「九夫爲屋」者，《小司徒》注引《司馬法》說同。云「屋，具也」者，《詩·秦風·權輿》箋同。《爾雅·釋言》云：「握，具也。」屋握字亦通。云「一井之中，三屋九夫，三三相具，以出賦稅，共治溝

也」者，《小司徒》注引《司馬法》云：「屋三爲井。」是井有三屋九夫之地，三三相具，共出賦稅并共治其井間之溝也。《論語·學而》皇疏云：「夫一家有夫婦子三者具，則屋道乃成，故合三夫曰爲屋也。」皇氏亦訓屋爲具，而義與鄭異。依鄭義，洫與溝爲方，長雖竟成，方十里，而中包一甸，實田止六十四井。其方亦八井也，凡一千四百四十丈，加八溝八畛，共八丈，通一千四百四十八丈也。云「方十里爲成，成中容一甸，甸方八里，出田稅，緣邊一里治洫」者，明此經之成，與《小司徒》「四丘爲甸」內外相包，即彼注所云「小司徒經之，匠人爲之溝洫，相包乃成耳」是也。依鄭義，一成八溝，則溝在井間，而其長竟八井，凡一千四百四十丈，加遂徑各二十四，共十四丈四尺，通一千四百五十四丈四尺也。賈疏云：「《司馬法》有二法：有甸方八里，出長轂一乘；又有成方十里，出長轂一乘。言甸者，據實出稅者而言。云成者，據通治溝洫而說。爲有二種，故鄭細分計之。八里爲甸，出田稅。緣邊一里，井之則二里，治洫，以成間有洫，故使其治洫也。」詒讓案：緣邊者，猶《小司徒》注云「旁加也」。成積百井，統溝洫所占三十六井之虛地計之，則方十里而爲成，除溝洫所占之虛地計之，則止有八里六十四井而爲甸。洫在成之緣邊，甸包在中，故云中容一甸。

其洫在成間，亦一甸出田稅之人共治之。緣邊一里指治洫之地，非治洫之人所居也。但此所加之地，實并井間之溝言之。洫在緣邊，溝不在緣邊，鄭止言緣邊治洫者，欲取整數計之耳。詳《小司徒疏》云：「方百里爲同，同中容四都，六十四成，方八十里，出田稅，緣邊十里治澮者，亦明此經之同，與《小司徒》「四縣爲都，內外相包。彼除治澮之虛地言之，故爲四縣。依鄭義，澮長雖竟同方百里，而中包四都，實田止四千九十六井。其方六十四井也，凡一萬一千五百二十丈，加八洫八涂，共十二丈八尺，又加遂徑各一百九十二，共一百十五丈二尺，通一萬一千六百四十八丈也。賈疏云：「此據《小司徒》而言。彼經「四縣爲都」，注云：「方四十里，四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乃得方百里，爲一同。」今言六十四成者，據出田稅者言之，故云方八十里出田稅，緣邊十里治澮也。云「采地者，在三百里、四百里、五百里之中」者，賈疏云：「據《載師職》而言。按彼云：「家邑任稍地，小都任縣地，大都任置地」，是三百里外至畿五百里內。言此者，欲見三者采地之中，有此井田助法。」引《載師職》曰「園廩二十而一，近郊什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謂田稅也者，賈疏云：「欲見鄉遂及公邑之等爲溝洫貢子法，與采地井田異。」云「皆就夫稅

之輕近重遠耳」者，夫即九夫之夫。謂田稅皆於夫征之，特以遠近制其輕重，故有什一、什二等之異也。引《滕文公問爲國於孟子》以下至「助者藉也」者，並《孟子·滕文公》篇文。引之者，明三代授田定賦之法不同。助，《孟子》作助。《說文·耒部》作「耒」，助即耒之俗。趙注云：「民耕五十畝，貢上五畝，耕七十畝者，以七畝助公家，耕百畝者，徹取十畝以爲賦。雖異名而多少同，故曰皆什一也。徹猶徹取物也。藉者借也，猶人相借力助之也。」案：助法，公田在私田外，則不得於七十畝內取七畝以助公家，趙說非是。劉熙說同。趙訓徹爲取，亦與鄭異，詳後。其三代田制異同之故，趙氏無說。《王制》孔疏引劉熙、皇侃，皆云：「夏時民多，家得五十畝而貢五畝；殷時民稍稀，家得七十畝而助七畝；周時其民至稀，家得百畝而徹十畝，故云其實皆什一。」論語《皇疏義同》。《王制》疏又引熊安生云：「夏政寬簡，一夫之地惟稅五十畝；殷政稍急，一夫之地稅七十畝；周政極煩，一夫之地，稅皆通稅。所稅之中，皆什而稅一，故云其實皆什一。」《左傳》成十五年孔疏從劉、皇義。賈疏又載或解云：「三代受地多少應同，今云夏后氏五十、殷人七十、周人百畝者，據地有不易、一易、再易。六遂上地不易，加五十畝。有四等，據授地之法。夏



言五十而貢者，據一易之地，家得二百畝，常佃百畝，荒百畝，其佃百畝常稅之，據二百畝爲稅百畝，爲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者，據六遂上地百畝，有萊五十畝而言，百五十畝稅一百畝，猶百畝稅七十五畝，舉全數言之，故云七十畝而助也。周人百畝而徹者，據上地不易者而言，百畝全稅之，故云百畝而徹也。一案：依劉、皇說，則殷民稀於夏，周民又稀於殷，既非事情；依熊說，則夏乃二十而稅一，殷乃十四而稅一，與什一之率尤不合。如賈引或說，則四等之地，三代所同，不宜一代各據一端爲論。以上三說，並不可通。顧炎武、萬斯大、錢塘、金鶚並據《獨斷》，謂夏以十寸爲尺，殷以七寸爲尺，周以八寸爲尺；三代田制不同者，夏之百分，殷以爲百一十二分，周以爲百二十分，通其率則五十之爲五十六與六十也。一里廣長皆三百步，其積皆九萬步也。自遂以上，殷周皆不必更，而獨更其畝，是之謂名異而實同。案：諸家謂三代田制名異實不異，殷畝小於夏，周畝小於殷，皆至當不易之論。據先鄭後注，舉少康有田一成，證十里爲成，後鄭《小司徒》注亦引彼以證井牧之制，則鄭亦謂三代田制名異而實不異。顧、萬、錢、金諸說，實冥符古義。但蔡說三代尺度不同，西漢以前無文可證。《論衡·正說篇》云：周以八寸爲尺，而夏殷無文。

《通典·吉禮》引《白虎通》又謂：夏以十寸爲尺，殷以十二寸爲尺，周以八寸爲尺，則殷尺特長，又與蔡說不同。鄭《王制》注謂周尺八寸，爲六國時變亂法度之言，則三代異尺之不足信可知。徐養原亦謂古者以律起度，黃鐘之管無短長，則尺度亦無大小。此駁甚塙。然則尺度長短之說，究未盡安。竊謂殷之畝小於夏，周之畝又小於殷者，止由畝法有異，猶周以百步爲畝，秦漢以二百四十步爲畝也。其尺寸步里，則三代未必不同，惜古籍淪佚，無由一一校算耳。引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以下者，亦《孟子》文。趙注云：「龍子，古賢人也。言治土地之賦，無善於助者也。貢者校數歲以爲常，類而上之，民供奉之有易有不易，故謂之莫不善也。」賈疏云：「《孟子》本爲『莫不善於貢』，今注有無『不』字者，蓋轉寫脫耳。」云「文公又問井田，孟子曰，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者，以下並滕文公使畢戰問井田，孟子答語。鄭云：『文公問井田者，從文便也。』」趙注云：「九一者，井田以九頃爲數，而供什一，郊野之賦也。助者，殷家稅名也，周亦用之，龍子所謂莫善於助也。時諸侯不行助法。國中什一者，《周禮》『園廩二十而稅一』，時行重賦，貢之什一也。而，如也。自，從也。孟子欲請使野人如助法，什一而稅之，國中從其本賦，二十而稅一，以寬

之也。」案：國中什一者，即鄉遂貢子法也，別於助言之，故云使自賦，趙說未據。又趙據載師職園廩釋國中，則以野爲通鄉遂都鄙言之，郭門以外悉用九一之制，以孟子下云鄉田同井證之，自謂鄉用九一助法。蓋孟子意在重助，故爲此論，與周制不必合，趙說深得其指。若鄭意則以鄉遂用貢，當孟子國中什一，以都鄙用助，當孟子野九一，義自不同。至趙以國中爲當二十而稅一，乃依載師園廩法，不可以爲田稅之通率，且與孟子什一之語相戾，不足據也。云「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者，廣說授田之法。圭田，詳載師及後疏。餘夫受田，詳遂人疏。云「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者，趙注云：「死，謂葬死也。徙，謂爰上易居，平肥饒也。不出其鄉，易爲功也。同鄉之田，共井之家，各相營勞也。出入相友，相友耦也。《周禮·太宰》曰：『八曰友，以任得民。』守望相助，助察姦也。疾病相扶持，扶持其羸弱，救其困急，皆所以教民相親睦之道。睦，和也。」案：周田制有不易、一易、再易，然無爰上易居之法，趙說亦與經不合，詳《大司徒》疏。云「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者，舊本井字不重，宋董氏

本，注疏本並有，與孟子合，今據增。趙注云：「方里者，九百畝之地也，爲一井。八家各私得百畝，同其養其公田之苗稼。公田八十畝，其餘二十畝以爲廬井宅園圃，家二畝半也。先公後私，遂及我私之義也。則是野人之事，所以別於士伍者也。」案：趙謂公田八十畝，以二十畝爲廬舍，鄭所不從，詳後。云「又曰，《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爲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者，孟子引《詩》以明周之用徹兼用助也。趙注云：『《詩·小雅·大田》之篇。言太平時，民悅其上，願欲天之先雨公田，遂以次及我私田也。獨殷人助者爲有公田耳。此周詩也，而云雨公田，知雖周家時亦助也。』云「魯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與？』曰：『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者，《論語·顏淵》篇文。何氏《集解》引鄭注云：『盍，何不也。周法什一而稅，謂之徹。徹，通也，爲天下之通法。』又引孔安國云：『二，謂什二而稅。』引《春秋》宣十五年秋，初稅畝，傳曰非禮也。穀出不過藉，以豐財也者，《左傳》文。杜注云：『公田之法，十取其一，今又履其餘畝，復十收其一，故哀公曰『吾猶不足』，遂以爲常，故曰初。周法，民耕百畝，公田十畝，借民力而治之，稅不過此。』云「此數者世人謂之錯而疑焉」者，明以上所引經傳，

言周一代之制，或貢，或助，或徹，似相錯連，世人不寤，或以爲疑，故下又分別說之也。《載師》是用貢法，《孟子》、《論語》是用徹法，《詩》與《春秋》是用助法。云「以《載師》職及司馬法論之，周制畿內用夏之貢法，稅夫無公田者，以稅夫無公田，故《載師》任地惟近郊什一，遠郊以外皆過於什一也。」程瑶田云：「鄭小司徒注引司馬法：『晦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之云，卽此注所謂以司馬法論之，畿內用貢法，稅夫無公田之事。」孔氏《王制》疏引鄭注而說之，以爲「一片九家爲定，無公田，卽爲井田稅夫，不與畿外同」，最得鄭指。云「以《詩》、《春秋》、《論語》、《孟子》論之，周制邦國用殷之助法，制公田，不稅夫者，賈疏云：『《詩》云『雨我公田』，公田是助法。《春秋》『初稅畝』，亦是助法。《論語》云『盍徹乎』？徹是天下之通法，亦助法也。』孟子答畢戰井田，引《詩》爲證，亦周之助法。故摠云助法不稅夫也。論讓案：《春秋》、《論語》所說是魯制，《孟子》所說是爲滕言，並是邦國之法，故鄭定爲邦國制公田，不稅夫也。云「貢者，自治其所受田，貢其稅穀者，與趙岐說同。云「助者，借民之力以治公田，又使收斂焉」者，據《孟子》爲說也。《說文·耒部》耨字注云：「商人七十而耨。耨，耨稅也。」《王制》：「古者公田，藉而不稅，」鄭注云：

「藉之言借也。借民力，治公田，美惡取於此，不稅民之所自治也。」云「畿內用貢法者，鄉遂及公邑之吏，日夕從民事，爲其促之以公，使不得恤其私者，賈疏云：『鄉遂公邑之內，皆鄰里比閭等治民之官，日夕從民事，因此促之使先治公田，故不得恤其私。故爲貢法不得有公田也。』」案：公邑不得爲鄰里比閭之制，賈說非是。詳《載師》疏。云「邦國用助法者，諸侯專一國之政，爲其貪暴，稅民無藝」者，《釋文》作「藝也」，云：「音藝，今本藝作藝，又無也字。」案：經注例樹藝字作藝，道藝字作藝。此注疑當與道藝字同，詳《大司徒》疏。《左》昭十三年傳云「貢之無藝」，杜注云：「藝，法制。」孔疏引服虔云：「藝，極也，一曰常也。」鄭意貢法無公田，有稅夫，助則助治公田而不稅。畿外諸侯，自專其國政，易於貪暴，故爲制公田，使從助法，以防其稅民無準極，若魯稅晦之爲也。云「周之畿內，稅有輕重」者，亦據《載師》職論之。云「諸侯謂之徹者，通其率以什一爲正」者，鄭《論語注》義同。《後漢書·陸康傳》云：「徹者，通也，言其法度可通萬世而行也。」陸說與鄭異，而以通詰徹亦同。然鄭雖以通徹轉相訓釋，而未宣究其說。以此注求其指趣，蓋據貢十一，助九一，通二法以爲率，故云「通其率以什一爲正」。《詩·大雅·篤公劉》「徹田爲糧」，鄭

箋亦云：「什一而稅謂之徹。」王制孔疏云：「凡賦法無過十一，故孟子云：『輕於十一，大貉小貉，重於十一，大桀小桀；十一而稅，堯舜之道。』但周之畿內，有參差，皆不同，而言之十一。若畿外，先儒約《孟子》、《樂緯》，皆九夫爲井，八家共治公田八十畝，已外二十畝，以爲八家井竈廬舍。是百畝之外別助，是十外稅一。郊外既十外稅一，郊內亦十外稅一。假令治一夫之田，得百一十碩粟，而貢十碩，是亦十外稅一也。劉氏以爲《匠人》注引《孟子》野九夫而稅一，國中十一，諸侯謂之徹者，通其率以十一爲正，則謂野九夫之田而稅一，國中十一夫之田而稅一，是二十夫之田中而稅一。計地言之，是十中稅一；若計夫實稅，猶十外稅一，與先儒同也。但不知諸侯郊內十夫受十一夫之地，若爲周制耳，或畿外地寬也。一夫受百一十畝之地，與畿內異也。《詩·小雅·甫田》孔疏說亦與劉同。徐養原云：「鄭言周別無徹法，但貢助兼行卽謂之徹。」又九爲九中取一，什一爲十外取一，合之則爲二十而取二，故曰通其率以什一爲正。此說與「其實皆什一」之文不合，未可從。」金鶚云：「孟子九一是九中稅一，則什一當是什中稅一，非什一而稅一也。孟子言貢、助、徹，其實皆什一者，以九一與什一所差甚少，亦可謂之什一也。若必貢助通率而

爲什一，則殷人不兼貢法，何以爲什一乎？」又云：「《夏小正》云：『初服于公田』，是夏亦用助法。」《大雅·公劉》云：「徹田爲糧。」公劉當夏時而行徹法，又夏用助之證。夏殷並兼貢助，是周徹法之義，非取通乎夏殷也。案：金駁劉、孔說是也。《漢書·食貨志》載李悝說，百畝歲收粟百五十石，十一之稅十五石。此卽周貢法什中稅一之證。鄭所謂以什一通其率者，本謂周人兼用貢助之法，通而計之，其大較不離什一，非必以什一自賦爲什一而貢其一，合之九爲十而取一，乃爲通什一之率。劉、孔申鄭似皆未得其指。然徹之名制，舊說多異。《孟子》趙注謂耕百畝者，徹取十畝以爲賦。《王制》孔疏及《孝經·邢疏》引《孟子》劉熙注說同。是謂徹本無公田，但家受田百畝，而官取其十畝之稅也。姚文田云：「《司稼》云：『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是知徹無常額，惟視年之凶豐，此其與貢異處。助法正是八家合作，而上收其公田之人，無須更出斂法，然其弊必有如何休所云『不盡力於公田』者。故周直以公田分授八夫，至斂時，則巡野觀稼，通計之而取其什一。其法亦不異於助，故《左傳》云：『穀出不過藉』，然民自無公私緩急之異，此其與助異處。徐養原云：「徹無公田，於私田之中十取其一，是私田卽公田也。龍子之言曰：

「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莫之云者，至極之辭也。然則二者之間，固有稍紕於助而較優於貢者，其徹之謂乎？《司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注云：「豐年從正，凶荒則損。」是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爲常，而徹者以年之上下出斂法，此其法之小異者也。案：姚、徐皆據《司稼》之文，以周經證周法，塙不可易。但以此經賦法攷之，《司稼》所云者，是以年之上下爲賦法輕重之差也；而載師任地，則四郊甸稍縣都有十一至十二三等之法，是又以地之遠近爲輕重之差矣。周之徹法，蓋當兼此二者。徹之云者，通乎地之遠近，年之上下，以爲斂取之法，鄭詁爲通，趙詁爲取，兩義當兼存。但鄭以爲通貢助，則未得其義。凡載師司稼之法，皆通行於畿內邦國。蓋徹爲周之正法，斷無畿內不用而唯行之邦國者。鄭以徹專爲諸侯法，亦不察之論也。徹之異於貢助者，蓋無論鄉遂溝洫都鄙井田，皆家受百畝，稅夫無公田，則與助法異而與貢法略相類。但貢法所稅之數有定，如李惺所說一畝收百五十石，什一稅十五石者，歲無論豐歉，壹以此爲常額，自非大荒弛征，所斂必盈此數。龍子所謂貢者，率數歲之中以爲常者是也。若徹法，則稅夫，歲無常額，以地與年參相校爲之差。龍子以有常率爲貢法之不善，明徹爲無常率之善法矣。但年上下難以率定，輕

重之數全以司稼之巡視爲準，所任或不得其人，則豐年容有隱慝之弊，而歉歲又有培克之憂，固不如助法公私殊區、畝域明白之善耳。又案：鄭以《論語》證諸侯之行徹，又以《孟子》證邦國有公田，說皆未塙。周之邦國亦有鄉遂溝洫，縣鄙井田之異，皆稅夫不制公田，與畿內同，此徹之本法通於天下者也。公田雖爲助之正法，而據《夏小正》，則夏時或已有此制，蓋其由來甚久，但以九服之中，疆索不同，容有沿襲舊制而未能盡改者。先王以俗教安，不欲強更其區畛，故周詩有公田之文。此亦如《左》定四年傳所說康叔封衛，啓以商政之類，非周邦國必制公田也。孟子則以助法爲至善，欲更制以救戰國橫征之弊，亦非謂公田爲徹之本法，故孟子援《大田》詩而云「惟助爲有公田」，明徹無公田與貢同也。若徹兼助法有公田，則公田爲周本法所有，何必援《大田》詩爲證邪！互詳《司稼》、《小司徒》疏。云「孟子云，野九夫而稅一，國中什一，是邦國亦異外內之法耳」者，鄭意邦國雖用徹法，以什一爲通率，而據《孟子》則亦郊外用助，郊內用貢，外內異法，與王畿同也。賈疏云：「此云野九夫而稅一，即彼云請野九一而助；此云國中什一，即彼云國中什一使自賦。云九一而助者，一井九夫之地，四面八家各自治一夫，中央一夫，八家各治十畝，

八家治八十畝入公，餘二十畝，八家各得二畝半，以爲廬宅、井竈、蔥韭，是十外稅一也。國內，據民住在城中，其地即在郊內。郊外鄉遂之民，爲溝洫，爲貢法，言十一，亦十外稅一者也。《漢書·食貨志》既有井田饒民二畝半之事，是以宋均注《樂緯》、何休注《公羊》、趙岐注《孟子》皆饒民。《詩》云「俶彼甫田，歲取十千」，鄭云：「井稅一夫，其田百畝；通稅十夫，其田千畝；成稅百夫，其田萬畝。」不言饒民者，以經云「歲取十千」，校一成之內，舉全數而言，鄭亦順經從整數而說，其實與諸家不殊也。」《詩·甫田》孔疏云：「史傳說助貢之法，唯《孟子》爲明。鄭據其言，以什一而徹，爲通外內之率，理則然矣。而《食貨志》云：「井方一里，是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爲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爲廬舍。」其言取《孟子》爲說，而失其本旨。班固既有此言，由是羣儒遂謬。何休之注《公羊》，范甯之解《穀梁》，趙岐之注《孟子》，宋均之說《樂緯》，咸以爲然，皆義異於鄭，理不可通。何則？言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則中央百畝，共爲公田，不得家取十畝也。又言八家皆私百畝，則百畝皆屬公矣，何得復以二十畝爲廬舍也。言同養公田，是八家共理公事，何得家分十畝自治之也。若家取十畝，各自治之，安得謂之同養也。若二十畝爲廬

舍，則家別二畝半，亦入私矣，則家別私有百二畝半，何得爲八家皆私百畝也。此皆諸儒之謬。鄭於《匠人》注云「野九夫而稅一」，此箋云「井稅一夫，其田百畝」。是鄭意無家別公田十畝及二畝半爲廬舍之事，俗以鄭說同於諸儒，是又失鄭旨矣。」案：孔說是也。《穀梁》宣十五年傳云：「古者公田爲居，井竈蔥韭盡取焉。」又《韓詩外傳》云：「古者八家而井，家得百畝，家爲公田十畝，餘二十畝共爲廬舍，各得二畝半。」即《班志》所本。《說文·戶部》云：「廬，二畝半也，一夫之居。」蓋亦同班義。惟鄭《詩》、《禮》箋注並無是說，故孔謂鄭與彼異。而賈氏此疏反引彼以述鄭義，疏矣。金鶚亦云：「九一爲助法，以九百畝而得一百畝也。若公田僅八十畝，是輕於九一矣，亦與《孟子》不合。五畝之宅皆在邑中，猶今之村落然。《詩》所謂「中田有廬」者，乃於田畔爲之，以避雨與暑，大不容一畝，必無二畝半之廣在公田之中也。」案：金說是也。賈謂什一爲十外稅一，亦沿劉說之誤。云「圭之言圭潔也」者，圭，注本作圭，亦不通。此釋《孟子》圭田之義，《孟子》趙注說同。《說文·土部》云：「圭，古文圭，从玉。」《蜡氏》注云：「圭，絜也。」《九章·方田篇》別有圭田，乃三角田形之一，與《孟子》、《王制》圭田不相涉也。云「周謂之上田者」，《載師》云：「以上田

任近郊之地」，注云「上讀爲仕，仕者亦受田，所謂主田也」是也。互詳彼疏。云「鄭司農說以《春秋傳》曰，有田一成」者，《左》哀元年傳文，引證方十里爲成也。詳《小司徒》疏。云「又曰列國一同」者，襄二十五年傳文，引證方百里爲同也。詳大司馬疏。專達於川，各載其名。達猶至也。謂澮直至於川，復無所注入。載其名者，識水所從出。【疏】「專達於川」者，此川謂大川，《管子·度地篇》云「水之出於地，溝流於大水及海者，命曰川水，是也。」爾雅·釋水云：「水注川曰谿，注谿曰谷，注谷曰溝，注溝曰澮，注澮曰瀆。」彼指山谷水道，川小於溝澮，與此異。

注云「達猶至也」者，樂記注云：「至猶達也，行也。」是至達可互訓。云「謂澮直至於川，復無所注入」者，謂澮不復更注它溝，徑入大川，故經云「專達於川」也。云「載其名者，識水所從出者，國語·晉語·韋注云：「載，記也。」謂記識水所出之原，此統川澮等言之。」書·呂刑云：「禹平水上，主名山川。」載川名，若《水經》所釋是也。賈疏謂惟識澮水所出處，說未咳。凡天下之地勢，兩山之間必有川焉，大川之上必有涂焉。通其壅塞。

【疏】兩山之間必有川焉者，程瑤田云：「澮達於川，川

在山間，命之曰兩山之間，以例澮在同間，瀆在成間，溝在井間，其事相同。」賈疏云：「此言同間有澮，澮水入川，其川是自然而有，又非平地而出，必因山間有之。」云「大川之上必有涂焉」者，《遂人》云「川上有路」，注云：「路容三軌。」此涂即路也，散文通稱。賈疏云：「大川不可輒越，巡川必當有涂，地勢然也。」注云「通其壅塞」者，《釋文》

無「其」字，又壅作「雍」。案：雍即雍之俗，《秋官·雍氏》亦作「雍」，《釋文》本是也。賈疏云：「川與涂皆是通其壅塞也。」凡溝逆地防，謂之不行；水屬不理孫，謂之不行。溝謂造溝。防謂脉理。屬讀爲注。孫，順也。不行謂決溢也。禹鑿龍門，播九河，爲此逆防與不理孫也。【疏】凡溝逆地防，謂之不行者，以下通論治溝之事，與上井田溝瀆之制異。注云「溝謂造溝」者，賈疏云：「此溝非謂廣深四尺在田間者，下云「稍溝三十里而廣倍」，當是入所造溝瀆引水者。」云「防謂脉理」者，《說文·自部》云：「防，地理也。」此地防亦即謂地之脉理也。《大戴禮記·勸學》篇云：「孔子曰：『夫水，其流行庫下，倨句皆循其理，似義。』」云「屬讀爲注」者，《函人》注云：「屬讀如灌注之注。」此讀爲注者，易其字也。云「孫，順也」者，

《學記》注同。《說文·心部》云：「慤，順也。」孫即慤之借字。案：鄭意理孫猶云「順理」，即《大戴》云「循理」是也。逆防理孫，文有偵到耳。王引之云：「理孫皆順也。」《廣雅》曰：「理，順也。」《說文》曰：「順，理也。」亦通。云「不行謂決溢也」者，《說文·林部》云：「𣶒，水行也。不行即謂不流，決溢旁出。爲溝若逆地理，則溝土不固而善崩；水不順理，則其流注不暢，必橫逆決溢不能行矣。云「禹鑿龍門，播九河，爲此逆防與不理孫也」者，《書·禹貢》「導河積石，至於龍門」，又云「又北播於九河」。《詩·周頌·般》孔疏引鄭彼注云：「播，散也。」引以證禹爲洪水逆地理，又不順理，故鑿之播之，使無衍溢。《孟子·滕文公》篇云：①「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水由地中行。」逆防不理孫，即所謂水逆行也。梢溝三十里而廣倍。②謂不墾地之溝也。鄭司農云：「梢讀爲桑螵蛸之蛸。梢謂水漱齧之溝。故三十里而廣倍。」【疏】「梢溝三十里而廣倍」者，梢當作梢，注同。賈疏引《輪人》「梢其𣶒」爲釋，明賈所見本此經字與彼同。今本疏梢溝字亦從木，蓋後人依已誤之經以改疏也。互詳《輪人》疏。注云「謂不墾地之溝也」者，對上田閒諸溝爲墾地設也。鄭司農云，梢讀爲桑螵蛸之蛸者，《輪人》

「梢其𣶒」，先鄭讀同。段玉裁改，讀爲「爲」，讀如「云」，擬其音耳。案：段校是也。云「梢謂水漱齧之溝，故三十里而廣倍」者，梢，舊本亦作「蛸」，蓋涉上而誤。明監本、毛本作「梢」，段玉裁從之，又於梢下增「溝」字，云：「《輪人》注云「梢，除也」，此云「梢水漱齧」，義略同。」案：梢字實當作「梢」，溝字當從段增。先鄭意，此溝是水自漱齧而成，非人力所爲。後鄭則謂亦人力所爲，但非爲墾地耳。二君義異。江永云：「梢，謂掘地爲溝也。下流納水多，故三十里宜倍於上流之廣，其廣當以漸而增也。」凡行奠水，磬折以參伍。坎爲弓輪，水行欲紆曲也。鄭司農云：「奠讀爲停，謂行停水，溝形當如磬，直行三，折行五，以引水者疾焉。」【疏】「凡行奠水，磬折以參伍」者，此即《大戴禮記》所說水流倨句之義。賈疏云：「言凡行停水者，水去遲，似停住止，由川直故也。是以曲爲，因其曲勢，則水去疾，是以爲磬折以參伍也。」程瑤田云：「奠水止而不行，今欲溝而行之，爲直溝，無益也；若爲已句之溝，欲其行而反鬱之，亦無益；惟用曲矩度其倨句，使中乎磬折，又非一磬折

- ① 「滕文公」原作「公孫丑」，據《孟子》改。
- ② 「里」原訛「理」，據楚本改。



而已也，參之伍之，令多爲磬折之形，以奠水之流行無滯而後已。

注云：坎爲弓輪，水行欲紆曲也。者，《易·說

卦云：坎爲水，爲溝瀆，爲弓輪。引之明行水之法，與弓

輪同，取紆曲也。鄭司農云：奠讀爲停者，阮元云：余本

停作「亭」是也。說文有亭無停。段玉裁云：亭，停，正

俗字。古本作亭，易奠爲亭，猶易奠爲定也。」云「謂行停

水，溝形當如磬，直行三，折行五，以引水者疾焉」者，磬氏

爲磬，股爲三，鼓爲三。先鄭意：行奠水不可全直，亦不可

太曲，必行之停之，使直行少，曲行多，其率若三之與五，與

磬之股鼓相應，而後水自能行疾也。然經參伍義本不如

此。程瑤田云：記言行奠水之曲折，當如磬折之倨句，以

形體言。三，五者，言不三，其磬折無定數也。司農乃謂直

行三，折行五，紀其直體之數，而昧於曲體之形。且以三當

股二，宜以四五當鼓三，今但約之以三五，何不直云磬折以

三之爲道其實也。案：程說是也。欲爲淵，則句

於矩。大曲則流轉，流轉則其下成淵。【疏】欲爲淵則

句於矩」者，《說文·水部》云：「淵，回水也。」《管子·度地

篇》云：「水出地而不流者，命曰淵水。」上行奠水，謂道停

水使之行，此爲淵，謂潴行水使之停，義相備也。賈疏

云：「凡川溝欲得使教淵之深，當句曲於矩，使水勢到向上

句曲尺，則爲迴淩，自然深爲淵，驗今皆然也。程瑤田云：

欲爲淵，而但爲磬折之倨句，不能也。卽句之而爲中矩之

倨句，亦猶不能搏激其水勢，而使之過額在山，其淵終不能

成。惟準曲矩之正方而句之，或如倨句之櫛形，且又句之

如倨句之官形，相其來水之緩急，與其地脈之所宜而權衡

之，自能成莫測之深淵矣。」注云：大曲則流轉，流轉則

其下成淵者，流轉謂回旋也。爾雅·釋水云：過辨回

川，郭注云「旋流」。《列子·黃帝篇》云「流水之潘爲淵」，

殷氏釋文云：潘本作蟠。蟠，洄流也。《管子·度地

篇》云：水之性，行至曲必留退，滿則復排前。杜曲則擣

毀，杜曲激則躍，躍則倚，倚則環，環則中，中則涵。卽大曲

則流轉成淵之義。程瑤田謂流轉又宜激而匯之，使回旋激

掘，乃能成淵。案：程說亦注意所該也。凡溝必因水

執，防必因地執。善溝者水漱之，善防者水

淫之。漱，猶齧也。鄭司農云：淫讀爲廕，謂水淤泥

上，留著助之爲厚。玄謂淫讀爲淫液之淫。【疏】凡溝必

因水執，防必因地執者，以下兼明築防之法。《管子·度地

篇》云：「以防止水。」注云：「漱猶齧也」者，《說文·水部》云：

「漱，水澀口也。」《齒部》云：「齧，噬也。」案：漱本爲澀口，

「漱，水澀口也。」《齒部》云：「齧，噬也。」案：漱本爲澀口，

引中爲凡水盪物之稱。鬻謂水衝隄上，猶齒之噬物也。

呂氏春秋·開春論云：「昔王季歷葬於渦山之尾，樂水鬻其墓，見棺之前和。」是水之漱上謂之鬻也。鄭司農云

「淫讀爲廡」者，《司服》注同。云：謂水淤泥土，留著助之爲

厚」者，《說文·水部》云：「淤，澱滓濁泥也。」《司服》先鄭

注云：「廡，陳也。」此水淤泥土，留著防閒，助之爲厚，亦與

陳義相近。云「玄謂淫讀爲淫液之淫」者，淫液，見《樂記》。

謂與《輿氏》淫之以蜃義同。賈疏云：「謂以淤泥淫液使

厚也。」段玉裁云：「鄭君不改字而與大鄭意同。凡爲

防，廣與崇方，其綱參分去一。崇，高也。方猶

等也。綱者，薄其上。【疏】凡爲防，廣與崇方」者，以下

記治防之度也。賈疏云：「假令隄高丈二尺，下基亦廣丈

二尺。」云「其綱參分去一」者，防形上殺而下侈，以備潰決

也。賈疏云：「三、四十二，上宜廣八尺者也。」注云

「崇，高也」者，《總敘》注同。云「方猶等也」者，《梓人》注

同。云「綱者薄其上」者，綱，注例用今字當作殺，詳《玉人》

疏。防以捍水，凡水愈深，則其下壓之力愈大，防下當水之

衝，宜厚培其土，以抵水之壓力，而自上而下，陂陀衰側，

亦可以減其激盪之勢，故知綱是薄其上，《檀弓》注云：「坊形

旁殺，平上而長，是也。《管子·度地篇》云：「春三月，令

甲士作隄大水之旁，大其下，小其上，隨水而行。」管子說隄

小其上，卽此所謂綱也。但以下文「大防外綱」之文推之，

則尋常不甚大之防，當內外殺率正同，蓋內殺六分之一，外

殺亦然，合內外爲三分去一也。《九章算術·商功篇》云：

「今有隄，下廣二丈，上廣八尺，高四尺。」彼高不與廣方，所

殺分率亦較牘，而大下小上形法則與此同。大防外

綱。又薄其上，厚其下。【疏】「大防外綱」者，《管子·度

地篇》云：「大者爲之隄，小者爲之防。」此大防卽所謂隄

也。隄防對文則異，散文得通。注云：「又薄其上，厚其

下」者，賈疏云：「此文承上參分去一而云外綱，故云又薄

其上，厚其下。雖不知尺數，但知三分去一之外更去也。」

江永云：「大防宜殺其外，不殺其內也。外必殺者，使下厚

而上不傾；內不殺者，所以當水之衝也。然則兩邊皆殺

者，非大防也。」案：江說與鄭異。諦審鄭意，蓋謂防大則

其廣崇皆增，而水之深度與壓力亦大增，非益厚其下，不足

以爲固。經云外殺者，明內殺亦與小防恒度同，唯其外，則

於恒度外更增其殺之分率。實因防外之下基培之益厚，則

上彌見其薄，而其殺於下者自不止三分之一矣。鄭說尋文

似疏，審理實密。江氏則謂大防亦止三分殺一，惟所殺者

全在外，其內當水者則直上不殺，欲以傳合經外殺之文，而於理似未切。姑存之，以備一義。凡溝防，必一日

先深之以爲式。程人功也。溝防，爲溝爲防也。

【疏】「必一日先深之以爲式」者，賈疏云：「言深者，謂深淺尺數。」戴震云：「古九數有商功，爲此也。」預爲布算，以定其規模，而後從事。一日之式大致可知，又以一里之式平之。」注云：程人功也。二者，賈疏云：「將欲造溝防，先以人數一日之中先作尺數，是程人功法式，後則以此功程，賦其丈尺步數。」詒讓案：《九章算術·商功篇》，爲隄溝有冬春程人功若干尺，求用徒幾何之術。李籍《音義》云：

「程，課程也。」《唐六典》云：「凡役有輕重，功有短長。以四、五、六、七月爲長功，二、三月、八、九月爲中功，以十、十一、十二月爲短功。中功以十分爲率，長功加一分，短功減一分。此卽以日長短程人功之法。」云：溝防，爲溝爲防也者，明溝防爲兩事，並宜先爲式也。里爲式，然後可以傳衆力。

里讀爲「已」，聲之誤也。【疏】「里爲式，然後可以傳衆力」者，江水云：「舊讀里爲已，非也。以一日之功，築壑幾何，又以一里之地，計幾何日，幾何人力，則可依附此而計用幾何衆力也。」案：江說是也。戴震、沈

夢蘭說同。但，傳疑當爲「敷」之借字。《書·禹貢》「禹敷土」，《大司樂》注引「敷」作「傳」，是其證。《說文·支部》云：「敷，施也。」此傳衆力，亦言爲役要以施衆人之功力也。注云：里讀爲「已」，聲之誤也者，鄭未達里爲式之義，故依聲類破爲「已」字，言爲式既畢，然後可以令衆而傳其力，然非經義也。凡任，索約大汲其版，謂之無任。故書汲作「沒」，杜子春云：「當爲汲。」玄謂約，縮也。汲，引也。築防若牆者，以繩縮其版。大引之，言版橈也。版橈，築之則鼓，上不堅矣。詩云：「其繩則直，縮版以載。」又曰：「約之格格，榘之橐橐。」【疏】「凡任，索約大汲其版，謂之無任」者，以下廣論城道、宮室版築之事。任猶「轉人」，任正之任。小爾雅·廣器云：「大者謂之索，小者謂之繩。築上縮版，必用繩索，故云任。索約大汲其版，則橈而無力，與不縮同，故謂之無任也。」注云：故書汲作沒，杜子春云當爲汲者，汲沒形相近。說文·水部云：「沒，沈也。」故書作沒，蓋謂引繩太過，陷沒其版，則橈而無力。義雖可通，而不及作「汲」之長，故杜破

①「橐橐」原訛「橐橐」，據《周禮注疏》改。

之也。云：玄謂約，縮也者。爾雅·釋器云：「繩之謂之縮之。」郭注云：「縮者，約束之。」詩·大雅·緜孔疏引孫炎云：「繩束築版謂之縮。」云「汲，引也」者，《說文·水部》云：「汲，引水於井也。」引申爲凡引物之稱。《穀梁·襄十年傳》「汲鄭伯」，范注云：「汲猶引也。」縮版時，恐版不附植，不可築土，故必引之。云「築防若牆者，以繩縮其版」者，檀弓云：「日而三斬版，孔疏謂「築墳之法，所安版側，於兩邊而用繩約版令立，後復內土於版之上中央，築之，令上與版平，則斬所約版繩，斷，而更置於見築上上，又載土其中，」，徧如此，其墳乃成。」此築防牆之法，當與彼同。必以繩束版，兩版相去如防與牆之厚，實上其中，而後可用杵椽築之也。云「大引之，言版橈也，版橈，築之則鼓，上不堅矣」者，繩束版，引之太過，則版不能勝而橈曲，及下土而築之，則外出而鼓起，其土雖築，不能堅也。引《詩》云「其繩則直，縮版以載」者，《大雅·緜》文。箋云：「繩者，營其廣輪方制之正也。以索縮其築版，上下相承。」又云「約之格格，築之橐橐」者，《小雅·斯干》文。《毛詩》「格格」作「閣閣」，傳云：「約，束也。閣閣猶歷歷也。橐橐，用力也。」箋云：「約謂縮版也。」與此注同。引此二詩者，並證約爲縮之義也。

葺屋參分，瓦屋四分。各分其脩，

以其一爲峻。【疏】「葺屋參分」者，《說文·艸部》云：「葺，茨也。茨，以茅葺蓋屋。」賈疏云：「葺屋謂草屋，草屋宜峻於瓦屋。」注云：「各分其脩以其一爲峻」者，賈疏云：「按上堂脩三七言之，則此注脩亦謂東西爲屋。則三分南北之間尺數，取一以爲峻。假令南北丈二尺，草屋三分取四尺爲峻，瓦屋四分取三尺爲峻也。焦循云：「以屋爲三角形，下平度脩丈二尺，中分之爲兩句股，則每句六尺，股四尺，弦七尺二寸，爲葺屋；句六尺，股三尺，弦六尺七寸，爲瓦屋也。」困、窳、倉、城，逆牆六分。逆猶

卻也。築此四者，六分其高，卻一分以爲綯。困，圓倉。穿地曰窳。【疏】「困窳倉城逆牆六分」者，記四等逆牆之率也。《爾雅·釋宮》云：「牆謂之墉。」《說文·壻部》云：「牆，垣蔽也。」《土部》云：「墉，城垣也。」案：散文牆墉亦通稱。此城有逆牆者，卽所謂女牆也。《說文·自部》云：「陴，城上女牆，俾倪也。」又《土部》云：「堞，城上女垣也。」《釋名·釋宮室》云：「牆，障也，所以自障蔽也。城上垣曰陴睥，言於孔中陴睥非常也。亦曰陴，陴，俾也，言俾助城之高也。亦曰女牆，言其卑小，比之於城，若女子之於丈夫也。」逆牆六分城高，以一分爲之。假令城高九雉，則以上一丈五尺卻爲逆牆。困窳倉逆牆放此。《禮書》引《尚書大

傳云：「天子貢庸，諸侯疏杼。」鄭注云：「貢，大也。牆謂之庸。大牆，正直之牆。疏猶衰也。杼亦牆也。言衰殺其上下，不得正直。」案：《伏傳》杼，即序之段字。依鄭彼注說，則諸侯以下廟寢之牆，亦皆有殺，不得正直，但與困窖倉城卻牆不同耳。

注云：「逆猶卻也」者，《廣雅·釋言》

云：「卻，退也。卻牆，謂牆上退卻，殺減其廣也。」云：築此四者，六分其高，卻一分以爲網者，網，注例亦當作「殺」。此明經：逆牆，家，困窖倉城，爲文也。賈疏云：「假令高丈二尺，下厚四尺，則於上去二尺爲網，上惟二尺。其困窖城地上爲之，須爲此網。其命入地亦爲此網者，雖入地，口宜寬，則牢固也。」焦循云：「疏知丈二尺則厚四尺者，以記文『牆厚三尺，崇三之』準之也。高得六分九尺之一，則厚得三尺之半，爲逆牆之度。」云「困，園倉」者，《說文·口部》云：「困，廩之園者。園謂之困，方謂之京。」《九章算術·商功篇》有「圓困」，劉注云：「圓困，廩也，亦云圓囤也。」釋名·釋宮室云：「困，絕也，藏物絕束縛之也。」焦循云：「月令：『中秋，穿窬窰，修困倉。』高誘云：『園曰困，方曰倉。』蓋於屋之中建牆，或方或圓，以貯穀，其上不按屋爲逆牆也。廩爲屋室之名，倉，困，窰則廩中貯粟者之名。云「穿地曰窰」者，《釋文》云：「窰，劉古孝反。依字當爲

窰，作窰，假借也。」案：《說文·穴部》云：「窰，窰也。窰，地藏也。」《廣雅·釋詁》云：「窰，窰，藏也。」《月令》仲秋穿窰窰，《呂氏春秋》作窰，窰窰聲近義同，古多通用，故劉昌宗讀爲窰也。《呂氏春秋·季春紀》「發倉窰」，高注亦云：「穿地曰窰。」又《仲秋紀》注云：「穿窰所以盛穀也。」義並與鄭同。焦循云：「《月令》注云：『方曰窰。』蓋掘地作方形，內四面亦爲牆。設深六尺，則口上一分縮卻一尺，故寬於下。計之，若方一丈，其口上高一尺之處，則方一丈二尺也。堂涂十有二分。謂階前，若今令辟穢也，分其督旁之脩，以一分爲峻也。」《爾雅》曰：「堂涂謂之陳。」【疏】注云：「謂階前者，謂堂下東西階前之路，以甃甃之，高於平地也。」李如圭云：「堂涂其北屬階，其南接門內甃。案：凡入門之後，皆三揖至階，《昏禮》注曰：『三揖者，至內甃，將曲揖。』既曲，北面揖，當碑揖。」賈氏曰：「至內甃將曲者，至門內甃，主人將東，賓將西，賓主相背時也。既曲北面者，賓主各至堂塗，北行向堂時也。」至內甃而東西行，趨堂塗，則堂塗接於甃矣。既至堂塗，北面至階而不復有曲，則堂塗直階矣。又案：《聘禮》「饗鼎設于西階前，陪鼎當內廉」注曰：「辟堂塗也。」則堂塗在階廉之內矣。

云「若今令辟祴也」者，《釋文》「辟」作「甃」，「祴」誤「祴」。①宋余本、附釋音本、巾箱本及注疏本並作「甃」。今從嘉靖本，與《集韻》十四皆引鄭注合。賈疏亦作「辟」，云：「漢時名堂涂爲令辟祴。令辟則今之塼也，祴則塼道者也。」阮元云：「古甃字多作辟，今金石猶有存者。」莊述祖云：「音義：祴音陔。《說文》：示部：『祴，宗廟奏祴樂，从示成聲。』《衣部》：無祴字。《廣韻》：『祴，釋典有衣祴，古得切。』《切經音義》：『相傳云謂衣襟也，未詳所出。』明祴字惟釋典有之。令甃祴之祴，卽鍾師「秦祴夏」之祴。祴祴互相借。音義：从衣音階，皆非是。祴當从示，古哀反，借作陔。《說文》：『陔，階次也。』堂涂衆塼爲階次，故曰「令甃祴」，無取乎衣祴之義也。丁晏云：「《釋宮》『甃甃謂之甃」，注：『甃甃，今江東呼爲甃甃。』《說文》：『瓦部：『甃，甃甃也。』《上部》：『甃，甃適也。』《毛詩》：中唐有甃，傳：『甃，甃甃也。』《禮運》注「瓦甃甃」。祴字一作「陔」，《史記·封禪書》：「壇：陔。」徐廣曰：「階次也。」《漢·郊祀志》作「陔」，師古曰：「陔，重也。」陔，重壇也。音陔。『祴讀爲陔鼓之陔，古字通用。』案：莊、丁說是也。云：分其督旁之脩，以一分爲峻也」者，賈疏云：「一名中央爲督。督者，所以督率兩旁。脩謂兩旁上下之尺數。假令兩旁上下尺

二寸，則取一寸於中央爲峻。峻者，取水兩向流出故也。」丁晏云：「《國語》『衣之偏袷』，韋昭注：『袷在中，左右異，故曰偏。』《莊子》『緣督以爲經』，《釋文》：『李云：督，中也。』引仲之，凡物之中央曰督。」焦循云：「疏云上下者，自中至邊之謂。兩旁邪綫，故中央峻也。」引《爾雅》曰：「堂涂謂之陳」者，《釋宮》文。彼文涂作「途」。《詩·小雅》「彼何人斯，胡逝我陳」。毛傳云：「陳，堂涂也。」又《陳風·防有鵲巢》云：「中唐有甃」，傳云：「唐，堂涂也。」孔疏引孫炎云：「堂途，堂下至門之徑也。」《釋宮》又云：「廟中路謂之唐。蓋堂下之涂謂之堂涂。廟寢並有堂，則堂下路同有堂涂之稱。《爾雅》唐陳訓別者，散文則異也。此經堂涂，亦兼廟中、寢中言之。《周書·作雒》篇載五官之制，有「隄唐」，孔注云：「唐，中庭道。隄，謂高爲之也。」此堂涂常法，十二分止取一分爲峻，更峻之卽所謂隄唐與？**竇其**

**崇三尺。**宮中水道。【疏】注云「宮中水道」者，《說文》

穴部云：「竇，空也。」又《白部》云：「隄，通溝以防水者也。隄竇聲義略同。《月令》『穿竇窖』，鄭注云：『入地，隋

①「祴」原訛「祴」，據楚本改。

曰竇，方曰窖。案：竇若今陰溝，穿地爲之，以通水潦者，其形隋方廣狹由便，崇則三尺也。《墨子·備城門》篇云：「百步爲幽隕，廣三尺，高四尺。」與此經度數亦相近。《左》襄十年傳「竇門閑竇之人」，杜注云：「竇，小戶，穿壁爲門，上銳下方，狀如圭也。」《儒行》及《說文·竹部》並作「圭竇」，與此竇異，賈疏以爲「一，非也」。牆厚三尺，崇二之。高厚以是爲率，足以相勝。【疏】注云：高厚以是爲率，足以相勝者，明以此爲約率也。賈疏云：「高恒兩倍於厚，不要厚三尺高九尺。假令厚六尺，高丈八尺，皆依此法，故云「以是爲率，足以相勝」也。」

### 車人之事，半矩謂之宣，矩，法也。所法者，

人也。人長八尺而大節三，頭也，腹也，脛也。以三通率之，則矩二尺六寸三分寸之一。頭髮皓落曰宣。半矩，尺三寸三分寸之一，人頭之長也。柯櫪之木頭取名焉。《易》巽爲宣髮。【疏】「車人之事」者，亦以所作之器名工也。云：「半矩謂之宣」者，《釋文》云：「宣，本或作寡，亦作宣。」案：或本蓋依今《易》改此經，不足據也。又《釋文》亦作本與正文不異，疑有誤，或當云「注亦作宣」。阮元謂「蓋

下注引《易》爲宣髮」，本亦作「寡」，誤合爲一條。一亦通。此總明車工倨句形體之法數也。程瑤田云：「百工皆持矩以起度，而倨句之度法遂生於矩焉。矩者，倨句之正方者也。由是而句焉，則半矩謂之宣。」又云：「矩有直者，有曲者。倨句之云，折其直矩而爲曲矩，故直矩無角，《周髀》所謂矩出於九九八十。折之爲曲矩，則縱橫，而爲正方之角，《周髀》所謂折矩以爲句廣三，股脩四，又所謂合矩以爲方，又所謂兩矩共長一十有五，是謂積矩。故凡正方形之形，謂之一矩。是矩也，當其未折時，一直物而無角，其數九，其體略占曲矩之倍；及其折之爲曲矩，則橫五縱四，其體略存直矩之半，兩矩合之，縱橫皆五。《荀卿書》所謂五寸之矩，盡天下之方者，指曲矩而言之也。故當其未折而爲直矩也，伸之無可伸，何倨之有，屈之不必屈。何句之有？及其折爲曲矩，而謂之一矩，由一矩之折，而漸伸之出乎一矩之外，名之曰倨。其倨之角，悉數之不能終其物也。由一矩之折，而復屈之入乎一矩之內，名之曰句。其句之角，亦悉數之不能終其物也。而此或倨或句不能悉數者，呼之爲角，不辭也。今以其可倨可句也，於是合倨句二字以名之，凡見無定形之角，則呼之爲倨句，此《考工記》呼凡角爲倨句之所昉也。故車人之事爲倨句發凡起例，而折

直矩爲正方之一矩，以爲一切倨句之權衡，乃妄判一矩之角而二之，曰半矩。又云：「車人」一記，其起例有三道。

起例於半矩者，爲凡造物發斂不同形，是爲倨句之例；起例於半柯者，爲凡造物修短無定數，是爲尺寸之例。是故倨句之例不可以尺寸言，故以半矩、一矩加半而數之；尺寸之例則必紀之以數，故曰柯長三尺，以爲半柯、一柯、二柯、三柯之定限。

注云：矩，法也。者，爾雅·釋詁

文。案：此矩卽與人之「方者中矩」之矩。鄭誤以宣櫪等竝爲長短之度，故別訓矩爲法，非經義也。云「所法者人也，人長八尺而大節三，頭也，腹也，脛也者，鄭誤以此經爲說長短之度，而一矩、半矩，度無明文，故以意定之，謂取法人身長八尺，上下分之，有此三節，因以求其數也。《淮南子·俶真訓》高注云：「脛，腳也。」云「以三通率之，則矩二尺六寸三分寸之二者，賈疏云：「鄭欲推出宣之長短之數，以人長八尺，三分之，六尺各得二尺，其二尺又取尺八分之三，各得六寸，又以二寸，寸爲三分，爲六分，三分之各三分寸之二，故云二尺六寸三分寸之二也。」程瑶田云：「鄭謂矩爲法，以法人長八尺，三分人長之八尺，以其一之二尺六寸有奇爲一矩，半之爲半矩。如此，則三尺之柯，斷不可以言矩，四尺五寸之一柯半，斷不可以言一矩

有半。」案：程說是也。鄭所推宣櫪磬折尺度，皆以「車人」

爲車柯三尺之文，增減求之。不知此文自泛論倨句之

形，而非計長短之度，一櫪有半之倨句，與三尺之長本不相謀也。云「頭髮皓落曰宣」者，據《易》義也。《釋文》皓作

皓，云：「皓本或作顙，劉作皓。」案：皓正皓俗。阮元

云：「顙是正字。《說文》曰：「顙，白兒。南山四顙，白首

人也。」云「半矩，尺三寸三分寸之一，人頭之長也」者，《御

覽·人事部》引《春秋元命苞》云：「頭者，神所居。上員象

天，氣之府也。歲必十二，故人頭長一尺二寸。」此注取半

矩之度，與彼相近。賈疏云：「矩既二尺六寸三分寸之二，

故減半爲人頭之長，有此數也。」云「柯櫪之木頭取名焉

者，戴震云：「柯櫪以人所執之端爲頭，界畫其處，亦以度

物。」案：鄭意蓋當如戴說，謂柯櫪頭與人頭相擬，因以取

名。此亦以意推之，非經義也。程瑶田云：「宣之言發也，

當是起土句鉏之最句者，蓋句底利發之義。《詩·綿》曰

「迺宣迺啟」，《篤公劉》曰「既順迺宣」，鄭注曰「時耕曰宣」，

宣之言發也。《釋名》曰：「鑄，迫也，迫地去草也。」宣之句

地僅半矩，用以去草，夫亦迫地之至矣，豈宣卽鑄乎？」

案：程說亦通。引《易》巽爲宣髮一者，證頭髮皓落之義。

賈疏云：「按《說卦》云：「其於人爲寡髮。」注：「寡



髮取四月靡草死，髮在人體，猶靡草在地。」今《易》文不作宣作寡者，蓋宣寡義得兩通，故鄭爲宣不作寡也。「臧琳云：《易·說卦》：「巽爲木，其於人也爲寡髮。」《釋文》：「寡本又作宣，黑白禿爲宣髮。」李氏《集解》作「宣髮」，引虞翻曰：「爲白故宣髮，馬君以宣髮爲寡髮，非也。」據此，知《易》本有作「爲宣髮」者。宣，明也，又散也，故虞以爲白。《周禮注》與虞仲翔本正合。賈疏引鄭《易注》云「取四月靡草死，髮在人體猶靡草在地」，則是鮮少之義，經當作「寡」。蓋馬、鄭所注古文《易》本作「寡髮」，鄭用馬本，王弼、韓康用鄭本，故《釋文》、《正義》皆作「寡」。賈疏亦云「今《易》文作寡」是也。《禮注》與《易注》不同者，鄭先通《京氏易》，後注《費氏易》，又遭黨錮事，逃難注《禮》，爲袁譚所逼，來至元城，乃注《周易》。然則《禮注》之爲「宣髮」，《京氏易》也；《易注》之「寡髮」，《費氏易》也。案：臧說是也。今本賈疏寡宣字亦互譌，茲從張惠言校正。一宣有半謂之櫨，櫨，斲斤，柄長一尺。爾雅曰：「句櫨謂之定。」【疏】「一宣有半謂之櫨」者，程瑤田云：「由宣而倨焉，益以半宣，則四分矩之，而爲一宣有半矣，是謂之櫨。」注云櫨，斲斤者，據爾雅爲說。斤，宋董氏本，余仁仲

本、巾箱本、注疏本並作「木」。阮元亦引《說文》云「斤，斫木斧也」。案：賈疏述注亦作「斲斤」，則唐本不作「木」。《說文·斤部》云：「斲，斫也。」《木部》云：「櫨，斫也。齊謂之鎡鉞。曰斤柄性自曲者。鄭此訓與《說文》後一義同。《國語·齊語》亦有「斤櫨」，《管子·小匡篇》作「鋸櫨」，《墨子·備城門》篇作「居屬」，字通。程瑤田云：「句櫨其著秘也，句於矩，與一宣有半相應。」云「柄長二尺」者，亦誤以櫨爲長短之度也。賈疏云：「一宣有半得長二尺者，以一宣尺三寸三分寸之一，取半添之，一尺得五寸，三寸每寸三分，得九分，并前一分爲十分，取半得五分，三分爲一寸餘二分，摠爲六寸三分寸之二，添前尺三寸三分寸之一，爲二尺也。」引《爾雅》曰：「句櫨謂之定」者，《釋器》文。今本《爾雅》句櫨作斲斲，彼《釋文》載或本作「櫨」，與鄭所見同。郭注云「鋤屬」，《釋文》引李巡注、御覽引舍人注，並云「鋤也」，皆不云「斲斤」，與鄭義異。《說文·斤部》云「斲斲，斫也」，與本部「櫨」字義同字異。案：斲本之斤，斲上之鉏，其柄形同句曲，故並有句櫨之稱。據下先鄭注引《蒼頡篇》「柯櫨」，則此經所云「自以斤柄爲是」一櫨有半謂之柯，伐木之柯，柄長一尺。《詩》云：「伐柯伐

柯，其則不遠。鄭司農云：「蒼頡篇有柯櫨。」

【疏】

櫨有半謂之柯者，程瑶田云：「又由櫨而倨焉，益半櫨，則

倨於矩，而爲一矩又八分矩之一矣，是謂之柯。」又云：「判

其櫨爲半櫨，櫨者四分一矩之三，半櫨者，四分一矩之一分

有半，以半櫨加於一櫨，則出乎一矩又餘八分一矩之一

矣。」注云：伐木之柯者，國語·晉語·韋注云：「柯，

斧柄，所操以伐木。」《周書·文酌》篇云：「九柯十匠歸林」，

柯，蓋謂車人之事也。程瑶田云：「柯之爲言阿也，句不及

矩之謂也。斧內以秘，其倨句之外博也應之，故謂之柯，而

因以名其秘。」云：柄長三尺者，亦誤以柯爲長短之度也。

後爲車云：「柯長三尺。」《墨子·備穴篇》云：「斧金爲斫，

屎長三尺，屎卽柯也。」六韜·軍用篇云：「大柯斧刃長

八寸，重八斤，柄長五尺以上，一名天鉞。伐木大斧重八

斤，柄長三尺以上。亦伐木斧柄長三尺之證。引詩者，

《豳風·伐柯》文。毛傳亦云：「柯，斧柄也。」鄭司農云

「蒼頡篇有柯櫨者，證此柯櫨之名。」蒼頡篇今佚，柯

櫨之文無考。柯有半謂之磬折。人帶以下四尺

五寸。磬折立，則上倨。《玉藻》曰：「三分帶下，紳居二

焉。」紳長三尺。【疏】「一柯有半謂之磬折」者，由柯而張

之，益以半柯，則倨於矩者尤多，而爲一矩又三分矩之二

強，謂之磬折。磬折者，如磬之倨句也。但磬氏云倨句

一矩有半，二度不同者，此經所說宜。櫨、柯、磬折四倨句

之形，各以益半遞增成度，與《磬氏》「一矩有半專明爲磬之

度異。然一柯有半之磬折，與一矩有半之磬折數異，而名

不害其同也。今段割圓四象限之度數，以釋倨句之形。

象限爲九十度，是爲一矩。治氏所謂倨句中矩者也。倍

之爲二象限，爲一百八十度。其半矩之宜，則四十五度

也。一宜有半之櫨，則六十七度半也。一櫨有半之柯，則

一百一十四度之一也。一柯有半之磬折，則百五十一度

八分度之一也。夫自二度以至百七十九度中，凡百七十七

度，皆有倨句之形，發斂之，成無數之倨句。而經止著此五

者之名，將謂凡物倨句必準此五者之數，不得少有贏闕乎

而不能也。然則自二度至百七十九度，其倨句之不合於此

五名者，亦必就此五者相近之度，揆量以名之，而不必以豪

標之差，議其不合也明矣。是故此職之磬折則百五十一度

八分度之一，磬氏之倨句則百三十五度，二形差十六度

八分度之一，而皆可以磬折名之。蓋此經四者益半遞增之

度，本非求合於磬折，特以兩度所差不多，遂段磬折以爲

名。若下文末底之倨句磬折，及《匠人》「行莫水之磬折以

參伍」，皆不能必協一柯有半，要其形約略如是而已。由此

柯有半而倨焉，而爲韠人皋鼓之倨句磬折，則約百六十五度也。更倨焉，而極於百七十九度，苟未至於百八十度之不成倨句，則亦無不可以磬折名之矣。故此經言磬折者，文凡四見，而度則有三，不足異也。互詳《磬氏》疏。

注云：人帶以下四尺五寸者，亦誤以磬折爲長短之度也。賈疏云：此據人之所立磬折之儀。云：柯有半，謂之磬折，據紳帶以下而言也。程瑤田云：「鄭因下記『柯長三尺』之云，而以之釋柯之倨句，等而下之，遂謂櫛爲一尺，宣爲尺三寸三分寸之一，等而上之，遂謂磬折爲四尺有五寸。夫人身之磬折，臂況之名也，故《曲禮》云『立則磬折』，言其折之倨句似磬也。謂之磬折者，言凡應磬之倨句者，乃以磬折謂之，其不以人立之倨句言也明矣。」案：程說是也。云「磬折立則上俛」者，《賈子新書·容經》云：「端股整足，體不搖肘，曰經立，因以微磬，曰共立，因以磬折，曰肅立，因以垂佩，曰卑立。」是磬折之立視共立、經立上益俛也。引《玉藻》者，賈疏云：「案彼子游曰：『參分帶下，紳居一焉。』」鄭注云：「三分帶下而三寸，則帶高於中也。」以其人長八尺，中則四尺，今云三分帶下，紳居二分，明帶上有一分，上三寸半，是帶下有四寸半可知也。

車人爲末，庇長尺有一寸，中直者三

有三寸，上句者二尺有二寸。鄭司農云：「末謂

耕耒，庇讀爲其額有疵之疵，謂耒下岐。」「玄謂庇讀爲棘刺之刺。刺，耒下前曲接耜。」【疏】車人爲末者，山虞

云：「凡服耜，斬季材。」注云：「服，牝服，車之材。是服耜同材，故耒車亦同工也。」云「庇長尺有一寸者，賈疏云：

「庇者，末之面。但耒狀若今之曲柄杵也。面長尺有一寸。」云「中直者三尺有三寸，上句者二尺有二寸」者，賈疏

云：「謂手執處爲句，故謂庇上句下爲中直者三尺有三寸也。人手執之處，二尺有二寸也。詒讓案：此明採耒正身

三節倨句之實度，合之爲六尺六寸也。耒木銳其耑爲庇，以貫於金耜，又以繩束之以爲固，《大戴禮記·夏小正》云

「正月，農緯厥耒，緯，束也」是也。庇長尺有一寸，則耜之長當尺有一寸贏，乃足冒庇而與中直相接。又《匠人》云

「耜廣五寸」，庇納耜中，則廣當不及五寸。經於庇著長不著廣，於耜著廣不著長，可以參互求之。注鄭司農云：耒謂

耕耒者，《說文·耒部》云：「耒，手耕曲木也。从木推丰。古垂作耒耜，以振民也。」耒卽耒之省。《釋名·釋用器》

云：「耒，來也，亦推也。」急就篇顏注云：「耒，今之曲把耒耜，其遺象也。」云「庇讀爲其額有疵之疵者，其額有疵，

《釋文》作「額疵」。段玉裁改「讀爲」爲「讀如」，云：「讀如

穎疵，擬其音耳。」阮元云：「此用《孟子》之「其穎有泚」也。」案：段校是也。云「謂耒下岐」者，賈疏云：「古法，耒下惟一金，不岐頭。」先鄭云「耒下岐」，據漢法而言。其實古者耒不岐頭，是以後鄭上注亦云「今之耒岐頭」，明古者耒無岐頭也。「論讓案：先鄭言此者，以底耒爲一物也。凡耒底，經典多通言，故《山虞》說耒亦用木材。《易繫辭》亦云：「神農氏作，斲木爲耒，揉木爲耒。」《易釋文》引京房云：「耒，耒下打也。耒，耒上句木也。此卽先鄭所本。後鄭以耒金底木，二者異材，故不從。蓋底爲木刺，耒爲金刃，杓鑿相函，故底亦可通稱耒；而此經所言耒與底，實異物也。云「玄謂底讀爲棘刺之刺」者，段玉裁云：「後鄭易底爲刺，以其銳端，故謂刺，猶受秘接鐫者曰晉。」云「刺，耒下前曲接耒者，此破先鄭說也。《月令》注云：「耒，耒之上曲也。耒，耒之金也。《雜氏》、《匠人》注亦以耒爲耒金，刺上者。耒底入耒者，前銳利，似矛戟之刺，故亦謂之刺。」《莊子·胠篋篇》云「耒耨之所刺」是也。程瑤田云：「據後鄭注，則耒爲耒頭金，上有耒，以貫耒木。底卽耒木之木，以納於耒耒者。先鄭以底爲耒之或文。然觀《匠人》「耒廣」「二耒」，兩耒字皆不從底，於《車人》不當異文，宜後鄭以底爲耒木之末也。」案：程說是也。底木耒金，後鄭說最

分析。耒蓋金工段氏所爲，非車人所掌也。底爲木刺，不可以刺土，故必沓金而後可以利發。《說文·耒部》云：「耒，耒。」《木部》云：「耒，耒也。耒，耒耒木也。重文，耒，耒。」徐鉉謂耒卽耒字，故《士部》訓坡爲「耒上，或从金台聲」。徐鉉謂耒卽耒字，故《士部》訓坡爲「耒上，卽《匠人》「二耒之伐，是其證也。耒卽此經之底也。許義蓋與後鄭同，故云耒耒木。或體从金者，以其爲沓金所沓也。徐本《說文》「耒」字注說「木」字，於義未備。今據《齊民要術》所引補正。《易林·晉》云「銷鋒鑄耒」，亦與後鄭義合。自其底，緣其外，以至於首，以弦其內，六尺有六寸與步相中也。緣外六尺有六寸，內弦六尺，應一步之尺數。耒者以田器爲度宜。耒異材，不在數中。【疏】「自其底，緣其外，以至於首」者，此明耒下曲底及上句倨句之實度也。賈疏云：「據底下至手執句者，逐曲量之。云「以弦其內」者，賈疏云：「據底面至句，下望直量之。內，謂上下兩曲之內。」云「六尺有六寸與步相中也」者，賈疏云：「言逐曲之外，有六尺六寸，今弦其內，與步相中。中，應也，謂正與步相應。」注云「緣外六尺有六寸，內弦六尺，應一步之尺數」者，謂自耒首兩曲，以至於底端，循其外曲折度之，合共六尺有六寸。此卽上文底與中

直、上句三節長度之和數也。然其外底既爲磬折，而其內末首至中直三寸，三寸盡處又爲曲弧形，以其有句曲之減，故直度少六寸。以弦觸其兩端，適得六尺。《小司徒》注引《司馬法》云「六尺曰步」，此正與彼同。《呂氏春秋·任地篇》云：「六尺之耜，所以成畝也。」耜相對文則異，散文亦通。畝法廣一步，呂云六尺成畝，即此經與步相中之的解也。此經之義，鄭、賈所釋自塙。近戴震所圖，以「弦其內」爲自末首觸底端爲直線，亦最爲得解。蓋人扶耒推之，必前其底，白人視之，前者爲外，後者爲內，首至末末，其空處正當末內，故云以弦其內也。是外爲本體之實數，內爲空中之虛數。經文之「弦其內」正與「緣其外」對文，外爲實度，故曰緣，內爲虛數，故曰弦也。下文所謂倨句磬折者，止就底與中直言之。至末上句處，揉曲爲弧形，與車曲轉相似，戴圖及漢武梁祠畫像石刻神農所持耒耜，阮元所圖今山東農人所用耒形，咸如此，並無直句磬折之異也。又案：《司馬法》六尺爲步，古說並同。《史記·商君傳》治秦，步過六尺者罰，亦用其法。惟《王制》云：「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此記人之異說，不爲典要。此經以六尺六寸之弧曲，得弦六尺，以爲步法，與《呂覽》文合，義證明塙，可無疑於古步法之異同矣。云耜者以田器

爲度宜者，據《匠人》云：「野度以步」，此耒爲田器，弦度適得六尺，故即以之度田野也。云耜異材，不在數中者，程瑶田云：「底爲木材，故與耜金材異也。」賈疏云：「耒知耜金廣狹，要耒自長六尺，不通耜，若量地時，脫去耜而用之也。堅地欲直底，柔地欲句底。直底則利推，句底則利發。倨句磬折，謂之中地。中地之耒，其底與直者如磬折，則調矣。調則弦六尺。」【疏】「堅地欲直底，柔地欲句底」者，堅地，若《草人》之「強隰」。柔地，若《草人》之「墳壤」。《九章算術·商功篇》亦云：「穿地四，爲壤五，爲堅三。」壤即柔地，亦謂之倨，說文：「田部」云：「倨，蘇田也。」云直底則利推，句底則利發者，記耒底倨句之中度也。直底之任力在刺端，故利推；句底之任力在耜本，故利發。江永云：「耜之入土也，不必高舉，惟用力推之，其發上也。句曲者向外，非向內也。詢之行中州者，謂親見耕地之法，以足助手，蹠耜入土，乃按其柄，向外挑撥，每一發則人卻行而後也。」案：江說是也。推謂推耜金入土，月令說耕藉云：「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是也。發謂發起其土以治畝，匠人說爲畝云：「二耨之伐」，即《國語·周語》之「王耕一壠」，《舊音》引賈

達本，「墮」作「發」，發伐義同。一發謂一人發，不合耦也。凡治畝，必先推而後發之，推與發事相因，故爲末庇必推發兩利而後爲良，互詳（匠人疏）云「倨句磬折，謂之中地」者，如「柯有半之倨句以爲庇，則不直不句，而無地不宜矣」注云「中地之末，其庇與直者如磬折，則調矣」者，明庇與中直者如磬折，其上句者與中直者則不如磬折也。調者，倨句得中之謂。戴震云：「中地，謂無不宜也。宜堅不宜柔，宜柔不宜堅，爲不中地；利推不利發，利發不利推，爲不中地。」云「調則弦六尺」者，直庇則贏於六尺，句庇則不及六尺，惟磬折乃正合六尺之度也。

## 周禮正義卷八十六

車人爲車，柯長三尺，博三寸，厚一寸

有半，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首。首六寸，謂今

剛關頭斧，柯其柄也。鄭司農云：「柯長三尺，謂斧柯，因以爲度。」【疏】「車人爲車」者，王宗諫云：「此車謂任載

者。任載之車有三：行澤者曰大車，行山者曰柏車，介乎行山行澤間者，曰羊車。」治讓案：此車人所爲三車，皆牛車，與輪人、輿人、輶人三職所爲駟馬車不同。其制粗略，故輪輿及輶以一丁爲之。云「柯長三尺」者，賈疏云：「此

車人爲造車之事。凡造作皆用斧，因以量物，故先論斧柄長短及刃之大小也。」云「博三寸，厚一寸有半」者。《廬人》

注云：「齊人謂柯斧柄爲棹，則棹隋闔也。」若然，斧柄蓋橢方而微圓，略銳其觚稜，使握之不銜手也。其圍蓋九寸弱。

云「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首」者，斧以刃爲首，與桃氏爲劍以柄環爲首異。攻金之工以斧斤入上齊，賈彼疏謂亦冶氏爲之，則斧首當隸金工。此因明斧柄度數牽連及之耳，車

工實不爲斧首也。

注云：首六寸謂今剛關頭斧者，六

寸謂斧刃之長度也。《六韜·軍用篇》說大柯斧刃長八寸，

與此微異。賈疏云：「漢時斧近刃皆以剛鐵爲之，又以柄

關孔，即今亦然，故舉爲況也。」案：《後漢書·馬融傳·廣

成頌》云「揚關斧」，李注云：「關斧，斧名也。」蓋即鄭所謂

關頭斧，賈所謂以柄關孔也。程瑶田云：「斧之安秘也，橫

其刃，而於其首爲鑿，上下相通，秘直插鑿中，不爲內也。」

丁晏云：「《毛詩·破斧》釋文：『錄，一解云，今之獨頭

斧。』其剛關頭斧之類歟？」云「柯其柄也」者，前注義同。

鄭司農云「柯長三尺，謂斧柯因以爲度」者，程瑶田云：「車

人爲車，而取度於柯，與上言倨句之柯異事，故特著長三

尺，以爲下文言車者起度。倨句之柯言其折，故與磬折並

稱。長三尺之柯，言長不言折也。」王宗諫云：「車人爲車，

首言柯長三尺，猶匠人爲溝洫，首言耜廣五寸也，即所執之

器以起度，取其便於事。轂長半柯，其圍一柯有

半。大車轂徑尺五寸。【疏】「轂長半柯，其圍一柯有半」

者，大車轂長一尺五寸，圍四尺五寸，徑與長等。程瑶田

云：「車人爲三車，於大車，言轂長之數、轂圍之數，輻長之

數、輻博輻厚之數、渠之數、牙圍之數；於柏車，但言轂長、

轂圍、輻長及渠與牙圍之數，不言輻之博厚者，同於大車

也。羊車亦不言者，三者皆同可知也。

注云：大車轂

徑尺五寸者，賈疏云：鄭知此是大車者，此論轂輻牙，下柏車別論轂輻牙，又柏車轂長以行山，此車轂短以行澤，故知此是大車，平地載任者也。鄭知徑尺五寸者，以其圍

柯有半，四尺半圍三徑一，故知徑一尺五寸也。」王宗淾

云：依密率，圍四尺半，徑一尺四寸三分，釐三豪九秒四

忽零，鄭說依六觚率也。淾謂車之高下，皆用整數，不取

奇零，如小車之輪徑有六尺六寸，六尺三寸，等是也。此

大車當以輪徑九尺，轂徑一尺五寸爲定率。記以六觚率計

轂圍，則曰一柯有半爾。徑一尺五寸，於密率，圍得四尺七

寸一分，釐三豪八秒八忽零。輻長一柯有半，其博

三寸，厚三之一。輻厚一寸也。故書博或作搏，杜子

春云：「當爲博。」疏「輻長一柯有半」者，王宗淾云：「此

篇記文取數不甚密。大車輪徑九尺，除牙徑一尺，轂徑一

尺五寸，餘六尺五寸，半之爲輻長，得三尺二寸五分，<sup>①</sup> 釐

爪未入算，攷輻筭長如輻廣，得三寸，輻爪長半牙徑，得五

寸，通長四尺零五分，而記半九尺之輪以爲輻長，故曰取

數不甚密也。又攷大車亦三分輻長而殺其一，則殺者一尺

零八分三釐三豪三秒三忽零，不殺者二尺一寸六分六釐

六豪六秒六忽零。」云「其博三寸厚三之一」者，與斧柯博厚

度正同。輪人注說小車輻廣三寸半，則此大車輻廣殺於

彼七分之一也。王宗淾云：「博，廣也。輻廣三寸，厚一

寸，倍之得八寸，卽股圍也。三分股圍去一以爲轂圍，則轂

圍得五寸三分寸之一，皆橢方圍也。量其輻廣以爲鑿深，

則轂上容筭之數，每穴深三寸，廣亦如之，寬則穴口一寸，

與輻厚相應，穴氏半之，得五分。此大車、羊車、柏車所同

者也。穴口寬寸，積三十六，凡三尺。以除大車轂圍，餘一

尺七寸一分四釐二豪八秒五忽零，則每穴口相距五分七釐

一豪四秒二忽零，以除柏車轂圍，餘三尺二寸八分五釐七

豪一秒四忽零，則每穴口相距一寸零九釐五豪二秒三忽

零，皆依密率推也。注云：輻厚一寸也者，厚得博三

分之一，故有一寸。云「故書博或作搏，杜子春云，當爲博」

者，此聲之誤也。搏，釋文作「搏」，音徒丸反。依陸本，

則爲形之誤。未知孰是。渠三柯者三。渠三丈七尺，

謂岡也，其徑九尺。鄭司農云：「渠謂車轂，所謂牙。」

【疏】「渠三柯者三」者，大車牙大圍之度也。蓋亦揉三木

爲之，每木長九尺，故云三柯者三。賈《輪人》疏謂牙皆揉

① 一一原訛，三二據楚本改。



一木爲之。若然，則此大車之渠當以長二丈七尺之全木揉之，使其圓中規，絕無偏僂，亦其難矣。況如賈說，則此經直云渠九柯，豈不文省事明，而必云「三柯者三」，於文不已贅乎？下文柏車之渠云「二柯者三」，亦以三命分，與此文例正同，斯亦車渠必合三成規之塙證也。互詳「輪人」疏。

注云：渠二丈七尺者，賈疏云：「按上輻長一柯有半，兩兩相對，則九尺尚有轂空壺中，於二丈七尺不合者，云輻長一柯有半，兩相九尺者，通計轂而言，其實輻無一柯有半也。」云「謂罔也」者，阮元云：「大車之牙謂之渠。」

《尚書大傳》曰：「散宜生之江淮之浦，取大貝，大如大車之渠。」鄭注云：「渠，車輞也。」錢坫云：「《廣雅》曰：『輞，輞也。』輞即渠字。渠與巨通，巨者大也。」王宗淶云：「渠，輪之大圓也。罔即輞之省。」云「其徑九尺」者，亦以圓三徑一疏率推之。大車輪崇於柏車、羊車三尺，崇於乘車、兵車二尺四寸，崇於田車二尺七寸，車之最高者也。戴震云：「大車渠二丈七尺，輪崇當八尺六寸弱。」王宗淶云：「置罔二丈七尺，以密率求徑，得八尺五寸九分四釐，豪六秒六忽零。如輪徑整得九尺，於密率罔得二丈八尺二寸八分五釐七豪一秒四忽零。輻爪厚寸，大車、羊車、柏車並同。積三十爪，凡三尺，以除大車渠罔，餘二丈五尺二寸八分五釐七

豪一秒四忽零，則爪鑿每穴相距八寸四分二釐八豪五秒七忽零。」鄭司農云「渠謂車輞所謂牙者」，《釋文》云：「牙，本或作迂。」案：迂即牙之誤。《輪人》先鄭注云：「牙謂輪輹也。世間或謂之罔，書或作輹。」案：渠與罔爲一，輹與牙爲一，二者微異，後鄭釋渠爲罔是也。漢時俗語牙或通稱罔，先鄭沿俗爲釋，其義未析，故引之於後，並詳《輪人》疏。

行澤者欲短轂，行山者欲長轂，短轂則利，長轂則安。

澤泥苦其大安，山險苦其大動。【疏】行

澤者欲短轂，行山者欲長轂者，賈疏云：「此摠言大車、柏車所利之事。以大車在平地并行澤，柏車山行，各有所宜也。」王宗淶云：「此言任載之車，所以有大車、羊車、柏車之殊，短轂大車，長轂羊車、柏車也。詒讓案：此長轂短轂專據大車而言。若對兵車、乘車之長轂言之，則此大車三等並爲短轂。」後漢書·馬援傳云：「乘下澤車」，則漢時乘車或亦有短轂行澤之別制，未知周制然否。注云：澤

泥苦其大安，山險苦其大動者，大安則輪行不速，大車主以任載，故不欲大安而貴速；山行大動，則又易傾覆，故欲其安也。行澤者反輹，行山者仄輹，反輹則易，仄輹則完。故書仄爲側。鄭司農云：「反輹，謂輪

輶反其木裏，需者在外。澤地多泥，柔也。側當爲仄。山地剛，多沙石。」玄謂反輶，爲泥之黏，欲得心在外滑。仄輶，爲沙石破碎之，欲得表裏相依堅刃。【疏】行澤者反輶，行山者仄輶者，此明大車、柏車車牙外內輶治之宜。

注云「故書仄爲側」者，聲近字通。《梓人》「仄行」，《說文·虫部》亦作「側行」。鄭司農云「反輶，謂輪輶反其木裏，需者在外者，需，《釋文》作，更。賈疏約注義云：堅濡，則與《山虞》注義同。段玉裁校從《釋文》是也。經注更需字多互譌，《弓人》經、《鮑人》注柔更字並誤需，可證。木裏需者在外，即謂木心柔朋者在牙外輶地者也。云澤地多泥，柔也者，爲其多塗泥，柔更與木心柔相宜也。云側當爲仄者，徐養原云：《說文·厂部》：「仄，側傾也，从人在厂下。」又《日部》：「厖，日在西方時側也，从日仄聲。」《爾雅·釋水》：「沕，泉穴出，穴出，仄出也。」《釋文》：「仄，本亦作側。」然則側仄字雖異，而音義皆同。杜必從仄者，旁曰側，傾曰仄，因事設詞，亦各有所當也。」云「山地剛，多沙石」者，爲其輶輶易致輶敝也。云「玄謂反輶爲泥之黏，欲得心在外滑」者，此增成先鄭義也。易滑義同。程瑶田云：「據注所云，其材蓋以木析之爲一也。木析之，則有心有邊，心在外，曰反輶。鬱之不順木理，故

言反也。心堅故滑易。」案：程說是也。以全木析爲兩判，則每判各有心。生時木心在內，今揉以爲牙，乃使心向外，所謂反也。鄭意木心柔而外堅，澤地泥柔，則不患其輶敝，而患其黏滯，木心柔則理滑，反輶以木心著地，則泥不黏而行利矣。云「仄輶，爲沙石破碎之，欲得表裏相依堅刃者，刃與《山虞》注「柔刃」義同。段玉裁云：「表裏相依，謂表堅裏柔相倚，並在輶外。」案：段說是也。鄭意蓋謂仄輶表裏各半在外，則著地者木心與木邊適均，而剛堅與柔刃調和相得，以之輶沙石，自無破碎之患也。六分其輪崇，

以其一爲之牙圍。輪高，輪徑也。牙圍尺五寸。

【疏】「六分其輪崇，以其一爲之牙圍」者，牙圍謂牙身長方四面之圍，其度居輪崇六分之一，與《輪人》小車牙圍輪崇之差同。注云「輪高，輪徑也」者，輪崇即謂輪高，亦即輪上下之直徑也。云「牙圍尺五寸」者，賈疏云：「輪崇九尺，六尺得一尺，一尺得五寸，故尺五寸也。」王宗淶云：

「此謂輪高九尺之大車也，故知牙圍一尺五寸。圍謂車軛一木也。牙圍橢方，植較處厚三寸，踐地處削薄三分之二，厚二寸，并之以除牙圍，餘一尺，半之以爲大圓平面之立徑，凡五寸。」柏車轂長一柯，其圍二柯，其輻

一柯，其渠二柯者三，五分其輪崇，以其一爲之牙圍。柏車，山車。輪高六尺，牙圍尺二寸。

【疏】柏車轂長一柯者，倍於大車之轂長。賈疏云：「此柏車山行，故轂長輪崇又下，皆取安故也。」王宗淶云：「此

柯三尺，所謂長轂也。三分轂長，二在外，一在內以置其輻。除輻廣三寸，則轂在輻內者九寸，在輻外者一尺八

寸。云「其圍二柯」者，增於大車轂圍四分之一。王宗淶

云：「二柯六尺，依六觚率，徑得二尺，依密率，徑得一尺九寸零九釐零九秒零。淶謂柏車當以輪徑六尺，轂徑二尺

爲定率。依密率，轂圍得六尺二寸八分三釐一豪八秒五忽。云「其輻一柯者，殺於大車輻長三分之一。」賈疏云：

「兩輻相對六尺。王宗淶云：「柏車輻長一尺八寸，記云：

柯，則取輪崇之半并轂半徑、牙徑數之，取數亦不甚密。柏車不言輻博及厚，蓋與大車輻同制。」又云：「柏車輪徑六

尺，除牙徑六寸，轂徑二尺，餘二尺四寸，輻長半之，得一尺七寸三分。輻長而殺其一，則殺者五寸三分寸之二，不

殺者一尺一寸三分寸之一。舊長如大車之輻。舊爪長半牙徑，得三寸。通長一尺三寸。案：王說是也。羊車輪崇

輻長當與柏車同。云「其渠二柯者三」者，殺於大車渠三分

之一。此蓋亦揉三木爲之，每木長六尺，故云「柯者三也」。

賈疏云：「渠圍二柯者三，圍丈八尺，亦謂通轂空壺中并數而言也。云「五分其輪崇，以其一爲之牙圍」者，殺於大車

牙圍五分之一也。注云「柏車，山車」者，《釋名·釋

車》云：「柏車，柏，伯也，大也，丁夫服任之小車也。」案：

《釋名》「小車，疑當作山車，即用此經注義也。吳志忠校

本作「牛車」，亦通。鄭知此爲山車者，據轂徑長與上文行

山者長轂合也。王宗淶云：「柏，迫也。柏車之輪更卑於

田車，牝服最迫近於地，故名柏車。」案：王說近是。云「輪

高六尺」者，亦以渠周求徑得之。王宗淶云：「圍一丈八

尺，高六尺，鄭依六觚率也。依密率，渠圍一丈八尺，徑得

五尺七寸二分九釐五豪五秒五忽。如輪徑整得六尺，則圍

當得一丈八尺八寸五分七釐一豪四秒二忽零。以爪積三

尺除渠圍，餘一丈五尺八寸五分七釐一豪四秒二忽零，則

爪鑿每穴相距五寸二分八釐五豪七秒二忽零。是柏車與

大車、羊車容爪之穴，其相距皆以一寸六分零一豪四秒三

忽零爲衰分也。云「牙圍尺二寸」者，賈疏云：「以其輪崇

六尺，五分取一，五尺取一尺，一尺取二寸，故尺二寸也。」

王宗淶云：「柏車之牙輞是正方圍，四面皆徑三寸，所謂

行山者欲作是也。大車崇二柯，綆寸，牝服二

柯有參分柯之一，大車，平地載任之車，轂長半柯者也。綆，輪筭。牝服長八尺，謂較也。鄭司農云：「牝服，謂車箱。服讀爲負。」疏：「大車崇三柯」者，戴震云：「大車輪崇當八尺六寸弱，幅長不及四尺。此云大車崇三柯，與密率較四寸。前云幅長一柯有半，不減轂空壺中，皆略舉大數爾。」云「綆寸」者，江水云：「一輪大，則輪之向外筭者自當稍寬。」云「牝服」，柯有參分柯之二者，江水云：「牝服不言廣，後言高長六尺可推也。牝服惟柏車方，大車、羊車皆長方。」案：江說是也。《巾車》賈疏謂此職三車皆方，失之。程瑶田云：「大車言崇者，轂徑及幅長倍數和之而得也。柏車不言者，可例而知也。羊車不言者，同於柏車可知也。大車言綆數、牝服之數，柏車、羊車但言牝服，不言綆數，綆數大車且不過寸，縱差小之，至三分寸之止矣，不言可也。」注云：大車平地載任之車，轂長半柯者也者，《毛詩·小雅·無將大車》傳云：「大車，小人之所將也。」牛人云：「凡會同、軍旅，行役，共其兵車之牛與其牽傍，以載公任器。此大車即牛車之大者，故云載任之車。曰平地者，別於柏車爲行山之車。轂長半柯，據上文。云「綆，輪筭」者，《輪人》先鄭注同，詳彼疏。云「牝服長八尺謂較也」者，賈疏云：「言牝服者，謂車較，即今謂之

平箱，皆有孔，內軛子於其中，而又向下服，故謂之牝服也。案：賈山虞疏亦釋牝服爲車平較，謂皆有鑿孔，以軛子貫之。蓋以鑿孔爲牝，軛子即橫直材，猶馬車之軛也。然賈以軛子貫鑿訓牝服，則與馬車無別，似非的解。今以鄭義推之，較者，輿兩面上橫木之稱。馬車牛車皆有左右兩較，但馬車較左右出式而高，牛車較卑，無較式之別，是之謂平較。平較謂之牝服，較高者爲牡，則平者爲牝矣。《既夕禮》云：「賓奠幣于棧左服。」彼注以棧爲柩車。蓋柩車軛輪，輿亦無式較之別，故雖非牛車，而亦蒙服稱也。平較之木闢徑，經注並無文，以《輿人》馬車較例之，徑當不逾一寸五分左右，若軛轡諸材則尤小，故《山虞》服用季材。若輿下軛軌諸木，皆徑三寸左右，則非季材所能勝矣。此牝服長八尺，即謂較深，故《詩·秦風·小戎》孔疏謂大車前軛至後軛，其深八尺。蓋大車箱長於羊車一尺，長於柏車二尺也。鄭司農云：「牝服謂車箱」者，《說文·竹部》云：「箱，大車牝服也。」錢坫云：「輿內謂之箱。」方音云：「箱謂之軛。」段玉裁云：「《小雅·大東》傳云：『服，牝服也。箱，大車之箱也。』按：許與大鄭同，箱即謂

① 原作「軍旅會同」，據楚本乙。

大車之輿也。毛之，大鄭之，要無異義。後鄭云較者，以左右有兩較，故名之曰箱，其實一也。徐養原云：「大車牝服，四面有版，上用平高，形同匡匪，所以載物，非以載人。後人呼筐筥爲箱，因其形似而名之也。」《詩》云：「皖彼牽牛，不以服箱。」大車之謂也。若小車則有較式之別，高下參差，復闕後面，與作箱之法異。」案：段、徐說是也。《詩》：大束以服箱並舉，故毛兩釋之。鄭箋亦云牽牛不可用於牝服之箱，孔疏謂兩較之內容物之處爲箱，馬瑞辰謂鄭以牝服爲左右較，而以箱爲大車之輿。案：綜校毛鄭孔義，蓋當如馬說。若然，是牝服爲兩平較之專稱，箱爲車輿之大名，猶之小車輜較通屬輿也。大總言之，服亦即箱，異名同物。後鄭既夕禮注亦云：服，車箱，是。鄭說同云：服讀爲負者，明與服牛服馬義異也。服負聲近段借字。《釋名·釋車》云：「負，在背上之言也。此讀服爲負，蓋亦取背負之義，箱在輿版上，若負之然。」陳奐云：「牝即牛。服者，負之假借字。大車重載牛負之，故謂之牝服。」案：陳說亦通。羊車一柯有參分柯之一，鄭司農云：「羊車，謂車羊門也。」玄謂羊，善也。善車，若今定張車。較長七尺。《疏》：「羊車二柯有參分柯之一」者，家上謂牝服之長也，殺於大車一尺。程瑤田云：「羊車復不見

轂長、轂圍、輻長、渠與牙圍之數者，羊車五者同於柏車可知也。」賈疏云：「按此羊車較長七尺，下柏車較長六尺，則羊車大矣，而《論語》謂大車爲柏車，小車爲羊車者，以柏車皆說轂輻牙，惟羊車不言，惟言較而已，是知柏車較雖短，轂輻牙則長。」①羊車較雖長，轂輻牙則小，故得小車之名也。案：《論語·爲政篇》云：「大車無輓，小車無軌。」臣軌注引鄭彼注云：「大車，柏車。小車，羊車。此即賈氏所本。然《論語》大車小車，自以《集解》引包咸說分牛車、駟馬車爲是。此職三車並牛車，則皆大車也。鄭彼注以大車爲柏車，小車爲羊車，其不可通有三。一、車之制，大車最大，羊車、柏車次之，今釋大車，乃遺最大之大車，而取其次之柏車，不可通一也。經於羊車止著較長之度，其轂輻牙諸度並無文，蓋當與柏車同；若如賈說，轂輻牙小於柏車，則此宜明出其度，而經不然，明羊車它度悉同柏車，其較又視柏車加長，則羊車自大於柏車，而鄭釋反是，不可通二也。輓軌並持衡之木，以牛車馬車所用異名，若如鄭說，小車爲羊車，則仍是牛車，其持衡者亦當爲輓，論語不當云無軌，不可通三也。然則彼注蓋文有譌舛，非鄭之舊，殆

① 原脫「輻」，據本補。

無疑矣。賈疏不察，輒據彼定此羊車小於柏車，疑誤後學，謹附正之。

注鄭司農云：「羊車謂車羊門也。」者，釋名·釋車云：「立人，象人立也。」或曰陽門，在前曰陽，兩

旁似門也。廣雅·釋器云：「陽門，簾簾，雀目蔽簾也。」

案：羊陽聲同。羊門制不可攷，張揖以爲即簾簾。續漢書·輿服志劉注引說文云：「車當謂之屏星。」又引謝

承書云：「別駕車前有屏星，如刺史車曲轡儀式。」則屏

星、陽門皆即車前屏蔽之物。爾雅·釋器云：「輿竹前

謂之禦，後謂之蔽。」詩·秦風·小戎孔疏引李巡注云：

「編竹當車前以擁蔽，名之曰禦。」即是物也。先鄭意蓋謂

「羊車前有屏蔽，謂之羊門，車因以爲名，故云謂車羊門也。」

云云。謂羊，善也，善車若今定張車者，釋名·釋車云：

「羊車，羊，祥也，祥，善也。善飾之車，今犢車是也。」賈疏

云：「漢世去今久遠，亦未知定張車將何所用，但知在宮內

所用，故差小爲之羊車也。」俞正燮云：「晉書·車服志」

云：「羊車，一名輦車，其上如輅，伏菟箱，漆畫輪軌。」<sup>①</sup>

齊書·輿服志：「隋書·禮儀志」同謂羊車金漆傘車，漢

時以人牽之。又《北史·斛律金傳》言，詔金朝見，聽乘步

挽車至階。《李諧傳》則言賜斛律金羊車上殿。是羊車以

人步輓。《隋志》云：「隋馭童年十四五者二十人，謂之羊

車小史，駕果下馬，其大如羊。」釋名又有輦車、羊車，云

「各以所駕名之」。則小兒別有羊車，非古之羊車。」詒讓

案：據釋名所云，則羊車亦牛車，但車制卑小，故以犢駕

之。然此經羊車，制度大於馬車，並不卑小，劉據漢制說

之，已自不合；至史志所載羊車，或以人步挽，或駕果下

馬，釋名別載駕羊之車，則又兒童游戲所乘，復與犢車

異，與此經羊車尤不相涉，故鄭別以定張車釋之，知漢時所

有羊車，與此名同而實異也。又此羊車乃任載之牛車，不

得以宮中車爲況。<sup>②</sup>賈以宮內所用差小，故謂之羊車，蓋

誤以漢晉以後制推之，殊爲失攷。定張車亦未詳。孔廣森

引《尚書大傳》曰「主夏者張」，張爲鶉火，南方之中，疑定張

車即司南車。案：《鸛冠子·天則篇》云「前張後極」，則孔

以定張爲司南，說非不可通。又馬總《意林》引《物理論》

云：「指南車，見周官。」今全經六篇無指南車之文，楊泉

亦或即指此注而言。但鄭以今況古，《西京雜記》說漢大駕

雖有司南車，而兩漢書無其制，恐非鄭意也。云「較長七

尺」者，此家上大車牝服二柯有參分柯之二之文，故知此亦

① 「軌」，《晉志》作「輓」。

② 車爲「原倒」，據楚本乙。

卽較長之度。二柯爲六尺，加三分柯之一，一尺，凡七尺也。王宗淶云：「羊車牝服，短於大車牝服一尺，長於柏車牝服亦一尺。」柏車二柯。較六尺也。柏車輪崇六尺，其綆大半寸。【疏】「柏車二柯」者，亦牝服之長也，又殺於羊車一尺。王宗淶云：「柏車牝服最短，蓋以山險難行而少其任載也。然則任載之車分三等，亦量地之易險而利其用爾。易野用大車，險野用柏車，易險半者用羊車，而任載多少亦隨地之易險而殊，故牝服有長短也。」注云「較

六尺也」者，柏車之箱短於大車二尺，羊車一尺，牝服之最短者也。云「柏車輪崇六尺，其綆大半寸」者，賈疏云：「大車輪崇九尺，綆一寸，此柏車輪崇六尺，三分減一，其綆亦宜三分減一，三分寸之二，卽大半寸也。」凡爲轅，三其輪崇，參分其長，一在前，一在後，以鑿其鉤，徹廣六尺，鬲長六尺。鄭司農云：「鉤，鉤心。鬲，謂轅端，厭牛領者。」【疏】「凡爲轅，三其輪崇」者，明牛車爲兩直轅，異於馬車之一曲轅也。詳《輶人》疏。三其輪崇，則與渠之大圜度正同。賈疏云：「凡爲轅者，言『凡』，語廣，則柏車、大車、羊車皆在其中。輪崇雖不同，其轅當各自三其輪崇。假令柏車輪崇六尺，三之，爲轅丈八尺；

大車輪崇九尺，三之，爲轅二丈七尺。但羊車雖不言輪崇，亦三之以爲轅也。江水云：「牛車轅長者，牝服之後猶有轅，轅尾亦可載物，今車亦如此。以上下文可推知其長短。大車尾轅五尺，羊車二尺五寸，柏車三尺，皆以轅長三之一減牝服之半計之。其前轅出牝服之外者，大車一丈四尺，柏車九尺，羊車八尺五寸。」云「參分其長，一在前，一在後，以鑿其鉤」者，記鑿鉤銜軸之度也。王宗淶云：「轅一在鉤前，一在鉤後，則大車鉤前轅長一丈八尺，鉤後轅長九尺，柏車鉤前轅長一丈二尺，鉤後轅長六尺。牝服立轅上，半在鉤前，半在鉤後。大車牝服深八尺，則轅出牝服後者五尺；柏車牝服深六尺，則轅出牝服後者三尺。此卽所謂軹。《說文·車部》云：「軹，大車後也。」舉大車以包羊車、柏車也。軹及前轅大車獨長者，以爲增加任載之用爾。」又云：「任載之車皆兩轅，鑿轅之下面以鉤軸。其轅之大小，記文不具。蓋皆十分其轅之長，以其一爲之圍，以上承牝服；參分其圍，去一爲頸圍，以縛駕牛之鬲；五分頸圍，去一以爲踵圍。則大車之轅方圍二尺七寸，徑六寸七分五釐，頸圍圍一尺八寸，踵圍圍一尺四寸四分；柏車之轅方圍一尺八寸，平徑約三寸，立徑約六寸，頸圍圍一尺二寸，踵圍圍九寸六分。」案：三車雖於轅鑿鉤，然亦有伏兔，

度蓋與轅當免同。又三車轅及頸、踵之圍度，經注無文，王據轆人馬車轆頸踵之圍度推之，於義得通。但馬車轆踵適承後軫，當爲橢方圍；牛車轅踵出軾外數尺，王以爲圓圍，未知是否。互詳轆人疏。云：微廣六尺者，微即軌也。《匠人》注云「軌廣八尺」者，謂駟馬車微也。依此文，則大車軌狹於彼二尺，故遂人注謂：「畛容大車，涂容乘車」，明其異也。賈疏亦謂不與駟馬車八尺者同微。江永云：大車之輪必出於箱外，其間又須有空處容輪轉，微廣安能與高長同數？微廣「六尺」，當是「八尺」之誤。以微廣計，置輻宜皆如馬車之法，參分其轂長，二在外，一在內。以此計之，大車箱下無轂，柏車箱下有轂。」戴震亦云：「轅值牝服下，高在兩轅之間，高長車廣蓋等。大車轂長尺五寸，中其轂置輻，輻內六寸，輻廣三寸，綆寸，凡一尺。六尺之箱，旁加一尺，兩旁共二尺，微廣八尺明矣。古者涂度以軌，軌皆宜八尺。田車之輪卑於兵車，乘車三寸，①牛車之制狹於四馬車，軌八尺則同也，故曰車同軌。軌不同爲不合微，不可行於涂。案：微高同度，於理難通，江、戴定此微廣六尺爲八尺之譌是也。鄭珍說亦同。蓋大車轂長一尺五寸，柏車、羊車轂長三尺，其置輻宜準輪人駟馬車之例，亦三分轂長，二在外，一在內以置之。然則大車轂在輻

內者凡四寸，在外者凡八寸；柏車、羊車轂在內者凡九寸，在外者凡一尺八寸。大車輻內與輻廣及綆之和數凡八寸，柏車、羊車輻內與輻廣及綆之和數凡一尺二寸六分六釐六豪六不盡。三車箱廣同，高長六尺，則大車轂在箱外相距左右各三寸，而柏車、羊車則轂入箱下左右各二寸六分六釐六豪六不盡，故江氏謂大車箱下無轂，柏車箱下有轂，所推最塢。戴氏則謂大車中轂置輻，與馬車置輻法不合，但經注並無見文，姑存以備一義。又案：《輿人》云：「輪崇、車廣、衡長參如一。」此馬車之通例也。《車人》云：「車、柏車、羊車輪崇、車廣、高長之度蓋亦參如一，惟大車輪特崇，不與高長同度，而車廣、高長則仍無不同，故經絕不見車廣之度，以有高長可以比例求之也。假令三車輿廣各自爲度，不與高同，則經於牝服之長既詳著其度，而其廣之各異，不宜絕無一語及之。然則三車之輿廣同六尺，輪在輿外，微必不止六尺明矣。鄭所見本，八已誤爲六，遂人注據此以定畛涂異軌。然則大車止可行畛，不可行涂，若行涂，則爲不同軌，其說殆不可通也。凡馬車、轆、在輿下之中，

① 原「於」字誤重，據文意刪。



牛車兩轅，則在輿下兩旁，然不必正切輿軌之外邊，<sup>①</sup>蓋當與馬車輿下置伏兔之處正相直，故得上鉤輿版；否則不鉤輿版而鉤軌，<sup>②</sup>失鉤心之義矣。大車軌廣度不可考，而馬車設伏兔之處，鄭珍謂在軌內一寸二分，加軌廣，并之共七寸，於制近是。牛車設兩轅之處，約與彼同，然則大車之轅自相距約計蓋四尺六寸。三車之隔，左右出兩轅外亦約有七寸，可以交縛爲固。柏車之轂雖長入輿下，而距設轅之處尚有四寸三分有奇之餘空，以之與兩交縛，爲地甚寬也。羊車諸度當與柏車同。車軌度數，互詳《匠人》疏。云「兩長六尺」者，賈疏云：「以其兩轅，一牛在轅內，故狹；四馬車隔六尺六寸者，以其一轅，兩服馬在轅外，故隔長也。」

注鄭司農云「鉤，鉤心」者，《釋名·釋車》云：「鉤心，從輿心下鉤軸也。」《易·小畜》九三，爻辭云：「輿脫輹。」孔疏引「鄭注云，謂輿下縛木，與軸相連，鉤心之木。是也。」又李氏《集解》引盧氏云：「輹，車之鉤心，夾軸之物。案：輹卽伏兔。此鉤心則是就輹鑿之以鉤軸，與輹異。鉤字又作枸，《御覽·車部》引《通俗文》云「軸限者，謂之枸」是也。其上又微隆起，入輿心，使相持而固，制並與伏兔同，故亦與輹同得鉤心之名也。」<sup>③</sup>江水云：「鑿鉤，謂輹當軸處，鑿半月形以銜軸。軸上亦稍鑿之，令其相鉤著不脫。」鄭珍

云：「所云心者，謂輿底板心。其鉤者，謂輹鉤版心之處。鑿其鉤者，視此處應鉤深若干，而剝低其前後不鉤者，其鉤者自高出也。大車兩輹承輿底之旁，而對鉤版心。」黃以周云：「司農云：『鉤，鉤心。』其實鉤與鉤心，其制同，其名有別。大車兩輹，卽於輹上設鉤，是鉤在旁也，故曰鉤，不曰心。小車設伏兔於兩旁，其鉤在輿心，故曰鉤心。鉤心者，小車之專名也。以鑿其鉤者，鑿謂鑿其納鉤之孔，鉤卽其入鑿之木。其在小車，鄭《易注》所謂『鉤心之木』是也。鉤心者，《釋名》所謂『從輿下鉤軸』是也。凡輿軫置輹伏兔上，輹伏兔置軸上，皆空空寂著，其所以連縛輿、軾、輹、軸，使四者不相分離，全恃鉤心之木。無鉤心，則輿軾輹軸皆離而不可行，<sup>④</sup>故《易》以『輿脫輹』爲止象，輹卽鉤心之木是也。」詒讓案：大車輹之鉤心，卽在小車軾之著伏兔處，江說鑿鉤之法是也。鉤心之義，亦當如鄭說，兼上鉤輿版、下鉤軸言之，義乃咳備。黃氏區分鉤與鉤心爲二，說亦甚

① 「軌」原訛「軌」，據楚本改。

② 「軌」原訛「軌」，據楚本改。

③ 楚本此句改作，故亦得稱鉤與鉤心略同也。

④ 原「不」誤重，據《禮書通故》刪。

析。但大車雖於兩轅繫鉤，而仍有伏兔。《易·大壯》九四爻辭云：「壯于大輿之輹。」小畜釋文引鄭注云：「輹，伏兔。」彼大輿即大車，輹即伏兔，是大車有伏兔之明證。《說文·車部》云：「輹，車伏兔也。輹，車軸縛也。」二字異訓。王筠據大壯爻辭，謂小車用輹，大車用輹，其說甚精。蓋大車直輹，小車曲輹，其在輿下當軸之處，皆繫鉤以銜軸，又皆有伏兔。小車獨輹居中，其鉤即《輹人》之當兔是也。其伏兔有二：一在車箱下兩旁，此經謂之輹。大車兩輹居旁，其伏兔則止一，在輿腹下正中，當小車設輹之處，易及左傳謂之輹。是小車輹而免兩，大車輹兩而免一，這適易居，以與輿軸相鉤連，其疏密略同。使大車無伏兔，則兩輹間四五尺地，空無一物以載輿版，不足以爲固矣。大車伏兔居輿下之中，故輹周易集解載虞翻本又作「腹」。蓋以聲兼義。伏兔上下又以革縛之以爲固，故《說文》訓輹爲「車軸縛」。小車輹之當兔及大車之輹，並正當輿心，故鄭《易注》云：「縛木鉤心是也。」小車之輹及大車輹之鉤，並當輿旁，則唯謂之鉤，而不曰鉤心，此云「繫鉤」是也。先鄭并鉤與鉤心爲一，義尚未析。輹輹，互詳《總敘》疏。云：「謂輹端厭牛領者，者，南即輹之借字。」釋名·釋車云：「輹，扼也，所以扼牛頸也。馬曰烏啄，下向又馬

頸，似鳥開口向下啄物時也。」《說文·木部》云：「輹，大車輹。段玉裁云：「輹當作輹。車部曰：「輹，輹前也。」輹，考工記作「輹」。大車之輹曰輹。西京賦曰：「五都貨殖，既遷既引，商旅聯輹，隱隱展展。」此正謂大車也。」案：段說是也。小車一輹，而以兩曲輹下扼馬頸；大車二輹，而以一曲輹下扼牛頸。大車之輹即小車之輹，輹之爲輹，猶說文·手部「輹」之或體爲輹也。先鄭及劉成國所釋致明塢。西京賦之聯輹，薛綜注亦以車輹釋之。《說文·車部》釋輹爲輹前，蓋誤以輹爲衡，而《木部》釋輹爲輹，則不誤。《論語·衛靈公》篇集解引包咸云：「衡，輹也。亦誤合。者爲，不足據也。」《論語·爲政》皇疏云：「古作牛車二輹，不異即時車，但輹頭安輹，與今異也。即時車輹用曲木駕於牛腹，仍縛輹兩頭著兩輹。古時則先取一橫木縛著兩輹頭，又別取曲木爲輹，縛著橫木，以駕牛脰也。即時一馬牽車，輹猶如此也。」據此，是梁時馬車有衡有輹，牛車有輹無衡。皇意古牛車亦當兼有衡輹。竊謂以此職經注考之，古牛車蓋亦有輹無衡，與梁時制度不異也。何以言之？衡任爲車制最要之一端，僅大車亦有衡，經當明言其度，不宜舍衡而舉輹也。馬車所以有衡者，爲輹間駕兩服，故必爲衡以持兩輹。大車輹內止一牛，牽傍又非

轅內鬲之所掟，復何必更爲衡以持軛乎？馬車之軛上曲，其軛頸之高高出於軸上者逾四尺，故加以衡軛，而適掟馬領。今大車直轅平出，以大車輪崇九尺言之，半徑不過四尺五寸，柏車、羊車輪崇六尺，半徑不過三尺，比之馬車，尚少三寸，直轅兩端出軸上不過數寸，如於轅端縛衡而後加軛以駕牛，則牛身常負轅軛，轅端必昂起，車行前成仰勢，而終日如登陴矣。惟卽以軛兩末縛於轅端，則軛末與轅末正平，而軛曲中高出於轅上，以下掟牛領，乃適相當。兩末既縛於轅，則兩末相去之直徑，當與輿廣同，故鬲長六尺六寸者，謂兩末相去直徑之度也。以皇侃說梁時牛車制推之，古牛車之軛當亦曲掟，與馬車同；惟近兩末數寸之處，又當直掟之，左右平出，以縛於兩轅，則與馬車軛異。古今車制不同，而牛身之高不異。梁時牛車不能同馬車具衡軛之制，而謂周時大車必同小車，非通論也。至《論語》之軛，皇疏引鄭注云：軛，穿轅端著之，則軛自是大車兩轅端與鬲相持之關鍵。蓋鬲兩末當直掟以平湊轅端，故各以軛穿轅端而縛之以爲固，則軛之長亦不過數寸。故《韓非子·外儲說》云：「墨子曰：吾不如爲車軛者之巧也，用咫尺之木，不費一朝之事，而引三十石之任。」蓋鬲兩末縛轅端，各以軛直穿以爲固也。《論語集解》引包咸注，釋軛爲轅端橫

木以縛軛，蓋誤以軛當衡。《說文·車部》又云：「軛，大車轅端持衡者。」雖較勝包說，而亦不知大車有鬲無衡。蓋衡鬲之制，湮失莫辨，自漢時已然矣。

### 弓人爲弓，取六材必以其時。取幹以冬，

取角以秋，絲漆以夏。筋膠未聞。【疏】「弓人爲弓」者，亦以所作之器名工也。《說文·弓部》云：「弓以近窮遠，古者揮作弓。」周禮六弓，王弓、弧弓以狝甲革甚質，夾弓、庚弓以狝干侯鳥獸，唐弓、大弓以授學射者。《燕禮》及《孟子·公孫丑》篇並有弓人，卽此。注云：取幹以冬，取

角以秋，絲漆以夏」者，賈疏云：「鄭知取幹以冬者，見《山虞》云：『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時俱得斬，但冬時尤善，故《月令》云：「日短至，伐木，取竹箭。」注云：「堅成之極時」。是知冬善於夏，故指冬而言也。取角以秋者，下云「秋殺者厚」，故知用秋也。絲漆以夏者，夏時絲熟，夏漆尤良，故知也。必知六材據此六者，皆依下文而說也。《二筋膠未聞》者，二者取時，經無見文。《齊民要術》有煮膠法，云：「煮膠要用二月、三月、十月，餘月則不成。熱則不凝無餅，寒則凍瘰白膠不黏。」然則取膠其以春與？六材

既聚，巧者和之。聚猶具也。【疏】注云聚猶具也

者，明此與輪人六材既具，巧者和之同義。《說文·佩部》云：「聚，會也。」聚會則備具，故引申之亦得爲具也。

幹也者，以爲遠也；角也者，以爲疾也；筋也者，以爲深也；膠也者，以爲和也；絲也者，以爲固也；漆也者，以爲受霜露也。六材之力，相得而足。【疏】幹也者，以爲遠也者，此明六材各有其主用也。《史記·田敬仲世家》索隱云：「幹，弓幹也。」案：幹者，幹之變體。《說文·木部》云：「幹，築牆高木也。」是幹本植幹字，引申之，凡木材通謂之幹，故《月令》

注云「幹，器之木也」。此幹則專爲弓材之名，即弓身木，統柎及兩隈兩簫爲一，所以發矢及遠也。云「角也者以爲疾也」，筋也者以爲深也者，《曲禮》云：「凡遣人弓者，張弓尚筋，弛弓尚角。」注云：「弓有往來體，皆欲令其下曲隕然順也。」孔疏云：「弓之爲體，以木爲身，以角爲面，筋在外而。案：據孔說，蓋弓張則曲面向內，而筋上見；弛則反是，而角上見。是角著弓裏，亘左右隈及兩簫，筋著弓表，皆所以助其力，故一以爲疾，一以爲深。」江永云：「射深之力在幹，亦在筋。後言九和之弓，角不勝幹，幹不勝筋，則

筋力在角幹之上，故篇末云「覆之而筋至，謂之深弓」。

云「膠也者以爲和也，絲也者以爲固也」者，膠絲所以黏纏弓身，使幹角筋相著而不解，故一以爲和，一以爲固也。云「漆也者，以爲受霜露也」者，制弓既成，乃施漆於幹角之外，以禦霜露也。注云「六材之力，相得而足者，賈疏

云：「六材在弓，各有所用，六材相得，乃可爲足也。」凡取幹之道七，柎爲上，櫜次之，檠桑次之，橘次之，木瓜次之，荆次之，竹爲下。鄭司農云：「櫜

讀爲億萬之億。《爾雅》曰：「柎，櫜。」又曰：「檠桑，山桑。」《國語》曰：「檠弧箕箠。」【疏】凡取幹之道七，柎爲

上者，以下並記治幹之法。《說文·木部》云：「柎，桑也。」案：柎，桑屬，與桑小異。寇宗奭《本草衍義》云：「柎木裏有紋，亦可旋爲器。」葉飼蠶，曰柎蠶，葉硬，然不及桑葉。《總攷》：「荆之幹，注云：「幹，柎也。」賈彼疏引《書·禹貢》：「櫜幹栝柏。」鄭注云：「幹，柎幹。」淮南子·原道訓高注謂烏號之弓亦以柎桑爲幹。蓋弓幹以柎爲上，故柎專得幹名矣。云「橘次之者，《總攷》云：「橘踰淮而北爲枳。蓋周時南方有以橘爲弓幹者。云「木瓜次之者，《詩·衛風·木瓜》毛傳云：「楸木也，可食之木。」《爾雅·

釋木云：「楸，木瓜。郭注云：『實如小瓜，酢可食。』

荆次之，竹爲下」者，《說文·艸部》云：「荆，楚木也。」又

《竹部》云：「簞，大竹也，可爲幹。」卽此弓幹也。注鄭

司農云：「億讀爲億萬之億者，段玉裁改爲爲如，云：此

擬其音耳。」引爾雅曰：「柎，億者。」釋木文。郭注云：

「似棣，細葉。葉新生，可飼牛。材中車輞。關西呼柎子，

一名上櫃。億，《說文·木部》作「櫃」，云：「梓屬，大者可

爲棺槨，小者可爲弓材。」詩·唐風·山有樞，孔疏引陸璣

疏云：「柎，億也。葉似杏而尖，白色，皮正赤。爲木多曲

少直。枝葉茂好。二月中，葉疏，華如練而細葉，正白蓋

樹。今官園種之，正名曰萬歲。既取名於億萬，其葉又好，

故種之。其汲山，下人或謂之牛筋，或謂之億。材可爲弓弩

幹也。案：陸謂億取名於億，與先鄭讀同。云「又曰，壓

桑，山桑」者，亦《釋木》文。郭注云：「似桑，材中作弓及車

輅。引國語曰：『壓弧箕箒者。』鄭語文。今本國語「箒

作「服」，段借字也。韋注云：「山桑曰壓。弧，弓也。箕，

木名。服，矢房也。凡相幹，欲赤黑而陽聲。赤

黑則鄉心，陽聲則遠根。陽猶清也。木之類，近根

者奴。【疏】赤黑則鄉心者，易·說卦云：「其於木

也，爲堅多心。」是木近心則堅韌，故宜爲弓幹也。注

云：「陽猶清也者，義與『梓人』其聲清陽而遠聞」同。陽皆

揚之段字。《晏子春秋·諫上篇》云：「湯偃身而揚聲」，卽此

陽聲也。云「木之類，近根者奴者，謂木之脈理以結而不

條達也。《水經·澠水》鄭注云：「水不流曰奴。」木之近根

者，理不直行，亦猶水之不流矣。凡析幹，射遠者用

執，射深者用直。鄭司農云：「執謂形執。假令木性

自曲，則當反其曲以爲弓，故曰審曲面執。玄謂曲執則宜

薄，薄則力少；直則可厚，厚則力多。【疏】「凡析幹，射遠

者用執，射深者用直」者，賈疏云：「此說弓力多少之事。

弓弱則宜射遠，謂若夾庾之類；弓直則宜射深，謂若王弧

之類也。注鄭司農云：「執謂形執」者，木形曲則自有容

突矯變之執力也。執勢古今字，詳《總敘》疏。云「假令木

性自曲，則當反其曲以爲弓」者，曲木不反之，則發之不剽，

故必矯而反之，取其執之自還，以射則遠也。云「故曰審曲

面執者，明此執與總敘「審曲面執」之執同也。云「玄謂

曲執則宜薄，薄則力少，直則可厚，厚則力多」者，此增成先

鄭之義。曲執逆揉，必薄而後可矯而反之，故力少；直者

順揉，故可厚而力多也。居幹之道，蓄桌不地，則

弓不發。鄭司農云：「籥讀爲『不籥而奮』之籥。栗讀爲

「榛栗」之栗。謂以鋸剖析幹，地讀爲「倚移從風」之移。謂邪行絕理者，弓發之所從起。」玄謂栗讀爲「裂編」之裂。

【疏】居幹之道，籥桌不地，則弓不發者，桌，釋文作

「栗」。案：陸本非也。凡經用古字，當作「桌」，注用今字，

當作「栗」，詳《籥人》疏。居，猶言處置也。居幹與後「居

角」及《輿人》「居材」義同。先取幹，次相幹、析幹、居幹，以

幹爲弓體，故尤致詳也。賈疏云：「居謂居處解析弓幹之

法，謂以鋸剖析弓幹之時，不邪進失理，則弓後不發傷也。

江水云：「發，謂發弓辟戾，今人謂之弓翻。」王引之云：

「賈疏以發爲發傷，於古無據。發當讀爲撥，撥者，枉也。

言析幹不邪行絕理，則弓不至於枉戾也。《管子·宙合篇》

曰：「夫繩扶撥以爲正，準壞險以爲平。」《淮南·本經篇》

「扶撥以爲正」，高注曰：「撥，枉也。」《脩務篇》「琴或撥刺

枉撓」，注曰：「撥刺，不正也。」《荀子·正論篇》曰：「羿蠡

門者，天下之善射者也，不能以撥弓曲矢中。」西周策

曰：「弓撥矢鉤。」是弓枉戾謂之撥也。古字撥與發通，《商

頌·長發篇》「玄王桓撥」，《韓詩·撥作「發」，是其例矣。

案：王說是也。注鄭司農云：「籥讀爲不籥而奮之籥，

栗讀爲榛栗之栗者，《釋文》作「不籥奮」，無「而」字。盧文

弼云：「而」字當是衍文，《易》及《禮記·坊記》皆無「而」

字。」案：盧校是也。「栗讀」之栗，舊本作「桌」。宋附釋音

本，注疏本並作「栗」，今從之。桌，栗古今字，注例用今字

也。後鄭改讀亦作栗，可證。《詩·小雅·大田》箋破「俶

載爲「熾籥」，而云：「讀爲籥栗之籥，亦依先鄭讀。」戴震

云：「籥斯聲相邇，析也。」案：載讀與先鄭異，亦通。云

「謂以鋸剖析幹者，《列女傳·仁智篇》云：「鋸者，所以治

木也。」《說文·刀部》云：「副，判也。」段玉裁云：「以鋸副

析幹，如相之熾籥，栗則幹木也。」案：段說是也。籥與史

記·張耳傳「割刃之割音義相近，詳《輪人》疏。先鄭訓

栗，與後鄭異，賈疏謂栗亦取破義，非。又先鄭此注乃釋籥

栗之義，非以鋸釋居幹之居，《詩·大田》孔疏引此經，改居

爲鋸，殆誤會注意。《輿人》「居材」，釋文載舊音，據亦

似卽隱據此注而誤音也。云：「地讀爲倚移從風之移」者，

《總敘》注同。云：「謂邪行絕理者，弓發之所從起者，段玉

裁云：「地移音同，皆謂邪也。」案：木理多直，若邪行剖析

之，橫絕其理，則弓發恒起於是也。云：「玄謂栗讀爲裂編之

裂」者，賈疏云：「讀從隱」，《左氏傳》「紀裂編來逆女」。

彼裂編字子帛，則爲裂破衣義。惠棟云：「毛詩·幽風·

東山》曰「烝在栗薪」，箋云：「栗，析也。」古者聲栗裂同

也。段玉裁云：「鄭謂七幹中無栗樹，易栗爲裂，箭者鋸入之，裂者分之。」凡相角，秋綱者厚，春綱者薄；

釋牛之角直而澤，老牛之角紕而昔。鄭司農

云：「紕讀爲『紕縛』之紕，昔讀爲『交錯』之錯，謂牛角物理錯也。玄謂昔讀，履錯然之錯。」【疏】「凡相角，秋綱者

厚，春綱者薄」者，此明角宜用厚，故前注云「取角以秋」。

賈疏云：「上文已言幹訖，至此更宜相角。厚謂角厚肉少，

薄謂角薄肉多。」云「釋牛之角直而澤，老牛之角紕而昔」

者，《說文》禾部云：「釋，幼禾也。」案：釋義本爲幼禾，

引申之，凡幼少通謂之釋。《方言》云：「釋，小也。」賈疏

云：「直而澤，謂角直而潤澤；紕而錯，謂理纒錯不潤澤

也。」治讓案：角宜用釋牛，故下云「瘠牛之角無澤」，明以

有澤爲貴也。昔亦即無澤，二文相對，詳後。注鄭司

農云：「紕讀爲紕縛之紕者，縛，舊本作縛，非。今據宋本

及《釋文》正。」《釋文》云：「紕，劉徒展反，許慎尚展反，角

紕縛之意。」孔廣森云：「揚子《太玄·更次》曰：『時七

時九，軫轉其道。』軾縛疑即軾轉字，軾轉又即軾轉之音變

也。」段玉裁云：「《方言》曰：『軾，戾也。』《說文》系部」

云：「軾，轉也。」《淮南·高注》曰：「軾，了戾也。」軾與紕皆

纏紕之意。」江永云：「紕與直對，謂辟戾不直也。」案：孔、

段、江說是也。《淮南子·原道訓》高注云：「紕，轉也。」又

云：「軾，轉也。」《孟子·告子篇》「紕兄之臂」，趙注云：

「軾，戾也。」《廣雅·釋詁》云：「軾，斂也。」又《釋詁》云：

「軾，轉戾也。紕，軾，縛，轉，並聲近義通。」《淮南·

原道訓》「扶搖軾抱羊角而上」，軾，《本經訓》作「紕」，正羊

角轉戾之形，高釋爲了戾。《西陽雜俎》說野牛角了戾，與

此記牛角紕義亦正合，可以互證。云「昔讀爲交錯之錯，謂

牛角物理錯也者，阮元云：「軾，《說文》角部作『𧈧』，角

長也。引申用爲粗糙字，而傳寫譌其體从牛旁。」段玉裁

云：「謂角纒理錯不順。」案：段說是也。《山海經·北山

經》：「帶山有獸焉，其狀如馬，一角，有錯。」鄭注云：「言

角有甲錯。理錯與甲錯義亦略同。」云「玄謂昔讀履錯然之

錯」者，「履錯然」，《易·離》初九爻辭。《釋文》云：「李云：

鄭且各反。」段玉裁云：「蓋讀同破敝之敝。李必據《周易

注》言之。」案：段說是也。《易釋文》「履錯」載，鄭音七各

反，與李音同。江永云：「昔似與澤對。謂若陳久之色不

鮮潤也。昔有久意，若昔酒是也。」俞樾云：「昔字不必改

讀，古昔同字。」《說文·日部》：「昔，乾肉也。」紕而昔

字。下文「凡相膠欲朱色而昔」，與此同義。」案：江、俞並讀昔如字是也。下言相膠，昔也者，深瑕而澤。角昔則無澤，膠昔仍有澤，二者正相反也。

疾疾險中，牛有久病則角裏傷。【疏】「疾疾險中者，爾雅·釋魚云：蝸大而險，郭注云：險者，謂汙薄。此險中亦謂角中汙陷而不實也。洪頤煊云：「險當作儉，古字通用。險謂瘡省也。」

案：洪說亦通。注云：牛有久病則角裏傷者，《說文·疒部》云：「疒，熱病也。」引申為凡病之稱。賈疏云：以疾疾為久病，故云牛有久病。險，傷也。中即裏。謂角裏傷也。案：鄭意蓋謂角中傷，則險而不平，實非訓險為傷也，賈說失其指。

瘠牛之角無澤。少潤氣。【疏】注云「少潤氣」者，《說文·水部》云：「澤，光潤也。」謂牛瘠瘵血少，角無光潤之氣也。角欲青白而豐末。豐，大也。【疏】「角欲青白而豐末」者，末謂角端，端豐則力強而氣盛。賈疏云：「按下注云：本白，中青，末豐。」注云

「豐，大也」者，《函人》注同。夫角之本，蹙於剗而休於氣，是故柔。柔故欲其執也。白也者，執之徵也。蹙，近也。休讀為煦。鄭司農云：「欲其形之白曲，反以為弓。」玄謂色白則執。【疏】「夫角之本，蹙

於剗而休於氣，是故柔者，蹙，葉鈔本《釋文》作「戚」。案：《總攷》「戚數」，字亦作「戚」。段玉裁云：「蹙俗字。剗，《釋文》云：「本又作腦。莊述祖云：《說文》：「腦，頭腦也。从匕。匕，相匕著也。《象髮，凶象腦形。」「玉篇」：「腦或作腦，亦作腦。」《攷工記》作「剗」，於六書無所取義，但相傳以為古文奇字，而不敢易。不知腦从匕从腦，腦即古文腦字，字作「𦣻」，是古文腦當作「𦣻」，故隸譌作「剗」，或作「𦣻」耳。案：莊說是也。以字形推之，蓋《象髮



以爲弓」者，執與上「射遠用執」之執同，故亦以白曲爲訓也。云「玄謂色白則執」者，賈疏云：「角色白者，即執之徵驗也。」夫角之中，恒當弓之畏。畏也者必橈，橈故欲其堅也。青也者，堅之徵也。故書畏或作「威」，杜子春云：「當爲威。威謂弓淵。角之中央與淵相當。」玄謂畏讀如「秦師入隈」之隈。【疏】「夫角之中，恒當弓之畏」者，凡角著於弓內之隈。隈有二，皆一端接附，一端接簫，《大射儀》謂之左右隈。角巨隈間，則角之中即隈之中也。云「畏也者必橈，橈故欲其堅也」者，弓張弛引釋，隈角常隨之橈曲，故欲角堅強，則雖橈曲而不傷其力也。注云「故書畏或作威，杜子春云，當爲威」者，段玉裁云：「『爲』當作『從』。」徐養原云：「威與畏古字本通。」《咎繇謨》「天明畏」，馬本作「威」是也，故子春從威。鄭君從畏，並訓弓淵也。云「威謂弓淵，角之中央與淵相當」者，《釋名·釋兵》云：「弓其末曰簫，中央曰附，簫附之間曰淵。淵，宛也，言宛曲也。」云「玄謂畏讀如秦師入隈之隈」者，賈疏云：「按僖二十五年秋，<sup>①</sup>秦兵伐邽，秦人過析隈。鄭以爲入隈。」段玉裁云：「杜從威，鄭從畏而讀如隈，其訓則一。鄭意畏即《大射儀》之隈字。」《大射儀》曰：「執弓，

以袂順左右隈，上再下壹。」注：「隈，弓淵也。」後注云「角長者當弓之隈」，則徑易爲隈字矣。阮元云：「此『讀如』當作『讀爲』。」案：段、阮說是也，《說文·阜部》云：「隈，水曲隈也。」引申之，弓曲亦曰隈。又《說文·角部》云：「𧢲，角曲中也。」弓曲中曰隈，與角曲中曰𧢲，二者恒相傳，故聲亦略同。夫角之末，遠於剡而不休於氣，是故

脆。脆故欲其柔也。豐末也者，柔之徵也。

末之大者，剡氣及煦之。【疏】「夫角之末，遠於剡而不休於氣，是故脆，脆故欲其柔也」者，《說文·肉部》云：「脆，小而易斷也。」賈疏云：「此說角欲豐末之意。」注云

「末之大者，剡氣及煦之」者，牛氣盛，則末雖去剡遠，猶及煦之，故以豐末爲柔之證驗。角長二尺有五寸，

色不失理，謂之牛戴牛。三色：本白，中青，末豐。

鄭司農云：「牛戴牛，角直一牛。」【疏】「角長二尺有五寸」

者，言角極長也。角長則易有瑕疵，而能兼有三色，故可貴也。注云「三色，本白，中青，末豐」者，末豐非色，亦言

色者，從文便也。鄭司農云：「牛戴牛，角直一牛」者，謂一

①「二」原訛「三」，據《周禮注疏》改。

之直與全牛等。凡相膠，欲朱色而昔。昔也者，

深瑕而澤，紆而搏廉。搏，圜也。廉，瑕嚴利也。

【疏】凡相膠，欲朱色而昔者，朱，純赤也，詳《鍾氏疏》，

賈疏云：「上已相幹角，次及相膠。此云欲朱色，按下『鹿膠青白』以下，惟牛膠火赤，自餘非純赤，則牛膠爲善矣。」

案：鄭、賈並讀昔爲錯，與上「老牛之角紆而昔」同。今以

文義審之，亦當讀如字，蓋膠以乾昔爲貴也。《史記·田敬仲世家》：「淳于髡曰：『弓膠昔幹，所以爲合也。』」《集解》引

徐廣云：「一作乾。」《索隱》云：「昔，久舊也。」依徐引別

本，則昔幹亦即昔乾，可證此膠欲昔之義。《索隱》又謂彼

「昔幹」即此文之「析幹」，則非也。云「昔也者，深瑕而

澤，紆而搏廉」者，賈疏云：「紆謂有紆理。」案：賈釋紆與

上相角章同是也。但相角欲其滑澤，不欲多理，膠則尚燥

勁，故以瑕深文紆爲佳，與角正相反也。注云「搏，圜

也」者，《矢人》注同。云「廉，瑕嚴利也」者，段玉裁謂「瑕嚴

利也」四字句，是也。賈疏謂廉瑕並是嚴利之狀，非。廉與

《輿人》義略同。《廣雅·釋詁》云：「瑕，裂也。」謂膠裂痕

有廉峻峻利也。鹿膠青白，馬膠赤白，牛膠火

赤，鼠膠黑，魚膠餌，犀膠黃。皆謂煮用其皮，或

用角。餌，色如餌。【疏】鹿膠青白，馬膠赤白者，唐石

經初刻，亦誤。黑，磨改作赤。此別良膠之色也。《論

語·鄉黨》：「魯疏引穎子嚴云：『以白加青爲碧，以赤加白爲

紅，是鹿膠色碧，馬膠色紅也。』云牛膠火赤者，謂純赤

如火也。注云「皆謂煮用其皮，或用角」者，《說文·肉

部》云：「膠，昵也，作之以皮。」案：用皮謂馬、鼠，用角謂

鹿、牛、犀也。魚膠用膠，鄭不言者，文略。云「餌，色如餌

者，《說文·鬻部》云：「鬻，粉餅也。餌即鬻之或體，詳《籩

人疏》。餌之色蓋白而微黃，魚膠之色似之則佳也。《列女

傳·辯通篇》：「晉弓工妻說造弓曰『糊以河魚之膠』」，是弓用

魚膠之證。凡昵之類不能方。鄭司農云：「謂膠善

戾。故書昵或作機，杜子春云：『機讀爲不義不昵之昵，或

爲黏。黏，黏也。』玄謂機脂膏肫敗之肫，肫亦黏也。【疏】

「凡昵之類不能方」者，承上文，明膠色善則黏著彌固也。

梓人注云：「方猶等也。」國策·趙策云：「膠漆至黏

也。」蓋凡物結力之大，以諸膠爲最，而色佳者則尤固，它昵

物之類不能比方之也。注鄭司農云「謂膠善戾」者，段

玉裁云：「戾當作麗，聲之誤也。凡附麗之物，莫善於膠。」

云「故書昵或作機，杜子春云：『機讀爲不義不昵之昵』者，不

義不昵，隱元年《左傳》文。今《左傳》昵作「昵」。案：《說

文·日部云：「暱，日近也。重文昵，暱或从尼。」引申爲黏固不釋之義。段玉裁云：「杜讀機爲昵者，昵，暱之或字。哉聲匿聲占音同在之哈部。」云，或爲黏，黏，黏也者，段玉裁云：「謂故書機或爲黏。黏者，黏之借字。日聲刃聲與暱雙聲也。詒讓案：《說文·黍部》云：「黏，黏也，从黍日聲。《春秋傳》曰「不義不黏」。重文黏，黏或从刃。又「黏，相著也」。據許所引，是《左傳》或本亦作黏也。云「玄謂機脂膏臚敗之臚，臚亦黏也者，《釋文》引呂忱云：「臚，膏敗也。賈疏云：「今人頭髮有脂膏者謂之臚，臚亦黏也。段玉裁云：「鄭君徑從機，云機者，脂膏臚敗之同部假借字。臚，《說文》作「殖」，《字林》作「臚」，《釋名》作「職」，他書又作「漬」。臚亦訓黏，經作機，自可不必易爲暱也。徐養原云：「《禹貢》「徐州厥土赤埴」。《釋文》：「埴，鄭作哉，音職。《說文·土部》：「埴，黏土也。」又《少部》：「殖，脂膏久埴也。」又《木部》有機字，訓杙，非此義。臚字，《說文》不載。此注「機」當作「哉」，「臚」或作「殖」。《廣雅·釋器》：「職，臠也。」此與殖敗同義。職字亦不見於《說文》，唯《儀禮·鄉射記》有之。大約黏，哉，埴，殖四字爲正，昵，機別字也，臚，職俗字也。」案：徐說是也。凡相筋，欲小簡而長，大結而澤。小簡而長，大結而澤，則

其爲獸必剽，以爲弓，則豈異於其獸。剽，疾也。鄭司農云：「簡讀爲「攔然登陴」之攔。」玄謂讀如簡札之簡，謂筋條也。【疏】「凡相筋」者，此又明相筋之法。筋謂牛馬及麋鹿之筋，後有牛筋、麋筋。《意林》引《尸子》云：「《弓人》：「撻筋，則知牛長少。《列女傳·辯通篇》：「晉弓工妻說造弓云：「纏以荆麋之筋。」云「欲小簡而長，大結而澤」者，筋之小者，欲其成條而長，大者欲其搏結而色有潤澤，乃爲良也。云，以爲弓則豈異於其獸」者，賈疏云：「言此筋之獸剽疾，爲弓亦剽疾。」注云「剽，疾也」者，剽卽標之借字。《說文·心部》云：「標，疾也。」亦通作標，《後漢書·班固傳》「倚標狡」，李注云：「標狡，獸之輕捷者。鄭司農云：「簡讀爲攔然登陴之攔」者，攔然登陴，《左·昭十八年傳》文，杜注云：「攔然，勁憤貌。」段玉裁云：「大鄭讀爲《春秋傳》之攔然者，易其字，謂筋休於氣，狀攔然也。」云「玄謂讀如簡札之簡，謂筋條也者，段玉裁云：「鄭君讀如簡札，謂其音同，簡之言草也，故釋以筋條。筋欲敝之敝，鄭司農云：「嚼之當孰。」【疏】注鄭司農云「嚼之當孰」者，賈疏云：「筋之椎打嚼齧，欲得勞敝。詒讓案：《切經音義》引《通俗文》云：「咀齧曰嚼。凡椎打筋謂之嚼，

蓋漢人常語。《淮南子·主術訓》云：「聾者可令唯筋，唯

即嚼之誤。嚼字亦作唯，故誤爲唯。」《易林·蒙之離

云：「聾跛摧筋，摧亦唯之誤。後文云「引筋欲盡」，故治

筋宜椎打勞敝也。漆欲測，鄭司農云：「測讀爲惻，惻之

惻。玄謂測讀如測度之測，測猶清也。」【疏】漆欲測者，

以下又明相漆絲之法。注鄭司農云：「測讀爲惻，惻之

惻者，惻隱，見《孟子·公孫丑篇》。釋文云：「惻，本或

作惻，同。」案：惻即隱之俗。然先鄭此讀，未詳其義。云

「玄謂測讀如測度之測，測猶清也」者，此引申之義也。段

玉裁云：「讀如測度者，其音同而義在焉，又申之曰測猶清

也。案《說文》云：「測，深所至也。」故度深淺曰測，漆清如

可度然，故曰測，測不訓清，而此經之測謂漆清也，故曰猶

清。」案：段說是也。孔廣森據《爾雅·釋言》「深，測也」，

謂測當訓深，亦通。絲欲沈。如在水中時色。【疏】注

云：如在水中時色者，賈疏云：「言絲欲沈，則據乾燥時，

色還如在水渌之色，故云如在水中時色。」得此六材之

全，然後可以爲良。全，無瑕病。良，善也。【疏】注

云「全，無瑕病」者，《說文·玉部》云「全，完也」。賈疏云：

「幹、角、膠、筋、漆、絲六材，皆令善而無瑕病，然後爲善

也。」云「良，善也」者，《玉府》注同。凡爲弓，冬析幹

而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三材，膠、絲、漆。

鄭司農云：「液讀爲醴。」【疏】「凡爲弓，冬析幹而春液角」

者，前注云：「取幹以冬，取角以秋。蓋於初冬取幹，至盛

寒而剖析之。角則秋取，至次年春乃醴治之。以幹貴乾

昔，角則宜和煦，乃易治而無變也。江水云：「冬析幹，當

兼伐木言之。伐木宜於冬時，謂其津液下流，體質堅實。

立春，則津液上行，其材濡爽，且易生蠹。」案：江說亦足

備一義。云「秋合三材」者，賈疏云：「言秋合三材膠、漆、

絲，則幹、角、筋須三材乃合，則秋是作弓之時，故至冬寒而

定體也。」注云「三材，膠、漆、絲」者，賈疏云：「以經既言

幹、角及筋，六材之中惟少膠、漆、絲，故知三材謂此也。」《月

令》孔疏云：「秋時陰陽氣調，合膠、漆、絲之三材，角在內面，

筋在外，幹在中。」案：賈、孔說是也。知三材不即謂幹、角

、筋者，以經言合，則是以膠、漆、漆合之。若然，則是合六材，

今止云「三材者」，上文已見幹、角、筋，是不煩複舉，而膠、漆、

絲則未見，故知義然也。鄭司農云「液讀爲醴」者，段玉裁

云：「夜聲、罌聲，古音同在魚虞模部。易液爲醴，酒之醴

者，重釋治之也。或曰：《史記》多用醴爲釋，釋者，解也，

謂解析角，劉、沈釋音釋。此非鄭意。案：段說是也。《說文·水部》云：「液，澀也。」於義無取。下文云「故角三液而幹再液」，又云「厚其液」，後鄭亦以「釋治釋之」。且彼文以液幹申斲木必荼之義，則當為「釋治無疑」。儻云解析，則不得有再三，又不當言厚。劉、沈讀，於經注並不可通。《月令》孔疏云：「春時先浸液其角，豫和濡。」此讀液如字，亦非。鄭義，寒奠體，奠讀為定。至冬膠堅，內之檠中，定往來體。【疏】寒奠體者，對下冰為文，蓋謂初冬微寒之時也。《月令》注引此作「冬定體」，蓋鄭以義改之。

注云「奠讀為定」者，《司市》注同。云「至冬膠堅，內之檠中，定往來體」者，《說文·木部》云：「檠，榜也。」榜所以輔弓弩也。《詩·小雅·角弓》毛傳云：「檠，弓匣也。」《既夕記》有秘，注云：「秘，弓檠。」弛則縛之於弓裏，備損傷，以竹為之。《荀子·性惡篇》云：「繫弱，鉅黍，古之良弓也，然而不得排檠，則不能自正。」楊注云：「排檠，輔正弓弩之器。」說苑·建本篇又作「排檠」。韓非子·外儲說左上云：「夫工人張弓也，伏檠三旬而蹈弦，一曰犯機。」又《外儲說右》云：「榜檠者，所以矯不直也。」淮南子·脩務訓云：「弓待檠而後能調。」高注云：「檠，矯弓之材。」又《說山訓》云：「檠不正而可以正弓。」注云：「檠，弓之掩牀，讀曰

檠。」檠檠並與檠同。賈疏云：「檠謂弓匣。定往來體，則六弓往體來體多少者是也。」冰析澇。大寒中，下於檠中，復內之。【疏】「冰析澇」者，《輶人》先鄭注云：「澇謂漆析

鄂。」案：析澇之義，鄭注未明。上云「秋合三材」，注云「膠、絲、漆」，則秋時已施漆，不待大寒之時。竊疑秋時弓已髹漆訖，至寒而入檠，則弓體不復動，漆澇亦凝結而無痕。至大寒時，乃下弓於檠，而數張弛之，使漆之當隈曲處，微有瑕釁，以視其漆之厚薄。且極寒之時，物皆剛脆易圻落，若此時漆澇分析而不至圻落，則漆之和韌又可知矣。

注云「大寒中，下於檠中，復內之」者，賈疏云：「十二

月小寒節，大寒中，是冰盛之時，故以大寒解冰也。下於檠中復內之，謂復如上寒奠體內之於檠中相似。」詒讓案：弓在檠，則體無張弛，而漆澇不至分析，故必下之，變動其體，而後可析澇。復慮在檠未久，其體未定，又至次年春方被弦，故仍內之。冬析幹則易，理滑致。【疏】注云「理

滑致者，《毛詩·小雅·甫田》傳云：「易，治也。」《易·繫辭》釋文引京房云：「易，善也。」幹治之善，則理自平滑而密致也。江水云：「易者，言其易治，無濡爽生蠹諸病。」

春液角則合，合讀為治。【疏】注云「合讀為治者，以

與下文「秋合三材則合」義複，故依聲類破爲洽。《說文·

水部》云：「洽，密也。」段玉裁云：「此猶《上虞禮》古文洽

爲合也。」洽者，和柔之意。夏治筋則不煩，煩，亂。

【疏】注云：煩，亂者。淮南子：「精神訓。」高注云：「煩，亂

也。」案：亂謂筋紛粗而相糾結也。秋合三材則合，

合，堅密也。【疏】秋合三材則合者，賈疏云：「幹角筋

須膠漆絲三材乃合，秋是作弓之時，故至冬寒而定體也。」

注云「合，堅密也」者，謂三材相得，堅而不脫，密而無

隙。《史記·田敬仲世家》云：「弓膠昔幹，所以爲合也。」

與此義同。寒奠體則張不流，流猶移也。【疏】「寒

奠體則張不流」者，《說文·弓部》云：「張，施弓弦也。」賈

疏云：「一體既定，後用時雖張不流移，謂不失往來之體也。」

注云「流猶移也」者，此亦引申之義。《中庸》注同，言

弓體移動也。冰析瀾則審環，審猶定也。【疏】「冰

析瀾則審環」者，賈疏云：「納之繁中，析其漆瀾，其漆之瀾

環則定，後不鼓動。」江永云：「環者，漆之析鄂，見《輶

人》。」案：江說是也。下文云「角環瀾」，是唯角瀾如環。

然車輞無角，而輞人云「良輞環瀾」，則筋膠諸瀾亦得如

環。此審環亦當通該弓體諸材漆瀾皆審察之，蓋施漆之應

法與否，專視環文以辨其優劣也。此審環亦即在下繁析瀾

時，賈謂納繁而後瀾定，似非經注義。注云「審猶定

也」者，亦引申之義。《呂氏春秋·順民篇》高注云：「審，

定也。」此亦謂審察而定其善否，即辦後文大和無瀾三節之

義。賈以不鼓動釋定，似非。春被弦則一年之事。

持歲乃可用。【疏】注云「持歲乃可用」者，言爲弓自前年

冬始析幹，至次年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冬則奠體析

瀾，至三年春而被弦，是持年周而後可用。《司弓矢》亦

云「中春獻弓弩」，蓋可用乃獻成也。析幹必倫，順其

理也。【疏】注云「順其理也」者，《禮器》注云：「倫之言順

也。」又《學記》注云：「倫，理也。」此理謂幹之脈理。吳兢

《貞觀政要》云：「唐太宗得良弓，以示弓工，工曰：『木心

不正，則脈理皆邪，弓雖剛勁，而遺箭不直，非良弓也。』即

此析幹必倫之義。析角無邪，亦正之。【疏】注云「亦

正之」者，謂亦如幹之順理而正析之也。斲目必茶。

鄭司農云：「茶讀爲舒，舒，徐也。目，幹節目。」【疏】「斲

目必茶」者，《說文·斤部》云：「斲，斫也。」江永云：「木不

能無目，而目又不可盡去，盡去則有缺陷，非他物所能填

補，故遇日處，徐徐斲之，令其平正，無暴起磨筋之病而止。

而其餘目，仍欲留之，使無缺陷填補之病也。」

注鄭司

農云：「茶讀爲舒」者，丁晏云：「後『寬緩以茶』」注云：「茶讀

爲舒。」《玉藻》注：「茶讀爲舒遲之舒。」《荀子·大略篇》

「諸侯御茶」，注：「茶，古舒字。」《史記·建元以來侯者年

表》：「荆茶是徵」，《索隱》曰：「茶音舒。」云：「舒，徐也」者，

《毛詩·周南·野有死麕》傳文。云：「目，幹節目」者，賈疏

云：「按《禮記·學記》云：『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

後其節目。』是斲目必徐之義也。」斲目不茶，則及其

大脩也，筋代之受病。

脩猶久也。

【疏】「斲目不茶

則及其大脩也，筋代之受病」者，賈疏云：「以筋在弓皆與

幹爲力，今弓幹有節目，則用力不得其所，故筋代幹受病，

以爲偏用力故也。」

注云：「脩猶久也」者，《小爾雅·廣

言》云：「脩，長也。」引申爲長久之義。言用久則其受病見

也。夫目也者必強，強者在內而摩其筋，夫

筋之所由瞻，恒由此作，摩猶隱也。故書筋或作

鮒。鄭司農云：「當爲筋。瞻讀爲『車瞻』之瞻。」玄謂瞻，

絕起也。【疏】大筋之所由瞻，恒由此作」者，此申明斲目

不茶而筋受病之由也。胥注云：「作，起也。」

注云：「摩

猶隱也」者，亦引申之義。《易·繫辭上》傳「剛柔相摩」，

《釋文》引京房云：「摩，相磳切也。」《莊子·齊物論》釋文

云：「隱，馮也。」鄭意幹之節目強，而在筋內與筋相依倚摩

切也。云：「故書筋或作鮒，鄭司農云當爲筋」者，段玉裁

云：「此雙聲之誤。」徐養原云：「亦字之誤。」案：徐說是

也。筋俗書或作「筋」，故誤爲鮒也。云：「瞻讀爲車瞻之瞻」

者，車瞻，見《巾車》注。段玉裁云：「此『讀爲』乃『讀如』之

誤，謂其音同，不取其義也。」云：「玄謂瞻，絕起也」者，謂幹

目強，摩切筋而絕其理，則不與幹相附而鼓起。賈疏云：

「由絕起則廉瞻然也。」案：依賈說，則瞻亦謂筋理絕起有

廉棱。瞻，《雜記》作「核」，注釋爲鼈甲邊緣。廉棱與邊緣

義亦相近也。故角一液而幹再液。重醴治之，使相

稱。【疏】故角一液而幹再液」者，江永云：「文承『斲目

不茶而筋瞻恒由此作』之後，意主於幹再液。」案：江說是

也。三液、再液，皆謂醴治非一次，即所謂茶也。

注云

「重醴治之使相稱」者，段玉裁云：「重醴者，重醴也。」《說

文》醴酒字祇作「醴」。此鄭君用大鄭液讀爲醴之說。治讓

案：相稱者，重醴治幹，使勻致與角相稱也。厚其帛則

木堅，薄其帛則需，需謂不充滿。鄭司農云：「帛讀

爲『襦有衣絮』之絮。帛謂弓中裨。」【疏】「厚其帛則木堅，

薄其帑則需」者，此明弓幹必有裨，不可太堅剛，亦不可太  
更弱，以明裨之必欲節也。需，段玉裁校改作「更」，云：  
「更，《釋文》『人充反』，今經注《釋文》皆譌『需』，此等皆唐  
以後轉寫譌亂。惟《車人》『反輶』注「更者在外」，《釋文》獨  
不誤。」案：段說是也。更需，二字聲義並異，詳《鮑人》疏。

注云：「需謂不充滿」者，需亦當作「更」，不充滿謂縮減  
也。《大玄經·更》云：「見難而縮」，范注云：「更而自縮，故  
謂之更。」又《廣雅·釋詁》云：「縵，縮也。」更縵聲義亦同。

此經需與堅文相對，堅謂堅強，需亦即謂柔更。然柔更則  
帑，必不能充幹，故鄭以不充滿為釋也。鄭司農云「帑讀為  
襦有衣絮之絮」者，《釋文》云：「襦，本亦作襦。絮，本亦作  
帑，《周易》作襦。」案：襦即俗襦字，詳《司服》疏。絮，段玉  
裁改為「絮」，云：「依《釋文》『女居反』，則絮乃絮之字誤。

《羅氏》注云「縵有衣絮」，《釋文》：「絮，女居反。」又《說文》  
絮字下引《易》「需有衣絮」，可以證此絮字之誤。此「讀為」  
乃「讀如」之誤。帑絮皆非弓裨正字，其音義相同耳。注不  
言絮謂弓中裨，則知非易字也。案：段校與《羅氏》釋文  
合，是也。《說文·巾部》云：「帑，巾帑也。一曰幣巾。」  
《糸部》云：「絮，絮縵也。一曰敝絮也。」弓裨與巾帑義別，  
而用小薄木以繳纏約，著之臂間，則與絮束殘敝兩義並相

近。故先鄭讀從之。先鄭及許君並從《京氏易》作「絮」，互  
詳《羅氏》疏。云「帑謂弓中裨」者，葉鈔《釋文》裨作「陣」，  
字通。《說文·衣部》云：「裨，接益也。」弓中即當挺臂，在  
兩隈之間，於弓幹為正中，較之兩隈須微強，故於幹間別以  
薄木副益之。賈疏云：「造弓之法，弓幹雖用整木，仍於幹  
上裨之，乃得調適也。是故厚其液而節其帑。厚  
猶多也。節猶適也。」【疏】是故厚其液而節其帑者，江  
永云：「厚其液，即上文幹再液也。再液幹猶必節其帑，不  
厚不薄，乃無太堅太需之病也。」注云：「厚猶多也，節猶  
適也」者，亦皆引申之義。《呂氏春秋·稽本篇》高注云：

「厚，多也。」又《情欲篇》注云：「節，適也。」約之不皆  
約，疏數必侔。不皆約，纏之繳不相次也。皆約則弓

帑。侔猶均也。【疏】約之不皆約者，此家上，明幹與帑  
相附，則皆約之，外此則不皆約也。賈疏云：「約謂以絲膠  
橫纏之，今之弓猶然。不皆約，謂不次比為之。」云：疏數必  
侔者，此謂弓帑之外凡有約者，皆疏數均適，不相比次也。  
賈疏云：「約之多少，須稀疏必均也。」注云：「不皆約，  
纏之繳不相次也」者，《說文·糸部》云：「約，纏束也。絮，  
生絲縷也。」凡弓皆以生絲纏約之，若弓兩木，亦有繳約，謂



之緣是也。但雖約之，而疏數均調，不相密次，故云纏之繳不相次也。云「皆約則弓弣」者，謂弓自有皆約之處，即上文之弓弣，全體唯此爲然，餘則否也。弓弣別以薄木裨附挺臂，故必約纏相次，而後能與幹密合。又引釋時，挺臂之變動較隈簫爲少，故皆約，不至傷其剡校之勢也。云「倅猶均也」者，後注云「倅猶等也」，均亦齊等之意。斲摯必

中，膠之必均。摯之言致也。中猶均也。【疏】注云

「摯之言致也」者，《函人》云：「凡甲鍛不摯則不堅。」後鄭彼注同。此斲摯亦謂斲弓幹極其精致也。賈疏云：「斲幹厚薄，必調均爲之。」云「中猶均也」者，中均同義，文相變耳。江水云：「中與均皆謂無厚薄不勻也。」斲摯不中，

膠之不均，則及其大脩也，角代之受病。夫懷膠於內而摩其角，夫角之所由挫，恒由此作。幹不均則角蹴折也。【疏】「夫懷膠於內而摩其角」

者，此亦申上文摩角，與前摩筋義同。注云「幹不均則

角蹴折也」者，《說文·足部》云：「蹴，躡也。」《廣雅·釋詁》云：「挫，折也。」言幹在內，與角相躡，而角爲之折也。

凡居角，長者以次需。當弓之隈也，長短名稱其幹，短者居簫。【疏】「凡居角長者以次需」者，需字亦當爲與，

音人究反。《釋文》不爲作音，則所見本已誤。居角與前居幹義同。鄭鍔云：「居，處也。處角之法，宜長短與弓相宜。長者宜在隈，短者宜在簫。需者弓之隈，惟曲之處則需矣。以角之長者處之，以助其力，使不甚弱。」江水云：「此需字與上同義。角長者居淵中，此句爲下張本。下「恒角而短」，是當長而短也；「恒角而達」，是當短反長。」案：鄭、江說是也。次亦言相比次也。注云「當弓之隈也」

者，弓隈句曲，奕於簫附，故謂之奕，非隈一名奕也。云「長短各稱其幹」者，弓幹當隈長而兩簫短。居角之法，當長處角亦長，當短處角亦短，乃稱也。云「短者居簫」者，《曲禮》云「右手執簫」，注云：「簫，弭頭也。謂之簫，簫，邪也。」孔疏云：「簫，弓頭，頭稍刻差邪似簫，故謂爲簫也。今謂弓頭爲弣，弣簫之言亦相似也。」賈疏云：「簫謂兩頭，則長者自然在隈內可知。」案：賈、孔並釋簫爲弓頭者，即謂弓兩末，故下經又以簫爲末。《釋名·釋兵》云：「弓，其末曰簫，言簫梢也。又謂之弣，以骨爲之，骨弣弣也。」字亦作簫，《廣雅·釋器》云：「簫，彈，簫也。」《玉篇·骨部》云：「簫，弓弣也。」《爾雅·釋器》云：「弓，有緣者謂之弓，無緣者謂之弣。」《左·僖二十三年》孔疏引李巡云：「骨飾兩頭曰弓，不以骨飾兩頭曰弣。」孫炎云：「緣，謂繳束而漆之。」

弭，謂不以繳束骨飾兩頭者也。」案：孫說是也。《既夕記》云：「弓矢之新沽功，有弭飾焉。」注云：「弓無緣者謂之弭，弭以骨角爲飾。」此注說角短者居簫，即以角爲弭飾也。凡弓簫皆以骨角爲飾，骨角之外更加繳束，謂之緣。其無緣者，欲取其滑澤，故不復繳束，蓋兵車所用之弓。故《詩·小雅·采芣》云「象弭魚服」，毛傳云：「象弭，弓反末也，所以解紛也。」箋云：「弭，弓反末斲者，以象骨爲之，以助御者解轡紛，宜滑也。」《說文·弓部》云：「弭，弓無緣，可以解轡紛者。」是無緣之弓，弛而反之，其末可以解轡紛，有緣之弓，雖不可解轡紛，亦仍有骨角矣。李巡謂弭不以骨飾，與《詩》《禮》義尤不合，非也。互詳後疏。恒

角而短，是謂逆橈，引之則縱，釋之則不校。

鄭司農云：「恒，讀爲契，逆之。」玄謂恒讀爲拒，拒，竟也。竟其角，而短于淵幹，引之，角縱不用力，若欲反橈然。校，疾也。既不用力，放之又不得。【疏】恒角而短，是謂逆橈者，此明限太弱之弊也。凡角傳弓之裏面，其長竟弓體。然弓之上制，長至六尺六寸，而角之長以二尺五寸爲極，勢不能以一角成一弓，故必合數角接續爲之。然其接續節數及長短之度，合縫之處，皆有定法，而不可易。以弓

角之長及經言居角諸文推之，一弓之角，蓋爲五節，柎一節，兩限各一節，上云「角之中恒當弓之限」是也，兩簫各一節。兩限之角，內端與柎角爲合縫，外端與簫角爲合縫。恒角而短者，謂角短不能達限幹之盡處，勢必將長其簫角，揉曲之，以接於限角，則簫強而限之力不足以自持，引之，則限端之角將隨簫而起。凡弓限句向內爲順，今限弱爲簫強所牽，則句勢反趨外，是逆橈也。云「引之則縱，釋之則不校」者，《說文·弓部》云：「引，開弓也。」又《糸部》云：「縱，緩也。」限之強而內句，所以爲弓作勢，今引滿之時既若反橈，則限緩而無力，釋矢自不能疾矣。注鄭司農

云「恒讀爲契，逆之」者，段玉裁云：「此皆易字也。契，逆者，即俗云「督縫」。《說文》：「契，背縫也。」恒，逆古通用。《詩·天保》「如月之恒」，《釋文》本又作恒。」案：段說是也。恒亦訓竟，先鄭讀與後鄭異，而義則同。云「玄謂恒讀爲拒，拒，竟也」者，《說文·手部》云：「拒，引急也。」非此義。此當爲柎，《說文·木部》云：「柎，竟也，重文，亘，古文柎。」《漢書·敘傳》云「恒以年歲」，顏注引如淳云：「桓音亘，竟之亘。」①是其例也。後鄭以先鄭讀爲恒，非其正字，

① 下「亘」原訛「竟」，據楚本改。

故易其讀而并釋其義。段玉裁云：「鄭君則易爲柅，訓竟，見《說文·木部》。《詩》『亘之柅柅』，字作『亘』。《方言》：

「繼，竟也」，字作繼，古同音通用。案：段引《毛詩》據孔疏

引崔氏集注本也。孔本原作「恒」，與此經正同。云「竟其角而短于淵幹，引之角縱不用力，若欲反橈然」者，阮元云：「于當作於。」案：阮校是也。竟其角，謂以角傳於幹

裏，必長與兩淵等，而後弓引滿時，角足以助兩淵之勁；①

今短於兩淵，則引弓時，淵曲無角之助，其力不勁，若反橈矣。云「校，疾也」者，《廬人》注同。云「既不用力，放之又

不疾」者，引之來既無力，縱之去又不疾也。恒角而

達，辟如終繼，非弓之利也。達謂長於淵幹，若達

於簫頭。繼弓鞬。角過淵接，則送矢不疾，若見繼於鞬矣。

弓有鞬者，爲發弦時備頓傷。《詩》云「竹鞬緹滕」，【疏】

「恒角而達，辟如終繼」者，辟，唐石經及嘉靖本並作「臂」。

宋余仁仲本、明汪道昆本並作「辟」，與《釋文》合，今從之。

辟臂字通。《宰夫》注亦作「辟」，則經不作臂明矣。《說

文·言部》云：「臂，諭也。」《墨子·小取篇》云：「辟也者，

舉他物而以明之也。」戴震云：「鞬，以竹爲之。弓弛則繼

之於弓裏，張則去之。角長過淵接，引弦送矢俱不利，故曰

辟如終繼，又曰引如終繼。」詒讓案：此明限太强之弊也。

限與簫用力各異，故角亦分爲二節，其限簫相湊處，卽角之合縫處。今限角過長，外與簫連，則其引之時，限力與簫相牽而張弛不便，若常繫於檠矣。注云「達謂長於淵幹，

若達於簫頭」者，《釋名·釋言語》云：「達，徹也。」凡居角，

兩淵各以一長角，兩簫各以一短角。今淵幹角長侵簫，或直達於簫頭，與簫角爲一，是所謂達也。云「繼弓鞬者，

《說文·糸部》云：「繼，系也。」鞬卽前注所云「弓檠」。《毛

詩·秦風·小戎》「竹閉」傳，詰閉爲繼，與此注以鞬詰繼

同。又《小雅·角弓》傳云：「不善繼檠巧用，則翩然而

反。繼字又作柅，《荀子·非相篇》云「接人則用柅」，楊注

云：「柅當爲柅。」柅者，檠柅也，正弓弩之器也。《既夕

記》云「弓有柅」，注云：「柅，弓檠，今文柅作柅。」案：繼、

柅、柅、柅、柅、柅，並聲近字通。柅爲弓檠，以繩縛繫弓

於檠，則曰繼。《詩·角弓》孔疏云：「竹閉謂之檠，繼卽緹

滕也。」案：孔所釋最析。蓋繼非弓檠之名，鄭因經言終

繼，明其指繼於弓鞬，故云「繼弓鞬耳」。下注云「若見繼於

①「勁」原訛「動」，據楚本改。

②「當」原訛「常」，據楚本改。

秘，則繼非即秘之正名審矣。云：角過淵接則送矢不疾，若見繼於秘矣。者，淵接即下注之「接中」，謂限與簫接湊處。凡弓之引縱，其機勢在簫限之間。若簫限角相連，則其引縱之勢不靈，故送矢自不疾也。云：弓有秘者，爲發弦時備頓傷者，戴震云：發弦，謂解去弦。案：戴說是也。既夕注說秘云：弛則縛之於弓裏，備損傷。《華嚴經音義》引《文字集略》云：頓，損也。注義與《既夕》注同。引《詩》云：「竹秘緹滕」者，《秦風·小戎》文。秘，《毛詩》作「閉」，傳云：「閉，繼。緹，繩。滕，約也。」《既夕記》注引《毛詩》又作「秘」，字並同。《釋文》云：「滕，本又作緹。」案：緹即滕之俗。今夫菱解中有變焉，故校；鄭司農云：菱讀爲「激發」之激。菱，謂弓繁也。校讀爲「絞而婉」之絞。一玄謂菱讀如齊人名手足擊爲較之較。菱解，謂接中也。變，謂簫臂用力異。校，疾也。【疏】「今夫菱解中有變焉，故校者，明弓引縱之勢在簫限之間也。賈疏云：「記人別起義端，故言『今夫』」言菱解中，謂弓限與弓簫角接之處。有變者，即異也，謂弓簫與臂用力異。論讓案：此反復論弓力校剽之所由，以申恒角而達則不利用之義。注云：鄭司農云：菱讀爲激發之激者，段玉裁云：「讀爲激」當作「讀如激」。此擬其音，非易其字，故下

文仍云菱謂弓繁也。激之古音如交。云：菱謂弓繁也者，謂弓繁解下其中有變動也。然弓繁稱菱，於古無徵，故後鄭不從。云「校讀爲絞而婉之絞」者，《廬人》注同。先鄭蓋亦取切疾之義，與後鄭訓疾義略同。云：玄謂菱讀如齊人名手足擊爲較之較者，《輪人》注云：人脰近足者，細於股，謂之較，即此義。弓臂兩端與簫相接處微細，故取較以爲名。鄉射記：弓二寸以爲侯中，注云：「正二寸，較中之博也。」是鄭意較廣二寸。若然，弓臂大於較，殆不止二寸與？段玉裁云：亦謂同音，較與股相接，限與簫相接，則義亦同也。云「菱解謂接中也」者，謂簫與限相接之縫際。戴震云：前云居角長短各稱其幹，短者居簫，然則角長至淵幹，與居簫之短者相接，所謂淵接，是謂菱解中也。案：戴說是也。賈《鄉射記》疏謂較即弓附把中側骨之處，疑誤。云「變謂簫臂用力異」者，《釋文》云：「臂，本或作辟。」賈疏云：「異者，引之則臂中用力，放矢則簫用力。論讓案：兩人先鄭注云：變隨人身便利，弓接中亦隨弛張而動，故謂之變。弓限弓把通謂之臂，與弩臂異。凡弓，簫直而外向，臂橈而內向，是用力異也。云「校，疾也者，廬人及前注並同。於挺臂中有柎焉，故剽。挺，直也。柎，側骨。剽亦疾也。鄭司農云：剽讀

爲「湖漂絮」之漂。【疏】「於挺臂中有柎焉，故剡」者，賈疏云：「直臂中，正謂弓把處。有柎者，請角弓於把處兩畔有側骨。骨堅強，所以與弓爲力，故剡疾也。」注云「挺，

直也」者，《漢書·蓋寬饒傳》顏注云：「挺然，直貌。」弓隈把雖通謂之臂，然兩隈皆句曲，惟當把處挺直，故謂之挺臂。猶《少牢饋食禮》說牲體脊爲三節，以中節直者爲脰脊也。云「柎，側骨」者，柎與附同。《大射儀》：「司射執弓挾

乘矢于弓外，見鏃于附。」注云：「附，弓把也。」《曲禮》云「左手承附」，注云：「附，把中。」《少儀》作「執附」。《釋

名·釋兵》云：「弓中央曰附。」①附，撫也，人所持撫也。」

附爲弓之柄，故《廣雅·釋器》云：「附，柄也。」《說文·刀部》云：「劍，刀握也。」《玉篇·刀部》云「劍附同」，則柎正字

當作「劍」。刀握者，即《少儀》之「削柎」。《說文·収部》

云：「彘，持弩附。」柎與附亦同。蓋刀削弓弩之把，同有此稱。柎亦謂之質，《公羊》定八年傳「弓繡質」，何注云：

「質，柎也。」又《既夕記》「弓設依撻焉」，注云：「撻，附側矢

道也。」賈彼疏云：「所以撻矢令出，生時以骨爲之附側。」

治讓案：挺臂當幹之中，柎又當挺臂之中。柎內既以薄木

爲柎，其旁兩側又以骨附貼之。柎爲骨幹之通名，而助其

剡疾者則在側骨，故注釋柎爲側骨，即所謂撻也。云「剡亦

疾也」者，前注同。鄭司農云「剡讀爲湖漂絮之漂」者，段玉

裁云：「此「讀爲」蓋當作「讀如」，擬其音也。湖漂絮，即

《莊周書》之「泝泝統」。《說文·水部》云：「泝，於水中擊

絮也。」《竹部》曰：「箬，泝絮簣也。」《糸部》曰：「紙，絮一箬

也。」然則其事蓋以亂絮於水中漂擊之，以箬藉之，令更成

絮，即蔡倫造紙之先聲。韓信釣於城下，諸母漂是也。湖

漂絮者，湖中漂絮時有此語。恒角而達，引如終紕，

非弓之利也。重明達角之不利。變辟言引，字之誤。

【疏】注云「重明達角之不利」者，弓之利在於發矢校剡，若

引之如終紕，則不能校剡，而失弓之利矣，故重言以申明

之。云「變辟言引，字之誤」者，辟，舊本作「臂」。余本、注

本作「辟」，與《釋文》合，今從之。鄭意重述上文，不宜易辟

爲引，故疑爲字誤。然變文見義，於例可通，殆非誤也。鄭

說未然。擣幹欲孰於火而無羸，擣角欲孰於

火而無燂，引筋欲盡而無傷其力，鬻膠欲孰

而水火相得，然則居旱亦不動，居濕亦不

動。羸，過孰也。燂，炙爛也。不動者，謂弓也。故書

① 中原訛申，據楚本改。

燂或作朕，鄭司農云：「字從燂。」【疏】「燂」欲執於火

而無羸，「燂」欲執於火而無燂」者，此明治幹角筋膠之不可不善也。賈疏云：「不言漆絲者，用力少，故不言也。」段玉

裁云：「《釋文》：『燂，劉氏枯老反。』蓋劉本燂作『燂』。

「燂」人注曰『以火燂之』，劉苦老反。」案：段校是也。燂幹

「燂」皆用火，與燂人採幅採牙同。燂為燂燂字，燂採字常

作燂。《說文·矢部》云：「燂，採箭箝也。」引申之，為採木

角之稱。此經注作燂，燂，並燂之借字。云「引筋欲盡而無

傷其力」者，盡謂引筋極申，無糾結，又恐其太過而絕其理，

故欲無傷其力。云「燂膠欲執而水火相得」者，燂，與「燂

人」「燂鹽」之燂同。《一切經音義》引《字書》云：「火熟曰

煮。」煮即燂之或體，詳《鹽人》疏。注云「羸，過執也」

者，《廣雅·釋詁》云：「羸，過也。」謂採幹過執則傷其力。

云「燂，炙爛也」者，段玉裁云：「《說文·火部》曰：『燂，火

熱也。』燂之義與燂羸略同，皆謂太過。治讓案：《說文·

炎部》云：「燂，於湯中燂肉。」此燂疑即燂之借字。《一切

經音義》引《通俗文》：「燂作『燂』，燂」形是也。肉於湯中

燂之則爛，角以火炙太過亦爛，故通謂之燂。云「不動者謂

弓也」者，言合以為弓體，不變動也。云「故書燂或作朕，鄭

司農云：「字從燂」者，謂依字義當從燂為正也。後文，則莫

能以速中，故書速作數，先鄭亦云「字從速」，是其例。段

玉裁云：「『字』字宜作『當』字，燂或作朕者，聲之誤，故司

農從燂也。徐養原云：「燂與朕形聲迥別，無由致誤。朕

疑當作燂，燂燂並徐鹽切。後鄭訓燂為炙爛，與火熱之義

相近，故從燂。」案：段、徐說亦通。苟有賤工，必因

角幹之濕以為之柔。善者在外，動者在內，

雖善於外，必動於內，雖善，亦弗可以為良

矣。苟，愉也。濕猶生也。【疏】「苟有賤工，必因角幹之

濕，以為之柔」者，角幹濕時柔更易屈申，故因而矯治之，苟

求便易，賤工則然也。云「善者在外，動者在內」者，賈疏

云：「此經說弓幹須外內皆善，不得外善內惡者也。鄭用

牧云：「動者在內，謂後必撓減變動於內。治讓案：凡為

弓，角幹皆以乾為善。《史記·田敬仲世家》云「弓膠昔

幹，《索隱》云：「昔，久舊也。」①《檀弓》鄭注亦云「木工宜

乾腊」。注云「苟，愉也」者，愉，舊本作「愉」。注道昆

本及注疏本並作「愉」，《釋文》同，今從之。愉愉字同，見

《大司徒》經。《國語·晉語》韋注云：「愉，苟也。」言苟且

① 以上七字，楚本改作，即取乾昔之義也。

有賤工也。云「濕猶生也」者，《說文·水部》云：「溼，幽溼也。」經典通段濕爲之。生，謂幹新木乾也。《韓非子·外儲說》云：「虞慶爲屋，匠人曰：『此新屋也，塗濡而椽生』」是生卽濕也。凡爲弓，方其峻而高其柅，長其畏而薄其蔽，宛之無已，應。宛，謂引之也。引之不休止，常應弦，言不罷需也。峻，謂簫也。鄭司農云：「蔽讀爲『蔽塞』之蔽，謂弓人所握持者。」【疏】「凡爲弓，方其峻而高其柅」者，此據幹而言也。峻卽簫上隆起而有隅稜，所以持弦使急，故欲方。柅當挺臂，直而微穹，仰而張之，則繩弦隆起，與兩隈之句曲反正取勢，故宜高。此柅指把中幹，與上專指側骨異。云「長其畏而薄其蔽」者，此據角而言也。隈角短，則曲中促而不盡其勢，故欲長，即上云「凡居角長者以次需」是也。蔽與柅同處，但蔽蔽柅之外，幹既高，則表角不宜過厚，故欲薄。蓋隈幹裏而角長，柅幹高而角薄，皆欲劑其強弱之平也。注云「宛謂引之也」者，《漢書·揚雄傳》顏注云：「宛，屈也。」弓引之則屈多，故謂引之爲宛。云「引之不休止，常應弦，言不罷需也」者，錢大昕云：「《漢書·賈誼傳》：『坐罷軟不勝任。』罷需卽罷軟也。案：錢說是也。需亦當作更，言凡弓

常引之，則其勢撓而力減，惟有此四善，則雖常引，而其勢與弦緩急必相應，不至於罷更而無力也。云「峻謂簫也」者，《小爾雅·廣詁》云：「峻，高也。」謂簫內尚高起處。戴震云：「峻，蓋簫之柱弦者也。鄭司農云：蔽讀爲蔽塞之蔽」者，段玉裁云：「此易其字，弓蔽所以蔽遮角幹，故鄭讀從蔽也。」云「謂弓人所握持者」者，賈疏云：「蔽謂人所握持手蔽之處。」戴震云：「蔽與柅皆弓把。柅者，其內側骨。」詒讓案：以先鄭義推之，蔽當謂弓把之角在弓裏與幹相傳者。弓柅之幹本高，又有裨木及側骨，則內已甚厚，故薄其蔽角以調劑之。下柅之弓，末應將興。末，猶簫也。興，猶動也。發也。弓柅卑，簫應弦則柅將動。【疏】注云「末猶簫也」者，丁晏云：「《鄉射禮》注：『簫，弓末也。』《釋名》：『弓其末曰簫，言簫梢也。』云「興猶動也，發也」者，此言將興，猶下云「必動於綱」及「末應將發」也。《爾雅·釋言》云：「興，起也。」動發卽起之意。戴震云：「興與弓韻，發與綱韻，異文協句爾。」云「弓柅卑，簫應弦則柅將動」者，明興卽謂柅動也。趙溥云：「柅正當弓之要，惟高其柅，以壯其力，故引之而弓梢不能以撓之。若柅骨太卑下爲之，簫方應弦，則柅發動，由柅力弱，撐壓隈不住故也。」戴震云：「言簫應弦，將有傷動，爲柅而發，必

動於綱。綱接中。【疏】「爲柎而發，必動於綱」者，發亦

當讀爲撥，謂枉戾也，詳前疏。注云：綱接中者，猶前

云「菱解中」也。但菱解爲畏與簫相接之縫，綱則爲畏與柎

相接之縫，其處不同，而爲接中則一也。趙溥云：「接

是敵接畏處。」戴震云：「言因柎以致傷動者，其病必在角

柎相接之處。」弓而羽綱，末應將發。羽讀爲扈，扈，

緩也。接中動則緩，緩簫應弦，則角幹將發。【疏】「弓而

羽綱，末應將發」者，戴震云：「接中既傷動而緩綱，角幹皆

隨之壞矣。」注云：「羽讀爲扈，扈，緩也」者，段玉裁云：

「此易其字」案：經典扈無緩訓，未詳所出。云「接中動則

緩，緩簫應弦，則角幹將發」者，言畏柎相接處，動，則接縫

寬緩，而力不相貫，簫應弦時，弓體之角幹皆隨之而撥枉

也。弓有六材焉，維幹強之，張如流水；無難

易也。【疏】「維幹強之」者，《說文·弓部》云：「彊，弓有

力也。」強卽彊之借字。賈疏云：「弓有六材，惟以幹爲強

者，以其幹外五材當依幹，而有以幹爲本，故指幹爲強。」

注云：「無難易也」者，《老子》云：「天之道，其猶張弓乎！

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此云：「張如流水」，亦謂幹之調善，隨

所抑舉，無偏強而難挽，偏弱而易撓之處，如流水之順也。

維體防之，引之中參；體，謂內之於檠中，定其體。

防，深淺所止。謂體定張之，弦居一尺，引之又一尺。

【疏】「維體防之」者，謂弓之往來體也。注云：體謂內

之於檠中，定其體者，卽前云「寒奠體」是也。云「防深淺

所止」者，《稻人》云「以防止水」。檠定弓體所止，猶防止

水，故云防也。賈疏云：「若王弧之弓，往體寡，來體多，弛

之乃有五寸，張之一尺五寸，夾庾之弓，往體多，來體寡

者，弛之一尺五寸，張之得五寸，唐弓、大弓，往來體若一

者，弛之一尺，張之亦一尺，是防之深淺所止。云「謂體定

張之，弦居一尺，引之又一尺」者，賈疏云：「此據唐大中者

而言，餘四者弛之張之雖多少不同，及其引之皆三尺，以其

矢長三尺，須滿故也。維角堂之，欲宛而無負弦。

引之如環，釋之無失體，如環。負弦，辟戾也，

負弦則不如環。如環亦謂無難易。鄭司農云：「堂讀如掌

距之掌，車掌之掌。【疏】「欲宛而無負弦」者，宛與「宛之

無已應之宛同，言引之而角隨弓屈曲，其勢調順，不相辟

戾也。云「引之如環，釋之無失體，如環」者，戴震云：「既

張弦，引之如環，及其釋弦，無失體，亦如環也。」注云：

「負弦，辟戾也」者，負與《九章算術》「方程正負之負義同。



《戰國策·秦策》高注云：「負，背也。」又《呂氏春秋·處方篇》注云：「辟，邪也。辟戾謂角與弦邪背也。」云：負弦則不如環者，言角若與弦相戾，則引之不能正圓如環也。云「如環亦謂無難易者，謂與上云張之如流水同義。鄭司農云堂讀如掌距之掌，車掌之掌一者，段玉裁云：「注中四『掌』字，皆『堂』之誤。案：『說文·止部』曰：『堂，距也。』距，止也。『堂』古本音堂，轉爲直庚反，其字變掌，變撐，變撐，車堂亦作車撐。《說文·金部》曰：『鑿，車撐結也。』車撐，急就篇，《釋名》作『棠』。劉熙曰：『棠，蹕也，在車兩旁蹕蹕，使不得進卻也。』棠與撐古通用。注言讀如堂距之堂，車堂之堂者，謂其音如此兩堂，其義亦同也。盧文弨云：『釋文出經堂之爲音，注云『注同』，不爲掌別作音，知舊亦必本是堂字。掌字俗。案：段、盧說是也。掌即堂之俗。』《漢書·匈奴傳》注引蘇林云：「撐音掌距之掌，與先鄭讀略同。先鄭意弓隈撓曲，恐其力弱，故以角堂距之，以輔其力也。賈疏謂『堂，正也，言置角於隈中既正』，失其指矣。材美，工巧，爲之時，謂之參均。角不勝幹，幹不勝筋，謂之參均。量其力有三均。均者，謂之九和。有參，讀爲又參，量其

力又參均者，謂若幹勝一石，加角而勝二石，被筋而勝三石，引之中三尺。假令弓力勝三石，引之中三尺，弛其弦，以繩緩環之，每加物一石，則張一尺。故書勝或作稱，鄭司農云：「當言『稱』，謂之不參均。」玄謂不勝，無負也。【疏】「材美，工巧，爲之時，謂之參均」者，材通六材言之，即上文所云是也。云「角不勝幹，幹不勝筋，謂之參均者，唐石經作『謂之不參均』，誤涉先鄭注而衍，今從宋本刪。此別言角幹筋之參均也。云均者，謂之九和者，參均者凡三，相乘爲九，是謂九和也。和均義同。注云「有參，讀爲又參者，段玉裁云：「有又古文通用。參，讀爲參者，欲使與上文『例，乃後下文言參均者』也。云量其力又參均者，謂若幹勝一石，加角而勝二石，被筋而勝三石，引之中三尺者，漢書·律曆志以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三石則十二鈞，三百六十斤也。賈疏云：「此言謂弓未成時，幹未有角，稱之，勝一石。後又按角，勝二石，後更被筋，稱之，即勝三石。引之中三尺者，此據幹角筋三者具，總稱物三石，得三尺。若據初空幹時，稱物一石，亦三尺，更加角稱物二石，亦三尺，又被筋稱物三石，亦三尺。江水云：「注言以繩試弓之法，每加物一石，則張一尺，本已成之弓，先言幹勝一石，加角勝二石，被筋勝三石。

此推三均之由，謂其由此三者之力耳，非謂弓未成而迭試之也。疏謂初空幹時稱物一石，則失之矣。被筋必先於加角，安能使角先於筋。案：江說是也。云：假令弓力勝三石，引之中三尺，弛其弦，以繩緩擐之，每加物一石，則張一尺者，此言量弓力之法。必引之中三尺者，以此為準，若過三尺，則爲不勝矣。說文：弓部云：弛，解也。廣雅·釋詁云：「擐，著也。」謂解弦而別以繩緩著弓筋。必以繩易絃者，恐試時傷絃之力，必緩擐者，恐其急而斷也。賈疏云：此即三石力弓也。必知弓力三石者，當弛其弦，以繩緩擐之者，謂不張之，別以一條繩繫兩筋，乃加物一石，張一尺，二石張二尺，三石張三尺，則與前三幹角筋力各一石也。云：故書勝或作稱者，故書別本兩「勝」字並作「稱」也。勝稱古字通。《易·繫辭》：「吉凶者，貞勝者也。」《釋文》引姚信本作「貞稱」。鄭司農云：「當言稱謂之不參均者，謂經「勝」並當從故書或本作「稱」，經謂之參均」，又當云「謂之不參均」，此先鄭依故書改二字，又意增一字也。段玉裁云：「司農從「稱」，故如此說。鄭君則從「勝」，此彼無勝負，則謂之參均宜矣。唐開成石經作「謂之不參均」，此從仲師說也，不知仲師說已經鄭君駁正矣。」徐養原云：「注「當言」二字貫下六字，不舉經語，從省也。」

云云謂不勝無負也者，謂與角無負弦義同。角與幹、幹與筋，並相得均一，不相勝害，則自無辟戾也。九和之弓，角與幹權，筋三侔，膠三鈐，絲三邸，漆三剡。上工以有餘，下工以不足。權，平也。侔，猶等也。角幹既平，筋而又與角幹等也。鈐，鏤也。邸，輕重未聞。【疏】九和之弓，角與幹權者，論一弓六材相參之數量也。云：筋三侔，膠三鈐，絲三邸，漆三剡者，葉鈔本釋文云：「侔，本又作件，亦作梓。案：類篇·木部：「梓，梓字同。呂賢基云：『《既夕禮》：「兩杆」注：『今文杆爲梓。』說文：作「孟」，云：「盛飯器也。」內則云：「敦牟卮匭」，鄭云：「牟讀曰整。敦，牟，黍稷器也。」釋文云：「齊人呼上釜爲牟。」正義引《隱義》曰：「整，土釜也。今以木爲器，象土釜之形。」蓋本飲食之器，亦得爲量名也。」案：《釋文》或本作「梓」，則當爲量名，蓋與《瘍醫》注「黃整」之整略同。以下鈐邸剡文例校之，亦合。呂說雖與鄭異，而義可通。但攷最氏《禮圖》引舊圖，謂牟

① 卮，原訛「危」，據楚本改。

形制容受與簠簋同，則三牟凡三斗六升，<sup>①</sup>一弓之筋不宜有如此之多，或本殆非也。漆三斛，《說文·斗部》云：「斛，量也。」引《周禮》，漆三斛。<sup>②</sup>案：許從正字作「漆」，此經從借字作「漆」，字例不同也。詳《載師》疏。戴震云：「三倅、三鈐、三邸、三斛，一弓之筋膠絲漆也。」注云「權平也」者，《王制》注同。戴震云：「權之使無勝負。」云「倅猶等也」者，《輪人》注義同。云「角幹既平，筋三而叉與角幹等也」者，<sup>③</sup>鄭意倅爲齊等，謂角與幹平，筋又與角幹平等，即上云「角不勝幹，幹不勝筋，謂之參均」。三者力等，則數量亦當相稱也。然云「筋三」，不審其數，於義未明，且下三者並言數量，不宜於筋獨異，蓋失之。云「鈐，緩也」者，《治氏》注引許叔重說同。彼注又以「緩爲六兩大半兩，三鈐爲一斤四兩。戴震云：「緩者，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三緩重一兩十銖二十五分銖之十四。」案：依戴說，「緩與《治氏》「殺矢刃重三垓」同，與鈐異量，則「弓之膠，不過今量五錢有奇，似太少也。」云「邸斛輕重未聞」者，《漢書·貨殖傳》云：「秦千大斗。斛，蓋斗之屬。」《廣雅·釋詁》云：「斛，量也。」義同《說文》。又《釋器》云：「釜十曰鍾，鍾十曰斛。」是斛容六十四斛，其量太大，與弓漆三斛之數不相當也。《莊子·田子方篇》云：「缺斛不敢入於四

竟。」彼《釋文》云：「缺音庾。李云：「六斛四斗曰缺。」司馬本作「缺斛」，云：「缺讀曰終，斛讀曰庾。」《莊子》之「缺」，譌俗不成字，其從臾，似與斛聲類同。然李顥及司馬彪並謂即鍾字。陸讀缺爲庾，司馬讀斛爲庾，又似皆謂即《陶人》實二穀之庾。《聘禮記》「十六斗曰簠」，注云：「今文簠爲逾。《國語·魯語》韋注引又作「庾」。《玉篇·斗部》云：「廡，受十六斗。」逾庾廡亦並與斛聲近，而揆之盛漆之器，量究不合，故鄭、許皆不據彼釋斛也。戴震云：「邸，收絲之器；斛，挹漆之器，皆有量數可取則者。」爲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爲諸侯之弓，合七而成規；大夫之弓，合五而成規；士之弓，合三而成規。材良則句少也。【疏】「爲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者，以下記弓尊卑、良敝、倨句、形體之異。司弓矢文同。江永云：「此言尊卑制度如此，至用弓時，自有變通。下文所言，則變通之法也。亦猶大射侯道有九十

① 「牟」原訛「牢」，據楚本改。

② 李、原、訛、秦，據楚本改。下同。

③ 而、原、訛、漆，據周禮汪疏改。

弓、七十弓、五十弓，以此辨尊卑，至射時，臣各射其侯，而君則三侯皆可射也。案：江說是也。此段王侯大夫士，以明弓良敝之衰有此四等耳，非謂用弓者必如其等也。《韓詩外傳》云：「夫巧弓在此手也，傅角被筋，膠漆之和，即可以為萬乘之寶也。」此為天子之弓，猶云為萬乘之寶矣。並詳《司弓矢》疏。

注云：材良則句少也。者，材良則其力勁，故句屈之勢少也。凡弓合九成規者句最少，合七成規者次之，合五成規者又次之，合三成規者句最多，材亦最劣。弓長六尺有六寸，謂之上制，上士服之；弓長六尺有三寸，謂之中制，中士服之；弓長六尺，謂之下制，下士服之。人各以其形貌大小服此弓。【疏】「弓長六尺有六寸，謂之上制，上士服之」者，此即《桑人》所謂弓六物為三等也。士亦謂國勇力之上。三等之差，與桃氏為劍同。

注云：「人各以其形貌大小服此弓」者，賈疏云：「此上士、中士、下士，以長者為上士，次者為中士，短者為下士，皆非命士者，故鄭云人各以其形貌大小服此弓也。」凡為弓，各因其君之躬志慮血氣。又隨其人之情性。【疏】「凡為弓各因其君之躬志慮血氣」者，言為弓又當視所射之人以為

安危也。注云：「又隨其人之情性」者，家上文為釋，明

不徒據人形貌大小為之也。豐肉而短，寬緩以茶，

若是者為之危弓，危弓為之安矢。骨直以

立，忿執以奔，若是者為之安弓，安弓為之

危矢。言損贏濟不足。危，奔，猶疾也。骨直謂強毅。

茶，古文舒假借字。鄭司農云：「茶讀為舒。」【疏】「豐肉

而短」者，謂其君之躬也。《大司徒》：「原隰其民豐肉而庫」，

注云：「豐猶厚也，庫猶短也。」此義與彼同。云「寬緩以

茶」者，謂其君志慮寬緩而體舒遲也。云「若是者為之危

弓，危弓為之安矢」者，賈疏云：「此經以下說君之躬與志

慮弓之所宜者也。危弓則夾庾，弱者為言；安弓謂王弧之

類，強者而言。若然，危矢據恒矢，安矢據殺矢者也。」江永

云：「危弓、安弓，疏說非是。下文言弓安矢安，而莫能速

中。且不深，是弓弱也。乃以強者為安，弱者為危，何耶？

當是剋疾者為危，柔緩者為安。然則三等之弓皆有危安

與？」案：江說是也。注云「言損贏濟不足」者，賈疏

云：「言豐肉寬緩是不足，則危弓濟之，危弓為贏，則以安

①「茶」原訛「茶」，據楚本改。

矢損之；骨直忿執是羸，則安弓損之；安弓是不足，則以危矢濟之。」云「危，奔，猶疾也」者，《說文·危部》云：「危，在高而懼也。」引申之亦為急疾，對安為舒緩。《釋名·釋姿容》云：「奔，變也，有急變奔赴之也。」云「骨直謂強毅者，骨直言骨幹挺直，其人必剛強而果毅也。《周書·謚法篇》云：「強毅果敢曰剛。」云「茶，古文舒假借字」者，謂茶舒聲類同，古字假借通用，詳前疏。段玉裁云：「鄭君與仲師說小異。本職茶字已見，此又言者，詳略互相足也。」鄭司農云「茶讀為舒者，先鄭前注同。此破字，與後鄭微異。其人安，其弓安，其矢安，則莫能以速中，且不深。故書速或作數，鄭司農云：「字從速，速，疾也。三舒不能疾而中，言矢行短也，中又不能深。」【疏】其人安，其弓安，其矢安，則莫能以速中，且不深者，此明豐肉而短、寬緩以茶者，不可以用安弓也。」注云「故書速或作數者，總敘注同。鄭司農云「字從速者，段玉裁云：「數字義短，故從速。前文無以為賊速，司農亦不從數，云速，疾也」者，①總敘注同。云「三舒不能疾而中，言矢行短也者，射者躬與志慮既緩，所用弓矢又緩，則發矢無力，其行必緩而短，不能及遠常不能中也。云中又

不能深」者，謂即使鏃中，仍不能深入，亦勢緩之故。其人危，其弓危，其矢危，則莫能以愿中。愿，慤也。三疾不能慤而中，言矢行長也。長謂過去。【疏】「其

人危，其弓危，其矢危，則莫能以愿中」者，此明骨直以立，忿執以奔者，不可以用危弓也。注云「愿，慤也者，

《大司寇》注義同。愿中，謂矢不旁掉，適中其所射，若謹愿然。云「三疾不能慤而中，言矢行長也，長謂過去」者，鄭意射者躬與志慮既急，所用弓又急，則發矢力太勁，其行至急而長，常越過所射之物，不能正貫而止也。然經云「莫能愿中，似當兼含《大射儀》所云「揚觸柵復諸弊而言。鄭唯據矢行長過去為釋，約舉以見義耳。往體多，來體寡，

謂之夾臿之屬，利射侯與弋。射遠者用執，夾臿之弓，合五而成規。侯非必遠，顧執弓者材必薄，薄則弱，弱則矢不深中侯，不落。大夫士射侯，矢落不獲。弋，繳射也。故書與作其，杜子春云：「當為與。」【疏】「往體多，來體寡，謂之夾臿之屬者，臿，司弓矢作庾，聲同字通。黃以周云：「庾當從記作「臿」。《說文》：「束縛梓拙

① 原疏者，據疏例增

爲史「束縛謂之夾，梓拙謂之史」案：黃說亦通。往體，

謂弓體外撓，來體，謂弓體內向。凡弓必兼往來兩體，而後有張弛之用，但以往來之多少爲強弱之差。此夾史，謂

弓之最弱者也。云「利射侯與弋者，侯益通，梓人」侯言之。凡大射，燕射，賓射，弓皆用夾史也。詳《司弓矢疏》。

注云「射遠者用執者，據上文，明此夾史曲多亦爲執弓也」。云「夾史之弓合五而成規」者，此依《司弓矢職》作

史。以其往體多則句亦多，卽是上合五成規，大夫之弓

也。云「侯非必遠，顧執弓者材必薄，薄則弱，弱則矢不深

中侯，不落者，司弓矢注說夾史射豸侯云，「豸侯五十

步，及射鳥獸，皆近射也」，故云侯未必遠。賈疏云：「夾史

反張多，隨曲執向外，弱，則射遠不能深，則近亦不深，故射

近侯用之。論讓案：鄭意上文云「凡析幹射遠者用執，射

深者用直，此夾史往體多，來體寡，卽執弓也，射遠宜莫如

用此。而《司弓矢》說夾史以射豸侯，彼注推之，以爲射大

侯用王弧，參侯用唐大。此夾史所射，乃非最遠之侯，大

侯，參侯侯道皆遠於豸侯，而射反用直弓而不用執弓，嫌彼

注義與此經上文乖背，故此注自圓其說，謂夾史弓反句，則

材必薄而力弱，矢射物必不深，中侯時不至太深而穿過，故

可不落，欲明用夾史之執弓，射最近之侯者，不取其射遠。

惟取其中侯不落也。實則此射侯當通咳三侯，夾史不專射

豸侯，亦非取矢不落之義，鄭說非經義。詳《司弓矢疏》。

云「大夫士射侯，矢落不獲」者，據《大射儀》。鄭意因大夫

十矢落不獲，故必用夾史之弓也。賈疏云：「按《司弓矢

職》云：「夾弓，庾弓，以授射豸侯，鳥獸者。」豸侯，鳥獸，則

射侯與弋也。按彼注：「近射用弱弓，則射大侯者用王弧，

射參侯者用唐大矣。如是，君用王弧射大侯，大夫用唐大

射參侯，士用夾史射豸侯。若然，此大夫與士同用夾史射

近侯者，據天子之臣多，則三公、王子爲諸侯者射熊侯，卿

大夫士同射豹侯也。若然，射七十步侯用唐大，其遠中侯

亦不落也。案：鄭言此者，亦欲明大夫士皆不用直弓之王

弧，取其不穿侯而落耳。蓋大夫參侯七十步，尚非甚遠，而

所用唐大之弓，則比之王弧，尚爲執弓，故謂同取矢不落之

義，非謂大夫士同射豸侯也。賈說未達鄭指。但依經，夾

史當射三侯，通於貴賤，王弧，唐大並非射侯所用，鄭說亦

與經義不甚合耳。云「弋，繳射也」者，《詩·齊風·盧令

序箋同。弋卽雉之段字，亦詳《司弓矢疏》。云「故書與作

其，杜子春云當爲與者，段玉裁云：「此字之誤也。」往體

寡，來體多，謂之王弓之屬，利射革與質。射

深者用直，此又直焉，於射堅宜也。王弓合九而成規，弧弓

亦然。革謂干盾。質、木楨。天子射侯亦用此弓。《大射》曰：「中離維綱、揚觸、柎復、君則釋獲，其餘則否。」【疏】「往體寡，來體多，謂之王弓之屬」者，此王弓，謂弓之最强者也，亦兼有弧弓。云「利射革與質」者，賈疏云：「即《司弓矢職》云：『王弓、弧弓以受射甲革楨質者。』亦一也。」

注云「射深者用直者，亦據上文，明後唐弓曲少，即得爲直弓也」。云「此又直焉，於射堅宜也」者，謂此王弓更直於唐弓，弓直則力勁，故宜射堅。革質皆堅物，故以此弓射之。云「王弓合九而成規」者，以其往體寡，則句亦寡，即是上合九成規，天子之弓也。云「弧弓亦然」者，據《司弓矢》，王弓、弧弓同類。《說文·弓部》亦云：「往體寡，來體多，曰弧。」云「革謂干盾」者，國語·齊語：「定三革，革注云：「甲、冑、盾也。」鄭《司弓矢》注云「甲革，革甲也」，與此異者，干盾與甲並以革爲之，此注與《司弓矢》注義互相備也。云「質，木楨」者，《司弓矢》注云：「樹楨以爲射正。」穀梁·昭八年傳：「以葛覆質以爲檠。」范注云：「質，楨也。」案：質楨異名同物，謂以斫斬之木藉，樹之以當射的，與二侯之正質異也。詳《司弓矢》疏。云「天子射侯亦用此弓」者，鄭意合九成規是天子之弓，又《司弓矢》以夾庾射狝侯推之，知大侯當用王弧也。今案：天子射侯亦當用夾庾，

不用王弧，鄭說未當，詳前疏。引《大射》曰：「中離維綱、揚觸、柎復、君則釋獲，其餘則否」者，《大射儀》文作「公則釋獲，衆則不與」。鄭彼注云：「離，猶過也，獵也。侯有上下綱，其邪制躬舌之角者爲維。揚觸者，爲矢中他物，揚而觸侯也。柎復，謂矢至侯不著而還復。復，反也。公則釋獲，優君也。衆當中鵠而著。」引之者，證天子射侯雖過而落，猶得釋獲，故用王弧。若他人，則當以夾庾射侯，取其矢不深中侯，不落也。往體來體若一，謂之唐弓之屬，利射深。射深用直。唐弓合七而成規，大弓亦然。

《春秋傳》曰：「盜竊寶玉大弓。」【疏】「往體來體若一，謂之唐弓之屬」者，此謂弓之強弱中者也。賈疏云：「唐弓之外仍有大弓，故云之屬也。」按《司弓矢職》云：「唐弓、大弓以授學射者，使者，勞者。」此不言者，亦各舉一邊而言，兼有彼事可知。」注云「射深用直者」，唐大來往體若一，雖不及王弧之強，然以較夾庾則已爲直，故得與王弧同屬直弓也。云「唐弓合七而成規」者，以其往來體若一，在強弱之中，即是上合七成規，諸侯之弓也。云「大弓亦然」者，據《司弓矢》，唐弓、大弓同類也。引《春秋傳》曰「盜竊寶玉大弓」者，定八年經文。云傳者，順文便也。鄭引之者，謂

彼大弓卽《司弓矢》之大弓也。賈疏云：「彼以爲陽虎盜竊寶玉大弓。《公羊傳》云：『寶者何？璋判，白弓繡質。』引之者，證大弓同也。」詒讓案：《司弓矢》「唐弓大弓以授勞者」，彼注以勞者爲勤勞王事，若魯文侯、文公受王弓矢之賜者。若然，鄭意蓋謂周公以勤勞受賜，當授以唐大，故并以爲一與？但《穀梁傳》云：「大弓，武王之戍弓也。周公受賜，藏之魯。」明堂位云：「越棘大弓，天子之戍器也。」《公羊》何注又引禮「天子雕弓」，雕弓卽《詩·大雅·行葦》之「敦弓」。毛傳云「畫弓也」。又引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毛云「畫弓」，與《公羊》「繡質」亦正相應。依《公》、《穀》及《明堂位》說，則彼大弓當爲王弧之屬，何義較鄭爲長也。大和無灋，其次筋角皆有灋而深，其次有灋而疏，其次角無灋。大和，尤良者也。深，謂灋在中央，兩邊無也。角無灋，謂隈裏。【疏】大和無灋者，賈疏云：「大和，謂九和之弓，以其六材俱善尤良，故無漆灋也。」云「其次筋角皆有灋而深」者，賈疏云：「筋在背，角在隈，皆有灋，但深在其中，兩邊無也。」云「其次有灋而疏」者，唐石經「其次」下有「角」字，今依宋本。賈疏云：「以上參之，此謂兩邊亦有，但疏之，不皆有也。」阮元云：「其次

有灋而疏，疏意蒙上筋角皆有灋，是賈疏本無此角字，故經下始言角也。石經此「角」誤衍。」案：阮說是也。注唯釋角無灋爲隈裏，則經文上不云角有灋明矣。王氏訂義本亦有角字，疑卽據唐石經誤增。云「其次角無灋者，賈疏云：『謂隈裏無灋，簫頭及背有之。』」注云「大和，尤良者也」者，謂六材相得，弓最良善者也。云「深謂灋在中央，兩邊無也」者，弓筋在表而角在裏，中央謂表裏之中，皆有灋。兩邊無者，弓側也。云「角無灋謂隈裏」者，角之中恒當弓之隈，故知角無灋謂隈裏無灋，餘並有也。合灋若背手文。弓表裏灋合處，若人合手背，文相應。鄭司農云：「如人手背文理。」【疏】「合灋若背手文」者，此與下經並明弓有灋者之形狀不同。注云「弓表裏灋合處，若人合手背，文相應」者，言弓側表灋與裏灋相接處，若人兩手背相合，其文相應，不差戾也。程瑤田云：「合手掌，空縫有疏密，惟背手之縫間不容髮，弓合處似之，言紋密也。」鄭司農云「如人手背文理」者，此直謂若人手背之文理，不爲合手，與後鄭不同，義亦得通，故附著之。角環灋，牛筋蕢灋，麋筋斥蠖灋。蕢，泉實也。斥蠖，屈蟲也。【疏】「角環灋」者，此亦謂灋文相若也。環灋與《輶



人。良輶環灋。義同。賈疏云：「此說弓表及弓裏灋文也。角環灋，謂限裏灋文如環然。」案：此角灋似當兼兩簫及肘角言之。賈據上注，謂專指限裏，義未咳。云：牛筋貫灋，筋斥蠮灋者，賈疏云：「此說弓背用牛筋之漆，如麻子文。若用麋，其灋文如斥蠮文。」注云：「賈，象實也。者，邊人。」注同，即今火麻人，皮有班點，故《月令》鄭注云：「麻實有文理。」此弓漆灋文似彼也。詳《邊人疏》。云：斥蠮，屈蟲也。《易·繫辭》云：「尺蠮之屈，以求信也。」《說文·虫部》云：「蠮，尺蠮，屈中蟲也。」《爾雅·釋蟲》云：「蠮，蚘蠮，郭注云：「今蚘蚘。」《方言》云：「蠮蚘謂之蚘蠮。」御覽·蟲豸部引《方言》郭注云：「尺蠮，又呼步屈，其色青而細小，或在草木葉上。」案：斥尺聲近字通，蚘即尺之俗。依郭說，則即今樹間小青蟲，形細小蜷曲。漆灋文弓屈，與彼相類也。和弓，輶摩。和，猶調也。輶，拂也。將用弓，必先調之，拂之，摩之。《大射禮》曰：「小射正授弓，大射正以袂順左右限，上再下一。」【疏】注云：「和猶調也」者，《食醫》注義同。云：「輶，拂也」者，《說文·攴部》云：「輶，相擊中也。」手部云：「拂，過擊也。」楚辭·離騷王注云：「拂，擊也。」韓非子·說難篇云：「辭言無所擊摩，輶擊字通。」詳《廬人疏》。云：將用弓，必先調之，拂之，摩

之」者，調之，試其體之往來強弱；拂之，以去塵；摩之，察其有無瑕釁也。引《大射禮》者，證調弓當拂之，摩之。彼文云：「小射正授弓，拂弓，皆以俟于東堂。大射正執弓，以袂順左右限，上再下壹，左執附，右執簫，以授公，公親揉之。」注云：「拂弓，去塵。順，放之也。揉，宛之，觀其安危也。」案：彼拂順揉三者，並即此和調輶摩之事。覆之而角至，謂之句弓。句於三體，材敝惡，不用之弓也。覆，猶察也，謂用射而察之。至，猶善也。但角善，則矢雖疾而不能遠。【疏】覆之而角至，謂之句弓者，此論射時相弓之法。賈疏云：「此以下論弓有六材，角幹筋用力多，特言之。若三者全善，則為尤良；若一善者為敝，二善者為次。今此先察一善者至，謂若餘幹筋不善，直角善，可以為句弓。」注云：「句於三體，材敝惡，不用之弓也。者，司弓矢云：「句者謂之弊弓。」注云：「弊猶惡也。」敝弊字通。三體謂合九、合七、合五三等之體。此句弓，即合三成規。比往體多來體寡之弓為尤句，則體弱不任用也。云：「覆猶察也」者，《爾雅·釋詁》云：「覆，察、審也。」云：「謂用射而察之」者，謂用此弓射時，覆審察之也。云：「至猶善也」者，《詩·小雅·節南山》箋同。《釋文》善作「譌」云：「本又作

善，下同。案：「善」字，善即「肅」之隸省。戴震云：「古字至致通。」致，致密也。云「但角善，則矢雖疾而不能遠者，賈疏云：『上云射遠用執，執是弱弓而射遠。』」但此句弓為弱於彼，雖疾不能射遠也。覆之而幹至，謂之候弓。射侯之弓也。幹又善，則矢疾而遠。【疏】注云「射侯之弓也者，謂夾臆之屬是也。」云「幹又善，則矢疾而遠」者，上文云「幹也者，以為遠也。」賈疏云：「非直角至，兼幹善，謂之射侯之弓。」則上夾臆利近射與弋，言矢疾而遠，對上句「弓疾而不遠，不及侯者也。」覆之而筋至，謂之深弓。射深之弓也。筋又善，則矢既疾而遠，又深。【疏】注云「射深之弓也」者，賈疏云：「此弓三善者也。」按上文唐大射深，則王弧三善亦射深可知，舉中以見上者也。云「筋又善，則矢既疾而遠又深」者，上文云「筋也者，以為深也。」謂非徒角幹至，兼筋又良，故得兼疾遠深三善也。



## 鳴謝

《儒藏》精華編惠蒙善助，共襄斯文；謹列如左，用伸謝忱。

本煥法師

壹佰萬元

智海企業集團董事長 馮建新先生

壹佰萬元

NE·TIGER時裝有限公司董事長 張志峰先生

壹佰萬元

張貞書女士

壹佰萬元

付剛先生

伍拾萬元

湖南禧文化藝術傳播管理有限公司執行董事 黃凰女士

拾萬元

本册审稿人

刁小龍

本册責任編委

王豐先

華

喆

李峻岫



ISBN 978-7-301-11759-0



9 787301 117590

定價：1200.00元

[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a

SS号=14634525